中華大典

生物學典

動物分典

中華大典·生物學典

動物分典

二

主　編：王祖望
副主編：黃復生　馮祚建
學術顧問：郭　郛

雲南出版集團公司
雲南教育出版社

目　録

頭足綱Cephalopoda 總部 …… 一
鸚鵡螺目Nautiloidea 部 …… 六
鸚鵡螺科Nautiloidae 分部 …… 六
鸚鵡螺*Nautilus pompilius* …… 七
槍形目Teuthoidea 部 …… 八
槍烏賊科Loliginidae 分部 …… 八
中國槍烏賊*Loligo chinensis* …… 九
杜氏槍烏賊*Loligo duvaucelii* …… 九
柔魚科Ommastrephidae 分部 …… 九
太平洋褶柔魚*Todarodes pacificus* …… 九
烏賊目Sepioidea 部 …… 一〇
烏賊科Sepiidae 分部 …… 一〇
墨魚卵[烏賊類卵] …… 一〇
針烏賊*Sepia andreana* …… 一五
金烏賊*Sepia esculenta* …… 一五
白斑烏賊*Sepia latimanus* …… 一七
日本無針烏賊*Sepiella japonica* …… 一八
曼氏無針烏賊*Sepiella maindroni* …… 一八
耳烏賊科Sepiolidae 分部 …… 一八
雙喙耳烏賊*Sepiola birostrata* …… 一八
八腕目Octopoda 部 …… 一九
章魚科Octopodidae 分部 …… 一九
東蛸*Octopus bernice* …… 二〇
短蛸*Octopus ocellatus* …… 二〇
長蛸*Octopus variabils* …… 二一
真蛸*Octopus vulgaris* …… 二一
蛸*Octopus* sp. …… 二二
地理分佈部 …… 二二
華北分部 …… 二二
東北分部 …… 二三
華東分部 …… 二三
中南分部 …… 二四
甲殼綱Crustacea 總部 …… 二七
貝甲目Conchostraca 部 …… 二二
蚌蟲科Cyzicidae 分部 …… 二二
枝角目Cladocera 部 …… 二二
溞科Daphniidae 分部 …… 二二
根頭目Rhizocephala 部 …… 二三
蟹奴科Sacculinidae 分部 …… 二三
茗荷目Lepadiformes 部 …… 二三
指茗荷科Pollicipedidae 分部 …… 二三
龜足*Capitulum mitella* …… 二三
無柄目Sessilia 部 …… 二七
劍水蚤目Cyclopoida 部 …… 二八
劍水蚤科Cyclopidae 分部 …… 二八
錨頭鰨科Lernaeidae 分部 …… 二八
鰓目Arguloida 部 …… 二九
鰓科Argulidae 分部 …… 二九
鰓*Argulus* spp. …… 二九
糠蝦目Mysidacea 部 …… 三九
口足目Stomatopoda 部 …… 四〇
端足目Amphipoda 部 …… 四〇
蜾亞目 …… 四〇
鉤蝦類亞目 …… 四〇
麥杆蟲亞目 …… 四一
等足目 Isopoda 部 …… 四一
團水蟲科Sphaeromatidae 分部 …… 四一

蛀木水蝨*Limnoria lignorum* …… 四一
海蟑螂科Ligiidae分部 …… 四二
海蟑螂*Ligia exotica* …… 四二
鼠婦科Porcellionidae分部 …… 四二
十足目Decapoda部 …… 四八
蝦類 …… 四八
對蝦科Penaeidae分部 …… 五六
中國明對蝦*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 五七
周氏新對蝦*Meta penaeus joyneri* …… 五七
沙棲新對蝦*Meta penaeus moyebi* …… 五七
新對蝦*Meta penaeus* spp. …… 五七
亨氏仿對蝦*Parapenaeopsis hungerfordi* …… 五八
斑節對蝦*Penaeus monodon* …… 五八
櫻蝦科Sergestidae分部 …… 五八
毛蝦*Acetes* spp. …… 五八
藻蝦科Hippolytidae分部 …… 五九
水母深額蝦*Latreutes anoplonyx* …… 五九
長臂蝦科Palaemonidae分部 …… 六〇
白蝦*Exopalaemon* spp. …… 六〇
沼蝦*Macrobrachium* spp. …… 六〇
日本沼蝦*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 六〇
螻蛄蝦科Upogebiidae分部 …… 六〇
螻蛄蝦*Upogebia* spp. …… 六〇
龍蝦科Palinuridae分部 …… 六一
蝲蛄科Astacidae分部 …… 六二
蝲蛄*Cambaroides* spp. …… 六二
寄居蟹類 …… 六二
陸寄居蟹科Coenobitidae分部 …… 六六
椰子蟹*Birgus latro* …… 六六
蟹類 …… 六六
綿蟹科Dromiidae分部 …… 八〇
幹練平殼蟹*Conchoecetes artificiosus* …… 八〇
圓關公蟹科Cyclodorippidae分部 …… 八〇
鬼蟹*Tymolus* spp. …… 八〇
關公蟹科Dorippidae分部 …… 八〇
饅頭蟹科Calappidae分部 …… 八一
饅頭蟹*Calappa* spp. …… 八一
虎頭蟹科Orithyidae分部 …… 八一
中華虎頭蟹*Orithyia sinica* …… 八一
玉蟹科Leucosiidae分部 …… 八二
玉蟹*Leucosia* spp.、拳蟹*Philyra* spp. …… 八二
栗殼蟹*Arcania* spp. …… 八二
蜘蛛蟹科Majidae分部 …… 八二
巨螯蟹*Macrocheira kaempferi* …… 八二
菱蟹科Parthenopidae分部 …… 八三
菱蟹*Parthenope* spp. …… 八三
粗糙蝕菱蟹*Daldorfia horrida* …… 八三
梭子蟹科Portunidae分部 …… 八三
蟳*Charybdis* spp. …… 八三
青蟹*Scylla* spp. …… 八五
梭子蟹*Portunus* spp. …… 八六
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 八七
紅星梭子蟹*Portunus sanguinolentus* …… 八七
遠海梭子蟹*Portunus pelagicus* …… 八八
擁劍梭子蟹*Portunus gladiator* …… 八八
短槳蟹*Thalamita* spp. …… 八八
扇蟹科Xanthidae分部 …… 八九
紅斑瓢蟹*Carpilius maculates* …… 八九
細紋愛潔蟹*Atergatis reticulatus* …… 八九
溪蟹科Potamidae分部 …… 八九
束腰蟹科Parathelphusidae分部 …… 九〇
豆蟹科Pinnotheridae分部 …… 九〇
豆蟹*Pinnotheres* spp. …… 九〇
棱邊蟹*Xanthasia murigera* …… 九三

沙蟹科Ocypodidae 分部 …… 九三
沙蟹*Ocypode* spp. …… 九三
清白招潮*Uca lactea* …… 九四
弧邊招潮*Uca arcuata* …… 九四
大眼蟹*Macrophthalmus* spp. …… 九六
泥蟹*Ilyoplax* spp. …… 九七
股窗蟹*Scopimera* spp. …… 九七
和尚蟹科Mictyridae 分部 …… 九七
短指和尚蟹*Mictyris brevidactylus* …… 九七
方蟹科Grapsidae 分部 …… 九七
相手蟹*Sesarma* spp. …… 九七
紅螯相手蟹*Sesarma haematocheir* …… 一〇〇
近方蟹*Hemigrapsus* spp. …… 一〇〇
厚蟹*Helice* spp. …… 一〇〇
隆背張口蟹*Chasmagnathus convexus* …… 一〇二
中華絨螯蟹*Eriochier sinensis* …… 一〇二
長方蟹*Metaplax* spp. …… 一〇七
弓蟹*Varuna* spp. …… 一〇七
狹顎新絨螯蟹*Neoeriocheir leptognathus* …… 一〇八
地蟹科分部*Gecarcinidae* …… 一〇八
地理分佈部 …… 一〇八
華北分部 …… 一〇八
東北分部 …… 一〇九
華東分部 …… 一〇九
中南分部 …… 一一四
西南分部 …… 一一七
西北分部 …… 一一八
肢口綱Merostomata 總部 …… 一一九
劍尾目Xiphosura 部 …… 一二三
鱟科Tachypleidae 分部 …… 一二三
中國鱟*Tachypleus tridentatus* …… 一二五
圓尾蠍鱟*Carcinoscorpius rotundicauda* …… 一三〇
地理分佈部 …… 一三〇
華北分部 …… 一三〇
華東分部 …… 一三〇
中南分部 …… 一三一
唇足綱Chilopoda 總部 …… 一三三
蜈蚣目Scolopendromorpha 部 …… 一三六
蜈蚣科Scolopendridae 分部 …… 一三六
少棘蜈蚣*Scolopendra mutilans* …… 一四二
多棘蜈蚣*Scolopendra multidens* …… 一四三
黑頭蜈蚣*Scolopendra negrocapitis* …… 一四三
蜈蚣*Scolopendra* sp. …… 一四三
地蜈蚣目Geophilomorpha 部 …… 一四三
蚰蜒目Scutigeromorpha 部 …… 一四五
蚰蜒科Scutigeridae 分部 …… 一四五
蚰蜒*Scutigera* sp. …… 一四八
地理分佈部 …… 一四八
華北分部 …… 一四八
東北分部 …… 一四八
華東分部 …… 一四八
中南分部 …… 一四九
西南分部 …… 一五〇
西北分部 …… 一五〇
倍足綱Diplopoda 總部 …… 一五三
帶馬陸目Polydesmida 部 …… 一五八
姬馬陸目Julida 部 …… 一五九
姬馬陸科Julidae 分部 …… 一六〇
馬陸*Julus* sp. …… 一六〇
山蛩目Spirobolida 部 …… 一六〇
山蛩科Spirobolidae 分部 …… 一六〇

地理分佈部 …… 一六二
華北分部 …… 一六二
東北分部 …… 一六二
華東分部 …… 一六二
中南分部 …… 一六二
西南分部 …… 一六二
西北分部 …… 一六二
蛛形綱 Arachnida 總部 …… 一六三
蜘蛛目Araneae 部 …… 一六七
漏斗蛛科Agelenidae 分部 …… 一七七
圓蛛科Araneidae 分部 …… 一七九
圓蛛 *Araneus* sp. …… 一八〇
顛當科Ctenizidae 分部 …… 一八一
拉土蛛 *Latouchi* spp. …… 一八三
跳蛛科Salticidae 分部 …… 一八三
巨蟹蛛科Sparassidae 分部 …… 一八五
狒蛛科Theraphosidae 分部 …… 一八六
海南單柄蛛 *Haplopelma hainanum* …… 一八六
蠕蛸科Tetragnathidae 分部 …… 一八六
蠕蛸 *Tetragnatha* spp. …… 一八九
壁錢蛛科Urocteidae 分部 …… 一九〇
北國壁錢 *Urocteа lesserti* …… 一九二
地蛛科Atypidae 分部 …… 一九二
地蛛 *Atypus* sp. …… 一九二
平腹蛛科Gnaphosidae 分部 …… 一九二
石掠蛛 *Drassodes lapsus* …… 一九二
蟹蛛科Thomisidae 分部 …… 一九三
陷狩蛛 *Diaea subdola* …… 一九三
狼蛛科Lycosidae 分部 …… 一九四
道氏艾狼蛛 *Evippa douglasi* …… 一九四
克拉克鬣蛛 *Hyaenosa clarki* …… 一九四
陝西狼蛛 *Lycosa shansia* …… 一九五
奧陶鼬蛛 *Mustelicosa ordosa* …… 一九六
索威豹蛛 *Pardosa sowerbyi* …… 一九六
蝎目Scorpiones 部 …… 一九七
鉗蠍科Buthidae 分部 …… 一九八
馬氏正鉗蠍 *Mesobuthus martensii martensii* …… 二〇四
細尖狼蠍 *Lychas mucronatus* …… 二〇四
僞蝎目Pseudoscorpiones 部 …… 二〇五
盲蛛目Opiliones 部 …… 二〇五
蜱螨目Acarina 部 …… 二〇六
硬蜱科Ixodidae 分部 …… 二〇七
硬蜱 *Ixodes* sp. …… 二〇七
血蜱 *Haemaphysalis* sp. …… 二〇七
軟蜱科Argasidae 分部 …… 二〇七
翹緣銳緣蜱 *Argas reflexus* …… 二〇七
疥螨科Sarcoptidae 分部 …… 二〇七
疥螨 *Sarcoptes* sp. …… 二〇七
厲螨科Laelapidae 分部 …… 二〇七
敏捷血厲螨 *Laelaps agilis* …… 二〇七
避日目Solifugae 部 …… 二〇八
地理分佈部 …… 二〇八
華北分部 …… 二〇八
東北分部 …… 二〇九
華東分部 …… 二〇九
中南分部 …… 二一〇
西南分部 …… 二一一
西北分部 …… 二一二
昆蟲綱Insecta 總部 …… 二一三
六足動物Hexapoda 分部 …… 三七七
無翅亞綱 *Apterygota* …… 三八六
有翅亞綱 *Pterygota* …… 三八六

彈尾目Collembola 部……三八七
鱗蛛科Tomoceridae 分部……三八七
衣魚目Zygentoma 部……三八八
衣魚科Lepismatidae 分部……三九二
多毛櫛衣魚*Ctenolepisma villosa*……三九二
糖衣魚*Lepisma saccharinum*……三九三
蜉蝣目Ephemeroptera 部……三九三
蜉蝣科Ephemeridae 分部……四〇二
蜉蝣*Ephemera* spp.……四〇二
蜻蜓目Odonata 部……四〇二
差翅亞目Anisoptera……四一二
蜓科Aeschnidae 分部……四一二
碧偉蜓*Anax parthenope julius*……四一二
春蜓科Gomphidae 分部……四一三
箭蜓*Gomphus* sp.……四一三
黃新葉箭蜓*Sinictinogomphus clavatus*……四一三
大蜓科Cordulegasteridae 分部……四一三
圓臀大蜓*Anotogaster kuchenbeiseri*……四一三
蜻科Libellulidae 分部……四一四
紅蜻*Crocothemis* sp.……四一四
蜻*Libellula* sp.……四一四
黃蜻*Pantala flavescens*……四一四
黑麗翅蜻*Rhyothemis fuliginosa*……四一四
赤蜻*Sympetrum* spp.……四一四
均翅亞目Zygoptera……四一五
色蟌科Agriidae 分部……四一五
黑色蟌*Agrion atratum*……四一五
蜚蠊目Blattodea 部……四一五
蜚蠊科Blattidae 分部……四二一
東方蜚蠊*Blatta orientalis*……四二一
澳洲大蠊*Periplaneta australasiae*……四二二
姬蠊科Blattellidae 分部……四二二
德國姬蠊*Blattella germanica*……四二二
地鱉蠊科Polyphagidae 分部……四二二
中華真地鱉*Eupolyphaga sinensis*……四二二
碩蠊科Blaberidae 分部……四二三
龍蝨甲蠊*Diploptera dytiscoides*……四二三
印度蔗蠊*Pycnoscellus indicus*……四二四
等翅目Isoptera 部……四二四
木白蟻科Kalotermitidae 分部……四四二
陝西樹白蟻*Glyptotermes shaanxiensis*……四四二
鼻白蟻科Rhinotermitidae 分部……四四二
臺灣乳白蟻*Coptotermes formosanus*……四四二
黑胸散白蟻*Reticulitermes chinensis*……四四二
白蟻科Termitidae 分部……四四二
黃翅大白蟻*Macrotermes barneyi*……四四二
黑翅土白蟻*Odontotermes formosanus*……四四三
螳螂目Mantodea 部……四四三
螳螂科Mantidae 分部……四四三
臺灣斧螳*Hierodula formosana*……四五三
大刀螳*Tenodera* sp.……四五三
革翅目Dermaptera 部……四五三
肥螋科Anisolabididae 分部……四五七
海濱肥螋*Anisolabis maritima*……四五七
球螋科Forficulidae 分部……四五七
中華球螋*Forficula sinica*……四五七
直翅目Orthoptera 部……四五七
蝗科Acrididae 分部……四七八
中華劍角蝗*Acrida cinerea*……四九五
紅翅皺膝蝗*Angaracris rhodopa*……四九五
短額負蝗*Atractomorpha sinensis*……四九六
短星翅蝗*Calliptamus abbreviatus*……四九六

北京棒角蝗*Dasyhippus peipingensis* …… 四四九六
二色戛蝗*Gonista bicolor* …… 四四九六
笨蝗*Haplotropis brunneriana* …… 四四九七
亞洲飛蝗*Locusta migratoria migratoria* …… 四四九七
東亞飛蝗*Locusta migratoria manilensis* …… 四四九七
西藏飛蝗*Locusta migratoria tebetensis* …… 四四九八
黃脛小車蝗*Oedaleus infernalis infernalis* …… 四四九八
中華稻蝗*Oxya chinensis* …… 四四九八
黃脊雷篦蝗*Rammeacris kiangsu* …… 四四九八
螽斯科Tettigoniidae 分部 …… 四九九〇
草螽*Conocephalus* sp. …… 五一〇
大碩螽*Deracantha onos* …… 五一一
鳴螽*Gampsocleis* spp. …… 五一一
素色似織螽*Hexacentrus unicolor* …… 五一二
紡織娘*Mecopoda elongata* …… 五一二
日本紡織娘*Mecopoda niponensis* …… 五一三
鳴螽斯*Tettigonia cantans* …… 五一三
蟋螽科Gryllacridae 分部 …… 五一三
庭疾灶螽*Diestrammena asynamora* …… 五一三
短翅灶蟋*Gryllodes sigillatus* …… 五一三
蟋蟀科Gryllidae 分部 …… 五一四
日本鐘蟋*Homoeogryllus japonicus* …… 五八一
棺頭蟋*Loxoblemmus* spp. …… 五八一
雙帶叩鈴蟋*Svistella bifasciata* …… 五八二
油葫蘆*Teleogryllus* spp. …… 五八二
梨片蟋*Truljia hibinonis* …… 五八二
雲斑金蟋*Xenogryllus marmoratus* …… 五八二
長頸鬥蟋*Velarifictorus aspersus* …… 五八二
迷卡鬥蟋*Velarifictorus micado* …… 五八二
蝼蛄科Gryllotalpidae 分部 …… 五八二
小蝼蛄*Gryllotalpa formosana* …… 五九一
東方蝼蛄*Gryllotalpa orientalis* …… 五九一

大蝼蛄*Gryllotalpa unispina* …… 五九一
蟑目Phasmatodea 部 …… 五九二
桿蟑科Bacillidae 分部 …… 五九二
葉蟑科Phylliidae 分部 …… 五九二
葉蟑*Phyllium* spp. …… 五九二
紡足目Embioptera 部 …… 五九三
等尾絲蠼科Oligotomidae 分部 …… 五九三
安順絲蠼*Aposthonia varians* …… 五九三
格林絲蠼*Oligotoma greeniana* …… 五九三
蟾目Psocoptera 部 …… 五九三
竊蟫科Trogiidae 分部 …… 五九三
竊蟫*Trogium pulsatorium* …… 五九三
食毛目Mallophaga 部 …… 五九四
短角鳥蝨科Menoponidae 分部 …… 五九四
家雞禽鳥蝨*Menopon gallinoe* …… 五九四
水鳥蝨科Laemobothriidae 分部 …… 五九四
水鳥蝨*Laemobothrion* sp. …… 五九四
長角鳥蝨科Philopteridae 分部 …… 五九四
家鴨長鳥蝨*Anaticola crassicornis* …… 五九四
獸鳥蝨科Trichodectidae 分部 …… 五九五
貓鳥蝨*Felicola subrostratus* …… 五九五
蝨目Anoplura 部 …… 五九五
血蝨科Haematopinidae 分部 …… 六〇一
驢血蝨*Haematopinus asini* …… 六〇一
牛蝨*Haematopinus eurysternus* …… 六〇一
豬血蝨*Haematopinus suis* …… 六〇一
水牛血蝨*Haematopinus tuberculatus* …… 六〇一
顎蝨科Linognathidae 分部 …… 六〇一
狗顎蝨*Linognathus setosus* …… 六〇一
蝨科Pediculidae 分部 …… 六〇二
頭蝨*Pediculus capitis* …… 六〇二

體蝨 *Pediculus corporis* …… 六〇二
陰蝨科 **Phthiridae 分部** …… 六〇二
陰蝨 *Phthirus pubis* …… 六〇二
纓翅目 **Thysanoptera 部** …… 六〇三
薊馬科 **Thripidae 分部** …… 六〇三
稻薊馬 *Stenchaetothrips biformis* …… 六〇三
同翅目 **Homoptera 部** …… 六〇四
蟬科 **Cicadidae 分部** …… 六〇四
蚱蟬 *Cryptotympana atrata* …… 六〇五
紅蟬 *Huechys sanguinea* …… 六〇六
松寒蟬 *Meimuna opalifera* …… 六〇六
蟪蛄 *Platypleura kaempferi* …… 六〇六
葉蟬科 **Cicadellidae 分部** …… 六〇六
綠葉蟬 *Chlorita flavescens* …… 六〇六
黑尾大葉蟬 *Cicadella ferruginea* …… 六〇七
大葉蟬 *Cicadella viridis* …… 六〇七
大青葉蟬 *Tettigoniella viridis* …… 六〇八
樗雞科 **Fulgoridae 分部** …… 六〇八
龍眼雞 *Fulgora candelaria* …… 六〇八
樗雞 *Lycorma delicatula* …… 六〇八
飛虱科 **Delphacidae 分部** …… 六〇九
褐飛虱 *Nilaparvata lugens* …… 六〇九
倍蚜科 **Eriosomatidae 分部** …… 六〇九
角癭綿蚜 *Baizongia* sp. …… 六一〇
紅倍花蚜 *Nurudea rosea* …… 六一〇
倍花蚜 *Nurudea shiraii* …… 六一〇
圓角倍蚜 *Nurudea sinica* …… 六一一
角倍蚜 *Schlechtendalia chinensis* …… 六一一
倍蛋蚜 *Schlechtendalia paitan* …… 六一一
蚜科 **Aphididae 分部** …… 六一二
桔蚜 *Toxoptera citricidus* …… 六一二
綿蚧科 **Margarodidae 分部** …… 六一三
桑蝨 *Drosicha contrahens* …… 六一三
紫膠蟲科 **Lacciferidae 分部** …… 六一三
紫膠蟲 *Laccifer lacca* …… 六一三
透體蚧科 **Asterolecaniidae 分部** …… 六一三
竹透體蚧 *Asterolecanium bambusae* …… 六一三
蠟蟲科 **Coccidae 分部** …… 六一四
白蠟蟲 *Ericerus pe-la* …… 六一四
龜臘蚧 *Ceroplastes floridensis* …… 六一四
褐軟蚧 *Lecanium hesperidum* …… 六一四
桑綿紐蠟蟲 *Takahashia japonica* …… 六一四
盾蚧科 **Diaspididae 分部** …… 六一四
桑蚧 *Pseudanlacaspis pentagona* …… 六一四
半翅目 **Hemiptera 部** …… 六一四
臭蟲科 **Cimicidae 分部** …… 六一四
臭蟲 *Cimex lectularius* …… 六一四
水黽科 **Gerridae 分部** …… 六一四
長蝽科 **Lygaeidae 分部** …… 六一四
橫帶紅長蝽 *Lygaeus equestris* …… 六一四
緣蝽科 **Coreidae 分部** …… 六一四
粟緣蝽 *Liorhyssus hyalinus* …… 六一四
龜蝽科 **Plataspidae 分部** …… 六一四
筛孔狹頭圓蝽 *Coptosama cribraria* …… 六一四
蝽科 **Pentatomidae 分部** …… 六一四
九香蟲 *Coridius chinensis* …… 六一四
大臭蝽 *Metonymia glandulosa* …… 六一四
荔枝蝽 *Tessaratoma papillosa* …… 六一四
蠏蝽科 **Nepidae 分部** …… 六一五
蠏蝽 *Nepa chinensis* …… 六一五
螳蝽 *Ranatra chinensis* …… 六一五
田鱉科 **Belostomatidae 分部** …… 六一五
負子 *Sphaerodema rustica* …… 六一五

松藻蟲科[仰泳蝽科]**Notonectidae 分部** …… 六五五
蛇蛉目Raphidioptera 部 …… 六五五
蛇蛉科Raphidiidae 分部 …… 六五五
駱駝蟲 …… 六五五
脈翅目Neuroptera 部 …… 六五五
草蛉科Chrysopidae 分部 …… 六五六
草蛉*Chrysopa* spp. …… 六五七
蟻蛉科Myrmeleontidae 分部 …… 六五八
穴蟻蛉*Grocus* spp. …… 六五八
鞘翅目Coleoptera 部 …… 六五九
虎甲科Cicindelidae 分部 …… 六六八
虎甲*Cicindela* spp. …… 六七〇
步甲科Carabidae 分部 …… 六七〇
地蠶虎*Calosoma chinensis* …… 六七〇
行夜*Pheropsophus jessoensis* …… 六七一
棒角甲科Paussidae 分部 …… 六七一
沼梭甲科Haliplidae 分部 …… 六七一
豉甲科Gyrinidae 分部 …… 六七一
大豉甲*Dineutus orientalis* …… 六七二
日本豉甲*Gyrinus japonicus* …… 六七二
龍蝨科Dytiscidae 分部 …… 六七二
黃邊大龍蝨*Cybister japonicus* …… 六七二
黃邊厚龍虱*Cybister limbatus* …… 六七三
埋葬甲科Silphidae 分部 …… 六七三
埋葬蟲*Nicrophorus* spp. …… 六七三
隱翅蟲科Staphylinidae 分部 …… 六七三
青腰隱翅蟲*Paederus fuscipes* …… 六七三
隱翅蟲*Staphylinus* sp. …… 六七四
水龜甲科Hydrophilidae 分部 …… 六七四
鍬甲科Lucanidae 分部 …… 六七四
福運鍬甲*Lucanus fortunei* …… 六七五
扁鍬甲*Serrognathus* sp. …… 六七六
金龜子科Scarabaeidae 分部 …… 六七六
神農潔蜣螂*Catharsius molossus* …… 六八〇
糞螂*Geotrupes laevistriatus* …… 六八〇
嗡蜣螂*Onthophagus* sp. …… 六八一
臺風蜣螂*Scarabaeus typhon* …… 六八一
犀金龜科Dynastidae 分部 …… 六八一
雙叉犀金龜*Allomyrina dichotoma dichotoma* …… 六八二
蒙瘤犀金龜*Trichogomphus mongol* …… 六八二
麗金龜科Rutelidae 分部 …… 六八二
鰓角金龜科Melolonthidae 分部 …… 六八二
黑絨金龜*Maladera orientalis* …… 六八三
花金龜科Cetoniidae 分部 …… 六八四
短跗星花金龜*Potosia brevitarsis* …… 六八五
吉丁蟲科Buprestidae 分部 …… 六八五
金吉丁*Buprestis aurulenta* …… 六八七
紅緑吉丁*Chrysochroa chinensis* …… 六八七
叩甲科Elateridae 分部 …… 六八七
斑叩甲*Cryptalaus* sp. …… 六八八
梳爪叩甲*Melanotus* sp. …… 六八八
溝叩甲*Pleonomus canaliculatus* …… 六八九
螢科Lampyridae 分部 …… 六八九
中華黃螢*Luciola chinensis* …… 六九六
黃螢*Luciola terminata* …… 六九六
高山鋸角螢*Pyrocoelia pretexta* …… 六九七
雌光螢科Rhagophthalmidae 分部 …… 六九七
紅螢科Lycidae 分部 …… 六九七
花螢科Cantharidae 分部 …… 六九八
粉蠹科Lyctidae 分部 …… 六九八
粉蠹*Lyctus* sp. …… 六九八
皮蠹科Dermestidae 分部 …… 六九八
鈎紋皮蠹*Dermestes ater* …… 六九八

白腹皮蠹*Dermestes vulpinus* …… 六九九
花斑皮蠹*Trogoderma variabile* …… 六九九
長蠹科Bostrichidae 分部 …… 六九九
穀蠹*Rhizopertha dominica* …… 六九九
唼蠟蟲科Rhizophagidae 分部 …… 七〇〇
日本唼蠟蟲*Rhizophagus japonicus* …… 七〇〇
瓢蟲科Coccinellidae 分部 …… 七〇〇
紅點唇瓢蟲*Chilocorus kuwanae* …… 七〇〇
瓢蟲*Coccinella* sp. …… 七〇〇
擬步甲科Tenebrionidae 分部 …… 七〇一
尖角東鰲甲*Anatolica augustata* …… 七〇一
皺紋琵琶甲*Blaps rugosa* …… 七〇一
齒硯甲*Foegphogenia rugipennis* …… 七〇一
洋蟲*Martianus dermestoides* …… 七〇一
芫菁科Meloidae 分部 …… 七〇二
鋸角豆芫菁*Epicauta gorhami* …… 七〇四
毛角豆芫菁*Epicauta hirticornis* …… 七〇四
紅頭芫菁*Epicauta tibialis* …… 七〇五
寬紋豆芫菁*Epicauta waterhousei* …… 七〇五
綠芫菁*Lytta caragane* …… 七〇五
紋緣綠芫菁*Lytta saturella* …… 七〇六
圓胸地膽*Meloe corvinus* …… 七〇六
短翅芫青*Meloe* sp. …… 七〇七
眼斑芫菁*Mylabris cichorii* …… 七〇七
大斑芫菁*Mylabris phalerata* …… 七〇七
天牛科Cerambycidae 分部 …… 七〇八
紅緣亞天牛*Anoplisies halodendri* …… 七一二
星天牛*Anoplophora chinensis* …… 七一二
光肩星天牛*Anoplophora glabripennis* …… 七一三
棟星天牛*Anoplophora horsfieldi* …… 七一三
黑星天牛*Anoplophora leechi* …… 七一三
粒肩天牛[桑天牛]*Aprionа germari* …… 七一三
橙斑白條天牛*Batocera davidis* …… 七一四
蔗根土天牛*Dorysthenes granulosus* …… 七一四
桑象天牛*Mesosa perplexa* …… 七一四
桔褐天牛*Nadezhdiella cantori* …… 七一四
膜花天牛*Necydalis* sp. …… 七一五
菊小筒天牛*Phytoecia rufiventris* …… 七一五
麗天牛*Rosalia* sp. …… 七一五
青楊楔天牛*Saperda populnea* …… 七一五
麻竪毛天牛*Thyestilla gebleri* …… 七一五
刺角天牛*Trirachys orientalis* …… 七一五
桑小枝天牛*Xenolea asiatica* …… 七一六
桑脊虎天牛*Xylotrechus chinensis* …… 七一六
負泥蟲科Crioceridae 分部 …… 七一六
水葉甲*Donacia* sp. …… 七一六
水稻負泥蟲*Oulema oryae* …… 七一七
鐵甲科Hispidae 分部 …… 七一七
甘薯梳龜甲*Aspidomorpha furcata* …… 七一八
星斑梳龜甲*Aspidomorpha miliaris* …… 七一八
金梳龜甲*Aspidomorpha sanctaecrucis* …… 七一八
葉甲科Chrysomelidae 分部 …… 七一八
葉甲*Chrysomela* sp. …… 七二〇
印度黃守瓜*Aulacophora indica* …… 七二〇
藍翅瓢蚤葉甲*Oides bowringii* …… 七二〇
棕翅粗角跳甲*Phygasia fulvipennis* …… 七二〇
肖葉甲科Eumolpidae 分部 …… 七二〇
茶肖葉甲*Demotina* sp. …… 七二〇
蘿摩肖葉甲*Chrysochus* sp. …… 七二一
豆象科Lariidae 分部 …… 七二一
綠豆象*Callosobruchus chinensis* …… 七二一
象蟲科Curculionidae 分部 …… 七二一
桑鉛象*Baris deplanata* …… 七二五
鑽石象*Chrysolopus* sp. …… 七二五

麻櫟象 *Curculio robustus* …… 七二六
長足彎頸竹象 *Cyrtotrachelus longimanus* …… 七二六
一字竹象 *Cyrtotrachelus thompsoni* …… 七二六
大豆高隆象 *Ergania doriae* …… 七二六
大球胸象 *Piazomias validus* …… 七二六
圓嵩斜脊象 *Platymycteropsis walkeri* …… 七二七
棕櫚象 *Rhynchophorus* sp. …… 七二七
穀象 *Sitophilus granarius* …… 七二七
米象 *Sitophilus oryzae* …… 七二七
小蠹科Scolytidae 分部 …… 七二七
桑梢小蠹 *Cryphalus exiguus* …… 七二七
捻翅目Strepsiptera 部 …… 七二八
長翅目Mecoptera 部 …… 七二八
蠍蛉科Panorpidae 分部 …… 七二八
蠍蛉 *Panorpa* sp. …… 七二八
雙翅目Diptera 部 …… 七二八
大蚊科Tipulidae 分部 …… 七三五
稻切蛆 *Tipula aino* …… 七三五
蛾蠓科Psychodidae 分部 …… 七三五
中華白蛉 *Phlebotomus chinensis* …… 七三五
星毛蠓 *Psychoda alternata* …… 七三六
蚊科Culicidae 分部 …… 七三六
伊蚊 *Aedes* sp. …… 七四二
大劣按蚊 *Anopheles dirus* …… 七四三
微小按蚊 *Anopheles minimus* …… 七四三
中華按蚊 *Anopheles sinensis* …… 七四三
致乏庫蚊 *Culex fatigans* …… 七四三
淡色庫蚊 *Culex pipiens* …… 七四三
豫魘蚊 *Grabhamia* sp. …… 七四三
蚋科Simuliidae 分部 …… 七四三
馬蚋 *Wilhelmia equina* …… 七四五

蠓科Ceratopogonidae 分部 …… 七四五
陳舊庫蠓 *Culicoides obsoletus* …… 七四七
臺灣鐵蠓 *Forcipomyia taiwana* …… 七四七
蠛蠓 *Lasiohelea* spp. …… 七四七
細蠓 *Leptoconops* sp. …… 七四七
搖蚊科Chironomidae 分部 …… 七四八
搖蚊 *Chironomus* sp. …… 七四九
毛蚊科Bibionidae 分部 …… 七四九
毛蚊 *Bibio* sp. …… 七四九
菌蚊科Mycetophilidae 分部 …… 七四九
小菌蚊 *Sciophila* sp. …… 七四九
癭蚊科Cecidomyiidae 分部 …… 七四九
稻癭蚊 *Orseolia oryzae* …… 七四九
麥紅吸漿蟲 *Sitodiplosis mosellana* …… 七四九
麥黃吸漿蟲 *Contarinia tritici* …… 七五〇
虻科Tabanidae 分部 …… 七五〇
長吻虻 *Philoliche* sp. …… 七五四
牛虻 *Tabanus* spp. …… 七五五
木虻科Xylomyidae 分部 …… 七五五
水虻科Stratiomyidae 分部 …… 七五五
日本水虻 *Stratiomyia japonica* …… 七五五
食蟲虻科Asilidae 分部 …… 七五六
中華盜虻 *Cophinopoda chinensis* …… 七五六
彎芒食蟲虻 *Cyrtopogon* sp. …… 七五六
食蚜蠅科Syrphidae 分部 …… 七五六
古北食蚜蠅 *Catabomba pyrastri* …… 七五六
尾蛆蠅 *Eristalis tenax* …… 七五六
食蚜蠅 *Sphaerophoria* sp. …… 七五七
蜂虻科Bomybyliidae 分部 …… 七五七
糞蠅科Scatophagidae 分部 …… 七五七
糞蠅 *Scatophaga* sp. …… 七五七
蠅科Muscidae 分部 …… 七五七

家蠅 *Musca domestica* …… 七六一
舍蠅 *Musca vicina* …… 七六一
厩腐蠅 *Muscina stabulans* …… 七六二
胃蠅科 Gasterophilidae 分部 …… 七六三
赤尾胃蠅 *Gasterophilus haemorrhoidalis* …… 七六三
腸胃蠅 *Gasterophilus intestinalis* …… 七六三
皮蠅科 Hypodermatidae 分部 …… 七六三
牛蠅 *Hypoderma bovis* …… 七六三
麗蠅科 Calliphoridae 分部 …… 七六三
紅頭麗蠅 *Calliphora vicina* …… 七六六
金蠅 *Chrysomyia remuria* …… 七六六
緑蠅 *Lucilla* sp. …… 七六六
麻蠅科 Sarcophagidae 分部 …… 七六六
腐肉蠅 *Sarcophaga carnaria* …… 七六七
寄蠅科 Tachinidae 分部 …… 七六七
黠飾腹寄蠅 *Blepharipa zebina* …… 七七三
日本追寄蠅 *Exorista japonica* …… 七七四
家黠追寄蠅 *Exorista sorbillans* …… 七七四
虱蠅科 Hippoboscidae 分部 …… 七七四
狗虱蠅 *Hippobosca capensis* …… 七七四
日蠅科 Helomyzidae 分部 …… 七七五
實蠅科 Trypetidae 分部 …… 七七五
蚤目 Siphonaptera 部 …… 七七五
蚤科 Pulicidae 分部 …… 七七九
人蚤 *Pulex irritans* …… 七七九
犬櫛首蚤 *Ctenocephalides canis* …… 七七九
細蚤科 Leptopsyllidae 分部 …… 七七九
曲鬃怪蚤 *Paradoxopsyllus curvispinus* …… 七七九
蠕形蚤科 Vermipsyllidae 分部 …… 七八〇
鷹長喙蚤 *Dorcadia dorcadia* …… 七八〇
櫛眼蚤科 Ctenophthalmidae 分部 …… 七八一
無規新蚤 *Neopsylla anoma* …… 七八一

毛翅目 Tricoptera 部 …… 七八二
鱗翅目 Lepidoptera 部 …… 七八四
蝙蝠蛾科 Hepialidae 分部 …… 八〇七
蟲草蝙蛾 *Hepialus armoricanus* …… 八〇八
東隅蝙蛾 *Hepialus dongyuensis* …… 八〇八
麗江蝙蛾 *Hepialus lijiangensis* …… 八〇八
四川蝙蛾 *Hepialus sichuanus* …… 八〇九
異色蝙蛾 *Hepialus varians* …… 八〇九
雲龍蝙蛾 *Hepialus yunlongensis* …… 八〇九
察隅蝙蛾 *Hepialus zhayuensis* …… 八〇九
點蝙蛾 *Phassus sinensis* …… 八〇九
透翅蛾科 Aegeriidae 分部 …… 八〇九
楊大透翅蛾 *Aegeria apiformis* …… 八〇九
麥蛾科 Gelechiidae 分部 …… 八一〇
麥蛾 *Sitotroga cerealella* …… 八一〇
穀蛾科 Tineidae 分部 …… 八一〇
毛顴蛾 *Trichophaga tapetzella* …… 八一〇
翼羽科 Alucitidae 分部 …… 八一〇
日本二十四羽蛾 *Alucita japonica* …… 八一〇
木蠹蛾科 Cossidae 分部 …… 八一〇
柳木蠹 *Holcocerus vicarius* …… 八一〇
蓑蛾科 Psychidae 分部 …… 八一一
大蓑蛾 *Cryptothelea formosicola* …… 八一一
刺蛾科 Cochlidiidae 分部 …… 八一一
黃刺蛾 *Cnidocampa flavescens* …… 八一一
桑褐刺蛾 *Setora sinensis* …… 八一二
果蛀蛾科 Carposinidae 分部 …… 八一二
桃小食心蟲 *Carposina niponensis* …… 八一二
小卷蛾科 Olethreutidae 分部 …… 八一二
冷杉芽小卷蛾 *Cymolomia hartigiana* …… 八一二
桑芽小卷蛾 *Cymolomia morivora* …… 八一六

卷蛾科Tortricidae 分部 …… 八一六
棉褐帶卷葉蛾*Adoxophyes orana* …… 八一六
螟蛾科Pyralidae 分部 …… 八一七
三化螟*Tryporyza incertulas* …… 八一八
二化螟*Chilo suppressalis* …… 八一八
蘆禾草螟*Chilo luteilus* …… 八一八
桑絹野螟*Diaphania pyloalis* …… 八一八
茄白翅野螟*Leucinodes orbonalis* …… 八一九
亞洲玉米螟*Ostrinia furnacalis* …… 八一九
棉卷葉野螟*Sylepta derogata* …… 八一九
枯葉蛾科Lasiocampidae 分部 …… 八一九
油松毛蟲*Dendrolimus tabulaeformis* …… 八二〇
棕色幕枯葉蛾*Malacosoma dentata* …… 八二〇
大蠶蛾科Saturniidae 分部 …… 八二〇
柞蠶*Antheraea pernyi* …… 八二〇
大尾大蠶蛾*Actias maenas* …… 八二三
緑尾大蠶蛾*Actias selene* …… 八二三
華尾大蠶蛾*Actias sinensis* …… 八二四
半目大蠶*Antheraea yamamai* …… 八二四
烏桕蠶*Attacus atlas* …… 八二四
樟蠶*Eriogyna pyretorum* …… 八二五
樗蠶*Samia cynthia* …… 八二五
家蠶蛾科Bombycidae 分部 …… 八二五
家蠶*Bombyx mori* …… 八二五
野蠶*Bombyx mandarina* …… 九三七
桑蟥*Rondotia menciana* …… 九三八
尺蛾科Geometridae 分部 …… 九三八
桑尺蠖*Phathonandria atrilineata* …… 九四二
槐尺蠖*Semiothisa cinerearia* …… 九四三
桑褐翅尺蠖*Zamacra excavata* …… 九四三
天蛾科Sphingidae 分部 …… 九四四
小豆長喙天蛾*Macroglossum stellatarum* …… 九四七
芋雙線天蛾*Theretra oldenlandine* …… 九四八
舟蛾科[天社蛾科]Notodontidae (Ceruridae)分部 …… 九四八
燈蛾科Arctiidae 分部 …… 九四八
豹燈蛾*Arctia caja* …… 九四八
奇特望燈蛾*Lemyra imparilis* …… 九四九
黃星雪燈蛾*Spilosoma lubricipedum* …… 九四九
夜蛾科Noctuidae 分部 …… 九五〇
棉鈴蟲*Heliothis armigera* …… 九五〇
黏蟲*Pseudaletis separata* …… 九五〇
毒蛾科Lymantriidae 分部 …… 九五一
旋古毒蛾*Orgyia thyellina* …… 九五一
盜毒蛾*Porthesia similis* …… 九五二
弄蝶科Hesperiidae 分部 …… 九五二
星點弄蝶*Muschampia tessellum* …… 九五二
幺紋稻弄蝶*Parnara bada* …… 九五三
曲紋稻弄蝶*Parnara colaca* …… 九五三
直紋稻弄蝶*Parnara guttata* …… 九五三
斑蝶科Danaidae 分部 …… 九五三
金斑蝶*Danaus chrysippus* …… 九五三
藍點紫斑蝶*Euploea midamus* …… 九五三
眼蝶科Satyridae 分部 …… 九五四
大艷眼蝶*Callerebia suroia* …… 九五四
鬥毛眼蝶*Lasiommata deidamia* …… 九五四
波紋黛眼蝶*Lethe rohria* …… 九五四
黃環鏈眼蝶*Lopinga achine* …… 九五四
白眼蝶*Melanargia halimede* …… 九五四
稻紋眼蝶*Mycalesis gotama* …… 九五四
矍眼蝶*Ypthima balda* …… 九五五
蛺蝶科Nymphalidae 分部 …… 九五五
蕁麻蛺蝶*Aglais urticae* …… 九五五
柳紫閃蛺蝶華中亞種*Apatura ilia here* …… 九五五
斐豹蛺蝶*Argyreus hyperbius* …… 九五五

枯葉蝶*Kallima inachus* …… 九五六
藍線蛺蝶*Limenitis dubernardi* …… 九五六
殘鍔線蛺蝶*Limenitis sulpitia* …… 九五六
二尾蛺蝶*Polyura narcaea* …… 九五六
大黑蛺蝶*Sasakia funebris* …… 九五六
銀斑豹蛺蝶*Speyeria aglaja* …… 九五七
灰蝶科Lycaenidae 分部 …… 九五七
藍色小灰蝶*Lycaena* sp. …… 九五七
橙灰蝶*Lycaena dispar* …… 九五七
豆灰蝶*Plebejus argus* …… 九五七
白帶灰蝶*Rapala caerulea* …… 九五七
粉蝶科Pieridae 分部 …… 九五八
遷粉蝶*Catopsilia pomona* …… 九五八
豆粉蝶*Colias hyale* …… 九五八
鉤粉蝶*Gonepteryx rhamni* …… 九五八
東方菜粉蝶*Pieris canidia* …… 九五八
黑紋菜粉蝶*Pieris melete* …… 九五八
菜粉蝶*Pieris rapae* …… 九五九
鳳蝶科Papilionidae 分部 …… 九五九
麝鳳蝶*Byasa alcinous* …… 九六〇
多姿麝鳳蝶*Byasa polyeuctes* …… 九六〇
紅珠鳳蝶*Pachliopta aristolochiae* …… 九六〇
碧鳳蝶*Papilio bianor* …… 九六〇
短尾金鳳蝶*Papilio machaon* …… 九六一
美鳳蝶*Papilio memnon* …… 九六一
巴黎鳳蝶*Papilio paris* …… 九六一
玉帶鳳蝶*Papilio polytes* …… 九六二
柑橘鳳蝶*Papilio xuthus* …… 九六二
絲帶鳳蝶*Sericinus telamon* …… 九六二
膜翅目Hymenoptera 部 …… 九六三
扁葉蜂科Pamphiliidae 分部 …… 九七五
柳瘿葉蜂*Pontania* spp. …… 九七五
葉蜂科Tenthredinidae 分部 …… 九七六
麥葉蜂*Dolerus tritici* …… 九七六
樹蜂科Siricidae 分部 …… 九七六
雲杉樹蜂*Sirex gigas* …… 九七六
蜜蜂科Apidae 分部 …… 九七六
大蜜蜂*Apis dorsata* …… 九九九
黑大蜜蜂*Apis binghami* …… 九九九
中華蜜蜂*Apis cerana* …… 九九九
意大利蜂*Apis mellifera* …… 一〇〇〇
隧蜂科Halictidae 分部 …… 一〇〇〇
紅腹蜂*Sphecodes* sp. …… 一〇〇〇
切葉蜂科Megachilidae 分部 …… 一〇〇〇
切葉蜂*Megachile* spp. …… 一〇〇〇
石蜂*Chalicodoma* spp. …… 一〇〇一
黃斑蜂*Anthidium* spp. …… 一〇〇一
胡蜂科Vespidae 分部 …… 一〇〇一
金環胡蜂*Vespa mandarinia* …… 一〇一八
黃胡蜂*Vespula* sp. …… 一〇一八
土胡蜂*Vespula levisii* …… 一〇一九
鈴腹胡蜂科Ropalidiidae 分部 …… 一〇一九
蜾蠃科Eumenidae 分部 …… 一〇一九
蜾蠃*Eumenus* sp. …… 一〇一九
竹筒蜾蠃*Pareumenes quadrispinosus* …… 一〇二〇
馬蜂科Polistidae 分部 …… 一〇二〇
家馬蜂*Polistes jadwigae* …… 一〇二〇
亞非馬蜂*Polistes habraeus* …… 一〇二一
日本家馬蜂*Polistes japonicus* …… 一〇二一
胡馬蜂*Polistes mandarinus* …… 一〇二一
短翅泥蜂科Trypoxylonidae 分部 …… 一〇二一
泥蜂科Sphecidae 分部 …… 一〇二一
蛛長足泥蜂*Ammophila tydei* …… 一〇二二
二齒鋸泥蜂*Prionyx subfuscatus* …… 一〇二二

泥蜂*Sphex* spp. …… 一〇一二
蛛蜂科Pompilidae **分部** …… 一〇一二
黃邊玳瑁*Batozonus unifasiatus* …… 一〇一三
蛛蜂*Pompilus* sp. …… 一〇一三
青蜂科Chrysididae **分部** …… 一〇一三
六齒青蜂*Chrysis principalis* …… 一〇一三
姬蜂科Ichneumonidae **分部** …… 一〇一四
姬蜂*Ichneumon* sp. …… 一〇一四
長尾姬蜂*Megarhyssa* spp. …… 一〇一四
瘦姬蜂*Ophion* sp. …… 一〇一四
繭蜂科Braconidae **分部** …… 一〇一四
桑尺蠖脊繭蜂*Rogas japonicus* …… 一〇一四
癭蜂科［**没食子蜂科**］Cynipidae **分部** …… 一〇一五
小蜂科Chalcididae **分部** …… 一〇一五
榕小蜂科Agaonidae **分部** …… 一〇一五
無花果小蜂*Blastophaga* spp. …… 一〇一五
黑卵蜂科Scelionidae **分部** …… 一〇一五
飛蝗黑卵蜂*Scelio uvarovi* …… 一〇一五
蟻科 Formicidae **分部** …… 一〇一五
雙節行軍蟻*Aenictus* spp. …… 一〇一七
季氏盤腹蟻*Aphaenogaster geei* …… 一〇一七
廣布弓背蟻*Camponotus herculeanus* …… 一〇一七
舉腹蟻*Crematogaster* spp. …… 一〇一八
螯蟻*Dacetini* spp. …… 一〇一八
酸臭蟻*Tobinoma* spp. …… 一〇一八
赤山蟻*Formica sanguinea* …… 一〇一八
小黃家蟻*Monomorium pharaonis* …… 一〇一八
黃猄蟻*Oecophylla smaragdina* …… 一〇一八
長角狂蟻*Paratrechia longicornis* …… 一〇一九
狂蟻*Paratrechia* spp. …… 一〇一九
巨首蟻*Pheidologeton* spp. …… 一〇一九
多刺蟻*Polyrhahis* spp. …… 一〇一九
火蟻*Solenopsis* spp. …… 一〇一九
地理分佈部 …… 一〇一九
華北分部 …… 一〇一九
東北分部 …… 一〇一〇
華東分部 …… 一〇一〇
中南分部 …… 一〇一三
西南分部 …… 一〇一五
西北分部 …… 一〇一六

頭足綱 Cephalopoda 總部

提要

頭足綱種類全部生活於海洋，多數分佈於温暖和鹽度較高的海域。生活於遠洋的種類可快速游泳，如柔魚類；而生活於近海的種類不善於游泳，它們在海底爬行和划行，如章魚類；有的種類可垂直分佈，如鸚鵡螺通常生活在數百米的深海，亦可漂浮於海面。動物身體左右對稱，具有内殼或無殼，足生於頭部，特化成腕和漏斗，故稱頭足類。

頭足類捕撈種類不多，但個體大，肉味鮮美，可供人食用。烏賊的内殼及墨汁可藥用。鸚鵡螺殼亦可爲酒杯，故與人類關係密切。古籍中記載較多。晉代郭璞《江賦》云『鸚鵡漩渦』，又云『蜎堵森森而垂翅是也』，提到鸚鵡螺和章魚。唐、宋以後各代對頭足類的形態、習性、應用都有生動的敘述。如唐代劉恂《嶺表録異》云：『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緑斑紋，大者可受三升，殼内光瑩如雲母，裝爲酒杯，奇而可翫。』北宋蘇頌《圖經本草》云：『無骨者爲章魚。』南宋陳耆卿《赤城記》云：『章魚又名章舉。一種足似之而小，曰望潮，魅首駢足，口在腰股，其足長三五尺許者，曰石蚷。』元代戴侗《六書故》云：『鯽，烏賊也，形如革囊，口在腹下，足生口旁，兩鬚如纜，又名纜魚，腹有墨，又名墨魚。』可見古人觀察細緻。

古人在詩、詞、賦等文學作品中對鸚鵡螺、烏賊、柔魚等都有歌頌。

本綱古籍中共記載四目六科八屬一四種，未定一種。

綜述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 墨魚，烏鯽也。鯽足生口傍，兩須如纜。諺曰：烏鯽噀墨，八足在口，又名墨魚。寧波鬻者曰鰗脯。《圖經》云：烏鰂所化，其云秦王東遊，棄筭袋化爲此形則誣矣。禹時貢烏鯽之醬，《蒙筌》言其墨作券，隔年而字滅。張氏曰：不驗其無骨者名柔魚，又更有章舉、石距二物，與此相類而差大，味更珍好，小者曰鎖管，見《泉州志》，今曰銀瓶魚。《臨海志》：言其懷版含墨，故號小吏魚。

清・范士瑾纂修（康熙）《陽江縣志》卷四《物産・鱗屬》 墨魚一名烏賊，《素問》作烏鯽，背有一骨，輕虚而白，名海螵鰂，腹中有墨，書字逾年即滅，但存空紙。《爾雅翼》謂九月寒烏入水所化。章魚，《昌黎集》作章舉，形類烏鯽而有八足，能佯死以攫烏。《南越志》謂烏賊攫烏，似當有辨。

清・魯曾煜等編纂（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二《物産志》 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而啄之，乃卷取烏，故謂之烏賊。腹中血及膽正黑，可以書。《南越行記》：又名墨魚，能吐墨水自蔽。

烏鯽懷墨而知禮，江東或取其墨書契以紿人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墨消空紙耳。《南越志》：其骨入藥，名海螵蛸。

柔魚類墨魚而長，無螵蛸骨，故名柔魚。墨魚海豐名鰂魚，較他産脆美，大約鱆魚，柔魚，墨魚一類也。《雜記》。

章舉八足，形如烏賊。閩越多采鮮者，以薑醋食之。同上。

按《潮州志》云：一名八索子，能食，蟹吮其膏，故腹中有膏，類蟹。

石距乃章舉之類也，身小而足長，入鹽，乾燒食極美。同上。

鎖管形如鎖，十餘相連，味如蠣房，鮮食、醃食味俱甚佳。同上。

清・萬經等纂（雍正）《寧波府志》卷一三《鹽政・鱗之屬》 墨魚狀如筭囊，口旁兩鬚若帶，極長，風波稍急，以鬚粘石爲纜。其腹有墨，奸人以此書券，踰年則爲白紙矣。《圖經》云：一名烏鯽，能噀墨溷水以自衛，使水匿不爲人所害，然羣行水中，人見墨水至，輒下笱羅而得之。有骨厚三四分，形如樗蒲子而長，輕脆如通草可刻，名海螵蛸，可入藥，性嗜烏，嘗仰浮水面以餌烏，烏來啄輒以鬚裹其足，沉諸水而食之，故又名烏賊。章巨，大者名石拒，居石穴，人或收之，能以脚粘石拒人，故亦名。曰章舉形如大筭袋，八足長及二三尺，足上戢戢

如釘，每釘有竅。又別一種小者，生海塗中，名望潮，身一二寸，足倍之，土人呼塗蟹。又一種已鎖管，脚短而無釘。

清・淩魚纂（乾隆）《揭陽縣志》卷七《物産》　吐墨，名曰墨斗，作字易脱，昔有詩云：誓成烏賊墨，人似楚山雲。

柔魚，似烏賊，無骨，生海中，越人重之，一作鰍魚。

章魚，即韓文公所謂章舉，身首圓，有八脚，攢聚，當中有口，脚上有窩如臼，行則足向下，身向上高舉疾游，形類烏賊而小。

鎖管魚，似鰍魚而形差小，其身圓直如鎖管狀，首有薄骨插入管中，如鎖鬚，其味甘美。又一種名猴狸，形小而味不及遠甚。

烏賊，一名墨魚，狀如筭囊，無鱗，兩鬚長似帶，腹下八足，聚生口旁，縮喙在腹下，懷板含墨，見人及大魚至則噀墨方數尺，有骨如舟形，名海螵蛸，腹中血及膽正黑，可爲書。

清・齊羽中纂（乾隆）《南澳志》卷一〇《物産・螺蚌類》　柔魚八脚，鎖管八脚，墨魚八脚，一名墨魚，或曰秦始皇東遊棄墨袋于海所化，口吐黑水。章魚即章舉，俗云猪母拍，八脚，有鬚。

清・汪沆纂（乾隆）《浙江温州府志》卷一五《物産・鱗甲類》　塗蟹，鎖管，《雨航雜録》塗蟹生海塗中，名望潮，身一二寸，足倍之。又脚短而無釘者名鎖管，温州有之。

清・喻長霖、柯驊威等纂修《台州府志》卷六二《物産略・鱗之屬》　章巨，《赤城志》：八足，首圓。《南海異名記》正名曰蜛蠘。郭璞《江賦》蜛蠘森衰而垂翹是也。海濱人訛曰章魚，又曰章舉。一種足似之而小，曰望潮。魁首、研足，目在腰股，其足長三五尺許者曰石距。

烏賊，《臨海異物志》烏賊之骨其大如楯瓦者，一枚作蚱滿器受五升。《赤城志》：腹有墨，性嗜烏，浮水上，伺烏啄其腹，則以鬚卷食之。骨名海螵蛸。土人以元夕陰晴卜多寡云。

清・陳澧纂（光緒）《香山縣志》卷五《粵地下物産・介品》　柔魚似烏賊，無骨。《本草綱目》。章魚，章舉，有八足，身上有肉。韓昌黎詩注：似烏賊而差大，宋本草。【略】墨魚性嗜烏，每浮水面，飛烏啄之乃卷取入於水，故名烏賊。《南越志》。骨名海螵蛸。《祝志》。

又　鸚鵡螺頭如鳥形，殼可作盃。

清・陳蘭彬纂（光緒）《吴川縣志》卷二《物産》　烏賊魚，《説文》作鰞鰂。《南越行記》云：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而喙之，乃卷烏，故謂之烏賊。一名墨魚，一名黑魚，狀如筭囊，無鱗，鬚長如帶，八足聚生口旁，縮喙在腹下，懷板含墨，見人及大魚至噀墨數尺。背上一骨獨厚三四分，輕脆如通草，入藥名海螵蛸。其墨可作書，逾年則滅。《吕氏春秋》謂九月寒烏入水化爲此魚。

章舉形似烏賊而小。《山堂肆考》。有八足，身上有肉如臼，亦曰章魚。韓愈《初南食》詩注。閩粵人多採鮮者薑醋食之，味如水母。韓退之詩所謂章舉，馬甲也。《本草綱目》。

石矩，《嶺表録異》曰：石矩亦章舉之類身小而足長，入鹽爲乾，燒食極美，又有小者兩足如帶，曝乾後似射踏子，故南中呼爲射踏子也。《太平御覽》。其身長直如鎖管狀，故名鎖管。《漳州志》。俗名鎖筒。《採訪册》。

柔魚類墨魚而長，無螵蛸骨，故名柔魚，海豐名鰑魚，較他産脆美，大約章舉、柔魚、墨魚一類也。《嶺南雜記》。

清・張其翻纂（光緒）《潮陽縣志》卷一二《物産》　烏賊魚，一名烏鰂。《埤雅》曰：遇大魚則吐墨周波以衛身，小魚過其吐墨迷取之。腹中有骨如舟形，名海螵蛸。《南越志》：烏鰂懷墨而知禮，又名墨斗。

鎖管魚，其身圓直如鎖管狀，首有薄骨插入管中如鎖鬚，其味甘脆。又有一種形似鎖管而少差者謂猴彌。

柔魚，《正字通》：似烏鰂骨薄而軟，越人重之，曬乾爲脯。

清・李星煇纂（光緒）《揭陽縣續志》卷四《物産》　海螵蛸即墨魚骨。

柔魚一作鰍魚，似烏賊而身長，鬚脚皆相似，腹亦有墨，獨中軟骨爲殊，生食不及脯，以火炙之肉條，條有紋如銀絲，此海味之絶佳者。而《海錯》、《雜俎》絶無紀載，越人甚重之，非獨産元鍾洞也。

章魚亦名章拒，大者曰石拒，人取之能以足黏石拒人，故名。圓身，八脚攢聚，當中有口，脚上有窩如臼，行則足向下，身向上，高舉疾遊。次者曰章舉，亦曰章魚，以大小呼之，石拒如斗，章舉如升，又小者曰望潮，土人呼爲和尚頭，身小而足倍之。

清・蔣師轍、薛紹元纂《臺灣通志・物産》　烏鰂，《本草》名烏賊。《海物異名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噙波噀墨，迷射水族。《埤雅》：每遇大魚，輒噀墨周波以衛身，中有骨如小舟，名海漂蛸，俗呼爲墨賊。墨魚即烏鰂。《臺灣府志》。《正字通》又名含墨。《噶瑪蘭廳志》。形如鞍，八足，前有二鬚極長。《澎湖廳志》。

鎖管，身圓直如鎖管，首有小骨插入管中如鎖鬚，味甘脆。

引《南州異物志》云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名。據此，則螺原有鸚鵡之名，非獨可琢作鸚鵡杯已也。

清・周璽纂《彰化縣志・鱗之屬》 烏鰂，《本草》名烏賊，俗稱墨賊。《海物異名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噙波噀墨，迷射水族。《埤雅》：每遇大魚，輒噀墨周波以衛身，中有骨如小舟，名海漂硝。

清・王必昌纂《臺灣縣志》卷一二《物産・鱗之屬》 墨魚，即烏鰂，常噴墨於波以衛身，大魚不得近，中有骨如小舟，名海螵蛸。鎖管，身圓，直如鎖管，首有小骨，即鮫魚插入管中，如鎖鬚。味甘美。章魚，即韓昌黎所謂章舉，其身圓，其首八脚縮聚，當中有口，脚上有窩如臼，歷歷成章，囊中有墨膏及黃膏，行則手足向下，身向上高舉而疾游。産澎湖。蟅魚，狀如烏鰂而大，肉亦厚曬乾，味極甘美，産澎湖。

清・陳夢林、李欽文纂《諸羅縣志》卷一〇《物産・鱗之屬》 烏鰂，《本草》名烏賊，《南越志》：烏鰂懷墨而知禮。《海物異名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噙彼噀墨迷射水族。《埤雅》：每遇大魚，輒噀墨周波以衛身，中有骨如小舟，名海漂蛸，俗呼爲墨賊。

鎖管，身圓直如鎖管，首有小骨插入管中如鎖鬚，味甘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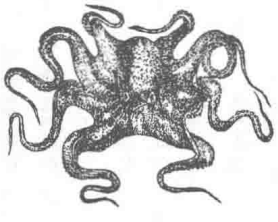
清・陳培桂等纂修《淡水廳志》卷一二《物産・鱗屬》 章魚一名章拒。韓昌黎云：章舉身圓，頭有八脚縮聚當中有口，腦上有窩如臼歷歷成章，囊中有黑膏及黃膏，行則手足向下，身向上高舉，而疾遊，淡不多有。

清・林豪纂《澎湖廳志》卷一〇《蟲魚》 烏鰂即墨魚形，如鞋八足，前有二鬚極長，噴墨衛其身，大魚不能近，背有骨，潔白如小舟，名海螵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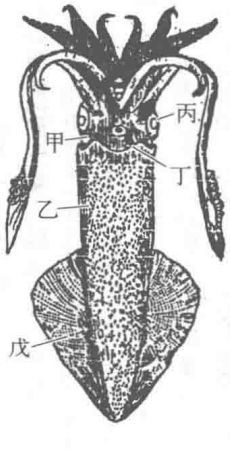
章魚，腹圓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足內有圓紋凸起，紫色。春初出，夏初止，腹中有膏黃黑色，韓昌黎所謂章舉也。似石拒而小，亦名章拒。澎人以火照取，可作鈎餌《府志》行則手足向下高舉而疾遊産澎湖。

清・〔英〕傅蘭雅輯《格致彙編・格致略論・動物學續》 又第二百零三第三族爲頭行族，因其肢與頭相連，此族爲第二部，最貴最靈之物，間有骨之痕迹在其體內，俱居於海中，大半食動物，如太古之時，有此族動物之最大者能捕捉數種大動物食之，但現所有者更小，即如墨魚、章舉並螻等，墨魚之身內有墨一袋，如爲他魚所追即噴出多墨，令水甚濁，由是能避其追，如捉此魚可取其墨作顏色料最佳。螻有螺絲殼住於其口內，其殼內分爲數膛有小孔能相通，其物能收出殼內之空氣，令得真空則從海底自升至海面，其頭有薄皮兩塊，如船之篷，其六個足能游水如槳，乘風行於海面甚速，最爲可觀如第三圖，但遇風浪不合之時，則其身收入殼內，而沈於海底。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一《柔體動物》 二十七圖百足動物即以首充足者類也。



第二十七圖
百足動物式即墨魚



第一百二圖 烏賊
甲：頭 乙：胴 丙：眼
丁：漏斗 戊：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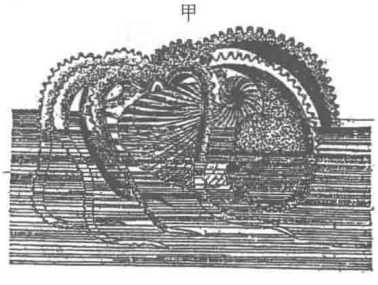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三章《軟體動物・頭足類》 章魚、烏賊屬之，一百二圖。體爲頭部〔甲〕、胴部〔乙〕二者而成，其頭側面有大眼〔丙〕，頭之上有肢四對者，章魚。亦有別生一對特異長肢，共爲五對者，烏賊。足多生吸盤用附他物，各肢中央有口，口之內有二硬角質物爲嘴，即烏賊牙，胴部與腹足類之螺旋殼部相當處有內臟，頭胸部腹面有一管曰漏斗，水由頭胴部外套腔入胴內，轉自漏斗射出，藉水反動之力，以起運動作用，即爲是類運動器。

此類腸邊嘗有腺，分泌墨汁亦自漏斗射出，能濁清流，爲自己養晦之地。

蓋貝殼在章魚全然消滅，在烏賊變爲大形之甲，【略】與腹足類實異，其殼中每有隔障，區分一貝爲數房，各房次第漸大，該動物肉體必存於最終最大一房。

有一種舡魚，一百四圖。雌者有極薄單房貝殼，爲右旋，性質與他貝殼亦全異，考其原來，由一對之足分泌變化而成，雄則無殼。

頭足類種甚多，有達丈餘者，章魚、烏賊可作食品，日本多乾製輸入國中。



第一百四圖 舡魚（蛸舟）之雌者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一一章《軟體動物》 軟體動物體質柔軟，無環節，無骨骼，外皮之褶襞擴大而成外套膜，以覆被全體，若文蛤、榮螺、章魚等是。體之表部大率有殼，成於石灰質。

注：殼之表面有細線數條，與殼緣相沿，稱曰生長線。殼之裏面，層疊薄板而成，每見光澤如珍珠，所謂珍珠者，亦實由外套膜所泌而成。

體成於頭胴二部，頭部兩側各具一大眼，口在頭杪，而以足繞之，或八或十，例如章魚、烏鰂等是也。是類產於海，而雌雄異體。

胴部裹以外套膜，成於筋肉質，中含臟腑，外膜內臟之間有廣腔，稱曰外套腔，介於頭胴交界之處，而通於外界，頭之前側有漏斗，介於外套膜與外界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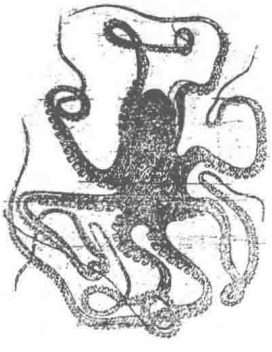
口具兩顎，中有舌，如鑢鍚，是即咀嚼器。

消化器殊奇特，胃囊居胴裏，腸管逆向頭部而至漏斗旁，通孔於外套腔，食道近胃之端具有肝臟，腸管遠胃之端附接墨囊，囊中所釀墨汁製乾爲色料，曰鴉灰。

呼吸器爲腮一對，成羽狀，而附於外套腔之兩側。外套腔接外界之邊具有瓣，因外套膜伸縮，而使水入胴頭之界，而出於漏斗。

注：章魚具八足而不被殼。

舡魚雌者被殼，殼薄而色美，擁有扁脚一對。



第七十四圖　章魚

烏鰂具十足，中有二肢頗長，背部有殼如舟形，被外套膜所包，胴部尾端大率具鰭。

鸚鵡螺具大殼，成螺形，具四鰓，游泳海面，脚無吸盤，胴內不具墨囊。化石類有菊螺石者，其螺頗類之。

凡形似章魚、烏鰂而小，僅具脚一對，而游於海面者稱曰翼足類，以其狀如翼也，是類羣游極衆，爲鯨與海鳥之餌。

鸚鵡螺目Nautiloidea部

鸚鵡螺科Nautiloidae分部

鸚螺、鸚鵡螺、鸚蠃、旋蝸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三 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爲名。常脱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南朝梁・蕭統編《文選》（唐・李善注）卷一二晉・郭璞《江賦》 鸚螺蜗蝸。【略】《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也。舊説曰蜗蝸，小螺也。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下 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緑斑文，大者可受三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爲酒杯，奇而可翫。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 鸚鵡螺，形似鸚鵡頭並堪酒杯者。

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居士集・鸚鵡螺》 大哉滄海何茫茫？天地百寶皆中藏。牙鬚一作鬣。甲角爭光鋩，腥風怪雨灑幽荒。珊瑚玲瓏巧綴裝，珠宫貝闕爛煌煌。泥居殼屋細莫詳，紅螺行沙夜生光。一本作：珠宫貝闕爛煌煌，泥居殼室細莫詳。珊瑚玲瓏巧綴粧，腥風怪雨灑幽荒，紅螺行砂夜生光。負材自累遭刳腸，匹夫懷璧古所傷。濃沙剥蝕隱文章，一本注：胡人謂碙砂爲濃沙。出《本草》。磨以玉粉緣一作釦。金黄。清罇旨酒列華堂，隴鳥回頭思故鄉。美人清歌蛾眉揚，一酹凛冽回一作爲。春陽。物雖微遠用則彰，一螺千金價誰量，豈若泥下追含漿？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 鸚鵡螺形如鳥觜，云見之者不利。以爲杯，則謂之鸚鵡杯。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土俗類》 狀若鸚鵡，堪作酒杯者，爲鸚鵡螺。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風土門》 又有生深海中，可爲酒杯者，曰鸚鵡螺。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郡志四》 深海中可爲酒杯者，曰鸚鵡螺。郭璞《江賦》曰：鸚螺蜎蝸。注云：《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烏頭，向其腹視如鸚鵡，故以名也。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鸚鵡螺狀如蝸牛殼，磨治出精采，亦雕琢爲盃。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螺杯》 南海出大螺，南人以爲酒盃。螺之類不一，有哆口而圓長者曰螺盃，有闊而淺形如荷葉者則曰瀲灩盃，有剖半螺色紅潤者曰紅螺盃，有形似鸚鵡之睡朱喙緑首者曰鸚鵡盃。

宋・黃震《黃氏日抄》卷六七 鸚鵡螺、青螺亦可琢爲酒盃。

金・李杲編輯，明・李時珍參訂，姚可成補輯《食物本草》 鸚鵡螺形如鸚鵡頭並可作杯。鸚鵡螺頭如鳥行，其肉常離殼出食，出則寄居蟲入居，螺還則蟲出也。肉爲魚所食，則殼浮出，人因取之作杯。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六二上 鸚鵡螺狀如蝸牛殼，磨治出精采，亦雕琢爲杯。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 鸚鵡螺狀如鸚鵡，堪作酒盃。

明・陸楫編《古今説海》卷一一 鸚鵡螺狀如蝸牛殼，磨治出精采，亦雕琢爲盃。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寄居》 鸚鵡外遊，有蟲寄居。益顔美志，火炙出逋。味蝦形奄，以匹鱆魚。

《異苑》鸚鵡螺形如鳥，常脱殼而游，朝出則有蟲類蜘蛛入其殼中戴以行，螺夕還則此蟲出。一名蹲，庾闡所謂『鸚鵡外遊，寄居負殼』也。按：此螺出，肉爲魚所食，則殼出浮，人因取作杯。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郭璞《江賦》：鸚贏蜎蝸。注：《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烏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

又 蜎：《唐韻》似宣切，音旋。蜎蝸，蝸螺也。郭璞《江賦》：鸚螺蜎蝸。《韻學集成》亦作蠉。

清・魯曾煜等編纂（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二 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爲名。常脱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

清・李書吉等纂修（嘉慶）《澄海縣志》卷二四《物産・介之屬》 鸚鵡螺，《南州異物志》云：狀如覆杯，頭如烏頭，向其腹視之以爲鸚鵡，故名。

清・李元《蠕範》卷七 鸚鵡螺狀似覆杯，白質黑文，中有蟲居之，狀如鸚鵡。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鸚鵡螺，《江賦》鸚螺蜎蝸。注：《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烏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蒼按：鸚鵡螺形如蝸牛，頭淡青，身白，周遭雜赤色，數稜，磨治出其精彩，琢爲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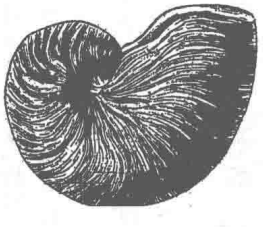
鸚鵡螺 *Nautilus pompilius*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六《介之二》 鸚鵡螺形如鸚鵡頭，並可作杯。

【略】 鸚鵡螺質白而紫，頭如鳥形，其肉常離殼出食，出則寄居蟲入居，螺還則蟲出也。肉爲魚所食，則殼浮出，人因取之作杯。

清・吳綺《嶺南風物記》 鸚鵡螺出海南，其形如鸚鵡，故名。製以爲杯，可容醇醪四兩。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學篇》第一三章《軟體動物》 現今生存有完全貝殼者，祇鸚鵡貝一百三圖。一種。古代此等貝殼甚多，恒見化石。



第一百三圖　鸚鵡貝

槍形目Teuthoidea部

鰷、柔魚、鎖管、鑽管、淨瓶魚

槍烏賊科Loliginidae分部

題解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三　鰷魚名。

宋・蘇頌《圖經本草・烏賊魚》　其無骨者名柔魚。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　其無骨者名柔魚。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四《鱗部》　柔魚頌曰：一種柔魚與烏賊相似，但無骨爾，越人重之。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玄集中《魚部》　鰷音柔。柔魚似烏鰂，無骨，生海中，越人重之。本作柔。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三五《魚部》　鰷音柔，魚名。《正字通》本作柔，似烏鰂，無骨，生海中，越人重之。

綜述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　柔魚，似烏賊而小，色紫，俗呼爲鎖管。

金・李杲編輯，明・李時珍參訂，姚可成補輯《食物本草》　柔魚，生海中，與烏賊魚相似，但無骨爾，越人重之。

明・楊慎《異魚圖贊》卷三　柔魚海産止此。元鍾海錯，爰有柔品。鱸膾墨形，炙薦佐飲。

柔魚，似墨魚而身長，須脚皆相似，腹亦有墨，獨有軟骨爲殊。生食不及脯，用火炙之，肉條條有紋如銀絲。此海味之絶佳者，而《海錯》、《雜俎》，絶無紀載。則以獨産元鍾洞山江上，其他齊越海南並不産，故特表而出之。

清・吴儀洛《本草從新・蟲魚鱗介部》　鰷魚，甘，平。暖中益氣，醒酒解消渴。同米粉煮羹食，調中收痔，煮食療陽事不起。

清・稅璜等《續通志》卷一七九　柔魚與烏賊相似而無骨，越人重之。

清・魯曾煜等編纂（雍正）《廣東通志》卷一〇　柔魚似烏賊而小，色紫，俗呼鎖管。小者曰猴染，又小者曰墨斗，腹中皆有墨。

又卷五二　柔魚類墨魚而長，無螵蛸骨，故名柔魚。墨魚海豐名鰂魚，較他産脆美，大約鱆魚、柔魚、墨魚一類也。《雜記》。

又　鎖管形如鎖，十餘相連，味如蠣房，鮮食、醃食味俱甚佳。



鰷魚

清・陳伯陶等纂修《東莞縣志》卷一五《輿地略・物産・鱗類》　柔魚類墨魚而長，無螵蛸骨，故名。《嶺南雜記》。按：廣俗多書作鰷魚，鰷有海鰷、泥鰷，皆與此異類。《正字通》作鰷，古今字。舊志作鰷。次墨魚。下蓋沿俗書，兹改正。

清・李書吉等纂修（嘉慶）《澄海縣志》卷二四《物産・鱗之屬》　鰷魚似烏鰂，生海中，無骨，曬爲槁脩之用，味佳。

清・王崇熙纂《新安縣志》卷三《物産・鱗之屬》　鰷魚身如革囊，旁有兩翼，頭生八爪，大者長尺許，通體晶瑩如玉，脊骨若玻璃朗澈，肉柔滑甘美。小者名鰷筒，亦名脆筒。

藝文

宋・岳珂《酬趙季茂遺松實鰻鱐柔魚》　掀天吹浪九夷東，維錯分珍意倍濃。越井戲沙形酷似，秦囊遺算墨猶封。色欺金嫩三江紫，實比瓊酥十丈松。珍重故人勞問遺，爲言耕壠正勤農。

中國槍烏賊*Loligo chinensis*

章巨、鎖管、鎖管脚、鏁管、瑣管、銷管魚、浄瓶魚、柔魚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　章巨，又一種曰鎖管，亦其類，脚短無釘。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　柔似烏鰂而長，色紫，一名鎖管。

按：柔有骨，如三層紙厚，白而差紉，云無骨，非也，但鰂作腥，柔不作腥而味佳。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三《烏鰂》　又一種脚短而無釘者名瑣管，寧、台、温皆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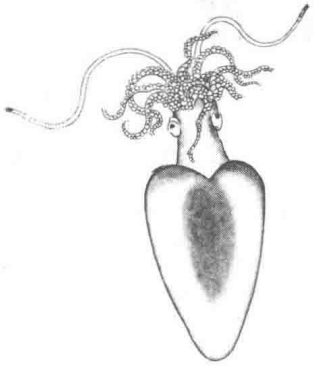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又一種脚短而無釘者名鏁管，寧、台、温皆有之。余鄉太倉、上海無有也。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三　章巨，一種曰鎖管，脚短無釘。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九　鮹出江湖，尾有兩歧如鞭鞘，故名。見陳藏器《本草拾遺》。銷管魚似烏賊而小，色紫，《興化府志》謂之浄瓶魚。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二　瑣管，腹中有煙如墨魚，而皮略紫，其管瑣瑣焉，似足非足氣通於管。重不越二三兩，鮮炒香油、黄韭、蒜，亦美品。以鹽醃過冬，發而食之，調以酒或醋。閩人恒以鹹鰶下飯，瑣管、蝦、蛋、鱟鯷，十苗五者爲鹹鰶之最。

清・聶璜《清宫海錯圖》第二册　柔魚略似章魚而大，無鱗甲，止有一薄骨，八足亦如章魚而短，故泉人亦稱爲八帶魚。多産日本、琉球、外洋，邊海罕得。今福省所有者，皆番舶以乾醋來售，酒炙可食，其味甚美。柔魚之名不見典籍，然《篇海》、《字彙・魚部》有鰇字，應指此魚也，而注曰魚名。昔人雖未回字以考魚，予偶得即魚以考字，乃回鰇字，而驗柔魚不覺猛省。字書魚部凡有名之魚必然無不開載，若魷魣魨鯽鮹鯧鰰鰕鯫鮹鱖魨鱴鮮鱝魷鱴鱖鱴鰒鮹鮑鮂魷鮹鱴鰰鱴鰻鰬等字。字書雖不注明而以鰇字推之信乎，一魚有一字矣。此日大快，每得一字必浮一大白。柔魚身弱而輕，在大海洪波之中何能自主，今造物亦付以二長帶。聞舶人云亦能如烏鰂遇大風則以鬚粘宕石上，漁人以是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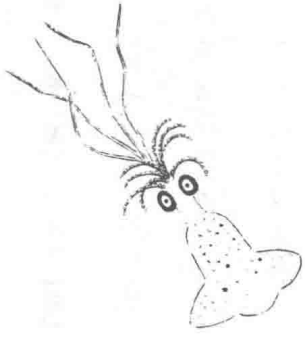
又　柔魚贊：柔魚名柔，亦號八帶。珍錯佳品，奈産海外。

杜氏槍烏賊*Loligo duvaucelii*

鎖管

清・聶璜《清宫海錯圖》第二册　鎖管玉質紫斑，無骨體，長寸餘，繞唇八短足，四長帶，味清美可爲羹，亦可作鮓，有長三四寸者更美。小爲鎖管，大爲柔魚。日本剖曬作脯，不着鹽而甘美。

鎖管贊：身爲鎖管，鬚爲鎖簧。鎖管嫌軟，鎖簧嫌長。



柔魚科Ommastrephidae 分部

太平洋褶柔魚*Todarodes pacificus*

柔魚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二　柔魚，亦作鰇魚，似墨魚，皮微紫。諸書皆云無骨。蒼按：有一片如琫瑁者即其骨，故曰柔魚。以豬油鮮炒，味豐。乾之可遠到不及。日本至者爲美，火炙揉爲絲尤美。又有作鯗，而重二三斤，味如墨魚者曰大明脯，乃大墨魚，非柔魚，以微火煮豬肉，補水。

烏賊目Sepioidea 部

烏賊科Sepiidae 分部

烏賊、河伯、墨魚、黑魚、河伯度事、纜魚、海若白事小吏、花枝墨吏、明府、墨斗、海若小吏、海才、筭袋魚、明脯魚、纜風、鰲［幹］、螟脯［幹］、海螵蛸［骨］、鎖管、淨瓶魚、鎖管脚、鯽、蠈、蛸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一下 鰂：鰞鯽，魚名。从魚。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 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吏。《本草》作蟲事小吏。

宋・毛晃增注，毛居正重增《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卷五 蠈，食苗節蟲。詩作賊，又烏蠈魚類，亦作賊。

宋・李孝美《墨譜法式》卷下 烏賊魚腹中墨諸法未見入用。陶隱居云：烏賊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土俗類四》 烏賊，鸜鳥所化，能噀墨溷水以自衛，性嗜烏，每浮水上，伺烏啄其腹，卷取而食之，故名。

宋・任廣《書敘指南》卷一四 烏賊曰海君白事小吏。《南越記》。

宋・常棠纂《海鹽澉水志・土産・海味》 鰞鯽。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烏賊得名》 世號墨魚爲烏賊，何爲獨得賊名，蓋其腹中之墨可寫僞契券，宛然如新，過半年則淡然如無字，故狡者專以此爲騙詐之謀，故諡曰賊云。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鯽鰂，鰂魚也。一曰河伯也，二同。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鯽，鰂烏鯽也，形如革囊，口在腹下，足生口旁，兩須如纜，又名纜魚，腹有墨，又名黑魚。

明・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一〇《烏賊魚》 烏賊腹中有墨，吐之以自衛，嘗浮水上，烏見之以爲死矣，往啄之，被卷入水。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 河伯，烏賊也。【略】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鯽：音賊。《説文》鰞鯽魚名。《正字通》一名墨魚，一名黑魚。狀如筭囊，無鱗，兩須長似帶，腹下八足，聚生口旁，縮喙在腹下。懷板含墨，見人及大魚至，則噀墨方數尺。背上一骨，獨厚三四分，兩頭尖，色白輕脆，如通草，入藥，名海螵蛸。又通作賊。蘇軾《魚説》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或从即作鯽。《類篇》亦作鰂。

又 鰂：《篇海》：鰂，或省作鰂，即烏鰂魚也，亦通作賊。

又 蛸：《爾雅翼》海中烏賊魚，背如槖揯形，亦有螵蛸之名。

清・張玿美纂修（雍正）《惠來縣志》卷四《物産・鱗之屬》 爲柔魚【略】爲墨魚，一名烏賊，噀墨自衛魚。

清・田易等纂（雍正）《畿輔通志》卷五七 八帶，《永平府志》：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如帶，即烏鯽魚。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七 墨魚，《名勝志》：松陽縣卯山泉有二墨魚浮水，人不能取。

清・和珅等《清一統志》卷六五 海螵蛸，《明一統志》山陽、鹽城二縣俱出。

又卷二二五 烏賊骨，《元和志》俱明州貢。

清・阿桂、劉謹之等《盛京通志》卷一〇七 烏鯽，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如帶。東海一名黑魚，腹中有墨，見人則吐以自蔽，骨入藥，名爲海螵蛸。

清・謝道承等編纂（乾隆）《福建通志》卷一〇 烏賊，《埤雅》曰：烏鯽八足絶短，集足在口，縮喙在腹，懷板含墨，每遇大魚輒噀墨溷其波以遠害，若小魚、蝦過其前，即吐墨涎以致之，又曰墨魚。

清・李書吉等纂修（嘉慶）《澄海縣志》卷二四《物産・鱗之屬》 墨斗即烏鯽。《南越志》：烏鯽懷墨而知禮，狀如筭囊，無鱗，兩鬚長似帶，腹下六足，聚生口旁，縮喙在腹下，懷板含墨，見人及大魚至，則噀墨方數尺，墨能已心痛，故一名墨魚，遇風波以鬚下可黏石如纜，又名纜魚。

清・王崇熙纂（嘉慶）《新安縣志》卷三《物産・鱗之屬》　墨魚狀類鰣魚，身稍短，脊骨硬，有螵蛸，一名烏賊，恒浮水面，烏見以爲死，往喙之，被卷入水，腹中有墨，常吐以隱形。

清・莊履豐、莊鼎鉉《古音駢字續編》卷五　烏賊，鰝鰝鯽。《吴都賦》。烏則。《呂氏春秋注》。

清・史澄、何若瑶纂（同治）《番禺縣志》卷七《輿地略・物産・鱗品》　墨魚一名烏賊，能吐墨自蔽，其骨白，厚三四分，形如布梭輕虚，入藥，名海螵蛸。有一種曰章舉，似烏賊而差大，生南海。參《政和本草》、郝《通志》。

清・史澄、李光庭纂（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輿地略・物産・鱗類》　烏賊魚只有骨一片，如龍骨而輕虚，以指甲刮之即爲末，無鱗，而肉白，翼前有四足，每潮來即以足捉石浮水上，小蝦、魚過其前取以爲食。廣州海邊人往往探得大者，蝶熟以薑食之極脆美，或入鹽醃爲乾槌，爲脯亦美。《嶺表録異》。又名墨魚，能吐墨水自蔽，其骨入藥，名海螵蛸。郝《通志》。柔魚類墨魚而長，無螵蛸骨，故名柔魚。阮《通志》。

清・陳伯陶等纂修（宣統）《東莞縣志》卷一五《輿地略・物産・鱗類》　墨魚，世號墨魚，爲烏賊。何爲獨得賊名，蓋其腹中之墨可寫僞契，宛然如新，過半年則淡然無字，故狡者專以此爲騙詐之謀，故諡曰賊。《癸辛雜識》。墨魚能吐墨水自蔽，其骨入藥名海螵蛸。郝《通志》。

綜　述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鱗介篇》　烏賊，舊説名河伯度一曰從。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放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脱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皇東遊，棄筭袋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筭袋，兩帶極長，一説烏賊有矸，遇風則虬前一鬚下矸。

又《酉陽雜俎續集》卷八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長，前右脚短，口在脇傍背上，常以左脚捉物，寘于右脚，右脚中有齒嚼之，方内于口。大三尺餘，其聲术术，南人呼爲海术。

又　烏賊魚骨如通草，可以刻爲戲物。

宋・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五　陶隱居云：烏賊魚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烏賊者，以其食烏也。海人云：烏賊魚即秦王筭袋魚也。昔秦王東遊，棄筭袋於海化爲此魚。形一如筭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人捕之必噴墨昏人目也。其墨入用寫券，歲久其字磨滅如空紙焉，無行者多用之。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　宋明帝好食蜜漬鰬鮧，一食數升。鰬鮧乃今之烏鰂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業中，吴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瓮。又何胤嗜糖蟹。大底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曆中，羣學士會於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饔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訝之，使人檢視，則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予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法魚，鱗鬣虬然，無下筯處，主人則捧而横齧，終不能咀嚼而罷。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二一（宋・寇宗奭衍義）《蟲魚部中品・雷州烏賊魚》　烏賊魚骨，味鹹，微温。無毒，主女子漏下赤白經汁，血閉，陰蝕腫痛，寒熱，癥瘕，無子，驚氣入腹，腹痛環臍，陰中寒腫，令人有子。又止瘡多膿汁，不燥。

肉味酸，平，主益氣强志。生東海池澤。取無時。惡白斂、白芨、附子。陶隱居云：此是顳音剥。烏所化作，今其口脚具存，猶相似爾，用其骨亦炙之。其魚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唐本注云：此魚骨療牛、馬目中障翳，亦療人目中翳，用之良也，今按陳藏器《本草》云：烏賊魚骨，主小兒痢下，細研爲末，飲下之。亦主婦人血瘕，殺小蟲并水中蟲，投骨於井中，蟲死。腹中墨，主血刺心痛，醋摩服之。海人云：昔秦王東遊，棄筭袋於海，化爲此魚。其形一如筭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也。臣禹錫等謹按蜀本《圖經》云：鰝烏所化也，今目口尚在背上，骨厚三四分，今出越州。蘇恭引《音義》云：無顳字，言是鴨字，乃以《爾雅》中鴨鶂一名雅烏，小而多群，腹下白者爲之。《圖經》又云：背上骨厚三四分，則非小烏也，今據《爾雅》中自有鴢，烏鰝是水鳥，似鶂，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緑色，名字既與《圖經》相符，則鰝烏所化明矣。《藥性論》云：烏賊魚骨，使有小毒，止婦人漏血，主耳聾。孟詵云：烏賊骨，主目中一切浄腎。細研和蜜點之，又骨末治眼中熱淚。《日華子》云：烏賊魚，通月經，骨療血崩，殺蟲，心痛甚者，炒其墨，醋調服也。又名纜魚，鬚脚悉在眼前，風波稍急，即以鬚粘石爲纜。《圖經》曰：烏賊魚出東海池澤，今近海州郡皆有之。云是鰝音剥。烏所化，今其口脚猶存，頗相似，故名烏鮧，能吸波噀墨以溷水，所以自衛，使水溷不能爲人所害。又云：性嗜烏，每暴水上，有飛烏過，謂其已死，便啄其腹，則

雷州烏賊魚

卷取而食之，以此得名，言爲烏之賊害也。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傍，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輕虛而白。又有兩鬚如帶，可以自纜，故別名纜魚。《南越志》云：烏賊有矸，遇風便虬前一鬚下矸而住，矸亦纜之義也。腹中血及膽正如墨，中以書也，世謂烏賊懷墨而知禮，故俗謂是海若白事小吏。其肉食之益人，取無時。其無骨者名柔魚，又更有章舉、石距二物與此相類而差大，味更珍好，食品所貴重，然不入藥用，故略焉。《食療》云：骨，主小兒大人下痢，炙令黃，去皮細研成粉，粥中調服之良，其骨能銷目中一切浮翳。細研和蜜點之妙，又點馬眼熱淚甚良。久食之，主絶嗣無子，益精。其魚腹中有墨一片，堪用書字。《雷公》云：凡使，勿用沙魚骨，緣真相似，只是上文橫不入藥中用，凡使，要上文順，渾用血鹵作水浸并煮，一伏時了，漉出於屋下掘一地坑，可盛得前件烏賊魚骨多少，先燒坑子，去炭灰了，盛藥一宿，至明取出用之，其効倍多。《聖惠方》：治傷寒熱毒氣攻眼，生赤白翳，用烏賊魚骨一兩，不用大皮，杵末，入龍腦少許令細，日三四度，取少許點之。《外臺秘要》：治癧瘍風及三年，酢磨烏賊魚骨，先布磨，肉赤即傅之。《千金方》：治婦人水户嫁痛。烏賊骨燒末，酒下方寸匕，日三服。又方：治丈夫陰頭癬，師不能治，烏賊骨末粉傅之，良。《經驗方》：治疳眼，烏賊魚骨、牡蠣並等分，爲末糊丸，如皂子大。每服用猪子肝具藥一丸，清米泔内煮肝熟爲度，和肝食，用煮肝泔水下，三兩服。《子母秘録》：治小兒重舌，燒烏賊魚骨和雞子黃，傅之喉及舌上。《南越記》烏賊魚自浮於水上，烏見以爲死，往啄之，乃卷取入水，故謂烏賊，今鴉烏化爲之也。《素問》云：烏賊魚，主女子血枯。《丹房鏡源》：烏賊魚骨，淡鹽。

《衍義》曰：烏賊魚乾置，四方人炙食之。又取骨鏤爲鈿。研細，水飛，澄下，比去水，日乾之，熟蜜和得所，點目中翳，緩取效。

宋・陸佃《埤雅》卷二《烏鰂》　烏鰂八足絶短者，集足在口，縮喙在腹，懷板含墨，每遇大魚，輒噀墨周其波以衛身害，若小鰕魚過其前，即吐墨涎惹之。《南越志》曰：烏鰂懷墨而知禮，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紿人財物，書迹如淡墨，逾年自消唯空紙爾。舊説烏鰂有矸，遇風則虬前一鬚下矸，一名纜魚，風波稍急，即以其鬚黏石爲纜。蓋此魚每遇大風，遠岸則虬前一鬚爲矸，近岸則黏前一鬚爲纜。《炙轂子》曰：此魚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水黑則知是，網之大獲。《傳》曰『欲蓋而彰，思存而亡』，此之謂也。肉白皮黑，無鱗有鬚，鬚甚長。《蜀本草圖經》云：鶻即此是也，故《義訓》云：寒烏入水謂之烏鰂。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　又海中有烏賊魚背如椗揣形，亦有螵蛸之名，故方家謂此爲桑螵蛸，謂彼爲海螵蛸。《説文》：螵蛸。

又卷二九　烏鰂狀如筭囊，兩帶極長，海人云：秦王東遊棄筭囊於海，化爲此魚。腹中有墨，見人及大魚常吐墨方數尺以溷其身，人反以是取之。其墨能已心痛，江東人或取以書契，以脱人財物，書跡狀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背上獨一骨，厚三四分，形如椗揣子而長，輕脆如通草可刻，名海螵蛸。此魚乃鶻烏所化，鶻烏蓋水鳥之似鴞者，今其口足并目尚存，猶相似，且以背上之骨驗之也。又曰：匹鳥化之。《月令》九月有寒烏入水化爲烏鰂。《唐韻》云：故其名爲烏，或曰烏鰂。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稱烏賊，其實烏所化，又能吐墨，自宜名烏。云卷取烏，似無是理也。俗謂是海若白事小吏。鰂字在《説文》從則，蓋以其有文墨可法則。又爲鯽从即，而今之所謂鯽者，乃古之所謂鮒魚，其字作鰿，从責，今人以鯽字爲鮒，相去遠矣。《周書》伊尹爲四方，今曰正東，請令以鰂之醬爲獻。其無骨者，名柔魚。又章舉、石距，相類而差大。

又卷三一　崔豹《古今注》：烏賊一名河伯白事小吏，龜一名黑衣督郵，鱉一名河伯從事，蓋皆因其象似者以爲名，如古稱清江使者、東海波臣之屬。《周書・王會》：長沙鼈。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　烏蝤腹有墨，性嗜烏，浮水上伺烏啄其腹則以鬚卷食之，骨名海鰾鮹，土人以元夕陰晴卜多寡云。

宋・羅濬纂（寶慶）《四明志》卷四　烏賊。《本草》云：是鶻烏所化，今其口脚具存，猶相似爾。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陳藏器云：昔秦王東遊，棄筭袋於海化爲此魚，其形一如算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也。蜀本云：背上骨厚三四分。《日華子》云：又名鱿魚，鬚脚悉在，眼前風波稍急，即以鬚粘石爲纜。《圖經》云：一名烏鰂，能吸波噀墨溷水以自衛，使水溷不爲人所害。又云性嗜烏，每暴水上，有飛烏過，謂其已死，便啄其腹，則卷而食之，以此得名，言爲烏之賊也。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而輕虛而白。又有兩鬚如帶，可以自纜，故別名纜魚。《南越志》云：烏賊有矸，遇風便虬前鬚下矸而住。矸，亦纜之義也。腹中血及膽正如墨，中以書也。世謂烏賊懷墨而知禮，故俗謂是海若白事小吏。又有最小者，俗呼墨斗。

宋・陳叔方《潁川語小》卷下　鰂魚，《本草》從魚從則，世俗見其能吐黑沫，且則賊之音通，遂呼爲烏賊。

宋・朱勝非《紺珠集》卷六《河伯從事》　世傳烏賊魚爲河伯從事，以其含墨也。又曰：烏賊魚墨爲書，歲久盡脱如空紙，無行以用爲券。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一〇《烏賊》　《西陽雜俎》曰：海人言，昔秦王東遊，棄筆袋於海，化爲此魚，中猶有墨，而作袋形，《古今注》云：一名河伯從事小吏。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四　烏賊魚墨汁爲書如淡墨，有爲僞券以脱人者，當知之，經年墨消。

明・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卷二一　烏賊魚骨味鹹，微温，無毒，主女子漏下赤白，經汁血閉，陰蝕腫痛，寒熱，癥瘕，無子，驚氣入腹，腹痛環臍，陰中寒腫，令人有子，又止瘡多膿汁，不燥。一名海螵蛸，一名烏鰂骨，一名墨魚。【疏】烏賊魚骨稟水中之陽氣以生，故其味鹹，氣微温，無毒，入足厥陰，少陰經。厥陰爲藏血之臟。女人以血爲主，虚則漏下赤白，或經汁血閉，寒熱癥瘕。少陰爲藏精之臟，主隱曲之地，虚而有濕，則陰蝕腫痛，虚而寒客之，則陰中寒腫，男子腎虚則精竭無子，女子肝傷則血枯無孕。鹹温入肝腎，通血脉而去寒濕，則諸證除，精血足，令人有子也。其主驚氣入腹、腹痛環臍者，蓋肝屬木主驚，驚入肝膽則榮氣不和，故腹痛環臍也。入肝膽，舒榮氣，故亦主之。温能燥濕，故又主瘡多膿汁也。

明・盧之頤《本草乘雅半偈》卷六　海螵蛸，氣味鹹，微温，無毒，主女子赤白漏下、經汁血閉，陰蝕腫痛，寒熱，癥瘕，無子。

覈曰：近海州郡皆有，九月寒烏入水所化，越小滿則形小矣。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無鱗，有鬚，兩鬚如帶，甚長。設遇風波，即以鬚下矴或粘作纜，故名纜魚。能吸波噀墨令水溷黑以自衛也。《南越志》云：性反嗜烏，每自浮水上，飛烏見之，以爲死而啄之，乃卷取入水而食之，因名烏賊，轉爲烏之賊害也。故腹中血及膽正黑如墨，可以書字，但逾年則迹滅惟存空紙爾。世言烏鰂懷墨而知禮，謂之海若白事小吏也。外皮亦黑，内肉則白，背上只有一骨，形如樗蒲子而稍長，兩頭尖，色潔白，質輕脆，重重有紋，宛如通草紋，順者爲真紋，横者沙魚骨也。【修治】以血滷作水浸之并煮一伏時，取出掘一土坑，燒通紅色，入螵蛸在内，經宿取出，其効加倍也。惡白芨、白斂、附子，能淡鹽伏硇縮銀。

參曰：背骨奇而無枝節，名曰螵蛸，形相似耳。上表堅薄如介，裏理輕脆而通。蓋維持者督，闔闢者任也。其口以腹，則其息以胎矣。吸波噀墨以自衛者，此即藏精起亟陽，以陰爲用衛轉營爲衛耳。主女子赤白漏下經汁者，闢者闔之也。血閉、陰蝕、腫痛、寒熱、癥瘕、無子者，闔者闢之也。《别録》：諸家用治男子驚癎、痰瘧、吐衄、熱中瘡膿、疸疹。《内經》：用治血枯得之。

明・楊慎《異魚圖贊》卷三《烏鰂魚》　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吸波渜墨，迷射水愿。萬振《海物異名記》。

魚有烏賊，狀如筭囊，骨間有鬐，兩帶極長，含水噀墨，欲蓋反章。

烏則之魚，鸜又作鵒，鵒鴝也，今俗名山呼。烏所變，海若小吏，懷墨帶筭，須與其足，皆在眼畔，風波稍急，粘石爲纜。章舉、石距，同狀異面，食品所珍，圖畫悉絢。《吕氏春秋》注引古《月令》曰：九月寒，烏入水化爲烏則。魚之入《月令》七十二候者，惟烏則爾。天台智顗禪師請禁海際捕魚滬，陳宣帝勑答曰：此江既無烏則珍味，宜依所請。觀此烏則之味，爲食品之珍尚矣。章舉、石距，烏則之别種，見《日華子》。今山東登萊有之，名八帶魚。

明・周祈《名義考》卷一〇《螵蛸》　海螵蛸，烏賊止背上一骨，輕虚而白，腹中血及膽如墨，《本草》以爲生東海池澤者也。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二《烏賊》　有烏賊者，腹中有墨，吐之以自衛。嘗浮水上，烏見以爲死矣，往啄之，被卷入水。二魚皆性黠，爲鼠與烏之賊，然鼠與烏，以高而爲下者所食，亦可以爲貪而下求者之戒。或曰：烏賊魚相傳烏所化，烏所化而還食烏，故曰烏賊，烏不賊烏，化爲魚乃以賊烏，魚樂而烏苦矣。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下《烏賊得名》　世號墨魚爲烏賊，何爲獨得賊名，蓋其腹中之墨可寫僞契券，宛然如新，過半年則淡然如無字，故狡者專以此爲騙詐之謀，故諡曰賊云。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五六　《宋書》：明帝嗜蜜漬鯫鮧，以銀鉢盛之，一食至數鉢，不知鯫鮧爲何物。覽一小説云：烏鰂魚腸也，有何好而明帝嗜之若此。後得《齊民要術》作鯫鮧法，取石首、魦魚、鰡魚三種腸肚，胞齊净洗，空著白鹽，令小倍鹹，内器中密封，置日中，夏二十日，春秋五十日，冬百日乃好，熟時下薑。

清・何秋濤《王會篇箋釋》卷下　按：烏鰂本魚名，自《南越記》謂此魚能浮水上卷取烏，故名烏賊，後人皆從其説。然此言特因其名而傅會耳。觀《四方令》有鯫字，則鮹字亦有所本，未可遽以爲非也。《吴都賦》作烏賊，賊或作鰂。《六書故》云：形如革囊，口在腹下，足生口旁，兩須如纜，又名纜魚，腹有墨，又名墨魚。

清・吴儀洛《本草從新・蟲魚鱗介部》　海螵蛸，鹹走血，温和血，入肝腎血分，通血脉，祛寒濕，治血枯。《内經》：血枯治之以烏賊骨。止吐衄，腸風崩漏，瀝久虚瀉痢，腹痛環臍，陰蝕腫痛，燒末酒服。瘡證疳蟲，目翳淚出，睛耳出膿。性能燥膿收水，爲末加麝少許摻入。厥陰少陰，肝腎經病。肉酸，平，益氣强志，益人通月經。出東海亦名墨魚。腹中有墨，書字逾年乃滅，常吐黑水自罩其身，捕者即于黑水處取之。取骨鹹鹵浸炙黄，惡附子、白芨、白蘞，能淡鹽。舌腫出血如泉，蒲黄等分爲細末塗之。跌破出血，烏賊骨末敷。



海螵蛸，一名烏賊骨。宣通血脉，祛寒濕，瀉消積血。

藝文

唐・柳宗元《烏賊魚説》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呴水，而水烏戲於岸間，懼物之窺己也。則呴水以自蔽，海烏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爲窺者之所窺，哀哉。

宋・姜特立《梅山續藁》卷五《送墨魚鞏大監》　底事呼爲海裏羊，陀尼爲背錦爲裳。慇懃送似曲湖老，要薦君家玳瑁觴。

宋・梅堯臣《宛陵集》卷四四《烏賊魚》　海若有醜魚，烏圖有烏賊。腹膏爲飯囊，鬲冒貯飲墨。出没上下波，厭飫吴越食。爛腸夾雕蚶，隨貢入中國。中國捨肥羊，啗此亦不惑。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一八《烏賊魚（一）》　秦帝東巡渡浙江，中流風緊墜書囊。至今收得磨殘墨，猶帶宫車載鮑香。

宋・毛勝《水族加恩簿》　某盤校尉，烏賊名甘盤。令甘盤校尉吐墨，自衛白事有聲，宜授噴墨將軍。

元・洪希元、洪巖虎《續軒渠集》卷二《鮹鯽魚》　海族誠多奇，覷縷未易識。小童鬻市歸，蒲穿不盈尺。團團類瓜菰，混混無鱗脊。癩足疑醉泥，詰之曰鮹鯽。烏賊俚語歟，取義中竊墨。群兒相晤言，墨瀋於焉得。初疑梁進士，眊矂澆以汁。又疑漢治書，殘馥餘膏蹟。毋乃近硯池，餘波恣啖咋。得非吞舟魚，尚餌沈河璧。自蔽本求全，不知滅其跡。煦水水盡烏，竟以墨自賊。子瞻謫海南，作説爲之述。《爾雅》注蟲魚，網漏欠詳悉。柳渾與孟容書，秉筆覷縷，神志荒耗，覷當作覰，力和切。

元・侯克中《艮齋詩集》卷七《烏賊魚》　每因食月怪蟾蜍，醜類何堪賊曰烏。幸託滄溟亡後患，彊令黑水作前驅，有鬚縱免風濤難，多足能逃鼎俎無。啖肉未償臣子恨，直須粉骨謝餘辜。

清・吴景旭《歷代詩話》卷四六《庚集上之上・唐詩・烏賊墨》　宋遷《寄試鶯詩》：誓成烏鰂墨，人似楚山雲。吴旦生曰：江東人取烏鰂之墨書契以紿人物，踰年墨消，則一空紙，遷意以盟誓成虚，亦猶此也。《南越記》云：烏賊魚腹中血正黑，可以書也。世謂烏賊懷墨而知禮。《古今注》云：一名河伯度事小吏。《本草》作白事小吏。《炙轂子》云：此魚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食物本草》云：其墨用以書僞券，踰年即脱。此魚自浮水面，烏見以爲死，往啄之，乃捲入水，故曰烏賊。《吕氏春秋》注引古《月令》云：九月寒，烏入水化爲烏則。《異魚圖贊》云：烏則之魚，鶵又作鶵、鵻、鵚也。烏所變。《海物異名記》云：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吸波潠墨，迷射水慝。《海録碎事》云：烏蛩有矶，遇風則虮前一須下矶，一名纜魚，風波稍急，即以其須粘石爲纜。按：賊字作則、鰂、蛩，一也。《説文》又作鮹鰂。

《元散詩話》云：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此古人尺素緘魚之遺制也。試鶯每以此遺還，嘗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爲妾傳。郎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近釣翁船。此貞觀中事也。

雜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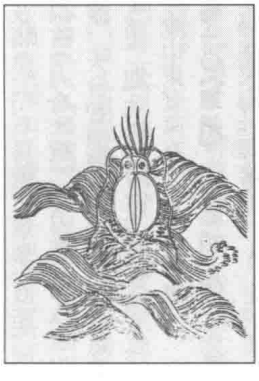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〇　《吴都賦》曰：烏賊擁劍，鼈鼉、鯖鰐涵泳乎其中。潮州舊多，韓愈移文祭之，一夕雷雨皆遠徙，是亦靈矣。

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四　賊魚《日暴》曰明脯，《埤雅》曰遇風，虮前一鬚下矶，名纜魚。矶，丁定切。之類，常制治之。【略】微醃水烹熟，擣醬薑、醬油、醋、花椒、葱調和。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一一　羅願云：九月寒烏入水化爲烏賊，魚有兩頭，遇風波即以鬚下矶，曰纜魚。禹錫曰：鶵鳥所化。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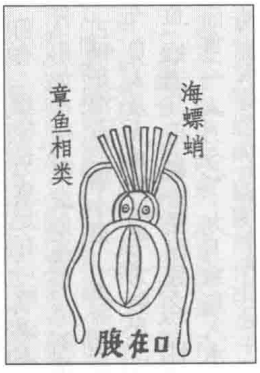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鳥獸・鱗介類》



烏　鰂

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第四册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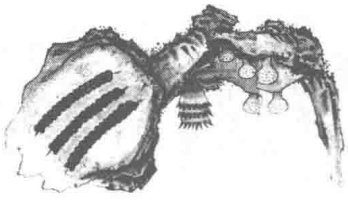
烏賊魚



墨魚卵[烏賊類卵]

清・聶璜《清宮海錯圖》第二册　墨魚子散布海岩向陽石畔，纍纍如貫珠而皆黑色，排列處數百行不可勝計，大都羣聚而育之。聽受陽曦育出。《本草》謂墨魚爲鸙鳥所化，今驗有子，烏化之説另當有辨。

墨魚子贊：非黄非白，未骨未肉；一點真元，先付厥墨。



針烏賊*Sepia andreana*

墨斗、墨束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　墨斗似鎖管而小，亦能吐墨。補疏。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二　墨束　即墨斗，似瑣管而小，皮紫白，亦能吐墨。醃法如瑣管，味尤勝。

金烏賊*Sepia esculenta*

烏賊魚、海若白事小吏、墨魚、纜魚、鯊［幹］海螵蛸［骨名］、花枝、烏鰂、墨魚、鰂烏賊、箄袋、河伯從事

綜　述

宋・蘇頌《圖經本草・烏賊魚》　烏賊魚，出東海池澤，今近海州郡皆有之，云是鼠烏所化，今其口脚猶存，頗相似，故名烏鰂。能汲波，墨溷水所以自衛，使水匿不能爲人所害。又云性嗜烏，每暴水上有飛烏過，謂其已死，便啄其腹，則卷取而食之，以此得名，言爲烏之賊害也。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傍。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輕虚而白。又有兩鬚如帶，可以自纜，故别名纜魚。《南越志》云：烏賊有矸，遇風便虬前一須下矸而住，矸亦纜之義也。腹中血及膽正如墨，中以書也。世謂烏賊懷墨而知禮，故俗謂是海若白事小吏。其肉食之益人，取無時。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　烏賊魚骨味鹹，微温，無毒，主女子漏下赤白，經汁血閉，陰蝕腫痛，寒熱，癥瘕，無子，驚氣入腹，腹痛環臍，陰中寒腫，令人有子。又止瘡多膿汁不燥。肉味酸，平，主益氣强志。生東海池澤，取無時。陶隱居云：此是顥音剥。烏所化作，今其口脚具存，猶相似爾。用其骨亦炙之。其魚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海人云：昔秦王東遊，棄箄袋於海，化爲此魚。其形一如箄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也。臣禹錫等謹按蜀本《圖經》云：鸙烏所化也，今目口尚在背上，骨厚三四分，今出越州。蘇恭引《音義》云：無鸙字，言是鵯字，乃以《爾雅》中鴨鵯一名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者爲之。《圖經》又云：背上骨厚三四分，則非小烏也，今據《爾雅》中自有鵯烏，鸙是水烏，似鴟，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緑色，名字既與《圖經》相符，則鸙烏所化明矣。

《圖經》曰烏賊魚出東海池澤，今近海州郡皆有之。云是鸙音剥。烏所化，今其口脚猶存，頗相似，故名烏賊。能吸波噀墨以溷水，所以自衛，使水溷不能爲人所害。又云性嗜烏，海暴水上有飛烏過，謂其已死，便啄其腹，則卷取而食


雷州烏賊魚

之，以此得名，言爲烏之賊害也。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傍。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輕虛而白。又有兩鬚如帶，可以自纜，故別名纜魚。《南越志》云：烏賊有矸，遇風便虬前一鬚下矸而住，矸亦纜之義也。腹中血及膽正如墨，中以書也。世謂烏賊懷墨而知禮，故俗謂是海若白事小吏。其肉食之益人，取無時。《南越記》：烏賊魚，自浮於水上，烏見以爲死，往啄之，乃卷取入水，故謂烏賊，今鴉烏化爲之也。《丹房鏡源》：烏賊魚骨淡鹽。

宋・施宿等（嘉泰）《會稽志》卷一七　烏鰂，舊説烏鰂有矸，遇風則虬前一鬚下矸，一名纜風魚。風波稍急，即以鬚黏石爲纜，遇大魚輒噀墨，周其波以衛身害，若小蝦、魚過前，則吐墨涎惹之。《南越志》曰：烏賊懷墨而知禮，其腸名鰳鯸。宋明帝好食蜜漬鰳鯸，然古所謂餹蟹，如何胤嗜餹蟹。鍾岠謂蟹之將餹，躁擾彌甚之類，皆謂糟蟹耳，當時語如此。沈存中以爲蜜漬鰳鯸之比。又云北人嗜甘，故魚蟹加糖蜜，皆非也。好食蜜漬鰳鯸乃宋明帝，豈北人。闕。淮浙貢酒漬車螯柱，謂之蜜丁。曾子開有《蜜丁詩》，然實未嘗用蜜也。蜜鰳鯸類此，史官妄加漬字爾。

金・李杲編輯，明・李時珍參訂，姚可成補輯《食物本草》　烏賊魚，其性嗜烏，每自浮海上，飛烏見之，以爲死而啄之，乃卷取入水而食之，因名烏賊，言爲烏之賊害也。烏賊魚，近海州郡皆有之。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於口傍。其背上只有一骨，厚三四分，狀如小舟，形輕虛而白。又有兩鬚如帶甚長，遇風波起處，即以須下矸，或粘石如纜。腹中血及膽正如墨，可以書字，但逾年則跡滅，惟存空紙爾。李時珍曰：烏賊無鱗有須，黑皮白肉，大者如蒲扇。炸熟以薑、醋食，脆美。背骨名海螵蛸，形似樗蒲子而長，兩頭尖，色白，脆如通草，重重有紋，以指甲可刮爲末，人亦鏤之爲鈿飾。海人云是秦王東遊，棄筭袋於海，化爲此魚。故形猶似之，墨尚在腹也。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　烏鰂一名墨魚，大者名花枝。形如鞋囊，肉白，皮斑，無鱗，八足。前有二鬚極長，集足在口緣，喙在腹，腹中血及膽正黑。背上有骨，潔白，厚三四分，形如布梭，輕虛如通草，可刻鏤。以指剔之如粉，名海螵蛸，醫家取以入藥。古稱是海若白事小吏，一名河伯從事。按：鰂遇風波，即以二帶捉石，浮身水上。見人及大魚輒吐墨，方數尺，以混其身，人反以是得之。其墨能已心痛。小魚、蝦過其前，輒吐墨涎致之。性嗜烏，每暴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而食之。《月令》：九月寒烏入水化爲烏鰂。《唐韻》所載羅願云此魚乃鶵烏所化，蓋水烏之似鶵者，今其口足并目尚存形似，且以背上之骨驗之。曬乾者閩浙謂之明府。

明・楊慎《異魚圖贊》卷三《烏鰂魚》　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吸波潠墨，迷射水慝。萬振《海物異名記》。

魚有烏賊，狀如筭囊。骨間有鬐，兩帶極長，舍水噀墨，欲蓋反章。

烏則之魚，鶵又作鵬、鵪、鶉也，今俗名山呼。烏所變。海若小吏，懷墨帶筭。須與其足，皆在眼畔。風波稍急，粘石爲纜。章舉、石距，同狀異面。食品所珍，圖畫悉絢。《吕氏春秋》注引古《月令》曰：九月寒，烏入水化爲烏則。魚之入《月令》七十二候者，惟烏則爾。天台智顗禪師請禁海際捕魚漉，陳宣帝勑答曰：此江既無烏則珍味，宜依所請。觀此，烏則之味爲食品之珍尚矣。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目録　烏鰂，三贊一作烏賊，一作烏則，一名墨魚，一名纜魚，鹽乾者名明鮝，淡乾者名脯鮝。

又卷三《烏鰂》　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吸一作噏。波噀墨，迭射水慝。萬震《海物異名記》。

趙德麟《侯鯖録》所載同，但八足下有絶短者，水慝下有以衛害焉。《埤雅》每遇大魚，輒噀墨周其波以衛身害，若小蝦、魚過其前，即吐墨涎慝之。李時珍云：烏鰂無鱗有鬚，黑皮白肉，大者如蒲扇。煠熟，以薑、醋食之，脆美。背骨厚三四分，輕虛瑩白，名海螵蛸，形似撦蒲子而長，兩頭尖，脆如通草，重重有紋，以指甲可刮成末，人亦鏤作鈿飾。

魚有烏賊，狀如箕一作筭。囊。骨間有鬐，兩帶極長。含水噀墨，欲蓋反章。《南越志》：烏賊魚浮水面，烏見之以爲死，啄之，乃捲取去，故云烏賊。蘇頌云：生東海，形如筭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于口旁。有兩鬚如帶，甚長，能吹波噀墨令水溷黑自衛，以防人捕，人反以是取之。《炙轂子》：此魚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水黑，網之大獲。《傳》曰：欲蓋而章，圖存而亡，此之謂也。《越志》：烏賊懷墨而知禮，蓋腹中血及膽正如墨，可以書字。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紿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自消，惟空紙爾。《夢溪筆談》：宋明帝好食蜜漬鰳鯸，一食數升。按：鰳鯸，烏賊腸也。《澠水燕談》：雒陽園户相妬，則以烏賊刺刺花樹枝皮中，花心死盡，牡丹忌此魚耳。《漁書》烏賊有云：秦皇渡海，筭囊墜水化爲此魚，故形猶似之，墨尚在腹也。魚種大小不同，名稱亦異，有名花衫，象其色也；有名尖殼，象其形也；最小者名春桃，則其子也。

烏則之魚，鶵烏所變。海若小吏，懷墨帶筭。須與其足，皆在眼畔。風波稍急，粘石爲纜。章舉、石距，同狀異面。食品所珍，圖畫悉絢。《吕氏春秋》注引古《月令》：九月寒，烏入水化爲烏則。故《義訓》云：魚之入《月令》七十二候者，惟烏則爾。羅願云：此魚有文墨，可爲法則，故名。掌禹

錫云：鰂，或作鰞，鶂，小烏也。亦名鴨烏，俗稱山呼。《圖經》云：背上骨厚三四分，則非小烏。今據《爾雅》雒烏鰂是水烏，似鶂，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名字既與《圖經》相符，而背骨又類螵蛸，則鰂所化明矣。《雜俎》一名河伯從事小吏，海人言秦皇東遊棄箕袋于海化此魚，形如箕袋，兩帶極長。舊說烏則有矴，遇風則蚪前一須下矴，一名纜魚，風波稍急，即以其須粘石爲纜，蓋此魚每遇大風遠岸，則虬前一須爲矴，近岸則粘前一須爲纜。天台智顗禪師請禁海濱捕魚滬，陳宣帝勑答曰：此江既無烏則珍味，宜依所請。觀此，烏則之味爲食品之珍尚矣。《相感志》：烏則過小滿則形小。山東登萊名八帶魚，金州衛高麗名八梢魚。章舉、石距，烏則之別種，見《日華子》。章魚，《臨海志》名黿音佶。魚，生南海，如烏則而大，八足，身上有肉，閩粵人多採鮮者薑醋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四《鱗部・烏賊魚》【釋名】烏鰂，《素問》。墨魚，《綱目》。纜魚，《日華》。乾者名鮝。《日華》。骨名海螵蛸。頌曰：陶隱居言此是鰂烏所化，今其口腹具存，猶頗相似。腹中有墨可用，故名烏鰂。能吸波噀墨，令水溷黑自衛，以防人害。又《南越志》云：其性嗜烏，每自浮水上，飛烏見之以爲死而啄之，乃卷取入水而食之，因名烏賊，言爲烏之賊害也。時珍曰：案羅願《爾雅翼》云：九月寒烏入水化爲此魚。有文墨可爲法則，故名烏鰂。鰂者，則也。骨名螵蛸，象形也。大明曰：魚有兩須，遇風波即以鬚下矴，或粘石如纜，故名纜魚。瑞曰：鹽乾者名明鮝，淡乾者名脯鮝。

【集解】《別録》曰：烏賊魚生東海池澤，取無時。頌曰：近海州郡皆有之，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于口旁，其背上只有一骨，厚三四分，狀如小舟形，輕虛而白。又有兩鬚如帶，甚長，腹中血及膽正如墨，可以書字，但逾年則迹滅，惟存空紙爾。世言烏賊懷墨而知禮，故俗謂是海若白事小吏也。**【略】**《相感志》云：烏鰂過小滿則形小也。禹錫曰：陶弘景及蜀本《圖經》皆言是鰞烏所化。鰞乃水鳥，似鶂，短項，腹翅紫白，背上緑色。唐蘇恭乃言無鰞烏，誤矣。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亥集中《魚部》鰂音賊。烏鰂狀如箄囊，無鱗，兩須長似帶，腹下八足聚生口旁，縮喙在腹下，懷板含墨，見人及大魚至則噀墨方數尺，墨能已心痛，背上獨一骨，厚三四分，形如椵蒲子而長，兩頭尖，色白，輕脆如通草，入藥，名海螵鰂。蜀本草《圖經》曰：九月烏鰞入水所化。其云秦王東遊棄箄袋化爲此形，誣也。一名墨魚，又名黑魚，遇風波即以鬚下矴黏石如纜，俗又名纜魚。《續博物志》：《南越志》曰烏鰂懷墨而知禮，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紿人物書，迹如淡墨，逾年墨消似空紙。或云此亦不驗。亦作賊，俗作鰂。蘇軾《魚説》：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喿水而水烏。戲于岸間，懼物之窺己也，則喿水以自蔽。海烏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從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爲異己者之所窺，哀哉。《説文》鰂重文或从即，作鯽，與鯽溷，不知鯽、鰂同族異形，合爲一，誤。

清・魯曾煜等編纂（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二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而啄之，乃卷取烏，故謂之烏賊。腹中血及膽正黑，可以書。《南越行記》：又名墨魚，能吐墨水自蔽。烏鰂懷墨而知禮，江東或取其墨書契以紿人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墨消空紙耳。《南越志》：其骨入藥，名海螵蛸。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烏鰂魚，《西陽雜俎》：形如箄袋，口傍兩帶極長，遇風則虬前一鬚下矴。其腹有墨，遇大風輒放墨方數尺，以混其身。然羣行水中，人見墨水至，輒可笥羅而得之。骨如通草可刻，名海飄蛸，入藥。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九《昆蟲草木略・魚類》烏鰂一名烏賊魚，一名墨魚，陶隱居以爲鰞烏所化也，其骨名海螵蛸。《南越記》曰：烏賊魚有矴，遇風浪便虬前一鬚下矴而住。腹中血及膽正黑，中以書也。世謂烏賊懷墨而知禮，故俗云是海若白事小吏。《酉陽雜俎》又名河伯從事。或曰：魚常浮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賊。《埤雅》云：烏鰂遠岸則虬前一鬚爲矴，近岸則黏前一鬚於石爲纜，故又名纜魚。《嶺表録異》曰：烏賊魚前有四足，每潮來，即以二長足捉石浮身於水上，有小鰕、魚過其前，即吐涎惹之，取以爲食。左思《吳都賦》曰烏賊擁劍即此。

清・李元《蠕範》卷七鰂，烏賊也，墨魚也，黑魚也，纜魚也，花枝也，箄袋也，河伯從事也，海君白事小吏也。狀如箄袋，白質黑章，無鱗而鬚長如帶，遇風則以鬚釘石如纜，遠岸虬前一鬚爲矴，近岸黏前一鬚爲纜，腹下八足聚生口旁，縮喙在腹下，懷板含墨，見人輒噀墨方數尺以自蔽，若小蝦、魚過其前，則吐墨以慝之，墨即其涎也。然血與膽亦黑如墨，江東人取其墨書契紿人財物，迹如淡墨，逾年自消，只白紙耳。背正一骨，厚三四分，形如椵蒲而長，色白，輕脆如通草，性嗜烏，見烏則自浮水上，候烏來啄，卷取食之。過小滿則形轉小。或言烏鰞所化，或言秦王箄袋所化，或言胥吏墮海招文袋所化，垂白袋宛然。

白斑烏賊*Sepia latimanus*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上烏賊魚只有骨一片，如龍骨而輕虛，以指甲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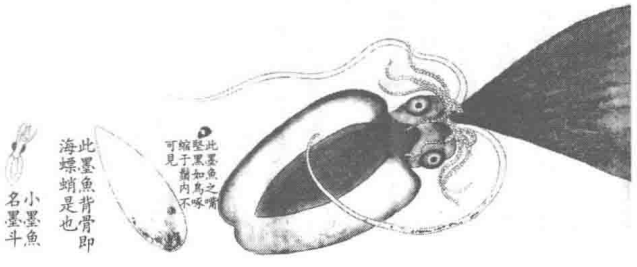
之即爲末。亦無鱗而肉翼，前有四足，每潮來，即以二長足捉石浮身水上，有小鰕、魚過其前，即吐涎慝之，取以爲食。廣州邊海人往往探得大者，率如蒲扇，煠熟，以薑醋食之，極脆美，或入鹽渾醃爲乾，搥如脯亦美，吳中人好食之。左思《吳都賦》曰：烏賊擁劍。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烏賊魚只有骨一片，如龍骨而輕虛，以指甲刮之即爲末。亦無鱗而肉翼，前有四足，每潮來，即以二長足捉石浮身水上，有小鰕、魚過其前，即吐涎慝之，取以爲食。廣州邊海人往往探得大者，率如蒲扇，煠熟，以薑醋食之，極脆美，或入鹽渾醃爲乾，搥如脯亦美，吳中人好食之。左思《吳都賦》曰：烏賊擁劍。

日本無針烏賊*Sepiella japonica*

墨魚、鰂、鮡鰂

清・聶璜《清宮海錯圖》第二册 墨魚，土名也，閩志稱烏鰂，《字彙》亦作鮡鰂。浙東及閩廣皆産，《本草》獨稱雷州烏賊魚何其隘也，稱其肉能益氣、强志骨，末和蜜療人目中翳。云性嗜烏，每浮水上僞死，烏啄其鬚反捲而入水以啖，言爲烏之賊也。陶隱居云：此是鸙烏所化，今其口角尚存相似，予故圖存其喙及骨以俟辨者。《南越志》稱烏賊有碇，遇風便虬，前虬下碇，今兩長鬚果如纜繩。詢之漁人，僉曰風波急果皆以鬚粘於石上。張漢逸曰：繞脣肉帶八小條，似足非足，似髯非髯，並有細孔能吸粘諸物，口藏鬚中，類烏喙甚堅。脊骨如梭而輕，每多飄散海上，故名海螵蛸。腹藏墨烟，遇大魚及網罟則噴墨以自匿，魚欲食者每爲墨烟所迷，漁人反因其墨而踪跡得之，及入網猶噴墨不止，糞以倖脱，故墨魚在水身白，及入網而售於市，則其體常黑矣。鮮烹性寒不宜人，醃乾吴人稱爲螟蛸，味如鯧魚。愚謂：然則《本草》所云益氣壯志非指鮮物也，必指螟蛸乾也。漢逸是之。復曰：海外



更有一種大者重數觔，背有花紋，剖而乾之名曰花脂，其味香美更勝烏賊，予恨不及見，不復再爲圖論也。考類書云：烏賊之形似囊，傳爲秦始皇所遺筭袋於海而變，合之荷包蛇而觀之，真令人想易象於括囊也。予訪之海上，見墨魚生子，纍纍如貫珠而皆黑，奇之。又見有小烏賊，其形如指，並圖之以參論。陶隱居鸙烏所化之説以見化生之中，又有卵生也。

墨魚贊：一勝好墨，真大國香。可惜無用，送海龍王。

曼氏無針烏賊*Sepiella maindroni*

猴染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 猴染比墨斗稍大，比鎖管稍小。補疏。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二 猴染大於墨斗，小於瑣管。

耳烏賊科Sepiolidae 分部

雙喙耳烏賊*Sepiola birostrata*

胡泥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三《烏鰂》 而章魚寔別一種，其最小者首圖如彈丸，傍有兩耳，大不盈寸，名胡泥，生于春。

八腕目Octopoda 部

章魚科Octopodidae 分部

章魚、章舉、章巨、蜛蝫、望潮、魁首、駢足、石蚷、八稍魚、佶魚、石距、癩魚、長脚姨、候水俱、石巨、章拒、石拒、章鋸、射踏子、紅舉、塗婆、土婆

題解

南朝梁・蕭統編《文選》（唐・李善注）卷一二《郭璞〈江賦〉》 蜛居。蝫諸。森衰以垂翹。【略】《南越志》曰：蜛蝫一頭，尾有數條，長二三尺，左右有脚，狀如蠶，可食。森衰，垂貌，翹尾也。

宋・蘇頌《圖經本草・烏賊魚》 又更有章舉、石距二物，與此相類而差大，味更珍好，食品所貴重，然不入藥用，故略焉。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 章巨八足，首圓。《南海異名記》正名曰：蜛蝫。郭璞《江賦》蜛蝫森衰而垂翅是也。海濱人訛曰章魚，又曰章舉。一種足似之而小曰望潮，魁首駢足，目在腰股。其足長三五尺許者曰石蚷。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 章巨大者曰石拒，居石穴，人或取之，能以脚粘石拒人，故名。亦曰章巨，次曰章舉。石距形似大箄袋，八足，長及二三尺，足上突出磈礧，戢戢如釘，每釘有竅，浮於海沙布，形如死鳥，烏啄之，卷以入水。噓釘啜之，以此充腹。其次者曰章舉，亦曰章魚，以大小呼之。石距如斗，章舉如升，南方有石距，此惟章舉爾。章舉之又小者曰望潮，身一二寸，足倍之。

元・馮福京等編《昌國州圖志》卷四 章巨、望潮。

明・李賢等《明一統志》卷八〇 章舉八脚，身上有肉，亦曰章魚。

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四《望潮》 望潮即章舉，一踵石距，相類同制。《本草》云：味珍好，食品所貴重。鮮宜微煿，胡椒醋澆，宜辣烹，宜爲羹，宜糟用蒸。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 浮胡、章舉皆八足。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蝫：《唐韻》章魚。音諸。

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三 章舉有八脚，形如烏賊而大，亦曰章魚。粵人用薑酢煠食，味同水母。

清・和珅等《清一統志》卷四二 八稍魚，金州出。

又卷二三〇 章巨八足，首圓。《南海異名記》正名曰蜛蝫，郭璞《江賦》蜛蝫生而垂翅是也。海濱人訛曰章魚。一種足似之而小曰望潮，魁首駢足，目在腰股，其足長三五尺者曰石蚷。

綜述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 又更有章舉、石距二物，與此相類而差大，味更珍好，食品所貴重。

金・李杲編輯，明・李時珍參訂，姚可成補輯《食物本草》 章魚一名章舉。章魚、石距二物，似烏賊而差大，味更珍好，食品所重。李時珍曰：章魚生南海，形如烏賊而大，八足，身上有肉，閩越人多捕鮮者薑、醋食之，味如水母。韓退之所謂『章舉馬甲柱，鬥以怪自逞』者也。石距亦其類，身小而足長，入鹽燒事極美。

明・楊慎《異魚圖贊》卷三《烏鰂魚》 章舉、石距，烏則之別種，見《日華子》。今山東登萊有，名八帶魚。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三 天台智顗禪師請禁海潦捕魚滬，陳宣帝勑答曰：此江既無烏則珍味，宜依所請。觀此，烏則之味爲食品之珍尚矣。《相感志》：烏則過小滿則形小，山東登萊名八帶魚，金州衛高麗名八梢魚。章舉、石距，烏則之別種，見《日華子》。章魚《臨海志》名儵音佶。魚，生南海，如烏則而大，八足，身上有肉，閩粵人多採鮮者薑醋食之，味如水母。韓退之所謂『章舉馬甲柱，鬬以怪自呈。石距亦其類，身小而足長。』入鹽燒食極美。蘇頌云：二物似烏則而大，更珍好，食品所重，不入藥用。《雨航雜録》：海上鱗族異者名章巨，大者名石拒，居石穴，人取之能以脚粘石拒人，故名。形如

箄袋，八足，長二三尺，足上磈礧，戢戢如釘，每釘有竅，浮海砂中如死物，烏啄之即捲入水，噓足釘啜之以飽。其小者名章舉，又名章魚。別一種生海塗中名望潮，身二寸，足倍之，土人稱塗蟢。【略】其名章巨，蓋江東子弟所名。項羽引江東卒與秦戰，秦將章邯拒之，卒爲羽所降，故江東名是物章拒。人怯而負勇名者亦號章巨。《漁書》云：望潮，里人呼爲章魚，生于海泥中，潮至則出穴取食，故以爲號。非鱗非介，有身無骨，脚有八而無其帶，藏口于腹，以首爲腸，中亦有墨，大抵皆墨魚一派而異形耳。其首似僧，兩傍無耳，脚中肉自成圈，離離有章，此章魚之所由名也。亦有因脚磈磊怪異呼爲癩魚。凡有數種，有名長脚姨，名候水俱，至秋冬而肥，狀與章魚相類。【略】最大者爲石巨，生岩中，頭大如升，脚長數尺，重可十數觔，海上人小豚游于水濱，多爲負去。諺云：石巨捲豚反爲豚所捲，亦極言其大耳。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四《鱗部》 章魚。《綱目》。【釋名】章舉，韓文黿魚，音佶。《臨海志》。【集解】頌曰：章魚、石距二物，似烏賊而差大，更珍好，食品所重，不入藥用。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二《水族類》 章魚，《稗談》：海上鱗族異者名章拒，大者名石拒，居石穴，人取之能以脚黏石拒人，故名。《壇史》：章舉一名章魚，一名章拒，一名章鋸，以其足似鋸也，形類烏賊而小。《閩部疏》：莆人於海味最重鱘魚，形雖不雅，而味美於烏賊。《寧波府志》章舉形如大箄袋，八足，長二三尺，足上戢戢如釘，每釘有竅。《陽江縣志》：章魚足數寸，獨二足長尺許，而各密綴肉如臼，臼吸物絶有力，就淺水伴死，鳥信而啄之，則舉其足以取，螃蠏尤苦其毒。遇海濤，急以長足臼碇石自固，今之船碇效焉。《水族加恩簿》：章丘大都督忠美侯滄浪頭，謂章拒也隱浪色奇，入饌稱最可靈淵國上相。《嶺表録異》章舉之類有小者，兩足如帶，曝乾後似射踏子，故南中呼爲射踏子也。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九 章魚，一名章舉，一名章拒，一名章鋸，形似烏賊而差大，足長二三尺，足上戢戢如釘，每釘有竅，其大者名石拒。《臨海異物志》黿似烏賊，肥食甘美。李時珍以爲即章魚也。

清・王崇熙纂（嘉慶）《新安縣志》卷三《物産・鱗之屬》 章魚足有八，一名章舉。昌黎《南食詩》其五爲章舉是也。其差小者俗名魷，土人以線繫小缶八波中引之。按：章魚亦烏賊之類，身如豬膽，無背骨，正月自食其足，足盡則腹破子出。

清・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卷一〇 章魚腹圓，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足上皆有圓文凸起，紫色。一種似章魚而極大，居石穴中，人或取之，能以足粘石拒人，曰石拒。又有一種曰章舉，亦曰紅舉。足短者曰塗婆。

清・陳伯陶等纂修（宣統）《東莞縣志》卷一五《輿地略・物産・鱗類》 鱘魚，鱘魚即浙之望潮也，形雖不雅而味美於烏賊。《閩部疏》：章舉有八脚，身上有肉如臼，亦曰章魚。《韓詩考異》。按：鱘音章，即章魚也。唐時謂之章舉。韓詩及《酉陽雜俎》、《嶺表録異》俱同，閩人呼鱘魚，張志沿閩稱也，周志無章魚，有八脚當即一魚。

東蝂 *Octopus bernice*

章舉、紅舉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八 章舉，每月三八則多。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 章舉，紅舉也，似石拒而大。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有一種足短者曰紅舉，亦名章舉。韓昌黎《南食詩》『章舉馬甲柱，鬬以怪自呈』，所云章舉是也。興化呼章舉之大者爲土婆。

短蝂 *Octopus ocellatus*

章舉、塗婆、望潮、塗嘻、塗蟢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 章舉，似章魚而差大，脚短。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 塗婆，章舉也，似石拒而足短。

按：明州所産章舉大有至五六斤者，與鱘魚性俱寒，不可多食，能發宿疾。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又別一種生海塗中，名望潮，身一二寸，足倍之，土人呼塗蟢。

明・王世懋《閩部疏》 莆人於海味最重鱘魚及寄生。鱘魚即浙之望潮也，形雖不雅，而味美於烏賊。寄生最奇，海上枯蠬殼存者寄生其中，載之而行，形味似蝦，細視之有四足兩螯，又似蟹類，得之者不煩剔取，曳之即出，以肉不附也，炒食之味亦脆美，天地間何所不有。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三　章巨，一種生海塗中，名望潮，土人呼爲塗蟢。

又卷一〇七　塗蟢鎖管。《雨航雜録》：塗蟢生海塗中，名望潮，身一二寸，足倍之。

長蛸 *Octopus variabilis*

石矩、石拒、八帶刺、章巨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中　石矩亦章舉之類，身小而足長，入鹽乾燒食極美，又有小者兩足，如常曝乾後似射踏子，故南中呼爲射踏子也。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　石拒，一名八帶刺，居石穴中，人或捕取之，以脚粘石拒人，故名。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海上鱗族異者名章拒，大者名石拒，居石穴，人取之能以脚粘石拒人，故名。形如箄袋，八足長二三尺，足上磈礧戢戢如釘，每釘有竅，浮海砂中如死物，烏啄之即捲入水，噓足釘啜之以飽。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　石拒似鱆而極大，居石穴中，人或取之，能以足粘石拒人。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三　章巨《成化四明郡志》大者名石拒，居石穴，人取之能以脚粘石拒人。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二　石拒無鱗亦無皮，渾身雪白，略似章魚，而煙薄於墨魚。《閩中海錯疏》：石拒似鱆而極大。《閩書》：石拒一名八帶，大者至能食豬，居石穴中，人或取之，能以足黏石拒人。蒼按：石拒生海潭中，性寒，海族之最怪者。頭似兔而無口眼，項長，眼在項上，一鬣形如籜蓑，負於項後，口在腹下，有牙如蟻螯，腹扁薄，只一黑者乃其肝也，渾身飄出七條如帶，其長視身二倍有奇，每帶星星傑起斜列如圓盂者，或百三四十，或百五六十，愈大則傑起者愈多。另有一帶稍短者，在項下，其文亦如七帶，故泉州、臺灣皆稱八帶。計八帶凡列圓盂，千數百視之無隙，如牙齦，能着石吮海苔，人或取之，則八帶着石屹然不動。漁人赤身入水，則八帶糾纏着體，咂人血脉。漁者欲生，得乘其不覺，掖之而出，或聯大小竹筒，理蚶其中，石拒聞蚶穿入，不得進退，斃於筒中。赤者名赤母，大者潮退仰曝塭上，豕涉流咀之，被嚙相提，而豕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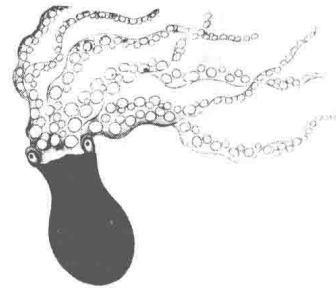
清・聶璜《清宫海錯圖》第二册　章巨似章魚而大，亦名石巨，或云即章魚之老，於深泥者。大者頭大如匏，重十餘觔，足，潜泥中徑丈，烏獸限其間常捲而啖之。海濱農家嘗畜母彘乳小豕一羣於海塗間，每日必失去一小豕，農不解，久之止存一母彘。一日忽聞母彘啼奔而來，拖一物其大如斗，視之乃章巨也。蓋章巨之鬚有孔，能吸粘諸物難解，小豕力不能勝，皆爲彼拖入穴飽啖。母彘則身大力强，章巨仍以故智欲并吞之，孰知反爲母彘拖拽出穴。海人驚相傳始，知章巨能食豕。

章巨有章巨之種，四月生子入泥塗，秋冬潜於深水，至煖始出。漁者以網得之。此物生風，人多不敢食，食之常生斑，惟服習於海上者食之無害。

章巨贊：一名泥婆。雌雄有别，魚蟹蝦螺。墨魚之妻，應是泥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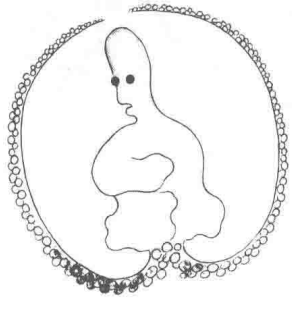
又　康熙二十五年，松江金山衛王鄉宦建花園，適有漁人網得章魚異狀，頭如壽星，兩目炯炯，一口洞然有肉纍纍如身之趺坐狀，而二足蓋章魚之變相者也。漁人以足旋繞其身置於盤内，獻之王宦，謂天有長庚星，海有老人魚，新建花園而有此吉兆，禄壽綿長之徵非偶然也。觀者數千人嘆以爲異，乃賞之，仍令放歸於海似即海童。

壽星章魚贊：螺藏仙女，蛤變觀音。章魚效尤，相現壽星。



真蛸 *Octopus vulgaris*

鱆、章魚、章拒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　章魚，似石拒而極小，連江、羅源、寧德、福清，諸邑俱有。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　鱆腹圓，口在腹下，多足足長，環聚口傍，

紫色，足上皆有圓文凸起，腹内有黄褐色，質如卵黄，有黑如烏鰂墨，有白粒如大麥，味皆美，明州謂之望潮。

按：鱆有腹無頭，而俗以腹爲頭，非也。有名同而質異者，廣南有蠔，亦名望潮。他日廣浙相傳，慎勿以此物即彼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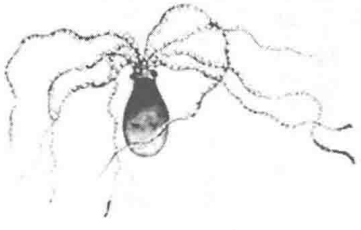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其小者名章拒。**【略】**其名章拒，蓋江東子弟所名。項羽引江東卒與秦戰，秦將章邯拒之，卒爲羽所降，故江東名是物章拒，人怯而負勇名者亦號章拒。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二　章魚一作鱆魚。《閩書》：鱆魚一名望潮魚，紫色，腹圓，有腹無頭，頭在腹下，多足而長。又云：口上有圓文星聯凸起。腹内有黄褐色，質如卵黄。有黑如烏鰂墨，有白粒如大麥，味皆美。蒼按：鱆魚生塭中，有小穴通氣，尋而掘之，乘其未斃，以瓦礫磨其通身，使縮小，則魚腦存而味足，尤美。《閩書》所稱黄褐色者即腦也。甯德、羅源皆有之，福清、海口、鎮東、連江、東岱、小埕尤多，暑不能至，則熟之，傳以鹽、糖、香糟亦美品。榕城内外連江棧閒有市者。

清・吴綺《嶺南風物記》　章魚出潮州府，有八足。

清・聶璜《清宫海錯圖》第二册　章魚産浙閩海塗中，乾之閩人稱爲章花，浙東稱爲望潮乾，活時身大如鷄卵，而長八鬚如足，長尺許。其細孔皆粘吸諸物。嘗潜其身於穴而露其鬚。蝤蛑大蟹欲垂涎之，章魚陰以其鬚吸其臍而食其肉，其餘諸蟲多爲所食。至冬蟲蟄無可食，章魚乃自食其鬚至盡而死。其體有卵如豆芽狀，食者取此爲美。章既死則諸卵散出泥塗，至正二月又成小章魚，或曰其卵亦似蝗九十九子，未驗。《閩志》、《潮州志》、《寧台志》俱載有章魚，諸類書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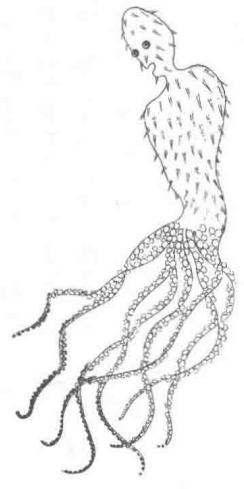
章魚贊：以鬚爲足，以頭爲腹。泛濫水面，雀不敢目。



蛸*Octopus* sp.

清・聶璜《清宫海錯圖》第二册　康熙十五年，李聞思同周姓友人客松江、上海，過穿沙營，海上漁網中偶得大章魚，狀如人形，約長二尺，口、目皆具，自頭以下則有身軀，兩肩横出但少臂耳，身以下則八脚長拖，仍與章魚無異，滿身皆肉刺，初入網如石首魚，鳴七聲畢即斃。漁人歎爲罕有，觀者甚多，無人敢食。此鬼頭魚也。按：海和尚，往往聞舶人云能作祟，每遇海舟欲緣而上，千萬爲羣偏附舡旁，能令舟覆。舵師見之，必亟撒米，并焚紙錢求福始免然。但聞其説而見其形者幾人哉？今三得其狀，以證木華《海賦》所謂海童邀路之説爲不虚。

鬼頭魚贊：章魚生刺，大而且偉。魑魅爲儔，魚中之鬼。



地理分佈部

華北分部

明嘉靖一九年《河間府志・土産》　八帶魚。

清雍正一三年《畿輔通志・土産・水族》　八帶。**【略】**即烏鰂魚。

清乾隆八年《滄州志・物産・藥屬》　海螵蛸。

清光緒六年《寧河縣志・風物・貨之屬》　八帶魚。

清光緒一二年《順天府志・風土・魚屬》　八帶魚。

東北分部

清乾隆元年《盛京通志・物産・水族之屬》 烏鰂。

清乾隆一四年《盛京通志・物産二》 水族類：八稍魚。《一統志》：寧遠州出。**【略】** 烏鰂。

清嘉慶《重修一統志・奉天府・土産》 海螵蛸，**【略】** 八稍魚，寧海出。

又《錦州府・土産》 八稍魚，寧遠州出。

華東分部

明天順五年《明一統志・淮安府・土産》 海螵蛸。山陽、鹽城二縣俱出。

又《明一統志・寧波府・土産》 烏蝤魚。

又《明一統志・萊州府・土産》 海錯。

明弘治一六年《温州府志・土産・海族》 章巨。大者曰石拒。**【略】** 又名章魚，章舉、作小者。望潮、身長二寸。鎖管、脚矩無針。烏賊。

明嘉靖一二年《山東通志・田賦志・物産・登州府》 海錯：若蜊黄、蚶、蛤、螺**【略】** 烏賊**【略】** 之類。出登、萊等處。非一種，故曰錯。

明嘉靖一七年《福寧州志・土産・鱗類》 烏賊，**【略】** 鎖管。

明嘉靖四一〇年《浙江通志・雜志・物産・鱗之類》 章匡，烏賊。

明嘉靖四四年《青州府志・物産・藥之品》 海螵蛸。以上出莒州。

明萬曆元年《淮安府志・田賦志・物産・鱗介》 烏賊。

清康熙二三年《江南通志・食貨志・淮安府》 烏賊魚。

清康熙五六年《諸羅縣志・物産志・鱗之屬》 烏鰂，**【略】** 鎖管。

清雍正一一年《寧波府志・鹽政・物産・鱗之屬》 墨魚，**【略】** 章巨大者名石拒，居石穴，人或收之，能以脚粘石拒人，故亦名曰章舉。**【略】** 又別一種小者生海塗中名望潮。**【略】** 土人呼塗蟹。又一種曰鎖管，脚短而無釘。

清雍正一三年《浙江通志・物産・温州府》 塗蟹，鎖管。《雨航雜録》：塗蟹生海塗中，名望潮，身二寸，足倍之。又脚短而無釘者，名鎖管，温州有之。

又《物産・浙江通省・鱗之類》 章匡，烏賊。

又《物産・寧波府》 烏鰂魚。

又章巨 成化《四明郡志》：大者名石拒，居石穴。**【略】** 又別有一種生海塗中，名望潮，土人呼爲塗蟹。一種曰鎖管，脚短，無釘。

清乾隆元年《山東通志・物産志・物産總部・鱗介屬》 八帶魚，**【略】** 烏則魚。

清乾隆二年《福建通志・物産・福州府・鱗之屬》 凡水族之無鱗者悉附。章魚，**【略】** 一種似章魚而極大，居石穴中，人或取之，能以足粘石拒人，曰石拒。又有一種曰章舉，亦曰紅舉。足短者曰塗婆。柔魚，**【略】** 俗呼鎖管。小者曰猴染。又小者曰墨斗。腹中皆石墨。烏賊，《埤雅》曰：烏鰂，八足絶短，集足在口，縮喙在腹，懷板含墨。**【略】** 又曰墨魚。

又《物産・漳州府・鱗之屬》 章魚，石拒，鎖管，烏賊。

又《物産・泉州府・鱗之屬》 章魚，本志謂之望潮。石拒，鎖管，烏賊。**【略】** 以上濱海諸縣多有之。

又《物産・興化府・鱗之屬》 章魚，石拒，鎖管，烏賊。

又《物産・福寧府・鱗之屬》 章魚，石拒，鎖管，烏賊。**【略】** 以上各縣俱有。

又《温州府志・物産・鱗甲類》 塗蟹，鎖管。

又 按舊志載姜準《海族譜》，鱗屬有。**【略】** 又有墨魚。

又《物産・臺灣府・鱗之屬》 章魚，石拒，烏賊，鎖管。

清乾隆一六年《福州府志・物産・鱗之屬》 烏鰂，**【略】** 鱘，**【略】** 柔魚，**【略】** 石拒，**【略】** 墨斗，**【略】** 章舉。

清乾隆一七年《臺灣縣志・土産・鱗之屬》 墨魚，**【略】** 鎖管，**【略】** 章魚，**【略】** 産澎湖。蝑魚。**【略】** 産澎湖。

清乾隆二四年《福寧府志・食貨志・物産・鱗屬》 鱘魚，**【略】** 鎖管，**【略】** 烏賊。

清乾隆二八年《泉州府志・物産・鱗之屬》 鱘魚，**【略】** 石拒，**【略】** 烏

鯽，【略】柔魚，【略】鎖管。

清乾隆二九年《鳳山縣志・雜志・物産・凡鱗之屬》 墨魚，【略】鎖管，【略】章魚，【略】石拒，【略】蟅魚。

清乾隆五七年《紹興府志・物産・鱗介水蟲之屬》 烏鯽。

清嘉慶一二年《臺灣縣志・地志・物産・魚》 蟅魚，【略】鰳墨魚。

清嘉慶一五年《揚州府志・物産・鱗之屬》 烏賊魚。

清嘉慶一六年《海州直隸州志・輿地考・物産・海州・鱗介之類》 曰烏賊，【略】曰浄瓶魚。

又《鱗屬》 烏賊，【略】浄瓶魚。

又《贛榆縣・鱗介》 烏賊【略】八帶。

清嘉慶《重修一統志・淮安府・土産》 海螵蛸。《明統志》：山陽，鹽城二縣俱出。

又《玉環廳・土産》 烏賊，章巨。

又《寧波府・土産》 烏蛩骨：明州貢。

又《台州府・土産》 章巨。

又《青州府・土産》 海物出諸城縣海中。【略】《禹貢》：青州海物惟錯。《元和志》：青州貢海物。

清道光一四年《彰化縣志・物産志・鱗之屬》 烏鯽。

清道光一六年《雲台新志・物華・鱗屬》 烏賊魚，【略】浄餅魚。

又《介屬》 海蜇。

清道光二五年《膠州志・物産・贏之屬》 蛸，【略】烏魚。

清咸豐二年《噶瑪蘭廳志・物産志・鱗之屬》 墨魚，【略】章魚，【略】瑣管，【略】鰳魚。

清同治九年《湖州府志・輿地略・物産・介之屬》 贏一作螺蜬。《貨志》。【略】），角贏，【略】海贏，【略】海蜬。

又《蟲之屬》 蝸牛，【略】蜒蚰。

清同治一〇年《淡水廳志・物産志・鱗屬》 墨魚，【略】鎖管，【略】章魚。

清光緒元年《通州直隸州志・民賦志・物産・鱗之屬》 烏鯽：【略】背骨名海螵蛸。

清光緒三年《處州府志・風土》 松陽物産與麗水同外，惟【略】墨魚：《名勝志》：松陽卯山二墨魚浮水，人不能取。

又《漳州府志・物産・魚之屬》 章魚，【略】石拒，【略】鎖管，【略】猴染，【略】柔魚，【略】烏鯽，【略】海粉。

清光緒五年《嘉興府志・物産・介類》 螺范蠡湖有西施妝臺池，産異螺陰雨，輒舒五采。《鴛鴦湖櫂歌注》。

清光緒五年《川沙廳志・物産・鱗之屬》 烏鯽。

清光緒一〇年《松江府志・物産・鱗之屬》 烏鯽。

清光緒一七年《苗栗縣志・土産考・鱗屬》 墨魚，【略】鎖管，【略】章魚。

清光緒二〇年《臺灣通志・物産・蟲魚類》 烏鯽，【略】鎖管，【略】章魚，【略】蟅魚，【略】石拒魚。

又《澎湖廳志・物産・蟲魚》 鎖管，【略】柔魚，【略】石拒，【略】烏鯽，【略】章魚。

中南分部

明天順五年《明一統志・潮州府・土産》 章舉。

明弘治一三年《黄州府志・土産》 黄岡縣・水族：鮪鯽。

又　右各州縣物産並同黄岡。

明正德一四年《瓊台志・物産・魚之屬》 烏賊：【略】類有章魚、狗泥、肇管、墨斗。本草諸書所謂柔魚、章舉、石距、望潮即此類也。以上俱産海。

明嘉靖三九年《廣東通志・民物志・土産・鱗品》 有章，【略】多烏賊。

又《介品》 有章舉，有石矩。

明萬曆四六年《儋州志・土産》 烏賊。

清康熙四七年《瓊山縣志・土産・魚屬（附水族類）》 烏賊。

清雍正九年《廣東通志・物産志・鱗》 烏賊魚，【略】烏鯽，【略】柔魚，【略】墨魚。海豐名鯽魚，較他産脆美。

又《介》 章魚，【略】石距，【略】鎖管。

清乾隆四〇年《潮州府志・物産・鱗》 柔魚，【略】烏賊魚，【略】漳舉，

【略】鎖管魚。

又《介》 石距。

清乾隆五七年《陵水縣志・物産・鱗屬》 柔魚，【略】齊魚。即烏賊魚。《南越志》：狀如箄囊，無鱗，兩鬚長如帶，腹下六足，聚生口旁，懷板含墨。見人及大魚至，則噀墨方數尺。一名墨魚。遇風波，以鬚下矸黏石如纜，又名纜魚。其骨名海螵蛸。

清嘉慶一六年《雷州府志・地里・土産》 墨魚，【略】柔魚，【略】章舉魚。

清嘉慶二四年《會同縣志・土産・鱗屬》 烏賊。

清嘉慶二五年《瓊東縣志・土産・鱗屬》 烏賊。

清道光八年《萬州志・土産・魚類》 烏賊魚。

清道光一一年《瓊州府志・輿地志・物産・鱗類》 烏賊魚，【略】柔魚，【略】章魚。

又《介類》 石矩。

清道光一三年《肇慶府志・輿地・物産・鱗（介附）》 柔魚（出陽江。【略】），鎖管魚，出陽江。【略】章舉。似烏賊而差大生南淮。

又《鱗介之屬》 墨魚。

清咸豐七年《瓊山縣志・輿地志・物産・魚類（附水族、海族）》 鰵魚（本作柔。【略】），【略】章魚【略】烏賊魚。

清光緒三年《惠州府志・雜識・物産・魚之屬》 墨魚。

又 按：鱗介之屬多出海豐。

清光緒五年《廣州府志・輿地略・物産・鱗類》 烏賊魚。

清光緒一五年《高州府志・輿地志・物産・鱗之屬》 烏賊，【略】章舉，【略】石矩，【略】柔魚。

清光緒一八年《臨高縣志・物産・水族之屬》 烏賊。

清光緒三四年《澄邁縣志・物産・鱗屬》 烏賊。【略】類有章魚，狗泥，筆管，墨斗。

又《崖州志・輿地志・物産・鱗類》 烏鯽魚，【略】魷魚，【略】章魚。

清宣統三年《樂會縣志・物産・鱗屬》 墨魚腹下六足。

又 柔魚，骨無螵蛸。

又 烏賊魚，懷板含墨。

又 章舉魚，頭圓八足。

甲殼綱 Crustacea 總部

提　要

甲殼綱是節肢動物門中除昆蟲綱、蛛形綱之外的最大類群，共約六七〇〇種。分類系統相當複雜，共有一〇多個亞綱三〇多目。在亞綱、目、科、屬各級階元之間，尚有不少中間階元，如亞目、下目、總科等。隨着動物學科的發展，甲殼動物的分類系統也在不斷修訂，科、屬進一步細化。由於古籍中的記述通常十分簡略，在類別鑒定上採用傳統的分類系統更爲合適。如古籍中的蝲蛄相當於相手蟹屬，蝲蝑相當於厚蟹屬。在新系統中，這兩個屬均劃分成數個新屬，按古籍中的記述幾乎無法作出屬別判斷。即使如此，由於記述過於簡單等原因，古籍中某些種類仍無法鑒別、歸類，視情況列入綜述或雜録中。

我國已記載的甲殼動物共四三〇〇多種，分隸一〇個亞綱二〇多目。根據我們的搜尋，我國古籍中記載的甲殼動物涉及一二個目三二個科。由於古人對動物的認識主要來源於生産與生活實踐活動中的直觀觀察，所以古籍中關於甲殼動物的記載，基本集中在與人類生活關係密切的蝦、蟹及寄居蟹所屬的十足目。其餘各目，除了茗荷目的龜足、等足目的鼠婦外，資料很少，且記述十分簡單，通常只能確定至目、科。端足目之下的蛾亞目是海洋浮游動物，形態很像蜉蝣。按照司馬光《類篇》『蛾，蟲名』、『蛾，水蟲名，海蜉也』的解釋，似乎蛾更適合作爲該亞目的中文名稱。但蛾之名稱已約定俗成，本處只是按古籍的原意，添列蛾字作爲蛾亞目的別名。

東晉博物學家郭璞所注《山海經·海内北經》已有蟹類記載。甲殼動物還見於《詩經》、《爾雅》等早期的典籍中。如《詩經·豳風·東山》二章『伊威在室，蠨蛸在户』。『伊威』現稱鼠婦。在隨後各朝代均有關於鼠婦的記述，包括《證類本草》、《本草綱目》等醫藥典籍。

又如《爾雅·釋魚》有『蝑蜎，小者蝑』，大多數學者（包括現代學者）遵從郭璞《爾雅注》，認爲蝑蜎即螯蝑，蝑爲寄居蟹。也有少數學者，如宋朝的鄭樵、清朝的郝懿行都認爲，《爾雅·釋魚》所記述的蝑蜎即爲寄居蟹。根據考證，我們認爲『蝑蜎』作寄居蟹解更爲合理。本總部關於蝑蜎的記述均編入寄居蟹部分。

古籍中記述較早的另一種甲殼動物是龜脚，又稱石蜞、紫蜞、紫絓、紫蘲、仙人掌、佛手蚶等。關於龜脚的記述最早見於戰國時期的《荀子》，當時稱紫絓。三國吴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稱石蜞、龜脚、石鮭，並對其形態及生態作了簡要的描述。南朝的古籍，如《玉篇》、《南越志》、《文選》、《江文通集》都記述爲石蜞。宋至清各代除字書外，多作爲物産記述於各地方志及明代《本草綱目》、清代《本草綱目拾遺》等醫學典籍中。

『蝦』字始見於漢代書籍，如賈誼《新書》、《楚辭·匡機》、《論衡·別通篇》等。《急就篇》、《説文解字》等均作『鰕』。在古籍中，『蝦』、『鰕』通常通用，但『鰕』還可代表鮀、鱃、鮑、鯨等，而且這些類群的記述常常混淆，如郭璞《爾雅音圖·釋蟲》中的鱃、鮀，按其文不是蝦，按其圖卻是蝦。我們選用了一些與『鰕』有關的條目編入本總部，以便作同名異物的比對。雖然『蝦』字始見於漢代書籍，但我國人民對此類動物的認識當遠早於漢代。

《吴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即有關於蝦的記載，可見春秋時期對蝦類已有認知。不過最初『蝦』、『鰕』的並用，又反映出人們還難以判斷蝦類該屬魚還是屬蟲。直到宋代，『蝦』的身份才進一步明確爲屬蟲。而且此時對蝦的分類也有了初步認識。如《爾雅翼》

就記述有多種蝦的名稱，在宋及明、清的地方志、物志、醫藥典籍中常可見到，但是記述都十分簡略。依據這些記述可知，古籍中所謂的『蝦』，實際上還涵蓋了其他甲殼動物類群，如口足目、糠蝦目、端足目等。在編纂過程中，有可能鑒別的類群已分別置入相關經目。由於古籍中蝦類形態描述缺乏，生態介紹又過於簡略，這使得確定古籍中動物類群的分類位置十分困難，大多數情況只能辨識到科、屬。某些考證不得不借助於現在所流傳的俗稱，因此某些考證可能有待進一步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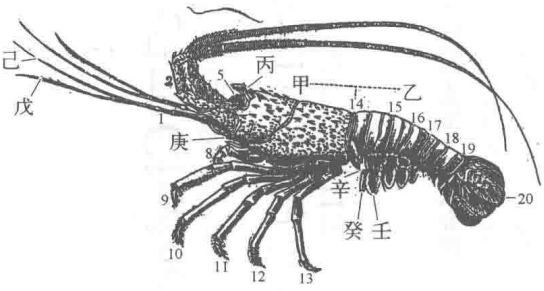
《爾雅》中已有寄居蟹記載，唐、宋、元、明、清歷代典籍也多有記述。古籍中與寄居、寄生有關的記載，涉及四類動物：寄生於寄居蟹腹部的，屬根頭目蛞蝓奴科；寄生於軟體動物雙殼類的，屬十足目豆蟹科；而寄居蟹只是據螺殼而居。由於古人對寄居、寄生概念不完全清晰，對寄生甲殼動物類群間的差異不瞭解，所以不免出現認知偏差或錯誤。古籍中對上述四類動物的記載常常混淆不清。本次編纂已分別釐清，編入相關的經目。而最需要說明的是，長期以來，人們均把『璅蛞』認定爲寄居蟹，這也是蛞蝓奴名稱的來由。一九八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源》稱：璅蛞，亦名海鏡，今稱寄居蟹。而《辭源》却將『海鏡』注解爲蛤類動物。實際上，蛞顯然是蛤類，而寄生於其中的蟹類應爲豆蟹。

蟹類是最早被人關注、瞭解的甲殼動物。正如傅肱所説：見於經，引於傳，著于子史，志於隱逸，歌詠於詩人，雜出於小説。《荀子・勸學篇》、《周禮》及隨後的《大戴禮記》、《太玄經》等，二〇〇〇多年前的這些記述，十分簡要而精確地描繪出蟹有匡、二螯八足、仄行等的形態及行爲特徵，及蟹類當時已被當作水産品食用的狀況。當然，如果算上《山海經》、《周易》的記載，我國人民對蟹類的認知就更久遠。從三國時期到唐代，古籍中出現不少蟹類分類記載。如三國吴的《臨海水土異物志》、晉代的《古今注》及唐代的《嶺表録異》、《酉陽雜俎》、《北户録》記述的蟹類涉及現代分類系統中的扇蟹科、沙蟹科及方蟹科、饅頭蟹科、玉蟹科、梭子蟹科等。宋代典籍中，有關蟹類的記述尤爲豐富，而且開始出現分類概念。在前人觀察的基礎上，宋代的傅肱、高似孫分别撰寫了《蟹譜》、《蟹略》，對蟹類種類、形態、生活習性、經濟利用以及相關歷史典故、詩、詞、歌、賦等加以報導。隨後明、清兩代的典籍，如明代的《閩中海錯疏》、《本草綱目》、《異魚圖贊補》，清代的《蟲薈》、《海錯百一録》、《廣東新語》、《南越筆記》等對蟹類的形態、習性、分類等都有大量記載。各朝地方志也不絶蟹類記載。古籍中記載的蟹類，幾乎涉及現代蟹類分類系統中常見的科、屬。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〇章《節足物・甲殼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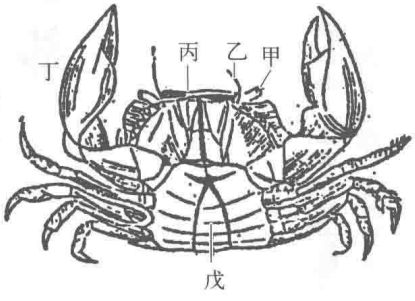
蝦、蟹及劍水蚤均是概棲水中，區别爲高等、下等二類。蝦與蟹屬前者，劍水蚤屬後者。例如七十四圖。龍蝦，述其身體構造，其頭胸部〔甲〕及腹部〔乙〕，分爲二部。腹部七環節，辨認尚易。而頭胸部蔽有大殼，故環節構造之數不明。然一環節必有肢一對，爲節足動物通例。據其頭胸而檢肢數，知環節數十三。合計腹肢數七。知龍蝦全體爲二十環節成。凡高等甲殼類，環節數皆等乎此。

就其肢略述之。最先二對，爲大小感觸肢，〔一、二〕藉其運動，以助複眠指揮之用。其次，口邊有六對變形肢，能取食料，且有碎物效用。又其次，自第九至十三，五對稍長，每肢有六環節者他蝦亦有七環節者。爲步行肢，以供水底步行。此蝦腹之第一環節無肢。他類蝦，大抵有肢，自第二至第五四腹關節，各肢形成橢圓，每肢係内外二枚葉狀體大抵雄者祇有一枚。相合而成。雌者或變内葉附卵於其柄。第六腹環節，其肢尤大。在體最後爲尾節，無肢處其腹面必有肛門。可代尾鰭。無尾鰭。水勢盛時，嘗藉後方游泳焉。【略】高等甲殼諸類，與蝦大略相同。由蝦可類推矣。更觀蟹七十五圖。之體，頭胸兩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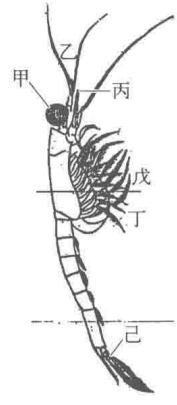


第七十四圖　龍蝦
甲：頭胸部　乙：腹部　丙：眼　戊：第一感觸肢之外肢　己：同內肢　庚：綠腺之口　辛：第二腹肢壬同外葉、癸同內葉、第一感觸肢、第二感觸肢、第三感觸肢、9—13步行肢、14—16腹關節、20尾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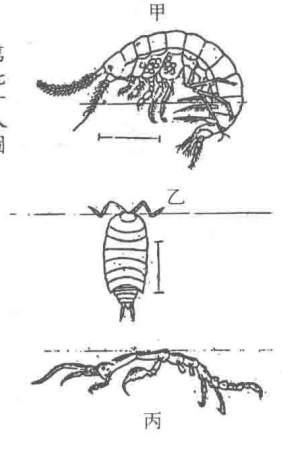
甚大，腹部甚小，盤曲於胸部腹面下，俗言蟹臍正謂此也。故蟹全體由頭胸二部成，肢十三對作用各異。第一對爲步行肢，且能鉗鋏。腹部狹者爲雄類，腹部廣者爲雌類。卵則附雌類腹部。有海糠七十七圖。者，似蝦，形甚小。可製鹽辛。步行肢八對，各肢末端分爲叉形，藉以游泳，故有裂足之稱。他如飛蟲、水虱，七十八圖甲。草鞋蟲[乙]、船蟲，形狀與蝦少異，然屬高等甲殼。全體亦二十環節而成，頭胸部甚長，爲體主部。步行肢七對。腹部雖短，亦有七環節。肢如薄葉，能起呼吸作用。身或側平，或扁平。多爲材木之蠹。至海中[丙]藻蟲，觀其形狀雖奇，然亦與此類相近。若下等甲殼類，環節數無定，有僅數個者，有至四十個以上者，劍水蚤其一例，形甚小，淡水鹹水均產，海中尤多，嘗浮游大洋表面，呈種種美麗之形。



第七十五圖
甲：眼　乙：感觸肢　丙：腹肢　丁：大鉗　戊：腹部



第七十七圖　海糠[蝦糠]



第七十八圖
甲：水虱　乙：草鞋蟲　丙：藻蟲

清・〔日〕西師意譯，〔英〕實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一〇章《甲殼類》　甲殼類。是類種別最多，皆棲水，有鰓以主呼吸，如蝦蟹是也。外皮含有石灰質，頗堅靱，皆具觸角二對，與陸棲之節足動物有異。

驗蝦體之構造，頭及胸部爲大甲片所掩蔽。其前端有複眼一對，鄰於觸角。若口部，有上顎一對，下顎二對，顎肢三對。胸有步肢數對。腹部合若干環節而成。每節復分橈肢一對。腮則附於步肢基部，爲大甲片所掩蔽，即於外不可見。消化管附具大肝臟。一種洩器名曰緑腺，開孔於第二觸角之基部。神經系及五感器，較諸昆蟲類大同而小異。

是類皆卵生，多變態。可分子目爲三：曰胸甲類、節甲類、切甲類。

又　胸甲類，頭及胸部蔽一大甲，複眼具柄莖，如蝦蟹之類皆屬於此。**【略】**節甲類，胸部不合於頭，而自成爲七節，每部具肢足，複眼無柄莖。是類每託生於異類。切甲類，是類體簡形小，環節肢足無定數。微盡甲爲甲殼類之最小者。其類甚多，或產鹹水，或產淡水。脚肢成葉狀，能兼行呼吸，或具長觸角，以資游泳，或被雙殼包裹，形如蛤蜊。或具脚肢五對，以爲橈槳，如蝦類然。各從其形，異其名曰葉脚類，曰介形類，曰橈脚類。

貝甲目Conchostraca 部

蚌蟲科Cyzicidae 分部

芙蓉蟲，蚌蟲

清・吳世熊等修，劉庠等纂（同治）《徐州府志・輿地考・禽魚介蟲之屬》 芙蓉蟲，狀類蜆，大僅如秔米，色殷紅，浮游水上。産府治廳事前。暴雨水瀦，乃生。涸不復見。舊志。

枝角目Cladocera 部

溞科Daphniidae 分部

紅蟲

宋・岳珂《桯史》卷一二《金鯽魚》 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鯉次之。貴游多鑿石爲池，實之簷牖間以供玩。問其術祕不肯言，或云以闤市洿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黄，久則金矣。未暇驗其信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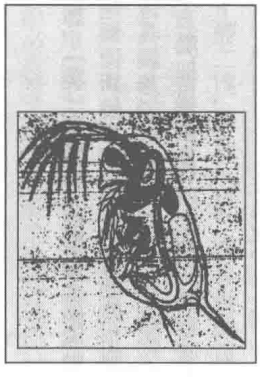
宋・戴植《鼠璞》卷下《臨安金魚》 金鯽始於錢塘，惟六和寺有之，未若今之盛。南渡駐蹕王公貴人園池競建，豢養之法出焉。有金銀兩種鯽魚。金魚時有之，金餐爲難得。魚子多自吐吞，往往以萍草置池上，待其放子，撈起曝乾，復換水，復生魚。黑而白始能成紅，或謂因所食紅蟲而變。

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一二 金鯉、金鯽惟堪觀玩。今有飼金魚以水面紅蟲，其色愈明。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一一 岳珂《桯史》曰金鯽爲上，鯉次之。有三尾、九尾，白中朱者。取闤渠小紅蟲飼，凡百日皆變。初白如銀，次漸黄，久則金矣。

清・句曲山農《金魚圖譜・飼食》 魚苗初入缸，用熟雞、鴨子黄煮老，廢紙壓去油，曬乾，捻細飼之。【略】旬日後，取河渠穢水内所生紅蟲飼之，則魚易大而多精神。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一〇章《甲殼類》



第六十九圖　微盡甲之一

根頭目Rhizocephala 部

蟹奴科Sacculinidae 分部

風蟲、蟹奴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紅蟹殼》《廣志》云：鋪音脯。小蠏，大如貨錢。又蠏奴，如榆莢，在其腹中，生死不相離。

宋・傅肱《蟹譜》卷下《風蟲》 蟹之腹有風蟲，狀如木鼈子而小，色白。大發風毒，食者宜去之。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五《介・蟹》 海中蟹大如錢，而腹下又有小蟹如榆莢者，蟹奴也。又曰蟹腹中有小木鼈子而白者不可食，大能發風也。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蟹奴》《樹萱録》：海上有蟹大如錢，腹下又有小蟹，名曰蟹奴。

茗荷目Lepadiformes 部

石蚜、石蚜、螺耳石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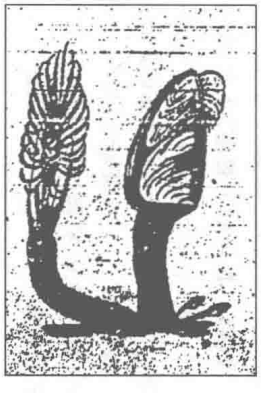
三國吴・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 石蚜，音矛。附石，似〔鋸〕錯。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六二下《臨海水土記・闕名》石蚜，附石，似鋸錯。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魚蟲》 石蚜，如鋸錯。**【略】** 皆水族也。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九 石蚜，音矛。魚附石，似鋸錯。見《臨海水土記》。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一〇章《甲殼類》 螺耳石蚜，産海岸，緊拊巖石間，有連以莖者，具有石灰質甲片，結成一種殼於軀體外表。殼中容體如蝦者，以頭背接於殼壁，脚成蔓形，用以振蕩海水，採食其中。雌雄同體。幼蟲初生於卵，能游泳，與尋常甲殼類相似。是稱曰蔓脚類。



第二十七圖　石蚜

指茗荷科Pollicipedidae 分部

龜足*Capitulum mitella*

龜脚、石砝、石蚜、紫蚜、紫絃、紫藍、龜甲、仙人掌、佛手蚶、石鮭、龜脚蝗、長裙、指甲蠃

題　解

《荀子》（唐・楊倞注）卷五 東海則有紫絃、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

之。紫，紫貝也。紽，未詳。字書亦無紽字，當爲蜬。郭璞《江賦》曰：石蜬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蜬，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蜬，居怯反。

三國吴・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石蜬》 石蜬生附石，身如小竹大，有甲，正黑，中食。一名龜脚，以其形似也。生海中石上，一名石鮭。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 蜬，音劫。石蜬，似龜脚。

南朝梁・蕭統編《文選》（唐・李善注）卷一二《晉・郭璞〈江賦〉》 石蚑居葉。應節而揚葩。《南越志》曰：石蚑，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華。《廣雅》曰：葩，花也。蚑，音劫。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敘産・水族》 龜脚，以狀似之。郭璞《江賦》云：石蚑應節而揚葩。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物産・水族》 龜脚，以形名，坳中肉美，大者如掌。

遼・釋行均《龍龕手鑒》卷二 蜬：音劫。石蜬，蟲形似龜脚，得春雨即生於石上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蜬：，殼業切。海物。附厓叢生，形似擊龜爪，中若華荄。大者如嬰兒手，亦謂龜脚。《荀子》曰：東海有紫蚑。楊倞曰：紫，紫貝也，蚑未詳。按：紫蚑即蜬也。郭璞《江賦》曰：石蜬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蜬，龜形，春則生華。陶隱居曰：大者如手。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蟲部》 蚑：古協切，音劫，蛤屬。殼如蟹，色紫，可食。郭璞《江賦》：石蚑應節而揚葩。《通雅》曰紫蜬、紫蘭，即今仙人掌。《荀子》曰：東海有紫蚑、魚鹽。謝眺詩：紫蘭曄春流。楊慎贊云：蘭陵紫蜬，江淹紫蘭，是惟蚌類，發花應春。又名龜脚，陶弘景曰：大者如手。戴侗曰：附厓叢生，似龜爪。中若華荄，大如嬰兒手。智見閩中仙人掌，長寸許，根附石，有囊如腕，上生五指，即紫蘭。今《本草》載爲紫蕖，誤。陳無功紫蕖一條，又引九孔螺。九孔螺是石決明，非此物也。又蜬同蚑。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蜬：《唐韻》居怯切，《集韻》訖業切，音劫。石蜬，蟲名。江淹《石蜬賦序》：海人有食石蜬，一名紫蕖，蚌蛤類也。《本草》：石蜬狀如蟹螯，其色紫。又或書作蚑。郭璞《江賦》：石蚑應節而揚葩。【注】《南越志》曰：石蜬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華。華似草華。王維詩：來經石蜬春。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一〇章《甲殼類》



第八十一圖　甲石蜬

綜述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 龜脚，一名石蜬，生石上，如人指甲，連支帶肉。一名仙人掌，一名佛手蚶。春夏生苗如海藻，亦有花。生四明者肥美。

按：石蜬生海中石上，如蠣房之附石也。形如龜脚，故名。近甲處有軟爪，黑色，肉白，味佳，秋生冬盛，來年正月得春雨，軟爪開花如絲散在甲外。郭璞《江賦》所稱『石蚑應節而揚葩』是也。

明・蔡芳纂（弘治）《温州府志・土産・海族》 龜脚，形如龜脚，有指爪。一名長裙，色青黄，其柄褐色而軟，謂之裙肉，如小者。

明・楊慎《丹鉛餘録》卷四《總録・花木類・紫蕖》 《荀子》：東海有紫蚑、魚鹽。紫結，即石劫也，一名紫蕖，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文選》所謂『石蚑應節而揚葩』是也。王維送元中丞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蚑春。蕖或作蕖，非。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四《紫蜬》 蘭陵紫魦，江淹紫蕖，音銀。是惟蚌類，發華應春，珠蝦錦蛤，玉盤同珍。《荀子》東海有紫魦，即石劫也。《江淹集》海人有云石蚑，一名紫蕖，蚌蛤屬也。春而發華，有足異者。賦曰夫海若之小臣，具品色于滄溟，既爐天而鑄物，亦嗡化而染靈，比文豹而無恤，方珠蛤而自寧，冀湖濤之蔽迹，願州渚以淪形。升庵亦有賦：石蜬生東南海中石上，殼如海螯，其色紫，可食，一名石鮭，或謂即紫貝及石決明者非。《真

臘記》云有長八九寸者。《海味索隱》石蚿，土名龜脚，又名佛手蚶，皆以象形立名，其肉端有兩黑爪，至春月散開如華。郭景純《江賦》『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蚿應節而揚葩』，謝朓『紫蘭曄春流』，王維『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蚿春』是也。《漁書》云仙人掌，一名龜脚，生海礁上，蚌屬。上半爲硬殼如掌，下半緑皮裹肉如龜脚，大不盈寸。江文通以爲紫蘭，郭景純以爲石蚿。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六《介・石蚓》【釋名】紫蚿、音劫，與蚓同。紫蘭、音柈。龜脚。俗名。

【集解】時珍曰：石蚓生東南海中石上，蚌蛤之屬，形如龜脚，亦有爪狀，殼如蟹螯，其色紫，可食。《真臘記》云『有長八九寸者』，江淹《石蚓賦》云『亦有足翼，得春雨則生花』故郭璞賦云『石蚓應節而揚葩』，《荀子》云『東海有紫紘、魚鹽』，是矣。或指爲紫貝及石決明者，皆非矣。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紫蚓，紫蘭即今之仙人掌也。《荀子》曰東海有紫紘、魚鹽。楊倞曰：紫紫貝也，紘未詳。按：紘當是蚓。江淹《石蚿賦》又名紫蘭，得春雨則生華。郭璞所云石蚓應節而揚葩，是也。無功引謝朓詩紫蘭曄春流，升菴贊云蘭陵紫蚓，江淹紫蘭是惟蚌類，發花應春。又名龜脚。陶隱居曰大者如手。蚓，彀業切。附厓生，似龜爪，大如嬰兒手。《説文》渠脚曰天社。凡夫曰海中有甲蟲二種，曰一字龜脚，不字龜脚。智見閩中有仙人掌，頗長寸許，謂之似龜脚，亦可根附石處，有囊如腕，上生五指。始爲前人没此一物，今《綱目》載爲紫蘭，誤矣。無功紫蘭一條又引九孔螺，九孔螺是石決明，出登萊，非此物也。

清・周亮工《閩小記》下卷《龜脚》《閩中海錯》名龜脚者，蚌蛤之屬，味劣，而值亦甚賤，江淹賦以爲石蚿，一名紫蘭，春而發華，有足異者。謝靈運詩云紫蘭燁春流即此，炬者言華也。《荀子》書名紫蚿。郭璞賦曰石蚿。楊用修亦効江淹作《石蚿賦》云曄流吐葉，應節揚葩，言有花也。今海中龜脚附石而生，並無發花者。用修好奇，未有灼見耳。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三《介語・石蚓》蠃，種最多。**【略】**有指甲蠃，一名紫蚓。《荀子》：東海有紫紘。紘即蚓也，一名石蚓，味甘鹹，能利小水。江淹謂石蚓有足翼，得春雨則生華，郭璞謂石蚓應節而揚葩，是也。味絶鮮美，虚損人以米酒同煮最補益。

清・李光地等纂校《月令輯要》卷四紫蘭。**【增】**《本草綱目》石蚓，一名紫蘭，生東南海中。江淹《石蚓賦》云亦有足翼，得春雨則生花。謝靈運詩白花皜陽林，紫蘭曄春流。

又 石蚿揚葩。**【增】**《海味索隱》：石蚿，土名龜脚，又名佛手蚶，皆以象形立名。其肉端有兩黑爪，至春月散開如葩，故郭璞《江賦》云石蚿應節而揚葩是也。

清・劉謹之、阿桂等《盛京通志》卷一〇七《物産》石蚓，蚌蛤之屬。一名龜脚，産海中石上，得春雨則生。文似花草，《荀子》東海有紫蚿即此。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五《物産》石蚓，《玉環志》形如龜脚，土人直以龜脚呼之。海中山巖上附石攢生，如花叢，半截帶殼，微青，肉紅色，軟毛。《南越志》云得春雨則生花。

清・謝道承等編纂（乾隆）《福建通志》卷一〇《物産》龜脚以形名。一名石砌，生石上，如人指甲連支帶肉。春夏生苗如海藻，亦有花，故郭璞《江賦》曰石砌應節以揚葩。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石蚓》俗呼龜脚蠔，海濱多有之。古未聞入藥，瀕湖獨增此品。止載其能利小便，不知其别有功用。今依《介語》補之。朱排山《柑園小識》：龜脚蠔形似龜脚，生海中石上，殼如蠏螯，其色紫，可食，即石蚓也。江淹有《石蚓賦》。下寒澼，消積痞，濕腫脹，虚損人以米酒同煮食最補益。《介語》。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石砌，亦名石砝，附石而生，身如小竹大，有甲，正黑。《八閩通志》：龜脚，以形名，一名石砌，生石上，如人指甲，連支帶肉。春夏生苗如海藻，亦有花。《本草》：石砌狀如蠏螯，其色紫。《荀子》：東海有紫紘。即石砌。蒼按：海月、石華，石砌之屬，或生石上，或結苔中，皆無子種，故江淹稱之爲發華，郭璞稱之爲揚葩，直以苔草視之。《閩書》謂春而發華者，春月肉吐在外，秋冬則否，其説近鑿。《南越志》：石蚿，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如草華。《閩小紀》：《閩中海錯》名龜脚者，蚌蛤之屬，味劣而值亦甚賤。江淹賦以爲石蚿，一名紫蘭，春而發華，有足異者。謝靈運詩云紫蘭曄春流，即此曄者，言華也。《荀子》書名紫砝。郭璞賦曰石砝。楊用修亦效江淹作《石砝賦》云曄流吐葉，應節揚葩，言有花也。今海中龜脚附石而生，並無發花者，用修好奇，未有灼見耳。蒼按：《三山志》指石砌之大如掌者爲龜脚，今莆陽呼佛爪，泉州呼仙人掌，一物也。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石蚓》《臨海水土記》：石蚓，一名石鮭。《閩小記》：石蚓，産閩中，味甚劣。江文通賦言其有花，乃好奇語也。旭按：此即龜脚蠔也，其狀如龜脚，長寸許，上有五爪，故又名仙人掌。又名佛手蚶，其殼如蟹螯而色紫，故又名紫蚓。又名紫蘭，亦蛤類，或説大者長七

八寸。

清・李調元輯《南越筆記》卷一一《蠃》 蠃種最多。【略】有指甲蠃，一名紫蛑。《荀子》：東海有紫紶。紶即蛑也。一名石蛑。味甘鹹，能利小水。江淹謂石蛑有足翼，得春水則生華，郭璞謂石蛑應節而揚葩，是也。味絶鮮美，虚損人以米酒同煮最補益。

又《然犀志》卷下 石蛄形如龜脚，得春雨則花生。郭璞《江賦》：石蛄應節而揚葩。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五《諸介族》 《南越志》：石蛄形如龜脚，生海中石上。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華，一名石鮭。

藝文

南朝梁・江淹《江文通集》卷一《石蛑賦有序**》** 海人有食石蛑，一名紫蠏，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有足異者。戲書爲短賦：我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滄溟，既鑪天而鑄物，亦喻化而染靈，比文豹而無恤，方珠蛤而自寧，冀湖濤之蔽迹，願洲渚以淪形，故其所巡，左委羽、右窮髮，日照水而東昇山，出波而隱没，光避伏而不耀，智埋冥而難發，何弱命之不禁，遂永至於天闕一作闈。已矣哉。請去海人之仄陋，充公子之嘉客，儻委身於王盤，從風雨而可惜。

明・楊慎《升庵集》卷一《石蛄賦》 石蛄，海錯也。《荀子》書名紫蛄，郭璞賦注曰石蛄，今《方言》爲龜脚。《本草》謂之決明。此蟲也而類草，每春則生華，一名紫蠏，字亦從草，謝客詩所稱紫蠏曄春流也。江淹有賦，未盡體物，故爲重構，傳諸博物云：江之腴，石之華，南溟育，東海家，曄流吐葉，應節揚葩。水妃纓佩，淵客簪查，珠蛤胎月，錦鮥孕霞，孰與紫蠏，名品駢嘉。誰抽竄仙之藻，以泳龍伯之涯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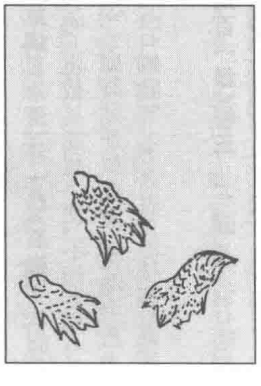
又卷七〇《石蛄御亭》 唐人《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一首，王維、錢起集皆有之。其云『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蛄春。東南御亭上，莫問有風塵』，用事頗隱僻。石蛄用《荀子》紫蛄、魚鹽及《文選》石砝應節而揚葩事也。御亭，吴大帝所建，在晉陵。庾信詩『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是也。今刻本或改石蛄作右却，御亭或改作衍亭。轉刻轉誤，漫一正之。

清・吴景旭《歷代詩話》卷一七《賦・石蛄》 郭璞《江賦》：石蛄應節而揚葩。吴旦生曰：《荀子》東海有紫紶、魚鹽，紫紶即石蛄也。江淹《石蛄賦》又名紫蠏。或作薑，非。謝朓詩：紫蠏煜春流。此蚌蛤類也，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故云應節揚葩。王維《送元中丞江淮轉運》詩：去問官珠俗，來經石蛄春。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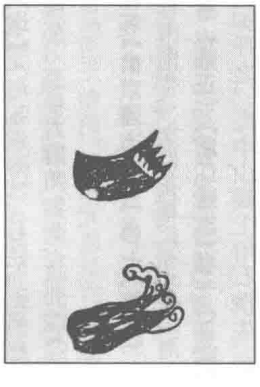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之鳥獸六《龜脚菜》 龜脚，一名石蛑，生海中石上，如蠣房之附石也。形似龜脚，故名。如人指甲，連支帶肉，又名仙人掌，又名佛手蚶。春夏生苗如海藻，亦有花，生四明者肥美。郭璞《江賦》所稱石蛑應節而揚葩，是也。

龜脚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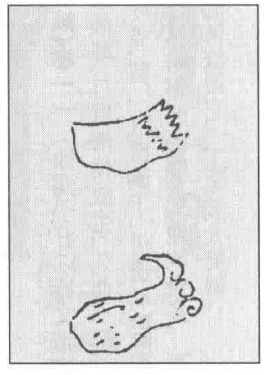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第四册附圖 龜脚。

石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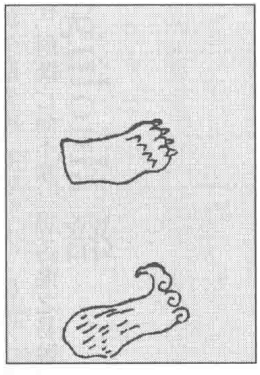
又（錢蔚起本）

石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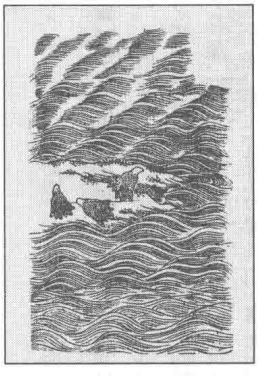
又（張紹棠本）　龜脚。

石蚓



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一六〇《石蚓部彙考》

龜脚菜



無柄目Sessilia 部

蝛、蟨、老婆牙、滕壺

綜述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　蝛，一名老婆牙，生於巖或篔竹上。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叙産》　蝛，生於巖或篔竹，又一種曰老婆牙。

元・王厚孫、徐亮（至正）《四明續志》卷五　蝛，生於巖或篔竹，又一種曰老婆牙。

明・王瓚、蔡方編集《温州府志・土産・海族》　蟨，其大者名老婆牙。殼叢生如蜂房，肉含黄膏，一名蝛頭。以其蟲族生故名。

明・薛應旂纂（嘉靖）《浙江通志・物産》　甲之類蝛。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蝛，子六切，音足。鰕蟲，頭上距。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三《物産》　蝛，《鄞縣志》：生於海巖或篔竹，又一種曰老婆牙。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〇章《節足動物・甲殼類》　下等甲殼類之異狀者，嘗附着海濱巖礁或介殼及木材等處，嘗有石灰質介殼數片以蔽己貝。【略】圖之乙曰富士壺。一名石花。此等動物視其外形似非甲殼類，然考其發生幼蟲與解剖其内部，證據則甚明確。



第八十一圖　乙：富士壺［藤壺］，又名石花

藝文

元・任士林《松鄉集》卷六《老婆牙賦并序》 東海有物曰老婆牙，疹疥醜石，掊之得膏，是可怪已。隃州任子爲之賦曰：何氣母之形幻，縱造兒之經紜。探川后之珍錯，得老婆之蜕牙。既齲齶而齾齖，亦齒齦而蛾齖。乍斷槽於庠竹，終齲笑於浪花。漱嚥乎春潮，呀呷乎寒沙。如懷英之石露處之峰，或稜層而墻壁，或異宅而殊封者乎？于時，菜鮓逗香葛禪無句，搴木頭之叢耳。掇江上之破布，忽真牙之墜。余尚流涎之煦煦，登徒齞脣之妻於是乎朵頤，玉川赤脚之婢遂爲之掩口。又況青女弄嬌，玉妃試手，風姨窺軒，月姊呈牖。堆案上之黄妳，窶甕中之酒母，傾礪硌於寒釜，堆疹疥於古缶，目掄齒決頦，敲石掊得金膏於沙礫，吸玉液於疰朽，嚥不償勞争取恐後，噫嘻悲夫！薤華之姝瓠犀鮮鮮，素質化已遺齧豁。然輔已脱而車在，脣既亡而不寒。豈舌柔之易毁，而齒剛之反全，諒堂下之乳婦，宜對此而跰躚。

雜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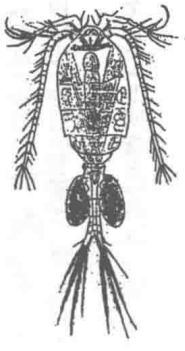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一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産？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

清・徐釚《詞苑叢談》卷一一 徐淵子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乃棄家居茶寮山，茹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譬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筐餉丁，併遺以《阮郎歸詞》云：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者麼。蝤蛑，螃蠏與烏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窩，姓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它。丁見詞大笑歸。

劍水蚤目Cyclopoida 部

劍水蚤科Cyclopidae 分部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〇章《節足動物・甲殻類》 第七十九圖，尋常海水所産劍水蚤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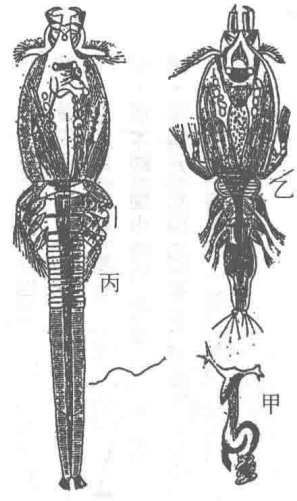


第七十九圖　劍水蚤

錨頭鰠科Lernaeidae 分部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六章《動物之寄生共生》 有寄生魚體外面或口中，嘗呈奇形怪狀。第一百六十一圖甲劍水蚤一種。其一例也。體形如袋，其上有角，下垂有二枚，盤曲若紐，藏有許多之卵。夫動物種類雖多，然如是奇異者實鮮。當其未寄生時，原如圖之乙爲雄，丙爲

雌。迨後，雌者附着魚類，其肢歸於無用，故與他部漸次退化，同其消滅，遂成甲圖形狀。



第百六十一圖　寄生之劍水蚤一種
甲：退化後之雌蟲
乙：雄蟲
丙：未退化前之雌蟲

鰓目Arguloida 部

鰓科Argulidae 分部

鰓*Argulus* spp.
魚虱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四一《牧養》　魚虱如小豆大，似團魚。凡山中暴雨入池，帶惡蟲穢氣，亦令魚生虱，則極瘦。凡取魚，見魚瘦，宜細檢視之。有則以松毛遍池中浮之則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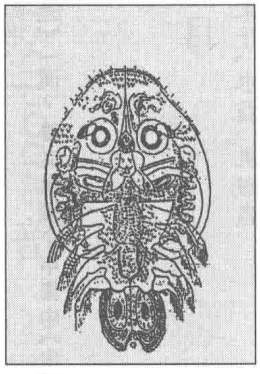
清・鄭珍纂（道光）《遵義府志・物産・蟲類》　魚蝨，生魚翅下或腹中。絶腥，治翻胃有神驗。魚生此病不能長。

清・寶奎《金魚飼養法》　魚虱如臭蟲而白，色透如蝦。虱一著身，斷不可落，能令魚死，必須撈出，以鹽擦之亦佳。

清・句曲山農《金魚圖譜・療疾》　魚瘦而生白點者名魚蝨，亟投以楓樹皮或白楊皮自愈。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一〇章《甲殼類》　魚蝨，寄生於金魚體，爲橈脚類之一種。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〇章《節足動物・甲殼類》　八十圖爲魚蝨，寄生金魚，爲其大害，能致於斃。蓋腹面有吸盤，附着魚鱗，口部有針，能刺魚肉，吸滋養分，且於他魚亦能寄生。



第八十圖　魚蝨

糠蝦目Mysidacea 部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〇章《節足動物・甲殼類》　有海糠七十七圖。者似蝦，形甚小，可製鹽，辛。步行肢八對，各肢末端分爲叉形藉以游泳，故有裂足之稱。



第七十七圖　海糠［蝦糠］

口足目Stomatopoda 部

蝦姑、管蝦、琴蝦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八　蝦姑，狀若蜈蚣，管蝦。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〇　海中有蝦蛄，狀如蜈蚣，云管蝦。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物産》　蝦有數種。**【略】**又有蝦蛄，狀如蜈蚣，能食蝦。見《開元遺事》。

宋・朱勝非《紺珠集》卷六　蝦姑，蝦姑狀如蜈蚣。

宋・曾慥編《類説》卷四二　蝦姑，狀如蜈蚣，食蝦。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四　蝦姑，狀若蜈蚣，管蝦。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　蝦姑，如蜈蚣。**【略】**皆水族也。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　蝦姑，形如蜈蚣，能食諸蝦。

清・李調元《然犀志》卷上《蝦姑》　蝦蛄，形類蝦，無鬚而尾扁闊，類乎螳螂。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四　蝦姑，一名管蝦，以其足善彈。又名琴蝦，形似蜈蚣。又似鼈，大者廣三指，能食大蝦，小者食小蝦。炒食味豐，或爲醢，疥瘡最忌。

端足目Amphipoda 部

蛾亞目

蛾、蛾、海蜂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蛾，雪律切。水蟲名，海蜂也。

又　蛾，思融切。蟲名。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蛾：辛律切，音戌，海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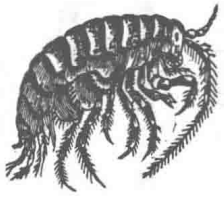
鉤蝦類亞目

蝦蟲、淮東子、水蚤、跳鰕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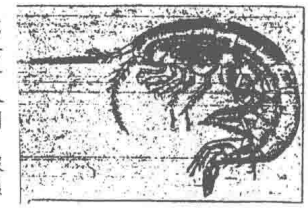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下《蟲部・淮東子》　今名跳鰕蟲，生濕土中，形如跳蚤而大逾倍，色如鰕青，腹下多足如鰕，善跳躍。兒童以器置於水中，捕得輒投入，便不能躍出。秋時蠭蜂，家多畜之。凡蛩遇鬬傷及虛羸，必每日以此飼之，云能益蛩力也。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一《環節動物分品》　圜節物之奇形異狀，體式實多，宜精心處，不在有脊骨動物下也，如十一圖蝦。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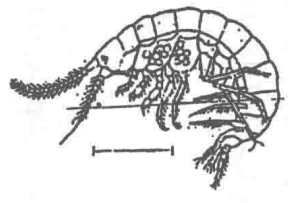

第十一圖　大蝦

學教科書》第一〇章《甲殼類》 蝦蝨，產淡水中，體狹脊曲。其寄生鯛口及蝦之鰓室者，皆具橢圓形，均屬於蝦蝨之族。第六十八圖。



第六十八圖　蝦蝨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〇章《節足動物・甲殼類》



甲

七十八圖　甲：水虱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学講義動物篇》第一〇章《節足動物・甲殼類》

麥杆蟲亞目

藻蟲



丙

第七十八圖　丙：藻蟲

等足目 Isopoda 部

團水蝨科Sphaeromatidae 分部

蛀木水蝨*Limnoria lignorum*

抱槍水蟲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蟲篇》 水蟲，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水食船，數十日船壞。蟲甚微細，抱槍水蟲也。形如蛞蝓，稍大，腹下有刺似槍如棘針，螫人有毒。

海蟑螂科Ligiidae分部

海蟑螂*Ligia exotica*

舟蜮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一〇章《甲殼類》 舟蜮，産海岸，體扁而能疾走，以異類屍體爲食。

鼠婦科Porcellionidae分部

鼈、負蟠、鼠婦、鼠蜎、鼠負、鼠姑、鼠黏、伊威、蛜蜮、蛜威、蛜、蜮、委黍、蝏黍、蝏蟠、黍負、蟠蝢、濕生蟲、地雞、地虱、草鞋蟲

題解

《詩經・豳風・東山》 伊威在室，蠨蛸在户。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 蟠，鼠負。【注】雍器底蟲。【音義】蟠，音煩，字或作鼈。負，本亦作蜎，又作婦，亦作蜎，音同。《本草》：鼠負，一名負蟠，一名伊威，一名委黍。陶注云：多在鼠坎中，鼠背負之。今作婦字，則似乖理。一名鼠姑，底丁禮反。【疏】此與下蛜威、委黍是一，故下注委黍云：舊説鼠婦别名。則此蟲一名蟠，一名鼠負。負或作蜎。《本草》作婦。一名蛜威，一名委黍也。陸璣云：在壁根下甕器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陶注《本草》云：多在鼠坎中，鼠背負之。然爲鼠蜎及鼠婦，則似乖。《詩・東山》云『蛜威在室』是也。

又 蛜威，委黍。【注】舊説鼠蜎别名，然所未詳。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上 ：鼠也。从鼠，番聲，讀若樊。或曰鼠婦。附袁切。

又卷一三上 ：鼠婦也。从虫，番聲。附袁切。

又 ：蛜威，委黍。委黍，鼠婦也。从虫，伊省聲。於脂切。

三國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伊威在室》 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 蟠，音煩。鼠負。瓮器底蟲。

蟠，鼠負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 鼈：父元切，白鼠也，一名瓮底蟲。

又 蟠：扶元切，鼠婦蟲。又步安切，大也，紆迴而轉曲也。

又 蜎：扶九切，鼠蜎也。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六 伊威並如字，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

又 委黍並如字，沈委音，於爲反，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虫邊。

南唐・徐鍇撰，朱翺反切《説文繫傳》卷一九 ：鼠也。从鼠，番聲。讀若樊。或曰鼠婦。臣鍇曰：《爾雅》作蟠，復喧反。

又卷二五 ：鼠婦也。从虫，番聲。附袁切。：蛜威，委黍。委黍，鼠婦也。从虫，伊省聲。于脂反。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蟠：符遠切，蟲名。《説文》：鼠婦也。又蒲官

切，大也，曲也，委也。

又　蜼、蝚：於夷切，蟲名。《説文》蜼威，委黍，委黍，鼠婦也，或从伊。

又　蜮：於非切。蜼蜮，蟲名。一曰鼠負。

又　蝘：邕危切。水精也，形如蛇，紆曲長八尺，以名呼，云可使取魚。又烏毀切，蟲名，黍負也。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一　蟦，鼠負蟲，又龍蟦。

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卷一　蟦，蝘負，扶幹切。

又　蟦，鼠負蟲。

又　龍蟦也。

宋・丁度等編《集韻》卷二　蟦，蟲名。《説文》鼠婦也。

宋・丁度等《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卷三　蜮，蜼蜮，一曰黍負，《詩》作伊威。《爾雅》：蜼蜮，委黍。【注】鼠婦，別名。

宋・毛晃增注，毛居正重增《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卷一　蟦，曲也，屈也，伏也。揚子龍蟦于泥，亦作盤。袁宏《諸葛亮贊》：初九，龍蟦。

又　鼠婦名。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　蟦，鼠負。蟦，音煩，瓮底下白粉蟲也。

又《通志》卷七六　鼠負，甕底白粉蟲也。《爾雅》云蟦，鼠負。又曰蜼威，委黍。《詩》：蜼威在室，蠨蛸在户。

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卷三　蟦，蝘負蟲，又扶官切。

又卷四　蟦，竄負蟲，龍蟦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蟦：，蒲官切。龍虵之屬，盤卧也。

又　附袁切。鼠負也。《爾雅》曰：蟦，鼠負。《詩》云：伊威在室。毛公曰委黍也。郭氏曰即鼠婦也。

元・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卷八　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輯録》劉執中曰伊威，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蟦，多在下濕處及土坎中。常慝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横文。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附袁切，鼠婦也，從虫番聲。

又　：於非切。蜼蜮，鼠婦也，从虫威聲。

又　：於脂切。蜼威、委黍、委黍，鼠婦也，从虫尹聲。

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卷一〇之上　伊，《詩經》作『蜼威在室』，質韻。陸德明云或作堂，誤。【略】伊威，蟲名。《爾雅》云：蜼威，委黍。又云蟦，鼠負，即一物也。陸璣云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本草》云：所謂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横文。一名負蟦，多在下濕處及土坎中，常慝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或作蜦。一云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陸佃云一名鼠姑，亦或謂之鼠黏。鼠婦猶鼠姑也。鼠黏猶鼠負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蜼：于欺切，音伊。《説文》：蜼威、委黍。委黍，鼠婦也。《爾雅》：委黍。【注】郭璞曰：舊説鼠婦，别名，肰所未詳，亦作伊。《詩・豳風》：伊威在室。朱傳：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俗作蜼蜮。舊本六畫，蜼。【注】蜼蜮，蝘蜓蟲也。黍改作蝘，威改作蜮，蜼改作蜼，並泥。《説文》从伊，省聲，本作蜼，篆作。

又　蜼：于欺切，音伊。蜼蜮，《本草衍義》曰濕生蟲也。多足，色如蚓，背有横文蹙起，大者長三四分，處多有之。《爾雅》：蟦，鼠負。郭注：瓮器底蟲。又蜼蜮，委黍。郭注即鼠負。蓋一物四名也。陶弘景注《本草》云：多在鼠坎中，鼠背負之。郭注：委鼠。云鼠婦别名。陸璣《詩疏》：《説文》作鼠婦，《埤雅》則云蜼蜮，形似白魚而大，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此又因鼠婦而妄大説者也。《本草》蜀本注云：俗亦謂之鼠黏，猶菓耳名羊負來。或以爲鼠黏猶鼠負，並非，本作伊威。《詩・豳風》『伊威在室』，鄭注：室無人則生。劉氏云：伊威，壁落間小蟲，無人埽則蟲行于室。與陶説在鼠坎中，别不足信。《本草》委黍作蝘蜴。

又　蜮：烏魁切，音煨。蜼蜮，本作威。詳前蜼注。

又　蟦：符頑切，音煩。《爾雅》：蟦，鼠負。【注】瓮器底蟲。又寒韻，音盤，屈也，伏也。揚子：龍蟦于泥。【注】龍未飛，尚潛，謂之蟦。

又　蜦：俗字鼠負，即蜦威别名，改作蜦誤。

又　蝘：舊注音負，蝘蝘。按《爾雅》本作委黍，一名鼠婦，俗作蝘蜦，非。

又　蝘：舊注與蝘同。蝘蝘，按：蜼威一名委黍，一名鼠負，同物異名。俗作蝘蝘、蝘蝘。蝘又作蜦，並非。

又　蚸：同蟅。舊本分蚸麃爲二。蚸音石，螳螂也。一名蚸娘。又音隻，蝘蝘蟲。麃音柘，蟲名。一曰蝗類，一曰鼠婦。按：木部柘作樧蚸。蟅麃並同，可以類推螳螂，見《爾雅》、《本草》、《方言》，其名不一，無所謂蚸娘者。俗呼螳蜋

爲刀蜋，蛁娘乃刀蜋之譌無疑。鼠負俗作鼠婦，即蛬蜮別名。蟅，似鼠負，非與鼠負同類，今合爲一物，誤。《廣雅》誤以蟅爲負蠜，不知蟲蟲一名負蠜，非與蟅同類，今云一曰蝗類，尤誤，詳見後。廣注同蟹，俗作蛖，舊注蚼音劄，斑身小蟲，蟹音最，蟲名，分爲二，誤。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蝬：《唐韻》舒吕切，《集韻》賞吕切，並音暑。《玉篇》：蝬蝬也。《本草》：鼠婦，一名蝬蝬。詳蜡蝑二字注。亦作蠈，或作蠋。

又　蛬：《唐韻》於脂切，音咿。蛬蜮，《説文》作蛬委，鼠婦也。通作伊。《詩・豳風》：伊威在室。韓愈詩：破竈蛬蜮盈。又蠊蛬。《方言》郭注：蜻蛉，淮南人呼爲蠊蛬。互詳蜮字注。《集韻》省作蛬。

又　蝬：《集韻》：鄔毁切，音委。《類篇》：蟲名，蝬蝬也。詳蛬字注。

又　蜮：《唐韻》、《韻會》並於非切，音威。蛬蜮，詳蛬字注。

又　蟠：《唐韻》附袁切，《集韻》符袁切，並音煩。《爾雅・釋蟲》：蟠，鼠婦。【注】甕器底蟲。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蟠，亦作鼢，黍負亦作蝜蝓。伊威，亦作蛬蜮。

清・周靖《篆隸考異》（文含校）卷三　蜮：俗篆作，于歸切，鼠婦蟲也。《詩》：伊威在室。

又　蝜：俗篆作，嘗吕切，蟲名。《爾雅》：蛬威，委黍。

綜　述

宋・陸佃《埤雅》卷二《蛬蜮》　《詩》曰：伊威在室。伊威，甕器底蟲，形似白魚而大。《爾雅》曰：伊威，委黍。一名鼠婦，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亦曰鼠負。陶隱居云：鼠在坎中，背則負之，今作鼠婦，如似乖理，誤矣。蓋鼠婦一名鼠姑，亦或謂之鼠黏，鼠婦猶鼠姑也，鼠黏猶鼠負也，因濕化生，今俗謂之濕生。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鼠婦，味酸，温微寒，無毒。主氣癃，不得小便，婦人月閉，血痕，癥痃，寒熱，利水道。一名負蟠，音煩。一名蛬。音伊。蜮，音咸。一名蝬。蝬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五月五日取。陶隱居云一名鼠負，言鼠多在墳中，皆則負之。今作婦字，似乎乖理。又一名鼠姑。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爾雅》云『蟠，鼠負』是也。多甕器底及土坎中，常慝著背，故名之也。俗亦謂之鼠黏，猶如菜耳名羊負來也。《日華子》云：鼠婦蟲有毒，通小便，能墮胎。

《圖經》曰：鼠婦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今處處有之。多在下濕處，瓮器底及土坎中，常慝著鼠背，故名鼠負，今作婦字，謬耳。《爾雅》云蟠，鼠負。郭璞云瓮器底蟲。又云：蛬威，委黍。《詩・東山》云蛬威在室。鄭箋云此物家無人則生。然本經亦有此名，是今人所謂濕生蟲者也。五月五日取，古方有用者，張仲景主久瘧，大鼈甲丸中使之，以其主寒熱也。【略】

《衍義》曰鼠婦，此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横紋蹙起，大者長三四分，處處有之，甎甃及下濕處多，用處絶少。

明・毛晉《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下《釋蟲・伊威在室》　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一本多一器字。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爾雅》云：蟠，鼠負。郭注：瓮器底蟲。邢疏：此與下蛬威、委黍是一。故下注委黍云舊説鼠婦别名，則此蟲一名蟠，一名鼠負，負或作蝜，《本草》作婦，一名蛬威，一名委黍也。陶注《本草》云多在鼠坎中，鼠背負之，然爲鼠婦及鼠婦則似乖，《詩・東山》云蛬威在室是也。鄭注：蟠音煩，瓮底下白粉蟲也。《爾雅》又云：蛬威，委黍。郭注舊説鼠婦别名，然所未詳。鄭注即鼠負也，蛬音伊。《本草》鼠婦，一名負蟠，一名蛬蜮，一名蝬蝑，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五月五日取。禹錫按：蜀本注云：俗亦謂之鼠黏，猶如菜耳，名羊負來也。《衍義》曰：鼠婦，此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皆有横紋蹙起，大者長三四分，處處有之，甎甃及下濕處多，用處絶少。《埤雅》：伊威，形似白魚而大，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蓋鼠婦一名鼠姑，亦或謂之鼠黏，鼠婦，猶鼠姑也。鼠黏，猶鼠負也。因濕化生，今俗謂之濕生。劉氏曰：伊威，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蟲行于室。

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卷三一《伊威》　《爾雅》云：蟠，鼠負。又云：蛬威，委黍。【注】舊説鼠婦别名。《説文》云：委黍，鼠婦也。陸璣云：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陶隱居云一名鼠負，言鼠多在坎中，背則負之，又一名鼠婦。《衍義》云：此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横文蹙起，大者長三四分，水甕及下濕處多。《埤雅》云食之令人善淫。劉氏云：壁落間小蟲，無人掃則出行于室。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鼠婦》　【釋名】鼠負、弘景。負蟠、煩。《爾雅》。鼠姑、弘景。鼠黏、蜀本。蝬蝬、《别録》。蛬蜮、伊威、《本經》。濕生蟲、《圖經》。地雞、《綱目》。地虱，弘景曰鼠婦。《爾雅》作鼠負，言鼠多在坎中，背黏負之，故曰鼠負。今作婦字，殊似乖理。韓保昇曰：多在甕器底及土

坎中，常憑着鼠背，故名。俗亦謂之鼠黏，猶菓耳名羊負來也。時珍曰：按陸佃《埤雅》云鼠負食之令人善淫，故有婦名。又名鼠姑，猶鼠婦也。鼠黏，猶鼠負也。然則婦負二義俱通矣。因濕化生，故俗名濕生蟲。曰地雞、地虱者，象形。

【集解】《別録》曰：鼠婦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五月五日采。頌曰：今處處有之，多在下濕處、甕器底及土坎中。《詩》云蜉蝣在室，鄭玄言家無人則生故也。宗奭曰濕生蟲，多足，大者長三四分，其色如蚓，背有横紋蹙起，用處絶少。時珍曰形似衣魚，稍大，灰色。

【氣味】酸温，無毒。大明曰無毒。

【主治】氣癃不得小便，婦人月閉，血瘕，癇痙，寒熱，利水道，墮胎。《日華》。治久瘧，寒熱，風蟲，牙齒疼痛，小兒撮口驚風，鵝口瘡，痘瘡，倒靨。解射工毒，蜘蛛毒，蚰蜒入耳。時珍。

【發明】頌曰：張仲景治久瘧、大鱉甲丸中用之，以其主寒熱也。時珍曰：古方治驚瘧、血病多用之，蓋厥陰經藥也。《太平御覽》載葛洪瘧方，用鼠負蟲十四枚，各以槽釀之，丸十四丸，瘧發時水吞下便愈。而葛洪肘後方治瘧疾、寒熱，用鼠負四枚，餹裹爲丸，水下便斷。又用鼠負，豆豉各十四枚，擣丸茭子大，未發前日湯服二丸，將發時再服二丸便止。又蜘蛛毒人或瘡，取此蟲食其絲即愈，詳蜘蛛下。

清・郝懿行《爾雅義疏》下三 伊威，委黍。舊説鼠婦别名，然所未詳。《説文》：蚜威，委黍。委黍，鼠婦也。《詩・東山》傳用《爾雅疏》引舍人曰：伊威名委黍。陸璣疏與舍人同。已見上文。蟠，鼠負。《本草》一名蚜蜣，《别録》一名蝛蠓。是舊説俱無異詞。郭云未詳，蓋失檢矣。

又 蟠，鼠負，瓮器底蟲。《説文》蟠，鼠婦也。又讀讀若樊，或曰鼠婦，是讀蟠同，婦、負古字通。《釋文》負又作婦，是也。《詩疏》引陸璣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今按：鼠婦長半寸許，色如蚯蚓，背有横文，腹下多足，生水甕底或牆根濕處。此蟲名蟠，不名負蟠。《本草》鼠婦，一名負蟠，非也。陶注一名鼠姑，又因鼠婦而爲名耳。《本草》又有蠪蟲，一名地鼈。《别録》一名土鼈，其形圓扁，大可寸餘，背上亦有横文，但其色黑，不類鼠婦，好在鼠壤土中及屋壁下。二物形狀大小迥别，《本草》亦分爲二。《廣雅》以蠪爲負蠜，蠜一作蟠，蓋沿《本草》鼠婦一名負蟠而誤。《玉篇》遂云蠪、鼠婦、負蠜也，則又沿《廣雅》而誤矣。《御覽》九百四十九引《説文》云：蟠蠪，鼠婦也，蟅乃衍字。《説文》蟅訓螽。《秋官・赤发氏》注以蠪爲貍蟲，貍與蟠同，是許、鄭皆不以蠪爲鼠婦也。説者多誤，故辨而正之。《本草》蠪蟲，即俗呼過蚤孃也。《埤雅》云：蠪逢申日則過街，與燈蛾爲牝牡。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物産》 鼠婦，伊威在室。《詩經・豳風》。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陸疏。濕生蟲，多足，大者長三四分，其色如蚓，背有横紋蹙起。《本草衍義》。

藝文

《詩經・豳風・東山》（漢・毛亨傳，鄭玄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燿宵行。【傳】果贏，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恻然令人感思。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箋】云伊當作繄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

雜録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九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壁。婢誤以履踐之，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著衰麻服，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視之，皆是鼠婦。婢作湯灌殺，遂絶。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蝎，鼠負蟲，巨者多化爲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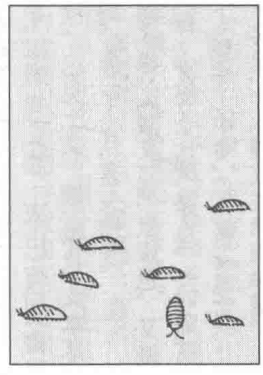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蠆》 《説文》曰：蠆，毒蟲也。象形，蓋象其奮螫曳尾之形，今之蠍也。説者以爲鼠負之大者多化爲蠍。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〇 微之又有蜘蛛詩三首，序云巴蜘蛛大而毒。【略】中人瘡痏潰音集。濕，且痛癢倍常。用雄黄苦酒塗所囓，仍用鼠婦蟲食其絲盡輒愈。療不速，絲縈心而無及矣。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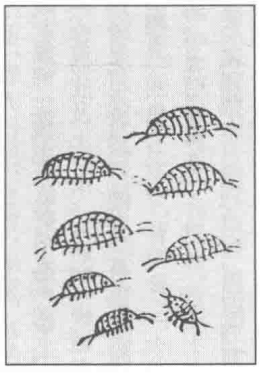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二

鼠婦



宋・蘇頌《圖經本草・鼠婦》 鼠婦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今處處有之，多在下濕處甕器底及土坎中，常憑著鼠背，故名鼠負。今作婦字，謬耳。《爾雅》云：蟠，鼠負。郭璞云：甕器底蟲。又云：蛨蟅，委黍。《詩・東山》云：蛨蟅在室。鄭箋云：此物家無人則生。然本經亦有此名，是今人所謂濕生蟲也。五月五日取。古方有用者，張仲景久瘧大鱉丸中使之，以其主寒熱也。

鼠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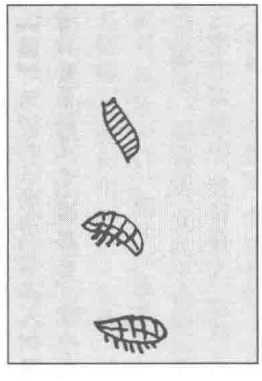


宋・王繼先《本草圖經》（紹興本草）

鼠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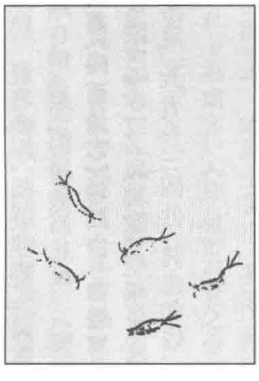


元・胡仕可《本草歌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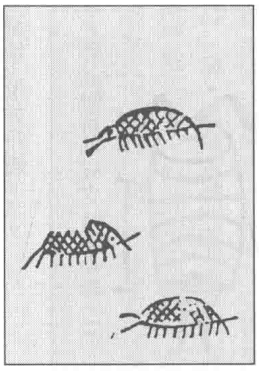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之鳥獸六 《詩》曰：蛨蟅在室。伊威，甕器底蟲，形似白魚而大。《爾雅》曰：蛨蟅，委黍。一名鼠婦，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

蛨蟅，即鼠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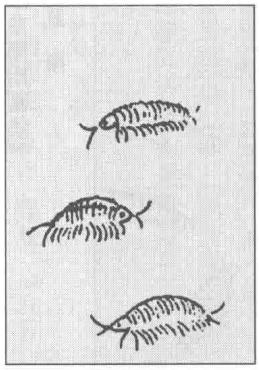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金陵本）

鼠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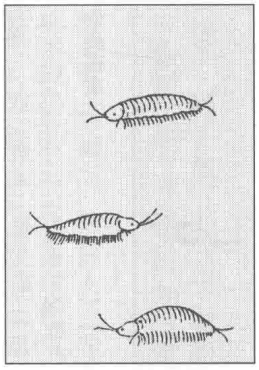
又（錢蔚起本）

鼠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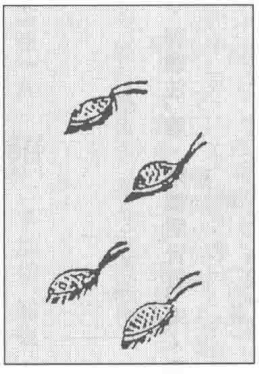
又《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鼠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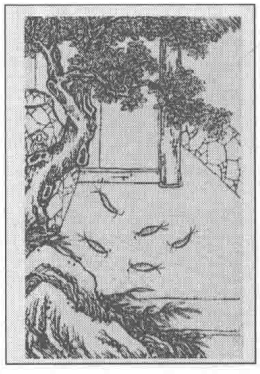
明・王文潔《太乙仙製本草藥性大全》

鼠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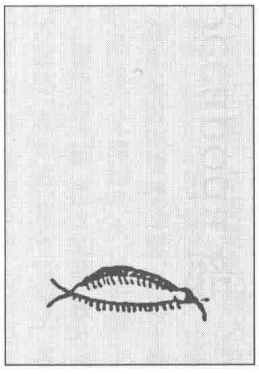
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一七八《蟲部》

蛢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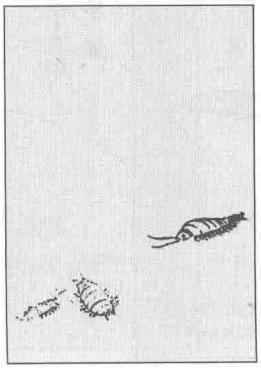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說》卷三　《爾雅》：伊威，委黍、蠐、鼠婦。郭璞注：瓮器底蟲。《說文》：鼠蜎也。陸璣疏：在壁根下，甕器底土中生，似白魚。《埤雅》：食之令人善淫，故名鼠婦，又名鼠姑，因濕化生，今俗謂之濕生。愚按：此蟲濕生，多足，大者長半寸餘，灰色，背有橫紋蹙起，常慝着地鼠背，故有婦姑諸名，室無人埽多有之。

伊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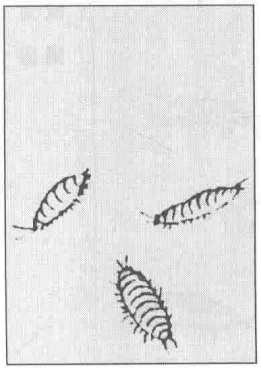
清・〔日〕岡元鳳《毛詩品物圖攷》卷六《蟲部》《傳》：伊威，委黍也。《集傳》：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寇宗奭云：濕生蟲，多足，大者長三四分，其色如蚓，背有橫紋蹙起。

伊威在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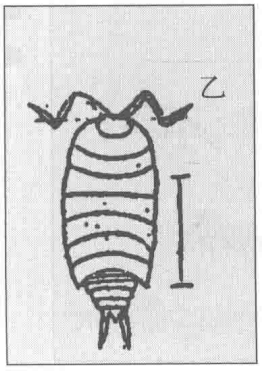


清・高硯五編《本草簡明圖說》

鼠婦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一〇章《甲殼類》草鞋蟲，產濕地，形如舟蛾。



第七十八圖　乙：草鞋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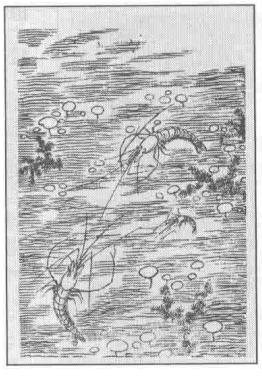
十足目Decapoda部

蝦類

蝦、鰕、長須公、虎頭公、曲身小子、沙虹

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一六〇《蝦部彙考》

蝦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一〇　鰝，大鰕。【注】鰕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魚爲鰝。【音義】鰝，音鄙，户老反。鰕，户加反。數，所主反。【疏】鰕之大者，長二三丈，鬚長數尺，若此之類者名鰝。

又　鮅鰕。【注】出穢邪頭國，見吕氏《字林》。【音義】鮅，符云反，又符粉

反。顧，孚粉反。郭云小鰕別名。鰕，下家反，字或作蝦。邪，羊嗟反。【疏】鮊魚，一名鰕。郭云出穢邪頭國，見吕氏《字林》。案：《説文》亦云。

漢・賈誼《新書》卷一〇 偭蠖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

漢・史游《急就篇》（唐・顔師古注）卷三 鯉、鮒、蟹、鱓、鮐、鮑、鰕【略】

鰕，音遐，一作蝦。【略】鰕，謂今之海蝦，堪爲酢脯，及所呼鰕米者。又所在水中小鰕，可生啗，若燠而食之皆是也。鰕之大者爲鰝。燠初狡反，鰝，音鎬。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二下 鰕：鮊也。从魚，叚聲。乎加切。

鰝：大鰕也。从魚，高聲。胡倒切。

又卷一三上 鰕：蝦蟆也。从虫，叚聲。乎加切。

漢・王逸《楚辭章句》卷一五《匡機》 從蝦兮遊陼，小人並進，在朝廷也。

鯨、鱣，大魚也，蝦，小魚也。

三國魏・張揖《廣雅》卷一〇《釋魚》 蝦。霞。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四 鰕，何加切，鮊也。長須蟲也。

南唐・徐鍇撰，朱翱反切《説文繫傳》卷二二 鰕：鮊也。从魚，叚聲。

痕加反。

鰝：大鰕也。从魚，高聲。候倒反。

又卷二五 鰕：蝦蟆也。从虫，叚聲。乎加切。

宋・丁度等編《集韻》卷三 蝦：蟲名。《説文》蝦蟆也。一曰蝦蟲與水母游。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三 鰝：下老切，魚名。《爾雅》：鰝，大鰕。又古老切，又黑各切。

又 蝦：何加切，蟲名。《説文》：蝦蟆也。一曰蝦蟲與水母游。又虚加切。又舉下切，至也。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 鰝，大鰕。郭云鰕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魚爲鰝，音鄭鄗。按：海中大鰕如臂者有之，少見有許大者，鰕今俗呼何，蓋鰝之訛耳。

又 鮊鰕，鮊音墳，據此所言即鰕也。然《説文》、《字林》皆謂鮊，魚名，出穢邪頭國。郭氏引以爲證。樵謂鮊魚自有之，而此所謂鮊者乃鰕也。不得引彼證此。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〇 蝦，多鬚，善游而好躍，其字從叚，物假之而遠者。今水母不能動，蝦或附之，則所往如意。荀卿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利水也，而絶江河。水母之假於蝦，亦其類。

元・戴侗《六書故》二〇 鰕：鰕，呼加切，水蟲可食者。溪、澤、江、海皆有之。其類不一，小者不盈寸，巨者須數尺。《爾雅》曰：鯨大者謂之鰕。注曰似鮎，四足，前似猴，後似狗。又曰：聲如小兒啼，大者八九尺。疏曰：雌鯨也。鰝，大鰕，鮊鰕。疏曰：鰕之大者長二三丈，須長數尺。《説文》曰：鰕，鮊也。按《爾雅》所謂鯨大者鰕，疑自爲魚名，非今所謂鰕也。

又 蝦：乎加切。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鰕：乎加切，鮊也。從魚，叚聲。

又 鰝：胡到切，大鰕也。從魚，高聲。

又 蝦：乎加切，蝦蟆也。从虫，叚聲。

元・黄公紹原編，熊忠舉要《古今韻會舉要》卷七 蝦，《説文》蝦蟆，从虫，叚聲。一曰蝦蟲與水母游。《爾雅翼》云：蝦多鬚而善游，而好躍，其字从假，假物而遠者。今水母不能動，蝦或附之則能往。《文選・江賦》水母目蝦。《爾雅・釋魚》以鰝爲大蝦。郭氏云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又閩中有五色蝦、梅蝦、蘆蝦、泥蝦、苗蝦，其類不一。又海中有蝦姑，狀如蜈蚣，一名管蝦，通作瑕。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蝦，何麻切，音遐。《説文》蝦蟆也。又，歌韻音呵。晉傅玄《苦雨詩》：湍瀆激牆隅，門庭若浚河，炊爨不復舉，竈中生螲蝦。蝦、鰕雖水族，鰕實魚屬。《説文》蝦歸蟲部，鰕歸魚部，族類分別甚明。舊注又借爲魚鰕字，引《爾雅翼》釋鰕，非是。又祝允明《野記》言公牒列海味名，有强蝦、水精蝦、蠏白蝦、紅芒蝦、蝶肚蝦。按：鰕譌爲蝦，公牒且然，誤不自舊注始，祝説失考正。

又 鰕，虚加切，罅平聲，水蟲可食，溪澤江海皆有之。磔須，鉞鼻，背有斷節，尾有硬鱗，多足，好躍，腸屬腦子在腹外。其長者二三尺，須長數尺者，曰龍鰕，常與水母游。今閩中有五色鰕。兩兩乾之，謂之對鰕。一曰以雌雄爲對。《北户録》曰：潮州、潘州南巴縣出紅鰕，尾吐紅子，色奪榴花，大者長二尺可理爲杯。又《海南雜志》：裔舶見波中雙檣遥漾，高可十餘丈，意其爲舟。老長年曰非舟，此海鰕乘霽曝雙須也。又海鰕長大，狀似龍，土人蜕殼，空其中，置燈，望之似龍形。李時珍曰：嶺南有天鰕，蟲大如蟻，秋社後羣墮水中化爲鰕，人以作鮓食。又海馬，鰕屬，首如馬，身如鰕，背有竹節文，長二三寸，亦名水馬。又模韻音呼。《易林》：鯉、鮒、鮪、鰕，積福多魚，資所有無，富我窮家。家，音姑。

又歌韻音呵。左思《吴都賦》罩兩鮹巢鰝鰕、乘黿鼉，同眾共羅。《爾雅》：鰝，鮹。皆鰕也。又曰：鮸大者謂之鰕。《六書故》曰：鮸疑自爲魚名，非今所謂鰕。按：鰕、鮸非一類。《爾雅》鰕當是譌文，未可謂鮸有鰕名，別作蝦，非。《長箋》通用蝦。鰕非魚，疑从虫，作一字二體。又《説文》鱦狀似蝦。《長箋》云蝦當用鰕。蝦，蝦蟆也。據此條，則與鰕疑从虫，自相矛盾，益信箋，前説誤。鰕本魚族，从鰕爲正。舊注鰕亦作蝦，誤與箋同。又《六書故》謂鮸非鰕屬，其説甚明。舊注又引《廣韻》大鮸也，亦非。

又　蝦，溪澤、江海皆有之。磔須、銊鼻，背有斷節，尾有硬鱗，多足好躍，腸屬腦子在腹外。

又　鰝，呼考切，豪上聲，鰕别名。《爾雅》：鰝，大鰕。**【注】**出海中，今青州呼鰕魚爲鰝。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五　鰕，一名沙虹，小者如鼠婦，大者如螻蛄。

清・顧炎武《唐韻正》卷四　鰕，古音同上。《急就篇》鯉、鮒、蟹、鱓、鮨、鮑、鰕，《易林》損之，乾鯉、鮨、鮒、鰕積福多魚，資所有無，富我窮家。一作蝦。《吴越春秋》越王夫人歌：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蝦：《唐韻》胡加切，《集韻》、《韻會》、《正韻》何加切，並音遐。《説文》：蝦蟆也。《史記・龜筴傳》：月爲刑而相佐，見食于蝦蟆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秋，黿蝦蟆鬬。《西陽雜俎》：蝦蟆無腸。又蝦蟆護，鳥名。《西陽雜俎》：南山下有鳥，名蝦蟆護，多在田中，頭有冠，色蒼，足赤，形似鷺。又車名。《南史・殷琰傳》：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帝遣劉勔西討之，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推以塞塹。又蝦蛤，獸名。司馬相如《上林賦》：蛤蝦。**【略】**又《集韻》虚加切，音鰕，蟲名。又《篇海》與鰕通。《爾雅翼》：蝦多鬚，善游，而好躍。今閩中五色蝦，長尺餘，具五色。梅蝦，梅雨時有之。蘆蝦，青色，相傳蘆葦所變。泥蝦，稻花變成，多在泥田中。又蝦姑，狀如蜈蚣，一名管蝦。《洞冥記》：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其鼻如鋸。張衡《南都賦》：蛟蝦，委蛇。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五　《事物紺珠》蝦，名長須公，又虎頭公、曲身小子。

綜　述

漢・張機《金匱要略論注》卷二四　鰕，無鬚及腹下通黑，煮之反白者不可食之。

漢・王充《論衡》卷一三《別通》　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八　作蝦醬法：蝦一斗，飯三升爲糝，鹽一升，水五升，和調，日中曝之，經春夏不敗。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二《紅蝦盃》　紅蝦出潮州、番州南巴縣。大者長二尺，土人多理爲盃，或釦以白金，轉相餉遺，乃玩用中一物也。王子年《拾遺》云：大蝦長一尺，鬚可爲簪。《洞冥記》載蝦鬚杖，馬丹常折丹蝦鬚爲杖，後棄杖爲丹石於海傍也。王隱《晉書》云：吴復置廣州，以南陽滕循爲刺史，或語循，蝦鬚長一丈，循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循，方乃服也。然兼《名苑》云廣州獻蝦頭杯，簡文將盛酒，無故自躍，乃不復用。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中　海蝦，皮殼嫩紅色，就中腦殼與前雙脚有鉗者其色如朱。余嘗登海舸，忽見牕版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如鋒刃，嘴上有鬚如紅筯，各長二三尺，前雙脚有鉗，云以此捉食，鉗篕如人大指，長三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於盃盂也。案《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五引此條云，《北户録》云滕恂爲廣州刺史，有客語恂，曰蝦鬚有一丈者，堪爲拄杖。恂不信，客去東海取鬚四尺以示，恂方伏其異。凡九句爲此書所無。又案：《海録碎事》引此書云：海中有大蝦鬚可爲杖，長丈餘，與此書所云『鬚如紅筯，各長二三尺』二語不同。

又　南人多買蝦之細者，生切，倖萊蘭香蓼等，用濃醬、醋先潑活蝦，蓋以生菜，以熱釜覆其上。就口跑出亦有跳出醋楪者謂之蝦生。鄙俚重之，以爲異饌也。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宋・高保衡、林億等校正）卷八〇　蝦鱠共猪肉食之令人常惡心，多唾，損精色。蝦無鬚，腹下通烏色者食之害人，大忌，勿輕。十一月十二月勿食蝦蚌著甲之物。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二三四　吴郡獻海鮮乾鱠四瓶。**【略】**又獻海蝦子三十梃。梃長一尺，闊一寸，厚一寸許，甚精美。作之法：取海白蝦有子者，每三五斗置密竹籃中，于大盆内以水淋洗。蝦子在蝦腹下，赤如覆盆子，則隨水從籃目中下。通計蝦一石可得子五升。從盆内漉出，縫布作小袋子如徑寸半竹大，長二尺，以蝦子滿之，急繫頭。隨袋多少，以末鹽封之，周厚數寸。經一日夜出曬，夜則平板壓之。明旦又出曬，夜依前。壓十日，乾則拆破袋出蝦子，梃色如赤琉璃，光徹而肥美，（鹽）〔鮮〕于鯽魚數倍。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二　蝦，無鬚及煮色白者不可食。謹按：小者

生水田及溝渠中，有小毒。小兒患赤白遊腫，擣碎傅之。鮓內者甚有毒爾。新見孟詵。

宋・施宿等《會稽志》卷一七 蝦，字書云長鬚蟲也。海中有蝦鬚長二丈。海蝦擣潑生食以案酒殊俊快。河蝦殼強，可烹食爾。越人謂杜鵑曰社豹，社豹啼時漁人賣小蝦，名社豹蝦。又有小蝦大如糠，覈曰糠蝦。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三 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

宋・范成大《吳郡志》卷三〇《土物》 海蝦子。大業六年，吳郡獻四十挺，挺一尺，闊二寸，厚寸許。先取海中白蝦子，以小布袋盛，末鹽封之，日曬，夜則平板壓，乾則破袋出之。包如赤瑠璃，美勝鱘子。其說又云白蝦一石，僅約五升，暴殄之酷無烈於此。今鱘子猶存，而蝦子則人不忍作矣。《大業雜記》。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五九《貢賦》 蝦，湖生者殼青，江產者色白。

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六《風土門》 蝦，有赤、白、青、黃斑數色。青者大如掌，土人珍之，多以餉遠。梅熟時曰梅蝦，蠶熟時曰蠶蝦，狀如蜈蚣而大者曰蝦姑。身尺餘，鬚亦二三尺曰蝦王，不常有。皆產於海。其產於陂湖者曰湖蝦，二鉗比他種其長倍之。

宋・常棠《海鹽澉水志》卷六《物產門》 海味，【略】鰕。河味，【略】鰕。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七《石蠏石蝦》 海南州軍海濱之地生石蠏，軀殼頭足與夫巨螯，宛然蝤蛑之形也。又有石蝦，亦宛然蝦形，皆藥物之所須也。云是海沫所化，理不可詰。《本草》石蠏能療目，而石蝦治療未詳。

陳藏器：食主五野鷄病。小兒患赤白遊癩，擣碎傅之。煮則色正赤。小兒及鷄狗食之，脚屈不行。江湖中者積大，煮之色白。陶云白者煞人，非也。海中有大者，已出《拾遺》條中，以熱飯盛密器中作鮓食之毒人至死。《食療》云：平動風發瘡疥。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二 蝦，蛤無血。

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魚龍》 魚鱉惟黑鯉魚最多。【略】查南之蝦重一斤已上。真蒲龜脚可長八九寸許。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 蝦，蝦魁、蝦姑、白蝦、草蝦、梅蝦、蘆蝦、稻蝦、對蝦、赤尾、塗苗、金鈎子、海蜈蚣。蝦魁，《嶺表異録》云：前兩脚大如人指，長尺餘，上有芒刺，銛硬，手不可觸，腦殼微有錯，身彎環亦長尺餘，熟之鮮紅色，一名蝦蚿，俗呼龍蝦。

按：《閩部疏》云海味重於天下者稱西施舌、江珧柱，泉漳間皆有之，而苦不稱美。其他鱗介殊狀異態多不可名，而最奇者龍蝦，置盤中猶蠕動，長可一尺許，其鬚四繚，長半其身，目睛凸出，上隱起二角，負介昂藏，體似小龍，尾後吐紅子，色奪榴花，真奇種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四《鱗之三・鰕》 【釋名】時珍曰：鰕，音霞，俗作蝦。入湯則紅色，如霞也。

【集解】時珍曰：江湖出者大而色白，溪池出者小而色青，皆磔鬚、銛鼻，背有斷節，尾有硬鱗，多足而好躍，其腸屬腦，其子在腹外。凡有數種：米鰕，糠鰕以精粗名也。青鰕，白鰕以色名也。梅鰕以梅雨時有也。泥鰕、海鰕以出產名也。嶺南有天鰕，其蟲大如蟻，秋社後羣墮水中化爲鰕，人以作鮓食。凡鰕之大者，蒸曝去殼，謂之鰕米，食以薑醋，饌品所珍。

【氣味】甘温，有小毒。詵曰：生水田及溝渠者有毒，鮓內者尤有毒。藏器曰：以熱飯盛密器中作鮓食，毒人至死。弘景曰：無鬚及腹下通黑并煮之色白者，並不可食。小兒及雞狗食之脚屈弱。鼎曰：動風，發瘡疥，冷積。源曰：動風熱，有病人勿食。

【主治】五野雞病，小兒赤白遊腫，擣碎傅之。孟詵。作羹治鼈瘕，托痘瘡，下乳汁，法制壯陽道，煮汁吐風痰，搗膏傅蟲疽。時珍。

【附方】新五鼈瘕疼痛：《類編》云：陳拱病鼈瘕，隱隱見皮內，痛不可忍。外醫洪氏曰可以鮮鮓作羹食之，久久痛止。明年又作，再如前治而愈，遂絶根本。補腎興陽：用鰕米一觔，蛤蚧二枚，茴香、蜀椒各四兩，並以青鹽化酒炙炒，以木香粗末一兩和勻，乘熱收新餅中密封。每服一匙，空心，鹽、酒嚼下甚妙。宣吐風痰用連殼鰕半觔，入葱、薑、醬煮汁。先喫鰕，後喫汁，緊束肚腹，以翎探引取吐。臁瘡生蟲：用小鰕三十尾，去頭、足、殼，同糯米飯研爛，隔紗貼瘡上，別以紗罩之，一夜解下，掛看皆是小赤蟲，即以葱、椒湯洗淨，用舊茶籠內白竹葉，隨大小剪貼，一日二換。待汁出盡，逐日煎苦楝根湯洗之，以好膏貼之。將生肉，勿換膏藥，忌發物。《直指方》。血風臁瘡：生鰕、黃丹擣和貼之，日一換。《集簡方》。

海鰕。《拾遺》。【釋名】紅鰕、藏器。鱃。浩，《爾雅》。

【集解】藏器曰：海中紅鰕長一尺，鬚可爲簪。崔豹《古今注》云：遼海間有飛蟲，如蜻蛉，名繙紺，七月羣飛，其肉可爲鱠，甚美。又劉恂《嶺表録》云：海鰕皮殼嫩紅色，前足有鉗者色如朱，最大者長七八尺至一丈也。閩中有五色鰕，

亦長尺餘，彼人兩兩乾之，謂之對鰕，以充上饌。

【氣味】甘平，有小毒。時珍曰：同猪肉食，令人多唾。

鮓，**【主治】**飛尸蚘蟲，口中甘蜇，齲齒，頭瘡，去疥癬，風瘙身癢，治山蚊子入人肉，初食瘡發則愈。藏器。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　謝豹，蟲也，以羞死，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是蟲聞杜鵑聲則死，故謂杜鵑，亦曰謝豹，而鵑啼時得蝦，曰謝豹蝦。

又　吳越王宴陶穀。**【略】**蝦自龍蝦至線蝦，極小者，計亦不下三十餘種。人之徇口腹，乃至窮極若此。

明・王逵《蠡海集・庶物類》　鰕與蟹堅在外，離象也。熟之而色歸赤，離中含陰，陰中不生，故鰕蟹之子皆在腹外。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一一　酒醃蝦法：用大蝦，不見水洗，剪去鬚尾，每斤用鹽五錢，淹半日，瀝乾，入瓶中，蝦一層放椒三十粒。以椒多爲妙，或用椒拌蝦，裝入瓶中亦妙。裝完，每斤用鹽三兩，好酒化開，澆入瓶內，封好泥頭。春秋五七日即好吃，冬月十日方好。

又　曬蝦不變紅色，蝦用鹽炒熟，盛籮內，用井水淋洗去鹽，曬乾色紅不變。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六　蝦米，閩出龍蝦大，次則對蝦。海豐土蝦肉黑，如小兒臂，俱宜酒醋烹之則香。靖江小蝦色白最香，竟可乾食。《清波襍志》曰：淮甸蝦米用席裹入京，皆枯黑無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蝦》　蝦代蛇睇，亦兆兵歲，須可杖簾，尤繁厥系。

水母目蝦，詳前。又《蟹譜》：吳俗有蟹荒蝦兵之語，以其披堅執銳也，歲或暴至，則鄉人以爲兵證。《爾雅》：鰝，大蝦出海中者，長二三丈，游行則豎其鬚，高於水面，故字从高。鬚長數尺，可以織簾。《嶺表録異》：劉恂曾登海舶，入舵樓，忽見牕板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觜尖利如鋒刃，觜上有鬚如紅筯，各長二三尺，雙脚有鉗，鉗蠶如人大指，長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於盃盂也。《北户録》：滕循爲廣州刺史，有客語循曰，蝦鬚有一丈者，堪作拄杖，循不之信。客去東海，取鬚四尺以示，循方伏其異。《交廣記》：吳有廣州刺史語滕修蝦鬚長一丈，不之信，其人後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一事而載小異。又，交趾蝦巨如柱，鬚長七八尺者，海濱以作拄杖甚佳。陳剛中詩蝦鬣作筇杖。《廣韻》蝦，魚屬，閩中有五色蝦、梅蝦、盧蝦、泥蝦、苗蝦。

又　海中有管蝦、梅蝦數千萬尾不及斤，五六月間生，一日可滿數十舟，色白可愛。泥蝦可爲醬，并苗蝦皆極細不可辨。《五雜俎》：吳越王宴陶穀，蝦自龍蝦至線蝦，計亦不下三十餘種。按：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可作杖。《漁書》云：龍蝦一名蝦魁，其首如龍，有刺，眼如蟹而大，眉上起二角，鬚長數尺，兩傍共十脚，脚末有爪，爪上有毛徑寸，黄金色，負介昂藏，體似小龍，大可二三斤，色緑碧，炊熟硃紅，鬚紅白相間，味絶甘美，鮮食尤佳，出閩之玄鍾銅山間。海蝦名最多，黄蝦每兩相插成對，有金鈎、班節、沙蝦、劍青尾之類。又有蝦姑、蝦候各種，雖不中俎，皆蝦族也。溪澗中亦有多産，其大者産婦食之有乳，鄉人呼爲狗蝦。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四《蟲語・蝦》　蝦字始見於賈誼《弔屈賦》，曰夫豈從蝦與蛭螾。蝦莫多於粤水，種類甚繁，小者以白蝦、大者以蟛蝦爲美。蟛蝦産鹹水中，大者長五六寸，出水則死。漁人以絲粘網，其深四尺有五寸、長六尺者，仄立海中。絲柔而輕，蟛蝦至則鬚尾穿胃，弗能脱也。兩兩乾之爲對蝦，以充上饌，鮮者肉肥白而甘。其次曰黄蝦、白蝦、沙蝦。最小者銀蝦，狀如繡鍼。以紵布爲網，網大丈有二尺。以二罾戚繫之，口向上流。取蝦卵及禾蟲亦復如是。銀蝦，稍大者出新安銅鼓角海，名銅鼓蝦，以鹽藏之味亦美。其蝦醬則以香山所造者爲美，曰香山蝦。其出新寧大襟海上下二川者亦香而細，頭尾與鬚皆紅，白身黑眼。初醃時每百斤用鹽三斤，封定缸口。俟蝦身潰爛，乃加鹽至四十斤，於是味大佳，可以久食。一種名蝦春，粤方言，凡禽魚卵皆曰春，魚卵亦曰魚春子。唐時吳郡貢魚春子，即魚子也。然蝦春非蝦之卵也。江中有水蛷，大僅如豆，其卵散布，取之不窮。産新會者卵稍粗，滋味益好，燒之通紅，紅故鮮明多脂而可口。次則番禺深井、江勒海所産，村落間家有數甕，終歲醃食之，或以入糟，名泥蝦。

丹蝦，産惠州西湖。其色青，煮熟丹紅，絶鮮美。諺云：湖上漁家，白飯丹蝦。白飯者水晶魚也，長不盈寸，大不過分，其色瑳潔，無乙有丙，八九月有之。

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卷七　鰕郭曰音遐。任臣案：梁虞《荔鼎録》曰宋文帝得鰕魚，遂作鼎。曰鰕魚四尺。

又　《爾雅》：鯢，大者亦謂之鰕，皆同名異物。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三五《魚部》　鰕：《唐韻》胡加切，《集韻》、《韻會》，何加切，音遐。《説文》：鮘也。《爾雅・釋魚》：鮘，鰕。**【注】**出穢邪國。**【疏】**鮘魚，一名鰕。又《爾雅・釋魚》：鯢大者謂之鰕。**【疏】**鯢，雌鯨也。大者長八九尺，別名鰕。互詳鯢字注。又《爾雅・釋魚》：鰝，大鰕。**【注】**鰕，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魚爲鰝魚也。梁虞《荔

鼎録》：宋文帝得鰕魚遂爲鼎。又《山海經》：龍魚，陵居狀如狸。一曰鰕，即有神聖乘之以行九野。又《説文長箋》同蝦。《急就篇》注鰕：今之海鰕，堪爲酢醢及所呼鰕米者。又所在水中小鰕可生啗，若煠而食之，皆是也。《正字通》：水蟲，可食，溪澤江海皆有之，磔須、鉞鼻，背有斷節，尾有硬鱗，多足好躍，腸屬腦，子在腹外。又《南海雜志》：商舶見波中雙檣遥漾，高可十餘丈，意其爲舟，老長年曰此海鰕乘霽曝雙鬚也。又《集韻》、《韻會》、《正韻》虚加切，音岈。又《集韻》舉下切，音雅。義丛同。

清・郝懿行《爾雅義疏》下四　鰝，大鰕：鰕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魚爲鰝，音鄭鄗。

《説文》：鰝，大鰕也。《古今注》云：遼海間，青鰕化爲紺蝶，似蜻蛉羣飛闇天。《桂海虞衡志》云：天鰕狀如大飛蟻，秋社後有風雨則羣墮水中，有小翅。然則鰕善躍，又解飛騰也。《北户録》云：海中大紅鰕長二丈餘，頭可作盃，鬚可作簪杖。《水經・浪水》注引《廣州記》：滕脩爲刺史，脩鄉人語脩鰕鬚長一丈，脩責以爲虚，其人乃至東海取鰕鬚長丈四尺示脩，脩始服謝也。

又　魵鰕，出穢邪頭國，見吕氏《字林》。

《説文》：魵，魚名，出蔵邪頭國。《字林》本於《説文》也。《釋文》引郭云小鰕别名，蓋郭音義之文欲别於鰝、大鰕。不知此魚名耳。《御覽》引《廣志》云斑文魚出濊國，獻其皮，《魏略》云濊國出斑魚皮，漢時恒獻之。然則斑魚即魵魚，魵、斑聲近，郭云小鰕失之。

又《記海錯・蝦》　海中有蝦，長尺許，大如小兒臂。漁者網得之，俾兩兩而合，日乾，或腌漬，貨之謂爲對蝦。其細小者，乾貨之曰蝦米也。案：《爾雅》云鰝，大蝦。郭注：蝦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蝦魚爲鰝。《北户録》云海中大紅蝦長二丈餘，頭可作杯，鬚可作簪，其肉可爲鱠，甚美。又云蝦鬚有一丈者，堪拄杖。《北户録》之説與《爾雅》合。余聞榜人言：船行海中，或見列桅如林，横碧若山，舟子漁人動色攢眉，相戒勿前。碧乃蝦背，桅即蝦鬚矣。

清・吴玉搢《别雅》卷二　瑕，霞，蝦也。張衡《南都賦》：駮瑕委蛇。李善注瑕與蝦古字通。《吴越春秋・越王夫人烏鵲歌》：啄霞矯翮兮雲間。霞亦蝦字也。古本作霞，近刻已多改作蝦。

清・李調元輯《南越筆記》卷一一《蝦》　蝦之種類甚繁，小者以白蝦，大者以蟶蝦爲美。蟶蝦産鹹水中，大者長五六寸，出水則死。漁人以絲粘網，其深四尺有五寸、長六尺者，仄立海中。絲柔而輕，蟶蝦至則鬚尾穿罥弗能脱也。兩兩乾之爲對蝦，以充上饌，鮮者肉肥白而甘。其次曰黄蝦、白蝦、沙蝦。最小者銀蝦，狀如綉針。以紵布爲網，網大丈有二尺，以二罾咸繫之，口向上流，取蝦卵及禾蟲亦復如是。銀蝦，稍大者出新安銅鼓角海，名銅鼓蝦，以鹽藏之，味亦美。其蝦醬則以香山所造者爲美，曰香山蝦。其出新寧大襟海上下二川者，亦香而細，頭尾與鬚皆紅，白身黑眼。初醃時，每百斤用鹽三斤，封定缸口，俟蝦身潰爛，乃加鹽至四十斤，於是味大佳，可以久食。一種名蝦春。粤方言凡禽魚卵皆曰春，魚卵亦曰魚春子。唐時吴郡貢魚春子，即魚子也。然蝦春非蝦之卵也。江中有水蛆，大僅如豆，其卵散布，取之不窮，産新會者卵稍粗，滋味益好，燒之通紅，紅故鮮明，多脂而可口。次則番禺深井、江勒海所産。村落間家有數甕，終歲醃食之。或以入糟，名泥蝦。又丹蝦産惠州西湖，其色青。煮熟丹紅，絶鮮美。諺云：湖上漁家，白飯丹蝦。白飯者，水晶魚也，長不盈寸，大不過分，其色瑳潔，無乙有丙，八九月有之。

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八　鰝鰕，海鰕也。江鄉且無，何況於滇。滇池多藻，出細鰕，漁人乾之鬻於市，百錢一筐，由滇人不知重也。土人言亦有大鰕長數寸，漁人匿之而私市，恐官之誅求也。

清・阿桂、劉謹之等《盛京通志》卷一〇七《物産・水族類》　蝦，出海中者，去殼曰蝦米，通行各省。大者長數寸，合配曰對蝦，小者曰金鈎蝦。大凌河有蝦醬取油，通行各邑。小蝦，出蓋平海邊者名紅毛子，作蝦醬尤佳，曬乾者爲蝦皮。

清・季念詒等纂《通州直隸州志・民賦志・物産・介之屬》　蝦，江、河、海皆産，出狼山東西沙者殼白色，出吕石掘諸場者曰梅，曰芒，曰蘆，曰管，曰條，曰水。最大曰對蝦，長六七寸。制爲米則有水晶、鷹爪、鴿脚諸名。

清・蔣師轍、薛紹元纂（光緒）《臺灣通志・物産》　蝦蛄托，尾有刺能傷人《澎湖廳志》。

清・徐文靖《管城碩記》卷二二　魵，注云：焚上聲，鰕别名。《爾雅》：魵，鰕。《説文》：魵，魚名，出蔵邪頭國。

又　鰕，魵也。按《説文》鰕，用魵訓魵，汎云魚名。後先矛盾，況鰕，江海所在皆有之，非必出蔵邪頭國，《説文》誤。《長箋》：鰕前行，張二掌，有分勢，故从分，亦不辨《説文》魵别訓魚名之誤。舊注兩引《爾雅》、《説文》，失考正。

按：《爾雅・釋魚》鰕凡有三：一曰鰝，大鰕。郭注：鰕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魚爲鰝。《廣州記》曰：盧循爲刺史，循鄉人至東海取鰕鬚，長四尺，送示循，是也。一曰鯢，大者謂之鰕。邢昺曰：鯢，雌鯨也。大

者長八九尺，別名鰕，是也。一曰鮈鰕。郭注出蕿邪頭國，見吕氏《字林》。《漢志》樂浪郡有邪頭蕿縣，蕿即穢邪頭國，蓋穢種也。漢以爲縣。鮈魚，一名鰕，即縣所出者，是也。《詩・魯頌》：有駜有駓。陸氏按：《説文》：駓，赤白雜色，文似鰕魚。則是鮈鰕爲魚名，出蕿國者，非謂所在皆有之鰕也。焦氏《易林》鯉鮒鮪鰕積福多魚。張融《海賦》伏鱗漬綵升鮈，注文亦皆以鮈鰕爲魚名也。《山海經》龍魚陵居狀如鯉，一曰鰕。注曰鰕音遐。梁虞《荔鼎録》宋文帝得鰕魚，遂作鼎。曰鰕魚四足，鰕之名魚者正多，何乃以《説文》鮈鰕魚名爲誤。《長箋》解鮈字尤屬支離。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　乾蝦、蝦米、鷹爪、蝦子、對蝦。

蝦生淡水者色青，生咸水者色白，溪澗中出者殼厚，氣腥，以其得土氣薄也。湖澤池沼中者殼薄肉滿，氣不腥，味佳，海中者色白肉粗，味殊劣。入藥以湖澤中者爲第一。以蝦煮曬乾去殼。大者曰鷹爪，小者曰蝦米。

又　蝦子名曰蝦春。錢塘八月潮盛時，江濱人俟潮退後，率于江沙淺水處撈取蝦子，入市貨賣。黏者以腐渣摻和，取少許置銅銚中和鹽炒之，色純紅者乃真。多醃藏貯，作來春食品。《綱目》蝦及海蝦分條明晰于蝦内，『集解』下載蝦米，海蝦，『集解』下載對蝦，皆不立『主治』，僅云充饌品而已，故悉爲『補正』其缺。

蝦米味甘性平，逐風痰。胡澔《法制編》有蛤蚧蝦制法，云食之補腎益陽。蝦米一斤，蛤蚧二枚，茴香、蜀椒各四兩，並以青鹽化酒炙炒，以木香末一兩和匀，乘熱收新罐中密封。每服一匙，空心，鹽、酒嚼下，甚妙。

鷹爪，味甘性平，治疣去癬。食物宜忌，治無乳及乳病。蝦米酒：鮮蝦米一斤，取净肉搗爛，黄酒熱服，少時乳至。再用豬蹄湯飲之，一日幾次，其乳如泉。

蝦子，鮮者味甘，醃者味鹹甘，皆性温助陽，通血脉，俱見食物宜忌。敏按：粤語云蝦春，非蝦子也。江中有水蛩，大僅如豆，其卵散佈，取之不窮。然則蝦春之性當與蝦性有别，陳芝山助陽之説，或未加精核耳。

對蝦，《粤志》：蟶蝦産鹹水中，大者五六寸，出水則死。漁人以絲黏網，其深四尺有五寸、六寸者，仄立海中。絲柔而輕，蟶蝦至則須尾穿罥，弗能脱也。兩兩乾之爲對蝦，鮮者肉肥白而甘。朱排山《柑園小識》：海蝦磔須鉞鼻，背有斷節，尾有硬鱗，多足而好躍，大於溪河所生，長尺餘，須可爲簪，土人兩兩乾之，謂之對蝦，以充上饌。《宦遊筆記》：淮海産對蝦，長數寸，兩兩乾之，勾結如環，烹以爲羹，味鮮美，居人往往以享客，且可至遠。或曰以雌雄爲對，但當懷子，既散之後，雌雄亦無從辯。自其出時，自正月望後始，二、三、四月大盛，端陽而後即杳不可得，亦物理之不可推者也。

補腎興陽，燒酒浸服。治痰火，後半身不遂，筋骨疼痛。《醫學指南》：核桃仁、棉花子仁、杜仲炒巴戟、朱砂、骨碎補、枸杞子、續斷、牛膝各二兩，大蝦米四兩，兔絲餅四兩，用燒酒二十觔煮服。如年高者，加附子、肉桂各一兩。酒服完，將渣曬乾爲細末蜜丸，每服二錢，酒送下。

蝦醬，粤語。蝦醬以香山所造爲美，曰香山蝦，其出新寧大襟海上下二川者亦香而細，頭尾與須皆紅，白身黑眼。初醃時，每百觔用鹽三觔，封定缸口，侯蝦身潰爛，乃加至四十觔鹽，於是味大佳，可以久食。

解毒樹蠱：廣有毒樹蠱，其樹無花，結子如牛嬭，食之立死，以蝦醬解之。《宦遊筆記》：遼東大凌河出蝦醬、蝦油，皆甘美。平海又出一種小蝦，名紅毛子。作蝦醬尤佳。今浙江寧波及蘇皆有蝦醬，爲亦佳。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四　藁蝦，即鰝也，其形似魚而鬚脚蝦也。各島得者，以肉僞江瑶柱。《爾雅》：鰝，大鰕。【注】鰝，大鰕，出海中，長二三丈，遊行則豎其鬚，高於水面，故其字從高。鬚長數尺，可以爲簾。蒼按：凡蝦皆磔鬚，鉞鼻，背有斷節，尾有硬鱗，多足，好躍，腸屬腦，子在腹外。藁蝦僵硬，其鬚有細刺，古稱蝦鬚簾。《拾遺記》：蝦鬚長一尺，可爲簾。今蜀中之中江簾，細者稱蝦鬚，言其細如蝦鬚，未聞竟以蝦鬚爲簾也。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鰕》　《事物紺珠》：鰕，名長鬚公，又名虎頭公。《本草綱目》：鰕出江湖者大而色白，出溪池者小而色青，並磔鬚、鉞鼻，背有斷節，尾有硬鱗，多足好躍，腸屬於腦，子在腹外，肉有小毒。孟詵曰：生水田及溝渠者尤毒，不可食。陶弘景曰：一種無鬚及腹下黑與煮之不紅者，亦不可食。旭按：蘆葦亦能變鰕，名蘆鰕，其色青。一種灰色者名泥鰕，又名苗鰕，多在泥田中，或説稻花變成。又有梅鰕，乃梅雨時所出者。又有米鰕，乃鰕之至小者，曝乾曰鰕米，並可食。

紀事

《晉書》卷七六《虞潭》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温，鱉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

《北齊書》卷四《文宣帝紀》　天保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曝死。夏四月庚

午，詔禁取蝦、蠏、蜆、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〇五《唐紀二十一》 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江淮旱，飢民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衆。後禁屠捕而殺人如刈草菅，可以人而不如物乎。蝦，户加翻。

清・傅恒等編纂《歷代通鑑輯覽》五三《唐中宗皇帝・則天皇后長壽元年》 夏五月，周禁天下屠殺、採捕。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

清・謝道承等編纂（雍正）《福建通志》卷六五《雜紀祥異》 嘉靖四年，梅花鎮海水忽變赤色，經旦復清，魚蝦可數。

藝文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一六 吏徵魚户稅，人納火田租，亥日饒鰕蠏，寅年足虎貙。抽居切。

宋・梅堯臣《宛陵集》卷四八《鰕》 自生江海涯，小大形拳曲。宫簾織以鬚，水母憑爲目。賢將蔽其私，賤用資不足。於物豈無助，況能參鼎肉。

明・王鏊《震澤集》卷一 《海蝦圖》：茫茫大海浮穹壤，日月升沉鼈背上。其間物怪何所無，海馬天吴大如象。有魚如屋，鱟如帆，蝦最細微猶十丈。髯鼈怒氣須如戟，力戰洪濤欲飛出。江湖魚蠏總蜉蝣，畜眼平生未曾識。畫工何處寫汝真，夢中曾到長須國。黑風吹海浪如山，魚龍變化須臾間。從龍願作先驅去，去上青天生羽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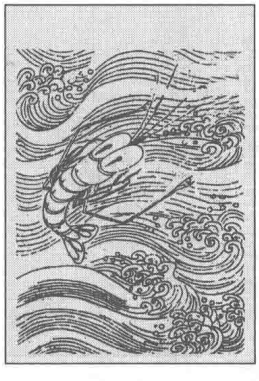
雜録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四 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王、長戢、波目、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悦。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蘂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頷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慼，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絶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宫狀如佛寺所圖，天宫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説，龍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内並無此國。其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鰕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籤數十如屋，滿中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籤，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舟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 鰝，音浩。大鰕。鰕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魚爲鰝。音鄭鄗。鰕，音霞。

鰝，大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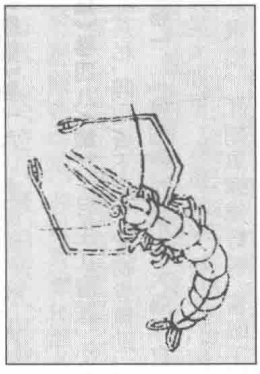
又　魵鰕出穢邪頭國。

魵　鰕



元・忽思慧《飲膳正要》

蝦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之鳥獸六

鰕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鰕，大海鰕



對蝦科Penaeidae 分部

對蝦、蟳蝦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風土門一・土産・魚之屬》　蝦有赤、白、青、黄、斑數色，青者大如掌，土人珍之，多以餉遠。【略】皆産於海。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叙産》　鰕有赤、白、青、黄、斑數色，青者大如兒臂，土人珍之，多以餉遠。【略】皆産於海。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鱗部下》　對蝦，土人腊之，兩兩對插以寄遠。

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四《養生部四・蟲屬制》　青鰕，海中産，今曰對鰕。六制。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互錯部・蝦》　海蝦，名最多，黄蝦每兩相插成對，有金鈎、班節、沙蝦、劒青尾之類，【略】皆蝦族也。

清・沈翼機等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一《物産・海族》　海鹽縣，《圖經・鱗之品》青蝦、白蝦、黄蝦、海蝦及水母。《介之品》有瑟蟹。八月青蝦只有重三四兩者，漁者臘之曰對蝦。凡蝦自四月至此爲盛，人家烘貯以飣盤案。

又卷一〇五　崇禎《寧海縣志》：蝦種大者曰對蝦，味至美。

清・劉謹之、阿桂等（乾隆）《盛京通志》卷一〇七《物産・水族類》　蝦出

海中者去殼曰蝦米，通行各省。大者長數寸，合配曰對蝦。小者曰金鈎蝦。

清・謝道承等纂（乾隆）《福建通志》卷一〇《物産》 對蝦，土人熟而乾之，兩兩對插，可以寄遠。赤尾蝦，蝦之小者。金鈎子，又小於赤尾而味尤珍。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介部・對蝦》 《粵志》：蟶蝦産鹹水中，大者五六寸，出水則死。漁人以絲黏網，其深四尺有五寸六寸者，仄立海中。絲柔而輕，蟶蝦至則須尾穿冒，弗能脱也。兩兩乾之爲對蝦，鮮者肉肥白而甘。朱排山《柑園小識》：海蝦磔須鉞鼻，背有斷節，尾有硬鱗，多足而好躍，大於溪河所生，長尺餘，須可爲簪。土人兩兩乾之，謂之對蝦，以充上饌。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四《記蟲》 對蝦，産羅源、寧德，長二三寸，土人珍之，兩兩相對，可以寄遠，味豐。南鎮，長二寸，産福甯之南鎮，淡乾以遠市，蓋以地名蝦。赤尾，小於南鎮，天津呼滷蝦。又有金鈎子，小於赤尾，味佳。

中國明對蝦*Fenneropenaeus chinensis*

青蝦

清・黄之雋等編纂（乾隆）《江南通志》卷八六《食貨志・松江府》 青鰕大如掌，俗稱對鰕。

清・姚光發等纂（光緒）《松江府志續志》卷五《物産》 青蝦，顧引《瑣碎録》：不可與糖蜜同時食。《衛志》：青村南匯人熟而曝之，束成雙售，名對蝦。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介部・對鰕》 《宦遊筆記》：淮海産對鰕，長數寸，兩兩乾之，勾結如環，烹以爲羹，味鮮美，居人往往以享客，且可致遠。或曰以雌雄爲對，但當懷子，既散之後，雌雄亦無從辨。至其出時，自正月望後始，二三四月大盛，端陽而後即查不可得，亦物理之不可推者也。

周氏新對蝦*Metapenaeus joyneri*

黄蝦

元・徐碩（至元）《嘉禾志》卷六《物産・魚之品》 黄蝦。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互錯部・蝦》 海蝦，名最多。黄蝦每兩相插成對。

清・沈翼機等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産・嘉興府》 海族：海鹽縣《圖經・鱗之品》有黄魚、【略】黄蝦。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四《記蟲》 黄蝦，海濱皆産。長二三寸，醃入省會，味遜白蝦。

沙棲新對蝦*Metapenaeus moyebi*

沙蝦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互錯部・蝦》 海蝦，名最多。【略】有金鈎、斑節、沙蝦、劍青尾之類。

新對蝦*Metapenaeus* spp.

蘆蝦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〇《釋魚三》 蘆蝦，青色，相傳蘆葦所變。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土俗類四・物産》 蝦有數種【略】其甜者爲蘆蝦，或傳蘆葦所化，閩縣長樂近江有之。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鱗部下・蝦》 蘆蝦，是蘆葦所變，味甘美，鮓之尤妙。國初魯進貢。

清・謝道承等纂（乾隆）《福建通志》卷一〇《物産》 蘆蝦，相傳蘆葦所變者。

亨氏仿對蝦*Parapenaeopsis hungerfordi*

節蝦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四《記蟲》　又有節蝦，節黑長，與黄蝦等，殼厚肉粗。凡蝦殼薄脆者味豐，節透明者肉細。

斑節對蝦*Penaeus monodon*

五色蝦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〇《釋魚三》　今閩中五色蝦長尺餘，具五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四《鱗之三・海蝦》　閩中有五色蝦，亦長尺餘，彼人兩兩乾之，謂之對蝦，以充上饌。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四《記蟲》　五色蝦，長尺餘，具五色，鹹淡水有之。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五色鰕》　《正字通》：閩中有五色鰕，長尺餘，彼人兩兩乾之，呼對鰕。

櫻蝦科Sergestidae 分部

毛蝦*Acetes* spp.

蝦皮、蝦米、紅毛子、香山蝦、梅蝦、塗苗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〇《釋魚三》　梅蝦，梅雨時有之。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土俗類・物産》　蝦有數種。梅蝦，梅雨時有之。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風土門・土産・魚之屬》　蝦有赤、白、青、黄、斑數色。【略】梅熟時曰梅蝦。鹽熟時曰鹽蝦。【略】皆産於海。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叙産》　鰕有赤、白、青、黄、斑數色。【略】梅熟時曰梅蝦。鹽熟時曰鹽蝦。【略】皆産於海。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鱗部下・蝦》　梅蝦，梅雨時出洲渚間。

又　塗苗，《海物異名記》謂之醬蝦，細如針芒，海濱人醎以爲醬，不及南通州出。長樂港尾者佳，梅花所者不中。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蝦》　梅蝦，數千萬尾不及斤。五六月間生。一日可滿數十舟。色白，可愛。

清・劉謹之、阿桂等纂（乾隆）《盛京通志》卷一〇七《物産・水族類》　小蝦，出益平海邊者名紅毛子，作蝦醬尤佳，曬乾者爲蝦皮。

清・謝道承等纂（乾隆）《福建通志》卷一〇《物産》　梅蝦，梅雨時出洲渚間。

又　塗苗，《海物異名記》謂之醬蝦，細如針，聚若淖泥，海濱人鹽以爲醬。已上俱出鹹水。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介部・蝦醬》　蝦醬以香山所造爲美，曰香山蝦，其出新寧大襟海上下二川者亦香而細，頭尾與須皆紅，白身黑眼。初醃時，每百觔用鹽三觔，封定缸口，侯蝦身潰爛，乃加至四十觔鹽，於是味大佳，可以久食。解毒樹蟲。廣有毒樹蟲，其樹無花，結子如牛嬭，食之立死，以蝦醬解之。《宦遊筆記》：遼東大凌河出蝦醬、蝦油，皆甘美。平海又出一種小蝦，名紅毛子，作蝦醬尤佳。今浙江寧波及蘇皆有蝦醬，味亦佳。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四《記蟲》　蝦米，漉小蝦，曬乾。出長樂梅花者白潤潔淨，廠石以下次之，帶濕者曰蝦飣。又有蝦蛋，群蝦集海套，放子於水草，乘而薄醃之，色青者爲美，色紅者摻豆渣，以薑蒜和豬油一沸即熟。瘡疥勿食，防潰爛癢痛。

又　土苗，即塗苗，海蟲之極微細者。《海物異名記》謂之醬蝦，細如針芒，波徒頃鬚若泥淖，海濱人鹽以爲醬。蒼按：今海人亦稱醬蝦，色藍，鹽醃可久不壞。福興村民藉此下飯，年貨數萬桶。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一〇

章《甲殼類》　苗蝦，似蝦而體小，足肢歧而爲二，不便行走，常游泳於海面。

藻蝦科 Hippolytidae 分部

水母深額蝦 *Latreutes anoplonyx*

晉・張華《博物志》卷三《異魚》　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從廣數尺方圓，名曰鮓魚。無頭目處所，內無臟，衆蝦附之，隨其東西，人煮食之。

南朝梁・蕭統編《文選》（唐・李善注）卷一二《郭璞〈江賦〉》　水母目蝦。蝦，《南越志》又曰：海岸間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蛇，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没。蛇音蜡，二字並除嫁切。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水母》　《稽聖賦》云：水母，東海謂之蛇，音蜡，正白蒙蒙如沫，生物皆別無眼耳，故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驚，此物亦隨之而驚，以蝦爲目，自衛也。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上　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謂之蛇。疑駕切。【略】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汎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没，乃是蝦有所見耳。《越絶書》云海鏡蟹爲腹，水母即蝦爲目也。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二《蟲部下品》　蜡，音宅。【略】一名水母，一名樗蒲魚。生東海，如血餡，大者如床，小者如斗，無腹胃、眼目，以蝦爲目。蝦動蛇沈，故曰水母目蝦。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〇《釋魚三》　鮀，生東海，正白濛濛如沫，又如凝血，從廣數尺方圓，生氣物也。有智識無腹藏，無頭目處所，故不知避人。衆蝦附之，隨其東西，蛇以蝦爲目，無蝦則浮沉不常。得兩蝦附其下，汎水如飛矣。蝦見人則驚，蛇亦隨之而没，故曰蝦動蛇沉。《江賦》曰璅蛞腹蟹，水母目蝦也。

宋・施宿等（嘉泰）《會稽志》卷一七《草木蟲魚鳥獸》　水母，一名蝦蛇，閩人直曰蛇，大小不等，形如覆帽而無口眼。今三江斗門海浦潮退，人可拾取，常有蝦寄其上方，其浮泛水上，人欲捕之，輒歘然而没，乃是蝦有所見爾。《越絶書》曰海鏡蜞爲腹，水母蝦爲目也。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敘産・水族之品》　鮀魚，《本草》作蜡，一名乍魚，一名水母，一名撦蒱魚。【略】以鰕爲目，鰕動鮀沉，故曰水母目鰕。

宋・朱勝非《紺珠集》卷四　水母者，閩人謂之蚱，渾然凝結，大如覆帽，腹如懸絮，有口而無目。常有蝦隨之食其涎，浮泛水上則歘然而没，乃蝦有所見也。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六七下　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人謂之蛇。【略】常數十蝦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之者或遇之，則歘然而没，以其蝦有所見。《越絶書》云海鏡蟹爲腹，水母蝦爲目。

明・蔡清《四書蒙引》卷一三　朱子小注曰：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蝦。按：《韻府》水母目蝦，郭璞《江賦》水母有足，無口眼，大如覆帽，腹下有物如絮，常有數十蝦食其腹下涎，或捕之則沉，乃蝦有所見耳。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鱗部下・水母》　水母，一名鮀，一名鮓。【略】無腹臟，無頭目處所，不知避人，隨其東西。以蝦爲目。無蝦則浮沈不常。蝦憑之，其汎水如飛。蝦見人驚去，鮀亦隨之而没。潮退，蝦棄之於陸，故爲人所獲。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四　《嶺表録異》：水母形如覆帽，腹下有物如絮，而無口眼，常有數十蝦寄腹下食其涎。浮水上，遇人捕之即沉，乃蝦有所見耳。《博物志》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從廣數尺方圓，名曰鮓魚，無頭目處所，内無臟，衆蝦附之，隨其東西。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一　水母目蝦，蝦驚而水母沉。

清・陸隴其《四書講義》卷三三《困勉録》　小注謂聖而不智如水母無蝦。按：郭璞《江賦》云水母目蝦，注云水母俗名海舌，有知識無耳目，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没，以蝦爲目，故云目蝦。

清・魯曾煜等編纂（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二《物産志》　水母目蝦。郭璞《江賦》。《文選注》：水母，一名海舌，濛濛如沫，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没。

長臂蝦科Palaemonidae 分部

白蝦*Exopalaemon* spp.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　蝦有數種。【略】白蝦生江浦，城南有白蝦浦是也。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鱗部下・蝦》　白蝦，生江浦中。郡城南有白蝦浦。

清・謝道承等編纂（乾隆）《福建通志》卷一〇《物産》　蝦，其類不一。【略】白蝦生江浦中，郡城南有白蝦浦是也。

清・孫星衍、莫晉纂（嘉慶）《松江府志》卷六《物産》　白蝦，《陳志》與梅魚同出，並稱海鮮，俗有賞新之會。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四《記蟲》　白蝦，湖湘所出。白蝦，傳爲美品，産連江，東岱百姓及福清、寧德者得鹹淡水，味尤豐。香糟和薄鹽醃之，或切厚片炒食，福清、興化、泉州常市蝦面可口。

沼蝦*Macrobrachium* spp.

湖蝦、蝦公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風土門・土産・魚之屬》　蝦有赤、白、青、黄斑數色。【略】産於陂湖者曰湖蝦，二鉗比他種其長倍之。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叙産》　鰕有赤、白、青、黄、斑數色。【略】其産於陂湖者曰湖鰕，生於河者曰鰕公，二鉗比他種其長倍之。

日本沼蝦*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草蝦、青蝦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鱗部下・蝦》　草蝦，頭大身促，前兩足大而長，生池澤中。

清・謝道承等編纂（乾隆）《福建通志》卷一〇《物産》　草蝦，頭大身促，前兩足大而長，生池澤中。

螻蛄蝦科Upogebiidae 分部

螻蛄蝦*Upogebia* spp.

蝦公、海蜈蚣、苗蝦

宋・趙德麟《侯鯖録》卷三　《海物異名》云：【略】又苗蝦，狀蜈蚣而擁楯曰蝦公。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鱗部下・蝦》　海蜈蚣，狀類蝦姑，産興化海中。土人取之切以爲膾食。《補疏》。按：蝦，其種不一，而肉味同。諸蝦以蝦魁爲第一，此外又有涼蝦等，不能盡録。

龍蝦科Palinuridae分部

蝦魁、蝦王、龍頭蝦、紅蝦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紅蝦盃》 紅蝦，出潮州、番州南巴縣。大者長二尺，土人多理爲盃，或釦以白金轉相餉遺，乃玩用中一物。王子年《拾遺》云：大蝦長一尺，須可爲簪。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中 海蝦，皮殼嫩紅色，就中腦殼與前雙脚有鉗者，其色如朱。余嘗登海舶，忽見牕版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如鋒刃，嘴上有須如紅筯，各長二三尺。前脚有鉗，云以此捉食，鉗麁如人大指，長三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手不可觸。腦殼烘透，彎環尺餘，何止於盃盂也。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〇《釋魚三》 按：廣中有紅蝦盃，出潮州、番州縣、南巴縣。大者長二尺，土人多理爲盃，或釦以白金轉相餉遺，亦謂之蝦頭盃。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物産》 蝦有數種。【略】其大者爲蝦魁，頭殼攢刺，可爲杯，亦名蝦杯。須長一二尺，大如指，上有細芒，肉雪白，出福清。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風土門一・土産・魚之屬》 蝦有赤、白、青、黄斑數色。【略】身長尺餘，須亦二三尺，曰蝦王，不常有，皆産於海。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中《鱗部下・蝦》 蝦魁，《嶺表録異》云：前兩脚大如人指，長尺餘，上有芒刺，銛硬，手不可觸。腦殼微有錯，身彎環亦長尺餘，熟之鮮紅色，一名蝦盃，俗呼龍蝦。按：《閩部疏》云：其他鱗介殊狀異態多不可名，而最奇者龍蝦，置盤中猶蠕動，長可一尺許，其須四繚，長半其身，目睛凸出，上隱起二角，負介昂藏，體似小龍，尾後吐紅子，色奪榴花，真奇種也。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一》 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須三尺餘，可爲杖。蚶大者如斗，可爲香爐。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濱人習見，不足爲異也。

明・王世懋《閩部疏》 海味重於天下者稱西施舌、江瑶柱，【略】而最奇者龍鰕，置盤中猶蠕動，長可一尺許，其鬚四繚，長半其身，目睛凸出，上隱起二角，負介昂藏，體似小龍，尾後吐紅子，色奪榴花，真奇種也。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蝦》 按：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可作杖。《漁書》云：龍蝦一名蝦魁，其首如龍，有刺，眼如蟹而大，眉上起二角，鬚長數尺，兩旁共十脚，脚末有爪，爪上有毛徑寸，黄金色，負介昂藏，體似小龍，大可二三斤，色緑碧，炊熟硃紅，鬚紅白相間，味絶甘美，鮮食尤佳，出閩之玄鐘銅山間。

清・周亮工《閩小記》上卷《龍蝦》 相傳閩中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可作杖。海上人習見之。予在會城曾未一覩。後至漳，見極大者亦不過三斤而止，頭目實作龍形，見之敬畏，戒不敢食。後從張賡陽席間誤食之，味如蟹螯中肉，鮮美逾常，遂不能復噤矣。有空其肉爲燈者，貯火其中，電目血舌，朱鱗火鬣，如洞庭君壁青天飛去。時携之江南，環觀橋舌。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二《鱗語・龍蝦》 龍蝦巨者重七八斤，頭大徑尺，狀如龍，采色鮮耀。有兩大須如指，長三四尺，其肉味甜，稍粗于常蝦。以殼作燈，光赤如血珀，曰龍燈。東莞、新安、潮陽多有之。昌黎詩：又嘗疑龍蝦，果誰雄牙鬚。

清・吴綺《嶺南風物記》 龍頭鰕出海南惠州等處，頭似龍，身有金色，大者約有十餘斤。

清・黄叔璥《臺海使槎録》卷三《赤嵌筆談・物産》 龍蝦，昂首奮角，如畫龍狀，甲硬如蟹殼，鬚長二尺餘，鉗六七寸，上有芒刺，尾下子纍纍相屬。

清・李調元《然犀志》卷上《龍鰕》 鰕之頭，其長與尾相等而巨于尾，周圍皆刺，兩目上出，頭生兩角，彎環前向。前有巨鬚二，長而多刺。又有細鬚二，長而分歧。嘴在其下，近嘴有小足，長短六枚。其腹與蟹臍無異，左右排生十足，亦類于蜬。尾之下每節有劃水，水行進退是其所賴。節左右亦各有刺。尾末四出，金縷絲絲，筋絡分明，絶類芙蓉之瓣。生者青黑色，煮則赤如塗朱，磔鬚犀目，不啻錢唐君之怒欲飛去，故又謂之紅鰕。《北户録》云：大者長二尺餘，頭可作盃，鬚可作簪、作杖。《嶺表録》云：最大者長七八尺至一丈也。《水經注》所謂四赤之鬚不足論矣。《嶺海辨記》云：潮州海中龍鰕長五六尺，形狀與龍無二，洗滌其殼可以爲燈。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四《記蟲》 龍蝦即蝦魁，目睛隆起隱露二角，産寧德。《嶺表録異》云：前兩脚大如人指，長尺餘，上有芒刺，銛硬，手不可觸。腦殼微有錯，身彎環，亦長尺餘，熟之鮮紅色。蝦盃，《北户録》：潮州出紅蝦，大

者長二尺，土人多理爲盃。以蝦爲盃，非名盃也。按：閩亦制蝦殼盃。蒼按：寧德以龍蝦爲燈，居然龍也。以其大乃稱爲魁，乃誤爲蝦鬚。《洞冥記》載有蝦鬚杖，舉此則龍蝦猶小爾。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海鰕》《正字通》：海鰕似龍，土人空其中置燈，望之如龍然，故又名龍鰕。旭按：即紅鰕也。《爾雅》名鰝，或說大者長一二丈至十數丈，小者亦不下二三尺，其頭可作盃，鬚可作杖。

《嶺南雜記》：龍鰕頭有二角，與龍無異，而肉味不佳，產廣之海豐。

《閩小記》：龍鰕肉如蟹螯，甚鮮美。

蜊蛄科Astacidae 分部

蜊蛄*Cambaroides* spp.

蜊蛄、刺姑魚、哈食馬拉姑、刺姑

清・劉謹之、阿桂等纂（乾隆）《盛京通志》卷一〇七《物産》 蜊蛄，蟹身魚尾，澤畔石下有之。

清・吴振臣《甯古塔紀略》 予少時喜釣，每於晡夕持竿垂釣，頃刻便得數尾而歸。又有一種生於江邊淺水處石子下者，上半身似蟹，下半截似蝦，長二三寸，亦鮮美可食。名哈什馬，今上祭太廟必用此物。

清・李桂林等纂（光緒）《吉林通志》卷三四《食貨七・物産下・鱗介》 蜊蛄，蟹身魚尾，澤畔石下有之。《盛京通志》。哈食馬拉姑，水族也，似蝦有螯，似蟹無甲，長寸許，産溪間。《扈從日録》。刺姑魚，身如蝦，兩螯如蟹，大可盈寸，擣之成膏。《絶域紀略》。生於江邊淺水處石子下，上半身似蟹，下半截似蝦，長二三寸，亦鮮美可食。《甯古塔紀略》。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刺姑》《絶域紀略》：關外水中多刺姑，身如蝦，兩螯如蟹，彼人搗成膏以供宗廟之用。

寄居蟹類

蝟蟨、寄居、寄居蟲、寄居蟹、辟、月姑、蟹螺、賸

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一六四《寄居蟲部彙考》

寄居蟲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魚第十六》 蝟蟨，小者螃。【注】螺屬，見《埤蒼》。或曰即蜬蝟也，似蟹而小。【音義】蝟音滑。《字林》音骨。蟨，音澤。《字林》大各反。螃，力刀反。埤，避移反。蜬，音彭。【疏】蝟即蜬蝟也，似蟹而小。一名蟨，其小者別名螃。案《埤蒼》云即蜬蝟，郭氏兩從之。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四《蟲記》 蝟：胡八切，似蟹而小。蟨：大各切。蝟蟨，蟲。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蝸一曰螺。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又《酉陽雜俎續集》卷八 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無殼，入空

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蠙：達各切。《爾雅》：蝑蠙，螺屬。又直格切，小蟲。《爾雅》：蝑蠙，小者螃。螺類也。

又 螃：郎刀切。蟲名，小蟬也。一曰螺屬。又憐蕭切。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魚》 蝑蠙，小者螃。《埤蒼》云螺屬。郭氏謂或云即彭蝑也，似蟹而小。然據上下文，合是螺屬也。蝑、蠙、螃，音滑、澤、勞。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一〇七 蝑蠙。《爾雅・釋魚篇》云：蝑蠙，小者螃。螃，螺屬。見《埤雅》。内即蝑也，似蟹而小。

清・郝懿行《爾雅義疏》下四 蝑蠙，小者螃。螺屬。見《埤蒼》。或曰即彭蝑也，似蟹而小。

《玉篇》：蝑蠙，蟲。不言其狀。郭云螺屬者，《類聚》引《南州異物志》曰：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今按：蝑蠙，《釋文》滑澤、骨鐸二音。滑澤猶言護宅也，即寄居之義。骨鐸猶言胍肫也，象其殼形。今海邊人凡戴殼者通謂之螺。螺與螃聲相轉。今驗寄居，形狀大小不一，其蟲俱如蜘蛛，而有螯如蟹，戴殼而游，亦能走出殼，如小螺，形色瑰異。然則《埤蒼》以爲螺屬，殆指此也。郭又引或説即彭蝑者。《古今注》云蟛蝑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一螯大者名爲擁劍，一名執火。《嶺表録異》云彭蝑，異鹽藏貨於市。今按郭注，雖存兩説，前義爲長。

綜述

宋・劉敬叔《異苑》卷三 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爲名。常脱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庾闡所謂鸚鵡内遊，寄居負殼者也。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蟲部》 寄居蟲，蝸牛。**【注】** 陶云海邊大有，似蝸牛，火炙殼便走出。食之益顔色。按：寄居在間而非螺也，候螺蛤開，當自出食，螺蛤欲合，已還殼中，亦名寄生，無别功用，海族多被其寄。又南海一種似蜘蛛，入螺殼中負殼而走，一名辟，亦呼寄居，無别功用也。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釋魚》 段成式又言寄居蟲，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螺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則小蟹又有附螺者，至陳藏器解寄居蟲附螺，與段同，但不言是蟹。又云南海有一種似蜘蛛，入螺殼中負殼而走，亦呼寄居。以此知物産之不可窮盡也。

宋・傅肱《蟹譜・蝑蠙》上篇 《爾雅・釋魚篇》云蝑蠙，小者螃。螃，螺屬。見《埤蒼》。或曰即蝑也，似蟹而小。

又下篇《螺化》 海中有小螺，以其味辛，謂之辣螺，可食。至二三月間，多化爲蜚蝑，今人有得螯跪半成而尚留殼中者，此其證也。近青龍鎮，於江塗中得蟹，螯跪俱脱，其行自若。初驚爲怪，及熟烹去殼，則將化爲蟬矣。噫物之變化萬狀固不可究詰。今觀蟬之首腹頗與蟹相類，誠亦有是。但慮驚俗又非予之所親見，故附録之。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四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蝲，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蝸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 寄生，海上枯蠃殼，存者寄生其中，負殼而走，形如蝲，四足兩螯，大如榆莢，其味若蝦。得之者不煩剔取，曳之即出，以肉不附也。炒食味亦脆美。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六《介之二》 【釋名】 寄生蟲。**【集解】** 藏器曰：陶注蝸牛，云海邊有，大似蝸牛，火炙殼便走出。食之益人。按：寄居在螺殼間，非螺也。候螺蛤開，即自出食，螺蛤欲合，已還殼中，海族多被其寄。又南海一種似蜘蛛，入螺殼中負殼而走，觸之即縮，如螺，火炙乃出，一名賁，無别功用。時珍曰：案孫愐云，寄居在窾殼中者名曰蝑，則寄居亦非一種也。

明・周嬰《卮林》卷五《寄生》 今南方海中小螺多有蟹生其中，所謂璅蛄腹蟹者，閩人皆以寄生呼之，《異苑》、《南州異物志》、陶隱居《本草注》俱謂之寄居。陳藏器《本草》曰：寄居在殼間而非螺也。候螺、蛤開當自出食，螺、蛤欲合已還殼中，亦名寄生。

明・王世懋《閩部疏》 寄生最奇。海上枯蠃殼存者寄生其中，戴之而行，形味似蝦。細視之，有四足兩螯，又似蟹類。得之者不煩剔取，曳之即出，以肉不附也。炒食之，味亦脆美。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寄居》 鸚鵡外遊，有蟲寄居，益顔美志，火炙出逋，味蝦形奄，以匹鱟魚。《異苑》鸚鵡螺，形如鳥，常脱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蜘蛛入其殼中，戴以行。螺夕還，則此蟲出。一名賁。庾闡所謂鸚鵡外遊，寄居負殼也。按：此螺出，肉爲魚所食，則殼出浮，人因取作杯。陶弘景云：寄居蟲益顔色，美心志。《南州異物志》：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味似蝦，形如奄，本無殼，入空螺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又一種寄居蟹名

蠣奴，居蚌腹。按孫愐云寄居在龜殼中者名曰蝞，則寄居亦非一種。王敬美《閩部疏》前人於海味最重鱆魚及寄生。鱆魚即浙之望潮也，形雖不雅而味美於烏賊。寄生最奇，海上枯蠃殼存者，寄生其中戴之而行，形味似蝦，細視之有四足兩螯，又似蟹類。得之者不煩剔取，曳之即出，以肉不附也。炒食之，味亦脆美。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三《介語・蠃》 蠃種最多。【略】有寄生蠃，生鹹水者，離水一日即死，生淡水者可久畜。殼五色如鈿，或純赤如丹砂。其蟲如蟹，有螯足，腹則蠃也。以佳殼，或以金銀爲殼，稍炙其尾即出，投佳殼中，海人名爲借屋。以之行酒。行至某客前而駐則飲，故俗以爲珍。有蝓螯者，二螯四足，似彭蜎。其尻柔脆，蜿屈則蠃。每竊枯蠃以居，出則負殼，退則以螯足扞户。稍長，更擇巨殼遷焉。與寄居蟲異名。多足蠃亦曰竊蠏，《越記》負屋之螯，飼以雲母，能産白珠，《梅華國志》屋蠏千歲，出海爲螯龍，蓋此物也。

清・鄭光策纂（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二《物産志》 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南州異物志》。

清・吴綺《嶺南風物記》 惠州濱海別有二湖，一鹹一淡，各産小蟹，其大如錢，以螺殼爲房，寄居其内，名曰寄生。好事者捕得，就其房之廣狹，別以金銀模之，蟲見光彩，即棄舊巢而居焉。貯於香奩紙裹中頗堪把玩，間日飼以微物。其飲水也必從其鹹淡之宜，反是則死。

清・黄叔璥《臺海使槎録》卷三 《南州異物志》：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户，火炙之乃出走。《異苑》謂鸚鵡螺常脱殼而朝遊，出則有蟲如蜘蛛入其殼中戴以行，夕返則此蟲出，庾闡所云鸚鵡外遊寄居負殼者也。臺地呼寄生。

清・郝懿行《記海錯・寄居》 薄蠃之異種也。《藝文類聚》九十七引《南州異物志》云：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又引《異苑》云：鸚鵡螺常脱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庾閲所謂鸚鵡内遊寄居負殼者也。今驗寄居形狀，一如二書所説。有自洋舶攜來者，京師人謂之四不相，兒童喜弄之。其殼形色詭異，大小差殊，或圓白如錢，瑩澼可玩，取置器中投以飯顆，其蟲亦出啖之。四不相者，以其似蟹乃有首，似蝦乃有螯，似蠃乃有足，似蜘蛛乃有殼也。登州海中一種小而鋭者，俗名錐子把，殼碧緑色，層纍如浮圖，其中蟲宛如山蜘蛛，與洋舶者同也。

清・李調元輯《南越筆記》卷一一《蠃》 有寄生蠃，生鹹水者，離水一日即死，生淡水者可久畜。殼五色如鈿，或純赤如丹砂。其蟲如蟹，有螯足，腹則蠃也。以佳殼，或以金銀爲殼，稍炙其尾即出，投佳殼中，海人名爲借屋。以之行酒。行至某客前而駐則飲，故俗以爲珍。有蝓螯者，二螯四足，似彭蜎。其尻柔脆，蜿屈則蠃。每竊枯蠃以居，出則負殼，退則以螯足扞户。稍長，更擇巨殼遷焉。與寄居蟲異名。多足蠃亦曰竊蠏，《越記》負屋之螯，飼以雲母，能産白珠，《梅華國志》屋蠏千歲，出海爲螯龍，蓋此物也。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寄生，諸書皆以蚌蛤中有小蠃寄居其中，蚌蛤恃以爲生，蠃出求沙土之類哺之。蒼按：凡螺、蚌、蛤之屬，皆有似蝦非蝦似蠃非蠃者，曳其枯殼，寄居其中，殼不容身，乃徙入他殼，不寄不生，名曰寄生。即所謂『蠙蛞腹蠃』也。或炒食，或作醬，味與蝦姑同。樹上亦有一種葉密子多者名寄生，鳥啖其子，矢於枝上，即纍纍冬茂。其性熱，不寄不生。近粤西桂林人以其子種桑樹上，久之採爲桑寄生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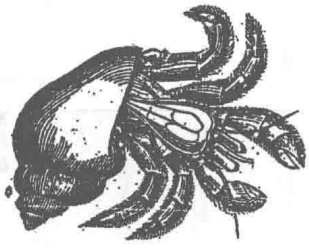
清・屠繼善纂（光緒）《恒春縣志》卷九《物産》 蠃螺殼中非螺肉，有物似蟹，無蟹殼，有鬚有螯，螯一大一小。其尾似蛹，負螺殼以行，見則縮，燒其螺殼則蟹出，換螺殼以居之亦不死。或謂螺死而此似蟹者居其中，猶張冠而李戴，鵲巢而鳩居也。海灘極多，一物耶？二物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土名寄生。《前漢書・地理志》：『會稽郡鄞縣有鮚埼亭』。師古曰：鮚音吉，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蠃在其腹中。今則小蠃在螺中，天之生物，洵無獨而有偶。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一〇章《甲殼類》 寄寓子，似蝦而腹部至柔，常寄生於貝類之空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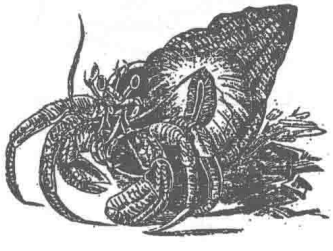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〇章《節足動物・甲殼類》 七十六圖。寄居蟹，其種極多，爲海濱尋常動物，形如蝦，腹部甚軟，嘗見空虚之貝居而負之，以避危險，迨身漸長，將不能容，又徙他貝寄居云。

又第七章《通論》 每見一種寄居蟲，其所棲息殼口之旁，必有菟葵蒂附着焉。第一百六十二圖。可奇者，寄居蟲或因生長稍大，遷徙他貝，而菟葵蒂亦隨之遷徙。即此知共生者，彼此必均有利益。何則？在菟葵蒂方面，到處相從寄居蟲，因寄居蟲所得食物嘗分幾許於己。在寄居蟲方面，所得利益雖不盡著，然菟葵蒂嘗有多數毒絲護衛貝殼口旁，蓋以防他物入貝浸擾其柔軟之腹部云。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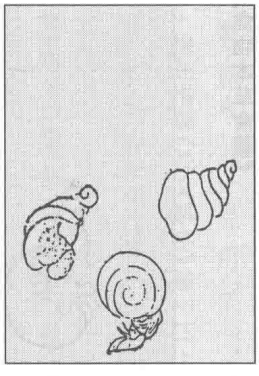
第七十六圖　寄居蟹



第一百六十二圖　菟葵蒋與寄居蟲之共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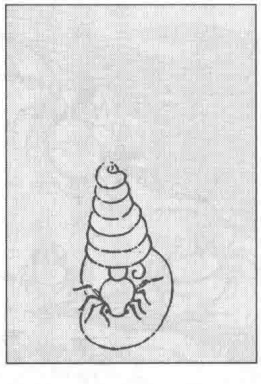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鳥獸》　段成式曰：寄居蟲殼似蝸。寄在殼門，常候螺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又南海有一種似蜘蛛，入螺殼中負殼而走，亦呼寄居蟲。

寄居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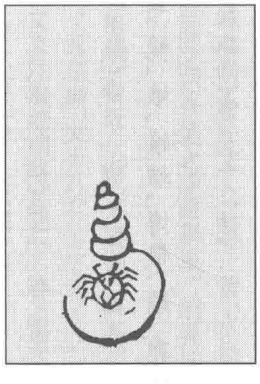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寄居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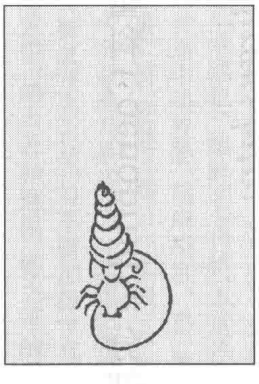
又《本草綱目》（金陵本）

寄居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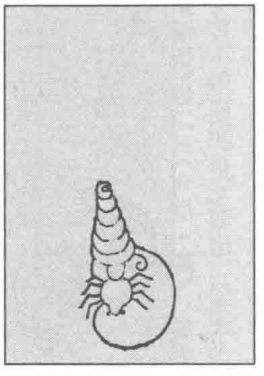
又（錢蔚起本）

寄居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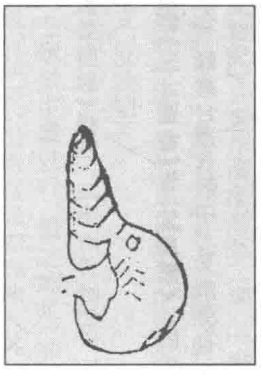
又（張紹棠本）

寄居蟲



清・沈李龍纂集《食物本草會纂》

寄居蟲



清・高硯五編《本草簡明圖説》

寄居蟲



陸寄居蟹科Coenobitidae分部

椰子蟹*Birgus latro*

清・屠繼善纂（光緒）《恒春縣志》卷九《物産》 山寄生螺。山龜仔角山下，毒不可食，大者四五斤。昔有食其肉者即斃。恒邑人多招徠，不知以爲海之寄生螺也，而誤食之。

蟹類

蠘、螃蟹、蜣、蜞、蜞螳、博帶、蝻、郭索、無腸公子、横行介士

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一六一《蟹部彙考》

蟹圖



題解

《周易注疏》（晉・韓康伯注）卷九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胄直又反。乾古丹反。鄭云乾當爲幹。蠃，力禾反。蚌，步項反。槁，苦老反。

《周禮・考工記・梓人》（漢・鄭玄注）　刻畫祭器博庶物也。外骨龜屬，内骨鱉屬，卻行蝮衍之屬，仄行蟹屬。

《禮記》（漢・鄭玄注）卷一六　介蟲敗穀。【注】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

《荀子》（唐・楊倞注）卷一　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敖，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説文》云：蟹，六足二螯也。

漢・戴德《大戴禮記》卷七　蟹二螯八足，非蛇鱓之穴。案：鱓即鱓，他本訛作蛆，今從方本。而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

漢・史游《急就篇》（唐・顔師古注）卷三　鯉、鮒、蟹、鱓、鮐、鮑、鰕。【略】蟹，八足二螯，旁行。螯，音敖。

漢・揚雄《太玄經》卷二　初一蟹之郭索，後蚓黄泉，一水也，故稱泉，亦爲介，故稱蟹。五爲裸，故稱蚓。言蟹之後蚓者，用心之不一，雖有郭索多足之蟹，不及無足之蚓也。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用心不一，故後蚓也。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有二敖八足，旁行，非蛇鱓之穴無所庇。从虫，解聲，胡買切。：蟹或从魚。：蟹也。从虫，危聲。過委切。

三國魏・張揖《廣雅》卷一〇《釋魚》　蛹、甫。蟹乎買。蜿，古皮反。其雄曰螅郎。鱟，下哀。其雌曰博帶。

晉・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　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　蟹，諧買切。二螯八足。

又　蜿，九毀切。獸，似龜，白身赤首。《説文》云蟹也。蟹，諧買切，二螯八足。

又　蛹，方武切。蛹，觜蟹。

南唐・徐鍇撰，朱翺反切《説文繫傳》卷二五　：有二螯八足，旁行，非蛇鱓之穴無所庇。从虫，解聲。胡買切。：蟹、或从魚。：蟹也。从虫，危聲。過委切。

宋・陸佃《埤雅》卷二　《易》曰離爲蠃，言離卦外剛内柔，而性又火燥，故爲蠃也。《神農本草》以爲蠃性敗漆，燒之致鼠。蠃性走明，漆見之而輒解，名之曰蟹似出於此。《淮南子》曰漆見蠃而不乾，此類不推者也。一曰蠃解殼，故曰蠃。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螯：牛刀切。蟹大足者。

又　蠃：下買切，蟲名。《説文》：有二敖八足，旁行，非蛇鱓之穴無所庇。

又　蠷：鋤銜切，蟹屬。

又　蜿：苦委切，又古委切，《説文》蟹也。一曰蟹，六足者。一曰鼠負也。一曰猿類。一曰獸名，似龜，善禦火。

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卷三《十二解》　蟹，水蟲。仙方云投於漆中化爲水，服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至。胡買切，七鰕，《説文》上同。

又　蛹，小蟹。

宋・丁度等修定《集韻》卷五　蠃，下買切，蟲名。《説文》有二敖八足，旁行，非蛇鱓之穴無所庇。通作鰕，文十八。

宋・丁度等《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卷二　螯　蟹大足，亦作螯。敖，蟹首上如鉞者曰敖。《荀子》：蟹六跪二敖。螯，同上。

又卷三　蟹，胡買切。釋云二敖，八足，傍行。

宋・傅肱《蟹譜》卷上《玉篇》　八足蟹，二螯八足。蚑：普流反，似蟹十二足。亦見郭璞《江賦》。蛹、蜩，上方武，下布莫反，皆蟹也。

又《唐韻》　蠘蝑，户八反，似蟹而小，予謂即今之蠘蜊也。一名蠘蝑耳。虮王忽反，蛤屬，似蟹。蟹，水蟲也。蝤蛑，上自秋，下莫浮，似蟹而大，生海邊。簠似蟹，生海中。予謂於食品中與苣勝、胡麻相宜。螯，蟹屬。螯，蟹大足也。予謂古今用螯、跪字通作螯。螃、螃蟹。釋云：本蟹，云俗加螃字。予案：《周禮疏》推作旁，取其横行，今字益蟲乃是俗加。陸德明所謂蟲屬，要作蟲旁。草類皆從兩中是也，然則旁蟹之呼名古矣，但不當加蟲字耳。予謂今秀州華亭縣濟村所出甚多，小者謂之黄甲，越人云和鹽泥，養之可踰月。鰤魟，下音功，江蟲也。形似蟹，可食。又音烘。鰋鱨，下音孩，雄蟹也。虾，胡安反。虾，蟹，一名

蚱蟲。擁劍，劍蟲，形似蟹。崔豹《古今注》：折劍，一名執火，其螯赤，謂之執火。鰭，蟹子也。以水反，又他果切。靡，蟹腹下。靡，於琰反。蝑，鹽藏蟹，事夜切。江蜥，寺絶反。似蝑蚌，生海中。蛩，蟲似蟹，四足，音北。

又卷下《説文》　六足。許慎《説文》云：蟹六足二螯者也。蜿，九毁切。《唐韻》云：獸，似龜，白身赤首。胥，相居切，蟹醢也。《唐韻》：從蟲，鹽藏之。

又《兵權》　出師下砦之際忽見蟹，則當呼爲横行介士，權以安衆。

遼・釋行均《龍龕手鑒》卷二　螯通螯，正五高反，蟹屬也，三。

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卷七《駭》　蟹、蠏，胡買切，水蟲。仙方云投於漆中化爲水，服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至。二十六。蠏，《説文》作蟹。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蠏：蠏，胡買切，介蟲。八足二敖，旁行，穴居水土中。其類不一，別作鱰。出於海者亦名蝑。同類者有蝑螯，其敖不毛，後跪薄而闊如櫂，故又名撥櫂。螯亦作蚱。有彭滑，有彭蜞，有蜡。《説文》有蜿，蠏也。俗有螯、螪二字。按：蜿即跪也。蠏足曲，如人之跪，敖則其前兩大足如鉗者。《荀子》曰：蟹六跪而二螯。《説文》螯亦單作敖。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蠏：胡買切。有二敖八足，旁行，非虵鱓之穴無所庇。从虫，解聲。

又　蜡：過委切，蟹也，从虫，危聲。

元・黄公紹原編，熊忠舉要《古今韻會舉要》卷一三《上聲・九》　蟹，下買切，羽濁音。《説文》本作蠏。有二敖八足，旁行。从虫，解聲。今《文選》作蟹。《周禮・考工記》注疏：仄行，謂之旁蟹。《爾雅翼》八跪、二敖、八足，折而容俯謂之跪，兩敖倨而容仰謂之敖，字從解，以隨潮解甲也。以臍大小爲别，雄曰（狼）〔蜋〕蜡，雌曰博帶。陸佃云團臍者牝，尖者牡。《説文》或作鱰。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魚》　蜋蜡、博帶、擁劍、移角、姑勞、石蜞、撥棹、望潮、竭樸，蟹也。鰕蝑、蘆鰕，巨蟹也。彭蜎、長卿、招潮、倚望、蚾江，小蟹也。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蟹》　蠏，八跪二螯，堅殼，其行郭索。八足折而容俯，故謂之跪，兩螯倨而容仰，故謂之螯。制字从解，以隨潮解甲也。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胭脂色，亦猶鯉之三十六鱗。月盛腹中肉虚，月衰腹中肉滿。臍尖者牡，團者牝。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五《介部・蟹》　【釋名】螃鱰、《蟹譜》。郭索、揚雄《方言》。横行介士、《蟹譜》。無腸公子。《抱朴子》。雄曰蜋蜡，雌曰博帶。《廣雅》。宗奭曰此物之來，秋初如蟬脱殼，名蟹之意必取此義。時珍曰：按傅肱《蟹譜》云，蟹，水蟲也，故字从虫，亦魚屬也，故古人从魚。以其横行則曰螃蟹，以其行聲則曰郭索，以其外骨則曰介士，以其内空則曰無腸。

明・楊慎《升庵集》卷六三《蟹字義》　古人製字有義，《譜》云蟹隨潮解甲更生新，故字从解。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蟹：呼買切，音駭，介蟲，六跪二敖。《易》離爲蟹，言外剛内柔也。《周禮・考工・梓人》注疏：側行謂之旁蟹，六足折而容俯謂之跪，兩螯踞而容仰謂之螯。《廣雅》云：雄曰蜋蜡，雌曰博帶。【注】團臍者牝，尖者牡。又紙韻音喜。《易林》：渡河踰水，濡洿其尾不爲禍，憂捕魚遇蟹。蟹類甚衆，其名亦殊，長尺餘，兩螯至强曰蝑蚌，一螯大，一螯小，以大螯鬥，小螯食，曰擁劍。《西溪叢語》以蟹之恃螯爲擁劍，非也。大而有虎豹文曰虎蟞。殼色白，潮欲來，出穴舉螯迎之曰招潮。隨潮退殼，行泥中，曰攤塗。有毛者曰螯蜞，無毛者曰螯蝑。似螯蝑可食，薄殼而小，曰蜡。似螯蜞，青色，進輒舉兩螯，顧蜎似望，曰倚望。大于螯蝑，殼黑斑，有文，以大螯障目，屈小螯取食，曰竭朴。南海小蟹，未出沙土者，曰沙裹蟹，俗呼爲沙狗。兩螯赤，不可食，曰蘆虎。競搏土作丸，滿百丸潮至，曰數丸。螯不毛，後跪薄闊如櫂，曰撥櫂。出于海者名蠏。又《爾雅・釋魚》云蝑蜱，小者螃。【注】即螯蝑，似蟹而小。又郭璞《江賦》有蚾江。【注】蟲名，似蟹而小，有十二脚。又儋州出紅蟹。恩州出石蟹，皆蟹類也。《山海經》：千里蟹。《洞冥記》：百足蟹，長九尺，四螯。《汲冢書》海陽巨蟹，其殼專車。非世所習見，姑闕之。蔡襄有《蟹譜》，陸龜蒙有《蟹志》，吕亢命工作《蟹圖》，説頗詳，可考而知也。舊注蟹一名無腸公子，説見《抱朴子》，不誤。又云一名郭索。按：《太玄》銳初一，蟹之郭索，後蚓黄泉。言蟹後蚓者，用心不一，雖郭索多足，不如無足之蚓，蓋譏其躁也。郭索，蟹行聲，非蟹名。林逋詩水泥行郭索本此。舊注及本草以郭索爲蟹名，埶非。

又　鱰：與蟹同，詳虫部蟹注。

又　蜡：扶古切，音甫。蜡，觜小蟹，細如貨錢。又《集韻》音蒲。《廣韻》蛤蜡也。

又　蚾：縛謀切，音浮。蚾江，水蟲。似蟹而小，十二足。見郭璞《江賦》。舊注引《玉篇》似蟹二足，非。

又　蜡：舊注音益，小黑蟲，喜自縊。按：蟹屬蜡，似彭蜎，殼薄而小，可

食。蟛讀如隘，赤頭蟲，《爾雅》名蜆，非蟛類也。音訓兩誤，詳前蜆注。

又 螯：吾毛切，音敖。車螯，海蛤也，殼色紫，有斑點，肉可食，俗謂呼昌娥。《臨海水土記》云：似車螯而角不正者曰移角，殼薄者曰姑勞，小者曰羊蹄，出羅江。又蟹大足曰螯。《晉書·畢卓傳》：一手持酒杯，一手持蟹螯。《說文》本作螯，亦作敖，俗作螯、螯。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螃：《唐韻》步光切，音旁。螃蟹本只名蟹，俗加螃字。又《集韻》：螃蜞，蟹屬。又《廣韻》北朗切，音牓，陸居蝦蟆也。又《集韻》悲萌切，音絣；補曠切，音謗；蒲浪切，音傍。義並同。

蟹：《唐韻》、《正韻》胡買切，《集韻》、《韻會》下買切，並音獬，蟲名。《周禮·冬官·考工記》仄行，**【注】**仄行，蟹屬。**【疏】**今人謂之旁蠏，以其側行故也。《爾雅翼》：蟹八跪而二螯，八足折而容俯故謂之跪，兩螯倨而容仰故謂之敖。字從解者，以隨潮解甲也。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胭脂色，如鯉之三十六鱗。其腹中虛實亦應月。《廣韻》：水蟲。《仙方》云：投於漆中化爲水，服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至。《山海經》：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大蟹在海中。**【注】**蓋千里之蟹也。餘互詳蝑、螃、蝑等字注，《集韻》通作鱟。

又 蜅：《唐韻》方矩切。《集韻》匪父切，並音甫，小蟹。《玉篇》蜅，觜蟹也。又奉甫切，音父，義同。又《廣韻》薄胡切，音蒲，蛤蜅也。

又 蝑：《唐韻》補各切，音博。蝑蟭，螳螂卵也。《博雅》蝑蟭，螵蛸也。又《玉篇》蟹也。又《集韻》匹各切，音粕，義同。

論說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南朝梁·劉孝標注）卷下之下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注】**《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爲《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蝑蠌，小者蝑，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蝑，即《爾雅》所謂蝑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敝，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蔡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據《荀子·勸學篇》云：蟹六跪而二螯。注云：跪，足也，引《說文》云蟹六足二螯首也。今考《神農本草》，蟹八足二螯，其類甚多，六足者名蜞音跪，四足者名北，皆有大毒，不可食。《爾雅》云蝑蠌曰蝑，即彭蝑也，似蟹而小。蝑，王穴切。謝尚云讀《爾雅》不熟，必《爾雅》說蟹。今本止有彭蝑一事而他更無，恐《爾雅》脫文也。《勸學》當作《勸學》，恐《晉書》本誤以勸爲勤也。《建康實錄》所引不誤，今許叔重《說文》云蟹有二螯八足，旁行。楊倞引云六足，亦誤。又衍一首字，亦誤。《韓非子》云蟹螯首如鉞，即當有首字。文字脫落疑誤學者，可爲嘆息。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晉書·蔡謨傳》：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蠌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蠌。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按：八跪二螯，乃《大戴禮·勸學篇》文，至《爾雅》惟有蝑蠌小者螃一句。郭注以爲螯蝑似蠌而小，亦非不可食者，此外並不言及彭蜞。螯蝑與彭蜞乃是二物，晉人不務實學，只是空談，但見《爾雅》專釋蟲魚，便爲此語，後來相沿不察，笑其讀《爾雅》未熟，豈不反被蔡充見笑耶？劉孝標《世說》注引《爾雅》終覺牽合。

清·胡鳴玉《訂譌雜錄》卷二《爲勸學死》 《世說》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平聲。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劉孝標注《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作《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蝑蠌，音滑澤，小者螃，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蝑，即《爾雅》所謂蝑蠌也。然此二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玉案：《荀子》亦有《勸學篇》作六跪二螯，與《大戴禮》少異，謝蓋謂蔡不精《爾雅》，而徒信《勸學篇》二螯八足之言，幾爲其所誤而致死也。幾爲《勸學》死，坊本類書作《勸學》，《韻府》亦然，世俗仍譌用之非也。《野客叢書》最稱博洽，亦曰蔡謨讀《爾雅》不精，誤食蜞蜞，取後世譏爲勸學者之誚，乃知此誤其來尚矣。

綜述

《逸周書》卷六 蠌，海水之陽，一蟹盈車。

又卷七 海陽大蠏。海水之陽，一蟹盈車。

《山海經》（晉・郭璞注）卷一二《海内北經》 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大蟹在海中。蓋千里之蟹也。

《周禮注疏》（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卷四 共祭祀之好羞。【注】謂四時所爲膳食，若荆州之鮭魚、青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音義】好，呼報反。鮭，側雅反。蟹，户買反。胥，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醬也。

漢・劉安《淮南子・原道訓》 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除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蟹匡上，内置穴中，迺熱走窮穴也。蟾蠩蟹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

又《地形訓》 蛤蟹珠龜與月盛衰。與猶隨也。

漢・劉熙《釋名》卷四《釋飲食》 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蟹醢，去其匡，醢熟搗之，令如醢也。

漢・張機《金匱要略論》（清・徐彬注）卷二四 蟹目相向、足班目赤者不可食之。食蟹中毒治之方：紫蘇煮汁飲之三升，紫蘇搗汁飲之亦良。又方：冬瓜汁飲二升，食冬瓜亦可。凡蟹，未遇霜多毒，其熟者乃可食之。

三國吴・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 蜂江，如□蟹大，有足兩螯，殼牢，如石蜠同，不中食也。

晉・張華《博物志》卷四 蟹漆相合成爲神仙藥服食方云。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五 天下之大物，有北海之蟹，舉其螯能加山焉。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八《作醬法第七十》 藏蟹法：九月内取母蟹，母蟹臍大圓，竟腹下，公蟹狹而長，得則著水中，勿令傷損及死者。一宿腹中浄，久則吐黄，吐黄則不好。先煮薄糖，糖薄餳著，活蟹於冷糖甕中一宿，煮蓼湯和白鹽，特須極鹹，待令甕盛半汁，取糖中蟹，内著鹽蓼汁中便死。蓼宜少，著多則爛。泥封二十日出之。舉蟹臍著薑末，還復臍如初，内著坩甕中，百箇各一器，以前鹽蓼汁澆之，令没密封，勿令漏氣，便成矣。特忌風，風則壞而不美也。又法：直煮鹽蓼湯甕盛，詣河所得蟹，則内鹽汁裏滿便泥封。雖不及前味，亦好憒風如前法。食時下薑末，調黄醬，盛薑酢。

南朝梁・蕭統編《文選》（唐・李善注）卷一二 蚾江。【略】《海水土物志》曰三蛾，似蛤。舊説曰蚾江，似蟹而小，十二脚。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七 離，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此五者，皆取外剛内柔也。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二 糖蟹法。《周禮》蟹、蝑，音赦。九月中取母蟹著水中，勿令傷損及死。一宿腹中浄，久則吐黄，吐黄則不佳也。先煮薄飴。飴，餳也。著活蟹冷糖中一宿。煮蓼湯和白鹽極鹹。待冷，甕盛半汁，取糖中蟹，内著鹽蓼汁中，便死，蓼宜著少，多則爛。泥封二十日出之，舉蟹臍著薑末，還復臍如初。内著泔中，百箇一器，還以前鹽蓼汁澆之，令没密封，勿漏氣，便成矣。特忌風，中則壞而不美。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中 水蟹，螯殼内皆鹹水，自有味，廣人取之淡煮，吸其鹹汁下酒。黄膏蟹，殼内有膏如黄酥，加以五味和殼燉之，食亦有味。赤蟹，殼内黄赤，膏如鷄鴨子黄，肉白，以和膏實其殼中，淋以五味，蒙以細麵爲蟹饌，珍美可尚。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宋・高保衡、林億等校正）卷八〇 蟹殼味酸，寒，有毒，主胸中邪熱，宿結痛，喝僻，面腫，散楼。燒之致鼠。其黄解結，散血，愈楼瘡，養筋益氣。《黄帝》云：蟹目相向、足斑者，食之害人。十二月勿食蟹，鼈，損人神氣。

唐・馬總《意林》卷四《抱朴子四十卷》 兵地生蟹者宜速移。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下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皁莢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一作損。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 蟹味鹹，寒，有毒。主胸中邪氣熱結痛，喝僻，面腫。敗漆，燒之致鼠。解結，散血，愈漆瘡，養筋益氣。

爪，主破胞，墮胎。生伊洛池澤諸水中，取無時。殺莨菪毒、漆毒。陶隱居云蟹類甚多，蝑音道。蜞、音謀。擁劍，彭蜎音越。皆是，並不入藥，惟蟹最多有用，仙方以化漆爲水，服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至。未被霜甚自毒，云食水莨音建。所爲，人中之，不即療多死。目相向者亦殺人，服冬瓜汁、紫蘇汁及大黄丸皆得差。海邊又有彭蜞、擁劍，似彭蜎而大，似蟹而小，不可食。蔡謨初渡江不識而取之，幾死，嘆曰讀《爾雅》不熟，爲勸學者所誤。今按：陳藏器《本草》云蟹脚中髓及腦并殼中黄，並能續斷絶筋骨，取碎之微熬内瘡中，筋即連也。八月腹内有芒，食之無毒。其芒是稻芒，長寸許，向東輸海神。開腹中猶有海水。本經云伊洛水中者，石蟹段不同，其黄傅之疽瘡，無不差者。臣禹錫等謹按陳藏器云蜞蜞主小呪閃痞，煮食之，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强，八月能與虎鬥，虎不如也。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擁劍一名桀步，一螯極小，以大者鬥，小者

食，別無功。彭蜞有小毒，膏主濕癬、疽瘡不差者塗之。食其肉能令人吐下至困。蔡謨渡江誤食者彭蜎，如小蟹，無毛，海人食之，別無功。孟詵云蟹主散諸熱，治胃氣，理經絡，消食。八月輸芒後食好，未輸時爲長未成。就醋食之利肢節，去五藏中煩悶氣。其物雖形狀惡，食之甚宜人。《日華子》云螃蟹凉，微毒，治産後肚痛，血不下，並酒服，筋骨折傷，生擣炒署良。脚爪破宿血虚，止産後血閉、肚痛，酒及醋湯服良。又云蝤蛑冷，無毒，解熱氣，治小兒痞氣。

《圖經》曰：蟹生伊洛池澤諸水中，今淮海、京東、河北陂澤中多有之，伊洛乃反難得也。八足二螯，大者箱角兩出，足節屈曲，行則旁横，今人以爲食品之佳味。獨螯、獨目及兩目相向者皆有大毒，不可食。其黄能化漆爲水，故塗漆瘡用之。黄并肉熬末以内金瘡中，筋斷亦可續。黄并螯燒煙可以集鼠於庭。爪入藥最多，胡洽療孕婦僵仆、胎轉，上搶心困篤，有蟹爪湯之類是也。《經》云取無時。俗傳蟹八月一日取稻芒兩枚，長一二寸許，束行輸送其長。故今南方捕得蟹，差早則有銜稻芒者，此後方可食之。以前時長未成，就其毒尤猛也。蟹之類甚多。六足者名蜞，音跪。四足者名比，皆有大毒，不可食。誤食之，急以豉汁可。蟹鬬殼而多黄者名蠏，生南海中，其螯最鋭，斷物如芟刈焉，食之行風氣。扁而最大，後足闊者爲蝤蛑，嶺南人謂之撥棹子，以後脚形如棹也。一名蝑，隨潮退殼，一退一長，其大者如升，小者如盞碟，兩螯無毛，所以異於蟹，其力至强，能與虎鬬，往往虎不能勝。主小兒閃癖，煮與食之良。一螯大、一螯小者名擁劍，又名桀步，常以大螯鬥，小螯食物。一名執火，以其螯赤故也。其最小者名彭蜎，音滑。吴人語訛爲彭越。《爾雅》云蜎蜳，音澤。小者勢。力方切。郭璞云即彭蜎也，似蟹而小，其膏可以塗癬，食之令人吐下至困。彭蜞亦其類也。蔡謨渡江誤食者是此也。

《食療》云：蟹足斑，目赤，不可食，殺人，又堪治胃氣消食。又八月前每箇蟹腹内有稻穀一顆，用輸海神。待輸芒後，過八月方食即好，經霜更美，未經霜時有毒。又鹽淹之作鱃有氣味，和酢食之，利肢節，去五藏中煩悶氣。其物雖惡形容，食之甚益人，爪能墮胎。

百一方：疥瘡，杵蟹傅之亦效。

又方金瘡方：續筋，多取蟹黄及腦并足中肉熬末内瘡中。

孫真人：十二月勿食蟹，傷神。

簡要濟衆小兒鮮顯不合，生蟹足骨半兩，焙乾，白蘞半兩爲末，用乳汁和貼骨縫上，以差爲度。

楊氏：産乳、姙娠人不得食螃蟹，令兒横生也。

宋・陸佃《埤雅》卷二《釋魚・蠏》 蠏，八跪而二敖，水蟲。殼堅而脆，團臍者牝，尖者牡也。八月腹内有芒，真稻芒也，未被霜食之有毒。外骨内肉，旁行，故今里語謂之旁蠏。《梓人》注云却行蟹屬，仄行蠏屬，是也。《易》曰離爲蠏，言離卦外剛内柔而性又火燥，故爲蠏也。《荀子》曰：蠏六跪而二敖，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燥也。《太玄》曰蠏之郭索，敖蓋蠏首二鉗如鉞者。今蠏皆八跪二敖，敖蓋其兵也，所以自衛。《神農本草》以爲蠏性敗漆，燒之致鼠。蠏性走，明漆見之而輒解，名之曰蠏似出於此。《淮南子》曰漆見蠏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一曰蠏解殼，故曰蠏。《禮》曰蠶則績而蠏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言蠏甲象匡，其衰之不爲兄死，猶蠏之有匡，豈爲蠶之績也哉。《造化權輿》曰：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蠏易敖，折其敖足隨後更生。蠏類甚多，若蝤蛑、擁劍、彭蜎、彭蜞之類，凡十數種。蝤蛑大者長尺餘，兩敖至强，能與虎鬬，虎不如也，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擁劍一名桀步，豈非以其横行，故謂之桀步歟。一敖極小，以大者鬬，小者食。彭蜞有毛，海人亦食之。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昆蟲草木略第二・蟲魚類》 蟹之類多，而螃蟹爲勝。其螯上有毛，仙方以化漆爲水，服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至。雖云取無時，然未被霜以前甚有毒，不可食。或曰八月一日，每蟹取稻芒長寸許，束行輸送海神，過八月乃可取也。又有彭蜞、彭蜎、擁劍、蝤蛑、蚔並生海中。唯彭蜞不擇地生，多於溝渠間。其膏可塗濕癬疽瘡，肉不可食，令人吐下至困，蔡謨誤食者此也。彭蜎，吴人語訛爲彭越，南人謂之林禽，可食。作鱃尤佳。小者名擁劍，一名桀步，一名執火，其螯赤，此三種皆小蟹。而蝤蛑，一名蝑，大者徑尺，小者如螃蟹大，隨潮退殼，一退一長，兩螯至彊，故云能與虎鬬。蠏如升大，頗似蝤蛑而殼鋭。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釋魚・蟹》 蟹，八跪而二敖。八足折而容俯，故謂之跪。兩敖倨而容仰，故謂之敖。字從解者，以隨潮解甲也。殼上多作十二點深燕脂色，如鯉之三十六鱗。其腹中虚實亦應月。《淮南子》曰：蛤、蟹、珠龜與月盛衰。以臍大小爲雄雌，雄曰蜞螳，雌曰博帶，此據《廣雅》云。《廣韻》則云：鮝鱨，雄蟹也。其種類甚多。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强，八月能與虎鬬。擁劍一螯大一螯小，以大者鬬小者食。其大而有虎斑文，隨波堙淪者，名虎蝑。小如髻蜎，殼白，見潮欲來，出穴舉螯迎之者名招潮。隨潮退殼，潮退徐行泥中者名攤塗。在蠙殼中爲蠙取食者名蠙奴。又有髻蜎、倚望，倚望如彭蜎，青色，進輒舉兩螯以望竭朴、沙狗、蘆虎之屬，大抵皆蟹之族。蟹始穴於沮洳，秋冬之

交稻熟時必大出，各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晝夜屬沸望江而奔，既入于江，則形質大於舊。自江復趨海，如赴江之狀，入海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或曰持稻以輸海神。今腹內八月有芒，長寸許者，此稻芒也。開腹中猶有海水。《春秋外傳》曰吳稻蟹不遺種，《月令》亦曰介蟲敗穀，然則持稻穗是其常，惟至於敗穀與不遺種，然後爲異。漁人取者，即江與海之道，緯蕭承流而障之。竭朴大於螯蝑，黑斑有文章，以大螯障目，屈小螯食。沙狗似螯蝑，壤沙爲穴，見人則走，不可得。蘆虎似螯蝑，兩螯正赤，不可食。數丸似螯蜞，競取土作丸，滿三百而潮至。皆南海之物也。今岳陽蟹大而殼少軟，漁人得之以爲厭，故諺曰網中得蟹，無魚可賣，近歲始珍食之。《周書・王會》：海陽大蟹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謂若荊州之鱣魚，青州之蟹胥。《考工記》：仄行蟹屬。今人謂之旁蟹。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土俗類四・物産・水族》 蟹，八足二螯，大者箱角兩出，足節屈曲，行則旁橫，故曰旁蟹。

宋・范成大《吳郡志》卷三〇《土物下》 蜜蟹、擁劍，皆大業六年吳郡所獻蜜蟹、糖蟹之類。擁劍即《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劍者。自白魚子而下至蜜蟹等，皆煬帝窮侈縱欲之時吳郡以爲貢。多殺物命以共口腹，旋致喪亡之禍。《續圖經》言之切矣。此等物今不復製作，但其事登載未詳，故重録之，併以爲世戒。

宋・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五八 蟹，《淮南子》云：蛤蟹珠龜，與月盛衰。皆陰屬也。西湖舊多葑田，産蟹，土人呼湖蟹。和靖詩云：草泥行郭索。又《西湖晚歸》詩云：水痕秋落蟹螯肥。今湖蟹絶難得。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九《山水門一》 騰嶼在縣東北六十里，南有溪清泚，出巨蟹焉。

宋・葉隆禮《重訂契丹國志》卷二七《歲時雜記》 螃蠏，渤海螃蠏，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脆如中國蟹螯。石鱟、鮀魚之屬皆有之。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五九 臨安無夢和尚説蠏骰子後即枯死。云出佛經。

又卷六一 淮南糟蟹，二器數十蟹，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沙。愚頃見吳司户良弼云蟹掩入椒一粒不沙，樓税院瑛云蟹以夜糟不沙，併記於此。

又卷六七 蟹殼香出高化州。

宋・傅肱《蟹譜》卷上《總論》 蟹，水蟲也，其字从蟲，旰鬼反。亦曰魚屬，故古文从魚作（蟹）〔鱟〕。以其外骨則曰介蟲，取其橫行目爲螃蟹焉。骨眼，蜎腹，蝘腦，鱟足，其爪類拳丁，其螯類執鉞，匡跪又皆外刺，性復多躁，或編諸繩縷，或投諸笭箵，則引聲嘓沫，必死方已。類皆鱗育，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出於江淛者其色青白。此舉其所育多者爾，凡有水之地不無此味。小者謂之螯蜎，中者謂之蟹，匡長而鋭者謂之簟，音截。甚大者謂之蝤蛑。雖皆有佳味，獨蟹參於藥論耳。明越谿澗、石穴中亦出小蟹，其色赤而堅，俗呼爲石蟹，與生伊洛者無異。靡圓多腴而奪之螯，臍長多瘠而與之蝦。其生於盛夏者，無遺穗以自充，俗呼爲蘆根蟹，謂其止食茭蘆根，瘠小而味腥。至八月則蜕形，已蜕而形浸大。秋冬之交，稻、粱已足，各腹芒走江，俗呼爲樂蟹，最號肥美。由江而納其芒於海中之魁，遇冰雪則自伏淤澱，不可得矣。今人設啚具以案酒者，此特爲之先置焉。江淮間尚推重如此，況非所育之地乎。何曾食疏：弘君食橄虞悰飲食，亦未必不珍此味也。虞悰，《南史》有傳，但名存而書亡，此爲恨耳。

曰螯蜎者，二月、三月之盛出於海塗，吳俗猶所嗜尚。歲或不至，則指目禁煙，謂非佳節也。今之通泰，其類實繁，然有同螯蟜差大而毛，好耕穴田畝中，謂之螯基，毒不可食，晉蔡道明誤食之幾死，尤宜慎辨也。又多生於陂塘，溝港，穢雜之地，往往因雨則瀕海之家列陣而上，填砌緣屋，雖驅捽之不去也。噫，蟹雖微類，至於腹芒，以朝其魁，其得自然之禮歟！嗜欲已足，捨陂港而之江海，其得自然之智歟！雖外剛躁而内無他腸，其得自然之正歟，豈獨以其滋味饜世人之口腹哉？故論其略，而冠諸二篇之首。

又上篇《離象》 《易》之離象，曰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孔穎達云取其剛在外也。

又《有匡》 《檀弓》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孔穎達云蟹背殼似匡。

又《仄行》 《周禮》梓人爲簴虡，别叙小蟲，蟹屬，以爲雕琢。鄭康成注云：刻畫祭器，博庶物也。蟲自外骨至胸鳴，内有仄行者，釋云蟹屬。賈公彦疏曰：今人謂之螃蟹，以其側行者也。内卻行者蟦衘之屬，即由延也。脰鳴者即蝦蟆也。紆行者即蛇也。案：《周禮》祭器未有以由延、螃蟹、蝦蟆及蛇爲飾者，不知起何法制，且經文但云以雕琢耳，康成專取爲祭器之飾義，誠安考。

又《性躁》 《荀子・勸學篇》云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注：跪，足也，螯，蟹首上如鉞者。序語蟹皆八足，此云六者謬文。然今觀蟹行，後兩小足不著地，以其無用，所略而不言。

又《郭索》 《太玄》銳前一蟹之郭索，後蚓黄泉。范明叔云：一，水也，故稱泉，亦爲介，故稱蟹，五爲裸，（所）〔故〕稱蚓。言蟹之與蚓者用心之不一，雖有郭索多足之蟹，不如無足之蚓者，以其用心之一也。

又《龜長》《大戴禮》云：甲蟲三百六十四，神龜爲之長，蟹亦蟲之一也。

又《無腸公子》《抱朴子》云：山中無腸公子者蟹也。

又《天文》《釋典》云：十二星宮有巨蟹焉。

又《誡嗜》《混俗頤生論》曰：凡人常膳之間，猪無筋，魚無氣，鷄無髓，蟹無腹，皆物之稟氣不足者，不可多食。

又《集鼠》陶隱居云：僊方，以黑犬血灌蟹三日，燒之，諸鼠畢集。

又《長生》陶隱居云：僊方，投蟹於漆中，化爲水飲之長生。

又《藥證》《本草》云：蟹蝑味鹹，性寒，有毒。主胸中邪氣熱結痛、喎僻、面腫，解結散血，愈漆瘡，養筋益氣。取黄以塗，久疽瘡無不差者。又殺莨菪毒。其爪大主破胞墮胎。陳藏器《本草》云：人或斷絶筋骨者，取脛中髓及腦，與黄微熬，納瘡中，即自然連續。《海藥本草》云石蟹，案：《廣州記》云出南海，祇是尋常蟹年深歲久，日被水沫相抱，因兹化成石蟹，每遇海潮即飄出。又有一般者，入洞穴年深亦成石蟹，味鹹，寒，有毒。主消青盲眼，浮翳。又主眼澀。皆細研水，飛入藥相佐用以點目。

又《食珍》下篇　凡糟蟹，用茱萸一粒置罌中，經歲不沙。

又《蟹浪》濟鄆居人，夜則執火於水濱，紛然而集，謂之蟹浪。

又《酒蟹》酒蟹須十二月間作。於酒甕間撇清酒，不得近糟，和鹽浸蟹一宿却取出，於罌中去其糞穢，重實椒鹽訖，疊浄器中。取前所浸鹽酒，更入少新撇者，同煎一沸，以別器盛之，隔宿候冷傾蟹中，須令滿。螯蛆亦可依此法，二三月間止，用生乾煮酒。

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六《臨海蟹圖》　文登吕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蝑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蝤蛑，乃蝑之巨者，兩螯大而有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棹子，狀如蝤蛑，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微闊，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爲蝑，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鬬，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擁劍，狀如蝑而色黄，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蜎，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於市。《爾雅》曰（彭）〔蜎〕蠏，小者螃，云小蝑也。蠏音澤，螃音勞，吴人呼爲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竭朴，大於彭蜎，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蜎，壤沙爲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居則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蜎，居常東西顧睨，行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碏，大於常蝑，八足，殼通赤，狀若鵝卵。十曰蜂江，如蝑，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蘆虎，似彭蜎，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蜎，大於蜎小於常蝑。吕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爲圖。又海商言，海中罔𠯿島之東一島多蝑，種名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畫。李履中得其一本爲作記。予家楚宦游二浙閩廣，所識蝑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説同，而所謂黄甲、白蝑、蝑、蠘諸種，吕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

宋・孫奕《示兒編》卷一一　魯直蟹詩曰：已標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謂巨蟹在十二辰之未位也。

元・倪瓚《清閟閣全集》卷一一《雲林遺事》　蜜釀蝤蛑：初用鹽水略煮，才色變便撈起，劈開留全殼，螯脚出肉，股剁作小塊，先將上件排在殼内，以蜜少許入雞蛋内攪匀澆遍。次以膏腴鋪雞蛋上蒸之，雞蛋才乾凝便啖，不可蒸過。橙薑醋供。

又　煮蟹法：用生薑、紫蘇、橘皮、鹽同煮。才大沸透便翻，再一次沸透便啖。凡煮蟹，旋煮旋啖則佳。以一人爲率，秖可煮二隻。啖已再煮，擣橙薑醋供。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一九下　荀卿云蝑六跪而二螯，其實八跪也。蓋古人作語詩有省不省耳。揚子云蝑、蠏、郭索，後蚓黄泉，語約而寡過也。

又卷二二下　煮蝑用蜜塗之，候乾，煮之則青。

又　糟酒醬蝑入香白芷則黄不散。

又　喫蟹了，以蟹鬚洗手則不腥。

又卷七四上　《山家清供》：林洪蟹釀橙。橙大者截頂去穰，留少液，以蟹膏納其内，仍以帶枝頂覆之，入甑用酒醋水蒸熟，加苦酒，入鹽供。既香而鮮，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蝑之興。因記危巽齋積贊蟹云：黄中通理，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美之至也。此本諸易，而與蟹得之矣。今於橙蟹又得之矣。

又卷九五上　醉蟹，香油入醬油内亦可久留不砂，加糟、醋、酒、醬各一碗，蟹多加鹽一碟。又法，用酒七碗，醋三碗，鹽二碗，醉蟹亦妙。又，煮蟹青色蛤蜊脱丁：用柿蒂三五個同蟹煮，色青後用枇杷核内仁同蛤蜊煮脱丁。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魚蟲》　蜋蠰、轉帶、擁劍、移角、姑勞、石蜞、撥棹、望潮、竭朴，蟹也。鰌蝑、蘆鰕，巨蟹也。彭蜎、長卿、招潮、倚望、蚿江，小蟹也。璅蛄之腹有小蟹。

又卷下　石鹽狀如蟛蜞，而長不及寸，廣僅半之，土人治以薦酒，殼堅，味鹹，寒，醫家取以治目眚。

又　虎獅形似虎頭，有紅赤班點，螯扁，與爪皆有毛。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四《大蟹》 女丑大蟹，其廣千里，舉螯爲山，身故在水。海陽專車，曷云其比。《大荒東經》女丑有大蟹，廣千里。又《海内北經》姑射國，大蟹在海中，亦千里之蟹。《汲書》海陽巨蟹，其殼專車。有海賈，忽見兩山出于波間，各高數丈，已忽没。舟人云，此蟹螯也。詳《廣異記》。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五《蟹》 【集解】《别録》曰：蟹生伊洛池澤諸水中，取無時。弘景曰蟹類甚多，蝤蛑、擁劍、螖蠘，皆是，並不入藥。海邊又有螖蜞，似螖蠘而大，似蟹而小，不可食。蔡謨初渡江，不識螖蜞，啖之幾死，嘆曰讀《爾雅》不熟，爲學者所誤也。頌曰：今淮海、汴京、河北陂澤中多有之，伊洛乃反難得也。今人以爲食品，佳味。俗傳八月一日取稻芒兩枝，長一二寸許，東行輸送其長。故今南方捕蟹，差早則有銜芒，須霜後輸芒方可食之，否則毒尤猛也。其類甚多，六足者名蜞，音跪。四足者名〔蜚〕，皆有大毒，不可食。其殼闊而多黄者名蟛蜞，南人謂之撥〔棹〕子，以其後脚如〔棹〕也。一名蟳，隨潮退殼，一退一長。其大者如升，小者如盞楪，兩螯如手，所以異於衆蟹也。其力至强，八月能與虎鬬，虎不如也。一螯大，一螯小者名擁劍，一名桀步，常以大螯鬬、小螯食物，又名執火，以其螯赤也。其最小無毛者名螖蠘，音越，吴人訛爲彭越。《爾雅》云：蝤蠐，小者〔螃〕。郭璞注云：即螖蠘也。時珍曰：蟹，横行，甲蟲也。外剛内柔，於卦象離。骨眼蜩腹，蝗腦蠏足，二螯八〔跪〕，利鉗尖爪，爪殼脆而堅，有十二星點。雄者臍長，雌者臍團。腹中之黄應月盈虧。其性多躁，引聲噀沫至死乃已。生於流水者色黄而〔腥〕，生於止水者色紺而馨。佛書言其散子後即自枯死。霜前食物故有毒，霜後將蟄故味美。所謂入海輸芒者亦謬談也。螖蜞大於螖蠘，生於陂池田港中，故有毒，令人吐下。似螖蜞而生於沙穴中見人便走者沙狗也，不可食。似螖蜞而生海中，潮至出穴而望者望潮也，可食。兩螯極小如石者，蚌江也，不可食。生溪澗石穴中，小而殼堅赤者，石蟹也，野人食之。又海中有江蟹，大而色紅。飛蟹能飛。善〔苑〕國有百足之蟹。海中蟹大如錢，而腹下又有小蟹如榆莢者，蟹奴也。居蚌腹者，蠣奴也，又名寄居蟹，並不可食。蟹腹中有蟲，如小木蠹子而白者，不可食，大能發風也。宗奭曰：取蟹以八九月，蟹浪之時，伺其出水而拾之。夜則以火照捕之，時黄與白滿殼也。

又 石蟹主治：搗傅久疽瘡，無不瘥者。藏器。

【發明】慎微曰：蟹非蛇鱔之穴無所寄，故食鱔中毒者食蟹即解，性相畏也。沈括《筆談》云：關中無蟹，土人怪其形狀，收乾者懸門上辟瘧，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時珍曰：諸蟹性皆冷，亦無甚毒，爲蝑最良。鮮蟹和以薑、醋，侑以醇酒，咀黄持螯，略賞風味，何毒之有。饕嗜者乃頓食十許枚，兼以葷羶雜進，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腹痛吐利亦所必致，而歸咎於蟹，蟹亦何咎哉。洪邁《夷堅志》云：襄陽一盜被生漆塗兩目發配，不能覩物。有村叟令尋石蟹，搗碎濾汁點之，則漆隨汁出，而瘡愈也，用之果明如初。漆之畏蟹，莫究其義。

蟹爪，【主治】破胞墮胎，《别録》。破宿血，止産後血閉。酒及醋湯煎服良，《日華》。能安胎。鼎頌曰：胡洽方治孕婦僵仆胎上搶心，有蟹爪湯。墮生胎，下死胎，辟邪魅。時珍。

殼，【主治】燒存性，蜜調，塗凍瘡及蜂蠆傷。酒服治婦人兒枕痛，及血崩，腹痛消積。時珍。

鹽蟹汁主治：喉風腫痛。滿含細嚥即消。時珍。

【附方】濕熱黄疸蟹：燒存性，研末，酒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湯下，日服二次。集簡方。骨節離脱：生蟹搗爛，以熱酒傾入，連飲數椀，其渣塗之，半日内骨内谷谷有聲即好，乾蟹燒灰，酒服亦好。唐瑶經驗方。中蟬魚毒，食蟹即解。董炳驗方。千金神造湯：治子死腹中，并雙胎一死一生，服之令死者出生者安，神驗方也。用蟹爪一升，甘草二尺，東流水一斗，以葦薪煮至二升，濾去滓，入真阿膠三兩，令烊。頓服，或分二服。若人困不能服者，灌入即活。下胎蟹爪散：治妊婦有病欲去胎。用蟹爪二合，桂心、瞿麥各一兩，牛膝二兩爲末，空心温酒服一錢。《千金》。崩中腹痛：毛蟹殼燒存性，米飲服，一錢。《證治要訣》。蜂蠆螫傷：蟹殼燒存性，研末，蜜調塗之。同上。熏辟壁虱：蟹殼燒烟熏之。《摘玄》。

蟹類



蟹八跪而二敖，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胭脂色，其腹中虛實亦應月。以臍大小爲雌雄，雄曰蜎螖，雌曰博帶。其種類甚多。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强，能與虎鬬。擁劍一螯大，一螯小，以大者鬬，小者食。其大而有虎班文，隨波湮淪者名虎蟳。小如彭蜞，殼白，見潮欲來，出穴舉螯迎之者名招潮。隨潮退殼，潮退徐行泥中者名攤塗。在蠙殼中爲蠙取食者名蠙奴。又有鼜蜞，倚望。倚望如彭蜞，青色，進輒舉兩螯以望，俗呼望潮。竭朴、沙狗、蘆虎、數丸。竭朴大於鼜蝑，黑班，有文章，以大螯障日，屈小螯食。沙狗似鼜蝑，壞沙爲穴，見人則走，不可得。蘆虎，似鼜蝑，兩螯正赤，不可食。數丸，似鼜蜞，競取土作丸，蒲三百而潮至，大抵皆蟹之族。蟹始穴於沮洳，至稻熟時必大出，各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五　霜降後方可食蟹，蓋中膏內有腦骨，當去勿，食有毒。

又卷一一　蟹生，用生蟹剁碎，以麻油先熬熟，冷並草果、茴香、砂仁、花椒末、水薑、糊椒俱爲末，再加蔥、鹽、醋，共十味，入蟹內拌勻，即時可食。

明・李蘇《見物》卷四　蟹、蝤蛑、擁劍、彭蜞、彭越、彭蝑、蝑蜳、勞、蜿、比、蠘、蟳。

蟹屬甚多，蝤蛑、擁劍、彭蜞、彭越，狀不甚殊，最小曰彭蝑。《爾雅》：蝑蜳，小者勞。《本草》：六足曰蜿，四足曰比，皆有毒，蔡謨誤食之。殼闊黃多者曰蠘，又曰蟳，隨潮退殼，能與虎鬬。凡蟹，圓臍者雌，黃紫而腴。尖臍者雄，黃白而瘠。生子如魚，嫗于雌臍內。

論曰：蟹者解也。海蟳解匡，一解一巨，有解之義焉。其爪傍行，又曰螃蟹云。夫物行多順，而蟹獨橫。順行者多顛躓，而蟹無蹶者，豈順理反塞，而從逆顧通耶。彼橫盜黍稻，羣罹囊括，漱沫瑟瑟，難逃漬鹽，豈敢望鬬虎哉。諺曰試睨蟹橫行，能得幾時橫，意有感矣。是故不徑不竇者謂之愚，傍蹊曲徑者謂之邪。君子曰：吾寧順理而困窮，不橫逆以徼利。與其邪也，寧愚。

贊曰：肥螯芳紫，飲客所欽。有匡載禮，郭索名琴。惠迪弗事，從逆爲心。橫而罹禍，永爲世箴。

又　蚾，《集韵》房尤切，音浮。《類篇》：水蟲名。郭璞《江賦》：三蝮蚾江。注：舊說曰蚾江似蟹而小，十二脚。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蠘、蟳、蠘、螖、螃、蠵、彭蜞、蝤蛑、狗沙，皆蟹類也。郭索，蠏行兒。《廣雅》：蟹，胡買切。雌曰博帶，雄曰蜎螖。出于海者名蠘亦作鱰。作結切。今《高州志》有蠘螃，是也。《說文》有蜿子，蜿即跪也。《荀子》曰蟹六跪而二螯，俗作螯。不必也。同類有蝤螯，亦作蛑，其殼不毛，後跪薄而闊，如櫂，故又名撥擢。一名蟳，又名蝤蠂。蟳殼旁有兩尖。彭蝑，王伐切。《爾雅》：蝑蜳，小者螃。又作螃蠵，大約似蟹而小，別有彭蜞，擁劍，似彭蝑而大，似蟹而小，蔡謨誤食即此也。擁劍一名桀步，一螯偏小，以大者鬬，小者食。一名虎蟳。其殼闊而多黃者名蠘，出南海中。又有螖，烏介切，似彭蝑，可食，薄殼而小。今松江復有極小如指大者，名沙狗，以釀漬之，殼軟可食。凡夫曰：蟹訛爲黎，黎訛爲狗。又有倚望、竭朴、蘆虎、數丸。一曰沙丸。《江賦》注：蚾音流。江似蟹而小，有十二脚。林逋詩：水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用《太玄》：郭索，蟹行兒。《字彙》以郭索爲蟹。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一〇　蟹殼治產後兒枕疼。

又卷一一　夏至日蟹上岸，夏至後水到岸。

又卷四二　洗蟹黃污衣，用蟹中腮搓之即去。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蟹》　鶻眼黧足，蛭腦蜩腹。流止色殊，雌雄異録。敗漆集鼠，膏金髓玉。執穗朝魁，無腸仄丁。

傅肱《蟹譜總論》云：蟹，水蟲也，亦曰魚屬，以其外骨則曰介蟲，取其橫行目爲螃蟹。鶻眼蜩腹，蛭腦黧足，其抵類拳丁，其螯類執鉞，其跪又皆外刺，性復多躁，或編諸繩縷，或投諸笭箵，則引聲噀沫至死方已。類皆鱗育。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出於江澥者，其色青白。小者謂之蟛蚏，中者謂之蟹，匡長而銳者謂之蠘，大者謂之蝑蛑。雖皆有佳味，獨蟹參於藥論耳。明越溪澗石穴中亦出小蟹，其色赤而堅，俗呼爲石蟹，與生伊洛者無異。靡圓多腴而奪之膏，臍長多足。其生於盛夏者，無遺穗以自充，止食茭蘆根，俗呼爲蘆根蟹，瘠小而味腥。至八月則蛻，而形浸大。秋冬之交，稻粱已足，各腹芒走江，俗呼樂蟹，最號肥美。由江而納其芒於海中之魁，遇冰雪則自伏淤溲不可得矣。今人設嗢具以按酒者特先置焉。何曾食疏，弘君食檄，虞悰食品，未必不珍此味也。悰，《南史》有傳，但名存而書亡，此爲恨耳。陸龜蒙《蟹志》云執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之江海，自微而務大，不近於智耶，外剛躁而無他腸，不近於正耶，其見稱如此。《本草》：蟹性多躁，引聲噀水至死乃已。生於流水者色黃而腥，生於止水者色紺而馨。佛書言其散子後即自枯死。霜前食物故有毒，霜後將蟄故味美。《雨航雜録》：簝即蟹也，經霜後有赤膏曰赤蟹，無膏曰白蟹。始穴沮洳，稻熟時及出，各執一穗朝其魁，或曰以輸海神。入江則稍大，入海益大。《廣雅》：雄曰鰋鰋，雌曰博帶。《雜俎》：其腹毛能殺人，性能敗漆，燒之致鼠。凡蟹漆相合則化爲水，服之長生。是物以解結、散血得名，惟霜後可食，餘節食之多致疾，故有

簞名。孕婦猶忌。獨目，獨螯，四足，六足，兩目相向，皆有大毒，不可食。《爾雅翼》：隨潮退殼，潮退徐行泥中者名攤塗。在蠣殼中爲蠣取食者名蠣奴，皆蟹之族。皮日休詩：蟹因霜重金膏溢。羅鄴詩：肌膚未解黃金甲，骨髓常留白玉香。八跪二螯，外骨內肉，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胭脂色，其腹中虛實亦應月，大者箱角兩出，足節屈曲，行則旁橫，故里語稱螃蟹。陸佃云：圓臍者牝，尖者牡也。性走明漆，見之輒解，名蟹似出乎此，或曰此物之來，秋初如蟬蛻，故名。《蟹譜》：蟹之類隨潮解甲，更生新者，故字从解。《抱朴子》：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埤雅》梓人注：仄行，蟹屬。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三《介語・蟹》 蟹善候潮。潮欲來，舉二螯仰而迎之。潮欲退，折六跪俯而送之。漁人每視其俯仰，以知潮之消長。蟹以潮之消長爲多少。潮長則蟹少，消則蟹多。予家在茭塘，當蟹浪時，使童子往三沙四沙捕蟹，隨潮下上，日得蟹數簏。或乘潮乾，蟹從稻田求食，其行有跡，跡之得其穴，一穴輒一輩。然新穴有蟹，舊穴則否。其匡初蛻，柔弱如綿絮，通體脂凝，紅黃雜糅，結爲石榴子粒，四角充滿，手觸不濡，是名臭蟹。其未蛻者曰膏蟹。蓋蟹黃應月盈虧，爲月之精所注，故以膏爲美。膏多則又曰母蟹，蟹以有膏爲母，猶蚌以有珠爲母也。次者肉蟹。自扶胥以上水淡多肉蟹，近大小虎門水鹹多膏蟹。蓋水淡則蟹多肉，水鹹則蟹多膏。鹹者火之所爲，火之膏也。淡者水之所爲，水之肉也。蟹以臭者爲貴，其字從解，言以甲解而美也。甲解者蛻也，蛻則臭，蛻必以秋。然每年四月八日潮不大長，是日臭蟹尤多。故諺有云四月八日，臭蟹爭出，則蟹亦以夏而蛻矣。蛻則益肥。然大抵潮減則蟹肥，潮滿則蟛蜞肥。每月初九、二十三兩日潮必乾。潮乾而蟹食泥則肥，潮滿而蟹食水則瘠。又蟹一月一解，自十八以後月黑，蟹乘暗出而取食，食至初二三而肥，肥則殼解，月皎時蟹不敢出則瘠矣。然蟹率以秋深以盛寒而肥，以月黑潮水小而解。蓋蟹產於鹹淡水之間有白蜆之所，盛寒時白蜆子肥，故蟹食之而肥。又蟹以流水生者色黃而腥，止水生者紺而馨，得白芷則黃不散，得葱及五味子同煮則色不變。

清・李光地等纂校《月令輯要》卷一 潛蟹法，增《蟹譜》：凡潛蟹，用茱萸一粒置廳中，經歲不沙。

清・劉謹之、阿桂等《盛京通志》卷一〇七《物産二》 蟹俗呼螃蟹。至秋味腴。又海蟹頗大而腥，有虎皮、金錢諸名。《造化權輿》：蟹易螯並脫殼，今人往往見之。《北盟録》：女真海多大魚、螃蟹。

清・厲鶚《遼史拾遺》卷一八 《契丹國志》曰：渤海螃蟹，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國蟹螯。鮀魚之屬皆有也。

清・魯曾煜等編纂《廣東通志》卷五二 飛蟹小如錢，以螯爲翼，常從海面飛越，味美。《廣州志》。

清・吴任臣《山海經廣注》卷一二 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大蟹在海中，郭曰蓋千里之蟹也。任臣案：《王會篇》海陽大蟹。【注】海水之陽，一蟹盈車，此云千里則更異已。《嶺南異志》云：昔有海商海中行，遇沙渚林木茂甚，乃維舟登岸，爨于水傍，半炊而林没。詳視之，大蟹也。《玄中記》云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在水中，亦此類也。

又卷一四 女丑有大蟹。郭曰廣千里也。任臣案：《玄覽》云海陽有專車之蟹，女丑有千里之蟹。《異魚圖贊》曰女丑大蟹，其廣千里，海陽專車，曷云其比。楊慎《補注》云天文有巨蟹宫，蓋應此也。又海中有飛蟹。善苑國有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皆異種也。附記之。

清・褚人穫《昭化叢書丙集》卷五〇《續蟹譜》 蟹曰無腸公子，《抱朴子》。又名含黃伯。《清異録》。又名横行介士兵書。藏蟹名含春侯。謝諷《食經》。毛勝封蟹爲曹邱常侍，兼仗甲大使。《水族加恩簿》。

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强。八月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能與虎鬬。《埤雅》黃山谷詩怒目横行與虎爭，寒沙奔火禍胎成。

擁劍狀如蟹，從廣二尺許，有爪。一螯偏大而赤，因名執火。一螯甚細，主取食，俗呼越王鈐下。

清・李調元輯《南越筆記》卷一〇《蠏》 蠏類甚多，有曰小娘蠏，其螯長倍於身，大者青緑如錦，味與諸蟹同。而新安人賤之，惟熟其螯以進客。有擁劍，五色相錯，螯長如擁劍，然新安人以獻嘉客，名曰進劍，爲敬之。至有飛蠏，小者如錢，大者倍之，從海面飛越數尺，以螯爲翼。網得之，味勝常蠏。此三者，蠏之異者也，尋常以膏蠏爲上。蠏之美在膏，而其容善於俯仰。俯以八足之折，故曰跪，仰以二螯之倨，故曰螯。螯者，敖也，以螯敖人，故昔人食蠏上螯，今則尚膏。

又《崖州石蠏》 環瓊水鹹，獨崖州三亞港水淡，故産石蠏。石上有脂如飴膏。蠏食之，粘螯濡足而死，輒化爲石，是爲石蠏。取時以長鈎出之，故螯足不全。或謂石蠏浮游海中，見風則堅，誤也。

又《然犀志》卷下 石蟹生崖州之榆林港。本活蠏也，窟穴甚深，掘螯即於水中洗滌，淨去泥，出水見風便化而成石。取巨筐，螯足全者，作怪石供，甚奇。醫書云：石蠏性寒，能消腫。

又 翠蟹色如翡翠，出臺灣，南澳亦有之。

清・郝懿行《記海錯・蟹》 海錯之中，蟹族甚多，不可殫述。大者盈車，細者如豆，狀類難名。其尤異者，甲上有文，作老人面，鬚眉畢具，謂之鬼蟹。蓋《說文》所謂蛫，過委切。蟹也。文登海中有蟹，大小如錢，厚踰寸半，宜熬炙連骨啖之，味極脆美，彼人所謂獨鹿者也。海人讀鹿爲粟。別有一種，似蟹而小，其色微黃，膋俗作螯。跪俱短，不可食，蔡謨啖之幾死，《本草》陶注所謂螯蜞者也。又海壖間泥孔漏穿，平望彌目，穴邊有一小蟹，跂脚昂頭，側身遥睇，見人歛入，所謂望潮此種是也。亦不可食。余聞海邊人有啖蟹遇毒者，或言蟹食鯸鮧子殺人，非也。歲歲春時，海豚大上即如是殺人多戾，殊不爾也。舊説蟹食水莨《集韻》音建。草毒人，如遇其毒，須蘆根、橄欖子解之。本草云。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章《通論》 蟹類甚多，有曰小娘蟹。其螯長倍于身，大者青緑如錦，味與諸蟹同，而新安人賤之，惟熟其螯以進客。有擁劍，五色相錯，螯長如擁劍然，新安人以獻嘉客，名曰進劍，爲敬之至。有飛蟹，小者如錢，大者倍之。從海面飛越數尺，以螯爲翼，網得之，味勝常蟹。此三者蟹之異者也。尋常以膏蟹爲上。蟹之美在膏，而其容善於俯仰，俯以八足之折故曰跪，仰以二螯之倨故曰螯，螯者敖也，以螯敖人。故昔人食蟹上螯，今則上膏。予村居多暇，秋日輒出扶胥釣蟹。有詩云：紫蟹得霜肥，銜禾上釣磯。閒垂兄弟釣，更得白魚歸。兄弟釣本以釣河豚者，蟹觸之亦往往多得。又或緯蕭爲斷，承流而取之，或置小石數百枚罟中以爲餌，二人持罟截港口而取之。予又有《捕蟹辭》云：捕蟹三沙與四沙，秋來樂事在漁家。隨潮上下茭塘海，艇子歸時月欲斜。又云：紫蟹迎潮復送潮，紛紛銜穗上蘭橈。蟹黃應月秋逾美，亂擲金錢身市橋。又云：匡螯初蜕及秋肥，母蟹膏多肉蟹稀。飽食沙田霜降稻，潮乾拾得滿船歸。又云：虎門潮水接牂牁，春淡秋鹹蟹總多。水肉金膏隨月滿，精華更柰稻花何。

又《石蟹》 環瓊水鹹，獨崖州三亞港水淡，故産石蟹。石上有脂如飴膏，蟹食之粘螯濡足而死，輒化爲石，是爲石蟹。取時以長鈎出之，故螯足不全。或謂石蟹浮游海中，見風則堅，誤也。或謂石蟹水沫相著所化，多生海潮出入處隨風漂出，善水者没而取之，於水中洗刷，出水則泥不能脱云。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蟹》 《本草綱目》：蟹，俗名螃蟹，一名郭索，又名横行介士，又名無腸公子。其性躁，引聲噗沫至死乃已。生於流水者色黃而腥，生於止水者色紺而馨。今人於霜後取之，味甚美，然食後最忌荆芥。蘇頌曰：此物有六足者名蛫，有四足者名牝。皆能殺人，不可食。陶弘景曰：此物霜前有毒，不可食。一種獨螯者，獨目者，兩目相向者，腹下有毛者，腹中有骨者，背有星點者，足斑目赤者，並有毒殺人。誤食，急取冬瓜汁，或紫蘇汁，或大蒜汁解之。寇宗奭曰：此物，風疾人最忌。旭按：蟹味鮮美甲於水族。今九、十月處處有之。其生海邊者曰蝤蛑，尤大，兩螯利於刀，斷物如芟刈，所謂八月能與虎鬬者是也。又名蠘，瀕海人名黃甲，蘇頌《本草》以爲即撥棹子，而轉分蠘與蝤蛑爲二，誤。又段成式《雜俎》云蝤蛑隨潮退殼，一退一長。

《廣雅》：蟹雄曰鰒鰳，雌曰博帶。

《埤雅》：蟹八跪兩螯，堅殼。臍團者牝，尖者牡。

《淮南萬畢術》：蟹置漆中則敗壞不燥。

《隨園食單》：蟹有本味，但以淡鹽湯煮食最佳。

《蟹譜》：蟹腹有風蟲，狀似木鼈子而小，色白，大發風氣，食者宜去之。

《事林廣記》：蟹與灰酒同食令人吐血。

《本草備要》：中蟹毒，以藕節搗汁酒服良。

《婦科綱目》：妊婦食蟹令子橫生。

《酉陽雜俎》：蟹八月腹中有稻芒長寸許，向東輸於海神，如未輸不可食。王漁洋《精華録》注：郭索，蟹行狀，非蟹别名也。

又《石蟹》 《本草綱目》：石蟹生溪澗石穴中，小而殼堅，赤色。旭按：《名物通》載，崖州榆林港内半里許，土極細膩而性極寒，蟹入其中即不能動，片時成石。相傳置几案上能明目，名曰石蟹。此又名同而物異也。

又《飛蟹》 《譯史紀餘》：海中有飛蟹，能飛。旭按：《廣異記》載海中有蟹，螯大如山，與此乃蟹之尤異者也。

又《蚾江》 《正字通》：蚾江似蟹而小，十二足，不可食。旭按：蚾江或作蜂江。《駢雅訓纂》云當作不江。

紀事

《宋書》卷三四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覆野，大食稻爲災。

清・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三九 元高德基《平江紀事》：大德丁未，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穀蕩盡，吴諺蝦荒蟹亂正謂此也。

又 《明世説》：世廟見蟹行地，問何物，左右以蟹對。取看背有字曰桂蕚

張璁。跡之，乃太監崔文所書，謂二人橫行也。文謫南京。

又　靳史李西涯、程篁墩同以神童朝見。適直隸貢蟹至英廟即試以對句曰：螃蟹渾身甲冑。程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李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絲綸，俱賜寶鈔而出。後李出入館閣四十年，而程終於學士，竟如其對云。

清・孫星衍、莫晉纂（嘉慶）《松江府志》卷八〇　〔嘉靖〕八年己丑秋七月，飛蝗蔽天，颶風大作，驅蝗入海，遺種化爲蟹食稻。郭志。

又　〔崇禎〕十五年壬午春，蝗蝻生，遇雨化爲鰍蟹。

清・朱延射、潘履祥纂（光緒）《寶山縣志》卷一四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夏，黃姚港蟹穴流血。

清・楊震福等纂（光緒）《嘉定縣志》卷五　大德十年，大風雨雹，蟹食稻穀殆盡。

又　〔同治〕四年夏，陰雨，秋螟有異蟹。跪間生小蟹。

又　十二年三月，南翔獲異蠏。八足，十螯，大倍常蠏。

又　萬曆四十六年正月十日大雪。夏，二十四都蠏穴流血。

藝文

唐・陸龜蒙《甫里集》卷八《酬襲美見寄海蟹》　藥杯應阻蟹螯香，却乞江邊採捕郎。自是揚雄知郭索，《太玄經》云蟹之郭索。且非何胤敢飯饟。何胤侈于食味，稍欲去其甚者，猶有魚腊糟蟹。骨清猶似含春靄，沫白還疑帶海霜。强作南朝風雅客，夜來偷醉早梅傍。

宋・梅堯臣《宛陵集》卷四三《二月七日吴正仲遺活蟹》　年年收稻賣江蟹，二月得從何處來。滿腹紅膏肥似髓，貯盤清殼大於杯。定知有口能噓沫，休信無心便畏雷。幸與陸機還往熟，每分吴味不嫌猜。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一一《丁公默送蝤蛑》　溪邊石蟹小如錢，喜見輪囷赤玉盤。半殼含黃宜點酒，兩螯斫雪勸加餐。蠻珍海錯聞名久，怪雨腥風入座寒。堪笑吴興饞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

明・鄭明《蟹賦》　粤惟旁蟹，厥形瓌詭，二螯如傲，八足如跪。牡曰狼蟷，牝曰博帶，孰辨其形，緣臍（員）〔圓〕銳。體外剛而内柔兮，稟離德於南方。心躁急而含毒兮，足郭索而仄行。負玄甲以自衛兮，持雙鉞以爲兵。流沫噴而濤沸兮，明眸矗而星光。既隨潮而殼解兮，亦應月而腹實。其氣足以致鼠兮，其性足以已漆。若乃沮洳之場，蛇鱓之窟，或石竇硌砑，或水穴汩滲，乃就寂而馮閒。託茲地以爲宅，雖空洞之微細，曠優游如廣室，或寄蛞蝓之腹，紛相代以求食。或遊蜣蜫之殼，伺開闢以出入。惟秋冬之始交兮，稻粱菀以油油。循修阡與廣陌兮，未敢遽爲身謀。各執穗以朝其魁兮，然後奔走於江流。遂輸芒於海神兮，若諸侯之宗周。於時也，厥軀充盈，厥味旨嘉，乃有王孫公子、豪俠之家，置酒華屋，水陸交加。薄膾鯉與鮞鼈，羞炙鴞與胎鰕。衆四顧而躊躇，悵不飲而咨嗟。有敷者緯蕭承流捕而獻之，賓客大笑樂不可支。乃命和以紫蘇，糝以山薑，擣以金虀，沃以瓊漿。於是奉玉盤而出中廚，發皓手而剖圜筐。銀絲縷解，紫液中藏。膏含丹以若火，肌散素以如霜。味窮蠡美，臭極芬芳。宜乎君謨，誤而致疾，畢卓持以忘生者也。爾乃種族不一，則有擁劍、撥棹、蝤蛑、龍鼈、招潮、望潮、蟛蜞、蟛蜎、沙狗、蘆虎、蚾江、攤塗、石蜬、竭樸、黄甲、蠣奴、數丸、蟳、蠘、倚望、蟛蜎，班形稍異，命名迺殊。或乃長亘數丈，聳如巨斧，馮陵揚波，力能拒虎。類赳赳之壯夫，擐介冑而奮武，諒兹味之洵美，非人力之可取。若夫覽《山海》於《圖經》，閱《王會》於《周書》，或身廣千里，或殼大專車。仰夏后之遐蹤，企成周之無虞。哲王邈以幽遠，情感慨而愁予。獨侘傺而太息，忘好羞之足愉。

雜録

漢・郭憲《洞冥記》卷三　善苑國嘗貢一蠏，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蠏。煮其殼勝於黄膠，亦謂之螯膠，勝於鳳喙之膠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　關中無螃蠏。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蠏，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借去掛門户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齋素》　飲人親死不食魚肉而食螃蠏、車螯蠔、螺之屬，謂之齋素，以其無血也。海南黎人親死不食粥飯，唯飲酒，食生牛肉，以爲至孝在是。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石蟹生海南，形真是蟹。云是海沫所化，理不可詰。又有石蝦亦其類。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上　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孟浩然詩云：游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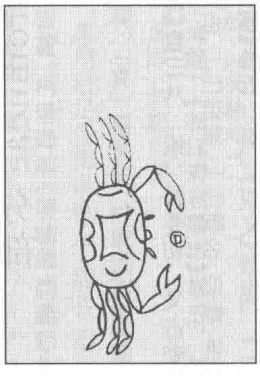
擁劍來。按：擁劍如彭蜞之類，蟹屬，一螯偏大，故謂之擁劍，非魚也。

宋・戴埴《鼠璞》卷下《艾子》 世傳艾子爲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説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吴越，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蟹，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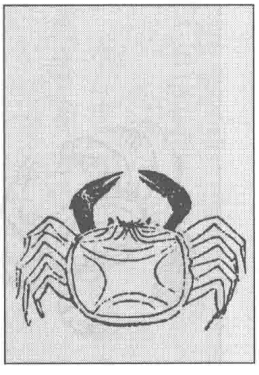
元・胡仕可《本草歌括》

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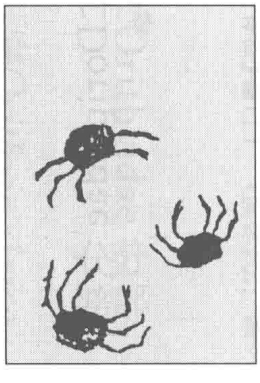
明・陳嘉謨《本草蒙筌》

蟹



明・王文潔《太乙仙製本草藥性大全》

螃蜞



清・何鎮纂《本草綱目類纂必讀》

蟹



清・朱景陽遞鈔本《滇南本草圖説》

蠏



清・劉善述撰繪《草木便方》

螃　蠏



綿蟹科Dromiidae 分部

蜣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蜣：苦委切。又古委切。《説文》：蟹也。一曰蟹六足者，一曰鼠負也，一曰猿類，一曰獸名，似龜，善禦火。

宋・丁度等編《集韻》卷五　蜣：《説文》蟹也。一曰蟹，六足者。一曰鼠負也。一曰猿類。一曰獸名，似龜，善禦火。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蟹》　《圖經》曰：蟹之類多，六足者名蜣音跪。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五《蟹》　**【集解】**其類甚多，六足者名蜣音詭。**【略】**皆有大毒，不可食。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申集中《虫部》　蜣：《唐韻》過委切，音詭。《説文》：蟹也。《集韻》：蟹六足者一曰鼠負。又《類篇》：一曰猿類。又《山海經》：即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骨，名曰蜣，是可以禦火。司馬相如《上林賦》：獑胡豰蜣。

清・李光地等纂《音韻闡微》卷七《蜣》　蜣：《説文》：蟹也。《集韻》：蟹六足者一曰鼠負，一曰猿類，一曰獸名。見《山海經》。

幹練平殼蟹*Conchoecetes artificiosus*

婆蟹

清・姚光發等纂（光緒）《松江府續志》卷五　又有殼皺若老嫗面皮者曰婆蟹。

圓關公蟹科Cyclodorippidae 分部

鬼蟹*Tymolus* spp.

鬼面蟹

清・姚光發等纂（光緒）《松江府志續志》卷五　又有殼皺若老嫗面皮者曰婆蟹，一名鬼面蟹，並産海中。

關公蟹科Dorippidae 分部

蚩、北、鬼蟹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　《圖經》曰：蟹之類多。**【略】**四足者名北，皆有大毒，不可食。誤食之，急以豉汁可解。

宋・傅肱《蟹譜》上篇　蚩，蟲，似蟹，四足。音北。又吴沈氏子食蟹，得背

殼若鬼狀者，眉、目、口、鼻分佈明白，常寶翫之。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五《蟹》 【集解】弘景曰：蟹類甚多。【略】四足者名（牝）〔比〕。皆有大毒，不可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蜚：蜚字之譌。舊注音北。蟲，似蟹，四足也。誤。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蜚：《唐韻》博墨切，音北。蟲，似蟹而四足。

清・王瑛曾纂修（乾隆）《重修鳳山縣志》卷一一《雜志》 鬼蟹狀如傀儡。

清・陳淑均纂，李祺生續纂（咸豐）《臺灣府噶瑪蘭廳志》卷六《物產》 鬼蟹狀若傀儡。孫元衡詩：家在蠔山蜃氣開，鯨潮初起颿帆來。虎鯊斑背。鬼蝉紛無數，就裏難求蛤蚌胎。《使槎録》。

清・姚光發等纂（光緒）《松江府志續志》卷五 蟹，【略】《華亭志》：出衛城者曰關王蟹，蠶眉，鳳眼，刻劃天然。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一〇章《甲殼類》 鬼面蟹産海中，專用前足二對以行走，後足二對則屈護背甲。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〇章《節足動物・甲殼類》 彭越蟹鬼面蟹。第四及第五步行肢每向背上捧，戴貝殼蔽護自己，恰如戴笠，背紋隆起，酷肖人面。

饅頭蟹科Calappidae 分部

饅頭蟹*Calappa* spp.

花蟹

清・李調元《犀然志》卷上《花蟹》 花蝉八跪二螯，與諸蝉同，但跪小而螯大，幾與筐等。筐與螯有斑文，如湘竹，如貝錦。其斂螯足之時，又如龜之藏六，無罅隙可窺。

虎頭蟹科Orithyidae 分部

中華虎頭蟹*Orithyia sinica*

虎蝑、虎蟹、虎獅蟹、虎獅蝑、關公蟹

唐・段公路《北户録》（鼈圖注）卷一《紅螺殼》 虎蟹，殼色黄赤，文如虎首斑。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下 虎蟹，殼上有虎斑，可裝爲酒器。與紅蟹皆産瓊岸海邊。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蟹》 蟹八跪而二螯，【略】其種類甚多。【略】其大而有虎斑紋，隨波湮淪者名虎蝑。

宋・曾慥編《類説》卷六《海物異名記》 蟹名虎蝑，海蟹之大者，有虎斑文。蟹謂之蝑者，以其隨波湮淪。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蟹》 虎蝑，文有虎斑。

明・王世懋《閩部疏》 海中蝑有冬春間生者，蝉蝤類也。而色瑪瑙，斗殼作狰獰斑斕，盡似虎頭，土人名之曰虎蝑，余以配龍蝦爲的對也。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 又有殼斑如虎頭形者曰虎蝑，它方之人多取爲翫器，而其味彌不及蟹矣。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虎蝑》 蟹有虎蝑，蹣跚而行，狰獰斑斕，遂冒虎名。

敬美《閩部疏》：海中蝑有冬春間生者，蝤蛑類也。而色瑪瑙，斗殼作狰獰斑斕，盡似虎頭，土人名之曰虎蝑，余以配龍蝦爲的對也。《五雜俎》：殼斑如虎頭形，它方人多取作翫器，而味彌不及蟹矣。《漁書》云：蝑小者不結黄，惟深海産者，其黄與秋蟹、冬蠏一同，名爲紅蝑，食品重之。又有石蝑、虎獅蝑，狀如獅頭。

清・黄叔璥《臺海使槎録》卷三　有虎蝛。《閩小紀》云：質粗味劣，無足取。殼極類門户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人有鑲爲酒器者。冬來生子，充盈臍外。

清・周亮工《閩小記》下卷《虎蝛》　閩中虎蝛，蠏之别派，質粗味劣，無足取。獨其殼極類人家户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北人異之，有鑲爲酒器者。通州如皋亦有此種，俗呼爲關公蠏。

清・李光地等纂校《月令輯要》卷二　虎蝛。【增】《閩部疏》：海中蝛有冬春間生者，蚌蛸類也。而色瑪瑙，斗殼作狰獰斑斕，盡似虎頭，土人名之曰虎蝛。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虎蝛，興化、泉州呼虎獅，味豐，似蝛而小，殼脚皆斕斑，然以殼似虎頭，故名。《閩部疏》：虎蝛色瑪瑙，其殼作狰獰斕斑，極似虎頭。《閩小紀》：閩中虎蝛，蠏之别派，質粗味劣，無足取，獨其殼似人家户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北人異之，有鑲爲酒器者。通州如皋亦有此種，俗呼關公蠏。蒼按：虎蝛味美於蝛，閩縣下江人極重虎蝛、辣螺，恒以二品餉客。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關公蟹》　《閩小記》：閩中虎蝛，蟹之别派，其質粗而味劣，無可取。惟殼類人家户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北人鑲爲酒器，呼關公蟹。通州如皋亦有之。

玉蟹科Leucosiidae 分部

玉蟹*Leucosia* spp.、拳蟹*Philyra* spp.

千人捏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千人捏，形似蟹，大如錢，殼甚固，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言千人捏不死，因名焉。

明・楊慎《升庵集》卷八一《千人捏》　千人捏似蟹，大如錢，殼甚堅，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言千人捏不死，因以爲名。或以謔市倡。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四　石蜬，疑即千人捏。按《雜俎》：形似蟹，大如錢，殼甚固，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呼千人捏不死，因名。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千人擘，狀如小蠏，殼堅難擘，《酉陽雜俎》謂之千人捏。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千人捏》　《藝林伐山》：一種似蟹而大如錢，殼甚固，雖壯夫捏之不死者，名千人捏。

栗殼蟹*Arcania* spp.

沙鑽蟹

清・黄叔璥《臺海使槎録》卷三　沙鑽蟹色黄，遍身有刺，遇人即伏沙底。

清・蔣師轍、薛紹元纂（光緒）《臺灣通志・物産》　海中則有沙鑽蠏，色黄，遍身有刺，遇人即伏沙底。

蜘蛛蟹科Majidae 分部

巨螯蟹*Macrocheira kaempferi*

蝛蝛、島蟹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一〇章《甲殼類》　蝛蝛爲甲殼類之最大者，其足伸張可達一丈二尺。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〇章《節足動物・甲殼類》　島蟹爲甲殼類最大，兩鋏尖端有長丈餘者，多産洋海深處。

菱蟹科Parthenopidae 分部

菱蟹*Parthenope* spp.

千人擘

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六《土貢》 千人擘。《海物異名記》：聚刺橫殼，擘之不能入。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物産》 千人擘狀如小蟹，壯者擘之不能開，故名。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蟹》 千人擘狀如蝦姑，殼堅硬，人盡力擘之不開。《海物異名記》云：千人擘，聚刺獷殼，擘不能開。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五《物産》 千人擘，《海物異名記》：聚刺獷殼，擘之不能入。

清・謝道承等編纂（雍正）《福建通志》卷一〇《物産》 千人擘，舊志云：狀如小蟹，人盡力擘之不開。《海物異名記》云：聚刺獷殼，擘之不能開。二説微不同。《酉陽雜俎》謂之千人捏。

粗糙蝕菱蟹*Daldorfia horrida*

石蟹

清・李調元《犀然志》卷上《石蟹》 石蟹匡臍螯足，遍體磊砢，不啻黃石之嶙瘦也，故名。然匡紋凹凸，儼如怒貌，大鼻睨目，雖繢刻亦遜其巧。

梭子蟹科Portunidae 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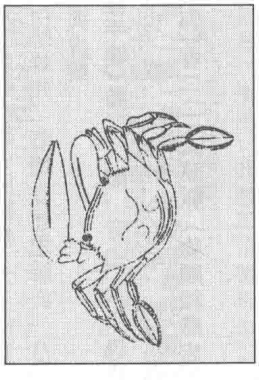
蝤蛑

蝤*Charybdis* spp.

蝤蛑、蝑、撥棹子、黃甲、石蝑

宋・王繼先《本草圖經》（紹興本草）

蝤蛑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蜎：蝤齎也。从虫，酋聲。字秋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 蜎：《説文》云：古文蝤。又音牟。蝤蛑也。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紅蟹殼》 蝤蛑，大蟹也。音由俾，

莫侯反。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下　蝤蛑乃蟹之巨者、異者。蟹螯上有細毛如苔，身上八足。蝤螯則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闊，俗謂之撥棹子。與蟹有殊，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爲蟹。有大如小楪子者。八月此物與人鬬，往往夾殺人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强。八月能與虎鬬，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南唐・徐鍇撰，朱翱反切《説文繫傳》卷二五　：蝤蠘也。从虫，酋聲。字秋切。

宋・丁度等《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卷三　蝤：蝤蛑，似蟹而大。蛑：同上。又蝤蛑如蟹而大。

宋・陸佃《埤雅》卷二《釋魚・蠏》　蠏類甚多，【略】凡十數種。蝤蛑大者長尺餘，兩（敖）〔螯〕至强，能與虎鬬，虎不如也。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　蝤蛑一名蝑，大者徑尺，小者如螃蟹大，隨潮退殼，一退一長，兩螯至彊，故云能與虎鬥。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釋魚・蟹》　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强，八月能與虎鬥。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物産》　蝤蛑，俗呼爲蝑，扁而大，後兩足薄闊，謂之撥棹，飽膏者曰赤蟹。

綜　述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蟲部・蟹、蝤蛑、蝑蝑等附》　《圖經》曰：蟹之類甚多。【略】扁而最大，後足闊者爲蝤蛑，嶺南人謂之撥棹子，以後脚形如棹也。一名蝑，隨潮退殼，一退一長。其大者如升，小者如盞撰，兩螯無手，所以異於蟹。其力至彊，能與虎鬬，往往虎不能勝。主小兒閃癖，煮與食之良。

宋・高似孫《蟹略》卷三《蝤蛑》　《明越風物志》云：蝤蛑，并螯十足，生海邊泥穴中，大者曰青蝑，小者曰黄甲。陳藏器《本草》云：蝤蛑隨潮退殼，一退一長。《日華子》曰：蝤蛑性冷，無毒，解熱氣。陳藏器云：治小兒悶痞。《嶺表録異》云：螯足無毛，兩小足薄而闊謂之撥棹子。《埤雅》曰：蝤蛑兩螯至强，能與（豹）〔虎〕鬬。

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六《臨海蟹圖》　蝤蛑乃蟹之巨者，兩螯大而有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棹子，狀如蝤蛑，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微闊，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呼爲蟹，八月間盛出，人採之與人鬥，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

宋・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五八《物産・蟲魚之品》　蝤蛑産鹽官。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土貢・魚之屬水族附》　蝤蛑八足二螯，隨潮退殼，一退一長，最大者曰青蝑，斑者曰虎蝑，後二足扁闊名撥棹云。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敘産》　蝤蛑，《明越風物志》云：蝤蛑并螯十足，生海邊泥穴中，潮退探取之，四時常有。雌者掩大而肥，重者踰數斤。其小而黄者謂之石蝤〔蛑〕，最大者曰青蝑，小者曰黄甲，後足闊者又曰撥棹子。東坡《答丁公默送蝤蛑》詩有『半殼含黄宜點酒，兩螯斫雪勸加餐』之句。鄉之城東江濱有蝤蛑廟，俗傳有漁人獲一巨蝤蛑，力不能勝，爲巨螯鉗而死，今廟即其地。前代多呼四明曰蝤蛑州。舒懶堂述里諺云：八月蝤蛑健如虎。《埤雅》曰：蝤蛑兩螯至强，能與虎鬬。

遼・釋行均《龍龕手鑒》卷二　蝤：音由，木中蟲也。又即由、疾由二反。蝤蛑似蟹而大，生海邊也。蝑：或作蛑，今音牟。蝤蛑似蟹而大。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二二下《蘇軾〈物類相感志〉》　鱉與蝤蛑被蚊子叮了即死。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蟹》　塗蜥，俗呼塗蜞，産長樂。《補疏》。

按，《閩部疏》云：蠏之別種曰蝤蛑，吾地名黄甲。此名海蝑，特多此種。而蠏乃爲異狀，不中食。此又一種，非真蠏也。獨興化數里河中有蠏，形味似吴中，而土人不之重。豈日厭海錯，不能別味耶？

又　金蝑，色黄。

明・王世懋《閩部疏》　蟹之別種曰蝤蛑，吾地名黄甲。此名海蝑，特多此種。而蟹乃爲異狀，不中食。此又一種，非真蟹也。獨興化數里河中有蟹，形味俱似吴中，而土人不之重。豈日厭海錯，不能別味耶？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　閩中蝤蛑大者如斗，俗名曰蝑。其螯至强，能殺人。捕之者伸手石罅中，爲其所鉗，牢不可脱，一遇潮至，便致淹没。即至小者，亦鉗人出血。其肉肥大於蟹，而味不及也。

又　吴越王宴陶穀，蝤蛑至蝟蚓六十餘種。時閩爲吴越所並，大抵皆閩産也。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浙蠏有數種，一曰蝤蛑，南人謂之撥棹，言力可撥棹也。兩螯至彊，能與虎鬬，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一曰蟳，乃蝤蛑之大者，兩螯無毛。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蛑：莫侯切，音謀。蝤蛑，蟹屬。又《爾雅》：螳螂一名蛑，通作牟，俗作蝥、蝤。並非。與螯音通義別。舊注汎云同螯泥。

又　蝥，俗蛑字。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蝤蛑》　蟹有蝤蛑，其力撥棹，兩螯無毛，隨潮退殼。扁而最大，後足闊者蝤蛑。《雨航雜録》：南人謂之撥棹子，言力可撥棹。隱居云：以後脚形如棹也。蟳乃蝤蛑之大者，隨潮退殼，一退一長，其大者如升，小者如盞楪，兩螯無毛，所以異於蟹。《埤雅》『蝤蛑大者，螯力敵虎』，是也。《爾雅翼》：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强，能與虎鬬。【略】《五雜俎》：蝤蛑大者如斗，俗名曰蟳，其螯至强，能殺人。捕之者伸手石罅中，爲其所鉗，牢不可脱，一遇潮至，便致淹没。即至小者，亦鉗人出血。其肉肥大於蟹，而味不及也。《漁書》：蟳一名黄甲蟹，生海岸中，殼圓而滑，後脚有兩葉如棹而闊。其螯無毛，穴處石縫中，慣捕者偏尋其穴而得，故名。蟳足善走，漁人得之即以草緊繫而藏之簍。當潮至時，雄在簍中亦引聲沸沫。嶺南人謂之撥棹子，一名蝤蛑。余鄉蟳有一二尺大，殼可作花盆。《汲冢》專車之殼必此類。然蟹勝蟳，蟳勝蟛，故陶穀云：一蟳不如一蟹。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申集中《虫部》　蛑：《唐韻》莫浮切，《韻會》迷浮切，《正韻》莫侯切，並音侔。《唐韻》：蝤蛑，似蟹而大。《續博物志》：蝤蛑大有力，能與虎鬬，螯能剪殺人。互見蝤字注。

又　蝤：《唐韻》自秋切，《集韻》字秋切，《韻會》、《正韻》慈秋切，音遒。《説文》：蝤蠐也。《爾雅・釋蟲》：蝤蠐，蝎。【注】在木中。【疏】《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其在木中者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詩・衛風》：領如蝤蠐。《埤雅》：蝤蠐之體有豐潔且白者。《七辨》曰『蝤蠐之領，阿那宜顧』是也。又《廣韻》即由切，音啾。蝤蛑似蟹而大，生海邊。又《集韻》夷周切，音由，與蝣通。《前漢・王褒傳》：蜉蝤出以陰。孟康注：蜉蝤，渠略也。師古注：蜉蝤，甲蟲也，好叢聚而生。又《韻會》：蝤蛑之蝤，亦音由。

清・李光地等纂校《月令輯要》卷一五　蝤蛑，《西陽雜俎》：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强，八月能與虎鬬，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三《物産》　蝤蛑，成化《四明郡志》：并螯十足，生海邊泥穴中。小而黄者謂之石蝤蛑，最大者曰青蟳，小者曰黄甲，後足闊者曰撥棹子。城東江濱有蝤蛑廟，俗傳有漁人獲一巨蝤蛑，爲巨螯鉗而死，今廟即其地，前賢多呼四明爲蝤蛑州。

又卷一〇五　滾塘，《玉環志》：身圓有齒，好入蝤蛑穴中，俟其退殼而食之，故又名蝤蛑虎。

清・謝道承等編纂（雍正）《福建通志》卷一〇《物産》　蟳似蟹而大。《埤雅》云：蝤蛑大者長尺餘，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兩螯至强，能與虎鬬，虎不如也。【略】又有石蟳，一種差小而殼堅如石，冬春時有之。

清・魯曾煜等編纂（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二《物産》　蝤蛑大者力能與虎鬬，取之不戒，螯能剪殺人。《續博物志》。

清・李調元輯《南越筆記》卷一《黄甲》　粤中少螃蠏，惟黄甲到處有之，味略帶腥。陸龜蒙有《蠏志》，吕亢作《蠏圖》，黄甲、蟳、蟛諸種俱不載。又萬州出石蠏，宜治眼疾。

清・方旭《蠢薈》卷五《介蟲・撥棹子》　《蟹圖記》：撥棹子螯足無毛，後多兩小足闊而薄，其大者如升。旭按：此蟹與常蟹相似，但絶大，而後多兩扁足，如舟中之櫓。今江邊時有之，味不及常蟹。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一〇章《甲殼類》　蝤蛑棲海沙中，其足第四對扁薄而便於游泳。

青蟹 *Scylla* spp.

青蟳、青蟹、蟳、蝤螯、蝤蛑

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六　蝤蛑八足二螯，隨潮退殼，一退一長。最大者曰青蟳。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敘産》　《明越風物志》云：蝤蛑並螯十足，生海邊泥穴中，潮退探取之，四時常有。雌者掩大而肥，重者踰數斤，其小而黄者謂之石蝤蛑，最大者曰青蟳。

宋・高似孫《蟹略》卷三《蟳》　《明越風物志》曰：蝤蛑大者曰青蟳。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蟳：，徐林切。青蟳也，（敖）〔螯〕似蠏，殼青，海濱謂之蝤螯。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蟹》　海蝑，蝤蛑也。長尺餘，殼圓，色青，兩螯至强，能與虎鬬。

明・張燮《東西洋考》卷一　蝑肉。《周書・王會》『海陽大蟹』注：海水之陽，以此貢獻，蓋蝤蛑鉅者。蝤蛑即蝑別名也。今人貨其乾肉以歸。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蝑：徐盈切，音尋。《六書故》：青蝑也。螯似蟹，殼青，海濱謂之蝤蛑。《說文》、《六書統》不載，舊本闕。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申集中《虫部》　蝑：《正字通》：徐盈切，音尋。《六書故》：青蝑也，螯似蟹，殼青，海濱謂之蝤蛑。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三《物産》　蝤蛑，成化《四明郡志》：并螯十足，生海邊泥穴中。【略】最大者曰青蝑。

李調元《然犀志》卷下　膏蠏出萬州者大而味佳。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蝑，黧子著草，日曝之爲蝑。骨眼如蠏而大於蠏，殼深碧，似黧，有牝牡，無子種，相牝牡者視其靡。臍尖牡，臍圓牝。閩人呼蠏屬之臍皆曰靡。籍水草間者爲水蝑。又曰菜蝑，不退殼，老亦無膏。集海潭者，膏滿則退殼，名紅蝑，又名金蝑，言其堅也。殼愈退則愈大，大潮則肉減，小潮則肉豐。冬畏寒，入穴，難取。得者以布裹之。【略】又大者曰蝤蛑。陸氏《埤雅》云：蝤蛑大者長尺餘，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兩螯至强，能與虎鬬。《續博物志》：蝤蛑大，有力，能與虎鬬，螯能剪殺人。蒼按：取蝑者以竹絡理蚶置沙塭，潮退，諸絡皆有，取草束之。長樂及福清、海山詔安，各灣海潭下大有蝑，長數尺。冬日以繩繫腰，禁息入水中取之，聞振繩乃舉漁者出水。饑凍欲絶，以糞籌灼煙，薰之始蘇。興泉漳如厠者以竹籌。此即諸書所稱蝤蛑。食之益人，但罕得耳。楊萬里呼尤延之爲蝤蛑，嘗寄詩曰：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戲之也。魚之大而有力者稱鮪，介之大而有力者稱蝤，皆言其道勁也。

梭子蟹 *Portunus* spp.

簠、蠘、黄甲、横江、白蟹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　簠：子結切，又音截。似蟹也。

又　螯：五刀切。蟹螯，或作螯。

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卷五　簠似蟹，生海中。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簠，昨結切。蟲名，海蟹也。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　蠘如升大，頗似蝤蛑而殼鋭。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物産》　蠘殼鋭而膏黄，螯銛利，斷截如剪。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六　蟹類蝤蛑而殼鋭，螯銛利，斷截如剪，故一名曰蠘。有赤膏者俗呼爲母蟹，冬以滷漬之曰剛蟹。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敘産》　簠，俗呼爲蟹，圓臍者牝，尖者牡也。經霜則有赤膏，俗呼母蟹，亦曰赤蟹。無膏曰白蟹，有子者曰子蟹。《本草》以蟹性敗漆，燒之致鼠。

宋・傅肱《蟹譜》卷上《總論》　匡長而鋭者謂之簠。

又　上篇：簠似蟹，生海中。予謂於食品中，與芦勝、胡麻相宜。

又　下篇：亭林湖近顧野王宅，鄉人亦號爲顧亭林。於天聖末忽生白蟹，即海中所生簠是也。但簠不生於淡水，今忽有因號白蟹。瀕江之人以價倍常靡有子遺，止一年而種絶。

宋・高似孫《蟹略》卷三　簠，《廣韻》曰：簠若蟹，生海中。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一　簠，音截。簠似蟹，生海中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蠘：，作結切。説具蟹下。亦作蠘。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蟹》　蠘似蠏而大，殼兩傍尖出而多黄，螯有稜鋸，利截物，如剪，故曰蠘。折其螯隨復更生，故曰龍易骨、蛇易皮、鹿麋易角、蠏易螯。二三月應候而生，膏滿殼，子滿臍，過是則味不及矣。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　閩中蝑蝤大者如斗，俗名曰蝑。又有一種殼兩端鋭而螯長不螯，俗名曰蠘，陶穀《清異録》已載之矣。在雲間名曰黄甲。浙之海鹽、齊之沂州皆有之。

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四　白蟹殼之兩端皆鋭，傅肱《蟹譜》謂之蝤。宜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簠：子列切，音節，蟹屬，生于海者名蝤。《六書故》作蝤，亦作蠘。

又　蠘：俗蠘字，本作蠘，舊本省作蠘，附十五畫。又，蟹殼薄，多黄者曰

蠘，出南海中，螯銳能斷物。舊注汎云蟲名，亦誤。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蠘》 行氣尠毒，莫佳於蠘，肉殼多黃，螯最利銛。

陶隱居云：蟹未被霜者甚毒，以食莨故也。然族類最多，六足名跪，四足名北，皆有大毒。闊殼而多黃者名蠘，其螯最銳，斷物如芟刈焉。《五雜俎》：殼兩端銳而螯長不（螯）〔螯〕，俗名曰蠘，在雲間名曰黃甲。《雨航雜録》：蠘肉殼多黃，食之行風氣。《造化權輿》：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折其螯足，後復更生。蠘，《漁書》作蠘，云海蠘，蟹屬，甲廣，兩角尖利，螯長數寸，無毛，端有兩牙如剪刀，遇物截之則斷，故名。螯有花文，生時色緑，熟則變紅。殼有白花如繪，肉白膏赤，味不下於蟹。解甲虚實亦與蟹同，名有數種，各以類聚，漁人網取輒盈車舟。五六月間，鄉人空手入水探之，隨取隨得，作醢爲佳。螯則另聚而鬻之，以爲上羞，作脯亦佳。有冬蠘、花蠘、黃蠘、青脚蠘、三目蠘，四時皆有，形多相似，惟文色差別、時候不同耳。大者盈尺，小者不下二三寸。臍下之子宜膾。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申集中《虫部》 蠘：《字彙補》疾屑切，音截，蟹類。《閩中海錯疏》：蠘似蟹而大，殼螯有稜鋸。

又 簞：《唐韻》、《集韻》並昨結切，音截。蟲名，似蟹，生海中。又《玉篇》：子結切，音節，義同。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蠘性帶寒，殼花紫色，形如蟳而分牝牡，産賤於蟳，秋末至春仲皆有之，獨大寒節入穴難取。八哥於霜降前一日即避入山谷。畜八哥者，霜降日以籠懸井内，俟過霜降時取出，不然凍死矣。無膏無爲彭蠘，牝者膏滿，成子溢於臍外，名子蝑，味嵯細。切生蠘先入薄鹽、膏粱少許，臨饌加薑、葱、香油、胡椒、醋、豉，名曰蠘生。或擇小者，去其脚，以香糟調鹽傅其臍，越二宿食之，亦美品。或取其膏肉實殼中，淋以五味，蒙以細麴，爲蠘饊。或和肉膾丸皆可口。殼之未熟者恒夜光熠熠。然蟳、蠘皆易螯，故曰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蠏易螯。《三山志》：蠘殼鋭而膏黃，螯銛利，斷截如剪。《蠏譜》：蠘又名横江，亦名白蠏。《閩書》：蟳殼圓而色青，蠘殼尖而有紫點，蟳螯光圓，蠘螯有稜而長。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〇章《節足動物・甲殼類》 蝤蛑白蟹。棲息海底，第五步行肢扁平如櫂，嘗游泳水面，可供吾人食品。

三疣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蠘、黄甲、青脚蠘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蠘》 名有數種，各以類聚。**【略】** 有冬蠘、花蠘、黄蠘、青脚蠘、三目蠘，四時皆有。形多相似，惟文色差別，時候不同耳。

清・黄叔璥《臺海使槎録》卷三 蟹，螯生毛者。無毛者爲蟳。有翠蟹，蔚然深藍，大不盈掌。巨者螯長六七寸，殼有斑文，呼曰青脚蠘。

清・孫星衍、莫晉（嘉慶）《松江府志》卷六《物産》 白蟹似蝤蛑而殼稍薄。

清・姚光發等纂（光緒）《松江府志續志》卷五《物産》 梭子蟹，其殼似梭，六足雙螯，螯長如鉗。並《川沙志》。案《衛志》：有沙屑，其筐尖長，疑即此一種。

清・繆荃孫、張之洞纂（光緒）《順天府志》卷五〇《風土》 蠘，《甯河丁志》：蠘，蟹中最大者。其螯尤鋭，剪物如截，故名。生海中，正月初即出。其殼横尖而鋭，足扁而闊。

清・蔡啓盛、徐宗亮纂（光緒）《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六《物産》 蠘，蠏名黄甲。前志。河蠏圓殼，海蠏兩旁有尖。《滄州志》。

清・談松林纂（光緒）《寧河縣志》卷一五《風物》 蠘，蠏中最大者。其螯尤鋭，剪物如截，故名。生海中，正月初即出。其殼横尖而鋭，足扁而闊。

紅星梭子蟹 *Portunus sanguinolentus*

三目蠘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蠘》 名有數種，各以類聚。**【略】** 有冬蠘、**【略】** 三目蠘。

遠海梭子蟹*Portunus pelagicus*

花蠘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蠘》　名有數種，各以類聚。**【略】**有冬蠘、花蠘。

擁劍梭子蟹*Portunus gladiator*

黃蠘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蠘》　名有數種，各以類聚。**【略】**有冬蠘、花蠘、黃蠘。

短槳蟹*Thalamita* spp.

石蝤蛑、石蟳

綜　述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叙産》　《明越風物志》云：蝤蛑並螯十足，生海邊泥穴中，潮退探取之，四時常有。雌者掩大而肥，重者踰數斤，其小而黃者謂之石蝤蛑。

清・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卷一〇三《物産》　蝤蛑。《成化四明郡志》：并螯十足，生海邊泥穴中，小而黃者謂之石蝤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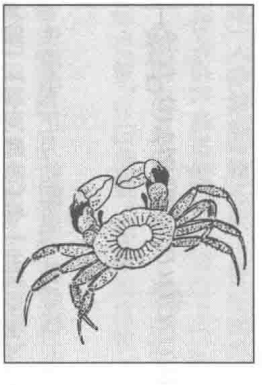
清・謝道承等編纂（雍正）《福建通志》卷一〇《物産》　蟳似蟹而大。**【略】**又有石蟳，一種差小而殼堅如石，冬春時有之。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又有石蟳，殼堅脚短，味遜於蟳。

圖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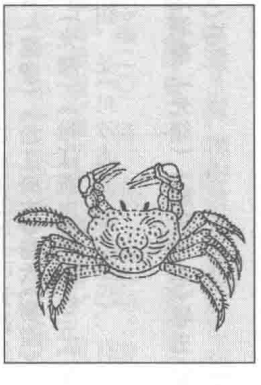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

蝤蛑



宋・蘇頌《圖經本草》

蝤蛑



明・王文潔《太乙仙製本草藥性大全》（一五七三年）

蝤蛑



扇蟹科Xanthidae分部

紅斑瓢蟹*Carpilius maculates*

紅蟹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中　紅蟹，殼殷紅色，巨者可以裝爲酒杯也。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　儋州出紅蟹。顏之推云：《説文》或作蠏。【略】大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深燕支色，亦如鯉之三十六鱗耳。陳思王云，五尺之鯉，一寸之鯉，但大小殊，而鱗之數等。其殼與虎蟹堪作疊子。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八　《海槎録》曰：儋州紅蟹，殼形有十二點，堪作楪子。

清・李調元《然犀志》卷下　紅蠏出儋州，殼上有十二點，深紅如臙脂。《北户録》云：其殼與虎蠏堪作疊子。

細紋愛潔蟹*Atergatis reticulatus*

石蝏

三國吴・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　石蝏巨頃切。大於蟹，八足，殼通赤，狀若鵝卵。

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六《臨海蟹圖》　石碩大於常蟹，八足，殼通赤，狀若鵝卵。

明・楊慎《異魚圖贊》卷四　蟹有石蝏、蜂江、蘆虎。石殼（而）〔鵝〕卵，不中鼎俎，好事取之充畫圖譜。蜂江又作蚌江。蚌，音流。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四　石蝏大于常蟹，八足，殼皆赤，狀如鵝卵。

又　石蝏疑即千人捏。按《雜俎》：形似蟹，大如錢，殼甚固，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呼千人捏不死，因名。

清・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卷一〇五《物産》　石碩大於常蟹，通赤，狀若鵝卵。

清・方旭《蟲薈》卷五《石蝏》　《事物紺珠》：石蝏大如常蟹，八足，殼赤，狀若鵞卵。

溪蟹科Potamidae分部

石蟹、溪蟹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一三《興化軍》　井泉蟹：井在壺山，石穴中有雙蟹。歲旱，縣官率詣祈禱，以茅葉引之至缶中，迎歸即雨。劉子翬詩：髣髴小雙蟹，控禦蛟龍隨。

宋・傅肱《蟹譜・總論》　明越溪澗石穴中亦出小蟹，其色赤而堅，俗呼爲石蟹，與生伊洛者無異。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七《鄞縣》　天井山有三井，旱暵，祈禱得蜥蜴或鰕蟹之類，雨即應。

明・李賢等《明一統志》卷六九《紹州府》　巨蠏泉在江津縣北石佛寺山下，邑人禱旱於此。取水得黑蠏輒雨，黄蠏則無。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五《蟹》　生溪澗石穴中，小而殼堅，赤者石蟹也，野人食之。

又　石蟹。【主治】陳藏器曰：搗敷疽瘡，無不瘥者。洪邁《夷堅志》云：襄陽一盜被生漆塗雙目發配，不能睹物。有村叟令尋石蟹，搗碎濾汁點之，則漆隨汁出而瘡愈也。用之果明如初。漆之畏蟹，莫究其義。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五《紅白蟹》　《墨客揮犀》：莆陽壺山下有蟹泉，有蟹大如錢，紅色可愛。遇旱蟹出，雨必霑足。《建寧志》：故老相傳，建陽縣南興上里山谷中水極清冽，常産白蟹，有直行之異。遇旱，鄉人入谷以盆貯之，迎歸即雨。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四《物産・紹興府》 石蠏，劉基《活水源記》：活水源東注若耶之溪，其中有石蠏，大如錢。

又卷一〇六《金華府》 蟹，萬曆《浦江縣志》：潮溪出佳蟹。紅蟹，萬曆《金華府志》：蘭谿縣玉華峯之麓神祠前有池方四五尺，中有金色紅蟹。

清・杜詔等編纂《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一 九下《藝文志・張啓元〈遊嶧山記〉》 亭北有泉自石罅瀉下，浸爲小渠，乃溢南流，伏行亭底，至前瀦爲大池，中有小石蟹。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九《臨潼縣》 漆沮水，【略】其水微温，冬月不冰，中多蟹、蛤。《縣志》。

又卷四四《物産》 蟹出南北山流泉石下，外骨内肉，旁行，故今俚語謂之螃蟹。言外剛内柔，而性又火燥，故爲蟹也。《神農本草》以爲蟹性敗漆，燒之致鼠，蟹性走，明漆見之而輒解，名之曰蟹似出於此。《淮南子》曰：漆見蟹而不乾。《馬志》。介則有螃蟹，《咸寧縣志》。出渼陂，《鄠縣志》。出鄜州宜川。《延安府志》。宜川縣白水川水色偏白，中有小蟹。《宜川縣册》。郭索浮清澗，形小無膏，不足供持螯之勝也。《沔縣志》。稍泉産蟹。《三水志》。

按：揚雄謂蟹爲郭索，以其行聲而名之也。又按沈括《筆談》云：關中無蟹，土人怪其形狀，收乾者懸門辟瘧，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此特嘲之云爾。今關内近水郡縣皆有之，但小而無肉。《爾雅》云小者名蝑蜞，蓋此類也。土人謂之小石蟹。

清・劉於義等纂修（雍正）《甘肅通志》卷二〇《物産》 蟹，涇州華亭出，其小如錢，不入食品。

清・張晉生等編纂（雍正）《四川通志》卷二三《山川》 石蟹泉在江津縣北石佛山下，邑人禱雨於此，取水得黑蟹即雨，黄蟹無雨。

又卷四六 白蟹，嘉定州淩雲寺白蟹間出祝融峯泉中。

金蟹，淩雲寺金蟹池泉穴出蟹，大如金錢。有士人讀書其旁，夜半汲水，見一蟹如盂大，急取而置之器中，覆而壓之。明日視之，已失所在矣。

清・靖道謨等編纂《貴州通志》卷一五《物産》 蠏最小，不可食。以上係本省各府州縣通産。

鎮遠府，味蟹出鐵溪，小如螃蜞而有味，故名。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紅蟹》 《墨客揮犀》：莆陽有紅蟹，大如錢，紅色。遇旱蟹出，必雨。旭按：或説又有一種大如碗者，色殷紅可愛。

又 白蟹，《談薈》：建陽山谷中有白蟹。遇旱，鄉人以盤貯之，迎歸即雨。

束腰蟹科Parathelphusidae 分部

花蟹、仙蟹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三《介語・仙蟹》 仙蟹産羅浮阿耨池旁，形如錢大，色深紅，明瑩如琥珀，大小數十，羣行，見人弗畏。以泉水養之，可經數月，見他水則死。相傳仙人擲錢所變。

清・李調元輯《南越筆記》卷一〇《羅浮仙蟹》 仙蠏産羅浮阿耨池旁，形如錢大，色深紅，明瑩如琥珀，大小數十，羣行，見人弗畏，以泉水養之，可經數月，見他水則死。相傳仙人擲錢所變。

清・史澄纂（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輿地略・物産》 花蟹大如酒盞，背有花斑，溪澗中所産。《西樵遊覽記》。

豆蟹科Pinnotheridae 分部

豆蟹*Pinnotheres* spp.

蠣奴、蟹奴、蚌奴

晉・張華《博物志》卷四 南海有水蟲名曰蒯，蚌蛤之類也。其中小蟹大如榆莢，蒯開甲食則蟹亦出食，蒯合蟹亦還入，始終生死不相離也。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下 璅琯似小蚌，有一小蟹在腹中，爲出求食，故淮海之人呼爲蟹奴。

又 南海有水蟲，名曰筯，蚌蛤之類也。其小蟹大如榆莢，筯開甲食則蟹亦

出食，筋合甲蟹亦還入，爲筋取食以終始，生死不相離。

南朝梁・蕭統編《文選》（唐・李善注）卷一二《郭璞〈江賦〉》 璅蛄詰。腹蟹，水母目蝦。遐。《南越志》曰：璅蛄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蛄取食。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上 海鏡，廣人呼爲膏葉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内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小蟹子，其小如黄豆，而螯足具備。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余曾市得數箇驗之，或迫之以火，即蟹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宋・梅堯臣《宛陵集》卷三八《送鄞宰王殿丞》 君行問埼鮚，殊物可講解。一寸明月腹，中有小碧蟹。生意各膠膠，黔角容夬夬。願言寬賦刑，越俗久疲憊。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蛄，詰結切。璅蛄，蟲名，長寸餘，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爲蛄。一曰蚌之小者。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釋魚》 在蠣殼中爲蠣取食者名蠣奴。

又 蛄，蚌也，長一寸，廣二分，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時出取食，復入殼中，一名璅蛄。《江賦》曰：璅蛄腹蟹，水母目蝦。微物之相爲用有如此者，何必齧甘之獸、迭望之民乎？《抱朴子》曰：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蛄敗，桑木見斷而蠹殄。然則，蛄蓋恃蟹以爲命，不可一日無也。漢會稽鄞縣有鮚埼亭。埼，曲岸也。中多此物，故以爲名。然《南越志》稱蟹子合體共生，俱爲蛄取食，似是二蟹。而顔師古以爲有一小蟹在腹中，則爲不同。《海物異名記》謂此爲蠣奴。又《北户録》稱海上有小蟹，大如錢，腹下又有小蟹附之，如榆莢，名曰蟹奴。然則附蛄者名蠣奴，附蟹者名蟹奴，皆附物而爲之役，故以奴名之。段成式又言寄居蟲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螺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則小蟹又有附螺者。至陳藏器解寄居蟲附螺與段同，但不言是蟹。又云：南海有一種，似蜘蛛，入螺殼中負殼而走，亦呼寄居。以此知物産之不可窮盡也。

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九《遺跡》 砂碕在寧海縣北五十里，父老云即漢之鮚碕。按《西漢・地理志》：鄞有鮚碕亭。顔師古注：鮚，蚌屬，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蠏在腹中。今縣北皆古鄞地，而砂磧中有海族，正如師古之説，則父老所記不妄矣。或曰鮚碕今戰碕，未詳。

宋・傅肱《蟹譜》上篇《瑣珫》 郭景純《江賦》云：瑣珫腹蟹，水母目蝦。又《松陵集》注云：瑣珫似蜂，常有一小蟹在腹中，爲珫出求食。蟹或不至，珫餒死，所以淮海人呼爲蟹奴。

宋・孫奕《示兒編》卷一五 蟹曰蠣奴。《海物異名記》：嶺南人呼爲蠣奴。蠣殼中有小蟹，時出取食而又入。

宋・曾慥編《類説》卷六 蠣奴，礪殼中有小蟹，時出取食，復入蠣殼，謂之蠣奴。

宋・朱勝非《紺珠集》卷四 海鏡蟹爲腹，水母蝦爲目。《越絶書》云：海鏡，廣人呼爲膏葉盤。盤殼相合以成形，外圓而中甚瑩潔，有少肉如蚌胎，中有紅蟹子如豆，而螯足皆具。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七《奉化州》 鮚埼亭山在東南四十里，瀕海之地，與袁村相屬。《漢・地理志》注：鄞有鮚埼亭。顔師古云：鮚，音結，蚌也。其長一寸，廣六分，有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俗訛爲戰埼。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四《海鏡》 海鏡殼圓，中甚瑩膩，腹有小蟹，朝出暮至，或生剖之，蟹子跂跂，逡巡亦斃。

《嶺表録異》：海鏡，廣人呼爲膏藥。一作藥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而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内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紅蟹子，大如黄豆，而螯足皆具。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或迫之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在腹中，逡巡亦斃。任昉《述異記》：南海有水蟲名曰筋，蚌蛤之類也。其小蟹大如榆莢，開甲食則蟹亦出食，筋合甲蟹亦還入。爲筋取食以終始，生死不相離，此亦海鏡之類。

《江賦》注：璅蛄一名海鏡。《南越志》：璅蛄腹蟹。注：大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漢志》：鄞有鮚埼亭。顔注：鮚即蛄。埼，曲岸也，其中多鮚，因名。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 蠏，蛄也，肉如蛤蜊，殼厚而長，腹中有蠏子如榆莢，合體共生，時出取食，復入殼中。一名璅蛄，生於曲岸中，故曰蛄。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五《蟹》 居蚌腹者蠣奴也，又名寄居蟹，並不可食。

又卷四六 《海月拾遺》附録海鏡。時珍曰：一名鏡魚，一名瑣珫，一名膏藥盤。生南海，兩片相合成形。殼圓如鏡，中甚瑩滑，映日光如雲母，内有少肉，如蚌胎。腹有寄居蟲，大如豆狀，如蟹。海鏡飢則出食，入則鏡亦飽矣。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 璅蛄即海鏡也。《南越志》：璅蛄大者二三寸，腹有蟹如榆莢，出取食，還入腹。《嶺表録異》曰石鏡，《述異記》曰石筋，贊寧志曰薊蚌，即此物也。又有寄生螺、蛤，皆蟹奴。郭璞賦：瑣蛄腹蟹，水母目鰕。

陶隱居言：寄居似蝸牛，腹有小蟹出入，此名蚌奴。《漢志》：會稽有鮚埼亭。師古注：有蚌，腹小蟹。又漢律：會稽郡獻鮚醬。其此物乎？《廣川跋》：《李後主蚌帖》下屬州責蚌醬。知以宗廟爲重，恐滋味薄酨，引《漢》鮚醬，鮚即蚌，蓋其類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蛄：【略】蠣蛄。《松陵集》曰：生南海，兩片相合成形。殼圓如鏡，内有少肉，似蚌胎。腹有寄居蟲，狀類蟹，似榆莢，饑則爲瓘蛄出求食，入則瓘蛄亦飽。或不歸，瓘蛄餒死。淮南人呼爲蟹孥，一名蝑。郭璞《江賦》：蠣蛄腹蟹。《抱朴子》：蟹不歸而蛄敗，蛄恃蟹以爲命，不可一日無也。《嶺表録異》曰海鏡，《述異記》曰石筋，僧贊寧志曰：蔪蚌皆瓘蛄别名。《本草》作瑣蛄。義同。又蛄螂，井中小蟲，附見子部孑注。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三《介語・瓘蛄》　瓘玦狀似珠蜂，殼青黑色，長寸許，大者二三寸，生白沙中，不汙泥淖，互物之最潔者也。有兩肉柱，能長短。又有數白蟹子在腹中，狀如榆莢，合體共生，常從其口出，爲之取食。蓋二物相須，瓘玦寄命於蟹，蟹託身於瓘玦。郭璞謂『瓘玦腹蟹』，葛洪謂『小蟹不歸而玦敗』，是也。然瓘玦清潔不食，但寄其腹於蟹，蟹爲瓘玦而食，食在蟹而飽在瓘玦，故一名共命贏。又曰月蛄，每冬大雪則肥，瑩滑如玉，日映如雲母，味甘以柔，蓋海錯之至珍者。諺曰：霜蟹雪贏，味不在多。凡贏皆以雪肥，蟹則以霜。予詩云：霜肥贏有柱，月滿蟹多黄。有紅贏，腹中亦有小蟹，漁者率釣取之。又有海鏡，二殼相合甚圓，肉亦瑩潔，有紅蟹子爲取食。一名石鏡。其腹中小蟹曰蚌孥，任昉謂之筋。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申集中《虫部》　蛄：《唐韻》去吉切，《集韻》喫吉切，並音詰。《爾雅・釋蟲》：蝎，蛄蝤。詳蝎字注。又蛄蛸、蛸蜋，並詳蛸字注。又瓘蛄。《述異記》：淮海之人呼瓘蛄爲蟹奴。郭璞《江賦》：瓘蛄腹蟹。注：《南越志》：瓘蛄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蛄取食。《字彙補》：漢律，會稽郡獻蛄醬。又《類篇》：蛄螂，井中小蟲。又《集韻》詰結切，音潔；吉詣切，音計。義並同。

又卷三五《魚部》　鮚：《唐韻》巨乙切，《集韻》極乙切，並音姞。《説文》：蚌也。漢律：會稽郡獻鮚醬。《類篇》：鮚鮚，大蛤。又《集韻》吉屑切，音結。《前漢・地理志》：會稽郡鄞縣有鮚埼亭。注：師古曰：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又《集韻》其吉切，音佶。義同。又《集韻》丘八切，音劼。《玉篇》：魚也。《類篇》：與鰭同。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三《物産》　鮚，《元豐九域志》：鮚，蚌也。鮚崎亭，其中多鮚，故以名亭。《四明七觀》：寸鮚腹蟹，亭以崎名。注：奉化鮚崎山産鮚。顔師古曰：鮚，蚌也，其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腹中。《定海縣志》：瓘蛄如螺半身，飢則蟹出求食，蟹入則飽。

清・魯曾煜等編纂（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二《物産志》　海鏡，廣人呼爲豪菜盤。一曰膏藥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日照如雲母光，内有小肉如蚌胎，腹中有小紅蟹子，其小如荳黄，而頭足俱備。海鏡飢即蟹子走出取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嶺表録異》。按：此即郭璞所謂『瓘玦腹蟹』者也，又名蠔光，其肉爲蠣黄，可爲醬，其殼爲明瓦，圓如鏡，崖州産者佳。

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一　海鏡亦名海月，土人呼爲膏藥。兩片合以成形，殼瑩滑如雲母，内有小肉，腹中蟹子，小頭黄螯，時出覓食，蟹飽亦飽。或迫以火，蟹出，海鏡立斃。或生剖之，蟹子尚活，逡巡亦斃。

清・李調元輯《南越筆記》卷一一《瓘蛄》　瓘玦狀似珠蜂，殼青黑色，長寸許，大者二三寸，生白沙中，不汙泥淖，互物之最潔者也。有兩肉柱，能長短。又有數白蠏子在腹中，狀如榆莢，合體共生，常從其口出，爲之取食。蓋二物相須。瓘玦寄命於蠏，蠏託身於瓘玦。郭璞謂『瓘玦腹蟹』，葛洪謂『小蟹不歸而玦敗』，是也。

又《海鏡》　《嶺表録異》：海鏡，廣人呼豪菜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日照如雲母，内光，有小肉如蚌胎，腹中有小紅蠏子，其小如豆黄，而頭足俱備。海鏡饑，則蠏子走出取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

又《然犀志》卷上《海鏡》　海鏡，蛤類也。形如荷包，其粘連處類口，其開張處類囊，其内條條亦如楯焉。而色一白一紅，潮人呼爲日月。殼中有紅色小蟹，時出覓食，蟹飽則海鏡不饑。按：介屬中腹藏小蠏者尚有二：一爲瓘玦，一爲紅贏。唯此肉白如雪，兩殼相合甚圓，故又名石鏡。其中小蠏謂之蚌奴，又謂之蟹奴，任昉所謂筋是也。

又《瓘玦》　瓘玦狀如珠蜂，殼青黑色，小者長寸，大者長二三寸。唯生白沙中，不汙泥淖，互物中之最潔者也。有兩肉柱，能長短。又有數白蠏子在腹中，狀如榆莢，常爲之出取口實。郭璞所謂『瓘玦腹蠏』，葛洪所謂『小蟹不歸而玦敗』，是也。一名共命贏，又名月蛄。每冬大雪則肥，瑩滑如玉，日映如雲母。味甘，蓋海錯之至珍者。諺曰：霜蟹雪贏，味不在多。凡贏皆以雪肥，蟹則以霜。

又《紅贏》　紅贏腹中亦有小蠏，漁人以釣取之。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寄居蟹》　《本草綱目》：寄居蟹一名蠣奴，居蚌腹中，不可食。旭按：《駢雅》云『瓘蛄之腹有小蟹』即指此。

又《海鏡》《本草綱目》：海鏡一名鏡魚，一名璅蛄，一名膏藥盤，南海有之。兩片相合成形，殼圓如鏡，中甚瑩滑，映日光如雲母，內有少肉，如蚌胎。中有寄居蟲，大如豆，狀如蟹。海鏡飢則出食，入則海鏡亦飽。旭按：璅蛄肉可爲醬，《說文》所謂蛄醬是也。其腹中之蟲即寄居蟹，見上蟹屬。又一種寄居龜殼中者名蝞，狀似蝦，食之益人顏色。寄居螺殼中者名蟦，狀似蜘蛛。

稜邊蟹*Xanthasia murigera*

清・郝懿行《記海錯蛤》《大觀本草》言：車螯是大蛤，一名蜬，即此是也。腹有小蟹，螯足悉具，狀如榆莢，是蛤之精。蛤在殼中不能取食，當其飢虛，蟹輒走出爲蛤覓食，蟹飽則蛤飽，晨出暮還。有肉如絲，爲之牽係。或猝遭風浪，絲斷蟹殪，蛤即頓仆。郭璞《江賦》所謂『璅蛄腹蟹』當即指此。而璅蛄非蛤，恐同類異名耳。《北齊書・徐之才傳》：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即是物也。謂之精者，知覺攸存。至于文蛤之倫，腹中無蟹。

沙蟹科Ocypodidae分部

沙蟹*Ocypode* spp.

沙狗、沙虎、沙鉤、沙裏鉤、沙裏狗、沙馬

三國吳・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沙狗似彭蜎，壤沙爲穴，見人則走，易遯，不可得也。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沙狗，《臨海異物志》：沙狗似彭蜎，壤沙爲穴，見人則走，易遯，不可得也。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六《臨海蟹圖》沙狗似彭蜎，壤沙爲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沙狗似彭蜎，壤沙爲穴，見人則走，不可得。

明・楊慎《異魚圖贊》卷四《沙狗》蟹有沙狗，亦似彭蜎，穿沙爲穴，見人則蟄，曲徑易道，了不可得。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四《沙狗》蟹有沙狗，亦似蟛蜎，穿沙爲穴，見人則蟄，曲徑易通，了不可得。

《爾雅翼》：沙狗似蟛蜎，壤沙爲穴，見人則走，不可得。出南海。《雨航雜録》：沙狗穴沙中，見人則走。或曰沙鈎，從沙中鈎取之也，味甚美。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沙狗穴沙中，見人則走。或曰沙鈎，從沙中鈎取之也。味甚美。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五似蟛蜞而生沙穴中，見人便走者，沙狗也，不可食。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五六吳中沿海有沙裏狗，一云沙裏勾，狀類彭越而黄，以純甘酒漬之，其味遠出諸海品之上。《臨海異物志》稱沙狗。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今松江復有極小如指大者，名沙狗。以釀漬之，殼軟可食。

又《物理小識》卷一一至小曰沙狗，不可食。然今皆酢而食之。

清・蘇淵纂（康熙）《嘉定縣志》卷四《物産》沙裏鈎，俗呼沙裏狗，蟹屬。糟以配酒，味絶美。向出高橋鎮，忽遷去上海八團地方，將五十年矣。今本地絶無，恐有珠還之日，故仍存之。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二《物産》沙虎，《乍浦九山補志》：産高宫山南，不甚大，與蟛蜞等糟食，甚美。又呼爲沙狗。

清・黄叔璥《臺海使槎録》卷三沙馬蟹，色赤，走甚疾。

清・和珅等《大清一統志》卷五九沙鈎出上海縣海塝中。

清・孫星衍、莫晉（嘉慶）《松江府志》卷六《物産》沙裏鉤産川沙。《雨航雜録》云：沙狗穴沙中，或曰沙鉤。從沙中鉤取之，味甚美。《閱耕餘録》：沙鉤生海塝沙中，見人輒走，其疾如風，冬蟄乃可鉤取。吕亢蟹圖十二種，沙鉤與焉。漬以醇釀，最宜下酒。李時珍《本草》以爲不可食，何也？

清・楊震福等纂（光緒）《嘉定縣志》卷八沙裏鈎，蟹屬，小於蟛蜞，肉厚，殼青，見人即走。沙中鉤出，酒漬味美。

錢大昕詩：漁燈横照緑波明，插藕編蒲岸岸平。沙裏鉤來鄉味好，絶勝餹

蟹與糟蝱。

清・張文虎等纂（光緒）《南匯縣志》卷二〇《物産》 沙裡鈎，《欽志》云：一名沙狗，似蟹而小，生七八團海灘沙穴中。殼輭，嚼之其渣紅。按，今亦尟有。

清・方旭《蟲薈》卷五《沙狗》 《本草綱目》：沙狗似蝲蛄，生沙穴中，見人便走，不可食。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〇章《動物各論・甲殼類》 手棒蟹，俗名沙蟹，穿穴海濱沙土，眼敏足捷，近之頗難。雄者則有一鉗，發達異常。

清白招潮*Uca lactea*

招潮、招潮子、望潮

三國吴・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 招潮小如彭蜎，殼白，依潮長，背坎外向，舉螯不失常期，俗言招潮子也。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 招潮，《修文殿御覽》：招潮小如螯蜎，殼白，依潮長退，背坎外向，舉螯不失常期，俗言招潮子也。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中 招潮子亦蝲蛄之屬，殼帶白色。海畔多潮，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故俗呼招潮也。

宋・曾慥編《類説》卷六 蟹之小者，每潮欲來，出穴舉螯迎之，名招潮子。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六《臨海蟹圖》 望潮，殼白色，居則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期。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 小如髭蜞，殼白，見潮欲來，出穴舉螯迎之者，名招潮。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招潮，殼白，潮欲來，出穴舉螯迎之。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四《招潮》 蟹有招潮，遡月而翹，背向不失，與潮相招，蠢物有知，云誰之教。

一名望潮，似蝲蛄，生海中。潮至，出穴而望。可食。《爾雅翼》：小如蝲蛄，殼白，見潮欲來，出穴舉螯迎之，故名。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五《蟹》 似蝲蛄而生海中，潮至，出穴而望者，望潮也。可食。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 《本草綱目》：望潮似蝲蛄，生海中。每潮至，舉螯而望。肉可食。旭按：即招潮子也。殼白，人亦呼白蟹，可醉食。

弧邊招潮*Uca arcuata*

擁劍、竭樸、揭哺子、執火、桀步、赤脚、越王劍、遮羞蟹

綜　述

三國吴・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 竭朴大如彭蜎，殼黑斑有文章，常以大螯障目，屈小螯取食也。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 髭蜞，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其一有螯，偏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故謂之執火云。

北齊・顔之推《顔氏家訓》卷上 《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 竭朴，《臨海異物志》曰：竭朴大於彭蜎，殼黑斑有文章，常以大螯障目，屈其小螯取食也。

又 擁劍，又《古今注》云：擁劍一名執火，螯赤色。《顔氏家訓》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大耳。《異物志》：俗謂之越王劍。至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中 竭朴乃大蝲蛄也，殼有黑斑，雙螯一大一小，常以大螯捉食，小螯分自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擁劍，一螯極小，以大者鬬，小者食。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 蝲蛆，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一螯大者名爲擁劍，一名執火。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蟹》 《圖經》曰：【略】蟹之類甚多，【略】一螯大、一螯小者名擁劍，又名桀步，常以大螯鬬，小螯食物。一名執火，以其螯赤故也。

宋・陸佃《埤雅》卷二 擁劍一名桀步，豈非以其横行，故謂之桀步歟？一敖極小，以大者鬥，小者食。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六《臨海蟹圖》 擁劍狀如蟹而色黄，其一螯偏長，

三寸餘，有光。

又 竭朴大於彭蜎，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 小者名擁劍。一名桀步。一名執火，其螯赤。此三種皆如小蟹。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卷下 大業中，吳郡所獻有【略】擁劍四甕。

擁劍似蟹而小，一螯偏大，《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劍也。

宋・范成大《吳郡志》卷三〇 蜜蠏，擁劍，皆大業六年吳郡所獻蜜蠏、糖蠏之類。擁劍，即《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劍者。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物產》 揭哺子似彭蜎，一螯甚大，一螯細。一名擁劍，亦名桀步。

宋・高似孫《蟹略》卷三 擁劍，《唐韻》曰：擁劍若蟹。《古今注》云：一名執火，以其螯赤也。《本草圖經》：一螯大一螯小者，名擁劍。陶隱居曰：擁劍似蜎蝑而大，似蟹而小。

又《桀步》 《海物志》曰：蜎蝑，一種曰桀步。《埤雅》曰：蜞横行，謂之桀步。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〇《釋魚》 擁劍，《吳都賦》注：蟹屬，從廣二（尺）〔寸〕許，有爪。其螯偏大，大者如人大指，長二寸餘，色不與體同，特正黃而生光明，常忌護之如珍寶，利如劍，故曰擁劍。其一螯尤細，主取食。出南海、交趾。

又卷三一《蟹》 擁劍，一螯大，一螯小，以大者鬬，小者食。【略】竭朴大於彭蜎，黑斑有文章，以大螯障目，屈小螯食。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一二上 蜎蜊，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一螯大者，名爲擁劍。一名執火。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四 擁劍，一螯極小，以大者鬬，小者食。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蟹》 桀步一名擁劍，横行，螯大小不一，以大者鬬，小者食。一名執火，以其螯赤也。一名揭哺子。

明・楊慎《異魚圖贊》卷四《擁劍》 蟹有擁劍，一螯偏大，隨潮退殼，隨退復裹，力能鬬虎，利甚戟剌。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四《擁劍》 蟹有擁劍，一螯偏大，隨潮退殼，隨退復裹，力能鬬虎，利甚戟剌。

《吳都賦》注：擁劍，蟹屬。從廣二（尺）〔寸〕許，有爪。其一螯偏大，大者如人大指，長二寸餘，常忌護之如珍寶，其利如劍，故名。其一螯尤細，主取食。《雜俎》：擁劍二螯，以大者鬬，小者食。是也。《古今注》：擁劍一名執火，以其螯赤也。《埤雅》：一名桀步。按：《爾雅翼》：隨潮退殼者攤塗，力能鬬虎者蜞蛑。贊：混舉矣。

又《竭朴》 竭朴大于彭蜎，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擁劍，一螯大，一螯小，常以大螯鬬，小螯食。又名桀步。

又 竭朴，大於彭蜎，黑斑有文，以大螯障目，用小螯以食。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五 擁劍，色黃，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竭朴大於彭蜎，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

清・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卷一〇五《物產》 竭朴大於彭蜎，殼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

清・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卷一〇《物產》 擁劍，螯大小不牟，以大者鬬，小者食。一名執火，以其螯赤故也。《埤雅》曰：一名桀步，豈非以其横行而名之歟？或謂之揭哺子。

清・高士奇《續編珠》卷二 《吳都賦》注曰：擁劍，蟹屬也，其一螯偏大，長二寸餘，常護之如珍寶，其利如劍，故曰擁劍。其一螯取食。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赤脚，擁劍之屬，又名桀步，泉州、福州稱赤脚，莆田謂之港蝑。《三山志》：揭捕子，一螯大，一螯小，穴於海濱，潮退而出，見人即匿。搗爲醬，有風味。蝑之種類繁多，生於石間者食青苔，色多紫，爲上産。沙水者色白，次之。穴泥中者色黑，爲下。建甯縣東鄉深潭中出石蝑，色紫，醃之，其滷絶美。《八閩通志》：擁劍，螯大小不侔，以大者鬬，小者食。一名執火，以其螯赤故也。

清・姚光發等纂（光緒）《松江府續志》卷五《物產》 遮羞螯似蜎蜊而小，一螯獨大。《古今注》：蜎蜊，小蟹也。其有螯偏大者名擁劍，以其螯赤謂之執火，蓋謂此。《南匯志》：産海中。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擁劍》 《埤雅》：擁劍又名桀步。一螯極小。常以大者鬬，小者食。

《古今注》：擁劍又名執火，謂其螯赤也。又名越王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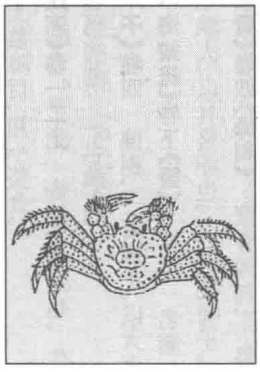
《文選注》：擁劍出南海交趾。

《蟹圖記》：擁劍色黃，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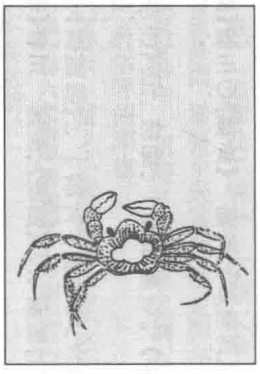
又《竭朴》 《蟹圖記》：竭朴，殼黑色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

圖表

宋・蘇頌《圖經本草》擁劍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擁劍



宋・王繼先《本草圖經》（紹興本草）擁劍



大眼蟹*Macrophthalmus* spp.

倚望、倚、步倚

三國吴・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 倚望，常起顧睨西東，其狀如彭蜎大，行塗上，四五進，輒舉二螯八足起望，行常如此，入穴乃止。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 倚望，《臨海異物志》：倚望，常起顧睨西東，其狀如彭蜎大，行塗上，四五進，輒舉兩螯八足起望，行常如此，入穴乃止。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六《臨海蟹圖》 倚望亦大如彭蜎，居常東西顧睨，行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 倚望如彭蜞，青色，進輒舉兩螯以望。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五《蟹》 似蟛蜞而生海中，潮至出穴而望者，望潮也。可食。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四《倚望》 蟹有倚望，常起顧睨。東西其形，兩翹八跂。望常如此，入穴乃止。《爾雅翼》注：倚望如蟛蜞，青色，進輒舉兩螯以望。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五 倚望，居常東西顧睨，行不四五，又舉足以望，入穴乃止。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五《物産》 倚望，東西顧睨，行不四五又望，入穴乃止。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倚，又稱步倚，一步一倚，小於鹹海，蠏之逸品。凡蠏屬，以鹽、薑、椒、酒滷之，貯甕中，若見火則色黝而膏沙。古法以皂莢半挺置其中，藏之經歲不沙。

又卷三 朱蠏，産閩縣瀏崎鹹淡水，靡尾微帶朱色，故名朱蠏。味美，但罕得耳。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倚望》 《事物紺珠》：倚望大於蟛蜞，居常東西顧睨，惟入穴乃止。

泥蟹*Ilyoplax* spp.

望潮郎

清・姚光發等纂（光緒）《松江府志續志》卷五《物産》 望潮郎，形似蝤蟹，穴沙中，潮將至，出穴翹足而望，故名。

股窗蟹*Scopimera* spp.

數丸、沙丸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 數丸，《兼名苑》曰：數丸形似彭蜞，競取土，各作丸，滿三百而潮至。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數丸形似蟛蜞，競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一曰沙丸。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四六四《水族・彭蚏》 蟹屬，名彭蚏，以螯取土作丸，從潮來至潮去或三百丸，因名三百丸大彭蚏。出《感應經》。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 數丸似螯蜞，競取土作丸，滿三百而潮至，皆南海之物也。

宋・朱勝非《紺珠集》卷六 數丸生江岸，如彭蜞，取泥作丸，數至三百則潮至。舟人以爲候，因名之曰數丸也。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四 數丸形似彭蜞，競取土各作丸，丸數三百而潮至。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數丸競搏土作丸，滿三百而潮至。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數丸》 介蟲數丸，形亦似蜞，丸土三百，潮信與期。《五雜俎》：數丸生海邊，形似彭蜞，取土作丸，數滿三百而潮至，人以爲候，因名。常在海沙中，一曰沙丸。有青脚、白脚二種。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石鹽形似蟛蜞。連江大灣當大海之濱，其山嵯峨，立海上。下有娘子洞，窈而深。娘子出入隱見，人皆見之。洞前沙洲里許，潮來則没，水入洞中作潨潨聲。汐則沙明，洞見。人從洞頂下行沙洲中，有小蠏大如豆，以爪畫沙，作牡丹、芙蓉、芍藥、蘭蕙、松柏、椶柳之屬，色色皆工。大樹高數尺，小或一二尺。甲專畫花，乙專畫幹，丙專畫葉，不謀而配合互妙，真天地間奇絶也。潮至，花木皆滅，蠏潛入沙中。潮褪，復然。水無日不潮，蠏無日不畫。在娘子洞前者倍工，造化神妙不測，抑或娘子寄其靈慧於蠏耶！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數丸》 《酉陽雜俎》：數丸似蟛蜞，常取土作丸，丸數滿三百則潮至。又名沙丸。

和尚蟹科Mictyridae 分部

短指和尚蟹*Mictyris brevidactylus*

清・姚光發等纂（光緒）《松江府志續志》卷五《物産》 殼高突寸許，若髡僧者，曰和尚蟹。

方蟹科Grapsidae 分部

相手蟹*Sesarma* spp.

螯蜞、蟛蜞、蚖、蟛蚖、彭蚖、彭蜞、螃蜞、長卿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 螯蜞，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 蟹：步庚切，似蟹而小。蝲：同上。蚱：巨宜切，蟹蚱也。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 蟹蜞，證俗音。有毛者曰蟹蜞，無毛者爲彭蜎，堪食。俗呼彭越，訛耳。《世説》云：蔡司徒誤食彭蜞，吐下。謝仁祖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蜎，音滑。

宋・陳彭年等《廣韻》卷一 蚱：蝲蚱，似蠏而小，晉蔡謨食之殆死也。

宋・丁度等修定《集韻》卷一 蚱：彭蚱，蟲名，似蠏而小，不可食。蔡謨渡江，不識，噉之幾死，歎曰爲《勸學》所誤。

宋・丁度等《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卷三 蚱：彭蚱，似蟹，亦作蜞。晉蔡謨食之殆死。蜞：增入。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螃：蒲光切。螃蜞，蠏屬。又悲萌切。蝦蟆類。又補朗切。蟲名，陸居，蝦蟆也。又補曠切。又蒲浪切。

又 蚱：渠之切。彭蚱，蟲名，似蠏而小，不可食。蔡謨渡江，不識，噉之幾死，歎曰爲《勸學》所誤。

宋・陸佃《埤雅》卷二 彭蜞有毛，海人亦食之。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蟹》 彭蜞有小毒，膏主濕癬，疽瘡不差者塗之。食其肉能令人吐下至困。蔡謨渡江誤食。彭蜎如小蟹，無毛，海人食之，別無功。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 唯彭蜞不擇地生，多於溝渠間。其膏可塗濕癬、疽瘡。肉不可食，令人吐下至困。蔡謨誤食者，此也。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物産》 彭蜞似蟹而小，似彭蜎而大。

宋・傅肱《蟹譜》卷上 有同蟹蟧，差大而毛，好耕穴田畝中，謂之蟹蚱，毒不可食。晉蔡道明誤食之幾死，尤宜慎辨也。又多生於陂塘、溝港穢雜之地。往往因雨則瀕海之家列陣而上，填砌緣屋，雖驅捽之不去也。

宋・高似孫《蟹略》卷三 蜞蜞，《世説》云：蔡司徒過江見蜞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兩螯。令烹之。既食，委頓吐下，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説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誤。《爾雅》曰：蜎蠉，小者螃，即蜞蜎也，似蟹而小。按，蜞蜞，小蟹，文似蜎，所謂蜎蠉者也。蔡謨不精於大小，食而至於斃，故曰讀《爾雅》不熟。陶隱居曰：蜞蜞生海邊，似蜞而大，似蜎而小。皮日休《蟹》詩：族類分明連璅琐，形容好箇似蜞蜞。宋景文《蟹》詩：定知不作蜞蜞悞，曾則西都學士名。李商老詩：大嚼故應羞海鏡，嗜甘乃悞食蜞蜞。欲將磊落慚《爾雅》，委頓深憐蔡克兒。陶商翁詩：蠢困發嬉笑，蜞蜞生嘔洩。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蚱：音其。蜞蚱，似蟹而小也。

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卷一 蚱：蟹蚱，似蟹而小。晉蔡謨食之，殆死也。又：蜞，蟲名，水蛭也，通作蚱。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蜞：，渠之切，似蜎而不可食。

元・陳應潤《周易爻變易編》卷四 晉蔡謨初渡江，見蜞蜞曰：蟹有八足而加以二螯。烹之。既食，吐下，方知非蟹。謝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誤死。格物之要，亦不可不詳考也。

元・黄公紹原編，熊忠舉要《古今韻會舉要》卷二 蚱：彭蚱，似蠏而小。晉蔡謨初渡江見之曰：蠏有八足，加以二螯。既食，方知非。謝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明・陶宗儀《輟耕録》卷九 松江之上海、杭州之海寧人，皆喜食蜞蜞螯，名曰鸚哥嘴，以有極紅者似之，故也。

明・樂韶鳳等《洪武正韻》卷一 蚱：彭蚱，似蟹，亦作蜞。晉蔡謨食之殆死。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蟹》 螃蜞似蜞蟧而大，右螯小而赤，生溝渠中。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四 蟹有石蜞、蜂江、蘆虎，石殼鐵卵，不中鼎俎，好事取之充畫圖譜。【略】蘆虎似蜞蜞，〔兩螯〕正赤，不可食。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〇 《瑯嬛記》云：王吉夜夢一蜞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横行一世。天下因呼蜞蜞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蜞蜞。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彭蜞似蜎，有毛而赤，性極寒。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五《紅白蟹》 彭蜞大於蜎，小於常蟹。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蚱：渠宜切，音奇。蜞蚱，似蟹而小。晉蔡謨初渡江，見蜞蜞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烹食之。既食，吐下，方知非蟹。謝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誤。劉孝標注：《大戴禮・勸學篇》云：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燥）〔躁〕也。謝説本此。

又 蜞：同蚱。《六書故》作蚶泥。

又 蜞：蒲萌切，音彭。蜞蜞，蟹屬。亦作彭，俗作螃。見後蟹注。蚱：

同蟛。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彭蜞》 小則有螃，大則竭朴。惟茲彭蜞與蝑混錯，不熟《爾雅》，幾死《勸學》。因兆相如，赦怠於卓。

《雨航雜録》：螃似彭蜞而小。竭朴大於彭蜞，黑斑有文，以大螯障目，以小螯食。彭蜞似蟹，有毛而赤，性極寒。

《漁書》：二螯並者爲彭蜞，生海泥中，食土，大僅盈寸，一名長卿。《爾雅注》：彭蜞亦蝑類。《晉書》：蔡司徒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説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按：《大戴禮・勸學篇》：蟹二螯八足，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古今注》：彭蜞，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按，《成都故事》：王吉夜夢一彭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而異焉，使人早候，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横行一世。因呼彭蜞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彭蜞。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三《介語・蟛蜞》 凡春正二月，南風起，海中無霧，則公蟛蜞出。夏四五月，大禾既蒔，則母蟛蜞出。其白者曰白蟛蜞，以鹽酒醃之，置荼蘼花朵其中，曬以烈日，有香撲鼻。生毛者曰毛蟛蜞，嘗以糞田飼鴨，然有毒，多食發吐痢，而潮人無日不食以當園蔬。故諺有曰：水潮�considered，食鹹解。鹹解者，以毛蟛蜞入鹽水中，經兩月，熬水爲液，投以柑橘之皮，其味佳絶，解其渣滓不用，用其精華，故曰解也。�considered者蛤之屬。諺曰：蟾蜍、蛤、�considered。三者形狀相似，而廣州人惟食蛤不食蟾蜍、�considered。�considered惟潮州人食之，故名曰水潮�considered。�considered有一種生海泥中，長二三寸，大如指，兩頭各有兩歧，以其狀怪，故曰螿，氣味甘温，能去胸中煩悶，然病後不可食，食惟白蟛蜞稱珍品。予詩：正月蟛蜞出，雌雄總有膏；絶甘全在殼，雖小亦持螯。又云：風俗園蔬似，朝朝下白黏；難腥因淡水，易熟爲多鹽。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申集中《虫部》 螯：《唐韻》薄庚切，《集韻》蒲庚切，音彭。《説文》：螯蜞也。《古今注》：螯蜞，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其一有螯偏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又，螯蝑。《爾雅・釋魚》：蝑蠏，小者螃。注：即螯蝑也，似蟹而小，或作蟛。《玉篇》：同螯。注見上。

又 螯：《韻會》渠之切，《正韻》渠宜切，並音其。《玉篇》：螯螯也。《集韻》：似蟹而小，不可食。《晉書・蔡謨傳》：初渡江，見螯螯，大喜曰：蟹有二螯八足，加以二螯。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謝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又，雷螯，蟲名。《西陽雜俎》：雷螯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蹙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漸小，復如蚓焉。又馬螯。《本草》：水蛭，大者名馬螯。《類篇》：或作蜞。蜞：《集韻》同螯。注見上。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一九《蟛蜞集》 閩人林小眉嵚，明崇禎癸未進士，才高雋异，以伉直死獄，與余賡之同難，著《蟛蜞集》十卷。同年張給事赤菴松齡及其子人中，走七千里，以序相屬，引歐陽公序穆伯長、袁石公序徐文長爲比。會予使東粤，失其集，聊識之，俟索其本爲序之。

清・李光地等《月令輯要》卷二三《雜紀》 蟛蜞人語。【增】《成都舊事》：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於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横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爲長卿。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一《物産・杭州府》 蟛蜞，《輟耕録》：海寧皆喜食蟛蜞螯，名曰鸚哥嘴，以極紅者似之故也。《武林紀事》：錢塘江邊有小蟹潛於沙穴中，謂之彭月。寒食，人家多醃食之。又海邊出一種比彭月差大，食之令人瀉痢。又一種足生毛者，名曰毛蜞，尤不可食。

清・梁國治等編輯《音韻述微》卷二 螯：蟛螯，似蟹而小，亦作蜞。

清・毛奇齡《古今通韻》卷二 螯：彭螯，小蟹，亦作蜞。

清・周靖《篆隸考異》（文含校）卷三 螯：俗篆作，渠宜切。彭其似蠏而小，《爾雅》謂之滑澤。

清・李調元輯《南越筆記》卷一一《蟛蜞》 凡春正二月，南風起，海中無霧，則公蟛蜞出。夏四五月，大禾既蒔，則母蟛蜞出。其白者曰白蟛蜞，以鹽酒醃之，置荼蘼花朵其中，曬以烈日，有香撲鼻。生毛者曰毛蟛蜞，嘗以糞田、飼鴨，然有毒，多食發吐痢，而潮人無日不食以當園蔬。故諺有曰：水潮蚶，食鹹解。鹹解者，以毛蟛蜞入鹽水中，經兩月，熬水爲液，投以柑橘之皮，其味佳絶，解其渣滓不用，用其精華，故曰解也。蚶者，蛤之屬。諺曰：蟾蜍、蛤、蚶。三者形狀相似，而廣州人惟食蛤，不食蟾蜍、蚶。蚶惟潮州人食之，故名曰水潮蚶。蚶有一種生海泥中，長二三寸，大如指，兩頭各有兩歧，以其狀怪，故曰螿，氣味甘温，能去胸中煩悶，然病後不可食，食惟白蟛蜞稱珍品。

清・孫星衍、莫晉（嘉慶）《松江府志》卷六《物産》 蟛蜞，《陳志》：里人呼爲走菜。見《王梧溪集》。《輟耕録》：松江之上海人喜食蟛蜞螯，名鸚哥觜，以有極紅者相似。《閲耕餘録》：《世説》載司徒蔡謨食蟛蜞吐下委頓事。今海濱小民食之，未聞有吐者。蔡是偶然，後人遂爲口實。

清・史澄纂（光緒）《廣州府志》卷一六《輿地略・物産》 蟛蜞，正二月南

風起，海中無霧則公蝑蜞出，四五月禾蒔則母蝑蜞出。其白者白蝑蜞，以鹽酒醃之，置茶蘼花朵其中，曬以烈日，有香撲鼻。生毛者曰毛蝑蜞，嘗以糞田、飼鴨。

《粵東筆記》：《渭崖文集》云順德產蝑蜞，能食穀芽，惟鴨能啖之。惟廣南爲盛，以其蝑蜞能豢鴨，亦有鴨能啖蝑蜞，雨相濟也。

清・張文虎等纂（光緒）《南匯縣志》卷二〇《風俗志》 傍海編氓多從事捕魚。【略】又，雷雨後蝑蜞滿灘，於黑夜篝燈，或用鐵鉤鉤取，或用手取，俗謂之搶蝑蜞。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蝑蜞》 《本草綱目》：蝑蜞大於蝑蝠，生陂池、田港中，有毒，食之吐下。旭按：蝑蜞有毛，蝑蝠無毛。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一〇章《節足動物・甲殼類》 毛蜞穿穴于谿河沿岸，多産陸上。

紅螯相手蟹*Sesarma haematocheir*

蘆虎

三國吴・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 蘆虎似彭蝠，兩螯正赤，不中吃也。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 蘆虎，《臨海水土異物志》曰：蘆虎似彭蝠，兩螯正赤，不中食也。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六《四筆》 蘆虎似彭蜞，〔兩螯〕正赤，不可食。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釋魚》 蘆虎似螯蝠，兩螯正赤，不可食。

明・陶宗儀《説郛》卷六二下 蘆虎似彭蜞，兩螯正赤，不中食。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蘆虎兩螯正赤，不可食。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蘆虎》 《談薈》：蘆虎似蟹，赤色，不可食。旭按：此蟹生蘆叢中。

近方蟹*Hemigrapsus* spp.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蝑：，烏介切，似彭蝠，可食，薄殼而小。

明・王瓚、蔡方編集《温州府志・土産》 蝑似彭越而小。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蝑似彭越而小。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蟬、蝡、蝑，【略】皆蟹類也。又有蝑烏介切，似彭蝠，可食，薄殼而小。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似蝠蝠，可食，薄殼而小，曰蝑。

清・胡世安《異魚圖贊補》卷下《蟹・彭蜞》 小則有蝑，大則竭朴。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蝑》 《正字通》：蝑似蝠蝠而小，殼薄，肉可食。旭按：此物多生磚縫中，大者如錢。

厚蟹*Helice* spp.

螯蝠、蝑蝠、彭蝠、蜞、彭蜞、彭越、螯蚷、林禽、青越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釋蟲》 蝠音滑。蠌，音澤。小者螃。螺屬。見《埤蒼》。或曰即彭蝠也，似蟹而小。螃，音勞。



蝠蠌，小者螃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三 蝑蜞，蠏也。嘗通夢於人，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 蝠：胡八切。似蟹而小。

又 蚷：音月，蟲名。蜞：同上。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 螯蚷，證俗音，無毛者爲彭滑，堪食。俗呼彭越，訛耳。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下　彭蜎，吴呼爲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吴越間多以異鹽藏貨於市。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下　彭越子似蟹而小。揚楚間每遇寒食，其俗競取而食之。或傳云：漢黥布覆彭越醢於江，遂化爲蟹，因名彭越子，恐爲誤説。此蓋彭蜎子矣。蜎又作蝡。人語訛以蝡子爲越子，緣彭越有名於世，故習俗相傳，因而不改。據崔正熊云：螯蝡子，小蟹也，亦曰彭蚑子，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螯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故也。晉司徒蔡謨初過江，誤食彭蜎子以爲蟹，吐下以至委頓。他日言於謝尚。尚曰：卿讀《爾雅》不熟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蝡蠕：王伐切。彭蚑，水蟲，似蟹而小，或作蝡蠕。蝡，又古忽切。螺屬。又丘葛切。又户八切。文二，重音三。

又　蠌：達各切。小蟲。《爾雅》：蝡蠌，小者螃，螺類也。文一，重音一。又螃：郎刀切。蟲名，小蟬也。一曰螺屬。又憐蕭切。文一，重音一。

宋・丁度等《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　蠕：彭蠕，似蟹而小。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蟹》　其最小者名彭蝡，音滑。吴人語訛爲彭越。其膏可以塗癬，食之令人吐下至困。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六《四筆》　彭蝡，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於市。《爾雅》曰：彭蠌，小者螃，云小蟹也。蠌，音澤。螃，音勞，吴人呼爲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　彭蝡，吴人語訛爲彭越，南人謂之林禽，可食，作鵳尤佳。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三〇　彭蝡，吴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吴越間多以鹽藏貨於市。《嶺表録異》。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物産》　彭蝡音滑似蟹而小。吴人語訛，呼爲彭越，今海畔有盧禽，似之。

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六　彭越，《爾雅》名彭蝡，土人以其色青呼爲青越。螯赤者名擁劍，名執火。又一種爲彭蜎，性極寒，正蔡謨謂讀《爾雅》不熟幾爲所誤者也。

宋・傅肱《蟹譜・總論》　蟛蚏者，二月、三〔月〕盛出于海塗。吴俗尤所嗜，尚歲或不至，則指〔目〕禁煙，謂非佳節也。

又卷上《唐韻》　彭蝡，户八反似蟹而小。予謂即今之彭蚏也。一名彭蝡耳。

宋・高似孫《蟹略》卷三《蟛蝡》　蟛蝡，《爾雅》云：蝡蠌，小者螃。郭璞曰：即蟛蝡也，膏可塗癬。《埤蒼》曰：螃，螺屬，或曰即蠌也。似蟹而小，海人曰彭蝡。辣螺所化，蝡又化爲蟬。《中華古今注》云：彭蝡，小蟹也。小蟹二字亦佳。《嶺表録異》曰：吴越間以鹽藏貨之。《晉書》曰：夏統孝，海邊拾彭蝡以資養。劉馮事始曰：世傳漢醢彭越賜諸侯，英布不忍視之，覆江中化此，故曰彭越。白居易詩：鄉味珍彭越，時鮮者鷓鴣。張祐詩：瀲灩穿蘆葉，彭蜎上竹根。章甫詩：外事添蛇足，餘生嚼越螯。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蟛螯，音彭蟛。蝡似蟹而小也。二同。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蝡：，王伐切。彭蝡似蠌而小。《爾雅》：蝡蠌，小者螃。蟛亦作旁。螃，螯蝡。又作蠌。

明・陶宗儀《説郛》卷六七下　蟛蝡音滑，吴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

明・王鏊《姑蘇志》卷一四　蟛蝡，蟹屬而小。吴人呼爲彭越，蓋語譌也。二三月出于海塗，土人以鹽藏貨之。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蟹》　蟛蠌似石蠏而小，微黄色，左螯大而無毛，其行斜傍。

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四　蟛蠌二種，沙蟹亦滑，螯一大一小，體性柔和，味甚甘肥，又非擁劍。蟹圖未及之也。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四《彭蝡》　《爾雅》彭蝡，《玄經》郭索，均爲蟹謚，蝡訛以越。梁王醢化，兹乃臆説。

《爾雅》：蝡蠌，小者螃。郭注：即彭蝡也，似蟹而小。蟛蜞亦其類，食之誤人矣。《太玄經》：銳前一，蟹之郭索，後蚓黄泉。《墨客揮犀》：林逋詩草泥行郭索。注：蟹行貌。《太玄》：蟹之郭索，用心躁也。又高似孫《蟹賦》：其武郭索，其行睢盱，其心易躁，其腸寔枯。《古今注》：蟛蚏，小蟹，生海塗中，食土。吴人蝡訛作越，遂附會其説，謂漢祖醢彭越，置其肉于江化此。

又　蟛蝡音澤，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于市。《爾雅》：蟛蠌，小者螃。蠌螃，吴人呼爲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臨海人多以長卿稱之。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蚏、蚏：並俗蠌字。舊注同蠌，誤。

又　蝡：下刮切，音滑。蟹最小無毛者曰蟛蝡，吴人譌爲彭越。《爾雅》：蝡蠌。注：螯蝡，一名蠌，即蟛蝡。舊注泥《埤蒼》螺屬，非。蝡亦作蠌。从蝡爲正。

又 蟅：同蝠。舊注：蝠，音滑。蟅，音月。分二字誤。本作蟅。省作蟅。

又 蠌：初格切，音澤。小蟹。見前蝠注。

清・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三九 明《王瓊集》：白思明爲嘉定令，濱海地多産蟛蟅，狀如小蟹，横行蚌腔間，爲苗害不減蝗災。公爲文，躬祭海神，害隨息。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申集中《虫部》 蚶：《唐韻》、《集韻》並王伐切，音越。螶蚶，似蟹而小。與蟅同。互詳螶蟅二字注。蚏：直音同蚶。

又 蟅：《集韻》、《玉海》並王伐切，音越。《類篇》：螶蟅似蟹而小。《晉書・夏統傳》：或至海邊採蝻蟅以資養。亦作蚶、蚏。

清・莊履豐、莊鼎鉉《古音駢字續編》卷五 螶蚶《正韻》，彭蟅《韻會》，彭蚏《廣韻》，蟛蝠《集韻》，彭越。五同。

清・周靖《篆隸考異》（文含校）卷三 蟛：俗篆作，蒲庚切。彭越，小蟹。《埤雅》：擁劍。彭蝠，一名彭蜞。

又 蝠：俗篆作，户八切。螺屬。

又 蟅：俗篆作，而月切。彭越即彭蜞也。

清・黄叔璥《臺海使槎録》卷三 青蚶蟹，青白色，兩螯大。

清・張文虎等纂（光緒）《重修奉賢縣志》卷二〇 隆慶【略】三年夏六月海溢，鹹朝入内，蟛蚏爲害。

清・李維鈺原本，吴聯薰增纂（光緒）《漳州府志》卷三九《物産》 彭越似蝉而小。今漳人呼爲青蚶。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蟛蝠》 《古今注》：蟛蝠，生海邊泥土中，一名長卿。

《蟹圖記》：蟛蝠，以鹽藏而貨於市。吴人呼蟛蟅。旭按：此蟹似常蟹而絶小，螯足無毛，江淮人多以鹽藏食之。

隆背張口蟹 *Chasmagnathus convexus*

蘆禽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蟹》 蘆禽形似蟛蟅，生海畔。《補疏》。

清・魯曾煜、施廷樞等纂《福州府志》卷二六《物産》 蘆禽形似蟛蟅，生海畔。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蘆禽即蘆蝉，又名蘆根蝉。形似蟛蟅，生海岸蘆草間，食茭蘆根。以薄鹽、番椒搗之，味勝蟛蟅。《臨海水土記》曰：蘆雉似蛤蜊，殼薄，小耳。蒼按：蘆禽、蘆雉，一物也。蘆蝉生蘆中，稱之爲禽，爲雉則可。蛤蜊之小者稱雉，似應作稚。

中華絨螯蟹 *Eriochier sinensis*

螃蟹、蟹、毛蟹、田蟹、紫蟹

題解

北齊・顔之推《顔氏家訓》卷下 江之蟹初穴於沮洳，秋冬之交則大出，指海而趨焉。漁者緯蕭而留之，越軼而去，不達於江，不至於海不止也。是故曲學者沮洳也，大道者江海也，厭沮洳而決江海，人之所同也。不塞於異端，不障於邪説，若蟹之勇，能越軼而至於海者鮮矣。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又 平原郡貢糖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斲冰火照，懸老犬肉，蟹覺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穗蜜束於驛馬，馳至於京。

宋・陸佃《埤雅》卷二 蝉八跪而二螯，水蟲，殼堅而脆，團臍者牝，尖者牡也。八月腹内有芒，真稻芒也。未被霜，食之有毒。外骨内肉，旁行，故今里語謂之螃蝉。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 蟹始穴於沮洳，冬秋之交稻熟時必大出，各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晝夜觜沸望江而奔。既入于江，則形質大於舊。自江復趨海，如赴江之狀，入海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或曰持稻以輸海神。今腹内八月有芒，長寸許者，此稻芒也，開腹中猶有海水。《春秋外傳》曰：吴稻蟹不遺種。《月令》曰：介蟲敗穀。然則持稻穗是其常，惟至於敗穀與不遺種，然後爲異。漁人取者，即江與海之道，緯蕭承流而障之。

綜述

宋・唐愼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一《蟹》《衍義》曰：蟹，伊、洛絶少，今多自京師來，京師亦自河北置之。今河北沿邊滄、瀛州等處所出甚多，徐州亦有，但不及河北者。小兒解顱，以螯并白及搗爛塗囟上，顱合。此物極動風，體有風疾人不可食，屢見其事。河北人取之，當八九月蟹浪之時，直於塘濼岸上，伺其出水而拾之。又，夜則以燈火照捕。始得之時，黄與白滿殼。凡收藏十數日不死，亦不食。此物每至夏末秋初，則如蟬蜕解，當日名蟹之意，必取此義。

《圖經》曰：蟹生伊、洛池澤諸水中，今淮海、京東、河北陂澤中多有之，伊、洛乃反難得也。八足兩螯，大者箱角兩出，足節屈曲，行則旁横。今人以爲食品之佳味，獨螯獨目及兩目相向者，皆有大毒，不可食。其黄能化漆爲水，故塗漆瘡用之。黄並肉熬末，以内金瘡中，筋斷亦可續。黄並螯燒煙，可以集鼠於庭。爪入藥最多。胡恰療孕婦僵僕、胎轉、上搶心困篤，有蟹爪湯之類是也。《經》曰：取無時。俗傳蟹八月一日取稻芒兩枚，長一二寸許，東行輸送其長。故今南方捕得蟹，差早則有銜稻芒者，此後方可食之。以前時長未成就，其毒尤猛也。

蟹味鹹寒，有毒，主胸中邪氣熱、結痛、喝僻、面腫，敗漆，燒之致鼠，解結，散血，愈漆瘡，養精益氣。

爪主破胞、墜胎。生伊、洛池澤諸水中，取無時。殺莨菪毒、漆毒，唯蟹最多有用。仙方以化漆爲水，服之長生。以黑狗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至。未被霜甚有毒，云食水莨音建所爲，人中之不即療，多死。目相向者亦殺人，服冬瓜汁、紫蘇汁及大黄丸皆得差。孟詵云：蟹主散諸熱，治胃氣，理經脈，消食。八月輸芒後食好，未輸時爲長未成。就醋食之，利朊節，去五臟中煩悶氣。其物雖形狀惡，食甚宜人。《日華子》云：螃蟹涼，微毒，治産後肚痛、血不下，並酒服。筋骨折傷，生擣，炒署，良。脚爪破宿血虐，止産後血閉、肚痛，酒及醋湯服，良。

今按，陳藏器《本草》云：蟹脚中髓及腦並殼中黄，並能續斷絶筋骨。取碎之微熬内瘡中，筋即連也。《本經》云：伊、洛水中者石蟹，形段不同，其黄傅之疽瘡，無不差者。臣禹錫等謹按，陳藏器云：蝤蛑主小兒閃痞，煮食之。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强，八月能與虎鬬，虎不如也。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擁劍，一名桀步，一螯極小，以大者門，小者食，別無功用。彭蜞有小毒，膏主濕癬、疽瘡，不差者涂之。食其肉，能令人吐下至困，蔡謨渡江誤食者。彭蜞如小蟹，無毛，海人食之，別無功。孟詵云：蟹主散諸熱，治胃氣，理經脈，消食。八月輸芒後食好，未輸時爲長未成。就醋食之，利朊節，去五臟中煩悶氣。其物雖形狀惡，食甚宜人。《日華子》云：螃蟹涼，微毒，治産後肚痛，血不下，並酒服。筋骨折傷，生擣，炒署，良。脚爪破宿血虐，止産後血閉、肚痛，酒及醋湯服，良。又，蝤蛑冷，無毒，解熱氣，治小兒痞氣。

食療云：蟹，足斑、目赤不可食，殺人。又堪治胃氣，消食。又八月前每個蟹腹内有稻穀一顆，用輸海神。輸芒後，過八月方食即好。經霜更美，未經霜時有毒。又，鹽淹之作蝑，有氣味，和酢食之，利肢節，去五臟中煩悶氣。其物雖惡形，食之益人。爪能墜胎。

百一方：疥瘡，杵蟹傅之亦效。又方，金瘡方：續筋，多取蟹黄及腦並足中肉熬末，内瘡中。

孫真人：十二月勿食蟹，傷神。

簡要濟衆：小兒解顱不和，生蟹足骨半兩，焙乾，白歛半兩爲末，用乳汁和，貼骨縫上，以差爲度。

楊氏産乳：妊娠人不得食螃蟹，令兒横生也。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 蟹之類多，而螃蟹爲勝。其螯上有毛，仙方以化漆爲水，服之長生。以黑狗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至。雖云取無時，然未被霜以前甚有毒，不可食。或曰：八月一日，每蟹取稻芒，長寸許，東方輸送海神。過八月乃可取也。

宋・施宿等《會稽志》卷一七《魚部》 蟹，《西陽雜俎》云：蟹八月腹内有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芒不可食，燒其殼能致鼠。會稽往歲有蟹菑，小蟹無數相糾結，大如三斗器，隨潮入浦，散入閩海諸鄉，食稻爲盡，螟蝗之害不加於此。《國語》云：越王與范蠡謀吴曰『今其稻蟹不遺種』，蓋謂此也。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二九《土物》 蟹，江湖海浦皆有之。松陵倡和有《海蟹》詩，然能發風生疾。故皮日休詩云：病中無用雙螯處。陸龜蒙詩云：藥盃應阻蟹螯香。蓋吴人所嗜也。相傳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早夜霿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得遯者奔紛越軼以入于江，則形質浸大矣。漁者又斷而求之，其得遯者遂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笠澤叢書》。

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六 螃蟹俗呼曰蟹。螯跪帶毛，糟之可致遠。東坡云『蟹微生而帶糟』是也。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敘産》 螃蟹俗呼毛蟹，又曰田蟹，螯跪帶毛。

宋・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五九 蟹，《淮南子》云：蚌、蟹、珠龜與月盛衰，皆陰屬也。西湖舊多葑田，産蟹，土人呼湖蟹。和靖詩云：草泥行郭索。又《西湖晚歸詩》云：水痕秋落蟹螯肥。今湖蟹絶難得。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 江蟹大而肥實，第殼軟，漁人以爲厭，自云網中得蝤，無魚可賣。十年前土人亦不甚食，近差珍貴。

宋・傅肱《蟹譜・總論》 其生於盛夏者，無遺穗以自充，俗呼爲蘆根蟹，謂其止食芄蘆根。瘠小而味腥。至八月則蜕，形已蜕而形浸大。秋冬之交，稻粱已足，各腹芒走江，俗呼爲樂蟹，最號肥美。由江而納其芒於海中之魁，遇冰雪則自伏淤澱，不可得矣。

又《食證》上篇 孟詵《食療本草》云：蟹雖消食，治胃氣，理經絡，然腹中有毒，中之或致死，急取大黄、紫蘇、冬瓜汁解之，即差。又云：蟹目相向者不可食。又云：以鹽漬之甚有佳味，沃以苦酒通利支節，去五臟煩悶。予謂亦不可與柿子同食，發霍瀉。

又《輸芒》 孟詵《食療本草》云：蟹至八月即啗芒兩莖，長寸許，東嚮至海，輸送蟹王之所。陶隱居云：今開蟹腹，中猶有海水，乃是其証。予謂即陸魯望云『執穗以朝其魁』者也。與夫羔羊跪乳、蜂房會衙，俱得自然之禮。

又《食莧》 陶隱居云：蟹未被霜者甚有毒，以其食水莧也。音建。人或中之，不即療則多死。至八月，腹内有稻芒，食之無毒。

又《採捕》下篇 今之採捕者，於大江浦間承峻流環葦簾而障之，其名曰斷音鍛。於陂塘小溝港處，則皆穴沮洳而居。居人盤黑金作鈎狀，置之竿首自探之。夜則燃火以照，咸附明而至焉。若魚以餌而釣之。

又《鬱洲》 江渚諸郡皆出蟹，而蘇尤多。蘇之五邑，婁縣爲美。即崑山也。婁縣之中，生鬱洲吴塘者又特肥大。鬱洲即孫恩所保之地。

又《斷弊》 蟹至秋冬之交即自江順流而歸諸海，蘇之人擇其江浦峻流處編簾以障之，若犬牙焉。致水不疾歸，而歲常苦其患者，有由然也。雖州符遣卒，俾令棄毀，而吏民萬端終不可禁。羅江東云：蛟蜃之爲害也，則絶流不顧。漁人之鈎網噫，水之病吴久矣，又非蛟蜃之比。絶流顧網，其才識固自有小大哉。長民者能推而不疑，亦豐歲一助也。

又《蟹浪》 濟鄆居人，夜則執火於水濱，紛然而集，謂之蟹浪。

又《白蟹》 秀州華亭縣出於三泖者最佳，生於通陂塘者特大，故鄉人呼爲泖蟹。

又《盪浦摇江》 吴人於港浦間用篙引小舟沉鐵脚網以取之，謂之盪浦；於江側相對引兩舟，中間施網摇小舟徐行，謂之摇江。上接斷，下接於陂塘。

宋・吴自牧《夢粱録》卷一八《蟹》 《淮南子》云：蚌、蟹、珠、龜與月盛衰，皆陰屬也。西湖舊多葑田，蟹，鼈産之。今湖中官司開坼蕩地，艱得矣。

元・高德基《平江記事》 吴中蝤味甚佳，而太湖之種差大，殼亦脆軟，世稱湖蝤第一。正月上元，漁人所藏看燈蝤，三四隻重一斤，風味殊勝。故陸龜蒙有《蝤志》，傅子翊作《蟹譜》，高似孫撰《蝤略》，皆發揮蟹族之風致也。大德丁未，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穀蕩盡。吴諺有蝦荒蟹亂之説，正謂此也。考之《吴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蠡曰：吾與子謀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蓋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爲然。以五行占之，乃爲兵像，是亦披堅執鋭，介甲之屬。明年海賊蕭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一 江之水族，如揚子大江族類，各有所限。江蝤至潯陽則少，鰣魚至鴨欄磯則少。

明・王鏊《姑蘇志》卷一四《介之屬六》 蟹，凡數種，出太湖大而色黄，殼軟，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謂之十月雄。出吴江汾湖者曰紫鬚蟹，出崐山蔚洲者曰蔚遲蟹。又江蟹、黄蟹皆出諸品下。吴中以稻秋蟹食既足，腹芒朝江爲樂蟹。採捕於江浦間，承峻流，緯蕭而障之，名曰蟹斷。

明・顧清纂《松江府志・土産・水族之屬》 螃蟹，江、湖、海、浦皆有之。【略】錢全袞云：歲臨梅二三日，蟹有如蛆細者，自海隨潮而來。農家網之，縱田間以齕草。稍大傷禾，則采以供饌，謂之黄蟹，至今爲然。按：蟹之執穗輸芒，《書》、《傳》皆云。然今人食蟹多矣，何嘗見腹中有芒。就令有之，理須消折，又何有可出以輸於海。當諦視之，其腹中實有骨如芒刺者寸許，貫脂膏間，昔人不審，因以爲芒而附會其説耳。蟹食物任螯，所云執穗，蓋取以充腹。若持以朝魁，與既朝而縱其所之，亦人所未見也。又，蟹入海至春即散子。既散子，即枯瘠死矣。梅月乘潮而來，皆其子也。所云入海則形質益大，海人異其稱謂，亦恐未然。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蟹》 毛蝤，青黑色，螯足皆有毛。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五《蟹》 《別録》曰：蟹生伊、洛池澤諸水中，取無時。頌曰：今淮海、汴京、河北陂澤中多有之，伊、洛乃反難得也。今人以

爲食品佳味。俗傳蟹八月一日取稻芒兩枝，長一二寸許，束行輸送其長。故今南方捕蟹，差早則有銜芒須，霜後輸芒方可食之，否則毒尤猛也。時珍曰：蟹，橫行甲蟲也。外剛内柔，於卦象離。骨眼蜎腹，蚶腦鱟足，二螯八跪，利鉗尖爪，殼脆而堅，有十二星點。雄者臍長，雌者臍團。腹中之黄應月盈虧。其性多（燥）〔躁〕，引聲噴沫，至死乃已。生於流水者色黄而腥，生於止水者色紺而馨。佛書言其散子後即自枯死。霜前食物故有毒，霜後將蟄故味美。所謂入海輸芒者，亦謬談也。宗奭曰：取蟹以八九月蟹浪之時，伺其出水而撿之，夜則以火照捕之，時黄與白滿殼也。

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四　澥蟹至小而色白，性柔而肥。《本草》曰蟹奴，陶穀謂蝑蝂。一蟹不如一蟹，未嘗見此也。

清・李光地等纂校《月令輯要》卷一　蟹異名。【增】《蟹譜》：蟹之盛夏生者，俗呼爲蕭根蟹，瘠小而味腥。至八月，則蜕形而浸大。秋冬之交，稻粱已足，腹芒〔走〕江，俗呼爲樂蟹。

清・和珅等纂《清一統志》卷一二《保定府》　蟹，《府志》：雄縣出蟹最多。

又卷一七《天津府》　蟹，《唐書・地理志》：滄州土貢糖蠏。《天津衛志》：秋間肥美，味甲天下。

又卷二二一《嘉興府》　蟹，分湖出。陶振汾《湖賦》注：各處蟹皆白須，唯汾湖紫須。

清・阿桂、劉謹之等《盛京通志》卷一〇七《物産》　蟹，俗呼螃蟹，至秋味腴。又，海蟹頗大而腥，有虎皮、金錢諸名。《造化權輿》：蟹易蛰並脱殼，今人往往見之。《北盟録》：女真海多大魚、螃蟹。

清・蘇淵纂（康熙）《嘉定縣志》卷四《物産》　蝤蟹，邑之蟹出楊涇者佳，其蝤蟹有蟹之形而小如豆，中涵紅膏，生江海中。八都居人取之，搗其汁，濾去渣，煎成爲腐，味鮮。

清・田易等《畿輔通志》卷五七《土産》　蟹，《唐書・地理志》：滄州土貢糖蟹。《遼志》：渤海螃蟹紅色，大如碗，螯巨而厚。《金史・地理志》：河間府産春渚，記聞霸州邊塘濼、霜蟹不論錢。《天津衛志》：秋間肥美，味甲天下。

清・黄之雋等編纂《江南通志》卷八六《食貨志》　蟹出三泖者大，謂之泖蟹。出上橫涇者小，謂之金錢蟹。今惟出潘蕩者美。大蟹産武進之芙蓉湖，名玉爪者佳。

蟹，揚號、水鄉二者爲多。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一《物産・杭州府》　蟹，《咸淳臨安志》：西湖舊多葑田，産蟹，土人呼湖蟹，絶難得。《蟹譜》：錢氏置魚户、蟹户，專掌捕魚蟹。《蟹略》：潮蟹出江中。

又卷一〇二《嘉興府》　蟹，正德《嘉善縣志》：汾湖半屬吴江，一名分湖，周二十餘里中産蟹，紫螯，殊美。陶振汾《湖賦》：紫蟹剖吴下之膏腴。注：各處蟹皆白須，惟汾湖紫須。

又　成化《湖州府志》：蟹在九、十月間甚肥美，出曹溪者尤佳。《吴興掌故》：相傳太湖産紫鬚蟹，自爛溪以東至分湖皆可得之。昔人謂蟹腹有真稻芒，霜降後入海輸與海神。此大誕妄。蟹子未成時曰黄，黄中有細骨，黄依以生，非稻芒也。入海則黄化爲子，而芒亦漸長，至春深散子則芒亦輸出，蟹腐矣。好事者傳會大率如此，不但蟹芒也。

又卷一〇四《紹興府》　蠏，萬曆《山陰縣志》：紫蠏産上河，其味尤冠絶。

清・李調元著《然犀志》卷下　《毛蠏》：毛蠏産瓊山淡水中，味極鮮美。

清・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卷一〇《産物・福州府》　蟹，《埤雅》曰：蟹旁行，故今里語謂之旁蟹。又有一種似蟹而小，生水田中，曰田蟹。

又卷一〇《泉州府》　蟹，以上各縣江湖池澤多産之。

又卷一一《紹武府》　蟹，以上生池澤中。

清・錢元昌等纂修《廣西通志》卷三一《物産》　《平樂府》：蟹，賀縣出。

又　《南寧府》：蟹出橫州平塘江，鮮美勝粤東。

又　《鎮安府》：蟹出歸順，奉議二州。

清・靖道謨等編纂（雍正）《雲南通志》卷二七《物産・澂江府》　紫蠏出舊陽宗。

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八　蟹亦出滇池，熟賣於市，一枚一文，賤甚。廚丁細剔以作蟹羹，陳於宫筵，味亦佳。通海蟹螯大似江蟹，而蓬臍亦如滇池蟹。酒醉之，裝罐以餽送，曰糟蟹。

清・俞樾纂（同治）《上海縣志・物産・介之屬》　蝤蟹，其名無典，蟹類而細如豆。春初化生，隨潮群集水灘。搗汁和蛋爲衣，味甚鮮美。春深即無。

又《川沙廳志・物産・介之屬》　蝤蟹，蟹類，細如豆。春初隨潮群集海灘。搗汁和雞子爲衣，味甚鮮美。春深即無。

清・張文虎等纂（光緒）《南匯縣志》卷二〇《物産》　蟹，《欽志》云出橫沔者最佳。《胡志》云出各竈港。按：昔聞有重十二三兩者，有兩隻斤者。今甚尠，惟六竈稍勝。

又　蝤蟹，《欽志》云：出浦江中，似蝑蜞而極小，作羹甚鮮。杜家行最多。

按：此蟹惟正二月有之，近清明即空，或曰聞紙錢灰氣即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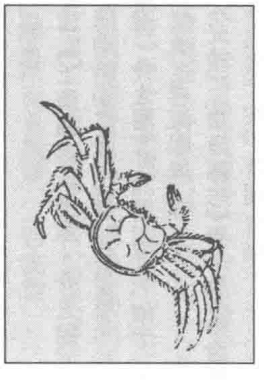
清・楊震福等纂（光緒）《嘉定縣志》卷八　蟹，出楊涇者佳。土人謂湖水、潮水交匯處産蟹較腴。今楊涇渤淤，蟹亦遜於往時矣。錢大昕詩：巨螯團臍認雌雄，手縛寒蒲教短童。頗羨楊涇老漁者，一年活計緯蕭中。

又　蝤蟹大如豆，中涵紅膏，産近海處。用酒浸，或搗其汁爲腐，味鮮。王鳴韶詩：真酒持螯最喜雄，又烹蝤蟹慰兒童。曾船幾個沿塘去，摇到張涇一曲中。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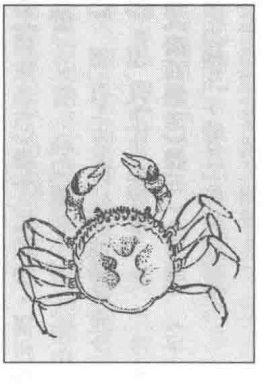
元・忽思慧《飲膳正要》

蟹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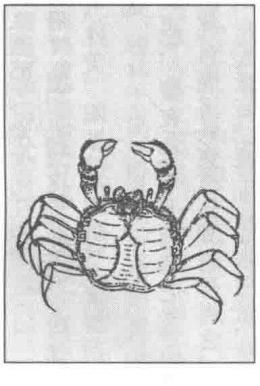
蟹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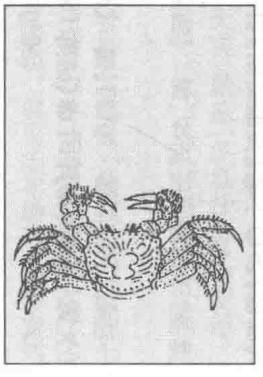
又卷下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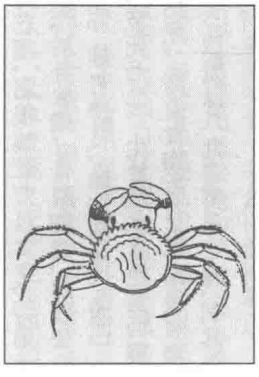
蝤蛑



宋・蘇頌《圖經本草》

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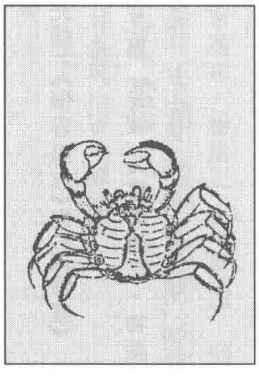


又《本草綱目》（錢蔚起本）

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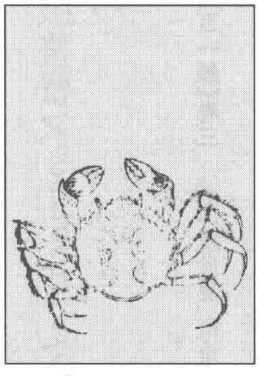


蝤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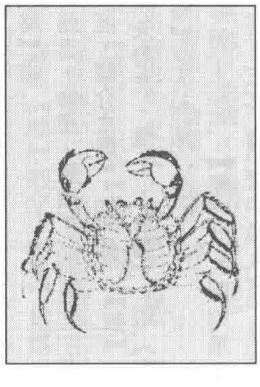


又（張紹棠本）

蟹



蝤蛑



長方蟹*Metaplax* spp.

灘塗、長脚蟹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　隨潮退殼。潮退，徐行泥中者名灘塗。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浙蠏有數種，【略】一曰灘塗。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長跂蠏，海蠏之下品者，産於夏，色黑，殼方，脚特長。醃食。臨海皆産之。

弓蟹*Varuna* spp.

金錢蟹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卷下《介部・蟹》　金錢蠏形如大錢，中黄最飽，酒之味佳。補疏。

清・黄叔璥《臺海使槎録》卷三　金錢蟹身扁，赤黑色。

清・李維玨原本，吴聯薰增纂《漳州府志・物産》　金錢蟹，蜅小蟹，大如貨錢，思即此耳。中有黑膏，醃食甘美。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金錢蠏産於夏，殼薄，膏黄。醃食加薑，勝長跂蠏。蠏類極多，大小殊名，皆夏出秋伏，亦有退殼而浸大者。凡蠏屬，皆取於沙

塭中間。有上猛者，其螯糾結，必傷猛眼，海人忌之。諺曰：下猛得蝑，無物可賣。

狹顎新絨螯蟹*Neoeriocheir leptognathus*

滴海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滴海産於夏，似金錢蝑，殼方而薄，味次於金錢蝑。醃食，加薑醋。

地蟹科分部*Gecarcinidae*

清・屠繼善纂（光緒）《恒春縣志》卷九《物産》　又有山蝑，狀類海螯，穴於古塚，食死蛇等物。其毒與山寄生螺無異。

清・蔣師轍、薛紹元纂（光緒）《臺灣通志・物産》　蝑郎似蝑而小，穴諸荒烟蔓草中，非朔望不出。其出也，朔雄，望皆雌；朔雌，望皆雄。八月望日尤多。《福建通志》。

地理分佈部

華北分部

明天順五年《明一統志・河間府・土産》　鰕，蟹。

明成化八年《保定郡志・物産・介屬》　蟹。【略】蝦。

明弘治一四年《永平府志・土産・海錯》　鰕，蟹。

明嘉靖一九年《河間府志・土産・鮮》　蝦。

又《介雜蟲附》　螃蟹。

明嘉靖二七年《隆慶志・物産・鱗之屬》　鰕。

清康熙一二年《昌平州志・物産志・水族》　蟹。【略】蝦。

又《静海縣志・土産・鱗屬》　紅蝦，海蝦，對蝦。

又《介屬》　蝑。

清康熙二三年《宛平縣志・物産・鱗類》　蟹。蝦。

清康熙二四年《大興縣志・物産考・鱗類（附介類）》　蟹。【略】蝦。

清康熙三六年《通州志・物産・介類》　蝦。【略】蝑。

清康熙六〇年《懷柔縣志・物産・魚類》　蟹。【略】蝦。

清雍正一三年《畿輔通志・土産・水族》　蝦，《金史・地理志》：河間府産錢蝦。《天津志》：有虹蝦、線蝦、對蝦。

蟹，《唐書・地理志》：滄州土貢糖蟹。《遼志》：渤海螃蟹，紅色，大如碗，螯巨而厚。《金史・地理志》：河間府産。《春渚記聞》：霸州邊塘澮霜蟹不論錢。《天津衛志》：秋間肥美，味甲天下。

清乾隆八年《滄州志・物産・介屬》　蟹。【略】蝦。

清乾隆一〇年《寶坻縣志・風物・物産・魚之屬》　蝦，【略】蟹之類。

清乾隆二一年《祁州志・物産・介屬》　蝦。

清嘉慶《重修一統志・天津府・土産》　蝑。【略】蝦。

又《保定府・土産》　蟹。

清光緒六年《寧河縣志・風物・鱗之屬》　鰕，大小不等。【略】又有麻線鰕。【略】又有對蝦。

又《介之屬》蝑。【略】蠘。

清光緒七年《延慶州志・物産・鱗類》　蝦俱間一有之。

又《武清縣志・物産・鱗介之屬》　鰕，蝑。

清光緒一二年《順天府志・風土・魚屬》　鰕，《寧河丁志》：大小不等。【略】又有麻線鰕，【略】又有對鰕。

又《介屬》　蝑，《寧河丁志》：【略】以火照則畢集。冬月，穿冰得，爲紫蝑，取之甚苦。蠘，《寧河丁志》：蠘，蟹中最大者。其螯尤銳，剪物如截，故名。生海中，正月初即出，其殼横尖而銳，足扁而闊。

又《昌平州志・物産志・魚之類》 蟹，蝦。出沙河者佳。

清光緒二一年《天津府志・物産・鱗屬》 鰕。

又《介屬》 蠏。

清光緒三三年《蒙古志・物産・動物類・蟲》 蟹。

東北分部

清乾隆元年《盛京通志・物産・水族之屬》 蝦。【略】蟹。【略】蜊蛄。

又《蟲豸之屬》 負蟠。

清乾隆四四年《盛京通志・物産二・水族類》 蝦，出海中者，去殼，曰蝦米，通行各省。大者長數寸。合配曰對蝦。小者曰金釣蝦，大凌河有。【略】小蝦出蓋平海邊者，名紅毛子。【略】蟹，俗呼螃蟹。

又 蜊蛄。

又 石蚓。

又《蟲豸類》 負蟠。

清光緒一一年《奉化縣志・志物産・鱗介類》 蝦。

清光緒一七年《吉林通志・食貨志・物産・鱗介》 蜊蛄。【略】姑魚。【略】蟹。

清宣統二年《長白匯徵録・物産・動物類・鱗介族》 蛤蛄。

華東分部

明天順五年《明一統志・嘉興府・土産》 蝤蛑，【略】蟹。

又《寧波府・土産》 蝤蛑。

又《萊州府・土産》 海錯。

又《登州府・土産》 蜂蟹，福山縣出。

明弘治一二年《宿州志・土産・介類》 蟹，鰕。

明弘治一五年《撫州府志・物産・魚》 鰕。

明弘治一六年《温州府志・土産・海族》 蟹。【略】蝤蛑。【略】蟳。【略】擁劍。【略】蟛蜞。【略】彭螋。【略】蜌。【略】蝦。【略】蝫，其大者名老婆牙，殼叢生如蜂房，肉含黄膏。一名蝤頭，以其蝤生，故名。龜脚。

又《土貢・永嘉縣》 歲進【略】蝦米、【略】蝤蛑、【略】龜脚。

又《瑞安縣》 歲進【略】蝦米。

又《樂清縣》 歲進【略】蝦米、龜脚、蝤蝑。

明弘治一七年《上海志・土産・魚類》 白蝦，時蝦，對蝦，白蟹，螃蠏，彭蚏，彭螋。

明正德元年《姑蘇志・土産・介之屬》 六蟹，凡數種。【略】蟛蜞。

明正德六年《饒州府志・土産・魚類》 鰕。

明正德七年《松江府志・土産・水族之屬》 螃蠏。【略】蝤蛑。【略】青蝦，白蠏。【略】彭蜞。【略】鶯哥觜。彭螋蚷也。

明正德一〇年《瑞州府志・財賦志・物産・鱗介》 鰕。鰕數種，鬚長於身，生江河者大，溪澗者小。蟹。

明嘉靖四年《延平府志・物産（府六縣同）・鱗之屬》 蝦。

又《介之屬》 蠏。

明嘉靖五年《廣信府志・食貨志・物産・鱗之屬》 鰕。

又《介之屬》 蠏。

明嘉靖六年《汀州府志・食貨・土産・鱗之屬》 鰕。

又《介之屬》 蟹。

又《九江府志・食貨志・物産・鱗屬》 鰕。

又《介屬》 蠏。

明嘉靖一二年《山東通志・田賦志・物産・登州府》 海錯，若【略】蟹【略】之類，出登、萊等處。非一種，故曰錯。

明成化一九年《毗陵志・土産・介之屬》 蟹。

明嘉靖一五年《贛州府志・物産・介》 蝦，蠏。

又《南安府志・食貨・物産・鱗類》 鰕。

明嘉靖一七年《福寧州志・土産・鱗類》 鰕。

又《介類》蠘，蝑，蠏，【略】。仙人掌。

明嘉靖二二年《袁州府志・田賦志・物産・介》有蠏、蝦。

明嘉靖二四年《池州府志・風土篇・土産・介》有蠏。【略】多蝦。

明嘉靖四〇年《浙江通志・雜志・物産・甲之類》蝦。【略】蠏。【略】蟛蜞。【略】蟛蚎。【略】蝤蛑。【略】蟛。

又《寧波・鱗介之類》蝤蛑。生海邊泥穴中。

明嘉靖四四年《青州府志・物産・鱗介之品》蠏。

明隆慶六年《臨江府志・土産・介》蝦，蟹。

明萬曆元年《淮安府志・田賦志・物産・鱗介》簠蠏。【略】鰕。【略】蠏。【略】蝤蛑。【略】蠏。

清康熙一二年《嘉定縣志・物産》蝤蛑。【略】沙裏鈎，俗呼沙裏狗，蟹屬。【略】蟛蜞，蟹屬，俗呼爲彭越。

又《太平府志・物産・介品》多蠏，多蝦。

又　蠏，一作螃蠏。【略】鰕，俗作蝦。

又《蟲品》多鼠負。【略】鼠負，一作鼠婦。

清康熙二〇年《崇明縣志・風物・物産・介之屬》蠏。【略】蝦，彭蜞。【略】黄甲，梅蠏，望潮洋。

清康熙二二年《金華府志・物産・水族之屬》蠏，鰕。

清康熙二三年《江南通志・貢貨志・物産・其介屬》蠏。

又《松江府》蟹。

又　青鰕。

又　蝤蛑。

又　沙裡。

又《徐州府》鰕，蟹。

又《海州》對鰕。【略】州邑皆出。

又《淮安府》對鰕，出桃源。

又　鰕米。

又《揚州府》鰕，蟹揚號，水鄉二者爲多。

又　鰕米。

又《通州》玉鈎鰕，即小白鰕也。

又《常州府》蟹。

又《潁州府》蠏，蝦。阜陽多出。

又《泗州》鰕米，二者盱眙、五河多出。

清康熙三四年《常州府志・物産・介之屬》蝦，蟛蜞。

清康熙五〇年《衢州府志・物産・甲類》蝦。【略】蟹，小者曰蟛蜞。

又《蟲類》蜱蜮。

清康熙五六年《諸羅縣志・物産志・介之屬》蠏。

又　蝑。

又　蠛。

又　鰕。

又　龍鰕。

清康熙六〇年《安慶府志・物産・介類》蠏。

又　鰕。

又《蟲類》蜱蜮。

清雍正一〇年《江西通志・土産・九江府》蟹。德化縣出。

又《土産・饒州府》蟹，鄱陽、餘干出。

清雍正一一年《揚州府志・物産・介之屬》蟹。【略】蟛蜞。【略】蝤蛑，一名截蟹。

又　蝦。種類甚多。【略】石砝。【略】一名紫蠏，俗名龜脚。

又《倮之屬》伊威。

又《寧波府志・鹽政・物産・介之屬》蝤蛑。【略】簠，俗呼爲蟹。圓臍者牝，尖者牡也。【略】螃蟹，俗呼毛蟹。【略】彭越。【略】龜脚。【略】蝦。【略】蠛。

清雍正一三年《浙江通志・物産・浙江通省・甲之類》蝦，【略】蠛。【略】蝤蛑，黄甲，【略】蟛蜞。

又《物産・杭州府》蝦。【略】蝤蛑。【略】蟹。【略】蟛蜞。

又《物産・嘉興府》海族。【略】鱗之品有【略】青蝦、白蝦、黄蝦、海蝦【略】。介之品有【略】，蝤蛑、白蟹、蟛蜞、琵蟹。

又　蟹。

又　蝦。

又　沙虎。

又《物産・寧波府》蝤蛑。【略】一曰蜡。

又　海蝦。

又　蠛。

又《物產・紹興府》蝲。

又　石蝲。

又　蝦。

又《物產・衢州府》白鰕。

又《物產・金華府》蟹。

又《物產・台州府》千人擘。

又《物產・台州府》蟹，吕亢《臨海蟹圖》：蟹凡十二種，一曰蝤蛑，【略】二曰撥棹子，【略】三曰擁劍，【略】四曰彭蝑，【略】五曰竭樸，【略】六曰沙狗，【略】七曰望潮，【略】八曰倚望，【略】九曰石碕，【略】十曰蜂江，【略】十一曰蘆虎，【略】十二曰彭螏。

又　石蚴。【略】對蝦。

又《物產・温州府》琴蝦。

清乾隆元年《山東通志・物產志・物產總部・鱗介屬》蟹。

又　蝦。

清乾隆二年《福建通志・物產・福州府・鱗之屬》蝦魁，【略】俗呼龍蝦。【略】福清及漳州皆有之。又有一種，【略】謂之蝦姑。以上濱海諸縣間多産之。蝦，其類不一：草蝦，【略】生池澤中。白蝦，生江浦中，郡城南有白蝦浦，是也。梅蝦，梅雨時出洲渚間。蘆蝦、泥蝦，出田中。以上俱出淡水。對蝦、【略】赤尾蝦、【略】金鈎子、【略】塗苗，《海物異名記》謂之醬蝦。【略】已上俱出鹹水。

又《介之屬》蟹，【略】又有一種似蟹而小，生水田中，曰田蟹。蝤似蟹而大。【略】又有斑文如虎者曰虎蝤，亦名關公蟹。又有石蝤一種，差小而殼堅如石，冬春時有之。蠘，【略】蟛螏，【略】擁劍。【略】《埤雅》曰：一名桀步，豈非以其横行而名之歟？或謂之揭哺子。石鹽狀如蟛螏，長不及寸，廣僅半之。土人治以薦酒，頗有風韻。千人擘。

又　龜脚。

又《邵武府・鱗之屬》蝦。

又《建寧府・介之屬》蟹。

又《興化府・鱗之屬》蝦魁，蝦姑。蝦，赤蝦，黄蝦，白蝦，青蝦，梅蝦，蘆蝦。

又《介之屬》蟹，【略】蝤，蠘，彭越，彭螏，步倚。揭哺子，一作竭步。千人擘。

又　石蚴，俗呼龜脚。

又《泉州府・鱗之屬》蝦魁。【略】蝦。

又《介之屬》蟹，【略】蝤，蠘。

又　龜脚。

又《永春州・介之屬》蟹。【略】蝦。

又《漳州府・鱗之屬》蝦魁，蝦，蝦姑。

又《介之屬》蟹。

又　蝤，蠘，彭越，彭螏，盧禽，揭哺。【略】龜脚，一名石蚴。

又《龍巖州・介之屬》蟹。

又《福寧府・鱗之屬》蝦。對蝦，白蝦，黄蝦，苗蝦。

又《介之屬》蟹，以上生池，澤中。【略】蝤，蠘。

又《臺灣府・鱗之屬》紅蝦，黄梔米，大脚蝦。

又《介之屬》蟹，【略】蝤，【略】紅粟，【略】仙人掌。

清乾隆七年《威海衛志・物產・水族》螃蟹。【略】鷹鰕。

清乾隆一六年《福州府志・物產・鱗之屬》蝦魁。【略】蝦姑。【略】白蝦。草蝦。【略】梅蝦。蘆蝦。【略】泥蝦。對蝦。【略】赤尾。塗苗。【略】金鈎子。

又《介之屬》蝲。【略】石鹽。【略】蟛蜞。【略】蟛螏。【略】桀步。【略】蝤。【略】虎蝤。【略】螯禽。【略】蠘。【略】千人擘。【略】寄生。

又　石蛙。

清乾隆一七年《潁州府志・食貨志・物產・鱗類》鰕。

又《介類》蝲。

又《汀州府志・物產・鱗之屬》鰕。

又《介之屬》蝲。

又《蟲之屬》蚾蜮。

又《臺灣縣志・土產・介之屬》蝲類不一。【略】蝤。

又　蠘。

又　龍蝦。【略】蝦，有大、小諸種。

又　鬼蝲。

清乾隆二一年《温州府志・物產・鱗甲類》琴蝦。【略】按《舊志》載姜準《海族譜》：【略】介屬有蝲、蝤、蜂、蝤、擁劍、彭蝑、彭螏、龜脚。

清乾隆二二年《太平府志・物產志・介類》蟹。【略】鰕。俗作蝦。

又　蟛螏。

又　白蟹。

又《蟲類》　鼠負。

清乾隆二四年《福寧府志・食貨志・物産・鱗屬》　鰕。

又《介屬》　龜脚。【略】　蟔。

又　虎蟔。

又　蝌。蟛蜞。【略】　蟛蜞。

又　蘆虎。

又　蠘。【略】千人劈。

清乾隆二八年《泉州府志・物産・介之屬》　蟹。【略】　蟔。【略】　蠘。【略】　蝦。【略】　龍蝦。【略】　蝦姑。【略】　青龍，即蝦姑之類。

又　寄生。

又　仙人掌。【略】　惠，同有。

又《蟲之屬》　伊威，一名鼠婦。

清乾隆二九年《鳳山縣志・雜志・物産・凡介之屬》　蟹類不一，有沙鑽，【略】有沙馬，【略】有大脚仙，【略】有虎獅蟹，【略】有青蚶蟹，【略】有金錢蟹。【略】更有生溪澗中者，螯生毛，名毛蟹。【略】蟔，膏多於肉，曰紅蟔，無膏曰菜蟔。

又　蝦。有大、小諸種，別有一種龍蝦。

又　鬼蟹。

又　鼠婦。

又　寄居蟲。

《附録》

《閩小紀》：虎蟔質粗味劣，無足取。殼極類門户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人有續爲酒器者。冬來生子，充盈臍外。

又《使槎録》：《南州異物志》：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

又《使槎録》：鬼蟹，狀如傀儡。

清乾隆三〇年《延平府志・物産・鱗之屬》　蝦。

又《介之屬》　蟹。

清乾隆五二年《永春州志・物産・鱗之屬》　蝦，出通仙橋溪中。

又《介之屬》　蝌，生澗田中。

清乾隆五三年《婁縣志・貢貨志・介之屬》　蟹，出天仙湖者佳。蟛蜞。

又　鰕。

清乾隆五七年《紹興府志・物産・鱗介水蟲之屬》　蝌。【略】　蟛蜞。【略】　沙蝌。

又　蝦。

清嘉慶《重修一統志・松江府・土産》　沙鈎，出上海海塜中。

又《海州直隸州・土産》　蝦米，州境皆出。

又《嘉興府・土産》　蟹。

又　蝤蛑。

又《寧波府・土産》　紅蝦米。【略】　紅蝦鮓。

又　蝤蛑。

又《玉環廳・土産》　寄踞。【略】　石蚴。

又《登州府・土産》　蜂蟹，《明統志》：福山縣出。

清嘉慶八年《盧州府志・土産・鱗介之屬》　鰕。

清嘉慶一二年《臺灣縣志・地志・物産・介》　蟹虎、獅蟹、青蚶蟹、金錢蟹。沙鑽，善鑽入沙。沙馬，善疾走。大脚仙，桀步。桀步，擁劍也。一螯大，一螯小，曰擁劍。膏多曰紅蟔，無膏曰菜蟔，螯尖而長者曰蠘。【略】　蝦。

清嘉慶一五年《揚州府志・物産・介之屬》　蝤蛑。一名簝蟹。【略】　彭蚏。【略】　石砝。俗名龜脚。鰕。種類甚多。

又　蟹。

又　螃蜎。

又《倮之屬》　伊威，一名鼠負。

清嘉慶一六年《海州直隸州志・輿地考・物産・海州・鱗介之類》　曰簝蟹。【略】　曰蝤蛑。【略】　曰鰕。【略】　曰蟹。【略】　曰彭越蟹。

又《介屬》　鰕蟹。【略】　節蟹，蟛蚏，水蟹，對鰕。

又《贛榆縣・介屬》　蠘蟹，螃蟹，對鰕，條鰕。【略】　蝤蛑。【略】　蟛蜞。

又《沭陽縣・鱗》　白鰕。

又《甲》　蟹。

清嘉慶二〇年《寧國府志・食貨志・物産・鱗介之屬》　蝦。【略】　蟹。

清道光四年《寧都直隸州志・土産志・甲類》　蝦。

清道光一四年《彰化縣志・物産志・介之屬》　蝌。【略】　蟔。

又　蠘。

又　煅蝦。

又《蟲之屬》　蚾蠘。

清道光一六年《雲台新志・物華・介屬》 蝦，草蝦、大白、桃紅三種。節蟹。**【略】**蟹。蟛蜞。蟛蜞。背具人面，土人呼關王蟹。水蟹。對蝦。

清道光二五年《膠州志・物産・介之屬》 蝦。**【略】**蟹。

清咸豐二年《噶瑪蘭廳志・物産志・介之屬》 蝷。**【略】**蠘。**【略】**蠏。

又 蝦。**【略】**龍蝦。**【略】**鬼蟹。**【略】**寄居蟲。

又 蟹，螯生毛者。無毛者爲蝷。有翠蠏，蔚然深藍，大不盈掌。巨者螯長六七寸，殼有斑文，呼曰青脚蠘。

又 鬼蟹。

又《蟲之屬》 伊威，俗呼杜蟅。

清咸豐一〇年《濱州志・風俗志・物産・介之屬》 蟹。

清同治九年《湖州府志・輿地略・物産・魚之屬》 鰕。

又《介之屬》 蠏。舊編亦稱螃蠏。蟛蜞。

又《蟲之屬》 水蚤。

清同治一〇年《淡水廳志・物産志・介屬》 蠏。

又 蠘。

又 蝦。**【略】**龍蝦。

又 塭蝦。

清同治一一年《上海縣志・物産・介之屬》 蠏。梭子蠏。**【略】**虱蠏。彭蜞。沙裏鉤。**【略】**望潮郎。

又 鰕。

又《南康府志・地理志・物産・介之屬》 蟹。**【略】**蝦。

又《饒州府志・地輿志・物産・鱗介》 鰕，蠏。

又《建昌府志・地理志・物産・蟲之屬》 蝦。

又《蟲之屬》 蚾蠘。

清同治一二年《南昌府志・地理志・土産・鱗之屬》 鰕。

又《瑞州府志・地理志・物産・介之屬》 鰕。**【略】**蟹。

清同治一三年《徐州府志・輿地考・禽魚介蟲之屬》 芙蓉蟲。

又《蘇州府志・物産・介之屬》 蟹。**【略】**彭蜞**【略】**蝦。

又《九江府志・物産》 蟹。

清光緒元年《通州直隸州志・民賦志・物産・介之屬》 蟹。**【略】**蠘蟹。

【略】蝤蛑。蜎也。**【略】**蟛蜞。蟛蜞。**【略】**沙狗。**【略】**鰕。

又《蟲之屬》 鼠婦，伊威也。

清光緒元年《南安府志・物産・介類》 蝦。**【略】**蟹。

又《蟲類》 鼠婦。

清光緒二年《撫州府志・地理志・物産・鱗之屬》 鰕。

又《蟲之屬》 伊威。

清光緒三年《處州府志・風土・介類》 蝦，蟹。

又《漳州府志・物産・介之屬》 蠏。**【略】**蝷。**【略】**蠘。**【略】**竭步。**【略】**虎獅。**【略】**彭越。**【略】**彭蜞。**【略】**金錢蠏。**【略】**步倚。

又 石蛄。**【略】**千人擘。

又 蝦魁。

又 蝦姑。**【略】**田蝦。

又 金腰帶。

又《蟲之類》 蚾蠘。

清光緒四年《金山縣志・志餘・鱗介類》 蟹。**【略】**蟛蜞。**【略】**蝦。**【略】**蟛蜞。

又 沙裏鉤。

清光緒四年《嘉興府志・物産・介類》 蟹。**【略】**鰕。

又 海鰕。

又 蝤蛑。**【略】**沙虎。

清光緒五年《川沙廳志・物産・介之屬》 蟹。**【略】**梭子蟹。**【略】**蝨蟹。**【略】**蟛蜞。**【略】**沙裏鉤。**【略】**望潮郎。**【略】**蟛蜞。**【略】**黄甲，一名蝤蛑。**【略】**撥棹子。

又 蝦。産内河者色青白，産海中者色嫩紅。

又《華亭縣志・物産》 關王蟹。

又《青浦縣志・土産・介之屬》 蟹。蟛蜞。

又 蝦。

又《南匯縣志・風俗志・物産》 蟹。**【略】**沙裡鉤。**【略】**遮羞螯。**【略】**蝨蟹。

清光緒八年《寶山縣志・物産・介之屬》 蟹。

又 蟛蜞。**【略】**蟛蜞。

又 蝦。**【略】**虱蠏。**【略】**沙裏狗。

清光緒八年《嘉定縣志・土産》 蟹。**【略】**蝨蟹。**【略】**沙裏鉤。

清光緒九年《嚴州府志・物産・介之屬》 蟹。

又《鱗之屬》蝦。

清光緒一〇年《松江府志・物産・介之屬》寄居。亦名寄生。

又　遮羞螯。【略】望潮郎。【略】梭子蟹。

又《附物産考證・介之屬》蟹。

又　青蝦。【略】白蝦。【略】蟛蚏。

又《淮安府志・疆域・物産・鱗介》鰕，蟹。

清光緒一一年《盧州府志・風土志・物産・鱗介屬》有鰕。

清光緒一七年《苗栗縣志・土産考・介屬》蝌。【略】蟳。【略】蠘。

又　蝦。【略】龍蝦。

又　塭蝦。

清光緒二〇年《臺灣通志・物産・蟲魚類》蝌。【略】蝌郎。【略】蟳。【略】蠘。【略】蟛蜞。

又　鰕。【略】蝦姑。

又　鬼蝌，狀如傀儡。

又　寄居蟲。

又　仙人掌。【略】見《福建通志》。【略】俱無注。以上鱗介之屬。

又　鼠婦。《鳳山縣志》。蚡蜮。【略】《彰化縣志》。

又《附考》蝌鰲。生毛者。無毛者爲蟳。【略】虎蟳。冬來生子，充盈臍外。《閩小紀》。

又《南州異物志》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略】鬼蝌，狀如傀儡。

又《澎湖廳志・物産志・蟲魚・介之屬》蝦。【略】龍蝦。【略】糜蝦。【略】蝦姑。【略】蝦蛄托。

又　螃蟹。

又　蟳。【略】虎蟳。【略】蠘。【略】螯蜞。【略】寄生。

又《蟲豸之屬》蚡蜮。一名鼠婦。

清光緒二一年《恒春縣志・物産・鱗之屬》龍頭蝦。

又　蝦。

又《甲之屬》蝌，種類不一。

清光緒二四年《邵武府志・物産・甲之屬》蝦。蟹。

又《蟲之屬》伊威。

清光緒二八年《德州鄉土志・物産・動物天然産・水族類》蝦。【略】蟹。

清光緒三二年《高唐州鄉土志・物産・天然産・動物門・鱗類》鰕。

清宣統《太倉州鎮洋縣志・風土物産・鱗介之屬》蝌。【略】蝦。

中南分部

明天順五年《明一統志・廣州府・土産》魚。《元志》：【略】龜脚。

明弘治一三年《黄州府志・土産・黄岡縣・水族》鰟蟹，【略】鰕。

明正德一四年《瓊台志・物産・水族》蝦。【略】蝌。

又《藥之屬》石蝌。

明嘉靖一七年《常德府志・貢貨志・物産・鱗之屬》有鰕。

明嘉靖二一年《南雄府志・物産・介部》蝦，蝌。

明嘉靖二三年《歸德志・田賦志・鱗》鰕。

又《甲》螃蝌。

明嘉靖二五年《漢陽府志・貢貨志・土産》蝦，【略】蝌。少。

明嘉靖三五年《惠州府志・賦役志・物産・鱗》妙鰕，【略】妙龍頭鰕。

又《介》妙蝌。

明嘉靖三九年《廣東通志・民物志・土産・介品》多蝌，多蝦，【略】多石蛄。

明隆慶《岳州府志・貢貨考・安鄉縣・方物》蝦。

明萬曆四年《郴州志・物産（一州五縣同）・鱗》鰕。

又《介》蝌。

明萬曆四六年《儋州志・土産》蝌，【略】龍蝦。

清康熙八年《安陸府志・物産・鱗品》蝦。

又《介品》蟹。

清康熙二四年《郴州總志・風土・物産（一州五縣同）・鱗》蝦。

又《介》石蝌。

清康熙二六年《羅定直隸州志・物産・鱗》鰕。

又《介》 蠏，【略】彭蜞。
又 蝦。
又《西寧縣・介》 有【略】鰕。
清康熙四七年《瓊山縣志・土産・魚屬（附水族類）》 蟹，河海皆有，其類甚多。蝦，河海皆有，梅中甚大，頭肖龍形。又極小，名蝦苗。
清康熙五五年《裕州志・土産・鱗介類》 蝦，【略】蠏。
清雍正八年《連平州志・物産・介類》 蝦，小蠏。
又《蟲屬》 伊威。
清雍正九年《廣東通志・物産志》 金鈎蝦米，對蝦，【略】赤蟹，寄居之蟲。
又 海陽大蟹，【略】蟛蚏，【略】蛸蚌，【略】蟹一名蜞，【略】石蟹，【略】飛蟹，【略】石砌。
又 儋州出紅蟹。
又 紅蝦出潮州、潘州。
又 潮州龍蝦。
清雍正九年《河南通志・物産・介類》 蠏，蝦。
清雍正一〇年《湖廣通志・田賦志・物産附・黄州府》 蟹。
清雍正一一年《廣西通志・物産・南寧府》 蟹，【略】天蝦。
又《平樂府》 蟹，賀縣出。
又《梧州府》 天蝦。
又《鎮安府》 蟹出歸順、奉議二州。
清乾隆一〇年《梧州府志・輿地志・物産・介之屬》 蟹，蟛蜞，【略】天蝦。
清乾隆一二年《漢陽府志・食貨・物産・漢關縣・魚之屬》 鰕。
又《長沙府志・物産志・介之屬》 蟹。
又《蟲之屬》 鼠婦。
清乾隆一六年《澳門紀略・澳蕃篇・鱗介之屬》 有蟹。
清乾隆一九年《荆門州志・物産・介之屬》 鰕。
清乾隆二八年《衡州府志・物産・鱗之類》 鰕。
又《介之類》 蟛蜞。
清乾隆三〇年《辰州府志・物産考・介之屬》 蝦。
又 蚜蜮。《本草》名鼠婦。

清乾隆四〇年《潮州府志・物産・鱗》 《北户録》：紅鰕出潮州。【略】《嶺南雜記》：潮州龍鰕。
又《介》 蟛蜞。
又 蟙。【略】
《南州異物志》：寄居之蟲。
又 毛蟹，花蟹各種。
又 《六書故》：蟦，青蟦也。
又《蟲》 《荀子》：海有紫蛄。【略】南澳人呼爲龜脚。《説文》：蚜蜮，鼠婦也。
清嘉慶六年《廣西通志・輿地略・物産・泗城府》 蟹，近府溪水中出，形小而實堅。
又《平樂府》 蟹。賀縣出。《金志》。
又《梧州府》 天蝦。
又《南寧府》 蟹。出横州平塘江。【略】天蝦、天蛤。出宣化、永淳。
又《鎮安府》 蟹。出歸順、奉議二州。
清嘉慶二四年《會同縣志・土産・鱗屬》 龍蝦，班節蝦，草尾蝦。
又《介屬》 蟹。
清嘉慶二五年《郴州總志・物産志・介之屬》 螃蟹。
又《瓊東縣志・土産・鱗屬》 龍蝦，班節蝦，草尾蝦。
又《介屬》 蟹。
清道光四年《直隸南雄州志・物産・介部》 蝦，蟹。今無。
清道光八年《永州府志・食貨志・物産》 鰕，鱟。
又 鼠婦，古名伊威。
又《萬州志・土産・魚類》 鰕，【略】蠏。
清道光一一年《瓊州府志・輿地志・物産・介類》 紅蟹，出儋州。
又 寄居蟲，如螺而有脚。
又 蝦有數種：蟛蝦、白蝦、銀蝦之類。蝦苗爲醬。
又 石蛄。
清道光一三年《肇慶府志・輿地・物産・鱗（介附）》 石蜘。出陽江。【略】蝦。有數種。【略】天蝦。【略】《高要新志》。
又《鱗介之屬》 蟹，【略】海蝦，蟛蜞。
又《蟲之屬》 鼠負。

清道光二九年《寶慶府志・户書・鱗》鰕，俗呼鰕公。

又《介》蟹，俗呼蝲蟹。

又《蟲》鼠負，俗呼地蝨。

清咸豐七年《瓊山縣志・輿地志・物産・魚類（附水族，海族）》蠏。【略】鰕。

清同治五年《宜昌府志・物産・東湖・介類》蟹。小，不堪食。

又《長陽・介類》蝲蜞。

又《鶴峰・介類》蟹。小，不中食。

又《長樂・介類》蟹。無大者。

清同治七年《荆門直隸州志・物産・介之屬》鰕。

又 當陽，水之族若【略】鰕。

清同治八年《直隸澧州志・貨志物産・潛類》蝦。【略】蟹。

又 以上介。

又 伊威，【略】俗名地蝨母。

清同治九年《連州志・物産・介屬》蝦，【略】蝲，【略】蚓。

清同治一二年《沅州府志・物産・介之屬》蝲蝑。【略】蝦。有大、小二種。

又《永順府志・物産》蟹。

清同治一三年《韶州府志・輿地略・物産・介屬》蝦。

又 蟹。

又 螃。

清光緒三年《惠州府志・雜識・物産・魚之屬》龍頭蝦，【略】螃蟹。

又 按：鱗介之屬多出海豐。

清光緒四年《新寧州志・物産・鱗屬》鰕魚，身紅多足，俗謂蝗化爲之。

又《介屬》蝦。

又《蟲屬》蚍蜉。

清光緒四年《定安縣志・物産・介屬》蠏。

又 蝦。

又《蟲屬》鼠婦。

清光緒五年《廣州府志・輿地略・物産・介類》蟹。【略】小娘蟹。【略】花蟹。【略】毛蟹。【略】蝲蜞。

又 海蝦，【略】皮殼嫩紅色，前足有鉗者色如朱，最大者長七八尺至一丈。《嶺表録異》。王隱《晉書》：吴置廣州，南陽藤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長一丈。修不信。其後，至海取蝦，鬚長四五尺，封以示修。修乃服。《太平御覽》。

【略】兩兩相對者名對蝦。《阮通志》。龍蝦巨者重七八斤，頭大徑尺，狀如龍，采色鮮耀。有兩大鬚如指，長三四尺。其肉味甜，稍粗于常蝦。以殼作燈，光赤如血珀，曰龍蝦燈。《廣東新志》。天蝦，【略】銀蝦，【略】蒼蝦，【略】金蝦。

【略】雙枕蝦出豐問堡，灘濛峽中數丈許，不可多得。長數寸，大如拇指，腦後有兩枕凸起，色如丹砂。自項至尾有金線，又名金線蝦。甲軟，味美。《南海志》。

【略】河清蝦。河清鄉上竇産蝦，鮮絶倫。竇内外皆不及。《南海志》。

又 蝤。

又 虎蟹。

又《靖州直隸州志・貢賦・物産・介之屬》鰕，螃蟹。

清光緒六年《荆州府志・地理志・物産・鱗之屬》鰕。

又《介之屬》蟹。

又 蝲蜞。

清光緒七年《開州志・物産・水族》水族亦有。【略】蝦，出龍潭者多。

清光緒一〇年《黄州府志・物産・介之屬》蟹，蝲蜞，【略】蝦。

清光緒一三年《光州志・土産志・鱗之屬》蝦。

又《蟲之屬》鼠負。

清光緒一四年《德安府志・物産・介屬》蟹。

又 蝦有大小。

清光緒一五年《高州府志・輿地志・物産・鱗之屬》蝦，有黄蝦、白蝦、沙蝦、江蝦、塘蝦各種。

又《介之屬》蟹。【略】蝲蜞。

又《介之屬》寄居蟲。

清光緒一八年《鎮安府志・物産・鳥獸鱗蟲》蝦，蝲蜞。各州縣皆出。舊志。

清光緒二四年《嘉應州志・物産・介之屬》蝦。

清光緒三二年《南陽府南陽縣户口地土物産畜牧表圖説・物産・水族類》蝦。

又 蠏。

清光緒三四年《靖州鄉土志・物産志・動物・鱗之屬》蝦。【略】米蝦。

又《介之屬（皆常産，無大宗特産）》蟹。

又《崖州志・輿地志・物産・介類》石蟹。
又　寄居蟲。
又　蟹。
又　蝦。
又《澄邁縣志・物産・介屬》蝦，有龍蝦。螃蠏。
清宣統三年《樂會縣志・物産・介屬》蠏，【略】蝦，【略】石蛄。
又《蟲類》稻蝦。

西南分部

明嘉靖一六年《思南府志・田賦志・土産・鱗屬》鰕。
又《介屬》蠏。
明嘉靖三四年《貴州通志・土産・鱗之屬》蝦。
又《介之屬》蟹。
清康熙三五年《雲南府志・物産・合郡同物産・鱗介》蝦，【略】蟹。
清雍正七年《四川通志・物産・直隸眉州》白蟹。【略】以上俱眉州出。
清乾隆元年《雲南通志・物産・通省・鱗屬附介屬》蟹。
又《物産・曲靖府》油蝦。出陸涼。
又《物産・澂江府》紫蠏。出舊陽宗。
又《物産・鶴慶府》蝦米。出劍川。
清乾隆四年《廣西府志・物産・本府・鱗介之屬》糠蝦，【略】蠏。
清乾隆六年《貴州通志・食貨・物産・貴陽府》蠏。
清乾隆六年《貴州通志・食貨・物産・鎮遠府》蟹。
清乾隆一二年《直隸達州志・物産・介類》蠏。
清乾隆一七年《陸涼州志・風俗・物産・魚》蝦，蟹。
清乾隆二四年《石屏州志・物産・鱗部》鰕。
清嘉慶一三年《滇系・賦産・常産・鱗之屬》蟹。
又《異産・麗江府》蝦米。出劍川，較他産者尤細膩。
又《曲靖府》油蝦。出陸涼。
又《澂江府》紫蠏。出舊宗陽。
清嘉慶一三年《邛州直隸州志・食貨志・物産・鱗之屬》鰕。
又《蟲之屬》蚱蜢。
清道光一一年《續黔書》小蟹。
清道光一八年《趙州志・物産・鱗屬》蝦，蠏。
清道光二一年《龍安府志・食貨志・物産・介屬》蠏，蝦，産江油。
又《遵義府志・物産・鱗介類》鰕。
又　蟹。
又《蟲類》魚蝨。
清道光二四年《宣威州志・物産・鱗屬》蝦，螃蟹。
清咸豐一〇年《邛嶲野録・方輿類・物産・鱗之屬》鰕。
又　蟹。
又　蟛蜞。
又《蟲之屬》鼠婦。
清同治三年《酉陽直隸州總志・物産志・鱗介之屬》蠏，【略】蝦。
又《蟲豸之屬》伊威。
又《嘉定府志・方輿志・物産・介之屬》蠏。
清光緒一年《資州直隸州志・食貨志・物産・鱗介之屬》鰕。
又　蟹。
又《蟲之屬》蚱蜢。
清光緒三年《正安州志・物産・介之屬》蟹，各種。
清光緒一一年《霑益州志・物産・鱗之屬》鰕，【略】蠏，【略】蟹。
又《永昌府志・物産・鱗屬》蝦，蠏。
清光緒一三年《越雋廳志・物産志・介屬》魚蟲，【略】蝦。
清光緒一五年《普安直隸廳志・物産・鱗之屬》有蟛蜞。
清光緒一八年《鎮南州志・食貨略・物産・鱗屬》鰕。
又《介屬》蟹。
清光緒二一年《敘州府志・物産・鱗介類》蝦，蠏。
清光緒三〇年《順寧府志・食貨志・物産・麟蟲之屬》蟹。
清光緒三一年《廣南府志・物産・魚屬》蠏。

西北分部

明弘治一四年《寧夏新志・物産・介類》泥蝦。

清雍正一三年《陝西通志・物産二・介屬》蟹。

又　蝦。

又《豸屬》鼠婦。**【略】**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

清乾隆元年《甘肅通志・物産・平涼府》蟹。涇州、華亭出。其小如錢，不入食品。

清乾隆一八年《涇州志・物産・水族》蠏。

清乾隆二九年《直隸秦州志・物産・鱗介屬》有蟹。

清乾隆三一年《鳳翔府志・風土・鱗介》蠏。

清乾隆四四年《西安府志・食貨志・物産・介屬》蠏。**【略】**蝦。

清嘉慶《重修一統志・漢中府・土産》石蟹。俱寧羌州出。

清嘉慶七年《延安府志・物産・延綏鎮・魚屬》鰕。

又　蠏。出鄜州、宜川。

清光緒一〇年《乾州志・物産》小花石溪産蠏，細甚，其黄如豆。

散口纲 Merostomata 鲎目

提要

肢口綱隸屬於節肢動物門，與蛛形綱共同構成有螯亞門。肢口綱動物早在寒武紀就已出現於古海洋中。此綱共有二個目：巨甲目Gigantostraca與劍尾目Xiphosurida。巨甲目在寒武紀至二疊紀的海洋中十分繁盛，現已絶滅。現存僅有劍尾目一科即鱟科Tachypleidae，三屬五至六種，分佈在北美、中美和亞洲東南沿海。在我國海域有分佈的，僅有中國鱟*Tachypleus tridentatus*與圓毛蠍鱟*Carcinoscorpius rotundicauda*二種。其中，中國鱟在浙江以南淺海均産，而圓尾蠍鱟僅産於北部灣至海南島西部。它們生活在泥沙質海底，以蠕蟲和殼薄的軟體動物爲食。平時，成體在淺海活動，生殖季節遷入潮間帶交配，雄鱟伏於雌鱟背上，雙雙游泳。我國古籍中關於鱟的形態、習性、分佈及經濟利用的記載十分豐富。本總部收録從南朝梁至清代關於鱟的古籍資料。

我國古籍對鱟的記載，最早見諸南朝梁顧野王的《玉篇》，以及《文選》李善注。不過，他們的記述，分别引自郭璞注《山海經》及《廣志》。《玉篇》引《山海經》云：『鱟形如車，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漁者取之，必得其雙。子如麻子，南人爲醬。』《文選注》引《廣志》曰：『鱟魚似便面，雌常負雄而行，失雄則不能獨活。出……南海中。』宋朝吴曾《能改齋漫録》有『辨鱟』加以論證。唐朝對鱟的形態及習性有了進一步瞭解。如《嶺表録異》曰：『鱟魚其殼瑩淨滑如青瓷盌。螯背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青黑色，腹兩旁爲六脚。有尾，長尺餘，三棱，如楼莖。雌常負雄行。捕者必雙得之。若摘去雄者，雌者即自止。背負之，方行。』《酉陽雜俎》曰：『舊説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遊行。今鱟背上自有一物，高七八寸，俗呼爲鱟帆。』宋代古籍對鱟的形態及習性作了不少補充。如《埤雅》曰『鱟，其血碧』，『在海中群行，輒相積于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遊。其藏伏沙上，亦輒飛躍，常遠行跡數步，如兔擺蹤』。寶慶《四明志》曰：『鱟，形如覆斗，其殼堅硬，腰間横紋一線，軟可屈指，每一屈一行。尾尖硬有刺，能觸傷人。口足皆在覆斗之下，海中每雌負雄。漁者必雙得，以竹編爲一甲鬻焉。牝者子如麻子，土人以爲醬或酢。牡鱟無子。』上述記述描繪了鱟的外部形態、生活習性及地理分佈。這些描述也爲遼、金、元、明、清各代沿用，而且描述更爲詳細。如《漁書》云：『鱟魚殼如箕，雌者腹中子如黍米，可數升，尾如鎗，長二尺餘，身分兩截，下截裏面有葉如册葉然，呼爲鱟册。兩傍有刺，其身肉、口、腹、足、螯俱在上截。足盡處有二小佩，狀似刀。鮮食、作醢並佳。四五月間多。』（見胡世安《異魚圖贊箋》引）對鱟的外部形態及繁殖季節作了重要的補充。

限於歷史條件，古籍的記載難免也有錯誤。如《酉陽雜俎》曰：『舊説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游行。今鱟背上自有一物，高七八寸，俗呼爲鱟帆。』這種描述在宋代《太平廣記》、《類説》、《埤雅》、《爾雅翼》，明代《正字通》、《本草綱目》，清代《異魚圖贊箋》、《然犀志》、《蟲薈》等古籍中均有記載。李時珍《本草綱目》的鱟圖居然加上一帆形突狀物。對於『雌常負雄』繁殖行爲，古人的解釋爲『牝無目，得牡始行，牡去牝死』。更爲奇怪的是，清代的一些古籍，如《廣東新語》、《南越筆記》、《然犀志》等均有『鱟乃諸魚蝦之母』的説法。但本總部均予編録，以便反映當時古人真實的認知。

據古籍記載，我國對於鱟類的經濟利用應該早於晉朝。《玉篇》引郭注璞《山海經》記載『子如麻子，南人爲醬』。唐代古籍記載更爲明確，如《嶺表録異》曰：『腹中有子如緑豆，南人取之，碎其肉

脚，和以爲醬食之。』《酉陽雜俎》曰：『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松陵集》記述以鱟殼作杯，稱訶陵樽。宋代《爾雅翼》記述：『殼可爲冠，次於白角。亦屈以爲杓，轑釜甑盡。』自唐代以來，鱟殼還被作爲藥材載入醫書。在浙江、福建、廣東，鱟歷來被當作重要的物産，載入有關地方志中。據明代王世懋《閩部疏》記載：『瀕海諸郡以鱟皮代杓，歲省銅千餘斤。』正由於鱟較早進入人類生活，古籍中還有一些歌詠鱟的詩歌、雜録，本總部也適當予以選録。

中國所産二種鱟——中國鱟與圓尾蠍鱟總體上差異不大，但圓尾蠍鱟僅産於北部灣與海南島西部，尾不呈三菱形，不被食用。依此判斷，我國古籍中有關鱟的記載主要應爲中國鱟，圓尾蠍鱟只是稍帶提及。

肢口綱動物地理分佈部的設置，有助於我們對肢口綱地理分佈的瞭解。但該部所録華北、上海、江蘇産有鱟類的記載可能有誤。爲保證史料的真實性，照實編録。

劍尾目Xiphosura部

鱟科Tachypleidae分部

鱟、嘯魚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八章《節足動物・多足類》



第六十一圖

題解

南朝梁・蕭統編《文選》（李善等注）卷一二《海賦》 鱟，候。**【略】**《廣志》曰：鱟魚似便面，雌常負雄而行，失雄則不能獨活，出交阯南海中。

宋・丁度等編《集韻》卷八 鱟，魚名。出日南。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四 鱟，魚名。又音候。

宋・毛晃增注，毛居正重增《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卷四 鱟，海中介蟲。《文選注》：形如惠文冠。增入。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四 鱟，魚名。

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卷一二 鱟，魚名，出日南。

又 鱟，魚名，似蟹。

清・毛奇齡《古今通韻》卷一〇 鱟，海中介蟲，形如惠文冠。

清・顧炎武《唐韻正》卷一四 鱟，去聲則胡救反。今此字兩收於五十候，二沃部中。

綜述

南朝梁・蕭統編《文選》（五臣注）卷五《吴都賦》 乘鱟胡豆。黿鼉，同黑共羅。

唐・韓愈撰，李漢編，廖瑩中集注《東雅堂昌黎集注》卷六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元和十四年抵潮州後作》：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惠或作車。《山海經》云：鱟形如車文。見《玉篇》。骨，李本云：疑當作背。《嶺表録異》：鱟眼在背上，雌負雄而行。《地理志》云：交阯有鱟，形如惠文冠。

宋・朱長文《吴郡圖經續記》卷上《物産》 乘鱟黿鼉，蟹螯螺蛤之類，怪詭

舛錯，隨時而有。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五《辨鱟》 韓退之《南食詩》：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洪慶善辨之曰：鱟雌嘗負雄。惠文，冠名。一本作車文。今《廣韻》引《山海經注》亦作車文，未詳以上洪説。予按《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曰：乘鱟黿鼉，同眾共羅。劉淵林注云：鱟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當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鱟。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五臣注亦同。鱟，音胡豆切。李善音猴。然則鱟形如惠文冠，無可疑者。退之蓋本《文選》，而洪氏不援以爲證，豈偶忘之耶。《集韻》引《山海經》，以惠爲車。惠、車字相類，豈傳寫失其真歟。其曰骨眼相負行者。按《物類相感志》云：牝牡相隨，牡者無目，得牝方行，牝去牡死，故江東取一必獲偶。予又以陳無已《詩話》考之云韓退之《南食詩》：鱟實如惠文。《山海經》曰：鱟如惠文。惠文，秦冠也。乃知《山海經》亦以爲惠文。《廣韻》本誤耳。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二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略】而鱟血碧，鰕蛤無血，其故何也。

宋・曾慥編《類説》卷四 鱟帆，鱟背上有骨如扇，乘風而行，名鱟帆。其衆如簰筏，名鱟簰。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三 鱟皮殼甚鋭，然性畏蚊。蚊小蝨之輒斃。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越人謂虹爲鱟，且言其下飲澗谷。

又 鱟：鱟，許候切。海介物。如覆缶而有骨尾，口、足皆在下，牝牡常並行。

元・方回《續古今攷》卷三四 今人海味稱魚子醬、蛤蜊醬、鱟醬，皆鹽以成之。

明・李賢等《明一統志》卷八〇 鱟魚，眼在背，雌負雄而行。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四 《泉南雜志》：鱟魚血碧，似蟹，足十有二，尺六七寸。《穆天子傳》：黑羊白血，以鱟況之，則亦可信。

明・王世懋《閩部疏》 瀕海諸郡以鱟皮代杓，歲省銅千餘斤。

又 鱟之爲物，介而中坼，厥血蔚藍，熟之純白。尾鋭而長，觸之能刺，斷而置地。其行郭索。雌常負雄，觸笱而逝，或得其雄，雌亦就斃。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 唐皮日休以鱟魚殼爲樽，澥峰齒角，内玄外黄，謂之：訶陵樽。此亦好奇之甚矣。閩中鱟殼山積，土人以爲杓，入沸湯中甚便，不聞其可爲樽也。即虎蝛、龍蝦、鸚鵡螺之屬，亦不甚當於用耳。

清・胡煦《周易函書別集》卷一五《篝燈約旨》 鱟，血碧，其形如藥葫蘆。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一〇章《甲殼類》 鱟甲，産海灣。脚肢根基圍擁口部，以供咀嚼。是蟲亦屬於切甲類。



第七十三圖　甲鱟

雜録

明・王鏊《姑蘇志》卷一三《風俗》 有方言有方音。【略】謂虹曰鱟。

明・楊慎《丹鉛總録》卷一《虹霓》 蔡邕曰：陰陽不和，則氣爲虹。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輒與日相互。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諺云：東鱟日頭，西鱟雨，信然。

明・程敏政編《明文衡》卷五〇 漁者庶其廉與婦競，絶數月不通。於越入楚，兵大掠，各西東匿，死生不相恤。人諍庶其廉盍聚諸，輒謝去。一日漁于海，獲甲蟲曰鱟，雌雄相負雖風濤不解。庶其廉悔曰：是物也，人或不如可乎。歸召婦與居，禮之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寒暑正而歲功成，夫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亦人道也。俗降世汙有反目至死弗覿者，不亦悲夫。視庶其廉之能悔，抑又賢矣。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一一 論虹俗呼曰鱟。諺云：東鱟晴，西鱟雨。諺云：對日鱟不到晝，主雨。言西鱟也，若鱟下便雨，還主晴。

明・方以智《通雅》卷一一 升菴曰：《天文志》有赮蟲。諺曰：東鱟日頭，西鱟雨。指蝛蠛爲鱟。又曰：旱龍非今閩中鱟帆之鱟也。

清・周亮工《閩小記》下卷《鱟魚樽》 唐皮日休以鱟魚殼爲樽，澥峰齒角，内玄外黄，謂之訶陵樽。鱟殼閩人皆以爲杓，形既不倫，用之久久始脱腥薰。不知日休何所取，登爲飲器。

圖表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之鳥獸六

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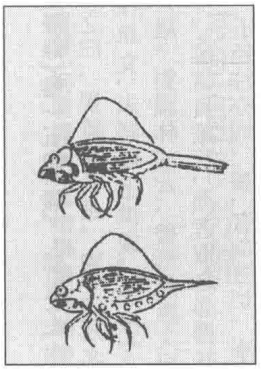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金陵本）

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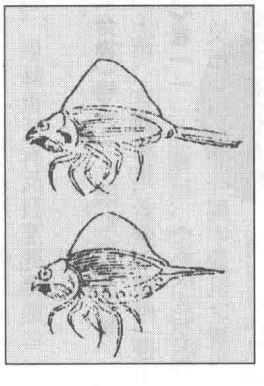
又（錢蔚起本）

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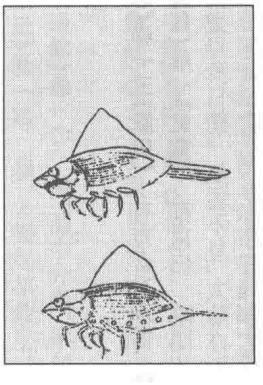
又（張紹棠本）

蠏



又《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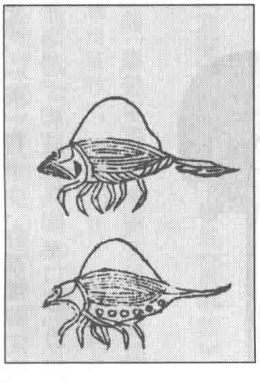
蠏



十二足，雌負雄行

清・沈李龍纂集《食物本草會纂》

蠏



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一六三《鱟部彙考》

鱟



中國鱟 *Tachypleus tridentatus*

鱟

綜述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四　鱟：胡遘切。《山海經》：形如車，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漁者取之必得其雙。子如麻子，南人爲醬。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　鱟魚珠。【略】《廣州記》云：鱟形如熨斗。郭璞云：形如惠文，黑，十三足。雌常負雄，取之必得其雙。子如麻子，堪爲醬，即鱟子醬也。其珠如粟，色黄，南人或帶或磨飲之，云利市。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上　鱟魚其殼瑩淨，滑如青瓷盌。鏃背，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青黑色，腹兩傍爲六脚，有尾，長尺餘，三棱，如樓莖。雌常（附）〔負〕雄而行。捕者必雙得之。若摘去雄者，雌者即自止，背負之方行。腹中有子如菉豆，南人取之，碎其肉脚，和以爲醬食之。尾中有珠如粟，色黄。雌者小，置水中，即雄者浮，雌者沉。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鱟，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説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遊行。今鱟殼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爲鱟帆。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卷六《鱟魚》　味辛，無毒。主五野雞病，殺蟲，發嗽。殼發衆香。尾灰斷産後痢。膏燒集鼠矣。生南海，大小皆牝牡相隨。牝無目，得牡始行，牡去牝死。以骨及尾，尾長二尺，燒爲黑灰，米飲下，大主産後痢。先服生地、黄蜜等煎訖，然後服尾，無不斷也。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四六五《水族・鱟》　鱟，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説過海輒相積於背，高丈餘，如帆乘風遊行。今鱟殼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鱟帆。至今閩嶺重鱟醬。十二足，殼可爲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大小如意。出《酉陽雜俎》。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四　鱟，郭璞注《山海經》云：形如車文，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漁者取之必得其雙，子如麻子，南人爲醬。

宋・丁度等編《集韻》卷八　鱟，魚名，似蟹，有子可爲醬。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三　鱟，下遘切。魚名。似蟹，有子可爲醬。又許候切，又莫候切，魚名，出日南。又烏酷切，又乙角切。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　鱟，平，微毒。治痔，殺蟲。多食發喘，并瘡癬。殼入香發衆香氣。尾燒焦治腸風瀉血，并崩中帶下，及産後痢。脂燒集〔鼠〕。已上二種新補。見孟詵、日華子。

陳藏器：味辛，無毒。主五野雞病，殺蟲，發軟。殼發衆香。尾灰斷産後痢。膏燒集鼠矣。生南海。大小皆牝牡相隨。牝無目，得牡始行。牝去牡死。以骨及尾，尾長二尺。燒爲薰灰，米飲下，大主産後痢。先服生地、黄密等煎訖，然後服尾，無不斷也。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七〇　鱟魚，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三足，似蟹，長六寸，腹中有子如麻子，取以爲醬，尤美。行失雌，雄即死。

宋・陸佃《埤雅》卷二《鱟》　鱟狀如便面，骨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其血碧。雌常負雄而行，雄者多肉，失雄則不能獨活。漁者拾之，必得其雙。在海中羣行，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遊。其藏伏沙上，亦輒飛躍，常遠行迹數步，如兔擺蹤。今鱟青黑色，十二足，似蠏，腹中有子如粟而大，中醢。殼上有物如角，常偃高七八寸，每遇風至即舉，扇風而行，俗呼鱟帆。舊云：視鴟創栧，觀鱟制帆是也。皮殼甚堅，然性畏蚊，蚊小螫之輒斃，未知其故也。又暴之日中，往往無恙，隙光射之即死。《嶺表異録》云：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沉。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土俗類四》　鱟，足下有二，殼厚掩身，尾長有刺，子如菉豆。韓退之詩：鱟實如惠文，雌雄常相附。雖風濤不解，

謂之媚蠏。海人用葦索，兩兩編爲一甲，以鬻焉。

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六《風土門》 蠏，雌常負雄而行，漁者雙取之。子如麻，醬之可致遠。韓愈詩云：蠏實如惠文，首眼相附行。是也。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四《昌國縣志・叙産》 蠏形如覆斗，其大如車，青褐色，十二足，長五六寸，尾長二三尺，其殼堅硬，腰間横紋一線，軟可屈指，每一屈一行。尾尖硬有刺，能觸傷人。口足皆在覆斗之下，海中每雌負雄，漁者必雙得，以竹編爲一甲鬻焉。牝者子如麻子，土人以爲醬或酢。牡蠏無子。《本草》云：牝牡相隨，牝者皆上有目，牡者無目，牡得牝始行，牝去牡死。韓退之詩：蠏實如惠文，骨眼相附行。

又卷二〇 岱山之蠏醬獨珍。他所雖有之，味皆不及此。

宋・羅願《爾雅翼》卷三一《蠏》 蠏，形如惠文，亦如便面。惠文者，秦漢以來武冠也。侍中、中常侍，則加金璫貂蟬之飾，謂之趙惠文冠。便面，古扇也。背黑而穹張敞，所用以拊馬者，今號温涼扇。大抵蠏色青黑，十二足，足長五六寸，悉在腹下。舊説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遊行。今蠏背上自有骨，高七八寸，如石珊瑚者，俗呼爲蠏帆。又其衆如簿栰，名蠏簿。大率蠏善候風，故其音如候也。其相負，則雌常負雄，雖風濤，終不解，故號蠏媚，失雄則不能獨活，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吴都賦》云：乘蠏黿鼉，同罘共羅。乘，言相乘也。亦古語以偶爲乘，如乘禽乘鴈之屬。腹中子無數，如麻子，或云亦罅裂而生，未知其審。今閩浙重蠏子醬，其珠如粟。南人或帶，或磨飲之，云利市。殼可以爲冠，次於白角。亦屈以爲杓，鐐釜輒盡。又取其尾，爲小如意。

宋・傅肱《蟹譜》卷上《鱟類》 郭景純傳《山海經》云：蠏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取之必雙得。即《吴都賦》所謂乘蠏者也。吕延濟亦注云似蟹。

宋・張世南《遊宦紀聞》卷二 左太冲《吴郡賦》曰：乘蠏黿鼉，同罘共羅。劉淵林注云：蠏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嘗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蠏。

宋・陳敬《陳氏香譜》卷一《甲香》 若合香，偶無甲香，則以蠏殼代之，其勢力與中香均，尾尤好。

元・黄公紹原編，熊忠舉要《古今韻會舉要》卷二四 蠏。海中介蟲。《山海經》：形如惠文，青黑色，十二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漁者取之，必得其雙。子如麻子，南人以爲醬。《爾雅翼》云：亦如便面。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遊行。今蠏背有骨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蠏帆。又，其衆如簿栰，名蠏簿。善候風。故其音如候。其相負雖風濤終不解，故號蠏媚。失雄則不能獨活。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四 蠏，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雄者少肉。蠏十二足。殼可爲冠，尾可爲小如意也。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一《鱟魚》 蠏，形如帆，與便面同，厥足二六，雌常負雄。漁人取之必得其雙。子如麻子，南醬是供。

《爾雅翼》：形如惠文，亦如便面。惠文者，秦漢以來武冠也。便面，古扇也。背黑而穹張敞，所用以拊馬者，今號温涼扇。大率蠏善候風，故其音如候也。其雌負雄，雖風濤終不解，故號蠏媚，失雄則不能獨活。腹中子無數，如麻子大，或云亦罅裂而生，未知其審。《雜俎》：蠏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埤雅》云雄多肉。舊説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游行，今殼上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蠏帆。成式荆州得一枚。王敬美《閩部疏》：蠏之爲物，介而中坼，厥血蔚藍，熟之純白。尾銳而長，觸之能刺，斷而置地，其行郭索。雌常負雄，觸笥而逝，或得其雄，雌亦就斃。瀕海諸郡以蠏皮代杓，歲省銅千餘斤。李時珍云：蠏，廣尺餘，其甲瑩滑，青黑色，鏃背骨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頭如蜣螂，足似蟹，在腹兩旁。殼入香中能發香氣，脂燒之，可集鼠。南人以其肉作鮓醬。小者名鬼蠏，食之害人。《雨航雜録》：蠏，形如覆釜，大如車，青褐色，其血碧。口足皆在覆釜下，足有十二，長五六寸，尾勁而尖，長二三尺，有刺，三稜如欖莖，能觸傷人。尾中有珠如粟，色黄。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沉。南人或帶其珠，或磨飲之，云利市。殼堅硬，腰間横文一線，軟可屈摺，每一屈一行。牝常負牡，牝牡相隨，牝者背有目，牡者則無，牝去則牡死。故海上稱婦女健壯摻家者作蠏。是物在海羣行，輒相積於背，高尺餘，人呼蠏帆。其衆如牌筏，名蠏牌。東夷取其殼作冠，次于白角。尾作小如意。子如麻子，温人取以爲醬，甚美。《續博物志》：蠏皮殼堅鋭，然性畏蚊，蚊小螫之輒斃。《埤雅》：尾燒之可辟蚊，暴之日中往往無恙，隙光射之即死。其藏伏沙上，亦輒飛躍，常遠行迹數步，如兔擺蹤。足似蟹，腹中有子如粟而大，中醢。謝肇淛《五雜組》云：唐皮日休以蠏魚殼爲樽，瀝峰鬱角，内玄外黄，謂之訶陵樽，好奇之甚。閩人以爲杓，入沸湯中甚便，不聞可作樽也。《海味索隱》：蠏箋，形如覆釜，色如紺碧，血如蔚藍，尾如禿戟，負如浮圖，行如屈折，眼竅于背，足攢於腹，珠綴于肋，乘風曰帆，聯遊曰筏，伏雌曰媚。奇形異狀，莫詳其説。林日瑞《漁書》云：蠏魚殼如箕，雌者腹中子如黍米，可數升，尾如鎗，長二尺餘。身分兩截，下截裏面有葉如册葉然，呼爲蠏册，兩傍有刺，其身、肉、口、腹、足、螯

俱在上截。足盡處有二小佩，狀似刀。鮮食作醢並佳。四五月間多。《蠡史》曰：古人視鴟制柁，視鱟制帆。以余論，文事武備具焉。身披甲冑，尾常帶鋒，左右有刀，足如列戟，非武備乎。腹滿珠璣，腰帶書册，非文具乎。雄雌相隨，不以變故易節，更足以風。另一種名黃鱟，能殺人，又不可不辨。

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介部・鱟》卷下 鱟，形圓如熨斗，如便面，如惠文冠，廣尺許，有刺，頭如蜣螂而骨眼。眼在背上。背青黑色而穹。其血蔚藍，熟之純白，而肉甚甘美。當脊一行，兩旁亦刺。殼覆身上，腹下十二足，長五六寸，環口而生。尾銳而長，觸之能刺，斷而置地，其行郭索。雌嘗負雄，捕得其雄，雌亦就斃。雄少肉，雌多子。子如緑豆大，而黃色，布滿骨骼中。東浙、閩、廣人重之，以爲鮓，謂之鱟子醬。殼可屈爲杓，鐐釜輒盡。尾可爲如意。鱟口足皆在覆斗之下。海中每雌負雄，漁必雙得之，以竹編爲一甲鬻焉。《本草》云：牝牡相隨，牝者背上有目，牡者無目，牡得牝始行，牝去牡死。其尾燒烟可辟蚊蚋。韓退之詩：鱟實如惠文，骨眼相附行。補疏。

按：便面，古扇，婦人取以障面者。惠文，秦漢以來武冠，侍中、中常侍，則加金璫貂蟬之飾，謂之趙惠文冠。蓋狀鱟形也。鱟產子時，先往石邊，周身擦之，罅裂而生。雌嘗負雄，故獲必得雙。其相負乘也，雖風濤終不解，謂之鱟媚。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乘風游行如帆，謂之鱟帆。其衆如滻栰，謂之鱟滻。其善候風，故音如候也。《埤雅》云：鱟性畏蚊，蚊小螫之輒斃，未知其故。又，暴之日往往無恙，隙光射之即死。《嶺表異録》云：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沉。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五《鱟魚》 鱟魚。音后。宋嘉祐。【釋名】時珍曰：按羅願《爾雅翼》云：鱟者，候也。鱟善候風，故謂之鱟。【集解】藏器曰：鱟生南海，大小皆牝牡相隨，牝無目，得牡始行，牡去則牝死。時珍曰：鱟狀如惠文冠，及熨斗之形。廣尺餘，其甲瑩滑，青黑色，鐵背骨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頭如蜣螂，十二足似蟹，在腹兩旁。長五六尺。尾長一二尺，有三稜如樓莖。背上有骨如角，高七八寸，如石珊瑚狀。每過海，相負背，乘風而遊，俗呼鱟帆，亦曰鱟牌。其血碧色，腹有子如黍粟米，可爲醯醬。尾有珠如粟。其行也，雌常負雄，失其雌則雄即不動，漁人取之必得其雙。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浮雌沉，故閩人婚禮用之。其藏伏沙上，亦自飛躍。皮殼甚堅，可爲冠，亦屈爲杓，入香中，能發香氣。尾可爲小如意，脂燒之可集鼠。其性畏蚊，螫之即死。又畏隙光，射之亦死，而日中暴之，往往無恙也。南人以其肉作鮓醬。小者名鬼鱟，食之害人。

肉，【氣味】辛，鹹，平，微毒。藏器曰：無毒。詵曰：多食發嗽及瘡癬。【主治】治痔，殺蟲。孟詵。

尾，【主治】燒焦治腸風瀉血崩中帶下及産後痢。《日華》。

【發明】藏器曰：骨及尾燒灰米，飲服。大主産後痢，但須先服生地，黃蜜等煎訖，然後服此無不斷。

膽，【主治】大風癩疾，殺蟲。時珍。

【附方】新一。鱟膽散。治大風癩疾，用鱟魚膽，生白礬，生緑礬、膩粉，水銀，麝香各半兩，研不見星。每服一錢，井華水下，取下五色涎爲妙。《聖濟總録》。

殼，【主治】積年呷嗽。時珍。

【附方】新一。積年咳嗽。呀呷作聲，用鱟魚殼半兩，貝母煨一兩，桔梗一分，牙皂一分，去皮酥炙爲末，煉蜜丸彈子大，每含一丸，嚥汁服三丸，即吐出惡涎而瘥。《聖惠》。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鱟，形如覆釜，大如車，青褐色，其血碧色。口足皆在覆釜之下，足有十二，長五六寸。尾勁而尖，長二三尺，有刺能觸傷人。尾中有珠如粟，色黃。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沉。南人或帶其珠，或磨飲之，云利市。殼堅硬，腰間横文一線軟可屈摺。每一屈一行。牝常負牡。牝牡相隨。牝者背有目，牡者則無。牝去則牡死。故海上稱婦女健壯操家者號爲鱟。是物在海中羣行，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游。人呼爲鱟帆。其衆如簰筏，名鱟簰。東夷取其殼爲冠，尾爲小如意。子如麻子，温人取以爲醬，甚美。王參知暘谷曾以餉予館客沈士能，甚嗜之。余未嘗舉箸也。客語予此物得陰氣，甚益人陰。余笑曰：蔬食飲水者陰，何嘗不足。顧余生平，於奇物未嘗入口，非特此也。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一一《鱟》 鱟，雄負雌謂之鱟帆。若得其雌，其雄不去。其血色碧，亦畏蚊叮與日隙射之。其脂燒之可以集鼠。其殼可筐，熬膏可入香，藥最膠。羅願曰：鱟，牡小無目，得牝始行，曰鱟媚。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亥集中《魚部》 鱟：呼扣切，音候。海中介魚，形廣尺餘，甲瑩滑，青黑色，狀如便面。眼在背上，口在腹下。有十二足，在腹兩旁。足長五六寸。其血碧。大小皆牡負牝行。取之必得雙。在海中羣行，輒相積于背，高尺餘，如帆，俗呼鱟帆。鱟背上骨，高七八寸，如石珊瑚。善候風。其相負雖風濤終不解。羅願曰：鱟，牡小無目，得牝始行，故又號鱟媚。失牡則牝不能獨活。腹中子如黍，今閩浙重鱟子醬。尾有珠如粟。皮殼可爲冠。《續博物志》：鱟皮殼甚銳，性畏蚊。蚊小螫之，輒斃。小者名鬼鱟。食之害人。又

《嶺表異録》：雄小雌大，水中雄者浮，雌者沉。郭璞《江賦》：蜦蠙鱟蝞。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三五亥集中《魚部》 鱟：《廣韻》胡遘切，《集韻》下遘切，並音候。魚名。似蟹，有子可爲醬。《山海經》注：鱟魚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漁子取之，必得其雙。子如麻子，南人爲醬。《嶺表異録》：雄小雌大，水中雄者浮，雌者沉。左思《吴都賦》：乘鱟黿鼉。又號鱟媚。郭璞《江賦》：蜦蠙鱟媚。又《廣韻》、《集韻》並烏酷切，音沃。又《集韻》《正韻》許候切，音詬。又《集韻》乙角切，音渥。義並同。

清・梁國治等編輯（雍正）《音韻述微》卷二四 鱟。海魚名，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在腹，尾長五六尺。雌常負雄。子如麻，可爲醬。《吴都賦》：乘鱟黿鼉。又號鱟媚、鱟帆、鱟潭。

清・沈翼機等編纂（雍正）《浙江通志》卷一〇三《物産・寧波府》 鱟魚。《爾雅翼》：鱟形如惠文、如便面。惠文，武冠名。便面，古扇名也。《至正四明續志》：鱟魚，形如覆斗，青褐色，十二足，長五六寸。尾長一二尺。其殼堅硬，有横紋一線軟可屈摺。尾有刺。口、足皆在覆斗之下。海中，每雌負雄。漁者必雙得。牝者有目，牡者無目。韓退之詩：鱟實如惠文，骨眼相附行。

又卷一〇七《物産》 《温州府》：鱟醬。《爾雅翼》：今閩浙重鱟子醬，其珠如粟，南人或帶，或磨飲之，云利市。殼亦屈以爲杓，又取其尾爲小如意。

清・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卷一〇《物産》 鱟，腹下有十二足，殼覆身，尾長有刺，子大者菉豆黄色，血碧色。骨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狀如便面。劉淵林云：形如惠文冠，雌嘗負雄行。韓昌黎詩云：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

清・魯曾煜等編纂《廣東通志》卷五二《物産志》 鱟，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蟹。足悉在腹下，腹中有子如粟而大，中醢。《山海經注》。

鱟魚，狀如便面，眼在背上，口在腹下，其血碧，皮殼甚堅。雄小雌大，雌常負雄而行，雖波濤終不解，故號鱟媚。在海中群行，輒相積于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遊。出交阯南海中。《廣志》：按《廣州志》云：鱟子如珠粒，出而爲鱟者什二三，餘多爲蟹、爲蠔蝦。

鱟魚與閩同。其子爲醢，其殼爲杓，其血緑色。烹鱟並血則味更佳。《雜記》。

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一 丙戌行三十里，至兵辨村，又十里至珠場寨。【略】塘兵獻鱟魚，雌雄各一。十二足，色青黑，眼在背上，口在腹下。按：鱟，雌嘗負雄，獲雄則得雌。雌或脱去，亦終就斃矣。《吴都賦》謂之乘鱟是也。尾鋭而長，觸之能擊刺人。在海遇風，則舉尾扇之，俗呼鱟帆。陸佃《埤雅》：視鴟創桅，觀鱟掣帆是也。韓退之《南食詩》：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蓋謂鱟實，圓細如惠文冠，所綴珠然也。其血蔚藍，實可以醢，介可以杓。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三《介語・鱟》 鱟大者尺餘，如覆箕。其甲瑩滑而青緑。眼在背。口藏在腹。其頭蜣螂而足蟹，足蟹而多其四。尾三稜，長一二尺。其血碧。凡諸血皆赤，惟鱟碧色。碧生於鹹，赤生於淡，海之水鹹，故色碧。鱟之血與海水同，得鹹之氣多，故也。其子如粒珠，出而爲鱟者僅二，餘多爲蟹，爲蠔蝦、麻蝦及諸魚族。蓋淡水之魚，多生於魚。鹹水之魚，多生於鱟。鱟乃諸魚蝦之母也。鱟者，候也，善候風。諸水族亦候之而出，故曰鱟。性喜羣遊，雌常負雄於背。背有骨如扇，作兩截，常張以爲帆，乘風而行。雌雄相積，雖遇驚濤不解，名曰鱟帆。漁者每望其帆取之。持其雄則雌者不去，如持其雌則雄去矣。然失雄亦不能獨活，故曰鱟媚。取之又多以夜。凡海中夜行，舉棹撥浪，則火花噴射。鱟蟹之屬，緣行沙潭，亦一一有火花。水鹹成火，漁者每拾一火，則得一鱟蟹之屬。蓋海族多生於鹹。鹹，火之渣滓也。海族得水之清虚者十之三四，得火之渣滓者十之五六。介之類屬離，離爲火。鱟蟹者火之渣滓所生者也。水之清虚所生者知雷，火之渣滓所生者知風。豚魚與風相孚，鱟亦然。

昌黎《詠鱟詩》：鱟形如車文，背眼相負行。其詠蒲魚云：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蒲魚者，鱘也。形如盤，大者圍七八尺。無鱗。口在腹下，目在額上。尾長有刺，能螫人。肉白多骨，節節相連比，柔脆可食。二物口眼皆與衆魚異，故昌黎並言之。又昌黎《南食詩》，一曰鱟，二曰蠔，三曰蒲魚，四曰蛤，五曰章舉，六曰馬甲柱。其詩曰：南食驚呈怪。又曰：南烹多怪味。又曰：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鱟亦佳味，故昌黎首言之。鱟殼可代甲香以合香，其勢力均，尾尤佳。

鱟，雌大而雄小。諺曰：香山鱟，雌長雄幼，雌稍大，常負其雄。得其雙者乃可食。單者及身小名鬼鱟者，與尾有鋸刺者，不可食。漁者殺而賣之，中有清水二升許，不肯棄。云以其水同煮，味乃美。非水也，血也。以色碧，故不知其爲血也。

水者火之本。水潤下作鹹，則火炎上作苦。海族生於潤下，即其生於炎上者也。凡鱟蟹之屬，置陰處皆有火光，鰉魚亦有火。元微之《送客遊嶺南詩》：曙朝霞睒睒，海夜火燐燐。火燐燐，謂鱟蟹之屬也。

又《鱟子》 鱟，雌者子滿腹中，殆無空隙。炎海之蟹不孕，子皆鱟子所化。九爲蟹，十一爲鱟也。鱟者，蟹之母。然獨炎海之蟹母之，他處無鱟，蟹之所生又異矣。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鱟。産於夏，色深碧，如半瓠覆地，前廣後殺，末坼如鼈甲，尾三脊而多刺，其長等身。兩骨眼分展於背上，十二足鋸列於腹下，口在足中，子盈額上，其血藍色，全形似熨斗。多食動肺。諸書皆云：雌常負雄，漁者取之必得其雙，謂之鱟媚。醫書多云：雌常負雄，獲雌則得雄，雌或脱去，終亦就斃。蒼按：鱟取於水湄，不聞雙得。夜則雌者多尋湄，放子後至輒踞其背，潮滿則一一豎尾而逝，或接疊，或次第如帆。然古稱鱟媚、鱟帆、鱟簰，殆以此耳。所孕之子，點水爲鱟，著草爲蝑。鱟眼有光如瑪瑙，越宿掩以紙，水噀之。若蚊嚙之，立斃矣。隙光射之，即死。曝之，不死。小者名鬼鱟，害人。鱟腸直而無曲，甚腥，臨時去之。美在尾尻作羹，用鹽不用豉。其殼規之爲瓢，軟不傷釜，名曰鱟槎。山媪、番民治其尾作簪，曰鱟簪。癩者燒鱟殼，則蟲動，身癢不支。《本草》以爲焚鱟殼可以聚羣鼠。唐皮日休以鱟魚殼爲樽，謂之訶陵樽。

清・李調元輯《南越筆記》卷一〇《鱟》　鱟，大者尺餘，如覆箕，其甲瑩滑而青緑。眼在背，口藏在腹。其頭蜣螂，而足蠏。足蟹而多其四。尾三稜，長一二尺。其血碧。凡諸血皆赤，惟鱟碧色。碧生於鹹，赤生於淡。海之水鹹，故色碧。鱟之血與海水同得鹹之氣多，故也。其子如粒珠，出而爲鱟者僅二，餘多爲蠏，爲蟛蜞、麻蝦及諸魚族。蓋淡水之魚多生於魚，鹹水之魚多生於鱟。鱟乃諸魚蝦之母也。鱟，乃候也，善候風。諸水族亦候之而出，故曰鱟。性喜羣遊，雌常負雄於背。背有骨如扇，作兩截，常張以爲帆，乘風而行。雌雄相積，雖遇驚濤不解，名曰鱟帆。漁者每望其帆取之，持其雄則雌者不去，如持其雌則雄去矣。然失雌亦不能獨活，故曰鱟媚。取之又多以夜，凡海中夜行，舉棹撥浪，則火花噴射。鱟蠏之屬，緣行沙潭，亦一一有火花。水鹹成火，漁者每拾一火，則得一鱟蠏之屬焉。

清・李調元《然犀志》卷上　鱟，介蟲也。大者尺餘，形如覆箕，殼分前後及尾爲三截。其色青緑而光瑩。骨眼着背，口藏于腹，首似蜣螂，足如蠏而多其四，其尾三稜。雄小雌大，雌失雄則死，故常負雄于背而行。遇風則背骨開張，若帆之趁風，謂之鱟帆。説者曰：鱟者，候也。命名曰鱟，職此之由。生子最多，而成鱟者僅二，餘則爲蟹，爲蟛蜞、麻蝦及諸魚族。凡物之血皆赤，而鱟之血獨碧色，亦其異也。漁得鱟必雙。如單者不可食。尾有刺者不可食。又一種小者謂之鬼鱟，亦不可食。昌黎《南食詩》云：鱟形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惠文冠，後世已失其製，而鱟則千古不變。猶可因鱟之形狀，以想見古之冠製也。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鱟》　《本草綱目》：鱟，狀如惠文冠及熨斗，廣尺餘，其甲瑩滑，青黑色，鏃背骨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頭如蜣螂。十二足似蟹，在腹兩旁，長五六尺。尾長一二尺，有三稜，如樓莖。背上有骨如角，高七八寸，如石珊瑚狀。每過海乘風而游，俗呼鱟帆，亦曰鱟簰。其血碧色。腹有子如黍，可爲醬。尾有珠如粟。其行雌常負雄，失其雌則雄即不動，漁人取之，必得雙。其身雄小雌大，置水中，雄浮雌沉。故閩人婚禮用之。其藏伏沙上，亦能飛躍。其壳甚堅，可爲冠，亦可屈爲杓。入香中能發香氣。尾可爲小如意。脂燒之可集鼠。其性畏蚊，螫之即死。又畏隙光，射之亦死。而日中暴之，往往無恙。今南人以其肉作鮓醬。小者曰鬼鱟，不可食。《嶺南雜記》：鱟帶血食，味更佳。

藝文

唐・皮日休《松陵集》卷五《訶陵樽》　一片鱟魚殼，其中生翠波。買須饒紫貝，用合對紅螺。盡瀉判狂藥，禁敲任浩歌。明朝與君後，爭那玉山何。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一《荆溪集・鱟醬》　忽有瓶罌至，捲將江海來。玄霜凍龜殼，紅霧染珠胎。魚鮓兼蝦鮓，奴才更婢才。平章堪一飯，斷送更三盃。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一八《閩中海物雜詠・鱟魚》　鱟魚，腹下有十二足，雌雄常相負，取之輒作雙。

尾插茨菇葉，臍攢螃蟹箝。南庖驚束手，非止北人嫌。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二五《鱟魚》　鱟魚，腹下有十二足，雌雄常相負。取之輒作雙。

介屬魚其名，雌雄同一束。爬沙苦無力，安用十二足。

雜録

宋・李綱《梁谿集》卷一五六《放鱟文》　客有饋梁谿以雙鱟者。梁谿再欲殺之，再欲活之。遊宦西北，不饗南食也久矣。之鱟也，於海物中，厥味尤珍，以是義故欲再殺之。然觀其形，則負介而重遲。察其情，則若無罪而就死地。庖治之法必以斤斧生加斬剉，而後可食。在彼者，受無量苦，而又一鱟之中有百千子，殺一鱟則百千子皆隨而死。在我者，造無量業，以是義故再欲活之。疑而未決，置于庭中。是夜，梁谿夢二人，一大一小，拜於几案之前。若從人之遺譴，而祈釋者叱之不去。其拜不已，驚魘而寤，徐思所以，豈疇昔之鱟而爲此耶。期以

明日尚生則舍之。旦而視諸庭中，則大小相隨，蹣跚然固自若也。梁谿喟然嘆曰：嘗一臠之味，厭口腹之欲，而使彼受無量苦，使我造無量業，其輕重爲何如。因命小舟載之谿之中流而放焉。或者曰：萬物之最靈者，人也。人不能見夢于人，孰謂蠏而能之乎。梁谿曰：不然，善惡之法皆由心造方。予之得是蠏也，殺活未決，疑而置之則一念之善已周圓矣。彼感于夢寐之間者，乃吾之心，蠏何與焉。雖然清江之使見夢于元君庖中之蛤，見夢於楊傑。自昔以異類而能感通于人，以全其生者多矣。奚獨于此而疑之。或者又曰：蠏生於南海鹹波之中，今置清谿處，非其所，又喜曝殼于沙泥之上，人且見而取之，其於死也何擇。梁谿曰：不然，一心之外無餘仁，一仁之外無餘法。吾之放是蠏也，赦于刀几而錯於安全之地，知達我心而已矣。處非其所，而他人得之，吾何與焉。昔齊宣不忍牛之觳觫，以釁鐘，以羊易之，而孟子以爲仁術。子產命校人畜魚于池，校人欺而烹之，子產以爲得其所哉。自昔達其心而不恤其往者多矣，奚獨于此而誚之噫。有血氣之類者好生，而惡死。物之與人均也以强凌弱、暴殄天物、遞相殺害無有休已，故佛菩薩設爲戒律，使持戒者戒殺爲先。今予雖未嘗殺，而亦未嘗持戒，則于殺有時而不免焉。自今以往當持殺戒，實由茲蠏始。姑爲文以識之。宣和二年四月十五日，梁谿居士云。

宋・陳叔方《穎川語小》卷下　蠏雌常先雄，其子如積珠，毀殼而産。殼甚銛利，南人捲之爲杓，戛釜無餘瀝。吏之能席捲者，故戲指爲蠏杓官人云。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九四上　訶陵（國）〔樽〕以蠏魚殼爲酒尊。事見松陵唱和，詩云：用合對江螺。

圓尾蠍蠏 *Carcinoscorpius rotundicauda*

鬼蠏、黄蠏

綜述

明・楊慎原本，清・胡世安箋《異魚圖贊箋》卷一《蠏魚》　另一種名黄蠏，能殺人，又不可不辨。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五《蠏魚》　**【集解】**藏器曰：蠏生南海，大小皆牝牡相隨。**【略】**小者名鬼蠏。食之害人。

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四《養生部》　蠏。小者爲鬼蠏，宜用大者。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亥集中《魚部》　蠏：**【略】**小者名鬼蠏。食之害人。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三　蠏，大者尺餘。如覆箕，其甲瑩滑而青緑。**【略】**身小名鬼蠏者，與尾有鋸刺者，不可食。

清・郭柏蒼《海錯百一録》卷三　蠏，産于夏，色深碧，如半瓠覆地。**【略】**小者名鬼蠏。害人。

清・李調元《然犀志》卷上　蠏，介蟲也。大者尺餘，形如覆箕。**【略】**又一種小者，謂之鬼蠏，亦不可吃。

清・方旭《蟲薈》卷五《介蟲・蠏》　蠏，狀如惠文冠及熨斗，廣尺餘，其甲瑩滑，青黑色，鏊背骨眼。**【略】**小者曰鬼蠏。不可食。

地理分佈部

華北分部

清光緒二一年《天津府志・物産》　介屬：蠏。

華東分部

明天順五年《明一統志・寧波府・土産》　蠏魚。

明弘治一六年《温州府志・土産》海族：鱟。
明嘉靖一七年《福寧州志・土産》鱗類：鱟。
明嘉靖四〇年《浙江通志・雜志・物産》甲之類：鱟。
清康熙五六年《諸羅縣志・物産志》介之屬：鱟。
清雍正一一年《寧波府志・鹽政・物産》介之屬：鱟。
清雍正一三年《浙江通志・物産・浙江通省》甲之類：鱟。
又《寧波府》鱟魚。
清乾隆二一年《福建通志・物産・福州府》介之屬：鱟。
又《興化府》介之屬：鱟。
又《泉州府》介之屬：鱟。
又《漳州府》介之屬：鱟。
又《福寧府》介之屬：鱟。
又《臺灣府》介之屬：鱟。
清乾隆一六年《福州府志・物産》介之屬：鱟。
清乾隆一七年《臺灣縣志・土産》介之屬：鱟。
清嘉慶一二年《臺灣縣志・物産》介：鱟。
清嘉慶一五年《揚州府志・物産》介之屬：鱟。
清同治一〇年《淡水廳志・物産志》介屬：鱟。
清道光一四年《彰化縣志・物産志》介之屬：鱟。
清光緒元年《通州直隸州志・民賦志・物産》介之屬：鱟，一名嘯魚。
清光緒三年《漳州府志・物産》介之屬：鱟。
清光緒一〇年《松江府志・物産》介之屬：鱟。
清光緒二〇年《臺灣通志・物産》蟲魚類：鱟。

中南分部

明天順五年《明一統志・廣州府・土産》魚，《元志》。【略】鱟等。
明正德一六年《瓊台志・物産》水族：鱟。
明嘉靖三五年《惠州府志・賦役志・物産》介：鱟。
明嘉靖三九年《廣東通志・民物志・土産》鱗品：鱟。
明萬曆四六年《儋州志・土産》鱟。
清康熙四七年《瓊山縣志・土産》魚屬附水族類：鱟。
清雍正九年《廣東通志・物産志・介》鱟魚。
清乾隆四〇年《潮州府志・物産》鱗：鱟魚。
清《嘉慶重修一統志・潮州府・土産》《明統志》：鱟。
清嘉慶一六年《雷州府志・地里・土産》鱟魚，介族也。
清嘉慶二四年《會同縣志・土産》鱗屬：鱟。
清嘉慶二五年《瓊東縣志・土産》介屬：鱟。
清道光八年《萬州志・土産》魚類：鱟魚。
清道光一一年《瓊州府志・輿地志・物産》介類：鱟魚。
清道光一三年《肇慶府志・輿地・物産》鱗［介附］：鱟出陽江。
清光緒三年《惠州府志・雜識・物産》魚之屬：鱟。
又　按：鱗介之屬，多出海豐。
清光緒五年《廣州府志・輿地略・物産》介類：鱟。
清光緒一五年《高州府志・輿地志・物産》介之屬：鱟。
清光緒三四年《崖州志・輿地志・物産》介類：鱟魚。
又《澄邁縣志・輿地志・物産》介屬：鱟。
清宣統三年《樂會縣志・物産》介屬：鱟魚。

唇足綱 Chilopoda 總論

提　要

現生多足動物包括唇足綱Chilopoda、倍足綱Diplopoda、少足綱Paropoda和綜合綱Symphyla四綱，已知約一四五八五種。其中唇足綱和倍足綱的物種最豐富，約占多足動物的百分之九六點五。多數唇足綱和倍足綱動物係中型至大型種類，大型蜈蚣的體長可達四〇〇毫米。但少足綱和綜合綱爲小型動物，體長僅半毫米至二毫米。

唇足綱和倍足綱動物與人類的關係最密切，在人們的活動場所隨處可見。一些唇足綱動物個體大，具有强毒，可對人造成危害，但又能入藥治病，古籍記述的內容就多而廣泛。而少足綱和綜合綱動物種類相對少且體型微小，生活環境隱蔽，因此古籍中尚未發現有關記述。

古人對唇足綱動物的認識和記述，是圍繞與人類關係密切程度或視當時能觀察到而展開的，如常見的動物、有利用價值和有害動物等，記述就多，反之則少甚至根本沒有。在此特別指出，唇足綱動物不像昆蟲中的蝴蝶，以及鳥類和某些魚類等，可依據體型特徵、體色、斑紋附圖及描述鑒別到屬、種級分類階元。在近代，唇足綱動物的屬、種級階元甚至目、科級階元的鑒別，基本都是依據體表硬度、體節數、步足數量、氣門位置、單眼數目、跗節節數、顎（肢）足基胸板齒緣、生殖肢、感覺毛數目、步足毛形狀等進行鑒別的，而依靠體型、體色、斑紋和步足數量等，除極少數可鑒別到科、屬級階元外，一般僅能鑒別到目級或科級階元。

唇足綱總部編撰的條目，主要出處來自各個歷史時期的古籍及地方志，並遵循如下原則：資料的選擇方面，儘可能多地收録有關內容。內容的選擇則注重新穎性，同時注重選擇不同歷史時期的古籍，對於地方志中的資料，僅選擇有具體描述的內容；目、科、種級階元的鑒定依據主要是根據資料中相關的圖表、地理分佈，並借鑒了現代一些專家的考證結論。

編纂中存在的問題：

一、蜈蚣在古籍中稱『蒺藜』和『蝍蛆』，晉代郭璞《爾雅注》的解釋是『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爾雅音圖》也將『蒺藜』和『蝍蛆』繪畫爲蝗蟲。但是其他許多古籍，如三國魏張揖的《廣雅》，南朝梁顧野王的《玉篇》，宋代佚名的《原本廣韻》，宋代丁度等修訂的《集韻》等，均將『蒺藜』和『蝍蛆』定爲蜈蚣的別名。《本草綱目·蟲之四·蜈蚣》接受了張揖等人的觀點，並作了考證。故本分典保留了『蒺藜』和『蝍蛆』這兩個古代蜈蚣的別名，但《爾雅音圖》中『蒺藜』和『蝍蛆』的圖異樣，沒有採用。

二、在蜈蚣目中，對於少棘蜈蚣、多棘蜈蚣及黑頭蜈蚣三種的劃分，主要是依據王克勤先生和張崇洲先生對蜈蚣的考證結論，以及三種蜈蚣的地理分佈資料而確定。

三、古籍資料中有關蚰蜒的描述和附圖與現代蚰蜒的名稱不同，如明朝之前的資料對蚰蜒的描述是：形體像蜈蚣，身扁而細長，體色爲黃色，百雙步足，大者如髮釵的頭大尾尖狀，身體可像蚯蚓般地自由捲曲或伸直。這些特徵與地蜈蚣目相符。直到《本草綱目》纔對蚰蜒的描述作了訂正：『狀如小蜈蚣而身圓不扁，尾後禿而無歧，大者長寸餘，死亦卷屈如環。』所以對唇足綱下的地蜈蚣目和蚰蜒目的分類階元劃分，主要是依據古籍資料中的附圖，以及多足動物的步足對數和張崇洲先生及臺灣趙瑞隆先生的考證結論，認爲明代以前有關蚰蜒的記述資料都是指地蜈蚣目，本典將其放在地蜈蚣目部，而有關蚰蜒詞條的注音和解釋仍然放在蚰蜒目部。

蚰蜒、螾衍、蒺藜、蝍蛆、蜈蚣、百足蟲

蜈蚣目Scolopendromorpha部

蜈蚣科Scolopendridae分部

蚿蛆、蚿蟟、百脚、吴公、蒺藜、天龍、百尺、百足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一《圓節動物分品》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蚿：蜈或省。臣鉉等曰：今俗作古紅切，以爲蜈蚣。蟲名。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蜈：五呼切。蜈蚣也。又蚣：同上。又古紅切。蜈蚣也。又蚿：子力切。蚿蛆。又蛆：子魚切，蚿蛆也。又蚿：才一切。蚿蟟，蚿蛆，能食蛇，亦名蜈蚣。蟟：力友切。蚿蟟。

南唐・徐鍇撰，朱翱反切《説文繫傳》卷二五　蚿：蜈或省。臣鉉等曰：俗作古紅切，以爲蜈蚣，蟲名。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一　蜈：蜈蚣。蚣：蜈蚣，蟲。蟟：蚿蟟，蚿蛆，蜈蚣。蛆：蚿蛆，食蛇蟲，蜈蚣是也。

又卷五　蚿：蚿蛆，又音蜈蚣，即。

宋・丁度等修定《集韻》卷一　蚣：蟲名。《廣雅》：蚿蛆，蜈蚣也。蛆：蚿蛆，蟲名。

又卷二　蜈、蝺：蜈蚣，蟲名。或作蝺。螽、蟟：蚿螽，蟲名，似蝗，大腹，長角，食蛇腦。或作蟟。

又卷九　蚿：蚿蛆，蟲名，蜈蚣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蜈、蝺：訛胡切。蜈蚣，蟲名。或作蝺。

又　蚣：蘇叢切。蟲名。【略】蚣，又沽紅切，又並思融切，又並諸容切，又並思恭切。

又　蚿：昨悉切。蚿螽，蟲名，似蝗，食蛇腦。或書作蝀。

又　螽、蟟：良脂切。蚿螽，蟲名，似蝗，大腹，長角，食蛇腦。或从梨。又並憐題切。

又　蛆：千余切。

又　蚿：子悉切，又節力切。蟲名。《爾雅》：蒺藜，蚿蛆，似蝗而大，食蛇腦。又子結切。蚿蛆，蟲名，蜈蚣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蜈蚣：，五烏切。，古紅切。多足，善啗虵，食其腦，虵則死。能螫人。又名即且。《莊子》曰：即且甘帶。《淮南子》曰：騰虵游霧而殆于即且。《爾雅》曰：蒺藜，蚿蛆。《廣雅》曰：蜈蚣也。即且之説不一。《淮南子》注曰：即且，蟋蟀。《爾雅》謂之蜻蜓之腹者也。上虵，虵不敢動。郭璞曰：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虵腦。侗謂蒺藜，亦似指蜈蚣之形也。惟蜈蚣能制蛇。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蚣：孤烘切，音公。蜈蚣，赤腹，黑頭，多足，善啗蛇，食其腦，能螫人。《酉陽雜俎》曰：綏定縣蜈蚣大者能以氣吸蛇及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南越志》曰：南方晉安有山出蜈蚣，大者丈餘，能啖牛，里人鳴鼓，然炬逐之。得其皮可鞔鼓。葛洪《遐觀賦》曰：南方蜈蚣長百步，頭如車箱，肉白如瓠，越人以爲羹炙。一名即且。

又　蜈：五扶切，音吴。蜈蚣。見前蚣注。

又　蛆：子胥切，音疽。【略】又蚿蛆，爲蜈蚣別名。《莊子》、《淮南子》作

即且。詳見《爾雅》。又馬蚿，一名百足，蜈蚣雖多足似蚿，實與蚿殊狀。舊注引陸佃、魯連説，以百足蟲即蜈蚣，非也。

又　蜈：俗字。《爾雅》：蒺藜，即且。《本草綱目》作蜈蝣。舊注改蒺藜作蜈蚣，誤。

又　蝍：子力切，音即。蝍蛆，蜈蚣別名。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蜈：《唐韻》五乎切，《集韻》訛胡切，並音吾。《玉篇》蜈蚣也。詳蚣字注。《集韻》或作蜙。

又　蚣：《唐韻》、《正韻》古紅切，《集韻》沽紅切，並音公。《玉篇》：蜈蚣也。《本草別録》：蜈蚣生大吴川谷及江南，頭足赤者良。宗奭曰：蜈蚣背光，黑緑色，足赤，腹黄。有被螫者，以烏雞屎或大蒜塗之即愈。時珍曰：蜈蚣西南處處有之，春出冬蟄，節節有足，雙鬚歧尾，性畏蜘蛛，以溺射之即斷爛。

又　蝍：《唐韻》子力切，《集韻》節力切，並音即。蝍蛆，蜈蚣也。詳蛆字注。

又　蛆：《唐韻》子魚切，《韻會》、《正韻》子余切，並音苴。《類篇》：蝍蛆。《爾雅・釋蟲》：蒺藜，蝍蛆。注：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莊子・齊物論》：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廣韻》：蝍蛆食蛇，蜈蚣也。《關尹子・三極篇》：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

又　蝣：《集韻》昨悉切，音疾。蝣螽，蟲名。《玉篇》：本作蒺。《爾雅・釋蟲》：蒺藜，蝍蛆。注：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類篇》：或作蝨。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蟲部》　蜈：俗篆作，五呼切。毒蟲也。《南越志》：南方晉安有山出蜈蚣，大者長丈餘，能啖牛，俚人燃炬，遂得，以皮鞔鼓。一名蝍蛆，一名天龍。

又　蚣：俗篆作，古紅切。吴公，毒蟲。詳蜈注。案：《説文》蚣字，息恭切，或省作蚣，今俗作古紅切。

蝍：俗篆作，節力切。即蛆，蜈蚣也。亦作即且。《史記》：螣蛇之神，殆于蝍蛆。

清・秦錫田纂《南匯縣續志》卷二〇《風俗志三・物産下》　蜈蚣，自首至尾，對足甚多，一名百足蟲。土人呼爲百脚。行甚捷，能奔遠。雞肉最易引至，而鷄亦最喜啄之。有毒，入藥。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八章《節足動物・多足類》　蜈蚣五十七圖。體扁而平，次於頭部之環節。有大肢一對，其尖端開毒腺。頭之上方兩側，數個單眼生焉。凡環節側面有小孔，爲氣孔。在岫蜒錢龍。其肢甚長。肢之第二節及第三節屈曲，狀如人膝。



第五十七圖　蜈蚣
甲：感觸肢　乙：毒肢　丙：步行肢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蜈蚣每環節有肢一對，顎肢有鈎，中含毒腺，頭部兩側各有四小眼。蚰蜒能駛走，背具甲八片，頭有複眼一對。

綜　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　蒺藜，蝍蛆。【注】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音義：蒺，音疾，字亦作蝨同。藜，音梨，字亦作蝫。蝍，音即。孫子逸反。蛆，子余反。蝗，華孟反。下同。《字林》音皇。《説文》榮庚反。范宣《禮記音》音横。《聲類》、《韻集》並以蝗協庚韻。腹，音福。腦，奴老反。疏：蒺藜，一名蝍蛆。《廣雅》云：蝍蛆，蜈蚣也。郭云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則非蜈蚣也。《莊子》云蝍蛆甘帶，是也。

《史記》卷一二八《龜策列傳》　騰蛇之神而殆于即且。【集解】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蝍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正義】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吴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

三國魏・張揖《廣雅》卷一〇《釋蟲》　蝍即。蛆，子餘。吴公也。

隋・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卷三六《蜈蚣螫候》　此則百足蟲也，雖復有毒，而不甚螫人。人誤觸之者，故時有中其毒。

宋・鄭樵《爾雅注・釋蟲一五》　蒺藜，蝍蛆。蜈蚣也。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蜈蚣。上音吴，下音公。蝍蛆，蚰蜒類也。能制蛇。下又音鍾。蚣，螽蟲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二《蟲之四・蜈蚣》【釋名】　蠪蠪、《爾雅》。蝍蛆、《爾雅》。天龍。弘景曰：《莊子》：蝍蛆甘帶。《淮南子》云：螣蛇遊霧而殆於蝍蛆。蝍蛆，蜈蚣也。性能制蛇，見大蛇便緣上噉其腦。恭曰：山東人呼蜘蛛一名蝍蛆，亦能制蛇，而蛛蜘條無制蛇之説。《莊子》、《淮南》並謂蜈蚣也。頌曰：按《爾雅》蠪蝫，蝍蛆也。郭注云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乃別似一

物。時珍曰：按張揖《廣雅》及《淮南子注》皆謂蜘蛆爲蜈蚣。與郭説異。許慎以蜘蛆爲蟋蟀，能制蛇。又以蜘蛆爲馬蚿，因馬蚿有蛆螺之名。並誤矣。【略】

宗奭曰：蜈蚣，背光，黑緑色，足赤，腹黄。有被毒者，以烏雞屎或大蒜塗之，效。性畏蜒蜒，不敢過所行之路，觸其身即死，故蜒蜒能治蜈蚣毒。【略】按：段成式《西陽雜俎》云：綏定縣蜈蚣大者能以氣吸蛇及蝪蜥，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沈懷遠《南越志》云：南方晉安有山出蜈蚣，大者長丈餘，能啖牛。俚人然炬遂得，以皮鞔鼓，肉曝爲脯，美於牛肉。葛洪《遐觀賦》云：南方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肉白如瓠，越人争買爲羹炙。張耒《明道雜志》云：黄州岐亭有拘羅山出大蜈蚣，袤丈尺，土人捕得燻乾，商人販入北方貨之，有致富者。蔡絛《叢話》云：嶠南蜈蚣大者二三尺，螫人至死，惟見托胎蟲則局縮不敢行，蟲乃登首啗其腦而食之。故被蜈蚣傷者，擣蟲塗之，痛立止也。珍按：托胎蟲，即蜒蜒也。蜈蚣能制龍蛇，蝪蜥而畏蝦蟆、蜒蜒、蜘蛛，亦《莊子》所謂物畏其天。《陰符經》所謂禽之制在氣也。

【修治】敷曰：凡使勿用千足蟲，真相似只是頭上有白肉面，並嘴尖。若誤用，並把着腥臭氣入頂，能致死也。凡治蜈蚣，先以蜈蚣木末或柳蛀末於土器中炒，令木末焦黑，去木末，以竹刀刮去足甲用。時珍曰：蜈蚣木不知是何木也，今人惟以火炙去頭足用，或去尾足，以薄荷葉火煨用之。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一〇 蜈蚣。《蜀圖》曰：生山南川谷及土石間，人家屋壁中。身扁而長，黑頭赤足。《本草綱目》。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蒺藜蜘蛆》 石經作蒺蔾，俗謂之百尺。《關尹子・三極篇》：蜘蛆食蛇，蛇食毒，毒食蜘蛆，互相食也。《史記・龜策列傳》：騰蛇之神而殆于即且。《正義》：即蛆且，即吴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廣韻》：蝍蛉，蜘蛆，蜈蚣。

清・何焯、陳鵬年《分類字錦》卷五九《雜蟲第十二》 百足。《廣雅》：蜘蛆，蜈蚣也。《埤雅》：蜘蛆，今俗謂之。

清・魏式曾纂《直隸澧州志・食貨志・物産・動類》 蜈蚣赤腹，黑頭，多足，善啗蛇，食其腦，能螫人。《莊子》：蜘蛆甘帶。帶，小蛇也。蜘蛆即蜈蚣。雞最喜食之，蜈蚣聞雞肉香熟，則羣集而食，是生死相仇報也。藏雞肉宜密，經其過毒人。安鄉産最。蕃人受螫亦無大苦，塗以旱蓮汁，或蝸涎，效。

清・王來遴纂《邛州直隸州志》卷二三《物産・蟲之屬》 蜈蚣赤腹，黑頭，多足，善啗蛇，食其腦，能螫人。一名蜘蛆，《莊子》謂『蜘蛆甘帶』是也。

清・陳夢林、李欽文纂《諸羅縣志》卷一〇《物産・蟲之屬》 蜈蚣赤腹，黑頭，多足。《爾雅》謂之蜘蛆，能制蛇，緣而啖其腦。《魯連子》百足之蟲，雖斷不僵，即此也。

清・周璽纂《彰化縣志》卷一〇《蟲之屬》 蜈蚣赤腹，黑頭，多足，性能制蛇，畏蜘蛛，祛毒者以烏雞屎塗之，效。《爾雅》謂之蜘蛆。《魯連子》百足之蟲，雖斷不僵，即此也。

清・史澄、何若瑶纂《番禺縣志》卷七《輿地略五・物産・蟲品》 蜈蚣，短者。其長者節節有足，曰百足。螫人最毒，以醬敷，或以紙作撚薰之，或捕蜘蛛啗其毒，痛立止。

清・陳伯陶等纂修《東莞縣志》卷一五《昆蟲類》 百足，蜈蚣短者也。其長者節節有足，是曰百足。足赤，腹黄，有雙鬚，尾歧，螫人最毒。以醬敷，或以紙錢作撚薰之，或以蜒蜒涎塗可解。性畏雞，人見百足亟喚雞，雞未至而百足僵矣。或觸飲食誤食之，令人腹痛欲死，飲燒酒，或雞肉羹亦可解。《廣東新語》按《埤雅》云：蜈蚣今俗謂之百足，古蓋無蜈蚣、百足之分，其所稱蜈蚣，或即百足也。今邑俗以背黑緑色而短者爲蜈蚣，紅色而長者爲百足，兹依分爲二物。

又 蜈蚣，《廣雅》云：蜘蛆，吴公也。《莊子》曰：蜘蛆甘帶。司馬彪曰：帶，小蛇也。《抱朴子》曰：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吴公，吴公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草中便有蛇也。吴公見蛇能以氣禁之，蛇即死。《太平御覽》：蝸牛制蜈蚣，蜈蚣見蝸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墨客揮犀》：背光墨緑色，足赤，腹黄，有被毒者，以烏雞屎或大蒜塗之，效。性畏蜒蜒，不敢過所行之路，觸其身即死，故蜒蜒能治蜈蚣毒。《本草衍義》性畏踟跦，以溺射之即斷爛也。《本草綱目》。按《嶺表録異》引《南越志》云：蜈蚣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爲脯，美於牛肉。又《珍珠船》云：天寶四載，廣府因海潮漂一蜈，蜈死割其一爪，得肉一百二十斤，此異物今未之聞。

清・康善述纂修《陽春縣志》卷一四《物産・蟲之類》 蜈蚣。《爾雅》作蜘蛆，俗呼短者曰蜈蚣，長者曰百足。春出冬蟄，節節有足，足赤腹黄，雙鬚歧尾，性能制蛇，而特畏蜘蛛，螫人最毒，以醬塗之立解。又有如百足而小者，長三寸許，夜緣屋壁，火光爛燦，色雜紅緑，以手觸之，著處放光，逾時不散，故呼爲放光蟲。

清・吴大猷纂《四會縣志》編一《物産・昆蟲之屬》 蜈蚣，背光，黑緑色，頭足赤，腹黄。節節百足，雙鬚歧尾，有毒，能螫人，被螫者以烏雞屎及大蒜塗之。

清・桂坫纂《西寧縣志》卷一四《食貨三・蟲類》 蜈蚣，毒蟲。《廣雅》云：蚿蛆，吴公也。《抱朴子》曰：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吴公，吴公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草地便有蛇也。吴公見蛇能以氣禁之，蛇即死。《太平御覽》：蝸牛制吴公，吴公見蝸牛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墨客揮犀》：背光，黑緑色，足赤，腹黄，有被毒者以烏雞屎或蒜塗之，效。性畏蛞蝓，不敢過所行之路，觸其身即死，故蛞蝓能治蜈蚣毒。《本草衍義》。性畏蜘蛛，以溺射之即斷爛也。

又 百足。蜈蚣，短者也。其長者節節有足，是曰百足。足赤，腹黄，有雙鬚，尾歧，螫人最毒，以醬敷，或以紙錢作撚薰之，或以蛞蝓涎塗可解。性畏雞，人見百足呼喚雞，雞未至而百足僵矣。或觸飲食誤食之，令人腹痛欲死，飲燒酒或雞肉羹亦可解。《廣東新語》：《埤雅》云蜈蚣，今俗謂之百足，古蓋無蜈蚣之分，邑俗以背黑緑色而短者爲蜈蚣，紅色而長者爲百足，故分而二之。《東莞志》。按邑俗亦分爲二物，誤食百足尿者，以濃茶解之，被咬者，以人尿淋之，立效。

清・王應斗纂《定安縣志》卷一《輿地・物産・蟲屬》 蜈蚣能螫人，以烏雞屎或大蒜塗之即愈。性畏蜘蛛，以溺射之，則斷爛。

清・張雋、邢定綸纂《崖州志》卷四《輿地四・物産・昆蟲類》 蜈蚣，一名蚿蛆，足繁。《戰國策》：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即此物。咬人，用山螺搗水涂之立效。《事類合璧》。南人入山，皆以竹管活盛蜈蚣，至有蛇之地放之。蜈蚣能制蛇，山中修蛇無故自死者，半爲其所傷也。

清・陳淑均纂《噶瑪蘭廳志》卷六《物産・附考》 蜈蚣，腹下有光，夜間青螢閃爍如螢，毒氣如琉磺，以足踏之，光熠耀不絶。此亦《赤嵌筆談》之説，實則蘭地所謂青龍者，正無不如是，但視蜈蚣瘦而稍長不嚙人耳。

清・宋驥纂《太平府志》卷一三《物産・蟲品・蜈蚣》 蜈蚣。《爾雅》作蒺藜，亦作蚿蛆。《莊子》曰：蚿蛆甘帶。《淮南子》：螣蛇游霧而殆於蚿蛆。性能制蛇，見大蛇便緣上噉其腦。亦名百足蟲，雄色赤，雌色青，見蛇龍，皆喜嚙之，遇天雨，每欲奮起制龍，故雷常擊蜈蚣。

清・金蓉鏡纂修《靖州鄉土志》卷三《志物産・動物》 蜈蚣。按《廣雅》：蚿蛆，吴公也。一作蜈蚣。《玉篇》：蜈蝑，蚿蛆，能食蛇，亦名蜈蚣。而《爾雅》：蒺藜，蚿蛆。郭注：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其形狀絶不相同，大抵蜈蚣同名蚿蛆，實與蜈蝑爲二物，而皆能食蛇耳。春出冬蟄，頭紅身黑而有光澤，長約四五寸，節節有足，雙鬚歧尾。

藝文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一四《詩七十九首・蝦蟆》 睥目知誰瞋，皤腹空自脹。慎勿困蜈蚣，饑虵不汝放。

元・傅若金《傅與礪詩集》卷二《題草蟲圖》 大氣流天地，動植紛自形。陽卉耀春華，陰條敷夕榮。昆蟲信微細，于以托生成。守宫夫何慕，蠻觸戰奚爭。蚩蚩伏青蕤，跂跂緣紫莖。促織焉念寒，牽牛不事耕。蜈蚣性含毒，多足復能行。莊周齊蝶化，晉惠昧蟇鳴。玄蟬翳高枝，君子慕其清。螗蜩溺所嗜，汙穢不能靈。感兹動中懷，變幻焉足憑。羣生各有命，鴻化亦何情。

明・凌義渠《凌忠介公集》卷三《晚步》 齧齧復喁喁，留題却幾封。靠人羞鸚鵡，潑毒懶蜈蚣。率爾夢中語，依稀病後逢。孟郊如不死，塌耳古墻東。

雜録

《關尹子・三極篇》 曰：蚿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蚿蛆，互相食也。

晉・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登涉第十七》 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蜈蚣見之而能以氣禁之，蛇即死矣。蛇見蜈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蜈蚣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綖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蜈蚣治蛇瘡，皆登時愈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廣動植之二・蟲篇》 吴公。綏安縣多吴公，大者兔尋，能以氣吸兔，一云：大者能以氣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蚿蛆》 《爾雅》曰：蒺藜，蚿蛆。《廣雅》曰：蚿蛆，蜈蚣。性能制蛇，卒見大蛇，便緣而啖其腦。《莊子》曰：蚿蛆甘帶，是也。今俗謂之百足。《魯連子》曰：百足之蟲，三斷不蹶，則其所持者衆也。故曰：諸侯有争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略】一名商距。《莊子》曰：使蚤負山，商距馳河。《三教珠英》曰：蜈蚣見蛇能以氣禁之。蓋土勝水，故蚿蛆搏

蛇。舊説蟾蜍食蜘蛆，蜘蛆食蛇，蛇食蟾蜍，三物相值，莫敢先動，是亦騎虎之義，不得下也。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一《蜘蛆》　《爾雅》曰：蒺藜，蜘蛆。《廣雅》曰：蜘蛆，蜈蚣。性能制蛇，卒見大蛇，便緣而啖其腦。《莊子》曰：蜘蛆甘帶，是也。今俗謂之百足。《魯連》曰百足之蟲，斷而不蹶，則其所恃者衆也。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蜈蚣。《爾雅》曰：蒺藜，蜘蛆。性能制蛇，見大蛇則噉其腦，蛇不動。而畏蚯蚓，每遇蚯蚓亦不敢動，蚯蚓以涎繞其足盡落。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釋蟲三・蜘蛆》　蛇，物之慘毒者。螣蛇，又蛇之神者，而蜘蛆能制之。故曰：螣蛇游霧而殆於即且。張揖《廣雅》云：蜘蛆，吴公也。《莊子》曰：蜘蛆甘帶。司馬彪曰：帶，小蛇。蜘蛆喜食其眼。《春秋考異郵》曰：土勝水，故蜘蛆搏蛇。宋均曰：蜘蛆生於土，蛇藏物屬於坎。坎，水也，爲隱伏也。今蜘蛆忽見大蛇，便緣而啖其腦。或曰：蛇虺見之而蟠伏，蜘蛆當其前以施禁法，蛇即爲之開口，蜘蛆入食其腸，復穴其旁而出。或曰：大蛇過一圍者，蜘蛆以氣禁之，蛇即死矣。蛇或遇之走匿水底，蜘蛆但浮水上禁之。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綖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今南人入山者，皆以竹管藏蜘蛆。蜘蛆知有蛇之地，輒動作於管中，草中蛇虺無不驚竄。又善嗅龍腥，其生深山大枯木中者，遇天將雨，雲穿拂而度，輒成羣争就最高處，作拏空欲奮之狀。今天台大木爲雷所震者，必有蜘蛆爲雷火所燒死。蓋是龍惡此屬，南方乃極有大者。《南越志》云：大者皮可以冒鼓，肉曝爲脯，美於牛肉。又云：長數丈，能噉牛，里人遇之則鳴鼓然炬以逐之。《嶺南異物志》云：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悉吴公也。葛洪賦曰：吴公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惡，屠裂取肉白如瓠，稱金争買爲羹脯。是也。而説者乃曰：山東人呼蜘蛛爲即且，亦能制蛇。郭璞以爲即且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許叔重又以即且爲蟋蟀，上蛇，蛇不能動，皆非也。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爾雅・釋蟲第十五》卷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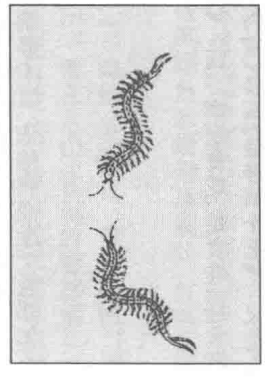
又　螾音引。衘音演。入耳。蚰蜒。

螾衘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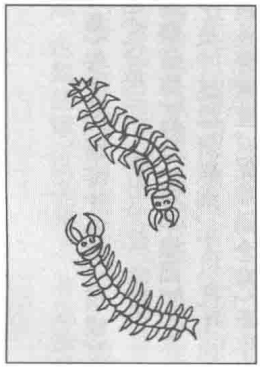
宋・蘇頌《本草圖經》

蜈　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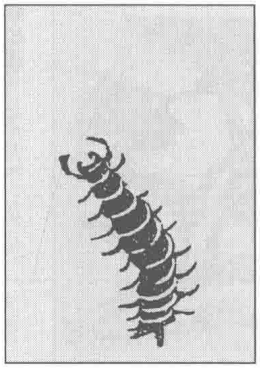
明・胡仕可《本草歌括》

蜈　蚣



明・王文潔《太乙仙製本草藥性大全》

蜈　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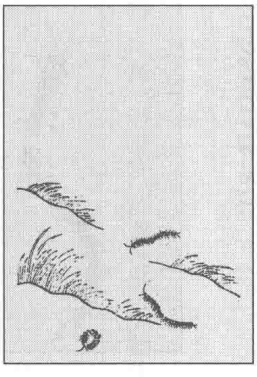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鳥獸》

蜚蛆即蜈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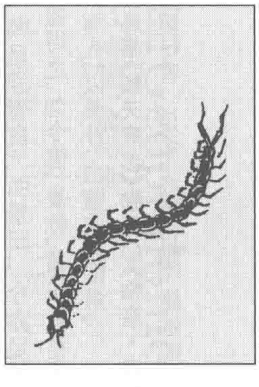
蚰蜒



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蝍蛆。方家説蚰蜒大者如釵股，色正黃，其足無數，如吴公狀。此蟲好脂油香，入人耳及諸竅中，故因以爲名。今蝸牛之無殼者俗呼蜒蚰，然蝸牛不能入耳，當以多足者爲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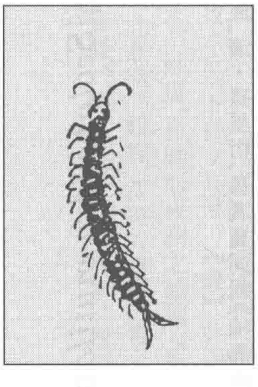
明・倪朱謨《本草彙言》

蜈　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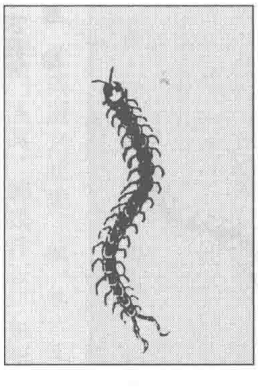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蜈　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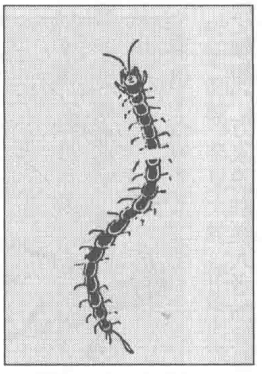
明・李中立《本草原始》

蜈　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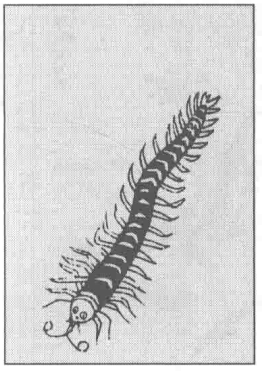
明・何鎮纂《本草綱目類纂必讀》

蜈蚣



明・汪昂《本草備要》

蜈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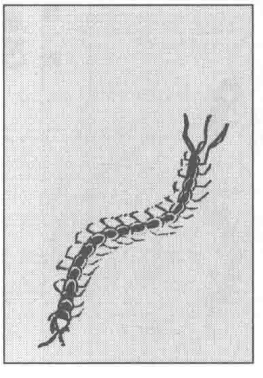
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一七八《蠍部》

蜈蚣圖



清・黃宮繡《本草求真》

蜈蚣



少棘蜈蚣*Scolopendra mutilans*

吳蚣

三國魏・吳普等述，清・孫星衍、孫馮翼同輯《神農本草經》卷三　吳蚣，味辛温，主鬼注蠱毒。啖諸蛇蟲魚毒，殺鬼物老精，温虐，去三蟲。《御覽》引云：一名至掌。大觀本在水蛭下。生川谷，《名醫》曰：生大吳江南，赤頭足者良。案《廣雅》云：蜈蚣，吳公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二《蟲之四・蜈蚣》【集解】《別録》曰：蜈蚣生大吳川谷及江南，頭足赤者良。弘景曰：今赤足者多出京口、長山、高麗山、茅山，於腐爛積草處得之，勿令傷，暴乾，黄足者甚多而不堪用，人以火炙令赤當之，非真也。蜈蚣嚙人，以桑汁、白鹽塗之即愈。

清・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卷五〇《物産・蟲屬》　蜈蚣。按：亦齒人，身黑，頭足赤，亦有黄足者。足多，或呼百脚，蜒蚰能制之。

多棘蜈蚣*Scolopendra multidens*

百節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二《蟲之四・蜈蚣》 時珍曰：蜈蚣，西南處處有之，春出冬蟄，節節有足，雙鬚歧尾，性畏蜘蛛，以溺射之即斷爛也。南方有極大者，而本草失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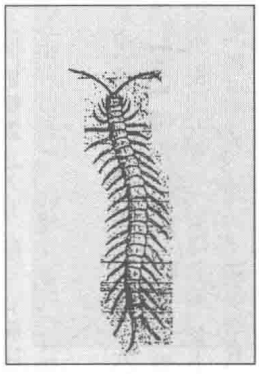
清・鄭文彩纂《廣東省瓊山縣志》 蜈蚣，一名蚿，一名百節蟲。節節有足，雙鬚歧尾。西南處處有之。

黑頭蜈蚣*Scolopendra negrocapitis*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二《蟲之四・蜈蚣》 《蜀圖》曰：生山南、川谷及出襄、鄧、隨、唐等州土石間，人家屋壁中亦有。形似馬陸，身扁而長。黑頭赤足者良。七八月採之。

蜈蚣*Scolopendra* sp.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蜈蚣。



地蜈蚣目Geophilomorpha 部

吐古、螾衍、蚰蜒、飛揚蟲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十五》 螾衍，入耳。**【注】** 蚰蜒。**【音義】** 螾，以忍反。衍，以善反。本又作蜒。蚰，音由。蜒，音延。《方言》云：宋魏之間蚰蜒謂之入耳。《字林》云：北燕人謂蚰蜒爲蚯蚓。上音奴六反，下音女其反。**【疏】** 此蟲象蜈蚣，黃色而細長，呼爲吐古。案：《方言》云：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蚰蜒，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蜈蠟，趙魏之間或謂之蚘虷，北燕謂之蚯蚓，江東人呼蜒，皆今蚰蜒，喜入耳者也。蚰，音由。蜒，音延。蠟，音麗。蚘，音扶。虷，音于。蚯，奴六切。蚓，音尼。蜒，音鞏。

綜述

《周禮注疏》卷四一《考證》 外骨內骨。**【疏】** 按《爾雅・釋蟲》：螾衍，入耳。按《方言》云：螾衍。注云：由延兩音，自關而東謂之螾衍。此一段與原文小異。《爾雅》云：螾衍，入耳。《方言》云：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螾蜒，其小。注云：蚰蜒，由延二字。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蚰蜒，由延二音。自關而東謂之螾蜒，螾，音引。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蜈蠟。音麗。趙、魏之間或謂蚘虷。扶于二音。北燕謂之蚯蚓。蚯，奴六反。蚓，音尼。江東又呼蜒，音蚓。案《爾雅》：螾衍，入耳。郭璞注云：蚰蜒。《釋文》云：衍，本又

作蚿。《方言》：宋、魏之間蚰蜒謂之入耳，所引有脱誤。又引《字林》云：北燕人謂蚰蜒爲蚯蚓。疏全引《方言》。此條文並同《廣雅》，蜄蠅、蚯蚓、蚘虸，蚰蜒也。本此。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蟲部中品總五十六種・二十一種陳藏器餘》 土蟲、蚰蜒並馬陸。【注】陶云：今有一細黄蟲，狀如蜈蚣，俗呼爲土蟲。按：土蟲無足，如一條衣帶，長四五寸，身扁似韭葉，背上有黄黑褷，頭如鏟子，行處有白涎，生濕地，有毒，雞喫即死。陶云：如蜈蚣者，正是蚰蜒，非土蟲也。蘇云：馬陸如蚰蜒。按：蚰蜒色正黄，不斑，大者如釵股，其足無數，正是陶呼爲土蟲者。此蟲好脂油香，能入耳及諸竅中，以驢乳灌之化爲水，蘇云似馬陸誤也。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蚰蚿，關東謂之蜿蚿，故《爾雅》曰：蜿蚿，入耳。以此蟲能入人耳，故得入耳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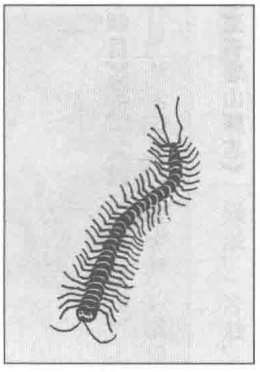
遼・釋行均《龍龕手鑒》卷二 蚰蜒。上音由，下音延。江南大者蜈蚣，小者蚰蜒也。

清・謝道承編纂《福建通志》卷一一《物産・邵武府》 蚰蜒。《爾雅》曰蜿蚿。疏曰：象蜈蚣，黄色而細長，喜入人耳，俗曰飛揚蟲。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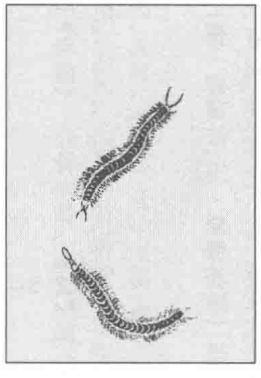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二《蟲部下品總五十六種・蜈蚣》

蜈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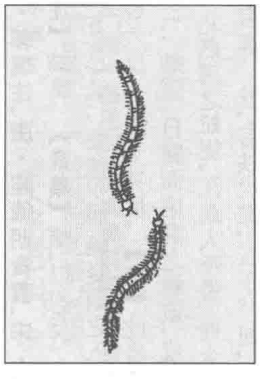
宋・王繼先《本草圖經》（紹興本草）

蜈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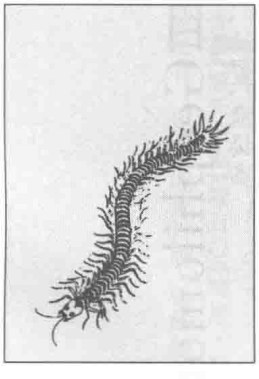
明・陳嘉謨《本草蒙筌》

蜈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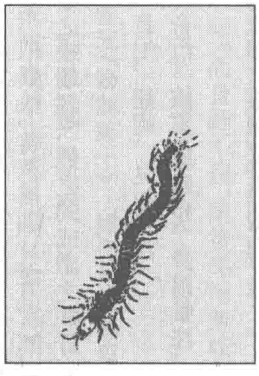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蜈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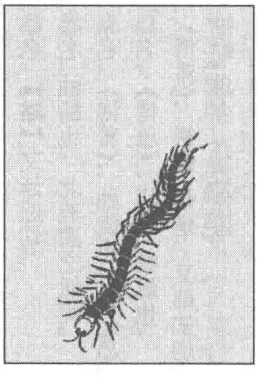
又（錢蔚起本）

蜈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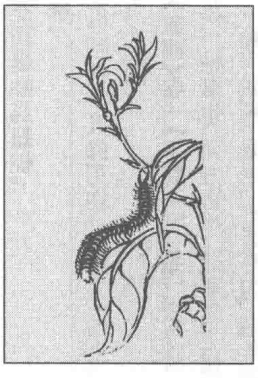
又（張紹棠本）

蜈蚣



明・高硯五編《本草簡明圖說》

蜈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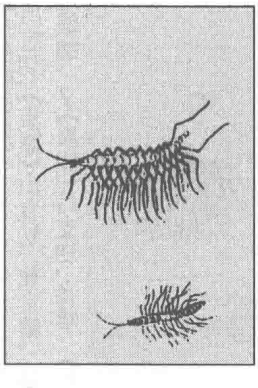
蚰蜒目Scutigeromorpha 部

蚰蜒科Scutigeridae 分部

入耳、蚰蜒、蜈蚣、草鞋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蚰蜒，蠼螋



題解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蚰：與周切，蚰蜒，又曰入耳也。蝣：同上。蜒。以然切，蚰蜒也。

又　衘：以淺切，蝡衘。蜬。同上。

又　蠼：所守切，螋也。又力支切，蚰蜒也。

又　蜒：雉良切，蚰蜒也。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一 蠼：蜓蚰別名。

蜓：《字林》：北燕謂蜓蚰爲蚯蚓。

又卷二 蜓：蚰蜓。

又卷三 螾：螾衍，蚰蜓。又餘刃切。《説文》同上。

蜄：螾蜄，蟲。衔。上同。

宋・丁度等修定《集韻》卷一《平聲一》 蠼。《博雅》：蜄蠼，蚰蜓。

蚓。蟲名。《博雅》：蚰蜓也。《方言》：北燕謂之蚯蚓。

又卷三《平聲三》 蜷。蚰蜷，蟲名，亦書作蜄，通作蜓。

又卷四《平聲四》 蚰。蚰蜷，蟲名。

又卷六《上聲下》 衔。蟲名，蚰蜓也。

又卷九《入聲上》 蚯。蟲名，蚰蜷也。北燕謂之蚯蚓。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蚰。夷周切，蚰蜷，蟲名，又仲六切，蟲名。

又 蜓。夷然切，蟲名。【略】又延面切。

又 蚯。女六切，蟲名，蚰蜷也。北燕謂之蚯蚓。

又 蚓。女夷切，蟲名。《博雅》：蚰蜓也。《方言》：北燕謂之蚯蚓。

又 蜄。仲良切，蟲名。《博雅》：蜄蠼，蚰蜓也。

又 蠼。山宜切。《博雅》：蜄蠼，蚰蜓。又鄰知切，又郎計切。

又 蜷。夷然切，蚰蜷，蟲名，亦書作蜄。

又 衔。以淺切，蟲名，蚰蜓也。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形聲八・蟲魚之聲・蟲之屬・本聲》 𧋁，以周切，蚰蜓也。从虫，由聲。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蚯：女六切，音衄。蚯蚓，蚰蜓別名，似蜈蚣，黄色而細。《方言》：蚰蜓，自關而東謂之螾衔，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蜄蠼，趙、魏之間或謂之蚑蚘，北燕謂之蚯蚓，江東人呼蛩。

又 蚓：年題切，音尼。蚯蚓。見前蚯注。

又 蜄：以淺切，音衍。螾蜄，蚰蜓也。詳前蚰注。

又 衔：俗蜄字。

又 蠼：申之切，音師。蜄蠼，蚰蜓別名。

又 蜄：仲良切，音長。蜄蠼，蚰蜓別名。見《廣雅》。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蟲部》 蚰：《唐韻》以周切，《集韻》夷周切，並音由。《玉篇》：蚰蜓。《爾雅注疏》：此蟲象蜈蚣，黄色而細長，呼爲吐舌。按《方言》云：蚰蜒，自關而東謂之螾蜄，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蜄蠼，趙、魏之間或謂之蚑蚘，北燕謂之蚯蚓，江東人呼蛩，皆今岫蜓，喜入耳者也。《本草》：蚰蜓長寸餘，死亦蜷曲如環。王逸《九思》：巷有兮蚰蜓。

又 蜓：《唐韻》以然切。《正韻》夷然切。並音延。蚰蜓，詳蚰字注。

又 蚯：《唐韻》、《集韻》並女六切，音忸。《玉篇》：蚯蚓，斑蚕。揚子《方言》：蚰蜓，北燕謂之蚯蚓。

又 蚓：《唐韻》、《集韻》並女夷切，音尼。《方言》：蚰蜓，北燕謂之蚯蚓。見蚯字注。

又 蜄：《唐韻》直良切，音長。揚子《方言》蚰蜓謂之蜄蠼。見蠼字注。

又 蠼：《唐韻》所宜切，《集韻》山宜切，並音簅。蚰蜓別名。揚子《方言》音麗。義蚰蜓，或謂之蜄蠼。又《廣韻》吕支切，音離。《集韻》郎計切，音麗。義並同。

綜述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二《蟲之四・蚰蜓》【附録】 蚰蜓。《拾遺》：藏器曰：狀如蜈蚣而甚長，色正黄，不斑。大者如釵股，其足無數，好脂油香，故入人耳及諸竅中，以驢乳灌之即化爲水。時珍曰：處處有之，牆屋爛草中尤多，狀如小蜈蚣，而身圓不扁，尾後禿而無歧，多足。大者長寸餘，死亦蜷屈如環。故陶弘景誤以爲馬陸也。其入人耳，用龍腦、地龍、硇砂單吹之皆效。或以香物引之。《淮南子》云菖蒲去蚤虱而來蛉蛩，即此蟲也。揚雄《方言》云：一名入耳，一名蚑蚘，一名蚯蚓，一名蜻蛉，又一種草鞋蟲，形亦相似而身扁亦能入人耳中。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之三《釋蟲》 螾衔，入耳。蚰蜓。鄭注梓人云：郤行，螾衍之屬。《釋文》：此蟲能兩頭行，是郤行也。《淮南・泰族篇》云：昌羊，《説林篇》即昌蒲。去蚤蝨而人弗席者，爲其來蛉窮也。《御覽》引高誘注，蛉，窮，幽，冀謂之蜻蛉，入耳之蟲也。《方言》云：蚰蜓，自關而東謂之螾蜄，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蜄蠼，趙、魏之間或謂之蚑蚘，北燕謂之蚯蚓。郭注：江東又呼蛩。按：蛩即蛉窮之合聲，螾蜄，蚰蜓聲相轉。蚯蚓，蜻蛉聲相近，入耳螾蜄亦音轉字變也。邢疏云：此蟲象蜈蚣，黄色而細長呼爲吐

舌。陳藏器《本草》云：好脂油香，能入耳及諸竅中，以驢乳灌之化爲水。按：今蚰蜒青黑色多足，雞倉之死，其所食脂油，人食之亦死。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物産二》 蚰蜒處處有之，墻屋爛草中尤多。狀如小蜈蚣，而身圓不扁，尾後禿而無歧，多足。大者長寸餘，死亦蜷屈如環。一名入耳，一名蚯蚓。《本草綱目》。按：臨潼、蒲城諸志俱有之。

清・李元《蠕範》卷五《物制第十》 鰻煙化蟲蚋爲水，驢溺化蚰蜒爲水，獅乳化牛羊之乳爲水，獺血化雞鴨之血爲水。

蚰蜒，蚯蚓也，蝡衍也，蜿蠪也，蚘虸也，蛉窮也，蛸蚳也，斑蛩也，入耳也，草鞋蟲也。狀似蜈蚣，長二三寸，大如釵股，背黄黑，其足無數，尾禿無歧。死亦卷曲如環。聞人髮脂香，入人耳及諸竅中，以驢乳灌之即化爲水。腐草所化，或曰螺子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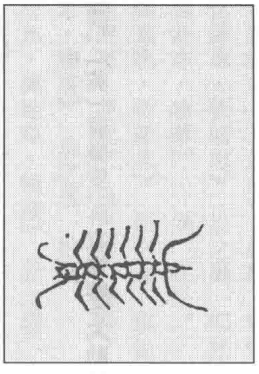
清・王應斗纂《定安縣志》卷一《輿地・物産・蟲屬》 蚰蜒，象蜈蚣而紅，如燈心大，多足。每沿牆壁上，蹂躪之則光出。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草鞋蟲》 《本草綱目》：草鞋蟲，似蜈蚣而小，喜入人耳。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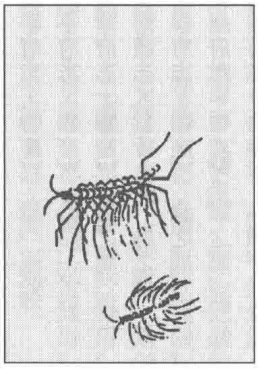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金陵本）

蚰蜒，蠼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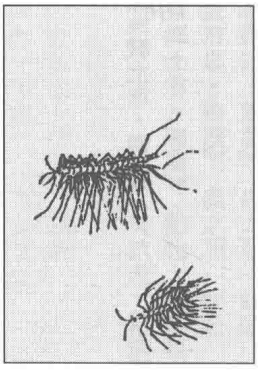
又（錢蔚起本）

蚰蜒，蠼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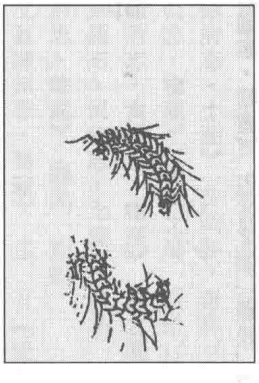
又（張紹棠本）

蚰蜒，蠼螋



明・高硯五編《本草簡明圖説》

蠼螋



蠼螋・簡明

蚰蜒*Scutigera* sp.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蚰蜒。

地理分佈部

華北分部

明嘉靖一九年《河間府志・土産》 蚰螾。
清康熙一二年《昌平州志・物産志》 昆蟲：蜈蚣。
清康熙二三年《宛平縣志・物産》 蟲類：蚰蜒，【略】 蜈蚣。
清康熙二四年《大興縣志・物産考》 蟲類：蚰蜒，【略】 蜈蚣。
清雍正一二年《山西通志・物産》 百足蟲。
清雍正一三年《畿輔通志・土産》 蟲屬：蜈蚣【略】 蟥衙。
清乾隆八年《滄州志・物産》 蟲屬：蜈蚣，蟥衙。
清乾隆二一年《祁州志・物産》 蟲屬：蚰蜒。
清光緒六年《寧河縣志・風物》 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七年《武清縣志・物産》 蚰蜒。
清光緒九年《清水河廳志・物産》 蟲之屬：蚰蜒，【略】 百足蟲。
清光緒一二年《順天府志・風土》 蟲屬：蜈蚣
清光緒二一年《天津府志・物産》 蟲屬：蜈蚣，【略】 蟥衙。

東北分部

清乾隆元年《盛京通志・物産》 蟲豸之屬：蜈蚣，【略】 蚰蜒。
清乾隆四四年《盛京通志・物産二》 蟲豸類：蚰蜒，【略】 蜈蚣。
清光緒一一年《奉化縣志・志物産》 蟲豸類：蚰蜒。
清光緒一七年《吉林通志・食貨志・物産》 蟲屬：蚰蜒，蜈蚣。
清光緒二〇年《黑龍江外記》卷八 蜈蚣。

華東分部

明正德一一年《建昌府志・物産》 蟲之屬：蜈蚣。
明嘉靖四年《延平府志・物産（府六縣同）》 蟲之屬：蜈蚣。
明嘉靖五年《廣信府志・食貨志・物産》 蟲之屬：蜈蚣。
明嘉靖六年《九江府志・食貨志・物産》 蟲屬：蜈蚣。
明嘉靖二〇年《建寧府志・物産》 蟲：蜈蚣。
清康熙一二年《太平府志・物産》 蟲品：多蜈蚣。
清康熙二二年《金華府志・物産》 蟲之屬：蜈蚣。
清康熙二三年《江南通志・食貨志》 蟲之屬：蜈蚣。
清康熙三二年《建寧府志・物産》 蟲之屬：吳蚣。
清康熙三四年《常州府志・物産》 蟲之屬：蜈蚣。
清康熙五〇年《衢州府志・物産》 蟲類：蜈蚣。
清康熙五六年《諸羅縣志・物産志》 蟲之屬：蜈蚣。
清康熙六〇年《安慶府志・物産》 蟲類：蜘蛆。

清雍正一一年《揚州府志・物產》倮之屬：蜈蚣。
又《寧波府志・鹽政・物產》蟲之屬：蜈蚣。
清乾隆二年《福建通志・物產・福州府》蟲之屬：蜈蚣。
又《延平府》蟲之屬：蜈蚣。
又《邵武府》蟲之屬：蜈蚣，蚰蜒。
又《建寧府》蟲之屬：蜈蚣。
又《興化府》蟲之屬：蜈蚣。
又《泉州府》蟲之屬：蜈蚣。
又《漳州府》蟲之屬：蜈蚣。
又《龍巖州》蟲之屬：蜈蚣。
又《汀州府》蟲之屬：蜈蚣。
又《福寧府》蟲之屬：蜈蚣。
又《臺灣府》蟲之屬：蜈蚣。
清乾隆一五年《鎮江府志・物產》藥屬：蜈蚣：出京口。
清乾隆一七年《臺灣縣志・土產》蟲之屬：蜈蚣。
又《潁州府志・貨物志・物產》蟲類：蚰蜒。
清乾隆二二年《太平府志・物產志》蟲類：蜈蚣。
清乾隆二九年《鳳山縣志・雜志・物產》凡蟲之屬：蜈蚣，【略】蚰蜒。
清乾隆五二年《永春州志・物產》蟲之屬：蜈蚣，【略】蚰蜒。
清乾隆五三年《婁縣志・貨物志》蟲之屬：蜈蚣。
清嘉慶一五年《揚州府志・物產》倮之屬：蚰蜒，蜈蚣。
清嘉慶一六年《海州直隸州志・輿地考・物產》介屬：蜈蚣。
清道光四年《寧都直隸州志・土產志》蟲類：蜈蚣。
清道光一四年《彰化縣志・物產志》蟲之屬：蜈蚣。
清道光一六年《雲台新志・物華》介屬：蜈蚣。
清咸豐二年《噶瑪蘭廳志・物產志》蟲之屬：蜈蚣，【略】青龍。
清咸豐一〇年《袁州府志・物產》蟲之屬：蜈蚣。
又《濱州志・風俗志・物產》蟲之屬：蚰蜒。
清同治九年《湖州府志・輿地略・物產》蟲之屬：蜈蚣。
清同治一〇年《淡水廳志・物產志》蟲屬：蜈蚣。
清同治一一年《南康府志・地理志・物產》蟲之屬：蜈蚣。
又《饒州府志・地輿志・物產》蜈蚣。
又《建昌府志・地理志・物產》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元年《通州直隸州志・民賦志・物產》蟲之屬：蜈蚣。
又《南安府志・物產》蟲類：蜈蚣，【略】百足蟲。
清光緒二年《撫州府志・地理志・物產》蟲之屬：有蜈蚣，【略】有百足蟲。
清光緒三年《漳州府志・物產》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四年《金山縣志・志餘》蟲類：蜈蚣。
清光緒五年《青浦縣志・土產》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八年《寶山縣志・物產》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一年《松江府志・物產》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一二年《盧州府志・風土志・物產》蟲豸屬：有即且。
清光緒一七年《苗栗縣志・土產考》蟲屬：蜈蚣：有紅，青二種。
清光緒二〇年《臺灣通志・物產》蟲魚類：蚰蜒，【略】青龍，【略】蜈蚣。
又《澎湖廳志・物產志・蟲魚》蟲豸之屬：蜈蚣。
清光緒二一年《恒春縣志・物產》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二四年《邵武府志・物產》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二八年《德州鄉土志・物產》動物天然產蜈蚣。
清光緒三二年《高唐州鄉土志・物產》天然產・動物門・蟲類：蚰蜒。

中南分部

明弘治元年《岳州府志》巴陵縣・物產志・昆蟲：蜘蛆。
明弘治一三年《黃州府志・土產》黃岡縣・毒蟲：蜈蚣。
明正德一六年《瓊台志・物產》蛇蟲之屬：蜈蚣，蚰蜒。
明嘉靖一七年《常德府志・食貨志・物產》蟲之屬：蜈蚣。
明嘉靖三九年《廣東通志・民物志・土產》蟲品：多蜘蛆。
清康熙八年《安陸府志・物產》蟲品：蜈蚣。
清康熙二六年《羅定直隸州志・物產》蟲：有【略】蜈蚣。
又　西寧縣・蟲：有【略】蜈蚣。

清雍正八年《連平州志・物産》蟲類：蜈蚣，【略】百足蟲。

清雍正九年《河南通志・物産》蟲類：蚰蜒，【略】蜈蚣。

清雍正一一年《廣西通志・物産・太平府》附：蜈蚣。

清乾隆一〇年《梧州府志・輿地志・物産》蟲之屬：蜈蚣。

清乾隆一二年《長沙府志・物産志》蟲之屬：蜈公。

清乾隆一九年《荆門州志・物産》蟲之屬：蜈蚣。

清乾隆二八年《衡州府志・物産》蟲之類：蜈蚣。

清乾隆三〇年《辰州府志・物産考》蟲之屬：蚰蜒，【略】曰蜈蚣。

清嘉慶六年《廣西通志・輿地略・物産》太平府：蜈蚣。

清嘉慶一八年《常德府志・物産考》蟲：蜈蚣。

清嘉慶二四年《會同縣志・土産》蟲屬：蜈蚣。

清嘉慶二五年《郴州總志・物産志》蟲之屬：蜈蚣。

又《瓊東縣志・土産》蟲屬：蜈蚣。

清道光八年《萬州志・土産》蟲類：蜈蚣，【略】蚰蜒。

又《永州府志・貢貨志・物産》蜈蟧，【略】蜈蚣。

清道光一三年《肇慶府志・輿地・物産》蟲之屬：蜈蚣，【略】百足。

清道光二九年《寶慶府志・户書》蟲：蜈蚣。

清咸豐七年《瓊山縣志・輿地志・物産》蟲類：蜈蚣。

清同治七年《荆門直隸州志・物産》蟲之屬：蜈蚣。

清同治八年《直隸澧州志・貢貨志・物産》動類：蚰蜒，【略】蜈蚣。

清同治九年《連州志・物産》蟲屬：蜈蚣。

清同治一二年《沅州府志・物産》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三年《惠州府志・雜識・物産》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四年《新寧州志・物産》蟲屬：蜈蚣。

又《定安縣志・物産》蟲屬：蜈蚣，【略】蚰蜒。

清光緒五年《廣州府志・輿地略・物産》蟲豸類：蜈蚣。

清光緒六年《荆州府志・地理志・物産》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一〇年《黄州府志・物産》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一三年《光州志・土産志》蟲之屬：蚰蜒，【略】蜈蚣。

清光緒一五年《高州府志・輿地志・物産》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一八年《臨高縣志・物産》昆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二〇年《鬱林州志・物産》蜈蚣。

清光緒二四年《嘉應州志・物産》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三四年《靖州鄉土志・物産志・動物》蟲之屬：蜈蚣。

又《崖州志・輿地志・物産》昆蟲類：蜈蚣。

又《澄邁縣志・輿地志・物産》蟲屬：蜈蚣，蚰蜒。

西南分部

明嘉靖三四年《貴州通志・土産》蟲之屬：蜈蚣。

清乾隆四年《廣西府志・物産》本府，螫之屬：蜈蚣。

清乾隆一二年《直隸達州志・物産》蟲類：蜈蚣。

清嘉慶二三年《邛州直隸州志・貢貨志・物産》蟲之屬：蜈蚣，【略】蚰蜒。

清道光二一年《龍安府志・貢貨志・物産》蟲屬：蜈蚣。

又《遵義府志・物産》蟲類：蜈蚣。

清咸豐一〇年《邛巂野録・方輿類・物産》蟲之屬：百節蟲，【略】蜈蚣，【略】蚰蜒。

清光緒一三年《越雋廳志・物産志》蟲屬：蜈蚣。

清光緒二一年《敘州府志・物産》蟲類：蜈蚣。

清光緒三〇年《順寧府志・貢貨志・物産》麟蟲之屬：蜈蚣。

清光緒三一年《廣南府志・物産》蟲屬：蜈蚣。

西北分部

明弘治一四年《寧夏新志・物産》蟲類：蚰蜒。

清雍正一三年《陝西通志》 豸屬：蜈蚣【略】百足，【略】蚰蜒。

清乾隆一一年《靜寧州志・物産》 蟲屬：蜈蚣，蚰蜒。

清乾隆一八年《涇州志・物産》 蟲類：蚰蜒。

清乾隆二七年《西寧府志・物産》 蟲之類：蚰蜒。

清乾隆二八年《狄道州志・物産》 蟲豸：蚰蜒。

清乾隆二九年《直隸秦州志・物産》 蟲：蚰蜒，【略】蜈蚣。

清乾隆四四年《西安府志・食貨志・物産》 豸屬：蜈蚣【略】，蚰蜒。

清嘉慶七年《延安府志・物産》 延綏鎮，蟲屬：蚰蜒膚施，甘泉有。

清嘉慶二四年《崆峒山志・物産》 蟲：蜈蚣，蚰蜒。

清光緒三一年《綏德州志・物産》 蟲屬：蚰蜒。

倍足綱 Diplopoda 總論

提要

倍足綱動物與人類的關係也很密切，人們的活動場所隨處可見，記述的內容不如唇足綱多而廣泛。古人圍繞與人類關係的密切程度，或視當時可觀察到而展開，同樣依靠體形、體色、斑紋和步足數量等，除極少數可鑒別到科、屬級階元外，一般僅能鑒別到目級或科級階元。

倍足綱總部編纂的條目主要出處來自我國一九一一年之前各個歷史時期的古籍及地方志，遵循如下原則：（一）按《中華大典·生物學典·動物分典》編纂細則等有關文件和動物分典學術例會規定進行編纂；（二）儘可能多地收録有關的内容，相同的内容則注重新穎性，同時注重選擇不同歷史時期的古籍，對於地方志中的資料，僅選擇了有具體描述的内容；（三）目、科、種級階元的鑒定依據，主要是資料中相關的圖表、地理分佈，並借鑒了現代一些專家的考證結論。

編纂中存在的問題：

一、馬陸在古籍中的别名很多，但是具體的特徵卻記載得很少，故整理的資料偏重於别名的考證。

二、倍足綱中，除了山蛩目資料比較好歸類外，其他各目很難從極簡單的古籍資料描述中區分，按『宜粗不宜細』的編寫原則，把大多數馬陸的資料放到了倍足綱總部中，只把個别外部特徵比較接近實際種類的資料分到了帶馬陸目和姬馬陸目中。

蚿、商蚷、馬蠲、馬蚰、馬軸、馬蝍、馬蜣、蚼、馬蠸、蚚、百脚蟲、馬蚿

題解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卷下前　蚿馬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馬蠲也。从虫目，益聲，了，象形。《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古玄切。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第十五》卷下前　蚿，音閑。馬蜣。馬蠲、蚼，俗呼馬蝍。蜣，音棧。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虫部》　蚚：胡田切。馬蚚也。

又　蠲：古玄、古迷二切。蟲也。明也，除也，又疾也。

又　蜣：仕板切。馬蜣也。

又　蝍：直六切。馬蚚也。

又　蚿：平間切。馬蠲也。

南唐·徐鍇撰，朱翱反切《説文繫傳》卷二五　：馬蠲也。从虫目，益聲。了，象形。《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古玄切。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一　蚿：蟲名。蚚。馬蚚，蟲。一名百足。

又卷四　蜣：馬蜣，蟲名。

又卷五　蝍：馬蚚，蟲。

宋·丁度等修定《集韻》卷二　蚿：《爾雅》：蚿，馬蜣。

又卷三　蚿：馬蚿，蟲名。

又卷五　蛾：仕版切。蟲名。《爾雅》：蜆，馬蛾，一曰蟬，大黑者謂之蛾。文三。

又卷九　蚰：蜒。蟲名。《方言》：北鄙謂馬蚿，大者曰馬蚰，或作蜒。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蜆：何間切。《爾雅》：蜆，馬蛾，一曰蝮蜪也。一曰蚍蜉子。又魚巾切。

又　蚿：胡千切。馬蚿，蟲名。又胡涓切。

又　蠲：圭玄切。蟲名。《説文》：馬蠲也。引《明堂月令》腐草爲蠲。一曰明也，潔也。又涓畦切。

又　蚓：規倫切。蟲名，馬蛾也。

又　蜒：仲六切。蟲名。《方言》：北鄙謂馬蚿，大者曰馬蚰，或作蜒。

又　蚷：求於切。商蚷，蟲名，北燕謂之馬蚿。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蚿：瑚連切，音賢。馬蚿形如蚯蚓，紫黑色，足多，寸斷之即寸行，觸之即側臥如環，故又名刀環蟲。蘇恭、寇宗奭謂此蟲死則側臥如刀環，非也。有馬陸、馬蠖、馬蠲、百足、百節、千足諸名。《魯連》引古語曰：馮功。《莊子》曰：商蚷。《爾雅》曰：馬蛾。《方言》：北方曰蛆蝶，大者曰馬蜒，幽州曰秦渠，其爲蚿一也。在山而大者，烏斑色，長二三寸，能登木羣吟，名飛蚿。蘇恭謂斑色如蚰蜒，亦非蚰蜒，色黄不斑也。

又　蚓：舊注：馬蛾。按：馬蛾，一名馬蠲，俗因蠲、均聲近，譌作蚓。舊注：音均，非。

又　蜆：舊注：音閑，蟲也，一名馬蛾，一名馬蠲。按《爾雅》：蜆，馬蛾，即馬蚿。蜆、蚿音義並同，當即蚿字重文。舊本分賢、閑二音，各爲注，未詳。蚿、蜆同物，賢、閑音相近也。

又　蛾：助諫切，音棧。蟬别名。《方言》：蟬謂之蛾。蟬有蛾名，非蟬蛾同一字。《六書故》謂蟬亦作蛾，以蛾爲蟬字重文，誤也。舊注汎云馬蛾蟲，不詳。言馬蛾即馬蠲亦誤。

又　蜒：昌六切，音逐，馬蜒，蚿别名。

又　蠲：圭淵切，音涓。《説文》：馬蠲也，即馬蚿。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蚿：《唐韻》、《正韻》胡田切，《韻會》胡千切，並音賢。《廣韻》：馬蚿，蟲。《莊子・秋水篇》：夔憐蚿，蚿憐蛇。《博物志》：百足，一名馬蚿，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本草》：馬蚿，形如蚯蚓，紫黑色，觸之即側卧如環，故又名刀環。又紫蚿。《本草》：石蚓，一名紫蚿。互詳蛾、蜒二字注。又《集韻》胡涓切，音懸。義同。

又　蜆：《唐韻》户閒切，音閑，蟲名。《爾雅・釋蟲》蜆，馬蛾。疏：蜆，蟲，一名馬蛾，一名馬蠲蚓。俗呼馬蜒。《類篇》：一曰蝮蜪也，一曰蚍蜉。又《集韻》魚巾切，音銀。義同。

又　蛾：《唐韻》士板切，《集韻》士限切，並音棧。《爾雅・釋蟲》：蜆，馬蛾。注：馬蠲也。俗呼馬蜒。又《廣韻》士諫切，音輚。義同。又《集韻》才仙切，音錢，蟲名。

又　蚓：《集韻》規倫切，音鈞。《類篇》：蟲名，馬蛾也。

又　蜒：《唐韻》直六切，音逐。《博雅》：馬蜒，馬蚿也。

又　蠲：《唐韻》古玄切，《集韻》、《韻會》圭玄切。並音涓。《説文》：馬蠲，蟲也。《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

綜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蜆，馬蛾。【注】馬蠲，蚓，俗呼馬蜒。【音義】蜆，音閑。蛾，郭仕板反。《字林》仕免反，或仕簡反。施，仕娩反。蠲，古玄反。《説文》云：《明堂月令》腐草爲蠲。蚓，音均。蜒，丈六反。《字林》云：蜒馬。【疏】蜆，蟲，一名馬蛾。一名馬蠲。蚓，俗呼馬蜒。《方言》云：馬蚿，北燕謂之蛆蝶，其大者謂之馬蚰是也。蚿，音弦。蛆，子余切。蚰，音逐。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戴震疏證）卷一一　馬蚿。音弦。北燕謂之蛆蝶，蜘蛆。其大者謂之馬蚰。音逐。今關西云。案《廣雅》：蛆渠，馬蜒、馬蚿也。《莊子・秋水篇》：夔憐蚿。《釋文》司馬云：馬蚿，蟲也。夔一足，蚿多足。《廣韻》：馬蚿，蟲，一名百足。【注】内蜘蛆當作音蜘蛆之蛆。

三國魏・吴普等述，清・孫星衍、孫馮翼同輯《神農本草經》卷三　馬陸，味辛温，主腹中大堅癥，破積聚，息肉，惡創，白禿。一名百足。生川谷。吴普曰：一名馬軸。《御覽》。

《名醫》曰：一名馬軸，生元菟。

案《説文》云：蠲，馬蠲也。从虫目，益聲，了象形。《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廣雅》云：蛆蝶，馬蜒、馬蚿也。又馬踐，蠽蛆也。《爾雅》云：蜆，馬踐。郭璞云：馬蠲，蚓，俗呼馬蜒。《淮南子・時則訓》云：季夏之月，腐草化爲

蚘。高誘云：蚘，馬蚿也。幽、冀謂之秦渠。又《氾論訓》云：蚘，足衆而走不若蛇。又《兵略訓》云：若蚘之足。高誘云：蚘，馬蠷也。《方言》云：馬蚿，北燕謂之蛆渠，其大者謂之馬蚰。《博物志》云：馬蚿，一名百足，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昆蟲草木略第二・蟲魚類》 馬陸，似蜈蚣而小，尤多脚，不能毒人。曰百足，曰馬軸，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此也。

又 馬蝬。《爾雅》云：蜈，馬蟧。郭云：馬蠷，蚓，俗呼馬蝬。《方言》云：北燕謂之蛆螾，其大者謂之馬蚰，蚰即蝬也。

宋・吳淑《事類賦》卷三〇《蟲部》 亦聞馬蚿，百足。《博物志》曰：馬蚿，一名百足，中斷則頭尾各行。

宋・薛瑩輯《孔子集語》卷上《依賢第八》 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故不貧。馬蚿斬而復行者，輔足衆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二《蟲之四・馬陸》 【釋名】百足、《本經》。百節、《衍義》。千足、《炮炙論》。馬蚿、音弦。馬蠷、音拳。馬蠷、郭璞。馬軸、《別録》。馬蟧、《爾雅》。飛蚿蟲、李當之。刀環蟲、藤恭。蛩。弘景曰：此蟲甚多，寸寸斷之亦便寸行。故《魯連子》云：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莊子》蚿憐蛇，是矣。

【集解】《別録》曰：馬陸生玄菟川谷。弘景曰：李當之云此蟲長五六寸，狀如大蛩，夏月登樹鳴，冬則入蟄，今人呼爲飛蚿蟲。今有一種細黄蟲，狀如蜈蚣而甚長，俗名土蟲，雞食之醉悶至死，方家既不復用，市人亦無取者。未詳何者，的是。恭曰：此蟲大如細筆管，長三四寸，斑色，亦如蚰蜒。襄陽人名爲馬蚿，亦呼馬蚰。又名刀環蟲，以其死側卧狀如刀環也。有人自毒服一枚便死也。敩曰：千足蟲頭上有白肉，面并觜尖，把着腥臭氣入人頂，能致死也。宗奭曰：百節身如槎，節節有細蹙文起，紫黑色光潤，百足，死則側卧如環。長二三寸，大者如小指。古墻壁中甚多，入藥至鮮。時珍曰：馬蚿處處有之，形大如蚯蚓，紫黑色，其足比比至百而皮極硬，節節有横文，如金線，首尾一般大，觸之即側卧局縮如環，不必死也。能毒雞犬。陶氏所謂土蟲乃蛆蜒也，死亦側踡如環，雞喜食之。當以李當之之説爲準也。

【正誤】藏器曰：按土蟲無足如一條衣帶，長四五寸，身扁如韭葉，背上有黄黑襉，頭如鏟子，行處有白涎，生濕地，雞嗅即死。陶云：土蟲似蜈蚣者乃蚰蜒，非土蟲，亦非馬陸也。蕪云：馬陸如蚰蜒亦誤矣，按蚰蜒色黄不斑，其足無數。時珍曰：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度古，俗呼土蠶，身形似衣帶，色類蚯蚓，長一尺餘，首如鏟，背上有黄黑襉，梢觸即斷，常趁蚓，掩之則蚓化爲水。有毒，雞食之輒死。據此則陳藏器所謂土蟲者，蓋土蟲也。陶氏誤以蚰蜒爲馬陸，陳氏亦誤以土蠶爲土蟲矣。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商蚷，秦渠，馮功，馬蚿，百足，刀環蟲也。即且，蜈蚣，蠼螋一類也。《魯連》引古語曰：馮功之蟲，三段不僵。《墨子》引作百足之蟲，三斷不蹶。則馮功即百足矣。《爾雅》曰：蜈，馬蟧。《方言》曰：馬蚿，北方曰蛆螾，大曰馬軸，軸亦作蝬。《淮南子》曰：若蚘之足衆。注：讀溪，當音汧。幽州曰秦渠，一曰馬陸，其大如指。《莊子》曰使商蚷馳河，即刀環蟲也。

清・杭世駿《續方言》卷下 蚘，馬蚿也。幽、冀謂之秦渠。蚘，讀奚徑之徑。許慎《淮南子・時則訓》注。

清・阿桂等纂修《盛京通志》卷一〇七《物産二》 馬陸，一名百足，斷之能行，觸之則捲，俗呼百脚蟲。深山叢樹中間有之，不若南中之多。

清・劉玉麐《爾雅校義》卷下《釋蟲第十五・蜈馬蟧》 蜈，馬蟧。【注】馬蠷，蚓，俗呼馬蝬。蚓，《釋文》作蚓，音均。《玉案》、《玉篇》：蚓，鼠也。蓋即釋鼠鼫字。《類篇》云：蚓，馬蟧也，蜈之爲蚓，以聲轉也。郭注：蓋謂蜈名馬蠷，又名蚓耳。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第十五》 蜈，馬蟧。馬蠷，蚓，俗呼馬蝬。

《廣雅》云：蛆螾，馬蝬，馬蚿也。又云馬蟧，蠽蛆也。《方言》云：馬蚿，北燕謂之蛆螾，其大者謂之馬蚰。郭注：蚿，音弦。

清・李元《蠕範》卷八《物壽第十六》 黿剔而不死，蚿斷而不死，蛭斷而不死，脆蛇斷而不死，龜解肌而不死，蝸羸泥壁而不死，石螺溺醋而不死。

蚿，蚓也，蛩也。蚘也，蜈也，馬蚿也，飛蚿也，馬蚰也，馬陸也，馬蠷也，馬蠷也，馬蟧也，馬蝬也，馬蝬也，蠽蛆也，蛆螾也，秦螾也，商蚷也，百足也，百節也，千足也，馮功也。如蚓，紫黑色，長二三寸，頭有白肉，面赤觜銳，身如槎節，節節有細蹙，文如金線。多足比比至百，寸斷之即寸行，中斷之即分行而去。觸之則側臥如環，其尾後戴火如蠶蠋。有人把之，則臭氣入頂，可以致死。其在山而大者烏斑色，長五六寸，夏則登木鼕吟，冬則入蟄，謂之山蛩。

清・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卷五〇《物産・蟲屬》 馬蚿。《昌平州志》作馬陸。按：亦善鳴。《莊子・秋水篇》注：商蚷，北燕謂之馬蚿。《方言》：北燕謂之蛆螾。高誘《吕覽注》：幽州謂之秦渠。今驗其足甚多，寸斷便

寸行，土人亦呼之百脚蟲，紫黑色，人觸之即側臥。

清・魏式曾纂《直隸澧州志・食貨志・物産・動類》 馬蚿。多足，紫黑色，長二三寸，能登木羣吟，寸斷之即寸行，觸之即側卧如環，故又名刀環。有馬陸、馬蠷、馬蠲、百節、千足之名。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馬蚿》 《正字通》：馬蚿，《魯連》名馬功，《莊子》名商距，《爾雅》名蝍，又名馬蛾。其形如蚯蚓，紫黑色，足多，寸斷之即寸行，觸之即側卧如環，故又名刀環蟲。又名馬陸，又名馬蠷，又名馬蠲，又名馬軸，又名馬蛈，又名馬蛸，又名馬蛨，又名馬蛆，又名截蛆，又名蛆螶，又名秦渠，又名百節，又名百足，又名千足，又名蚹。旭按：此物多生濕地，其狀類蜈蚣，長寸餘，足尤多而長，背皮極硬，灰黑色，節節有紋如金線，其行如飛，螫人甚毒，置地中，雞不敢食，或又名緯骨蟲，又名梳油蟲。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八章《節足動物・多足類》 馬陸：五十八圖。每環節有肢二對，乃合二環節爲一節。外觀如一環節生二對足，而實仍爲一環節生一對足者。



第五十八圖　馬陸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馬陸，體成圓柱狀，每環節率有足二對。

雜録

《莊子》（晉・郭象注）卷六《秋水》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踔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略】

《廣雅》 云：蛆渠，馬蚿。

晉・張華《博物志》卷四《物性》 百足，一名馬蚿，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蜮馬蝍》 蜮，百足，宜閑焉。一名馬逐，馬所逐也。蠻自防蜮，人閑之。

宋・薛瑄輯《孔子集語》卷上《依賢第八》 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故不貧。馬蚿斬而復行者，輔足衆也。

明・顧起元《説略》卷二十九《蟲注上》 帶無足，羚一足，獐三足，從從六足，龜龜八足，鱟十二足，海月三十足，蜈蚣四十足，馬蚿百足。三足之蟾，氣中人。四足之蟹，毒中人。鳥鰂八足，懷板而含墨。射工三足，角弩而氣矢。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昆蟲・憐蛇》 蚿，一名蛆渠，一名馬蚰，一名馬蝍，一名蜮，一名緯骨蟲，一名百節蟲，一名刀環蟲，一名商距，一名馬軸，一名馬陸。身如槎，節節有細蹙紋。蓋百足蟲也。《莊子》曰：夔憐蚿，蚿憐蛇。言夔以少而羨多，蚿以有而羨無。蓋蛇無足亦足，夔一足亦足，蚿百足亦足，豈容歆羨于其間哉。

清・惠棟《九經古義》卷一一《禮記古義》 腐草爲螢。《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説文》云：馬蠲也。《時則訓》作腐草化爲蚹。高誘注曰：蚹，馬蚿，一曰螢火。

帶馬陸目 Polydesmida 部

百足蟲、百錢蟲、刀環蟲、香蚿蟲

綜述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動物四》 蚿：，胡田切。馬陸也，多足，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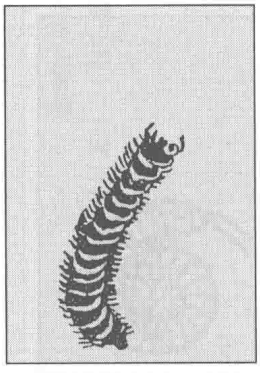
名百足蟲。狀如穿百錢，亦謂百錢蟲。死則側卧如刃環，故又謂刀環蟲。莊周曰：夔謂蚿，吾以一足踔踔而行，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爾雅》曰：蝍，馬蜪。《方言》曰：馬蚿，北方謂之蛆蝶，大者謂之馬軸，軸亦作蛭。《淮南子》曰：若蚿之足衆而不相害。注曰：讀若溪。蚿，馬蚿，幽州謂之秦渠。

清・姚文栴等纂《上海縣續志》卷八《物産・蟲之屬》 馬蚿。俗名香蚿蟲，生陰溼之地。静止時，側蟠其體，盤旋如鐘表之法條。每節生足二對，長者寸許，其行甚速，無毒而有臭，形如小蜈蚣。

圖表

明・王文潔《太乙仙製本草藥性大全》

馬　陸



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一八五《馬陸部》

馬陸圖



明・高硯五編《本草簡明圖説》

馬　陸



姬馬陸目 Julida 部

千足蟲、箭竿蟲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物産二》 百足，一名馬蚿，一名千足。**【略】**百足蟲，長寸餘，大如菉豆，黑色，多足，生濕處，不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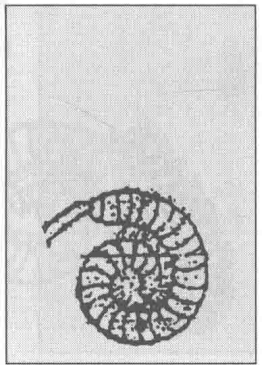
清・王萬芳等纂《襄陽府志》卷四《輿地志四・物産》 馬陸，蟲大如細筆管，長三四寸許，斑色，亦如蚰蜒。

清・金蓉鏡纂修《靖州鄉土志》卷三《志物産・動物》 箭竿蟲。**【按】**《本草經》馬陸蓋即指此。色黄黑，形略似蜈蚣而身圓，足短，皮極硬，節節有横文。

姬馬陸科Julidae 分部

馬陸*Julus* sp.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馬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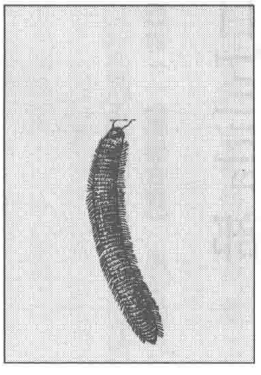


山蛩目Spirobolida 部

山蛩科Spirobolidae 分部

山蛩蟲、飛蚿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一《圓節動物分品》



綜述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卷六《蟲魚部・山蛩蟲》 山蛩蟲。**【略】** 烏斑色，長二三寸，生林間，如百足而大。更有大者如指，名馬陸，能登木羣吟，已見《本經》。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二《蟲部下品總八一種・山蛩蟲》 山蛩蟲有大毒，主人嗜酒不已，取一節燒成灰，水下服之，訖便不喜聞酒氣，過一節則毒人

至死。此用療嗜酒人也。亦主蠶白殭死，取蟲燒作灰，粉之，以燒令黑傅瘡。烏斑色，長二三寸，生林間，如百足而大，更有大者如指，名馬陸，能登木羣吟。已見本經。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二《蟲之四・山蛩蟲拾遺》【集解】藏器曰：生山林間，狀如百足而大，烏斑色，長二三寸，更有大如指者，名馬陸，能登木羣吟，已見《本經》。時珍曰：按《本經》馬陸一名百足，狀如大蛩，而此云狀如百足而大，更大者爲馬陸，則似又指百足爲一物矣。蓋此即馬陸之在山而大者耳，故曰山蛩，雞犬皆不敢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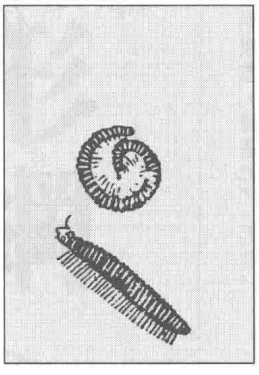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昆蟲草木略五・蟲類》山蛩蟲，生山林間，狀如百足而大，烏斑色，長二三寸，鷄犬皆不敢食之。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飛蚿》《正字通》：山中一種似馬蚿而大，烏斑色，能登木羣吟者名飛蚿。旭按：此物尤毒，《本草》謂之山蛩蟲。取其一節燒灰服之，令人惡聞酒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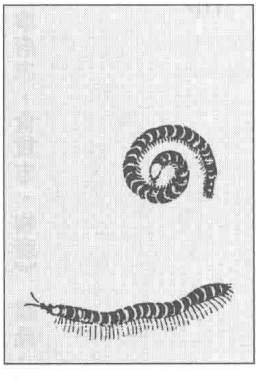
圖表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金陵本）

馬陸，山蛩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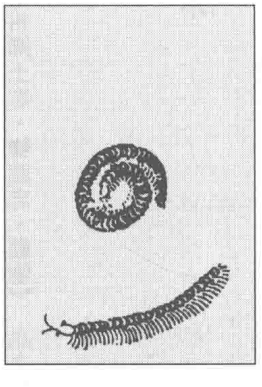


馬陸，山蛩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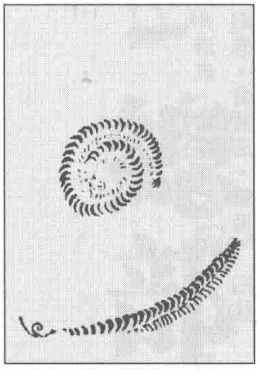
又（錢蔚起本）

馬　陸



又（張紹棠本）

馬陸，山蛩蟲



地理分佈部

華北分部

清康熙一二二年《昌平州志・物產志》馬陸。

清光緒一二二年《順天府志・風土》蟲屬：馬蚿。

東北分部

清乾隆元年《盛京通志・物產》蟲豸之屬：馬陸。

清乾隆四四年《盛京通志・物產二》蟲豸類：馬陸。

華東分部

清同治九年《湖州府志・輿地略・物產》蟲之屬：馬蚿。

清同治一一年《建昌府志・地理志・物產》蟲之屬：馬陸。

中南分部

清乾隆三一年《辰州府志・物產考》蟲之屬：馬陸。

清道光八年《永州府志・食貨志・物產》曰蚿。

清道光二九年《寶慶府志・户書》蟲：馬陸。

清同治八年《直隸澧州志・食貨志・物產》動類：馬蚿。

清光緒一〇年《黄州府志・物產》蟲之屬：千足蟲。

清光緒一一年《襄陽府志・輿地志・物產》馬陸。

清光緒三四年《靖州鄉土志・物產志・動物》蟲之屬：箭竿蟲。

西南分部

清咸豐一〇年《邛崍野録・方輿類・物產》蟲之屬：馬陸，【略】山蛩蟲。

清同治三年《酉陽直隸州總志・物產志》蟲豸之屬：馬蚽。

清光緒三〇年《順寧府志・食貨志・物產》麟蟲之屬：多脚蟲。

西北分部

清乾隆一八年《涇州志・物產》蟲類：馬陸。

蛛形綱 Arachnida 總部

提　要

現生蛛形綱動物包括一一個目，全球已記録約六三九科一一六四二屬九二七九四種。中國已記録九個目。古人對動物的認識和記述主要是圍繞動物與人類關係的密切程度，或據當時可觀察到而展開。如常見的、有觀賞價值的、有利用價值的動物和有害動物等，内容記述得就多，反之則少或根本没有。蛛形動物不像昆蟲中的蝴蝶、鳥類和某些魚類等，可依據體形、體色或斑紋附圖等鑒别到屬級或種級分類階元。在近代蛛形動物中，屬、種級階元甚至科級階元的鑒别，基本都是依據生殖器或聽毛等微細特徵，依靠體形、體色和斑紋等，除極少數可鑒别到科、屬和種級階元外，一般僅能鑒别到目級或科級階元。

資料的選擇方面，儘可能多地收録有關條目内容，相同内容的選擇則注重新穎性，同時注重選擇不同歷史時期的古籍。對於地方志中的資料，僅選擇有具體描述的内容。種級階元的鑒定，依據的主要是資料中相關的圖表、地理分佈，並借鑒現代一些專家的考證結論。

在古代，蛛形綱動物尤以蜘蛛和蠍子兩個目的動物與人類的關係最密切，人類的生活和勞動場所隨處可見，記述的内容多而廣泛。避日目、盲蛛目、僞蠍目和蜱螨目等，在古籍中記述得很少，蜱螨目多數體形微小，不易觀察或無法肉眼看到，記述的内容也很少。鬚脚目和裂盾目兩類分佈於東洋界，體形小，生活隱蔽，非常罕見，古籍中没有記述。本總部僅包括蜘蛛目、蠍目、避日目、盲蛛目、僞蠍目和蜱螨目内容。

編纂中存在的問題：

一、蛛形綱總部的編纂是依據古籍中對動物形態、生物學、地理分佈等簡單的記述以及附圖確定分類地位，但中華疆土遼闊，因種種原因，各地動物的名稱記述時有不同，古籍中對動物的記載通常籠統而簡單，低級分類地位往往不能確定。如宋代彭乘《墨客揮犀》記述：『有蟲狀如蟬，形小而扁，好隱於屋壁及書策中，前有兩長足如蟹螯，觸後則旁行，觸前則却行。』經過認真考證，該描述符合僞蠍的特徵，但僞蠍目我國已知有一〇科三三屬七三種，生活在屋壁及書册中的不少於二科數種，故上述描述的動物只能確定到高級的目級分類階元。

二、我國各個歷史時代對蛛形動物的注疏具不同見解。如《詩經・豳風・東山》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的詩句，描寫房屋長時間没有人居住，潮蟲爬進了房子裏，蜘蛛布網在門户裏的景象。依據其描述分析，在這種環境中布網的蜘蛛，應是蠕蛛科 Uloboridae 的渦蛛屬 *Octonoba* sp. 成員。本屬蜘蛛結圓形網，静止時前兩對足前伸，後兩對足後伸，身體相對狹長，形態和網與現在的肖蛸科的肖蛸屬種類近似。然而真正的肖蛸蛛根本不在屋内結網，而是在河溝邊、稻田邊的植物上和稻田裏的稻秧上布圓網。由此判斷，『蠨蛸在户』描述的是渦蛛，而非自此以後至清末的古籍中所描述的蠨蛸。但在古籍中，哪位作者記述的蠨蛸是根據實物作的描述，哪位又是摘録或仿照他人的描述呢？這實難考證，故將古籍中所描述的蠨蛸均放在了肖蛸科分部。

此外，古籍中的誤記也有爲後人更正的實例，如唐代陳藏器《本草拾遺・蟲魚部》對『蚰蜒』描述的訂正：『陶云「懸網狀如魚罾」者，亦名蚰蜒。按：蚰蜒在孔穴中及草木稠密處作網如蠶絲爲幕絡者，就中開一門出入，形段小似蜘蛛而斑小。……陶云「罾網」，此正蜘蛛也，非爲蚰蜒。此物族類非一也。』描述指出，作罾網

的蜘蛛和『作網如蠶絲爲幕絡者，就中開一門出入』的蜘蛛不是一類蜘蛛，但没有指明哪個是哪類蜘蛛。實際上，按現代蜘蛛目的分類系統，網大如罾者應隸屬於圓蛛科Araneidae的絡新婦*Nephila* sp.或圓蛛*Araneus* sp.，而作網爲幕絡、中間開一孔出入者，無疑是漏斗蛛類。

三、某些圖與描述不同，並與現代的分類差别極大，或出現文字與圖不符的情況。如晉代郭璞《爾雅音圖・釋蟲》『王蛈蝎』的圖與其文字『王蛈蝎，似龜鼈，在穴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蛈蝎』不符。文字的描述無疑是現代分類系統中的蝎當科的種類，而圖顯示的可能是漏斗蛛科中的隙蛛類*Coelotinae*，隙蛛類在土坡、草叢和灌木叢布中間有孔的漏斗網，與漏斗蛛屬的極相近，故判斷『王蛈蝎』的圖顯示的是隙蛛，而非蝎當。爲了維持原古籍記載，此未作删除置原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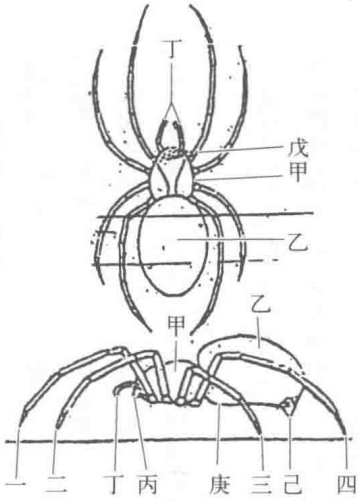
四、蠍子也是我國古代最早記録的一類蛛形動物，《詩經》就有『彼君子女，卷髮如蠆』的詩句，其中『蠆』就是蠍子，並且很形象地把當時女子的髮型比作蠍子上翹的尾部。對於古籍中蠍目資料的現代階元劃分主要依靠的是地理分佈。如鉗蠍科的馬氏正鉗蠍廣泛分佈於我國華北、華中和華南，並向北擴展到遼寧，向西擴展到甘肅的廣大地區，是一種重要的藥用動物。爲此，我們認定古籍中所描述的蠍多數應是指本種。又如清代郝玉麟等纂《廣東通志》記述『蠍生北方，江以南所無，而瓊郡反有之』，明確説明瓊郡（即現在的海南）有蠍子，按照現在我國海南蠍子的分佈，應該是鉗蠍科的細尖狼蠍。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蜘蛛類是類有肢足四對，有肺囊或氣管以呼吸空氣。知蜘蛛，壁蝨是也。其與尋常昆蟲相異之點，一無觸角，二無翅，三無複眼，有單眼一對或六對。四不變態。

【注】蜘蛛之體，頭胸合一，腹無環節，兩部界頗狹，頭胸部前端有單眼八。口部有二雙顎，前顎銳尖，具毒腺，後顎形頗似足。臀有絲腺之隆頭，其數或四或六，泌泄粘液，液觸空氣則凝成絲。後足杪端有爪成櫛狀，所以併合細絲，紡成綫條也。

蟷螂善張網，蠅虎則不能張網，但能跳躍以捕蠅。盲蛛、蠍形似蜘蛛，而腹部有環節。牛蝨類體不分頭胸腹，多託生於鳥獸皮膚而吮其血液。疥癬蝨亦爲蝨之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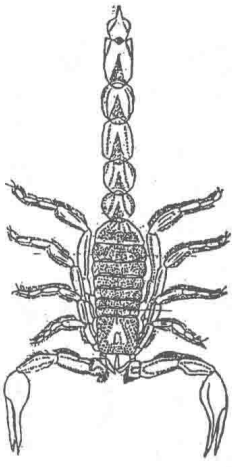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八章《節足動物・蜘蛛類》 頭胸部〔甲〕與腹部〔乙〕顯分二部。五十九圖。體中環節不甚明晰，每環節中亦有缺肢者，大約肢六對，生頭胸部。在後四對〔一、二、三、四〕爲步行肢，前二對爲感觸肢〔丙〕及毒肢〔丁〕，其毒腺亦開肢末尖端。口腔即在毒肢基部之間。單眼四對〔戊〕在頭胸部脊面之前部。其腹部腹面之前部有二對孔〔己〕，曰肺囊，即爲呼吸器之口。又腹面之後部有二對或三對之紡績突起〔庚〕，其間開多數腺口，分泌粘液。步行時依肢漸漸吐出細腺，一遇空氣即乾成絲，此即爲蜘蛛營網之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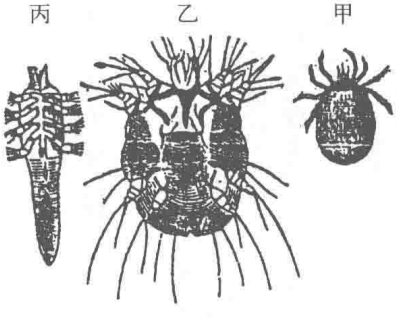
第五十九圖　蜘蛛
一、二、三、四：步行肢　甲：頭胸部
乙：腹部　丙：毒肢　丁：感觸肢　戊：單眼　己：紡績突起　庚：呼吸孔

蜘蛛營網，雖有種種目的，要以求食爲多。當夫日暮初晴，新添絲網，狀具幾何，殊形美麗，何處非昆蟲陷穽，以較吾人設網張羅，豈殊趣向。有一種蜘蛛，專以絲營己巢穴。又絡新婦者，嘗在水中作管狀之網而棲息之。他若螳螂則穿穴地中，以絲覆內，且作鉸鏈狀之蓋以寄宿之。囊蜘蛛則以絲製卵囊附之體後，待卵孵化，其囊自開，小蜘蛛因齊出而四散焉。

尋常蜘蛛外，足爲學術徵者甚多。如六十圖蠍類，產印度、非洲、中國及日本之冲繩、朝鮮、台灣等處。有長五六寸者，尾端具鈎曲針，針尖開毒腺口，刺人甚劇，殊覺可恐。屬此類者又有壁蝨，六十一圖［甲］。嘗寄生於犬膚。又有疥癬蟲六十一圖［乙］。嘗寄生人類，能於皮膚穿成隧道，產卵其中，待數日後，諸卵孵化一成，疥癬又蔓延而加廣焉。又毛囊蟲者六十一圖［丙］。嘗寄生人畜毛根，使生一種皮膚之病。



第六十圖　蠍



第六十一圖
甲：寄生於犬之壁蝨
乙：疥癬蟲　丙：毛囊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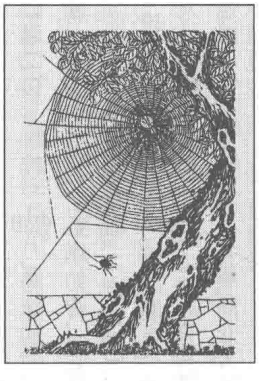
蜘蛛目Araneae部

蠷蠆、蠷蠆、蠷蝨、蜻蛉、次蟲、蠾蝓、蠾螻、蠆螫、蠆蝨、秋蟲、網工、社工

題解

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一七七《蜘蛛部》

蜘蛛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說文解字》卷一三上　蠆，：蠷蠆也。从䖵，朱聲。陟輸切。，蠆或从虫。

又卷一三下　：蠷蠆，蝨也。从䖵，暫省聲。陟离切。，或从虫。

：蠶蝨，作罔蛛蝨也。从蚰，聲。，古絕字。側八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虫部》　蜘：竹奇切。蜘蛛，亦作蠷蛛。竹

于切。亦作雚。

又 蝡：徒篤切。蝡蛴，肥大蟹蚧。又徒耐切。蛴，與諸切。

又 蟗：七由切。次蟗，智蚧。

又 蝬：知劣切，又音拙。蟹蚧也。

又《蚰部》 蝡：亡侯切。蠶蝡也，螣也，燕曰蝡蛴，齊曰松公也。亦作螽。蠶，之悅切。蠶蝡。

又《黽部》 黿：音知。黿雚也，或作蟹。雚，音株。或作蚧。

南唐・徐鍇撰，朱翺反切《説文繫傳》卷二五 黿：黿雚，蝡也。从黽。晉省聲，陟离切。或从虫。

黿：黿雚也。从黽，朱聲。陟輸切。雚或从虫。

又 蠶：蠶蝡，作罔蛛蝡也。从蚰，蠶聲。蠶，古絶字。側八切。

蠶：蠶蝡也。从蚰，矛聲。莫交切。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一 黿：黿雚，蝡也。黿，上同。蜘亦同。蛴，蜘蛛。又常魚切。螽，《爾雅》云：黿雚。雚，黿雚，網蟲也。亦作蜘蛛。蛛，上同。

又卷二 蟗：吹蟗，黿雚。蝡，上同。《説文》：蠶蝡也。

又卷五 蠾：蚤也。《方言》云：黿雚自關而東，趙、魏之郊或謂之蠾蝓。又音蜀。蝬，蜘蛛。蠶茅，蜘蛛。《説文》：蠶蝡，作罔蛛蝡也。又壯殺切。

宋・丁度等修定《集韻》卷一 黿、蜑、黿、蜘。《説文》：黿雚，蝡也。或作蜑、黿、蜘。蛴，蟲名，黿雚也。《方言》：北方、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蝡蛴。

又卷二 螽、蟘：雚螽，蟲名，或作蟘。雚，蛛：蟲名。《説文》：黿雚也，或从虫。蝓、蛦：蟲名。【略】《方言》：趙、魏謂黿雚爲蠾蝓，或作蛦。

又卷三 蠝：蟲名。《説文》：蠶蠝也。

又卷四 蟗、螽、蠶：蟲名。《爾雅》：次蟗，黿雚，或从秋，亦作蠶。

又卷七 蚤：蟲名，似黿雚。

又卷九 蝡：蝡蛴，蟲名，蛛螽也。蝬：蟲名，黿雚也。蠶：蟲名。《説文》：蠶蝡，作罔蛛蝡也。蝬、蚰、蠶：蟲名，蜘蛛也。或从出，从蠶。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蜑，蜘：珍離切。黿雚，蝡也。或作蟹、蜘。

又 蛛：追輸切。蟲名，黿雚也。或从虫。

又 蚤：七四切。蟲名，似黿雚。

又 蟗、螽：雌由切。蟲名。《爾雅》：次蟗，黿雚，或从秋。

又 蝡：徒沃切。蝡蛴，蟲名，蛛螽也。

又 蛴：【略】又羊諸切。蟲名，黿雚也。《方言》：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蝡蛴。

又 蝬、蚰：朱劣切。蟲名，蜘蛛也，或从出蝬。又株劣切，又丁計切，又都括切。蚰，又曲勿切，又五忽切。

又 螽、蟘：微夫切。雚螽，蟲名，或作蟘螽。又謨交切，又亡遇切，又莫候切，又並迷浮切。

又 蠶：雌由切。蟲名，《爾雅》：次蟗，黿雚，亦作蠶。

又 黿：陟離切。黿雚，蝡也。从黽，晉省聲，又知義切。

又 雚：陟輸切。黿雚也，从黽，朱聲。

又 蠶：側八切。蟲名，《説文》蠶蝡，作罔蛛蝡也，又朱劣切。

又 蠶：株劣切。蟲名，蛛蝡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蜘蛛。蜘，陟離切。又作蜑黿。蛛，陟余切。又作雚。蜘蛛網蟲，其類不一，縣空張網如罾，羅食飛蟲。《爾雅》曰：次蟗，音秋。黿雚、黿雚、雚螽、土黿雚、草黿雚。《方言》曰：自關以西，秦、晉之間謂之雚螽。自關以東，趙、魏之郊謂之黿雚，或謂屬吏。北燕、朝鮮弱水之間謂之毒餘。郭氏曰：齊人又呼社公，亦云網公。《爾雅》又曰：王蛈蝪。釋曰：此蜘蛛之一種也。一名螲蟷，穴居，布網穴口，有蓋，河北人呼蛈蝪也。

又 蠶：蠶，陟八切。《説文》曰：作網蛛蝡也。

又 螽：蜑，莫浮切。蛛螽，蜘蛛也。

元・楊桓《六書統・形聲八》卷一八《蟲魚之聲・黽之屬・本聲》 黿：陟離切。蜑雚也。与黿同。从虫，矩聲。

又《虫之屬・本聲》 黿：陟輸切。蜑雚也。与雚同。从虫，朱聲。

又《蟲之屬・諧聲》 蠶：莫交切。蠶蝡也。《方言》：蜩螗謂之蝡蠶。从蚰。矛聲。

又《蟲之屬・諧近聲》 蠶：側八切，又朱劣切。蠶蝡，作网蛛蝡也。从蚰，蠶聲。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蛛：專於切，音朱。蜘蛛也，網如罾，絲右繞，處其中，飛蟲觸網者纏縛食之。春得暖風吐遊絲，遠颺有長數丈者，絲入目傷明，花者，溺人生瘡。《太玄》：蜘蛛之務，不如蠶之

綸。亦作罿罻。《爾雅》：次晝，罿罻，一曰罻蛮。郭注：今江東呼蝛蛮。又土罿罻，注：在地中布網者。又草罿罻。注：絡幕草上者。又《方言》：自關以西秦晉之間謂之罻蛮，自關以東趙、魏之間謂之罿罻，或謂之蠾蝓，北燕、朝鮮弱水之間謂之毒蜍。又一種扁薄，作幕貼壁間，形扁，斑色，八足而長。《本草》曰壁錢，曰壁鏡，皆以窠形命名，北人呼爲壁繭。《爾雅翼》：太昊師罿罻結網。《金樓子》云：龔舍初仕楚非其欲，見蟲觸蜘蛛網死，歎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掛冠去，時號蜘蛛隱。王安石《字説》：蜘蛛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知乎誅義者，故蜘从知，蛛从誅省，楊時非之。

又 晝：蛮，本字。《爾雅》：次晝，罿罻。一説从晝譌。

又 蝓：羊劬切，音余。《説文》：虎蝓也。《方言》：趙、魏謂蜘罻爲蜲蝓，或謂之蠾蝓。又《爾雅·釋魚》：附嬴，蜲蝓。郭注：即蝸牛，異物同名，非蜘蛛類也。《集韻》：蝓或作蛫。舊本六画，省作蛫，音余。汎云：蟲名，分蛫、蝓爲二。

又 蜑：同罿，省。《説文》：本作蜑。

又 蠾：之六切，音竹。《方言》：趙、魏謂罿罻爲蠾蝓。

又 蜍：直如切，音除。【略】又魚韻音余。蠾蜍，蜘蛛別名。

又 蛮：舊注音次。蟲，似蜘蛛。按《爾雅》次晝，即罿罻別名，非他蟲似之也。本作次。

又 蠶：蠶字之譌。《説文》：有蠶無蠶。《六書統》：蠶，側八、朱劣二切。舊注：蠶，朱劣切，音拙。蠶蟊，蜘蛛。蠶，側八切，音札。蠶蟊，作網蜘蛛。不知作罔之蜘蛛，即蠶蟊。非二蟲也。以蠶爲蠶，並非。

又 蠶：側八切，音札。《説文》：蠶蟊，作网蛛蟊也。蠶，古絶字。《長箋》曰：作网絶取飛蛾，故从蠶。篆作蠶。正譌蠶，作罔蛛蟊也。似蟬而小，別作蠽蛮，並非。按《説文》：蠽，小蟬蜩也。與蠶分爲二蠽，即鳴蛮蟬屬，非蜘蛛同類。蛛之形亦不似蟬。《夏小正》：鳴蛮名虎縣，即《説文》所謂蠽也。正譌以蛛蛮爲似蟬，謂蠶不當，作蠽蛮，並非。舊本十五画蠽注，似蟬而小。今蠶注，復引正譌曲説，前後矛盾，从《説文》分訓近是。

又 蝳：俗璹字，與前瑁作蝐同。《方言》：蜘蛛，謂之蠾蝓，譌爲毒餘。舊注：蝳音毒，蝳蝓，蛛蛮，誤。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蟲部》 蛛：《唐韻》陟輸切，《集韻》、《韻會》追輸切，並音誅。《説文》：蜘蛛也。本作蛛。《唐韻》：罿罻，網蟲。《字説》云：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義者也。今文作蛛。《爾雅疏》：晝，即罿罻別名也，又名罻罳。今江東呼蝛蛮。《説文》謂之罻罳，作網罻罳也。揚子《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罻蛮，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罿罻，或謂之蠾蛛，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蝳蜍。郭璞云：齊人又呼社公，亦言網公。其在地中布網者名土罿罻。其作網絡幕草上者，名草罿罻也。《關尹子·三極篇》：聖人師蜘蛛立網罟。《西京雜記》：蜘蛛集而百事喜。《埤雅》：蜘蛛布網如罾，其絲右繞。今磨旋蔓石皆循右而轉，亦自然之理。《爾雅翼》：春月游絲有長數丈許者，皆蜘蛛所爲也。

又 蜘：《唐韻》陟離切。《集韻》珍離切。並音知。蜘蛛。詳蛛字注。本作罿，亦作蝳罿。

又 蝳：《集韻》同蜘。

又 蝛：《唐韻》同蠷。《詩·衛風》：蝛蝀在東，莫之敢指。又職悦切，音拙。蜘蛛也。《爾雅》罿罻注：江東呼蝛蛮。又《集韻》都括切，音掇。義同。

又 蛮：《唐韻》莫浮切，音謀。【略】又武夫切，音無。《爾雅·釋蟲》：罿罻，罻蛮。詳蛛字注。

又 蛮：《唐韻》七四切，音次。蟲，似蜘蛛。

又 晝：《唐韻》七由切，音秋。《爾雅·釋蟲》：次晝，罿罻。

又 蛮：《篇海》七由切，音秋。蛮蛮，蜘蛛也。《集韻》：同晝，或作蠤。

又 晝：《韻學集成》此由切，音秋。次晝，罿罻。《正字通》作晝。

又 蠶：《唐韻》陟劣切。《集韻》株劣切。並音輟。蟲名。茅蜘蛛也。《玉篇》：蠶，蟊也。按即蠶字重文。

又 蠶：《集韻》側八切，音札。《説文》：蠶蟊，作網蛛蟊也。又朱劣切，音拙。義同。或作蝳、蛀。《正字通》：《六書正譌》以爲小蟬，非是。

又 蝳：《集韻》、《韻會》並徒沃切，音毒。蝳蜍，今之蜘蛛。《爾雅疏》：《方言》云：罻蛮，北燕、朝鮮洌水之閒，謂之蝳蜍。又待戴切，與璹同。詳玉部。

又 蜍：《唐韻》署魚切。《集韻》、《韻會》常如切。並音儲。【略】又《集韻》羊諸切，音余。蜘蛛，名蝳蜍。揚子《方言》：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蝳蜍。《集韻》或作蝫。

又 蠾：《唐韻》之欲切，《集韻》朱欲切，並音燭。蛮也。揚子《方言》：罻罻，自關而東，趙、魏之郊或謂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語之轉也。又蛮蠾，蟦蠐。詳蛮字注。

又 蝓：《唐韻》羊朱切，《集韻》容朱切，並音俞。【略】又揚子《方言》：蜘蛛，謂之蠾蝓。

又　蜮：《集韻》容朱切，音俞。蠾蜮，蜘蛛。詳蛛字注。字亦作蝓。

又　蚓：《唐韻》居倦切，音眷。蚓蠾，蜘蛛別名。

又卷三六《黽部》　黽：《唐韻》陟輸切，《集韻》追輸切，並音株。《説文》：黽黽也。《爾雅・釋蟲》：黽黽，黽蝝。郭注：今江東呼蝝蝝，在地中布網者土黽黽，絡幕草上者草黽黽。揚子《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黽蝝，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黽黽，或謂之蠾蝓，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蜡蜍。《三國志・管輅傳》：輅射覆，卦成曰：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黽黽也。俗作蛛。

又　黽：《廣韻》陟離切，《集韻》珍離切，並音知。《玉篇》：黽黽也。又《集韻》知義切，音智。義同。本作黽，俗作蜘。

又　黽：《説文》黽本字。《爾雅・釋蟲》：黽黽，黽蝝。詳黽字注。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蟲部》　蜘：俗篆作。陟離切。黽黽，蟲名，能縣絲。《三國志・管輅傳》：諸葛原取燕卵。

又　蛛：俗篆作。陟輸切。黽黽，蟲名。

又　蛛：俗篆作。羊朱切。虎蝓也。趙、魏方言謂黽黽爲虎蝓。

又　蝫：俗篆作。則八切。作網蛛蟲也。

綜　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次晝，黽黽、黽黽、黽蝝，【注】今江東呼蝝蝝。土黽黽，【注】在地中布網者。草黽黽，【注】絡幕草上者。【音義】晝本或作蝝，郭音秋。黽音知，或作蜘，黽音誅，或作蛛。蝝音謀，又音無。《説文》作蟊，音茅。云蠶蟊，作網蛛蟊也，以此亦爲蟊或字。蝝或作蜘音，章悦反，本或作掇，拾字非。【疏】此辨黽黽方言及在上草之名也。晝即黽黽，別名也，又一名黽蝝，今江東呼蝝蝝。《説文》謂之黽蝝，作網黽蝝也。《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黽蝝，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黽黽，或謂之蠾蝓。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蜡蜍。郭又云：齊人又呼社公，亦言網公，其在地中布網者名土黽黽，其作網絡幕草上者名草黽黽也。蠾音燭，螻音臾，蜡音毒，蜍音余。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卷一一　黽黽，知株二音。黽蝝也，音無。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黽蝝。今江東呼蝝蝝，音掇。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黽黽，或謂之蠾蝓。燭臾二音。蠾蝓者，侏儒語之轉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蜡蜍。齊人又呼社公，亦言罔工，音毒餘。

漢・焦贛《焦氏易林》卷四　蟲。蜘蛛作網，以伺行旅。青蠅嚄聚，觸我羅域。爲網所得，死於網羅。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　次晝，音秋。黽音知。黽，黽黽，黽蝝。今江東呼蝝蝝。黽音朱，蝝音掇，蝝音謀。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一五》　次晝，黽黽，黽黽，黽蝝，土黽黽，草黽黽。此辨黽黽之類也。《方言》云：關西秦、晉之間謂之黽蝝，關東趙、魏之郊謂之黽黽。在土中布網者曰土黽黽，在草中布網者曰草黽黽，土中者能毒人，俗謂天地。晝蝝，音秋謀。

又《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黽黽之類多。《爾雅》曰：次晝，黽黽，黽黽蝝，土黽黽，草黽黽。按《方言》云：關西秦、晉之間謂之黽蝝，關東趙、魏之郊謂之黽黽。在土中者曰土黽黽，在草中布網者曰草黽黽，土中者能毒人，俗謂天蛇，又曰蠨蛸，長踦。《詩》所謂蠨蛸在户，即小黽黽。長脚者俗呼喜子，又曰王蛈蝪，黽黽類也。一名螲蟷，穴居布網，穴口有蓋，河北人呼蛈蝪。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一・蜘蛛》　黽黽布網於簷四隅，狀如罌，自處其中。飛蟲有觸網者，輒以足頓網，使不得解其力，大有甲冑者，纏縛甚急，已乃食之。春秋二時，得煖風而生，旋吐游絲，飛颺其身，故春月游絲有長數丈許者，皆黽黽所爲也。古人稱太昊師黽黽而結網，故張望賦云：吐自然之纖緒，先皇羲以結網。《新序》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而祝，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蜘蛛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然則網罟之設，雖取諸離，亦有象於此也。焦贛《易林》曰：蜘蛛作網，以司行旅。又曰：蜘蛛南北巡行罔罟。《字説》曰：設一面之網，蟲至而獲焉，知誅義者也。考。陶弘景云：黽黽類數十種，《爾雅》載七八種。今草黽黽有五色長脚者，作網畢以大絲向四隅各絡數十折，或云以厭勝諸蟲。云又有土黽黽。《太玄》曰：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蟲魚》　蠾蝓、蜡蜍、网上蛛蝥、社公、蝝蟲、黽黽也。蚰蜒，草木間小黽黽也。螲蟷、顛當、蛈蝪，土黽蛛也。壁錢，壁蘥也。蠅豹，壁虎也。蠨蛸，喜母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蟲之二・蜘蛛》　**【釋名】**次晝、秋。《爾雅》。蠾蝓，屬俞。《方言》。蚰蜒。亦作黽蝥，音拙謀。時珍曰：按王安石《字

說》云：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乎誅義者，故曰蜘蛛。《爾雅》作罿罻，從罒，罒者大腹也。揚雄《方言》云：自關而東呼爲蠾蝓，侏儒語轉也。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蟏蛸，齊人又呼爲社公。蚰蜒見下。

【集解】弘景曰：蜘蛛數十種，今入藥惟用懸網如魚罾者，亦名蚰蜒，赤斑者名絡新婦，亦入方。術家用其餘並不入藥。頌曰：蜘蛛處處有之，其類極多。《爾雅》云：次蟗，罿罻，草罿罻，蠨蛸，長跱。郭璞注云：今江東呼罿罻爲罻蝂，長脚者爲蠨子，則陶云蚰蜒者，即罻蝂也。藏器曰：蚰蜒在孔穴中及草木上，陶言即蜘蛛，非矣。敩曰：凡五色者，及大身有刺毛生者，并薄小者，並不入藥。惟身小，尻大，腹內有蒼黃膿者爲真。取屋西結網者，去頭足，研膏用。宗奭曰：蜘蛛品多皆有毒，今人多用之家簷角籬頭陋巷之間空中作懸網大腹深灰色者耳。遺尿著人，令人生瘡。恭曰：劒南山東，爲此蟲所囓，瘡中出絲，屢有死者。時珍曰：蜘蛛布網，其絲右繞，其類甚多，大小顏色不一。《爾雅》：但分蜘蛛、草、土及蠨蛸四種而已。蜘蛛囓人甚毒，往往見于典籍。按劉禹錫《傳信方》云：判官張延嘗爲斑蜘蛛咬頸上，一宿有二赤脈繞項下至心前，頭面腫如數斗，幾至不救。一人以大藍汁入麝香、雄黃，取一蛛投入，隨化爲水，遂以點咬處，兩日悉愈。又云：貞元十年，崔從質員外言有人被蜘蛛咬，腹大如孕婦，有僧教飲羊乳，數日而平。又李絳《兵部手集》云：蜘蛛咬人，遍身成瘡者，飲好酒至醉，則蟲於肉中似小米自出也。劉郁《西域記》云：赤水兒城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飲葡萄酒至醉，吐則解此。與李絳所言蜘蛛毒人，飲酒至醉則愈之意同。蓋亦蜘蛛也。鄭曉《吾學編》云：西域賽藍地方夏秋間草生小黑蜘蛛甚毒，囓爲痛聲徹地，土人誦呪，以薄荷枝拂之，或以羊肝遍擦其體，經一日夜痛方止，愈後皮脫如蛻，牛馬被傷輒死也。元稹《長慶集》云：巴中蜘蛛大而毒，甚者身運數寸，跨長數倍，竹木被網皆死，中人瘡痏，痛痒倍常，惟以苦酒調雄黃塗之，仍用鼠負蟲食其絲則愈，不急救之，毒及心能死人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深山蜘蛛有大如車輪者，能食人物。若此數說皆不可不知。《淮南萬畢術》言赤斑蜘蛛食猪肪百日，殺以塗布，雨不能濡，殺以塗足，可履水上。《抱朴子》言蜘蛛水馬，合馮夷水仙丸服，可居水中。皆方士幻誕之談，不足信也。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七《昆蟲・蜘蛛》《格物論》：蜘蛛大腹，深灰色，多于空中作圓網。在地布網名土蜘蛛，絡幕草上者名草蜘蛛。長跨者名蠨蛸，小而長脚者名蟢子。又有赤斑者，有五色者，有大身上有刺毛者，有薄小者，惟在屋四面布網。《方言》：自關而西謂之罿罻，自關而東謂之罿罻，北燕、朝鮮洌水間謂之蟏蛸，齊人呼爲社公。陶隱居曰：一種赤斑者生林落間，名花蜘蛛，一名絡新婦。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按：蠨蛸、長蜎，今俗呼壁喜，亦曰喜蛛，壁間甚多，作窠生子，形如錢，白色光潤。有一種極大者，狀如蠅虎而大十餘倍，不多有。蠅虎即《說文》蠅蝗，今俗呼壁虎，小僅如豆，兩目炯然，能捕蠅啖之，別爲一種。其吐絲作窠相同，但不能如錢耳。要之凡此，皆蜘蛛之類。蜘蛛乃空中系網者，有系草間者，有系室中器物下者，有系壁間者，長蜎、蠅虎，皆在壁間者也。蠨，一作蕭。蜎，一作蚿。

清・張照《爾雅注疏考證・釋蟲》　次蟗，罿罻，罿罻，罿蝂。【注】今江東呼蝂蝂。陸本蝂作掇。土罿罻。鄭樵曰：土中者能毒人，俗謂天蛇。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一三下　罿：罿罻，逗，雙聲。罿𧋭也。各本奪罿字，今補。罿𧋭疊韵。《虫部》曰：蠭𧋭，作網罿𧋭也。此曰罿罻，罿𧋭也。以見一物三名，如蜫下、蠹下、蠹下皆曰詹諸也之例。《方言》：罿罻，罿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罿蝂，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罿罻，或謂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語之轉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蟏蛸。按：蠭𧋭，即《爾雅》之次蠭。蠭，音浮。斷非从出也。罿罻同《爾雅》《釋蟲》罻𧋭，即《爾雅》之罿蝂。郭曰：今江東呼蝂蝂。蝂，音掇。晉時江東評蝂蝂，蝂即罻促言之耳。蝂或作蚿。《本草》亦作蚿，章悅反。蝂，音謀，又音無。从罒，亦蟲之大腹者也，故从罒。朁省聲，陟离切，十六部。𧋭或从虫。𧋭罻，罿罻也，从罒，朱聲。陟輸切，四部。

𧋭，罻或从虫。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之三《釋蟲》　次蟗，罿罻，罿罻，罻蝂，今江東呼蝂蝂，音掇。土罿罻，在地中布網者。草罿罻，絳幕草上者。

次蟗，《說文》作蠭𧋭，云作罔蛛𧋭也，又云罿罻，罻𧋭也。或作蟃蛛。然則蟃蛛，次蟗，蠭𧋭，罻𧋭，並聲，轉聲，近字也。《釋文》蟗或作蚿，音章悅反，是蚿蜫即蝂蝂，蠾蝓，蟘蛸亦聲相近。土罿罻者，《本草拾遺》所云，蚿蜫在孔穴中作網，開一門出入是也。草罿罻者，《類聚》引《廣志》云：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蜘

蛛在地上，春行草間，秋系在草。按：此有數種，青斑色及黃赤色並雜色者，或扁如榆莢，或大如菜子及粟粒，並布網絡幕草上，亦作孔出入，如土蜘蛛。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　蜘蛛。罷篧，篧螫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篧螫。《方言》。蠨蛸，蠨蛸在户。《詩經・豳風》。蠨蛸，長踦也。《毛傳》。一名長脚。此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孔疏》。蠨蛸，小蜘蛛也。《朱子集傳》。

清・李元《蠕範》卷七《物候第十四》　物有位，蛛絲右轉，鴿矢左盤，禽鳥之屬怒則左顧，喜則右顧，起則張左翼，下則張右翼。

蜘蛛有六種，曰蝘，蜘蛛也，蛛蝥也，蠭蝥也，蝍蝥也，蚰蜒也，蛛蛛也，蚕蠋也，蠋蝓也，蝳蜍也，毒餘也，蠋蜴也，次嚮也，社公也，網公也。大腹深灰色，空中作網如魚罾，自處其中，飛蟲觸網，纏縛食之。春暖輒吐遊絲遠颺，每逢申日能越，可長至數丈。其絲入目傷明，其網繫庑自落，其氣吸蜥蜴，雖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其溺射蜈蚣，則節節斷爛。曰蟢，蠨蛸也，長蚑也，青鳥也，解憂也，喜母也，親客也，絡新婦也。小面而微紅，長脚，抱子而行，著衣有喜曰虩，蠅虎也，蠅狐也，蠅蝗也，蠅豹也。身小足長，色灰白，兩目似虎，炯然有光，背邊有雙肉爪，善捕蠅，蹲身不動，急起攫得之。五月五日杵碎拌豆，則豆自躍而擊蠅，曰壁鏡，壁蔺也，壁蟢也，壁錢也，扁蟢也。形扁薄，八足斑色，作窠如幕貼壁間曰巴蛛。身只數寸，踦長數倍，有大毒。網羅竹柏盡死，中人生瘡而死，用雄黃苦酒塗嚙處，仍用鼠婦食其絲盡乃愈曰海蛛。大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網虎豹食之，其皮爲履，不航而涉曰天蛇。大而五色花文，作大網螫人，瘡處有蛇，飲秦皮湯鍼取之。又商於有白蛛，蓬鵲山有黑蚌。

清・吴仰賢等纂《嘉興府志》卷三三《物産・蟲類》　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禾呼喜珠。又有一種，禾呼壁蟢，亦呼壁蟹，酷似小蟹。又一種跳躍捕蠅，尾長曳一絲，捕得即以縛之，未呼蠅虎。《小化書》。

清・衷興鑒等纂《重修成都縣志》卷三《食貨志・物産・蟲屬》　蜘蛛。有結網檐桷者，大腹而短足。有結網花梢、草際者，背有文采，能吸疔瘡毒，曰花蜘蛛，亦曰草蜘蛛。有細腹長足，布亂絲於墻穴、籬根者，名土蜘蛛。有藏於地下，結網樹根，形如筆管者，曰筆口袋。有弄細泥作微渦，伏其下，伺蠅蠛過而出搏擊者，俗名地鼓牛，一名顛當，《爾雅》謂之王蚨蜴，《鬼谷子》謂之蚨母。有不能作網，在人家屋壁間者，《詩》謂之蠨蛸。有小而長脚，結疎網於器下者，曰蟢子。有結錢大網於壁，躍而搏物，曰壁錢，一曰蠅虎。《潛確類書》一名蠅豹，身黑，嘴邊有雙肉爪，攫蠅而食之，兩目似虎，炯然有光。

清・桂坫纂《西寧縣志》卷一四《食貨三・蟲類》　蜘蛛有數種，邑俗統呼蟢蟧。大腹，身灰色，有在地中布網者，有在草樹上者，有於空中作懸網者。一種形扁，色斑，八足而長，其繭如錢，色白，貼壁上，名壁鏡。《番禺志》云：被其咬傷，用桑柴灰煎汁，調白礬末塗之可痊。又蠨蛸身小而長脚，一名喜子。《西京雜記》：蜘蛛集而百事喜，亦能治毒瘡。《句容縣志》。

清・王應斗纂《定安縣志》卷一《輿地・物産・蟲屬》　蜘蛛俗名曰龍牙，山生者倍大。

清・張雋、邢定綸纂《崖州志》卷四《輿地四・物産・昆蟲類》　蜘蛛，長脚者名蟢子。有大、小二種。小者，能結網繫蠅。大者，織包卵子，包大如錢。可治乳嬰痰氣。

清・陳夢林、李欽文纂《諸羅縣志》卷一〇《物産・蟲之屬》　蜘蛛。布網如罾絲，自處其中，飛蟲觸網者，纏縛食之。春得暖風，布絲遠颺，有長至丈餘者。《爾雅》：在地中布網者爲土蜘蛛，在草中布網者爲草蜘蛛。《詩》：蠨蛸在户。蠨蛸，長踦，即小蜘蛛也。

清・蔣師轍、薛紹元纂《臺灣通志・物産・蟲魚類》　蜘蛛，布網如罾絲，自處其中，飛蟲觸網者，纏縛食之。春得暖風，布絲遠颺，有長至丈餘者。《諸羅縣志》。《爾雅》曰：在地中布網者爲土蜘蛛，絡幕草上者爲草蜘蛛。《鳳山縣志》。一名喜子，腹有足，能制蛇、鶴，亦能制蜈蚣。《彰化縣志》。謹案：蜘蛛，《説文》作蠭蟲，解云：螫也。其云在地中布網者，絡幕草上者，乃《爾雅》郭注，非《爾雅》正文。舊志援引誤混。臺南有蜘蛛類人面，謂之人面蜘蛛，絡罩樹間，乃異種也。

清・屠繼善纂《恒春縣志》卷九《物産・蟲之屬》　罷篧，一作蜘蛛。《本草》云：蜘蛛有十餘種，《爾雅》所載七八種耳。《格物論》云：能於空中作懸網，狀如魚罾者，名蚰蜒。按：一種草蜘蛛，背有花紋，或成好女形，眉目宛然，如施粉黛。今臺省所謂人面蜘蛛者，殆即此歟。

清・宋驥纂《太平府志》卷一三《物産・蟲品》　蛛蜘。《爾雅》作次蠃。種類甚多，形狀大小不一，吐絲結網皆從右繞。長足，身小者爲蠨蛸，當户結網。《毛詩》：蠨蛸在户，是也。一種不結網，緣壁生卵，如錢，一名壁錢，一名壁鏡。一種草蜘蛛，結網草上，別名蚰蜒，其絲甚毒。一種土蜘蛛，《爾雅》名蝘蠙，《本草》名顛當蟲，穴土爲窠，常以絲蓋穴口。

清・高維岳纂《綏德州志》卷三《物産・蟲屬・蜘蛛》　結網屋角間，以捕蠅蚊。秦晉謂之篧螫。類不一，網之有網有目者爲蜘蛛。細身長脚者爲蟢子，見

者有喜。網無網目縱横錯亂者爲蠨蛸。形小而矯健善捕者爲蠅虎。壁上結幕如錢者爲壁錢，其幕可以止血。

清・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卷五〇《物産・蟲屬》 蟏蛸。《寧河關志》：蟏蛸，蠨蛸也。【按】蠨蛸爲小蟏蛸，長脚者，一名蠨，俗呼喜子。陸璣詩疏：此蟲着人衣有親客至，幽州人謂之親客，亦羅網居之是也。蟏蛸類不一，其空中作網，或花木稠密處，伺飛蟲觸網，出擒食之者爲蛛蟟。其在孔穴中作網，開一孔出入者，爲土蟏蛸。又有草蟏蛸，布網絡幕草上，亦作孔出入。或扁如榆莢，或大如粟粒，又赤斑色、黄赤色並雜色者。

清・秦錫田纂《南匯縣續志》卷二〇《風俗志・物産下》 蜘蛛。普通見者。一種棲居室中壁角，性拙，網無條理。一種棲止檐頭、牆角，性巧，網有經緯，組織井然。一種無網，棲植物葉上，身小如菉豆，足長寸許，兒童撚其足，置案上，能伸縮數分鐘，俗名算命蜘蛛。一種結網整齊，四角組花，身有斑紋，八足合作四者，俗名花蜘蛛，入藥。

藝文

唐・孟郊《孟東野詩集》卷九《蜘蛛諷》 萬類皆有性，各各稟天和。蠶身與汝身，汝身何太訛。蠶身不爲己，汝身不爲他。蠶絲爲衣裳，汝絲爲網羅。濟物幾無功，害物日已多。百蟲雖切恨，其將奈爾何。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四《蟲豸詩七篇・蜘蛛三首並序》 巴蜘蛛，大而毒。其甚者，身運數寸，而跨長數倍其身，網羅竹柏盡死。中人瘡痏漸濕，且痛癢倍常。用雄黄苦酒塗所囓，仍用鼠婦蟲食其絲盡，輒愈。療不速，絲及心而療不及矣。

蜘蛛天下足，巴蜀就中多。縫隙容長踦，虚空織横羅。縈纏傷竹柏，吞噬及蟲蛾。爲送佳人喜，珠櫳無奈何。

網密將求食，絲斜誤著人。因依方託緒，挂罥遂容身。截道蟬冠礙，漫天玉露頻。兒童憐小巧，漸欲及車輪。

稚子憐圓網，佳人祝喜絲。那知緣暗隙，忽復囓柔肌。毒腺攻猶易，焚心療恐遲。看看長妖緒，和扁欲漣洏。

唐・賈餗《蜘蛛賦》 凉風起兮秋初，步簷宇兮躊躇。有微蟲之窈窕，挂輕影於空虚。績不待筐，固無求於蟹。結而成網，若有羨於魚。觀其周旋細密，往復輕疾。縷積於纖，綸成若屈。其身也或垂之如墜，其絲也亦動而愈出。成章無札札之聲，不漏得恢恢之質。夜居於外，同熠燿之宵行。日就其功，異蛾子之時術。於是規模既辨，詭麗無儔。纖羅礙日，薄霧舍秋。園影初成，有似毁方而合。輕絲乍吐，還同不茹其柔。塵飛空而罥結，葉下樹而縈留。可以待遊蟲於死地，爲終日之養羞。嗟夫，積少者多，因微者大。始一絲而輕絡，成衆目之交會。言其巧乃織婦不如，語其功孰雕蟲可配。豈徒玩廻文之縹緲，閱浮景之明昧。風乍觸而將紛，露微霑而成顆。實亦愛其組織，憐於琢磨。將懸心而有待，信役力而無他。容有志業未騁，勤勞則多。文章徒緝，職競不羅。覩在户之呈妍，爾功既就。慙閉門而守拙，吾道如何。

唐・羅隱《羅昭諫集》卷一《秋蟲賦並序》 秋蟲，蜘蛛也。致身羅網間，實腹亦羅網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以賦之。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吁。

宋・張耒《柯山集》卷二《蜘蛛賦》 魚游假淵，鳥棲求木。而我所宅，獨取諸腹。巢於牆屋，人不予取。朝蠅暮蚊，食人所惡。彼殘物所養，而無益於世。雖名人兮，斯蟲是愧。

宋・梅堯臣《宛陵集》卷七《詠蜘蛛》 日結一尺網，知吐幾尺絲。百蟲爲爾食，丸腹尚苦饑。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三一《省中二首》 萬事悠悠心自知，强顔於世轉參差。移牀獨向秋風裏，卧看蜘蛛結網絲。

清・彭孫貽《茗齋集》卷一七《詩・五言絶句・蜘蛛》 外罟既四張，不知内有蠱。盡道經綸才，殺人在掌股。

雜録

漢・劉歆《西京雜記》（晉・葛洪輯）卷三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瞤則呪之，火花則拜之，乾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漢・王充《論衡》卷一三《別通篇》 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

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

晉・葛洪《抱朴子内篇・對俗第三》 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鴻鴈以正時，帝軒候鳳鳴以調律。

又《登涉第十七》 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僊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又以塗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六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宫，見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淹歲。於是掛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爲蜘蛛之隱。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雜志一》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罥於蛛網，蛛搏之，爲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咮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掇芋梗傅之則愈。

又卷二五《雜志二》 太子中允關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邕管。一吏人爲蟲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呼使視之，曰：此爲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爲也。乃以藥傅其瘡，有腫起處以針投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而疾不起。又予家祖塋在錢塘西溪，嘗有一田家忽病癩，通身潰爛，號呼欲絶。西溪寺僧識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斛許，令其恣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間黄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爲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當戒之。天虵，其大如筯而扁長三四尺，色黄赤，多生於幽陰之地，遇驟雨後則出，越人深畏之。以醋澆之則消，或以石灰摻之亦縮死。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八《蜘蛛結罔》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蟲，惟蟲能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罔，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罔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爲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就，疏密分寸，未嘗不齊。門檻及花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爲人與風所敗。唯閑屋垝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以爲至危。李斯見吏舍厠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明・黄衷《海語・蜘蛛》卷中 海蜘蛛，巨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非大山深谷不伏也。遊絲隘中，牢若組纜，晨輝照耀光燄燁。如虎豹麋鹿間觸其網，蜘蛛益吐絲如縞霞纏糾，卒不可脱俟，其斃腐，乃就食之。舶人欲樵蘇者率百十其徒，束炬而往，遇絲輒燃，紅遍山谷，如設庭燎，蛛潛愈邃密，惟恐其及也。或云取其皮爲履，不航而涉，豈其然歟。陶隱居云：蜘蛛有數十種，今觀《爾雅》所載七八種耳。皆無所謂，海内俱有之，但不及海外爲極大耳。世稱蜘蛛善巧。《埤雅》曰知誅義者也，然則海蜘蛛其專大，巧而竊物權者乎。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五《醫藥類・蝛螬黄》 余岸少養蜘蛛，以小者飼大者，久之以朱砂飼大蜘蛛。數十日滿身皆赤，其腹有黄，可以去翳開瞽。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 《朱傳》：蠨蛸，小蜘蛛也，户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爾雅》：蠨蛸，長踦。【疏】此小罋罐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陸疏：一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云蜘蛛爲羅網居之。崔豹《古今注》：蠨蛸身小足長。《論衡》：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掃其網置衣領中，令人知巧辟忌。《太玄》云：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矣。《埤雅》：蜘蛛布網，如罾右繞，今磨旋蔓生，皆循右而轉，亦自然之理也。《易》曰：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説者以謂放蜘蛛而結網，法螺蚌而閉户，則古之知者創物，其兼取博矣。重耳奔齊，遊大澤中，見知朱布網曳繩，執爻而食之。顧舅犯曰：此蟲智之薄者，猶役其智。況於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乎。陸賈曰：目瞷得酒食，燈化得錢財，乾雀噪，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列子》：今人見蟢子者未必即有喜，夢雀者未必皆彈冠，而人之悦之者，以其利己也。又云：在頭則有喜，又早見爲喜，晚見爲常。荆楚之俗，七月七日設瓜果於庭，有蟢子網瓜上，則以爲得巧。陸氏曰：蠨蛸，小如蜘蛛而足長，結網當户，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爲蟲，故名。知朱多類，有在地中者，有在草中者，有在器下者，有在籬落者。又一種扁薄作幕壁間，八足而長，《本草》曰壁錢，曰壁鏡，北人呼爲壁繭。《方言》：海岱間謂蟬爲蜻，或呼巨蜻。舊注云：蜻，蟬也。不知蜻實蜘蛛長足之名。産於壁上，護以白幕，亦有足抱子行者，非蟬也。《方言》止明各方呼蟬之名不同，未嘗以蜻爲蟬。猶言東齊蠅謂之羊蠅，非羊類，寧可謂蠅爲羊乎。《金樓子》曰：龔舍初仕楚非其所欲，見蟲觸蛛網死。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掛冠去，時號蜘蛛隱士。

清・沈弘正《蟲天志》卷三《鬬部・鬬蕞・原始》 《詩》曰：蠨蛸在户。《爾雅》曰：蠨蛸，長踦。【注】小罋蕞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陸機疏云：一

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

陶隱居曰：蜘蛛類數十種，《爾雅》止載七八種。

又《叙事》 袁宏道《瓶花齋集》曰：鬬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龔散木創爲此戲。散木少與余同舘，每春和時，覓小蛛脚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牕間，較勝負爲樂。蛛多在壁陰及案板下，網止數經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即終身不能鬬。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辨之極易。養之之法，先取别蛛子未出者，粘牕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爲己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爲奪己，極力禦之。唯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登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交之後，猛氣愈厲，怒爪獰獰，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即罷者。散木皆能先機，决其勝敗。捕捉之時，即云某善鬬，某不善鬬，某與某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黧者爲上，灰者爲次，雜色爲下。名目亦多，曰：玄虎、鷹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孃小、鐵嘴，各因其形似以爲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饑飽喜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間技巧事，一見即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非磊落氏贊曰：喜母社公，角勝争雄。護兒極力，禦侮奮躬。怒爪獰獰，憂心忡忡。亦抽厥絲，縛敵獻功。絡幕草上，布網地中。鬬因愛子，慈母念通。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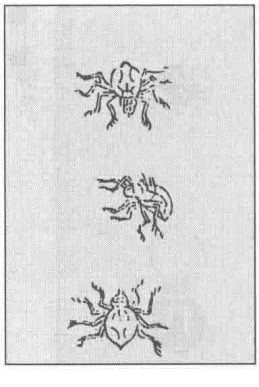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第十五》

蟏蛸長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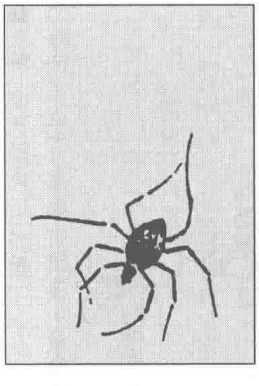
宋・蘇頌《本草圖經》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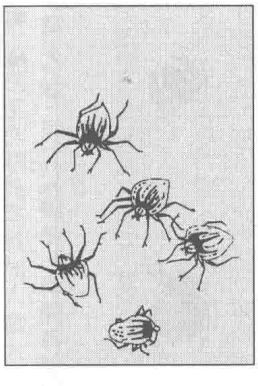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二《蟲部下品總五十六種・蜘蛛》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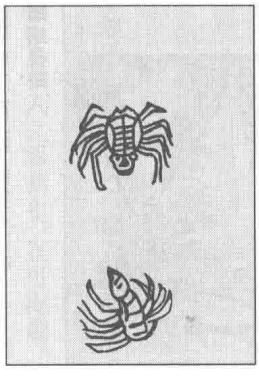
宋・王繼先《本草圖經》（紹興本草）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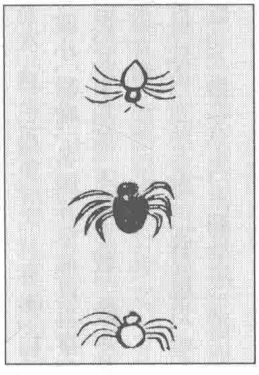
明・胡仕可《本草歌括》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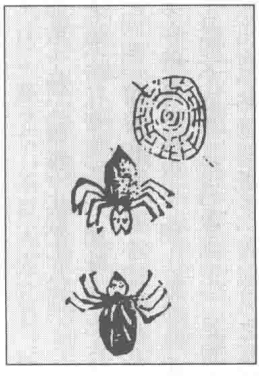
明・陳嘉謨《本草蒙筌》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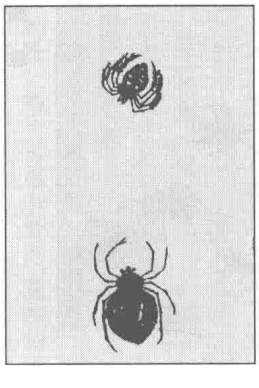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金陵本）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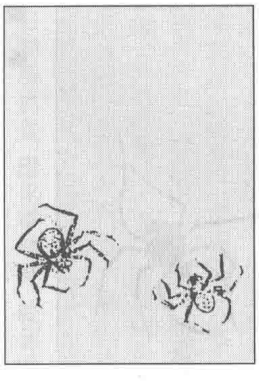
明・李中立撰《本草原始》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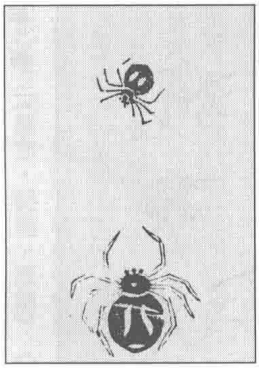
明・高硯五編《本草簡明圖說》

蜘蛛



清・何鎮纂《本草綱目類纂必讀》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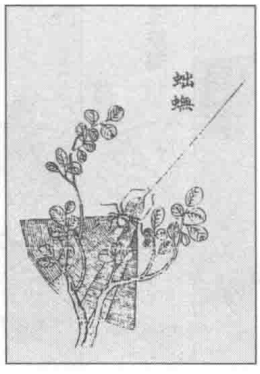


漏斗蛛科Agelenidae分部

蜴蝂、蚰蜒、草蟢龕、草蜘蛛、土蟢龕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草蜘蛛



題解

宋・丁度等修定《集韻》卷四《平聲四》 蜴蝂：蚰蜒，蟲名，蜘蛛也。或从孜。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蚰：渠勿切，音屈。《爾雅》：蝎，蛣蚰。**【注】**木中蠹蟲，亦作蝍。又屑韻音厥。義同。又蚰蜒，蜘蛛別名，音拙謀，亦作蝂蝫。

又 蜒：俗蜒字，舊注音無，蜑蚩。考《爾雅》、《方言》蜘蛛無蜒名。

又 蜒：莫侯切，音謀。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蚰：《唐韻》職悅切，音拙。蟲也。

又 蜒：《集韻》迷浮切，音謀。蚰蜒，蟲名。《本草》：蜘蛛，一名蚰蜒。或作蝂。

又 蝂：《篇海類編》莫侯切，音謀。蚰蜒，蟲名，即蜘蛛也。

又 蜒：直音，同蜒。

綜述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第十五》 草蟢龕，絡幕草上者。

又 土蟢龕，在地中布網者。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卷六《蟲魚部・蚰蜒》 蚰音拙。蜒，蜘蛛。**【注】**陶云懸網狀如魚罾者，亦名蚰蜒。按：蚰蜒在孔穴中及草木稠密處，作網如蠶絲爲幕絡者，就中開一門出入，形段小，似蜘蛛而斑小。主丁腫出根，作膏涂之。陶云罾網，此正蜘蛛也，非爲蚰蜒。此物族類非一也。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蟲部中品總五十六種・二十一種陳藏器餘》 蚰音拙。蜒，蟢龕。**【注】**陶云懸網狀如魚罾者，亦名蚰蜒。按：蚰蜒在孔穴中及草木稠密處，作網如蠶絲爲幕絡者，就中開一門出入，形段小，似蟢龕而斑小。主疔腫出根，作膏塗之。陶云罾網，此正蟢龕，而非爲蚰蜒，此物族類非一也。

明・朱橚《普濟方》卷四二六《本草藥性異名・魚蟲部》 蜘蛛，一名蚰蜒。《詩》云蠨蛸，俗名絡新婦，江東呼蝍蛆，土蟢龕。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蟲之二・草蜘蛛》 **【正誤】**舊標作蚰蜒，今據《爾雅》改作草蜘蛛。

【集解】藏器曰：蚰蜒在孔穴中及草木稠密處，作網如吞絲爲蒂，就中開一門出入，形段微似蜘蛛而斑小。陶言蚰蜒即蜘蛛，誤矣。時珍曰：《爾雅》蟢龕，龕蛆也。草蟢龕在草上絡幕者。據此，則陶氏所謂蚰蜒正與《爾雅》相合。而陳氏所謂蚰蜒即《爾雅》之草蜘蛛也，今改正之。然草上亦有數種，入藥亦取其大者爾，有甚毒者不可不知。李氏《三元書》云：草上花蜘蛛絲最毒，能纏斷牛尾。有人遺尿，絲纏其陰，至斷爛也。又沈存中《筆談》言草上花蜘蛛咬人爲天蛇毒，則誤矣。詳見鱗部天蛇下。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蜘蛛・作網爲絡》 蚰蜒蟲形狀似蜘蛛而小，身有毛斑。專在草木稠密作網爲幕絡如人掌大，四面嚴密，中通一孔出入，身藏于內，候蠅蚋觸網則出擒食之。

清・金蓉鏡纂修《靖州鄉土志》卷三《志物産・動物》 草蜘蛛，或扁如榆莢，或大如粟粒，在草木稠密處布網絡幕。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草罷蠨》 《爾雅注》：草罷蠨，絡幕草上。旭按：即蛸蠨也，似罷蠨而小，斑色，亦有青色者。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第十五》

土罷蠨



王蛈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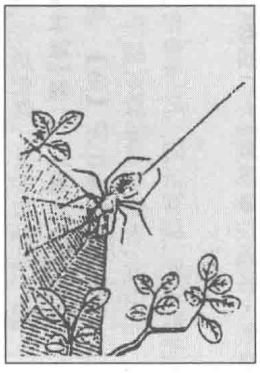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金陵本）

草蜘蛛



又（錢蔚起本）

草蜘蛛



又（張紹棠本）

草蜘蛛



圓蛛科Araneidae分部

波絲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第十五》

蒐蠨蛸



綜述

清・金蓉鏡纂修《靖州鄉土志》卷三《志物産・動物》　蜘蛛四。《爾雅》作蠨蛸。《説文・黽部》：蠨蛸，蛸蟲也。土人統名爲波絲。曰蜘蛛背圓腰束，其形大小不一，結網人家簷角之間。

藝文

宋・黄文雷《看雲小集・觀化》　屋角有蜘蛛，結網大如箕。有來者蜻蜓，飛飛墮其圍。嗟汝水之生，爬沙自足嬉。忽然凌空遊，蜂蔓避路馳。一朝嬰禍羅，羽翼安所施。蜘蛛雖未出，狼狽已可期。我欲救起汝，正坐手足疲。噫吁嚱，悲弗悲，蜘蛛亦有黄雀隨，百蟲相殘人不管，人兮食人天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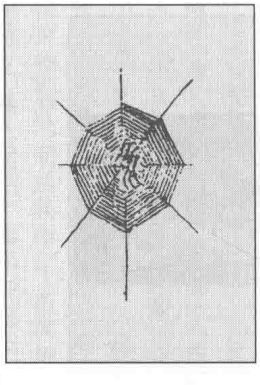
圖表

宋・易元吉《蛛網攫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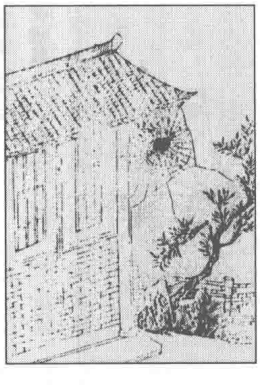
明・王文潔《太乙仙製本草藥性大全》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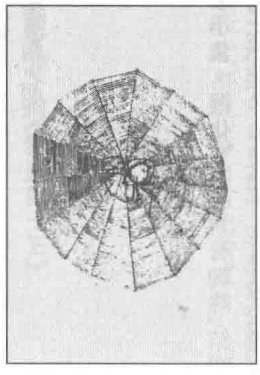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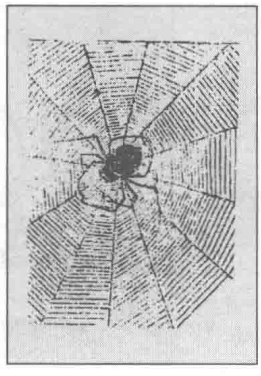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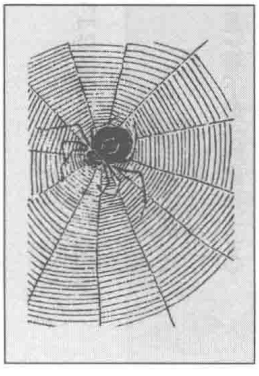
又《本草綱目》（錢蔚起本）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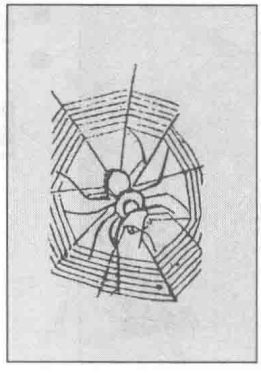
又（張紹棠本）

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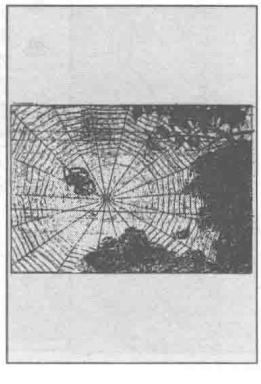


清・劉善述撰繪《草木便方》

花蜘蛛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圓蛛 *Araneus*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圓蛛科，圓蛛群，圓蛛屬 Family Argiopidae, Group Argiopeae, genus *Araneus*, Clerck. sp.

頭胸部頭區爲淡黄色，胸區爲深黄灰色，稀疏覆蓋着白色短毛。上顎帶黄色斑點，有灰白色絨毛，螯爪黄褐色。顎葉呈黄色，邊緣灰色。唇和胸板黄褐色，有灰色絨毛，胸板上有灰白色縱向斑紋。步足淡黄色，上部各節有白毛，跗節上有棕色剛毛，前端褐色。腹部灰绿色，紡器橄欖绿色。

頭胸部隆起，長度比寬度多出四分之一。頭區前緣呈鈍圓形，兩側端直，胸

區兩側呈圓形。後眼列端直，後中眼與前中眼大小相同，後中眼間距僅爲後中眼直徑的一半。前中眼間距爲前中眼直徑的一點五倍，與後中眼之間的距離也爲前中眼直徑的一點五倍，從而形成梯形，前端最寬。前側眼遠小於前中眼，前中側眼間距爲前中眼直徑的二倍。前側眼與後側眼之間的距離爲前側眼直徑的一半，後側眼與中眼間距爲中眼直徑的三倍。額板寬度與一只前中眼直徑相等。兩側眼接近於座生型。

上顎底端略彎，螯爪短而弱。唇寬大於長，不及下顎長度的一半，前端分叉較大。胸板呈寬盾狀，隆起，基節邊緣中空，後端鄰近基節處逐漸尖細。

步足向跗節逐漸尖細，跗節纖細，呈圓柱形，非常短。須肢跗節扁平，底端較寬，須肢爪約有四個梳狀物。脛節和膝節長度相等。

腹部近乎球形，但長度比寬度長五分之一，表面柔軟光滑，非常細膩。紡器爲圓錐形，有二節，較大。**【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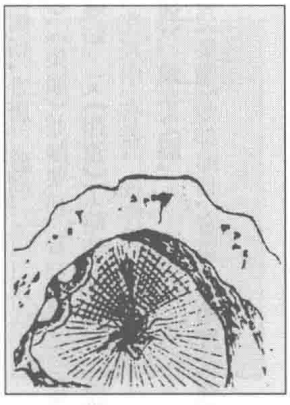
在華北雲頂山地區捕捉到一隻尚未發育成熟的雌性蜘蛛，雖然它可歸入以密毛蛛*A. hirtus* C. Koch爲代表的屬，但我們却無法爲它取一個令人滿意的名字。

顛當科Ctenizidae分部

蛈蝪、螲蟷、王蛈蝪、蛈母、顛當、鈎橐駝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錢蔚起本）

螲　蟷



題解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虫部》　蛈他結、他計二切。螲蟷也，亦蛈蝪。蝪。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二　蝪：蛈蝪，蟲名。

宋・丁度等修定《集韻》卷三　蝪：蟲名。《爾雅》：王蛈蝪，形似龜黿。

又卷七　蛈：蛈蝪，蟲名。

又卷九　螲，螲：螲蟷，蟲名，似龜黿，在穴中，有蓋。或从室。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蛈：他結切。蟲名，螲蟷也。又徒結切，又他計切。

又　蝪：徒郎切。蟲名。《爾雅》：王蛈蝪，形似龜黿。又他郎切。

又　螲：陟栗切。蟲名。**【略】**又丁結切。螲蟷，蟲名，似龜黿，在穴中，有蓋。又徒結切。螲蟷，穴蟲，王蛈蝪也。

又　螲：丁結切。螲蟷，蟲名，似龜黿，在穴中，有蓋。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蛈：他列切，音耋。蛈蝪，土龜黿也，俗呼顛當。《通雅》曰：《爾雅》王蛈蝪。郭注：螲蟷也。音窒當，蛈蝪本音迭湯，轉聲爲顛當，河北呼蛈蟷，譌讀姪唐。《鬼谷子》謂之蛈母。劉崇遠《金樓子》謂之金橐駝，以其背若駝峯，故也。即土中布網罷黿。段成式云：顛當窠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蠛過，輒翻蓋捕之，裁入復閉。秦中兒謠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蠛蠓寇汝無處犇。范石湖詩：恐妨蝴蝶驚夢，笑倩顛當守門。楊慎引《爾雅》譌作王跌踢。

又　蝪：他光切，音湯。王蛈蝪。見前蛈注。

又　螲：丁協切，顛入聲。螲蟷詳前蛈注。

又　蟷：都昌切，音當。**【略】**又螲蟷，詳見前蛈注。或曰蟷、螲，疑即一字。怒臂當車，故从當意，兼聲不過，亦當車義。據此說蟷即螲亦通。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蛈：《唐韻》、《集韻》並他結切，音鐵。《爾雅・釋蟲》：王蛈蝪。注：即螲蟷。《本草》：螲蟷，一名蛈母。詳螲字注。又《集韻》徒結切，音迭。他計切，音替。義並同。

又　蝪。《唐韻》吐郎切，音湯。《爾雅・釋蟲》：王蛈蝪。注：即螲蟷。詳

螲字注。又《集韻》徒郎切，音唐。義同。

又　螲：《唐韻》、《集韻》並陟栗切，音窒，蟲名。《玉篇》：螻蛄也。揚子《方言》：螻螲謂之螻蛄。又《類篇》丁結切，音絰。《爾雅・釋蟲》：王蚡蝪。注：即螲蟷，似蜘蛛，在穴中，有蓋。或作螲。

又　螲：《正字通》：螲字之譌。

又　蟷：《唐韻》、《集韻》並都郎切，音璫。【略】又螲蟷。詳螲字注。

綜　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王蚡蝪。【注】即螲蟷，似鼃黿，在穴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蚡蝪。【音義】蚡，大結反。《字林》音秩蝪。《字林》音湯，或音蕩，又音唐。螲，丁結反。蟷，丁郎反。【疏】此鼃黿之一種也。一名螲蟷。穴居布網，穴口有蓋。河北人呼蚡蝪者是也。

《鬼谷子》（南朝梁・陶弘景注）卷上　若蚡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

蚡母，螲蟷也，似蜘蛛，在穴中，有蓋。言蚡母養子，以蓋覆穴，出入往來，初無間朕，故物不能止之。今內揵之臣委曲從君，以自結固，無有間隙，亦由是也。

晉・郭璞《爾雅音圖・爾雅・釋蟲》卷下前　王蚡音迭。蝪。即螲蟷，似鼃黿，在穴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蚡蝪，音湯。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卷六《蟲魚部・螲蟷》　螲蟷音至當，即土蜘蛛。有毒。主一切疔腫，附骨疽蝕等瘡，宿肉贅瘤，燒爲末，和臘月猪脂傅之。亦可和諸藥爲膏，主疔腫出根。似蜘蛛，穴土爲窠。《爾雅》云：蚡音迭。蝪。音蕩。郭注云：螲蟷也。穴上有蓋覆穴口，今呼爲顛蟷蟲，河北人呼爲蚡蝪音姪唐。是處有之。崔知悌方云：主疔腫爲上。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一二《蟲部下品總八十一種・三十六種陳藏器餘》　螲音室。蟷，音當。有毒，主一切丁腫，附骨疽蝕等瘡。宿肉贅瘤，燒爲末和臘月猪脂傅之，亦可諸藥爲膏，主丁腫出根。似蜘蛛，穴土爲窠。《爾雅》云：蚡音迭。蝪。音蕩。郭璞云：螲蟷也，穴上有蓋覆穴口，今呼爲顛蟷蟲，河北人呼爲蚡蝪，音姪。是處有之，崔知悌方云：主丁腫爲上。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一五》　王蚡蝪。鼃黿類也，一名螲蟷。穴居布網，穴口有蓋。河北人呼蛭蝪，音絰湯。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顛當、土蜘蛛，蓋蚡蝪之轉語也。《爾雅》：王蚡蝪。郭注：螲蟷也。跌蝪，音迭湯，聲轉爲顛當。《鬼谷》謂之蚡母。《金樓子》謂之鈎橐駝。陳無功本引《爾雅》王蚡蟷，誤。此即土中結網之蜘蛛也。段成式曰：顛當穴土爲蓋，大如榆莢。秦中兒謠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蠷螋寇汝無處奔。

清・杭世駿《續方言》卷下　螲蟷似鼃黿，在穴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蚡蝪。郭注《釋蟲》。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王蚡蝪》　蚡蝪，聲轉爲顛當。《鬼谷子》謂之蚡母。《金樓子》謂之鈎橐駝，即土中結網之蜘蛛也。秦中兒謠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蠷螋寇汝無處奔。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第十五》　王蚡蝪。即螲蟷，似鼃黿，在穴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蚡蝪。

蚡蝪又爲螲蟷，又爲顛當，俱雙聲字也。《酉陽雜俎》云：齋前雨後多顛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蝱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無隙可尋，而蜂復食之。秦中兒謠云：顛當顛當牢守門，蠷螋寇汝無處奔。劉崇遠《金華子》云：長安間里中，小兒常以纖草刺地穴間，共邀勝負，以手撫地曰：顛當出來。既見草動，則鉤出赤色小蟲，形似蜘蛛，江南小兒謂之鈎駱駝。其蟲背有若駝峰然也。今按：此蟲穴沙爲居，其穴如釜而銳底，潛伏其下，游蟲誤墮，因爪取之，不見其形，俗謂之哈喇模。小兒以髮繫蟲爲餌，謂之釣哈喇模，其形狀一如《金華子》所說也。

清・李元《蠕範》卷六《物知第十二》　顛當翻蓋而捕蟬，鰣魚含水而吸鳥，白鷺弭絲而取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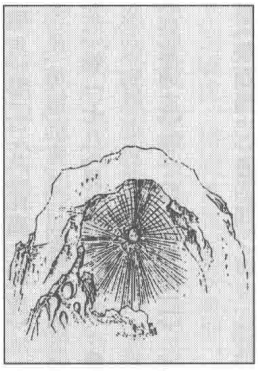
顛當，蚡蝪也，蚡母也，螲蟷也，土蜘蛛也，金橐駝也。穴土如蚓，網絲其中，土蓋與平，常仰捍其蓋，伺蠅蝱過而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無隙可尋，而土蠭復食之。秦中兒謠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蠷螋寇汝無處奔。

清・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卷五〇《物產・蟲屬》　顛當。按：其背高聳，灰色，能跳。屋地幽濕，此類即多，南方呼爲駱駝。今目驗有此，乃增。

圖表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土蜘蛛，螲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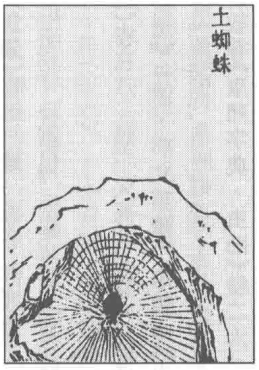
又《本草綱目》（金陵本）

螲蟷



又（張紹棠本）

螲蟷



拉土蛛*Latouchi* spp.

顛當蟲、土蜘蛛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蟲篇》 成式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蠛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爾雅》謂之王蛈蝪，《谷子》謂之蛈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蠐螬冠汝無處奔。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蟲之二・螲蟷》 **【釋名】** 蛈蝪、《爾雅》。顛當蟲、《拾遺》。蛈母、《綱目》。土蜘蛛。藏器曰：螲蟷，音窒當。《爾雅》作蛈蝪，音迭湯。今轉爲顛當蟲。河北人呼爲蛈蟷，音姪唐。《鬼谷子》謂之蛈母。

【集解】 藏器曰：螲蟷是處有之，形似蜘蛛，穴土爲窠，穴上有蓋覆穴口。時珍曰：蛈蝪即《爾雅》土蜘蛛也。土中布網。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齋前雨後多顛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蠛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無隙可尋，而蜂復食之。秦中兒謠云：顛當顛當牢守門，蠐螬冠汝無處奔。

清・金蓉鏡纂修《靖州鄉土志》卷三《志物産・動物》 土蜘蛛，《本草拾遺》名螲蟷。《爾雅》作蛈蝪。似草蜘蛛，在孔穴中作網，開一門出入。

跳蛛科Salticidae 分部

蛸、虓、蠅虎、蠅狐、蠅豹、蠅蝗

題解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蛸：呼古切。蟲。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三 蛸：蠅虎，蟲。俗加虫。

宋・丁度等修定《集韻》卷五　蟜：蟲名，善捕蠅。

又卷一〇　虢：迄逆切。恐懼也。《説文》引《易》履虎尾虢虢。一曰蟲名，蠅虎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蟜：火五切。蟲名，善捕蠅。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蟜：舊注音虎。蠅蟜，蟲名，不知小蜘蛛，能捕蠅，俗呼蠅虎。本作虎，改作蟜。汎訓蟲並非。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虫部》卷二六　蟜：《唐韻》呼古切，音虎。蠅虎，蟲名。俗加虫。

綜述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魚蟲》　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一名蠅豹。一本作豹子。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下　蠅虎，一名豹子。按：《古今注》尚有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凡十八字，此本常有脱落。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蠅虎》　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蝗一曰蠅虎子。

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六《土産・蟲之屬》　蠅虎，似蜘蛛而灰色，善捕蠅。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昆蟲・蠅虎》　一名蠅豹，似蛐蟮而無網絡。身黑色，觜邊有雙肉爪，攫蠅而食，兩目似虎，炯然有光。《説文》謂之蠅蝗。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昆蟲草木略五・蟲類》　蠅虎，一名蠅狐，一名蠅蝗，一名蠅豹。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

清・阿桂等纂修《盛京通志》卷一〇七《物産二》　蠅虎身黑而扁，嘴邊有雙肉爪，攫蠅食之。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　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豹。崔豹《古今注》。按：今處處有之，惟永壽縣載入志。

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蠅虎》　《古今注》：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虎子。《潛確居類書》：一名蠅豹，身黑，嘴有雙肉爪，攫蠅而食，兩目似虎，炯然生光。《易》曰：震來虢虢。《雅俗稽言》曰：虢，蠅虎也。常若多懼，故取象焉。按：蠅虎亦蜘蛛之屬，腹亦有絲而不能結網，惟居墻壁捕蠅食。其體灰褐色，身上有微毛，嘴有兩鉗，翕吸頻動，跳躍如虎。亦有純白色，兩目朱色，絶可愛。兒童捕置器中，捉蠅以飼之，視其搏躍爲戲。此物未聞入藥，故《瀕湖綱目》壁錢、蠮螉皆列入，而此獨遺之。今《徐氏驗方》云其性頻動而不静，取以調血脈，治跌打，因録其方以備品云。

治跌打損傷，徐順之驗方：取蠅虎數個，研爛，好酒下。

清・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卷五〇《物産・蟲屬》　蠅虎。按：亦蜚蠊類，惟不羅網，捕飛蠅捷獲。

清・秦錫田纂《南匯縣續志》卷二〇《風俗志・物産下》　蠅虎有數種，作窠於柱壁間，行甚捷，能躍捕小昆蟲食之。

清・王應斗纂《定安縣志》卷一《輿地・物産・蟲屬》　蠅虎。如蜘蛛而足短，灰色，善捕蠅。

清・張雋、邢定綸纂《崖州志》卷四《輿地四・物産・昆蟲類》　蠅虎，似蟢子而小，脚短，灰色，善捕蠅。

清・金蓉鏡纂修《靖州鄉土志》卷三《志物産・動物》　蠅虎。《説文・虎部》虢下，一曰蠅虎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

清・姚文柟等纂《上海縣續志》卷八《物産・蟲之屬》　蠅虎有數種，體後延一絲，行甚速，且能躍食小昆蟲。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蠅虎》　《續廣雅》：虢，蠅虎也。《古今注》：蠅虎，蠅狐也。似蜾蠃，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一名蠅豹。《淮南萬畢術》：五月五日，取蠅虎搗碎拌豆，豆自躍擊蠅。

藝文

宋・陳師道《後山集》卷三《蠅虎》　物微趣下世不數，隨力捕生得稱虎。匿形注目摇兩股，卒然一擊勢莫禦。十中失一八九取，吻間流血腹如鼓。却行奮臂吾甚武，明日淮南作端午。

宋・鄭剛中《北山集》卷一九《其鈍許慎以蠅虎爲虢》　牕罅田旋憐虢虎，堵前遲鈍念蝸牛。静中物理曾觀妙，一歎世間堪白頭。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四一《蠅虎六言》　長有青蠅入夢，初無白額負嵎。傳業羲皇網罟，齊名鬬穀於菟。

宋・舒岳祥《閬風集》卷一《五言古詩・續十蟲吟》　蟲有搏蠅虎，似蟢無網罟。羣蠅争噪時，潜身入其聚。蠅初玩其小，突然能攫取。生擒加面縛，不辨頭

翅股。蠅爲人所憎，同欲畀茲虎。其奈彼實繁，日食能幾許。

宋・衞宗武《秋聲集》卷四《五言絶句・蠅虎》 狀有類蛛蝥，見物常勇投。奮身如虎猛，所得亦蠅頭。

宋・方夔《富山遺稿》卷八《七言律詩・觀物》 静中羣動互飛奔，擾擾誰能脱世塵。蠅虎案頭新得雋，螳蜋枝上忽忘身。平生攻苦味無味，舉世争雄人食人。安得洗心無一物，碧波鷗鳥自相親。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一《蠅虎賦》 有蟲翼然，既獰孔武，若腹而絲，若臂而距，跳踉振擲，是謂蠅虎。搏蠅甚智，狙伏壁間，群蠅避之，如虎於山。我玩諸掌，以弄以嬉，惴不敢動。蝡蝡蚩蚩，先生忻然，笑而置之。我聞古人，龍猶可豢，惟虎必誅，與民除患，或生得之，用之於戰。蓋與死而爲鄰，嘻其危而敢玩。乃有至人，以道豢虎，居以爲徒，出以爲禦。又有人焉，虎至不怖。曰：我不爾惡，爾無我怒，與虎相忘，其道甚恕。嗟爾蠅虎何爲者耶，謂非虎耶，於蠅不仁，謂誠虎耶，遇我而馴。或曰搏人所憎，不爲不仁，故見畏於蠅，其所以見狎於人。或曰是亦虎類，馴之有道。蠅視之大，我視之小。藐然掌中，以馴易暴，亦如彼虎，雄跳躁擾，極衆庶之，所驚纔至，人之一笑。嗚呼噫嘻！物之於人，嗜欲血氣，鮮有不同，意兩銳者，必奪力俱，强而乃攻。此其無齒牙而忍，不爪距而凶，搏善良以爲食，腴膏血以自豐，其名爲人，其實有遠愧於爾。爾者矣，誠得道以禦之，彼雖暴而莫動，故有談笑而鄒衍挫謀，拱揖而孟賁失勇。索而言之，理無不然，一日之内，一身之間，陰陽水火，寇奪百端，有道於己，愈攻愈堅。泰山裂車而目不瞬，疾雷破柱而足不遷。四海一航，八荒一席，干戈血肉之區，歌舞腥臊之域。閱千世於須臾，忽微蟲之過隙。謂振古之如斯，復誰喪而誰得。於是先生頹然如醉，嗒然欲默，縱吾意之所如卿，優游而偃息。

雜録

唐・蘇鶚《杜陽雜編》卷中 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彫木，作鸞、鶴、鵁、鵲之狀。【略】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覩而悦之。【略】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凉州》。上令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内，如鵲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即賜以雜綵銀椀。志和出宫門，悉轉施於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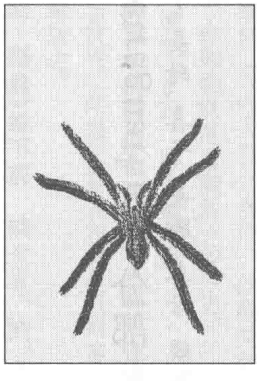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五《諺習》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宋・胡瑗《周易口義》卷九《下經・震》 震來虩虩者。虩者，蠅虎之蟲也，藏牕壁中，蠕然而動，言威震之來，則人爲之戰兢，悚懼不能自安，如蠅虎蠕然而動。然則重言虩虩者，恐懼之至也。

宋・丁易東《易象義》卷七《下經》 或曰：以象言之虩。《説文》曰：蠅虎也。蠅虎謂之虩者，周旋顧慮不自寧也。伏巽爲臭風以化蟲，逐臭之蟲，蠅也。互艮爲虎，蟲中之虎，蠅虎之象。四動于坎中，動而止，止而復動，伏離目而内顧不自寧，虩之象也。

巨蟹蛛科Sparassidae 分部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一《圓節動物分品》



第十六圖　室中蜘蛛

狒蛛科Theraphosidae分部

海南單柄蛛*Haplopelma hainanum*

蛇蠱

明・唐胄纂（正德）《瓊台志上》卷九《土産下・蛇蟲屬》 蛇蟲，狀如蜘蛛，而腹大，足短，最毒。

清・鄭文彩纂《瓊山縣志》 蛇蟲，狀如蜘蛛，腹大，脚短。時處樹間，人皆忽之。傷人最毒。有謡云：最恨蜘蛛無結網，蜘蛛無網最傷人。舊志增。

清・聶緝慶、張廷修《臨高縣志》 蛇蟲，形如蜘蛛，而腹長足短，傷人失救則死。

清・楊士錦、吴鳴清纂《萬州志》卷三《土産・蟲類》 蛇蟲，形如蜘蛛，腹大，足有爪，人皆忽之，傷人最毒，不救。

清・王應斗纂《定安縣志》卷一《輿地・物産・蟲屬》 蛇蟲，狀如蜘蛛，腹大，足長。以上俱猛毒，傷人。

清・張雋、邢定綸纂《崖州志》卷四《輿地四・物産・昆蟲類》 蛇蟲，形如蜘蛛，腹大，足短，時處草間，傷人最毒。謡云：最恨蜘蛛無結網，蜘蛛無網最傷人。

蠨蛸科Tetragnathidae分部

蠨蛸、蟢子、長踦、喜子、長脚、喜母、親客、長蚑、蟻、蛾蚑、長跂、喜蛛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下 蠨：蠨蛸，長股者。从虫，肅聲。蘇彫切。蛸：蟲也。从虫，省聲。息正切。

蠨：蠨。蛸：蛸。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蟲部第四百一》 蠨：先幺切。蠨蛸，喜子。蛸：所交切。蛸蠨。

又 蟢：許紀切。蟢子。

南唐・徐鍇撰，朱翺反切《説文繫傳》卷二五 蠨：蠨蛸，長股者。从虫，肅聲。蘇彫切。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一 蚑：蚑蚑，蟲行皃。又長蚑，蠨蛸别名。蟻，長脚蟹蜚。

又卷二 蛸：蠨蛸，喜子。

又卷三 蟢：蟢子，蟲俗。

又卷五 蠨：蠨蛸，俗呼喜子。《詩》：蠨蛸在户。

宋・丁度等修《集韻》卷一 蟻：蜘蛛，長足者，通作踦。蚑，蟲名，一曰蟲行也。

又卷三 蠨、蠨：蟲名。《説文》：蠨蛸，長股者，或作蠨蛸。蠨蛸，蟲名。

又卷五 蟢：蟢子，蟲名，蠨蛸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蛸：【略】又師交切。蠨蛸，蟲名。

又 蠨、蠨：先彫切。蟲名。《説文》：蠨蛸，長股者，或作蠨蠨。又息六切。

又 蟻：丘奇切。蜘蛛，長足者。

又 蟢：許已切。蟢子，蟲名，蠨蛸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蠨：，蘇雕切。蠨蛸也。《詩》云：蠨蛸在户。《爾雅》曰：蠨蛸，長踦。釋曰：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陸氏曰：一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著人衣則有喜，幽州人謂之親客。喜亦作蟢，踦亦作蟻。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形聲八・蟲魚之聲・虫之屬・諧聲》 蘇彫切。蠨蛸，長股者。从虫。肅聲。

又卷一八《虫之屬・近聲》 丘奇切。蜘蛛，長足者。从虫，奇聲。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蚑：渠宣切，音奇。蟲行貌。又長蚑，蠨蛸别名。又真韻音忌。義同《説文》作蚑。

又 蟻：欠衣切，音溪。蜘蛛屬。《廣韻》：蟻，長足蟲。《説文》：蠨蛸，長股者，一名長跂。《詩疏》：長跂，河内人謂之喜母。今産子牆壁上，護以白幕，亦有足抱子行者。蓋指蟻而言，非蟬也。

又 蛸：所交切，音梢。《爾雅》：蠨蛸，長踦。郭注：小蜘蛛長脚者，俗呼喜子。《埤雅》：蕭梢，長脚貌，因以名。此蟲著人衣則有喜，幽州人謂之親客。又荆楚俗，七月七夕設瓜果庭中乞巧，喜子落其上曰得巧。《詩・豳風》蠨蛸在户，言户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

又 蠨：俗蠨字。

又 蠨：先彫切，音宵。蠨蛸。見前蛸注，俗作蠨。

又 蟢：舊注音喜，蟲名。按：小罷奄，微紅長脚者，俗呼爲喜子。本作喜，俗加虫，非。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蛸：《唐韻》、《正韻》所交切，《韻會》師交切，並音梢。蠨蛸，蟲名。《詩・豳風》：蠨蛸在户。傳：蠨蛸，長踦也。郭璞曰：小蛛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陸璣云：一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是也。

又 蠨：《唐韻》蘇彫切，《集韻》、《正韻》先彫切，並音蕭。《玉篇》：蠨蛸。詳蛸字注。亦作嘯。

又 蠨：《唐韻》蘇凋切，音蕭。《説文》：蠨蛸，長股者。詳蛸字注。又《廣韻》息逐切，音肅。義同。《類篇》或作蠨。

又 蚑：《唐韻》巨支切，《韻會》翹移切，並音祇。《廣韻》：蚑蚑，蟲行貌。王褒《洞蕭賦》：蚑行喘息。注：凡生類之行皆曰蚑。成公綏《天地賦》：蚑行蠕動，方聚類分。又蟲名。《古今注》：長蚑，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蚑。又《正韻》去冀切，音騎。亦蟲行貌。又《類篇》渠羈切，音奇。義同。《集韻》與跂通。

又 蟻：《唐韻》渠綺切，《正韻》巨綺切，並音技。【略】又《集韻》丘奇切，音敧。罷奄，長足者。又《韻會》奇寄切，音芰。義同。

又 蟢：《唐韻》虚里切，《集韻》許已切，《正韻》許里切，並音喜。蟢子，蟲名，蠨蛸也。曹植《令禽惡鳥論》：得蟢者，莫不訓而放之，爲其利人也。劉勰《新論》：野人晝見蟢子者，以爲有喜樂之瑞。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蟲部》 蟻：俗篆作，牽谿切。長足蟲也。《爾雅》：蠨蛸，長踦。

又 蟢：俗篆作，許里切。喜蛛，蟲名。《爾雅》：蠨蛸。注云：小罷奄長脚者，俗呼爲喜子。

綜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蠨蛸，長踦。【注】小罷奄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音義】蠨，悉彫反，或音肅。蛸，所交反。《説文》云：蠨蛸，長股者。踦，郭云：音崎嶇之崎。栺宜反。《字林》巨綺反，或居綺反。《廣雅》云：踦，脛也。字從足，虫旁，作者非。【疏】此小罷奄長脚者，一名蠨蛸，一名長踦，俗呼爲喜子。《詩・東山》云：蠨蛸在户。陸璣疏云：一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是也。

又《考證・釋蟲》 蠨蛸，長踦。陸本蠨作蟰。

三國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蠨蛸在户》 蠨蛸，長踦，一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網羅居之。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卷下前 蠨音蕭。蛸，音肖。長踦。小罷奄長脚者，俗呼爲喜子。踦音倚。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魚蟲第五》　長蚊，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蚊。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下　蜄蚊，蠨蛸也。身小而足長，故謂之蜄蚊。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長跂》　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跂。小蜘蛛長脚也，俗呼爲蟢子。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蠨蛸》　《釋蟲》云：蠨蛸，長跂。蕭梢，長跂之貌，因以名云。郭璞曰：今小蜘蛛長股者，俗呼喜子，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荆州、河内之人謂之喜母。陸子曰：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蓋謂是也。《詩》曰：蠨蛸在户。

宋・鄭樵《爾雅鄭注》卷下《釋虫一五》　蠨蛸，長跂。小罿罦長脚者，俗呼喜子。跂，巨綺反。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　蜘蛛空中結網，取蚊蝱食之。小者，南呼爲喜子。

明・周祈《名義考》卷一〇《蜻蟢》　《廣韻》：蜻，長足，蟲也。《説文》：蠨蛸，長股者，一名長蛂。《詩疏》：長蜻，河内人謂之喜母。著人衣，當有親客至。今産子牆壁上，護以白膜，亦有足抱子行者。俗謂之喜，喜則蜻也。《西京雜記》：蜘蛛集而百事喜。陸賈云：蟢子垂而百事喜。李德裕云：人將有喜兆，垂於冠冕。蜘蛛有三種，一種布網簷端，一種絡幕草上，俱蒼黑色，一種小而微紅，謂之蟢蛛，則蟢也。郭璞以小蜘蛛長脚者爲蠨蛸，是猶未辨。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蠨蛸》　《爾雅》：蠨蛸，長跂。郭注：小罿罦即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邢疏《詩・東山》云：蠨蛸在户。陸璣云：一名長脚。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陸佃曰：蠨蛸，小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户，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令人不疑其爲蟲。

清・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卷二　蠨蛸。郭璞《爾雅注》：蠨蛸，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蟢子。陸璣《詩疏》：蠨蛸，長跂，一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君之謂也。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七《毛詩下・蠨蛸》　長脚蜘蛛也。義同。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之喜子。《義箋》，並《御覽》九百四十八。

清・段玉裁《詩經小學》卷一《蠨蛸在户》　《釋文》蠨音蕭。《説文》作蟏，音夙。《爾雅》：蠨蛸，長跂。《釋文》：蠨，《詩》作蟏。《説文》：蟏蛸，長股者。《廣韻》：蠨蛸，蟲，一名長蛂，出崔豹《古今注》。按：蠨正蟏譌，風雨之瀟誤爲瀟，可證一切。《經音義》引作蟏蛸在户，云：上音肅，下音蕭，此古字古音也。勝於《釋文》遠矣。

清・趙佑《草木疏校正》卷下《蠨蛸在户》　蠨蛸，長跂，一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網羅居之。

清・焦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七《蠨蛸》　蠨蛸。《傳》：蠨蛸，長跂也。《釋文》蠨，音蕭。《説文》作蟏，音夙。蛸，所交反。蠨蛸，長跂也。跂，起宜反。韋昭、吕忱音同，云：一足意也。今《詩義》長跂，長脚蜘蛛，又巨綺反，又其宜反，又居綺反。

《正義》：蠨蛸，長跂。《釋蟲》文。舍人曰：蠨蛸，名長跂。郭璞曰：長跂，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陸璣疏云：蠨蛸，長跂，一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是也。

循按《詩義》者，劉禎《毛詩義問》也，《太平御覽》引之九百四十八，又引劉芳《毛詩義箋》與郭氏注同。《説文・虫部》云：蠨蛸，長股者。跂、股、脚，變文而義合。《釋名・釋兵篇》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其末曰簫，言簫梢也。長跂之脚，屈曲有似弓簫，故亦謂之蠨蛸耳。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之三《釋蟲》　蠨蛸，長跂。小罿罦長脚者，俗呼爲喜子。

蠨，《説文》作蟏，云蠨蛸長股者。《詩傳》用《爾雅》舍人曰：蠨蛸，名長跂。陸璣疏云：蠨蛸，長跂，一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今按：此蟲作網，但有縱理而無横文，如絡絲之狀。陶注《本草》：蜘蛛赤斑者名絡新婦。疑此是也，但所見皆黄色，無赤斑者，其腹躰甚瘦小。

清・姚文柟等纂《江蘇省上海縣續志》卷八《物産・蟲之屬》　喜蛛。略帶赤色，有時絲從稍高處垂下，而其體在絲端，一名蠨蛸。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蠨蛸》　《爾雅》：蠨蛸，長跂。旭按：自來説蠨蛸者多以爲喜子，然喜子足並不長，與長跂之名不合。一種似喜子而腹大色黑，八足長至二寸許者，疑是此物。其子抱而行，夏秋間有之，空屋中尤多，螫人又能射人以溺，使人成瘡，俗名蛛螋，古人謂之蠼螋。李時珍曰：蠼螋，一名搜夾子，亦誤。

藝文

《詩經・豳風・鴟鴞》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略】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燿宵行。

唐・陳子昂《陳拾遺集》卷五《漢州雒縣令張君吏人頌德碑並序》 歲月永久，廬井湮蕪。蠨蛸在堂，蟋蟀空嘆。

唐・張説《張燕公集》卷八《律詩・再使蜀道》 蟋蟀鳴户庭，蠨蛸網琴筑。

唐・李白《李太白文集》卷七《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長安》 蠨蛸結思幽，蟋蟀傷褊淺。厨竈無青烟，刀机生緑蘚。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卷四三《古今詩七十五首・遊朝陽巖遂宿西亭二十韻》 庭除植蓬艾，隙牖懸蠨蛸。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五《古體詩・秋堂夕》 書卷滿牀席，蠨蛸懸復升。啼兒屢啞咽，倦僮時寢興。

又卷一三《江邊四十韻》 濩落貧甘守，荒凉穢盡包。斷簾飛熠燿，當户網蠨蛸。

又卷一四《秋相望》 簷月驚殘夢，浮凉滿夏衾。蠨蛸低户網，螢火度墻陰。爐暗燈光短，牀空帳影深。此時相望久，高樹憶横岑。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一四《和夢遊春詩一百韻並序》 舞榭綴蠨蛸，歌梁聚蝙蝠。

又卷三七《禽蟲十二章并序》 蠨蛸網上罥蜉蝣，反覆相持死始休。何異浮生臨老日，一彈指頃報恩讎。誠報也。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九《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未字》 勿作兒女懷，坐念蠨蛸畏。

元・方回《桐江續集》卷一二《蠨蛸》 牕眼蠨蛸粟許微，早能結網伺蟲飛。都來口腹容多少，狼虎操心伏殺機。

雜録

三國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明・毛晉廣要）卷下之下《釋蟲》 蠨蛸，長踦，亦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網羅居之。

《爾雅》：蠨蛸，長踦。郭注：小鼈奄長脚者，俗呼爲喜子。《東山》云蠨蛸在户，是也。《埤雅・釋蟲》云：蠨蛸，長踦。蕭梢，長踦之貌，因以名云。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荆州、河内之人謂之喜母。《爾雅翼》：《詩》曰『蠨蛸在户』，言爲網于户也。陸賈曰：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劉子曰：今野人晝見蟢子者，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爵位之象。然見蟢子者未必有喜，夢雀者未必彈冠，而人悦之者，以其利人也。今人以早見爲喜，晚見爲常。又云在頭則有喜事。荆楚之俗，七月七日設瓜果于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爲得巧。陸氏曰：蠨蛸，名長踦，小如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户，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爲蟲，故名長踦。崔豹云：蠨蛸，身小足長。《詩緝傳》曰：蠨蛸，長踦也。踦，音欺，脚也。

圖表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



蠨蛸 *Tetragnatha* spp.

元・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卷八 蠨蛸，小蜘蛛也，户無人出入，則結網當

之。《輯録》：陸氏曰：蠭蛸名長踦，小如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户，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爲蟲，故名長踦，音欺。孔氏曰：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蟢子。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蠭蛸》 蠭蛸。《爾雅》：蠭蛸，長踦。小蜘蛛也。腹圓若豆，八足，長股，依户牖結網，捕蠅蛾食之。其類大小形狀不一，依户結網者名蠭蛸也。

壁錢蛛科 Uroctеidae 分部

扁蟢、蟾蜍、八脚、喜子

綜　述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卷六《蟲魚部・壁錢》 壁錢，無毒，主鼻衄及金瘡，下血不止，捺取蟲汁點瘡上及鼻中，亦療外野鷄病下血。其蟲上錢幕，主小兒嘔吐逆，取二七煮汁飲之。蟲似蜘蛛，作白幕如錢，在暗壁間，此土人呼爲壁繭。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二《蟲部下品總八十一種・三十六種陳藏器餘》 壁錢，無毒，主鼻衄及金瘡下血不止，捺取蟲汁點瘡上及鼻中，亦療外野雞病下血。其蟲上錢幕，主小兒嘔吐逆，取二十煮汁飲之。蟲似蜘蛛，作白幕如錢，在闇壁間，此土人呼爲壁繭。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蟲之二・壁錢》 **【釋名】** 壁鏡。時珍曰：皆以窠形命名也。

【集解】 藏器曰：壁錢，蟲似蜘蛛，作白幕如錢，貼牆壁間，北人呼爲壁繭。時珍曰：大如蜘蛛，而形扁斑色，八足而長。亦時蜕殼，其膜色光白如繭。或云其蟲有毒，咬人至死，惟以桑柴灰煎，取汁，調白礬末傅之，妙。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昆蟲・作幕如錢》 壁錢，蟲似蜘蛛，而身扁，作白幕如錢，著壁間，俗呼爲壁繭。其抱子隔幕而伏，生子百數，坼幕而出。一名扁蟢，一名壁鏡。

清・史澄、何若瑶纂《番禺縣志》卷七《輿地略五・物産・蟲品》 蟾蜍。似蜘蛛，形扁，色斑，八足而長，其繭如錢，色白，貼壁上，名壁鏡。咬人，用桑柴灰煎汁，調白礬末，塗之可瘥。《采訪册》。

清・魯琪光纂《建昌府志》卷一《物産・蟲之屬》 壁錢。一名壁鏡，土人名曰八脚。其壁間膜曰喜膜，北方名壁繭。

清・桂坫等纂《南海縣志》卷四《輿地略三・蟲品》 喜子。俗名蟾蜍，似蜘蛛，形扁，色斑，八足而長，其繭如錢，色白，貼壁上，名壁鏡。被其咬傷者，用桑柴灰煎汁調白礬末塗之可瘥。

清・姚文柟等纂《上海縣續志》卷八《物産・蟲之屬》 壁蟢。體扁，緣行壁間，作窠門柱上，如竹膜大於錢，故一名壁錢，爲棲息，或育卵之用。育卵時，以體蔽窠上保護之。窠之在壁上者，可供藥用。

清・金蓉鏡纂修《靖州鄉土志》卷三《志物産・動物》 壁錢，李時珍注：《本草拾遺・壁錢下》云：壁錢以窠形命名。按《爾雅》：蠭蛸，長踦。郭注：小罷奄長脚者，俗呼爲喜子。《詩・東山》云：蠭蛸在户。陸璣疏云：一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疑即指此。形扁，色斑，八足而長，作白幕貼牆壁間，厚至數層，其狀如錢。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壁錢》 《本草拾遺》：壁錢、壁鏡也，狀似罷奄，作白幕如錢，貼墻壁上，北人名壁繭。旭按：即喜蟢也，一名扁蟢，一名近喜，一名喜子，一名喜母，一名解憂，一名親客，一名青鳥，處處有之。其子生幕中，不螫人。李時珍引或説言咬人至死者，乃另是一種。詳鱗蟲蛇類。《普濟方》：蟲牙痛，以壁錢幕包胡椒末，塞耳中，右痛塞左，左痛塞右，以手掩住側卧，片時，俟額上有微汗出即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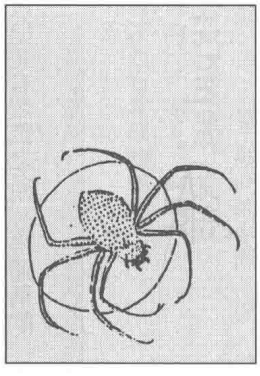
清・秦錫田纂《南匯縣續志》卷二〇《風俗志・物産下》 壁蟢。身扁，足長，灰褐色，作窠於梁柱、門板上以孵卵，形如竹膜，大如錢，名壁錢。在壁上者，其窠可供藥用。

清・金念祖、黄世祚纂《嘉定縣續志》卷五《物産・蟲之屬》 壁錢。屬蜘蛛類，俗稱壁蟢。體扁平，灰褐色，其窠大如錢，光白如竹膜，門户柱壁俱有之。生壁上者爲喉證要藥，他用亦多。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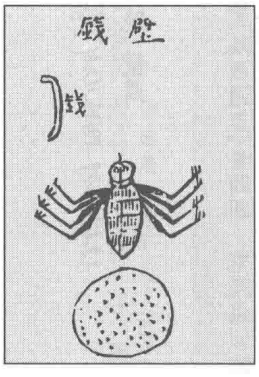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壁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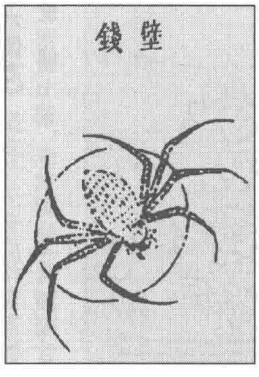
又《本草綱目》（金陵本）

壁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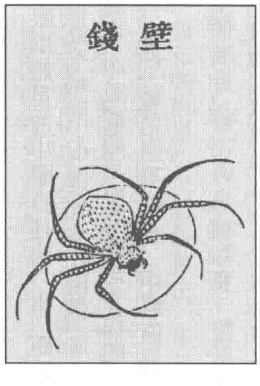
又（錢蔚起本）

壁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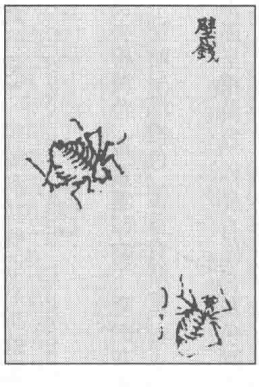
又（張紹棠本）

壁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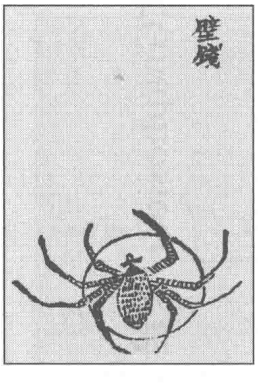
明・高硯五編《本草簡明圖說》

壁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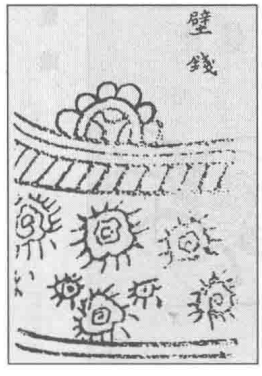
清・黃宮繡《本草求真》

壁錢



清・劉善述繪《草木便方》

壁　錢



北國壁錢*Uroctea lesserti*

壁錢、壁鏡、壁繭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　壁錢蟲似蜘蛛，作白幕如錢貼牆壁間。北人呼爲壁繭。《本草拾遺》。按：各郡縣志俱有之。

清・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卷五〇《物産・蟲屬》　壁鏡。按：亦蜇蟲類，形扁，斑色，八足，作白幕貼壁上。《方言》：北人呼爲壁繭，今驗京師亦有此，或亦呼爲喜子，殆以壁鏡有蜇蟲之名，故得通稱歟。又一稱壁錢。

地蛛科Atypidae 分部

地蛛*Atypus* sp.

筆口袋

清・衷興鑒等纂《重修成都縣志》卷三《食貨志・物産・蟲屬・蜘蛛》　有藏於地下，結網樹根，形如筆管者，曰筆口袋。

平腹蛛科Gnaphosidae 分部

石掠蛛*Drassodes lapsus*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掠蛛科掠蛛亞科掠蛛屬FamilyDrassidae, SubFam Drassodinae, GroupDrassodeae, Genus *Drassodes*, Westring. D. *lapsus*. O. P. Cambr.

雌性——頭胸部爲亮橙黃色，覆蓋着厚密下垂的灰色羽狀毛，散布着幾根直立的細毛或剛毛。上顎略呈深橙色，覆蓋有厚密、短小、直立的灰色剛毛。螯爪呈紅黃色。

唇、下顎、胸板和基節呈橙黃色，均長有極長灰色剛毛，基節上剛毛最爲厚密。步足與須肢相似，但顏色更淺。腹部背面后端爲黃色，其餘部分爲淡黃灰色，長着稀少的棕灰色短毛。腹部腹面爲淡黃色，邊緣處接近白色，背脊上有短而下垂的橫向灰色絨毛。紡器呈深黃色，爲有節的圓柱形。

頭胸部隆起，兩緣呈圓形，前緣平直，較頭胸部最寬處一半還多，最寬處爲長度的三分之二。

前眼列端直，前中眼間距爲前中眼直徑的一半，距額板邊緣也爲前中眼直徑的一半。各側眼直徑幾乎相同，但因分布在兩側，所以看去呈橢圓形。後眼列爲座生型；中眼橢圓形，中眼間距爲中眼較短直徑的一半，中、側眼間距等於中眼較長直徑。後眼列前凹，較前眼列略長。中眼區長大於中眼區寬，後眼列較長直徑略短。

上顎底端有節，兩側端直，前端與底端等寬。螯爪底端較寬，然後逐漸變細。螯肢鞘內緣有較小鈍齒二枚。

唇長大於寬，從底端到狹窄的圓形前端逐漸尖細。長度爲上顎的三分之二。上顎底端和前端均呈圓形，中間內陷，傾斜過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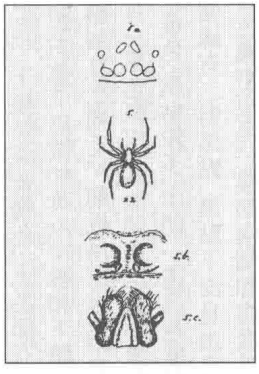
胸板爲橢圓形、扁平，邊緣有濃密直立剛毛，中間有下垂絨毛。後基節靠近在一起。

步足短，腿節連接處極厚，向跗節逐漸尖細。前兩對步足沒有尖刺，但有毛叢，步足中間、跗節和後跗節較細。後一對步足的脛節和後跗節上有濃密的刺，后跗節末端有一突起，但沒有毛叢。

腹部爲卵圓形，腹部背面和腹面平坦，覆蓋濃密短毛。外雌器由兩個近乎圓形的孔構成，外側張開，由一扁平縱向的中隔分開。紡器均爲有節的圓柱形，最下端一對紡器間距最長，爲其直徑的四分之三。

以毫米爲單位測量的尺寸如下：**【略】**

一隻雌性標本採自陝西省北部榆林府。



5. 掠蛛屬（*Drassodes lapsus*. Cambr. ♀×2　5a. 眼睛　5b. 雌孔板　5c. 唇與下顎

蟹蛛科Thomisidae分部

陷狩蛛*Diaea subdola*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蟹蛛科花蛛亞科狩蛛屬Thorell種陷狩蛛Family Thomisidae，Sub-Family Misumeninae，Group Diaeeae，Genus *Diaea*，Thor[3]. Species *subdola*，Cambr.

頭胸部有一片較寬的淡黃色橢圓區域，從額板的邊緣延伸至後斜面頂端。頭區邊緣有一道近似淡黃色窄斑紋，上有纖細白毛，斑紋與頭區邊緣之間區域有褐色斑。上顎、唇、下顎和胸板爲明亮的淡黃色；步足和須肢一樣，腿節和脛節上有褐色斑，跗節上有灰色刺和灰色毛叢。腹部上、下兩側，包括紡器均呈淡黃色；腹部有稀疏白色短毛。腹面有兩列醒目的縱向斑。

頭胸部無毛，長度與寬度相同，逐漸變細，成爲鈍圓形，向外隆起，胸區兩側較圓，一道非常明顯的凹陷將頭區與胸區分開。從上方看，兩列眼後曲，眼睛大小均相同；前中眼間距爲前中眼直徑的二倍，前中、側眼間距大於前中眼直徑。後眼列長於前眼列。後中眼間距爲後中眼直徑的四倍，後中、側眼間距大於後中眼間距的一半。前眼列與後眼列之間距離爲眼睛直徑的三倍，額板與前中眼、後中眼等寬，也與前、後中眼間距等寬。

上顎爲圓錐形，帶有細弱螯爪。唇長寬相當，從底端向圓點逐漸變細，長度爲其上方下顎長度一半多。胸板長寬相當，前緣端直，與分開較遠的後基節之間有一直柄穿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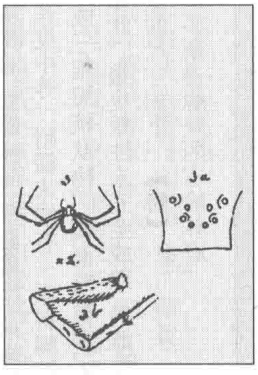
腹部爲卵圓形，前端最短，近乎端直，後端近乎圓形。

步足長細。所有跗節上有毛叢，後二對步足腿節上有二根刺。

以毫米爲單位測量的尺寸如下：**【略】**

二隻雌蜘蛛採自山西省太原府以西九十英里雲頂山區。

這種蜘蛛與坎布里奇先生鑒定的、捕自葉爾羌的陷狩蛛*Diaea subdola*在大小和某些特征上有相似之處，但由於他的相關描述過於單薄，所以無法得出定論。



3. *Diaea subdola* Cambr. ♀×2
3a. 眼睛　3b. 第4對步足（放大後）

狼蛛科Lycosidae分部

道氏艾狼蛛*Evippa douglasi*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狼蛛科*Evippa*屬Genus *Evippa*, Simon. *E. douglasi* Nov. sp.

雌性——頭胸部頭區爲黑褐色，有下垂白毛或微紅毛。胸區中部區域爲深黃褐色，有兩道較寬黑色斑紋向邊緣延伸，邊緣處有一道較細淺色斑紋，整個區域覆有濃密下垂微紅白毛。上顎呈深黃褐色，上半部有較長白色剛毛，下半部近於光滑，有較長褐色剛毛，螯爪爲微紅黃色。唇和下顎有較寬淺黃色邊緣，外緣和下端爲黃褐色，有纖細直立褐毛。胸板爲深棕色，有下垂白毛。步足和須肢爲亮黃色，腿節內側有一黑色斑紋，其他關節上有小黑點，上表面有成條狀的黑點。腹部背面爲淺灰黃色，黑點較多，中間一道黑色狀斑在後端變細，直至距離基部一半處，扇狀斑側緣有二對黑點，黑點下面是由更小的點組成的二對條斑。覆有白色和微紅白色濃密短毛。腹部兩側和腹面爲黃色，有黑色斑點，覆有較短濃密白毛和直立褐色剛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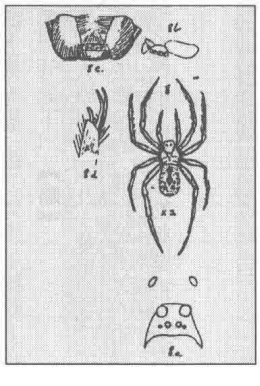
頭胸部頭區前端爲方形，側面端直，從胸區起以四十五度角陡然隆起，由一又深又寬的新月形凹陷隔開。胸區隆起，側面呈圓形，一條較深縱向凹陷從與頭區連接處向後斜面延伸。毛平整，爲楔形。前眼列前曲，前中眼間距與前中眼直徑相同，等於前側眼直徑的一點五倍，前中、側眼間距等於前側眼直徑。第二眼列長度爲前中眼直徑的二倍，第二眼列眼間距爲前中眼直徑的一點五倍，第二眼列與後眼列間距爲第二眼列眼直徑的二倍，後眼列的一對眼睛略小，後眼列眼間距爲後眼直徑的四倍。額板寬於前中眼。上顎寬於頭胸部前緣寬度，基部彎曲，覆有較長濃密直立剛毛，下部較窄，近於光滑。螯肢鞘內緣有二枚齒。唇的寬度近於長度二倍，前端中空，有較寬傾斜前緣。下顎豎立，較寬，頂端爲方形，須肢轉節極長。胸板爲較寬卵圓形，前緣端直，後部突出。稀疏覆有低平羽狀剛毛。

腹部爲卵圓形，前端平直，紡器極短，呈圓錐形，前端扁平。

步足和須肢較細，長度中等。跗節末端有一傾斜轉節膜，較高處爪很長，略彎曲，外側爪基部有二或三根短梳狀物，側面略緊縮，有一圈剛毛，呈爪間突狀，不過，我認爲并非如此。幾隻雄性未完全成熟，與雌性顏色相同。

以毫米爲單位測量的尺寸如下：**【略】**

這些標本採自鄂爾多斯邊緣陝西省榆林府。



8. *Evippa douglasi* sp. n. ♀×2
8a. 眼睛　8b. 縱剖面　8c. 唇與下顎　8d. 跗節的爪

克拉克鬣蛛*Hyaenosa clarki*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狼蛛科狼蛛群狼蛛屬Family Lycosidae, Group Lycoseae, Genus *Lycosa* Latr. *L. clarki* sp. N.

頭胸部爲橙黃色，有下垂白毛，將頭區和胸區分開的凹陷處逐漸變深至褐色，胸區邊緣呈圓形，有一列大斑紋。眼區兩側爲黑色，但不包括眼區中間部分。上顎黃褐色，有白色短毛。下顎黃色，有直立褐色長毛。唇黃褐色。胸板和基節Coxae爲亮黃色，有直立褐色毛，步足跗節上毛色逐漸變灰，其他關節爲淡黃色，有白毛和淡灰色環紋。

腹部背面爲黃色，有較大褐色斑、下垂白色短毛，腹面爲淡黃色，覆有粗糙

下垂白毛。

頭胸部前端較寬，兩側呈圓形，後端隆起處頂部有一道短小、窄細凹穴。前眼列端直，前中眼大於前側眼，前中、側眼間距爲前側眼直徑的一半，前眼列兩眼之間距離爲前側眼直徑的二倍。前中眼與額板邊緣之間的距離等於前中眼直徑，前中眼與第二眼列間距爲前中眼直徑的三分之二。第二眼列長度約爲前中眼直徑的二倍，後眼間距等於後眼直徑。第二眼列與後眼列間距等於後眼直徑，後眼列小得多，後眼間距爲其直徑的三倍。

上顎長度與頭胸部前端寬度相同。覆蓋有稀疏細毛，外邊緣處最濃密。螯爪fang較長，略微彎曲。螯肢鞘falx sheath內緣有二枚齒大小相同，後有一枚小齒。

唇長度與寬度相當，前部中空，長度爲下顎的一半，下顎前端與唇相接地方的最寬。

胸板爲隆起的卵圓形，後端較尖，與基節沒有完全相接。第二和第三對基節之間也有間隔。胸板上有適量下垂細毛，兩側有直立剛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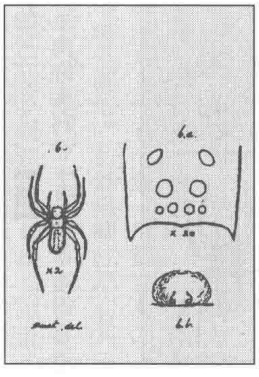
步足長度適中，在跗節處變得尖細，沒有毛叢，前兩對步足在脛節處僅有幾根短刺。後兩對步足上刺較長。上爪基端呈櫛齒狀，下爪較光滑。

須肢短，腿節向內彎曲，向前漸寬，脛節與膝節等長。

腹部卵圓形，覆有厚密下垂短毛，紡器有兩節，長度中等。雄性和雌性顏色相似。

以毫米爲單位測量的尺寸如下：**【略】**

幾件標本均採自鄂爾多斯沙地邊緣地帶榆林府。



6. *Lycosa clarki* sp. n. ♀×2
6a. 眼睛 6b. 雌孔板

陝西狼蛛*Lycosa shansia*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豹蛛群豹蛛屬Group Pardoseae, Genus *Pardosa*. *P. shansia* sp. N.

頭胸部爲黑褐色，邊緣有灰色毛髮狀斑紋，胸區中間有一條灰色縱向斑紋，從胸凹thoracic fovea向外放射狀發散出灰色毛髮狀斑紋。上顎爲黑褐色，基部半區有微紅色毛，前端爲深褐色，螯爪黑色。唇和下顎爲黑褐色。胸板和基節內側爲深黑色，有深褐色長毛，但基節前端有淡黃灰色毛。腹部背面沒有斑紋，呈深褐色，絨毛爲沙黃色。腹部腹面從雌孔板至紡器前部的區域爲黑色。腹面側緣和後端爲黃灰色。步足和須肢的腿節爲紅褐色，具黃灰色毛，其余關節爲黑褐色，大部分覆有相同顏色的毛，但在膝節內側、脛節前端下，有黑色毛狀斑紋，後跗節內側有裸露的黑色條斑。跗節上的毛叢和前二對步足後跗節爲灰色，跗節末端爲黑色，有黑刺。

頭胸部隆起，長大於寬二毫米，側緣圓形，頭區隆起。額板寬度接近胸區最寬處的三分之二，但在眼區上部只有該寬度的一半，眼區高出額板邊緣亦爲該寬度的一半。前眼列端直，前中眼大於前側眼，前中眼間距爲前中眼直徑的一半，大於前眼列與第二對眼間距，略小於前中、側眼間距。額板寬度與前中眼大小相同。第二眼列眼直徑等於前中眼直徑與前中、側眼間距之和。第二眼列眼間距與第二眼列眼直徑不等長，第二眼列短於前眼列。第二眼列與第三對眼間距等於第二眼列眼直徑，第三列雙眼從上面看爲卵圓形，與前中眼一樣寬，第三眼列眼間距爲前中眼直徑的三點五倍。

上顎寬大結實，基部較平，密覆長剛毛。螯爪結實，不鋒利。螯肢鞘內緣有三枚向下的較大純齒，大小相同，外緣有一枚較小和一枚較大齒，均向下。唇似杯形，寬大於長，前端中空，高度不及下顎的一半，下顎豎立，隆起，上緣和外緣呈圓形，密覆長剛毛。

胸板爲較寬盾狀，前緣端直，後緣與基節相接處尖細；密覆直立長剛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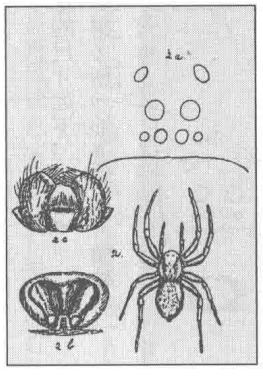
步足的長度適中、結實，密覆剛毛，腿節內側更密。前兩對步足的跗節和後跗節，以及後兩對步足的跗節，有濃密毛叢。脛節上側無刺，但側緣有短

粗刺。

腹部隆起爲卵圓形，背面覆有濃密短毛，光滑下垂，兩側和腹面密覆粗毛。紡器爲二節，下面一節呈較寬圓柱形，上面一節爲半球形。雌孔板略呈三角形，上緣端直，中脊向下進入一傾斜孔中。

以毫米爲單位測量的尺寸如下：**【略】**

一隻雌性蜘蛛標本系由維多利亞十字勛章獲得者道格拉斯上尉採自華北的雲頂山區。



2. *Pardosa shansia* sp. n. 原始大
♀，2a. 眼睛　2b. 雌孔板
2c. 唇與下顎

奧陶鼬蛛*Mustelicosa ordosa*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奧陶狼蛛*Lycosa ordosa* sp. N.

頭胸部爲深黃褐色，眼區黑色，在略淡的中間斑紋上覆有下垂厚密白毛，側斜面上部爲微紅色，邊緣呈白色。上顎亮黃褐色，基部上半區有直立白色剛毛，下半區有褐色剛毛和黑色螯爪。唇深黃褐色，前緣顏色較淺，下顎亮黃色，兩者均有直立絨毛和剛毛。胸板爲黑褐色，前端有一較短楔形黃色縱向斑紋，有較長直立剛毛。步足亮黃色，密覆低垂白毛，腿節上有灰色環紋和褐色刺。腹部背面和負面均爲深黃色，密覆白毛。紡器爲較深黃褐色。

頭胸部隆起，側端呈圓形，前緣爲方形，後斜面頂部有一短小、窄細縱向凹窩。前眼列略前曲，前中眼大於前側眼——前中眼間距大於前中眼直徑的一半，小於前中、側眼間距的一半。額板Clypeus寬度爲前中眼直徑的四分之三，前中眼與第二眼列間距亦爲前中眼直徑的四分之三，第二眼列長度將近前中眼直徑的二倍，第二眼列眼間距略大於第二眼列眼直徑。後眼列與第二眼列間距亦略大於第二眼列眼直徑，眼略小，後眼列眼間距等於第二眼列與後眼列間距的二倍。

上顎基部突出，有較長厚實螯爪，螯肢鞘內側有二枚大小相同的齒。

唇長寬相當，前端中空，爲下顎的一半長，下顎豎立，前端較寬，外緣有幾根直立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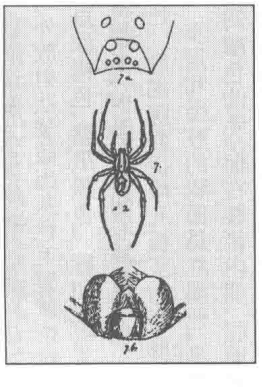
胸板較寬，前端平直，鄰近基節的後端較尖。

步足基部較粗，向跗節逐漸尖細，腿節曲向身體一側，第三對和第四對步足跗節上沒有毛叢，但有大量直立剛毛，第一對和第二對步足跗節上有一毛叢，全部步足均有刺。所有步足腿節上都有二根刺，第三對和第四對步足脛節上有二根和二對刺，第三對步足和第四對步足膝節內有一根刺。

腹部呈卵圓形，紡器有二節，第一節爲圓柱形，第二節半球形。

以毫米爲單位測量的尺寸如下：**【略】**

在陝西省榆林府採集到三隻未完全成熟的雄性標本和幾只疑似雌性標本。



7. 奧陶狼蛛Lycosa ordosa sp. n. ♀
×2　7a. 眼睛　7b. 唇與下顎

索威豹蛛*Pardosa sowerbyi*

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索威豹蛛 *Pardosa sowerbyi* sp. N.

頭胸部中間有一道棕紅色斑紋，從後眼列向後端延伸，邊緣還有一道同色斑紋，均有下垂白毛；在兩道斑紋之間的側面部分爲黑褐色，上部有深褐色毛，下部邊緣呈微紅色；眼區側部也是如此。眼區呈黑褐色。上顎棕紅色，基部和外緣有灰黃色短剛毛，其余部分有較長直立毛，螯爪基部紅色，頂部較暗，而中部近黑色。

唇與下顎爲橙色，邊緣顏色較淺。胸板側面爲深黃褐色，中間有一條較淺縱向斑紋，覆有白色夾雜棕色濃密剛毛。基節和腿節下部爲亮橙色，有白毛和灰刺；步足上部爲深褐色，有褐色和白色毛。前兩對步足的跗節和後跗節下端，有一灰色毛叢，後兩對步足上有褐色毛。腹部背面爲均勻棕紅色，有下垂紅黃色短毛，側面爲黑褐色，腹面爲淺黃褐色，覆有濃密白毛，間雜直立褐色長毛。紡器爲褐色，頂端黃色。

頭胸部高高隆起，前緣端直，中綫端直；從第二排眼睛到後斜面，有一道又長又深的凹陷。前眼列略微前曲，前中眼略大於前側眼，前中眼間距與前中眼直徑相同。前眼列短於第二眼列。額板略寬於前中眼，前中眼與第二眼列間距將近前中眼直徑的二倍。第二眼列間距大於第二眼列眼直徑的一點五倍，第二眼列與第三眼列間距也是第二眼列眼直徑的一點五倍，第三眼列寬度爲第二眼列的三分之二，第二、三列眼間距爲第二眼列眼直徑的五倍。

上顎長而結實，但基部彎曲不多。螯肢鞘內緣有二枚大齒。唇端直，但前端略微中空，側緣呈圓形，寬度大於長度，長度小於下顎長度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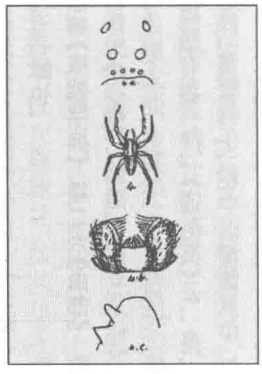
胸板呈卵圓形，靠近後基節的後端尖細。

步足較長、有力，在第三對、第四對步足膝節內側有一根長刺，腿節上有二根。在前兩對步足的跗節和後跗節底端有一毛叢，但後幾對步足上沒有毛叢。爪結實有力，呈櫛齒形。

腹部呈卵圓形，前端略呈圓形。紡器爲圓柱形，有二節，第二節顯著突出。

以毫米爲單位測量的尺寸如下：**【略】**

一隻雄性、一隻雌性和三隻小蜘蛛標本均採自華北山西省雲頂山區。我已依據索爾比先生的名字對它們加以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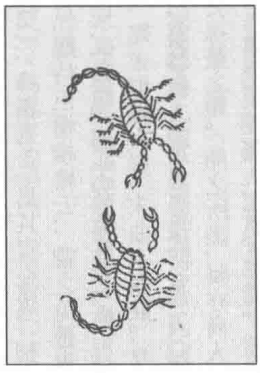


4. 索威豹蛛 *Pardosa sowerbyi* sp. n. ♀原始大小 4a. 眼睛 4b. 唇與下顎 4c. 螯肢鞘內緣的齒

蝎目 Scorpiones 部

蘇頌《本草圖經》

蠍



鉗蠍科Buthidae分部

蠆、蠍、圭、蟄、蟲、杜伯、主簿蟲、蚳蝑、杜白、護背蟲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𧑿：毒蟲也，象形。丑芥切。

又 𧑿：蠆，或从虫。

又 圭𧑿：蠆也。从虫。圭聲，烏蝸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蠆：丑介切。螫蟲，或作蠤。

又 圭：口圭反。蠆也。

又 蠍：許謁切。螫人蟲。

又《蚰部第四百二》 蠤：丑介切。毒蟲也，或作蠆。

南唐・徐鍇撰，朱翺反切《説文繫傳》卷二五 𧑿：毒虫也，象形。丑芥切。𧑿：蠆，或从蚰。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四 蠆：丑犗切。毒蟲二。

又卷五 蠍：螫人蟲。

宋・丁度等修定《集韻》卷二 圭：蟲名，蠆也。

又卷五 蠆：毒也。郭象曰：無蠆介於胷中。

又卷七 蠤：蟲名。《博雅》：蠤蠤，蠍也。

蠆，蠤，厲。丑邁切。《説文》：毒蟲也，象形，或从蚰，亦作厲。文八。

又卷九 蠍：毒蟲。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蠍：許竭切。毒蟲。

又 蠤：丑邁切。《説文》：毒蟲也，象形。又他達切。

又 蠆、厲：丑邁切。《説文》：毒蟲也，象形，亦作厲蠆。又文尒切。郭象曰：無蠆介於胷中。厲，又落蓋切，又力制切，旱石也。又他達切。

又 圭：傾畦切。蟲名，蠆也。又烏蝸切。

又 蟄：郎達切。蟲名。《廣雅》：蠆也，一曰蝎也，或書作蜊。又七迹切，又先的切。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蠆：楚邁切，釵去聲。毒蟲。《孝經援神契》：蜂蠆垂芒，爲其毒在後。嵇含謂諺曰：過滿百爲蠆所螫。唐制三月上巳日，賜侍臣櫃柳棬云：帶之免蠆毒。《左傳》：郤人出師，隱公不設備臧。文仲曰：君無謂郤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又《詩・小雅》：卷髮如蠆。《毛傳》云：尾末似婦人髮，末曲上卷肤。又《博古圖》：商有蠆鼎，銘字作𧑿形。釋曰：蠆善毒人，寓思患豫防意。一説蠆爲人名，若周恭王十三年，鄭獻公蠆立，及公孫蠆之類。鼎之所識，疑亦商人名也。蠆，《説文》作蠆，或作蠤，毒蟲。【略】又蠍與蠆能螫人，實分二類。陸璣《詩疏》：蠆，一名杜伯，幽州謂之蠍。葛洪云：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蠆，後人因通稱蠆爲蠍。今方書謂蠍，陸地小蟲，治諸風瘡疝氣，全用者謂之全蠍，用尾者謂之蠍梢，與蠆尾異。《詩疏廣要》言：醫家蠆尾爲蠍梢，合蠍、蠆爲一，亦非。

又 蠆：舊注蠆，本字按《説文》本作蠆，篆作𧑿，亦作蠤，篆作𧑿。

又 蠤：同蠆。

又 蠍：許列切，音歇。《説文》：蠆尾蟲。陶弘景云：蠍有雌雄，雄螫人痛止一處，雌者痛牽諸處。或云江南舊無蠍，開元初有主簿，竹筒囊十數以歸，飼育既蕃，遂縱之。故江南多蠍，俗呼主簿蟲。李時珍云：主簿乃杜白之譌，後人傅會其説百。段成式云：鼠負蟲巨者化爲蠍，蝸能食之，方書中蠍螫者以蝸涎塗之，或以木椀合之，痛立止。（史）晉庾峻曰：今山林之士，利出一官，商君謂之六蠍，韓非謂之五蠹。不聞德讓，惟爵是聞。又劉晝《防慾篇》：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蠍。樹抱蠍則自鑿，身抱慾反自害。蘇恭所云：蠍虎指蜥蜴，言以蜥蜴能食蠍，故稱虎，猶俗稱蜥蜴爲壁虎，蠏虎，非謂蠍也。舊注：蠍虎，螫人毒蟲。則誤以蘇氏名蜥蜴者名蠍也。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蠆：《唐韻》丑犗切，《集韻》《韻會》丑邁切，並音瘵。《玉篇》：螫蟲。《詩・小雅》：彼君子女，卷髮如蠆。《箋》：蠆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孝經緯》：蜂蠆垂芒，爲其毒在後。《左傳・僖二十二年》：螽蠆有毒。注：《通俗文》云：蠆，長尾謂之蠍。《魏志・華佗傳》：彭城夫人夜之厠，蠆螫其手，佗令温湯漬其中。又人名。《左傳・襄九年》：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又與蔕通。張衡《西京賦》：睚

毗蠆芥。注：蠆芥，刺鯁也。又《集韻》他達切，音撻。義同。或作蠚。

又 蜇：《篇海》同蠆。

又 螫：《集韻》：蠆本字。又同蠆。並詳本字注。

又 蠍：《唐韻》、《韻會》、《正韻》並許竭切，音歇。《説文》：蠆尾蟲也。《本草》：一名主簿蟲，一名杜白。出青州，形緊小者良。《北史·南陽王綽傳》：綽好取蠍，將蛆混，極樂。杜甫詩：每愁夜中自足蠍。韓愈詩：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蠍。俗作蝎，非。

又 蚗：【略】又《集韻》苦圭切，音奎。蠆也。又通奎。《史記·律書》：北至於奎。徐廣注：奎，一作蚗。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蟲部》 蠍：俗篆作𧑘。許竭切。螫人毒蟲也，一名蠆。《左傳》：蠭蠆有毒。

綜述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卷七 蝎，音曷，噬卜笠逮也。東齊曰蝎，北燕曰噬逮，通語也。

三國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卷髮如蠆》 蠆，一名杜伯，河内謂之蚊，幽州謂之蠍。

三國魏·張揖《廣雅》卷十《釋蟲》 杜伯，蠚七漬。蠆，丑介。蠍。歇。

隋·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卷三六《蠍螫候》 此蟲五月六月毒最盛，云有八節九節者彌甚。螫人毒勢流行，多至牽引，四支皆痛，過一周時始定。

又《蠆螫候》 陶隱居云：蠆蟲，方家亦不能的辯正，云是蝘蜓子，或云是小烏蟲，尾有兩歧者，然皆恐非也，疑即是蠍。蠍尾歧而曲上。故《周詩》云：彼都人士，拳髮如蠆。

宋·朱勝非《紺珠集》卷一三《諸集拾遺·主簿蟲》 傳載：浙中舊無蝎，因北人爲潤州金壇主簿，用竹筒攜數十置于公宇，土人遂呼主簿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蟲之二·蠆》 【釋名】蚳蜮、音伊祁。主簿蟲《開寶》。杜白、《廣雅》。蠆尾蟲。志曰：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江南舊無蠆，開元初有主簿，以竹筒盛過江，至今往往有之，故俗稱爲主簿蟲。時珍曰：按《唐史》云：劒南本無蠆，有主簿將至，遂呼爲主簿蟲。又張揖《廣雅》云：杜白，蠆也。陸璣《詩疏》云：蠆，一名杜白，幽州人謂之蠆。觀此，則主簿乃杜白之訛，而後人遂傳會其説。許慎云：蠆，蠆尾蟲也。長尾爲蠆，短尾爲蠆。葛洪云：蠆，前爲螫，後爲蠆。古語云：蜂蠆垂芒，其毒在尾。今入藥有全用者，謂之全蠆，有用尾者，謂之蠆稍，其力尤緊。

【集解】《志》曰：蠆出全州，形緊小者良。段成式云：鼠負蟲巨者多化爲蠆，蠆子多負於背，子色白纔如稻粒。陳州古倉有蠆形如錢，螫人必死。蝎能食之，先以跡矩之，不復去也。宗奭曰：今青州山中石下捕得，慢火逼之，或烈日中晒至蠆渴時，食以青泥既飽，以火逼殺之，故其色多赤，欲其體重而售之也。用者當去其土。頌曰：今汴洛河陝州郡皆有之，采無時，以火逼乾死之。陶隱居《集驗方》言：蠆有雌雄，雄者螫人痛止一處，用井泥傅之。雌者痛牽諸處，用瓦溝下泥傅之。皆可畫地作十字取土，水服方寸七，或在手足以冷水漬之，微暖，即易在身，以水浸布搨之，皆驗。又有咒禁法，亦驗。時珍曰：蠆形如水黽，八足而長，尾有節，色青。今捕者多以鹽泥食之，入藥去足焙用。《古今録驗》云：被蠆螫者，但以水椀合之，神驗，不傳之方也。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昆蟲草木略·蟲類》 蠆，一名杜伯，一名蠚，一名蠍，見《廣雅》。常爲蝸牛所食，以迹規之，不能去。人以氣呵之，亦不能動。《通俗文》曰：長尾爲蠆，短尾爲蠍。《本草》云：蠍緊小者名蚳蜮。《酉陽雜俎》曰：江南舊無蠍，開元初，有主簿以竹筒盛過江，至今往往有之，爲土氣所蒸，不能螫人，南人不識，呼爲主簿蟲。

清·杜詔等編纂《山東通志》卷二四《物産志·昆蟲屬》 蠍。蠆尾蟲也。長尾爲蠆，短尾爲蠍。可以入藥。

清·田易編纂《畿輔通志·土産·蟲屬》卷五七 《草木蟲魚疏》：蠆，幽州謂之蠍。

清·查慎行《蘇詩補注》卷二四 蠆尾蟲。許氏《説文》：蝎，蠆尾蟲也，長尾爲蠆，短尾爲蝎。

清·焦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九《蠆》 蠆。《箋》：蠆，螫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釋文》：蠆，勑邁反，又勑界反，蠚蟲。《通俗文》云：長尾爲蠆，短尾爲蠍。蠍音，虚伐反。螫，音釋本又作蠚，呼莫反。捷，其言反，又音虔。《漢書音義》云：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

《正義》昭四年《左傳》云：其父死于路，已爲蠆尾。言蠆尾有毒也。故以爲螫蟲。

循按《説文·虫部》云：蠆，毒蟲也。螫蟲，虫行毒也。《左傳正義》引《通俗

文》與此《釋文》所引異，云：蠆，長尾謂之蠍，蠍毒傷人曰蛆。《玉篇》：蜇，陟列反，蟲螫也。又作蛆，《列子》云蜇于口慘于腹是也。《廣雅》云：杜伯，蠆蠆，蠍也。或呼主簿蟲，則杜伯之聲也。《酉陽雜俎》云：江南舊無蠍，開元初，嘗有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主簿蟲。此世俗之說，非典也。《漢書音義》：《上林賦》捷，鰭掉尾之訓也。《鬼谷子》有《內捷篇》，陶弘景注云：捷者，持之令固也。持亦舉義。

清・李元《蠕範》卷四《物食第七》 虎豹噬人，以自飽也。蛇蠍螫人，以自衛也。蚊蚋喙人，以自養也。

蠍，蠭蠆也，蠭蜴也，杜伯也，主簿蟲也，形似水黽，八足，長尾有節，色青。子負背上，白如稻粒，亦有鼠負所化者。尾鉤螫人。蜥蜴、蝸牛食之，蝸以跡規，則不復去。其螫毒，取蝸涎塗之立止，然有大毒螫人至死者。江南舊無蠍，唐大曆中，有北人爲金壇主簿，以竹筒盛過江，遂乳育，然亦未螫人。其緊而小者，謂之蚱蜢。

清・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卷五〇《物產・蟲屬》 蠍。按：各縣志或作蝎，誤。蝎音曷，見上蠍，即蠭也。陸璣《詩疏》：幽州謂之蠍。《固安陳志》引《癸辛雜志》有火蠍毒，尤酷。

清・高維岳纂《陝西省綏德州志》卷三《物產・蟲屬》 蝎，尾有毒，曰蠆尾。俗名護背蟲。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蝎》 《駢雅》：杜伯，蠥蠆，蝎也。旭按：杜伯或作杜白，即蠆也。《詩》云：卷髮如蠆。

《本草綱目》：蝎，一名蚱蜢，一名蠆尾蟲。狀似水黽，八足，尾長，有節，青黑色。雄者螫人痛一處，雌者痛牽諸處。

《酉陽雜俎》：江南本無蝎，有主簿以竹筒盛過江，至今往往有之，故俗呼主簿蟲。

《養疴漫筆》：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即瘉。旭按：蝎毒在尾。

《急救方》：蝎齧以蝸涎塗之，或以木碗合之，皆止痛。

《五雜俎》：蝎孕子在背，長則破背出而母死。

藝文

《詩經・小雅・都人士》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

漢・王逸《楚辭章句》卷一七《九思章句第十七・傷時》 下堂兮見蠆，蠆，上蠭也。喻佞人欲害賢，如蠆之有螫毒。出門兮觸蠭。巷有兮蚰蜒，邑多兮螳螂。

宋・邵雍《擊壤集》卷八《感事吟》 蛇頭蝎尾不相同，毒殺人多始是功。風月四時無限好，莫將閑事撓胷中。

又卷一一《蠍蛇吟》 蛇毒遠于生，蝎毒近于死。蛇蝎雖不同，其毒固無異。蛇以首中人，蝎以尾用事。柰何天地間，畏首又畏尾。

雜録

漢・戴德《大戴禮記》卷九《誥志》 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略】 蜂蠆不螫嬰兒，蚊虻不食天駒。

三國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明・毛晉廣要）卷下之下《卷髮如蠆》 蠆，一名杜伯。河内謂之蚊，幽州謂之蠍。

毛傳：蠆，螫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釋文》：蠆，敕邁反，又敕界反，蟲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爲蠆，短尾爲蠍。《正義》：《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言蠆尾有毒也。《廣雅》：杜伯、蠭、蠆，蠍也。《爾雅翼》：《説文》曰：蠆，毒蟲也。象形，蓋象其奮螫曳尾之形，今之蠍也。説者以爲鼠負之大者多化爲蠍。《葛洪方》云：蠍，中國多此，江南無也。或云江南舊無蠍。開元初，嘗有主簿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爲主簿蟲。蜥蜴能食之，故蜥蜴一名蠍虎。又爲蝸牛所食，先以跡規之，不復去。今人或爲蠍螫者，以蝸牛涎塗之，痛立止。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蠆。《晉語》：申生曰：雖蠍譖，焉避之。《左傳》曰：蜂蠆有毒。又曰：已爲蠆尾，以令于國。《莊子》曰：其智憯于蠆蠍之尾，然則爲害甚矣。今醫家謂蠆尾爲蠍梢。蒯通曰：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蠚。嵇含謂諺曰：過滿百，爲蠆所螫。唐制三月上巳日，賜侍臣櫃柳棬云：帶之免蠆毒。索靖草書名蠆尾。陶隱居云：蠍有雌雄，雄者螫人痛止在一處，雌者痛牽諸處。舊説過滿百，爲蝎所螫。蝎前謂之螫，後謂之蠆。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蟲篇》 蝎，鼠負蟲巨者多化爲蝎。蝎子多負於背，成式嘗見一蝎負十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粒。成式嘗見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蝎，形如錢，螫人必死。江南舊無蝎，開元初，嘗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爲主簿蟲。蝎常爲蝸所食，以跡規之，蝎不復去。舊説過滿百，爲蝎所螫。蝎前謂之螫，後謂之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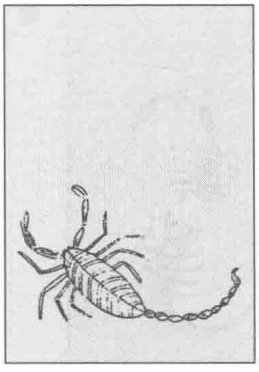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釋蟲三・蠆》 《説文》曰：蠆，毒蟲也。象形，，蓋象其奮螫曳尾之形，今之蠍也。説者以爲鼠負之大者多化爲蠍。《葛洪

方》云：蠍，中國多此，江南無也。韓文公詩：照壁喜見蠍。或云：江南舊無蠍，開元初，嘗有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爲主簿蟲。蜥易能食之，故蜥易一名蠍虎。又爲蝸牛所食，先以跡規之，不復去。今人或爲蠍螫者，以蝸牛涎塗之，痛立止。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蠆。《通俗文》云：長尾爲蠆，短尾爲蠍。《晉語》申生曰：雖蝎譖，焉避之。《左傳》曰：螫蠆有毒。又曰：已爲蠆尾，以令於國。《莊子》曰：其智憯於蠆蠍之尾，然則爲害甚矣。今醫家謂蠆尾爲蠍稍。蒯通曰：猛虎之猶與不如蠆蠭之致蠚。嵇含謂諺曰：過滿百，爲蠆所螫。唐制三月上巳日，賜侍臣柳棬云：帶之免蠆毒。有處士之名，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都人士》之詩曰：彼君子女，卷髮如蠆。鄭氏謂蠆，螫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禮》：斂髮無髽而有曲者，以長者皆斂之，不使有餘髻傍，短者不可斂，則因之以爲飾。故曰：匪伊卷之，髮則有旗。先儒以爲旗揚也，非故卷之髮，當自有揚起者爾。《淮南子》言鄭舞者髮若結旌。許氏曰：屈而復舒也，結旌則旗之義。《都人士》所以刺長民者，衣服之不常，次章并及內外命婦之飾。故曰：綢直如髮。如而也，言髮甚綢直也。次曰：謂之尹吉。言髮爲結甚至也。末曰：卷髮如蠆。言首飾整然矣。世衰禮廢，則婦人之飾相尚以奇異。髽，喪禮也。南宮紹之母死，夫子猶誨兄：子以母從從，母扈扈。謂長大垂髻之狀也。況幽王之時，褒姒以男冠化於上，則婦人之髮結，可知其不爲墮馬髻者，幾希矣。宜乎事雖微，而思古之長民者也。索靖草書名蠆尾。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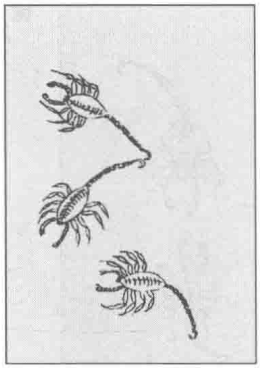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一二《蟲部下品總五十六種・蠍》

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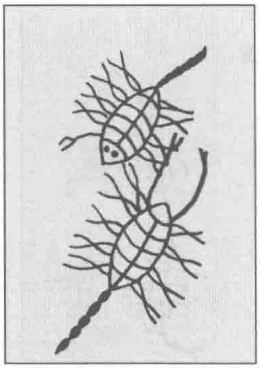


宋・王繼先《本草圖經》（紹興本草）

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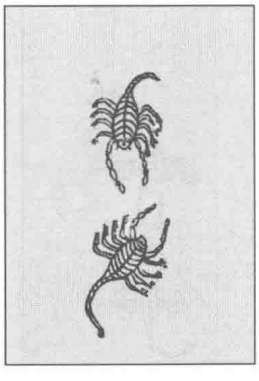


明・胡仕可《本草歌括》



明・陳嘉謨《本草蒙筌》

蠍



明・王文潔《太乙仙製本草藥性大全》

蠍

明・王圻、王思義楫《三才圖會》

蠆即蠍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蠍

又《本草綱目》（金陵本）

蠍

又（錢蔚起本）

蠍

又（張紹棠本）

蠍

明・李中立《本草原始》

蠍

明・倪朱謨《本草彙言》

全蠍

明・顧元交《本草彙箋》

蚳蛑

明・高硯五編《本草簡明圖說》

蠆

清・何鎮纂《本草綱目類纂必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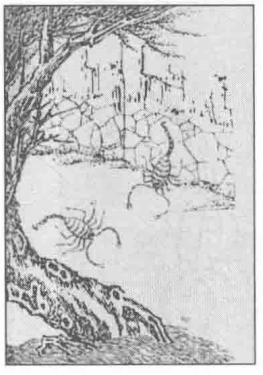
全蠍

清・汪昂《本草備要》

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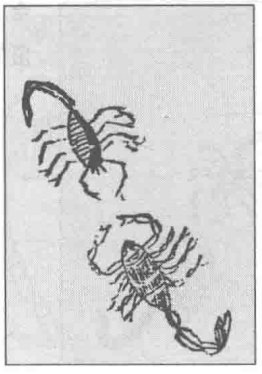
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一八四《蜈蚣部》

蠍



清・黃宮繡《本草求真》

全蠍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



馬氏正鉗蠍*Mesobuthus martensii martensii*

蠆尾蟲

清・和珅等《清一統志》卷一四三《泰安府二・土産》　全蠍，出平陰縣。

蠍，凡九節，生城東山中，服之已人瘋疾。縣以入貢。

清・張鳳臺纂修《長白彙徵録》卷五《動物類・蟲族》　蠍，《説文》云蠆尾虫也；葛洪云蠍前爲螫，後爲蠆。按：蠍尾垂芒，其毒在尾。遼地嚴寒，此物少生，不如内地爲多。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釋《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Buthus martensi* Karsch. 採自陝西省榆林府。在華北地區各處極其常見。多見於有人居住或無人居住的老舊建築物以及開闊曠野中。

細尖狼蠍*Lychas mucronaus*

曲尾

清・郝玉麟等《廣東通志》五二　蠍生北方，江以南所無，而瓊郡反有之。

清・聶緝慶、張廷修《臨高縣志》　蝎，大江以南俱無，惟瓊郡有之。

清・瞿雲魁纂修《陵水縣志》卷一《物産・蟲屬》　蝎生北方，江以南所無，而海南有之。

清・楊士錦、吴鳴清纂《萬州志》卷三《土産・蟲類》　蠍生北方，江以南所無。自大江南行八千里，至瓊反有之，不知何由來，亦不知始於何代。

清・張雋、邢定綸纂《崖州志》卷四《輿地四・物産・昆蟲類》　蠆，尾有針，俗名曲尾。《通俗文》云：蠆長尾謂之蠍。生枯木皮中，及人家屋壁。尾能螫人，用蝸牛、雄鷄涎汁涂之即解。《府志》。

僞蝎目Pseudoscorpiones 部

蟹、蠏、惡颯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蠏：蟲也。从虫，叡聲。祖外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蠏：子外、所芮二切，蟲也。

南唐・徐鍇撰，朱翺反切《説文繫傳》卷二五 蠏：虫也。从虫，叡聲。祖外切。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四 蠏：蟲名。蠏：蟲也。又山芮切。

宋・丁度等修定《集韻》卷七 蠏：蟲名。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蠏：此芮切。蟲名。又朱芮切，又山芮切，又取外切，又祖外切。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形聲八・蟲魚之聲・虫之屬・諧近聲》 蠏：祖外切。蟲也。从虫，叡聲。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蠏：蠏字之譌。

又 蠏：舊注音最，蟲名。按《通雅》曰：蠏，即蜑蠃之名，祖外之音轉爲颯，或作蚻，俗作蛓。蠏，當是蠆字。重文。《揮犀》曰：蟲狀似蟬，形小而扁，隱屋壁及書册中，前有兩長足，似蟹螯。觸後則旁行，觸前則却行。有鄭房秀才因揭策見之，指撥之爲所螫，遇良醫治之，曰：此名惡颯，不治殺人。六書有蠏無蠏。舊本十畫，譌作蠏，非蠏。注沿《説文》汎訓蟲，亦非。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蠏：《唐韻》祖外切，音最。蟲也。

綜述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五 有蟲狀如蟬，形小而匾，好隱於屋壁及書策中。前有兩長足，如蟹螯，觸後則旁行，觸前則却行。有鄭房秀才，因揭策見之，不知其有毒也。戲以手指再三撥之，欲觀其行，或爲所螫，痛卧數日，遇良醫治之，得愈。醫云：此名惡蟲，不治殺人。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墨客揮犀》曰：有蟲如扁蟬，隱屋壁及書册，前如蟹螯。鄭房爲所螫，遇良醫曰：此名惡颯，不治殺人。智在皮朗被左苗中，常有引螫扁蟲入人書篦螫人，土人謂之渴沙。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昆蟲草木略五・蟲類》 蠏，音最。蟲名。見《説文》：《墨客揮犀》云：蠏，蟲狀似蟬，形小而扁。隱屋壁及書册中，前有兩長足，似蟹螯。觸後則旁行，觸前則却行。一名惡颯。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蠏蟲》 《墨客揮犀》：蠏蟲似蟬，形小而扁，隱屋壁及書册中，前有兩長足如蠏螯，觸後則旁行，觸前則却行。螫人，名惡颯，不治殺人。旭按：此物大如壁蟲，然未見螫人。

盲蛛目Opiliones 部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四三下 黄州窻壁間有大蜘蛛，足長三寸，而腹極小，行甚駛，腹無絲，不能爲網。

蜱螨目Acarina部

蜚、齧牛蟲、牛蝨、牛蜚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 ：齧牛蟲也。从虫，昆聲。邊兮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蜚：補兮切。牛蝨也。

南唐・徐鍇撰，朱翺反切《説文繫傳》卷二五 ：齧牛虫也。从虫，昆聲。邊兮切。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一 蜚：牛蝨。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蜚：邊迷切。《説文》：齧牛蟲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動物四》 蜚：，邊兮切。扁蟲，著牛馬，食其血者也。産薦蓐之間者差小，嚙人膚，俗謂薦蜚，亦曰茭蝨也。蜚麻子類蜚，故以名之。蜚麻别作蓖，非。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形聲八・蟲魚之聲・虫之屬・諧近聲》 ：邊兮切。齧牛蟲也。从虫，昆聲。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蜚：舊注同蚍。按：《説文・虫部》：蜚，齧牛蟲。《六書故》：扁蟲，著牛馬，食其血。産薦蓐間者差小，嚙人膚，俗謂薦蜚，亦曰茭蝨。蜚麻子類蜚，故以名之。據此説蜚與蚍蜉之蚍分爲二。然考《説文・蟲部》：蠶，蚍蜉，大蟻也。篆作，或从虫，比聲，作蚍，又似合蚍、蜚爲一大蟻之蠶，與齧牛之蜚篆作者，字画煩簡小異，其从毗則同此，《説文》之誤。以義推之，蚍蜉不必贅作蠶，與蜚溷，蜚、蚍分可也。舊注：汎云同蚍，非《篇海》蜚，别作蜚，尤非。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蜚：《唐韻》邊兮切，《集韻》邊迷切，並音毗。《説文》：齧牛蟲也。《本草》：牛蝨，一名牛蜚。又與蚍通。《前漢・五行志》：劉歆以爲蝝，蜚蠹之有翼者。孟康曰：蜚蠹，音蚍蜉。又《集韻》或作蟲，通作蜚。

綜述

明・王肯堂《證治準繩》卷一一六《外科・疥》 夫痂疥者，皆由風熱而生。遍體瘙癢，搔之皮起，或血出，或水出，結作乾痂。其中有蟲，人往往以針頭挑出，狀如水内癗蟲。此蓋由肌肉之間深受風邪、熱氣之所致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蟲之二・牛蝨綱目》 **【釋名】** 牛蜚。音卑。時珍曰：蜚亦作蜱。按吕忱《字林》云：蜚，嚙牛蝨也。

【集解】 時珍曰：牛蝨生牛身上，狀如蜱麻子，有黑白二色，嚙血滿腹時自墜落也，入藥用白色者。

又卷九《金石之三》 石灰。本經中品。**【略】** 疥瘡有蟲。石灰淋汁，洗之數次。孫真人方。

清・金蓉鏡纂修《靖州鄉土志》卷三《志物産・動物》 蜚。《説文》：蜚，齧牛蟲也。段注云：今人謂齧狗蟲，語亦同。土名毛蜚，形圓，大如苞穀子，色灰黑，常在牛身咂血，入肉中僅露半體，按之不動。犬亦有之。

又 曰牛蝨，生牛身上，比人蝨形較圓而扁，色灰黑，嚙血滿腹則自墜落。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牛蝨》 《本草綱目》：牛蝨，即牛蜚，生牛身上，狀如草麻子，有黑白兩種，吃血滿腹，常自墮地。取白者焙研，服之能解小兒痘疹毒。旭按：牛蝨與牛蜚係兩物，牛蝨似人蝨，多生水牛背上。牛蜚則大于牛蝨，生牛腹下，黄牛身上尤多，恒自墮落。

硬蜱科Ixodidae 分部

硬蜱*Ixodes* sp.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牛蝨類。

血蜱*Haemaphysalis*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血蜱屬*Haemaphysalis*。採自陝西省延安府。在一頭狍子*Capreolus bedfordi*身上捉到一些標本。在華北地區各處常見。與*H. japonica* Warb. 非常接近，但體型較小。

軟蜱科Argasidae 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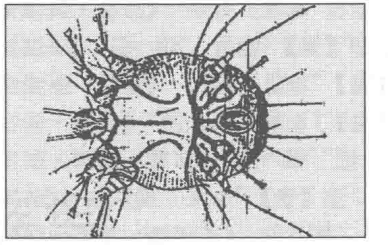
翹緣銳緣蜱*Argas reflexus*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翹緣銳緣蜱*Argas reflexus* Fahr。採自陝西省榆林府。在寺廟的墻壁上捉到兩隻標本。

疥螨科Sarcoptidae 分部

疥螨*Sarcoptes* sp.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疥癬蟲。



厲螨科Laelapidae 分部

敏捷血厲螨*Laelaps agilis*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厲螨*Laelaps agilis* Koch。採自陝西省延安府。

在與普通褐家老鼠有關的北社鼠*Mus confucianus luticolor*身上捉到的一些標本，這種老鼠身上常有厲蜱。雖然與褐家鼠有些許不同，但同屬一類。

避日目Solifugae 部

八蠟、八叉蟲、八蚜蟲、虮蚜蟲

清・和寧《回疆通志》卷一二《物産》 八蚜蟲，準噶爾呼爲察罕特們。哈密以西，南北兩路，處處有之。形類土蜘蛛，能害人，毒最大。色黑而圓，八爪微短，紫口四歧，噬人則取茜草擣汁敷之，或可保全。

清・佚名《新疆省回疆志》卷三《物産・八臘》 身類蜘蛛而大，有八足，嘴方四瓣，上下各二瓣。多産於破敗墻壁及戈壁蘆灘之中，遇風即出。毒大，咬人無救。或云：將茜草嚼爛敷治，并飲其湯，可保無恙。

清・松筠《西陲總統事略・西陲竹枝詞・八叉蟲》 神蟲競説類虺蛇，毒螫人人避八叉。形如蜘蛛，八爪，口具雙歧，嚼鐵有聲，被傷者茜草汁塗之。見怪何如能不怪，任他來去莫紛拏。遇此蟲勿加戕害，若戕其一，則紛紛踵至。厄魯特人最敬之。

清・長白椿園氏《新疆省新疆輿圖風土考》卷四《物産》 八叉蟲，新疆在在有之。形類土蜘蛛，色褐而圓，八爪微短，紫口，口有四歧，嚙鐵有聲，偏身黄緑爲章皮裏，通明如繭蠶，生濕地溝渠及人家多年土壁中。大者如雞子，小者如胡桃。每大風則出穴，逐風而行，入人屋宇。行急如飛，怒則八足聳立逐人。尋常於人身上往來，切不可動，聽其自去，亦竟無恙。倘少動觸之，輒噬人最爲毒惡，痛徹心髓，須臾不救，通身潰爛而死。如噬人輕，即取其蟲碎之，尚無大害。若噬人時，吐白絲於瘡口，或噬人後走向水中呼吸，則人必死矣。或曰：茜草搗沖服之，並敷瘡口，可愈。究之中其毒而能生者，百無一二。回子云：唯求阿渾誦經可活。然吾嘗聞回子有被毒者，皆請阿渾誦經，乃經未終而其人已終矣。

清・七十一《西域總志》卷一《殊方風土》 虮蚜蟲，哈密以西，南北兩路，處處有之。形類土蜘蛛，色褐而圓，八爪微短，紫口四歧，嚙鐵有聲，遍身黄緑爲章皮裡，通明如繭蠶。生潮地溝渠左近及人家多年土壁上，或大如雞子，或大如核桃。每大風則出穴逐風而行，入人屋宇。行急如電，怒則八爪聳立逐人。尋常於人身上往來，切不可動，聽其自去，亦竟無事。偶動觸之，輒噬人最爲毒惡，痛徹心髓，須臾不救，通身潰爛而死。噬人輕即取其蟲碎之，尚無大害。若噬人時吐白絲於瘡口，或噬人後即向水中呼吸，其人皆不可復生。相傳茜草擣汁服，並爛嚼敷之，尚可治療。究之中其毒而免者，百無一二。

地理分佈部

華北分部

明嘉靖一九年《河間府志・土産》 介雜蟲附：蜘蛛，【略】蝎。

明嘉靖二九年《廣平府志・版籍志》 蟲類：曰蝎，【略】曰蜘蛛。

清康熙一二年《昌平州志・物産志》 昆蟲：蜘蛛，【略】蜚，【略】蠨蛸。

清康熙二三年《宛平縣志・物産》 蟲類：蜘蛛。

清康熙二四年《大興縣志・物産考》 蟲類：蜘蛛。

清康熙四八年《隰州志・物産》 蟲屬：蝎，【略】蜘蛛。

清雍正一二年《山西通志・物産》 蠍。

清雍正一三年《畿輔通志・土産》 蟲屬：寇雚【略】蠆，【略】蠅虎。

又《朔州志・物産》 蟲屬：蜘蛛。

清乾隆八年《滄州志・物産》 蟲屬：蜘蛛，蠍。

清乾隆二一年《祁州志・物産》 蟲屬：蝎，【略】蜘蛛。

清乾隆二二年《宣化府志・風俗物産志・物産》 蟲屬：蜘蛛，【略】蠍。

清乾隆二三年《口北三廳志・風俗物産志・物産》 鱗之屬：蜘蛛，

【略】蝎。

清光緒六年《寧河縣志・風物》蟲之屬：蜘蛛。

清光緒七年《武清縣志・物産》昆蟲之屬：蝎，【略】蜘蛛。

清光緒九年《清水河廳志・物産》蟲之屬：蜘蛛，【略】蠨蛸，【略】蠅虎，顛當。

清光緒一二年《順天府志・風土》蟲屬：蟹蚩，【略】壁鏡，【略】蠅虎，【略】蠍，【略】顛當。

又《昌平州志・物産志》蟲之類：龜黿，【略】蠆，【略】蠅虎。

清光緒二一年《天津府志・物産》蟲屬：蝎，【略】龜黿，壁錢，【略】蠅虎。

清光緒三三年《蒙古志・物産・動物類》蟲：蜘蛛。

東北分部

清乾隆元年《盛京通志・物産》蟲豸之屬：龜黿，【略】壁錢，【略】蠍，【略】蠅虎。

清乾隆四四年《盛京通志・物産二》蟲豸類：龜黿，【略】壁錢，【略】蠅虎。

清光緒一一年《奉化縣志・志物産》蟲豸類：蜘蛛，【略】壁錢。

清光緒一七年《吉林通志・食貨志・物産》蟲屬：壁錢。

清光緒二〇年《黑龍江外記》卷八　蠍蠆，【略】龜黿。

清宣統二年《長白匯徵録・物産・動物類》鱗介族：蠍。

華東分部

明弘治一二年《宿州志・土産》藥類：全蝎。

明正德一一年《建昌府志》蟲之屬：蜘蛛。

明嘉靖四年《延平府志・物産（府六縣同）》蟲之屬：蜘蛛。

明嘉靖五年《廣信府志》蟲之屬：蜘蛛，【略】蠨蛸。

明嘉靖六年《九江府志》蟲屬：蜘蛛，【略】蕭蛸。

明嘉靖二〇年《建寧府志・物産》蟲：蜘蛛。

明嘉靖四四年《青州府志》藥之品：全蝎【略】以上出臨朐縣

明萬曆元年《兗州府志》藥之屬：全蝎。

清康熙一二年《太平府志・物産》蟲品：蜘蛛，【略】蠨蛸，【略】壁錢，【略】蚰蜒，【略】蝗蟷。

清康熙二二年《金華府志・物産》蟲之屬：蜘蛛。

清康熙二三年《江南通志》蟲之屬：蜘蛛。

清康熙三二年《建寧府志・物産》蟲之屬：蜘蛛，【略】蝎，蠅虎。

清康熙三四年《常州府志・物産》蟲之屬：蜘蛛，【略】蠅虎。

清康熙五〇年《衢州府志・物産》蟲類：蠨蛸，蜘蛛。

清康熙五六年《諸羅縣志》蟲之屬：蜘蛛，【略】蠅虎。

清康熙六〇年《安慶府志・物産》蟲類：蜘蛛，【略】蟢子。

清雍正一年《揚州府志・物産》倮之屬：蜘蛛，【略】蠅虎。

清雍正一年《寧波府志・鹽政・物産》蟲之屬：蠨蛸，【略】蜘蛛。

清乾隆元年《山東通志》昆蟲屬：蜘蛛，【略】蠍。

清乾隆二年《福建通志・物産・龍巖州》蟲之屬：蜘蛛。

又《永春州》蟲之屬：蜘蛛。

清乾隆一六年《福州府志・物産》蟲之屬：蜘蛛。

清乾隆一七年《汀州府志・物産》蟲之屬：蜘蛛，【略】蠨蛸，【略】蠅虎。

清乾隆一七年《臺灣縣志》蟲之屬：蜘蛛，【略】蠅虎。

又《潁州府志・食貨志・物産》蟲類：蜘蛛，蟢子，【略】蠅虎，蝎。

清乾隆二二年《太平府志・物産志》蟲類：蜘蛛。

清乾隆二四年《福寧府志・食貨志・物産》蟲屬：蜘蛛。

清乾隆二八年《泉州府志・物産》蟲之屬：蜘蛛。

清乾隆二九年《鳳山縣志》凡蟲之屬：蜘蛛，【略】蠅虎。

清乾隆三〇年《延平府志・物産》蟲之屬：蜘蛛。

清乾隆五二年《永春州志・物産》蟲之屬：蜘蛛。

清乾隆五三年《婁縣志・食貨志》蟲之屬：蜘蛛。

清嘉慶元年《莒州志》蜘蛛，【略】蠍。

清嘉慶一五年《揚州府志・物産》倮之屬：龜鼈，【略】蠅虎。

清嘉慶一六年《海州直隸州志・輿地考・物産》海州・羸屬：蜘蛛，【略】蠅虎。

清道光一四年《彰化縣志》蟲之屬：蝎，【略】蜘蛛，【略】蠅虎。

清道光一六年《雲台新志・物華》羸屬：蜘蛛，【略】蠅虎。

清道光二五年《膠州志》昆蟲：蜘蛛。【略】蠍。

清咸豐一年《濱州志・風俗志》蟲之屬：蜘蛛，【略】蠍。

又《袁州府志》蟲之屬：蜘蛛，【略】蠅虎。

清咸豐二年《噶瑪蘭廳志》蟲之屬：蜘蛛，【略】蠅虎，【略】壁鏡。

清同治一年《淡水廳志》蟲屬：蜘蛛。蠅虎。

清同治九年《湖州府志・輿地略・物産》蟲之屬：蜘蛛，【略】蠨蛸，【略】蠅虎，【略】壁鏡，【略】顛當。

清同治一一年《建昌府志》蟲之屬：蜘蛛，【略】壁錢，【略】蠅虎。

清光緒元年《南安府志》蟲類：蜘蛛，【略】蠅虎。

又《通州直隸州志・民賦志・物産》蟲之屬：蜘蛛，【略】壁錢，【略】螳螂，【略】蟢子，蠅虎。

清光緒二年《撫州府志》蟲之屬：有蠨蛸，多蜘蛛。

清光緒三年《漳州府志・物産》蟲之屬：蜘蛛，【略】蠅虎。

清光緒四年《金山縣志・志餘》蟲類：蛸，【略】蜘蛛，【略】蠅虎。

清光緒五年《青浦縣志・土産》蟲之屬：蜘蛛。

又《嘉興府志・物産》蟲類：蜘蛛，【略】壁蟢，【略】蠅虎。

清光緒八年《寶山縣志・物産》蟲之屬：蜘蛛　壁錢

清光緒一〇年《松江府志・物産》蟲之屬：蠨蛸，【略】蠅虎【略】蜘蛛。

清光緒一一年《廬州府志・風土志・物産》蟲豸屬：有蠨蛸。

清光緒一七年《苗栗縣志》蟲屬：蜘蛛，【略】蠅虎。

清光緒二一年《澎湖廳志》蟲魚：蠅虎。蜘蛛。

又《臺灣通志》蟲魚類：蜘蛛，【略】蝎，【略】壁鏡，【略】蠅虎。

又《恒春縣志》蟲之屬：龜黿。

清光緒二四年《邵武府志・物産》蟲之屬：蜘蛛，【略】壁錢。

清光緒二八年《德州鄉土志》昆蟲類：蝎，【略】蜘蛛。

清光緒三二年《高唐州鄉土志》蟲類：蜘蛛，【略】蝎。

中南分部

明弘治元年《岳州府志》昆蟲：蜘蛛。

明弘治一三年《黃州府志・土産》毒蟲：蠆。

明正德一四年《瓊台志・物産》蛇蟲之屬：【略】蜘蛛，【略】蠍，【略】蠅虎。

明嘉靖一七年《常德府志・食貨志・物産》蟲之屬：多蜘蛛。

明嘉靖三九年《廣東通志》蟲品：蚰蜒。

清康熙八年《安陸府志・物産》蟲品：蜘蛛，【略】蠅虎。

清康熙四七年《瓊山縣志・土産》蟲屬：蠍。

清康熙五五年《裕州志》蟲類：蝎。蝎子山産更多。

清雍正八年《連平州志・物産》蟲類：蜘蛛。

清雍正九年《河南通志》蟲類：蠅虎，【略】蜘蛛，蟢，【略】蝎。

清乾隆一年《梧州府志・輿地志・物産》蟲之屬：蜘蛛，【略】蠨蛸。

清乾隆一二年《長沙府志・物産志》蟲之屬：蠆，【略】龜黿。

清乾隆一六年《澳門紀略・澳蕃篇》蟲之屬：蜘蛛。

清乾隆二八年《衡州府志・物産》蟲之類：蝎，【略】蜘蛛。

清乾隆一九年《荆門州志・物産》蟲之屬：蜘蛛。

清乾隆三〇年《辰州府志・物産考》蟲之屬：蠅虎，【略】蜘蛛，【略】蠍。

清乾隆五七年《陵水縣志・物産》蟲之屬：蝎。

清嘉慶一八年《常德府志・物産考》蟲：蜘蛛，顛當。

清嘉慶二四年《會同縣志・土産》蟲屬：蜘蛛。

清嘉慶二五年《瓊東縣志・土産》蟲屬：蜘蛛。

又《郴州總志・物産志》蟲之屬：蜘蛛。

清道光八年《永州府志・食貨志・物産》零陵祁陽道州虫屬有：【略】蠅虎，【略】罷黿，壁錢，【略】蠨蛸。

清道光八年《萬州志・土産》蟲類：蜘蛛，【略】蠅虎，【略】蠍，【略】蛇蟲。

清道光一一年《瓊州府志・輿地志・物産》蝎，【略】蛇蟲，【略】蜘蛛，【略】蠅虎。

清道光一三年《肇慶府志・輿地・物産》蟲之屬：蜘蛛。

清道光二九年《寶慶府志・户書》蟲：蝎，【略】蜘蛛。

清咸豐七年《瓊山縣志・輿地志・物産》蟲類：【略】蠍，【略】蜘蛛，【略】蠅虎。

清同治七年《荆門直隸州志・物産》蟲之屬：蜘蛛。

清同治八年《直隸澧州志・食貨志・物産》動類：蠅虎，【略】蜘蛛，【略】，蠍。

清同治九年《連州志・物産》蟲屬：蜘蛛。

清同治一二年《沅州府志・物産》蟲之屬：蜘蛛。

清光緒四年《新寧州志・物産》蟲屬：蠨蛸，【略】壁蟢，【略】蠍，【略】蜘蛛。

又《定安縣志・物産》蟲屬：蜘蛛，【略】蠅虎，蝎。

清光緒五年《靖州直隸州志・貢賦・物産》蟲之屬十四：蠅虎。

清光緒六年《荆州府志・地理志・物産》蟲之屬：蜘蛛，蟢子。

清光緒一〇年《黄州府志・物産》蟲之屬：蠍，【略】蜘蛛，蟢。

清光緒一三年《光州志》蟲之屬：罷黿，【略】蠨蛸，【略】蜚。

清光緒一五年《高州府志・輿地志・物産》蟲之屬：蝎。

清光緒一八年《臨高縣志・物産》昆蟲之屬：蝎。

清光緒三〇年《南陽府南陽縣户口地土物産畜牧表圖説》藥材類：全蝎。歲采約百餘斤。

清光緒三四年《靖州鄉土志・物産志・動物》蟲之屬：蜘蛛，【略】草蜘蛛，【略】土蜘蛛，【略】壁錢。【略】蠅虎，【略】蛫。

又《澄邁縣志・物産》蟲屬：蜘蛛，【略】蠅虎。

又《崖州志・輿地志・物産》昆蟲類：蠆，【略】蜘蛛，【略】蠅虎。

清宣統三年《樂會縣志・物産》蟲屬：蜘蛛。蠅虎。

西南分部

明嘉靖二七年《普安州志・土産》蟲類：蜘蛛。

明嘉靖三四年《貴州通志・土産》蟲之屬：蜘蛛。

清乾隆元年《雲南通志・物産》蟲屬：蜘蛛。

清乾隆四年《廣西府志・物産》螫之屬：蜘蛛。

清乾隆一二年《直隸達州志・物産》蟲類：蜘蛛。

清乾隆一七年《陸涼州志・風俗・物産》蟲：蝎。

清嘉慶一三年《滇系・賦産》蟲之屬：蜘蛛。

清嘉慶二三年《邛州直隸州志・食貨志・物産》蟲之屬：蜘蛛。

清道光一八年《騰越州志・物産》蟲屬：蜘蛛。

又《趙州志・物産》蟲屬：蜘蛛。

清道光二一年《龍安府志・食貨志・物産》蟲屬：蜘蛛。

又《遵義府志・物産》蟲類：舂碓婆。

清咸豐《邛崍野録・方輿類・物産》蟲之屬：蜘蛛，【略】長踦，【略】草蜘蛛，【略】壁錢，【略】螳螂，【略】蠅虎，【略】牛蝨。

清同治三年《嘉定府志・方輿志・物産》蟲之屬：蜘蛛。

又《酉陽直隸州總志・物産志》蟲豸之屬：蜘蛛。

清光緒一一年《霑益州志・物産》蟲之屬：蜘蛛。

又《永昌府志・物産》蟲屬：蜘蛛。

清光緒一三年《騰越廳志・地輿志・土産》蟲屬：蜘蛛。

又《越雋廳志・物産志》蟲屬：蜘蛛。

清光緒二一年《敘州府志・物産》蟲類：蟢，【略】蜘蛛。

清光緒三〇年《順寧府志・食貨志・物産》鱗蟲之屬：蜘蛛，【略】蠅虎。

清光緒三一年《廣南府志・物産》蟲屬：蜘蛛。

西北分部

明弘治一四年《寧夏新志・物産》蟲類：蝎。

清雍正一三年《陝西通志》豸屬：蝎，【略】蜘蛛，【略】蠨蛸，【略】壁錢，【略】蠅虎，【略】顛當。

清乾隆一一年《静寧州志・物産》蟲屬：蝎，【略】蜘蛛，蟢子。

清乾隆一四年《五涼全志・物産》蟲類：蜘蛛，蠨蛸。

清乾隆一八年《涇州志・物産》蟲類：蜘蛛，【略】顛當，壁錢，【略】蠛，【略】蠅虎。

清乾隆二七年《西寧府志・物産》蟲之類：蜘蛛。

清乾隆二八年《狄道州志・物産》蟲豸：蜘蛛。

清乾隆二九年《直隸秦州志・物産》蟲：蠆，【略】蠨蛸，【略】蜘蛛，【略】蠅虎。

清乾隆三一年《鳳翔府志・風土》蝎。

清乾隆四〇年《伊江匯覽・土産》蟲中有蝎。

清乾隆四二年《新疆輿圖風土考・物産》蠍，【略】八叉蟲。

又《西域總志》虮蚁蟲：哈密以西，南北兩路處處有之。【略】蝎。

清乾隆四四年《西安府志・食貨志・物産》豸屬：蝎，【略】蜘蛛，【略】壁錢，【略】蠅虎，【略】顛當。

又《甘州府志・物産》蟲之屬：蜘蛛。

清嘉慶七年《延安府志・物産》延安府・蟲屬：蝎。膚施、甘泉、宜川俱有。

又　蜘蛛。膚施、宜川、延長有。

清嘉慶九年《回疆通志・物産》蝎。八蚁蟲。準噶爾、呼爲察罕特們、哈密以西，南北兩路處處有之。

清嘉慶二四年《崆峒山志・物産》蟲：蝎，蜘蛛。

清道光二六年《哈密志・食貨志・物産》蟲屬：八叉蟲，蜘蛛，蝎子。

清光緒三一年《綏德州志・物産》蟲屬：蝎，【略】蜘蛛，【略】蠅虎。

清宣統元年《固原州志・物産》蟲類：蜘蛛。

昆蟲綱 Insecta 總部

提要

人類在漫長的時間長河裏，由蒙昧野蠻走向先進文明的過程中，逐步有意識地觀察、利用、研究千姿百態的昆蟲世界，漸漸地積累了豐富的知識、經驗和科學的沉澱，這在我國古代尤爲突出，且留下無數的鮮明軌跡和文字記載。

山西夏縣西荫村發現的新石器時代蠶繭和抽絲紡錘，浙江湖州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絹片、絲線、絲帶和紡輪等實物，殷代甲骨文中出現衆多桑、蠶、絲、帛的記録，不僅反映了黄土高原、中原地帶與長江三角洲不同地域的先民有着相同的發明創造，而且由於他們觀察到野蠶的可用之處，進而將野蠶馴化爲另一個全新種系——家蠶。漢代開闢的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又將家蠶培育經驗和應用技術傳播到世界各地，造福人類。這一完整鏈條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對蜜蜂的馴養，可追溯到上古。晉皇甫謐《高士傳》記載，姜岐『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于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反映在東漢時，已將野生蜂群過渡到家養狀態。迄今，在古墓中發現的昆蟲標本，既有河北藁城臺西村商代中期文化遺址的多類昆蟲，又有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的甲蟲標本，這些古人不經意保存下來的珍貴標本與古籍中大量而系統的記載，充分展現了我國古代食用昆蟲、藥用昆蟲、嬉用昆蟲和有害昆蟲的研究成果。對待自然界生靈，古人早就主張保育。《禮記・王制》勸誡：『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對於白蟻危害的切膚感受，以及對其生物學特性的深入研究，使先秦時期的古人就提出，後演變爲『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富有哲理的警句。唐代孟郊提出『萬類皆有性，各各稟天和』的思想，意即大千世界萬物衆生，但各有各的造化，各有各的稟性；不同生物間雖激烈競爭，然而又和諧相處。晉代張華首先記載了昆蟲的孤雌生殖現象，稱蠶『不交者亦産子，子後爲蠶』。這些學者和他們的論述堪稱世界昆蟲學的先驅。

歷代官民重視蝗災的發生動態與危害狀況。唐太宗在蝗災暴虐時，爲消除朝野對於天災不可違的疑慮，不顧個人安危，自動代替百姓承受罪過和災難。《貞觀政要》有一段動情的記載：『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祝曰：「人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爲災。』其言行成了千古佳話。

對於六足動物的科學認識，更是令人驚嘆！如《戰國策・楚策》就指出：『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各代學者對蜻蜓類、蜚蠊類、螳螂類、竹節蟲類、直翅類、蟬類、蠼螋類、甲蟲類、蝶類和雙翅類等不同類群，均指出它們的共同特徵——『六足』，甚至細微的蝨子，也觀察到具有相同的六足特徵。有的類群，古人雖未明文描述其六足形態，但所展示的蟲體形像圖，不僅明確具有六隻足，更明示六隻足分列蟲體胸部的左右兩側，如跳蟲和衣魚等。由此，反映古人對昆蟲具有六足的共同認識絶非偶然，更不是巧合，而是長期細緻觀察、深入研究的結果。更早的《山海經》記述了衆多神化動物，其中有一種怪蛇，稱爲『肥遺，具有六足四翼』。蛇何以有足？蛇又何以有翼？爲何又專指『六』足『四』翼？這明明是一種以六足動物爲藍本而神化的蛇。古人把『蟒』作『蛇』，《爾雅》道：『蟒，蛇最大者。』又將『蟒』稱作『蝗』。如郭璞注《方言》：『蟒，即蝗也。』『蝗』即蟲也；而蛇、蟒等，古人也多稱之爲蟲。蟲者昆蟲也。縱觀整個動物界，唯昆蟲爲六足也，唯有翅昆蟲具六足

四翼也。古人把有翅昆蟲最重要的形態特徵——六足四翼，巧妙地安放在蛇的背腹上下，神奇地塑造了具有六足四翼的圖騰動物——肥遺。可見古人對六足動物研究之深入，觀察之細微，聯想之廣泛，思維之準確，寓意之科學，影響之深遠，充分意識到六足對於昆蟲的普遍意義和歷史淵源。這些觀念和論述跨越千百年之後，才被後人所理解、重視，用於研究節肢動物的系統發育，並命名昆蟲爲六足動物。爲此我們在總論部圖表之後，專設一個分部，即六足動物 Hexapoda 分部，以古籍中注明六足動物的相關文獻，表明古人對於昆蟲系統發育的理解與貢獻。

『類族辨物』的分類思想，《易・同人》就已明確。宋代，胡瑗進一步闡明昆蟲分類學的基本概念和實際意義：『類其族，辨其物。族即族黨也，物即物性也，言其分別族黨，使各以其類，明辨其物性，使各得其所。』又道：『萬品之物，亦各以其群類而爲黨也，至如飛者則以飛者爲群，走者則以走者爲群。以至昆蟲草木巖穴之物，各從其群，各從其分也。』爲瞭解昆蟲這一繁雜類群之本性，探索其歷史淵源，必須進行類上歸類和類下分類，明辨其物性，使各得其所，分別其族黨，使各以其類。至於走者與飛者，也許是現今六足動物中有翅蟲類和無翅蟲類兩大類群最早期、最原始的分類雛形。這些認識表明古人對於昆蟲分類學目的、意義和方法的超前觀念，並且以『走者』與『飛者』，概括六足動物的兩大類別和族群；認爲『走者』與『走者』，『飛者』與『飛者』屬『同族』，應分別相聚爲群；而『走者』與『飛者』則屬『異族』。由於來源不同，系統不一，非屬同一個『物性』，不能歸集成一群。故而，『走者』與『飛者』應分別歸類，各歸各的群類，各歸各的系統，使物性歸一，自成系統。古人就是以這樣的樸實觀念，表明六足動物的系統關係。爲此，我們仍以傳統的『無翅昆蟲類』和『有翅昆蟲類』的分類系統與『走者』和『飛者』相對應，表明古人對於六足動物系統關係的理解。

對昆蟲分類的運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詩經》已記載了二十多種昆蟲名稱。秦漢之際成書的《爾雅》首先將『蟲』作爲動物分類中的一個群體，並以『釋蟲』類歸所屬動物，其中大部分現今仍屬昆蟲。東漢《説文解字》詮釋昆蟲名稱超過三十種。明代《本草綱目》不僅全面系統地綜述中國藥用昆蟲的種類及其應用價值，並且把錯綜複雜、形態多樣的昆蟲物種歸爲卵生類、化生類和濕生類三類。晚清方旭《蟲薈》一書，更明確了昆蟲一類的近代含義，不但爲『昆蟲』用於類分六足動物之濫觴，進而彙集一六〇多個昆蟲名稱，且生動地描述了相關昆蟲的形態特徵和生活習性，爲現代昆蟲學奠定基礎。經過歷代不斷擴充增補，我國古人所記載昆蟲的種類、形態、習性、分佈等已涉及六足動物的各個分類階元，有二七目一七四科三三三屬三三〇餘種。

對昆蟲的主要形態及其功能，古人也有深刻的論述。《周禮・考工記》提出的『外骨内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精確而生動地記載了昆蟲的形態特徵，開啟了這一領域的先河。清代，結合蠶事的發展，明確提出『解剖論』、『生理論』、『病理論』等昆蟲學各個分支學科的近代概念和豐富内涵，並指出深入研究這些基礎學科對於實際工作的重要意義。光緒年間出版的一批動物學專著，不僅引用顯微技術，明確指出昆蟲爲『寰節蟲類動物，率有首、胸、腹三段體。足有三對。呼吸俱賴氣管，無行血、迴血之正式管。初生不久，率皆有脱殼變化，且俱生翅。無脊之諸動物内，惟寰節物飛行』，而且詳細介紹了昆蟲的内外形態結構、解剖生理和生活習性，還附有代表昆蟲的精確繪圖，進一步明確了昆蟲的基本特徵

和昆蟲學基礎學科的主要內容。

此外，在昆蟲物候學、昆蟲生物學等方面，古人也有不少研究和記載。古人曾提及『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一直誤認爲蜾蠃後代直接由螟蛉『化生』而來。南朝陶弘景反復觀察了這種現象，明確指出蜾蠃不僅有雌雄，而且也能產卵。它們以螟蛉爲獵物，刺傷麻醉後，置於巢內。蜾蠃產卵其中，數日後，待幼蟲孵出，便以螟蛉爲食，借此發育出新的一代。蜾蠃成蟲，羽化後便飛出巢穴。以此糾正了『化生』說的錯誤思想。以此，反映古人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又提高了一大步。

我國有關昆蟲的古籍文獻極其豐富而又十分繁雜。本典分別按昆蟲分類系統的各個階元，逐一考證依次歸類。由於蟬的記載比較集中，涉及的範圍又十分廣泛，在古籍中佔有一定地位，本典仍保留同翅目這一分類階元的分類地位。漢代之後，各個時期的學者對於昆蟲的觀察和研究都有深入的論述，並著有各種書籍。

對於古代昆蟲名稱的考證，是本典一項極其重要而又十分艱巨的工作。全世界已知昆蟲一〇〇多萬種，我國已知昆蟲約一二萬種，而古籍中蒐集的昆蟲種類僅僅三〇〇餘種。要想在一二萬種中考證三〇〇多種現代科學名稱，確有大海撈針之感。除了根據古籍上所提供的形態、習性、寄主及分佈外，還必須根據其他線索和現有資料，反復推敲，仔細求證。有的文獻，除了單純的名稱外，沒有提供形態學上可參考的信息。例如一種名貴藥材『蟲草』，分佈範圍廣，藥用價值大，古籍中出現的頻率很高，但多數僅提『蟲草』二字。在楊大榮協助下，我們利用現代分類學研究結果，考證不同地域蟲草的具體種類及其藥效功力。結果在相同的『蟲草』名稱之下，竟包括了蝙蝠蛾科二個屬，八個獨立的物種。這種情況在昆蟲名稱考證中並非個別。工作中，我們雖竭盡所能，然仍存在不少問題，有些名稱雖判斷爲昆蟲，但至今仍不知其具體學名和所屬的分類地位。就是在已考證的名稱中，也會存在差錯和疑問，尚待讀者進一步釐定、糾正。

題解

蟲、虫、蚰、蟲、蝮、豸、虺、蜫蠢、昆蟲、濕蟲、蟫、蜉蝣、虹蜺、蠨蟹、螽斯、蜎、蜚蠊、蜩、域、筆袋、繼英、竊蟲、鷄蝨、蟣、蜚、駱駝蟲、舉尾蟲、撚翅蟲、蟌蛾、蠸、蠻、蚤、石蠶、蛾、蠭

《詩經》 螽斯　草蟲　阜螽　蜡螵　蠦　蛾　蒼蠅　蟲　蜉蝣　蠶　斯螽　莎雞　蟋蟀　熠燿　宵行　蠋　螟蛉　蜾蠃　螟　螣　蟊　賊　青蠅　蜩　螗　蜂

《禮記注疏》（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卷二六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注】**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音義】**壑，火各反。祝，之六反。又之又反。坑，苦衡反。螟，莫經反。螽音終，又作蠓。**【略】**

【疏】此一節皆蜡祭之祝辭。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宅則得不崩。水歸其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者，昆蟲，螟螽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毋作，謂不爲災。草木歸其澤者，草苔、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功，故今得報，非祈禱也。蜡有八神，恐祭處各別，故言則祭同處可知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嘗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舉一物，故不數。

《戰國策》 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音義】蟲，本亦作虫。案：此篇是釋蟲，依字虫音許鬼反，蛇類也。並兩虫爲蚰，音古門反，蟲之總名也。三虫爲蟲，直忠反，有足者也。今人以虫爲蟲，相承假借

用耳。《説文》云：虫一名蝮，象其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案：此文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月令》鱗、毛、羽、介皆謂之蟲。《白虎通》以聖人爲倮蟲之長，自上聖下達蜫螟，通有蟲稱耳。【疏】案《説文》：蟲者，蝺、毛、羽、鱗、介之總稱也。此篇廣釋諸蟲之名狀，故曰釋蟲。【略】

蜚，蠦蜚。【注】蜚即負盤、臭蟲。【音義】蜚，扶味反。蠦，力胡反。蜚，數非反。孫，甫尾反。盤字又作盤，蒲安反。《廣雅》云：負盤，蝍也。蝍，音章夜反。臭，昌又反。【疏】案《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蠜，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溼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屬蟲也，然則蜚自臭惡之蟲，害人衣物。故《春秋左氏傳》曰：有蜚不爲災，亦不書也。《春秋》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名蜚，一名蠦蜚，而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蜚，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左傳》注多作負蠜者，以此下有草蟲、負蠜，故相涉誤耳。【略】

蜩，蜋蜩。【注】《夏小正》傳曰：螗蜩者，五彩具。螗蜩。【注】《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蜋，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蜋。蝍，蜻蜻。【注】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蜩，《夏小正》曰鳴蝍虎懸。蠽，茅蜩。【注】江東呼爲茅截，似蟬而小，青色。蜠，馬蜩。【注】蜩中最大者爲馬蟬。蜺，寒蜩。【注】寒蜨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蜓蚞，蠽螗。【注】即蜓蟧也，一名螗蜩，齊人呼蠽螗。【音義】蜩，直彫反，下同。蜋，音郎，又音良。螗，音唐。蟬，示延反，《字林》云螗蜩也。蜩，郭音美，徒低反。蝍，側點反。蜻，郭音情，又音精。懸，音玄。蠽，子列反，又徂節反。茅本或作蠽，萌交反。蜠，音緜，《字林》云亡千反。蜺，五分反，吕郭、牛結反。蠆，子羊反。蜓謝，徒頂反。沈，音殄。施，音亭。蚞，音木，或作沐，非。蠽，音奚。螗，音鹿。蜓，音提，又音帝。蟧，力刀反，《字林》同，又力公反。螗，音惠。蜩音姑。【疏】此辨蟬之大小及方言不同之名也。云「蜩」者，目諸蜩也，「蜋蜩五彩具」者也。螗蜩俗呼曰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也。蝍，一名蜻蜻，如蟬而小，有文者也。蠽，一名茅蜩，似蟬而小，青色者也。蜠，一名馬蜩，蟬之最大者也。蜺，一名寒蜩，又名寒蠆，似蟬而小，青赤色者也。關東謂螗蜩爲蜓蚞，齊謂之蠽螗也。云「《夏小正》」者，在五月記時也。云「螗蜩者蜋」者，亦在五月。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蜋。陸璣云：螗一名蜋蚢。《字林》蚢或作蟧也。青徐人謂之蠽螗。然則，螗蜋亦皆蟬也。《大雅・蕩篇》云「如蜩如螗」是也。蝍，舍人曰：小蟬也，蜻蜻者。案《方言》云：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蜻。其小者謂之豪蝍，有文者謂之蠽。是也。《詩》之《碩人》云：蠽首蛾眉。鄭云：蠽謂蜻蜻。此蟲額廣而且方，故以比婦人之首也。某氏解此云「鳴蝍蝍」者也。云「《夏小正》曰」者，在四月。彼云「鳴蝍蝍者，虎懸也。鳴而後知，故先鳴而後蝍」，是也。《月令》曰「寒蟬鳴」者，在七月。鄭注云：寒蟬，寒蜩，謂蜺。是也。《方言》云：蜻蜓，齊謂之蠽螗，楚謂之蟪蛄。《楚辭》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或謂之蜻蛄，秦謂之蜻蜓，自關而東謂之蚢蟧，或謂之蜓蟧，或謂之蜓蚞。然則亦皆蟬之別名耳。蜻蜓，音折玦。蛉，音零。蚢，貂，料二音。蜓，音帝。

蜡蜣，蜣蜋。【注】黑甲蟲，噉糞土。【音義】蜡，起吉反。蜣，音羌。蜋，音良。噉，大敢反。糞，方問反。【疏】蜡蜣一名蜣蜋，黑甲，翅在甲下，噉糞土，喜取糞作丸而轉之。《莊子》：蜡蜣之智在於轉丸。是也。

蝎，蜡蝠。【注】木中蠹蟲。【音義】蝎，户葛反。蝠，起勿反。蠹，丁故反。《字林》云：木中蟲也。【疏】木中蠹蟲，解在下。

蠪，齧桑。【注】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齧髮。【音義】蠪，郭音鉤。又音霜，孫音傷。齧，五結反，喜，虚記反，下同。【疏】蠪，一名齧桑，江東呼齧髮，形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因名云。

諸慮，奚相。【注】未詳。蜉蝣，渠略。【注】似蜡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音義】慮本或作蟅施，音驢，一音力，據反相。施，音葙。謝，息亮反，舍人本作桑。蜉音孚，又音浮蝣，郭音由本，又作蚴謝，音流。渠略，如《字略》或作蠪，音同狄，乎夾反，好呼報反，下同。【疏】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似蜡蜣，身狹而長，有角，黄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夏小正》曰：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詩・曹風》云：蜉蝣之羽。陸璣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

蛂，蟥蚌。【注】甲蟲也，大如虎豆，緑色，今江東呼黄蚌。【音義】蛂，謝音弗。沈，符結反，《字林》大替反。蟥，音黄，郭音王，本或作黄。蚌，郭音瓶。【疏】蛂，一名蟥蚌，甲蟲也，形大如虎豆緑色。

蠸，輿父，守瓜。【注】今瓜中黄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音義】蠸，音權。輿，音余。父，音甫，下同，字或作畬。【疏】蠸，輿父，一名守瓜，黄甲小蟲，喜食瓜葉，因名守瓜。【略】蛄，或謂之螻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蛞螻。然則此言蜣及蜚螻者，亦螻蛄之異名耳。蛉，音格。螳，音室。螻，音象。蛉，音令。

不蜩，王蚨。【注】未詳。蛄蟹，强蚌。【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蚌子。【音義】蟹字又作施，式移反，又式豉反，《字林》弋豉反。强，巨良反。蚌，郭音半，亡婢反，本或作羊。《説文》作羊。《字林》作蚌，弋文反，云搔蚌也。【疏】《方言》云：蛄蟹謂之强蚌，今米穀中小黑蠹蟲也，江東謂之蠹，音加，建平人呼蚌，子音半，楚姓羊。

不過，蟷蠪。【注】蟷蠪，螗蜋別名。其子蜱蜻。【注】一名蝳蟭，蟷蠪卵也。【音義】過，本或作蝸，《字林》古禾反，謝玄卧反。蟷，丁郎反。蠪，息詳反，《字林》乃郎反。螗，音唐。蜋，音郎。蜱，音裨，又婢貽反。蜻，音蕭。蝳，普莫反，又補莫反。蟭，音焦，《字林》子彫反。【疏】不過，一名蟷蠪，一名蟷蜋母也。其子一名蜱蜻，一名蝳蟭，一名螵蜻，蟷蠪卵也。《方言》云：潭魯以南謂之蟷蠪，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庵，齊杞以東謂之馬谷，其子同名螵蜻也。《月令·仲夏》云螳螂生，是也。【略】

蝝，蝮蜪。【注】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蜕蝝。【音義】蝝，以全反，《字林》尹絹反。《説文》云：劉歆説蚍蜉子也，董仲舒説蝗子也，何休注《公羊》云即螽也，始生曰蝝，長大曰螽，杜預亦云螽子，郭依董説。蝮，孚福反。郭，蒲篤反。蜪，郭音陶，《字林》他牟反，翅，式智反。舍音捨，蜕，直其反。【疏】蝝一名蝮蜪，蝗子未有翅者，《春秋》宣十五年「冬，蝝生」是也。注《外傳》曰「蟲舍蜕蝝」者，此《魯語》里革諫宣公之辭也。韋氏解曰蜕螳子也，可以爲醢，蝝蝮蜪也可食，舍不取也。【略】

莫貉，蟷蜋，蜱。【注】蟷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説此義亦不了。【音義】莫本或作蠈，同，武博反，貉本又作貊，孫户各反，下同。螳蜋，《説文》云名斫父。蜱，郭音牟，《字林》云螳蜋也，又亡牢反。斧音甫。【疏】莫貉一名螳蜋，一名蜱，即上不過也。捕蟬而食，有臂若斧，奮之當轶不避，《莊子》云「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是也。江東呼爲石蜋，又名齕肱。注孫叔然以《方言》説此義亦不了。案：《方言》曰：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半毕。孫炎取此《方言》之文，以虰上屬爲説，案《説文》以虰蜱，負勞爲一，則《方言》之説既失其指，孫氏引之爲説是亦不了也。

虰蜱，負勞。【注】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梨，所未聞。【音義】虰，音丁。蜱，虚形反。勞，力刀反。蛉，力丁反。《字林》云：蜻蛉一名桑根。狐，音乎。【疏】即蜻蛉，六足四翼蟲也。一名虰蜱，一名負勞，江東呼狐梨，《方言》云蜻蛉謂之蜘蛉，淮南人又呼蠛蠓，《字林》云一名桑根，陶注《本草》云一名蜻蜓是也。郭云所未聞者，雖有或人之説，但經典未聞所出，示其無質，故云所未聞。

蛤，毛蠹。【注】即蚘。【音義】蛤，户感反。蚘，七志反。《説文》云：毛蟲也，讀若鴛。案：今俗呼爲毛蚘，有毒螫人。《楚辭》云：蚘緣兮我裳。【疏】蛤一名毛蠹，即蚘也，《説文》云蚘毛蟲，今俗呼爲毛蚘，有毒螫人，《楚辭》云蚘緣兮我裳是也。

蟔，蛄蠪。【注】蚘屬也，今青州人呼蚘爲蛄蠪，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音義】蟔字又作蠈，亡北反，蛄字或作蚼，而占反，蠪音斯，螫式亦反，螫猶蓋也，蓋火各反，《字林》云蟲行毒也。【疏】蟔一名蛄蠪，即蚘類也，青州人呼蛄蠪。【注】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者，此即毛蟲，何止八角，故云失之。螫猶蓋也，《字林》云蟲行毒也。【略】

蟫，白魚。【注】衣書中蟲，一名蚄魚。【音義】蟫郭音淫，又徒南反。蚄，音丙。【疏】此衣書中蟲也，一名蟫，一名白魚，一名蚄魚，《本草》謂之衣魚是也。

蝨，羅。【注】蠶蝨。【音義】蝨本又作蛾，《説文》同，我河反。蠶，徂南反，下同。【疏】此即蠶蛹所變者也，《説文》云蝨羅是也。

蝝，天雞。【注】小虫，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音義】蝝，胡旦反。莎，蘇禾反。樗，恥猪反。《廣雅》云：樗鳴，樗雞也。【疏】此黑身赤頭小蟲也，一名蝝，一名天雞，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李巡曰一名酸雞。《詩·豳風·七月》云：六月莎雞振羽。陸璣疏云：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

傅，負版。【注】未詳。强蚚。【注】即强醜捋。【音義】傅，音付。版字亦作蝂，甫簡反。强，其良反，《説文》云籀文作蠪。蚚，《字林》巨希反，又下枚反。郭，胡輩反。捋，力活反。【疏】强，蟲名也，一名蚚，好自摩捋者，蓋蠅類。

蜮，蛹。【注】蠶蛹。【音義】【略】蜮，郭音鬼，《字林》音潰，施音愧，蛹音勇。【疏】即蠶所變者，一名蜮，又名蛹。

蜆，縊女。【注】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音義】蜆，下顯反，《字林》下研反，孫音倪。案：倪字下顯，苦見二反，縊一賜反，一音翳是反，喜許記反，經古刑反。【疏】蜆，小黑蟲也，赤頭，喜自縊，故又名縊女。《説文》云蜆爲蝶是也，經即縊也，《晉語》申生使猶足辭於狐突，乃雉經於新城廟，僖四年《左氏傳》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是謂縊爲經也。

蚍蜉，大蟻。【注】俗呼爲馬蚍蜉。小者蟻。【注】齊人呼蟻爲蚌。

蠪，朾蟻。【注】赤駮蚍蜉。蠪、飛蟻。【注】有翅。其子蚳。【注】蚳，蟻卵，《周禮》曰醢蚳醬。【音義】蚳，音毗。蜉，音浮。蟻，魚綺反，本亦作蛾，俗作

蟻字，音同。案：《説文》蟻羅也，蟻或作義，蛾蠶化飛蛾也，並非蝗字，蚌以丈反，郭云齊人呼蟻也，《字林》云北燕人謂蚍蜉曰蟻蚌。蠶，謝音聲，郭音龍，打本又作虰，郭唐耕反，孫丈耕反，《字林》音丁，駁布角反，蠶於貴反，《説文》、《字林》從虫，翅矢豉反，又吉豉反，蛾直其反，蜃市軫反，醬子亮反。【疏】此辨衆蝗及其子名也。蝗通名也，其大者別名蚍蜉，俗呼馬蚍蜉，小者即名蝗，齊人呼蝗蚌。《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蚌，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埒。是也，其大而赤色斑駁者名蠭，一名杅蝗，有翅而飛者名蠭，即飛蝗也，其子在卵者名蛾，可以作醢。案：《周禮・醢人職》曰：饋食之豆屬蛾醢。醢則醬之有肉者，故此云醬也。【略】

土蠭。【注】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今荆巴間呼爲蠭。木蠭。【注】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音義】蠭本又作蠡，匹凶反，字又作蜂，《説文》云古蠭字，《字林》云飛蟲螫人者。蠭音埲，又示延反，蓋方言也，郭音憚，徒旦反。【疏】此辨蠭在土木之異也。《説文》云：蠭，飛蟲螫人者。其形大，在地中作房而啖其子者名土蠭，又名馬蠭，今荆巴間呼爲蠭，其形差小，在樹上作房者名木蠭，亦食其子。蠭讀爲蛩蠭之蠭，故音之。

蟨，蠐螬。【注】在糞土中。蝤蠐，蝎。【注】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音義】蟨，扶味反，又扶云反，蠐本又作齊，徂西反，螬音曹，蝤，徂秋反，蝎音曷。【疏】此辨蝎在土在木之異名也，其在糞土中者名蟨，蠐又名蠐螬，其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上文蝎、蛞蝓，郭云木中蠹，下文蝎、桑蠹，郭云即蛞蝓，然則蟨蠐也，蠐螬也，蝤蠐也，蛞蝓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者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碩人》云領如蝤蠐是也。【略】

國貉，蟲蠁。【注】今呼蛹蟲爲蠁，《廣雅》云土蛹蠁蟲。【音義】蛭，郭豬秩反，施，徒結反。蜾，如由反。貉，户各反。蠁，許兩反。《説文》云：知聲蟲也。司馬相如作幽字。蛹，音勇。【疏】此蛹蟲也，今俗呼爲蠁，一名國貉，一名蟲蠁，《説文》云知聲蟲也，《廣雅》云土蛹蠁蟲是也。

蠖，蚚蠖。【注】今蚇蠖。【音義】蠖，枉略反，《字林》於郭反。蚚音尺，《易》云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亦作尺。蚇，子逸反，又音即。蠖，子六反，《字林》云蚇蠖蚚蠖。【疏】蠖一名蚚蠖，郭云今蚇蠖，《方言》云蟦蠖謂之蚚蠖，郭云又呼步屈，《説文》云蠖屈伸蟲也，《易・係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者是也。蟦，音即。蠖，音叔。

果蠃，蒲盧。【注】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蠮螉。蜾蠃，桑蟲。【注】俗謂之桑蠖，亦曰戎女。【音義】果，本又作蜾，又作蝈，同，工火反。蠃，魯果反。腰，一遥反。蠮於結反，又於計反。螉烏紅反。《廣雅》云：蠮螉，土蜂也。案：今俗呼細腰小蜂，爲蠮螉在物中作房，用土爲隔，非土蜂也。蜾，亡丁反。蛉，力丁反。蠖，音萬。【疏】案《詩・小雅・小宛》云：蜾蠃有子，果蠃負之。果蠃一名蒲盧，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蠮螉。《方言》云：蟲，燕趙之間謂之蠮螉，其小者謂之蠮螉。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蟲。《説文》云：細腰土蟲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蜾蛉一名桑蟲，一名桑蠖，一名戎女。陸璣云：蜾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菜上。果蠃，土蟲也，似蟲而小腰，取桑蟲附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子。《法言》云：蜾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

蝎，桑蠹。【注】即蛞蝓。熒火，即炤。【注】夜飛，腹下有火。【音義】蝎，音曷。蛞，去一反。蝓，五勿反。熒，户扃反。炤，音照。【疏】熒火一名即炤，夜飛，腹下有火蟲也。《本草》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月令》：季夏腐草爲熒，腐草此時得暑濕之氣，故爲熒，至秋而天沈陰數雨，熒火夜飛之時也。《詩・東山》云熠燿宵行是也。

密肌，繼英。【注】未詳。【音義】肌，居疑反。繼字又作蠤，音計。

蚷，烏蠋。【注】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音義】蚷，烏革反。蠋，音蜀。《説文》云：桑中蟲也。郭云：大蟲，如指，似蠶也。【疏】蚷一名烏蠋，形似蠶而大如指。《詩・大雅・韓奕》云：脩革金厄。毛亦云：厄，烏蠋，大如指，似蠶。注見《韓子》。案：《韓子・内儲説上・七術》：其三曰信賞盡能，云蠭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蠭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爲孟貴，是其事也。

蠓，蠛蠓。【注】小蟲，似蚋，喜亂飛。【音義】蠓，莫孔反，下同。蠛，亡結反。蚋，人鋭反，《字林》人劣反。秦人謂蚊爲蚋。【疏】小蟲，似蚋，亂飛者也名蠓，又名蠛蠓。《列子》云：生朽壤之上，因雨布生，得陽而死，一名醯雞。《莊子》云：孔子聞老聃語，出告顔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郭象云：醯雞者，甕中蠛蠓是也。

蟓，桑蠹。【注】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蜼，由，檮蘭。【注】食檮葉。

棘蘭。【注】食棘葉。欒蘭。【注】食欒葉。蚢，蕭蘭。【注】食蕭葉。皆蠶類。【音義】蟓，音象。繭，古典反。蜼，市由反。檮，恥余反。棘，居力反。欒，力丸反。蚢，户剛反。蕭，先條反。【疏】此皆蠶類作繭者，因所食葉而異其

名也。食桑葉作繭者名蠶，即今蠶也。食槚葉、棘葉、櫟葉者名雉由，食蕭葉作繭者名蚖也。

翥醜罅。【注】剖母背而生。螽醜奮。【注】好奮迅作聲。强醜捋。【注】以脚自摩捋。蠭醜螢。【注】垂其腴。蠅醜扇。【注】好搖翅。【音義】翥于據反。罅，呼暇反。剖，普口反。奮，甫問反。迅，音信，又音峻。强，其良反。捋，力活反。李、孫云：以口捋其翅。郭云：以脚自摩捋。蠭，李、孫、郭並闕讀，而謝孚逢反，施作螽，音終。案：上有螽醜奮，依謝爲得。螢亦作蠑，羊朱反。《説文》云：垂腴，腴羊朱反，蠅餘仍反。扇如字，《説文》作蝙，云搖翼也，音同。【疏】此辨蟲屬所生及所好之狀不同者也。翥飛也，醜類也，蟲類能飛翥者謂蟬屬，皆剖坼母背以爲孔罅而生。螽蝗之類好奮迅作聲而飛，强蚚之類好以脚自摩捋，蠭類好垂其腴以伏息。《説文》云：螢垂腴也。腴即腹下也，青蠅之類好搖翅自扇。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蝨。【注】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皆見《詩》。【音義】螟，亡丁反。蟲食苗心者。《説文》云：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蟘。又作蝏，同，徒得反。蟲食葉者，《説文》云：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蝨，亡侯反，本亦作蝥，《説文》作蝨，蝥古蝨字，云吏抵冒取民則生蝨也。《字林》：蝨，音亡牛反。【疏】此分別蟲所啖食禾所在之名也。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禾節者言貪狼，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蝨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以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陸璣疏云：螟似蚜蚊，而頭不赤，腹蝗也，賊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説云：蝨，螻蛄食苗根爲人患。許慎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乞貸則生蟘，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蝨。舊説云：螟、螣、蝨、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爾，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釋之。《詩・小雅・大田》云，去其螟螣，及其蝨賊，無害我田穉是也。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音義】豸，文爾反，無足者。《説文》云：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伺殺〔形〕也。【疏】此對文爾，散言則無足亦曰蟲，《月令》春日其蟲鱗，鄭注云龍蛇之屬是也。

附考證 蠽，茅蜩。石經蠽作蠽。

蛄蠪，强蚌。【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臣照按：揚子《方言》螳螂或謂之蚌蚌，蛄蠪謂之强蚌，《説文》作羊音，是郭音、注俱誤。螳螂有斧，故曰强，若从虫羊，則是米蟲矣。

不過，當蠪。【注】螗蜋别名。陸本螗作螳。

蟋蟀，蝚。【注】亦名青蛉。陸本青蛉作蜻蛚。

草螽，負蠜。陸本負作蝓。

蜇螽，蚣蝑。【注】俗呼蝑蠓。陸本蝑蠓作春黍。

又 莫貂，蟷蜋，蚜。陸本蟷作螳。

虰蛵，負勞。【注】或曰即蜻蛉也。陸本勞作蝹、蜻作青。

又 蠪，羅。【注】蠪蠪。臣照按：下文既以蛹爲蠪蛹，則此蠪字或即白蛾，蓋上文是蟫、白魚，以類見也。《漢・文帝紀》：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師古注：蛾若，今之蠪蛾類也。又《古今注》：飛蛾善拂燈，或因是得羅之名。

蝒，天雞。陸本蝒作翰。

傅，負版。【注】未詳。臣照按：唐柳宗元《蝜蝂傳》：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取，卬其首，雖困劇不止，似即此蟲也。

蜆，縊女。【注】喜自經死。陸本喜作意。

又 蛭蟓，至掌。【注】未詳。臣照按：蛭蟓當是肌蛘，俗名蠼螋，《説文》多足蟲也。《周禮・秋官》：赤友氏几隙屋除其貍蟲。【注】貍蟲，麤肌蛘之屬。又作蝟蛘。《淮南子・説林訓》：曹氏之裂布蛘者貴之。【注】曹布燒以傅蛘，瘡則愈，故蛘者貴之。

果蠃，蒲盧。【注】即細腰蟲也。石經蠃作蠃，陸本腰作要。熒火，即炤。陸本熒作螢。

密肌，繼英。【注】未詳。鄭樵曰：《釋鳥》有此，誤重出耳。

蚹，烏蠋。陸本烏作蝹。

蠓，蟻蠓。【注】小蟲似蚋。陸本蚋作蜹。

雔由，槔繭。陸本雔作雠。

翥醜罅。陸本罅作虢。鄭樵曰：醜僻也，猶人性之有僻，然翥即蛀字借用耳。此即蛀虫之有角甲者，蓋齧桑類也。罅張拆也，此蟲之僻在於張角拆甲。臣照按：若如鄭説以翥爲蛀，則罅字當作罅隙解，未有蛀類不鑽罅隙者，如下文螟蟘之類是也。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蝨。石經蟘作蠈，陸本作蚩，賊作蠈。鄭樵曰：螟極纖細，在苗之心，若木中有蠹，然今農家忌大小暑，日降一種霏微者，云即此蟲降也。蟘《詩》作螣，一種虫，似螟蛉，食苗葉而卷爲房。賊即草虫類，雖

亦食葉，好食節。蟊未詳，陸璣謂螻蛄。據螻蛄雖穴土以居，然亦取葉於穴中而食之，元不食根，惟陸田有之。

漢・戴德《大戴禮記》卷二　昆小蟲抵蚔，昆者衆也，由魂魂也。案：由猶古通用。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蚔蝨，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故言推而不言取。

漢・揚雄《方言》卷一一　六足四翼蟲也。

《漢書》（唐・顔師古注）卷一〇　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師古曰：昆，衆也，昆蟲言衆蟲也。又許慎《説文》云：二虫爲蚰，讀與昆同，謂虫之總名，兩義並通。而鄭康成以昆蟲爲明蟲，失之矣。虫，音許尾反。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凡虫之屬皆从虫。許偉切。

：虫也，从虫，复聲，芳目切。

：蟲在牛馬皮者，从虫，翁聲，烏紅切。

：蟼蝬也，从虫，從聲，子紅切。

：知聲虫也，从虫，鄉聲，許兩切。：司馬相如説，从向。

：蟲也，从虫，叡聲，祖外切。

：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易，从虫，匽聲，於殄切。：蝘，或从蚰。

：蝘蜓也，从虫，廷聲。一曰蝡蜓，徒典切。

：榮蚖，蛇醫以注鳴者，从虫，元聲，愚袁切。

：蟲也，一曰大螫也，讀若蜀，都布名，从虫，雚聲，巨員切。

：蝨子也。一曰齊謂蛭曰蟣。从虫，幾聲，居豨切。

：蛣蜣，蝎也。从虫，吉聲，去吉切。

：蛣蜣也，从虫，出聲，區勿切。

：齧，蟲也，从虫，齊聲，徂兮切。

：蝭，蠐也，从虫，曷聲，胡葛切。

：蚚也，从虫，弘聲。徐鍇曰：弘與强聲不相近，秦刻石文从口，疑从籀文省，巨良切。：籀文强，从蚰从彊。

：蜣蜋也，从虫，襄聲，汝羊切。

：蝭蝗以翼鳴者。从虫，并聲，薄經切。

：蝭蟥也，从虫，畜聲，余律切。

：蝭蟥也，从虫，黄聲，乎光切。

：姑蝀，强蜱也，从虫，施聲，式支切。

：盧蜃也，从虫，肥聲，符非切。

：蝠羸，蒲盧，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曰：螟蠕有子，蝠羸負之。从虫，蝠聲，古火切。

：蝠，或从果。

：蜾羸也，从虫，羸聲。一曰虎蝓，郎果切。

：蟲也，从虫，之聲，赤之切。

：螫蝮，毒蟲也，从虫，殷聲，布還切。

：螫蝮也，从虫，孜聲。臣鉉等曰：今俗作蝨，非是。蝨即蠶蝨，蜘蛛之別名也。莫交切。

：蟲也，从虫，庶聲，之夜切。

：蚜蚘，蛁蟟也，从虫，夬聲，於悦切。

：蚜蚘，蟬屬，讀若周天子赧。从虫，丐聲，武延切。

：秦晉謂之蝸，楚謂之蚊。从虫，芮聲，而鋭切。

：蠪蛸，長胶者，从虫，肅聲，穌彫切。

：蟲也，从虫，省聲，息正切。

：蠅胆也。《周禮》：蜡氏掌除骴。从虫，昔聲，鉏駕切。

：動也，从虫，奭聲，而沇切。

：行也，从虫，支聲，巨支切。

：蟲行也，从虫，巽聲，香沇切。

：蟲曳行也。从虫，中聲，讀若騁，丑善切。

：蠭醜螫，垂腴也，从虫，欲聲，余足切。

：蠅醜蝛，搖翼，从虫，扇聲，式戰切。

：蛇、蟬所解皮也，从虫，稅省，輸芮切。

：螫也，从虫，若省聲，呼各切。

：蟲虫行毒也，从虫，赦聲，施隻切。

：虺屬，从虫，亞聲，烏各切。

：搔蚌也，从虫，羊聲，余兩切。

：敗創也，从虫、人、食，食亦聲，乘力切。

：蜎也，从虫，肙聲，狂沇切。

：兜蟺也，从虫，亶聲，常演切。

：蟜蟉也，从虫，幽聲，於虯切。

：蟜蟉也，从虫，翏聲，力幽切。

：青蚘，水蟲，可還錢，从虫，夫聲，房無切。

：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气射害人，从虫，或聲，于逼切。：蜮，又从國。臣鉉等曰：今俗作古獲切，以爲蝦蟆之別名。

：蟪蛄，蟬也，从虫，惠聲，乎桂切。

：蟻蠓，細蟲也，从虫，蔑聲，莫結切。

又卷一三下 蟲之總名也，从二虫。凡蚰之屬皆从蚰。讀若昆，古魂切。

：蠶人跳蟲，从蚰，叉聲。叉古爪字，子皓切。：蠶，或从虫。

：蠶人蟲，从蚰，丮聲，所櫛切。

：蟲也，从蚰，展省聲，知衍切。

：蟲也，从蚰，寔聲，奴丁切。

：齊蠶也，从蚰，瞥聲，財牢切。

：蟲蛸也，从蚰，卑聲，匹標切。：蟲，或从虫。

：飛蟲螫人者，从蚰，逢聲，敷容切。：古文省。

：蠭甘飴也，一曰螟子。从蚰，鼏聲，彌必切。：蠶，或从宓。

：蠶人飛蟲，从蚰，民聲，無分切。：蟲，或从昏，以昏時出也。

：俗蟲，从虫，从文。

：蠶人飛蟲，从蚰，亡聲，武庚切。

：木中蟲，从蚰，橐聲，當故切。：蠹，或从木，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説。

：蟲齧木中也，从蚰，彖聲，盧啓切。：古文。

：多足蟲也，从蚰，求聲，巨鳩切。：蠹，或从虫。

：蚍蠹也，从蚰，橐聲，縛牟切。：蠹，或从虫，从孚。

：蟲食也，从蚰，雋聲，子兗切。

：蟲動也，从蚰，春聲，尺尹切。：古文蠢，从戈，《周書》曰：我有載于西。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凡蟲之屬皆从蟲。直弓切

：蜀也，从蟲，肩聲，武巾切。

：臭蟲，負螫也，从蟲，非聲，房未切。：蠹，或从虫。

：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淫溺之所生也。梟桀死之，鬼亦爲蠱。从蟲，从皿。皿，物之用也。公户切。

：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从它。託何切。

三國魏・張揖《博雅》（隋・曹憲音解）卷一〇《釋蟲》 蜻伎。蛄，去吉。蟬也。蜋蜩，蠦螗。也。螃遼。蟈，緜。馬蜩也。蜍折。蚗，穴。蚣也。蠦蛄、蛉蛄、蜻帝。螃，蛁彫。蟟也。蛾五何。蛘，羊掌。玄駒、蟥螫，匹結。蜉浮。蝘五綺。也。蠙，鷄。蛾也。地她。膽，虵蛇。要，青蟭，茅。青蠵攜。也。【略】景天，螢火，蟒力刃。也。【略】地蠶，雜含反，世人作蚕字如蠶或蚕，如此並失之矣。蠹，妬。蟦，浮沸，又肥。蟦，疾資。螬，曹。【略】蛺夾。蜨，山頰。螫蚗替。也。蠶，恭勇。趧促。織，蚑孫，蜻精。蝨也。炙鼠、津姑、螻樓。蜮，古麥蟥蛉、蛞螻，螻姑也。【略】蠓蒙。蝓，翁。蜂也。蠮，一結。蟪憶。也。尺蟦，

即蠖蠋酒六。也。蚴幽。蜕、悦。土蜂，蠟烏結。蝓翁也。羊羊、齪痕之。耽，螗蜋也。螗博。蟭、焦。鳥洩、他帝。冒焦，螵蜱消。蛸消。也。蟅柘。蟒，猛。蛩他則。也，榓粟容。蝑、胥，又思呂反。螽，春。蚩黍。也。【略】蜻蛉、蜙蛉，倉蝗也。蛷求。螋，所留。蝑霧。蛷求。也。蠡女陟。齲，乃德。蝡盲。也。蜇錫，又七亦。蜆，竟。蜜肥。也。朝蛸，秀孳慈。母也。子孓，娟烏泫。也。螽，之戎反。蝗皇，又華盂。【略】負蠜，煩。蟅之夜。也。飛蠌，飛蠊廉。也。【略】沙蝨，蝑便。蠃旋。也。天杜，蜣蜋也。白魚，蚹步幸。魚也。土蛹，勇。蠁許雨。蟲也。橋鳩，橋鷄也。蟠班。蓖，茅。妥青也。蝯扶福。蝑，育。蜕始悦、始芮。也。蟅無。蝭、牛俱。魚伯，青蚗付于。也。蚌平音。蠁羊悸，蠍古臈反。蹅大臈。蛘羊掌。也。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作燈。腐草爲之，食蚊蚋。螻蛄，一名天螻，一名蟪，胡卜切。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没不能窮谷，四屈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絶人。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

又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促織一曰促機，一名紡緯。

又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又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螭，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又　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爲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人呼爲紺幡，亦曰童幡。一曰天雞，好以六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鰕化爲之也。

又　蜣蜋，能以土刨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蛄蜣之智，在於轉丸。一曰蛄蜣，一曰轉丸，一曰弄丸。

又卷下　牛亨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答曰：河内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麥，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黎民，名蟻曰玄駒也。

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宋書》卷九三考證　崑當作昆，謂昆蟲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虫：旰鬼切，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象其卧形也。物之微細，或飛行，或毛甲，皆以象之。此古文虺字。

蝮：孚六切，毒蛇也，蝮螫手則斷。

螣：徒魯、直錦二切，神蛇也。

又　蟆：弋忍切，蟅蟆也。

又　蝓：於公切，小蜂也。又蝓蜮，牛馬皮中蟲也。

蜮：子公切，蝓蜮也。

蠶：子外、所芮二切，蟲也。

蠁：許兩切，禹蟲也。《説文》云：知聲蟲也。

蚼：同上。

蛁：丁幺切，蟭蛄也，即蛁蟟蟲也。

蚼：同上。

螝：胡對切，蠶蛹也。

又　蛹：與種切，老蠶也。

蝡：同上俗。

又　虺：呼鬼切，户虺今以注鳴者，亦爲蝮蟲也。

又　蚖：魚袁切，蠑螈。

螈：同上。

蝯：於矗切，蝯蜓在壁曰蝯蜓，在草曰蜥蜴。

蜓：大典切，蝯蜓又音廷。蟭蛄別名也。

蠸：巨袁切，食瓜蟲。

螟：亡丁切，食苗心蟲也。

蛄：去吉切，《爾雅》曰：蝎，蛄蝍，木中蟲蟲。

蝍：丘勿切，蛄蝍。

螭：力制切，蚌屬也。

蟫：大含、弋針二切，白魚，蟲也。

蛵：呼丁切，負勞，又蜻蛉。

蛤：胡感切，毛蟲也。

蛄：如占切，《爾雅》曰：蠽，蛄螾，蛓屬也。

螾：息移切，蛄螾。

蠽：同上。

蛓：七吏切，毛蟲也。蟁蜗蜮蛭並同上。

蚩：口圭反，蠹也。

蚔：巨支切，土蝨也，亦作蜫。

蠆：丑介切，螫蟲，或作蠆。

蝎：胡葛切，桑中蠹蟲也。

蝤：疾尤切，蝤齏，蝎，木中蟲也。

螬：徂刀切，齏螬。

蟦：扶非切，齏螬也。

蟦：在資切，蟦螬也。

强：巨羊切，米中蠹，小蟲。

蚚：巨衣切，强蚚蟲。

蜀：市燭切，桑蟲也，亦作蠋。

蠲：古玄古迷二切。蟲也，明也，除也，又疾也。

蚑：吕説切，蟲名。

蟣：居豈切，蝨蟣也。

蜪：補兮切，牛蝨也。

蠖：於縛切，屈伸蟲。

蛄：古胡切，亦螻蛄也。

虰：丑經切，蠶虰也。

蜌：同上。

蠶：力公切，蠶虰蟲，亦獸名。

蠜：父袁切，阜螽也，即蚣蝑，又貞蠜，蚩也。

蛾：五何切，蠶蛾也。

蚔：文飢切，蟻卵也。

蝘：宜倚切，蚍蜉也。

蟻：同上。

塵：並同上。

蠶：同上。

蝒：彌緣切，《爾雅》曰：蝒，馬蜩，蜩中最大者。

蚱：同上。

蟧：多郎切，蟧蠪，螳蜋之别名。

蠆：同上。

蠪：七吏切，毛蟲也。蟁蜗蜮蛭並同上。

蚩：口圭反，蠹也。

蚔：巨支切，土蝨也，亦作蜫。

蠆：丑介切，螫蟲，或作蠆。

蝎：胡葛切，桑中蠹蟲也。

蝤：疾尤切，蝤齏，蝎，木中蟲也。

螬：徂刀切，齏螬。

蟦：扶非切，齏螬也。

蟦：在資切，蟦螬也。

强：巨羊切，米中蠹，小蟲。

蚚：巨衣切，强蚚蟲。

蜀：市燭切，桑蟲也，亦作蠋。

蠲：古玄古迷二切。蟲也，明也，除也，又疾也。

蚑：吕説切，蟲名。

蟣：居豈切，蝨蟣也。

蜪：補兮切，牛蝨也。

蠖：於縛切，屈伸蟲。

蛄：古胡切，亦螻蛄也。

虰：丑經切，蠶虰也。

蜌：同上。

蠶：力公切，蠶虰蟲，亦獸名。

蠜：父袁切，阜螽也，即蚣蝑，又貞蠜，蚩也。

蛾：五何切，蠶蛾也。

蚔：文飢切，蟻卵也。

蝘：宜倚切，蚍蜉也。

蟻：同上。

塵：並同上。

蠶：同上。

蝒：彌緣切，《爾雅》曰：蝒，馬蜩，蜩中最大者。

蚱：同上。

蟧：多郎切，蟧蠪，螳蜋之别名。

蠆：同上。

蠪：乃郎，思亮，詩尚三切。齧桑蟲。

蝒：古卧古禾二切，蟧蠪也。

螳：徒郎切，螳蜋，有斧蟲，一名石蜋。

蜋：力當切，螳蜋，又音良。

螵：毗交切，螵蛸，螳蜋子也。又撫昭切。

蜱：同上。

蛸：思幺切，蜱蛸。

蜣：丘良切，蜣蜋，啖糞蟲也。

蜣：同上，又其虐切。

蚌：步丁切，甲蟲也。

蟥：胡光切，蟥蚌也。

蝑：市律切，螭蟥也。

蠪：式移、式豉二切，米中黑甲蟲。

蜆：户千、户典二切。蜆、縊女，小黑蟲。

蜑：父非切，蠪蜑即負蜑，臭蟲。

蠪：力胡切，蠪蜑也。

蠕：魯丁切，螟蠕，桑蟲也。

蟈：古火切，蝈蠃，細腰蜂，即蠨蛸也。

蜾：同上。

蠃：力果切，蜾蠃也。又力戈切，蜂屬。

蜨：山頰切，蛺蜨也。

蛺：古協切，蛺蝶也。

又 蚩：尺之切，蟲也，乂癡也，笑也，亂也。

蝨：布姦切，蝨蝨，毒蟲也。

蝨：莫交切，蝨蝨也。又莫候切。食禾根蟲，又蜘蛛也。

蛑：《説文》云：古文蝨，又音牟，蝤蛑也。

蟆：之夜切，鼠婦，負蠜也。

麼：同上。

蚾：音伊，蚾蜮，委黍也。

蚾：同上。

蜆：午結五兮二切，寒蟬。

蟬：市然切，蜩也，以旁鳴者。蟬連，系續之言也。

蜩：大幺切，蟬也。蝭同上。

蜻：疾性切，蚚也，蟬也。又子盈切。又蜻蛉，六足四翼。

蛉：力丁切，蜻蛉。

蠂：胡雞切，蠂蠛即蟪蛄，一名蛁螬，亦蜓蚞也。

蠛：力木切，蠂蠛。

蚚：胡決古穴二切。蚻蚚，亦蟪蛄也。

蚻：上列切，蚻蚚。

蠓：亡孔切，小飛蟲。

蟻：亡結切，蟻蠓也。

蠙：力約切，蜉蝣、渠蠙，朝生夕死也。

蝻：汝鋭切。含毒蛇，又蚊蝻，又音藝。

蜧：如兗切，動也。蠕同上。

蠨：先幺切，蠨蛸喜子。

蛸：所交切，蛸蠨。

蜂：力輟切，螭蚵也。

蛆：子魚切，蜘蛆也。又且絮、且余二切，蠅蛆也，亦作胆。

蚑：去豉切，蚑行喙息，麚鹿之類行也，又音岐。

蛂：步結切，蟥蛂也。

蠙：尸戰切，蠅醜蠙。

蚩：丑善切，蟲伸行。

螫：弋朱切，蠆醜螫。

蛻：尸鋭、始悅二切，蛇皮也。

螓：丑略切，又呼各切。螫也，痛也，亦作蠆。

螫：式亦切，蟲行毒。

蛘：弋掌切，蛘搔也，又音羊。

蝕：時力切，日月蝕也。

蠗：大卓切，小蜃，或貜字。

娟：於大於沿二於蜀兒。

蟺：市衍切，蚯蚓也。

蚴。

蟉：力幽、巨糾二切，蚴蟉。

蚨：父俱切，青蚨，水蟲也。

蟄：直立切，藏也，和集也。又蟄蟄，多也也又赤粒切。

蜮：胡國切，似鼈，含沙射人，爲害如狐也。

蟈：古麥切，螻蟈、蝦蟆。又音國。

蚼：呼口、巨俱二切，蚍蜉。

蛩：巨恭切，巨虛也，又蟬蜕也。

蠻：馬姦切，南方也，蟲也，慢也，傷也。

蠪：宜列切。歌謡云：草木之怪謂之妖，獸禽蟲蝗之怪謂之蠪。或作孽。

蜉：扶牛切，蜉蝣也。

螗：大當切，蜩螗也。

又 蚩：扶貴切，獸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見《山海經》。又蚩蠜也。又音飛。

蜻：余六切，蝮蜻蟬皮。

蛫：思又弋久二切。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狀如蠶蛾，一名孽母。

蚽：於革切，蝸蠋也。

蝸：於胡切，蝸蠋也。

蠋：之欲切，鳴蠋，又音蜀。

蠾：同上。

蚕：居袁切，蚕蠾，蜎蠉。

蛹：古含乎甘二切，小贏見水中。

蠐：暮黨切，大蛇也，又莫哽切，蟒蠐也。

蜞巨綺切，蟬也。

蛤：古額切，蠙蠙也。

蟜：居兆切，毒蟲也。

蠤：亡北切，蟙蠤。

蝭：丁兮、大兮二切。蝭螃，蟬也。

螃：力幺切，蝭螃。

蟟：同上。

蝬：仕板切，馬蝬也。

蛵：知栗切，螻蛄也。

蠟：力闔切，密滓。

蟪：胡桂切，蟪蛄。

蚍：竹百切，蚍蛨，蟭螰蟲也。

蛨：亡百切，蛨虱。
蝍：子力切，蝍蛆。
蟘：布莫切，蟘蟭，蜱蛸也。
蟭：子饒切，蟘蟭蟲。
蠮：於凝切，寒蜩也，似蟬而小。
蜄：扶缶切，蜄蛅蟲，大如蜆，有毒。
蛅：補故切，蜄蛅。
蚡：亡消切，蠶初生。
蠝：杳句切，蠝子幺蠶。
蠙：大丁切，蠶二眠。
蠯：婢沿切，蠯蜜沙蝨。
蜜：同上。
蜜：似緣切，蠯蜜。
蠙：同上。
蚕：天殄切，堅蚕，蛩蟺也。
蠕：公盍切，《廣雅》云羊蠕蝐。
蝐：徒合切，蠕蝐。
蛭：先狄切，蜄蛩也。
蚤：子老切，齧人跳蟲也，又作蚤。
蝂：百限切，蟘蜎也。
蚪：莫卜地，蜧螔子。
（蝤）〔蛷〕：力由切，蜉蛷。又弋留切。
蝝：疾鄰切，蝝蜻蜻。
蝝：似兩、式亮二切，桑蠶也。
蛷：力由切，蜉蛷也，似蛄蜣。又弋留切。
蜻：式容切，蜻黍，蜙蝑。
蚍：子栗切，蜻蚍也。
蚱：莊額切，蚱蟬，七月生。
蟒：古奚切，又甘田切。馬笄，螢火也，蛾也。
蝠：許元切，蟘蟟也。
蚊：亡云切，齧人飛蟲，亦作蟁、蠢。
蚤：巨由切，蚤蝨，亦作蛅。

蚖：胡唐切，蠶類，食蒿菜。
蠐：乃泠切，蝡蠐。
蟆：古婬切，蠸蟆。
蟌：千公切，蜻蛉也。
蜢：莫梗切，蟲名。
蚊：方父切，蟾蠩。
蛙：口圭切，蛙蜮也。
蜳：丈恭切，蠶晚生者。
蝶：徒頰切，胡蝶也。
蚑：禹方切，蜻蜊也。
蜆：古魂切，蟲衆名也，或作蚙。
蝨：胡旦切，天雞也，一名莎雞。
蠊：力占切，飛蠊也。
螿：子羊切，寒蟬屬。
蝁：音范，蜂也。
蚍：音毗，蚍蜉，大蟻。
蜇：古頡切，蜇蚼似蟬而小。
蠟：公戾切，蠟蟆。
蛞：胡括切，蛞蝓。
蟋：於結切，蟋蟀。
蚩：徒酷切，古文毒字，害也，惡也，恚也。
蠙：他敦切，蠙蝡蟲，似蟬而長，味辛美，可食，又名青蚗。
蚜：皮兵切，蚜蠪也。
蜜：以季切，蚌也，蚜也。
密：彌畢切，蜂所作。
蚪：側轄切，蜻蜻也。
蜷：奇員切，蜷局也，連蜷形。
蠙：子六切，蚼蠙，尺蠖也，步屈也。
蠙：余雖切。肥蠙，蛇名，一首兩身，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湯時見陽山下。
螢：乎駉切，夜飛，腹下有光，腐草所化。
蠑：同上。

蜰：房中切，蟲窟也。
赩：羽弓切，赤蟲名。
蠼：音瞿，蠼螋。
螋：所由切，亦作螋。
蛦：以脂切，蛨蛦，蟲名，又蠷蛦，山雞也。
蚤：音甫，蟲名。
蟛：徒登切，蟲食禾葉。
蠽：古典切，蠶蠽也。
翑：音詡，蟲。
蛚：方禹切，蟲名。
蜡：音造，蟲名。
蝥：音務，蟲名。又音牟。
蛹：同上。
蜹：音益，蟲名。
蟃：無販切，螟蛉蟲。
雷：彌民切，蟲名。
蟒：力刃切，螢火也。
蝍：於胃切，蟲。
蜡：子亦切，蟲名。又與禡同，祭名也。
蜩：大西切，蟲名。
蠟：莫格切，小蚊蟲。
蚍：毗必切，果蜂。
蜇：陟列切，蟲螫也，又作蛆。
蚳：音尺，蚳蝝蟲。
蟢：於力切，小蜂也。
蟙：音賊，食禾根蟲。
蜆：音覓，蟲名。
蚇：營隻切，蚇蚇蟲。
蝝：音祿，蟲似蜥蜴。
蛐：音曲，蛐蟮。
蚩：大西切。蟲名。

蛩：古牙切，來中蟲。
蝚：自舍切，俗蠚字。
蠶：記良切，蠶蠚。
蚟：去王切，大蟲也。
蠦：魯當切。
蠦：音康，蜻蛉也。
寅：陌庚切，蟲名。
蝡：音柔，蟲名。
螲：苦紅切，蟬脫螲皮也。
蠵：許云切，蟲。
蜱：而容切，蟲。
蛹：音肅，又音脩，蟲名。
蟉：音流，蟲名。
蝞蜨：二同音舞。
蠻：音彎，蟲名。
蠻：昨仙切，《方言》云鳴蟬也。
蚼：詳遵切，蟲。
蚓：音文，蟲名。
虮：居脂切。
蚜：火牙切，蟲。
蛇：音尹，蟲名。
蠌：呼典切。
蝀：側尤切，蟲名。
蛁：兵永切。
蚜：即李切，蟲名。
蟻：音養，蟲名。
蟢：許紀切，蟢子。
螞：莫下切，蟲。
蝘：音野，蟲也。
蠅：芳伏切，蟲名。
螲：音略，蟲名。
蝪：尸尚切，俗蠰字。

蜩：音同，蟲也。
蟽：音達，蟲名。
齎：才衣、在棃二切，齎螬蟲，亦作蠐。

蚰部 蚰：古魂切，蟲之總名，亦作蜫。

蠶：在含切，吐絲者。
蝨：五何切，蠶蝨也，亦作蛾。
蚤：子老切，蚤蝨也，亦作蚤。
螽：之戎切，蜤蝑屬也。
蠡：古文。
蜃：知蹇切，蟲名。
蝨：所乙切，《淮南子》曰：大廈既成，燕雀相賀，湯沐既具，蟣蝨相弔。
蟙：子列切，蜩似蟬而小，俗謂茅蟙。
蝨：亡侯切，蠶蝨也，謄也，燕曰蜪蜍，齊曰松公也。也作蚤。
蠶：之悅切，蠶蝨。
蠹：乃丁切，蟲也。
蠹：在刀切，齎蠹，今作螬。
蠹：户瞎切，螻蛄也。
蟲：郊移切，蟲蜎，亦作蜱。
蠭：孚容切，螫人飛蟲也，亦作蜂。
蠭：古文。
蠶：巨於切，蠶蠆也。
蠱：亡吉切，勉也，又蠭甘飴也，今作蜜。
蠱：同上。
蜀：亡云切，齧人飛蟲也，今作蚊。
蠶：同上。
蝨：莫庚切，蠶蝨也，俗作蝱。
蠹：丁護切，木中蟲也，又白魚也。
蝨：古文。
蠽：力兮、力底二切。蠽，蠽行列貌，薄之而欲破也，瓢也。又力戈切。
蠽：巨牛切，亦作蛫。蛩蝬，多足蟲。
蠹：父尤切，亦作蜉，大蜉也。
蠹：子裘切，蟲食也。
蠢：尺尹切，動也，作也，或作蠢侮。
蠶：於廳切，蠶蜓也，或作蝘。
蠛：乃北、乃代二切，似蝨而小，班色，齧人。
蠆：丑介切，毒蟲也，或作蠆。
蠹：於力切，小蠭也。
蠹：於貴切，飛蟜也。
蠶：女乙切，小姦也。
蠆：胡監切，瓜蟲也。
蠶：牛袁切，晚蠽也。

又《虫部》 蟲：除中切，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蟲：公户切，事也，毒也，或曰穀久積變爲飛蟲也。
蠢：莫侯切，與蚩、蝨同。
蠹：扶畏切，大蟜也，或作蜚。
蠛：婢脂切，蠛蜉，大蟜也，或作蚍。
蠡：同上。
蠶：力刃切，蝨也。

又《卵部》 卵：力管切，凡物無乳者，卵生。
贖：徒木切，卵内敗也。
穀：口木切，卵空也。
孵：芳于切，卵化也。
鰕：大亂切，不成子曰鰕。

虫部：火尾反，象形。
蜮：音特，詩及釋文，並作螣。
螣：徒登反，神虵。又音特，見《月令》。
螯：式亦反，音煩。
蚤：音早，從叉又從爪。
蚩：充之反。
蜆：下研反，又下顯反。
蠸：音權。
蟿：工他反，又音棄。
蠪：弋豉反，又式移反。
螫：胡木反。

蠰：乃郎反，又丁郎反。

蝘：烏典反。

蜓：徒典反。

螟：音冥。

蛵：火丁反。

蛤：下感反。

蠖：一郭反。

蚔：文尸反。

蚡：《詩・風》作伊。

蚣：先凶反。

蛩：巨凶反。

蝀：音汗。

螫：子羊反。

螫：音欲，又音俞。

蚘：千志反。

蛹：户甘反。

蝘：魚已反。

螫：音謀，又直誅反。

蝮：音腹。

蟲：除中反。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蟲：蚰部，古門反。

蠹：丁故反。

螽蠋：二同，並音終，見《春秋傳》。

蠶蠶蝨：音盲。

蠶：於貴反，《爾雅》又作蟘。

蠽：子列反，見《爾雅》。

蠭蠡：亡分反，田蠡母，見《爾雅》。

蠢：莫侯反。

彊强：並巨良反。上弓有力。彊，盛字，本合作此字。强者，蟲名爾。强，蚚是也。今經典相承，通用之。又其兩反，則皆用下字。

黽部：莫杏反，水蟲，象形。

蠅：弋陵反。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七 昆，古門反，鄭注《禮記》云明也。蟲，直弓反，本或作虫，非。

唐・段公路《北户録》卷一《蛺蝶枝》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飯，水手覩嵓側有一木五綵，初謂丹青之樹。【略】因命童僕採之，頃獲一枝，尚綴嫩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縷者，金眼丁香眼者，紫斑眼黑花者，黄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略】愚因登岸視之，乃木葉化焉，是知蝶生江南甘橘樹中。【略】麥爲蝀蝶，烏足之葉爲蝴蝶，皆造化使然，豈虚語歟。

又《金龜子》 金龜子，甲虫也。五六月生於草蔓上，大於榆莢，細視之，真帖金龜子。行則成雙，類壁龜耳。事見《洞冥記》。其虫死則金色隨滅，如螢光也。南人收以養粉，云與永粉相宜。按：竺法真《登羅山疏》曰：金光蟲大如斑苗，形色文采全是龜。余偶得之，養玩彌日，疑此是也。又《南雍州記》曰：石橋水經南陽，結爲池，出靈龜，色如金縷也。

又卷三《蚊母扇》 端新州有鳥，類青鷁而觜大，常在池塘間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羣出其口，今謂之吐蚊鳥。按《爾雅注》：鷧鳥似烏鸐而大，黄白雜文，鳴如鴿聲。《廣志》云蚊母，此鳥吐出蚊也。土人云：其翅堪爲扇，唯辟蚊子，與陳藏器説同。又云：塞北有寅母草，嶺南有寅母木，此三色異類而同功。《南越志》又云：古度樹一呼郎子，南人號曰桹，【略】不華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櫻桃，黄即可食，過則實中化爲飛蛾穿子飛出。愚驗之，亦有爲蚊子者。

唐・白居易原撰，孔傳續撰《白孔六帖》卷八〇《蟲蝗》 去其螟蠕，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蟲螟爲害，蟲蝗爲災，百螣時起。天災流行，昆蟲之災，介蟲敗穀。昆蟲無作，飛蝗赴海。馬援爲武陵守，飛蝗赴海。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五五八 蚱蜢。

又五六一 負蠜。

五六二 蠼螋。

又五六七 砂挼子。

又五七一 吉丁蟲。

五七二 腆顆蟲。

又五八七 青蚚。

五八八 豉蟲。

五八九 烏爛死蠶。

五九〇 蠶布屋。

五九一 蘸鹵汁。

又五九八 溪鬼蟲。

五九九 赤翅蜂。

又六〇二 盤螫。

又六〇六 水黽。

六〇七 飛生蟲。

六〇八 蘆中蟲。

又六一三 青腰蟲。

六一四 虱。

又六一七 木蠹。

六一八 留師蜜。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人謂之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鷄。好以七月羣飛闇天海邊，蠻夷食之，謂海中青鰕化爲之也。

蛺蝶，一名野蛾，江東人謂之撻朮，朮，《古今注》作末，又作木。色白背青者是也。按：《古今注》有此七字。其大者，或黑色，或青斑，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也。

促織，一名促機。

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濟南人謂之嬾婦。

又 牛亨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荅曰：河内人並河而居，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燭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黎民，名蟻曰玄駒也。

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也？荅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結草蟲，一名結葦，好于草末，折屈草葉爲巢窟，處處有之。

蜣蜋，一名蛣蜣，一名轉丸。一名弄丸，能以土包屎，轉而成丸，圓正無斜角。

唐・楊倞《荀子注》卷六 黿、鼉、魚、鼈、鱓、鱣以時別，一而成羣，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及其生，使得成遂也。一而成羣，言每一類皆得成羣也。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遠望如烟之覆海，皆言多也。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昆蟲蚊、蝻、蜩，范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衣去聲。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焜耀，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丹良，腐草爲之，食蚊蚋。

螻蛄，一名天螻，一名蟪，一名石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其一曰，飛不過屋。其二曰，緣不過木。其三曰，泅不度谷。其四曰，掘不能覆其身。其五曰，走不能絶人。

蟋蟀，一名秋吟蚓，秋初生，得寒則鳴噪，濟南人謂之懶婦。一名青蛩，今之促織也。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一曰促機絡緯，一曰紡緯。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化，一名慕光。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蝴蝶，色青而大是也。小而黄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好集大木上，亦名赤弁文人。

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人謂之撻末，色白而背青者也。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青斑，名曰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甘橘園中。

紺蝶，一曰青令，似蜻蛉而色玄紺，江東人爲紺蟠，亦曰童蟠，皆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爲之也。

蜣蜋，能以土苞屎，轉而成丸，團正無（邪）〔斜〕角。莊周所謂蛣蜣之智在於轉丸者也。蜣蜋一名蛣蜣，一名轉丸，一名弄丸。

草蟲，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程雅問蠶：蠶爲天駟星化，何云女兒？答曰：太古時，人遠征，家有一女并馬一匹。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歸，吾將嫁汝。馬乃絶韁而去之父所，父疑家有故，乘之而還。駿馬見女，輒怒而奪父繫之。父怪而密問其女，女具以實荅。父乃射殺馬，曝皮於庭所。女以足蹙之曰：爾馬也，欲人爲婦，自取屠剥，何如。言未竟，皮歘然起，抱女而行。父還，失女，後大樹之間得，乃盡化爲蠶蠶於樹，其繭厚大於常蠶。鄰婦取養之，其收二倍。今世人謂蠶爲女兒，蓋古之遺語也。

牛亨問蟬，問蟬曰：齊女何也。荅曰：昔齊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

嗜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爲齊女焉。

牛亭問蟻：玄駒，何也？荅曰：昔河内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與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曰〕蟻玄駒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凡虫之類皆从虫。許偉切。

又 蠪：盧東切。《説文》：虹蝀也。一曰蠪蚾，如狐，九尾，虎爪，音如小兒，食人，名蜮蠪。又盧鍾切。《博雅》：蚾蠪，蜓蜴也。

又 蟌：麤叢切，蟲名，《淮南子》水蠪爲蟌，一曰蜻蜓。

又 蜙：祖叢切。《説文》：蝬蜙也。一曰似蟒。又徂聰切，又徂宗切，又七恭切。蟲名，蠅蝬也。又牆容切。

蚴：祖叢切。蛩蚴，蟲名，似蟬。又松倫切。

又 蛵：枯公切。蟲蜕曰蛵。

蝬：烏公切。《説文》：蟲在牛馬皮者。又烏孔切。

又 蚡：徒冬切。《説文》：丹飾也。

𧋁：徒冬切。《博雅》：刺也。

蝫：書容切。蝫，蠭蟲名。

蝆：如容切。蟲行貌。

又 蠪：於容切。蟲名，蛘也。又委勇切。

蛩、蛬：渠容切。《説文》：蛩蛬，獸也。一曰秦謂蟬蜕曰蛩，或从卬。又古勇切，蟲名。

又 蠪：商支切。《説文》：姑蠪，强蛘也，謂米穀中蠹，小黑蟲。又施智切，又羊至切。

又 蚑：翹移切。《説文》：行也，蟲行或跂跂。又渠羈切，蟲名，一曰蟲行也。又渠希切，水蛭也。又去智切，又明祕切，蟲名，如蝦寄龜殼中食。

又 蠟：虚宜切，蠶也。

又 蠙，齌：才資切。蠙螬蟲名，或作齌，亦書作蠐螬。又千資切，又津夷切，又節力切，蜫，或作螬齌。又前四切。

蚔：陳尼切，蟲名。《説文》：蝨子蚔。《周禮》有蚔醢。古作𧏛蚔。又翹移切，又稱脂切，龜蚔，獸名。《山海經》：皃麗山有獸，狀如狐，九尾，九首，虎爪，食人。又丁計切，虹也。

又 蛩，蠑：良脂切。蛦蛩，蟲名，似蝗，大腹長角，食蛇腦。或从桀。又並

憐題切。

又 蛦：延知切，蟙蛦，蟲名。又田黎切。蠟蛦，蟲名，山雞也。

又 蠚：夷佳切。蜥蠚，蛇名。《山海經》：泰華山有蛇，六足四翼，見則天下旱。又以醉切。

又 蚍，蜱：頻脂切，蟲名。《説文》：蠶蜉，大蝨也。或作蚍蜱。蚍，又普弭切，草名。《爾雅》：莪蚍虾。又必至切。

又 蚩：充之切。《説文》：蟲也，一曰蚩蚩，敦厚貌。

又 蠙：符非切，虫名，出北海水丘，狀如凝脂，一曰水母也，蠐螬也。又父尾切。

又 蚚：渠希切，蟲名。《説文》：强也，蓋蠅類。又胡隈切，又胡對切。

又 蠂：求於切，蟲名，螶蟧也，朝生暮死，豬好啖之，或从渠。

又 蝑：新於切，蟲名。《説文》：蜤蝑也。又寫與切，又象吕切，又四夜切，蟹醢。

又 蚑：馮無切。《説文》：青蚑，水蟲，可還錢。

又 蝬：雙雛切，蠷蝬，多足蟲。

蠕：汝朱切，蟲行貌。又而宣切，又乳兗切，又乳尹切。

又 螾：容朱切，蟲名。《爾雅》：蠭醜螾。或書作蝡。又俞玉切。

蛄：攻乎切，蟲名。《説文》：螻蛄也。

又 蝸：汪胡切，蝸蠋，蟲名，似蠶。

又 蝭：都黎切，蝭螃，蟬屬。又田黎切，蝭螃，蟪蛄也。又常支切，芘母或作蝭。又丁計切。

蟒：堅奚切，蟲名。《博雅》：蛾也，一曰螢火。

畫：傾畦切，蟲名，蠆也。又烏蝸切。

蜷：邊迷切。《説文》：齧牛蟲也。

又 蠙：卑民切，水苔也。《莊子》：蛙蠙之衣。又毘賓切。《説文》：珠也。引宋弘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者。《夏書》：从虫賓。又婢忍切。

又 蝠：許元切。《方言》：蠙蠸，自關而東謂之蝠穀。又荀緣切。

又 蠜：符遠切。《説文》：自蠜也。

又 蜆：胡昆切，蟲之總名。又公渾切。

蠙：逋昆切，蠣也，南方人燔以羞。又父費切，蟲名。

蜫：蘇昆切。《方言》：蜻蜊，南楚謂之虹蜫。

又 蠈：都昆切，蠈蜎，蟲名，青蚑也。又他昆切，蠈蜎，蟲名，似蟬而長。

又他典切。

虹：河干切，井中赤蟲。又居寒切，蟲名，一曰犯也。

又　蟺：唐干切，水蟲名，似蜥蜴。又時連切，以旁鳴者。《方言》：蜩，秦晉謂之蟺。又唐何切，又上演切，又徒案切，蟲名，上蠶也。

蟹：蒲官切，負蟹，臭蟲。又逋還切。《説文》：蟹蝁，毒蟲也。又呼玩切，蟲名，大鼈也。

蟃：蒲官切，蟲名。又無販切。

又　蠻：姑還切，螞蠻，蟲曲息貌。

蠻：謨還切。《説文》：南蠻，蛇種。

蜒：何閒切。《爾雅》：蜒，馬蜩，一曰蝮蜪也，一曰蚍蜉子。又魚巾切。

又　蚙：輕煙切，蟲名，螢火也。

又　蠕：陵延切，蜷蠕蟲貌。又力健切，赤蠕，虵名。

又　蠙：毗連切，蠙蠻，蟲名，沙蝨也。

蚿：彌延切。《説文》：蚿蚷，蟬屬。

又　蟤：從緣切，蜿蟤，虵名。又莊緣切，蜿蟤龍屈貌。又苗撰切，蜿蟤蟲不申貌。

又　蝝：余專切，蟲名。《説文》：復陶也，一曰蚍蜉子，一曰蝗子。又馨兗切，井中小蟲。又俞絹切。

蠉：隳緣切，蟲行貌，一曰井中小赤蟲。

蜷：逵員切，蟲名，詰屈也。

蟟：憐蕭切，蟲名，馬蝨也。

蟯：餘招切，蟲名。

又　蝨、蚤：謨交切，蟲名。《説文》：蟹蛮也，或作蝨蚤。蝨，又迷浮切。

蜾：古禾切，蜾蠃，桑蟲。又魯果切，蟲名，虩蜮也。又古火切。

又　蚤：盧戈切，蕃夷聚落謂之爨蚤。又里弟切，蟲齧木中也。

蝪：尸羊切。《方言》：蚍蜉，犂鼠之蝪謂之抵蝪。

又　强：渠良切，蟲名。《説文》：蚚也。又巨兩切，勉也。又舉兩切，負兒衣。

蝑：蚩良切，小蠃。

蜣蜋：墟羊切，蜣蜋，蟲名，或作蜋。又並乞約切，蟲名，矢甲也。蜋，又極虐切。《説文》渠蜋、蜣，一曰天社。

蚑：于方切，蟲名。《方言》：促織，南楚謂之蚑蜙。

又　螗：徒郎切，蜩螗，蟲名，蟬也。

蝪：徒郎切，蜩名。《爾雅》：王蚄蝪，形似蜀尨。又他郎切。

蟥：胡光切，蟲名。《説文》：蝗蟥也。

又　虹：眉耕切，齧人飛蟲。

蚌：蒲兵切，蟲名。《博雅》：蚌蠯，蛙也。

蝱：於驚切，蜂屬。

又　虰：除耕切，蠪虰，蝘屬。又丑成切，蟻屬。又馳成切，又當經切，蟲名，赤虵蚌也。

又　蜓：桑經切，蜓蜓，蟲名。

蚞：旁經切，蟲名。《説文》：蠑蟥也。又北孟切，獸脊蟲也。

蠶：郎丁切，蟲名，丹良也。

螢、蛵：玄扃切，火蟲，或从熒螢。又于平切。

又　蠅：余陵切。《説文》：營營青蠅，蟲之大腹者。

又　蚩：渠尤切。《説文》：多足蟲也。

蝣、蜦：夷周切，蟲名。《爾雅》：蜉蝣，渠略也，或从斿。又並力求切，蜉蜦，蟲名，朝生暮死。

又　蝤：夷周切，蝤蛑，水蟲。又將由切，蝤蛑，大蟹，一曰蟲名，木蝎也。又兹秋切，蟲名。《説文》：蝤，齎也。又才勞切。

又　蜻：而由切，蟲名。《説文》：蛭蜻，至掌也。又奴刀切，貪獸也。

蜉：房尤切，蟲名。《説文》：蚍蠹也，或从孚。

蛑、蝞：迷蜉切，蝤蛑，蟹屬，或作蝞。

螻：郎侯切，蟲名。《説文》：螻蛄也，一曰螿，天螻。又郎豆切，内病。又龍珠切，天螻，蟲名。

蚴：於虬切。《方言》：蠤之小者，燕趙之間謂之蚴蜕。又於求切，龍貌。又於糾切，又伊謬切。

又　蟉：渠幽切。又力幽切，蟉蟉，蟲名。又力求切，又憐蕭切。又朗鳥切，蟉，虯曲貌。又力九切，蚴蟉，龍貌。又於糾切，又渠糾切，又力弔切。

蟫：徐心切，蟫蟫，物動貌。又夷針切。《説文》：魚也。又徒南切，衣書中白魚。

又　蠊：離鹽切，蜚蠊，蟲名，輕小能飛。

蚙：其淹切，蝦蟹距也。

又　蠭：補孔切，蟲亂飛貌。又蒲蠓切。

蚩：户孔切，蟲名。

蚑：乳勇切，小蟲行。

又　蚔：大尒切，蟲蚑也。

又　蜱：母卑切，蟲名。《爾雅》：蛄蚷，强蜱，今米穀中小黑蟲，一曰蜱蜱，螗蜋也。

蚍：丑里切，蟲伸行，或書作蚩。

蟢：許已切，蟢子，蟲名，蠨蛸也。

蟣、虮：舉豈切。《説文》：蝨之子，一曰，齊謂蛭曰蟣，或作虮蟣。又渠希切，蟲名。

虺：詡鬼切，蟲名。《説文》：虺以注鳴，引《詩》胡爲虺蜴。

又　螢：在吕切，蟲名。《方言》：春黎謂之螢蝑。

蝑、蠣：賞吕切，蟲名。《博雅》：螢蝑、蝑蝑，一曰蝑蝀，或从鼠，亦書作蠧。

又　翅：火羽切，蜂房也。《太玄》：螮其翅，一曰蟲飛。

蚤：匪父切，蟲名，食瓜者。又奉甫切。

蚊：匪父切，去蚊蟲名，蟾諸也。又奉甫切。《爾雅》：不蜩王父。

又　蜻：尺尹切，雜也，

蜧、蠉：乳尹切，蜧蠢，蟲動貌，亦从蜷蜧。又乳兖切。《説文》：動也，一曰狄號。

又　蛻：庚準切，蟲名。

蝂：補綰切，蜧蝦，蟲名，或書作蝠。

蚕：他典切，蟲名，蝘蜓，或从殄。

蜷：徒典切，蟲名，蝘蜓，或从殄。

又　蝡：尺兖切，蠉蝡動蟲，一曰無足蟲。又楚委切。

又　蚩：丑展切。《説文》：蟲名，曳行也。

蠉：馨兖切。《説文》：蟲行也。又下兖切，井中小蟲。

蟜：舉夭切。《説文》：蟲也，一曰天蟜龍貌，一曰野人，身虎文，亦國名，又姓。又渠嬌切，有蟜，古諸侯。

又　蚤、虱、蝨：子皓切。《説文》：齧人跳蟲，亦作虱蝨。

蠉：古火切，蟲名。《説文》：蠉蠃、蒲盧，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引《詩》蜾蠃有子，蠉蠃負之。

又　蚌、蠙蠃：以兩切。《説文》：搔蚌也，一曰，北燕人謂蚍蜉曰蚌，或从養以象蠃。又似兩切，蟲名，食桑葉作繭者蚌。又余章切。

又　蠁、蚼：許兩切。《説文》：知聲蟲也，司馬相如作蚼，一曰醓雞名。

又　蜢：母梗切，虻蜢，蝗類。又莫更切，蝦蠓也。

蚜：白猛切。《博雅》：白魚也。又補永切，蟲名，蟑也。又陂病切。

蝑：所景切，蟲也。又乃定切，蟲名，似蟬。

又　蠐：乃挺切，蟲名，似蛙。又乃定切，蟲名，似蟬。

蚯：俯九切，蠶卧。

蜎、蜎：扶缶切，蠉蜎，蟲名，或从帚。

蝀：側九切，蟲名。

蚯：許后切，蟲名，虮蜉。

蜑：父鋭切，蟲名。《博雅》：蠭也。

又　蟿：磬致切，蟲名，似螢蝑，細長。又詰訃切，又吉詣切。

蠭：以醉切，蟲名，蛘也。

蚍：毗至切，蟲名。又簿必切，蠭屬。

又　蚓：仍吏切，釣魚食也。

蚾：方未切，甲蟲也。《爾雅》：蚾、蠙，蚹。又大計切，又蒲結切，又分物切，又敷物切，又蚹迷切。

又　蠶：紆胃切，飛蝗，或从虫。

蠍：俞戍切，蠭飛貌。

蝑：亡遇切，蟲名。《博雅》：蛷蝑，蝑蛷也。

蛀：朱戍切，蠹也。

蚱：博胡切，蝤蚱，蟲名，似蜆。

蟹：壹計切，蟲名。

又　擷：征例切，蟲名，蝗子也。

蜕：翰芮切。《説文》：蛇蟬所解皮也。又吐外切，又吐卧切。又欲雪切。《方言》：燕趙謂蠭小者曰蜘蜕。又輸藒切，復娟也。

蟠：俞芮切，毒蟲名。

蚴：居拜切，搔也。

蛹：牛戎切，蟲名，食木葉。

又　蟒：良刃切，螢火。

又　蝨：侯旰切，小蟲名，黑身赤頭，一曰天雞，一曰莎雞。

又　蝓：式戰切，蟲名。《説文》：蠅醜蝓，搖翼也。

又　蚤：古倦切，蟲名，蟦蟟也。《方言》：自關而東謂之蚤蠶。

蛤：口到切，蟲名，蝎也。

又　蟆：之夜切。《說文》：蟲也，一曰蝗類，一曰鼠婦，或書作螿。又之石切。

蚱：側駕切，蟬屬。又助駕切，海魚名。又側格切，蚱蜢，蟬屬。又實窄切。

蜡：助駕切。《說文》：蠅蜡也，引《周禮》蜡氏掌除骴。又除駕切，蟲名。《南越志》：水母，東海謂之蛇，或作蜡。又七慮切。

又　蠁：許亮切，蟲名。

蛹：余救切，蟲名，不知晦明者。又息救切，朝蛹，蟲名，孳母也。又以九切。

又　蛤：胡紺切，毒蟲名。

螫：胡谷切，蟲名，螻蛄也，一曰蟘，謂之蝠螫。

蚹：莫卜切，蟲名。《爾雅》：蜓蚹，蜾蠃也。

又　蟘：作木切，蟘蟘，蟲集貌。

又　蝮：芳六切。《說文》：蟲也。《爾雅》謂之蚈。一曰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又：房六切，蛇名，廣三寸，色如綬，鼻有針，一名反鼻，大者百斤，一曰蝮蝠蛻也。又：蒲沃切，蟲名，蝮也。《爾雅》：蝮、蝮蜪。郭璞讀。又鼻墨切。

蟿：房六切，蟿蠋，神蛇也，二身同首，六足四羽，見則不雨。

又　蠆：呼酷切，蟲毒。

又　蟀、蟴：朔律切，蟋蟀，蟲名，或从帥。

蟋：息七切，蟋蟀，蟲名。又色櫛切。

蝍：子悉切，又節力切，蟲名。《爾雅》：蒺藜、蝍蛆，似蝗而大，食蛇腦。又子結切。蝍蛆，蟲名，蜈蚣也。

又　蟬：壁吉切，蟲名。

螲：陟栗切，蟲名。《方言》：螻螲謂之螻蛄。又丁結切，螲蟷，蟲名，似鼈奄，在穴中有蓋。又徒結切，螲蟷，穴蟲，王蛈蜴也。

又　蟋：色櫛切，蟋蟴，蟲名，促織也。

又　蝎：何葛切，蟲名。《說文》蝎螫也，又居曷切。又胡公切，蠷蝀也。

又　蛞：户括切，蟲名，科斗也。又苦活切，一曰蛞蝓，無殼蝸。又古活切，螻蛞也。又石列切。

又　蚱：側八切，蟲名。《爾雅》：蚱、蜻蜻，如蟬而小。又昨結切。

又　蟤：奚結切，又吉屑切，蟲名，蠘也，一曰蝗屬，

蛚：詰結切，蛚蚏，蟲名，似蟬而小。又吉屑切，又一結切。又倪結切，屈虹也。

蠽、蠘、蠽：一結切，蠽蝓，蟲名，土蜂也，或作蠘，亦从塵。

蟋：一結切，蟋蟀，蟲名。

螫：匹蔑切，螫蜉，蟲名，蟻也。又必結切。《博雅》：蛺蜨，螫蛈。又蒲結切。又必列切，甲介蟲也。

蠈：子列切，蟲名。《說文》：小蟬蜩也。

又　蛷：之列切，蛷蛈，蟬類。又食列切，蟋蛄也。

蜊：力蘗切，蟲名。《說文》：蜻蜊也，一說蜊蛈，雷師。

蜄：龍輟切，蟲名。《說文》：商何也。又盧括切。

蛈：傾雪切，蜊蛈，雷師。

蠂：丘傑切，土蠂，蟲名，似蝗而小。

蠆、蠆：魚列切。《說文》：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祆，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蠆，或作蠆。

蠫：弋灼切，蠽蠫，蟲名，螢也。

蠽螺：力灼切，蟲名。《說文》：蠽蠽也，一曰蜉游，朝生暮死者，或作螺蠽。又極虐切。

又　蠜：未各切，蠜貌，蟲名，螗蜋也。

蚖、蝯、螫：黑各切。《說文》：螫也，亦作蝯、螫、螫。又施隻切。《說文》：蟲行毒也。又式夜切，蛆也。蝯，又勑略切，蟲毒，一曰痛也。

又　蛨：莫白切，虻蛨，蟲名，蝥蜻也。

蠂、虻：陟格切，土蠂，蟲名，似蝗而小，或作虻虻，又側格切。

蜻：側革切，小貝。又士革切。又資昔切。《爾雅》：蜻小而揣。又側歷切，蟲名。

蟈、蜮：古獲切，螻蟈，蟲名，蛙也，或作蜮。又並越逼切，蟲名。《說文》：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又並穫北切。蟈，又骨或切，蟲名，蝦蟆也。

蚸：思積切，蟲名，似蝗。《爾雅》：螫螽、蠆蚸。孫炎讀，又昌石切，蠆蚸，蟲名，似蜤蜴，細長，飛翅作聲者。又狼狄切。

蟑：昌石切，蠆蚸，蟲名，蚸，或作蟑。又先的切。《說文》：蜥易也。

蚸：之石切，蟲名，蠦蟬也。

又　蠭：直炙切，蠭蠋，蟲名。

又　蛂：營隻切，蛂刺，蟲名。

又　蝕：實職切。《說文》：敗創也。

蝑：逸織切，蜂房也。《太玄》：蝑其蝑，一曰蟲行貌。

蟅：乙力切，蟲名。《博雅》：蟅蟅也。

又蠜：蜜北切，蟲名，齊人呼蝠爲蠜蠜。

蠉：匹北切，蟲名，蝗也。

蟈：席入切，蟈蟈，蟲貌。又弋入切，蟈蠽，蟲名，螢火也。

蛰：叱入切，和集也。又質入切，静也。《莊子》：蛰蟲始作。郭象讀，又直立切。《説文》：藏也。

蝨：弋入切，蟈蠽，蟲名，螢火也，或从昱。

蛾：逆及切，蟲行貌。

又蛾：作苔切，蟲多貌。

蠈：黑盍切，蠈蝆，蟲名。又克盍切。又谷盍切。

蠟：力盍切，蜜滓。

蠗：失涉切，蟲名，蝗也。

蛚：日涉切，蟲行貌。

蜾：託協切，蜾蠃，蟲名。又達協切，蛺蜨也，或作蝶。

蠪：力協切，蟲行貌。

又蚰：蟲之總名也，从二虫，凡蚰之類，皆从蚰，讀若昆。古魂切。

又蠡、蠡、蠡：之戎切。《説文》：蝗也，或作蠡、蠡。

蠭、蠭：敷容切。《説文》：飛蟲螫人者，古作蠭、蠭。又匹凶切，蟲名。《爾雅》：土蠭。

又蠶：才資切，蟙蠐，蟲名，或作蠶。

蜳：陳尼切，蟲名。《説文》：螔子蚳。《周禮》：有蚳醢，或从蚰。

蠶、蠶：求於切，蟲名。《説文》：蠶蟓也，朝生暮死，猪好啖之，或作蠶蠶。又曰許切，獸名，蹙也。

蠹：田黎切，食苗，蟲名。

蠹：謨交切，蟲名。《説文》：蠹蠹也。《方言》：蜩螗謂之蠹蠹。又迷浮切，蟲食草根者。

又蠶：渠良切，蟲名。《説文》：蚚也。

蝨：眉耕切。《説文》：齧人飛蟲。

蠹：囊丁切。《説文》：蟲名，一曰螻蛄。

蠡：渠尤切。《説文》：多足蟲也。

又蠹：房尤切，蟲名。《説文》：蚍蠹也。

蠢、蠢：迷浮切。《説文》：蟲食草根者，吏抵冒取民財則生，古作蠢蠢。又謨蓬切，龜兆氣不澤也。《洪範》曰：圜曰蠢。又莫候切。

又蠢：掌氏切，毒蟲名。又掌與切，又章恕切。

蠽：蠽語綺切，蟲名。《説文》：蚍蜉也，或作蠽。

蠽、蠽：里弟切。《説文》：蟲齧木中也，古作蠽、蠽。又鄰知切，瓠勺也，一曰谷蠽，匈奴君長號。又憐題切，瓢也。又盧戈切，蚌屬。又魯果切，瘦蠽，皮肥，一曰疥病。又力至切，蟲名。又郎計切，參蠽分也。

又蠢，蠽，蠽，蠽：尺尹切。《説文》：蟲動也。《周書》：我有蠢于西。或作蠽、蠽、蠽。

蠶：隱憶切，蟲名，蜩螗也。又於殄切，蟲名。《説文》：在壁曰蠮蜓，在草曰蜥易。或从蚰。

又蠶：子兗切。《説文》：蟲食也。又粗兗切，蟲食創也。

蠶：知輦切。《説文》：蟲也。

蠶：子皓切。《説文》：齧人跳蟲。

又蠶：奴等切，蚌類。又匿德切，蟲名，兔缺也，一曰小蝨。

又蠶：父沸切。《説文》：臭蟲，負蠜也。

蠽：紆胃切，飛蝗。

蠹、蠹：都故切。《説文》：木中蟲，或从木，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説。文二。

又蠶：郎計切，瓠勺。

蠹：呼酷切，蟲毒。又曰灼切，螫痛也。又勅略切，又黑各切，又施隻切。文一，重音四。

蠶、蠶：覓畢切。《説文》：蠶甘飴也，一曰螟子，或从宓，从蚰。

又蠶、蠶：覓畢切。《爾雅》：蠶没勉也蠶。又莫筆切。又美隕切。

蠶：尼質切，蝨蟲，一曰蟲食病。又昵質切。

蝨、蝨：色櫛切。《説文》：齧人蟲，或省。

蠽：何葛切，蟲名。《説文》：螻蛄也。又下瞎切。

又蠽：詰結切，蛁蚵，蟲名，似蟬而小，或从蚰。

又蠶：力灼切，蟲名。《説文》：蟓蜳也，一曰蜉游，朝生暮死者。

蠹：乙力切，蟲名。《博雅》：蟅蟅也，或作蠹。又乙得切。

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凡蟲之類，皆从蟲。直弓切。又直衆切，蟲食物也。

蠽：頻脂切，蟲名。《説文》：蠽蜱，大蟻也。

蠽：眉貧切，蝨也。又良刃切。

又　蠢：迷浮切。《説文》：蟲食草根者，从蟲，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

蠱：果五切，腹中蟲也，引《春秋傳》皿蟲爲蠱，胸淫之所生也，臬桀死之，鬼亦爲蠱，从蟲从皿，皿物之用也。又以者切，腹病。又古暮切，事也。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〇　石蜜、蜂子、大黄蜂、土蜂附。蜜蠟、白蠟附。【略】桑螵蛸。

又卷二一　露蜂房、土烽房、續注。【略】蚱音笮，又音側。蟬、蟬蜕、續注。蟬花、續添。蠐螬、【略】原蠶、蠶蛹子、續注。蠶退、新定。【略】白殭蠶、蠶蛹子、續注。【略】橮丑如切。雞、【略】木蚕、蚩蚕、蚩蠟、音廉。庶音柘。蟲、【略】柘蟲屎、蚱蜢、【略】負螘、蠷螋、【略】砂椄子、蛻蟲、蠱蠶、【略】吉丁蟲、腆顆蟲。

又卷二二　蠟音壹。蝓、烏紅切。葛上亭長、【略】斑猫、【略】石蠶、雀甕、【略】蜣蜋、【略】螻音婁。蛄、骨姑。【略】芫菁、地膽、【略】蜻蛉、【略】螢火、【略】衣魚、【略】青蚨、豉蟲、烏爛死蠶、繭鹵汁、【略】溪鬼蟲、赤翅蜂、獨脚蜂、【略】盤蝥蟲、【略】水黽、飛生蟲、蘆中蟲、【略】青腰蟲、虱、苟枸上蟲、【略】木蠹、留師蜜。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　蝥，天螻。姑於婁土，姑天事也。人以爲姑，天以爲慤。

蚩，蠢蟹。今俗呼氣盤，氣若蘆菔之所下臭也。

蜩。蜩所養也，蟬蜕而去之，所謂不蜩，王蚊蟬是歟。堯禪舜蟬也，協和萬邦蜩也。

螗蜩。《夏小正》曰：螗蜩五彩具。有文章而蜕，可謂良矣，中國之道也。

螗蜩。螗無五色，如是而蜕。《蕩矣・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如蜩矣，如螗可也，如沸也，宜如羹焉，若所謂子之湯兮，有沸而已。《夏小正》曰，螗蜩者蝘，以偃則可，以作則不可。

蝚，蜻蜻。積精而後化君子，以爲蟬病也。若蠽者直矣。

蠽，茅蜩。截而見道，以鵙故也。

蜴，馬蜩。勉而後化，非龍德矣。

蜺，寒蜩。寒以是爲倪，一名寒蝚，鳴將寒之候也，蓋其後又有至者焉玄冬是已。

蜓蚞，蝘蜓。昔車走穢場，今鳴廷木，舍卑穢，趨高潔，一名奚鹿。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名蠽蛄，一名蜓蠐，提勞者也。一名蜓蠟，提樂者也。若蛄蜣者定也，若蠽蛄者慧也。花出淤泥而果成，學佛者好之，蜩出卑穢而形蜕，學仙者好之，是以君子盡心焉。

蛄蜣，蜣蜋。處人所惡狠而上人者也，化而五色良矣。

蝎，蛄蜾。所謂蝎譖，如此在所曷焉。

蠼，齧桑。直犯我焉，非復蛄蜾也。齊桓公攘夷狄，以其如之。

諸慮奚相。即山巢也，非重出，爲蜉蝣出之。蜉蝣大略諸慮，擾擾萬緒起矣，謂之奚相，君子不顧也。

蜉蝣，渠略。朝不保夕，可謂巨略矣，蟋蟀已煩，蜉蝣大略，故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在物一曲。《夏小正》曰：蜉蝣有殷。殷衆且盛也，雖衆且盛，須臾而已，《詩》曰，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蛂，蟥蛢。黄正色，緑間色，緑黄之所并，蛂有後而已，一名發皇，聲發於蝗。《詩》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

蠸，輿父，守瓜。瓜性善，腐蠸則守之，似有道者，四蟲所生，自腐蠸始。亦或謂之蠸輿，生之者母也，始之者父也，蠸輿父也，不蜩王父也。

蟒，蛫螻。柔地道也，不能無龐，若穀殼矣。

不蜩，王蚊。蜩其形也，不蜩使形者也。《莊子》曰：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蛄蜮，强蛘。賊米少姑施焉。羋，楚姓也，君子不爲已甚，雖若强楚苟爲害，細姑施之可也，即爲害大於是攘之。

不過，蟷蠰。前有所當，卻有所顧，是之謂不過，即若螳螂過矣。見得而忘其形。

其子蜱蛸。父不過乎，物子少卑之肖矣。所謂螵蛸，以反爲肖，據回風爲飄。

蝝，蝮蜪。深埋其子，陶其土而復之者也。亦蝝，有所緣而生焉。《春秋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蟋蟀，蚚。與衆共之帥者也。婦人夜作聞之而警語曰：促織鳴，懶婦驚。

蠽螽，蠽。喓喓要而召之，趯趯躍而從焉，皆用其至故也。草蟲在草，蠽螽在阜，亦男下女者也，經上蠽螽下草螽亦以此。

草蟲，負蠽。蠽螽求而後往能自樊矣，故草螽下之，所謂負蠽如此。

蜇螽，蜙蝑。胡蝶蝑也，蜇螽蜙蝑也。其胥也有析焉，故能若是之壽，若蝶無是也。夷狄之道，蝶牒也，鰈牒也，今蝗俗呼疊蟲，疊已乃卒，其受疊者，乳子亦卒，欲之爲敝如此。《詩》曰：五月斯螽動股。斯螽斯在上有析之者，螽斯斯在下自析也。自析，性也，《周南》之事且詵詵相先也，其母不妬忌，故其子孫雖衆多，能相先如此。

螫螽，蠐螬。螫螽析而不繫，螫螽繫而不析，繫而不析，無斥焉可也。孔子曰：於予與何誅。螽，終者也，鼸，終者也，終，終者也。一本作冬終者也。

土螽，蠐螬。蝗食禾稼，不可厭也，土螽廉矣，能壤其谿焉。今謂之土蠏，可謂傑矣。一名蜉蝣，一名蚍蜉，似蝗而小，怒跳謂之蜉，謂之蜉以此。

蚕，莫貂。案：蚕他典切，與蠶字音義各別，不知何人借作蠶字用，自唐人已有之。案：《廣韻》蠶字注云：俗作蚕，今云老而後眠，則亦誤作蠶字解，至毛刻注疏本，姜上均本竟改本文蚕字爲蠶字，庸妄至此可笑也。蚕老而後眠，莫貂也。《莊子》曰，唯蟲能天，若蚕是矣。

螳螂，蜣蚔。怒臂以當車轍，以爲牟，而丁之過矣。故曰堂堂乎張也，據師也過。

蛵，負勞。案：今所行各家本俱是蝗蚓螫蚕句，莫貂螳螂蜣句，虹蛵負勞句。翟氏灝《爾雅補》：郭云虹蛵，負勞，郭氏以此四字爲一科，本自《說文》。揚雄《方言》乃云：螳螂謂之虹，則虹宜合上螳螂蜣，而此以蛵負勞三字爲科矣。翟氏說與此正合，惟以蚕莫貂爲句未詳。即下負版。以爲輕而負之，勞矣。此蟲大略如螳螂怒臂以當車轍，忘其力之不足也，故敍言之螳螂似義蛵利而已。

蛤，毛蠹。毛物之蠹也。蛤之爲害，其不可知，若白螵之爲害，其不可知若黑。

螵，蛸蜇。苟有所著，白亦蛸也，黑亦蛸也。

蟫，白魚。沈溺粘著，所味在書。據鰒蛸，今書淫者，守先王之腐，餘而不能化，故告之如此。

蛩，蠃。俄而死矣，蠃之之時也，湯祝網是矣。《記》曰：蛾子時術之。俄而生俄而死矣，然猶如此。

蝔，天雞。一名酸雞，其鳴聲酸，所謂寒蜩亦以此。《詩》曰：六月莎雞振羽。其謂之蝔亦以此。

傅，負版。傅物而負之，柳宗元所傳蝻蝂是也。王氏應麟《困學記聞》謂傅負版，即柳子所爲作《蝻蝂傳》者，殆本諸此。

強蚚。有界辨焉疆矣。《春秋》辭殺子糾，書浚洙以此。螳螂謂之蚚父，圻父司馬也。

蜿，踊。死人之事，勇矣。

蜎，緣女。緣而死，非勇也，女之見如此，其計晝無復之爾。

蛂蜉，大蟻，小者蟻。蛂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蟟，若象而小，駒象也。《楚辭》曰：赤蟻如象。蜂有君臣，犯而能螫，疑於能用鋒，蟻有君臣，戰而能還，疑於能用，凱比於獻俘大者也，小者能還而已。

蠪，朾蟻。蠪蟻中之龍，其螯丁又有仁焉，故能爲龍。所謂克君如此。

蠽，飛蟻。蠽。蟻中之尉，有翅之者也。

其子蚳。蠪氏蠪焉，蠽氏蠽焉。

土蠭。以信用鋒，宋襄公之戰，一名蠭信也。

木蠭。以仁用鋒，文王之戰。

蟘，蠐螬。亦蠐之曹也，其道雖齊憤矣，所謂忿兵如此。

蝤蠐，蝎。踴而進怒進者也，其蝤雖齊或曷之，《詩》曰：則莫我敢曷。

國貉，蟲蠁。螻蟈懷土見國而已，蛹蟲土蚕所化，見國而曉者也。一名蟲蠁，無交也，無見也，有聲觸之，僅能動爾，進蟲在上，能動而已，胖肉動也，蠁聞聲而肉動，所謂胖蠁如此。

蠖，蚚蠖。蚚，尺也，蚓，引也，蔑於尺，信於引。按：蠖行，若今以指步尺屈而後伸，一名步屈是也。《方言》曰：蜫蟥謂之尺蠖。蜫蟥蟥而後，即凡求伸者當如此。

果蠃，蒲盧。蒲盧細腰，壺之有盧者也。《楚辭》曰，玄蜂若壺，謂是焉。

螟蛉，桑蟲。螟蛉有冥有令，亦於其冥可令。

蝎，桑蠹。非桑蟲也，在所曷焉。亦蠹妬也。

螢火，即炤。無所不照，無所即也，繼英其英也，化而昏，螢火其臭腐也，化而爲光耀，所謂神奇臭腐，其亦何常之有。

密肌，繼英。密肌蟲也，宜密其肌焉，螢火有明，雖即可矣。所謂繼英，卉木未腐，英華之所化。

蚄，鳥蠋。蠋獨者也，以半屬物，既爲厄矣。所謂金厄，以是爲厄，雖金爲之，豈若委蛇就水草耶。老子曰：何謂寵辱。寵爲下此龍也，然猶如此。

蠓，蠛蠓。翳蒙之所生，一名醯雞，風春雨碓，知風雨，是故謂之雞。

蟓，桑繭。其半屬物，不能包者也。《易》曰：見乃謂之象。

雔由，樗繭。所謂顏讐由名，此父之讐，不與共戴天，雔所由也，若蠋是歟，蚕戴天亦以此。

棘繭。

欒繭。

蚖蕭，爾蕭非所託，知存而不知亡者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案《周易釋文》云：本又作包。此書尚存古義，往往如此。

翥醜鰒。翥，飛舉也，鰒謂若蟬蛻者，蛻者有取節焉，螽醜奮能自奮者，有取

焉，强醜捋能自强者，有取焉，欲而已斯爲下扇，又其下也。郭氏謂罅，剖母背而生，愧於言翥同是罅也。字育而罅，飛翥而罅，其相懸如此。

螽醜奮。奮，躍也，罅以能翥，螽以能奮，强以能捋。《養生經》曰：流水不腐，户樞不蠹。

强醜捋。今俗謂螳螂摇櫓，是其一隅。

螽醜蜚。以是爲欲，是須臾之適爾。凡所謂欲如此。

蠅醜扇。以有所營故扇。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蝨。螟可赦，蟘可貸，賊賊之可也。蝨則用兵矣，亦賊歸賊也，彼賊而我賊之，故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有足謂之蟲。蟲有無足，即有足，無四足者。

無足謂之豸。所謂無足，非無足也，無蟲足也。豸以有豸肉食，即如蟲六足甚矣，董仲舒曰：傅之翼者兩其足。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一《釋蟲》 蟻，《莊子》曰：道在螻蟻。蟻有君臣之義，故其字從義。《繁露》曰：人者仁也，我者義也。故其義字亦從我。《記》曰：蛾子時述之。其字從我是也。《書》曰：王麻冕黼裳，鄉士邦君，麻冕蟻裳。明王於此斷恩而蟻裳，又言申君臣之義也。《詩》曰：鸛鳴于垤。垤，蟻塚也。蓋蟻將雨則出而壅穴，鸛見之，長鳴而喜，《易林》所謂蟻封穴户，大雨將集是也。

宋・孫奕《示兒編》卷一五 蚊蚋亦名白鳥，杜《寄劉峽州》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杜修可云，一謂鷗鷺之類，《詩》言白鳥翯翯是也。喻賢者之潔白，乃棄江湖之間，一謂蚊蚋也，以譬小人，云賢者處亂世，欲隱則爲蚊蚋所嗜，欲出則爲青蠅所污。螢火又名丹鳥，並出《古今注》。蟋蟀名懶婦，《古今注》：蟋蟀一名蛬，濟南人謂之懶婦。莎鷄名促織，《古今注》：莎雞名促織，一名促機，一名絡緯。蟬曰齊女，董仲舒荅問書，蟬名齊女。齊后，《酉陽雜俎》：世傳蟬化齊后。螢火一名耀夜，又曰夜光，宵燭，《古今注》蜻蜓名青弁使者，蛺蝶曰鳳子。《古今注》：蛺蝶大者喻鳳子。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蟲》 蜜蜂在巖石間作房，色黑，在人家窠檻中作房，甚小而微黄，内必有大者，身稍長，呼爲蜂王，外有黄蜂、土蜂之類，其種不一，皆有螫毒。

寒螿，二月鳴者名蠷女，音窻，似寒螿而小，七月鳴者名蛁蟟，音彫寮，色青，九月、十月中鳴甚悽急者乃寒螿也。舊記入秋鳴者名促織。曾師建云：有數種，通名蟋蟀，有尾者爲雌，無尾者爲雄，雄者能鳴，北地寒，惟秋始鳴，冬則蟄，南地暖，往往鳴聲不絶。

蜩，《詩》五月鳴蜩，本生土中，至夏則登木而蜕，秋鳴者爲蟬，有象鼻。蟬紅翠相間，好登荔枝木而不能鳴。又有碧玉蟬，翠色可愛，韻如軋箏，或曰閏年蟬多。

又 蝘，數種，皆能啗牛馬血。木蝘，木大而緑色，幾若蜩蟬。蚩蝘狀如蜜蜂，黄色。蒼蝘大如蠅，大抵能治血，五月採，腹有血者。

又 螟蛉，桑蟲。

蜻蜓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又曰赤弁丈人，俗呼青鴉娘。

又 蛷螋似促織，隱牆壁中，溺人影，令生瘡。

又 螳螂青色長臂。

又 蚩，《方言》謂之石蚩，《爾雅》曰廬蜑。

蝴蝶，有黄色、白色，一名野織。

蒼蠅，蒼色，赤首者呼爲景迹，歐陽公賦云。

白蟻，《禮》謂之蚍蜉，梅雨時化爲飛蛾。又有黄蟻，出入有序。

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六 蟻有黄白二種。

蝘能啗牛馬血。

又 蜻蜓小而黄者曰胡黎。

蜂有蜜蜂、沙蜂、山蜂數種。

蝶大者曰蛺蝶，有黄、白、黑數種。

蠅色蒼，其首赤而差大者呼爲影跡，見歐陽公賦。

螢，《淮南〔萬〕畢術》螢火却馬。注云：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却不敢行。

螳螂，青色，長臂。

蜩，《詩》云五月鳴蜩，本生土中，夏則登木而蜕，秋鳴爲蟬。

蟋蟀，一名促織，有尾爲雌，無尾爲雄，雄者能鳴，鳴於九月後爲寒螿。

宋・葉廷珪《海録碎事》卷二二下 昆蟲，昆，明也。百蟲待明而動，故曰昆蟲。

宋・范處義《詩補傳》卷二三 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説《祭統》者曰，昆蟲温生寒死，蓋指凡能蟄之蟲言之也。

宋・楊侃輯《兩漢博聞》卷二《昆蟲》 《成帝紀》建始三年詔曰：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師古曰：昆，衆也，昆蟲言衆蟲也。又許慎《説文》云，二虫爲蚰，讀與昆同，謂蟲之總名，兩義並通，虫音，許尾反。

宋・衛湜《禮記集説》卷五八 昆蟲，昆，明也，明生之蟲，謂春生冬死之類，

有害於物者也。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虫：許偉反，鱗介惣名也。又近代音直中反。

又　蚤：俗蟲、蝨二，正蚊，今音文。蠓蠛之屬也。

蠹：蝨，今武庚反，蝨虫也。

蜺：五泥反，蜺似蟬而小。

又　蠉：許緣反，虫行蠉也。

蜎：於緣反，毒虫也。又渠辨反。蠉娟，井中小赤虫子也。

蚑：巨支反，虫行貌也。

蚘：同上，蛔也。

蠡：俗蠡，正音離，又音螺，瓠瓢也，又音禮。蠡，吾縣名也。瓠音胡，瓢音扶遥反。

又　蟲：直云反。《爾疋》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又姓。

蟊螫：音牟，食穀虫也。《爾疋》云：食根虫也。上又音貊。盤螫，虫名，二同。

又　蚰：古。

蜫：今音昆，虫之總名也。

又　蠭：或作蜂，今蠭，正芳容反，飛蠆之惣名也。

蛆：七余反，蛆虫也。

蜣蜋：上音羌，下音良，食土異虫也，下又音郎，螳蜋也。

螳：音堂，螳蜋也。

螗：同上，又蜩螳也。

蜋：音郎，螗蜋也。

蜩：徒聊反，大蟬也。

虽蚕：二俗，蠆，古蝨通蠶，正昨含反，吐絲虫也。

蚩虫：二俗，蚩正，尺之反，輕侮也，又和悦也。又虫名。

蠆、蠭、蠆：三俗。蠭螽二，正音終。蠭蜇，虫名也。

蜇：音斯，蠭蜇也。

又　螻蛄：上音婁，下音孤，或云仙蛄、蟪蛄、石最，皆螻蛄之異名也。

又　蜚：音毗，虫名。蟲，古蠽或作蚍，今音毗，蜉也。

蜉：音浮，蛆蜉也。

又　蝣：俗蝣，正音由，蜉蝣也。朝出暮死虫，或作蜦。

蟬：音蟬，蜩也，不食之虫。仲夏月蟬始鳴也。

蠽：音兮，蠽蟟，虫名，似蟬也。

蟲：邊奚反，牛虱也。

蠅：余承反，蒼蠅虫也。

螟：莫經反。螟蛉，桑虫也。《毛詩》云：食苗虫曰螟。

又　蟒：或作徒登、徒得二反，正作螣虱二字。食禾虫也。

蜪：徒刀、他刀二反。《爾疋》云：蝗子也。

螋：俗。

蛂：正音搜，蛂蛂也。

蚩：俗蛂，正音求。蛂蝣，虫名也。

蟾：舊藏作蟢。

又　蝭：啼帝二音，寒蟬鳴也。

又　蟲：或作蜱，正，無支反。蛸蟷也。又彌摇反，亦虫名。

蠷：音霜，齧桑蝎虫也。又傷餉二音。

蟷：音當，蟷螂亦螗蜋也。

蛸：音梢，嘯子，喜子也。又音消。蠸蛸，虫，即蟏蟭也。又長脚蜘蛛。又姓。

又　蠸蜼：二俗，蠸正，符消、疋消二反。蠸蛸，虫名也。

蠨：蘇凋反，蠨蛸，去敬桑虫也。

又　蝤：音由，木中虫也。又即由、疾由二反。蝤蛵似蟹而大，生海邊也。

蜣：或作蛑，今音牟。蝤蛑似蟹而大。

蛉：音零，虫名也。

蛅：汝占反，黑蛅，食檀木虫也。

蝺：音烏，蚖蝺，蜀虫，大如指，白色也。

蚖：莫汪反，螻蛄也。

蠐螬：上音齊，下音曹，虫名也。

蟥：音黄，蛟蟥，蛅蚊。音蒲結反。

蛅：音餅，以翼蝺虫。

又　蚧：米中虫也。

又　蚑：音其。蟛蚑似蟹而小也。

蚼：俗蚔，或作蚯，正直尼反，蟻卵也。

又　蝓：烏紅反，蠗蝓也。蠗音噎。

蝠：音喧，蟦蟧也。

蟦：取私反，蟦蟧，蝎化也。

蟒蚘：二或作蚖，正渠容、居悚二反，蟋蟀也。

蛩：渠容反，蛩，巨虛也。

蠊：音廉，蜚蠊虫名。

蟫：正蟬，今徒含反，衣中白魚也。

又蝑：相居反，蜤蝑也。

蜤：息恭反，蜤蝑虫名也。

又蠪：郎禾、郎果二反。

又蝍：音柔，虫名也。

又蝝：音緣，蝗子也，一曰蟻子。

蝀：直容反，蚕晚生者也。又職容反。蝀螽，虫名。

又蜩：音啼，螗蜩，小蟬也。

又蜻：音青，蜻蜓，亦蠵蛄別名也。又因精，蜻蛉也。

又蟉：正蟉通，渠幽反，幽龍也。又音聊，蛁也。

又蛁：都聊反，蛁蟉，茅中小虫也。

蜩：俗蝴，或作螗，今徒紅反，螗虫名。

蟭：或作蟭，今音焦。蟭蟭，螗蜋卵也。

蚴：彌遥反，蚕初生也。

蠭：或作音蛾，蚕蠭也。

又蠜：音錢，鳴蠜也。

又蚑：音王，蚑孫虫名，一名蜻蚓，即今促織也。

又蝡：音風。《玉篇》：虫窟也。

蛩：音沙。

蟭：音秦。蜻虫似蟬而小曰蟭。

蠜：音煩，皇蠜虫也。

又虰：丑丁反，蠶虰也。

蠢蠢：亦尹反，出也，作也，動摇貌也。又與春惷四同。

蚩、蠢：姑五反。蠢毒媚惑也。蠢神也。蠢音都固反。又音野。

蠓：莫孔反，蚊蠓也。

蟣：居起反，蝨子也。

蚩：非尾反，成蚩虫也。又扶沸反。《神異經》云：南方蚊翼下有蚩虫，生於九卵，子復生九而俱去，蚊亦不知也，明目者見之。又古飛字。

蠶：今蚕，古音早，狗蚕也。

又蠙蟻：魚綺反，大曰蚍蜉，小曰蟻子。

又蟹：古典反，蚕衣也。

蠵蠕：二俗，蠵通螾，正而兗反，虫動貌。又而尤反，螾蠢虫名也。

又蛘：羊掌反，痛蛘也。又蟻名，與癢痒亦同。

又蠳：音婦，蠳蠶虫也。

蠳：俗蝮正，於典反。蝮蜓也。

蠊蜍：二俗，蜓徒典反，守宫異名也。又音廷，蜻蜓也。三正。

又蚊：音甫，蜛蚊，螳螂別名。又音父，蟾蜍別名也。

蠳：俗蜢，正音猛，蚱蜢虫名。

蠳：或作蜆，今音現，赤頭黑虫，一名縊女，善自縊也。又音顯，小虫也。

蟻：余兩反，虫蟻。

又蠦蝑：上音暑，下音負，蠦蝑虫名。

又蟢：音喜，蟢子虫也。

又蜾：音果，蜾蠃，虫名。

蠁：音響，許兩反，虫響也。

蜤：巨豈反，蟬也。

螚：奴代反，小蝨虫也。

又蚋、蜎：而税反，下又而悦反，蚊蜎也。

蠆：今蠆，正尹芥反，毒虫也。

蚩：俗蝨，古蠳正，當代反，食木虫也。

蠵：音惠，蠵蛄也。

蜕：他外、書芮、他臥、亦雪四反，皆蛇、蟬易皮也。

又蚿：七志反，蚿，毛虫，有毒也。

蟒：良兩反，螢火也。

又蛀蝨：二，或作蚩，今音注，虫名。

蜍：舊藏作瘵，蘇到反，疥蜍。

蜍：舊藏作啄，蘇困反。蜍水。

又蠳：香句反，么蚕也。

又蠳：俗，去例反，正作憩息也。

蝔：鋤嫁反，年終祭名，與禡同。

又蛞：或作蝓，正庶隻二音。蜍蝑，虫名也。

蟃：音萬，螟蛉虫也。

蝝：失亮反，桑蟹虫也。

蝧蟥：扶沸反，螃蜡虫也。

又 螫、蜙：音務，豪虫名也。

蚍：《經音義》同飼。

又 蜫蟲，丑芥反，毒虫也。

蚱蜢：二俗，蠜或作螫，正施隻反，又呵各反，虫行毒也。

蝔、螫：二，或作蟲正，呼各、施隻、尹略三反，虫行毒也。

蝎：音曷，虫名也。又俗同上。

蠜：層則反，食禾虫也。《爾疋》云：食節曰蠜。

蠶、蚘、虱、蝨、蟣：五俗，蝨，正音瑟，蟣蝨也。

蟀：俗螳，正音特，食禾虫也。

又 蟋：俗音蟋。

又 蛺蛺：古叶反，蛺蝶也。二同。

蜨：正蛣，今徒叶反，蛺蛣也。

又 蝶：先擊反，蝶蜆也。

蜆：音覓。

又 蠣：音鹿，蜾蠃，虫名，蟪蛄也。

蚵：音歷。《爾疋》云：虫名也。

蠽：俗蝭，正他達反，蜊蝭也。

蜊：正蹟，俗郎葛反，蹟蝭也。

蜻：音積，虫名也。

又 蠙：他德反，虫名也。

蟄：直立反，虫藏蟄也。

蠛：莫結反，蠛蠓，小虫，風春雨蝗者也。

蚋蛨：上知格反，下莫不反，虫名也。

蟢：音憶，小蜂也。

蝎：俗通蠍，正盧盍反，蜜蠍也。

蚱：音責，蚱蜢虫也。

蠓：直災反。

蠋：直正反，蠓蠋，虫名。又之欲、市玉二反，皆虫名。

蜮：音彧，虫名，短狐也，生於南越，如鱉，三足，含沙射人，久則爲害也。又音域。

蛾：失亮反，桑蟹虫也。

蝧蟥：扶沸反，螃蜡虫也。

又 螫、蜙：音務，豪虫名也。

蚍：《經音義》同飼。

又 蜫蟲，丑芥反，毒虫也。

蚱蜢：二俗，蠜或作螫，正施隻反，又呵各反，虫行毒也。

蝔、螫：二，或作蟲正，呼各、施隻、尹略三反，虫行毒也。

蝎：音曷，虫名也。又俗同上。

蠜：層則反，食禾虫也。《爾疋》云：食節曰蠜。

蠶、蚘、虱、蝨、蟣：五俗，蝨，正音瑟，蟣蝨也。

蟀：俗螳，正音特，食禾虫也。

又 蟋：俗音蟋。

又 蛺蛺：古叶反，蛺蝶也。二同。

蜨：正蛣，今徒叶反，蛺蛣也。

又 蝶：先擊反，蝶蜆也。

蜆：音覓。

又 蠣：音鹿，蜾蠃，虫名，蟪蛄也。

蚵：音歷。《爾疋》云：虫名也。

蠽：俗蝭，正他達反，蜊蝭也。

蜊：正蹟，俗郎葛反，蹟蝭也。

蜻：音積，虫名也。

又 蠙：他德反，虫名也。

蟄：直立反，虫藏蟄也。

蠛：莫結反，蠛蠓，小虫，風春雨蝗者也。

蚋蛨：上知格反，下莫不反，虫名也。

蟢：音憶，小蜂也。

蝎：俗通蠍，正盧盍反，蜜蠍也。

蚱：音責，蚱蜢虫也。

蠓：直災反。

蠋：直正反，蠓蠋，虫名。又之欲、市玉二反，皆虫名。

蜮：音彧，虫名，短狐也，生於南越，如鱉，三足，含沙射人，久則爲害也。又音域。

蛇：音厄。蛇，蝎蠋，大如指，似蚕虫也。

又 蠤：奴勒反，虫名，似蚤而小，青斑色，齧人也。

蚾：俗蚾，正蒲結反。蟥，蛬虫。

又 蟙：子六反，蝍蟙，尺蠖也。

蚚蠖：上昌石反，下烏郭反。蚚蠖，屈伸虫也。

蠽：烏結反，蠽蝓，細腰蜂也，蝓音翁。

蠽：音略，渠蠽，朝生暮死虫也。

蜉：音劣。《爾疋云》：高珂虫也。又郎活反，義同。

蟋：音悉，蟋蟀，蚌也。

蟹：或作蟀。

蟀：正音率，蟋蟀也。

又 蚣：毗必反，黑蜂也。

螫：或作蠤，正姊列反。蚦似蟬而小也。

蛗：音役，蛗螽，虫名。

蜊：音列，蜻蜊，蟋蟀也。

蛗：音舌，蛗蚗，蟪蛄名也。

又 蚗：古穴反，蚗蛗，蟪蛄，虫名也。

蠶：尼質反，小虫也。

又 螲：陟栗反，螻蛄物也。

蛄：去吉反，蛣蜣虫名。

又 蠣：螟音莫，小蚊也。二同。

蝮：芳福反，蝮虵也，色如綬帶，最毒，或云虺。

又 蝏：布各反，蝏蜱，螗蜋卵也。

宋・任廣《書紋指南》卷一四《昆蟲》 蟋蟀曰蚦。上音栱。蜜蜂巢曰蜜房。左《蜀都》。

青蜓曰蜻。《淮南子》。

水中到跋曰孑孓。

細腰蜂類曰貞蟲。

蚊蚋曰黍民。《古今注》。

蟻曰玄駒。《大戴記》。

蟬曰玄蟲，曹大家賦。又曰蜩，《莊》七。又曰寒螿。《選》十五。又曰至德之虫。陸雲賦。

蚊之母曰鵝母。《爾雅》。
飛蟻曰蠭。
蟻之子曰蚳。
螢曰丹鳥。《古今注》。
蟼中蟻蠓曰醢雞。《莊子》。
桑中虫曰蠋。《詩》。
桑木上青蟲曰螟蛉。
細腰蜂曰果蠃。上又曰蒲蘆。《禮》。
朝生夕死蟲曰蜉蝣。《詩》。又曰渠略。
蝎蟲曰蜡蟌。《詩》。
促織曰蟋蟀。《詩》。
螫曰蓋。田儋。火各反。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　昆：，古渾切，於經傳爲昆弟、昆兄也。又作𡍮又爲後昆。《書》曰：垂裕後昆。又曰：昆命于元龜。孔氏曰：後也。按：《書》言後昆則昆不可訓後。又爲昆蟲。《記》曰：昆蟲毋作。《說文》曰：昆，同也，從日從比，又作蜫。曰：蟲總名也。讀若昆。說具蟲下。

又卷一六　卵：，魯管切，象人陰核，獸亦有卵，魚、鳥、昆蟲之孕皆卵生，通以謂之。

又卷二〇《動物四》　蟲：，直中切。蜎動，跂行，翾飛，族生之屬也。象形，三之象，其族生也。凡內骨、外骨、郤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注鳴者、旁鳴者、翼鳴者、股鳴者、匈鳴者，率皆从蟲。其或爲蜀，或爲虫者，从省，以便書也。字有象其多者，於天文則有品，於動物則有蟲，於植物則有草、有竹。《說文》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蜀，蟲之總名也。虫，蝮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爪，或鱗，以虫爲象。孫氏曰：虫，許偉切。按：虺特一物，何以爲蟲類之宗，古書無有以虫爲虺者，而融則以爲聲，以斯知虫與蜀特爲蟲之省文，非有二字也。蝕於蟲者爲蟲，去聲，亦作蝕。

蜀之疑

蠲：，古玄切。《說文》曰：馬蠲也，益聲。《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按：益非聲，未可曉，《書傳》用爲蠲潔之蠲，與圭涓通。《詩》云：吉蠲爲饎。《禮》曰：哀子圭爲而哀薦之。漢有中涓、涓人。顏師古曰：涓潔也，主知潔清洒掃之事。圭、蠲、涓蓋同聲。《周禮》又曰：除其不蠲。由是有蠲除之義。蠲宥、罪戾與之爲潔也。故又有蠲赦之言，引之爲蠲免，蠲減則無義矣。

蟲之會意

蟲：，公户切，皿蟲爲蠱，凡爲蟲者，聚毒蟲於皿缶，使代相啖。其獨存者爲蟲，以其矢毒人輒死。《周官》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引而用之，則穀之飛亦爲蟲，人病尸注者，蟲蝕其五藏，亦謂之蟲，晦淫近女者，生內熱惑亂之疾，疾如蟲，引之，則凡物敝而蠹生之者皆爲蟲，蟲壞之義生焉。《易》曰：巽而止蠱。

蛩：，於袁切，蟲宛曲也，夗亦聲，《說文》單作夗，別作蜿。

蜎：，縈玄切，蠃蟲之狀冃冃然，詳見冃下。冃亦聲。《詩》云：蜎蜎者蜀。亦作蠉。

蜳：，乳尹、而兖二切，蟲行臾臾也，臾亦聲。《說文》曰：動也。蟲之諧聲。

蠶：，昨含切，人所同識。《說文》曰：任絲也，俗作蚕。

蛹：，尹竦切，蠶成繭，化而爲甬也。亦會意。

蠑螈：，烏結切。，烏紅切。蠑螈蜂類，細要，縣腹，壘土爲房於屋壁空罅中，取蛛蝀或青蟲實之而卵其中，雌雄倡和，其聲若祝已，乃封其端而去，卵化爲蟲，食蛛蝀而長則化爲甬，再化而羽爲蠑螈，習俗不察，但見其負他蟲，若祝之然，謂細要無雄，祝他類爲子。毛氏遂以此釋螟蛉、果蠃，誤矣。《說文》曰：蜹蚋蟲，在牛馬皮者。

蠅：，余陵切。蠅類不一，其最多者，集人身及食間，青蠅生於圂，一名景跡。毛蠅好卵蠶身，食蠶蛹，攻齲而出，乃化爲蠅。

蛆：，七余切。蠅之類卵臭腐糞穢中，爲蟲臾臾，化爲蠅。《說文》胆从肉，蠅乳肉中也。

蜡：，鉏駕切。《說文》曰：蠅，胆也。《周官》蜡氏掌除骴。康成曰：骨肉臭腐，蠅蟲所蜡也。讀如狙伺之狙，清預切。按：昔非狙聲。又用爲蜡祭之蜡，天子八蜡。《記》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蜚：，無分切，亦作。《淮南子》曰：孑孓爲蜚。高誘曰：孑孓結跂水上，倒薑蟲也，亦作蜚。

蚋：，而鋭切，《説文》作蜹。曰：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或曰：今飛蟲，細如粱粟，正晝嚙人膚者謂之蜹。《荀子》曰：醯酸而蚋聚。按：蚊、蚋似不得爲一物，集醯者蠛，細於蚊，亦謂之蚋，細者爲蚋是也。

蚜：，陌庚切。蚜類蠅而大，攻飲牛馬血。

蠛：陸氏由季切。《楚語》曰：蚜蠛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韋昭曰：大曰蚜，小曰蠛。

蟻、蝪：，芒結切，莫孔切。《説文》曰：細蟲也。《爾雅》：蟻蝪。《疏》曰：小蟲，似蚋亂飛，一名醯雞。《列子》曰：蝪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司馬氏曰：醯雞者，酒上之蟻蝪。

蠁：，許兩切。《説文》曰：知聲蟲也。司馬相如作蚼。《爾雅》曰：國貉蟲蠁。釋曰：踊蟲也。今俗呼爲蠁。《廣雅》曰：土踊，蠁蟲是也。按：今人以醯雞爲蠁。

蟬、蝭、蜩、螗、蠽、蟟、蜋、蚱：，市連切，別作蟬。，市臻切。

，徒聊切，或作蚴。，徒郎切。子列、作結二切。，落蕭切。

，側良切。，側八切。蟬、蝭、蜩、螗、蠽、蟟、蜋、蚱皆蟬類也。《爾雅》曰：蜩螗、蜩螗、蜩蚱、蜻蜻、蠽茅、蜩蜪、馬蜩、蜺、寒蜩、蜓蚗、蝭蜪。《夏小正》曰：螗蜩者五采具，螗蜩者蝘。《説文》曰：蟬以旁鳴者也，蜩蟬也，蝭鹿蛁蟟也，蚗蛁蟟也，蜪馬蜩也，蜺寒蜩也，蚷蚻蚗蟬屬。《方言》曰：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通謂之蜻。其小者謂之麥蚱，有文者謂之蝭。鄭康成曰：蝭，蜻蜻，額廣且方。陸璣曰：螗，一名蝘蚷。《字林》：蚷，亦作蟟也，青徐謂之蝭蜪。郭氏曰：螗蜩俗呼胡蟬，江南謂之螗蜋。按：《記》曰：范則冠而蟬有緌，蟬頷下縣舌如緌也。蝭蟬聲相隣，皆因其鳴聲以命之也，《詩》云：蝭首蛾眉。蟬之大者，其額廣而方，故《詩》稱蝭首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又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明蜩螗二物，其聲嘒嘒，啾謏也。鷽蟟小蟬，其聲嘵嘹，因其聲以名之，亦呼蚱蟟。又謂茅蜩也，蚱寒蟬也，亦因其聲以命之，其大者爲馬蚱，馬母也，即《詩》所謂莎雞，後又謂絡緯也。《爾雅》曰：蚷天雞。李巡曰：即莎雞也，一名酸雞。《疏》曰：又名榰雞。其狀似雞，多在莎中，食其羹，其聲絶類絡緯者，是以謂之也。近秋始鳴，常鳴於夜，故又謂寒蟬、夜蟬也。螿，寒蟬之小者也。蝭蝘、蜪蚗、蚷蛁之類，皆廢名也。

蟪、蝭蠐：，徂遭切。，字猶切。，徂兮切，又作蠐。

蠐螬、蝭蠐：一物也，生糞中，食草木根，口剛而身耎，耎肥白壁腫，故俗以比肥白者，《詩》所謂領如蝭蠐也，化而羽爲蟬。

蟪蛄：，羽桂切。攻乎切。《楚辭》曰：歲莫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莊周曰，蟪蛄不知春秋，《説文》曰蟬也。陶隱居曰：莊周所云是四五月小紫青色者，《楚辭》所言乃寒螿爾。司馬彪曰：寒蟬也，一名蜓螃，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譔曰：蛁螃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按：春生夏死等説，皆傅會莊周之説，不足徵也。蟪蛄一名，而陶氏以爲二物，亦非也。

蛄蜣：，去吉切。，區羊切。甲蟲之巨者，黑甲，甲下有翅，飛鳴洪洪，然好轉牛矢爲丸，俗亦謂之矢甲。向秀曰：蛄蜣之知在於轉凡，又名蜣蜋。《爾雅》曰：蛄蜣、蜣蜋。又漢鄴縣有蛄埼亭。顔師古曰：蚌也，長寸，廣二分，有小蟹在其腹中。《南越志》曰：長寸餘，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亦作鮚，至今以此名其地。

螢：，沿洞切。甲蟲之小者，夜飛，有光熒熒，故因以名之，古單作熒。《爾雅》云：熒火即炤。或又名蚜螢，産子於草中，謂腐草化螢，非也。

蠸：，巨員切，瓜蠸狀，似熒火。《爾雅》曰：蠸，輿父，守瓜。《釋》曰：黄甲小蟲，喜食瓜葉。

蜻蛉：，子盈切，又音青。，郎丁切。蜻蛉，出目馬吻，六足四翼，飛空而卵於水爲水蠆，水蠆化而爲蜻蛉，亦曰蜻蜓、星蜓、蜓，特丁切。《吕氏春秋》曰：海上有好蜻者。高誘曰：蜻蜓也，一名白宿。《爾雅》曰：虹蝀、負勞。《釋》曰：負勞，蜻蜓也，江東呼狐黎。《方言》曰：蜻蛉謂之蜻蛉，淮南人又呼蠛蠓。《字林》云：一名桑根。《説文》曰：蛉，蜻蛉也。一名桑根，又名蠛。又螟蛉，蟲名，《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螟蛉不知爲何物，《爾雅》以爲桑蟲，予於蠨蛸已辨其誤。

蠛：，粗叢切。《淮南子》曰：水蠆爲蠛。《注》云：蠛，蜻蜓也。

蝎：，許謁切。蠐螬類也，在木曰蝎，與蟦同，而色微黃，多蠹穴桑中，化而羽，有角如牛羊，故俗謂天牛，亦謂桑牛，盧黑而白駁，緣木上下，飛騰不遠，還齧木皮，卵其中。《爾雅》曰：蝎，蛣蝤。《說文》作蛨，又曰蝎桑、蠹蠈、齧桑，又曰蟥，扶非切。蠐螬、蝤蠐、蝎，《疏》曰：在糞土中者名蟥蠐，又名蠐螬，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實一蟲也，齧桑，江東呼齧髮，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駁，好齧桑，正此物也。按：蝤蠐與蝎雖相類，而實二物，以蝎爲蝤蠐，非也。

蠹：，當故切。木中蟲也，亦作，會意。

蛘：，與章切。《爾雅》曰：蛅螫，彊蛘。《說文》曰：蛘，搔蛘也。蛅螫，彊羊也。《爾雅疏》曰：今米穀中小黑蟲也，江東謂之蚤，建平人謂之蛘子。按：今穀中小黑蟲，爪羽穀，陳浥則產此，俗謂穀蛘，讀若羊者，誤。搔蛘，當作癢。

強：，巨良切。籀文。《說文》：強，蚚也，蚚，巨衣切，強也，強从虫，弘聲。徐鍇曰：弘非聲，秦刻石文从口，疑从籀文者。

蠆：，式支切。《說文》曰：蛅螫，毛蟲也，背上五色，刺螫人甚毒，老者吐白汁，凝聚正如雀卵，一名雀瓮，此乃其卵。

蛅：，職廉切。《爾雅》曰：螵、蛅蜇。《說文》曰：蛅斯黑也。陶隱居曰：蛅斯，蛾蟲也。《爾雅疏》曰：毛蟲，蛾類。

蛹：，乎感切。《爾雅》：毛蠹也。按：此乃蠹食脯鱐者，或以爲蛾，非。

蟫：，余箴切，衣書中蠹也。《爾雅》曰：蟫，白魚。《本草》名衣魚，一名蛸魚，一名壁魚。

蠨：，蘇雕切，蠨蛸也。《詩》云：蠨蛸在户。《爾雅》曰：蠨蛸長踦。《釋》曰：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陸氏曰：一名長脚，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著人衣則有喜，幽州人謂之親客。喜亦作蟢，踦亦作蜞。

蜘：，期虐切。《說文》：渠蜘，一曰天社。又蟅，離灼切，蟲蟅也。一曰蜉蝣，朝生莫死者。

蝥：，莫浮切。蛛蝥，蜘蛛也。

蝱：，旁連切。《博雅》曰：蝱旋，沙蝨也。沙中有蟲，旋沙爲穽以伺物，有墮其中，輒取食之，俗亦謂之橐，作以其背若橐佗也。旋亦作蠉、蜜。

蜮：，邊兮切。扁蟲，著牛馬，食其血者也，産薦蓐之間者差小，嚙人膚，俗謂薦蜮，亦曰茭蝨也。蜮，麻子類，蜮故以名之。蜮麻别作蓖，非。

蚤：，子皓切。嚙膚跳蟲也。早莫之蚤，亦借用此，手爪之叉，亦借用此。

蝨：，所櫛切。衣褌中蟲也。

蟻：，居衣切。蝨卵也。

蜚：，匪微切，又扶貴切。《春秋》書有蜚。《爾雅》曰：蜚，蠦蜚。劉氏《五行傳》曰：蜚，負蠜，越地所生，爲蟲臭惡，南方淫氣之所生也。《爾雅》釋曰：蜚即負盤，臭蟲也。《廣雅》曰：蠦也。《本草圖經》曰：金房人噉之，謂之石薑。按：蜚蜚、蠜盤皆一聲之轉，而《爾雅》乃以蠜爲螽，負蠜爲草蟲。

蜮：，之夜、之石二切。《本草》曰：蟲似鼈，亦似鼠婦，大者寸餘，有鱗無甲，生沙中及牆壁下濕土中。《廣雅》曰負蠜也，又名土鼈，亦謂地鼈，别作蛗。

蠡：，盧啓切。古文从丁，言蟲所毒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謂鐘用久剥蝕，若蟲蝕也。《説文》曰：蟲齧木中也。又盧果切，疥癬蟲也。傳曰：不疾瘵蠡。又作癘。《説文》曰：畜産疫病也。陸德明曰：瘵蠡，《説文》作瘵皮肥也。按：《説文》徐本無瘵字，疰小腫也，一曰族累。徐鉉曰：今作瘵蠡。又郎禾切，通爲羸蛘之羸。曰：以蠡測海。又憐題切。谷蠡，匈奴君長号。又蠡草，詳見蘭下。

蟯：，倪幺切，又如招切。人腹中短蟲也。

蚓：，如鹽切。《説文》曰：大蛇，可食，長者丈餘。

又蝮：，孚六切。虵之最毒者。《爾雅》曰：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爲蝮，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虺細頸大頭，焦尾，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寸，一名反鼻，惟生南方。虺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

蝘蜓：，於殄切。徒典切。《爾雅》曰：蠑蚖、蜥蜴、蜥蜴、守宮，或謂之蠑螈，或謂刺易，其在澤者謂之蜥蜴、蠑螈、虵醫也，以注鳴。按：蝘蜓、守

宮同類而異種，守宮專在屋壁間，故謂之守宮，俗亦謂壁弓。俗緣守宮之名，謂食以丹砂，擣之點女子體不去，耦男子則滅，以是爲守宮者，誕也。在埜者俗謂蝘蜓，比守宮爲大，丹碧色者短尾，純青色者長尾。東方朔曰，是非守宮，即蜥易，明爲二物也，又爲蜻蜓，見蜻下。

又 蚩：，赤之切。《説文》曰：蟲也。蘇鶚《演義》曰：蚩，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言蚩尾水之精，能卻火災，因置象于上，今謂之鴟尾者，非也。按：螭、蚩或爲一物，借爲妍蚩之蚩，又爲愚蚩蚩笑，又作媸嗤歎。

又 蜮：，于逼切。《詩》云：爲鬼爲域，則不可得。《春秋》書有蜮。劉向曰：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洪範五行傳》曰：如鼈三足。陸璣曰：一名射景，江淮水中皆有之，人行岸上，景在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埤雅》曰：一名溪毒，有長角，横口，前如弩僋，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鳧鴨能食之，一名射工。按：《楚辭・大招》鰅鰫、短狐、蜮傷躬只，短狐與蜮乃似二物。

蟈：，古或切。《周官》蟈氏掌去鼃黽，《月令》孟夏螻蟈鳴，《説文》又作蜮。鄭氏曰：今御所食鼃也。蔡氏曰：螻、螻蛄，蟈鼃也，二物同時鳴。伯曰：此説得之。

蚾：，居拜切。《本草》曰：狀類蝘蜓，蟇首、細鱗、長尾，生（領）〔嶺〕南，在古牆壁及榕木間。

螾：，弋忍切。又平聲。又作。丘蚓，土中無足嬴蟲也，側行蜿蜒，古謂胸腳，巴郡縣以胸腳名，以其地多此蟲也。《爾雅》：蠉蚓，豎蠶，又名夗螾。《説文》：蠉，棄忍切。螾俗又謂曲蟮，又爲康蟮，丘康、胸曲同聲。螾、蚓、蠕同一聲也，丘别作蚯曲，亦作蚰螾，别作蚓。

蟦：，徐林切。青蟦也，敖似蠏，殼青，海濱謂之蜬蛮。

蜬：，烏介切。似彭蜞，可食，薄殼而小。

蠏：，呼典切。似蛤棃而小。亦作蜆。

蠃：，洛戈切。又作。介蟲旋殼者，亦通作蠃，指文旋理，類蠃弇，故亦謂之蠃。别作臝。

又 蚔：，直尼切。又作。《周官》：鼈人掌取互物，祭祀共蠃蠃蚔，以授醢人。《爾雅》：蚔，蟻子。杜子春曰：蚔，蛾子。陸氏曰：蚍蜉子。《語》曰：魚禁鯤鮞，蟲舍蚔蝝。韋昭曰：蟻子也，可以爲醢。《説文》曰：蚔，蟻子，蚔，蚩也。讀若祁，蚕蚩也。，籀文。按：《鼈人》共互物，凡貍物則蚔，必水物龜鼈之類，恐非蟻子。里革言鯤鮞蚔蝝，似爲蟲魚孕育之通名，非專言蛾子也。

蠢：，尺尹切。蟲族生，蜎動蠢蠢也。又作蠢惷。《説文》曰：惷，辭也。引《春秋傳》王室曰：惷惷焉。引之爲蠢動，無知之義。

蟺：，時連切。宛蟺長而宛曲也。

蚓：，於九切，又渠幽切。蚓，丩蟲，蚰曲相丩也。蚓亦作蟉，丩亦作虯，虯亦作蟉。《説文》曰：龍子有角者。按：古今不聞有以龍爲虯者，俗有虬文。

蚩：，丑善切。《説文》曰：蟲曳行也。侗謂蚩蟲行申也，又平聲。

又 蜕：，吐外切，又輸芮切。蟲脱皮殼也。

陙蜳：，止忍切。，主尹切。陙蜳，蟲行貌。莊周曰：陙蜳不得成。司馬氏曰：讀若冲融，怖畏之氣。此説不然。

蟄：，直立切。蛇蟲伏藏也。

又 螫：，施石切。蟲行毒也。

蝁：，呼各切。螫也。《漢書》曰：蝮蝁手則斬手。《類篇》：又施隻切。蝁螫似一字，又作蠚。

蜇：，陟列切。蟲毒辛螫也。《列子》曰：蜇於口。

蝕：，棄力切。蟲侵食，肉敗也。

蛀：，朱戍切。蟲鑽蠹也。

又 蠱：，子兗切。《説文》作蠱，蟲食也。

蜑：，蕩旱切。蠻舟居者。

蟲之疑。

又 虺：，許偉切。《詩》云：維虺維蛇。又曰：胡爲虺蜴。吴語曰：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爾雅》：蝮虺。詳見蝮下。《説文》曰：虫，蝮也，虺以

注鳴者，从虫兀聲。徐鉉曰：兀非，聲未詳。按：《説文》以蟲爲蝮，故以虺爲注鳴者，疑。《説文》所謂蝮者，當作，象蝮之大頭細頸，不當以爲虺。《詩》云：虺虺其靁。呼每切，借以狀雷聲，又借爲虺隤之虺。《詩》云：我馬虺隤。呼回切，疲瘁貌也。

元・楊桓《六書統》 ：許偉切，非鳥、非獸、非魚，有足、無足、有介翅、無介骨，弱肉微蜿動之總名也。象其初蠶之形。亦象形。

：古魂切，虫之類好聚而少者，象相比之形。亦象形。

：直弓切，虫之類好聚而多者，象相聚之形。亦象形。

：託何切，虫無足而長者也，無足而善行，身脩而尾殺，善蟠曲，齧人，有毒，象宛曲垂尾形。許氏曰：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亦象形。

元・周伯琦《説文字原》 ：虫，古蟲字，有足蟲也，象形，持中切，借爲蛇。虺字詡鬼切，訓蝮也，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形，既爲借義所專，小篆制蟲字以别之，然凡鱗、介、毛、羸之屬，皆以虫爲象，未必盡蛇頭也，隸别作虺。

：蚰蟲之總名也，从二虫，象形，公渾切，隸别作昆。

：蟲，有足謂之蟲，象形，持中切，古文作。

：風天地之使，大塊之噫气也。風動蟲生，故从虫凡聲，方馮切，古文。

：它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虫它乎。時遮切，借爲湯何切，彼之稱也。隸作蛇佗。

：卵，凡物無乳者卵生，象形，魯管切。

：黽，鼃黽也，从它，象形，黽頭與它頭同，母耿切。

明・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二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音特食節曰賊，食根曰蟊，莫侯反，本《爾雅》國以民爲本，《書》民爲邦本民以食爲天，《管子》：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詩》云：上聲。螟螣害稼也。《小雅・大田篇》：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春秋》書螟，記災也，杜氏曰：爲災故書，薛氏曰：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賢君睹災變而恐懼，修省消災，變之道也。《朱子語書》：山崩，地震，蟲螟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也，故書，家氏曰：宇宙之内，一事之違，其常一物不得其所，日星示異，水、旱、蟲、螟、告災皆人君責也，故《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及於民亦必書，示人君職分之當謹耳。哀十二年冬蟲，注者歸過於司曆之失閏，此諛臣所以蔽災而託於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蟲。螟之旨哉，愚按《春秋》書蟲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之世者二，在莊公之世者一，書蟲者十，而桓、僖、文、襄四公之世各一，宣公之世者三，哀公之世者三，書蝝生者一，亦在宣公之世，蓋宣公以弒兄得國而又改法稅畝，重困農民，故蟲、蝝、水、旱，飢饉之災，比歲相仍，猶不知恐懼修省以消天變，聖人備書爲後鑒也。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去聲。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宋鑑》神宗熙寧五年，御史張商英言：刑部立法應蝗蝻爲害，須俟其撲除盡淨，方許以聞，則陛下欲於此時恐懼修省以上荅天戒，而下恤民隱，亦晚矣。王安石曰：條貫已令轉運司申奏安撫，司有何限合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作甚，上笑。

明・趙撝謙《六書本義》卷八《蟲部第二百六十一》 形一。：詡鬼切，屮屬，象其蟠，亦作虺兀聲，俗混蜮。

事一。：殊玉切。桑中蠶蟲也。一名蛻，指身及頭有文形，作蠋非。

意四。：公渾切，蟲總名，亦借昆，作蜫非。：持中切，二虫爲蚰，三虫蟲，會意。：丑邁切，毒蟲，从虫萬省爲意。

聲一百六十一。：方馮切，天地噫气也，有八風，凡物露風則生蟲，故風从虫凡諧音，借聲教也。又疾名，作瘋非。又姓，作颿。

非轉同諷。：子晧切，齧人跳蟲，从叉聲，亦作蚤，作蚉蝨非。借同早。

蜀都第二百六十二，聲一蠲字。

蚰都第二百六十三，意一聲廿五。

風都第二百六十四，聲十五。

黽都第二百六十五。

形一母耿切，鼃屬，象百尾，腹大，形古。續收蜫，轉同勉，作澠僶非。意一聲。

明・梅鼎祚《皇霸文紀》卷一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蔡邕《獨斷》。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蟲部目録》 李時珍曰：蟲乃生物之微者，其類甚繁，故字從三蟲，會意。按《攷工記》云：外骨、内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

脰鳴，注味同鳴、旁鳴、翼鳴、腹鳴、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其物雖微，不可與麟、鳳、龜、龍爲伍，然有羽、毛、鱗、介、倮之形，胎、卵、風、濕、化生之異，蠢動含靈，各具性氣，録其功，明其毒，故聖人辨之。況蜩、螗、蟻、蚳可供饋食者見於《禮記》，蜈、蠶、蟾、蠋，可供七劑載在《方書》。《周官》有庶氏除毒蟲，剪氏除蠹物，蟈氏去黽鼃，赤祓氏除牆壁貍蟲、蠪蝜之屬，壺涿氏除水蟲、狐蜜之屬，則聖人之於微瑣罔不致慎，學者可不究夫物理而察其良毒乎。於是集小蟲之有功、有害者爲蟲部，凡一百零六種，分爲三類，曰卵生，曰化生，曰濕生。舊本蟲魚部三品共二百三十六種，今析出鱗介二部併入六種，移八種入禽獸、服器部，自有名未用移入六種，木部移入二種。

蟲之一卵生類上

蜂蜜。《本經》靈雀附。
蜜蠟。《本經》。
蜜蜂。《本經》。
土蜂。《別録》。
大黄蜂。《別録》。
露蜂房。《本經》。
竹蜂。《拾遺》。
赤翅蜂。《拾遺》。
獨脚蜂。《拾遺》。
蠮蜂。《本經》即果蠃。雄黄蟲附。
蟲白蠟。《會編》。
紫鈃。唐本即紫梗。
五倍子。《開寶》：百藥煎。
螳螂，桑螵蛸。《本經》。
雀甕。《本經》即天漿子。
蠶。《本經》。
原蠶。《別録》即晚蠶。
石蠶。《本經》雲師雨虎附。
九香蟲。《綱目》。
雪蠶。《綱目》。
枸杞蟲。《拾遺》。
薤香蟲。《綱目》。

蟲之二卵生類下

青蚨。《拾遺》。
蛺蝶。《綱目》。
蜻蛉。《別録》即蜻蜓。
樗雞。《本經》即紅娘子。
棗貓。
斑蝥。《本經》。
芫青。《別録》。
葛上亭長。《別録》。
地膽。《本經》。
蟻。《綱目》白蟻附。
青腰蟲。《拾遺》。
蛆。《綱目》。
蠅。《綱目》。
狗蠅。《綱目》壁蝨附。
人蝨

蟲之三化生類

蠐螬。《本經》。
木蠹蟲。《拾遺》。
桑蠹蟲。《別録》。
柳蠹蟲。《綱目》。
桃蠹蟲。《日華》。
桂蠹蟲。《綱目》。
棗蠹蟲。《綱目》。
竹蠹蟲。《綱目》。
蘆蠹蟲。《拾遺》。
蒼耳蠹蟲。《綱目》。
蚱蟬。《本經》。
蟬花。《證類》。
蜣蜋。《本經》蜉蝣。
天社蟲。附。
天牛。《綱目》飛生蟲附。

螻蛄。《本經》。
螢火。《本經》。
衣魚。《本經》。
蜚蠊。《本經》。
蚩蠕。《本經》。
行夜。《別録》。
竈馬。《綱目》促織附。
蟲螽。《拾遺》吉丁蟲、金龜子、腆頭蟲、叩頭蟲、媚蝶附。
蚩蟲。《本經》。扁前蚊子蚋子附。
竹蟲。《綱目》。

蟲之四濕生類

山蛩蟲。《拾遺》蚰蜒、蠼螋附。
溪鬼蟲。《拾遺》水虎鬼彈附。
沙蝨。《綱目》沙蟲附。
水黽。《拾遺》。
豉蟲。《拾遺》。
砂挼子。《拾遺》。

附録諸蟲

《綱目》一種。
《拾遺》一種。
《別録》五種。
唼膩蟲灰藥。
黄蟲地防。
梗雞益符。
蚩厲。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螗蜩、螗蝑、巨踦、蜋蜩、蜻蛚，蟬也。麥蚜、麥截、蛆蚼，小蟬也。
螃蠅、馬蜩，大蟬也。閽蜩，瘖蟬也。麗降，青蟬也。腹育，蟬蛻也。
蚼蚗、蠚鹿、蛉蛄、蚼螃、蜓蛛、蠭勞，蠁蛄也。
蒲錯、蚑蠚、悉蜘、蠷雞、蜻蛚，趣織也。
寒蟄、蟑母，蛩也。蟭蟟，蝗也。蠰谿，土蟦也。螫蝑、舂黍、蚳蛨、蚣螫，蚱蜢也。蠚蚸，蟿蟦也。

負勞、白宿、桑根、胡黎、赤卒、絳騶、蠊蚻、江雞、蠁蒠、蜘伶，青蛉、盯蛵，蜻蜓也。
莫貂、蟷蠰、不過、巨斧、齕肱、研父、馬敷，螗蜋也。蠨蟭、蜱蛸、螵消，鳥泲、冒焦，螗蜋卵也。
蛄蜋、天柱、弄丸、蜣蜋、黑甲蟲也。蜉蝣，渠略、天牛，長角甲蟲也。齧桑，齧髮蠰也。
蟥蚚，緑甲蟲也。輿父、守瓜，黄甲小蟲也。蛄螫、强蚚，米蠹也。飛廉、委黍、常羊，負盤、伊蜮，鼈兒也。
秦渠、暉夜、丹良、丹鳥，景天，宵蠾，熠燿，螢也。
天螻，杜狗，蛄螻，炙鼠，螻蛵，津姑，蟓蛉，螻姑也。
椓鳩，椓雞，莎雞也。
果蠃，蚴蜕，蒲盧，蠟蝓，土蜂也。蚩零，木蜂也。留師，竹蜂也。
蠡藪，蜂房也。壺蠡，蜜蜂也。
魚伯，蟊蠍，蠍禺，蜘蠋，青蚗也。
胡蝝，大蠅也。魂常，木蚤也。白鳥，蚊也。鳳車，大螶蝶也。檀末，小蝶也。
蟦螬，蚕蠾，蝑蟦，當齊，蝠蝮，蟦蝠，蛭蛤，資蟋，尺蠖，堅齊，蛄蝍，教蟦，地蠶也。步屈，螟蛉，桑蟲也。蛄蜥，蠷蜊也。
絲女，蜆也。蝛布，毒蜆也。
蠨蝑，喜母也。
晏青，盤蛩，班螫也。地膽，蛆要，青蠵，芫菁也。蚼蟓，蛾蚌，蚍蜉也。蝘蜓、蓬活，地脾，沙蝨也。厥昭，虷蟹，孑孓，蜎蠉，蛄蠏，井中赤蟲也。
蛄詣，杜蛯也。焦冥，蠛也。復陶，蟓也。國貉，土蝑也。烏蠋，橘蠶也。

明・楊慎《古音駢字》 鳥獸昆虫考。《説文》以虫爲虺，然漢代碑刻即用虫爲蟲，則虫蟲通。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紅娘子，椓鷄也。青娘子，蚖青也。
《爾雅》：蝯，从翰省。天鷄。**【注】**黑身赤頭曰椓鷄。又引莎鷄，則在莎草中者。此蟲在臭椿上，翅内盡紅。蚖青，居芫花上者，色純青緑，本作元青。葛上亭長亦赤頭黑身，因其在葛，故曰亭長。三蟲實一類也。地膽爲蚖青所化，居地中。《太平御覽》引《爾雅》地膽，地要青蠵也，今《爾雅》無此文。陸璣所云，似蝗而斑，幽州謂之蒲錯，乃莎鷄也，此皆《爾雅》注並引而誤。
蜻蜓或作青蛉，又作虰蛵，或曰負勞，曰諸乘，曰胡黎，曰紗羊，曰蠒蒠，曰蠁蚻，曰江鷄，曰青卒，曰絳縣，曰青衣使者，曰赤弁丈人，曰紺蠽，曰白宿，曰螂蛉，

一物也。《爾雅》曰負勞，陶氏曰諸乘，崔豹曰小黃，曰胡黎，鄱陽曰江鷄，餘則以色稱之耳。《淮南子》蝦蟆爲鶉，水蠆爲蟌蒊，青蛉也，一名白宿。《造化權輿》云水蠆爲蟌，《本草》作蟌，則蟌爲訛，蟌蒊即蟌蒊之訛。《異名疏》叙青蜓，引《方言》雌蜻謂之疋，音祖，是重誤矣。《方言》此條言蜩蟬也，胥本音胥。其《詩類考》蟋蟀一名蜻蜓，亦前人之誤也。《方言》蜻蜓謂之蜻蛉。【注】六足四翼，江東名狐黎，淮南曰蠪蜻，正蜻蜓也。道家曰眼，可化爲青珠，能止精。

撻末，蛺蝶也。一稱胡蝶，木蠹、菜蠹皆化之。陸德明曰：蝶，一名胥，因莊子蝴蝶胥也。崔豹曰：撻末，蝶也。江東所呼色白背青者是也。《列子》謂烏足之葉化蝶，或言百合花化蝶，《北户録》言樹葉化蝶，如《丹青野史》謂綵裙化蝶。《丹鉛録》：南海蝶大如滿帆，稱肉八十斤，海南有鬼蝴蝶，在紅蕉上者曰紅蝙蝠，嶺南有樹蝶、樹蜂、樹蟻，皆連于樹上。

丹良，螢也。古單作螢。《爾雅》：螢火，即照。或作蚜。《月令》夏季腐草爲螢，《吕覽》作化爲螢。蚜，《淮南子》作腐草化爲蚜。【注】蚜爲馬蚿，出冀，名曰秦渠則失矣。合溪曰：親見螢産草中，不信腐草爲螢。不知實陽氣蒸腐草，濕熱所化也，或先氣化，而後相生有之。毛萇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諸家據《説文》燐爲鬼火非之，毛指其光耳。今人即以熠燿，宵行作螢之二名，亦非。《月令》注引《夏小正》注丹鳥，丹良也，皇氏以爲螢火。王符曰：蓬中拾自照，謂螢火也。陸佃曰：蚜音溪，非宵行也。如蠶尾後戴火，可見螢有二種，一飛一行潛谷，言西北螢火大如棗。

《莊子》之蠪蠪，《博雅》之蠪蠪，皆因意立名也。蟲毒曰蠪，故有惡颯。萬即范蜂也，赤翅，蜂窠土或木，食蜘蛛。巴中蜾蠃在甕鼻蛇穴内，最毒。元稹有詩，此蠪蠪也。《莊子》曰：蠪蠪曰蠪。蠪尾曰蠪。蠪音賴，後人以其溷蠣，改作蜊，故《博雅》曰：蠪蠪，蠆也。蠆尾長，當别名蠪耳。蠆一名主簿蟲。《説文》：蠪，粗外切，乃蟲蠢之名，音轉爲蚘，俗作蛔。按：蠪無他用，蠆重文耳。《墨客揮犀》曰：有蟲如扁蟬，隱屋壁及書册，前如蟹螯。鄭房爲所螫，遇良醫曰，此名惡颯，不治殺人。智在皮朗，被左苗中常有，引螫扁蟲入人書篦螫人，土人謂之渴沙。

蜾蠃、蠮螉、蒲盧，皆螫蜂也。陶貞白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蜾蛉以飼其子。韓保昇、寇宗奭皆云，然《列子》純雄無雌，名曰稚蜂，《莊子》細腰者化，亦道聽也。詩人據所見，聖人取其教子，似續之大意耳。【注】《詩》者泥解。彭乘曰，陶説不妄，泥巢屋壁者曰蜾蠃，穴地巢者曰蠮螉，窠于書卷或筆管者曰蒲盧，即捕桑蠖及小蜘蛛，蠮螉捕蠨蛸與蟋蟀，捕得皆螫殺，置穴中，生子其上，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飛而蟲盡矣。王少夫曰：余驗其螫殺而後呼活之。王浚川曰：必附蟲而子乃生，借氣也。《説文》引《詩》，蜾蠃。《易林》曰，蠭蜾生子，深目黑醜，三卦同爻，一作蝸螺，知即果蠃。

緑金蟬，即吉丁蟲也。吉丁蟲背正緑，有翅在甲下，出嶺南，人取帶之，令人相媚。漁仲云：《爾雅》：蛂蟧，蚚也，甲蟲，緑色，似金者也。《北户録》云：金龜子甲蟲也，背如金貼成。竺法真《羅浮疏》云：金花蟲，文如金。宋祁《益部記》：利州金蟲，皆謂其緑甲，有泥金之光彩，非謂如金黄色，今爲簪釵飾曰緑金蟬。

又　《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禁原蠶，爲傷馬也。蠶神曰宛窳。蠶與馬同神，蠶爲龍精，其首類馬，星屬天駟，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故《周禮》禁原蠶。《吴都賦》：八蠶之綿。李善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一歲八繭，出日南。《吴録》曰：南鄉郡一歲蠶八績。高似孫引《海物異名記》曰：八蠶共爲一大繭。東壁曰：南粤有四眠兩生八出者，其溺曰沙皮，曰蜕甕，曰繭蛹，曰蜕音圭蛾，曰羅，卵曰蚘，音允初出曰蚙，音苗。自殭色白。弘景云：鹽度非也。荀卿《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氾勝之言蠶法，陸龜蒙作《蠶賦》，《説郛》載《淮南王蠶經》，僞書也。升菴曰：馬頭神，蠶神也。《後漢志》曰宛窳。《山海經》載：女子歐絲，其蠶神乎？今術家末僵蠶傳馬口，即不能齧草，何子元曰：後世遂有蠶女兒，馬明菩薩，馬頭娘之説，見于《中華古今注》及《搜神記》，《乘異集》，何其妄也。

天螻、土狗與螻蟈、鼫鼠、蟪蛄并載者，誤也。土蟻亦謂螻，而螻蛄乃土狗也，好攻土，夜飛，傅火，以其好攻土，故屬之于螻。《爾雅》：螘，音斛天螻、蛄蠬。螻，注曰螻蛄類也。《方言》：蛄詣謂之杜蛯，音格。螻螲謂之螻蛄，或謂蝝蛉，南楚謂之杜狗。今引者作土狗，漢晉聲近也。《本草圖經》引《夏小正》三月螘則鳴，甚是，卻誤引《廣雅》曰螻蛄一名碩鼠，以爲五技而窮之鼫鼠，則大誤矣。或以螻蛄爲蟪蛄，亦謬。蟪蛄蓋蟬類，前人見一字相同則牽纏而不能決，然則因論螻蛄而可引螻蟈乎。孟夏螻蟈鳴，螻、螻蛄，蟈亶也，李東壁稱能考正者，亦以螻蟈、鼫鼠、蟪蛄并載，何也？

嗥蜩、螗蠅、螿蜺、蚚、蟪蛄，蟬也，蜕曰復育。王充曰：蟬之生，復育也，闓背而出。段成式云：未蜕時名復育，相傳蜣螂所化，冬附樹根朽處，蓋蟬朽木所化也，剖腹中有朽木。一名齊女，崔豹言齊王后所化，異矣。古今稱此類殊混，故别之。以《爾雅》言，則蜩爲總名，蝭、蜩，蟬之大者，類廣而方，故《詩》稱蝭首也，《小正》曰鳴蚚，虎縣，蚚即蝭也，東壁謂蝭小，非矣。夏鳴大而黑者，蚱蟬

也。又曰蝒，鄭玄音綿。曰馬蜩，《豳詩》五月鳴蜩是也。東壁曰：頭有花冠，曰蜩螗，曰蝘，曰蝴蟬。《蕩詩》，如蜩如螗，是也。戴氏曰：《詩》兩稱之蜩螗，明是二物，而其聲雜也，具五色者曰蜋蜩。《夏小正》曰：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注】匽，唐蜩也，東壁改作蜋耳。小而文曰麥蚚，小而青緑曰茅蜩，曰茅蠽，秋月鳴而青紫曰螔蛄，曰蛁蟟，曰蜓蚞，音挺木。曰蜾蠃，曰蛉蚗。音舌沒。小而青赤曰寒蟬，曰寒蜩，曰蜺，未得炙風則瘖不能鳴曰瘖蟬，二三月鳴而小于寒蜩曰蠽母，陶隱居以螔蛄爲寒蟬甚確，司馬彪曰即蝭螃，崔譔曰即蛁螃也。陶謂螔蛄爲二物，則惑于螻蛄耳。蟬市連切。別作蜨蜩，或作蝉。

蜻蛉即蟋蟀，一作蠦蜴，《樂府》有《蜻蛉篇》，即蟋蟀。息七、所律切。一作蠦蛩，《説文》作蟋蛩，墨澤善鬬，吴中養之，以仰頭、捲頸、練牙、踢腿爲四病，七月鳴。又曰趣織，《樂府》作促織，虎丘曰趯織。一名孫旺，陸璣曰，楚人謂之王孫，《博雅》因作蚟孫，而反語謂之孫旺耳。《爾雅》曰蟋蟀，蛩，或作蛬蛗，一曰秦謂蟬蜕曰虱。《朱子》云斯螽，莎鷄，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今所見同時齊鳴，形類各別。馮嗣宗嘗恨許慎以蟋蟀爲即且、土蛇之誤。按：此乃《淮南》注引，即且爲蟋蟀，舊云許慎注。陳直齊曰：題許慎注，詳序文。即是高誘，而《説文》蟋蟀下無此解。

又　耳尺螻，烏郭切。似百足，多生桑上，即今蚰蜒，一名步屈，小而多足之毛蟲曰蠼螋，俗呼爲蠭蠭，溺能瘡人。

蚩，害苗蟲也，負盤則又一蚩也。《山海經》曰白首之蚩，又一蚩也。《春秋》書有蚩，平去二聲。《爾雅》曰蚩，蘆蜃即負盤、臭蟲也。《廣雅》則以爲蹙，劉氏《五行傳》以爲負蠜，其實蟨爲土鼈，負蠜，草蟲，蠭類也。智以草間大臭蟲，隨地生之，何關《春秋》之書。《通志》曰害稼，始謂蚩蝨，則蠭類者近是。升菴論蚩不爲災，亦引負蠜牽未判耳。《山海經》有獸白首如牛，一目見則有兵疫，曰蚩，亦引爲一乎。鄧潛《谷引論》曰，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蟘，食節曰賊，食根曰蟊，食花曰蚩，此因《爾雅》四種而增一種也。今按：此蟲又有四種，一曰蚩蠊，則滑生茶婆蟲也，一曰負盤蟲，則屬盤蟲行夜者也，蟨則簇箕蟲，過街土鼈也，負蠜則草蟲，蠭類也。蠦即蠭，蠭戎戎切。即蠦也。《爾雅》曰：蟲蠭、蠜、草蠭、負蠜、蝆音斯。蠭、松蝑、蟿音契。蠭、蝑蚚，音歷。土蠭、壤谿。疏曰：負蠜一名常羊，蝆蠭《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一名春黍，毛氏亦曰螽斯，蝑蝑也。《漢志》曰：《春秋》爲蠭，今謂之蝗。《説文》曰：蠭，蝗也，蝗，蠭也，以股鳴者。蔡邕亦曰：蠭，蝗也。李巡曰：蠭，蝗子也。陸璣曰：今人謂蝗子爲蠭，兖人謂之螣，蝗、蠭一物也，草蟲、負蠜、常羊一物也。蝆蠭，幽人謂之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其股似玳瑁，五月中以股相切作聲。蟿蠭、蝑蚚似蚚蜙而細長，飛翅作聲者。土蠭、壤谿今曰土蠌。江南呼吒蚻即吒蜢，今作蚱蜢，虵、蚱、蠌一字，似蝗而小，善跳，向解牽擾，此其概也。合溪必以斯爲助辭，蠭乃常有之物，没不可謂蝗，是殆未深考耳。崔豹曰，遼海間有蚩蟲如蜻蛉，名紺緧，七月群飛閣天，彝人食之，云是蝦爲之。又杜臺卿《淮賦》曰蝗化爲雉，入水爲蜃，《爾雅》蝝、蝮蜪，音緣、復陶。《字書》引作蝮陶。董仲舒、劉向曰螟始生，一曰蝗始生，《五行志》劉歆曰蝝、蜮蠹，有翼者媲蠹，即虵蜉也。何休曰：始生爲蝝，長大爲蠭。《魯語》蟲舍虵蝝，韋昭亦曰復陶也。馮嗣宗曰：凡經傳直謂之蠭者蝗也，凡似蝗不爲災，歲時恒有者，通得蠭名，故有阜蠭、草蠭、蝆蠭、蟿蠭、土蠭之别。

旁不肯，即蟿也。《東坡志林》曰：元祐八年，雍丘令米芾書：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子方蟲，爲害甚於蝗，有小甲蟲見禾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嘗聞也。智按：《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廣韻》蟘作虱，虱音特，賊作蟿，食禾節者也，東坡獨不看《爾雅》邪。程泰之曰徽州呼横蟲，汪彦章曰，有旨恤蟲災，言徽州蝻蟲爲害。蝻，即横蟲也，横本有黄音。智又按：《齊民要術》言穀蟲曰蚜虰，即子方，乃食菜之蚜也。《平水韻》增云蚜虰食苗，《唐書》、《宋史》皆載蚜虰害稼，或方語通稱邪。旁不肯之名果奇，然見《説文》訓黨字，蠭不過也，則漢時已有此等名矣。張有曰：蚜虰，古但作子方。鄭玄解『方以類聚』曰：行蟲，其强蚚乎，唐宋史借稱螟類。智按：方旁古通，子方當是子旁，子言小也，從旁斷禾之節。

又　蝻蝚，善負小蟲也。《爾雅·蟲部》：傅，負版。郭璞云未詳。吴曾按《柳子厚集》云：蝻蝚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不止也。

蝗即蟻。《爾雅》曰：蚍蜉大蝗，小曰蝗，蠰，朾蝗、蠽、飛蝗。《方言》曰：齊魯之間謂蚍蜉曰蚼蟻，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灼，燕謂之蛾蚚，大而赤色者名蠰。要論之，白蟻居土中，有城郭，君王蠹屋，化而羽，夏月陰雨坌飛，殆蚍蜉乎？蚍或作蜱者誤。蜱乃扁蟲，著牛馬，食其血者也。白蟻亦曰螻，亦曰土蟻、玄蟻，尤蕃，遇羶負曳，大頭不負曳，若糾率者，故世以惰群者爲大頭蟻，小而微黄曰黄蟻，稍大好啖羣蟻曰虎蟻。有蛆蟻狀如墨，蟻化而羽，能螫人，《爾雅》所謂丁蟻也。有臭蟻，好緣木爲窠，此其略也。蟻與蛾通用。《記》曰：蛾子時術之，音蟻，蟻子蚳，簡作蝨。按：《鼈人》共互物内有蚳醢。【注】蚳，蟻卵，今按本文有凡貍物則蚳，必水物龜鼈之類，恐非蟻子。里革言《國語》曰：魚禁鯤鮞，蟲舍蚳蝝。鯤鮞、蚳、蝝似爲蟲，魚孕育之，通名，非專言蛾子也。强蚚，黑米蟲也。毛

蟲，雀甕之蛄蟖，非蛄螪也。《爾雅》曰蛄螪，强蚌，又曰彊蚚。音祁。《疏》曰：今米穀中小黑蟲也，江東謂之蟅，建平人謂之蚌子。智按：廣東謂之米牛，紹興呼爲米象，齊人又呼小蟻爲蚌。《説文》曰：蚌，搔蚌也，蛄螪，强蚌也，强从虫，弘聲。錯曰：弘非聲，秦刻石文从口，疑籀文。戴氏曰：籀文蠶即蚌，鄺曰蠶，省作强，而人通以强作彊矣。《爾雅》復有螔，音墨。蛄螪，音近蛄螪，亦黑蟲也。貞白曰蛄蟖，蚳蟲也，石榴樹作雀甕曰蛄蟖房，以黏音蛄，則毛蟲其名螔乎。

白鳥，蚊蚋也。張邦基曰，子美寄劉伯華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鷺。按《月令》仲秋羣鳥養羞，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説文》謂蚊蚋也，《金樓子》云齊威公卧于柏寢，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知足者膚肉而退，不知足者飽而腹潰，蓋戒貪也。弱侯終以子美。白鳥爲鷺者，是不妨二物一名。《五色線》言：南海蟲，無骨曰泥，因以一日不齋醉如泥謂如此蟲，宋人拘泥可笑。

孑孓生蟲蚋，蚋其細者。水中赤蟲曰蜎蠉，一名孑孓，俗呼沙蟲。《説文》曰孑無右臂，孓無左臂，游水際遇人則沉，以腰有力，通其音爲蛣蟟。《淮南子》曰孑孓爲蟲，高誘曰，孑孓，倒跂蟲也，子才作ㄗㄗ。蜎即蚊，亦作蠉，《説文》作蜎，而鋭切。秦晉曰蜎，楚謂之蚊，其實蚊、蚋爲二物。蚋蟲之訥者，《荀子》曰醯酸而蚋聚，蓋生醯中曰醯雞，亂飛曰蠛蠓，音滅。占家以旋主風，衝主雨，蠛亦甚細，然爲知聲蟲，今人以醯雞爲蠛，非也。又有鳥曰蠉母，郭璞曰似鶡而大，黄白雜文，聲如人嘔，其吐納皆蚊，鄧氏曰鷓也。

又　蜮，射影也。又有魅蜮，如鼈，三足而小。《廣雅》曰：蜮，短狐也，一名溪毒，一名射工，俗呼水弩，鳧鴨能食之。《大招》并稱鰅鰫，短狐、蜮傷躬，則短狐與蜮似非一物。《詩詁》引柳宗元説，水中以氣射人者曰射工，居水旁山林含沙射人者曰沙虱。《説文》所謂如三足鼈，能也，非蜮也，一曰蟚蝗，凡夫以爲蜮。又《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蜮，師古音或，魅也，公紹以《詩》爲蜮，即是魅蜮，音或，陸氏《釋文》因沈音而誤。

蠹魚、蛸魚、衣魚、壁魚即《爾雅》之蟫、白魚也，化爲脉望。《注疏》：蟫音淫，衣，書中白魚，一名蛸魚，《本草》曰衣魚，亦曰壁魚，《馬懷素傳》炙朽蟫斷，是也。《雜俎》記建中何諷得黄紙，書中髮卷規四寸如環，道者曰，《仙經》云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此名曰脉望，夜以規映天中星，星使立降。《原化記》亦載之，或曰名脉，然見人用脉望者多，元瑞務博考者亦曰建中道者知脉望，且望夜則無星可映也。大抵小説不可盡信，天下物理變化有之，其名則好事者所立也。按：《酉陽雜俎》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爲白魚，固知《列子》言朽瓜爲魚之義。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虫：舊注呼委切，音毁，古虺字。《廣韻》：鱗介總名，俗讀持中切。非。《佩觿集》有以蛇虫之虫爲蟲豸之蟲，其順非有如此。按《説文》虫、蟲、蟲分三部，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凡虫之屬皆从虫。孫愐：許偉切，蟲蟲之總名，从二蟲，凡蟲之屬皆从蟲，讀若昆，古魂切。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蟲，凡蟲之屬皆从蟲，直弓切。肱《説文》訓辭錯互，前後牴牾者，非一如虫爲蝮别名，象其卧形，以上似專釋虫義，物之微細，以下似兼釋蟲、蟲二義。蟲蟲二部又有省，从虫者如蟲作蟓，蠽作蠽，蠽作蠽，蠽作蠽，蚍，蠽作蠽，蠽作蠽之類，或全、或省，音義並同，安見蟲之必别於虫，蟲之必别于蟲也，此《説文》分部之自相矛盾者也。《六書故》蟲直中切，蝡動，蛂行、翾飛之屬皆从蟲，虺特一物，何以爲蟲類之宗古書未有以虫爲虺者，而融則以虫爲聲。以斯知虫與蟲爲蟲之省文，非有二字也。備考，及總要與《書故》同。蓋蟲爲水陸動物之通稱，象蟠屈形三之者，會族衆意，其或爲蟲，或爲虫，从省以便書也。舊注沿《説文》諸韻書，以虫爲古文虺讀持中切者爲非。引郭忠恕《佩觿集》以證之，復引《廣韻》鱗介總名，又似讀蟲，如毁訓虫爲蟲，既指虫爲蟲總名，則不宜與虺同音，必謂虫爲古虺字則不當，與蟲互訓，不知郭説迂，《廣韻》説是也。或羽、或毛數語載《説文》，誤引爲《韻會》亦非。篆作，古文虫篆作，蟲篆作。

又　蟲：同虫。宋邵雍曰：蟲，風族也。故蟲皆由風化，如榛栗之類，外殼完固，蟲已長于腹中，豈外物遺種，當是風化使肰。又旱熱。《詩・大雅》：蘊隆蟲蟲。【注】蘊蓄，隆盛，蟲蟲，熱氣也。《爾雅》：爚蟲，熏也。義同。又姓。《漢・功臣表》曲成侯蟲達。又送韻音仲，蟲食物，與蚰通。蟲類至繁，萬物無不生蟲，人身亦有之，在膚爲蟣蝨，在腹爲九蟲，巢元方《病源》云：伏蟲長四寸，羣蟲之主，蚘蟲長五六寸至一尺，發則心腹作痛，白蟲長一寸，色白頭小，令人腰疼，肉蟲狀似爛杏，令人煩悶，肺蟲狀如蠶，令人咳嗽，胃蟲狀如蟆，令人嘔逆，弱蟲亦名膈蟲，狀如瓜瓣，令人多唾，赤蟲狀如生肉，動作腹鳴，蟯蟲至微，形如菜蟲，居腸中，令人生癰疽疥蟨，諸蟲皆依腸胃間，氣實則不爲害，虚則變生諸疾也。又有應聲蟲。夏子益《奇方》言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語言，名應聲蟲，朽板藍汁五服愈。《説文》从三虫，象形，分虫、蚰、蟲爲三，舊注俗作虫，非。虫音虺，沿諸家曲説而誤，互詳前虫注。

蠽：符頑切，音煩，蠽，阜螽別名，負蠽，草螽別名。又氣蠽蟲，好夜行，狀似蚩蠊，人觸之即氣出，《本草》一名行夜，一名氣盤蟲，亦名負盤，雖與蚩蠊同名，非一物，戎人皆食之。

蠉：舊注音停，蠶二眠。按《永嘉記》云：郡蠶自三月至八月有八輩。蠶種爲蜕，再養爲珍，珍子爲愛，未有謂蠉爲蠶二眠者，舊注疑誤。一說珍、震聲近，譌爲蠉珍，亦方俗之名也。

蠆：同蠆。

蠆：子列切，音節。《爾雅》：蠆，茅蜩。【注】似蟬而小，青色，江東呼茅蠆。

蠆：蟲本字。

蠆：舊注音注，引《爾雅》蠆醜蝳。按：《爾雅》本作蠆。【注】蠆謂蟬屬，剖母背爲孔蝳而生，改作蠆，非。

又 蠆：良徙切，音里。《說文》：蟲齧木中也。又物欲絶貌，追蠆言鐘之，歎文追起處剥落也。凡器物用久，剥落若蟲餘者謂之蠆。又人名，越范蠆。又彭蠆湖名，一名匯澤，今南康府宫亭湖。又齊韻音離，器中空瓢勺也。《漢·東方朔傳》：以蠆測海。【注】今江淮間用蠆大者爲瓢蓋，以蟲殼代瓜瓢用也，別作瓢。又谷蠆，匈孥君長號音鹿黎。又歌韻音羅。揚雄賦：驅橐駝燒爛蠆。【注】蠆，瓢也，爛即炊器，紐蓋可舉者謂匈孥，聚落爛器燒之使盡也。又與贏通。《宋書·禮志》：莫霍山盛酒當以蠆桮。《東南夷傳》：林邑國人吹海蠆爲角，與贏同，俗作螺。《水經注》：睢陽有蠆臺，廻道如蠆形。又《文子》曰：聖人法蠆蚌而閉户。《爾雅翼》：公輸般見蠆出頭潛以足，畫之蠆，引閉其户不可開，因效之設門，今門以蠆爲鋪首，古遺制也。又《韓詩外傳》權忤曰：蠆躍猶雀躍也。又苛韻音裸，疥癬蟲也。《左傳》爲其不疾瘵，蠆蠆別作癘義同。又霽韻音例，《方言》參蠆分也。《說文》：蠆，古文作𧊅。《六書故》曰：古文𧊅从丁，言蟲所毒也。《集韻》或作蠆、蠚。

蠆：尺允切，春上聲，《說文》蟲動也，《爾雅》蠆動也。【注】搖動貌。又蠆不遜也。【注】蠆動，不謙遜也。《書·大誥》：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蠆。【注】蠆言武庚叛也。《左傳》：今王室實蠆蠆焉。《說文》作蠺，篆作蠺，古文从戈作蠈，與憲通。《六書故》蠈又作憲，《篇海》憲譌作蠆，《長箋》謂脞，當用蠆，並非。

蠆：魚列切，音業。《說文》：衣服歌謡草木之怪謂之祆，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蠆。祆、蠆，經史借用孽，又改作孼，本作蠆，舊本省作蠆，非。互見子集孽注。

蠆：力吾切，音盧，蠆蜑，蚩別名。

蠆：同盤，舊本盤。【注】與蠆同，同字異切，一體屬，一似虫，誤分爲二。

蠆：舊注音希，汎云蟲名，一曰蟻字之譌。

又 蠆：同蠆。

蠆：同蝨。《周禮》：翦氏主除蠆。陸龜蒙《蠆化篇》：橘之蠆大如小指，一日視之不食不動，明日復徃則蜕爲蝴蝶。又蠆魚、蛀書蟲。又暴書亦曰蠆書。《穆天子傳》：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雀梁蠆書于羽陵。【注】謂暴書中蠆蟲，使不藏匿也。又陌韻音石。《太玄》：割首，割其蠆，使我心疾。又藥韻音杓。《易林》：桑華，腐蠆衣敝如絡，女工不成絲布爲玉，玉音玨。《爾雅》作蠆，《說文》作蠆，《集韻》作蠆，俗沿增韻，省作蠆，《長箋》以蠆爲譌省必从蠆，舊本蠆與蝨分爲二，並非。

蠆：蟑、蝳並同。《六書故》删蠆不載，舊注重出。

蠆：同蠆。《六書故》蠆蛭即多足蟲，蠆與蠆別，舊注音劬，猿猴之類，引相如賦赤猨蠆猱。賦本作蠆，譌省作蠆，非。

蠆：蠆本字，《說文》作蠆，省作蝨。蟲藏木中，如囊橐，故从蠆，今通作蠆。

蠆：舊注音雙，蟲名，一曰蠆字之譌。

蠆：俗蠆字。《說文》蝨即蝨，重文作蠆，篆作蠆，今改作蠆，譌从衆，附十八画，並非。

蠆：呼甲切，音匣。《說文》螻蛄也，鳴如車聲，故从蠆，篆作蠆。

蠆：祖選切，音鐫上聲，《說文》蟲食也，篆作蠆，《六書故》省作蠆，非。

蠆：贏字之譌，舊注同贏，誤。

蠻：莫盤切，慢平聲。《詩》：緜蠻黄鳥。《韓詩》薛君《章句》云：緜蠻文貌。又葉盛貌。許由《箕山歌》：甘瓜施兮，葉緜蠻。又《說文》：南蠻蛇種。《長箋》：夷人治而不絶，故从絲寓教也。《六書故》：南夷通名。《書·禹貢》：三百里蠻。吴棫《韻補》引師古曰：蠻謂以德繼幕而覆之，或曰五服王者皆有德，以綏安之，非獨蠻也。師古泥繼大説誤。《禮·王制》：南方曰蠻。《周禮·夏官》：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唐·南蠻傳》：邛部六姓，一姓白蠻，五姓烏蠻。又盤瓠五溪蠻也。《桂海虞衡志》載，盤瓠蠻誓狀其略云：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上有太陰，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豬，舉家滅絶，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蠻言誅殺也。今辰州地即古五溪蠻。《伯益經》曰：卞明生白大爲蠻人之祖，乃人名。

《山海經》作弄明生白犬，《風俗通》謂高辛氏之犬銜犬戎吳將軍首，以少女妻之，生六男六女，則荒唐之説也。又《山海經》：崇吾之山有鳥如梟，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一作□，《爾雅》謂之鶼鶼。又姓。荆蠻之後，因氏。又先韻音眠。揚雄《揚州牧箴》：獷矣淮夷，蠢爾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又真韻音民。班固《東都賦》：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内撫諸夏，外綏百蠻。又霰韻音彦，獸也。郭璞剛山蠻蠻贊：其音如吟，一脚人面，鼠身鼈頭，厥號曰蠻，叶下變。《山海經》：蠻蠻有二剛山之尾，洛水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蠻蠻，鼠身鼈首，音如吠犬，與崇吾山蠻蠻形體各别。郭璞未詳注，今雖不能辨鼠身鼈首之蠻蠻爲鳥爲獸，其名同實異，無疑本經譌誤者不止是郭，注尤多缺漏，豈可盡信，附記。

清・張英、王士禎等編《淵鑑類函・目録》　第四四五卷《蟲豸部一》

蟬　蝶

第四四六卷《蟲豸部二》　蜻蜓　螳螂　螽斯　絡緯　蜂　果蠃　蠅

第四四七卷《蟲豸部三》　蚊　蟻蠓　螢　蛾　蜉蝣　螻蛄　蜣螂　蜻蚗

【略】

第四四八卷《蟲豸部四》　蟋蟀　叩頭蟲　尺蠖　蟻

第四五〇卷《蟲豸部六》　蝗　合蚤、賊、蜈、螣　蚜　蚘蟲　蜮　蝤蠐　天牛蟲　蟫　蝨蚤雜見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虫：《唐韻》許偉切，《集韻》詡鬼切，並音卉。《廣韻》：鱗介總名。《説文》：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凡虫之屬皆從虫。《玉篇》：古文虺字，注見三畫。《佩觿集》：蛇虫之虫爲虫，豕非是。按《説文》、《玉篇》、《類篇》等書，虫、蚰、蟲皆分作三部，虫吁鬼切，蚰古魂切，蟲持中切，截然三，音義亦各别。《字彙》、《正字通》合蚰、蟲二部併入虫部，雖失古人分部之意，而披覽者易于查考，故姑仍其舊。若《六書正譌》以爲虫即蟲省文，則大謬也。

又　蟲：《唐韻》直弓切，《集韻》、《韻會》、《正韻》持中切，並音种。《説文》：从三虫，象形。凡蟲之屬皆从蟲。《大戴禮》：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有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爾雅・釋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周禮・冬官考工記・梓人》：外骨、内骨，郤行、仄行、連行、紓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大戴禮》二九十八八主蟲，故蟲八月化也。《荀子・勸學篇》：肉腐出蟲。又《詩・大雅》：蘊隆蟲蟲。**【傳】**蟲蟲而熱也。又桃蟲，鳥名。《詩・周頌》：肇允彼桃蟲。**【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又《書・益稷》：華蟲作繪，孔注：雉也。又地名，《左傳》：昭十九年宋公伐邾，圍蟲三月。**【注】**蟲邾邑。又書名。《魏志》裴松之注：邯鄲淳善《蒼雅》蟲篆。又姓，《前漢・功臣表》：曲成侯蟲達。又直衆切，音仲，與蚰同，蟲食物也。又《集韻》徒冬切，音彤。《爾雅・釋訓》：爞爞薰也。爞或作蟲，《羣經音辨》：蘊隆蟲。蟲蟲字又音徒冬切。《韻會》俗作虫，非。

又卷二九《豸部》　豸：《唐韻》：池爾切。《集韻》、《韻會》丈尒切，並音坻。《爾雅・釋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集韻》亦作蛘。又《説文》：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殺形。**【注】**徐鍇曰：豸豸，背隆長貌。又解也。《左傳・宣十七年》：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注】**豸，解也。又《史記・司馬相如傳》：陂池猗豸。《文選》李善注，猗豸，漸平貌。又婀娜也，張衡《西京賦》：增嬋娟以跐豸，注：跐豸，姿狀婀娜也。又《正韻》丈几切，音跱，義同。又《廣韻》：宅買切。《集韻》、《韻會》丈蟹切，並音豷，與廌通。《史記・司馬相如傳》：弄解豸。《後漢・輿服志》法冠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故以爲冠，《佩觿集》：蟲豸之豸爲獬廌。《廣韻》同豺。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　《釋蟲第十五》，疏曰：蟲者，蜾、毛、羽、鱗、介之總稱也。此篇釋諸蟲之名狀，故云釋蟲。愚按：蜾、毛、羽、鱗、介通曰蟲，若此篇止釋蟲豸之屬，蜾、毛、羽、鱗、介概未之及也。《疏》蓋舉其大凡，以發端與。

螫、天螻、蚓、蠪蚷。**【略】**螫音斛，蚓音費，蠪音蘆，蚷音肥。**【略】**此雜釋諸蟲也。注曰：螫，一名天螻，即螻蛄也。《大戴禮・夏小正篇》云：螫則鳴，蚓一名蠪蚷，即負盤、臭蟲。**【略】**疏曰：螫名天螻，又名碩鼠。《洪範五行傳》云：蚓爲蟲臭惡，南方浮氣所生也。《本草》云厲蟲也，《春秋經傳》皆云有蚓，則此蟲名蚓，一名蠪蚷，而舍人、李巡皆云蚓蠪一名蚷，非也。負盤，《漢書》及《左傳》多作負蠜，故涉誤耳。

又　蜩、蜋蜩、螗蜩、蝘蜓、蟤、茅蜩、蝒、馬蜩、蜺、寒蜩、蜓蚞、蜓蠛。蜩音調，螗音唐，蝘音札，蟤音節，蝒音眠，蜓音挺，蜓音奚，蠛音鹿。此類釋諸蟬也。注曰：《夏小正傳》云：蜋蜩者，色五采具，螗蜩者，蝘也。螗蜩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蜋，蝘一名蜻蜓。《方言》云：蟬小者謂之麥蝘，有文者謂之蜩。《夏小正傳》云：鳴蝘蝘者，虎懸也。蟤一名茅蜩，江東呼爲茅截，蝒一名馬蜩，

俗所謂馬蟬，蜺一名寒蜩，即寒螿也。《月令》云：寒蟬鳴。蜓蚞即蝭螃，一名蠽蛄，齊人呼爲蟓蜩。疏曰：云蜩者，目諸蜩也。螗蜩、蝉、蠽皆似蟬而小，馬蜩最大，寒蜩亦似蟬而小，茅蜩色青，寒蜩青赤色。愚按：蜋蜩與螗蜩二種皆止列其名而無所釋者，或識其一名，或識其二名，是皆釋也。他如釋魚釋鼠、釋牛之屬亦多如之，《方言》乃云：蟬，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是蜋蜩、螗蜩亦一物而二名也。今以《夏小正》五月節先記蜋蜩鳴，後記螗蜩鳴之文推之，《方言》爲非。

蛄蚏、蚏蜋、蝎、蛄蝍、蠽、蠽桑、諸慮、奚相、蜉蝣、渠略、蛂、蟥蚚、蠸、輿父、守瓜。蛄音乞，蝎音曷，蝍音屈，蠽音餉，蜉音浮，蝣音游，蛂音別，蟥音黄，蚚音瓶，蠸音權，父音甫。此類釋諸甲蟲也。注曰：蛄蚏一名蚏蜋，黑甲蟲，噉糞土者。蝎一名蛄蝍，木中蠹蟲也。蠽一名蠽桑，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江東呼爲齧髮。諸慮一名喜相，未詳。蜉蝣一名渠略，似蛄蚏，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豬好啖之。蛂一名蟥蚚，甲蟲，大如虎豆，緑色，今江東呼蟥蚚。蠸，輿父一名守瓜，今瓜中黄甲小蟲，喜食瓜葉。疏曰：蛄蚏翅在甲下，喜取糞作丸而轉之，《莊子》云：蛄蚏智在轉丸。蜉蝣，《夏小正傳》云：渠略也。《詩·蜉蝣》云：蜉蝣之羽。陸璣：蜉蝣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下出，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也。

蜹、蛫蝼、不蜩、王蚨、蛄蠪、强蚌、不過、蟷蠸，其子蜱蜎。【略】蝝、蝮蜪、蟋蟀、蚓。蜹音柔，蛫音亡，蚨音府，蠪音施，蚌音米，蠸音相，蟬音毘，蜎音消。【略】蝝音緣，蝮音福，蜪音陶，蚓音拱。此二節亦雜釋諸蟲也。注曰：蜹一名蛫蝼，蝼蛄類。不蜩一名王蚨，未詳。蛄蠪一名强蚌，今米穀中蠹，小黑蟲，建平人呼爲蚌子。不過一名蟷蠸，別名蜋螗。蜱蜎，一名蝝蟭，蟷蠸卵也。【略】蝝一名蝮蜪，蝗子未有翅者，魯語云蟲舍蚳蝝。蟋蟀一名蚓，今促織也，亦名青蛩。疏曰：《方言》云：蝼蝈謂之蝼蛄，或謂之蛄蝼。此蜹名蛫蝼，亦蝼蛄異名也。蛄蠪謂之强蚌，《方言》云：江東謂之蠪，建平人謂之蚌子。不過名蟷蠸，又名蟷蜋母也。其子名蜱蜎，又名蝝蟭，又名螵蜎卵也。《方言》云：魯以南謂之蟷蠸，三河謂之螳螂。《月令》仲夏螳螂生是也。【略】蝝名蝮蜪，可食，舍者不取也。蟋蟀名蚓，《詩·蟋蟀》云：蟋蟀在堂。陸璣云：似蝗而小，正黑如漆，有角翅，楚人謂之王孫，幽州謂之趣織，里語云：趣織鳴，懶婦驚。

皇螽、蠜、草螽、負蠜、蚣螽、蜙蝑、蠜螽、蜧蚸、土螽、蠸谿。皇音阜，螽音終，蠜音煩，蚣音斯，蜙音松，蝑音胥，蠜音契，蚸音歷，蠸音壤。此類釋諸蟲也。皇螽一名蠜，《詩·召南》云：趯趯阜螽。草螽一名負蠜，《詩·召南》云，喓喓草蟲，俗所謂常羊也。蚣螽一名蜙蝑，蜙蜧也，俗呼蜻蜓。蠜螽一名蜧蚸，似蜙蜧而細長，飛翅作聲。土螽一名蠸谿，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蠆。疏曰：李巡云：皇螽，蝗子也。草螽，陸璣云：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草中。蚣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音義一也，身長而青，長角，長股，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土螽名蠸谿，江南呼虻蛨，又名蚱蜢，似蝗，細小善跳。

莫貂、蟷蜋、蜂、虰蛵、負勞。貂音鶴，蜂音牟，虰音丁，蛵音馨。此亦雜釋蟲也。注曰：莫貂一名蟷蜋，又名蜂，有斧蟲也，江東呼爲石蜋。虰蛵一名負勞，或曰即蜻蛉也，江東爲狐黎。疏曰：莫貂名螳蜋，即上不過也，捕蟬而食，有臂若斧，莊子云，螳蜋怒臂以當車軼是也。虰蛵即蜻蛉，六足四翼蟲也，《方言》云蜻蛉，淮南人又呼蠰蜷，《字林》云一名桑根，陶注《本草》云一名蜻蜓。

蝎、毛蠹、蟔、蛄蝨。蝎音撼，蟔音墨，蛄音占，蝨音斯。此類釋毛蟲也。注曰：蝎一名毛蠹，即蚘也。蟔一名蛄蝨，蚘屬，青州人呼蚘爲蛄蝨，孫叔然云八角蟲，失之矣。疏曰：《説文》云蚘毛蟲，俗呼爲毛蚘，有毒螫人，《楚辭》云，蚘緣兮我裳是也。蛄蝨亦毛蟲，不止八角，故云失之。

又 蟫、白魚【略】蟫音淫。此釋諸細蟲也。注曰：【略】蟫一名白魚，衣書中蟲也，一名蜎魚，【略】似白魚。【略】蟫《本草》謂之衣魚。

蝨、羅、蝘、天雞。蝨蛾同，蝘音翰。此亦雜釋蟲也。注曰：蝨一名羅，蝨蝨也。蝘一名天雞，小蟲，黑身赤頭，又名莎雞，又名絡雞。疏曰：蝨即蠶蛹所變。《説文》云：蝨，羅也。蝘名天雞，李巡云名酸雞，《詩·豳風》云：六月莎雞振羽。陸璣云：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

《傳》：負版、强、蚚、【略】蜮、蛹。蚚音祈，【略】蜮音或，蛹音勇。此二節亦雜釋蟲也。注曰：傳一名負版，未詳。强一名蚚，所謂强醜捋也。【略】蜮一名蛹，即蠶蛹也。疏曰：强，蟲名也，一名蚚，好自摩捋者，蓋蠅類也。

蜆、縊女。蜆音演。注曰：蜆一名縊女，小黑蟲，赤頭，喜自縊死，故名。

蚍蜉、大蝪、小者蝪、蠪、朾蝪、蠶、飛蝪，其子蚳。蝪、蟻同，蠪音龔，蠶音尉，蚳音池。此類釋諸蝪也。注曰：大蝪名蚍蜉，俗呼爲馬蚍蜉。小蝪名蝪，齊人呼爲蚌。朾蝪名蠪，赤駁，蚍蜉也。飛蝪名蠶，有翅。蚳，蟻卵也。疏曰：《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蚌，其場謂之蚳，或謂之垤也。赤色斑駁者名蠪，有翅而飛者名蠶，卵名蚳，《周禮·醢人職》云，饋食之豆蝘蚳醢是也。

土蠭、木蠭、蟦、蠐螬、蝤蠐、蝎。蠭、蜂同，蟦音費，蝤音囚，蝎音曷。此釋諸

蠭、蟀也。注曰：土蠭，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即馬蠭也，荆巴間呼爲蟺。木蠭似土蠭而小，房在樹上，好啖其子。蟨一名蟀蟧，在糞土中。蝤蠐一名蝎，在木中。疏曰：《説文》云：蠭，飛蟲螫人者。蟨名蟀蟧，蝤蠐名蝎。《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蠐，梁益間謂之蝎。上文蝎、蛞蝓，郭云木中蟲也。下文蝎、桑蟲，郭云即蛞蝓也。則蟨也，蟀蟧也，蝤蠐也，蝎也，蛞蝓也，桑蟲也，一物而七名，在木中者白而長，故《詩》美碩人云領如蝤蠐，是也。

又　國貉、蟲蠁。【略】蠁音響。此以下雜釋諸豸也。注曰：【略】國貉一名蟲蠁，今呼蛹蟲爲蠁，《廣雅》云：土蛹，蠁蟲也。《疏》曰：蠁，《説文》云知聲蟲也。愚按：貉之言貊，《詩》所云貊其德音也，惟静故能知聲，其諸傳聲習聽之道與，故蠁蟲謂之國貉，周子云動静互根，神妙萬物，此之謂也。

果蠃、蒲盧、螟蛉、桑蟲、蝎、桑蟲。蠃音裸，螟音冥，蛉音令。注曰：果蠃一名蒲盧，細腰蟲也，俗呼爲蠙蜮。桑蟲名螟蛉，俗謂之桑蟆，亦曰戎女。桑蟲一名蝎，即蛞蝓也。疏曰：《詩・小宛》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果蠃一名蒲盧，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蠭，《説文》云：細腰上蠭也。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果蠃負於宫中，七日而化爲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火則肖之，是也。

熒火、即照、密肌、繼英。熒螢同。此釋火蟲也。注曰：熒火一名即照，夜飛，腹下有火。密肌未詳。疏曰：熒火名即照，《本草》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月令》季夏腐草爲熒，腐草此時得暑濕之氣，故爲熒也。《詩・東山》云：熠燿宵行。愚按：密肌、繼英，疑即熒一物而四名也，繼英猶言繼照，密肌語其形，繼英語其用也與。或曰：亦熒火之類也。

蚹、烏蠋、蠓、蟻蠓。【略】蚹音厄，蠋音蜀，蠓蒙上聲，蟻音蔑。此亦雜釋蟲也。注曰：蚹一名烏蠋蟲，大如指，似蠶。蠓一名蟻蠓，似蚋，喜亂飛。【略】《疏》曰：《韓子》云蟺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色悸，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蟺，見利而忘所惡也。蟻蠓一名醢雞，《列子》云：蟻蠓生朽壤之上，因雨布生，得陽而死。《莊子》云：丘之於道也，猶醢雞與。郭象云：醢雞，甕中蟻蠓也。

又　蝝、桑繭、雒由、椇繭、棘欒、繭、蚖、蕭繭。蝝音象，雒音譬。此類釋諸繭也。疏曰：此蠶類作繭因所食葉而異名也。食桑葉作繭者名蝝，即今蠶也。食椇葉、棘葉、欒葉者，皆名雒由。食蕭葉者名蚖。皆蠶類。愚按：桑繭，今人家所養就之繭，餘皆野繭也。欒木似蘭，凡椇棘欒蕭皆有蠶類，食葉爲繭，此外亦多有作繭者，如食椒葉作繭最佳，而不登於經，蓋約詞與。

翥醜罅，螽醜奮，强醜捋，螽醜蠅。蠅音俞。此總釋蟲之形性也。注曰：罅者，剖母腹而生也。奮者，好奮迅作聲也。捋者，以脚自摩捋也。蠅者，垂其腴也。扇者，好摇翅也。疏曰：翥飛也，醜類也，翥謂蟬屬，螽謂蝗屬，强謂蠭屬。《説文》云：蠅垂腴之貌，腴即腹下也。愚按：翥醜罅，注、疏皆謂剖坼母背爲孔罅而生也。蓋舉其近似而言之，凡蟬蜩之類，自委蜕其形，初非剖母背之謂也。又蠅類亦捋，但不能作聲耳。蜻蜓之類亦鼓翅。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蟘，《詩》作螣，音特。此釋食苗諸蟲也。疏曰：《詩・大田》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陸璣云：螟似虷蚢，而頭不赤。螣，即蝗也。賊似桃李中蠹，頭赤，身長而細。蟊，或云螻蛄也。李巡云：食心爲螟，言其幼，冥冥難知也。食葉曰蟘，言假貸無厭也。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池上聲。此總釋蟲豸之名也。疏曰：此對文也。散文，則無足者亦云蟲。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一名蝮。《爾雅・釋魚》：蝮虫。今本虫作虺。【略】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飛二字，依《爾雅釋文》補。或毛或羸，羸見衣部。但也，俗作羸非。或介或鱗，以虫爲象。按：以爲象言以爲象形也。从虫之字，多左形右聲，左皆用虫爲象形也。《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中央其蟲倮。虎豹之屬，恒淺毛也。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許云：或飛者羽也。古虫、蟲不分，故以蟲諧聲之字多省作虫，如融赫是也，鱗介以虫爲形，如螭虯龜蚌是也，飛者以虫爲形，如蝙蝠是也，毛羸以虫爲形，如蝯蜼是也，凡虫之屬皆从虫。

：虫也。是曰轉注，考老之例也。《招魂》曰：蝮蛇蓁蓁。从虫，复聲。

又：蝮蜧。各本無此二字，今補。蟲在牛馬皮者。《爾雅釋文》引《字林》：蝮蜧似蟒，蟲在牛皮者。《字林》本《説文》也。郭氏《爾雅注》：蚣蜧一作蝮蜧。此謂蜚蠊春黍，从虫，翁聲，烏紅切，九部。

：蝮蜧也。从虫，從聲，子紅切，九部。

：知聲蟲也。《十部》曰：肹蠁布也。《釋蟲》曰：國貉蟲蠁。《廣雅》曰：土蛹，蠁蟲。从虫，鄉聲，許兩切，十部。

：司馬相如説：从向，鄉向聲同也。按《春秋》：羊舌肹，字叔向。説者向讀上聲，蓋向者，蚼之省也，以肹蠁爲名字。

：蟲也。謂蟲名也。按：《玉篇》以蛁蟟釋之，非也。蛁自蟲名，下文

蚗下。蛁蟟，別一蟲名。凡單字爲名者，不得與雙字爲名者相牽混，蛁螃即蛁蟟，不得以釋蛁也。从虫，召聲，都僚切，二部。

又  ：在壁曰蠉蜓，在草曰蜥易。析言之，从虫，叟聲，於殄切，十四部。

 ：蠉或从蚰。

 ：蠉蜓也。从虫，廷聲，徒典切，古音在十一部。一曰蝘蜓，一曰謂一名也。

 ：榮蚖，逗，它醫，榮蚖之異名也。《釋魚》曰：蠑螈，蜥易也。《小雅·節南山》傳曰：蜴螈也。蜴當作易，螈當作蚖。榮蚖或單評蚖。《史記》：龍漦化爲蚖，以入王後宮。是也。《方言》曰：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音析，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齊海岱謂之蜥蜴。吕注：鳴者，謂與虺皆以味鳴也。从虫，元聲，愚袁切，十四部。

 ：蟲也，謂蟲名，未詳何物。《釋蟲》有蠸、輿父、守瓜。一曰：大螫也。螫者，蟲行毒也。大螫者，大行毒也。讀若蜀都布名。系部曰：緆，蜀細布也。此謂大螫之讀若緆。从虫，瞿聲，巨員切，十四部。

 ：蟲食穀心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心，各本譌葉，今依《開元占經》正。《釋蟲》毛傳皆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蟘，食根曰蝥，食節曰賊。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螟，正爲食心言之，惟食心故从虫。冥，會意，从虫冥，冥亦聲。此从宋本及小徐本。莫經切，十一部。按：鉉本於此下妄增又螟蛉三字，宋本所無，且螟蠕桑蟲也。見下文。字不作蛉。

 ：蟲食苗葉者，見《爾雅》毛傳。吏气貪則生蟘。貪，各本作貸，今正。氣貪皆求也。貝部曰：貪從人求物也。冥螟、貪蟘皆疊韻。《左傳》曰：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螟蟘、蝥之害皆由吏。鄭箋《大田》云：明君以正己而去之。正己可去，則不正可招。李巡、孫炎皆謂由政所致也。从虫貪，貪亦聲。各本篆作蟘，解作从虫貸，貸亦聲，今正。徒得切，一部，假螣字爲之，一部與六部合聲也。《詩》曰：去其螟蟘。《小雅·大田》文。今《詩》作螣，假借字也。

 ：蝨子也。蝨，齧人蟲也。子其卵也。《戰國策》作幾瑟。假借字。一曰：齊謂蛭曰蟣。《釋魚》蛭蟣注曰：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爲蟣。从虫，幾聲，居豨切，十五部。

 ：蛣蚰，逗，蝎也。《釋蟲》曰：蝎，蛣蝍也。郭云：水中蠹蟲。按：下文蝎，蝤蠐也，不識何以不類記。从虫，吉聲，去吉切，十二部。

 ：蛣蚰也。从虫，出聲，區勿切，十五部。今《爾雅》作蝍。

 ：白魚也。今衣書中白蟲，有粉如銀者是也。一名蚹魚，《本草經》謂之衣魚。从虫，覃聲，余箴切，七部。

 ：毛蠹也。《釋蟲》文。蠹者，木中蟲也。蛤居木中，其形外有毛，能食木，故曰毛蠹，是爲蛤，蛤之言陷也。从虫，台聲，乎感切，八部。

 ：蟲也。謂蟲名。按：上蛤下蛓同類也。則蟜當亦蛤蛓之類耳。从虫，喬聲，居天切，二部。

 ：毛蟲也。不曰毛蠹者，不居木中，但食葉也。《釋蟲》云：螵蛸蜇。郭云：蛓，屬也。今青州人呼蛓爲蛸蜇。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按：今俗云刺毛者是也。食木葉，體有棱角，有毛，有采色，毛能螫人。叔然説不誤也。其老而成蛹，則外有殼如雀卵。然《本草經》謂之雀甕，或出成蛾放子如蠶子，或即卵育於殼中。故《本草》云：雀甕，蛸蜍房也。蛸蜇音髯斯。从虫，戠聲，讀若笥。三字依《爾雅釋文》補。千志切，一部，《本草》作蛭，音同。

 ：蝤蠐也。《詩·衛風》：領如蝤蠐。傳曰：蝤蠐，蝎蟲也。《爾雅》同。按：下文云：蝎，蝤蠐也。然則二者爲轉注，从虫，酋聲，字秋切，三部。

 ：齧蟲也。《釋蟲》：蝤、蠐、蝎。郭云：在木中者，蟥、蠐、蠹。郭云：在糞土中者也。是二者似同而異。宋掌、禹錫、蘇頌亦辯蠐、蠹與蝤、蠐、蝎不同。許意謂蝤、蠐、蝎爲一物，而蠐、蠹下不云蝎也，蓋亦不謂一物矣。从虫，脅聲，徂兮切，十五部。

 ：蝤蠐也。《釋蟲》曰：蝎，桑蠹。桑中蟲也。按：上文許云蛣蚰、蝎也，不許意蛣蚰別爲一物也，蓋一類而種聲。胡葛切，十五部。

 ：蚚也。下云蚚強也。二字爲轉注。《釋蟲》曰：強醜捋。郭曰：以脚自摩捋，假借爲彊弱之彊。从虫，宏聲。此聲在六部，而強在十部者，合韻也。巨良切。

 ：籀文強。从蚰，从彊。據此則強者古文。秦刻石文用強，是用古文爲小篆也。然以強爲彊，是六書之假借也。

又 ：葵中蠶也。葵，《爾雅釋文》引作桑。《詩》曰：蜎蜎者蠋，蒸在桑野。似作桑爲長。《毛傳》曰：蜎蜎，蠋兒，蠋，桑蟲也。《傳》言蟲，許言蠶者，蜀似蠶也。《淮南子》曰：蠶與蜀相類，而愛憎異也。桑中蠹即蝤蠐，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謂勹，象其身蜎蜎。市玉切，三部。《詩》曰：蜎蜎者蜀。《豳風》文。今左旁又加虫，非也。

：螻蛄也，今之土狗也。从虫，婁聲，洛侯切，四部。曰穀天螻，《釋蟲》文。郭注云：螻蛄也。按：依郭則此一曰猶，一名耳。但恐郭注未安。《方言》：蟪蟧，或謂之蝘蜓，或謂之天螻。則非螻蛄也。許書無穀字。

：螻蛄也。《孟子》：蠅蚋姑嘬之蚋。一作蠛。或云蠛姑即螻蛄也。从虫，古聲，古乎切，五部。

：自營也。《召南》：趯趯阜螽。傳曰：阜螽，營也，趯趯，躍也。从虫，樊聲，附袁切，十四部。

：悉蝨也。《唐風》：蟋蟀在堂。傳曰：蟋蟀，蛬也。按：許書無蛬字，今人假蛩爲之。从虫，帥聲，所律切，十五部。按：蟋蟀皆俗字。

：馬蜩也。與《釋蟲》同。凡言馬者謂大。馬蜩者，蜩之大者也。《方言》曰：蟬其大者謂之螃，或謂之蝒馬。蝒馬二字誤倒。此篆不與下文蜩、蟬、蜓、蛄諸篆爲伍，不得其故，恐是淺人亂之耳。从虫，面聲，武延切，十四部。

：蜣蠐，逗，不過也。皆螗螂別名。从虫，當聲，都郎切，十部。

：蜣蠐也。从虫，襄聲，汝羊切，十部。

：堂蜋也。堂蜋與蜣蠐一語小異耳。从虫，良聲，魯當切，十部。一名斫父。斫，各本作斮，今依《爾雅音義》正。堂蜋臂有斧，能斫，故曰斫父。郭云：江東呼爲石蜋。石即斫，今江東呼斫郎。

：蟲蛸，逗，堂蜋子。《月令》：仲夏之月螳蜋生。注云：螳蜋，螵蛸母也。《鄭志》：王瓚問曰：《爾雅》莫貉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庞，齊濟以東謂之馬敖。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螵蛸母也。按：堂蜋卵附於木，堅韌不可動，至小暑而子羣主焉。从虫，肖聲，相邀切，二部。按：蟲字从虫，故入虫部，凡一物二字而異部者例此。

：蠨蠌，逗，墨也。《釋蟲》曰：蠨蛸，蠌。郭云：蛣屬。按：許蛣下云：毛蟲也。此乃食木葉之蟲，非木中之蠹。其卵育自藏之殼曰雀甕，宜與蛣篆類列。从虫，占聲，職廉切，古音在七部。

：渠螂，逗，一曰天社，社，一作柱，《廣韻》譌作神。按：渠螂即蛣蜣，雙聲之轉，《玉篇》謂蜣螂，同字是也。《釋蟲》曰：蛣蜣、蜣蜋。《莊子》云：蛣蜣之智在於轉丸。陶隱居云：熹入人糞中，取屎丸而卻推之，俗名爲推丸。羅願云：一前行以後兩足曳之，一自後而推致焉。乃坎地納丸，不數日有蜣蜋自其中出。玉裁謂此物前脚推丸，故曰渠螂。一曰，猶一名也。《廣雅》曰：天柱蜣蜋也。从虫，卻聲，以形聲包會意，其虐切，五部。

：蠅嬴，逗，疊韻，蒲盧，句，疊韻。《釋蟲》、《毛傳》同。細要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曰：螟蠕有子，蠃負之。《小雅・小宛》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毛傳》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中庸》注曰：蒲盧，果蠃，土蜂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以成爲己子。《列子》曰：純雌其名大腎，純雄其名稚蜂。《淮南》曰：貞蟲之動以毒螫。高注：貞蟲細要，蜂蜾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揚子曰：取螟蠕祝曰

：蠙蟥，逗，目翼鳴者。蟥，各本作蝗，今正。《釋蟲》曰：蛂蟥、蚚。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緑色，今江東呼黃瓶。按：蛂蟥即蠙蟥也，以翼鳴者，見《考工記・梓人》鄭注。翼鳴，發皇屬。發皇即蛂蟥也。从虫，并聲，薄經切，十一部。

：蠙蟥，蚚也。蚚字今補，此轉注之例也。从虫，禹聲，余律切，十五部。

：蠙蟥也。从虫，黃聲，乎光切，十部。

：姑蠪，逗，强羊也。羊，《釋文》所引及宋本如此。當音陽，蓋今江東人謂麥中小黑蟲爲羊子者是也。鉉本作蚌，李仁甫本作羋，皆非是。《釋蟲》曰：蛄蠪强蚌。郭云：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蚌子。蚌，亡婢反，郭音恐未諦。《方言》：姑蠪謂之强羊。字亦正作羊，郭注廣之，以江東名蠪音加，建平人呼蚌子，音羋，姓，不得改《方言》正文作蚌也。《爾雅》正文恐亦本作羊。从虫，施聲，式支切，古音在十七部。

類我類我。戴先生曰：古語謂隨變而成者曰蒲盧。蒲盧又見《大戴禮》、《山海經》。《小正》曰：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盧也。从虫，厤聲，古火切，十七部。

蜾：蠃或从果。果聲也。

蠃：蠃也。从虫，贏聲，郎果切，十七部。一曰：虩蜮。此謂單言贏則謂虩蜮也。虩蜮見下文蜮篆下。按：下文蝸篆下贏也。此當云一曰蝸也，而云一曰蜮蜮者，一物三名，舉其易知者也。

蠕：螟蠕，逗，疊韻，桑蟲也。《小雅》毛傳文，《釋蟲》同。按：上文云蜀桑中蠶，謂蠶其中者也。此桑蟲似步屈，其色青細，或在草葉上，土蜂取之寘木空中，或書卷間筆筒中，七日而成其子，里語曰呪云象我象我。《詩義疏》云爾。从虫，需聲，郎丁切，十一部。

蛺：蛺蝶也。疊韻爲名，今俗云胡蝶，見《莊子》。从虫，夾聲，兼叶切，八部。

蝶：蛺蝶也。从虫，枼聲，徒叶切，八部，俗作蝶。

蟲：蟲蟲也。蟲字今補，此三字句謂有蟲名蟲也，叚借爲氓之蚩蟲。《毛傳》曰：蚩蟲，敦厚之貌。《玉篇》曰：癡也。此謂《毛詩》，又曰笑也。此謂叚蚩爲蚡也。从虫，出聲，赤之切，一部。

螫：螫蝮，逗，雙聲，毒蟲也。《本草經·蟲部下品》曰：斑猫，味辛寒，有毒，一名龍尾。諸家云：大豆葉上取之，長五六分，甲上黃黑斑文，烏腹尖喙。按：斑猫，俗字也。从虫，殷聲，布還切，十四部。

螫：螫蝮也。从虫，赦聲，莫交切。按：古音當如木，在三部，俗依《本草》讀耳。《蟲部》曰：蠹，亦或从赦。

又**蜤**：蜤蝑，逗，雙聲，春黍也。《詩釋文》曰：揚雄、許慎皆云春黍。陸氏所據有此三字，今補。《周南》傳曰：斯螽，蜤蝑也。《豳風》傳曰：螽斯，蜤蝑也。《釋蟲》曰：蝒螽，蜤蝑。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方言》曰：春黍謂之蜤蝑。《詩·斯螽》即螽斯，《爾雅》蝒即斯。蜤蝑、春黍皆雙聲，蜤春蝑黍又疊韻。陸璣疏曰：幽州人謂之舂箕，蝗類也。目股鳴者，《考工記·梓人》文。鄭曰：股鳴蜤蝑動股屬。《七月》曰：五月斯螽動股。从虫，松聲，息恭切，九部。陸氏引許慎思弓反。

蜤：蜤或省。《毛詩》如此作。

蝑：蜤蝑也。从虫，胥聲，相居切，五部。陸氏引許慎：先呂反。

蠙：螽也。螽，各本譌作蟲，今正。《方言》曰：蠙，宋魏之閒謂之蚤，南楚之外謂之蠽蠙，或謂之艖。郭注：即蝗也。蠽音近詐，蠙音莫梗反。亦呼蚱蜢。按：即今北人所謂蛨蚱，江南人謂之蝗蟲。蠽蠙、蚱蜢，一語之轉。許書上文云蜤蝑，下文曰蝗蠽，亦蝗也，故列字之次如此。若《廣雅》《本草》所云蠽者，皆非許意。从虫，庶聲，之夜切，古音在五部。

蝗：螽也。《蚰部》曰：螽，蝗也。是爲轉注。《漢書·五行傳》曰：介蟲之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按：螽蝗古今語也，是以《春秋》書螽。《月令》再言蝗蟲。《月令》，吕不韋所作。从虫，皇聲，平光切，十部。陸氏引《說文》榮庚反，又《爾雅釋文》華孟反，皆音之轉也。

蝳：蟬也。《豳風》傳曰：蝳，螗也。《大雅》：如蝳如螗。傳曰：蝳，蟬也，螗，蝘也。《小雅》：鳴蝳嘒嘒。傳曰：蝳，蟬也。不同者，或渾言，或析言，蟬之類不同也。《夏小正》傳曰：唐蝳者匽。《爾雅》曰：蝳蜋蝳螗。蝳，許書無螗字，螗蓋蟬之大者也，當依《小正》作唐。从虫，周聲，徒聯切，古音在三部。《詩》曰：五月鳴蝳。《七月》文。

蚵：蝳或从舟。古周舟通用。

蟬：目旁鳴者，《考工記·梓人》文。鄭云：旁鳴蝳蜺屬。《正義》云：蟬鳴在脅。从虫，單聲，市連切，十四部。

蜺：寒蝳也。《方言》：小而黑者謂之蜺。又曰：蠮謂之寒蝳。寒蝳，瘖蝳也。不言蜺與寒蝳爲一。許本《爾雅》爲說。《釋蟲》曰：蜺寒蝳。《月令》：七月寒蟬鳴。鄭曰：寒蟬、寒蝳，謂蜺也。郭璞云：寒螿也。从虫，兒聲，五雞切，十六部，或假爲虹霓字。

蟌：蠂鹿，逗，蛁寮也。寮舊作蟟，許書無此字，淺人增虫耳，今作寮，音聯。《釋蟲》曰：蜓蚞蠂蟌。《方言》曰蒙蚗，齊謂之蠂蟌，楚謂之蟪蛄，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蒙蚗，自關而東謂之蚑蟌，或謂之蜓蚞，西楚與秦通名也。按：蒙蚗即許之蜢蚗，蒙當音伊，蚑蟌音如貂料，即許之蛁寮也。蜓蚞音如廷木，許無蚞字。蜓蟌，《夏小正》作蜓蠑字，宜支遼二音，今江東俗語尚如此，辭章家作遮了二字是也。《小正》：七月寒蟬鳴。傳曰：蜓蠑也，與上文五月良蝳唐蝳爲各物。《方言》亦以蒙蚗與蟬爲各物，然則許之蜺蠂蟌與蝳蟬，蓋亦有別

矣。从虫，奚聲，胡雞切，十六部。

蚑：蚕蚑，逗，《方言》作蛘蚑。蛘音拆，蚑音于列反，蛘多聲，不當音折，疑《方言》有誤，當從許作蚕，音伊，蛁寮也。按：蛁寮與蝭螃蜓蚑螇蠣，皆關雙聲疊韻。从虫，夬聲，於悦切，《廣韻》古穴切，十五部。

蚎：蚎蚑，逗，各本皆作蚕蚑，則與篆文不屬，今依《廣韻》二仙所引正，蟬屬。按：《爾雅》蝒者馬蜩，《方言》蟬大者謂之蝒馬，《玉篇》、《廣韻》皆曰蚎即蝒字，然則許之蚎蚑，即《爾雅》之馬蜩也。前文蝒篆及解，顯係淺人羼入，故失其次字之恉，讀若周天子赧，謂赧王。从虫，丐聲，武延切，十四部。

蛚：蜻蛉也。按：揚雄、李巡、陸璣、郭璞、《玉篇》、《廣韻》皆云蟋蟀，一名蜻蛉，但許書不與上文蜚蠊爲伍，蓋不以爲一物與。鄭注《考工記》曰：以注鳴者精列屬。从虫，列聲，良薛切，十五部。

蠓：蔑蠓也。各本蔑作蠛，無此字，今正。蔑之言末也，散也。《爾雅》作蠛，非古也。《釋蟲》曰：蠓蠛蠓。孫炎曰：此蟲小於蚊。郭《圖讚》曰：小蟲似蜻，風春雨蝗，謂其飛上下如春則天風，回旋如礴則天雨，陸佃引郭語互易之，非也。《史記》：蜚鴻滿壁。《索隱》引高誘曰：飛鴻，蠛蠓也。按：古鴻蒙爲疊韻，故高君知鴻爲蠓也。揚雄賦：浮蠛蠓而撇天。蠛蠓，猶鴻蒙也。細至於蠓，則其外皆鴻蒙矣。故其字从蒙，从虫，蒙聲，莫孔切，九部。

蟓：蠛蟓，蠛字在《蚰部》，故於此釋其義。而《蚰部》曰蠛略也，皆文勢之自然也。一曰浮游，朝生莫死者。一曰猶一名也。浮游，各本作蜉蝣，俗人所改耳。蝣字，許書無，蜉字雖有亦非，今正。《釋蟲》曰：蜉蝣渠略。《曹風》毛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其狀詳陸璣《詩疏》、《爾雅注》。渠略，假借字，从虫，泉聲，离灼切，五部。

蜙：秦晉謂之蜙，楚謂之蠶。蠶作蚊，俗，今正。蠶在《蚰部》，故不類列於此也。此爲方俗殊語以舉例也。从虫，芮聲，而鋭切，十五部。

蠕：蠕蝡，逗，雙聲，長股者。《釋蟲》曰：蠕蝡，長蜎。《豳風》毛傳同。跂當作踦，其足長，故謂之長踦，許則顯之曰長股者也。此蜘蛛之一種，俗謂喜母，从虫，肅聲，古音肅在三部，今音蘇彫切，俗寫作蠕蝡，古音消，今音所交切。此古今之轉變也。蝡蠕已見上文，爲蠕蝡字，故此不再出。

蜻：蜻蟲也。有蟲名蜻也。从虫，省聲，息正切，十一部。

蛉：商何也。《釋蟲》曰：蜓，蜻何。郭云未詳。陸云商失羊反，《字林》之亦反。按：《字林》近古之亦反，則字本作蜻，而許書當作啻何矣。从虫，孚聲，力輟切，十五部。

又**蜻**：蠅胆也。《肉部》曰：胆蠅乳肉中也。蜻、胆音義皆通。《周禮》：蜻氏掌除骴。蜻氏，《秋官》職也。鄭曰：蜻，骨肉臭腐，蠅蟲所蜻也。蜻讀如狙司之狙。按：狙司，即麅伺也，蠅蟲所蜻，即蠅乳肉中之説。乳者，生子也，蠅生子爲蛆。蛆者俗字，胆者正字，蜻者古字。已成爲蛆，乳生之曰胆曰蜻。《齊民要術》：作浥魚法，勿令蠅胆。其意同也。《釋蟲》：蠪醜罅。蠪，千據反，即蜻字之異者也。《廣韻》音誤而字不誤，今《爾雅》各本誤。郭云：罅者，剖母背而生。今大蠅有如是者，蠶蛹變而爲蛾，亦是裂殼而出。蜻字，《禮記・郊特牲》借爲八蜡字，尋八蜡本當作昔。昔，老也，息老物也，故《字林》作蜡，李仁甫《説文》作蜡，年終祭名，斯爲巨謬。《本草》以蜡爲水母之名，从虫，昔聲，此當依《廣韻》七慮切，五部，自大徐鉏駕切，遂有改其義曰年終祭名者矣。蓋《唐韻》祇有蜡祭，音義不可以釋此，猶繫古詣切，不可以釋繫纚也。

蜎：動也。動者，作也。蟲之動曰蜎。从虫，耎聲，而沇切，十四部。

蜎：徐行也。凡生之類，行皆曰蛂，依李善《洞簫》、《琴》二賦注，補徐字及凡生以下八字，凡蟲行曰蛂。《周書》曰：蛂行喘息。《小弁》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伎本亦作跂。《毛傳》曰：舒兒。箋云：伎伎然舒者，留其羣也。按：其字當作蛂蛂，《毛傳》、鄭箋正與徐行説合也。《漢書》：跂跂脉脉善緣壁。其字亦當作蛂蛂，凡生之類者，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皆是也。从虫，支聲，巨支切，十六部。

蠕：蟲行也。凡蟲行曰蠉，上蛂爲徐行，則蠉爲疾行也。《羽部》曰：翾，小飛也。从虫，耎聲，香沇切，十四部。

蚺：蟲申行也。各本作曳行，以讀若騁定之，則伸行爲是，今正。許本無伸字，祇作申，故譌爲曳也。从虫，中聲，讀若騁。中，讀若徹。中聲而讀騁者，以雙聲爲用也。依《説文》在十一部，今讀丑善切。

蠽：蠽醜蛮。蠽，俗本作蠪，今依宋本、李燾本、《集韻》正。《釋蟲》曰：蠪醜蛮。《音義》曰：蠪。施乾作蠽，施所據與許合。丞朕也。朕者，腹下肥也。蠽之類皆垂其朕矣。从虫，欲聲，余足切，三部。《篇》、《韻》皆羊朱切。

：蠅醜蝓，《釋蟲》文，字祇作扇，搖翼也。也字依宋本補。从虫，扇聲，式戰切，十四部。

：它，蟬所解皮也。从虫，兌聲。各本作稅省聲，淺人改耳，今正。輸芮切，十五部。

：螫也。蠆、螫蓋本一字，若聲赦聲同部也。或讀呼各切，山東行此音，或讀式亦切，關西行此音。見釋玄應書。今人乃以此篆切呼各。下篆切式亦，分而二之。从虫，若省聲，呼各切，五部。

：蟲行毒也。《周頌》曰：自求辛螫。古亦段奭爲之，《史記》有如兩宮螫將軍，《漢書》作奭將軍是也。或云蚒音知列切，亦作蜇，从虫，赦聲，施隻切，古音在五部。

：趹也。俗本作虺蜴，今依宋本及《集韻》正。《長部》曰：趹，蜓也。與此爲轉注。詳《長部》下。从虫，亞聲，烏各切，五部。

：騷蚌也。騷，各本作搔，今正。疥字下曰騷也，今亦作搔。搔，刮也，非其意，唐人所引作瘙。瘙見号韻，乃俗字，許所無，依義當作騷。騷，攖也，毛云動也。騷痒者，擾動於肌膚閒也。玄應引《禮記》蚌不敢搔。俗多用痒癢養字，蓋非也。蚌从虫者，往往有蟲潛於膜，故疥字亦或作蚜作蚧。从虫，羊聲，余兩切，十部。

：敗創也。敗者，毀也，創者，傷也。毀壞之傷，有蟲食之，故字从虫。《春秋經》曰：鼷鼠食郊牛角。又曰：日有食之。字或作餘，从虫人食，食亦聲，乘力切，一部，按可云飾省聲。

又：肙也。肙，各本作蜎，仍複篆文不可通。攻《肉部》肙下云：小蟲也。今據正。《韻會》引《說文》，井中蟲也，恐是據《爾雅》注改。肙、蜎蓋古今字。《釋蟲》：蜎蠉。蠉本訓蟲行，假作肙字耳。郭云：井中小蛣蜣赤蟲，一名孑孓。《廣雅》曰：孑孓，蜎也。《周禮》：刺兵欲無蜎。注云：蜎，掉也，謂若井中蟲蜎蜎。《詩毛傳》曰：蜎蜎，蜀貌，蜀桑蟲也。其引申之義也。今水缸中多生此物，俗謂之水蛆，其變爲蠉。从虫，肙聲，形聲中有會意，狂兗切，十四部。

：兜蟺也。兜，轉卧也，引申爲凡宛曲之稱，兜蟺疊韻，蓋謂凡蟲之冤曲之狀。《篇韻》皆云：蛩蟺，蚯蚓也。雖蚓有此名，而非許意。上文蜎，善曲之物也。故承之以蟺。从虫，亶聲，常演切，十四部。

：蟲蟉也。三字句疊韻也。司馬相如《大人賦》：驂赤螭青虬之蟉蟉。蜿蜒，謂宛轉之貌也。按：《篇》、《韻》皆曰龍貌，依賦文爲訓耳，非許有龍貌二字也。从虫，幽聲，於虯切，亦上聲，三部。《漢書》作蚴。

：蟉蟉也。从虫，翏聲，力幽切，亦上聲，三部。

：臧也。臧者，善也。善必自隱，故別無藏字。凡蟲之伏爲蟄。《周南》曰：螽斯羽，薨薨兮。傳曰：和集也。其引申之義也。从虫，執聲，直立切，七部。

：青蚘，逗，水蟲可還錢，其事見《鬼谷子》、《淮南萬畢術》、《搜神記》、陳藏器《本草拾遺》，未知今尚有此物否。《鬼谷子》曰：若蚘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閒，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此謂青蚘之還錢，與《萬畢》《搜神》所說正合也。而陶隱居以螳螂在穴中，釋之此由誤認蚘爲蚘，遂以《爾雅》王蚘蝪爲注。《西陽雜俎》亦云青蚘，《鬼谷子》謂之蚘母，郢書燕說。博學者尤難免矣。从虫，夫聲，房無切，五部。

又：短弧也。弧，各本作狐，今正。毛公、班固、張揖、陸璣、杜預、范甯皆曰短弧，今惟《五行志》、《左傳釋文》作弧，不誤矣。《小雅》：爲鬼爲蜮。《傳》曰：蜮，短弧也。《左傳釋文》曰：短弧又作狐。按：此因其以氣射害人，故謂之短弧，作狐非也。其氣爲矢，則其體爲弧，俱鼈三足，《洪範傳》《陸璣疏》皆云爾。目气躰害人，陸疏云：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師古曰：短弧即射工也，亦呼水弩。陸氏佃、羅氏願皆曰：口中有橫物如角弩，聞人聲以气爲矢，用水勢以射人，隨所箸發創，中影亦病也。从虫，或聲，于逼切，一部。

：蜮又从國。國聲亦或聲也。《周禮》蜮氏，鄭司農云：蜮讀爲蝈。蝈，蝦蟆也。《月令》曰：螻蝈鳴。故曰掌去黿鼉。黿鼉蝦蟆屬，《周禮》經注本如此，今本經作蝈氏。注曰：蝈當爲蜮。此譌謬倒易不可通之本，後鄭依司農易字，故注曰：蝈，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蜮乃短弧與，所以申明先鄭易字之恉也，許不從先鄭說者也，故謂蝈即蜮字之異者，蜮氏去蝈，即去短弧也。蓋《周禮》故書作蜮，亦或作蝈，先鄭從或本，許則謂蝈與蜮無二義也。

又：蛩蛩獸也。四字句。《子虛》、《上林賦》皆有蛩蛩。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按：《史記》作邛邛。一曰：秦謂蟬蜕曰蛩。方俗殊語也。蛩之言空也。从虫，巩聲，渠容切，九部。

：蟲之總名也。蟲下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析言之耳。渾言之則無足亦蟲也。虫下曰：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皆以虫爲象，故蟲皆从虫，而虫可讀爲蟲，蟲之總名偁蚰，凡經傳言昆蟲，即蚰蟲也。日部曰：昆，同也。《夏小正》昆小蟲傳曰：昆者，衆也，猶魂魂也，魂魂者動也，小蟲動也。《月令》：昆蟲未蟄。鄭曰：昆，明也。許意與《小正傳》同。从二虫，二虫爲蚰，三虫爲蟲。蚰之言昆也，蟲之言衆也。古魂切，十三部，凡蚰之屬皆从蚰，讀若昆。

：齧人跳蟲也。齧，噬也。跳，躍也。蝨但齧人，蚤則加之善躍，故著之，惡之甚也。从蚰，叉聲，子皓切，古音在三部。叉，古爪字。按：此四字妄人所沾，不言古文，而言古某字，許無此例，且叉手足甲也，爪乳也，未嘗謂叉爲爪之古文，直由俗謂爪爲手足甲，乃謂叉爲其古字，徑注之於此，不可不删去。

：蚤或从虫。經傳多叚爲早字。

：齧人蟲。古或假幾瑟作蟣蝨。蟣者，蝨子也。从蚰，丮聲，所櫛切，十二部。

：蝗也。蝗下曰：螽也。是爲轉注。按：《爾雅》有蜚螽、草螽、蜤螽、蟿螽、土螽，皆所謂螽醜也。蜤螽，《詩》作斯螽，亦云螽斯，毛許皆訓以蚣蝑，皆螽類而非螽也，惟《春秋》所書者爲螽。从蚰。

：聲。職戎切，九部。

：古文終字，見糸部。

：螽或从虫，衆聲，《公羊》經如此作。

：屬蟲也。蟲上補屬字，三字一句。蟲名也。从蚰，展省聲，知衍切，十四部。

：小蟬蜩也。謂蟬之小者也。《釋蟲》曰：蠽茅蜩。郭云：江東呼爲茅蠽，似蟬而小，青色。《方言》曰：蟬其小者謂之麥蚜。郭云：如蟬而小青色，今關西呼麥蠽。按：茅麥雙聲，蠽蚜同字。郭云：蠽音癰瘕之瘕。从蚰，戔聲，子列切，亦音札，十五部。按：其字从蚰，故與《虫部》蟬蜩等異處。

：蠹蟲也。蟲上補蠹字，三字句，蟲名也。《廣韻》云螻蛄。从蚰，竄聲，奴丁切，十二部。

：齎蠹也。齎字見《虫部》。从蚰，賚聲，財牢切，古音在三部。

：螻蛄也。螻蛄見《虫部》。一名蠹，从蚰，牽聲，胡葛切，十五部。

：蟲蛸也。三字句，蛸字見《虫部》。从蚰，卑聲，匹標切。按：《爾雅釋文》音俾，又婢貽反，在十六部，與蛸雙聲，非疊韻也。

：蟲或从虫。

：蟲或从宓。宓聲，今通用此體。

：蠭蟘也。三字句，蟘字見《虫部》。从蚰，巨聲，强魚切，五部。

：齧人飛蟲，齧人而又善飛者。从蚰，民聲，無分切，十三部。此字民聲，則當十二部，疑古本祇有蠶，而蟲乃後人所製也。

：蟲或从昏。昏，从氐省。氐者下也。俗沾一曰民聲，而蠶篆上亦沾蟲篆矣。昏昏時出也。説會意之音，而形聲在其中。

：俗蟲，从虫从文。《虫部》曰：秦晉謂之蚊，楚謂之蚉。

：齧人飛蟲，人當作牛。《楚語》：譬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蚤蝨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韋云：大曰蚤，小曰蝨。《説苑》曰：蠹蝝仆柱梁，蚊蝱走牛羊。《史記》：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淮南》書曰：蟲蚤不食駒犢。今人尚謂齧牛者爲牛蝱。《本草經》有木蚤蜚蚤。从蚰，亡聲，武庚切，古音在十部，讀如茫。

：蠹或从木，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説。上形聲，此會意。

：蟲齧木中也。此非蟲名，乃謂蝨之食木曰蠹也。朱子注《孟子》曰：蠹者齧木蟲。則誤矣。蠹之言蔀也，如刀之蔀物。蠹叚借之用極多，或借爲贏蚌字，或借爲瓢蠹字。《楚辭》：覽芷圃之蠹蠹。又借爲禾黍離離字。《孟子》曰：以追蠹。趙注曰：追，鐘鈕也。鈕壁齧處深矣，蠹蠹欲絶之貌。此又以蠹同離同劘。《方言》曰：劘，解也。又曰：蠹分也。皆其義也，不知假借之恉，乃云鐘鈕如蟲齧而欲絶，是株守許書之辭，而未能通許書之意矣。从蚰，彖聲，彖見豕部，讀若弛。非通貫切之彖也。此久誤，今正篆文併説解。盧啓切，十六部。

：古文。按：此古文與篆不别，疑古文从豕。

：多足蟲也。《周禮》：赤友氏，凡蚅屋除其貍蟲。鄭曰：貍蟲，麋肌求之屬。按：麋見《本草經》，一名地鼈，今俗所謂地鼈蟲也，似鼠婦，肌求本或作蚅，多足之蟲，今俗所謂蓑衣蟲也。《通俗文》曰：務求謂之蚅蚅。《廣雅》曰：蚅螻蛸蚅也。玄應曰：關西呼蚩溲爲蚅蚅。蚅蚅即鄭所謂肌蚅也。陶隱

居、陳藏器作蠷螋。音劬蘇，从蚰，求聲，巨鳩切，三部。


：蠽或从虫。

：蠽或从虫，从孚，孚聲，古音孚，讀如浮。


：蟲倉也。蠽之言吮也，吮欶也。鳥曰嗉嘗，鼠曰兼，昆蟲曰蠽。从蚰，雋聲，子兗切，十三部。


：蟲動也。此與蜎義同，以轉注之《法言》之可云蜎也，引申爲凡動之偁。《詩》：蠢爾荆蠻。《毛傳》曰：蠢，動也。《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也。注云：蠢動生之貌，亦假春爲之。《考工記》：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云：春讀爲蠢，作也，出也。蠢與《心部》惷訓亂義異。从蚰，蕭聲，形聲中有會意，尺尹切，十三部。

：古文蠢，从戈。戈之言才也，始也。《周書》曰：我有載于西。《大誥》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載，爲壁中古文真本，其辭不同者，蓋許隸楷其辭如此也。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有舉渾言以包析言者，有舉析言以包渾言者。此蟲豸析言以包渾言也。蟲者蜎動之總名，前文既詳之矣，故祇引《爾雅·釋蟲》之文。豸者，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伺殺形也。本謂有足之蟲，因凡蟲無足者，其行但見長脊豸豸然，故得叚借豸名，今人俗語云蟲豸。《詩》：温隆蟲蟲。《毛傳》曰：蟲蟲而熱也。按：蟲、蟲蓋融融之叚借，《韓詩》作炯，許所不取，从三虫，人三爲衆，虫三爲蟲。蟲猶衆也，直弓切，九部，凡蟲之屬皆从蟲。

：蟲食草根者。草當作苗。《小雅》：去其螟，螣及其蟊賊。《釋蟲》：食苗根蟊。《毛傳》：食根曰蟊。螟蟘已見《虫部》。蟘是介屬，螟蟲是羸屬。从蟲。

虫

：象形，謂上體象此蟲繚繞於苗榦之形，與《蚰部》蠽蟊字从蚰矛聲不同也，今人則盡叚蟊爲之矣。莫浮切，三部。吏抵冒取民財則生。抵，當作牴，觸也。冒者，冢而前也。吏不卹其民，彊禦而取民財，則生此。抵冒亦見《董仲舒傳》。冒古音茂，以疊韻爲訓。


：蠹或从孜，孜聲也。此則與《虫部》螫螯同字。

：古文蠹，从虫，从牟，牟聲。《竹邑相張君碑》：蚌賊不起。凡漢人言侵牟，皆蚌之假借。


：蟲也。蟲之一名，从蟲，門聲，當依《篇韻》从二，武巾切，十三部。按：此蚊之一名耳，不當仍讀蚊，當依《篇》、《韻》良刃切。

：臭蟲負螇也。按：臭蟲下有奪字，當云臭蟲也。一曰負螇也，晝然二説，如《虫部》蝝下之並載三説也。《春秋》：莊二十九年秋有蜚。《左氏傳》曰：爲災也。《公羊傳》曰：紀異也。《穀梁傳》曰：一有一亡曰有。《漢·五行志》劉歆以爲負螇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按：子駿蓋演《左氏》説也，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眚，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按：子政蓋演《穀梁》之説。而何休、范甯皆從之也。許列臭蟲於先而負螇次之，許意子政説長也。負螇與螇，晝然二物。《釋蟲》曰：蚠螽螇也。《毛傳》同，許同，此一物也。《釋蟲》曰草螽，今《爾雅》作蟲謁負螇也，《毛傳》則云草蟲常羊也。常羊即負螇。鄭箋云：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是以謂之負螇也。劉子駿及許之負螇即草蟲也，即常羊也，左氏之所以釋蜚也，至於臭蟲生南越而有於中國。子政之説則然，亦如有蜮有鸚鴞來巢，皆本非所有。公穀之所以釋蜚也，《釋蟲》曰：蜚蠦蜚。郭云：臭蟲負盤也。攷《本草經》蜚蠦，注家云：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一名盧蜚，一名負盤。郭注亦謂此，而許虫部蜚下，但言盧蜚，不言蜚也，似許不以盧蜚與臭蟲爲一物。《本草》之蜚蠦，非必淫气所生，劉向所以説經者，又未必蜚蠦也。故所云盧蜚者，蓋本草之蜚蠦，此云臭蟲者，未必爲《本草》之蜚蠦也。盤螇二字，尤不當牽混。从蟲，非聲，房未切，十五部。


：蠽或从虫。今《春秋》三經皆如此作，古書多叚爲飛字。


：腹中蟲也。中蟲皆讀去聲。《廣韻》、《集韻》皆曰：蟲直衆切。蟲食物也。亦作蚵腹。中蟲者，謂腹内中蟲食之毒也。自外而入故曰中，自内而餘故曰蟲。此與虫部腹中長蟲腹中短蟲讀異。《周禮》：庶氏掌除毒蠱。注云：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左氏《正義》曰：以毒藥藥人，令人不自知，今律謂之蠱。玄應屢引《説文》蠱腹中蟲也，謂行蟲毒也下五字，蓋默注語。顧野王《輿地志》曰：主人行食飲中殺人，人不覺也。字從箸蟲於飲食器中，會意。《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晦淫之所生也。晦淫，俗本作淫溺，誤，今依宋本正。《春秋傳》者，昭元年左氏《傳》文。醫和視晉侯疾曰：是爲近女室疾。句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天有六氣，淫生六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

也。和言如蠱者，蠱以鬼物飲食害人，女色非有鬼物飲食也，而能惑害人，故曰如蠱。人受女毒，一如中蠱毒然，故楚辭謂之蠱容，張平子賦謂之妖蠱，謂之蠱媚，皆如蠱之說也。言於文皿蟲爲蠱者，造字者謂蟲在皿中而飤人，即以人爲皿而餌其中，康謂之蠱米亦皿也。女惑男風落山，男亦皿也，山亦皿也，故云皆同物也。此皆蠱之引申之義。梟磔死之鬼，亦爲蠱。梟磔，各本作枭桀。《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樂彥云：《左傳》皿蟲爲蠱，梟磔死之鬼亦爲蠱。梟當作鴞，斷首倒縣，磔辜也，殺人而申張之也。强死之鬼，其魂魄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是亦以人爲皿而害之也。此亦引申之義。《序卦傳》曰：蠱者事也，伏曼容。注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引《大傳》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从蟲从皿。會意，公户切，亦去聲，五部，聲類弋者切，音冶。皿物之用也，物上當有蠱字，皿所以盛飲食行蠱者也。此說从皿之意。

又 ：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丞尾形。丞，各本作垂，今正。丞者，草木華葉丞也，引申爲凡物下丞之偁。垂者，遠邊，非其義，冤曲者其體垂，尾者其末。 象其卧形，故詘尾而短。 象其上冤曲而下垂尾故長。詘尾謂之虫，垂尾謂之它。它與丞，古音同也。《詩》：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吴語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虺皆虫之假借，皆謂或卧或垂尾耳。卧者較易制，曳尾而行者難制，故曰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也。託何切，十七部，今人蛇與它異義異音。蛇，食遮切，上古草凡患它，故相問無它乎。上古者，謂神農以前也。相問無它，猶後人之不恙無恙也。語言轉移，則以無別故當之，而其字或假佗爲之。又俗作他，經典多作它，猶言彼也。許言此以説叚借之例。《公羊傳》曰：委蛇，行可從迹也。亦引申之義也。凡它之屬皆从它。

 ：它或从虫。它篆，本以虫篆引長之而已，乃又加虫左旁，是俗字也。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　《釋蟲第十五》【**正義**】《月令》謂春月其蟲鱗，夏月其蟲羽，中央其蟲倮，秋月其蟲毛，冬月其蟲介，是蟲其總名。《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統言萬物之數也。聚其類，分其羣，則《文子・九守篇》所云精氣爲人，粗氣爲蟲是也。《論衡》云：夫蟲，風氣所生，倉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取義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易本命》及《淮南・地形訓》俱云：風生蟲，蟲八日而化也。《考工記》云：外骨，内骨，郤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古者博庶物以刻畫爲器，各象其形，此篇所釋，博其名也。八蜡有昆蟲之祭，鄭康成謂：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又謂：昆蟲之災，螟螽之屬。故此篇於食苗、食葉之蟲分析其名，蟲之中又各有類。《鬼谷子・權篇》云：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此篇於蠙醜、螽醜又各言其類也。

蠙醜蝑。【**注**】剖母背而生。螽醜奮。【**注**】好奮迅作聲。强醜捋。【**注**】以脚自摩捋。蠭醜螫。【**注**】垂其腴。蠅醜扇。【**注**】好搖翅。【**正義**】此別蟲類所生與其狀也。《廣雅》云：醜類也。蠙醜蝑。《方言》云：蠙舉也。楚謂之蠙。《説文》云：蠙，飛舉也。凡飛蠙之屬，多裂母背而生，故《説文》又云：蝑，裂也。舊疏謂蟬屬皆剖拆母背，以爲孔蝑而出也。螽醜奮。蝗未成翅時。常自奮躍，及翅長則高飛矣。莎雞之振羽，蚚蜢之善躍，皆其類也。强醜捋。米中小蟲之類常自摩挱。《釋文》引李巡、孫炎注云：以口捋其翅。蠭醜螫。蠭種至多，而皆能螫人。《説文》云：螫，蜂腴也。《爾雅翼》引《孝經援神契》云：蜂蠆垂芒腴，即腹下之螫人者，以其有垂芒也。蠅醜扇。《齊風》云：蒼蠅之聲。《小雅》云：營營青蠅。暑月蒼蠅際曉羣飛作聲，青蠅則終日營營，如有所求，皆自搖其翅也。扇，《説文》作蝙，云搖翼也。凡蝘蜓之屬，皆自搖其翅也。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注**】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皆見《詩》。【**正義**】此釋害田稼之蟲之異名也。食苗心螟。《左傳》疏引舍人云：食苗心者名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説文》以爲螟蟲食苗葉者似與《雅》義異，羅願謂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江東謂之蟥蟲，音若横逆之横。案：羅説是也。今南方農家謂食心之蟲不可見，祇視葉有纏絲，即知有蟥蟲食心矣。《爾雅》覈其實，《説文》言其著也。《春秋》：隱五年，螟。《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曰：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月令》云：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鄭注：暑氣所生，爲災害也。又鄭注《禮運》云：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食葉蟘。《説文》云：蟘，蟲食苗葉者。《左傳》疏引李巡云：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也，蟘通作螣。《月令》云：仲夏行冬令，百螣時起。鄭注：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案：今稻畦蔬圃中多食葉之蟲，其似蠶而青色者不甚爲害，細小而黄色者農家忌之。食節賊。《詩疏》引李巡云：食禾節者，言食狼，故曰賊也。案：今田間小青蟲能食禾節，蚚蜢亦能食節，是其類也。食根蟊。《説文》云：蠹蟲，食草根者，或作螲，古文作蝥。《左傳》疏引李巡云：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案：蟊爲蝮屬，《六書故》引孫氏説，則以爲蝨、蠽蟊也。【**注**】分別至見

《詩》。【正義】《左傳》疏引孫炎云：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詩疏》云：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而致，理爲兼通也。陸璣《詩疏》云：蝗似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案：四蟲以所食爲名，農家能別其種類，其治之亦異，以爲一種蟲者，非也。郭云：皆見《詩》者。《小雅·大田》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鄭箋云：此四蟲恒害田中之稼禾。又云：螟螣之屬，盛陽氣嬴則生之。案：今南方農家孟春月幾望然稽田野，謂之照蟧蟲，是亦古人卜畀炎火之遺意也。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正義】此別蟲豸之異也。《史記·黃帝本紀》云：淳化鳥獸蟲蛾。【正義】云：蛾，音豸，直起反。《爾雅》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豸。案：張守節以蛾爲豸，是也。所引《爾雅》文有增損爾。王逸《九思》云，蟲豸兮夾，余固以足之有無爲辨矣。舊疏云：散言則無足，亦曰蟲。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 《釋蟲第十五》：蜚，蠦蜚。玉案：《廣雅》曰：負盤，蠦也。《周禮》赤芟氏常除貍蟲。【注】貍蟲、麋、肌蛷之屬。《埤雅》曰蠦一名過街，言逢申日則過街，竊見今蟲之善貍藏，又能率族移徙，而其氣臭惡者，俗猶謂之臭蟲。《廣雅》之以負盤爲麋，豈即郭注之以負盤爲臭蟲歟。又《本草》謂麋爲地鼈，今臭蟲背甲中隆兩邊下，故有鼈名也。

螗蜩。【注】江南謂之螗蜋。蜋，《詩釋文》、《初學記》、《六書故》並引作蜱。玉案：古文雉字或隹旁作夷，或隹旁作弟，是夷弟相通，故《爾雅》夷弟並訓易。

蠽，茅蜩。蠽，《釋文》作蠽。玉案：《周禮》以荒禮哀凶札。【注】札讀如截，是截與札通，蠽蓋即螫也。《方言》云：蜩螗謂之蠽蜩。又云：其小者謂之麥蚜。茅蜩元有螫名，則蠽即爲螫之一證也。

蠰，蝝桑。《藝文類聚》引注云：似天牛而小，有角。案：此蓋與《方言》蜉蝣注相涉而誤。

蜉蝣，渠略。《古今韻會》引注：糞土中。下云：甲下有翅，能飛。案：此語出陸璣《疏》，誤引作郭注也。

蛂，蟥蚌。案：《考工記》注翼鳴發皇屬，賈疏引蛂蟥以爲即此發皇，今邢疏云蛂一名蟥蚌，誤承郭訓也。《說文》云：蚌，蠙蟥，以翼鳴者。又云：蠙，蠙蟥也，余律切。《釋文》云：蛂謝音弗蛂，即蠙也。

不蜩，王蚨。案：《詩》云及金石文字，丕皆作不大也。

又 蝝，蝮蜪。玉案：《說文》引劉歆說，蝝，復陶，蚍蜉子也，蚍蜉即蟻子，《國語》所謂蚳蝝也。郭氏既引《外傳》，又以爲蝗子，誤矣。

蟋蟀，蝉。案：蝉當从共，《六書故》作蛩，《初學記》引《音義》云：蝉或作蛩。螽斯、蝍蛆。《詩·螽斯》釋文云斯，《爾雅》作蜤，音同。又云：蝍，郭先工反，蝍，郭才與反。又云：舂黍。郭注《方言》云：江東呼爲蚱蜢。

又 虰蛵，負勞。《古今注》曰：《爾雅》云色青而大曰青蛉。又引《爾雅翼》云：郭璞稱江東名狐黎，《淮南子》呼蠪蚾，鄱陽人呼江雞，蓋蠪蚾之轉。

又 蛩，蠃。【注】蠶蛩。《御覽》卷八百二十五引注作蟹蛾，《古今韻會》引注云：蠶蛾也，蠶化飛蛾。

傅，負版。案《玉篇》云：蝂蝜，蜎也。又曰：蜎蛚蟲大如蜆。蜎蛚蓋即蝜蜎，聲之轉也。據此，當云傅負一名版。

又 蠪，杠螳。《六書故》曰：有蛆蟻，狀如黑蟻，已而羽，能螫人，《爾雅》所謂丁蟻也。

木蠹。【注】又食其子。案：《證類本草》云人食其子，今本作又字，誤。

蟦，蠐螬，蝤蠐，蝎。《詩·碩人》釋文引注云：蠐螬在糞土中，蟦音肥分反。又引注云：蝎在木中，蝎，桑蠹是也。

又 果蠃，蒲盧。《廣韻》蠃注引郭云：負螟蛉之子於空中，七日而成其子。《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曰：類我，類我，則肖之矣。

蚹，烏蠋。《詩·東山》及韓奕疏並引郭注末云：《韓子》曰蠶似蠋。

蠓，蠛蠓。【注】小蟲似蚋，喜亂飛。玉案：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引郭注末云：所謂風春雨碭者也。《埤雅》引郭氏讚曰：風春雨碭，是玄應所引，爲郭注無疑。玉又案：《埤雅》云，郭璞曰：蠓飛碭則天風，春則天雨。此二語蓋爲音義之文，《埤雅》引郭氏蠓飛二語下又云：此言蠛蠓，將風則旋飛如碭，一上一下，如春則雨矣，此爲陸氏釋郭之文。

食苗心螟節。《詩》釋文引注云：皆蝗類也。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列子·黃帝篇》注引《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蛾。玉案：《史·黃帝本紀》云：浮化鳥獸蟲蛾。張守節《正義》云：蛾，音豸，直起反。是蛾即豸也。

清·翟灝《爾雅補郭》卷下 諸慮、奚相。諸慮與山蠷同名，蓋蟲之宛曼似蠷者也。《文選·江賦》蜛蟧森衰以垂翹，注引《南越志》曰：蜛蟧一頭，尾有數條，長二三尺，左右有脚，緣登于樹，儼若藤蠷之附麗矣。《類篇》慮作蠦，讀凌如切。諸蠦蜛蟧四字，其音悉同，傳呼者因以小變。

不蜩、王蚨。不，《詩》《書》及古金石文多通作丕。丕，大也。王蚨亦大之稱，此必蜩類中之大者，前文蜩凡五見，郭氏以馬蜩爲最大。按：《方言》曰：蟬大者謂之蝒馬，大而黑者謂之蜩。是馬蜩之外尚有名蜩一種，爲蜩之大者，此丕蜩乃其物矣。今呼黑大蜩爲老蠻，蠻即蜩音之轉。《玉篇》：蠻，昨先切，蟬類也。俗人或謂之王師太，猶王父之遺言也。諸蜩多青碧，兼灰黄色，相傳樹朽所化。此則蜣蜋所化，其色獨黑，而聲煩沸，《詩・大雅》如蜩如螗，其蜩似專指此，《通志・六書略》謂王蚨爲蟾諸。蟾諸一名去蚨，與此異。

虰蛵、負勞。郭氏以此四字爲一科，本自《説文》，揚雄《方言》乃云螳螂謂之虰，則虰宜合上蟷螂、蜂，而此以蛵、負勞三字爲科矣。釋文本勞字作螃。《方言》又云：蠦蛄或謂之蛉蛄，自關而東謂之蜓螃。負螃、提螃，一物也，即上云蜓蚞也，或以蜻蛉説之，以其有蛉蛄、蜓蚞别稱，訛也。郭氏不信蜻蛉之説，亦未能别定何物，則雖《説文》有讀但當存疑，乃遽以孫氏依《方言》爲不了了，注《方言》云《爾雅》虰應下屬此，失指也。其持之過，確不有意與孫氏立異耶。愚謂：此間科别非惟虰字疑，即上莫貌字亦可疑，古字貌與貉同，莫貌即後文國貉，與蟷螂、蜂似無關涉。

傅、負版。《玉篇》曰：蝜蛁蟲大如蜆，有毒。又曰：蝜蝜，蝜也。皆即此蟲，蛁與傅音之轉，蝜與傅體之變也。《柳宗元文集》有《蝜蝂傳》曰：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復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又　密肌、繼英。肌求也。《周禮・秋官・赤友氏》：凡隙屋除其貍蟲。注曰：貍蟲謂蜜、肌求之屬。《説文》解肌蛷爲多足蟲，後人音轉云蠷蛷，其足較蜈蚣、馬蚿更爲稠密，故曰密肌，一名繼英者，與鳥屬之密肌、繫英比類納稱。

又　蜪、蚾。《釋蟲》蝝、蝮蜪，郭氏定爲蝗子。斯蜪亦斯物也，一名蚾者，言爲歲厄也。複見此篇者，水涸爲蟲，水長爲魚也。陸佃《埤雅》曰：蝗即魚卵所化。《列子》魚卵之爲蟲是也，春魚遺子如粟，著于泥中，入夏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閣，爲日所蒸暴，乃成飛蝗，故《詩》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昆蟲部第四》：昆蟲之生，不知其凡幾也，生於土石，生於水火，生於草木，生於穀蔬，生於菌穢，地以形用，形之所成，無不育也。生於暵，生於濕，生於雨雷，生於風霧，天以氣運，氣之所偏，無不化也。解飛者靈，能走者蠢，猶禽獸也。飛者之形，有首，有胸，有腹，三才之象也。有口，有目，有鼻，而無耳，物之口横，而蟲口竪，兩牙相對，用以嚙也。物之口方，而蟲口圓，如管中空，用以吸也。目無裏而有光，以光印光也。無鼻形而有竅，蝶之趨香，蠅蜣之逐臭，醯鷄之赴酸，以是知其有竅也與。以聲而不知避，以是知其無耳也。《洛書》之言曰：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蟲得四隅之雜氣，故四羽而六足者居多。蛾生子，子出爲蠶，蠶化爲蛹，蛹脱爲蛾，四變而復其初，凡形之類蠶者，視此矣。蟬生子，子長爲復育，復育脱而爲蟬，三變而復其初，凡形之類復育者，視此矣。水蠅之子，爲孑孓，孑孓脱而爲蚊，蟻之子爲蠶，蠶脱爲蟻蠓，變其本生而歸於盡，凡變其本生者，視此矣。走者之形，或大腹而無胸，或延長而多節，或圓如彈，或扁如片，或小如蟻，或多足如梳齒，更僕數之不能盡也。其飛曰蠉，動曰蠕，伸行曰趾，曳行曰蚩，紆行曰蛉，藏曰蟄，屈伏曰蟠。

螽、蝗屬，螽斯、斯螽皆謂此。斯，語詞也。身長寸餘，色灰褐，首股斑文如玳瑁，四羽六足，後二股長而瀝，摩羽作聲，故曰動股。子如稻米色，純黄，以尾穴地，生子土中，深三四寸，次年出土，常數十也，故《詩》取以喻子孫之盛。

莎鷄、螽之能飛者也。色如沙，内二小羽嫣紅可愛，能於空際飛停許時，作莎莎聲，《古今注》以爲絡緯是也，其聲如絡絲也。

樗雞，小蟲，黑身白首，身有小白斑，動之則六足拳屈若死，惟生樗上，故曰樗雞，非莎雞也。

阜螽、螽之短羽者也。形麤蠢，短羽簇結，背上中高如阜，故名，雌雄常相負而躍，故曰趯趯，《爾雅》土螽、蠰蝪謂此。

螽，種類甚夥，以内二小翅别之，有緑者，有松黄者，有灰色者，有澱藍者，有赤者，有嫣紅者，又有通身碧緑者，緑首褐身者，大抵皆雄小而雌大。

蠋，《詩》省作衆，通作螽，《詩》云衆者謂蝗也。其多不可意計，故名蠋，色黄故名蝗，羽長於身有半，故能飛，其生無種，天炎旱魚子爲蝗，雨水大則蝗子爲魚，故《詩》曰衆復魚矣，不爲禾害，故卜其爲豐年兆也。六七月生子，十餘日即出，八九月生子，至次年四月方出也。子曰蝝，能步者曰蝻，歲不常有，螽之别種也。

蠜，即今俗呼爲蟈蟈者。字象形，短羽，大腹，長股，羽上有竅，鼓之作聲，其鳴盛於秋日，鄭誤以蠜注草蟲，與采薇采蕨之時不符矣。

草蟲，負蠜也，形似蠜而大，色黑紫，背上有殼如梭，故名負蠜，鞍下有羽，鼓之鳴聲唧唧也。以步行，不能躍，俗名山草驢。其生最早，春分後即見，食草芽，故曰喓喓，爲以口要物也，非鳴也。其鳴盛於夏日，其雌者尾長如針，不能鳴，與蠜同。

蟋蟀一名蛩，形似蠶而小，色漆黑，以羽鳴，土人喂養，以猪鬃播之令鬬。夏秋在野，冬日入室，居壁隙中。

鐘蠶似蠶而小，秀致可愛，聲如金鐘，歷歷清亮，王漁畋云，蜀人呼爲山子者即此。

蟿螽《爾雅》蟿螽、蜤蚸，身細而長，色黃綠，腹下嫣紅，首上銳如角，首端二鬚如峨眉，雄小於雌者半，能高飛，作拍版聲，蟿擊也，蚸柝也，故名。草蟲之屬爲類有三，長腹長羽者螽屬也，所見凡二十餘種，大腹短羽者蠶屬也，所見凡七八種，長身銳首者蜤蚸屬也，所見凡五六種。

蛩，負盤也，《爾雅》所謂蟨蛩，形（員）〔圓〕而扁，縮首平背，故名負盤。色黯而斑，氣臭惡，味辛辣，猿喜食之。《左傳》注以爲負蠶誤，而陸佃以阜螽爲蚯蚓，羅願以草蟲爲蚯蚓，則尤誤。

螗，馬蜩也，蟬之大者，故名。色黑如漆，間有紫斑，方首窄顙，四羽六足，脇下有竅，鼓之作聲。其喙如針，垂貼胸前，入木皮吸液而飽，非不食也。雌不能鳴，曰啞蟬，生子嫩皮，子長皮裂，墜地入土，下及黃泉。長隨陽氣而上，脫而爲蟬，非蜣螂化也。

羌郎，丸糞入土，生子糞上，外以泥裹虫，虫如毬，子食糞而長，仍爲蜣螂也。

蜩良，蜩也，蟬之小者。身圓渾，緑質紫章，其鳴聲二字與螗異，呼之者曰蜱蟟，曰蜱螃，曰蜼蜩，曰螵蛸，今或曰蠽柳，曰特螻，曰都蟧，皆以聲之近似而名之，與《夏小正》良蜩一例。蜩與蟟、螃通音，亦以聲名，非謂其五采具也。今以蜩爲蟬之總名，《詩》如蜩如螗之句爲不可通矣。

蟓，蚓也，蟬之尤小者。身微扁而色黯黑，方首廣顙，故《詩》曰蟓。首長，鳴止後作一字聲音近扎，亦近榛，故名。蟬有似馬蜩而微扁者，鳴作二字聲，曰蚻蜻，土人即以其鳴聲呼之。有小若蝨者，鳴草上，曰草蟬，深山之中有三月鳴者，曰春蟬，形同蚓，意向陽之地，蚓之先出者也。

蛾、蝶之生，先孕而後交，蠶、蟬之合，雌上而雄下。

蠶一名天蟲，初生黑，眠而褪皮則漸白，凡三四眠。絲滿則腹明亮如琉璃，吐繭自裹，變而爲蛹。有桑上自生者，長不及寸，首大於身，色黯白，繭如小棗，絲比家畜者尤勒，古人取爲琴瑟絃者此也。食樗葉者身有肉刺，形如海參，色碧緑，繭色灰褐，《爾雅》曰雚由謂此，亦食椒葉，繭有椒香，食柞葉者尤木，身有金星，色青黃，繭大如鷄子。

蛹凡食木葉、草葉、禾葉，狀類蠶者，皆化爲蛹，或繭中，或木皮中，或土中也。蛾蛹所化也，形似蜂而長，身翅有毛，如敷粉，眉修曲如鈎，《詩》曰蛾眉，謂蠶所化者。凡蛹皆化爲蛾，大小形狀不可盡悉。

蛺蝶，兩翅平展者曰蛾，兩翅上並者曰蛺蝶。夾葉者，夾疊也，其爲蟲形惡者，其化爲蛺蝶尤美也。

蝘疑爲蛾之別名。《夏小正》：蝘之興，五日翕，望乃伏。蛾脫蔑則交，交必數日，十餘日死。舊解以爲蟬，蟬之類無十餘日即死者也。附以備考。

蜻蠐，木中蝎也，似蠶而大，身粗足短，口黑，色白而膩，故《詩》取以喻項領也。按：蝎生桑中者色黃，生榆中者長三寸，色如萬殊，惟生楊柳者灰褐。凡木皆生蝎，形色各別，未能遍考耳。

蠐螬在木中蝎也，如蠶而粗身短節，促足長有毛，以背行。陶弘景以蜻蠐爲蠐螬，疑詩文倒置，非是。

蜀亦木中蝎也，長寸餘，尾有光如螢火，曾一見之，未知其生於何木，然不必定其爲桑上也。《明堂月令》腐草爲蠲謂此。

宵行，《詩》熠燿宵行，舊以熠燿爲蟲名，下文云熠燿其羽，知此說誤也，故又以宵行爲蟲名。《詩》上文云町畽鹿場，則所云宵行者即鹿也。鹿晝畏人，故於宵時見其熠燿而行也。蟲有若蚰蜒者，尾上有光如螢，曾一見之，或云即宵行也，未知是否。

螢，《爾雅》螢即炤，赤首黑翅，尾下二節有光，雌者如□而扁，色微赤，無羽，初夏時出土，雄者羣集，若蛾之赴雌也。曾見其交，知其生子也。古人見其自腐草中出，誤以腐草爲螢耳。

蜉蝣，渠略也。渠略一作渠螅，與蚼蟓通音，皆謂蟻蛘也，故《漢書》注曰蚍蠹、蜉蝣，渠略也。蚍蜉生羽，則出游於外，故名，即蠷也。羽長於身，色白有光，故《詩》取以喻衣裳之有采者。

蟻記作蛾子，蛾、蟻通音，凡五六種，皆以卵生，卵小者如米粒，大者如薏苡仁，古人取以爲醬者是也。然有時羣衍草木，往來攢聚，未審何施，則生蟹蟲，其飛者螫柳葉，葉生癭如丸，螫榆葉，葉生癭如囊，破之皆有蟲。造物化生，不可意度如此。

天牛，郭注渠略，曰似蛞蝓，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生糞土中者，此乃地蝎所化，樊光謂之糞中蝎者是也，即天牛也。上兩翅作甲，色皂黃，厭人，不足以興采采，亦不聞其朝生暮死也。蓋渠略與天牛二物，而注誤以天牛之形注渠略耳。

蜂形似蛾而短，平首，細腰，色黃，其體外剛，雌者尾如針，螫人辛痛，故曰辛螫。其王身長大倍於蜂，其雄黑色，專職釀蜜曰蜜博士，無尾針，不螫人也。取

草末木皮爲窩曰房，連綴成片，上寬下殺曰癖，癖之尖曰甕，王生子處也。子出則分蜂，分必平，再出則再分，世爲老讓小者，誤也。其雄者至冬盡死，去年務蜂雄復生也。蜂類甚繁，所見凡二十餘種，有王者惟蜜蜂也。

蜾蠃，細腰蜂也。蜂皆細腰，此尤甚也。曳蟲入穴生子，蟲身出，封穴口，子食蟲膏而爲蜂，非螟蛉化也。其類凡數種，有捕蠅虎者，有捕小蜘蛛者。其大者曰馬蜾，身有赤斑，捕螽蝗之屬。其穴或土中，或牆罅，或筆管中，《中庸》蒲蘆也謂此。

馬蜂細腰，長身，長足，俗名長脚蜂，多在屋下及木上作房，初止一蜂，至秋則蕃衍近百。其初蜂及夏至前生者，至秋後則而色白，針變雙叉，盡死。似馬蜂而小者曰草蜂，於荆棘根上近地處作房。似馬蜂而大者曰蠭蜂，色赤黑，於枯木中作房。其尤大者，土人名曰地雷，色皂黑，於地中作房，螫牛馬往往有死者。右皆銜生蟲哺其子，故《爾雅》注曰食其子也。蜂育子有三，採花者以蜜，蜜蜂之類是也。借生者以蟲，蜾蠃之類是也，作房生子如小蛆，銜蟲哺之，子長滿户，封其口，子自變爲蜂，馬蜂之類是也。

螟蛉食禾苗者曰螟蟲，似螟而小，故曰螟蛉，其色青，時珍曰屈而後伸者爲尺蠖，似尺蠖而青，小者曰螟蛉。

碩鼠即鼫鼠，《古今注》螻蛄也。方首，短翅，六足，前二足如鼹鼠，故以鼠名。其前身澀，後身滑，以羽鳴，春苗生時，恒穿田爲苗害，故曰無食我苗。又名梧鼠，《荀子》曰：梧鼠五技而窮，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其爲螻蛄無疑也。而《爾雅》以碩鼠入鼠部，陸郭因之，誤也。其所以又名梧鼠者，梧與碩，石通音也。

蚯蚓一名地龍，形圓長，色紫，其大者白頸，有二小足，不能鳴，土中作聲者皆螻蛄，今謂蚯蚓鳴者，誤也。

蒼蠅色蒼黑，故名，六足兩翼，其聲在翼，天將晴則羣飛，聲薨薨也。其大者曰麻蠅，趨□□多在厠間也。

青蠅形大如麻蠅，色如金，首赤如火，集魚肉則立□。

螟即虸蚄也。天陰淫霧濕熱上蒸則生，其多不可意計，數日之内木葉全空，蟲之最爲害者。

螣，螣騰也，蟲能上騰故名。士衡曰蝗也。天亢旱則生，飛而食禾，較螟尤厲。《爾雅》作蟘，蟘、螣、蠓皆謂蝗也，説並見衆注。

蟊賊，禾莖内蟲也，人不及見，故曰蟊賊。蟲之爲禾害者，螟、蝗爲甚，二者均食禾葉，而遂及於粟莖内。主者似螟而小，其爲害也淺，故曰及其蟊賊。及者言去其大害，而亦不遺其小也。《爾雅》分四名，未確。蟊賊自是一物，《瞻卬》曰蟊賊内訌。

《爾雅》蟪醜罅，蜻蜓也。蟲類之善飛翔者，故曰蟪也。以尾點水，生子水中，形如麥粒，長大似蜂而身扁，剖背而出，猶孑孓之化爲蚊也。語云：有情化有情，水蠆變蜻蜓。

蟲醜奮，奮，跳躍也。强醜捋，螳娘也，緩讀曰螳娘，急讀曰强也。雙臂若斧，鋒生鉅齒，遇物以臂鈎哏之，故曰捋也。蜂醜螫，蠭螫人，隨其尾針流毒如露珠，所謂螫也。《説文長箋》云：流出汗穢也。蠅醜扇。【注】摇翅也。

清・汪照《大戴禮記注補》卷二　昆小蟲抵蚉。《春秋考異郵》二九十八主風，精爲蟲，八日而化，風列波激，故其命从虫，虫之爲言屈申也。昆者，衆也，由魂魂也。案：由、猶古通用，各本訛作田魂螺也。又舊本昆作蚰，魂作貇。魂魂也者，别本無魂魂也三字。動也，小蟲動也。《一切經音義》：魂魂然，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别本脱至字、動字。抵，猶推也，蚉，蝗卵也。韋氏昭曰：未乳曰卵，爲祭醢也。《羣書要語》：蝗有翅，其子蚉。韋氏昭曰：蚉，蟻子也，可以爲醢。《小戴記》服修蚉醢。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一本作不必取之，一本作必不取，故言推而不言取。案：故言别本訛作取必。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一　昆虫考：《説文》以虫爲虺，然漢代碑刻即用虫爲蟲，則虫蟲通。此書原本、續本均未舉及，則採摭之未備也。又如原本於蠭門二字，注出《荀子》，而《史記・龜策列傳》亦作蠭門，乃不注續本於鼕冬、滿冬、門冬。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　蜻蜓，《名醫别録》作蜻蛉。《爾雅》：虹蝀、負勞。郭注：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梨。《方言》云：蜻蛉謂之蜻蛉，淮南人又呼蠊蜻。土名羊郎。有紅、黑斑各色，四翼六足。

蟬，《説文》：蟬，以旁鳴者。土名催禾蟲，方首，廣額，兩翼，六足。

螳螂，《爾雅》：不過，蟷蠰。郭注：蟷蠰，螗螂别名。邢《疏》：不過一名蟷蠰，一名螳螂，螵蛸母也。《本草經》：螳螂，桑螵蛸。《别録》曰：桑螵蛸生桑枝上，螳螂子也。驤首，修頸，身長，腹大，前二足甚長，後四足短。

斑蝥，土名放屁蟲，身扁而圓，大如指，頭二鬚，六足。

蜣蜋，二。《爾雅》：蛣蜣，蜣蜋。郭注：黑甲蟲，噉糞土。《説文》：蜣渠。蜣，一曰天社。《廣雅》：天社，蜣蜋也。土名牛屎蟲，又名背屎蟲，曰大牛屎蟲，身黑而光，有角，翅在甲下，六足。

小牛屎蟲，形同而身較狹長，角亦較長，翅上甲面有黄白點。《本草綱目・

天牛下》云：大如蟬，黑甲，光如漆，甲上有黄白點，甲下有翅，能飛。前有二黑角，甚長，能動，喙黑而扁，如鉗甚利，六足在腹。

搜夾子，按：《本草拾遺》螋蝬，李時珍注云：其蟲隱居牆壁及器物下，俗名搜夾子。【略】多生人家。大如拇指，長約寸許，頭身俱扁，吻有二鬚，六足。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六《昆蟲類一總》《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漢・五行志》：蟲豸之類謂之孽。《漢・成帝紀》：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師古注：昆，衆也，昆蟲言衆蟲也。又許慎云二蟲爲虫，讀與昆同，謂蟲之總名，兩義並通。而鄭康成以昆蟲爲明蟲，失之矣。《説文》：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小史集雅》：化生者眼無竅。《周禮》：外骨，内骨，郤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股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注】股鳴鼁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蜮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屬，胷鳴蠽螋屬。《莊子》：喘耳之蟲，肖翹之物，莫不適其性。《酉陽雜俎》：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周禮・秋官》：壺涿氏掌除水蟲。【注】壺瓦鼓涿擊也，擊瓦鼓以驚水蟲也。

蠶 附金蠶

總論：《蠶書》：蠶爲龍精。

蜂

總論：《化書》：蜂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

蝶

總論：《埤雅》：蛺蝶，粉翅有鬚，一名胡蝶。

蜻蜓

《埤雅》：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

蠅

《淮南子》：爛灰生蠅。

蛾

《説文》：蛾，蠶化飛蟲也。

螢

《記・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螢。

蟬

總論：《禮記》：仲夏之月蟬始鳴。

又卷九七《昆蟲類二》

蚊 附子子、焦冥、蟁蠓、蚋

《説文》：齧人飛蟲，以昏時出也，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

蝨

《山堂肆考》：蝨有數種，皆能啖牛馬血。

蝨 附蚤

總論：《説文》：蝨，齧人蟲也。蟣，蝨子也。

蠹

《格物總論》：蠹，食木蟲。又一種曰蟫，衣書中蠹蟲。

蛓

《爾雅疏》：蝤，一名毛蠹，即蛓也。

蜮

《洪範五行傳》：蜮，射人者也。

蝗 附草蟲、阜蟲、螽斯

《説文》：蝗，蟲也。一名蝻，一名蝝。

又《昆蟲類三》卷九八

蟋蟀 附絡緯、竈馬、油葫蘆

《禮記》：季夏之月蟋蟀居壁。

螻蛄

《禮・月令》：孟夏之月螻蟈鳴。【注】螻，螻蛄也。

蟻

總論：譚子《化書》：螻蟻之有君也。

果蠃

《爾雅疏》：果蠃，一名蒲盧，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蠙蜴。

又《昆蟲類五》卷一〇〇

蠐螬

《通志》：蠐螬，糞土中大白蟲也。

蜻蠐

《埤雅》：蝎，一名蜻蠐，一名蛣蜣。佶屈，曲貌，以形舉也。

螳蜋

《禮記》：仲夏之月螳蜋生。鄭注：螳蜋，螵蛸母也。

蜣蜋

《古今注》：蜣蜋能以土苞屎，轉而成丸，團正無邪角。

又

諸蟲附無名蟲

《埤雅》：蠋，大蟲如指似蠶，一名厄。《爾雅翼》：蠶百萬爲族，蠋則獨行，故《詩》以比獨宿者。《管子》：夫龍欲小則化爲蠶蠋。《廣志》：藿蠋有五采者，香槐蠋，五采有角者，甚臭。

又《物類相感志》：鼄，乃代反。《淮南子》曰：兔齧爲鼄。許慎云：兔所齧，沫著者爲鼄，如蝨而斑色，能齧人。

又《史通》：《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有蜃，劉歆以爲蜃負蟨也，劉向以爲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莊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蜃至。《山堂肆考》：蜃能飛，本生於草，八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中逃避，好以清旦入田中吸稻花，日出則散去。

《爾雅疏》：蜚，一名蠦蜚。有云蜚蠦一名蜚者，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有以爲即負蟨者，因草蟲、負蟨相涉而誤也。

又《續博物志》：有小蟲，至微而響甚，尋之卒不可見，號竊蟲。大如半胡麻，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孟康《朝作賦》比之鬼魅。《物類相感志》：嚮蟲，人行山慮迷，取一枚握手中行路不迷。

又《正字通》：豉蟲大如豆，光黑，浮游水面。葛洪《肘後方》：治射工毒成瘡，口不能語，用豉母蟲一枚，口中含之即瘥。

《本草會編》：蠟蟲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爲白脂，粉敷樹枝，人謂蟲屎著樹。而然至秋刮取，以水煮溶濾，置冷水則凝結成塊，炙文理如石膏而瑩徹，可和油作燭。《羣芳譜》：蠟蟲，微時白色，大如雞虱，作蠟，及老則赤黑色，乃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大，入春漸長，大如雞頭子，紫赤色，纍纍抱枝，宛若樹之結實，蓋蟲將遺卵作房，正如雀壅、螳蜋之類，俗呼爲蠟種，亦曰蠟子。子內皆白卵，如細蟻，一包數百。凡寄子皆於夏前三日內從樹上連枝剪下，去餘枝，獨留寸許，令抱木，或三四顆乃至十餘顆作一簇，或單顆亦連枝剪之。剪訖，用稻穀浸水半日許，漉取水，剥下蟲顆，浸水中一刻許，取起用竹箬虛包之，大者三四顆，小者六七顆作一包，紉草束之，置潔淨甕中。若陰雨，頓甕中可數日，天熱，其子多併出，宜速寄之。寄法，取箬包，剪去角，作孔如小荳大，仍用草繫之樹枝間，其子多少，視枝小大斟酌之，枝大如指者可寄，枝太細幹太粗者勿寄。後數日間，鳥來啄箬包攫取子，勤驅之。天漸暖，蟲漸出包，先緣樹上下行，若樹根有草，即附草不復上。又防蟻食蟲，故樹下須芟刈極淨。次行至葉底棲止，更數日復下至枝條齧皮，入咂食其脂液，因作花狀如凝霜。

白獺髓：廣中韶陽屬邑鄉中有乳蟲，一名土蛹。其法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入窖中，覆以草，壅以糞，候雨過氣烝則發開，粉化成蛹，如蠐螬狀，取蛹作汁，和粳粉，烝成乳食，味甚甘。

五侯鯖：絲蟲生南寧橫州，食楓葉，能作絲，光明如琴絃。

《淮南萬畢術》：竹蟲飲人，自言其誠。高誘注：以竹蟲三枚、竹黃十枚和勻，每用一大豆許，燒入酒中，令人飲之，勿至大醉，叩問其事，必得其誠也。

《正字通》：樟蟲入醋死，引其腹中，筋長丈餘，閩人用以緣蒲葵扇，名曰蠶絲。

又《洪武正韻》：强，米中蟲。《爾雅疏》：米穀中蠹，小黑蟲，江東謂之蛩，建平人呼蟬。《演繁露》、《方言》曰螼蠽謂之尺蠖。郭璞釋之曰步屈也。步屈云者，一步一屈也。多在桑上，其體質似蠶，色灰褐而身瘦長。其腹下兩頭有足，足亦如蠶，每欲進步，先聚屈其體，前後幾相連著，而脊背橋起，直如笄釵兩頭環曲之處也。此其所以爲屈也。已屈而聚，聚已而舒，則遂寸寸前進，是其所以爲伸也。吾鄉俗呼度音鐸蟲，度者，蠖音之訛也。《埤雅》：尺蠖一名蝍蛆，似蠶而絶小，行則促其腰乃能進步，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舊説尺蠖之繭化而爲蝶，亦猶蛹之變蛾也。《亢桑子》：夫俗隨國政之方圓，猶尺蠖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

《搜神記》：南方有蟲名蠮螉，一名蜾蠃，又名青蚌，形如蟬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一云母塗錢，子塗貫，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萬畢術》以可還錢名曰青蚌。

《爾雅》：蜉蝣，渠略。郭璞注：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食之。邢昺疏：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淮南子》：蜉蝣不食不飲，二日而死。《詩疏》：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埤雅》：蜉蝣似天牛而小，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

又《本草》：蛷螋似小蜈蚣，青黑色，長足，能溺人影，一名蠷螋，或曰蛷螋。長一寸，身有毛，長五六分，脚多而甚細，居屋壁間，遇人影輒糞之，糞著即生瘡，如短狐之溺影也。【略】蠷螋能以溺射人成瘡。

又　邢疏：蟥蚌又名蛂，甲蟲也，大如蠅虎，豆綠色。

又〔柳河東《蝜蝂傳》：〕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齊民要術》：穀蟲曰蚜蚘。

又《儒門事親》：鐵生蟲，鐵器久置則起泡，中生蟲如粟，黑身黃首，疾足。

《草木子》：一民家鐵鍋底下起一鐵泡，搥破有一紅嘴蟲，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蟲也。

又 陳藏器《本草》：砂俘一名砂挼子，有毒，能殺飛禽走獸，生砂石中，形如大豆，背有刺，能倒行，旋乾土爲孔，常睡不動，一名睡蟲。生取之，置枕中，令夫妻相悅。《北夢瑣言》：砂俘又名倒行狗子，蜀人號曰俘鬱。愚始游成都，與賣草藥李山人相熟，見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訪，李生仍以善價酬，因詰之，曰媚藥。徵其所用，乃砂俘。與陳氏所說同，李生亦秘其所傳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川媚草，無賴者以銀換之，有因其術，而男女發狂罹禍，非細也。

又《江鄰幾雜志》：曹方湖爲御史，嘗刷卷四川，言彼處萬山深雪中出雪蛆。官府遣軍士四山高處懸望，雪中蠕蠕而動者則往取之，渾如小豬，無口足，眼鼻儼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草木子》：雪蠶生陰山北及蛾眉山北，二山積雪不消，生蛆大如瓠，俗呼雪蛆，味甘美可食。《癸辛雜志》：西域雪山中有蟲如蠶，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

又《蟫史》：水蛆俗呼蚩蟲，生積水中，屈伸反覆于水，長二三分，大如針，夏月浮水面化爲蚊。

《蟫史》：蛆，蠅所育也。《埤雅》曰：蠅懷蛆縈利。蓋蛆初生如粟禾，頃之長大，善腐內，多生糞溷中，及肉豉內皆有之。

《事物紺珠》，水蠶似鰕，無鬚，六足，身扁，黑色，能化蜻蜓。

《本草》：水黽亦名水馬，長寸許，羣行水上，水涸即飛去，食之令人不渴，但有小毒。

《五雜俎》：水馬逆流水而躍，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寸尺，兒童捕之，輒四散奔迸，唯嗜蠅，以髮繫蠅餌之，則擒抱不脫釣，至案几而不知也。

又《酉陽雜俎》：天牛，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籬壁間必雨。

又《正字通》：斑貓亦名螫螫。《吳氏本草》：斑貓一名斑蚱，一名龍蚱，一名斑龍肷，一名勝髮，一名晏清。《本草經》：一名龍尾。《山堂肆考》：陶氏曰斑貓一蟲五變，二三月在芫花上名芫青，四五月在王不留行上名王不留行，六七月在葛花上即名葛上亭長，八月在荳花上即名斑貓，九十月欲還地蟄即名地膽。《本草注》：地膽出幽州，芫青出寧州，亭長出雍州，斑貓所在有之。陶氏又曰：亭長身黑而頭赤，如人之玄衣赤幘，故云亭長。《本草經》：地膽黑頭，赤尾，真者出梁山，狀如大馬蟻，有小翼子，僞者即是斑貓所化，狀如大豆。《雷公炮製》：芫蜻形類斑貓，但芫蜻嘴尖，而背上有黃痕一畫，斑貓背上黃黑各一，嘴尖之上一點小赤，好食荳葉，亭長色黃黑，食蔓汁而赤頭，額上有大紅一點，其身亦黑。

《北户録》：金龜，甲蟲也，五六月生於草蔓上，大於榆莢，細視真帖金龜子，行則成雙，其蟲死，金色隨滅，如螢光也。南人收以養粉，云與養粉相宜。《鳥獸續考》：金龜子俗呼紅娘，亦有具五色者，外方作下氣强陰之用。《嶺表録異》：金龜子大如小指甲，飛時即不類，南人採之陰乾，裝以金翠，爲首飾之物，亦類黔中所産青蟲子也。

宋祁《益部記》：利州金蟲，體如蠶緑，色光若泥金。

竺法真《羅浮疏》：山有金花蟲，文采如金，形似龜。

《事物紺珠》：蝦鱉蟲，蜻蜓點水，生子草上，青鮹魚食之，腹脹孕蟲，噬破母腹出身，似蟬黑色，及蛻乃爲蟬。

《虎薈》：土鱉，俗呼蚌虎，蚌者屋蠹也。此物氣能禁蠹，令蠹盡死，故曰蚌虎，又名簸箕蟲。《埤雅》：土鱉，一名廣，一名地鱉，一名過街，言逢申日則過街，殆與鵨鴒忌庚申、燕避戊巳無異也。

又《嶺表録異》：龐降生嶺南橄欖樹上，形如蜩蟬，腹青而薄，其名自呼，但聞其聲，鮮能得之，人求之爲媚藥。

又《山堂肆考》：佗負蟲，似促織而白色，雙鬚甚長，無翼，不能鳴，僵背，長股，善跳，好居下濕地，雌雄未嘗相離。

《正字通》：吉丁蟲，背緑，翅在甲下，出嶺南。

《淮南子注》：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如蠶蛾，一名孳母，南海謂之蟲邪。

又《酉陽雜俎》：抱槍，水蟲也，形如蛞蝓稍大，腹下有刺，以槍如棘鍼，螫人有毒。碎車蟲，狀如唧聊，蒼色，好棲高樹上，其聲如人吟嘯，終南有之，其大而黑者，聲亦呼唧聊，俗呼没鹽蟲。

又《爾雅》：蠰，蟘桑。【注】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蟘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蟘髮。

《爾雅疏》：蠰，舆父一名守瓜，黃甲小蟲，喜食瓜葉，因名守瓜。

《古今注》：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採蘭雜志》：結草蟲一名水螺，一名簑衣丈人。

《異苑》：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令吐血，皆從所教，如欲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爲叩頭蟲。

又《本草》：青腰蟲如蟻大，赤色，腰中青黑，尾尖，有短翅，能飛，春夏有之，性太毒，著皮肉腫起。

《物類相感志》：獨足蟲，形如小蜂，黑色，連樹不能去，人取帶之令人媚，夫妻相愛，五六月采而得之。此蟲多出南中。

又《事物紺珠》：寫字蟲，如大黑豆，施行水面。

又《酉陽雜俎》：負子，水蟲也，有子，多負之。

又《詩・豳風》注：宵行，蟲名，似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

又《事物紺珠》：溪鬼蟲似蛄蜣，大如雞子，一角長寸餘，角四歧，黑甲，下有翅，能飛，佩其角，辟水毒。

《爾雅》：蜆、蜬女。【注】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蜬女。《異苑》：蜬女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昔齊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蜬，俗傳此婦骸化爲蟲，故以蜬女名蟲也。

又《事物紺珠》：豆娘子如蜻蜓，極小，堅翅。紅娘子似莎雞，頭翅赤。

《東坡志林》：雍丘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既食其葉，則實自病，爲害甚於蝗，有小甲蟲見，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

《五雜俎》：山東草間有小蟲，大僅如沙礫，嚙人痒痛，覓之即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閩中亦有之，俗名没子，蓋烏有之意也，視山東名爲佳矣。

又《博物志》：蒼梧人卒便有飛蟲，大如麥，有甲，或石餘，或三五斗，（米）〔來〕食之，如風雨之至，斯須而盡，人以爲患，不可除，唯畏梓木，自後以梓木爲棺，更不復來。

又《嶺南異物志》，五嶺春夏率皆霪水，晴日既少，涉秋入冬方止，凡物皆易蠹敗，萌膠氈罽無逾年者，嘗買芥菜置壁下，忘食數日，皆生四足蟲，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螳螂，但腰身細長耳。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　蜫俗篆作，公魂切，蟲之總名，二虫爲蚰，三虫爲蟲。《廣雅》：四月蚰蟲不育。

蜷，俗篆作，逵袁切，蟲形，屈曲也。沈約賦：雌霓連（卷）〔蜷〕。《漢・司馬相如傳》躨以連（卷）〔蜷〕，一作連拳。

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　飯蒼蠅　蠭蜂　蜜蜂　苦蜜　蜜虎

又　龍蝨　洋蟲糞　蟋蟀　蚱蜢

又　燈蛾

又　竈馬　水馬　壁蝨　叩頭蟲

又　茄稞蟲　檓蟲　蔗蛄　牙皁樹蟲　黄麻梗蟲　芝麻蟲　桐蛄　牛膝蛄　山螞蟻窠子　山螞蟻子　蛆窠　死人蛄蟲入蚜　人蚜　虹蟲

清・何琇《樵香小記》卷下《昆蟲》　《禮》：昆蟲無作。鄭注訓昆爲明，於義爲迂。《説文》有蜫字，《音正》作昆，似同聲假借也。

清・方旭《蟲薈》卷三　蜮，《山堂肆考》：蜮，一名水鏡。

《正字通》：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一名水弩，一名抱槍，一名含沙，一名短狐，一名水狐，一名溪鬼蟲。旭按：水弩、短狐説者多以爲一物，惟《赤雅》言水弩與短狐不同。今考《録異記》所説，水弩形狀與驗方新編所説射工形狀亦各有不相似處，或是兩物未可知也。又《南中志》載永昌郡有禁水，惟十一二月可渡，餘月則殺人，其中有惡物不可見，中人則週身青爛，名曰鬼彈，亦此類。

《録異記》：水弩似蛄蜣，黑色，八足，有鉗，尾長三四寸，即弩也。每歲四月一日上弩，八月一日卸弩，時彎其尾，自背而上於頭，以鉗執之，見人影即射，中者毒與沙蝨同，治法亦相似。

《公餘雜志》：射工出南方有溪毒處，長二三寸，闊寸許，形扁，前寬後窄，腹軟背硬，如蟬，又如鼈。六七月甲下有翅，能飛，作鉍鉍聲，大頭，尖嘴，嘴上有角如爪，長一寸，六足如蟹螯，兩足在嘴下，大而一爪，四足在腹下，小而雙爪，口有弩形，以氣射人影，去人三四步即中，令人發瘡，不治必死。其病有四種，初得皆如傷寒，或似中惡，一種遍身有黑靨子，四邊微紅，犯之如刺，一種作瘡，久則穿陷，一種突起如石，一種身如火燒。患者急飲豬血可解，或取豉母蟲一枚，含口中尤妙。《本草綱目》：射工螯處，雖雪不積，掘下尺餘，取出陰乾，以其角爲末佩之，仍辟射工毒。

又《蟲薈》卷三目録　蠶　野蠶　地蠶　【略】

金蠶　【略】　石蠶　【略】冰蠶　雪蠶　蚳　【略】雨虎　蜛蟧　宵行　尺蠖　螟蛉　蠁香蟲　蠐螬　蝤蠐虸蚄　蜞　蠭　土蜂　沙蜂　石蜂　竹蜂　木蜂　菌蜂　胡蜂草蜂　獨蜂　鷺蜂　蛉蜂赤翅蜂　折腰蜂　細腰蜂　【略】蜇蚩　木蚩　鹿蚩　扁前雄黄蟲　馬蟬　冠蟬　寒蟬蟷母　蟪蛄　蜋蜩　茅蜩蝭　龐降　青蚗　【略】碎車蟲　蛺蝶　鬼蛺蝶　媚蝶紺蝶　蛾　飛蛾　朝菌　【略】　蜻蛉　豆娘子　螳蜋土蟲　草蟲　阜蟲　蜇蟲蟿蟲　莎雞　【略】　螻蛄蜇　蠅　狗蠅　黄蠅　【略】　蚊　豹脚蚊　蚋蟆子　浮塵子　蠓　蜇青腰蟲　【略】　天牛蠰　獨角仙　【略】　蜣蜋蜉蝣　槀貓

斑貓　地膽葛上亭長　青娘子　紅娘子　金龜子蜆　蝤蛑　氣蟹　腆顆蟲叩頭蟲　唼臘蟲　螢　守瓜蟲【略】　蚤蝨　龍蝨【略】　壁蝨沙蝨　竹蝨　水蝨　蠟蟲蟬【略】　竊蟲　嚮蟲樟蟲【略】　結草蟲【略】青牛　螷蟲黃蟲　蟋蟀　金鐘兒　竈馬【略】砂挼子　蟻　朾蟻　白蟻　赤蟻獨脚蟻【略】　蜮【略】水蠆　水黽　負子　豉蟲【略】　九香蟲【略】　禾蟲蜎　蛆　水蛆

論說

《禮記注疏》（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唐・孔穎達疏）卷一四　蟄蟲始振。【注】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曆》，改驚蟄爲二月節。臣召南按：前志猶云：驚蟄正月中、雨水二月節，至《續志》始移雨水於前。則劉歆之後始改易也。《春秋》疏乃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不幾於兩疏自相矛盾乎。

又卷一五　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注】蠶將生之候也。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注】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

又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注】皆記時候也。螻蟈，蛙也。王瓜，單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音義】螻音樓，蟈古獲反。螻蟈，蛙也。蔡云：螻，螻蛄，蟈，蛙也。

又　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音義】蝗，徐華孟反，范音橫，《字林》音黃。

秀草不實。【注】氣更生之，不得成也。【疏】蝗蟲爲災及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

又卷一六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注】皆記時候也。螳蜋，螗蜩母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音義】螳音堂，蜋音郎，鵙古闃反，《字林》工役反。反舌，蔡伯喈云蝦蟆。螗，匹遙反。蜩音消。博音搏，又作伯。【疏】案《釋蟲》云不蟧、蟷蠰，其子蜱蜩，舍人云不蟧名蟷蠰，今之螳蜋也，孫炎云蟷蠰、螳蜋一名不蟧，李巡云其子名蜱蜩，即螗蜩，故云螗蜩母。《方言》云：潭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庬，齊杷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螗蜩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注】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注】大火爲旱。

民多疥癘。【注】疥癘之病，孚甲之象。【音義】疥音介。【疏】蟲蝗爲敗，水泉咸竭，地災也，民多疥癘，人災也。

又卷二六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注】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音義】壑，入各反。祝之六反，又之又反。坑若衡反。螟莫經反。螽音終，又作蠓。【疏】此一節皆蜡祭之祝辭。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宅，則得不崩。水歸其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者，昆蟲，螟螽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毋作，謂不爲災。草木歸其澤者，草苔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功，故令得報，非祈禱也。蜡有八神，恐祭處各別故言，則祭同處可知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

又卷四一　外骨、內骨、郤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

《荀子》（唐・楊倞注）卷六　昆蟲萬物生其間。【昆蟲，蚊、蝱、蜩、范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一　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

漢・王充《論衡・遭虎篇》　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人爲蜂蠆所螫，爲毒氣所中，爲火所燔，爲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猪、牛、象、熊、羆、豺、狼、蝮蠆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蝮、蝁、蝮、蠆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飢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

又《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略】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略】魯宣公履

畝而稅，應時而有蝝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爲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虫爲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倮蟲三百，人爲之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爲蟲而相食物，何爲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爲變，不自謂爲災。凡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粢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粢，鄉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煑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何免爲姦。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蝎不爲怪，獨謂蟲爲災，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蠹，蠹若蛾矣。粟米饐熱生蠹，夫蠹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之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醯醬不閉有蟲，飯溫濕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襞不懸有蟲，蝸、疽、蝘、螻、蠟、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

又　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蟯之類，蜫蠕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爲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略】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爲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溫濕生也。以蟲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濕饐餲，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閒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蟲閒喋，准況衆蟲，溫濕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害，青蠅污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蚤。蚊蚤歲生，如以蚊蚤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蚤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爲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且天將雨，螳出蚋蚩，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

漢・鄭玄《纂圖互注禮記》　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皆記時候也，鷹孝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蟋蟀，上音悉下音學。腐，扶短反。熒本又作螢，户扃反。或作腐草化爲螢者非也。攫，俱縛反，一音九碧反。搏音博。摯音至，本亦作鷙，同重，意鷹。乃孝習。孟秋鷹乃祭鳥。

三國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明・毛晉廣要）卷下之上　鴟鴞鴟鴞。《莊子》云鴞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又有鴞鵂，亦是其類，微小而黄，夜能食人手爪，知人吉凶。篆文曰：鴞鵂夜能食蚤蝨。蚤爪音相近，俗人云，拾人棄爪相吉凶，妄説也。

又　鸛鳴于垤。《禽經》云：鸛仰鳴則晴，俯鳴則陰。《廣雅》云：背竈皁皵，鸛雀也。《韓詩章句》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又卷下之上《釋蟲・螽斯羽》　《爾雅》曰：螽，蝤蠐也。揚雄云：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青色黑斑，其股似玳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揩或作切作聲，聞數十步。

《爾雅》：蜤螽、蝤蠐。邢疏：蜤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實一也。一名蝤蠐，一名蝤蠐，一名蠙蠐。蜤音斯。鄭注：蝤蠐音嵩胥，一名蝤蠐，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甚響。毛傳：螽斯，蝤蠐也。（郭璞）〔揚雄〕《方言》云：按螽斯之族實煩，《爾雅》並列五種，一曰蜙螽蠽，《詩》云趯趯阜螽者是也。一曰草螽負蠽，《詩》云喓喓草蟲者是也。一曰蜤螽蝤蠐，《詩》云螽斯羽者是也。又有所謂蟿螽、蠐螬者，形似蝤蠐而細長，飛翅作聲者也。又有所謂土螽、壤谿者，今謂之土蠆，江南呼蚖蛸，又名蚱蜢，似蝗細小善跳者也。此二種經文不載，《爾雅》又云螽醜奮，蓋謂螽蝗之類好奮迅作聲而飛者也。又云强醜捋，蓋謂螽斯之類好以脚自摩捋者也。分疏甚明，不知諸家何故相駁相

溷，總之螽蓋蝗屬，曰蠰則似是而非者也，必欲指爲介蟲之孽，尤爲可怪。

又《喓喓草蟲》 草蟲，常羊也。大小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坊刻多，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誤，今依舊本删去。

《爾雅》云：草螽負蠜。郭注：《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鄭注》云：草螽，草蟲也。亦謂之蚱蜢，《正義》曰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山陰。陸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負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羅氏曰：説草蟲固多端。按張衡云：土螳鳴則阜螽跳，是則蚓爲草蟲也。

又《趯趯阜螽》 阜螽，蝗子，一名負蠜，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

《爾雅》云：蜙蝑、蠜。郭注《詩》曰：趯趯阜螽。邢疏云：蜙蝑之族，厥類實煩，蜙螽一名蠜，李巡曰蝗子也，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是一物。鄭注：阜螽，蝗也。《本草》云：阜螽，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雄雌，令人相愛。五月五日收取，夫妻帶之。蜙螽如蝗蟲，東人呼爲蚱蜢，有毒有黑斑者，候交時取之。《埤雅》阜螽，今謂蜱蜥，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一曰蚯蚓，即蜙螽也，亦以離應草蟲鳴于上風，負螽鳴于下風而風化。《博物志》曰：蜾蠃亦取阜螽子，咒而成己子。《爾雅翼》：食葉曰蟘。蟘之字又作螣，其種類不一，故曰百螣時起，許氏以爲百螣動股蝗屬也，時起害稼，動股則阜螽，阜螽則今蝍蛉草蟲爲蚯蚓，堪爲大噱。

又《領如蝭蟀》 蝭蟀生糞中，《爾雅》曰：蟘，蟀蟲也。蝭蟀，蝎也。

《爾雅》：蟘、蟀蟲。又云：蝭蟀、蝎。邢疏：此辨蝎在土、在木之異名也。其在糞土中者，名蟘蟀。又名蟀蟲，其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蝭蟀，梁益之間謂之蝎。上文蝎、蛞蝓，郭云木中蠹。下文蝎、桑蠹。郭云即蛞蝓。然則蟘蟀也。蟀蟲也，蝭蟀也。蛞蝓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者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碩人》云：領如蝭蟀。是也。《埤雅》：舊説蝭蟀生于木中，内外潔白，荀子所謂石生金木生蝎是也。蟘蟀生糞草中，外黄内黑，亦或謂之蟀蟲，《列子》所謂烏足之根爲蟀蟲是也。蟀蟲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于脚。《造化權輿》云：蛇豸腹窳，蟀蟲背行。今俗謂之蟘蟲。《方言》曰：蟘蟲謂之蟘，自關而東謂之蝭蟀。舊云：蟀蟲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蓋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脱皮，可謂尸解矣。《爾雅翼》：蝭，蟀蟲，糞土中蟲。又云：蝭，蟀蝎，謂在木中者二物，大抵相似，以所處爲異。蝭蟀在腐柳中者，内外潔白，故詩人以比碩人之領。《七辨》云：蝭蟀之領，阿那宜顧。是也。其所謂蝎，非蠆尾之蝎也。《淮南萬畢術》曰：黍成蟀蟲。言以秋冬穫黍置溝中，即生蟀蟲也。説者以爲齊人曹氏之子所化。揚雄《方言》乃云：或謂之喧毅，或謂之蝎，或謂之蛭，或謂之天螻。此其爲物多矣，非止一蟀蟲也。《説文》作齧蠶。《毛傳》：蝭蟀蝎蟲。陶隱居云：一名蟘蟀，雜猪蹄作羹，與乳母不能別。陳藏器云：蟀蟲居糞土中，身短足長，背有毛筋，但從水，入秋化爲蟬，蝎在朽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一名蠹，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慢，至春羽化爲天牛，兩角狀如水牛，色黑，形質又别，蘇恭乃混其狀，總名蟀蟲，乃千慮一失矣。此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故古者譖從中起，謂之蝎譖。《名物疏》：蟘蟀、蝭蟀，二物也，蟘蟀一名蟲，亦名蟀蟲，一名蟹齊，一名蝨齊。《莊子》云：烏足根所化。《淮南》云：黍成。王充云：化復育轉爲蟬。《博物志》云：以背行駛，便于用足者也。蝭蟀一名蝎，一名蠹，一名桑蠹，一名蛞蝓，生于桑、柳、柏及構木中，諸腐木根下亦多有之，本是二種，陶隱居及蘇恭俱混爲一，誤也。蝎自蝭蟀之異名，非蠆尾之蠍也。天螻，《爾雅》云：蝨即螻蛄也。揚子雲言：蟀蟲或謂之天螻。然則亦異物同名，非《爾雅》之蝨矣。

又《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蚚、一名蜡，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

《爾雅》：蟋蟀，蚚。郭注：今促織也，亦名蜡蜡。《唐風》云：蟋蟀在堂。鄭注：今人亦謂之蟋蟀，一名蜡蜡，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蚚音拱，又音筍。《博雅》：蚚，趕織，蚰孫，蜡蜡也。《埤雅》：蟋蟀：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于悉蟄帥之爲悉蟋，蟄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曹奢而苟唐儉亦能化小也。若夫白露漸旺寒露漸絶出于草土者，其身則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則剛生于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必劣。赤黄其色也。大抵物之可取者，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赤小黑大可當乎。對敵之勇，而黄大白小難免。夫侵凌之虧，唯有四病，若犯其一，切不可托之何也。仰頭一也，捲鬚二也。練牙三也。踢腿四也。若兩尾高低曾經有失。兩尾垂萎並是老朽者也。其亡可立而待，若有熱之倦怠，與夫冷之傷惺者，又且不可緩其調養之法也。又曰蟋蟀者，秋蟲也，名促織，亦名孫旺，虎丘人曰趕織。

又《蜉蝣之羽》 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

《爾雅》：蜉蝣，渠略。郭注：似蛞蝓，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夏小正》曰：蜉蝣，渠略也。《詩·曹風》云：蜉蝣之羽。鄭注：似蜣蜋而小者，文彩

多青黃色者。《埤雅》：蜉蝣，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叢生欐棲中，朝生莫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詩》曰：蜉蝣掘閱。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曰：掘閱得玉。《爾雅翼》：蓋蜉蝣者，速死之物，故以刺曹共公之好奢言，雖衣服楚楚，安能久也。《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又曰：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盡其樂。蜉蝣出有時，故王褒《頌聖主得賢臣》云：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言知時也。又許叔重注：《淮南子》言：朝菌者朝生，莫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則亦蜉蝣之類，按：今水上有蟲，羽甚整，白露節後即羣浮水上，隨水而去，以千百計，宛陵人謂之白露蟲。《詩緝》疏掘閱云，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今曰更閱，謂升騰變化也。毛傳、朱傳俱云：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音義】渠本或作蝲，音同略，本或作螔，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蟲是也。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螻者，誤也。

又《六月莎雞振羽》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

《爾雅》：螇，天雞。邢疏：此黑身赤頭小蟲也。一名螇，一名天雞，一名莎雞，一名榿雞。李巡曰：一名酸雞。《詩・豳風・七月》云：六月莎雞振羽。鄭注：螇音汗，莎雞也，黑身赤頭似斑貓，《博雅》榿鳩榿雞也。《圖經》曰：榿雞生河內川谷榿木上，今近都皆有之，形似寒蜇而小。蘇恭云：五色具者爲雄良，青黑質白斑者是雌，不入藥。然今所謂莎雞者亦生榿木上，六月後出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內紅而身似蟋蟀，可知其非一物也。蓋二蟲皆似機杼之聲，可以趣婦功，故易以紊亂。孫炎解螇天雞，以爲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榿雞，陸璣則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或謂之天雞，蓋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一名馬蟥。

按朱注云：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今據吳中所見，同時齊鳴，形類各別，騷人墨客往往詠之，迥然三物，不知先輩何以傳訛。

又《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者，《犍爲文學》曰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一作菜上。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故許慎云：細腰也，取桑蟲負一作附之于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爾雅》：果蠃，蒲盧。郭注：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蠙蝣。又云：螟蛉，桑蟲。郭注：俗謂之桑蟘，亦曰戎女。邢疏：按《詩・小雅・小宛》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果蠃一名蒲盧，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蠙蝣。《方言》云：蠭，燕趙之間謂之蠓蝣，其小者謂之蠙蝣。又云：或謂之蚴蛻。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蠭，《說文》云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螟蛉一名桑蟲，一名桑蟘，一名戎女。《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鄭注：蒲盧，俗謂之蠙蝣，蓋蠭類螟蛉，桑上青蟲也，蠙蝣取以爲子者。鄭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廣雅》云：蚴蛻，土蜂蠙蝣也。《本草》：蠙蝣，一名土蜂，生熊耳，川谷及牂牁，或人屋間。陶隱居云：此類甚多，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爲穴，謂捷土作房耳。今一種黑色，腰甚細，銜泥于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果蠃。詩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己子，斯爲謬矣。唐本注云：土蜂，土中爲窠，大如烏蜂，不傷人，非蠙蝣。蠙蝣不入土中爲窠，雖一名土蠭，非蠙蝣也。今按李含光《音義》云：咒變成子，近亦數有見者，非虛言也。劉禹錫謹按蜀本注云：按《爾雅》果蠃，蒲盧，注云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蠙蝣。《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注云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言蒲盧負持桑蟲以成其子，乃知蠙蝣即蒲盧也，蒲盧即細腰蜂也。據此不獨負持桑蟲，以他蟲入穴，捷泥封之，數日則成蜂飛去。陶云：是先生子如粟在穴，然捕他蟲以爲之食，今人有候其封穴了壞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則如陶說矣。而詩人以爲喻者，蓋知其大，而不知其細也。陶又說：此蜂黑色，腰甚細，能捷泥在屋壁間作房，如並竹管者是也，亦有入竹管器物間作穴者，但以泥封其穴口而已。《圖經》云：捷泥作窠，或雙或隻，得處便作，不拘土石竹木間，今所在皆有之。段成式云：書齋中多蠙蝣，好作窠于書卷，或在筆管中，咒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乃知不獨負桑蟲也。數說不同，人或疑之，然物類變化，固不可度，蚱蟬生于轉丸，衣魚生于瓜子，鼈生于蛇，蛤生于雀，白鴿之相視，負蠭之相應，其類非一，若桑蟲蜘蛛之變爲蜂，不爲異矣。如陶所說，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蟲而成之也，宋齊丘所謂蠙蝣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斯言得之矣。《詩攷》：《說文》：螟蠕有子，果蠃負之。《埤雅》果蠃，即今細腰土蠭，好禁蜘蛛，今呼大蠭，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蠭，非此細腰土蠭也。果蠃一名蠙蝣，一名蒲盧。《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博物志》曰：蜂無雌，取桑蟲，或阜螽子，抱而成己子，《詩緝》解頤新語》曰：說者攷之不精，乃謂果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

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于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于蠶之身，久之其卵化爲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云：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稚蠙。《莊子》云：細腰者化。《説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説詩者之言也。古人名物，多取形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蠙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鶡，青黑之莢、青黑之鳩皆名以雕也。

按：《爾雅》另釋土蠙注云：今江東大蠙在地中作房者，啖其子即馬蠙。今荆巴間呼爲蟦，與果蠃差別，農師已辨之矣。若細腰土蜂，借他蟲咒爲己子，古今無異。陶隱居異其説，范處義附之，不知破窠，見有卵如粟及死蟲，蓋變與未變耳。

又　爲鬼爲蜮坊刻如鬼如蜮，非。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一作鱉。三足，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入人肌，其瘡一作創。如疥。

《廣雅》：射工，短狐蜮也。《毛傳》：蜮，短狐也。陸氏云：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鱉三足，生于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埤雅》：蜮含水射人，一曰含沙射人之影。《稽聖賦》所謂蛾旋于影，蜮射于光，是也。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横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用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春秋》曰，秋有蜮，即此是也，然畏鴈，鴈能食之。《禽經》所謂鴈飛則蜮沈。鵙鳴，顔師古以爲短弧即射工，亦呼水弩，當是一物，而《説文》稱蜮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孫愐亦稱蜮短弧，狀似鼈，含沙射人。陸璣《詩疏》亦云：是三足鼈鯀所化爲能者，與甲蟲有異，姑兩存之。朱注：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注：狐蜮之屬。《韓詩外傳》云：短狐，水神也。《抱朴子》云：蜮，水蟲也，狀如鳴蜩，有翼能飛。《玄中記》云：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角，去二三步，則氣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鴛鴦、鸂鶒、蟾蜍悉食之，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蜮，師古云魅也。

按：諸家之説不一，惟《玄中記》云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二語盡之矣，較之蜮蜮、鳴蜩恐太不倫，彼有翼能飛者，或又一種，非師曠所云鴈飛則沈者也。

又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螟，似蚜妨而頭不赤，螣蝗也。賊，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説云：蟊螻蛄，食苗根爲人害。許慎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乞貸則生蟻，吏抵冒取人財則生蟊，舊説云：螟蟘、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内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釋之。

《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蟻、食節賊、食根蟊。邢疏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奸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蟻也。食禾節者言貪狼，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小雅·大田》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是也。鄭注：螟極纖細，在苗之心，若木中有蠹，然今農家忌大小暑日，降一種霏微者云，即此蟲降也。蟻，《詩》作螣，一種蟲，似螟蛉，食苗葉而卷爲房。蟘即草蟲類，雖亦食葉，好食節。蟊未詳，陸璣謂螻蛄，據螻蛄雖穴土以居，然亦取葉于穴中而食之，元不食根，唯陸田有之。《毛傳》、《朱傳》俱云：食心曰不得展。江東謂之蟥蟲，音若横逆之横，言其横生又能爲横災也，然按蝗字通有横音，以爲物雖不同，皆害稼之屬也。漢孔臧《蓼蟲賦》曰：爰有蠕蟲，厥狀似螟，是螟爲無足蟲也。

按：螟螣蟊賊，《爾雅注疏》合釋甚詳明，諸家亦無異説。但食心曰螟，食葉曰螣，《説文》又謂食穀葉曰螟，食苗葉曰蟘，差不同耳，據陸氏謂蟊是螻蛄。《本草》云：螻蛄一名蟪蛄，一名天螻。《爾雅》云：蝫、天螻。《月令》云，孟夏螻蟈鳴者，是也，豈在槁壤則爲螻蛄，在平疇則食苗根耶，但目擊螻蟈穴土而居，遇水即出，豈能在水土中食苗根而爲人患耶。

又　如蜩如螗。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蜋，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一名蝘蜓。《字林》云：或作蟟，一名蚵蟟，青徐謂之蜥蜴，楚人謂之蠑蚗，秦燕謂之蛉蚗，或名之蜓蚗。

《爾雅》云：蜩，蜋蜩。郭注《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鄭注：此即四五月間小蟬，有文彩，先諸蟬而鳴者。《爾雅》又云：螗蜩。郭注《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蜋。鄭注：螗即螗蜋也，亦能在草叢中鳴。《爾雅》又云：蚚，蜻蜻。郭注：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蠐。《夏小正》曰：鳴蚚，虎懸。鄭注：蚚音扎，此即一種蟬，似蜻蜓，其鳴無韻，但扎扎然。《爾雅》又云：蠽茅蜩。郭注：江東呼爲茅截，似蟬而小青色。鄭注：蠽音節，茅蜩有青紅二種，只在茅菅中，亦是五月時鳴。《爾雅》又云：蜠，馬蜩。郭注：蜩中最大者爲馬蟬。鄭注：蜠音緜，馬蜩最大，其聲響震巖谷。《爾雅》

又云：蜕、寒蜩。郭注：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鄭注：寒蜩即寒蜋也，一名螗蜩。《爾雅》又云：蜓蚞，蜧蜮。郭注：即蜓蜻也，一名螗。

三國魏・王肅注《孔子家語》卷六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齊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一主日，日從一而生日者，陽從奇數日數，十徒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斗次日月，故三主斗。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時以次斗。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音不過五，故五爲音。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爲四方，方有七。故七主星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盡於八。凡蟲爲風，風爲主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鴈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龁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鳥屬。齟齬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屬。

《後漢書》卷一一二上《方術傳》　〔折〕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晉・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二《塞難》　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鱉之托水澤以産育，而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蝨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蝨非我不生，而我非蝨之父母，蝨非我之子孫。蟻蠓之育於醯醋，芝孺之産於木石，蛄蜫之滋於污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癢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閱，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天壽之事果不在天地，僊〔與不僊〕決。

又卷四　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能伺影射，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殺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暑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殺人。人行有此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蟲墮地。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苨，辟沙虱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黄大蒜等分合擣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咬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鈎草、菖蒲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擣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岩庇岫，不必有絺縞之温，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詩經・國風》　螽音終。莎音沙，徐又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宇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蟋音悉。蟀，所律反。蚣相容反，又相亡反。蝑，相魚反，又相吕反。訊音信，本又作迅，同。卒，寸忽反。

《舊唐書》卷三四　恒氣月中節四月卦　初候　次候　末候　始卦　中卦　終卦

又　立春正月節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侯小過外卦　大夫蒙　卿益

又　立夏四月節震九四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侯旅外卦　大夫師　卿比

又　芒種五月節震上六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侯大有外卦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五月中離初九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公咸　辟姤　侯鼎内卦

小暑六月節離六二　温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侯鼎外卦　大夫豐　卿涣

大暑六月中離九三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公履　辟遯　侯恒内卦

立秋七月節離九四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侯恒外卦　大夫節　卿

同人

五代・丘光庭《兼明書》卷二《鸛鳴于垤》　《東山》云：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云：垤，蟻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明曰：據《詩》之文勢，此垤不得爲蟻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按：《左傳》云屢及于垤，皇謂寢門闕也。又云葬于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爲之，故知此垤謂土之隆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也。鸛，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于隆土之上，婦人聞之，憂雨思夫，故歎于室。若以于垤是蟻上於冢，則鸛鳴竟于何處，豈文章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蟻，文何得鑿空生義。

又《莎雞》　《豳風》云：六月莎雞振羽。毛萇云：莎雞羽成而振。訊之，孔頴達曰：莎雞似蝗而色斑，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明曰：二說皆非也，按諸蟲之鳴，出于口喙者多矣，有脅鳴者，有脰鳴者，有股鳴者，有羽鳴者，脅鳴者蜩蟬也，脰鳴者螻蟈也，股鳴者斯螽也，羽鳴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爲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且《豳風》所言，非偶然也。以莎雞、斯螽之事皆陽蟲也，陽氣出，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盡，著其將寒之有漸，勸人早備于寒也。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中《牛亭問草木》　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是也。生而無識者，草木是也。不生而有識者，神鬼是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是也。

宋・王欽若、楊億編《册府元龜》卷六一一　景龍二年九月，勅鳥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決三十。

又卷六四七　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者，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

宋・王溥《唐會要》卷五〇　季夏者土德，正王之月，炎陽方暑之月，草木茂盛之月，昆蟲繁育之月，天地鬱蒸之月，黍稷鋤耨之月。夫土德正王之月，不可發洩地氣，恐犯時禁，則必有天殃，有天殃則人心不附禍亂作矣。炎陽方暑之月，不可興動版築，恐致霖潦，則必無成功，無成功則人力不存怨望結矣。【略】昆蟲繁育之月，不可以穿鑿原隰，恐乖惻隱，乖惻隱則必生災變，生災變則人業不安逃亡衆矣。

宋・宋祁《益都方物略記》　蟬不能蛻委於林下，花生厥首，茲謂物化。

右蟬花，二川山林中皆有之，蟬之不蛻者，至秋則花其頭，長一二寸，黄碧色，治小兒瘈瘲，又能已瘧。

又　蟲質甚微，翠體金光，取而橋之，參飾釵梁。

右金蟲，出利州山中，蜂體緑色，光若金，里人取以佐婦釵鐶之飾云。

宋・程頤《伊川易傳》卷二　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蔵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無有差妄，物與無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無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得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宋・張虙《月令解》卷二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孰，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蚤來，蟲螟爲害。

行秋令，則仲春之時似秋，秋時多雨，所以爲大水。秋將入寒，所以寒氣總至，寇戎乘金氣也。行冬令，則仲春之時似冬。仲春之時陽氣宜勝，今則不勝，麥爲寒氣所害，故不孰。民之相掠，由無麥也。行夏令，則仲春之時似夏，夏時多旱，煖氣未當來而來，蟲螟煖氣所生也。

又卷三　此當辰上三月位也。季月居右個，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鞠衣，后之蠶服也。蠶事近矣，欲求福祥之助，乃薦此服於神。先儒以先帝爲大皞之屬，蠶桑雖后事，天子未嘗不親焉。其始也，薦鞠衣以求福。其後也，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吉者，入於蠶室，皆所以重其事也。

又卷七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

此記七月時候也。涼未至於寒，故秋爲涼風，若北風其涼則寒矣。露四時皆有之，惟白露則氣肅，白露爲霜是也。蟬至秋則無聲，非寒蟬，何以能鳴秋。

宋・衛湜《禮記集説》卷二九　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絶水取魚者，罔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蔵，麛卵胎夭未成，物重傷之也，殀斷殺也，少長曰夭，覆敗也。

草木零落，謂十月時，《月令・季秋》草木黄落，則十月時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也。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謂未十月時也，十月則得火田矣。故羅氏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

又　長樂劉氏曰：天生萬物以時，聖人贊之以德，地生萬物以氣，聖人贊之

以禮。德正於內，則時罔不和，禮正於外，則氣罔不順。和順鍾於萬物，則生成不失其宜，和順浹於人心，則動用不違於法。此聖王所以盡人之性於上而盡萬物之性於天下也。

又　長樂陳氏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畢故也。然孟春啓蟄，而《周禮》仲春之田有火弊者，焚菜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焚，禮也。《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非禮也。春秋之時，楚子田使齊侯載燧，此火田之所用者與。

又卷一〇七　鄭氏曰：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孔氏曰：此經明熬穀之異，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魚腊謂乾腊，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爲惑蚍蜉。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蟬之類多，《爾雅》及他書多謬悠，惟陶弘景之注近之。《本草》蚱蟬注云：瘖蟬也，瘖蟬雌蟬也，不能鳴者，蟬類甚多。《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則是今四月、五月小紫青色者。而《離騷》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此乃寒蟬耳，九月、十月中鳴甚悽急。又二月中便鳴者名蟑母，似寒蟬而小，七月、八月鳴者名蜩螗，色青，今此云生楊柳樹上，是。《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昔人嗽之。故禮有雀鷇、蜩、范，范有冠而蟬有緌。亦謂此蜩復五月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夭。今其療亦專主小兒也。按：陶此說，今實考其物，寒蟬、蟑母，蛩類也。蜩螗在階除間及叢薄中，夜鳴，日不鳴。蟬類在木上，日鳴夜或鳴。《字林》云：蟬，蟪蛄也。《莊子》所謂蟪蛄者，蟬類之別名爾。而正名蟪蛄，乃是寒蟬。又螻蟈條，《本經》云：一名蟪蛄，寒蟬與螻蛄類也。故名號相亂，凡《本草》所載，名號有相亂者，皆是物類近似，故有互名，非若他傳釋有名號相亂者，非互名也。皆是訛謬蜩蟬一物爾。《方言》云：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蝭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究而言之，實爲二物。《夏小正》云五月蝭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義也。今就而驗之，有四五種，有大如雀黑色，其鳴震巖谷者是。《爾雅》所謂蜩馬，蟬是也。五月以前鳴者似大蠅而差大，青色，或有紅者，夜在草上，日在木上，聲小而清亮，此則正謂之蜩。七月以後鳴者似蚤，色亦斑，此則正謂之蟬，亦名蜩螗，而陶謂七八月鳴者名蜩螗，色青，此誤也。立秋已後，青紅二色者盡無之矣，獨斑蟬盛焉。有一種如大黃蜂，黑色，倦飛，亦倦鳴，故謂之瘖蟬，即蟬之雌者爾，《本草》蚱蟬是也，夏秋俱有。蘇恭云蚱者，鳴蟬也。諸蟲獸以雄者爲良，以陶說爲誤。後來注釋者又引《玉篇》云蚱者，蟬聲也。明蘇說是，且陶謂之瘖蟬，豈妄哉。蓋據當時所用之名物而言之，醫家多用蟬蛻而希有用蟬者，故不親識其所用之名物，以意測度，又尋經引傳以釋證之爾。且萬物之理，若非的識其情狀，求之經傳，展轉生訛，況《爾雅》《玉篇》何可盡信。舊云蟬是蜣蜋所轉丸久而化成，至夏便登木而蛻，此說非也。蜣蜋轉丸但成其子，而蟬正是蜣蜋化爾。又糞中蠐螬及蚘蟲之類亦化爲蟬也。蟬脫曰枯蟬，曰伏蜻。

又　蟲之類亦多，《爾雅》云蟲蟲、蟘草蟲、負蠜、蜇蟲、蜥蜴、土蟲、蠭谿。按：蟲蟲，蝗也，草蟲，草蟲也，亦謂蚱蜢，蜥蜴一名蜥蜴，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甚響，蜴蜥，郭云似蜥蜴而細長，飛翅作聲者，蠭谿似蝗而小，斑色多生園中，郭云今謂之土蠆，以其在土中也。

蝗之類多，《爾雅》曰蚍蜉，大蝗。小者蝗蠹，杼蝗，蜇，飛蝗，其子蛶。按：蟻亦作蝗，大蝗即馬蟻也，大而黑，郭云俗呼馬蚍蜉，小蝗謂小黃蟻也，以其種極多，故專其名。杼蝗是一種大蟻，赤色斑駁者。飛蟻有翅而飛者，凡蟻老則皆生翅能飛，遂化爲他類矣。蛶，蟻卵也，似飯粒，亦可爲醬，《周禮》醢人醢蛶醢。

又　蠶之類多，《爾雅》曰：蟓桑蘦，螣由樗蘦，棘蘦，欒蘦，蚖蕭蘦，此皆蠶類吐絲成繭者。食桑葉爲蘦者曰蟓，蓋蠶也，或云野蠶，食樗葉、棘葉、欒葉爲蘦者曰螣由，食蕭葉爲蘦者曰蚖蕭。蒿也，原蠶者，再熟之蠶者。《淮南子》原蠶一歲再熟，然王法禁之者爲殘桑也。《周禮》禁原蠶者，注云爲其傷馬，今以蠶爲末塗馬齒即不能食草，以桑葉拭去乃還食。此明蠶馬類也，物莫兩盛。

又　蜂之類多，《本草》蜂即蜜蜂也，大黃蜂即土蜂也，一名蜚零，穴土以居。今宣城所生蜂兒者土蜂也，木蜂即甒甒蜂也，結窠如甑在木上者。

蠮螉曰土蜂，曰蜾蠃，曰蒲盧，俗謂之蠮螉，槤泥入於屋壁間及器物旁作房，或雙或隻，亦入竹管中，以泥封其口，其類不一也。凡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而陶隱居乃謂：此生子如粟米大，在房內。仍取他蟲置其中，以擬其子，大爲糧也。以《詩》云蜾蠃有子，蜾蠃負之，爲謬矣。後來人有壞其房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皆如陶所說，此蓋不究其義也。諸蟲在蟄尚不食，況其形體未定，猶在窠中時，何得有饑飽也，壞其房而見卵與死蟲者，是變與未變爾。將其故房看之，其蟲殼皆如蛻形，則非爲物所食明爾。且蚱蟬生於蜣螂，衣魚生於瓜子，龜生於蛇，蛤生於雀，白鴿之相視，負蟲之相應，其類不一，然則蜾蠃不爲異矣。

又　蜻蜓，《爾雅》曰盯蟶，負勞，亦謂之蜻蛉。

螗蜋，《爾雅》曰不過、螳蜋，其子蜱蛸。又曰莫貂、螳蜋、蜂，謂螳蜋有斧，蜱蛸亦曰食庞，曰蜩螗。

蚰蜒，關東謂之蝡蜒，故《爾雅》曰蝡蜒入耳。以此蟲能入人耳，故得入耳之名。

蜑，《爾雅》曰蜑、蠪蜑。郭云：蜑即負盤、臭蟲。按：此亦謂之負蠜，即草蟲也。《春秋》書蜑，以其能害稼，《本草》謂之蜑蝨，亦謂之蜑蠊。

蜣蜋，《爾雅》曰蛣、蜣蜋，《莊子》曰蜣蜋之智，在於轉丸。

蝎，木中蠹蟲也，《爾雅》曰蝎、蛣蝨。

蠪，俗呼山羊，有長角，斑黑色，喜齧桑葉及橘柚，《爾雅》曰蠪、齧桑。

蜉蝣似蜣蜋而小，有文彩，《爾雅》曰蜉蝣、渠略，又曰蚑、蟥蚾。郭璞云：江東呼蟥蚾，以有金色。

守瓜者，瓜瓠之葉上黃甲小蟲，能飛者，《爾雅》曰蠸、輿父、守瓜。

穀蠹，米穀中小黑蟲也，《爾雅》曰蛄蟹、强蚷，建平人呼爲蚌子。

又　蚘蟲曰蛔，其毛能螫人，故《爾雅》曰蛔毛蠹，又曰蠦蛄蜇者，黑毛蟲也，其毛皆能射人。

又　蠐螬，《爾雅》云蟦、蠐螬，糞土中大白蟲也。《本草》一名蟦蠐，一名蜚蠐，一名勃齊。

蝤蠐，《爾雅》云蝤蠐、蝎，木中蠹蟲也。《方言》：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

又　牛蝨，蠅類，噉牛馬血，《爾雅》云强蚚。

衣魚，亦謂之蠹魚，以能蠹衣裳書帙，亦謂之蚄魚，亦謂之蟫，《爾雅》云蟫白魚。

莎雞曰酸雞，曰樗雞，曰天雞，曰樗鳩，曰蝉，《爾雅》云蝉天雞，黑身赤頭，似斑猫。

土蝱，《爾雅》曰國貉蟲、蠁，郭云今呼蝱蟲爲蠁。

螢火，《爾雅》云螢火、即炤，《本草》一名夜光，一名放光，一名熠燿，《詩》云熠燿宵行，《吕氏春秋》云腐草化爲螢。

螻蛄曰螿，曰天螻，曰蟓，曰蟪螻，亦曰蟪蛄，故《爾雅》云螿、天螻，又曰蟓、蟪螻，《方言》云南楚謂之杜栒。此物頗協神鬼，昔人獄中得其力者，今人夜忽見出，多打殺之言，爲鬼所使也。《荀子》所謂梧鼠五技而窮，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者，此物爾，魏詩所謂碩鼠者，大鼠也。

又　蠓之類多，《爾雅》云蠓、蟻蠓，似蚋而小，斜陽則羣聚鬬飛。

又　蠖，屈伸蟲也，《爾雅》云蠖、蚚蠖。

蚖曰蟋蟀，曰青蛩，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秋至則鳴，故曰：促織鳴，懶婦驚。

又　青蚨，一名蝚蝜。《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名蠾蠋，如蟬大，辛美可食，其子如蠶種，取其子則母飛來，雖潛取必知處，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則自還。《淮南子萬畢》云：青蚨一名魚伯，以母血塗八十一錢，以子血塗八十一錢，置子用母，置母用子，皆自還也。或云：自是雄雌，不相捨爾。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二　《寧國論》云：【略】土乾則生蚤，地濕則生蚊，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化爲蠅，蠅又自生蛆，蛆又生蠅，豈有窮乎。【略】酸水日造醬則生蟲，【略】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麻則不生。

又卷九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尋之卒不可見，號竊蟲，大如半胡麻，形似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孟康朝作賦比之鬼魅。

易之生物，奇偶、三才之數。【略】二九一十八。八主風，故蟲八月而化。

宋・張行成《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　禽蟲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蟲之類亦然。禽卵類果，蟲卵類穀，動植不同，氣數相似，大者數少，小者數多，愈大則愈寡，愈細則愈繁，理之自然，數生於理也。

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蕪菁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此皆一歲之物也。

蠶者，蟲之類，而可以爲衣。蕪菁者，草木之類，而可以爲食。物之爲人日用者，必備足陰陽之氣，其生成也亦不偶然。蠶既繭矣，不煮則復蛾，陽氣未盡，故能變化。此可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之理也。

宋・晁説之《晁氏客語》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嚙鶴，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宋・胡瑗《周易口義》卷三《繫辭上》　類其族，辨其物，族即族黨也，物即物性也，言其分別族黨，使各以其類，明辨其物性，使各得其所。

又　萬品之物，亦各以其羣類而爲黨也。至如飛者，則以飛者爲羣，走者則以走者爲羣，以至昆蟲、草木巖穴之物，各從其羣，各從其分也。

又　曲成萬物而不遺。

義曰：曲者，曲屈委細而成就萬物也。遺者棄也，夫聖人宅天下之廣居，司萬物之性命，模範天地，以施化輔相天地以保民，雖事物之微，昆蟲之細，亦皆以仁信屈曲而成就之，至如網罟以時，不麛不卵，是皆物之微細而不遺棄也。

又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義曰：範謂模也，圍謂周也，過者違也。夫聖人粹天地之靈，中天地而立，觀天地之性，然後正己之性，觀天地之情，然後正己之情，凡所行事皆模範於天地陰陽之端，至如樹木以時伐，禽獸以時殺，春夏則生育之秋，冬則肅殺之使，物遂其性，民安其所，是範圍天地之化而無過越也。

宋・楊簡《先聖大訓》卷一　鄭云：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久而化成。

宋・黃震《黃氏日抄》卷四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青蟲。蜾蠃、蠙蝓，古説皆謂蜾蠃。負螟蛉之子爲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如揚子雲所謂類我類我者，嚴華谷載《解頤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育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自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非蜾蠃以螟蛉之子爲子也。

宋・趙彦衛《雲麓漫抄》卷四　李衛公《草木記》有永嘉之簇蝶，今此花來於浙東，四布如蝶，中有攢蘂，晏元獻云疑是簇蝶也。公有《玉蝴蝶詩》注此於下，蘇子由又有《萬蝴蝶花詩》云：誰唱殘春蝶戀花，一團粉翅壓枝斜，美人懶向釵頭插，猶恐驚飛避鬢鴉。則知簇蝶、萬蝴蝶即今之玉蝴蝶也。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真奇物也。歐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採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已。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三　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産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注謂螽斯一産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羣呼聚噪，蝗不爲動，至鳴擊金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爲殺傷慘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宋・段昌武《毛詩集解》卷一五　范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爲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曹曰：斯螽、莎雞得暑而股羽振動，蟋蟀得寒而漸以附近於人，寒暑變遷，昆蟲猶隨之以出入，而況於人乎。王曰：陰陽往來不窮，而與之出入作息者，天地萬物性命之理，非特人事也。孔曰：蟲既近于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爲此者，爲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前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于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宋・胡宏《皇王大紀》卷二七　昆蟲之異，草木之實，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

宋・楊萬里《誠齋易傳》卷一　同則合，異則離，物之情也。【略】螽躍而蟻不隨。濕爲火仇，燥爲水憂，【略】所謂各從其類也。所謂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略】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出乎其類，故統乎萬類，彖辭所謂首出庶物。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卷五〇　冬十有二月螽。

謝湜曰：冬傷温，故昆蟲宜蟄而螽異之甚也。

宋・王與之《周禮訂義》卷九　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産而可薦者，莫不咸在。一物不可遺，則一器不可闕。籩豆、簋俎，禮之器也。籩豆之事各有司存，此籩人、醢人之職所以立。

又卷六六　劉執中曰：牆屋隙罅之間有蟲，有豸，皆螯人，而毒入四爻，至於迷悶痛絶不可救者，蝮蝪、蝎蠆、蜘蛸、蜈蚣之類皆是也。鄭鍔曰：文王仁及昆蟲，伏藏埋蟄於牆屋之下，乃設官搜求以除之，何耶？此殆爲王居也。至尊所處，固當致嚴，牆屋之下，人跡罕至，苟有能致害之物藏焉，不可不去也。

又　王氏曰：詳觀《周禮》所載，道路溝澮，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地官、秋官之職分矣，凡所興利，以地官主之，凡所除害，以秋官主之。

又　鳥獸、昆蟲、草木之害人者，皆務去之，此與制刑之意一也。先王無一物而不愛，斧斤以時入山林，愛心之所加也，草自始生而萌之。

宋・葉時《禮經會元》卷四下　昆蟲之微，雖非刑罰之所加，而有害必除焉。

又　蓋其刑政不明，是不足以弭民人之害，而況能消鳥獸、昆蟲之患邪。漢有一宋均能去九江之虎，唐有一韓愈能馴潮陽之鱷魚，則當時以爲創見駭聞之事，獨不見禹之驅龍蛇，周公之治猛獸與周官之攻治鳥獸、昆蟲者哉。

宋・江少虞《事實類苑》卷四　今陛下恩足以及禽獸，見昆蟲、螻蟻遠而避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宋・洪咨夔《春秋説》卷三　昆蟲與人同生天地間，愛生惡死，其情則均，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之被其愛。

宋・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卷七　閉蟄是亥月，昆蟲得陰而藏。

《傳》稱火伏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内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伏，是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温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温生寒死之蟲也，是蟄蟲謂之昆蟲也。

宋・趙順孫《中庸纂疏》卷三　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六六　外人皆言，陛下仁孝發于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違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一七　徽宗皇帝天性至仁，昆蟲、草木皆被德澤。

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三　仁宗法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凡昆蟲、草木，莫不各安其生，此則臣之至願也。

宋・王益之《西漢年紀》卷二四　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三四　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物物得遂其生而不夭。

宋・鮑雲龍《天原發微》（鮑寧辨正）卷三下　正月東風解凍者，春風發散寒凍之氣也。蟄蟲始振者，初始振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出。

又　二月桃始華，應驚蟄候。

又　寧按：《禮記・月令》注：方氏云歲有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此所言者候也。候非其正，故或先或後言之。曆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略】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爲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也。【略】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爲動，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爲而已。

三月桐始華。【略】蠶將生之候，飛而翼相擊，趍農急也。降桑，以示婦當務本也。《内宰》云：仲春率命婦躬桑浴種。蠶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四月螻蟈鳴，蛙也。【略】螻蟈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

五月螳螂生。又曰蟷蠰，一名不蝁，其子名螵蛸。燕趙曰食虓，齊杞東曰馬穀。【略】蟬亦陰類，感而鳴。半夏生，藥名也，陽極陰生。寧按：《月令》注，陳氏云螳螂一名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鵙，博勞也。方氏曰，螳螂、鵙皆陰類，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反舌，百舌也，謂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語。然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

又　六月温風始至。温厚之氣，至季夏而極也。蟋蟀，蚷也，亦名促織，生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故居壁。

七月則遠飛在野。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爲螢。不言化者，螢不復爲腐草矣。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略】朱氏曰，腐草爲螢，離明之極，故幽類化爲明類也。陳氏曰，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爲濕暑，大雨亦以之而時行。

七月涼風至，寒候也。白露降，金色也。寒蟬鳴，得陰氣之正。寒蜩又曰寒蜺，似蟬而小，青赤。【略】寧按：《月令》注，馬氏云，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略】

又　八月鴻鴈來。孟春言自外來於内，此又言自北而來。【略】蟄蟲啓户於雷發聲之時，故坯户於雷收聲之時。坯户者，户穴也，增益穴四畔，使通明處稍小，以時尚温，猶須出，十月寒甚，方閉之。

又　九月鴻鴈來賓。云仲秋來者爲主，季秋來者爲賓。【略】草木黄落，反本也。蟄蟲咸俯，皆垂頭向下，以隨陽氣之在内也。

宋・程端學《春秋本義》　康侯胡氏曰：焚咸邱、焚林而田也。《月令》曰：仲春毋焚山林。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云焚咸邱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矣。戴氏曰：仲春之月，蟄蟲已啓，萬物孳生，豈容焚林而田邪。

宋・熊朋來《瑟譜》卷三　《七月》一詩，具一年之節候，不曰三月，不曰五之日，而曰蠶月。《詩》有商聲，以姑洗商爲調。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又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又　五章似爲祭蜡息民之詩《籥章》，吹《豳頌》未必非此章。言祭蜡時，昆蟲亦休息，況於人乎。《唐・蟋蟀》云：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古者歲時相勸休息，每以蟋蟀爲言，《月令》孟冬大飲烝勞農休息，《籥章》注亦云建亥月，後四章叙説節候，每至十月加詳，故此章及卒章皆主應鍾爲律，一以息民，一以飲烝也。

宋・許謙《讀四書叢説》卷四《民爲貴章》　《集注》：八蜡不通。《禮》曰：

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則先嗇一，若神農者。司嗇二，后稷也。農三，田畯也。田畯是古之官，司督促田事，有功於民者。郵表畷四，郵若郵亭，表田畔，畷井田之畔相連畷於此，田畔造郵舍，而田畯在其中，督約百姓也。猫虎五，助田除虫鼠之害者。坊六，坊畜水之堤。水庸七，水庸通水之道，此皆有益於嗇事者。昆蟲八，螟蟲之類，此則爲害者也，故皆迎其神而祭之。畷，如劣反，又知衛反。

元・劉瑾《詩傳通釋》卷八　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

明・陶宗儀《説郛》卷一〇三上《天下養愛第三》　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何？蓋歲分四時，生六氣，合四時而言之，則二十四氣以成其歲功，故凡穹壤者皆物也，不以草木之微、昆蟲之細，而必欲各遂其性者，則在乎人，因以氣候而生全之者也。被動植者，非其恩乎？及草木者，非其仁乎？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污池，又非其能全之者乎？夫春爲青帝，回馭陽氣，風和日暖，蟄雷一震，而土脉融暢，萬彙蘖生，其氣則有不可得而揜者，是以聖人之仁，則順天地以養萬物，必欲使萬物得遂其本性。

明・佚名《宋史全文》卷一三上　甲戌，上御邇英閣，侍讀韓維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違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一　蟲魚之子與草木之子一生即千百者，以其爲物至微至賤也。

又　世間萬物無不生蟲木水土之中，生蟲至多，固其常也。【略】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蟲，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蟲也。

邵康節云：魚，水族也，蟲，風族也。故蟲皆由風化，尋常榛栗之類，外殼完固，而蟲已長於腹中，豈是外物遺種，當由風化使然。

又　世間小蟲，如一絲半粟之細，以至目不可辯，而手、足、頭、目、動静、食息無不皆具。此可以見天命之流行，無一之或遺，無微之不入。

喘蝡之蟲多蛾生也，翹蛸之物多水蟲生也。

又　蟲，風族也。魚，水族也。介蟲，石之族也。是以螺蠣多附於甲蟲。木之族也，螢腐草生也，車羊腐木生也，皆食於草木而附於草木，亦從其類也。

林棲之羽似葉，草宿之毛似草，亦從其類也。

蝤蠐、蚯蚓土族也，故土居而土食。

又　龍，蝘蜓類也。【略】石虱，蝨類也。石蠶，蠶類也。蠮螉，甲蟲類也。

又　蠼螋短狐，踏影蟲皆中人，古人避影爲此。

又　甲蟲影伏，羽蟲體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又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蜎蠉卻行，蜻蜓注鳴，蜩螗旁鳴，發皇翼鳴，蚣蝑股鳴，榮原胃鳴。

蜩三十日而死。

又　蠓、飛磕則天風，春則天雨。

明・胡廣等《禮記大全》卷二三　按：《内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蟬與蜂也，又如蚳醢，是蟻子所爲。此言昆蟲之異，亦此類乎。

明・王志長《周禮注疏删翼》卷三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王氏曰：畋狩有時，【略】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是也。

明・鄧伯羔《藝彀》卷上《子史傳記語似詩》　蠹蝝仆柱梁，蚊虫走牛羊。

又　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又卷中《二程評詩》　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

又卷中《天雞》　天雞，《爾雅》凡二見，《釋蟲》：蜀人。文鶾若皐雞，蜀、鶾俱侯旰切。《釋鳥》：鶾、天雞。《逸周書》：一名洗雞，一名槜雞。

明・蔡清《易經蒙引》卷一五　【注】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饗祭之也。愚按：《禮記・郊特性》，本文似未嘗以昆蟲爲一神，且蜡螟而祭之，與報功之意爲逆。《山堂考索》曰：蜡之爲言索也，伊耆氏始行之，終歲休息則索饗羣神，而舉是祀，所謂蜡以祭八神是也。康成取昆蟲以足八神之數，其意蓋謂蟲螟之災神實驅之，不知昆蟲實出於祝辭，正不可附會而足其數也。所謂祭百種以報嗇者，得非八神之一乎。

明・吕柟《張子抄釋》卷四　舊説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釋此解八蜡，却是仁義。

明・楊慎《丹鉛總録》卷一二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

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增此二句意始足。丁令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而《修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纍纍。

明・夏良勝《中庸衍義》卷四　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明・湛若水《格物通》卷八　唐太宗貞觀二年夏四月，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灾。臣若水通曰：天人一也，感應之理，相爲流通，固其宜矣。唐太宗爲民吞蝗，而蝗不爲灾，豈蝗固有情邪。蓋一念之誠，上格于天，以及草木、昆蟲無不感應，何也。蓋天人之氣，其體本一爾。噫，一念之感而一事之應如此，況人君之心，學能致中和者邪。

又卷七六　十月之時，草木零落，則生意歸根矣。天地之氣肅殺矣，然後斧斤得以入山林而取材木焉。故春夏生長之時昆蟲未藏蟄，則不以火而田，恐傷昆蟲也。鹿麛之小，鳥之卵、獸之孕胎者，天稚者，巢將育者皆禁之，不取，不殺，不殀，不覆焉。可見先王漁獵之制，順天之時，因地之利，仁之至，義之盡也。此所以鳥獸、草木、昆蟲無不咸若，後世乃有竭澤而漁、焚林而狩者，曾是以爲仁義乎。曾子曰：草木以時伐焉，鳥獸以時殺焉。短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人君爲天之子，其念之哉。

明・唐順之《稗編》卷九九　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

明・方以智《通雅》卷二　頁即首，糸即絲，蟲、蚰即蟲。【略】有足謂之蟲。蚰，蟲之總名也。蟲，蝮也。孫氏蟲許偉切，蚰音昆。按：虺特一物，何以爲蟲類之宗，古書無有以蟲爲虺者，而融則以爲聲，以此知蟲與蚰特爲蟲之省文，非有二字也。字有象其多者，于天文則有，于動物則有蟲，于植物則有草，有竹。焦澹園猶譏《試録》，以蟲作蟲，則拘于《字説》耳。昆蟲者謂渾而言諸蟲也。《孟子》昆夷即《詩》之混夷，而混混即渾渾，古昆、混、渾通用可證，陸、孫以下乃以蚰附會昆蟲之昆，豈不可笑。有明眼説破矣，而猶守陸、孫之金科玉律不敢移，可爲浩歎。子才謂頁爲腦省之腦，惜其無據，而古虺作，象形，遂與近理，或有之。蟲象其蟠形，虺象蛇形也，其言蛇亦作，而它作。

明・王逵《蠡海集》　春夏之氣飛騰，物因之而變化者亦然，青蟲化爲蝴蝶，水蟲化爲蜻蜓之類是也。秋冬之氣降潛，物因之而變化者亦然。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六　《農桑輯要》曰：《氾勝之書》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爲種，無虸蚄等蟲也。薄而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蟲。又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玄扈先生曰：如此農家宜種附子，今成都彰明縣民間多種之，不營他業也。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撓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時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撓，令乾，明日復溲。天陰雨則勿溲，六七溲而止，輒曝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蟲蟲，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於地中。治穀如此，則收常倍。玄扈先生曰：北方斥鹵之地最宜積雪，地方多春旱故也。

又卷一〇　孟春立春節氣，首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略】《月令》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略】東風解凍，蟄蟲始振。【略】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略】元日五更雞鳴時點火把照桑棗果木等樹則無蟲，以刀斧班駁敲打樹身則結實，此謂之嫁樹。是日用尖刀刮破桃樹皮。【略】是月，修蠶室，整屋漏，繕蠶箔。【略】《月令》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略】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暖氣早來，蟲螟爲害。《齊民要術》曰：二月順陽，習射以備不虞，春分中雷乃發聲。先後各五日，寢別内外蠶事。【略】理蠶事。

又　《齊民要術》曰：是月也，蠶農尚閒，可利溝瀆，葺治牆屋，修門户。

又　孟夏立夏節氣，初五日螻蟈鳴，次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次小滿中氣，初五日苦菜秀，次五日靡草死，後五日麥秋至。次仲夏芒種節氣，初五日螳螂生。【略】次夏至中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次季夏小暑節氣，初五日温風至，次五日蟋蟀居壁，【略】次大暑中氣，初五日腐草爲螢。《月令》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略】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

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是月收蜜蜂，此月伐木不蛀。

又《月令》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略】小暑至螳螂生。

又《齊民要術》曰：五月芒種節後，陽氣始虧，陰慝將萌，煖氣始盛，蟲蠹，【略】可糴大小豆胡麻。糴穬大小麥，收縶絮及布帛，至後糴耨鋤，曝乾，置甕中密封，使不生蟲。【略】收藏蠶種。【略】浸蠶種、斫桑。五月五日，蒿芑成片，放厨櫃內辟蟲蛀衣帛等物，收蒿芑葉亦得。

《月令》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略】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又《齊民要術》曰：六月命女工織縑練，絹及紗穀之屬。可燒灰，染青紺，雜色七。此月斫竹不蛀。

立秋之節，首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略】次秋分氣，初五日，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壞户。【略】次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黄落，後五日，蟄蟲咸俯。

又《月令》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略】凉風至，白露降，寒蟬鳴，【略】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

又《月令》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略】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户，殺氣浸。【略】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又《月令》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

又卷一一　六月初頭一劑雨，夜夜風潮到立秋。【略】蜩螗蟬叫，稻生芒。【略】云六月無蠅，新舊相登米價平。諺云：秋前生蟲，損一莖，發一莖。秋後生蟲，損了一莖，無了一莖。螟蟊、螣賊是也。【略】春暮暴煖屋，木中出飛蟻，主風雨平地。【略】蟻陣作亦然，蚱蜢、蜻蜓、黄蚩等蟲，在小滿以前生者主水，俗呼是魚口中食，謂其纔經風雨，俱死于水故也。

又卷四二　燻衣除虱，用百部、秦艽搗爲末，依焚香樣，以竹籠覆蓋，放衣在上燻之，虱自落，若用二味煮湯洗衣尤妙。

去蠅矢汙巾帽上，取蟾酥一蜆殼許，用新汲水化開，淨刷牙蘸水遍刷，過候乾則蚊蠅自不作穢，或用大燈草，或束捲定堅，擦其迹自去。

收穫物不蛀，用芫花末摻之，或用曬乾黄蒿布，撒收捲則不蛀。

收皮物不蛀，用芫花末摻之則不蛀，或以艾捲置甕口，泥封甕口亦可。

又　治壁虱，用蕎麥稈作薦可除，或蜈蚣萍曬乾，燒烟熏之。辟蟻，凡器物用肥皂湯洗，抹布抹之則蟻不敢上。

辟蠅，臘月内取楝樹子，農汁煎，澄清，泥封藏之，用時取出些少，先將抹布洗淨，浸入楝汁内，扭乾抹宴用什物，則蠅自去。

辟蚊蟲諸虫，用鰻鱺魚乾，于室中燒之，蚊虫皆化爲水，若熏穫物斷蛀虫，置其骨于衣箱中，則斷蟲魚，若熏屋宅，免竹木生蛀及殺白蟻之類。

治菜生虫，用泥磉煎湯，候冷灑之，虫自死。

又卷四四　四十三年北上，至天啟元年南還，七年之間，見蝗災者六，而莫盛於丁巳。是秋，奉使夏州，則關陝邠岐之間徧地皆蝗，而土人云：百年來所無也。江南人不識蝗爲何物，而是年亦南至常州，有司士民盡力撲滅乃盡。故涸澤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圖之此其地矣。

一蝗生之緣，必於大澤之旁者，職所見萬曆庚戌滕鄒之間，皆言起於昭陽、吕孟湖，任邱之人言，蝗起于趙堡口，或言來從葦地。葦之所生，亦水涯也，則蝗爲水種無足疑矣。或言是魚子所化，而職獨斷以爲蝦子，何也。凡倮蟲介蟲，與羽蟲則能相變，如螟蛉爲果蠃，蛞蝓爲蟬，水蛆爲蚊是也。若鱗蟲能變爲異類，未之聞矣。此一證也。《爾雅翼》言：蝦善游而好躍，蝻亦善躍，此二證也。物雖相變，大都蜕殼即成，故多相肖，若蝗之形酷類蝦，其首、其身、其紋脉、肉味、其子之形味無非蝦者，此三證也。又蠶變爲蛾，蛾之子復爲蠶，《太平御覽》言豐年則蝗變爲蝦，知蝦之亦變爲蝗也，此四證也。

清・胡煦《周易函書約存》卷一五《觀物》　萬物之生，皆在陰陽既交之後，而陽性上升，陰性下沉，故必陽爲陰裹，則上升者有所秘，而其升不遽，下沉者有所附，而其沉不疾，然後陰陽相資，其中之造化出焉。雲行雨施，則方亨之妙也，天地絪縕，萬物各得所資。故曰泰水火相資，彼此各適於用，故曰濟天地交而水火濟，然後萬物之形體以成。

又　今觀地上含陰之體，一得陽光，皆能化育，腐草入夏而爲螢，米穀感陽而爲蟲，若蟻蠓、蜉蝣、蚤虱之屬，皆於盛暑乘濕氣而生。濕則水之陰氣也，暑則火之陽氣也，此水火既濟之妙，即男女搆精之義。若使日光不照，陽氣不施，則萬古冥冥，渾如長夜，如窮冬，動植之類奚所藉以有其生乎。

又　或曰：地行而人不知，何也。曰：譬若附驥之蠅，日及千里而不自知其遠也。又如蟣蝨在身，人雖疾行，而蟣蝨猶以爲静也。曰獨無上下、倒側、傾

覆、輾轉之患乎。

又　水蟲水化，衣水而食水，無水則僵。土蟲土化，衣土而食土，無土則僵。人形氣之化，衣虛而食氣，無氣則僵。飛鳥純乎氣化，故但見其生，莫見其化而去也。

又　《脉望》云，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所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天，而承載以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

又　鶴知子午，鵲巢知風，蟻垤知雨。

又　蟬自翼鳴，草蟲亦以翼鳴。

又　《脉望》云：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水蟲不瞑，土蟲不息。

又　廣肩無雄，細腰無雌，龜鼈皆能伏卵，蜂育螟蛉以爲子也。

又　山氣多蠅，水氣多蚊。

又　蜣螂爲轉丸所成，始初之，蜣螂伊誰之轉也。蓋土中濁陽之氣所蒸而成，故其生也鳴，而不飛若鳥，則清陽之氣所化而成，故其生也，且飛且鳴。

又　《抱朴子》曰：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飜飛，水蠆爲蛤，荇菜爲蛆，田鼠爲鴽，腐草爲螢。

又　糞爲夜明砂，蚊蚤之目也。

又　蚤蛹爲蛾，【略】腐草爲螢火，烏足之根爲蟾蜍，六竹生青蛭。

又　螟蛉、水蟲、蠶蛾之類，皆形固於外，神專於內，乃能脱然化去，絶非故形，尺蠖屈以來伸，龍蛇蟄以存身，道人有羽化之説，胥是道也。

又　《感應經》曰：積穀生蟲，腐草爲螢，今山谷中朽木及樹根往往夜光如火，蓋陽氣之凝注然也。而螢火特含生氣，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黄退，朽稻爲蚕，朽麥爲蛺蝶，凡生物必有食，而蟬則飲露。

又　峨嵋雪蛆，大治内熱。

《腐談》云：蟲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行必北首。

又　地中陰氣一當暑月，陽氣蠢蒸，變化出蚊、蚤、蠛蠓，皆從前未有者也。腐草爲螢，非有種也，【略】皆感於陰陽之氣耳。蜉蝣、蟪飛風，春飛雨。【略】天將雨，螻蟻徙，蚯蚓出，琴瑟緩，痼疾發。

清・徐乾學等編注《古文淵鑒》卷四二《順時行火詔大中祥符四年》　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周禮・火弊》注：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畬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燔。

清・徐文靖《管城碩記》卷二〇　《山海經》：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壘、蒲盧。郭璞注云：《爾雅》蒲盧者，螟蛉也。

按：《夏小正》曰，玄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盧也。則是蜃一名蒲盧，鯀所化，當即此也。僕壘，蝸牛也，與蜃爲水族，故化於墠渚之中。若螟蛉飛蟲，何由化於水中乎。

又卷二二　蚔，注云：舊注音池，螳子。引《周禮》祭祀共蠯蠃蚔，《内則》蚔醢。今考《國語》里革曰：魚禁鯤鮞，蟲舍蚔蝝。由此推之，祭祀豆實，禮尚芳潔，蚔當水中介蟲，如蛤蜊蚶蜌之類，非螳子無疑。

按：《詩》成是貝錦，《傳》曰：貝錦，錦文也。鄭箋曰：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蚔之貝文。陸氏曰：蚔，直基反，貝黄白文曰餘蚔。《禮・祭統》陸産之醢，鄭注曰：陸産之醢，蚔蝝之屬，《周禮》醢人饋食之豆蜃蚔，蚔即餘蚔之類也。《藝文類聚》引《爾雅》，餘蚔音治。《相貝經》曰：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駮，其性寒，其味甘。陸璣《詩疏》曰：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張衡《西京賦》：摎蓼浑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蚔蝝盡取。庾闡《揚都賦》：其中則有靈蛟、白黿之族，種繁六眸，類豐三足，寄居負敖，鸚螺脱骨，餘泉如輪，文蚔如琢。則夫味甘性寒，堪充醢豆者，必是物也。

又　蛓，注云：音次，蛅蜥别名。《説文》：蛓，毛虫。俗因加蟲作蛞，从蛓爲正。

按：《爾雅》蝤，毛蟲，注曰即蛓，疏曰《説文》蛓毛蟲，《楚辭》蛓緣兮我裳是也。又蠐螬蛅蜥，注曰蛓屬也。陶真白曰：蛅蜥，蛞蟲也。則蛓乃蝤之别名，與蛅蜥同爲毛蟲之屬，而非蛅蜥别名也。

又　蚁，注云：舊注音府，蜛蚁，螳螂别名。按：螳螂名拒斧，蜛即拒之譌，蚁即斧之譌，《篇海》、《類編》又作蚔，引《爾雅》、《權輿》蚔守瓜，不知《爾雅》本作父，改作蚔，非。

按：《爾雅》不周、王蚁，蚁字見此，非斧之譌也。又景差《小言賦》曰：戴氛埃兮，垂漂塵，體輕蚁翼，形微蚔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蚔字自古有之，非後人所改。

又卷二四　蜄，注云：俗字蟲窟，不必别作蜄。

按：晉車永徐鄧令《與陸雲書》：昨全伯始有一將來具，説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蜄害人。據柳柳州云，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則沙蜄疑沙虱之譌也。

蝤，注云：音囚。《爾雅》蝤蠐、蝎，注云：在木中。又蝤蝣，音義各別，舊注蝤同蝣，非。

按：《王褒傳》：蜉蝤出以陰。孟康曰：蜉蝤，渠略也。師古曰：蝤音由，字亦作蝣。其音同也，舊注本此。

又卷二八 楊氏曰：**【略】**《玉篇》蝠與蜾同，而解爲蠮螉、細腰蜂，又不可曉，名物之難辨如此。

按：《爾雅》蚢蠃、蠙蝓，蠙音移，注云：即蝸牛也，**【略】**《說文》引《詩》曰：蠃負之。《玉篇》蠃與蜾同。《埤雅》曰：蜾蠃即今細腰蜂也，一名蒲盧，一名蠮螉。《化書》曰：蜂毒在尾，垂頸如鋒，故謂之蜂。今書家以書法匾者號藏鋒法，曰蠃匾。

又卷二九 《通雅》曰：旁不肯，即蜚也。《東坡志林》云：元祐八年雍丘令米芾書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適會兵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子方蟲爲害甚於蝗。有小甲蟲，見禾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嘗聞也。智按：《爾雅》食苗葉蟘，食節賊，東坡獨不看《爾雅》耶。又《齊民要術》穀蟲曰蚜蚘，唐書宋史，皆載蚜蚘害稼，或方語通稱耶。旁不肯之名果奇，然已見《說文》訓黨字，蠰不過也，則漢時已有此等名矣。

按：《詩・小雅・大田》曰去其螟螣。陸璣疏曰：螟似子方，而頭不赤，即蚜蚘也。《北魏・靈徵志》：高祖太和六年七月，青雍二州蚜蚘害稼，八年三月，冀相等州蚜蚘害稼。所謂三月害稼者，必是食麥者也，東坡及南宮不看《詩疏》正史耶。又按：《爾雅》曰不過，蟷蠰，邢昺疏不過，一名蟷蠰，何乃引《說文》而誤蟷爲黨，且又云蠰，不過耶。

清・汪照《大戴禮注補》卷五《曾子天圓》 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說文》從三虫象形，凡蟲之屬皆从虫。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原注言，陰陽所生者，舉其多也。

又卷一三《易本命》 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原注《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三十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也。盩補《春秋考異郵》：蠶陽物，火惡水，故蠶食而不飲，陽立于三春，故蠶三變而後消，死于三七二十一日，故二十一日而繭。《孝經援神契》：蟬無力，故不食。陸氏璣曰：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朱子曰：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朝生暮死。**【略】**食桑者有絲而蛾。《爾雅・釋蟲》蛾，疏此即蠶蛹所變者也。《埤雅》：蠥生蛾，蛾生卵。裴頠《崇有論》曰：蠶以無胃而育。

清・汪中《大戴禮記正誤》卷八〇二 昆小蟲，抵蚔，《傳》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喜孫案：盧刻不叠，動字，孔本亦不叠。動字，戴校聚珍本云：各本脱至字，又脱一動字。今從傳氏方氏合訂孔校云：至是下，黃本叠出動字：此增動字，蓋同戴說。

鳴札，《傳》：札者，寧縣也。《爾雅》注引此作鳴蚻虎縣。

良蜩鳴，《傳》：良蜩也者，五采具。良，《爾雅注》引傳作蜋。

唐蜩鳴，《傳》：唐蜩者，螗也。螗，《爾雅注》引此作螗。

丹鳥羞白鳥。《傳》：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蜚蠊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案：《爾雅翼・釋蟲》四引此文云：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蠅也。白鳥也者，謂蚊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爲鳥，羞者進也，不盡食也。羅氏所據本乃是丹蠅，喜孫案：盧刻丹鳥者無也字。白鳥，謂蜚蠊也。無也者字，其謂之鳥，何也無者字，有何也二字。此蓋據《月令》注校，與孔校同，戴校聚珍本亦同，惟其謂之鳥者下多何也二字，彼從傅本也。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卷五 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鄭注《大司徒》云：毛蟲，貂狐、豲貉之屬，緼毛者也，羽蟲，翟雉之屬。《淮南・天文》云：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

又卷一三《易本命弟八十一》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繫辭傳》曰：生生之謂易。盧注云：《易》曰，渾元之始，是曰太易，二象之所資，萬品之所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說卦》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素者，質之始也。《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然《禮》《易》之說雖殊，而會歸一，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

【略】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說文》云，風，八風也，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聘珍謂《經》言八月，許言八日，《經》或字誤也。鄭注《大宗伯》云，能生非類曰化，盧注云，蟲多生非類也。**【略】**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盧注云：《淮南子》云：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

蜚不飲不食，三日而終也。

清・鄂爾泰、方苞等《周官義疏》卷三七　凡猛鷙、昆蟲、與夫、托夫、神姦而爲害者，並不能逃夫刑罰之威。

又《禮記義疏》卷三四　火田不於昆蟲未蟄之時，爵羅必在鳩化爲鷹之後，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則理萬物者也。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整理《日講禮記解義》卷一四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爵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此因田獵之禮，而言取物之有節也。梁，絶水取魚者，謂水堰也。爵羅皆捕鳥之網。昆，明也。凡蟲得陽而生，故謂之昆蟲。王者之取物也，未有不順乎時序者。故十月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爲梁，九月豺祭獸，然後出而田獵，殺氣盛而鳩化爲鷹，然後設爵羅以捕鳥，生氣衰而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以取材木。若昆蟲未蟄，則不焚林而田，推之而不取獸之子，不破鳥之卵，不殺傷獸之孕者，不斷殺禽獸之稚者，不傾覆鳥巢之在木者，皆恐戕其生也。案：孔疏《月令》，正月獺祭魚。考《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知此是十月者。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以鮪先至而薦之，則正月不得聽民漁也。

又卷二九　案：八蜡，徐氏據經文，謂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當以爲正。孔疏去百種而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皆未確陳用之。

又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

此言蜡祭之祝辭也。昆蟲，螟蝗之屬。蜡之祝辭有曰，凡所以祈於神者，土則反其宅而無崩圮，水則歸其壑而無氾溢，昆蟲無作而〔無〕爲災，草木歸生於藪澤而無妨我稼穡。案：蔡氏邕本更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二句。

又《授時通考》卷四六　昆蟲者，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與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除昆蟲而有功於我者也。夫以表綴坊庸之賤，隸貓虎昆蟲之細，效吾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其民勸於功利，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敢慢也。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五六　蔡邕《獨斷》：天子大蜡，八神爲位，相對向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若上，歲取千百。

又卷二四三　蕙田案：施火令謂昆蟲既蟄以後，刑焚萊謂春田火獘以後也。《牧師》：凡田事贊焚萊。【注】焚萊者，山澤之虞。【疏】山虞，二月焚萊，除陳生新。

《禮記・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注】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放火張羅，从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内火。案：《春秋傳》，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刑鼎則陶鑄也。

清・王植《皇極經世書解》卷首　禽蟲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蟲之類亦然。

【補注】天地間正氣生者常少，繁氣生者常多，故人生止一，而獸生二三，禽又倍之，蟲又倍之也。

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蕪菁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清・曹寅等《全唐詩》卷三八〇唐孟郊《蜘蛛諷一作詠》　萬類皆有性，各各稟天和。蠶身與汝身，汝身何太訛。蠶身不爲己，汝身一作心不爲佗。蠶絲爲衣裳，汝絲爲網羅。濟物幾一作既無功，害物日一作自已多。百蟲雖切恨，其將奈爾何。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八　中原之菽蕃其種也，蜾蠃之子肖其類也。草木昆蟲猶有種類。

清・洪震煊《夏小正疏義》卷一　昆小蟲，抵蚔昆小蟲，一候抵蚔，又一候也，二候同傳，與寒日滌凍塗同意。

昆者，衆也。猶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昆者衆也，四字連讀，通釋經昆小蟲義也。衆謂小蟲，《易》義大爲一、小爲衆，與此謂小蟲爲衆義通也。猶魂二字句絶此，專釋昆字義也。昆猶魂者，此昆當讀如運，古昆與軍通，故鵾雞字或作鶤。焜煌即煇煌，昆邪亦作渾邪。運，動之運，从軍得聲，與此昆字音義通也。魂亦運動，故昆猶魂。云魂也者，動也者，申釋昆猶魂義也。《孝經援神契》云，魂，芸也。芸芸，動也。《白虎通》云，魂，少陽之氣，故動不息。彼雖説魂，魄與此魂動字義通也。小蟲動也者，又申釋昆者衆也之義也。《考工記》云外骨、内骨、郤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屬言非一也，是亦衆之義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萬物至三字句絶，此與十一月傳云陽氣至同義。動謂昆著，謂衆著者見也。《説文》衆作眾，从仜目，衆意，三人同目見者衆也。此經先言昆，而後言小蟲也。抵猶推也，蚔蝗卵也，爲祭醢也。抵猶推者，《説文》手部抵云擠也，擠云推也，推云排也，轉注義通也。蝗與蛾蟻字音義並同。

《爾雅・釋蟲》云：蚍蜉大蟻，其子蚳。《周禮・鼈人》：祭祀供蠯贏蚳，以授醢人。杜子春云：蚳，蛾子也。賈公彥疏云：蛾子謂蟻之子，取白者以爲醢。《説文》云《周禮》饋食之豆有蚳醢，蚳讀若祁，皆此物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言取盡物也，言推不盡物也。何休《公羊注》云：爲取恣意辭也。《文選・西京賦》云：獲胎拾卵，蚳蝝盡取。《國語・魯語》云：蟲舍蚳蝝。斯不必取之義也。

清・魯曾煜編纂《廣東通志》　蟲。南方多蟲，濕熱所蒸。其類有可食者，可衣者，可用者，可玩者，可畏可惡者。至於蛇，則毒蟲之尤也。而或采藥焉，或甘帶焉，故附著之。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一章《總論》　從來植物之大敵有二：其一爲天災，其二爲蟲災與病災。天災非可以人力挽。蟲災病災，人可得而驅除之，或預防之，以免其害也。近時歐美各國，于害蟲病源之發生，考察不遺餘力，故農事日見蕃昌，而罹蟲病等害亦甚尠。中國古稱農國，然于蟲學一事，匪特不加考求，往往視爲雕蟲之技，不屑研求，所以一遇蟲病發生，即形周章狼狽，莫知所爲，甚者祈鬼神，托巫祝，以爲禱禳，試問效果安在，亦徒耗費而已。夫蟲之爲害，不止田圃之植物已也，即饑饉疫癘之來，莫不由此爲主因。故欲求農業日興，宜先去農事之害。此講究害蟲發生之理由與驅除預防之法則，不可不亟亟者也。

昆蟲發生有二種：一爲卵生，一爲胎生。就中又分其類爲十三目，如鞘翅類、一名甲翅。鱗翅類、直翅類、半翅類、雄有翅雌無翅，一名有吻。羅翅類、膜翅類、雙翅類、毛翅類、撚翅類、脉翅類、微翅類、無翅類、彈尾類等是。每一類中數約數萬或數十萬，不可枚舉，今將各類中略舉數種以爲代表。

一、鞘翅目：此目口能咀嚼，前翅厚，後翅薄，而爲革質，如天牛、象鼻蟲、金龜子、褐甲蟲等是。

二、鱗翅目：此目口如管狀，能吸收而能刺戟，平時常爲捲旋，四翅同質，面生鱗毛，胸節癒合不能動，如螟蟲、蛄蠐等之成蟲是。

三、直翅目：此目口能咀嚼，下唇分裂四片，前後翅形狀不同，前厚後薄，色亦異。如蟲螽、螳螂、蟋蟀、螻蛄等是。

四、半翅目：此目口部爲有環節之管狀，前胸頗能運動，如浮塵子、椿象、介殼蟲等是。

五、羅翅目：此目亦具咀嚼口，翅膜甚薄，往往生有網狀之翅脉，如蜉蝣、蜉蝣與蚊相似，蜉蝣鬚長蚊鬚短。蜻蜓等是。

六、膜翅目：此目口能咀嚼外，更有吮舐之作用，四翅均膜質，而罕有翅脉，如蜜蜂、黄蜂、馬尾蜂等是。

七、雙翅目：此目口如針狀，能吸收及刺戟，前翅膜質，而爲圓棍狀，後翅狀如鼓撥，胸部如球形，如蠅、虻、蚊、蚋等是。

八、毛翅目：此目上顎退化，下顎與下唇相合而成一吸口，翅之形狀前後異形，前小後大，而後翅又常爲重疊。

九、撚翅目：此目口部退化，不完全，前翅爲短桿狀，而尖端能撚動，後翅頗大，可以縱疊。若在雌蟲，大概無翅與脚，不異幼蟲，此類寄生蜂屬爲多，如スチロプチキセス等是。

十、脉翅目：此目亦具咀嚼口，前胸能運動，翅由膜質而成，翅脉則如網形，如蠅、蚊、蜻蜓、草蜻蜓、水蜻蜓。

十一、微翅目：此目口能吸而刺，體側扁，成由三環節，如蚤等是。

十二、無翅目：此目口能吸，或能咀嚼，胸部環節不甚明瞭，腹部或成七環節，亦有成九環節者，如蝨等是。

十三、彈尾目：此目體面生粗毛，或鱗毛，口器不完全，腹部成十環節，末節有粗毛如尾，跳動則彈尾而前，如跳蚤、衣魚衣魚即咀書蟲。等是。

桑樹害蟲，現考得者，十三目中已居三分之一，此可見其所害甚大，今再就卵生胎生之别而略述之。

卵生蟲，由卵孵化，如尺蠖、天牛、蛄蠐等皆是。其卵孵化即成幼蟲，幼蟲老熟即化爲蛹，蛹化成蟲，概有三期之變態，所謂完全變化也。

胎生蟲，如綿蚜之類，春時由卵孵化，及成長則不交尾，而胎生多數雌蟲，此胎生蟲成長，又不交尾而更胎生多數雌蟲，振振蒸蒸，無有窮期，至秋時則胎生，中有兩性之蟲，其雌蟲成長生翅，始與雄蟲交尾，産卵于草木枝幹，至春時孵化。所謂世代交番，不完全之變化者也。

害蟲之中，類似甚多，如同一天牛，有僅害桑樹者，有兼害他樹者，亦有不害桑樹而獨害他植物者。故欲各求真是，不可不于形部、胸部、腹部及翅形之色澤、斑紋之濃淡而分别之，兹説各部之大略以備參考。頭部具眼、觸角及口器，眼在頭之兩側，不能動摇，其狀如集合多數小眼而成，謂之複眼。然如浮塵子類，除複眼外，更有單眼數個，決無有祇具一眼或單眼者。觸鬚多生頭部上端，其數兩而形同，惟其形狀節數，則由種類而異，故觀節數多寡及形狀如何，即可類别。口生頭部前端，作用不同，分嚙口、吸口兩種。嚙口所以咀嚼，如鞘翅類，口具上唇、上顎、下唇、下顎是也。吸口不過吸收水液，上唇、下顎不完全，而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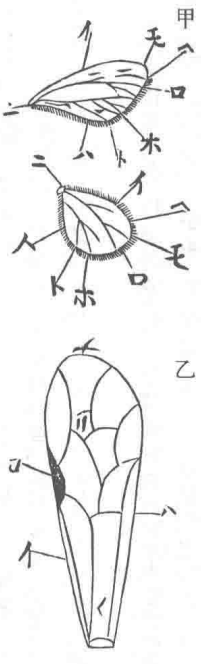
具下顎成長管狀者是也。胸部有具六脚，或二脚及四翅者，或有不完全者。翅之形狀各不同，已詳于前，觀其形狀脉絡及斑紋等，即可知其種類。腹部大概成爲九環節，兩側有氣孔各一，辨腹部末端之形狀，其雌雄可判，其有末端延長而成尾狀者，此爲防備敵蟲，以爲衛身之具。

凡上所言，不過就蟲類發生情形與其變化等事，約略言之，若欲考其蟲之質性與其經過狀況，受害情形，此非實行飼養之法，不足以知其底蘊。此篇【略】摘取其專于桑樹有害者述之，故可按圖而索，不致玉石混淆也。

又第八章《備考》

第一節　翅上各部之名稱

甲爲蛾蝶類之前後翅，〔イ〕前緣、〔ロ〕外緣、〔ハ〕後緣、〔ニ〕翅底、〔ホ〕内緣、〔モ〕前緣角、〔ト〕後緣角、〔ヘ〕緣毛。乙爲蜂之前翅，〔イ〕前緣、〔ロ〕緣紋、〔ヘ〕翅底、〔ニ〕鏡胸、〔ハ〕後緣、〔ト〕外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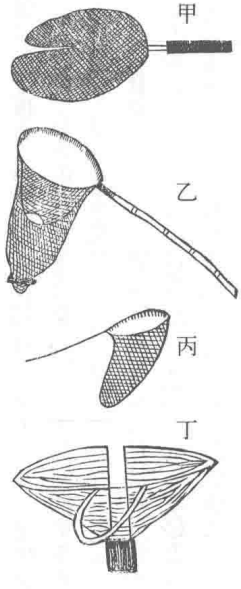


第二節　篝火誘蟲法

用此法者，因害蟲本有慕光之性，故從其慕光而誘殺之。法懸燈火於樹稍，或安置砧上，以小缸盛水，和以石油少許，置之燈下，則害蟲當冲突燈火時，即陷入缸中而死。惟行此法，農家當協力舉行，否則恐誘集他之害蟲，貽害實爲不尠。

第三節　網羅捕蟲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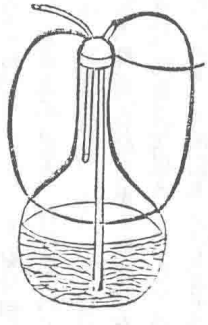
此器因害蟲之種類，而異其構造。如〔甲〕圖爲心臟形網，係捕捉甲蟲而用。製法以鐵條或綱條爲骨，外以白布結之，囊底宜淺，用時可將凹所，嵌入蔬菜莖幹，而攪動之，則其撲落之甲蟲，便能陷入於囊中。〔乙〕圖爲重囊網，係捕夜盜蟲、螟蛉、蝗蟲等所用。以竹爲網條，拗成橢圓形，縫結網布於周緣，布深約二倍其横直徑，蟲入網中，墜入次層不能再出。〔丙〕圖爲單層網羅，製法同上，惟所用網布，宜用緑色紋帳布，因此係捉各種成蟲所用，色緑如葉，成蟲不致驚避也。至〔丁〕圖爲捕捉器，以洋鐵成之，形如漏斗而缺一方，下端可盛石油，或各種藥劑，用法以缺口嵌於枝幹，振動其枝，爲甲蟲、瓢蟲以及各種幼蟲，因洋鐵面滑，即轉落於石油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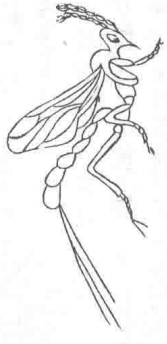
第四節　藥液注射器

此器以膽瓶，長短玻璃管，及護膜管，橡皮，數者配合而成。

藥液注射器



馬尾蜂



上圖爲注殺天牛等幼蟲之器，以膽瓶盛石油乳劑，或各種藥劑，如圖裝置，用時即將皮管一端，插入樹幹孔中，以空氣送入短玻管之一端，壓之則藥液即能射入也。

第五節　馬尾蜂

觸角端直如膝狀，成由十三乃至十六節。前翅有顯明之緣紋，後翅殆無之，胸部細，後生長尾，尾端具放卵針，寄生天牛，放卵於其體，待卵孵化，即能斃死天牛。

第六節　害蟲飼養法

飼養害蟲，爲詳考被害何種植物，及其害蟲經過之習性，爲蟲學中最緊要之事，茲將其法述後。

採集幼蟲，其器以小箱爲便，箱式不一。如甲圖所示，箱之兩側，多穿細孔，以通空氣，一面作出入口，便蟲之出入。蟲所嗜之植物共納入之，若嫌此箱費用過大，可如乙圖，用竹筒鑽小孔爲之。



飼育之時，宜詳察變化如何，食植物之法如何，動止如何，形狀色澤斑紋如何，所食植物之名稱如何，一一記載，不可失漏。至脫皮幾次，每年發生幾回，亦爲緊要。惟有等之蟲，脫皮之時，每將其皮食去，此則最宜注意。

箱式雖無一定，然如丙圖所示，爲現時最適當之箱。製法前後兩面，以金屬作網，左右兩側，以木製之，底有抽斗，便於盛土。土厚約八分惟須有濕氣。幼蟲所食之植物，插入竹筒盛水之器中，此箱不僅能養幼蟲，凡卵粒亦可收貯於內，爲最便之法也。

幼蟲化蛹，其法不一，有吐絲作繭而化蛹者，有以體之後端，附著箱之上面，以脫其皮而化蛹者，有將體之後端附於他物，吐絲作半環，於其胸部之周圍掛之，以脫其皮而化蛹者。有作不完全之繭，於自體周圍而化蛹者。有蟄伏土內，或於土中造穴潛伏於內以化蛹者。大抵其種異，故其成蛹法亦異。既化爲蛹，然後更化爲成蟲。但有變體完全與不完全之別，飼養者，亦宜於此中加之意焉。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九章《節足動物・昆蟲類 Insecta》　昆蟲者，即蟈蟈、蝗蟲、蛾、蝶、蜂、蟻諸類之統名。具足三對，故有六足類之稱。翅多二對。動物界各綱之種類，惟此綱爲最夥。姑取蝗蟲【略】作爲標本，聊以指示昆蟲軀體主要各部。最宜注意者，其體分爲頭部【略】、胸部【略】、腹部【略】三部。頭部有一對觸角【略】、一對腹眼【略】、三個單眼【略】。頭之下方有口，遮蔽口部前方者爲上唇，上唇之內，有一對堅硬黑色者爲大顎，次於大顎又一對爲小顎，或爲下唇，小顎下唇。均爲有細節之肢。總之大小顎以及下唇，無非爲肢之變形。昆蟲胸部，必三環節，每環節生肢一對，故肢共三對。大多用爲步行。在蝗蟲類，最後生肢一對甚大，用爲跳躍。與兔及袋鼠諸獸後肢異常發達同此一理。胸之脊面生翅二對，翅之狹而硬，不適飛翔者曰翅蓋，亦曰前翅。翅之開合自如，形如扇者，曰後翅，後翅爲飛翔之用，前翅所以保護後翅者。



圖解

一、桑之害蟲蛾之一種幼蟲
二、蛾之一種
三、蝶蛾
四、雨蛤
五、擬體之例三種
甲：蛾之一種
乙：甲蟲之一種
丙：甲蟲之一種

腹部環節殊覺明瞭，大約十個。迨其成長，腹部無肢。腹部之第一節側面，有大孔爲聽官。自第二節下，每節側面有小孔，是氣孔。空氣從此入體內，分布各處。非僅爲呼吸作用，且可入空氣於氣囊，減體比重，以適飛翔。分別雌雄，在腹部後端，雌者後端有產卵器，狀如針。雄則無之。

蝗蟲幼蟲，自孵化後，與母蟲形相、無大差異。惟長時有翅少時無翅耳。若幼蟲全與母蟲異其形相，屢經變態，始似母蟲。如彼蠶蛾，幼蟲仔蟲蜎。爲蠶，不肖其親，人人所知。當卵初出，細而黎黑，曰毛子，迨食桑葉。漸漸成長，因之皮脫，此謂第一齡。後再經四度脫皮。至第五齡，爲終幼蟲之期。於是營繭居中，皮又一脫，爲成蛹期。此際身稍縮小，暫時不動。既而成蛾，破繭而出。如此現象，謂之完全變態。若蝗蟲者，不完全之變態也。

昆蟲種類其數約二十餘萬。從其形狀、習性論之，有草食者，有肉食者。有甚有益人類者，有最有害人類者。有寄生於園林草木而使之枯朽者，有爲植物花粉媒介，而使之結果者。今者花冠美麗之發達，半爲惹起昆蟲之注意，然則於自然界經濟上，此類關係，占如何重要地位，亦概可想也。

昆蟲類又分八目如左：

又《膜翅類 Hymenoptera》　蜂蟻均是，頭、胸、腹三部，界限最顯。口器適嚙，或適舐，翅具二對，均爲膜質，而乏脉綫。變態完全。

此類大抵共同生活，嘗成社會。例如蜜蜂，其巢秩序整然。一巢祇一女王，【略】產卵爲職。若干雄蜂。【略】惟有某期可居巢內。凡在巢雌者，皆爲職蜂【略】蓋羣雌不能產卵，使在內則營巢或養育仔蟲，出外則採集花粉花蜜等事，及負擔一切社會勞役。蟻類社會尤其複雜，一羣總數有五十萬者，凡雌雄有翅者曰羽蟻，夏秋夜間嘗見羣集。有多數職蟻，即平常所見無翅之蟻，能經營社會一切事宜，秩序不紊，職蟻二種，通常職蟻外，凡頭大上顎甚發達者，爲當兵職蟻。嘗見蟻亦時派軍襲入他巢，奮鬬勇戰，不敢逃退。若既破敵巢，必捕虜其幼蟲，待其成長而奴隸之，巢中諸事，無不一一相委。可奇者，使用奴隸之蟻，久之其種類，成此習慣，凡保全生命本能，漸漸退化，設爲奪去奴隸，縱食物環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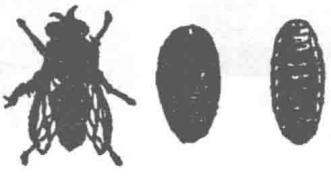
旁，嘗不知取，卒以餓死，夫在蟻下等動物，一涉過奢，結果猶至於此，吾輩見之，可不戒歟。且蟻亦能豢養家畜。試看寄生植物各種油蟲，嘗見羣蟻徘徊其間。時刺其體，使滴甘液，源源收取，如吾人之取牛乳，且蟻亦能保護油蟲。試用鉛筆尖端，入油蟲羣中，則蟻忽自四方叢集，因發怒而來襲也。冬期嘗保護其卵，暖候至，又爲遷樹上云。馬尾蜂有三枚產卵針甚長，能穿樹幹，而產卵於幹中之他種仔蟲體上。追卵孵化，遂寄生之。他若姬蜂嘗寄生害蟲仔蟲中，使其仔蟲不能生活，故人目爲益。每有借此等膜翅類之力，以除害蟲，爲絕妙之方法者。

又《鱗翅類 Lepidoptera》 蝶蛾類是【略】體軀及兩翅，必覆【略】細鱗如粉。此類嘗呈美麗彩色，因細鱗曾帶諸色故也。翅兩對，多三角形，供飛翔用。口部比蝗尤爲變相，小顎發達，成細長管，適吸花蜜，不用則卷而如渦，藏之頭部下。肢無力，僅能支體，運動全恃翅。變態完全。

此類凡晝間飛翔者爲蝶類，感觸肢爲棒狀，休息時翅則直立。夜間始出者爲蛾類，感觸肢多羽狀。休息時翅多水平，或傾斜。兩類極夥，多爲害蟲。然爲益蟲之最者爲蠶，亦屬此類，幼蟲腹面之體內，有一對腺，分泌粘液，通管于口，漸漸引出，遇空氣，即乾成絲，爲造繭材料。凡植物中種種如蠶形青蟲黃蟲，或各色毛蟲，無非此類幼蟲也。

又《雙翅蟲 Diptera》 蠅蚊是也。翅祇一對，爲膜質，爲前翅。後翅退化，該處尚留棒狀痕跡。口部變異，成吻而善吸。在蠅之吻稍大，蚊之吻細而延長，成五枚針刺，能入人類皮膚，下唇亦延長，成一種管鞘。變態均完全，蠅類幼蟲爲蛆。**多寄生腐爛動植物中。**蚊類幼蟲爲水中孑孓，大約無足，成蛹時形多卵圓，或楕圓。

蠅六十六圖。時羣集食物中，令人可憎。產卵肉上，或腐物中，孵化時其蛆〔甲〕色白，無足及首，蛆化爲蛹，其大如豆，而黑色〔乙〕。有蠶蛆者，亦蠅之一種幼蟲，嘗產卵桑葉裏面，既而蠶和桑葉食下，至其消化器孵化之。由是遊行其體各部，至一氣孔，占一位置，而寄焉。此氣孔漸呈黑色，認之甚易。故蠶類遇此，恒惹種種疫病，甚者斃蛹破繭而出，已化爲蛹，以成變態，爲養蠶家大害。又有寄生馬之腸胃，卒混馬糞出者，曰竹子蟲，係一種馬蠅幼蟲。夫蠅類固人畜所惡。蚊類尤吾輩勁敵，豈第吸飲血液。據近來研究，知一種蚊，實爲瘧疾間歇熱。媒介。嘗傳播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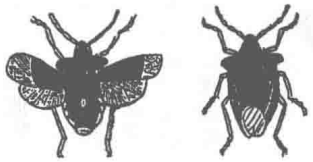
第六十六圖　蠅
甲：幼蟲
乙：蛹
丙：成蟲

生物云。蚤雖無翅，亦爲是類。

《鞘翅類（甲蟲類）Coleoptera》 此類【略】前翅全變角質，附着體脊外部，此兩翅左右縫合相接，中央成一直綫，以護後翅，故曰翅蓋。後翅膜質，用爲飛翔，休息時，橫疊而納翅蓋之下。口器適嚙，各部形狀，與蝗大致相同。變態完全。甲蟲種類其數最多。日本數島，產有二千餘種，中國更可想見。多寄生植物，爲農家害，然爲人益者亦不少。

有叩頭蟲者【略】反而倒置之，立能跳躍，而復原位。幼蟲多害菜。又象鼻蟲頭之前部突出，酷似象鼻，故名，其種類與五穀、桑、柘、森林及各種果樹，甚有大害。又天牛者，觸角如鞭而長大。每穿樹皮成孔，而產卵之，於樹亦有大害。金花蟲、斑貓蟲、竹蠹蟲、鰹節蟲，皆害蟲也。若夫秋螢胴部腹面，第一第二環節處，有發光器，藉以雌雄相求。專食腐爛動物。能使世界清潔者爲四手蟲，幼蟲專食油蟲者爲天道蟲，二者皆以利益人類名於世者。

《有吻類（半翅類）Hemiptera》 六十九圖。椿象、草龜。蟬類皆是。蟬翅兩對，雖均膜質，然在椿象，前翅近基部處，則半角質。口器諸部延長適穿植物，下唇成管爲鞘，故適於吸。變態不完全，此中害蟲最多。


第六十九圖
椿象

此類有浮塵子十餘種，大害稻苗。日本明治三十年，收穫受其損者，約至七千五百萬圓。日本天保間飢饉，亦由於此。擾害之烈，有令人不勝言者。他如介殼蟲、蚜蟲種類極多，最害植物，類中有夫意羅克意塞辣者，專害葡萄。歐洲製酒，葡萄大宗，常因此釀成經濟缺乏問題。雖然，此類寄生蟲供人用者亦不少，例如五倍子蟲，寄生於白膠木。一名鹽膚子木。可用其瘻以製染料。水蠟蟲寄生水蠟樹，可製白蠟。臙脂蟲寄生霸王樹，可製洋紅。以及舍來克蟲可造洋漆。均爲益蟲。椿象之類多害蟲，其類若蟬，在雄者腹部前部，有發音器，所以求雌者。至頭蝨、毛蝨、馬蝨各類，均無翅。寄生人畜，其種頗多。

《直翅類 Orthoptera》 蝗蟲類屬之，形狀詳前。變態不完全。此類多害五穀，若蝈蝈、蟋蟀、織機、松蟲、鈴蟲，多能發音。有磨擦前翅成音者，有磨擦後肢發聲者。

蝗蟲往往飛行成羣，天日爲暗。忽落地面，嚙食作物，野無青色。然後遷徙。蜚蠊、灶蟋、多生於庖廚之內。土鼈、蜆蚓、螳螂等皆直翅。惟竹節蟲無翅，七十圖。全體形狀酷肖木枝。



第七十圖　竹節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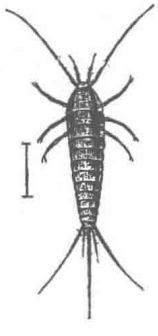


第七十一圖　蜉蝣

《脈翅類 Neuroptera》 蜉蝣、蜻蜓皆是。兩翅均膜質翅脈如網。嘗供飛翔之用。口適嚙。腹部延長。變態有完全者，有不完全者。幼蟲多生活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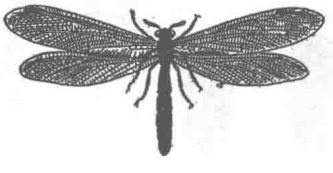
《蜉蝣類》 七十一圖。尾端有二根或三根長毛。夏季黃昏，成羣飛出，經數時而死。七十二圖。蛟蜻蜓仔蟲曰：沙挼，嘗伏土中，造二三寸直徑之摺鉢形窩穴，潛隱其中，待蟻陷入，捕而食之。白蟻生活，亦成社會，酷似蟻。巢中亦有女王，腹部膨大，腹內藏卵甚多。職蟻亦無翅，寄居房內泥土或器具書籍中，害最甚。溫帶地產尤多，其嚙物也必剩表面薄層，嘗有食盡其內，人猶未覺者。

《纓尾類 Thysanura》 此類爲無翅小蟲，學術上研究甚有趣七十三圖。者。如衣魚色銀白，遍覆細鱗，腹部後端，尾毛三枚，終身爲衣服書籍之蠹。



第七十三圖　衣魚，蠹魚





第七十二圖　白齒蜉蝣。蛟蜻蜓。大者成蟲，小者幼蟲，名曰沙挼。俗稱蟻獅。

又《動物通論》第七章《動物之彩色》 林裏禽鳴，花間蝶舞，吾輩當此，便覺引起優美感情，鮮不以是爲天然之賜，適足供人類怡情娛目者。雖然，動物之彩色，關係學術之問題，深研究之，原理出焉。今試陳一二與原理相關者。

動物彩色，除一二種具特別作用外，常覺多與所居周圍之色相似者。一則使仇敵不甚注意，以免危險。一則捕襲他物，使其不防，可逞吞嚙。此種彩色謂之保護色。

試步園林，見夫昆蟲寄棲草木，止葉上者，多帶綠色，或似鳥糞之落於葉面。止樹幹者，每帶褐色，或肖其木皮。同一蛹蟲也，蟻卷。生於樹之新芽常赤褐，生於楓樫，常黑褐，生於梅之新枝，又綠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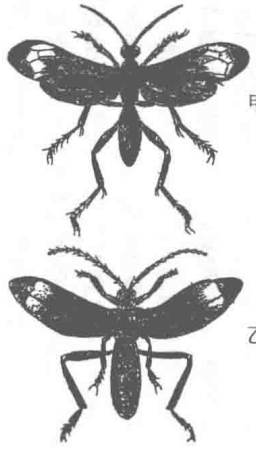
又 試舉保護色一二最顯之例如左。

蠖尺蛾之幼蟲，寄居桑樹，夜間殘食桑葉，爲桑大害卷首圖版一。然其體後端有肢二對，攫附桑枝，傾斜其體，形狀彩色，酷肖桑枝。故欲尋見此蟲，殊覺甚難。又恐筋肉之疲勞，嘗自分泌一絲，掛之桑枝，維繫軀體，恒經數時，不易位置。故爲鳥類所餌食者又殊鮮。保護之完全何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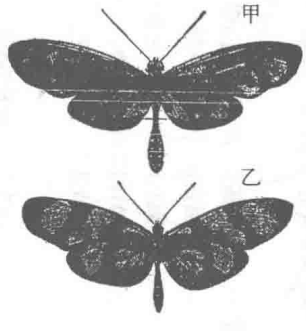
產於日本冲繩與馬來羣島及印度一種葉蝶，卷首圖版三。以保護色名，其翅表面［甲］色甚美麗，翅之裏，酷似枯葉。集草木時，閉其翅，示出裏面［乙］，後翅後端有突起，以附着草木枝芽，而擬葉柄，頭與感觸器，均藏翅間，不稍露外，兩翅中央有一綫形，代葉主脉，由茲通出數根枝線，以擬側脉。最可駭者，尚多黑點，以擬枯葉表面寄生之黴菌，夫如此奇妙摹擬，以欺人目，以避鳥餌，固不難矣。至第七十圖。竹節蟲之擬枯枝，尤神乎神者。

有與保護色相反，故意鋪張彩色，顯著軀體，使他動物一望而知者，曰警戒色。凡動物有此色，他動物一見，便起戒心，加意防禦。故警戒色者，即示他物，慎勿來觸，時相警于無言者。

又 凡昆蟲或其幼蟲，亦有惡臭惡味，不適於諸鳥吸食者，然使竟爲鳥捕之後而始覺，則雖具此臭味，究屬何補，故非豫爲發表不可，此又驚戒色不可不生者。如美洲產之海利科尼其科之蝶，一百六十五圖甲其一種。其最顯者。此等蝶於翅表裏，均有動目彩色，且飛亦徐緩，務使彰著，以獲保其安全。



第百六十四圖
甲：蜂之一種　乙：甲蟲之一種



第百六十五圖　蝶
甲：有惡味者　乙：無惡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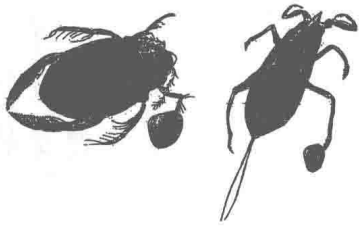
茲又有假爲防禦攻擊之用，有甲動物彩色，摹擬於乙動物者。如前所述之有惡臭惡味，或有警戒色，以及具特別可恐之攻擊防禦武器等物。例如蜂。常

藉之以保生活者，乃甲動物，本無武器，本無惡臭惡味，而偏形似乙動物形相。以欺他物，亦得以安全。此之謂擬體。

如卷首版圖中之［五甲］蛾類，及［叱］［咽］甲蟲，皆似蜂，及第一百六十四圖甲乃蜂之一種，前翅尖端附近有白斑點，彩色，辨認甚易。圖之乙爲甲蟲，翅尖亦有白斑點，乍見大似甲圖，但乙圖甲蟲，前翅翅蓋。退化，祇存少許，其一對之後翅，狀與蜂之前後兩對翅相肖。又第一百六十五圖［甲］，屬海利庫尼其科一種之蝶，彩色爲警戒色。圖之乙，雖屬于蝶，實與全異，其肉對於鳥，並無惡味，其彩色偏肖甲圖，使鳥不屑食之。類此皆爲擬體，皆爲保全生命者。

右所述外，彩色作用，尚有種種。如彩色爲同類相認而生者，謂之羣中自認色，若斑驢之體著橫斑線是，有彩色起於雌雄相擇者，如鷄、孔雀、錦雞、雉子、山鷄、風鳥等，雄者多美麗異常，當其選擇配偶，競演武藝，或故示羽翼之美，以動雌者欣羨，雌者亦概願與最美者交，由是生生不已，經千百代，故美者之子孫益美。迄今此類彩色程度，遂達此極，是謂雌雄淘汰之現象。

又第八章《動物之分布》 因火山破裂，近旁忽闢新湖，由世間應用，平地或開新沼，人類若不移水草或動物於此，則此間生物，永久不見可也。乃不數年，生物錯綜，依然繁殖。夫此等生物，發生非出自然，今日早已發明，然則此物果從何生。如兩棲類，素能匍匐陸上，異地遷來，尚屬容易。若貝類，決難如此，是遷徙之方法，必有出意外者，嘗於水中採集昆蟲，每見第一百六十六圖。昆蟲之肢，嘗有小貝附着，并有附着水鳥之脚者，一百六十七圖。此等事情，原出巧合，蓋鳥與昆蟲入水，其肢偶入貝殼，貝驚閉之殼，遂挾其肢而隨之飛。及其結果，經平原，越山巔，下而另集湖沼，貝類遂因之遷徙，竟闢一新居矣。



第百六十六圖　昆蟲之肢挾貝現象

清·〔日〕西師意譯，〔英〕實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八章《節足動物》 是類軀體，成於環節接續。左右同形，外皮甚堅，作爲外骨骼。其肢排生數對，皆多節。如蜂、蝶【略】均屬此。

外皮爲皮膚分泌而成，實非。生長之質，苟已成形，則不復暢達，故節足類之成長，必蛻皮數次，新陳相代也。

骨骼顯於外，筋肉緣於內，故關節作動，於脊椎動物稍異。【略】各節屈伸，但循一定平面，肢多關節，所以補其不便也。筋肉則專成於橫紋筋纖維質，故其收縮頗捷。全體每一環節，有肢一對爲常例，而肢之形狀作用，每從所繫屬而各不同。或爲觸角，或爲口器，或主行動，或任游泳，節環形亦隨之而異。通例約區頭、胸、胴三部。

消化管始於口部，直達體之末端。全管成於食道、胃、腸三部，或附接以肝。口器環附於口，皆成於肢之變形，恒有數對。或主咀嚼，或充吮吸之用。

呼吸器各隨其所棲而異，亦有似於脊椎類。棲於陸者，有氣管。居於水者，則有鰓。【注】氣管分布於全體各部，且有多氣孔，開於環節兩側。

血液循環之機關，不完備。心臟僅處背部而成管狀，分爲若干動脉管。動脉所輸血液，注於各器管空隙，而還於心臟。其血液透明無色，脉杪無毛細管。排泄器，則各從其種而相異。

神經系，異於脊椎動物，概成於神經球之連鎖，縱貫腹裏，前端擁食道，且於背部復分一節，名曰腦神經節。

知覺器，惟目爲最著，目有單眼、複眼之分。或具複眼，或具單眼，或兼具單複眼。【注】複眼：成於多小眼之集合，故眼面有分區，各作多角形，凡複眼見物之小部點，各分映於小眼。而視神經即合攝其全像而已。如是之眼不具有調節之機能。

節足動物皆卵生，大率雌雄異態，且俟成長而變易。

節足動物約分四綱如下：

一昆蟲類，二蜘蛛類，三多足類，四甲殼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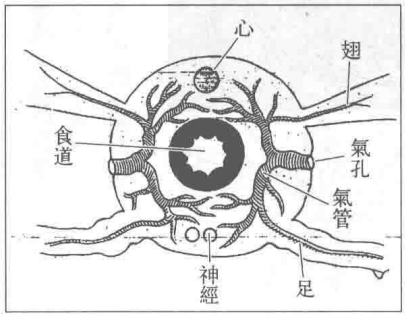
原案：昆蟲胸腔解。

昆蟲胸部：其正中有食管，氣管左右衛之，成樹枝狀，心臟居食管之背，有神經二條，若鎖鏈，并沿行胸底，是爲陸上節足動物特具之構造。

節足動物之堅質，顯於體之表面，稱曰外骨骼。脊椎動物之骨骼，則稱曰內骨骼。動物具有骨骼者，惟脊椎、節足二類。凡行地上，必需骨骼，故陸棲動物大率屬此二者。

又第九章《昆蟲類》 是類體成於頭、胸、腹三部。頭有觸角一對，胸有足肢三對。類棲息陸上，以氣管呼吸空氣，以其具六足，亦名六足蟲類，大率生翅二對，如蜂、蝶、蟻、蠅、蟬、蠶之類。

試驗蠶斯之體，頭有絲狀觸角一對，大複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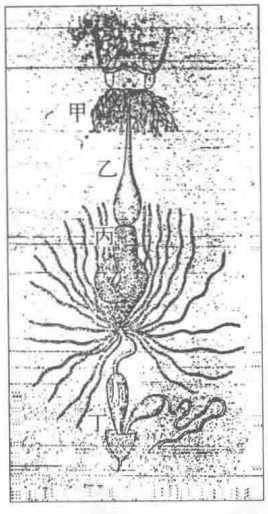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七圖　昆蟲胸腔圖

一對，小單眼三對，而其下側有口，具四口器：曰上脣、曰上顎、曰下脣、曰下顎。而上下顎二對，專主咀嚼。

胸部成於三環節，各節下側，有脚一對。偏後二節，各具翅一對於背側。

腹部成於十環節，不具肢足。剖驗腹部，見其消化管中，胃與腸之交界，簇生細管甚多，稱曰媽盧砒貴管，爲昆蟲類特具之排泄器。



第四十九圖（蟲之消食管）

甲：唾腺　乙：食道　丙：胃　丁：腸

蟲自卵生以迄成長，其形態無大變異。然昆蟲漸次變態者甚多。例如蠶之生於卵，柔軟無翅，口適咀嚼，食桑漸長，蛻皮四次，乃成繭，隱身其中，變而成蛹，蟄伏多日，復化爲蛾，破繭而出，是即蠶之成蟲也。凡蟲類可謂變態不完全之昆蟲。蠶類可謂變態完全之昆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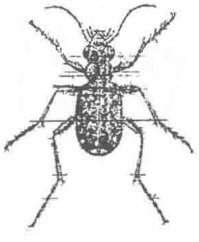
昆蟲類可分七目：曰鞘翅類，曰鱗翅類，曰膜翅類，曰雙翅類，曰半翅類，曰脉翅類，曰直翅類。

原案：昆蟲種數，不下二十萬。布域甚廣，除洋海以外，莫不棲息。或食植物，或吸生血，凡顯花植物，莫不被其蝕害。專研究昆蟲者，名曰昆蟲學。

第一目　鞘翅類

是類前翅較厚，成於角質，其斂縮時，左右接附於背，口善咀嚼，變態完全。自幼蟲以及成蟲，皆嗜食植物，故視爲害蟲。亦名甲蟲，其類甚繁。

【注】沙蜣：常走沙上，喜光熱。色美顎强，捕小蟲以爲食。龍蜣：泥豬子棲池沼中善游泳爲小魚之害。豉蟲：能舞行水面，環走成輪形。叩頭蟲：仰仆其體，能鼓胸部環節，躍起復常勢，頗害植物。穀牛：頭端特銳，如象鼻然，蝕害穀物。吉丁蟲：其色瑰麗。天牛：鑿孔樹中，以育卵其幼蟲，則蛀食木質，爲山林之害。螢能發光，在腹部環節。斑蝥：含劇烈之質，燥之，可充發泡藥。褰裳子：前翅短小，僅蔽身之小半，能食害蟲，可稱爲益蟲。公子蜣：亦能食害蟲，其所捕者爲蚜蟲。蚜蟲者，植物之蝥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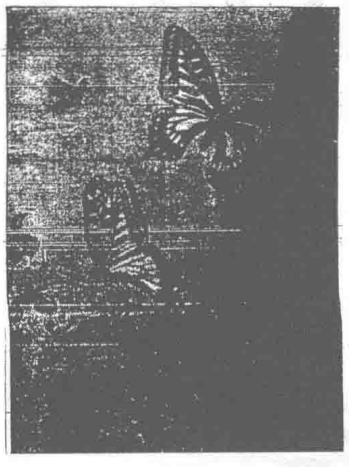
第五十二圖　沙蜣

第二目　鱗翅類

是類四翅大小相等。蔽以細粉之小鱗，上顎左右相合，作長管形，不用則捲縮口際。是類變態完全，其幼蟲實爲蛞蝓。毛蟲類。芋蠋即大青蟲。之類，皆專食植物，亦屬害蟲。

鱗翅類，復分二小目：曰蝶類，曰蛾類。

【注】蝶類，白晝飛舞，其休止也直立其翅。鳳蝶，甚華美而大。蛺蝶或黃或白，羣飛菜圃，其幼蟲大損菜蕨。花螟之幼者爲蚜蚨，害禾稼。小灰蝶爲蝶之最小者。蛾類，多乘夜飛舞。其休止也，橫放其翅。以蠶蛾爲最著。幼食桑，吐絲作繭，乃化爲蛹。方其幼時，體含長囊一對，中儲粘液，液出下脣小孔，觸空氣，忽凝而爲絲。尺蠖亦蛾類之幼蟲，害植物。



第五十三圖　蝶

第三目　膜翅類

四肢成於膜質，而脉紋不多，口部能嚙能舐，胸腹相交處，有縛束之狀，變態完全，幼蟲率無脚肢，性喜羣聚營生。

【注】蜜蜂不僅有雌雄，且有役衆。一雌數雄，統御數千蜂羣，成一大團體，協力以生養。口善舐，適於咂採花蜜，脚肢可蒐花粉，蜂蜜、蜂蠟，皆其所釀成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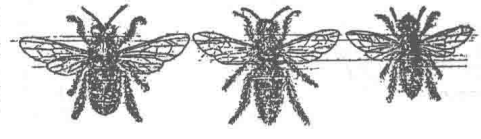
黃蜂弔支回亦羣聚，而族繁不逮蜜蜂，採植物之皮，以粘構其巢。蟻有數種，皆不具翅。亦羣聚如蜜蜂，羣蟻數千，統以雌雄之長，穿隧道於土中，以營巢穴，其養育幼蟲也。日必搬移，使得適宜温度，或捕他種幼蟲，育以充役隸，或畜蚜蟲，由其背管孔搾取液汁，或飼甲蟲數種於巢，其智巧可驚。

膜翅類之最小者，多寄生於害蟲之體，而使之斃，是頗有益於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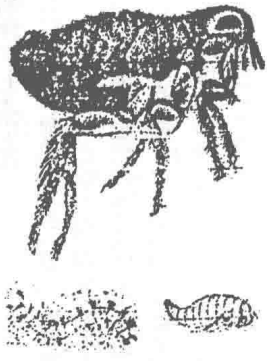
第四目　雙翅類

是類僅具前翅一雙，後翅化成小棍形。不適飛翔之用。口便螫刺，或舐嘗，是類變態完全。

【注】蠅口能舐液類，其幼蟲曰蛆。蠶蛆爲大蠅之幼蟲，其卵緊附桑葉，爲蠶兒所食，遂孵化於蠶體中，蠶家最忌之。蛹形如蠅，口能螫刺。蚊産卵水中，其幼蟲爲孑孑。倒跂蟲。成蟲則口具針狀，吮人血。蚤不具翅，亦屬此目。



第五十五圖　蜜蜂



第五十八圖　蚤
甲：幼蟲　乙：蛹　丙：成蟲

第五目　半翅類

是類口部凸起，成喙狀，能吮汁液。其前翅半成於革質，半成於膜質，是類變態不完全，而皆爲害蟲。

【注】草蜢前肢之硬，略似甲蟲。然檢其口部，即知爲半翅類。水蝽則棲水中。蟬類四肢成膜狀，雄者於腹部兩側，具有發音器一雙，能發大聲。口成細管狀，能吮植物液汁，幼蟲潛伏於地，出地則脱皮成蟬。

蟻虱，蚜類。口似蟬而體小，繁殖至速，大害植物。浮塵子體雖甚小，若不驅除，能令禾稻枯死。殼蝨則棲樹皮，而不復動。臙脂蟲産於墨西哥，雌者可製洋紅原料。

第六目　脉翅類

是類前後翅形相似，翅脉細密成網形。口適咀嚼，種族不繁，變態完全。

【注】虻蛉幼蟲久棲於水，迨成蟲而飛行空中。乃産卵，不半日而夭死。紋翅蛉其幼蟲鑿乾土以築穴，善食蟻，故曰蟻鬼。草蛉之卵，俗稱優曇華。

第七目　直翅類

是類四翅形相似，而脉成網形。口適咀嚼，有似脉翅類。但變態不完，幼蟲或棲陸，或居水，因其異棲，而致性習、形態，亦各相異。即螽類、蜻蜓類之別是也。昆蟲之中，除蟬外，其餘能發聲者，概屬於螽類。

【注】螽斯後足甚長，適於跳躍，翅小不適於飛翔，恒害植物。

螻蛄一名土狗。前足似鼹鼠，能穴地。

螳螂前足如鐮形，捕異類以爲食，勇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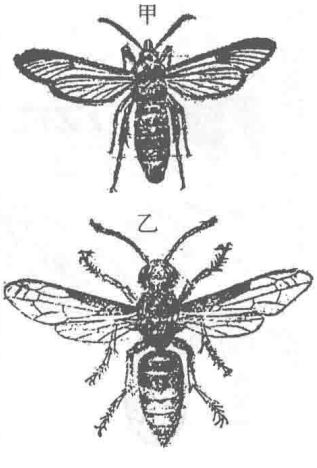
金鐘子、金琵琶：翅能左右鼓動，以發音。

蜚蠊恒産於庖廚。

蜻蜓産卵水中，幼蟲口部能適捕異類。成蟲亦能捕食害蟲。故可稱爲益蟲。

原案：昆蟲無翅且無變態者，惟蠹魚一類。蠹魚多生古籍中，名曰（彈）〔纓〕尾類。

又　多數動物之體色，於棲居相準。如螽棲緑叢而色緑，棲枯草而色若枯草。【略】産於沙漠者，無論種類若何，皆爲駱駝色，色略如沙，是皆使敵不易瞭見，可謂之保護色。又若蝶戲菜花而染黄色。【略】其他各類，亦皆有然者，若警戒色則稍異，鮮明表著，一見極見鑑別者，大概體小，或含毒，或含刺，或具惡味。如黄蜂有斑黄黑，令易知其爲蜂。警戒色之要，在警他類勿誤食也。



甲：蛾　第一百零一圖　乙：蜂

最可異者，無刺無毒，而且有警戒色。僞爲有刺有毒類。以免食於鳥獸。是可稱曰僞態。如蛾類甲蟲之族，間有似蜂之例。

清・黄毅編譯《蠶體解剖論》第一章《總論》第一節《緒言》　凡從事蠶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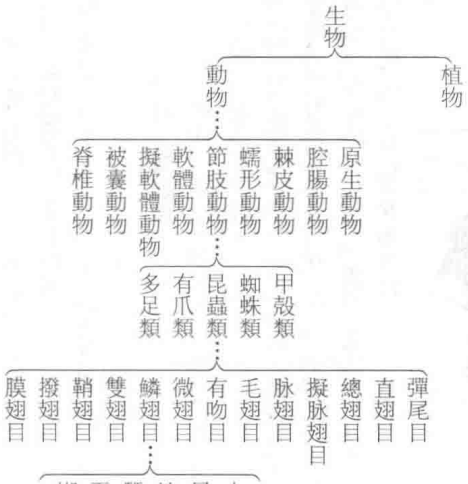
苟欲飼法適宜，收繭豐美。必須精通蠶體生理、衛生、病理各學。欲通此學，又須先行研究蠶體內外之構造，及各種器官之配置，必以明其作用，悉其機能用後已。因是知蠶體解剖一學，爲蠶業學術上所必先修者也。

然解剖爲實驗之學，不獨記述其精微，又須加之以試驗，務使實見其器官之位置及構造，始能盡信而不誣。至於從事之際，又須觀察精密，舉止沈着，以周到爲主義。彼輕浮鹵暴之輩，不可語此學也。

蠶體解剖一學，在西千六百六十八年，由意大利人馬爾畢克氏所創。當時已能研究各器官之構造與組織矣。後經闊而拿里亞氏哈畢而蘭多氏拍司託而氏馬以尤氏等，詳加研究，始有今日發達現象。至於吾國研究此學之始，則在戊戌年，由日人於杭州蠶學教授，現講斯學者，雖不無其人，而能實驗解剖者，未之多見。

第二節　蠶在動物學上之位置

蠶在動物學上，屬節肢動物門、昆蟲綱、鱗翅目、蠶蛾類、蠶蛾科。其學名爲奔母比克司莫利*Bombyx mori*，或爲搜瑞卡利亞莫利*Cericalia mori*。凡形態習慣性質等，均與昆蟲類同一，即其全體內外之構造，亦皆相似。故昆蟲解剖標本，多採用之。今將動物學上蠶蟲統系之位置，列之於後，以備研究斯學者，有所考查也。



第三節　變態

凡昆蟲類終生數變其形態者，稱之爲變態。變態亦可別爲三種：一爲不變態類，如蠹魚之幼蟲與成蟲，體形無別，每次脫皮，只增長體形，發達器官而已，無變態也。一爲不完全變態類，如蝗蟬蜻蜓等，幼蟲與成蟲，雖體形略異，而在蛹之時代，則不甚明顯，因其雖有變態，而不甚完全也。一爲完全變態類，如蝶蛾蜂蠅等，幼蟲與蛹及成蟲，劃然分爲三期，經過變態，皆完全也。若蠶則三期變態完全，故屬於完全變態類。但每年變態之回數不定，有一年一回者，即一化蠶。有一年二回三回以至多回者，即二化、三化、與多化之蠶也。然變態之回數，與食物亦有關係，其食草本之葉者，回數概多，食木本之葉者，回數概少。今將變態中之詳情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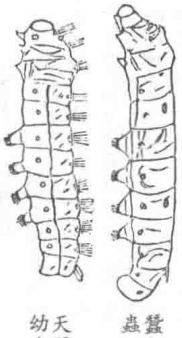
一、卵。卵內之胚子發育完全者，爲繼續子孫之任務，覆於外者，爲克親［$C_3H_5NO_6$］質之硬皮，抵抗外物者也，其關於內部各處，有無數細孔，專營呼吸之作用。於卵內胚子發達上，極有關係，且爲消耗內容養物之主動力也。當產卵并將孵化之時，其作用尤盛。又卵之一端，具有小孔，稱爲卵門，精蟲通入之路也。卵之內部，含有原形質，及多量之卵黃球、脂肪球等，有卵黃膜以包蔽之。卵之形狀，如第一圖所示，多爲楕圓或呈球形，表面有滑澤者，有粗糙者。孵化之際，概嚙破卵殼而出。昆蟲類中卵期最短少者，僅十日內外，最長者六月尚有餘云。



第一圖
甲：蠶卵　乙：蠶蛆卵

［蠶卵］形狀，楕圓而扁平。

二、幼蟲。由卵孵化而出者，稱爲幼蟲。所謂蟲體增大之時代也。其間脫皮數次，體積重量，因之增大，其形狀由昆蟲之種類不同。概不生翅。幼蟲形狀，與成蟲多不相同，惟不完全變態一類，則無大分別。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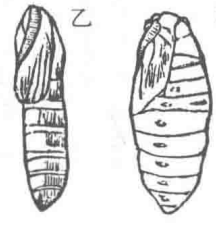


第三圖　毛蠶擴大

三、蛹。幼蟲老熟而止食，一變其形，即稱爲蛹。爲化成蟲預備之時代也。內貯多量脂肪，盛行呼吸作用，其狀多爲紡錘形，無翅無足。其視繭巢，如堅牢之城郭，專爲護身之用，蟄居於內，度此安全之時期。又有一種昆蟲，造土窩於

地中，而蛹化於其內者。其蛹期之長短，各有不同，有二日者，有六月者。

蛹體有頭、胸、腹三部之區別。雌雄形雖略同，然雄者概小，雌者概大，腹亦略較膨大。頭概位於前端，眼在兩側，至化蛾以前，其眼成如印之黑點，可以透視。由此向腹部彎曲，沿體而走，有紐狀之器官，即觸角也，雌雄無大異。胸部有前、後、中之別。後胸部之背面，向腹面少覆，如二大片，即成蛾時之前後兩翅也。胸部腹面，有脚三對，排列規正，與翅相密着。腹部環節，雖已縮短，然由九節而成，第七環節之兩側，生有氣門，恰如小黑點，第八環節之氣門，已閉鎖無痕跡矣。



第五圖
甲：蠶蛹
乙：尺蠖蛹

蛹體內部，比幼蟲時代變化甚大。

羽化之準備已將完全，胸部背面，生工字狀之裂孔，如第六圖之乙，即胸部正中線上，有直線一，而上下有二條之橫裂也。前橫裂界於頭部與胸部之間，沿觸肢之緣，由腹部而下，至胸部方止。後橫裂沿翅之後緣，至於腹面，如第六圖之甲。蛾體出時，即先由裂孔出其頭，漸出胸翅及腹，然後脫盡。

四、成蟲。由蛹成蛾，最後之變態也，一至此期，只生脚六、翅二或四。其翅如鞘翅類，則蒙堅厚之甲。脉翅類與膜翅類，其翅由半透明之膜質而成。鱗翅類則覆以鱗毛。故體不生長，亦不能增大，所以生存之目的，惟交尾產卵，以延其統系耳。其成蟲壽命之短長，由於境遇之難易，不採食物者，時間概短，極短者不過四五時，長者竟達十年以上云。蠶之成蟲通常稱爲蠶蛾，體之全面覆以白色鱗毛。以手少觸，即有紛末狀之物分散，即蠶蛾之毛也。

蛾當羽化之時，其脫却蛹皮，先由口中吐阿爾加利性之液，以濕其繭層，賴其作用，以使强靭之絲層溶解，得由此開孔而出。其時刻雖不能一定，然在午前六七時最盛。先出者爲雄蛾，後出者爲雌蛾。初出之時，體軀尚濕，兩翅卷縮，不能十分開展，脚亦不能自由，故其舉動，甚不活潑。愈時少許，翅方振動，漸能活潑，交尾之際，雄先求雌。每雌蛾所有之卵數，大約五六百粒。產卵之後，不日即死，雌蛾生存之期，比雄峨尤覺加長。

第四節　家蠶與野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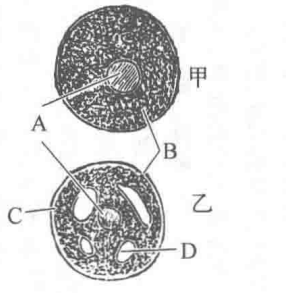
家蠶之祖先爲野蠶之一種其學名爲*Bombyx mori*，今所稱爲柔樹之害蟲也，其形態習性及內部之器官，與家蠶酷相類似。因彼之所以護身者，專恃營小繭於樹間。人類欲利用之，遂於室內爲之飼養，使造美繭，是即人爲淘汰之結果也。我國及印度所產之野蠶，其學名爲*Theophyla mandarina*，與前言家蠶祖先之野蠶，頗爲相似，今將其野蠶與家蠶之關係述之。

第五節　一般生物體之構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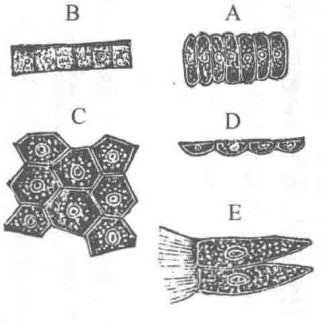
凡生物皆爲一定之統系，而爲同一之祖先降來。後以經過數千年之久，以境遇不同，所受外界之狀態有異，致使其體之構造，有種種變化，生出無數之種類。即其內部器官之構造，亦千差萬別。各欲應其生活之相適，而有特異之器官，具有各種機能，以完其爲生物之資格。若是之森羅萬象，則生物體之變化已極，構造複雜不堪矣。然溯其根源，則仍爲一致。何者，蓋生物各種器官之構造，莫不由單一而成，由單一集合者多，則變成複雜，因其集合不同，故生無數之種類也。

生物器官之組織，爲研究解剖學者，所不可不記臆之術。凡動物體之構造，雖有多種，而頭部概有耳、目、口、鼻，體內概有心、胃、腑、肺。研究其全體各器官之集合及配置形狀等，則在解剖學之範圍。至謂各器官如何構成，由何種物質組成，則在組織學之範圍。解剖學與組織學雖由範圍各異，而彼此亦皆有關係。如究物體構造之作用，稱爲理學。若究構造物體分子之作用，及其分子之組織，則又爲化學之關係。今將關於組織重要之件，爲研究解剖學所必宜知者略言之。

研究動物體之構造，須通動物千百萬之種類，又須通各種類所有之器官。尤以此等器官之構造，爲不可欠缺。其構成器官唯一之物體，即稱爲細胞。在生物界中，無論動植，莫不以此爲根源。惟以細胞之集合不同，構成之狀態以異，故有種種不同之器官也。



第十七圖
A. 核　B. 原形質
C. 細胞膜　D. 空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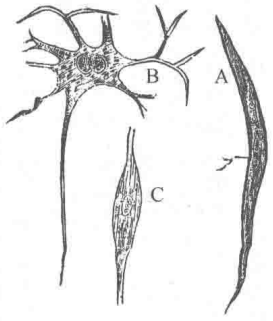
第二十圖
A. 柱狀及圓筒形細胞屬
B. 平形細胞　C. 平形細胞表面
D. 數石細胞層　E. 顫毛細胞層

細胞：細胞由一塊原形質而成，周圍蔽以薄膜，稱爲細胞膜，所爲原形質者，以炭養輕淡四元素爲主成分，並含有少量之硫黃，因其組織之方法，極其複雜，故不得以人工造成。考其性質，頗與蛋白質相似，呈半流動、半固結之粘液狀，生活力所存在焉。故英國生物學大家哈剌苦勒氏，以原形質爲生物之本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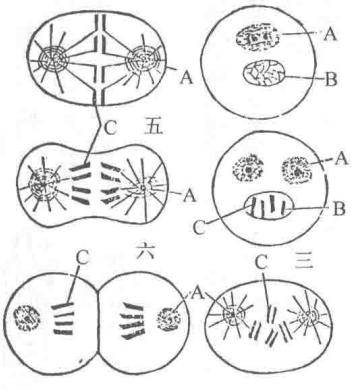
凡細胞必有一核，存於原形質之中，乃由原形質變化而生者也，其質較原形質略爲結固，通常爲球形，或爲楕圓形，間有呈樹枝狀者，外面備有薄膜，內有種種色素，用以染色，有着色者，稱爲染色體。有不着色者，稱爲非染色體。核在細胞體中，爲重要之部分，有管理核外原形質之性質。

細胞之形狀，由其器官構成之形態而異，亦因其排列之狀，而有不同。或由一層而成，或由數層而成，或完整而無排列，或交互而排列，或排列不定，至其形狀，有長方形、楕圓形、六角形、紡綞形、絲狀等，大約如圖所示。

又凡表面所生之毛，必皆仰源於細胞。如吾人之毛髮，鳥獸之羽毛，昆蟲之翅毛等，皆由細胞之分泌物發達而成。其他內部各器官，亦莫不由細胞構造而成。惟其細胞之形狀，雖概爲圓形，然亦有奇妙之形狀，如構成筋肉及組成神經之細胞，乃其特著者也。筋肉細胞，爲細長紡綞形，由多數集成筋肉束，賴其伸縮，使體運動。神經系由神經細胞與神經纖維而成，神經細胞中有大核，其周緣有數個分枝突出。



第二十一圖
A. 平滑筋細胞　B. 神經細胞［多枝］　C. 同上（二枝）
ア、核



第二十二圖　細胞分裂圖
A. 中體　B. 核　C. 染色體

凡動物任何種類，其始也莫不由一個卵細胞而成。由卵細胞分裂而增其數，各種器官遂因以構成，而得爲完全一個之體。故在動物界中，或狀大如人類，或細小如昆蟲，莫不由一塊原形質繁殖而成者也。

如前所言，細胞分殖，一而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稱之爲細胞之分裂。所以呈此現象者，先分其核爲二，而後原形質隨之分裂。

以上所言，細胞分殖之法，互相團結，形成各種器官。并具有特異之官能，即以吾人言之，頭部有緊要之五官，足可移體，手能任事，胃與腸可使食物消化，由體外攝取營養之物，通腸壁消化，入血行器而成血液，循環於體內，以補給全體各部之營養分。供給養氣，排出炭養。其他如肺臟，如生殖器，各有機能，各具特別之性質。然後組成完全動物之體，即以植物言之，亦莫不皆然。故曰生物體者，細胞組織而成者也。

第二章《蠶蟲解剖論》

第一節　外部

蠶蟲體軀呈圓筒形，全體由十二環節而成。居前端者爲頭部，次爲第一、第二、第三之環節，當成蟲之時，適爲胸部。腹面每節生脚一對，故稱胸脚。第四環節以下，至第十二環節，適爲腹部。故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及第十二環節。每節所生一對之脚，稱爲腹脚也。惟存於第十二環節一對之脚，特又稱爲尾脚。第十一環節之背面，生有突起物一個，稱爲尾角，又曰肉角。其第一、第二、第三之環節雖長而小。而二、三兩節則甚膨大，且向於前面者，生有眼點狀之斑紋。故見之恰如頭部。並其尾部之肉角呈短劍狀，概爲恐駭外界防護己體之用。

附於頭部前端黑褐色之小固體，兩側突出小突起，稱之爲觸肢。主司感觸之作用，居其基部，有小黑點，即爲眼球。再下生有口器。體之左右兩側，生有黑色之小點，即呼吸器之門户，所謂氣門者是也。其數有九對，即十八個。除第二、第三、第十二環節以外，每環節各有一對。又第二第三兩環節之間，生有一對退化氣門。

蠶之體軀，總爲細小。生有數多之毛。蟻蠶之時，生有毛叢，數多強毛。

【略】

一、皮膚。皮膚之構造：蠶之體軀，不問爲蠶、爲蛹、爲蛾，凡由薄皮膜以圍繞者，皆稱曰：皮膚。高等動物之皮膚，由數層之細胞層而成。蠶之皮膚，則爲一列之細胞而成。稱之爲體皮組織。其表面堅硬者，稱爲克親質，乃由此組織所分泌者也。

表皮被覆全體之面，不獨能保護其體，且使筋肉附着。與高等動物骨格之作用相同。對於外界之刺戟，尚有感觸作用，亦有排泄體內不潔物之用。

皮膚之凹凸：表皮一見雖似平滑，其實有無數突起。【略】

脫皮：如前所述，蠶體之表面，既覆有固形之克親質，以爲外皮。而體內器官內面，又多由克親質構造。俾其體之成長，伸縮可以自由。然蠶兒增大其體，其克親皮延長已達極點之時，不復再能成長，必須脫却表皮，再生新皮，以爲增大其體之計，即稱爲脫皮。

脫皮之方法：蠶當絶食靜坐，即爲脫皮。時則舊克親質脫下，更生擴大克親皮，乃由表皮細胞所分泌者也。又當新皮將生之時，於新舊兩皮之間，有一種液體，分泌而出，脫皮之時，有圓滑之作用，其液體之中，混有尿酸及蓚酸石灰之結晶體。脫皮之後，皮膚一乾，即成爲白色，其後漸次脫落。【略】

二、胸脚。胸脚居於腹面，第一、第二、第三環節，各有一對，每脚皆由三環節而成，末端有一鉤爪，如圓錐形，向體之內方稍屈，存於第三環節之脚最大，第二節者次之，第一節者最小，脚之外面，生有多數粗毛，其在基部一節及次節各皆有二列環生，末節則向外面者生一毛，向內面者有二毛，均較脚長而突出。【略】

三、腹脚。腹脚亦在腹面，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及第十二環節，各節均生一對。特第十二環節者，稱爲尾脚。腹脚呈短圓狀，外面有皺，恰如二環節，實則由一節而成。不過皮膚一部伸張，成爲囊狀耳，化蛾以後，全行消失，惟胸尚存，故胸脚稱真脚，腹脚稱僞脚也，腹脚外面，亦生多數粗毛。

腹脚先端，爲圓盤狀，其外面半周，爲褐色克親質之半圈，其他內面半周，亦由克親質而成，生無數小爪，并成二列，左右兩脚之爪相對，附着於物。圓盤狀之內部，膜質而凸凹甚多，由筋肉作用，稍膨脹者，其爪悉向體之內方繫着於物，稍收縮者，其爪向反對方向，解其緊擊。【略】

第二節　頭部

蠶頭由扁平彎曲克親質之板包於外，呈暗褐色，與蠶之發育，同增其大。然必在每齡脫皮之時，平時決不能增大。故欲知蠶齡，須觀頭之大小。【略】頭上最大之部分，左右有二個大板，由克親質而成，稱爲顱頂板。居其中央前面者，又有三角形之克親板，稱爲額板。頭部所有之克親板，較之體中所有者，堅而且厚。顱頂板之先端，左右有突起二個，即爲觸肢。其基部有六個單眼，左右排列。頭部之前，額板之下，有種種附屬器，總稱之爲口器。計由上唇、上顎、下唇、下顎，各部而成，順次排列。如二十八圖所示。

一、口器。口器有咬碎桑葉送入食道之用，又當就眠結繭之時，或安全己體，或吐出絹絲，莫不賴口器補食與護身之用。其各部之構造與作用，如左所述。

二、觸肢。觸肢在頭部前端之內側，由左右顱頂板之兩端，生出一對之突起也。由三環節而成，長約〇、七米厘米突。第一節最大，由柔軟膜質而成，故可自由伸縮。二、三兩節，呈褐色，外圍由堅硬之克親質而成，內面由一列之細胞而成。

三、眼。蠶眼謂之單眼，左右各有六個，總數十二。在頭部顱頂之前端，觸肢之基部。

第三節　內部

蠶體之內部，如第三十三圖。居中央者，有一大長管，名消食管，消化食物之所也。始自頭部前端之口，終於體後之肛門，消食管後部所出六條之細腺，即爲腎臟管。消食兩側之腹面，有透明而屈折之二大管，即爲絹絲腺，其先端開口於頭部之吐絲口。又由頭至尾，縱走於背面之正中線者，有透明之長管，稱爲血管，專主血液之循環。由頭至尾，縱走於腹面之正中線者，有連鎖狀之器官，即爲神經系。恰與吾人之背髓相當，專司感覺之作用。體之兩側，沿體壁而縱走者，有黑色强大之長管，開口於各環節之氣門，內面分有多數小枝，恰如房狀者，即爲空氣管，專主呼吸作用。附着於頭內及體壁，縱橫並列如竹簀，呈灰白色者，即爲筋肉，專主全體運動之作用。第八環節背面之下，有淡黃色心臟形之小球二個，乃未成立之生殖器也。必至化蛾以後，方能發達。雌者爲卵巢，雄者爲睾丸。除以上所列各器官外，尚有乳白色小片形之物體，填充各器官之間者，稱爲脂肪組織。專爲貯臟體內餘剩之養分，以供絶食時之用。

一、消食管。消食管由口至肛門長大之管也，因甚發達，故其壯大。

二、血管。位置：蠶體血系，營於血管，又稱背脉管，由薄膜而成，縱花於背面細長之管也，起自頭部，終於尾角。

三、神經系。動物體中固有之特性，爲意識之本源者，即神經系是也。

四、呼吸管。蠶之呼吸，由其體兩側之氣門及通於體內之空氣管而營成者也。

五、絹絲腺。位置及形態：絹絲腺乃造成絹絲之器官也，位於消食管側面之下方。

六、脂肪組織。位置及形態：脂肪組織由脂肪細胞集合而成，或白或黃，柔軟如綿，形狀雖無一定，大約爲木葉狀小片狀之小塊。體腔之內，除各器官而外，殆全充滿。此組織爲管狀薄膜，互相連結，以附着於各器官之間，而固定其位置，脂肪細胞，概爲多角形，周圍蔽有薄膜，中有一大核，核之周圍，有原形質，且有多數脂肪球。大小不能一定，若逢苛性加里液或以脫耳，則忽溶解。

七、筋肉。蠶體運動，專賴筋肉動作爲之，故此種器官，體中各部均有蔓延，

而特於動作强盛之部，存在者尤多，筋肉一端。皆附着於各種器官，一端則固定於骨格，或表皮之上，或克親質之部分。由其伸縮，可使其體運動自由。

八、生植器。位置及形態：凡生物蕃殖，皆爲繼續統系之用，而其必要事件，須賴生殖器爲之。蠶爲兩性生殖，由卵子傳其統系，其生殖器當毛蠶時代，已存其形。至五齡之初，方行發育，老熟之期，始能構造大成，然亦甚爲簡單，僅雌雄之區別耳。【略】

又第三章《蠶蛾解剖論》

第一節　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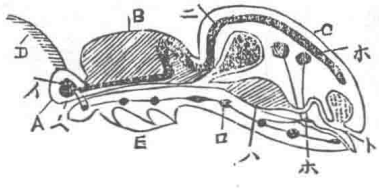
蠶蛾之體軀，與蝶蛾類相同。由頭胸腹三部而成。頭部甚小，位於體之前端。胸部由三環節而成，可分爲前胸、中胸、後胸之三部。腹部由八環節而成，故總有十一環節，比幼蟲時期，減少一節。雌蛾腹部末端之二節，連絡於生殖器之附屬器，視之如七環節構成者也。【略】

體面及翅面所蔽之鱗毛。由克親質而成，表皮細胞所分泌者也。形有種種，或細長如絲，或如竹葉，或先端三分、四分以至八分，皆形如掌葉狀。鱗毛乃毛之變生物也。下端附於皮膚及翅膜之上，多數排列，恰如覆瓦。

一、口器。口器在頭部先端之下方。因蛾不採食物，故口器大爲退化，僅留其痕跡而已。【略】由上唇上顎下唇下顎而成。【略】下唇位於最下部。亦由克親質板而成。由此部生有多數棍棒狀之毛，且生一對下唇鬚，下顎及下唇。皆主感觸之作用。

二、觸肢。觸肢突出於頭部之前端，由複眼之基部，左右各出一本，全體由三十五個小環節而成，先端甚細，形似眉毛，所謂蛾眉者是也。【略】觸肢先端之突起，周圍有數多小毛，專主感觸作用。

三、眼。蠶蛾眼珠，稱爲複眼，呈半球狀。【略】複眼由六角鏡集合而成，仔細視之，頗具美觀。【略】內部構造，與單眼相同，表面體皮克親質甚厚，稱爲角膜靈視，靈視之下，有大核細長之細胞，互相抱合，排列成環狀，稱爲結晶球細胞。【略】



第二十七圖
蠶蛾內部
A 頭部　B 胸部　C 腹部　D 觸肢　E 脚　イ、腦　ロ、神經　ハ、消食管　ニ、血管　ホ、生殖器　ヘ、口　ト、肛門

四、翅。翅分左右二對，出於中胸者爲前翅，出於後胸者爲後翅。前翅大，呈三角形。後翅小，略作圓形。均由薄膜狀物質而成者也，表里全面，均被以鱗毛。

五、脚。胸部之腹面，各節均生脚一對。其在前胸者，形狀稍小，中胸及後胸者，皆同大。脚皆由五環而成。

第二節　內部

蠶蛾內部各器官，排列殆與蠶同，頭部惟腦及眼球充滿，胸部內面，因有翅可動，故有數多强健之筋肉，縱橫排列，殆無餘地。惟中央部僅能通食道神經及血管耳。

一、消食管。蠶蛾不採食物，故消食管退化，變形甚不完全，惟發蛾之時，分泌唾液，乃排泄體內老廢物耳。其變化之點，則胃縮小，成爲球狀。當其上部，食道伸長且大，生囊狀物，由薄膜而成者也，其內有空氣充滿，即稱爲吸胃。蝶蛾之類皆如是也。【略】

二、血管。蠶蛾血管。構造與蠶兒相同，縱走於背面正中線皮膚之下，細長之管，由薄膜而成。前端開口，後端爲盲管，且於腹部，形成各房室，左右皆有瓣口，房室兩側，附有扇骨狀之筋肉。

三、神經系。蠶蛾神經之構造，極與蠶兒相同。由神經球及神經系而成者也。惟其腦及食道下之神經球，大爲發達，腹部之神經球，其數減少。

四、呼吸器。氣門：蛾之氣門，與蠶相似，必在環節之兩側，其數有八對。胸部第一環節，生有一對。腹部第一至第七環節，共開七對。

五、筋肉。蠶蛾之頭部，充滿神經球及眼球等。故筋肉分布者少，而在胸部，則筋肉發達，異常壯大，全部縱橫。實佔多數，凡脚翅之運動，莫不依賴於此。

六、生殖器。蠶蛾之生殖器，較之幼蟲時代，非常發達。其構造甚爲複雜，殆佔腹部全部，蓋蠶蛾生存之要務，以交尾產卵繼續子孫爲主。故他種器官，皆比幼蟲退化，而生殖器，則特別發達焉。生殖器分有二種，一爲生殖本部，乃腹部內面長大之器官也，雌雄異形。一爲交尾器，突出於腹部末端外面之器官也，雌雄亦異形。【略】

第四章《蠶卵解剖論》

第一節　形態

蠶卵如粟粒大，楕圓而扁平，外面包以角膜，克親質。甚有光澤。一端稍尖，一端稍鈍。表面之中央，稍形凹陷，其大小與形狀，因種類及飼法而異。

第二節　構造

卵之外圍，由二層被膜包被而成，外面透明，爲堅固之克親質，專爲抵抗外界刺戟保護內容物之用。其表面爲六角形網狀之斑紋，處處散佈。

第三節　受精之現象

凡生物皆由生物而生，莫能獨化。【略】高等多細胞動物，概生雌雄之別，各由精子雄性。卵子雌性。接合，以延其統系，此則謂之兩性生殖。其二者接合之情形，即名爲受精之現象也。

蠶卵受精，於雌蛾生殖陰道之部分行之。卵內之胚球，當受精以前，漸移其位置於卵之前端，卵門之近側，其胚球先分爲二，一半在卵膜之下，放出於卵之表面，此時精蟲由卵門侵入，位於胚球之近傍，其形亦如胚球，更分裂爲二。殆卵細胞成熟精子直行侵入，與胚球接合，由一核分裂，次第分裂多數，此即受精之現象也。

第四節　胚子之發達

受精既畢，核已分裂，則胚子次第增多，遂造成卵中無數細胞核，核又由原形質及細胞膜包被，然後成爲完全細胞。其一部相集，卵之周圍相併列，成爲一列細胞層，以圍繞卵之內容物，此即稱爲胚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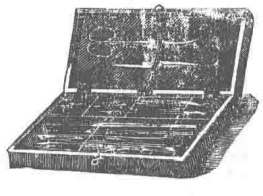
第五節　單性生殖

蠶既營兩性生殖，故必經受精之現象，卵子方能成熟。然亦有不受雄精，其雌蛾產卵亦能發生者，是雖偶然而出，亦係單性生殖。某氏實驗五萬八千粒未受精之卵，僅二十九粒發達完全。【略】

又第五章《蠶體解剖用器具論》　解剖一學既屬實在之學，則理雖深，亦難了解。故研究此學者，重在解剖實物，以資試驗，然準備器具，爲入手之要事，今特於本章述明之。

第一節　蠶體解剖器

解剖器有種種，或入於箱，或盛於皮包，箱外木箱，內面附以天鵝絨。此絨有吸濕之性，盛物不易腐蝕。木製者亦可，今將內藏各器述之。



第八十八圖

鋏刀：通常先端稍彎曲，亦有不彎曲者，其用略少，然尖端皆須銳利。

小刀：形有長短二種，解剖蠶體，其用甚多，通常一本亦可。

鑷子：先端有直曲二種，其用皆廣。惟先端須細而銳。

挊針：先端亦有直、曲二種。曲者用少，直者用多，故直者須備二本。又有一種前端呈三角形者，恰如鋒形，兩面有刃，用其尖端，以取微細之器官，甚覺便利也。

止針：通常須二十本，長五六分。以細爲尚。若同時解剖多蠶，尚須多備爲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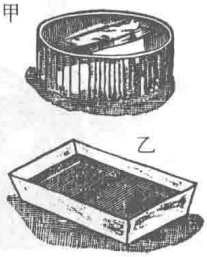
第二節　蠶體解剖皿

解剖皿亦有種種，或以玻璃製成圓形之缽，中央架以厚板，將蠶體載於其上，以供解剖。最通行而便利者，其皿如乙圖，以亞鉛板製成長方形之皿，用黃蠟、油烟、巴拉心等之合劑，注入皿中，因其色黑而滑澤，可以識別微細之器官，故稱良好，其製法及配合之量如左。

黃蠟一兩，巴拉心七錢，油烟一錢。

右三品投入鍋中，温以炭火，次第溶解，然後混合，加以攪拌，放冷至華氏百二十度時，直注入皿中。務使水平。若不加攪拌，又不俟冷而入，則黃蠟浮於上層，油烟沉下，必至不甚明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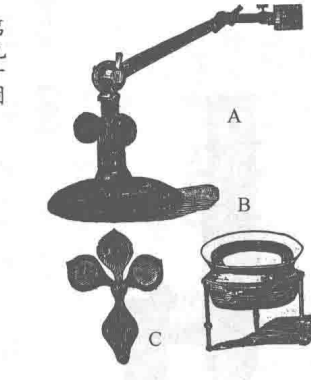
解剖皿以亞鉛爲之最宜。長五寸，闊須三寸，深六七分，此解剖皿用之數次，止針即不能插入，又須取出合劑溶解，再行注入，仍可使用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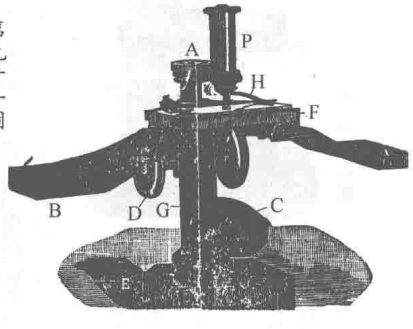
第八十九圖

第三節　蟲鏡

通常稱爲蟲鏡，又稱單顯微鏡，擴大物體，映於人目。最輕便而簡單之鏡也。其種類有七八種。若解剖小器官及微小部分，必須用此，其最便利者，有二三種。如圖所示。皆由單一之靈視而成，不過製造之方法不同耳，如［A］構造稍精巧，雖甚便利，價格則高。［C］鏡因須一手持鏡，一手持物，兩手並用，故不便利。又有一種蟲鏡，造成眼鏡形狀者，用時雖便，而集點位置常變，感覺上苦楚甚多。故於實驗上最便利者，仍推［B］鏡。此鏡有三脚，安於解剖皿上，由螺旋可以測定集點，目視於上，兩手持解剖器於下，即可自由從事也。



第九十圖



第九十一圖

第四節　解剖鏡

凡解剖蠶體，蟲鏡不能窺見之時，必須用精緻之鏡，即解剖鏡是也。構造及各部之名稱：解剖鏡亦顯微鏡之簡單者也，甚便於解剖之用，如甲圖中之［B］。爲附屬器，即左右各一載板，形如羽狀，安置人手，以便作事，至其各部名稱，［P］爲鏡筒，由上下二靈視而成，賴［D］之螺旋，可以自由昇降，［E］爲金屬之鏡台，［G］爲鏡柱，［F］爲載板，［H］爲定置玻片之所，［C］爲反射鏡，若如乙圖，則爲解剖鏡之尤簡單者也。



第九十二圖［乙］

使用法：使用之時，體須端正，眼向靈視，兩手支於羽狀板，持解剖器，於載板上預置蠶體，并注以水，將下方反射鏡射來光線，配合適宜，再轉其螺旋，定其燒點，方可動手解剖也。

第五節　顯微鏡

顯微鏡即複顯微鏡是也。構造極複雜，凡研究生物學者，莫不使用，解剖蠶體，用三、四十倍乃至五、六百倍之擴大力。有二個接眼鏡、三個接物鏡者，甚爲便利。

顯微鏡於一千五百九十年，由和蘭人撒卡牙司洋生氏所創出。現今通行者種類雖多，而其原理，皆基於此，今舉其二三。

一、擦衣絲所製之鏡

二、拉衣茲所製之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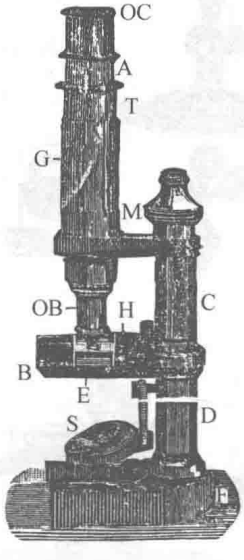
三、撒衣不爾多所製之鏡

四、拉衣不爾多所製之鏡

以上四種，用法之得失，各有不同。擦衣絲所製，價格高貴，拉衣茲所製者，價格既廉，構造又精，故多用之。惟不良靈視，每易混入，購時須撰擇也。其他二式，物堅價賤，解剖考種多用之，而學術上，仍稱擦衣絲式之鏡。

顯微鏡之擴大力，因靈視構造而異，少者十二倍，多者至千五百倍。惟千倍以上，因物體光線達於靈視，其間經過空氣，屈折力互有差異，影不明瞭，必須加同屈折力之物，於蓋玻璃與靈視之間，其影自明，惟水與氣都油爲同屈折力，故須加入，此法稱爲水浸及油浸之裝置。

各部名稱及構造：圖中之［T］爲鏡筒，由二組靈視裝置而成，其上部接於人眼者，稱爲接眼鏡［OC］。下部對於物者稱爲接物鏡［OB］，皆由種種靈視，綜合而成。［B］爲載板，［E］爲障光板，［S］爲反射鏡，［M］爲微動螺旋，［C］爲上柱，［D］爲下柱，［F］爲鏡脚，［A］爲鏡筒之二重，引而伸之，可以增其擴大力。【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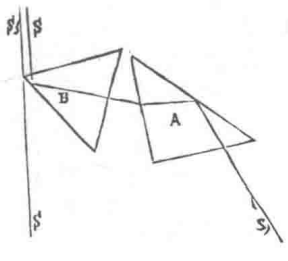


第九十三圖

第六節　顯微鏡附屬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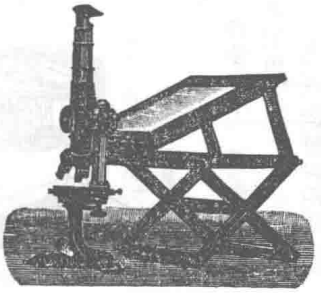
顯微鏡附屬器雖有種種，而應用於蠶體解剖者，惟轉寫器測微器蓋玻璃及載玻璃而已。

轉寫器：構造雖有種種，而其主要之部分，莫不由二個三角形之靈視集合而成者，應用布李子母全反射之理，將顯微鏡擴大之像，轉寫於他物之器械也，由紙片而來之光線［S］，入於三角靈視［A］，更全反射而移入三角靈視［B］，由物體而來之光線［S'］，同時並行，入於人目。故視物像，如在白紙。使用此器，先須嵌入於鏡筒之上部，如圖裝置，更置轉寫台於顯微鏡之傍，其轉寫板傾斜須在十五度角，上舖畫紙，人目即由轉寫器之孔通過，所見畫紙上之物像，如鏡中所見相同。此時以右手持筆，照像摹出，即與擴大之物像相同也。



第九十九圖

測微器：又名微尺器，測定顯微鏡中物體實大之器也。通常有二種，一種使用之時，插入於接眼鏡，即稱爲接眼微尺器。有圓形者，有長方形者，皆爲刻度之玻璃板，其刻度皆爲五米厘米突，分爲五十區劃，各爲等分。一種使用之用，安於載板之上，稱爲載板微尺器。爲長方形之玻璃板，刻有精密之尺度，一度爲百分之一米釐米突。



第一百圖

載玻璃：爲長方形無色之玻璃片，應檢之物載於其上，長四十八米厘米突，闊二十八米厘米突。

蓋玻璃：有圓形者，有方形者，由無色透明極薄之玻璃爲之。覆應檢物體於載玻璃之上，以防其浸液乾燥及蒸發等弊。圓形者直徑十五米厘米突，方形者長三十二米厘米突，闊二十四米厘米突。

第七節　藥品

用顯微鏡視察微細物體之時，必須有種貯藏之法，是則非用藥品不可，今述其大要，如後所列。

一、保存劑　酒精

二、固定劑
- 別苦令醋酸
- 蟻酸
- 酒精必苦令硫酸
- 食鹽水銀水

三、染色劑
- 明礬薄姆多氣令酒精卡明
- 硼砂卡明
- 弗苦新
- 更其阿那紫

四、透明劑
- 氣由羅兒油
- 打冰青油
- 卧利卡姆油

五、埋藏劑
- 巴那分
- 色羅伊丁
- 辣克
- 卡那打巴爾撒姆

六、封鎖劑
- 苦羅荷姆
- 跌勒冰
- 氣息羅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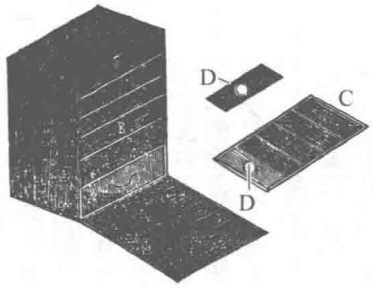
第八節　標本箱

以蠶體器官爲標本，必賴箱盒收藏。標本箱之大小及形狀，雖有種種不同，然皆爲累積多數普利拍拉拖者也。故皆分爲數段［B］。更造框形薄木片［C］。底舖厚紙，分爲數區，每區入普利拍拉拖一枚［D］，而插入於［B］，其下部裝有抽屜，可貯要用之品。

標本製造法：覆蓋玻璃於載玻璃之上，中間裝以物體，即稱爲普利拍拉拖。然亦分爲二種，一爲一時標本，一爲永久標本。

一時標本製造法：蓋玻璃與載玻璃之間，雖入以應檢物體，又須入以水或油類，以配合光線之屈折，用畢即隨手洗去，不復久留。

永久標本製造法：永久標本以永久封閉於兩玻璃之間，而防其物體腐敗者也，先入物體於染色劑，再投入無水酒精中，數時之後，水分盡除去，再入透明劑，然後安於兩玻璃之間，注入封鎖劑，數日之後，物體乾涸，即永久粘於兩玻璃之間。



第一百一圖

又《蠶體生理論・總論》第一章《生理學之範圍》　生理學，乃討論有機物體生活現象之學。而所以考明生物生活之原理，確定其規例者也，故考究吾人所飼育家蠶之生活機能者，即謂之蠶體生理學。然本旨雖如是，而其關係尚多，按萬有學之理學化學通例言之，則生理學爲生活學之一分科。就中與形態學及胎生學，尤有特別之關係。故研究生理學者，必先有理化學之智識，始能直攻形態、胎生二學也。形態學者，專論生活學之形狀，而分組織學、解剖學之二者。已于抽譯蠶體解剖論中詳述之矣。此編僅論胎生學之一部，專究生活體之生殖及發育。間以形態學之梗概而已。至生理學與心理衛生關係亦甚多。今亦略述之。

生理學大別：有動物生理與植物生理之二種。動物生理之中，又分人體生理、家畜生理、昆蟲生理之三者。蠶體生理即爲昆蟲生理之一部。因研究日淺，不明之問題尚多，世人亦不能分清界限，往往以解剖之生理及飼育之衛生，混同而謂之生理，亦不足怪也。茲先將生物界之狀態，述之於左。

又第二章《生物之起源》　曠觀宇內，生物界之狀態，浮飛于空氣中者，爲蟲爲鳥，爲微生物。居於陸而生於水者，爲動物，爲植物，此等生物之中，有繁殖于冰雪之上者，有棲息于温泉之中者。其體之大，或數十丈，小者或藉顯微鏡方能見之。或且有顯微鏡仍不能見之者。或朝生夕死，或百歲長生。或居處欲明，或潛居暗所。此中現象複雜，千狀萬態，固不能一言以盡之。然此各物究由何種物質而成，生活力何不同一，其始也如何顯于地球之上，則世人所不能卒然明了，必待學者爲之研究者也。

欲知生物之起源，須溯天地創造之時期，夫吾人所居之大地球，果如何而生成乎。蓋太陽系之始，有非常之高熱，次第成爲氣體，旋向太空，放散其熱。吾人所居之地球，即由太陽及遊星而生。其始雖爲一團氣體，俟後漸次放熱，成爲熔融體之半流動塊。再後表面冷却，成爲岩石之薄膜，更於内部放熱，亦漸縮小。表面即生凸凹，高者爲山岳，低者爲溪谷。然當時乃氣候激變最烈之時，蒸發降水，仍不能止，以臆度之生物決不能生存於其間，而生物之發現，必在岩石爲降水破碎分解之後，地層已經生成，此乃爲生物之始。或即今日污池穢沼中阿米巴之簡單無核蟲也，此物之由來，乃由無機物化生而成，係從流星而來，但無實據，難免不訛，因此成爲疑案。古代學者有種種之臆説，其最有力者，即自然發達論。該論謂地球創造之時代，起種種複雜化學之變化，即由種種複雜化學變化之作用，生物適爲發現，乃依造化自然之作用，由無機物而生者云云。

所謂最簡單之無核蟲者，其物質稱原形質。固有複雜之炭輕化合物，故具生活之力，惟當日未能以化學之力造出此物，時皆暫信此説。若化學智識發達以後，能造出各生物固有之原形質，然方能決定活力之精奥也。

要而言之，無論如何發現，其始也簡單，不過爲一微粒，更進而爲有核之一微粒。由數多微粒，集合而爲個體，遂成今日萬萬動植物之種類，此則人人所公認，無可疑異者也。因此又生出動植同源之新説，無論動物、植物，原始均爲一微粒之血統，若者爲動物，若者爲植物，如桑樹，植物也。食其葉者，則爲蠶，飼蠶者則爲人。蠶也，人也，皆動物也。均共一微粒而分族者也。若論其兩者之比較，一則定着于一所，一則運動而轉移，是不同也。又吾人之食米、穀、魚、肉，及其他各種有機物質，亦如蠶兒之食桑葉，亦有機物質也。不過吸收無機肥料以生成，則又有别也。若從解剖上觀之，其構造亦大不相同，動物細胞之内，無葉緑體，植物則有之。至如下等之植物，則能運動，動物則能固定，且植物亦如動物，能食有機物質，則又難于區别者也。且構造上亦有不易分别者。如蠶病之微粒子，其始不知屬于動物，亦不知屬于植物，因微粒子之胞子，與枯草桿菌之胞子恰相似。由此以觀，生物起源乃一微粒之説更確，吾人即應崇拜此微粒，爲原始之祖先也。

又第三章《生命與死滅》 哲學家有言曰：生命者，乃個體之主作而附隨之者也。是故生命失去，則個體瓦解。生命來則玲瓏活潑，盡其機能。雖宇宙之大，亦將賴之爲全一之大靈心。生物之生也死也，生命與個體之離也合也，即歸宇宙靈心之轉移耳。佛書有生歸死歸之説，即此意也。雖哲學家之言如是。而近日生物學家之説，又有不同。彼謂生命乃物質的及理化學的。因生命乃由炭素化合物生成，稱爲原形質。依物質之作用發明者也，此原形質有酸化作用，能吸收養氣，以起其體内複雜化學之變化，同時又起一種彈撥之作用，專爲反激外來之刺戟，此作用爲全體發動力之起原，及體力消耗疲勞必生。同時又須排泄炭酸氣體及其他不用之物。于此兩作用中，又生消化作用，及分殖作用。消化作用：專攝取外物，以爲己體營養，所以補其疲勞，而增大其體者也。分殖作用：乃由一個體，分而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而十六，而三十二，以抵於無窮。至其生殖之方法，人則爲胎生，蠶則爲卵生，植物則結實。此皆進化之現象也。由此言之，生命因分殖作用，而漸次繁殖，其數亦即漸次增加也。

兩説參匯，吾人于後説，有不能不疑者，既謂生命乃炭素化合物而成，何以化學家不能以化學電熱作用，造出原形質，成爲玲瓏活潑之生命也。既無實證，仍屬不可思議之虚言。吾人于生命一説，尚以哲學家之説爲是，或日後化學發明，是能實見其事，則始足以招人信也。

死者何，生物最後之結果耳。生命既盡，個體即亡。佛言所謂身心如一者，即其身滅，其生命共亡之意。哲學家有言，謂靈魂不滅，僅滅其身而已，魂魄雖萬世不滅也，無論如何。既稱爲，死則其骸滅無疑也，骸滅則萬事一空智識俱失，固當悲哀無已者。雖謂死乃生之歸，生命並未滅，焉能令人不酸鼻哉。若欲解釋死字之義，則爲生命辭其宿骸，亦猶吾人之辭出家屋而去他所者，其始出自母體之時，其體極小，待成長達於極度，細胞已次第分裂增殖，此後則酸化彈撥之作用中止，生活體之生活作用俱滅，即爲生命脱去，亦可稱爲復其原體云。

今仍詳溯生命之太初，既爲極簡單之微粒，由此小微粒，生出今日無數之生物。已如前所述。而當初祖先微粒分殖之時，乃由個體中央左右分而爲二，此二體並未知母子之親親也，亦未知兄弟之友愛也，一能自立，即爾爲爾，我爲我，由此各自分殖，以達數十萬億，各自皆爲同一之我。則雖死去，亦不過一個或數個失却生活力耳。至其全體多數之我，依然生存，保其生命，雖經億萬年，此生命仍分布於世界，未能滅亡其毫末也。

夫生物進化而爲高等者，則有雌雄之區别，必賴雌雄交接，然後方能生殖。此因初始之生命，頗爲稀薄，必須與他個體相合，始得濃厚，而新子體即由此生焉。以我之精神生命，感化而傳於子，子而孫，孫而子，以傳於永久，無已時也，生命亦未滅也。所謂感化者，其意頗廣，今以死義證明之，譬有相愛之夫婦，婦不幸先夫而夭死，其死也果真滅亡乎，猶有感化在也，不見其夫之形狀乎，日懷

夜夢，憶想凝神，心目之中，固常有一賢美之妻，音容宛在，而未覺其滅亡者也。若是影響於心神中，必感化於後妻之子，而子亦相若，是其先妻雖死，仍未滅也，因感化而留其精神也，亦即生命死而未滅之實徵也。由此言之，所謂生死者，皆生命出入爲之轉移，而未有真死真生也。佛書云：一切衆生。孔子曰：四海兄弟。均爲生物一體之證。然則吾人與蠶之生命，固一體也，豈可不愛蠶乎。擴而言之，又豈可不愛世界生物乎？

又第四章《細胞及其增殖》 前章未用細胞名詞，因一言不足以説明，特于此章略述之。

人也，蠶也，皆細胞羣集而成一小塊。其内容恰如個人相集，組織而成社會者。發明此細胞之説，爲英人羅巴多海子古氏，用顯微鏡檢出木質之髓部，係由六角形周圍壓迫而成。之小細胞而成。細胞之名，即起於此。時在西曆千六百六十五年。近世學者研究，俱謂動植物體。莫不由此細胞而成，如原生動物之下等者，僅一小塊個體，即爲細胞之實徵也。凡細胞不論單複，通常皆爲球圓形，概由炭輕化合物組織，而成半流動體之原形質，其中有核，乃由原形質變性而成一個之小體也，通常爲球形，薄膜之内，充滿液體，稱爲核液，原形質中之核，實生命存在之所也。

細胞核者何，由先代生物而來，即由先代之細胞而來者也。今日之我，先代之我，莫不爲細胞，亦莫不爲細胞核。因細胞原有同化生殖二作用，能吸取外物，于體内消化，始能漸次分殖。其分殖之法，約有三種，二等分者爲分體，大小分裂者爲出芽，數個小形者爲胞子生殖。

細胞中所存之核，其中有二種物質，能染色者，曰：染色物，不能染色者，曰：非染色物。染色物中，又有二樣，曰牛苦令，曰巴拉牛苦令。前者最重要，具有生理作用，凡同種之生物，其細胞中所有之數，不能一定，其形則由生物之種類而異。或爲粒形，或爲絲狀，後者于細胞之生存上，作用未詳。

細胞分殖之法，又有直接、間接二種。直接分殖者，細胞核預先伸長，兩端逐漸肥大，中間縮小，核分爲二，極簡便之分殖法也。間接分殖者，由多細胞生物而分殖，其中多有變化，今詳述之。

平時非染色物，爲網狀，散在于染色物之牛苦令中，至分殖之時，遂集合而成絲狀體，有多類之刺，生于其面，追刺漸消失，變成平滑，于一條絲狀體上，又橫生數條，其數因種類而異，皆爲染色體，此染色體旋復直生，與前者成爲並行線，故成爲二個個體，行此分殖之時，呈種種複雜現象。先于細胞一端生有一點之中體，即爲原形質之運動體。染色體既爲絲狀，亦隨之分向兩端，故運動質之實體，亦變爲絲狀。其一部向細胞膜射出，一部則走入二中體之中間。染色體一半，分裂于左右，運動質之絲狀變形物，亦漸消失。染色體之周圍，再生核膜，遂成二個之細胞，此其分殖法之大概也。

如上所言，異細胞生物，由間接分殖之法，行其生殖作用。各染色體均先縱斷，其生殖細胞之核内，每一受精，即增其染色體之數，遂至充滿核内，無有餘地。然後放出其核之一部，于事實上見之。凡單性卵，止放一回，兩性卵則放二回，以理由考之，其生殖細胞，本有二種物質，一爲卵，專掌精子成長之作用，一爲遺傳作用，專掌個體發生之作用。單性卵僅具第一種物質，故只能放出第一極體，即核内放出之極體也。兩性卵具第二種物質，放出第二極體，因此又將分殖分而爲二。前者染色體縱裂成二個母細胞。稱爲等分分殖。後者由各母細胞染色體内分出一半。稱爲減數分殖。

又第五章《生存競争》 生物界中，有所謂生存競争者，雖爲保全各自之生命，亦由優勝劣敗之理而生者也。據馬爾撒氏人口論所載，謂食物總數之增加，不能敵人口總數之增加。因此生出自然競争，而不能已，按世界人口，每千人中，出生者三十一人，死亡者二十一人，食物生産之增額，尚不足幾十分之一。則不獨人類競争如此，即全生物界，亦莫不同此現象也。

雖然，下等之生物，一年數産，一産有數百之卵子。不似吾人之經年方産，雖産亦只一子耳，則其競争也，又將如之何。然下等動物之卵子，産出之後，多數死亡。如野蠶之卵，多半不出，即出亦或不能營繭。惟家蠶得人類之保護，方得多數生存，獲此莫大之幸福也。

生物之生存競争，不獨行于同種族中，且見於異種屬内，例如蝕害蔬菜及果樹之蚜蟲，由單性生殖法而非常繁殖者也，乃因其排泄之物，蟻最嗜之，故能得蟻之保護，而獲生存。又有紅娘者，食蚜蟲者也。蛩者食蟻者也。鷄者食紅娘而又食蛩者也。然而人也，則嗜食鷄。此即生存競争之現象也。又如原野自生之桑，受空氣之作用，吸土壤之養分，固自然生存者也。然食之者有野蠶，有尺蠖，有毛蟲。而害野蠶者有響蛆。害尺蠖及毛蟲者，有寄生蜂。此等現象，亦不過各爲自己之生存耳。要而言之，生物之種類，既各不同，而其生活之食餌，亦各有異。大抵血緣遠者競争少，近者競争多。凡生子最多，不適於世界者，其競争之現象，愈激烈也。故曰適者生存。不適者死亡。生物進化原因，亦在乎此，雖同一祖先，亦莫如之何也。

又第六章《自然淘汰》 如前所言，凡生物之不適者，必歸于滅亡。而于生

活之狀態上，尚有適與不適之別。其不適者，則於不知不識之中，而自然淘汰。例如雪國之兔，冬季必白色。不白色，不足以保藏其身也。樹叢之蟲，必呈緑色，不緑色，不足以衛護其體也。他如地中之蟲呈土色，砂漠之獸呈砂色，水中之蟲呈水色，梟與蝙蝠夜出之蟲呈鼠色，岩石附生之蟲呈岩石色，亦皆極欲像形，以保其體。不呈其色，則不能也。至于吾輩農人所常目擊者，如峨蝶幼蟲食緑葉，不獨其色緑，抑且類似葉脉，故食直脉葉者，其幼蟲之體，有並行線食網脉葉者，多具網狀之斑紋。此其例也。又有生特別之狀態，足以驚嚇他物，而爲防敵之用者。如蠶兒二三環節，具有斑紋，家蠶色稍淡褐，野蠶色甚濃黑，且於中央呈赤色二三環節脚大如頭，此其形色，皆足以恐嚇外界，視若毒蟲。實則觸之亦無絲毫之害，即其防敵之效也。

又生物之中，不獨以顔色斑紋，爲生存上之利器，尚有以己體形態，類似他物者。此其妙能，生物學家稱之爲擬態。如害蟲之中，有静止之時，其翅合於小枝，裏面呈葉脉之狀者，望之恰如枯葉附枝，而未知其爲害蟲也。如吾人常見桑樹之尺蠖蟲，尾脚附於小枝，由頭部出一縷之絲，斜掛於枝上，望之酷似桑枝。此外尚有本能防敵之物，亦擬他物之體態者。凡此皆爲辟却自然淘汰之現象也。

又第七章《本能》 夫所謂生物體色擬態，實乃出於不識不知之中，天然之習慣也。雖然，天然之習慣，即謂之自然之本能。如犬、馬、牛、羊之産子也。生而知求哺乳。蠶卵之孵化也，生而知食桑葉。凡此眼前各物，具有自然之能力者，皆本能也。在生理學上言之，凡本能皆由外界之感應，起一種反射之運動，摇動其筋肉而生者也。例如青蟲類受外物之刺戟，即縮小其體，墜落於地下。野蠶二三環節，特別膨大，亦生於神經之中央，此皆筋肉運動爲之也。又謂凡生物之本能，因感應而生習慣性。彼蜘蛛，張絲空際，專以俟他物飛來，即爲纏繞，而另於壁隅屋角之處，灰塵埃土之中，造有窠巢，以爲避敵之所，若遇强敵之來，則避居窠巢，或竟自墜其體於地下，擬於死體，亦保身之妙術。可爲本能之良徵也。

昆蟲類中有一生而數變其本能者，如蠶有食葉之本能，有造繭之本能，有蛹化之本能，有蛾化之本能，有交尾及産卵之本能。此其本能雖有變異，要皆出於自然，而不自知者也。如野蠶産卵於桑幹，其斑紋確相類似。天牛産卵於菜幹必産於其下。嚙食其皮，必撥起而覆其身。蛆蠅産卵於桑葉，必産於葉之裏面，及葉脉分叉之所，不使人見，而又能不易脱落。此雖各爲保護起見，而並不自知，實即本能之所在也。

又第八章《人爲淘汰》 利用生物之變異，而爲人爲之選擇，以求其良種者，稱爲人爲淘汰。若生物本無變異之性質，則吾人雖能盡力，必不能造出改良變種，斯誠末如之何也矣。又凡生物之形質，概由其親之形質遺傳而來，若無遺傳之性質，則吾人雖能盡力，亦必不能造出改良變種，亦終末如之何也矣。故曰變異之性質，與遺傳之性質，乃人爲淘汰之二大要件也。

抑生物之變異，又有原因在也。如氣候風土之不同，飲食物料之有異，即爲生物變異之原因也。例如吾人所栽之桑，所養之蠶，其始亦僅一種而已，後因吾人利用其變異，爲之選擇，遷其風土，異其氣候，別其桑葉之種類，延至今日，遂有數百餘種之變種及亞變種，此固足以徵其理矣。

又生物之變異，亦由食物及外界之刺戟而生。英人米西爾哈來多氏，就麥而行淘汰之法，以選擇其良種，數年以後，所得改良之種，較最初多數倍云。又烏安門氏亦以此法改良果樹之種類，曾得最好結果。由此言之，生物既有此妙用，我輩即可利用，以選擇良種。爲之改良，則他日獲益更無窮矣。即如蠶種之中，擇白繭中之着色者，年年選其濃色者，必致變爲有色種。再於有色種中，選其淡者，依前年年選其淡者，必致變爲白色。由此推之，有變化發生期者，有變化發生回數者，有變化體格者，有變化體軀之色澤者，有變化斑紋者，有化變眠數者，有變化繭形者。莫不可隨意爲之，以選出良種爲止，改良種子，增進蠶業，則今日之急務也。

又第九章《生物體之變態》 生物之種類至多，其數不下萬萬，人莫得而知其實數，究其内容。如植物發芽之後，變狀甚少，年年所有變化皆同。如發芽而開花，而結實，至秋季則概落葉。又如松、杉、柏、竹，四季長青，亦無甚變態。若動物體則於生育之中，呈種種變化，尤以節肢動物中之昆蟲類，變化更多。或長幼之際，形狀不同，或母子之間，狀態各異。此其變化，稱爲變態，動物學家所以孜孜研究者也。

昆蟲類中之變態，大約由卵而幼蟲，而蛹而蛾，此三期中，形狀不同，性質不同，習慣不同，食物不同，故最易辨別，而稱爲昆蟲變態之三級云。如蝶、蛾、甲蟲、螢、蚊、蠅、蚤、蜂、蟻、等，三期劃分，稱爲完全變態。如螽斯、蟋蟀、蟬、蜻蜓、等，三期不甚劃分，稱爲不完全變態。再如蠹魚與虱，長幼體形無別，稱爲無變態。全動物界中，無有出此三類者。

夫吾人所養之蠶，其幼蟲則蠶，成蟲則蛾也。人見之，不知其蠶爲蛾之子也。其幼蟲通常雖有四眠，其間未有變態，必待脱皮五次，方吐絲造繭，而成爲蛹。人見此蛹，亦不知其爲蠶之後身，蛾之前世也，然則變態之現象，固足以增

人之意趣者也。惟吾人睹之竊不能無所疑者。如寄生蠶體之蛆，產卵於桑葉，隨葉而入蠶腹，即就蠶體中，孵化而爲蛆，色白形如飯粒，漸次成長，成爲筍狀，皮膚遂變而爲褐色，終成爲小豆狀之蛹，此蛹大異于蛆，毫無運動之力，必待蛾化成蠅，方具活潑飛翔之力。其變化既如是奇妙，其理果何在耶，是必須于生理學一方面求之，請于後篇各論述其詳。

又第一〇章《生物對于人性之關係》 世界生物，如此其多，人類如此其衆，其兩界之關係，有益乎，有害乎，此則吾人急應研究之事也。如桑園雜草，有害于桑樹者也，吾人亦必受其損失，何也，桑樹乃吾人用以養蠶，而最有益者也，草害於桑，是害有益于人者，亦即有害于人也，然則草固有害于人者也。若以原野自生之草言之，既能畜牧牛羊，又能用爲薪火，非徒無害，又將有益于人矣。此而知損益又由時勢而異也。蟋蟀、螻蛄之好音，足以悅耳，蛾蝶、蜻蜓之彩色，足以悅目，鮮花、異草之美景，足以快心，果菜、魚肉之美味，足以慰口，非徒此也。或能食腐敗之質，以除污穢之害物，或能捕田園之害蟲，以爲農家之補助，若是言之，是將盡利而無害者矣。然如下等之微生物，雖能助肥料之醱酵，酒醬之釀成，然爲蝕害作物之害蟲，又能腐敗食物，兼爲寄生人畜體中之病因，是有益而又有害也。夫利害既如此其衆，而人乃萬物之靈，宇宙之主，自應利用全生物界，以求保全生命之幸福，語云用利除害，此之謂也。

生物中最有大益于人者，即吾人所養之蠶，以區區小蟲，得人之飼養保護，乃能吐出艷美之絹絲，以爲吾人之酬報，且此纖微之絹絲，又能爲海外輸出品，招來數千萬之巨寶，豈非蠶兒所賜，以維持吾人國家社會之財政者乎。是故吾人極欲研求蠶業之發達，而又先欲求其生活之原理，以達人類與蠶，彼此相愛相酬之道，則研究蠶體生理之意，于茲晰然矣。

又《各論》 研究蠶體器官位置之存在，組織之形狀，概屬于蠶體解剖，第三編已詳述之。所謂蠶體生理者，乃研究此等器官之何以必要，何以造成，有何作用。然欲論此，必先知動物組織之材料方可。前篇已論其概，今于各論之首，復叮嚀言之。

凡複細胞動物，無論人類蠶兒，莫不由卵發生。其卵則如前言，一細胞受精之後，精卵結合爲核，即由父母所受者，含有染色體。隨核分裂，一而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以至無窮，結成一塊，形如桑椹，故稱爲桑椹期。又于此塊周圍之細胞，生出一皮，中央空虛，形如護膜之球，故稱爲囊狀期。此囊體由一方向內凹陷，細胞即分內外二層，即上胚葉與下胚葉。此期稱爲原腸期，必至此時，方能爲生理上之分類，其內層主食物消化之作用，外層主關于外界之作用，更有必要者，造成中層，即中胚葉是也。

概觀動物界中，凡複細胞動物，皆于桑椹期以上發達。空腸動物，皆于原腸期以上發達。如蠶兒即在原腸期以上發達者也。雖然，必皆經過卵、桑椹、囊狀、原腸之四期，特高等動物。惟能于四期之中，形成個體。如蠶卵于卵期造胚基，于桑椹期由胚子之胚盤，造成陷入部，而分上下二層，于原腸期則發達而造成中胚葉，此後上胚葉生皮膚、食道、腸、神經，及其他各種之腺，內胚葉造成胃之全部，中胚葉造成背脈管，筋肉、脂肪、生殖內器等，此乃蠶卵形成個體之現象也。至于人類，其始亦必由微粒時代，經億萬年之進化，然後得有今日。於母體之內，十月懷胎，其在卵期。形如蟲，桑椹之期，如水母，原腸之期，遂有脊索而爲完全人形，成一個體，此其奇妙，固在天功，而人莫之能測，以理言之，則亦生存競爭之結果也。

如上所言，凡生物體軀，其初概由一物生成，其後各部相分，方起多少種異，即同一個體，內部各器官作用不同，形態有異，莫非爲生理學上之分類也。

又 當茲學術進步，未達極點之時，持自然生殖與原始生殖之說者尚多。即如水中微蟲，或寄生動物體中之腸蟲，及植物體中之仔蟲，有信之爲無生物體化育者，又有謂肉類之腐蛆及塵埃醱酵之蟲。皆由候氣不順，由作物之體質化成者，抱此謬說者，皆以未解事理所致，亦即因未究科學所致，一明生殖機論，則無此種之觀念也。

生殖有二種，曰有性生殖，曰無性生殖。所謂有性生殖者，始由雄性生殖原質之精子，與雌性生殖原質之卵交合，生成一新體。高等生物之生殖法也。若無性生殖，則不需雌雄，無用交合。下等生物之生殖法也。彼分體、出芽、胞子之生殖等。又稱爲單性生殖，不需對性相交而生，故又名處女生殖。如蚜蟲，如蜜蜂，多行此生殖法。蠶亦間有單性生殖者，即未曾受精之孵，亦能發達胚子，孵化而爲生物。又有所謂世代之交順者，即一世爲有性，一世爲無性，如蚜蟲是也。近世漸次進化，知無性生殖漸少，即世代交順亦稀，若高等動物，則皆爲有性生殖者也。

生殖法無論如何，其生活體必皆由體質新陳代謝之作用，以營其生活之機能。凡消耗作用，不能盛補給作用者，其生機必活潑，體質必增育，否則雖能發生，體質亦必衰耗，蓋生活體在一定時間之內，其補給作用，能超過消耗作用者，方能保全各種生發之力，以成生殖之機能也。

綜述

甲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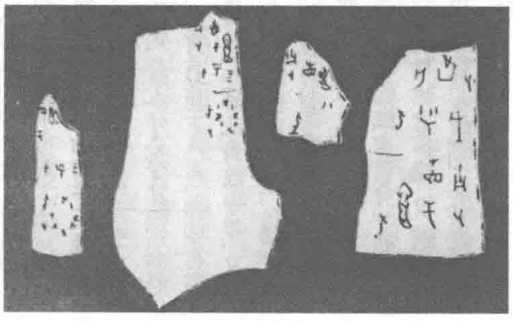
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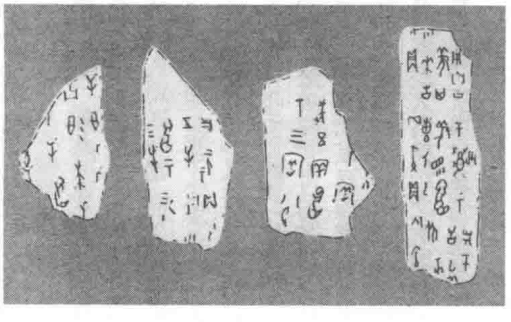
……卜省于……蠶





甲骨上有關養蠶的卜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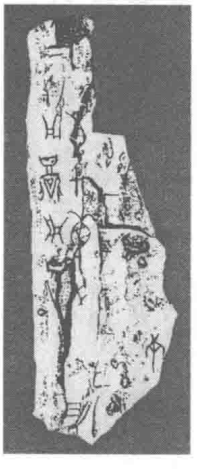




甲骨文中的蠶字



甲骨上蟬的卜辭



《周禮注疏》（漢・鄭玄等注，唐・陸德明音義，賈公彥疏）卷三六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禁攻之，以莽草熏之。【注】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禁，祈名莽草，藥物殺蠹者，以熏之則死。故書蠹爲橐。杜子春云：橐當爲蠹。【音義】蠹，丁故反。攻如字劉音貢，禁音詠。莽，亡蕩反。又莽草，藥名。橐，劉古毛反。本或作橐，他各反。【疏】以攻禁攻之。據祈去其神，故以六祈而言之，以莽草熏之，據去其身也。注釋曰云：蠹魚亦是者。除蠹物，穿食餘器物。至於蠹魚，惟見書内，有白魚及白蠹食書，故云亦是也。

凡庶蠹之事。【注】庶除毒蟲者，蟲蠹之類。或熏以莽草，則去。【音義】庶，章預反。【疏】翦氏主除蠹物，其蟲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蟲者同類，相兼左右而掌之，故鄭云：庶除毒蟲者。蟲蠹之類，或熏以莽草則去。此鄭解翦氏兼掌蟲之意，以其翦氏有用莽草熏蠹，是以蟲毒亦使翦氏除之也。

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注】洒灑也。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淳之以灑之則死，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音義】唇，市軫反。洒，色買反。劉，霜寄反。豸，直氏反。坋，蒲悶反。淳，之純反。【疏】赤友氏掌除蟲豸，自藏埋者，今不指其蟲豸之名，直云除牆屋者，以其蟲豸自埋藏，人所不見，故不指蟲，而云牆屋所藏之處而已。《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藏逃之類，有此二者，淳

即沃也。謂灑沃以汁則死也，蜃炭地官掌蜃以共蜃炭。蜃炭者，謂蜃灰是也。

凡隙屋除其貍蟲。【注】貍蟲，蜃肌求之屬。【音義】貍，莫皆反。劉，莫拜反。蜃，章夜反。肌，居其反。求，本或作蛷，音求。劉音俱。【疏】《禮記》云：如駟之過隙。隙，謂孔穴也。埋藏之蟲在屋孔穴之中，故以隙屋言之。注釋曰：蜃，肌蛷，皆是自貍之蟲也。

蠽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注】牡蘜，蘜不華者，齊魯之間謂鼃爲蠽。黽，耿黽也。蠽與耿黽，尤恐鳴爲聒人耳，去之。【音義】去，起呂反。注：去之同鼃，户媧反。黽，莫幸反。牡，莫口反。蘜，弓六反。爲聒，于僞反。聒，古活反。銜枚氏倣此。【疏】掌去鼃黽，此文與下爲目也。注釋曰：云牡蘜，蘜不華者。此則《月令》季秋云：蘜有黄華，是牝蘜也。云齊魯之間謂鼃爲蠽者，官號蠽氏，及經無云蠽。故鄭以齊魯之言爲證，鼃即蠽，故名蠽氏也。

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注】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音義】被，皮義反，注同令，力呈反，注同。【疏】上文云，焚牡蘜洒之則死，此經云以其煙明，還用牡蘜之煙，被之水上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注】水蟲，狐蜮之屬，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之炮。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音義】炮，步交反。注：炮苞同蜮音，或燔音煩。【疏】云水蟲狐蜮之屬者，蜮即短狐一物，南方水中有之，含沙射人則死者也，言之屬者水蟲衆矣，故云之屬。以包之，子春讀從詩。苞，有苦葉之苞者。取其聲同耳，不取義也。玄謂燔之炮之之炮者，亦讀從詩。此取炮燒之義，故云：炮土之鼓，瓦鼓也，云焚石投之，使驚去者，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

《吕氏春秋》（漢・高誘注）卷一　孟春紀第一，正月紀。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蟄，讀如《詩・文王之什》東方木，木火母也。火氣温，故東風解凍，冰泮，釋地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

又卷二　仲春紀第二，二月紀。蟄蟲咸動，開户始出。蟄伏之蟲始動蘇，開蟄之户，始出生。

又卷三　季春紀第三，三月紀。禁婦女無觀。觀遊省婦使，勸蠶事。省其他使。勸其趨蠶事。蠶事既登，登成也。分繭稱絲，效功。效致也絲多爲上功。

又卷四　孟夏紀第四，四月紀。螻蟈鳴，蚯蚓出。螻蟈，蝦蟆也，是月陰氣動於下，故陰類鳴，蚯蚓，蝦蟆從土中出。

又卷五　仲夏紀第五，五月紀。小暑至，螳蜋生。小暑，夏至後，六月節也。螳蜋於是生，螳蜋一曰天馬，一曰齕疣，兖州謂之拒斧也。【略】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蟬鼓翼始鳴。

又卷六　季夏紀第六，六月紀。涼風始至，蟋蟀居宇。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蟋蟀，蜻蛉，《爾雅》謂之蝍。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螢蚓。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肄爲，將搏鷙也。蚓，馬蛟也。蚓讀如蹊徑之蹊，幽州謂之秦渠，一曰螢火也。

又卷七　孟秋紀第七，七月紀。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故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鷹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於是時，乃始行戮刑罰，順秋氣。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也，介蟲龜屬冬玄武，故介甲之蟲敗其穀也。金水相并，則戎兵來侵爲害。

又卷八　仲秋紀第八，八月紀。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户。是月秋分，分等也，晝漏五十刻，夜漏五十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將蟄之蟲，俯近其所蟄之户。

又卷九　季秋紀第九，九月紀。蟄蟲咸俯，在穴，皆墐其户。咸皆俯伏，藏於穴，墐塞其户也。墐讀如斤斧之斤也。

又卷一〇　孟冬紀第十，十月紀。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羽，水也，位在北方。

又卷一一　仲冬紀第十一，十一月紀。陰陽爭，諸生蕩。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也，諸蟄伏當生者，皆動搖也。

又卷一二　季冬紀第十二，十二月紀。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大吕陰律，竹管音與大吕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黄泉，未能達見吕旅也，所以旅去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吕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爲妖災也。金爲兵革，故四境之民入城郭，以自保守也。

漢・陸賈《新語》卷下　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於缺三字。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蟲，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蟲。缺三字。

漢・劉安《淮南子》（漢・高誘注）卷一　天下萬物，蚑蟜貞蟲，蚑行也蟜，蟜動之蟲也，貞蟲即細腰之屬也。蜎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靡滅，無倫

匹也。

又卷四　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略】**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

又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

漢・戴德《大戴禮記・夏小正第四七》　正月啓蟄。正月言始發蟄也。二月：昆小蟲，抵蚳二月昆者，衆也，由魂魂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螘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

三月：攝桑。三月桑攝而記之，急桑也。

鷇則鳴。三月鷇，天嫗也。

妾，子始蠶。三月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

四月：鳴札。四月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鳴蜮。四月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五月：浮游有殷。五月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良蜩鳴。五月良蜩也者，五采具。

屋之興，五日翕，望乃伏。五月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唐蜩鳴。五月唐蜩者，屋也。

又　七月：寒蟬鳴。七月寒蟬也者，蜓蜩也。

八月：丹鳥羞白鳥。八月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謂閩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又　十二月：元駒賁。十二月元駒也者，蝝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

漢・劉向《説苑》卷一六　蠋欲類蠶，蟬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蟬，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蛹蚗。蛹，音折。蚗，子列反，一音玦。齊謂之蜣蜣，奚鹿二音。楚謂之螔蛄。《莊子》曰：螔蛄不知春秋也。或謂之蛉蛄，音零。秦謂之蛹蚗，自關而東謂之蚓螲，紹斗二音。或謂之蜓螲，蜓，音啼。或謂之蜓蚞，廷木二音。西楚與秦通名也。江東人呼嘍螲。

案：《夏小正》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蜓蜩也，蜩即螲。《爾雅》：蜓蚞、蜣蜣。郭璞注云：即蜓螲也，一名螔蛄，齊人呼蜣蜣。疏全引《方言》此條文並同螔，亦通用惠。《莊子・逍遥遊篇》釋文，司馬云：惠蛄，寒蟬也，一名蜓螲。崔云：蛁螲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楚辭・招隱士篇》螔蛄鳴兮啾啾。洪興祖補注引《方言》蛹蚗，齊謂之蜣蜣，楚謂之螔蛄。《廣雅》蛹蚗，蚷也。螔蛄，蛉蛄。蜻螲，蛁蟟也。蜻即蜓，蟟即螲，以蛹蚗爲蚷，與《方言》異。注：内料字，曹毅之本作聊。

蟬，楚謂之蜩，音調。宋衛之閒謂之螗蜩，今胡蟬也，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呼螗蜋。陳鄭之閒謂之蜋蜩，蜋，音良。秦晉之閒謂之蟬，海岱之閒謂之蜻。齊人呼爲巨蜻，音技。其大者謂之螲，或謂之蝒馬。按《爾雅》蝒者，馬蜩。非別名蝒馬也，此《方言》誤耳。其小者謂之麥蚷，如蟬而小，青色，今關西呼麥蠽。音癘癘之癘。有文者謂之蜻蜻，即蚷也，《爾雅》云耳。其雌蜻謂之小。祖一反。大而黑者謂之蛾。音棧。黑而赤者謂之蜺。雲霓。

案《夏小正》四月鳴札，札者，寧縣也。五月良蜩鳴，良蜩也者，五彩具。屋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望也者，月之望也。五日也者，十五日也。唐蜩鳴，唐蜩者，屋也。郭璞注《爾雅》引《夏小正》，札作蚷，寧縣作虎縣，良作蜋，屋作蝯，唐作螗。《詩・小雅》鳴蜩嘒嘒，毛傳蜩蟬也。《豳風》五月鳴蜩，毛傳蜩螗也。疏引《方言》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大雅》如蜩、如螗，毛傳蜩蟬也，螗蝯也。《衛風》蝤首蛾眉。鄭《箋》云：蝤，謂蜻蜻也。《月令》孟秋之月寒蟬鳴。鄭注云：寒蟬，寒蜩，謂蜺也，《考工記》以旁鳴者，鄭注云：旁鳴，蜩蜺類。《爾雅》蜩蜋，蜩螗。蜩蚷，蜻蜻，蝒馬，蜩蜺。寒蜩。舍人注云：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蝯，楚地謂之螗蛄。孫炎注引《方言》，有文者謂之蝤，郭璞注所引用。郭注馬蜩云：蜩中最大者爲馬蜩。注寒蜩云：寒蜨也，似蟬而小，青色。疏引《方言》此條文並同。王褒《洞簫賦》：秋蜩不食。李善注引《方言》：楚謂蟬爲蜩。《廣雅》蜻，蟬也。疋，各本訛作疋，曹毅之本訛作蚔，今訂正。注：内雲霓當作音雲霓之霓。

蜩螗謂之蠭蜩，江東呼爲蠭蠽也。

案《爾雅》：蠽，茅蜩。郭璞注云：江東呼爲茅戲，似蟬而小，青色。茅戲即蠭蠽。

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按：《爾雅》以蜺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蜩鳴。知寒蜩非瘖者也。此謂蜩名通出《爾雅》，而多駁雜，未可詳據也。寒蜩，蜨也，似小蟬而色青。蟪，音應。

案：《廣雅》閻蜩，蟾也。本此，閻瘖通用。

蛄詣謂之杜蛉，音格。螻蝈音窒塞。謂之螻蛄，或謂之蟪蛄，象鈴二音。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蝼螻。

案《夏小正》：三月穀則鳴。穀，天螻也。王褒《洞簫賦》：螻蟻，蝘蜓。李善注引《方言》：南楚謂螻蛄爲蝼螻。枚乘《七發》：蚑蟜螻蟻聞之。注引《方言》南楚或謂蛄爲螻。此所引脱誤。《爾雅》穀，天螻。郭璞注云：螻蛄也。又：蛑，蝼螻。注云：蝼螻，螻蛄類。疏全引《方言》此條，詣訛作者，餘並同。蛄，亦作姑。《廣雅》蟓蛉，蝼螻，螻蛄也，本此。

蜻蛚，即趨織也，精列二音。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蚚，梁國呼蚚音率。南楚之間謂之蚑孫。孫，一作絲。

案《考工記》以注鳴者。鄭注云：注鳴，精列屬，精列即蜻蛚。疏全引《方言》此條，蚑作王，餘並同。《詩·唐風》：蟋蟀在堂。毛傳蟋蟀，蚚也。《淮南·鴻烈·時則篇》蟋蟀居奧。高誘注云：蟋蟀，蜻蛚，促織也。《廣雅》：蚚、起織、蚑孫，蜻蛚也，起促同。

螳螂謂之髦，有斧蟲也，江東呼爲石蜋，又名齕朗。或謂之虰。按《爾雅》云：螳蜋，蜂虰，義自應下屬。《方言》依此說，失其指也。或謂之蜂蜂。

案：螂亦作蜋。《月令》仲夏之月螳蜋生。鄭注云：螳蜋，螵蛸母也。歐陽詢《藝文類聚》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朗，齊濟以東謂之馬敫，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螳蜋，螵蛸母也。此所引蓋《鄭志》文，唐時猶存，而孔穎達《正義》於《月令》引《方言》云：潭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朗，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螵蛸也。所引亦即《鄭志》，當是不知者妄改爲《方言》，《爾雅》疏又襲其誤，後人遂疑今本《方言》脱此數語，非也。潭即沛之訛，朗朗聲義同，食朗猶齕朗也。馬穀，《爾雅》疏作馬谷，《淮南鴻烈·時則篇》高誘注云：螳蜋，世謂之天馬，一名齕朗，兗豫謂之巨斧也。《爾雅》：不過、蟷蠰，其子蜱蛸。莫貉、螳蜋、蜂。郭璞注云：螳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説此義，亦不了。疏全引《方言》此條，蜂作羋，餘並同。蜂髦一聲之轉。《廣雅》羋羋。齕朗，螳蜋也。

姑蟹謂之强蜂，米中小黑甲蟲也，江東謂之蚢，音加。建平人呼蜂子，音羋。羋即姓也。

案《爾雅》蛄蟹，强蜂。郭注云：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蜂子。疏引《方言》此條及注，米中作今米穀中，甲作蠹。羋，即姓也。作楚姓羋。

餘並同。

蟒即蝗也，莫鯁反。宋魏之間謂之蚖，音貧。南楚之外謂之蟒蟒，蟒音近詐。亦呼吒陷。或謂之蟒，或謂之螣。音滕。

案《詩·小雅》去其螟螣。《毛傳》：食葉曰螣。《釋文》云：螣字亦作蝭，徒得反。《月令》：仲夏之月，百螣時起。鄭注云：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爾雅》：食葉蝭。《釋文》云：蝭字又作蟘，又作蚖。同徒得反，《説文》引《詩》作去其螟蟘，是蚖螣字異音義同。《爾雅》蟘蟒，蚖也，本此。而有蚖則無螣，此類不宜別立名，及强讀異音正文，或謂之螣。螣即蚖耳，注文音滕，則是螟螣之螣，與螣蛇之螣同一音矣。未詳。

蜻蛉謂之蜻蛉，六足四翼蟲也。音靈。江東名爲狐黎，淮南人呼蠣蚗。蠣音康，蚗音伊。

案《爾雅》：虹蝀、負勞。郭璞注云：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梨，所未聞黎黎同。疏引《方言》此條，文並同。《廣雅》：蜻蛉，蜻蛉，倉蝗也。

春黍謂之蝥蝑。蝥音蓼，蝑音墻沮反。又名蚣蝥，江東呼蚑蜢。

案《詩·周南》：螽斯羽。《毛傳》：螽斯，蚣蝑也。《釋文》云：蚣，《字林》作蜙。郭璞先工反。蝑粟居反，郭璞才與反，揚雄、許慎皆云春黍。郭璞注《方言》云：江東呼爲蚑蜢，蚑竹白反，蜢音猛。《豳風》五月斯螽動股，《毛傳》斯螽，蚣蝑也。《考工記》以股鳴者。鄭注云：股鳴，蚣蝑，動股屬。《爾雅》：蝝螽，蜙蝑。郭璞注云：蜙，蜒也，俗呼春黍。《釋文》云：蝝本又作蝗，《詩》作斯，注内墻。各本訛作壞，蜢訛作蛨，今據《詩釋文》訂正。

蟴蠽謂之蚗蠖。即跋二音，蠖烏郭反，又呼步屈。

案：蚗，古通用尺。《易·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信也。《爾雅》：蠖、尺蠖。郭璞注云：今蝍蠽。疏引《方言》此條，文並同。潘尼《贈侍御史王元貺》詩：蠖屈固小往。李善注云，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爲步屈也。《廣雅》：尺蠖，蟴蠽也。本此。《説文》云：尺蠖，屈申蟲也。《考工記》：麋筋庾蠖漚。鄭注云：庾蠖，屈蟲也。庾蠖即尺蠖。《太平御覽》引郭注云：尺蠖，有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木葉上，今蜾蠃所負爲子者。有即又之訛。今《方言》各本無其色以下二十字，或屬脱文。

蠭燕趙之閒謂之蠓蜰，蒙翁二音。其小者，謂之蠛蜰，小細腰蠭也，音鯁噎。或謂之蚴蜕，幽悦二音。其大而蜜謂之壺蠭。今黑蠭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師。

案《詩·小雅》：蜮蛉有子，蜾蠃負之。《毛傳》：蜮蛉，桑蟲也，蜾蠃，蒲盧

也。鄭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鄭注云：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蜂蠭同。《爾雅》：果蠃、蒲盧。郭璞注云：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蠮螉。果蜾同。疏引《方言》此條文並同。《廣雅》：蚋蜺，土蜂，蠮螉也。本此。

蠅，東齊謂之羊，此亦語轉耳。今江東人呼羊，聲如蠅。凡此之類，皆不宜別立名也。陳楚之閒謂之蠅，自關而西，秦晉之閒謂之羊。

案：蠅羊一聲之轉，羊可呼蠅，蠅亦可呼爲羊，方音既異，遂成兩名，書中皆此類。注以爲不宜別立名，非也。

蚍蜉，齱浮二音。亦呼螫蜉。齊魯之閒謂之蚼蟓，駒養二音。西南梁益之閒謂之玄蚼，《法言》云玄駒之步，是。燕謂之蛾蚌，蟻養二音。建平人呼蚳，音侈。其場謂之坻，直尸反。或謂之垤，亦言冢也。

案《夏小正》十有二月，玄駒賁。玄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禮記・檀弓篇》蟻結於四隅。鄭注云：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學記》蛾子。《時術》之注云：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釋文》云：蛾，魚起反，本或作蟻。《爾雅》蚍蜉大螘，小者螘，其子蚳。郭璞注云：齊人呼螘爲蚌，蚳螘卵也。《釋文》云：螘，魚綺反。本亦作蛾，俗作蟻，字音同。又引《字林》云：北燕人謂蚍蜉曰蟻蚌。疏全引《方言》此條。蟓訛作蠓。餘並同。《廣雅》蛾蚌，玄蚼，蚼蟓，螫蜉，螘也。曹憲音釋：螫，匹結反。《夏小正》二月抵蚳。抵，猶推也。蚳，螘卵也，爲祭醢也。《魯語》：蟲舍蚳蟓。韋昭注云：蚳，螘子，可以爲醢。坻已見前卷六內，垤已見前卷十內。

蠙螬謂之蠙，翡翠。自關而東謂之蝤蠙，酋崱兩音。或謂之卷蠙，書卷，或謂之蝖蝪，亦呼當齊，或呼地蠶。或呼蟦蝖，喧斛兩音。梁益之閒謂之蛣，音格。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蛣，蛭音質。秦晉之閒謂之蠹，或謂之天螻。按《爾雅》云：蝪、天螻，謂螻蛄耳。而《方言》以爲蝎，未詳其義也。四方異語，而通者也。

案：蠙，又作蠐。《詩・衛風》領如蝤蠐。《毛傳》：蝤蠐，蝎也。《爾雅》蟦，蠐螬。郭璞注云：在糞土中。又，蝤蠐、蝎。注云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又，蝎、蛞蝓，注云木中蠹蟲。又蝎、桑蠹，注云即蛞蝓。孫炎注云：蠐螬謂之蟦，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閒謂之蝎。《廣雅》：蛭蛣、蚕蠾、地蠶、蠹蟦、蠙螬也。【注】內翡翠書卷，當作音翡翠之翡，音書卷之卷，各本訛作翡翠反，今訂正。地蠶，《永樂大典》本訛作肥蚕，今據《廣雅》證之，從諸刻爲正。

蜉蝣，浮由二音。秦晉之閒謂之蠜螂。似天牛而小，有甲、角，出糞土中，朝生夕死。

案：蜉蝣亦作浮游，蝣又作蝤，蠜螂亦作渠略，《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詩・曹風》：蜉蝤之羽。《毛傳》：蜉蝤，渠略也，朝生夕死。《荀子・大略篇》：不飲不食者，蜉蝤也。《爾雅》：蜉蝤、渠略。舍人注云：南陽以東曰蜉蝤，梁宋之間曰渠略。郭璞注云：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莫死，豬好啖之。

三國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蟲斯》《爾雅》曰：螽蝍蝑也，揚雄云：春黍也，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青色黑斑，其股似玳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

又《嘍嘍草蟲》草蟲，常羊也。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

又《趯趯阜螽》阜螽，蝗子。一名負蠜，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亦謂之螣。

又《莎雞振羽》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

又《去其螟螣及其蟊賊》螟似虷蝑而頭不赤。螣，蝗也。賊，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螻蛄食苗根，爲人害，許慎云：吏冥人犯法即生螟，吏乞貸則生蝗，吏秬冒取人財則生蟊。舊說云：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釋之。

又《螟蛉有子》螟蛉者，犍爲文學曰：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故許慎云：細腰也。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

又《蟋蟀在堂》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蚚，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

又《蜉蝣之羽》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蠐蟲，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

又《如蜩如螗》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蜋，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一名蜋蚓，一名蚓螾，青徐謂之蜣蜩，楚人謂之蠪蚷，秦燕謂之蛘蚗，或名之蜓蚞。

又《碩鼠》 樊光謂即《爾雅》鼫鼠也，許慎云鼫鼠五伎，鼠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叙云石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異也。

又《爲鬼爲蜮》 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二足，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入人肌，其創如疥。

又《卷髮如蠆》 蠆一名杜伯，河内謂之蚊，幽州謂之蠛。

又《領如蝤蠐》 蠐螬生糞中，《爾雅》曰：蜻蛉也，蝤蠐，蠛也。

晉・張華《博物志》卷三 江南山谿水中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今蠼螋蟲溺人影，亦隨所著處生瘡。盧氏曰：以雞腸草搗塗，經日即愈。周日用曰：萬物皆有所相感，愚聞以霹靂木擊鳥影，其鳥應時落地，雖未嘗試，以是類推必有之。

又卷四 細腰，無雌，蜂類也。無雌，則負別蟲於空木中，七日而化，蓋取桑蠶即皐螽子，呪而成子。《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是也。蠶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子後爲蠶。皆無眉目，易傷，收採亦薄。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上 嶺南蝗類極多，有席袋貯蝗子窠鬻於市者。蟻窠如薄絮囊，皆連帶枝葉，蝗在其中，和窠而賣也。有黄色大於常蟻而脚長者。雲南中柑子樹無蟻者實多蛀，故人競買之，以養柑子也。

又卷中 麗蜂生於山野，多在橄欖樹上，形如蜩蟬，腹青而薄，其鳴自呼爲麗蜂，但聞其聲，採得者鮮矣，人以善價求之以爲藥。

又卷下 鶴子草，蔓生也【略】南人云是媚草。【略】至春生雙蟲，只食其葉，越女收於粧奩中，養之如蠶，摘其草飼之，蟲老不食而蛻爲蝶，赤黄色，婦女收而帶之謂之媚蝶。

又 宣歙人脱蜂子法，大蜂結房于山林間，大如巨鐘，其中數百層。土人採時須以草覆蔽體，以捍其毒螫，復以煙火熏散蜂母，乃敢攀緣崖木斷其蒂。一房中蜂子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暴乾，寄入京洛，以爲方物，然房中蜂子三分之一翅足已成則不堪用。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六 甲蟲影伏，羽蟲體伏。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無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蜊一曰蚓屬郤行，蛇屬紡行，蜻蛚屬注鳴，蜩屬旁鳴，發皇翼鳴，蚣蝑股鳴，榮原胷鳴。蜩三十日而死。【略】《淮南子》以蛩爲蟻蠓，《詩義》以蟊爲螻蛄，高誘以乾鵲爲蟋蟀。異鳥，天寶二年，平盧有紫蟲食禾苗，時東北有赤頭鳥羣飛食之。開元二十三年，榆關有虰蛇蟲延入平州界，亦有羣雀食之。又開元中具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

又卷一七 蜂窠大如壺，常羣螫人，土人取石班魚，就蜂樹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鸛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又《蟲篇》 蟬未脱時名復育，相傳言蛣蜣所化。秀才韋翾，一曰翻莊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蜣、白蛺蝶，尺蠖蟹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棲中壞，緑裙幅旋化爲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胡蝶。

蟻，秦中多巨黑蟻，好鬬，俗呼爲馬蟻，次有色淺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淺黄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兒戲時，嘗以棘刺標蠅，寘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纔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從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大如次淺赤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鋭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蝱及小魚，一曰虫。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居數處，更不復見此，山人程宗又一曰文。云：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三尺餘。

又 蠮螉，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顛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俗人所呼。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桿其蓋，伺蠅蝱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如牆角亂縞中者。《爾雅》謂之玉蛈蜴，《鬼谷子》謂之蛈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蠮螉寇汝無處奔。

蠅，長安秋多蠅，成式盡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爲所擾，觸睫隱字，毆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也。

壁魚，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爲白魚，因知《列子》言朽瓜爲魚

之義。

蛣蜣，草中有蛣蜣樹。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離壁間，必雨，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又　異蜂，有蜂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常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爲蜜也。

白蜂窠，成式脩竹里私第菓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爲窠於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而壞之，其冬果霹鍾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惡言白問。《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幃幕變白，以爲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中斷人心繫。

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子，有蒂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

水蛆，南中水磧澗中多有蛆，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爲蚤，螫人甚毒。

又　負子，水蟲也，有子多負之。

又　蠛蠓，形如蟬，其子如蝦，著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煎食辛而美。

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側。俗言竈有馬，足食之兆。

又　碎車蟲，狀如唧聊，蒼色，好棲高樹上。其聲如人吟嘯，終南有之。一本云：滄州俗呼爲搔，前太原有大而黑者，聲與唧聊碎車別，俗呼爲沒鹽蟲也。

又　蝨，舊説蝨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蝨惡水銀，人有病蝨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荆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蝨，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蝨建草，能去蟣蝨，有水竹葉如竹生水中，短小亦治蝨。

蝗，荆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野狐鼻涕，螵蛸也，俗呼爲野狐鼻涕。

又《酉陽雜俎續集》卷八　太和七年，河陰忽有蠅，蔽天如蝗，止三日，河陽界經旬方散，有李肇時爲尉，向予三從兄説。

又　予同院宇文獻云：吉州有異蟲，長三寸餘，六足，見蚓必齧爲兩段，纔斷各化爲異蟲，相似無別。

又有赤腰蜂，養子於蜘蛛腹下。

又　青蚚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其母必知處，然後各致小闕子巾，埋東行陰墻下，三日開之，即以母血塗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母，用母者，即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不還。青蚚一名魚伯。

宋・王觀國《學林》卷一〇《蛾》　《禮記・學記篇》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鄭氏注曰：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釋音曰，蛾魚倚反。觀國案：《爾雅》曰蚍蜉、大蝗、小者蝗，《廣韻》曰蝗、蚍蜉也，同作蟻，亦作蛾，蓋蛾者，蟻之省文也。《學記》之文，自始學積而至於大學，自小成充之至于大成，從微至著，積習有漸，故取譬以蛾子自微積功以成大垤也。其云《記》曰，蛾子時術之，則古書有此語矣。説禮之家，引此語以爲喻也。書史亦多用蝗爲蛾字者，《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蛾析謂鄭慶盍行乎。釋音曰，蛾魚倚反。《列子》曰：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揚雄《長楊賦》曰：稽類植頷，扶服蛾伏。顔師古注曰：蛾與蟻同，言伏，如蟲蛾也。漢元帝紀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顔師古注曰，蛾若今之蠶蛾。案：此言白蛾者，乃白蟻也，非蠶蛾，若蠶蛾之蛾，則與俄同音，與俄同音者，若《詩》曰蝤首蛾眉，《爾雅》曰蚤羅之類是也。

宋・張載《張子全書》卷八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説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　螳　蠅　【略】蠋　蜂　螽　【略】蛩　蟋蟀　蛣蜣　阜螽　蠙螬　蛾　蠁　蝶　莎雞

螳　《莊子》曰：道在螻蟻，螳有君臣之義，故其字从堂，亦或从義，善鬬，力舉等身鐵，鬬輒酣戰不解，有行列隊伍。《化書》曰，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宫，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疑，無衆戮之。《書》曰：王曰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黼裳，明王於此斷恩。而蟻裳則言，以申君臣之義也。《詩》曰：鶴鳴于垤。垤，蟻冢也。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鶴鳥見之，長鳴而喜。《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垤从至，以螳之微而能爲垤，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亦以窒雨，《易》占所謂蟻封其穴，大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傳》曰：蟻封盤馬。《孟子》曰：泰山之於丘

垤。趙岐曰：垤，蟻封也。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蓋出於此。《莊子》曰：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言慕人，與使人慕之，皆不可爲也。故至人之計在於物，我兼忘其藏也，不厭深眇而已矣。又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故曰：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鵠起。蟻行逶遲有序，需而不速，故君子之得時，其廉於進如此。《夏小正》曰：玄蚈賁。玄蚈也者，蟻也。《方言》曰：梁益之間謂之玄蚈。《符子》曰：鼈之冠山、蟻之戴粒，其於逍遥一也。此即《南華》鵬鴳之義，言大小雖殊，而理各至足，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蠅 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蠅之爲字从蠅省。準生於隼，繩生於蠅，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曰蠅醜扇也。段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又曰：青蠅糞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蓋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雞鳴》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一章曰，蒼蠅之聲，言耳聞疑而起也。二章曰，月出之光，言目見似而起也。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傳》曰：以冰致蠅。蠅逐臭者，懷蛆縈利，常喜煖而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者也。《類從》曰：蠅生於灰。蓋蠅值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以爲爛灰生蠅，正此謂也。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於騏驥之髮，則致千里。此言附善之益，有如此也。

蠋 大蟲如指似蠶，一名厄。《詩》曰：脩革金厄。金取其堅，厄取其完也。又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言蠋以絲自裹，又久在桑野，雖獨而已，然其自營也完矣，故《詩》以此託況。《序》曰：一章言其完也。《韓非子》曰：蟺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者握蟺，故利之所在，皆爲貢育。《莊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以言材之有大小，故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管子》曰：夫龍欲小則化爲蠶蠋。此言龍化爲蠋而已。然《抱朴子》以爲有蛇蠋化成之龍意者，天下有自然之龍，有蛇蠋化成之龍乎。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蜂 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衛，誅罰徵令絶嚴，有君臣之義。《化書》曰：蜂有君禮也。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傳》曰：蜂蠆垂芒，此之謂也。《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使也。荓蜂，使人爲辛螫之譬也。言蜂善辛螫，藏精育毒，雖小不可不慎。採取百芳釀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其王之所居，疊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言蜂居如臺，蟻居如樓也。一名蠭蜂，蠭生於蜜，而天下之味莫甘於蜜，莫淡於蠭，蓋厚於此者必薄於彼，理之固然也。西方之書曰味如嚼蠭，舊説蜂之化蜜，必取屋猪之水注之蠭房，而後蜜成，故謂之蠭者蜜之蹟也。《方言》曰其大而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蓋亦釀蜜，《楚辭》所謂赤蟻若象、玄蜂若壺者也。黄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於屋，銜漆以固其蒂，陰陽在尾，喜合，末端有歧者牝，鋭者牡也。《爾雅》曰：蠭醜螫。螫，垂腴也。一名萬，其字象形，蓋蜂類衆多，動以萬計，故借爲萬億之萬。舊説數人以千，數物以萬，《莊子》所謂號物之數，謂之萬也。《抱朴子》曰：雞有專棲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援理觀之，人之强弱相制，衆寡相役，何以異此是，故齊與魏閧，而莊周以爲戰於蝸角也。束晳《發蒙記》曰：蠅生積灰，蜂出蜘蛛。《自然論》曰：蜂無王而盡死。

螽 螽斯，蟲之不妬忌，一母百子者也。故《詩》以爲子孫衆多之況，《鵲巢》言夫人德如鳲鳩，能均養七子而已。是《詩》乃稱后妃之子孫衆多，如此者蓋太姒則百斯男，文王之所以聖也，文王之所以聖者天道也。《召南》則人道而已，何足以與此。華封人曰：祝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華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螽斯一名春黍，亦或謂之春箕。《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股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詩》曰五月斯螽動股，言螽斯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曰螽醜奮，蓋於是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故《列子》以爲臣力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蔡邕《月令》曰：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公羊》曰：蠆何以書，記災也，蜮何以書，記異也。字蓋从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而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卑，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

螢 夜飛，腹下有火，故字从熒省。熒，小火也。《月令》季夏曰：腐草爲螢。不言化者，不復爲腐草也。後世屠者饜於藜藿，而市扇者常苦暍。《傳》曰，螢戴火而寒。有是哉。秋陰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熠燿，《詩》曰熠燿宵行。今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而有光，正曰宵行以，此故也。《毛詩傳》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先儒以爲老槐生火，久血爲燐，燐非螢火，誤矣。蓋燐者火之微名，故此兩者通謂之燐，《爾雅》曰螢火即炤燐也。《古今注》亦以爲螢食蚊蚋。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燐，然則燐亦螢火明矣。《崇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育。一説螢非熠燿。熠燿行蟲爾，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載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

蟋蟀 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於悉蟄帥之爲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蛬，一名促織。語曰：促織鳴，懶婦驚。曹奢而苟，唐儉以勤，故《詩》一以蟋蟀，一以蟋蟀刺之。《詩》曰：蟋蟀在

堂，歲聿其莫。蟋蟀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於文，禾干爲年，步戌爲歲，蓋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稔，故步戌至。戌謂之歲也。一章曰職思其居，言於行思其居也。二章曰職思其外，言於內思其外也。三章曰職思其憂，言於樂思其憂也。《詩序》所謂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此也。《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言蟋蟀微物也，猶知隨時可以入而不如乎。故曰：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也。《傳》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一名吟蚻，秋初生，得寒乃鳴。《詩義問》曰：蟋蟀食蠅而化。

蛄蜣　蛄蜣一名蜣螂。《爾雅》所謂蛄蜣，蜣螂是也。《衝波傳》曰：蛄蜣無鼻而聞香，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久之輒羽化如尸解仙去也。《莊子》曰：蛄蜣之知，在於轉丸。夫以蜘蛛、蛄蜣之知，而猶能布網、轉丸，則萬物付之自然，各有能矣。此列、莊之徒，所以欲擺工倕之指也。《淮南子》曰，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正爲是爾。《抱朴子》曰：玄蟬絜飢，不羨蜣螂穢飽，故回之簞瓢，有以輕猗頓之富也。《古今注》曰：一名弄丸。

阜螽　今謂之蜱蜥，示跳示飛，飛不能遠，青色。《爾雅》曰：蚣蝑、蠙，草蟲、負蠜。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也。《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言大夫妻求而往，疾於聽從如此。《杕杜》之詩亦云者，蓋言赫赫南中，薄伐西戎，故從役之大夫婚姻得以及時，如《召南》之世也。夫豈特大夫而已，蓋其下者歸亦以時，得及婚姻，祭祀、耕蠶之事，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赫赫南仲，玁狁于夷也。一曰蚯蚓即負螽也，亦以離應，草蟲鳴于上風，負螽鳴於下風而風化。《博物志》云：蜾蠃亦取阜螽子，呪而成己子。

蠙螪　《爾雅》曰：蠙螪、蜻、蜻螪、蝎。蓋蠙螪一名蜻，蜻螪一名蝎，《本草》亦曰一名蠙螪。舊説蜻螪生於木中，內外絜白，《符子》所謂石生金、木生蝎是也。蠙螪在糞草中，外黃內黑，亦或謂之螪蜻，《列子》所謂烏足之根爲螪蜻是也。螪蜻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脚。《造化權輿》云：蛇豕腹竄，螪蜻背行，今俗謂之蠙蜻。《方言》曰：蠙蜻謂之蠙，自關而東謂之蜻蜻。舊云螪蜻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蓋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脱皮，可謂尸解矣。《三教珠英》曰：蒿成螪蜻。

蛾　繭生蛾，蛾生卵。《博物志》曰：食桑者有緒而蛾，蛾類者先孕而後交。蓋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爲母，蛾以爲父，是也。蛹一名蟦，蛾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以爲蟦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蛾即是雌，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句曲如畫，故《詩》以譬莊姜，《碩人》曰螓首蛾眉。今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慕光。《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文蛾去暗赴燈而死，亦其類也，與麈而爲牝牡。麈一名過街，言逢申日則過街，殆與鷗忌庚申、燕避戊巳無異。周人設官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言天鳥見此五者而去，良有以也。《變化論》曰：蝙蝠夜值庚申乃伏。

蠁　《爾雅》曰：國貉、蟲蠁。郭璞云：今呼蛹蟲爲蠁，《爾雅》曰土蛹，蠁蟲也，蠁蓋蟲之知聲者也。字从蠁省。或曰：蠁善，令人不迷，故从嚮也。《類從》云：帶蠁醒迷，遶祠解惑是也。《説文》亦云：司馬説蠁从向。舊説蠅於蠶身乳子，既繭化而成蛆，俗呼蠁子，入土爲蠅。《韓詩外傳》曰，齒如編蠁，非此所謂蠁蟲也。

蝶　蛺蝶粉翅有鬚，一名胡蝶。《列子》曰：烏足之根爲螪蜻，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嘗見園蔬，其葉有爲蝶者，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葉也。干寶云，稻成蚼，麥成蛺蝶，豈虛語哉。《續古今注》曰：龜鼈之類無雄，蜂蝶之類無雌。一説蜂蝶醜，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杜甫詩曰，花蘂上蜂鬚，以此今絡緯、蟷蠰之類亦以其鬚當鼻爾。

莎雞　小蟲，黑身，赤首，一名莎雞，一名杼雞，一名天雞。《爾雅》曰：螇、天雞。蓋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詩》曰六月莎雞振羽，言於是時莎雞羽成而振迅之也。《爾雅》曰：螽醜奮。《草木疏》云：如蝗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俗云：絡緯雄鳴於上風，雌鳴放下風而風化。

又卷一一蠶　蠶，陽物也，惡水，食而不飲，《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食不飲。再蠶謂之原蠶，一名魏蠶，今以晚葉養之，先王之法禁焉。《淮南子》曰：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爲其殘桑也。鄭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害馬歟。然則原蠶有禁，非特欲以護桑，又以害馬故也。今蠶負馬迹，亦其驗歟。里俗謂之夏蠶，亦曰熱蠶，亦曰晚蠶。自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行，而民間一歲至有三蠶者矣。是以桑弱而馬耗也。《蠶書》曰：飼蠶勿用雨露濕葉。蓋蠶性惡濕，故《禮》云：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也。今俗飼蠶以葉灑之，欲其勻厚，故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王后親蠶，三洒而止。舊云：蠶之所吐爲忽，十忽爲絲，五絲爲緎，十絲爲升，二十絲爲絹，四十絲爲紀，八十絲爲總。《詩》曰：素

絲五緘。又曰五總，其絲之數蓋如此。《太玄》曰：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蓋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已老則紅，故謂之紅蠶。紅蠶以繭自衣，亦或謂之室，《易林》曰飢蠶作室是也。《爾雅·釋蟲》曰：蟓、桑繭、雒由、樗繭、棘繭、欒繭、蚖、蕭繭。

蚹蠖 蚹蠖，屈伸蟲也，一名蝍蛆，又呼步屈。《方言》曰，卑蠼謂之蚹蠖，賦曰龍伸蠖屈，蠖屈，蓋將以求伸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言以屈道致伸。《漢志》曰：尺者蠖也。蠖之義蓋取諸尺，蚓之義蓋取諸引，引者伸也，蠖於尺伸於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放是乎。《亢桑子》曰：夫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蚹蠖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蚹蠖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舊說蚹蠖之繭化而爲蝶，此猶蛹之變蛾爾。賦曰，蟭螟飛而生風，蚹蠖動而成響，言屋之空曠深靜，易以生風荅響如此。《詩》曰：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是也。

螳蜋 螳蜋，有斧蟲也。兗人謂之拒斧，其臂如斧，奮之當轍不避，《莊子》所謂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者也。一名不過，以此《爾雅》曰不過、蟷蠰，其子蜱蜻，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爲之一前一却，《莊子》曰，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蓋謂是也。世云螳蜋所執之翳可以蔽形，《類從》曰，螳蜋之氣，含之生火，蚯蚓之塵，背灑起霧，未知其審。《月令》曰螳蜋生，蓋是月升，陰始起殺，蟲應而生焉。孫炎《爾雅正義》云螳蜋深秋乳子，至夏之初迺生是也，亦生百子，如螽斯云。

蜉蝣 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梁宋之間曰渠略，叢生鬱棲中，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如雪以刺其奢，而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曰，掘閱得玉，蓋言羔裘如膏，則其好絜可知矣。麻衣如雪，則其好奢可知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夏小正》云：蜉蝣有殷。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言有，有見也。

蝤蠐 《爾雅》曰蝎、蛞蝓，又曰蝤蠐、蝎，蓋蝎一名蝤蠐，一名蛞蝓。佶屈，曲貌，以形舉也。《方言》曰：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詩》曰，領如蝤蠐，蓋蝤蠐之體有豐絜且白者，故《詩》以況莊姜之領，《七辯》曰蝤蠐之領，阿那宜顧，是也。《化書》曰：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蝤蠐，此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故古者譖從中起，謂之蝎譖。曹植《籍田論》曰：昔三苗、共工、讙兜，非堯之蝎敵，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敵。

蠓 小蟲似蜻，亂飛者也。一名醯雞。《列子》曰：醯雞生乎酒。又曰：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軌，食醯頤輅，即蠓是也。《孔子》曰：人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制字从蒙，音謂之懵，以此《爾雅》曰蠓、蟻蠓。孫炎注云：蟻蠓，此蟲微細，羣飛。郭璞亦曰：蠓飛磈則天風，春則天雨。此言蟻蠓將風則旋飛如磈，一上一下如春則雨矣。然其《圖贊》又曰風春、雨磈，二說不同也。

螟 食心曰螟，食葉曰蟘，食節曰賊，食根曰蟊。《爾雅》所謂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許慎《說文》以爲吏冥冥犯法即生螟，乞貸則生蟘，抵冒取民財則生蟊。然則靈芝、朱草、秬秠之鍾其美，與螟蟘之鍾其惡，雖不同，其繫王者之政一也。《淮南子》曰：枉法令即多蟲螟，其以此乎。蟘則蝗也，蝗字从皇，今其首腹皆有王字，未燭厥理也。或曰蝗即魚卵所化，《列子》曰，魚卵之爲蟲，蓋謂是也。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閣爲日所暴，乃生飛蝗，故《詩》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故豐年夢魚，理或然也。《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苗而未秀爲穉。《韓詩》曰：穉，幼稼也。蓋蟊、賊、螟、蟘，尤爲穉禾之害。《字說》云：蟘食苗葉，無傷於實，若蟘可貸也，賊食苗節，賊苗蟊食根。如句所植，螟食心不可見。

螗 螗一名蝘，其首方廣，有冠。《夏小正》曰：蜮蜩者，五采具。螗蜩者，蝘是也，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江南謂之螗蜋。《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天下讙譁沸騰不安如此，此《序》所謂無綱紀文章者也。又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言蜩與柳異類。今蜩託蔭其上，鳴聲嘒嘒，則王之於己，不如菀柳之餘，亦芘其蜩也。鄒陽《柳賦》以爲蜩螗厲響，蜘蛛吐絲，蓋蟬得美蔭，則其鳴聲尤清厲。《方言》曰：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蜮蜩。按：《詩》云如蜩如螗，則蜩與螗異，實非一物，蓋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啖之，《禮》有雀鷃、蜩范是也。一名蟬，爲其變蛻而禪，故曰蟬亦其通名。蟬舍卑穢，趨高絜，其禪足道也。《鹽鐵論》曰：以所不覩而不信，若蟬不知雪也。又況道常無所，而不可覩者乎。是故聞而不笑者寡矣。故曰：道無問，無問問之是責空也。舊說朽木化爲蟬，壞裙化爲蝶，腐菌化爲蜂，又曰蠶二十日而化，蟬三十日而化。

寒蜩 寒蜩似蟬而小，青赤，一名蜺，一名寒蟬。蔡邕《月令》云，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其生坼裂母背，故《釋蟲》云翥醜蝽。蓋蟬善飛翥，故謂之翥醜。《論衡》曰：蟬生於復育，開背而出。《方言》曰：黑而赤者謂之蜺。又曰：蟾謂之寒蜩，寒蜩瘖蜩。郭氏云：按《爾雅》以蜺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蟬鳴，則知寒

蜩非瘖者也。寒蜩即今啞蟬，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埤蒼》云秋風至而寒蟬吟，正謂此也。然則《方言》原其始，故謂之瘖蟬。今雌蟬亦啞，陶隱居所謂啞蟬。雌蟬也不能鳴者，然與寒蜩初瘖又異矣。又一種似蟬而小、緑色，北人謂之蝭，頷廣且深，即《詩》所謂蝭首、蛾眉是也。

蟪蛄 《廣雅》云：蟪蛄、蟧蛨。《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夏蟬也，是故不知春秋。按：《離騷》曰：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則蟪蛄亦秋蟬矣。一曰春生者死於夏，夏生者死於秋，故曰不知春秋也。《方言》曰：齊謂之蜓蜮，楚謂之蟪蛄。《釋蟲》云蜓蚞、蜓蜮，即此是也。《莊子音義》以爲此即《楚辭》所謂寒蜩者也。按：《風土記》曰，蟪蛄鳴於朝，寒蜩鳴於夕，則寒蜩、蟪蛄又爲兩物。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言政事惡譁而善肅，以静應之而已。《稽聖賦》曰：螮蝀行以其背，蟪蛄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翼飛，則覆載之間負類反倫，何所不有，可勝言哉。

蜮 蜮，短狐也。似鼈，三足，含水射人。一曰含沙射人之影，其瘡如疥。《稽聖賦》所謂蜮旋於影、蜮射於光是也。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横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春秋》曰秋有蜮，即此是也。然畏鵝，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沉，鵝鳴則蛇結。《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言鬼無形而蜮性陰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惑之氣生蜮，蜮之猶言惑也。《字説》曰，蜮不可得也，故或之，今蜮螻溺人之影亦是類爾。《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蜮螻遺溺，中影則疾，人氣數感之故也。《周官》曰：凡隙屋除其貍蟲。貍蟲，麋、蜮螻之屬。蜮螻言搜而去之也，亦言求而去之也。

果蠃 即今細腰土蠭，好禁蜘蛛。《説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列子》曰純雄，其名稚蜂，蓋其類也。揵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爲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莊子》曰：細要者化。今呼大蠭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蠭，非此細腰土蠭也。果蠃一名蠉蝓，一名蒲盧。《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化書》曰：嬰兒似乳母，斯不遠矣。

螻蛄 螻蛄，臭蟲，一名蝼，一名天螻。《夏小正》曰：蝼則鳴。蝼，天螻也。孫炎《爾雅正義》以爲蝼是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要以前甚澁，要以後甚利。《類從》曰，磨鐵致蛄，汗韉引兔，蜄灰除蠹，蛤陽去伏，言物之相關感有如此者。《法言》曰：狐貍螻螾，不腰臘也。與言若牛羊之用，人則螻螾不腰、狐貍不臘矣。《方言》云：螻蝼謂之螻蛄。《周官》曰：馬黑脊而般臂螻。先儒云，螻蛄臭也。《傳》所謂腥螻而不可饗，膻惡而不可親，蓋出於此。一曰螻宜讀如螻蟻之螻。《吕子》曰：流水不腐，户樞不螻。螻者蟻也，醫經以爲狐貍、螻蟻之餘勿食，食之令人生瘻，豈近是乎。《廣志・小學篇》曰：螻蛄，會稽謂之蝼蛄。

蜻蜓 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蚤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尾端亭午則亭，名之曰蜓，以此字或作蜓。廷亦直也，一名蜻蛉。《方言》曰：蜻蛉謂之蜻蛉，淮南又呼蠊蜉，亦曰蜰也。《造化權輿》曰：水蠆爲蜰。《字説》云：蛉，蜻蜓也，動止常廷，故又謂之蛉，今出於廷者也。《古今注》曰：蜻蛉，一曰青亭，色青而大者是也。賦云：塗青蚘而還錢，埋蜻蛉而變珠。説者以爲五月五日取其首，正中門埋之，皆成青珠，故《類從》曰：青蛉之首，瘞而爲珠也。

蚊 《説文》云：齧人飛蟲，从虫，民聲，亦或从昏，以昏時出也。俗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蠶成雷，謂其市之時也。蠶民蟲寅，虻蟲田牧者病焉。一曰寅盲，故謂之寅。揚子或問貨殖曰蚊，蓋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善撓，令人通夕不寐，故雄以此託況。《説文》曰：秦晉謂之蝱，楚謂之蚊。蓋蝱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蝱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酋芮。《列子》曰：酋芮生乎腐蠸。蠸即黄甲小蟲，一名輿父，一名守瓜，《爾雅》云：蠸、輿父、守瓜。《鶡冠子》曰：一蝱嚙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言物苟爲害，不必在大，蓋亦不在多也。蚊性惡煙，以艾熏之則潰，長喙如針，善螫。

宋・王昭禹《周禮詳解》卷三二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説禬之，嘉草攻之，凡蔽蠱則令之比之。庶，章預反。令，力呈反。蠱音古。

先王以善政生養天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悉則生齒之數，所以至於既繁且庶，故設官以除毒蠱之害者，謂之庶氏也。掌除毒蠱者，《傳》曰，于文皿蟲爲蠱，蓋蠱之毒能病害人。故也以攻説禬之，則用祝焉，與大祝之六祈，所謂攻説同，意以嘉草攻之，則用藥焉，與瘍醫所謂以五毒攻之同，意用祝則治於未然之前，用藥則治於已然之後。

又 赤友氏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友音拔。蜃，市軫反。貍，莫皆反。

火大曰赤，以戾右爲守曰友。凡隙屋除其貍蟲，欲其宣布者見以戾，陰隱爲守，故名官謂之赤友氏。掌除墻屋則蟲豸藏逃其中，陰以害物，宜除而去之也，以蜃炭攻之，則以火之毒氣暴之，使出也，以灰洒毒之，則以蜃灰洒而毒之，使死

也，凡隙屋除其貍虫，則隙屋之中貍虫亦有害人者，故除之矣。

蟈氏掌去鼃黿，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蟈音蝈。去，豈呂反。鼃，戶蝸反。黿，莫幸反。牡，莫口反。蘜，弓六反。被，皮義反。

蟈，國虫也。尊者所居惡其聒焉，故置官以去之，而謂之蟈氏，新經云云，黿音哇，其鳴若哇也，黿音猛，其鳴猛也。故蟈氏掌去之。牡蘜，鞠之不華者。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則以牡菊之灰，能制黿黿而殺之，故也以其煙被之，凡水虫無聲，則牡菊之煙水能制水虫而勝之故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敲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樟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炮，步交反。樟，音沽，又音枯。

壺瓦，鼓也。涿，擊之也。擊瓦鼓以敲水蟲，故名官謂之壺涿氏，掌除水蟲，則以其能害人者，若南方水中狐蜮之屬含沙射人則死，凡此類皆害人者也，不可以不除焉。炮土之鼓，則互鼓也，以炮土之鼓敲之，則以土能勝水而制之也，火石則以火燒石。以焚石投之，則使感陰陽相殄之氣而死也，若欲殺其神，謂水神，龍，罔象也。牡樟謂榆木也，以牡樟爲幹。從橫以象齒貫之，所謂午貫也。以牡樟午貫象齒，而沉之水神，感其氣而死，其神既死，則淵水雖深實爲陵矣。凡此之類，皆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非夫深窮物理之所以相治相克者，孰能與於此。

宋・易祓《周官總義》卷二三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禁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蠹之事，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

蟈氏掌去鼃黿，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敲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樟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上經四官，言四物之害，則有形可求者也，故以力勝之。此六官言六物之害，則無形可求者也，故以智勝之。夫六物至微，各設一官，以去其害。殆類不憚煩者，蓋萬乘所至，或在宮闈，或在苑圃，或齊宿於郊廟之內，或臨御於朝廷之上，一物不去，則護衛至尊爲有闕。此所以專設六職，以除妖怪隱伏之物。今觀剪氏以莽草熏器用之蠹，赤友氏以蜃灰而灑牆屋之毒，蟈氏以牡蘜之灰，與其煙以去其鼃黿之聒，固可信也。若夫壺涿氏以炮土焚石而除水蟲，又以牡樟午貫象齒，以殺其神。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一 郭璞曰：蓬飛磕則天風，春則天雨。蓬，蠓也。傳曰：雷不蓋醬，令人腹中雷鳴，月上下弦之時，觸醬輒壞，里俗忌之。

又卷二 白蟻聞竹雞之聲化爲水。竹雞自呼泥滑，滑是也。或曰：白雞之雄亦能化白蟻。

又 《寧國論》云：蜀中本無獐，犍爲德陽山谷洞中攘攘而出，轉轉漸大，自爲夫婦，而益多夫。土乾則生蚤，地濕則生蚊，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化爲蠅，蠅又自生蛆，蛆又生蠅，豈有窮乎。

又 萋莆者，其狀如蓬，枝多葉少，根如絲，葉如扇，不搖自動。風生主庖厨清涼，驅殺蟲蠅，以助供養。堯時生於庖厨，爲帝王去惡，孫柔王充白虎皆云：太平時萋生於庖厨中，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倚一尺冰置之，熱厨終夜不能寒。

又 裴頠《崇有論》曰：鳥無胃肺，蛤蜃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

宋・胡瑗《周易口義》卷一〇 斧斤不時不入山林，數罟不入污池，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如是之類，是皆取之以時，用之有節，使至微至隱之物皆遂其生而涵濡其性。

宋・鄭樵《通志》卷七五《昆蟲草木略第一・蟲魚類》 蟬之類多，《爾雅》及他書多謬悠，惟陶弘景之注近之。《本草》蚱蟬注云瘖蟬也。瘖蟬，雌蟬也，不能鳴者。蟬類甚多，《莊子》云蠽蛄不知春秋，則是今四月五月小紫青色者，而《離騷》云蠽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此乃寒蜩耳。九月十月中，鳴甚悽急。又二月中便鳴者名蠐母，似寒蜩而小，七月八月鳴者名蛁蟟，色青，今此云生楊柳樹上，是《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昔人噉之，故《禮》有雀鷃、蜩范。范有冠而蟬有緌，亦謂此蜩復五月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夭。今其療亦專主小兒也。按：陶此說，今實考其物，寒蜩、蠐母，蛩類也，蛁蟟與蜩，蟬類也，蛩類在階除間及叢薄中，夜鳴日不鳴，蟬類在木上，日鳴夜或鳴。《字林》云：蟬，蠽蛄也。《莊子》所謂蠽蛄者，蟬類之別名爾，而正名蠽蛄，乃是寒蜩。又螻蟈條，《本經》云一名蠽蛄。寒蜩與螻蛄類也，故名號相亂。凡《本草》所載名號有相亂者，皆是物類近似，故有互名，非若他傳釋有名號相亂者，非互名也，皆是訛謬蜩蟬一物爾。《方言》云，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究而言之，實爲二物，《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義也。今就而驗之，有四五種，有大如雀黑色，其鳴震巖谷者，是《爾雅》所謂蜩、馬蟬是也。五月以前鳴者，似大蠅而差大，青色，或有紅者，夜在草上，日在木上，聲小而清亮，此則正謂之蜩。七月以後鳴者似蚱，色亦斑，此則正謂之蟬，亦名蛁蟟。而陶謂七八月鳴者名蛁蟟，色青，此誤也。立秋已後，青紅二色者盡無之矣，獨斑蟬盛焉。有一種如大黃蜂，黑色，倦飛，亦倦鳴，故謂之瘖蟬，即蟬之雌者爾，《本草》蚱蟬

是也，夏秋俱有。蘇恭云：蚱者，鳴蟬也。諸蟲獸以雄者爲良，以陶説爲誤。後來注釋者又引《玉篇》云，蚱者蟬聲也，明蘇説是。且陶謂之痣蟬，豈妄哉。蓋據當時所用之名物而言之，醫家多用蟬蛻，而希有用蟬者，故不親識其所用之名物，以意測度，又尋經引傳以釋證之爾。且萬物之理，若非的識其情狀，求之經傳，展轉生訛，況《爾雅》、《玉篇》何可盡信。舊云蟬是蜣蜋所轉丸久而化成，至夏便登木而蜕，此説非也。蜣蜋轉丸但成其子，而蟬正是蜣蜋化爾。又糞中螬及蛓蟲之類亦化爲蟬也。蟬脱曰枯蟬，曰伏蜩。

又　螽之類亦多，《爾雅》云蟲螽、蠜、草螽、負蠜、蚣螽、蚣蝑、蟿螽、螓蚸、土螽、蠭谿。按：蟲螽，蝗也，草螽，草蟲也，亦謂蚱蜢，蚣蝑一名蚣蝀，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甚響。螓蚸，郭云似蚣蝀而細長，飛翅作聲者。蠭谿似蝗而小，斑色，多生園中，郭云今謂之土蝀，以其在土中也。

蝗之類多，《爾雅》曰：蚍蜉大蝗，小者蝗蠆，杅蝗，蚡，飛蝗，其子蚳。按：蟻亦作蝗，大蝗即馬蟻也，大而黑，郭云俗呼馬蚍蜉。小蝗謂小黄蟻也，以其種極多，故專其名。杅蝗是一種大蟻，赤色斑駁者，飛蟻有翅而飛者。凡蟻老則皆生翅，能飛，遂化爲他類矣。蚳，蟻卵也，似飯粒，亦可爲醬，《周禮・醢人》屬蚳醢。

又　蠶之類多，《爾雅》曰蟓、桑蟘、螬由、樗蟘、棘蟘、欒蟘、蚖、蕭蟘。此皆蠶類吐絲成繭者，食桑葉爲繭者曰蟓，蓋蠶也，或云野蠶，食樗葉、棘葉、欒葉爲繭者曰螬由，食蕭葉爲繭者曰蚖。蕭，蒿也，原蠶者，再熟之蠶也。《淮南子》原蠶一歲再熟，然王法禁之者爲殘桑也。《周禮》禁原蠶者，注云爲其傷馬。今以蠶爲末塗馬齒，即不能食草，以桑葉拭去乃還食。此明蠶，馬類也，物莫兩盛。

又　蜂之類多，《本草》蜂即蜜蜂也，大黄蜂即土蜂也，一名蜚零，穴土以居。今宣城所生蜂兒者，土蜂也。木蜂即甒甒蜂也，結窠如甑，在木上者。

蠟蜫曰土蜂，曰蜾蠃，曰蒲盧，俗謂之蠟蜫，棲泥入於屋壁間及器物旁作房，或雙或隻，亦入竹管中，以泥封其口，其類不一也。凡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而陶隱居乃謂此生子如粟米大，在房内，仍取他蟲置其中，以擬其子，大爲糧也，以《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爲謬矣。後來人有壞其房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皆如陶所説，此蓋不究其義也。諸蟲在蟄尚不食，況其形體未定猶在窠中時，何得有饑飽也。壞其房而見卵與死蟲者，是變與未變爾。將其故房看之，其蟲殼皆如蜕形，則非爲物所食明爾。且蚱蟬生於蜣蜋，衣魚生於瓜子，龜生於蛇，蛤生於雀，白鴿之相視，負螽之相應，其類不一，然則螟蛉、蜾蠃不爲異矣。

又　蜻蜓，《爾雅》曰盯蜓、負勞，亦謂之蜻蛉。

螗蜋，《爾雅》曰不過、蟷蠰，其子蜱蜻，又曰莫貌、螳蜋、蜂，謂螳蜋有斧，蜱蜻亦曰食庱，曰蜩蟭。

又　蜚，《爾雅》曰蜚、蠦蜚。郭云：蜚即負盤、臭蟲。按：此亦謂之負蠜，即草蟲也。《春秋》書蜚，以其能害稼。《本草》謂之蜚蠊，亦謂之蜚蠘。

蜣蜋，《爾雅》曰蛣、蜣蜋。《莊子》曰：蜣蜋之智，在於轉丸。

（楬）〔蝎〕，木中蠹蟲也，《爾雅》曰蝎、蛣蝎。

蠰，俗呼山羊，有長角，斑黑色，喜齧桑葉及橘柚，《爾雅》曰蠰、蠭桑。

蜉蝣似蜣蜋而小，有文彩，《爾雅》曰蜉蝣、渠略，又曰蚑蟜蚴。郭璞云：江東呼蟜蚴，以有金色。

守瓜者，瓜瓠之葉上黄甲小蟲能飛者，《爾雅》曰蠰、輿父、守瓜。

穀蠹，米穀中小黑蟲也。《爾雅》曰蛄螬，强弭，建平人呼爲蜉子。

又　蛓蟲曰蝎，其毛能螫人，故《爾雅》曰蝎，毛蠹，又曰螔蛄蝨者，黑毛蟲也，其毛皆能射人。

螣螬，《爾雅》云蟥、螣螬，糞土中大白蟲也。《本草》一名蟥螣，一名蜚螣，一名勃齊。

蝤螣，《爾雅》云蝤螣、蝎，木中蠹蟲也。《方言》：關東謂之蝤螣，梁益之間謂之蝎。

又　牛蝨，蠅類，噉牛馬血，《爾雅》云强蚚。

衣魚亦謂之蠹魚，以能蠹衣裳書帙，亦謂之蚼魚，亦謂之蟫，《爾雅》云蟫，白魚。

莎雞曰酸雞，曰樗雞，曰天雞，曰樗鳩，曰蝔，《爾雅》云蝔，天雞，黑身赤頭，似斑猫。

土蛹，《爾雅》曰國貉，蟲蠁，郭云今呼蛹蟲爲蠁。

螢火，《爾雅》云螢火，即炤，《本草》一名夜光，一名放光，一名熠燿，《詩》云熠燿宵行，《吕氏春秋》云腐草化爲螢。

螻蛄曰螻，曰天螻，曰蟓，曰蝼螻，亦曰蟪蛄，故《爾雅》云螻，天螻，又曰蟓、蝼螻，《方言》云，南楚謂之杜狗。此物頗協神鬼，昔人獄中得其力者，今人夜忽見出，多打殺之言，爲鬼所使也。《荀子》所謂梧鼠五技而窮，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者此物爾。《魏詩》所謂碩鼠者，大鼠也。

蠓之類多，《爾雅》云蠓、蠛蠓，似蚋而小，斜陽則羣聚鬬飛。

蝮，屈伸蟲也。《爾雅》云蝮、蚹蝮。

蚷曰蟋蟀，曰青蛩。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秋至則鳴，故曰：促織鳴，懶婦驚。

青蚗一名蠛蠓。《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名蜘蠋，如蟬大，辛美可食。其子如蠶種，取其子則母飛來。雖潛取必知處，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則自還。《淮南子萬畢》云：青蚗一名魚伯，以母血塗八十一錢，以子血塗八十一錢，置子用母，置母用子，皆自還也。或云自是雄雌不相捨爾。

又《爾雅注》卷下《釋蟲第十五》 螢、天婁。螢音斛，《夏小正》三月螢則鳴，即蔞蚷也。似蟋蟀，多在園中，爲穴藏害殺。

蚩、蠢蟲。郭云蟲即負盤臭蟲，按此亦謂之負蟲，即草蟲也，《春秋》書蚩，以其能害稼也。蚩，扶味反。蠢蟲音盧肥。

又 蜩、蜋蜩、螗蜩、螓、蜻蜻、蠽、茅蜩、蛹、馬蜩、蜺、寒蜩、蜓蚞、蠀螰。蜩即蟬之異名，此辨蟬之類也。蜋蜩，《夏小正》曰：五彩具，此即四五月間小蟬，有文彩，先諸蟬而鳴者，螗即螗蜋也，亦能在草叢中鳴。蜻蜻，郭云如蟬而小，引《方言》有文者謂之蠀，及《夏小正》鳴螓，虎懸以爲證。按此即一種蟬，似蜻蜓，其鳴無韻，但札札然。螓音札、蠽音節，茅蜩似蟬而小，有青紅二種，只在茅管中，亦是五月時鳴。蛹音緜。馬蜩，蟬類中最大者，其聲響震巖谷。寒蜩即寒蜋也，一名螗蚷。《月令》七月寒蟬鳴，即此也。蜓蚞音挺木，蠀螰。郭云即蜓螃也，一名螗蚷。齊人呼爲蠀螰。

蚷蜣、蜣蜋。今人亦謂蜣蜋，能取糞爲圜。莊子曰：蚷蜣之智，在於轉丸，蚷音詰。

蝎、蛣蝀。蝎自是一種，而此即木中蠹蟲也，亦名蝎，音歇，又音曷。

蠭、蟙桑。有長角，斑黑色，帶甲，亦能飛，俗呼山羊，喜齧桑樹，或云即桑中蠹蟲，化而爲此也。蠭音餉。

諸慮、奚相。未詳。

蜉蝣、渠略。似蜣蜋而小者，文彩多，青黃色者。

蚾、蟥蚌。音拔，黃瓶，即蜉蝣也，容有小異。郭云：江東呼黃蚌。蚌音瓶，今謂之蜉蚌。

權、輿父、守瓜。今瓜葉上黃甲小蟲，能飛，喜食瓜葉，匏上亦有之。

蝬、蛫螻。即螻蚷也。《方言》云：南楚謂之杜狗，今閩人亦爲杜狗。蝬蛫音柔龙。

不蜩、王蚊。未詳。

蚷蠪、强蜌。郭云：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蜌子。蜌音美。不過、蟷蠭，其子蜱蛸。蟷蠭即螗蜋也，蠭音箱。蜱蛸音毗消。螗蜋蠭。

又 蝝、蝮蜪。音緣，覆陶。郭云：蝗子未有翅者。

蟋蟀、蚚。今人亦謂之蟋蟀，一名青蛩。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蚚音拱，又音笋。

又 皁螽、蠜、草螽、負蠜、蜇螽、蜙蝑、蟿螽、蠝蚚、土螽、蠭谿。此辨螽之類也，皁螽蝗也，草螽草蟲也，亦謂之蚱蜢。蜙蝑音嵩胥，一名蜙蟴，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甚響。蠝蚚，郭云似蜙蟴而細長，飛翅作聲者。蠭谿似蝗而小，斑色，多生園中。郭云：今謂之土蠝，以其在土中也。蠜，蜇螽，蚚蠭音煩，斯契，歷蠭。

又 莫貂、螳蜋、蜂。螳蜋有蜂斧，故曰螳蜋蜂。貂音鶴。

虰蛵、負勞。音丁馨，即蜻蜓也，亦謂之青蛉。

蛨、毛蠹。蛨，户感反，即蚉也，亦謂之螫蟲，其毛能毒人，似蜂蠆。

蟔、蛅蜇。音黑髯斯，黑毛蟲也，亦謂之蚉，以其毛能黏著人，故謂之蛅蜇。

又 蟫、白魚。音淫，衣魚也，亦謂之蠹魚，以能蠹衣裳書帙，一名炳魚，一名蟫。

蝨、羅。蠶蝨也。

蝀、天雞。音汗，莎雞也，一名酸雞，一名樗雞。黑身赤頭，似斑猫。

傅、負版。未詳。

强、蚚。音祈，牛蚓也，蠅類，噉牛馬血。

蜉、螭何。未詳。

又 蜮、蛹。蠶蛹也，蜮音圭。

蜆、縊女。音寅，《説文》云蜕爲蝶也，郭氏謂小黑蟲，赤頭，喜經死，故曰縊女。

蚍蜉、大蟻，小者蝘，蠪、朾蝘、蠭、飛蝘，其子蚳。此辨蟻之類也。蟻亦作蝘，大蝘即馬蟻也，大而黑，郭云俗呼馬蚍蜉，小蝘謂小黃蟻也。以其種多，故呼其名，朾蝘是一種大蟻，赤色斑駁者。飛蝘，凡蟻老，則皆生翅，能飛，遂化爲他類矣。蚳，蟻卵也，以飲粒亦可爲醬，《周禮·醢人》蝝蚳醢。蠪、朾、蠭、蚳，音壟丁尉池。

又 土螲、木螲。在土中作窠者曰土螲，在木上作房者曰木螲。

蟦、蟦螬。糞土中大白蟲也。蟦音蕡。

蝤蠐、蝎。木中蠹蟲也。《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

又 國貉、蟲蠁。郭云：今呼蛹蟲爲蠁。《廣雅》云：土蛹、蠁蟲。

蠖、蚚蠖。郭云：今蚇蠖。《説文》云：蠖，屈，伸蟲也。

果蠃、蒲盧、螟蛉、桑蟲。蒲盧，俗謂之蠨蛸，蓋蠭類。螟蛉，桑上青蟲也，蠨蛸取以爲子者。

蝎、桑蠹。即蛞蝓。

螢火，即炤。螢也，腹下有光，夜飛。

密肌、繼英。《釋鳥》有此，誤，重出耳。

蚅、烏蠋。郭云：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

蠓、蠛蠓。似蚋而小，斜陽則羣聚鬬飛。蠓，莫孔反。

又　蝝、桑繭、雒由、椇繭、棘繭、欒繭、蚖、蕭繭。此皆蠶類吐絲成繭者，食桑葉爲繭者曰蝝，音象，蓋蠶也，或云野蠶。食椇葉、棘葉、欒葉爲繭者曰雒，音雖，食蕭葉爲繭者曰蚖，音杭。蕭，蒿也。

翥醜蝽，螽醜奮，强醜捋，螽醜蜜，蠅醜扇。醜，僻也，猶人性之有僻。然翥即蛀字，借用耳。此即蛀蟲之有角甲者，蓋齧桑類也。蝽，張拆也。此蟲之僻在於張角，拆甲。草蟲之僻在於振股作聲，强蚚之僻在於以脚自摩捋。螽音俞，《説文》云垂腴也，腴即腹下也。螽之僻在於卷蔓向腹，蠅之僻在於摇翅自扇。以此使學者當究知物之情態也。

食苗心螟，食葉蟥，食節賊，食根蟊。四者並見《大田》詩螟極纖細，在苗之心，若木中有蠹，然今農家忌，大小署日降一種霏微者，云即此蟲降也。蟥《詩》作螣，一種蟲似螟蛉，食苗葉而卷爲房。賊即草蟲類，雖亦食葉，好食節。蟊未詳，陸璣謂螻蛄，據螻蛄雖穴土以居，然亦取葉於穴中而食之，元不食根，惟陸田有之。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豕。丈尔反。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鬼蝴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黑蛺蝶大如橘，蠹所化，北人或名爲玄武武一本作帥蟬。

又　天蝦，狀如大飛蟻，秋社後有風雨，則羣墮水中，有小翅，人候其墮，掠取之爲鮓。

宋・王質《詩總聞》卷一四　總聞曰：八蜡八方之神也，各隨其所來之方祀之舉，此禮尚用《豳》詩八章，當分歌以樂八神，鄭氏以爲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昆蟲，恐未必然。止祝辭可見，土歸于宅土神一也。宅神二也。宅山之間也，水歸于壑，水神三也。壑神四也，壑巖穴之間也。昆蟲毋作，昆蟲神五也。草木歸其澤，草神六也。木神七也。澤神八也，澤陂湖之間也。昆當作蜫，蟲之總名也。

宋・衛湜《禮記集説》卷二九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鄭氏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絶水取魚者，罾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麛卵，胎夭，未成物重傷之也，殀殀殺也，少長曰夭覆敗也。

又卷六六　孔氏曰：此一節論蜡祭之事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

又　横渠張氏曰：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嗇一也，是始治稼穡者，據易則是神農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嗇所成，舊説以昆蟲爲八，蟲是爲害者不當祭。

又　昆蟲暑生寒死，螟螣之屬，爲害者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黄衣黄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黄衣狐裘黄冠草服，言祭以息民服衆，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黄落。

孔氏曰土即坊也，及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宅則不崩水，即水庸，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謂不爲灾。

宋・施宿等《會稽志》卷一七《蟲部》　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衙，誅罰徵令絶嚴，有君臣之義。一名蠭蜂，蠭生於蜜，而天下之味莫甘於蜜，莫淡於蠭。崖蜜生崖石空中。山陰法雲寺僧云：毗村民家墓，木空中有蜂集焉，歲得蜜甚多，或嫉之，投燎焚之，蜂衛其主，不去，盡死，亦可異也。

螢，《月令》季夏曰：腐草爲螢。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熠燿。一説螢非熠燿，熠燿行蟲爾。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載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越人謂此物多則有年，又謂入人室則有客至。

蝶，蛺蝶，粉翅有鬚，一名胡蝶。《列子》曰：烏足之根爲蟌蝒，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嘗見園蔬，其葉有爲蝶者，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葉也。又嘗見山陰澤中，木葉化蝶亦如此。干寶曰，稻成蚕，麥成蛺蝶，豈虚語哉。

蠶，陽物也，惡水。《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食不飲。再蠶謂之原蠶，一名魏蠶，以晚葉養之，先王禁焉。《淮南子》曰：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爲其殘桑也。鄭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害馬歟。然則原蠶有禁，非特欲以護桑，又以害馬故也。今蠶負馬，迹亦其驗歟。土人謂之夏蠶，亦曰熱蠶，亦曰晚蠶，自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行，而民間一歲至有三蠶者矣，是以蠶弱而馬耗也。《蠶書》曰：飼蠶勿用雨露濕葉。蓋蠶性惡濕，大抵春蠶多四眠，餘蠶皆三眠。

越人謂蠶眠爲幼，謂之幼一、幼二、幼三、幼大，蠶死則謂之眠熟，故諱之而謂之幼。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一》 蠶 蠹 蝝 蜀 蝤蠐 尺蠖 蛣蟟

蠶 蠶，倉庚鳴則生，故《詩》曰：倉庚喈喈，采蘩祁祁。蘩，白蒿也，所以生蠶。《夏小正》曰：三月妾子始蠶。蠶之狀，喙呥呥類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蚳，以毛掃之，蠶尚小，不欲見露氣，桑葉著懷中令煖，然後切之，得人氣則衆惡除也。古者三宮夫人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謂及早凉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飼蠶，蠶生惡濕故也。比至再眠，常須三箔，虛上下二箔，以隔土氣障塵埃也。飼必卷窗、褰幃，飼訖還下，蓋蠶昆蟲之類，昆者明也。蠶見明則食，食多則生長，其旋生駒，皆與母同老，食而不飲三十六日而化。《淮南》曰：二十二日而化。嵇康《養生論》曰：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餘日。仲長子《昌言》亦曰：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温、飢飽之爲脩短，驗之於物者也。《荀卿賦》曰：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謂之眠。亦有四眠者，既老將績，其口含絲，《春秋文耀鉤》曰，商弦絶，蠶含絲，言弦將絶、蠶含絲以待用也。《淮南子》曰，蠶珥絲而商弦絶，謂新絲出，故絲脆。五音之中商弦最急，故先絶，亦蠶午火也，商金音也，火壯金因應之而絶。珥絲或爲餌絲，或曰上下絲於口，故曰珥絲。其獨成繭者謂之獨繭，自二以上謂之同功，繭獨繭絲細而有緒，詹何以之爲綸，引盈車之魚也。《顔氏家訓》曰：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木吐絲所成，養蠶之室欲明而温，漢法犯腐刑者，下未央蠶室，取其温爾。古者后妃享先蠶，而後躬桑，先蠶，天駟也。《漢舊儀》曰：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

蠹 蠹，再蠶也，原即再之義。或曰：蠶不交而生者往往爲原蠶。原蠶一名魏蠶，莫知其説。按：《方言》魏，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謂之魏。又古者魏地狹隘，其君民有儉嗇趨利之譏，以葛屨而至於履霜，以女手而至於縫裳，豈原蠶亦魏之俗耶。今人又謂之二蠶音之轉爾。《周禮》養馬禁原蠶者，説者以爲天文辰爲馬，而《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浴而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傷馬也。今農家下種，以原蠶矢雜禾種之以辟蝗，否則齧馬骨汁和蠶矢溲之。又蠶殭者塗馬齒，則馬不食草，以桑葉拭去，乃還食。此則蠶爲馬類明矣。《淮南》曰：蟆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獲也。至於後世國税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吴人且以爲美談。《吴録》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績。《林邑記》曰：九真郡蠶年八熟，繭小輕薄，絲弱綿細。《荆楚歲時記》曰：八蠶繭出日南，至秋猶飼以柘，荆楚則早晚二蠶，則五月而已。

《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輩蠶，蜕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初績，蜕蠶四月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其説云：凡蠶再養者，前輩皆謂之珍，少養之，而蜕蠶與愛珍二色，候蜕珍三月既績，出蛾取卵，七八月便割蠶生，多養之，是爲蜕蠶。若取藏甕中，亦可十紙百紙，蓋覆器口，安冷水使冷氣析其出勢，僅得三七日，然後劄，生養之，爲愛珍，然則蓋一類耳。《隋書》曰：江湖之南一年蠶四五熟。唐天寶中益州獻三熟蠶繭，緊厚白净，與常蠶不殊。大曆中太原府清源人唐景暉養冬蠶成繭，詔給復終身，而《海物異名記》乃云八蠶綿者，八蠶共作一大繭，非也。

蝝 蝝，桑繭。野蠶不養於人，就桑食葉，作繭者比家蠶小而行疾。其作繭長半寸，以來亦擐而長，其一面平，多則歲宜蠶，野人嘗以卜蠶之熟否。楚俗於上春以麪裹肉，或糖蒸之，亦平其一面，謂之繭子，食之，蓋取象此。古者稱野蠶，成繭以爲瑞。若蝝者歲未嘗無但成繭者，言其成熟如家繭。漢自王莽以來，田疇蕪廢，杼柚其空，至光武之初，野穀旅生，野蠶成繭，人獲其利。蓋地力久曠而有餘，故穀易生，樹力久蘇而有餘，故繭易成。唐武德中梁州亦言野蠶成繭，百姓採而用之，亦其類耳。又《古今注》：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牟山有野蠶爲繭，收得萬餘石，民人以爲絲絮。此最有數者。野繭又有雌由、樗繭、棘欒繭、蚖蕭繭，皆桑繭之類，各以所食葉爲名。《廣志》云：有柞蠶，食柞葉，可以作錦。今桑繭所包裹甚薄，不堪用，古人稱以野繭之絲爲琴絃者，自當各有所在也。今人亦呼此爲桑蠶，郭氏乃云即今蠶，非也。

蜀 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葵者，菜之甘者也。古人有言，蓼蟲不知徙乎。葵菜，今蜀食葵之甘，故其體肥大，亦食於藿，《廣志》曰，藿蜀有五色者。槐香蜀五采，有角甚臭，《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蜀，言大小不同量也。蜀雖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蠶致養於人，萬百爲族，蜀則獨行，故以比敦然獨宿者。《箋》云，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又蜀亦或作鳥名。師曠《禽經》曰：蜀不獨宿，不知何物也。蜀不獨宿，故以歎獨宿者。於文，獨字从蜀則蜀，當獨處爾。《韓子》曰：鱓似蛇而蠶似蜀，人見蛇則驚駭，見蜀則毛起，漁者持鱓，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貢育。《淮南》曰：蠶之與蜀狀相類，而愛憎異。蜀一名蛖，狀雖可畏，然古人以金作此而綴之車上以爲飾，故曰偉革金厄。

蝤蠐 《爾雅》：蟦、蠐螬，糞土中蟲。又云蝤蠐、蝎，謂在木中者。二物大抵相似，以所處爲異，大者如足大指，而蝤蠐在腐柳中者，内外潔白，故《詩》人以

比碩人之領。其所謂蝎，非蠆尾之蝎也。至於螬蠐，食李之半於陵子，嘗匍匐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仲子之廉，不忍受人一飡而甘餔。螬蠐之餘腐，以此而發皇視聽，則其節之苦甚矣。《淮南萬畢術》曰，黍成螬蠐，言以秋冬穫黍，置溝中即生螬蠐也。說者以爲齊人曹氏之子所化，《論衡》曰，螬蠐化爲復育，復育化爲蟬，言萬物變禪如此。揚雄《方言》乃云：或謂之喧蝬，或謂之蝎，或謂之蛭，或謂之天螻。此其爲物多矣，非止一螬蠐也。《說文》：蠆、蠍。

尺蠖　尺蠖，屈申蟲也。狀如蠶而絶小，行則促其腰，使首尾相就乃能進步，屈中有伸，故曰屈申。鄭康成謂之屈蟲，郭景純謂之步屈，皆此義。又如人以手度物，移後指就前指之狀，古所謂布指知尺者，故謂之尺蠖。《漢書・律曆志》曰，寸者忖也，尺者蘧也，則蘧亦自有尺之義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聖人於物，稱名小而取義大，不以龍蠖巨細而有所遺。《冥子春秋》曰：尺蠖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然郭璞注《方言》，以爲尺蠖、步屈色青而細小，爲蜾蠃所負爲子者。按：蜾蠃所負乃螟蛉，《毛詩義疏》云，螟蛉似步屈，此說是矣，正以爲步屈則非也。蠖亦作蠼而小，《甘泉賦》曰：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蜎蜎蠖濩之中，解者以蜎蜎蠖濩爲刻鏤之形，予按：《釋魚》有蜎蠉，水中小赤蟲，《莊子》所謂還虷者藏沙中，穴如箴孔而蠖，亦吐絲作繭，有所布濩，以此況帝居者，蓋自藏於密，精義入神之至也。張協《七命》曰：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此以微蟲表帝居之淵默，亦此義耳。尺又作斥，《考工記》弓人之職合濸若手背文，角環濸，牛筋黃濸，麋筋斥蠖濸。此說弓表裏濸漆相合之處，若人手背文理相應限裏，濸文如環弓背，用牛筋者文如麻子，用麋筋者文如斥蠖云。段成式稱，尺蠖之繭爲蝶，今蝶蓋青蟲所化，非行步屈伸者，蠖或爲蛾，未可知也。

蛄嘶　蛄嘶，蚘蟲也。**蚘，千志切。**身扁緑色，似蠶而短，背有毒毛，能螫人，今俗呼楊痴蟲。《說文》：楚人謂藥毒曰痛痴。一曰傷也，音如辛辣之辣，《楚辭》以喻讒人，《九思》所謂蚘緣兮我裳是也。今牡丹上尤多，常在葉背，不知者輒遇其毒。欲老則吐汁自裹，久漸堅凝，如巴菽大，紫白間理，可愛，就其中作蛹，謂之蛄嘶房。一名躁舍，一名雀甕，俗謂之雀兒飯甕，言雀所喜食也。又謂之雀癰，既久出而爲蛾，復孚子於葉間。或者乃謂雀甕爲蛄嘶之卵，非也。陶弘景云多在石榴木上，今石榴上復有一種，聚短梗半寸，以來周圍植之以自裹，行則負以自隨，亦化蛹其中，俗呼避債蟲。

蟫　蟫，白魚，衣書中蟲也。始則黃色，既老則身有粉，視之如銀，故名白魚。荆楚之俗，七月曝經書及衣裳以爲卷軸，久則有白魚。《穆天子傳》：蠹書于羽陵。《周官・翦氏》掌除蠹物，鄭氏謂器物生蟲魚。韓文公詩曰，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謂是也。《毛詩草木疏》曰：天子賜諸侯芸蘭，可著藏衣書中，古者祕書之藏置芸以辟之。芸亦香草也，後世書勑用黃紙，味既苦而蟲不生。王充《論衡》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吏貪狼所致也。書卷不舒，衣襞不懸，皆生蟲也，此復關何吏耶。一名蛃魚，又名壁魚，又名衣魚。齊明帝疾勑臺省府署，求白魚爲藥，外始知之。蟫有談、尋、淫三音，淫或訛爲經籍之經，故又有經音。

莎雞　莎雞振羽作聲，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今俗人謂之絡絲娘，蓋其鳴時，又正當絡絲之候。故《豳詩》云：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也。寒則漸近人，今小兒夜亦養之聽其聲，能食爪莧之屬。崔豹《古今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也，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緯也。又曰，促織一名促機，絡緯一名紡緯，其言促織如急織，絡緯如紡緯是矣。但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爾》、《詩》稱六月莎雞振羽，以至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一章而別言莎雞與蟋蟀，可知其非一物也。蓋二蟲皆似機杼之聲，可以趣婦功，故易以紊亂。孫炎解斛、天雞，以爲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郭氏又云，一名榰雞。陸璣則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下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雙雞，蓋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一名馬蠶。

蜉蝣　蜉蝣朝生而暮死。郭氏云：似蛞蝓，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豬好啖之。陸璣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蓋蜉蝣者速死之物，故以刺曹共公之好奢，言雖衣服楚楚，安能久也。《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蜕，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又曰：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盡其樂。蓋以旦暮爲期，遠不過三日爾。蜉蝣出有時，故王褒《頌聖主得賢臣》云，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言知時也。又許叔重注《淮南子》言：朝菌者，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孽母。海南謂之蟲邪，則亦蜉蝣之類。按：今水上有蟲羽甚整，白露節後即羣浮水上，隨水而去，以千百計，宛陵人謂之白露蟲。《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

蟋蟀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一名蚚，一名蜻蛚，一名促織。以夏生，秋始鳴，《周書》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而蟋蟀居壁。《易通卦系》曰：蟋蟀

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趨，婦女織績，女工之象。今失節不居壁，似女事不成，有淫佚之行，因夜爲姦，故爲門户夜開。《淮南》則云：蟋蟀居奥，奥者西南隅也，比寒則漸近人。《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蜓鳴，白露下蜻蜓上堂。《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又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至十月入牀下，皆謂蟋蟀也，言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而説者解蟋蟀居壁，引《詩》七月在野，以爲不合，然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歲晚則同爾，好吟於土石塼甓之下，尤好鬬，勝輒矜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又其鳴時正織之候，故以戒婦功，《春秋説題辭》曰：趣織爲言趣織也。織興事遽，故趣織鳴女作縑。又里語曰趣織鳴懶婦驚，而崔豹云，濟南人謂蟋蟀爲懶婦，非也。古稱騰蛇游霧，而殆於即且，即且乃蜈蚣耳。許叔重謂蟋蟀爲即且上蛇，蛇不敢動，亦非也。《説文》作蟋蚚。《梓人》以注鳴者精列屬，《方言》南楚之間或謂之王孫。

螗蜋　螗蜋，有斧蟲，有不過、蟷蠰、莫貂、蜂、石蜋、巨斧等名。許叔重又云，世謂之天馬，蓋驤首奮臂，頸長而身輕，其行如飛，有馬之象，故贊《八駿圖》者，以爲其狀如麟鳳螳蜋。然《周書》曰，芒種之日螳蜋生，不生是謂陰息。《易通卦驗》曰：螳蜋，捕蟬之蟲，乘寒而殺物，自隱蔽而有所害，捕搏之象也。尤工捕蟬，五六月蟬得美蔭，奮翼而鳴，螗蜋超枝緣條，執翳自蔽，竦腰舉刃，搏而取之。昔之鼓琴者，見螳蜋方向，鳴蟬將飛未去，螳蜋爲之一前一却，絃者聳然，恐螳蜋失之也。殺心見於聲，故螳蜋陰殺之蟲也。翳木葉也。或曰得其翳者，可以隱形。此蟲惟捕蟬時有進退之勢，餘則知進而已。齊莊公出獵，有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禦，對曰：此謂螳蜋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必爲天下武勇矣。迴車而避之。莊公避一螳蜋而勇武歸之。勾踐禮蝦蟆，其遺意也。《莊子》曰：螳蜋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才之美者也。言非不有美才，顧不勝任耳。或曰回車者勾踐，故郭璞贊曰螳螂氣蟲，揮斧奮臂，當轍不迴，勾踐是避，勇士致死，勵之以義。《説文》螳蜋一名蚚父。

蜱蛸　不過、蟷蠰，其子蜱蛸，蟷蠰卵也。螳蜋逢樹輒産其卵，皆相連綴，多在小桑上及叢棘間，三月、四月中每枝出小螳蜋數百。螳蜋應殺之蟲，故小暑至後五日而生，所應者微陰，故螳蜋司殺之小者也。蜱蛸，所在有之，以桑上者爲佳，是兼得桑皮之津氣耳。市之僞者，以膠著桑枝之上則無益矣。一名蟙蠂，《本草》則謂之桑螵蛸，主於藥而言也。范子計然曰：螵蛸出三輔，上價三百。又海中有烏賊魚，背如桅蒲形，亦有螵蛸之名，故方家謂此爲桑螵蛸，謂彼爲海螵蛸。《説文》蠭蠀。

青蛉　青蛉好飛集水上，有青、赤、黄三種，色青而大者曰青蛉，一曰青亭，小而黄者曰胡黎，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亦名赤弁丈人，好集水上。赤卒絳騶者，漢制導卒之服也，故以比之。然總曰青蛉，則以大者爲主。《吕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蜻蛉者，每朝居海上從遊，有蜻蛉至者數萬，前後左右盡蜻蛉也，終日翫之不去，其父使取來翫之，明日往之海上，而蜻蛉無至者，言機心存則物不附。又莊辛對楚襄王曰：君王獨不見蜻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待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民無争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蟲蟻食也。此其情狀，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一名蠛。《淮南子》稱蝦蟆爲鶉，水蠆爲蠛蠓，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又稱水蠆爲蠛，孑孓爲蟲，兔醬爲螘。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詳此類變易，固不足驚。又人皆習知，不待聖人也。彼將因衆人耳目之所見，以極視聽之所不接，蓋發端於此耳。水蠆既化青蛉，青蛉相交還於水上附物，散卵出，復爲水蠆，水蠆復化焉，交相禪無已。郭璞稱江東名爲狐黎，淮南人呼蠛蛚，今鄱陽人呼江雞，蓋蠛蛚之轉，《説文》蜻蛉一名桑根。

蜣蜋　蜣蜋，黑甲蟲，能以土包糞，轉而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子》曰：蛄蜣之智，在於轉丸。陶弘景云：取糞丸而却推之。今按：其類似有雌雄，以足撥取糞，頃之成丸，相與遷之。其一前行，以後兩足曳之。其一自後，而推致焉。乃掘地爲坎，納丸其中，覆之而去，不數日而丸中若有動者。又一二日，則有蜣蜋自其中出而飛去。蓋是孚乳氣其中，以此覆裹之，藉之以生。《抱朴子》曰，玄蟬絜飢，不羨蜣蜋穢飽，然世或言蜣蜋能化爲蟬，所爲轉丸者，藉以變化也，未知孰是。崔豹《古今注》曰：一名弄丸，一名轉丸，俗名推丸，其鼻高目深者名胡蜣蜋。

蠭　蠭種類至多，其黄色細腰者謂之蜂。腰間極細，僅相聯屬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純雄謂蜂，純雌龜鼈之屬也。《列子》亦曰，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蜂，言無雌雄而自化，故《淮南子》以蜂之類爲貞蟲，言其無欲也。《博物志》以爲蜂無雌，取桑蟲或阜螽子抱而成己子。今細腰蜂作房在小樹上及人家簷下，房皆倒懸，其綴著處必以漆，房中各有子如粟，稍長如蛹，能動，逐時飼之，久則封之，生翼而出。其蜂者復孚卵，則增房益多。其在大木上者，蜂與房皆大，謂之露蜂房，又謂之百穿。其房大者如甕，小者如桶，至大者如巨鍾，房數百層，子至石許。又土蠭黑色，似木蠭而大，地中作房。蠭之最大者螫人至

死，能食蜘蛛。《楚辭》云：赤蟻若象，玄蠭若壺。壺形圓大，故蠭似之。《方言》蠭大而蜜謂之壺蠭，今人亦呼爲胡蠭。

蜜蠭　蜜蠭似蠭而小，工作蜜。《説文》蜜字作蠶，云蠭甘飴也，蓋若鼎器焉而冪之。《山海經》曰：穀城之上足蜂蜜之廬。今土木之蠭亦各有蜜，北方地燥，多在土中，故多土蜜，南方地濕，多在木中，故多木蜜。今人家畜者質小而微黄，大率腰腹相稱，如蠅蟬也。喜事者以竅木容數斛，實蜂其中養之，開小孔纔容出入。《永嘉地記》曰：七八月中，常有蜜蜂羣過，有一蜂先飛，覓止泊處，人知輒内木桶中，以蜜塗桶中，飛者聞蜜氣，或停不過三四，來便舉羣悉至。今人家所養蜂，或羣逸以千百數，中有大者爲王，羣蜂舁之，從其所往，人收而養之，一日兩出而聚，鳴號爲兩衙。其出採花者，取花鬚上粉實兩髀，或採無所得，經宿花中不敢歸。房中蜂多則復分爲隊，雀及蜻蛉好捕食之。冬寒則割蜜，今宛陵有黄連蜜，則色黄而味小苦。雍洛間有梨花蜜，色如凝脂。亳州太清宫有檜花蜜，色小赤。南京柘城縣有何首烏蜜，色更赤。各隨所採花色，而性之温涼亦相近。蜜脾底爲蠟，有蜜香氣，然蜜極甘而蠟至淡，獨爲一異。《孝經援神契》曰蜂螫垂芒，《釋蟲》曰蠭醮螫，謂垂其腴，腴即腹下螫毒也。今細腰螫人皆復引其芒去，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妻取蜂去毒繫衣上，以譖伯奇即此也。古稱蜂蠆有毒，今蜂近其房輒羣起攻人，故古稱蠭起之將。戰國有蠭旗，軍行用之。

果蠃　果蠃即細腰黑蜂也，《説文》作蠣蠃，俗呼爲蠮螉。《詩》言：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螟蛉，桑蟲也，果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子。《詩義疏》云：螟蛉似步屈，其色青細小，或在草葉上，土蜂取之，實木空中，或書卷間、筆筒中，七日而成其子。里語曰呪云象我，而揚子雲亦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唯陶隱居云，今一種黑色腰甚小，銜泥於人壁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一名果蠃，亦取草上青蟲。《詩》之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言細腰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己子，斯爲謬矣。造《詩》者乃可不察，未審夫子何爲因其僻耶。按：陶氏之説，實當物理，然以是疑聖人則有所不可。《詩》第言果蠃負之，如國君不能有其民，則爲他人所取，不言負去爲子也。猶《鴟鴞》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亦可謂鴞取衆鳥爲子乎。但説者見其負之，以往遂因爲是説，然《詩》之本旨自不如此，而《箋》、《疏》及揚子雲之語疏矣。

蚊　蚊者惡水中子（孑）〔孓〕所化，嗜人肌膚，其聲如雷。東方朔隱語云：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爲掌指所捫，其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吴興號豹脚蚊子，所以從文，以有文也。亦或從昏，志其出時也。或從民，昏之省也。又用閩越之閩，蟲之在門中者。大抵秋後吻輒破不能螫，或云更慘於未破時。《説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丹鳥螢也，白鳥蚊也。謂螢以蚊爲羞糧，則未知其審也。《金樓子》云：齊桓公卧於柏寢，白鳥營營，飢而求飽，因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噆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館也，腹爲之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蚊爲小矣，而物又附之。江浦之間有麽蟲，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或曰：巢於蚊睫，再乳而蚊不驚。或云：在蚊翼下，每生九卵，伏成九子，俱去而蚊不知，惟黄帝容成神視氣聽形，若嵩山之阿而聲若雷霆，此所以極小大之分也。古者謝章詔板用蚋脚書，亦一書之體。

蝨　蝨從民省聲，蝨從昏省聲。考民則有害於人，若蝨傷牛馬，亦田畝之患也。蝨有數種，商浙以南江嶺間有大木蝨，長大緑色，殆如次蟬，咂牛馬，或至頓仆。蚩蝨狀如蜜蜂，黄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蚩，大如蠅，齧牛馬亦猛。三蚩所食同，故《説苑》曰：蠹喙仆柱，蚊蚩失牛。古語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蝨，言才有分能，大者不必能細也，好聚於牛馬之尾。《楚語》曰：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蚩蠋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蓋大曰蚩，小曰蠋。處暑七月節，牛馬之氣蒸欝，故蚩之大小集焉尾，重而不掉也。《牟子》曰：昔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轉爲蝨蝨之聲，則翹尾而躡蹀。然蚩亦有不食之時。《淮南子》曰：夏至而流黄澤，石精出，蟬始鳴，半夏生，蝨蚩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黄口。許叔重以爲五月微陰在下未成，駒犢黄口，肌血脆弱，故蝨、蚩、鷙鳥應陰，不搏食之也。然則古者郊必用犢，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黄駒，豈物所不傷，純全至絜耶。

蚤　蚤，齧人跳蟲也。緩輒失之，辨之在蚤，故爲早暮之早，其字從爪，爪而得之，《説文》作蚤。《韓子》曰：韓昭侯搔而佯亡，一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其蚤而殺之。【略】《莊子》曰：鴟鵂夜撮蚤，晝日瞋目而不見。丘山考以其微而善跳，鴟鵂獨能夜撮之，以喻其精明。如此，非果有蚤撮之也。説者乃謂人翦爪在地，鴟鵂夜至人家撮拾，視之知有吉凶，輒更其家，故《五行書》埋爪必有處所。此自一説，未必莊書之本旨也。今沐猴亦好爲人撮蚤云。《淮南子》云：昌羊去蚤虱，而人弗集者，爲其來蛉窮也。昌羊今之昌蒲，蛉窮入耳之蟲，則所去之害，小而所來之患大。趙壹《解擯賦》：丹鴻可殺蚤。

蝨　蝨，齧人蟲也。《養生論》曰：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以明隨所處，

而易知生有可養之道。又《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以言禍福，有非類而相及者。《東觀漢記》曰，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然蚤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因謂之頭蝨章。而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臨陳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也。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曹植著論亦曰，得蚤者莫不摩之齒牙，爲害身也。三人皆世所尊貴人也，其言乃爾，何故？又物皆有蝨，故《淮南子》曰，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而《莊子》號豕蝨，爲濡需，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卒與豕俱焦。又虵鱗甲中亦皆有蝨云。商子以小臣之害比之爲蝨，言微而不可不去也。

螻 螻，小蟲，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一名螻蛄，一名碩鼠，一名蟪，亦一名蟪蛄，以孟夏鳴，應陰之蟲，其出入與蚓同時。《淮南子》孟夏之月螻蟈鳴，丘蝡出，蓋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二物應之而鳴，又蝡亦隨出，至冬則又隨盡。揚雄《法言》所謂狐狸、螻蝡不臕臙也與，是也。螻與蝡皆穴土以居，宜於土者，故黃帝以土德王天下。天先見，大螻大蝡，黃帝曰土德勝，故其色尚黃，其行則土，然《說文》解螭云，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則未知黃帝時所見爲何等也。此物有神異，故干寶記龐氏常祠螻蛄。王逸《九思》云，螻蛄兮鳴東，茅蠭兮號西，以其應陰而鳴比小人也。有五能而不能成其伎，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泅不能渡谷，四穴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絶人。按：荀卿稱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謂鼫鼠飛生者爾。《說文》稱鼫爲五技之鼠，則已別是鼠之一類，而崔豹《古今注》又以此螻一名鼫鼠者當之，三者不同，未知孰是。今螻翅小而短，不能覆背，飛去皆不遠，又穴土而居，常露於外，以今所見則五技殆謂此也。金中螻頂金最爲上，以六兩爲一垛，有卧螻蛄穴云。《夏小正》：三月蝝則鳴。

螢 螢，夜飛之蟲，腹下有火，腐草及爛竹根所化，《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螢。又謂之丹鳥，《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螢也，白鳥也者，謂蚊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爲鳥。羞者，進也，不盡食也。此言螢食蚊蚋。又今人言，赴燈之蛾，以螢爲雌，故誤赴火死。然螢小物耳，乃以蛾爲雄，以蚊爲糧，皆未可輕信。《月令》則云，羣鳥養羞而已。《豳》詩稱熠燿宵行。毛氏云：熠燿，燐也。又解燐云，燐，螢火也。蓋燐者，兵死之血，發爲鬼火，故曹植以爲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說者徒以熠燿有可畏之語，故以鬼火解之。今曠野中螢乃甚大，夏夜亂飛，煌煌乃實有可畏之象，故與鬼火同名。後漢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王夜步逐，螢火光行數里。隋煬帝幸景華宮，求螢火，得數斛，夜出游山而放之，光遍巖谷。二者均於亂亡。而晉車武子好學，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古今注》：一名暉夜，景天，夜光，宵燭。今有一種蟲如蛆，尾亦帶火，但無翼，不飛，名爲蛆螢。《說文》、《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馬蠲也。《淮南》曰：腐草化爲蚜，馬蛈也。《周書·時訓》：大暑之日，腐草爲螢，腐草不爲螢，穀實鮮落。《萬畢術》：螢火却馬。

蜩 蜩、蜋蜩、螗蜩，舍人云皆蟬，《方言》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蜕，寒蜩。郭璞曰，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寒蟬鳴，與《詩》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二月鳴者名寧母，似寒螿而小，七月鳴者名蛁蟟，色青。《考工記》以旁鳴者蜩，蜕屬，蟬鳴在脅。《淮南子》曰：蟬無口而鳴，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記》曰范則冠而蟬有緌。范蜂也。爵、鷰、蜩、范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乎。火振其樹而已。說者謂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莊子》曰：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論衡》曰：復育轉而爲蟬。枯蟬一名伏蜻。董仲舒曰：齊王之后怨王而死，變爲蟬，故名齊女，禮冠飾附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也。《本草》蚱蟬生楊柳上，《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是形大而黑所謂馬蜩。今夏中鳴者，比衆蟬最大。蚱蟬聲也，又如蜩如螗，言讙譁也。毛氏曰螗蜩也，舍人曰，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蜋，楚地謂之蠪蛄，《楚辭》云，蠪蛄鳴兮啾啾是也。陸璣疏云：螗一名蜋。蚓，《字林》蚓或作蠪青，徐人謂之蜮蜮，然則螗蜩亦蟬之別名耳。《楚辭》：蟬寂寞而無聲。王逸注云：螗蜩斂翅而伏藏也。郭璞贊曰：蟲之精絜可貴惟蟬。

蠽 蠽大者俗呼馬蚍蜉。《夏小正》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蠽也。《書》：蟻裳色玄。蟻知將雨，《易林·震之蹇》：蟻封穴户，大雨將集。齊桓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下有水。《抱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關尹子》曰：師戰蠽置兵蟻，通作蛾。《記》曰：蛾子時術之。《晉語》曰：蜮、蛾、蠭、蠆皆能害人。

蠽 蠽、飛蠽，蠽之有翅者，蓋柱中白蠽之所化也。白蠽狀如蠽卵，凡斬木不以時，木未及燥而作室，或柱礎去地不高，則是物生其中。以泥爲房，詰曲而上，往往變化生羽，遇天晏濕，羣隊而出，飛亦不能高，尋則脱翼藉藉，在地而死矣。魯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劉歆以爲蝝、蜚蠭，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災，黑眚

也。其意以《春秋》下文書饑，故因云食穀。顧方冬而陽不收斂，蟄蟲飛揚，此自應有所傷害，不必食穀而後爲災也。又董仲舒説蝗子也，説者亦多，以蝝爲螽螟之類，失之愈遠。《説苑》曰：蠹蝝仆柱，蚊蚩失牛。

蟓 蟓，蟭螟之小而緑色者，《釋蟲》云蝚、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蝚蝚者。孫炎曰：《方言》有文者謂之蟓。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其類廣而方，故《碩人》詩曰蟓首蛾眉，言碩人之美也。古之選女者，非特取其娥媚靡曼而已，蓋必合之法相焉。不邇窮困，不近寒陋，故曰角犀豐盈蟓首者，即角犀豐盈之謂也。《高唐賦》曰：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蓋言其相貌之美，足以當國君，於是而不見苔，此詩人所爲閔矣。《夏小正》曰：鳴蝚虎懸。今北人亦謂之蟓，又閩人謂大蠅爲胡蟓，亦蟓之類。

青蠅 青蠅，古以喻讒人，以其所趨甚汙，終日營營而不知止，又爲聲以亂人聽，故以比。然必言止于樊棘者，鄭氏以爲欲其遠之，常限之藩籬之外。此不然也。夫物之逐臭者投隙而進，豈能限絶。蓋室之屋，必植榛棘爲藩以蔽之，正蠅所宜集止耳。説者又以青蠅點白爲黑，點黑爲白，自昔相傳如此，歐陽公獨以爲，今之青蠅所汙甚微，以黑點白猶或有之，然其微細不能變物之色，詩人惡讒言變亂善惡，其爲害大必不引以爲喻，至於點白爲黑，則未嘗有之。據今青蠅之行，好遺矢於物上，遇物之絜者則見，《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此所謂點白爲黑也。至於循繞研上，引取墨汁，斯須之頃，盈寸白駮矣，則所謂點黑爲白者也。二者爲害雖微，然傷物之全，亂物之正，實自此始，正當謹以爲戒也。故《法言》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以蠅變白黑紅紫亂朱故也，君子之於讒也。初蓋易之，至於亂之，又生而後，君子信讒。此詩亦然，故首章但云毋信讒言，至其二章則已交亂在外之四國，至其三章則雖同心如我，二人者亦不能以相有其始，輕之而不忌，皆如此蠅矣。漢昌邑王賀夢青蠅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龔遂，遂亦勸放逐左側讒人，而魏何晏夢青蠅數十來鼻端，驅之不去，管輅亦以爲鼻者天中。今蠅臭惡而來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詩人取喻豈虚乎哉。

蒼蠅 蒼蠅，蠅之絜者。《雅》有青蠅，《風》有蒼蠅，蒼蠅比於青蠅而大，其色蒼，好集几案，食飲上者是也。《齊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段成式以爲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而《埤雅》亦云，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段氏則以青蠅與蒼蠅交互言之，陸氏言蒼蠅則非今，雖有麻蠅一種，然比此二種絶少。又蠅之小者其色自蒼，今人正謂之蒼蠅，不待別引。且《詩》以齊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宫寢之間，懷茝握蘭之所，豈大於青蠅者所宜集耶。

蜚 蜚者負盤，臭蟲也，亦作蝜，似蜚蠊而輕小，能飛，生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屋裏逃。《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其父向則以爲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爲蟲臭惡。莊公將取齊淫女爲夫人，故蜚至天戒，以爲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説者以爲蜚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蟲，未詳。向所説蜚誠臭蟲，今所在有之，草間之物，不必皆因男女同濫而生也。向之論似不若歆之篤，然歆言食穀爲災者亦爲未當。今負盤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蚤作掇拾，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燻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今人謂之蜚盤蟲，亦曰香娘子。《本草》云蜚蠊。

螟 古者言螟、螣、蟊賊者，曰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耳。乃未始的言其狀，惟《五行傳》稱，視之不明時，則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聽之不明時，則有介蟲之孽，螽蜚蠉之類。或曰蠉螟之始生，屬羸蟲之孽，然則但知螟螣之爲羸，螽蠉之爲介而已。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集衆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蟘蟲，音若橫逆之橫，言其橫生，又能爲橫災也。然按蝗字通有橫音，以爲物雖不同，皆害稼之屬也。漢孔臧《蓼蟲賦》曰，爰有蠕蟲，厥狀似螟，是螟爲無足蟲也。《淮南子》曰：杜法令，則多蟲螟。

蟘 食葉曰蟘，又曰食穀葉曰螟，食苗葉曰蟘。蟘之字又作螣，其種類不一，故曰百螣時起。許氏以爲百螣動股，蝗屬也，時起害稼，動股則阜螽，阜螽則今蝗之虫切，頗云。蟲也。劉向以爲介蟲之孽，《春秋》書螽在秋者四，在八月者三，在九月十月者一，在十二月者一，惟十二月者，乃是失閏之過，其餘八月、九月、十月者，蓋夏之六月、七月、八月也。螽類羣盛，故有雨螽于宋，言自上而下衆多之甚，故以雨言之。今蝗之盛或蔽天，其過河皆相銜而過，亹亹不絶。《詩》曰，后妃子孫衆多，言若螽斯，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此之謂也。《説文》螟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則生螟，蟘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京房《易傳》曰：臣安禄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王充《論衡》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吏貪狼所致也，蟲頭赤者武官，黑者文吏。按：蟲頭赤、身白、頭黑、身黄復應何官耶。《説文》：蝗螽也。《考工記》：股鳴蚣蝑，動股屬。

元・陳友仁增修《周禮集説》卷九上　鄭氏曰：剪斷，滅之言也。主除蠹者。《詩》云：實始翦商。

掌除蠹物，以攻禁攻之，以莽草薰之，凡庶蠹之事。蠹，丁故反。禁音詠。莽，亡蕩反。庶，草預反。

鄭氏曰：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蟲魚亦是也。攻禁、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庶除毒蟲者，蟲亦蠹之類也。疏曰：是以蟲毒，亦使剪氏除之。

赤友氏友音跋，赤如字。又，采昔反。

鄭氏曰：赤友猶言拔拔。拔音赤，采昔反。拔蒲八反。也，主除蟲豸自埋者。疏曰：拔拔，除去之也。

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蜃，市軫反。洒，色買反。貍，莫皆反。

鄭氏曰：除墻屋者。除蟲豸藏逃其中者。劉氏曰：隙屋隙罅之間有蟲豸、蠼螋、蜈蚣之類能螫毒人者。

鄭氏曰：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沃灰以洒之則死。疏曰：埋藏之蟲，以屋孔穴之中，故以隙屋言蟈氏蝈古獲反。

鄭氏曰：蟈，蛙也。《月令》曰：螻蟈鳴。

掌去鼃黿，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蟲無聲。去，起呂反。鼃音蛙。黿，莫幸反。牡，莫口反。鞠，弓六反。被，皮義反。

鄭氏曰：牡鞠，菊不華者。以其煙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涿，陟角反。

鄭氏曰：壺瓦，鼓也，涿擊也。

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驅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炮，步交反。橭音古。

鄭氏曰：水蟲狐蟈之屬，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劉氏曰：土之性沈，而克於水。炮而爲鼓擊諸水上，則雖淵深，莫不可達，入水而應於土故也，焚石投之攻之，以火氣應之，以陽聲則陰邪之蟲去矣。鄭氏曰：神，水神。龍，罔象也。

《宋史》卷一七三　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畬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八五　昆蟲者，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與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除昆蟲而有功於我者也。除昆蟲者不一而足，如火田之人捕蝗之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足，故直曰昆蟲焉耳。夫以表、畧、坊、庸之賤隸，貓、虎、昆蟲之細效，吾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嘗司嘗之享，其民勸於功利，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敢慢也。

明・胡廣等《性理大全書》卷一二　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禽蟲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蟲之類亦然。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菁蕪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明・王應電《周禮傳》卷五下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涿哲角反。鄭氏曰：壺，瓦鼓也，涿，擊也，主以土鼓去水中毒蟲也。

又　庶氏掌除毒蟲，以攻説禬之，嘉草攻之。

蟲類非一，《春秋傳》皿蟲爲蠱，謂蟲生器中，即翦氏蠹類也。女惑男爲蠱，指神明內蝕言也，此所謂毒蟲，若傳尸瘈蟲。父子氣類相傳者，及凡人臟腑所生蟲，其生息甚繁，其種類亦甚多也。又鬼方之人能爲蟲毒害人，故鄭注引《漢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治蠱之瀕不一，或以祝，或以藥，或鍼灸割取，隨人所傳授，要取能除害而已。攻説禬之祀以陰陽正神，而邪神自退避，嘉草攻之以藥石，能殺鬼邪者攻之，其蟲自死也。

又　翦氏掌除蠹物。蠹音妬。蠹字建首從橐省，指囊橐中所生，故鄭氏以爲蠹物穿食器物也。又若蚤、虱、臭虱，書蠹魚皆是。又蠱亦蠹類，故翦氏亦與庶氏相通而云。凡庶蠱之事也，以攻禁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禁音詠。

蠹物在器物、衣服、臟腑之內，難以攻取。且其類甚繁，不可斷滅，故庶氏以攻説禬之，翦氏以攻禁攻之。禁祭名，主祈于正神，以逐其邪。庶氏以嘉草攻之，翦氏以莽草熏之，並主以藥物治之也。

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灑恤買反，貍音埋。

凡牆屋無空，則凡蛇、蝎、蠼螋、蜈蚣、白蟻之類必不能藏。蜃炭大哈灰，掌蜃所共，其質黏，故以塞墻屋，其性烈，故沃灰以灑之則蟲死。此主藏于墻屋者，言隙屋謂墻屋有相夾處，亦蟲豸所埋，故并除之。豸丞禮反，無足蟲。

蟈氏掌去鼃黿。鼃英瓜反，黿明梗反。鼃即蟈也，黿耿黿也，與鼃同類，其

形差小，而怒鳴則一，故並去之。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蟲無聲。蘜菊通。牡蘜，鄭氏云：蘜有黃華爲牝。牡蘜其不華者未詳，是否以牡蘜所焚之灰灑之，則黽黽死，焚牡蘜而其烟被于水面，則凡水蟲之有聲者能令其喑也。

人心通竅于耳目鼻口，投間抵隙皆足爲病。【略】蟲鳥之聲能亂人聽，故特設【略】蠷氏以除水蟲。

又　壺涿氏掌除水蟲。鄭氏曰：水狐，蜮之屬。蟲以炮土之鼓鼓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炮音苞，橭音孤。炮土之鼓，瓦鼓也。神水，神龍罔象也。橭山，榆也。以牡橭木爲榦，以象齒縱橫貫之爲十字，沉之水中也。

劉氏曰：土之性沉而克乎水，炮而爲鼓，擊諸水上，則深淵可達入水而應于土，故也王氏曰：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水神感其氣而死，其神既死，則淵實爲陵。

明・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卷三　蚔，蛾子，《國語》曰蟲舍蚔蝝。

【疏】蝝謂蝗也。王先生曰：按《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諫曰：魚禁鯤魴，蟲舍蚔蝝，古之制也。里革以舍蚔蝝爲仁，周公以共贏蚔爲禮，何也。蓋宣公之夏濫非其時也，聖人取物以時而已。

明・熊過《春秋明志録》卷一　蟲食苗、心、葉、根、節者，別爲螟、螣、蟊、賊。《春秋》書螟者二，在隱一，在桓其後，凡十一書螽而已，蓋輕者不勝書矣，螟輕于螽也。

明・姜寶《春秋事義全考》卷一　胡傳蟲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書螟記災也。

又　蚩，青色蟲，非中原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而浴，淫風所生，爲蟲臭惡，蓋亦娶齊淫女之徵應也。

明・高攀龍《春秋孔義》卷三《秋有蚩》　劉向曰：蚩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娶齊淫女之徵應也。羅氏曰：負蠜今謂之蚩盤虫，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日出則散去，又其氣惡，能燻稻，使不蕃。

明・湛若水《格物通》卷七六　十月之時，草木零落則生意歸根矣。天地之氣肅殺矣，然後斧斤得以入山林而取材木焉。故春夏生長之時，昆蟲未藏蟄，則不以火而田，恐傷昆蟲也。鹿麝之小，鳥之卵，獸之孕胎者，夭稚者，巢將育者，皆禁之，不取、不殺、不殀、不覆焉。

明・張介賓《景岳全書》卷四九　樟腦【略】殺蟲除蠹，著鞋中去脚氣，燒烟薰衣筐席簟，除蚤虱壁虱。北方新生小貓極多跳蚤，用此拌麪研勻摻擦之則盡落無遺，亦妙方也。

明・盧之頤《本草乘雅半偈》卷四　蚱蟬氣味鹹、甘寒、無毒，主小兒驚癇、夜啼、癲病、寒熱。

蕚曰：夏月始生，自螬蠐，腹蛸轉相變化，乘昏夜出土中，拆裂殼背而出，亦有蜣蜋轉丸化生者，形大而黑，方首廣額，兩翼六足，其鳴以脇，吸風飲露，溺而不糞，三十日而死也。古人多食之，夜以火取，謂之耀蟬。古人用身，今人用蛻。大抵藏府經絡宜用身，皮膚瘡瘍宜用蛻，物各從其類也。

繆仲淳先生云：蚱蟬稟水土之精，風露之氣化而成形，其鳴清響，能發音聲。其體輕浮，能出瘡瘕。其味甘寒，能除風熱。其性善蛻，能脱翳障及女子生子不下也。

參曰：蚱蟬即夏至始鳴之蜩也。《論衡》曰：螬蠐背行，化爲蝮蛸。蝮蛸者育于蝮，蝮蛸皆拆轉爲玄蟬，化以離應，舍卑穢而趨高潔者也。《淮南子》云：無口而鳴，其鳴以脅，飲而不食，以息飲也，三十日乃化。蓋自背而腹自行而拆，此從督及任，循任會督之象也。三十日乃化者，如衛氣日下一節，二十一日而終，督上行九日而終，任則周月之化，如周月之蒸，蒸則變，變則化矣。無口不食者，此亦轉督與任之道歟。故主小兒，不能從蒸，及變內逆而爲驚癇癲疾寒熱與。不鳴於晝反啼於夜者，皆厥藏番陰之證也。亦有轉丸背拆化爲玄蟬，運轉任督，以及蒸變，義更明顯。蜕主生子不下，亦取解甲變化之易耳。

以一微物，具此至理，若以大小貴賤起見者，是局于知聞之褊淺。觀釋氏詮蛣蜣爲六，即佛以其性，與三世諸佛同體，無有分釐增減，則形中之類任督與衛行，督二十一度，任九度，彌月環周積數，餘而蒸變作克，肖乎。人便不怪異，即此可推蒸變已周。女二七，男二八，精氣溢瀉，月事以時下之所繇然矣。故古人命名立言，雖極微一物，亦有至理存焉。如螬蠐之背行先循乎督，蝮蛸之育腹專依乎任，蝮蛸背拆化爲玄蟬，復循任會督，其如環無端之象，轉展化育，始全蒸變之全局耳。

明・張萱《疑耀》卷五《蒼梧寄生酒》　五嶺之外絶無佳醞，近遊宦者，宴會皆嗜蒼梧寄生酒，獨其性酷熱，不宜多飲。弟蒼梧之酒，自古有之，晉張華《輕薄篇》有蒼梧竹葉清，陳張正見《置酒高臺上詩》浮蟻擅蒼梧，未審即此寄生酒否。

明・徐燉《徐氏筆精》卷五《橘蟲化蝶》　蝶之翅文者牝也，翅純者牡也，多橘蟲所化。范成大詩云橘蠹如蠶，入化機枝間，垂繭似蓑衣，忽然脱作尋花蝶，

翅粉纔乾便學飛。

又《捕蟬》 今之稚子捕蟬，每用桃膠塗竹竿梢上，粘之即得。曹子建云：怪柔竿之冉冉兮，運微粘而我纏，欲翻飛而逾滯兮，知性命之長捐。蓋自古已然矣。

又《蚊樹》 《嶺南異物志》曰：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如枇杷，每熟即坼裂，蚊子羣飛，惟皮殼而已，名蚊子樹，今永福山中有之，鄉人爲余言。

明・周祈《名義考》卷一〇《馬蟥蟥與蠕同》 《爾雅》：蚍蜉、大蟻、小者蟻。【注】大蟻俗呼爲馬蚍蜉，《大戴禮》注蟻爲玄駒，母以大蟻馬，小蟻駒與。或以馬善陣，蟻亦善陣，有似於馬，故得馬名。《古今注》謂人成蚊蚋，馬成大蟻，恐非。

又《青蚘海月》 《博雅》：蠙蜆、魚伯，青蚘也。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青蚘、海月二者，皆水蟲也。《搜神記》：南海有蟲名蜬蠋，如蟬大，辛美可食，其子如蠶種，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則自還，即青蚘也。今閩廣所食龍虱是。《本草》云：海月，南海水沫所化，煮時猶變爲水，似半月，因以名之。海蛤類也，黃直翁以爲寶名，誤矣。

又《馬頭娘》 《雲笈》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禮記》：皇妃祭先蠶，西陵氏也。《周禮疏》：蠶爲龍精，與馬同氣，禁原蠶，爲其害馬也。由《雲笈》與《禮記》，則蠶祖爲西陵氏，黃帝妃也，由《周禮疏》，則蠶馬之所視以爲盛衰，馬胎于蠶也，古之可見者如此。《圖經》：高辛時，蜀蠶女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在，母誓得父者娶以女，馬振迅去，得父還，父違誓殺馬，曝其皮，皮捲女飛去，女化爲蠶，披馬皮，謂之馬頭娘，蜀人祀以祈蠶曰娘者，因西陵氏而譌也。曰馬者因馬同氣而譌也。曰祀以祈蠶者，托于皇妃祀先蠶之文也。其不經如此，至有謂高辛氏募得犬戎將吳將軍頭，以少女娶槃瓠，皆此類也。

又《決明蠮蜻各二》 石決明，鮑也，似蛤附石而生。王莽所啗者，菜決明芰也，葉黃，銳赤，華實如山茱萸。屈到所嗜者桑蠮蜻，螳螂子。螳螂逢木便產，唯桑上者爲佳，陶隱居以爲得桑之津氣也。海蠮蜻烏賊止背上一骨輕虛而白，腹中血及膽如墨，《本草》以爲生東海池澤者也。

又《桂蠹》 《漢・成帝紀》：桂蠹，花不實。《文帝紀》：賜尉佗書、衣服，使者獻桂蠹一器。東方朔《七諫》：桂蠹不知所淹留兮。《大業拾遺録》：桂蠹紫色有香，噉之已陰痿之疾。按：桂蠹，桂樹中蝎蟲，食桂，味辛，蜜漬之可食。《成帝紀》桂蠹，謂桂有蠹，後三言桂蠹皆指蝎蟲，言此亦可見桂有實。

又《螽》 《爾雅》：蟲螽、蠜、草螽、負蠜、蝗螽、蚣蝑、蟿螽、蠋蚚、土螽、蠪谿、厥類有五。蠜蝗也，一生八十一子，或云九十九子，信宿即飛，《周南・螽斯》是已。負蠜，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因謂之草螽。蚣蝑，長而青色，長角似股，以股鳴者也。《詩》五月斯螽動股，毛、鄭誤以釋螽斯。蠋蚚似蚣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蠪谿一名蚱蜢，似蝗而小，善跳。蟲或謂即草蟲，因其多子，故詩人取喻也。蟲音負，蠜音凡，蝗音斯，蚣音嵩，蝑音胥，蟿音契，蚚音歷。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五〇 蛣蜣，蟬也。蜋蜩，蠦也。螃蠏，馬蜩也。蛹蚗，蝨也。蠦蚗、蛉蚗、蟬螃，蛁蟟也。蛾蜂、玄駒、蝎螫，蜉蝣也。蝑，蛾也。地膽、虻要、青蚚，青蠵也。【略】景天，螢火，蟒也。【略】蚤、起織、蚖孫，蜻蛉也。炙鼠、津姑、螻蛄、蝎螂，螻姑也。【略】蠓蝓，蜂也。蠦，蟢也。尺蠖，蠖蠋也。蚴蜕、上蜂，蠽蝓也。羋羋、齕眩，螗蜋也。【略】冒焦，螵蛸也。蟅蜂，蛩也。螫蜻，蠢蠶也。【略】蜻蛉，蜙蛉，食蟢也。蛷蛾，蠐蛷也。蠶蟹，蝨也。蜙蜎，蜙也。朝蟒，孳母也。孑孓，蜎也。【略】負蠜，蟅也。飛蟅，飛蠊也。【略】沙蝨，蝦蠪也。天杜，蜣蜋也。白魚，蛸魚也。土蛹，蟲蠁也。槔鳩，槔鷄也。蟿蚚，妍青也。蝮蝑，蜕也。蟅蝎、魚伯，青蚘也。蚜蜚，蟾蠩，蜌也。《廣雅》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蚖也，稻之爲蜙也，麥之爲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爲麈也，蚖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搜神記》。

又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古今注》。

又 促織一名投機，莎鷄一名絡緯。《古今注》。

蛺蝶大者曰鳳子，一名鳳車。上。

蛺蝶一名春駒。《採蘭禊記》。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時有蝴蝶一二百降祠所，饗其食，近之不驚，徹饌後羣去，捉之者病。

又 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不可失。《文子》。

清・汪中《大戴禮記正誤》卷八〇二 昆小蟲抵蚔，昆者衆也。由魂句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蚔，蟻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補】由即猶字，《孟子》王由足用爲善，亦以由爲猶。傳言昆猶魂也，魂之言動也。《孝經》説曰，魂芸也，芸動也，昆既爲衆，又爲動，轉相注釋。昆小蟲者，小蟲衆而動也。此當《月令》蟄蟲咸動矣。著見也動，而後見其爲蟲，故《小正》先言動。推以手取物之名，《上林賦》曰推蜚廉是也。《周禮》：饋食之豆有蚔醢。

由傅本作猶衆也，下黄本叠出，由魂魂也四字，以臆加耳。魂也者，宋本謁螺也者，從元本改宋本，脱至字，抵猶謁括猶，不必謁，必不並從傅本增改，至是，下黄本叠出動字，取必戴氏校本改，故言。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六《毛詩》 螽斯羽。螽斯名蚣蝑，一名春黍，似蝗而小，青色，長股而鳴，喻后妃之性不妬忌，子孫衆多。《毛詩題綱》，《御覽》九百四十六。

又 蒼蠅之聲。雞遠鳴，蠅聲相似。薛章句，《御覽》九百四十四。

又 蟋蟀在堂。蟋蟀食蠅而化成。《義問》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謂之王孫。劉芳《義箋》，並《御覽》九百四十九。

又 鸛鳴于垤。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韓詩》，宋本《文選注》二十九。

又卷一二《月令》 則蝗蟲，螽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蔡章句，《埤雅》十。蝗音横，范宣音。《經典釋文》三十。

又 螳蜋生。蟲名，食蟬，殺蟲。蔡章句，《御覽》九百四十六。

又 蟋蟀居壁。蟋蟀，蟲名。螽斯，莎雞之類，世謂之蜻蛚，同。《菉文類聚》九十七。

又 寒蟬鳴。鳴則天涼，同。《埤雅》十一。

又卷二六《爾雅・釋蟲》 蜚，蠦蜚。蜚蠦一名蜚。舍人注，李注，並宋本《春秋疏》二。

蜩，宫中小青蟬也。孫注，《初學記》三十。蟲之精潔，可貴惟蟬。郭璞贊，《爾雅翼》二十七。

蜋蜩、螗蜩，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蜋，楚地謂之螗蛁，《楚詞》云，螗蛁鳴兮啾啾是也。舍人注，《詩疏》十八之一。自蜩螗以下，皆分别五方之語而名不同也。李注。蜋五色具。孫注，並《初學記》三十。

蛄、蜻蜻，小蟬也，青青者，舍人注。鳴蛄蛄者。某注。《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蠽。孫注。

蝎、蛞蝓、蝎，木蟲也。同並《詩疏》三之二。

蜉蝣、渠略。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舍人注，《詩疏》七之三。是糞中蟲，陰雨而爲之。樊注，《菉文類聚》九十七。糞中蝎蟲同。《六書故》二十。《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孫注，《詩疏》七之一。

不過、蟷蠰，今之螳蜋。舍人注。朱校宋本，《禮記疏》二十三。蟷蠰、螳蜋，一名不過。孫注。同上。

蝝、蝮蜪。蝮蜪一名蝝。蝝，蝗子也。李注，宋本《春秋疏》十七。蝮，蒲沃切。郭音影，宋本《集韵》九。

蟋蟀、蛬。蛬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李注，《詩疏》六之一。謂蜊蜻也。劉劭注。梁國謂之蛬。孫注，並《初學記》三。

蝗螽、蠜、草螽、負蠜、蜇螽、蜤蜻、蟿螽、螇蚸、土螽、蠰谿。皆分别蝗子，異方之語也。李注，宋本《春秋疏》十七。蜤蜻，今所謂春黍也。舍人注，《詩疏》一之二。

蛾、羅。羅即是雄，蛾即是雌。孫炎《正義》，《埤雅》十。

鶡、天雞。即莎雞也，一名酸雞。李注，《六書故》二十。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孫注，《御覽》九百四十六，樊注，《詩疏》八之一。

蜮、蛹。蜮即是雄，蛹即是雌。孫炎《正義》，《埤雅》十。

蜆、縊女。小黑蟲，赤頭，三輔謂之縊女。此蟲多自縊死。同《御覽》九百四十八。

蚍蜉。即大螘也，小者即名螘也。舍人注，《詩疏》八之二。

蠙、蠐螬、蝤蠐、蝎。蠐螬謂之蠙蠐，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孫注，《詩疏》三之二。

又 螟蛉，桑蟲。桑上小青蟲也。《文學》注，陸璣《毛詩疏》下。銜泥竹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仍塞中，以俟其子爲糧，已破變爲己子之説矣。陶弘景注，《猗覺寮雜記》四。

蝎、桑蠹。蝎，木中蟲也。李注，宋本《春秋疏》二十四。即蛞蝓也。孫注，《詩疏》三之二。

熒火，即照。夜有火蟲也。舍人注，《詩疏》八之二。螢火夜飛，腹下如火，故曰即照。李注，朱校宋本《禮記疏》二十三。

蠓蟻、蠓。此蟲微細，羣飛。孫注，《埤雅》十一。

强醜捋。以口捋其翅。李注，孫注，並《釋文》三十。

螟。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難知也。李注。

蟘。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同，並宋本《春秋疏》三，《詩疏》十四之一。

賊。食禾節者，言其貪狼，故曰賊也。李注。

蟊。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同，並宋本《春秋疏》三。

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釋之。《文學》注，陸璣《毛詩疏》下。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孫注，宋本《春秋疏》三。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昆蟲草木略五・蟲類》 按：《鄭志》合蟲魚爲一部，《爾雅・釋蟲》、《釋魚》各爲一篇，今謹依《爾雅》之例分爲二部云。

永嘉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末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末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曰珍，珍子爲愛。左思《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綿即此。又蠶褪一名馬明退，一名佛退。凡蠶獨自成繭曰獨繭，二三以上曰同功繭，其內潰而漬濕者曰陰繭，繭外蒙戎之衣曰繭黃，蠶蛹一名蛾，蠶蛾一名羅，見《爾雅》。

蜓，一名蜻何，見《爾雅》，譚埽《雕蟲賦》注以爲即蠶蛹之別名。

楓蠶，一名絲蟲，出橫州。楓葉始生，有蟲食葉如蠶，赤黑色，四月吐絲，光明如琴弦，海濱人取作釣綸。

石蠶，一名石蠶蠶，一名石下新婦，今伊洛間水底石下有之，狀如蠶，解放絲，連綴小石如繭，春夏羽化作小蛾，水上飛。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一九《相鼠鼫鼠》 《詩・相鼠》，孫奕云：相，地名。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荀子》鼫鼠五技而窮，《本草》、《廣雅》皆謂螻蛄，一名鼫鼠，《易・晉》如鼫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荀子》云，云並爲螻蛄也。

又《蜀恙泥妍媸》 《爾雅・釋山》：獨者蜀。蜀，蟲名，好獨行無恙。恙亦蟲名，《風俗通》云：恙，毒蟲也，春傷人。《神異經》：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猰。猰，恙也，如泥。泥亦蟲名。妍、媸皆蟲名，妍螢類，身有光采，蚩形蠢蠢然也。

清・汪照《大戴禮注補》卷二《夏小正》 正月，漢上朱氏曰：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

啓蟄，《說文》蟄藏也。《淮南子》：雨水加十五日，斗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論衡》：正月陽氣發洩，雷聲始動四時氣候。立春以後，天地二氣和同，雷欲發聲，萬物蠢出，言始發蟄也。蔡邕《月令問荅》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後漢書》注引蔡氏章句曰：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中必正其月，節不必正其月。據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月令正義》蟄蟲咸動，啓户始出者，户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始出，故云蟄蟲咸動，則正月未皆動。孔氏穎達曰：《律曆志》云，正月立月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曆，改驚蟄爲二月節，鄭以舊曆正月啓蟄，即驚也，故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但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春秋正義》：《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郟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國也，每次三十二度三十三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萬物出乎震，震爲雷，故曰驚蟄，蟄蟲驚而走出也。《禮記疏》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則夏時驚蟄原係正月也，漢孝景帝名啓，避諱改爲驚蟄。

二月，昆小蟲抵蚳。《春秋考異郵》：二九十八主風精爲蟲，八日而化，風列波激，故其命從虫，虫之爲言屈申也。昆者衆也，由魂魂也。案：由猶古通用，各本訛作田。魂，螺也。又舊本昆作蚰魂作貥。魂魂也者，別本無魂魂也三字。動也，小蟲動也。《一切經音義》：魂魂然，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別本脱至字、動字。抵猶推也，蚳蟓卵也。韋氏昭曰：未乳曰卵，爲祭醢也。《羣書要語》：蟓有翅，其子蚳。韋氏昭曰：蚳，蟻子也，可以爲醢。《小戴記》：腶修蚳醢。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一本作不必取之，一本作必不取，故言推而不言取。案：故言別本訛作取必。

三月，攝桑。《說文》桑蠶食葉，徐氏鍇曰：叒音若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博桑。叒，木也，蠶所食神葉，故加木叒下以別之，《月令》季夏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種樹。書常以三月三日雨卜桑之貴賤，攝而記之急桑也。王氏廷相曰攝取也，取桑以飼蠶也。《氾勝之書・種桑法》：桑至春生，一畝食三箔蠶。穀則鳴，《爾雅》穀，天螻，郭注曰謂螻蛄耳。而《方言》以爲蝎，未詳其義也。《說文》：蠷、螻蛄。照案：穀又作蝖，螻蛄又作螻蟈。穀，天螻也。《七修類稿》：立夏四月節，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螻蟈鳴。螻蟈，小蟲，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是也。一名螻蛄，一名碩鼠，一名蝖，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曰：螻蟈鳴，蚯蚓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古今注》又以螻爲鼫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爲臭蟲，鄭康成、陸德明以爲蛙，皆非也。妾子始蠶。《小戴記》：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

皇氏侃曰：妾謂外内命婦，子謂外内子女。《齊民要術》：三月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塗隙穴，其槌持箔籠。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事別本訛在自卑下。郭案：此傳文則妾卑於子矣，與皇氏之説不同。執養宫事，執操也，養長也。皇氏侃曰：謂操持長養蠶宫之事。

四月，鳴札。《爾雅》蚚、蜻。【疏】蚚一名蜻蜻，如蟬而小。《方言》云：蟬小者謂之麥蚚。《廣雅》：蛂蚗，蚚也。

札者寧縣也。案：寧縣一作虎縣，寧又作蠲。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鳴蜮。照案：蜮、蟈古通用。《周禮・秋官・蟈氏》鄭注云：蟈讀爲蜮，蝦蟆也。蟈氏【注】齊魯之間謂畫爲蟈，許慎以爲短狐。《月令》螻蛄鳴，注曰：蟈，今御所食蛙也，从蟲國聲。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郭案：《淮南子》鼓造避兵，高誘謂造亦蝦蟆。

五月，浮游有殷。郭氏璞曰：似天牛而小。孔氏穎達曰：此蟲土裏化生。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一本無此句。浮游者，渠略也。郭案：渠略一作蝡蟘，又作蠪蝝。《爾雅・釋蟲》：蜉蝣、渠略。《説文》：秦晉之間謂蜉蝣。陸氏璣曰：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詩疏》引舍人注：浮游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藝文類聚》引樊光注：是糞中蟲。《六書故》引樊光注曰：糞中蝎蟲，朝生而暮死。《詩・曹風》注：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朝生暮死。蔡氏德晉曰：《傳》以浮游爲朝生暮死，而《淮南子》謂浮游不飲不食，三日而死，盡死之速者，即在生之日，其遲者亦不過三日也。良蜩鳴。郭案：《爾雅》作蜋蜩，《六書故》亦作蜋蜩。《月令》蟬始鳴。朱氏申曰：蟬陰類，感陰，生而始鳴。高氏誘曰：蟬以翼鳴。《詩疏》引舍人注：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朱以東謂蜩爲蝘，楚地謂之蠽蛄，《楚辭》蠽蛄鳴兮啾啾是也。郭璞贊蟲之精潔可貴惟蟬。孔氏穎達曰：《方言》云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蜩螗，陳鄭謂之娘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盧氏翰曰：蟬兩翼，喙長在腹下，或以爲無口，以脅鳴，有數種，蜩螗皆大，蚱蟬皆小。《格物論》：蜩蚱形大而黑，亦五月鳴。

良蜩也者，五采具。《初學記》引孫炎注：蜋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案：《爾雅》注匽作蝘，《埤雅》螗一名蝘，《釋文》蝘音偃，蟬屬也。《草木蟲魚疏》云：一名蚓蝝，青徐謂之蜾蠃，楚人名之蠽蛄，秦燕謂之蛹蚗，或名之蜓蚞。郭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唐蜩，又謂之螗蜋。郭案：匽或謂之蝘蜓，考《爾雅》及揚雄《解嘲》、許慎《説文》、崔豹《古今注》，所謂匽者皆與蟬之説不類。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郭案：燕避戊己蟄伏庚申，此云翕以五日，伏以望，匽豈其類與。唐蜩鳴。《爾雅》蜩、蜋蜩，鄭注：此即四五月間小蟬有文采，先諸蟬而鳴者。《埤雅》：其首方廣有冠，鳴聲清亮。《毛詩名物解》：蜩蟬五月鳴，蜺也，譁以無理，則用口而已。然其聲調而如緝，故謂之蜩。五月鳴謂之蜩，以其聲也。七月鳴謂之蟬，以其生之寡，特形之單微也。蠽蛄所化謂之蜩，螗蜩有文故謂之蜻，螗無文或謂之夷。唐蜩者一本作唐蜩鳴者，匽也。郭案：匽俗呼爲胡蟬。

又　七月，寒蟬鳴。《月令章句》：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高氏誘曰：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蟬也者，案：一本蟬上有寒字，蜓蠑也。照案：蜓蠑一本作蜾蠃，蓋本諸方言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案：鄉一作向。《春秋》：佐助期，織女，神名收陰。《詩氾歷樞》：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候。《星經》：織女三星在天市東，常以七月一日、六七日見東方，色赤精，明女工善。王氏廷相曰：織女三星在斗柄之東，斗柄南指則織女正東也。郭案：此有經無傳。

八月，丹鳥羞白鳥。《月令》：羣鳥養羞。鄭氏康成曰：羞謂所食也。丹鳥也者，謂丹良也。案：皇氏以丹良爲螢火，孔氏以《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螢火，疑皇氏爲無據。照案：《古今注》螢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白鳥也者。此處從《月令》【注】所引與諸家本稍異，謂蚊蚋也。《説文》：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太平御覽》引《月令》曰：丹鳥羞白鳥，白鳥即蚊也，丹鳥螢也，金樓子曰鳥蚊也。其謂之鳥者，何也。案：別本脱何也二字，重其一本此處有所字。養者也。孔氏疏：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有翼者爲鳥。《御覽》所引句上有一凡字。羞也者，孔疏：丹鳥以白鳥爲珍羞。進也，不盡食也。《御覽》無此四字。照案：各本丹鳥羞白鳥俱在八月，惟鄭康成所引在九月。又説者以丹鳥爲蝙蝠，未詳孰是。

又　十有二月，玄駒賁。玄駒也者，蟻也。《方言》：蟻，齊魯之間謂蚼，蝝，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駒。《古今注》：牛亨問曰：蟻名元駒者何也。荅曰：河内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游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蟻曰元駒也。《廣志》：有飛蟻，有木蟻，古曰元駒者也。顧氏起經曰：元駒是蟻之大者，以其色黑故謂之元，以其體

健故謂之駒，俗云馬蜉蚍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昭案：賁古與奔音相近，疑此借賁爲奔也。

清・江永《鄉黨圖考》卷一〇 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

又 按：八蜡數昆蟲非也，祝辭昆蟲毋作，欲先嘗諸神除之耳，豈是祭昆蟲。王肅去昆蟲而分貓虎爲二，亦非也。八蜡當數百種，去昆蟲，經文明云祭百種以報嘗，何得遺之。

清・儲大文等纂《山西通志》卷一六四 昆蟲是爲田害也，不當祭而易以百種。謂百穀之種也，蓋自伊耆神農以下，蜡祭之禮皆所不廢，夏更名曰嘉平，商曰清祭，周曰大蜡。今府州縣胥有八蜡廟，亦古之遺意也，又合里有蚜蚨神廟，即八蜡中之昆蟲。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釋蟲弟十五》 《說文》云：有足謂之蟲，蚰蟲之總名也。又云：虫一名蝮，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飛二字從《釋文》增。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按：此則凡蟲屬字旁作虫音，許偉反，既非蚰之省文，亦非蟲之叚借，今人相承，以虫爲蟲，或書蟲作虫，胥失之矣。《考工記・梓人》云：外骨，内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月令》：鱗、毛、羽、介通謂之蟲。《大戴記・易本命篇》又以人爲倮蟲，而聖人爲之長。是人與物通，有蟲名，此篇則云有足爲蟲，無足爲豸，然亦對文散則通耳。《易本命》及《淮南・墜形篇》云：風生蟲，蟲八日而化。《古微書》引《春秋考異郵》云：蟲之爲言屈伸也，是蟲豸通名，故題曰釋蟲。

螢、天螻。螻蛄也。《夏小正》曰：螢則鳴。《說文》：螻，螻蛄也。一曰螢，天螻，本《夏小正》文。又云：蠷，螻蛄也。是蠷與螢同物。《方言》云：蛄詣謂之杜烙，螻蟈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蛞螻。蓋此類皆方俗語異，蛞、狗、烙俱聲相轉。《廣雅》又云：炙鼠、津姑、螻蜮、螻蛄也。炙鼠邢疏作碩鼠，《易》云晉如鼫鼠，《釋文》引《本草》螻蛄一名鼫鼠，《廣韵》一名石鼠，一名仙姑。石、鼫、碩俱聲義同，但《廣雅》炙鼠不謂碩鼠，《詩》言碩鼠又非螻蛄，《本草》螻蛄亦無鼫鼠之名，此皆誤耳。鄭注《月令》螻蟈鳴，以螻蟈爲蛙，高誘注《吕覽》以爲蝦蟆，《月令》釋文引蔡邕章句，以螻爲螻蛄，蟈爲蛙，蓋蛙與螻蛄並以立夏後鳴，故諸家異説，唯《廣雅》以螻蜮爲螻蛄，此説得之。蜮、蟈字同見於《説文》，蟈、蛄聲轉，故其字通，諸説紛如，不足辨矣。螻蛄又聲轉爲蝈蛄，《埤雅》引《廣志・小學篇》云：螻蛄，會稽謂之蝈蛄。《孟子・滕文公篇》云：蠅，蚋姑嘬之，《釋文》蚋諸本或作蝈。一説云蝈姑即螻蛄也。按：今順天人呼拉拉古，亦螻蛄之聲相轉耳。《埤雅》又引孫炎《正義》云：螢是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倉風與土也。今按：螻蛄翅短，不能遠飛，黄色，四足，頭如狗頭，俗呼土狗，即杜狗也，尤喜夜鳴，聲如蚯蚓，喜就燈光。陶注《本草》云：此物頗協鬼神，今人夜見多打殺之，言爲鬼所使也。又按：《本草》螻蛄一名螬蛄，與蟬同名，疑相涉而誤耳。

蜚、蠊蜚。蜚即負盤、臭蟲。《説文》蠹或作蜚，云臭蟲，負蠜也。蜚、盧蜚也。《廣雅》云：蜚蠊，蜚也。又飛廉，飛蠊也，《本草》作蜚蠊，《別録》云：形似蠶蛾，腹下赤。陶注：形亦似廉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爲真，南人亦啖之。《唐本》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薑，一名盧蜚，一名負盤。然則此蟲氣如廉薑，故名飛廉，圓薄如盤，故名負盤。今俗人呼之殗殸蟲，其大如錢，輕薄如葉，黄色，解飛其氣殗惡。《春秋》莊廿九年有蜚，《漢・五行志》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倉穀，倉穀爲災，介蟲之孽，是《説文》從劉歆以蜚爲負蠜也。蠜盤聲近，邢疏以作蠜，爲涉草蟲負蠜，而誤其説是也。又云：此蟲名蜚，舍人、李巡皆云蜚蠪一名蜚，非也。

又 蜩、蜋蜩。《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螗蜩，《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蜋，音黄。蚚，蜻蜻，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蠽。《夏小正》曰：鳴蚚，虎懸。蠽，茅蜩，江東呼爲茅戴，似蟬而小，青色。蝒，馬蜩，蜩中最大者爲馬蟬。蜺，寒蜩，寒蜨也，似蟬而小，青赤，《月令》曰寒蟬鳴。

蜓蚞、蜥蜴。即蜓蜪也，一名螔蛇，齊人呼蜥蜴。《詩・蕩》正義引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初學記》引李巡曰：自蜩螗以下，皆分别五方之語，而名不同也。《説文》蟬以旁鳴者，《梓人》注云：旁鳴，蜩蜺屬。《淮南・説林篇》云：蟬無口而鳴，三十日而死。《方言》云：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蜻。郭注：齊人呼爲巨蜻，音技。《廣雅》云：蜻、蛄，蟬也。蛄曹憲音去結反。今黄縣人謂之蛄蟟，棲霞謂之蠽蟟，順天謂之蜘蟟，皆語聲之轉也。《類聚》引郭氏讚云：蟲之潔清可貴惟蟬，潛蜕棄穢，飲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論衡・無形篇》云：螓蠐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螓蠐。《奇怪篇》云：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出。按：復育所解皮即蟬蜕，《説文》云秦謂蟬蜕曰蛩，然則蛩即復育，《論衡》以爲螓蠐所化，或言朽木所爲，舊説蜣蜋所變，斯皆非也。今驗雌蟬不鳴，遺子入地而生也。《説文》：蜩蟬也，或从舟作蜩。引《詩》五月鳴蜩，《毛傳》蜩蜩嘒嘒，如蜩如蜩，《傳》並云蜩蟬也。是蜩爲諸蟬之

總名。蜋者，《方言》云：蟬楚謂之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初學記》引孫炎曰：蜋五色具，蜩宮中小青蟬也。是孫、郭俱本《夏小正》，蜋彼作良，同。螗蜩者，《詩・蕩》傳云：螗蝘也，亦本《夏小正》。彼蝘作匽，螗作唐同。《方言》云：蟬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郭注：今胡蟬也，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呼螗蜩，與此注同。《詩疏》引舍人曰：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按：今螗蜩小於馬蜩，背青緑色，頭有花冠，喜鳴，其聲清圓，若言烏友烏友，與胡蜩之聲相轉，蜩蝘又聲相轉也，蜩蠽如《爾雅釋文》作蜱，朱本作蜩，今從《釋文》。蝘者，《夏小正》作札，寧縣郭引作虎縣。蜻蜻者，《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蜻蜻，其雌蜻謂之𧑐。《詩・碩人》傳螓首顙廣而方，《箋》云：螓謂蜻蜻也。《正義》引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今《方言》作蜻者，螓蜻聲相轉也。《正義》又引舍人曰：小蟬，色青青者。某氏曰鳴蚚蚚者，然則蚚蚚象其聲，蜻蜻象其色。今驗此蟬，棲霞人呼桑蠽螓，順天人呼咨咨，其形短小，方頭，廣額，體兼彩文，鳴聲清婉，若咨咨然，與蚚蚚之聲相轉矣。蠽者，《説文》云小蟬蜩也，《方言》云蜩螗謂之蠽蜩，郭注：江東呼爲蠽蠽也。是蠽、茅同。《方言》又云：蟬其小者謂之麥蚚。郭注：今關西呼麥蠽，音癘癘之癘。然則麥蠽即蠽蠽，麥、蠽聲亦相轉，今此蟬形尤小，好鳴於草稍也。蝒者，《説文》云馬蜩也，《方言》云其大者謂之螗，或謂之蝒馬，此言非矣。蝒乃馬蜩，非名蝒馬，故郭議其誤耳。《初學記》引孫炎曰：蝒馬，蜩蟬最大者也。今此蟬呼爲馬蠽螗，其形龐大而色黑，鳴聲洪壯，都無回曲。《本草》云：蚱蟬生楊柳上，蚱音笮。此蟬之聲似之今馬蠽螗，好登樹顛，尤喜楊柳林中噪，殆此是矣。蜺者，《説文》云寒蜩也，《夏小正》云寒蟬鳴。寒蟬也者，蜺蠐也。《方言》云：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郭注：似小蟬而色青。高誘《淮南注》：寒蟬青色也。今此蟬青緑色，鳴聲幽抑，俗人呼之秋涼者也。郭云寒螿。《本草》陶注：寒螿九月十月中鳴甚悽急。然則寒螿能鳴，《方言》以爲瘖蜩，《廣雅》以爲閹蜩，閹與瘖同。郭引《月令》以駁《方言》，謂寒蜩非瘖。竊詳古記，驗以今所見聞，寒蟬悽咽，抱樹苦吟，及至秋晏默爾聲沈，故《後漢書・杜密傳》云：劉勝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懵己，自同寒蟬。李賢注云：寒蟬謂寂默也。是寒蟬閟響，當在深秋涼風初至，方始月聲。故《月令》記其鳴而《方言》謂之瘖，其義各有當也。陶注以蚱蟬爲痤蟬，雌不能鳴亦非矣。《説文》：蜓、蜓鹿，蛁螁也。又云：蚚蚗，蛁螁也。《方言》云：蚗蚗，齊謂之蜓蜎，楚謂之蟪蛄，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蚗蚗，自關而東謂之蚑蟧，或謂之蜓蟧，或謂之蜓蚗，西楚與秦通名也。郭注：江東人呼蠛蠓。按：《方言》作蚑蟧，《夏小正》作蜓蠠，《廣雅》作蜻蟧，《説文》作蛁螁，《淮南・道應篇》注作貂螁，今東齊人謂之德勞，或謂之都盧，揚州人謂之都螁，皆蜓蚗、蜓蜎之語聲相轉，其不同者，方音有輕重耳。陶注《本草》云：七月八月鳴者名蛁螁，色青。按：今德勞正以七月鳴，其鳴自呼，其色青碧，形小，修長，順天人謂之夫爹、夫娘者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蜓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無聲，今此蟬八月中即不鳴矣。

蛄蜣、蜣蜋。黑甲蟲，啗糞土。《説文》：渠螂，一曰天社。《廣雅》云：天社，蜣蜋也。《集韵》、《類篇》引《説文》作渠蜣蜋，《御覽》九百四十六引作蜣蜋，無渠字，《玉篇》云蜣與蜣同，又其虐切。《廣韵》：蜣，其虐切，又丘良切。是蜣字，正作蜣，故《説文》以蜣爲蜣，今本渠蜣下脱蜋字，當據《集韵》、《類篇》增補。然則蜣蜋即蜣蜋，渠字似衍，故《御覽》引無渠字，然以聲義求之，渠蜣雙聲，蜣蜋疊韵，蛄蜣亦雙聲也。準是而言，《説文》之渠蜣即《爾雅》之蛄蜣，《御覽》蓋脱渠字耳。證以蜉蝣渠略，《説文》作蜦蜋，蜦與渠同，並古字異文，是其例矣。蜣蜋體圓而純黑，以土裹糞弄轉成丸，雄曳雌推，穴地納丸，覆之而去，不數日間有小蜣蜋出而飛去，蓋字乳其中也。《莊子・齊物論篇》云：蛄蜣之智在於轉丸是矣。此有二種，小者體黑而闇，晝飛夜伏，即轉丸者。一種大者甲黑而光，頂上一角如錐，腹下有小黄子附母而飛，晝伏夜出，喜向燈光，其飛聲烘烘然，俗呼之鐵甲將軍，宜入藥用，處處有之。《御覽》引《廣志》云：交州無蜣蜋。

蝎、蛄蝑。木中蠹蟲。蝑《説文》作蚰，云蛄蚰也。蛄蚰、蝎也，蝎即蝤蠐，今亦通呼蝎蟲。《詩・碩人》正義引孫炎曰蝎木蟲也，下又云蝎桑蠹。

蠪、蟿桑。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蟿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蟿髮，《玉篇》蠪蟿桑蟲也。《淮南・道應篇》云：猶黄鵠與蠪蟲也。《釋文》蠪孫音傷。郭云似天牛者，陳藏器説蠐螬，云蝎在朽木中，至春羽化爲天牛，兩角，狀如水牛，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遥，是其形狀也。天牛夏月有之，俗言出則主雨。今蟿桑蟲形似天牛，淺黄色，角差短，喜緣桑上，郭云蟿桑樹，作孔，蓋指此矣。是蟿桑、天牛非一物，説者多不辨之。

諸慮、奚相。未詳。《釋文》慮本或作蠩，相舍人本作桑。是此蟲名奚桑與蟿桑相次，疑是其類。翟氏《補郭》云，諸慮與山蠁同名。

蜉蝣、渠略。似蛄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渠略《説文》作蜦蠽，一曰蜉蝣，朝生暮死者。《方言》云：蜉蚴，秦晉之間謂之蝶蟘。郭注：似天牛而小，有甲、角，出糞土中，朝生夕死。《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詩傳》本《小正》文，《正義》引孫炎亦用《小正》。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

渠略。陸璣疏云：蜉蝣，方士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今按：此蟲形狀一如樊、郭所說。《淮南・詮言篇》云：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說林篇》云：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是蜉蝣雖短期，非必限以朝夕，說者甚其詞耳。《莊子・逍遥游篇》云朝菌不知晦朔，《淮南・道應篇》引作朝秀，《廣雅》作朝蜾。高誘注：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中，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如高所說，則此蟲生水中，故《抱朴子・對俗篇》云：魚伯識水旱之氣，儵青蚨，見《廣雅》。蜉蝣曉潛泉之地。《類聚》引《廣志》曰，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並以蜉蝣爲水蟲，與高注合然，則蜉蝣即朝秀矣。朝秀不知晦朔，與螻蛄不知春秋，正以二蟲爲對，又據晦朔而言，可知非以朝夕爲限矣。

蛂、蟥蚚。甲蟲也，大如虎豆，緑色，今江東呼黄蚚，音瓶。蛂，《說文》作蠙，云蠙蟥也，又云蚚、蠙蟥以翼鳴者。鄭注《梓人》云翼鳴，發皇屬，蓋發、蛂聲近，皇、蟥字通也。但詳許、鄭並以蛂蟥名蚚，郭以黄蚚名蛂，師讀不同，又以緑甲蟲爲黄蚚。今甲蟲緑色者，長二寸許，金碧熒然，江南有之，婦人用爲首飾，郭義或當指此，然未聞此蟲能翼鳴也。《御覽》引孫炎曰翼在甲裏，今驗甲蟲能飛，皆甲下有翅，不獨此耳。《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注緑色下作江南呼爲黄瓦，蛂音扶結反，與今注異。《釋文》蛂謝音弗，沈符結反，蟥郭音王，本或作黄。

蠸、輿父、守瓜。今瓜中黄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說文》蠸蟲也。《玉篇》蠸食瓜蟲，是蠸一名輿父，一名守瓜也。《莊子・至樂篇》云：督芮生乎腐蠸。《釋文》引司馬彪云蟲名也。《爾雅》云一名守瓜。《列子・天瑞篇》、《釋文》謂瓜中黄甲蟲也。今按：此蟲黄色，小於螫螫，常在瓜葉上食葉而不食瓜，俗名看瓜老子者也。《齊民要術》引崔寔曰：十二月臘時，祀炙萐樹，瓜田四角去蝨。蝨，胡濫反，瓜蟲。非此。

蛷、蜰螻。蜰螻，螻蛄類。

不蜩、王蛟。未詳。蜰螻，郭既云螻蛄類，則不蜩亦必蜩類。翟氏《補郭》云：《詩》、《書》及古金石文不多通丕，丕，大也，王蛟亦大之，稱此必蜩中之大者。前文蜩凡五見。《方言》云：蟬大而黑者謂之蛾。是蝒、馬蜩之外尚有名蛾，一種爲蜩之大者，此不蜩疑其物，今呼黑大蜩，爲老蠽，蠽即蛾音之轉，《集韵》蛾亦才仙切是也。俗人或謂之王師太，猶古王蛟之遺言也。

蛄蠽、强蜌。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蜌子，音羋姓。《說文》：蠽、蛄蠽，强羋也。《釋文》引《說文》作羋，《字林》作蜌，云搔蜌，非也。《方言》云：姑蠽，謂之强蜌。郭注：米中小黑甲蟲也，江東謂之蠽，音加，建平人呼蜌子，音羋，羋即姓也。今按：此蟲大如黍米，赤黑色，呼爲牛子，音如甌子，登萊人語也，廣東人呼米牛，紹興人呼米象，並因形以爲名。《廣雅》云：蜌蠽、蝨蝭、蜌也。未審即此蟲否。

不過、蟷蠪。蟷蠪、螗蜋別名，其子蜱蜎，一名蜩蟭，蟷蠪卵也。《說文》蠪、蠹蠪也，蠹蠪，不過也。又云蠹，蠹蜎也。蠹蜎、堂蜋子蠹，或作蚩。《月令》云：小暑至，螳蜋生。鄭注螳蜎母也。《正義》引舍人云不蜕名蟷蠪，今之螳蜋也。孫炎云：蟷蠪、蟷蜋一名不蜕。李巡云：其子名蜱蜎，即螵蜎。按：蜱、螵聲轉，蟷、螳、蠪亦聲相轉也。《類聚》九十七引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蠪，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肬，齊濟以東謂之馬敖，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蜎，是以注云螳蜋螵蜎母也。此蓋《鄭志》之文，《月令》疏引作《方言》，誤也。《本草》桑螵蜎一名蝕肬，生桑枝上，《蜀圖經》云此物多在小桑樹上，叢荆棘間，並螳蜋卵也。三月四月中，一枝出小螳蜋數百，故《御覽》引范子計然云螵蜎出三輔，又引吴普《本草》云桑螵蜎一名冒焦。按：冒焦、蟷蠪亦皆螵蜎聲之轉也，《廣雅》以螵蜎爲鳥洟，《酉陽雜俎》以爲野狐鼻洟。今驗螵蜎初著樹未凝時有似鼻洟，及至堅成如繭包裹裹黏著樹枝不能解也。

又　蝝、蝮蜪。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蚳蝝。《說文》：蝝，復陶也。劉歆說，蝝，蚍蜉子。董仲舒說，蝗子也。按：《五行志》引董仲舒、劉向，並以爲蝗始生，劉歆則謂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災，今驗飛蝗未聞食穀，歆說爲短。《春秋》宣十五年冬蝝生，杜預注從董、劉，以爲螽子是也。《魯語》云：蟲舍蚳蝝。韋昭注：蝝，復陶也，可食。鄭注《祭統》亦以陸産之醢爲蚳蝝之屬矣。今呼蝝爲蝮、蜪子，蜪讀若闌。《釋文》：蝮，郭蒲篤反。

蟋蟀、蜇。今促織也，亦名蜻蛚。《說文》：蛩，悉蛩也，蜊、蜻蜊也。《考工記》：以注鳴者。鄭云：精列屬。《方言》云：蜻蜊，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蜇，南楚之間謂之蚣孫。《詩毛傳》云：蟋蟀，蜇也。《正義》引李巡曰：蜇一名蟋蟀，蜻蛚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蜇，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嬭婦驚，是也。《月令疏》引孫炎曰：蜻蛚也，梁國謂之蜇。按：今順天人謂之趨趨即促織，蟋蟀之語聲相轉耳。蔡邕以蟋蟀爲斯螽，高誘以蜘蛆爲蟋蟀，皆異説也。

又　皇螽、蠜。《詩》曰趯趯阜螽。草螽、負蠜，《詩》曰喓喓草蟲，謂常羊也。蝗螽、蜤蝑、蜤蜕也，俗呼蝑蠓。蟿螽、蜓蝑，今俗呼似蜤蜕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蜓蝑。土螽、蠪谿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蜘蛛。《春秋》宣十五年，疏引李巡云：皆

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説文》螽、蝗互訓螽，或作蠓。《春秋》書螽，《公羊》作蠓，牟廷相《説詩》云衆雄魚矣，衆疑蠓之省文，蓋蠓魚相化，協於夢占，牟説是也。蜚螽、蠜者，蜚螽名蠜，《詩》作阜螽，《正義》引李巡曰：蜚螽，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然則螽爲總名，蜚螽亦螽之統稱矣。《漢書・文帝紀》注：今俗呼爲簸蝺。蝺蓋螽之或體，簸蝺即蜚螽聲之轉也。草螽，《詩》作草蟲，蓋變文以韵句，蟲、螽古字通也。負者，叚借字，《詩》作阜，《説文》作負，云負蜚也。《詩釋文》引《草木疏》云：草螽一名負蜚，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正義》引云：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如陸所説，蓋今之青頭郎，大小如蝗而色青，即蝗之類，未聞能鳴，今驗一種青色善鳴者，登萊人謂之聒子，濟南人謂之聒聒，並音如乖，順天人亦謂之聒聒，音如哥，體青緑色，比蝗麤短，狀類蟋蟀，振翼而鳴，其聲清滑，及至晚秋，鳴聲猶壯。《詩・出車》箋草蟲鳴晚秋之時及陸璣疏，奇音，青色，唯此足以當之。《毛傳》：草蟲，常羊也。常羊今未聞。《説文》：蠙，蚣蝑也，蚣蝑以股鳴者，蚣或作蚣。鄭注《梓人》云：股鳴，蚣蝑，動股屬，以動股蚣蝑爲二物非也。《詩》之螽斯，斯螽，《毛傳》並云蚣蝑是一物也。斯與蜇聲義同，《釋文》蜇亦作蟄，或體字也。蚣蝑亦爲春黍，《詩疏》引舍人曰：蚣蝑，今所謂春黍也。《方言》云：春黍謂之蚱蝑，又爲蚣蝬。郭此注及《方言》注並云：蚣蝬是皆語聲之遞轉耳。春黍，《廣雅》作蠢蚩，又爲春箕。《詩正義》引陸璣疏云：螽斯，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琦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今按：陸説未盡，嘗驗此類有三種，一種碧緑色，腹下淺赤，體狹長，飛而以股作聲戛戛者，蚣蝑也，陸疏前説是也。一種似蝗而班黑色，股似琦瑁文，相切作聲咨咨者，陸疏後説是也。又一種亦似蝗而尤小，青黄色，好在莎草中，善跳，俗呼跳八丈，亦能以股作聲，甚清亮。此三者皆動股屬也。陸不知青而長者爲蚣蝑，鄭不知蚣蝑即動股，胥失之矣。蟿螽者，《春秋》桓五年《正義》引樊光云，蟿螽、土螽皆蚣蝑之屬，郭以似蚣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蜾蠃。郭説得之，今驗蜾蠃全似蚣蝑而細小，飛翅作聲尤清長，俗呼之蛤荅板是也。《釋文》蠃郭音歷，孫音替。土螽者，今土蛨蚷也，亦有二種。一種體如土色，似蝗而小，有翅，能飛不遠。又一種黑班色而大翅，絶短，不能飛，善跳，俗呼之度鑼蛨蚷，即土蛨蚷也。郭云土蠙者，《釋文》蠙又作蚷，竹宅反，詰幼云蚷，蚷蝠也，善跳。蝠音猛，蚷蝠，《方言》作蟒蟒。郭注：蟒莫鯁反，蟒音近，詐亦呼蚷蛨。今按：登萊人呼蛨蚷音如禡詐。揚州人呼抹扎，班黑者爲土抹札也。

又　莫貂、蟷蜋、蜂。螗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説此義亦不了。蟷蜋，《説文》作堂蜋，云堂蜋一名蚚父。按：蚚父即拒斧也。高誘注《吕覽・仲夏紀》云：蟷蜋一曰天馬，一曰齕疣，兗州謂之拒斧。《淮南注》作巨斧，義俱通耳。此蟲有臂如斧，故《莊子・人間世篇》云：螳蜋怒其臂以當車軼，不知不勝任也。《韓詩外傳》云：此爲天下勇蟲矣。螳蜋今呼刀蜋，聲之轉也。郭云江東呼爲石蜋，與《方言》注同，又云孫叔然以《方言》説此者，《方言》云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蜱蜂。孫炎取此，《方言》以下文虰字上屬，郭所不從也。《釋文》貂本又作貉，孫户各反，蜂郭音牟，又亾牢反，然則蜂與髦字異音同，莫貂合聲亦爲髦蜂。蜂又與髦聲相轉，《方言》合於《爾雅》矣。

虰蛵、負勞。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梨，所未聞。《説文》：丁蛵，負勞也。又云：蛉蜻，蛉也，一名桑根。《方言》云：蜻蛉謂之蜘蛉。郭注：六足四翼蟲也，江東名爲狐黎，淮南人呼蠪蚗。《廣雅》云：蜻蛉、蜓蛉，倉蝗也。倉蝗、桑根、蜓蛉、蜻蛉，俱聲相轉，蠪蚗、倉蝗、蜻蛉、虰蛵，又聲相近也。《吕覽・精諭篇》云：海上之人有好蜻者。高誘注：蜻，蜻蜓，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淮南・説林篇》云：水蠆爲蟌。高注：蟌，青蛉也。《爾雅翼》云：水蠆既化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上，附物散卵，復爲水蠆也。《本草》陶注：蜻蛉一名諸乘。《古今注》云：一名青亭，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黎，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一名赤弁丈人，好集水上。按：今呼赤色者爲火壺盧，即紅胡黎之聲轉也，大而青者順天人呼老琉璃，亦曰馬郎，馬古讀如姥，姥、負音近，郎勞聲轉，然則馬郎即負勞之遺語乎。

蛨、毛蠹。即蚘。《説文》：蛨，毛蠹也。又云：蚘，毛蟲也，讀若笱。三字據《釋文》補。《釋文》云：今俗呼爲毛蚘，有毒，螫人。《楚辭・九思篇》云：蚘緣兮我裳。

螔、蛄蜇。蚘屬也，今青州人呼蚘爲蛄蜇，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説文》云：蛄斯，墨也。《本草》雀甕一名躁舍，《别録》生樹枝間，蛄蜇房也。陶注：蛄蜇，蚷蟲也，其背毛，螫人。陳藏器云：蚷蟲好在果樹上，大小如蠶，背有五色斕毛，刺人，有毒，欲老者口中吐白汁，凝聚如雀卵，以甕爲繭，在中作蛹，羽化而出作蛾，放子如蠶子於葉間。按：今登萊人呼蛄蜇爲螔蚘也。其甕呼螔蚘甕，紫白，光潤如漆，其中汁黄，味甘，兒童恒破其甕吸之。孫炎以蛄蜇爲八角螫蟲者，背毛攢族如起棱角，非真有八角也。

又　蟫、白魚。衣書中蟲，一名蛸魚。《説文》：蠹，白魚也。《廣雅》：白魚、蛸魚。是郭所本。《詩疏》引陸璣疏云：蘭香草可箸粉中，藏衣箸書中辟白魚。《本草》衣魚一名白魚。鄭注《秋官・翦氏》云：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

是也。《穆天子傳》云：蠹書於羽陵。郭注：暴書蠹蟲，因曰蠹書也。今按：白魚長僅半寸，頗有魚形而歧尾，身如傅粉，華色可觀，亦名壁魚，一名蠹魚。古人簡版寫書，非如近今用紙，而白魚名狀流播來今，瑰色殊形，含咀英華，異於凡蠹者也。

蚤、羅蠶。蚤，《說文》：蚤蠶化飛蟲，或作蚤。又《蟲部》：蛾，羅也。《大戴禮》云：食桑者，有絲而蛾。《廣雅》云：蛢蛾也。《類聚》引《廣志》云：有蠶蛾，有天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爲蛾甚衆，然則蛾、羅通名，凡蛺蝶之類皆是，郭以蠶蛾爲釋，恐非。《埤雅》引孫炎《正義》云：蛾即是雄，羅即是雌。今按：蟲類雖有雌雄，但蛾、羅疊韵，古人多取聲近爲名，亦猶《釋草》之莪羅，非草有雌雄也。孫炎此義理未通矣，此別是一孫炎，《宋史·藝文志》：孫炎《爾雅疏》十卷，邢昺序，謂爲義疏者，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俗，即《埤雅》所引者也。

蝡、天雞。小蟲，墨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釋文》：翰，《字林》作蝡。蓋別於《釋鳥》之翰，天雞也，今從宋本作蝡。莎雞者，《詩·七月》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正義》引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孫、郭義同，李巡曰：一名酸雞，酸、莎聲相轉也。陸璣疏云：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鐉。按：今謂趿踏蟲，即索索語聲之轉耳。郭又云：樗雞者，《本草》樗雞生樗樹上。今驗其蟲，外翼灰色，內翅純紅，形似蠶蛾，因呼灰花蛾，飛翔樗樹間，故《廣雅》以爲樗鳩，鳩、雞聲亦相轉。王德埏說：蘇頌《圖經》呼紅娘子，今俗亦同此名。然視其頭亦灰色而不赤，惟恨赤色，郭云黑身、赤頭，殊不似也。余按：《廣雅》不云樗雞即莎雞，郭義未見所出。《御覽》引《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蠷雞。蠷與樗雞聲轉，而樗雞非莎雞。《廣志》及《郭志》疑皆同名，非一物也。詳考諸家之說，俱非確義，惟陸璣疏於義爲長。

傅、負版。未詳。《釋文》版亦作蝂。《玉篇》云：蝻蚗蟲大如蜆，有毒。又云：蝂蜩蝻也。布莫於犬二音。按：蚗、版聲轉，蜩蝻即版之合聲。柳子《蝻蝂傳》云：蝻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首負之，負逾重，雖困劇不止，背甚澀，物積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好上高，極其力至墜地死。今驗此蟲黑身，爲性躁急，背有齟齬，故能負不能釋，但其名今未聞。

强、蚚。即强醜捋。强、蚚雙聲，《說文》强、蚚互訓。《玉篇》：强，米中蟲小蟲。是强蚚即上蛄螬、强蛘也。郭以下文强醜捋爲釋，是矣。

又　蜆、蛹。蠶蛹。《說文》：蛹，繭蟲也，蜆蛹也，讀若潰。荀子《蠶賦》云：蛹以爲母，蛾以爲父。《埤雅》引孫炎《正義》蜆即是雄，蛹即是雌。

蜆、縊女。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說文》：蜆，縊女也。《六書故》引《說文》，蜀本曰蜕爲蝶也。《御覽》九百四十八引孫炎曰：小黑蟲，赤頭，三輔謂之縊女，此蟲多民，多縊死。又引《異苑》云：蜆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按：今此蟲吐絲自裹，望如披蓑，形似自懸，而非真死，舊說殊未了也。《爾雅翼》云：有蟲半寸以來，周圍植絲以自裹，行則負以自隨，亦化蛹其中，俗呼避債蟲。羅願說此於蛄螻下，不知此乃蜆、縊女也。蜆之言猶磬也，磬於匈人與自經於溝瀆之經義同而音亦近。《釋文》：蜆孫音倪，倪苦見反。倪天之妹，《毛詩》作倪，《韓詩》作磬，磬、倪聲相轉也。孫炎讀蜆爲倪，得其音矣。《釋文》蜆下顯反，《字林》下研反，俱失之。

蚍蜉、大螘。俗呼爲馬蚍蜉，小者螘，齊人呼蟻爲蛘。蠪、朾螘，赤駮蚍蜉。蠪，飛螘，有翅。其子蚳，蚳，蟻卵，《周禮》曰醢蚳醬。《說文》蠶蟲或爲蚍蜉，大螘也。螘，蚍蜉也。《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蛘，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廣雅》云：螫蜉，螘也。餘同《方言》，是螫蜉即蚍蜉聲相轉，蛾與蟻、蛘與蟓、蚼與駒並字異音同。螘、蟻，古今字也，今棲霞人呼螘蛘音如几養，蓋蚼蟓之聲相轉耳。《夏小正》云玄駒賁，玄駒也者，螘也。《學記》云：蛾子時術之。鄭注：蛾，蚍蜉也。《易林》云：蟻封户穴，大雨將集。又云：蚍蜉戴粒，留不上山。是皆以螘爲蚍蜉之通名，《爾雅》則以蚍蜉爲大螘之名，故《詩·東山》正義引舍人曰蚍蜉即大螘也，小者即名螘也。《楚辭·招魂》注亦云小者爲蟻，大者爲蚍蜉，本於《爾雅》也。蚍蜉，今順天人呼馬螘，棲霞人呼馬螘蛘。《說文》：蠪，丁螘也，丁與朾音同。《釋文》：朾孫丈耕反。然則朾之爲言赬也，赬、朾音近，此螘赤駮，故以爲名。《海内北經》云：朱蛾其狀如蛾。郭注引《楚辭》曰：赤蛾如象，今螘亦有赤黄色者。《釋文》：蠪，於貴反，《說文》、《字林》從虫。按：今《說文》無蚰字，蚰又非聲，唯蟓字引劉歆說蚍蜉子，其義疑也。《類聚》引《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爾雅翼》云：螘有翅者，柱中白螘之所化也，以泥爲房，詰曲而上，往往變化生羽，遇天晏温，羣隊而出，飛不能高，尋則脱翼，藉藉在地而死。今按：劉歆以蟓爲蚍蜉之有翼者，蓋謂此也。今黑色螘亦有生翼者，但不解飛耳。《說文》：蚳，螘子也。《周禮》：有蚳醢，讀若祁。鄭注《醢人》云：蚳蛾子。《夏小正》：二月抵蚳，蚳，螘卵也，爲祭醢也。《魯語》云：蟲舍蚳蟓。

又　土螽。今江東呼大螽，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螽，啖其子即馬螽，今荆巴間呼爲蟺，音憚。木螽似土螽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螽，又食其子。《說

文》：蠭，飛蟲，螫人者。蠶蠭，甘飴也，或作蜜。《方言》云：蠭燕趙之間謂之蠓蜰。按：蠓、蜰之合聲爲蜂，蜂古讀如蓬，見《廣韵》，云出《蒼頡篇》，又音蜂，是蜂與蠭同也。土蠭者，《本草》云一名蜚零，陳藏器云赤黑色，穴居，最大，螫人至死。按：土蠭今呼懸蜂，大者斃牛，其房層累大於十斗甕器。木蠭者，陶注《本草》石蜜云：木蜜懸樹枝作之，色青白，樹空，及人家養作之者亦白而濃厚，味美，又有土蜜於土中作之，色青白，味酸。今按：木蠭有數種。《方言》云：其大而蜜謂之壺蠭。郭注：今黑蠭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師。然則壺蠭亦木蠭，今呼之瓠蠮蜂，陶注所謂瓠蠮蜂也，郭云啖其子、食其子者。蜂子肥白，古人珍之，故《内則》云爵鷃蜩范，鄭注范蜂也。《嶺表録異》云：宣歙人脱蜂子鹽炒曝乾，寄京洛爲方物。

蟦、蠐螬。在糞土中。蝤蠐、蝎，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説文》蠹，蠹蠹也，《方言》作蠐螬，謂之蟦，《本草》一名蟦蠐，《别録》一名蟨齊，一名敦齊。此皆語聲相轉而爲名也。《莊子・至樂篇》云：烏足之根爲蠐螬。《論衡・無形篇》云：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御覽》引陸璣疏云：蠐螬生糞土中。《别録》云：生積糞草中。陶注：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脚。按：此物有足而任背行，亦不駛也。《説文》：蝤，蝤蠹也，蝎，蝤蠹也。《詩・碩人》傳用《爾雅》、《方言》云：蟦螬，自關而東謂之蝤蟦，或謂之卷蠋，或謂之蝠穀，梁益之間謂之蛣，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蛣，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然則此物與螻蛄齊名矣。《詩正義》引孫炎曰：蠐螬謂之蟦蠐，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義本《方言》，但據孫炎及《本草》，則蟦蠐名螬蝤、蠐名蝎，分明不誤，蝤、螬、蠐三字俱聲轉，蠐螬，倒言之即蝤蠐，故司馬彪注《莊子・至樂篇》蠐螬作螬蠐，云螬蠐，蝎也。是螬蠐即蝤蠐，二名溷淆，蓋本之《方言》而誤也。今蠐螬青黄色，身短，足長，背有毛筋，從夏入秋蜕爲蟬，蝤蠐白色，身長，足短，口黑，無毛，至春羽化爲天牛。陳藏器説如此，今驗二物，判然迥别，以爲一物，非矣。

又　國貉、蟲蠁。今呼蛹蟲爲蠁，《廣雅》云土蛹、蠁蟲，《説文》蠁，知聲蟲也，司馬相如作蚼，又云禹蟲也，象形，《玉篇》蠁，禹蟲也。是禹蟲即蠁，今謂之地蛹，如蠶而大，出土中，故《廣雅》云：土蛹，蠁蟲也。蠁蟲即蟲蠁，蠁猶響也，言知聲響也，亦猶向也，言知所向也。《埤雅》引《類從》云，帶蠁醒迷，遶祠解惑，《香祖筆記》一引《物類相感志》云，山行慮迷，握蠁蟲一枚於手中則不迷，然則蟲有靈應故，有胙蠁之言矣。

蠖、蚚蠖。今蚓蠖。《説文》：蠖，尺蠖，屈申蟲也。《易・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尺通作庳，《考工記・弓人》云：麋筋庳蠖灑。鄭注：庳蠖，屈蟲也。郭云：今蚓蠖者。《方言》云：蟦蠖謂之蚚蠖。郭注：即踧，二音是蟦蠖，即蚓蠖。《一切經音義》九引舍人曰：一名步屈，宋地曰尋桑也，吴人名桑蠶。今驗步屈小青蟲也，在草木葉上，懸絲自縋，亦作小繭，化爲飛蝶，或在桑上，故有尋桑、桑蠶諸名，其在它樹上者亦隨所染，故《晏子春秋・外篇》云尺蠖食黄則黄，食蒼則蒼，是矣。其行，先屈後申，如人布手知尺之狀，故名尺蠖，今作蚚，非《類聚》引《爾雅》正作尺。又引郭氏讚云：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兹尺蠖，體此屈申，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果蠃、蒲盧。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蠮螉。蜾蠃、桑蟲，俗謂之桑蠶，亦曰戎女。《説文》云：蠮蠃、蒲盧，細要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引《詩》蜾蠃有子，蠮蠃負之，蠮或作蜾。又云：蜾蠃，桑蟲也。《詩・小宛》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疏引陸璣云：蜾蠃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御覽》引舍人同。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土蠭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筩筒中，三宇《御覽》引有。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祝云象我，象我也。二語亦《御覽》引。《法言・學行篇》作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陸璣所本也。《莊子・天運篇》云：細腰者化。《庚桑楚篇》云：奔蜂不能化蜜蠭。《釋文》引司馬彪注：奔蜂，小蜂也。一云土蜂，是舊説相承，皆以細腰土蜂取它蟲爲己子也。唯陶注《本草》蠮螉云：今一種蜂，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壁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詩》云蜾蠃有子，蜾蠃負之，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己子，斯爲謬矣。牟應震爲余言，嘗破蜂房視之，一如陶説，乃知古人察物未精，妄有測量。又言其中亦有小蜘蛛，則不必盡取桑蟲，《詩》人偶爾興物，説者自不察耳。《方言》云：蠭其小者謂之蠮蠐，或謂之蚴蜕。幽、悦二音。蠮蠐、蚴蜕，一聲之轉。郭云桑蠖者，《玉篇》云蠖，蜾蠃蟲也，亦曰戎女者，廣異名。

蝎、桑蠹。即蛣蜫。《説文》：蠹，木中蟲，或作蝨，象蟲在木中形。《論衡・商蟲篇》云：桂有蠹，桑有蝎。《本草别録》有桑蠹蟲，即此是矣。《詩・碩人》疏引孫炎曰：即蛣蜫也。今按：亦即蝤蠐，孫義見上《御覽》九百四十九引《爾雅》云蝎桑蠹還自食，疑引舊注之文。

熒火、即炤。夜飛，腹下有火。《詩・東山》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螢與熒同，燐，光明也。《劇秦美新》云：炳炳麟麟。即燐燐之叚借，猶言熒熒也，是皆火光明貌，故《説文》熒屋下燈燭之光是也。然則《淮南・氾論篇》云久血爲燐，注以燐爲鬼火，不必然也。且鬼火與螢火其色俱青，無妨燐爲通名，曹植《螢

火論》以燐、鬼火爲疑，非矣。《本草》螢火一名夜光，《類聚》引《吳普本草》一名夜照，一名熠燿，一名景天，一名挾火。《詩疏》引舍人云：熒火、即炤，夜飛，有火蟲也。《月令》疏引李巡云：熒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炤。《本草》陶注：此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時猶如蛹蟲，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陶說非也。今驗螢火有二種，一種飛者形小、頭赤，一種無翼，形似大蛆，灰黑色，而腹下火光大於飛者，乃《詩》所謂宵行，《爾雅》之即炤亦當兼此二種，但說者止見飛螢耳。又說茅竹之根夜皆有光，復感濕熱之氣，遂化成形，亦不必然，蓋螢本卵生，今年放螢火於屋內，明年夏細螢點點生光矣。又名丹良。《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白鳥謂蚊蚋。《月令》疏引皇侃說，丹良是熒火也。即與櫛蓋古字通櫛，燭，跋也，見《弟子職》。炤，《玉篇》同照，《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劉縚、緩兄弟，其父名昭，一生不爲照字，唯依《爾雅》火旁作召，即此炤字也。

密肌、繼英。未詳。《釋鳥》有密肌、繫英，與此同名，或說此蟲即肌求也。《秋官·赤友氏》注：貍物、麋，肌求之屬。《釋文》求本作蛷，《說文》蠽或作蠽，多足蟲也。《廣雅》云：蛷蛫，蠐蛷也。《一切經音義》九引《通俗文》云：務求謂之蛷蛷。關西呼蛷蛫爲蛫蛷，然則蛫蛷即肌求聲之轉也，蛷蛫又轉爲蠼蛫。《博物志》云：蠼蛫蟲溺人影，隨所著處生瘡。《本草拾遺》云：蠼螋狀如小蜈蚣，色青黑，長足。陶注：雞腸草主蠼蛫溺也。按：此蟲足長，行駛其形鬈髿，今棲霞人呼草鞋底，亦名穿錢繩，揚州人呼蓑衣蟲，順天人呼錢龍是也。密肌，《廣韵》作密虮。繼英，《玉篇》作蠽蛱，俱或體字。

蚵、烏蠋。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釋文》引《說文》云蜀桑中蟲也，與《詩·東山》傳合，今《說文》作蔡中蠶，非也。引《詩》蜎蜎者蠋，今《詩》作蠋亦非。箋云：蠋蜎蜎然特行。按：蜀之言獨也。《方言》云：一蜀也，南楚謂之蜀。郭注蜀猶獨耳，然則此蟲性好獨行，箋說是矣。《御覽》九百五十引孫炎曰：蚵一名烏蠋，《詩·韓奕傳》厄，烏蠋也。《韓非·內儲說》云：蟺似蛇，蠶似蠋。《淮南·說林篇》云：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皆其義也。蠋今謂之豆蟲，司馬彪注《莊子·庚桑楚篇》云：藿蠋，豆藿中大青蟲也。

蠓、蠛蠓。小蟲，似蚋，喜亂飛。《說文》用《爾雅釋文》：蠓莫孔反，蠛蠓雙聲，今呼蠓蟲猶古音也。《甘泉賦》云：浮蠛蠓而撇天。李善注引孫炎曰：蠛蠓蟲小於蚊。《埤雅》引孫注云：此蟲微細，羣飛。並郭所本蚋即蚊也。又引郭曰：蠓飛磈則天風，春則天雨。蓋郭音義之文。又引《圖讚》曰：風春雨磈。二說不同，蓋蠓飛而上下如春，主風回旋，如磈主雨，今俗語猶然也。《史記·周本紀》云：蜚鴻滿野，《淮南·本經篇》作飛蟲滿野，《索隱》引高誘注：飛蟲，蠛蠓也。今本蟲作蛩，注亦小異。《埤雅》又云：蠓一名醯雞。非也。醯雞，今醋蟲，與蠓異。

又　蝝、桑繭。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雌由，檮繭，食檮葉。棘繭，食棘葉。欒繭，食欒葉。蚖、蕭繭，食蕭葉者。皆蠶類。《說文》：繭，蠶衣也。蠶，任絲也。《夏官·馬質》禁原蠶者，鄭注原再也。蠶與馬同氣，鄭以禁原蠶爲傷馬，《淮南書》則以爲殘桑也。原蠶，今呼晚蠶，北人爲其收薄，不甚養之，南方蠶盛，有八繭之蠶也。《淮南·說林篇》云：蠶食而不飲，二十一日而化。《荀子·蠶賦》云：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今南方養蠶者三十六日而化，其原蠶則二十一日而化也。三俯，今曰三眠，亦有四眠者。繭分黃白二色，俱名爲蝝。蝝者，象也，言能象物賦形也。陶注《本草別錄》云：原蠶俗呼爲魏蠶。雌由者，檮繭、棘繭、欒繭之總名也。檮即臭椿，其繭爲椿紬，今之小繭紬也。棘即柘類，其繭爲柘繭。欒者，《說文繫傳》木蘭也。又《本草》有欒華，《唐本》注葉似木槿而細薄。今按：野蠶隨樹食葉，皆能爲繭，檮、棘、欒，《爾雅》特略舉三名耳。今驗椒繭出椒樹上，其紬紫色，光燿，貨之甚貴。又有柞繭出柞樹上，其紬爲大繭，紬又爲雙絲，今登萊人貨之以爲利。漢元帝永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野蠶繭收萬餘石，人以爲絲絮，即此繭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然則繭紬爲世所重久矣。蚖者，《玉篇》云：蠶類食蒿葉。蒿即蕭也，今草上蟲吐絲作繭者甚衆，不獨蒿也。嶺南蠶或食紫蘇葉作繭矣。

翥醜蝽，剖母背而生。蠽醜奮，好奮迅作聲。強醜捋，以脚自摩捋。蠽醜蜚，垂其腴。蠅醜扇，好搖翅。《說文》：翥，飛舉也。凡飛翥之類，多剖母背而生，邢疏以爲蟬屬，今驗水蓫爲蟌，蛄螻爲蚊，皆是也。蝽，坼裂也。《玉篇》引《爾雅》蝽作墫，《廣韵》引翥作蠽，云蟲名。《說文》：奮，翬也，翬，大飛也。蠽蝗之類好奮迅其羽作聲，故《詩傳》云莎雞羽成而振訊之。強即強蚚也，捋者摩捋也，米中小黑甲蟲，好以脚自摩挲，《釋文》引李孫云以口捋其翅，非也，郭義爲長。蜚者，《說文》云：蠽醜，蜚腹腴也。《爾雅翼》引《孝經援神契》曰：蜂蠆垂芒。按：蠽類腹多肥腴下垂以自休息，非必欲螫人也。《說文》得之，徐鍇本蠽作蠽，蓋蠽古文作蠽，與蠽形近故譌耳。扇，《說文》作蠸，云蠅醜蠸，搖翼也，蓋蠅蚊之類好搖翅作聲。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皆見《詩》。《詩·大田》云螟、螣、蟊、賊，此釋之也。螟者，《春秋》隱五年螟，王義引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

也。難，疏引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按：子方即蚜蚨，見《齊民要術》。今食苗心小青蟲長僅半寸，與禾同色，尋之不見，故言冥冥難知。余族弟卿雲言：又有小白蟲藏在苗心，幺麽難辨，俗呼蟭音即樵反蟲，有此即禾葉變白色而不能放穗矣。余按：《説文》以螟爲食穀葉者誤。又云蟘，一曰螟子。然則《説文》螟蓋同蟘，蟘、螟聲轉也。蟥者，《説文》作蝗，云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蟥。《左傳》疏引李巡曰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蟥也。高誘注《吕覽・任地篇》云：蜮或作螣，食葉曰蜮，兗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今按：蜮當作蟥，蟥似槐樹上小青蟲，長一寸許，既食苗葉，又吐絲纏裹餘葉，令穗不得展，今登萊人呼爲緜蟲。其食豆葉者呼爲穿蟲，亦長寸許，身赤、頭白，亦食豆粒也。賊者，《釋文》作蟙，云本今作賊。《詩疏》引李巡云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陸璣疏云：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按：今食苗節者俗呼戲蟲，身白，頭紫色，不及木中者肥而長也，善鑽禾稈，令禾不蕃。蟊，《説文》作蠹，或作螯，古文作蜂，云蟲食草根者，吏抵冒取民財則生。按：草疑當作苗。《左傳》疏引李巡曰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詩疏》引陸璣疏，或説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今按：螻蛄不名蟊，亦不食苗根，今蟲食根者有二種：其一肥長，灰黑色，名鐵埽，最饒猛，其一細而差短，淺黄色，體堅礓，因名殭蟲，二種並戕苗根爲患。《類聚》引《詩義疏》曰蟊長而細，此説是矣。陸疏又云：舊説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别釋之，此説非也。《春秋》書螟，又書蟊，則非一蟲，亦無四蟲共一名者。又許慎、李巡、孫炎並言政惡吏貪所致，大意皆本《漢・五行志》、《京房易傳》而爲説，然水旱災厲天道難詳，《論衡・商蟲篇》辨之當矣。郭氏但分别蟲啖食所在爲名，其義較諸家爲長也。卿雲又言，春夏常有小白蛾飛翔樹間，遺子爲小青蟲，如遺在禾間，即食苗葉蟲矣。余謂此言近理，亦猶蠭子遇旱還爲蠭，遇水即爲魚，故云衆維魚矣，實維豐年也。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邢疏：此對文爾，散言則無足亦曰蟲。王逸《九思》云：蟲豸兮夾余。豸者，《説文》以爲獸，長臑行豸豸然，蓋凡蟲無足者身恒橢長，行而穹隆其脊，如蜘蠋、蚯蚓之類是也。豸通作蛾，《史記・黄帝紀》云淳化鳥獸蟲蛾，《索隱》曰蛾一作豸，《正義曰》蛾音豸，直起反，引《爾雅》又通作止。《莊子・在宥篇》云：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止即豸之聲借，又通作鴟。《左氏宣十七年傳》庶有豸乎，杜預訓豸爲解，解止義亦近也。豸與鴟古同音通用，鴟與解又疊韵，故古以爲訓。《左傳》豸古作鴟，故陸氏《釋文》本作鴟解也。孔氏《正義》本作豸解也，是豸、鴟通，而陸、孔並云出《方言》，今《方言》無，蓋脱去之。此條義本《説文》段注，今録存之也。

清・李元《蠕範》 飛蟲賢蜂，走蟲賢蟻，倮蟲賢蠶。

蜂，蠆也，蟪也，蠮也，蟆也，蠓蝓也，蜘蛛也，蜜蜂也，長尾爲蠆，短尾爲蠭，陰陽在尾，雄尾鋭，雌尾歧，性喜合，交則黄退。居林木土穴者爲野蜂，居人家者爲家蜂，皆小而微黄，有王，有將，有相。王大如小指，青蒼色。王居疊積如臺，謂之蜂臺，誅罰徵令，嚴如君臣，無王則羣蜂死。王生子復爲王，有二王則老王退位，分其蜂半族從之，擁王於中，或團如罌，或鋪如扇，飛止環衛，有隊伍行列。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人，每日兩衙，應潮上下，朝衙畢則出而采花，暮衙畢則入房而宿。其尾垂穎如鋒，有毒，螫人則芒入肉不出，蜂亦死。嗅花以鬚代鼻，采花則翅挾股抱，獨采蘭則拱於首而獻王。其將蜂色黑，不採花而能釀蜜。八月將蜂盡不死則蜜被食盡，羣蜂餓死。其稗蜂黄色，細腰。不能採蜜者謂之蜂奴，亦名貞蟲，不能採花釀蜜而能守户，察羣蜂之勤惰，每一半守房，一半分次撥發，花少者受罰。其採釀百花精者蜜，蜜味甘，粗者蠟，蠟味淡。蠟者，蜜之蹠也。化蜜必取匽瀦之水，注之蠟房而後蜜成。其房如脾，謂之蜜脾，北方地燥多在土，南方地濕多在木。其别種曰石蜂，窠大如拳，色蒼黑曰草蜂，在草中。曰翅，笛師也，竹蜂也，黑色，大如小指頭，結窠竹上，窠大如卵而有蒂，長尺許，釀蜜紺色。出蜀中曰蚼，石蜜也，蜂黑色，似牛蜚，亦有君臣，結窠石崖之間，採蜜青色，或緑。崖上有鳥，正月來羣飛千數，食蜜都盡，崖石如洗，鳥去采蜜如初。其鳥名靈雀，一名蜜母。曰蟺，蜾蠃也，土蜂也，馬蜂也。赤翎黑首，穴土最大，有毒，好食蜘蛛，能預知蜘蛛藏處，尋覓無遺。曰白蜂，色白，土窠大如卵。曰菌蜂，黑色，喙若鉅，長二三分，夜入人耳鼻，凡菌夜有光者，經雨化蜂。出嶺南曰獨蜂，七里蜂也，窠大如鵝卵，蒼黄色，内僅一蜂，大如石燕，一足連樹，不能飛而能螫人，中其毒者死，蓋樹小兒、樹蛺、樹蟻之類也。曰胡蜂，壺蜂也，革蜂也，元瓠也，瓠蜂也，大如壺，黄黑色，長尺許，能螫馬牛及人，或至欲死，在屋上及木中作房，有淡黄者，窠長尺，闊二三寸，謂之牛舌蜂。有赤黄者，窠如瓠，圍圓三四斗，謂之葫蘆蜂，大者如巨鐘，其房數百層，每房可得蜂兒五六斗至一石。曰木蜂，橡桷蜂也，似蟺而小，黑色，穴木，每在人家房簷間，穿如刀鑽，能螫人。曰蛤蜂，出巴中，在褰鼻蛇穴，其毒倍常，中人手足則斷，心胸則裂，不可藥療，唯禁術制之。曰異蜂，似蜜蜂而大，飛勁疾，好裁圓葉，入木竅作窠。曰火蜂，狀如蠭。曰鸞蜂，大者重十餘斤，聲如鸞鳳，身被五采，毒可殺象，釀蜜碧色，服之成仙。曰橄欖蜂，生橄欖樹上，形如木葉，有手足抱枝自附，與葉無别，仆樹彫葉而後辨。曰折腰蜂，窠在沙中，岸崩則出，土人燒之爲琥珀，出寧州。又欽原似蜂，出

崑崙山則鳥也，文文似蜂，出放皋山則獸也。

蟻，螻蟻也，蚼蠓也，蚼蠓也，蝎螫也，蜉蝣也，蠭蟜也，石宮也，穴居卵生，性畏煬炭、桐油、竹雞，居有等，行有隊，能知雨候，雨則穴户，春出冬蟄，壅土成封，謂之坻，亦謂之垤。其種類曰蚳，蚍蜉也，大而黑，行遲鈍而有羣，狀似飛蟻，力能舉等身之鐵。曰元蚼，黝駒也，馬蟻也，似蚍蜉而小，黑色好鬬，得食則呼羣舁之，魚貫而來，力大善負。曰蟻，大如元駒，相負而行，出求得食，則釋負者於彼而歸，再負以來，食飽負去，不知爲雌負雄，僕負主也。曰蠭，赤蟻也，虹蟻也，淺赤色，靈於諸蟻，形狀最小，中有粗短者爲之主，色正黑，腰節微赤，俗名赤腰蟻，首銳足高，走最輕迅，每六七則有主間之，呼羣負物，聽主指使，主不用力，往來或翼或殿，每致生物入穴，輒壞其垤，防逸也。《爾雅》謂大而赤色斑駁者爲蠭。曰蛾蚌，絲蟻也，淺黄色，長不踰分，小於赤蟻，力不能負，呼羣聚食。曰蝮蜪，飛蟻也，穴地而居，蠱水而食，初生爲蟻，色白，至夏生翼變黑，遇天熱濕羣隊而出，飛不能高，脱翼則墮地而死，好食禾苗。曰蠽，白蟻也，似蚍蜉而白，腹肥有光澤，好食松柳木，穴其中，空可丈餘，初緣地生，一蟻當先，衆蟻踵至，首尾不絶如線，若有部伍行列，其穴木一線直達，仍取水飲之，木底壅土爲隊，以便往來，性畏竹雞，聞其聲則化也，生粤中者能食銀，取其蛀末鎔之仍爲銀，但少秅耳。曰獨脚蟻，一足連樹根而生，蠕動不行。曰青腰蟻，赤色，能飛，一尾而尖，腰中青黑似狗猲。曰膠蟻，九真移風縣土赤如膠，墾之以木樹其中，蟻緣而生漆，堅凝如蜱蜻，折漆以染絮，其色正赤，謂之赤絮。曰朱蟻，出崑崙之墟。

蠶，蠆也，蟻也，女兒也，龍精也。三月始生，有大小白鳥斑各色，食而不飲，喙呀呀似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蚋，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老，吐絲爲繭，自處其中，久則化爲蜮蛾破繭而出。狀如小蝶，眉曲如畫，先孕後交，不交亦産子，無眉目，收采亦薄，交州、永嘉、日南、南鄉諸處歲八蠶。三月蚖珍，四月柘蠶、蚖蠶，五月愛珍，六月愛蠶，七月寒珍，九月四出，十月寒蠶。凡蠶再養爲珍，珍子爲愛也。蠶性畏濕惡水，其蜕爲蠶皮，爲馬明退，爲佛退，爲金牛兒，其蛹爲蜮。其神爲宛窳，爲馬頭娘，爲馬明菩薩。其別種曰蠆，食桑葉，曰譽由，食樗葉，曰蚖，食艾葉，曰棘蠶，食棘葉，曰欒蠶，食欒葉，曰山蠶，食槲葉，曰楓蠶，食楓葉，曰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鱗，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織錦不濡不燎，出員嶠山。曰風蠶，出横州。曰火蠶，出炎洲。曰水蠶，出軫國。曰海蠶，出南海。

又　青蚖，隨母，蜂蟻從王，蝶蛾雙飛，蚊蚋友聚，蟲有五倫也。

青蚖青鳧也，蚖蟬也，蠋蠐也，蠙蝘也，蠦蝘也，蒲寅也，魚父也，魚伯也，水蟲，似小蟬而長，青金色，有光，生於池澤，好集蒲葉上，春生子蒲葉上如蠶種，八爲行，或九九爲行，雌雄不相捨，子母不相離，得其子則母飛來，取子母各等置甕中，埋東行垣下三日開之，以母血塗八十一錢，子血塗八十一錢，留子用母，留母用子，仍自還歸，買金銀珍寶則不還。

又　蟬有五德。頭有緌，文也。含氣飲露，清也。黍稷不享，廉也。處不窠居，儉也。應候守節，信也。蠶有六德。衣被天下，仁也。食其食，死其死，以報主恩，義也。不辭湯火厄，忠也。三眠三起，信也。象物成繭，色尚黄素，智也。蟄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復蟄，神也。

又　黽鼄也，水馬也，海馬也，水黽也，水蛆也，水爬蟲也，鰕扒蟲也。馬首鰕身，大腹硬背，背傴僂有竹節文，其尾刺人如蝎。雄者黄，雌者黑，長二三寸。蜻蜓交水上，附物散卵，所化復化蜻蜓。

又　樗雞，五色具者雄，黑質白斑者雌。蜻蜓緑雄碧雌。螻蛄飛雄止雌。蜂尾歧雄銳雌。蠶繭尖小雄圓大雌。蠛蠓定痛者雄，牽痛者雌。蜣螂曳者雄，推者雌。

又　樗雞，樗鳩也，鷫雞也，紅娘子也，灰花鵝也。似蠶蛾，腹大頭方而扁，六足微黑，翅兩重，外灰内紅，雄者五色畢具，雌者青黑質白斑。

又　隊隊，同心蟲也，形似壁蝨，身被五色，生有定偶，斯須不離，飛則接翼，鳴則同音，夷婦不得於夫者，飼枕中則情洽。

又　鷷，白鳥也，暑蚊也，蚊母也。似鸊而大，黄白雜文，大觜食魚，聲如人嘔，每嘔則吐蚊一二升，采其翎爲扇可辟蚊。

蜻蜓，蟌也，蜻蛉也，青亭也，蜻虹也，虹蜺也，蜓蜓也，蜻蛉也，蒼蠅也，負勞也，紗羊也，桑捲也，桑根也，白宿也。六足四翼，翼薄於蟬，露目短項長腰，遇雨則集水上，款款而飛，亭午則停。其以尾點水，即以生卵，卵爲水蠆，蠆化蜻蜓。嘗逐蚊蚤食之，無所食則自食其尾，尾盡而死，其種類曰蠊蜮，康伊也、胡離也、狐犁也、江雞也，小而黄色，曰蜻蜓，諸乘也，蝴蜨也，馬大頭也，大而色青緑，稻田中青蟲所化，其雌者腰有碧文。曰紺蜨，紺蟹也，紺幡也，童幡也，天雞也，大而色紺，大暑後羣飛蔽天，海蝦所化。曰赤足，絳騶也，赤衣使者也，赤弁丈人也，小而色赤，好集水上。

又　螳螂子百，蝗子八十一。

又　蜣螂附母身而遊，獲蚖則母至。

又　土乾生蚤，地濕生蚊，積穀生蠹，腐肉生蛆。生實化也，化無異物，若其母焉。以爲所生，蚤虮也，蜡也，蠋也，跳蟲也。生塵土中，黑色，小不及黍米，躍可尺餘，能入人衣袴中螫人。蚊，蟲也，白鳥也，黎民也，草蟲也，昏蟲也，門下

也，佛子也，長喙如針，善螫人，多蟄夏出，晝伏夜飛，羣飛鬨鳴如市，秋後喙破如花，不能螫人。性畏烟，以艾熏之則潰，荆葉麻葉皆可辟除，而龜鼈畏之，螢火蝙蝠食之，其花文者曰豹脚蚊。江南有打拳蟲化蚊，江東有蚊母鳥吐蚊，塞北有蚊母草，葉中血蟲化蚊，嶺南有蚊子木，葉如冬青，實如枇杷，熟則實綻出蚊。然陰濕之地，化生者多也。粤中有驚蚊樹，葉文如篆，花有遠香，取枝逐蚊，蚊即驚散。

又　蠋爲蛾，蜎爲蚊，蟻爲蚤，蝎爲蠭，蟦爲蟬，蛆爲蠅，蟫爲脉望，螺爲蚰蜒，鰕爲蚶，蜨魚卵爲蝗文蛤，爲蟆，蟘爲蜻蜓，鰕爲蜻蜓，鱊爲蜻蜓。

又　蝎，蛞也，蛀也，蜻蜻也，蛞蝓也，噬逮也，桑蠹也，木蠹也。好嚙桑樹，食木心，穿如錐刀，似蝸牛而角長，身長足短，口黑無毛慢節，至春羽化爲天牛。凡木皆有蠹，皆能化物，有桑蠹、柳蠹、桃蠹、桂蠹、柘蠹、棗蠹、竹蠹、蘆蠹、蒿蠹、茶蠹、皂莢蠹、蒼耳蠹。

蠋，蛁也，烏蠋也。食木葉，狀如蠶，有五色者，老則作繭化蛾。乳子諸草木上，在蕾者香，在槐者臭，然蝎蠪螟蛉皆化蛾。

蜎，蠉也，虷也，孑孓也，蛞蠓也，沙蟲也。生汙水中，色赤無足，細如縷，長二三分，穴細沙中如鍼孔，羣浮水際，遇人則沈，其行一曲一直，以腰爲力，若人無臂，日久銳爲花蚊。

稻爲蝨，黍爲蟘，【略】腐草爲螢，朽葦爲蛩，芋根爲蠅，朽瓜爲魚。【略】蝨，好虮也，蛞蝨也，强蜱也，蜱子也，米牛也，米象也，鐵牯牛也。穀中蠹，小而色黑，有角，善走。

又　螢，燐也，蠛也，蚜也，熒火也，飛螢也，流螢也，秋螢也，焜耀也，燐耀也，燐爚也，景天也，耀天也，輝夜也，夜光也，夜火也，挾火也，救火也，據火也，放光也，即炤也，宵行也，宵燭也，丹鳥也，丹良也，照夜清也，夜遊女子也。狀似瓜蠅，腹下有光，夜飛如火，常以大暑前後出，茅根所化，其入人家，青光吉，紅光凶，若裹羊皮置路側，馬則卻步不行矣。其別種曰水螢，居水中，水蟲所化，亦有光，曰蠲螢，蛆也，長如蛆蠋，尾後有光，無翼不能飛，竹根所化。曰蠉，輿父也，守瓜也，瓜蠅也，似螢，晝飛，喜食瓜葉。

又　蛻爲蝶，蝶復爲蛻，鷹爲鳩，鳩復爲鷹，兔爲鼈，鼈復爲兔，鼯爲鴛，鴛復爲鼯，魚卵爲蝗，蝗復爲魚，水蠆化蜻蛉，蜻蛉卵復爲水蠆，蝦蟆生科斗，科斗復爲蝦蟆，蠶爲繭，繭爲蛹，蛹爲蛾，蛾生卵，卵爲蚼，蚼復爲蠶。

又　蠁爲蠅，蠅爲蛆，蛆爲蚓，【略】蛞蝓爲轉化，轉化爲蟬。【略】鸛尿爲菌，菌爲蜂。

又　蠁，土蛹也，地蠶也，乳蟲也，國貉也。生麥野中，似蠶無首。

又　寅蚌也，强也，蚚也，蠆也，蚌也，蜂蚌也，蠚蝫也，蜜螫也，免齧也，大如蠅，好咂牛馬血。其種類曰木寅，魂常也，如蟬緑色，其身長大，自木葉中出，折葉便飛，而齧物有毒，咂牛馬或至顛仆。曰蚩寅，蟌蜓也，蠅翁也，似蜂，腹凹而褊，微黄緑色，自呼蠅翁。曰鹿寅，牛寅也，如蠅而大，好集牛尾，囓牛馬血，亦猛毒。曰蚻，土寅也，草寅也，小寅也，扁前也，生于草際，如蜻蜓，赤翼，善拂人面而嚙嗌之。曰水蝨，水秀才也，寫字寒蟲也，似蚊而大，浮游水面，亦螫人。

又　嫦娥化蟾蜍，東郭姜化蜆，齊王后化蟬，鄭人化蜮，書佐化蛇，楊昊化蝶，楚宫人化蛾。蜆，縊女也，弔頸媳婦也，黑身赤首，喜自縊死，頸有小絲係之，或蜕爲蝶。

又　蜆化蝶，蠹化蝶，蝝化蝶，菜蟲化蝶，尺蠖繭化蝶，鶴子蟲化蝶，麥化蝶，蔬化蝶，木葉化蝶，烏足葉化蝶，百合花化蝶，金玉化蝶，壞裙化蝶，葛翁衣化蝶。

蝶，蠻也，胥也，蝴蝶也，蝀蝶也，蛺蝶也，蛺蜨也，螫蚚也，風蝶也，鬼車也，春駒也，野蛾也，撻末也，玉腰奴也，二角六足，長喙，食草木，四翅有粉，好嗅花，以鬚代鼻，其交以鼻，交則粉退，大爲蝶，小爲蛾，以唾津抹其翅則高飛。其種類曰鳳子，青黑色。曰粉蝶，白色。曰彩蝶，五色。曰赤蝶，紅飛鼠也，紅蝙蝠也，身深紅，翼淺黑，常雙伏蕉花間，獲其一則一不去。曰黑蝶，玄武蟬也，橘蠹所化，橘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如蜻蜻，一日凝然弗動，明旦視之，化蝶矣。曰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曰仙蝶，五色，在樹葉中，作繭可織爲紬，人有懷繭而歸者，得卵化蝶，即有蝶來引去，雖千里不爽。曰媚蝶、紺蝶也，媚藥也，生於鶴子草，其草亦名媚草，蔓生，夏月開花如鶴，羽距俱全，有雙蟲食其葉，老蜕爲蝶，赤黄色，女子佩之令人媚悦，又滕王蛺蝶圖五種。曰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又　蜻蜓、蜘蛛、蝶、蠭六足，蟹僞八足，蚣蝑十二足，蝑蚘三十足，蚿百足。

又　螢有四種，秋食豆花者曰斑螢，斑貓也，斑蚝也，龍蚝也，螢蟊也，斑菌也，卷髮也，晏青也。大如巴豆，背畫一黄一黑斑文，烏腹尖喙，赤身丹首，尾後惡氣射出，臭不可聞。春食芫花者曰芫青，青娘子也，觜尖青緑色，背有一畫黄。夏食葛花者曰葛上亭長，身黄黑頭，額上大紅一點。冬入地中者曰地膽，地要也，青蟊也，青蠭也，杜龍也，春虹也，黑頭赤尾，蓋一物而四變，隨四時也。

蝶以鬚嗅，蛩以耳息，牛以鼻聽，蟾以目聽，龍以角聽，蟦以背行，蛇以腹行，飛兔以背飛，蟹以殼飛，蠮以尾飛，魻以鬣飛，龍以雲飛，蜘蛛以絲飛，海燕以窩飛。

蟦蛉也，蠐螬也，肥螬也乳齊也，蚕蠋也，蟦螬也，蛭蛉也，喧螫也，應條也，

地蠶也，身短足長，背有毛筋，居糞土中，肥白，以背滾行捷於足，燥濕相育不母而生，久則羽化，爲蟬，邵陽郡人種蠐螬法，掘地爲窖，以粳米粉鋪入其中，草蓋糞壅，候雨過氣蒸則發開，而米粉皆化蛹如蠐螬矣，謂之乳田。

又　尺蠖，步屈也，蚸蜮也，蚓蝮也，蠾蠋也，尺蠖也，度蟲也。形小色青，多足，行則屈腰，使首尾相就，食桑葉，繭絲不任用，食黃則黃，食蒼則蒼。

砂俘砂挼也，俘蠻也，睡蟲也，倒行狗也，生砂石中，作旋孔，大如大豆，背有刺，好睡，能倒行，取致枕中，夫妻相悅。

又　蟬蠽也，蜘蟟也，蠭母也，寧母也，仙蟲也，社樂也，音樂也，齊女也，玉女也，青林樂也。方首廣額，兩翼六足，無口善鳴，飲而不食，溺而不糞，乘昏夜出土，升高背坼而出三十日而蛻，謂之枯蟬，又名復育，金牛，有不蛻者，頭上生角黃碧色，謂之蟬花。其種類曰范，蜋蜩也，蛾蚱也，蚹螃也，蜻螃也，蛉蛄也，螃螃也，蜡蛄也，螃蟈也，小而色紫，或身具五采，四五月先諸蟬而鳴。曰蝘，螗蜩也，冠蟬也，胡蟬也，螗蜨也，首方廣，有一角如花冠，黃碧色，五月鳴聲清越。曰蝒，蚵蚗也，螃蟈也，馬蜩也，馬蟬也，大而色黑，五月鳴聲雄壯，始終一聲。曰蜕，蜕也，蠪也，寒蜩也，寒蜩也，寒蟬也，蠪蛄也，蝏蚱也，蜓螰也，蝭螃也，閻蜩也，小而青赤，七八月鳴。曰蚱，蠽也，茅蠽也，啞蟬也，未得秋風，不鳴似瘖，至八月則鳴聲淒急。曰螓，蜻蜻也，馬蜇也，虎懸也，大而有文，顙廣且方。曰蜇，蛹蚗也，蚾蚗也，蛁蟟也，小而有文，四月鳴，無韻。曰蛩，蚣也，蟋蟀也，蟋聊也，促織也，投機也，景天也，精列也，蜻蛚也，王孫也，嬾婦也，似蝗而小，黑色，光澤如漆，有角翅，善跳好鬬，勝則驚鳴，常以立秋後夜鳴達旦，朽葦所化，又有金鐘兒，長身岐尾，銳前豐後，躍則以翼鼓鳴，其聲稜稜如小鐘。

又　竹雞，山菌子也，雞頭鵘也。似鷓鴣而差小，黑首花面褐身，尾禿，多斑赤文，居竹林，性好嘵，其聲曰泥滑滑，見其儔必鬬，好食白蟻。諺曰：家有竹雞嘵，白蟻化爲泥。

又　蠽以股鳴，跋以翼鳴，蟬以脇鳴。

跋，蟈也，蟥蚚也，吉丁也，金龜子也，金花蟲也，緑金蟬也。五六月生蔓草上，大如虎豆，四足二角，其鳴以翼，背有緑翅在甲下，其甲硬如龜殼，色如貼金，行必成雙，死則金滅。

又　飲養陽，食養陰，物得所養則生，然而蠶不飲，蟬不食，蜉蝣不飲不食。

又　蜮，水弩也，水虎也，水狐也，短狐也，射工也，射影也，抱槍也，鬼彈也，溪鬼也，溪毒也。似蟬，亦似蜣螂，長二三寸，廣寸許，形扁，前闊後狹，闊頭尖喙，喙有二骨，有六足，二足在喙，大而一爪，四足在腹，小而岐爪，腹軟背硬如鼈甲，六七月甲下有翅能飛，作鉍鉍聲，以尾爲弩，彎尾向頭爲上弩。或曰，頭有尖角如爪，長一二分，橫口前如弩擔，臨角端如上弩，或屈前抱拱其喙如橫弩上矢，四月上弩，八月卸之，冬月則蟄。蟄處無雪，氣起如蒸，其以氣因水勢射人，遠三十步則射其影，中者令人生瘡，其腹下亦有針刺螫人。

又　蜻蜓自食其尾。

又　唼臘食死人肉。

唼臘，蒼梧蟲也，狀如麥，有甲，性嗜臭肉，人將死，則羣集舍中，食肉都盡，餘殘骨存乃去，其來紛紛，不可驅逐，唯避梓板及豹皮耳。

又　蝨有九種。曰衣蝨，人蝨也，丹鴻也，琵琶蟲也，生衣褌中，長身六足，行必向北，在身者色白，在頭者色黑，人將死則蝨離身，將蝨置青葉上，經宿粘霧，則化青蟲飛去，其卵謂之蠛，性畏水銀銀硃百部菖蒲。曰兩頭蝨，亦生衣中。曰陰蝨，生人陰毛中，八足而扁，或紅或白，癢不可當，肉中挑出。曰壁蝨，臭蝨也，臭蟲也，生薦蓐中及壁隙間，身扁，狀如酸棗，好咂人頸血。曰濡需，豕蝨也，生豬鬣中。曰芝蝨，牛蝨也，薦蝮也，蝮蝨也，生草木上，身扁，狀如苜麻子，有黑白二色，好食牛馬血，飲血滿腹時自墜落。曰雞蝨，雞游子也，生雞巢中，小如塵土，好游人耳面。曰龍蝨，似蝤蛑而小，黑色，兩翅六足，劈殼食之，小有食味，秋月暴風，白海上飛。曰竹蝨，佛子也，天厭子也，蒼灰色，百十爲羣，初生如粉點，久便能動，生竹上，蟲卵所化。

又　蟻嗜羶蠅嗜臭。

又　英雞，密肌也，繫英也。如雞而雉尾，産石英閒，食碎石體無毛，腹下毛赤，不能遠飛。

又　穀以食人，而物亦食之，蝨食根，蟹食節螟食心，蟥蝗蝮蜪食葉，鼠雀食實蚜蚘食米。蝨爛根蟲也，色黑，兩端尖銳，尾有岐，能螫人，居禾之根，潛泥食根，則禾爲之黃。

蟹鋸，節蟲也，有曰善斷禾節。又有小蟲似土狗，俗名旁不肯，喙上有鉗，湧地而出，能食蝨賊，以鉗鑷之，截爲兩段。

螟橫蟲也，旋心蟲也，似蚘蚘而頭白似蠶而身小，食禾心盡，復吐絲包之，則穗苞不復出。

蟥螣也，特也，蚘蚘也，窩葉蟲也，似蠶，青色，初食苗葉，久則裹葉而繭其中，蛻爲蜻蜓。

又　蠭有房，蟻有户，虎有穴，【略】蠶有箔。

又　蛓蚷也，蜧也，蜩也，蜴也，蟪也，蟪蛄也，毛蠹也，瓦蛆也。生瓦

屋土，有毛，螫人。非所居而居者，蟫居書，蝨居衣，蛤居糞土，蚋居醬汁。

蟫，蚋也，白魚也，蠹魚也，衣魚也，壁魚也。狀似魚，尾分二岐，初生青色，老則白而有粉，視之有銀，手觸則落，三食神仙字，化爲脉望蟲，規四寸許，如環無端夜持向天，可以墜星求丹。

蚋眥也，蓬也，趣也，蚩鴻也，頤輅也，蟻蠓也，蠓蚨也，醢雞也。似蚊而小，朽壤所化，望之如霧，好食醋，旋飛如磑，則天風，上下飛如（春）〔舂〕，則天雨，因雨而生，得陽則死。其別種曰蟆子，黑色，似蚋而小，不礙紗穀，夜伏晝飛，聞柏葉與麝香則去。曰黃蠅，色黃，自蛇鱗出。曰浮塵子，沒子也，微塵也，金剛鑽也，色白，小不可見，與塵相浮而上下，好刺人，雖蒙絮自蔽，猶能入人肌膚，以粗茶燒之，煙如焚香狀，即可斷之，受刺者如無刺，搔之癢愈甚。

又　蠶蛛吐絲爲巢，黃蠭銜漆爲巢。

又　鳩居鵲巢，雀奪燕窠，蜑伏蛇鱗，蠭生鼠壤，蠅蛰犬耳，蛭蛰螺厴，蟹飽蹲腹，蝟寄龜殼，螟巢蚊睫而生，蛔宅人腹而變。

鞭蜜，沙蝨也，蓬活也，地牌也。生水中如蟻，赤色，或在沙中草際，著人如毛髮芒刺，初入皮裏，如針孔粟粒，四面有五色文，可以挑出，入骨則殺人，本伏毒蛇鱗中，蛇爲所苦，入急水灑出之，或卧沙中碾蝨入沙。

蜃，土鼈也，地鼈也，蚌虎也，地蜱也，蟒蚳也，蚵蚾也，簸箕蟲也，過街蟲也。形扁，無甲，有鱗，翅小，不能飛翔，有臭氣，生鼠壤中，狀似鼠負，與燈蛾相爲牝牡，逢申日則過街。

螟，焦螟也，麼蟲也。羣飛而集於蚊之睫。又蚊翼小蚩蟲曰嬰娟，細蟻也，每生九卵，成九子飛去，常生於春，以季夏藏鹿耳中。

又　蟲緣木者蠟蚳文蛤。

蠟，寄蟲也，如蟻白色，老則赤黑結繭於枝上，初若黍米，春則漸長如卵，紫赤色，每包數百子，立夏前後，取子裹女貞枝上，半月化出，芒種後延緣樹上，食汁吐涎粘嫩莖，化爲白脂，狀如凝霜，處暑後剥取煎之，勝蜂蠟，若過白露，則粘入樹裏，不可刮下矣。

紫鉚，赤膠也，蟻漆也。蟲似蟻蝨，緣枯木而生，運土木端作窠，得雨露凝結而成。

文蛤，五倍子也。小蟲似蟻，春生膚木葉背上，食其汁葉卷如窠，老則遺種，結小毬於葉間，殼堅脆而中空，久則竅穴出化爲蟆子。

螳怒鈍嗔，鷙傲狼狠。

螳螂，虰也，蜋也，髦也，髡也，羊七也，敷常也，蟷蠰也，蝕肰也，食庵也，蚵娘也，石螂也，羋羋也，莫豹也，不過也，天馬也，馬敫也，工蚊也，蜛蚊也，拒斧也，斫父也，齕肰也。其子則螵蛸也，蜱蛸也，蠭蟭也，冒焦也，致神也，鳥浹也，野狐鼻涕也。驤首奮臂，修頸大腹，二手四足，善緣而捷，以鬚代鼻，專食生蟲，亦喜食人髮，常搖肩攫舌，翼下紅翅如裙，俗謂之織絹娘，能執翳葉而捕蟬，得其葉可以隱形，或含螳螂之氣，可以生火，腹有二蟲，深秋乳子作房粘枝上，即螵蛸也，房長寸許，內有隔房，每房有子如蛆，仲夏芒種始生，有百子。

又　傅好負而墜。

傅，負版也，遇物輒取，仰首負之，雖重困不止，背甚澀，物積不散，或去其負，苟能行，持取如故，好上高，極其力，至墜地死。

蜼愁雨，螺怕雪，蚊走煙，蟹躲霧，鷺畏露，鷓鴣藏霜，蚩廉死西風。

蚩蠊，飛廉也，蜚蜆也，蠦蜑也，飛蠊也，負盤也，石薑也，滑生也，茶婆蟲也，香娘子也。輕小似蠶蠦，亦似蠶蛾，腹背俱赤，兩翅能飛，喜燈火之光，生草中，清旦則飛集稻上食其花，日出則散，氣息臭惡而毒，嗽稻即敗，遇西風即死，八九月寒則入人家。

又　蟋蟀紡絲，螳螂織絹，所以勸女紅也。

蠶製繭，蠭釀蜜，【略】蜣螂轉丸，極乎人工矣。

蜣螂，蛣蜣也，矢甲也，天社也，弄丸也，轉丸也，推丸也，麻母也，推車客也，黑牛兒也，鐵甲將軍也。深目高鼻黑甲，甲下有翅，飛鳴洪洪然，小者身黑而暗，晝飛夜伏，大者身黑而光，晝伏夜飛，又大者爲胡蜣，子負母飛，見燈光則來，五六月中噉糞作丸，圓正無邪角，雌雄相運，前行者後足倒曳，後行者前足順推，作坎納丸覆之，不數日丸自動，又二日有小蜣螂自丸中飛去。

蜾蠃，土蠭也，奔蠭也，蒲盧也，蜘蜓也，蠓蝓也，蠽蝓也，細腰蠭也。細腰，黑色最小，純雄無子，負螟蛉爲子，祝之曰似我似我，七日而化，其不負螟蛉者稱雄黃蟲，陶隱居、韓保昇、寇宗奭俱謂生卵如粟。取草上蜘叩頭蟲也，打卦老也，大如蚤，狀似大豆，黑色。按：其後可使叩頭有聲，亦可教之吐血，佩之令人相愛。殺之不祥，能入人耳，灌以生油則出。

青蜘蛛或青蟲置房中，塞户爲子糧，非祝化也。有三種，巢壁者蜾蠃，穴地者蠽蝓，作巢於書卷及筆管、蘆管者蒲盧。

物知天【略】蟻蝪避雨。

又　蠼，齧桑也，齧髮也，山羊也。大如蟬，甲光如漆，甲下有翅能飛，喙黑如鉗，六足在腹，角有白點，喜齧桑孔入其中，夏出則雨，有角如八字者，名八角兒，有一角者，名獨角倕。

又　虎以爪抓狗，蚵以尾撥鰕，蚩以尾夾物，膠以尻納脂，蠭以股抱花，象以鼻拾芥。

蚩，蠼螋也，蛷螋也，蛷蛸也，蛷蟹也，搜夾子也。似蜈蚣而小，長不及寸，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有歧，能夾取人物，嘗隱牆壁器物之下，以溺射影，令人生瘡如熱痱，繞腰匝則死。

膠蟲好食松脂，夏日脂出，輒以前足傅脂，如蠭採花，後足攝脂，納入尻中而去。

石蠹之繭附石。

石蠹，石蠶也，沙蝨也，石下新也。附水中石，作絲繭如釵股，長寸許，春夏化蛾飛水上。其別種曰石蠶，似草根，黑色，細小有角節。曰雲師，似蠶有毛如兔，生石上。曰雨師，雨虎也，如蠶，長七八寸，雲雨則出，生石上。曰九香蟲，黑兜也，狀如水黽，大不過指青黑色，冬伏石上。曰抱石魚，背腹平大如指，常帖石上。曰石伏，常伏溪底石上。

又　豉含氣射人，蛷出溺射人，蜮含沙射人。

又　豉，豉母也，狀似水黽，大如豆，黑色，浮游水上，常含氣射影而使人病，然人被射工毒瘡者，用此蟲一枚含口中即能言矣。

又　驚蟄蛇黃出，【略】清明贏肉生蟲。【略】小暑刺螫登木，大暑紺蠽飛，【略】處暑蛩吟。【略】秋分蟲喙破花。【略】立冬蟋蟀入室。【略】蚜，刺螫也，似蠶，小暑登木食葉，大暑下樹結繭，附根或土內，春化蛺蝶而出，於枝間生子，復成刺螫。

又　非馬曰馬，螳螂天馬，鴝掇竈馬，黽水馬，蟻元駒，蝶春駒。

鴝掇，竈馬也，竈雞也。狀如促織而稍大，灰色，六足，無翼，長尾，易死，好穴竈，其聲清微，如曰織織，《列子》謂胡蝶所化。

非牛曰牛，【略】蠭天牛，蟹米牛，天螺桑牛，蜣螂黑牛。

又　非羊曰羊，蜻蜓紗羊，草蠡蒙羊，獨足商羊，【略】蠅羊。

又　非狗曰狗，【略】螻蛄土狗。

草木而蟲名者，蓖麻蠚，萎雞螢，知母蜱母，檽木蛾，寄生桑蛾，胡麻狗蝨，亞麻壁蝨，菘寶鶴蝨，蕎蜜蜂，括樓果蠃，【略】淡竹碧蟬，防風百蚩，地錦馬蟥，【略】地瓜土蛹。

蟲，物之微者，備羽毛鱗介，兼產水陸，其種不一。曰竊蟲，似鼠負，四角白色，振其頭，有聲甚響，尋之卒不可見，常居屋壁間。【略】曰禾蟲，軟如蠶，細如箸，長三寸餘，青黃色，中有白漿，置器中滴入鹽醋，則漿自吐。【略】曰棗貓，生棗樹上大如棗仁，青灰色，兩角，有翅能飛。曰天社，狀如犬大腰，食草木葉。曰氫蠶，氣盤也，行夜也，不能遠飛，好夜行，觸之則氣出，狀如蚩蠊，曰腆顆，狀如氣盤，褐色身扁，帶之令人相愛。曰桑牛，天螺也，緣桑螺也，似蝸牛而小，黃色，雨後好緣桑。曰益符，無舌蟲。曰龐降，似蚖，腹薄而青，在橄欖樹上，自呼其名。曰蠻，螟蛉也，桑女也，桑上小蟲，似尺蠖而青。曰飛生，天牛也，似蠭，不錐桑孔。蛸朝菌，【略】蜾蠃蒲盧蠮地瓜，胡蜂元瓠蜂竹根。【略】蜻蜓桑根。

又　蛸，朝蛸也，朝菌也，蟲邪也，孳母也，白露蟲也。伏似蠶蛾，白翼雙角，朝生暮死，白露節後水上羣飛，或墜水則隨水去，常千百計。

蠅死得灰復生。

蠅，羊也，蜋也，醜扇也。大腹露眼，逐臭羣趨，好交前足，亦交後足，搖翅自扇，鳴聲在翼，喜暖畏寒，夏出冬蟄，遇水側翅而去，或溺水死，得灰復活，性畏臺蔥稻草，以草索數條懸壁間，則蠅盡去，冬凍則不能飛，謂之凍蠅。其種類曰青蠅，緑蚊也，生糞及臭渠中，頭赤如火，背如負金，鳴聲清聒，腹能孕蛆，糞能敗玉。曰麻蠅，蒼蠅也，麻大也生草際，色斑聲雄，茅根所化。曰飯蠅，景迹也，好集几案殽羞間，咂食飯汁，黑身赤首。曰狗蠅，金黃色，皮堅喙銳，好噉狗血，冬蟄犬耳中，春末出耳，飛宿犬項。

又　蛾死於焚，蠅死於溺，蜆死於縊。

蛾，蟒也，飛蛾也，燈蛾也，文蛾也，秋蛾也，慕光也，火化也。似蠶蛾而小，灰白色，好拂燈，往往爲燈所灼而死，麥得濕氣所化，三月三日收薺菜花，置燈檠上，則蛾不入投。又南越有古度樹生蛾。又岳陽水中生蛾。

朝蜣一日而死，蜉蝣三日而死，蠶二十七日而老，蟬三十日而蛻。

蜉蝣，渠略也，蠶蜋也，渠螂也。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小有文采，能飛，不飲不食，三日而死。又水蟲亦有蜉蝣，似蠶蛾而小，朝生暮死，然蜉蝣《説文》以爲天社，《長箋》以爲石蚿，《淮南子注》以爲朝菌。

蛂死則金滅，鼃死則綬滅，鼠死則膽滅。

又　曰肥遺，一首兩身，六足四翼。

又　蟬老則粉白，

蛆老則有尾，蠶老則有絲，蚊老則有甕。【略】蛆有三種。曰糞蛆，生溷廁及臭水中或屍肉上，色白，無足，首尖尾突，蠅孕而生蛆，蛆入灰中，亦蛻而爲蠅，蛆不蛻化，則老而尾生，謂之拖尾。曰水蛆，生溪澗中，長寸餘，色黑，夏深化蚤，螫人有毒。曰雪蛆，雪蠶也，生陰山積雪不消之處，似蝟，無刺，肥白，長五六寸，

腹有水，身能伸縮，味甘可食，然須旦夕食之，久則化矣。

蛭蠤也，蛄蜥也，紅姑娘也。大小如蠶，身面背上有五色斑，無足，有毛，身扁，緑色，伏花葉背，其毛有毒，刺人，老則吐汁自裹，久漸堅凝如巴豆大，就中作繭如甕，謂之雀飯甕，亦謂之蛄蜥房，明年夏月羽化而出，作蛾放子於葉間，如蠶子，生石榴樹者爲天漿子，生棘枝者爲棘剛子，又謂之躁舍，俗呼揚癩子。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第一卷《動物分類綱領・圜節動物》九節《圜節動物分品》 圜節物之奇形異狀，體式實多，宜精心處，不在有脊骨動物下也。【略】圜節接連庇身，身倚圜節腿以跳躍動活，且其屬首之腦團，生成極多，功用不乏。

又　圜節動物中，有等飛蟲，以諸氣管代肺通氣，乃遍滿周身。【略】蜻蜓蜂等，身形不同他動物，全體分成三段，首一，胷一，腹一，股恒爲三對，外復有翅，所謂圜節類之一也。

又《圜節動物》一節《統論圜節物》 圜節蟲類動物，率有首胸腹三段體，足有三對，呼吸俱賴氣管，無行血迴血之正式管，初生不久，率皆有脱殼變化且俱生翅，無脊骨之諸動物内，惟圜節物飛行。

又二節《圜節物體式》 是類圜節物之皮，即其外生之骨殼，時亦有質性稍軟，可漲縮彎曲者，而似角質處率多，然化學家查考，知其中所渾合諸質，與角質中合者不同，其諸質中以呼爲矢蓮之一物充根柢殼中，所見諸體段有時合爲一體，有時分而爲節節，軟皮相連，致各體稍有活動式，此類動物，分體爲諸圓圜，一一依其平面累積相隨，全體軀可判爲首胸腹三段。【略】

所生之圜節諸體，均合成爲全身軀，且皆爲含瓤之中空管，或爲中空角質平片，節繼一節接連，内滿裝舒縮肌，並腦筋絲使其能運動。

首爲一圜節所生成，生有目，有口，有鬚，並屬於口之諸他體，口間頂鬚一雙，亦屬多節連而成者，適在首前，狀似一對細角，隨在彎轉屈伸如意，而形狀多不同，雌雄中分别尤多，若者類雙鋸，或類雙鎚。【略】若者類雙羽，【略】時或其圜節變爲薄片，宛若部書頁頁折疊層積式。【略】首鬚或生絶長，難確定其有何功用，其藉以探試物耶，抑憑以聽聞物耶，首下口邊，别有遶口他器三雙，備之助牙齧，並捧物入口，均可。

圜節動物之胸段，居全身軀正中。永爲前中後三圜交節成，舉於各圜向地面，安置一對足，則且析而論之，翅永生於胸段向天面之半圜，惟前一圜永不生翅，中後二圜各生一對翅，若然，是翅永不多於二對矣。

又三節《足》 圜節物之股，率分二節，大腿一節，小腿一節也，足端指節數，或二或三或四五不等，末尖有爪，體各不同，異其性與習，即異其體式，設其圜節物爲後股長者，行每多跳少步，蟋蟀竈馬等即是。【略】至浮游水面之圜節動物，足皆從常平列，宛同憑以行舟之櫂，左右勻分。【略】有數種能行於極油滑面，並倒挂於平面頂者，其指爪下有一空陷，能漲能縮，四周不通風，風氣由外壓指爪上，俾其遇物如粘附，亦有前足展長大者，極似田鼠前二肢，如螻蛄。【略】賴前足穴土，潛行壤内，能將五穀並他植物之根咬斷，更有種二前足彎曲式如爪，取其便於捉物，所謂螳螂即是。【略】有物前來，奮臂可得，泰西呼爲善禱螳蜋，别有等前足生而無何大用之蟲，前足乃屈折向胸，行動不用，俾人不甚理會，直視爲止有四足也，日間飛舞之蛾蝶。【略】有數種如是。

又四節《翅》 圜節動物之翅，乃雙層膜生成，翅初生後，質性尚柔，深可折摺卷曲，不久轉爲極乾硬，而仍有復原力，殆永不能逾夫二對，時或僅一對，形式各不同，要俱生於中後二圜節上，充展翅飛之用者，皆成薄片而幾至透光，時或翅面滿細而有色之粉，顯微鏡映之，可見爲細鱗，如蝴蝶即是。復有前翅成硬殼而不透光者，其用，特爲不飛時，將後二翅疊藏其下，披甲蟲即是。一百八十三圖。充殼罩之翅。有外末之半爲薄膜，根柢處爲厚質不透光者。

圜節動物翅，有不成層折式者，乃分爲數片薄膜，聯絡如扇對列，周邊微帶彎鈎形，【略】千幅蝶即是，别有數種無後翅者，於生後翅處生有細而動活之長角一對，末端形同棍棒，人呼之爲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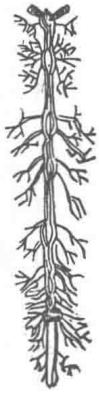
又五節《腹》 圜節動物之腹，率皆節邊順掩連套，可進出動活，圜節之數，至多有九，凡不足是數者，殆因二圜節或數圜節連合爲一，各體完整物之腹，既不負翅，兼不帶足，第其末節端，或生絲尾，朝生暮死之蜉蝣，即有長絲尾一對者也，【略】絲尾即是。又有成倒鈎形，爲有力之剪者，用以捉取物，【略】或爲尾間坐墊，憑其撐搪力，可向前奔跳，【略】濕蟲即是。喜深藏石下，或浮於死水面，亦或在經久不化雪之冷地，更有腹末生芒針而含毒者，黄蜂密蜂等即是，芒針之用，即爲遺卵時，可將卵安置得所，小子類生長，可因之得食物，芒針有角質套，中有流出毒汁之溝，毒汁即生於近其處之核中，平常無事時，芒針與套俱縮入體内，遇敵來前，立放出刺之，將敵刺傷，有時芒針不能抽出，折存於傷内，而其蜂亦去死不遠矣，雄蜂無針手捫之無害，雌蜂有鋒，充匠役者亦有針，人經蜂刺，則疼痛難堪矣。

復有仿如【略】所繪非努蟲者數種，體式與蜂差無幾，若等物率生有長針，針有鋸齒式，將生卵時，以其針刺動植物成孔，遺卵於其孔中，地中海濱有種橡

樹，其實可製爲墨，然要非真橡實也。有種圜節蟲，針刺橡樹皮成孔，使樹近處，有汁液潤孔之內外，遺卵其中，橡皮遂病瘻腫漲大，宛同橡實，刃劈其似橡實之瘻，即見內有多小卵，是物經法製，於西國水墨中大有用也。

又六節《五官》 圜節動物之五官，已生至極靈妙分位，惟聞味體式，由來無人得其跡，第於其知味中，明者已不乏，是類蟲之目，與羽族並乳養動物不同，初視之爲一目，細視知爲諸多小目合成一大球，各目體中，有明角罩衛護，並有帶色之油衣，兼有一道腦筋絲牽繫，小目枚數不等，有九千枚成一目者，復有種多及二萬五千餘枚小目成一巨睛者，圜節動物中，以諸多小圜球合成二目睛珠者多種，然亦有數種圜節物之目，僅一式單目，並非多目合成者，並有一物首，同生單式目，亦有多圓體，合成大球式目，至光來時，如何與圜節物目有互感事，泰西人尚未查得其詳耳。

又七節《圜節動物鳴》 有能鳴之數種圜節物，殆不似羽族並乳養動物之以呼吸喉鳴也，若等蟲身有靈體數具，彼此互相摩劑，即發有聲響，或其身中之舒縮肌，牽動其靈活體，即啾啾作聲，如蜩螗蟬等即是，狀似鼓皮具有多力之膜二片，適在腹間，肌肉牽拽之或鬆或緊，即唱嘯不已矣，有聲發於翅者，翅數片彼此鼓擊顫動而成奇音，嘍嘍之草蟲即如是也，至蒼蠅青蠅麻蠅等，飛甚速時，即由其胸間諸細孔，有氣發而成聲，復有聲甚清厲之數種蟲，其作響之所以然，現尚未嘗察得也，如夜鳴之蝶，西語呼爲死首蝶者即是。



第一百八十七圖　圜節動物通體腦氣筋式

又八節《腦氣筋》 圜節動物之腦筋，生有專式，由首至尾，分二道左右並列，腦筋絲，連貫數枚腦珠，腦珠數且與圜節數稱，時或由身之此面至彼面，有多橫絲與竪絲交織，如一百八十七圖分列式，且一一相距均等，亦或有多枚腦珠比合，幾成一大腦團，首中腦髓體大，目與長鬚之腦絲，即植本於此，食管後之首對腦珠，生有通入口之腦筋絲，裹食管之腦絢，左右生出腦筋絲入胃，試觀胸三圜節之三對腦團，俱分布有貫入諸翅諸足之腦筋絲，率彼此相距甚近，較入腹之腦筋絲粗大。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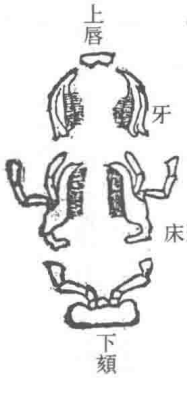
又九節《食不同食具異》 圜節動物，有食動植物之汁漿，不食他物者，有食屬定質之動植物者，所食者既異，口官之形體，亦視其食物而各異其式，如蜣螂阜螽等咀嚼食物蟲，口前有一橫居其中片，謂之上唇，左右有質硬且活動之二牙對向若鉗，食物經此牙截斷，再內，左右二牙床中，各有或平片，或圓管形之片，性或甚堅韌，或稍堅韌，帶多細齒或柔毛。見一百八十八圖。口旁生牙鬚，牙床後復有二片，即小舌，小舌根即下頦，體狀非言之所能盡，要俱因其食何物，形式與其食物相宜，如鬚，能將其食物捧舉起至牙近處，便於牙切碎，時或有牙伸扁長甚利，宛同二角對向如剪者，鹿角蟲即是，亦名飛鹿蟲。

又一〇節《蜂蝶口式》 蜂蝶等以汁漿爲食之蟲，口唇與牙俱展長，合成爲中空長鼻，內生多細絲，利如尖刃，憑之以割截食物，原爲牙與牙床變成者，蜜蜂等圜節物，即喜食蜜汁者，試將其口式繪出。



第一百八十八圖　咀嚼蟲口式
子：爲口上雙角　丑：爲多小圓體合成之二目　寅：爲單球目　卯：爲口唇　辰爲牙；巳，爲牙床；午，爲小舌；未，爲護口鬚。

野蜂安多佛蜂之口唇等體，各微有異式。【略】甲爲喙之上唇，乙爲外牙，丙爲牙床，丁爲小舌，其上唇與外牙，同於咀嚼食物之圜節物體式，惟牙床與小舌則展長，牙床成中空長管，護大小舌之左右，而爲長鼻式，憑之以吸飲蜜汁達入食管，此長鼻由根至末端，大可活動屈伸，第不似蝶喙掩捲起之式，外牙之用，即將造窩之質料裁割斷，或欲用何動物之汁漿時，亦賴以將彼致死，是種類圜節蟲中，所生之喙中體式，有爲諸他咀嚼食物蟲之口所無者，其用，即於不吞物時，藉以堵食管頭。



第一百八十九圖　蜣螂喙式

又一一節《餘類喙式異同》 前翅爲甲後翅爲翼之蟲，如蚱蟬，與食葡萄，食木之披甲飛蟲即是，屬於吸吮食物類，食物之具，與上言者差無幾，惟位置之式有異，時或爲中空圓柱形，圓柱向下，又向後伸，如一百九十三圖，一喙內有梗四，外罩一套成爲庫。【略】即四節接連成之下喙唇式，旁復有乙丙二梗，俱極精細，端間有鋸齒形，食動物者，鋸齒即刺入肉內，食植物者，即憑此齒蠶食，原爲牙床與牙展長而化成也，由動物身取食者喙極堅，在首下曲彎爲半圈式，其以植物汁漿爲食者，喙體細薄，不用時適在前二腿之中間穩貼胸下，時或體式伸長，至腹之末端猶外露。



第一百九十三圖　中空圓柱形喙式

蒼蠅喙，時或甚軟彎向後，時或爲角質堅韌，多於其根柢間，生有具撫摸物力之鬚，其上面有長溝一，共扶立梗形喙，梗數少則有二，多不過六，亦牙床外牙小舌變相，與咀嚼蝕物之他圜節飛蟲等，式異而體同也時或伸出極長鼻。【略】亦有時幾不見踪跡。

又一二節《蝶喙》 蝶所食者，花草中之流質蜜汁也，每伏於花朵萼瓣上求食，採食物無勞費多力，故不生端如鋸齒等形傷物之刺，徒呈其長鼻形，如圖，梗爲喙端，外展有一長鼻，卷分爲面帶深溝之絲線二，其線非他，即牙展長之變狀也，於長鼻前端下，有一薄膜片，即口唇，左右面各有一豆形物，即上所言他等飛蟲外牙之變狀也，已展至極長分位，於此並可見牙床上之撫物鬚，形不完全，乃止有其痕耳，其後更見一三角形唇，面帶有甚大之鬚二，率各爲三段連成，外覆者有鱗甲。

又一三節《食管臟腑》 圜節動物之食管，體式極煩，時或甚直，由前至後，闊狹幾同，惟其常式，以屈伸容易爲要，迴轉彎曲處自不少，有食管頭，有頭等胃，次等胃，壁包中多有舒縮肌，並帶有角質片，取其便消化食物也，至三等胃中，可化爲養汁質性極軟細，小腸大腸直腸皆有之圜節物，亦似乳養動物與羽族，皆視其所食物如何，其所生食管體式，亦有與之相迎合也，飛蟲之食動物肉者，造作養汁之胃極短，食植物者則極長，食物之來此者，業經口津液調和極油潤細膩，生口津液者，有枚數有定之浮管，諸管有多孔通食管頭，生養汁之胃內皮中，有乳頭形肉錐，胃汁生於此，飛蟲腹中原無肝，居肝位者，別有數條極細之長管，上端通生養汁之胃。見一百九十八圖。盛膽汁之具，亦充內腎腰子用，此言確實，以其處有屬腎水之强鹽，其居肝位之諸管，一端通生養汁之胃，彼一端時或不通何處，或通大小腸，有於其處醞釀毒汁者，若蜂等飛蟲，至有何驚惶時，即由腹末發出毒汁，圖中甲，爲飛蟲首，帶口與鬚，乙爲膝胫，並有酸汁消化物之胃，丙爲居肝位之諸管，丁爲腸，戊爲生各種汁之臟腑，己爲肛門。



第一百九十八圖　飛蟲氣管臟腑式

又一四節《飛蟲行血經絡》 徐爲察視，知其養汁乃滲過食管內皮，與血渾合爲一，血爲無何色之液質，性似於水，遍身運行無阻，無迴血管脉管，血行往來無紀律次第，全身中血行成一定之溜者有數處，第不遵行遍周身歸還原處之若等式，此飛蟲行血之經絡，惟見於背間，有一條長管，其長管隨時伸屈，與乳養物羽族，屬上等動物之心跳動差無幾，惟無旁分之支絡，血由多户行來，雖前行歷多户，絶不奪門出，至去首近處，方由一口洩出，外此查考已得確據者，運行其身血之九，非但賴此管得之，實因足內藏有户旋啟旋閉致之耳。

又一五節《紫血合養氣》 血既變紫，濁而不清，身內無再與養氣會合之定處，難重新得有用之力，有似於乳養動物，必俟經歷乎肺也，惟若等圜節飛蟲，無肺呼吸，別具一式，有數條通外之氣管，能使風氣達至週身，與臟腑，並一切舒縮肌，第其氣管體式，紆迴彎曲，可分爲內中外三層，中層爲脆骨質性之韌絲，依螺旋式層積蟠繞。

考其風氣以何法於此等呼吸機關內，依時變濁血爲清者，俱恃乎腹旋漲旋縮之諸活動，圜節物之呼吸極靈利，以其體之大小爲率，需風氣實極多，倘不得養氣，即類於死，然瀕死者歷多時，猶可甦醒，不似人失養氣必早死，此物反能多延時日也。

又一六節《圜節物生有熱》 圜節動物，體中熱少，然亦有數種由體內洩出熱，加高寒暑表中熱度者，如蜜蜂適於窩中殷勤工作時，呼吸極迅速，熱即增於窩內。

又一七節《體生有光》 圜節動物，有生奇異光者，如螢火蟲，雄者有翅而不放光，雌者放光而無翅，夏令溽暑黃昏候，見點點翠光，散於花草等小植物枝頭，即藉其體內蘊藏之光藥而放光也，中國晉書云，車武子囊盛數十螢照之夜讀，光之爲用不誠大哉，意國之流螢，與月令所謂腐草化者相若，亦雌雄俱生翅而俱放光，【略】乃英法二國之螢也，美國名多磅之螢，光極明亮，婦女恒簪於首以爲飾，伊地土人夜行路，嘗以火光螢代夜燈，法國之螢火光，俱由其腹末之二三圜節生出，美國之多磅螢，火光由胸前發出，諸螢火光之明分，可隨意放大減小，其能發火光之原由，即光藥，將其置於不易呼吸處，或空而無風氣處，光能歷數時不滅，置於水中則立滅矣。

又一八節《卵生化生》 圜節蟲既分雌雄，大率俱遺卵分生，然亦有胎生子類者數種，腹之末端，或生有一刺，或有一專具，可刺孔穿洞於質軟之物而遺其卵，殆皆遺卵於其子類能憑以爲食之物內也，大抵其物，非已現今所賴以食，而爲不得求食之子類所藉以食，此物深喜如是經理安置耳，其意非他，乃爲造物者

所使也。

於稚幼皆屢脱殼，大似蛙類之變狀，脱殼之後既不同爲其父母者之體式，兼不似己身後日成之狀，有極奇之變化三次，初脱卵殼成蛓，由蛓漸化爲蛹，更由蛹脱殼成蝶，如圖，而蝶復遺卵成蛓，然諸種圜節動物，不能均一式之變生也，間有化成之軀，遠異其前體，俾人辨認不清者，兼有止增予雙翼，他體無改者，可分爲全變化半變化二細類。

又一九節《蛺蝶變化》 全變之圜節物，殆即出卵殼成蛓形之蠐螬，體質軟者十居九，分爲多活動圜節，其節數率足十三也，或四肢之痕跡全無，或生數難限定之多足，足之體式不同，變而能飛時，足無大用，晴珠非多圓體合聚，僅爲一圓球，時亦有不生一眼者，口中幾皆有牙床骨，並唇外牙，細視其外牙不惟可助以取食物，兼於行動有大用。

爲蛓之時日，多寡無定，屢次脱殼後，外皮下生翼而爲蛹，成蛹時，既不飲食，兼不行動，居於質性乾之殼中，亦或外皮不成乾殼，僅有極薄層膜包裹，薄膜亦隨其諸體之高下而呈起伏凸凹痕，蛺蝶蛹即如是。

蠐螬未化爲蛹之先，率先備一庇身之房，其房，即以已口吐之絲結成也，詳考其絲，率於津核生成，以有高起之平片也，有別具一法，以己吐之絲，將己身懸繫於他物者，亦或有潛藏於一孔穴者，視彼圜節物化爲蛹之際，似無所作爲乎，實乃大有操作也，將一身宜有之百體，由漸變爲完善，身内質硬不合體格之數處，化爲柔和極適當應有之式，諸善既畢，遂破殼而出，舒展雙翼，化成有文彩可觀之圜節動物蝶矣。

又二〇節《蠶蟲變化》 圜節蟲之屢次變化，可藉論夫蠶以闡明之，蠶之爲用極大，法國南境，並意國地中，不惟益於農務，且增多生財之道，蠶亦來自中國者也，當梁陳之際，在中國傳景教之教士，將蠶卵帶往根斯丹典城，如斯低年爲東羅馬帝時也，及中國北宋，歐洲人多有至耶路撒冷護救主墓者，地中海往返人多，遂將蠶卵挾歸矣，自是，西西利與意大利，興講蠶桑，迨法王顯利第四，即位於中國萬曆年中，養蠶事盛行於法地南省，至今日猶爲極要財源之一也。

蠶卵色灰，多加意妥收，能歷久不壞，應出卵時，煖至百分度寒暑表十五六度，連八九日後，灰色殼皮變白，蠶蟲乃破殼而出，身形長，多圜節連成，皮色灰無毛，於一端有鱗質竅二，即首上黑點二，即二目也，一口居前，有二力大之牙床護口，首後一二三三節，各生小足一雙，即蠶之胸也，再後爲腹，腹一二節，無何充足用之支體，餘腹五節，有肉質無指爪之柔足五對，蠶初脱殼，養蠶人應移置於專備之箔面，使其食嫩桑葉，法即於紙中刺多孔，覆於將出殼之蠶卵上，蠶蟲脱卵殼，即由紙孔穿過而行於紙面移紙於箔，蠶即食箔上桑葉，見蠶升於桑葉枝莖，飼者即速移於蠶恒居之箔上，更易新桑葉，桑葉愈美，蠶食之愈嘉，推結白桑葚者之葉爲最，若等桑樹，高足四五丈者，能採得葉四五百英斤，亦南朝梁陳時，希臘二位教士，由中國帶白葚桑樹，並蠶卵，往歐洲，自根斯丹典，衍及比羅奔尼蘇地，其土股近名爲摩利，亦因其西語呼桑樹曰摩利也，由摩利延及西西利，並南意大利耶穌降生後一千四百九十四年，法國加羅第八，曾有兵事於彼，前明宏治七年也，知養蠶可於民有大益，遂使人由拿波利海灣，乘船，將能成美蠶絲之嘉桑樹帶回法國，興蠶桑於南法國亞郎地，至道光時猶存活，曩昔首先種之一株桑樹，今茲則數足千萬株其利不誠鉅哉。

蠶在世爲蛓，約三十四日，須脱外衣四次，每有脱衣之先，乃形出眠意不食，衣脱既起，食桑葉較前多加一倍，脱衣事可分爲四限，一限多食於一限，至末復有一大限，一兩重之蠶卵，脱殼出成蠶後，一限乃五日，共食桑葉七英斤第二限四日，食葉二十一英斤，第三限七日，食葉七十英斤，第四限七日，食葉二百一十英斤，至第五限，乃大嚼期也，共六日中，食千有二百斤或千三百斤桑葉。一日即食二百斤至三百斤之多矣。此際食葉，蕭蕭聲響，至不食之日，乃預備其第一變化之期至也，養蠶人見蠶旋繞行箔上，頻頻舉首望高處位置之桑條，若不欲復居箔上然，蠶體已變柔，口即吐出一絲，身旋轉行而絲掛於後，移時，即止而不行，惟舉首縱横繞織，己身居中，顛倒迴旋反轉，即有多細絲圍裹身外順紋理層層而成繭，形隋圓與津核同，初尚柔軟性粘，未幾而成堅韌物，繭似卵形，色有白黄，殆蠶種不同，絲色亦有黄有白也，一繭之絲，可長及千有八百餘尺，然亦有多有寡，繭之分兩，亦有輕重，一兩重蠶卵出之蠶，多言之能吐百有三十斤重之繭，平常止得七十斤至八十斤耳。蠶作繭之工，三日半，或四日即足。吐絲事畢，開繭視其蠶，與前式大不同，而化爲蛹矣。如二百五圖。皮色焦黄，似業經法製熟之舊羊皮，形式隋圓尾端微尖，既不見有首，兼不見有牙，背後有數活動圜節，於其前可見，横列之一片，即後可生於前身之翅也，蠶蟲居殼内爲蛹之時日，以寒暑爲準的，設百度寒暑表熱在十五度至十八度，歷十八日，或二十日，即可脱蛹殼，殼質韌脆，務有物潤軟方可破，蠶蟲在殼内，届時，口吐汁水濕殼皮，頭觸殼破，而全身出矣，見其已變爲遍體色白之蛾，前用以取食物之牙口外不見，僅有依螺紋卷上之長鼻式，略與象鼻相似，六足細長，體式與前式迥不侔，化爲蛾後，歷時無多，即雌雄相交，雌者遺卵五百餘粒，活十日至二十日，乃死。

清・〔英〕傅蘭雅輯《格致彙編・格致略論續》第九卷《論動物學》　第二百零八。動物内大半爲第三族，即蟲族。凡蟲之體有幾斷，而不連之一處，或數處。虫分爲九門，一爲甲翅者，因其翅收入甲内，而其甲亦能活動，即如黄砂螞、蜚蠊、犇尿蟲。【略】二爲直翅者，如蟲螽、蜈蚣、蚱蜢、蝗蚱，如第十一圖等。三爲筋翅者，内有蜻蛉、赤卒、蜉蝣、飛白蟻等。四爲皮翅者，内有黄蜂、蜜蜂。【略】五爲半翅者，内有龍眼鵝、螢火等。六爲雜翅者，如臭蟲、水蠆等。七爲鱗翅者，内有蝴蝶，【略】與燈蛾等。八爲兩翅者，如蚊、蚋、蒼蠅等。九爲無翅者，如喜食大動物之血，即跳虱等。

第二百零九。節部内蟲爲最靈者，天下各國俱有之，熱地最多，有禽獸食此爲養身之用。其體甚軟，有硬殼包於外，其足不少於六個，體中不但有腸，另有肺與代腦之物，俱不能發聲，但能聽能觀，能聞能摸，大半有突出之目。其目瞳人極多，各瞳人可向不同之物看之，如尋常蒼蠅，其目有八千餘，所以周圍能看，不必轉身。

第二百十。虫所食者，爲數種動物，植物間有食之。最多者，所以花園、樹林、麥田常受其大害。其大半能分雌雄，但其雌雄外形與尺寸，大不相同，如白螞蟻之雌者，比雄者大二百倍至三百倍。虫之大半爲卵生，而生子俱能擇最合宜之處，便於小者能得食物。間有能在他動物之體内鑽孔，即在孔内生子。熱地有數處，其虫能在人之皮膚中鑽孔生子。

第二百十一。有翅之虫，内有數門，生子之法最爲奇怪。即如蠶蛾生子，其子内生蠶，此蠶與燈蛾蝴蝶大不相同，食植物質，退衣數次，久之則漸縮小，而其體變硬則謂之蛹。觀之似乎死者，後來其外殼裂開，有蝴蝶或燈蛾飛出，與原物相同，如第十二圖。此各變化爲各國之人以爲希奇者，又以爲人死之後，其靈魂能大變化，與蛹之變爲蝴蝶相似。但蠶之一類，如詳細查其體内，能見蝴蝶形之微迹。

第二百十二。蝴蝶有數千種，熱地上最多。巴西國有寬一尺者，蟲族之内，以蝴蝶爲最可觀，各種之翅，其色不同，其料爲無數之鱗連於翅面，其連法略與瓦片鋪於屋面相同，每平方寸約有十萬鱗。如將蝴蝶之眼用大顯微鏡看之，則分爲極多小眼。有人計之，左右各眼，有小眼一萬七千個，俱能觀看。可見，蝴蝶雖爲賤物，無甚大用，然造此物之工最巧最繁，一個蝴蝶之翅，有一百萬鱗。其色最佳，其排列最巧，又有眼三四萬者。最爲巧妙而有趣，爲小鳥一啄，即全吞下，幾全廢其巧妙之工矣。

第二百十三。有數類飛蟲，變爲蠶時，口能吐膠質而變爲絲。此絲包其所成之繭，蠶即藏於其内。即如做繭之蠶，大有益於人，因其繭之絲，能紡線、織綢緞，爲美觀之衣服。

第二百十四。蜜蜂與螞蟻，其性情與其所作之工，大有趣味，令格致家知之，此兩種物不能獨存必聚居，與人之聚居同意。如蜜蜂一房，尋常有二萬個，内有一千至二千爲雄者，其性懶，不肯作工。其餘爲雌者，而房内之工，俱爲其所成，但雖爲雌者，不能生子。每房内有一大蜜蜂，爲蜂王，能生子，能管束一房内之蜜蜂，所生之子，能變蜂王，或雄蜂，或作工之雌蜂。如將未成工蜂之蛆，以最好之食物養之，能漸變爲蜂王。但一房蜂内，祇有蜂王，爲生子之雌蜂，其餘雌蜂不過侍養蜂王，養成小蜂而已。

第二百十五。蜜蜂有長鼻，能伸入花心，吸花内之甜蜜，此料存於腹内之小袋，帶入房内則吐出。蜜蜂腹内亦有專做蠟之處，其做蠟之用爲作小膛，内盛所得之蜜。做工之蜂，其身多毛，其爪如刷，花蕊粘於其體上，用爪拭之，聚成小團，帶入房内，合於蜜成膏，爲養小蜂之用。蜜蜂趁晴天，自朝至晚採尋蜜糖，至秋時已過爲止，所聚之蜜糖足爲一冬之用，可見蜜蜂之見識，能預知冬時之難而備物以禦之。當秋末時，其做工之蜜蜂，將所有之雄蜂刺死之，則蜜足。用其刺在其體之末，偶然刺人，則大痛。

第二百十六。螞蟻不但能認真做工，及聚居與蜜蜂相同。又另有造窠之本領，較蜜蜂更大。冷地之蟻大不及熱地者，如阿非利加與南亞美利加之大蟻，所做之窠爲高泥堆，内有多小膛並通路，其造法最靈巧，有數膛專爲藏食物之用，有專爲養小蟻之用，又有護衛窠之城墻，令他動物不能進。一窠之蟻分爲數種，一爲做工尋食，一爲保護其窠，如兵丁，有管理其窠者，爲蟻王。各蟻能知本分，而認真爲之。最爲奇怪西國以蟻之認真勤作爲法，勸人學之。

藝文

《詩經・周南・螽斯》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又《召南・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又《衛風・碩人》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又《齊風・鷄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又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兮，無庶予子憎！

又《唐風・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又《曹風・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又《豳風・七月》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又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於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又《東山》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疃鹿場，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又《小雅・出車》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又《小雅・小宛》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又《小雅・小弁》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又《小雅・大田》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又《小雅・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又《大雅・蕩》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又《大雅・桑柔》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又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又《大雅・瞻卬》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又《周頌・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雜録

《禮記注疏》（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卷二二 用民必順。【注】不奪農時，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注】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音義】裁，音災，妖。孽又作蘖，魚列反。妖又作祆，《説文》云衣服。歌謡草木之怪，謂之祆，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蘖。螟亡丁反，螽徐音終。

漢・戴德《大戴禮記》卷二 昆小蟲抵蚉，昆者衆也，由魂魂也。案：由、猶古通用，各本訛作田魂螺也，今從劉本。魂魂也者，動也。案：各本脱魂魂也三字，今從方本。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案：各本脱至字，又脱一動字，今從傅本、方本合訂。抵猶推也，蚉蝘，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案：各本訛作必不取，今從傅本，故言推而不言取。案：故言各本訛作取必，今從方本。

漢・蔡邕《獨斷》卷上 天子大蜡，八神之别名。

蜡之言索也，祭日索此八神而祭之也，大同小異，爲位相對向。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

又卷二六 水草之菹，陸産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注】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産之

醢，蚔蝝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温生寒死之蟲也。《内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棗栗之屬。【音義】芹其斤反，茆音卯，蚔文之反，蝝悦專反，蜩音條，菱本亦作菱，又音陵，芡音儉，棗側巾反。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緒言》

昆蟲者，具六肢蟲類之總稱也，爲肢節動物之一類。其種族之繁碎，非諸生物所能及。今地球上所可知者，大略三十餘萬種，其分布於本國者乃至五萬種以上。蓋自經千百萬年之化生，增益其族類重以世界之昌明達於交通之極點。殊方之移植旅行之報告往往有今日所不及知。歷一時而發現者，加以昆蟲之變態，屢屢易其形狀，靈頑懸殊，精惡異致千變萬别誠足駭歎。然在昆蟲界有優勝劣敗之公理，有同類相食之慘行，或倒於黴菌夭折於不順之氣候，或殘殺於蜘蛛爬蟲禽鳥等抑制法外之繁殖，故歷久而無逼處之患。嘗謂此學之講明實與農藝之發達相表裏。何者？人與蟲類之交涉，雖間獲其鴻益，而其直接間接以敗世界之生業者殆莫大焉。就本國以論，各地著名之産物，如梨、如苹果、密柑、葡萄，或烟草、藍茶、麻、綿等，以及蠶桑業，甚或至穀菽類。農夫塗風沙蒸炎暑胼手胝足勞筋苦骨以得之者，鮮不罹彼族之侵蝕。推之山林業、水産、蓄牧業，其視蠕然蔑然者，非生業上反對之勁敵乎。然農民愚野專事驅除。并其有益人類者亦與之芟滅而同盡，則害去而所謂益者亦亡。故欲祛有害收有益鞭策農藝之進步，不可不藉昆蟲學之力。昆蟲學者攷其分類、性質及經過、分布，以判别其害益，闡明利用人生之方法之學者也。

研究昆蟲學者。雖得藉圖説以事考證。然必常跋涉山野沼澤。逍遥田圃，以觀察自然界。而蒐多數之種類作標品。以炫列左右得以供實驗之資料。得以剖歷久之疑點。得以廣識界之湫隘周詳締視。而能補圖説所不及。然則身任教育及企圖振興産業之士既恍悟於昆蟲學之重。自不得不從事於標本製作之術也。

又《發生篇》昆蟲之變態　昆蟲之形性，依時季而變易。自卵孵化者爲幼蟲，經歷回脱皮成長，或倚他物成繭，或作土窩於地中，不飲不食，蠕然而蟄，其名曰蛹。自蛹而羽化者，謂之成蟲，如甲蟲、蜂、蛾、蠅、蝶等。其經過之變態，可判爲四期。四期者，卵期、幼蟲期、蛹期、成蟲期。名之曰完全變態。其不經蛹期者如蟬、蝗、蜻蛉等，名之曰不完全變態。又如蝨、衣魚，自少以迄老死，無殊性，亦無易體，名之曰不變態。

昆蟲之繁殖，概爲卵生，而亦間有胎生者。普通之卵受雄蟲之精液而發生。而亦間有不受精而無不發生者，稱爲單性生殖。前者稱爲完性生殖。

卵　蟲類當孕育期，值適宜之食料，足以存養其子，則遺卵於其上。而各種之形式不同，而其色澤亦不同。

幼蟲後亦稱仔蟲　既破卵後，漸放大其始出之體積，雜處於動植物組織内，或水草間及土中，薦食草木之各體，吸收動類之血液，而其形狀顔色無一類者。大例觸空氣者，有種種之色澤其多種不遇日光者，概爲乳白色。

完全變態之幼蟲，頭以外其全體普通爲十二節，分胸部、腹部、尾部。胸部者位於頭之最近處，爲三環節，節有脚對列。其餘八環節爲腹部，有一對列乃至七對列之脚。最後尾節稱尾部，尾部上有突起物稱尾角，又其脚稱尾脚。

完全變態之幼蟲，有自一乃至二十之單眼，無複眼者。

不完全變態之幼蟲，已略具成蟲之形而無翅。不完全變態之幼蟲，其頭部或環節之氣門，視完全變態者有缺，而其數及位置，則又以水棲陸棲而異。水棲之幼蟲如蜉蝣、石蠶等，以鰓呼吸。蜻蛉之幼蟲以氣管枝呼吸。

幼蟲期之修短，視種類與境遇而異，短者數日，修者有至三十年間。其脱皮之數，自三回至七回不等。而以四回爲占最多數者。

幼蟲之定名，與其成蟲之定名，皆劃然無相通者，蝎金針蟲蚖即甲蟲之幼稚時代，烏蠋、蛞蝓、尺蠖、地蠶、螟蛉、葉捲蟲、髓蟲，即蝶蛾類之幼稚時代。又如水蠆、沙浮子、石蠶、黑蠋蛆等，皆稱爲幼蟲期。

蛹　出幼蟲期時，其幼蟲老熟，止食厭動，或營土窩，或綴合葉，或作繭爲外衣，而處之。以遂其物化，而其體驟縮小，撥之奄然若死，大約其形式類不同，而多種觸空氣者，其外皮特硬固。

蝶類如蛺蝶、孔雀蝶，其蛹尾端附着物，懸而下垂，稱其類曰：垂蛹。又鳳蝶之蛹，以細系絡其體於樹枝，稱其類曰：帶蛹。蛹亦有儘能越冬者。

成蟲　在蛹期内成就其變化，即齧外衣而出之，其體軀極軟弱，少時觸空氣即强固。幼蟲之少脚或多脚者，至此概具爲六。有二翅乃及四翅。凡一切顯異於幼稚時代。

又《構造篇》昆蟲之體軀　昆蟲類之體，約分之爲頭、胸、腹三部。

頭部　昆蟲之頭部，密疊四環節而成，後端緊接胸部，其構造複雜，凡在頭者有口、眼及觸角。亦名觸肢。

口　口分咀嚼口及吸收口之兩大類。咀嚼口者，咀嚼固形物，有上唇、下唇、大腮、小腮之四小部。上唇位口部之極上，下承雙大腮，質强韌，善碎物。次爲小腮，各左右一，此處有二本小腮鬚。小腮之構造，依蟲類而殊形，食時能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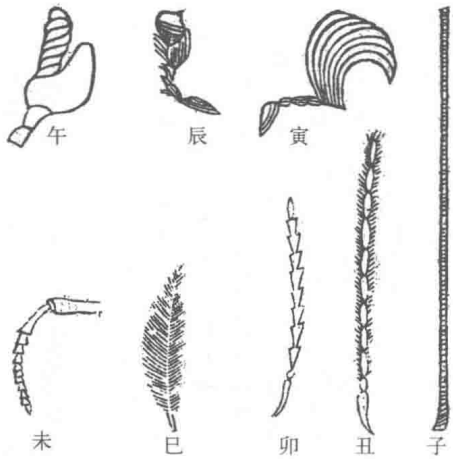
其鼓動。又次即下唇，位於最下部，亦具鬚二本，稱下唇鬚。又於其內有舌、有副舌。凡甲蟲、蜂、蜻蛉、蝗等，皆係是式。

大腮之形狀，稍稍依食肉性與食葉性而異。食肉者細而長，且末端尖、內方有銳齒。食葉者有如半圓鑿形，廣而短，頗强固。

吸收口，如蝶、蟬、密蜂、餌液汁之蟲類。其異於咀嚼口者，缺下唇基節而延長其下唇及小腮，一變爲吸收管，又舌及其副舌，亦延長之，而稍稍發達。

眼 眼或兼備複眼、單眼之二種。均固着不流轉。複眼者集合多數六角形之小眼而成。單眼者位兩複眼之間，常一個乃至三個。試察複眼之形狀，即能悉昆蟲之習性。大約食肉性者，大而球形隆起。寄生者，偏平而小。

觸角 昆蟲之觸角，皆左右列，位兩複眼之間。內通氣管枝及神經，又具多感觸孔，察之皆連集環節而成。其形狀有鞭狀、櫛齒狀、棍棒狀、或鰓葉狀、紡錐狀、羽狀。其異形者，總稱爲不正形。又如胡蜂之觸角，爲屈折狀，稱之爲膝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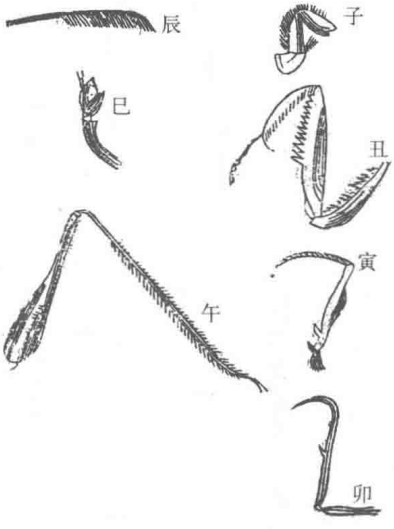
第四圖 觸角之圖 眼
子：鞭狀 丑：系狀 寅：鰓葉狀
卯：鋸齒狀 辰：球桿狀 巳：羽狀 午：不正狀 未：膝狀

胸部 胸部之環節，湊集緊隘。然區別之爲前、中、後三部。前胸部之背片，截然獨露。而中、後之二部，則往往隱翅下。又菱象原文爲椿象仍之頗不適博稽中藉殆不列于記載以背片有菱狀部故撰以今名。之中部，其背片爲三角形菱狀之小片。背片者，胸部之背面，其下稱胸片，側稱側片。凡脚翅皆繫綴於胸部。

胸處有氣門二。一在中後二胸部相接處之兩側片，一在胸與腹部相接處之兩側片。

脚 脚凡六本，分列胸三部。前胸者稱前肢，中胸者稱中肢，後胸者稱後肢。

昆蟲之脚集基節、轉節、腿節、脛節、跗節之五部而成，外有爪，又有於爪間起小爪，及吸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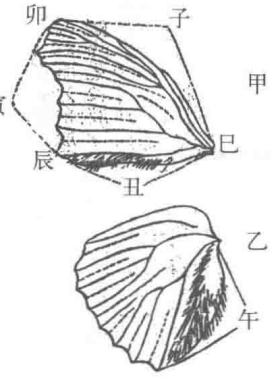


第五圖 昆蟲之脚
子：螻蛄之前肢 丑：螳螂之前肢 寅：水螳螂之前肢 卯：紅娘華之前肢 辰：松藻蟲之後肢 巳：龍蝨之前肢 午：蟋蟀之後肢

脚之形狀依其習性而有種種之殊別。如螻蛄前肢發達，以便穴地。螳螂之前肢成鎌狀，有銳鋸齒，以攫殺他蟲類而肉食之。又紅娘華及水螳螂，其前肢銛利，適捕水中之小動物。松藻蟲之後肢，巧游泳。龍蝨等雄蟲前肢之跗節部，以籾殼狀發達，其游泳得迅速，且交尾時，雌之肩部滑澤，儘能黏附。螽斯之後肢，腿節膨大，而脛節頗延長，適跳躍。班蝥科、步行蟲科之蟲類，長而輕捷，以追躡逃避之他蟲類。

翅 翅無逾於四者，四翅者分別於胸之中後二部。中者名雙前翅，後者名雙後翅。大例昆蟲類之翅，在前胸部者必缺。

翅通血液及氣管枝神經。棲息時褶而疊諸背，或平布，或掌合翹起，其具前後翅者。或其前後翅同或不同。蠅屬及蚊屬之後翅例退化爲鼓撥狀。土斑猫前翅僅有短者。又玉蟲類閃光輝，頗美麗。蝶蛾翅之面盛天造之奇製。蝨則全無



第六圖 翅蝶
甲：前翅 子：前緣 丑：後緣 寅：外緣 卯：前角 辰：後角 巳：翅底 乙：後翅 午：內緣

翅。要之翅之顏色形狀等。依自然陶汰。及雌雄之互爲淘汰而變遷者也。

翅之周邊曰緣，有前緣、後緣、外緣。以蝶翅舉一隅，前緣者自翅之前方基部迄尖處。後緣者前緣之反對。外緣者自翅尖迄後緣。又前緣與外緣間之翅尖，稱前角。外緣與後緣間之翅尖，稱後角。外後兩緣有毛狀鱗片，稱緣毛。翅之脉稱翅脉。又如蜻蛉之後翅，另有內緣。內緣與後緣相接處，稱內緣角。蜻蛉之前緣有不透明之小點，名緣紋。

腹部 昆蟲之腹部常以十環節成立，而亦有不足數者。腹部與胸部之相接，如細腰蜂以細部分附着，稱之曰柄。餘如蟬等則以全部分附着。

腹部之兩側列氣門。一側片有多至八者。腹部之末端稱尾節，有排泄門及交尾器。雌者持具產卵管。產卵管有以下諸式，針狀者，產卵於動物之體，或嫩葉組織內。劍狀者，插入地中。鋸齒狀者，引裂植物之嫩莖，以便育卵。又有毒針或鋏狀之附屬器，以護身或事攻擊。

昆蟲之分類 昆蟲學者查覈其形狀性質，視其類相從，以織成昆蟲種屬之系統，條然而不紊。其分類法，古以翅部爲基礎，或因其口部之複雜，脚、觸角之歧異，及幼蟲之不同變態而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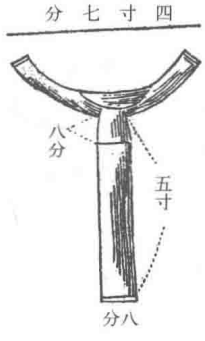
學者循所述之不同，而異其分類，簡者七，尋常者九或十或十一十三，繁者有至十六。是編所述爲八類。八類者，膜翅類、鱗翅類、雙翅類、鞘翅類、有吻類、直翅類、擬脉翅類、脉翅類。

又《器具》 捕蟲網 網羅飛翔空際之昆蟲，及隱伏水草叢雜間者，必得特製之網。是網適宜之原料，爲西製之蚊帳布。俗稱珠羅者。其周邊未入輪桿時呈筒袋狀。製此網。以幅四尺二寸，長二尺乃至三尺之料，二折，裁底部爲半圓形，而紉合之。別以幅四寸五分，長四尺餘之木綿布，縱折以爲緣，而縫合於口之周圍。并開其口後方五寸許。以便輪插入，輪之製法，以極粗金屬絲，或竹片籐梢，入緣周圍，屈作楕圓形，而連附於長三四尺徑八分之木製柄或竹柄，其連附物爲雁股狀，如第八圖，製以鐵葉俗稱馬口鐵。或真鍮。俗稱黃銅。甚堅牢，可塗綠色。詳言之，雁股狀之左右管，各徑四分，輪以兩端嵌入。中管徑八分，能適合圓柄。此網之收貯時，得按以上各節，分離自由，特其柄應添設數事，必長短不等，得依時宜而易置之。網之色，染綠色，擬草木之葉，不致驚飛蟲類。

以蚊帳料製蟲網者，其空氣之抵抗少，得自由振回，且易於其外見蟲之撲入，故昆蟲家便用之。又製以寒冷紗者，以捕微小之蟲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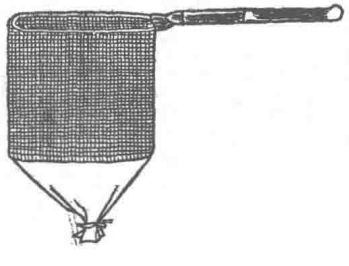


第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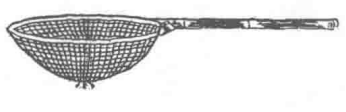


第八圖

水棲昆蟲捕獲器 水棲昆蟲之捕獲網，常製以麻粗目布，或如第九圖，上部以金屬絲織圓筒，下承以布片，作裳帷狀而束其底，爲適捕游泳之昆蟲。又如第十圖，亦製以金屬絲。作半球狀，以淘取水底靜止之昆蟲。



第九圖



第十圖

輕便捕蟲網 散步郊野，或旅行之時，往往見罕得之蝶類，及其他飛翔之珍種奇屬，故研究此學者，應特設輕便器，納行囊中，如第十一圖及第十二圖之式。爲金屬製之活輪，疊置尋常竹杖內，臨時附網嵌杖端，又或以籐輪續鐵葉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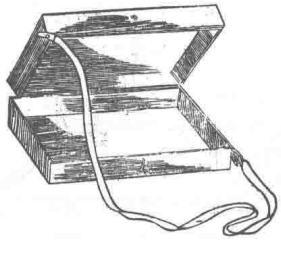


第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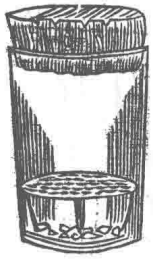
第十二圖

採集箱亦稱攜帶箱　披榛莽步蹊徑，從小奚奴得一二珍屬。偃然作徒手掬，便不能增益，且易損其奇麗，故應得適合之箱，例如手蟲網。撲獲蝶，投毒壺殺之，鋏以鑷子，針貫於翅底或胸部之側片，隨啟箱留刺箱底。箱先置紙，亦得便包裹其尚蠕動者，再投入毒壺，或取筆醮蓚酸於其體。是箱之構造，以桐木爲料，或不拘。幅六寸五分，延一尺一寸，深一寸五分，蓋亦如之。後側附蝶鉸，爲開閉之樞鈕。其反對之前面，着銅製鈎，司閉鎖，別以廣三指許之革紐。一端附蓋右側，一端附箱左側。狀如第十三圖。肩掛時任追逐疾馳，不動壓，不振啟。箱及蓋之底。宜覓針刺易入者製之，如貯藏箱詳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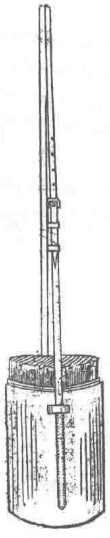

第十三圖

毒壺亦名毒瓶蓄、毒瓶、毒殺壜、蓄毒碗　如筆筒狀。高五寸許、徑三寸。以玻璃製之，或有代以尋常之廣口瓶者，上嵌軟塞。如撲獲蝶，死之易脫落其翅粉，故特爲不可缺。而他蟲類亦得而毒殺之。蓋任自弊，既爲時久，而亦不免蟲體之損失，故多用毒壺者。其蓄毒法略示於左。

以脫克羅路福密偏蘇里鎚莫尼亞之液體。不拘何種，以綿或海絨浸入飽足，挾置毒壺內，覆以圓紙較厚者，紙多穿小孔，或緊貼紙於毒壺之內側，不與綿觸接。入蟲後急施木塞，毒透紙上，蟲即麻醉，以至於死。然藥力以飛散故，不久即失，故應常添注之而累易其紙。


第十四圖

殺蟲劑之烈者爲鉀衰，且能久存，故樂用之。法以鉀衰小塊五六入壺底。加注石膏之溶液，以浸沒爲度，或有僅覆綿於鉀衰上者。又法注酒精而散布那普塔於小塊之間隙，上置綿及紙如前述。


第十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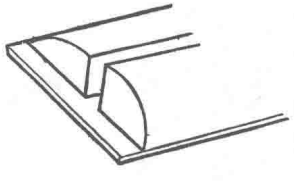
以上諸劑易蒸濕。或自空氣中吸水分，延污紙之厚層，駸及於蟲體。免此弊之法。切鐵葉以代紙，其圓徑適容入壺內，鐫多孔，着鼎足，高約寸許，用久拭之特靈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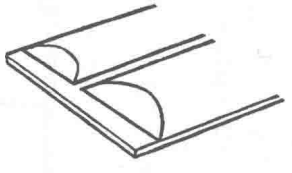
玻璃質透明而性脆，故宜防毒壺之碎裂。攜帶時蒙青絲囊，着革紐，鄰近之區，得此足適用。小蟲之在葉底者，承以壺而振落之，歸而出其死者，故爲能兼箱之用。

攜帶之毒壺，有以竹製者，亦有彎鐵葉成圓筒者。竹製者藥之液速乾，鐵葉製者易腐蝕。堪數年用，然不可全排斥。特以尋常竹筒之以鐵葉製蓋者，爲最折中，且特便。

展翅板　展翅板亦名整翅板，別稱翅擴板。製作之精粗，全視此器之良否。故事標本者，必注意撰擇以善其事。

展翅板之構造，有凸起作蒲鉾形者第十六圖於實驗上不大宜。蓋以是製成蝶類時，蝶之翅必下垂，索然之生意。又如十七圖，雖稱不惡，然不如第十八圖者之構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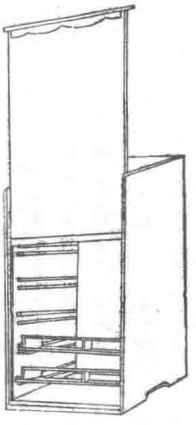

第十六圖


第十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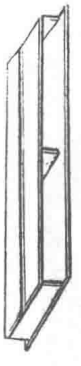
例如二分厚之杉片，長一尺二寸五分，幅二寸四分者平卧以爲底。另以幅八分，長二寸四分之片三枚，平分橫截而側立於其上。留綫前後各二分五厘，又枕以幅一寸，長一尺二寸者二枚爲並板。閒餘四分爲溝。溝以容蟲身。板以張蟲翅。板之面爲斜度。近溝之部，厚僅二分許。漸外則次第增厚至三分以上。板以桐木者良。杉檜等次之。當溝之角忌棱。棱則易傷翅。溝底置軟木條，或黍桿，以便針刺。

如前述者，針長應爲一寸二分五厘，適蟲體瘦薄者。如蟬等全部肥大，針貫時僅達胸片，往往不及溝底，故適此類之整翅板，其始之軟木條或黍桿不固着，得自由變更而易制其深淺，又或溝底不憑藉，而能留昆蟲針之短者如第十九圖。

展翅板常以箱貯之。何則製蟲時不得蒙纖塵，且藥氣轟烈，聞之逆鼻，故特不可缺。箱之壁釘橫木成溝，適入整翅板綫之二分五厘者，極易引拔。閒三寸許又如之。凡其高下廣狹視整翅板之多寡長短，有直蓋，能下掩。



第二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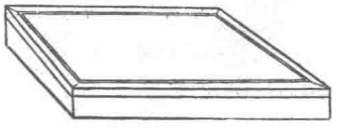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圖

展翅板入箱之裝置，有特別附記以供參考。前者橫入箱，綫於兩極之端，特別者縱入箱，綫於兩脇之側。此製之特色，能瞭見整翅板之廣狹，而知所製者之鉅細以拈取，恒不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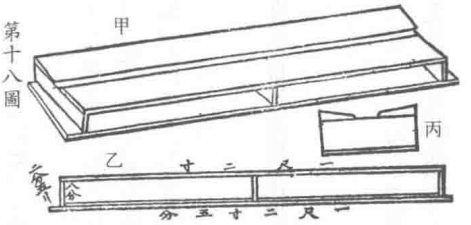
貯藏箱　整翅已，則入於貯藏箱。亦名貯蟲箱、標本箱。箱之料以桐或樟櫻等，面施蓋，爲平片玻璃之透明者，視之得不隔。

夫慘憺意匠，經營粉飾，豈直爲觀美而已。顧茲塊麗，燦集雲錦，快然而無不足，色然而若有餘，使學者感觸其心志，煥發其精神，其爲益豈淺鮮哉。故非惟精心於製作。亦必注意於陳列。今特爲之述貯藏箱之大略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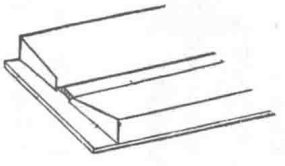
箱之幅縱無定法，深二寸或一寸五分。蓋平置，易引拔。條堅木，鐫小溝，含玻璃片之四周而成匡。箱底能留針，舊敷軟木片或



第二十二圖



第十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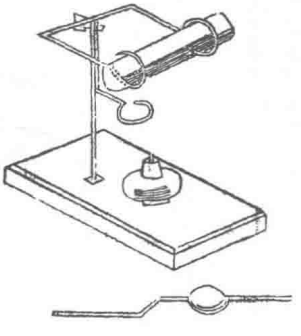


第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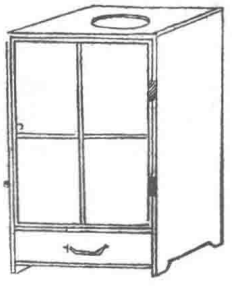
編白色黍莖，覆其上以紙。其精製者，以樹膠粘紙疊成層，另蒙以光澤而純白者，依箱徑裂成片，入其底而平鋪之。周圍着細釘，更覆紙於其上。箱之側亦敷紙，特光潔無纖塵。

又事大採集者，得多數之標品，星羅雲布，目炫神駭，於是乎有疊置箱，頗擬書笥。

仔蟲吹脹器　吹脹仔蟲法，詳鱗翅類。是器係木座，立金屬柱，柱旋金屬鈎，有施螺制上下，鈎處置有底玻璃管一，下熱以酒燈，管防裂，必餘備。又具玻璃吹管，爲屈折狀，近上端處起圓球，而引尖其末，即爲吹脹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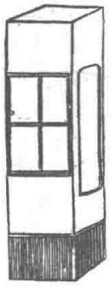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圖



第二十四圖

養蟲箱　養蟲箱以實驗昆蟲發生上經過之變態，爲第二十四圖狀。户於前施金屬網，頂鑿圓孔亦如之，以流通空氣。其左右及後之三部幛玻璃，得明徹，下設斗三寸許，內部護鐵葉，能引拔。又欲知食草木髓部昆蟲之經過，以亞鉛軋板成方式器，實土，植食草，箱自上覆置之，箱之構造略同上，特延高，又不具方式器者，略高三尺許，直覆水田之稻株，而究察其蟲害。

捕蟲用提燈　此燈以誘集夜游慕火光之蟲類。用之無定式。然必背列凹鏡，能反射及遠者。乘夜色昏黑，行置叢薄間，則蟲四近飛撲，得乘間捕集之。



第二十五圖

採集甲蟲玻管　甲蟲即翅鞘類，採集時以此器持歸。其製酷似水筒狀，化學家常用者。常以八管爲一組，大者徑一寸三分，長三寸五分，以次遞小，至徑二分五厘。能遞相容入。臨時施輭塞，亦可以鐵葉管及竹製代之。是器不得入甲蟲數頭，防憤恨爭齧，傷觸角及肢體，故常以綿分隔，亦得貯他蟲類。

仔蟲筒　筒以鐵葉及鋅板爲之，如二十七圖。有無數小孔，以流通空氣。

或有爲箱狀者，內入蟲并食料。



第二十六圖



第二十七圖

展翅針　針以木爲柄，柄三寸許，針之出者尚一寸五分。以整理翅之疊縮者，如鱗翅類。其翅粉易脫落，故特爲不可缺。亦有如鈎狀者。



第二十八圖

昆蟲針及留針　昆蟲針以透入昆蟲之背片。達胸片。而立刺於貯藏箱。日耳曼所製。自一號至六號。長皆一寸二分五厘。唯以鉅細特殊。英國之製者。有長短。然不如前者無參差之憾。

普通留針，以二百五十本爲包，或以百八十本爲包。有長短鉅細。製作時以矯正昆蟲之各部。亦能代昆蟲針。然易銹。特以廉故，有用之者。



第二十九圖

甲　昆蟲針　乙　留針之一種

第三十圖

鑷子　是器有金屬製及竹製之二種。以代手拾毒塊，或引蟲之內臟，或於毒壺拈塵垢。其竹製者，常以挾取脆弱之蟲類，別名之曰蟲鋏。

搔具　鐵搔具爲雁爪狀，如三十二圖能銛利，爪木或乾壤。皆立碎無禦者。嚴冬時以發視向蟄之蟲類，自卵塊以迄成蟲。能詳盡，是爲最有益之實驗。



第三十一圖

第三十二圖

雜具　述專屬蟲具已畢。其尋常通屬者，略示一二。曰有塞玻筒，灌酒精入幼蟲或脆弱者。浸之得不朽。曰廓大鏡。小蟲貼附時，能精詳審顧，端正其肢體。又具製藥之諸械。

又《藥劑篇》　鉀衰　色瑩白，爲板狀塊，放奇臭。易發散，又能自空氣吸水分漸成液，故常密貯之。富毒性，用時宜注意，其功效能殺蟲，又有洗蟲之硬體以防黴者。

草酸　草酸亦殺蟲劑之烈者。水少許溶解，筆濃染，滴蟲體，即悶絕。凡經毒壺之絕而復蘇者，皆得以是殺之。或代以醋酸，然易能銹金屬。

達剌侃篤樹膠及坎拿大波勒殺末　貼附微小蟲類及解體，以名片紙之光瑩潔白者爲之，亦有以雲母薄層者，敷膠或阿剌伯樹膠，而黏置其上。然乾後顯痕跡。故常敷以達剌侃篤樹膠，無痕色。但少乏粘力。其乾塊浸以水少許，即膨大柔軟。末熱於溫火上，使十分溶解，而後用之。

達剌侃篤樹膠及阿剌伯樹膠易引蟲害，故溶解時，加少量之猛汞，或加以那普塔。又有另以坎拿大波勒殺末爲貼附劑者，以半液體入半酒精溶解之。

那普塔林及安息香酸　當製蟲時，必預備蟲害及黴菌，是方之善者。常以那普塔。林爲白色之片末，放奇臭，易發散，聞之腦作惡。展翅已，速入箱閉置之，然久慣得不苦，亦得易以安息香酸。

樟腦亦爲豫防蟲害劑。然貯箱易油損，且不如前者廉，故昆蟲家特排斥之。

松節油　松節油濡毛筆塗堅翅上，增光澤，兼防蟲害。然標本者貴保固有之色澤。沾油類特更生豔，於學業上失精意，且易留塵垢，故但以備毒殺劑。捕獲時，塗氣門即悶絕。

酒精　酒精以殺蟲滌黴菌及浸貯幼蟲之脆弱，適用者常以三十度。

霍魯末林　霍魯末林之定質四分，溶解於水百分中，常以浸貯幼蟲之脆弱，其功效能撲滅微粒子病，及其他諸害，爲蠶學家所夙知。

汞酒及砒酒　酒精百分，惡輕粉一分，混溶之。其溶液浸二時以上，能絕黴之發生。其已生黴者，洗之即泯滅。乾後生白霜，又觸針現青銹。

砒酒者以白砒二分五厘溶解於酒精百分中。幼蟲浸五日以上。取乾貯存，能歷久不侵蝕。又鞘翅類之特豔者，浸此液至二十四時，不變色。凡入以上二液，乾燥後，輒生霜，常以酒精滌除之。滌時勿直接以手。

又《採集製作篇》　膜翅類　此類所屬有蜂及蟻，翅爲膜狀，往往暗色不透明，有四翅。其前翅視後翅常發達。前翅之後緣與後翅之前緣相鈎連。飛時能便捷。

口部適咀嚼或舐食。頭能自搖動。眼兼具複眼及單眼。觸角短直而細，有系狀鞭狀棍棒狀，或屈折爲膝狀。常以多節而成。自三節乃至三十六節。胸部各環節皆固着。其與腹相接處常緊縊。雌之尾端有產卵管及毒針者。依習性

兼食動植物。大約食植物者有鋸狀或錐狀之產卵管。食生物者，產卵管爲針狀，柄殘細。

產本邦最大蜂爲大胡蜂，小者微渺至不可識別。其幼蟲爲無脚蛆狀，呈乳白色，寄生於動物之體，或長窩中。亦或爲有脚螟蛉狀。有九乃至十一之對列脚。觸日光，漸黑色，或綠色。閱時老熟，遽蛹化，是爲完全變態。其有益於農業者頗鉅，亦有爲害者。

蜂之種類繁盛。其習性皆殊異。茲述其一二。樹蜂之幼期，入松質部。沒食子類，卵子胎植物之各體，其現象著蟲瘿及腫瘤。赤條蜂鼈甲蜂，穴砂中造窩。其遺卵常擇蜘蛛、蛄蜥及朽木之蟲類相近處，以備發生時易得食。又如赤長蜂，巢檐下及樹枝，常下垂，螺贏泥樹壁上，起球形。泥蜂營泥窩於土壁及石垣。葉切蜂切種種植物之葉而成窩。

蟻類則營巢於朽木內，或乾壤磐石下。

膜翅類常團聚，隱然結社會。有王及工役及兵。不錯亂，形亦各殊。

採集法：膜翅類多嗜甜味。蜂自春和迄深秋，連翩振翼，獵芳草珍叢，汲花密。成囓樹流液。故欲得此類，宜注目田舍山村，幽徑芳蹊，奮然襲擊，塞網中，握網外，注意避螫刺，徐以鑷子鋏出之，投毒壺，或淹酒精，亦得以湯殺之。

蟻類爲膜翅類之小者。然如小薊蜂，薊酷似米粒，累積蛄蜥之體，易誤蟲卵，最不可忽。又如各種樹癭以及各式窩，皆悉心求致，以織成完全之蒐集。

寄生蜂之小者最難得，然能以便法得之，桑之尺蠖變黑色時，懸木枝，掇取入瓶，覆寒冷紗，數日後出小蜂似蚊，爲寄生蜂之一。昉此法易得其他種及寄生蠅。

凡採集時，具手記，載時日、方向、嗜好、態度，以供研究之資料。此爲採集之通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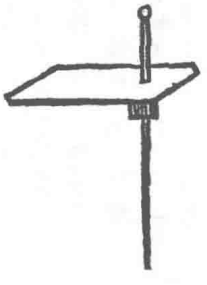
製作法：出毒壺，針自背貫之，入展翅板之溝，直立無少欹。其淹殺者，紙收除其濕，針貫亦如之。針之法，或直下，稱垂線。或斜指，斜向後。唯斜指。以故直立時，蟲體傾斜而腹稍下垂。【略】凡柔體乾後易萎者，多用之。

製法或張翅，或不張翅。不張翅者，擬静止狀，以鑷子及展翅針開觸角左右，次及肢部，其肢之前後向，皆髣髴其天然之位置。約之以紙片及留針。【略】

張翅者，擬飛翔狀，於前翅之前緣脉，貫細針，緩伸張，已乃刺板上。凡膜翅類，其前翅與後翅相鈎綴，因此俱伸展。即於其底針插紙片之兩端以支持之。末乃以筆掃那普塔之細末，振散於各體。入箱架如前第二十圖。閉置之。傍附紙載採集地，及年月。閉架內自一週日至二週。儘乾固，取出去紙片留針，刺置貯藏箱。另以厚名片。其表面書漢名和名學名。而詳載產地及採集年月或雌雄之記號於背面，雌號♀雄號♂。并附刺於昆蟲針之底，是爲標本之始成時。

凡精心製作者，其細小部分有缺落。或整理無效，及乾燥後而不充分者，皆棄之。其乾燥法，多陰乾，不使見日光。

小蟲貼附法：如前述藥劑篇，貼微小之蟲類法，以達剌侃篤樹膠或精製之阿剌伯樹膠，溶水成薄液。入惡輕粉，或那普塔少許，塗厚紙。鋏長方形者，乘濕時置之。以廓大鏡審視肢體，無偏倚。待稍乾，散布那普塔於其上，末於紙端貫針，插貯藏箱底。然餘數弊，一易褪下，一傾側，一少觸即旋轉，故常以軟木小圓片或短節黍莖去皮膠着紙。針自上連貫之。又法，取雲母剥成層。以酒精溶坎拿大波勒殺末，薄敷拭，或求速乾固，則溶以克羅路福密，透明且特美。



第三十六圖



第三十七圖

鱗翅類　鱗翅類蝶蛾類皆屬焉。爲完全變態。翅修廣，被細鱗，觸手爲粉狀。斐然成文章。棲息時翹起掌合，或平布，或褶疊，或作屋斜狀。其飛揚之態。舞者、漂者、驚者、紆回者、矢注者，略關係於其翅及觸角。頭能自搖動。口之構造，延長小腮爲吸收管。然常卷縮，擬盤帶。其上唇下唇及大腮皆退化，獨張小腮鬚，常前向。眼兼具複眼及單眼。觸角則蝶與蛾有特異之徵，大約在蝶類者，挺舉，末端倏膨大，呈棍棒狀。蛾則兼有紡狀、絲狀、櫛齒狀、羽狀、鞭狀。狀或亦爲棍棒狀而長，折其末端，類細鈎。胸以下不緊縮。肢孱弱，儘能疾走。方幼蟲期有裸者，有毛氈然叢生者，或秩然整列者。有色純一者，或塊麗者。其脚之對列數自五遞八，鮮有至於九者。口皆邊咀嚼。或窟草木之幹枝，或飯葉，或侵蝕果實穀類，及夜間盜害農作物。稀有食肉性。棲兼有水陸。其蛹化也，常捲葉作繭，或綴合葉，或碎樹皮，附葉間爲外衣而處之。或體倒垂，懸牆壁樹枝，又或有近地上及作窩地中者，極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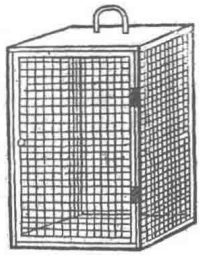
採集法：攜蟲網捕蝶，得緣近，奮然直擊之。握網口，少俟，翅倏斂，自網外以指捏胸部之側片，勿脱落其鱗粉，啓網，入毒壺，既悶絶，鋏置攜帶箱。其覓獲仔蟲者，納仔蟲筒中，如前述。

蝶之所在，常煙村溪橋。風日清麗，繁花撲路，芳樹流液，翩然競逐，渺無止

期。凡蝶類日未高舉時，飛揚頗滯緩。既亭午，頓敏捷，不易襲獲。然得覘其吸收花密時而乘之。又值高温度候，即層隱綿雨，略不減其速率。雖居止，猶靈便。凡鱗翅類，有晝性及夜性。晝性者，蝶是已。若蛾類，則懾伏濃陰深樹間，昏黑始出，是日夜遊。故常穿叢薄，啟緑葉，多方蒐致之。或於黄昏左近，篝燈懸菁密，光閃爍，及遠近，蟲乃大至。

鱗翅類之大者得其雌一，置葉上，針留其翅，或閉置三十八圖之箱懸樹間。雄則紛來，飛戀往復。又如天蠶蛾科，拘雌者置室内，開幕展窗户，雄徘徊入就之，試之屢得驗。

又採集法之著者，以砂糖入鍋中，注水少許，於温火上徐溶解之，待冷，和酒拌攪，以毛刷塗枝上，即能誘集蟲類。然恐損樹招蟲害，故常塗器中，或擇廢板塗抹之，立置山野間，夜分可獲蛾類及甲蟲，日中則獲蝶蜂蟻蠅等。其適宜之候，常以微雨，或夜間露重，花收香氣時，又有以藁索挂支柱上，延數百尺，離地二尺許，每相不及丈，輒着紙塊及布片之經漬甜液者，其占地廣，故其所得亦獨絶。



第三十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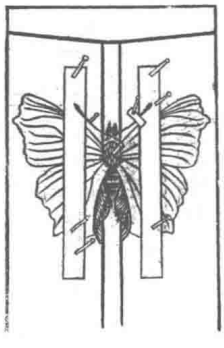
凡鱗翅類雄者觸角常發達，其翅面之着色，濃厚塊麗。不然者則爲雌。雌之腹部肥大，翅亦較廣。又同種之蝶，自春及夏常進化。樹鳳原文樹鳳蝶。之春生者，翅開張爲二寸二分，夏生者三寸五分。又如玄鳳。原文烏羽鳳蝶。其春生者、二寸二分至二寸一分。夏生者、四寸二分。故當兼集兩季。以察其形變之循序。

製作法：付展翅板時，以蟲針貫胸部之中央，達溝底，即容其體於溝。而自其面擴四翅。

從來蝶之製作見諸雜志者，類以三角形之紙塊，約留針，平壓翅面。然究難製佳者。最便之法，以紙狹長片或布片，任擇翅面之各部，平置而針約其兩端，故能左右平均而，審視無縐紋。

凡伸張翅，易剥落其翅粉。故勿以指直接，常易以鑷子及展翅針。例如檢取紙二枚，壓左右翅使平列，隨針刺其前後，既乃拔棄後者，抑以左指，右手執展翅針，刺前翅脉徐展動，已而其後緣左右成直線，旋整理其後翅。既畢復置針於前之拔棄者，必深固，卒乃以紙片整頓其觸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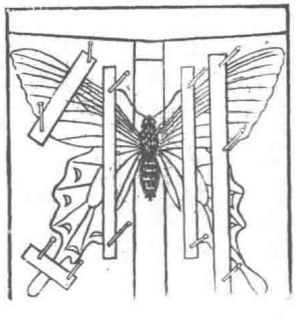
初以昆蟲針貫胸部時，撿方形紙之小片，二折，針貫其折線之中處，三十九圖推紙貼胸部，緊約肢附側片。



第三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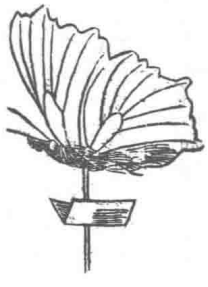
整理既畢傍列名紙箋。如前述膜翅類者，後同不贅述末散布那普塔於蟲體。閉箱内，旬日儘乾固。

右述狹長紙片，如三十九圖四十圖所示，應蟲體之長短。然有選極長片，埒整翅板，以兼製數蝶者。在同形之蝶類。尚稱不惡。而大小殊異者，在同展翅板上，頗極窒礙，且蝶類絶而往往復蘇者，同時製多數之蝶，間一二有蘇生者。全部騷動，鈎心鬬角之結撰，倏歸於無用。故長片法，易受諸患。



第四十圖

以上專就蝶述展翅法。至蛾類則静止時，翅常疊置。故有髣髴其天然静止之狀態，不展翅者。又屬天蛾科之大形種，肢稍强韌，故可參考膜翅類蜂之製作法，修理其肢部。



第四十一圖

幼蟲保存法：保存幼蟲。有濕製及乾製之二法。濕製者，没蟲體於滿酒精之玻璃管中。色料漸溶解，致酒精混濁，故不久，輒換清者。且初浸時數日間置暗所，亦避酒精之烈者。又日爾烏意鴻海美爾氏所發明浸藏幼蟲之液。兹述其混合物如左。

Kaliumnitrieum 硝 一二格蘭姆
Alumen 明礬 一〇〇格蘭姆
Kaliumcaustteum 含水鉀養 六一格蘭姆
Acidiumarsenicosum 白砒 一〇格蘭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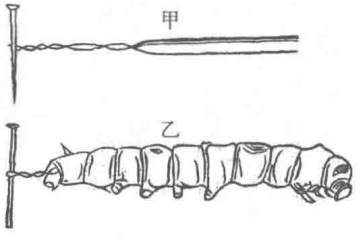
於煮沸三千格蘭姆之水。順次投入右藥品，待溶解，急冷却濾之，得無色之液。此液十李得混入各里司里尼四李得，及酒精一李得，即能浸藏幼蟲保色澤。又鱗翅類之羽化者，塗抹其口部，或注射皮下。他昆蟲類，浸一日至三日間，以製標本，免蟲害及變色之患。

又霍魯末林，能浸貯撲滅微粒子，如藥劑篇之所述。

乾製有二法，一藥劑，於砒酒或烏意鳩海美爾氏之液。浸一週日間，取出，除液汁，貫昆蟲針。乾燥於溝狹之整翅板上。普通之幼蟲皆用之。一仔蟲吹脹器，爲鱗翅類之特設。種大者製之特精妙。又如姑螂頗棘手，故須預練習。今紹介東京動物標本社仔蟲吹脹器之解説，筆之如左。

吹脹仔蟲，以鑷子自排泄門，引出腸之小部，徐徐盡壓内臟。壓之法，以絨類柔布裹蟲體，置竹鋏中而手壓之，壓過强，破皮膜，又蛄螂類易折其堅刺，宜注意。拔取内臟後，以酒精洗滌内部，去污垢，兼除水分，然鮮艷者值酒精，則消耗其天然之顔色，故不宜洗滌。繼乃將吹管插入腸口，設法避空氣之泄漏，徐吹漲。此時宜注意勿失其天然之形狀。至適宜之度，以巨指塞吹管之原口，昂管尖，推蟲入熱管。管豫準温度勿過强，强則皮焦灼。既乾後，有殘腸黏留排門者，以刀切取之。

凡仔蟲吹脹，輒拳曲，乾之益萎悴，故必設法彌缺點。如右製既畢，取留針，以金屬線屈二折，數回纏繞之，然易旋動，故切小立方形之軟木塊，貫留針而纏繞於其上。其伸者二線相交糺，約數回，直其餘爲上下平行狀，如四十二圖。應蟲體之長短，併撚之，自其排泄門徐推入，能豁張於膣中，以支持蟲體。如特厭煩重，則椎金屬，略如簪狀，以一條插入於排泄門，塗阿剌伯樹膠，而着之於軟木塊，免腹反之病。又有擇金屬條膠肉肢下，擬自然匍匐狀。然皆不如前法。



第四十二圖

蟲卵及蛹保存法：得蟲卵，以熱湯及酒精浸少時，殺孵化力。凡蟲卵多黏合枝上及樹皮，收藏時并枝貯存，或剥皮成小片。然樹片當乾燥收縮，往往脱落卵塊，如斯者宜嚴固膠着。又或在葉片及地中者，頗行貼附法。其葉片欲貯存之，則夾置舊書廢紙中，散布那普塔或水揚酸舊譯薩里西里克。而緊壓之。

蛹之大形者，下面縱剖之，除内容物。塗抹白砒及那普塔。實以綿。俟乾固。

鱗翅類之小形者，行貼附法。又如各種繭。及蟲窩如簑蟲類者，皆謹備一格，以資研究。

發生標本：發生學者，研究昆蟲自卵發生以至羽化之順序。其標本爲教育上所必需。兹舉蠶之一例如左。

一、蠶卵　二、第一齡蠶兒　三、第二齡蠶兒　四、第三齡蠶兒　五、第四齡蠶兒　六、第五齡蠶兒初期　七、第五齡蠶兒終期　八、繭　九、蛹　十、雄蛾　雌蛾

如右整肅排列於發生之順序，視之瞭然。凡諸害蟲，皆以是法爲之，爲最能造益。

雙翅類　雙翅類以後翅退化，然猶爲毛狀，末端着球形物，稱曰球桿。日稱爲平均桿亦有以鱗狀辨掩之，或至全退化，其留者係前翅，爲稍透明之膜質，或現斑紋，翅有脉，静止時爲水平式，全展或半展亦有作屋斜狀，蠅蚊虻等皆屬之，爲完全變態。體之形狀極不一。或叢生密毛。口便舐食及吸收，亦有能螫刺者，頸細縮，頭能自由動。眼常具三單眼於複眼間。觸角凡短小者，則具長刺或角片之附屬物。特如長髭蠅，爲觸角之著名者。蚊之雄者呈羽狀，雌爲長鎖狀。大蚊之屬呈系狀。其胸部之環節皆固着。脚凡五跗節，末有爪及吸盤。吸盤之用，以行步於滑面。多害蟲，亦間有益蟲。

幼蟲分胎生及卵生，依種類而大異。其形狀。有體裸然，有毛毿然，皆無脚，喜卑濕，嗜食腐敗生物質，多寄生動植物内。例如蠶蠅窟家畜毛生長。宿蠅類寄生烏蠋蛄螂夜盜蟲之體。若牛蠅則繁殖於家畜鼻孔，或皮及胃中，是爲動物内之寄生。又如癭蠅科，遺卵樹枝生蟲癭，是爲植物内之寄生。以及蛆生通常之肥料。蚊之幼期棲水濱。青蠅之幼蟲。發育於樹皮及落葉下。類極不一。

蛹之形狀，有裹狀卵狀或長筒狀。其成蟲之習性，則吸人畜之血液，或飛食微類。故其分科有食蚜蠅科，及食蟲虻科。

採集法：此屬所在，常於室内園圃，以至牧場穢溷所。日出時即紛飛。方溽暑薰灼，填塞道路，互騰擊，有聲嚶然，捕之最易。然如大蚊，雖冗大，其肢部極孱弱，觸指易損，捫之勿過驟。

製作法：製此屬法，彷彿膜翅類，其張翅亦如之。特如大蚊，以孱弱，故行貼附法。

鞘翅類　鞘翅類，亦曰甲蟲，爲完全變態。凡金龜子、天牛、龍蝨皆此屬。口硬固，適咬嚙。頭及前胸部被角質之硬皮，能自在動。凡蟲類胸部多寬廣，而此屬獨湫隘，故常誤認爲頭部。觸角有系狀、鞭狀、鋸齒狀、櫛齒狀、棍棒狀、鰓葉狀，或屈折爲膝狀，且有末端扁大或中部膨大及不正形者，通例皆以十一節。眼極稀單眼。前翅變角質，不透明，現各種紋色，變換無盡藏。後翅爲膜質，展

則飛揚，靜止時摺疊而護以前翅。故又名前翅爲鞘蓋，或有缺後翅者。脚能疾走，或巧於游泳，有五或五以下之跗節。亦有前肢中肢五跗節而後肢四跗節者，如芫菁屬。凡此屬之蟲類多害蟲。亦有益蟲。

鞘翅類其雌雄易鑒別，雌者稍稍大形，雄者常小。又如獨角仙之雄者，頭上及前胸部有如角之突起物。鍬形蟲之雄者，大腮極發達。以及棲息水中，雄之跗節膨大，爲籾殼狀，如龍蟲類，皆判別顯著。

此屬之幼蟲。多潛伏在土中水間，或植物組織內，有蝎、蟒蟲、針金蟲及鐵砲蟲等。兼食肉性及食葉性。又其成蟲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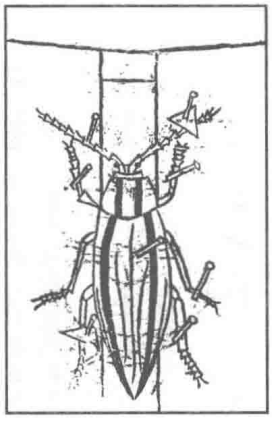
採集法：鞘翅類易徒手捕獲。獨斑螫科及步行蟲科，遭危急，發一種之臭惡，常以鑷子箝捕。殺蟲法，通常用毒壺。然不如以熱湯混那普塔之細末投入殺之。何者，此屬口銳利，投毒壺未絕，有繼入，既忿恨爭齧，故不如湯淹殺，暴且速。或在郊野，則易以醇或酒精，滿注於玻璃壜中。又欲生持歸者，閉採集管，其捕得即殺者，投置攜帶箱，然以硬固，針刺頗難入，特不留刺箱底，致行走時易振搖，損落其翅部，以故常包裹以綿或紙片，而併置鐵葉管。

此屬所在，常棲森林山野畦畔園亭。囓葉片，步行地上探食物，或潛竹林，隱路傍之塵芥，或集道塗之糞穢，及動物屍骸，以及隱慝砂地石隙并樹皮下，逡巡萎菌朽木之邊，伏果實，盜花蜜，飽樹液，復或游泳沼水中，見有夜遊者，有飛旋日中者。

凡採集見在樹柯之高處，則承以蟲網或蝙蝠傘，而取竹木類猛擊之，易振落。其微小者，承白布能瞥見。或捨置泥布動物肉片之棄板於豐林傍近之繁草間。及切剖瓜類而覆置之，數日後撿視，則誘集各種之蟲類。又以燈火誘致於夜中。

農家於耕鋤及收納之際，默留意，能得多種。又值嚴冬時，剥樹外皮，翻倒木塊石，更能得異景。其水棲者欲誘取之，則投置爛魚或禽鳥之骸於水中。

製作法：製鞘翅類多不展翅。亦或有展翅者不展法。針自背硬皮及鞘蓋之接處，直達胸片，出中肢後肢間。針之法，或以別雌雄，雄者偏右方，雌者偏左方。然以施他蟲類，頗窒礙，故不獨用。其整理肢體，髣髴同膜翅類。多以留針紙或軟本片，支持其觸角及各跗節而細檢之。特如天牛。其觸角之修偉，冠絶常類。宜彎後經背向兩脇，有如角狀，末乃散布那普塔或安息香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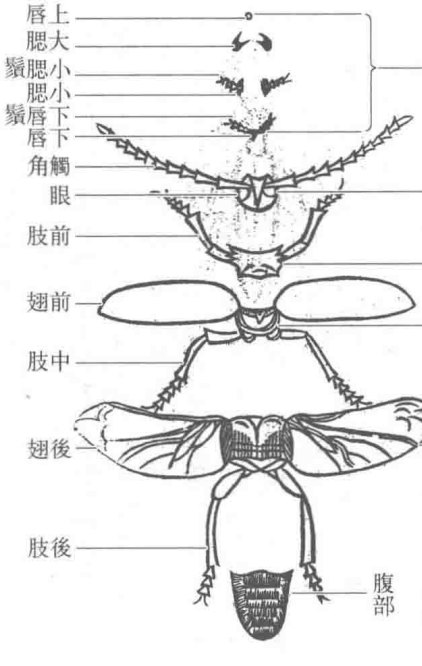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三圖

展翅法，取大形種，以鑷子逼鞘蓋，舉左右張，傍立留針以支之。或并開四翅擬飛翔狀。餘如不展翅法。

鞘翅類微小者，貼附於雲母薄片。又是屬之幼蟲，有硬皮者，製之法，浸砒酒，貫以昆蟲針，而靜置待乾固，皆一如成蟲狀。

解體標本製作法：解剖昆蟲之軀體曰解體。今以鞘翅類舉一例，如天牛。取薄刃及鑷子分解之，而順序着紙片上。先上唇，鬚及大腮及小腮，次下唇，次附觸角之頭眼，次胸前部，附前肢，次中部，附中肢，又附鞘蓋，次後部，附後肢，并其翅之膜質狀者。末殘腹部。除內容物，以酒精洗滌，去餘滴而并粘著之。凡始分解，於其各部之空處，皆塗以那普塔。及其他之蟲害豫防劑，而以綿充塞，既歸燥，即取去，入其全部於貯藏箱，記各體之名稱，凡其有岐異者皆併記之。

有吻類　是類所屬有蝨、介殼蟲、蚜蟲、浮塵子、蟬、紅娘華、水黽椿象等。口部緊束爲吻狀，內藏大腮小腮，而常位於胸下。常吸收糜液，以插草木之軟部，或螫刺肉體。觸角有針狀、連鎖狀、鞭狀、棍棒狀。特如松藻蟲隱頭部，幾不見眼，兼於複眼間具單眼。翅之大例，四翅常完備。不然，則全缺其完備者，皆



第四十四圖　天牛之解體

膜質。或其前翅之前截，特較厚，爲角質狀。而前翅又往往起鱗毛。靜止時，闔翅略水平，亦有作屋斜者。肢能疾走巧游泳。或其前者變捕獲肢，捕小魚及微類而食之。有三以及二之跗節。此屬有益蟲，有害蟲。有不完全變態，有不變態。

雌雄之識別默注意。窺其狀態而察之。最顯著者，蟬之腹部，雄者有發音器。特如蚜蟲，方春夏不交尾而繁盛。及秋深始或見之，其始謂之單性生殖，其末謂之完性生殖。

採集法：此類昆蟲多羣集性，其所在不一律。蝨寄生乳哺動物。介殼蟲類，處果木，入其介殼狀之分泌物以掩體，極難辨認。以至水蠟及柳之泡蟲五倍子之蟲癭。皆分布林澤原野。蟬則朗吟高樹間。水則有田黽、松藻蟲、子負蟲。其上有水蜘。海則有海蜘。

此屬捕之同他類。然如蟬據高樹，必覓長物跗蟲網。尋鳴聲，潛步得近，即疾撲之。其雌者無聲，故必搜索，又其色同樹皮，勿誤認。或有捕以黏竿及蛛網者，既黏着，滌以醇而除去其塵污。

製作法：投毒壺，如椿象於器中積臭惡，故徑放氣門塗徧蘇里而殺之。水棲之昆蟲，如田黽、紅娘華，欲得佳製，則殺以湯及酒精，針之法，其有菱狀部者，針貫於其部，不然，則度背之中處而貫之。特蚜蟲過微弱，故不適乾製。

蟬及紅娘華，可張翅援膜翅例，而參以斟酌，亦得不張翅。又或徧張右而左側疊置者，皆得依所好而爲之。小者貼雲母薄層，或紙片，又此屬之幼者，多成蟲狀，故製之亦類成蟲狀。

直翅類　直翅類凡蠷螋、阜螽、螽斯、蝗蜤、竹節蟲、螻蛄之諸類皆屬焉，爲不完全變態，口部適咀嚼，併食動植物。眼兼具單眼，翅之形狀性質，前後有區別，前者長細且硬化，爲後翅之屏蔽，擬鞘翅類，後者闊而廣，常得縱疊。又前翅有短小者，或至全退化。觸角系狀及鞭狀。肢則有跳肢、掘肢，或變形爲鎌狀之捕獲肢。常具五以下三以上之跗節。多害蟲，亦間有益蟲。

雌雄之識別，雌尾節往往有劍狀之産卵管，雄則於翅部具發音器，發美音導雌，普通者右前翅生發音鏡，以左前翅振蕩磨擦。特如蝗類，翅與股相摩而成聲，阜螽則以前翅擦後翅之脉，時緩時急，以制其高抗幽咽，得隱叢薄以審視之。又世俗之陋者，多誤以蚯蚓鳴土中，然研究動物學者，既確審蚯蚓無發音器，握之得螻蛄。以是知物不經考察，雖日常逼處，皆顛倒殊誤。又直翅類腹部第一環節處，或前翅之脛節有聽器，司聽感覺。

採集法：直翅類繁殖於田圃或岡陵原野，躍草間，或竄伏石隙，飛撲松林瓜田，潛積草下，易徒手追獲。然欲捕飛者，則挾捕蟲網。又於夏夜田舍，張燈開窗幕，照耀叢密，則奮躍往就。窣窸有聲，故是屬於黄昏鳴急，篝燈，隱火光，傾耳察所在，移步緩近，急露光直射，逕捕獲之。凡發鳴聲者，爲既成蟲。欲捕此屬之幼者，則於春末或夏初。又并集螳螂，及其他種之卵塊。

殺蟲法，凡毒壺修酸徧蘇里及酒精俾所擇，其觸角或肢之關節部，易折落。拈取宜詳慎。

製作法：製直翅類，亦以昆蟲針貫胸部。特蟷螂大者，察其重心之中點而貫之。普通製者不張翅，亦間有張翅者。其腹之肥大，如螻蛄、蟷螂等。以鑷子引出其内臟。如仔蟲狀，不吹脹而以綿着白砒或那普塔而填塞之。然有大形種而腹部狹小及體皮硬化者，得不去内臟。

肢體之整法，如蟷螂，胸以上特翹起，張前肢作攫狀，餘肢亦整理如生者。又如金鐘兒，既極脆弱，故不如浸藏法。

擬脉翅類　是類所屬，有白蟻、蜉蝣、蜻蛉、茶柱蟲、雞羽蟲，爲不完全變態。口部適咀嚼，有退化者。觸角系狀、連鎖狀，或短小針狀，或多節爲長鞭狀。翅膜質，有網形之脉，静止時不褶疊，水平擴置，或合背上，有後翅退化及全無翅者。眼於複眼間有二或三之單眼。跗節自三節乃至五節。而尾端往往有尾毛，腹部平扁，多細長。有害蟲。亦多有益蟲。

幼蟲棲水間或陸上，水間者腹部之兩側，有多氣管鰓，又蜻蛉之幼蟲，以直腸内呼吸。雌雄之判別，如蜻蛉最顯著，其生殖器之所在，雌尾末，雄在腹部之第二環節，故交尾之狀最稀異。而其顔色亦不同。

採集法：食毛蟲科，潛動物之毛羽而侵蝕之。茶柱蟲科，害貯藏物，或生樹皮及樹幹之苔蘚。二者極微弱，均不適乾製。如蜻蛉科，飛翔林園池沼，掠稻田牆角，見影輒驚飛，然得乘其交尾時而捕之。又際昏晚，必棲止水草樹間，其普通種，以髮繫雌者置草上，羈其飛揚，能誘雄臨近。但以益蟲故，禁任意之殘殺。又馬大頭種，於夏日注目水邊，或濕地之草上，適際其羽化，爲最便之俯拾。

殺蟲法常以毒壺，特如蜻蛉，則每以草酸塗蟲體。

製作法：此屬之腹部延長者，削細竹片，自尾末貫入迄頭部，頸之細者迄胸部。或有易以金屬絲。然易銹，故不如竹片善。翅之整法，以留針約短册形之小紙片支持之。肢則整之不下垂。

蜻蛉之幼蟲，浸砒酒，既乃乾製於整翅板，大約類成蟲狀。

脉翅類　脉翅類多益蟲，爲完全變態。凡駱駝蟲、舉尾蟲、草蜻蛉等皆此屬。翅爲膜質，柔軟而有網形細密之脉，水平擴置，亦有作屋斜者。觸角

末端膨大，或長而爲連鎖狀。眼兼具複眼及單眼。有五跗節。腹部皆長細類蜻蛉。

幼蟲棲水間或陸上，皆具六脚，水棲者以鰓呼吸。陸棲者穴砂中，外爲阱而處其內，俟他蟲陷落，即捕食之。或有棲樹皮下者，概爲食肉性。

採集法：此屬極駁雜，故其所在不一宗，或繞樹間，或翔晴空，或棲息園圃，或附火光入室中産卵，或類大蚊狀，集麥畦之傍近。或又類蟷螂狀，食蜘蛛之卵子。大略捕之必挾蟲網，及以毒壺直接而拂入之。

製作法：腹部之纖長者，製之略如蜻蛉。特舉尾蟲，肢易折，宜貼附紙片。

又《附記》 學者常入石蠶於此類，石蠶之幼蟲住水中，以草片或細石造圓筒狀，入其內，步行水底，凡六肢，食小蟲稚魚，或其死體，既成蟲，腹部極柔弱，插竹片，亦以綿充塞，或特設毛翅類。

又《幼蟲飼育篇》 習昆蟲學者，不歷經考察，輒以私意懸度，必枝節謬誤。且欲除田圃害蟲，而茫然於其嗜好性質，及蛹期羽化下卵之形狀，必不能得善法，故非實驗不可。實驗故莫如飼育，例如行河畔，於柳枝發見蛺蝶之幼羣，折一枝歸插瓶中，瓶注水，封以紙或綿，防沈溺，而納之於養蟲箱，每朝起棄舊枝，輒換新者，如是者幾屢月。經數回，脫皮成長，迄蛹化。方鄰蛹期時，依習性而豫置鬆土，或枯葉於箱內，以便其營土窩，或綴葉爲繭，既乃移置三十七圖之箱，更養他者亦如之。特不能於同時間雜入他種，故必多置數箱。其已成蛹者，靜俟其羽化。然有遲至翼年者。則置陶器中，覆土，擬自然，準適宜之温度，越嚴冬。值春和，始以水時灌之，遂破土出。凡是法所得。蝶之鮮粉不脫落，最新麗華美，可爲完善標本。又於採集時見卵塊及蛹等已知或未知者，皆得以是實驗之。或察見寄生類之微粒卵子，皆於研究上有鉅益。又如麻之蠹蟲，切取短莖置靜所，或入空心燈之罩，於兩端覆寒冷紗，此法亦以施微小蟲類。

又《貯藏篇》 述昆蟲著作已畢，歷叙貯藏之心得，以備研究學術者之去取。凡欲歷年不破壞，保存舊觀，極爲難事，然審慎調護，亦不爲無益。在粗解製作者，新故更易，不問何時得鮮美，不然者，當慎防水分及蠹害之侵入。法以箱之嚴固密切者，納紙片或美絹裹那普塔，約以留針，特當炎暑易揮發，宜以時添入，亦得易以松香油及偏蘇里。而其尤苦者爲黴害，經梅雨溽暑，叢生勃發。拂拭之又易損落肢體，故常以筆濡足酒精，加入昇汞之液，洗之能忽除去。易如沃雪。但沾昆蟲針易生銹，宜注意。凡在乾燥之地，貯藏乾燥之室內，尚不患黴害。或宅地水邊，蒸鬱煩苦，黴生極速，其發生之度，歲約二回除去，餘無復足憂。當標本始製，時間或不事藥品，及黴既發生，則必以此等洗滌，方得持久。又標本之宜禁者，不得以日光直接，除黴菌或水分，因其乾燥急烈時，標本倏成異狀。暑月常啟蓋入新空氣。或染塵埃，則取酒精滴污處，拭以紙片、或柔布，頓光潔無所染。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附録三：在考察中採集的無脊椎動物標本》 在動物學的這一分支中，此次考察所做的工作并不充分，但獲得的成果却有一定價值。該項工作大部分由道格拉斯上尉負責實施。他在山西省太原府和交城山地區以及陝西北部進行了採集工作。

採集到的標本包括九目，即：鞘翅目、膜翅目、半翅目、食毛目、雙翅目、蚤目、蝎目、蜘蛛目和蠕形目。鱗翅目、脉翅目由格蘭特先生和我採集。

不幸的是，考察開始的時候，季節已經不適合標本採集了，因而這項工作大受影響。

採集到的標本首先送往皇家軍醫學院（Royal Army Medical College），但后來提交給大英博物館自然分館（The British Museum Natural History），以便對標本進行鑒定。很多種類由於只有一種標本，所以無法得到鑒定。還有一些標本受損嚴重，也使鑒定無法進行。

對於此次各種屬標本的鑒定，要感謝下列專家——

E. E. 奧斯汀（E. E. Austen）——雙翅目

C. J. 伽漢（C. J. Gahan）——鞘翅目

G. 麥德-瓦爾多（G. Meade-Waldo）——膜翅目

S. 赫斯特（S. Hirst）——蝎目和蠕形目

——各位專家均來自大英博物館。

承蒙納撒尼爾・查爾斯・羅斯柴爾德（N. C. Rothschild）非常友好地承擔了蚤目的鑒定工作，H. R. 霍格先生（H. R. Hogg）同樣熱情地承擔了蜘蛛目的鑒定。在這兩大目中，收獲頗豐，共發現了八個新種。

總的説來，標本中含有以下新種。**【略】**

在蚤目中，有三種——

一、*Ceratophyllus subcaecatus.*

二、*Neopsylla anoma.*

三、*Vermipsylla dorcadia.*

對於蠕形目中的二個新種，赫斯特（Hirst）先生現在還不能刊布其生物學

描述，但他希望以後能發表這一鑒定結果。

這些標本的主要價值與採集地點緊密相關，因爲以前從未在這一地區進行過標本採集。

大部分標本都代表着分布區域極其廣大的種屬。

從蘭州府返回太原府的行程中，格蘭特先生和我採集了蝴蝶、蜻蜓標本。這些標本與哺乳動物標本一起，被送往史密森學會。關於這次行程的途經之地，以及這些昆蟲最爲多見的地區，已經在本書中專設一章進行了記述，因而就不在這裏贅述了。本章最後列出了一份蝴蝶名録。我没有收到史密森學會對標本的鑒定報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據記憶，以及利奇（Leech）所撰《中國的蝴蝶》（*Butterflies of China*）中的彩色圖版和描述來製作名録。

在氣候干燥，植被稀疏的陝西省北部地區，蝴蝶和蜻蜓比較罕見，在甘肅省静寧州以西地區幾乎没有看到過。在山西省的山區地帶，蝴蝶很多，而在該省平原地帶的沼澤與河流中，活躍着多種蜻蜓。然而，在甘肅省東部和陝西省中部地區的黄土溝壑中，却没有見到過這兩類昆蟲。

在這些地方採集到的標本是否爲新種，我不能遽下斷語。

我在陝西省西安府南部的山間溪流中，以及甘肅省東部太白鎮（T'ai-pei-ch'êng）附近獲得了一些淡水蟹標本。它們屬於溪蟹種（Potamon）。

又《道格拉斯上尉在華北地區採集的昆蟲標本名録》

雙翅目 倫敦皇家昆蟲學會會員（F. E. S.）E. E. 奥斯汀（E. E. Austen）鑒定。菌蚊科 Fam. Mycetophilidae 小菌蚊 *Sciophila* sp. incert.。破碎。雲頂山：一九〇八年一〇月五日，採自開闊曠野，六九七四英尺。

毛蚋科 Fam. Bibionidae 黑毛蚋 *Bibio* sp. incert.。與 B. *johannis* L. 相似。一♀。雲頂山：一九〇八年一〇月五日，採自村中，六九七四英尺。

摇蚊科 Fam. Chironomidae 摇蚊 *Chironomus* sp. incert. 一♀。太原：採自池塘附近的草地上（未提到日期）。

蚊科 Fam. Culicidae 致乏庫蚊 *Culex fatigans* Wied 一♀。太原府：一九〇八年八月七日，採自中式庭院中。

豫魔蚊 *Grabhamia* sp. incert 一♂六♀♀。太原府：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八、二九日，採自馬匹身上；一九〇八年八月三〇日，採自池塘附近的草地。採集到約九或一〇只其他種類的蚊子，包括一只瘧蚊，狹義。但這些標本破損嚴重，無法進行鑒定。

水虻科 Fam. Stratiomyidae 白邊水虻 *Stratiomys* sp. Incert 二只幼蟲。榆林府：一九〇八年六月一四日，水虻屬 *Stratiomys* 幼蟲爲水生。

食蟲虻科 Fam. Asilidae 該屬，種與彎芒蟲虻屬 *Cyrtopogon* 同屬一類。一♂。乾草溝：一九〇八年五月二〇日，採自開闊地區，四二六英尺。

食蚜蠅科 Fam. Syrphidae *Catabomba pyrastri* L. 一♀。榆林府：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一日，採自沙地，三一六九英尺。常見且分布非常廣泛的古北區食蚜蠅 palaearctic hover-fly，也出現在北美。食蚜蠅 *Sphaerophoria* sp. incert 二♂♂一♀。太原：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四日，採自池塘附近的草地。

長尾管蚜蠅 *Eristalis tenax* L. 蜂蠅。一♀。榆林府：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五日，採自河畔沙地中，三一六九英尺。各處常見且分布廣泛，即古人『自牛而出』傳説（Bugonia-myth）中的種類。在古人的觀念中，蜜蜂産自於牛等動物腐爛了的尸骸。參見《舊約全書・士師記》第一四章第一二—一八節，以及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第四牧歌》。事實上，蜂蠅 Eristalis tenax 與釀蜜的蜜蜂相似，其幼蟲以腐肉爲食，它們吃完尸體后，在毛皮和殘骸下化蛹，最后成群出現，使人們誤以爲是蜜蜂。——原注。此外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印度、中國、日本、南非和北美都出現過，近年來在新西蘭也變得較爲常見。

寄蠅科 Fam. Tachinidae *Pycnosoma remuria* Walk. 一♀。一九〇八年一〇月一四日，採自雲頂山。

Lucilia sp. incert. 一♀。一九〇八年一〇月一四日，採自雲頂山。

麗蠅 *Calliphora* sp. incert. 一♀。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五日，採自榆林府。皮蠅 *Hypoderma* sp. incert. 與 *H. diana* Brauer 同屬，在一頭雄獐皮下捉到九只幼蟲。一九〇八年一二月一九日，採自延安府。

蠅科 Fam. Muscidae 普通家蠅 *Musca domestica* L. 一♂一♀。一九〇八年一〇月八日，採自雲頂山。該種無疑是由人帶往世界各地，現在幾乎在全球都有分布。

大家蠅 Muscina stabulans Fln. 一三♂♂。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五日，採自榆林府。常見的古北區種，在北美也有出現。在英國常見於屋内。

沼蠅科 Fam. Scatomyzidae 糞蠅 *Scatophaga* sp. incert 四♂♂五♀♀。一九〇八年一〇月五—八日，採自雲頂山一座村莊，六九七四英尺。

日蠅科 Fam. Helomyzidae *Genuset* sp. incert. 一♀，一九〇八年一一月六日，採自榆林府。

虱蠅科 Fam. Hippoboscidae 犬虱蠅 *Hippobosca capensis* von Afters 二♂♂三♀♀。太原府：一九〇八年八月一一—一七日，從狗身上採集。該種

是從南歐傳到華北家狗身上的寄生蟲。也出現於非洲部分地區。

鞘翅目由倫敦皇家昆蟲學會會員，碩士C. J. 加恩(C. J. Gahan)鑒定　黑甲蟲科Fam. Tenebrionidae　*Anatolica* sp. incert.　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二—一六日，在鄂爾多斯沙地邊緣的陝西省榆林府獲得一些標本，目前無法確定其種屬。對大英博物館而言是新的藏品。在鄂爾多斯沙丘中極其常見，共有以下四種，均爲鄂爾多斯刺猬刺猬陝西亞種*Erinaceus miodon*。的主要食物。*Anatolica augustata* St.　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二—一六日，在鄂爾多斯沙地邊緣的陝西省榆林府獲得二只標本。該種比前述種類體型大，同樣常見。

Blaps rugosa Gebl，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二—一六日，在鄂爾多斯沙地邊緣的陝西省榆林府獲得1只標本。該種極其常見，主要出現於老舊房屋中，但也出現在開闊曠野中。

Akis fumestra Fald，無日期。在陝西省榆林府獲得一隻標本，在山西省太原府獲得一隻標本。該種與Blaps一樣普通，在開闊曠野裏更爲多見。

芜菁科Fam. Meloidae　短翅芜菁*Meloe* sp. Incert.　一隻標注採自華北的標本損壞嚴重。該種在華北各處極其常見，經常出沒於低矮的灌木叢中。有時會大量出現。

葉甲科Fam. Chrysomelidae　*Chrysomela* sp. incert.　一九〇八年一〇月八日，採自山西省太原府以西九〇英里的雲頂山。該種爲小型食草甲蟲。此外，有幾種食肉甲蟲屬步甲科Carabidae，以弱小的動物爲食，還有隱翅甲科Staphylinidae，常被稱爲『鷄尾酒甲蟲cocktail beetles』，多見於垃圾堆中，或有腐爛動植物的地方。種屬無法鑒定。

膜翅目由G. 米德-沃爾多(G. Meade-Waldo)鑒定　胡蜂科Fam. Vespidae　家馬蜂 *Polistes jadwigae* D. T.，從山西省太原府獲得一隻標本。該種起先被命名爲japonicus，但後來由達拉·托爾(DallaTorre)改爲*jadwigae*。該種非常罕見，在當前這只標本之前，不列顛博物館僅擁有一隻標本。可能是P. hebraeus F. 的亞種，但顏色更深。

Polistes. hebraeus F.　二隻標本採自於鄂爾多斯沙地邊緣的陝西省榆林府。該種比家馬蜂*P. jadwigae*更爲常見，分布更廣泛，在華北各地均可見到。棲息於城鎮和鄉村，從房屋的紙糊窗户上收集築巢所需的原料。

泥蜂科Fam. Sphegidae　*Ammophila tydei* Guill。從位於鄂爾多斯沙地邊緣的陝西省榆林府捕捉到一隻標本。喜歡棲息於沙地中。在大英博物館藏品中，有從突尼斯斯法克斯(Sfax)、西班牙、馬德拉(Madeira)、塞浦路斯、特內里費(Tenerife)、印度西北部地區卡拉奇以及波斯西南部地區獲得的標本。

蛛蜂科Fam. Pompilidae　*Pompilus* sp. incert.

蜜蜂科Fam. Apidae　紅腹蜂*Sphecodes* sp. incert.　一♂

蟻科Fam. Formicidae　弓背蟻屬*Camponotus* sp. incert.

姬蜂科Fam. Ichneumonidae　Coelichneumon sp. incert.　瘦姬蜂*Ophion* sp. incert.　這兩種都分布廣泛，但無法確定種屬，與在英國和歐洲其他地方發現的類似。

半翅目　橫帶紅長蝽*Lygaeus equestris* Linn。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一日，在位於鄂爾多斯邊緣的陝西省榆林府捕捉到一些標本。各處常見，分布廣泛，在新舊大陸都有記録。

粟緣蝽*Corizus hyalinus* Fab。一九〇八年一〇月八日，在山西省太原府以西九〇英里的雲頂山捕捉到幾隻標本。該種分布廣泛。大英博物館中有來自墨西哥城、西印度群島和達爾馬提亞地區布德納和卡塔羅(Budna and Cattaro in Dalmatia)的標本。

大青葉蟬*Tettigoniella viridis* Linn。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六日，在山西省太原府捕捉到幾只標本。採自河邊。一般稱爲鵑唾蟲，因爲其幼蟲用唾沫吐在自身周圍以保護自己。它棲居在樹葉莖干或草片底部的分叉中。在中國的菊花園中很常見。秋天大群出現，晚上在燈光周圍大量聚集。

食毛目　*Haemobothrion* sp. incert.　在一隻鷹身上捉到了幾只較大的此類鳥虱，種屬無法確定。

鱗翅目和脉翅目由索爾比鑒定。　一、稻眉眼蝶*Mycalesis gotama*。有幾隻標本。極其常見，特別在黃土丘陵山頂上。

二、*Mycalesis sericus*. 有幾只標本。極其常見。

三、波紋黛眼蝶*Lethe rohria*。有幾隻標本。常見。

四、斑紋蛺蝶*Athyma sulpitia*。有兩隻標本。十分罕見。只有在灌木叢和山坡上出現。

五、艷眼蝶*Callerebia phyllis*。在陝西省延安府附近的黃土溝壑中常見。

六、白眼蝶*Melanargia halimede* var. *montana*。罕見。

七、斗毛眼蝶*Pararge deidamia*。在各地極其常見。

八、柳紫閃蛺蝶華中亞種*Apatura here*。僅在陝西省延安府附近的河谷底部常見。

九、*Argynnis aglaia*。不大常見。

一〇、*Grapta c. aureum* var *bryeri*。常見。

一一、橙灰蝶*Chrysophanus dispar*。♀和♂。極其常見。由波塔寧(Potanine)基於在甘肅採集到的標本加以記録。

一二、*Lycaena argus* ♀和♂。各處常見。

一三、*Sericinus telamon*. var. *telamon*. 在甘肅省東部某些河谷中極其常見。

一四、*Sericinus telamon* var. *greyi*. 不大常見。棲居地與第一三類相同。

一五、豆粉蝶*Colias hyale*。各地極其常見。

一六、金鳳蝶*Papilio machaon*。較爲常見。有幾只標本，是在水量豐富的河谷中捉到的。

一七、尖鈎粉蝶*Gonepteryx rhamni*。黄葉般的蝴蝶，在河谷中相當常見。

一八、*Leucophasia sinapis* var. *sinensis*. 珍稀種。極少見到。

一九、Pieris cisseis. 極其常見。

在採集到的最常見的蜻蜓標本中，有幾個不同種類都屬於單脉色傴屬Matrona。正如其他章節所述，這些美麗的昆蟲在甘肅省東部水量豐富的河谷中非常多。

又《附録四：蚤類三個新種的生物學描述》 由維多利亞十字勛章、優異服務勛章獲得者，皇家軍醫分隊道格拉斯上尉在克拉克華北考察隊行程途中採集，由納撒尼爾・查爾斯・羅斯柴爾德鑒定描述。

採集到的跳蚤有三種，全部證明爲新種。最重要的一種是在一頭狍子身上發現的，與土耳其斯坦的馬、牛等牲畜身上的跳蚤最爲接近，危害很大。這三種模式標本均收藏在大英博物館。

一、角葉蚤屬*Ceratophyllus subcaecatus* spec. nov.【略】

一九〇八年一二月二一日，在陝西省延安府北社鼠*Mus confucianus luticolor*身上採集到二只雄性和九只雌性標本。

『宿主是在岩石中棲居的老鼠，身上常有無數扁虱和跳蚤。有時可在存放人類尸骨的小洞穴中捕捉到這種老鼠，它們可能以死尸爲食。』

『延安府城是位於陝北中部的一座城市。』

二、新蚤屬無規新蚤*Neopsylla anoma* spec. nov.【略】

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二四日，在陝西省榆林府的甘肅鼢鼠Myospalax consus身上採集到一對標本。

『榆林府城是位於鄂爾多斯邊緣的一座城市。周邊鄉野異常干燥、多沙。』

『甘肅鼢鼠是一種嚙齒動物，和鼹鼠一樣喜歡棲居在地下。這種動物身上很少有跳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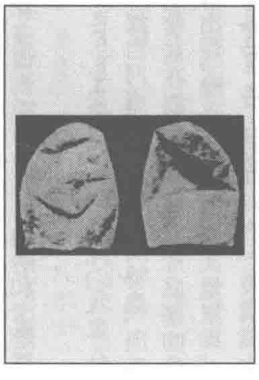
三、蠕形蚤屬長喙蚤*Vermipsylla dorcadia* spec. nov.【略】

一九〇九年一月一九日，道格拉斯上尉在陝西省延安府的一頭狍子身上發現了這種蚤。本型頗大的雌蚤是『在狍子的鼻孔裏採集到的。【略】但除此種之外，在該地區打到的幾只狍子身上再未發現其他蚤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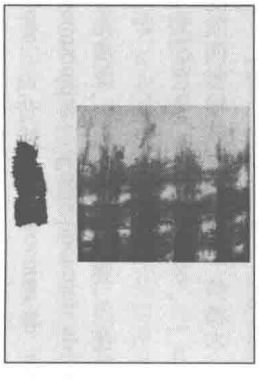
雄蚤是『在發現雌蚤的那一頭狍子皮毛裏採集到的』。

由此採集到了包括雌雄兩性的一小系列標本。

圖表



山西西蔭村出土的半個蠶繭(五六〇〇前—六八〇八年前)



浙江錢山漾出土的絹片及其放大(五千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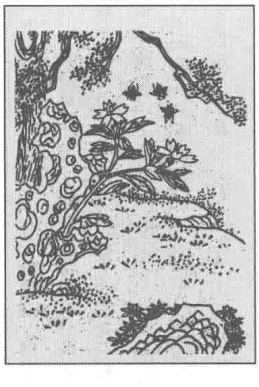
蛄蜣，蜣蜋



蠩，螬桑



莫貙，蟷蜋，蜂



强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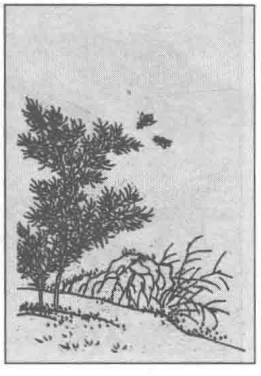
木蠹



蠖，蚇蠖



蜃蛤，桑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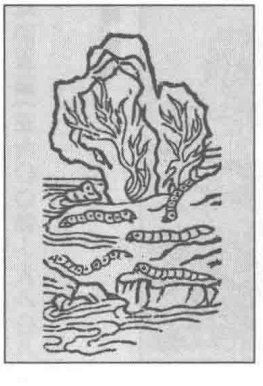
熒火，即炤



蠓蟘，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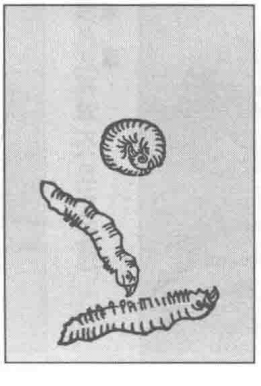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二《蟲魚部下品》 石蠶，【略】一名沙蝨，生江漢池澤，陶隱居云：李云江左無識此者，謂爲草根。其實類蟲，形如老蠶，生附石傖，助庚切。人得而食之。味鹹而微辛，李之所言有理，但江漢非傖地爾。大都應是生氣物，猶如海中蠣蛤輩附石生，不動，亦皆活物也。

常州石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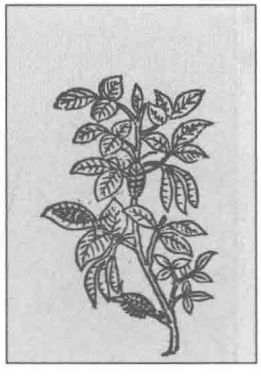
又 蠐螬，【略】一名蟦扶文切。蠐，一名墾音肥。齊，一名敦齊，生河内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取無時，反行者良。

蠐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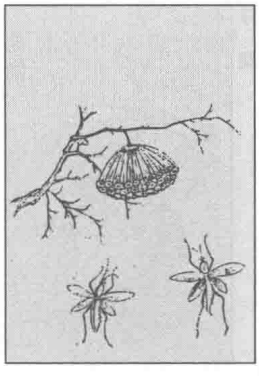


又 斑猫，【略】一名龍尾，生河東川谷，【略】馬刀爲之，使畏巴豆丹參空青惡膚青。陶隱居云：豆花時取之。甲上黄黑斑，色如巴豆，大者是也。臣禹錫等謹按：蜀本《圖經》云：七月八月大豆葉上甲蟲，長五六分，黄斑文烏腹者，今所在有之。吴氏云：斑猫一名斑蚝，音剌。一名龍蚝，一名斑菌，一名胥髮，一名盤蚤，一名晏青。【略】《圖經》曰：斑猫生河東川谷，今處處有之，七月八月大豆盛時此蟲多在葉上，長五六分，甲上黄黑斑文，烏腹尖喙，如巴豆大。

斑貓



黃蜂蜂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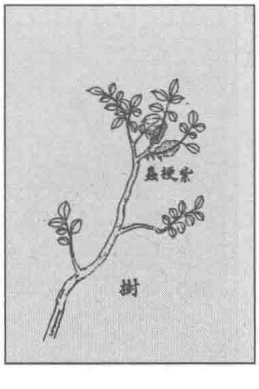
獨脚蜂



蟲白蠟



紫鉚



五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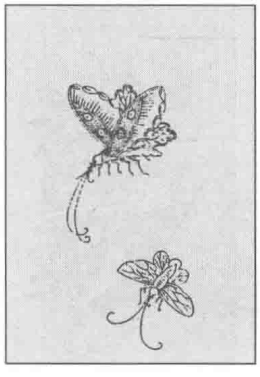
九香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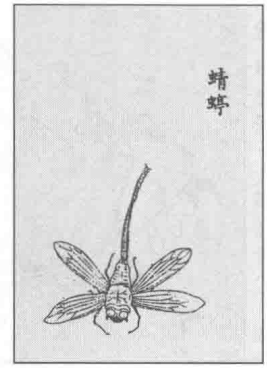
青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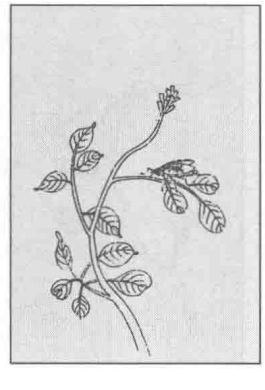
蛺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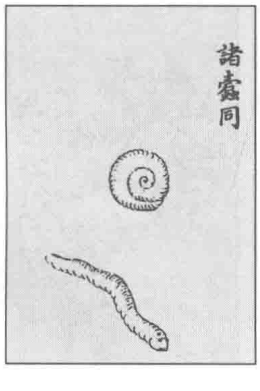
蜻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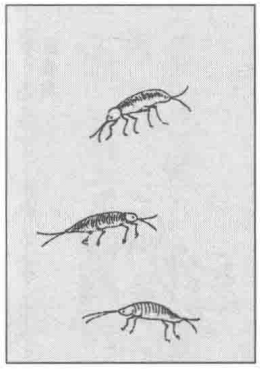


芫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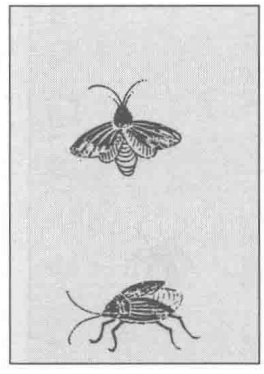


蠐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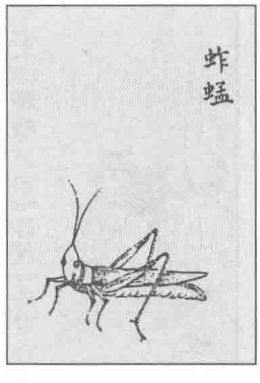
衣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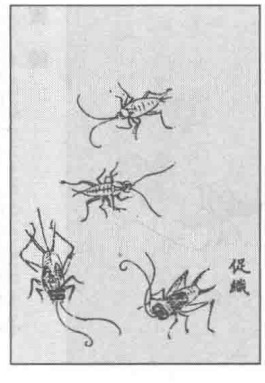
蜉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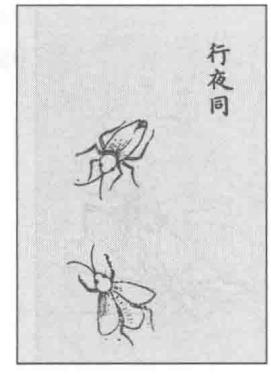
蚱蟬



蟲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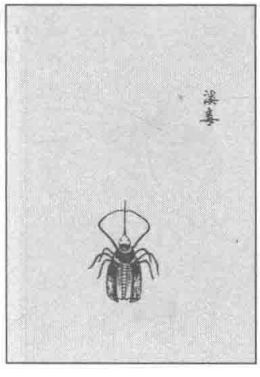
竈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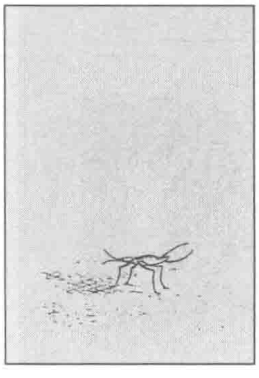
蜚蠊



蜣蜋



射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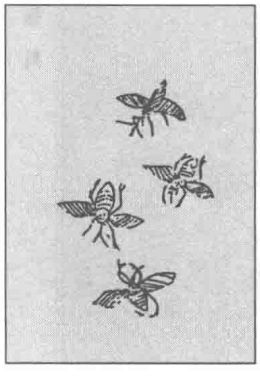


水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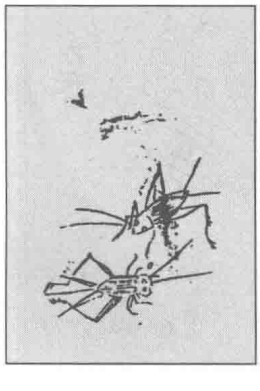


伏翼

清・陳淏子輯《秘傳花鏡》卷五《養昆蟲法》 昆蟲至微之物，何煩筆墨。然而花開葉底，若非蝶舞蜂忙，終鮮生趣。至於反舌無聲，秋風簫瑟之際，若無蠅噪夕陽，鞏吟曉夜，園林寂寞，秋興何來。姑存數種於卷末，良有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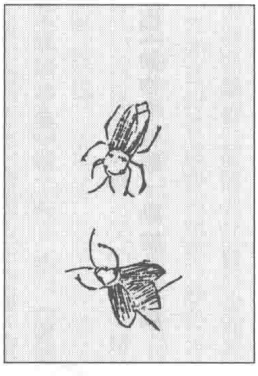


蜜蜂



促織

紡績娘



六足動物Hexapoda分部

題解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卷一一 蜻蛉謂之蜻蛚。【注】六足四翼蟲也。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有足謂之蟲。

蟲有無足？即有足，無四足者。

無足謂之豸。

所謂無足，非無足也，無蟲足也。豸以有豸肉食，即如蟲六足甚矣。董仲舒曰：傅之翼者兩其足。

清・張玉書、陳廷敬《康熙字典》卷二六 螫：《集韻》蒲結切，音蹩。螫蜉，蟲名，蟻也。又匹蔑切，音撇。義同。又必結切，音彆。《博雅》：蛺蝶螫蛈。又《玉篇》：珠螫也。郭璞《江賦》：頳螫胠躍而吐璣。注：《山海經》曰：珠螫之魚，其狀如胠而有目，六足。

清・王本祥《科學世界・說蚤》 鳥啼花發，百卉吐芬。芳春乍去，炎夏方殷。淺草蒙茸之間，家屋奧幽之地，莫不有六足蟲棲息繁（延）〔衍〕於其間。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昆蟲部第四》 昆蟲之生，不知其凡幾也。生於土石，生於水火，生於草木，生於穀蔬，生於菌穢，地以形用，形之所成無不育也。生於嘆，生於濕，生於雨雷，生於風霧，天以氣運，氣之所偏無不化也。解飛者靈，能走者蠢，猶禽獸也。飛者之形，有首、有胸、有腹，三才之象也。有口、有目、有鼻而無耳，物之口橫而蟲口豎，兩牙相對，用以嚙也，物之口方而蟲口圓，如管中，空用以吸也，目無裏而有光，以光印光也。無鼻形而有竅，蝶之趨香，蠅蜣之逐臭，醯鷄之赴酸，以是知其有竅也。與以聲而不知避，以是知其無耳也。《洛書》之言曰：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蟲得四隅之雜氣，故四羽而六足者居多。

清・李元《蠕範》 蛂，蟛也，蟥蚚也，吉丁也，金龜子也，金花蟲也，緑金蟬也。五六月生蔓草上，大如虎豆，四足二角，其鳴以翼，背有緑翅在甲下，其甲硬如龜殼，色如貼金，行必成雙，死則金滅。

清・史鳴皋等纂《梧州府志》 岑溪又有籬根草土名錢鑿草，狀似車前而葉稍尖，根有毒蟲，青色長二寸許，六足，無頭尾，人誤食之必死，土人呼十二。湖廣因舊有楚人十二客岑溪食此同斃，因名。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八《動物學分類綱領・圜節動物・一節統論圜節物》 圜節蟲類動物，率有首胸腹三段體，足有三對，呼吸俱賴氣管，無行血迴血之正式管，初生不久，率皆有脫殼變化，且俱生翅，無脊骨之諸動物內，惟圜節物飛行。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述《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 昆蟲者，具六肢蟲類之總稱也。爲肢節動物之一類，其種族之繁碎，非諸生物所能及。

又 脚凡六本，分列胸三部，前胸者稱前肢，中胸者稱中肢，後胸者稱後肢。

綜述

跳蟲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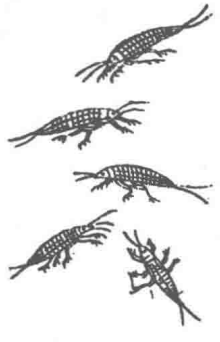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八《動物分類綱領・圜節動物》 一百八十六圖濕蟲即是，喜深藏石下，或浮於死水面，亦或在經久不化雪之冷地。



第一百八十六圖　尾足濕蟲

衣魚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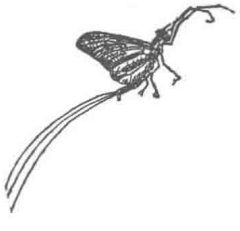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二《蟲魚部下品》　衣魚，【略】一名白魚，一名蟫，音談，生咸陽平澤。陶隱居云：衣中乃有而不可常得，多在書中，亦可用小兒淋閉，以摩臍及小腹，即溺通也。臣禹錫等謹按《藥性論》云：衣中白魚，使有毒，利小便。《圖經》曰：衣魚生咸陽平澤，今處處有之，衣中乃少，而多在書卷中。《爾雅》所謂蟫，潭、尋二音。白魚。郭璞云：衣書中蟲，一名蛸，音丙，魚是也。段成式云：【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爲白魚，因知《列子》朽瓜爲魚之言不虛也。【略】《衍義》曰：衣魚多在故書中，久不動帛中或有之，不若故紙中多也。身有厚粉，手搯之則落，亦嚙毳衣，用處亦少。其形稍似魚，其尾又分二歧，世用以滅瘢痕。



衣魚

蜉蝣類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動物分類綱領・圜節動物》



第一百八十五圖　蜉蝣

蜻蜓類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虹蜺、負勞。【注】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梨所未聞。【疏】虹蜺、負勞。即蜻蛉，六足四翼蟲也，一名虹蜺，一名負勞。江東呼狐梨，《方言》云：蜻蛉謂之蜻蛉，淮南人又呼蠐螬。音康伊。《字林》云：一名桑根。陶注《本草》云：一名蜻蜓。是也。

《戰國策》（元・吳師道校注）卷五　蜻蛉乎，蟲一名葉根。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畜宝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卷一一　蜻蛉謂之蜻蛉，六足四翼蟲也。音靈，江東名爲狐黎，淮南人呼蠐螬。螬音康，蜌音伊。

南朝梁・顧野王《重修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　蜻：疾性切，蝍也，蟬也。又子盈切。又蜻蛉，六足四翼。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蜻蜓》　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蚤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尾端亭午則亭名之曰蜓。以此字或作蜓、廷，亦直也。一名蜻蛉。《方言》曰：蜻蛉謂之蜻蛉，淮南又呼蠐螬。亦曰蠦也。《造化權輿》曰：水蠆爲蠦。《字説》云：蛉，蜻蜓也，動止常廷，故又謂之蛉，令出於廷者也。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二二《蟲魚部下品》　蜻音青蛉音零微寒，强陰，止精。陶隱居云：此有五六種，今用青色，大眼者一名諸乘，俗呼胡蜋，道家用以上精眼，可化爲青珠，其餘黄細及黑者不入藥用，一名蜻蜓。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蜻蜓六足四翼，好飛溪渠側。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蜻蛉  子盈切，又音青。  郎丁切。蜻蛉出目馬吻，六足四翼，飛空而卵於水，爲水蠆，水蠆化而爲蜻蛉，亦曰蜻蜓、星蜓。蜓，特丁切。《呂氏春秋》曰：海上有好蜻者。高誘曰：蜻蜓也一名白宿。《爾雅》曰：虹蜺，負勞。釋曰：負勞，蜻蜓也，江東呼狐梨。《方言》曰：蜻蛉謂之蜻蛉，淮南人又呼螬蜌。《字林》云：一名桑根。《説文》曰：蛉，蜻蛉也，一名桑根，又名蟌。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蛉：離呈切，音零，《説文》蜻蛉也，或名蜻虰，《爾雅》虹蜺，負勞即蜻蛉別名。翼薄輕如蟬，露目短頸長腰，身緑色，雌者腰間色碧，晝取蚊蚤食，遇雨集水上款款飛，俗呼爲

紗羊。《字林》云：一名桑根，一名白宿。崔豹《古今注》：大而色青者曰蜻蜓，小而黃者江東名胡黎，淮南名蠊蜉，鄱陽名江雞，小而赤者曰赤卒，曰絳騶，曰赤衣使者，曰赤弁丈人，大如玄紺者遼海名紺蠽，亦名天雞，陶弘景曰青色大眼者名諸乘。俗呼胡黎者入藥，寇宗奭曰一種最大者汴人呼爲馬大頭。《方言》：蜻蜓謂之蜻蛉。注：六足四翼蟲。又《方言》蜻蜊指蟋蟀，言非蜻蛉。《詩類考》：蟋蟀一名蜻蜓，誤也。

清・張玉書、陳廷敬《康熙字典》卷二六 蜻：《唐韻》、《正韻》子盈切，《集韻》、《韻會》咨盈切，並音精。《說文》：蜻蜊也。《詩・唐風・蟋蟀疏》：一名蜻蜊。張載詩：俯聞蜻蜊吟。詳蟋蟀字注。又《集韻》：疾正切，音淨，蟬屬。《玉篇》：蝨也。揚子《方言》：蟬有文者謂之蜻蜻。郭注即蝨也。詳蝨字注。又此靜切，音請。慈盈切，音情，義丛同。又《廣韻》：倉經切，音青，蜻蜓蟲。揚子《方言》：蜻蛉謂之蜋蛉。《埤雅》：蜋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蚋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一名蜻蛉。《古今注》：有青、赤、黃三種，青而大者曰青亭，小而黃者曰胡黎，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亦曰赤弁丈人，總曰蜻蛉。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 莫貉、蟷蜋、蜂、虰蛵、負勞。貉音鶴，蜂音牟，虰音丁，蛵音馨。此亦雜釋蟲也。注曰：莫貉一名蟷蜋，又名蜂，有斧蟲也，江東呼爲石蜋。虰蛵一名負勞，或曰即蜻蛉也，江東爲狐黎。疏曰：莫貉名螳蜋，即上不過也，捕蟬而食，有臂若斧，《莊子》云螳蜋怒臂以當車轍，是也。虰蛵即蜻蛉，六足四翼蟲也。《方言》云：蜻蛉淮南人又呼蠊蜉。《字林》云：一名桑根。陶注《本草》云：一名蜻蜓。

清・張英、王士禎編《淵鑑類函》卷四四七《蜻蜓三》 增飲露。《埤雅》：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蚋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尾端亭午則停，名之曰蜻，以此。

清・鍾元棣修《崖州志》卷四《昆蟲類》 蜻蜓一名蜻蛉。《埤雅》云：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蚋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俗名螃蜊。

清・李元《蠕範》 蜻蜓，【略】蝶蠈六足，蟹僊八足，蚯蠃十二足，蜒蚓三十足，蚿百足。

又 蜻蜓，蠑也，蜻蛉也，青亭也，蜻虰也，虰蛵也，蜓蜓也，蜻蛉也，蒼蟥也，負勞也，紗羊也，桑捲也，桑根也，白宿也。六足四翼，翼薄於蟬，露目短項長腰，遇雨則集水上款款而飛，亭午則停。其以尾點水，即以生卵，卵爲水蠆，蠆化蜻蜓。嘗逐蚊蚋食之，無所食則自食其尾，尾盡而死。其種類曰蠊蜎，康伊也，胡離也，狐犁也，江雞也。小而黃色曰蜻蜓，諸乘也，蝴蜨也。馬大頭也。大而色青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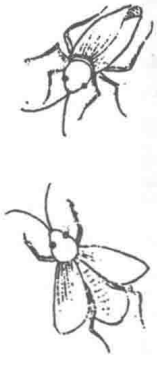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釋蟲第十五》 虰蛵、負勞。【注】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梨，所未聞。【正義】虰蛵一名負勞，郭氏引舊說以爲即蜻蛉也。《淮南・齊俗訓》云：水蠆爲蟌蔥。高誘注云：青蛉也。《說林訓》云：水蠆爲蠑。注云：水蠆爲蠑。蠑，青蜓也。案：蜻蜓生於水中，多飛水上，羅願謂附物施卵，仍爲水蠆也。【注】江東至未聞。【正義】《方言》云：蜻蛉謂之蜋蛉。郭氏彼注云：六足四翼蟲也，江東名爲狐梨，淮南呼蠊蜉。《釋文》引《字林》云：蜻蜓一名桑根。高誘《呂覽注》云：蜻蜓細腰四翅，一名白宿，皆異名也。郭引舊說，仍疑未能定，故云未聞。

清・謝鳴謙等纂《辰州府志・蟲之屬》 蜻蜓有白宿、青亭、赤弁、虰蛵、負勞、蜻蛉、蠊蜉諸名，有青、黃、赤、黑諸色，六足四翼，輕薄如蟬。杜甫詩：點水蜻蜓款款飛。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 蜻蜓，《名醫別録》作蜻蛉，《爾雅》虰蛵、負勞，郭注或曰即勞蛉也，江東呼狐梨。《方言》云：蜻蛉謂之蟬蛉，淮南人又呼蠊蜉，土名羊郎。有紅、黑、斑各色，四翼六足，翼薄如紗，大頭，露眼，嚲尾，長腰。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動物分類綱領・圜節動物》 圜節動物中有等飛蟲，以諸氣管代肺通氣，乃遍滿周身，如【略】蜻蜓【略】等，身形不同他動物，全體分成三段，首一、胷一、腹一，股恒爲三對，外復有翅，所謂圜節類之一也。

蜚蠊類


蜚蠊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清・金念祖、黄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 地鼈本名蠏，長寸許，深灰色，棲息濕地，頭小，六足，捕之則團其體如豆，可供藥用。

清・方旭《蟲薈》卷三 蠏蟲，《埤雅》：蠏蟲逢申日則過街，又名過街蟲。《本草綱目》：蠏蟲一名地鼈，一名土鼈，一名地蜱蟲，一名簸箕蟲，一名蚵蛂蟲，處處有之，與燈蛾爲牝牡。旭按：此物多生濕地，狀頗類鼈，前狹而後闊，背有横文，蹙起頭小，六足生腹下，又名蚌虎，以其氣能禁蚌蠹也。

直翅類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蠶，咨盈切，蟲名，《説文》蜻蜓也，或从精、蜻。又慈盈切，蟲名，如蟬而小。又倉經切，蜻蛉蟲名，蜻蛉也，六足四翼。又此静切。又疾正切，蟬屬。文二，重音四。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蠹 馬 蟲 蟲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螽，蝗屬，螽斯、斯螽皆謂此。斯，語詞也。身長寸餘，色灰褐，首股斑文如玳瑁，四羽六足，後二股長而瀝，摩羽作聲，故曰動股，子如稻米，色純黄，以尾穴地，生子土中，深三四寸，次年出土，常數十也，故《詩》取以喻子孫之盛。

又 碩鼠即鼫鼠。《古今注》：螻蛄也，方首、短翅、六足，前二足如鼢鼠，故以鼠名，其前身澀，後身滑，以羽鳴。

清・李元《蠕範》卷八《名物第十五》 鴟掇，竈馬也，竈雞也。狀如促織而稍大，灰色，六足，無翼，長尾，易死，好穴竈，其聲清微，如曰織織，《列子》謂胡蝶所化。

清・宋驥纂《太平府志・物産》 螻蛄，《本草》作螻蝈，《月令》作螻蟈，今俗呼土狗，《荀子》梧鼠五技而窮，一以爲鼫鼠，短翅，能飛，六足，前二足甚健，穴土最捷。

竹節蟲類

清・鍾元棣修《崖州志》卷四《昆蟲類》 竹節虫有緑、枯二種，身長三寸，小如草管，具有六足，小而長，視之如竹節，混草中不能辨，牛誤食立脹死，用蓖麻油解之，效。

清・唐宗洛等纂《順寧府志・食貨志・物産・鱗蟲之屬》 斷腸草【略】桂馥《札樸》：順甯有蟲，名斷腸草，馬悞食則腸斷而斃。形如枯草，長三四寸，六足，前兩足能直出，相並在草木上終日不動，驅之不去，剪其首，出藍汗，亦不仆，汁盡乃死。

螳螂類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釋蟲第十五》 莫貂、蟷蜋、蜂。【注】蟷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説此義亦不了。【正義】上文云：不過蟷蠰，此又廣其名也。蟷蠰一名莫貂，又名蟷蜋，又名蜂，詳見上文。【注】蟷蜋至不了。【正義】蟷蜋，有斧蟲者。高誘《淮南注》云：蟷蜋世謂之天馬，一名齕朧，兗、豫謂之巨斧也。螳蜋有臂如斧，故又謂之巨斧。《莊子・人間世》云：女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不勝任也。《韓詩外傳》云：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螳蜋二臂四足，其搏輪者臂也。

清・李元《蠕範》 螳螂，虰也，蜂也，髦也，髡也，羋七也，數常也，蟷蠰也，蝕肰也，食庬也，蛞娘也，石螂也，羋羋也，莫貂也，不遇也，天馬也，馬敫也，工蚁也，蜛蚁也，拒斧也，斫父也，齕肱也。其子則螵蛸也，蜂蛸也，蠭蟭也，冒焦也，致神也，鳥洟也，野狐鼻涕也。驤首奮臂，修頸大腹，二手四足，善緣而捷，以鬚代鼻，專食生蟲。

清・張文虎等纂《南匯縣志》 螳螂頭小，眼大，胸細，腹粗，四翅直，二臂，四足，喜捕蟬，見人則舉臂作抵禦狀。子著桑上名桑螵蛸，入藥。

清・宋驥纂《太平府志・物産》 螳蜋，《爾雅》作不過，又莫貂，又螳蠰，其子蜂蛸。《本草》作螳蜋，俗稱刀蜋。驤首，奮臂，修頸，大腹，二手，四足，形如斧，捕蟬甚捷。秋乳子作房，着樹即螵蛸。《本草》：以桑爲良。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 螳螂，《爾雅》不過、蟷蠰。郭注：蟷蠰，螗

螂別名。邢疏：不過，一名蟷蠰，一名螳螂，螵蛸母也。《本草經》：螳蜋，桑螵蛸。《別録》曰：桑螵蛸生桑枝上，螳蜋子也。驤首，修頸，身長，腹大，前二足甚長，後四足短，善緣而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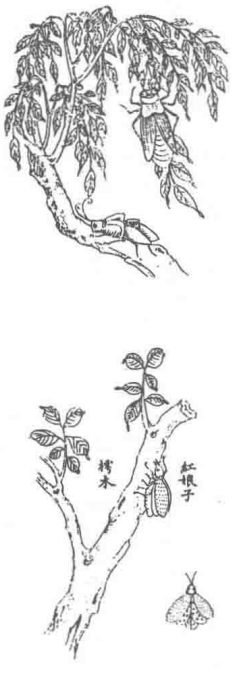
蟬類

明・盧之頤《本草乘雅半偈》卷四　蚱蟬氣味鹹，甘寒，無毒，主小兒驚癇、夜啼、癲病、寒熱。

蠡曰：夏月始生，自螬蟧、腹蜎轉相變化，乘昏夜出土中，折裂殼背而出，亦有蜣蜋轉丸化生者，形大而黑，方首、廣額、兩翼、六足，其鳴以脇，吸風飲露，溺而不糞，三十日而死也。古人多食之，夜以火取，謂之耀蟬。古人用身，令人用蛻，大抵臟腑經絡宜用身，皮膚瘡瘍宜用蛻，物各從其類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蚱蟬　　楀雞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螗，馬蜩也，蟬之大者，故名。色黑如漆，間有紫斑，方首、【略】四羽、六足，脇下有竅，鼓之作聲，其喙如針，垂貼胸前，入木皮吸液而飽，非不食也。雌不能鳴，曰啞蟬。

又　楀雞，小蟲，黑身，白首，身有小白斑，動之則六足拳屈若死。惟生楀上，故曰楀雞，非莎雞也。

清・謝鳴謙等纂《辰州府志・蟲之屬》　蟬有蜋蜩、螗蜩、鳴蚻、寒蜩、寒蟬、蠮蛄、寒蜜、瘖蟬諸名，皆自螬蠐腹蜎變而爲蟬，亦有轉丸化成者。方首、廣額、兩翼、六足，以脇而鳴，吸風飲露。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　蟬，《説文》：蟬，以旁鳴者。土名催禾蟲，方首、廣額、兩翼、六足，頭身皆有金彩，大如拇指，以脇鳴。靖蟬別有小者，聲尤清厲。

清・李元《蠕範》　蟬，蠽也，蜘蟟也，蠙母也，寧母也，仙蟲也，社樂也，音樂也，齊女也，玉女也，青林樂也。方首、廣額、兩翼、六足、無口，善鳴，飲而不食，溺而不糞，乘昏夜出土，升高背坼而出，三十日而蛻，謂之枯蟬，又名復育、金牛。

又　楀雞，楀鳩也，鷓雞也，紅娘子也，灰花鵝也。似蠽蛾，腹大，頭方而扁，六足微黑，翅兩重，外灰内紅，雄者五色畢具，雌者青黑質白斑。

清・方旭《蟲薈》卷三　馬蟬，《正字通》：大而色黑，鳴聲壯者曰馬蟬。旭按：此即《爾雅》之馬蜩也，一名蝒，《本草》名蚱蟬，又名齊女，四五月有之，俗名蜘蟟。其狀方首、廣額、大腹、六足、兩翼，翼薄如蜻蛉，飲而不食，其聲直而長。

半翅類

清・李元《蠕範》　蜮，水弩也，水虎也，水狐也，短狐也，射工也，射影也，抱槍也，鬼彈也，溪鬼也，溪毒也。似蟬，亦似蜣螂，長二三寸，廣寸許，形扁，前闊後狹，闊頭，尖喙，喙有二骨，有六足，二足在喙，大而一爪，四足在腹，小而歧爪，腹軟，背硬如鼈甲，六七月甲下有翅，能飛，作鉍鉍聲。

清・方旭《蟲薈》卷三　蜮，《山堂肆考》：蜮一名水鏡。《正字通》：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一名水弩，一名抱槍，一名含沙，一名短狐，一名水狐，一名溪鬼蟲。【略】《公餘雜志》：射工出南方有溪毒處，長二三寸，闊寸許，形扁，前寬後窄，腹軟背硬，如蟬，又如鼈，六七月甲下有翅，能飛，作鉍鉍聲，大頭，尖嘴，嘴上有角如爪，長一寸，六足如蟹螯，兩足在嘴下，大而一爪，四足在腹下，小而雙爪，口有弩形，以氣射人影。

蠼螋類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蠼螋，《拾遺》：音瞿搜。藏器曰：狀如小蜈蚣，色青黑，長足，能溺人影，令人發瘡如熱痱，而大若遶腰匝不可療，山中者溺毒更猛，惟扁豆葉傅之即瘥，諸方大有治法。時珍曰：蠼螋喜伏氈氀之下，故得此名，或作蛷螋。按：《周禮》赤发氏，凡隙屋除其貍蟲，蛷螋之屬，乃求而搜之也。其蟲隱居牆壁及器物下，長不及寸，狀如小蜈蚣，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又有歧，能夾人物，俗名搜夾子，其溺射人影，令人生瘡，身作寒熱。

清・李元《蠕範》 蚩，蠼螋也，蛄螋也，蠷蛄也，蛄蟟也，搜夾子也。似蜈蚣而小，長不及寸，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有歧，能夾取人物，嘗隱牆壁器物之下，以溺射影，令人生瘡如熱痱，繞腰匝則死。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 搜夾子，按：《本草拾遺》蠼螋。李時珍注云：其蟲隱居牆壁及器物下，俗名搜夾子。而陳藏器、李時珍皆謂狀如小蜈蚣。時珍又謂尾歧，能夾人物。【略】多生人家。大如拇指，長約寸許，頭身俱扁，吻有二鬚，六足，兩翅，尾有歧，其色黃赤，間有白色者。

清・方旭《蟲薈》卷三 蛄蟟，古人謂之蠼蟟。李時珍曰蠼蟟，一名搜夾子，亦誤。搜夾子狀類小蜈蚣，黑色，皮甚堅硬，六足，尾後有針長寸許，兩螯遇物則以螯夾之，亦能夾人，多生墻脚下磚縫中。

蝨類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人蝨。《拾遺》。【釋名】虱，時珍曰：蝨從虱，從蟲，卂音迅，蟲音昆，蝨行迅疾而昆繁，故也俗作虱。

【集解】慎微曰，按：《西陽雜俎》云，人將死蝨離身，或云，取病人蝨於床前可卜病，如蝨行向病者必死也，荆州張典兵曾捫得兩頭蝨也。時珍曰：人物皆有蝨，但形各不同，始由氣化，而後乃遺卵出蟣也。《草木子》言：其六足行必向北。《抱朴子》云：頭蝨黑，著身而白，身蝨白著頭變黑，所漸然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蝨 山責切，音瑟，衣襦中蟲。又《抱朴子》曰：頭蝨黑，著身變白，身蝨白，著頭變黑，所漸肰也。《西陽雜俎》：嶺南人有病，以蝨卜之，向身爲吉，背身爲凶。又《草木子》曰：蝨六足，行必向北。《漢書・項籍傳》：搏牛之蟲不可以破蟣蝨。

清・胡煦《周易函書別集》卷一五 腐談云：蝨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行必北首。

清・李元《蠕範》 蝨有九種，曰衣蝨，人蝨也，丹鴻也，琵琶蟲也。生衣襦中，長身，六足，行必向北。在身者色白，在頭者色黑，人將死則蝨離身。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蝨一名蟣，見《南楚新聞》。或呼爲琵琶蟲。其子曰蟣，頭蝨黑，身蝨白，皆六足。

清・方旭《蟲薈》卷三 蝨，《潛確類書》：蝨一名丹鴻。《抱朴子》：頭蝨黑，着身變白，身蝨白，着頭變黑。旭按：蝨，六足。

脈翅類

清・魯琪光纂《建昌府志・物産・蟲之屬》 陷穽蟲，六足，似蠅虎。沙中作窩陷蟻，食之。

〔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脉翅類》 脉翅類多益蟲，爲完全變態，凡草蜻蛉等皆此屬。翅爲膜質，柔軟而有網形細密之脉。作屋斜者，觸角長而爲連鎖狀。眼兼具複眼及單眼。有五跗節。腹部皆長細，類蜻蛉。幼蟲棲陸上。皆具六脚，爲食肉性。

又 脉翅類多益蟲，爲完全變態，凡駱駝蟲等皆此屬。翅爲膜質，柔軟而有網形細密之脉。【略】觸角長而爲連鎖狀。【略】具複眼。【略】有五跗節。腹部皆長細，類蜻蛉。幼蟲棲陸上。皆具六脚，概爲食肉性。

步甲類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八 予同院宇文獻云：吉州有異蟲，長三寸餘，六足，見蚓必齧爲兩段，纔斷各化爲異蟲，相似無別。

龍蝨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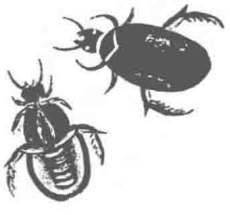
明・陳應賓、閔文振纂修，陳袞序《福寧州志》 龍蝨似蝤蛑而小，兩翅，六足，黑色，秋月暴風起從海上飛來集池塘間，因撈取之，醃可下酒。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 龍虱出閩海，似蝤蛑而小，黑色，兩翅，六足，秋月暴風起，從海上飛來，落水田或池塘，海濱人撈取，油鹽製藏珍之。

清・魯曾煜、施廷樞等纂《福州府志》 龍蝨，似蝤蛑而小，黑色，兩翅六足，秋月暴風起從海上飛來，落水田或池塘，海濱人撈取油鹽製藏珍之。按：龍蝨類水蟲，但來自海外，與出自水中者異耳。

清・李拔等修纂《福寧府志・貢賦志・藥屬》 龍風似蝤蛑而小，兩翅，六足，黑色，秋月暴風起從海上飛來，集池塘間，因撈取之，醃可下酒。

清・李元《蠕範》 龍蝨似蝤蛑而小，黑色，兩翅，六足。劈殼食之，小有食味，秋月暴風，自海上飛。



清・聶璜《海錯圖・龍蝨》第二册　謝若愚曰：龍蝨鴨食之則不卵，故能化痰。按：龍蝨狀如蜣螂，赭黑色，六足兩翅而有鬚，本海濱飛虫也。【略】此物遇風雷霖雨則墮於田間，故曰龍蝨。

龍蝨贊：霧欝雲蒸，龍鱗生蝨。風伯雨師，空中探出。

金龜子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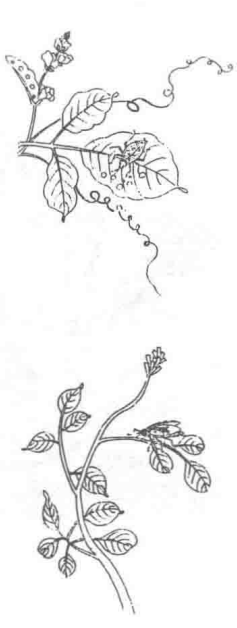
宋・唐愼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二二《蟲魚部下品》　蜣蜋，【略】一名蛣音詰。蜣。音羌。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　蜣蜋，二。《爾雅》：蛣蜣、蜣蜋。郭注：黑甲蟲，啖糞土。《説文》：蜣渠。蜣，一曰天社。《廣雅》：天社，蜣蜋也。土名牛屎蟲，又名背屎蟲，曰大牛屎蟲，身黑而光，有角，翅在甲下，六足，以土包糞，轉而成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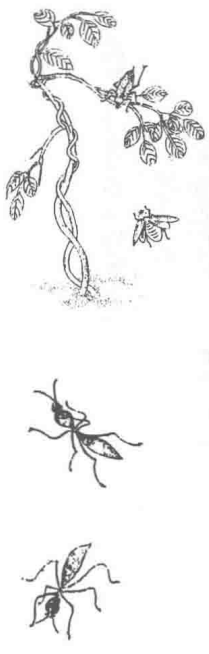
芫菁類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斑蝥　芫青



葛上亭長　地膽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　斑蝥，土名放屁蟲，身扁而圓，大如指，頭二鬚，六足，能飛，色黑。亦有身較長而黄黑斑文者，人獲之，尾後臭氣射出不可聞。

清・方旭《蟲薈》卷三　斑貓，《本草綱目》：斑貓即斑蝥也，又名斑蚱，又名龍蚱。吴普《本草》：名斑菌，又名胥髮，又名晏青。旭按：此物處處有之，其狀頗類蟬而大，如巴豆，尖喙、六足、黑甲，有黄畫，人若捕之，則尾後射出惡氣，臭不可聞，或説牛誤食之亦脹死。

螢　類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螢　火



清・張英、王士禎編《淵鑑類函》卷四四七《螢一》　【原】《爾雅》曰：螢火，即照也。《廣雅》曰：景天、螢火，燐也。《吕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照，一名熠燿，一名救火，一名景天，一名據火，一名挾火。崔豹《古今注》曰：螢火一名輝夜，一名景天，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爲之，食蚊蚋也。【略】《拾遺記》曰：王梁有螢火，大如蜂，聲如雀，【略】六足，五色。

清・方旭《蟲薈》卷三　螢，《格致鏡原》：螢，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即螢火也，一名燐，一名耀夜，一名輝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丹鳥，一名宵燭，一名夜光，一名夜炤，一名即炤，一名救火，一名據火，一名挾火。【略】《拾遺記》：岱輿山有螢火，大如蜂，音如雀，【略】六足，五色。

天牛類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



蜉蝣，渠略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天牛。《綱目》**【釋名】**天水牛、《綱目》。八角兒，同上。一角者名獨角仙。時珍曰：此蟲有黑角如八字，似水牛角，故名，亦有一角者。

【集解】藏器注：蠐螬云蝎蠹，在朽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口黑，身長，足短，節慢，無毛，至春雨後化爲天牛，兩角狀如水牛，亦有一角者，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遠。時珍曰：天牛處處有之，大如蟬，黑甲光如漆，甲上有黃白點，甲下有翅能飛，目前有二黑角甚長，前向如水牛角能動，其喙黑而扁，如鉗甚利，亦似蜣蜋，六足在腹，乃諸樹蠹蟲所化也，夏月有之，出則主雨。按《爾雅》：蠰，蠭桑也。

清・李元《蠕範》　蠰，蠭桑也，蠭髮也，山羊也。大如蟬，甲光如漆，甲下有翅能飛，喙黑如鉗，六足在腹，角有白點，喜蠭桑，孔入其中，夏出則雨，有角如八字者名八角兒，有一角者名獨角僊。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　小牛屎蟲，**【略】**身較狹長，角亦較長，翅上甲面，有黃白點。《本草綱目・天牛下》云：大如蟬，黑甲光如漆，甲上有黃白點，甲下有翅，能飛，前有二黑角甚長能動，喙黑而扁，如鉗甚利，六足在腹，夏月有之，出則主雨。陳藏器注《本草經・蠐螬》下云：蝤蠐至春雨後化爲天牛。按：以小牛屎蟲形狀核之，蓋即天牛，實爲蝤蠐所化也。

清・方旭《蟲薈》卷三　天牛，《正字通》：天牛即天水牛，有角如八字，又名八角兒。旭按：此物長寸許，甲光如漆，下有翅能飛，頭有二角向前如水牛，喙黑而扁，六足，夏秋間有之，雨後則出，又名桑羊。

葉甲類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金龜。時珍曰：此亦吉丁之類，媚藥也，大如刀豆，頭面似鬼，其甲黑硬如龜狀，四足二角，身首皆如泥，金裝成蓋，亦蠹蟲所化者。段公路《北户録》云：金龜子，甲蟲也，山嶺南五六月生草蔓上。大如榆莢，背如金貼，行則成雙，死則金色隨滅，故以養粉，令人有媚也。竺法真《羅浮山疏》云：山有金花蟲，大如斑蝥，文采如金，形似龜，可養玩數日。宋祁《益部記》云：利州山中有金蟲，其體如蜂，緑色光若泥金，俚人取作婦女釵鐶之飾。鄭樵《通志》云：《爾雅》跋、蟥，蚌也，甲蟲，大如虎，豆緑色，似金。四書所載皆一物也，南土諸山中亦時有之。

又《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青蚨　南海

石蠶類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脉翅類》　學者常入石蠶於此類。石蠶之幼蟲住水中，以草片或細石造圓筒狀，入其内，步行水底。凡六肢，食小蟲、稚魚或其死體。既成蟲，腹部極柔弱，插竹片，亦以綿充塞，或特設毛翅類。

蝶蛾類

唐・段公路《北户録》卷一《蛺蝶枝》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峽即富州界也。維舟飯水手覩嵓側有一木五綵，初謂丹青之樹。《武陵記》：辰州嵩溪有丹青樹，直。上可籠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葉圓如華。蓋玉屑云：按在辰陽縣也。因命童僕採之，頃獲一枝，尚綴嫩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縷者，金眼丁香眼者，紫斑眼黑花者，黄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沈佺期賦云，二角六足，蠕腹狀蛾脉紺縷，以立翅點赬珠，以緘窠也。愚因登岸視之，乃木葉化焉，是知蝶生江南甘橘樹中。《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江東人謂之撻末，其大黑色或青斑者，名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是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蟲部》 蛺：古協切，音劫。蛺蝶粉翅長喙，卵草木上爲蟲，食草木。《古今注》：蛺蝶江東人呼撻末。沈佺期賦云：二角，六足，蠕腹，狀蛾，脉紺縷，以玄翅點赬珠，以緘窠。互見後蝶注。

明・鄭慶雲、辛紹佐纂《延平府志》 蝴蝶粉翅，長喙，【略】二角，六足，蠕腹，狀蛾。

清・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四〇 小鳳凰，明陳恭尹《羅浮蝴蝶歌》：羅浮大蝴蝶，言是小鳳凰；六足盤胸間，四翅交文章；脩眉若楊葉，繡腹如垂囊，仙人愛文采，挾之游帝旁。

清・李元《蠕範》 蝶，蠻也，胥也，蝴蝶也，蝀蝶也，蛺蝶也，蛺蜨也，螫蛈也，風蝶也，鬼車也，春駒也，野蛾也，撻末也，玉腰奴也。二角六足，長喙，食草木，四翅有粉，好嗅花，以鬚代鼻，其交以鼻，交則粉退，大爲蝶，小爲蛾。

天蛾類

清・黄世祚、金念祖纂《嘉定縣續志》卷五《物産・蟲之屬》 蜜狗，害蟲，亦名蜜虎。首鋭，體圓，六足，有兩翼如蜂翅，爲鳳仙花蠹所化，喜食蜜，養蜂者忌之，可供藥用。

雙翅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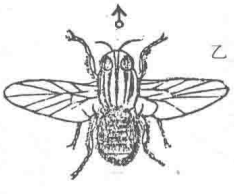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蒼蠅色蒼黑，故名。六足，兩翼，其聲在翼，天將雨則群飛，聲薨薨也，其大者曰麻蠅。

〔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動物分類綱領・圜節動物》



第一百九十五圖 蠅長鼻式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



乙：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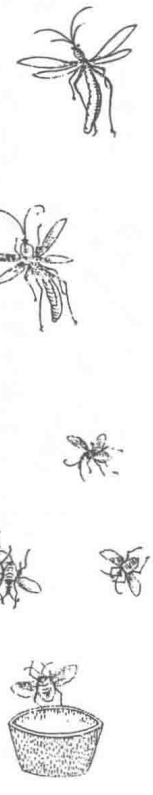
蚤類

清・王本祥《科學世界・説蚤》 蚤之形體，乍觀之雖似無翅，然窺以顯微鏡，則其胸部有鱗片之翅四，足有六本，長而有强力，足端有節五，前端向内而爲鈎，其前部之四足相近而附着於頭，後二足稍離而附於後部，且較前四足體更大而力更强。彼蚤之能飛躍跳舞，樂此不疲者，此足爲之也。蚤在尋常安全時恒匍匐而行，一旦身罹危境，即奮其全力，以後足蹴於物，繼以大飛躍，轉瞬間而形迹杳然。

膜翅類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蠭　蝝　　蜜蜂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九節圖節動物分品》 圜節動物中有等飛蟲，以諸氣管代肺通氣，乃遍滿周身。【略】蜂等身形不同他動物，全體分成三段，首一，胷一，腹一，股恒爲三對。

雜録

晉・郭璞《山海經注》卷二 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湯時此蛇見於陽山下。復有肥遺蛇，疑是同名。

晉・張華《博物志》卷三《異蟲》 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蠚：夷佳切，蜑蠚，蛇名。《山海經》：泰華山有蛇，六足，四翼，見則天下旱。又以醉切。

又 蠚：余雖切，肥蠚，蛇名。一首，兩身，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湯時見陽山下。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蠚：夷佳切，蜑蠚，蛇名。《山海經》：泰華山有蛇，六足，四翼，見則天下旱。又以醉切。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蠚：烏貴切，音位。《山海經》：大華山有蛇，名肥蠚，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亦作肥遺。宋張唐英《蜀檮杌》曰：蜀王衍乾德三年，五月不雨，至九月，肥遺見紅樓。後蜀辛螽遜修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爲旱魃。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旱，非魃也，詳《山經外傳》。又鳥名。《山海經》肥遺鳥，郭注似鶉，食之已疾。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蠚：《唐韻》以追切，《集韻》夷佳切，並音惟，肥蠚，蛇名。《山海經》：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肥蠚，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郭注：湯時此蛇見于陽山下。又以醉切，音贅，義同。

清・吴任臣《山海經廣注》卷二 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蠚。任臣案：胡文煥圖作蜑遺，音廢。《駢雅》：肥遺、肥蠚，皆毒蟲也。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又卷三 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郭曰：《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蝎，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亦此類。任臣案：《搜神記》曰：涸小水精生蚳，蚳者一頭而兩身，其狀若蛇，即《管子》之所記也。又《五音集韻》云：蜑蠚，神蛇，二身同首，六足，四羽，見則不雨，是合雨肥蠚爲一矣。疑誤。《圖贊》云：窫窳諸懷，是則害人，鱳之爲狀，羊鱗黑文，肥遺之蛇，一頭兩身。王世貞詩狸力見距山，渾夕出肥遺，蓋指此也。

清・李元《蠕範》 肥遺一首兩身，六足四翼。

無翅亞綱 *Apterygota*

宋・胡瑗《周易口義》卷三《繫辭上》 萬品之物，亦各以其羣類而爲黨也。【略】至如走者，則以走者爲羣，以至昆蟲。【略】各從其羣，各從其分也。

清・胡廣等《性理大全書》卷一二 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

清・格琲額纂，吴豐培整理《伊江匯覽》 虮。

清・〔日〕西師意譯，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昆蟲無翅且無變態者，惟蠹魚一類。蠹魚多生古籍中，名曰彈尾類。

有翅亞綱 *Pterygota*

宋・胡瑗《周易口義》卷三《繫辭上》 萬品之物，亦各以其羣類而爲黨也。

至如飛者，則以飛者爲羣，以至昆蟲。【略】各從其羣，各從其分也。

明・胡廣等《性理大全書》卷一二 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

清・〔英〕傅蘭雅輯《格致彙編・説蟲》 飛蟲之種族極繁矣，略分五類，一曰蛾類，二曰蜂類，三曰蠅類，四曰蟋類，五曰蟬類。蛾類雌雄交後生小卵數十，細于麻子，十餘日有蟲破卵而出。僅比秋毫，即能食草木之葉，漸大爲青虫，老則吐絲成繭，絲盡虫短縮不動，數日蜕爲蛹，又數日蛹蜕爲蛾，破繭而出。蝶亦蛾類，所異者但不作繭，附樹枝亦蜕爲蛹。蛾蛹狀若蛾，渾然無翅足，蝶蛹則前半有稜角，後半如蝶之腹。又蛾二翅蝶四翅，棲時蛾翅分蝶翅合，蛾不食，蝶有長喙食花漿。又有毛蟲徧體生毛，老則縮短，即以毛爲繭，亦蜕爲蛾。凡蛾蝶之類，不交亦能生卵，而卵中不能生蟲。蜂將生子必營房，每房生一子，亦細于麻子，子漸大成蛹，即能食其母爲置食于房中，而密封房之口，數日後蛹蜕爲蜂，破房口而出，其空房可更生他子。《詩》所謂螟蛉亦蜂類也，其所負小青蟲置穴中，乃爲子之糧，其子青食盡虫，即蜕爲蜂，非青虫能化爲其子也。蠅類生蛆，蛆即蛹也，故蛆大即蜕爲蠅。蚊亦蠅類，生蛆水中，即孑孓也。蟋類尾有刺，雄三刺雌三刺，雌有卵不能自下，雄以中刺刺而出之，刺貫卵中，既乃屈其刺，就口食其卵，久之其中刺裂出一蛆入土中，明年化蟋而出。凡南方絡緯、促織，北方蟈蟈等，皆蟋類也。蟬類初出土中，有足而無翅，抱樹根脱而能飛，其生子至出土前因未目驗不得而知也。

世傳蟋蟀多爲他蟲所化，如蜈蚣、蜘蛛、蜒蚰等，皆能化蟋蟀，余童時聞之不信也。一日仲弟心梅來告曰：聞蜈蚣能化蟋蟀，信有之也。昨見後園有蜈蚣縮不盈寸，殆將化矣。余同至後園，令指視其處，弟啓一斷磚，有蟋蟀大如拇指，躍而出尾，曳一蜈蚣，長八寸許，急捕之，蟋蟀遁入墻下土穴中，蜈蚣留穴外，取視之蜕也。是世俗所傳非全虚也，然則《月令》所記鳩化爲鷹，鷹化爲鳩，田鼠化爲鴽，雀爲蛤，雉爲蜃，亦必信而有徵已。又今年五月十三日晨起立堦上，見窓格間有一物，其狀大蟻也，其行動則或躍或伺蠅虎也，驗其尾且有絲。噫，此物也大蟻所化蠅虎耶，蠅虎所化大蟻耶，抑本有似大蟻之一種蠅虎耶。皆不得而知也，請以質之西士之精于蟲學者。

彈尾目 Collembola 部

蛃、跳蟲、彈尾類、尾足濕蟲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蛃：餘招切，蟲名。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蛃：俗珧字，舊注汎訓蟲名，誤。見玉部珧注，別作蜩。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蛃：《集韻》餘招切，音僬。《類篇》：蟲名。又《正字通》同珧，引《六書故》：似蚌，其柱最珍。別見玉部。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在甕根下，甕器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已。按：今俗呼跳蟲，初生甚細，多足，色白。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九章《節足動物・昆蟲類》 彈尾類，此類爲無翅小蟲，學術上研究甚有趣。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昆蟲無翅且無變態者，【略】名曰彈尾類。

鱗蛃科 Tomoceridae 分部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八《動物分類綱領・圜節動物》 腹率皆節邊順掩連套，可進出動活，圜節之數，【略】殆因二圜節或數圜節連合爲一，各體完整物之腹，【略】不帶足第其末節端【略】爲尾間坐墊，憑其撐搪力，可向前奔跳。一百八十六圖濕蟲即是，喜深藏石下，或浮於死水面，亦或在

經久不化雪之冷地。



第一百八十六圖　尾足濕蟲

衣魚目Zygentoma部

蟫、蠹、蛃、白魚、蛃魚、蠹魚、壁魚、衣魚、負蟫、書蟲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蟫：白魚也。从虫，覃聲。余箴切。

三國魏・張揖《博雅・釋蟲》卷一〇　白魚，蛃魚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蟫：大含、弋針二切，白魚，蟲也。蛃：兵求切。

宋・鄭樵《爾雅注》　蟫，白魚，音淫。衣魚也，亦謂之蠹魚，以能蠹衣裳、書帙。一名炳魚，一名蟫。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蟫：，余箴切，衣書中蠹也。《爾雅》曰蟫、白魚，《本草》名衣魚，一名蛃魚，一名壁魚。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雜俎》因《列子》朽瓜爲魚之説，遂引張**【補闕】**瓜子化白魚事。然蠹實形化，始生甚細，多食糊，瓜子想其所食者。食衣中糊曰衣魚，嘗見食狐皮、蠟燭等。**【略】**又謂蠹食書中神仙字則作環形，人得服之神仙。**【略】**然服蠹而仙者未見，徒蝕書縷縷，儉王潛伏機械，固能令人畏。又多倡難成異説，亦能令人慕。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　衣書蠹，《爾雅》蟫，白魚，注云衣書中蠹蟲，一名蛃魚是也。一説名壁魚，既老則身粉，手拂之即落。其形稍似魚，尾分兩歧。

清・吴楚材《彊識略》卷三二　蠹，又一種曰蟫，淫。白魚，衣書中蠹蟲。古人以竹爲簡，火炙簡令汗，取青不蠹，謂之汗簡。又芸香辟蠹。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蟫，白魚。**【略】**蟫，音淫。此釋諸細蟲也。注曰：**【略】**蟫一名白魚，衣書中蟲也。一名蛃魚。**【略】**似白魚。**【略】**《本草》謂之衣魚。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蛃：《唐韻》兵永切，《韻會》、《正韻》補永切，並音丙。《爾雅・釋蟲》蟫，白魚。注：衣書中蟲，一名蛃魚。《本草》：丙，其尾形也。

蜪：《集韻》牛居切，音魚。《類篇》：蠹魚也。

蟫：《唐韻》餘針切，《韻會》、《正韻》夷斟切，並音淫。《説文》：白魚也。《爾雅・釋蟲》蟫，白魚。注：衣書中蟲，一名蛃魚。《爾雅翼》：蟫始則黄色，既老則身有粉，視之如銀，故名白魚。又《集韻》徒南切，音覃，義同。又《韻會》徐心切，音尋，動貌。《後漢・馬融傳》：蟫蟫蟫蟫。注：動貌也。王逸《九思》：貙貉兮蟫蟫。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白魚也，今衣書中白蟲，有粉如銀者是也。一名蛃魚。《本草經》謂之衣魚。从虫，覃聲。余箴切。七部。

清・戴鎏《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蟫，白魚。蟫，音淫。**【注】**衣書中蟲，一名蛃魚。

清・潘問奇等纂《昌平州志・物産志・藥品》　蟫即蠹魚，色青白光明，尾二歧似魚，《列子》謂朽瓜化魚即此。又有脉望，乃蠹魚三食神仙字而化者，然亦未見。

清・沈青崖編輯《陝西通志・物産一》　壁魚，衣魚。一名蠹魚，一名壁魚。

《別録》曰生咸陽平澤。《本草綱目》。蠹魚俗名狗蝨子。《延長縣志》。

清・阿桂、劉謹之等總纂《盛京通志・物産一》 負蠹，書中蟲，一名蠹魚。

清・高維岳纂《綏德州志・物産・蟲屬》 壁魚，衣魚一名蠹魚，書壁間生之。

清・何東銘纂《邛僊野録・方輿類・物産・藥之屬》 衣魚，按《本草》別名曰白魚，曰蠹魚，曰蛃魚，曰壁魚，曰蠹魚，生衣帛書卷中，狀似魚身白，有厚粉，其尾分二歧，故曰魚，到處有之。

清・謝煌等纂《撫州府志・地理志・物産・蟲之屬》 蠹即壁魚，生衣服及書籍中，又謂之蠹。

清・陳夢林等纂《諸羅縣志・物産志・藥之屬》 蠹一名白魚，一名衣魚，俗謂之蠹魚。韓詩豈殊蠹書虫，生死文字間，是也。始則黄色，老有白粉。閩地濕蒸多蠹，甚爲衣帛書畫之害。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蠹，《昌平宋志》蠹魚也。色青白光明，尾二歧，似魚。按：一名蛃魚，一名蠹魚，又名白魚。其長約半寸，頗有魚形而歧尾，身如傅粉，好蝕書，書最受傷，或以花瓣夾書辟之。郝懿行曰：古人簡版寫書，非如近今寫紙。而白魚名狀流播來，今瑰色，殊形，含咀英華，異於凡蠹者也。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九章《節足動物・昆蟲類》 縷尾類 Thysanura，此類爲無翅小蟲，學術上研究甚有趣者。如衣魚色銀白，遍覆細鱗，腹部後端，尾毛三枚，終身爲衣服書籍之蠹。

綜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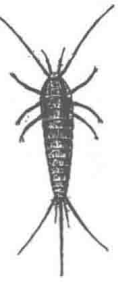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蟫，白魚。【注】衣書中蟲，一名蛃魚。【音義】蟫，郭音淫，又徒南反。蛃音丙。【疏】此衣書中蟲也，一名蟫，一名白魚，一名蛃魚。《木草》謂之衣魚是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蟫：徐心切。蟫蟫，物動貌。又夷針切。《説文》：魚也。又徒南切，衣書中白魚。

蛃：白猛切。《博雅》白魚也。又補永切，蟲名，蟫也。又陂病切。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衣魚味鹹温，無毒，主婦人疝瘕，小便不利，小兒中風，項强，臣禹切背起摩之。又療淋、墮胎、塗滅瘢。一名白魚，一名蟫，音談。生咸陽平澤。陶隱居云：衣中乃有而不可常得，多在書中，亦可用小兒淋閉，以摩臍及小腹即溺通也。臣禹錫等謹按：蜀本論云：衣中白魚，使自毒，利小便。

《圖經》曰：衣魚生咸陽平澤，今處處有之，衣中乃少，而多在書卷中。《爾雅》所謂蟫，淳、尋二音。白魚。郭璞云：衣書中蟲，一名蛃音丙。魚是也。段成式云：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爲白魚，因知《列子》朽瓜爲魚之言不虚也。古方主小兒淋閉，取以摩臍及小腹溺即通。又合鷹屎、殭蠶同傅，瘡瘢即滅。今人謂之壁魚，俗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能得而吞之，可致神仙，唐張湯之少子惑其説，乃多書神仙字，碎剪置瓶中，取壁魚投之，冀其蠹食，不能得，遂致心疾。



衣魚，蠹魚

《千金方》：治少石草落目中眯不出，白魚以乳汁和注目中。

《外臺祕要》：主眼翳，白魚末注少許於翳上。

孫真人卒患偏風，口喎語蹇，取白魚摩耳下，喎向左摩，右向右摩，左正即止。

《子母秘録》：治婦人無故遺血溺衣中，白魚三十箇内陰中。

《食醫心鏡》：小兒中客忤，書中白魚十枚傅乳頭，飲之（差）〔瘥〕。

《衍義》曰：衣魚多在故書中，久不動帛中或有之，不若故紙中多也。身有厚粉，手撫之則落，亦齧毳衣，用處亦少。其形稍似魚，其尾又分二歧，世用以滅瘢痕。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一・蟫》 蟫，白魚。衣書中蟲也。始則黄色，既老則身有粉，視之如銀，故名白魚。荆楚之俗，七月曝經書及衣裳，以爲卷軸久則有白魚。《穆天子傳》：蠹書于羽陵。《周官》翦氏掌除蠹物，鄭氏謂器物生蟲魚。韓文公詩曰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謂是也。《毛詩草木疏》曰：天子賜諸侯茝蘭，可著藏衣書中，古者祕書之藏置芸以辟之。芸亦香草也，後世書勑用黄紙，味既苦而蟲不生。王充《論衡》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吏貪狼所致也。書卷不舒，衣襞不懸，皆生蟲也，此復關何吏耶。一名蛃魚，又名壁魚，又名衣魚，齊明帝疾勑臺省府署，求白魚爲藥，外始知之。蟫有談、尋、淫三音，淫或訛爲經籍之經，故又有經音。





衣魚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虫部》 蟫：今徒含反，衣中白魚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蛢：比井切，音丙。蛢魚，蟫別名。

蜩：俗字，或謂蠹魚，形似魚，故名魚，俗加虫，詳後蟫注。

又　蟫：余勤切，音淫，衣書中蟲，以烝濕生，形稍似魚，尾分二歧，身白，有厚粉，視之如銀，一名白魚，《爾雅》蟫、白魚，《本草》謂之衣魚，一曰壁魚，俗呼蠹魚，一名蛢。古稱困學生爲書蟫，誤用淫借也。又侵韻音尋，物動貌，《廣成頌》蝡蝡蟫蟫。《通雅》曰：《雜俎》記建中何諷得黃紙書中一髮，長四寸，卷之無端，用力絶之，兩端滴水。方士云《仙經》云衣魚三食神仙字則化此，名曰脉望，夜持映天中星，星使立降。《原化記》亦載之。大抵小説不可盡信，物理變化則有之，其名則好事者所大也。

清・李元《蠕範》　非所居而居者，蟫居書。

蟫，蛢也，白魚也，蠹魚也，衣魚也，壁魚也。狀似魚，尾分二歧，初生青色，老則白而有粉，視之有銀，手觸則落，三食神仙字，化爲脉望蟲，規四寸許，如環無端，夜持向天，可以墜星求丹。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　蟫，白魚。【注】衣書中蟲，一名蛢魚。【正義】蟫一名白魚，《本草》云一名衣魚，《穆天子傳》云蠹書於羽陵，郭氏彼注云暴書蠹蟲，因曰蠹書也。《詩疏》引陸璣疏云：蘭香草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是衣書中蟲俱名白魚也。【注】一名蛢魚。【正義】《廣雅》云：白魚，蛢魚也。鄭注：《秋官》翦氏又謂之蠹魚。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蟫，白魚。《鄭志》注：《周禮》蠹物云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賈疏：書内有白魚及白蠹食物書。《爾雅翼》：蟫始則黃色，既老則身有粉，視之如銀，故名白魚。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蟫，白魚，衣書中蟲，一名蛢魚。《説文》：蠹，白魚也。《廣雅》：白魚、蛢魚。是郭所本《詩疏》，引陸璣疏云：蘭香草可箸粉中藏衣箸書中辟白魚。《本草》衣魚一名白魚。鄭注《秋官・翦氏》云：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穆天子傳》云：蠹書於羽陵。郭注：暴書蠹蟲，因曰蠹書也。今按：白魚長僅半寸，頗有魚形而歧尾，身如傅粉，華色可觀，亦名壁魚，一名蠹魚。古人簡版寫書，非如近今用紙，而白魚名狀流播來今，瑰色殊形，含咀英華，異於凡蠹者也。

清・姚培謙、張卿雲輯《類腋》卷一〇《物部・蟫》　白魚。《爾雅》：蟫，白魚。【疏】衣書中蟲，一名白魚，一名蛢魚，《本草》謂之衣魚是也。李遠詩：鱗細粉光鮮。黃庭堅詩：莫作白魚蠹蠹簡。

簡蠹。《文心雕龍》：經典隱曖，方册紛綸，簡蠹裂帛，三寫易字，音訛之異也。僧行端詩：積世詩書空簡蠹。

壁魚。杜甫詩：散帙壁魚乾。【注】壁魚入經函中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吞之可致神仙。韓愈詩：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

蠹字魚。常袞詩：香消蠹子魚。

脉望。《西陽雜俎續集》：書在何諷，置得古書一卷，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絶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道者曰：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賓。

白蟫。李孝先詩：蠹葉剔白蟫。嚴博洽詩：篋書芸消生白蟫。

書蟫。李三才詩：放衙白髮擁書蟫。

清・陸綸纂《太平府志・物産》　蠹魚一名蟫魚，一作白魚，生久藏衣帛及書篋中。其尾分爲二歧，白如銀，按之有白粉。

清・謝鳴謙等纂《辰州府志・物産考・蟲之屬》　蟫有蠹魚、白魚、蛢魚、衣魚、壁魚諸名，卑濕之氣温蒸而生。夫爲書裏衣帛之害，惟芸香能辟。

清・王來遴纂《邛州直隸州志・食貨志・物産》　蠹，凡地温烝濕則多蠹，甚爲衣帛、書畫之害，始則黃色，老有白粉，碎之如銀，一名白魚，一名衣魚，一名壁魚，俗呼蠹魚，一名蟫魚。《仙經》：衣魚三食神仙字則化，名曰脉望。《穆天子傳》：天子東遊至雀梁，蠹書於羽陵。【注】謂曝書中蠹蟲，使不藏魚也。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物産志・動物・蟲之屬》　蠹魚。《本草經》名衣魚。《爾雅》：蟫，白魚。郭注：衣書中蟲，或名蛢魚，多生書紙中，形略似魚，身白，有厚粉，觸手則落。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蠹魚。按：一名蛢，一名白魚，一名衣魚，別有一種白蟲如蛹，穿書作繭，育子其中，俗呼潮蟲，傷書尤甚，以花瓣夾書中辟之。

清・方旭《蟲薈》卷三　蟫，《正字通》：蟫，衣書中蟲，形似魚，尾歧，身白，有厚粉，視之如銀，一名白魚，一名衣魚，一名壁魚，一名蛢魚，俗名蠹魚。

《見聞録》：瓜子殼黏壁上，久能化蠹魚。

《考槃餘事》：芸香、麝香、樟腦辟蠹魚。

《原化記》：建中時何諷得黃紙書内一髮，長四寸，四環無端，絶之兩端滴水。方士云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此，名曰脉望，夜持向天，可墜星求丹。

藝文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佩文韻府》卷一之二 韓愈詩：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爾雅》：蟫，白魚也。注：衣書中蠹蟲。

唐・李遠《詠壁魚》 鱗細粉光鮮，開書亂眼前。透窓疑漏網，落硯似流泉。潛穴河圖内，吞鈎乙字邊。莫言髣髴小，食盡《白蘋篇》。

雜録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壁魚。【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爲白魚，因知《列子》言朽瓜爲魚之義。

宋・佚名編《宋文選》卷一五《録蠹書魚辭》 蠹書魚曰：吾常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缺者，人則曰吾蠹之，故目予曰蠹書魚。夫書豈吾蠹之耶。昔者孔子脩《春秋》，帝皇之道，取三代之政，述之爲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雕鏤文理，刓刻典經，淫華相沿，巧僞相銜，劇削聖人之道，離拆六經之旨，道日以刻削而不脩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予曰蠹書魚，予敢辭。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蟫、白魚，沈溺粘著，所味在書，據鰒鮧，今書淫者，守先王之腐，餘而不能化，故告之如此。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衣魚亦謂之蠹魚，以能蠹衣裳書帙，亦謂之蛸魚，亦謂之蟫，《爾雅》云蟫，白魚。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蟫，《爾雅》云：蟫，白魚。郭注云：衣書中蠹虫，一名蛸魚是也。一名衣魚，一名壁魚。魚豢《典略》云：芸香辟蠹魚。蠹魚，蟫也。寇宗奭曰：衣魚，久不動帛中有之，不若故紙中多也，既老則身粉，手搓之即落。其形稍似魚，其尾又分兩歧，亦蠹毳衣。

明・劉仲達輯《劉氏鴻書》卷九三《昆蟲部・蠹魚》 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黄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絶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望，當中天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閲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嘆服。《原化記》。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 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閲而已。置頓之處要通風日，而裝潢最忌糊漿厚裱之物。宋書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晒火焙固佳，然必須陰冷而後可入笥，若熱而藏之，反滋蠹矣。

明・夏良勝纂修《建昌府志》 蟫生衣書中，一名蛸魚，初生黄，老則白，故又名白魚，亦稱紅蟫，芸香草可以避之。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蠹魚、蛸魚、衣魚、壁魚，即《爾雅》之蟫、白魚也，化爲脉望。【注疏】蟫音淫，衣書中白魚，一名蛸魚。《本草》曰衣魚，亦曰壁魚，《馬懷素傳》臭朽蟫斷是也。《雜俎》記建中何諷得黄紙書中髮，卷規四寸，如環，道者曰《仙經》云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此，名曰脉望，夜以規映天中星，星使立降。《原化記》亦載之，或曰名脉，然見人用脉望者多，元瑞務博考者亦曰建中。道者知脉望，且望夜則無星可映也。大抵小説，不可盡信，天下物理變化有之，其名則好事者所立也。按《酉陽雜俎》【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爲白魚，固知《列子》言朽瓜爲魚之義。

清・吴楚材輯《彊識略》卷三一 又一種曰蟫，漾。白魚，衣書中蠹蟲。古人以竹爲簡，火炙簡，令汗，取青不蠹，謂之汗簡。又芸香辟蠹。

清・何焯、陳鵬年《分類字錦》卷五九《雜蟲第十二》 鱗細。李遠《詠壁魚詩》：鱗細粉光鮮，開書亂眼前。

尾岐。《本草衍義》：衣魚生久藏衣帛中及書紙中。其形稍似魚，其尾歧又分二尾歧，故得魚名。

無骨。傅燮詷《白蟫傳》：雖貌似何晏而全無骨氣。

脉望。《酉陽雜俎》：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黄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絶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

之，即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也。倪元璐《蠹魚詩》：脉望艱成就，芸香費祓除。

白魚。《爾雅》：蟫，白魚。【疏】此衣書中蟲也，一名蟫，一名白魚，一名蛸魚，《本草》謂之衣魚是也。

衣魚。見上注。蛸魚見上注。

壁魚。張祜《題朱兵曹山居詩》：朱氏西齋萬卷書，水門山閣自高疏。我來穿穴非無意，願向君家作壁魚。

羽陵蠹。《穆天子傳》：天子東遊，次于雀梁，蠹書于羽陵。注謂暴書中蠹蟲，因云蠹書也。徐陵《玉臺新詠序》：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

無鱗鱖。郭登《蠹魚詩》：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鱖有魚名。

嚼字齩文。傅燮詷《白蟫檄》：嚼字齩文，堪比空讀不知用，出經入史，難同樂此不爲疲。

潛穴河圖。李遠《詠壁魚詩》：透窻疑漏網，落硯似流泉。潛穴河圖内，吞鈎乙字邊。

清・張楷纂修《安慶府志》 蟫即書中蠹魚，三食神仙字爲脉望，人吞之亦可成仙。

清・周碩勳纂修《潮州府志・物産》 韓昌黎詩：豈殊蠹魚蟲，生死文字間。粤地氣温蒸濕多蠹，甚爲衣帛、書畫之害。

清・周璽纂《彰化縣志》 衣魚一名壁魚，一名白魚，一名蠹魚。【略】三食神仙字，化爲脉望，韓詩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是也。甚爲衣帛、書畫之害。

清・陳淑均纂，李祺生續纂《噶瑪蘭廳志》 衣魚，《爾雅》：蟫，白魚。【疏】此衣書中蟲也。一名蛸魚，一名壁魚。段成式云：【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爲壁魚，因知《列子》朽瓜爲魚之言不虚也。《穆天子傳》：蠹書於羽陵。【注】曝書蟲也。甚爲衣帛、書畫之害，務以樟腦辟之。

清・屠繼善纂《恒春縣志》 蟫，《爾雅疏》云：衣魚，書中虫，一名白魚，一名炳魚，《本草》謂之衣魚。《湖雅》曰：《穆天子傳》蠹書於羽林。古書乃簡策，非縑紙，必非衣魚所能食，乃使衣魚千載獨蒙蠹書之名，冤矣。按：此辨雋快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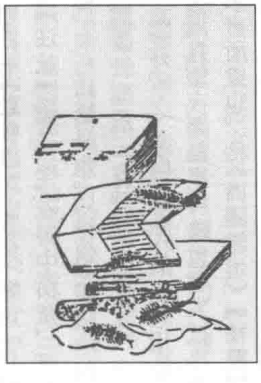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



蟫，白魚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 一名白魚，衣書中蟲也。始則黄色，既老則身有粉，視之如銀，故名曰魚。



蟫

衣魚科 Lepismatidae 分部

多毛櫛衣魚 *Ctenolepisma villosa*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衣魚。《本經》下品。【釋名】白魚、《本經》。蟫魚、章、淫、尋三音。蛸魚、郭璞。壁魚、《圖經》。蠹魚。宗奭曰：衣魚生久藏衣帛中及書紙中，其形稍似魚，其尾又分二歧，故得魚名。時珍曰：白其色也，壁其居也，蟫其狀態也，丙其尾形也。

【集解】《別録》曰：衣魚生咸陽平澤。頌曰：今處處有之，衣中乃少，而書卷中甚多，身白，有厚粉，以手觸之則落。段成式云：【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爲壁魚，因知《列子》朽瓜化魚之言不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中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得吞之，可致神仙，唐張易之之子乃多書神仙字，碎剪置瓶中，取魚投之，糞其蠹食而不能得，遂致心疾，書此以解俗説之惑。時珍曰：衣魚，其蠹衣帛書畫，始則青色，老則有白粉，碎之如銀，可打紙箋。按：段成式言何諷於書中得一髮，長四寸，捲之無端，用力絶之，兩端滴水。一方士云：此名脉望，乃衣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夜持向天，可以墜星求丹。又異於吞魚致仙之説，大抵謬妄，宜辯正之。

氣味鹹温，無毒。甄權曰有毒，大明曰畏芸草、莽草、萵苣。

【主治】婦人疝瘕，小便不利，小兒中風，項强，背起摩之，本經療淋，塗瘡，滅瘢，墮胎，《別録》小兒淋閉，以摩臍及小腹即通。陶弘景合鷹屎，殭蠶同傅，瘡瘢即滅。蘇頌主小兒臍風，撮口，客忤，天弔，風癇，口喎，重舌，目翳，目眯屎，血轉胞，小便不通。時珍

【發明】時珍曰：衣魚乃太陽經藥，故所主中風，項强，驚癇，天弔，目翳，口喎，淋閉，皆手足太陽經病也。范汪方治小便不利，取二七枚，擣分作數丸，頓服即通。濟書云：明帝病篤，勅臺省求白魚爲藥。此乃神農藥，古方盛用，而今人罕知矣。

【附方】舊五新七。小兒胎寒，腹痛汗出，用衣中白魚二七枚，絹包于兒腹上，回轉摩之以愈爲度。《聖惠方》：小兒撮口，壁魚兒研末，每以少許塗乳，令兒吮之。《聖惠》：小兒客忤，項强欲死，衣魚十枚，研傅乳上吮之，入咽立愈，或以二枚塗母手中，掩兒臍，得吐下愈，外仍以摩項强處。小兒天弔，目睛上視，用壁魚兒乾者十箇，濕者五箇，用乳汁和研灌之。《聖惠方》：小兒癇疾，白魚酒，用衣中白魚七枚，竹茹一握，酒一升，煎二合温服之。《外臺》：偏風，口喎，取白魚摩耳，左喎摩右，右喎摩左，正乃已。《外臺秘要》：小兒重舌，衣魚燒灰傅舌上。《千金翼》：目中浮翳，書中白魚末注少許於翳上，日二。《外臺》：沙塵入目不出者，杵白魚以乳汁和，滴目中即出，或爲末點之。《千金》：小便不通，白魚散，用白魚、滑石、亂髮等分爲散飲，服半錢，七日三。《金匱要略》：小便轉胞不出，納衣魚一枚於莖中。《千金方》：婦人尿血，衣中白魚二十枚納入陰中。《子母秘録》

清・李紱等纂《汀州府志》 白魚《爾雅》謂之蟫，郭注曰衣書中蟲，一名蛃魚，《本草》謂之衣魚，《穆天子傳》蠹于羽陵即此也。

糖衣魚 *Lepisma saccharinum*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 昆蟲無翅且無變態者，惟蠹魚一類。蠹魚多生古籍中。

又 Lepisma (silver fish)

蜉蝣目 Ephemeroptera 部

蜾蠃、浮游、蜉蝣、蜉蚴、蚍、蝤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 蜉蝣，渠略。【略】【注】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略】朝生暮死。【略】【音義】蜉音浮，蝣音遊。【疏】蜉蝣，渠略。釋曰：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夏小正》曰：蜉蝣，渠略也，朝生而莫死。《詩・曹風》云：蜉蝣之羽。陸機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渠蝓，一曰天社。从虫，卻聲。其虐切。

：蟲蝝也。一曰蜉蝣，朝生莫死者。从虫，枭聲。离灼切。

又卷一三下　：蠹，或从虫从孚。

：蠶蝝也。从蚰，巨聲。强魚切。

三國魏・張揖《博雅》卷一〇《釋蟲》　朝蛵，孳母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蝝：力約切，蜉蝣，渠蝝，朝生夕死也。

螢：音略，蟲名。

蠶：巨於切，蠶蝝也。

蜉：扶牛切，蜉蝣也。

蛵：思又、弋久二切，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狀如蠶蛾，一名孳母。

蝣。

蝣：力由切，蜉蝣也，似蛣蜣。又弋留切。

宋・任廣《書敘指南》卷一四《昆蟲》　朝生夕死蟲曰蜉蝣。《詩》又曰渠略。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蠂：求於切，蟲名，蠶蝝也，朝生暮死，豬好啖之，或从渠。

蝣，蝣：夷周切，蟲名。《爾雅》：蜉蝣，渠略也。或从充。又並力求切。蜉蝣，蟲名，朝生暮死。

蛵：余救切，蟲名，不知晦明者。又息救切，朝蛵，蟲名，孳母也。又以九切。

蝝、螺：力灼切，蟲名。《説文》蠶蝝也，一曰蜉游，朝生暮死者。或作螺蝝。又極虐切。

蠶、蠶：求於切，蟲名。《説文》蠶蝝也，朝生暮死，猪好啖之。或作蠶蠶。又曰許切，獸名，麈也。

蠷：力灼切，蟲名。《説文》蠶蝝也。一曰蜉游，朝生暮死者。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蜉蝣，渠略。朝不保夕，可謂巨略矣。蟋蟀已煩，蜉蝣大略。故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在物一曲。《夏小正》曰蜉蝣有殷殷衆，且盛也，雖衆且盛，須臾而已。《詩》曰：爲猶將多，爾居徙幾何？

宋・鄭樵《爾雅注》　蜉蝣，渠略。**【略】**文彩多青黄色者。

蚾、蟥蚌。音拔，黄瓶，即蜉蝣也，容有小異，郭云江東呼黄蚌。蚌音瓶，今謂之蜉蚌。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蟲部》　蝣：俗蝣，正音由，蜉蝣也。朝出暮死虫，或作蜣。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蚍：蜉蝣。，蒲陂切，又作。，縛牟切，又作蠷蚾。，夷周切。《詩》云：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夏小正》曰：蜉蝣，渠略也，朝生而莫死。《荀子》曰：不飲不食者蜉蝣也。王肅曰：蜉蝣出以陰。《爾雅》釋曰：蜉蝣通謂渠略，**【略】**有角，**【略】**有翅，夏有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也。**【略】**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略】**身狹而長，有角，黄色，**【略】**朝生莫死，豬好啖之。按：《詩》稱蜉蝣羽翼以興，衣服之采采粲粲**【略】**《荀子》言：蜉蝣不飲不食。**【略】**蜉蝣蓋羽蟲，疑即夜蛾，夜蛾粉翅如蝶而小，四月陰雨時多生麥囷中，夜則飛撲燈火，不飲食，類蠶蛾，故其生不能久，近似所謂不飲食，朝生而莫死者。豈以其不飲食而但翾飛，故謂之蜉蝣也邪。

蚴：，期虐切。《説文》：渠蚴，一曰天社。又蝝，離灼切，蠶蝝也，一曰蜉蝣，朝生莫死者。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縛謀切。蜉蝣，蟲名，从虫，孚聲。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蜉蝣：渠略。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蜉：**【略】**又蜉蝣，詳後蝣注。

蛾：吾何切，我平聲。**【略】**又朝生暮死蟲，狀如蠶蛾，名孳母，白露節後生水上，羣飛，墜水中隨水去，以千百計，宛陵人謂之白露蟲，俗呼魚糧。

蜣：俗蝣字，舊注又音流，義同，誤，蝣無流音。

蝝：云九切，音有，蟲名。《廣雅》：朝蝝，孳母也。附見前蛾注。

蝣：俗蝣字。

蜣：舊注音嚮、渠。蜣，一曰天社蟲。**【略】**按《説文》：蝝，蠶蝝也，一曰蜉蝣。《爾雅》：蜉蝣，渠略即蠶蝝。蝝音略，亦有其虐切之音。《爾雅・釋蟲》有渠略，無渠蜣，《説文》渠蜣，疑渠略之譌。蠶蝝即渠蜣之類，誤分爲二。據《本草別録》云天社蟲狀如犬，大腰，食草木葉，主絶孕，益氣，不言別名渠蜣，肰則《説文》謂渠蜣，一曰天社，非也。

蝣：易求切，音由。《爾雅》：蜉蝣，渠略。注：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甲下有翅能飛，朝生暮死。《詩・曹風》：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刺共公翫細娛忘遠慮，日暮爲期，不能久也。

蝣：俗蜣字。

蠶：其余切，音渠，蜉蝣別名。蠶蝝即《爾雅》渠略，《説文・蚰部》贅作蠶。

螺：與蝝同。

蝝：力灼切，音略，蠶蝝即蜳蝓。

蠂：其余切，音渠，蠂蠶，蜳蝓別名，通作蠶。

蠶：同蜳，《説文》作蠶贅。

蠶：《集韻》：力灼切，音略，與螔、蝝同。

蠶：《集韻》同蠶，《類篇》蠶蝝或作蠶蝝。

蠶：《篇海》同蜳。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朝生暮殞》 《埤雅》：蜳蝓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黄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生覆水上，尋死隨流，梁宋間名曰渠略，叢生鬱棲中，朝生暮殞，有蜳蝓之義，故曰蜳蝓。【略】身狹而長，【略】有文彩，故《毛詩》蜳蝓之羽，衣裳楚楚云云。

明・劉胤昌《劉氏類山》卷四 蜳蝓在水中翕然而生，尋死。不飲不食。蜳蝓三日死。

清・吴楚材《彊識略》卷三二 蜳蝓秦晉間謂之渠略。又曰蠂蟲也。朝生暮死，見《詩》注。又今人謂浮生沿此。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蜳：《唐韻》縛謀切，《集韻》、《韻會》房尤切，《正韻》房鳩切，並音浮。《説文》作蠶，蚍蠶也，今作蜳。【略】又《韻會》引《漢書注》：蚍蠶、蜳蝓，渠略也。《詩・曹風》：蜳蝓之羽，衣裳楚楚。《爾雅・釋蟲》：蜳蝓、渠略。注：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陸璣曰：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揚子《方言》：蜳蝓秦晉之間謂之渠略。

蝓：《唐韻》力求切，音流，蜳蝓，蟲也。又《字彙補》：諸毒蛇吐毒草木上，人誤犯者名爲蝓毒。又《集韻》夷周切，與蝓通。蜳蝓，《方言》蜳蝓，詳蜳字注。

蝓：《唐韻》與久切，音酉。《玉篇》：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狀如蠶蛾，一名孳母。又余救切，音柚。《集韻》息救切，音秀，義並同。

蝓：《正字通》：俗蝓字。

蝓：《唐韻》以周切，《韻會》夷周切，並音由。蜳蝓，詳蜳字注。又《集韻》力求切，音流，義同。亦作蝝。又與蝤通，詳下蝤字注。

蝤：《唐韻》自秋切，《集韻》字秋切，《韻會》、《正韻》慈秋切，並音遒。【略】又《集韻》夷周切，音由，與蝓通。《前漢・王褒傳》：蜳蝤出以陰。孟康注：蜳蝤，渠略也。師古注：蜳蝤，甲蟲也，好叢聚而生。

蠂：《篇海》力求切。《玉篇》：音流，蟲名。《正字通》：俗蝝字。

蠙：《字彙補》力求切，音流，蟲也。按：即蠂字之譌。

蠶：《唐韻》强魚切，《集韻》求於切，並音渠。蠶螔。詳螔字注。【略】《詩疏》本作渠，《説文》作蠶，或作蠂、蠶。

螔：《集韻》力灼切，音略，與蝝同。《詩》：會風蜳蝓。【傳】渠略也。【疏】本或作螔。

蝝：《唐韻》離灼切，蝝本字。詳蝝字注。

蝝：《正韻》力灼切，音略。《説文》：蠶蝝也，一曰蜳蝓蟲，朝生暮死者。《説文》本作蝝。按：《唐韻》、《韻會》亦皆作蝝，徐鉉曰从虫雚聲，似宜作蝝爲正。《集韻》或作蠶，亦作螔。

蠂：《唐韻》强魚切，音渠，同蠶，蠶蝝。《詩》疏本作渠，或作蠂。

蠶：《集韻》力灼切，音略，與螔蝝同。

蠶：《集韻》同蠶。《類篇》蠶蝝或作蠶蝝。

蠶：《篇海》同蜳。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蠶：蠶蝝。蠶字在虫部，故於此釋其義。而虫部曰蠶蝝也。皆文勢之自然也。一曰浮游，朝生莫死者。一曰猶一名也。浮游各本作蜳蝓，俗人所改耳。蝓字許書無，蜳字雖有亦非，今正。《釋蟲》曰：蜳蝓、渠略。《曹風》毛傳曰：蜳蝓，渠略也，朝生夕死。其狀詳陸璣《詩疏》。《爾雅注》：渠略，叚借字。从虫，雚聲。离灼切。五部。

：蠶蝝也。三字句，蝝字見虫部。从虫，巨聲。强魚切。五部。

：蠶或从虫从孚。孚聲古音孚，讀如浮。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 蠂：俗篆作，健余切，蠶蝝，蜳蝓也。《埤雅》：似天牛而小，有甲，長三四寸，朝生暮死。《毛詩注》作渠略。

又 螔：俗篆作，力灼切，蠶蝝，一名蜳蝓。《爾雅》及《毛詩注》俱作渠略。

又 蠶：俗篆作，离灼切，蠶蝝，蜳蝓也。亦作渠略，詳螔注。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蜳蝓》 《爾雅》：蜳蝓、渠略。郭注：【略】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邢疏《詩・曹風》云：蜳蝓之羽。陸璣疏：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樊光謂之糞中蝎蟲。

鄭樵曰：蜳蝓似蜣蜋而小，有文彩。

清・徐文靖《管城碩記》卷二〇 蝤，注云音囚。《爾雅》：蝤蠐、蝎。注

云：在木中，又蝤蛑。【音義】各別，舊注蝤同蛑，非。

按：《王褒傳》蜉蝤出以陰，孟康曰蜉蝤，渠略也。師古曰蝤，音由，字亦作蛑，其音同也。舊注本此。

清・汪中《大戴禮記正誤》卷八〇二　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補】浮游，蟲名，郭璞曰：【略】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浮游朱本作蜉蛑，通解無浮游殷之時也六字。莫去聲。

清・焦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一二　蜉蝣之羽。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略】有角，【略】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

清・方旭《蟲薈》卷三　朝菌。《淮南子注》：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旭按：此即《廣雅》之朝蛸也。生水邊，一名魚糧，白露時最多，又名白露蟲，亦好撲燈。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擬脉翅類》　是類所屬有蜉蝣，爲不完全變態，口部退化，觸角小針狀，翅膜質，有網形之脉，静止時不褶疊，合背上，有後翅退化，眼於複眼間有三（之）〔隻〕單眼，腹部細長。【略】幼蟲棲水間。腹部之兩側有多氣管鰓。

綜　述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蜉蚴，【注】浮由，二音。秦晉之間謂之蠖蜭。【略】似天牛而小，有甲、角，出糞土中，朝生夕死。案：蜉蚴亦作浮游，蚴又作蝣，蠖蜭亦作渠略。《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莫死。《詩・曹風》：蜉蝣之羽。《毛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荀子・大略篇》：不飲不食者蜉蝣也。《爾雅》：蜉蝣，渠略。舍人注云：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郭璞注云：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莫死，豬好啖之。

晉・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之上（明・毛晉廣要）《蜉蝣之羽》　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御覽》作烸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蠋蟲。《詩・蜉蝣》疏《爾雅・釋蟲》疏並作糞中蝎蟲，《御覽》蜉蝣引作蝎，毛晉本亦作蝎蟲。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詩疏》引作隨陰雨時爲之。

《爾雅》：蜉蝣，渠略。郭注：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夏小正》曰：蜉蝣，渠略也。《詩・曹風》云：蜉蝣之羽。鄭注：似蜣蜋而小者，文彩多青黄色者。《埤雅》：蜉蝣蟲似天牛而小，有甲，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叢生麤棲中，朝生莫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詩》曰蜉蝣掘閱，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曰：掘閱得玉。《爾雅翼》：蓋蜉蝣者速死之物，故以刺曹共公之好奢，言雖衣服楚楚安能久也。《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二十日而蜕，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又曰：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盡其樂。蜉蝣出有時，故王褒《頌聖主得賢臣》云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言知時也。又許叔重注《淮南子》言：朝菌者朝生莫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則亦蜉蝣之類。按：今水上有蟲，羽甚整，白露節後即羣浮水上，隨水而去，以千百計，宛陵人謂之白露蟲。《詩緝》疏掘閱云：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今曰更閱，謂升騰變化也。毛傳、朱傳俱云：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音義】渠本或作蝲，音同，略本或作螂，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蟲是也。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螻者，誤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六　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釋蟲》　蜉蝣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黄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梁宋之間曰渠略，叢生鬱棲中，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如雪以刺其奢，而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曰掘閱得玉，蓋言羔裘如膏，則其好絜可知矣。麻衣如雪，則其好奢可知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夏小正》云蜉蝣有殷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言有見也。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蜉蝣》　蜉蝣，輕也，朝生而暮死，故謂之渠略，生於夏月，陰陽氣之卑濕而浮游者，故其爲物不實而小，曹君無篤實之德而從其小體，若此刺其甚矣。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蜉蝣似蜣蜋而小，有文彩，《爾雅》曰蜉蝣、渠略，又曰蚍、蟓蚸，郭璞云江東呼蟓蚸，以有金色。

宋・施宿等《會稽志》卷一七《蟲部》　蜉蝣不食不飲。

宋・羅願《爾雅翼》卷一五《釋蟲二》　蜉蝣朝生而暮死。郭氏云：似蛣蜣，

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豬好啖之。陸璣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蓋蜉蝣者速死之物，故以刺曹共公之好奢，言雖衣服楚楚，安能久也。《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又曰：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盡其樂。蓋以旦暮爲期，遠不過三日爾。蜉蝣出有時，故王褒《頌聖主得賢臣》云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言知時也。又許叔重注《淮南子》言：朝菌者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則亦蜉蝣之類。按今水上有蟲，羽甚整，白露節後即羣浮水上，隨水而去，以千百計，宛陵人謂之白露蟲。《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蜉蝣、渠略，天牛，長角甲蟲也。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五〇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二日而死。《淮南子》。

又 短狐上弩於孟夏之朔，浮游羣死於白露之朝。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蜉蝣》 《埤雅》云：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味美于蟬。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梁宋間名曰渠略，叢生欝棲中，朝生暮死，有蜉蝣之義，故曰蜉蝣。《夏小正》曰：蜉蝣有殷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言有所見也。《爾雅》云：蜉蝣、渠略。郭云：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甲下有翅，小有文彩，朝生暮死，猪好啖之。《方言》曰：秦晉間謂之渠略。王褒云：蜉蝣出以陰。《詩》云：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明・徐炬輯《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二九《蜉蝣》 蜉蝣朝生而暮死，伏翼晝伏而夜飛。

蜉蝣一名渠略，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又有文彩，夏月陰雨出地中，形如蛣蜣，身狹而長，其色黃黑，朝生暮死。《赤壁賦》云：寄蜉蝣於天地。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 陸佃《埤雅》云：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據其形質，即是龍虱之類，古人以爲口食久矣。然蟬今人不聞有食者，而古人食之，又一新事也。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爾雅》：蜉蝣、渠略。注云：似蛣蜣而狹長，生糞中，猪好食之。此當是渠略，非蜉蝣也。今糞中多有，黑而澤，能漸長大。其蜉蝣類鼠負而細如秕，有青白二種，陰雨則生于牆垣下，好浮游水上，跳躍不溺，古謂蜉蝣出以陰，以此也。死則化爲白屑，故《詩》有麻衣如雪之興。朝生暮死，亦謂其微耳。誰適見之。【略】微物視旦夕如歲年，陰雨則氣陰，而蜉蝣感之化焉。大都陰氣所鍾，豈能久也，故蜉蝣壽朝生。

清・王夫之《詩經稗疏》卷一《曹風》 蜉蝣，《毛傳》曰：蜉蝣，渠略也，晨生暮死。今按：蜉蝣之說有二，一生水上，一生糞中。云生水上者，一名朝菌，高誘所謂晨生暮死之蟲。生水上者狀如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者是也。其一似蜣螂而小，大如指頭，身狹而長，有角，黑色，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雨後叢生糞土中，此則一名渠略者也。二蟲仿佛相似，而生水上者，但名孳母蟲邪，生糞土者名渠略，則如《毛傳》當以生糞土中者爲是。且渠略甲下有翅，甲有衣之象焉，翅在其下有裳之象焉，故曰衣裳楚楚，則尤足證糞中生者之爲蜉蝣矣。若晨生暮死之說，大要未足深信。《淮南子》曰蜉蝣不過三日。阮籍《詠懷詩》云蜉蝣三朝，此微孑之蟲，又非人所畜飼，其生其死無從知之。蠋蜣、螵蛸之類，大抵多變化而非死，但不久于其類耳。古人亦多已甚之言，如木槿開後數日方萎，初不如金錢花、胭脂花之決于暮落，而謂之晨開暮落，耳聞之不如目見信然。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 蜉蝣，渠略。蜉音浮，蝣音游。蜉蝣一名渠略，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豬好啖之。蜉蝣，《夏小正傳》云：渠略也。《詩・蜉蝣》云：蜉蝣之羽。陸璣：蜉蝣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下出，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也。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二八 蜉蝣、渠略。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舍人注，《詩疏》七之三。是糞中蟲，陰雨而爲之。樊注，《藝文類聚》九十七。糞中蝎蟲。同，《六書故》二十。《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孫注《詩疏》七之一。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蜉蝣渠略也，渠略一作渠螅，與蚼、蝝通音，皆謂蟻蚌也。故《漢書注》曰：蚍蠹，蜉蝣，渠略也。蚍蜉生羽則出游於外，故名，即蠭也。羽長於身，色白有光，故《詩》取以喻衣裳之有采者。

又 天牛，郭注渠略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生糞土中者。此乃地蝎所化，樊光謂之糞中蝎者是也，即天牛也，上兩翅作甲，色皂黃，厭人不足以興采采，亦不聞其朝生暮死也，蓋渠略與天牛二物，而注誤以天牛之形注渠略耳。

清・洪震煊《夏小正疏義》卷一 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浮游，古蜉蝣字，甲蟲，似天牛而小，有角。殷讀如

殷，其盈矣之殷。《詩傳》亦云：殷，衆也。《爾雅・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注云：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方言》謂蜉蚴，秦晉之間謂之蟓蟘，《説文》云蝚蟘，皆字異而實同也。陸璣《蟲魚疏》云：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朝生而暮死者。《淮南子》云：浮游不過三日。又云：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稱有何也，有見也。據昆小蟲不稱有爲問有見也者。釋經所以稱有義也，有見者不盡見也。《詩・葛藟》：亦莫我有。鄭君箋云：有識有也，彼識與此見義同也。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説》卷三　《爾雅》：蜉蝣、渠略。孫炎注《夏小正》：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郭璞注：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毛傳》：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陸璣疏：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名物解》：蜉蝣輕也，朝生暮死，故謂之渠略。生于夏月，陰陽氣之卑濕而浮游者，故其爲物不實而小，曹君無篤厚之德，而從其小體若此，刺其甚矣。《埤雅》：唐儉以勤，曹奢而苟，故《詩》一以蟋蟀一以蜉蝣刺之。又云：叢生鬱棲中，朝生夕殞，有浮游之義。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　蜉蝣、渠略。《古今韻會》引注，糞土中下云：甲下有翅能飛。案：此語出陸璣疏，誤引作郭注也。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夏小正》云：五月蜉蝣有殷。【注】殷，衆也。渠一作蕖，略一作蟓，《詩釋文》或作蟓螺。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爾雅》：蜉蝣、渠略。郭璞注：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食之。邢昺疏：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淮南子》：蜉蝣不食不飲，二日而死。《詩疏》：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埤雅》：蜉蝣似天牛而小，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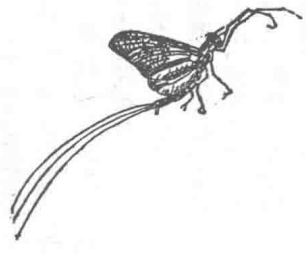
又　《淮南子注》：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如蠶蛾，一名孳母，南海謂之蟲邪。

清・宋書升《夏小正釋義》卷四五　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毛詩・鷄鳴》詩云：殷，衆也，《周禮》殷頫曰聘，鄭君注亦云殷衆也，并與傳同。《説文》云：殷，盛也，盛亦兼衆意也，渠略舉異名也。《爾雅・釋蟲》云：浮游、渠略。舍人注云：浮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郭注云：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陸璣《詩疏》云：浮游，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藝文類聚》引《廣志》云：浮游生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即死。書升案：《廣志》所述，别是一種，一名朝蛸，王貫山謂浮游生荒地，吾鄉謂之荒蟲，此乃傳。《淮南子・詮言訓》云：浮游下過三日。《説林篇》訓云：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此與傳文小異。又《説林訓》云浮游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與傳文同，蓋生期最促之蟲也。云稱有何也，發經中諸言有之義也。見謂著見，著見之則或與，可謂謀有鳴，倉庚是也。或與謀，此經及有韭等是也。《小正》以著名，故經文多言有。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一《動物分類綱領・圜節動物》　腹率皆節邊順掩連套，可進出動活。圜節之數至多有九，凡不足是數者，殆因二圜節或數圜節連合爲一，各體完整。物之腹既不負翅，兼不帶足，第其末節端，或生絲尾。朝生暮死之蜉蝣，即有長絲尾一對者也，如一百八十五圖絲尾即是。

清・汪照《大戴禮記注補》卷二　浮游有殷。郭氏璞曰：似天牛而小。孔氏穎達曰：此蟲土裏化生。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一本無此句。浮游者，渠略也。照案：渠略一作蟓蝀，又作蝚蟘，《爾雅・釋蟲》蜉蝣、渠略，《説文》秦晉之間謂蜉蝣。陸氏璣曰：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詩疏》引舍人注：浮游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藝文類聚》引樊光注：是糞中蟲。《六書故》引樊光注曰：糞中蝎蟲，朝生而暮死。《詩・曹風》注：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朝生暮死。蔡氏德晉曰：傳以浮游爲朝生暮死，而《淮南子》謂浮游不飲不食三日而死，蓋死之速者，即在生之日，其達者亦不過三日也。



第一百八十五圖　蜉蝣

清・戴鎏《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蜉蝣、渠略。【注】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補正】邢疏：陸璣云蜉蝣似甲蟲，有蟲大如指，長之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樊光謂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臣鎏按：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蟋蟀秋吟蜉蝣出，以陰是也。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　蜉蝣、渠略。【注】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正義】《詩疏》引舍人云：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孫炎云：《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案《夏小正》云：五月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也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曹風》云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説文》作衣裳韜韜，云會五彩鮮色者。蜉蝣帶甲，有似衣裳，厥色黄黑似采色之會，故《詩》謂之韜韜矣。《大戴禮記・易本命》云：蜉蝣不飲不食，《淮南・詮言訓》云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方言》云：蜉蚴秦晉之間謂之蜾蠃，《説文》云蟓，蠶蟓也，一曰蜉蝣朝生暮死者，《玉篇》作蜉蚴，渠蟓，皆聲近而字體遞變也。【注】似蛣至啖之。【正義】《詩疏》引陸璣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案：郭氏《方言注》云似天牛而小，有甲、角，出糞土中，朝生夕死，與此注略同。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蜉蝣、渠略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

渠略，《説文》作蠶蟓，一曰蜉蝣，朝生莫死者。《方言》云：蜉蚴，秦晉之間謂之蜾蠃。郭注：似天牛而小，有甲、角，出糞土中，朝生夕死。《詩傳》本《小正》文，《正義》引孫炎亦用《小正》，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陸璣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今按：此蟲形狀一如樊、郭所説。《淮南・詮言篇》云：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説林篇》云：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是蜉蝣，雖短期，非必限以朝夕，説者甚其詞耳。《莊子・逍遥游篇》云朝菌不知晦朔，《淮南・道應篇》引作朝秀，《廣雅》作朝蛻。高誘注：朝秀朝生莫死之蟲也，生水中，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如高所説，則此蟲生水中，故《抱朴子・對俗篇》云：魚伯識水旱之氣儵，青齊，見《廣雅》。蜉蝣曉潛泉之地。《類聚》引《廣志》曰：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並以蜉蝣爲水蟲，與高注合。然則蜉蝣即朝秀矣，朝秀不知晦朔，與蟪蛄不知春秋，正以二蟲爲對。又據晦朔而言，可知非以朝夕爲限矣。

清・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卷七《蜉蝣》　蜉蝣興也，三章各止首句，言蜉蝣

耳。今以爲比體通篇皆指蜉蝣言，遂謂憂蜉蝣之不能久存，欲其於我歸處。夫蜉蝣一蟲耳，可共處乎。況與人何親，而憂念之至此乎。雖是托言，恐亦礙理。

蜉蝣掘閲，鄭云掘地，解閲謂其始生也。孔疏作鮮閲，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閲也。又云定本作解閲，謂開解而容閲。蓋鮮解字形相類，必有一誤。然二義俱通，故並存之也。《埤雅》云掘土使開閲也，亦依定本。案：《本草綱目》云蜣螂、蜉蝣、復育、天牛皆螬蠐，蠆蝎所化，螬蠐生糞土中，而蜉蝣掘地而出，其螬蠐所化與。又《埤雅》引《管子》曰掘閲得玉，今《管子》並無此語，惟《山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閲而得龜者。房玄齡注云：掘，穿也，掘地至泉。曰：闕、掘，永勿切闕，永月切。豈掘閲得玉別見他書而近本逸之乎。

三代時棉種未入中國，凡所謂布皆麻也，吉凶俱用之，止以精粗爲辨，而吉服則染以玄黄之色，惟深衣不染，又與大祥同用。十五升之布，但鍛濯灰治之，純音準，緣也。之以采，則與祥服異焉。《詩》麻衣如雪，謂深衣也，如雪者鍛濯灰治之功也，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服焉。諸侯朝夕深衣，如《曹風》以咏昭公，首章言其衣裳之整飾，次章言其衣裳之衆也，《毛傳》：采采，衆多也。卒章言其朝夕變易衣服以見其奢也。朱傳釋此二句，即指蜉蝣言。夫蜉蝣而曰衣裳，是目其羽翼耳。首句言羽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複乎。泛以衣裳，借言猶可也，確指爲麻衣，愈不得以蜉蝣當之矣。況蜉蝣黄黑色，此《爾雅》郭注，而《集傳》遵用之者也，黄黑色而云如雪可乎。

清・李元《蠕範》　飲養陽，食養陰。物得所養則生，然而蜉蝣不飲不食。

又　蟘，朝蜣也，朝菌也，蟲邪也，孳母也，白露蟲也，伏似蠶蛾，白翼雙角，朝生暮死，白露節後水上羣飛，或墜水則隨水去，常千百計。

又　朝蟘一日而死，蜉蝣三日而死。【略】蜉蝣，渠略也，蠶蟓也，渠蜣也。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小有文采，能飛，不飲不食，三日而死。又水蟲亦有蜉蝣，似蠶蛾而小，朝生暮死，然蜉蝣《説文》以爲天社，《長箋》以爲石蚝，《淮南子注》以爲朝菌。

清・焦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六《曹風蜉蝣第十四》　蜉蝣，【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釋文】蜉蝣上音浮，下音由。蜉蝣，渠略也。渠本或作蟓，音同，其居反，注同略，本或作蝑，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虫是也。正義：《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孫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噉之。陸璣《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

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螻者誤也。

循按：《説文・虫部》云：蝝，蜮蝝也，一曰蜉蝣。又《蚰部》云：蜮，蜮蝝也。蜮蝝、渠略音同字轉也。六書音均表巨聲、各聲、求聲三者同在第五部。乃《虫部》。又云：蜫，渠蜫，一名天社。《廣雅》云：天社，蜣蜋也。《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六引作蜣蜋，今俗本作蜣蜋，誤。蜫音近蝝，似蜉蝣之名，亦通于蜣蜋者，蓋蜣蜋與蜉蝣實爲一類，渠略正蜣蜋聲之轉。蜣蜋生糞土中，蜉蝣生于陰濕，今人稱爲時蟲。《夏小正》云：五月蜉蝣有殷。王褒《四子講德論》云：蜉蝣出以陰，以知時也，五月地氣陰濕，故生是蟲，時雨淋漓漂于水面。《廣志》云：蜉蝣可燒，啖美于蟬。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是也。《藝文類聚》九十七《淮南子・詮言訓》云：蜉蝣不過三日。《説林訓》云：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死。朝生夕死者，極言其速，三日則極其期而言之矣。

清・趙佑《草木疏校正》卷下《蜉蝣之羽》 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詩》《爾雅》疏作謂之。糞中蝎蟲，隨雨而出，《詩》《爾雅》疏云：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夕死。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蜉蝣，渠略。《詩・國風》：蜉蝣掘閱。鄭箋：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孔疏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悦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生，形容鮮閱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舉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家語》：蜉蝣不飲不食。《鴻烈解・詮言訓》：浮游不過三日。高注：浮游，渠略也，生三日死也。《漢書・王褒傳》：蜉蝤出以陰。師古曰：甲患也，好叢聚而生，蝤亦作蝣，其音同也。《方言》：蜉蚴秦晉之間謂之蟓蛵。

清・楊錫齡等纂《寧都直隸州志》 蜉蝣，《爾雅・釋蟲》：蜉蝣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中，朝生暮死，甲下有翅，能飛。《詩》謂蜉蝣之羽，是也。

清・魏式曾纂《直隸澧州志》 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黄黑色，甲下有翅能飛，樊光云是糞中蟲，隨陰雨時出。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蟋蟀食秋吟，蜉蝣出以陰。

清・黄任、郭賡武纂《泉州府志》 蜉蝣。

清・宗源瀚等修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蜉蝣，按：生糞土中，有生水上者，名白露蟲。

清道光八年《永州府志・物産》 蜉蝣似蛣蜣而小，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甲下有翅，能飛。見《零陵志》。

清・方旭《蟲薈》卷三 蜉蝣，《爾雅》蜉蝣、渠略，注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

《草木蟲魚疏》：蜉蝣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炙食味如蟬。

《淮南子》：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

藝文

晉・傅咸《蜉蝣賦有序》 讀《詩》至《蜉蝣》，感其雖朝生暮死而能修其翼，可以有興，遂賦之。

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羌采采而自修。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三七《律詩・禽蟲十二章》 蠨蛸網上罥蜉蝣，反覆相持死始休。何異浮生臨老日，一彈指頃報恩讎。

雜録

清・段玉裁《毛詩古訓傳定本》卷一四《曹蜉蝣故訓傳》 《蜉蝣》，刺奢也，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堀閱，依《説文》作堀，各本作掘，非。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説。

蜉蝣之羽，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猶疑當作獨。楚楚，鮮明貌，采采，衆多也，息止也。堀閱，容閱也。堀閱雙字，猶《風賦》之空穴來風，李善注引《莊子》作空閱來風。空、孔，一也；閱、穴，一也。傳云：容閱亦是雙聲疊韻字，容閱即史所謂容頭過身，謂浮游自孔穴而出，羽必新也。如雪言鮮絜。

清・朱鶴齡《詩經通義》卷五《曹》 蜉蝣，音浮游。《爾雅》孫炎曰：蜉蝣，渠略也，朝生暮死。陸璣疏：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之羽，衣裳

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吕記詩人憂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君倘無所依，其于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芈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爲也。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讀如白。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求勿反，音倔。閱。《集傳》：掘閱未詳。李本曰：蜉蝣土中所生，掘地而出，其文采即有可見也，《埤雅》引《管子》掘閱得玉，今《管子》無此文，或曰閱當作穴。麻衣如雪。《箋》：麻衣，深衣，諸侯之服，夕則深衣也。《疏》：麻衣者白布衣，《禮記注》諸侯夕服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大祥，深衣純用布無采飾。純音準，衣緣也。陳啟源曰：古時棉種未入中國，凡所云布皆麻也，吉凶皆用，但以精粗爲辨而染之以玄黄之色，惟深衣則不染，鍛濯灰治之，純以采與大祥之服異焉。此《詩》麻衣如雪謂深衣也，如雪者鍛濯灰治之功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讀輸芮反，音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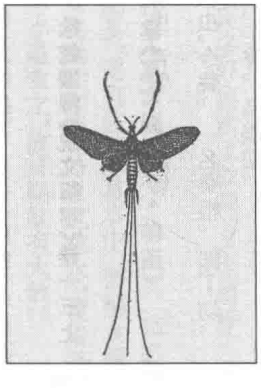
《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諸本此《序》都無昭公字，崔靈恩《集注》有之，未詳其正也。《補傳》：《詩》不及小人，《序》者以其將無歸依，知其所用，小人故不足恃。

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小人亦且立而觀之，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鄧元錫曰：奢者苟目前爲觀而已，而不顧其後，故刺之以蜉蝣，如蜉蝣之生死止旦暮也，即衣裳楚楚何爲矣。夫志競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歸説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解末句亦一説。奢則國必敝，大猶不堪，況小而迫乎，衣裳舉一端耳。朱傳作刺時人玩細娛而忘遠慮者，蓋推廣言之。陳啟源曰：每章次句指曹君，言《注疏》本以蜉蝣興，曹君《集傳》改爲比。按：《爾雅》郭注蜉蝣黄黑色，恐不得以麻衣如雪比之。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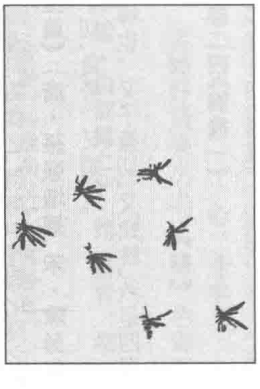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蜉蝣》 蜉蝣形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黄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啖之，美於蟬也。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梁宋之間曰渠略，叢生鬱棲中，朝生暮殞，有浮遊之義，故曰蜉蝣也。





第七十一圖　蜉蝣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蜉蝣之羽》 《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集傳》：似蛞蝓，身狹而長角，黄黑色，朝生暮死。毛晉云：今水上有蟲，羽甚整，白露節後羣浮水上，隨水而去，以千百計，宛陵人謂之白露蟲。毛説本許叔重，稻氏從之，雖非舊説，亦有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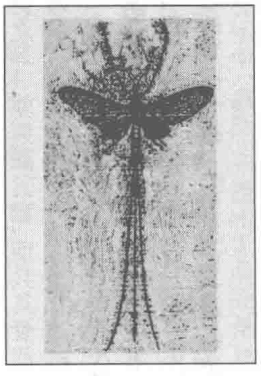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 蜉蝣【略】兩翅均膜質，翅脉如網，嘗供飛翔之用。口適嚙。腹部延長。變態【略】不完全。幼蟲多生活水中。

蜉蝣類，七十一圖。尾端有二根或三根長毛，夏季黄昏成羣飛出，經數時而死。

蜉蝣科Ephemeridae分部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虹蜺幼蟲久棲於水，迨成蟲而飛行空中乃產卵，不半日而天死。



第六十圖　虹蜺

又 Ephemeridae (may-flies)

蜉蝣*Ephemera* spp.

清・沈青崖編輯《陝西通志》 蜉蝣秦晉之間謂之蜾蠃。《方言》：似天牛而小，有甲角，出糞土中，朝生夕死。郭注。

清・劉謹之等總纂《盛京通志》 蜉蝣，糞中蟲，隨陰雨時生之，朝生暮殞。

清・嚴長明等纂《西安府志》 蜉蝣，《方言》：秦晉之間謂之蜾蠃。

蜻蜓目Odonata部

蜓、蜻、蠊、蜓、蟌、負勞、蜻蜻、蜻蛉、白宿、天鷄、童幡、桑根、蜘蛉、虹蜓、孤棃、蜻亭、蜻蜓、豆娘、胡離、赤卒、絳騶、赤衣使者、赤弁丈人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𧑐：丁蜓，負勞也。从虫，巠聲。户經切。

𧑐：蜻蜻也。从虫，青聲。子盈切。

𧒽：蜻蛉也。从虫，令聲。一名桑根。郎丁切。

𧒄：蠆也。从虫，圭聲。烏蝸切。

三國魏・張揖《博雅》卷一〇《釋蟲》 蜻蛉、蜚蛉，倉蝗也。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又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人呼爲紺幡，亦曰童幡，一曰天雞，好以六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鰕化爲之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蜓：呼丁切，負勞。又蜻蛉。

蜻：疾性切，蝨也，蟬也。又子盈切，又蜻蛉，六足四翼。

蛉：力丁切，蜻蛉。

蠊：音康，蜻蛉也。

又 蜓：徒典反。

蛵：火丁反。

蟌：千公切，蜻蛉也。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蜻蛉》 一名青亭，一名蝴蝶，色青而大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蘿，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好集大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蠪：丘岡切，蠪蛵，蟲名，蜻蛉也。

蜓：唐丁切，蜓，蜻蛉，水蟲名。

蛵：郎丁切，蟲名，《說文》蜻蛉也，一曰桑根。

蛵：醓經切，蟲名，《爾雅》虹蛵，負勞即蜻蛉也。又呼經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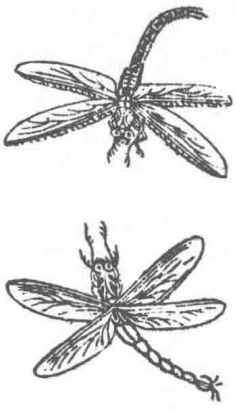
蜓：唐丁切，蜓蚞，蟲名，蠕蛄也。又他鼎切。又待鼎切。又待典切，蝘蜓也。

蟌：麤叢切，蟲名，《淮南子》：水蠆爲蟌，一曰蜻蜓。

又 蛵：子悉切，蟲名，《方言》蜻其雌者謂之蛵，或从虫。又子列切。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蟲魚部下品》 蜻音青。蛉音零。微寒，强陰，止精。陶隱居云：此有五六種，今用青色大眼者，一名諸乘，俗呼胡蝨，道家用以止精眼，可化爲青珠，其餘黃細及黑者不入藥用，一名蜻蜓。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蜻蜓六足四翼，好飛溪渠側。《日華子》云：蜻蜓涼，無毒，壯陽，暖水藏，入藥去翼足，炒用良。《圖經》曰：蜻蛉舊不載所出州郡，今所在水際多有之。此有數種，當用青色大眼者爲良，其餘黃赤及黑色者不入用，俗間正名蜻蜓而不甚須也，道家則多用之。《衍義》曰：蜻蛉其中一種最大，京師名爲馬大頭者，是身綠色，雌者腰間一遭碧色，用則當用雄者。陶隱居以謂青色大眼一類之中元無青者，眼一類皆大。此物生化於水中，故多飛水上，唐杜甫云點水蜻蜓款款飛。

蜻　蛉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蜻蜓，《爾雅》曰盯蛵、負勞，亦謂之蜻蛉。

又《爾雅注》 虹蛵、負勞，音丁馨，即蜻蜓也，亦謂之青蛉。

宋・任廣《書敘指南》卷一四《昆蟲》 青蜓曰蟌。《淮南子》。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一》 蛉。音零。

又卷二五《釋蟲二》 青蛉好飛集水上，**【略】** 色青而大者曰青蛉，一曰青亭、蟌。千公反。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虫部第二》 蜻，音青。蜻蜓，亦蠪蛵別名也。又因精，蜻蛉也。

又 蠪蛵。上音矛，下音務。《淮南注》：青蛉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蟌：，粗叢切。《淮南子》曰：水蠆爲蟌。注云：蟌，蜻蜓也。

元・脱因修（至順）《鎮江志》卷四 蜻蜓，水蟲所化。《爾雅》：虹蛵、負勞。**【注】** 即蜻蜓也，江東呼爲狐梨。

明・夏良勝纂修《建昌府志・物産・蟲之屬》 蜻蜓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蚤食之，遇雨則多好集水上款飛，又名蠪蛵。《字説》云：動止常廷，故謂之蛉。

明・金念祖、黃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 蜻蜓屬脉翅類，有青、紅等種，頭部大，複眼巨，腹細長，尾有歧，棲息水中，善捕食蝶、蛾、蚊、蠅等害蟲，於農家有益，陣雨之前常羣集飛翔，産卵時以尾蘸水，使附著水草之莖。其幼蟲謂之水蠆，常捕水中孑孓等小蟲食之，故於驅蚊有大效。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負勞、白宿、桑根、胡黎、赤卒、絳騶、蠪蛵、江雞、蟪蛄、蜻伶、青蛉、盯蛵、蜻蜓也。

又 久竹爲青寧。疑即青蛉。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蟲部》 蜻：資辛切，音精，蜻蛉。

虹：當經切，音丁，虹蛵，蜻蛉別名。

蛉：蛉字之譌，舊注音鈐，蟹距。又音琴，蟲名。丛非。

蛉：離呈切，音零，《説文》蜻蛉也，或名蜻虹，《爾雅》虹蛵、負勞即蜻蛉別名，翼薄輕如蟬，露目，短頸，長腰，身綠色，雌者腰間色碧晝，取蚊蚤食，遇雨集水上款款飛，俗呼爲紗羊。《字林》云：一名桑根，一名白宿。崔豹《古今注》：大而色青者曰蜻蜓，小而黃者江東名胡黎，淮南名蠪蛵，鄱陽名江雞，小而赤者曰赤卒，曰絳騶，曰赤衣使者，曰赤弁丈人，大如玄紺者遼海名紺蠽，亦名天雞，陶弘景曰青色大眼者名諸乘，俗呼胡黎者入藥，寇宗奭曰一種最大者汴人呼爲

馬大頭，《方言》蜻蜓謂之蜻蛉，注六足四翼蟲。

蜓：他典切，田上聲。《説文》：蝘蜓也，一曰蟥蜓，篆作，俗音陵，作蜻蛉之蛉，因蜻蛉俗作蜻而誤。

蛵：許情切，音刑。《爾雅》虰蛵、負勞，郭注即蜻蛉。又祝允明《野記》言公牒列海味名，有毛蛵、竹蛵，據此説二蛵皆海物，殊實同名。

蜻：唐寅切，音亭，蜻蜻。又蜻蛚見後蛚注。

蜓：舊注音星，蜓蜓，蟲名。按蜻蛉俗讀星廷，因大蜓字聲義，丛非。

蠅：謁字舊注音杵，汎云蟲名。一説蜻蛉有絳縞、赤弁諸名，俗謁作蠅。

蠊：口岡切，音康，淮南人呼蜻蛉爲蠊蚷。

蠊：同蛉，舊注訓營，非。《長箋》以蠊爲螟蠊之蠊，不當溷作蜻蛉之蛉，亦非。蠊俗蠊字。

蟌：舊注音聰，蜻蛉也。按《淮南子》：蝦蟆爲鶉，水蠆爲蟌。芯注：音矛、務，青蛉也，《本草綱目》謁爲蟌。《六書故》：水蠆爲蟌。李時珍引《造化權輿》云水蠆化蟌。並未詳。《淮南》本作蟌芯，非獨舊注誤也。肷青蛉不必名蟌芯，音義皆可疑，存備考正。

明・張寅纂《山東通志》　蜻蜓一名青虰，江東名胡黎，淮南名糠蚚，鄱陽名江雞，遼海名紺螢，亦曰天雞。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虰：**【略】**又當經切，音丁。《爾雅・釋蟲》：虰蛵，負勞。見蛵字注。

蛵：《唐韻》、《韻會》並郎丁切，音靈。《玉篇》：蜻蛉。詳蜻字注。又螟蛉。《詩・小雅》：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螟蛉，桑蟲也。**【疏】**俗謂之桑蟧，亦呼爲戎女。陸璣云：以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

蛵：《唐韻》呼刑切，《集韻》醢經切，並音馨。《爾雅・釋蟲》：虰蛵，負勞。**【注】**即蜻蛉也。詳蜻字注。又乎經切，音刑，義同。

蜓：《唐韻》、《集韻》、《韻會》、《正韻》並徒典切，音殄。《玉篇》：蝘蜓。詳蝘字注。又《集韻》唐丁切，音廷，蜻蜓。《爾雅・釋蟲》：虰蛵。**【注】**或曰即蜻蛉也。**【疏】**一名蜻蛉。詳蜻字注。又待鼎切，音挺，蜓蚞。《爾雅・釋蟲》：蜓蚞、蝘蜓。見蚞字注。蝘蜓，《集韻》：或作蜷。

蜻：《唐韻》、《正韻》子盈切，《集韻》、《韻會》咨盈切，並音精。《説文》：蜻蜊也。《詩・唐風》：蟋蟀。**【疏】**一名蜻蜊。張載詩：俯聞蜻蜊吟。詳蟀字注。又《集韻》：疾正切，音浄，蟬屬。《玉篇》：蛓也。揚子《方言》：蟬有文者謂之蜻蜻。郭注：即蛓也。詳蛓字注。又此静切，音請，慈盈切，音情，義丛同。又《廣韻》：倉經切，音青，蜻蜓蟲。揚子《方言》：蜻蛉謂之蜊蛉。《埤雅》：蜊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盡取蚊蚋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一名蜻蛉。《古今注》：有青、赤、黄三種，青而大者曰青亭，小而黄者曰胡黎，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亦曰赤弁丈人，總曰蜻蛉。《吕氏春秋》：海上有人好蜻蛉者，每朝居海上，從遊有蜻蛉至者數萬。《博物志》：五月五日埋蜻蜓頭于西向户下，埋至三日不食，則化成青真珠。又地名。《前漢・地理志》：越嶲郡蜻蛉。又水名。《水經注》：蜻蜓水出蜻蛉縣西。

蜻：《集韻》唐丁切，音亭。蛵蜻詳蛵字注。又蜻蜻。《本草》一名蜻蛉，詳蜻字注。

蜓：《集韻》桑經切，音星。《類篇》：蜓蜓，蟲名。《正字通》：蜻蛉，俗讀星廷，因譌作蜓字，聲義丛非。

蠊：《唐韻》苦岡切，《集韻》邱岡切，並音康，蠊蚷。《方言》郭注：蜻蛉，淮南人呼爲蠊蚷。詳蚷字注。

蟌：《字彙補》名侯切，音矛，蟌芯，青蛉也。《淮南子・泰俗訓》：水蠆爲蟌芯。

蠆：《集韻》咨盈切，音精。《直音》同蜻。

蠊：《唐韻》、《集韻》並郎丁切，音靈，與蛉通。《説文》：螟蠊，桑蟲也。

又　蜊：《正字通》：蜊，本字見《六書故》。

蜊：《篇海》同蝨。按：《集韻》作蜊。

蜊：《唐韻》倉紅切，《集韻》麤叢切，並音悤，蜻蜓也。《淮南子・齊俗訓》：蝦蟆爲鶉，水蠆爲蟌。詳前蜻蛉注。

蝨：《唐韻》、《集韻》並七賜切，音刺。《説文》：毛蟲也。《爾雅・釋蟲》：蛸毛蟲。疏蛸：一名毛蠹，即蝨也。今俗呼爲毛蝨，有毒螫人。王逸九《思蝨》：緣兮我裳。又《唐韻》七吏切，義同。《玉篇》或作蝍蛆、蟅蚳。《類篇》別作蝨。《集韻》又作蜊。

蜊：《集韻》同蝨。

蜊：《淮南子・説林訓》：水蠆爲蟌。注音聰，《唐韻》作蜊。又《篇海》七賜切，毛蟲也。按：《集韻》蜊同蝨，从悤。《篇海》誤。

蠆：《集韻》同蝨。

蟌：《字彙補》名侯切，音矛，蟌芯，青蛉也。《淮南子・泰俗訓》：水蠆爲

蟆芯。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丁蛵，逗疊韵，負勞也。《釋蟲》文。郭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梨。所未聞。按許意非蜻蛉也。許下文蛉下云：蜻蛉也。一名桑根。不與此爲伍。則許意不謂蜻蛉可知。从虫，巠聲。户經切。十一部。

清：蜻蜊也。从虫，青聲。子盈切。十一部。按：蜻、蜊二篆，當先蜻後蜊，後人倒之，下先蜻蛉則同此蜻，如蚌蚄同蚌威之蚌，蜌蠣同食穀之蜌也。

清：蜻蛉也。《戰國策》曰：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方言》曰：蜻蛉謂之蜻蛉。郭云：江東謂之狐黎，淮南人呼蠊蚌。音康伊。按《淮南書》：水蠆爲蟌。即蜻蛉也。今人作蜻蜓、蜻蜓。从虫，令聲。郎丁切。十一部。一曰桑根，一曰猶一名也，今本作一名。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　蜓：別篆作，郎丁切。蜻蛉，四翼善飛。《國策》：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後漢・南蠻傳》：有蛉縣又青色大眼者名諸乘。

又　蟧：俗篆作，郎刀切，小蟬也。《爾雅》：虰蛵，負勞。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莫貂蟷蜋，蜱，虰蛵，負勞。貂，音鶴。蜱，音牟。虰，音丁。蛵，音馨。此亦雜釋蟲也。注曰：莫貂，一名蟷蜋，又名蜱，有斧蟲也，江東呼爲石蜋。虰蛵，一名負勞，或曰即蜻蛉也，江東爲狐黎。疏曰：莫貂名螳蜋，即上不過也，捕蟬而食，有臂若斧，《莊子》云螳蜋怒臂以當車軼是也。虰蛵即蜻蛉，六足四翼蟲也。《方言》云：蜻蛉淮南人又呼蠊蚌。《字林》云：一名桑根。陶注《本草》云：一名蜻蜓。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　羅翅目。此目亦具咀嚼口，翅膜甚薄，往往生有網狀之翅脉，如蜉蝣、蜉蝣與蚊相似，蜉蝣鬚長蚊鬚短。蜻蜓等是。

清・李衛等纂《畿輔通志》　蜻蜓，《帝京景物略》：大而青者曰老青，紅而黃者曰黃兒，赤者曰紅兒，好擊水而飛。

清・陳文達修《鳳山縣志》　蜻蜓至冬猶群飛。

清・周碩勳纂修《潮州府志・物産》　《爾雅》虰蛵，《説文》桑根，皆指蜻蜓也。又有負勞、青蟧、紗羊、虰蟶、蜻蜻諸名。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　水蠆，《本草綱目》：長身如蝎，能變蜻蜓。

清・潘問奇等纂《昌平州志》　蜻蜓，《帝京景物略》：大而青者曰老青，紅而黃者曰黃兒，赤者曰紅兒，好擊水而飛，州人謂之馬郎。

綜　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　虰蛵，負勞。【注】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梨，所未聞。【音義】虰音丁，蛵虚形反，勞力刀反，蛉力丁反。《字林》云：蜻蛉一名桑根。狐音乎。【疏】即蜻蛉六足四翼蟲也，一名虰蛵，一名負勞，江東呼狐梨。《方言》云蜻蛉謂之蜻蛉，淮南人又呼蠊蚌。《字林》云一名桑根，陶注《本草》云一名蜻蜓是也。郭云所未聞者，雖有或人之説，但經典未聞，所出示其無質，故云所未聞。

《戰國策》（元・吳師道校注）卷五　蜻蛉乎蟲，一名葉根，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俯啄蚤虱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充作鉰，鉰補曰鉰當作飴。膠絲，飴米蘗所煎調。以餌之，又施膠於絲以繫之。正曰：顔師古《急就章》注以蘗消未取汁。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蜻蛉謂之蜻蛉，六足四翼蟲也。音靈。江東名爲狐黎，淮南人呼蠊蚌。蠊音康，蚌音伊。案《爾雅》：虰蛵，負勞。郭璞注云：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梨，所未聞。梨黎同，疏引《方言》此條文並同。《廣雅》蜻蛉、蜻蛉，倉蝗也。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釋蟲》　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蚤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尾端亭午則亭，名之曰蜓以此。字或作蜓，廷亦直也。一名蜻蛉，《方言》曰蜻蛉謂之蜻蛉，《淮南》又呼蠊蚌，亦曰蟌也。《造化權輿》曰：水蠆爲蟌。《字説》云：蛉，蜻蜓也，動止常廷，故又謂之蛉，令出於廷者也。《古今注》曰：蜻蛉一曰青亭，色青而大者是也。賦云：塗青蚗而還錢，埋蜻蛉而變珠。説者以爲五月五日取其首，正中門埋之，皆成青珠。故《類從》曰：青蛉之首，瘞而爲珠也。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蜻音青蛉音零微寒，强陰，止精。陶隱居云：此有五六種，今用青色大眼者，一名諸乘，俗呼胡梨，道家用以止精，眼可化爲青珠，其餘黄細及黑者不入藥用，一名蜻蜓。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蜻蜓六足四翼，好飛溪梨側。《日華子》云：蜻蜓凉，無毒，壯陽，暖水（藏）〔臟〕，入藥去翼足，炒用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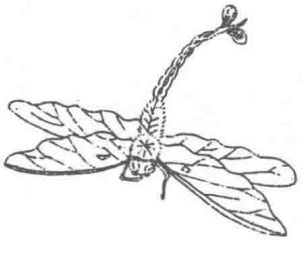
《圖經》曰：蜻蛉舊不載所出州郡，今所在水際有之。此有數種，當用青色大

眼者爲良，其餘黃赤及黑色者不入用，俗間正名蜻蜓而不甚須也，道家則多用之。

《衍義》曰：蜻蛉其中一種最大，京師名爲馬大頭者是（也）。身綠色，雌者腰間一遭碧色，用則當用雄者，陶隱居以謂青色大眼一類之中元無青者，眼一類皆大。此物生化於水中，故多飛水上，唐杜甫云點水蜻蜓款款飛。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舞風》 古詩：舞蜻蛉風愁過雨，點水喜初晴。

又《飲露》 《埤雅》：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蚤食之，遇將雨轉多，好集水上款飛，尾端亭午則亭，名之曰蜓以此，字或作蜓。又蜻蜓飛，無所食則自食其尾，食愈甘則尾愈盡而死。



又《附物散卵》 《本草會編》：蜻蛉乃水蠆所化，水蠆既化蜻蛉，蜻蛉相交，還于水上，附物散卵，出復化爲水蠆，水蠆復化焉。或曰蜻蛉貼水飛時，以尾醮水中，人知其點水，不知其點水者乃生子也。既遺子于水中，或爲青鮹魚食之，腹脹孕蟲，噬母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名曰蝦蠪蟲，及蛻始爲蜻蜓。或云稻田間青蟲所化，一種最大者呼爲馬大頭。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蜻蛉。《別録・下品》。**【釋名】** 蜻虰、音丁。蜻蜓、亦作蜓。虰蛵、音馨。負勞、《爾雅》。蟌、音忽。諸乘、弘景。紗羊。《綱目》。赤者名赤卒。時珍曰：蜻蟌言其色青葱也，蛉虰言其狀伶仃也，或云其尾如丁也，或云其尾如亭而挺，故曰蜓曰蜻，俗名紗羊，言其翅如紗也。按：崔豹《古今注》云：大而色青者曰蜻蜓，小而黄者江東名胡黎，淮南名蠛蠓，鄱陽名江雞，小而赤者名曰赤卒，曰絳縣，曰赤衣使者，曰赤弁丈人，大而玄紺者遼海名紺蠽，亦曰天雞，陶氏謂胡黎爲蜻蛉，采政此耳。

【集解】 弘景曰：蜻蛉有五六種，惟青色大眼一名諸乘俗呼謂胡黎者入藥，道家云眼可化爲青珠，其餘黄細及黑者不入藥。保昇曰：所在有之，好飛水際，六足四翼。宗奭曰：蜻蜓中一種最大，汴人呼爲馬大頭者是也。身綠色，其雌者腰間有碧色一遭，入藥用雄者。此物生於水中，故多飛水上，其類眼皆大，陶氏獨言蜻蜓眼大，何也。時珍曰：蜻蛉大頭露目，短頸長腰，觶尾翼薄如紗，食蚊蚤，飲露水。《造化權輿》云水蠆化蟌，羅願云水蠆化蜻蛉，蜻蛉仍交于水上，附物散卵，復爲水蠆也。張華《博物志》亦言：五月五日埋蜻蛉頭于户内，可化青珠，未知然否。古方惟用大而青者，近時房中術亦有用紅色者。崔豹云：遼海間有紺蠽蟲，如蜻蛉而玄紺色，六七月羣飛闇天，夷人食之，云海中青蝦所化也。《雲南志》云：瀾滄蒲蠻諸地，凡土蜂、蜻蛉、蚱蜢之類無不食之也。

氣味微寒，無毒。

主治强陰，止精，《別録》。壯陽，暖水臟。《日華》。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五七《蜻蜓》 赤弁使者，水蠆爲蟌。矛。蚑，務。蜻蛉也，《淮南》。一名桑根，《説文》。一名白宿，《吕覽注》。淮南人呼康伊。《方言注》。蜻蛉一曰青亭，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離，一名胡黎，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騣，一名赤衣使者，《海録》作青弁。一名赤弁丈人。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江東人呼爲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鷄，好以七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者，謂海中青鰕化爲之也。《古今注》。一名虰蛵，一名負勞，《爾雅》。鄱陽人呼江鷄。《雅翼》。

射蜻，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尸子》。

忘機，海上之人有好蜻蛉者，每居海上，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翫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吕覽》。

童子戲，莊辛對楚襄王曰：夫蜻蛉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俯啄蚊蚤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楚策》。

化珠，五月五日埋蜻蜓頭於西向户下，埋至三日，不食則化成青真珠。又云埋於正中門。《博物志》青蛉之首，瘞而爲珠。《類從》。

明・劉胤昌《劉氏類山》卷四 水蠆爲蟌蛵，蜻蛉也。桑根、白宿、康伊、天鷄、虰蛵、負勞、俱蜻蛉也。**【略】** 射蜻蛉楚莊王命養由基曰：吾願生得之。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蜻蛉之首，瘞而爲珠。五月五日埋西户下。

明・唐胄纂《瓊台志・物産・蛇蟲之屬》 蜻蜓數種，赤、黄較小者多，四時有之，一種大者秋始出，身碧緑，腰青者雄，名青庇，腰黄者雌，名黄蠟，兒童繩繫于竿媒爲戲，身黄斑者名老瓢，腰烏者名烏齊，草上花緑者名麻婆。又有油瓠、水蜻蜓、火蜻蜓諸種。

明・張士鎬、江汝璧纂修《廣信府志・食貨志・物産・蟲之屬》 蜻蜓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蚤食之，遇雨則多，好集水款飛，又名蠛蠓。《字説》云：動止常廷，故謂之吟。

明・李汛纂《九江府志・食貨志・物産・食用之屬》 蜻蜓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蚤食之，遇雨則多，好集水款飛。

明・陳洪謨纂修《常德府志・食貨志・物産》 蜻蜓六足四翼，其翼輕薄如蟬，朝飲露，晝取蚊蟲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俗傳五月五日取其首正中門埋之成青珠。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蜻蜓或作青蛉，又作虰蛵，或曰負勞，曰諸乘，曰胡黎，曰紗羊，曰蟌蒠，曰蠊蜉，曰江鷄，曰青卒，曰絳縭，曰青衣使者，曰赤弁丈人，曰紺蠙，曰白宿，曰蜛蛉，一物也。《爾雅》曰負勞，陶氏曰諸乘，崔豹曰小黃，曰胡黎，鄱陽曰江鷄，餘則以色稱之耳。《淮南子》蝦蟆爲鶉，水蠆爲蟌蒠，青蛉也，一名白宿。《造化權輿》云水蠆爲蟌，《本草》作蟌，則蟌爲訛蟌蒠即蟌蒠之訛。《異名疏》叙青蜓，引《方言》雌蜻謂之疋，音祖，是重誤矣。《方言》此條言蜩蟬也。胥本音胥，其《詩類考》蟋蟀一名蜻蜓，亦前人之誤也。《方言》蜻蜓謂之蜛蛉，注六足四翼，江東名狐黎，淮南曰蠊蜉，正蜻蜓也。道家曰：眼可化爲青珠，能止精。

清・戴鎏《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虰蛵，負勞。虰音丁，蛵虛形反。

【注】 或曰即青蛉也，江東呼狐梨，所未聞。**【補正】** 臣鎏按：孫炎據《方言》以虰上屬謂蛵蜛也，郭璞據《説文》以虰下屬謂蜻蛉也。然二説僅見，別所未聞。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 虰蛵，負勞。虰音丁，蛵音馨。虰蛵一名負勞，或曰即蜻蛉也，江東爲狐黎。虰蛵即蜻蛉，六足四翼蟲也。《方言》云蜻蛉，淮南人又呼蠊蜉，《字林》云一名桑根，陶注《本草》云一名蜻蜓。

清・翟灝《爾雅補郭》卷下 虰蛵，負勞。郭氏以此四字爲一科，本自《説文》。揚雄《方言》乃云蛵蜛謂之虰，則虰宜合上蛵蜛，蜉，而此以蛵、負勞三字爲科矣。《釋文》本勞字作蟧。《方言》又云：蟪蛄或謂之蛉蛄，自關而東謂之蜓蟧。負蟧，提蟧，一物也，即上云蜓蚗也。或以蜻蛉説之，以其有蛉蛄、蜓蚗別稱，訛也。郭氏不信蜻蛉之説，亦未能別定何物，則雖《説文》有讀，但當存疑，乃遽以孫氏依《方言》爲不了。于注《方言》云：《爾雅》虰應下屬。此失指也，其持之過，確不有意，與孫氏立異耶。愚謂此間科別非惟虰字疑，即上莫貉字亦可疑。古字貉與貉同，莫貉即後文國貉，與蟷蜛、蜉似無關涉。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 虰蛵，負勞。《古今注》曰：《爾雅》云色青而大曰青蛉。又引《爾雅翼》云郭璞稱江東名狐黎，《淮南子》呼蠊蜉，鄱陽人呼江雞，蓋蠊蜉之轉。

清・張宗泰綴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一 虰蛵，負勞。**【疏】** 一名桑根，今本根誤，从良。

清・鄂爾泰、張廷玉《授時通考》卷二 蜻蜓、黄蚩等蟲。在小滿以前生者主水，俗呼是魚口中食，謂其纔經風雨，俱死于水故也。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 虰蛵，負勞。**【注】** 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梨，所未聞。**【正義】** 虰蛵一名負勞，郭氏引舊説，以爲即蜻蛉也。《淮南・齊俗訓》云：水蠆爲蟌蒠。高誘注云：青蛉也。《説林訓》云：水蠆爲蟌。注云：水蠆化爲蟌，蟌，青蜓也。案：蜻蜓生於水中，多飛水上，羅願謂附物施卵，仍爲水蠆也。**【注】** 江東至未聞。**【正義】** 《方言》云：蜻蛉謂之蜛蛉。郭氏彼注云：六足四翼蟲也，江東名爲狐梨，淮南呼蠊蜉。《釋文》引《字林》云：蜻蜓一名桑根。高誘《吕覽注》云：蜻蜓細腰，四翅，一名白宿，皆異名也。郭引舊説，仍疑未能定，故云未聞。

清・宗源瀚等修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蜻蜓，《安吉劉志》：有青、赤、黄三種。武康劉志：稻熟時有紅蜻蜓，生子於田間，來歲變蛀稏蟲，亦苗之害也。

又 水蠆，《本草綱目》：長身如蠓，能變蜻蜓。

清・李元《蠕範》 蜻蜓交水上，附物散卵，所化復化蜻蜓。

又 蜻蜓緑雄碧雌。

又 蜻蜓，蟌也，蜻蛉也，青亭也，蜻虰也，虰蜓也，蜋蛉也，蒼蝗也，負勞也，紗羊也，桑捲也，桑根也，白宿也。六足四翼，翼薄於蟬，露目、短項、長腰，遇雨則集水上，款款而飛，亭午則停。其以尾點水，即以生卵，卵爲水蠆，蠆化蜻蜓，嘗逐蚊蚤食之，無所食則自食其尾，尾盡而死。其種類曰蠊蛦，康伊也，胡離也，狐犁也，江雞也。小而黄色曰蜻蜓，諸乘也，蝴蜨也，馬大頭也。大而色青緑，稻田中青蟲所化。其雌者腰有碧文，曰紺蜨，紺蠙也，紺幡也，童幡也，天雞也。大而色紺，大暑後羣飛蔽天，海蝦所化，曰赤足，絳騶也，赤衣使者也，赤弁丈人也。小而色赤，好集水上。

又 水蠆化蜻蛉，蜻蛉卵復爲水蠆。

又 蜻蜓自食其尾。

又 非羊曰羊，蜻蜓紗羊。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虰蛵，負勞。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梨，所未聞。

《説文》：丁蛵，負勞也。又云：蛉蜻，蛉也，一名桑根。《方言》云：蜻蛉謂之蜻蛉。郭注：六足四翼蟲也，江東名爲狐黎，淮南人呼蠊蜉。《廣雅》云：蜻蛉、蜓蛉、倉蝗也。倉蝗、桑根、蜓蛉、蜻蛉、俱聲相轉，蠊蜉、倉蝗、蜻蛉、虰蛵，又聲相近也。《吕覽・精諭篇》云：海上之人有好蜻者。高誘注：蜻，蜻蜓，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淮南・説林篇》云：水蠆爲蟌。高注：蟌，青蛉也。

《爾雅翼》云：水蠆既化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上，附物散卵，復爲水蠆也。《本草》陶注：蜻蛉一名諸乘。《古今注》云：一名青亭，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黎，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一名赤弁丈人，好集水上。按：今呼赤色者爲火壺盧，即紅胡黎之聲轉也，大而青者順天人呼老琉璃，亦曰馬郎。馬古讀如姥，姥負音近郎勞聲轉，然則馬郎即負勞之遺語乎。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豆娘子如蜻蜓，極小，堅翅，見《事物紺珠》。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事物紺珠》：水蠆似蝦，無鬚，六足，身扁黑色，能化蜻蜓。

又 《事物紺珠》：蝦鱟蟲，蜻蜓點水，生子草上，青鮹魚食之，腹脹孕蟲，噬破母腹出，身似蟬黑色，及蛻乃爲蟬。

又 《事物紺珠》：豆娘子如蜻蜓，極小，堅翅。紅娘子似莎雞，頭翅赤。

清・張雋、邢定綸纂《崖州志》卷四《輿地志・物産・昆蟲類》 蜻蜓一名蜻蛉。《埤雅》云：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盡取蚊蚋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俗名螃蜊。

清・宋驥纂《太平府志》 蜻蜓亦作蜻蛉。《古今注》：大而青者曰蜻蜓，小而黄者曰蠆蚳，翼薄如綃，好食蚊、蚋，約數十種，青、黄、赤、黑皆水蝦所化，復點水布卵，謂之蜻蜓點水。

清・沈青崖編輯《陝西通志》 蜻蜓，所在有之，六足四翼，好飛水際。《蜀本草》：蜻蜓有二種。《山陽縣志》

清・劉謹之等總纂《盛京通志》 蜻蜓六足四翼，羣飛水際，《爾雅》謂之負勞。

清・陶元藻纂《延平府志》 蜻蜓翼薄輕而〔如〕蟬，露目、短頸、長腰、身緑色。

清・嚴長明等纂《西安府志》 蜻蜓，《蜀本草》：所在有之，六足四翼，好飛水際。

清・王來遴纂《邛州直隸州志》 蜻蜓，《爾雅》謂虰蛵，又名負勞，名青蟌，名紗羊，名蜻蜻，名虰蜉。《説文》名桑根，《吕覽注》名白宿，亦名天雞，《方言》謂之蜘蛉，淮南人呼爲嚇咿，鄱陽人呼爲江雞。《埤雅》：蜻蜓飲露，六足四翼，翅輕薄如蟬，遇雨多集水上款飛。《古今注》：蜻蜓即蜻蛉也。

清・楊錫齡等纂《寧都直隸州志》 蜻蜓，蜻蜓大頭、露目、短頸、長腰、鼈尾，翼薄如紗，四翼，六足，食蚊、蚋，飲露。崔豹《古今注》云：大而青者曰蜻蜓，小而黄者名胡黎，小而赤者名赤卒，曰赤衣使者，大而玄紺者名紺蟙。飛棲多水邊，州治城中少池塘，故郭外近水處最多，自四月至六七月相續不絶，梁燕多啣以哺雛。

清・陳淑均纂，李祺生續纂《噶瑪蘭廳志》 蜻蜓《爾雅》作虰蜻。《淮南子》：水蠆爲蟌。又：水蠆爲蟌蛵。【注】蜻蜓也。《古今注》：一曰青亭，色青而大者也。其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其小而黄者曰胡黎，一曰胡離。飲露，六足，四翼，翅薄，好水上款飛。

清・魏式曾纂《直隸澧州志》 蜻蜓即蜻蛉，《爾雅》名負勞，翼輕薄如蟬，露目、短頸、長腰，身緑色，雌者腰間色碧，晝取蚊蚋食，遇雨羣飛水上，漁者每見蒸水多化爲蝦。

清・李維玨原本，吴聯薰增纂《漳州府志・物産》 蜻蜓飲露，六足四翼，翅輕薄如蟬，遇雨則多，好集水上款飛，一名赤衣使者。

清・張粲奎纂《新寧州志》 蜻蛉將雨則集水面款飛。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蜻蜓，《固安陳志》有數種，《甯河關志》有青、紅、黄、黑四種，水蟲所化，紅黑色多則有大水。《帝京景物略》：蜻蜓大而青者曰老青，紅而黄者曰黄兒，赤者曰紅兒，好挈水而飛。按：今大而青者土人呼爲老琉璃。

清・蔣師轍、薛紹元纂《臺灣通志》 蜻蜓。《埤雅》：蜻蜓飲露，六足四翼，翅輕薄如蟬翼，遇雨多集水上款飛，色青而大，小而黄者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諸羅縣志》。至冬猶羣飛。《臺灣府志》。

清・方旭《蟲薈》卷三 蜻蛉，《博物志》：五月五日埋蜻蛉頭於西向户下，三日化青色之珠。旭按：此即俗所謂蜻蜓也。其狀露目、短項、長腰、細尾、六足、四翼，翼薄如紗，雄色青，雌陰緑色，處處有之，將雨時水邊尤多。其名不一，曰蟌，曰負勞，曰白宿，曰桑根，曰蟌蒭，曰紗羊，曰虰蜻，曰蜻蛉，黄者曰胡梨，曰蠆蚳，曰江雞，赤者曰赤卒，曰絳騶，曰赤衣使者，曰赤弁丈人，絶大者曰諸乘，曰馬大頭。又龍鱗中有蟲亦能化赤色小蜻蛉，名龍甲，又名龍孫，取之者必病瘧。

藝文

明・鄧伯羔《藝彀》卷中《二程評詩》 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

明・瞿佑《紅蜻蜓》 蝶粉蜂黄氣正驕，愛渠款款集蘭苕。翅攢霜葉飛難定，目聚燈花燄未消。偷咀仙霞傳秘訣，戲塗猩血點纖腰。寫生好倩毘陵筆，濃蘸臙脂上軟綃。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人謂之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鷄，好以七月羣飛闇天，海邊蠻夷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爲之也。按：自此至末皆見《古今注》。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原本脱落，據《古今注》增補。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紺蝶》　一曰青令，似蜻蛉而色玄紺，江東人爲紺蟘，亦曰童蟘，皆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爲之也。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虹蜺，負勞。案：今所行各家本俱是蝘蜓蜚蚕句，莫貊螳螂蜂句，虹蜺負勞句。翟氏灝《爾雅補》：郭云虹蜺、負勞，郭氏以此四字爲一科，本自《説文》。揚雄《方言》乃云螳螂謂之虹，則虹宜合上螳螂蜂，而此以蜺負勞三字爲科矣。翟氏説與此正合，惟以蚕莫貊爲句未詳。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二・青蛉》　青蛉好飛集水上，有青、赤、黄三種，色青而大者曰青蛉，一曰青亭，小而黄者曰胡黎，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亦名赤弁丈人，好集水上。赤卒、絳騶者，漢制導卒之服也，故以比之，然摠曰青蛉則以大者爲主。《吕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蜻蛉者，每朝居海上，從遊有蜻蛉，至者數萬，前後左右盡蜻蛉也，終日翫之不去，其父使取來翫之，明日往之海上，而蜻蛉無至者，言機心存則物不附。又莊辛對楚襄王曰：君王獨不見蜻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待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民無争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蟲蟻食也，此其情狀。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一名蟌。《淮南子》稱蝦蟆爲鶉水，蠆爲蟌芯，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又稱水蠆爲蟌，孑孓爲蟲，兔齧爲蟘，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詳此類變易固不足驚，又人皆習知，不待聖人也。彼將因衆人耳目之所見，以極視聽之所不接，蓋發端於此耳。水蠆既化青蛉，青蛉相交還於水上，附物散卵，出復爲水蠆，水蠆復化焉，交相禪無已。郭璞稱江東名爲狐黎，淮南人呼蠊蜌，今鄱陽人呼江雞，蓋蠊蜌之轉。《説文》：蜻蛉一名桑根。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蜻蛉：蜻，子盈切，又音青。蛉，郎丁切。蜻蛉出目，馬吻、六足、四翼，飛空而卵於水爲水蠆，水蠆化而爲蜻蛉，亦曰蜻蜓、星蜓。蜓，特丁切。《吕氏春秋》曰：海上有好蜻者。高誘曰：蜻蜓也，一名白宿。《爾雅》曰：虹蜺，負勞。釋曰：負勞，蜻蜓也，江東呼狐黎。《方言》曰：蜻蛉謂之蜟蛉，淮南人又呼蠊蜌。《字林》云：一名桑根。《説文》曰：蛉，蜻蛉也，一名桑根，又名蟌。又螟蛉，蟲名，《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螟蛉不知爲何物，《爾雅》以爲桑蟲，予於蠨蛸已辨其誤。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五〇　紺緧，蚕蟲也，如蜻蛉，七月羣飛闇天，云是蝦化。《古今注》。

《方言》曰：蜻蛉謂之蜟蛉。郭注云：江東呼爲狐黎，《古今注》云蜻蜓小而赤者名赤卒，一名絳縐，一名赤弁丈人，色青而大曰蜻蜓，小而黄曰狐黎。陶隱居曰：蜻蜓一名諸乘，有赤黑青黄不同。蜓一作蜓。

蜻蜓一名桑根，《説文》。一名白宿，《吕覽注》。淮南人呼康伊。《方言》。

蜻蛉一名負勞。《爾雅》。

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尸子》。

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崔寔《月令》。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魚蝨。大小不等，生水中，能鑽食魚肉、魚腮中，似人蝨而大，仲夏多化螔蛄，或化蜻蜓者有之，一名水蠆。

又卷一一《蜻蛉》　《方言》曰：蜻蛉謂之蜟蛉。郭注云：江東呼爲狐黎。《古今注》云：蜻蜓小而赤者名赤卒，一名絳縐，一名赤弁丈人，色青而大曰蜻蜓，小而黄曰狐黎。陶隱居曰：蜻蜓一名諸乘，有赤、黑、青、黄不同。蜓一作蜓。《埤雅》曰：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蚤食之，遇將雨轉多，好集水上款飛，六七月有之，尾端亭午則亭，名之曰蜓以此。《方言》謂之蜟蛉，《淮南子》又呼蠊蜌，今訛爲江鷄，又曰蟌。

《造化權輿》曰：水蠆爲蟌。《字説》云：蛉，蜻蜓也，動止常廷。賦云：塗青缺而還錢，埋蜻蛉而變珠。説者以爲五月五日取其首，正中門埋之，皆成青珠。《類從》曰：青蛉之首瘞而爲珠。《本草會編》云：蜻蛉乃水蠆所化，水蠆既化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上，附物散卵，出復爲水蠆，水蠆復化焉，交相禪無已也。《七脩類藁》云：蜻蛉貼水飛時以尾醮水中，然不知點水者乃生子也。既遺水中，青鮹

魚食之，腹脹孕虫，噬母腹而出身，似彈而小，名曰蝦鱉虫，及蜕始爲蜻蜓，或云水蠆所化，或云稻田間青蟲所化。又一種小者似蚊虫，一種最大者京師呼爲馬大頭。

又 水蠆。《蟬史》云：水蠆似螳螂而小，細身，長脚，生水中，能化蜻蜓。

水蝨。《蟬史》云：水蝨一名魚蝨，似人蝨而大，長寸許，生水中，能化蜻蛉。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七《蜻蜓》 色青而大曰：蜻蜓，一名諸乘，一名蠊蚻，一名蜻蛉，又謂之螂蛉，小而赤者，一名赤卒，一名絳縣，一名赤弁丈人，小而黄曰狐黎。

又《飲露》 《埤雅》：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蚤食之，遇將雨轉多，好集水上款飛，尾端亭午則亭，名之曰蜓，以此字或作蜓。又蜻蜓飛無所食，則自食其尾，食愈甘則尾愈盡而死。

又《舞風》 古詩：舞風愁過雨，點水喜初晴。

又《附物散卵》 《本草會編》：蜻蛉乃水蠆所化，水蠆既化蜻蛉，蜻蛉相交還于水上，附物散卵出，復化爲水蠆，水蠆復化焉。或曰蜻蛉貼水飛時以尾醮水中，人知其點水，不知其點水者乃生子也，既遺子于水中，或爲青鮹魚食之，腹脹孕蟲，噬母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名曰蝦蠪蟲，及蜕始爲蜻蜓，或云稻田間青蟲所化，一種最大者呼爲馬大頭。

又《雲母翅》 韓偓詩：碧玉眼睛雲母翅，輕于粉蝶瘦于蜂；坐來近拂波光舞，又是慇懃爲夢叢。

又《琉璃睛》 元世祖時王振鵬詩：露涼芳草曉風吹，紗翼輕明水影欹；莫便臨平山下去，眼睛雙眩碧琉璃。雲間張氏和振鵬詩：翠華銷盡厲焱吹，四翼低飛兩眼欹；秋水藕花搖落久，也愁點碎碧琉璃。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蜻蜓一名虹蛵，子曰負勞，生潦水中，如小蝦，仰面而行，尾有翠星，如孔雀尾斑，蜕而出，豎翅而飛，甚弱，漸大翅始展，齒利捕蟲物食。杜詩無數蜻蜓齊上下者，交也。又云點水蜻蜓款款飛者，尾點水中生子也。其種五色。【略】予嘗夏日居水鄉，晝則山谷幽寂，林泉清麗，遠水涵空，而蜻蜓上下，景物太美矣。

明・劉侗《促織志》 蜻蜓之類三，大而青者曰老青，紅而青者曰黄兒，赤者曰紅兒，好繫水而飛飛。童圈竹結綵線網曰絃，循水次群逐而撲之，名呼以祝，曰棲棲，撲着曰絃着，得一曰一朵，以色玩如花也。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 蜻蜓飛好點水，非愛水也，遺卵也。水蠆化爲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中，附物散卵，出復爲水蠆，水蠆復爲蜻蛉，交相化禪，無有窮已。《淮南子》曰：水蠆爲蟌，兔齧爲蟹，物之所爲，出於不意。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蜻蜓或作青蛉，又作虹蛵，或曰負勞，曰諸乘，曰胡黎，曰紗羊，曰蟌蒠，曰蠊蚻，曰江鷄，曰青卒，曰絳縣，曰青衣使者，曰赤弁丈人，曰紺蠙，曰白宿，曰螂蛉，一物也。《爾雅》曰負勞，陶氏曰諸乘，崔豹曰小黄曰胡黎，鄱陽曰江鷄，餘則以色稱之耳。《淮南子》蝦蟆爲鶉，水蠆爲蟌蒠，青蛉也，一名白宿。《造化權輿》云水蠆爲蟌，《本草》作蟌，則蟌爲訛，蟌蒠即蟌蒠之訛。《異名疏》叙青蜓，引《方言》雌蜻謂之疋，音祖。是重誤矣。《方言》此條言蜩蟬也。胥本音胥，其《詩類考》蟋蟀一名蜻蜓，亦前人之誤也。《方言》蜻蜓謂之螂蛉。【注】六足四翼，江東名狐黎，淮南曰蠊蚻，正蜻蜓也。道家曰眼可化爲青珠，能止精。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翥醜蜳，剖母背而生。《説文》：翥飛舉出。凡飛翥之類，多剖母背而生，邢疏以爲蟬屬，今驗水蠆爲蟌，【略】皆是也。蜳，坼裂也。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虹蛵，負勞。《鴻烈解・齊俗訓》：蝦蟆爲鶉，水蠆爲蟌蒠。高注：蟌蒠，青蛉也，音矛音務。《廣雅》：蜻蛉，蜚蛉，倉蜡也。《古今注》：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黎，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縣，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埤雅》：其翅輕薄如蟬，取蚊蚋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爾雅翼》：水蠆化爲青蛉，青蛉相交還于水上，附物散卵，復爲水蠆。

清・齊學裘《見聞續筆》卷六《蜻蜓異種》 黄琴士避暑家園，新雨後蕉緑，倚窗見粉墻有物，取視之，頭翼翠碧，爪深黑，蜻蜓也。下半則兩蝶，翅彩衣滑膩，約寸許，作拍拍狀，置秋葵葉上，翌早視之不見。

清・姚培謙、張卿雲輯《類腋》卷一〇《物部》 蜻蜓、虹蛵，《爾雅》：虹蛵，負勞。【疏】即蜻蛉，一名負勞，一名桑根。螂蛉，《方言》：蜻蛉謂之螂蛉。【注】江東名爲狐黎，淮南人呼蠊蚻。白宿，《吕覽注》：蜻蜓一名白宿。絳騮，《古今注》：蜻蜓一名青亭，小而赤者一名絳騮，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杜甫詩：點水蜻蜓款款飛。紺幡，玄紺，蜾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人呼爲紺幡，好以七月群飛晴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鰕化爲之也。楊某詩：草根蝦族變蜻蜓。立釣絲，杜甫詩：蜻蜓立釣絲。碧玉睛，韓偓詩：碧玉眼睛雲母翅，輕於粉蝶瘦於蜂。翠薄，《清異録》：後唐宫人或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爲之售於游女。

清・陳夢林等纂《諸羅縣志》 蜻蜓，《埤雅》：蜻蜓飲露，六足四翼，翅輕薄

如蟬翼，遇雨多集水上款飛，色青而大，小而黃者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

清・李紱等纂《汀州府志》 蜻蜓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

清・謝鳴謙等纂《辰州府志》 蜻蜓有白宿、青亭、赤弁、虹蜓、負勞、蜻蛉、蠊蛑諸名，有青、黃、赤、黑諸色，六足四翼輕薄如蟬，杜甫詩點水蜻蜓款款飛。

清・周璽纂《彰化縣志》 蜻蜓飲露，六足四翼，翅薄，好水上款飛，色青而大，有小而黃者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

清・鄭文彩纂《瓊山縣志》 蜻蜓有青、赤、黃三種，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飲露，食蚊、蝱，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一名蜻蛉。《埤雅》。

清・何東銘纂《邛嶲野錄》 豆娘，按：即蜻蜓之最小者。其赤者名曰赤卒，曰絳縞，曰赤衣使者，曰赤弁丈人，迷易所產。

蜻蜓，《府志》：蜻蛉西昌產。按：別名曰蜻蛉、曰蜻蜻、曰青亭、曰蜻虹、曰虹蜻、曰負勞、曰蟌、曰紗羊、曰江雞、曰白宿。大頭、露目、短頸、長腰、蟬尾、六足、四翼，翅薄如紗，食蚊、蝱，飲露水，遇雨多集水上款飛。其青色大眼者曰諸乘，曰馬頭虫，曰馬大頭，小而黃者曰胡黎，曰胡離，曰蠊蛑，大而玄紺者曰紺蠽，曰天鷄，今蜀人呼叮叮吒，瀘州人呼馬馬叮迷，易所人呼麻郎子。

又 水蠆，按：長身如蝎，能變蜻蜓。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 蜻蜓，《安吉劉志》：有青，赤，黃三種。《武康劉志》：稻熟時，有紅蜻蜓生子於田間，來歲變蛀稈蟲，亦苗之害也。

清・屠繼善纂《恒春縣志》 蜻蜓，《爾雅疏》一名負勞，一名桑根，《方言》謂之蜻蛉，《呂覽注》謂之白宿，《古今注》謂之青亭，又名赤衣使者，又曰赤弁丈人。《埤雅》云：蜻蜓六足四翼，遇雨即多，好集水上。俗名田蠟。

清・高維岳纂《綏德州志》 蜻蜓俗呼爲水棒槌，詩點水蜻蜓款款飛。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 蜻蜓《名醫別録》作蜻蛉，《爾雅》虹蜺、負勞，郭注或曰即勞蛉也，江東呼狐梨。《方言》云：蜻蛉謂之蜻蛉，淮南人又呼蠊蛑。土名羊郎，有紅、黑、斑各色，四翼，六足，翼薄如紗，大頭，露眼，蟬尾，長腰。

清・季念詒等纂《通州直隸州志》 豆姑孃喜黏豆花上。

清・楊修田纂修《光州志・土産》 青蛉色青而大者曰青蛉，亦曰蜻蜓，小而黃者曰胡黎，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亦名赤弁丈人。

清・方旭《蟲薈》卷三 水蝨，《蟫史》：水蝨一名魚蝨，生水中，似人蝨而大，長寸許，能化蜻蛉。

又 水蠆，《本草綱目》：水蠆身長如蝎，能變蜻蜓。○旭按：此物身扁而黑。

又 豆娘子，《事物紺珠》：豆娘子似蜻蛉而極小，堅翅。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擬脉翅類》 是類所屬有蜻蛉，爲不完全變態，口部適咀嚼，觸角短小針狀，翅膜質，有網形之脉，静止時不褶疊，水平擴置，或合背上，有三隻單眼，跗節三節，腹部細長，多有益蟲。幼蟲棲水間，蜻蛉之幼蟲以直腸内呼吸。

雌雄之判別如蜻蛉最顯著。其生殖器之所在，雌尾末，雄在腹部之第二環節，故交尾之狀最稀異，而其顏色亦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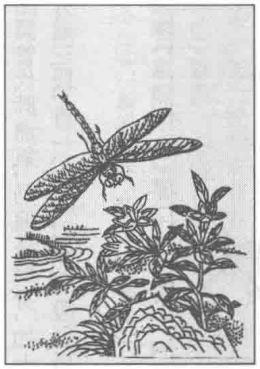
採集法：蜻蛉科飛翔林園池沼，掠稻田牆角，見影輒驚飛，然得乘其交尾時而捕之。又際昏晚必棲止水草樹間。其普通種以髮繫雌者置草上，羈其飛揚，能誘雄臨近，但以益蟲故禁任意之殘殺。又馬大頭種於夏日注目水邊或濕地之草上，適際其羽化，爲最便之俯拾。

殺蟲法常以毒壺。特如蜻蛉，則每以草酸塗蟲體。

製作法：此屬之腹部延長者，削細竹片，自尾末貫入迄頭部，頸之細者迄胸部，或有易以金屬絲，然易銹，故不如竹片善。翅之整法，以留針約短册形之小紙片支持之，肢則整之不下垂。蜻蛉之幼蟲，浸砒酒，既乃乾製於整翅板，大約類成蟲狀。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



虹蜺，負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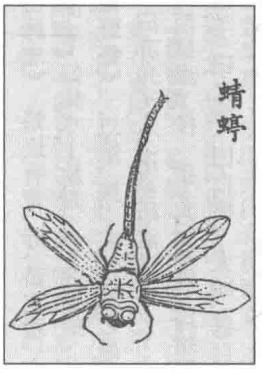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青蛉》　青蛉好飛集水上，有青、赤、黄三種，色青而大者曰青蛉，一曰青亭，小而黄者曰胡黎，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亦名赤弁丈人。赤卒、絳騶，漢制導卒之服，故以比之。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蚤食之。《方言》曰：青蛉淮南又呼蠛蠓，一名蠛蠓，一名桑根。

青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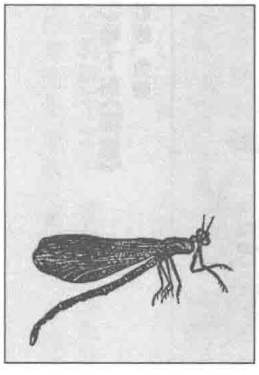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蜻蛉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一《動物分類綱領・環節動物》　圜節動物中有等飛蟲，以諸氣管代肺通氣，乃遍滿周身，如十三圖，蜻蜓【略】等，身形不同他動物，全體分成三段，首一，胷一，腹一，股恒爲三對，外復有翅，所謂圜節類之一也。



第十三圖　蜻蜓

差翅亞目Anisoptera

蜻蜓

蜓科Aeschnidae 分部

碧偉蜓*Anax parthenope julius*

馬大頭

明・穆希文《蟬史集》卷一一　《本草會編》云：蜻蛉乃水蠆所化，水蠆既化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上，附物散卵，出復爲水蠆，水蠆復化焉，交相禪無已也。

《七脩類藁》云：蜻蛉貼水飛時以尾醮水中，然不知點水者乃生子也，既遺水中，青鮹魚食之，腹脹孕蟲，噬母腹而出，身似彈而小，名曰蝦蟆虫，及蛻始爲蜻蜓。或云水蠆所化，【略】一種最大者京師呼爲馬大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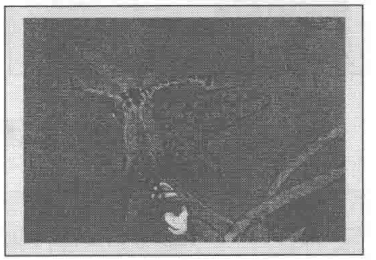
明・徐炬輯《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二九《蜻蜓》 蜻蜓垂尾而點水，蝴蝶鼓翅以穿花。

《埤雅》云：蜻蜓頭如琉璃，六足四翼，身尾俱青，一名蜻蛉。《淮南子》曰蠙蚑，【略】一種形大而尾末有結塊者，京師人呼爲大馬頭。

春蜓科Gomphidae 分部

箭蜓*Gonphus* 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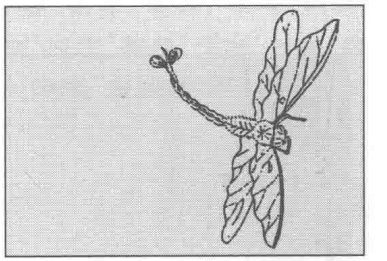
宋・佚名《豆花蜻蜓圖》



黃新葉箭蜓*Sinictinogomphus clavatus*

宋・唐愼微《證類本草》卷二二

蜻　蛉



大蜓科Cordulegasteridae 分部

圓臀大蜓*Anotogaster kuchenbeiseri*

宋・孫奕《示兒編》卷一五 蜻蜓名青弁使者。《古今注》

明・劉侃昌《劉氏類山》卷四 蜻蜓色青而大。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蜻：【略】《廣韻》倉經切，音青，蜻蜓，蟲。【略】《古今注》：有青、赤、黃三種，青而大者曰青亭。

蜻科Libellulidae 分部

紅蜻*Crocothemis* sp.

清・張熊繪《花卉圖》



蜻*Libellula* sp.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

蜻蜓産卵水中，幼蟲口部能適捕異類成蟲，亦能捕食害蟲，故可稱爲益蟲。

又 Libellula (dragon-fly)

黄蜻*Pantala flavescens*

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六《蟲之屬》 蜻蜓小而黄者曰胡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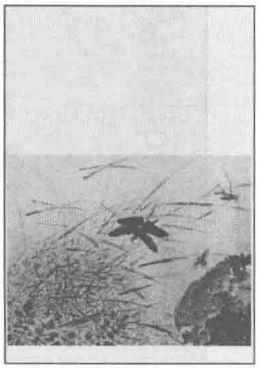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二》 青蛉，**【略】**小而黄者曰胡黎，一曰胡離。

明・劉鳳昌《劉氏類山》卷四 胡離，小而黄者。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蜻：**【略】**《廣韻》倉經切，音青。蜻蜓，蟲。**【略】**《古今注》：有青、赤、黄三種，**【略】**小而黄者曰胡黎，一曰胡離。

黑麗翅蜻*Rhycthemis fuliginosa*

元・錢選繪《草蟲圖》



赤蜻*Sympetrum* spp.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蟲》 蜻蜓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又曰赤弁丈人，俗呼青鴉娘。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二》 青蛉，**【略】**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

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亦名赤弁丈人，好集水上。赤卒、絳騶者，漢制導卒之服也，故以比之。

明・劉胤昌《劉氏類山》卷四　絳騶，小而赤者，一名赤衣使者。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蜻：**【略】**《廣韻》倉經切，音青。蜻蜓，蟲。**【略】**《古今注》：有青、赤、黃三種。**【略】**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名赤衣使者，亦曰赤弁丈人。

均翅亞目Zygoptera

蟌、豆娘

色蟌科Agriidae 分部

黑色蟌*Agrion atratum*

清・余穉繪《端陽景圖》



蜚蠊目Blattodea 部

蜚、蠊、蟑、負盤、過街、蠷蜳、臭蟲、負蝁、蝗螂、蟪蟲、蒼螂、蟲、蝗蜋、蚌虎、石僵、滑蟲、地鱉、土鱉、蜚盤蟲、香娘子、蚵蜱蟲、偷油婆、土鱉蟲、簸箕蟲、油鹽蟲。

題　解

《爾雅》（晉・郭璞注）卷九　蜚，蠷蜳。**【注】**蜳即負盤，臭蟲。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上　：盧蜳也。从虫，肥聲。符非切。

：蟲也。从虫，庶聲。之夜切。

又　卷一三下　：臭蟲，負蝁也。从蟲，非聲。房未切。

：蠶或从虫。

三國魏・張揖《博雅》（曹憲音解）卷一〇《釋蟲》　負蝁，煩。蟦之夜。也。飛蟦，飛蠊康。也。

又　蜳錫。又七亦。蜆，覓。蜳肥。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蜳：父非切，蠷蜳即負盤，臭蟲。

蠷：力胡切，蠷蜳也。

蜚：扶貴切，獸，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見《山海經》。又蜚蠊也。又音飛。

蠊：力占切，飛蠊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蜚：匪微切，蟲名。又府尾切，負蝁也。又父沸切，獸名，如牛，白首，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大疫。又滂佩切，蜚林，地名。

蜚：符非切，蟲名，《説文》：盧蜚也。又府尾切。又父沸切，蜚蠦，神蛇也。

蠦：龍都切，蜚蠦，蟲名，蜚也。《方言》：守宫秦晉或謂之蠦蠪。

蠊：離鹽切，蜚蠊，蟲名，輕小能飛。

蜆：莫狄切，蟲名。《博雅》：蜚，蜆蜚也。

蜚：父沸切。《説文》：臭蟲，負蠜也。

蜚：父沸切，獸名，蜚也。

蜚：父沸切。《説文》：臭蟲，負蠜也。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 廬，之夜切。

又卷一一 蠦。蘆。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蟲》 蜚，《方言》謂之石蜚，《爾雅》曰廬蜚。

宋・鄭樵《爾雅注》 蜚，蠦蜚。郭云：蜚即負盤、臭蟲。按：此亦謂之負蠜，即草蟲也。《春秋》書蜚，以其能害稼也。蜚：扶味反。爐蜚，音盧肥。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釋蟲三》 蜚：扶貴切，一音非。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蟲部第二》 蠊：音廉。蜚蠊，虫名。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蜚：，匪微切。又扶貴切。《春秋》書有蜚。《爾雅》曰：蜚，蠦蜚。劉氏《五行傳》曰：蜚，負蠜，越地所生，爲蟲臭惡，南方淫氣之所生也。《爾雅》釋曰：蜚即負盤，臭蟲也。《廣雅》曰：蟅也。《本草圖經》曰：金房人暵之，謂之石薑。按：蜚、蜚、蠜、盤皆一聲之轉，而《爾雅》乃以蠜爲蟲，負蠜爲草蟲。

蟅：，之夜、之石二切。《本草》曰：蟲似鼈，亦似鼠婦，大者寸餘，有鱗無甲，生沙中及牆壁卞濕土中。《廣雅》曰負蠜也，又名土鼈，亦謂地鼈，別作蚖。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蜚：芳未切，音費。**【略】**《春秋》書螽十，復書蜚。蜚與螽非一蟲。劉歆《五行傳》以蜚爲負蠜，謂負蠜性不食穀，食穀爲災。楊慎論蜚不爲災，亦引負蠜，誤也。《爾雅》：蜚，蠦蜚。郭注蜚即負盤、臭蟲、阜螽、蠜、草螽、負蠜，與蜚分爲二，《公羊傳》與《爾雅》蜚近，使蜚螽同類，《春秋》當仍書螽，必不變文書蜚。舊注蜚即蝗子，引劉歆説誤，與《正韻》蜚注同。

蜚：敷尾切，音非。蠦蜚，蜚別名，見前蜚注。又蜚蠦音肥，或作肥，見後蠦注。

廬：之夜切，音蔗。《本草》：廬蟲形扁，好生鼠壤中，狀似鼠負，無甲，有鱗，與燈蛾相牝牡，一名土鼈，又名地蜱蟲、蚵蛾蟲，今人呼簸箕蟲。陸佃云：廬逢申日則過街，故又名過街。方書廬能破留血積，聚通乳脉，俗省作蚖。《説文》廬汎訓蟲屬，《長箋》屬非一類，故从庶，不詳考。《本草》實有廬泥，从庶。并説非，舊注蜱類鼠婦尤非。

蟅：同廬。

蠊：俗蜚字，因聲近，費譌作蠊，舊注蟲名誤，與《篇海》蜚作蠹同。

蠊：舊注音廉，蜚蠊蟲名，長寸，白可食，與蠊注同誤作蠊。蜚屬有蜚蠊，即滑生茶婆蟲，夷人食之，與海蟲蠊殊類，合爲一，非。

蜚：同蜚，《説文》蟲部作蠹贅，舊注引《爾雅》蜚，蠦蜚，譌作蠦蟲，漏蜚字。

蠜：符頑切，音煩。蠜，阜螽別名。負蠜，草螽別名。又氣蠜蟲，好夜行，狀似蜚蠊，人觸之即氣出，《本草》一名行夜，一名氣盤蟲，亦名負盤，雖與蜚蠊同名，非一物，戎人皆食之。

蠦：力吾切，音盧。蠦蜚，蜚別名。

蠹：《説文》蜚贅作蠹，今从蜚，《篇海》譌作蠹。

明・姚昺纂修《永州府志》 負盤即屬盤蟲，古名行夜。其有廉薑氣味者曰茶婆蟲，古名蜚蠊。觸之氣出者爲氣盤蟲，宋人俗呼爲偷油婆，亦有燒食者。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蚖：**【略】**又之石切，音隻。《類篇》同蟅。

蜚：《集韻》、《韻會》並父沸切，音扉。《爾雅・釋蟲》：蜚，蠦蜚。**【疏】**蜚，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衣物，故《春秋左氏傳》有蜚，不爲災，亦不書也。《前漢・五行志》劉向以爲有蜚，有蝗，不言災者，氣所生，所謂眚也。又《正韻》：芳未切，音費，蟲名，負蠜也。又《廣韻》府尾切，音斐，義同。又獸名。《山海經》太山有獸，狀如牛，白首，一目，蛇尾，名曰蜚，所經枯竭甚于鴆，厲見則天下大疫。又《集韻》匪微切，音非，與飛通。《史記・周本紀》：麋鹿在牧，蜚鴻滿野。《楚世家》：三年不蜚，蜚將冲天。或作蠹。

蜚：《唐韻》、《集韻》並符非切，音肥。《爾雅・釋蟲》：蜚，蠦蜚。**【注】**蜚即負盤、臭蟲。見蜚字注。又《韻會》府尾切，音斐，義同。又《集韻》父沸切，音扉，蜚蠦，神蛇也。《廣韻》作蝜蠦。

蝜：《唐韻》扶涕切，音屜。蝜蠦，神蛇也。《集韻》作蜚。詳蜚字注。

蜆：《集韻》莫狄切，音覓。《玉篇》：蟲名。《類篇》、《博雅》：蝜蜆，蜚也。見蝜字注。

螷：《唐韵》、《韻會》、《正韵》並之夜切，音柘。《説文》：蟲也。一曰蝗類。又《玉篇》：鼠婦，負蠜也。《周禮・秋官・赤友氏》貍蟲。【注】貍蟲，螷肌蚌之屬。又揚子《方言》：蟒，南楚之外謂之螷蟒。又《廣韵》之石切，音隻。《唐韻》古音張略切，音掇，義並同。《玉篇》一作蟤。

蟤：注見上。

蝮：《説文長箋》之夜切，音柘。與蟤同。

蠜：《類篇》與蚱同。

蠊：《集韻》離鹽切，音廉。蟲名，飛蠊也。《本草》：一名石薑，一名茶婆蟲，一名香娘子。陶弘景曰：此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爲真形，似螷蟲而輕小，能飛，本生草中，八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

蠜：《唐韻》附袁切，《集韻》符袁切，並音煩。《爾雅・釋蟲》：蟲螽蠜。詳螽字注。又氣蠜。《本草》：行夜一名氣蠜。《正韻》亦作蟠蕃。

蠧：《唐韻》落胡切，《集韻》龍都切，並音盧。蠧蟲，詳蟲字注。又蠧蠹，詳蜥字注。

蠶：《集韻》府尾切，音匪。《類篇》：蟲名，負蠜也。《説文》：从非，蟲作蠶。又父沸切，音扉，義同。或作蚩。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蠪：盧蟲也。按《爾雅》蚩、蠧蟲爲一物，許書蚩在蟲部，蟲在虫部，不言一物，許實有所見也。《唐本草》説蚩蠊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一名蠧蟲，从虫，肥聲，符非切，十五部。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二八《爾雅》 蚩，蠧蟲。蚩蠧一名蟲。舍人注，李注，並宋本《春秋疏》二。

清・俞樾《春在堂隨筆》卷八 夏夜每有蟲行几案間，亦能飛，人習見之，不爲異，呼其名，如曰章郎，不知是此二字否也。兒童輩嘗問余：此蟲有可攷否。余謂：自來注《爾雅》、《廣雅》及《本草》者從不言有章郎蟲，惟乾隆時錢塘趙學敏注《本草綱目拾遺》蟲部有竈馬，云俗呼臟郎，又作蟑螂，治疔瘡及一切無名腫毒及小兒疳疾。《綱目》所謂蚩蠊也。因注《本草》陶注云：形似麝蟲，輕小而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爲真，南人亦啖之。余謂此蟲雖廉薑氣，然實生在屋壁間，不在草中，四五月間即有，非至八九月間畏寒入室也。陶注所云，未知是此蟲否。蘇恭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薑，一名盧蟹，一名負盤。然則此蟲即《爾雅》蚩、蠧蟹矣。郭璞《注》曰：即負盤、臭蟲。邢昺《疏》曰：蚩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春秋左氏傳》曰有蚩，不爲災，亦不書，然則此蟲又即《春秋・莊二十九年》有蚩之蚩矣。《漢・五行志》引劉向説，以爲蚩色青，近青眚也。此蟲之色不青，未必即《春秋》所書者。轉展推求，究無確據，惟《廣雅》有一説，曰蚩蟤，蚩蠊也。然則此蟲即《周禮注》所謂蟤也。《夏官・赤友氏》：凡隙屋除其貍蟲。注謂：蟤，肌蚌之屬。按：肌蚌蓋即蠉蛵，今所謂蓑衣蟲也，螷即此蟲矣。之二蟲，皆藏匿牆壁内，赤友氏掌除牆屋，故主除之，亦可證其非生於草間也。蟑螂皆俗字，臟螂亦無義，殆即螷字之合音。按字典：螷字有張略一音，今呼章郎者，即張略之轉也。爲此一小蟲，援引經史至數百言，老人多事，亦可笑矣。

清・王子接《絳雪園得宜本草》卷一七 螷蟲味酸寒，功專下血、行傷，得桃仁、大黄治産婦乾血腹痛，得乳香、没藥、龍骨、自然銅能去傷接骨。

清・魏式曾纂《直隸澧州志》 油鹽蟲，俗名偷吃婆，生厨竈間，如蟬，色紫，時放臊氣，閩廣人多食之。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麤，按：俗名地竈，亦呼灰鼈。

又 臧蜋，按或作髒蜋，一名蛸蛺蟲，亦臭蟲也。治疔毒、小兒疳積，而《本草》失收。

清・金念祖、黄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 蚩蠊俗稱樟蜋，屬直翅類，體赤褐色，觸角甚長，身扁平，行迅，能飛，遺矢溺於餚饌器中，食之惡臭，爲廚竈間之害蟲。

綜述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一 蜚蠊音廉。味鹹寒，有毒，主血瘀、癥堅、寒熱，破積聚，喉咽閉，内寒無子，通利血脉，生晉陽川澤及人家屋間，立秋採。陶隱居云：形亦似螷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爲真，南人亦啖之。《唐本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薑，一名盧蟹，音肥。一名負盤。《別録》云：形似火蛾，腹下赤，二月八月採。此即南人謂之滑蟲者也。臣禹錫等謹按：蜀本《圖經》云：金州、房州等山人啖之，謂之石薑，多在林樹間，百十爲聚。《爾雅》云：蚩、蠧蟹。注云：蟹即負盤，臭蟲。

又 負蠜葵。【注】蘇云戎人重薰渠，猶巴人重負蠜。按：飛廉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辛辣也。已出《本經》。《左傳》云：蚩不爲灾。杜注云：蚩，負蠜也，

如蝗蟲。又夜行一名負盤，即竊盤蟲也。名字及蟲相似，終非一物也。

又　腆顙蟲一作顓功用同前人，取帶之，似屬盤，褐色，身扁，出嶺南，人重之也。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蜚，蠦蜚。今俗呼氣盤，氣若蘆菔之所下臭也。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　蜚，蠦蜚。郭云蜚即負盤、臭蟲。按：此亦謂之負螫，即草蟲也。《春秋》書蜚，以其能害稼也。蜚，扶味反。蠦蜚，音盧肥。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虫部第二》　蜚：非尾反，成蜚蟲也。又扶沸反。《神異經》云：南方蚊翼下有蜚蟲生於九卵子，復生九而俱去，蚊亦不知也，明目者見之。又古飛字。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飛廉、委黍、常羊、負盤、伊蜮、鼈兒也。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蜚蠊》　《蟫史》曰：蜚蠊一名負盤，一名負螫，疑世之所謂天蜱蟲也，又名天蜚，能害稼，吸枯禾莖，令苗槁矣。一種似蠭蟲而大，蒼色，一種似螢而大，白色。《本草》云：蜚蠊一名負盤，蜀人食之，味辛辣。蕪氏曰：蜀人重薰渠猶，巴人重負螫也。陶隱居曰：蜚形似蚓蟲而輕小，八九月天寒多入人家。《唐本》：《別録》云：蜚形似蠶，蛾腹下赤，即南人謂之滑蟲，多在林樹間，百十爲群。

又　夜行蟲。《蟫史》云：夜行蟲亦名負螫，有短翅，不能飛遠，好夜中行，觸之氣出，故名夜行蟲，又名屬盤蟲，戎人食之，味辛辣。汪機云：草蟲、負盤、負螫、夜行蟲、蜚蠊，異類而同名也。

明・繆希雍《先醒齋筆記》卷四　蠭蟲即俗名地鼈也，生人家墻壁下土中濕處，治傷寒、損瘨絶及消瘧母爲必須之藥也，能行瘀血，畏皂莢、菖蒲、屋遊。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蠭好生鼠壤中，形扁，類鼈，故一名土鼈，大者寸餘，有鱗耳。其蜚蠭狀相若，而有翅爲蠭之雄，常夜飛，覓蠭與交。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負螫則又一蜚也。【略】《爾雅》曰蜚，蠦蜚即負螫，臭蟲也。《廣雅》則以爲蹙，劉氏《五行傳》以爲負螫，其實蟅爲土鼈，負螫，草蟲螽類也。智以草間大臭蟲隨地生之，何關《春秋》之書。【略】一曰蜚蠊，則滑生、茶婆蟲也。一曰負盤蟲，則屬盤蟲、行夜者也。蟅則簸箕蟲，過街土鼈也。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行夜一名負盤，一名屬盤，一名氣螫。李時珍曰：負盤有三、行夜、蜚蠊、蟲螽皆同名而異類。又云：行夜與蜚蠊形狀相類，但以有廉薑氣味者爲蜚蠊，觸之氣出者爲屬盤。

清・李元《蠕範》　蜚廉死西風。蜚蠊，飛廉也，蜚蠊也，蠦蜚也，飛蠭也，負盤也，石薑也，滑生也，茶婆蟲也，香娘子也。輕小似蠶蠭，亦似蠶蛾，腹背俱赤，兩翅能飛，喜燈火之光，生草中。【略】氣息臭惡而毒，啜稻即敗，遇西風即死，八九月寒則入人家。

又　曰氣螫，氣盤也，行夜也。不能遠飛，好夜行，觸之則氣出，狀如蜚蠊。

清・宋驥纂《太平府志》　蜚蠊，《爾雅》謂之蜚，最臭，壁間、竈下無處不到，俗呼樟木蟲。

清・沈青崖編輯《陝西通志》　蜚蠊，此蟲辛臭，漢中人食之。一名石薑，亦名蠭蜚，一名負盤。《唐本草》金州等處有之，多在林樹，百十爲聚，山人啖之，謂之石薑。《蜀本草》。

清・陳文達修《臺灣縣志》　蝤蛑，《漳志》謂之蝤蟲，好藏厨篋中，可煎食，鮮毒，消積甚效。

又《鳳山縣志》　蝤蛑，《漳志》謂之蝤蟲，好藏橱篋中，可煎食，解毒，消積甚效。

清・周璽纂《彰化縣志》　蝤蛑一名蝤蟲，漆色，狀如龍虱，緣壁善走，有翅能飛，多藏橱篋中。

清・何東銘纂《邛嶲野録》　蜚蠊，按《本草》：別名曰石薑，曰蠭蜚，曰負盤，曰滑蟲，曰茶婆蟲，曰香娘子，生屋間，形似蠶蛾及蝗，腹背俱赤，兩翅能飛，集燈火光，其氣臭矣，其屎尤甚。

又　蝤蛑，按：狀如龍蟲，薄羽，長鬚，緣壁善走，穴厨篋中，遇物嚼食，俗名偷油婆。

清・馮世瀛等纂《西陽直隸州總志》　土鼈生糞壤積中，蟲背負圓殼，有花紋。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　蜚，按：亦臭蟲，有二種，一曰蜚蠊，俗呼糊塗蟲，一曰行夜，俗呼賒糟蟲。

清・屠繼善纂《恒春縣志》　蜚，《湖雅》曰：有二種，一曰蜚廉，一曰行夜。皆臭蟲，俗名木蝨。

又　臧螂，《湖雅》曰：或作髒娘、贓郎、蟑螂，一名蛸蛺蟲，亦臭蟲也。《本草綱目拾遺》謂即蜚廉，非也。治疔毒、膨脹、小兒疳積。人家竈上最多，土名家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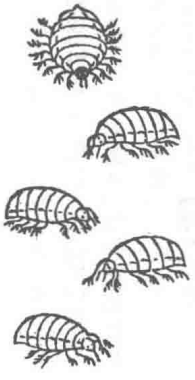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　土鼈蟲生灰土中，他處常有之，靖地似少見，形似衣魚而稍大，烏灰色，多足，吻有二鬚，背有横文。

清・方旭《蟲薈》卷三　蜚，《爾雅》：蜚，蠦蜚。【注】蜚即負盤、臭蟲。《本草綱目》：蠦蜚即蜚蠊也，一名石薑，一名負盤，一名滑蟲，一名茶婆蟲，一名香娘子，生壁間及竈下，其身似蠶蛾，翼大，腹背俱赤黑色，能飛，喜燈火光，其氣臭，其屎尤甚，西南夷食之。【略】旭按：或說此蟲置燈火上炙之可食，今木器中有之，其子大如黃豆，形長而扁，赤黑色，有節文，羅說食稻花，乃另是一種，詳後。

雜録

《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卷二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注】蜚，負蠜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放此。【疏】《釋蟲》云蜚、蠦蜚，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蜚。郭璞云：蜚即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蠜，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爲災，或不爲災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蠦。《爾雅》所釋當言蜚，一名蠦蜚，說《爾雅》者言蜚蠦，一名蜚，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注多作負蠜者，《釋蟲》云草蟲、負蠜，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蓋相涉誤爲蠜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書而《傳》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獨正史之策，亦兼采簡牘所有，故《傳》據而言之。案：上《傳》紀人伐夷，注云《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則此有蜚，亦明《春秋》例，此云《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則上紀人伐夷，亦是兼采簡牘，但紀人伐夷他國，不告民以明例。解之，蜚是魯國之有，故以兼采簡牘，言之其實，二注互以相通，他如此類。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一《蟲魚部中品》　廬音柘。蟲味鹹寒，有毒，主心腹寒熱，破流血積聚、癥瘕，破堅下血，閉生子大良。一名地鼈，一名土鼈，生河東川澤及沙中、人家牆壁下、土中濕處，十月暴乾，畏皂莢、昌蒲。陶隱居云：形扁，扁如鼈，故名土鼈，而有甲，不能飛，小有臭氣，今人家亦有之。《唐本注》云：此物好生鼠壤土中及屋壁下，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形小似鼈，無甲，但有鱗也。臣禹錫等謹按：《藥性論》云廬蟲使畏屋遊，味苦鹹，治月水不通，破留血積聚。《圖經》曰廬蟲生河東川澤及沙中、人家牆壁下、土中濕處，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形扁如鼈，但有鱗而無甲，故一名土鼈，今小兒多捕以負物爲戲，十月取暴乾。張仲景治雜病方，主久瘕積結，有大黃廬蟲丸，又大鼈甲丸，中并治婦人藥，並用廬蟲，以其有破堅積下血之功也。《衍義》曰廬蟲，今人謂之簸箕蟲，爲其像形也。乳脉不行，研一枚，水半合濾清服，勿使服藥人知。



廬　蟲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過街》　《埤雅》：土鼈一名廬，一名過街，言逢申日則過街，殆與鵴鴒忌庚申、燕避戊巳無異也。《本草》：土鼈生墻壁下、土中濕處，狀如鼠婦，而大者寸餘，形扁如鼈，有鱗如甲，此物能禁蠱。寇宗奭曰：一名簸箕蟲。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雅》：蜚，蠦蜚，今臭蟲。【略】蜚，負盤有觸輒臭，似欲令人不敢近者。

明・唐胄纂《瓊臺志》　獐目蟲，形如鼠婦而大，有翅，久旱欲雨則室內群飛，凡寓器饌臭惡難當，東坡詩風幔落蚳蜮意疑指之，但此恐蚳蜮所化爾。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　蜚。蠦蜚。【略】蜚音費，蠦音蘆，蜚音肥。【略】蜚一名蠦蜚，即負盤、臭蟲。【略】《洪範五行傳》云：蜚爲蟲臭惡，南方淫氣所生也。《本草》云：厲蟲也。《春秋》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名蜚，一名蠦蜚，而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蜚，非也。負盤，《漢書》及《左傳》多作負蠜，故涉誤耳。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　蜚，蠦蜚。玉案：《廣雅》曰負盤，蟅也。《周禮・赤芟氏》常除貍蟲注：貍蟲廬，肌蛈之屬。《埤雅》曰：蟅一名過街，言逢申日則過街。竊見今蟲之善貍藏，又能率族移徙，而其氣臭惡者俗猶謂之臭蟲，《廣雅》之以負盤爲廬，豈即郭注之以負盤爲臭蟲歟。又《本草》謂廬爲地鼈，今臭蟲背甲中隆兩邊下，故有鼈名也。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蜚，負盤也。《爾雅》所謂蠦蜚，形（員）〔圓〕而扁，縮首平背，故名負盤。色黲而斑，氣臭惡，味辛辣，猿喜食之。《左傳》注以爲負蠜，誤，而陸佃以皁螽爲蚯蚓，羅願以草蟲爲蚯蚓，則尤誤。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廣）（廬）蟲一名　廬　蟲　地鼈，一名土鼈，一名地蟅蟲，一名簸箕蟲，一名蚵蚾蟲，逢申日則過街，故又名過街，狀如鼠婦而大，與燈蛾相牝牡，小兒多捕以負物爲戲。《虎薈》曰土鼈，俗呼蚱虎，蚱者屋蠹



也。此物氣能禁蠹，令蠹盡死，故曰蚌虎。

清・李元《蠕範》 蜃生鼠壤。

蜃，土鼈也，地鼈也，蚌虎也，地蜱也，蟒虻也，蚵蚾也，簸箕蟲也，過街蟲也。形扁，無甲，有鱗，翅小不能飛翔，有臭氣，生鼠壤中，狀似鼠負，與燈蛾相爲牝牡，逢申日則過街。

清・佚名《平定准噶爾勒銘伊犁之碑》 （虫）〔蟲〕中有【略】蟑螂。

清・沈青崖編輯《陝西通志》 土鼈一名地龜，生牆壁下、土中濕處。《本草綱目》。

清・李紱等纂《汀州府志》 蝤蠐狀似龍虱，緣壁喜走，好藏厨篋中喫物食之。

清・嚴長明等纂《西安府志》 土鼈，《本草綱目》一名地龜，生牆壁下、土中濕處。

清・黄樂之、平翰撰，鄭珍纂《遵義府志》 土鼈生舊宅及朽木中，形如鼠婦，團而赤色，伏土内，斷而續之仍活也，能治血證、折傷。

清・何東銘纂《邛巂野録》 蟅蟲，按：《本草》別名曰地鼈，曰土鼈，曰地蜱蟲，曰簸箕蟲，曰蚵蚾蟲，曰過街，生壁下、鼠壤中，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形扁，【略】小龜，無甲而有鱗，不能飛，小有臭氣。

行夜，按：《本草》別名曰負盤，曰負螇，曰屩盤蟲，曰氣螇，形狀似蜚蠊，有短翅，飛不遠，好夜中行，人觸之即臭氣出者是也。

清・邱晉成等纂《敘州府志》 偷油婆，《田居蠶室録》：生廚竈間，身翼皆赤黑，速走，羣燕遊食閣内，渾身脂濡濡，驅去旋視之，又脣入膏釭矣，然毒蟲避之。按：各處皆有。

清・陳所能纂《澄邁縣志》 獐曰蟲久旱欲雨則室内群飛。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榮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 蜚蠊恆産於庖厨。

清・金念祖、黄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 地鼈本名蜣，長寸許，深灰色，棲息濕地，頭小，六足，捕之則團其體如豆，可供藥用。

清・方旭《蟲薈》卷三 蜣蟲，《埤雅》：蜣蟲逢申日則過街，又名過街蟲。《本草綱目》：蜣蟲一名地鼈，一名土鼈，一名地蜱蟲，一名簸箕蟲，一名蚵蚾蟲，處處有之，與燈蛾爲牝牡。旭按：此物多生濕地，狀頗類鼈，前狹而後闊，背有横文蹙起，頭小，六足生腹下，又名蚌虎，以其氣能禁蚌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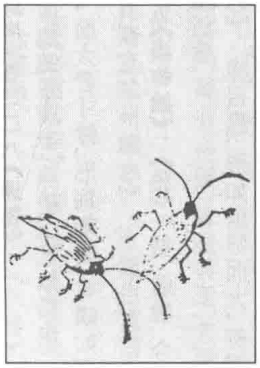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

蜚，蠦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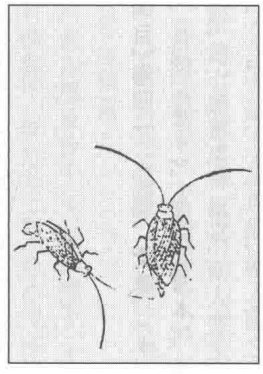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蒼蜋》 蒼蜋色蒼，形似蜣蜋而稍長，性喜煖，常居竈中，其氣頗臭。又嘗隱於蜂匣内食蜜蜂，匣有此則蜂滅殆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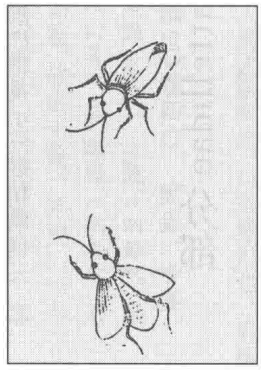


又《蟴蠐》 蟴蠐一名蠐，蝤蠐一名蝎，在糞草中，外黄内黑，亦或謂之蠐螬，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脚，今俗謂之蝤蠐。

蜚蠊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行夜同。



蜚蠊科Blattidae 分部

東方蜚蠊*Blatta orientalis*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　蜚，蠦蜚。【注】蜚即負盤、臭蟲。【音義】蜚扶味反，蠦力胡反，蜚敷非反，孫甫尾反，盤字又作蟠，蒲安反。《廣雅》云：負盤蟅也。蟅音章夜反，臭昌又反。【疏】案《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蠜，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自臭惡之蟲、害人衣物，故《春秋左氏傳》曰有蜚不爲災，亦不書也。《春秋》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名蜚，一名蠦蜚，而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蜚，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左傳注》多作負蜚者，以此下有草蟲、負蜚，故相涉誤耳。

宋・鄭樵《通志》卷七五　蜚，《爾雅》曰：蜚，蠦蜚。郭云：蜚即負盤、臭蟲。按：此亦謂之負蜚，即草蟲也，【略】《本草》謂之蜚蠊，亦謂之蜚蠊。

清・戴鎏《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蜚、蠦蜚、蜚，扶味反，蠦力胡反，蜚敷非反。

【注】蜚即負盤、臭蟲。【補正】鄭樵注云：《春秋》書蜚，以其能害稼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爾雅疏》：蜚一名蠦蜚。有云蜚蠦一名蜚者，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有以爲即負蜚者，因草蟲、負蜚相涉而誤也。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蜚，蠦蜚。鄭云亦謂負蜚，即草蟲也。《春秋》書蜚，以其能害稼也，鄭不從疏。

清・張宗泰綴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一　蜚，蠦蜚。【注】蜚即負盤、臭蟲。今本注蜚誤作蜚，《左氏》隱元年傳疏釋蟲蜚，蠦蜚，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蜚，郭璞云蜚即負盤、臭蟲。

又　蜚，蠦蜚。按：《左氏・隱元年》有蜚不爲災，見於傳經無文，而此疏云《春秋》經傳皆云有蜚，此沿孔疏刻本之誤而未改，今本經皆二字宜刪。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　蜚，蠦蜚。【注】蜚即負盤、臭蟲。【正義】蜚一名蠦蜚，《說文》作盧蜚，當從之。《漢書・五行志》云：蜚劉歆以爲負蜚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向目爲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顏師古云：蜚者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蜚，未詳向所說。案：有蜚見於《春秋》經傳，而劉向迺云非中國所有，顏師古駁之，是也。【注】蜚即至臭蟲。【正義】蜚又名負盤。《廣雅》云：負蜚，蹠也。孔穎達云：《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衣物，故《春秋左氏傳》曰有蜚不爲災，亦不書也。《春秋》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名蜚一名蠦蜚，而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蜚，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左傳》注多作負蜚，以此下有草蟲、負蜚，故相涉誤耳。今案：《說文》亦云蜚、臭蟲，負蜚也，是蜚亦有負蜚之名也。注中蜚字監本作蜚，今從《左傳》疏所引郭注改正。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蜚、蠦蜚，蜚即負盤、臭蟲。《說文》蠭或作蜚，云臭蟲，負蜚也。蜚，盧蜚也。《廣雅》云：蜚蜮，蜚也。又飛廬，飛蠊

也。《本草》作蜚蠊。《別録》云：形似蠶蛾，腹下赤。陶注：形亦似螿蟲而輕小，能飛，本生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爲真，南人亦噉之。《唐本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薑，一名盧蜚，一名負盤。然則此蟲氣如廉薑，故名飛廉。圓薄如盤，故名負盤，今俗人呼之媳般蟲。其大如錢，輕薄如葉，黄色，解飛其氣媳惡。《春秋・莊廿九年》有蜚，《漢・五行志》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是。《説文》從劉歆以蜚爲負蠜，蠜盤聲近，邢疏以作蠜，爲涉草蟲，負蠜而誤，其説是也。又云此蟲名蜚，舍人、李巡皆云蜚蠬一名蜚，非也。

澳洲大蠊 *Periplaneta australasiae*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臧蜋。按：亦臭蟲類也，好嗢飯及餅餌，取以治疔毒及小兒疳積最良。

姬蠊科 Blattellidae 分部

德國姬蠊 *Blattella germanica*

茶婆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蜚蠊。費廉。《本經》中品。**【釋名】**石薑、《唐本》。盧蜚、音肥。負盤、《唐本》。滑蟲、《唐本》。茶婆蟲、《綱目》。香娘子。弘景曰：此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爲真，南人啖之，故名。恭曰：此蟲辛臭，漢中人食之，名石薑，亦名盧蜚，一名負盤，南人謂之滑蟲。時珍曰：蜚蠊、行夜、蜣螂三種，西南夷皆食之，混呼爲負盤，俗又訛盤爲婆，而諱稱爲香娘子也。**【集解】**《別録》曰：生晉陽山澤及人家屋間，形似蠶蛾，腹下赤，二月八月及立秋採。弘景曰：形似螿蟲而輕小，能飛，本生草中，八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保昇曰：金州、房州等處有之，多在林樹間，百十爲聚，山人啖之，謂之石薑。郭璞注《爾雅》所謂蜚即負盤、臭蟲也。藏器曰：狀如蝗，蜀人食之，《左傳》蜚不能災者即此。時珍曰：今人家壁間竈下極多，甚者聚至千百，身似蠶蛾，腹背俱赤，兩翅能飛，喜燈火光，其氣甚臭，其屎尤甚。羅願云：此物好以清旦食稻花，日出則散也，水中一種酷似之。**【氣味】**鹹寒，有毒。恭曰：辛辣而臭。**【主治】**瘀血癥堅、寒熱、破積聚、喉咽閉、内寒無子，《本經》。通利血脉，《別録》。食之下氣。蘇恭。**【發明】**時珍曰：徐之才《藥對》云：立夏之先，蜚蠊先生爲人參，茯苓使主腹中，七節保神守中，則西南夷食之亦有謂也。又《吴普本草》載神農云主婦人癥堅、寒熱，尤爲有理。此物乃血藥，故宜於婦人。

又　行夜。《別録》。**【校正】**併入《拾遺》負盤。

【釋名】負盤、《別録》。屬盤蟲、弘景。氣蠜。弘景曰：行夜，今小兒呼屬盤蟲，或曰氣蠜即此也。藏器曰：氣盤有短翅，飛不遠，好夜中行，人觸之即氣出，雖與蜚蠊同名相似，終非一物，戎人食之，味極辛辣，蕃恭所謂巴人重負蠜是也。時珍曰：負盤有三，行夜、蜚蠊、蜣螂皆同名而異類，夷人俱食之，故致混稱也。行夜與蜚蠊形狀相類，但以有廉薑氣味者爲蜚蠊，觸之氣出者爲氣盤，作分别爾。張杲《醫説》載鮮于叔明好食負盤臭蟲，每使人採取三五升浮温水上，洩盡臭氣，用酥及五味熬作餅食，云味甚佳，即此物也。氣味辛温，有小毒，主治腹痛、寒熱、利血。《別録》。

地鱉蠊科 Polyphagidae 分部

中華真地鱉 *Eupolyphaga sinen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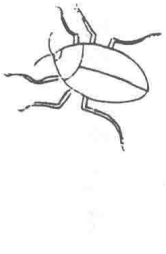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一　廬音柘。蟲味鹹寒，

有毒，主心腹寒熱，破流血積聚、癥瘕，破堅下血，閉生子，大良。一名地鼈，一名土鼈，生河東川澤及沙中、人家牆壁下、土中濕處，十月暴乾，畏皂莢、昌蒲。陶隱居云：形扁扁如鼈，故名土鼈，而有甲，不能飛，小有臭氣，今人家亦有之。唐本注云：此物好生鼠壤土中及屋壁下，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形小似鼈，無甲，但有鱗也。臣禹錫等謹按：《藥性論》云：蜚蠊使畏屋遊，味苦鹹，治月水不通，破留血積聚。

《圖經》曰：蜚蠊生河東川澤及沙中、人家牆壁下、土中濕處，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形扁如鼈，但有鱗無甲，故一名土鼈，今小兒多捕以負物爲戲，十月取乾暴。張仲景治雜病方，及久度積結有大黃蜚蠊丸，又大鼈甲丸，中並治婦人藥，並用蜚蠊，以其有破堅下積血之功也。

《衍義》曰：蜚蠊今人謂之簸箕蟲，爲其像形也。乳脉不行，研一枚，水半合，慮清服，勿使服藥人知。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蜚蠊。音蔗。



蜚蠊

《本經》中品。【釋名】地鼈、本經。土鼈、《別録》。地蜱蟲、《綱目》。簸箕蟲、《衍義》。蚵蚾蟲、《綱目》。過街。弘景曰：形扁，扁如鼈，故名土鼈。宗奭曰：今人呼爲簸箕蟲，亦形象也。時珍曰：按陸農師云，蜚逢申日則過街，故名過街。時珍方名蚵蚾蟲，鮑氏方名地蜱蟲。

【集解】《別録》曰：生河東川澤及沙中、人家牆壁下、土中濕處，十月采暴乾。弘景曰：形扁如鼈，有甲不能飛，小有臭氣。恭曰：此物好生鼠壤土中及屋壁下，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形小似鼈，無甲而有鱗，小兒多捕以負物爲戲。時珍曰：處處有之，與燈蛾相牝牡。

【氣味】鹹寒，有毒，甄權曰鹹苦，之才曰畏皂莢、菖蒲、屋遊。【主治】心腹寒熱、洗洗，音洒。血積、癥瘕，破堅下血，閉生子，大良。《本經》。月水不通，破留血積聚，藥性通乳脉，用一枚擂，水半合濾服，勿令知之。宗奭。行産後血積，折傷，瘀血，治重舌、木舌、口瘡、小兒腹痛夜啼。

【發明】頌曰：張仲景《治雜病方》，及久病積結有大黃蜚蠊丸，又有大鼈甲丸及婦人藥，並用之，以其有破堅下血之功也。

【附方】新七。大黃蜚蠊丸，治産婦腹痛、有乾血，用蜚蠊二十枚，去足，桃仁二十枚，大黃二兩，爲末，煉蜜，杵和分爲四丸，每以一丸，酒一升，煮取二合温服，當下血也。張仲景方：木舌腫强，塞口不治，殺人蜚蠊炙五枚，食鹽半兩，爲末，水二盞煎十沸，時時熱含，吐涎瘥乃止。《聖惠方》：重舌塞痛，地鼈蟲和生薄荷，研汁帛包，捻舌下腫處。一名地蜱蟲也。鮑氏方：腹痛夜啼，蜚蠊炙芍藥、芎藭各二錢爲末，每用一字乳汁調下。《聖惠方》：折傷接骨。楊拱《摘要方》：用土鼈焙，存性爲末，每服二三錢。接骨神效一方：生者擂汁酒服。袖珍方：用蚵蚾即土鼈六錢，隔紙砂鍋内焙乾，自然銅二兩，用火煆，醋淬七次，爲末，每服二錢，温酒調下，病在上食後，病在下食前，神效。董炳《集驗方》：用土鼈陰乾一箇，臨時旋研入藥，乳香、没藥、龍骨、自然銅火煆，醋淬，各等分，麝香少許，爲末，每服三分，入土鼈末，以酒調下，須先整定骨乃服藥，否則接挫也。此乃家傳秘方，慎之。又可代杖。

碩蠊科 Blaberidae 分部

龍蛬甲蠊 *Diploptera dytiscoides*

清・陳夢林等纂《諸羅縣志》 蝤螂，漆色，狀似龍虱，緣壁善走，有翅能飛，多藏櫥篋中，《漳志》謂之蝤蟲。

清・李紱等纂《汀州府志》 蜋蜋狀如龍蝨，緣壁善走，俗呼爲黃蠆。

清・陳淑均纂，董正官續修，李祺生續纂《噶瑪蘭廳志》 蝤蟲即蝤螂，狀如龍虱，漆油色，緣壁善走，有翅能飛，多藏櫥篋中。

清・李維玨原本，吴聯薰增纂《漳州府志》 蝤蟲狀似龍虱，緣壁善走，好藏厨篋中喫物食之。

清・蔣師轍、薛紹元纂《臺灣通志》 蝤螂赤色，狀如龍虱，緣壁善走，有翅能飛。《諸羅縣志》。臺多藏櫥中。《漳志》謂蝤蟲煎食，解毒最神。《臺灣府志》。蝤蟲即蝤螂。《噶瑪蘭廳志》。

印度蔗蠊 *Pycnoscellus indicus*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蚩蠊》　《蟫史》曰：蚩蠊一名負盤，一名負蠜，疑世之所謂天蜱蟲也。又名天蚩，能害稼，吸枯禾莖，令苗槁矣。

等翅目 Isoptera 部

蟻、蚼、蟘、蠷、蚌、蚷、蚻、蛾、白蟻、蚍蜉、朾螳、飛螳、元蚼、白螳、馬蚍蜉、馬螳蚌

題解

漢・揚雄《方言》卷一一　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蚌，其場謂之坻，或謂之蛭。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蠶也。从虫，氏聲。巨支切。

：復陶也。劉歆説：蝝，蚍蜉子。董仲舒説：蝗子也。从虫，彖聲。與專切。

：丁螳也。从虫，龍聲。盧紅切。

：羅也。从虫，我聲。臣鉉等案：《爾雅》：蛾羅，蠶蛾也。蚰部已有蠶，或作蚕，此重出。五何切。

：蚍蜉也。从虫，豈聲。魚綺切。

：螳子也。从虫，氐聲。《周禮》有蚳醢，讀若祁。直尼切。

：籀文蚳。从蚰。

：古文蚳。从辰土。

又卷一三下　：蠶蜉，大螳也。从蟲，𣪊聲。房脂切。

：蠶或从虫，比聲。

三國魏・張揖《博雅》卷一〇《釋蟲》　蛾、五何蚌、羊掌、玄駒、蝝螫、匹結、蜉、浮螳，五綺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蝝：惟船切，蟻也，亦蝗子。

：世經切，蠶虰也。螳，同上。

：力公切，蠶虰蟲，亦獸名。

：丈飢切，蟻卵也。

：宜倚切，蚍蜉也。蟻，同上。

：音毗，蚍蜉，大螳。

：於胃切，蟲。蟘，同上。

：於貴切，飛螳也。

：丈尸反。

：魚已反。

：於貴反。《爾雅》又作蟘。

：扶畏切，大螳也。或作蚩。

：婢脂切，蟌蜉，大螳也。或作蚍。蟻，同上。

北周・盧辯《大戴禮記注》卷二　玄駒，賁玄駒也者。螳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

宋・王觀國《學林》卷一〇《蛾》　鄭氏注曰：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釋音曰：蛾魚倚反。觀國案：《爾雅》曰蚍蜉，大螳，小者螳，《廣韻》曰螳，蚍蜉也。同作蟻，亦作蛾，蓋蛾者蟻之省文也。《學記》之文，自始學積而至於《大學》，自小成充之至于大成，從微至著，積習有漸，故取譬以蛾子自微積功以成大垤也。其云記曰，蛾子時術之，則古書有此語矣。説禮之家，引此語以爲喻也，書史亦多用螳爲蛾字者。

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六《蟲之屬》　蟻有黄、白二種。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蠪：盧東切。《説文》：虰螘也。一曰蠪蚳，如狐，九尾，虎爪，音如小兒，食人，名蜚蠪。又盧鍾切。《博雅》：蚵蠪，蜤蜴也。

蚳、蛓：陳尼切，蟲名。《説文》：螘子蚳。《周禮》有蚳醢，古作蛓蚳。又翹移切。又稱脂切。龜蚳獸名。《山海經》：鳧麗山有獸，狀如狐，九尾，九首，虎爪，食人。又丁計切，虹也。

蚍、蜱：頻脂切，蟲名。《説文》蠯蜉，大螘也。或作蚍蜱。蚍又普弭切，草名。《爾雅》：莪蚍虾。又必至切。

蚼：恭于切，蟲名。《方言》：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又權俱切。一曰蠉蠽，其蛹蜂蚼。又居侯切，蚼犬如犬，食人。又吁句切，蟲名，幺蠽也。又許后切。又舉后切。《説文》：北方有蚼犬，食人。

蛝：何間切。《爾雅》：蛝馬蟻。一曰蝮蚼也。一曰蚍蜉子。又魚巾切。

蟓：余專切，蟲名。《説文》：復陶也。一曰蚍蜉子。一曰蝗子。又馨兗切，井中小蟲。又俞絹切。

蝪：尸羊切。《方言》：蚍蜉，犁鼠之蝪。謂之抵蝪。

蜉：房尤切，蟲名。《説文》：蚍蠹也。或从孚。

虰：除耕切，蠪虰螘屬。又丑成切，蟻屬。又馳成切。又當經切，蟲名，赤蚍蜉也。

螘、蟻：語綺切，蟲名。《説文》：蚍蜉也。或作蟻蟻。又舉豈切，蝨之子螘蟻。又語豈切，蚍蜉也。又虛宜切。

蚌、蟻、蟓：以兩切。《説文》：搔蚌也。一曰北燕人謂蚍蜉曰蚌，或从養以象蟓。又似兩切，蟲名，食桑葉作繭者蚌。又余章切。

蚹：許后切，蟲名，蚍蜉。

又 蠪：紆胃切，飛螘。或从虫。

螲：匹蔑切，螲蜉，蟲名，蟻也。又必結切。《博雅》：蛺蜨，螲蛈。又蒲結切。又必列切，甲介蟲也。

蝨：陳尼切，蟲名。《説文》：螘子蚳。《周禮》有蚳醢，或从蚰。

蠶、蠡：語綺切，蟲名。《説文》：蚍蜉也。或作蠡。

蠪：紆胃切，飛螘。

蠶：頻脂切，蟲名。《説文》：蠶蜉，大螘也。

宋・任廣《書敘指南》卷一四《昆蟲》 蟻曰玄駒。《大戴記》。

又 飛蟻曰蠪。上。

蟻之子曰蚳。上。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蟲》 白蟻《禮》謂之蚍蜉，梅雨時化爲飛蛾。又有黃蟻，出入有序。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虫部第二》 虰：丑丁反，蠪虰也。

又 螘、蟻：魚綺反，大曰蚍蜉，小曰蟻子。

又 蜓：音毗，蟲名。蝨，古蟣，或作蚍，今音毗，蜉也。四。

蚼：俗蚳，或作蚔。正直尼反，蟻卵也。三。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一三 鳴垤，《詩・豳風》：鸛鳴於垤，婦嘆於室。注云：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又《禽經》：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 蜨，【略】蚍蜉之有翼者，即飛蜨也。一名蠪，郭注云蝗之始生，劉向以爲螟之始生。俱非是也。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蚼蜨、蛾蚌，蚍蜉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蚍：頻麋切，音皮。蚍蜉，附見後蟻注，《説文》蟲部贅作蝨。

蚳：渠宜切，音其。《説文》：蚳，蚩也。舊注土蝨，誤。亦作蝭，蝨與蚳通。

蚳：舊注音池，螘子，引《周禮》：祭祀共齏蠃蚳。《内則》：蚳醢。又姓。按《爾雅》：蠪，飛螘，其子蚳。郭注：蚳，蟻卵。《周禮》：醢蚳醬。《内則》蚳醢，注：以蚍蜉子爲醢貪腹脩者，蚳醢配之，陸德明、黃震、《説文》《本草》皆與陳澔《禮記集説》同。今考《周禮》鼈人祭祀，其齏蠃蚳醢，人掌三豆之實，有蠃醢、齏醢、醢醢、蚳醢。《國語》：里革曰：魚禁鯤鮞，蟲舍蚳蝝。由此推之，《禮》所謂蚳者皆介蟲稚小之通稱，蓋以醢老則味薄，取醢之小者爲之，非蚍蜉子爲醢也。祭祀豆實禮尚芳潔，蚳當是水中介蟲，别名殼，内肉可貪如蛤蜊、蟶蜷之類，必醢屬，非蠪子無疑。雖劉珣《嶺表録異》言交廣溪峒酋長取蟻卵淘净爲醬，安南國蟻子醬，山人掘蟻卵至斗石貪之，杜夷俗或肰，中土未有以蟻醢供豆實祭器者，世傳蟻卵生穴居，掘之未必得，安能徧索爲醢，以充籩豆。況蚍蜉氣生，非卵生，此又古今曲説之，不足信者也。舊注汎引《周禮・内則》蚳醢，非。籀文作蝨，古作蟣，从蟲、辰、土，三體會意。按：《説文》蚳蚳分訓，泥。《六書故》蚳又作蚳，合爲一字，義通。

蚼：許偶切，音吼，《説文》：北方有蚼犬食人。又蚍蜉别名，《長箋》司、蚼當即一字，以吠警守，故从司，迂泥。或曰蚼獸名，似犬，非，即狗也，《箋》説誤。

蚌：俗蛙字，舊注音養，蟻名，又與痒同。按：《説文》本作蛙，今訓與《説文》同譌作蚌，附六畫，非，七畫蛙改音米，分蚌蛙爲一，尤非。蟻名至夥，蛾蛙其

一也，專指蛘爲蟻名，亦非。

蚔：同蚼。

蚼：縛謀切，音浮。蚍蚼，大蟻，韓愈詩：蚍蚼撼大樹。

蛾：吾何切，我平聲，蠶化者。【略】古用爲蟻字，經傳蟻作蛾，省文也。《禮・學記》：蛾子時術之。【注】小蟲學銜土以成大垤，喻學積功成大道也。《莊子・徐無鬼篇》：孔子舍于蛾丘。《史記・黄帝紀》：淳化鳥、獸、蟲、蛾。《漢書・元帝紀》：白蛾羣飛蔽日。揚雄《長楊賦》：扶服蛾伏。【注】扶服即匍匐，蛾伏如蟻之伏。《方言》：燕謂蝘曰蛾蛘。《金石録・漢陳球後碑》：蜂聚蛾動。並與蟻同，《説文》：蝘蛾分爲二。又姓，《左傳》蛾析，晉大夫。

塓：腱字之譌，《説文》蚳訓蝘子。古文从辰土作腱。篆作，舊本蚳塓並音池，改作塓，附七畫，非，詳後蜃注。

蜃：同蚳，古文作塓，亦作蠥，《六書統》蠥从震省，从土，聞震則出于土《石經》，《孟子》蠥龍即蚳龍。舊注音民，汎云蟲名。又祭名，並非。《類編》別出蜃，音雷，蟲名，即蜃之譌。

蝘：同蟻，《説文》作蝘，詳見後蟻注，《六書統》作塵，《篇海》塵與蝘同，並非。

蜺：舊注同蚳。【略】蜺與蚳蚼之蚳分爲二，肊考《説文》蟲部蠥，蚳蚼，大蟻，篆作，或从虫比聲作蚳，又似合蚳蜺爲一。大蟻之蠥與齧牛之蜺，篆作者，字畫煩簡小異，其从毗則同，此《説文》之誤。以義推之，蚳蚼不必贅作蠥，與蜺溷，蜺、蚳分可也。舊注汎云同蚳，非，《篇海》蜺别作蜆，尤非。

蝨：蝨字之譌，《説文》蚳蝘子。籀文作蝨，舊本同蝨誤。蝨，《説文》本作蟲。

蝨：籀文蚳。

蝝：烏貫切，音畏。《爾雅》：蜮，飛蝘。【注】有翅，遇天熱濕羣隊出，飛不能高，脱翼墮地而死。

蜮：同蝝。

蟜：祁堯切，音喬。【略】《廣韻》：蠪，蟜蝘也。按枚乘《七發》：蚊蟜螻蟻。【注】小蟲，《爾雅》：蠪，朾蝘。《方言》：蚍蚼大而赤色者名蠪，無蠪蟜之名。《廣韻》説誤。

螫：必烈切，音弼，珠螫魚形如浮肺四目六足，出澧水。郭璞《江賦》：頩螫肺躍而吐璣。【注】吐珠，故名珠螫，見《山海經》舊注，音撇，螫蚼即蟻，譌誤，與《廣雅》同，不知蟻屬，無螫名也。

蟻：牛起切，音擬，蚍蚼也，有大、小、黄、赤、白、黑數種，穴居，卵生，居有等，行有隊，能知雨候，春出冬蟄，壅土成封曰蟻封。《書・顧命》：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注】蟻，玄色。《莊子》：君子之居世，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注】蟻行逶迤有序，鵲起凌風即飛，言難進易退，進禮退義也。又姓，漢蟻逢梵言臂卑履，此云蟻子。又酒色，張衡《南都賦》：醪敷徑寸浮蟻若萍。【注】醪汁澤，酒也，言酒膏之厚，浮蟻如水萍也。本作蟻，十四畫，舊本省作蟻，非。亦作蝘，通作蛾，从蝘蟻爲正。

蠥：舊注同蚳，不誤，未詳。蜃蠥並蚳字，重文分訓，非是，互見前蜃注。

蟻：舊注音希，汎云蟲名，一曰蟻字之譌。

蠥：蝝、蠥、蠥並同。

蠥：蟻、蠥並譌字，舊注同蟻，誤。

蠪：盧容切，音籠。《爾雅》：蠪，朾蝘。【注】赤駁、蚍蚼，又苦蠪，蟾蜍别名。又獸名。《山海經》：鳧麗山有獸如狐，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蚳，音如嬰兒，食人。又蠪蜂生肇慶府陽春縣，附橄欖樹，雖有首足，與木葉無異，鳴則自呼，取者候樹葉凋乃得之。志曰：土人藏笥中以聲之清爲吉，濁爲凶，卜家禍福，或云遇蠱毒必鳴。

明・姚旻纂修《永州府志》　白蟻，俗呼馬蟻。

清・戴鎏《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蚍蚼，大蝘。蚍音毗，蝘魚綺反。【注】俗呼爲馬蚍蚼。

小者蝘。【注】齊人呼蝘爲蚌。

蠪、朾蝘。蠪音龍，朾本又作虰。【注】赤駁、蚍蚼。

蠥、飛蝘。蠥於貴反。【注】有翅。

其子蚳。蚳直其反。【注】蚳，蟻卵，《周禮》曰醢蚳醬。【補正】臣鎏按：古人嘗以蟻子爲醢。《夏小正》：二月抵蚳。《傳》：抵猶推也，蚳，蝘卵也，爲祭醢也。《魯語》：蟲舍蚳蝝。韋昭注云：蚳、蝘子可以爲醢。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蚍蚼生羽則出游於外，故名。即蠥也，羽長於身，色白有光。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虰：《唐韻》宅耕切，《集韻》除耕切，並音橙。《廣韻》同朾。《爾雅・釋蟲》：蠪，朾蝘。

蚍：《唐韻》房脂切，《韻會》頻脂切，並音毗。《玉篇》：蚍蚼，大蟻。詳蟻字注。又《集韻》普弭切，音芘，草名，似葵，紫色。《爾雅・釋草》：蚾蚍虵或作芘。

又必至切，音畀義同。《説文》或作蠽。

蚔：古文蜫。《唐韻》巨支切，《集韻》翹移切，並音祇。《説文》：蟲也，與蠽同。【略】又《集韻》陳尼切，音墀，與蚳通。【略】或作蝨，古作蜫。

蚳：《唐韻》直尼切，《集韻》、《韵會》陳尼切，並音遲。《玉篇》：蟻卵也。《禮·内則》：腥脩蚳醢。【注】蚔蜉子也。《周禮·天官·醢人》蚳醢，疏謂蟻之子取白者以爲醢。又《集韻》稱脂切，音鴟，蠽蚳獸名。《山海經》：昆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兔而有角，其音如號，名曰蠽蚳。【注】蠽蚳似九尾狐。

蚼：《集韻》舉后切，音苟。《説文》：北方有蚼犬食人。又恭子切，音拘。蚼蜉，蚔蜉也。《方言》：蚔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梁益之間謂之元蚼。郭注：音駒。又權于切，音劬。原蠽，其蛹蝰蚼。又《唐韻》呼后切，音吼，義與蚔蜉同。或作蚿。

蚿：《集韻》許后切，音吼。同蚼、蚔。

蛾：《唐韻》五何切，《集韻》、《韻會》、《正韻》牛何切，並音莪。《玉篇》：蠶蛾也。【略】又《廣韻》魚倚切，觺上聲，與蟻同。《禮·樂記》：蛾子時述之。【注】蛾蚔蜉也。《後漢·皇甫規傳》：張角等，皆著黄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黄巾，亦名爲蛾賊。【注】即蟻字，喻賊衆多，故以爲名。又人名。《左傳》：蛾析，亦音，魚綺切。《爾雅》作蚳，《集韻》本作蚳。

蚳：《篇海》同蛾。注見上。

蚌：《唐韻》余兩切，《集韻》以兩切，並音養。《説文》：搔蚌也。又揚子《方言》：蚔蜉燕謂之蛾蚌。

蜉：《唐韻》縛謀切，《集韻》、《韻會》房尤切，《正韻》房鳩切，並音浮。《説文》作蠽，蚔蠽也，今作蜉。《爾雅·釋蟲》：蚔蜉，大蟻。【疏】蟻大者别名蚔蜉。韓愈詩：蚔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蜝：《海篇》直夷切，音池，蟻也。《直音》同蚳。

蚔：《玉篇》彌氏切，蟲也。

蝝：《唐韻》與專切，《集韻》余專切，並音沿。《爾雅·釋蟲》：蝝、蝮蜪。【注】蝗子，未有翅者。《春秋·宣十三年》冬蝝生。【注】以冬生，過寒而死，故不成螽。劉歆云：蚔蜉子也。《説苑》：蠹蝝仆柱梁。

塵：《玉篇》同蟻。

蝨：《集韻》陳尼切，音遲，與蚳同。《説文》：籀从虱。

蜘：《唐韻》邊兮切，《集韻》邊迷切，並音毗。【略】又與蚔通。《前漢·五行志》：劉歆以爲蝝蜘蠽之有翼者。孟康曰：蜘蠽音蚔蜉。又《集韻》或作蟲，通作蜘。

蝬：《集韻》、《韻會》並語綺切，音艤，與蟻同。又疑豈切，音顗。義同。《玉篇》：一作塵麈。

蝨：《玉篇》同蟣。

蟣：《唐韻》於胃切，《集韻》紆胃切，並音尉，飛蟻也，或作蟣。

蝨：《直音》音遲。蝬子。

螫：《集韻》蒲結切，音蟞。螫蜉，蟲名蟻也。又匹蔑切，音撇，義同。又必結切，音彆。《博雅》：蛺蝶、螫蛺。又《玉篇》：珠螫也。郭璞《江賦》：頳螫肺躍而吐璣。【注】《山海經》曰：珠螫之魚，其狀如胏而有目，六足，有珠。《南越志》：珠螫吐珠。又羌名。《後漢·張奐傳》：羌虓尾摩螫等脅同種，復鈔三輔。

蟜：《唐韻》居天切，《韵會》舉天切，並音矯。《説文》蟲也。枚乘《七發》：蚊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

塵：《玉篇》同蟻。

蠽：《集韻》牛河切，音莪。《玉篇》同蛾，《説文》作蠽。

蠓：《唐韻》莫孔切，《集韻》、《韻會》、《正韻》母總切，並濛上聲。《玉篇》：小飛蟲。【略】又《爾雅》蚔蜉。【疏】齊魯之間謂之蚼蠓。

蟻：《唐韻》魚倚切，《集韻》魚綺切，並音觺。《説文》作蚿，蚔蜉也。《爾雅·釋蟲》：蚔蜉，大蚿。【疏】蚿通名也。其大者别名蚔蜉，俗呼馬蚔蜉，小者即名蚿，齊大呼蚿蛘。《方言》曰：蚔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蛘，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坯，是也。其大而赤色斑駁者名蠽，一名杠蚿，有翅而飛名蠽，即飛蚿也。《古今注》：河内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名蟻曰玄駒。《續博物志》：白蟻聞竹雞之聲化爲水。又蟻裳。《書·顧命》：麻冕蟻裳。《傳》：蟻裳名色玄。又蟻邱，山名。《莊子·則陽篇》：孔子之楚舍，于蟻邱之漿。又白蟻，馬名。《博物志》：周穆王八駿三曰白蟻。又浮蟻醪汁，淳酒也。張衡《南都賦》：浮蟻若萍。又《唐韵》古音魚我切，義同。《爾雅》本作蚿，《禮記》通作蛾。詳蛾字注。

蠽：《篇海》、《類編》同蚔。

蠽：《唐韻》盧紅切，《集韻》盧東切，並音蠽。《爾雅·釋蟲》：蠽、虹蚿。【注】赤馭，蚔蜉也。

蠽：《韻會》語綺切。《類篇》同蚿。詳蚿字注。

蠽：《玉篇》同蚔，《韻學集成》作蠽。

蠙：《唐韻》許羈切，《集韻》虛宜切，並音羲，蠶名，或作蟻。

蠙：《唐韻》於胃切，《集韻》紆胃切，並音尉。《爾雅・釋蟲》：蠙、飛螳。

【疏】螳有翅，而飛者名蠙，即飛螳也。亦作蠙。

蠶：《韻會》同螳。

蠶：《集韻》：蚳本字。《說文》：从蟲毗聲。《玉篇》作蠶，《唐韻》作蠶。

蠶：《唐韻》同蚳。詳蠶字注。

蠶：《集韻》：蜉本字。《前漢・五行志》蜮蠶注：孟康曰與蚍浮同。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蚳：蚩也。此篆與螳子之蚳迥別。《孟子》書當是蚔毳。毳即蚩，大夫以蚔蚩爲名也。从虫，氏聲。巨支切。十六部。

蝝：復陶也。《釋蟲》曰：蝝，蝮蜪。俗字从虫也。《國語》曰：蟲舍蚔蝝。韋注：蝝，蝮蜪也。可以食。按：此說蓋與下文二說晝然爲三，郭注《爾雅》則牽合董說耳。復陶未知於今何物。劉歆說：蝝，蠽蠶子也。此與下董說皆說《春秋》也。宣十五年：冬，蝝生。《五行志》曰：劉歆以爲蝝，蜮蠶之有翼者，食穀爲災。按：《志》云有翼，此云子，亦異。

蠽：蠽丁，螳也。按：此當於蠽丁爲逗，各本刪蠽字者非也。讀《爾雅》者以丁螳爲句，亦非蠽丁螳之二名耳。《爾雅》丁作打。从虫，龍聲。盧紅切。九部。

蛾：羅也。蛾羅見《釋蟲》。許次於此，當是螳，一名蛾。古書說蛾爲蠽蠶者多矣。蛾是正字，蟻是或體。許意此蛾是螳，蚰部之蠽，是蠽蠽，二字有別。郭注《爾雅》蛾羅爲蠽蠽，非許意也。《爾雅》螳字本或作蛾，蓋古因二字雙聲通用，要之本是一物，非叚借也。从虫，我聲。五何切。十七部。今音則魚綺反，在十六部。

蠽：蠽蠶也，俗作蚍蜉，非是，今正。《蟲部》曰蠽蠶，大螳也，析言之也，渾言之則凡螳皆曰蠽蠶。《爾雅》蚍蜉、大螳，小者螳，亦是析言。从虫，豈聲。魚綺切。按：當魚豈切，古音在十五部，《廣韻》入尾韻者，古音也，入紙韻者，緣蟻字而合之也。

蚍：螳子也。《釋蟲》曰螳子蚔，郭云蟻卵也。《周禮》：饋食之豆有蚔醢。鄭曰：蚔蛾子。《國語》蟲舍蚔蝝，韋注同。从虫，氏聲。直尼切。十五部。《周禮》有蚔醢，《天官・醢人》文。讀若祁。

蚔：籀文蚔，从蚰。

蠙：古文蚔，从辰土。从土者，出之上中也，从辰者，辰聲也。古氏聲、辰聲相似，祇、振字通用是其例。

蠶：蠽蠶也。蟲部蠽蠶，大螳也。此不言大螳者，義見於上一字，全書之例如是也。蚍蜉、大螳，《釋蟲》文。郭云：俗呼爲馬蚍蜉。按：馬之言大也。从蚰，棄聲。縛牟切。三部。

蚳：蠽或从虫，比聲。《方言》作蚍蜉。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一八《蝝生》 蝝，蝗子，董仲舒。蚍蜉子。劉歆，並《釋文》十七。

又卷二八 蚍蜉即大螳也。小者即名螳也。舍人注《詩疏》八之二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 蠙：俗篆作蠙，紆胃切，飛螳也。《爾雅》作蠙。

蟻：俗篆作蠙，語綺切。蚍蜉之小者。《爾雅》：小曰螳。史傳俱作螻蟻，《禮記》、《史記》、《長楊賦》作蛾，是螳與蛾古人通用，惟蟻裳見《周書》。

清・陳淑均纂，李祺生續纂《噶瑪蘭廳志》 蚌蠹。《山堂肆考》：人家屋中蠹也，似螳而大，正白色，食樑棟，如鋸開薄片層層可揭，夏時悉脫殼，生翅如蠙飛出。按：俗謂白瑪蟻。

又 蟻。【略】白而生於濕處，凡衣服、器物近之則蛀壞者曰白螳，即上所謂蜂蠹也。

清・李維玨原本，吳聯薰增纂《漳州府志》 蟻。《禮》謂之元駒，《爾雅》名蚍蜉。《易林》曰：蟻封穴户，大雨將集。

論說

《孟子》（漢・趙岐注）卷一二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爲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爲之，自以爲愈於禹，子亦過甚矣。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

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韓非子》卷七《喻老》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

《呂氏春秋・慎小篇》（漢・高誘注） 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螻蛄，則潰漏竅決，至於漂没閭邑溺殺人民也。突洩一熛而焚宫燒積，竈突煙洩出，則火濫炎上，燒人之宫室積委也。畢沅曰突亦作堗，《廣雅》竈窻謂之堗，或謂突當作窈。案《説文》：窈，深也，一曰竈突，然則窈特竈突之一名，《説文》亦但云一曰竈突，不云竈窈，何得以突爲窈之誤，故今仍作突字。又熛舊本訛作煙，今從《日抄》改正。維遹案：《一切經音義》十四引煙亦作熛。

【注】 煙字亦當作熛，《説文》：熛，火飛也，讀若摽。

漢・劉安《淮南子》卷一八《人間訓》（漢・高誘注） 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逵吉按：突隙當作窈隙，窈音式鍼切，與犬出穴中之窈字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蹟，躓也。蛭，蟻也。逵吉按：各本皆作垤，唯藏本作蛭，依義作垤爲是。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悗而索良醫也。

五代・丘光庭《兼明書》卷二《鸛鳴于垤》 東山云：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云：垤，蟻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明。曰：據《詩》之文勢，此垤不得爲蟻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按《左傳》云：屨及于垤，皇謂寢門闕也。又云：葬于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爲之，故知此垤謂土之隆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也。鸛，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于隆土之上，婦人聞之，憂雨思夫，故歎于室，若以于垤是蟻上於冢，則鸛鳴竟于何處，豈文章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蟻，文何得鑿空生義。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螘之類多，《爾雅》曰：蚍蜉，大螘，小者螘，蠪甘螘，蟻，飛螘，其子蚳。按：蟻亦作螘，**【略】** 以其種極多，故專其名，甘螘是一種大蟻，赤色斑駁者，飛蟻有翅而飛者，凡蟻老則皆生翅能飛，遂化爲他類矣。蚳，蟻卵也，似飯粒，亦可爲醬，《周禮・醢人》蜃蚳醢。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蚌蠹。《蟫史》云：蚌蠹，人家屋中蠹也，似螘而大，正白色，蠹蝕梁棟，如鋸開薄片，層層可揭，最畏土鱉及鴿鳥，蓋其氣相制耳。夏日南風起時，則悉脱殼生翅，如蟻飛出。《周禮》剪氏掌除蠹物，以攻榮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蠹之事，又赤发事掌除墻屋蠹，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

又 《爾雅注疏》云：蚍蜉大蟻俗呼爲馬蚍蜉，小者螘俗呼爲螘蚳。蠪甘、螘，赤駁蚍蜉也。蟻，飛螘有翅者，其子曰蚳。蚳，螘卵也。《夏小正》云玄駒、賁玄駒也者，蟻也。《古今注》云：河内人見馬數十萬騎，皆大于黍，往來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故蚊曰黍民，蟻曰玄駒也。

《埤雅》曰：《莊子》曰道在螻蟻，蟻有君臣之義，故字从義，喜羣聞，聞輒酣戰不解，有行伍隊列。元徽之曰：巴蟻衆而善敵，故《化書》曰：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宫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揚雄曰：蟻齊魯之間謂之蚼蟧，梁益之間謂之玄駒，燕謂之蛾蚳。郭《方言注》云：建平人呼蟧爲蚳。

《埤雅》曰：蟻知天，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鸛鳥亦長鳴而喜，故《詩》曰鸛鳴于垤。垤即蟧塚也，又名蟧封，蟧取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亦以窒雨，《易林》所謂蟻封其穴大雨將至是也。傳曰：蟻封盤馬。《孟子》曰：太山之于丘垤。趙岐注曰：垤蟻封也。《漢書》云：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劉子》曰：天將風也而鳩鳴將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矣。

《格物論》曰：蟻穴居卵生，有黑、白、黄、赤之異，在山者大而臭名馬蟻。蜂以潮候而排衙，蟻以雨至而酣戰，附羶趣穢，頃刻羣集。《埤雅》又云：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百姓悦之，《禮記注》云：熬者煎穀也，設于棺槨，所以感蚍蜉也，使不至棺也。又曰：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蟻行遲速有序，需而不速，君子得時其廉于進有如此。

又卷一一 蟧。劉歆曰：蟧、蜚蠊，蚍蜉之有翼者即飛蟧也，一名蠪。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 物之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兼弱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爽似信，有君臣之義焉，兄弟之愛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如蟻者多矣。故淳于棼縱酒遺世而甘爲之壻，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堞門巷井然有條。《唐・五行志》：『開成元成，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

明・張士鎬、江汝璧纂修《廣信府志》 蟻其大者常不出穴，飼之者群蟻也，將雨則出而擁土成峯。

明・邵有道纂修《汀州府志》 蟻，《禮》謂之玄駒，《爾雅》名蚍蜉。**【略】** 白者能蠹本。蟻有君臣之義，大者不出穴，羣蟻取食以飼之，將雨則輦土爲塚以

避濕。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鸛鳴于垤》　朱傳：垤，蟻塚也。孔疏：蟻輦土爲冢以避濕也。螘穴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穴處者先知之，避濕而上塚。《釋蟲》蚍蜉、大螘，小者螘、蠭朾螘、蟲飛螘，其子蚔，記蛾子時術之。《周禮》饋食之豆蝘蜓，注蝘蜓也，蚔蟻子。《莊子》：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爲螻蟻所制。《韓子》：千金之堤，以蟻穴而壞。東郭子問莊子曰：道安在。曰：在螻蟻。又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六書故》：垤垔，土積厓也。垔與隆同。《紺珠集》引《穆天子傳》奎與臺同，同文備考。埽室西南隅尊者所居，象尊者在上，二人旁侍从，土穴居之意。埽，古奧字。《埤雅》：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鸛知天將雨有見於上，蟻知天將雨有見於下，鸛鳴於垤，將雨之候也。《方言》曰：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垤，中齊語也，齊人呼小蟻爲蚳，大者爲蜉蚔，其場謂之坻亦謂之垤。垤从至，以螘之微而能爲垤，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亦以窒雨，一名蟻封朔地。蟻封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蓋出於此。河内人有見人馬數萬騎，大如黍粟，往來遊戲，舉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故今俗呼蚊爲黍民，蟻曰玄駒。齊桓公伐孤竹，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蛭寸而有水。掘之果得水。京房占曰：蟻無故當道，若門户城郭聚土水且傷人。《易林・震之蹇》曰：蟻封户穴，大雨將集。蟻，蚍蜉也，《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有大、小、黄、赤、白、黑數種，穴屋，卵生，居有等，行有隊，能知雨候，春出冬蟄。《楚詞》宋玉曰：赤蟻若象，玄蜂若壺。《書・顧命》：邦君麻冕蟻裳。【注】蟻，玄色也。《莊子》：君子之居世，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鵠起。【注】蟻行逶迤有序，鵠起凌風即飛，言難進易退也。張爾公云：蛘本作蛘，音養，見《説文》。蟻名至夥，蛾蛘其一也，專指二者爲蟻亦非。

清・吴楚材《彊識略》卷三二　蟻，微蟲，穴居，卵生，有白、黑、黄、赤大小數種，字亦作螘。大螘俗呼爲蚍蜉。又蟻子爲蚍蜉，齊人呼小螘爲蟻蛘。又有翅而飛者白蟻所變也。其卵蚔，其子喙。《大戴禮》謂之玄駒，又見《古今注》。《易林》：蟻封穴户，大雨將集。又蟻，蛄蟻也，食風與土。又巴蟻衆而善攻樂棟，往往木容完具而心節朽壞。屋居者不省，其微而禍成傾壁，見《元禎集》。齊威公伐孤竹，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乃掘蟻壤，遂得水。又世傳蜂蟻皆有君臣。

清・洪震煊《夏小正疏義》卷一　玄駒賁，玄駒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蟻即螘字也。《檀弓》：蟻結於四隅。鄭君注云：蟻，蚍蜉也。《爾雅》：蚍蜉，大者螘。《釋文》云：螘亦作蟻，是螘蟻字同也。《廣志》云：木蟻曰元駒。《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蚼蟟，梁益之間謂之元蚼。駒與蚼古字通也，賁讀曰奔。《爾雅・釋言》云奔走也，《法言・先知篇》云吾見元駒之步步亦走也。齊隰朋云：螘夏居山之陰，冬居山之陽，蓋得和煖之氣多，故雖嚴寒之時陽氣稍動而即走於地中也。黄氏模云：經之記此以驗陽氣之升而爲啟蟄之兆矣，是也。

清・宋書升《夏小正釋義》卷四五　昆小蟲抵蚔。昆者衆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昆訓衆者，《説文》云昆同也，同爲夥、衆之意。《王制》昆蟲未蟄，鄭君注云昆，明也，與此異者。案：高誘《淮南子》長而愈明，注云明猶盛也，言明已得見衆意也。由魂之魂，既承上句言，則亦作衆解。《太玄經》云：人蓐蓐而處其中，魂魂萬物。注云：魂魂，衆多之貌是也，云魂也者，動也。《白虎通・性情篇》云：魂猶伝伝也，行不休也。《孝經援神契》云：魂，芸也，芸芸，動也。是魂又有動義也。謂魂字之義多，而兼動蟲之動有此象，故經言昆，小蟲也。蟲稱小者，別乎鱗、羽、倮、毛、介五者之大，昆蟲即其蠉飛、蠕動之形狀，此候當《月令》仲春之蟄蟲咸動啟户始出也。著即《小正》以著名之著，動而後著，見其爲蟲，故先言動而後言蟲，《小正》之記時皆若是也。言萬物者充類之辭，《初學記》引《白虎通》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之三，微月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黄泉，萬物始動，微而未著。書升案：三微謂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則二月正其著時矣。

抵猶推也，蚔，螘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洪震煊云：抵猶推者，《説文・手部》抵云擠也，擠云推也，排云抵也，轉注義通也。《爾雅・釋蟲》云：蚍蜉，大螘，其子蚔。郭氏注云：蚔，蟻卵。《禮・内則》蚔醢，鄭君注云：蚔，蚍蜉子也。《周禮》：聖人祭祀，供齏贏蚔以授醢人。杜子春云：蚔，蟻子也。賈公彦疏云：蛾子謂蟻之子，取白以爲醢。書升案：推有擇意，但取白者，故言推也。《天官・醢人》：饋食之豆蝘蜓蚔。固豆實也，傳文於采芑、采繁時有見梯始收，煮梅煮桃皆言豆實，此獨質名言祭醢者蚔，非豆實爲醢，然後故著之也。螘卵爲醢，今無聞檢。《北户録》云：廣人掘大蟻卵爲醬，名蟻子醬。《嶺表録異記》云：交廣溪洞間酋長多取螘卵，淘擇令浄，鹵以爲醬，或云酷似肉醬，非宦客親友不可得也。洪氏又云：言取盡物也，言推不盡物也。何休《公羊注》云：爲取恣盡辭也。《文選・西京賦》云：獲胎拾卵蚔蝝盡取。《國語・魯語》云：蟲舍蚔蝝。斯不必取之義也。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　蚍蜉、大螘。【注】俗呼爲馬蚍蜉。小者螘。【注】齊人呼螘爲蛘。蠭朾螘。蠭、飛螘。【注】有翅。

其子蚳。【注】蚳，蟻卵。《周禮》曰：醢蚳醬。【正義】此別蝗之類也。蚳蜉大蝗，小者蝗。《説文》云：蠽蠽，大蝗也。或作蚳蜉。《詩疏》引舍人云：蚳蜉即大蝗也，小者即名蝗也。《夏小正》云：十有二月元駒賁。元駒也者，蝗也。賁者，走於地中也。《學記》云：蛾子時術之。鄭注云：蛾，蚳蜉也。蚳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蚳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淮南·修務訓》云：蝗知爲蛭。《豳風·東山》云：鸛鳴于垤。《文選注》引《韓詩》云：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論衡·商蟲篇》云：天將雨蝗出，蜻蜓爲與氣相應也。《釋文》云：蝗本作蛾，俗作蟻，字音同。蠽，朾蝗。赤色之蝗名蠽，一名朾蝗。《山海經》所謂朱蟻，其狀如蟻也。戴侗云：蛆蟻狀如墨蟻，化而羽，能螫人，《爾雅》所謂丁蟻也。蠽、飛蝗。蝗之有翅者名蠽，一名飛蝗。羅願云柱中白蝗之所化也，以泥爲房，詰屈而上，往往變化生羽，遇天晏温羣隊而出飛，亦不能高尋，則脱翼籍籍在地而死。其子蚳。蝗之子名蚳，《夏小正》云二月抵蚳。抵猶推也，蚳，蝗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故言推而不言取。《魯語》云：蟲舍蚳蝝。韋昭注云：蚳，蝗子也，可以爲醢。【注】俗呼至蚳蜉。【正義】今蟻之大者俗呼爲馬蟻。齊人至爲蛘。【正義】《方言》云：蚳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蝝，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蚼，燕謂之蛾蛘，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釋文》引《字林》云：北燕人謂蚳蜉曰蛘義，本《方言》。郭云齊人呼蝗爲蛘，各以方俗語爲驗也。《周禮》至蚳醬。【正義】《天官·醢人》：饋食之豆有屑蚳醢。鄭注：蚳，蛾子是也。醢爲肉醬，故此云醬。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蚳蜉、大蝗俗呼爲馬蚳蜉，小者蝗。齊人呼蟻爲蛘。蠽朾，蝗、赤駁蚳蜉，蠽、飛蝗有翅，其子蚳。蚳，蟻卵。《周禮》曰屑蚳醬。

《説文》：蠽蠽或爲蚳蜉，大蝗也。蝗，蚳蜉也。《方言》云：蚳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蝝，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蛘，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廣雅》云：螫蜉，蝗也。餘同《方言》。是螫蜉即蚳蜉聲相轉，蛾與蟻，蛘與蝝，蚼與駒，並字異音，同蝗蟻，古今字也，今棲霞人呼蝗蛘音如几養，蓋蚼蝝之聲相轉耳。《夏小正》云玄駒，賁玄，駒也者，蝗也。《學記》云：蛾子時術之。鄭注：蛾，蚳蜉也。《易林》云：蟻封户穴，大雨將集。又云蚳蜉戴粒，留不上山，是皆以蝗爲蚳蜉之通名，《爾雅》則以蚳蜉爲大蝗之名，故《詩·東山》正義引舍人曰：蚳蜉即大蝗也，小者即名蝗也。《楚辭·招魂注》亦云小者爲蟻，大者爲蚳蜉，本於《爾雅》也。蚳蜉，今順天人呼馬蝗，棲霞人呼馬螫蛘。《説文》：蠽丁，蝗也，丁與朾音同。《釋文》：朾孫，丈耕反。然則朾之爲言赬也，赬朾音近。此蝗赤駁，故以爲名。《海内北經》云：朱蛾其狀如蛾。郭注引《楚辭》曰赤蛾如象，今蝗亦有赤黄色者。《釋文》蠽於貴反，《説文》、《字林》从虫。按：今《説文》無虫字，虫又非聲，唯蝝字引劉歆説蚳蜉子，其義疑也。《類聚》引《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爾雅翼》云：蝗有翅者，柱中白蝗之所化也，以泥爲房，詰曲而上，往往變化生羽，遇天晏温，羣隊而出，飛不能高，尋則脱翼，藉藉在地而死。今按：劉歆以蝝爲蚳蜉之有翼者，蓋謂此也。今黑色蝗亦有生翼者，但不解飛耳。《説文》：蚳，蝗子也。《周禮》有蚳醢，讀若祁，鄭注《醢人》云：蚳，蛾子。《夏小正》：二月抵蚳，蚳，蝗卵也，爲祭醢也。《魯語》云蟲舍蚳蝝。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鄭云：大蝗即馬蟻也。此種乃今人家常有之蟻，黄黑色，種類中自分大小，所謂知君臣之分者也。小蝗謂小黄蟻也。今元有一種，黄色極細者。朾蝗是一種大蟻，赤色斑駁者。今大蟻有三種，一種較常蟻略大，一種倍于常蟻，一種極大，種類如一，不分大小，其色黄，亦黑相雜。馬蟻及小蟻居人家堦户間及屋中，大蟻三種，多居庭中樹石及田野空曠之處。凡蟻老則生翅，能飛，化爲異類矣。按：蟻老固能生翅，然未嘗化爲異類，仍居穴中。今元有一種大蟻，黑色，有翅，能飛。又蟻穴必有一最大而生翅者，即其君也。鄂州以生翅者爲白蟻即蠽，非，白蟻生木中，乃蠹類。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七《昆蟲類二》　《山堂肆考》：蚌蠹，人家屋中蠹也，似蝗而大，正白色，蠹食樑棟，如鋸開薄片，層層可揭，最畏土鼈及鴿鳥，蓋其氣相制耳，夏日南風起時則悉脱殼生翅如蠽飛出。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蝗。《夷堅志》：月河莫氏祖塋在齊山，乾道二年，僧庵中堂忽有大蝗聚焉。甃甎上蛀，成大樹一株，圓畫之工有所不逮，假飾以朱欄護。惜甚，謹今三十年尚存。按：俗呼馬蝗亦曰馬蛘。又有赤蝗，即蠽、虹蝗。

清·沈青崖編輯《陝西通志》　蟻。鸛鳴于垤。《詩經·豳風》。垤，蟻塚也。《朱子集傳》。祭祀，共蠯贏蚔，以授醢人。《周禮·天官》。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蚼。《方言》。韋昭曰：蚔，蟻子也，可以爲醢。《西京賦注》。

清·楊修田纂修《光州志·土産》　蠽。《爾雅翼》：飛蝗，蝗之有翅者，蓋柱中白蝗所化也。

清·蔣師轍、薛紹元纂《臺灣通志》　蟻有赤、黑、白諸類，赤而小似絲者俗呼黄絲蟻，黑而大者俗呼走馬蟻，以其走之疾故也。白蟻濕熱相蒸而生，凡器物衣服一爲所侵皆成蛀粉。《寧化志》。蟻畏茶，委棄茶渣，乾而爲末，布於其中，蟻不敢犯。《諸羅縣志》。白蟻即蛀蠹。《山堂肆考》。云人家屋中蠹也，似蝗而

大，白色，食樑棟，如鋸開薄片，層層可揭，夏時悉脱殼生翅，如蠶飛出，《噶瑪蘭廳志》。地埤濕，故多。《澎湖廳志》。

清・屠繼善纂《恒春縣志》 螘，一作蟻。《爾雅疏》：螘，通名也。其大者別名蚍蜉，大而赤色斑駁者曰蠪，一名朾螘。《方言》、《古今注》謂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蚌，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古今注》謂玄駒亦呼螻蟻，俗稱馬蟻。

清・張雋、邢定綸纂《崖州志・輿地志・物産・昆蟲類》 蟻類甚多，不外紅、黑、白三色，紅者稍大，黑、白者次之。白蟻穴土中，含土附墻壁而上，書籍、衣服、木器等件多爲其所蝕，雨後化生兩翼，黎明出飛，不復入穴。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擬脉翅類》 是類所屬有白蟻，爲不完全變態，口部適咀嚼，有退化者，觸角連鎖狀，翅膜質，有網形之脉，眼於複眼間有單眼，跗節自三節乃至五節。

綜　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 蚍蜉。大螘。【注】俗呼爲馬蚍蜉。小者螘【注】齊人呼螘爲蚌。蠪、朾螘。【注】赤駮、蚍蜉。蠪，飛螘。【注】有翅。其子蚳。【注】蚳，蟻卵，《周禮》曰醢蚳醬。【音義】蚍音毗，蜉音浮，螘魚綺反，本亦作蛾，俗作蟻字，音同。案：《説文》蟻，羅也，蟻或作義。蛾，蠶化飛蛾也，並非螘字。蚌，以丈反，郭云齊人呼蟻也。《字林》云：北燕人謂蚍蜉曰蟻蚌。蠪，謝音聾，郭音龍。朾本又作虰。郭，唐耕反。孫，丈耕反。《字林》音丁。駮，布角反。蠪，於貴反。《説文》、《字林》从虫。翅，矢豉反，又吉豉反。蚳，直其反。醢，市軫反。醬，子亮反。【疏】此辨衆螘及其子名也。螘，通名也。其大者別名蚍蜉，俗呼馬蚍蜉，小者即名螘，齊人呼螘蚌。《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蚌，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是也。其大而赤色斑駁者名蠪，一名朾螘，有翅而飛者名蠪，即飛螘也。其子在卵者名蚳，可以作醢。案：《周禮》醢人職曰饋食之豆實蚳醢，醢則醬之有肉者，故此云醬也。蚼音駒，蠓音蒙，蛾音蟻，蚌音養。

《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卷三六 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音義】蛾，魚起反。螘同，本或作蟻。蚍音毗，蜉音孚。《爾雅》云：蚍蜉，大蟻。復扶又反，垤大結反。《毛詩傳》云：蟻冢也。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蚍蜉、蚅浮二音亦呼螫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蠓，駒養二音，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法言》云玄駒之即是，燕謂之蛾蚌，蟻養，二音。建平人呼蚳，音侈。其場謂之坻，直尸反。或謂之垤，亦言冢也。

案：《夏小正》十有二月玄駒賁。玄駒也者，螘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禮記・檀弓篇》：蟻結於四隅。鄭注云：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學記》：蛾子時術之。注云：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釋文》云：蛾，魚起反，本或作蟻。《爾雅》：蚍蜉、大螘，小者螘，其子蚳。郭璞注云：齊人呼螘爲蚌，蚳，螘卵也。《釋文》云：螘，魚綺反，本亦作蛾，俗作蟻，字音同。又引《字林》云：北燕人謂蚍蜉曰蟻蚌。疏全引《方言》，此條蠓訛作蠓，餘並同。《廣雅》：蛾蚌、玄蚼、蚼蠓、螫蜉，螘也。曹憲音釋：螫，匹結反。《夏小正》：二月抵蚳。抵猶推也。蚳，螘卵也，爲祭醢也。《魯語》：蟲舍蚳蠓。韋昭注云：蚳，螘子，可以爲醢。坻已見前卷六内，垤已見前卷十内。

宋・李昉編《太平廣記》卷四七六《冉端》 忠州塾江縣吏冉端唐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爲卜地云：合有王氣羣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樵櫓工若彫刻，城内分徑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蟻數千，憧憧不絶，徑甚浄。滑樓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脉，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壤上以堅土爲蓋，故中樓不損。既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玄之既覩，勸吏改卜，嚴師代其卜，驗爲其地告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爲，仍布石粟，覆之以板。經旬，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觸穢詈，大呼數日不已。玄之素厚嚴師，因爲祝蟻療，以雄黄丸方愈。出《酉陽雜俎》。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蚍蜉，大螘，小者螘。

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蠓，若象而小，駒象也。《楚辭》曰：赤螘如象。蜂有君臣，犯而能螫，疑於能用鋒，螘有君臣，戰而能還，疑於能用凱，比於獻俘大者也，小者能還而已。

蠪，朾螘。蠪，螘中之龍，其螫丁，又有仁焉，故能爲龍，所謂克君如此。

蠪，飛螘。蠪，螘中之尉，有翅之者也。

其子蚳。蠪，氏蠪焉。蠪，氏蠪焉。

又《埤雅》卷一〇《釋蟲・螘》《莊子》曰：道在螻蟻。螘有君臣之義，故其字从豈，亦或从義，善鬬力，舉等身鐵，鬬輒酣戰不解，有行列隊伍。《化書》曰：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書》曰：王庶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黼裳，明王於此斷恩，而蟻裳則言以申君臣之義也。《詩》曰：鸛鳴于垤。垤，蟻冢也，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垤从至，以螘之微而能爲垤，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亦以窒雨易占所謂蟻封其穴大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傳》曰：蟻封盤馬。《孟子》曰：泰山之於丘垤。趙岐曰：垤，蟻封也。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蓋出於此。《莊子》曰：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言慕人與使人慕之皆不可爲也。故至人之計在於物我兼忘，其藏也，不厭深眇而已矣。又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故曰：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蟻行逶遲有序，需而不速，故君子之得時，其廉於進如此。《夏小正》曰：玄蚈賁。玄蚈也者，蟻也。《方言》曰：梁益之間謂之玄蚈。《符子》曰：鼇之冠山，蟻之戴粒，其於逍遥一也。此即《南華》鵬鷃之義，言大小雖殊而理各至足，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一《釋蟲・蟻》《莊子》曰：道在螻蟻。蟻有君臣之義，故其字從義。《繁露》曰：人者仁也，我者義也。故其義字亦從我。《記》曰：蛾子時述之。其字從我是也。《書》曰王庶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明王於此斷恩，而蟻裳又言申君臣之義也。《詩》曰：鸛鳴于垤。垤，蟻塚也，蓋蟻將雨則出而壅穴，鸛見之長鳴而喜，《易林》所謂蟻封穴户大雨將集，是也。一名蟻封。《傳》曰：蟻封盤馬。《孟子》曰：泰山之於丘垤。趙岐曰：垤，蟻封也。《莊子》曰於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言慕人之與使人慕之，皆不可爲也。故至人之計在於物我兼忘，其藏也，不厭深眇而已矣。又曰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蟻行逶遲有序，需而不速，君子得時其廉於進如此。《夏小正》曰玄駒，駒者蟻也。《方言》曰：梁益之間謂之玄駒。《莊子》曰：鼇之冠山，蟻之戴粒，其於逍遥一也。此即《南華》鵬鷃之義，言小大雖殊而理各至足，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宋・鄭樵《爾雅注》蚍蜉、大螘，小者螘，蠪、朾螘，蟻、飛螘，其子蚳。此辨蟻之類也，蟻亦作螘，大螘即馬蟻也，大而黑，郭云俗呼馬蚍蜉，小螘謂小黄蟻也。以其種多，故呼其名，朾螘是一種大蟻，赤色斑駁者飛螘。凡蟻老則皆生翅，能飛，遂化爲他類矣。蚳，蟻卵也，以飲粒，亦可爲醬，《周禮・醢人》醢蚳醢。蠪朾蟻蚳音聾丁尉池。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七《釋蟲・螘》螘大者俗呼馬蚍蜉，《夏小正》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螘也。《書》蟻裳色玄。蟻知將雨，《易林》震之蹇，蟻封穴户，大雨將集。齊桓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下有水。《抱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關尹子》曰：師戰螘置兵。蟻通作蛾。《記》曰：蛾子時術之。《晉語》曰：蜎、蛾、蠭、蠆皆能害人。

又蠪、飛螘，螘之有翅者，蓋柱中白螘之所化也。白螘狀如螘卵。凡斬木不以時，木未及燥而作室，或柱礎去地不高，則是物生其中，以泥爲房，詰曲而上，往往變化生羽，遇天晏濕，羣隊而出，飛亦不能高，尋則脱翼，藉藉在地而死矣。魯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劉歆以爲蝝螟蠹。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災，黑眚也其意，以《春秋》下文書饑故，因云食穀，顧方冬而陽不收斂，蟄蟲飛揚。此自應有所傷害，不必食穀而後爲災也。又董仲舒説蝗子也。説者亦多，以蝝爲蠭螟之類，失之愈遠。《説苑》曰：蠹蝝仆柱，蚊蚩失牛。

又《音釋》螘。魚起反。

蚍蜉。音毗浮。

玄駒賁。音奔。《夏小正》傳：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古今注》：河内人見馬數十萬騎，大如黍米，以火燒之，馬皆成蟻，故呼蟻曰玄駒。

蠪。音尉。

蝝。音緣。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蚍：【略】，蒲陂切。又作。，縛牟切。又作蠭、蚨。

又蛾：、，五何切，蛹化而羽曰蛾。凡羽蟲皆先化而蛹，再化而羽。古亦用爲蟻字。

蟻：，魚綺切。又作。蟻之類不一，白蟻居土中，其巢大如瓮盎，有城郭、君王，以土爲甬道，高下縷屬，蠹食朽腐，梁棟亦被其害。化而羽，夏月陰雨時坌飛。滿屋殆所謂蚍蜉也，亦謂之螻，亦謂之土蟻。玄蟻之族尤蕃，亦有城郭、君王，性慕羶，遇遺羶僵腐，則率其徒負曳而去。有大頭蟻徃來其間而不負曳，若糾率之者，故俗以惰羣者爲大頭蟻。又有同類而小者，其色微黄，爲黄蟻。有虎蟻稍大，好啖羣蟻，故謂虎蟻。有蛆蟻，狀如黑蟻，化而羽，能螫人，《爾雅》所謂丁蟻也。有臭蟻，好緣木爲窠，其臭惡，故謂臭蟻。此其大略也。《爾雅》曰：蚍蜉大螘，小曰螘蠪，朾螘、蠪、飛螘。《方言》曰：齊魯之間謂蚍蜉，曰蚼蝝。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蚜。大而赤色者名蠪，一名朾螘。

螻：，洛侯切，螻土蟻也，螻蛄土狗也，好攻土夜飛傅火。以其好攻土，故屬之於螻。【略】蟻所蠹蝕爲螻，去聲。人病頸腫如螻攻者，亦曰螻，別作瘻。說文瘻頸腫也。又螻蟈蛙屬。

蝝：，與專切，《春秋》書蝝生。《爾雅》曰：蝝、蝮蜪。董仲舒、劉向曰：螟始生也，一曰蝗始生。劉歆曰：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灾，黑青也。何休曰：始生爲蝝，長大爲螽。陸德明曰：董仲舒說蝗子也，劉歆說蚍蜉子。《魯語》曰蟲舍蚳蝝。韋昭亦曰復陶也，蓋祖《爾雅》。

蚳：，直尼切。又作。《周官》鼈人掌取互物，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爾雅》：蚳，蟻子。杜子春曰：蚳，蛾子。陸氏曰：蚍蜉子。《語》曰：魚禁鯤魴，蟲舍蚳蝝。韋昭曰：蝗子也，可以爲醢。《說文》曰：蚳，蟻子，蚳，蚩也，讀若祁，蚩蕫也。，籀文。按：鼈人共互物，凡貍物則蚳，必水物龜鼈之類，恐非蝗子，里革言鯤魴蚳蝝，似爲蟲魚孕育之通名，非專言蛾子也。

元・脱因修《至順鎮江志》卷四　蟻有大小數種，又有飛蟻，善蠹。《爾雅翼》有翅而飛者名蠭，其子名蚳。

明・周祈《名義考》卷一〇《馬蟥》　蝗與蟻同。《爾雅》：蚍蜉、大蝗，小者蟥。【注】大蟥俗呼爲馬蚍蜉。《大戴禮》注蟥爲玄駒母，以大蟥馬小蟥駒，與或以馬善陣，蟥亦善陣，有似於馬，故得馬名。《古今注》謂人成蚊蚋，馬成大蟥，恐非。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五七《蟻》　玄駒：十有二月玄駒賁。玄駒者也，蟥也，賁者，走於池中也。《大戴禮》。牛亨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答曰：河南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玄駒也。《古今注》。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呴也。《法言》。

蚍蜉：蚍蜉，大蟥，其子蚳。《爾雅》。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方言》。

戴粒：東海有鼈馬，冠蓬萊而浮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之峯類邁於羣岳，沈没而下，則隱天之丘潛嶠於重川。有蚳蟻聞而悦之，與羣蟻相要呼海畔，欲觀鼈之形。月餘，鼈潛未出，羣蟻將反，遇長風激浪，崇濤萬仞，海水沸地雷震。羣蟻曰：此將鼈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海中隱起如邑，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逍遥。封壤之巔歸伏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己而然，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符子》。

知水：《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管子》。

娱意：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閒，獨坐愁思，幸賴游蟻以娱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虚矣。應璩《與曹昭伯牋》。

牛鬬：殷仲堪父病虚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世説》。

蟻王：吴富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遑遽畏死，因以繩繫蘆着舡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衣人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横録，爲劫主繫余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着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余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及也。既寤，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余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齊諧記》。

蟻宫：西京化度廢寺有礓石徑三尺餘，孔穴通連若欄檻樓臺之狀，號曰蟻宫，昔有於中見蟻，金色，其大若蜂，動逾因掘地及泉得此石馬。《兩京記》。

蟻城：忠州墊江縣吏冉端唐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爲卜地云：合有王氣羣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彫刻，城内分徑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蟻數十，憧憧不絶，徑甚净。滑樓中有二大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脉，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其城隅小壞上以堅土爲蓋，故中樓不損。既掘，露蟻，擾擾若求救狀，端懼而掩之。《酉陽》。

長尺：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鹽漬之，歸誇北人。《續博物志》。

蚍蜉王：徐玄之夜讀書，有人物如粟粒數百，皆具甲冑，擁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蚍蜉王欲觀漁於紫石潭。一赤幘紫衣者，凡數百齊入硯中，獲小魚數千頭。玄之以書卷蒙之，執燭以觀，一無所見。《異聞集》。玄之捨卷而寢，方寐間，忽被甲士逮去，其王曰：蚍蜉王其官有馬，知玄蟲飛，其應有候，兩殿陵雲臺。玄之夢覺，明日掘得蟻穴如三石缸，盡焚之。《纂異記》。

有君：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官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師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化書》。

化蝦：嶺南暑月欲雨則朽壞中白蟻蔽空而飛，入水翅脱化爲蝦。土人遇夜於水次乘燭，蟻見火光悉投水中，則以竹漉取搏之，每搏以豚鬣糝之爲鮓，號天蝦鮓。又有大赤蟻作窠於木梢，如數升器者，取其卵，並蟻以糝泊薑鹽釀焉，味極辛辣。《倦游録》。

蟻醬：交廣溪洞聞酋長多蟻卵，淘令淨，鹵以爲醬，醬或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嶺表録異》。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蟻。《綱目》。**【釋名】** 玄駒、亦作蚼。蚍蜉。時珍曰：蟻有君臣之義，故字從義，亦作螘，大者爲蚍蜉，亦曰馬蟻，赤者名蠪，飛者名蠪，揚雄《方言》云：齊魯之間謂之蚼蟻，梁益之間謂之玄蚼。幽燕謂之蟻蜂。《夏小正》云：十二月玄蚼奔，謂蟻入蟄也，大蟻喜酣戰，故有馬駒之稱，而崔豹《古今注》遂以蟻妖附會其説，謬矣，今不取。

【集解】 時珍曰：蟻處處有之，有大、小、黑、白、黄、赤數種，穴居卵生，其居有等，其行有隊，能知雨候，春出冬蟄，壅土成封曰蟻封，又曰蟻垤。蟻塿蟻冢壯其如封垤塿冢也。其卵名蚳，音遲，山人掘之，有至斗石者，古人食之，故《内則》：周官饋食之豆者蚔醢也，今惟南夷食之。劉恂《嶺表録異》云：交廣溪峒間酋長多取蟻卵淘净爲醬，云味似肉醬，非尊貴不可得也。又云嶺南多蟻，其窠如薄絮，囊連帶枝葉，彼人以布袋貯之，賣與養柑子者以辟蠹蟲。《五行記》云：後魏時兖州有赤蟻與黑蟻鬬，長六七步，廣四寸，赤蟻斷頭死，則《離騷》所謂南方赤蟻若象、玄蟻若壺者非寓言也。又按陳藏器言：嶺南有獨脚蟻，一足連樹根下，止能動摇不能脱去，亦一異者也。

【附録】 白蟻。時珍曰：白蟻即蟻之白者，一名蠪，一名飛螘，穴地而居，蠹木而食，因濕營土，大爲物害，初生爲蟻蝝，至夏遺卵，生翼而飛則變黑色，尋亦隕死，性畏煜炭、桐油、竹雞云。蝝音鉛。蟻蛭土，白蟻泥。

獨脚蟻主治丁腫，疽毒，搗塗之。《藏器》。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 嶺南屋柱多爲蟲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通夕攪人眠，書籍蟲蛀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

明嘉靖一七年《常德府志・食貨志・物産》 蟻一名玄駒，有君臣之義，穴地作巢，其類有黄、白、黑、大、小不同。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螘即蟻。《爾雅》曰：蚍蜉，大螘，小曰螘，蠪、打螘，蠪、飛螘。《方言》曰：齊魯之間謂蚍蜉曰蚼蝝，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灼，燕謂之蛾蜂，大而赤色者名蠪，要論之，白蟻居土中，有城郭、君王，蠹屋，化而羽，夏月陰雨坌飛。殆蚍蜉乎蚍或作蜱者，誤蜱乃扁蟲，著牛馬食其血者也。白蟻亦曰螻，亦曰土蟻，玄蟻。**【略】** 好緣木爲窠，此其略也。蟻與蛾通用。《記》曰：蛾子時術之。音蟻，蟻子蚔，簏作蝨。按：鼈人共互物，内有蚔醢。**【注】** 蚔，蟻卵。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蚍蜉、大螘，小者螘，蠪、打螘，蠪、飛螘，其子蚔。螘、蟻同，蠪音聾，蠪音尉，蚔音池。此類釋諸螘也。注曰：大螘名蚍蜉，俗呼爲馬蚍蜉，小螘名螘，齊人呼爲蛘，打螘名蠪，赤駁蚍蜉也，飛螘名蠪，有翅，蚔，蟻卵也。疏曰：《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蛘，其場謂之蚔，或謂之垤也，赤色斑駁者名蠪，有翅而飛者名蠪，卵名蚔，《周禮》醢人職云饋食之豆屬蚔醢，是也。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蟻，《記》作蛾子，蛾、蟻通音，凡五六種，皆以卵生，卵小者如米粒，大者如薏苡仁，古人取以爲醬者是也。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蚍蜉、大螘，小者螘，蠪、打螘，蠪、飛螘，其子蚔。

《學記》：蛾子時術之。鄭注：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螘俗作蟻。《韓非・説林篇》：蟻壤一寸而仞有水。《通志》：大螘即馬蟻，小螘即小黄蟻，以其種極多，故專其名。《玉篇》：虰，蠪虰也。《廣韻》：虰同打。粤東白蟻能嚙銀，老則生翅，善飛，名曰蠪。《爾雅翼》：蠪，螘之有翅者，蓋柱中白螘之所化也。《内則》：腶脩蚔醢。《周禮》：鼈人祭祀，共蠯贏蚔，以授醢人。《魯語》：蟲舍蚔蝝。張衡《西京賦》：蚔蝝盡取。《通志》：蚔似飯粒，可爲醬。

清・張宗泰綴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一 其子蚔。《釋文》：蚔，直其反，今本音池，非。《廣韻》池在五支，蚔在六脂。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八《昆蟲類三・蟻・總論》 譚子《化書》：螻蛾之有君也，一拳之宫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咿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戒菴漫筆》：蟻謂之馬蟻，形如馬也，羣聚成陣，俗謂之馬蟻，作壩必有雨，嘗見兩兩相鬬，屢退屢合，經一晝一夜。《埤雅》：螘有君臣之義，故其字從豈，亦或从義，善鬬，力舉等身鐵，鬬輒酣戰不解，有行列隊伍。《古今五行志》：後魏顯宗天安元年，兖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鬬，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南，時齊明帝殺少帝子業而自并大爲魏軍所破。東魏孝静帝武定四年，鄴下有黄蟻與黑蟻鬬，黄蟻盡死，時東魏戎衣色黑，西魏戎衣色黄，既而高歡圍王壁五旬，不拔，班師而薨。《莊子》：蟻慕羶。《抱朴子》：蟻有兼弱之智。《莊子》：得時則蟻行。**【注】** 蟻行遲遲有序，需而不速。《韓子》：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之，遂得水。焦贛《易林》：蟻封户穴，大雨將集。《博物志》：蟻知將雨。《京房易占》：蟻無故當道若門户城郭，聚土水且傷人。

《方言》：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埤雅》：《詩》云鸛鳴于垤，垤，蟻冢也，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峰，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垤从至，蟻之微而能爲垤，用其至，故也一名蟻封。《五雜俎》：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堞、門巷井然有條。《唐・五行志》：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珍珠船》：有冉端者，因營葬，掘地遇蟻，城方丈，城壘皆具，若雕刻，中有街徑、樓閣，二大蟻居樓閣中，一紫色，足翅皆如金。《嶺表録異》：交廣溪洞間酋長多蟻卵，淘澤令浄，鹵以爲醬，或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倦游録》：嶺南暑月欲雨則朽壤中白蟻蔽空而飛，入水翅脱化爲蝦，土人遇夜，于水次秉燭，蟻見火光，悉投水中，則以竹灑取撈之，每撈以豚臠糝之爲鮓，號天蝦鮓。又有大赤蟻作窠于木梢，如數升器者，取其卵并蟻，以糝泊薑鹽釀焉，云味極辛辣。吴録居風縣，有蟻絮藤，人視土中知有蟻，因墾發，以木皮插其上則蟻出，緣而生漆。《雞肋編》：廣州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患小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户之家買蟻于人，遂有收蟻而販者，用豬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傍，俟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蟻。

又《名類》《大戴禮》：十二月玄駒賁。**【注】**玄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古今注》：牛亨問董仲舒曰：蟻曰玄駒，何也。答曰：河内人見有人馬數千萬騎，皆大如黍米，旋動往來，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成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方言》：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駒，燕謂之蛾蚳。《爾雅疏》：蟻，通名也，其大者别名蚍蜉，俗呼馬蚍蜉，小者即名蟻，齊人呼蟻蚳，其大而赤色斑駁者名蠪，一名打蟻，有翅而飛者名蠭，即飛蟻也。其子在卵者名蚳，可以作醢。《詞林海錯》：蟻名蠪蟜，一名石宫。《廣志》：有飛蟻，有木蟻，古曰玄駒者也，又有黑、黄、大、小數種。《酉陽雜俎》：元和中，予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竊赤，蟻之大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鋭，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蠖，及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也。又秦中多巨黑蟻，好鬬，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色，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黄者，最有兼弱之智，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續博物志》：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鹽漬之，歸誇北人。《楚辭》：赤蟻若象。**【注】**西方曠野有赤蟻，其大若象，能殺人。《山海經》：朱蟻其狀如蟻，在崑崙墟。

又《蟻異》《異聞集》：徐玄之夜讀書，有人物如粟粒數百，皆具甲冑，擁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蚍蜉王欲觀漁於紫石潭，顧左右索漁具，凡數百齊入硯中，獲小魚數千頭。玄之以書卷蒙之，執燭以觀，一無所見。《齊諧記》：董昭之過江，見蟻罥一短蘆，昭之救之，後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之得免。《南柯記》：淳于棼夢爲大槐安國駙馬，領南柯郡太守征檀蘿國。既覺，尋宅南大古槐下，穴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隐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即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訪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一枝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隐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窮神祕苑》：古槐中蟻穴也。元魏時盧汾嘗叩樹，有女子衣青出引汾，入見廳堂，危豁題曰審雨堂。

清・諸錦《夏小正詁》昆小蟲，抵蚳。小蟲，螘也。蚳，螘子，爲祭醢。

清・俞昌烈《楚北水利堤防紀要》蟻洞萬城大堤最多，樹根枯木更易生蟻。每逢汛水泛漲，内必浸漏，默志其處，候十月間，從浸漏處挖開，有小洞甚微，用綫絲通入，視其斜正，跟挖即復，其窩如蜂房。土人云，蟻不過五尺，必須搜挖盡浄，投諸河疏，或用火焚，以石灰拌土築還，方浄根株，緣蟻最畏灰也。

清・郝懿行《蜂衙小記》蟻皆識君臣，其長俱謂之王，但蟻王比衆蟻魁大。

清・黄任、郭賡武纂《泉州府志》蟻有數種，有走馬蟻作穴依樹**【略】**有白蟻能運土，食人棟樑。凡屋犯風則蟻嘴紅，犯水則蟻嘴黑。

清・明誼修《瓊州府志》蟻有飛蟻、木蟻、黑黄蟻、白蟻數種，惟白蟻無所不蝕，其害尤甚。《雜記》云：粤東温熱最多白蟻，新構房屋不數月爲其蝕壞傾圮者有之，亦能蝕銀。尋其穴，掘得白蟻，入爐鎔之，仍得精金耳。

清・林大華纂修《樂會縣志》白蟻。

清・楊修田纂修《光州志・蟲之屬》蜃。

清・文德馨等纂《鄢林州志・物産》白蟻。

又松木山谷，平原多種，最招白蟻，不爲材用，惟作柴薪。

又蟻有黄有黑，惟白蟻甚爲害，莫尋其穴，從地而出，先運成泥繩一條爲路，穿繩而行，故不易見。凡箱籠、器具、衣服、書籍，稍疏檢視則殘食浄盡。松木尤其最嗜，惟不食棟木。

清・李大嘉纂《靖州志》蟻二：曰馬蟻，有大、小、黑、黄各種，《爾雅》：蚍蜉，大螘，小者螘。按：螘、蟻，古今字。卵生，穴居，春出，冬蟄，其行有隊；曰白蟻，《爾雅》：蚳，飛螘。郭注：有翅。《爾雅翼》云：螘，有翅者，柱中白螘之所化也，以泥爲房，詰屈而上，往往變化生羽，遇天晏温羣隊而出飛，亦不能高，

尋則脫翼，藉藉在地而死。穴地而居，蠹木而食，大爲物害。

清・方旭《蟲薈》卷三《蟻》　《爾雅正義》：大曰蚍蜉，小曰蝘。旭按：蝘與蟻通，即馬蟻也。其卵曰蚳，大於蝨蟣而色白。又一種尾後尖能螫人者，俗名尖馬蟻，多生樑間。又有一種小於尖馬蟻而色正紅者，春夏間糞土中最多，或説是濕熱蒸化而成。

《詞林海錯》：蟻一名蠪蛵，一名石宫。

《方言》：蟻齊魯曰蚼蟓，梁益曰元蚼，幽燕曰蟻蚔，其場曰坻，或曰垤。

《博物志》：蟻能知雨。

《嶺表録異》：交廣溪洞中酋長多取蟻卵爲醬，云味如肉醬，非尊貴不可得。

又《朾蟻》　《爾雅》：蠪、朾蟻。**【疏】**蟻之大而赤色斑駁者名蠪，一名朾蟻。旭按：此即《山海經》所謂朱蟻也，老者有兩翼，能飛，螫人，今山野間有之，冬則啣泥結窠於草上，大如碗。

又《白蟻》　《本草綱目》：白蟻名蠽，一名飛蟻，其性畏焊炭、桐油、竹雞。

《天香樓偶得》：白蟻似蟻而大，色白，腹肥，有光，老則生翼，能飛。旭按：此即齊東野語所謂地虎也，又名蚌蠹，大爲人害，《嶺南雜記》載有人藏銀於篋中亦爲所蝕云。

紀事

宋・王觀國《學林》卷一〇《蛾》　漢元帝紀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顔師古注曰：蛾若今之蠶蛾。案：此言白蛾者，乃白蟻也，非蠶蛾。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四　周静帝大象元年八月，所在蟻羣鬬，各四五尺，死十七八。

又　開成二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

清・常在等纂《永州府志・食貨志・物産》　順治辛丑，新田太平塘有蟻數萬，自沓廂絡繹進邨舍。所過之家，悉遭久災，蓋蟲孽也。舊《災祥志》。

清・史澄等纂《廣州府志》　白蟻　粤中温熱多白蟻，新構房屋不數月爲其蝕壞，尤能蝕銀。康熙甲子年，鹽課提舉司庫銀忽缺數千金，見壁下有蛀末一堆，爛如白銀。尋其穴，掘之得白蟻數斛，入爐鎔之，仍得精金。康熙辛巳，粤東藩庫交盤，每箱貯銀以千計，獨一箱少十二兩，或洞其腹，或陷其邊，則白蟻據爲銀窩矣。或曰：白雞之雄，能化白蟻。據《嶺南雜記》、《邵通志》。

藝文

漢・劉向《説苑》卷一六　蠭蝝仆柱梁，蚊蝱走牛羊。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四《蟻子三首并序》　巴蟻衆而善攻梁棟，往往木容完具而心節朽壞，屋居者不省其微而禍成傾壓。

蟻子生無處，偏因濕處生，陰霪類援攘，拾粒苦鴈諄，乎聲。牀上主人病，耳中虚藏鳴，雷霆飜不省，聞汝作牛聲。

時術功雖細，年深禍亦成，攻穿漏江海，嚙食困蛟鯨，敢憚榱櫟蠹，深藏柱石傾，寄言持重者，微物莫全輕。

攘攘終朝見，悠悠卒歲疑，詎能分牝牡，焉得有蝝蚳，蟻卵。徙市竟何意，生涯都幾時，巢由或逢我，應似我相期。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五《西新橋》　昔橋本千柱，挂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板隨奔谿。笑看遠岸岥没，坐覺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堤。炎州無堅植，潦水輕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蟻不敢躋。似開銅馳峰，如鑿鐵馬蹏。岌岌類鞭石，山川非會稽。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鷺。蕭然無尺箠，欲構飛空梯。百夫下一杙，椓此百尺泥。橋柱石磉之下，皆有堅木椓入泥中丈餘，謂之頂樁。探囊賴故佚，寶錢出金閨。子由之婦史頊入内。得賜黄金錢數十助施。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携。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前，海近湖有犀。橋下舊名鰐湖。蓋嘗有鮫鰐之類。那知陵谷變，枯瀆生芟藜。後來勿忘今，冬涉水過臍。

雜録

晉・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二八　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隙，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　牛亨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答曰：河内人並河而居，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燭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玄駒也。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五《井泉篇》　沙磧鹵莽之中有水，野馬黃羊之蹤尋之有水，烏鳥集處有水，地生茛菜菰蒲之處有伏泉，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

唐・譚峭《化書》卷一《螻蟻》　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咊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牛亨問蟻》　玄駒何也？荅曰：昔河内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與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玄駒也。

宋・王觀國《學林》卷一〇《蛾》　《禮記・學記篇》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鄭氏注曰：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釋音曰：蛾，魚倚反。觀國案：《爾雅》曰蚍蜉，大蟻，小者蟻。《廣韻》曰：蟻，蚍蜉也，同作蟻，亦作蛾，蓋蛾者蟻之省文也。《學記》之文自始學積而至於《大學》，自小成充之至于大成，從微至著，積習有漸，故取譬以蛾子自微積功以成大垤也。其云《記》曰蛾子時術之，則古書有此語矣。説《禮》之家引此語以爲喻也。書史亦多用蟻爲蛾字者。《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蛾，析謂鄭慶盍行乎？釋音曰：蛾，魚倚反。《列子》曰：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揚雄《長楊賦》曰：稽顙植頷，扶服蛾伏。顔師古注曰：蛾與蟻同言，伏如蟲蛾也。《漢・元帝紀》：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顔師古注曰：蛾若今之蠶蛾。案：此言白蛾者乃白蟻也，非蠶蛾。若蠶蛾之蛾，則與俄同音，與俄同音者，若《詩》曰蝃首蛾眉，《爾雅》曰蜚羅之類是也。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天蝦狀如大飛蟻，秋社後有風雨則羣墮水中。有小翅，人候其墮，掠取之爲鮓。

宋・周密《齊東野語・姚幹父雜文》　《喻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弗聽，俗所謂對馬牛以誦經是已。雖然，羣生之類，皆含靈性，皆具天機。百舌能語，白鷺能棊，伯牙絃清而魚聽，海翁機露而鷗疑，害稼之蝗知卓茂，害人之鱷識昌黎，若兹之類，言可喻，理可化，安可例以馬牛而待之？況夫螻蟻至微，微而有知。自國於大槐以來，則有君臣尊卑。南柯一夢，言語與人通，井邑與人同。人但見其往來憧憧，而不知其市聲訌訌。固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呼後喚之響，默傳於寂然無譁之中。一種俱白，號曰地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爲室，有觜至剛，嚙木爲糧。吾嘗窺其窟穴矣，深閨邃閣，千門萬户，離宫别館，複屋修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繚繞乎其甬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嗟爾之巧則巧矣，盛則盛矣，然卵生羽化，方孳育而未息，鑽椽穴柱，不盡嚼而不已。遂使脩廊爲之空洞，廣厦爲之頹圮。夫人營創，亦云難只，上棟下宇，欲維安止，爾迺鳩居之而不恤，蠶食之而無恥，天下其寧有是理。余備歷險阻，拙事生涯，造物者計尺寸而與之地，較錙銖而賦之財。苟作數椽，不擇美材，既杉櫸之無有，惟樺松之是裁，正爾輩之所慕，逐馨香而俱來，苟能飽爾之口腹，豈不岌岌乎殆哉。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閨門同氣之鬬，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餞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諦創爾所見，余之艱難爾宜知。

宋・曾慥編《類説》卷一三　蟻子醬。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爲醬，名蟻子醬。

明・劉胤昌《劉氏類山》卷四　蚍蜉淳于梦娶大槐安國王女，名瑶芳，蟻也。玄駒。蟻。

兼弱蟻鬬蟻若牛聲，殷師病耳。群蟻穴獄，董昭之渡江，救蟻得報。掘蟻壤，桓公伐孤竹，無水，隰朋教掘得。赤蟻若象。西方曠野有之，能殺人。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蟻種太繁，【略】其嚙木曰白蟻，不與蟻同類。凡蟻穴中有翅者曰蠭，蠭大于蟻，乃其雌也。生卵曰蚳，初白如蛆，已而形具，嫩者淺色。穴壞能徙，不過數步。世言冬居山陽，夏居山陰，未必然。【略】每天將雨則蠭出飛空，爲燕子食。人言蟻鬬蠭飛爲雨徵者，土蒸之故也。《詩》鸛鳴于垤以此。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蟻》　《格物論》：蟻穴居，卵生，有白、黑、黄、赤、大、小數種。蟻一作蟻，大蟻俗呼爲蚍蜉，又曰馬蟻，小曰蟻蛘。又有翅飛者。其子曰蚳，蚳，蟻卵也。揚雄《方言》：齊魯之間謂蟻曰蚼，梁益之間曰玄蚼，燕齊之間曰蟻蛘。

又《時行》　《莊子》曰：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蓋蟻行透遲有序，需而不速。

又《酣戰》　《埤雅》：蟻善鬬，力舉等身鐵，鬬輒酣戰不解，有行列隊伍。又云蟻有君臣之義，《抱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

又《封户》　《易林》：蟻封穴户，大雨將集。《埤雅》：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

峰，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又《潰堤》《韓子》曰：千丈之堤，以蟻穴而潰。鮑明遠詩：蟻壤漏成河。

又《穴獄》《東陽元凝》：《齊諧記》董昭之過江，見蟻罥一短蘆，昭之救之，後繫獄，領羣蟻穴獄，昭之得免。

又《處宮》《化書》：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粟與衆蓄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

又《動于牀下》《世説》：殷仲堪父師爲晉陵太守，嘗病虚悸，聞牀下蟻動，云是牛鬬。

又《漁于硯中》《纂異記》：徐玄之夜讀書，忽見武士數百升于牀縱，獵于花毯之上，又見數百人升案，携網罟之具漁于硯中，得魚數百，至明日掘得蟻穴，盡焚之。

又《當門積土》《京房易占》：蟻無故當道，若門户城郭積土水，且傷人。

又《驗壤得泉》《韓子》曰：齊桓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之，遂得水。李德裕虵蜉賦：嘗濟齊師之乏，亦聞媧德之羶；覩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戴粒而遊，若巨鼇之冠神嶽，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青天。

又《盥而恐傷》宋哲宗在宫，盥而避蟻。程頤講書畢，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上曰：善。

又《見而不踐》宋徐孝節先生自小戒殺，見聚蟻惕然惟恐踐之。又宋郊渡蟻見狀元。

又《屋蠹》蜂蠹，人家屋中蠹也，似螳而大，正白色。蠹食梁棟，如鋸開薄片，層層可揭，最畏土鼈及鴿鳥，蓋其氣相制耳。夏日南風起時則悉脱殼生翅，如蜨飛出。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南人口食可謂不擇之甚，嶺南蟻卵、蚋蛇皆爲珍膳。

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四廣州刺史韋朗于州部作蒐白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陳喬生曰：即番舶地隔也，茅蒐染紅，故曰蒐白。姚以式從濠鏡得之，一名嘉文席，即《拾遺記》之藻席也。又言崑崙有葭，紅色，可編爲席，今是染色織作，細方勝雨，末有檑星，或垂綏以防蟲蟻。《東宫舊事》：太子有獨坐龍鬚席，崔豹謂之虎頷席，即今肇慶金渡之細席也。蔑席則桃枝竹席，古人通稱席，以藉以障則葦席也，後世筵席本此。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四《白蟻》廣多白蟻，以卑濕而生，凡物皆食，雖金銀至堅亦食，惟不能食鐵力木與櫃木耳。然金銀雖食，以其渣滓煎之，復爲金銀，金銀之性不變也。性不變，故質亦不變。鐵力，金之木也，木中有金，金爲木質，故亦不能損。

潮州大馬蟻山有蟻祖廟，歲五月，羣蟻來朝，有詠者云：馬蟻山頭馬蟻朝，年年五月趁江潮。蟻祖者，主蟻之神之名，猶《周禮》翟氏、蠛氏之命其官者也。土人以蟻害稼而載牲擊鼓致賽於蟻祖，蓋亦曰昆蟲毋作，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以無害我田稺之意云爾。廣東多蟻，螽蜂之屬亦名蟻，故攻榮之術是勤。蟻祖者近乎古之田祖，致其祈焉，亦禮也。

清・吴楚材輯《彊識略》卷三二蟻，微蟲，穴居卵生，有白、黑、黄、赤、大、小數種，字亦作蟻，大螳俗呼爲虵蜉。又蟻子爲虵蜉，齊人呼小螳爲蟻蚳。又有翅而飛者白蟻所變也。其卵蚔，其子喙。《大戴禮》謂之玄駒，又見《古今注》。《易林》：蟻封穴户，大雨將集。又蟻，蛄蟻也，食風與土。又巴蟻衆而善攻檗棟，往往木容完具而心節朽壞，屋居者不省其微而禍成傾壓，見《元禎集》。齊威公伐孤竹，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乃掘蟻壤，遂得水。又世傳蜂蟻皆有君臣。

清・宋書升《夏小正釋義》卷四五玄駒賁。玄駒者螳也，賁者何，走于地中也。

《爾雅・釋蟲》云：蜉、大螳，小者螳。《方言》云：蜉蝣，梁益之間謂之元駒。《廣雅》云：蛾蚚，螫蜉，螳也。蚼即駒之變體，稱元駒者，大抵駒象其機，元象其色也。《古今注》託董子之言，謂河内人嘗見人馬數千，遊動往來，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螳螳，因名蚊曰黎民，螳曰元駒，蓋子虚烏有之辭也。《藝文類聚》引《廣志》有飛螳，有大螳，古曰元駒者也。案：木螳穴木，飛螳亦穴木，兹言走于地中，是穴土之螳，《廣志》專以元駒屬飛螳，木螳而以爲古之稱，質以《小正》，則其説誣也。《詩》鶉之奔奔，《小戴記・表記》、《吕覽》高誘注引作鶉之賁賁。《禮・射義》：賁軍之將，《詩・行葦》傳作奔軍之將。《後漢書・續百官志》云：虎賁舊作虎奔，賁言如虎之奔也，則賁奔古通用字也。洪震煊云：《爾雅・釋言》云奔，走也。《法言・先知篇》吾見元駒之安步，亦走也。齊隰朋云：螳夏居山之陰，冬居山之陽，蓋得和暖之氣，雖嚴寒之時，陽氣稍動而即走於地中也。書升案：十一月陽氣動于黄泉之下，蟻之穴得陽之氣爲最先，而繁育之機亦最早，故十二月賁于地中，二月他小蟲如動而螳卵已成，即經而記以抵蚳也。

清・陳淏子輯《花鏡》卷五《竹雞》竹雞，蜀名雞頭鶻，一名山菌子，俗呼泥

滑滑，南浙川廣處處有之。喜居民叢中，形比鷓鴣小而無尾毛，羽褐色，多斑，無文彩而性好啼，其聲最響。頭扁似蛇，喙尖眼突者，啼可百聲。見其儔類必鬬，捕者每以媒誘其鬬，因而以網獲之。能去壁虱、白蟻之害，古諺云：家有竹雞啼，白蟻化爲泥。人故多畜之，非無益也。性不喜水，籠底多貯以砂，彼則衮卧其中以當浴。飼以小米或少雜野蘇子於内，可經久無病，如出血管二毛便不活矣。養熟雖不閉籠，彼至晚自能歸籠宿也。好食蟻。

清・鄂爾泰、方苞等《儀禮義疏》　鄭氏康成曰：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

案：如注説，是將引蚍蜉，使侵棺也而可乎，敖氏所推庶幾近之。

清・方苞《周官集注》卷一　祭祀共蠯贏蚔，以授醢人。蠯蛤也，或曰蜂也。贏，蜿蜒，或曰螺通。蚔，蟻子，白者可爲醢。《國語》曰：蟲舍蚔蝝。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　螘，杅蟜。《六書故》曰：有蛆蟻，狀如黑蟻，已而羽能螫人，《爾雅》所謂丁蟻也。

又　蝝，蝮蜪。玉案：《説文》引劉歆説：蝝、復陶，蚍蜉子也。蚍蜉即蟻子，《國語》所謂蚔蝝也。郭氏既引《外傳》，又以爲蝗子，誤矣。

清・姚培謙、張卿雲輯《類腋》卷一〇《物部・蟻》　蚍蜉。《爾雅》：蚍蜉、大蟜。【疏】蟜，通名也，其大者别名蚍蜉。韓愈詩：蚍蜉撼大樹。

杅蟜。又蠪，杅蟜。【疏】大而赤色斑駁者名蠪，一名杅蟜。

蛾子。《禮》：蛾子時術之。【注】蛾子，蟲之微者，時銜土而成大垤，以瑜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也。蛾，魚起切，古蟻字。

螻蟻。《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在螻蟻。又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若之。賈誼賦：横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駒。

若象。《招魂》赤蟻若象。

黝駒。《大戴禮》：十二月黝駒賁。黝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封穴雨集。《易林》：蟻封穴户，大雨將集。《窮神秘苑》：盧汾常叩樹，有女子衣青衣引汾入見廳堂，危豁題曰審雨。

戴粒。《符子》：東海有鼈冠蓬萊而浮游，有蚔蟻聞而悦之，與群蟻相要呼海畔，欲觀鼈之形。群蟻曰：使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逍遥封壤之間歸伏乎，窟穴之下何用勞形而觀之乎。

玄蚼。《方言》：蚍蜉齊魯之間謂蚼蝝，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蚜，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古今注》：蟻名玄駒。

淫淫奕奕　郭璞《蚍蜉賦》：淫淫奕奕，交錯往來。

烏衣。《齊諧記》：當陽董昭之過錢塘江，見蟻著一蘆，走甚惶遽，昭之取著船中，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不慎墮江，慚君濟活，君若有難，當見告語。後昭之遇事繫獄，蟻領群蟻穴獄，昭之得免。戴表元詩：烏衣槐安傳自古。

南柯。陸游詩：肯作南柯蟻。范成大詩：一枕清風夢緑蘿，人間隨處是南柯。《樂善録》：淳于棼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楞曰大槐安國。王以公主妻之，命與南柯郡。無何公主死，方悲悼間，忽然驚覺，命發槐下，果有一穴，中有二大蟻處之。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南柯郡也。

有君臣義　《埤雅》：螘有君臣之義，故其字从豈，亦或从義。《化書》曰：一拳之官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

地虎。《齊東野語》：姚鎔喻曰《蟻文》云螻蟻至微而有知，人但見其往來憧憧，而不知其市聲訌訌，固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呼後喚之響。一種俱白號曰地虎。

珠蟻。朱弁詩：書螢比差似，珠蟻迫方知。

石宫。《詞林海錯》：蟻名蠪蟜，一名石宫。

清・陳夢林等纂《諸羅縣志》　蟻　《爾雅》名蚍蜉，小者蟜，有赤、黑、白諸類。【略】《埤雅》：蟻行逶迤有序，需而不速。是也。【略】白蟻濕熱相蒸而生，凡器物、衣服之類，置近濕處，一爲所侵，皆成蛀粉。《寧化志》。蟻畏茶，委衆茶渣，乾而爲末，佈于其中，蟻不敢犯。

清・宋驥纂《太平府志》　蟻能識雨候與蜂皆知君臣之分。子配藥。

清・謝鳴謙等纂《辰州府志》　蟻通作蟜，有大、小、黑、白、赤、黄數十種，大者爲蚍蜉，亦曰馬蟻，惟白蟻之害最大，即《爾雅》所謂蠪，飛蟜也。能食金鐵，達楹几榻，嗅久化爲灰。《續博物志》白蟻聞竹鷄之聲化爲水，葬地卑濕，屍骨值之立盡。

清・史澄等纂《廣州府志・蟲豸類》　白蟻。

清・周碩勳纂修《潮州府志・物産蟲》　《嶺南雜記》：粤中温熱，最多白蟻，新構房屋爲其蝕壞傾圮者有之。尤能蝕銀，尋其穴，掘得白蟻，入爐鎔之，仍得精金。其赤者名蠪，飛者名蠪，而黑者亦甚夥。《續博物志》：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鹽漬之，歸誇北人。昔人謂粤有三害：山水多盜，牆屋多鼠，果木多蟻。余竊謂粤之白蟻又有三害：居無完屋，讀無完書，而篋笥不慎則並無完衣。昔潮州有大馬蟻山，山上有蟻祖廟。歲五月，羣蟻來朝，至數百萬。

故詠者云：馬蟻山頭馬蟻朝，年年五月趁江潮。蓋士人以蟻害稼而載牲擊鼓，致賽於蟻祖，是即迎貓祭虎之意。夫蟻而至於設廟迎神驅除其害，則潮之蟻其爲禍也亦烈矣。

清・嚴長明等纂《西安府志》 蟻。《周禮・天官》：祭祀共蠯蠃，蚔以授醢人。《方言》：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蚼。《西京賦注》韋昭曰：蚔，蟻子也，可以爲醢。

清・王來遴纂《邛州直隸州志》 蟻，一名元駒，《爾雅》名蚍蜉，小者蝘，赤者名蠪，飛者名蠭，《學記》謂之蛾子，壅土成封曰蟻封，亦謂之蛭。《化書》曰：螻蟻之有君臣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畜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又《埤雅》：蟻善鬬。

清・周璽纂《彰化縣志》 蟻有大、小、黄、赤、黑、白數種，【略】濕熱相蒸而成。曰白蟻穴居，卵生。《寧化志》：蟻畏茶，渣乾而爲沫，佈於其中，蟻不敢犯。

清・何東銘《邛崍野録》 蟻。《府志》：西昌産。按：別名曰蚍蜉，曰馬蟻，曰蝘，曰蚼蟻，曰元駒，曰元蚼，迷易所産。又一種曰蠪，即赤蟻也。曰蠭，即飛蟻也。

又 白蟻。按《楚庭稗珠》：白蟻能蝕金銀，畏黑蟻，共搶而食之，故有黑蟻之處無白蟻。

清・魏式曾纂《直隸澧州志》 蟻，蚍蜉也，有大、小、黄、赤、黑數種，穴居卵生，居有等，行有隊，遂食如蠅。其眼在鬚，春出冬蟄，能知雨候，壘土成封名蟻垤。《内則》蚔醢注以蚍蜉子爲醢也。其白者食木，有風蟻、水蟻，乘賊氣而生屋宇，壙柩犯之輒盡，南人苦之。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 蠭，《夷堅志》：月河莫氏祖塋在齊山，乾道二年，僧庵中堂忽有大蠭聚焉。甃甌上蛀成大樹一株，圖畫之工有所不逮，假飾以朱欄護。惜甚，謹今三十年尚存。按：俗呼馬蠭，亦曰馬蛘。又有赤蠭，即蠪虹蠭。

清・張粲奎纂《新寧州志》 蟻有紫蟻、黑山蟻諸種。又有白蟻，大如米，生於竹木、衣物、書帙間，爲所齧者漸壞爛不可用。生翅則羣飛而出，惟養竹絲鷄可以辟之。

清・盧希哲纂修《黄州府志》 蟻黑小者多，白肥者嚙人梁柱。或一穴數石，榨油中燈火用。

又 飛蟻，黑、白二種，有翅，俱能飛。

清・周宗洛等纂《順寧府志》 蟻，舊志有飛者、鳴者，雲州極多，最爲物蝨。

桂馥《札樸》：耿馬有大蟻結穴樹頭，夷人食之，味酸如酢。

清・高維岳纂《綏德州志》 蟻一名蚍蜉，有君臣之義，故字從義。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

蚍蜉，大蠭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

蠭大者俗呼馬蚍蜉。《夏小正》：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蠭也。蠭有君臣之義，知雨。蠭封穴户，大雨將集。《抱朴子》曰：蠭有兼弱之智。蠭之有翅者曰蠪，柱中白蠭之所化也，遇天宴温，群隊而出飛，亦不能高，尋則脱翼，藉藉在地而死矣。

蠭



木白蟻科Kalotermitidae 分部

陝西樹白蟻*Glyptotermes shaanxiensis*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四　巴蟻衆而善攻櫟棟，往往木容完具而心節朽壞，屋居者不省其微而禍成傾壓。

蟻子生無處，偏因濕處生。陰霪煩擾攘，拾粒苦譻譻。音能。牀上主人病，耳中虛藏鳴。雷霆飜不省，聞汝作牛聲。

鼻白蟻科Rhinotermitidae 分部

臺灣乳白蟻*Coptotermes formosanus*

明・馮時可《雨航雜録》卷下　蠹者白蟻也。人家有之則敗屋，故相弔慰。聞竹雞聲即化爲水，竹雞自呼爲坭滑滑，海上謂之柱石雞。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白蟻，按：一名飛蝨，此蠹木之蟲，實與蝨形、色全別，連甍廣厦盡爲蝕圮，性畏桴炭、桐油。

清・陳文達修《鳳山縣志》　蟻，色白而生於濕者曰白蟻，凡衣服、器物若近濕處多爲所壞。

清・關必登纂《瓊山縣志》　蟻有飛蟻、木蟻、黑赤蟻、白蟻數種。其脚長而善走者，名長脚蟻。惟白蟻無所不蝕，其害尤甚。《雜記》云：粤東濕熱，最多白蟻，新構房屋有不數月而爲其蝕壞傾圮者，亦能蝕銀，尋其穴，掘得白蟻，入爐鎔之，其銀仍可復得。《郡志》。

清・瞿雲魁修《陵水縣志・蟲屬》卷一　蟻有飛蟻、木蟻、黑蟻、黄蟻、白蟻數種，惟白蟻無所不蝕，其害尤甚。《雜記》云：粤中温熱，最多白蟻，新構房屋不數年即傾圮者，爲其所食也。又能蝕銀，尋其穴得蟻，入爐鎔之，銀仍不折。

黑胸散白蟻*Reticulitermes chinensis*

清・鄂爾泰、張廷玉撰，董誥補《授時通考》卷二　春暮暴煖屋，木中出飛蟻。主風雨平地，蟻陣作亦然。

清・李衛等纂《畿輔通志》　螘，《扈從日録》：螞蟻墳在海子東南，清明日蟻數萬聚此。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螘，一作蟻。《昌平未志》：大小，【略】數種，穴居，卵生。《畿輔唐志》引《扈從日録》：螞蟻墳在海子東南，清明日蟻數萬聚。【略】其子名蚳。又有【略】白色者。白螘蠹屋梁、柱木，雖以螘名，形色全異。

白蟻科Termitidae 分部

黄翅大白蟻*Macrotermes barneyi*

明・夏良勝纂修《建昌府志》　蟻，其大者常不出穴，飼之者群蟻也，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

明・李汛纂《九江府志》　蟻亦有君臣之義，大者常不出穴，群蟻取食飼之，將雨則輦土爲塚以避濕。

黑翅土白蟻*Odontotermes formosanus*

《韓非子》卷七《喻老篇二一》 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

晉・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二八 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

螳螂目Mantodea 部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直翅類》 直翅類凡螳螂【略】之諸類皆屬焉。爲不完全變態，口部適咀嚼，併食動植物。眼兼具單眼，翅之形狀性質前後有區別：前者長細且硬化，爲後翅之屏蔽，擬鞘翅類，後者闊而廣，常得縱疊，又前翅有短小者，或至全退化。觸角系絲狀及鞭狀。肢則有跳肢、掘肢或變形爲鎌狀之捕獲肢，常具五以下三以上之跗節。多益蟲。雌雄之識別，雌尾節往往有劍狀之產卵管。【略】直翅類繁殖於田圃或岡陵原野，躍草間，或竄伏石隙，飛撲松林瓜田，潛積草下，易徒手追獲，然欲捕飛者則挾捕蟲網。【略】欲捕此屬之幼者，則於春末或夏初，又并集螳螂及其他種之卵塊。

殺蟲法：凡毒壺修酸徧蘇里及酒精俾所擇。其觸角或肢之關節部易折落，拈取宜詳慎。

製作法：製直翅類，亦以昆蟲針貫胸部。特螳螂大者，察其重心之中點而貫之。普通製者不張翅，亦間有張翅者，其腹之肥大，如【略】螳螂等，以鑷子引出其內臟，如仔蟲狀，不吹脹而以綿着白砒或那普塔而填塞之。然有大形種而腹部狹小及體皮硬化者，得不去內臟。

肢體之整法：如螳螂，胸以上特翹起，張前肢作攫狀，餘肢亦整理如生者。

螳螂科Mantidae 分部

螳螂、螳蜋、蟷蠰、石蜋、斧蟲、巨斧、拒斧、蚚父、刀蜋、天馬、馬敦、馬谷、馬穀、不過、莫貉、莫貿、食朧、食厖、齕朧、蚳蚳、髦、蚳虰等、螵蛸、蜱蛸、蝳蟭、致神、鳥涉、野狐鼻涕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不過，瑣蠰



其子蜱蛸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不過，蟷蠰。【注】蟷蠰，螗蜋別名。其子蜱蛸。【注】一名蜩蟭，蟷蠰卵也。【音義】過，本或作蝸，《字林》古禾反，謝玄卧反。蟷，丁郎反。蠰，息詳反，《字林》乃郎反。螗，音唐。蜋，音郎。蜱，音裨，又婢貽反。蛸，音蕭。蜩，音莫反，又補莫反。蟭，音焦，《字林》子彫反。【疏】不過，一名蟷蠰，一名蟷蜋母也。其子一名蜱蛸，一名蜩蟭，一名螵蛸，蟷蠰卵也。《方言》云：潭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龐，齊杞以東謂之馬谷，其子同名螵蛸也。《月令・仲夏》云螳螂生，是也。

又　莫貌，蟷蜋，蜱。【注】蟷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説此義亦不了。【音義】莫本或作蟘，同武博反。貌本又作貉，孫户各反，下同。螳蜋，《説文》云名斫父。蜱，郭音牟，《字林》云螳蜋也，又亡牢反。斧音甫。【疏】莫貌一名螳蜋，一名蜱，即上不過也。捕蟬而食，有臂若斧，奮之當軼不避，《莊子》云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是也。江東呼爲石蜋，又名齕肮。【注】孫叔然以《方言》説此義亦不了。案《方言》曰：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毕毕。孫炎取此《方言》之文，以虰上屬爲説。案：《説文》以虰蛵、負勞爲一，則《方言》之説既失其指，孫氏引之爲説，是亦不了也。

又卷九《考證》　不過，當蠰。【注】螗蜋別名。陸本螗作螳。

又　莫貌，蟷蜋，蜱。陸本蟷作螳。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螳螂謂之髦，有斧蟲也。江東呼爲石蜋，又名齕肮，或謂之虰。按：《爾雅》云螳蜋、蜱虰，義自應下屬，《方言》依此説，失其指也。或謂之蜱蜱。

案：螂亦作蜋。《月令》：仲夏之月螳蜋生。鄭注云：螳蜋，螵蛸母也。歐陽詢《藝文類聚》：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肭，齊濟以東謂之馬敖，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螳蜋，螵蛸母也。此所引蓋《鄭志》文，唐時猶存，而孔穎達《正義》於《月令》引《方言》云：潭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肭，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螵蛸也。所引亦即《鄭志》，當是不知者妄改爲《方言》。《爾雅疏》又襲其誤，後人遂疑。今本《方言》脱此數語，非也。潭即沛之訛，肭、肭聲義同，食肭猶齕肭也。馬穀，《爾雅疏》作馬谷。《淮南鴻烈・時則篇》高誘注云：螳蜋世謂之天馬，一名齕肭，兖豫謂之巨斧也。《爾雅》：不過，蟷蠰，其子蜱蛸。莫貌，螳蜋，蜱，郭璞注云：螳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説此義亦不了，疏全引《方言》此條。蜱作毕，餘並同，蜱、髦一聲之轉。《廣雅》毕毕、齕肭，螳蜋也。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蜃蠰，不過也。从虫，當聲。都郎切。

：蜃蠰也。从虫，襄聲。汝羊切。

：堂蜋也。从虫，良聲。一名蚚父。魯當切。

：蟲蜱，堂蜋子。从虫，肖聲。相邀切。

又　：螳螂也。从虫，堂聲。徒郎切。

三國吴・吴普等述《神農本草經》（清・孫星衍、孫馮翼輯）卷一　桑蜱蛸味鹹平，主傷中，疝瘕，陰痿，益精，生子，女子血閉，要痛，通五淋，利小便水道。一名蝕肬，生桑枝上，采蒸之。

吴普曰：桑蛸條一名今本脱此二字。蝕肬，一名害焦，一名致。《神農》。鹹，無毒。《御覽》。

《名醫》曰：螳蜋子也。二月三月采，火炙。

案《説文》云：蟲，蟲蛸也，或作蜱蛸。蟲蛸，蟷蜋子。《廣雅》云：蜩蟭、烏浅、冒焦，螵蛸也。《爾雅》云：不過，蟷蠰，其子蜱蛸。郭璞云：一名蜩焦，蟷蠰卵也。范子計然云：螵蛸出三輔，上價三百。舊作螵，聲相近，字之誤也。《玉篇》云：蜱同螵。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不過，瑭音當。蠰，蟷蠰，螗蜋別名，蠰音箱。其子蜱音毘。蛸，一名蜩蟭，蟷蠰卵也。蛸音消。

莫貌，音鶴。蟷蜋，蜱。螗蜋，有斧蟲，江東呼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説此義亦不了。蜱音謀。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蟷：多郎切。蟷蠰，螳蜋之别名。蜃同上。蠰，乃郎、思亮、詩尚三切，齧桑蟲。蝸，古卧、古禾二切，蟷蠰也。螳，徒郎切，螳蜋，有斧蟲，一名石蜋。蜋，力當切，螳蜋。又音良，螵毗交切。螵蛸，螳蜋子也。又撫昭切。蜱同上。蛸，思幺切，蜱蛸。

又 蝏：布莫切，蝏蟭，蜱蛸也。蟭，子饒切，蝏蟭，蟲。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蟲篇》 野狐鼻涕，螵蛸也。俗呼爲野狐鼻涕。

南唐・徐鍇《説文繫傳》（朱翺反切）卷二五 𧑐：蜣蠰，不過也。从虫，當聲。都郎切。

𧑐：蜣蠰也。从虫，襄聲。女羊切。

𧑐：堂蜋也。从虫，良聲。一名蚚父。魯當切。

𧑐：蟲蛸，堂蜋子。从虫，肖聲。相邀切。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蜱：賓彌切。蜱蛸，蟷蠰卵。

又 蛸：思邀切，蟲名。《説文》：蟲蛸，堂蜋子。

蟭：茲消切，蝏蟭，蟲名，螵蛸也。

螵蟲：紕招切，蟲名，螵蛸也。

又 蜂：謨袍切，螗蜋也。

又 蝸：古禾切，不蝸，蟲名，螗蜋也。又古卧切。

又 蠰：思將切，蟷蠰，蟲名，螗蜋也。

又 蜋：【略】《説文》：堂蜋也，一名蚚父。

又 螳：徒郎切，螳蜋，蟲名。

又 蜣：都郎切，蟲名。《説文》：蜣蠰，不過也。或書作蟷。

蠰：奴當切，蟷蠰，蟲名，螗蜋也。或从囊。

又 蛘：【略】螗蜋也。

又 蝏：伯各切，蝏蟭，蟲名，螳蜋卵也。又匹各切。

又 蟲：賓彌切，蟲蛸，蟷蠰卵。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 不蜩，王蚨。

蜩，其形也，不蜩，使形者也。《莊子》曰：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不過，蟷蠰。前有所當，卻有所顧，是之謂不過，即若螳蜋過矣，見得而忘其形。

其子蜱蛸。父不過乎物，子少卑之肖矣。所謂螵蛸，以反爲肖，據回風爲飄。

螳蜋，蜂虰。怒臂以當車轍以爲牟，而丁之過矣。故曰：堂堂乎張也，據師也過。

又 强醜捋。今俗謂螳蜋，搖櫓是其一隅。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螗蜋。《爾雅》曰：不過，蟷蠰，其子蜱蛸。又曰：莫貉，螳蜋，蜂。謂螳蜋有斧。蜱蛸亦曰食庞，曰蝏蟭。

又《爾雅注》卷下《釋蟲第十五》 不過，蟷蠰，其子蜱蛸。蟷蠰即螗蜋也。蠰音箱，蜱蛸音毗消，螗蜋繭。

又 莫貉，螳蜋，蜂。螳蜋有蜂斧，故曰螳蜋、蜂貉，音鶴。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蟲》 螳蜋，青色，長臂。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螗蜋》 螗蜋，有斧蟲，有不過、蟷蠰、莫貉、蜂、石蜋、巨斧等名。許叔重又云：世謂之天馬。蓋驤首奮臂，頸長而身輕，其行如飛，有馬之象，故贊《八駿圖》者，以爲其狀如麟鳳螳蜋然。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蜣蜋：上音羌下音良，食土異虫也。下又音郎，螳蜋也。

螳：音堂，螳蜋也。

螗：同上。又蜩螳也。二同。

螂：音郎，螗螂也。

又 蟷：音當，蟷蜋亦螗蜋也。

蛸：【略】音消，螵蛸也，即蝏蟭也。

又 蠻：或作蟭，今音焦，蝏蟭，螗蜋卵也。

又 蚚：音甫，蜛蚚，螳蜋別名。

又 蝏：布各反，蝏蟭，螗蜋卵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螳蜋：𧑐，徒郎切。又作螗。𧑐，魯當切。螳蜋羽蟲之鷙者，出自斧臂，郤行，奮臂，搖肩，側翅，攫食他蟲，翼下有紅翅如裙裳，俗謂織絹娘，腹中有二蟲如黑線。《爾雅》曰：莫貉、螳蜋、蜂。又云：不過、蟷蠰，其子蜱蛸。《方言》：譚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謂之食龍，齊杞以東謂之馬穀，其子曰螵蛸也。

螵蛸：𧑐，匹消切。𧑐，相摇切。螵蛸，螳蜋卵也，生著枝間，別作蟲蛸、蝏蟭。蛸又相交切，蠭蛸也。説具蠭下。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𧑐：都郎切，蜣蠰，不過也。从虫，當聲。

𧑐：所交切，蟲蛸，堂蜋子。从虫，肖聲。

又 𧑐：徒節切，螳螂也。从虫，堂聲。

又 ：汝羊切，黨蠰也。从虫，襄聲。，古文。

又 ：魯當切，堂蜋也。从虫，良聲。又名蚚父。

又 ：賓彌切，蠯蛸，螳蜋子。从虫，宪聲。，省文。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 莫貂、蟷蠰、不過、巨斧、齕肷、研父、馬敷，螗蜋也。螔蟭、蜱蛸、螵消、鳥涘、冒焦，螗蜋卵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螳蜋、桑螵蛸。《本經》上品。【釋名】螗蜋、音當郎。刀蜋、《綱目》。拒斧、《說文》。不過、《爾雅》。蝕肷，音尤。其子房名螵蛸、音飄綃。蜱蛸、音皮。螔蟭、音煏焦。致神、《別録》。野狐鼻涕。頌曰：《爾雅》云莫貂，蟷蠰，不過，螳蜋也，其子蜱蛸。郭璞云：江東呼爲石蜋。時珍曰：蟷蜋兩臂如斧，當轍不避，故得當郎之名，俗呼爲刀蜋，兗人謂之拒斧，又呼不過也。代人謂之天馬，因其首如驤馬也。燕趙之間謂之蝕肷，肷即疣子，小肉贅也。今人病肷者往往捕此食之，其來有自矣。其子房名螵蛸者，其狀輕飄如綃也。村人每炙焦飼小兒，云止夜尿，則螔蟭致神之名蓋取諸此。《酉陽雜俎》謂之野狐鼻涕，象形也。又揚雄《方言》云螳蜋或謂之髡，或謂之羊羊，齊兗以東謂之敷常。螵蛸亦名夷冒。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蚚：渠宜切，音祈。《說文》：蚚强也。今廣東呼米牛，紹興呼米象。又螳螂一名蚚父。《爾雅》：强醜搰。【注】以脚自摩搰。又蠅醜扇。【注】好摇翅，明分二種，舊注蠅類，合蠅與蚚爲一物，非。

又 蚁：舊注音府，蜛蚁，螳蜋別名。按：螳蜋名拒斧，蜛即拒之譌，蚁乃斧之譌。又音區，上聲。

又 蚚：同蟅。舊本分蚚、蠯爲二。蚚音石，螳螂也，一名蚚娘。又音隻，蟓蜎蟲。蠯音柘，蟲名，一曰蝗類，一曰鼠婦。按：木部柘作樝，蚚、蟅、蠯並同，可以類推。螳螂，見《爾雅》、《本草》、《方言》，其名不一，無所謂。蚚娘者，俗呼螳蜋爲刀蜋。蚚娘乃刀蜋之譌。

又 蜂：【略】《爾雅》：螳蜋一名蜂，通作牟，俗作蝥、蚼，並非。

又 蛸：【略】桑螵蛸，螳蜋子。

又 蜋：盧堂切，音郎。蜣蜋見前蛣注。又螳蜋，有斧蟲，羽蟲之摯者，摇肩攫食他蟲，翼下紅翅如裘裳，俗謂織絹娘，腹中有二蟲如黑線，兗人呼拒斧，江東呼石蜋，又名齕肷。《爾雅》：莫貂、螳蜋、蜂。又曰不過、蟷蠰。《方言》：譚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謂之蝕肷，齊杞以東謂之馬穀，其子同名螵蛸，一名蜱蛸，一名螔蟭。《西陽雜俎》謂之野狐鼻涕，象形也。《月令》：仲夏螳蜋生。《莊子》：螳蜋怒臂以當車轍。《易通卦驗》曰：螳蜋捕蟬，蟬得美陰而鳴。螳蜋超枝緣條以葉自翳蔽，竦腰舉刃搏取之，《莊子》謂之見得而忘其形。蜣蜋之蜋與螳蜋之蜋同音，舊注分良、郎二音，非是。

又 蛁：舊注音斧，蟲名。按：螳蜋斧臂，名斧蟲，後人加虫作蛁，非。

又 蜱：舊注音飄，蜱蛸，螳蜋子。按《爾雅》：蟷蠰，其子蜱蛸。郭璞曰：蟷蠰，螗蜋別名，蜱蛸，蟷蠰卵也，一名螔蟭。蜱本作蠯。

又 螔：伯各切，音博。螔蟭，蟷蠰卵，一曰蜱蛸。

又 螳：台郎切，音唐。螳螂，詳前蜋注。

又 蟷：都昌切，音當。《爾雅》不過、蟷蠰。【注】螳螂別名，一名不過，俗加虫作蟷，非。《說文》作蠪。又螲蟷，詳見前蛣注。或曰蟷螳，疑即一字。怒臂當車，故从當，意兼聲。不過亦當車，若據此説，蟷即螳亦通。

又 蠰：【略】又陽韻音襄。蟷蠰，附見前蟷注。

又 蠰：蠰字之譌，舊注音囊。蟷蠰即螳蜋，按：《爾雅》本作蟷蠰。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蚚：【略】《説文長箋》：螳蜋一名蚚父。又《集韻》胡隈切，音回。《廣韻》胡輩切，讀去聲，義並同。又《唐韻古音》音芹。《説文》：蚚，从虫，斤聲。

又 蚁：《唐韻》方矩切，《集韻》匪父切，並音甫，蟲名。《爾雅・釋蟲》：不蜩、王父。【注】未詳。又《直音》：蜛蚁，螳蜋別名。

又 蚚：《集韻》常隻切，音石，蟲名，螳蜋也。一名蚚蜋。

又 蜂：【略】《爾雅・釋蟲》：莫貂，螳螂，蜂。揚子《方言》：蟷螂或謂之虰蜂。

又 蛸：【略】《廣韻》相邀切，音消。《爾雅・釋蟲》：不過，蟷蠰，其子蜱蛸。【注】一名螔蟭，蟷蠰卵也。《爾雅翼》：螵蛸，所在有之，以桑上者爲佳，《本草》謂之桑蜱蛸。

又 蛘：【略】《廣韻》綿婢切，音弭。《爾雅・釋蟲》：蛄螯、强蛘。揚子《方言》：螳螂或謂之蛘蜱，蛄螯謂之强蛘。

又 蜋：《唐韻》魯當切，《韻會》盧當切，《正韻》魯堂切，並音郎。《玉篇》：蟷蜋。詳蟷字注。

又 蜱：《唐韻》符支切，《集韻》頻彌切，並音陴。《爾雅・釋蟲》：不過、蟷蠰，其子蜱蛸。【注】一名螔蟭，蟷蠰卵也。

又 蟲：《篇海類編》同螵。

又 螂：《篇海》同蜋。

又 蝏：《唐韻》補各切，音博。蝏蟭，螳蜋卵也。《博雅》：蝏蟭，螵蛸也。

又 螳：《唐韻》、《集韻》、《韵會》、《正韵》並徒郎切，音唐。《説文》：螳螂也。《禮·月令》：仲夏螳螂生。【注】螳螂，螵蛸母也。揚子《方言》：螳螂謂之髦。郭注：有斧蟲也，江東呼爲石蜋，又名齕肬。《吴越春秋》：夫秋蟬登高樹，不知螳螂超枝緣條而稷其形。《莊子·人間世》：女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御曰：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

又 螵：《唐韻》撫招切，《集韻》紕招切，並音飄。螵蛸，詳蛸字注。又毗霄切，音瓢，義同。

又 蟭：《唐韵》即消切，《集韵》兹消切，並音焦。《玉篇》：蝏蟭。詳蝏字注。又《集韵》將由切，音啾。義同。

又 蟷：《唐韵》、《集韵》並都郎切，音璫，蟲名。《爾雅·釋蟲》：不過、蟷蠰。【注】螗螂別名。又螳蟷，詳螳字注。亦作蜋。

又 蜩：《唐韻》、《集韻》並古臥切，音過，蟷蠰也，即螗螂，通作過。《爾雅·釋蟲》：不過、蟷蠰。又《玉篇》古禾切，義同。

又 蟷：《字彙補》徒郎切，音螗，見《釋藏》。按：即蟷字之譌。

又 蠻：《集韻》末各切，音莫。《篇海》：蠻豹，蟲名，螳螂也，通作莫。

清·牟應震《毛詩名物考》卷四 强醜挬，螳蜋也。緩讀曰螳蜋，急讀曰强也。雙臂若斧，鋒生鉅齒，遇物以臂鉤取之，故曰挬也。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不過，孫炎作不蜩，譚氏貞默云螳螂，陶隱居曰燕趙之間謂之蝕肬，今人病贅肬者捕食之，《爾雅疏》刻本誤食庞，《藝文類聚》誤食耽。

《禮記》鄭注云：螳螂，螵蛸《考工記注》：桑螵蛸。母也。答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貂、螳螂，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庞，齊濟以東謂之馬敖，然多名，其子則同名螵蛸。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第十五》 不過、蟷蠰。【注】蟷蠰，螗蜋別名。

其子蜱蛸。【注】一名螗蟭，蟷蠰卵也。

莫貂、蟷蜋、蜂。莫本或作蠻，貂本或作貉，户各反，蜂音牟。【注】蟷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説此義亦不了。【補正】邢疏：莫貂一名螳蜋，一名蜂，即上不過也。捕蟬而食，有臂若斧，奮之當轍不避，《莊子》云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是也。《方言》曰：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羊羊。孫炎取《方言》之文，以虰上屬。按《説文》以虰蛵，負勞爲一，則《方言》既失其指，孫氏之説是亦不了也。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釋蟲第十五》 不過、蟷蠰，其子蜱蛸。

蟷蠰充人謂之拒斧，《莊子·人間世》怒其臂以當車轍，《韓詩外傳》齊莊公迴車避螳蜋而勇士歸之。

《月令》：仲夏螳蜋生。鄭注：螳蜋，螵蛸母也。《廣雅》：螗蜩、鳥泼、冒臭，螵蛸也。《爾雅翼》：螵蛸，所在有之，以桑上者爲佳。朱彝尊《日下舊聞》引《化書》云螳蜋。陶宏景云：燕趙謂之蝕肬，今人病贅肬者食之。《爾雅疏》刻本誤食庞，《藝文類聚》刻本誤食耽。予按：《本草》桑螵蛸一名食肬，而《禮記》孔疏及《通志》亦誤作食肬。

又 莫貂蟷蜋蜂。

莫本或作蠻，貂本又作貉，蟷《石經》及陸氏本作螳。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一《釋蟲》 莫貂、螳蜋、蜂。今本螳誤作蟷，《釋文》、《石經》俱作螳。

又卷二 其子蜱蛸。【注】一名螗蟭。《釋文》螗音莫反，又補莫反，今本蟭誤从專。

又卷三 不過、蟷蠰。【疏】一名螳蜋母也。今本螳誤作蟷。《方言》云：《方言》當作《鄭志》，潭魯當作沛魯，齊杞當作齊濟，馬谷《禮記疏》作馬穀。當作馬敖，按：王瓚是問螳螂、莫貉若作馬穀，便不與莫貉音近。見《藝文類聚》，此邢氏承《禮記疏》之誤而未考。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釋蟲第十五》 不過、蟷蠰。【注】蟷蠰，螗蜋別名，其子蜱蛸。【注】一名螗蟭，蟷蠰卵也。【正義】此廣螳蜋之異名及其子之名也。《禮記疏》引舍人云不蜩，名蟷蠰，今之螳蜋也。孫炎云：蟷蠰、螳蜋一名不蜩。李巡云：其子名蜱蛸，即螵蛸。案：《説文》云蜩螗，不過也，蟲蛸，堂蜋子，本《爾雅》爲義也。《月令》云：小暑至，螳蜋生。鄭注：螵蛸母也。《太平御覽》引蔡邕《章句》云：蟲名，食蟬，殺蟲。《逸周書·時則解》云：芒種之日螳蜋生，螳蜋不生，是謂陰息。《通卦驗》作夏至螳蜋生，是螳蜋感陰氣而生，故能殺蟲也。下文云莫貂、螳蜋、蜂，即蟷蠰也。《藝文類聚》云：王瓚問曰：《爾雅》莫貉、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

謂之食朧，齊濟以東謂之馬敫，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螳蜋，螵蛸母也。此蓋《鄭志》之文，《禮記疏》引作《方言》，疑傳寫之訛。【注】一名至卵也。【正義】陶注《本草》云：螳蜋逢樹便産，以桑上者爲好，是兼得桑皮之津氣也。《證類本草》云：螵蛸，在處有之，螳蜋卵也。多在小桑樹上、叢荆棘間，三四月中一枝出數百枚。

莫貌、蟷蜋、蜂。【注】蟷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説此義亦不了。【正義】上文云不過、蟷蠰，此又廣其名也。蟷蠰一名莫貌，又名蟷蜋，又名蜂，詳見上文。【注】蟷蜋至不了。【正義】蟷蜋，有斧蟲者，高誘《淮南注》云：蟷蜋世謂之天馬，一名齕朧，兗豫謂之巨斧也。螳蜋有臂如斧，故又謂之巨斧。《莊子・人間世》云：女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不勝任也。《韓詩外傳》云：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螳蜋二臂四足，其搏輪者，臂也。云江東呼爲石硠者，郭注《方言》云江東呼爲石硠，陶注《本草》亦云俗呼石硠也。云孫叔然以《方言》説此義亦不了者，《方言》云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蜱蜉，孫叔然據《方言》此文，取下文虰字上屬，郭氏所不從也。《説文》作丁蜓、負勞，則虰字不應上屬矣。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第十五》　不過、蟷蠰。蟷蠰，螗蜋别名，其子蜱蜡，一名螔蟭，蟷蠰卵也。《説文》：蠰，蜣蠰也，蜣蠰，不過也。又云：蟲，蟲蜡也，蟲蜡，堂蜋子，蟲或作蜚。《月令》云：小暑至，螳蜋生。鄭注：螵蜡母也。《正義》引舍人云：不過名蟷蠰，今之螳蜋也。孫炎云：蟷蠰、螳蜋一名不過。李巡云：其子名蜱蜡，即螵蜡。按：蜱、螵聲轉，蟷、螳、蠰亦聲相轉也。《類聚》九十七引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肭，齊濟以東謂之馬敫，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蜡，是以注云螳蜋，螵蜡母也。此蓋《鄭志》之文，《月令疏》引作《方言》，誤也。《本草》：桑螵蜡一名蝕肭，生桑枝上。《蜀圖經》云：此物多在小桑樹上、叢荆棘間，並螳蜋卵也，三月四月中一枝出小螳蜋數百。故《御覽》引范子計然云螵蜡出三輔，又引《吴普本草》云桑螵蜡一名冒焦。按：冒焦、螔蟭亦皆螵蜡聲之轉也。《廣雅》以螵蜡爲鳥洟，《酉陽雜俎》以爲野狐鼻洟。今驗螵蜡初著樹未凝時有似鼻洟，及至堅成如繭，包裹裹黏著樹枝，不能解也。

莫貌、蟷蜋、蜂。螗蜋，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説此義亦不了。

蟷蜋《説文》作堂蜋，云堂蜋一名蚚父。按：蚚父即拒斧也。高誘注《吕覽・仲夏紀》云：螳蜋一曰天馬，一曰齕疣，兗州謂之拒斧。《淮南注》作巨斧，義俱通耳。此蟲有臂如斧，故《莊子・人間世篇》云：螳蜋怒其臂以當車軼，不知不勝任也。《韓詩外傳》云：此爲天下勇蟲矣。螳蜋，今呼刀蜋，聲之轉也。郭云：江東呼爲石蜋，與《方言》注同。又云：孫叔然以《方言》説此者，《方言》云：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蜱蜉。孫炎取此《方言》以下文虰字上屬，郭所不從也。《釋文》貉本又作貉，孫户各反，蜱郭音牟，又亡牢反。然則蜱與髦字異音同，莫貌合聲亦爲髦，蜱蜉又與髦聲相轉，《方言》合於《爾雅》矣。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三〇《釋蟲》　不過、蟷蠰。今之螳蜋。舍人注，朱校宋本《禮記疏》二十三。蟷蠰、螳蜋，一名不過。孫注，同上。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卷一三下　：蟲蜡也。三字句，蜡字見虫部，从虫，卑聲，匹標切。按：《爾雅》《釋文》音俾，又婢貽反，在十六部，與蜡雙聲，非疊韵也。

：蟲或从虫。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虫部》　螂：俗篆作，魯當切。螳蜋，蟲名，怒則以螫拒人，故《莊子》謂之螳臂。

螵：俗篆作，匹標切。蟲蜡，螳蜋子也，生于桑上者入藥。

清・阿桂、劉謹之等纂《盛京通志》卷一〇七《蟲豸類》　螳蜋，《禮・月令》：仲夏螳螂生。俗呼刀郎，深秋乳子，作房著樹枝是爲螵蛸。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物産二》　螳螂兩臂如斧，當轍不避，故得當郎之名，俗呼爲刀蜋。《本草綱目》。土人呼爲猴子。《山陽縣志》。

清・徐文靖《管城碩記》卷二二　蚚：注云：舊注音府，蜛蚚，螳蜋别名。按：螳蜋名拒斧，蜛即拒之譌，蚚即斧之譌，《篇海類編》又作蚨，引《爾雅》。《權輿》：蚨，守瓜。不知《爾雅》本作父，改作蚨，非。

按：《爾雅》不周王蚚。蚚字見此，非斧之譌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蜣蠰，逗。不過也。皆螗螂别名。从虫，當聲。都郎切。十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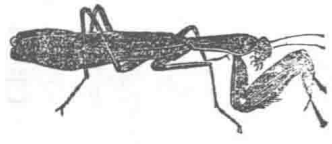
：蜣蠰也。从虫，襄聲。汝羊切。十部。

：堂蜋也。堂蜋與蜣蠰一語，小異耳。从虫，良聲。魯當切。十部。

一名斫父。斫各本作蚚，今依《爾雅音義》正。堂蜋臂有斧，能斫，故曰斫父。郭云江東呼爲石蜋，石即斫，今江東呼斫郎。

蜻：蟲蛸，逗堂螂子。《月令》：仲夏之月螳螂生。注云：螳螂，螵蛸母也。《鄭志》王瓚問曰：《爾雅》莫貉、螳螂，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虓，齊濟以東謂之馬敫，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螵蛸母也。按：堂螂卵附於木，堅韌不可動，至小暑而子羣生焉。从虫，肖聲。相邀切。二部。按：蟲字从蚰，故入蚰部，凡一物二字而異部者例此。

清・李元《蠕範》卷五《物性第九》 螳螂，虰也，蜂也，髦也，髡也，羊七也，敷常也，蟷蠰也，蝕肬也，食虓也，蚯娘也，石螂也，半半也，莫貉也，不過也，天馬也，馬敫也，工蚊也，蜛蚊也，拒斧也，斫父也，齕肱也。其子則螵蛸也，蜱蛸也，蝳蟭也，冒焦也，致神也，鳥洟也，野狐鼻涕也。驤首奮臂，修頸大腹，二手四足，善緣而捷，以鬚代鼻，專食生蟲，亦喜食人髮，常搖肩攫舌，翼下紅翅如裙，俗謂之織絹娘。能執翳葉而捕蟬，得其葉可以隱形。或含螳螂之氣，可以生火。腹有二蟲，深秋乳子作房粘枝上，即螵蛸也。房長寸許，內有隔房，每房有子如蛆，仲夏芒種始生，有百子。


第一百八十圖
螳螂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八《圖節動物》 更有種，二前足彎曲式如爪，取其便於捉物，所謂螳螂即是。一百八十圖有物前來，奮臂可得，泰西呼爲善禱螳螂。

清・〔日〕西師意譯，〔英〕實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螳螂前足如鐮形，捕異類以爲食，勇蟲也。

綜述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釋蟲》 螳螂，有斧蟲也，兗人謂之拒斧，其臂如斧，奮之當轍不避，《莊子》所謂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者也。一名不過，以此《爾雅》曰不過，蟷蠰，其子蜱蛸，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爲之一前一却，《莊子》曰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蓋謂是也。世云螳螂所執之翳，可以蔽形，《類從》曰螳螂之氣，含之生火，蚯蚓之塵，背洒起霧，未知其審。《月令》曰螳螂生，蓋是月升陰始起，殺蟲應而生焉。孫炎《爾雅正義》云：螳螂深秋乳子，至夏之初迺生。是也，亦生百子，如螽斯云。

宋・蘇頌《圖經本草》上卷《蟲魚部第十四・桑螵蛸》 桑螵蛸，螳螂子也。《本經》不載所出州土，今在處有之。螳螂逢木便產，一枚出子百數，多在小木及荊棘間，桑上者兼得桑皮之津氣，故以爲佳。而市之貨者多非真，須連枝折之爲驗，然僞者亦能以膠著桑枝上，入藥不宜也。三月四月采，蒸過收于柳木灰中，炮令黃用之。《爾雅》云：莫貉、螗螂、蜂。郭璞云：螗螂，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螂。又云不過、蟷蠰。蟷蠰，螗螂別名也，其子蜱蛸，一名蝳蟭，蟷蠰卵也。古方漏精及主風藥中多用之。


蜀州桑螵蛸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〇 桑螵蛸味鹹、甘平、無毒，主傷中、疝瘕、陰痿、益精、生子、女子血閉、腰痛，通五淋，利小便水道，又療男子虛損、五藏氣微、夢寐失精、遺溺，久服益氣養神。一名蝕肬，音尤，生桑枝上，螳螂子也。二月三月採蒸之，當火炙，不爾令人洩。得龍骨療洩精，畏旋覆花。陶隱居云：俗乎螳螂爲蚵，音石螂。逢樹便產，以桑上者爲好，是兼得桑皮之津氣，市人恐非真，皆令合枝斷取之爾。僞者亦以膠著桑枝之上也。臣禹錫事謹按：《蜀本圖經》云此物多在小桑樹上、叢荊棘間，並螳螂卵也。三月四月中一枝出小螳螂數百枚，以熱漿水浸之，一伏時焙乾，於柳木灰中炮令黃色用之。《藥性論》云：桑螵蛸目畏戴椹，主男子腎衰漏精、精自出，患虛冷者能止之，止小便利火，炮令熱，空心食之，虛而小便利，加而用之。


蜀州桑螵蛸

《圖經》云：桑螵蛸，螳螂子也。本經不載所出州土，今在處有之。螳螂逢木便產，一枚出子百數，多在小木荊棘間，桑上者兼得桑皮之津氣，故以爲佳。而市之貨者多非真，須連枝折之爲驗，然僞者亦能以膠著桑枝上，入藥不宜也。三月四月採，蒸過收之，亦火炙，不爾則令人洩。一法採得便以熱漿水浸，一伏時焙乾，更於柳木灰中炮令黃用之。《爾雅》云莫貉，户各切。螳螂、蜂，郭璞云：螳螂，有斧蟲，江東呼爲石螂。又云不過。蟷丁郎切蠰。息詳切。蟷蠰，螳

蜋別名也。其子蜱，音椑。蛸，音蔗一名螵音莫切。蟭，音焦。蟷蜋卵也。《古今方》：漏精及主風藥中多用之。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　《周書》曰：芒種之日螳蜋生。不生，是謂陰息。《易通卦驗》曰：螳蜋，捕蟬之蟲，乘寒而殺物，自隱蔽而有所害，捕搏之象也，尤工捕蟬。五六月，蟬得美蔭，奮翼而鳴，螗蜋超枝緣條，執翳自蔽，竦腰舉刃，搏而取之。昔之鼓琴者見螳蜋方向鳴蟬將飛未去，螳蜋爲之一前一却，絃者聳然，恐螳蜋失之也。殺心見於聲，故螳蜋陰殺之蟲也。翳，木葉也。或曰：得其翳者可以隱形。此蟲惟捕蟬時有進退之勢，餘則知進而已。齊莊公出獵，有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對曰：此謂螳蜋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必爲天下武勇矣。迴車而避之。**莊公避一螳蜋，而勇武歸之。**勾踐禮蝦蟆，其遺意也。《莊子》曰：螳蜋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才之美者也。言非不有美才，顧不勝任耳。或曰回車者勾踐，故郭璞贊曰：螳螂氣蟲，揮斧奮臂，當轍不迴。勾踐是避勇士，致死勵之以義。《說文》：螳蜋一名蚚父。

又　蜱蛸。不過、蟷蠰，其子蜱蛸，蟷蠰卵也。螳蜋逢樹輒産，其卵皆相連綴，多在小桑上及叢棘間，三月四月中每枝出小螳蜋數百。螳蜋應殺之蟲，故小暑至後五日而生。所應者微陰，故螳蜋司殺之小者也。蜱蛸，所在有之，以桑上者爲佳，是兼得桑皮之津氣耳。市之僞者，以膠著桑枝之上，則無益矣。一名螵蟭，《本草》則謂之桑螵蛸，主於藥而言也。范子計然曰：螵蛸出三輔，上價三百。又海中有烏賊魚，背如桴捕形，亦有螵蛸之名，故方家謂此爲桑螵蛸，謂彼爲海螵蛸。《說文》：蟲蛸。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螳螂，桑螵蛸。《本經》上品。【集解】弘景曰：螳蜋俗名石蜋，逢樹便産，以桑上者爲好，是兼得桑皮之津氣也。惟連枝斷取者爲真，僞者亦以膠著桑枝之上也。保昇曰：螵蛸在處有之，螳蜋卵也，多在小桑樹上叢荆棘間，三四月中一枝出小螳蜋數百枚。時珍曰：螳蜋臞首奮臂，修頸大腹，二手四足，善緣而捷，以翳代鼻，喜食人髮，能翳葉捕蟬，或云術家取翳作法可以引形。深秋乳子作房粘著枝上，即螵蛸也。房長寸許，大如拇指，其内重重有隔房，每房有子如蛆卵，至芒種節後一齊出，故《月令》有云：仲夏，螳蜋生也。

【修治】《別録》曰：桑螵蛸生桑枝上，螳蜋子也。二月三月采蒸過火炙用，不爾令人洩。敩曰：凡使勿用雜樹上生者，名螺螵，須覓桑樹東畔枝上者，采得去核子，用沸漿水浸淘七次，鍋中熬，乾用，別作修事，無效也。韓保昇曰：三四月采得，以熱漿水浸，一伏時焙乾，於柳木灰中炮黄用。

螳蜋，【主治】小兒急驚風、搐搦，又出箭鏃，生者能食疣目。時珍。

【發明】時珍曰：螳蜋古方不見用者，惟《普濟方》治驚風，吹鼻定搐法中用之，蓋亦蠶蟄定搐之義。古方風藥多用螵蛸，則螳蜋治風同一理也。又《醫林集要》：出箭鏃亦用之。

桑螵蛸，【氣味】鹹、甘平、無毒。之才曰：得龍骨療洩精，畏旋覆花、戴椹。

【主治】傷中疝瘕、陰痿、益精生子、女子血閉、腰痛，通五淋，利小便小道，本經療男子虚損、五臟氣微、夢寐失精遺溺，久服益氣養神，《別録》炮熟空心食之止小便利。甄權。

【發明】時珍曰：桑螵蛸，肝腎命門藥也，古方盛用之。權曰：男子身衰，精自出及虚而小便利者加而用之。頌曰：古方漏精及風藥中多用之。宗奭曰：男女虚損，腎衰，陰痿，夢中失精遺溺，白濁疝瘕不可闕也。隣家一男子，小便日數十次，如稠米泔，心神恍惚，瘦瘁食減，得之女勞，食服桑螵蛸散藥，未終一劑而愈。其藥安神魂，定心志，治健忘，補心氣，止小便，數用桑螵蛸，遠志、龍骨、菖蒲、人參、茯神、當歸、龜甲、醋炙各一兩爲末，臥時人參湯調下二錢，如無桑上者，即用他樹者，以炙桑白皮佐之，桑白皮行水以接螵蛸，就腎經也。

明・盧之頤《本草乘雅半偈》卷三《本經上品》　桑螵蛸氣味鹹、甘平、無毒，主傷中、疝瘕、陰痿、益精生子、女子血閉、腰痛，通五淋，利小便水道。

覈曰：桑螵蛸，螳螂子也，深秋乳子作房，粘着桑枝上者入藥用，房長寸許，大如拇指，重重有隔房，每房有子如蛆卵，芒種節後一齊都出。《月令》有云螳螂生也。螳螂臞首奮臂，修頸大腹，兩首四足，善緣而捷，以翳代鼻，喜食人髮，尤善捕蟬，《爾雅》云不過、螳螂，其子螵蛸。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爲之一前一却，《莊子》云螳螂執翳而搏之，得見而忘其形，蓋謂是也。敩云：凡使勿用雜樹枝上生者，名曰素螺，須覓桑枝東畔生者，采得去核子，用沸漿水浸七次，鍋中熬乾用，別作修治，無効也。

先人云：房藏久遠，一房百子，有腎之慳，得甲之體，候陰之物，輸精之用者也。

參曰：桑螵蛸即螳螂，秋深産卵，連綴桑枝東畔者良。螵從票，蛸從肖，言勁疾輕舉，肖類母性也。《月令》：芒種螳螂生。蓋是月升陰始起，殺蟲應而生焉，不生是謂陰息，唯捕蟬時有進退勢，餘只知進而已。當入厥陰，具厥陰體用者也，故主厥陰陰隙深之境，唯知厥退。爲疝瘕、陰痿、精涸、血閉、五淋癃約，此不從升陰而起，反從降陰而息者，對待治之。倘陰殺自强，所當歛避，設不知却，欲

仗怒臂以當車轍，恐亦不勝其任也。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六《昆蟲・螳螂・莊公迴車》《淮南子》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天下勇蟲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

又《莊生捐彈》《莊子・外篇》：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感周之顙而集于栗林。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螳螂附蜱蛸》螳螂，有斧之蟲，有不過、蟷蠰、莫貂、蜂、石蜋、拒斧等名，又謂之天馬。驤首奮臂，頸長而身輕，其行如飛，有馬之象，故名。尤工捕蟬，執翳自蔽，竦腰舉辦，搏而耘之。其子蜱蛸，蟷蠰卵也。蟷蠰逢樹輒産，其卵皆相連綴，多在小桑上及叢棘間，三四月中每枝出小螳螂數百，一名螗蜋，《本草》則謂之桑螵蛸。

螳螂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一二螳螂生。蟲名，食蟬，殺蟲。蔡章句。《御覽》九百四十六。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撰，董浩等補《授時通考》卷一小滿後十五日，斗柄指丙爲芒種五月節，言有芒之穀可播種也。一候螳螂生，螳螂飲風飡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至此時破殼而出。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螳螂》《七修類藁》：螳螂，草蟲也。

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而食，故又名殺蟲。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曰斧蟲，以前二足如斧也。尚名不一，各隨其地而稱之。深秋生子於林木間，一殼百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是也。

清・《南匯縣續志》卷二〇《風俗志・昆蟲之屬》螳螂頭小、眼大、胸細、腹粗、四翅、直，二臂、四足，喜捕蟬，見人則舉臂作抵禦狀。子著桑上，名桑螵蛸，入藥。

藝文

晉・成公綏《螳螂賦》仰及茂陰，俯緣條枝，冠角峩峩，足翅岐岐。尋喬木而上綴，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峙，延頸鵠望，推翳徐翹，舉斧高抗。鳥伏蛇騰，鶴擊隼放，俯飛蟬而奮猛，臨蟋蛄而逞壯。距車輪而軒翥，固齊侯之所尚。乃有翩翩黃雀，舉翮高揮，連翔枝幹，或鳴或飛。覩茲螳螂，將以療飢，厲嘴脅翼，其往如歸。

唐・陳硎《螳螂拒撤賦》蠢彼微蟲，勇而不懼。當往來之轍跡，阻東西之馳騖。聞轔轔而虎蹲，佇轔轔而狼顧。見危致命，方確爾而靡遷，唯敵是求。乃毅然而增怒。且肖形卓犖，植性强梁，豈奔衝之足畏，非會遠而不當。逸性喬桀，雄姿激昂，拖輕軀致命死地，壯前趾若有巨防。觀臥轍之時，似當黃霸，想埋輪之處，何憚張綱。其或輸穀千箱，御姬百兩，方擊轂之自遠，已張拳而相向。死且如歸，路何能讓，苟不折節，於焉用壯。睥其目曾不見機，揮以肱豈爲知量。其理何如，其生忽諸。禍甚觸株之兔，危同戲鼎之魚。行無逗撓，立必籧篨。在聖人之經，誠宜避地，非長者之轍，詎肯迴車。且麟傷豈仁，龍醢非智，思控搏而莫及，喻壓溺而何啻。不若履薄兢兢，臨深惴惴，任肖翹之可，適曷强禦之不避。微茫膚血，豈足殷其左輪，展轉路塵，寧止斷其右臂。居當假息，動必阽危，捨鳴蟬而莫捕，蔑黃雀而不知。倘所據非據，亦何斯違斯。謂豹狼之不若，念虺蜴而何爲。且含氣之類，求生之厚，豈必賢哉。曷云能不，獨不降志，自貽伊咎。誠轒轀之所加，諒螯粉而何有。奚必矜夫趯趯，冒彼彭彭。願陳力之方盛，意當途之足驚。曲循大理，深居物情。徒糾紛而莫紀，因密勿而難明。倘不載馳載驅，廣人之用，當念無輗無軏，遂爾之生。

宋・劉敞《公是集》卷二二《螳螂》玄蟬無所營，風露正淒清。執翳機何密，當車勇自輕。將迷黃雀患，已變玉琴聲。得喪還相召，南華所以驚。

元・陳高《不繫舟漁集》卷四《螳螂捕蟬》螳螂捕蟬，蟬鳴聲悲。捕我一何急，令我不得飛。與我同類，初不爾疑，爾何不仁，捕我將食之。我身無肉不能充飢，我體無血啗我不肥。吸風飲朝露，終日棲高枝。嗟哉螳螂，爾胡捕我爲。嗟哉螳螂，爾胡捕我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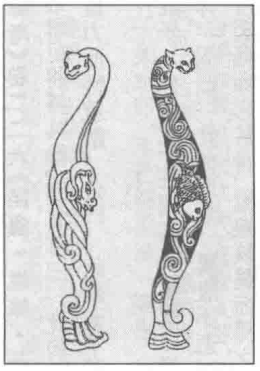
雜録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五〇下王鞏《聞見近録》《史朝請琳》云：其舅張仲元患風痺，平生餌桑螵蛸圓，及死自口吻有黑氣出户數丈，視之螵蛸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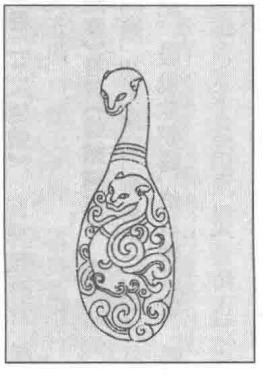
清・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卷六六　福清鄭翰卿琰客於西寧侯邸第，晝夢黄衣少年邀至廡下共飲，忽有一麗人至，少年起舞，歌春遊之曲，曰：芳草多情，王孫未歸遲，我良朋東風吹衣。麗人乃作迎風之舞，歌春愁之曲，曰：金衣公子話春愁，幾度留春更不留；昨日漫天吹柳絮，玉人從此懶登樓。飲正懽，少年駭然曰：文羌校尉至矣。見一人緑袍張目突至前，罷席而寤起，視庭中牡丹一花初放，有黄蝶繞之，則少年也。一螳螂集焦葉上，是爲文羌校尉，麗人則牡丹花神也。是年西寧侯薨。《明詩綜》。

清・齊學裘《見聞隨筆》卷八《王子復畫螳螂》　婺源王子復流落漢陽，獨游岳陽樓，見一道士，偶談旅況艱難欲歸不得之苦衷。道士授一筆教畫螳螂，一拍飛去。王得此筆，售技以歸。歸家後再畫螳螂，不飛不動。後十年王子復扶乩，吕祖降壇，云：十年不見王子復，今日相逢鬢已蒼，記否岳陽樓上坐，與君相對畫螳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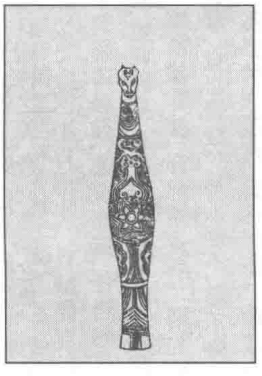
圖表



宋・吕大臨《考古圖》卷一〇
玉甲帶鈎　盧江李氏



金蟠螭革帶鈎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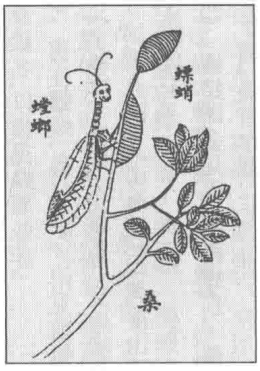
瑟瑟鈿山水字鈎　同上



銀錯螳蜋鈎　同上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螳螂，桑螵蛸



臺灣斧螳 *Hierodula formosana*

清・周璽纂《道光彰化縣志》卷之一〇《蟲之屬》 螳螂。《爾雅》謂之莫貉，此蟲知進，捕蟬則一進一退。《易通卦驗》曰：螳螂捕蟬，蟬得美陰而鳴。螳螂繞枝緣條，以葉自蔽，竦腰舉足，捕而取之。

大刀螳 *Tenodera* sp.

明・劉侗《促織志》 其扁身、長脰、昂首、出目者刀郎螳螂也。性怒，無所畏讓，嬉者亦股繫而觸之，以觀其怒也。

明・袁耀《花卉圖》之一



革翅目 Dermaptera 部

蠼螋、密蟣、繼英、蛑螋、密肌、磔蛸、蛑螋、蠐蛑、錢龍、冰螋、搜夾子、剪尾蟲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說文解字》卷一〇 螲：多足蟲也。从虫，求聲。巨鳩切。

螲：蟲或从虫。

三國魏・張揖《博雅》（隋・曹憲音解）卷一〇《釋蟲》 蛑𧋏。蛟，所留。蠐螬。蛑𧋏。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蚩：巨由切。蚩螋亦作蛑。

蠼：公戾切，蠼螋。

蠼：音瞿，蠼螋。

螋：所由切，亦作螋。

蝤：巨牛切，亦作蛑，蚩螋，多足蟲。

蟣：居脂切。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蟣：居狊切，蟲名。《爾雅》：密蟣、繼英。

蛑：恭于切，肌蛑，蟲名。

蠼：權俱切，蠼螋，蟲名。

螋：雙雛切。蠼螋，多足蟲。

蠕：汝朱切，蟲行貌。又而宣切。又乳兗切。又乳尹切。

蚩：渠尤切。《說文》：多足蟲也。

蛂：疎鳩切，蟲名。《博雅》：蛂蛂，蠐蛂也。又雙鶻切，多足蟲。

蠐：亡遇切，蟲名。《博雅》：蛂蛂，蠐蛂也。

蠼：吉詣切，蠼英，蟲名。

蠤：渠尤切。《説文》：多足蟲也。

蠼：厥縛切，獸名，母猴也。

宋・鄭樵《爾雅注》 密肌，繼英，《釋鳥》有此，誤重出耳。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蟲部第二》 蝼：俗。

蛂：正音搜，蛂，蛂也。二。

蚩：俗蛂，正音求，蛂蟉，虫名也。二。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蠼蛂：[illegible]，其俱切。又巨由切。亦作蛂、蠤。

[illegible]：所由切，蠼蛂似小蜈蚣，色青黑，足長，溺人則瘡，熱沸。《説文》：蠤，多足蟲也。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蠼螋長足。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虮：舊注音肌，密虮，蟲名。按：《爾雅・釋鳥》密肌，繫英，《釋蟲》密肌，繼英，郭注皆未詳，《説文》無虮，《爾雅》本作肌，舊本因虮字，引密虮爲蟲名，肌改作虮，十四畫蠼復牽引繼英爲蠼蛂，蟲名，謬誤，與本注同一説。蟣蝨之蟣俗省作虮。

蛂：渠尤切，音求，多足蟲，附詳後蛂注。

蛂：疏鉤切，音搜，蚩也。蠼蛂似小蜈蚣，青黑色，足在腹前，尾有叉歧，能夾人物，俗名搜夾子，其溺射人影，發瘡如熱沸。

蛂：舊注音英，蜂屬。按《爾雅・釋蟲》：有密肌，繼英郭注未詳，舊本繼譌作蠼，英譌作蛂，以蠼蛂爲蟲名，以蛂爲蜂屬並非。

蠼：俗字，見《篇海》。舊注蠼蛂，蟲名，誤。附見前虮注。

蠼：直角切，音濁。《字林》：音狄，小蜃名。又蠼猱亦曰蠼。《説文》：蠼，禺屬，或作蠷，俗省作蠼。司馬貞曰：《山海經》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曰蠼。一説从獲爲正。

蠼：同蠤。《六書故》：蠼蛂即多足蟲，蠼與蠷別。舊注音劬，猿猴之類，引《相如賦》赤猨蠼猱，賦本作蠷，譌省作蠼，非。

蠷：舊注音雙，蟲名，一曰蠷字之譌。

蠷：厥縛切，音矍，禺屬，母猴也。戴侗曰：老者玃，長臂猨，白腰爲獑。蠷與玃同。蠼蛂之蠼同蚩，當从蠼，玃與蠼別，舊注蠷蛂誤。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虮：《唐韻》居夷切，音肌。密虮，蟲名。又《集韻》通作飢。《爾雅・釋蟲》：密飢、繼英。

蛂：《唐韻》巨鳩切，音仇。《説文》：多足蟲也。《周禮・秋官・赤友氏》：凡隙屋除其貍蟲。【注】貍蟲，蠷肌，蛂之屬。韓愈詩：蜿垣亂蛂蠖。又瘡也。《淮南子・説林訓》：曹氏之裂布，蛂者貴之。【注】曹布燒以傅蛸，蛂瘡則愈，故蛂者貴之。互詳蛂字注。又《集韻》恭於切，音拘，肌蛂，蟲名也。或作蠤、蚩。

蚩：《説文解字》同蛂。

蛂：《唐韻》所鳩切，《集韻》疎鳩切，並音搜。《玉篇》：蛂蛂，蟲名，亦名蠼蛂。《博雅》：蛂蛂，蠐蛂也。又《酉陽雜俎》：古蠼蛂，短狐踏影蟲，皆中人影爲害。

蛞：《篇海》、《類編》莫侯切，音謀。【略】又音茂，蟲名，蛂蛂也。

蛂：《篇海》同蛂。

蠐：《集韻》亡遇切，音務。《類篇》：蟲名。《博雅》：蛂蛂，蠐蛂也。

蠤：《集韻》渠尤切，音求，同蠤。

蠼：《集韻》吉詣切，音計。《玉篇》：蠼蛂也。

蠼：《集韻》厥縛切，音矍。《類篇》：獸名，母猴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蛭蜩，蠼蛂。又司馬相如《大人賦》：蠼以連卷索隱。【注】韋昭曰：蠼龍之形貌。又《篇海》：音瞿，與蠼通。詳蠼字注。蠼蜩之蠼本作玃，別詳犬部。

蠼：《唐韻》其俱切，《集韻》權俱切，並音劬。蠼蛂蟲。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密肌、繼英。密肌未詳。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illegible]：多足蟲也。《周禮・赤友氏》：凡隙屋除其貍蟲。鄭曰：貍蟲，廛，肌求之屬。按：廛見《本草經》：一名地鼈，今俗所謂地鼈蟲也，似鼠婦。肌求本或作蛂，多足之蟲，今俗所謂蓑衣蟲也。《通俗文》曰：務求謂之蛂蛂。《廣雅》曰：蛂蛂，蠐蛂也。園應曰：關西呼蚩溲爲蛂蛂，蛂蛂即鄭所謂肌蛂也。陶隱居、陳藏器作蠼蛂，音劬蘇。从虫，求聲。巨鳩切。三部。

[illegible]：蟲或从虫。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 蛂：俗篆作[illegible]，巨鳩切，多足蟲。亦作蛂。

《廣雅》有蝡蚷，《淮南子》蚷者貴之。

又 蟆：俗篆作，于莖切，蠼屬。《爾雅》：密肌、繼英。

清光緒《通州直隸州志》蟲之屬《民賦志・物產》 蠼螋一名蓑衣蟲。

清・金念祖、黃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產》 蠼螋本名蚩，節足動物。李時珍謂其喜伏氈毯之下，故名。大者長三寸許，褐色，背有赤黃圓點，脚細長。【略】行走極速，擊落其足猶能屈曲伸縮，息息作聲，棲潮濕處，緣牆壁覓食，身有毒，著體即生瘡。

綜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 密肌，繼英。【注】未詳。【音義】肌居疑反，繼字又作蠽，音計。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釋蟲》 蚷、求。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一 蠼螋雞腸。【注】陶云：雞腸草主蠼螋溺。按：蠼螋能溺人影，令發瘡，如熱沸而大，繞腰匝不可療。蟲如小蜈蚣，色青黑，長足。山蠼螋溺毒更猛，諸方中大有主法。其蟲無能，惟扁豆葉傅即差。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蟲》 蚷螋似促織，隱牆壁中溺人影，令生瘡。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蚷螋》 《本草》：蚷螋似小蜈蚣，青黑色，長足，能溺人影，一名蠷螋，或曰蚷螋，長一寸，身有毛，長五六分，脚多而甚細，居屋壁間，遇人影輒糞之，糞着即生瘡，如短狐之溺影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蠼螋，《拾遺》：音瞿搜。藏器曰：狀如小蜈蚣，色青黑，長足，能溺人影，令人發瘡，如熱痱而大，若遶腰匝不可療。山中者溺毒更猛，惟扁豆葉傅之即瘥，諸方大有治法。時珍曰：蠼螋喜伏氈氀之下，故得此名，或作蚷螋。按《周禮・赤友氏》：凡隙屋除其貍蟲、蚷螋之屬，乃求而搜之也。其蟲隱居牆壁及器物下，長不及寸，狀如小蜈蚣，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有叉歧，能夾人物，俗名搜夾子。其溺射人影，令人生瘡，身作寒熱，古方用犀角汁、雞腸草汁、馬鞭草汁、梨葉汁、茶葉末、紫草末、羊髭灰、鹿角末、燕窠土，但得一品塗之皆效。孫真人《千金方》云：予曾六月中得此瘡，經五六日，治不愈，有人教畫地作蠼螋形，以刀細取腹中土，以唾和塗之，再塗即愈，方知萬物相感，莫曉其由。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雙甲，俗名甲蟲，類小蟋蟀而無羽，進物則捲尾鈐之。【略】雙尾，以尾衛首，有常山蛇之智。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蚷蛵一名蠐螬，見《廣雅》。狀如小蜈蚣，色青黑，足多而長，能溺人影，令人發瘡如痱，一名蚷螋，一名搜夾子，一名磔蛸。《周禮・赤友氏》：凡隙屋除其貍蟲。鄭康成注曰：貍蟲，蠼，肌蚷之屬即此。

臣等謹案：李時珍曰：蠼螋喜伏氈氀之下，故得此名。考陸德明《經典釋文》云蚷音求，又音俱，則以蠼爲蚷乃音之轉，非以伏氈氀而名也。且蚷喜隱居墻壁隙，未嘗伏氆氇，今正之。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密肌，繼英。未詳。

《釋鳥》有密肌、繫英，與此同名，或說此蟲即肌求也。《秋官・赤芟氏注》貍物，蠼肌求之屬，《釋文》求本作蚷，《說文》蠼或作蠽，多足蟲也。《廣雅》云：蚷蛵，蠐螬也。《一切經音義》九引《通俗文》云：務求謂之蛂蚷。關西呼蚷蛵爲蚑蚷，然則蚑蚷即肌求，聲之轉也，蚷蛵又轉爲蠼螋。《博物志》云：蠼螋蟲溺人影，隨所箸處生瘡。《本草拾遺》云：蠼螋狀如小蜈蚣，色青黑，長足。陶注：雞腸草主蠼螋溺也。按：此蟲足長，行駛其形鬈鬈，今棲霞人呼草鞋底，亦名穿錢繩，揚州人呼蓑衣蟲，順天人呼錢龍是也。密肌《廣韵》作密虮，繼英《玉篇》作蠽蛸，俱或體字。

清・翟灝《爾雅補郭》卷下 密肌、繼英，肌求也。《周禮・秋官・赤友氏》：凡隙屋除其貍蟲。注曰：貍蟲謂蠼肌求之屬。《說文》解肌蚷爲多足蟲，後人音轉云蠽螋。其足較蜈蚣、馬蚿更爲稠密，故曰密肌。一名繼英者，與鳥屬之密肌、繫英比類納稱。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密肌、繼英，鄭氏《釋鳥》有此，誤，重出耳。

清・宗源瀚等修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蠼螋，《談志》蜘蛛。又有緣壁而大者，能齧人影成瘡腫。按：《談志》所云乃蠼螋也，治法以扁豆葉敷之。

清・李大嘉纂《靖州志》 搜夾子。

清・方旭《蟲薈》卷三 其子抱而行，夏秋間有之，空屋中尤多，螫人又能射人，以溺使人成瘡，俗名蚷螋，古人謂之蠼螋，李時珍曰蠼螋，一名搜夾子，亦誤，搜夾子狀類小蜈蚣，黑色，皮甚堅硬，六足，尾後有針，長寸許，兩螫遇物則以螫夾之，亦能夾人，多生墻脚下磚縫中。

《千金方》：凡患蠼螋瘡，用筆畫地作蠼螋形，以刀取腹中土，唾塗數次即瘉。

雜録

晉・張華《博物志》卷三　今蠼螋蟲溺人影，亦隨所著處生瘡。盧氏曰：以雞腸草搗塗，經日即愈。周日用曰：萬物皆有所相感。愚聞以霹靂木擊鳥影，其鳥應時落地，雖未嘗試，以是類推必有之。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密肌，繼英。密肌蟲也，宜密其肌焉。螢火有明，雖即可矣，所謂繼英，卉木未腐，英華之所化。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蚺蛇》　《本草》云：蚺蛇似小蜈蚣，青黑色，長足，能溺人影，一名蠼螋，一種山蚺蛇，其溺尤猛，令人叢瘡，如熱沸而大，繞腰匝不可療。汪機云：蚺蛇長一寸，身有毛如毫毛，長五六分，脚多而甚細，居屋壁間，遇人影輒尿之，尿着即生瘡，如短狐之溺影也。葉子奇曰：蠼螋、短狐、踏影蟲皆中人，古人避影爲此。《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蚺蛇溺影。《周官》：凡隙屋除其貍虫。貍虫，蜚，蚺蛇之屬，《埤雅》云蚺蛇，言搜而去之也，亦言求而去之也，故字从求从搜。

明・徐炬輯《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二九《蠼螋本作蝝》　蠼螋一名蚺蛇，能溺人影，即便發瘡，猶如沸熱瘡，若繞腰匝不可瘳。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　蠼螋，《周官》作蚺蛇，能以溺射人成瘡。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蠼螋俗呼爲蟲，蟲溺能瘡人。

清・吴謙、劉裕鐸纂《醫宗金鑑》卷七五《蠼螋傷》　蠼螋隐壁，尿射人，誤著皮膚，水皰淫痛如火烙，如豆大，鹽湯二味拔毒侵。【注】此蟲一名多脚蟲，藏於壁間，以尿射人，若誤中其毒，令人皮膚起燎漿水皰，痛如火烙，初如飯糝，次如豆大，宜鹽湯綿溻瘡上，數換即消，甚則毒延偏身，搔癢不休，宜二味拔毒散敷之，甚效。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本草》蚺蛇似小蜈蚣，青黑色，長足，能溺人影，一名蠼螋，或曰蚺蛇，長一寸，身有毛，長五六分，脚多而甚細，居屋壁間，遇人影輒糞之，糞著即生瘡，如短狐之溺影也。【略】蠼螋能以溺射人成瘡。

清・李元《蠕範》　英雞，密肌也，繫英也。如雞而雉尾，産石英間，食碎石，體無毛，腹下毛赤，不能遠飛。蚩以尾夾物。

又　蚩，蠼螋也，蚺蛇也，蝤蚺也，蚺蜿也，搜夾子也。似蜈蚣而小，長不及寸，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有歧，能夾取人物，嘗隐墻壁器物之下，以溺射影，令人生瘡如熱痱，繞腰匝則死。

又　蚺出溺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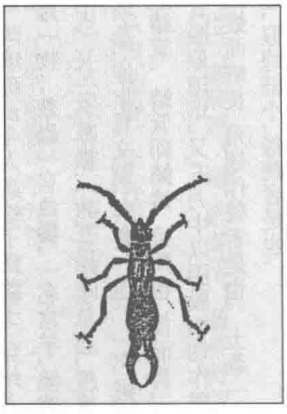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蠍今增一作肌求。按：蠍足甚多，狀似蜈蚣，足長，行駛其形鬈髮，土人呼爲錢龍，或呼穿錢繩。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　搜夾子，按：《本草拾遺》蠼螋李時珍注云：其蟲隐居精壁及器物下，俗名搜夾子。而陳藏器、李時珍皆謂狀如小蜈蚣。時珍又謂：尾歧，能夾人物。與此地所謂搜夾子形狀不合，惟《本草經》蚩蠊李時珍注云今人家壁間竈下極多，身似蠶蛾，腹背俱赤，兩翅能飛，似此地所謂搜夾子，而韓保昇謂蚩蠊多在林樹間，郭注《爾雅》所謂蜚郎，負盤，臭蟲也。攷《爾雅》蚩，蠷蜚，郭注蜚即負盤，臭蟲。又攷《説文・虫部》蜚，盧蜚也，《蟲部・蝍》臭蟲，負蠜也。段注云：《爾雅》蚩，蠷，蜚爲一物，許書蚩在蟲部，蜚在虫部，不言一物，許實有所見也，並引《唐本草》説蚩蠊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一名蠷蜚。今攷此地搜夾子，氣亦臊臭，但火逼，食之有香氣，且不辛辣，是氣味亦不盡合。至韓氏謂多在林樹間，此地出中，亦聞有山搜夾子，但比生人家者形體較小耳。多生人家，大如拇指，長約寸許，頭身俱扁，吻有二鬚，六足，兩翅，尾有歧，其色黄赤，間有白色者。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直翅類》　直翅類凡蠼螋之諸類皆屬焉。爲不完全變態，口部適咀嚼，併食動植物。眼兼具單眼。翅之形狀性質，前後有區别，前者長細且硬化，爲後翅之屏蔽，擬鞘翅類，後者闊而廣，常得縱疊。又前翅有短小者，或至全退化。觸角系狀。常具三跗節。

圖表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動物分類綱領・圓節動物》　腹率皆節，邊順掩連套，可進出動活，圜節之數至多有九，凡不足是數者，殆因二圜節或數圜節連合爲一，各體完整。物之腹既不負翅，兼不帶足，第其末節端，【略】成倒鈎形，爲有力之剪者，用以捉取物，如附一百八十五圖。



附一百八十五圖　剪尾蟲

肥螋科Anisolabididae 分部

海濱肥螋*Anisolabis maritima*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　密肌、繼英。**【注】**未詳。**【正義】**繼英《玉篇》作蠽蟆，謂之密肌。未詳。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密肌、繼英。《廣韻》：密虮，蟲名。

球螋科Forficulidae 分部

中華球螋*Forficula sinica*

清・魯曾煜、施廷樞等纂《福州府志》　蚱螋似促織，隱墻壁中，溺人影，令生瘡。

清・屠繼善纂《恒春縣志》　蠼螋，《湖州談志》曰蜘蛛。又有緣壁而大者，能齧人影成瘡腫。《湖雅》曰：此非蜘蛛，乃蠼螋也。《廣雅》作蚗螋。

直翅目Orthoptera 部

蝗、螽、蟋、螻

題解

《詩經・召南・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又《豳風・七月》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又《小雅・出車》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蝚，天螻。**【注】**螻蛄也。《夏小正》曰：蝚則鳴。**【音義】**蝚胡木反，螻力侯反，蛄古乎反，夏胡雅反，正音征。**【疏】**蝚一名天螻，一名碩鼠，即今之螻蛄也。《夏小正》者，《大戴禮》之篇名，以蟲魚草木，正十二月之節候起於夏后氏，故曰《夏小正》，其二月云蝚則鳴。蝚，天螻是也。

又　蟋，蟪蛄。**【注】**蟪蛄，蛄蚹類。**【音義】**蟋，如由反。蟪，武江反，又亡工反。或作騧，非。蛄來侯反。**【疏】**案：《方言》云蚹詣謂之杜蛥，蛄螲謂之蛄蚹，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蚹蛄，然則此言蟋及蟪蛄者，亦蛄蚹之異名耳。蛥音格，螲音室，蟓音象，蛉音令。

又　蝝，蝮蜪。【注】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蚳蝝。【音義】蝝以全反，《字林》尹絹反，《説文》云劉歆説蚍蜉子也，董仲舒説蝗子也，何休注《公羊》云即螽也，始生曰蝝，長大曰螽，杜預亦云螽子，郭依董説。蝮孚福反，郭蒲篤反，蜪郭音陶，《字林》他牢反，翅式智反，舍音捨，蚳直其反。【疏】蝝一名蝮蜪，蝗子未有翅者，《春秋・宣十五年》冬，蝝生，是也。【注】《外傳》曰：蟲舍蚳蝝者，此《魯語》里革諫宣公之辭也。韋氏解曰：蚳，蝗子也，可以爲醢。蝝，蝮蜪也，可食。舍不取也。

蟋蟀，蛬。【注】今促織也，亦名青蚚。【音義】蟋音悉，《説文》作悉，本或作蟴，音瑟，蟀所律反，《詩》同，本或作蜛，《説文》同蛬，九勇反。促字亦作趗，七玉反，青子盈反，蚚音列。《廣雅》云蜻蛚，促織也，《字林》云蟋蟀也。【疏】蟋蟀一名蛬，今促織也，亦名青蚚。《詩・唐風》云：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青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是也。

又　蝗螽，蠜。【注】《詩》曰：趯趯蝗螽。草螽、負蠜。【注】《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

蜤螽、蜥蜴。【注】蜥蜴也，俗呼蜻蛉。蟿螽、蠚蜥。【注】今俗呼似蜥蜴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蠚蜥。

土螽、蠰谿。【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蠋。【音義】蝗音皇，螽本或作蟿，音終，下同，蠜音煩，下同，本或作蟿，趯他歷反，喓於遥反，蜤本又作蜤，《詩》作斯，同音，私支反，蜥《字林》先凶反，郭先工反，《説文》思弓反，蜻相魚反，郭才與反，《字林》先吕反。《説文》云：蜥蜴以股鳴。蜴，寸東反，《字林》云蜴蜴似蟒，蜻傷容反，蟿音棄，《字林》云口地反，蠚音奚，蜥或作蚗，郭音歷，孫音昔，蠰音壤，孫音囊，字又作蠰，誤，又思諒反，或式尚反。谿苦兮反，孫音奚，蠚字又作蚗，竹宅反，詰幼云蚗，蚗蜢也，善跳。蜢音猛。【疏】蝗螽之族厥類寔煩，此辨之也。蝗螽一名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是一物。草蟲一名負蠜，一名常羊，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又一名草蟲，《詩》云喓喓草蟲，趯趯蝗螽是也。蜤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惟字異文倒，其實一也。一名蜤蜻，一名蜻蜻，陸璣云幽州人謂之蜻箕。蜻箕即蜻蜻，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琦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蟿螽一名蜢蜥，形似蜤蜴而細長，飛翅作聲者是也。土螽一名蠰谿，今謂之土蠋，江南呼蚍蜉，又名蚱蜢，似蝗細小，善跳者是也。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蛄詣謂之杜蛥，音格。螻螲，音室塞。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象鈴二音。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蜤螻。

案：《夏小正》三月鼓則鳴。鼓，天螻也。王褒《洞簫賦》：螻蟻蝘蜓。李善注引《方言》：南楚謂螻蛄爲蜤螻。枚乘《七發》：蚑蟜，螻蟻聞之。注引《方言》：南楚或謂蛄爲螻。此所引脱誤。《爾雅》：鼓，天螻。郭璞注云：螻蛄也。又蜣、蜣螻。注云：蜣螻，螻蛄類。疏全引《方言》此條，詣訛作者，餘並同，蛄亦作姑，《廣雅》蟓蛉、蜤螻，螻蛄也本此。

蜻蛚，即趨織也，精、列二音。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蚚，梁國呼蚚，音鞏。南楚之間謂之蚓孫。孫一作絲。

案：《考工記》以注鳴者，鄭注云注鳴，精列屬。精列即蜻蛚，疏全引《方言》此條，蚓作王，餘並同。《詩・唐風》：蟋蟀在堂。《毛傳》：蟋蟀，蚚也。《淮南鴻烈・時則篇》：蟋蟀居奥。高誘注云：蟋蟀，蜻蛚，促織也。《廣雅》：蚚、趨織、蚓孫，蜻蛚也。趨促同。

又　蟒即蝗也。莫鯁反。宋魏之間謂之蚖，音貸。南楚之外謂之蟒蟒，蟒音近詐。亦呼吒咤，或謂之蟒，或謂之螣。音滕。

案：《詩・小雅》去其螟螣，《毛傳》食葉曰螣，《釋文》云螣字亦作蝭，徒得反。《月令》仲夏之月百螣時起，《鄭注》云：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爾雅》食葉蝭，《釋文》云蝭字又作蟘，又作蚖同，徒得反，《説文》引《詩》作去其螟蟘。是蚖、螣字異，音義同，《廣雅》蟒蟒，蚖也本此。而有蚖則無螣，此類不宜別立名及强讀異音，正文或謂之螣，螣即蚖耳。注文音滕，則是螟螣之螣與螣蛇之螣同一音矣。未詳。

又　春黍謂之蛮蝑，蛮音蔡，蝑音墻沮反。又名蚣蛮，江東呼蚍蜢。

案：《詩・周南》螽斯羽，《毛傳》螽斯，蚣蝑也。《釋文》云蚣，《字林》作蜙，郭璞先工反，蝑粟居反，郭璞才與反。揚雄、許慎皆云春黍，郭璞注《方言》云江東呼爲蚍蜢。蚍竹白反，蜢音猛。《豳風》：五月斯螽動股。《毛傳》：斯螽，蚣蝑也。《考工記》：以股鳴者。鄭注云：股鳴蚣蝑，動股屬。《爾雅》：蛮螽、蜙蝑。郭璞注云：蜙蜙也，俗呼春黍。《釋文》云：蛮本又作蟃，《詩》作斯。【注】内墻各本訛作壞，蜢訛作蛸，今據《詩釋文》訂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蟲：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从虫，从貸，貸亦聲。《詩》曰去其螟蟘。臣鉉等曰：今俗作忒，非

是。徒得切。

又 ：復陶也。劉歆説：蝝，蚍蜉子。董仲舒説：蝗子也。从虫，彖聲。與專切。

：悉蟹也。从虫，帥聲。臣鉉等曰：今俗作蟀，非是。所律切。

又 ：蜙蝑也。从虫，胥聲。相居切。

又 ：螽也。从虫，皇聲。乎光切。

又 ：蜻蜓也。从虫，列聲。良薛切。

：蜻蜓也。从虫，青聲。子盈切。

又 ：蚊蝱，草上蟲也。从虫，弋聲。陟格切。

：蚊蝱也。从虫，孟聲。莫杏切。

：蟋蟀也。从虫，悉聲。息七切。

又卷一三下 ：蝗也。从虫，聲。，古文終字，職戎切。

螽，或从虫，衆聲。

又 ：蠶蟲也。从虫，矛聲。莫交切。

又 ：螻蛄也。从虫，葛聲。胡葛切。

又 ：蟲食草根者，从蟲，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徐鍇曰：唯此一字象蟲形，不从禾，書者多誤。莫浮切。

：蟲，或从敄。臣鉉等按：虫部已有，莫交切，作蟊蝥蟲，此重出。

：古文蟲。从虫，从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蟘：徒得切。食苗葉蟲也。

、：並同上。

：莫江切。

：螻蛄類。

：如由切。螻也。

又 ：惟船切。蟻也，亦蝗子。

：他刀切。《爾雅》曰：蝝蝭，蝗子未有翅者。又音陶。

：力侯切。蛄也。

又 ：蟹也。所密切。

：蟹蟲。

：同上。

：思栗切。蟀。

：同上。

：古勇切。蟀也，亦名蜻蜓。又音卬。同上。

又 ：先恭切。蜻：斯螽。

：思閒，思吕二切，蚣蝑。

：胡光切。《禮記》：蟲蝗爲災。

：力結切。

　蟀。

又 ：乎木切。《爾雅》曰：，天螻，螻蛄也。《夏小正》曰：則鳴。

又 ：知栗切。螻蛄也。

又 ：竹百切。蛨，蟭螟，蟲也。蛨，亡百切。蛨。

又 ：之戎切。蝗也。亦作螽。

又 ：扶久切。螽也。

：蚩亦、力的二切。

：斯也。

：口悌切。擊螽　斯，似蚣蝑。

又 ：禹方切。蜻蜓也。

又 ：徒登切。蟲，食禾葉。

又 ：之戎切。蚣蝑屬也。籀古文。

又 ：亡侯切。蟲也，螣也。燕曰蝍蛆，齊曰松公也，作作蚤。

又 ：莫侯切。與蚤蟲同。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蛫：謨蓬切，蟲名。《爾雅》：蜂、蛫螻。又莫江切。又部項切。

、：蘇叢切，蟲名。《爾雅》：蜇螽、蜻。或从公，亦書作蜙。又沽紅切。又並思融切。又並諸容切。又並思恭切。《説文》：蜻以股鳴者。文二，重音四。

又 ：之戎切，蝗也。又之衆切。《方言》：螻蛄謂之蛉。文一，重音一。

又 、：諸容切，蝗也。【略】

：書容切。蟴，蟲名。

又 ：渠容切。《爾雅》：蟴蝑、。又古勇切。又居用切。

又 蜤：相支切，蟲名。《爾雅》：蜤螽、蜙蝑。

又 蝑：新於切，蟲名。《説文》：蜙蝑也。又寫與切。又象呂切。又四夜切，蟹醢。

又 蠻：符遠切。《説文》：自蠻也。

又 蜍：蘇昆切。《方言》：蜻蜓南楚謂之蚚蜍。

又 蜋：何間切。《爾雅》：蜋、馬蜩。一曰蝮蜪也，一曰蚍蜉子。又魚巾切。

又 蝝：余專切，蟲名。《説文》：復陶也。一曰蚍蜉子，一曰蝗子。又馨兗切，井中小蟲。又俞絹切。

又 蜪：他刀切，蝮蜪，蝗子。又徒刀切。《爾雅》：蝮蜪。

又 蚚：于方切，蟲名。《方言》：促織南楚謂之蚚蜍。

又 蝗：胡光切，蟲名。《説文》：螽也。又胡盲切。又户孟切。又爲命切。

又 蠢：咨盈切，蟲名。《説文》：蜻蜓也。

又 螣：徒登切。《説文》：神蛇也。一曰蝗也，或作蟘螣。又敵德切。《説文》：蟲食苗葉。

又 螻：郎侯切，蟲名。《説文》：螻蛄也。一曰蟈，天螻。又郎豆切，内病。又龍珠切，天螻，蟲名。

又 蚤：古勇切，蟲名。《博雅》：蚤、起織。

又 蛩：在呂切，蟲名。《方言》：春黍謂之蛩蝑。

又 蝑蠅 賞吕切，蟲名。《博雅》：蛩蝑、蜻蜻。一曰蜻蜓。或从鼠，亦書作螭。

又 蟒：母朗切，大蛇。又母梗切，蟒蟒，蝗類。

又 蜢：母梗切，虻蜢，蝗類。又莫更切，蝦蟆也。

又 蝠：扶缶切，蟲名。《爾雅》：蝠螽、蠜。

又 蝑：征例切，蟲名，蝗子也。

又 蛩：他代切，蟲名，食葉者。《方言》：蟒宋魏之間謂之蛩。

又 蟘：之夜切。《説文》：蟲也。一曰蝗類，一曰鼠婦。或書作螷。又之石切。

又 蟈：胡谷切，蟲名，螻蛄也。一曰蟦謂之蝗蟈。

又 蟀蟴：朔律切，蟋蟀，蟲名，或从帥。

蟋 息七切，蟋蟀，蟲名。又色櫛切。

又 蝗：陟栗切，蟲名。《方言》：螻蝗謂之螻蛄。

又 蝑：食律切，蝗也。又允律切，蟲名。《説文》：蝑蟥也。

又 蝬：色櫛切，蝬蟴，蟲名，促織也。

又 蜊：力蘗切，蟲名。《説文》：蜻蜊也。一説蜊蝂，雷師。

又 蠂：丘傑切，土蠂，蟲名，似蝗而小。

又 蛨：莫白切，蚍蛨，蟲名，蝨蜻也。

蠂蚍 陟格切，土蠂，蟲名，似蝗而小，或作蚍蚏。又側格切。

又 蚚：思積切，蟲名，似蝗。《爾雅》：蟿螽、蠂蚚，孫炎讀又昌石切。蠂蚚，蟲名，似蜙蝑細長，飛翅作聲者。又狼狄切。

螪 昌石切，蠂蚚，蟲名。蚚或作螪。

又 蛩：惕德切，蟲名。《博雅》：蟒蟒，蛩也。又敵德切，關中謂蛇，蠆毒曰蛩。或書作蚏。

蟘蟘 蟘蟘戎 敵德切。《説文》：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引《詩》去其螟蟘。或作蟘、戎。

又 蟿、蜊：疾則切，蝗食禾節者。或从則。

蠉 匹北切，蟲名，蝗也。

又 蠂：失涉切，蟲名，蝗也。

又 螽、螽、蟿：之戎切。《説文》：蝗也。或作螽、蟿。

又 蟊、蟊：迷浮切。《説文》：蝗食草根者，史抵冒取民財則生。古作蟊、蟊。又謨蓬切，黽兆氣不澤也。《洪範》曰黽曰蟊。又莫候切。

又 蠹：扶缶切，蟲名。《爾雅》：蠹螽、蠜。

又 蟊：迷浮切。《説文》：蟲食草根者，从蟲，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第十五》 蟿，天螻。

姑於婁，土姑天事也。人以爲姑，天以爲愍。

又 蝑、螻螻。

柔地道也。不能無庞，若毂愍矣。

又 蝝，蝮蜪。

深埋其子，陶其土而復之者也，亦蝝有所緣而生焉。《春秋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蟋蟀，蚕。

與衆共之，帥者也。婦人夜作聞之而警語曰：促織鳴，懶婦驚。

又　蠭蠆，蠜。

喓喓，要而召之，趯趯，躍而從焉。皆用其至，故也。草蟲在草，蠭蠆在阜，亦男下女者也。《經》上蠭蠆，下草蟲，亦以此。

草蟲，負蠜。

蠭蠆求而後往，能自樊矣。故草蟲下之所謂負蠜如此。

蜇螽，蜙蝑。

胡蝶，蝑也。蜇螽，蜙蝑也。其胥也，有析焉。故能若是之壽，若蝶無，是也。夷狄之道。蝶，牒也。鰈，牒也。今蝗俗呼疊蟲，疊已乃卒，其受疊者，乳子亦卒，欲之爲敝，如此。《詩》曰五月斯螽動股，斯螽斯在上，有析之者螽斯斯在下，自析也。自析，性也。《周南》之事且詵，詵，相先也。其母不妒忌，故其子孫雖衆多，能相先如此。

蟿螽，蜤蝑。

蜇螽析而不繫，蟿螽繫而不析，繫而不析，無斥焉，可也。孔子曰：於予與何誅。螽，終者也。鰿，終者也。終，終者也。一本作冬，終者也。

土螽，壤蜰。

蝗食禾稼，不可厭也。土螽廉矣，能壤其蜰焉。今謂之土蠆，可謂傑矣。一名蜱蜕，一名蚑蜙，似蝗而小，怒跳，謂之蜱，謂之蜙，以此。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莎雞》　小蟲，黑身赤首，一名樗雞，一名天雞，《爾雅》曰斡，天雞，蓋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詩》曰六月莎雞振羽，言於是時莎雞羽成而振迅之也。《草木疏》曰：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謂其聲如絡緯也。俗云絡緯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第十五》　蝛，天螻。蝛音斛。《夏小正》三月蝛則鳴，即螻蛄也。似蟋蟀，多在園中爲穴，藏害殺毛。

又　蛨，蛫螻即螻蛄也。《方言》云：南楚謂之杜狗，今閩人亦爲杜狗。蛨蛫音柔龙。

又　蝝、蝮蜪，音緣。覆陶，郭云蝗子未有翅者。

蟋蟀，蚚，今人亦謂之蟋蟀，一名青蛩，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蚚音拱，又音笋。

又　皐螽、蠜，草螽、負蠜，蜇螽、蜙蝑，蟿螽、蟋蚑，土螽、壤蜰。此辨螽之類也。皐螽，蝗也。草螽，草蟲也，亦謂之蚱蜢。蜙蝑音嵩胥，一名蜙蜕，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甚響。蟋蚑，郭云似蜙蜕而細長，飛翅作聲者。蠜蜰似蝗而小，斑色，多生園中，郭云今謂之土蠆，以其在土中也。蠜，蜇螽，蟿蚑，土螽、壤蜰，音煩。斯、契、歷、壤。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螽之類亦多，《爾雅》云蟲螽、蠜，草螽、負蠜，蜇螽、蜙蝑，蟿螽、蟋蚑，土螽、壤蜰。按：蟲螽，蝗也，草螽，草蟲也，亦謂蚱蜢，蜙蝑一名蜙蜕，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甚響。蟋蚑，郭云似蜙蜕而細長，飛翅作聲者。壤蜰似蝗而小，斑色，多生園中，郭云今謂之土蠆，以其在土中也。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蟲部第二》　蝨、螫：音牟，食穀虫也，《爾雅》云食根虫也。上又音貓，盤螫，虫名，二同。

又　蜜、螽、蠜：三俗，螽、蠦二正音終。螽蠜，虫名也。五。蠜音斯，螽蠜也。

又　螻蛄：上音婁，下音孤。或云仙蛄、螻蛄、石最，皆螻蛄之異名也。

又　蠦：或作徒登、徒得二反，正作螣、忒二字，食禾虫也。蜪，徒刀、他刀二反，《爾雅》云蝗子也。

又　蛫：莫汪反，螻蛄也。

又　蚚：正渠容、居悚二反，蟋蟀也。

又　蜙：相居反，蜤蝑也。蜤息恭反，蜤蝑，虫名也。

又　蝝：音緣，蝗子也。一曰蟻子。

又　蚚：音王，蚚孫，虫名，一名蜻蛚，即今促織也。

又　蠜：音煩，皇螽，虫也。

又　螽：音婦，螽螽，虫也。

又　蜢：正音猛，蚱蜢，虫名。

又　蠜：層則反，食禾虫也。《爾雅》云：食節曰蠜。

又　蠙：他德反，虫名也。

又　蚋蛨：上知格反，下莫不反，虫名也。

又　蟋：音悉，蟋蟀，蚚也。蟿或作蟀。蟀正音率，蟋蟀也。

又　蛚：音列，蜻蛚，蟋蟀也。

又　螲：陟栗反，螻蛄物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螻：，洛侯切。螻，土蟻也。螻蛄，土狗也。好攻土，夜飛傅火。以其好攻土，故屬之於螻。《爾雅》：彀、天螻，蛨、蛫螻。注曰：螻蛄類也。疏曰：螻蛄之異名也。《方言》曰蛄詣謂之杜烙，音格，螻螲謂之螻蛄，或謂蝼蛉，南楚謂之土狗，或謂之螻蛄，蟻所蠹蝕爲螻，去聲。人病，頸腫如螻，攻者亦曰螻，別作瘻。《説文》：瘻，頸腫也。又螻蟈，蛙屬。

又　斠：，乎木切。《夏小正》曰：三月斠鳴。《爾雅》：斠、天螻。

蟋蟀：，息七切，通作悉，或作蟋。，所律切，或作蟀。蟋蟀，小蟲，黑而澤，善鬥，小兒籠畜以角勝負。其聲刺歷如織，七月始鳴，故又謂趣織。陸璣曰一名蜻蜊，楚人謂之王孫，幽人謂之趣織。

蚚：，渠容切，《爾雅》曰蟋蟀。蚚或作蚖，蜙蝑。《説文》曰：蚚，蚚獸也。一曰：秦謂蟬蜕曰蚚。

螽：，職戎切，草蟲，飛躍，以股鳴者。《詩》云螽斯羽，又曰趯趯阜螽，又曰五月斯螽動股。亦作。《爾雅》曰：蟲螽、蠜，草螽、負蠜，蝠螽、蜤蝑，蟿螽、蟙蚸，土螽、蠰谿。疏曰：蜀螽一名蠜，草蟲一名負蠜，又名常羊。蝠螽一名螽斯，《七月》作斯螽。一名蜤蝑，一名春黍，毛氏亦曰螽斯，蜤蝑也。《漢志》曰：《春秋》爲螽，今謂之蝗。《説文》曰：螽，蝗也。李巡曰：螽，蝗子也。陸璣曰：今人謂蝗子爲螽，兗人謂之螣。蝗、螽，一物也。草蟲一名負蠜，一名常羊，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一名草蟲。蝠螽，螽斯也。又名斯螽，幽人謂之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斑〕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股相切作作聲，聞數十步。蟿螽一名蟙蚸，形似蚸，蚓而細長，飛翅作聲。土螽一名蠰谿，今謂之土蠆，江南呼蚖翅。又名蚱蜢，似蝗而小，善跳。按：螽斯、斯螽之斯皆辭助，猶鴛斯、鹿斯、柳斯、蕭斯，朋酒斯，饗有兔斯，首之斯也。説者以螽斯自爲一物，至立蟌、蝑二字，誤矣。草蟲，汎指之也。阜螽，螽之大者也。《詩》云：四牡孔阜。説者遂立阜字，誤矣。以《周南・七月》之詩觀之，螽乃常有之物，決不可謂蝗，《春秋》書螽，蓋以多爲災也。

蚖：，陟格切，又作蚱蠌。，莫杏切，蚖蜢，螽類也。凡螽蚚、蚖蜢、蟋蟀之屬皆長股而羽，善躍且飛，蚖蜢之類最多，甌越人通謂之蚖蜢。

蝗：，乎光切。又榮庚切，似蚖蜢而大，羣飛，食禾黍、草木、蒿葉，頷下有文若王，翅旁有竅，可以縷貫，不常有，有則爲灾。

蠜：，附袁切，《説文》曰貫蠜也。説見螽下，又見蜚下。

又　蜊：，良薛切，蜻蜊。説具蟋蟀下。

又　武：，徒得切。又作。又作，《爾雅》曰食葉蟓，《説文》作蟓，食苗葉者。螣，神虵也，徒登切。按：武非一種，《月令》百螣時起，螣也，棄霧乃虵之能騰起者。止當作螣。

蠢：，莫浮切，《爾雅》曰食根蠢，《説文》蠢蟲，食草根者。从蟲，象其形。或作蝡，古文作蜉，孫氏莫浮切。蠢，蠢蠢也，从虫，孫氏莫交切。蝡，蟠蝡也，从虫，莫交切。按：《説文》蠢、蝡、蜉名物賈亂，今以蚤爲蠢賊之蠢，蝡爲蚹蝡之蝡。

蝝：，與專切，《春秋》書蝝生，《爾雅》曰蝝、蝮蜪，董仲舒、劉向曰螟始生也，一曰蝗始生，劉歆曰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灾，黑眚也。何休曰始生爲蝝，長大爲螽。陸德明曰董仲舒説蝗子也，劉歆説蚍蜉子，《魯語》曰蟲舍蚹蝝，韋昭亦曰復陶也，蓋祖《爾雅》。

明・季本《詩説解頤字義》卷一《草蟲》　草蟲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作聲。或以阜螽，蝗屬，而即螽斯，非也。詳見《七月》字義。草蟲、阜螽皆似蝗，生於草間者曰草蟲，生於陵阜者曰阜螽。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謂之蠜，草蟲謂之負蠜，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阜、草别之。歐陽氏以異種相合，合所不當合，而詩人引以爲戒，則過矣。蓋物類相從，其性如此，故《集傳》但以爲感時物之變也。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　蠰谿，土螽也。螢蝑、春黍、蚖蚹、蚣螢，蚱蜢也。蝝蚸，蟿螽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蚖　菌格切，音責。蚖蜢，草上蟲，别作蚱，非。又蜡，音乍，海蟲名，俗作蛇，本作蚖，見後蛇注。

又　武：同蟓，俗省。

又　蚚：蚸字之譌。《爾雅》：蟿螽、蝝蚸。舊注音亟，蝝蚚，木蟲，誤。

又　蚖：徨房切，音王，蟋蟀也。舊注蚖孫，蟲名。又蜻蜊别名。分蚖孫、蜻蜊爲二種，不知蚖孫即蜻蜊，同物殊名。增又序誤。

又　蚚：他得切，音特，蛇别名。又《泰韻》音態，《方言》蟒宋魏間謂之蚚。一説同蟓省。

又　蚱：俗虵字，亦作蠌。

又　蚸：昌石切，音尺。蝝蚸，螽類。舊注改音歷，非。

又　蚷：無房切，音亡。《爾雅》：蜂、蚷、螻。

蝗：房後切，音阜，蟲螽，《毛詩》省作阜，詳見後螽注。

又　蜊：良薛切，音列。蜻蜊，蟋蟀也。詳見《方言》蜻蜊。【注】即促織，與蜻蛉殊類，《説文》未詳。本作蜊，亦作蟨，别作蠣，非。

蛨：莫白切，音陌，蚞蛨即蚱蜢。

蚌：丘容切，音窮。《爾雅》蟋蟀、蚌，郭注今促織。《搜神記》：朽葦爲蚌。韓愈詩：幽響泄潛蚌。本作蚌，《爾雅》作蝍，《廣雅》作蚗，音拱，泥，从窮音爲正。

又　蚣：息中切，音松。蚣蝑，螽別名，《説文》以股鳴者，詳見後螽注。

又　蜢：母梗切，音猛。蚞蜢，蝗類。又小舟作舴艋，義通。舊注引正譌，又借爲船名，譬其小也，別作舴艋，並非，迂泥不可從。

又　蜇：同蜥。《説文》有蜥無蜇，蜥訓蜥蜴，《長箋》云蜇、蜥同。按：《箋》説是。《爾雅》：蜇螽、蚣蝑。【注】蜇螽音斯螽，蓋因《詩·螽斯》而有斯音，非蜇，必音斯。

蜥：專音昔也。又非音私者屬蜇螽，音昔者屬蜥蜴也。蜇、蜥同字同音，舊本分二字，蜇音私，訓蜇螽，蜥音昔，訓蜥蜴，誤。

又　蜪：徒勞切，音陶。《爾雅》蝝、蝮蜪，郭注蝗子未有翅者。亦作復陶，義同。

又　蝑：相居切，音胥，見前蚣注。

又　蝗：呼王切，音黃，螽也，似蚱蜢而大，頷下有文，翅旁有竅，可以縷貫，羣飛，食苗，《禮·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史稱唐太宗吞蝗。玄宗時，姚崇遣使捕蝗，言政事不修也。陸佃曰蝗字从皇。今其首、腹、背皆有王字。一説蝗之爲衆，蝗長者猶蠭蟻之有王，衆蝗從之。今所見未嘗皆有王字。其文似王字，或在首腹，不在背。蝗从皇聲，非以有王字大名。湟、煌、鍠、艎、喤皆从皇，非獨蝗也。陸説泥，程泰之曰徽州呼横蟲，汪彦章曰有旨恤蟲災，言徽州蝻蟲爲害，蝻即横蟲也。横、蝗音相近。按：蝗俗讀若横，舊注誤，以方音讀横者爲横之訛聲，尤泥，从皇音爲正。

又　蝣：如由切，音柔。《爾雅》蝣、蜦蝓，【注】蝓蛄類。《説文》蝣引《爾雅》蛭蝣至掌，注未詳。舊注一曰猿猴類，非是。猿類犬部作猱，猱與蝣通。

又　蝝：依肭切，音延。《爾雅》蝝、蝮蜪，郭注蝗子未有翅者。一作復陶。《春秋·魯宣十五年》冬，蝝生，言方冬陽不收斂，故爲災。《傳》曰：螽始生爲蝝，長大爲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蝝、蝗殊類。董仲舒、劉向、何休並云蝗始生，獨《漢書·五行志》引《春秋》蝝生。劉歆以爲蝝，蚍蜉有翼者，食穀爲災，《讀書通》以爲即今飛馬蟻。按：歆説不足信，《説文》蝝載董説不誤，復引歆説，誤也。舊注音員，訓蟻子，非。蝝，與專切，《篇海》分延、員、椽三音，从與專切爲近，舊注音延，亦非。

又　蝯：舊注音衛。蝯蝗，鳴蟲，本作絡緯，聲相似後改从虫。按：寒蟬聲類絡緯，因以爲名。俗作蝯，本讀若偉，改音衛，非。

又　蝧：他德切，音特，蟲食苗葉者。《説文》、《廣韻》作蝧，徐鉉曰今俗作蛸，非是。《詩》涵用螣，别作蟘，非。

又　蝘：虚斂切，音奚。蝘蜓，蛤蟆也。一名蟅蛄。又蝘蜥，螽類。

又　蝘：俗字蛇，孫俗作蜴，見前蛇注。

又　蝶：蚱蜢同。舊注似蝗而小，改音挈，不知土蝶猶言土蚱、蚱蜢别名，分二種，誤。

又　螣：徒恒切，音騰，《説文》神蛇也。《爾雅》：螣、騰蛇。【注】龍類，能興雲霧游其中。《陰陽變化論》：螣蛇聽而有孕，白鷺視而有胎。本作螣，省作螣。《天官書》螣蛇十八星，取象也。今《詩·小雅》、《月令》、《春秋傳》螣音特，《六書故》蚨又作螣，引《爾雅》食葉蟘，又引《説文》螣，神蛇，徒登切，謂螣蛇乘霧，乃蛇之能騰起者，當作騰。據此説，螣蛇之螣當从騰，螣與蚨、蟘同，不知《天官書》螣改作騰，俗作蟘、蠟，並非。或曰螣之同蟘者，亦音騰，謂其飛也。蔡邕云：螣水處澤中，飛蔽地，食禾苗盡復移去，是魚子所化。據此説，螣雖音騰，與食苗之蟘同，蔡説亦非，从《爾雅》、《説文》螣、蟘分可也。《類編》别出蟘同螣，从二虫，尤非。

又　螻：盧侯切，音樓，螻蛄，短翅，四足，雄善飛，雌腹大，羽小不飛。又土蟻，又蟻所蠹餘爲螻，吕子曰流水不腐，户樞不螻。【注】蟻也，又獸名，《山海經》昆侖之丘獸狀如羊，四角，名土螻，能食人。《通雅》曰：螻蛄乃土狗，好攻土，夜飛傅火。《爾雅》螢，天螻、蛄蝼、螻。【注】螻蛄類，《疏》云螻蛄之異名，《方言》蛄詣謂之杜烙，烙音格。螻蝗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今引者作土狗，漢晉聲近也，或謂之蛄螻。《本草圖經》引《夏小正》三月螻則鳴，甚是。肭又引《廣雅》曰螻蛄，一名碩鼠，以爲五技而窮之鼫鼠，則誤矣。《本經》以螻蛄爲蟪蛄，亦謬。蟪蛄，蓋蟬類。《月令》孟夏螻蟈鳴，蔡氏曰：螻蛄，蟈鼁也，二物同時鳴。今李時珍可謂能考究者，《綱目》螻蛄條下亦引蟪蛄、螻蟈、石鼠、梧鼠並載，以爲名同物異，何其無折衷也。據此説，舊注石鼠、惠姑、螻蟈失考正。

又　螽：之雍切，音中，蟲螽總名，大小不一，長角，修股，善跳躍，有青、黑、斑數色。蔡邕《月令》云：乳于土穴，深蘸其卵，至夏始出。陸佃云：草蟲鳴于上風，蚯蚓鳴于下風，因風而化，一母百子。陳藏器云：黑斑者與蚓異類，同穴爲雌雄。《爾雅》螽螽、蠜。【注】《詩》趯趯阜螽是也。草螽、負蠜。【注】一名常羊，《詩》喓喓草蟲是也。蜇螽、蚣蝑。【注】即春黍，長而青，五月中以股相切作聲。蜇音斯，《詩》螽斯羽，五月斯螽動股是也，幽州人謂之春箕，一名蚣蝑。

又螫蠭、蜾蠃。【注】似蜘蠨而細長，飛翅作聲者是也。又土蠭、蠭豹。【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蠆，善跳，江南呼蚱蜢，又呼蚱蜢，《春秋》書螽，在秋者四，在八月者三，在九月、十月者一，在十二月者二，惟十二月者乃失閏之過，其餘八九十月者，蓋夏之六七八月也。雨螽于宋，言自上而下衆多之盛，故以雨言之。《魯宣六年》：秋八月，螽，十三年秋，螽，十五年，復螽。《公羊傳》曰：螽何以書，記災也。舊注：又葉音麗，引王逸《九思》：升車兮命僕，將馳兮四荒。下堂兮見蠆，出門兮觸螽。按《九思・傷時篇》本作蠭，蠆蠭對言，喻佞人害賢如螫，毒也。蠭讀若方，葉光章房唐俗本譌作螽。《左傳》蠭蠆有毒，不言螽，螽非能毒也。舊注沿《韻補》、《韻會》葉音，誤也。《爾雅》蜚螽，《邢疏》云蜚螽，《周南》作螽斯，《幽風》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實一也。此說甚明，嚴粲《詩緝》則云螽斯，蝗也，蠆也，即阜螽，非《七月》所謂斯螽。蜚螽、蜘蠨別是一種，《毛傳》誤以螽斯爲蜘蠨，孔氏因之，遂以螽斯、斯螽爲一物。斯，語助，猶鶯斯、鹿斯也。按：嚴氏既知斯爲語助，則安知螽斯之非即蜚螽，而斷肰謂螽斯與斯螽爲二物也。從《毛傳》邢疏爲正。又俗言螽斯一生百子，舉成數而言，見生子多者莫如螽，非必以定數言之。《詩紀》蘇轍云一生八十一子，《埤雅》云一母百子，《朱傳》云一生九十九子，彼此異同，皆曲說，不足信。又《爾雅》草螽是負蠆，陸璣《詩疏》謂阜螽是負蠆，《左傳》蜚不爲災，蜚即臭蟲，《爾雅》謂之蠹蜚，《本草》謂之飛廉，《廣雅》諸書謂之飛蠊，一名負盤，與負蠆不同類。杜注蜚、負蠆如蝗蟲，後世因以負盤爲阜螽。它如陸佃謂蚯蚓即阜螽，羅願謂草蟲爲蚯蚓，劉向以阜螽爲介蟲之類，並非。舊注引錢氏《詩詁》謂《毛傳》誤，亦非。《說文》作螽，篆作，攵古文終字，重文作螽，篆作，《六書故》作。

又　蜡：書中切，音舂，俗呼蝤螽爲蜡蠋。本作舂，俗加虫。

又　蜂：山律切，音率。蟀蜂，黑色，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蜤，一名蜡。秋初生，得寒乃鳴，性好鬥，勝輒驚鳴，北方及吳人籠畜之，賈秋壑《蟀蜂論》云：有四病，卬頭一也，捲鬚二也，練牙三也，踢腿四也，若兩尾高低，兩尾垂萎，並是老朽，亡可立待。又云：煖則在郊，寒則附人，似識時者，拂其首則尾應之，拂其尾則首應之，似解人意者，合類頡頏，以決勝負，英猛之氣，甚可觀也。王安石《字說》：蟀蜂，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楊時非之曰：陰陽非蟀蜂所能帥。黃震曰：字法不一，以音義合而成之，從悉從率者音也，從虫者義也。互見前蜂注。《說文》作蟀蟴，一作蟀蟴，《讀書通》曰蟀蜂、蟀蜂同，引杜甫《赴奉先》詩：枝撐聲蟀蜂。按：六書从蟀蜂爲正。

又　蠭：同蝿，《說文》蝿、蠭分爲三，蝿，蠅蝿也。徐鉉曰今俗作蠭，非是。蚩，蠶蚩，蜘蛛別名，並莫交切。又蠹蟲，食草根者，从蟲，上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徐鍇曰：唯此一字象蟲形，不从矛，書者多誤，莫浮切。按：蚩、蠭、蝿、蠹音義通，雖蝿蝿、蠶蠭音矛，蠹賊之蠹音謀从虫，與从蚰、从蟲、从弔，與从矛，一也。《正韻》蠭亦作蝿、蠹、蝿、蜂，古通，則蠭與蝿通無疑，鉉獨以蝿爲蠅蝿，不當作蠭，鍇又以蠹爲食根蠹，不从矛，从辽曲不可從。戴侗曰：《說文》蠭、蝿、蜂名物賈亂，今以蠭爲蠭賊之蠭，以蝿爲蛛蝿之蝿。據此說，分蝿、蠭爲二，仍爲《說文》所蔽。《六書》有正文，有重文，字或形別而義通，萬物有本名，有別名，蟲或字同而類別，豈容一一析異。蠹篆作，與从矛同，蟲與蚰稍別，鍇必謂弔象蟲形，非。蠭篆作，亦作，《韻會》以蠭爲古文，亦非。《類編》別出蠹音提，食苗蟲，不知蠹譌作蠹，改音提，尤非。舊注失考正。蟋，思積切，音悉。蟋蜂一作蟋蟴，通作悉，別作蟋。

又　蠆：蠭字，重文。《春秋・桓五年》螽，《公羊傳》作螋。本作蠆，篆作，《六書統》古文作，省文作，舊本譌作蠆，列十二畫，非。

又　蠙：同蠙。

又　蠭：俗蠭字，舊注音鍾，蝗名，分爲二，非。別作蝩，亦非。

又　蠡：蠡字之譌。舊注音婦，蠡蠭，蟲，誤。《六書》有蠡無蠡。

又　蠂：舊注音黍。蠂蠂，蟲名。按：春黍即蜚蠭別名，改作蠂蠂，非。詳前蠭注。

又　蠥：奇寄切，音契。《爾雅》：蠥蠭、蠘蛄。注：似蜘蠨而細長，飛翅作聲，俗呼蠘蛄，與蜚蠭同類異名。

又　蠔蠔：俗作蠔，音義同，舊注改音瑟，分爲二。

又　蠈：此格切，音賊。《爾雅》：食節賊。《詩・小雅》：及其蠭賊。賊與蠈同。小甲蟲，見禾輒斷其節而去，俗呼旁不肯。《詩世本古義》曰：陸璣以蠈爲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桃李中蟲于苗何與此，不足信。按：此說是。又云：蠈似非蟲名，經傳中未有單名蠈爲蟲者，以蠭連言，意即指蠭，故《桑柔》之《詩》曰降此蠭賊，以食葉貪心，苗本猶在下，食椹則無苗，命之爲賊，深惡之也。是則蠭賊同一蠭，或分螟、螣、蠭、賊爲四種，非也。按：陸璣《詩疏》云舊說螟、螣、蠭、賊一種蟲，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據《詩疏》蠭賊分爲二，《世本》古義合蠭賊爲一，誤。舊注又烏蠈魚類，亦誤。魚名烏賊者非作蠈，俗本作鯽，別見魚部鯽注。

又 螂：俗字，舊注蟲名，誤。《方言》螻蛄或謂之蟓蚗，非螂蚗，舊注螻蛄謂之螂蚗，尤誤。螂：同蜋。

又 蜇：俗蜻字，舊注蜇蚓，重出，分爲二。

又 蠽：符頑切，音煩。蠽，阜螽別名。負蠽，草螽別名。又氣蠽蟲，好夜行，狀似蚩蠊，人觸之即氣出，《本草》一名行夜，一名氣盤蟲，亦名負盤，雖與蚩蠊同名，非一物，戎人皆食之。

又 蟾：俗螣字，舊注蟲，食禾葉，與蟘訓同，譌作蟾，非。

又 蠽：俗蟘字。《說文》螽即螽，重文作蠽，篆作。今改作蠽，譌从衆，附十八畫，並非。

蠽：呼甲切，音匣。《說文》：螻蛄也。鳴如車聲，故从蠽。篆作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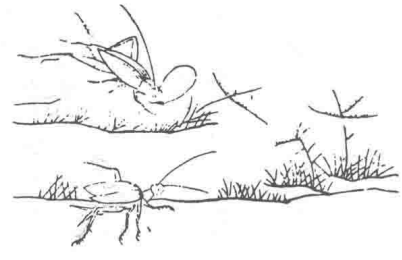
明・周祈《名義考》卷一〇《蟲》《爾雅》：蟲螽、蠽，草螽、負蠽，蚦螽、蚣蝑，蠽螽、蠦蚸，土螽、蠰谿，厥類有五蠽，蝗也。一生八十一子，或云九十九子，信宿即飛，《周南》螽斯是已。負蠽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因謂之草螽。蚣蝑長而青色，長角似股，以股鳴者也。《詩》五月斯螽動股，毛、鄭誤以釋螽斯。蠦蚸似蚣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蠰谿一名蚱蜢，似蝗而小，善跳。蟲或謂即草蟲，因其多子，故詩人取喻也。蟲音負，蠽音凡，蚦音斯，蚣音嵩，蝑音胥，蠽音契，蚸音歷。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蠦即螽，螽戢戎切即蠦也。《爾雅》曰：蟲螽、蠽，草螽，負蠽，蚦音斯螽、松蝑，蠽音契螽、蠦蚸，音歷。土螽、蠰谿。疏曰：負蠽一名常羊，蚦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一名春黍。毛氏亦曰：螽斯，蚣蝑也。《漢志》曰：《春秋》爲螽，今謂之蝗。《說文》曰：螽，蝗也，蝗，螽也，以股鳴者。蔡邕亦曰：螽，蝗也。李巡曰：螽，蝗子也。陸璣曰：今人謂蝗子爲螽，兗人謂之螣。蝗，螽，一物也。草蟲、負蠽、常羊，一物也。蚦螽幽人謂之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其股似玳瑁，五月中以股相切作聲。蠽螽、蠦蚸似蚸蜙而細長，飛翅作聲者。土螽、蠰谿今曰土蠠。江南呼吒翅即吒蜢，今作蚱蜢。虻、蚱、蠠，一字。似蝗而小，善跳向解牽援，此其概也合。溪必以斯爲助辭。螽乃常有之物，決不可謂蝗，是殆未深考耳。崔豹曰：遼海間有蚩蟲如蜻蛉，名紺繙，七月群飛闇天，彝人食之，云是蝦爲之。又杜臺卿《淮賦》曰：蝗化爲雉，入水爲蜃。《爾雅》蝝、蝮蜪，音緣、復陶。字書引作蝹陶，董仲舒、劉向曰螟始生，一曰蝗始生。《五行志》劉歆曰：蝝、蜮蠹，有翼者。娩蠹即蚍蜉也。何休曰：始生爲蝝，長大爲螽。《魯語》蟲舍蚳蝝，韋昭亦曰復陶也。馮嗣宗曰：凡經傳直謂之螽者，蝗也，凡似蝗不爲災，歲時恒有者，通得螽名，故有阜螽、草螽、蚦螽、蠽螽、土螽之別。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草蟲・阜螽》朱子曰草蟲，蝗屬，奇音，青色，《釋蟲》云負蠽也，郭璞云常羊也，陸璣《草木疏》云大小、長短如蝗。阜螽，今謂之蟔蠽，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爾雅》曰：負螽，蠽也。阜螽曰蠽，故草蟲謂之負蠽。華谷嚴氏曰負螽也，蠽也，即螽斯也。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虻：《唐韻》、《集韻》並陟格切，音磔。虻蛨，蟲名，蝝蝑也。又側伯切，音窄，蟬屬。《說文》：虻蜢，草上蟲也。詳蜢字注。《六書正譌》別作蚱，非。又《集韻》與蠠、蛇同。土虻，詳蛇字注。

又 虱：《唐韻》徒得切，音特，同蟘。《詩疏》同螣。



又 蚔：《集韻》敵德切，音特，本作蛓，關中謂蛇蠆毒曰蛓。又《篇海》音態。揚子《方言》：蟒宋魏之間謂之蚔。《博雅》：蟅蟒，蛓也。又《集韻》惕得切，音忒，義同。

又 蚱：《唐韻》側伯切，《集韻》側格切，並音窄。《玉篇》：蚱蟬七月生。又《本草》蚱蜢，詳蜢字注。又《集韻》側駕切，音詐，義同。又助駕切，音乍，與鮓同，海魚名，別詳魚部。

又 蚸：《玉篇》力的切。《爾雅・釋蟲》：螫螽、蠦蚸。注：蚸音歷，今俗呼似蚸蜙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蠦蚸。又《集韻》昌石切，音斥。《類篇》細積切，音昔，義並同。《唐韻》作蝵。

又 蚤：《篇海》同蝨。

又 蛩：《正字通》俗蛩字。

又 蛄：《唐韻》古胡切，《韻會》、《正韻》攻乎切，並音孤。《說文》：螻蛄也。揚子《方言》：螻螲謂之螻蛄。《本草》：一名天螻，一名仙蛄，穴土而居，有短翅，四足，雄者善鳴而飛，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飛翔，吸風食土，喜就燈光。《爾雅疏》鼫鼠，蔡邕以爲螻蛄。又《玉篇》：蟪蛄也。揚子《方言》：蛹蚗楚謂之蟪蛄。《莊子・逍遙遊》：蟪蛄不知春秋。《注》春生者夏死，夏生者秋死，故不知春秋。又揚子《方言》蛄螯謂之强蚌。

又 蚸：《唐韻》郎擊切，與蝁同。按：《類篇》、《篇海》俱作蚸。

又　蚤：《博雅》音黍。螿蜻，蜻蚚也。

又　蛫：《唐韻》、《集韻》並莫江切，音龐。《爾雅・釋蟲》蛣，蛫蝼。注：蛫蝼，蝼蛄類。又《集韻》謨蓬切，音蒙，義同。又步項切，音棒，與蚌同。

皇：《正字通》房久切，音阜。《爾雅・釋蟲》：皇螽、蝗。詳螽字注。《唐韻》作皇，《集韻》作皇。

蛚：《唐韻》、《正韻》良薛切，《韻會》力薛切，並音列。蜻蛚，蟋蟀，《西陽雜俎》：蛚屬，郤行。詳蟀字注。直音作蛨。

又　蛝：《唐韻》：户閒切，音閑，蟲名。《爾雅・釋蟲》蛝、馬蟥。【疏】蛝蟲。一名馬蛭，一名馬蠲蚹，俗呼馬蟥。《類篇》：一曰蝮蛇也，一曰蚍蜉。又《集韻》：魚巾切，音銀，義同。

蛞：【略】又古活切，音括，蛞螻，螻蛄也。詳蛄字注。

又　蛨：《唐韻》、《集韻》並莫白切，音陌。蚵蛨，蟲也。

又　蛩：《唐韻》、《集韻》、《韻會》並渠容切，音邛。【略】又蝗也。《淮南子・本經訓》：飛蛩滿野。

蛩：《集韻》、《韻會》並同蛩。

又　蚊：《唐韻》、《正韻》居竦切，《韻會》古勇切，並音鞏。《爾雅・釋蟲》：蟋蟀，蚊。注：今促織也。揚子《方言》：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蚊。郭注：梁園呼蚊爲鞏。《蠡海集》：蚊近陰，依於土，以陽而爲聲。又蚊陰性妒，相遇必争鬬，别詳蟋蟀字注。又《廣韻》：巨容切，音邛。《集韻》：居用切，音拱，義並同。《玉篇》一作蛬，《正韻》通作蛩。

又　蚤：《字彙補》、《音義》同蚊。

又　蛤：《集韻》牽奚切，音谿，同蜎，从蠉省。

又　蜙：《唐韻》息恭切，《集韻》思恭切，並音淞。《玉篇》：蟲名。《爾雅・釋蟲》：蜙螽、蜙蝑。【疏】一名蜙蝑，一名蜙蝘，一名蜻蜓。陸璣云：蜻蛉即蜻蜓，蜓類也。《西陽雜俎》蜙蝑股鳴，餘詳螽字注。又《集韻》蕉叢切，音憁，義同。或作螼蜙。

又　蜢：《集韻》、《韻會》、《正韻》並母梗切，音猛。蚱蜢，蝗類，似螽而小。《本草》：蝲蟲一名蚱蜢。《六書正譌》故：蚱蜢，草上蟲也。又借爲船名，取譬其小也，别作舴艋，並非。又《篇海》：胡蜢，蝦蟆屬。又《集韻》莫更切，音孟，義同。或作蜢。

又　蜢：《唐韻》息移切，《集韻》相支切，並音斯。《爾雅・釋蟲》：蜢螽、蜙蝑。詳蜙字注。

又　蜪：《唐韻》土刀切，音叨。《爾雅・釋蟲》：蝝、蝮蜪。注：蝗子未有翅者。又《韻會》徒刀切，音陶，義同。又犬名。《山海經》：蜪犬如犬，青色，食人從首始。

又　蜂：《玉篇》扶久切，音阜，螽也。《爾雅・釋蟲》：蜂螽、蠜。本作皇，詳螽字注。

又　皇：《集韻》扶缶切，音負，與蜂同。

又　蠜：《玉篇》同蚊，《集韻》作蠜，古勇切，音拱。

又　蜳：《唐韻》、《玉篇》同蜂，《説文》作蜳。詳蜂字注。

又　蝑：《唐韻》相居切，《集韻》、《韻會》、《正韻》新於切，並音胥。《説文》：蜙蝑也。《爾雅・釋蟲》：蜤螽、蜙蝑。揚子《方言》：春黍謂之蜙蝑。互詳蜙螽二字注。又《集韻》寫與切，音渭，象呂切，音敘，義並同。又《廣韻》司夜切，音卸，鹽藏蟹。《集韻》或作蛾蛤蜎。

又　蝗：《唐韻》、《集韻》、《韻會》、《正韻》並胡光切，音黄。《説文》：螽也。陸佃云：蝗字从皇，今其首腹背皆有王字。《禮・月令》蟲蝗爲災，《前漢・文帝紀》旱蝗。師古注：蝗即螽也，食苗爲災，今俗呼爲簸蠓。《後漢・五行志》：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吴志・趙達傳》：少從單甫受學，治九宫一算之術，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又《唐韻古音》户盲切，音横。《演春秋繁露》云：徽州稻苦蟲害，俗呼横蟲。又《韻會》户孟切，横去聲，義同。

又　蝊：《唐韻》如由切，《集韻》而由切，並音柔，蟲名。《爾雅・釋蟲》：蝊，蠬螻。【注】蠬螻，螻蛄類。又蛭蝊，至掌。【注】未詳。

又　螫：《唐韻》莫浮切，音謀，食穀蟲。《説文》本又作蟊，食草根者，吏冒取民財則生。《詩・小雅》：及其螫賊。傳：食根曰螫，食節曰賊。《左傳・成十三年》帥我螫賊。

螯：《集韻》同螫注，詳上。

又　螑：【略】又《爾雅・釋蟲》：蝝、螑蜪。【注】蝗子未有翅者。

又　蝽：《集韻》于貴切，音胃。蛤蝽，蟲名。《篇海》本作絡緯，聲相似也，後改虫旁，與蠷蠗，皆非，《蒼頡》本文。

又　蝽：《唐韻》郎擊切，音歷。《爾雅・釋蟲》：螫螽、蝊蝽。亦作蜥，詳蜥字注。又《集韻》先的切，音錫，同蜥。見蜥字注。

又　螽：《集韻》之戎切，音終，與螽同。

又　蝑：《類篇》力尊切，與蝑同。

又　螅：《唐韻》直音載。又與蟋同。《逸周書・時訓解》：小暑之日，又五

曰，螅蜂居壁。

又 蟦：《唐韻》徒得切，《韻會》、《正韻》敵得切，並音特，食苗葉蟲。《集韻》本作蝪，亦作螣弋。

又 蟓：《唐韻》胡雞切，《集韻》絃雞切，並音奚。【略】又蟓蚸，見蚸字注。又《廣韻》苦奚切，《集韻》牽奚切，並音谿，與螇蚸同，土蜂也。

又 蚸：《集韻》蘇昆切，音孫，蟲名。揚子《方言》：蜻蜓南楚謂之蚸蚸。

又 蛚：《篇海》渠容切，音蛩，蟋蟀也。又音恭，義同。

又 蠌：《集韻》丘傑切，音竭，土蠌，蟲名。《爾雅》：土螘。【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蠌。又陟格切，音磔，義同。或作蚱蛇。

又 蝖：《唐韻》侯旰切，音翰。《爾雅·釋蟲》：蝖、天雞。【注】小蟲，黑身，赤頭，一名沙雞，一名椋雞。

又 蟦：《字彙》敵德切，音特，食禾蟲。《正字通》：俗蟦字。

又 螫：《韻會》、《正韻》並胡谷切，音穀。《爾雅·釋蟲》：螫、天螻。【注】螻蛄也，詳蛄字注。又《類篇》：蟦螬謂之蝠螫。

又 螣：《唐韻》、《集韻》、《正韻》並徒登切，音騰。《說文》：神蛇也。《爾雅·釋魚》：螣、螣蛇。【疏】蛇似龍者也，名螣，一名螣蛇，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荀子·勸學篇》：螣蛇無足而飛。又《正韻》呈稔切，音朕，義同。又《唐韻》徒得切，音特。《詩·小雅》去其螟螣，《傳》：食葉曰螣。陸璣《疏》：螣，蝗也。許慎云：吏乞貸則生螣。又《唐韻》古音音代，義同。亦作弋，《說文》作蟦。

又 蝀：《類篇》征例切，音制。蟲名，蝗子也。

又 蠁：《字彙補》與蝨同。

又 蝗：《唐韻》、《集韻》並陟栗切，音窒，蟲名。《玉篇》：螻蛄也。揚子《方言》：螻蝗謂之螻蛄。又《類篇》：丁結切，音蝗。《爾雅·釋蟲》：王蛈蝪。【注】即蝗蟷，似蜘蛛在穴中有蓋。或作蝗。

又 螻：《唐韻》落侯切，《集韻》郎侯切，《正韻》盧侯切，並音樓。螻蛄，詳蛄字注。又螻蠅，蛙也，詳蠅字注。又土螻，獸名。《山海經》：崑崙之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竹書紀年》注：有大螻如羊。《魏公卿上尊號奏》：有熊之興地出大螻。又《說文》螭亦名地螻。又囿名。《晉語》：趙簡子田于螻。【注】螻，晉君之囿。又《集韻》龍珠切，音癆，天螻，蟲名。《爾雅·釋蟲》螫、天螻，《古今注》螻蛄一名天螻，揚子《方言》蟦蟷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又音漏，內病也。《周禮·天官》內饔馬黑，脊而股臂螻，羣經音辨螻，干寶讀去聲。《呂氏春秋》戶樞不腐，流水不螻。《禮記》作漏。

又 螽：古文螽。《唐韻》職戎切，《集韻》、《韻會》之戎切，並音終。《說文》蝗也，《爾雅·釋蟲》蜚螽、蠜。【疏】蜚螽一名蠜。陸璣《疏》：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詩》云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是也。又《詩·周南》螽斯羽，《傳》：螽斯，蝍蛚也。【疏】蝍蛚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狀如玳瑁，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也。又《爾雅·釋蟲》螫螽、蟓蚸。【疏】形似蝍蛚而細長，飛翅作聲者，是也。又《釋蟲》：土螽、蠪谿。【疏】土螽今謂之土蠌，似蝗而小，善跳者也。《說文》本作螽，《集韻》或作蠔、螽。

又 蝽：《唐韻》、《集韻》並書容切，音春。《博雅》：蝍蛚，蝽黍也，通作舂。

又 蟀：《唐韻》所律切，《韻會》、《正韻》朔律切，並音率，蟋蟀也。《詩·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疏》陸璣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蜂，一名蜻蜓，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是也。《古今注》：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則鳴。《說文長箋》：《開元遺事》云宮人以金籠著蟋蟀，從事爲游戲閒玩。《說文》作蝚。

又 蠪：《唐韻》、《韻會》、《正韻》並之夜切，音柘。《說文》：蟲也，一曰蝗類。又《玉篇》：鼠婦，負蠜也。《周禮·秋官·赤发氏》：貍蟲。【注】貍蟲，蠪、肌蚗之屬。又揚子《方言》：蟒南楚之外謂之蠪蟒。又《廣韻》之石切，音隻。《唐韻古音》張略切，音搦，義並同。《玉篇》一作蠪。蠪注見上。

又 蠭：古文蠭。《唐韻》莫浮切，《集韻》、《韻會》迷浮切，並音侔，與螫同。《說文》蠭蟲也。又謨篷切，音蒙，龜兆氣不澤也。《書·洪範》：圜曰蠭。按：《說文》蠭莫浮切，蠭蟲也，螫莫交切，螫螫也，二字音各別，然攷唐宋字書，蠭、螫、蛑音義相通，今以《唐韻》爲正。詳螫字注。

蟋：《唐韻》、《韻會》、《正韻》並息七切，音悉。《說文》蟋蟀也。詳蟀字注。又《集韻》所櫛切，音瑟，與蝨同，注詳蝨字。

又 蝖：《說文長箋》之夜切，音柘，與蠪同。

又 螫：《直音》與螫同。

又 蟓：《唐韻》職戎切，音終。《集韻》同螽。《玉篇》蝗也。《說文》：螽或从虫，衆聲。申培。《詩說》：蟓斯美周室多男之詩。《公羊傳·桓五年》蟓，詳螽字注。又《集韻》之仲切，音衆。揚子《方言》：螻蛄謂之蟓蛉。

蟒：《唐韻》模朗切，《正韻》母黨切，並音莽。《爾雅·釋魚》：蟒、王蛇。【注】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又蛩蟲，食葉，《方言》名蟒蟲。又《集韻》母梗切，音猛，同蜢。《類篇》：蠌蟒，蝗類。揚子《方言》：蟒南楚之外謂之蠌蟒。

《韻會》作蟒。

又 蟘：《玉篇》徒得切，音特，食苗葉蟲。《爾雅・釋蟲》食葉蟘，《唐韵》作蟘，《説文》引《詩》作蟘，本作螣，《六書故》正譌俗作蝭，非。

又 螳：《集韵》諸容切，音鍾。《篇海》：蝗也，《前漢・文帝紀》注：師古曰蝗，今俗呼爲簸螳。

又 蝗：《正字通》蝗字之譌。

又 蝑：《唐韵》舒吕切，《集韵》賞吕切，並音暑。《玉篇》：蝑蝑也。《本草》：鼠婦一名蝑蝑。詳蜘蝑二字注。亦作蠧，或作蝹。

又 蠟：《集韵》徒登切，音滕。《類篇》同螣。

又 蟘：《集韵》詰計切，音契，蟲名。《爾雅・釋蟲》：蟘螽、蜧蛄。詳蛄字注。又吉詣切，音計，蛙屬。

又 蠂：《集韵》失涉切，音攝。《類篇》：蟲名，蝗也。

又 蝹：《集韵》賞吕切，音暑，同蝑。

又 蜧：《集韵》色櫛切，音瑟。蜧蟲，促織也，同蟋。

又 蟲：《集韵》扶缶切，音阜，同蝮。蝮蟲或从虫。

蠆：《集韵》謨交切，音茅，同蝥。《類篇》：螫蝥。亦作蠆。又迷浮切，音謀，義同。並詳蝥字注。

又 蝥：《説文解字》職戎切，蝗也。从虫，𠬜聲。𠬜，古文終字。

又 蟲：《唐韵》房九切，音婦，蟲螽。《集韵》作蝮，《正字通》與蝮同。

又 蠆：《集韵》咨盈切，音精。《直音》同蜻。

又 蠜：《唐韵》附袁切，《集韵》符袁切，並音煩。《爾雅・釋蟲》：蝮螽、蠜。詳螽字注。又氣蠜，《本草》：行夜一名氣蠜。《正韵》亦作蟠蚷。

又 蠆：《集韵》謨交切，音茅，蟲名。《説文》：蠭，螽也。揚子《方言》：蜩螗謂之蠆蜩。郭注：江東呼爲蠆蠭也。又迷浮切，同蝥。

又 蠵：《玉篇》徒登切，音騰，蟲食禾葉。

又 蠹：《集韵》迷浮切，音謀。蝥、螽本字。《説文解字》徐鍇曰：唯此一字象蟲形，不从矛，書者多誤。

又 螣：《字彙補》徒登切，音騰，神蛇也。見《説文長箋》。按：音義與螣同，《集韵》、《類篇》又書作蟲。

又 螽：《玉篇》莫侯切，同蝥。又《篇海》莫紅切，音蒙。龜兆氣不澤也。

又 蠹：《唐韵》奴丁切，《集韵》囊丁切，並音寧。《説文》：蟲也。《廣韵》：螻蛄也。又女正切，義同。亦作蟶。

又 蠽：《玉篇》：古文螽字。注見十一畫。

蠖：《唐韵》、《集韵》並匹北切，音復。蠖，蝗蟲名也。

又 蠽：《唐韵》胡瞎切，《集韵》下瞎切，並音轄，蟲名。《説文》：螻蛄也。又《類篇》：何葛切，音曷，義同。

又 蠵：《字彙補》引《説文長箋》，與螣同。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 蝗螽、蠜，草螽、負蠜，蜇螽、蜤蜎，蠽螽、蠋蚸，土螽、蠰谿。蝗音阜，螽音終，蠜音煩，蜇音斯，蜤音松，蜎音胃，蠽音契，蚸音歷，蠰音壤。此類釋諸蟲也。蝗螽一名蠜，《詩・召南》云趯趯阜螽。草螽一名負蠜，《詩・召南》云喓喓草蟲，俗所謂常羊也。蜇螽一名蜤蜎，蜤蜎也，俗呼蜻蜻。蠽螽一名蠋蚸，似蜤蜎而細長，飛翅作聲。土螽一名蠰谿，似蜎而小，今謂之土蠋。疏曰：李巡云蝗螽，蝗子也。草螽，陸璣云：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草中。蜇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音義一也。身長而青，長角長股，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土螽名蠰谿，江南呼蚖蛨，又名蚱蜢，似蝗細小，善跳。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説》卷三 《爾雅》蝡、天雞。樊光注：小蟲，黑身，赤頭。李巡注：一名酸雞。郭璞注：一名莎雞，一名榿雞。陸璣疏：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莎雞一曰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雅翼》：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一名絡緯，今人謂之絡絲娘，似機杼聲，可以趣婦功，一名馬蜂。《埤雅》：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俗云絡緯，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風化。愚按：《木草》在樗木上頭翅赤者人呼紅娘子，非莎雞也。莎雞似蝗，毛翅數重，止而振羽而作聲，有如紡緯，今吴人呼爲紡績娘。朱《傳》謂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然非一物也。自五月動股，六月振羽，至八九月間尚有聲，未必隨時速化。鄭箋云：言此三物，如此著將寒有漸，則明是三物無疑矣。斯螽説見《周南》螽斯，蟋蟀見《唐風》。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螽：蝗屬，螽斯、斯螽皆謂此。斯，語詞也。身長寸餘，色灰褐，首股斑文如玳瑁，四羽六足，後二股長而瀝，摩羽作聲，故曰動股。子如稻米，色純黄，以尾穴地，生子土中，深三四寸，次年出土，常數十也，故《詩》取以喻子孫之盛。

莎雞：螽之能飛者也，色如沙，内二小羽嫣紅可愛，能於空際飛停許時，作莎莎聲，《古今注》以爲絡緯是也，其聲如絡絲也。

又 阜螽：螽之短羽者也，形麤蠢，短羽簇結背上中高如



莎雞

阜，故名。雌雄常相負而躍，故曰趯趯，《爾雅》土螽、蠰谿謂此。

螽：種類甚夥，以內二小翅別之，有綠者，有松黃者，有灰色者，有澱藍者，有赤者，有嫣紅者，又有通身碧綠者，綠首褐身者，大抵皆雄小而雌大。

蠋：《詩》省作衆，通作螽，《詩》云衆者，謂蝗也。其多不可意計，故名蠋。色黃，故名蝗。羽長於身有半，故能飛。其生無種，天炎旱魚子爲蝗，雨水大則蝗子爲魚，故《詩》曰衆維魚矣，不爲禾害，故卜其爲豐年，兆也。六七月生子，十餘日即出，八九月生子，至次年四月方出也。子曰蝻，能步者曰蝻，歲不常有，螽之別種。

蠜：即今俗呼爲蟈蟈者。字象形，短羽大腹，長股，羽上有竅，鼓之作聲，其鳴盛於秋日，鄭誤以蠜。【注】草蟲與采薇采蕨之時不符矣。

草蟲：負蠜也。形似蠜而大，色黑紫，背上有殼如陵，故名負蠜。鞍下有羽，鼓之鳴聲唧唧也。以步行，不能躍，俗名山草驢。其生最早，春分後即見。食草芽，故曰喓喓，爲以口要物也，非鳴也。其鳴盛於夏日。其雌者尾長如針不能鳴，與蠜同。

蟋蟀：一名蛩，形似蠜而小，色漆黑，以羽鳴，土人喂養以猪鬃播之令鬬。夏秋在野，冬日入室，居壁隙中。

鐘蠜：似蠜而小，秀致可愛，聲如金鐘，歷歷清亮，王漁逢云蜀人呼爲山子者即此。

蟿螽：《爾雅》蟿螽、蜤蚸。身細而長，色黃綠，腹下嫣紅，首上銳如角，首端二鬚如峨眉。雄小於雌者半，能高飛，作拍版聲。蟿，擊也，蚸，柝也，故名。草蟲之屬爲類有二：長腹長羽者螽屬也，所見凡二十餘種，大腹短羽者蠜屬也，所見凡七八種，長身銳首者蜤蚸屬也，所見凡五六種。

又 螣螣：騰也。蟲能上騰，故名。陸疏曰：蝗也，天亢旱則生，飛而食禾，較蜮尤厲。《爾雅》作蟘、蟘、螣、蠋，皆謂蝗也。說並見衆注。

蟊賊：禾莖內蟲也，人不及見，故曰蟊賊。蟲之爲禾害者蜮、蝗爲甚。二者均食禾葉而遂及於粟莖內。主者似蜮而小，其爲害也淺，故曰及其蟊賊，及者言去其大害而亦不遺其小也。《爾雅》分四名，未確蟊賊，自是一物，瞻卬曰蟊賊內訌。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孫炎云：蟿是雄者，善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腰以前甚澀，腰以後甚利。

又 螻蛄：一名鼫鼠者，當之，三者不同，未知孰是。按：崔豹之說本于《本草經》。

又 蝝：董仲舒曰蝗子，劉歆曰蚍蜉有翅，李、郭從董。按：《七録》劉歆注三卷，今說之存者止此。

蟋蟀，蚿：《文選注》蚿作蛩，兩字通。

又 《詩釋文》：螽，音終，《爾雅》作螽，音義同。按：《爾雅》作螽螽，音終斯，與此異。

農師云：一說蚯蚓即負螽也。亦以類應：草蟲鳴于上風，負螽鳴于下風而風化。

鄭云：阜螽，蝗也。草蟲亦謂之蚱蜢。蚣蝑即一種大蚱蜢，股長而鳴甚響。蠋蜮似蝗而小，多生園中。按：蚣蝑似即今北方之叫咕咕也，聲似蟋蟀而加清越。草蟲似即今南方之絡緯也，以股擊翅，聲如紡絲而響。蜮蚸、絡緯，中元有一種，即《山堂肆考》所謂織絹娘，其形細長，飛翅作聲者是也，故蔡邕誤指爲蟋蟀。蠋蜮亦有尖頭圓頭之別，不能鳴，今俗呼蚱，讀如格蜢。

蜮蚸之蚸本作螣。

又 鄭云：螟極纖細，在苗之心，若木中有蠹。然今農家忌小暑日降一種霏微者，云即此蟲降也。蠋似螟蛉，食苗葉而卷爲房。賊即草蟲類，雖亦食葉，好食節。蟊未詳，陸璣謂螻蛄。據螻蛄雖穴土以居，然亦取葉于穴中而食之，元不食根，惟陸田有之。

《詩釋文》：螣一作忒，《説文》作蟘。蟊一作蚹。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釋蟲》 皇螽、蠜，草螽、負蠜，蜤螽、蚣蝑，蟿螽、蜤蚸，土螽、蠰谿。《詩・國風》鄭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蚣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考工記》以股鳴者，鄭注蚣蝑、動股。《方言》春黍謂之蜤蝑，郭注江東呼蚊螽。《廣雅》：蜤蝑、蝑蜼也。馮氏嗣宗曰：凡經傳直謂之螽者蝗也。凡似蝗不爲災，歲時恒有者通得螽名，故有皇螽、草螽、蜤螽、蟿螽、土螽之別。戴氏震曰：《周南》螽斯羽，《豳風》五月斯螽動股，螽，草蟲，以股鳴者，斯，辭也，或曰螽斯，或曰斯螽，便文協句，如鶺斯、斯干之類，言羽者，于其飛之盛，見之《召南》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阜，大也，如四牡孔阜之阜，喓喓狀其聲，故概曰草蟲趯趯，狀其躍，故目之曰阜螽。螽之屬不一，螽其統名也，草蟲則凡小蟲草生者之通語也。《爾雅》有蟲螽、草螽、蜤螽，蓋因《詩》辭而別其名類，以傅合之。《爾雅》，周秦之際所記解釋，《詩》、《書》往往緣辭生訓，以爲盡可證，實則違經矣。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釋蟲》 皇螽、蠜。【注】《詩》曰趯趯阜螽。草螽、負蠜。【注】《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蜤螽、蚣蝑。【注】蚣蝑也，俗呼舂黍。蟿螽、蜤蚸。【注】今俗呼似蚣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蜤蚸。土螽、蠰谿。【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蜘。【正義】《左傳》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

子，異方之語也。蜚蠊、蠜。蜚蠊一名蠜，爲蠊之總名，《春秋・桓五年》螽，杜預云蚣蝑之屬爲災，蓋舉其類言之。《漢書・五行志》注云：蜚蟲，今之蝗蟲也。《詩疏》引李巡云：蝗子也。陸璣《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草蠊、負蠜。螽之在草中者爲草螽，一名負蠜。《説文》云：蠜，負蠜也。《召南》鄭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小雅》箋又云：草蟲鳴，晚秋之時也。《詩釋文》引陸璣《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詩疏》引陸璣云：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蜇螽、蚣蝑似草蟲而大，夏以股鳴者爲蜇螽，本亦作斯螽，一名蚣蝑，《考工記》云以股鳴，鄭注謂蚣蝑，動股屬。《豳風》云五月斯螽動股，《毛傳》斯螽，蚣蝑也。《周南》云螽斯羽詵詵兮，《毛傳》螽斯，蚣蝑也。是斯螽、螽斯互言之，實一物也。鄭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蚣蝑不耳。疏引陸璣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琱瑑，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螫螽、蠾蝑似斯螽，而細長者爲螫螽，一名蠾蝑。《左傳》疏引樊光云：螫螽、土螽皆蚣蝑之屬。土螽、蠪谿，螽之生於土中者爲土螽，青色，善躍，南方稻隴中時有之，不爲異也，多則爲災。【注】《詩》曰至羊也。【正義】《召南・草蟲》，《小雅・出車》並云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鄭康成以爲鳴躍之相應，其天性然也。《毛傳》云：草蟲，常羊也，負蠜蠜也。郭注本《毛傳》，皇當從《毛詩》作阜。蚣蝑至舂黍。【正義】《詩疏》引舍人云：蚣蝑即今所謂舂黍也。《方言》云：舂黍謂之蜜蝑。郭氏彼注云：又名蚣蜜。今俗至蠾蝑。【正義】螫螽，長翅而能飛。《漢書・五行傳》所謂介蟲有甲，能蜚揚之類也。似蝗至上蠾。【正義】《釋文》云：蠾字又作蚱，蚱蜢也，善跳，今蚱蜢生土中，躍起不過尺許，故謂之土螽。郭注《方言》以蚣蝑爲蚱蜢，蓋舉類言之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卷一三下　：蝗也。蝗下曰螽也，是爲轉注。按：《爾雅》有蜚螽、草螽、蜇螽、螫螽、土螽，皆所謂螽醜也。蜇螽《詩》作斯螽，亦云螽斯，毛、許皆訓以蚣蝑，皆螽類而非螽也，惟《春秋》所書者爲螽。从蚰，聲。職戎切。九部。，古文終字，見糸部。：螽或从虫，衆聲。《公羊經》如此作。

清・和珅、梁國治等《熱河志》卷九六《物産五・蟲之屬》　絡緯即莎雞也。《爾雅》曰蜤、天雞，注云：小虫，黑身，赤頭，一名莎雞。陸璣《詩疏》曰：莎雞如蝗而斑色，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崔豹《古今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鳴聲如紡績也。一名紡績，今塞外有一種形小而色緑，與常産特異。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第十五》　蜚螽、蠜。《詩》曰趯趯阜螽。草螽、負蠜，《詩》曰喓喓草蟲，謂常羊也。蜇螽、蚣蝑，蚣蝑也，俗呼蜻蛚。螫螽、蠾蝑，今俗呼似蚣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蠾蝑。土螽、蠪谿，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蠾。

《春秋・宣十五年》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説文》螽、蝗互訓，螽或作蠭，《春秋》書螽，《公羊》作蠭。牟廷相説《詩》云衆雄魚矣，衆疑蠭之省文。蓋蠭魚相化，協於夢占，牟説是也。蜚螽、蠜者，蜚螽名蠜，《詩》作阜螽，《正義》引李巡曰：蜚螽，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然則螽爲總名，蜚螽亦螽之統稱矣。《漢書・文帝紀》注：今俗呼爲簸蝑，蝑蓋螽之或體，簸蝑即蜚螽聲之轉也。草螽《詩》作草蟲，蓋變文以韵句，蟲、螽，古字通也。負者，叚俗字，《詩》作阜，《説文》作自，云自蠜也。《詩釋文》引《草木疏》云：草螽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正義》引云：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如陸所説，蓋今之青頭郎，大小如蝗而色青，即蝗之類，未聞能鳴。今驗一種，青色善鳴者，登萊人謂之聒聒，並音如乖，順天人亦謂之聒聒，音如哥，體青緑色，比蝗麤短，狀類蟋蟀，振翼而鳴，其聲清滑，及至晚秋鳴聲猶壯。《詩・出車》箋：草蟲鳴晚秋之時，及陸璣《疏》奇音，青色，唯此足以當之。《毛傳》：草蟲，常羊也。常羊，今未聞。《説文》蝑，蚣蝑也。蚣蝑，以股鳴者。蚣或作蚣。鄭注《梓人》云：股鳴，蚣蝑，動股屬。以動股蚣蝑爲二物，非也。《詩》之螽斯、斯螽，《毛傳》並云蚣蝑，是一物也。斯與蜇聲義同。《釋文》蜇亦作螫或體字也。蚣蝑亦爲舂黍，《詩疏》引舍人曰：蚣蝑，今所謂舂黍也。《方言》云：舂黍謂之蜜蝑，又爲蚣蠪。郭此注及《方言注》並云蚣蠪，是皆語聲之遞轉耳。舂黍《廣雅》作蠢蠢，又爲舂箕，《詩正義》引陸璣《疏》云：螽斯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斑〕黑，其股似琱瑑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今按陸説，未盡嘗驗。此類有三種：一種碧緑色，腹下淺赤，體狹長，飛而以股作聲。戛戛者，蚣蝑也，陸《疏》前説是也。一種似蝗而（班）〔斑〕黑色，股似琱瑑文，相切作聲，咨咨者，陸《疏》後説，是也。又一種亦似蝗而尤小，青黄色，好在莎草中，善跳，俗呼跳八丈，亦能以股作聲，甚清亮。此三者，皆動股屬也。陸不知青而長者爲蚣蝑，鄭不知蚣蝑即動股者，失之矣。螫螽者，《春秋・桓五年》正義引樊光云：螫螽、土螽皆蚣蝑之屬。郭以似蚣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螫蠾。郭説得

之，今驗蜈蝣全似蚣蝑而細小，飛翅作聲尤清長，俗呼之蛤荅板是也。《釋文》蝣郭音歷，孫音沓。土蠭者今土蛨蚷也。亦有二種，一種體如土色，似蝗而小，有翅，能飛不遠，又一種黑（班）〔斑〕色而大，翅絶短，不能飛，善跳，俗呼之度蛨、蛨蚷，即土蛨蚷也，郭云土蠑者。《釋文》蠑又作蚷，竹宅反，詰幼云蚷，蚷蜢也，善跳。蜢音猛，蚷蜢，《方言》作蟆蟒。郭注蟒莫鯁反，蟆音近詐，亦呼蚷蛨。今按：登萊人呼蛨蚷，音如禡詐，揚州人呼抹扎，（班）〔斑〕黑者爲土抹札也。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物産二》 莎雞，六月莎雞振羽。《詩經・豳風》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陸疏》。《爾雅》云螽、天雞、樊光云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樗雞。《孔疏》。《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謂其聲如紡緯也。《陸疏廣要》。樗雞出岐州。此有二種，以五色具者爲雄，其青黑質白斑者是雌。《唐本草》。一名紅娘子，秋深生子在樗皮上。《本草綱目》。

又 負蠜，趯趯阜螽。《詩經・召南》。阜螽，蝗子，一名負蠜。陸疏。蟲螽一名蚱蜢，在草上者曰草螽，在土中者曰土螽，似草螽而大者曰螽斯，似螽斯而細長者曰蟿螽，數種皆類蝗，而大小不一。《本草綱目》。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一章《總論》 直翅目。此目口能咀嚼，下唇分裂四片，前後翅形狀不同，前厚後薄，色亦異，如蟲螽、【略】蟋蟀、螻蛄等是。

清・李元《蠕範》卷一《物匹第二》 螽有五種。曰蠜，阜螽也，蚱蜢也，蜱蜷也，青黑斑文，長角脩股，善跳害稼，與蚯蚓交，阜螽鳴上風，蚯蚓鳴下風，因風而化，乳於土中，深埋其卵，至夏始出。曰負蠜，常羊也，茅蝦也，草螽也，黑斑文，似阜螽而小。曰蟿螽，螽斯也，松蝑也，蜙蝑也，春黍也，春箕也，似負蠜而大，青色，五月中以股切切作聲。曰土螽，蠰蜴也，土磔也，蛇蚹也，斑色，善跳，生園中。曰蟿螽，蜴蚸也，似蟿螽而細長，飛翅作聲。

又 蜭，沙螽也，梭雞也，莎雞也，天雞也，絡緯也，紡絲也，酸雞也，馬蜇也，蒲錯也，促寒娘也，紡績娘也，聒聒兒也，似蝗而斑，赤羽數重，飛則振羽索索作聲，其聲較蟋蟀更爲清越悠長，居莎草間。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是類四翅，形相似而脉成網形，口適咀嚼，有似脉翅類，但變態不完。幼蟲或棲陸，或居水，因其異棲而致性習形態亦各相異。【略】昆蟲之中，除蟬外，其餘能發聲者，概屬於螽類。

【注】螽斯後足甚長，適於跳躍，翅小，不適於飛翔，恆害植物。螻蛄一名土狗，前足似鼹鼠，能穴地。

又 金鐘子、金琵琶翅能左右鼓動以發音。

論説

明・毛晉《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下 《爾雅》：蜭，天雞。邢疏：此黑身赤頭小蟲也。一名蜭，一名天雞，一名莎雞，一名樗雞，李巡曰一名酸雞。《詩・豳風・七月》云：六月莎雞振羽。鄭注：蜭音汗，莎雞也，黑身，赤頭，似斑貓。《博雅》：樗鳩，樗雞也。《圖經》曰：樗雞生河内川谷樗木上，今近都皆有之，形似寒蟬而小。蘇恭云：五色具者爲雄，良，青黑質白斑者是雌，不入藥。然今所謂莎雞者亦生樗木上，六月後出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内紅而身不黑，頭不赤，此殊不類，蓋别一種而同名也。今在樗木上者，人呼爲紅娘子，頭翅皆赤，乃如舊説，然不名樗雞，疑即是此，蓋古今之稱不同耳。《衍義》云：樗雞，東西京都尤多，形類蠶蛾，但頭足微黑，翅兩重，外重灰色，下一重深紅，五色皆具，腹大。《埤雅》：莎雞，小蟲，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俗云：絡緯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風化。《爾雅翼》：莎雞振翼，莎雞振羽作聲，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今俗人謂之絡絲娘，蓋其鳴時又正當絡絲之候，今小兒夜亦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菎之屬。《古今注》曰：促織一名促機，絡緯一名紡緯。其言促織如急織，絡緯是紡緯，是矣。但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爾。《詩》稱六月莎雞振羽，以至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一章而别言莎雞與蟋蟀，可知其非一物也。蓋二蟲皆似機杼之聲，可以趣婦功，故易以紊亂。孫炎解蜭、天雞，以爲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陸璣則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或謂之天雞。蓋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一名馬蟥。

按：朱注云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今據吴中所見，同時齊鳴，形類各别，騷人墨客往往詠之迥然三物，不知先輩何以傳訛。

明・季本《詩説解頤字義》卷四 斯螽，蓋蟋蟀初生之名，與螽斯不同。螽斯之螽，蝗也。斯，語辭。而斯螽則别爲一名。蓋螽、蝗之害稼，乃天之大灾，其生感於戾氣，故陸農師有魚子爲日暴而生飛蝗之説，而蟋蟀之生則歲所常有者也。或又以螽斯即阜螽，則阜螽與草螽自以異類，相感亦常有之物也。但以形

與螽類，故通以螽名耳，其實非一種也。華谷嚴氏曰：斯螽舊説以爲即螽斯，非也。其説得之，但以爲即阜螽，則又誤矣。斯螽一名蚱蜢，似蝗而小，斑黑，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一名絡緯，似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蟋蟀一名促織。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也。今螽斯之螽，不聞其以股羽相切作聲而有奇音，其别爲一種可知矣。

清・王夫之《詩經稗疏》卷一　斯螽、莎雞、蟋蟀。斯螽，《毛傳》曰蚣蝑也，《爾雅》謂之蜤螽，《方言》及《廣雅》謂之舂黍，郭璞曰江東呼蚱蚸、蛨蜢。今按：蚱蛨似螳螂，項稍短而無斧，六七月間好入人葛衣中，閩粤人生啖之。莎雞，楼雞也。《爾雅》翰、天雞，郭璞曰：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楼雞。《廣雅》曰：楼鳩，楼雞也。蟹斑、螫貓，妥青也。蓋連類而廣異名，實一蟲耳。陸佃曰黑身，赤首，一名天雞，與二雅合其惑耳。崔豹《古今注》以爲絡緯者，誤也。陸璣云：如蝗而辯色，毛翅數重。謂毛翅數重則是，而以爲似蝗，亦誤也。若蟋蟀，則《爾雅》謂之蚚，《方言》謂之蜻蛚，亦曰蚉孫，《廣雅》謂之趗促織、促織，今所在有之，或鬬以賭賽，身灰黑色，股肥軀短，善鳴。此三蟲者各爲類而非互變明矣。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初未言動股振羽，亦謂蟋蟀，文義甚明。《集傳》乃合三蟲爲一，謂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則既不審于物理，抑讀鄭箋爲已疎矣。蚱蜢自五月初生，至八九月尚多有之，未見其變爲蟋蟀。若莎雞，唯在豆上者爲紅娘子，在王不留行者爲王不留行蟲，在葛上者爲葛上亭長，在芫花葉上者爲芫青，其翅具雜，采者爲螫螢，不聞能化蟋蟀。蚱蜢大而紅娘子小，紅娘子有翼以飛，而蟋蟀無翼而躍，蚱蜢青長而蟋蟀黑短，紅娘子有大毒而蚱蜢可食，促織可畜玩，其相去如秦越。且唯紅娘子有翅，故曰振羽。唯蚱蜢躍而不行，故曰動股。唯促織入人室中，故自野而至牀下。詩人體物之精如此，尤不可淺心讀也。

清・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卷二八《禽蟲類》　《爾雅》謂螽醜奮而列螽之類凡五，其三見於《詩》。案：許慎以蝗爲螽，蔡邕以螽爲蝗。凡經傳專言螽者即蝗也，取《名物疏》之説。如《春秋經》書螽者是。或據《漢書・五行志》於《春秋》則名螽，於漢則名蝗，證螽、蝗非一物。殊不知名螽者，襲麟經之舊文，名蝗者，從漢世俗稱耳。元非二螽也。至《爾雅》所列五螽，皆别以他名，特蝗類而已。《詩・周南》螽斯即《風》斯螽，《爾雅》蜤斯同螽、蚣蝑是也。亦名蠜蟖，亦名蚣蚣同蝬，子紅切亦名蠜箕，陸璣以爲蝗類五月以股相切作聲者也。嚴緝乃謂螽斯是阜螽，而非斯螽，謬矣。《詩》草蟲，《爾雅》草蟲、負蠜，音樊是也。又名常羊。陸璣以爲大小、長短如蝗，好在草茅中者也。羅願謂即蚯蚓者，誤。《詩》阜螽，《爾雅》螽阜同螽、蠜，是也。李巡、陸璣皆以爲蝗子，陳藏器以爲然，如蝗有異斑。《拾遺》：《證類》十《本草》言可入媚藥。又有蟿音契螽、蟖蚚，音歷郭注以爲似蚣蝑而細長。又有土螽，壤音攘谿，郭注以爲似蝗而小。二螽不見《詩》，亦大類而小别者乎。《本草綱目》云：數種皆似蝗，而大小不一，長角，修股，善跳，有青、黑、斑數色，亦能害稼，性不忌妬，一母百子，五月動股作聲，至冬入土穴山中，諸夷人食之，要之。《爾雅》云螽醜奮，注云好奮迅作聲，此足見螽之性狀矣。五螽惟阜螽先儒異説，李、陸二家直指爲蝗，藏器以爲似蝗，《埤雅》以爲今之蜱蝬，青色，飛不能遠，未知孰是。顔師古注《漢書》，以螽爲阜螽，祖李、陸之説也。嚴緝釋螽斯，又因而加誤。

清・黄中松《詩疑辯證》卷三　斯螽、莎雞、蟋蟀。《爾雅》曰：蜤螽、蚣蝑。郭注：蚣蝑也，俗名蠜蟖。邢疏：《周南》、《七月》字異文倒，其實一也。一名蚣蝑，一名蚣蝬，一名蠜蟖焉。又曰：翰，音汗天鷄。郭注：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鷄，一名楼鷄。李巡曰一名酸鷄。又曰：蟋蟀，蒌。音拱。鄭注：今促織也，亦名青腰。毛公釋斯螽爲蚣蝑，郭璞謂天鷄爲莎鷄，則固與蟋蟀爲三物矣。又陸璣分别斯螽、云螽斯，揚雄曰：舂黍也，幽州人謂之舂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青色黑斑，其股如琱瑒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鷄云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錯蒲。蟋蟀云似蝗而小，正黑色，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蒌，一名青腰，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趗織，里語曰趗織鳴，嬾婦驚，是也。《春秋説題辭》作趗織，《古今注》作促織，字異，義同。之形甚詳，而皆以爲蝗類，猶貉、狐、狸三獸而皆爲狐類矣。乃斯螽、莎鷄，《廣志》莎鷄如蠶蛾而五色，亦曰蟿鷄。蟋蟀之名各有六七，而郭氏、陸氏以蟋蟀。《埤雅》：陰陽帥萬物以出入，上于悉蹏，能帥陰陽之悉者也。爲促織，馬氏、云莎鷄一名促織，紡緯也。陳氏云莎鷄即今紡緯也。其鳴聲切切，類紡織也。促織青而長鬚，脚其鳴，如機急織之聲也。以莎鷄爲促織。其言既互異，崔豹《古今注》混莎鷄、蟋蟀爲一物，云莎鷄一名促織，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織也。一曰促織，一曰紡緯。程子更謂斯螽、莎鷄、蟋蟀，説者雖爲三物，然攷《詩》意恐是一物，隨時異名。朱傳從之，蓋以經文，先言在野，在宇、在户，而後言蟋蟀，則似七月、八月、九月三句，俱繼莎鷄而言。故意五月則爲斯螽，六月則爲莎鷄，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則爲蟋蟀爾。不知此實古人倒裝文法之妙，三百篇中每多有之。鄭箋曰：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言三物良是，而諸儒之説間有不同，今以臆見度

之，斯螽即今之織布娘，青色，亦有褐色者。尖頭，長角，長股，其飛則兩股相切軋軋有聲，蔡邕《月令章句》、郭璞《方言注》、鄭樵《通志》俱謂之蚱蜢，而《考工記》所云以股鳴者也。莎鷄即今之紡織娘，有青、褐二色，頭小而方，大腹，長鬚脚，其鳴如機急織之聲，羅願謂小兒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菓之屬。《考工記》所云以翼鳴者也。蟋蟀則今人所養以爲戲者，正黑，亦有青、黄、紫、白數種。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善鬬，《考工記》所云以注音晝，虫喙也。鳴鳴時亦張其翅。者也。同類而實異物，若以爲一物隨時變化，則斯螽一月而變爲莎鷄，莎鷄又一月而變爲蟋蟀，蟋蟀獨歷八月、九月、十月而不變者，何也。不知四月中未變爲斯螽、之前爲何名？十一月後蟋蟀更變爲何物耶？又不知七月、八月、九月之中仍名爲莎鷄耶。已即名爲蟋蟀耶。朱子於細微處不甚著意，未免有誤學者，不可不知。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一九九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傳】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穹窒熏鼠，塞向墐户。【箋】爲此四者以備寒，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箋】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户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

朱子曰：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

楊氏時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革之類爲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鵙爲蠶績之候，以秀葽其穫隕擇爲取皮之候，以斯螽、蟋蟀爲處室之候亦此意也。

蕙田案：《爾雅・釋蟲》及陸璣《詩疏》斯螽、莎雞、蟋蟀三者實非一類，斯螽亦名蝗螽，亦名蚣蝑，《周南》所云螽斯是也。莎雞《爾雅》謂之天雞，亦名酸雞，羅願以爲即絡緯，今人呼爲絡絲娘者是也。蟋蟀一名促織，一名蜻蛚。《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内出。在野，《唐風》云蟋蟀在堂，是從野入居室内，此云入我牀下，與《唐風》云在堂者相合。先言在野，在宇，後言蟋蟀入我牀下，互文見義也。朱傳謂一物隨時而異名，殊不然。

綜　述

《毛詩注疏》卷一五（漢・毛亨傳，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

《豳風・七月》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傳】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傳】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簞户。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箋云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户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音義】螽音終，莎音沙，徐又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宇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蟋音悉，蟀所律反，蚣相容反，又相工反，蝑相魚反，又相吕反。訊音信，本又作迅，同卒，寸忽反。穹起弓反，窒珍悉反，徐得悉反，熏許云反塞。向，如字，北出牖也。《韓詩》云北向窗也。墐音覲，牖音酉，簞音必，曰音越，爲音于僞反，一讀曰而實反。爲如字，《漢書》作聿爲。【疏】言五月之時斯螽之蟲摇動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户之内，至于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之漸，故三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嚮墐，塗荆竹所織之户，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豳人又告妻子，言已穹窒墐户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爲此者，曰爲改歲之後，觱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爲此也。斯螽、蚣蝑，《釋蟲》文又云蝝，天雞，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陸璣《疏》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以入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户，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户宇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入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内出在野。窒塞，《釋言》文以窒是塞，故穹爲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禮》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嚮牖屬北，爲寒之備，不塞南窻，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墐户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墐爲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簞户。《儒行》注云：簞户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窒墐户，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爲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爲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爲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爲終

歲，寒氣未過是爲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

《爾雅》（晉・郭璞注）卷九《釋蟲》 螽醜奮。【注】好奮迅作聲。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 螽醜奮。奮，躍也。罅以能翥，螽以能奮，强以能捋。《養生經》曰：流水不腐，户樞不蠹。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 螽醜奮。【注】好奮迅作聲。【補正】邢疏：螽蝗之類好奮迅作聲而飛。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直翅類》 直翅類，凡【略】阜螽、螽斯、【略】螻蛄之諸類皆屬焉。爲不完全變態，口部適咀嚼，併食動植物，眼兼具單眼，翅之形狀性質前後有區別，前者長細且硬化，爲後翅之屏蔽，擬鞘翅類，後者闊而廣，常得縱疊，又前翅有短小者或至全退化。觸角系狀及鞭狀，肢則有跳肢掘肢，【略】常具五以下三以上之跗節。多害蟲，亦間有益蟲。

雌雄之識別：雌尾節往往有劍狀之産卵管，雄則於翅部具發音器，發美音導雌，普通者右前翅生發音鏡，以左前翅振蕩磨擦，特如蝗類，翅與股相摩而成聲。阜螽則以前翅擦後翅之脉，時緩時急，以制其高抗幽咽。得隐叢薄以審視之，又世俗之陋者多誤以蚯蚓鳴土中，然研究動物學者既確審蚯蚓無發音器，握之得螻蛄。以是知物不經考察，雖日常逼處，皆顛倒殊誤。又直翅類腹部第一環節處或前翅之脛節有聽器，司聽感覺。

又《採集法》 直翅類繁殖於田圃或岡陵原野躍草間，或竄伏石隙，飛撲松林瓜田，潛積草下。易徒手追獲，然欲捕飛者，則挾捕蟲網。又於夏夜田舍，張燈開窗幕，照耀叢密，則奮躍往就，窄窓有聲，故是屬於黄昏鳴急。篝燈，隐火光，傾耳察所在，移步緩近，急露光直射，逕捕獲之。凡發鳴聲者爲既成蟲。欲捕此屬之幼者，則於春末或夏初。

又《殺蟲法》 凡毒壺蔕酸徧蘇里及酒精俾所擇。其觸角或肢之關節部，易折落，拈取宜詳慎。

又《製作法》 製直翅類亦以昆蟲針貫胸部，【略】普通製者不張翅，亦間有張翅者。其腹之肥大，如螻蛄【略】等，以鑷子引出其内臟，如仔蟲狀，不吹脹而以綿着白砒或那普塔而填塞之。然有大形種而腹部狹小及體皮硬化者，得不去内臟。

又《肢體之整法》 如金鏡兒，既極脆弱，故不如浸藏法。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九章《節足動物・昆蟲類・直翅類》 蝗蟲類屬之，形狀詳前，變態不完全，此類多害五穀。若蟈蟈、蟋蟀、織機、松蟲、鈴蟲多能發音，有磨擦前翅成音者，有磨擦後肢發聲者。蝗蟲往往飛行成羣，天日爲暗，忽落地面嚙食作物，野無青色，然後遷徙。

雜録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阜螽》 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爾雅》曰蜙螽、蠜，草蟲、負蠜，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也。《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言大夫妻求而往，疾於聽從。如此，《杕杜》之詩亦云者，蓋言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故從役之。大夫婚姻得以及時，如召南之世也。夫豈特大夫而已，蓋其下者歸亦以時得，及婚姻祭祀、耕蠶之事，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赫赫南仲，玁狁于夷也。一曰蚯蚓即負螽也，亦以離應草蟲鳴于上風，負螽鳴於下風而風化。《博物志》云：蜾蠃亦取阜螽子，呪而成己子。

清・傅恒等《詩義折中》卷二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賦也，喓喓，鳴聲，草蟲，蝗屬，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動也，降下也。南國大夫行役於外，其妻思之，謂蟲鳴螽躍時已秋矣。而君子未歸，故憂心忡動也。相見曰覯見，止我見君子也。覯止，君子亦見我也。我不見君子而心動，因知君子不見我而亦心動，故冀其相見。而君子之心降，則我心亦降也。以君子之心爲心，乃所以爲思之至也。朱子曰：此猶《周南》之有卷耳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

賦也，蕨菜名暮春生，惙惙鬱結也。説喜意秋相思而春猶未至，故憂心至於鬱結，冀其相見而舒暢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初夏生夷平也。由春至夏時更久矣，故憂之甚而至於傷悲，冀其相見而心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詩序》曰：《草蟲》，大夫妻以禮自防也。夫婦之際，離

則憂，合則喜，人情也。但恐其過中而失正，遂至於害德而傷生，《草蟲》之詩，情得中矣。忡忡，憂動，惙惙，憂深，傷悲，則更深矣。降憂方釋說，喜方生夷，則憂喜俱平矣。其憂也，有漸其喜也。有節以禮防心，而歸於和平者也。心平，則情雖動而性靜，萬物各靜其性，王道之成也。

清・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卷二　草蟲三章章七句。《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也。凡言猶者，以俗語釋古語之詞。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止，辭也。辭當作詞覯，遇降下也。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惙惙，憂也。說，服也。薇，菜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夷，平也。

清・郝懿行《詩問》卷一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負蠜也。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心動也。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於時秋晚，君子猶未歸心憂之。既得相見，既被接遇，則心始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蕨，蕨鼈也，仲春采之。惙惙，憂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似蕨而差大，初夏生。惙惙，憂之甚而鬱結，傷悲又甚矣。室家之情，歷時愈久思望愈深。夷，平也。余問：蟲鳴螽躍，晚秋時也，采蕨、采薇卻在春夏。瑞玉曰：兩年事爾。君子行役，當春夏間，涉秋未歸，故感蟲鳴而思，至來年春夏猶不歸，故復有後二章。

草蟲三章章七句。《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君子行役，感時覩物，憂喜之情皆繫君子，不自爲已，可謂有禮者也。

又卷三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蟲鳴螽躍，晚秋時也。設爲室家之辭，南仲夏往築城，晚秋即出兵突伐西戎，其室家不知，望其秋晚當還，及捷書至，乃知望之時正伐西戎也。上文已言歸逢雨雪，此章復追述未歸時事。瑞玉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家人矜語，其能傳聞之辭也。

清・牟應震《詩問》卷四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西戎，即玁狁也。玁狁居朔方之北，今之寧夏等處，鎬京之西北也，故可稱北，亦可稱西。蓋南仲既城朔方，歸途，西略搜捕潛伏，故下文曰執訊獲醜。問舊解以玁狁、西戎爲二，曰如果二，何下章結語不曰西戎于夷，而曰玁狁于夷也？

清・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卷二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叶乎攻反。

【集傳】賦也，喓喓，聲也。孔氏穎達曰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草蟲，蝗屬，奇音，青色。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好在茅草中。趯趯，躍貌。阜螽，蠜音樊也。孔氏穎達曰：《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陸氏佃曰：今謂之蜱蜴，亦跳亦飛，飛不能遠，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謝氏枋得曰：猶今人云放下心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集說】李氏樗曰：此指婦人既嫁而言，如《出車》之詩亦曰草蟲阜螽。是詩亦行役之詩，則知其夫不在故其憂如此。婦人以夫不在則不爲容，如《伯兮》之詩曰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夫既歸則其心必降下矣。許氏謙曰：亦既見意之之詞也，若既見則我心降矣。蓋此詩作於思念之日，非既歸之時也。姚氏舜牧曰：不獨曰見止，又曰覯止，覯則始叙其勞苦，致其綢繆，而往昔之懷念俱可釋也。鄒氏泉曰：諸侯大夫謂諸侯之大夫也。時物之變則君子行役之久可知，未見而憂必既見而喜，見其思出，於正而有貞靜專一之意，故與《卷耳》詩一也。

清・錢澄之《田間詩學》卷一　《草蟲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朱注：謂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處，感時物之變，思其君子如此。郝氏云：謂獨居之妻思夫則爲鍾情，謂初嫁之女自防則爲守禮。《小雅》以勞歸士，體其情也。《召南》以咏賢妻，貴其禮也，故序確而正。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毛傳：興也。朱注：賦也。草蟲、阜螽皆蝗屬，《說文》無喓字，通作要，象其結束精悍之形。趯，《說文》云踊也，陸氏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婦人從夫，其象有如此。鄭云：未見君子謂在塗時也，在塗

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覿謂已昏也。《昏儀》云：壻親受之于父母，是在女家已見矣。而云未見者，未見其待已之禮而心憂也。覿疑與昏媾義同，謂成昏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覿止，我心則說。

毛云：南山，周南山也，蕨，鱉也，其初生類鱉脚，故名。陟彼南山者，其志在得所采，猶女子適人，其志在得所從也。陸氏云：降所以反忡忡，說所以反惙惙，忡忡謂中而不下降，下也，惙惙謂綴而不解說，解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覿止，我心則夷。

陸氏云：薇似藿，《禮》苯豕以薇，又謂之迷蕨，《莊子》所謂迷陽是也。惙惙之憂深于忡忡，傷悲之心苦于惙惙，此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說則喜動于中，夷則心氣和平，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

愚按：曾子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始以憂而忘其悲，至是轉憂，父母之憂已不知有當于君子否？思父母之心，不覺轉憂而爲傷悲，情之至也。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則鳴，躍在深秋之候，而薇蕨皆春時所有，則草蟲特以況女之從男，而采蕨采薇正仲春，于歸時途中所偶見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愚按：篇中語多與《小雅・出車》詩同。出車，勞還率也。其率隨南仲出征，王者代爲室人，思征夫之辭曲，體其情以勞之耳。草蟲則作自婦人，豈當日是詩已傳聞之于上而因入諸宴勞之篇邪。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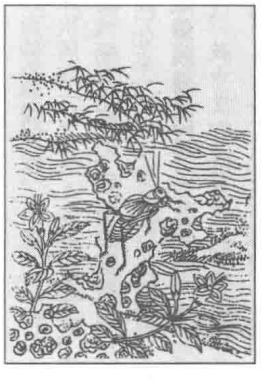
蟼，天螻



蒺藜，蜻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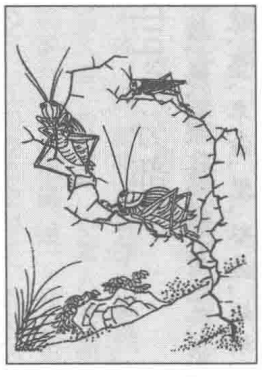
草螽，負蓋



蝤蠐，蚣蝑



螽蟴，蜤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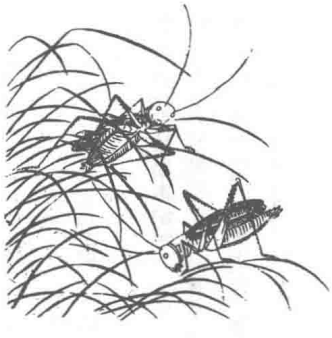


土螽，蟿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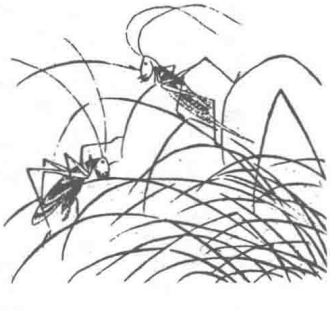


螒，天雞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蟲部》 螽斯羽詵詵兮。傳：螽斯，蚣蝑也。《集傳》：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爾雅》：蜇螽、蚣蝑。蜇，音斯。邢昺云蜇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惟字異文倒，其實一也。一名蚣蝑，一名蚣蠑，一名蠿蟖。螽，總名。斯，語詞。注家以爲蚣蝑，則今吉里吉里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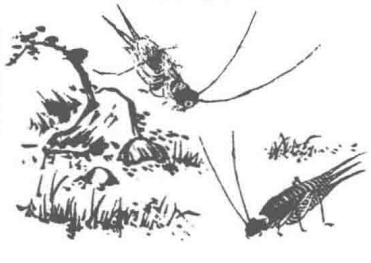


又 喓喓草蟲。傳：草蟲，長羊也。《集傳》：蝗屬，奇音，青色，草蟲，《爾雅》草螽即是也。陸云：好在茅草中。



又 趯趯阜螽。傳：阜螽，蠜也。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陳藏器云：阜螽如蝗，東人呼爲舴艋，有毒，有黑斑者。此云法他法他，嚴緝阜螽、螽爲一物，《爾雅》有明解，不可混矣。





又　蟋蟀在堂。傳：蟋蟀蛬也。《集傳》：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陸疏：楚人謂之王孫，幽人州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嫺婦驚是也。此方古名吉里吉里斯，故與蚣蝑易混。

又　六月莎雞振羽。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集傳》：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爾雅翼》：莎雞振羽作聲，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今俗人謂之絡絲娘，蓋其鳴時又正當絡絲之候。莎雞今俗謂之管卷，頭小而身大，有鬚，聲如緯車。斯螽也，莎雞也，蟋蟀也，迥然三物，《集傳》訛之，諸書辨其非矣。斯螽是蚣蝑，莎雞是絡緯，蟋蟀是促織，如是分別，各得其物。高啟詩蟋蟀催寒輸絡緯，可謂二蟲之知音矣。



蝗科 Acrididae 分部

蝗、螣、蠚、艭、蟾、蠆、蠆、蠆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蟥。从虫，从貸，貸亦聲。《詩》曰：去其螟蟥。臣鉉等曰：今俗作蝪，非是。徒得切。

又 ：復陶也。劉歆説：蝝，蚍蜉子。董仲舒説：蝗子也。从虫，彖聲。與專切。

又 ：皁蠜也。从虫，樊聲。附袁切。

又 ：螽也。从虫，皇聲。乎光切。

又 ：蚍蜉，草上蟲也。从虫，毛聲。陟格切。

：蚍蜉也。从虫孟。

又卷一三下 ：蝗也，从蚰，吳聲。吳古文終字。職戎切。

：螽，或从虫，衆聲。

三國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趯趯阜螽》 阜螽，蝗子，一名負蠜。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亦謂之螣。

又 螟似蚜妨而頭不赤。螣，蝗也，賊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説云：螽，螻蛄，食苗根爲人害。許慎云：吏冥人犯法即生螟，吏乞貸則生蟥，吏秩冒取人財則生螽。舊説云：螟、螣、螽、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内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釋之。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蝝，音緣。蝮音復蜪，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蚳蝝。蜪，音陶。

又 蜮，蠜。《詩》曰：趯趯阜螽。音終。蜮，音阜。蠜，音煩。

又 蟹音契螽，蠓蛎。今俗呼似蚣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蠓蛎。音歷。土螽、壤谿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蠆。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蟥：徒得切。食苗葉蟲也。

蚼、蝪：並同上。

又 蝝：惟船切。蟻也，亦蝗子。

蜪：他刀切。《爾雅》曰：蝝、蜪，蝗子，未有翅者。又音陶。

又 蠜：父袁切。阜螽也，即蚣蝑。又負蠜，蚩也。

又 蝗：胡光切。《禮記》：蟲蝗爲災。

蚼：竹百切。蚼蛨、蟭螰，蟲也。蛨亡百切，蛨蚼。

又 蝀：之戎切。蝗也。亦作螽。

又 蠛：徒登切。蟲，食禾葉。

又 蚱：虫亦，力的二切。蠓蚱也。蟹，口悌切。擊螽，蠓蚱，似蚣蝑。

唐・張參《五經文字》卷中 蟥：音特。《詩》及《釋文》並作螣。螣，徒登反，神蛇。又音特。見《月令》。

蠜：音煩。

又 蝮：音腹。

又 螽、蝀：二同，並音終。見《春秋傳》。

南唐・徐鍇撰，朱翺反切《説文繫傳》卷二五 ：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蟥。从虫，从貸，貸亦聲。《詩》曰：去其螟蟥。臣鉉等曰：今俗作蝪，非是。徒得切。

又 ：復陶也。劉歆説：蝝，蚍蜉子。董仲舒説：蝗子也。从彖，虫聲。與專切。

又 ：螽也，从虫，皇聲。乎先切。

又 ：蝗也，从蚰，夂聲。夂，古文終字。職戎切。

：螽或从虫，衆聲。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蝀：之戎切。蝗也。又之衆切。《方言》：螻蛄謂之蝀蛉。

又 蝀、蟲：諸容切。蝗也。或从童。蝀，又傳容切，夏蟲。

又 蠜：符遠切。《説文》自蠜也。

又 蛨：何間切。《爾雅》：蛨、馬蜩。一曰蝮蜪也，一曰蚍蜉子。又魚巾切。

又 蝝：余專切。蟲名。《説文》：復陶也。一曰蚍蜉子，一曰蝗子。又馨兗切，井中小蟲。又俞絹切。

又 蜪：他刀切。蝮蜪，蝗子。又徒刀切。《爾雅》：蝮蜪。

又 蝗：胡光切。蟲名。《説文》：螽也。又胡盲切。又户孟切。又爲命切。

又 螣、蠜：徒登切。《説文》：神蛇也。一曰蝗也。或作蠜、螣。又敵德切。《説文》：蟲，食苗葉。

又　蟒：母朗切。大蛇。又母梗切。蟒蟒，蝗類。

又　蜢：母梗切。虻蜢，蝗類。又莫更切，蝦蟆也。

又　鼠：扶缶切。蟲名。《爾雅》：鼠蟊、蠜。

又　蟿：磬致切。蟲名，似螫蜻，細長。又詰計切。又吉詣切。

又　蓩：征例切。蟲名，蝗子也。

又　蛩：他代切。蟲名，食葉者。《方言》：蟒宋魏之間謂之蛩。

又　蟅：之夜切。《説文》：蟲也。一曰蝗類，一曰鼠婦，或書作螿。又之石切。

又　蝮：芳六切，《説文》蟲也。【略】《爾雅》蝮、蝮蜪。

又　蝀：食律切。蝗也。又允律切，蟲名。《説文》：蝀蟥也。

又　蠂：丘傑切。土蠂，蟲名，似蝗而小。

又　蠂、虻：陟格切。土蝶，蟲名，似蝗而小。或作虻虻。又側格切。

又　蚱：思積切。蟲名，似蝗。《爾雅》：蟿螽、蟋蚱。孫炎讀又昌石切，蟋蚱，蟲名，似蜙蝑細長，飛翅作聲者。又狼狄切。

又　蝷：昌石切。蟋蚱，蟲名，蚱或作蝷。又先的切。《説文》：蜥易也。

又　蛩：惕德切。蟲名。《博雅》：蟅蟒，蛩也。又敵德切。關中謂蛇蠆毒曰蛩，或書作虻。

又　蝺、蟦、蚡：敵德切。《説文》：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引《詩》去其螟蝺，或作蟦蚡。

又　蠉：匹北切。蟲名，蝗也。

又　蠂：失涉切。蟲名，蝗也。

又　螽、螽、蠡：之戎切。《説文》：蝗也。或作螽蠡。

又　蟲：扶缶切。蟲名。《爾雅》：蟲螽、蠜。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蜂蝮蚼》　深埋其子，陶其土而復之者也，亦蜂，有所緣而生焉。《春秋傳》曰蜂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又《蟲螽樊》　喓喓，要而召之；趯趯，躍而從焉。皆用其至，故也。草螽在草，蟲螽在阜，亦男下女者也。經上蟲螽，下草螽，亦以此。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　蜂：蝮蚼。音緣、覆、陶。郭云：蝗子，未有翅者。

宋・董煟《救荒活民書》卷二《捕蝗》　煟曰：太宗吞蝗，姚崇捕蝗，或者譏其以人勝天。臣曰：不然，天災非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與旱，非人力所爲，姑得任之，至于旱傷則有車戽之利，蝗蝻則有捕瘞之法。凡可以用力者，豈可坐視而不救耶。爲守宰者，當激勸斯民，使自爲方略以禦之，可也。吴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慮其遺種爲患，故廣收豌豆，教民種食，非惟蝗蟲不食，次年三四月間，民大獲其利。古人處事，其周悉如此。臣謹按：熙寧八年八月詔，有蝗蝻處，委縣令佐躬親打撲，如地里廣闊，分差通判職官、監司提舉，仍募人，得蝻五升或蝗一斗，給細色穀一斗，蝗種一升，給粗色穀二升，給價錢者作中等實直，仍委官燒瘞，監司差官員覆按以聞，即因穿掘打撲，損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地主錢，數毋過一頃。則本朝之法，尤爲詳悉。

《宋史》卷一〇《仁宗本紀》　景祐元年，【略】甲戌，詔執政大臣議兵農可更制者以聞，詔募民掘蝗種給菽米。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螽、蠾：二正音終。螽蟖，蟲名也。五。

又　蠑：或作徒登、徒得二反，正作螣、武二字，食禾蟲也。

又　蜪：徒刀、他刀二反。《爾雅》云蝗子也。

又　蝝：音緣。蝗子也。一曰蟻子。

又　蠜：音煩。蜚螽，蟲也。

又　蜚：音婦。蜚螽，蟲也。

又　蜢：正音猛。蚱蜢，蟲名。二。

又　蠙：他德反。蟲名也。

又　虻蛨：上知格反，下莫不反。蟲名也。

又　蚱：音責。蚱蜢，蟲也。

又　蛩：俗音特。

虻：，陟格切。又作蚱蠑。，莫杏切，虻蜢，螽類也。凡螽、蚱、虻蜢、蟋蟀之屬，皆長股而羽，善躍且飛。虻蜢之類最多，甌越人通謂之虻蜢。

蝗：，乎光切。又榮庚切，似虻蜢而大，羣飛，食禾黍草木蕙葉。頷下有文若王，翅旁有竅，可以縷貫，不常有，有則爲灾。

蠜：，附袁切。《説文》曰貫蠜也。説見螽下，又見蚩下。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附袁切，追蠜也。从蟲，樊聲。

又　：乎光切，螽也。从蟲，皇聲。

又　：葬杏切，虻蜢也。从蟲，孟聲。

又　：陟格切，草上蟲也。从蟲，七聲。

又 ：與專切，復陶也。劉歆説：蝝，蚍蜉子；董仲舒説：蝗子也。从蟲，彖聲。

又 ：之夜切，蟲也。从蟲，庶聲。，籀文。

又 ：職戎切，蝗也，从虰，舟聲。，古文。从衆。或从蟲省，衆聲。、，古省文。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 螣蝗，蝗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虰：苗格切，音責。虰蜢，草上蟲。別作蚱，非。又蜡音乍，海蟲名，俗作蛇，本作虰。

又 蛨：莫白切，音陌，虰蛨即蚱蜢。

又 蛤：蠘字之譌，《爾雅》作蠖谿，亦作蠘。

又 蝮：《説文》蝝，復蜪，俗本《爾雅》譌爲蝮蜪，與蝮蛇殊類，舊本引入蝮，注亦非。

又 蜴：同蜥，舊注音錫，訓蜥蜴，因蜕注似蜥蜴而譌，不知蠑螈即蠙別名，非蜥蜴類也。

又 蠑虰、蚱：同舊注，似蝗而小，改音挈，不知土蠑猶言土虰、蚱蜢，別分二種。

又 螣：徒恒切，音騰，《説文》神蛇也。《爾雅》螣、騰蛇。**【注】**龍類，能興雲霧游其中。《陰陽變化論》：螣蛇聽而有孕，白鶯視而有胎。本作螣，省作螣。《天官書》螣蛇十八星，取象也。今《詩・小雅》、《月令》、《春秋傳》螣音特，《六書故》武又作螣，引《爾雅》食葉蟥。又引《説文》螣，神蛇，徒登切，謂螣蛇乘霧，乃蛇之能騰起者，當作騰。據此説，螣蛇之螣當從騰，螣與武、蟥同，不知《天官書》螣改作騰，俗作蠅、蠅，並非。或曰：螣之同蟥者亦音騰，謂其飛也。蔡邕云：螣水處澤中，飛蔽地，食禾苗盡復移去，是魚子所化。據此説，螣雖音騰，與食苗之蟥同。蔡説亦非，從《爾雅》、《説文》螣、蟥分可也。《類編》別出蠅同螣，從二蟲，尤非。

又 蠃：蝝字之譌。

又 蟲：蟲字之譌，舊注音婦蟲，蟲蟲，誤。《六書》有蟲無蟲。

又 蟲：同蟲。

又 蟹：奇寄切，音契，《爾雅》蟹蠰、蠘蚸。**【注】**似蚣蝑而細長，飛翅作聲，俗呼蠘蚸，與蝲蠰同類異名。

又 蠅：俗螣字，舊注：蟲，食禾葉，與蟥訓同，譌作蠅，非。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四四《荒政・備荒考中》 子生曰蝗蝑，蝗子，則是去歲之種蝗非蟄蝗也。聞之老農言：蝗初生如粟米，數日旋大如蠅，能跳躍，羣行，是名爲蝑，又數日即羣飛，是名爲蝗，所止之處，喙不停嚙，故《易林》名爲饑蟲也。又數日孕子於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復爲蝑，蝑復爲蝗，如是傳生，害之所以廣也。秋月下子者則依附草木，枵然枯朽，非能蟄藏過冬也。然秋月下子者十有八九，而災于冬春者百止一二。則三冬之候，雨雪所摧，隕滅者多矣。其自四月以後而書災者，皆本歲之初蝗，非遺種也。故詳其所自生與其所自滅，可得殄絶之法矣。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虰：《唐韻》、《集韻》並陟格切，音磔。蚱蜢，蟲名，蜥蜴也。又側伯切，音窄，蟬屬。《説文》蚱蜢，草上蟲也，詳蜢字注。《六書正譌》別作蚱，非。又《集韻》與蠑蛇同土虰，詳蛇字注。

又 武：《唐韻》徒得切，音特，同蟥，《詩疏》同螣。

又 虰：《集韻》敵德切，音特，本作蛰，關中謂蛇蠆毒曰蛰。又《篇海》音態。揚子《方言》：蟒，宋魏之間謂之虰。《博雅》：蟒蟒，蛰也。又《集韻》惕得切，音忒，義同。

又 蚱：《唐韻》側伯切，《集韻》側格切，並音窄。《玉篇》蚱蟬七月生。又《本草》蚱蜢，詳蜢字注。又《集韻》側駕切，音詐，義同。又助駕切，音乍，與鮓同，海魚名，別詳魚部。

蝑：《唐韻》户閒切，音閑，蟲名。《爾雅・釋蟲》：蝑、馬蜩。**【疏】**蝑蟲一名馬蜩，一名馬蜀蚓，俗呼馬蟥。《類篇》：一曰蝮蜪也，一曰虰蜉。又《集韻》魚巾切，音銀，義同。

又 蛨：《唐韻》、《集韻》並莫白切，音陌。虰蛨，蟲也。

又 蜢：《集韻》、《韻會》、《正韻》並母梗切，音猛。蚱蜢，蝗類，似蟲而小。《本草》蟲蟲一名蚱蜢。《六書正譌》：蚱蜢，草上蟲也。

又 蜪：《唐韻》土刀切，音叨。《爾雅・釋蟲》：蝝、蝮蜪。**【注】**蝗子未有翅者。又《韻會》徒刀切，音陶，義同。

蝑《玉篇》扶久切，音阜，蟲也。《爾雅・釋蟲》：蝑蟲、蠜。本作蜚，詳蟲字注。

又 蝗：《唐韻》、《集韻》、《韻會》、《正韻》並胡光切，音黄。《説文》：蟲也。陸佃云：蝗字从皇，今其首、腹、背皆有王字。《禮・月令》：蟲蝗爲災。《前漢・文帝紀》：旱蝗。師古注：蝗即蟲也，食苗爲災，今俗呼爲簸蟲。《後漢・

五行志》：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吳志・趙達傳》：少從單甫受學，治九宮一算之術，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

又 螽：《集韻》之戎切，音終，與螽同。

又 蜙：《集韻》丘傑切，音竭，土蜙，蟲名，《爾雅》：土螽。【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蜙。又陟格切，音磔，義同。或作蚱、蛇。

又 蠈：《字彙》敵德切，音特，食禾蟲，《正字通》俗蟘字。

又 螣：【略】《詩・小雅》：去其螟螣。【傳】食葉曰螣。陸璣疏：螣，蝗也。許慎云：吏乞貸則生螣。又《唐韻古音》音代，義同。亦作忒，《說文》作蟘。

又 蝮：《類篇》征例切，音制。蟲名，蝗子也。

又 螽：古文蠡，《唐韻》職戎切，《集韻》、《韻會》之戎切，並音終。《說文》：蝗也。《爾雅・釋蟲》：蟲螽，蠜。【疏】蟲螽一名蠜。陸璣疏：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詩》云『喓喓草蟲，趯趯蟲螽』，是也。又《詩・周南》：螽斯羽。【傳】螽斯，蝤蠐也。【疏】蝤蠐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狀如玳瑁，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也。又《爾雅・釋蟲》：蟿螽、蜤蝑。【疏】形似蝤蠐而細長，飛翅作聲者是也。又《釋蟲》：土螽、蠪谿。【疏】土螽今謂之土蜙，似蝗而小，善跳者也。《說文》本作螽，《集韻》或作蠈、蠡。

又 蝗：《篇海》同蝗。

又 蝏：《玉篇》：徒得切，音特，食苗葉蟲。《爾雅・釋蟲》食葉蝏，《唐韻》作蝏，《說文》引《詩》作蝏，本作螣，《六書正譌》俗作蚩，非。

又 蟘：《集韻》徒登切，音滕。《類篇》同螣。

又 螣：《篇海》螣亦作艘。

又 蟙：《篇海》同蝏。按：即蝏字譌文。

又 蠹：《集韻》扶缶切，音阜，同蠹。蠹，螽或从虫。

又 蝨：《說文解字》：職戎切，蝗也。从虫𠬜聲，𠬜古文終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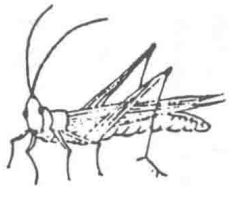
又 蠹：《唐韻》房九切，音婦，蠹螽。《集韻》作蠹，《正字通》與蠹同。

又 蟘：《玉篇》徒登切，音騰，蟲，食禾葉。

又 艘：《字彙補》徒登切，音騰，神蛇也，見《說文長箋》。按：《音義》與螣同，《集韻》、《類篇》又書作蟘。

又 蠪：【略】又《廣韻》如兩切，音壤，《爾雅・釋蟲》土螽、蠪谿。【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蜙。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說》卷三 《爾雅》：阜螽、蠜。李巡注：蝗子也。陸璣《疏》：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說文》蝗，螽也。蔡邕曰螽，蝗也。鄭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埤雅》阜螽，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負蠜。陳藏器《本草拾遺》：阜螽似蝗，東人呼爲蚱蜢。《六書正譌》：蚱蜢，草上蟲也。愚按：李氏、陸氏、許氏、蔡氏並指爲蝗，然蝗是災蟲，非歲時恒有，凡經傳直稱螽，蝗也，如《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是也。似蝗不爲災，皆得螽名，如《爾雅》所云阜螽、蚣螽、蟿螽、土螽是也。南方螽類甚多，大而青色者螳螂，小于螳螂而作聲者如馬軋、紡績皆是。箋云：阜螽躍而從之，則止于跳躍而不作聲，明是蚱蜢無疑也。


螽 阜

又 《爾雅》：食節賊。李巡注言：貪狼，故曰賊也。陸璣《疏》：賊似桃李中蠹蟲，身長而細耳。《易傳》：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愚按：今吳中呼爲蛀蟲，是也。諸木有蠹，諸果有蠐，諸菽有蛸，麥朽蛾飛，草腐螢化，皆蟲之敗物者。螟、螣、蟊、賊，《釋蟲》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而李巡、孫炎及《京房易傳》並因惡政所致，《正義》所謂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舊說四者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則孔氏之說必有確據，況《爾雅》分釋，明是四種，形狀各別，舊說特攷之，未精也。

清・段玉裁《詩經小學》卷二《去其螟螣》 按：螣本螣蛇，字在六部，借爲一部，螟蟘之蟘，此異部假借，猶登來之爲得來也。《五經文字》作蟘，今《說文》作蟘，誤。


賊

清・趙佑《草木疏校正》卷下《趯趯阜螽》 阜螽，蝗子，一名蠜，陶本、毛本有負字，非。今人謂蝗子爲螽子，《詩釋文》引此句無下子字。兗州人謂之螣。陶本謂上多亦字，又因二語誤重于上條，遂于本條妄加《廣要》無之，是。

案：此二條舛誤。據《爾雅》草螽、負蠜，蜤螽、蠜，《詩釋文》草蟲、常羊也。《草木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色，孔疏引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則常羊也。三字非陸語有之，亦當有一名負蠜四字。其阜螽，當爲一名蠜，無負字，而陶本、毛本于上條闕載，下條誤衍，今稍正之。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昆蟲部》 蠈，《詩》省作衆，通作螽，《詩》云

衆者，謂蝗也。其多不可意計，故名螽，色黃，故名蝗，羽長於身有半，故能飛，其生無種，天炎旱，魚子爲蝗，雨水大則蝗子爲魚，故《詩》曰：衆維魚矣，不爲禾害，故卜其爲豐年，兆也。六七月生子，十餘日即出，八九月生子，至次年四月方出也。子曰蝝，能步者曰螣，歲不常有，螽之別種。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釋蟲・螣》 《爾雅》食禾葉曰蟘，音特，邢《疏》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陸璣曰：螣，蝗也，吏乞貸則生蟘。

又《阜螽》 《爾雅》阜螽，蠜，郭注《詩》曰趯趯阜螽，《毛傳》趯趯，躍也。大夫妻獨居，聞草蟲喓喓然而鳴，阜螽趯趯，然躍而從之，感物類之相從而思其君子。

《詩緝》曰：阜螽即螽斯也。《本草》李時珍曰：狀如蝗蟲，有異斑者，江東人呼爲蚱蜢，謂其瘦長，善跳，窄而猛也。孔《疏》阜螽，蝗子也，陸璣云兗州人謂之螣。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蝝，董仲舒曰蝗子，劉歆曰蚍蜉，有翅，李、郭從董。按：《七録》劉歆注三卷，今説之存者止此。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釋蟲第十五》 蝝、蝮蜪，玉案：《説文》引劉歆説蝝，復陶，蚍蜉子也。蚍蜉即蟻子，《國語》所謂蚳蝝也。郭氏既引《外傳》，又以爲蝗子，誤矣。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第十五》 蝝、蝮蜪。蝝以全反，蝮蒲篤反，蜪音陶。【注】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蚳蝝。《補正》、邢《疏》：《春秋・宣十五年》冬蝝生是也。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釋蟲第十五》 蝝、蝮蜪。

《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蝝，螟始生也。何休曰始生爲蝝，長大爲螽。韋昭亦曰復陶，大抵爲蝗之始生者。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第十五》 蝝、蝮蜪，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蚳蝝。

《説文》蝝，復陶也。劉歆説蝝，蚍蜉子，董仲舒説蝗子也。按：《五行志》引董仲舒、劉向並以爲蝗始生，劉歆則謂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災。今驗飛蝗，未聞食穀，歆説爲短。《春秋・宣十五年》冬蝝生，杜預注從董、劉，以爲螽子，是也。《魯語》云蟲舍蚳蝝，韋昭注：蝝，復陶也，可食。鄭注：《祭統》亦以陸産之，醢爲蚳，蝝之屬矣。今呼蝝爲蝮螣子，螣讀若闌。《釋文》蝮，郭蒲篤反。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二《釋蟲》 蝝、蝮蜪。【注】蟲舍蚳蝝，《釋文》蚳直其切，音遲今本蚳誤从氏。蚳巨支切，音祇。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三〇《釋蟲》 蝝、蝮蜪。

蝮蜪一名蝝。蝝，蝗子也。李注宋本《春秋疏》十七。蝮蒲沃切，郭音。影宋本《集韵》九。

又 蟘，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同。並宋本《春秋疏》三、《詩疏》十四之一。

清・周靖《篆隸考異》（文含校）卷三《虫部》 蝮：俗篆作，徒得切。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通作螣。《詩》：去其螟螣。

又 蚱：俗篆作，陟格切。蚍蜉，草上跳蟲。

又 蜪：俗篆作，徒刀切。復匋，蝝也。

又 螣：俗篆作，徒登切。神蛇也。古《詩》螣蛇乘霧，《史記》作騰蛇。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螣：神它也。荀卿曰螣蛇無足而飛，《毛詩》叚借爲蟘字。从虫，朕聲。徒登切。六部。

又 蟘：蟲食苗葉者，見《爾雅》、《毛傳》，吏乞貸則生蟘，貸各本作貸，今正。乞、貸，皆求也。《貝部》曰：貸從人，求物也。冥、螟、貸、蟘皆疊韵。《左傳》曰：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螟、蟘、蝥之害皆由吏。鄭箋《大田》云：明君以正己而去之。正己可去，則不正可招。李巡、孫炎皆謂：由政所致也。从虫貸，貸亦聲。各本篆作蟘，解作从虫、貸，貸亦聲，今正。徒得切。一部。叚螣字爲之，一部與六部合聲也。《詩》曰去其螟蟘，《小雅・大田》文，今《詩》作螣，叚借字也。

又 蝝：復陶也。《釋蟲》曰：蝝、蝮蜪。俗字从虫也。《國語》曰：蟲舍蚳蝝。韋注：蝝，蝮蜪也，可以食。按：此説蓋與下文二説畫然爲三，郭注《爾雅》則牽合董説耳。復陶未知於今何物，劉歆説蝝，蠽蠹子也。此與下董説皆説《春秋》也。宣十五年冬蝝生。《五行志》曰：劉歆以爲蝝，蜮蠹之有翼者，食穀爲災。按：《志》云有翼，此云子亦異，董仲舒説蝝，蝗子也，何注《公羊》曰：蝝即螾也，始生曰蝝，大曰螾。《五行志》曰：董仲舒、劉向以爲蝗始生也，螾即螽字，董、何説同也。从虫，彖聲。與專切。十四部。

又 ：自蠜也，《召南》趯趯阜螽，《傳》曰阜螽，蠜也，趯趯，躍也。从虫，樊聲。附袁切。十四部。

又 ：螽也。螽各本譌作蟲，今正。《方言》曰：蟒宋魏之間謂之蚣，

南楚之外謂之螣蟒，或謂之螣，郭注即蝗也。螣音近詐。蟒音莫梗反，亦呼虻蜢。按：即今北人所謂蛞蚱，江南人謂之蝗蟲。螣蟒、虻蜢一語之轉，許書上文云蜙蝑，下文曰蝗螣，亦蝗也，故列字之次如此，若《廣雅》、《本草》所云螣者皆非許意。从虫，朕聲，之夜切，古音在五部。

蜮，蟲也。蚰部曰：蟲，蝗也。是爲轉注。《漢書・五行傳》曰：介蟲之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蟲，今謂之蝗。按：蟲、蝗，古今語也，是以《春秋》書蟲，《月令》再言蝗蟲。《月令》，吕不韋所作。从虫，皇聲。乎光切。十部。陸氏引《説文》榮庚反。又《爾雅釋文》華孟反，皆音之轉也。

清・李元《蠕範》卷三《物體第五》　蝗，蝶也，蟲也，蠶蟲也，嘛吒也，蠸螉也，簸蠬也，赤騰也，飛蛩也，天蟲也，横蟲也。頭方而赤，身有甲，首有王字，頷下有文，翅旁有竅，可以縷貫，羣飛蔽天，魚卵所化，每生百卵，卵如麥門冬狀，數日而長，卵中出如黑蟻者八十一枚，遺入地，經雪則入愈深，春卵始生，初出如蠶，五日而躍，十日而飛，若逢雨潦，仍化爲魚。其食苗無遺類，捕者鳴金擊鼓，聳然而聽，若有所待，故曰性畏金聲也。其子曰蝻，曰蝻。

清・顧彦輯《治蝗全法》卷三《蝻蝗字考》　蝻於《春秋》及《爾雅》曰蝝，曰蝗，曰蝻，皆蝗未有翅之稱也。蝻乃蝻字之誤，蓋因篆體匈字與南相似，故誤作蝻，是以字典止有蝻字而無蝻字也。

蝗於《詩》及《春秋》、《爾雅》俱但曰螟，曰螣，曰蟊，曰賊，曰蟲，而不曰蝗。其曰蝗者，皆秦漢以後之稱。

清・李煒《捕除蝗蝻要法三種・搜挖蝗子章程》　蝗子孔竅，挖下寸許或數寸皆有小窠，與土蜂泥窩相似，取出去泥，復有紅白膜裹之，長約寸許，是爲蝗卵，膜内如蛆，如粳米者，少或五六十顆，多或百餘顆，斜排向下，每顆約長二分許，破之皆黄汁，即蝗子也。

論説

唐・陸淳《春秋集傳辨疑》卷八《冬蝝生》　《左氏》注云：未爲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爲物害，喜而書之。趙子曰：按此類生訖便爲災，如蠶而食葉也。但爲秋中之蟲未息，冬又生子，重重爲災，故書，《穀梁》曰非災亦非也。

宋・葉夢得《春秋左傳讞》卷四《冬蝝生》　冬蝝生，饑幸之也。

傳例凡物不爲災不書，今謂蝝生於冬不爲災，以幸而書，則他何以不書乎。蝝者，蝗子之入地而未成者也。凡經書蟲者十其四，書秋其四，别書在八月九月十月，唯哀兩見於十二月。秋者，夏之五月六月七月，與書八月九月者同。而十月者，夏之八月，此皆爲場穀未登而害稼，以災書也。十二月者，夏之十月，雖害稼，然當蟄而未蟄，以見司曆之過。若蝝以冬生，在夏八月九月十月之間，則與前十月十二月書冬者同。以見蟲雖蟄而蝝之在地者復出，歷三月，並見在八月，則害稼而爲災。在九月十月，則雖不害稼而爲異。合災異而兩書之故，變文曰蝝生，而經書饑不於秋蟲之後，而於冬蝝生之後，則蝝之爲災可見矣。此傳誤以夏正言冬，謂場穀已登不爲災，求其説而不得，是以謂之幸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蟲部》　蟲：之雍切，音中，蟲蟲總名，大小不一，長角，修股，善跳躍，有青、黑、斑數色。蔡邕《月令》云：乳于土穴深薶，其卵至夏始出。陸佃云：草蟲鳴于上風，蚯蚓鳴于下風，因風而化，一母百子。陳藏器云：黑斑者與蚓異類，同穴爲雌雄。《爾雅》蟲蟲、蠽。【注】《詩》趯趯阜螽，是也。草螽、負蠽。【注】一名常羊，《詩》喓喓草蟲，是也。蝗螽、蜙蝑。【注】即春黍，長而青，五月中，以股相切作聲。蝗音斯，《詩》螽斯羽，五月斯螽動股是也，幽州人謂之舂箕，一名蜙蝂。又蟿螽、蠐螬。【注】似蜙蝂而細長，飛翅作聲者是也。又土螽、蠪谿。【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蠆，善跳，江南呼虻蛨，又呼蚱蜢。《春秋》書螽，在秋者四，在八月者三，在九月十月者一，在十二月者二，惟十二月者乃失閏之過，其餘八九十月者，蓋夏之六七八月也。雨螽于宋，言自上而下衆多之盛，故以雨言之。《魯・宣六年》秋八月螽，十三年秋螽，十五年復螽。《公羊傳》曰：螽何以書，記災也。舊注又叶音龐，引王逸《九思》升車兮命僕，將馳兮四荒，下堂兮見蠆，出門兮觸螽。按：《九思・傷時篇》本作蠭，蠆蠭對言，喻佞人害賢，如螫毒也。蠭讀若方，《叶光章房》唐俗本譌作螽，《左傳》蠭蠆有毒，不言螽，螽非能毒也。舊注沿《韻補》、《韻會》叶音，誤也。《爾雅》蝗螽，邢疏云蝗螽，《周南》作螽斯，《豳風》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實一也，此説甚明。嚴粲《詩緝》則云：螽斯，蝗也，蠽也，即阜螽，非。《七月》所謂斯螽、蝗螽、蜙蝑别是一種，《毛傳》誤以螽斯爲蜙蝑，孔氏因之，遂以螽斯、斯螽爲一物。斯，語助，猶鴛斯、鹿斯也。按：嚴氏既知斯爲語助，則安知螽斯之非即蝗螽，而斷肰謂螽斯與斯螽爲二物也，從《毛傳》、《邢疏》爲正。又俗言螽斯一生百子，舉成數而言，見生子多者莫如螽，非必以定數限之。《詩紀》蘇轍云一生八十一子，《埤雅》云一母百子，朱傳云一生九十九子，彼此異同，皆曲説，不足信。又《爾雅》草螽是負蠽，陸璣《詩疏》謂阜螽是負蠽，《左傳》蚩不爲

災，蚩即臭蟲，《爾雅》謂之蠦蜚，《本草》謂之飛廉，《廣雅》諸書謂之飛蠊，一名負盤，與負蠜不同類。杜注：蚩，負蠜，如蝗蟲，後世因以負盤爲阜螽。它如陸佃謂蚯蚓即阜螽，羅願謂草蟲爲蚯蚓，劉向以阜螽爲介蟲之類，並非。舊注引錢氏《詩詁》謂《毛傳》誤，亦非。《説文》作螽，篆作，夂古文終字，重文作蠾，篆作，《六書故》作螽。

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卷五《草蟲篇・阜螽》 《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陸佃云：阜螽，今謂之蜂蜮，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博物志》云：蜾蠃亦取阜螽子，呪而成己子。陳藏器云：阜螽、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雌雄，阜螽如蝗蟲，東人呼爲舂艋，有毒。

按：《爾雅》釋阜螽，但云蠜而已，不知蠜是今之何物。陳藏器云：如蝗蟲，蓋亦蚱蜢之類也，李巡、陸璣直謂爲蝗，殊不思蝗是災蟲，劉向所謂介蟲之孽，豈歲時所恒有，而詩人詠之。予謂凡經傳直謂之螽者，蝗也，凡似蝗而不爲災歲時恒有者通得螽名，故有阜螽、草螽、蜇螽、蟿螽、土螽之別，諸説紛紛，各執所見，不辨可也。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之九《物部一》 江南無蝗，過江即有之，此理之不可曉者。當其盛時，飛蔽天日，雖所至禾黍無復子遺，然間有留一二頃獨不食者，界畔截然，若有神焉。然北人愚而惰，故不肯捕之。此蟲赴火如歸，若積薪燎原且焚且瘞，百里之内可以立盡，江南人收成後多用火焚一番，不惟去穢草，亦防此等種類也。

相傳蝗爲魚子所化，故當大水之歲魚遺子於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爲蝗矣。雌雄既交，一生九十九子，故種類日繁。案：史傳所載尚有螟蛸、螽蜮、蟊賊等名，雖云食心、食苗各異，同一種耳。《酉陽雜俎》云腹下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部吏侵漁百姓則蝗食穀，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語雖荒唐，可以警世。

姚崇令倪若水捕蝗至數百萬石，蝗患訖息。今之有司能設法捕除，即不能盡絶，未必無少補也。況蝗不避人，易於擒捉，飛則千萬爲羣，可以羅網，夜以火取之尤易，而坐視其縱横，莫之誰何，豈不哀哉。

明・毛晉《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下《釋蟲・趯趯阜螽》 阜螽，蝗子，一名負蠜，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

《爾雅》云蜚螽、蠜，郭注《詩》曰趯趯阜螽，邢疏云蜚螽之族，厥類實煩。蜚螽一名蠜，李巡曰蝗子也，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是一物。鄭注：阜螽，蝗也。《本草》云：阜螽、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雄雌，令人相愛，五月五日收取，夫妻帶之。蜚螽如蝗蟲，東人呼爲蚱蜢，有毒，有黑斑者，候交時取之。《埤雅》阜螽，今謂蜂蜮，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一曰蚯蚓即蜚螽也，亦以離應，草蟲鳴于上風，負螽鳴于下風而風化。《博物志》曰：蜾蠃亦取阜螽子，咒而成己子。《爾雅翼》：食葉曰蟿。蟿之字又作螣，其種類不一，故曰百螣時起，許氏以爲百螣，動股，蝗屬也，時起害稼，動股則阜螽，阜螽則今蝗蟲也，劉向以爲介蟲之孽。蚓雖微物，其啟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皆以紀候，夏夜好鳴于草底，江東謂之歌女，或曰鳴砌，《詩》喓喓草蟲。《廣雅》云：負蠜，蟧也，飛蟧，飛蠊也。《左傳》有蚩，杜注云：蚩，負蠜。

【疏】 負蠜歲時常有，非災蟲。蚩一名負盤，此注相涉，誤爲蠜耳。陳藏器云：飛廉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辛辣。《左傳》蚩不爲災，杜注云：蚩，負蠜也，如蝗蟲。又夜行一名負盤，即竊盤蟲也，名字及蟲相似，終非一物也。

按：螽與草蟲、與負螽確是三物，嚴華谷以爲一物，誤矣。但《爾雅》謂草螽是負蠜，陸璣謂阜螽是負蠜，豈形狀相似，故未精別也。至《左傳》所載之蚩是臭蟲，《爾雅》所謂蠦蜚，《本草》所謂飛廉，《廣雅》諸書所謂蟧、飛蟧、飛蠊、香娘子、竊盤蟲皆是物也，應謂之負盤，不應謂之負蠜，因《漢書》及《左傳》注多作負蠜，後人之惑滋甚，遂有認負盤爲阜螽者，若陸佃謂阜螽爲蚯蚓，羅願謂草蟲爲蚯蚓，堪爲大噱。

清・焦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二 阜螽。傳：阜螽，蠜也。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釋文》：阜音婦，螽音終，阜螽，蠜也。李巡云蝗子也，《草木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蠜音煩。**【正義】** 《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螽、蠜。依《爾雅》云則俗本云蠜螽者衍字也，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知種異，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循按：《本草拾遺》云阜螽如蝗蟲，東人呼爲舂艋。舂艋者，一作蛨蚷，郭氏讀蛨爲竹白反，蚷爲孟。段成式《酉陽雜俎》言蝗腹下有梵字，蛨蚷則青而無梵字也，今驗之，良然。張華《博物志》云蜾蠃亦取阜螽子，祝之成己子，今驗蜾蠃所取正小青蛨蚷也。青蛨蚷今呼爲抹札，抹札乃蛨蚷之倒方語，相傳有古今顛倒相承者，此其例也。青蛨蚷似蝗而大，故曰阜。又善跳，故云趯趯，非蝗

也，異種同類者。張衡云：土螾鳴則阜螽跳。郭氏《爾雅圖贊》云：蚯引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嫋于阜螽。《太平御覽》九百七十八鄭氏以阜螽從草蟲爲天性，見《小雅・出車》箋正如此説，但草蟲非蚯引，則説有不同耳。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蟲豸・趯趯阜螽》　朱傳：阜螽，蝗也。《釋蟲》：阜螽，蝗。李巡曰：蝗子也。陸疏：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陸佃云：阜螽今謂之蜂蜮，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博物志》：蜾蠃亦取阜螽子，呪而成己子。《爾雅翼》食菜曰蟘，蟘之字又作螣，種類不一，故曰百螣時起，許氏以爲百螣動股，蝗屬也，時起害稼，動股則阜螽，即今蟲也。陳藏器：阜螽、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雌雄，阜螽如蝗蟲，東人呼爲蚱蜢，有毒。《名物疏》、《爾雅》釋阜螽，但云蠜而已，不知蠜是今之何物，陳氏云如蝗蟲，蓋亦蚱蜢之類也，李巡、陸璣直謂爲蝗，殊不思蝗是災蟲，劉向所謂介蟲之孽，豈歲時所恒有，而詩人詠之。予謂凡經傳直謂之螽者，蝗也，凡似蝗而不爲災歲時恒有者通得螽名，故有阜螽、草螽、蚱螽、蟿螽、土螽之别，諸説紛紛，不辨可也。《廣要》按：螽、草螽、阜螽確是三物，《詩緝》以爲一物，誤矣。但《爾雅》謂草蟲爲負蠜，陸璣謂阜螽爲負蠜，豈形狀相似，未精辨也。至《左傳》所載之蓫是臭蟲，《爾雅》之蠦蜚，《本草》之飛廉，《廣雅》之飛蟘、飛蠊、香娘子、竊盤蟲，皆是物也，應謂之負盤，非負蠜也，因左注及《漢書》多作負蠜，後人遂有認爲螽者。陸佃謂負螽爲蚯蚓，羅願謂草蟲爲蚯蚓，則平子土螾、阜螽之説誤之也。

清・黄中松《詩疑辯證》卷一《草蟲阜螽》　《毛傳》曰：草蟲，常羊也。《爾雅》云：草蟲，負蠜。郭璞云：常羊也，注同。陸璣《詩疏》云：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杜預《左傳注》注云：蓫，負蠜如蝗蟲。疏云：負蠜，歲時常有，非災蟲。蓫一名負盤，此注相涉誤爲蠜耳。皆以爲蝗類，而陸佃以爲即蚯蚓，曰一云蚯蚓即負蠜，亦以類應，草蟲鳴於上風，阜螽鳴於下風而風化，羅願更引張衡語爲證，云蚓雖微物，其啟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皆以紀候，夏夜好鳴於草底，江東謂之歌女，或曰鳴砌。張衡云王螾鳴則阜螽跳，是則蚓爲草蟲也。竊意蚯蚓孟夏即鳴，螽類五月始躍，其出不同時，而負蠜似蝗，阜螽爲蝗，不類之類，故詩人舉以寄意，若蚓與蝗絶不相類，詩人何忽有懷於二蟲乎。是當從陸、杜矣。《爾雅》又曰阜螽、蠜，毛氏本之以釋《詩》，而李巡注《雅》云蝗子也。陸璣《疏詩》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曰蝗，螽也，蔡邕曰螽，蝗也，明一物也，以爲即蝗，陳藏器唐人以爲如蝗，云阜螽、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雌雄，阜螽如蝗，江東人呼爲舴艋，有毒。蓋陳以蝗是災蟲，劉向所謂介蟲之孽也，非所恒有，詩人不宜詠之耳。然今田中亦間有一二不爲災者，而謂與蚓同穴，未之敢信。陸佃謂草蟲、阜螽鳴躍相從，阜螽，今謂之蜂蜮。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則鄭箋云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亦未可盡廢。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釋蟲第十五》　蝝、蝗蜮。【注】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蚍蝝。【正義】《左傳疏》引李巡云蝗蜮一名蝝，蝝，蝗子也。《漢書・五行志》引董仲舒、劉向説，並以爲蝗始生也。《春秋・宣十五年》冬蝝生，杜預謂螽子以冬而生，遇寒而死，故《公羊傳》云幸之也。【注】蝗子至蚍蝝。【正義】郭以蝗始生者皆不生翅，申言蝗子之狀也。《説文》引劉歆説，蝝，復陶也，蚍蜉子。《五行志》引劉歆説，則以爲蚍蜉之有翼者，食穀爲災。孔穎達以劉歆説爲非也。《外傳》曰：蟲舍蚍蝝者，《魯語》里革諫宣公之詞。韋昭注：蝝，復陶也，可食。《祭統》云陸産之醢，《鄭注》以爲蚍蝝之屬。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蝝一名蝮蜮，見《爾雅》。劉歆曰：蝝，蚍蜉子。《外傳》曰：蟲舍蚍蝝。

臣等謹案：郭璞注《爾雅》以蝝爲蝗子未有翅者，而復引蟲舍蚍蝝之文以證之。夫蝗子惡物去之惟恐不盡，豈有舍之之理。考《説文》蝝，復陶也，劉歆説蝝，蚍蜉子，董仲舒説蝗子也，則蝝字原有二訓，《春秋・宣公十五年》冬蝝生當從董説，《外傳》之蝝當從劉歆説而名蝮蜮也。故韋昭《國語注》云蝝，蝮蜮，可食，郭注合二爲一，遂不可通，今附正之。

綜述

《春秋左傳注疏》（晉・杜預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宣公十年》

冬蝝生。【注】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音義】蝝悦全反，《字林》尹絹反，劉歆云蚍蜉子也，董仲舒云蝗子。【疏】《釋蟲》云阜螽、負蠜、蚿螽、蜤蝑，李巡云皆分别蝗子，異方之語也。《釋蟲》又云蝝、蝮蜮，李巡云蝮蜮一名蝝。蝝，蝗子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爲蚍蜉有翅者，非也。如李、郭之説，是蝝爲螽子也。上云秋螽秋而生子於地，至冬其子復生，遇寒而死，故不成災。傳稱凡物不爲災不書，此不爲災而書之者，傳云幸之也。此年既饑，若使蝝早

生，更爲民害，則其困甚矣。喜其冬生，以爲國家之幸，故喜而書之。《公羊傳》亦云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饑。【注】風雨不和，五穀不豐。【疏】此年秋蟲，知不爲蟲而饑者，《春秋》書蟲多矣。有蟲之年皆不書饑，而此獨書饑，知年飢不專爲蟲，故云風雨不和，五穀不豐也。

漢・焦贛《焦氏易林》卷一 《大壯》：蝗食我稻，驅不可去，實穗無有，但見空槁。

漢・王充《論衡》卷一五《順鼓篇》 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堨榜，驅內於塹堨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

宋・鄭獬《鄖溪集》卷二六《捕蝗》 翁嫗婦子相催行，官遣捕蝗赤日裏。蝗滿田中不見田，穗頭櫛櫛如排指。鑿坑篝火齊聲驅，腹飽翅短飛不起。囊提籮負輸入官，換官倉粟能得幾。雖然捕得一斗蝗，又生百斗新蝗子。只應食盡田中禾，餓殺農夫方始死。

宋・王令《廣陵集》卷三《原蝗》 蝗生於一本作蒲。野誰所爲，秋一母死遺百兒。埋藏地下不腐爛，一本作朽腐。疑有鬼黨相收一本作扶。持。寒禽冬飢啄地食，拾掇穀種無餘遺。吻惟掠卵不加破，意似留與人爲飢。去年冬温臘雪少，土脉不凍無冰澌。春氣蒸炊出地面，戢戢密若在釜糜。老農頑愚不識事，小不撲滅大莫一本作不。追。遂令相聚成氣勢，來若大水無垠涯。蓬蒿滿眼幸無用，爾縱嚼盡誰爾譏。而何存留不咀嚼，反向禾黍加傷夷。鴟鴞啄啜各取飽，充實腸腹如撐支。兒童跳躍仰面笑，却愛甚密嫌疏稀。吾思萬物造作始，一一盡可天理推。四其行蹄翼不假，一本作反。上既載一本作戴。角齒乃虧。夫何此獨出羣類，既使躍跳仍令飛。麒麟千載或一本作始。一見，仁足不忍踏草萎。鳳凰偶出即爲瑞，亦曰竹食梧桐棲。彼何甚少此何衆，況一本作而。又口腹害不訾。遂令思慮不可及，萬目仰面號天私。天公被誣莫自辨，慘慘白日陰無輝。而余昏狂不自度，欲盡物理窮毫絲。要祛衆惑運獨見，中夜力爲窮研思。如知在人不在天，譬之蚤虱生裳衣。捫搜剔撥要歸盡，是豈人者尚好之。然而身尚不絶種，豈復垢舊招致斯。魚朽生蟲肉腐蠹，理有常爾無何疑。誰爲憂國太息者，應喜我有原蝗詩。

又卷四《夢蝗》 至和改元之一年，有蝗不知自何來。朝飛蔽天不見日，若以萬布篩塵灰。暮行嚙地赤千頃，積疊數尺交相埋。樹皮竹顛盡剥枯，況又草穀之根荄。一蝗百兒月兩一本作再。孕，漸恐高厚塞九垓。嘉禾美草不敢惜，却恐壓地陷入海。萬生未死飢餓間，支骸遂轉蛟龍醢。羣農聚哭天，血滴地爛皮。蒼蒼冥遠復遠，天聞不聞不可知。我時心知悲，墮淚注兩目。發爲疾蝗詩，憤掃百筆禿。一吟青天白日昏，兩誦九原萬鬼哭。私心直冀天，耳聞半夜起。立三千讀上天未，聞間忽作遇蝗夢。夢蝗千萬來我前，口似嚅囁色似冤。初時吻角猶唧嗾，終遂大論如人間。一本作然。問我子何愚，乃有疾我詩。我爾各生不相預，子何詩我盍陳之。我時憤且驚，噪舌生條枝。謂此腐穢餘，敢來爲人譏。爾雖族黨多，我謀久已就。方將訴天公，借我巨靈手。盡拔東南竹柏松，屈鐵纏縛都爲箠。掃爾納海壓以山，使爾萬噍同一朽。尚敢託人言，議我詩可否。羣蝗顧我嗟，不謂相望多。我欲爲子言，幸子未易呶。我雖身爲蝗，心頗通爾人。爾人相召呼，飲啜爲主賓。賓飲啜嚼百豆爵，主不加詬加歡欣。此竟果有否，子盍來我陳。予應之曰然，此固人間禮。儐价迎召來，飲食固可喜。蝗曰子言然，予食可愧哉。我豈能自生，人自召我來。啜食借使我過甚，從而加詬爾亦乘。嘗聞爾人中，貴賤等第殊。雍雍材能官，雅雅仁義儒。脱剥虎豹皮，借假堯舜趨。齒牙隱針錐，腹腸包蟲蛆。開口有福威，頤指專賞誅。四海應呼吸，千里隨卷舒。割剥赤子身，飲血肥皮膚。噬啖善人黨，嚼口不肯吐。連床列竿笙，別屋連嬪姝。一本作別室閑嬪妹。一身萬椽家，一口千倉儲。兒童襲公卿，奴婢聯簪裾。犬豢羨膏粱，馬厩餘繡塗。其次爾人間，兵皂倡優徒。一本作兵。倡，釋老徒。子不父而父，妻不夫而夫。臣不君爾事，民不家爾居。目不識牛桑，手不親犁鋤。平時不把兵，皮革包矛殳。開口坐待食，萬廩傾所須。家世不藏機，繪繡緜一本作繡繪錦。衣襦。高堂傾美酒，爛肉膾百魚。良材琢梓楠，重屋擎空虚。貧者無室廬，父子各席居。賤者餓無食，妻子相對吁。貴賤雖云異，其類同一初。此固人食人，爾責反捨諸。我類蝗名目，所食況有餘。吴饑可食越，齊餓食魯邾。吾害尚可逃，爾害死不除。而作疾我詩，子語一本作言。得無迂。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七《釋蟲・蝝》 食葉曰蝝。又曰食穀葉曰螟，食苗葉曰蝝。蝝之字又作螣，其種類不一，故曰百螣時起。許氏以爲百螣動股，蝗屬也，時起害稼，動股則阜螽，阜螽則今蝗之膚切，顏云。蟲也，劉向以爲介蟲之孽。《春秋》書螽在秋者四，在八月者三，在九月十月者一，在十二月者二，惟十二月者乃是失閏之過，其餘八月九月十月者，蓋夏之六月七月八月也。螽類羣盛，故有雨螽于宋，言自上而下衆多之甚，故以雨言之。今蝗之盛或蔽天，其過河皆相銜而過，亹亹不絶。《詩》曰后妃子孫衆多，言若螽斯，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此之謂也。《説文》螟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則生螟，蝝蟲食苗

葉者，吏乞貸則生蟥。《京房易傳》曰：臣安禄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王充《論衡》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吏貪狼所致也，蟲頭赤者武官，黑者文吏。按：蟲頭赤，身白，頭黑，身黄，復應何官耶。《説文》：蝗，螽也。《考工記》：股鳴，蚣蝑，動股屬。

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卷四三《大田篇・螣》 《爾雅》云食葉蟥，李巡曰：言假貸無厭，故曰蟥也。許慎曰：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蟥。陸璣曰：螣，蝗也。《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孟秋行冬令介蟲敗穀，仲冬行春令蝗蟲爲敗，季冬行秋令介物爲妖。《五行志》云：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孽也，螽蜚蠓食穀爲災。《京房易傳》云：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蔡伯喈曰：蝗，螣也，當爲災，則生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雖自有種，其爲災云是魚子在水中化爲之。《洪範五行傳》曰：邢罰暴虐，貪叨無厭，興師動衆，蟲爲害矣。介蟲有甲，能飛揚之類。

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春秋》佐助期曰：螽之爲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暴衆也。《漢含孳》曰：天雨螽則刑法醜。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蠭螽。音負終。《拾遺》。【校正】併入《拾遺》，蚱蜢。【釋名】負蠜、音煩。蚱蜢。時珍曰：此有數種，蠭螽總名也，江東呼爲蚱蜢，謂其瘦長善跳，窄而猛也。螽亦作蠾。

【集解】藏器曰：蠭螽狀如蝗蟲，有異斑者，與蚯蚓異類，同穴爲雌雄，得之可入媚藥。時珍曰：蠭螽，在草上者曰草螽，在土中者曰土螽，似草螽而大者曰螽斯，似螽斯而細長者曰蟿螽。《爾雅》云：蠭螽，蠜也；草螽，負蠜也；斯螽，蜤蝑也；蟿螽，蠐螬也；土螽，蠦螬也。數種皆類蝗而大小不一，長角，修股，善跳，有青、黑、斑數色，亦能害稼，五月動股作聲，至冬入土穴中，芒部夷人食之。蔡邕《月令》云：其類乳于土中，深埋其卵，至夏始出。陸佃云：草蟲鳴于上風，蚯蚓鳴于下風，因風而化，性不忌，而一母百子，故《詩》云：喓喓草蟲，趯趯蟲螽。蝗亦螽類，大而方首首有王字，渗氣所生，蔽天而飛，性畏金聲，北人炒食之，一生八十一子，冬有大雪則入土而死。

【氣味】辛，有毒。【主治】五月五日候交時收取，夫婦佩之，令相愛媚。藏器。

明・劉侗《促織志・別》 螞蚱之種三，俱不鳴，青翼而黄身，躍近而飛遠，飛則見其襲羽，或紅焉，或黄焉曰螞蚱，其青而長身者曰蠳蠶，嬉者股繫而提之，使飛不止以觀其襲羽。

明・徐光啓《徐光啓集》卷五《屯田疏稿・除蝗第三》 臣謹按：漢人有言國之有饑穰，天之行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則三稔一災，天若定之，古之人亦豫擬之矣。爲國家而不務畜積，不備凶饑，人事之失也。凶饑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澤有偏被，水旱爲災，尚多幸免之處。惟旱極而蝗，數千里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旱也。雖然，水、旱二災，有重有輕，欲求恆稔，雖唐堯之世猶不可得。此殆天之所設，使勤修人事，恐逸而忘善也。惟蝗不然，先事修備，既事修救，人力苟盡，固可殄滅之，無遺育，此其與水旱異者也。雖然，水而得一丘一垤，旱而得一井一池，即單寒孤子，聊足自救。惟蝗又不然，必藉國家之功令，必須百郡邑之協心，必賴千萬人之同力，一身一家，無戮力自免之理，此又與水旱異者也。總而論之：蝗災甚重，而除之則易，必合衆力共除之，然後易，此其大指矣。謹條列如左。

蝗災之時。臣謹按：春秋至於勝國，其蝗災書月者一百一十有一，書二月者二，書三月者三，書四月者十九，書五月者二十，書六月者三十一，書七月者二十，書八月者十二，書九月者一，書十二月者三，是最盛於夏秋之間，與百穀長養成熟之時正相值也。故爲害最廣，小民遇此，乏絶最甚。若二三月蝗者，按《宋史》言，二月開封府等百三十州蝗蝻復生，多去歲蟄者。《漢書》安帝永和四年、五年，比歲書夏蝗，而六年三月書去歲蝗處復蝗。子生曰蝗蝻，蝗子則是去歲之種蝗，非蟄蝗也。臣聞之老農言：蝗初生如粟米，數日旋大如蠅，能跳躍羣行，是名爲蝻，又數日即羣飛，是名爲蝗，所止之處，喙不停嚙，故《易林》名爲饑蟲也。又數日孕子於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復爲蝻，蝻復爲蝗，如是傳生，害之所以廣也。秋月下子者則依附草木，枵然枯朽，非能蟄藏過冬也。然秋月下子者十有八九，而災於冬春者百止一二，則三冬之候，雨雪所摧，隕滅者多矣。其自四月以後而書災者，皆本歲之初蝗，非遺種也。故詳其所自生與其所自滅，可得殄絶之法矣。

蝗生之地。臣謹按：蝗之所生，必於大澤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區之旁終古無蝗也。必也驟盈驟涸之處，如幽涿以南，長淮以北，青兗以西，梁宋以東諸郡之地，湖漅廣衍，瀼溢無常，謂之涸澤，蝗則生之。歷稽前代及耳目所睹，記大都若此。若他方被災，皆所延及與其傳生者耳。略摭往牘，如《元史》百年之間所載災傷路、郡、州、縣幾及四百，而西至秦、晉，稱平陽、解州、華州各二，稱隴、陝、河中，稱絳、耀、同、陝、鳳翔、岐山、武功、靈寶者各一，大江以南，稱江浙、

龍興、南康、鎮江、丹徒各一，合之二十有二，於四百爲二十之一耳。臣自萬曆四十三年北上，至天啓元年南還，七年之間，見蝗災者六而莫盛於丁巳。是秋奉使夏州，則關、陝、邠、岐之間徧地皆蝗，而土人云百年來所無也。江南人不識蝗爲何物，而是年亦南至常州，有司士民盡力撲滅乃盡。故涸澤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圖之，此其地矣。

蝗生之緣。必於大澤之旁者，臣見萬曆庚戌滕、鄒之間皆言起於昭陽、吕孟湖，任邱之人言蝗起於趙堡口，或言來從葦地。葦之所生，亦水涯也。則蝗爲水種，無足疑矣。或言是魚子所化，而臣獨斷以爲蝦子，何也？凡倮蟲、介蟲與羽蟲則能相變，如螟蛉爲果蠃，蛞蜣爲蟬，水蛆爲蚊，是也。若鱗蟲能變爲異類，未之聞矣。此一證也。《爾雅翼》言蝦善遊而好躍，蝻亦好躍。此二證也。物雖相變，大都蛻殼即成，故多相肖，若蝗之形酷類蝦，其首、其身、其紋脉肉味、其子之形味無非蝦者。此三證也。又蠶變爲蛾，蛾之子復爲蠶。《太平御覽》言豐年則蝗變爲蝦，知蝦之亦變爲蝗也。此四證也。蝦有諸種，白色而殼柔者散子于夏初，赤色而殼堅者散子于夏末，故蝗蝻之生亦早晚不一也。江以南多大水而無蝗，蓋湖渠積瀦，水草生之，南方水草農家多取以壅田，就不其然。而湖水常盈，草恆在水，蝦子附之，則復爲蝦而已。北方之湖盈則四溢，草隨水上，迨其既涸，草留涯際，蝦子附于草間，既不得水，春夏鬱蒸，乘濕熱之氣變爲蝗蝻，其勢然也。故知蝗生於蝦，蝦之子爲蝗，則因于水草之積也。

考昔人治蝗之法，載籍所記頗多，其最著者則唐之姚崇，最嚴者則宋之淳熙敕也。《崇傳》曰：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彼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脩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四十萬石。時議者誼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穫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黄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累公也。蝗害訖息。宋淳熙敕：諸蟲蝗初生若飛落，地主、鄰人隱蔽不言，耆保不即時申舉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報，當職官承報不受理，不即親臨撲除，或撲除未盡而妄申盡静者，各加二等。諸官司荒田牧地，經飛蝗住落處，令佐應差募人取掘蟲子而取不盡，因致次年生發者，杖一百。諸蝗蟲生發飛落及遺子而撲掘不盡，致再生發者，地主、耆保各杖一百。又因穿掘打撲損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地主，錢數毋過一頃。

此外復有二事。一曰以粟易蝗。晉天福七年，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粟一斗償之，此類是也。一曰食蝗。唐貞元元年夏蝗，民蒸蝗曝颺，去翅足而食之。臣謹按：蝗蟲之災，不捕不止，倪若水、盧懷慎之説謬也。不忍於蝗，而忍於民之饑而死乎。爲民禦災捍患，正應經義，亦何違經反道之有。修德修刑，理無相左，夷狄盜賊，比於蝗災，總爲民害，寧云修德可弭。一切攘却捕治之法，廢而不爲也。淳熙之敕，初生飛落，咸應申報，撲除取掘，悉有條章。今之官民所未聞見，似應依仿申嚴，定爲公罪，著之綦令也。食蝗之事，載籍所書不過二三，唐太宗吞蝗，以爲代民受患，傳述千古矣。乃今東省畿南用爲常食，登之盤飧。臣常治田天津，適遇此災，田間小民，不論蝗蝻，悉將煮食，城市之内，用相餽遺，亦有熟而乾之鬻於市者，則數文錢可易一斗。噉食之餘，家户囷積，以爲冬儲，質味與乾蝦無異。其朝晡不充恆食此者，亦至今無恙也。而同時所見山、陝之民猶惑於祭拜，以傷觸爲戒，謂爲可食，即復駭然。蓋妄信流傳，謂戾氣所化，是以疑神疑鬼，甘受戕害。東省畿南既明知蝦子一物，在水爲蝦，在陸爲蝗，即終歲食蝗，與食蝦無異，不復疑慮矣。

今擬先事消弭之法。臣竊謂：既知蝗生之緣，即當於原本處計畫，宜令山東、河南、南北直隸有司衙門，凡地方有湖蕩甸窪積水之處，遇霜降水落之後即親臨勘視，本年潦水所至，到今水涯有水草存積，即多集人衆，侵水芟刈，斂置高處，風戾日曝，待其乾燥，以供薪燎，如不堪用，就地焚燒，務求净盡。此須撫按道府實心主持，令州縣官各各同心協力方爲有益，若一方怠事，就此生發，蔓及他方矣。姚崇所謂討除不盡者，人不用命，此之謂也。若春夏之月，居民於湖甸中捕得子蝦一石，減蝗百石；乾蝦一石，減蝗千石。但令民通知此理，當自爲之，不煩告戒矣。

水草既去，蝦子之附草者，可無生發矣。若蝦子在地，明年春夏得水土之氣，未免復生，則須臨時捕治，其法有三。其一，臣見傍湖官民言蝗初生時最易

撲治，宿昔變異，便成蝻子，散漫跳躍，勢不可遏矣。法當令居民里老時加察視，但見土脉墳起即便報官，聚衆撲滅，此時措手，力省功倍。其二，已成蝻子跳躍行動，便須開溝捕打。其法視蝻將到處，預掘長溝，深廣各二尺，溝中相去丈許即作一坑以便埋掩，多集人衆，不論老幼，悉要趨赴，沿溝擺列，或持帚，或持撲打器具，或持鍬鍤，每五十人用一人鳴鑼其後，蝻聞金聲，努力跳躍，或作或止，漸令近溝，臨溝即大擊不止，蝻蟲驚入溝中，勢如注水，衆各致力，掃者自掃，撲者自撲，埋者自埋，至溝坑俱滿而止。前村如此，後村復然，一邑如此，他邑復然，當浄尺矣。若蝻如豆大，尚未可食，長寸以上，即齊、燕之民，畚盛囊括，負戴而歸，烹煮暴乾，以供食也。其三，振羽能飛，飛即蔽天，又能渡水，撲治不及，則視其落處，糾集大衆，各用繩兜兜取，布囊盛貯，官司以粟易之，大都粟一石易蝗一石，殺而埋之。若近歲燕、齊之民，囊盛以歸，傾入沸湯，撈取曬晾，頃刻乾燥，任意食噉，或困積儲俟。至有販鬻市廛者，不復領粟矣。若論粟易，則有一説：先儒有言，救荒莫要乎近其人。假令鄉民去邑數十里，負蝗易粟，一往一返即二日矣。臣所見蝗盛時幕天匝地，一落田間，廣數里，厚數尺，行二三日乃盡，此時蝗極易得，官粟有幾，乃令人往返道路乎。若以金錢近其人而易之，隨收隨給，即以數文錢易蝗一石，民猶勸爲之矣。或言差官下鄉，一行人從未免蠶食，里正民户不可不戒，臣以爲不然也。此時，爲民除患，膚髮可捐，更率人蠶食，尚可謂官乎。佐貳爲此，正官安在，正官爲此，院道安在，不于此輩創一警百而懲噎廢食，亦復何官不可廢，何事不可已邪。且一郡一邑，豈乏義士。若紳若弁，青衿義民，擇其善者，無不可使，亦且有自願捐貲者，何必官也。其給粟，則以得蝗之難易爲差，無須預定矣。

後事翦除之法，則《淳熙令》之取掘蟲子是也。《元史・食貨志》亦云：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内，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臣按：蝗蟲下子，必擇堅垎黑土高亢之處，用尾栽入土中下子，深不及一寸，仍留孔竅。且同生而羣飛羣食，其下子必同時同地，勢如蜂窠，易尋覓也。一蝗所下十餘，形如豆粒，中止白汁，漸次充實，因而分顆，一粒中即有細子百餘，或云一生九十九子，不然也。夏月之子易成，八日内遇雨則爛壞，否則至十八日生蝻矣。冬月之子難成，至春而後生蝻，故遇臘雪春雨則爛壞不成，亦非能入地千尺也。此種傳生，一石可至千石，故冬月掘除尤爲急務。且農力方閑，可以從容搜索，官司即以數石粟易一石子，猶不足惜，第得子有難易，受粟宜有等差。且念其衝冒嚴寒，尤應厚給，使民樂趨其事可矣。臣按：已上諸事皆須集合衆力，無論一身、一家、一邑、一郡不能獨成其功，即百舉一廢，猶足僨事。唐開元四年夏五月，敕委使者詳察州縣勤惰者各以名聞，縣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蓋以此也。臣故謂：主持在各撫按，勤事在各郡邑，盡力在各郡邑之民。所惜者，北土閑曠之地，土廣人稀，每遇災時，蝗陣如雲，荒田如海，集合佃衆，猶如晨星，畢力討除，百不及一，徒有傷心慘目而已。昔年蝗至常州，數日而盡，雖緣官勤，亦因民衆。以此思之，乃愈見均民之不可已也。

備蝗雜法有五。其一，王禎《農書》言蝗不食羊桑與水中菱芡，或言不食菉豆、豌豆、豇豆、大麻、蕎麻、芝麻、藷蕷。凡此諸種，農家宜兼種，以備不虞。其二，飛蝗見樹木成行，多翔而不下，見旌旗森列，亦翔而不下，農家多用長竿，挂衣裙之紅白色光彩映日者，羣逐之亦不下也。又畏金聲、砲聲，聞之遠舉，總不如用鳥銃入鐵砂或稻米擊其前行，前行驚奮，後者隨之去矣。其三，除蝗方：用稈草灰、石炭灰等分爲細末，篩籮禾穀之上，蝗即不食。其四，《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難脩，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縣人力，人力苟脩，則地利可盡也。且蟲災之害又少於陸，水田既脩，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其五，元仁宗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蓋秋耕之利掩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翻覆壞盡，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

明崇禎《吴縣志》卷一一《災祥・顧潛・飛蝗紀異》　澤國從來見未曾，蔽天東下晝薨薨。香燈比屋祈杓社，鉦鼓連村護稻塍。捕使不聞乘驛騎，耕農猶望致魚鷹。淪胥入海非難事，感格今無馬武陵。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一二　蝗蟲，螽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蔡章句：《埤雅》十蝗音横。范宣音。《經典釋文》三十。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撰，董誥等補《授時通考》卷二　又自正月至五月五朔，皆有大雨，主人饑，蝗起。

清・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四〇《蟲豸門・蝗》　不食豆苗。《元典章》：蝗不食豆苗。

烏食蝗。《元史》：泰定時，洛陽縣有蝗可五畝，羣烏食之。既數日再集，又食之。

鷹啄蝗。《玉堂綱鑑》：元至元時，武陟縣有蝗，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詳見鷹。

清・董誥等編《詩四集》卷四四《捕蝗・刺長吏也》　毫末弗扎尋斧柯，涓涓弗絶成江河。由來去害在始萌，尾大不掉將如何。一蝗能生九十九，物類繁衍惟此爲最多。其甫出也，去之猶覺易。及其長翅，飛如驟雨，捕之難盡，必致傷

黍禾。所以每歲春夏之間，設遇缺雨，先慎此。五申三令不厭爲，譙訶，捕蝗法今慕嚴，或當春夏缺雨，恐蝻孽潛滋，必屢飭督撫董屬搜捕，毋使竊發。有司皆畏法，預除，數年來幸無蝗患。幸而年來未致害。豈非綢繆以豫。有司畏法，因此勤搜羅。興元年間蝗爲災，奪民之食，誠哀哉。捕蝗獨有河南吏，以錢買蝗出無計。想其受價仍利民，何乃爲之重勞費。二語反，居易詩意。較之坐視終爲差，異哉白傅乃爲刺。若然將終不捕乎，是非殊覺斯倒置。況乎秉畀炎火《小雅》云。姚崇遺使曾殷勤。若云善政能驅蝗，吾惟半信半謂其荒唐。及至吞蝗感以誠，吾惟盡力除害於其始。一之爲甚而不能，再爲矯情之沽名。

清・紀昀撰，孫樹馨編校《紀文達公遺集》卷一四《烏魯木齊雜詩》 緑到天邊不計程，葦塘從古斷人行。年來苦問驅蝗法，野老流傳竟未明。境内之水皆北流，匯於葦塘，如尾閭然，東西亘數百里，北去則古無人蹤，不知所極。相傳蝗生其中，故歲燒之。或曰：蝗子在泥，而燒其上，是與蝗無害。且蝗食葦葉則不出，無食轉出矣，故或燒或不燒。自戊子至今無蝗事，無左驗，莫得而明。

清・湯右曾《懷清堂集》卷二《來安道中閔蝗詩》 我聞政成蝗不災，天意潛自冥冥回。推原人事理可信，不爾淮徐之民何有哉。去年秋田苦蟊螣，吁嗟有穀人得食。冬來大雪三尺彊，猶賸遺蝗蔽天黑。密不能使舉網齊遮邀，熾不能使縱火俱燔燒。農夫釋耒各歎息，拼手胝足徒爲勞。舊傳此物旱之徵，涸雨一洗如秋蠅。只今山川不神龍，溺職上帝憫爾應。遣油雲蒸矧今農，功初良苗甫鬱鬱。收穫及兩成，尚可五六月，腹心雖煩憂，物理有衰歇。兩年遭旱復遭蝗，此是何人任其闕。勸農努力耕爾田，清平官府才且賢。

清・顧彦輯《治蝗全法》卷三《捕蝗詩記・郭敦飛蝗詩》 飛蝗蔽空日無色，野老田中淚垂血。牽衣頓足捕不能，大葉全空小枝折。去年拖欠鬻男女，今歲科徵向誰說。官曹醉卧聞不聞，歎息回頭望京闕。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蚱蜢》 《綱目》蟲螽僅引《拾遺・佩藥》一條，並無主治。

按：蚱蜢，初夏大火始有，得秋金之氣而繁，性竄烈，能開關透竅，一種灰色而小者名土磔，不入藥用，大而青黄色者入藥，有尖頭、方頭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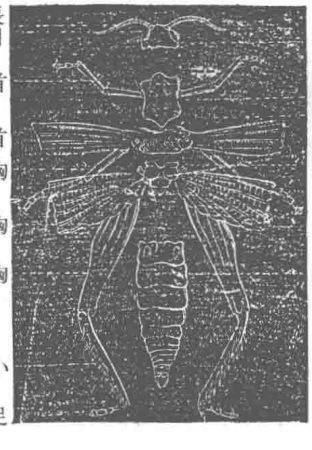
又 破傷風　救生苦海，治破傷風，用霜降後稻田内收方頭灰色蚱蜢，同穀裝入布袋内，曬乾，勿令受濕，致生蟲蛀壞，常曬爲要。遇此症，用十數個瓦上煅存性，酒下立愈。

瘧脹　養素園集驗方：用蚱蜢五六個，煎湯温服。

凍瘡　養素園待驗方：用方頭黄色蚱蜢風乾，煅研，香油和搽，掺亦可。

又 急慢驚風　百草鏡：霜降後，稻田中取方頭黄身蚱蜢，不拘多少，與穀共入布袋内風乾，常曬勿令受濕蟲蛀。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八《圜節動物・圜節物體式》 是類圜節物之皮，即其外生之骨殼。時亦有質性稍軟，可漲縮彎曲者，而似角質處率多。然化學家查考，知其中所渾合諸質，與角質中合者不同，其諸質中以呼爲矢蓮之一物充根柢。殼中所見諸體段，有時合爲一體，有時分而爲節節，軟皮相連，致各體稍有活動式。此類動物分體爲諸圜圜，一一依其平面累積相隨，全體軀可判爲首、胸、腹三段，如圖。



第一百七十二圖　圜節蟲體式

所生之圜節諸體，均合成爲全身軀，且皆爲含瓤之中空管，或爲中空角質平片，節繼一節接連，内滿裝舒縮肌，並腦筋絲，使其能運動。

首爲一圜節所生成，生有目，有口，有鬚，並屬於口之諸他體，口間頂鬚一雙，亦屬多節連而成者，適在首前，狀似一對細角，隨在彎轉屈伸如意，而形狀多不同，雌雄中分別尤多。

又 首鬚或生絶長，難確定其有何功用，其藉以探試物耶，抑憑以聽聞物耶。首下口邊，别有遶口他器三雙，備之助牙齧，並捧物入口，均可。

圜節動物之胸段，居全身軀正中，永爲前中後三圜交節成。舉於各圜向地面，安置一對足，則且析而論之。翅永生於胸段向天面之半圜，惟前一圜永不生翅，中後二圜各生一對翅，若然，是翅永不多於二對矣。

足：圜節物之股，率分二節：大腿一節，小腿一節也。足端指節數，或二或三【略】等，末尖有爪。體各不同，異其性與習，即異其體式，設其圜節物爲後股長者，行每多跳少步。

翅：圜節動物之翅，乃雙層膜生成。翅初生後，質性尚柔，深可折摺卷曲，不久轉爲極乾硬，而仍有復原力，殆永不能逾夫二對。

腹：圜節動物之腹，率皆節邊順掩連套，可進出動活。圜節之數，至多有九。凡不足是數者，殆因二圜節或數圜節連合爲一。各體完整物之腹，既不負

翅，兼不帶足。

五官：圜節動物之五官，已生至極靈妙分位。

又　是類蟲之目，與羽族並乳養動物不同，初視之爲一目，細視知爲諸多小目合成一大球。

又　食不同食具異。圜節動物，【略】所食者既異，口官之形體，亦視其食物而各異其式。如【略】皁螽等咀嚼食物蟲，口前有一橫居其中片，謂之上唇，左右有質硬且活動之二牙對向若鉗，食物經此牙截斷，再內，左右二牙床中，各有或平片，或圓管形之片，性或甚堅韌，或稍堅韌，帶多細齒或柔毛。見一百八十八圖。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九章《節足動物・昆蟲類》　昆蟲者，即蟈蟈、蝗蟲、蛾、蝶、蜂、蟻諸類之統名，具足三對，故有六足類之稱，翅多二對。動物界各綱之種類，惟此綱爲最夥，姑取蝗蟲六十二圖。作爲標本，聊以指示昆蟲軀體主要各部。最宜注意者，其體分爲頭部〔庚〕、胸部〔辛〕、腹部〔壬〕三部。頭部有一對觸角〔甲〕，一對腹眼〔乙〕，三個單眼〔癸〕。頭之下方有口，遮蔽口部前方者爲上唇，上唇之內有一對堅硬黑色者爲大顎，次於大顎又一對，爲小顎，或爲下唇。小顎下唇，均爲有細節之肢。總之，大小顎以及下唇，無非爲肢之變形。昆蟲胸部，必三環節，每環節生肢一對，故肢共三對，大多用爲步行。在蝗蟲類，最後生肢一對甚大，用爲跳躍，與兔及袋鼠諸獸後肢異常發達。同此一理，胸之脊面生翅二對。翅之狹而硬，不適飛翔者曰翅，蓋亦曰前翅。翅之開合自如，形如扇者曰後翅。後翅爲飛翔之用，前翅所以保護後翅者。

腹部環節，殊覺明瞭，大約十個，迨其成長，腹部無肢。腹部之第一節側面有大孔爲聽官，自第二節下每節側面有小孔是氣孔。空氣從此入體內，分布各處，非僅爲呼吸作用，且可入空氣於氣囊，減體比重，以適飛翔。分別雌雄，在腹部後端，雌者後端有產卵器，狀如針，雄則無之。

蝗蟲幼蟲自孵化後與母蟲形相無大差異，惟長時有翅，少時無翅耳。若幼蟲，全與母蟲異，其形相屢經變態，始似母蟲，如彼蠶蛾，幼蟲（仔蟲蠋）爲蠶，不肖其親，人人所知，當卵初出，細而黎黑曰毛子，迨食桑葉，漸漸成長，因之皮脫，此謂第一齡，後再經四度脫皮，至第五齡爲終幼蟲之期，於是營繭居中，皮又一脫，爲成蛹期，此際身稍縮小，暫時不動，既而成蛾，破繭而出，如此現象，謂之完全變態。若蝗蟲者，不完全之變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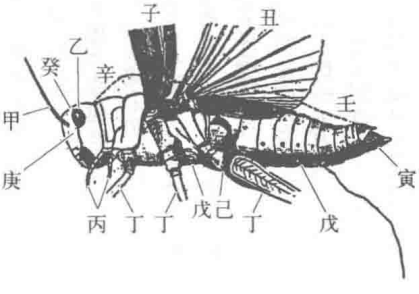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多數動物之體色，於棲居相準。如螽，棲綠叢而色綠，棲枯草而色若枯草。

又　試驗螽斯之體頭有絲狀觸角一對，大複眼一對，小單眼三對。而其下側有口，具四口器：曰上脣，曰上顎，曰下脣，曰下顎。而上下顎二對，專主咀嚼。胸部成於三環節，各節下側有脚一對，偏後二節。各具翅一對於背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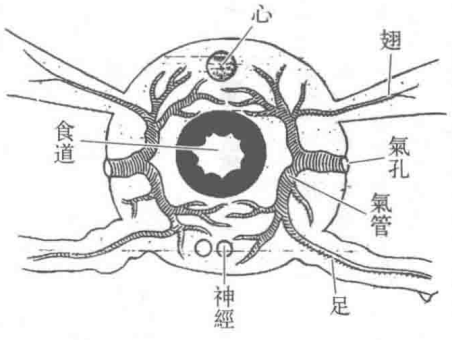
第一百八十八圖　咀嚼蟲口式

子：爲口上雙角
丑：爲多小圓體合成之二目
寅：爲單球目
卯：爲口唇
辰：爲牙
巳：爲牙床
午：爲小舌
未：爲護口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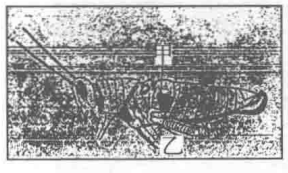


第六十二圖　蝗蟲

甲：感觸肢
乙：複眼
丙：顎肢鬚
丁：步行肢
戊：氣孔
己：聽器
庚：頭
辛：胸部
壬：腹部
癸：單眼
子：前翅
丑：後翅
寅：產卵器



第四十七圖　昆蟲胸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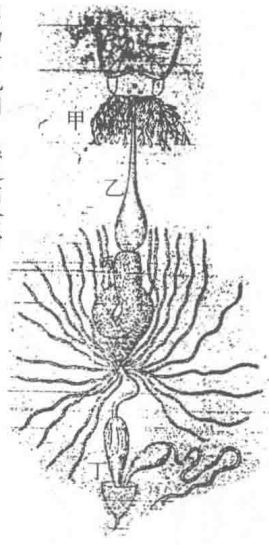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八圖　螽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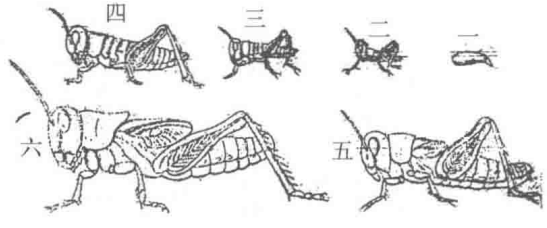
甲：鼓膜
乙：氣空

腹部成於十環節，不具肢足。剖驗腹部，見其消化管中，胃與腸之交界，簇生細管甚多，稱曰媽盧砒貴管，爲昆蟲類特具之排泄器。

蟲自卵生以迄成長，其形態無大變異。



第四十九圖　蟲之消食管
甲：睡腺　乙：食道
丙：胃　丁：腸



第五十圖　蟲之變態

藝文

《詩經・小雅・大田》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唐・白居易《捕蝗刺長吏也》　捕蝗捕蝗誰家子，天熱日長飢欲死。興元兵後一作久，一作革。傷陰陽，和氣蠢蠢化爲蝗。始自兩河及三輔，蔫食如蠶飛似雨。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河南長吏言憂農，課人晝夜捕蝗蟲。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蟲之價與粟同。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飢人重勞費。一蟲雖死百蟲來，豈將人力定一作競天災。我聞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驅蝗蝗出境。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慶兆民賴，是歲雖蝗不爲害。貞觀二年太宗吞蝗蟲事見《貞觀實録》。

宋・歐陽修《答朱寀捕蝗詩》　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於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

户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秉蟊投火況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詵詵最説子孫衆，爲腹所孕多蜫蚳。始生朝畝暮已頃，化一爲百無根涯。口含鋒刃疾風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隰不知數，進退整若隨金鼙。嗟兹羽孽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悉如此，禍當早絶防其微。蠅頭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羣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隐捕以時。今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爲蝝菑。吾嘗捕蝗見其事，較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一作亦以明信民争馳。斂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孽蟲雖甚衆，嫉惡苟鋭無難爲。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説，爲我持之告採詩。

宋・何遠《春渚紀聞》卷二《雍丘驅蝗詩》　米元章爲雍丘令，適旱蝗大起，而隣尉司焚瘞，後遂致滋蔓，即責里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亦輕脱，即移文載里正之語，致牒雍丘，請各務打撲，收埋本處地分，勿以隣國爲壑者。時元章方與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批其後，付之云：蝗蟲元是空飛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無不絶倒。

宋・章甫《自鳴集》卷三《王夢得捕蝗二首》　相逢每歎俱飄流，尊酒作意同新秋。蝗蟲日來復滿野，府帖夜下還呼舟。江天尚黑客騎馬，草露未晞人牧牛。路長遥想兀殘夢，家在風煙蘭杜洲。

江頭曉日方曈曈，僕夫喘汗天無風。茅簷汲井洗塵土，野寺煮餅燒油葱。平生憂國寸心赤，在處哦詩雙鬢蓬。村民喜識長官面，樹陰可坐毋匆匆。

又《分蝗食》　田園政爾無多子，連歲旱荒飢欲死。今年何幸風雨時，豈意蝗蟲乃如此。麥秋飛從淮北過，遺子滿野何其多。撲滅焚瘞能幾何，羽翼已長如飛蛾。天公生爾爲民害，爾如不食焉逃罪。老夫寒餓悲惱纏，分而食之天成憐。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一七《秋蝗歎》　驅車入秋原，懞懞盡禾黍。田父刈且歌，笑言雜兒女。路傍騎馬翁，下與田父語。問言田家勞，云何樂如許。父老仰天歎，懇欵話心膂。今年遭歲凶，夏旱連秋暑。誰知勤餉婦，社甕葡緑醑。君看西來蝗，落地輒蓋土。入境不入田，食草不食秬。老農亦何幸，此樂詎天與。爲言相君賢，爲惠是在汝。羣兒滿江淮，殺氣自消阻。微蟲初何知，仁者亦復與。知公意在民，有穀寧忍咀。勸爾但自歡，蝗來不須禦。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九《蝗來》　不曉蒼蒼者，生渠意若何。移蹤青穗盡，眩眼黑花多。害慘陰機域，殃踰蠱毒蛾。秋霖幸痛快，一捲向滄波。

元・王惲《秋澗集・除蝗》　千杖呼聲急，人懷愾敵看。日長旗尾困，圍促鼓聲乾。人與蝗交戰，天將雨助殘。東林茅屋底，客枕夜來安。

明・朱瞻基《捕蝗詩示尚書郭敦》（清・張豫章等編《宋金元明四朝詩》卷一）　蝗蟲雖微物，爲患良不細。其生實蕃滋，殄滅端匪易。方秋禾黍茂，芃芃各生遂。所忻歲將登，奄忽蝗已至。害苗及根節，而況葉與穗。傷哉隴畝植，民命之所繫。一旦盡于斯，何以卒年歲。上帝仁下民，詎非人所致。修省勿敢怠，民患可坐視。去螟古有詩，捕蝗亦有使。除患與養患，昔人論已備。拯民於水火，勗哉勿玩惕。

雜録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一　何敞，吴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户曹掃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蝝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後漢徐栩，字敬卿，吴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平。爲小黄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黄界，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飛去。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江中魚化爲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蟲篇・蝗》　荆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宋・陸佃《埤雅》卷二《釋蟲》　蝻則蝗也。蝗字从皇。今其首腹皆有王字，未燭厥理也。或曰，蝗即魚卵所化，《列子》曰魚卵之爲蟲，蓋謂是也。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閣爲日所暴，乃生飛蝗。故《詩》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説者，以爲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故豐年夢魚，理或然也。《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苗而未秀爲穉，《韓詩》曰穉，幼稼也。蓋蟊賊、螟蝗尤爲穉禾之害。《字説》云：蝗食苗葉，無傷於實，若蝗可貸也。賊食苗節，賊苗，蟊食根，如句所植。螟食心，不可見。

清・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四〇《蟲豸門・督捕蝗》　《元史》：蝗起真定，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爲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王磐爲宣慰使，不從。使者怒責磐，期三日盡捕蝗。磐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法捕之三日而蝗盡滅。

清・陳僅編《捕蝗彙編》卷四《史事四證・蝗避善政》　漢卓茂爲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時宋均爲九江太守，虎皆渡江而去。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

清・錢炘和《捕蝗要訣・捕蝗要説二十則・辨蝗之種》　蝗蝻之種有二：其一則上年有蝗，遺生孽種，次年一交夏令即出土滋生，其一則低窪之地，魚蝦所生之子日蒸風烈變而爲蝗，大抵沮洳卑濕之區，最易産此，唯當先事預防，庶免滋蔓貽害。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蜚蠊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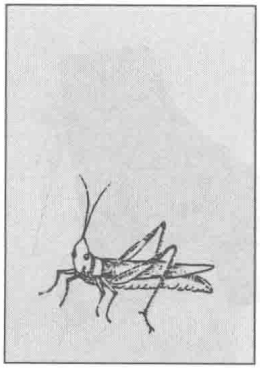


五代・黄筌《寫生珍禽圖》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蚱蜢

蟲 蟲



中華劍角蝗*Acrida ciner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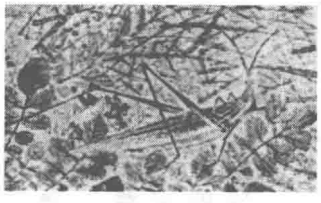
土螽、蠭谿、土蠆

晉・郭璞《爾雅注・釋蟲》 土螽，蠭谿。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蠆。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 蝗食禾稼，不可厭也。土螽廉矣，能壞其谿焉。今謂之土蠆，可謂傑矣。一名蜱蜕，一名蚱蜢，似蝗而小，怒跳，謂之蜱，謂之蜢，以此。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 土螽，蠭谿。【略】蠭谿似蝗而小，斑色，多生園中，郭云今謂之土蠆，以其在土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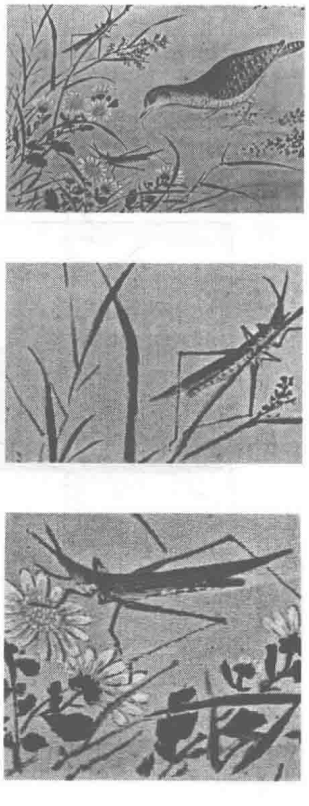
宋・錢選《草蟲圖》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 土螽，《爾雅》云土螽、蠭蜙，注云似蝗而小，名曰土蠆。【略】《蟫史》云：土螽似蚱蜢而細長，銳頭，青翼，能飛，能跳，飛不甚遠，亦能害稼，人執其兩股，能搖動其身，如女人織然，故又名織絹娘。

明・劉侗《促織志・別》 螞蚱之種三，俱不鳴，青翼而黃身，躍近而飛遠，飛則見其襲羽。【略】其青而長身者曰匾蹙，嬉者股繫而提之，使飛不止，以觀其襲羽。

清・余省、張爲邦摹繪《清宮鳥譜》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 土螽、蠭谿。【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蠆。【補正】邢疏：土螽江南呼蚱蚂，又名蚱蜢，似蝗細也，善跳者，是也。

清・方旭《蟲薈》卷三《土螽》 《爾雅》：土螽、蠭谿。【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蠆。旭按：蠆或作蚱，即蚱蜢也，生淺草中，尖頭，青色，善躍，亦能飛，俗名蚱蜢，又名蚱蚂，大者長寸餘。一種相似而灰黑色者，多在牛糞邊與蚱蚂爲雌雄。《本草拾遺》云：五月五日伺其偶合，收而佩之，令人相愛。

紅翅皺膝蝗*Angaracris rhodopa*

蒲錯、莎雞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螒、天雞。【注】小虫。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榿雞。【音義】螒胡旦反，莎蘇禾反，榿恥豬反。《廣雅》云：榿鳴，榿雞也。【疏】此黑身赤頭小蟲也。一名

雉，一名天雞，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李巡曰：一名酸雞。《詩・幽風・七月》云：六月莎雞振羽。陸璣疏云：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

三國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莎雞振羽》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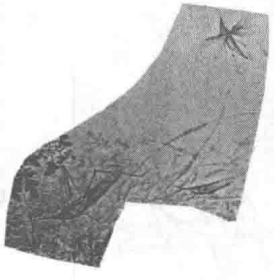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莎鷄，螽之能飛者也。色如沙，内二小羽嫣紅可愛，能於空際飛停許時，作莎莎聲，《古今注》以爲絡緯，是也。其聲如絡絲也。

短額負蝗*Atractomorpha sinen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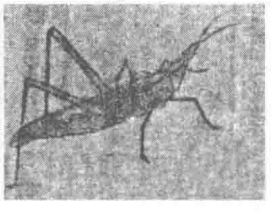
石蟹蟲、石斛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卷六《蟲魚部》 蚱蜢，石斛。**【注】** 陶云：石斛如蚱蜢，形長小，兩股如石斛，在草頭能飛，蝗螽之類，無別功，與蚯蚓交，在土中得之，勘爲媚藥。入《拾遺記》。

五代・黄筌《寫生珍禽圖》



宋・錢選《草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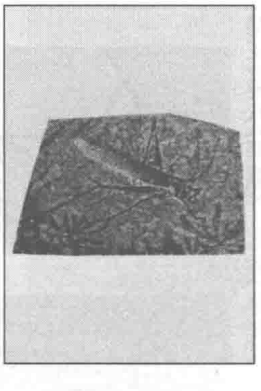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 又一種亦似蝗而尤小，青黄色，好在莎草中，善跳，俗呼跳八丈。

清・錢炘和《捕蝗要訣・除蝻八要・要説二十則・分蝗之形》 至間有青色、灰色，其形如蝗者，此名土螞蚱，又謂之跳八尺，不傷禾稼，宜辨之。

北京棒角蝗*Dasyhippus peipingensis*

宋・錢選《草蟲圖》



二色戛蝗*Gomista bicolor*

蟿螽、蜮蜥

晉・郭璞《爾雅注》卷下《釋蟲》 蟿螽、蜮蜥。今俗呼似蚣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蜮蜥。

又《爾雅音圖・釋蟲》

螫螽，蜾蠃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 螫螽、蜾蠃。蜇螽，析而不繫。螫螽，繫而不析。繫而不析，無斥焉，可也。孔子曰：於予與何誅。螽，終者也。鼸，終者也。終，終者也。一本作冬，終者也。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 螫螽、蜾蠃。【略】蜾蠃，郭云：似蜥蜴而細長，飛翅作聲者。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螫螽。《爾雅》：螫螽、蜾蠃。身細而長，色黃緑，腹下嫣紅，首上銳如角，首端二須如峨眉，雄小於雌者，半能高飛，作拍版聲。螫擊也，蜥栎也，故名。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蜾蠃之蜥本作蠙。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 螫螽、蜾蠃。螫音棄，蜾音奚，蜥或作蚗，音歷。【注】今俗呼似蜥蜴而細長、飛作聲者爲蜾蠃。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五《釋蟲》 螫螽、蜾蠃。《釋文》螫音棄。今本音契，非。《廣韻》螫、棄同，詰利切，在六至契。苦計切，在十二霽。

清・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卷三三《輿地略・物産下》 螫螽，按：俗名翦刀孃，青色，身狹，頭尖，唧唧如翦刀聲。

笨蝗 *Haplotropis brunneriana*

阜螽、蠜

《詩經・召南・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晉・郭璞《爾雅注》卷下《釋蟲》 蝗蟲、蠜。《詩》曰翟翟阜蟲。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阜螽》 《爾雅》曰阜螽、蠜，亦名負蠜。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負草蟲謂之負蠜也。《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言大夫妻求而進，疾於聽從如此。《杕杜》亦云者，蓋言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故從役之。大夫婚姻得以及時，如《召南》之世也，豈特大夫而已。蓋其下者歸亦以時，得及婚姻、祭祀、蠶耕之事，故曰春日遲遲，至猶犹于夷。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阜螽，螽之短羽者也。形麤蠢，短羽簇結背上，中高如阜，故名。雌雄常相負而躍，故曰趯趯，《爾雅》土螽、蠜谿謂此。

亞洲飛蝗 *Locusta migratoria migratoria*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卷二八 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

宋・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卷八上《蝗飛蔽天》 書法書蝗多矣，未有書蔽天者，飛至蔽天，害稼可知矣。終《綱目》書，大蝗十六，蝗三十七，詳景帝後元六年，莫遠於至燉煌，武帝太初元年，莫盛於飛蔽天者也。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四《蝗蟲》 明帝永平四年，酒泉大蝗，從塞外入。

清・鍾方《哈密志》卷二《天文》 哈密四月蝗從西北飛來。

東亞飛蝗 *Locusta migratoria manilensis*

蠭、螣、蠙、螽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 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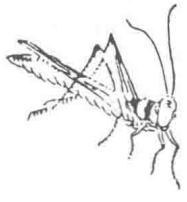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五　蝗一生九十九子，皆聯綴而下，入地常深寸許，至春暖始生。初出如蠶，五日而能躍，十日而能飛。喜旱而畏雪，雪多則入地愈深，不復能出。蝗爲人掩捕，飛起蔽天，或墜陂湖間多化爲魚蝦。有漁人於湖側置網，蝗墜壓網至沒，漁輒有喜色，明日舉網得蝦數斗。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蝗：蝗，乎光切。又榮庚切。似蚱蜢而大，羣飛，食禾黍草木葉，頷下有文若王，翅旁有竅，可以縷貫，不常有，有則爲灾。

清・徐鼎《毛詩物名圖説》卷三　《爾雅》食葉蟘。李巡注：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灾，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陸璣《疏》：螣，蝗也。《易傳》：德無常，兹謂煩蟲食葉。蔡氏伯喈曰：當爲灾，則生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云是魚子本中化之。愚按：俗云蝗産子于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入地九尺，所謂三白爲豐年之兆。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螣，《詩》省作朕，通作螣，《詩》云衆者，謂蝗也。其多不可意能，故名螣。色黄，故名蝗。羽長於身有半，故能飛，其生無極。天炎旱，魚子爲蝗，雨水大，則蝗子爲魚，故《詩》曰衆維魚矣。不爲禾害，故卜其爲豐年兆也。六七月生子，十餘日即出，八九月生子，至次年四月方出也。子曰蝝，能步者曰蝻，歲不常有。螽之别種。

又　螣螣，騰也，蟲能上騰，故名。陸《疏》曰蝗也。天亢旱則生，飛而食禾，較螟尤厲，《爾雅》作螣、蟘、螣、螣，皆謂蝗也。説並見衆注。


螣

西藏飛蝗*Locusta migratoria tebetensis*

西藏歷史檔案館等《災異志・雹霜蟲災篇》〔火龍年〕噶廈對衛藏各宗溪下達驅趕蝗蟲徹底鏟除蟲卵事之指令稿：現今蝗蟲正在爾地區左右，如烏雲飛騰。

黄脛小車蝗*Oedaleus infernalis infernalis*

《清高宗實録》卷六一七　山西巡撫鄂弼奏：據助馬路參將實爾們等稟報，六月二十四五等日，有螞蚱從西北飛入寧遠廳屬，隨即帶領兵夫奮力撲捕，禾苗雖有損傷，尚未殘毁。臣前往助馬口外察看，因取閱所捕飛蝗，頭翅雖近蝗蟲，然身不甚大，農人皆呼爲螞蚱。但業已高舉遠颺，即係飛蝗，撲捕尚易，不至飛騰蔓延。

中華稻蝗*Oxya chinensis*

漢・焦贛《焦氏易林》卷一　《大壯》：蝗食我稻，驅不可去。實穗無有，但見空稿。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　蚱蜢，《綱目》。蟲螽，僅引《拾遺・佩藥》一條，並無主治。

按：蚱蜢初夏大火始有，得秋金之氣而繁，性竄烈，能開關透竅。【略】大而青黄色者入藥，有尖頭、方頭二種。

又　破傷風。《救生苦海》：治破傷風，用霜降後稻田内收方頭灰色蚱蜢。

又　急慢驚風。《百草鏡》：霜降後，稻田中取方頭黄身蚱蜢。

黄脊雷篦蝗*Rammeacris kiangs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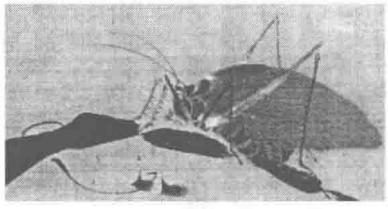
黄脊竹蝗

清同治《新昌縣志》卷四《紀異》　宜豐縣有蝗叢集各山，驅捕不散，遍食竹葉，竹榦隨枯，數年方滅，幸不害稼。

螽斯科 Tettigoniidae 分部

螽斯、斯螽、蚣螽、蚣蝑、蚣蜤、蚣蜙、春黍、蟴蠓、蟴箕、草螽、草蟲、負蠜、常羊、聒聒兒、紡績娘、紡織娘、絡絲娘、絡緯、紡緯、螽、蚑蛨、蚑蜢、莎雞、蒲錯、斛、天雞、楞雞、蚯蚓

清・袁耀《花卉圖》之一



題解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春黍謂之蠅蜤。蠅音鼜，蜤音墻沮反。又名蚣蝑，江東呼蚑蜢。

案：《詩・周南》螽斯羽，《毛傳》螽斯，蚣蜤也。《釋文》云：蚣，《字林》作蜙，郭璞先工反，蜤粟居反，郭璞才與反。揚雄、許慎皆云春黍，郭璞注《方言》云江東呼爲蚑蜢。蚑竹白反，蜢音猛。《豳風》五月斯螽動股，《毛傳》斯螽，蚣蜤也。《考工記》以股鳴者，鄭注云：股鳴，蚣蜤動股屬。《爾雅》蝑螽、蜙蝑，郭璞注云：蜙蝑也，俗呼春黍。《釋文》云：蝑本又作塼，《詩》作斯。**【注】** 內墻各本訛作壞，蜢訛作蛨，今據《詩釋文》訂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說文解字》卷一三上 ：蚣蜤，以股鳴者。从虫，松聲。息恭切。

又 ：蚣蜤也。从虫，胥聲。相居切。

：螽或从虫，衆聲。

晉・郭璞《爾雅・釋蟲》 草螽，負蠜。《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蝑螽，蜙蝑也，蜙蝑也，俗呼蜤蜙。

又 草螽，負蠜。**【考證】**《陸本》負作蝑。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魚蟲第五》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

蜙：先黍切。蜤蜙，斯螽。

蚣：同上。又古紅切，蜈蚣也。

蜙：思閒、思昌二切，蚣蜙。

又 蜤：式容切，蜤黍、蜙蜙。

又 螽：之戎切，蜙蜙屬也，蠡古文。

唐・張參《五經文字》卷中 蜙 先凶反。

又 螽、蠡：二同，並音終。見《春秋傳》。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下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也。

南唐・徐鍇《說文繫傳》（朱翺反切）卷二五 ：蜙蜙，以股鳴者。从虫，松聲。息恭切。

又 ：蜙或省。臣鉉等曰：俗作古紅切，以爲蜈蚣，蟲名。

：蚣蜤也。从虫，胥聲。相居切。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 胡蝶，蜤也。蝑螽，蜙蜤也。其胥也，有析焉，故能若是之壽。若蝶無是也，夷狄之道。蝶，牒也。蠂，牒也。今蝗俗呼疊蟲。疊已乃卒，其受疊者，乳子亦卒，欲之爲敝如此。《詩》曰：五月斯螽動股。斯螽斯在上，有析之者，螽斯斯在下，自析也。自析，性也。《周南》之事，且

詵詵相先也。其母不妒忌，故其子孫雖衆多，能相先，如此。

又《埤雅》卷一〇《釋蟲・莎雞》 小蟲，黑身，赤首，一名莎雞，一名樗雞，一名天雞。《爾雅》曰：螇，天雞。蓋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詩》曰六月莎雞振羽，言於是時莎雞羽成而振迅之也。《爾雅》曰螽醜，奮，《草木疏》云如蝗，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俗云絡緯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

又《草蟲、負蠜》 蟲蟲求而後往，能自樊矣。故草蟲下之所謂負蠜，如此。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蚣：蘇叢切。蟲名。《爾雅》：蜇螽，蚣蝑。或从公，亦書作螽、蚣。又沽紅切。又並思融切。又並諸容切。又並思恭切。《説文》：蚣蝑，以股鳴者。

又 蝑：書容切。蝑蝬，蟲名。

又 蜇：相支切。蟲名。《爾雅》蜇螽、蚣蝑。

又 蝑：新於切。蟲名。《説文》蚣蝑也。又寫與切。又象吕切。又四夜切，蟹醢。

又 螢：在吕切。蟲名。《方言》春黍謂之螢蝑。

蝬、蝘：賞吕切。蟲名。《博雅》螢蝑、蝑蝬，一曰蝬蝘。或从鼠，亦書作蟗。

又 蟑：于貴切。蛉蟑，蟲名。

又 蛉：歷各切。蛉蟑，鳴蟲。又轄格切，蛭蛉，蟲名，地蠶也。又各頜切，蟲名。《方言》蛄詣謂之杜蛉，一曰蝤蠐。

又 蛨：莫白切。蚿蛨，蟲名，螢蝑也。

又 螽、蠓、蠡：之戎切。《説文》蝗也。或作螽蠡。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螽、蠓：二正音終，螽蠡，虫名也。五蠡，音斯，螽蠡也。

又 蝑：相居反。蚣蝑也。

蚣：息恭反。蚣蝑，虫名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螽：，職戎切。草蟲，飛躍，以股鳴者。《詩》云螽斯羽，又曰趯趯阜螽，又曰五月斯螽動股。亦作。《爾雅》曰：蟲螽、蠜，草螽、負蠜，蜇螽、蚣蝑，蟿螽、蠋蛾，土螽、蠰谿。疏曰：蜇螽一名蠜，草蟲一名負蠜，又名常羊，蜇螽一名螽斯。《七月》作斯螽，一名蚣蝑，一名春黍。毛氏亦曰：螽斯，蚣蝑也。《漢志》曰：春秋爲螽，今謂之蝗。《説文》曰：螽，蝗也。李巡曰：螽，蝗子也。陸璣曰：今人謂蝗子爲螽，兗人謂之螣。蝗、螽，一物也。草蟲一名負蠜，一名常羊，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一名草蟲。蜇螽，螽斯也，又名斯螽，幽人謂之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斑〕黑，其股似琱瑑，又五月中以股相切作作，聲聞數十步。蟿螽，一名蠋蛾，形似蛾蚣而細長，飛翅作聲。土螽，一名蠰谿，今謂之土蠋，江南呼蚱蜢，又名蚱蜢，似蝗而小，善跳。按：螽斯、斯螽之斯皆辭助，猶鴛斯、鹿斯、柳斯、蕭斯、朋酒斯、饗有兔斯首之斯也。説者以螽斯自爲一物，至立蠭、蠙二字，誤矣。草蟲凡指之也，阜螽，螽之大者也。《詩》云四牡孔阜，説者遂立阜字，誤矣。以《周南・七月》之詩觀之，螽乃常有之物，決不可謂蝗，《春秋》書螽，蓋以多爲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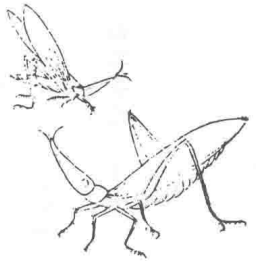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蝑：相居切。蚣蝑。从虫，胥聲。

又 蚣：息恭切。又蘇從切。蚣蝑，以股鳴者。从虫，松聲。，省文。，古文。

又 螽：余正切。螽醜，蠜腴也。从虫，欲聲。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斯螽》 斯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聲聞數十步，江東呼爲蚱蜢。《周南》之螽斯，《七月》之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

明・毛晉《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下《釋蟲・喓喓草蟲》 草蟲，常羊也，大小、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坊刻多。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誤。今依舊本删去。



《爾雅》云草螽、負蠜，郭注《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鄭注云：草螽，草蟲也，亦謂之蚱蜢。《正義》曰：《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山陰陸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負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羅氏曰：説草蟲固多端。按：張衡云土蠭鳴則阜螽跳，是，則蚓爲草蟲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蚣：舊注音沙，蜇雞，蟲名。按：蛄螰俗呼沙蟲，本作沙螽，别名莎雞。《詩・豳風》莎音蓑，今改音沙，汎云蟲名，誤。

又 蚣：息中切，音松。蚣蝑，螽别名。《説文》：以股鳴者。詳見後螽注。

又 螽：同蜤。《説文》有蜤無螽。蜤訓蜤蝪。《長箋》云：螽、蜤同。按：《箋》説是。《爾雅》螽蠓、蜙蝑。【注】螽蠓音斯螽，蓋因《詩・螽斯》而有斯音，非，螽必音斯，蜤專音昔也，又非。音私者屬螽蠓，音昔者屬蜤蝪也。螽、蜤同字同音，舊本分二字，螽音私，訓螽蠓，蜤音昔，訓蜤蝪，誤。

又 蝑：相居切，音胥。見前蜙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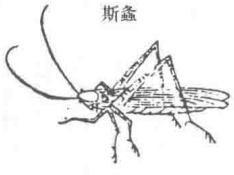
又 蝗：舊注音衛。蛉蝗，鳴蟲。本作絡緯，聲相似，後改从虫。按：寒蟬聲類絡緯，因以爲名，俗作蝗，本讀若偉，改音衛，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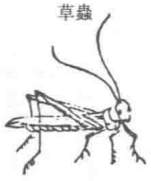
又 蝫：書中切，音舂。俗呼螽蠓爲蝫蝑。本作舂，俗加虫。

又 蝑：舊注音黍。蝫蝑，蟲名。按：舂黍即螽蠓別名，改作蝫蝑，非。詳前蠓注。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説》卷三 《爾雅・釋蟲》：螽蠓、蜙蝑。郭璞注：蜙蜳也，俗呼蝫蝑。《公羊傳》：蠓何以書？記災也。揚雄《方言》：舂黍謂之蚖蝑。蔡邕《月令章句》：其類乳于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害田稼。陸璣《草木蟲魚疏》：幽州人謂之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琦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鄭樵曰：蜙蝑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甚響。鄭康成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維蜙蝑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蔡元度《名物解》：螽斯蟲之不妒忌而一母百子，故《詩》以爲子孫衆多之説。五月斯螽動股，言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螽醜奮，蓋于是時股成而奮迅之，方春，尚弱也。字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螽也。愚按：螽斯，蝗屬，大小不同，稻田中多有之，但生子之數未有明。據蘇氏云一生八十一子，陸氏云一生百子，朱子云一生九十九子，其説不同，《序》但言不妒忌，生子之數亦未明言，大約詩詠文王，維百斯男而螽斯以况后妃不妒忌，故陸氏、朱傳爲是説與。又《正義》云：此言螽斯，《七月》言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不復圖説，下凡倣此。

《爾雅》：草蟲、負蠜。郭璞注：常羊也。陸璣《詩疏》：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陸佃《埤雅》云：蚯蚓即負蠜，亦以類應，草蟲鳴於上風，負蠜鳴於下風。羅願《爾雅翼》：《詩》草蟲説多端。案：張衡云土蠭鳴則阜螽跳，是則蚓爲草蟲也。愚按：諸家説草蟲紛紛，惟《陸疏》似蝗者爲是，但非灾蟲，不可謂蝗耳。若《埤雅》、《雅翼》並指爲蚯蚓，殊不知《爾雅》釋諸螽外，其釋蚓曰蠭蚓，蜙蠶，則不得爲草蟲明矣。嚴粲《詩緝》又以螽斯、草蟲、阜螽爲一，是尤考之未精也。


斯螽


草蟲

《周南》螽斯　《召南》螽斯同草蟲

清・趙佑《草木疏校正》卷下『螽斯當依《詩》增羽字』 《爾雅》曰螽，蜙蝑也，揚雄曰舂黍也，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補正】其股作琦瑁文，今《詩》、《爾雅疏》誤刻。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陶本、毛本俱作搓。作聲，聞數十步。案：《爾雅》本是螽螽、蜙蝑，説者以螽即斯字而疏，闕引之，不知是脱一字耶。抑陸氏固未嘗讀螽爲斯字，并《詩》之斯亦不連作名解耶。

又《喓喓草蟲》 草蟲，常羊也，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也，陶本無也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

又 案：此二條舛誤。據《爾雅》草螽、負蠜，蜚螽、蠜，《詩釋文》草蟲，常羊也。《草木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色。孔疏引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則常羊也。三字非陸語有之，亦當有一名負蠜四字，其阜螽，當爲一名蠜，無負字，而陶本、毛本于上條闕載，下條誤衍，今稍正之。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螽種類甚夥，以内二小翅别之。有緑者，有松黄者，有灰色者，有澱藍者，有赤者，有嫣紅者，又有通身碧緑者，緑首褐身者，大抵皆雄小而雌大。

清・丁晏《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卷下《螽斯》 《爾雅》曰螽，蜙蝑也，揚雄云舂黍也，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股，青黑，色斑，《詩疏》下有股鳴者也，無青黑色斑四字，《釋文》亦引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其股似玳瑁文，《詩疏》作琦瑁。五月中以兩股相搓《詩疏》作切，《御覽》作搓。作聲，聞數十步。《詩》螽斯疏引幽州以下文，《御覽》蜙蝑引。

又《喓喓草蟲》 草蟲，常羊也，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詩・草蟲疏》，《爾雅・釋草疏》。

清・焦循《毛詩補疏》卷一 螽斯羽詵詵兮。【傳】詵詵，衆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妒忌，維蜙蝑不耳。

循按：箋本《序》耳。然審《序》文，言若螽斯自爲句，不妒忌則子孫衆多，申言子孫衆多，之所以然，非謂螽斯之蟲不妒忌也。傳但言衆多，亦無螽斯不妒忌之説。

又 喓喓草蟲。**【傳】**草蟲，常羊也。

循按：庶物之名，非以聲音，即以形狀。《淮南子・地形訓》東南爲常羊之維，高誘注云：常羊不進不退之貌。《俶真訓》云：不若尚羊，物之終始。《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云：幡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又云：周流常羊，思所并。顔師古皆訓爲逍遥。蓋常羊猶言相羊。相羊者，逍遥之轉聲也。草蟲名常羊，猶熒火名熠燿耳。

又《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卷下《螽斯羽》《爾雅》：螽斯，蜤蝑也。揚雄云：春黍也，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琦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江東人呼爲蚱蜢。

又《喓喓草蟲》 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作聲。

又《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一 螽斯。**【傳】**螽斯，蜤蝑也。

《釋文》螽斯音終斯，《爾雅》作蜤，音同。螽斯，蜤蝑也。蜤粟容反，《字林》作蜙，先凶反，郭璞先工反，許慎思弓反，蝑粟居反，許慎、吕忱並先吕反，郭璞才與反。案：一名斯螽，《七月・詩》云斯螽動股是也。揚雄、許慎皆云舂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舂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呼爲蚱蜢，音竹白反，蜢音猛。《正義》：此言螽斯，《七月》言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蜤螽、蜙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斑〕黑，其股似琦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聲〕聞數十步是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甹，聲散也。

循按：諸名皆從斯螽而轉也。《方言》云舂黍謂之蜙蝑，此揚雄説，許慎説今不見《説文》，唐時《説文》當有舂黍之訓也。陸氏《疏》載二説，青色長股者一也，似蝗而小一也。《毛詩提綱》云：螽斯名蜙蝑，一名舂黍，似蝗而小，青色，長股而鳴。《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六。此則合之爲一矣。

又卷二 草蟲。**【傳】**草蟲，常羊也。

《釋文》：蟲，立忠反。木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蟲，常羊也。《草木疏》云：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正義》：《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曰大小、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

循按：《爾雅》作草螽，此《正義》引作草蟲。郭氏注草螽云：《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不破草螽爲草蟲，似《爾雅》本作草蟲，如《正義》所引耳。負蠜之名，《説文》有二：《虫部》云蠜自，蠜也，此即《毛詩》之草蟲，《蟲部》云蠶、臭蟲，負蠜也，此《爾雅》之蠹蟹，《洪範五行傳》所謂淫氣所生者，《春秋正義》引《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蠜，趙之所生，其爲臭惡，南方淫女氣所生也。又《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蟹，劉向以爲蜚青色，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陶隱居云：形扁如鼈，小有臭氣，今人家有之。故以臭蟲别之也。《爾雅》稱負者有二：《釋鳥》鶻，負雀以鶻捉攫，鳥雀也。草蟲與自螽爲雌雄，故以負蠜名之，若臭蟲。

負蠜本名負盤，蓋其形圓如負盤也。常羊别無所考，郭氏正用《毛傳》耳。蓋庶物之名，大抵非以聲音即以形狀。《淮南子・地形訓》云：東南爲常羊之維。高誘注云：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俶真訓》云：不若尚羊物之終始。《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云：幡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又云周流常羊，思所并。顔師古皆訓以逍遥，蓋常羊猶云相羊，相羊此即逍遥，聲之轉也。草蟲飛翔之狀有如此者，故以常羊呼之，猶熒火之呼燿燿爾。

又卷七 莎雞。《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

《釋文》：莎音沙，徐又音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正義》：《釋蟲》云蝗、天雞，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榿雞。陸璣《疏》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

循按：樊、陸二説不同，《廣志》云似蠶蛾而五色，亦曰犨雞，《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六。此《本草》之榿雞也。《唐本注》云：此物有二種，五色具者爲雄，青黑質白斑者是雌。《爾雅・釋鳥》天雞、鶡爲赤羽之鳥，《説文》云翰、天雞，赤羽也，《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鷩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此蟲名天雞而亦名翰，則必以赤羽如翰鳥而得名。《本草圖經》謂榿雞爲紅孃子，驗今此物似蚕而瘦，長寸許，頭翅足皆赤，生榿木孔中，天雞信爲榿雞。陸《疏》得之五色之説，小有不同，黑身赤頭則非矣。崔豹《古今注》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邱光庭《兼明書》云：莎雞大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晝合不鳴，夜則氣從背上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爲絡緯，此異于榿雞之説。以二者核之，榿雞生榿中，不生于莎。莎與榿自不容混，

絡緯之聲沙沙然，與莎讀爲沙正合。且槔雞五月間即有，而絡緯之鳴以六月爲始，陸《疏》以爲槔雞，不如崔豹以爲絡緯也。唯又以蟋蟀、促織亂之，則謬甚。按：其別有蟋蟀條，此或傳寫誤爾。

又　斯螽。《傳》：斯螽，蚣蝑也。

《釋文》：螽音終，蚣相容反，又相工反，蝑相魚反，又相呂反。

《正義》：斯螽，蚣蝑，《釋蟲》文。

今揚州人呼爲青斯，又呼爲剪刀股。循按：《爾雅》作蜤，彼《釋文》云蜤，本又作螽，《詩》作斯，同古析斯，音字皆通，《一切經音義》引《詩》作螽蜤羽，或其見古本，如是也。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蟲豸・五月斯螽動股》　朱傳：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陸疏曰：斯螽股似琦瑁，五月中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范氏曰：陰生，動股、振羽，氣使之然也。《說文》：股，髀也。《釋名》：股，固也，爲強固也。《爾雅》：蜤螽。邢疏《周南》作螽斯，《豳風》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實一也，此說甚明。嚴氏《詩緝》則云：螽斯，蝗也，蠽也，即阜螽，非《七月》所謂斯螽。蜤螽、蚣蝑別是一種，又謂毛氏誤以螽斯爲蚣蝑，孔氏因之，遂以斯螽、螽斯爲一物。斯，語助，猶鹿斯、鴛斯也。按：嚴氏既知斯爲語助，則安知螽斯之非即斯螽，而斷然以爲二物乎。從毛傳、邢疏爲正。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蚱：《唐韻》、《集韻》並陟格切，音磔。蚱蜢，蟲名。蚣蝑也。

又　蚣：【略】又《集韻》思融切，音嵩，蚣蝑，詳蚣字注。

又　蚤：《博雅》音黍，螫蝑，螗蚤也。

又　蛩：《篇海》師加切，音砂，同莎，莎鷄，蟲名。

又　蚣：《唐韻》息恭切，《集韻》思恭切，並音淞。《玉篇》：蟲名。《爾雅・釋蟲》：蜇螽、蚣蝑。疏：一名蚣蝑，一名蚣蜙，一名螗螽。陸璣云：螗箕即螗螽，蝗類也。《西陽雜俎》：蚣蝑股鳴。餘詳螽字注。又《集韻》蘇叢切，音悰，義同。或作螫、蚣。

又　蝑　《唐韻》相居切，《集韻》、《韻會》、《正韻》新於切，並音胥。《說文》：蚣蝑也。《爾雅・釋蟲》：蜇螽、蚣蝑。揚子《方言》：春黍謂之蚣蝑。互詳蚣、螽二字注。又《集韻》寫與切，音湑。象呂切，音敘，義並同。

又　螗：《唐韻》、《集韻》並書容切，音舂。《博雅》：蚣蝑，螗黍也，通作舂。

又　螽：《唐韻》舒呂切，《集韻》賞呂切，並音暑。《玉篇》：螽螽也。《本草》：鼠婦一名蝛螽。詳蚣、蝑二字注。亦作蠁，或作蠁。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釋蟲・螽斯》　《爾雅》：蜇音斯。螽、蚣蝑，音嵩胥。郭注：蚣蜙，邢疏《周南》螽斯羽，孔氏《正義》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蝗類，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云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琦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是也。

《詩緝》曰：螽斯，蝗也，蠽也，音煩。即阜螽，非《七月》所謂斯螽也。考《爾雅》云阜螽、蠽，李氏、陸璣、許氏、蔡邕之說阜螽即蝗也，螣也，同是一物。《爾雅》又云蜤螽、蚣蝑。此別是一物，蝗之類也。螽斯即阜螽，非蜤螽也，毛氏誤以爲此螽斯爲蚣蝑，孔氏因之，遂以螽斯、斯螽爲一物，非是。《春秋》書螽即蝗也，一生九十九子。

又《釋蟲・莎雞》　《爾雅》：𩵦、音汗。天雞。郭注：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邢疏《詩・七月》云六月莎雞振羽，陸璣《疏》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今絡緯蟲是也。

陸氏佃曰：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

又《釋蟲・草蟲》　《爾雅》：草螽、負蠜。郭注：《詩》曰喓喓草蟲，謂常羊也。《邢疏》草蟲一名常羊，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故名草蟲。陸佃曰：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也。

鄭樵曰：螽之類多，《爾雅》云阜螽、蠜，草螽、負蠜。案：阜螽，蝗也，草螽，草蟲也，亦謂蚱蜢。又蚣蝑一名蚣蜙，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甚響。

又《釋蟲・斯螽》　《爾雅》：蜇螽、蚣蝑。陸氏璣曰：幽州人謂之舂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脚，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如玳瑁，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江東人呼爲吒蛨。音摘麥

《詩緝》曰：斯螽，蚣蝑也，蚱蜢也。舊說以爲即螽斯，非也。

清・黃中松《詩疑辯證》卷一《草蟲・阜螽》　《毛傳》曰：草蟲，常羊也。《爾雅》云：草蟲，負蠜。郭璞云：常羊也。注同。陸璣《詩疏》云：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杜預《左傳注》注云：蚩，負蠜如蝗蟲。疏云負蠜歲時常有，非災蟲，蚩一名負盤。此注相涉，誤爲蠜耳。皆以爲蝗類，而陸佃以爲即蚱蜢，曰一云蚱蜢即負蠜，亦以類應，草蟲鳴於上風，阜螽鳴於下風而風化。羅願更引張衡語爲證。云蚓雖微物，其啟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皆以紀候。夏夜好鳴於草底，江東謂之歌女，或曰鳴砌。張衡云王蠋鳴則阜螽跳，是則蚓爲草蟲也。竊意蚯蚓孟夏即鳴，螽類，五月始躍，其出不同時，而負蠜似蝗，阜螽爲蝗，不類之類，故詩人舉以寄意。若

蚓與蝗絶不相類，詩人何忽有懷於二蟲乎。是當從陸、杜矣。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詩釋文》螽音終，《爾雅》作蜇，音義同。按：《爾雅》作螽蜇，音終斯，與此異。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釋蟲》　蜇螽、蜙蝑，《詩》螽斯《釋文》云斯，《爾雅》作蜇，音同，又云蜙郭先工反，蝑郭才與反。又云舂黍。郭注《方言》云：江東呼爲蚱蜢。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　草螽、負蠜。

【注】《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

又　蜇螽、蜙蝑。蜇本又作蟄，同音私支反。蜙先工反，蝑才與反。

【注】蜙蝑也，俗呼蝤蠐。【補正】邢《疏》蜇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實一也。陸璣云：幽州人謂之蝤蠐，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琦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者也。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二《釋蟲》　蜇螽、蜙蝑。【注】蜙蝑也。今本蜙誤作蜦。《釋文》：蜦本亦作蝑，同，烏公反。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六《螽斯羽》　螽斯名蜙蝑，一名舂黍，似蝗而小，青色，長股而鳴，喻后妃之性不妒忌，子孫衆多。《毛詩題綱》、《御覽》九百四十六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蝑：蝑蝑。各本無此二字，今補。蟲在牛馬皮者。《爾雅》、《釋文》引《字林》：蝑蝑似蟒蟲，在牛皮者。《字林》本《説文》也。郭氏《爾雅注》蜙蝑一作蝑蝑。此謂蜇螽、舂黍。从虫，翁聲。烏紅切。九部。

又　蝑蝑也，从虫，從聲。子紅切，九部。

又　蜙蝑。逗。雙聲。舂黍也。《詩釋文》曰：揚雄、許慎皆云舂黍。陸氏所據有此三字，今補。《周南》傳曰：斯螽，蜙蝑也。《豳風》傳曰：螽斯，蜙蝑也。《釋蟲》曰蜇螽、蜙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方言》曰：舂黍謂之蜙蝑。《詩》斯螽即螽斯，《爾雅》蜇即斯，蜙蝑、舂黍皆雙聲，蜙舂、蝑黍又疊韵。陸璣《疏》曰：幽州人謂之舂箕，蝗類也。目股鳴者，《考工記・梓人》文。鄭曰：股鳴蜙蝑，動股屬。《七月》曰：五月斯螽動股。从虫，松聲。息恭切。九部。陸氏引許慎思弓反。

蜙或省，《毛詩》如此作。

蝑：蜙蝑也。从虫，胥聲。相居切。五部。陸氏引許慎先吕反。

論説

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卷五《草蟲篇・草蟲》　《釋蟲》云：草螽、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疏云：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左傳》有蜚，杜注云蜚、負蠜。【疏】負蠜歲時常有，非災蟲。蜚一名負盤。此注相涉，誤爲蠜耳。陳藏器云：飛廉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辛辣。杜預《左傳注》云：蜚，負蠜如蝗蟲，又夜行一名負盤，名字及蟲相似，終非一物也。陸佃云：一云蚯蚓即負蠜，亦以離應，草蟲鳴于上風，負蠜鳴于下風而風化。羅願云：蚓雖微物，其啟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皆以紀候，夏夜好鳴于草底，江東謂之歌女，或曰鳴砌。《詩》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説草蟲固多端。案：張衡云土蟫鳴則阜螽跳，是則蚓爲草蟲也。《詩緝》云負螽也，蠜也，即螽斯也。

按：釋草蟲者不一，然以爲似蝗者近之。《詩緝》以草蟲、阜螽、螽斯爲一，以螽斯、斯螽爲二。螽斯、斯螽，吾不知其爲同爲異，而阜螽、草蟲之與螽斯則斷乎爲三，考《爾雅》自辨矣。

明・毛晉《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下《釋蟲・六月莎雞振羽》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

《爾雅》：蜤、天雞。邢疏：此黑身、赤頭小蟲也，一名蜤，一名天雞，一名莎雞，一名樗雞。李巡曰：一名酸雞。《詩・豳風・七月》云：六月莎雞振羽。鄭注：蜤音汗，莎雞也，黑身，赤頭，似斑貓。《博雅》樗鳩、樗雞也。《圖經》曰：樗雞生河内川谷樗木上，今近都皆有之，形似寒蜇而小。蘇恭云：五色具者爲雄，良，青黑質白斑者是雌，不入藥。然今所謂莎雞者，亦生樗木上，六月後出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内紅而身不黑，頭不赤。此殊不類，蓋别一種而同名也。今在樗木上者，人呼爲紅娘子，頭翅皆赤，乃如舊説。然不名樗雞，疑即是此，蓋古今之稱不同耳。《衍義》云：樗雞東西京都尤多，形類蠶蛾，但頭足微黑，翅兩重，外重灰色，下一重深紅，五色皆具，腹大。《埤雅》：莎雞，小蟲，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古今注》曰：莎雞一名絡緯，謂

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俗云絡緯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風化。《爾雅翼》莎雞振羽作聲，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今俗人謂之絡絲娘，蓋其鳴時又正當絡絲之候，今小兒夜亦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菓之屬。《古今注》曰：促織一名促機，絡緯一名紡緯。其言促織如急織，絡緯是紡緯，是矣。但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爾。《詩》稱六月，莎雞振羽，以至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一章而別言莎雞與蟋蟀，可知其非一物也。蓋二蟲皆似機杼之聲，可以趣婦功，故易以紊亂。孫炎解蝘、天雞，以爲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陸璣則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或謂之天雞。蓋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一名馬蟥。

按：朱注云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今據吴中所見，同時齊鳴，形類各別，騷人墨客往往詠之，迥然三物，不知先輩何以傳訛。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蟲豸・喓喓草蟲》 朱傳：草蟲，蝗屬，奇音，青色。《釋蟲》：草螽、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疏：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左傳》有蜚，杜注云：蜚，負蠜。【疏】歲時常有，非災蟲。蜚，一名負盤。此注相涉，誤爲蠜耳。陳藏器云：飛廉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辛辣，好夜行，人觸之即氣出，一名負盤，即竊盤蟲也。陸佃云：一云蚯蚓即負蠜，亦以離應，草蟲鳴於上風，負螽鳴於下風而風化，故負蠜曰蠜，草蟲謂之負蠜，是以蚓爲負蠜矣。羅願云：蚓雖微物，其啟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皆以紀候，夏夜好鳴於草底，江東謂之歌女，或曰鳴砌。張衡云土蟫鳴則阜螽跳，是又以蚓爲草蟲也。《詩緝》：負螽也，蠜也，即螽斯也。《集解》：歐陽氏曰：生於陵阜曰阜螽，生於草間曰草蟲，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阜草列之。又曰：凡蟲鳴，皆於種類同者相匹，惟二物不然，故詩人引此以比男女之不當合者。按：此説尤非，蓋凡以類從者，如雲從龍風從虎之類皆是，豈必專一物哉。《名物疏》按釋草蟲不一，然以爲似蝗者近之，《詩緝》以草蟲、阜螽、螽斯爲一，以螽斯、斯螽爲二，螽斯、斯螽不知其同異，而阜螽、草蟲之與螽斯則斷乎爲三，考《爾雅》自辨矣。張爾公云：《春秋》書螽十，復書蜚，蜚與螽非一蟲。劉歆《五行傳》以蜚爲負蠜，楊慎論蜚亦引負蠜，誤也。《爾雅》蜚、蠦、蟅，郭注即負盤、臭蟲也。阜螽、蠜，草蟲也，則負蠜與蜚分爲二矣。《公羊傳》與《爾雅》合，使蜚、螽同類，《春秋》既書螽，必不變文書蜚也。又崔豹云遼海有蜚，如蜻蜓，名紺繙，七月羣飛蔽天。此又一蜚，與《詩》義別。

又《六月莎雞振羽》 朱傳：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胡氏曰：《集傳》説本伊川，然三物名色各別。《爾雅》：蝘、天雞。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陸疏：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俗名絡緯。《本草》：樗雞生河内樗樹上，七月採。蘇恭云：五色具者爲雄，青黑質白斑者是雌。《圖經》：今所謂莎雞亦生樗木上，六月後出，飛而振羽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内紅而身不黑、頭不赤，此殊不類，惟在樗木上，人呼紅娘子者，頭翅皆赤，乃如舊説，然不名莎雞，疑古今之稱不同耳。《衍義》云：樗雞東西京都尤多，形類蠶蛾，但頭足微黑，翅兩重，外一重灰色，下一重深紅，五色皆具，腹大。《廣志》：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蜚雞。《古今注》：莎雞一名促織，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鳴聲如紡績也。一曰促織，一曰紡緯。《埤雅》：莎雞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爾雅翼》：莎雞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一名絡緯，今人謂之絡絲娘，小兒夜亦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菓之屬。莎雞與絡緯是一物，蟋蟀與促織是一物，崔豹不當合而言之。《詩》稱六月莎雞振羽，以至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可知非一物也。蓋二蟲俱似機杼聲，可以趣婦功，故易紊亂，孫炎、郭璞、陸璣、《廣志》所云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一名馬蟥。《考工記》以股鳴者、以翼鳴者，股鳴者，斯螽是也，翼鳴者，莎雞是也。《名物疏》：斯螽，蟲之以股鳴者，莎雞，蟲之以翼鳴者，蟋蟀，蟲之以注鳴者。迥然三物也。其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誤起於崔正熊、羅氏辨之甚精。

綜　述

五代・丘光庭《兼明書》卷二《莎雞》 《豳風》云：六月莎雞振羽。毛萇云：莎雞羽成而振訊之。孔穎達曰：莎雞似蝗而色斑，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明曰二説皆非也。按：諸蟲之鳴，出于口喙者多矣，有脅鳴者，有脰鳴者，有股鳴者，有羽鳴者。脅鳴者，蜩蟬也。脰鳴者，螻蟈也。股鳴者，斯螽也。羽鳴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爲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且《豳風》所言，非偶然也。以莎雞、斯螽之事，皆陽蟲也。陽氣出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盡，著其將寒之有漸，勸人早備于寒也。今驗莎雞，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晝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爲絡緯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樹枝之上候

其鳴者，把火燃看，即知斯言之不謬。孔云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是其不識莎雞，妄爲臆説。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螽》　螽斯，蟲之不妒忌，一母百子者也，故《詩》以爲子孫衆多之況。鵲巢言夫人德如鳲鳩，能均養七子而已，是《詩》乃稱后妃之子孫衆多。如此者，蓋太姒則百斯男，文王之所以聖也。文王之所以聖者，天道也。《召南》則人道而已，何足以與此。華封人曰：祝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華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螽斯一名春黍，亦或謂之春箕，《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股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詩》曰五月斯螽動股，言螽斯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曰螽醜奮，蓋於是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故《列子》以爲臣力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蔡邕《月令》曰：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公羊》曰：蝝何以書，記災也，蜮何以書，記異也。字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而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一《釋蟲・螽斯》　螽斯，蟲之不妒忌，一母百子，故《詩》以爲子孫衆多之況。鵲巢言夫人德如鳲鳩，能均養七子而已，是《詩》乃稱后妃之子孫衆多。如此者，蓋太姒則百斯男者，文王之所以聖也。文王之所以聖者，天道也。《召南》則人道而已，何足以與此。螽斯一名春黍，或謂之春箕，《草木疏》曰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黑股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詩》曰五月斯螽動股，言螽斯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曰螽醜奮，蓋於是時股成而奮迅之，方春，尚弱也。故《列子》曰吾力堪秋蟬之翼折，春螽之股。蔡邕《月令》曰：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蚱蜢，又謂蚱蜢善害田稼。《公羊傳》曰：蝝何以書，記災也，蜮何以書，記異也。字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螽也。

明・毛晉《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下《釋蟲・螽斯羽》　《爾雅》曰：螽，蜤蝑也。揚雄云：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青色，黑斑，其股似玳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搓或作切作聲，聞數十步。

《爾雅》：蜚螽、蜤蝑。邢疏：蜚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實一也。一名蜤蝑，一名蜤蜹，一名蠙蝑。蜚音斯，鄭注：蜤蝑，音嵩胥，一名蜤蜹，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甚響。《毛傳》：螽斯，蜤蝑也。郭璞《方言》云：江東呼爲虷蜢。《埤雅》：螽斯，蟲之不妒忌，一母百子者也，故《詩》以爲子孫衆多之況。或曰似蝗而小，《詩》曰五月斯螽動股，言螽斯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曰螽醜奮，蓋于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蔡邕《月令》曰：其類乳于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公羊》曰：蝝何以書，記災也，蜮何以書，紀異也。字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而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爾雅翼》：動股，蝗屬也。《春秋》書螽在秋者四，在八月者三，在九月十月者一，在十（二）〔一〕月者二，惟十二月者乃失閏之過。其餘八九十月者，蓋夏之六七八月也。螽類羣盛，故有雨螽于宋，言自上而下衆多之甚，故以雨言之。今蝗之盛或蔽天，其過河皆相銜而過，亹亹不絶。《説文》：蝗，螽也。《考工記》：股鳴，蜤蝑，動股屬。朱注：螽斯，蝗屬，一生九十九子。《大全》問螽，即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朱子曰：《詩》中固有以斯爲語辭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詩紀》：蘇氏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詩緝》曰：螽斯，蝗也，蟙也。斯，語助也，即阜螽也，非《七月》所謂斯螽也。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即羣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喻子孫之衆多也。今攷《爾雅》云阜螽、蟙，李氏、陸璣、許氏、蔡邕之説，阜螽即蝗也，蟙也，螣也，同是一物。《爾雅》又云蜚螽、蜤蝑，此別是一物，蝗之類也。螽斯即阜螽，非蜚螽也，毛氏誤以此螽斯爲蜤蝑，孔氏因之，遂以螽斯、斯螽爲一物。斯，語助，猶鰥斯、鹿斯也。《春秋》書螽，即蝗也。蘇氏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氏云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言蝗一生百子，不必以定數言之，但以生子多者莫如蝗耳。鄭樵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蜤蝑否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玉堂閒話》云：螽斯，蝗屬。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羽翼未成，跳躍而行。按：螽斯之族實煩，《爾雅》並列五種。一曰蜚螽、蟙，《詩》云趯趯阜螽者是也。一曰草螽，負蟙，《詩》云喓喓草蟲者是也。一曰蜚螽，蜤蝑，《詩》云螽斯羽者是也。又有所謂蟙螽、蠾蝑者，形似蜤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也。又有所謂土螽、壤谿者，今謂之土蜘，江南呼虷蛤，又名蚱蜢，似蝗細小善跳者也。此二種經文不載。《爾雅》又云螽醜奮，蓋謂螽蝗之類好奮迅作聲而飛者也。又云强醜捋，蓋謂螽斯之類好以脚自摩捋者也。分疏甚明，不知諸家何故相駁相溷。總之，螽蓋蝗屬。曰屬，則似是而非者也。必欲指爲介蟲之孽，尤爲可怪。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蟲豸・螽斯羽》　朱傳：螽，蝗屬，長而青，長脚，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語録》問螽，即是《春秋》所

書。竊疑斯是語詞，如鹿斯、露斯之類。然《七月》詩言斯螽動股，則恐是名也。《爾雅》蜤螽、蜙蝑，陸《疏》幽州人謂之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脚，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又曰食苗心曰螟，《説文》螟，螽也，《廣雅》螽，蝗也。今謂蝗子爲螽，一名蠹螽。《洪範五行傳》春秋之螽，蟲災也。雨螽於宋，是時，宋公暴虐刑重，賦斂無已。《春秋》佐助期曰：螽之爲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暴衆也。《春秋含孳》曰：螽者，飛而甲爲害。故天雨螽，則刑法醜。《五行志》劉歆曰：蚩，負螽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孳。《説文》蝗，螽也，一名蝻，一名蝝。《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也，蜮何以書，記異也。螽字从冬，冬，終也，至冬而終。魯十月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春秋》書螽在秋者四，在八月者三，在九月十月者一，在十二月者二，惟十二月乃失閏之過，其餘八九十月，蓋夏六七八月也。雨螽於宋，言自上而下衆多之甚，故以雨言之。《方言》舂黍謂之蜚蝑，注云江東呼爲蚷蜢。蔡邕《月令章句》：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類山》云：蝗子未有翅者爲蝝，蝮蜪即《詩》所云螽也。鄭樵曰：蜙蝑一名蜙蝂，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甚響。《爾雅》螽醜奮，强醜捋，疏云：螽，蝗之類，好奮迅作聲而飛。螽斯之類好以脚自摩捋。鄭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蜙蝑否。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衆多。孔氏云：此言螽斯，《七月》言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列子》：吾力堪秋蟬之翼，折舂螽之股。又曰：魚卵之爲蟲。蔡邕曰：蝗是魚子，在水中化爲之。《埤雅》云：舂魚遺子如粟，埋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化爲魚，如遇旱，水不及故岸，子久閣爲日所暴乃生飛蝗，一母百子，故《詩》曰衆爲魚矣，實爲豐年，理或然也。李迂仲曰：斯是語助，見《朱子語録》，無可疑者。《名物疏》蚱蜢生稻田中，察其形頗似陸璣所言，但《釋蟲》又有土螽、蠰谿，説者以爲此蟲細小善跳，江南所謂蚱蜢也。則斯螽別是一物矣。嚴氏以此爲蝗，以《七月》之斯螽爲蚱蜢。不主孔疏之説，疑不能明也。小序但言螽斯不妬忌，不言其生子之數，蘇轍云一生八十一子，並朱子。陸佃之田未詳。典據《陸疏廣要》螽斯之族實繁。《爾雅》並列五種：一曰蜤螽，蟿。《詩》趯趯阜螽，是也。一曰草蟲，負蟿，《詩》喓喓草蟲是也。一曰蚱螽、蜙蝑，《詩》螽斯羽是也。又有蝚螽、蠾蚸，形似蜙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也。又有土螽、蠰谿，今謂之土磔，江南呼蚷蛨，又名蚱蜢，似蝗細小善跳者也。分疏甚明，不知諸家何故相駁相混。張爾公云：螽總名，大小不一。《爾雅》草螽、負蟿，《陸疏》阜螽是負蟿。《左傳》蜚不爲災，蜚即臭蟲，《爾雅》謂之蠹蝽，《本草》謂之飛廉，《廣雅》諸書謂之飛蠊，一名負盤，與負蟿不同類。杜頂注蜚，負蟿如蝗蟲，後世因以爲阜螽，誤矣。他如陸佃謂蚯蚓爲阜螽，羅願謂草蟲爲蚯蚓，劉向以阜螽爲介蟲之類，並非。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螽，蝗屬，螽斯、斯螽皆謂此。斯，語詞也。身長寸餘，色灰褐，首股斑文如瑇瑁，四羽六足，後二股長而澀，摩羽作聲，故曰動股。子如稻米，色純黄。以尾穴地，生子土中，深三四寸，次年出土，常數十也，故《詩》取以喻子孫之盛。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物産二》 螽。螽斯羽，《詩經・周南》。五月斯螽動股。《豳風》。螽斯，蜙蝑也。毛傳。長而青，長角，長股，青色，黑斑，其股似瑇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陸疏。蚷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實一也。《爾雅》邢疏。

藝文

《詩經・召南・螽斯》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明・沈弘正《蟲天志》卷一〇《枕中草詠絡緯》 風下凄音徹夜酸，豆棚瓜架露珠團。繅絲頭緒千條亂，杼軸姻緣一水寒。苦調如絃驕竹肉，愁懷似線繞欄干。不須枕上梧桐雨，聒聒聲中待旦難。

入耳焦繁入夢酸，秋風瑟瑟月團團。郤同思婦憂邊早，絶似孤交念叔寒。織借蛛絲依樹杪，光偷螢火點欄干。客心聽爾梦如緒，雙鬢明朝對鏡難。

穠意蕭森物意酸，暫依青蔓與黄團。暗教機杼家家動，總爲繅絲夜夜寒。織女無章雲爛熳，綃人有淚露欄干。亦知紝婦由來苦，訴出千經萬緯難。

哀吟焦殺動人酸，郤似齊統怨白團。裳比蜉蝣連夜楚，韻先蟋蟀早秋寒。迴來錦字文何在，添去邊衣線若干。豈少窮檐絲婦聽，機空無奈和君難。

吟來雨苦又風酸，秋蔓如絲捲作團。貧女製裳非自嫁，故人織素爲誰寒。纑從蚓婦還槁壤，機向牛星付水干。物候驚心牽不斷，綈袍何處裕衣難。

啼處忘悽聽處酸，樓邊燈下淚珠團。商絃入奏皆知苦，周教求衣不待寒。音送帛書來塞北，聲拖綃影出江干。同袍寂寞憑君話，久矣人間挾纊難。

縱使無情聽亦酸，披衣重試小龍團。平林似染機仍急，亂葉如梭擲更寒。幾片流黄隨月落，一聲裂帛與霄干。琵琶馬上秋風裏，聽爾吟時下指難。

幻音一種倍辛酸，萬緒千絲打作團。夜織暗中停曉織，禦寒聲裏到祈寒。

高低原向天孫學，斷續非關謝客干。絡緯曉寒雞報曉，羈人思起著衣難。

蟲腸一線苦含酸，兔魂三秋缺又團。青女裙捎瓜蔓短，黃姑練惹豆花寒。若教抱布堪相貿，寧使無裨不用千。自在枝頭勤締造，牀邊宇下傍人難。

切切嘈嘈總是酸，數迴煩碎數迴團。臂如釵股繅偏亂，聲似機頭轉更寒。合調齊鳴寧有辨，分枝各織不相干。春鶯春柳嬌千態，何似秋蟲此際難。

又引宋祁《秋夜詩》 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婦驚。

又引張弼《皇明風雅・絡緯詞》 絡緯不停聲，從昏直到明。不成一絲縷，徒負織作名。蜘蛛聲寂寂，吐絲復自織。織網網飛蟲，飛蟲足充食。事在力爲不扛聲，思之令人三歎息。

又引朱家聲《春草篇・詠絡緯》 風引凄凉聽欲酸，物情辛苦淚珠團。閨中機杼聲和切，雨外悲吟夢亦寒。促似怨深添弱線，斷疑力盡倚闌干。可知天上長年弄，散作秋商永夜難。

又引朱長芬《燕社詩・詠絡緯》 穠聲郤易動人酸，況復凄凄感露團。引似翠梭臨月弄，停如鴛杼泣綃寒。羈人念遠頻相望，婺婦憂深漫不干。何事辛勤空暮暮，便教織就向人難。

又『非磊落氏贊曰』 惟彼綠娘，亦嗜絲瓜。豈其作幔，荻莖作笳。夜林簫管，秋枕琵琶。星前月下，海角天涯。驚心入耳，有淚如麻。寒蟬愁和，羞殺鬧蛙。

雜録

清・段玉裁《詩經小學》卷一 螽斯羽。《爾雅》：蜤螽、蝗蜙。《釋文》蜤本又作蝡，《詩》作斯。按：蝡、蜤同在第十六部，猶斯、析同在第十六部也。螽蝡亦稱蜤螽，非如譽斯之斯，不可加鳥。

詵詵兮。《釋文》曰：《説文》作辪，《玉篇》辪多也，或作莘、駪、狌、姺，《五經文字》姺色臻反，見《詩》。按：今《説文》無辪字，《東都賦》俎豆莘莘，《魏都賦》莘莘蒸徒，善注皆引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今《詩》螽斯作詵詵。

【傳】詵詵，衆多也。皇皇者，華作駪駪。【傳】駪駪，衆多之貌。桑柔作姺姺。

【傳】姺姺，衆多也。蓋其字皆可作莘莘，《説文》引《詩・小雅》莘莘征夫。

薨薨兮。《爾雅》薨薨，增增，衆也。《釋文》顧舍人本薨薨作雄雄。按：雄从隹，厷聲，古韻雄與薨皆在第六部。

繩繩兮。螽斯抑傳皆云繩繩戒慎，下武傳云繩，戒也。《爾雅》兢兢繩繩，戒也。

揖揖兮。蓋輯字之假借，《説文》輯車和輯也。

清・王鴻緒等《詩經傳説彙纂》卷一 螽音終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

【集傳】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毛氏萇曰：螽斯，蚣蝑也。孔氏穎達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朱子曰：《詩》中有以斯爲語辭者，如鹿斯、露斯之類。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朱子曰：子孫振振，是説螽斯之子孫，不是説后妃之子孫。蓋比《詩》多不説破這意，然亦有説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

【集説】孔氏穎達曰：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不妒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故得衆多也。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鄭氏伯熊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妒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張氏栻曰：螽斯，蝗蟲之類耳。而乃取之以喻后妃，疑若不倫，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雎鳩亦取其德之合也。《左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陰陽和，氣盈天地間而萬物生焉。螽斯形之微僅寸餘耳，而其滋數之多，凡物皆不能及。其子之類聚者大小不一，與他黨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字，小小依大之狀焉。是雖微蟲，實鍾大和之氣以成形，以之擬后妃之德，誰謂不倫也哉。嚴氏粲曰：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則羣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喻子孫之衆多，歸其自於后妃也。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妒忌而致也。朱氏道行曰：説螽斯就是説后妃，重詵詵字，物羣則爭羣，集而和乃是真和，和者生理，亦是生氣，以是宜爾子孫。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集傳】比也。薨薨，羣飛聲。毛氏萇曰：薨薨，衆多也。王氏安石曰：薨薨，言其飛之衆。

繩繩，不絶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集傳】比也，揖揖，會聚也。王氏安石曰：揖揖，言其聚之衆。蟄蟄，亦多意。方氏慤龍曰：振與繩易明，蟄即蟄蟲之蟄，伏藏盤聚意。

【總論】吕氏大臨曰：螽斯將化其羽，比次而起。已化而齊飛有聲，既飛復斂羽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陸氏深曰：螽斯之詩與樛木三章皆后妃之德也，詞氣和平，文義回互，反覆而吟詠之，則深淳醲郁之。化自溢於音響節奏之餘，以聲詩言之，三疊之類也，以聲樂言之，三闋之類也，而古調從可識矣。郝氏敬曰：於螽斯詠其羣不言和，而其和可知於后妃。詠其子孫多不言羣，而其羣可知不直稱君子。而借螽斯盛歎，微婉深厚，悠然可想，朱子謂爲比是也。胡氏紹曾曰：此詩美周家一宫雍穆耳。詩人反覆一螽而卜世卜年，皆系於此。

螽斯三章章四句。

【集説】朱子曰：不妒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所論，却是全體。張氏栻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由不妒忌而已，故繼樛木之後。黄氏櫄曰：詩人以螽斯比后妃，取其子孫衆多也。作《詩序》者既曰言若螽斯，又曰不妒忌，則子孫衆多。言若云者，繼上文之辭。不妒忌者，乃其推本之論。蓋子孫衆多者人君之福，而不妒忌者，婦人所難也。漢明德皇后嘗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後宫，有進幸者多加慰納，宗社以隆，故嘗謂大姒不妒忌而周以興。思齊言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詩言不妒忌則子孫衆多，皆是一意。劉氏瑾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此其多子之驗，誠后妃之德所致也。朱氏善曰：《樛木》后妃不妒忌，而衆妾美其子，有衆多之盛。蓋正家之道，始於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以不嚴，然必上無嫉妒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衍，福履之綏，子孫之衆，自有不期而然者矣。

清・錢澄之《田間詩學》卷一　《螽斯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郝氏云：樛木逮下，進御者衆，故生子多，編《詩》者以義相承。

愚按：后妃不嫉妒，故衆妾得以生子。而所生皆爲后妃之子，故得衆多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朱注：比也，《毛傳》缺。毛云：斯，蜤蝑也，詵詵，衆多也。一名春黍，《七月》詩云斯螽動股，文雖顛倒，其實一也。陸氏云：字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而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鄭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維蜤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亦宜然。嚴氏云：螽生信宿即羣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振奮也，謂奮起也。重言之，見衆多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羣飛聲。繩繩，《説文》云：有紀貌。蓋狀子孫之長幼，森然各得其序，亦如螽斯之羣飛，行列不亂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輯通，《晉語》君輯，大夫就車輯，或爲揖，蓋通用也。詵詵，自未飛之時言也。薨薨，自方飛之時言也。揖揖，自飛而下集之時言也。振振但言其奮起而已，繩繩則有繼續未艾之意。蟄蟄又見其安静，以處式相好，無相猶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愚按：螽斯以喻子孫之衆多，不以比后妃也。惟后妃不妒，故子孫衆多。有如此，篇中全不露此意，但言宜爾子孫，如此使人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耳。

清・傅恒等《詩義折中》卷一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比也。螽斯，蝗屬，喜羣飛，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也。振振，壯也。后妃不妬而多男，故詩人以螽斯比之，言其羣飛，詵詵而和，宜其子孫振振而壯也。蓋妻不妬則妾媵和，妾媵和則心神暢而氣血調，所生之子必壯矣。此理之自然，故曰宜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絶貌。妻不妬而妾媵和，則樂羣處而進御，均所生之子必多矣。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讓也。羣飛而相下，如人之揖，讓也。蟄蟄，聚也。雍睦而聚處，如蟲之盤蟄也。妻妾欲其和，尤欲其讓，和而不讓，則狎而起爭，故必以讓節和之流斯。妻妾常保其羣處，而子孫皆盤聚而不散矣。此亦理之自然，故曰宜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子孫盛也。凡家道之成，始於夫婦，中於父子，終於兄弟，是故有《文王》而後有《關雎》，夫刑妻也。有《關雎》而後有《樛木》，妻容妾也。有《樛木》而後有《螽斯》，妾宜子也。子患其不壯，又患其不多。壯且多矣，又患其不睦，而至於不聚也。振振繩繩而終於蟄蟄，則是子孫皆能孝於親也。且推孝親之心以友於兄弟也。一庭之内，夫和妻柔，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則禮樂成於家，而仁讓興於國矣。此修齊治平之節次，非此不可推而行也。故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清・朱鶴齡《詩經通義》卷一《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集傳釋《螽斯》

用陸璣《疏》，錢氏《詩詁》螽，即《春秋》所書螽。斯乃語助，如鶯斯、鹿斯之類，毛氏指爲蚣蝑，非也。吴任臣曰：《春秋》書螽，傳云蝗也。《詩》螽斯羽，嚴粲注云螽即蝗。斯，助語也。是螽、蝗明爲一物。若《豳風》五月斯螽動股，此即蚱蜢之名，即阜螽也，似蝗亦能害稼，《爾雅》謂之蚣蝑。與螽不同，中郎以斯螽、螽斯皆爲蝗，李氏以斯螽、螽斯皆爲蚱蜢，與郭璞《山海經注》以螽爲蝗類均非。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詵詵音辛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音緝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按：此《序》言若螽斯句斷，下乃推言子孫衆多者，由后妃不妒忌故也。鄭康成誤讀以螽斯不妒忌爲句，夫螽斯微蟲，何以知其不妒忌乎。歐陽永叔譏《序》文顛倒，蓋亦誤讀之耳。

【傳】振振，仁厚也。繩繩，戒慎也。《爾雅》繩作慲，云慲，慲戒也。毛訓本此。蟄蟄，和集也。愚意從毛解，則螽斯當以興言振振，與下振振公子同。繩繩，多而有軌範也。蟄蟄，多而不垂離也。太姒之能教子，于此見之。《集傳》主比説，故止言衆多而已。

《樛木》、《螽斯》皆詩人詠歌之辭，未必衆妾所作。

圖表

清・于敏中、梁國治等編《西清硯譜》卷九　宋米芾繪《螽斯瓜瓞硯》：

正面圖繪圖十分之八



背面圖



宋米芾繪《螽斯瓜瓞硯》説：硯高六寸許，上寬三寸九分，下微斂厚，約八分許。下岩端石質細而潤，兩面刻作瓜葉藤蔓縈繞，葉間平坦爲受墨處，中有火捺紋隱隱如葉，縷上方有活眼，二葉下隱螽斯一，趯趯生動，左上方葉間稍平處鐫

御題詩一首，楷書。鈐寶一曰太璞硯，背綴瓜，大小凡三瓜，及旁大小眼凡四葉，下方平坦處亦可受墨，左方大瓜上鐫寶晉齋珍玩五字，隸書，是硯製作精巧，曾經宋賢染翰洵足珍賞，匣蓋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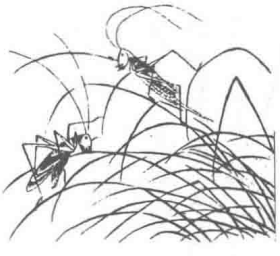
御題詩與硯同，隸書鈐寶二，曰幾暇怡情，曰得佳趣。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蟲部》　趯趯阜螽。《傳》：阜螽，蠜也。《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陳藏器云：阜螽如蝗，東人呼爲舴艋，有毒，有黑斑者，此云法他法他。嚴《緝》阜螽、螽爲一物，《爾雅》有明解，不可混矣。



草螽*Conocephalus* sp.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蟲部》　喓喓草蟲。《傳》：草蟲，長羊也。《集傳》：蝗屬，奇音，青色，草蟲，《爾雅》草螽即是也。陸云：好在茅草中。



大碩螽 *Deracantha onos*

草蟲、草螽、常羊、負蠜

《詩經・召南・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即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採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草螽、負蠜，《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

清・牟應震《詩問》卷一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喓，以口要物也，俗作咬。草蟲不能躍，自喻阜螽善躍，喻君子覯媾之假借。昏，媾也，《曹風》不遂其媾。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蕨，蹶也，取興起之意，《大雅・文王》蹶厥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徽也。采，采者，喻擇婿也。

草蟲君子，宜家人也。蓋婚禮初成，喜而賦之。未見君子，言在路時也。忡忡，惙惙者，恐已不能承君子意也。傷，悲者，悲遠父母兄弟也。《傳》、《箋》解此詩爲合。

又《毛詩物名考》卷四 草蟲，負蠜也，形似蠜而大，色黑紫，背上有殼如陵，故名負蠜，綏下有羽，鼓之鳴聲唧唧也。以步行，不能躍，俗名山草驢。其生最早，春分後即見，食草芽，故曰喓喓，爲以口要物也，非鳴也，其鳴盛於夏日。其雌者尾長如針，不能鳴，與蠜同。

鳴螽 *Gampsocleis* spp.

聒聒兒、紡績娘、蟈蟈、榛蟈、絡緯、紡線娘

明・袁宏道《促織志》 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線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挂之簷間，露下凄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少時，讀書杜庄，晞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

明・劉侗《促織志》 有蟲便腹，青色，以股躍，以短翼鳴，其聲聒聒，夏蟲也，絡緯是也。晝而曝斯鳴矣，夕而熱斯鳴矣。稚籠懸之，餌以瓜之饟，以其聲名之曰聒聒兒。

又 其先聒聒，生者曰蚪螞蚱，以比于聒聒，腹太似恨蹇，翅太似恨長，鳴太似恨細。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蠜即今俗呼爲蟈蟈者，字象形，短羽、大腹、長股，羽匕有竅，鼓之作聲，其鳴盛於秋日，鄭誤以蠜注草蟲，與采薇采蕨之時不符矣。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第十五》 今驗一種青色善鳴者，登萊人謂之聒聒，濟南人謂之聒聒，並音如乖，順天人亦謂之聒聒，音如哥。體青緑色，比蝗麤短，狀類蟋蟀，振翼而鳴，其聲清滑，及至晚秋鳴聲猶壯。《詩・出車》箋：草蟲鳴晚秋之時，及陸璣《疏》奇音，青色，唯此足以當之。

清・和珅、梁國治等《熱河志》卷九六《物産五・蟲之屬》 榛蟈。《周禮》蟈氏及《月令》螻蟈鳴，注皆以蟈爲蛙。《唐韻》亦以蟈爲蛙之別名。《玉篇》、《集韻》蟈字皆以蝦蟆爲訓，惟《廣雅》有螃蟈，馬蜩也。然馬蜩乃蟬屬，今塞外所産，榛蟈則係絡緯、蟋蟀之類，善以翼鳴，土人呼爲叫蟈蟈，盛以小籠，置之暖室，經冬猶有作聲者。

又 御製詩《榛蟈甲戌》：啾啾榛蟈抱烟鳴，亘野黄雲入望平。雅似長安銅雀噪，一般農候報西成。

蛙生水族蟈生陸，振羽秋叢解促寒。蟈氏去黽因錯注，至今名象混秋官。

按：蟈蟈乃絡緯、蟋蟀之類，《周禮》蟈氏去黽黽，原不指一物，而言注謂蟈，今御

所食蛙。夫蛙乃蝦蟆，不可食，黽亦其類，俗名田雞，尚可食。至蠅蠅，則斷無可食之理，不精考而錯注，以訛傳訛蓋不少矣。

清・田易等纂《畿輔通志》卷五七《絡緯》《帝京景物略》：便腹，青色，以股躍，以短翼鳴，其聲聒聒，以其聲名之曰聒聒兒。

清・陳淏子輯《花鏡》卷六《紡績娘》 紡績娘北人呼爲聒聒兒，似蚱猛而身肥，音似促織而悠長，其清越過之，每好事者捕養焉，以小楷籠盛之，挂於簷下，風清露冷之際，凄聲徹夜，酸楚異常，夢此枕上，俗耳爲之一清，覺蛙鼓鷰題皆不及也。故韻士獨取秋聲良有以也。每日以絲瓜花或瓜穰飼之可久，若縱之林木之上，任其去來，遠聆其音，更爲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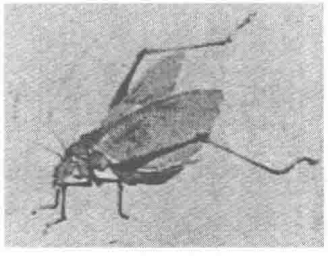
紡績娘



清・秦錫田纂《南匯縣續志》卷二〇《風俗志・昆蟲之屬》 紡織孃即《詩》莎雞，一名絡緯，緑色，生草叢中，能飛能躍，秋夜則鳴。其善鳴者略分三種：體大而聲如經車者名經布孃，俗呼摇紗筒子，身小而聲如織布者名織布孃，身狹長而聲如紡車者名紡紗孃。

素色似織螽 *Hexacentrus unicolor*

清・張熊《花卉圖》之一



紡織娘 *Mecopoda elongata*

絡絲娘、絡緯、莎雞、梭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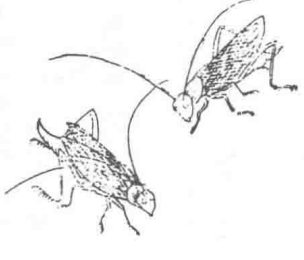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莎雞》 莎雞振羽作聲，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今俗人謂之絡絲娘。蓋其鳴時又正當絡絲之候，故《豳詩》云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也，寒則漸近人。今小兒夜亦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菓之屬。崔豹《古今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也，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緯也。又曰促織一名促機，絡緯一名紡緯，其言促織如急織，絡緯如紡緯，是矣。但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爾。《詩》稱六月莎雞振羽，以至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一章而别言莎雞與蟋蟀，可知其非一物也。蓋二蟲皆似機杼之聲，可以趣婦功，故易以紊亂。孫炎解螽、天雞，以爲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郭氏又云一名樗雞。陸璣則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下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蜚雞，蓋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一名馬蟥。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莎鷄》 莎鷄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釋蟲第十五》 螽、天雞。天雞在莎草中，翅内盡紅，《爾雅翼》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莎雞，一名絡緯。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蟲部》 六月莎雞振羽。**【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集傳》：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爾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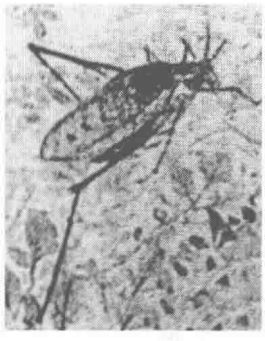




翼》：莎雞振羽作聲，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今俗人謂之絡絲娘，蓋其鳴時又正當絡絲之候。莎雞今俗謂之管卷，頭小而身大，有鬚，聲如緯車。斯螽也，莎雞也，蟋蟀也，迥然三物，《集傳》訛之，諸書辨其非矣。斯螽是蚣蝑，莎雞是絡緯，蟋蟀是促織，如是分別，各得其物，高啟詩蟋蟀催寒輸絡緯，可謂二蟲之知音矣。

日本紡織娘*Mecopoda niponensis*

宋・錢選《草蟲圖》



鳴螽斯*Tettigonia cantans*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蟲部》 螽斯羽詵詵兮。**【傳】** 螽斯，蚣蝑也。《集傳》：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爾雅》：蜤螽，蚣蝑。蜤音斯。邢昺云：蜤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惟字異文倒，其實一也。一名蚣蝑，一名蚣蝬，一名蠿螽，螽總名，斯語詞，注家以爲蚣蝑，則今吉里吉里斯也。



蟋蟀科Gryllacridae 分部

庭疾灶螽*Diestrammena asynamora*

佗負蟲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佗負蟲》 似促織而白色，雙鬚甚長，無翼，不能鳴，傴背，長股，善跳，好居下濕地，雌雄未嘗相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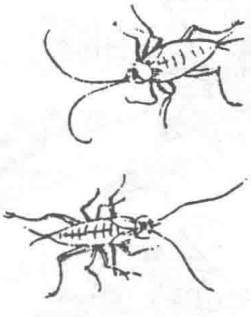
短翅灶蟋*Gryllodes sigillatus*

竈馬、竈雞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蟲篇》 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側，俗言：竈有馬，足食之兆。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竈　馬



又《本草綱目》卷四一《虫之三》 竈馬。《綱目》。**【釋名】** 竈雞。俗名。**【集解】** 時珍曰：竈馬處處有之，穴竈而居。按《酉陽雜俎》云：竈馬狀如

促織，稍大，脚長，好穴竈旁，俗言：竈有馬，足食之兆。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竈雞》 竈蟲好穴于竈側，一名竈馬，一名竈雞，形類促織而身軟，長鬚，兩股，能跳，食鍋中餘沫。促織則有翼而黑色，性剛，善鬬。竈雞則無翼而褐色，身弱而易死，其聲亦曰織織。

清・嵇璜《續通志》卷一七八 竈馬一名竈鷄，《酉陽雜俎》曰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竈傍，俗言竈有馬，足食之兆。

清・阿桂、劉謹之等《盛京通志》卷一〇七《蟲豸類》 又竈馬如促織，好穴於竈，亦名竈雞。

清・李元《蠕範》卷八《物名》 鴟掇，竈馬也，竈雞也。狀如促織而稍大，灰色，六足無翼，長尾，易死，好穴竈，其聲清微，如曰織織，《列子》謂胡蝶所化。

清・張之洞等纂《順天府志食貨志二・物産・蟲屬》 竈馬，《昌平縣志》：穴竈而居，狀如促織，稍大，脚長，俗言有此足食之兆。按：與悉蟲同類，惟不能鬬。

蟋蟀科 Gryllidae 分部

蟋蟀、蛬、蜻蛚、蚟孫、促織、吟蛩、投機、螒、天雞、蛩秋、懶婦、秋蟲、寒蟲、蛐蛐、百日蟲、反背蟲、好勝蟲、富貴蟲、絡緯、莎雞、斯螽、紡績、馬蠋、灶馬、蒲錯、樗雞、酸雞、梭雞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蟋蟀，蛬



螒，天雞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螒，天雞。【注】小虫，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音義】螒胡旦反，莎蘇禾反，樗恥猪反。《廣雅》云：樗鳴，樗雞也。【疏】此黑身、赤頭小蟲也。一名螒，一名天雞，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李巡曰一名酸雞。《詩・豳風・七月》云：六月莎雞振羽。陸璣疏云：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

又《考證》 螒，天雞。陸本螒作翰。

又 蟋蟀，蛬。【注】今促織也，亦名青蚟。【音義】蟋音悉，《説文》作悉，本或作蟋，音瑟。蟀所律反，《詩》同，本或作蟴，《説文》同。蛬九勇反。促字亦作趗，七玉反。青子盈反。蚟音列。《廣雅》云：蜻蛚，促織也。《字林》云：蟋蟀也。【疏】蟋蟀一名蛬，今促織也，亦名青蚟。《詩・唐風》云：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青蚟，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是也。

又《考證》 蟋蟀，蛬。【注】亦名青蚟。陸本青蚟作蜻蛚。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蜻蛚即趨織也，精列二音。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梁國呼蛬音鞏，南楚之間謂之蚟孫。孫一作絲。

案：《考工記》以注鳴者，鄭《注》云：注鳴，精列屬，精列即蜻蛚。《疏》全引《方言》此條，蚟作王，餘並同。《詩・唐風》蟋蟀在堂，《毛傳》蟋蟀，蛬也。《淮

南・鴻烈・時則篇》蟋蟀居奥。高誘《注》云：蟋蟀、蜻蛚，促織也。《廣雅》：蚚、趹織、蚑孫，蜻蛚也，趹促同。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𧋁：悉蟲也。从虫，帥聲。臣鉉等曰：今俗作蟀，非是。所律切。

又 𧊒：蜻蛚也。从虫，列聲。良薛切。

𧍐：蜻蛚也。从虫，青聲。子盈切。

又 𧋁：蟋蟀也。从虫，悉聲。息七切。

三國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蚚，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魚蟲第五》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蟋蟀，蚚。今促織也，亦名青蛉。蚚音拱。螒，音汗。天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栖雞。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 蛩：所密切。蟋蛩蟲。

蟀：同上。

蟋，思栗切。蟋蟀。

蟋：同上。

蚚：古勇切，蟋蟀也。亦名蜻蛚。又音邛。

蚑：同上。

又 蛚：力結切。蜻蛚，蟋蟀。

又 蚑：禹方切。蜻蛚也。

又 螒：胡旦切。天雞也，一名莎雞。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蚚：渠容切。《爾雅》蟋蟀、蚚。又古勇切。又居用切。

又 蜈：蘇昆切。《方言》：蜻蛚南楚謂之蚑蜈。

又 蚑：于方切。蟲名。《方言》：促織南楚謂之蚑蜈。

又 蠪：咨盈切。蟲名。《説文》：蜻蛚也。

又 蚑：古勇切。蟲名。《博雅》：蚑，趹織。

又 螒：侯旰切。小蟲名，黑身赤頭。一曰天雞，一曰莎雞。

又 蟀、蛩：朔律切。蟋蟀，蟲。

又 蟋：息七切。蟋蟀，蟲名。又色櫛切。

又 蟋：色櫛切。蟋蛩，蟲名，促織也。

又 蛚：力蔕切。蟲名。《説文》：蜻蛚也。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下 促織一名促機。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濟南人謂之嬾婦。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蟋蟀》 一名秋吟，蚚秋初生，得寒則鳴唲，濟南人謂之懶婦，一名青蛉，今之促織也。

南唐・徐鍇《説文繫傳》（朱翺反切）卷二五 𧋁：悉蟲也。从虫，帥聲。臣鉉等曰：今俗作蟀，非是。所律切。

又 𧊒：蜻蛚也。从虫，列聲。良薛切。

𧍐：蜻蛚也。从虫，青聲。子盈切。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第十五・蟋蟀，蚚》 與衆共之帥者也。婦人夜作，聞之而警語曰：促織鳴，懶婦驚。

又《螒，天雞》 一名酸雞，其鳴聲酸，所謂寒蜇亦以此。《詩》曰六月莎雞振羽，其謂之螒亦以此。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蟋蟀》 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光澤如漆，一名蚚，一名促織，語曰促織鳴，懶婦驚，有悉率之義，故曰蟋蟀之道也。曹奢而迫，唐儉而勤，故《詩》一以蜉蝣一以蟋蟀刺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莫。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於文，禾千爲年，步戌爲歲。一章曰職思其居，言於行，思其居也。二章曰職思其外，言於内，思其外也。三章曰職思其憂，言於樂，思其憂也。《序》所謂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此也。《詩》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言蟋蟀微物也，猶知隨時，可以人而不如乎。故曰：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也。《傳》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 蟋蟀，蚚。今人亦謂之蟋蟀，一名青蛉，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蚚音拱，又音笋。

又 螒，天雞。音汗。莎雞也，一名酸雞，一名栖雞，黑身赤頭，似斑猫。

又《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莎雞曰酸雞，曰栖雞，曰天雞，曰栖鳩，曰螒，《爾雅》云螒，天雞，黑身赤頭，似斑猫。

宋・賈似道輯《鼎新圖像蟲經》卷上 促織曰莎雞，曰絡緯，曰蚚，曰蟋蟀，曰寒蟲，此不一其名。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蚇：正渠容、居悚二反。蟋蟀也。三。

又　蚟：音王。蚟孫，虫名。一名蜻蛚，即今促織也。

又　蟋：音悉。蟋蟀，蚇也。

又　蟘：或作蟀。蟀，正音率，蟋蟀也。

又　蛚：音列。蜻蛚，蟋蟀也。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帥：所律切。悉蟘也，从虫，帥聲。

又　蛬：良薛切。蜻蛚也。从虫，列聲。

又　蟋：息七切。蟋蟘也。从虫，悉聲。

又　蜻：子盈切。蜻蛚也。从虫，青聲。

明・毛晉《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下《釋蟲・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蚇，一名蜻蛉，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

《爾雅》：蟋蟀，蚇。郭注：今促織也，亦名蜻蛉。《唐風》云蟋蟀在堂，鄭注：今人亦謂之蟋蟀，一名蜻蛉，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蚇音拱，又音笋。《博雅》：蚇、趕織、蚟孫，蜻蛉也。《埤雅》：蟋蟀，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于悉蟘，帥之爲悉，蟋蟘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曹奢而苟，唐儉以勤，故《詩》一以蟋蟀，一以蟋蟀刺之。《詩》曰蟋蟀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於文禾千爲年，步戌爲歲，蓋季取禾之一熟而歲期兩稔，故步戌至戌謂之歲也。《傳》曰：一名吟蚇，秋初生，得寒乃鳴。《詩義問》曰：蟋蟀食蠅而化。《爾雅翼》：蟋蟀以夏生，秋始鳴。《周書》：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而蟋蟀居壁。《易通卦驗》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趨婦女織績女工之象，今失節不居壁，似女事不成，有淫泆之行，因夜爲姦，故爲門户夜開。《淮南》則云蟋蟀居奧，奧者西南隅也，比寒則漸近人。《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蛉鳴，白露下蜻蛉上堂。《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又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至十月入牀下，皆謂蟋蟀也。言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而説者解蟋蟀居壁，引《詩》七月在野，以爲不合。然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歲晚則同耳。好吟于土石磚甓之下，尤好鬬，勝輒矜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又其鳴時正織之候，故以戒婦功。《春秋説題辭》曰：趨織爲言趨織也，織興事遽，故趨織鳴女作兼。崔豹云：濟南人謂蟋蟀爲懶婦，非也。古稱螣蛇游霧而殆于即且。即且，蜈蚣耳。許叔重謂蟋蟀爲即且，上蛇蛇不敢動，亦非也。《梓人》以注鳴者，蜻蛉屬，《方言》南楚之間或謂之王孫，《搜神記》云朽葦爲蚇。賈秋壑《蟋蟀論》云：促織之爲物也，煖則在郊，寒則附人，若有識其時者，拂其首則尾應之，拂其尾則首應之，似有解人意者，甚至合類頡頏，以決勝負，而英猛之態，甚可觀也。愚常論之，天下有不容盡之物，君子有獨好之理，獨促織曰莎雞，曰絡緯，曰蚇，曰蟋蟀，曰寒蟲之不一其名，或在壁，或在户，或在宇，或在牀下，因時而有感。夫一物之微，而能察乎陰陽動静之宜，備乎戰鬬攻取之義，是能超乎物者甚矣。促織之可取也，遠矣。又嘗考其實矣，每至秋冬，生子草土礫石之内。諸蟲變化，隔年遺種于土中，及其時至方生之時，小能化大也，大亦能化小也。若夫白露漸旺，寒露漸絶，出于草土者，其身則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則剛，生于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必劣。赤黄其色也，大抵物之可取者，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赤小黑大，可當乎對敵之勇，而黄大白小，難免夫侵凌之虧，唯有四病，若犯其一，切不可托之，何也。仰頭一也，捲鬚二也，練牙三也，踢腿四也，若兩尾高低，曾經有失，兩尾垂萎，並是老朽者也，其亡可立而待。若有熱之倦怠與夫冷之傷惺者，又且不可緩其調養之法也。又曰：蟋蟀者，秋蟲也，名促織，亦名孫旺，虎丘人曰趨織。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　蒲錯、蚟蜴、悉蜥、雞雞、蜻蛚，趣織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蚇：丘容切，音窮。《爾雅》：蟋蟀，蚇。郭注：今促織。《搜神記》：朽葦爲蚇。韓愈詩：幽響泄潛蚇。本作蚇。《爾雅》作蚣，《廣雅》作蟓，音拱。泥。从窮音爲正。詳後蟀注。

又　蟘　同蟀。徐鉉曰：今俗作蟀，非是。按：徐説泥。

又　蜡　俗蚇字，舊注又音恭，誤。

又　蟢　舊注音索，蟢蟲，或曰蟋蟀，蟀俗作蟢，蟢蟀因聲近而譌。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蜻蛉即蟋蟀，一作蟋蟴。《樂府》有《蜻蛉篇》即蟋蟀，息七所律切。一作蟋蟘。《説文》作蟋蟘，墨澤善鬬，吴中養之，以仰頭、捲鬚、練牙、踢腿爲四病。七月鳴又曰趣織，《樂府》作促織，虎丘曰趯織，一名孫旺。陸璣曰：楚人謂之王孫，《博雅》因作蚟孫，而反語謂之孫旺耳。《爾雅》曰：蟋蟀、蛩，或作蚇、蟲。一曰秦謂蟬蜕曰蚖。朱子云：斯螽、莎鷄、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今所見同時齊鳴，形類各别。馮嗣宗嘗恨許慎以蟋蟀爲即且、土蛇之誤。按：此乃《淮南注》引即且爲蟋蟀，舊云許慎注陳直齋曰題許慎注，詳序文即是高誘，而《説文》蟋蟀下無此解。

明・劉侗《促織志》　考促織，《爾雅》曰蝚、天鷄，李巡曰酸鷄，郭璞曰莎鷄，一曰樗鷄，《方言》曰蚚蟖，一曰蜻蜓，《爾雅翼》曰蟋蟀，生野中，好吟于土石磚瓦

中，鬬則矜鳴，其聲如織，故幽州謂之促織也。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蚍：《唐韻》資悉切，音唧。蜻蜊別名。

又 蚑：《唐韻》、《集韻》並雨方切，音王。蚑蜙，蟲名。揚子《方言》：蜻蜊南楚之間謂之蚑蜙。

又 蛩：《正字通》俗蛩字。

又 蚓：《唐韻》、《正韻》居竦切，《韻會》古勇切，並音鞏。《爾雅・釋蟲》：蟋蟀，蚓。注：今促織也。揚子《方言》：蜻蜊，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蚓。郭注：梁、園呼蚓爲羣。《蠡海集》：蚓，近陰依于土，以陽而爲聲，又蚓陰性妒，相遇必爭鬥。別詳蟋蟀字注。又《廣韻》巨容切，音邛。《集韻》居用切，音拱。義並同。《玉篇》一作蟲，《正韻》通作蛩。

又 蜻：《唐韻》、《正韻》子盈切，《集韻》、《韻會》咨盈切，並音精。《說文》：蜻蜊也。《詩・唐風》蟋蟀疏：一名蜻蜊。張載詩：俯聞蜻蜊吟。詳蟋蟀字注。

又 蟲：《玉篇》同蚓，《集韻》作蟲，古勇切，音拱。

又 蛩：《唐韻》、《玉篇》同蟀，《說文》作蛩。詳蟀字注。

又 蜊：《類篇》力孽切，與蜊同。

又 蟪：【略】又與蟋同。《逸周書・時訓解》：小暑之日又五日，蟪蟀居壁。

又 蟋：《集韻》蘇昆切，音孫。蟲名。揚子《方言》：蜻蜊，南楚謂之蚑蟋。

又 蟴：《篇海》渠容切，音蛩。蟋蟀也。又音恭，義同。

又 螒：《唐韻》侯旰切，音翰。《爾雅・釋蟲》：螒，天雞。注：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雞。

又 蠈：《字彙補》與蚓同。

又 蟀：《唐韻》所律切，《韻會》、《正韻》朔律切，注音率，蟋蟀也。《詩・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疏陸璣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蚓，一名蜻蜊，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古今注》：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則鳴。《說文長箋》：《開元遺事》云：宮人以金籠著蟋蟀，從事爲游戲閒玩。《說文》作蟀。

又 蟋：《唐韻》、《韻會》、《正韻》注息七切，音悉。《說文》：蟋蟀也。詳蟀字注。又《集韻》：所櫛切，音瑟，與蟋同。注詳蟋字。

又 蟋：《集韻》色櫛切，音瑟。蟋蟀，促織也，同蟋。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說》卷三 《月令》：季夏蟋蟀居壁。《周書》：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爾雅》蟋蟀，蚓，郭璞《注》：今促織也，亦名青蛩。崔豹《古今注》：蟋蟀一名吟蛩，秋初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陸璣《疏》：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蚓，一名蜻蜊，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云趨織鳴，懶婦驚，是也。《埤雅》：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于悉蟀，帥之爲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於文禾千爲年，步戌爲歲，故步戌至戌謂之歲也。曰九月蟋蟀入我牀下，言蟋蟀微物猶知隨時，可以人而不如乎。愚按：蟋蟀夏生秋始鳴，寒則漸近人，好吟于土石磚甓之下，尤好鬬勝，雙尾者鬬，雄也，三尾者不鬬，雌也，又一種飛者較大。



蟋蟀

清・趙佑《草木疏校正》卷下《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蚓，一名蜻蜊，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督促之言也。《詩》、《爾雅》疏闕此句。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蟋蟀一名蛩，形似蟘而小，色漆黑，以羽鳴。土人喂養，以猪鬃播之令鬬。夏秋在野，冬日入室，居壁隙中。

清・焦循《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蚓，一名蜻蛩，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

又《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五《唐風・蟋蟀第十》 蟋蟀。《傳》：蟋蟀，蚓也。

《正義》：《釋文》：蟋蟀，上音悉，下所律反，蟋蟀，蚓也。《說文》：蟀作蟴，蚓俱勇反，沈又九共反，趨織也，一名蜻蜊。

《正義》：蟋蟀、蚓，《釋蟲》文。李巡曰：蚓一名蟋蟀，蟋蟀，蜻蜊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蚓，一名蜻蜊，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循按：《月令》季夏之月蟋蟀居壁，蔡邕《章句》云：蟋蟴謂之蚓，亦謂之蜻蛩，斯螽、莎雞之類。《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方言》云：蜻蛩楚謂之蟋蟴，或謂之蚓，南楚之間謂之蚑孫。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悉蟴、蜻蛩《爾雅》謂之蚓，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皆在。陸疏：前促織乃蟋蟀之轉聲。《太平御覽》引《春秋考異郵》云：立秋趨織鳴。宋均注云：趨織，蟋蟀也。劉芳《毛詩義笺》云：

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蚷之鳴，蟋蟀然，此以聲名者也。《易緯通卦驗》云：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趨婦女織績女工之象。《春秋説題辭》云：趣織爲言趣織也，織興事遽，故趣織鳴女作兼，是則鳴，以促織之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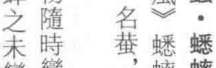
清・丁晏《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卷下《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蚷，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御覽》作促機，崔豹《古今注》趣織一名促機，督促之言也，《詩》疏無此五字。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詩》蟋蟀疏，《御覽》蟋蟀引。

清・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卷八　莎鷄非樗鷄也，莎鷄生草間，樗鷄生樗樹上。《爾雅》螇、天鷄，此莎鷄也。郭注以爲又曰樗鷄誤矣。崔豹《古今注》又以莎鷄與斯螽、蟋蟀爲一物，而三名亦誤。《集傳》從崔説。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蟲豸・蟋蟀在堂》　朱傳：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爾雅》：蟋蟀、蚷，李巡曰蜻蜊也，郭璞云今趨織也。《古今注》：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易通繫卦》：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婦女織績女工之象。《通卦驗》：立秋蜻蜊鳴，白露下蜻蜊上堂。《周書》：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漢書》：蟋蟀俟秋吟。《後漢書》：秋風厲而蟋蟀吟，蓋氣使之然也。陸《疏》：一名蜻蜊，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云趨織鳴，懶婦驚。《詩義問》：蟋蟀食蠅而化成。《春秋説題辭》：趣織爲言趣織也，織興事遽，故趣織鳴，女作兼。《潛潭巴》云：蟋蟀集，天子無遠兵。《月令》：季夏蟋蟀居壁。**【疏】**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壁間，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搜神記》：朽葦爲蚷。韓愈幽響泄潛蚷，注：蟋蟀也。《埤雅》：曹奢而苟，唐儉而勤。故《詩》一以蜉蝣，一以蟋蟀刺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於文禾千爲年，步戌爲歲，蓋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稔，故步戌至戌月謂之歲也。《京房占》：七月建申律爲夷，則蟋蟀鳴。《雅翼》：蟋蟀以夏生，秋始鳴。《周書》蟋蟀居壁，《淮南》云居奧，奧者，西南隅也。有生野中及人家者，寒則漸近人，好吟於土石塼甓之下，尤好鬬，勝輒矜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又其鳴，正織之候也。古稱螣蛇游霧而殆於即且，即且乃蜮蚣耳。許叔重謂蟋蟀爲即且，上蛇，蛇不敢動，非也。《梓人》以注鳴者，精列屬。《楚辭》：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賈秋壑《蟋蟀論》云：有四病，仰頭、捲鬚、練牙、踢腿也。若兩尾高低垂委，並是老朽，亡可立待。吴人及北方珍畜佳者，一枚至百金。凡蟋蟀出於草中者少力，出石隙竹根者堅老，善鬬，有立於蛇頭者尤惡。王安石《字説》云：蟋蟀能率陰陽之悉者也。楊龜山曰：陰陽之氣，豈蟋蟀所能率哉。其迂曲可笑多類此。《樂府》有《蜻蜊篇》，即蟋蟀一作蟋蛚，又曰趣織。《樂府》作促織，一作趯織，其名孫旺者，又王孫之訛也。《通雅》按《朱傳》云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今所見同時齊鳴，形狀各别。陳直齋曰：《説文》以蟋蟀爲即且，上蛇。此高誘注《淮南》所引，今《説文》蟋蛚下無此解，蓋誘所附耳。又《方言》蜻蜊指蟋蟀，《詩類考》云即蜻蜓，誤矣。蜻蜓與螟蛉爲一類，非蜻蜊也。又《説文長箋》蜻蜊即蜻蛉亦誤。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釋蟲・蟋蟀》　《爾雅》：蟋蟀，蚷。音拱，又音卬。郭注：今促織也。邢疏：《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陸璣疏：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蚷，幽州人謂之促織，秋至則鳴，故俚語曰促織鳴，懶婦驚，是也。

臣謹按：朱子曰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振羽能飛而以翅鳴。然則斯螽乃蟋蟀之未變化者耳，其非螽斯之蝗，亦明矣。春秋有螽爲災異，而三物則無歲無之，豈得爲一物乎。

清・畢沅《夏小正考注》　

沅曰：失傳也，舊本向作鄉。《詩氾律樞》曰：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候。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蟋蟀，蚷。《文選注》：蚷作蛩，兩字通。

又　孫炎云：天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郭注從之。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釋蟲》　蟋蟀，蚷。案：蚷當从共，《六書故》作蛩，《初學記》引《音義》云蚷或作蛩。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第十五》　螇，天雞。翰，《字林》作翰，同。

【注】小虫，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補正】**邢疏：李巡曰一名酸雞。《詩》：六月莎雞振羽。陸璣云：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

又　蟋蟀，蚷。蚷，九勇反。**【注】**今促織也，亦名青蛩。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釋蟲第十五》　蟋蟀，蚷。

《考工記》以注鳴者，鄭《注》精列屬，賈疏引經文爲證，《時訓篇》螅蟀居壁，《王褒傳》蟋蟀竢秋唫，《廣雅》蚷、趯織、蚓孫，蜻蛚也。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釋蟲》　螇，天雞。**【注】**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正義】**螇一名天雞，即莎雞也。《豳風・七月》云六月莎雞振羽，《毛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疏引李巡云一名酸雞，陸璣疏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

之蒲錯。案：莎雞翅分兩重，外灰色而內深紅，五色皆具。《太平御覽》引《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赤曰犨雞是也。監本翰作翰【注】小蟲至樗雞。【正義】《太平御覽》引孫炎云：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廣雅》云樗鳴，樗雞也，是郭注所本也。

又　蟋蟀、蛬。【注】今促織也，亦名青蛩。【正義】《詩疏》引李巡云：蛬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禮記疏》引孫炎云：蜻蛉也，梁國謂蛬。《說文》作悉蟀，《考工記》云以注鳴，鄭《注》以爲精列之屬也。蟋蟀，微蟲，而可以趨民務，故古者多取以紀時候焉。《月令》云：季夏之月，蟋蟀居壁。《逸周書·時則訓》云：蟋蟀不居壁，急迫之暴。孔穎達云：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此言其生成之漸也。《易通卦驗》云：立秋蜻蛉鳴。鄭注：蜻蛉，蟋蟀之名也，此紀其鳴之時也。《唐風》云：蟋蟀在堂。毛傳：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豳風》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此言其因寒而漸近人也，蟋蟀易識之物。《禮記疏》引蔡氏說，以爲斯螽，《太平御覽》引《毛詩義問》云蟋蟀食蠅而化成，高誘《淮南注》以蟋蟀爲蜘蛆，皆異說，不可從。【注】今促至青蛩。【正義】《方言》云：蜻蛉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之間謂之蚚孫。郭氏彼注云：即趨織也，梁國呼蛬。《詩疏》引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嬭婦驚，是也。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　翰、天雞。小蟲，墨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釋文》：翰，《字林》作翰，蓋別於《釋鳥》之翰，天雞也，今從宋本作翰。莎雞者，《詩·七月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正義》引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孫、郭義同。李巡曰：一名酸雞，酸莎聲相轉也。陸璣《疏》云：莎雞如蝗而（班）〔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按：今謂趿踏蟲，即索索語聲之轉耳。郭又云：樗雞者，《本草》：樗雞生樗樹上，今驗其蟲，外翼灰色，內翅純紅，形似蠶蛾，因呼灰花蛾，飛翔樗樹間，故《廣雅》以爲樗鳩、鳩雞，聲亦相轉。王德瑛說，蘇頌《圖經》呼紅娘子，今俗亦同此名，然視其頭亦灰色而不赤，惟眼赤色，郭云黑身赤頭，殊不似也。余按：《廣雅》不云樗雞即莎雞，郭義未見所出，《御覽》引《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犨雞，犨與樗雞聲轉，而樗雞非莎雞，《廣志》及郭志疑皆同名，非一物也。詳考諸家之說，俱非確義，惟陸璣《疏》於義爲長。

又　蟋蟀、蛬。今促織也，亦名蜻蛚。

《說文》：蛩，悉蟀也。蛉，蜻蛉也。《考工記》以注鳴者，鄭云精列屬。《方言》云：蜻蛉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之間謂之蚚孫。《詩》毛傳云：蟋蟀，蛬也。《正義》引李巡曰：蛬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嬭婦驚是也。《月令疏》引孫炎曰：蜻蛚也，梁國謂之蛬。按：今順天人謂之趨趨，即促織，蟋蟀之語聲相轉耳。蔡邕以蟋蟀爲斯螽，高誘以蜘蛆爲蟋蟀，皆異說也。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二《釋蟲》　翰、天雞。【注】小蟲，黑身，赤頭。今本蟲誤作虫。

又卷五《釋蟲》　翰、天雞。《釋文》翰胡旦反，《字林》作翰，同今本。翰，音汗。誤將汗半干帶鉤成汙字。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六《釋蟲》　蟋蟀在堂。蟋蟀食蠅而化成。《義問》。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蛉，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謂之王孫。劉芳《義箋》並《御覽》九百四十九。

又　蟋蟀居壁。蟋蟀，蟲名，螽斯、莎雞之類，世謂之蜻蛉。同《藝文類聚》九十七。

又卷三〇　蟋蟀、蛬。蛬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謂蛉蜻也。劉劭注。梁國謂之蛬。孫注並《初學記》三。

又　翰、天雞。即莎雞也，一名酸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

清·周靖撰，文含校《篆隸考異》卷三《虫部》　蟀：俗篆作，所律切。蟋蟀蛩也。《埤雅》云：蟲能帥陰陽之悉者也。

又　蠆：俗篆作，子盈切，蜻蛉蟲名。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蟲部》　：悉蟀也。《唐風》蟋蟀在堂。傳曰：蟋蟀，蛬也。按：許書無蛬字，今人叚蛩爲之。从虫，帥聲。所律切。十五部。

：蜻蛉也。按：揚雄、李巡、陸璣、郭樸、《玉篇》、《廣韻》皆云蟋蟀，一名蜻蛚，但許書不與上文蟲篆爲伍，蓋不以爲一物與。鄭注《考工記》曰：以注鳴者，精列屬。从虫，列聲。良薛切。十五部。

：蜻蛉也。从虫，青聲。子盈切。十一部。按：蜻蛉二篆當先蜻後蛉，後人倒之。

清·和珅、梁國治等《熱河志》卷九六《物產五·蟲之屬》　蟋蟀，崔豹《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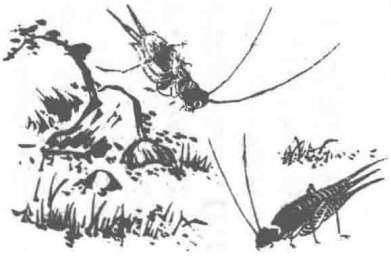
注》曰：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爾雅注》曰：蟋蟀，今促織也。蓋蟋蟀與絡緯皆有促織之名，而其類各別。

清・阿桂、劉謹之等《盛京通志》卷一〇七《蟲豸類》 蟋蟀似蝗而小，光澤如黑漆，善跳，好鬬，秋後則鳴，《爾雅》謂之蚚，一名促織，俗呼趨趨。

清・田易等纂《畿輔通志》卷五七《蟋蟀》 《草木蟲魚疏》：似蝗而小，正黑光澤如漆，幽州謂之趨織。《帝京景物略》：別種三，肥大色澤如油曰油葫蘆，首大者曰梆子頭，銳喙者曰老米嘴。

清・榮廷《蟲魚雅集・秋虫源流》 秋虫即蟋蟀，《毛詩》云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入牀下，皆是物也。南方呼之曰促織，北地俗名曰蛐蛐，又呼爲百日虫，又名反背虫，蓋因雌上雄背，即譜上云促織三拗，過蛋有力，贏叫輸不叫，雌上雄背之謂也。好此者每爲講究，多所購求，盆設多臬，虫分諸色，一切器具精工無不佳妙，至排門時，各炫其美，各誇其良，所以又名好勝虫及富貴虫。是物喜潔惡穢，最宜清静，花前月下聞其聲可以滌慮澄懷，日朗秋高觀其鬥足能賞心悦目，閒暇無事以此爲消遣，與身心未嘗無裨益，故昔人有半閑堂之雅稱，豪士文人皆可好，若以此賭輸贏，争勝負，較量長短，唯利是圖，則不敢談矣。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蟲部》 蟋蟀在堂。《傳》：蟋蟀，蛬也。《集傳》：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陸《疏》：楚人謂之王孫，幽人州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此方古名吉里吉里斯，故與蚣蝑易混。



論説

宋・賈似道輯《重刊訂正秋蟲譜》卷上《破俗説》

嘗見人之好養促織者，鬬。始則用計捕之，終則盡術養養。鬬。雖妻子恩愛，有不足以方其珍鬬。哂之。每是傍人之非之也。及友人者鬬決其雌雄，廼見其張牙鼓翼，有奮不顧身之忠，有争先搏敵之勇，有委曲誘敵之智，然後知人之好之者，其物之所以動人乎。以緲緲之軀備乎忠勇智三德，而不好者，非夫也。昔是傍人之非殊謬矣，矧清秋寥落之天聚知己齋頭，命將出師，咲談滅虜，不惟責其建功立業。而且藉之乎怡養性情，遣其寂寞，較之一博千金者何如耶，較之揮金買咲者又何如耶。人果何憚而不好之哉，此予所以□處其非，而不顧傍人之非之也與。

又卷上《促織論》 論曰：天下之物，有見愛於人者，君子必不棄焉。何也，天之生物不齊，而人之所好亦異也。好非外鑠，吾性之情發也，情發而好物焉，殆有可好之，實存於中矣。否則匪好也，豈其性之真哉。況促織之爲物也，煖則在郊，寒則附人。若有識其時者，拂其首則尾應之，拂其尾則首應之，似有解人意者。甚至合類頡頏，以決勝負，而英猛之態甚可觀也，豈常物之微者，若是班乎。此君子之所以取而愛之者不爲誣也。愚嘗論之，天下有不容盡之物，君子有獨好之理。獨促織曰莎雞，曰絡緯，曰蚚，曰蟋蟀，曰寒蟲之不一其名。或在壁，或在户，或在宇，或入床下，因時而有感。夫一物之微而能察乎陰陽動静之宜，備乎鬬戰攻取之義，是能超乎物者也，甚矣，促織之可取也，遠矣。蓋自唐帝以來，以迄於今，於凡王孫公子至於庶人富足豪傑，無不雅愛珍重之也，又嘗考其實矣。每至秋冬，生於草土壘石之内。諸蟲變化隔年遺種於土中，及其時至方生之時，小能化大也，大亦能化小也。若夫白露漸旺，寒露漸絶。出於草土者其身則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則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必劣。赤黄其色也，大抵物之可取者，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赤小黑大可當乎對敵之勇，而黄大白小難免夫侵凌之虧。愚又原夫入色之蟲，赤黄色者，更生頭項肥，脚腿長，身背闊者，爲首也。黑白色者，生之頭尖項緊，脚瘦腿薄者，何足論哉？或有花蘇頭，水紅花牙，青灰項，白肋，翅闊，翼翹翅，龜背，蝦脊，促織身，螳螂狀，土狗形，蝴蝶頭，尖夾翅，此數者，又皆爲蟲之異象者也。若夫傷殘獨腿，五爪偏牙之類，尤或可取。惟四病者，切宜棄之。何也，仰頭一也，捲鬚二也，練牙三也，踢腿四也。兩尾高低曾經有失，兩尾垂萎必是老衰，其亡也可立而待。若有熱之倦怠，與夫冷之傷惶者，又且不可緩其調養之法也，使調養之法緩，情性之欲拂，則物之救死而且恐不贍矣。何暇勇於戰鬬，期於克捷，而能超乎群物者哉。故曰：君子之於愛物也知所愛，知所愛則知所養也，知所養則何患乎物之不善哉，是爲論。

又《勝敗釋疑論》 夫選蟲如選將，用蟲如用將，用蟲而鬬鬬，即如用將而戰也。選將非長子，必有輿尸之凶，選蟲非正色，安免夫敗北之誚。故選蟲不精者，百戰百敗無惑矣，用之弗當，亦十敗八九焉。何也，蟲有青黄赤白黑之分，其色有次第，其才能亦次第爲高下者，是以青勝乎黄，黄勝乎紫，紫勝乎白，白勝乎

黑，此天地鍾靈毓秀、秉賦才品而不容勉强者也。自夫五將軍之外，有所謂紫青、淡青者焉，有所謂淡黃、紫黃者焉，又有所謂淡紫、黑紫、黑青、烏青者焉。以上皆裨將。然雖可以標炳將死，樹功逞能，要之不可與五將軍爲敵者，推而至於花青、花紫、油光、嫩垢之流。譬之不練之兵、無能之將，即欲與裨將等爭勝負且不可，而況正色之五將軍者乎。奈何世之蓄蟲者，或失目於選選之時，或謬合於將戰之際。彼青而我以紫對，彼黃而我以黑敵，彼真色而我以油花嫩垢之色者應之。則未戰而先知其敗矣，何必交鋒接戰而後見哉。乃有未識蟲色者，廼自疑之，曰：我蟲固青紫生者矣，胡反敗於黃黑者耶。噫，不知黃黑者真，而其所謂青紫者，自不知其爲花色也。諺云：一真勝百假，味哉言乎，於勝敗何疑之有，且蟲之真假之色，了了然在目。固未常韜光斂迹，示人於難知，顧畜之者未得夫藻鑑之明，復懷夫迴護之短，遂以假爲真，以庸才又人人紀之。而當乎上將，一敗之後，怨天尤人，果誰咎歟。是故用意遴選，必羅真才而後用之，專心命將，必知已知彼，避其相凌之色而後敵之。又必養威蓄銳，勿勞其力焉。飲食適宜，毋虧其体焉，以是而交鋒對敵，有不全勝三秋，垂名竹帛者，吾不信也。謹論。

又《收蟲祕訣》 頭圓牙大兮腿尚長，項寬毛燥兮勢要强，色貴憔老兮翅無跡，形身闊厚兮能登場。水紅花牙兮人所忌，猪肝牙色兮皆不祥，腿脚窮細兮非上品，紅鉗赤瓜兮蟲之王。

又《養蟲要法》 早秋須以古大凉盆養之，得之即不可鬬争恐其出世不久，元氣未足故也。徐徐喂養，俟身口堅硬，顏色見出，方可合對，連勝三二箇足矣。多鬬則傷蟲，中間致悞豪傑，最可惜哉。中坎之蟲，如人之中年，須用起落三尾，不然則旦昼呼雌，損傷元氣也。深秋蟲已衰老，人之暮年矣。須用熟羊眼荳，栗子肉，菱白心，茭肉搗飯喂之。最後則以蟹脚肉，蝦肉，鰻魚脊肉，跳蝦蟲等喂之。助養氣力，更須藏之無風温煖之處，以紙襯盆窩，外以綿絮之物護之。極寒則以盆爆於日中，若三二日不食，必將捐館，且勿勞之戰場，以辱宿將，戒之戒之。

又《蓄養所忌》 忌草菜之物，油膩飯水，隔宿東西，忌酒後玩弄，忌橘麝諸香，忌油烟風日，忌不净婦女，忌黑心人借觀，忌小兒輩揭盆偷看，忌破缺盆鉢，不稳厨卓之類，須細參詳。

又《治積食不化》 積食不化可噓嗟，水畔紅蟲是可佳。研細任君分兩處，喂之即鬬果堪誇。

又《交鋒論法》 夫合對交鋒，必須明察大小，默詳顏色，顏色兩停大小無異，方可相合。若顏色敵人勝我，即無大小，亦宜避之。法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也。既已合成，兩下敲，待其鼓翼鳴聲，起鬧相見，横即點正，待其自接。有一口贏者，有三口咬觸者，有一遞一口者，有雙做口，有黃頭見瀼顛番擄折腿脚，有兩下口咬昏觸贏者。贏家下敲太重太早，牙根疼痛，滿籠延走者，不可再敲。即以濕紙搭蓋，俟疼定方可徐徐敲之。亦不可掃牙，待下鋒回報，纔可調熟交鋒，自見鬬口無失。最忌盆中戲鬧，勝負有屈，戒之戒之。

又《慎鬬論》 凡養蟲者最忌心熱，心熱則鬬必頻，鬬頻則蟲力傷，雖號稱名將者，亦必敗矣。故曰：交鋒一口停三日，大戰須還息一旬，小鬬當日隔去三尾，次日下之大鬬須隔三日方下。又云：百口贏者不爲奇，一口贏者勝百口，何以故哉。要知一口贏者，用力反多於數十口者也，設若因其一口取勝，不加休養，而即令之登場，其敗北也必矣，可勝惜哉。

又《初合敲法》 先討其尾，次討其小脚，有情，方撚牙口一敲。左提右調，如蟲性起，再掃牙口一敲。看蟲勢旺，鼓翼數聲，待翅收閉，纔可拖領到鬧口，各待回報。方可提起正鬧，兩架葭不許過棚，如横即點正，不許挑撥，此鬪蟲之禮法也。

又《上鋒敲法》 鬬勝，監棚者喝明下閘，分其上下。勝者收提上鋒，領至中閘，即將濕紙搭蓋。常常調撥，使存鬬性，不宜頻頻掃牙，只須點插而已，下鋒回報，即用數敲點正再交，不許衝撲驚奔。

又《下鋒敲法》 凡居下鋒，待其行動，微微敲其頭背共其腰尾，次拂拐頭，并左右背脅以誘之。如不動，再討小脚左右脅肋。若蟲惹敲，即討胲爪，有情即撚牙口一敲，少息復如之。觀其收牙不練，則熟調鼓翼，再與交鋒，斯無失策。

又《治蟲熱病》 或叫雌不着，身熱倦怠，以青草擂碎絞汁，入沙糖水調均浴之。過以河水，免致蟲身悚慄。河水取其温也。

又《下三尾法》 早坎先收黑頭獨腿最小三尾養之，三五日浴一次，白露時方下，須頻起頻落。恐蟲晝夜呼雌過傷元氣，口須提三尾於別盆飽喂之。何也，三尾饑中間有不祥之事，同盆飽喂，則二尾有食多出節之獘矣，慎之。

又《閏勝養法》 鬬勝後，以浮萍搗汁浴之，再用河水過之，隨將童便清水各半飲之。用青色跳蝦蟲数个，搗碎食之。令其雌雄隔絶，自然强健。若閏傷齒牙，切勿下食。

又《比對法》 先比頭。次比身，次比腿，次比色。頭大終須大，頭尖齒必窮。狹長不耐鬬，高厚始便宜。黑白饒他大，青黃不可欺。翅鬆折肉体，緊實最爲奇。銅鈴三角額，此等讓些兒。

又《辨老嫩》 要知促織老與嫩，秘法分明白在鬚。兩齒帶黃生日久，懸牙如玉離泥初。頭高必定方纔變，埋首人稱老野狐。授此秘方牢記取，十場罕有

一場輸。

又《口問説》 夫蟲有鬬口者，有鬬間者。鬬間者忽改爲鬬口，來蟲不敵故也。鬬口者改爲鬬間，則敵人之勇可知。

闕。不鬬常，好不鬬異，水不鬬蒼，此殆顯明而易見。人一違之，敗北之虞立至。

又《促織三拘》 勝鳴敗不鳴一也，雌上雄背二也，過蛋反有力三也。

又卷下《好不鬬異論》 所謂異蟲者何見哉？或若青生矣，細觀則又非青，似黄矣，細觀則又非黄，若紫黑矣，細觀則又非紫非黑，齒長肥而堅，身闊厚而健，落口便贏，咬着便昏者，此異色也。或頭尖而身闊如琴，或頭垂齒長而肚拖如囊，或兩翅翹撐而如琵琶，或頭尾兩垂而背弓如蟹，或兩頭尖狹，腰背圓圍如棗核者，此異相也。凡異色異相之蟲必有義勇，即正色之蟲亦當避之，倘兩虎相争，必有一傷，況未必能勝其異耶。

又《蟲辨》 有等蟲或蜈蜂、蜈蚣、地狗之類變之者，其身齒必强、鬬性必勇。其身齒不堅而無鬬性者，必蝸牛、地蚕、濕蟲所化也。其堅脆之辨，則又顯明易見者。堅蟲多闊厚，蒼憔到底，不出一節，爛蟲則一見水食便出數節，頭尖項狹，即如螳螂，知此堅脆之辨，便得常勝之矣。

又《將軍敗論》 世有五色真蟲，常敗於花色者，人多疑其非真也。予解之曰：真也不强也。或問之曰：凡將軍無不强者，獨曰不强。何謂哉，予應之曰：子獨不見長大人乎，長大之人，多有柔弱而不能舉十觔走百里者，何以故，秉氣不强所致也。知人則可以推及其物矣。促織遺種，百蟲食之，硬蟲化强，爛蟲化弱。强者色雖花，齒體則剛，弱者色雖真，氣力則薄，猶夫無勇人焉，此其所以敗也，何疑之有？或人問曰：强弱之辨，敬聞命矣，然則真色之蟲，强弱又孰爲多耶。予又應之曰：噫身長大而無用者，曹交之外罔聞焉。由此推之，天地既賦其正色，必多將軍，間有敗北者，必十中之二二也，或人稱是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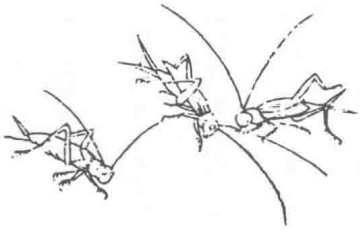
宋・賈似道編輯《促織經》（周履靖續增）卷之上《蟋蟀論》 序屬三秋，時維七月，禀受肅殺之氣，化爲促織之虫。述其奥妙之玄機，乃作今時之賭賽。千般調養，皆遵昔日之規模。數句言辭，可教後來之子弟。盆須用古，器必要精。如遇天炎，常把窩兒水浴，若交秋冷，速將盆底泥填，下盆須食白花草，則泥瀉出。然後必殽黄米飯，可長精神，食不宜多，休要缺水。嚼牙狹食，暫喂帶血蚊蟲。内熱慵鳴，聊食荳芽尖葉。落胎糞結，必吃蝦婆。失脚頭昏，川芎茶浴。如若咬傷，速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禁齒須將搀草用蒼蠅頭血染成。如是良醫，敵疲休與水。鬬處切傍飢。遊栅沿墻藏之暗所，隔盆鳴叫，速使相離。每至未申，便當下食，但臨子丑，且聽呼雌。渾身好似一團花，紅鈴難托，遍體却如三段錦，白肋無成。腿長有勝無輸，身狹少贏多敗，頭粗難壯，何人與我敢争鋒。牙細翅寬，必定知他難受口。麻頭秀項銷金翅，名播他鄉。鰕脊蛾身橄欖形，聲揚别郡。尾短終無力，牙長必有功。看來有妙必藏，莫與他人頻覩矣。黑白多輸，青黄多勝，狹長有失，匾闊迷痴，尾焦便可棄之，毋爲後悔。鈴脱休尋争鬬，免使嗟吁。是蟲也，白露旺生，寒露漸絶。草土中則軟，磚石内則剛，背陰必嬌，向陽必劣。深磚厚石其色青黄，淺草薄泥其顔黑白。若愛其才，必相其色，得之於心，用之於手。雖以微蟲，慎勿輕視。然賭賽有千般之變化，調理有萬種之功夫，未盡片言，再詞于後。

又《又論》 蟋蟀者秋蟲也，名促織，亦名孫旺。虎丘人曰：趯織者，昔曰無名氏魯作育養蟋蟀調理方一篇。子弟一生，所愛其物，亦作論生化之原。相蟲兒之風鑑，故作是言也。夫促織者，草土中蟲之變化，或隔數年放子于土中，生小化大，白露旺生，寒露暫絶。草土中必嫩，磚石中必剛，淺草薄土其色黑白，厚磚深坑其色赤黄，背陰必嬌，向陽必劣。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黄不如青。赤小黑大可對，黄大白小是虧。赤黄色者，更生得頭大項肥，腿長身闊者，皆可觀也。黑白更若頭尖項細，脚小躰輕，皆不中也。既愛其才，必相其色。作詩一首，斷句三思，形相絶好者，可勝言哉，其餘歹者，皆不足觀也。

宋・賈似道輯《蟋蟀譜》（劉保保增補，張弘仁重校訂）《促織總論》 夫陰陽二氣，運行宇宙，則四時迭興，而萬物化生。故《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成。信斯言也。何物有出於化生之外者，然萬物之生，各因其時，而生生之道，必應乎節，節者生物之時也。初春時則蟄虫始振，及其夏則螻蟈方鳴，初秋則蟋蟀居壁，既冬則蟄蟲咸俯，此各因其節也。四生之中，各胎卵化居其一，而又有兼胎化濕卵者，兼是三者。其爲促織也邪，斯蟲也，一名蟋蟀，一名蛬，不其一名。促織或生草木之中，是濕生也。或子土中，時至而出，是卵生也。或係諸蟲變化，乃化生也。亦有大化小者，行色既不相同，長闊亦非一類，其生也原禀天地之秀氣，所化者有感雨露之精英。背陰者其色嬌而且黑，向陽者其色蒼而且黄。生在初秋，秉純陰之氣，其姓好鬬，則是陰極生陽，此論陰陽生化之理。而調養之法，有不可不詳且慎者，何也？調養此蟲，原爲善鬬。歷代好尚不同，有鬬鷄鬬鶴鶉之戲，雖皆取一時之娱樂，然莫如促織之戲爲乘時也。鬬鷄在冬，天氣嚴寒，風威凛烈。至於鶴鶉，飛騰跳踉，殊不雅觀。惟促織當三秋之佳景，值萬寶以告成，風清月白，水碧山明，霜飛葉露浥花嬌，斯時也，微雨初過，薄霧輕烟，凉亭之内，樽浮緣蟻，盤注橙柑，招朋呼友，各携梅盆，舖瓘瑜於桌上，放促織於盆

中，牛行一會，大叫鳴盆，四鉗接鬬，勝負攸分。輸者面多愠色，贏者心遂歡欣，洗盞更酌，譜按新聲，其樂也不亦嬉嬉乎有如斯樂者。上等之蟲而反輸敗者，非蟲之過，是己之過。或養不如法，或鬬失其時，調理失度，勝負所關，信乎養視之法，有不可不詳且慎者。於是養有五禁，于繫最重者莫過於水，一時欠缺，必至亡軀，水之當禁一也。生死攸關者惟在於鬬，一時鬬荒，必至于敗，慌之當禁者二也。酗酒之後，燈光之前，切忌乎看，恐其有傷，看之當禁者三也。檳榔香茶，氣味當辟，收藏之所，油滷濊污必禁者四也。花菜之葉，不可入盆，若悞食之，牙軟鉗僵，盆之當潔淨者五也。以上五禁，慎勿一犯。然又礲須土墊，盆須净抹，用蚯蚓糞將馬蹄碾壓結實。此糞名陰陽六一之土，有壯觔健骨之功故耳。此皆調養要訣，故詳論之。況此蟲有四病，一捲鬚，二撼腿，三項强，四尾垂，此老朽之蟲也，旦夕則亡，養之何益。至熱則倦怠，冷則凄惶，少不歡喜，切須緩鬬。如此養視，一一禁忌，則萬無一失。欲異蟲之形色，必及時之收藏，明著於後，養者誠潛心玩味。如法養視，携之入場，百戰百勝矣。是爲論。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蟋蟀》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一名蛬，一名蜻蜓。以夏生秋始鳴，好吟於土石磚甓之下。尤好鬬，勝輒矜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而實非也，朱子《毛詩注》云：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而新安胡氏以爲三物名色各異，今俱著之於篇，以俟博物者攷焉。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之九《物部一》 三吴有鬬促織之戲，然極無謂。鬬之有場，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四，然後登場決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爲首二人得見勝負，其爲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甚可笑也。

促織，惟雌者有文采，能鳴健鬬，雄者反是。以立秋後取之，飼以黄豆麪，至白露則夜鳴求偶，然後以雄者進，不當意，輒咋殺之。次日，又以二雄進，又皆咋殺之，則爲將軍矣。咋殺三雄，則爲大將軍，持以決鬬，所向無前。又某家有大將軍，則衆相戒莫敢與鬬，乃以厚價潛售它邑人。其大將軍鬬止以股，一踢之遠去尺許，無不糜爛，或當腰咬斷，不須鬬也。大將軍死，以金棺盛之，將軍以銀瘞於原得之所，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無矣。促織之能鬬者實雄，上説誤。

促織與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鬬，吴中人多能辨之。小説載張廷芳者，以鬬促織破其家，哭禱於玄壇神，夢神遣黑虎助之，遂獲一黑促織，所向無前，旬日之間，所得倍其所失。此雖小事，亦可笑也。又黑蜂有化爲促織者，勇健異常，但不恆值耳。

清・毛奇齡《毛詩寫官記》卷二 蟋蟀在堂，歲聿其暮。或乃言曰：蟋蟀九月而在堂，故蟋蟀在堂而歲已晚也，曰非也。蟋蟀方在堂，甫秋也，而歲忽已暮也，時之易逝也，故曰日月其除矣，可思也。世無九月，而蟋蟀始在堂者，《毛傳》以周十月當卒歲，而此云歲暮，則必在九月，故九月耳。按《月令》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逸周書》曰：小暑之月，温風至，又五日而蟋蟀居壁。居壁者，在堂也。《易通卦驗》曰：乃立秋而蜻蜓上堂。蜻蜓即蟋蟀，然曰小暑、曰立秋，曰季夏，則已皆非九月矣。然而甫過此，而歲又已暮，諺不云乎：三飯四餐人不長飽，三過黄梅，四過六月，而人忽已老，不可思耶。故杜甫詩云：北風吹兼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此非也，何也？其曰：北風則猶惑乎？毛氏之語也。然而其云：鬱紆也，可思也，彼亦有感乎易逝也。

又 敢取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何謂也？豈一物而異其處與？抑羣物者與？夫既一物而三名焉矣。則夫在野者之爲何名也？在宇在户者又何也？且夫一物而既動股，又振羽，則必以時變焉耳。在野之後，其以時變耶，抑猶然振羽者耶，抑猶非耶。天下有詞之蒙義之懵如是者，或曰非也。此言農人居處之有節耳，夏則露居，及秋而漸處於内也。西成早晚刈穫有時，或檐或户於焉，聚語耳。故下節云：十月之後，當蟋蟀入床之際，而其爲居處又已異也。昔在户，今墐户也，昔在宇，今將在室也。若以爲莎雞然也，則絡緯無入宇户者。以爲蟋蟀然，則《月令》季夏之月即已，蟋蟀居壁矣，安得七月尚在野。

清・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四〇《蟲豸門・蟋蟀》 辨形試氣。劉侗《促織志》捕得色辨形辨之，辨審養之，養得其形，若氣試之，試而才然後以鬬。

清・吴景旭《歷代詩話》卷二《蟋蟀》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吴旦生曰：張文潛言，《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余觀阮嗣宗《詠懷詩》開秋兆涼氣，蟋蟀出床幃，是又以秋初開即鳴床幃，不待十月，蓋傷時變之急矣。

清・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卷一〇《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

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在堂，蟋蟀蚤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已甚康樂，職主也，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邁行也，外禮樂之外，蹶蹶動而敏於事，慆過也，憂可憂也。休休樂道之心。

清・郝懿行《詩問》卷二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蚤也，九月在堂，職主也，瞿瞿卻顧貌。瑞玉曰：三農畢務，民間燕會歌呼，爲樂少年。歌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老人意不謂然，乃賡歌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是則詩人所述，辭兼兩人，非文出一口爾。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邁行去也，外餘也。既思職內所居，又思職外所餘，則慮周也，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役車庶人所乘，歲晚農功畢，役車於是休止。慆過也，憂意外可憂者，休休安閑貌，戒備於先，則優裕於後。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戒荒也。唐俗勤儉，歲晚務閒，民間燕飲，歌呼笑樂，不忘規戒。詩人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

清・牟應震《詩問》卷三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勸思也。居居處也，思其居謂如《豳風》塞向瑾户，索綯乘屋之類，故曰：良士瞿瞿，瞿瞿者遍物瞻視也。外外事也，思其外謂如《豳風》築場納稼之類，故曰：良士蹶蹶，蹶蹶者拮据不遑也。思其憂則如慮及凶荒，謀及子孫之類。而下曰休休，言無憂也。上二節勉之下一節，戒之。季札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舊解居外字，過深，以下有良士二字，然三章有役車，其休句知爲老農言之。

清・傅恒等《詩義折中》卷七《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蟲名。歲莫而蟋蟀猶在者，蓋其種類甚多，如促織、竈馬在煖屋中皆能度冬也。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居所處之位也。瞿瞿，却顧之貌，思其居，故常内省也。朱子曰：唐俗勤儉，其民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燕飲爲樂，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不已過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身之所居者，使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廢事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逝，往也。邁，去之速也。外，所居之餘也。所居之外，凡有關於居者，皆思之也。蹶蹶，敏於事也。思其外，故常勤勉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役車，載任器以供役者，歲晚則役車休，農工畢也。慆去而不返也，憂意外之患也，思居，思外思其常也。思憂，思其變也。休休，安閒之貌。能思憂，則無憂矣，故休休也。

蟋蟀勸思也，人情莫不好樂，然患大康而至於荒，荒則失業，將有憂矣，荒則失心，并不知其有憂矣，故治荒莫若思。思者，心之職也，思欲其詳，又恐其雜，故貴慎也。思欲其深，又恐其遠，故貴近也。欲近而慎，必先思居，居者所處之位也。素其位而思，則無處不有當爲之事，不敢雜矣。無時不有當盡之功，不暇遠矣。故曰思不出其位也。不出位，則位之外可不思矣。而又思其外者，何也？外者，居之餘也。一身以外皆人也，一室以外皆地也，上下四旁之地，親疎遠近之人，皆念及之。而後一室之内，可以久處，故思其外，正所以安其居也。如是則有備無患矣。然而人之患，常出於所備之外，苟自謂無患，則荒而失心，勢必荒而失業，以至於憂而不救，故常恐其有憂而必思之。似可以無憂而亦必思之，於是乎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矣。故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清・錢澄之《田間詩學》卷四　《蟋蟀序》曰：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

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郝氏云：國奢濟之以儉，國儉濟之以禮。晉自僖公之時，俗尚固陋，儉不中禮，蟋蟀之詩，諷其終歲廢禮也。孔云：《樂記》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云：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強惟恐倦，怠反謂自抑，止惟恐奢放。詩人既勸樂，惟恐過度，故戒之，使用禮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朱注：賦也，毛傳缺。毛云：蟋蟀蚚也，九月在堂，聿遂也，除去也，康樂職主也。《邠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固知九月尚在堂也。鄭云：君雖當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爲節也。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瞿瞿顧禮義也。按瞿瞿有左顧右盼，計後思前之意。何氏云：此詩原不爲及時行樂發論，正意止在好樂無荒四字。却從今我不樂倒翻來，而急以正意喚醒。

愚按：唐以耕稼爲俗，歲暮之樂不過斗酒相慰勞耳而已，慮其荒儉之至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邁遠行也，按歲聿其莫，可驚也，未幾而莫者，又將逝矣。日月其除，可惜也，未幾而除者，又將邁矣。歐陽子云：職思其外，廣周慮也。朱注：蓋其事變，或出于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毛云：蹶蹶動而敏于事。輔廣云：思之雖周，而爲之不敏，亦無益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周禮》：庶人乘役車。孔云：收禾納稼亦用此車，牛車也。鄭云：役車休，則農功畢，無事也。慆，久也，即《詩》慆慆不歸之慆。思其居，思其外，正思其所可憂者。惟主于思憂而其憂，庶可免也。休休，《爾雅》以爲儉也，亦有安足之意，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朱注：謂民間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又遽相戒，以無過樂之辭，《序》以爲刺僖公，儉不中禮。

愚按：《詩》無刺儉之意，勸以不可不樂，即戒以不可過樂。語氣之開合如此，意在相勉以儉也。蓋唐之風尚如此，班固所謂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是也。

清・夢桂《蟋蟀譜・總論》 夫二氣運行，萬物化生。故聖人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成，信斯言也。何物有出於陰陽之外者，然物之生，各有其時，如初春則蟄虫始動，入夏則螻蟈始鳴，秋則蟋蟀居壁，冬則蟄虫俯原。夫蟋蟀之生，秉天地之氣，感雨露之精，隨時變化，暑則在郊，寒則附人，似識時〔者〕，拂其首則尾應，拂其尾則首應，似解人意者。合類頑以決勝負：夫猛之氣，甚可觀也。況當三秋佳景，水碧山清，霜飛丹葉於江平，露浥黃花於籬落。園亭之上，几席之間，微雨初過，炎敲頓歇，浮緑蟻以款賓朋。鋪紅氈而觀鬬戰，斯時也。敗者曳兵而走，勝者奮勇以追，一若欲滅而朝食焉。凱歌迭奏，舒翅揚威，其勝者樂也。其樂者爲誰，蟋蟀也。然蟋蟀何以樂，亦惟藉人之樂以爲樂，而不知人之樂，更藉乎蟋蟀之樂以爲樂也。

又《蟋蟀譜・千金訣》 餧養蟋蟀，不比尋常，天有晴雨，時有炎涼，當曬則曬，宜藏則藏。打掃浄地。精潔書房。俗人勿入，雞犬須防。地無空隙，可免逃之。斷絶酒氣，并勿薰香。簾簿遮蓋，略透日光。日暮勤看，虫必跳梁。誤飼菜葉，致令牙僵。第一鬚尾，不可賊戕。殘疾之内，亦有精良。工夫有序，不可乖張。巳時換水，申刻食嘗。虫有老嫩，概視爲殃。嫩虫見日，立見其傷。熱虫鈴落，身必有瘡。加減三尾，仔細隄防。五色兼備，母之大王。若放一處，斷無吉祥。金風涉涉，白露瀼瀼。餧養力足，色露有光。然後排鬬，不致屈傷。若犯十忌，臨敵仿惶。運括擊棒，不必慌忙。跳出盆外，歇歇無防。天氣太熱，還宜風凉。若秤輕重，仔細來裝。依此方法，百無一傷。更有妙處，柔可轉剛。甚勿忽略，在於當場。得勝之後，意氣洋洋。再加細察，方保安康。千金妙訊，慎勿傳揚。

又《蟋蟀譜・論盆》 盆以貯虫，不可不美。器如連武之竹節盆，宋賈秋壑之瑞毅盆，張之宣窑盆，有龍鳳山水花卉人物進貢盆，御窑五彩磁盆，梅稍月盆，五判盆，五魚盆，清玩盆等名，不一而足。由京思之，古人之制度，未嘗不精巧。特其盆太薄，近日易熱，近風易冷，宜於南不宜於北，況未易搆求。如得此盆，當陳設於明牕浄几之間，花影蕉陰之下，以爲清玩可耳。若夫日用以貯虫者也，洗盆必須用雨水或甜水，棕刷刷浄盆内穢氣，用布手巾拭乾，免虫受傷。若受傷則鬬時不妥，必須潔浄糞稀。排鬬而勝者，製新盆須用雨水或甜水煮透，再用三合土江米汁墊好，用雨水浸泡透時，貯虫方妥。自己用心收什潔浄，則虫永無弊病，不可粗心草率而矣。

清・金文錦《删定促織經》 蟲生於草土者身軟，磚石者體剛，淺草瘠土者性和，磚石深坑及地陽向者性劣。若是者地辨。

凡促織青爲上，黃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爲下。紅麻頭、白麻頭、青項、

金翅、金絲額、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黑色次也。若是者色辨。

首項肥、腿脛長、背身闊，上也。不及斯次，反斯下也。其號之油利撻、蟹殼青、棗核形、土蜂形、金琵琶、紅沙、青沙、紺色爲一等，長翼、梅花翅、土狗蠅形、螳螂形、飛鈐爲一等，皂雞、蝴蝶形、香獅子爲一等。若是者形辨。

養有飼焉，有浴焉，有病用醫焉。鰻魚、稻撮蟲、水蜘蛛、匾擔蟲、溝紅蟲、蟹白栗、黃米飯，食養也。搾小青蟲汁而糖調之，以浴隨淨，甜水以滌，水養也。蟲病而治之，水畔紅蟲，主積食。蚊帶血者，主冷。蛆蛻則上曰棒槌蟲，主熱。粉青小青蝦主鬬後。自然銅浸水點者，主鬬損。茶薑點者，主牙損。童便調蚯蚓糞點者，主咬傷。竹蝶主氣弱。蜂主身瘦醫。養也。

如是促織性良氣全矣，中則有材焉者，間試而亟蓄其銳，以待鬬。

清・朱從延輯《蚟孫鑑》蚟孫鑑前《贈怡舘增訂》　促織之名，其來遠矣，促織之聞，愛者衆矣。惟明朝宣廟時雅尚此戲，盆極奢華，窩極工巧，金臺金陵王侯公子競爲博賽。所以識者，著辨色之論，作形像之歌，發明調養之法，叙陳療治之方，傳之至今而勿替也。此博賽勝負，藻鑑是賴，而人多忽之何耶。蓋皆無識之，徒私心自用，妄曰吾自能之，實則吾自悞之也。是以遴選，貴其精詳，視形辨色時，其調養療治，一遵前賢指授之訣，斯無所失，亦無所悞矣，其可以冒昧而從事耶。

夫蟋蟀者，秋虫也，一曰促織，一曰蚟孫，此蟋蟀之異名也。昔有《秋虫譜》，始道其化生之本末，中道其顏色之美惡，終道其形像之異同，可謂深切而著明矣。今再原之蟋蟀者，莎蟲所變化也。八九月間下子在土中，至來歲三四月間生出，漸漸長大，白露則旺，寒露則衰，春風起而必亡，時序之使然也。但其生長在深沙厚土者，其性剛，其色黃，赤，生長在淺沙薄土者，其性柔，其色黑白。青黃受陽，陽必優，黑白受陰，陰必劣。黃赤小而黑白大不妨對敵，黑白小而青黃大，何可相争。若青黃紫赤，更生得頭魁脚長、項寬体厚、牙闊尾鎗，均爲上將。如黑白、紅鈐、白肋，又生得頭尖脚短、項緊体蕩、牙嬌尾頹，俱敗相也。故愛其材也，必當觀其色，然其色之美者，而形似蜈蚣、楊甲、螳螂、螻蛄、蜘蛛者尤將中之梟將也。或色美而形非，惡蟲之化，不失爲中材。若夫色之不美，而形似竈雞等類柔弱者，又何足道哉。

天下之物，有見愛于人者，君子必不棄焉，何也，蓋天之生物不齊，而人之所好亦異。好豈处餚歟，性情之所發也，殆有可好之，實存于中矣，否則匪好也，豈非性之真哉。況促織之爲物也，暖則在野，寒則依人，拂其首則尾應之，拂其尾則首應之，似有深解人意。甚至合乎其類，以决勝負，而英猛之態度，甚可觀也。豈常物之微，若是班乎，此君子之所以取而愛之者，不爲誣也，愚嘗論之。天下有不容盡之物，君子有獨好之理，惟促織曰莎雞，曰絡緯，曰蟋蟀，曰寒虫，不一其名。或在壁，或在野，或在宇，或在土，或在磚，或在石，不一其處。夫一物之微，而能察乎陰陽動静之宜，備乎鬬戰攻取之義，是能超乎群物者也，甚矣，促織可取也。蓋自唐宋以來，迄至于今，凡王孫公子，至于庶人，富貴豪家，靡不珍重之也。又嘗考其實，每至秋冬下子于草土壘石之内，至來春生化者也，白露漸旺，寒露漸絶。生于草土者，其身則軟，生于磚石者，其身則剛，生于瘠土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多猛。赤黃最美也，大抵可取者，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赤小黑大，可當乎對敵之勇，黃大白小，難免夫侵凌之虧。余又原其虫色，如青黃色，生得頭項大、腿脚長、身背闊厚者爲第一。如黑白色，生得頭尖項緊，脚瘦腿薄者爲下等。有花麻頭水紅花牙，青灰項、白肋、翅闊、翼草尾、禿鬚、歪線、額彎、尾翹、翅龜背、蝦脊身相、螳螂形、土狗形、蝴蝶頭、尖夾翅，此數名色，亦虫之異像者也。紫頭有勇，艷色無能，意度合參形色斯準。棗核長牙，未嘗不勇，傷殘獨脚，雖勇不全，何致泥于可觀之處也。總之促織有四病，若犯其一切不可托也，至兩尾高低，曾經有失，兩尾委垂，必然老朽，其亡可翹足而待也。間有暑熱之倦怠，與寒冷之徬徨，又不可緩其調養之法也。苟失其調養之宜，則物之救死，尚恐不暇，何暇恃勇于戰鬬，而異其超乎羣類哉。故曰：君子之于愛物也，知所愛，則知所養，何患物之不善乎哉。

夫養蛩，如養兵選蛩如選將，一非選也，不免輿尸之誚，一既精也，可免敗北之悔，甚矣，選貴其精而已。蛩有青黃赤白黑之正色，斯爲真將降此。有淡紫黑青等，雖不失將材，而非可與真敵也。遞而至于花青、花紫、油滑、嫩垢之類，譬之疲癃殘疾。且不敢與偏裨伍，況欲與真色争勝負乎。奈何世之畜蛩者，既失目于遴選之時，復謬合于定對之際。彼真色而我以慢應之，則未鬬而先知其敗矣，何俟交口而後決哉。然則養蛩者，亦選其真可也。是故早秋必廣收博採，加以明辨之精，而後無遺珠。臨局比合，必知彼知己，毋使相凌相占，庶幾無浪戰，雖然亦視其養之何如耳。朝廷得一賢佐，苟非假之歲月，以觀其成，予之禄糈，以養其廉，授節鉞以重其權，捧輪轂以重其休，而欲奏麟閣之勳不能也。今之畜蛩者，苟非寬其盆礶，以適其体，調其飢渴，以順其情，勿煩閙，以勞其力，勿屢視，以勞其色，而欲操必勝之術，其可得乎。

又《玩花軒客問説》　予于小圃理菊，偶覩飛梧敲窻，微凉生袂，感時觸物，嘆息久之。忽有故人欵户相訪，因命童子進酒，談笑及暮，見新月東昇，虫吟唧唧。客問曰：凄凄凉凉，如訴如泣，此何物乎。予曰：虫名促織，非秋不鳴。客曰：既知其名，必知其實，盍爲我言之。予曰：七月流火，草虫生化，禀天地一

靈之性，變爲此虫，看養有法，勝負攸分，其間奧妙玄機，可以心悟，不可以言傳者也。客懇求其秘，因告之曰：蓋自白露漸生，而盆須用古，寒露漸絶，而盆宜換新，未申時須當喂食，寅卯時且聽呼鳴，隔三朝方可水浴，間五日始可相争。客曰：養法既得其詳，看法未聞其命。予述古語以証之曰：苔壁吟秋夜，身微識者稀，更兼類色廣，俊傑細思之。觀于古言，則其色難辨可知矣，兹略叙其梗概。麻頭青項銷金翅，名揚天下，蝦脊蛾身橄欖形，聲播四方，渾身好似一團花，紅鈴難託，滿体色如真錦繡，白肋無成。腿長則有贏無輸，翅鬆則多負少勝。頭魁者必能發夾，牙嬌者决難受口，光項莫留，免其後患，黑肉便棄，可杜嗟吁。脚短無後力，惟拖肚不忌，牙長能受夾，獨黄腦不宜。諺云：黑白全無用，青黄不可欺，狹長終有失，扁闊最痴迷。客曰：看法已具，其虫能無病乎？病以何法治之？曰：此物至微，而体至渺，故其調養工夫、喂藥奧妙，又豈易言哉。至如飯不可缺而腥氣染者，食之有損無益，水不可渾，而油鹽著者，食之多死少生。頭昏用川芎煎水，相調浴之，結糞以荳芽蠐螬，合食喂之，肚若作瀉，此熱極所致，宜飼生蝦肉，日夜鳴盆，因腹内有虫，飲以甘草湯，尾若高低，有虧水食，二尾雙垂，可知老朽。練牙減食，宜喂帶血蚊虫，遊册沿墻，可服凉桐梓草，鬚捲脚焦者不治，脚尖觔落者難醫。客矍然而起曰：以至微之虫，知肺腑之事，纖悉具備，使執事遇時當路，其能變理陰陽，致百姓雍熙萬物咸若者，又當何如也。

又《蟋蟀箴》 早秋怕熱氣，盆窩要古器。深秋怕冷風，浴水尤當避。畢濕不可安，填盆土爲利。休要露人目，休要口味賈。每早須細觀，略以蔍小試。殘食午必换，渾水朝必棄。牙防堅硬物，用紙脚花跛。安頓僻静所，油香橙橘忌。此箴傳後人，參詳須盡義。

又《蚯孫歌》 鬚光尾禿最堪傷，身大終須不當强。二尾尖長如倒插，聞名盡説兩頭鎗。喂食還須要適中，不依定是一場空。水清無垢食無缺，始得三秋奪錦功。呼雌之法君當記，不帖雌時即换之。一個不交重再换，若呼長久大非宜。五日方容閘一場，若還頻閘定牙傷。夜來不食因何事，傷損牙齘食懶嘗。盆須用古不宜新，天熱盆新頭便昏。養過重陽九月九，舊盆不用换新盆。天氣初寒霜降時，附子煎湯冷浴之。寬大新盆綿紙裹，又須换個木窩兒。喂食不過只一件，莫信傍人多譏論。雞荳菱蟹與瓜仁，豈及清晨黄米飯。把蔍猶如船把舵，舵若横時船損多。下蔍劈面掃將來，勝似青天霹靂過。蔍草要長桿要直，蠅血染之并梨汁。收時須在白露前，價勝夜光珠一粒。比頭比項比身材，若欠厘毫定拆開。尾短更兼鬚又禿，强將他閘莫擔財。臨閘之時蔍莫拖，左盤右轉虎離窩。若然前後七八蔍，頻撚牙酸不可過。虫兒奧妙莫胡猜，悲喜何人識得來。不率舊章由己意，閘時必定惹殃災。遵此而行不受虧，爲人識得自稱魁。果能仔細無些夭，交鋒定勝帶花回。

又《秋興篇》 叙屬三秋，時維七月，禀受兑金之氣，化生促織之蛩，得其奧妙玄微。能作令時賭賽，千殷調養可遵往哲之規，數句言辭，堪作後人之鑑。盆須用舊，遇深秋便更填泥。浴不可頻，越數朝略教戲水。下盆即飼旱蓮草，則泥瀉出。調養必食黄米飯，可長精神。損牙不食，暫喂帶血蚊虫。内熱慵鳴，聊食荳芽尖葉。落胎結糞，必啖蝦婆。失脚頭昏，川芎茶浴。如或咬傷，童便和蚯蚓糞，點其瘡口。倘逢鉗閉，蠅頭血染蔍草，始能啓牙。飢則遊册沿墻，宜藏暗所，近則隔盆鳴翅，毋使相聞。每屆未申，須當喂食。但臨子午，合聽呼雌。渾身好似一團花，紅鈴難托。遍体美如三段錦，白肋無成。腿長終取勝，身狹却多輸。頭粗尾細可稱雄，項窄翅鬆難受口。麻頭青項銷金背，聲振他州，蝦脊蛾身橄欖形，名揚别郡。尾短終無力，牙長必有功。黑白常虧，青黄多勝，尾焦宜就棄，免致咨嗟。鈴脱休尋鬪，毋貽後悔。水不可缺，食不宜多。勝則藏之，勿輕過人目，倦宜調養，勿浪下勾頭。熱天可飼井蝦，盆内須加蚓土，頭昏只因宿水，頻换水則無虞。色嫩豈能耐疼，喂紅虫則增彩，三尾黑頭可用，切忌赤首有傷，按斯法焉，思過半矣。

又《促織論》 促織者，秋蛩也。隔年遺種于土中，時至方生，處暑出，白露旺生，寒露漸絶。或係諸虫變化，如蜈蚣、胡蜂、地狗之類，上也。蝸牛、地蚕、濕虫所化，下也。生于草土者身軟，磚石者体剛。淺草瘠土者，色多黑白而性和，瓦礫深坑及地陽向高阜者，色多赤黄而性烈。大抵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黄不如青，青不如紫。赤小黑大，尚堪對敵，黄大白小，切勿交鋒。原夫青黄之蛩，首大項肥、腿長、身背闊厚爲上。黑白色者，頭小項窄、腿脚短瘦、翅薄身不方厚爲下。若花麻頭、灰青項、歪身線額、彎翅彎尾、趟翅縐翅、龜背蝦脊、八脚四鉗及螳螂形、土狗形、胡蝶頭、蛺蝶翅之數者，俱屬異相也。至于傷殘之蛩，如獨腿、五爪之類雖，曰不全，猶或可取，惟四病者速宜去之。仰頭一也，捲鬚二也，練牙三也，踢腿四也。兩尾高低，曾經有失，二尾俱垂，老將憊矣。又如熱而倉皇，冷而倦怠，稍不驍健，亟宜如法調養，勿貿貿而前也。

又《收養併打總訣》 早秋見頭大脚長者，便收畜之空盆，放于陰凉潔净處，不宜常看，常看則色易老，養十日後方可仔細觀之。當先下盆時，明標色樣，以昏變明亮者爲上，明亮變昏者無用，若油色硃色又不足取。其麻路最忌曲斜，半橛而粗，其線額亦要細長端正，不喜灣曲，其尾丰尤須輕細白色，用心調養。過白露三四日併打，若果是真青真黄，人格好蛩，不宜早鬪。直待深秋，重陽前後，

其口堅硬，勿于嫩時泛鬬，口糊牙損，誠可惜也。總要看色老嫩，色未長足，且未可鬬，等待色濃，先定其大小相等，然後併打，不可多接。故經曰：少年多誇躁，養手須知戒，若要穩穩贏，鬬盡莫饒大。

又《蚟孫鑑續・先天後天論》 萬物本一元之氤氳，以成化育，其未生也。氣主之，其既生也，形主之，氣運于無爲，先乎天而存者也。形呈于有質，後乎天而具者也，此煉氣養生，修真家以先天後天四字爲競競也。余嘗窺其理而概之，百昌羣動，以爲無不皆然，恨昔之人，無以証余之言也。今于蟋蟀，而有以晤其理之必然矣。夫蛩乃一微物耳，其形色象貌，宜無勿同矣。乃形之有大小，色之有黄白，力之有勇怯，性之有動静，其相去不可以銖兩計者何也，則以先天後天之所得殊也。其全乎先天者，所生必于地脉靈秀之區，燥濕適中之壤，而又雨暘時若風露融和之候，感觸秋金之氣，脱化而生，全是大氣所鼓。至于脱化，後伏土五七日方始登盆，先天之氣極養既足，保護之法又極周密，不受飢飽之失調，未遭慢閉傷損之疎虞，神全氣足，此得乎後天者全也，此盡屬乎人爲也。先天之事不易知，然氣以成形，氣足者形必如之，神亦必如之，故先後俱全者上也。先天不甚足，而後天以補之者次也。若先天不足，而後天復牋賊者，必無濟矣。今修煉家專講後天，非一定之理耶。集中有言，先天者十之三四，言後天者十之五六，殆亦挽回造化，不得不詳且瑣也。至于化生之物，其從變化而來者，本來之性未盡脱化，則强者得强，弱者得弱，是不特禀先天之氣，并復得後天之形矣，其理亦微矣哉，故爲先後天論。

又《得時失時論》 語云，乘時而動，是貴乎其時之審也。夫早秋中秋晚秋，遞爲時之先後。蛩禀冷熱之性，于焉攸分，如初出土之候，兩尾平垂，糞僅泥水，是其後天之氣未充。于以角勝，如孩提之童，使之披堅執鋭，是未及其時，逮衰老之年，使之操戈躍馬，是又過其時，均謂之失其時也。待蓄養有日，俟其雙尾挺勁，糞亦結粒而白，則精彩强壯勇力倍加，如馬之臕肥驍健，自能騰踔千里，鳥之羽翮豐滿，自然奮邁雲霄，此正其得時之候也。然或因水食之失調，接閏之頻煩，雖乘其時，亦常蹶躓，人但知時不可失，而未致審于毫釐之間矣。是故得時失時，雖視乎蛩性之早晚，而實由人以握其權也，抑更有説焉。蛩遇識者，愛護鄭重，如人之拔于儕伍之中，登之將帥之任，知己遇合，千載一時，此得時也。或落市井之間，攔入兒童之手，雖具美質，無由自明，甚至横遭屈辱，尋至湮没，此失時也。是其時之得失，又視蛩之遭際也夫。

又《肉相骨相神相論》 相者猶言乎像也，有其像即有其相，此存乎物之形體者也。又相者相之也，物有相而我相之，此存乎我之品鑒者也。存乎物者，肉有相骨有相，而神則無相，非無相也，藏于骨肉之中，實超乎骨肉之外。形聲俱泯，變態無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全在相之者之伐毛而洗髓矣。九方皐之相馬也，云在牝牡驪黄之外，吾不知舍牝牡驪黄，又何持以爲相乎，噫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蛩之微物也，其頭項整齊，形體方幅者，肉相之所取也，吾察而能知之。其腿脚圓長，威如虎踞者，骨相之所取也，吾細察之而亦能知之。至于氣度昂藏，精彩煥發，大小之不能拘，黄白之不能限，毫釐有失，千里終差，吾將孰從而察之，又孰從而知之。然而相馬以肥，則飛免騶裊漏矣，相馬以力，則龍媒驥子遺矣。相蛩而不以神，則雖善敵如黑虎者，亦覿面而失之矣，何足與于相蛩之道哉，況夫神之爲言，更有隱顯之不同，世之好蛩者，亦嘗奉此爲兢兢然。以羽翼有光者爲神，而不知韜華斂耀，中有精彩存焉。以體格矯拔者爲神，而不知平常態度中有至奇寓焉。以桓桓武健，猛氣見于頭額者爲神，而不知色相静舒，矜張不露中有大勇在焉。蓋于莫可名狀之内，實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景，浮溢于形色象貌，令識者心領而意會焉。彼世之所謂神者，猶不脱于肉與骨之内，而非所謂牝牡驪黄之外也，是故用肉相者十得其三四，用骨相者十得其六七，用神相則十不失一，真畜蛩家上乘法門也。昔人云，操千曲之引而後可以審音，觀千劍之鋼而後可以辨器，使非極目力之精，心靈之妙，熟悉于古昔之歌訣箴論。殫精于日夕把玩，當場比較勝負之餘，不足語于斯也。噫，微矣，相蛩而至此亦蔑以加矣。

又《蟋蟀稱將軍説》 蟋蟀之以將軍稱也，果何自昉乎。時論以其鼓勇善鬬，决勝負于兩敵之前，與一將登壇，萬夫辟易者相類，遂摭据而名之，其説似矣。然而鶡鶉黄脰之善鬬者，皆有是稱，而皆無所考據，則亦未免于臆也。或曰，蜨蟬屬蟋蟀，説文作悉蟀，去虫字皆有將帥義，故名將軍，其説近似有理。然《月令》寒蟬鳴，鄭注寒蟬即寒蜨，一名蠗蛄。陶弘景以離騷蠗蛄鳴聲啾啾，注以爲即寒蜨，然則蜨雖蟬屬，並非蛩也。又王安石《字説》云，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楊龜山非之，以爲陰陽非蟋蟀所能帥。然則帥亦非盡從將帥義，今徒以一字可矯托，而即稱之曰將軍，則又未免于鑿也。余嘗細窮其義而不可得，偶憶月令，蟋蟀居壁，而漢史諸侯皆從壁上觀兩語，不禁有微會焉。夫從壁與居壁，奚啻天淵，何容附會，而不知確有不可易者。今夫蛩之寂居垣墻中，藏器待時與壁上之以逸待勞者一也，韜聲斂翼，與壁上之以静待動者一也。至于乘時而奮，及鋒而試，前無堅對，所向披靡，與大將之一鼓作氣，卿子而稱冠廣老而稱飛者，又無不一也。是壁上爲太將藏鋒之地，而在壁乃秋蛩養鋭之區，今試看兜鍪耀日，鎧甲凝霜，在壁壘之中者，人皆以將軍稱之。又試看尾鎗鬚戟，體健頭魁，居墻壁之中者，吾何得不亦以將軍名之。可知兩壁不同地，而居壁者皆可獨

將一軍，兩將不同倫，而成將者不必更分兩壁。世徒以其善鬬而名將軍者，豈知名以地傳，更彰明較著也哉，嗟乎，古人稱名之意，何常之有。假借居多曲江以家鴿寄書而名之曰奴，孤山以鶴性善馴而名之曰子，餘至金衣娘雪衣公子，比類隨物，而名各有當。然則蟋蟀之以居壁而稱將軍也，即或有訾其臆與鑿乎，夫亦稱名核實之一説云。

又《盲蛩説》 陳眉公太平清話，蝴蝶絡緯蟋蟀以鬚交，愚按蟋蟀雙眸炯炯然，用視以鬚，亦猶龍聽以角，蛇視以舌也。凡逢角鬬之時，先將其鬚繚繞于前，是其視也。鬚既相交，然後張牙迎敵，其有鬚短而至禿者，俗謂之盲蛩，是無鬚曰盲，知其視全在于鬚矣。至鬚交之説未敢盡信，以蟋蟀仍呼雌貼子，即蝴蝶亦以尾交存其説可也。

又《像形説》 蛩之有像諸形者，亦如人相之，或如禽或如獸之意也，然相之或如禽或如獸，豈云即是禽即是獸乎？班定遠燕頷虎頭，燕耶虎耶，楚商臣蠭目豺聲，蠭耶豺耶。蓋相如其貴者則貴，如其賤者則賤而已。故蛩之有像形者，非盡由于物之變，就其像之勇猛者則優，像之懦弱者則劣也。雖秋露既降，金風乍起，物之感化實繁有徒。豈無已變而原形尚可彷彿者，豈無已變而原形尚存其一二者。如精靈之感托得而成人，未必其形像酷肖，而偶于一相一事。必有極相似者，不能掩其本來而目。彼蛩之長脚細腰而爲蝴蜂形，頭尖身闊而爲楊甲形，尚帶前生色相，亦不能必其盡無也。然而余則以爲像形者，像其形也，像本來之形，幻而難知，像現在之形，顯而易見。試觀雀入大水爲蛤矣，蛤蜣轉九而爲蟬矣，且如朽葦爲蚌矣。一經脱化以大變小，以蠢化靈，造化之巧，何從測其端倪。若現在者勇怯顯具，象貌畢呈，如人龍行鶴步，不必追溯其龍鶴變相。但既具其相，自有其福，何也，龍鶴之相，本非凡也。蛩之有像楊甲蝴蜂者，亦不必追溯其何物變來。但既有其狀，自肖其勇，何也，楊甲蝴蜂之相，本自勇也，若使腌臢陋劣，即使顯然爲物所變，亦何用哉。故曰，貴賤者亦如之而已，爲作像形説。

又《雜説》 或以大喻小，或以小喻大，每多唫爲迂儒之談，然確有根乎至理者如云。選蛩如選將，用兵自禰禡興師，結營臨陣，客勝主勝，皆以孤虚尅擇是務，予意秋興亦然。如畜養之法，安置于生氣方則旺，置于天乙方多勝，置于病符死絶方則多夭折。出鬬向吉門，我尅方多勝，并月建日辰宜向何方，各有避忌，如利東者往東則勝，往西則敗。其間主勝客勝，俱須按月建日辰，先後推擇，背孤擊虚，參以白奸亭亭隨時轉變爲貴，不特此也。即當局之人，亦要看氣色，取戰堂明亮光彩者勝，皆非貿貿爲之也。孰謂一蛩之微，不足與登壇奪幟者，同類而並觀哉。

逐年將軍生相顔色不同，要看其年是何干支，是何納音，得其正者，方爲真正大將。其他顔色，亦得成將，但遇值年顔色者，則不能勝矣。縱有生相，未能盡美，而與值年顔色相類者，往往較之别色，自覺善鬬。再又須詳其年之水旱雨暘，如年遇亢旱，所出之蛩定多小而不豐厚，倘得一豐厚肥大者，自當迥出尋常。如年遇水澇，所出之蛩每多嬌豔而肥大，未能盡佳，至有絶好出色者，或遭水淹浸，致損元氣，終難成將。凡遇愆陽久雨，必當細爲詳察，至捕捉購求，亦有日辰方位，宜向宜背，應驗不爽，此理甚微，養蛩家無以其迂而忽之。

相書云，一官成十年之富貴，一府就十載之豐隆，如得五官俱成，其貴終老。相蛩之法亦然，夫三秋全勝者，務必色相具足，如人之五官俱成，件件合格，定然一生富貴。然狀元宰相，一路功名到白頭，能有幾人哉。其次或早利而終偃蹇，晚達而初困頓，雖非全美，亦一官成之相也。如蛩之有一端大過分者，亦足稱豪一時，但非結冬真將耳。間或有因此一端可取，而即擅將軍之譽者，是運會之偶然，全在吾識拔之精，知時巧合，斯爲高明也。

頭上所生雙紋曰閉線，亦曰鬬路，則知蛩之閑性，全在乎此。其强弱之分，有粗細長短隐顯之殊，蓋瞭然示人以不爽也。傍散于頭者曰麻路，是亦鬬性之徵于頭也，如絲瓜筋麻頭，以細散活潑爲貴，柏枝葉麻頭，似乎粗匾以有情爲貴。當額横紋曰線，是又鬬性之見于額也，以青麻線額爲最雄，諺云青麻帶線，將軍帶箭。又有重色而絶不見鬬路，止于額前獨顯一根白線，諺云墨黑一條線，諸蛩不敢見，蓋言交口便勝，此又將中梟傑。可知鬬線麻路線額凡在頭上者，均有關乎蛩之鬬性也。至頭如福建砂糖色，是爲餳糖頭，必無用。

翅有厚薄，隨時好尚，昔以輕薄爲善鬬，今以厚實爲耐口，當參酌從之。如輕倩之色，翅須明亮薄净，一逢蠢厚，反不耐口，濃豔之色，翅須濃厚、肥澤，若一輕薄，何以能鬬。此不刊之論也。苟執一泥之固，未有當若倒行而逆施之，是亦昧于心而盲于目矣。

尾丰向取輕細而嫌其長，其説未盡善，蓋如相馬者，馬尾粗重則行遲，輕短則又無長力，蛩尾亦猶是也。尾粗而黑，固無足取，若細而短，亦不耐鬬而無力，須輕細而長，方爲入格。問有長至等身者，又出類之相也，有長僅二三分者，俗謂肉尾，人甚愛之，大是悞謬。

看蛩如看銀色，一目了然，此指上等色相，無容疑議者矣。其次間，有形是神，非神是形，非未可遽，必者方用一敲。觀其牙之大小厚薄，色之紅白純雜以決之。如銀既有成色，恐其詐僞，必得剪口再看，方能定准。蛩之用敲，亦猶銀之上剪也。夫既剪看，何用再疑。今人于蛩獨不然，既敲矣，猶必要閉。既鬬

矣，又必屢鬬，似銀既用剪，仍要傾鎔，既傾鎔，猶加煆煉，何不相信之甚耶。且屢鬬者，終未能定其優劣，深足嗤也。

俗諺云：三分看七分鬬。蓋以看爲無憑，而鬬爲有憑，所言三分看者，是乃無足重輕之詞耳。余以爲七分看三分鬬，蓋以看爲定准，而試鬬以即證，其看所言三分鬬者，尚是虛衷謙抑之詞耳，與俗諺頗相反。然即就時見而論，亦必須先講看後講鬬，方爲全璧。乃今人漫謂之曰運蟲，因其人之流年月建通利，多致鬬彩有獲將，并委鬬于第二義，全不藉于看之力，尤憒憒也。熱色之蛩，俱宜早鬬，此順其燥性所發也。中秋天氣凉爽，無暴寒暴熱，蛩無他故，任鬬無虞。若冷色之蛩，必待重陽前後方始開口，庶能堅老其牙，設若寶光未足，猶不妨遲遲以待也。至臨鬬之日，晴霽和暖爲貴，倘過于寒，肅風雨晦冥，畜以待時，深爲良策。

曩時客游虔州，于穀雨日聞砌下蛩聲唧唧，欣然喜之，奈虔俗不諳畜養，無處覓盆，因取而畜之磁盎中，日以顆飯滴水飼之，聊供客窗清玩。閱月許，復有鳴于堦下者，形貌顏色强弱大小約略相等，遂取而鬬之，約數十口，前之所畜者竟將後之所得咬斃。吁是可知調養之功，不可燥急也，苟後之所得者，亦如前之所畜，其勝負諒未可必，烏可不耐性從事哉。

又《異有二義解》 語云：蛩無異不鬬。又云：異不結冬，將取其異乎？抑不取其異乎？其入冬所鬬者，異不異，將何適之從耶？是何言之矛盾也。姑試解之。無異不鬬者，是言氣宇超衆，岸然如雞群之鶴。自有一種態度，要非噲等可伍之意，非泥于四鉗八脚等之異也。至異不結冬者，即如所謂四鉗八脚等類，欲恃此異于衆者，而冀其能結冬成將烏可得也。故賞鑒家，以異而不異，不異而異者，斯爲拱璧之珍爾。

清・榮廷《蟲魚雅集・秋虫源流》 秋虫即蟋蟀。《毛詩》云：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入牀下，皆是物也。南方呼之曰促織，北地俗名曰蛐蛐，又呼爲百日虫，又名反背虫，蓋因雌上雄背。即譜上云：促織三拗，過蛋有力，贏叫輸不叫，雌上雄背之謂也。好此者，每爲講究，多所搆求，盆設多桌，虫分諸色，一切器具精工，無不佳妙。至排鬥時，各炫其美，各誇其良，所以又名好勝虫，及富貴虫。是物喜潔惡穢，最宜清静，花前月下，聞其聲可以滌慮澄懷。日朗秋高，觀其鬥足能賞心悦目，閒暇無事，以此爲消遣，與身心未嘗無裨益，故昔人有半閑堂之雅稱。豪士文人皆可好，若以此賭輸贏，争勝負，較量長短，唯利是圖，則不敢談矣。

又《秋虫總論》 虫生於山石立土間者性剛而力强，生於水邊草際者性柔而力弱，蓋緣得氣有陰陽之分也。北地土産曰伏地虫，以西北路蘇家坨一帶爲最，土脉良佳，所産之虫皆色鮮皮豔，肉細身强，每出鬥虫。東路一帶俗呼之爲垛貨，大半色黯皮糙，肉粗身笨，不出好口。是物在野地，七日撂一壳，須四十九日，連撂七壳，始成全形，方能鼓翼而鳴。撂下之壳，隨脱隨吃，吃盡虫方有力，身亦雄壯。有謀利輩，俗名簽子手，未交秋之先，即下地搜羅大秧子，方撂過五壳六壳者，即捕來自養，加之混喂腥食，脱出色更鮮豔，此爲秧脱，又叫手裏脱，皮色雖佳，軟弱無力，鬚必細而冗，腿曲有血絲，容易辨也。北地山虫，以易州涞水地道爲最，顔色既潤，皮肉亦細。山東虫推濟南、肥城等處地産者佳，頗有大分量者，雄壯有餘，較比北地山虫，乾練不足。總言之，無論伏地山虫，要揀精神光彩，身有骨力，頭有麻路，皮整翅縐，頭圓牙大，腿胯長健，顔色不雜不黯者，搆之則無差謬也。

又《養虫淺説》 養虫如屯兵，選虫如選將，多多益善。所以器具務要多儲，地方更須廣濶。交初秋，熱子兒可以不買，有材料者甚少，且多秧脱。一交處暑，大民子秋虫，無論伏地山虫，可以多搆。用高大凉盆，每桌廿四個，擇陰凉過風處蓄養，每日食水調匀，午後汕磕。將近白露，須下三尾，虫性最淫，每早午晚，要過三次鈴子。若無三尾，不獨晝夜呼雌，虫體有傷，且亦不來鬥性，須用三尾串透，看虫後尾壯起，則鬥性發矣。俟白露節後，分量秤准，便可分對排鬥。入手須要狠排，不可將就，整口者佳，碎口者劣，若下盆亂咬亂叫者，便非佳品，排有下口硬辣者留之，水牌上記明，接連自排。至秋分節，虫之顔色亦定，口之軟硬亦見，不濟者便可棄之。又是物識毛不識胆，買時雖揀雄偉壯健者留，排時竟有徒具其表者，并非鬥虫，故搆時須多多益善，以備選擇耳。

又《秋虫雜志》 虫之種類甚夥，若按四生譜上《促織經》，名色多矣，如蜈蜂形、海獅形、土狗形、油撻利、玉鋤頭、鐵彈子、錦簑衣，又如油唇燈、五花、玉尾、重牙、八足，計有異虫卅六種。且各有讚語，近乎敷衍，未便深信，何能妄評。或又曰：虫有化生，蝎子變青，馬蜂變黄，蜈蚣變紫，既屬難得，亦未曾見，更難虚論。惟知昔年南樓老人，平生雅好秋虫成癖，得過蜈蚣紫一虫，係伏地，經簽子手拏來，連脱下蜈蚣蜕，一并献出，故知係蜈蚣化生。入盆使鬥，敵虫盡皆披靡，莫敢與争鋒。兩鉗張開，咬偏諸虫，直至冬至打將軍時，一勝到底，故爾封王，當時社會中人皆知，侈爲美談。有到過老人花園中紆環軒，見土山上，果建有虫王廟，内塑泥像三，皆高不盈三寸，中間白面黑髯，名曰粉底靴，左邊即蜈蚣紫，貌獰狰，右邊黄面金鬚，名曰金肋子，皆封王之虫。據云：三虫原身皆各在各像座下葬之，至今傳爲佳話，足見老人之好奇甚矣，癖亦深矣。此外除各色麻頭外，有金眉子、銀眉子、紫眉子、且有説十眉九不鬥，鬥上没有覿之論。翅子除長衣、

尖翅、大翅、琵琶翅外，又有秋闌翅、簑衣翅、玻璃翅、鼓翅、破翅、半身甲。更有駝項、銀双鋼、單鞭、五爪、鰲爪、坑兒頭、鐵拐等名色，大半不是脱壳時脱走，就是受傷，經販子手混起名色，養虫家有買者，而得者頗少。又更有金道冠、絳頂蛐蛐、尤爲下品。惟甲午秋，買易州山虫，無心中搆得無甲虫一頭，買時因取其頭大牙紅、藍脖寬厚、腿胯亦大，分量只九厘，後經排門，所向無敵，直至打將軍時，勝三十餘盆，因無甲色漆黑，會中人贈名曰鐵光棍，無敢與較量者，真傑虫也。雖然不足憑也，何則，會中人見此，次年秋皆搆覓無甲虫，孰知竟無一得者，亦事逢偶然耳，還宜按譜求之爲是。

綜述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蟋蟀》 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於悉蟄，帥之爲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蚚，一名促織。語曰：促織鳴，懶婦驚。魯奢而苟，唐儉以勤，故《詩》一以蟋蟀，一以蟋蟀刺之。《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蟋蟀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於文，禾千爲年，步戌爲歲。蓋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稔，故步戌至戌謂之歲也。一章曰職思其居，言於行，思其居也。二章曰職思其外，言於内，思其外也。三章曰職思其憂，言於樂，思其憂也。《詩序》所謂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此也。《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言蟋蟀微物也，猶知隨時，可以入而不如乎。故曰：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也。《傳》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一名吟蚚，秋初生，得寒乃鳴。《詩義問》曰：蟋蟀食蠅而化。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蟋蟀》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一名蚚，一名蜻蛚，一名促織，以夏生，秋始鳴。《周書》：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而蟋蟀居壁。《易通卦系》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趨婦女織績，女工之象，今失節不居壁，似女事不成，有淫佚之行，因夜爲姦，故爲門户夜開。《淮南》則云：蟋蟀居奥，奥者西南隅也，比寒則漸近人。《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白露下蜻蛚上堂。《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又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至十月入牀下，皆謂蟋蟀也，言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而説者解蟋蟀居壁，引《詩》七月在野，以爲不合，然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歲晚則同爾。好吟於土石塼甓之下，尤好鬬，勝輒矜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又其鳴時正織之候，故以戒婦功。《春秋説題辭》曰：趣織爲言，趣織也，織興事遽，故趣織鳴，女作縑。又里語曰：趣織鳴，懶婦驚。而崔豹云：濟南人謂蟋蟀爲懶婦，非也。古稱騰蛇游霧，而殆於即且，即且乃蜈蚣耳。許叔重謂蟋蟀爲即且，上蛇，蛇不敢動，亦非也。《説文》作蟋蜜。梓人以注鳴者精列屬。《方言》：南楚之間或謂之王孫。

宋・賈似道輯《重刊訂正秋蟲譜》（王淇竹校，步虚子隆重校）卷下　觀蟲形像 鉗像蜈公鉗，嘴像獅子嘴，頭像蜻蜓頭，腿像蛤蟆腿，顏色要相當，毛燥斯爲美。

頭色美惡論 紅紫頭，黄麻踺，青黄頭，白麻頭，淡黄麻頭，紅麻頭，青金麻頭，紫麻頭，白麻頭，栗麻頭，柏葉麻頭，黑麻頭，半紅麻頭，烏麻頭，俱根根細絲透頂者，方爲正色。若渾闊。直短而不長艷色而油光闊。道哉

棄物辨 凡五色之蟲，麻路不透頂，翅薄翅油，短腿細脚，項花，肉色不正，頭不圓，牙不長，并牙色不紅不白者，不可用也。

熟色 有蟲紫生者，光滑輕凝之色，似油不油，似水不水，即如良玉之温潤，轉看轉生寶色者，此謂之熟色，如或遇之，必爲上將。若頭如油澆，項上鏡光，翅若油紙，肉光而發亮者，此非油光紫歟，又當詳察。

頭生上等 大頭圓結蒜，腦搭淺無多，絲路根根透，光明亮不磨。

下等頭 昏小腦搭重，路粗半節兒，棠梨三角額，此等不須題。

臉生上等 五色諸蟲臉，無花闊不長，面長則齒短故也再如鍋底黑，此物號强良。

下等臉 酒醉猶兒臉，花花白路紋，此般生像者，棄物不須論。

項生上等 青項堆青靛，白毛根閃青，朱砂火盆底，桃皮等類形。白腐紫斑色，寬乾疊起星，毛丁有疙瘩，入手不當輕。

下等項 緊狹花班淺，無毛黑白光，縱然頭肉正，終須受禍殃。

翅生上等 紫翅青金翅，木翅與油單，黑色金如墨，梅花兩瓣攢。鬆闊偕長短，蓑衣得更難，遮身不見節，薄縐另相看。

下等翅 膏藥積不縐，鬆短闊長同，金紫須長翅，其餘只在中。

腿生上等 大腿圓長健，小脚如鐵線，班白黄色真，此名金不換。

下等腿 短癟兼窮細，屁薰青黑同，只好留墻壁，何須問主公。

肉生上等 紫黑蒼黄肉，青白勝鴛梨，黑青肉亦白，淡黄白亦宜。闊將，一秋罕有，或一遇之，終無敵手。若紅牙，若腿肉不白，若項不青，毛皆花色也。世傳白牙青之外，另有牙真青，此殆欲賣蟲者之附會歟。紅牙者即非真青矣，間有紅頭青，亦稱正色，終不久勝。

紫青　琥珀頭尖項紫青，翅如蘇葉肉還青，天生一對牙紅紫，任君百戰百場贏。

黑青　黑青翅黑黑如漆，仔細看來無別色，更兼牙肉白如銀，名號將軍爲第一。

黑青增釋　此蟲黑頭黑項黑翅，或黑項發白毛者有之，項上細線透項，白肉白牙，位在真青之次，即遇紫黃，未知鹿死誰手。

淡青　淡青生來牙要紅，頭麻項闊翅玲瓏，更須肉腿如銀白，勝盡秋蟲獨奏功。

蝦青　青頭青項翅如金，肉腿生來白似銀，牙若細長蘇木色，此蟲入手不當輕。

蝦青增釋　蝦青者如蝦之青色，必須淡青頭，淡青毛項，翅如蝦殼，牙紅身長背翹者，方真蝦青也。

蟹青　俗號蟲名湖蟹青，腿脚班黃翅似金，未看青頭并紫腦，須教項上有毛丁。

蟹青增釋　頭如蟹殼青色，細白絲透項，項毛燥肉青長毛，身背横闊，腿腕上如血紅，大紅牙者是也。凡黑青，淡青，紫青，蝦蟹青數種，惟讓真青三舍，其餘皆並駕齊驅，非有老嫩大小之別，即聞而致死，亦難爲勝敗，識之。

青麻頭　麻頭青項毛丁長，翅縐肉白始爲良，仍生一副牙紅紫，三秋得勝喜非常。

青麻增釋　凡青麻，額或一線，皆喜紅牙，身闊厚不出節者爲上。白牙粗線身狹長者，急棄之。

青金翅　麻頭青項翅如金，肉腿如同銀打成，牙若更加如血色，勝盡諸人匣内金。

青蟲總論　大都青色之蟲，雖有紅牙白牙之分，畢竟次腿肉白，金翅，青項，白腦線者方是。斷無班腿，黃肉，黃線之青，青鳴有叮叮之聲，須細察之。

真黃上將居二　天生金色遍身黃，肉腿如同金箔裝，黃頭配有烏牙齒，敗盡諸蟲不抵當。

真黃增釋　此蟲鳴聲啞，撒翅如金箔，或玲瓏焉。項非桃皮，則朱砂火盆底，有赤丁肷膂。肉黃矣，更有黃毛叢叢焉。尾長矣，粗如鐵線，上亦有鱗鱗長毛者，方真黃也。

紅黃　頭似珊瑚項班紅，翅如金箔肉相同，腿脚圓長如玉色，英雄端不讓諸蟲。

紫黃　頭如櫻珠項似金，肉脚如同金裹成，紅黑兩牙彎若剪，諸蟲着口便昏沉。

黃者增釋　夫真黃者，遍身俱黃者是也。紅黃則有腿肉白之分，紫黃則重在頭，若櫻珠之別也。至於項似金之説，則自有生以來未見金黃之項，此殆傳之者謬也。但經黃色之項，必以桃皮朱砂之類爲是。

淡黃　淡黃生來腿肉白，項紫牙紅頭琥珀，初秋鬬間最痴迷，末後逢强絶口敵。

淡黃增釋　始見紅黃者，頭似珊瑚，非紅乎。今曰琥珀，亦紅紫流矣，腿脚圓長如玉色，非白乎。今曰淡黃生來腿肉白者，又相似矣，則又何必分而爲紅黃，淡黃，耶予不敢削去者，恐前賢悞刊爾，白之以俟訂正云。

淡黃生增注　黃頭黃線項微金，兩翅玲瓏亦帶金，腿肉不毛稍似蜜，紅牙如剪淡黃生。予幼時曾獲此蟲，自早秋得勝至九月中，勝一十七間，敗於真青之手，好。

真紫上將居三　真紫如同着紫袍，頭濃性烈項戕毛，鉗更細長如血色，獨占場中第一豪。

真紫增釋　紫蟲生來多有頭尖者，然畢竟頭圓大者爲上，項有青毛項，紫戕項，赤班項，俱要生毛丁肷膂，如項一油光，便屬花色。

紅頭紫　紅頭紫線肉毛黃，項赤紅丁腿圓班，翅紫牙紅如剪樣，只除青將便爲王。

純紅　眼如椒族遍身紅，翅項如硃腿亦同，若逢敵手君休怕，數番咬死又成功。

黑紫　黑紫生來似茄皮，腿脚兼黃赤肚皮，鉗若更能紫黑色，早秋贏到雪花飛。

淡紫　名爲淡紫遍身明，項如青靛齒紫紅，頭上三尖腰背闊，百戰場中作上鋒。

紫麻　頭麻頂路透金絲，項毛翅縐腿班狸，四脚兼黃肉帶赤，烋蟲見影不相持。

紫金翅　紫頭青項翅如金，腿脚毛黃肉似蜜，必須生有紅黑鉗，咬殺秋蟲人失色。

純白上將居四　白頭白項白絲攢，翅似銀鋪肉似霜，黑臉紅牙肚若粉，此物方爲促織王。

淡白　白頭白項翅鋪銀，入手觀來却似冰，一對銀牙如雪白，縱無顏色是將軍。

白麻頭　麻頭白項肉如銀，腦線根根透明，更加毛項長肥腿，十度交鋒十度贏。

真黑上將戹五　真黑生來似錠墨，腿肉斑狸項毛黑，鉗若細長似血紅，大戰交鋒如霹靂。

黑者解　此蟲肚黑牙紅，自來無敵，得遇此蟲，真了蟲也。

黑麻頭　黑麻頭路透銀絲，項闊毛燥肉漆之，更若翅烏牙赤紫，早秋勝到雪飛時。

烏頭金翅　烏頭青項翅如金，腿脚斑狸肉帶蒼，牙齒更生烏紫色，饒他名將也難當。

紅麻頭　紅麻秉性敵剛强，赤項紅斑脚圍長，翅紫牙紅肉赤色，諸蟲交口便難當。

黄麻頭　麻頭黄項翅金色，脚腿斑黄肉帶蜜，牙鉗若似炭樣烏。鬬勝叫鳴聞四壁。

五色看法重辨　夫蟲五色尚矣，又有紫青，黑青，紅黄，淡黄，淡紫，紅頭紫之别。種類煩多，致明月夜光，混瓦礫而莫辨。大都青蟲便要線肉白翅金，而青黄蟲便要烏牙黄線遍身如金，紫要頭濃紅線腿斑肉蜜，白則如冰，黑則如墨，上手了然在目者，此真色也。搭配不齊，便屬花色。

龜鶴形　頭如鸚嘴肚如琴，兩翅啾啾叫不鳴，識者若逢此促織，這般號作大將軍。

飛促織　飛蟲能鬥體輕盈，白翅收時聞負疼，水中拔去難飛矣，果然百戰百場贏。

青黄二色　青頭白線桃皮項，金翅銀腿肉微蒼，紅牙聲殼身高厚，憔老方稱是霸王。

土狗形　頭垂項闊肚低拖，翼翅生來半背鋪，牙紫腿肥身巨圓，當頭起線叫如鑼。

土蜂形　尖翅名呼是土蜂，紫黄色者十難逢，這般色樣如君得，不比常蟲是毒蟲。

棗核形　身如棗核兩頭尖，仔細觀來却似船，交鋒便見强中口，咬得諸蟲不敢前。

梅花翅　不拘五色之蟲，翅若梅花樣者，奇相也。非若梅花之白，形似梅花兩朵，鋪於翅上是也。

螳螂形　身狹牙尖大肚皮，脚前喬力仰頭窺，此蛩不問青黄色，鬬到深秋必定輸。

陰陽牙　此蟲生來兩箇牙，一紅一白實堪誇，不拘五色麻頭者，任你來蟲不怕他。

長闊翅　世人謂長闊翅者不足貴，予意蟲果將軍，何害翅之長闊，若非名將，翅闊而長，則苦於合對之難，宜不足貴也。

蟹踞形　蛩身弓起如蟹踞，不拘五色或麻頭，任君觀看却不怕，此是名蟲何處求。

真三段　紫頭青項看毛長，金翅生來肉帶蒼，兩腿圓長斑白色，一對紅牙不可當。

呆物　頭昏項緊有何奇，腿脚花斑黑肚皮，翅上更有膏藥迹，只好將來去喂雞。

蜈蜂形　頭光肚大號蜈蜂，兩翅含屏腿脚窮，此蟲只好無心鬬，當場必悞主人公。

月頭額　額首空文彩，月頭不久長，脚窮終是病，腿細更尋常。

紅頭額　紅頭形像似花枝，一番取勝未爲奇，中秋便可空拳鬬，勝少輸多何必疑。

又《鼎新圖像蟲經》（王淇竹校）卷上《捉促織法》　凡捉促織，必將着竹筒過籠。初秋時於緑野草萊處求之。中秋時須在園圃垣墻之中。側耳聽其聲音，然後覓其門户，果是促織所在，用手啟其門户，以尖草探求其出。若不肯出窩者，或將水灌於窩中。躍出，然後縱目辨其雌雄好歹，如果具足二尾，上色，體闊身全者，急忙捕捉，收拾過籠之中。其餘三尾殘疾，不入色樣者不取。

又《相法》　一促織有紅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等也。黄麻頭次之，紫金黑色又次之。促織諸般色樣易得，獨有紫黄色十無一個，謂之足色。正當此蟲之形，光滑輕凝紫帶滑色，尤難得，佳者如或遇之，必然超乎其餘之類也。有頭大腿長背闊齒强者，必定好争鬬，有勇力，更無商量，即當收之。但諸色麻頭線路，必須細直分明，寥發爽亮，不要曲并撅頭。第一嫌路粗，線額亦要細直，不欲肥曲，又爲一樣。發麻頭滿目如柏枝葉，細布在頭上，不足道，路直細，中發云好。

又《早秋看法》　夫養蟲者如養兵，選蟲如選將。看蟲者，須用多畜古舊大盆，早秋之時，擇取頭大，腿脚圓長，身子闊厚，生像方幅，票定顏色，下盆徐徐養

之。不可便鬬，恐有出世先後，元氣未足，顏色未變，身柔口弱，或有不鬬者，交鋒便走者，此皆元氣未足之故也。須用下盆數日，身口堅硬，現出顏色，重色變輕色，爲之併打，若輕色變重色，便可棄之，纔可對併。如下口硬攛，善鬬者，選爲上將，但以一二個試之可矣，切勿多鬬有傷於蟲也。

又《中秋看法》 夫中秋促織，如人中年，觀蟲者，亦須推度須用起落三尾，不可共盆，恐其晝夜呼雌起翅，過損蛩體，更有意外疏失，度之度之。

又《晚秋看法》 晚秋之時，蟲將衰老，喂養尤難，須令食葷腥。安於藏風温煖之處，勿使受冷，窩用紙襯，或用一木窩。食用羊眼豆，煮熟去殼，與飯搗細喂之，或用栗子煮酥喂之，或用生芝麻嚼細和飯喂之，或用熟菱白心和飯喂之，或用生冬瓜穰，瓜仁和飯喂之，最後須用熟蝦，併熟蟹脚中肉熟鰻魚脊上肉食之。忌有油處，養體助力。若不吃食，不可當場鬬矣，此必衰老有病將亡之故也。

又《三秋養蛩法》 一説凡促織遇早秋戳底凉盆，放潤濕處養之，中秋下土盆養之，深秋用紙覆盆蓋及底。促織畏冷，不食，可用帶血蚊蟲三兩個與之食之，此乃三秋養促織之法也。

又《喂養訣法》 初秋懼熱，盆窩要凉。秋深怕冷，風冷有傷。盆宜古大，上食宜瓢，喂食有準，休對日光，水不可缺，食不可忘。蚯蚓之糞，土細性凉，隔宿去垢，須換水漿。莫上草菜，齒軟牙傷，臟水油飯，食之不祥。窩蓋穩實，携動無妨。酒後休玩，冲氣顛狂，養手大忌。橘麝諸香，安頓之處，莫近油缸，比匣厨櫃水香要防。未鬬之日，且須閉藏，謹慎安置，免致逃亡。秘密之論，用意參詳。

又《趙九公養法》 鱖魚茭肉，蘆根蟲，麻根蟲，胡刺母蟲，斷節蟲，跳蝦蟲，蚊蟲，扁担蟲，俱可喂之。

又《襍人養法》 椒葉研碎，和飯喂之，草内蜘蛛蜜和喂之。

又《戈千公養法》 用黄桑葉作末，純粳米作糕，曬軋浸汁，又臨下食，研碎和飯均喂之。

又《蘇胡子養法》 用籬落徑上斷節蟲，未至霜降，每喂五日，用匾担蟲并和之，研碎喂之，有益於蟲也。

又《王主簿養法》 用栗子煮熟喂之，或方蒂柿子、鰻雞鵝蠏魚蝦煮熟和飯喂之。

又《鬬不可頻》 論曰：蜇織鬬後可隔三五日方用登場。如《鬬經》三二十口者可歇六七日，須看下口輕重，若鬬口重，費力着傷者，須隔去三尾，二三日方可下之，過十日，觀蟲有性，見芡不得鳴聲響亮方可合對。若懶慢無情，則不可鬬。百口贏者不爲奇，一口贏者，用力反倍於數十口贏者也。尤當調息，若因其鬬口少，便以爲不打緊，即與人鬬，至於有失，真可惜也。

又《下鋒鼓法》 蜇織用鼓，古者存法。鼓不用繁，脉知有略。鼓其咷鳴，掃其舌絮，誘蟲知覺，待其行動，徐徐鼓之。微微鼓其頭背，共其腰尾，次拂拐頭，并左右背脇，引誘其情。如不動，再討小脚併左右脇肋。若蟲惹鼓，即誘胲抓有情就撚牙口一鼓。待蟲停息，再討其尾，如有情，即撚其牙口一鼓。觀其收牙關閉，不練無傷，熟調脚腿，挑撥有情，鼓翼數聲。待翅收閉，纔可再調務，必取蟲性旺。拖領數番絶，可回報，提起正鬧兩架，鼓自見，則鬧無失，勝之砂也。

又《蛩有四病》 一仰頭，二練牙，三捲鬚，四撼腿。若尾參差高下，必然曾失水食。兩尾並垂，蟲已老朽，旦夕將亡。四者之中，有一於是便要調理精細，四者皆備，況可鬬乎。

又《用三尾貼法歌》 蛩吟三尾莫添雙，呼叫連綿怕性狂。三尾黑頭須用小，尖頭獨脚始相當。喂交三尾時常飽，免至蟲吟悞損傷。更將三尾頻頻浴，解使雌雄有彩光。

又《養飛促織》 養飛促織者，用帶血活物，和飯調匀，燈下喂之，一見便吃。若聞聲響，一見便驚。安於静處，莫與人看。此蟲怕風，切避蟲吟。有人合着，交口便贏。

又《下三尾法》 到秋先收，白露前三尾養之，三五日浴一次，過蛆後，蟲身躰健，交鋒有性，鬬之必勝。

又《醫傷損方》 如鬬勝下來，兩牙長短，身有損傷，且勿下食。縱下只宜些須，即取童便清水和匀，將水槽盛之，不可用水調養，旬日自然復舊。

又《交鋒策論》 夫蛩有鬬口者，有鬬間者。鬬間者，忽改爲鬬口，來蟲不敵故也。鬬口者，改爲鬬間，則來蟲之狼可知矣。

又《六不鬬法》 盪胲無後芡，不食又延籠，嚙牙併煉齒，終須落下鋒。

又《八不鬬法》 長不鬬鬧，黑不鬬黄，薄不鬬厚，嫩不鬬蒼，好不鬬異，弱不鬬强，小不鬬大，有病不鬬尋常。

又《去飛翅法》 蟲生浮翅，便能飛騰。欲去時，以手提翅，放蟲水中，一挣即脱，蟲亦無傷，過六七日仍可鬬併。

宋・賈似道編輯《促織經》（周履靖續增）卷上《論形》 觀促織形像

鉗像蜈蚣鉗，嘴像獅子嘴，頭像蜻蜓頭，腿像蚱蜢腿，顏色要相當，毛糙斯爲美。

頭色美者 紅頭黄麻路，要細絲透頂。黄頭白麻路，要細絲透頂。淡黄麻頭、嫩黄麻頭、紅麻頭、青金麻頭、紫麻頭、白麻頭、栗麻頭、柏葉麻頭、黑灣麻頭、

半紅麻頭、三尖麻頭、竹烏麻頭，都要麻路細絲透頂，一樣生者，皆正色數也。

頭色惡者　如頭艷色，麻路不透頂，或成片者，頂滑如油，脚腿細窮，肉色班黑，俱不中也。却有柿子頭，瑪瑙頭，蟹兒頭，還可觀却是不濟。凡麻路半截肥路，頭上併艷色似點兒一般，切莫用也。

各色不看　紅黃赤白黑，麻路不透頂，翅薄短腿脚，細窮不堪用。如頭不圓，牙不長，并不紅不白，項如明晃者，不可用。

論頭　大頭圓結苞，腦搭淺無多，絲路根根透，光明亮不摩。　上

昏小腦搭重，路粗半節兒，棠梨三角額，此等不須題。　下

論臉　五色諸蟲臉，鋤彎注地長，再如鍋底黑，此物號强良。　上

酒醉猫兒臉，花花白路紋，此般生像者，棄物不須論。　下

論頂　頂似蜻蜓樣，毛丁又起班，更兼形色正，打遍世無雙。　上

緊隘花班頂，無毛黑漆光，縱有完顏勇，終須受禍殃。　下

青項堆青鈿，白毛根閃青，朱砂火盆底，桃皮等類形，白腐冬瓜大，寬臊壘起星，毛丁有肷膁，入手不當輕。　上

癟小更短促，無毛一片光，這般生像者，不養又何妨。　下

論翅　紫翅青金翅，木翅與油單，黑色全如墨，梅花兩瓣攢，鬆闊偕長短，蓑衣得更難，遮身不見節，薄縐另相看。　上

膏藥積不縐、鬆短闊長同、金紫須長翅、其餘只在中。　下

論腿　大腿圓長健，小脚粗鐵線，班白黃色真，此名金不換。　上

短癟兼窮細，屁薰青黑同，只好留墻壁，何須問主公。　下

論肉　紫黑蒼黃肉，青白勝鵝梨，黑青肉亦白，淡黃白亦宜。　上

肉色欠純正，腰上多紅鈐，月頭紅白間，百戰不能贏。　下

論蝴蜂形　貌若蝴蜂腿脚纖，細腰項緊兩頭尖，遍身黃色金紋理，百口之中一口鉗。

論螻蟈形　螻蟈之形最難相，牙長腿短頭尖亮，尾豁過肩三二分，正是雌頭拖肚樣。

論蜘蛛形　身材局促似蜘蛛，且喜牙長六足鋪，羽翼不長肩蓋盡，等閑覓得夜明珠。

論螳螂形二首　首短身長何足用，羽翅好是航船舸，若還六足盡尖長，此是螳螂最堪用。

又，身狹牙尖大肚皮，脚前喬立仰頭窺，此蛩不問青黃色，鬬到深秋必定輸。

論蚱蜢形　頭大肩尖腿脚長，秀釘模樣最難當，側生身分高而厚，鬬到秋深贏滿場。

論玉蜂形　尖翅名呼是玉蜂，千中難遇實難逢，如君遇着須不避，不比尋常是毒蟲。

論棗核形　身如棗核兩頭尖，左右觀來是塊磚，往來千遍無辭口，一秋咬敗萬千千。

論竈雞形　頭尖項細肚皮拖，白翅生來滿背鋪，腿脚不長身懶擁，當頭金線叫嘍囉。

論蛀螂形　易名寬翅號蛀螂，翅闊頭尖牙用長，身要匾攤脚要細，只許英雄三二番。

論蝴蟟形　頭尖肚大象蝴蜂，兩翅含開腿脚窮，此蟲只好無錢鬬，當真必害主人翁。

論蝦脊龜形　龜形蝦脊不宜紅，腿脚俱長力不庸，色黑體肥毛白項，金絲金線絶倫蟲。

論龜鶴形　頭如蠶嘴肚如琴，兩翅啾啾叫不鳴，識者若逢此促織，這般號作大將軍。

論土狗形　頭粗項闊肚低拖，翼翅生來半背鋪，脚腿壯肥身巨圓，當頭起線叫如鑼。

論土蜂形　尖翅名呼是土蜂，紫黃色者實難逢，這般色樣如君得，不比常蟲是毒蟲。

土蜂解　此蟲千中難遇，紫黃色者上也，餘色亦好，次之，號爲光翅蜂，無有敵手。

論棗核形　身如棗核兩頭尖，仔細觀來却是肛，交鋒便見强中口，咬退諸蟲不敢前。

論蟹踞形　蛩身弓起如蟹踞，不拘五色或麻頭，任人觀看則不怕，此是名蟲何處求。

論蝦青形　龜背蝦青不宜紅，腿脚俱長鬬不慵，色黑貌凡非物類，金絲透頂絶倫蟲。

又卷下《論色》　總論看法色樣有五等。

紅頭青項翅金色者，一絶也。

麻頭透頂，青項金翅白腿，頭後相應，二絶也。

白麻頭透頂，青項毛子厚銀翅者，三絶也。

紫頭白露青項濃厚，紫翅又帶皺紋者，四絶也。

黑漆頭，金線或銀額，青項帶毛，黑金翅，白肚皮，白大腿脚者，五絶也。

大凡看法，須要鉗像蜈蚣鉗，嘴像獅子嘴，頭像蜻蜓頭，脚像蚱蜢脚。頭大腿長不用商量，若頭大項寬身厚又闊，雖色不全，此蟲能吃口使口，知趣者當于言外得之。

論真紅色　眼如椒子遍身紅，腿脚如霜鬚尾同，若逢敵手君休怕，數番咬死又成功。

論真青色　青金頭象菩提子，頭上毛青靛染成，若還鉗得芝蘇白，請君鬬盡莫疑生。

論真黄色　翅金肉白頂紅麻，項糝毛青腿少瑕，更有一雙牙似墨，這般相貌最爲佳。

論真黑色　黑者須當頭似漆，仔細看來無別色，於中牙肚白如銀，到作將軍爲第一。

論真白色　白頭白項翅如銀，上手觀來一似冰，棗紅牙齒如針利，捻無骨肉似將軍。

論真紫色　紫者須當要色濃，更兼肋腿與身同，頭雌腰闊陰陽翅，贏盡場中獨請功。

論水紅色　水紅鬚尾水紅衣，白肚團員模樣奇，班點一些渾不染，傍人號作杜公兒。

論深青色　顏色深沉似污泥，紫頭青項盡相宜，齒長腹肚兼華白，鬬到秋深花帶歸。

論淡青色　頭紫葡萄項摻青，正身厚闊似鴉明，殼紋淡薄輕銀翅，鬬着交鋒速便贏。

論紫青色　紫頭青項背如龜，青不青兮紫不緋，仔細看來茄子色，更兼腿大最爲奇。

論灰青色　顏色深沉不好看，灰頭灰項不新鮮，只因翅皺長牙齒，鬬相凶頑必搶前。

論淡黄色　肉白紅頭項摻青，頭粗脚壯齒如針，墨者妙這般蟲子非容易，九遍交鋒十次贏。

論河蟹色　赤色却如河蟹色，麻頭秀項極難得，棗紅牙齒盡相宜，只恐項光頭又黑。

論蝦青色　有等名爲蝦壳青，比似青來翅不金，不問牙鉗白不白，須看項上帶毛丁。

論油丹色　黑頭青項翅油丹，腿脚牙長似雪霜，相貌這般無竟處，鬬時絶勝豈尋常。

論烏鴉色　黑色明如黑漆光，白牙綉項皂羅裳，肚皮腿脚皆如玉，内相將軍不可當。

青麻頭　摻青皺翅紫麻頭，肚白身肥牙似鈎，毛項花牙長腿脚，賭雞生相鬬三秋。

真青麻頭　線項麻頭紋理明，蜻蜓頭翅頂渾青，側生身分高而厚，鬬着交鋒速便贏。

白麻頭　黄色輝光耀似金，棗紅牙齒利如針，更有葡萄毛肉體，日交三度也還贏。

白牙青　紫頭銀線項青毛，銀牙白脚絶倫高，可奈秋風消索處，自然勇力不相饒。

拖肚黄　頭頂焦黄身黑粗，更兼腿大及臀拖，若還牙齒尖而厚，日鬬數番也不多。

紅頭　紅如血點項硃砂，入手觀來一朵花，一朝二廣交鋒勝，到底終須不戀家。

真青蒨明　青色頭如菩提子，頂上毛青靛染成，牙鉗更得芝蘇白，任君儘鬬足歡情。

青者曰解　此蟲號真青，頭要青金樣。白麻路細絲透頂，金蒨明亮，翅腿圓長白是也。亦有頭如官蜻蜓頭樣，此二等爲上。亦有紅頭青，俱不枯人。

紫青明安　琥珀頭尖項紫青，翅如蘇葉肉還青，天生一付牙紅紫，交鋒一口立黄金。

黑青明印　黑者須當黑似漆，仔細看來無別色，更兼牙肚白如銀，名號將軍爲第一。

淡青明聲　淡青生來牙要紅，頭麻頂闊翅玲瓏，更生肉肚如雪白，贏盡秋蟲獨奏功。

蝦青明白　麻頭青頂翅如金，肉腿生來白似銀，鉗更細長蘇木色，此蟲名號是蝦青。

蟹青音明　此蟲名稱湖蟹青，腿脚班黄翅不金，不看牙鉗紅與白，須觀項上有毛丁。

蟹形曰解　頭如蟹壳青，細絲透頂，身背腕大，腿腕上如血，紅牙者是也。

青麻箔啞　麻頭青項有毛丁，翅縐肉白腿脚長，更生一付牙鉗黑，三秋得勝

喜非常。

青金翅聲明　麻頭青項翅如金，肉腿如同銀打成，牙鉗更生如漆黑，贏盡諸人匣內金。

真黃天黃　天生金色遍身黃，肉腿如同金箔裝，更生一付烏牙齒，敵盡諸蟲不可當。

黃者曰解　此蟲身黃，鳴時聲啞，翅如金箔黃色，兩翅玲瓏，牙黑灣尖，此樣生來是也。

紅黃明令　頭似珊瑚項班紅，翅如金箔肉帶黃，腿脚圓長如玉色，秋蟲見了自慌張。

紫黃輕明　頭似櫻珠頂似金，肉脚如同金裹成，牙鉗不問何顏色，諸蟲咬着便昏沉。

深黃明啞　黃者生來金箔黃，腿脚班黃腰圓長，若生一付烏牙齒，三秋饒大莫商量。

淡黃泊明　淡黃生來腿脚白，三樣頭尖如琥珀，初秋鬪間最迷痴，末後逢強絶口敵。

狗蠅黃　麻頭黃項翅鋪金，腿脚班黃肉蜜色，牙鉗若是黑如灰，敵盡場中爲第一。

真紫應響　紫者如同着紫袍，頭濃剛性項如毛，鉗更細長如血色，獨占場中第一豪。

紫者曰解　此蟲號紫，生來頭尖頂闊，要生毛丁，身闊厚，牙紫紅色，或陰陽翅是也。

紅頭紫飛天　紅頭紫勇敵剛强，項赤紅班腿圓長，翅紫牙灣如桑剪，此蟲名號促織王。

純紅青天　眼如椒核遍身紅，尾項如硃腿亦同，若逢敵手君休怕，數番咬死又成功。

深紫厚響　紫者當頭要紫濃，更兼翅脇與身同，頭紅項闊陰陽翅，贏盡場中有大功。

黑紫　黑紫生來似茄皮，腿脚兼黃赤肚皮，鉗若生來紫黑色，早秋贏到雪花飛。

淡紫明淨　名爲淡紫遍身明，項如青靛齒紫紅，頭上三尖腰要闊，戰得場中不敢逢。

紫麻聲撇　頭麻頂路透金絲，項毛翅縐腿班狸，四脚兼黃肉帶赤，秋蟲見影不相持。

紫金翅叫一聲　紫頭青項翅如金，腿脚兼黃肉帶蜜，必須生有紫黑鉗，咬殺秋蟲人失色。

純白清花　白頭白項白絲攢，翅似鋪銀肉似霜，烏牙黑臉肚如粉，此物正是促織王。

白者曰解　此蟲號白，頭白明亮，細麻頭路透頂，毛項，身如蝶翅，黑牙是也。

淡白明樂　白頭白項翅鋪銀，入手觀來却似冰，此蟲異衆稱奇白，縱無顏色是將軍。

白麻頭　麻頭白面白如銀，細絲透頂根根明，更加青項長肥腿，戰鬪之時必定贏。

烏青明象　烏青生來似錠墨，腿脚班狸肉帶黑，鉗若細長似血紅合戰交鋒如霹靂。

黑者曰解　此蟲肚黑牙紅，自來無敵，得遇此蟲，須細細詳觀，依此樣者真了蟲也。

烏麻聲撇　烏麻頭路透銀絲，項闊毛班肉帶黑，更若翅烏牙鉗赤，得遇此蟲真有益。

烏頭金翅　烏頭青項翅金黃，腿脚班狸肉帶蒼，牙鉗更生烏紫色，諸蟲見了豈能當。

紅麻頭　紅麻秉性敵剛强，赤項紅班脚圓長，翅紫牙灣如桑剪，諸蟲交口便難當。

黃麻頭　麻頭黃項翅金色，腿脚班黃肉帶蜜，牙鉗若是炭樣烏，鬪勝叫鳴聞四壁。

紫麻頭　麻頭頂上透金絲，項毛翅縐腿班貍，脚亦微黃肉帶赤，秋蟲見了怎支持。

烏麻頭　烏麻頭路透銀絲，項闊毛臊肉帶梨，更若翅烏牙鉗赤，得遇此蟲真是奇。

黑色白　此蟲千中難遇一二，翅如海螄搔樣，不宜饒大，只宜兩平，若落口便贏。

雜相

錦簑衣　翅寬翅急最爲低，識者當場便敢欺，生得兩邊如烏翅，名傳天下錦簑衣。

肉鋤頭　黑牙黑面不堪收，此等蟲兒莫去求，若得面肥頭脚大，杜家名號玉鋤頭。

金束帶　十個紅鈐九個敗，脱却紅鈐休賭賽，紅鈐若得滿腰生，常勝號爲金束帶。

齊膂翅　中秋齊膂最爲英，頭項寬舒翅皺文，敦厚牙長兼脚大，金風絶動不堪聞。

梅花翅二首　翅似梅花蜘蛛形，身上如同梅花片，如此之蟲亦怪哉，滿場鬬勝真堪羨。

其二　翅似梅花口似刀，番來覆去咬千交，縱然贏得他每者，只好看盆無二遭。

琵琶翅三首　殼翅琵琶不用青，若還紫色也相應，要知鬬處關張勇，頭小牙長体似金。

其二　琵琶項上帶銷金，又看鬚長六足明，若是黑青全没用，腿長肉厚滿場贏。

其三　哂哂連叫兩三聲，此蟲便是竈雞形，玉腿白牙贏到底，黄牙項細是輸名。

長衣　長衣須養青金翅，腿脚玲瓏尾要齊，縱然口似青鋒劍，只宜口快不宜遲。

嗽色頭　黑頭紅項背身跎，更兼大腿及捶拖，牙齒赤紅如鉗樣，連贏數陣不爲多。

青黄二色二首　黄頭青項銷金翅，二色俱全便爲最，若還三件一齊生，鬬到秋深絶無對。

其二　青黄二色翅項明，此等生來何處尋，初秋鬬到深秋後，百度交鋒百度贏。

青黄白　青黄白要金線細透頂，早秋鬬間深秋鬬口，决勝。

油紙燈二首　頭圓腿壯遍身黄，翅滑如油肉帶蒼，牙鉗一對如紅色，此物蟲中是霸王。

其二　頭混腿脚一身黄，翅滑牙紅促織王，易名叫做油莉撻，賭花管取滿頭裝。

陰陽牙　此蟲生來兩個牙，一紅一白實堪誇，不拘五色麻頭者，一見諸蟲不怕他。

真三段　紫頭青項有毛長，金翅生來肉帶蒼，兩腿圓長斑白色，紅牙一對没人當。

草三段二首　麻頭青項白毛丁，金翅縐縐肉帶青，腿脚班黄牙似炭，當場健戰衆皆驚。

其二　滿頭白粉紫葡萄，並無紋理項青毛，更兼淡薄輕銀翅，三段之名亦似高。

三段錦　麻頭青項翅銷金，体白牙長六足明，更有異常腰背闊，蜀川三段錦花名。

兩頭鎗　鬚無尾短最堪傷，蟲大終須不是强，兩尾腿長還倒插，聞名盡説兩頭鎗。

綉花針　小能敵大果然强，蟲小贏多必是良，累勝上肩魁大者，這般蟲小也非常。

紅頭額　紅頭雖然似花枝，早秋雖勝未爲奇，再來得勝亦不可，勝少輸多何必疑。

紅鈐月頭額　蟲名月額及紅鈐，來往交鋒暫或贏，縱然得勝終難久，贏得錢來不可行。

香師脴鈐　香師紅額共脴鈐，只好三番兩次贏，卸却紅鈐難保久，縱然贏得也無情。

月頭線額　線額空紋彩更良，月頭堪惜不久長，應是腿寒終不耐，奈何脚小便尋常。

紅鈐二首　紅肩紅脇不爲奇，連連贏得也防虞，今鈐落了終難復，無情去鬬却成灰。

其二　紅肩紅肋及紅鈐，止有三場兩次贏，脱下紅鈐休要鬬，總然贏得也無名。

闊翅　闊翅之蟲識亦難，臀長匾薄也應凡，要知才貌青黄色，頭小牙長兩腿斑。

獨脚　獨脚全憑綽敲功，助幫其拐可成功，切須休要饒他大，兩腿俱全力不同。

殘疾　不問青黄赤白黑，不拘大小與殘疾，禿鬚禿尾小無爪，此物見之不足惜。

呆物二首　定知黑白全無用，須信青黄不可欺，若是狹長終有失，身形厚闊最迷痴。

其二　頭昏頂緊有何奇，腿脚花斑黑肚皮，翅上更有膏藥積，只好將來去

喂雞。

滑紫三呼　一呼梨揸採，二呼油紙燈，三呼沿盆子。

淡黃白　淡黃白，頭生三尖，琥珀色，身圓厚，牙紅細長，奇也。

飛促織在樹者爲妙，土中者不佳，山中者爲山令子。飛促織打下當喂帶血活物，安于靜處，莫與人聞。又怕風透，切避蛩吟，有人輳合，交口便贏。

飛蟲能鬬體輕盈，拔翅成瘡鬬負疼，可用剪刀裁內翅，自然百戰百番贏。

又《論養》養法十二條　盆須用古不須新，盆熱天炎色要昏，養過重陽九月九，舊盆不用換新盆。

養到天寒霜降時，附子煎湯冷浴伊，常把盆中圍得密，此時方用水窩兒。下食須當過日中，若還不准是場空，水清無要如冰冷，須要安些蜀地銅。

喂食還須只一件，莫信傍人教你換，雞荳菱肉盡非宜，不及朝朝黃米飯。

配合三尾必須白露前收畜　呼雌之法與君知，不貼之時便換雌，一個不貼又一個，若還呼久太非宜。

蛩聲不發莫添雙，呼叫連綿情性狂，三尾黑頭須是小，剪鬚去爪正相當。

禁忌　硫黃橘氣最難當，煎藥須教莫近傍，頓處常教遮得暗，切須休露太陽光。

養胎　蟲腹懷胎號産魔，落胎全仗水蝦婆，切須養辦心休急，鬬者之時敗者多。

浴雌　喂食三尾時時鈐，免使蟲兒咬失傷，常將三尾頻頻浴，解使呼雌有彩光。

防微　朝晨出宿看蟲形，須交提出鬬盆聽，撚聒叫聲觀喜怒，蛩喜如同虎嘯聲。

養嫩子　用大盆傍日影曬之，到中秋下土盆爲妙。瓦兒常要濕，窠兒常要乾，盆中休宿水，天熱莫常觀。

辨蟲老嫩　要知促織與斉雛，秘訣分明在兩鬚，貼齒老黃生日久，懸牙如玉離泥初。頭高必定無心鬬，埋首人稱老野狐。有此秘方勞記取，十場罕有一場輸。

浴蟲法　鬬勝下盆，須用浮萍草搗爛絞汁浴之。付水蝦三二個與蟲吃，吃須隔退三尾子。

又《論鬬》鬬法八條　比頭比項比身材，若大分毫便拆開，尾短更兼鬚又禿，强將他鬬不擔財。

其二防敵　左右不離常夾捧，臨鬬之時多少變，他若回身捧捍遮，踢着之時必傷面。

其三擇捧　捧頭要長捍要直，落捧不要如弩力。捧頭急落柵兒中，便是青天遭霹靂。把捧猶如人把舵，舵若橫時舟受禍。捧頭須取白露前，好捧就中金寶貨。

其四接力　五日方容鬬一場，若還頻鬬損牙關，蟲兒不食因何事，咬損牙關服食難。

其五六不鬬法　盪胲無後芡，不食又延籠，嚙牙併煉齒，終須落下鋒。

八不鬬法　長不鬬闊，黑不鬬黃，薄不鬬厚，嫩不鬬蒼，好不鬬異，弱不鬬强，小不鬬大，有病不鬬尋常。故云：無敵會鬬蟲，輸却人之過，若要穩穩贏，養盡莫饒大。【略】

其六審勢　他若無情休要鬬，分鬬開時向面點，你若頻撚必酸牙，焰頭過了形多變。

其七惜才　雄師百戰百番贏，不可交他出陣頻，身弱難禁生力對，一時托大悞蟲身。

其八鬬敗　此番不比尋常敗，飽食泥盆待一旬，臨日帶飢將出鬬，依然還做上將軍。

古云：三口五口，隔宵乃鬬，一二十口，三日方鬬。一咬一口，雖然勝亦須推度好安排當鬬之日，須觀蟲之喜鬬，方可與人比合。所論一口鬬贏休道好，千交輸了反爲奇也。慎此以往，則無前失焉，有後悔乎。

鬬不可頻　論曰：促織鬬後，可隔三五日方用登場，如鬬經三二十口者，可歇六七日，須看下口輕重，若鬬口重，費力着傷者，須隔去三尾二三日，方可下之。過十日觀蟲有性，見芡不得，鳴聲響亮，方可合對。若懶慢無情，則不可鬬。百口贏者不爲奇，一口贏者勝百口。又要知一口贏者，用力反倍於數十口贏者也，尤當調息。若因其鬬口少便以爲不打緊，即與人鬬，至於有失，真可惜也。

交鋒論法　夫交鋒如虎争鬬，彼此投降。看蛩者密察其大小，細看貌色，不可强也。顏色兩停，方可相合。既已議定，鼓噪聒鳴，兩下鼓各存道理，不許過綳。如横即點正，不許挑撥，起鬧待其自見。有一口贏者，有三口咬觸者，有一遞一口者，有雙做口，有黃頭兒滾顛番擄折腿脚，有兩下口咬昏觸贏者。忽上鼓之後，太重太早，自悞牙跟疼痛，無休滿籠延走，不可下鼓。可將濕紙搭蓋，待疼已定，方可下鼓。捫之不可合牙，等下鋒回報，纔可調熟交鋒，自見鬬口無失。盆中莫鬬，鬬有屈輸，籠内輸贏有準。

初對鼓法　對定議定，鼓噪聒鳴，各覷下鼓。先討其尾，次討其小脚，有情

方撚牙口，一敲左提右調，如蟲性起，再掃牙口一敲，看蟲勢旺，鼓翼數聲，待翅收閉，纔可拖領到鬧口，各待回報，方可提起正鬧，兩架敲不許過棚，如横點正，不許挑撥動，各存禮法。

上鋒敲法　鬬勝，當監棚手喝明下鬧，分其上下。勝者收提上鋒，領至中鬧，即將濕紙搭蓋。常常調撥，使其鬬性常存，不宜掃牙，不可失其鬬性，只宜頻頻點插。待下鋒回報，纔可再調，不宜繁絮，只宜數敲領正起鬧。兩架敲勿容撲，恐驚悞走，善鬬者詳之。

下鋒敲法　促織用敲，古者存法。敲不用繁，脉知有略敲其咕鳴，掃其咕絮，誘蟲知覺，待其行動，徐徐敲之。微微敲其頭背共其腰尾，次拂拐頭，并左右背脇，引誘其情。如不動，再討小脚併左右脇肋。若蟲惹敲，即討胲抓有情，就撚牙口一敲。待蟲停息，再討其尾，如有情，即撚其牙口一敲。觀其收牙。關閉不練無傷，熟調脚腿，挑撥有情，鼓翼數聲，待翅收閉，纔可再調。務必取蟲性旺，拖領數番，絶可回報。提起正鬧，兩架敲自見，則鬬無失勝之妙也。

鬬勝養法　鬬勝後以浮萍搗汁浴之，再用河水浴過，即將童便清水各半飲之，用青色跳蝦蟲二個，搗碎與蟲食之，隔退三尾二三日，自然四肢無病。

交鋒策論　夫蛩有鬬口者，有鬬間者。鬬間者忽改爲鬬口，來蟲不敵故也。鬬口者改爲鬬間，則來蟲之狠可知矣。

比合對論　先比頭，次比腿，再比渾身無後悔。脚長終久失便宜，高厚方幅斯爲美。黑白饒他大，青黄不可欺。闊長終有失，匾闊最痴迷。頭大終爲大，翅鬆未足奇。銅鈴三額角，三者讓些兒。

又《論病》附　【略】

白花草訣又名旱蓮草　此草池邊出，子弟皆不識。尖葉開白花，葉梗俱緑色。連頭摘下來，水浄與他吃。瀉出腹中土，就將飯補力。必使時時飽，飢傷必有失。此只論炎天，深秋亦不必。

蝦娑訣　蝦娑河内出，跳子捉不得。將盆連水拿，拍死喂促織。性冷不宜多，若過必有失。消却熱與炎，方始得安逸。

宋・賈似道《蟋蟀譜・時序炎凉調養秘訣》（劉保保增補，張弘仁校訂）　此蟲火則畏熱，窠要清凉，凉則畏風，盆勿頻掀。浴則有傷，可付水灘。盆窠宜窄，下食須慳。食時有準，休對日光。水不可缺，鬬不可慌。蚯蚓之糞，土按陰陽。出垢去膩，時換水漿。莫入草菜，齒軟牙僵。窠兒堅固，携動不妨。醉後休看，穢氣冲揚。酒香觸犯，其蟲必傷。養手大忌，橙橘茶香。安頓之處，宜避油烟。三回把看，萬□一傷。上場敵鬬，喝采連連。青蚨滿袖，喜氣揚揚。

看促織法　若夫紅麻頭及青項金翅者，此是第一等之蟲。若黄麻頭者次之，紫色金黑色者又次之，雖有三等，亦難得矣。

養促織法　調養之法，早秋深秋之不同。早秋要激底盆凉，放在背陰濕潤處，深秋要熱底煖盆，放在和煖處，勿掀。

鬬促織法　上場相鬬，不拘顔色大小，惟看翅翼厚薄，他人翅翼淡薄，方可與鬬，若他人促織翅翼濃厚，且勿鬬也。

鬬勝下柵法　熱盛則浴，點牙三五鉗，即隔宿鬬亦無妨。若十鉗二十鉗，必一旬方可鬬。即一鉗一咬，雖然得勝，亦須調養，不可性急。不可失鬬，若無本對，該鬬之須下軟勾。當鬬之日，青晨撥鬬，貼對蟲欣，其蟲性懶，切不可强。一鉗鬬贏休誇好，反毒鉗用力之甚，必須經心調理，慎勿托大逞勢接鬬，脱有躁失是誤也。

鬬促織訣　不鬬上飯，鬬時食淺，鬬無事雌不泄炬。白露前好三尾，片使君子惕，五日一次，可與浴之。

促織鬬損法　促織鬬損，用自然銅浸水，或童便點之，即痊愈矣。

鬬勝不來法　用粉青水蝦二三個喂之，串過無病，蝦忌紅黄二色。

養促織飛法　促織若飛，用羊溝之中泥内紅蟲喂之則不飛。

養嫩子法　土中嫩子，用大鬬盆在日影中曬之，自然長，然出來之後則不須曬矣。

看十無一好法　諸般顔色皆好，獨有紫黄二色，十中無一箇之好。看謂之色足，亦不正當，論云：十個九光華，輕盈紫帶黄。如此之類，更無準者，謂不如别者樣蟲之相貌顔色也。

又法　妖色虚華無實對，耐觀異像不尋常。形生力大多嬌艷，將此一等百戰場。

辨老嫩　要知促織老和嫩，細細分明二二書。貼齒帶黄終不嫩，懸牙離玉佩泥初。頭高必竟無多日，難抵低頭老野狐。熟記此文藏肺腑，十場無有一場輸。

辨鬬法　上下停匀一封書，拆脚禿鬚鉗又黑。錦翅項青硃紅樣，此是嬌蟲佛頂珠。

養促織訣三卷　莫言促織無奇能，養于須當要耐心。緩揭自無疏失患，争雄强鬬不能贏。

又訣　交鋒一日停三日，大鬬須當過一旬。主人若能依此訣，總逢敵手也難贏。

比對要訣　黑白饒他大，紅黃切勿欺。尖長終不耐，匾闊最爲魁。蟲心分喜怒，人性有偏私。鬪牙爭敗口，鼓翅對贏時。預辨蠅頭利，防虞只自知。或時蟲禁齒，有病不須醫。

三尾要貼法　蟲吟不發莫添雙，呼叫連綿怕姓狂。三尾黑須只用小，剪鬚去脚始相當。餧令三尾及時飽，免使蟲吟彼啖傷。常將三尾頻頻浴，解得雌雄彩色光。

鬪促織訣　大勝小者，贏多可得，小勝大者，不宜頻鬪。盆中有損，籠中有贏，下口得此，中得人情。

長勝不敗法　無敵會鬪蟲，輸是主人過。若要陣陣贏，此對莫饒大。

養敗蟲　雄師百戰百番贏，不合交鋒陣出頻。氣弱怎當生力對，一時托大勢難禁。此蟲不比尋常敗，飽宿泥盆且過旬。那時携至場中鬪，依然是好將軍。

醫鬪損方　鬪下牙長短，醫遲後偏，姜茶敷損處，傷重小兒尿。

蛩腸有子法　蟲腸胎兮號産魔，養調全仗水蝦婆。切宜仔細休輕鬪，若早當場敗就多。右調養之法、常勝之訣一名注，宜留心翫味，自無不勝之理。

又《促織顏色形像詩》下卷

虎頭玉蚊　方頭闊項體如金，鬚硬硃鉗嗒似吟。玉蚊寬福雙翅厚，此樣嬌蟲没處尋。

玉色促織　玉蚊毛脚肚皮青，草還珠上有光明。鏡頭圓鉗麻黃翅，鬪勝之時心内欣。

促織有十不鬪　大小不鬪，無情不鬪，牙損不鬪，色淡不鬪，頭昏不鬪，鬚捲不鬪，尾垂不鬪，翅翹不鬪，脚撼不鬪。

銀錠樣　紫頭青項翅如花，肚下生班腿又麻。鬚硬火鉗銀錠樣，未曾嘗嗒子弟誇。

環珠樣　方鉗短項翅如銀，玉肚紅蹄鱗又多。此樣嬌蟲世間少，珠環頂上集紗羅。

面觔塊　稍尾麻頭上下紅，紋路毛路鬚似針。寸體方圓面觔塊，喂養須當要小心。

青色　青金頭似菩提子，項上毛青靛染成。牙鉗再得芝蔴白，憑君任鬪莫疑心。此蟲名青金麻頭，要白線路細絲透頂、翅翼金色明亮入格。上論之蟲，上場任鬪，决不輸敗也。

黃色　黃頭青項三金色，兩脚銀絲腿誇長。再要一副烏牙齒，若至深秋好收藏。此蟲須聽叫時聲啞，并兩翅如銀薄者，再兼體透玲瓏。此蟲不拘大小，收至深秋，定然可脱也。

赤色　紅頭紅角項硃砂，掌上觀來似異花。一連五度交鋒勝，到底終須不怎麽。此蟲雖然花之美，早場得勝，不能脱化，縱然會咬，連贏數場，若至深秋，力弱神衰，到底没帳。

淡白色　白頭白項翅如銀，看來却似一團冰。此蟲名爲淡白色，縱無骨血作將軍。此蟲一身純白，外像雖小，内實强壯，鬪無不勝。

淡黑色　黑色須要黑似漆，仔細看來一錠黑。再要牙壯白無痕，號作先鋒爲第一。此蟲要黑亮，如遇之，須用心詳視，不可放過。

濃紫色　紫色還須要色濃，更兼兩翅與身同。頭圓腰闊陰陽齒，贏盡場中百萬蟲。此蟲頭項高厚，牙再瑩白，上格入論，收之可脱。

紅砂蔴　頭紅翅薄項硃砂，盆中看取似嬌花。若是下場管取勝，君若收藏甚可誇。此蟲早秋紅色，深秋變色，下盆收之可脱。

青沙蔴　異蟲有等唤青沙，麻路通天。一口牙，若還收過當調養，場上交鋒自顯他。此蟲遍身青沙麻，腿脚乾净，鬪無不勝也。

真紅色　眼如椒壳遍身紅，腿脚如霜鬚尾同。若逢敵手休驚懼，幾翻輸了又還贏。此蟲遍身如火解紅，腿脚如霜瑩白，鬚尾如之。上論入格之蟲，不拘大小，上場無有不勝矣。

滑紫色　頭圓脚大遍身黃，翅滑牙紅蛛蜘王。異名唤作油裹達，彩花管取滿頭粧。此蟲一名油裹達，二名油單翅，三名沿盆子。其口最快，交鋒死鬪，逢着對手，有力無失也。

淡黃色　生來淡黃腿脚白，三角頭尖似琥珀。初時看着像痴述，久鬪之時决無比。此蟲如金珀色，三尖樣，初時似弱，久鬪决不勝也。

青黃色　青黃二色翅須明，此等之蟲没處尋。初秋鬪至深秋後，日交兩度也還贏。此蟲要金頭線路，明亮乾净，到底不失口。

蠏壳青　有等名爲蠏壳青，却似青來色不金。不問牙稜白不白，只要項上帶毛丁。

蠏壳紅　項頭紅線背身駝，更兼大脚及腿拖。脚腕有紅如血點，一日數鬪不爲多。此二樣異蟲，若得全者，雖有殘疾，只要項上有毛丁，有紅點，其口最决，雖日鬪數次，亦無疏失。

梅花翅　翅似梅花口若刀，翻來覆去實咆哮。縱然一時僥倖勝，只可看盆無二遭。此蟲不耐久鬪，一時倖勝，不可多賭利物。

香獅兒　紅肩繡項始爲奇，連勝幾場總不知。一鈴落地君休鬪，若還贏了

也心疑。此蟲一名帶紅鈐，鈐落不可恃强，妄鬬有失。

阜鷄形　頭如蠶嘴肚如琴，兩翅啾啾叫不明。君還得遇此蟲兒，千百之中無處尋。此蟲千中無一，最難得者，兩翅如海螺樣方真。

螻蟈形　頭尖項短肚皮拖，兩翅生來似螻蟈，腿脚不長身又短。此蟲若得可收脱。此蟲惟黄色者佳，其餘色樣，皆爲不美。

蝴蝶形　頭尖肚大號蝴蜂，兩翅含開腿脚弓。只可把來閑當耍，賭時必害主人翁。此蟲只可作耍送人，若上場賭鬬，必然有失。

螳螂形　異蟲綽號喚螳螂，翅闊頭尖牙齒長。身要匾攤腰要細，只勝初時三五番。此蟲入格，不拘顏色，只宜早秋，決無末勝。

土蜂形　尖翅名爲蚤土蜂，千中難選亦難逢。如君遇得須留養，不比尋常一例同。此蟲身如土蜂，青色者佳，餘色者還不爲美。

棗核形　自如棗核兩頭尖，手上觀來似塊磚。來往上場無對手，一秋交敗萬千千。此蟲鬬時，往來能會吃口，儘咬無失，準脱不錯。

長異頭　長異須養金長異，腿脚要齊尾要齊。縱然口似青鋒劍，口宜咬快不宜遲。此蟲尖頭長翅，闊厚金色者佳，其餘顏色次之。

殘疾蟲　不拘青白赤黄黑，不問大小和殘疾。禿鬚禿尾又如育，鬬時滿場人失色。此蟲不論顏色殘疾，鬬時甚惡，亦可收養。

烏頭金背　此色促織年年有，頭尖牙快更快口。收藏休作更閑看，交鋒之時無對手。此蟲一名金琵琶，下盆賭鬬，無有不勝者。

烏頭金額　身似烏牙翅如銀，腿脚乾净頭又明。着意收留用心養，管取交鋒日日贏。此名蟲一名銀剪刀，不拘大小，下盆即勝也。

紫頭青項銷金翅　紫頭青項三色明，掌上觀之要認真。若還遇之須調養，在君日逐去交鋒。此蟲正三色，入格上論，當收養也。

銅頭線額飛鈐　銅頭線額及飛鈐，未見交鋒便輸贏。再三調養親看視，楷得錢來也不成。此蟲雖然上論，惟紫黄可脱，餘者不可脱。

蜈蚣促織　暗咤嗒嘍曉蟬聲，寸體駝腰項上紅。兩腿如勾白似玉，窠内必定出蜈蚣。

呆促織　頭昏項滑有何奇，脚腿班花黑肚皮。翅短更兼膏藥色，將來只好喂窟鷄。此蟲縱然鬬大短翅，枉占其盆，養之何益。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附録】促織。時珍曰：促織，蟋蟀也，一名蛬，一名蜻蛚。陸機《詩義疏》云：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翅及角，善跳好鬬。立秋後則夜鳴。《豳風》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矣。古方未用，附此以俟。

氣味。缺主治竹刺入肉，取一枚搗傅。時珍

明・袁宏道《促織志・論畜》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群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厠污垣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饞猫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鬬以爲樂。

又《總論》　石公曰：以上凡促織之態貌情性，纖悉必具。嗟乎，一蟲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蟣虱蠛蠓，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明・劉侗《促織志・産》　永定門外五里，禾黍纔纔然被野者胡家村。禾黍中荒寺數出，墳兆萬接。所産促織，矜鳴善鬬，殊勝他産。

又《留》　促織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勝，秋盡則盡。今都人能種之，留其鳴深冬。其法土于盆養之，蟲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煖炕，日水灑綿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動，又伏七八日，子出白如蛆然。置子蔬葉，仍灑覆之。足翅成，漸以黑，匝月則鳴，鳴細于秋，入春反僵也。

清・牟應震《毛詩名物考》卷四　蟋蟀一名蛩，形似蜚而小，色漆黑，以羽鳴。土人喂養，以猪鬃播之，令鬬。夏秋在野，冬日入室，居壁隙中。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撰，董誥等補《授時通考》卷一　夏至後十五日，斗柄指丁爲小暑，六月節，暑氣至此尚未極也。一候温風至，温熱之風至，小暑而極。故曰：至二候，蟋蟀居壁，感肅殺之氣，初生則在壁，感之深則在野。

清・吴景旭《歷代詩話》卷四九《潛蚕》　韓退之詩：幽響泄潛蚕。吴旦生曰：蚕音拱，又居用切，一作蜙。《爾雅》云：蟋蟀也。《埤雅》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於悉蟄，能帥陰陽之悉者也。《詩義問》云：蟋蟀食蠅而化，一名趣織，語曰趣織鳴，嬭婦驚，一名蜻蛚，里語云蜻蛚鳴，衣裘成。《方言》南楚之間謂之蚚孫，雜見諸書者，曰吟蛩，曰蛩秋，曰投機，曰紡緯，曰絡緯。袁瓘《秋日詩》：芳草不復緑，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蔭曰：王孫，蟋蟀也。《帝京景物略》云：秋七八月游，閒人提竹筒、過籠、銅絲罩，詣藁草處、缺墻頹屋處、甎甓土石堆磊處，側聽徐行，若有遺亡跡聲，所縷發而穴，斯得乃捵以尖草，不出，灌以筒水，躍出矣。視其躍狀而佳，逐且捕之。捕得色辨、形辨之，辨審養之，養得其性，若氣試之，試而才然後以鬬。《促織經》曰：蟲生於草土者身軟，磚石者體剛，淺草瘠土者性和，磚石深坑及地陽向者性劣。若是者穴辨。凡促織青爲上，黄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爲下。號紅麻頭、白麻頭、青項、金翅，金絲額、銀絲額上也，黄麻頭次也，紫金黑色次也。若是者色辨。首項肥、腿

脛長、背身闊，上也，不及斯次，反斯下也。其號之油利撻、蟹殼青、棗核形、土蜂形、金琵琶、紅沙、青沙、紺色爲一等，長翼、梅花翅、土狗形、螳螂形、飛鈐爲一等，皂雞、蝴蝶形、香獅子爲一等。若是者形辨。養有飼焉，有浴焉，有病用醫焉。饅魚、稻撮蟲、水蜘蛛、匾擔蟲、溝紅蟲、蠐白、粟黃、米飯，食養也。榨小青蟲汁而糖調之，以浴隨浄，甜水以滌，水養也。蟲病而治之，水畔紅蟲主積食，蚊帶血者主冷，蛆蜕厠上曰：棒槌蟲主熱，粉青小青蝦主鬬後，自然銅浸水點者主鬬損，茶薑點者主牙損，童便調蚯蚓糞點者主咬傷，竹蝶主氣弱，蜂主身瘦，醫養也。如是促織性良氣全矣。中則有材焉者，間試而亟蓄其銳以待鬬。初鬬，蟲主者，各內蟲乎。比籠，身等，色等，合而內乎。鬬盆，蟲勝主勝，蟲負主負。勝者翹然長鳴，以報其主。然必無負而僞鳴，與未鬬而已負走者。其收辨，其養素，其試審也。蟲鬬口者，勇也。鬬間者，智也。鬬間者俄而鬬口，敵蟲弱也。鬬口者俄而鬬間，敵蟲强也。閔景賢《觀鬬蟋蟀歌》云：戰勝長鳴鳴以股，主人奪采盆安堵，保抱小蟲歌大武，指盆笑謂將軍府。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蟋蟀》《綱目》於竈馬下附促織，僅列其名，云古方未用，附此以俟考。

性通利，治小便閉。藥性考，蟋蟀辛鹹温，能發痘，勝於桑蟲。

治跌蹼傷小肚，尿閉不出。《養素園集驗方》：用蟋蟀一枚，煎服，立驗。

小兒遺尿。慈航《活人書》：取全蟋蟀一個，焙末，滾水下，照歲服，如兒十一歲者，每次服一個，服至十一個爲止。

治男婦小水不通，痛脹不止。集聽：用蟋蟀一個，陰陽瓦焙乾爲末，白滾湯下，小兒半個即通。

催生。趙際昌云：鬬蟲之戲，蟋蟀最盛，其百戰百勝者，俗呼爲將軍，其蟲至冬必死，勿輕棄去，留以救產厄，神驗。凡產不下，用乾者一枚，煎湯服即生，并無横倒之患。許景尼云：鬬蟋蟀家，冬則封盆，待其自死，成對乾之，留爲產科痘科用，須成對者入藥。

治水蟲。朱烺齋《任城日鈔》云：促織可治水蟲。昔有人患水蟲，百治不效。一日偶飲開水，水中先有促織一對在內，其人倉卒一併吞之，越數日，其病漸消，方知促織可治此症。後傳此方數人，無不驗者，一對不足，連服二三對自效。

清・陳淏子輯《秘傳花鏡》卷六《蟋蟀》　蟋蟀，一名莎雞，俗名趣織，一作促織，又名蚚，即蛩，感秋氣而生。形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二長鬚。其性猛，其音商，善鳴健鬬。色有青黑、黃紫數種，總以青黑者爲上。其相以頭項肥、脚腿長、身背闊者善角勝。凡生於草上者身軟，生於磚石者體剛，生於淺草瘠土者性和，生於亂石深坑、向陽之地者性劣。每於七八月間，閭巷小兒及游手好閒之輩，多荒廢本業，提竹筒、過籠、銅絲罩、鐵匙等器具，詣蕞草處或頹垣破壁間，或磚瓦土石堆，或古塚溷厠之所，側耳徐行，一聞其聲，輕身疾趨，聲之所至，穴斯得矣。或用以鐵掘，或捺以尖草，不出，再以筒水灌之，則自躍出矣。視其躍處，而以罩罩之。如身小頭尖、色白、腿細者，棄去。若紅麻頭、白麻頭、青項金翅、金絲額、銀絲額，是皆最妙者。次則黃麻頭，再次則紫金黑色者，盡皆收歸。每一蟲不論瓦盆泥鉢即時養起。候有貴公子、富家郎并開場賭鬬者，不論蟲之高低，每十每百輸，錢買去，遂細定其名號曰：油利撻蠐殼青、金琵琶、紅沙、青沙、紺色、棗核形、土蜂形者，爲一等。長翼、飛鈐、梅花翅、土狗形、螳螂形者，爲一等。牙青、紅鈐、紫金翅、拖肚黃、狗蠅黃、錦簑衣、金束帶、紅頭紫者，爲一等。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月額頭、香獅子、蝴蝶形者，爲一等。每日比鬬，其中有百戰百勝者，是爲大將軍。務養其銳，以待稠人廣衆之中，登場角勝。每至白露，開場者大書報條於市，某處秋興可觀。此際不論貴賤老幼，咸集初至鬬所，凡有持促織而往者，各納之於比籠，相其身等色等方合，而納乎官鬬處。兩家親認定己之促織，然後納銀作采。多寡隨便，更有旁賭者，於臺下亦各出采。若促織勝、主勝，促織負、主負。勝者鼓翅長鳴，以報其主，即將小紅旗一面，插於比籠上，負者輸銀。其鬬也，亦有數般巧處，或鬬口，或鬬間。鬬口者勇也，鬬間者智也。鬬間者俄而鬬口，敵弱也。鬬口者俄而鬬間，敵强也。昔人促織有忌四：一曰仰頭，二曰捲鬚，三曰練牙，四曰踢腿，皆不可用。若過寒露後，則無所用之矣。養法：在先置瓦盆百餘，近日有僥成促織盆，每盆各致其一，內填泥少許於底，用極小蚌殼一枚盛水，日以鰻魚、鱖魚、茭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擔蟲飼之。如無蟲，以熟栗子、黃米飯爲常食。如促病積食，以水畔紅蟲飼之。冷病嚼牙，以帶血蚊蟲飼之。熱病以菉豆芽尖葉或棒槌蟲飼之。鬬後糞結，以粉青、小青蝦飼之。鬬傷以自然銅浸水點之。牙傷，以茶薑點之。咬傷者以童便調蚯蚓糞點之。氣弱者飼以竹蝶。身瘦者飼以蜜蜂。如此調養，促織之能事畢矣。

清・夢桂《蟋蟀譜・地道》　嘗謂東南之人性柔弱，西北之人性剛强，豈〔天〕之生人厚於西北，而薄於東南乎？非然也，地氣使之也。人固如是，物亦有之。是故居高者苦燥，居卑者苦濕。促織隨時變化，其生也或生於山麓，或於水堤，或于頹墻墩壁之內，或於蓁莽荒穢之中。敗窑具純陽之氣，古塚凝至陰之精，高坡向日，其土長温，石澗流泉，其穴每冷，故身體之厚薄不同，顏色之純雜

各異。性燥性緩，宜曬宜藏，順其性以養之，待其時以鬬之，此兵法之所謂養其鋒蓄其勇也，以之戰鬬其有不勝者哉。附地所産，頭尖腿短，形色不稱，秋前即生，好者百無一二。北山産者，多紫黑色，然性燥不能耐深秋。惟南山所産，頭大腿長，色兼青紫，立秋後方生，深秋耐戰，無逾斯者。然往往有得於形色之外，如九方皐之相馬者，其法存乎其人耳。

又《蓄養》 促織在野外栖身土穴，吸草頭露，晝藏夜出，早甚則遷於窪下，陰甚則遷于高阜，故蓄養之法，不可不講。初秋天氣炎熱，宜以潤盆，取其凉也。九月間天氣凛冽，宜以嚴蓋厚盆，取其不進風也。初秋蟲嫩，不宜見日色，蓋酷日一曬即傷而不屯。白露前搭遮蓬蓋，曉放晚捲。盆宜微潤，使日影照之，則虫易長。有雨則遮蓋之，重陽後天寒風冷，早晨不用遮蓋，直曬至巳時，方可換水去食，亦不可當風揭視，夜則覆以氈被，甚冷則移于潔浄屋内。初秋盆濕，中秋盆宜潤，臨鬬先一日乾盆。末秋風急，盆宜濕，臨鬬之日，入于乾盆。凡鬬贏即將盆潤濕，入虫于内，不可着三尾一處，亦不可揭看。夫促織知時之虫也，暑則在郊，寒則依人，其在野尚然，況人畜之以鬬。我設不分三秋之時令，昧燥濕之機宜，宜乾者偏濕，宜濕者偏乾，則虫弱而無力枯而衰者，豈非人致之乎。大凡盆宜三五日一洗刷，勿令内有穢氣，貯盆之所，勿使墻垣有孔隙，地土有裂縫，致虫走而莫獲。日逐打掃，務宜潔浄。聞薰香氣則不鬬，聞酒氣則練牙，口氣呵之則生油，日暮視之則勤跳，故飼食水有度。每日巳時，起剩食，换宿水，申酉時飼以食，用六味大力散，或白粳米煮三滾，澄去湯，用水泡凉，勿使米湯渾濁。若悞飼以生豆菱米蟭螟等物，則糞稀而力弱，尖虫因濕而生。水不可一時缺少，第一露水，其次雨水，并水味苦鹹，不宜用。打嗝呀時揀好三尾，掐斷爪尖，抽去其筋，入於一處。三尾子日久子多肚大，速取出，或不過子者，另换一個。以上所論，依此而行，永無弊病，弱者可轉爲强，柔者可轉爲剛，慎勿忽之，使勇虫有不知己之歎，斯可矣。

又《排鬬》 促織雖一，其性各别，冷虫早鬬傷於嫩，熱虫晚鬬敗於老，其咎在人，非虫之不勇也。賈秋壑論云：有四病，仰頭一也，捲鬚二也，練牙三也，踢腿四也。若兩尾高低，兩尾垂萎，並是老朽之可待。大凡赤黄色者冷虫也，少帶紅鈐者，多生於濕熱之地，即使生相重大亦無用，使紅鈐一落，遍體皆瘡，所謂渾身猶似一團花，紅鈐難脱也。每於日午排鬬，須分别記號，秤準分兩，不可逞一時之興，而有違其性。須看鬬時輕重，或隔三日，或隔五日再鬬，如牙内有流水，則受傷矣，必須多過幾日。排鬬而勝者，以水潤盆，使之浄處，勿頻揭頻看。將水槽取出，至晚方入水，恐牙傷作熱，餘水則爛牙耳。三尾子次日方可下在一處。凡鬬時，觀其站立之勢雄糾，身聳肚懸，望去如劣馬受驚，猛虎撲食，對敵安静，不先發聲，此虫中之王也，豈必待鬬後決其勝哉。

又《下盆》 刻期以待，朋友畢集，當場角之，勝負立分，贏者心生歡喜，輸者面赤頭低，斯敗也。雖或虫之不勇，人之過矣。若論時令，則早秋熱而末秋凉。若言調護，則養未足而力猶怯，傷損未愈，神速未形。排鬬之時日未定，三秋之禁忌不嚴，毋怪乎其日求勝而不得也。兵法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識敵之敗也，善哉斯言。使順時調養，排鬬準期，身無損傷，大小不饒，己身立于不敗之地矣。而他之形色可以不計，猛勇可以無畏矣。下盆時秤過輕重，擇對則鬬。熱則移于風前，凉則就日中温之。若鬬時遲，令掌盆者再秤，第一平心静氣，勿狂呼亂叫，使自己精神不甯，比對以錯，而蹈于不可知之數矣。故平時排鬬，斷不失時，當場不饒大，斷無有不勝者。若一味托大逞强，一有燥失，悔之晚矣。

又《牙》 牙爲鬬戰之具，其形上粗下鋭，内有小鋸齒，收如合剪，張如舞劍，宜寬大尖長，顔色純粹，江南呼爲鉗，象牙也。凡軟薄短者無用，蓋軟則嫩，薄則無力，短則少鋒，豈必待鬬而始知其爲無用哉。牙上有蓋牙，俗呼説弔達，宜不小不大，遮蓋牙門，有支稜起者，乃受傷也。其色不一，如有一點紅者，乃異虫也，不可多得。

上等 硬牙其堅如鐵，搥之不碎，顔色不一，難認。

團牙其形圓而大，下尖迴鋒向内，有黄赤黑三種顔色，係蜈蚣所化。血牙色如噀血。紫牙酉色。虎牙粗圓而尖，俗呼并裡牙。白牙配色。烏牙配色。黄牙此長色也。水紅牙淡紅，明潤。芝麻牙上黄下黑。陰陽牙一黑一白，一紅一白。

下等 爛牙 花牙 短牙 窄牙 雌雄牙一大一小。

又《頭》 頭爲一身之主，宜圓大如珠，光明如水，顔色純而不雜，線紋細而到頂，不俯不昂，不尖不偏，左右顧盼靈巧，安静不動，真爲上品。如小而尖，歪而偏，線紋不真，顔色渾濁，行如鵝鴨，立則摇幌，此等並爲無用矣。

上等 蜻蜓頭頂高圓。寶石頭内外明亮，紋如寶石。葡萄頭圓大紫溜。如意頭頂有雙線，中高傍窪。貂蟬頭平大曝眼。金倒冠額上黄者。銀倒冠額上白者。獅子頭 五色麻頭

中等 菊花頭紋如菊花瓣，根大稍尖。胡椒頭花紋成塊。銹釘頭紫黄色，有黄銹。蜜蠟頭線紋粗大。

下等 菩提頭圓偏即有好者，不過中等。月兒頭形如半月。螳螂頭尖

偏。　蝴蝶頭尖小多花紋。　油葫蘆頭色暗無紋。　破頭　尖頭

又《鬚》　鬚者即以張威振勢，探敵冲鋒者也。儻或傷損不全，不惟不雅觀，而臨陣無響道者，敵若卒至，勢必驚惶焉。然物之生也，形體自全，特戕之於人耳。全之護者，自不容慢。鬚有青紫黃三色，宜長而粗，根珠圓綻，向前不時搖動，此上品也。至若短細如絲，既其於化生之日屈折將盡，復遭人手之傷，常常倒捲，嚙嚼無時，竪如桅而不動，重如戟而不搖，此無用之物也，又何論焉。水鬚一名水鉗，共有四，前長後短，護衛於牙四傍，和輔弼之意也，宜潔白卷曲，隨牙張動，如有傷損，則僵直也。

又《眼》　莫良於眸子，蓋取其能鑑物也。聞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自逃，逃則不勇矣。噫，物之與人，異類而同情者也。雞與鶉，怒目張惶，奮勇角鬬，眼一受傷，立見其敗。至於蟋蟀，性好鬬，略似雞鶉。然目隱於頭角，不必睜張，晝夜不瞑，較之勝於雞與鶉，而又遠過于不逃者也。喜其圓如菽子，內外瑩徹，紅黃曝露，忌其細小，昏暗無神。

又《項》　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善用兵者取譬之。夫促織之前後進退，左右回旋，皆繞於項，使少有傷損，則不能用力矣。雖有如劍之牙，無能爲哉。故項直寬鬆，頭半藏於內，如護領然。色如藍靛，潤而不亮。水字紋線，細毛攢聚，若緊小束縛頭身，上下宛若葫蘆，光滑如油，無毛無紋，虫雖主相重大，亦必不鬬。

上等　藍靛項　硃砂項紅斑。　土黃項　銹釘項蒼老色如銹，花紋滿項。

下等　桃皮項紅色無毛。　花項花紋攪亂無毛。　灰項色淡白不潤。

鐵項白毛項白毛細如針尖，滿攢朝上。

蛄螻項

又《翅》　禽鳥有翅藉以飛，促織有翅藉以鳴，二物各具有翅而異其用，使鳥無翼則不能飛，促織無翅則不能應候鳴。然惟促織之翅有四異，不飛一也，能鳴二也，有子而呼三異也，勝而後鳴四異也。但宜高而厚，連於項下，翅根不露顏色，青黃明潤，不闊不窄，縐紋堆纍，遮蓋僅露尾尖，聲響雄大，此上品也。苟或薄亮如紗，左右遮蓋不嚴，披散不能收斂，翅傍露白，短與腰齊，翹如覆瓦，鳴叫不時，此下品也。

上等　銷金翅紫頭青項黃翅，三色俱全。　油單翅黃色滑潤，名油裹達。

青金翅青黃三色。　紫荷蓋如荷葉作翅。　琵琶翅上方下圓，一名尖翅。

中等　齊膅翅與膀相齊，深秋不鬬。　闊翅比背寬闊。　梅花翅翅上有白點，中秋可鬬。　紅紗翅赤色而薄。

下等　灰翅　蜻蜓翅　翹翅

又《臉》　臉有青黃紫三色，宜純不宜花，宜亮不宜黯，兩腮微鼓，上下停勻爲上。若縮腮凹臉，下窄上寬者，亦無用。

又《背》　背要雄厚，高聳微跎，如天一色無暇，與翅相等，上也。如窄狹如鯽魚，扁薄數螳螂，紅鈴成帶，上下皆瘡，下也。然背肉雄厚，有力勢雄，固不待辨而知者也。至若望之突兀如螭虬，豐隴若神龜，相斯背也，貴不可言，豈獨無將軍而已哉。

又《肚》　肚腹爲水食之府庫，宜圓渾，皮緊不脫節而高懸，或白或黃，淨而明潤，此爲上品。若皮寬肉鬆，行走拖地，色帶青黑，或扁或長，或露節花斑點點，此爲下品也。

又《小足》　小足有四，圓渾粗實，屈曲自然，瑩白無瑕，立不傾圮，食不抱獲，轉折便利，不煩馳驅，如划舡之槳，奮勇鬬狠，不能搖動，如中流之柱。儻若細短，花紋灑墨，不時抹鬚，閑立爬墻，兩相較之，好惡立見矣。

又《大腿》　嘗觀犬馬能奔走，虎豹能搏擊，使四足而屈一，則寸步難行矣。若夫促織，前有四小足，後有兩大腿，跳躍莫能拒，一身之力半在於此。其形粗大圓長，立如剪股，潔白如玉，屈膝向上，上有紅點，下有鋒鋩密密，若細短而斑遍腿，立則搖撼，不時起踢，拖拽而行，誠哉其無用也，又何能焉。

又《爪》　國有牙爪之士，敵人畏之，況乎物類之賴是，以爲戰鬬者哉。使爪牙有傷，不待交鋒，而可知其必敗矣。然牙有十數類，而爪獨無他，不過無傷損，如鉤而有鋒，色兼黃紫，着處即牢。若斷折爪尖，脚底光滑，筋縮掌翻，並爲無用。

又《尾》　二尾宜渾圓，上粗末細，宛如繡針，細細毬毛，色各灰白，尖稍翹然向上，仿佛燕尾，不宜短細及捲曲，傷折無異，或一上一下，蓋鬬時用力在牙，有尾以稱之，則無尾上重下輕之患，并可以防敵猝然後至，莫謂尾之無關於鬬戰，而聽其傷折也。

又《異虫》　夫物之不常有者曰異，異則必有殊觀焉。山海經所載珍禽怪獸，或産于山，或生于水，不可得而一見者也。若夫促織乘時變化，應侯而鳴，於諸類之中，而又具不常有之形象，稀奇古怪，光彩奪目，一若造化獨厚之而巧爲陶鎔，是人所欲見而不可必者，一但觀之，其樂爲何如哉。

脫項，頭垂至地，頸肉露外如珠。三鬚，項上一鬚，環垂眼下，鬬則覆於背上。尖翅，六足，小足有六。左搭翅，三尾，尾中間又有一尾，稍細而色青。秋涼翅，陰陽牙。二牙各一色。

又《三尾子》　三尾子，雌促織也，顛倒陰陽，伏於雄背過子，隔一二日，嚙子

而食之。又從中尾生出，亦天地間一大怪事。雄者無雌，則形神多懶。有子而呼三尾子，即就之焉。其形狀取青色而微小者爲上，於中秋前多爲羅置以待用。中秋後生者，性好咬嚙，不可用。若渾身赤色，或遍體淡白，紅頭朱眼、白牙青項、黄黑翅、花腿，五色全備者，皆不可置於一處，貽害非輕。雌雄配合之後，將雌者五六日一浴，則光彩而無油。

又《養病蟲法》 促織之病，人致之也，或折腿損牙，或糞稀糞結，或肚破傷背，宜用心調養之用。一土蚓糞墊盆内，飼以蟹肉，常以童便潤盆，置虫於内，勿頻頻看視，傷處以鉛行敷之，或用蚓糞和童便塗之，或用蟹肉搗爛取汁塗之，深秋風冽，恐傷處作痛，宜將盆放於温暖之處。

藥方 大力散：蒺莉一兩，粳米二兩，芡實二兩，茨仁米二兩，炒豆二兩，白麵二兩五錢。

共爲細末，磁罐收貯。每日和甜水作薄餅，入滾水内略煮一沸，取出，用竹刀切成小塊，每盆中放一塊，常常餧之，自生力氣，百倍他虫。

蟹肉散：凡虫有傷，可將此食餧之。蟹肉二兩曬乾爲末，粳米二兩炒，牛膝五錢，蘇木五錢。

共爲細末收貯，用開水調和作餅食餧之。五七日虫傷即好，再鬬無防。

滅瘢散：凡虫有傷，用此敷於傷處。宫粉，滑石各等分。

共爲細末，收貯聽用。

又方 六一土：韮菜地内蚓糞。研爲細末，和以童便敷於傷處，自然全愈。

牙疼方 活蝦肉，凡虫牙傷不能張合，着地即流水，宜餧此食盆内，能令牙疼即止。蘇木湯凡蟲有傷，宜飲此方，甚驗。

蘇木不拘分兩，煎湯飲之，自愈。

又《養秧子法》 野外揀取大種子，貯於缸中，下墊以黄土，上蓋一瓦，無缺食水，用水噀濕，曬於日中，脱壳起出，即入于盆中調養。

又《殘疾》 虫之殘疾有二：一曰缺少于變化之時，一曰受傷于成形之後。但觀其生相雄偉，牙無傷損，即禿鬚禿尾，獨腿三足，俱亦無方。促織内有獨脚大王，一腿冬瓜將軍，二腿全無等名。人往往見其形體不全，謂其無用而棄之，不知埋没多少勇虫。况令開盆之家，先秤輕重，配對而鬬，少一大腿，則輕三釐，其得便宜，不可不知也。

又《不鬬十忌》 孫武子《兵法》云：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識敵之敗也。使平日不加一番細膩工夫，臨陣欲圖必勝斷斷不能，特舉不鬬大概數端以備堅視。

有傷　形懶　頭昏　落色　失時　盆濕　撼腿　太嫩　翹翅　無尾

又《十二相》 相虫第一滿精神，虎踞龍行静不驚，但得默然藏不露，好從陣上作將軍。

聲 時默時明不發狂，或三或五韵悠揚，凱歌得勝方纔唱，不用先聲上戰場。

頭 明珠一粒項前安，細細麻頭頂上瞞，不俯不昂顔色亮，蜻蜓模樣喜人看。

眼 兩眼奇哉頭内生，圓如椒子賽明星，任他晝夜何曾閉，遇敵交鋒不轉睛。

牙 雙牙如剪硬如鋼，粗大尖長力最强，嚼物有聲閑不練，場中誰不羨虫王。

鬚 頭上雙鬚硬更長，色如黑漆爛生光，眼珠解得時時動，探敵先將形勢張。

項 顔色蒼蒼形體寬，細毛滿滿項間攢，藏頭護翅回施巧，戰歷三秋也不難。

翅 黑似煤炲黄似金，花紋纍纍宛如雲，只須寬厚隨身體，動翅揚聲滿座驚。

身 短短身材背帶跎，渾圓前後一般粗，天青地白皮微緊，自與諸虫形體殊。

尾 雙尾如針向上斜，挖開密密簇毛芽，應前護後多靈巧，却勝稜稜兩象牙。

小足 四足浄明無點污，儼然虎豹立勢雄，交鋒不撼何須訝，掛印將軍急早封。

大腿 似雪如銀少黑花，望來仿佛南琵琶，不須跳躍揚威勢，一入盆中個個誇。

又《論色》 胎卵濕化，四生各别，惟促織于四生之内，而兼卵濕化三者焉。蓋禀天地之氣，感雨露之精，五德以成其性，五色以昭其文。凝至陰之氣，轉爲至剛之用，他物有取質而不取文者，而促織則尚文又兼尚質。老子曰：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蟋蟀之色，有純而雜，使不有以辨之，能無失乎。

青 青色渾如靛染成，牙如猩血腿如銀，此虫若向深秋鬬，管取當場陣陣贏。

凡青翅監項之虫，宜麻頭白紋，牙宜紅色或白色，肚及腿俱亦皆白也。

黃　雙翅黃金潤不油，墨牙硃項紫麻頭，秋前鬬到寒風起，不用人生半點憂。

凡黃色虫，鬬熱不鬬涼，性燥故也。若黃翅或紅牙或黑牙，紫頭紫項，此虫最勇，不可與熱虫一概而論。

紅　遍體通紅似火炭，還須銀腿襯銀牙，奇虫勇猛真無敵，鬬到三秋看菊花。

凡虫紅色者，秋高不鬬，惟頭有白麻紋，白牙白腿，方爲相配，此水火既濟之形，猛勇異常。

紫　紫荷蓋翅實稀奇，項起硃砂白肚皮，更得葡萄頭一個，秋虫見影也魂飛。

凡虫紫色者，多油滑，白牙不奈戰，惟色蒼老，頭如葡萄而起白班，或黑牙或紅牙，方配其色。

白　渾身明亮白如銀，内外瑩然一塊冰，再得雙牙如血色，古來虫内號將軍。

凡虫白色者皆嫩而無用，惟渾身俱白，無一點雜色，獨牙如硃砂，此乃不可多得之物，莫作嫩觀。

黑　雙牙雙翅黑如墨，項上花紋紅似血，六足玉琢肚皮銀，鬬過深秋鬬小雪。

凡黑爲下色，花腿花肚者多，惟頭項翅濃黑如墨，蒼老潤澤，項上起硃砂班，肚皮及大小腿俱雪白，名曰黑虎，又名玉索硯。

淡青　滿頭透露白麻紋，兩翅如琴淡淡青，牙齒水紅藍靛項，深秋戰鬬有精神。

淡黃顏色，不識者多，養到深秋，方知其勇。

淡黃　渾身顏色帶微黃，牙黑頭紅腿脚長，十次交鋒贏十次，荷花香接桂花香。

淡黃翅藍項白麻頭，六足皆白，此等虫最奈戰。若黃發亮，頂紋不透，花腿花肚者，必不用。

蟹壳青　渾身宛若水潾潾，莫認奇虫是嫩形，仿佛秋江新蟹壳，微青微紫色均勻。

青色如水，宛如蟹壳，莫認嫩觀。

狗蠅班　兩腿黃班翅若金，黑牙青項有精神，此虫莫認爲三色，鬬到三秋人自驚。

金翅烏牙，黃班遍腿。

金束帶　身材端正相超羣，金帶圍腰似面君，攜赴敵場争戰鬬，管教不讓大將軍。

紅鈴生於翅根，此熱虫也，如若圍腰，方稱此名。

三段錦　頭角崢嶸毛項藍，兩般顏色不須言，更兼雙翅如披錦，好似將軍奏凱旋。

頭項翅各俱一色，俗名三色。

又《飛虫》　飛虫者，非異也。虫於角翅下生兩軟翅，色淡黃而尖，蓋於尾，夜則飛。類多勇猛輕捷，其形身厚腿長，頭尖項渾，但鬬時人知其爲飛虫。則不肯配對，若將軟翅拔去，恐有傷損，須先挑起角翅，用小剪刀將飛翅齊根剪去，則無傷損，遮人一時不週。

又《貯水》　院中可貯大缸大甕，天雨時多積存貯取用。治雨水燒紅木炭沁三次，則不生虫。上用遮蓋，晝避日光，夜開以承露水，則水味不變。洗刷盆礶，煮食及飲皆宜此水。露水比雨水更妙，飲虫宜稱第一。但取之艱難，其法令人於清晨持净白布於草頭上沾抹，濕則擠出，積存於礶内亦可，聚少成多。或早起駕小舟，於荷葉之上取之，最妙。

清・金文錦《删定促織經・異蟲》　龜鶴形：頭如蠶嘴狀如琴，兩翅啾啾叫不鳴，龜鶴奇蟲如得有，定教局裏衆人驚。

土狗形：頭圓項闊肚低拖，半背遮來翅不多，腿脚圓長身渾厚，當頭起線叫如鑼。

土蜂形：尖翅名呼是土蜂，紫黃色者實難逢，這般色樣如君得，占定當場是上鋒。

此蟲號尖翅蜂，無有敵手，紫黃色者上也，餘色亦好。

棗核形：身如棗核兩頭尖，仔細觀來恰似船，纔欲交鋒鉗便啓，諸蟲咬退不能前。

蟹踞形：不拘五色共麻頭，蟹踞奇形何處求，一任人看全不怕，宛如身踞在沙洲。

海蛸形：頭圓項闊黑身肢，形狀生來似海蛸，腿脚牙鉗俱要白，諸蟲對壘莫支持。

此蟲千中難遇一、二，翅如海蛸樣，不宜饒大，若與交敵，落口必定大贏。

螳螂形：身狹牙尖大肚皮，前身翹立仰頭窺，此蟲不問青黃色，鬬到深秋總不宜。

蜈蜂形：光頭尖肚號蜈蜂，兩翅微翹腿脚窮，只好無心閒角勝，當場必定不成功。

長衣：長衣須養金長翅，白腿圓腰勝一時，雖是牙鉗如利刃，只宜早圖不宜遲。

闊翅：闊翅從來識最難，縱然長腿總須删，要看身上青黄色，頭小牙長兩腿斑。

闊翅雖重青黄二色，但白色紫色，亦有佳者，總以頭小牙長腿有斑爲妙。

錦簑衣：翅寬翅急總非宜，此種生來好者稀，必得兩邊如鳥翼，名傳天下錦簑衣。

齊膂翅：名爲齊膂翅玲瓏，頭項寬舒自不同，更喜牙長兼脚大，中秋時節最英雄。

梅花翅：生來形像似蜘蛛，背上梅花兩片鋪，此是奇蟲如得見，滿場爭嘆世間無。

鴛鴦牙：異樣生來兩個牙，一紅一白實堪誇，不拘五色麻頭相，難與交鋒奪綵花。

油紙燈：腿壯頭圓遍體黄，如油滑翅肉還蒼，牙鉗一對鮮紅色，此是蟲中楚霸王。

一呼油紙燈，一呼哩蓮採，一呼沿盆子，號滑紫三呼。油黄最爲上等，然油紫油青油黑，得能偏體油透，亦是外五行將軍。

青黄：此等生來遍體清，青黄二色翅須明，初秋鬬到深秋後，百度交鋒百度贏。

嗽色頭：項紅頭黑背身蛇，大腿圓長着地拖，牙齒赤紅似鉗樣，連贏數陣立功多。

真三段：紫頭青項毛丁起，兩翅金黄肉帶蒼，大腿圓長斑白色，紅牙一對實難當。

草三段：麻頭青項白毛丁，金翅玲瓏肉帶青，腿脚斑黄牙似炭，當場健口似雷霆。

玉鋤頭：嘉名最是玉鋤頭，白肉烏牙孰與儔，面黑更兼頭脚大，定然得勝遍三秋。

額子：白如玉色點如珠，頭額生來樣自殊，腦線更看粗且短，一時强敵盡皆輸。

紅鈴：十個紅鈴九個敗，紅鈴卸却堪沙汰，除非紅鈴繫滿腰，戰勝號爲金束帶。

五色：紅頭青項翅金黄，肉腿如同白雪裝，更喜牙鉗黑似漆，諸蟲咬着蟹乘凉。

五花：花頭花項生來大，滿腿斑斑黑點播，更配牙鉗翼翅花，交鋒定是獅子座。

日月眼：看來黑白兩分明，異樣生成怪眼睛，見者名他爲日月，任教百戰盡皆贏。

日月眼，貴黑白分明，最忌眼如虎頭魚樣者。

八脚：八脚生來最害怕，一時得了真無價，三秋惟此每横行，來者交鋒腿脚卸。

八腦線：由來頭路辨分毫，怪煞奇形有八條，合就諸蟲皆咬退，莫愁頂大不能饒。

八腦線最奇，若五腦線與七腦線，不足異也。

一線：重青頭上一條線，兩個牙鉗如白練，項闊腰圓腿脚長，來蟲咬着香元漩。

一線最忌淺色，若得青黑色并紫色，亦爲無敵。

星頭：頭似琥珀星似玉，紅鉗一付生來毒，淡黄項翅腿圓長，咬勝諸蟲不復局。

重牙：四牙大小一般同，兩付牙鉗忒煞兇，借問諸蟲誰敵手，早秋直勝到殘冬。

凡促織俱有四牙，而内兩牙絶小無用，惟此蟲内外如一，交鋒時，四牙並用，敵蟲無不立斃。

赤鬚：兩鬚純赤向前伸，青項青頭青滿身，未到交鋒都嚇怕，漢家旗幟早驚人。

此蟲青頭，青項遍身青色，玉柱大鉗，兩鬚赤如紅纓，粗大如棕，長徑四寸，勇健無敵。

玉尾：滿身紫色翅無跡，獨有雙尾如雪白，咬盡諸蟲常一口，將軍玉尾聲名赫。

此蟲頭圓，項闊，腰身渾厚，腿脚圓長，遍體紫色，灣尖紅牙，兩尾明潔如玉。

鐵彈子：鑌鐵鎔成彈子形，滿頭漆黑没分星，牙鉗牙肉生來白，共駭將軍目未經。

此蟲迥異促織，頭如鐵彈，並無腦線分星，以及鬚根金圈，兩腿短壯，牙肚潔

白，其色雖似黑青，而內隱金光奕奕〇余于戊子年，曾得此蟲，是歲五色諸蟲皆出，與之角勝，莫不敗北，贏至六十餘册，真異蟲也。

嘗觀促織舊論，其辨形、辨色詳矣。而猶有未盡載者，蓋其爲頭也。有圓而帶匾曰燒餅頭，圓而無稜曰和尚頭，淺而無額曰半月頭，圓足而小曰一抹頭，圓而深長曰壽星頭，有稜而未圓足曰牙刷頭、大方頭。大抵壽星頭爲最上，餘皆中下，間有佳者，亦十無二三。至于腦線，有本細而末大曰皷槌線，本直而末外灣曰羊角線，本直而末內灣曰牛角線，模糊而不分明曰潠腦線，粗而呆色不切肉曰浮腦線。凡遇此種色樣，皆非所宜，惟奇腦線，則透頂及面，或一條二條，或明或暗，斯爲入選者矣。牙鉗有黑白紅紫四種，然類于白者有漿鉗，類于紅者有脂泥鉗，類于紫者有醬板鉗，類于黑者有棕香鉗，俱屬無用。又開鉗只宜一線。八字鉗與菱角鉗，不足取也。若夫顏色形像更須識別，顏色有清有濁，清者善鬬而可久，濁者雖鬬而不終。形像有熟有生，熟者有間而有口，生者有口而無間，此之不可不知也。其于腿欲其長也，亦有短而圓肥，如雙陸腿之妙者。肉欲其厚也，亦有細而短薄，如木屐丁之奇者。項欲其大也，亦有中高而旁榨，如腫項石鼓項之無用者。蟲之變態百出，皆未易執一以論。觀者心領神會，自能得其大概，孰優孰劣，一目了然。則其爲頭，爲腦線，爲牙鉗，爲顏色形像，爲腿，爲肉，爲項，豈有毫釐之失悞者哉。凡此俱舊論之所未及，故詳著之，以備觀覽焉。

清・朱從延輯《蚟孫鑑・辨真法・品格論》蚟孫鑑前　夫蛩，必須麻路細直透腦却無線額者，烏頭銀線額却無麻路者，奇品也。更有線額與麻路拘色不一，如白麻頭金線額、黃麻頭銀線額或無麻路有白線紫金線之類，更有青黃促織而紅頭白牙白麻路者亦爲絶品，此第一等也。或有青紅頭金線額、白麻頭銀線額、翠青項、毛青項、斑青項、厚金翅或黃麻頭、淡黃麻頭、嫩黃麻頭、老薑黃麻頭、紅黃麻頭、麻皮黃色，俱要白腿脚或黃腿脚，此第二等也。更有暗紅頭、青金翅、烏金頭、白腿翅、火珠頭、桃皮項、瑪瑙頭、灰青項、青麻頭、白牙鉗、麻路細直透項、身腹頭脚相稱，此第三等也。更有紫金色、紫黑色、紫紅色、重棗色、輕棗色、油紫色、葡萄紫色、藕褐色、黑青色，此等色樣，切要鮮明分曉，麻路細直、腿長脚大、翅翼濃厚、形体方闊，亦爲佳品，此第四等也。更有紫黃色，俗名茄毋紫，必得遍体無瑕、翅翼光彩、頭大背闊身厚乃爲相稱。更有花路頭，亦要腿脚無瑕，黃色爲上，瑩色純白者亦佳。又有翅如古經紙，光明金色，腿脚如黃蠟相似，更復壯大，亦爲絶品。又有禿虱色，乃灰白色，如花黑者，此第五等也。至如闊翅長翼等類，必須頭圓而縮，項闊而寬，牙長而渾，翅薄而金，蚕肚白肉，脚細長而兩腿有斑，亦足取之，此第六等也。

紅頭青項金色翅，一貴也。麻路透頂，青項，金翅，白腿，頭尾相稱，二貴也。白麻頭透頂，毛青項，厚銀翅，三貴也。紫頭，白閏路，青項，紫翅，濃厚而帶縐紋，四貴也。黑漆頭，金線或銀額，青項帶毛，黑金翅，白腿肚者，五貴也。

凡蛩有紅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等也。黃麻頭次之，紫金黑色又次之。諸般色相尤易得，獨紫黃色千中選一，謂之足色。其蛩光滑輕凝，紫帶滑色，更須頭大腿長，背闊齒强者，必定好争鬬，有勇力。總之，諸色，麻頭線路必要細直分明，爽亮，不宜灣曲短概。第一嫌麻路粗板，線額肥曲，又有絲瓜筋麻頭，柏枝葉麻頭，俱要細布在頭上方好。

又《蛩辨五色》　真五色爲貴，如紫青、黑青、紅黃、淡黃、淡紫、紅頭紫嘴之類。間雜混淆，大都青蛩，要白線金翅，黃蛩要黃線烏牙，遍体如金。紫蛩要頭濃紅線，腿斑肉蜜。白蛩如冰，黑蛩如墨，目遇之而了然者，此真色也。苟其不然，便屬花色。

又《選法》　牙不宜短薄，渾長者佳。頭不宜匾塌，圓大有腦角者佳。項不宜光緊，青毛而寬者佳。腿不宜短，長大者佳。身不宜狹薄，厚實有肉者佳。色不宜雜，純净者佳。翅不宜薄，肥厚者佳。肋不宜顯，白肋以通稍爲佳。尾不宜重，輕細潔白者佳。鬚不宜捲，犯熱症或缺水則捲，攪擾不定者佳。

凡各色，麻路不透頂，或成片，及頭帶油艷，脚腿細窮，肉色斑黑，翅薄項緊，頭不圓，牙不長，項無毛丁不起斑者，俱不中選。

又《混收訣》　頭大脚長，不用商量。尾輕肉潔，何須多説。腰寬項闊，不必細觀。禿鬚槌脚，未可忽略。

又《養蛩總訣》　高厚人難合，闊方比占先。頭大終爲得，牙長萬倍全。腰厚翅長好，牙環更利便。若能養得着，百戰總居前。

以高厚，闊方，頭大，脚長，腿圓，更兼牙長拖地者，環鉗更妙。

又《頭色美者》　紅頭，紅麻頭，半紅麻頭，黃頭，黃麻頭，淡黃麻頭，嫩黃麻頭，青金麻頭，紫麻頭，白麻頭，栗殼色麻頭，柏葉麻頭，黑漆麻頭，三尖麻頭，竹烏麻頭，俱要麻路細絲透頂方爲美色。

又《頭色惡者》　如頭艷色，頂滑如油，麻路不透頂或成片者，俱不中用。如柿子頭，瑪瑙頭，蠏兜頭，還可觀，却是不濟。凡半截麻路，艷色似點一般，切不可用。

又《辨鉗訣》　紅牙帶黑色，有粽紋而光彩者是降香鉗。或淡紅要寶色，似水紅花爲貴。若黑而無光，即猪肝色無用。若白牙與象牙色，光彩雖有，烏爪頭亦貴。若白似水而嫩，即爲水洋鉗亦無用。

莫云黑白全無用。

黑内有黑黃、白内有白黃、白青之類不可輕忽。

勿認青黃不可欺。

非上相真青真黃，倘有一點敗筆，究非真將。

又《紫色總訣》 凡紫色頭必尖，然究以頭圓大者爲上。項有青毛項、紫絨項、赤斑項，俱要毛丁。身闊背厚、血紅鉗、陰陽翅方妙。若項有油光即爲花色。

真紫 真紫如同着紫袍，頭濃身闊項宜毛。鉗更細長如血色，獨占場中第一豪。

深紫 忌腰間白肋　深紫當頭紫要濃，更兼翅脇與身同。圓頭闊項陰陽翅，樹幟三秋建大功。

淡紫 名爲淡紫遍身明，項如青靛齒牙紅。頭上三尖腰背闊，諸蛩退避莫相逢。

黑紫 黑紫顔色如茄皮，腿脚斑黃赤肚肥。鉗若生來紫黑色，早秋贏到雪花飛。

紫麻頭 紫麻頭路透金絲，項毛翅縐腿斑狸。四脚臈黃肉帶赤，敵蛩見影不相持。

黃占翅縐紫麻頭，身似銀兮牙似鈎。頭大項寬長腿脚，痴迷生相鬥三秋。

栗殼紫 方頭麻路大紅牙，翅如栗子殼無差。六足尖長黃蠟樣，戰勝簪花回轉家。

紅頭紫 紅頭紫線最剛强，項赤紅斑腿混長。翅紫牙紅如桑剪，將軍名號不虚當。

紫金翅 紫頭青項翅如金，腿脚兼黃肉帶蜜。必須生有紫黑鉗，咬殺敵蛩人膽失。

又《青色總訣》 真青，頭要青金樣、白麻路、細絲透頂、金箔明亮翅肉白、牙白、腿白者爲上。號白鉗青，亦有頭似官蜻蜓頭樣者，若水紅花牙，腿肉不白、項不毛、青翅不金，不過花色而已。須知世無斑腿、黃肉、黃線之青也。鳴有叮叮之聲，當細察之。又有紅頭青，終不結秋。

真青 真青頭似菩提子，項上毛青靛染成。牙鉗必得芝蔴白，任君百戰百番贏。

鴉青 【略】　首尾分明黑漆光，白銀腿脚皂衣裳。肚皮六足猶如玉，相鬥英雄勝虎狼。

淡青 淡青生來牙要紅，頭麻項闊翅玲瓏。更兼肚肉白如雪，贏盡諸蛩獨奏功。

紫青 琥珀頭圓項紫青，翅如蘇葉好追尋。天生一副牙紅紫，交鋒管取白黃金。

白青 白青色艷宛如花，紅白牙鉗並可誇。只要腿長青項闊，深秋健鬥永無差。

黑青 烏青看來似錠墨，腿脚斑狸肉帶黑。鉗若細長似血紅，合戰交鋒不費力。

灰青 灰青色裏顯青金，項飽頭圓乃得真。更若腿長牙紅白，秋場得彩不須論。

顔色如灰不耐看，灰頭灰項欠新鮮。只因翅黑牙長白，相鬥高强直萬千。

白牙青 青頭毛項翅如銀，六足生來總出群。粉壁牙鉗肉似玉，是蛩名號大將軍。

紅牙青 紫頭銀線項青毛，紅牙白脚絶倫高。愈到秋風消索候，自然力勇獨稱豪。

葡萄青 頭像葡萄項閃青，身材闊厚腹如晶。縐紋薄翅琉璃尾，上册交鋒陣陣贏。

黑青背上紫紅霜，仔細看來茅桃色。牙紅正好鬥輸贏，汎炮一聲虎添翼。

井泥青 青色深沉似井泥，圓頭毛項不輕欺。長牙腹腿如銀白，直到深秋戰勝奇。

蟹殼青 赤翅色如湖蟹色，麻頭禿項真難得。最宜相稱紅棗牙，只忌背光并頭黑。

俗號名稱湖蟹青，斑黃腿脚翅如金。青頭紫腦牙如血，項上須教毛靛深。

一本牙如玉。

此蛩頭似生青蟹，細絲透頂，身背脚大，腿肷上如血，紅牙者是。

生蝦青 麻頭青項翅如金，肉腿生來白雪形。鉗要細長蘇木色，此蛩名號是蝦青。

龜背蝦青不宜紅，腿脚俱長閉性濃。頭上金絲齊透頂，誰道似蝦竟似龍。

有蛩名號是蝦青，亦取銀翅似明星。休論白牙并黑嘴，最宜項上有毛丁。

熟蝦青 水紅尾兮水紅衣，壯肚闊腰模樣奇。渾身不見有斑點，傍人誤認熟蝦兒。

青麻頭 麻頭青項有毛霜，翅縐肉白腿脚長。再生一副牙鉗黑，三秋得勝喜非常。一本牙紅紫。

線額青麻透頂明，蜻蜓翅翼項青輕。牙鉗似玉身高厚，腿上無瑕鬪必贏。

又《黃色總訣》 真黃、遍体皆黃，名烏牙黃。其項非桃皮、則硃砂火盆底，有赤丁肫搭肉方是。更有黃砂叢叢、尾長細如鐵線樣，鳴時聲啞，翅如金箔，兩翼玲瓏，牙黑彎尖尤妙。若紅黃，則有腿肉白之分，紫黃則重在頭似櫻珠之別，至項似金之說，吾聞其語，未見其蛩，大都不離乎桃皮硃砂者近是。

真黃 天生金色遍身黃，肉腿如同金箔裝。更生一對烏牙齒，鳴時啞者即蛩王。一本紅牙。

深黃 黃色生來金箔黃，腿脚黃斑腰混長。若是兩個烏牙齒，便饒人大又何妨。

淡黃 淡黃生來腿脚白，頭樣三尖如琥珀。初秋鬪勝已非凡，愈到深秋如拱璧。

肉白頭黃項摻青，頭粗脚壯齒如丁。這般生相非容易，九遍交鋒十遍贏。

紫黃 頭似櫻珠項似金，薑黃腿脚更超倫。鉗須紅黑惟嫌白，勇怯還須在此論。

紫頭硃項背如龜，青不青兮緋不緋。仔細看來黃帶紫，這般顏色定雄飛。

紅黃 頭似珊瑚紅斑項，翅如金箔肉兼黃。腿脚圓長如玉色，諸蛩敵盡莫相當。

黑黃 血絲麻路背身昂，腿脚斑黃要混長。若生闊項烏牙齒，三秋饒大莫商量。

黑黃閒路隱藏之，日光照見似紅絲。腿黃肚赤如金翅，紅白牙鉗總是奇。

白黃 肉白麻頭金線額，白毛項上翅鋪金。六足燈心牙紅色，早秋贏到雪花侵。

油黃俗名油紙燈 頭圓腿壯遍身黃，翅滑如油肉帶蒼。一對牙鉗黑紅色，此類蛩中是霸王。

砂黃 異色砂黃要覓難，遍身隱隱露紅癍。牙烏肚白黃金翅，莫作尋常促織看。

蟹黃 血絲纏頭項背駝，牙紅長脚蟹婆娑。腿椿點點紅如血，日閒三場也不多。

啞黃 黃蛩聲響只尋常，肉白牙烏第一良。脚壯腿長頭項稱，鳴時啞撒定稱強。

黃麻頭 麻頭黃項翅如金，脚腿黃斑肉帶蜜。牙鉗若是炭樣烏，鬪勝鳴時莫與匹。

菊花黃 遍身黃色耀如金，紅棗長牙利似針。閃青色背菊花項，六足無瑕極稱心。

狗蠅黃 頭項焦黃翅亦金，花斑腿脚肉同栗。更生一對紫花鉗，敵盡場中爲第一。

又《紅色總訣》 真紅，要金翅白肉。頭似珊瑚、項似硃砂、腿脚混長，以墨牙爲貴，餘色無用。

真紅 眼如椒核遍身紅，頭項如硃腿亦同。縱逢敵手君休怕，數番咬死又成功。

紅麻頭 紅麻秉性最剛强，赤項紅斑腿脚長。翅紫牙紅如桑剪，諸虫交口便難當。

暗紅頭 紅頭不喜太鮮明，麻路深藏莫亂評。項翅黑青腿脚白，形軀高厚戰常贏。

又《黑色總訣》 真黑生來肚黑，牙紅銀絲細路貫頂、翼翅如海螄靡樣、項闊帶毛，名血牙烏。墨鉗、紫花牙、紅花牙皆妙。一名粉底皂靴者，白肉白腿脚，其餘皆黑，即牙鉗亦烏，方交口便贏。

真黑 真黑便當黑似漆，仔細看來無別質。更有肚腿白如銀，俱號將軍爲第一。

黑麻頭 烏麻頭路透金絲，項闊毛穠肉帶黎。若還烏翅牙鉗赤，得遇之時真是奇。

黑麻路要銀絲白，項要隆兮牙似雪。蛩開寶色有光芒，這個將軍没得說。

烏頭金翅 烏頭青項翅金黃，腿脚斑狸肉帶蒼。牙鉗更生紅紫色，諸蛩一見豈能當。

烏頭銀翅 首似烏金翅似銀，霜牙青項腿如晶。用心收養休輕覷，若使交鋒便見贏。

又《白色總訣》 真白要頭白明亮，號白蚕蛾，細絲頭路透頂，毛項、蝶翅總以黑鉗爲上。又有墨花鉗、血紅鉗，皆是蛩中之王。

真白 白頭白項白絲攢，翅似鋪銀肉似霜。烏牙黑臉肚如粉，此是三秋促織王。

淡白 白頭白項翅如銀，入手觀來迥出羣。一對銀牙如雪白，總無拘色是將軍。

白麻頭 白麻白面白如銀，細絲透頂却分明。更加青項長肥腿，戰到千番也必贏。

白麻路要細而長，項內硃砂隱隱良。牙若乾紅多寶色，黃斑長脚好名揚。

又《異種上品》天藍色　非青非黑復非黃，閃爍不定似天光。腿色焦斑身樣細，頭圓路白項深藏。二尾細輕多紫色，兩鬚旋繞勝鎗鉦。更得乾紅鉗一對，千秋難遇此蛩王。

此係十年蜻蜓所變，其色如天光，早晚陰晴不一，語云將軍無定色是也。

青黃二色　青黃毛項翅要明，此等原從問氣生。初秋閒到深秋後，百度交鋒百度贏。

硃墨色俗名紫白　不着青黃硃墨色，此蛩千中難遇一。只要頭大并脚長，立奏凱歌真可必。

各色麻頭　各色麻頭路要細，身方背厚項毛砌。頭大牙長尾似鎗，鬧盡來蛩力不敵。

龜鶴形　頭如蚕嘴肚如琴，兩翅啾啾叫不勤。識者若逢此促織，不須試口是將軍。

琵琶形　翼像琵琶秋蛩首，頭雌項滑世罕有。長牙金翅非等閒，鬧盡三秋無敵手。

翼翅琵琶不喜青，若逢紫色始相應。要知鬧勝堪珍處，頭小牙長項似金。

棗核形　身如棗核兩頭尖，仔細看來似側磚。交鋒便見强中口，咬退諸蛩不敢前。

蟹踞形　蛩身弓起如蟹踞，不拘五色或麻頭。任人觀看只不怕，是此名蛩何處求。

蜈蚣形　薄体圓鉗識者稀，硃頭漆項最爲奇。更兼黑背紅絲足，宛似蜈蚣人未知。

螻蛄形　螻蛄六足短而粗，牙細尖長腹又拖。翅短尾開醫露出，圓頭價值萬金多。

螻蛄之形最難相，牙長腿短頭尖亮。尾豁過肩三二分，正是雌頭拖肚樣。

土狗形　頭粗項闊背低拖，翼翅生來半背過。腿脚壯肥身巨混，當頭起線叫如鑼。

楊甲形　翅長如漆項無文，寬項生毛闊後身。頭尖兩翅枣紅色，楊甲形模若有神。

蜘蛛形　頭小牙長體短豐，灰青項色一般同。銀絲六足嬌還細，名曰蜘蛛勝黑熊。

身材局促似蜘蛛，青項牙長六足鋪。羽翼不長金墨色，等閒覓得夜明珠。

螳螂形　螳螂六足盡尖長，最喜牙鉗利似斯。頭縮項寬方盡美，翅色龍泉青樣光。

身狹頭尖大肚皮，脚前喬立似於菟。此蛩不問青黃色，鬧到深秋也不輸。

蚱蜢形　頭大臀尖後脚長，禿釘模樣最猖狂。身材生得高還厚，蚱蜢之形誰敢當。

蝴蜂形　貌類蝴蜂體脚長，細腰緊項兩頭鎗。遍身黃亮如金色，百萬蛩中獨自强。

土蜂形　尖翅呼名是土蜂，紫黃色者實難逢。這般色樣如能得，不是常蛩是毒蛩。無肉不論。

此蛩千中難遇，紫黃色者爲上號。光翅蜂無有敵手。

蟑螂形　形軀仿佛似蟑螂，項腫頭尖牙齒長。身腰扁闊脚條細，紫金顏色始名揚。

鴛鴦翅　青黃二翅色鮮明，此蛩入手不當輕。初秋鬬到深秋後，管取交鋒只見贏。

梅花翅　翅似梅花蜘蛛鏇，身上如同梅花片。如此之蛩亦怪哉，滿場鬧勝真堪羨。

翅似梅花勢甚驍，翻來覆去鬬輕飄。縱逢敵手能相勝，咸羨三秋奪錦標。

金簑衣　翅寬翅急未呈奇，識者當場莫慢非。生得兩邊如鳥翼，名傳天下錦簑衣。

壽星頭　毛項紅牙頭頸長，色濃身厚更軒昂。形如虎立君須記，一日還教勝幾場。

玉垂頭　頭項分明似遠離，中間肉白如蝤蠐。仰首搭牙俯首勝，玉垂頭號任君題。

玉鋤頭　黑牙黑面不堪收，此種諸人懶去求。雪樣翅兒加白腿，勝時齊道玉鋤頭。

陰陽牙　蚞孫生來兩個牙，一紅一白實堪誇。不拘五色麻頭者，直是三秋一莫邪。

獨鬚單鎗　獨鬚獨尾世稱奇，金翅紅牙形似龜。兩異相兼方足貴，項青肉白始相宜。

金蒼蠅　硃頭綠項身油綠，脚腿微黃紅點生。鉗環血色翅尖樣，力能扛鼎自揚名。

又《蚞孫鑑・異形中品》蚞孫鑑後　真三色　紫頭青項有毛長，金翅生來肉

帶蒼。兩腿混長斑白色，一對紅牙不可當。

草三色　麻頭青項白毛丁，金翅縐紋肉帶青。腿脚斑黃牙似炭，當場健戰似通靈。

三段錦　麻頭青項翅銷金，白牙白腿腹如銀。百戰百贏無敵手，蜀中三段錦爲珍。

草三段　頭圓相似紫葡萄，紅白長牙項有毛。更兼淡淡縐銀翅，三段之名聲價高。

小三色　紫頭青項翅油黃，四脚如絲兩腿長。更兼一副焦牙齒，中秋饒大也無妨。

蝦脊　蝦脊駝峰蛾肚良，翅如蛺蝶腿俱長。頭圓而小方爲稱，線要銀兮路要黃。

齊臍　齊臍不論紫黃青，頭縮項寬翅縐紋。身厚牙長螳螂足，金風纔動立奇勳。

拖肚　黑頭紅項背形駝，更兼肚腹如舵拖。齒色黑紅如鉗樣，連贏數陣不爲多。

兜翅無肉區脚者佳　兜翅之蛩識欲詳，臍長區薄也尋常。須知最貴紫黃色，腿斑頭小要牙長。

殼翅　殼翅無聲性却雄，只嫌純黑是常蟲。若還翅上青黃色，秋興場中可立功。

闊翅　鼓翅囂囂閣閣聲，身材雄壯齒尖橫。小頭腫項黃金背，上册交鋒一口贏。

長翅　長翅須養金長翅，腿脚粗肥腰混齊。果然口比青萍利，中秋試鬬利如犀。

縐翅　縐翅形軀另一般，羅紋重叠嘴如鐶。雪花肚足方堪貴，油黑斑狸亦等閒。

線額　當頭線額使人欽，色艷虛花未足珍。麻路隱藏額線現，交鋒即勝却堪親。

飛蛛　飛蛩能鬬体輕盈，黃白堪誇青莫京。白翅水中應拔去，果然百戰百番贏。

又《異類下品》月頭　額首空文終落後，十個月頭九不鬬。腿窮項細便尋常，請君拋棄何須守。

黑黃者佳，其月如粉者亦美，俗諺云：一鬬便將軍。

蝶頭　金額原要黃麻路，銀額必須白麻頭。更要牙鉗紅黑色，反是何須着意求。

紅鈐月頭　蛩生月額及紅鈐，來往交鋒暫莫陳。縱然得勝終難恃，勸君休作掌中珍。

油頭　頭昏項緊有何奇，脚腿花斑黑肚皮。翅上更有膏藥跡，何堪識者費心期。

紅額　紅額却似好花枝，來往交鋒亦暫時。一自西風霽發後，當場零落不堪支。

繡肩　繡肩繡脇不爲奇，贏得來時也可虞。金鈐落却終難復，欲鬬無情致嘆吁。

紅鈐鈐有數點名緑衣赤異　紅鈐滿背號駝金，只許三番兩次贏。卸下鈐時難賭賽，若逢强敵必遭傾。

金帶鈐一名金束帶　古語紅鈐定不贏，如鈐脱落即凋零。腰間砌滿紅鈐子，常勝稱爲金帶鈐。

蜂翅　頭尖肚大似胡蜂，兩翅金鋪腿脚窮。縱然異類無心鬬，當場必悞主人翁。

獨脚　人言獨脚最梟雄，誰道原無孫臏功。縱使贏時須蔽綽，由來力怯不相同。

殘疾　不問青黃赤白黑，一有傷殘難下册。禿翳禿尾腿無丁，擲棄溝中亦何惜。

敗蛩　蛩力雖强戰已疲，因貪接戰誤教虧。經旬調養依然勝，宛似秦王用尉遲。

早秋悞鬬失口，間有養至深秋成將者，故歌詩及之。

又《調養法・調養歌》　新蛩調養要相當，殘暑盆窩須近凉。漸到秋深畏風泠，不宜頻浴恐寒傷。養時盆窩須寬闊，下食依時要審詳。水食調匀蛩必旺，看時切莫對陽光。水食消盡方堪鬬，不可傷飢患飽忙。盆内宜填六一土，蓋須加意按陰陽。欲使蛩身無垢色，常去宿水換新漿。假若草葉供蛩嚙，齒軟仍知牙更僵。過籠窩蓋安排好，行動提携總不妨。酒後切忌將來看，壯氣冲傷走跳狂。誤放橘橙克食物，食之蛩腹定爲殃。安頓必須清净處，油烟薰損不剛强。先期未鬬休頻看，仍復收拾用意藏。鬬時傷却牙和口，急須醫治按成方。不察强弱當場鬬，必定遭輸笑不良。蓋盆謹慎休留隙，免使奔逃意下惶。看取調養依斯譜，蛩体無傷齒自剛。劇憐一種清幽物，歲歲三秋聲韻長。

又《調養吟》 莫誇促織盡超群，調養工夫半在人。力健色全方可鬬，牙强体足始能馴。交鋒一口停三日，鏖戰經時歇五晨。勝後不勞常看覷，默藏慢鬬轉精神。

要知促織遇寒難，添換三雌水食安。天霽把盆臨日照，重陰須要上蒲團。勤加草紙頻圍護，勿使當風冷箭攢。君若依斯調養法，免教蛩命早摧殘。

又《喂養總訣》 初秋怕熱，盆窩要凉。深秋畏寒，冷風有傷。盆宜古大，上食宜穰。喂食有准，莫對日光。水不可缺，食不可忘。蚯蚓之糞，其性帶凉。隔宿去垢，須換水漿。勿喂草菜，齒損牙傷。渾水油飯，食之不祥。窩蓋穩實，移動無妨。酒後休玩，冲氣顛狂。養手大忌，橘麝諸香。安頓之所，莫近油缸。比匣橱櫃，木香要防。未鬬之日，務宜珍藏。謹慎開閤，免致逃亡。秘密之言，用意參詳。

又《三秋養蛩法》 早秋戳底，凉盆放潤濕處養之，中秋用填土盆養之，深秋用紙覆盆蓋及底。蛩畏冷不食，可用帶血蚊虫三兩個與食，此三秋養法也。

又《早秋調養法》 酷暑須將宿食消，窩乾土燥易生焦。盆宜常潤水頻換，牝牡舒懷色自嬌。

又《中秋調養法》 盆宜用舊水宜新，宿水能令貌色昏。若到重陽九月後，舊盆不用用新盆。

又《深秋調養法》 若逢霜降乍寒時，熟栗蒸菱可喂之。托紙去泥令護煖，此時只見一窩兒。

晚秋之時，蛩將衰老，喂養尤難，須用活物，合食喂之。安于藏風温煖之處，勿令受冷，窩用紙襯，或用木窩。食用沿籬荳，煮熟去殼，同飯搗和喂之，或栗子煮熟和飯，或生芝蔴嚼爛和飯，或熟菱米和飯，或用冬瓜穰和飯，或用西瓜仁和飯，皆可喂之。交冬後，須用熟蟹脚中肉、熟鰻魚卷上肉及熟蝦肉和飯喂之。如果不食，或鬚黄尾焦，或行遲哀倦，不可再鬬，此必老病將斃之候也。

又《因時與食》 早秋黄米飯，白露熟菱兒。霜降沿籬荳，隆冬蟹肉宜。

又《細論養蛩法》 耐性養蛩，于中秋後開牙鬬者，必多得梟將，健鬬不惜蛩者，此取敗之道也。

又《養蛩不老法》 早秋得蛩上盆，不宜頻頻觀看，更不可向日色覷之。亦不得用鼓，恐牙根嫩，開閉損傷如此耐惜，則蛩無老態，深秋必健鬬而常勝。

又《浴養法》 鬬勝後，以浮萍搗汁浴之，再用清水漉過，將童便和清水飲之，用青色跳蝦虫搗碎飼之，鬬苦者，隔去三尾二三日。

又《早秋浴生蛩法》 生蛩見亮便奔馳，治法先將水浴之。旋轉漸令蛩性定，若還頻浴又非宜。

其法：貯水于净器中，以手攪之，使水旋轉不定，乃放蛩于水，任其蹻跳，亦不能起。浴過入盆，停于光亮處，俟蛩身水乾，徐徐蓋藏，或以蔑引近光處。習慣其性，寧定再不必浴矣。如翅有油，亦倣此。

又《上食法》 凡蛩至深秋，其雌兇惡，到晚宜將雌起出，待雄食飽，雌另食飽貼下，不致雌雄互相争鬬。侵食之患，最宜慎之，養蛩者，用心于雌雄兩得其飽，雙得其煖，纔爲上策。

又《調養雜法》 一早秋蛩偶受熱，用厠上蛆虫變成蛹兒，内有小虫名棒槌虫喂解。或用稻撮虫蒸熟，于烈日中曬乾，以麻黄根研細拌喂，隨用水楊柳細鬚洗净，浸水飲之，能解熱毒。

用鰻魚去皮，以無糖白糕曬乾拌匀爲末喂之，但嫌油肥，每晚將清茶點之，更將三雌頻浴以解之。

用池邊青草内白色小蜘蛛喂之，可解併鈴之患。

用黄桑葉作末，純粳米作糕，曬乾浸軟研碎，和飯拌匀喂之。

用籬落上斷節虫，未至霜降前五日喂之，或用扁担虫并研和喂之。

鱖魚、茭白、蘆根虫、麻根虫、胡刺母虫、斷節虫、跳蝦虫、蚊虫、扁担虫俱可喂之。

用栗子煮熟喂之，或方蒂柿子、鰻、雞、鵝、蝌、魚、蝦煮熟和飯喂之。

鬬勝後，用扁担虫去尾，絞汁于菜葉上喂之，後以井蝦汁二三點飼之則無病。凡取井蝦，以布裹臘糟，墜于井底，半日後提起，蝦懸布上。

鬬損者，用薑汁濃茶，或自然銅浸童便點之，或以帶血蚊虫喂之，地鱉虫更好。

鬬勝後，用生粉青蝦二三個喂之，使蛩無病，忌蝦之紅黄色者。

用胡刺母虫，或斷節虫、麻根虫、蠐螬虫皆可喂之，後用棗子去皮核，日日喂之，能使肚腹明亮可愛。

蛩因缺水而色昏者，以水潤窩蓋，用青絹浸濕放于盆内，使往來鑽走，則光彩勝舊。

每日用茯苓切片，于飯上蒸熟喂之，甚補蛩力，中秋後不上食者，用菱米栗子煮熟喂之，柿餅肉亦妙。

蛩色嬌嫩者，須用陽溝内紅虫喂之，次以盆傍于日影中照二三日，自然色勝。

深秋蛩漸老，而受凍不上食者，用雌蠏鉗内生肉，以米飯同搗，捻成小粒喂之。

蛩牙有損，用菜園中泥塊內紅虫喂之，此虫名土烏賊，又名糞精，又名赤土乘，雨過取土劈開，儼然在內。

遇强敵努力鬬勝，且不可下食，可取旱蓮草嫩花喂飼，再取蒼蠅頭四五枚喂之，則無恙矣。及至臨鬬之日，亦要看其貼雌驍健，乃可出鬬，倘或情懶，再須調養，不可强鬬。

已上諸法，備極調養之宜，但喂蛩究竟以米飯爲正，能使其肉潔而不老，惟不可過多，恐肋出拖肚也。其次調之以菱栗，補之以茯苓。倘有疾病，療之以生虫等類。若蠏蝦鰻魚等物，不過一時之權變，總非常道。毛荳子使蛩泄氣而無力，雞鴨蛋使蛩腹大不便比合，凡此類，推宜慎之。

又《治傷》 鬬後兩牙長短，身有損傷，且勿點食，即取童便和清水飲之，旬日自能復舊。一法以旱蓮草嫩葉飼之，最能養牙。

又《治熱》 蛩熱呼雌不着，青草絞汁，入沙糖水調勻浴之，後以河水過之，免致蛩身悚慄。如喂，可將青跳蝦洗净，喂以一二，不得多食，倘至深秋，即將斷節虫取漿喂之，無不痊愈。

又受熱而呼雌不貼者，用菜葉上小青虫榨汁，入白沙糖少許，拌勻喂之，少頃以清凉河水浴之則解。

又《垂腹》 飽食交鋒腹易垂，溪邊紅蚓可相醫。覓來研細與之食，頓使沉疴一旦除。

有不用水畔紅虫研細飼之，或用瓜瓤亦妙。

又《捲鬚》 缺水連朝遂捲鬚，難將賭賽定贏輸。茯苓蒸熟稻頭露，勇力和添自是奇。

又《失口》 蛩失口敗伏而不動，用紫蘇楊三四片，炮湯待冷，即入浴之，在水片時撈起，放在悶筒內，手掩一時，方安盆內，此乃良法，不可忽視。

又《蛩性所忌》 凡蛩最忌酸氣，昔有養蛩之家煎醋，屋窄不及深藏，裝入大木桶內，將厚被蓋之，以爲無虞矣，次日開看，盡皆捲鬚垂尾而斃，故醋罈之旁不可輕置。又經香氣，觸損不得，香觸則竟不鬬，諸凡橙橘香橼等類是也。至合香冰麝諸物，爲害更甚。

蛩之有紅翎，猶人之有贅瘤也，感火熱或濕毒而生。如産于新磚瓦堆窑竈基內及卑濕之地，或新盆火氣未退，將水浸潤過濕多致生翎，亦有深秋脱翎而鬬者。

又《較勝法・蘇杭鬬彩局規後已換新局，今又改爲新新局》 掌鼓人與各府州客虫到局，秉公相合，俟虫主自心兩願，編號上櫃。臨鬬，兩虫主監局，點動咭鳴，徐徐用鼓，先在頭背并其尾腰，如即張牙鼓翼者，無病方可交鋒。如虫無尾鼓，沿走無情，非失雌，則患病，不可即鬬。亦有虫性未旺，須再點叫咭鳴，鼓其鬚脇，次討小脚，有情方撚牙口。一鼓左提右調，俟性發勢旺，鼓翼數聲，待翅收好，纔可領到中閘，各待回報。方提起中閘板，兩架鼓不許過閘，如横各點正，不得挑撥，但觀其交牙兩跌開。如盲虫多領正，一鼓再交鋒，跌開，或勝或負，虫主自看。喝叫兩下鼓，即當兩下鼓，或虫主願認下鋒者，即擡下鋒落中閘。俟復時，上鋒手點咭噪，下鋒手細修鼓，如鬬絶無情，再使遊四角討鼓，果無情，硬擡撞頭三次，下鋒手落中閘板，趕出取彩。如下鋒三番四次有鼓，有鬬性，方許上鋒手使鼓，領上鋒逼住常鳴，但不許追撲。若上鋒惜虫，願減分數而決勝負，此蘇杭至公之法規也。如掌鼓人私心，該下鼓不下鼓，過棚追趕，咬失腿脚而負，使鼓之人賠虫賠銀。此一定之例，無容争辨者也。

又《養虫歌》 我養無血虫，因其咬鬬異，勤鬬貪其財，反將己物棄。六七口贏者，可隔日三四，大戰勞其力，須待一旬至，一口得勝者，切莫輕相視，亦須愛惜他。毋貽後日累，若欲賭賽時，静侯日期次，牢牢記在心，休爲識者議。

又《定對訣》 先比頭，次比腿，兼比色，再比渾身無後悔。脚長終久得便宜，高厚方鬬斯爲美。黑白饒他大，青黄切莫欺。狹長時有失，厚鬬最痴迷。蛩性分慵健，人心細度推。張牙方勇際，鼓翼是驍時。最喜他鬚捲，長防我尾垂。頭大爲真大，翅鬆未足奇。虚實須窺肋，釐毫不讓虧。更詳牙大小，方許得便宜。

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黄不如青，青不如紫，油艷不如枯淡。故赤小黑大可以對敵，黄大白小難免侵凌。

又《戒饒大訣》 小能饒大自爲强，少勝多輸計未良。古今欺敵終須敗，請君看對細忖量。

合對須當自主張，莫聽傍人論短長。一時少檢將蛩悞，縱使贏之也着傷。

又《交鋒論》 夫交鋒，如虎争鬬，必有一傷。合對者，須審其大小，細看貌色，不可輕率。如色相兩停，方可相合。既已合定，鼓噪咭鳴，兩下鼓，各存道理，不許過棚，如横點正，不許挑撥起閘，待其自見。有一口贏者，有二三口咬觸者，有一遞一口者，有雙做口，有黄頭兒滾，顛番擄折腿脚，有兩下口咬昏觸贏者。若下鼓太早太重，悞致牙根疼痛，滿籠沿走，不可再鼓。可將濕紙搭蓋，待疼已定，方可下鼓引之，使不合牙，待下鋒回報，纔可調熟交鋒，自然鬬口無失。盆中莫鬬，鬬有屈輸，籠内輸贏有準。

又《鬬審三秋》 三秋者，早秋、中秋、末秋是也。如紅（翎）〔鈴〕、繡肩、月頭、油黄、紫青、雜色，早秋可鬬。長衣、闊翅、獨脚、翹翅、篤翅、梅花翅、麥梗紫、

拖肚紫、紫尖頭、中秋可鬬。如逢汛炮一響，俱要真青、真黃、黑黃、上文五等五色方可鬬到立冬後也。

又《身上無沙不可鬬》 蛩至霜降後，天氣一冷，汛炮一響，身上各有沙，如占細末屑，滲在身項上爲將。倘天冷無沙，身上油滑者，切不可鬬。

又《十二不可鬬法》 長不鬬闊，黑不鬬黃，薄不鬬厚，嫩不鬬蒼，好不鬬異，弱不鬬强，小不鬬大，病不鬬常，大不鬬色，短不鬬長，貌不鬬實，鬧不鬬方。

又《十忌鬬法》 無情不鬬，牙損不鬬，色淡不鬬，頭昏不鬬，翅鬆不鬬，尾垂不鬬，腿撼不鬬，併翎不鬬，鬚捲不鬬，沾油不鬬。

又《臨鬬審局訣》 賭賽約以三局兩勝，如初合戰而分勝負，謂之頭局。再合戰而分勝負，謂之中局。三合戰而分勝負，謂之末局。若連勝二局，則不必鬬第三局矣。其間酌量調度，須要識透局面，有頭局酣鬬，勝敗未分，覺我蛩着忙力怯，度其將敗，切勿鬬絶，便該認作我輸一局，喝明下閘。留其餘力，養其怒氣，俟蛩稍甦，回身尋鬬，方纔下鼓，看其左右風泛，然後開閘覆局，多能取勝，此即孫臏三駟之法也。

又《軟勾法》 蛩固不宜頻鬬，亦不可久不交口，如太久則口冷，猝然遇强敵口快，遂不能還夾，以其生疏也。故凡鬬勝後，三五日不遇對賭賽，亦須下軟勾頭，略鬬數口，如兵家操演之意。又不可將無用之物與之輕戲，徒使其下口忽略。勾後仍依例調養四五日方可出鬬，即使一口取勝亦宜歇息，蓋一口贏，蛩亦用盡一身之力也。

又《勾鬬審詳》 蛩以大勝小，無足貴也。若小能勝大，便當愛護，切勿頻頻接鬬。如早秋初出口時，一鬬便贏，出口快便者，尤爲上品，俱須在棚内勾鬬，若在盆中，恐有差失。

又《辨鬬》 夫蛩忽然鳴叫，開盆看時，若三尾相傍，謂之辨雌，即日可勝。若三尾在外，或窩蓋上，謂之憶雌，可趕使入内。若又逐出而鳴叫，謂之厭雌，可另換一雌伴之，否則淫性不遂，便致痴呆不鬬。

又《鬬品》 鬬有雙做口，造橋夾，兩拔夾，磨盤夾，鍊條箍，獅抱腰，猴猱墩，丢背，仙人躲影，王瓜棚，繡毬夾，黄頭兒滾及勾留，剔捺等名色。

又《運鼓法・初對鼓法》 登局用鼓，先討其尾，次討小脚，有情方撚牙口一鼓，左提右領，俟其性起，再掃牙口一鼓，看其勢旺鼓翼而鳴，待翅收閉，方可領到閘口。各待點正，監局纔准起閘，兩架住鼓，不許過閘，如横即點正，待蛩自相見面，司鼓者並遵理法，不許挑撥。

凡交口有雙滾者，有觸昏者，有牙根戳痛滿籠沿旋者，俱未可用鼓，須將濕紙搭蓋，待疼已定方可用鼓挑之，倘下鼓太早太重，必致驚遁自悞。

又《分局鼓法》 蛩既分局，須識情形，如先行動，或先鬚動，或鼓翅有威，方係上鋒。倘有負而僞鳴者，須細察之，不可驟然下鼓。若躲落于四角，及掛傍反手迎門等處，諒已下鋒，必俟其鬚動行動方可下鼓。若躲于頂門中間，蕩空出頭，更須待行動，點正，然後下鼓。

又《總論鼓法》 鼓頭要長桿要直，把鼓必要加努力。鼓頭落處視其情，手法活時方中式。

把鼓猶如人把柁，勝負全憑運鼓妥。鼓頭須取白露前，左右宜之無不可。左右不離當恃鼓，臨閘之時多少變。敵若回身鼓桿遮，踢着猶恐多傷面。

又《運鼓十法》 一曰摻，生蛩見亮未慣，多致跳躍，乃以鼓微微摻之，或項上，或肋股間，切不可于尾上、鉗上率然着鼓，反使忙奔。

二曰點，假如蛩已受鼓，但不受後鼓，乃以鼓草卒然點其肋股間或尾豐上，恐認敵虫來，觸而回頭，則受後鼓矣。

三曰嘶，蛩入棚而沿走不已，須以鼓輕輕嘶之，如嘶鼻之狀，但要下手輕鬆，放手快便，須臾復下，如此再三，蛩自受鼓，不可倉卒推撥也。

四曰提，一着即起之謂也。或項上，或頭上，輕提惹之，左右前後，亦皆如此，無有不發性者。

五曰抹，前後拖抹之，謂爲蛩頭撞入棚角而設也。抹其頭足腹肋等處，待其回身便可着鼓。

六曰挽，蛩立脚未穩，忽然受敵，倉卒敗悞，即所云冷夾也。當以鼓挽定，勿使驟出，徐徐領正，則無害也。

七曰挑，爲頭局已敗，覆局之時，卒難受鼓，乃以鼓輕挑其腹，撩引撥惹，觸動其性。

八曰扒，蛩已驍健盤旋，但不肯移步出局，乃以鼓扒而出之，至于閘口、領正，便可出閘。

九曰帶，蛩已受鼓驍健，但步條緊縮，不肯移前，乃以鼓之尖稍拽而帶之，使蛩隨鼓而出。

十曰兜，深秋之蛩，久習戰鬬者，必持重安頓，兼以步條太緊，乃以鼓于兩肋之旁左右盤旋，向後兜之，使前是也。

又《神鼓總訣》 起閘須防出馬鎗，回身當慮順牽羊。棚傍拔劍牙門損，負後須虞尾箭傷。脩雲補霧藏機幻，伏虎降龍指法强。局中鼓術憑君戲，到處群雄拱手將。

此是蛩中神秘，養蛩者當敬而學之。

江浙運蛩名家，蘇州張君實、許君實，繼有謝顯臣，洞庭徐爾琦，松江戴聖陶、倫三昆季，青浦蔡昌儀，杭州洪振初，繼有王允侯，嘉興嚴養源、陳君亮，嘉善楊龍求、陸賓王，平湖宋文雅諸公而已，餘子碌碌，不足齒也。

又《雜備法・捉促織法》 凡捉促織，必將着竹筒過籠。初秋時，于緑野草萊處求之，中秋時，須在園圃墻垣之中，側耳聽其聲音，然後覓其門户，果是促織所在，用手啟其門户，以尖草捺求其出，若不肯出窩，或將水灌于窩中躍出。然後辨其雌雄好歹，如果具足二尾，上色体闊身全者，急收拾過籠之中，其餘三尾殘疾不入色樣者不取。

凡磚石墻垣之下，不能拆動捉取者，用炒熟蠶豆嚼碎，放于瓦窩中，視其出入路徑安好，蛩于清夜必出窩覓食，聞香就食，見窩亦安逸，即自藏宿，清晨取之，多捉着者。

凡老樹根内同此法，如可移動不得出者，竟用水浸之立出。

凡高阜岩穴之中，上既不能下取，下又不能上求，須用生梨挖空中間，或用索下墜，或用脚支高，合于蛩窩之際，蛩于清夜出窩飲露覓食，得意長鳴，須候其鳴時，已在所挖生梨内，急傍牢，或移高或移低，即可捉着。

又《捕捉歌》 一交處暑便提籠，捉到深秋霜降終，白露以前捕三尾，到頭癟肚不傷雄。

又《養飛蛛法》 凡養飛蛛，切忌驚寒。訣云：帶血活物喂養調匀，畏聞聲響，一響便驚，好静惡風，切避蛩聲，有人合着，交口便贏。

又《收三尾訣》 白露前三日，三雌宜混收，擇其小黑者，伴老總無憂。

又《選三尾法》 頭項（班）〔斑〕麻腿脚長，紅黄顔色宛如狼。若依此樣生成者，不可雌雄一處藏。三尾懷胎腹大拖，落條全似小蛆蛾。雄如誤食當生病，自此臨場敗者多。呼雌長久大非宜，不貼鈴時即換雌。必要黑頭身更小，剪鬚去爪伴無差。及時喂飽三雌食，雌若飢時不貼之。閘勝忙將三尾退，來朝方入未爲遲。

黑頭身小，剪鬚去爪，腹大換小，生子隨掃。

生子在盆，速刷去之，若雄食之，非病即敗。如三尾腹漸大，便要生子，即當捨去，換入腹小者可也。

又《養三尾法》 常把三尾頻喂飽，免得虫兒悞咬傷。雖是深秋時與浴，雌雄相得有商量。

又《下雌法》 以白露前三尾，三五日浴一次，過蛆即爲摘去，蛩身旺健，下蛩有性，閘之必勝。後以浮萍搗汁浴之，再用河水過之，即將童便清水各半飲之。用青色跳蝦虫二個，搗碎與蛩食之，一日可交幾次，晚間宜起，不可共盆，免致意外疏虞。

蛩之呼雌，如人之慾動，待其尋對長鳴，方投雌下盆擇。取黑頭三尾，身材要小，兩鬚盡去，恐惹相争，脚觔抽出，使無氣力，不致悞踢，以傷促織。如雌趕跳，必宜更易，虎頭最忌，飛雌第一，有即覓收，以後難得，同窩雌兒，是其自擇，仍其元配，省事便益。

又《用三尾貼法》 虫呼不貼再添雌，二雌不貼盡去之。新下雌兒休要閘，久呼相貼閘當遲。

又《填盆法》 先將新盆用湯煮沸數次，然後可填，用千年陳石灰一分，瓦坯泥篩細者二分，將水調匀杵稠，稱定分兩，用打銅店鐵羊頭，徐徐按實，毋使其光，光則損蛩足鋒。

又《各郡産蛩志》 各郡所産將軍名色不可不知，今略舉其一二于後。

蘇州　黄大頭

洞庭　墨牙黄

吴江　重色紫黄　黑

崑山　白

無錫　青大頭　諺云：崑山莫閘白，無錫莫閘青。

江陰　白青

金山　琥珀青大頭　白闊翅　白牙青

徽州　淡白墨牙　白黄墨牙　點子

杭州　砂黄墨牙

嘉興　白牙青

嘉善　血牙青　黑黄

西新塍鎮，凡蛩身不拘何處，有硃砂紅點者，即係真將軍，如紅孩兒是所産也。亦如南京楚黄山所出黄大頭，必是真將軍耳。

康熙乙未年，西府紅孩兒，係有紅點，在左翅上，大如蒜，赤如硃，閘勝招慶寺僧白砂青，江浙竦服。

又《拖肚總論》蚟孫鑑續 凡紫青黄白諸色皆有拖肚，非曰拖肚即是將軍，亦非曰拖肚，必屬無用。須觀其生相合格顔色清真，其肚之拖，亦如人之賦形，有瘦弱肥大之不同耳。然又須知大頭闊項者，決無拖肚之理，故於諸色内，並不列拖肚。

又《尖頭總論》　尖頭即小頭，多有成將者，惟紫青二色中得之。若黃白等色，僅于尖翅中見之，苟非尖翅，萬中希覯。在紫青二色，其頭雖小，必圓如椒核，努出如珠，俗名胡椒頭。亦有項套頭半藏在項中者，能縮能伸，俗名烏龜頭，其牙必定紅紫色，細而長，逾于尋常者。或有笋椿鉗、三尾鉗，則以白色爲貴。至黃白尖翅，頭雖小而牙必大，須得淡紅牙、紅花牙、白花牙、白牙，然必身形結實，視同橄欖，俗名兩頭尖者爲棗核形。又有身軀方厚，後闊于前，如琵琶形者，皆將軍相也。故亦如拖肚之例，而諸色內不列入。

紫　必以不雜青黃色者，方爲真紫，如稍帶青即爲紫青，稍帶黃即爲紫黃。餘惟淺深形類名之而已，至紫色中有一種色甚輕倩，並無別色，此真淡紫色也，謬名曰紫白，未爲允當。有如熟藕色，此紫中之鄉愿也，慎無取焉。

青　以純青明淨者爲上，稍涉滯色，必非真青。如青頭白閏線、白肉白鉗，名曰玉牙青，倘有黑色，名爲烏木頭，難以青論。或有頭項及翅，原係白色，上罩青色，是爲真白青，紅牙、紅花牙、白牙俱妙。再純青而無白色，于日光中照之，青內盡紅如血，是爲血青，必得大紅牙爲妙。其閏線亦紅，如漸退白色，即屬敗徵，如不必日光中照，而覺有紅色者，是爲紫青。純青而重近于黑者，是爲黑青，亦以血牙爲貴。間有白牙出色者，烏鴉青近于黑青，色重而有紅光，燕子青色輕嫩而有紅光。又有紫砂青、紅砂青、白砂青，各以色而名之，皆爲梟將。有青如靛花，頭項腿脚俱有班點，如五花馬金錢豹者，是謂花青，甚爲難得。有牙如炒熟蠶豆色，頭項青色，如豆沙餡色，早秋頗亦善鬬，羣稱爲白牙青。漸至深秋，無一存者，有于日光中照之如梔黃色隱在青內者，甚屬無用。有青而夾雜黃色者曰烏龜青，亦不成將。

黃　黃色最難區別，開盆自有一道金光，方可謂黃。今所謂黃頭青背者，大率皆屬老白青而已。有淡黃色而似白者爲沙黃，出于虎林巴子門外者爲真，餘非沙地及他處所出，不能擅其美也。最難得者曰紫黃，或紫重而黃輕，或黃重而紫輕，非素畜養不能辨也。又黑黃數年一見，此皆冷蛩，愈至深秋健鬬，性亦猛烈倍常，然俱似熱色，此非熱色，總而名之曰爛黃。似浥爛之狀，大概取其油滑潤澤之意，倘其色乾枯則退時矣。所以油黃爲最勇，正乘其油滑潤澤之候也。如一枯槁，即非初時之勇猛矣。

紅　色如石榴花及猩猩血者，方爲真紅，亦所罕遘。今人所稱者，大約熟蝦青等類而已。有一種水紅頭，色極鮮豔輕秀，亦成將材。如紅而帶有黃標色，恐非結秋之將。

黑　此不難于取舍，凡所見林林總總，究非真黑，亦如今之所謂邋遢青，雖多亦奚以爲，必須黑如點漆而有光彩，或不發光，如濕烟煤色，濃厚蒙籠，白牙最勝，紅牙、紅花牙次之。

白　以有血色爲上，血色者精神華色是也。如但白而無神，似餓白虱者無用，必有砂霧濛濛籠罩，望之却乾索索，所謂黃貴乎濕，白貴乎乾也。肉以潔白緊細爲貴，未有青黃紫雜色而成將者。

淡色紫黃　色極輕清，與俗所謂紫白極相似，但微有黃色，而無一毫青白光者，腿脚亦微黃，腿肷上有血，其項亦紫色，惟紅牙爲妙，有名之爲瘟紫黃。

銅頭鐵背　頭必要紫銅色，或似深紫黃色，而不雜一點青黑氣者，總以明淨光彩爲妙，背上要如烏金紙方真，紅牙紅花牙皆可。

黃麻頭白青　今所謂黃麻頭白青，皆係不着青黃之蛩也，其白麻頭。凡頭無麻路一悞，或青而少白，或白而欠青二悞。其頭色間有濃淡務須明亮瑩淨，麻路細佈，項翅不渾濁，紅花牙爲上，紅牙次之。

白頭青背　此與真五色不相上下，但要頭白如霜，閏絲麻路至細如銀，翅青而有金光，或白光，或光如淡竹葉花色更妙。牙紅白均取，其項必須真青，而毛無一點雜色，即淡青色亦必要純一不雜，倘白花項者不真。

油青　青中之有油青，亦如黃中之有油黃，此皆青黃中之間色也。然生相必須入格而帶油色者，方能善鬬，其最勇者曰油青麻，但必須紅紫牙，油色不退，亦能結冬。

琥珀頭　頭色如琥珀，閏線麻路絶細，要以明淨爲主，項翅皆青而微帶有紫紅光，此亦青中之出色者也，大白牙長紅牙皆妙。

蜜蠟頭　頭如蜜蠟色，細白閏線，或有如鵝油珀者，總要清亮明淨，望之如秋水之澄澈，倘渾濁而不清潔，此貌似而神非，謂之蛋殼頭。識者不取，項翅有青有白，然項以青者爲勝，以此色多白花項，花箬項故也。鉗取大白牙，紅花牙，倘遇紫花牙更勝。

硃頭白　頭如硃砂紅而鮮濃者是，倘帶黃標不妙。其閏線麻路亦須血絲，或如粉者，若黃色亦不佳。頭色水渣紅亦取，但不要黃色耳。項有青項，白項之殊，亦以青項爲上。翅有青色，白色皆可。惟鉗以墨牙爲貴，紅牙，紫花牙俱好。

青項白　白蛩青項者，頭必如雪，麻路如銀，間有帶線者，皆須細而明，翅亦白光明淨，而項則如青靛，倘涉花淺，亦未爲妙，牙紅白俱佳。

老白青　此與黃麻頭，白青連類而及者也，然其間迥別，頭不必有麻路，但其色非純白，係帶黃色，濃厚而不甚光，項翅腿脚亦微有黃光，紅牙爲妙，其白牙必得，闊厚而長者方妙。

白尖翅　白頭白項白翅者果是，亦有青項者更妙，其最上乘者，琥珀頭兩節，項翅或長或闊，然總以紅鉗細而長者爲第一。

蜜背　淡青蜜背，白蛩蜜背，二者俱有翅色非黃非白，是一種淡鶖黃色，總要明淨透亮有光澤者爲上，鉗亦紅色爲佳。

螭殼白　此蛩如蜜蠟頭或純白頭，細銀絲麻路透頂，青毛項固爲上將。其次亦有淡青頭青項者，但要翅白而厚有光彩，如螭殼樣。鉗取降香鉗，或紅花鉗，純白鉗。

滑白　白色帶滑，蛩性帶熱，未可以白而概視以冷也，生相合格，早秋善鬪，非藉其滑色而能鬪者。

啞白　各色俱有啞者，惟啞白性熱，更不耐久，故必先青黃而歇，大約與滑白相伯仲耳。

點子　即月頭星頭之類，他處間有，惟新安獨多，亦可云土産也。訣云，十個月頭九不鬪，若能一鬪便將軍。又不其然，大約能鬪者，比他蛩倍覺勇猛耳。點須黃色者佳，名曰銅頭，若白色者，名曰豆腐點，便不善鬪。至有點子生于額前，另自凸出迥異尋常，名曰佛頂珠，此乃梟將中之傑出，又不得與大凡點子並論也。

油灰頭　油灰頭即油灰額，其要亦取形像合格，但頭多此額耳。額有黃白二種，謂之金額銀額，以金額爲美，然生于淺色之蛩方有用。若青黑重色生者，欲其善鬪，百不得一。

時辰翅　諸色皆有時辰翅，大概翅皆右掩，其左掩者曰左搭翅。其時辰翅則隨子午卯酉逐時更換，或左搭或右搭。應時不爽出口極猛，但恐霜降節後亦有失者，鬪亦有直能結冬，左搭翅亦然。

纏鈐子　其音聯續促迫，如驢馬纏上之鈐聲，馳驟亂鳴，非如他蛩之疾徐應節也。審其音屬于商者十之三四，屬于徵者十之六七。故推其性似近乎熱，然間亦有結冬者，或云係隔年之蛩，諸蛩聞之皆辟易，恐未必然。

香櫻縼　有交口或分局，而如輪之轉磨之旋者，名曰香櫻縼。其縼有緩急之殊，急者勝負未分，緩者多敗。又有左右之別，即係勝負攸分，此因咬痛肉牙，每致此縼其縼圓轉不定，謬以圓櫻同音，遂借香字冠之，誤稱香櫻縼。

鐵線虫　凡蛩腹漸大，日甚一日，其內必生鐵線虫。如絲弦鐵線樣，長尺有咫，日久從尾孔鑽出，腹空而即斃。間有兩條者，蜿蜒虬曲，二三日猶活。畜蛩家遇之，其年決無梟將，此大不利之兆也。據云係螳螂變者多有此。

應候占驗　凡蛩逢霜降時，鼓翅數聲，另覺精神有威者，決定梟將。如其時寂然無聲者，非過時老倦，即非健鬪之將也。

畜養之異　江浙畜養各師各法，然皆大同小異，茲不具論。北直隸有曬煉法，將蛩于烈日中曬至極熱幾斃，徐徐移置陰處，以待其甦復，移置烈日中，照前法曬之甦之，如此數番然後畜養，待鬪云能勇猛倍常。又有蒸法，將蛩蓋于盆中，就烈日曬之，其盆蓋上即復注水以潤之，如此亦經數番謂能健鬪。維揚風俗于六月赤日之中，有人于平山堂一帶，所謂紅草地者，將未曾生翅促織盡數捉歸，養于盆中，俟其脫變長翅方加擇取。臨鬪時先期三日稍稍喂之，不得令飽，謂之縮食，恐腹大難于秤配也。一云，用九轉靈砂稍與食之，即便成將，無從覓得靈砂，未及試驗有以赤練蛇血拌飯喂之，多致脹壞，其有脹而復甦者，勇猛無敵，此曾有驗之者也。

合對金針　勝敗之分，全在合對之際，觀其強弱優劣，得時失時，如此得六七，彼僅三四，定然取勝無疑。若係平對，即須加意酌量，蓋平對則有先得口後還口之殊，勝敗從此而判，非目力能預必也。至大小之別，一目瞭然，有以占大爲得計，若操必勝之算，而終致敗北者，蓋在強弱優劣，而大小不足恃也。譬如銀之足紋九星，配八色一兩，若去銅鉛二星，則我反高一色，彼雖重亦何益乎。又有以肉大爲耐口，試思善拳勇者，擒拏超距，敵無不克，設以耐口爲善，亦如不善打人，而惟以能受打爲善，俚語云，他出拳頭我出背，吾哂其風斯下矣，是以肉大者見真將竟不能耐口，而遽敗亦何取其肉之大乎。其要以骨多肉少者爲貴，骨肉停勻者次之，肉多骨少者又次之。至神色秀異，意度軒舉者，更爲上乘。倘但取其肉之有無，以爲優劣，不知大而粗鬆者，甚不如潔而緊實。至頭有方圓之別，亦取頭圓爲上，但圓頭身必圓，而肉小方頭，頭既方而肉必大，若就此合對，定然圓頭勝方頭矣。今人往往以大小定勇怯，見方頭似大，圓頭似小，欣然相配，其敗不旋踵，職此故也。總須識得透，認得真，奪幟三秋，遊刃有餘，其間尚多未盡者，散見于前後諸帙中，留心玩索，能自得之爾。

鼓法糾謬　老局必三落鬪，捲簾覆而後分勝負，繼而爲新一局。則不落鬪，謂之痛口連三鼓即分勝負，今又改爲新新局。不特不落鬪，惟就兩跌開，即各用一鼓，如有鼓再鬪，無鼓即云討一鼓，分勝負劃出。數十年前俱用攢鼓，將數十根鼓草頭劈開，用膠粘于一柄，如關刀，如掃帚，以蠅頭血漿染。不特使易開牙，并欲將鼓頭于蛩身下，直透大腿，令其兩股穩立停妥。絶細者日茸鼓，是用于交口之後，恐下鋒驚遁，故曰細脩鼓。今攢鼓概置勿用，後人並不知有攢鼓矣。若初交鋒時，但知用茸鼓，引其開鉗，何能使六足之穩實也。蓋六足穩實，出口方得着力，否則有誤傷大小脚之虞。其趕蛩入柵，用鼓俱有矩度，看對畢，議彩，議

彩畢，各點彼處聒鳴。然後再點本處其蛩，必趕至千金閘下，將頭對本局用獻掌鼓鼓之俟。亮布起閘，方鼓轉交鋒，今于柵門對彼鼓出，甚覺費手，蛩力亦先虛用，至雙跌開，如上鋒者，觀下鋒在何處，即點其處聒鳴，使其到彼尋鬨。如既分局，上鋒用鼓領回頭向本局，自無追趕之患，何至將布掩蓋，并以鼓柄攔攩下鋒，須照鼓法用意鼓之。蛩性之强弱有定，實非鼓之所能挽回，總以公平，使兩主允協。今人務以奸詐爲得計，稍覺下鋒，無數遲滯，即將布遮蓋，偷鼓一之未已，繼而至再至三，或借言詞登答，或更換鼓草，諸醜畢露。至蛩頭向上，或入柵角，謂之掛傍，鼓極易開牙，今反用鼓順下，更有于尾丰上着鼓，謂之催正，與負後須虞尾箭傷之訣相戾。故每致驚遁，更有于千金閘縫内下鼓者，尤爲背謬，皆司鼓者種種不得真傳，徒以遲緩爲能事，雖云在秦爲秦，在楚爲楚，究之無補于事，徒致争執鬨鬧、殊失雅道，皆司鼓者實啓之。

用鼓如用筆，小字用指，中字用掌，大字用腕，茸鼓用指，老鼓用掌，至腕在不用之用，固茸鼓老鼓之所其用也。夫既閑而不用老鼓，是恐其怯敵而驟然以鼓之，反致驚逸不定，須用茸鼓以調其性，若初敵之際，非老鼓不足以發其剛烈之性，若僅以茸鼓撩撥之，恐其性未必能剛烈得勢也。噫，三四十年來，僅以茸鼓交鋒，並未有能用老鼓，幾致目所希覩，豈亦如古所云，劍戟無傳，而鼓法亦若是耶。

鼓有兩家，蘇杭老手，俱用三指實拈其鼓柄，直夾于虎口内，全是用手力者，其外則用三指撮撚。初學時用菉荳一粒，將三指滾撚操練純熟，此全用指法。新安諸處，克臻其妙。今既不得蘇杭授受，又不能如用指之純熟，亦自命其爲鼓而已。甚而至于大江以北，竟將槿樹枝頭碎劈如帚，于盆傍棚傍頻敲以驅之，使其相遇，自張牙鉗，此又不知鼓爲何用也。

清・麟光《蟋蟀秘要・前人蟋蟀全解》　夫蟋蟀者，秋虫也，五月名螽斯，六月名莎雞，七月則名蟋蟀，一名蜻蛚，俗名巨虚，一曰蚟蟆，一曰蜓蟻，此蟋蟀之異名也。昔有《秋虫譜》，始道其化生之木末，中道其顔色之美惡，終道其形象之異同，可謂深切而著明矣。今再原之，蟋蟀者莎草虫所變也。八九月間生子在土中，至來歲三四月間化出，漸漸長成，白露則旺，寒露則衰，春風起而必亡，時序之使然也。但其長成，在深沙厚土者其性剛，其色黄赤，生長在淺沙薄土者其性柔，其色黑白。青黄受陽陽必優，黑白受陰陰必劣。黄赤小而黑白大，不妨對敵，黑白小而青黄大，何可相争。若青黄紫色，更生得頭魁脚長，頂寬體厚，牙闊尾鎗，俱爲上將。如黑白紅鈐白肋，又生得頭尖脚短，項緊體蕩，牙矯尾頹，俱敗像也。故愛其材也，必當視其色，而色之美者，形似蜈蚣、楊甲、螳螂、螻蛄、蜘蛛者，尤將中之梟將也。或色美而形非惡虫之化，不失爲中材，若夫色之不美，而形似鼃雞等類柔弱者，何足道哉。

又《後序全解》　經曰：蛩生於草土者身軟，磚石者體剛，淺草瘠土者性和，磚石深坑及地向陽者性烈，若是者穴辨。

凡蚟蟆青爲上，黄次之，紫次之，黑又次之，白爲下，若是者色辨。

頭高牙大，翅腿旺長，定是虫中之王。項寬，有毛，背身厚，上也。不斯次，反斯下也。若是者形辨。

養有飼焉，有浴焉，有病用醫焉，如是蚟蟆性氣調養全矣。

又《蚟蟆歌》　鬚光尾禿最堪傷，身大終須不當强。二尾尖長如倒描，問名盡説兩頭鎗。喂食還須要適中，不依定是一場空。水清無垢食無缺，使得三秋奪錦功。呼雌之法沿當記，不帖雌時即換之。一個不交重在換，若呼長久穴非宜。五日方容鬪一場，若還頻鬪定牙傷。夜來不食因何事，傷損牙關食懶嚐。盆須用古不宜新，天熱盆新頭必昏。養過重陽九月九，舊盆不用換新盆。天氣出寒霜降時，附子煎湯令浴之。寬大新盆錦紙裹，又須換個木窩兒。喂養不過只一件，莫信傍人多議論。雞豆菱蠏與瓜仁，豈及清晨黄米飯。把鼓猶如船把舵，舵若歪時船損多。下鼓當面掃將來，勝似晴天霹雷過。鼓草要長桿要直，蠅血染之並梨汁。收時須在白露前，價勝夜光珠一粒。比頭比尾比身材，若欠毫釐定折開。尾短更兼鬚又禿，强將他鬪莫擔財。臨鬪之時鼓莫拖，左盤右轉虎離窩。若然前後七八鼓，頻然牙酸不可過。虫兒奥妙莫胡猜，悲喜何人識得來。不率舊章由己意，鬪時必定惹殃災。遵法而行不受虧，交鋒定勝代花迴。

又《填盆法》　宜用琉璃瓦麵、蚯吲糞、蘇薄荷、黄立土、童便、陳灰、青苔、江米石共爲細末，過羅對準分兩，用江米汁填好，再用生緑荳嚼碎圖滿蓋。

又《鬪名》　虫鬪有雙做口，有造橋夾，有兩拔夾，有磨盤夾，有鍊條箍，有獅抱腰，有猴猕墩，有丢背儭，有人躲影，有王瓜棚，有綉夾，有黄頭兒滾，反勾留，有剔捺等名色。

甲寅秋，余與伯竹農恩潔菴共養蟋蟀，所得勇健善鬪好虫十數枚，赴局場角勝，互有輸贏。惟余白露時所買之紅牙青一頭，形方體厚，項闊頭圓，肉黑鉗紅，真入譜上像之虫。初排時敵虫未敢入牙，亦未之深信，及赴場遇名虫對敵，皆入牙即退，始知其爲品格上貴者也。後赴東城大局，有祥王府之健虫，名曰黑虎，遍鬪無敵，一時首冠羣英，未有能其配者。乃與紅牙青對敵，下盆時場中之人以爲輸贏難定，必有一番惡鬪，及見面時，黑虎軒鬚怒尾，開牙先進，與紅牙青兩牙方對，黑虎則逃避驚竄敗北矣。合局之人爲之閧堂，皆稱此真虫王矣。其後赴

局數次，未有放對者，乃於小雪日與諸朋恭祭虫王，頌名曰威猛將軍，因記其事載録於譜，以表其妙云。

又《蟋蟀大全》 凡青翅藍項之虫，宜麻頭白紋、牙紅或白色、肚皮腿俱白方妙。

凡黄色虫，鬬熱不鬬涼，性燥故也。若黄翅或紅牙、黑牙、紫頭、紫項最勇，不是熱虫。

凡紅虫，秋高不鬬，惟紅頭、白線、白牙、白腿者秋深亦好。

凡紫虫，不要油滑，白牙不奈鬬，要色蒼黄、頭若葡萄、有白斑、黑牙、紅牙方好。

凡黑虫，要色明蒼老、項起紅斑、肚腿俱白者力妙。

凡淡青，必紅紫牙方好。

凡淡黄藍項、白麻頭、六足潔白者方好。

凡狗蠅黄、金翅烏牙黄斑腿方好。

又《大力散方》 蒺莉一兩京米二兩芡實二兩薏苡二兩炒豆二兩白麵二兩五錢共爲細末，每日和甜水作白餅，入滾水内煮一沸取出，竹刀切小碗喂之，自生力氣百倍。

蝉肉二兩曬干、京米二兩炒、牛膝五錢、蘇木五錢、爲末作丸，喂之治傷。

又《治傷》 官粉、滑石，爲末上之。

蘇木湯，凡虫有傷宜飲之。

又《不可鬬》 有傷　形懶　頭昏　落色　失時　盆淫　撼腿　太嫩　翹翅　禿尾　鳴盆　水牙傷

若不察看，鬬必多敗，小心慎之。

肚要白的黄的，净而明潤者方好。

虫性不同，冷虫早鬬傷於嫩，熱虫晚鬬敗於老。

凡赤色黄色者冷虫少。

觀其站立之勢，雄糾身聳肚懸，望去如努黑受驚，猛虎撲食，對敵安静，不先發聲，此虫中之貴者。

牙簾上有一小點紅者少見，上等也。

芝麻牙上黄下黑。

如意頭項有雙線，中高傍窪。少見上也。

鬚要有根株，不時摇動方好。

眼要圓如椒子，内外瑩徹，紅黄曝露，忌其細小昏黯。

秋前即生好者，百無一二，北山者多紫黑色，不奈深秋，南山者色青紫，立秋後方生，深秋耐鬬，形色之外，有九方皐者少。

嫩虫不宜見日色，一曬即傷。

臨鬬用乾盆，後秋用濕盆，臨鬬換乾盆。

聞香不鬬，酒氣練牙，哈氣生油。

白江米煮三滾喂之，早秋用。

牙宜寬大尖長，顔色純粹，上粗下鋭。

有小鋸齒。

有土黄項。

有紅沙翅亦好。

有二尾中生一小尾者好，不是三尾一樣者。

清・秦子惠《王孫經補遺・頭形》 譜之論頭形，以壽星頭爲最，餘俱略而不詳。然頭式不一，大小殊形，優劣各判，未可概而論也。頭以星門突出者爲最上品，俗稱箬帽，大頭兩眼宜上而不宜下，宜前而不宜後，闊面方腮，乃成驍將，譜又稱尖頭，實即小箬帽頭，必圓綻充足，非尋常可比也。長圓頭即壽星頭，方頭起眼角，曰四字頭，四面結綻者，爲大圓頭，均爲佳品。若乃兩眼高聳，星門突出，名爲三角頭，亦名蝴蝶頭，數十年不一見。至如燒餅頭，算盤珠頭，極言其頭根短淺，面門平衍，與一片頭，無異頭，大腮尖且多不可用，况不中式者哉，養蛩家宜明辨之。

又《頭色》 蛩之鬬性，顯見於頭，其色不可不辨矣。蛩具五色，頭色各不相混，惟真青真黄真紫實不易覯。黑白二色，間或有之，經云黑白全無用，青黄不可欺，曩時開鬬極早，真黑真白均係冷蟲，非真無用也。頭色於腦蓋上辨之，額線以上，鬬絲所在，謂之腦蓋。青金色烏金色爲青，菊黄色及老銅色爲黄，紫如寶石，明如櫻珠，爲紫純黑純白，别無混雜，自易分曉。大忌頭色嬌嫩，似是而非，青蛩最忌頭帶紅色及黄標色，相雖大亦屬無用。紅頭惟白蛩不忌，紅如珊瑚及海棠花色，極不嬌艷，皆爲白蛩，正色若暗紅頭，則又非正色矣。頂門欲黑，與腦蓋色分清，方爲入格，即黑色亦然，若頭色與頂門一色，即係嫩相。頭上忌欵經所未詳。腦線之旁，眼角之上，有黄點俗稱畫眉角，忌大而顯，淡青最多，黑色尤忌，若有此黄點，必不善鬬。又有一種於兩眼稍起白線，勾至腦後，俗名畫眉眼，又名油葫蘆頭，鬬則必敗。又眼角之下，牙根之上，如人之兩太陽，若作紫紅色，謂之紫紅腦搭，亦不鬬。黑色之蛩，如重青暗黄重紫等，初出土時頭色未顯，均作烏黑色，迎面視之，若兩面旁有黑暈，連及眼際，即屬敗徵，間有養至深秋退

去者，然十不得一也。蛩初出土，腦後大忌生毛，蓋頭有白霧白毛，其蟲必係潮嫩，額線以上起黑暈，直接鬬絲，謂之腦暈，又名按頭，俗稱瓜皮帽，亦屬忌欵。總之頭色欲老而不厚，欲明而不嬌，破除一切忌欵，合乎通體相宜，斯謂得之矣。

又《腦綫》 腦綫即鬬絲，亦名麻路，按直者爲鬬絲，欲長欲活，枝生杈出者爲麻路，欲細欲沉。鬬絲分黃白二色，美其名曰，金絲銀絲，金鬬絲惟真黃黑黃，銀鬬絲惟真青黑青，餘惟黃白兩色。大紅鬬絲，細直隱沉爲真紫，白蛩鬬絲白而扁，青蛩鬬絲渾而圓，黃蛩蓬頭多杈枝，黑蛩或黃或白均所相宜。譜云，金額綫銀鬬絲，銀額綫金鬬絲，蓋指黑色間色而言，非謂真黃真青真紫也。間色者，如白黃白青紫青紫白等類，身色頭色鬬絲可合而參之，無魚目混珠之悞矣，無腦綫者極貴。五色諸蟲，均有麻頭，獨紫麻紅麻最爲罕見，麻路杈枝散布腦上，即爲麻頭，宜細沉不宜粗浮。若頭腦極大之蛩，即鬬絲稍粗，亦所不忌，諸蟲均須細直貫頂，額子獨貴短而不宜長，三頂綫亦稱忌欵，若中央一絲，冲出透頂者亦貴。鬬絲式樣不一，鼓槌式，鑰匙頭式，羊角式，俱所不取，羊角鬬絲，間有鬬者，決非了蟲。至如粗浮闊板，歪斜灣曲，中間有黑紋衝斷，以及火紅邪色，尤屬無用。又有鬬絲直貫至額線邊者，謂之衝破頂門，不鬬，勿以異相爲所悞也。

又《眼》 黑如點漆，突出於額角者，爲上品。若兩眼向前，生於當面門者，尤爲貴相。眼角起者，其性必烈，落口沉重，超出尋常。然項背闊厚之蛩，每多塌眼角，亦未可概行擯斥。眼色黃者次之，硃紅眼雖屬美觀，多不鬬。他爲碧眼，藍眼，日月眼，一黑一白，均爲異蟲，然結栅之蟲，實不係乎此。

又《鬚》 鬚以粗黑光亮，攪擾不定者爲貴。若蛩立定盆中，兩鬚直竪，互相搖動，名曰搖鬚，多出健將。凡鬬一次短去少許者，爲脆鬚，其鬚必雙短無參差，亦多不敗，鬚盡則老矣。竹節鬚，花鬚，係楊甲桑牛所變。赤鬚粗長如朱纓，世所僅見。卷鬚兩鬚能捲至頭上如丫角，然見人則施放，久鬬亦敗。鬚中間忽起疙瘩，爲結鬚，無論左右皆爲異品。又有下節粗上節細若兩節者，與結鬚等貴。若黃而細，直而僵及細弱而無光彩，均爲下品。

又《臉》 頂門以下皆曰臉，額線下有星名星門，即蛩之面心也。臉貴方而長，色黑爲上，深紫色者次之，淺紅而白花者爲下，最忌頭尖腮短，經云，酒醉貓兒臉，花花白路紋，蓋指其形色而言也。蛩之唇曰馬門，開牙則捲起，閉口則落下，須要起落快疾。落而黑者，受口凡遇扛夾，剪夾，嚼鉗，能無傷損，若白而厚者，多齩則爛，甚且收捲不起，至不堪鬬。又有硬馬門，其蛩受草後張牙不閉，必練牙數十次始能合口，至第二草，則一啟一閉，無異尋常，亦能成將。然終不若黑小馬門之合鉗快也，口開一線者無馬門之患，星門突出者亦無馬門之病，是當於蛩之臉辨之。

又《牙》 蛩之勝負決於牙，而牙之老嫩最爲難辨，有似老而實嫩，亦有似嫩而反老者。辨之之法，宜於蛩之生相老嫩細審之，比如極乾極老之蛩，即牙色稍遜，決無潮嫩等病。惟牙之式樣不一，即牙色亦多不同，白牙要闊而薄，紅牙要厚而圓，乃能成將。方白牙極粗極短，竹釘牙極尖長，根粗而頭銳，又有棗核式及劍式者，皆稱貴相。如碗窑白者，須紅口紅尖方爲真白牙，餘如象鉗，老薑片鉗，及糙米鉗，皆不忌，惟漿鉗其色如乾漿，非黃非白，黑口黑尖最不受痛。黃牙如蜜蠟色，粗短面圓，無黑尖者亦貴。紫牙有如紫寶石者極老，五色諸蟲惟墨牙最爲罕見，真黑牙極尖小，形如蕎麥，堅硬無敵。長大而帶紫黑色，曰猪肝鉗，不足取。紫花牙紫鉗起黑斑，紅花牙紅鉗而有白竪紋，皆貴。大紅牙俗名蠟燭紅鉗，寶光閃爍，尤爲罕見。蛩初出土，生相入選，其牙或紅或白，須取其式樣尖長，若糙米牙，老象牙，養至深秋，多有變寶石紅牙者。闊板老紅牙，口門要有鋸刺，乾老紅牙，其形如麥色亦似之，又有細長紅牙，亦極堅老，總以開一綫爲合式，若八字式及搅牙，雖長大不取。蛩受茭時，兩腮有光彩射目，其牙必厚必老，若無寶光，即係潮嫩。又有犁鉗，牙根作白色，迎面視之，似紫牙而多黑斑，若牙根帶豆青色尤貴。其似是而非者爲兩節鉗，其牙紫黑根類粉紅，決然無用。牙之異品有鐵門門，單紀牙，無論紅白牙，有黑紋横截其中，謂之鐵門門，無敵，黑紋在一邊者，名紀牙，亦多驍將。餘如白牙上起紅點，紅牙上起白紋，白牙且有帶綠色者，乃真無上上品。

又《水鬚》 水鬚俗名飯鬚，可辨蛩之老嫩。鬚有三節，欲粗而絨，開牙時兩邊施放，須視其抖擻有力，若拳曲無力，細弱貼牙，其蛩必嫩。飯鬚紅者無敵，微帶黃色，頭節長而起絨，自然蒼老，黑色中每多黑水鬚，其貼牙一節，或帶黑花，或細而不净，必不善鬬，即鬬亦多敗。水鬚裏面有小白鬚，亦猶牙内之有肉牙，必要粗壯明净，乃爲入格。惟早秋收買時，蛩或受熱，或多照太陽，水鬚亦要拳而貼牙，此力弱之故，未可概以爲嫩相也。相蛩家能於蛩之顔色老嫩細辨之，十不失一矣。

又《項》 蛩之一身，最關係者勁項，譜云，有欠頭將軍，無欠項將軍，項好則生體必好，項欠則生相必劣。五色諸蟲，各有相配，如鐵皮項，黑沙項，青毛項，爛斑青項，無所不宜，又有紫絨項，黃毛項，桃皮項，硃砂項，青砂項，白砂項，亦屬上品。其式則以寬深老厚四字兼全爲貴，腫項寬闊高厚尤爲僅見，至如淺而狹，薄而緊，或生白毛，或作烟煤色，並半節青半節白，以及項眼項分星等病，均爲下品。俗又云，項上無毛不是蟲，極言滑項之不足取，然如早出晚捉，肉蒼殼

老，項毛每至光滑，養久重復生毛，或滿項鋪沙，均屬可貴。惟白沙項與白毛項相類，辨之不精，轉爲所誤。早秋蛩初出土，無遍體生沙之理，潮嫩之蛩，其項多白霧白毛，黑色尤所不免，若項皮老厚，間有能褪去者，已屬罕見。正色之蛩，則藍青項宜青，黃毛項桃皮項宜黃，紫絨項宜紫，硃砂項宜白，黑青項宜黑，但正色難覯，間色居多。則項亦但取鐵皮，黑沙，青毛，爛斑而已，爛斑者謂有塊瘰墳起項上，如人之有斑巴，其項必厚而且老。若鐵皮項及桃皮項起爛斑，尤爲無上上品，項如香灰色者無用。廠項前寬而後窄，廠項之蛩，必欠腰背。倒生項愈寬闊愈佳，肉項惟白蛩不忌，餘俱非所宜。又有蛀項，其項有一小孔，視之洞徹若蛀孔然，亦屬異品，蓋項寬厚者必多力，狹薄者不受口，於此辨之，可無疑矣。

又《翅》 蛩翅有尖圓之別，非專言長衣也，尖翅多出健將，譜有尖翅蜂之稱，翅圓者十不得一焉，此固有明証矣。翅欲長尖，色澤光潤，不宜乾枯有迹，筋紋細密不宜粗蠢無情，白筋顯者包裹必鬆，邊骨重者生身必硬。項下繡肩決無長力，翅梢出角不受大盤，衣殼粗厚，由來粳脆居多。羽翼豐盈，尤喜精神出衆，黃若真金，黑如點漆，青金翅宜如淡竹葉，烏金翅要帶紫紅霜，選擇之精，不外乎此。更有翅上灑滿血點，或生就花斑，是爲異蟲，實非凡品。鳴時要兩翅兜緊，雙尾下垂，翅兜緊則無開衩之嫌，尾下垂則無空背之病。狹短者畢竟無能，板直者終屬有失，竪翅以見背爲足，落翅以貼肉爲良。若夫尖圓長衣方翅，尤忌白肋邊骨翅角等病，犯此病者，力薄聲鬆，多不善鬬。如翅上筋紋，有結成一螺螄，旋在翅尖者無敵。蛩以翼鳴，性之强弱，於此可決。鳴聲欲厚欲老欲急欲尖，早秋得此，均堪寶貴。尖圓之鳴，有沙聲綿聲，綿夾沙聲，皆爲上品。沙聲有類絡紗娘鳴，兩翼啾啾，或嚇嚇然，愈叫愈急，是爲綿聲，兼而有之爲綿夾沙聲，若脆聲堂聲木魚聲喪鐃聲概不中用。

又《襯衣》 翅中有白翅，附於蟲背，謂之襯衣，在腰下者爲白肋，飛蜊衹有白肋，而無襯衣，若飛翅落去，仍有小白翅在背，名曰六翼飛，無敵。紅襯衣紅肋皆貴。長襯衣直至尾際，或蟠曲於背如環，多善鬬，此辨雖微，驗之誠信。

又《腰背》 蝦腰龜背，色相兼全，自然立身不敗。若腰下瘦削，背又空鬆，宜棄之，弗養。蓋腰背相連，高厚之相，苟其腰長背駝，已定爲千錘百鍊之質，如生體方幅，再得腰背豐滿，決其爲將，又何疑焉。

又《肉身》 早秋相蛩之法，肉身最要審辨，蒼老絨細，乃真貴品，粗鬆潮胖決非將才。肉色亦分五等，乾白肉，黃毛肉，人盡知之。又有紫絨肉，細青肉，黑絨肉，各種紫肉絨而有光，似帶油色。青肉黑肉類多粗鬆，獨此種極絨極細，腹上肉鱗幾不可辨。雖喂大食而肚不拖，夫拖肚多能出將，若青黑肉者，則斷斷無之。腰腹之式，亦要長尖，必須腰背圓滿，勒尖至尾，或形如炮竹，腰腹圓長，即生體闊方，尾段亦要尖樣，尖圓長衣，尤爲難得。設如腰身短促，肉又粗鬆，喂食則都歸尾際，俗名曲鰭屁股，不鬬。肚腹之異者，兩邊肉鱗上俱有五色花點，謂之五花肚，底或紅如塗硃，或白如傅粉，皆爲異品。項下腰上爲蛩中股，六足所附以生，名曰蟹臍，取其方闊飽滿，蛩必雄健多力，若窄狹中空，蛩身單薄，腿脚亦必窮細，決爲下乘無疑。

又《腿脚》 經云，小脚粗，鐵線，大腿圓長綻，特言其大略耳。前四足要排列開展，兩腿渾長，卓然高聳如蚱蜢形，最爲難得。小脚細長，大腿圓綻，亦屬可貴。抱頭兩足，必要與腰脚齊長，方爲入選，若短縮而不施展者，弗養也。大腿扁薄者少力，平偃而不能卓起者，謂之敝腿，亦不堪用。腿色佳者，必得精瑩如玉，白淨可愛，或帶蜜色，蒼老斑爛，明亮光潔，均爲上品。並有六足純黃，謂之蠟脚，蠟脚宜乎黃紫，獨不宜青，蛩蓋以青，蛩無蠟脚故也。鐵繡蒼狸決非嫩相，如青黑色過重，謂之屁薰色，非嫩即潮。蛩之爪花，皆生雙鈎，或有兩腿生三鈎者，名爲三叉將也。友人爲余言，曾於同治甲子歲得一異蟲，其爪俱生四鈎，六足直如抓爬樣，其蛩不行不動，以之合對，只一交口，來蟲輒斃，誠爲世所罕見。有名線穿腿，行走衹用小脚，腿拖腹下，如不能著力，遇鬬則兩股並竪，力逾尋常，亦稱無敵。然一腿一足之異者，均不足貴，兩腿下節所生之刺，愈長愈多愈妙，色則貴赤忌白，譜以赤爪爲蛩之王，良有所見也。

又《鈴門》 鈴門以尖小明淨爲入選，即出屎亦要細小堅結。鈴門大者，出糞必粗，多不中用。蓋蟲身細結，子門亦小，粗則通體皆鬆，故出糞大，其理甚明。鈴門上不可有毛，有則不貼鈴，並要結糞，謂之毛臍。尖圓長衣等，往往有之，毛臍亦能健鬬，終屬不能耐久。平蛩而不貼雌者，亦貴。若鈴門紅若塗硃，則稱無敵矣。

又《尾》 尾要尖長細糯，四字缺一不可，尾色不一養久且多能變，所忌粗黑粳鬆，若粗黑而尖軟者不忌，冀其久而能變也。色亦尚拘，如黑色而生長尖白尾，淡蛩而生細糯黑尾，未有不成驍將。尾不可敝，尤不宜翹，敝者腰必促，翹者背必空。欲其似垂而非垂，似夾而非夾，純熟細糯斯爲合選。尾上忌有長毛，有則其尾必硬，尾硬則蟲體亦硬矣，能審乎此，可以類推。猶憶同治戊辰，曾得一蟲，黑色高厚，相極魁異，而雙尾粗長肥黑，終以爲嫌，至霜降節忽褪殼一層，變爲尖長花白。其蛩鬬數十栅，無敵，似可拈以爲証。四尾紅尾雖異，均不足貴，譜盛稱玉尾，愚意必其雙尾尖長，能如玉之潤而光澤，乃爲無上品。

又《三秋養蛩法》 蛩初出土，勿使落盆，最好用陳悶筒養之，陳黃米飯浸二

三日，淘淨喂之。初出草者，可喂四五粒，數日後以次遞減。筒須間日揩拭，或更換乾淨之筒，勿使其中有爛飯齷齪，致傷鬚爪，旬日後蛩性馴熟，方可落盆。當年新盆不可用，須用開水煮過，再投井泥內浸一二月，然後刮洗乾淨，於烈日中曬之，用細泥填好，寒露霜降時可用。早秋用滑底瓦盆，愈陳愈妙，秋前即用開水浸透，刮去盆底宿垢，曬至盆色發白爲度，再放陰涼處，切不可著潮。若盆有潮氣，即要卸沙毛，並沿盆不食，咬爪花等類，填泥盆尤甚。至寒露節後，天氣夜涼晝暖，則用填泥陳盆，時交霜降，西風驟起，又須換一二年之新填泥盆，如此則蛩可保無病矣。白露中落雌，養蛩家常例，然遲早之間，亦不可執一而論，如處暑出土之蛩，不妨遲至秋分後，至白露出土者，均已配過三尾，過遲則有子脹等病，或於悶筒內養過數日，則落盆三數日便可下三尾。揀三尾法，宜於處暑前半節，廣收多養，分作二等，以中尾色白，鬚全尾足，未經過蛋者，選爲湯雌，次則以出身潮嫩，釐碼勻稱者留備調換，再次則以斷鬚缺爪者爲當時應用。每盆多不過三四頭，若湯雌一盆只可一二頭，多則必致齩壞。盆內亦須收拾清潔，凡色相合選，性烈善鬬之蟲，配以三尾，日起夜落，習以爲常，伴熟後另養一盆，標明盆蓋，以備臨鬬更換。湯雌於中秋時宜與過一二蛋，再安放靜處，不得使聞蛩聲。早秋飼以黃米飯，雖浸至敗臭，亦無須換，若早用白米，則早退食，且易於生油，稱重不如黃米之便於收束。俟收束後，則換白米喂之，蛩能多食而腹不垂，與夫大肉而能收拍者皆佳。如落湯則宜飼以粥糜，斯時蛩已衰老，硬飯多不能食，尤宜加意培養。惟葷食蟲食，偶一喂之，防其稱重，深湯而仍食全米不稱重者，是真了蟲。

又《吃湯法》 乾嘉時此法未行，每鬬至交冬，則已結棚，其法始於江浙。後人精益求精，遂有湯箱湯桶，以便攜帶，兼製湯板湯棚，以資角鬬，雖届冰雪嚴冬，而湯中之蛩猶若早秋矯健，是真換回造化，神乎其技矣。今人每用草窩將盆團團擺列，中用磁罎或酒甕貯開水令滿，用錫蓋閉緊，外加棉套三層，如棉帽式，一日夜只須換湯兩次，稍涼則除去棉套一層，上用棉被蓋好，令温和不散，則蛩必健。最忌時時開看，致使冷煖不勻，蛩必無情多敗。如用木桶較草窩尤爲温煖，用木湯膽外面包錫，取其光滑，亦用棉套兩層，加減一如前法，惟煖氣上騰，桶底每有不和之患，宜用隔底板與桶底相懸數寸許，中開一圓孔，仍將湯膽坐實桶底，令其温氣常存，若天氣稍暖，每日只須換湯一次，置之無風靜室，即養至冬節嚴寒，不患其凍壞也。

又《三秋秘訣》 秋蛩之鬬，最要得時，苟能得時，有勝無敗，昔人但云，某色某時可鬬，其説似嫌拘泥。正色中惟黑白最遲，間色中以淡蟲爲晚，餘皆可遲可早。總以到性爲得時，何謂到性，蛩在盆中非怯亮奔馳，即踞立不動，若開盆兩鬚直捲，其蛩顧盼有情，如蛇之游行，如蠶之轉動，則爲到性矣，此昔人不傳之秘也。

又《雜説》 秋興始盛於江浙，今則直隸等處皆有之，地土之强弱，出處之優劣，不可不辨也。杭蟲以將台白石廟爲沙蟲，所産多細種，尾輕肉白，善鬬能盤，餘如臨平長安所出，亦稱杭蟲。殆不如遠甚，蘇省則以常熟蟲爲最盛，常熟總名山蟲，以頂山周巷過巷數里之内爲最，其次則大河王庄，雖離山較遠，其地土實强於他處，再次則大市橋楊巷小市橋一帶，至如田庄及北路等處則近潮地，不足取矣。

相蛩之法，一曰色二曰老三曰精神，三者缺一不可，有色而不老，則精神俱屬浮光，但老而無色，則精神亦（必）疲軟，三者兼全，乃臻極品，故曰缺一不可也。若第頭大脚長，狀貌瑰異，皮相者，以爲得之矣，是猶相蛩之末者也。

處暑之蛩，不宜多芟，買時祇略一點撥，觀其牙式及啟閉之徐疾而已，多芟必損，致有鍊鉗等病。浙人舊例以白露後始許落草，良有以也，若晚出之蟲，則須試以老草，使用力盤旋，無怯弱意，庶免土敗等弊，宜加静養。切勿任意用芟，蛩若起性時芟之，則要追雌思鬬，性烈者甚至不貼雌咬水盂，諸病百出，故雖湯蟲，養至百日，亦不宜動芟也。

蛩性各異，亦猶夫人好動好静。鬬智鬬力，大抵根乎前生變相，如蛩在盆不行不動，至一聞聒叫，則遍棚飛騰，或行走如駛，及遇敵蟲，則鼓翅不動，皆屬善鬬。且有一口勝者，有百千口勝者，千百口勝必能受口。有時遇夾單者而便走，一口即勝，合鉗必重。有時亦遇能盤者而無能，更有遇弱則多齩，逢凶反收口，兼鬬至數十棚，交口即勝者。千奇百怪，不可思議，是在監局者之臨時審度矣。

早秋中秋破口之蛩，鬬至霜降前後，已勝數棚，忽然不吃食不貼雌，顔色昏晦，釐碼落輕，似屬乾老，切勿再鬬，仍宜喂養。或有落湯後反能吃食貼雌，色轉明亮，此中每多結冬之蟲，如不食而勒過蛋，其蛋縮小，異於平時，則真老憊無用矣。

凡初次破口之蟲，即遇勁敵，大盤大齩，或百餘口至數百口，仍能合鉗取勝，或敵蟲軟退而走，均爲上將。須看其馬門曾否損壞，牙齒啟閉有無傷痛，必静養半月二十天，再試一棚，如能收口，或輕夾重出，即係名將。若愈鬬愈少咬，則成無敵矣。

受芟極其穩重，絶不浮躁，落口極其輕快，絶不停頓，是鬬品中最上等，再得生相入格，決其無敵何疑。

早秋出土之蟲，試以茨草，觀其老嫩，若於鼓翅時六足起架，將身高聳，且鳴且抖者，是真嫩蟲，決不能鬬。此理甚微，識者頗少，非悉心體會，不能得之也。

蛩有四貴，生體闊實，肉身細糯，加以皮殼梟老，光彩精瑩，即決爲了蟲，十可得八九矣。

霜降時節，蛩漸衰老，開盆每多仰頭，仰頭第一老象，實係敗徵，即當封盆不鬬，每有因勝過數栅，不忍棄置，仍令當局，敗北何疑。

凡蛩當局，清晨摘去水食，須看其情興歡健，與雌連和，方可出鬬。如其不健，不與雌連，其蛩非老即病，湯中必冷煖失調，弗因其開牙鼓翅，便令交鋒，致使有失也。

蛩體有强弱，故性有起落，惟猛烈者不論何時，無不矯健，亦猶夫人氣體充足，百病消除，自然善鬬。即過蛩亦然善鬬之蟲，斷無不受草懶貼雌之患。如其蛩信參差，草情疲軟，强之使鬬，所謂驅瘠弱之民，以當强敵，無有不大敗者也。

前人無釐戥，比較大小，自願合對，謂之比合，賞鑒精者，老嫩强弱，早已一目了然，自然戰無不勝。今人用釐戥秤合，差一二毫，便不肯合，似乎精矣，不知蟲形大小，轉有相懸殊者。如得早出之蟲，乾老細糯，喂養數十天，令其食足，每日行糞，并無積食，使腹中泥垢盡去，以之出鬬，其蛩籠形必大，且能健鬬，宛如眠起之蠶，通體空明，腹無渣滓，自是一定之理。晚出之蟲，收束較緩，如遇此等，則大小强弱不待言矣。善養蛩者，無論早色晚色，務使肉臕充足，積食消除，方使出鬬，何謂肉臕充足，積於中者形於外，觀其頭明如鏡，身起寶光，則近是矣。

蛩至霜降，遍身起沙，黑色之蟲，殼老聲洪，鬬至深秋絶無老態。忽鳴聲轉啞，或聲如破鑼，翅急者咮咮然，翅緩者嚇嚇然，是名軟沙，其蟲合鉗必重，且能受口，落湯後翅沙愈足，甚且緊翅無聲，若稍有老態，則不足貴矣。至於淡蟲，又非所論，淡色沙聲者，十不覩二三，必於湯中起沙乃貴，如秋分寒露時早起沙聲，必係嫩蟲，非真沙也，真僞之辨，不可不知。

鬬品不一，有文口，武口，冲夾，捉夾，造橋，結毬等類。文口武口如拳教中軟功硬功。牙甫相交，敵蟲即走，竟至絶茭者文口也。猛不可當，合鉗即頭開項裂者武口也。一冲即勝，交口即被捉翻，力有强弱也。若數栅皆然，屢鬬無異，足稱名將矣。故造橋結毬，文口所無，武口或遇强敵，則在所不免然，偶一遇之，若常作此態者，褊裨之流也。至如形貌相當，才力足敵，會逢苦戰百口以至千口，飛躍騰擲，精神倍加，所謂將遇良才，三秋不易見也。遇此須早爲折解，否則必至兩傷，鬬後尤宜調養珍惜。此外更有攢夾敲鉗，稱爲王口，攢夾如鳥相啄，不二三口，敵蟲必敗，敲鉗如遇勁敵，將頭側轉，作犀牛望月勢，以牙外盤，敲擊來蟲之牙根，無不却走。如人之專家絶技，百發百中，鬬功至此真不可思議矣。

養蛩先養雌，深秋雌多疲乏，懶於過蛋，腹大者輒生子於盆，蛩食之致有沿盆不食等病，湯中尤甚。須多備元雌，如不與雌連和，或一日不見蛋，即與更換，勿使呼雌不著，以至徹夜長鳴，如此蛩必健鬬。

早秋蛩未下雌，必至沿盆跳躍，甚且撞破頭腦，碰斷頭鬚，宜用乾净細紙剪圓，粘於盆蓋，可免傷損。即如盆中水盂，亦要配合得法。蛩至中秋，鬬性發作，貼雌後每每張牙踢脚，水盂高厚，或踢斷腿脚，矮薄或咬損牙鉗，深秋及落湯後，尤多此患，故水盂以磬口細巧者爲佳。蛩至落湯，已漸衰老，腿脚發脆，偶一跳躍，輒至墮腿牽筋，尤須留心看視。如呼雌不貼，即與調換元雌，蛩在湯中不無火氣，呼雌不著，往往火結，一不留心，便爾鈐門發黑，以至結糞無用，猛烈之蟲，尤易中此，不可救藥，誠可惜也。

蛩有出土頗老，養久反嫩者，是出身嫩也。亦有出土極嫩，落盆漸老者，其前生老也。蛩始能鳴，即被捕捉，衣殼單薄，顏色輕浮，謂之捉嫩，静養半月，衣殼漸能蒼老，顏色漸變濃厚，至有黑色鬬存者。譜云輕色變重色者，便可棄之，猶未免拘墟之見，愚以爲出土嫩而變老者養之，出土老而變嫩者，即當棄之。先天後天之理，不講自明矣。

上品之蟲，一秋難覯，如其品貌出衆，自頭至尾，毫無破敗傷殘，適被我得，此中具有因緣。養至出鬬，不先不後，適得其時，此中具有經濟，玩好細事，遭遇殊難，至如愛護珍惜，必待鉗牢肉足，精神抖擻，方使出鬬，稍不滿意，即封將軍，如支遁之好養鷹，馬而不乘放，曰愛其神駿，乃真所謂善養蛩者矣。蛩翅皆右搭，如呼雌不貼，身熱長鳴，以致左搭，時復不少，然犯此病者，決無贏蟲，或見於鬬後，或見於深秋，實係衰老之象，蓋蟲身無故，斷不至此也。尖圓長衣等尤多犯此忌欵，即不可再鬬。惟天生左搭翅，其翅貼肉無痕，鳴聲洪亮，竪翅如篷，多出驍將。翅上膏藥跡，出土時主嫩，鬬後見者主衰老，亦不可不審也。

每逢當局，摘去水食，早則蟲體受傷，晚則慮其稱重。隔夜點食，宜以水飯喂之，如午刻稱合，則於黎明摘水，可保無妨。多鬬之蟲，落湯每早退食，以至乾老，每日飼以粥糜，間以青菜茭白扁豆等燉粥喂之，如仍不食，則不可鬬。

蛩隔歲生子土中，交夏始出，經秋乃鳴，雖具體微渺，每每肖其所生，狀貌瑰奇，色相俱足，如係變蟲。所出之處，有一不可有二，比如某處産一佳蟲，再往捕捉，又得一二色相相肖者，必係蛩子所出，是名兄弟蟲，斷無結冬者，昔人論秋蟲，未講及此，故特揭出之。

處暑白露時收養之蟲，至秋分節已近一月，少亦廿餘天，宜與三尾配合，初

下三尾，過蛋後以草芡之，不受芡者，其蟲非弱即嫩，不當以大將目之。寒露名閉口節，蛩每多病，甚且有過性者，如貼雌後試以芡草，甫一張牙，即回頭却走，必係不善鬬之蟲，以之當局，每至有失。蛩感金秋肅殺之氣以生，猛烈矯健之蟲，自出土以至深湯，無一時不思鬬，即無一時不受草，是真了蟲，雖至老斃，猶思健鬬，所謂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也。

吃湯之説，已詳於前，又有一法，名水火湯，尤爲便利。法用錫桶一個，高可二尺，廣七寸，桶中起邊沿一層，内套紫銅湯膽，約高一尺，廣五寸，錫桶貯水，銅膽置火炭基，燒紅以灰掩之，令火氣不暴，湯亦常温，錫桶須高出湯窩寸餘，蓋開一孔，以便出氣，如遇嚴寒，湯冷則用大炭基並埋下三四寸，可免受凍之患，且真伏基可以接著，不必多燒，此法寒煖極勻，可保無失，較之水湯，二力俱省也。

蛩本秋蟲，養至落湯，真有起死回生脱胎换骨之妙。湯中之蟲，入栅看芡輕浮者，非受勢則將老，呆木者，非欠蛋則著涼，必得遍栅飛騰，受芡有力，乃可使鬬，如入栅未及開芡，一聞聒叫，早已鼓翅張牙，此中多出了蟲。苟非調養珍惜，歷鬬從未受傷，週身無絲毫病，故安能若此，所謂起死回生，脱胎换骨。色已乾者，落湯有時反明，久不食者，落湯轉能得肉，是皆挽回造化。培養後天，人力所致，亦可結冬，至如油毛沙血兼全，光彩精神俱足，非特善鬬，必且壽長，又何患其不結冬也。

早秋之蟲，取其蒼老，落湯之蟲，又欲其少嫩，兩説似不相通，實則皆有所據。出土蒼老，合口必重，且可早鬬，直至落湯，仍屬矯健，精神光彩，轉覺少年，此等即係三秋將軍，必能結栅。如出土稍嫩，必須遲鬬，養至深秋，肉蒼殼老，脱盡嫩相，或淺色變爲黑色，寬聲變爲急聲，亦可望其結栅。總之蒼老之蟲，落湯反嫩，捉嫩之蟲，落湯反老，皆稱異品。蓋蒼者，歷久無仰頭不食之病，嫩者遇冷，有應時變態之姿。無敵之蟲，實不外此二種矣。

蛩之練牙凡三種，有早秋出土即練者，有鬬多咬損馬門練者，有蛩將老忽而練者。早秋出土即練，名大馬門，與硬馬門稍異。硬馬門芡後，或練或不練，此則一草必練，至數十遍，及鬬交牙，每齩住不放，敵蟲無不跳躍絶芡，其落口之重，殆十倍他蟲。此練牙之不二夾者，亦稱無敵，若與敵蟲對咬，則不足取矣。大凡多咬馬門受傷或嚼碎，亦要練牙，馬門損傷，其皮發硬，非收捲不起，即翹轉口内，不能閉鉗，切勿再鬬。若蛩素無練牙之病，鬬已多次，未逢大齩，忽而練牙，是爲老象，經稱四不鬬，練牙居其一，始不以爲然，繼且屢經屢驗，乃知非汎汎而言。蓋蛩將老，色光未退，偶於練牙，微露老態，然已不堪臨敵，理有一定，不可不知也。

蛩至霜降，週身起沙，衣殼蒼老者多變沙聲，黑色尤甚。至鳴聲之變换，有早有遲，有徐有疾，早者寒露即沙，遲者大雪始起，徐者必經旬半月，疾者止一日兩天。總之起沙愈遲愈妙，變聲愈疾愈佳，蓋沙足則性足，性足鬬必猛。落湯起沙之蟲，至有鬬死不休者，往往見之，若夫淡蟲起沙，則出身多嫩，起於湯前，尤不足恃。沙聲惟黄蛩最宜，即早亦不忌。尖圓長衣，必鳴聲嚇嚇，乃能成將。然具出類拔萃之姿，衣殼明潤光彩精瑩，若天藍青茄皮紫等類，所向無敵，轉不見有沙聲。此種起沙且遲，至逢春始見，但須歷年久遠一遇之，此非經驗不信也。凡蛩食量大者，力量必大，初出土時，食米二三粒，以次漸減。至寒露節喂飯，並須隔雌，弗使過飽，然猶有肚腹脱出，積食不消，以致稱重者。切勿使鬬，須俟風信，肉身收束，始可破口，如風信不收俟落湯，落湯不收則成廢棄矣。蛩之嫩者肉必鬆，食多則腹膨身重，至不可收拾，一經天寒，驟然退食，最屬無用。如至霜降仍能健飯，則雖至深湯，可無乾老之患。且蟲性各異，調養尤難，惟顔色純正，肉身細結之蛩，及至到性，自能收拍，無煩扣食，餘則均須喂養得宜，切弗使傷飢食飽，庶釐碼有準，不至吃虧。如深秋能食全米，隨食隨消，毫無積滯，無論湯前湯後，其精神力量已占定上鋒，此種實不易得，再若善飯而不稱重，拖肚而得籠形，其蛩必且健鬬，此可爲知者，道難與外人言也。

夫頭大脚長，腰粗尾細，生相自是頭等，盡人能識之。至若平頭直項，顔色純正，亦宜留心静養。無論生體方幅及桿子生身，養至深秋，肉膘充足，竟有變成高厚者，如其腰滿背駝，必且力逾一切，結冬之蟲，此等頗多，但不易於出土時決之耳。

寒露霜降之交，天氣夜寒晝暖，蛩亦變態百出，如其吃食貼雌，清晨蛩極矯健，及至午刻，忽爾無情，皆由寒煖不勻之故。當局之蟲，入栅聞聒叫聲，只以草撩撥其尾，即便鼓翅張牙，方可放對使鬬，如不受草，決須劃出，可免敗北。蛩性之猛烈者，即或受寒受熱，猶且見芡開牙，然必浮而無力，後芡不靈，不可因其狀之勇猛，使之出鬬取敗也。

譜稱棗核形爲上品，今則不甚合選，此種名兩頭尖，頭小而肉大，前用此合，不秤重輕，此等生相，如與頭大脚長骨多肉少者比之，總可懸重二三十毫，以大鬬小，甚得便宜，故屬可貴。今用毫戥，秤後合對，應取狀貌魁異，籠形高大之蟲，若此等入栅，籠格褊小，已是遜人一籌，欲其占彩當場，殊屬非易，今昔殊形，不可泥於成法也。

上等之蟲，至秋分節，配以三尾二三頭，另養一盆，更相調换，使蛩易於落蛋，不至有併鈴之患。至霜降時，雌多生子，不復和連，自須另换元雌。元雌養

至霜降，均已鉗牢肉足，亦能健鬬。已經破口之蛩，時刻思鬬，放雌下盆，偶被觸動，每每起翅張牙，如遇兇雌，亦必啟齒對咬。雌牙尖小，最易傷蟲馬門，以致艱於啟閉。出柵之蟲，數柵省夾，並未受傷，忽爾牙門損壞，皆由此故。下元雌法，須候蟲呼雌至急，看其將身倒退，搖尾不止，見雌並不張牙，則下元雌落盆，可立等其過蛋，過蛋後則兩相和連，無對咬之患矣。養蛩家都不留意於此，以致佳蟲受傷，誠爲可惜，亦非經驗不知也。

插湯以進冬門爲度，立冬以前如遇風信，雖至凍僵弗插也。早插湯則蛩早老，且天時乍冷，必要回陽，蛩在湯中最易泡酥，且多脩鬚咬爪花等病。善養蛩者，欲其深湯中健鬬，須俟立冬後二三次風信，蛩果不吃食，懶貼雌，然後落湯，則雖逕用老湯，可無意外之病矣。

淺色之蛩，或黑白二色，養至霜降如未破口，其品貌佳者，即當出柵試鬬，以觀其行口之輕重。亦有不即出鬬，先自勾口者，總須揀天氣晴和，方可使鬬，否則必有失矣。且蟲身受凍，多不合鉗，如遇才力相當，不過極力叉夾，或攪繞嚼鉗，馬門都至傷損，及分上下，其蛩已不堪再鬬，雖有佳蟲，竟成廢棄，如人之抱屈不伸者，追悔何及矣。

蛩至深湯，多半衰老，出柵交鋒，每每多齩，不能合鉗，時交雪門，老憊者十且八九，必得健若早秋入柵，臨陣隨草進退，縱橫馳驟，如風檣陣馬，勢不可當，交口即行閉鉗，使敵蟲不能還夾，自是頭等名將，並可望爲了蟲。深湯之中，操縱都由人力，如素能合鉗之蟲，湯中祇能叉夾，則斷斷不可再鬬，雖吃食貼雌，已不免外强中餒。別有一法，足稱後勁，早秋選腰背豐滿，肉身老結之蟲二三十盆，不必其大頭長脚也。間或勾一二次，見其出口老辣，或盤夾仍能合鉗者，切宜静養，勿令多鬬。待至深湯，如仍吃飯貼鈴，蛩必矯健善鬬，以之敵衰老之蟲，可决其必勝矣，此兵家以逸待勞之法也。

蟲初落湯，前輩有服湯三日之說，今不以爲然，不知其說確有所據。比如蛩在湯前，顔色盆情毫無老意，落湯後忽爾沿盆退食，不與雌連，似已老矣。或遲至旬日，復又精神焕發，矯健如常，則前此之沿盆不食，即係不服湯之故。若此者，其蟲已無不受傷，如再釐碼落輕，過鈴縮小，則斷不可鬬。能審乎此，其湯須用兩層老湯嫩湯，分作兩桶，辨別蟲性之宜煖宜涼，妥爲位置，則萬無一失矣。

湯蟲以黑色白牙爲上品，盡人而知之，然黑門中僞品極多，辨之不精，轉多貽誤，予嘗悉心體會而得其故焉。諸蟲顔色以鬬絲爲憑，而鬬絲尤以金銀二色爲貴，如黑色中，細銀鬬絲，知爲黑青，蓬頭金絲，知爲黑黄，銀紅鬬絲知爲黑紫。黑青要身帶藍光，黑黄則翅閃金光，黑紫須得如玉之。黑化紅者，方爲真品，若真正黑色，必身如點漆，沙暈重重。鬬絲仍係黄白二種，務得沉細，不取粗浮，斯爲真黑，若生糙白鬬絲，及淡黄鬬絲，必不能細直貫頂，其色必淺而不濃，其蟲必嫩而不老，其品亦必假而非真。今人盛稱黑殼白牙，特渾而名之耳，吾知其非有真鑒而云然也。

頭項方，腰背圓，尾段尖，三字俱全，决非凡品，再得皮殼蒼老，顔色清明，所見了蟲，相多類此。

蛩之忌欵，前已具載，猶有未盡者，特申言之。白毛項、青黑肉、凹背、翹尾、扁脚、削腰顯而易見，人盡知之。至於頭臉之際，所辨極微，則有紅馬門、紫腦搭、盡眉眼、花水鬚以及眼下黑暈、腦後白霧、鬬絲灣曲并黑紋冲斷等病，有一於此，必不中用。目力不濟者，每多忽之，尤不能不留意也。

以上共雜説四十條。

清・榮廷《蟲魚雅集・相虫十二則》　顔色一　虫色分青、黄、赤、白、黑。青有真青、蟹青、蝦米青、紫青、青麻。黄有重色黄、淡黄、素黄、蟹壳黄、紫黄。赤者難得，真赤爲火判，得純陽之氣，向陽山坡所産，必是鬬虫，淡紅者皆水色，無用也。白色爲異虫，若見着定是將軍。黑色最多，真黑甚少，真者起光發亮，週身如退光之漆，爲一錠墨，亦係外五行將軍。虫中惟紫色更多，有重色紫、淡紫、葡萄紫、棕色紫、素紫、紫金臂種名色，獨金線紫最爲難得。紫色虫原不講線，惟獨金線紫線路直而且亮，翅皮縐如蘇葉，輕易不見。

頭像二　頭宜圓大，最忌扁小，有白麻頭、黄麻頭、紅麻頭、寶石頭、青麻頭、紫麻頭、栗麻頭，形似蜻蜓樣者爲上品。其次壽星頭、圓頭，至糖梨頭、燒餅隨身頭，又其次也。總論之，頭要起棱四閃，光彩有線道，不要沉悶無彩氣，俗謂頭瞞不入選也。

底臉三　虫臉亦有五色，最佳者臉如鍋底，性最剛强，是爲鬥虫。其次色亦須正而潔，有細紋，最忌臉花。譜有云：酒醉貓兒臉，花花白露紋，最爲下品也。

牙鉗四　牙鉗尖長鋒利光潤者佳，短小發暗者劣。有白牙、紅牙、墨牙、紫牙之分。白如玉柱，紅似朱桃，紫勝玫瑰，墨如光漆，俱須光亮有彩。若一暗淡，白者爲米牙，紅者爲肉紅牙，紫者爲蘇木牙，墨者爲炭牙，俱不可要，宜細玩之。

腦線五　腦線即虫頭頂上之麻路也，宜細而直，不宜粗而曲。譜云：爲之細綫貫頂，亦要明亮，不要黯澹。黄色青色虫必須細線，紫色虫原不講線道，若生有黄色線，名爲金線紫，真了虫也，見者不可輕視。

脖項六　項喜寬厚有毛丁，忌緊促油光無毛。有藍脖子，分真藍、鐵藍、銹藍。真紅脖子曰火盆底，最高，次則硃砂脖、白脖、桃皮脖、樺皮脖，又其次也，皆

須生有毛丁。若光滑無毛者，皆下品也。諺云鶴鶉看舌子，蛐蛐瞧脖子，有此一說也。

翅皮七　翅皮要縐而生紋，不要光而油滑。有金翅刻、銀翅刻、紫翅刻、青翅刻，種種不一，總要縐紋滿翅、燦氣濛濛者爲佳。

腰背八　腰背宜寬厚，忌扁薄。虫戰鬥氣力，全在腰背之上，熊背子最爲上，次則金背子、紫背子。往往有虫身雖大，兩頭翹，腰背凹，最不入選，總宜腰厚背聳者爲佳。

肉體九　虫肉要白而細膩者爲上品，青黃色蛐蛐，務須肉細色白，別色虫尚不講，但總揀乾練壯健者蓄之，重濁肥蠢者終無用也。

腿胯十　腿胯宜高大，不宜短小。虫交鋒全仗後腿登住用力，所以有先比頭，次比腿，再比渾身無後悔之說。腿亦喜淨潔，忌花黯、斑白，爛黃皆入選之虫也。

肚身十一　虫之肚身有分，若生成蜣螂肚者必是了虫。肚白而圓健向上翻，兩尾短而直者是也。若平垂大肚，真笨虫也，萬不可要。前秋養法，喂成半花多肚，直到後秋交冬到封盆時，至多花半肚身，到老雄健，則得養虫之訣也。

鬚尾十二　鬚尾，虫之威也。有天地鬚，有掃堂鬚，尾有玉尾，若是生成，皆將軍也。真天地鬚，一根上指，一根下垂，若到交鋒時，一齊向後一背，勇不可當。掃堂鬚者，雙鬚永遠掃罐底，一經交鋒，亦是一齊豎起，銳氣直冲，敵虫莫擋。玉尾者須真青虫，獨雙尾長而潔白如玉者是也。總而言之，鬚粗力大，冗細者懦弱。或又有蝴蝶鬚、棒棰鬚，蝴蝶鬚分捲，棒棰鬚雙短，不是脫壞，定是着傷，售虫輩故胡讚以聳人聽聞耳。尾無多論，伏地尾順而有毛，山虫尾叉而多毛。購時揀全鬚尾者，不過受看而壯觀耳，其實與鬥無關，然亦須短過米鬚。原虫之眼目在鬚根上，若太短則難鬥矣。

又《養虫八法》　選盆一　盆須陳舊，新盆有火氣，虫體受傷。初秋用高大涼盆，萬禮張瓦罐，名曰馬蹏盆，最爲得用。後秋用細泥小巧之盆。均須陳舊，且罐底務宜活土底，汕時滲水，死底汪水，無益蟋蟀。盆名色多矣，統曰趙子玉製，真者有十三種，曰白泥、紫泥、藕合盆、倭瓜穰、泥金罐、瓜皮綠、鱔魚青、鱔魚黃、黑花、淡圍，大小恭信，全福永勝，樂在其中。以上十三種，又有太子盆、蝴蝶盆、都人、白山、閒齋、敬齋、淨面、深足、直牆、中牆、大甕兒、糠胎、康熙盆種種名色。有真者，後亦有仿燒者，泥性差多，經師家勿庸看，上手一摸，便分真僞，亦如辛家坯煙壺，一理也。萬禮張罐子可用，又有彩山窑及各色蘇盆，皆不可用也。

擇地二　初秋須安盆於寬敞地方，不可置之窩風之地。有南抱廈、南廊子固妙，不然亦須在南牆陰涼之處，務使虫白天得風，夜晚受風露之氣，方能出長。節氣漸涼，桌子漸挪，迨至霜降節後，須用搭曬工夫，夜間蓋被，大冷方可進屋。亦須靜室，不可入有火屋中。十分大冷，或用湯壺煨之尚可，煤火斷不可見也。

飼食三　初秋虫謂之潮柯子，只喂白米飯一粒，下三尾後，亦只一粒半。此物反背虫，越熱越吃食，多喂則脫節大肚，難收什矣。交秋分可喂豆食，用老黃豆煮熟，豆與飯各半，研極細，抹於小竹鏟上喂之。綠豆性黏膩，恐粘傷罐底，非所宜也。交霜降，加以去皮玉米仁，以長牙力。天寒虫即嫩食，再加入蓮子肉，或少用茭白，或蘋果，均須熟喂，或有羊肝、蝦米肉、螃蟹、夾子肉喂者，均非所宜。虫生於野地，如何見得腥食，非養其生也，乃速其死也，宜不用此法爲是。

調水四　虫乃濕生之物，水不可離也。有飲以露水者，亦不必過於講究，三伏雨水儘可，嘗云水長骨頭食長膘，不見金風不下腰，故水萬不可缺少。初秋用大瓷水槽飲之，後秋換小水槽，緣虫性越冷越爬水，恐其水浸肚皮虫受傷也。水槽亦有真僞，至高者曰藍寶文魚，有沙底，有瓷底，次則梅峰、怡情、宜春、太極、蜘蛛槽、螃蟹槽、春茂軒，不能盡述。

汕罐五　汕罐不可用井水，凡養虫家必收存三伏雨水以備飲虫汕罐。初秋蒙頭水透汕，中秋後只汕罐腔，霜降後只鋪罐底，無論寒煖，每日須汕，不可間斷。罐子要潮潤，串子要乾潔。串子即過隴，有許多名目，至好者曰宣德串，其次五福、鸚鵡偷桃、五福拉花、鸚鵡拉花、白泥、紫泥、萬禮張、菊花串、寸方子、單棗花、雙棗花、哈拉扁、方勝、扇面式，種種不一，各有真假，養盆中用只要陳舊無火氣者即可，真串作起盆用之最好。

揀雌六　三尾務須挑揀長槍、黑衣、小腦袋、細腰身者用之，黃翅刻短槍、大肚及小個金三尾皆萬不可用。最好者飛子三尾，槍長衣黑，細膩文氣，謂之美人三尾，接鈴子極伶快。後秋虫全仗好三尾，若鈴子不透，虫即嫩鬥，必須多屯。用小山罐，一罐一個，鋪活土底，以備換下扎子，更須與蛐蛐桌子隔遠，不然聞虫叫鈴，三尾在小罐亂碰，難免損傷，須體察也。又云任爾將軍虫，憑你大把式，若無好三尾，也難爭口氣。是以養虫家三尾不可不講究也。

審視七　虫之冷煖消長優劣，全在審視工夫。叫下鈴子，冷煖合式，則色生光，亮似水晶。若受寒則定白無光，受熱則色必粉紅，皮翅日鮮，虫有出長，皮翅日黯，虫漸消敗。優者勢相穩重，雖係微虫，亦有氣度，雙鬚微擺，寸步而行，鳴則聲沉而亮，亦不長叫。若劣者一掀罐蓋，亂跑亂串，甚至藏身過隴之後，或躍出盆外，鳴則亂叫，最無出息，萬不可留。佳者真可愛也。

搭曬八　深秋方用搭曬工夫，虫受夜寒，早不起翅，挪向嫩日中，搭以竹簾，名爲花一花，再寒用花曬，過寒用敞曬。虫亦有知，皆貼向前罐幫，奔火搶陽光。

聽虫起翅，即須遮以竹簾，名之曰回上，始遮一層，再重複之。俟虫叫圓了盆，再撤簾子，將臬搭開。簾子亦有用斑竹者、玉草者、蝦米鬚者，大冷用葦織大戳簾，終日向陽。但見火罐子，必須揀厚薄一律，以爲得火之大小一樣，無先透後透之虞。所以傢具必須多，且須勤換，罐底過濕者，見火又恐潮蒸，到底真罐取貴者，留得住火，温煖得長久，假罐透得快，涼得速，蓋因泥性太差，不如真者多多矣。

又《虫中四忌》 一忌香味，虫見香必定傷。秋季有蘭桂花，皆須放遠，不可相近，凡愛養此物者，身邊決不珮帶香串、香囊等物，最利害者潮腦一物，如聞見虫即昏暈，不可不知也。

二忌霧潮，如下大霧，即將支錢撤去，用葦簾遮住，俟霧氣散後再爲打開。

三忌燒酒葱蒜氣味，凡知者醉飽之餘，決不掀罐蓋賞玩，恐虫受傷。

四忌煤煙柴草氣，倘鄰家或薰蚊虫，或做飯食，有串過此等氣味，亦須撤支錢，不令染受。

又《秋虫六要》 **一買** 買時須認得准，看得真方不受欺，全在平時見過虫多，加以揣磨研究，方能分出地道材料也。不在乎虫之大小，更不在乎價之低昂，遇有佳者，便放不出手，所以買時爲第一要。

二養 雖有佳虫，養不得法，亦屬可惜。自初秋潮柯子養起，直至九秋到冬，一切食水冷煖，汕喂換罐，換串搭晒，工夫俱要到家，細心調理，虫方精神出衆，所以蓄養爲第二要。

三鬥 虫既佳妙，鬥須精通。南方鬥虫，講起鬧下鬧，用上鋒芡下鋒芡。北地另設鬥盆，盆要細腔，爲虫易於回轉，底要乾，不可滑，爲虫（登）〔蹬〕之得力。臨對敵時，兩家各起過隴在手，分量是已秤准，本係文雅玩物，還要謙讓先後，俟俱放入鬥盆，各持棒芡。棒兒有象牙、有檀木者，芡用細牙棍或玉草棍，頭上打眼，栽好鼠鬚。先點虫之前抱爪，再撚水牙，虫之鬥性即起。再用棒敲罐催戰，兩虫搭牙，咬上便不許敲，要緊者惟將分局時，要哨上下鋒，占上鋒者棒要連敲，猶如催陣之鼓，下鋒者緩虫氣力，不可敲，須用自己棒芡護持之。虫性打勝不打敗，下鋒虫神即散矣，上鋒虫鼓翼歡鳴。下鋒亦有鳴者，是被咬重，謂之疼叫兒，須要辨也。往往自己虫已占下鋒，再用棒一催，未有不敗北者，自己虫已得上鋒而不催陣，虫性亦難鼓舞，所以鬥法爲之第三要。

少濕 少濕，無甚大議論，不過養潮柯時，罐子要潮濕，物原水虫，方能得養。串子要乾潔，不可濕，令虫有退居之所。

中乾 中乾，中秋將排鬥時，罐底要稍乾，生虫之鬥性，健虫之腰腿，肚身後尾壯起，以備交戰。

老潮 老潮，虫到蒼老，罐底宜潮，以養其氣，以潤其身，且免爪禿鬚尾焦之弊。以上各條，皆能如法，養虫之妙訣得矣。足可遣九秋之雅興，寄千古之豪情也。是爲之記。

清光緒《南匯縣續志》卷二〇《風俗志・昆蟲之屬》 蟋蟀一名蛩，一名促織。夏末秋初以翼鳴。雌者俗名三尾刺，雄者善鳴、健鬬，八九月間邑中好事者畜之以備鬬。其會鬬之所俗名蟋唧，册爲秋興，死後乾之謂將軍，乾入藥。

著録

宋・賈似道輯《鼎新圖像蟲經・促織論前序》（王淇竹校） 夫促織之爲物也，亦昭昭矣，出於《詩》，見於頌、賦，尤詳於《豳風》之篇，觀其物至微矣。而每爲古人所取者，何哉，取其暑則在野，寒則依人，聞其聲亦可以卜其時也。後之人以時物，而有振羽之聲，鷹揚之狀，遂捕之而畜諸器。合其類而使逐角之，以較勝負，以資博賽，以逸性情焉，何古今之不相及乎。矧物之在天下，將以待人用也。而古今取用之異者，均之無害於義者也。昔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蓋言從俗故也，予可容矯之乎。近得促織舊本一帙，而備覽之，見其中分别物色之類，曲盡安養之術，似有得其愛物之道矣。使非心與物化者，何能愛之周詳如是耶，使能推此道而上，亦可仁民矣。余因所感，遂復增己見，贈以詩詞若干，余梓以鋟，用彰不朽。兹古人感物之智不拂，而後人愛物之心不廢。雖非有裨於治道，亦可以資格物之學也，是何傷於義哉。予因序諸篇首，後之君子覽之，請勿見哂焉。

時嘉靖丙午歲仲春下浣吉旦，徽藩芸窗道人書於中嵩。

宋・賈似道《蟋蟀譜原序》（劉保保增補，張弘仁校訂） 竊見氣機之流行，芸生之蕃變，大而鯤鵬之巨，小而蟪蛄之微，無不具天地化醇之理焉。即一蟋蟀也，順天時，知地利，識寒暑之宜，達陰陽之理，文德武功，罔不悉備。□斯蟲、曰莎鷄、夏月而異其名者，順天時□或在野，或在宇，隨序而遷其處者。□□□也，居户入牀，非識寒暑之宜乎！□□□□，非達陰陽之理乎！振羽而鳴，有操縵安絃之樂也，非文德乎。臨場赴敵，鼓翼揚威，勝者振旅而還，負者曳兵而走，庶幾紀律之師也，非武功乎！《爾雅》詳其質性，治曆日之明時。《毛詩》《周禮》藉之，紀天行而最人事，故流火授衣。蠶婦聽蛩吟而述職，烹葵剥棗。農夫聆蟲唱而觀成，於是即顯以通微。因小以喻大，見其乾健坤順之質，剛柔燥濕

之宜，舉而措之，調和之業，燮理之功，曷不可哉。是爲序。

時咸淳九年歲在癸酉半間堂主人賈秋壑識。

清・金文錦《删定促織經・序》 昔葩經詠昆虫甚夥，而蟋蟀見於《唐什》，詳於《邠風》，是亦古風雅之士究心所在也。自李唐來，宫中爲蟋蟀戲，傳至外間，人争效之，然辨形、辨色之説究未通曉。至宋賈秋壑著《促織經》，所謂形色始詳論焉。迨明季坊刻多創爲歌吟，著其名，兼著其象，繪其色，亦繪其聲，然錯舛紕繆正復不少。余值小圃凉生，酒醋夜坐，風飄桐葉，露濕桂花，蛩聲四壁，凄凄切切，因檢舊編，挑燈删定，非敢自附於古之格物君子，亦一時游戲偶及云爾。

時康熙乙未仲秋上浣，小厂偶書。

清・夢桂《蟋蟀譜・蟋蟀序》 竊聞天地無私，萬物隨時而變化，陰陽不爽，氣機應候以流行，固知芸生繁盛，造物英奇，靡不爲高厚之所覆育，知又何論物之巨細哉。雖然物之巨者固不暇論，而物之細者亦不知而足，然以物之至細，而有能順天時，達陰陽，明地利，覺寒暑，擅文德，而備武功勿能不曉而動農事，用舍行藏，有合乎調燮之宜者焉。又當夫夏日炎炎，動股焉，振羽焉。秋風凛凛，在野焉，在宇焉。其潛於晝而吟於夜，似順天時而達陰陽者，其居于户而（於依）〔依於〕人。明地利而覺寒暑者，乃若始躍以股，鳴能以翅，其安閑之狀，擅文德也。臨場不避敵，遇戰必揚威，其勇敢之氣，備武功也，故流火授衣。機女聽蛩吟而勤織，烹葵剥棗，田夫聆虫唱而觀成，其感人情而動農事也有如此。若夫變化隨乎時序，遷徙近乎人居，畏冰霜之肅殺，欲思隱遁以保身，以視夫用舍行藏爲何如也。於是知天地之無私，陰陽之不爽，其變化流行於覆育之中者，靡不隨時應候也，而又何論於物之巨細哉。是爲序。

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季夏朔日吴門夢桂月攀氏序於金臺攬秀軒中。

清・朱從延輯《蚟孫鑑・原序》 余平生于遊戲三昧之事，靡不爲之，惟促織未之講也。每見秋來，醉心于此者，心竊笑之。及讀麻城劉同人先生所著《帝京景物略》中載胡家村一則，乃知一物之微，其足動人愛護也。如此，其足費人精詳也。如此，不禁油然有動于中也。其《略》曰：秋七八月遊，閒人提竹筒、過籠、銅絲罩，詣□草處、缺墻頹屋處、磚瓦土石堆磊處，側聽徐行跡聲所縷發而穴斯得，乃捻以尖草，不出，灌以筒水躍出矣。視其躍狀而佳，遂捕之蓄養之。稍試之，試而材，然後以閒。經曰：蛩生于草土者身軟，磚石者体剛，淺草瘠土者性和，磚石深坑及地陽向者性烈，若是者穴辨。凡促織青爲上，黄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爲下，若是者色辨。首項肥、腿脛長、背身闊，上也，不斯次，反斯下也，若是者形辨。養有飼焉，有浴焉，有病用醫焉。如是促織性良氣全矣。中則有材焉者，間試而亟蓄其鋭，以待閒。初閒，蛩主者各内蛩于比籠，身等、色等，合而内乎閒盆。蛩勝主勝，蛩負主負，勝者翹然長鳴以報其主，然必無負而僞鳴與。未閒而已負走者，其收辨，其養素，其試審也。蛩閒口者勇也，閒間者智也。閒間者俄而閒口，敵蛩弱也。閒口者俄而閒間，敵蛩强也。考促織，《爾雅翼》曰：蟋蟀，李巡曰酸雞，郭璞曰莎雞，《方言》曰蚚蟖，生野中，好吟于土石磚瓦，一閒則矜鳴，其聲如織，故幽州謂之促織也。促織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勝，秋盡則盡。今都人能種之，留其鳴深冬，其法土于盆養之。蛩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煖炕，日水灑綿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動，又伏七八日，子出白如蛆，然置于蔬葉，仍灑覆之。足翅成，漸以黑，匝月則鳴鳴細于秋，入春反僵也。北都人閒促織，不直閭巷小兒也，貴遊至曠厥事豪右以消其貨，士荒其業。由是觀之，輦轂之下風尚且然，何怪乎世人之樂此，不爲疲也。因徧購原本《促織經》，付之梓，公諸同好，使天下後世咸知促織一物，心如是，精詳愛護而後可，不如是，精詳愛護則不可，將從此而養促織者日見少，其惟此書乎，從此而養促織者日見多，亦惟此書乎。

又愛月居士題《序》 《詩》三百篇，其托興於昆蟲草木者居多。即如《豳風・七月》，述誡農功，而五月斯螽動股，數語不啻，長言而詠嘆之。乃知蟋蟀雖微，暑則在野，寒則依人，殊足流連耳。自唐蓄以金籠，肇爲奩戲，越宋迄明，學士大夫閒蛩滋盛，無特被之咏歌而已哉。嘗攷賈秋壑《促織經》，惟形與色，亦曾臚載，然語焉而不詳，矧不多概見。兹譜卷分三帙，辨其形聲，審其飲食，驗其性情，原原本本，詞旨盎然。使非好學深思之士，心通造化，何能兹此之核且悵耶。行見傳播藝林，不特導秋興家之先路，而朱中翰之閎通淹雅，亦於是乎微。

又霞瀛朱翠庭題《叙》 趣織，微物也。然因乎天時，應乎地氣，觀夫《月令》之所詳，《豳風》之所詠，候時協律，罔或爽焉。里諺云：促織鳴，嬾婦驚。則此蛩也，可以占日月之代謝，警人事之怠荒，非細故也。顧其性，善閉而其勢又莫肯相下，當其鼓翼而前，奮翅以往，或兩敵相衝，或孤軍深入，莫不竭其勇力，務期剋捷而後快。以故，賞鑒之家得一殊品，則貯之以玉籠，蓄之以古器，乃至有以窮其飲食嗜好之所宜，審其居處寒暖之所適，播之詩歌，傳諸後世，豈非以骫骳之致，有足怡人性情者歟。第舊本雖多，謬誤不少，余裒而集之，删繁就簡，彙成一帙，雖非軍國重事，或亦博物之一助云爾。

又莊樂耕《重訂〈王孫鑑〉始末叙》 吾友林君田九，與翠亭朱翁故，至戚也。翁嗜古博物，性情豪邁，無世俗齷齪態。晚年輯《王孫鑑》一書，士大夫争購之。翁歿後乏嗣，林君往唁，散步至贈怡館，書板委棄壁間，俄見幼婢趨進，取以

烹茗，惋惜殊甚，亟命隨人束載以歸，按次檢點，已亡其半矣。吾友屢爲余言謀，欲補鋟，苦力不逮，嗟乎。士君子績學既遂，則人品必高，立品愈高，則家計必嗇，理固然也，寧獨吾友哉。歲乙未，吾友不辭竭蹶，決計重訂，余亦附參末議，不半載而殘缺者補矣，疑繆者正矣，剥蝕腐朽者更新矣。間有原書未及處，添入數條，依然完璧。林君喜廬山面目，今得復見也。屬序於余，余沉思未有以應，會有八旬執友扶杖而來，余述其故。執友笑謂余曰：子自號老小囝，此事無庸諉也。夫人當少年英銳，勵志芸窻，聲色貨利之屬，舉宜屏絶，藐茲蠕動，又奚容玩物而喪志。今子年逾六旬，正宜寄情花鳥，游戲草虫，娛此天假餘生，若重違友意，是没齒而不悟也。試問當年翠翁，是刻又何爲耶。余聞執友誨悚然警悟，遂不揣謭陋，迅筆叙其始末。使當世讀是書者咸知吾友，補亡重訂，裨益藝林，其功比于束晳矣。豈惟翠翁有知，深銘雅意，余亦從此隨蚿孫後，辨妍醜，較輸贏，縱情蓋壑，爭逐郊衢，庶幾不失其赤子之心矣乎。

時乾隆四十一年正月，茸城老小囝莊樂畊莘田叙。

清・麟光《蟋蟀秘要》 余自童年性耽蟋蟀，嘗於秋月籠養數盆。每讀書之餘，或覓鄰童，或偕窗友，相於角勝，以爲一時之嬉戲，頗覺快心暢意，興趣淋灕。後隨比歲頻仍，未能或輟，竟成偏好之一癖矣。然念夫寒蛩之爲物，秉金精以爲質，感秋氣而成形，鍾天地之化育，荷日月之陶鎔，傍山川而結穴，依草木以争榮，食黄壤之厚澤，飲白露之潔清，名顯昆族，久備陳於《月令》，品高《蟲譜》，早見詠於《邶風》，此固亭毒中特毓品題之所貴者也。若乃一聲喚入，乍驚嬾婦之聞，三徑鳴來，忽惹王孫之怨，唧唧長吟。語梧桐之月下，凄凄哀訴，度蘆葦之風前，花陰露砌，玉堦助騷客之愁懷，翠壁朱樓，金閨斷離人之幽夢，至於太液風寒，唐主賜金籠之寵，昭陽日皦，玉妃開小賭之筵，此更千秋佳話，際遇之獨隆者也。況夫豪氣森森，豈特清幽之堪賞，英風凛凛，且兼勇武之能施。睹面交鋒，若兩雄之不並立，出牙相錯，似攻戰之必奮擊。怒臂軒鬐，張牙竪尾，其性傲敵，至以殲而不休。其志剛强，至身傷而不怯，真能鼓英雄之氣節，壯義士之胸襟。豈他蛛絲蝶粉、螳臂蜂芒所可並比者哉。至於諭聲辨色，取象察形之一端，則遠古未之前有，乃自宋賈秋壑立半閒堂以來始定促織之經，剖諭其優劣焉。數百年來，蠻觸之戲日盛，而形色之諭愈多，記述紛紛，各有不同，於是有精心之士，考古窮微，今乃成《蟋蟀秘要》一集。義旨淵原，精微畢闡，實令讀者悦目開心，不待别爲之點竄矣。余每披覽，不勝嘆服其妙諭，因爲之序，併題《鬬蟋蟀》四律，《咏蚿》二律以志余之同癖云。

清・秦子惠《功蟲録・楊搢〈鬬蟋蟀賦〉》 秋清削玉，漏永滴銅。遥遥者夜，唧唧者蟲。循階咽露，附草號風，金天鑄股，白帝點瞳。得時作氣，應候奮雄。聿警良士，乃罹狡童，少年三五，伴侶什百。僻徑潛形，頹垣撥礫，鞠躬蛇行，屏氣龜息，尋聲盲赴，應響蘄得。穴灌珠噴，燈篝星摘，螫嚙流丹，爬挲漬墨。掩捕智窮，叫呶懽極，無任趫跳，無傷脛翼。相協厥經，鬬維入格，迺龕伊居，陶器必良。時其飲食，峙乃糗粱。木雞甯静，霜隼翱翔，曲躍三百，分曹兩行。左右殊袒，東西列場，雙旌標竪，一秤評量。銖黍維稱，矯健悉當，天鵝叫音，朱雀開桁。料敵遣將，決機捕亡，逡巡設餌，邂逅試嘗。鋭鋒交蝦，巨斧劈螳，老拳既飽，毒手斯彊。一掣兜鍪，三奪矟槍，乃揮羽扇，暫據胡牀。逾時蘇喘，少選復鬬，再殺一圍，三驚一走。氣盛投戈，興酣免胄，毋失交臂，誰甘授首。半死半生，狂嘶哀吼，響落傷禽，追窮困獸。進怯登場，避惟由竇，始夸勍敵，終北死寇。甯非戰罪，殆不可復，捷旌摇摇，勝鼓鼕鼕。猥以千金，決之二蟲，勝固可喜，敗亦無訌。敗實有失，勝則何功，業荒于嬉，事敗乃公。選惟三品，儲必千籠。産因地異，秋至風同，博弈猶賢，游惰實叢。不峻秦法，其如吴儂，粤若稽古，實始天寶。妖姬秘樂，静女呈巧，金籠貯密，玉粒飢療。右相持籌，諸王角道，宫庭褻武，漁陽是兆。誰其嗣者，曰賈平章，秋壑無事，半閒有堂。寵娥據地，狎客戲旁。黄龍戰歇，紫蟹武揚，維君維相，流風孔長。流風孔長，殷鑒孔光，作之箴銘，好樂無荒。

又 蘊山先生名搢，字永叔，金匱人，笠湖先生第三子。有文名，兼精六法。十赴省試不遇，乃捐金爲千夫長。生平歷閩督徐公嗣曾，江西撫先福公，鄂撫汪勤僖新，楚督畢公秋帆，粤督百文敏齡幕府，司章奏，名重當時。所著有《雙梧桐館集》，計詩十卷，詞五卷，《六義管窺》四卷，《齋居問答》二卷，《班史廣義》二卷，《雜體文》三卷，共二十六卷。從外孫余一鼇藏有印本待梓，此賦《雜體文》中一篇也。時適印《功蟲録》，江陰金丈桂生以《雙梧桐館全集》自毗陵寄贈閱，《鬬蟋蟀賦》列之卷首以代序，末節好樂無荒，不忘箴戒，蓋此原非君相所應從事者也。无悶道人，心禪居士，皆公從外孫并識。

古之賞功者，雲臺繪像，青史標名，使後之人仰望其英姿，千百載流傳爲盛典，斯所以報之者至矣。其事至大，可以喻小。秋蟲食米半粒，寄跡一盆，養之使鬬，無不竭力奮勇直前，號曰將軍，良有以也。偶僧自幼樂此不疲，數十年來結棚之蟲，殆以百計，今擇其尤者，就其色相鬬品，逐一表明，列爲一册，曰《功蟲録》，俾同好者覽之，眉飛色舞，如見其氣概精神，是亦繪像標名之遺意也。光緒十年，歲次甲申嘉平月。

无悶道人秦偶僧識

又《王孫經補遺・叙》　夫蟋蟀，微物也，《豳風》詠之，《月令》載之，其散見於諸家之説者，名不一，曰王孫，曰促織，而指爲螽斯、莎雞者，非是性善鬬。宋賈似道閑半間堂鬬蟋蟀，議者謂此豈平章軍國大事，至今傳爲話柄，夫亦何足樂哉。予友无悶道人雅好之，作《王孫鑑補遺》數十條，意深旨遠，字字體貼出之，非泛然記述者所可彷佛其間，寓養兵選將之方，因時置宜之略，出奇制勝之智，衝鋒陷陣之威。予讀而異之，曰，此説也，殆通於用兵之道也。設以子建牙旂擁大纛，必能指揮如意，克敵致勝，以奏膚功。使賈秋壑能知此義，當必知自振作，命將出師以圖戰守，何至國破家亡身敗名裂哉。昔衛懿公好鶴，至於亡國。嗜好累人，古今一轍，然而不足爲道人慮也。道人具曠達之識，遠名利事，嬉游與人無求，怡然自得。蟋蟀之産於浙地者名杭蟲，不遠千里物色之，如九方皋相馬，百無一失，蓋求之必得其才，養之必竟其用。當夫籬菊黄時，輒與文人墨士、野叟村童旗鼓相當，較其優劣，游戲也，而經濟寓焉。推此意也，以之選將則得人，以之治兵則無敵，又安得以尋常嗜好目之哉。覽是編者，益可以知道人矣。

光緒壬辰雙六月，心禪居士識於二泉之聽秋室。

藝文

《詩經・唐風・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晉・盧諶《蟋蟀賦》　何兹蟲之資生，亦靈和之攸授。享神氣之么卉，體含容之微陋。喓喓咧咧，翾翾翩翩。候日月之代謝，知時運之斡遷。

南朝齊・謝朓《謝宣城集》卷三《秋夜》　秋夜促織鳴，南鄰搗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佇立。北牕輕幔垂，西户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視階前濕。誰能長分居，秋盡冬復及。

南朝陳・王叔齋《籟紀・蟋蟀賦》　虚白月於秋除兮，避零露于宵徑，既升堂以入室兮，復同聲而相應，此云息而彼興兮，寐欲成而還聽，歎杼柚之多空兮，雖懶婦其何病。

唐・杜甫《促織》卷二二五　促織甚微細，哀音一作聲何動人。草根吟一作冷不穩，牀下夜一作意相親。久客得無淚，放一作故妻難及晨。悲絲一作絃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唐・郭震《蛩》　愁殺離家未達人，一聲聲到枕前聞。苦吟莫向朱門裏，滿耳笙歌不聽君。

唐・張隨《蟋蟀鳴西堂賦》　歲云秋兮，秋亦暮止。西堂寂聽之時，蟋蟀寒吟之始。紛稍稍以驚節，洞喓喓以横耳。若夫八月在宇，三秋及門清韻。晝動哀音，夜繁潘生，感而增思，宋玉傷而斷魂，於時招摇北馳。河漢西瀉煙澄，寥廓露肅原野。背暑而出爾草間，驚寒而入我牀下。或有聲相應，氣相依雜，蠨蛸於内屏，混熠燿於前。除羅幌燈寂，珠簾月疏，掖庭聞而夜久，華省聽而秋餘。若乃愁雲結陰，暮雨流濕拂寒，感之密邇，當暝色而逾急。我堂既在，我室既入，亦何異羣鳥養羞，昆蟲閉蟄。嬾婦也。唯爾可以促女功，羈人也，唯爾可以催客泣。夜如何，其夜未央天晴，地白月如霜。士有衣絺綌，坐蓼牀怨空階之槁葉。聆暗壁之寒螿，乃言曰何彼蛩矣。與時行藏，火氛鬱蒸，迹邁於中，野秋氣融。朗聲聞於西堂，然後屏輕箑卷凉簟，時歲忽以徂謝，功名曷。其荏苒美豳，化之有成陋晉風之太儉，夫如是莫不驚。白露之蟲躍望，青雲之鴻漸。

唐・李子卿《聽秋蟲賦》　時不與兮歲不留，一葉落兮天地秋。況白露之夜，遥聽陰蟲之啾啾。且鳴因夜，急思以秋苦。始趯趯而緑階，轉喓喓而入户。輕颸颯而韻合，殘溜泠而響聚，隴水咽而應然，峽猿啼而何取。由是知悲秋者自此生興感物者，因兹爲主，則有三年。逐臣千里，遠客鄉路，何處君門，且隔吟澤畔之風秋，卧江皋之煙夕。逆旅愁，聽鳴蛩，四壁欲解寒衣，蕭然淚滴婕妤。恩薄義猶，辭輦永巷，秋深層城，夜淺凉月，斜照明河，近轉塵滿。瓊鈎珠簾不卷，秋聲四入曼睩。雙泫長樂歌，鐘悲來莫辨，香衢甲第，趙李經過。霞擁繡軸，風調玉珂，高堂引滿，醉舞婆娑。永夕之樂，孰知其他清露。醒後遶砌聲，多瞪視凝聽。傷如之何去，歲良人遠征。絶域錦書欲寄，翩翩鴈翼不語。朝紡含顰夜織，其那空閨悲鳴，亂逼欲夢，翻驚方愁。更憶臆絶聲聲。門前月色貧士，失職寂寞下帷，蘭葉風敗苔痕，雨滋覽鏡而玄。髮將白，拂塵而素衣，已緇柴門。日暝響沸，茅茨展轉，孤枕偏驚。故時念懸鶉之正弊，恨躍馬之將遲。何必葉落，自長年悲，且蟲之聲也，無端人之聽也。多緒亦由心羈者，多感激志苦者，易悽楚苟，有任於行。藏亦何嗟於寒暑，水之積也，鱗斯奮風之厚也。翼斯舉彼數蟲兮，何知且逍遥，以容與。

宋・蘇軾《雍秀才畫草蟲七物・促織》　月叢號耿耿，露葉泣溥溥。夜長不

自暖，那憂公子寒。

宋・吳師道《促織圖》 華屋歌鐘夜，何從識草蟲。惟應苦吟者，相對共秋風。

宋・葉初春《蟋蟀圖》 悲絲急管聲應異，落葉哀蟬怨或同。九月飄零猶在野，無人一爲誦豳風。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三二《蛩聲》 山行我已厭征塵，夜語誰能伴老身。幸有暗蟲同店宿，被渠告訴却愁人。

床根吟夜句冥搜，莎底啼寒泣怨愁。人世如何無苦樂，一般蟋蟀兩般秋。

莫憎苦調太酸辛，月思霜哀亦可人。村落小家無此客，溧陽少府是前身。

又《放促織賦》 楊子朝食既，徹步而圃，嬉遥見一二稗子，集乎遠華之堂。環焉，其若圍俯焉，其若窺躡焉，其若追也。楊子趨而往視之，蓋促織之始生，而尚未墜地，而未能飛者也。嘉遯而不仕，故高步而不卑，辟穀而不餔，故癯貌而不肥。既蚱蜢其修髯，亦翡翠其薄衣，彼其臂短，而脛甚長，是故將進而趦趄，翹立而孤危也。楊子笑謂稗子曰：汝豈識之乎。是固夫霜凄露感，而恤緯征人之裳者歟。身勤心苦而提耳，女功之荒者歟。晝聞宵嘯，自基而徂堂者歟。多言強聒身隱，而聲彰者歟。若悲若怨若憤若歎，而吟嘯秋夕之清長者歟。奚失據於幽茂，而阽身於躅藉，若是其幼且孱也。迺命稗子，藉以羽扇，遷之叢間。見密葉其躍如曝，冬日其欣然。稗子反命曰：是蟲也，若子産之魚，圉圉然，洋洋焉矣。楊子使稗子反視之，至則行矣。

宋・劉辰翁《須溪四景詩集》卷三《客愁連蟋蟀》 梧桐驚客夢，去住兩茫然。曉覺雞鳴未，愁惟蟋蟀連。江湖無漢地，家世本秦川。唧唧月共語，涓涓人獨眠。青燈寒四壁，衰鬢織千年。唐晉他人有，荒涼故殿前。

宋・賈似道輯《重刊訂正秋蟲譜》卷下《嘲兩來嘴》 有等好事君子，凡遇秋蟲發動，則東闖西奔，尋豪探富，説合兩家，携蟲賭賽，則從傍而讚之。假心虚意，挑撥成場，東家撒漫，便幫西家，以局東家，西家軟怯，則就東家以取西家。設或兩家各自張主，則又從中冷語，某蟲甚大，某蟲色花，扇兩家之心，敗已成之事。及至東家敗北，則便向西家云：我道東蟲不狠，今果然。歟頃之東家復勝，便轉面謂東家云：我道未見得你蟲便輸，將軍有復口非此謂歟。或放錢，或抽頭，或倒卸，百般用意，總是爲己，而不爲人。一遇此輩，切須斟酌，毋令堕術中可也。

宋・賈似道輯《鼎新圖像蟲經》卷下《題促織》 玉繩低轉過南樓，人在冰壺夜色幽。湛湛露華涼似洗，啾啾蛩韻巧如謳。絮叨高下恣情訴，斷續悠揚不肯休。叫徹五更尋隱處，自封門户共雌儔。

又 玉礶金籠喂養頻，王孫珍愛日相親。争雄肯負東君意，决勝寧辭一芥身。鼓翼有聲如唱凱，洗鉗重搦似生嗔。大哉天地生群物，羨爾區區志不倫。

又《拜星月慢》 海燕東歸，金風西起，湛湛濃露於漥。蟋蟀秋興識，敗壁荒苑。笑相尋，須將玉罐金籠拚。謾聽清音囀。赤黄蠏殼，總平生稀見。畫堂中，曲養情何厭？性歉爽，好把情波泛。展轉輕盈遒健，奮鷹揚，對敵無雙。戰經百場，誰聞敗北嘆？怎奈他，三秋氣老，英雄事方斷。

又《促織歌》 新蟲調理要相當，殘暑盆窩須近凉。漸到秋深畏風冷，不宜頻浴恐防傷。養時盆礶須寬闊，下食依時要審詳。水食調匀蛩必旺，看時切莫對陽光。水時併盡方堪鬬，不可傷饑患飽忙。盆内土須蚯蚓糞，相宜蓋爲按陰陽。如此宿蟲無姤色，仍將宿水换新漿。假若草葉供蟲嚙，齒軟仍知牙更僵。過籠窩礶安排固，行動提携總不妨。酒後切忌將來看，壯氣冲傷走跳狂。誤放橘橙克食物，食之蟲腹反爲殃。安頃必須清净處，油煙熏損不剛强。過期未鬬頻頻看，仍復收拾用意藏。倘或打食口齒鋭，必須醫損按前方。不察强弱當場鬬，必是遭輸笑不良。蓋盆謹慎休留隙，免使奔逃意下慌。看取調養依斯譜，蟲體無傷齒更剛。堪憐一種清幽物，歲歲三秋聲韻長。

又《促織經》（周履靖續增）卷上《濟顛和尚癍促織鷓鴣天》 促織兒王彦章，一根鬚短一根長。只因全勝三十六，人摠呼爲王鐵鎗。休煩惱，莫悲傷，世間萬物有無常。昨宵忽值嚴霜降，好似南柯夢一場。

又《把火文》 這妖魔本是微物，只窩在石巖泥穴。時當夜静更深叫徹風清月白。直聒得天涯遊子傷心，寡婦房中淚血，不住地只顧催人織。空費盡許多閑氣力又非是争奪田園，何故乃盡心抵敵。相見便怒尾張牙，揚鬚鼓翼。鬬過數交，趕得緊急，贏者搠翅高聲，輸者走之不及。財物被人將去，只落得些兒食喫，縱有金玉雕籠，都是世情虚色。倏忽天降嚴霜，彦章也熬不得。今朝歸化時臨，畢竟有何奇特。仗此無明烈火，要判本來面目。

咦，托生在功德池邊，却相伴阿彌陀佛。

又《撒骨文》 一夜青娥降曉霜，東籬菊蕊似金粧。昨宵穩貼莊周夢，不聽蟲吟到耳傍。大衆萬物有生皆有死，鳥雀昆蟲亦如此。今朝促織已身亡，火内焚屍無些子。平生健鬬勢齊休，徹夜豪吟還且住。將來撒在玉湖中，聽取山僧分付汝，冤與孽皆消滅。

咦，一輪明月浸波中，萬里碧天光皎潔。濟公念畢，把灰向湖中一丟，一陣清風過處，現出一個青衣童子。合掌當胷曰：感謝我師點化，弟子已得超昇。言訖風息不見，噫，亦知微物之有感化者，故併入以備觀賞。

又卷下《促織論賦》　促織鬬時人要主，貪財饒大蟲辛苦。總然贏得已着傷，當場必悞下鋒主。

總言三首　莫言促織正奇能，養者須當耐性情。只宜漫鬬無疏失，不可忙忙去鬬頻。交鋒一口停三日，大鬬須還隔一旬。不依此法隨心好，撞了齊肩必定傾。

其二　其中奧妙細談推，依此之中必作魁。三分之中曉得一，常常得勝帶花回。

其三　蟲性分悲喜，世人難得知。嚼牙能鬬口，鼓翅得贏時。須識蠅頭捽，傍危則自知。總然蟲禁齒，如病遇良醫。

金・周昂《促織》　促織來何處，秋風暗與期。苦吟人不解，多恨爾如知。獨枕難安夜，寒衣欲及時。淩晨攬青鏡，一半已成絲。

元・仇遠《金淵集》卷一《蟋蟀》　蟋蟀一何多，曉夜鳴不已。居然聲相應，各爲氣所使。零露聊飽蟬，落葉才庇螳。秋風滿庭砌，安能久居此？愁聲不欲聽，我聽差可喜。平生勝負心，一笑付童子。

元・王旭《蘭軒集》卷四《蟋蟀》　來從郊野到堂階，歌月吟風似有才。長夜漫勞催婦織，貧家何處得絲來。夢回孤枕霜侵户，悉滿空庭露濕苔。幸有潛身無一事，感時何苦動悲哀。

元・戴表元《秋蟲歎》　夏蟲聲漸微，秋蟲聲漸繁。微物何所知，時至不得閒。嗟我鏡中髮，亦復就彫殘。凄然雜憂患，霜風埽茅管。反不如彼蟲，自得草莽間。所以達生士，逃名在空山。客居雖云樂，不如早知還。

元・吴師道《促織吟》　高秋白露如零雨，促織驚寒近牀語。美人不寐空閨深，共向西風訴離苦。玉關征人去不歸，無書寄與來鴻飛。背壁孤燈照清淚，誰家急杵敲寒衣。寒衣八月當寄時，今年獨恨衣成遲。天吴顛倒舊繡裂，春蠶凍損新絲稀。夜長抱膝三太息，此懷促織那能知。微霜凄凄月欲没，四壁蕭蕭聲轉急。唫成錦字長相思，萬里秋空凝愁碧。

元・沈夢麟《花谿集》卷二《蟋蟀吟》　十月蟋蟀入牀下，胡爲舟中夜語語。阿咸側耳不成眠，親手張燈無覓處。岸上誰家燈火明，沈沈機杼秋無聲。蛩兮蛩兮何不催，爾織織成白絹供官徵。我歌蟋蟀亦良苦，唧唧啾啾哀復訴。開篷濃露白於霜，織女停梭淚如雨。

元・馬玉麟《静觀堂稿・蟋蟀賦》　惟蜻蜓之微眇，含秋氣之淑清，豈比鱗而並介，恒迎陽而隨陰，色黝黑而光澤，才毅武以僄輕。伏幽砌之闇闇，吸湛露之泠泠，雜鳴雞之晨警，幾哀蟬之夕吟，呴嘻嘻之未已，噫啾啾之益深。其始聽也，凛凄切其如訴，其既進也，厲激噭其若轟，驚閨婦之殘夢，傷旅客之游魂。亦有豪俠王孫，貴介公子厭禽，荒之已疲思蟲。戲之可喜戒，童僕以蒐獌，獲瑰偉于叢壘。沐以華池之泉，食以百花之蘂。傳金籠以栖形，依璚室而振宇，于是駕集賓朋，稠載金帛較强弱，于一鬬視勝負，以爲獲爾。乃設草挑戰，開籠縱敵争，攫躍以奔趨，共趫捷而躪蹈。聲砰嗑以振庭，足騰驤而陷石，或鼓怒以憑凌，或縮恧而辟易，此何異于勇士之，揚拳而壯夫之交戟也。蕞爾小蟲升乎草莽，乍相值之何心，惟矜力以突攘，壯睨視之斷斷，肆躑躅之搶搶。奮猛志以横行，飽老拳而必往，既無惜于折肱，亦何憂于血顙。蛙怒目以向蛇螳，掉臂而傷，孰鶹捐驅而騁，奇雞角距而争，長宛取類于蝸枝，庶性情之髣髴，衆相玩以娱情，曾無取于上賞。亂曰，日月逾邁嗟歲暮兮，蟋蟀在堂忽在户兮，露飲無求既清貞兮，逞志一鬬何好勝兮，矯矯君子尚介果兮。

又《蟋蟀詩》　唧唧復唧唧，秋來不斷鳴，小兒休掘取我愛助書聲。

又《非磊落氏贊曰》　蟋蟀蟋蟀，依牀入室，哀吟動人。不寒而栗，矜鬬怒倚，其命莫必。儼爾介冑，師出以律，風清氣揚。霜降魄失，勞苦功高，蜉蝣獨逸。

清・于敏中等編《詩三集》卷九九《聞蛩》　振羽當六月，物物識節次。閒庭曲院間，氣爽風清際。耳根方喜静，唧唧聲忽試。胡爲乎其來，瞥眼經年事。跂脉蔓草中，可聽未可覩。叶立秋遲三朝，秋信却先至。曷不俟時吟，爭響獨何意。欲速紛已多，亦奚怪蟲類。

清・愛新覺羅・弘曆《詩四集》（董誥等編）卷四〇《蛩》　鼓脇弗殊彈舌響，金仙高座應真陪。簡中了具無生義，聲賦歐陽却小哉。

又《蛩音》　少小於斯觀彼鬬，中年曾是賦其詩。昔嘗作《鬬蟋蟀》長歌，見《樂善堂全集》。而今覺得都無味，但一聞聲一惜時。

又卷五七《蟋蟀居壁》　六月莎雞振羽時，不妨逢壁且居之。或墻或穴原無定，曰蠕曰肖則尚遲。屈以爲伸應有待，動由乎静更何疑。孟冬仍即於牀下，復始歸根理在兹。

又俞允文《蟋蟀賦》　蟋蟀秋蟲也，猛性嗜鬬，志在必勝。其鳴聲又特悲壯，庶幾感靈激神，固蟲豸之可畏。然余覽國風月令及歷世才士所爲詩歌，咸非專賦。郭賈之博物多識，又絶無定名，率皆相襲而未盡其理，因綴叙其所産，化聊以備數焉。其辭曰：

伊蟋蟀之微渺兮，惟秋蟲之獨靈。含春華之昭質兮，吸玉液之清泠。性耿介以毅武兮，才盡節以僄輕。挺天姿而無因兮，相歷覽其修能。不程才以知類兮，豈瓌異而見珍。爾其爲類也，則有噓吸洿洿，叫嘯魁坼崩榛。灌莽之原渟

涔，淺草之區緑房，紫莖之囿黄苔，白蘋之陂堀堁。灪澳滲灕沮洳，埃藹菸邕夕勁，朝稀潛潛濕濕，底壅腐餘忽焉。是産爲蠅爲蛆，別有複閣成臺，離樹幽堂。玄疏黑礪之室，曲瓊椒塗之房，蘭金藻玉之宫，璇題縹壁之廬，清馨轉蕙之館，晏温流香之渠。爰有麗人，妙妓姣女，妖姬姱態柔情，妖蠱婿窳盤衍，其中者忘日夜而冥。迷墯緑煙燉朱液，或乃淪精降魄，含形儲軀詭色，非純正氣戾違，繇斯言之未足，稱奇余固可得，而略也。至若月竈風丘，蒸巒霧谷炎厓，錡甗以屻嶵霧壑，崔巍以峴岧旄。嵁峴巉隈隩蹊，絶往蹤藪斷來，牧若乃驸豹，孽狐貙麃獦狙，鞅牟格磔乎。其側王虺巴蛇毒，螭巨蝮歊尼陵卵乎。其傍雄鴟猛鷙鵰鷹，俊鶻咆嗥亶翔乎。其巔赤螳玄蜂射蜮，蠹喝噬嚏剖殛乎。其陽山魈木魅，陰鬼厲神，熊熊焉，魂魂焉。鎔窟宅而跳陸梁，復有千年積死之樹，孤軍隕鹹之阬。蕭蕭古尰，簌簌蕪城，仆雷之榦，屼雲之槙櫹兮，棳兮。若陁若崩疊衆怪，攢百靈壯瑰偉之所積，卒成氣乎，奇生其爲狀也。則有敦脽紫茜，平膚銀液，斷斮霜葩，股弩狙戟，翅鑠流金，翼凝點漆，頂渥丹砂，項墅青韄，鋸牙辟灌以齲齺，巨顙碨礧而簡積，馮馮兮，駢駢觡觡兮。臀臀何奇形而異，模差可仿像而靉靆。亦將有公子王孫，倖竪權戚驃將，豪商遊俠燕飾，三川五都之雄，六郡三輔之客。厭百戲之已疲，歎黄金之無益，聆烈音之碬礫，羨節鄂之岩額。命林穴以獮秋兮，彈曜靈使西沉。揮赫熛以列炬兮，戒富媪以見琛。爾乃赬玄顔，炘浮林鬬獑，猢躥獌豻，嶄巖刲岑崟。飛聰硿濛沉，明突冥巧網。四匝狡穴，三門雲布，星羅下無軼，奔闔茸殪魁梧臻，畢獻所獲，犒其最勤納。以琦璜之窩飴，以珠穟之榮沐，以華清之潔晞，以赫戲之晶攬，翠敔之，纚縰擦。青蠅之臊腥，信襲養之既和，率應機而莫攖，於是命儔集好駢駕。連纓相與很觀，夫戰鬬之變態，廉度其勝負之殊形，各施綵以代幟。均約結以定盟，設誘嚨聒用壯，敵情其始也。則唆唆躍躍，躅躅躤躤。或峙或植鐵，或蹶如陷石，或囓唅而彪咻，或趫捷以狼戾，或深沉以保介，或佽攘以赴勢，或怦怦伺抽憑，或桓桓包慷慨。乍渾奔以相嚘，儵急對而分顗，擇肉而唰喇拉折，扼吭而攀翻挩批。聲砰磕以先鳴，騁後凱而彌厲。或逐北而隨旋，或受詘以凌遽，固三接而三捷，亦再角而再礪，循性情之自然，陋孫吴之韜祕。然後衆變殫單伎，糺怯負者愁，賄助勝者榮。立價傾兩都，射溢千鎰功，以虓武見貴名，以將軍是策。豈獨衛鶴乘，軒秦松授職，此固媮樂之方信，足以極一時之偉特也。若乃燕地飛霜，楚水增瀾，天晴嶰而短景，風颼颼而薄寒。才已盡而見放形，枯槁而摧殘聲，酷醜而不舒，夜漫漫其未闌，感唐風之覽化，興楚客之永歎。亦有貧士失職，獨婦棲山，久客登樓，愛子戍關畸，人鞠而無偶，壯士去而不還。臨年被戮之孤，垂老欲別之鰥，忽傾耳以頹思，何愁戚之多顔。心有懲而靡亂，涕無從而獨潸奚。哀音之中人兮，誰能破涕而爲歡，蓋亦聲音之至妙也。豈若簫琴之比律，於夔襄昆蚑之哄噦，於蛇蜓云爾哉，亂曰素節玉貞。類介士兮，雲翼振振發皓商兮，馮化撰體靡有方兮，窮陰弸割陽精降兮，雖有奇心招替爽兮，俾協詩歌闡靈藏兮。

又吴綺《鬬蟋蟀賦》 露老楓梧之月，雲深卵色之天。五雉翻盆盧，看擲帽，雙犀出塹，馬笑投錢。劉寄奴之豪情未已，賈秋壑之逸興重騫。爰徵威於羽國，遂選勇於蟲兵。黄金鑄稱，紫玉雕罌，既曹分其種色，次部伍其重輕。弱足之與强頭，譜前論系，一青之及五白，删外存經。於是此詶蜘蛛，彼詩蝴蝶翅。翅梅花腰腰，薤葉氣一鼓而不衰，勇三登而未竭，其未合也。如木鷄之不見，其既鬬也，儼鐵騎之相持爾。乃金號琵琶香，稱獅子戴，我頭來飽卿拳矣。或始伏而終搏，或初生而後死，淮陰之渡，齊水輕騎潛行。鉅鹿之鬬，秦軍呼聲亂起，義戟銀髯怒銛，鐵齒必甘心於亂。人將報聲於知己，若夫巧在伐謀，鬬非專力見壘。滿而氣生，聽轂鳴而義激，笑薄技於螳川，羞覆師於蟻國。宜乎博縱千金采，陳雙壁出壘升場。寒敵軍之心膽，收缶論功，饗主人之梨栗也。

又卷四三七《禁中聞蛩》 悄悄禁門閉，夜深無月明，西窗獨闇坐，滿耳新蛩聲。

又《秋蟲》 切切闇窗下，喓喓深草裏，秋天思婦心，雨夜愁人耳。

清・張玉書、汪霦等編《佩文齋詠物詩選》卷四七五《耿湋〈賦得寒蛩〉》

爾誰造，鳴何早，趯趯連聲。徧階草，復與夜，雨和遊人聽堪老。

又白居易《聞蛩》 闇蛩唧唧夜綿綿，況是秋陰欲雨天。猶恐愁人暫得睡，聲聲移近卧牀前。

又陳鑑《鬬蟋蟀賦》 閉隱先生曰：吾亦從吾所好也，吾好伊何，小物孔多，世之所棄，吾之所摩，則蟋蟀之閒，亦其一矣。其獲而陳之也，形狀錯殊，色理分煜，有山其頭，有火其目，有龜其背，有蟹其足。或繡其肩，或蟠其腹，或戟其鬚，或突其角，或虎其項，或鼈其躅，或鉗如戈鋋，或齒如箭鏃，或翅如銀絲，或點如金粟，或噴留如丁，或摘劃如槊，或蔓尾如刺，或蝟毛如縮，或豺豻其吞，或豸豹其蹩，或長吟如歌，或唧噥如哭，甲甲傑傑，未能更僕其愛而登之也。餧而供具，選而胎胚，擬瑠璃以爲盆，象湘筠以爲笥，竅暖玉以爲窩，雕白石以爲池。投以茭蘆之葅，侑以蟹鰕之臡，啖以蒼蠅之血，餌以參苓之滋。飼之孔勤，調之無倦，髀膂僨盈，筋骸强健，踴躍攫拏，虓虎堪戰。若操戈矛而欲試，聽鼓鼙而兩軍壘以相見也。

又蘭暢居士《愛蚊説》 物之微而足以感人者，莫蟬與蚊。若蟬鳴于仲夏，

聲出新樾間，喚醒北窗凉夢，恍然別作一境界，使人檢點身心，一番感觸。唐人有句云，志士心偏苦，初聞獨泫然，會意徵矣。蚻鳴于秋，其聲哀怨，動騷人嫠婦之思，爲更甚于蟬。顧蟬之爲物，屏跡高柯，吸風飲露，有清虚廉讓之致。蚻獨好争以勇勝，推其故，殆禀金虎肅殺之氣，生意迫促，不得其平，故激而爲志徵噍殺之音，發而爲憤怒陵競之狀，以二物較之，蟬品爲優。然蟬惟新蜩，足清人耳，所謂麥蚩是也，其大者謂之螃，大而黑者名棧，皆噪聒不耐静聽，又不若蚻之莎蜷草逕，聲聲凉露矣。周元公載之幽風，以紀月令，後之詠歌者，止狀其聲，而不詳其形，若夫閑蚻之戲，止有半閒堂一事，他無聞焉。近世則有秋蚻譜，有栅局，江浙最盛，徵逐數百里，不啻鬬雞走狗之樂也。霞瀛大珠生居城市，無蟬聲而酷好蚻，比之衛公鶴，支公馬，殆更有甚。其相蚻之法，獨出精意，辨色則離婁之明，辨聲則師曠之聰，骨相肉相神相則九方堙伯樂之智，得時失時先天後天之論，則扁鵲華陀之術，調馭飲食，得其性情，則王良造父之技。嘗爲予言其故，予不甚解，以子非魚焉，知魚爲對，及熟思之其言，皆根極至理。蓋斲輪解牛，當以神遇而不可以言傳者，因不禁嘅然曰，蚻之爲物也么麽，而其理之精微有如此。以小喻大，格物之學，其何有窮。昔人欲視焦冥，齋戒三日而後見，學射則懸蟣虱，視之大如車輪而後貫，惟其用心之審，而後有得焉。今以相蚻之法測之，凡有形象者，則推步占驗素問玉函之書可作也。以相蚻之心思測之，凡爲道藝者，則承蜩弄丸棘猴玉楮之技可學也。心通乎物，物通乎理，驢之鳴也有言，鳥之音也有語。其理可推而不可推者，莫不可以察識矣，神哉奇哉，微矣渺矣，請仍質之大珠生。

清・麟光《蟋蟀秘要・鬬蟋蟀》 野人生計喜凌秋，古塚荒園細索求。每以形骸分貴賤，常將色相論平優。飲餐芻水還須備，寒暖陰晴使務周。養得神完牙齒利，好從秋月奪魁籌。

其二 八月燕臺試草虫，都人争效宋家風。翠盆晝暖臨風滌，香褥秋晴倩日烘。十萬青錢求未易，千金白壁賭何窮。金籠漫羨唐宫美，今古奢華大抵同。

其三 清奇百選費精裁，個裏皮毛可按推。腰束鮮卑生自怯，頭顱圓闊定爲魁。怒鳴兩翼風雲變，奮舞雙鬚陣勢開。敵者膽寒驚竄去，功成甯待鼓三催。

其四 華堂几案列争場，角勝相持費較量。主客相衡緣賭利，將軍抵死爲封王。花磁賜沐隆酬績，金椁榮終痛悼亡。回首甕口原一夢，可憐肝胆向誰强。

又《咏蚻・先録書春堂》 霜華滿地語悠悠，爲傍西風怨舊遊。唧唧吟寒三徑露，聲聲喚入一庭秋。半窗明月幽人夢，千里相思旅客愁。孤枕不眠聽静夜，音隨笛韻到床頭。

其二 梧葉秋風一剪輕，離根砌畔弄寒聲。三更絮語催霜白，午夜長吟咽月明。竹珮音中聲乍斷，桂花香裏□初清。淒淒聽遍渾難忍，蘆岸秋深最觸情。

又《偶成一律》 雄心未可老林用，欲表芳名後世傳。青翅生雲知力勇，紅鉗似火識牙堅。英虫角勝逃盆外，黑虎迎敵竄□邊。不意虫王今歲得，經秋四十有餘年。

咸豐四年小陽月，石蓮麟光題於書春堂。

宗室貴伯存，特來觀玩，因題五言絶句一首。

舉世蓄秋虫，將軍未易逢。餘虫三百鬬，無敵敢交鋒。

又《謝漢槎題》 將軍威猛衆難同，體壯牙堅氣更雄。兩翅玲瓏臨大敵，一身矍鑠建勳功。紅鉗微啟疑生火，黑虎纔交落下風。誰識虫王真色相，無花老眼屬麟公。

又《謝樹階題》 剛强好鬬屬秋虫，一遇將軍便下風。體厚形方神自壯，頭圓項闊氣真雄。蹁躚兩翅如墨黑，熠耀雙牙似火紅。觸目虫王知者少，深心善相頌麟公。

又《祺心齋題》 善鬬寒蚻未易詳，登場角勝力難量。威鳴黑翼生雪氣，怒吐紅鉗露劍鋩。百戰不輸超俗格，三秋勁敵益精强。將軍幸入麟公選，播得芳名一世揚。

清・秦子惠《功蟲録・清心禪居士〈倚聲・金縷曲〉》 赫赫渾如在。把當時、賢眉劍戟，一齊都繪。想象凌煙高閣裏，百戰勳名無蓋。誠不異、風雲際會。燕頷虎頭瞻色相，問品題、可許驪黄外。年年晝，鴻溝界。旌旗變色登壇拜。逞英雄、威稜遠屬，敵人類齕。挂印封侯秋亦夢，食禄肯忘忠愛。具敵國、長城氣概。我願差强君領取，保山如礪更河如帶。披數葉一樽酹。

又《王孫經補遺・張鎡〈滿庭芳・促織〉》 月洗高梧，露溥幽草，寶釵樓外秋深。土花沿翠，螢火墜墻陰。静聽寒聲斷續，微韻轉、凄咽悲沉。争求侶，殷勤勸織，促破曉機心。　兒時曾記得，呼燈灌穴，斂步隨音。任滿身花影，猶自追尋。攜向畫堂試鬬，亭臺小、籠巧裝金。今休説，從渠牀下，凉夜聽孤吟。

又姜夔《齊天樂・黄鍾宫》 丙辰歲，與張功父會飲張達可之堂。聞屋壁間蟋蟀有聲，功父約予同賦，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詞甚美。余裴徊未利花間，仰見秋月，頓起幽思，尋亦得此。蟋蟀中都呼爲促織，善鬬，好事者或以三二十萬錢致一枚，鏤象齒爲樓觀以貯之。庾郎先自吟《愁賦》，凄凄更聞私語，露濕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凉獨

自甚情緒。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迎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幽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原注宣政間有士大夫製《蟋蟀吟》。

雜録

宋・黎清德編《朱子語類》卷八一《蟋蟀》 問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説，固不在言。然《詩》作于晉，而風係於唐，却須有説曰：本是唐，及居晉，水方改號。晉琮曰：莫是周之班籍，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之命，《書序》固稱晉矣。曰《書序》想是紀事之詞，若如《春秋》書。晉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後，豈亦係《詩》之意乎。曰恁地説忒緊，恰似舉子做時文去。

蟋蟀自做起底詩，山有樞自做到底，詩皆人所自作。升卿。

明・沈弘正《蟲天志》卷三《行・鬬蟋蟀》 《開元遺事》曰：蟋蟀，每至秋時，宫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宋史》曰：賈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群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略】王稱登《虎苑》曰：吴俗好鬬蟋蟀，用黄金花馬爲注，里人張生爲之屢負，禱于玄壇。玄壇張所《素奉夜夢神》云，遣吾虎助爾在北寺門下，張覺往尋之，獲黑蟋蟀甚大，每鬬輒勝，獲利甚豐，久之乃死。

陳繼儒《妮古録》曰：宣廟時鎡器及蟋蟀澄泥盆最爲精絶，兩宫火藏金流入銅中鎔而爲罏，故後世僞造者迥不能及。

潘之恒《亘史》曰：今燕都上元，食黄瓜，賞牡丹，鬬蟋蟀。皆取諸地，壙中火炙，真足奪造化之權然，其本必壞物，亦早斃。

周暉《金陵瑣事》曰：促織獨金陵者鬬，謂之秋興鬬之，有場盛之，有器掌之，有人必大小相配，兩家方賭，傍猜者甚多，此其大略也。馬南溟有鬬促織賦。

王臨亨《粤劍編》曰：廣城多砌蠔殼，爲墻垣園亭間用之，亦頗雅。蟋蟀三月間已滿，砌長鳴矣，廣城人至六七月間，亦多取以鬬，戲賭金錢。

清・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四〇《蟲豸門・蟋蟀》 勅索千箇，湧幢小品，吴中有諺云：蟋蟀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蓋宣廟。有此好來之江南者，蘇州守況被勅索千箇，不許違悞。早蛩，《高啓集》：至正丙午五月，夜坐中庭，聞蟋蟀之聲，感而爲早蛩賦焉。

餓金盆，吴偉業：宣宗御用餓金蟋蟀盆，歌定州花毳，賜湯沐、玉粒、瓊漿，供飲啄。餓金髹漆隱雙龍，果廠雕盆錦香褥。

清・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卷一〇二 促織，朱彝尊《鴛鴦湖櫂歌》注：嚴將軍墓前，每年産一促織，爲冠里人争取之，佳者名爲紫金翅。

清・齊學裘《見聞續筆》卷六《蟋蟀化異物》 蟋蟀化生之物，未聞蟋蟀又化爲異物者。家人養蟋蟀，清晨上食，見脱一空，殼疑爲三尾所嚙。旋見水池内蟠結一團，蠕蠕欲動，引而伸之，約長一尺，白細如粉絲，然兩頭尖，離水則乾枯矣，奇哉。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八《昆蟲類・蟋蟀》 《五雜俎》：促織惟雌者有文采，能鳴健鬬。雄者反是，以立秋後取之，飼以黄荳糜，至白露則夜鳴求偶。然後以雄者進，不當意輒咋殺之，次日又以一雄進，又皆咋殺之，則爲將軍矣。咋殺三雄，則爲大將軍，持以決鬬，所向無前。又某家有大將軍，則衆相戒，莫敢與鬬。乃以厚價潛售它，邑人其大將軍鬬，止以股一踢之，遠去尺許，無不糜爛，或當腰咬斷，不須鬬也。大將軍死，以金棺盛之，以銀瘞於原得之所，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無矣。凡促織與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鬬，吴中人多能辨之。《虎苑》：吴俗好鬬蟋蟀，用黄金花馬爲注，里人張生爲之屢負，禱于玄壇。《夜夢神》云：遣吾虎助爾，在北寺門下，張覺往尋之，獲黑蟋蟀甚大，每鬬輒勝，獲利甚豐，久之乃死。

清・夢桂《蟋蟀譜・化生》 《毛詩疏解》：斯螽、莎雞、蟋蟀，一物而異其名者也。其乘時變化，並非一類，緣者所化則有蜘蛛，其身短，其肚大，其色青。多足者所化則有蜈蚣，其形扁而短，其色黑，牙圓而頭赤。飛者所化則有土蜂。螻蟈所化，其形長，其項短，其色微黄。此等虫好者最多，須仔細認辨，方得無悞。況奇虫之生亦不多觀，豈可以小年不及大年而忽諸。畜之以爲玩者何昧昧焉，而不究其出處格外致之謂何，竊恐笑之者人林立矣。

清・朱從延輯《蚟孫鑑・五色變蟲詮》蚟孫鑑後

紫青 紫青，白閘線，愈冷愈鬬，即至落雪不休，係螟蛉子變。

紫黄 紫黄之蛩甚難，真千數中不一見。如黄頭銀絲麻路、青毛砂厚項、金翅、腿脚壯長、渾身高厚、血紅鉗者是也。此蛩愈冷愈狠，係蜈蚣變。

紫尖頭 頭如胡蝶頭、青毛砂闊項、白肉厚背、腿脚圓長、血筋絆滿、金翅、白花牙、墨花鉗、白鉗、血牙俱爲將才，係胡蝶變。

真青 真青，白牙妙，黑鑲白鉗亦好，青毛項，血牙更妙，但要白銀絲麻路、細直長透頂、項背高厚、腿脚圓長、白肉爲上，係牽牛變。

青大頭　頭如獅頭樣，細銀絲直透頂，青毛闊項，帶砂青霧罩，滿脚斑白，腿長圓，肉色如玉，或像青蓮，純白鉗，紅花鉗，墨花鉗，墨牙皆堪相配，如白花鑲鉗，大而長厚者亦妙，爲上等之將，係桑虫變。

青尖頭　長頭闊，毛青砂項，身厚，脚腿圓長，滿頭項青霧罩緊，奔走玲瓏，黑鑲白鉗，長紅花鉗，烏爪白鉗，血牙更妙，係蜘蛛變。

青麻　青麻頭圓大，細銀絲透頂，青毛項，青砂霧罩滿，日中照之微帶紅色，腿白，脚長，肉白者，將中之梟將也，係牽牛變。

砂青　大頭闊項，銀絲細路透頂，青毛砂堆滿項，翅長，脚圓，腿身形高厚，赤爪紅牙，交口便贏，此勁敵之將，係楊甲虫變。

真黃　頭如蜜蠟，項似青氈，翅像紫金，肉黃腿白，渾身黃霧黃砂罩滿，更兼高方闊厚，脚長聲啞，此爲狠鬬之將，係地蚕虫變。

黃大頭　頭要像官蜻蜓頭樣，細銀絲麻路直透頂，硃砂項寬背厚，渾身青毛砂，腿混脚長，肉白，血紅牙，墨花鉗，紫花鉗，真墨鉗者，蛩中之王，係蜻蜓變。

黑黃　有血鉗，黑黃白鉗，黑黃白花黑鉗，墨牙黃墨花鉗，紅花鉗諸種，闊項駝背，頭細脚長腿大者是也。更兼項堆黑砂毛丁，翅有血筋絆滿，渾身似青霧罩砂，向日中照視，通身如血紅者，此真正黑黃，無敵大將軍，係鐵蝴蜂變。

砂黃　頭大，腿長，項闊，硃砂斑，白毛攢緊，背厚，翅金黃，砂罩滿，亦爲上將，係螻蛄變。

真黑　黑如黑漆，牙白如銀絲，鐵頭蝴蜂變。

灰黑　身形匾小，伏于盆底，濕竈灰色，善能饒大，着口即勝，係蟢蛛變。

真白　白蛩紅牙，係牽牛變。

他如螳螂、蜣螂、長脚蝴蜂、蚱蜢及金蒼蠅等類，感秋金肅殺之氣，俱能變化，兹不備載。

青黃白　此三色須金銀線路，細直透頂，早秋鬬間，深秋鬬口决減。

淡黃白　淡黃白，頭須三尖，身如琥珀色，鉗紅項寬，毛穅腿大爲上。

反生名　金絲額，白麻路，銀絲額，黃麻頭俱要金對銀，二件相反，銀額金絲各透明，細直爲上。

滑紫色三種名　一名梨揸採，二稱油紙燈，三呼沿盆子。

又《見聞紀異録》　青有白砂青，紅砂青，油青，蘇葉青，雞血青，麥柴青，生蝦青，熟蝦青，河泥青，河水青，稻葉青，竹葉青，蘆花青，蜓蚰青，鐵線青，麻鐵嘴青，麻鐵色青，麻，惟天青色百年難遇，相傳云：係十年蜻蜓所變，可勝鐵頭蝴蜂所變者。

紫有熟藕紫，藤花紫，葡萄紫，烏醬煤紫，醬瓣紫，茄皮紫。

黃有油黃，麻皮黃，菜葉黃，麥柴黃，香櫞黃，金扁方，并有渾身如雄黃者。

紅有石榴紅，水楂紅，出爐銀，落霞紅。

黑有鐵彈子，竈灰黑，水墨黑。

白有滑白，啞白，蒜皮白，螭殼白，水梨白，蘆花白，艾葉白。

頭有星頭，癩麻頭，芙蓉頭，四字頭，油灰頭，蘭花頭，牌樓頭，鴛鴦頭。一半青，一半黃，又有如星一點微現于額際，如桂花黃色者必是真將，名曰將星。

康熙辛卯年西府雙飛頭有此星，于楓鎮鬬勝盛澤鎮剪刀鉗，名震江浙。

鬬線有灑金鬬線，老薑黃鬬線，蘭花鬬線，羊角鬬線，如線額粗者名粗眉毛。

眼有椒核眼，金眼，俗名金眼回回，及純白蛩，兩眼如點硃者。

鬚有獨鬚，于頭居中出一根者，有紅鬚，俗呼紅毛韃子，竹節鬚如剛鞭樣，蝴蝶鬚兩鬚寸許長。頭有珠如鼓槌式，或是長鬚，一舒一捲，彼此相換，交鬚兩鬚如繩捲繞，見人則放直。又有鬚打贏，不必交口，用鬚打着來蛩即贏。披鬚，兩鬚不動，向後披在背者，鬚有長至七八寸者。

鉗有四鉗及蜜剌如鋸齒者，有無一剌如筋者，有鉗尖純白無黑爪者，又有戟梗鉗，三尾鉗，笋樁鉗，簪糠牙鉗，剪刀鉗，一動一不動者。

臉俗名馬門，有黑臉，純白者爲粉臉，紫臉，及收上時有如紅線一條，放下不見者。

水鬚有長能捧在頭上者，有一邊多，一邊少，一邊六七根者。

項有鈇皮項，蜘蛛皮項，鈇砂項，紫絨項，半節項，半藍項，并有蛀項，上有眼相通可望見者，狹項俗名狗頭頸，惟白蛩不忌。

翅有尖翅，方翅，圓翅，長衣，左搭翅，時辰翅，簑衣翅，板翅，啞翅，惟蝴蝶翅以兩大翅内另有兩小黑翅者方爲真。鳥翅長衣如蒼蠅翅披出在腿外，使風船兩翅竪起，不能收下，如掛蓬狀。三尾翅小而短，畜蛩者遇之多不利。

翅色有紅者曰紅背，望之如紅纓色，緑者曰緑背，如百脚背，黑油緑色無翅者曰禿背，亦名爛翅。

肋有一紅一白鴛鴦肋，大紅肋，白肋，長者曰忠孝帶。

聲有繮鈴子刮竹聲，及聲如呼雌，見亮即鳴，遇暗則止，凡交口時不必多聞，來蛩聞鳴聲即敗。紫金翅每叫只一聲。

肉有螻蛄肉，蜻蜓肉，蚕蛾肉，黄肉，黑肉，白肉，青蓮子肉，緑肉，白菓肉，鉄蝴蜂肉。又有帶鈴一粒者曰金駝鈴，銀駝鈴，滿腰一串者曰金束帶，銀束帶。

脚有八脚，七脚及小脚每多一節者。

腿有白玉腿、甘草腿、花青腿、駝骨腿、單寄腿、雙寄腿、線穿腿及緑腿，宛如蚱蜢腿者。

脚爪花有赤爪，并有中多一爪花者，凡爪花俱兩分，此乃三叉將軍相。

尾有玉尾、羊角尾、三雌尾及六尾、八尾者，獨尾惟居中一根，名曰單鎗，必配獨翼方爲上將。插尾粗而長、紫黑色，如竪插在尾背上，是真將。

宿有倒宿于窩蓋盆蓋之上者，係蜘蛛變，有專立于水池上者，係戲水蜻蜓變，有仰卧者，有側卧者，名曰困蛩。

食有出草不吃食只飲水至結秋者，係蟋蟀變。

清・榮廷《蟲魚雅集》 余髫齡時即性喜秋蟲文魚，嘗携至塾中，師見而責，不准好此，弗聽。一日又潛携入塾，師怒訶之曰：童子不務正業，將啫此了却終身耶。余竟對之曰：愛蟲鬥有英雄概，觀魚游生活潑機，二物不爲俗，豪士文人皆可好，况功課未誤，師何責我不務正業。幼而無知，其蠢頑如此。師聞而笑曰：是故惡夫佞者，讀書人究竟分心，嗣後須急改，不然夏楚矣。於是始不敢蓄此二物。稍長至成立，課舉子業終日攻苦，昕夕不遑，讀書未成，迨入仕途，已將而立之年，風塵勞碌，宦游卅餘載，何暇及此。然每見此二物，必留連玩賞，亦性之所好耳。歲庚子，因疾告退，閒居無可消遣，遂鑿池園裏，引水石間，各處購求，物色得文魚若干種，於盆池蓄養，日日早起，爲渠供驅使，年來滋生甚夥。鳳尾龍睛，五色燦爛，觀其唼花游泳，映水激鮮，不惟清目，兼可清心，倏值金風颯爽，蟋蟀清吟，助三徑之詩情，添九秋之逸興。當疏籬雨過，開滿豆花，小院月明，照徹桐葉，聞唧唧之聲，得悠然之趣，故日以蟲魚爲閒中一樂也。讀蘇子《赤壁賦》，有侶魚蝦而友麋鹿句，因自起別號曰侶蟲魚叟，憶曩年師訓，將啫此了却終身之語。三復低徊，不禁有所感歎。嗟夫，經霜野竹，猶抱虛心，帶雪寒松，獨留晚節，知我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時在光緒甲辰秋九月，拙園老人志於賞心樂事齋。

清・〔英〕傅蘭雅輯《格致彙編・説蟲》 蟋類尾有刺，雄三刺、雌二刺。雌有卵不能自下，雄以中刺刺而出之。刺貫卵中，既乃屈其刺，就口食其卵，久之其中刺裂出一蛆，入土中，明年化蟋而出。凡南方絡緯促織，北方蟈蟈等，皆蟋類也。

又 世傳蟋蟀多爲他虫所化，如蜈蚣、蜘蛛、蜒蚰等皆能化蟋蟀。余童時聞之，不信也。一日仲弟心梅來告曰：聞蜈蚣能化蟋蟀，信有之也。昨見後園有蜈蚣，縮不盈寸，殆將化矣。余同至後園，令指視其處，弟啓一斷磚，有蟋蟀大如拇指，躍而出，尾曳一蜈蚣，長八寸許，急捕之，蟋蟀遁入墻下土穴中，蜈蚣留穴外，取視之蜕也。是世俗所傳，非全虛也。

圖表

宋・賈似道輯《鼎新圖像蟲經》

促織譜





王府盆



平章盆

虎兕之匣
貢育之官
禎祥□集
英靈奏功



象窑盆

磚城巍巍
龍翔虎昂
糾糾者居
鳥獲之堂



宣和盆

相彼莎鷄
激發鳴躍
鐘鼎機微
干將揮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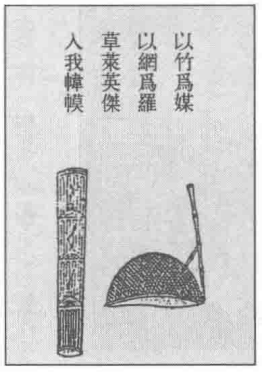
關籠

片竹爲場
鬨爲二邦
龍爭虎鬬
任爾鷹揚



罩筒

以竹爲媒
以網爲羅
草萊英傑
入我幃幙



比匣

室彼石匣
行伍武庫
豐城之藏
斗牛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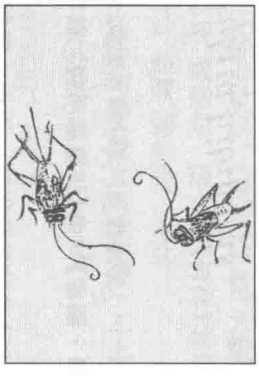


鼓筒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促織



日本鐘蟋 *Homoeogryllus japonicus*

金鐘兒

明・袁宏道《促織志》 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揚，如金玉中出，温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鬬，故未若促織之盛。

明・劉侗《促織志》 然嬉之蟲又不直促織，有蟲黑色，鋭前而豐後，鬚尾皆岐，以躍飛，以翼鳴，其聲磴稜稜，秋蟲也。暗即鳴，鳴竟刻，明即止。瓶以琉璃，飼以青蒿。狀其聲名之曰金鐘兒。

清・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四〇《蟲豸門》 金鐘兒。袁宏道《促織志》：一種微類促織，而韻致悠揚，如金玉中出。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遇明則止。



金鐘兒



圖二二〇 金鐘兒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鐘蟙似蟙而小，秀致可愛，聲如金鐘，歷歷清亮。王漁逢云，蜀人呼爲山子者即此。

清・陳淏子輯《花鏡》卷六《金鐘兒》 金鐘兒似促織，身黑而長，鋭前豐後，其尾皆岐。以躍爲飛，以翼鼓鳴，其聲則磴稜稜如小鐘。然更間以紡績蟲之聲，秋夜聞之猶如鼓吹，此蟲暗則鳴，曉即止。瓶以琉璃，飼以青蒿，亦點綴秋園之一助也，不因其微而棄之。

又《養昆蟲法・金鐘兒》 金鐘兒似促織身黑而長鋭前豐後，其尾皆岐，以躍爲飛，以翼鼓鳴其聲則磴稜稜，如小鐘。然更間以紡績蟲之聲，秋夜聞之，猶如鼓吹。此蟲暗則鳴，曉即止。瓶以琉璃，飼以青蒿，亦點綴秋園之一助也。不因其微而棄之。

清・李元《蠕範》卷三《物聲第六》 又有金鐘兒，長身岐尾，鋭前豐後，躍則以翼鼓鳴，其聲稜稜如小鐘。

棺頭蟋 *Loxoblemmus* spp.

清・劉侗《促織志》 促織之別種三：**【略】**其首大者聲梆梆，曰梆子頭。**【略】**三者不能鬬而能聲，擯于養者，童或收之，食促織之餘草具。

雙帶唧鈴蟋*Svistella bifasciata*

唧鈴子

清光緒《南匯縣續志》卷二〇《昆蟲之屬》 唧鈴子似蟋蟀而小，如蠅，俗呼蒼蠅子。雄者以翅鳴草中，圓轉如鈴，俗又呼金鈴子。

油葫蘆*Teleogryllus* spp.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油葫蘆如促織而三尾，不鳴不鬬。見《事物紺珠》。

清・金念祖、黄世祚纂《嘉定縣續志》卷五《物産・蟲之屬》 油葫蘆似蟋蟀而大，不能鬬，而鳴聲其幽咽。食大小豆，爲害蟲。

梨片蟋*Truljia hibinonis*

樹鈴子

清光緒《南匯縣續志》卷二〇《昆蟲之屬》 樹鈴子色青，狀如金橘鈴。暮則鳴於樹枝，聲圓而遠，爲秋蟲中最堪聽者。

雲斑金蟋*Xenogryllus marmoratus*

金橘鈴

清光緒《南匯縣續志》卷二〇《昆蟲之屬》 金橘鈴體如梭而小，枯草色，集秋草中。薄暮時，以翅鳴，聲清脆。

長顎鬥蟋*Velarifictorus aspersus*

清・劉侗《促織志》 促織之別種三：**【略】** 銳喙者聲篤篤，曰老米嘴。三者不能鬬而能聲，擯于養者，童或收之，食促織之餘草具。

迷卡鬥蟋*Velarifictorus micado*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蟋蟀：，息七切。通作悉，或作蟋。，所律切。或作蟀。蟋蟀小蟲，黑而澤，善鬥。小兒籠畜以角，勝負其聲刺歷如織，七月始鳴，故又謂趣織。陸璣曰：一名蜻蜊，楚人謂之王孫，幽人謂之趣織。

蛩：，渠容切。《爾雅》曰：蟋蟀、蝍蛆。或作蝗、蚣、蚛。

又 蜊：，良薛切。蜻蜊。説具蟋蟀下。

螻蛄科Gryllotalpidae 分部

螽、蚤、蠢、蚤、蠢、螽、螽、爾、螽、天螻、蝼、螻、蛇螻、蠢、土狗、杜烙、螻螳、蟓蛉、杜狗、地螻、蝼蛄、蛄螻、津蛄、拉拉蛄、蟓螻、仙螻、蟪蛄、螻蝈、螻蟻、碩鼠、鼫鼠、石鼠、鼯鼠、梧鼠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螽，天螻。**【注】** 螻蛄也。《夏小正》曰：螽則鳴。**【音義】** 螽，胡木反。螻，力侯

反。蛄，古乎反。夏，胡雅反。正，音征。【疏】螢一名天螻，一名碩鼠，即今之螻蛄也。《夏小正》者，《大戴禮》之篇名，以蟲魚草木正十二月之節候，起於夏后氏，故曰《夏小正》。其三月云：螿則鳴。螿，天螻是也。

又 蜣，蟪螻。【注】蟪螻，螻蛄類。【音義】蜣，如由反。蟪，武江反，又亡工反。或作駹，非。螻，來侯反。【疏】案，《方言》云：蛄詣，謂之杜蛥；螻螲，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蛞螻。然則此言蜣及蟪螻者，亦螻蛄之異名耳。蛥，音格。螲，音窒。蟓，音象。蛉，音令。

漢・戴德《大戴禮記》第四七《夏小正》 三月鷇則鳴。鷇，天螻也。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蛄詣謂之杜蛥音格，螻螲音窒塞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象鈴二音。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蝭螻。

案，《夏小正》：三月鷇則鳴。鷇，天螻也。王褒《洞簫賦》：螻蟻螘蜓。李善注引《方言》：南楚謂螻蛄爲蝭螻。枚乘《七發》：蚊蟜螻蟻聞之。注引《方言》：南楚或謂蛄爲螻。此所引脱誤。《爾雅》：鷇，天螻。郭璞注云：螻蛄也。又：蜣，蟪螻。注云：蟪螻，螻蛄類。疏全引《方言》此條，詣訛作者，餘並同。蛄，亦作姑。《廣雅》：蟓蛉、蝭螻，螻蛄也。本此。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螻：螻蛄也。从虫，婁聲。一曰蝼，天螻。洛侯切。

螻：螻蛄也。从虫，古聲。古乎切。

又卷一三下 蠱：蠱蟲也。从蚰，冢聲。莫交切。

又 蟊：螻蛄也。从蚰，牟聲。胡葛切。

又 蟊：蟲食草根者。从蟲，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徐鍇曰：唯此一字象蟲形，不从禾，書者多誤。莫浮切。蝥：蟊或从矛。臣鉉等按：虫部已有。莫交切。作螫螫蟲。此重出。蚱：古文蟊。从虫从牟，牟聲。

漢・王逸《楚辭章句》卷十七《九思・逢尤》 螻蛄兮鳴東，蟊蠽兮號西。

三國魏・張揖《廣雅》卷六《釋蟲》 炙鼠、津姑、螻棲蜮古麥、蟓蛉、蛞螻，螻姑也。

三國魏・吳普等述，清・孫星衍、孫馮翼輯《神農本草經》卷一 螻蛄味鹹寒，主産難，出肉中刺，《御覽》作「刺在肉中」。潰癰，腫下，哽噎，《御覽》作「咽」。解毒，除惡創。一名螬蛄，《御覽》作蝭蛄。一名天螻，一名鷇。夜出者良，生平澤。

《名醫》曰：生東城，夏至取，暴乾。

案，《説文》云：蠱，螻蛄也。螻，螻蛄也。蛄，螻蛄也。《廣雅》云：炙鼠、津姑、螻蜮、蟓蛉、蛞螻，螻蛄也。《夏小正》云：三月鷇則鳴。鷇，天螻也。《爾雅》云：鷇，天螻。郭璞云：螻蛄也。《淮南子・時則訓》云：孟夏之月螻蟈鳴。高誘云：螻，螻蛄也。《方言》云：蛄詣，謂之杜格；螻螲，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蝭螻。陸璣《詩疏》云：《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今無文。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魚蟲第五》 螻蛄一名天螻，一名鷇，胡卜切。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没不能窮谷，四屈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絶人。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蟪：莫江切。蟪螻，螻蛄類。

又 蜣：如由切。蟪螻也。

又 螻：力侯切。螻蛄也。

又 鷇：乎木切。《爾雅》曰：鷇，天螻，螻蛄也。《夏小正》曰：鷇則鳴。

又 螲：知栗切。螻蛄也。

又 蟊：亡侯切。蠽蟊也，螣也。燕曰蝥蜍，齊曰松公也。或作蝥。

又 蠽：户瞎切。螻蛄也。

又 蟊：莫侯切。與蝥、蟊同。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螻蛄》 螻蛄一名天螻，一名鷇，一名石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其一曰飛不過屋，其二曰緣不過木，其三曰泅不度谷，其四曰掘不能覆其身，其五曰走不能絶人。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蟪：謨蓬切。蟲名。《爾雅》：蜣，蟪螻。又莫江切。又部項切。

又 蟑：之戎切。蝗也。又之衆切。《方言》：螻蛄謂之蟑。

又 蛄：攻乎切。蟲名。《説文》：螻蛄也。

又 螻：郎侯切。蟲名。《説文》：螻蛄也。一曰螿，天螻。又郎豆切。内病。又龍珠切。天螻，蟲名。

又 螿：胡谷切。蟲名。螻蛄也。一曰蟦，謂之蝖螿。

又 螲：陟栗切。蟲名。《方言》：螻螲謂之螻蛄。又丁結切。螲蠌，蟲名。似鼈黿，在穴中，有蓋。又徒結切。螲蠌，穴蟲，王蛈蝪也。

又 蠽：何葛切。蟲名。《説文》：螻蛄也。又下瞎切。

又 蟊：迷浮切。《説文》：蟲食草根者。从蟲，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

則生。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第十五》 螜，天螻。姑於婁土。姑，天事也。人以爲姑，天以爲慤。

又 蜉，蝼螻。柔，地道也。不能無庞，若蟊慤矣。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 螜，天螻。螜，音斛。《夏小正》：三月螜則鳴。即螻蛄也，似蟋蟀，多在園中，爲穴藏，害殺毛。

又 蜉，蝼螻。即螻蛄也。《方言》云：南楚謂之杜狗，今閩人亦爲杜狗。蜉蝼，音柔龙。

又《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螻蛄曰螜，曰天螻，曰蜉，曰蝼螻，亦曰蟪蛄。故《爾雅》云：螜，天螻。又曰：蜉，蝼螻。《方言》云：南楚謂之杜枸。此物頗協神鬼。昔人獄中得其力者，今人夜忽見出，多打殺之，言爲鬼所使也。荀子所謂『梧鼠五技而窮』，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者，此物爾。魏詩所謂『碩鼠者』，大鼠也。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蟊、螜：音牟。食穀虫也。《爾疋》云：食根虫也。上又音貓。盤螜，虫名。二同。

又 螻蛄：上音婁，下音孤。或云：仙蛄、蟪蛄、石（最）〔鼠〕，皆螻蛄之異名也。

又 蝼：莫汪反。螻蛄也。

又 螲：陟栗反。螻蛄物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螻：，洛侯切。螻，土蟻也。螻蛄，土狗也。好攻土，夜飛傅火。以其好攻土，故屬之於螻。《爾雅》：螜，天螻。蜉，蝼螻。注曰：螻蛄類也。疏曰：螻蛄之異名也。《方言》曰：蛄詣，謂之杜烙音格。螻螲，謂之螻蛄，或謂蟓蛉。南楚謂之土狗，或謂之螻蛄。

又 螜：，乎木切。《夏小正》曰：三月螜鳴。《爾雅》：螜，天螻。

又 蟊：，莫浮切。《爾雅》曰：食根蟊。《説文》：蟊蟲，食草根者。从蟲，象其形。或作螟。古文作蝥。孫氏莫浮切。蟊，蠹蟊也。从虫，孫氏莫交切。螟，螣螟也。从虫，莫交切。按，《説文》：蟊，螟蝥。名物賈亂。今以蟊爲蟊賊之蟊，螟爲蛛螟之螟。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洛侯切。螻蛄也。从虫，婁聲。又螜天螻。

：古乎切。螻蛄也。从虫，古聲。

又 ：胡瞎切。螻蛄也。从蚰，牽聲。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 天螻、杜狗、蛄螻、炙鼠、螻螲、津姑、蟓蛉，螻姑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蟊：同蟊。

又 蜉：無房切，音亡。《爾雅》：蜉，蝼螻。从龙。七畫。舊本附六畫，非。互見後蜉注。

又 蜉：如由切，音柔。《爾雅》：蜉，蝼螻。【注】螻蛄類。

又 螜：呼谷切，音斛。《爾雅》：螜，天螻。【注】螻蛄也。《夏小正》曰：三月螜鳴。《説文》：螻，一曰螜。楊慎《經説》謂：螜，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按，此説非。

又 螲：俗字。舊注蟲名，誤。《方言》：螻蛄，或謂之蟓蛉。非。螲蛉，舊注螻蛄，謂之螲蛉。尤誤。

又 蠹：呼甲切，音匣。《説文》：螻蛄也。鳴如車聲，故从蠹。篆作。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蟊：《篇海》同蟊。

又 蛄：《唐韻》古胡切，《韻會》、《正韻》攻乎切，並音孤。《説文》：螻蛄也。揚子《方言》：螻螲謂之螻蛄。《本草》：一名天螻，一名仙蛄。穴土而居，有短翅，四足。雄者善鳴而飛，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飛翔，吸風食土，喜就燈光。《爾雅疏》鼫鼠，蔡邕以爲螻蛄。又《玉篇》：螪蛄也。

又 蜉：《唐韻》、《集韻》並莫江切，音龙。《爾雅・釋蟲》：蜉，蝼螻。注：蝼螻，螻蛄類。又《集韻》謨蓬切，音蒙，義同。又步項切，音棒，與蚌同。

又 蜉：《唐韻》如由切，《集韻》而由切，並音柔。蟲名。《爾雅・釋蟲》：蜉，蠅螻。注：蠅螻，螻蛄類。又蛭蜉，至掌。注未詳。

又 蟊：《唐韻》莫浮切，音謀。食穀蟲。《説文》：本又作蟊。食草根者，吏冒取民財則生。《詩・小雅》：及其蟊賊。傳：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左傳・成十三年》：帥我蟊賊。【略】或作蝥。

又 蝥：《集韻》同蟊。注詳上。

又 螜：《韻會》、《正韻》並胡谷切，音穀。《爾雅・釋蟲》：螜，天螻。注：螻蛄也。詳蛄字注。

又 螲：《唐韻》、《集韻》並陟栗切，音窒。蟲名。《玉篇》：螻蛄也。揚子《方言》：螻螲謂之螻蛄。

又 螻：《唐韻》落侯切，《集韻》郎侯切，《正韻》盧侯切，並音樓。螻蛄。

詳蛄字注。【略】又《集韵》龍珠切，音廔。天螻，蟲名。《爾雅・釋蟲》：螫，天螻。《古今注》：螻蛄，一名天螻。揚子《方言》：蟿蟘，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

又 蠭：古文蠭。《唐韵》莫浮切，《集韵》、《韵會》迷浮切，並音侔。與螫同。《説文》：蠭蟲也。又謨蓬切，音蒙。龜兆氣不澤也。《書・洪範》：圛曰蠭。按：《説文》：蠭，莫浮切，蠭蟲也。螫，莫交切，螫螫也。二字音各別，然攷唐宋字書，蠭、螫、蝥音義相通。今以《唐韻》爲正。詳螫字注。

又 螫：直音與螫同。

又 蠡：《集韻》謨交切，音茅。蟲名。《説文》：蠭蠡也。【略】又迷浮切，同螫。

又 蠹：《唐韻》奴丁切，《集韻》囊丁切，並音寧。《説文》蟲也，《廣韻》螻蛄也。又女正切，義同。亦作蟑。

清・汪照《大戴禮注補》卷二 蠹則鳴。《爾雅》：蠹，天螻。郭注曰：謂螻蛄耳。而《方言》以爲蝎，未詳其義也。《説文》：，螻蛄。照案：蠹又作蠹，螻蛄又作螻蟈。蠹，天螻也。《七修類稿》立夏四月節。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螻蟈鳴。螻蟈，小蟲，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是也。一名螻蛄，一名碩鼠，一名螫，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曰：螻蟈鳴，蚯蚓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古今注》又以螻爲鼫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爲臭蟲。鄭康成、陸德明以爲蛙，皆非也。

清・諸錦《夏小正詁》 蠹則鳴。螻蛄。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一九《相鼠鼫鼠》 《本草》、《廣雅》皆謂螻蛄一名鼫鼠。《易》晉如鼫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荀子》云云，並爲螻蛄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卷一三下 ：蟲蠭也。从虫，矛聲。此字與蟲部食草根者絶異。莫交切。古音謀在三部。

：蠹，蟲也。蟲上補蠹字。三字句。蟲名也。《廣韵》云螻蛄。从虫，窋聲。奴丁切。十二部。

：螻蛄也。螻蛄見虫部。一名蠹。从虫，羣聲。胡葛切。十五部。

又 ：蟲，食草根者。草當作苗。《小雅》：去其螟螣，及其蟊賊。《釋蟲》：食苗根蟊。毛傳：食根曰蟊。螟螣已見虫部。蝥是介屬，螟是蠃屬，从蟲，象形，謂上體象此蟲繚繞於苗榦之形，與虫部蠭蟊字从虫矛聲不同也。今人則盡段蟊爲之矣。莫浮切。三部。吏抵冒取民財則生。抵當作牴，觸也。冒者，冢而前也。吏不卹其民，彊禦而取民財，則生此。抵冒亦見《董仲舒傳》。冒，古音茂，以疊韵爲訓。

又 ：螻蛄也。今之土狗也。从虫，婁聲。洛侯切。四部。一曰蠹，天螻。釋蟲文。郭注云：螻蛄也。按：依郭則此一曰猶一名耳，但恐郭注未安。《方言》：蟿蟘或謂之蝗蠹，或謂之天螻，則非螻蛄也。許書無蠹字。

：螻蛄也。《孟子》：蠅蚋姑嗟之蚋。一作蝮。或云蝮姑即螻蛄也。从虫，古聲。古乎切。五部。

清・畢沅《夏小正考注》 。蠹，天螻也。沅曰：舊本蠹作螫。《爾雅》亦作蠹。攷《説文》曰蠹螻蛄，應用蠹字。又《方言》：螻蛄或謂之蝼螻。古聲呂、羣正同，然而蠹又即蝼字之正文歟？

清・任兆麟《夏小正補注》卷一 螫則鳴。螫，音斛。

又 螫，天螻。《爾雅注》：螻蛄也。能穴土，一名碩鼠。

清・洪震煊《夏小正疏義》卷一 螫則鳴。螫，天螻也。螫，一名天螻。見《爾雅・釋蟲》。郭璞注云：螻蛄也。《方言》云：螻螲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蝼螻。黃氏叔琳云：今謂之土狗也。邵氏晉涵云：螻蛄穴地而生，立夏後夜鳴，聲如蚯蚓。刻本螻誤嫂。從《大戴》。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釋蟲》 螫，天螻。【注】螻蛄也。《夏小正》曰：螫則鳴。《正義》：螫，一名天螻。《月令》：孟夏之月，螻蟈鳴。《釋文》引蔡邕《章句》以螻爲螻蛄也。高誘《吕氏春秋注》《淮南注》並以爲螻蛄。《本草》云：螻蛄，一名天螻，一名螫。是也。螻蛄穴地而生，立夏後夜鳴，聲如蚯蚓。王逸《九思》云：螻蛄兮鳴東。以爲陰類之蟲也。【注】夏小至則鳴《正義》：《夏小正》云：三月螫則鳴。螫，天螻也。是説《小正》者與《爾雅》同也。《説文》云：蠹，螻蛄也。《廣雅》云：炙鼠、津姑、螻蜮、蟓蛉、蛞螻、螻蛄也。廣異名也。《方言》謂蟿蟘或謂之天螻，釋《本草》者謂螻蛄亦謂之碩鼠，又謂之螬蛄，皆名同而實異也。螻蛄之類爲蛝螻。

又 蜣，蛝螻。【注】蛝螻，螻蛄類。《正義》：蜣，一名蛝螻。《方言》云：

蛄詣，謂之杜蛄，螻蟈，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蚻。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蝦螻。舊疏云：蜣及蛝螻亦螻蛄之別名耳。

清・宋書升《夏小正釋義》 鷇則鳴。

鷇，天螻也。

鷇訓天螻，亦見《爾雅・釋蟲》。郭氏注云『螻蛄也』，即引《小正》此文。又《神農本草經》云：螻蛄亦名天螻。一名鷇。古文注云：螻蛄亦名天螻，亦名鷇，并與《經》、《詩》同。《方言》云：螻蟈，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蚻。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蝦螻。此皆鷇之異名。螻蛄亦或單名蛄，此經稱鷇，同聲字也。亦或單名螻。《月令》：螻蟈鳴。蔡邕《章句》云『螻，螻蛄也』，是也。傳稱天螻，亦單名也。《通雅》云：螻蛄夜飛赴火。許瀚云：螻蛄伏蟲而解飛，故亦名天螻。莎鷄稱天鷄，亦然。《埤雅》引孫炎云：鷇是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食風與土也。邵晉涵《爾雅正義》云：螻蛄穴地而生，立夏後夜鳴，聲如蚯蚓。王逸《九思》云：螻蛄兮鳴東。以爲陰類之蟲也。書升案：鷇鳴。《小正》記蟲鳴之始，喜時之漸暖，故盡其辭也。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一九九 鷇則鳴。傳：鷇，天螻也。

金氏履祥曰：《爾雅》『鷇，天螻』，注云『螻蛄也』。

蔡氏德晉曰：《月令》『孟夏之月，螻蟈鳴』，此舉其早者言也。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釋蟲第十五》 螢，天螻。

《本草》：螻蛄，一名螻蟈，一名天螻，一名鷇。《爾雅翼》：好夜出，以孟夏鳴，其出入與蚓同時。一名螻蟈。《月令》所謂『螻蟈鳴』者也。案：螻蟈，蛙也。蛙即蝦蟆也。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 螢，天螻。螢，胡水反。螻，力侯反。

【注】 螻蛄也。《夏小正》曰：螢則鳴。**【補正】** 臣鎣按：今杜狗也。

又 蜣，蛝螻。蜣，如由反。蛝，武江反。

【注】 蛝螻，螻蛄類。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三《釋蟲》 鷇，天螻。**【疏】** 天螻是也。今本天誤作大。

又 蜣，蛝螻。**【疏】** 蛄諸謂之杜蛄，今本諸誤作者。螣，音窒，今本窒誤作空。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三〇《釋蟲》 蠭

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蠭也。同。並宋本《春秋》疏三。

清・阿桂、劉謹之等《盛京通志》卷一〇七《蟲豸類》 螻蛄，穴土而居，短翅大服，腰細如蜂。《禮・月令》：孟夏螻蟈鳴。螻蟈，蝦蟆也，非一物。孔穎達以螻蛄爲鼫鼠，俗呼土狗。又水蛭、蚰蜒、斑蠭、蜈蚣、蜉蝣。山原草澤中，亦間生焉。

清・李元《蠕範》卷五《物制第十》 螻蛄，螢也，蛭也，蝎也，蜡也，蠽也，蜣也，蜣螻也，蛝螻也，天螻也，蟈蛄也，螻螾也，螻螣也，螻蟈也，盧鉤也，土狗也，社狗也，僊蛄也，津姑也，蟪蛄也，蛄詣也，炙鼠也，石鼠也，梧鼠也，杜蛄也，蟓蚻也，喧螢也，偷火蟲也。穴土而居，短翅四足。立夏後至夜鳴如車聲。雄者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飛翔。吸風食土，喜就燈光。黃帝時有大如牛者。然螻蛄《廣雅》以爲碩鼠，《荀子》以爲梧鼠，《爾雅》以爲蟪蛄。又《月令》之螻蟈，鄭康成以爲蝦蟆，盧翰以爲蟪蛄，獨高誘謂螻。螻蛄、國、蝦蟆，分言之，近是。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直翅類》 螻蛄，一名土狗。前足似鼴鼠，能穴地。

論說

宋・項安世述《周易玩辭》卷七《鼫鼠》 紹熙癸丑，余在館閣樓，尚書鑰爲余言：《晉卦》釋文云『鼫鼠，螻蛄也，今俗稱土狗』者，是。先儒多以毛氏《詩》碩鼠爲說，誤矣。余以許氏《說文》攷之，信然。且云：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逾屋，能緣不能升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今土狗之技盡與此合。又按：王弼注《晉卦》謂鼫鼠爲無所守，則亦以五技目之也，但不知何代何人誤改。《荀子・勸學篇》鼫字作鼬，故後之學者遂不知有鼫鼠之名。然余按蔡邕《勸學篇》亦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則《荀子》書在漢時固未作鼬字也。古《易》鼫字有一本作碩，彼自以碩鼠解之可也。若用彼說而解此字，則爲不識字訓，不可行矣。

宋・丁易東《易象義》卷五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九四上進者也，故晉如剛而不中不正，欲進不能，故爲鼫鼠。鼫鼠，螻蛄也。以此求進，雖正亦厲，況以九居四爲不正乎？以象言之，九四互艮，艮爲鼠，鼫鼠亦鼠類也。螻蛄，能飛不能逾屋，能緣不能升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者也。九四剛而不中不正，欲進不能如鼫鼠也。飛不能上屋，不能上也；緣不升木，不出離也；浮不渡谷，體互坎也；穴不緣身，五柔在上也；

走不先人，體互艮也，在下也。五技皆劣，四爻當之，固守大臣之位，尚恐有厲，況能動乎？世以鼫鼠誤作碩鼠，碩鼠自是大鼠，鼫鼠螻蛄，乃今土狗也。九四在卦爲康侯，在爻爲鼫鼠，隨時變易如此。此爻剛而不正，欲進而不能者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螻：盧侯切，音樓。螻蛄，短翅，四足。雄善飛，雌腹大羽小，不飛。又土蟻。又蟻所蠹毳爲螻。呂子曰：流水不腐，户樞不螻。【注】蟻也。又獸名。《山海經》：昆侖之丘，獸狀如羊，四角，名土螻，能食人。《通雅》曰：螻蛄乃土狗，好攻土，夜飛，傅火。《爾雅》：蟥，天螻。蛄，蟪螻。【注】螻蛄類。疏云：螻蛄之異名。《方言》：蛄詣，謂之杜烙。烙，音格。螻螂，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今引者作土狗，漢晉聲近也。或謂之蛄螻。《本草圖經》引《夏小正》『三月蟥則鳴』，甚是。肰又引《廣雅》曰『螻蛄一名碩鼠』，以爲五技而窮之鼫鼠，則誤矣。《本經》以螻蛄爲蟪蛄，亦謬。蟪蛄蓋蟬類。《月令》：孟夏螻蟈鳴。蔡氏曰：螻蛄，蟈毒也，二物同時鳴。今李時珍可謂能考究者，《綱目》螻蛄條下亦引蟪蛄、螻蟈、石鼠、梧鼠並載，以爲名同物異，何其無折衷也？據此說，舊注石鼠、惠姑、螻蟈，失考正。

又 蠅：同蝿。《説文》蝿，蠅、蠹分爲三。蝿，蟥蝿也。徐鉉曰『今俗作蠅』，非是。蠅、蠛蠓，蜘蛛別名，並莫交切。又蠹，蟲食草根者。从蟲，上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徐鍇曰：唯此一字象蟲形，不从矛，書者多誤。莫浮切。按：蠅、蠅、蝿、蠹音義通，雖蟥蝿、蠛蠓音矛，蠹賊之蠹音謀，从虫，與从蚰、从蟲、从弔，與从矛一也。《正韻》蠅亦作蝿，蠹、蝿，蟑古通，則蠅與蝿通無疑。鉉獨以蝿爲蟥蝿，不當作蠅，鍇又以蠹爲食根蠹，不从矛，並迂曲不可從。戴侗曰：《説文》蠅、蝿，蟑名物貿亂，今以蠅爲蠅賊之蠅，以蝿爲蛛蝿之蝿，據此説分蝿、蠅爲二，仍爲《説文》所蔽。《六書》有正文，有重文，字或形別而義通，萬物有本名，有別名，蟲或字同而類別，豈容一一析異。蠹篆作，與从矛同，蟲與蚰稍別。鍇必謂弔象蟲形，非。蠅篆作，亦作。《韻會》以蠅爲古文，亦非。《類編》別出蠹，音提，食苗蟲。不知蟲譌作蠹，改音提，尤非。舊注失考正。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天螻、土狗，與螻蟈、鼫鼠、蟪蛄并載者，誤也。土蟻亦謂螻，而螻蛄乃土狗也，好攻土夜飛傅火，以其好攻土，故屬之于螻。《爾雅》：蟥音舛，天螻。蛘，蠷螻。注曰：螻蛄類也。《方言》：蛄詣謂之杜烙，音格。螻螂謂之螻蛄，或謂蟓蛉。南楚謂之杜狗。今引者作土狗，漢晉聲近也。《本草圖經》引《夏小正》『三月蟥則鳴』，甚是，卻誤引《廣雅》曰『螻蛄，一名碩鼠』，以爲五技而窮之鼫鼠，則大誤矣。或以螻蛄爲蟪蛄，亦謬。蟪蛄蓋蟬類，前人見一字相同，則牽纏而不能決，然則因論螻蛄而可引螻蟈乎？孟夏螻蟈鳴。螻，螻蛄。蟈，毒也。李東壁稱能考正者，亦以螻蟈、鼫鼠、蟪蛄并載，何也？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蟲豸・蠹賊》 朱傳：食根曰蠹。《爾雅》云：食根蠹。李巡曰：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蠹也。《説文》：蠹，食苗根者也。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蠹。《京房易傳》：臣安禄兹謂貪，厥災蟲食根。《毛詩義疏》或云：蠹，螻蛄也，食苗根而爲人患。今之螻蛄亦爲苗患。《爾雅》云：蟥，天螻。《本草》云：螻蛄一名蟪蛄，一名天螻，一名蟥。疏云：一名碩鼠。《夏小正》『三月蟥則鳴』，《淮南子》『孟夏螻蟈鳴』者，是也。翅小而短，飛去不遠，穴土而居，處處有之。然此蠹自是蝗類，非螻蛄也。按：《楚辭》『螻蛄兮鳴東，蠹蠷兮鳴西』，其非一物，明矣。《圖經》：蠹，莫毫切，音茅。甲蟲，大如巴豆，甲上有黄黑斑文，烏腹尖喙，俗譌爲斑貓。春食芫花爲芫青，夏食葛花爲葛上亭長，秋食豆花爲斑蠹，冬入地中爲地膽。黑頭赤尾，四蟲一類，隨時命名耳。《正韻》：蠹亦作蝿，謂蠹、蝿、蟑古通，則蠹與蝿通無疑。《説文》分蠹、蝿、蠹爲三。徐鉉謂蠹爲蜘蛛別名。鍇以蠹爲食草根者。戴侗以蠹爲蠹賊之蠹，以蝿爲蜘蛛之蝿，則仍爲《説文》所蔽。六書有正文，有重文，或形別而義通。萬物有本名，有別名，或字同而類別，豈容一一析異而傅會之哉！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第十五》 蝿，天螻。螻蛄也。《夏小正》曰：蝿則鳴。

《説文》：螻，螻蛄也。一曰蝿，天螻。本《夏小正》文。又云：蠷，螻蛄也。是蠷與蝿同物。《方言》云：蛄詣謂之杜烙，螻螂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蛞螻。蓋此類皆方俗語異，蛞、狗、烙俱聲相轉。《廣雅》又云：炙鼠，津姑。螻蜮，螻蛄也。炙鼠，邢疏作碩鼠。《易》云：晉如鼫鼠。《釋文》引《本草》：螻蛄，一名鼯鼠。《廣韻》：一名石鼠，一名仙姑。石、鼫、碩俱聲義同，但《廣雅》炙鼠不謂碩鼠，《詩》言碩鼠又非螻蛄，《本草》螻蛄亦無鼫鼠之名。此皆誤耳。鄭注《月令》『螻蟈鳴』，以螻蟈爲蛙，高誘注《吕覽》以爲蝦蟆。《月令釋文》引蔡邕章句，以螻爲螻蛄，蟈爲蛙，蓋蛙與螻蛄並以立夏後鳴。故諸家異説，唯《廣雅》以螻蜮爲螻蛄，此説得之。蜮、蟈字同，見於《説文》。蟈、蛄聲轉，故其字通。諸説紛如，不足辨矣。螻蛄又聲轉爲蟋蛄。《埤雅》引《廣志・小學篇》云：螻蛄，會稽謂之蟋蛄。《孟子・滕文公篇》云：蠅蚋姑嘬之。釋文：蚋，諸本或作蟋。一説云蟋姑即螻蛄也。按：今順天人呼拉拉古，亦螻蛄之聲相轉耳。《埤雅》又引孫炎《正義》云：蝿是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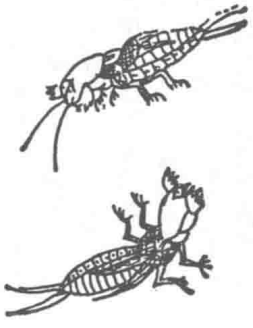
能飛翔，食風與土也。今按：螻蛄翅短，不能遠飛，黃色四足，頭如狗頭，俗呼土狗，即杜狗也。尤喜夜鳴，聲如蚯蚓，喜就燈光。陶注《本草》云：此物頗協鬼神，今人夜見多打殺之，言爲鬼所使也。又按：《本草》螻蛄一名螻蛄，與蟬同名，疑相涉而誤耳。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八《螻蛄》 《禮・月令》：孟夏之月，螻蟈鳴。【注】螻，螻蛄也。蟈，蝦蟆也。四月陰氣始動于下，故二物應之而鳴也。【略】按，《月令》：『螻蟈鳴，蚯蚓出。』蓋蚯蚓與螻蛄同處，鳴者螻蛄，非蚯蚓也。故諺云：螻蟈叫得腸斷，曲蟮乃得歌名。

清・方旭《蟲薈》卷三《螻蛄》 《爾雅》：蟹，天螻。【注】螻蛄也。旭按：螻蛄名蟹，一名天螻，即下文所謂『蜣，蛄螻』也。《方言》名蛄詣，又名杜烙，又名螻蟥，又名蟓蛉，又名杜狗。《廣雅》名炙鼠，又名津姑，又名螻蜮，又名蛞螻。其身狹而長，兩鉗四足。雄者有短翅，能飛；雌者腹大翅小，不能飛。其穴在泥土中，夜鳴聲如蚯蚓，俗又名土狗，又名地狗。其性喜撲燈，又名偷火蟲，又名仙姑。夏秋間處處有之。《本經》誤以爲螬蛄，《圖經本草》誤以爲梧鼠、碩鼠，李時珍《本草》襲其說，更以《月令》螻蟈爲螻蛄，不知『蟈，蛙也』。二物同鳴於孟夏時，故《月令》連舉之。今合爲一物，尤誤。

綜　述

宋・蘇頌《圖經本草》下卷《蟲魚部第十五・螻蛄》 螻蛄，生東城平澤，今處處有之。穴地糞壤中而生，夜則出求食。人夜行忽見出，多打殺之，言其爲鬼所使也。夏至後取，暴乾，以夜出者良。其自腰以前甚澀，主止大小便，或云止小便。自腰以後甚利，主下大小便。若出拔刺，多用其腦。此一名蟪。《爾雅》云：蟪，天螻。《夏小正》篇云『三月蟪則鳴』，是也。《廣雅》云：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云：有五能而不能成技之蟲也。又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術。注云：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云：梧鼠五技而窮。並爲此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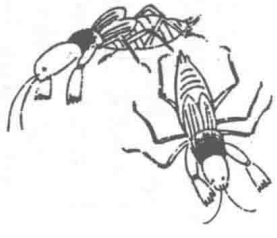


螻蛄

謂碩鼠，關西呼爲鼫鼠者。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而謂之雀鼠，其形大。然則螻蛄與此鼠二物而同名碩鼠者也。螻蛄有技而窮，此鼠技不窮，故不同耳。螻蛄又名梧鼠，《本經》未見也。今方家治石淋導水，用螻蛄七枚，鹽二兩，同於新瓦上鋪蓋焙乾，研末，温酒調一錢匕，服之即愈。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釋蟲・螻蛄》 螻蛄，臭蟲。一名蟹，一名天螻。《夏小正》曰：蟹則鳴。蟹，天螻也。孫炎《爾雅正義》以爲蟹是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要以前甚澀，要以後甚利。《類從》曰：磨鐵致蛄，汗鼾引兔。蜄灰除蠹，蛤陽去伏。言物之相關感有如此者。《法言》曰：狐貍、螻蝀不腰臘也與？言若牛羊之用，人則螻蝀不腰，狐貍不臘矣。《方言》云：螻螲謂之螻蛄。《周官》曰：馬黑脊而般臂螻。先儒云：螻蛄，臭也。傳所謂『腥螻而不可饗，膻惡而不可親』，蓋出於此。一曰螻宜讀如螻蟻之螻。呂子曰：流水不腐，户樞不螻。螻者，蟻也。《醫經》以爲狐貍、螻蟻之餘勿食，食之令人生瘻。豈近是乎？《廣志・小學篇》曰：螻蛄，會稽謂之蝠蛄。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二 螻音婁。蛄，音姑。味鹹，寒，無毒。主産難，出肉中刺，潰癰腫，下哽噎，解毒，除惡瘡。一名螻蛄，一名天螻，一名蟪音觧，生東城平澤，夜出者良。夏至取，暴乾。陶隱居云：以自出者，其自腰以前甚澀，主止大小便。從腰以後甚利，主下大小便。若正拔刺，多用其腦。此物頗協神鬼。昔人獄中得其螻力者，今人夜忽見出，多打殺之，言爲鬼所使也。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爾雅》曰『蟹，尺螻』，是也。《圖經》云：夏至取，今所在有之。《爾雅疏》云：一名碩鼠。《夏小正・三月》云『蟹則鳴』，是也。《日華子》云：冷有毒，治惡瘡，水腫，頭面腫，入藥炒用。



螻蛄

《圖經》曰：螻蛄，生東城平澤，今處處有之。穴地糞壤中而生，夜則出求食。人夜行忽見，多打殺之，言其爲鬼所使也。夏至後取，暴乾，以夜出者良。其自腰以前甚澀，主止大小便，或云止小便。自腰以後甚利，主下大小便。若出拔刺，多用其腦。此一名蟪。《爾雅》云：蟪，天螻。《夏小正》篇云『三月蟪則鳴』，是也。《廣雅》云：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云：有五能而不能成技之蟲也。又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術。注云：能飛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免人。《荀

子》云：梧鼠五技而窮。並爲此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西呼爲鼫音翟鼠者。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枝，或謂之雀鼠，其形大。然則螻蛄與此鼠二物而同名碩鼠者也。螻蛄有技而窮，此鼠枝不窮，故不同耳。螻蛄又名梧鼠，《本經》未見也。今方家治石淋導水，用螻蛄七枚，鹽二兩，同於新瓦上鋪蓋焙乾，研末，温酒調一錢匕，服之即愈。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釋蟲・螻》 螻，小蟲，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一名螻蛄，一名碩鼠，一名蝼，亦一名蟪蛄。以孟夏鳴應陰之蟲，其出入與蚓同時。《淮南子》：孟夏之月，螻蟈鳴，丘螾出。蓋四月陰氣始動于下，故二物應之而鳴。又螾亦隨出，至冬則又隨盡。揚雄《法言》所謂『狐狸、螻螾不腠臘也與』，是也。螻與螾皆穴土以居，宜於土者。故黄帝以土德王天下，天先見大螻、大螾。黄帝曰：土德勝。故其色尚黄，其行則土然。《説文》解螭云：若龍而黄，北方謂之地螻。則未知黄帝時所見爲何等也。此物有神異，故干寶記『麗氏常祠螻蛄』。王逸《九思》云：螻蛄兮鳴東，茅蠭兮號西。以其應陰而鳴，比小人也。有五能而不能成其伎，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泅不能渡谷，四穴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絶人。按，荀卿稱『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謂鼫鼠飛生者爾。《説文》稱鼫爲五技之鼠，則已別是鼠之一類。而崔豹《古今注》又以此『螻，一名鼫鼠』者當之。三者不同，未知孰是。今螻翅小而短，不能覆背，飛去皆不遠，又穴土而居，常露於外，以今所見則五技殆謂此也。金中螻頂金最爲上，以六兩爲一垛，有卧螻蛄穴云。《夏小正》：三月鼓則鳴。

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卷四三《大田・蟊》 《爾雅》云：食根蟊。李巡曰：言其税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説文》曰：蟊，食苗根者也。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蟊。《京房易傳》曰：臣安禄兹謂貪，厥災蟲食根。《毛詩義疏》曰：蟊，長而細。或説云：蟊，螻蛄也，食苗根而爲人患。

按：今之螻蛄，亦爲苗患。《爾雅》云：螢，天螻。《本草》云：螻蛄，一名蟪蛄，一名天螻，一名蝼。疏云：一名碩鼠。《夏小正》云『三月鼓則鳴』，《淮南子》『孟夏螻蟈鳴』者，是也。翅小而短，飛去不遠，穴土而居，處處有之。然此蟊自是蝗類，非螻蛄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螻蛄。《本經》下品。【釋名】蟪蛄、《本經》。天螻、《本經》。蝼解、《本經》。螻蟈、《月令》。仙姑、《古今注》。石鼠、《古今注》。梧鼠、《荀子》。土狗。俗名。時珍曰：《周禮注》云：螻，臭也。此蟲氣臭，故得螻名。曰姑，曰婆，曰娘子，皆稱蟲之名。蟪蛄同蟬名，螻蟈同蛙名，石鼠同碩鼠名，梧鼠同飛生名，皆名同物異也。

【集解】《别録》曰：螻蛄，生東城平澤，夜出者良，夏至取，暴乾。弘景曰：此物頗協鬼神，昔人獄中得其力。今人夜見，多打殺之，言爲鬼所使也。頌曰：今處處有之，穴地糞壤中而生，夜則出外求食。《荀子》所謂『梧鼠五技而窮』，蔡邕所謂『碩鼠五能不成一技』者，皆指此也。魏詩『碩鼠』乃大鼠，與此同名而技不窮，固不同耳。五技者，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宗奭曰：此蟲立夏後至夜則鳴，聲如蚯蚓，《月令》『螻蟈鳴』者是矣。時珍曰：螻蛄穴土而居，有短翅四足。雄者善鳴而飛，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飛翔。吸風食土，喜就燈光。入藥用雄。或云用火燒地赤，置螻於上，任其跳死，覆者雄，仰者雌也。《類從》云『磨鐵致蛄，汗鞫引兔』，物相感也。

【氣味】鹹，寒，無毒。《日華》曰：涼，有毒。去翅足炒用。主治産難，出肉中刺，潰癰腫，下哽噎，解毒，除惡瘡，《本經》。水腫、頭面腫，《日華》。利大小便，通石淋，治瘰癧，骨哽，時珍。治口瘡甚效。震亨。

【發明】弘景曰：自腰以前甚澀，能止大小便。自腰以後甚利，能下大小便。朱震亨曰：螻蛄治水甚效，但其性急，虚人戒之。頌曰：今方家治石淋導水，用螻蛄七枚、鹽二兩，新瓦上鋪蓋焙乾，研末，每温酒服一錢匕，即愈也。



螻蛄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鳥獸》 螻蛄小蟲，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一名蝼。《爾雅正義》以爲蝼是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腰以前甚澀，腰以後甚利。《淮南子》：孟夏之月，螻蟈鳴，丘螾出。蓋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二物應之而鳴也。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説》卷三 《爾雅》：食根蟊。李巡注：言其税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易傳》：臣安禄兹謂貪厥灾蟲食根。陸璣疏：或説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

清・趙佑《草木疏校正》下卷《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螟，似虸蚄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説云：蟊，螻蛄，食苗根，爲人害。許慎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吏乞貸則生蟘，吏抵冒取人財則生蟊。舊説云：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内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

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案：螻蛄，諸家以爲即《孟子》之姑，《月令》之螻蟈，罕聞蝨名及食苗根事。陸氏分釋四蟲，自當有正說。蝨者，其次在『螣，蝗也』下，而後附『見或說』，然《詩》、《爾雅疏》皆闕引之，則其文佚久矣。故鄭樵亦以蝨未詳。予行山東，嘗於春夏之交聞有聲出地中，又見有負兩小石輪周行田塍者。問之，一老門子對曰：螻狗也。南人謂之地蟸，北人謂之喇喇姑。善咬人。初生鳴土中，食穀種，最爲苗害，故于播穀後以石壓治之。《月令》『螻蟈鳴』，即此物也。然則或說其信，故既收入《四書温故録》，而復補綴于此。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碩鼠，即鼫鼠。《古今注》：螻蛄也。方首，短翅，六足，前二足如鼢鼠，故以鼠名。其前身澀，後身滑，以羽鳴。春苗生時，恒穿田爲苗害，故曰『無食我苗』。又名梧鼠。《荀子》曰梧鼠五技而窮，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其爲螻蛄無疑也。而《爾雅》以碩鼠入鼠部，陸、郭因之誤也。其所以又名梧鼠者，梧與碩、石通音也。

蚯蚓，一名地龍，形圓長，色紫，其大者白頸，有二小足，不能鳴。土中作聲者皆螻蛄，今謂蚯蚓鳴者，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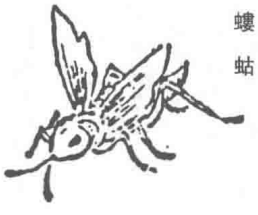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釋蟲・蝨》　《爾雅》：食禾根曰蝨。邢疏：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蝨也。陸璣曰：蝨，螻蛄，食苗根，爲人患。許慎曰：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蝨。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孫炎云：螢是雄者，善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腰以前甚澀，腰以後甚利。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八《環節動物》　螻蛄

如螻蛄一百七十九圖。賴前足穴土，潛行壤内，能將五穀並他植物之根咬斷。

清・吴儀洛《本草從新・蟲魚鱗介部・化生類》　螻蛄鹹、寒，有毒。通便而二陰皆利，逐水而十種俱平，貼瘰癧頗效，化骨哽殊靈，隱居曰：自腰以前甚澀，能止二便。自腰以後甚利，能通二便。治水甚效。但其性急，虚人戒之。去翅足炒。





蝨



藝文

唐・李賀《昌谷集》卷二《宫娃歌》　啼蛄弔月鉤欄下，屈膝銅鋪鍊阿甄。夢入家門上沙渚，天河落處長洲路。願君光明如太陽，放妾騎魚撇波去。

宋・魏了翁《經外雜抄》卷一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遥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元・劉因《屏上草蟲四首・螻蛄》　後利前還滿，陰陽體改分。不須觀兔尾，即此見羲文。

雜録

晉・干寶《搜神記》卷二〇　盧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言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虫行其左右。乃謂之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爲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之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祀之，至今猶然。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一二〇　螻蛄集朝廷　蚯蚓螻蛄見軍中　螻蛄大如牛。京房《易飛候》曰：螻蛄集朝廷，厥咎黜。又曰：蚯蚓、螻蛄見，軍中尤多，師將罷有謀者，不久地生諸蟲，將軍急去，大凶。《抱朴子》曰：螻蛄見，軍尤生多，有軍罷，又宜備叛。京氏曰：螻蛄大如牛，長一丈。見，邑且有賤人貴。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四七三《昆蟲一・施子然》　晉義熙中，零陵施子然雖出自單門，而神情辨悟。家大作田，至穫時，作蝸牛廬於田側守視，恒宿在中。其夜，獨自未眠之頃，見一丈夫來，長短是中形人，著黄練單衣袷，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即答云：僕姓盧名鉤，家在粽溪邊，臨水。復經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溝邊蟻垤，忽見大坎，滿中螻蛄，將近斗許。而有

數頭極壯，一個彌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盧鉤，反音則螻蛄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湯，於是遂絶。出《續異記》。

又卷四七四《昆蟲二・盧汾》《妖異記》曰：夏陽盧汾字士濟，幼而好學，晝夜不倦。後魏莊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將赴洛，友人宴於齋中。夜闌月出之後，忽聞廳前槐樹空中有語笑之音，并絲竹之韻。數友人咸聞，訝之。俄見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謂汾曰：此地非郎君所詣，奈何相造也？汾曰：吾適宴罷，友人聞此音樂之韻，故來請耳。女子笑曰：郎君真姓盧乎？乃入穴中。俄有微風動林，汾歎訝之，有如昏昧。及舉目，見宮宇豁開，門户迥然。有一女子衣青衣，出户謂汾曰：娘子命郎君及諸郎相見。汾以三友俱入，見數十人各年二十餘，立於大屋之中。其額號曰『審雨堂』。汾與三友歷階而上，與紫衣婦人相見。謂汾曰：適會同宮諸女，歌宴之次，聞諸郎降重，不敢拒爾，因拜見。紫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後有衣白者，青黄者，皆年二十餘，自堂東西閣出，約七八人，悉妖艷絶世。相揖之後，歡宴未深，極有美情。忽聞大風至，審雨堂梁傾折，一時奔散。汾與三友俱走，乃醒。既見庭中古槐，風折大枝，連根而墮。因把火照所折之處，一大蟻穴，三四螻蛄，二二蚯蚓，俱死於穴中。汾謂三友曰：異哉！物皆有靈，况吾徒適與同宴，不知何緣不入！於是及曉，因伐此樹，更無他異。出《窮神秘苑》。

小螻蛄*Gryllotalpa formosana*

蜳、蛄螻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蜳，音柔。蛄螻。蛄螻，螻蛄類。



蜳，蛄螻

東方螻蛄*Gryllotalpa orientalis*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螫，天螻



大螻蛄*Gryllotalpa unispina*

螫、天螻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螫，音斛。天螻，螻蛄也。《夏小正》曰：螫則鳴。



螫，天螻

蜫目Phasmatodea 部

竹節蟲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蜫：音肅，又音脩。蟲名。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蜫：譌字。舊音脩。蟲名。非。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蜫：《玉篇》音肅。蟲名。又音修，義同。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直翅類》 直翅類，凡【略】竹節蟲之諸類皆屬焉。爲不完全變態。口部適咀嚼，併食動植物。眼兼具單眼。翅之形狀、性質，前後有區別。前者長細且硬化，爲後翅之屏蔽，擬鞘翅類；後者闊而廣，常得縱疊。又前翅有短小者，或至全退化。觸角系狀及鞭狀。肢則有跳肢、掘肢，或變形爲鎌狀之捕獲肢，常具五以下三以上之跗節。多害蟲。【略】雌雄之識別，雌尾節往往有劍狀之産卵管。

桿蜫科Bacillidae 分部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動物各論》第九章《節足動物・昆蟲類・直翅類》 竹節蟲無翅，七十圖。全體形狀酷肖木枝。

清・周宗洛等纂（光緒）《順寧府志・食貨志・物産・鱗蟲之屬》 斷腸草：舊志：有四足，形如斷蘆枯草，牛、馬悞食之立死，蓋腐草著毒氣化生。桂馥《札樸》：順甯有蟲，名斷腸草，馬悞食則腸斷而斃。形如枯草，長三四寸。六足，前兩足能直出，相並在草木上，終日不動，驅之不去。剪其首，出藍汁，亦不仆，汁盡乃死。



第七十圖　竹節蟲

葉蜫科Phylliidae 分部

葉蜫*Phyllium* spp.

麗蜂、蠣蜂、麗降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中 麗蜂生於山野，多在橄欖樹上。形如蜩蟬，腹青而薄。其鳴自呼爲麗蜂。但聞其聲，採得者鮮矣。人以善價求之，以爲藥。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附録】 麗降：時珍曰：按劉恂《嶺表録異》云：麗降生于嶺南，多在橄欖樹上，形如蜩蟬，腹青而薄。其名自呼。但聞其聲，而鮮能得之。人以善價求爲媚藥。按：此形狀似蟬，可爲媚藥，與李珣《海藥》青蚨雌雄不捨秘精之説相符，恐亦青蚨之類在木上者也。

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一二《蠣蠯》 蠣蠯出陽春，嘗附橄欖樹而生，雖有首足，與木葉無别，須木葉凋落乃得之。土人以置篋笥，每遇蠯毒必鳴，鳴則自呼。又以其聲之清濁卜禍福。粤以鷄卜，又以蠣蠯卜。人罕知之，史稱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争，其謂此歟？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蠣蜂附橄欖樹而生，雖有首足，與木葉無異。人取之者，先伐樹仆，候葉凋而自見。

又 麗降生嶺南，多在橄欖樹上，形如蜩蟬，腹青而薄。其鳴自呼，但聞其聲而鮮能得之。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蠬蜂》《粵志》：陽春有蠬蜂，嘗附橄欖樹而生，雖有首足，與木葉無別，須木葉凋落乃得之。土人以置篋笥，每遇蟲毒必鳴，鳴則自呼。又以其聲之清濁卜禍福，佩之辟蟲。

紡足目Embioptera 部

筆袋、黃絲蟻

等尾絲蟻科Oligotomidae 分部

安順絲蟻*Aposthonia varians*

清・鄭珍纂《遵義府志》 筆袋長不及寸，色赤，傍樹根吐絲，結一囊，上系於樹，半在土中。身伏囊底，飛蟲粘囊上，即升而食之，出囊即不能動。畜畫眉者覓以供飼，謂能壯其鳥。

格林絲蟻*Oligotoma greeniana*

清・陳夢林等纂《諸羅縣志》 蟻，《爾雅》名蚍蜉。小者螘，有赤、黑、白諸類。赤而小似絲者，俗呼黃絲蟻。

清・黃任、郭賡武纂《泉州府志》 蟻有數種：有走馬蟻，作穴依樹；有黃絲蟻。

清・陳淑均纂，董正官續修，李祺生續纂《噶瑪蘭廳志・物產志・介之屬》 蟻，色赤而極小者曰黃絲螘。

蟫目Psocoptera 部

竊蟲

竊蟫科Trogiidae 分部

竊蟲*Trogium pulsatorium*

唐・趙貞信《封氏聞見記校注》卷八 竊蟲。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可見。俗人以其難見，號竊蟲，云有此者不祥。

余曾覩此蟲，大如半胡麻，形類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暫止，須臾復振。牀壁窗户之間，暗黑之處多有之。

拾遺孟匡朝貶賀州，作《竊蟲賦》，比之鬼魅，似都不識此蟲。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九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尋之，卒不可見，號竊蟲。大如半胡麻，形似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編《佩文韻府》卷一之二 竊蟲。《續博物志》：有小蟲，至微而響甚。尋之，則不可見，號竊蟲。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竊蟲，大如半胡麻，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甚響。尋之，卒不可見。見《續博物志》。

清・李元《蠕範》 竊蟲似鼠負，四角，白色。振其頭，有聲甚響。尋之，卒不可見。常居屋壁間。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續博物志》：有小蟲，至微而響甚。尋之，卒不可見，號竊蟲。大如半胡麻，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孟康朝作賦，比之鬼魅。

清・方旭《蟲薈》卷三《竊蟲》《續博物志》：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尋之，卒不可見，號竊蟲。大如半胡麻，形似鼠婦，白色，有兩角。振其頭，則有聲。旭按：此物多生人家屋柱及板壁中。又《爾雅》云：國貉，蟲蠁。《廣雅》云：土蝡，蠁蟲。《説文》云：蠁，知聲蟲也。《玉篇》云：蠁，禹蟲也。疑皆指此物。

食毛目Mallophaga 部

雞蝨，雞羽蟲、食毛蝨、雞遊子

明・陳耀文《正楊》卷四《王起》 王起云：玄鼈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嚙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擬脉翅類》 是類所屬，有【略】雞羽蟲，爲不完全變態。口部適咀嚼。【略】全無翅。【略】腹部平扁。【略】害蟲。

又 食毛蝨科，潛動物之毛羽而侵蝕之。

短角鳥蝨科Menoponidae 分部

家雞禽鳥蝨*Menopon gallinoe*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雞蝨，極細雞見，人呼爲雞翁虫，伏雌。夏月多有之。

清・李元《蠕範》 雞蝨，雞游子也。生雞巢中，小如塵土，好游人耳面。

清・金蓉鏡纂《靖州鄉土志・物産志・動物・蟲之屬》 雞蝨生雞身上，形極小，色黃白。

水鳥蝨科Laemobothriidae 分部

水鳥蝨*Laemobothrion*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食毛目 *Haemobothrion* sp. incert。在一隻鷹身上捉到了幾隻較大的此類鳥虱，種屬無法確定。

長角鳥蝨科Philopteridae 分部

家鴨長鳥蝨*Anaticola crassicornis*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鵝蝨，似人蝨而大，身長，色白。

獸鳥蝨科 Trichodectidae 分部

貓鳥蝨 *Felicola subrostratus*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貓蝨。陶弘景曰：百部根主去蝨，煮湯洗之，貓蝨即去。

蝨目 Anoplura 部

蟣、虱、蠔、蝨子、蝨、蟿、蟣蝨、琵琶蟲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說文解字》卷一〇上 ：蝨子也。一曰齊謂蛭曰蟣。从虫，幾聲。居狶切。

又卷一三下 ：齧人蟲。从虫，卂聲。所櫛切。

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蟣：居豈切。蝨蟣也。

蝨：所乙切。《淮南子》曰：大厦既成，燕雀相賀。湯沐既具，蟣蝨相弔。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蝨，虫：色櫛切。《說文》：齧人蟲。或省。

又 蟣、幾：舉豈切。《說文》：蝨之子。一曰齊謂蛭曰蟣。或作幾。蟣又渠希切，蟲名。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虫部第二》 蝨、虱、虱、蟿、蠔，五俗。蝨。正音瑟。蟣蝨也。六。

又 蟣。居起反。蝨子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虮：【略】與本注同一說，蟣蝨之蟣俗省作虮。

虱：同蝨。

蝨：山責切，音瑟。衣襦中蟲。又《抱朴子》曰：頭蝨黑著身變白，身蝨白著頭變黑，所漸然也。《酉陽雜俎》：嶺南人有病，以蝨卜之，向身爲吉，背身爲凶。又《草木子》曰：蝨六足，行必向北。《漢書・項籍傳》：搏牛之蟲不可以破蟣蝨。韓愈《瀧吏詩》：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

【注】『國家不』之『不』同『否』，叶上『守』，『文』叶下『倫』。《商君》二十六篇，大抵以仁義禮樂爲虱官，曰：六虱成俗，兵必大敗。韓說本此。又狗蝨，胡麻別名，見《博雅》。又方書有蝨癥。《千金方》云：有人囓蝨在腹中，生長爲癥，能斃人。用敗篦、敗梳各一半燒末，一半煮汁調服，蝨从下部出。又有蝨瘤。徐鉉《稽神録》曰：浮梁李生背突起如盂，癢甚。醫士李德大云：此蝨瘤也。以藥傅之，一夕瘤潰，出蝨斗餘，即日體輕。俗省作虱。《篇海類編》別作虱、蝨，非。

蟣：同蟣。

蟣：居里切，音己。蝨子。《史・嚴安書》：介冑生蟣蝨。又人名。《史記・韓世家》韓公子蟣蝨，《戰國策》譌作幾瑟。《讀書通》蟣蝨通作幾瑟，非。《六書故》：蟣，音幾。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虱：直音與蝨同。《篇海》作虱。又《釋典》：佉盧虱吒，隋言驢脣，仙人名也。

虱：《篇海》同蝨。

蝨：《字彙補》同虱。王充《論衡》：蜡蝨，閩虹皆食之。

蝨：《唐韻》所櫛切，《集韻》、《韻會》、《正韻》色櫛切，並音瑟。《說文》：齧人蟲也。《抱朴子・塞難》：蝨生於我，而我非蝨父母，蝨非我子孫。《淮南子・說林訓》：大厦既成，燕雀相賀。湯沐既具，蟣蝨相弔。《前漢・項籍傳》：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蝨。又沙蝨。《博雅》：沙蝨，蝡蝬也。《本草》：所在皆有之，雨後人晨昏踐沙，必著人，如毛髮，刺人便入皮裏。又牛蝨，在牛身上。又豕蝨。

《莊子・徐無鬼》：濡需者，豕蝨是也。又狗蝨。韓愈詩：靈麻撮狗蝨。【注】靈麻，今胡麻，狀如狗蝨。《本草》云：一名狗蝨。《集韻》亦作蟣。《干祿字書》：俗作虱。《六書正譌》：从蚰，从丩。丩即迅字，疾也。蝨行疾，會意。俗作虱，非。

幾：《集韻》舉豈切，音幾。與蟣同。

蟣：《集韻》舉豈切，音幾。《說文》：蝨子也。《前漢・嚴安傳》：介冑生蟣蝨。沈約《憫國賦》：蓄素蟣于玄冑。又《韻會》居希切，音飢。義同。又《廣韵》渠希切，音祈。《爾雅・釋魚》：蛭，蟣。【注】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爲蟣。見蛭字注。

蝨：《篇海》直音，並同蝨。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齧人蟲。古或段幾瑟作蟣蝨。蟣者，蝨子也。从蚰，丮聲。所櫛切。十二部。

又：蝨子也。蝨，齧人蟲也。子，其卵也。《戰國策》作幾瑟。叚借字。一曰齊謂蛭曰蟣。《釋魚》：蛭，蟣。注曰：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爲蟣。从虫，幾聲。居豨切。十五部。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　虱：俗篆作。色即切。蟣蝨。《淮南子》：湯沐具而蟣蝨相弔。晉王猛捫蝨而談當世之務。《史記》作公子蟣虱。省文。

清・謝鳴謙等纂《辰州府志》　蝨，俗作虱。《說文》：嚙人虫也。《抱朴子》：蝨生於我，而我非蝨父母，蝨非我子孫。蝨子謂之蟣。

清・虞和欽編《科學世界・蝨之學說》　蝨者，有吻類之昆蟲也，學名謂之Pediculus。小而灰白色，且無翅，故又稱無翅類。Aptera 寄生於動物，以嘴破皮膚吸血爲食。不潔之人多生之。而產卵於衣縫等處，名曰蟣。有頭蝨、毛蝨等。頭蝨多灰白色，亦有黑色者，生於人頭。其一雌能產卵五十箇，其卵六日至八日始孵化。此等蝨決不入居身體。而毛蝨則生於脇下毛等無油氣之處，不生於頭髮。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有吻類》　是類所屬有蝨等。口部緊束爲吻狀，內藏大腮、小腮，而常位於胸下，常吸收糜液，螫刺肉體。

又　此類昆蟲多群集性，其所在不一律。蝨寄生乳哺動物。

綜述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蝨，舊說蝨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蝨惡水銀。人有病蝨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荆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蝨。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蝨建草，能去蟣蝨。有水竹，葉如竹，生水中，短小，亦治蝨。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虱主腦裂，人大熱、發頭熱者，令腦縫裂開，取黑虱三五百，擣碎傅之。及主丁腫，以十枝置瘡上，以荻箔繩作炷，炙虱上，即根出。反脚指間有肉刺瘡，以黑虱傅，根出也。《太平廣記》：出《酉陽雜俎》，人將死，虱離身。或云取病虱於床前，可以卜病之將死，虱行向病者，皆死。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釋蟲三・蝨》　蝨，齧人蟲也。《養生論》曰『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以明隨所處而易，知生有可養之道。又《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以言禍福有非類而相及者。《東觀漢記》曰：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然，蚤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因謂之《頭蝨章》。而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臨陳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也。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曹植著論亦曰：得蚤者莫不摩之齒牙，爲害身也。三人皆世所尊貴人也，其言乃爾，何故？又物皆有蝨，故《淮南子》曰：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而《莊子》號豕蝨爲濡需，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卒與豕俱焦。又虵鱗甲中亦皆有蝨，云《商子》以小臣之害比之爲蝨，言微而不可不去也。

明・徐炬輯《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二九《蝨》　夫蝨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自謂榮矣。反逃乎深縫，匿乎敗絮，一旦沸湯流注，無所逃而待烹焉。【略】蝨氣化而卵生，性畏水銀。《墨客揮犀》云：王荆公入朝，蝨緣鬚上。帝顧而笑。朝退，王禹戲曰：此蝨屢遊相鬚，曾經御覽。《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蚤蝨相吊。豕蝨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不知屠者至，與豕俱焦也。阮籍云：蝨之處褌，逃乎深縫，匿於敗絮，自以爲吉宅也。然炎光水流，焦城熾都，群蝨動乎褌中，不能出也。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蝨》　《蟫史》云：蝨，齧人蟲也。在身者色

白，在髮者色黑。故曰：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蒸性染身，莫不相應。牛有牛蝨，而猫、豕、鷄、鵝俱有之。昔宋道君比狩五國城，衣上見蝨，呼爲琵琶蟲，以其形類之也。《説文》云：蝨，齧人細蟲。其子曰蟣。或云蝨最忌水銀、銀硃，以二物熏之絶跡。《抱朴子》曰：頭蝨着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按：今二蝨未嘗互處，猶人之各安其土也。《本草會編》云：人將死，蝨漸離身。取蝨于床前卜之，蝨行向病者，皆死。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人蝨。《拾遺》。【釋名】虱，時珍曰：蝨从㔾，从蚰。㔾音迅，蚰音昆。蝨行迅疾而昆繁故也。俗作虱。

【集解】慎微曰：按《酉陽雜俎》云：人將死，蝨離身。或云：取病人蝨於床前，可卜病。如蝨行向病者，必死也。荆州張典兵曾捫得兩頭蝨也。時珍曰：人物皆有蟲，但形各不同。始由氣化，而後乃遺卵出蟻也。《草木子》言其六足，行必向北。《抱朴子》云：頭蝨黑，著身而白；身蝨白，著頭變黑，所漸然也。又有蝨癥，蝨瘤諸方法，可見蝨之爲害非小也。《千金方》云：有人嚙蝨在腹中，生長爲癥，能斃人。用敗篦、敗梳各以一半燒末，一半煮湯調服，即從下部出也。徐鉉《稽神録》云：浮梁李生背起如盂，惟癢不可忍，人皆不識。醫士秦德立云：此蝨瘤也。以藥傅之，一夕瘤破，出蝨斗餘，即日體輕。但小竅不合，時時蝨出無數，竟死。予記唐小説載滑臺一人病此。賈魏公言：惟千年木梳燒灰，及黄龍浴水，乃能治之也。洪邁《夷堅志》云：臨川有人，頰生瘤，癢不可忍，惟以火炙。一醫剖之，出蝨無數，最後出二大蝨，一黑一白，頓愈，亦無瘢痕。此蝨瘤也。又今人陰毛中多生陰蝨，癢不可當，肉中挑出，皆八足而扁，或白或紅。古方不載。醫以銀杏擦之，或銀硃熏之，皆愈也。

【氣味】鹽，平，微毒。畏水銀、銀硃、百部、菖蒲、蝨建草、水中竹葉、赤龍奚空。

【主治】人大發頭熱者，令腦縫裂開，取黑蝨三五百搗傅之。又治疔腫，以十枚置瘡上，用荻箔繩作炷，炙蝨上，即根出也。又治脚指間肉刺瘡，以黑蝨傅之，根亦出也。藏器。眼毛倒睫者，拔去毛，以蝨血點上，數次即愈。時珍。

【附方】新一。脚指雞眼，先挑破，取黑、白蝨各一枚置於上，縛之，數用自愈也。《便民圖纂》。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 蝨交則雄負雌，其勢在尾近背上。

清・吴楚材《彊識略》卷三二 蝨字俗作虱。蟣，蝨子。醫家以爲出於皮膚。李商隱賦：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抱朴子》云：頭蝨着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又，蚤出於塵土間，或以爲蟻化云，俱齧人蟲。

清・王士禎《香祖筆記》卷三 姚旅《露書》云：吕宋國有草，名淡巴菰，一名曰金絲。醺煙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搗汁可毒頭蝨。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吕宋。今處處有之，不獨閩矣。

清・徐枋《居易堂集》卷二〇《絡野篇》 垂死病中，備極諸苦，而所尤苦者有三物焉：一曰蟣蝨也，一曰鼠孛也，一曰庸醫也。夫其人已百日沈疴，六十日絶食。而三物也者，更相爲祟，蠅之不置，使晝夜苦惱，臥不貼席，求生不得，以死爲幸。幸遭仁遇神，復延視息。今將聚三物也者，而訶問之，衡其罪之輕重，勒成爰書，蝨則殺之被中，鼠則磔之堂下。而使庸醫薄而觀之，以愧其心焉。惟兹罪在尤重，故以不治治之也。客曰：庸醫固有罪矣，然子以等于孛蟲，無乃已甚乎？徐子曰：唯唯否否。夫蟣蝨，以大被爲阿房，而恣其作孛，而所傷者肌膚之細微；鼠以藻井爲雲夢，而騁其畋漁，而所損者不過服食之長物。其于人也，非關死生、殄軀命者也。若庸醫則不然，彼固以人命爲草菅，而以藥餌爲兵刃，瞬息之間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聚者以散，生者以死。其視嚙膚、穿墉、貪饕、盜竊之罪，不萬倍乎？以余論之，蝨鼠猶未滅耳。客曰：不然。彼蝨鼠之作孛也，皆拒之而不去者也。若庸醫者，非主人延之入室，又何以至病者之前而以其妄術殺人哉？若論其罪，則子開門揖盜，先戮其咎矣。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蝨，一名蟣。見《南楚新聞》。或呼爲琵琶蟲。其子曰蟣。頭蝨黑，身蝨白，皆六足。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七《昆蟲類二・蝨》 【總論】《説文》：蝨，齧人蟲也。蟣，蝨子也。【略】阮籍《大人先生傳》：獨不見群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問答録》：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蝨，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因辨蝨之所由生，吾師明日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飫音不。飥音托。會。既去，坡復至，以前事言之，令答：以虱本生於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喫冷淘，後喫飫飥。二公大笑，具宴爲樂。《潛確類書》：蝨，一名丹鴻。《南楚新聞》：唐司空李蟾，始名虱。赴舉之秋，偶自題名於屋壁。經宵，忽覩名上爲人添一畫，乃成虱字矣。蟾曰：虱者，蟾也。遂改名蟾。明年果登第。《山堂肆考》：宋道君北狩至五國城，衣上見蝨，呼爲琵琶蟲，以其形類琵琶也。《墨客揮犀》：王荆公入朝，虱緣鬚上。上顧而笑。朝退，王禹玉戲曰：屢游相鬚，曾經御覽。《談苑》：虱不南行，陰類也，其性畏火，置之物上，隨其所向以指南方，俄即避之，若有知也。《酉陽雜俎》：取病者虱於牀前，可以卜病。將瘥，虱行向

病者，背則死。《邵氏録》：吕晉伯云：除虱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之於牀帳之間，即盡除。吕公正直非妄者。《五雜俎》：治頭虱者，以水銀揉髮中，其大要在掃灑沐浴而已。久病者忽無蝨，必死，其氣冷也。《千金方》：有人齧蝨在腹中，生長爲癥，能斃人。用敗篾、敗梳各一半燒末，一半煮汁調服，蝨从下部出。《酉陽雜俎》：舊説蝨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蝨惡水銀，人有病蝨者，雖香衣沐浴不能已，惟水銀可去之。道士崔白言，荆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虱。又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蟣虱。《蟫史》：蝨最忌水銀、銀硃，以二物熏之絶跡。《雞肋編》：汝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平生戒殺。置蝨於綿絮骨筒中，久亦饑死。有人教放青葉草上，經宿沾露，則爲青蟲飛去。視之信然，皆拆背而化。鄭棨《傳信記》：無畏三藏，飲酒食肉，言行粗易。律師不説，嘗令宿於户外。律師中夜捫蝨投牀下，無畏即呼曰：撲殺佛子。律師異之。《清異志》：揚州蘇隱夜卧，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宫賦》，聲急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蝨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列子》：紀昌學射於飛衛，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月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箭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絶。飛衛曰：汝得之矣。《韓子》：三虱在豕上相與語。一虱曰：奚説。一虱曰：爭肥饒者。又一虱答曰：肥豕不度臘。相與聚食其瘦者，人乃不殺也。

【詳類】《抱朴子》：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莊子》：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宫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蟫史》：醫家取水牛蝨發豌豆瘡。又《韓詩》：胡麻撮狗蝨，蓋以胡麻似狗蝨也。雞蝨極細難見，人呼爲雞翁蟲。伏雌夏月多有之。

清・宗源瀚等修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蝨。按：齧人蟲，俗呼白蝨。在髮中者色黑，曰頭蝨。擣銀杏或花椒湯入漿漿衣，可除蚤。俗治頭蝨，用砒霜、水銀，毒入皮膚有致死者。宜用醋抹髮，篦去蝨子，或火酒浸百部抹之。

清・方旭《蟲薈》卷三《蝨》　《潛確類書》：蝨，一名丹鴻。

《抱朴子》：頭蝨黑，着身變白；身蝨白，着頭變黑。旭按：蝨六足，一種八足者，多生下體，其形較蝨略扁。又《巢氏病源》載：人腹中亦有蟲，伏蟲長四寸，群蟲之主也，蚘蟲長五六寸至一尺，發則腹痛上下，口吐清水，若貫心則死；白蟲長一寸，色白頭小，生育轉多，令人虚弱，至長一尺，則殺人；肉蟲狀如爛杏仁，令人煩悶；肺蟲狀如蠶，令人咳嗽成癆；胃蟲狀如蝦蟆，令人嘔吐；弱蟲即膈蟲也，狀如瓜瓣，令人多唾；赤蟲狀如生肉，動則腹鳴；蟯蟲至微細，居腸中，令人生癰疽疥癬等病，惟臟腑氣實者則不能爲害焉。又與人俱生者爲尸蟲，狀如馬尾，長三寸，依脾而居。凡服補藥不先去此，必不得力。又昔有人腹中生應聲蟲，言語輒應之。一日讀《本草》至藍即默然，乃以藍汁飲之，吐出肉塊，長二寸許，人形皆具。

《席上腐談》：蝨行向北。

《太平廣記》：水銀去蝨。

《格致鏡原》：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床帳間，能除蝨。

《酉陽雜俎》：取病者蝨於床前，可卜病。將瘥，蝨向病者，背則凶。又山足濕處有草，其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蝨建草，能治蝨。又有水竹，葉如竹，短小，亦治蝨。

《雞肋編》：取蝨放青葉草上，經宿沾露，則化小青蟲飛去。

紀事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　蝨。《説文》：蝨，齧人蟲也。蟣，蝨子也。《抱朴子》曰：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或云蝨最忌水銀、銀硃，以二物熏之絶跡。

甲胄生蝨。《韓子》曰：甲胄生蟣蝨。

湯沐弔蝨。《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

投牀。鄭棨《傳信記》：無畏三藏飲酒食肉，言行粗易。律師不悦，常令宿于户外。律師中夜捫蝨，投牀下。無畏即呼曰：撲殺佛子。律師異之。

有蝨皆剃。《東漢記》：馬援擊潯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然則蟣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悦，因出小黄門有蝨者皆剃之。

多蝨恐饑。齊江泌性仁慈，衣弊蝨多，以綿裹置壁上。恐蝨饑死，乃復置衣中，自後終身無蝨。

搔蝨不堪。晉嵇康《與山濤書》：危坐一時，痺不得搖，體復多蝨，爬搔無已，而況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擇蝨不動。《語林》：晉王導辟顧和爲揚州從事。月旦和當朝，未入，停車

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見主捫蝨。王猛隱華山，懷佐世之志。聞桓温入關，被縕袍而詣之，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異之。

對客覓蝨。北齊邢子才，位中書監，脱略不修威儀，有齊不居，坐卧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啖。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

蓬纓採蝨。齊卞彬《蝨賦序》：士蔚居貧多病，縈寢敗絮，澡刷不謹，滌沐不時，四體氈氈，加以臭穢，故葦蓆蓬纓之間，採採蚤蝨，日不替手。按：士蔚，彬之字也。

衲衣養蝨。《國老閒談》：查道性淳古，少寓狼山寺，躬事薪水，以給僧衆，衲衣不洗濯以養蝨。後仕至龍圖閣待制。

承首擇蝨。《北史》：〔司〕馬子如爲大行臺，及文襄輔政。子如見之，文襄哀其憔悴，以股承其首，親爲擇蝨。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向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耶？

見形呼蝨。宋道君北狩至五國城，衣上見蝨，呼爲琵琶蟲，以其形類琵琶也。

逃深匿壞。阮籍《大人先生傳》：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安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城熾都，群蝨處于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内，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

回臭跕香。李商隱《蝨賦》：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鷺朝鶴，不知其生。汝職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跕香而絶。

食血自安。梅聖俞《蝨詩》，貧衣弊易垢，易垢少蝨難。群處裳帶中，旅升裘領端。藏迹詎可索，食血以自安。人世猶俯仰，爾生何足觀。

懷絮非吉。前人《秀叔頭蝨》詩：吾兒久失恃，髮括仍少櫛。曾誰具湯沐，正爾多蟣蝨。變黑居其元，懷絮非吉宅。蒸如蟻亂緣，聚若蠶初出。髮搔極蓬葆，何暇食梨栗。剪除誠未難，所惡累形質。又王介甫有《和王樂道烘蝨》詩，司馬君實有《和王介甫烘蝨》詩，俱見《事文類聚》。

清・李元《蠕範》 衣蝨，人蝨也，丹鴻也，琵琶蟲也。生衣襦中，長身六足，行必向北。在身者色白，在頭者色黑。人將死則蝨離身。將蝨置青葉上，經宿粘霧，則化青蟲飛去。其卵謂之蟣。性畏水銀、銀硃、百部、菖蒲。曰兩頭蝨，亦生衣中。

又 蝨居衣。

藝文

唐・李商隱《蝨賦》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鷺露鶴，不如其生。汝職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跕香而絶。

宋・趙汝鐩《野穀詩稿》卷三《蝨》 蝨形僅如麻粟微，蝨毒過於刀錐慘。上循髻髮貫紺珠，下匿裳衣綴玉糝。呼朋引類極猖獗，摇頭舉足恣餐啖。晴窻曉捫屢遷坐，雨床夜搔不安毯。急喚童子具湯沐，奔进出没似喪膽。童子蹙頰代請命，姑責戒勵後不敢。念其昔日到明光，曾遊相鬚經御覽。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爲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顔色。棄瘠涵腴，乃蝨之賊。

明・楊維楨《罵蝨賦有序》 楊子自鐵崖山中客錢塘，初宿市舍。脅未暖席，有物嗛身，若芒刺然。已而嗛肉，皆起癮瘕。十指爬搔不得停，搔訖即成瘡痏。亟命童秉燭，枕褥間了無一物。復睡，則嗛如故。遂挈胡牀，露坐待旦。明日，問舍長。舍長曰：此壁蝨也。當兹旱氣熇然，城中舍皆是物。問何狀。命童剔牀笫空出之，蝨非蝨，蚤非蚤。以爪掐之，其臭令人嘔惡。楊子歎曰：異哉，有是物也！昔玉溪生、荆舒老人先後爲嫉蝨之作，而未有指斥是物者，豈其潛於昔而出於今，抑其幸見漏於指斥也。余既楚其毒，迺作文罵之，曰：

惟爾蝨之種類不一也：在狗類蠅，在牛豕類蟦，在人處緇而白，處白而緇者，其么若蟻，不知又有爾類！皤腹而輕身，纖足而勁觜；或青或紺，或黄或紫；白晝潛藏，昏黑岀起；脱走如珠，狙刺如矢。使人脅不得以帖席，肱不得以曲几。追蹤捕痕，若亡若存。遁影朽空，滅跡密紋。湯沐所不能攻，掌指所不能捫。但見肉斑嶙其成瘭，膚窒栗其生龜。怒牀几而欲剖，避衾褥而欲焚。嗚呼爾蝨兮！蜂則有蠆兮蜂可祛，蝎則有螫兮蝎可誅，嗟爾么類孰能屠！騰蛇神兮殆即且，即且狡兮制蟊蛛，嗟爾么類又誰呿！咨大化之好生，恐一物之弗紓；胡爾惡之兼毓，爲吾人之毒荼！飽膏血之毒觜，資肥腯之臭軀。吾將上告司造，殄爾類，非無辜也！

辭畢，是夜夢有被玄衮裹絳服而至者，若有辭曰：吾即見罵爾文者！辭義既嚴，敢不退避！然吾小毒小臭，爾亦知世有大毒大臭者乎？姦法竊防，妨化圯

政，剥人及膚，殘人至命，闞若豺虎，鑒甚梟獍，此非大毒大臭者乎？爲國之病，而司梟不屏。其或分民曲直，任國是非，義無避位，仁不讓師，則丹書是緎，皁櫝見遺。彼大毒臭，又何憚不爲乎？且吾起伏適節，消息乘機，白露灑空，勁風吹衣，蟬蜕而退，莫知予之所歸。子試絜夫大毒者毒無已時，大臭者臭無窮期，孰爲可詈不詈乎？子不窮南山之竹以爲辭，而詈予瑣瑣不已，戲乎！於是楊子增憤加怖，涕泗不支。霍然而覺，不知蝨之所之。

明・劉胤昌《劉氏類山》卷四 捫虱。王猛。見蝨而譚。邢子才。搏蝨。顧和見周侯。貫虱心。紀昌教飛衛射。破山賊如剃蟣蝨。馬援欲盡除竹木。虱卜病。取病者虱於牀前，行向病者則生，背則死。湯沐具而蟣虱相吊。《淮南子》。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 治頭虱者，以水銀揉髮中，其大要在掃灑沐浴而已。然人有善生蝨者，雖日鮮衣名香，終不絶。俗傳久病者忽無蝨，必死，其氣冷也。

明・劉仲達輯《劉氏鴻書》卷九三《昆蟲部・虱》 三虱在豕上相與語。一虱曰：奚説？一虱曰：爭肥饒者。又一虱答曰：肥豕不度臘。相與聚食其瘦者，人乃不殺也。《韓子》。

齊江泌性仁義，衣敝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飢死，乃復置衣中。後終身無虱。《北堂書抄》。楊州蘇隱夜卧，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宫賦》，聲急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清異志》。

賈耽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至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効而旋。後有人自劍南來，診侯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疾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悵然無知，豈某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帥府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遺街吏，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倘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爲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後父語子曰：吾病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苦厭人語，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黄犬來池中，出没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肢稍輕。飲之不已，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虱癥，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黄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然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會昌解頤》。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虱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人矣。今君有急，正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行於被上，須臾皆隕。嵩驚覺，燈火尚明，呼侍兒視之，被上有一絲血痕，横廣尺餘，乃死虱也。嵩痛惜久之，不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來害嵩，其人有古劍利甚，着處便破，見血立死。是夜，其人劍一下，即見血，以爲殊死矣。報其主，相對歡甚。明日瞷之無恙也。訪得虱事，始知其夢，蓋虱代嵩死也。魏生《禁殺録》。

王荆公入朝，虱緣鬚上。上顧而笑。朝退，王禹玉戲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墨客揮犀》。

東坡閑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决，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即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膩，愚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决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餈飥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餈飥。二公大笑，具宴爲樂。《長公外紀》。

雜録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七《嚼蝨》 余負日茅檐，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媪，捫身得蝨，則致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揆之於古，亦有説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河内，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蝨者莫不齕之齒牙，爲害身也。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嚼蝨，蓋自有典故，可發一笑。

清・姚培謙、張卿雲輯《類腋》卷一〇《物部・蝨》 蟣蝨。《淮南子》：湯沐具而蟣蝨相吊。沈佺期詩：窮困多垢膩，悉坐饒蟣蝨。歐陽修啓：患輕四肢，不足爬搔於蟣蝨。【略】蓬活：《淮南萬畢術》：沙蝨一名蓬活，一名地肺。【略】捫蝨：《王猛傳》：猛，字景略，少貧賤，懷佐世之志。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范成大詩：捫蝨天機動。素

蟣：沈約《閔國賦》：蓄素蟣於玄冑。褌中：阮籍《大人先生傳》：獨不見群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去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歐陽修詩：壘壘相國東，比若衣縫蝨。文同詩：翩翩槍榆鳩，宛轉匿絮蝨。白黑：《抱朴子》：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陸龜蒙《蝨賦》：衣褌守白，髮華守黑。不爲物遷，是有恒德。成牛：温庭筠詩：不料邯鄲蝨，俄成即墨牛。念賦：《清異録》：揚州蘇隱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急而小。開被視之，惟得蝨十餘，其大如豆。琵琶：《山堂肆考》：宋道君北狩至五穀城，衣上見蝨，呼爲琵琶蟲。丹鴻：《潛確類書》：蝨一名丹鴻。

血蝨科Haematopinidae 分部

驢血蝨*Haematopinus asini*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馬蝨。《淮南子》曰：牛馬之氣蒸生虮蝨，蝨氣蒸不能生牛馬，小不能生大故也。

牛蝨*Haematopinus eurysternus*

清・何東銘纂《邛嶲野録》 牛蝨。按：《本草》一名牛蜱，一作牛蜱。狀如（蜱）〔篦〕麻子，有黑白二色，生牛身上，嚙血，滿腹時自墜落也。

清・金蓉鏡纂《靖州鄉土志・物産志・動物・蟲之屬》 牛蝨生牛身上，比人蝨形較圓而扁，色灰黑。嚙血滿腹，則自墜落。

清・方旭《蟲薈》卷三《牛蝨》 《本草綱目》：牛蝨即牛蜱，生牛身上，狀如革麻子，有黑白兩種，吃血滿腹常自墮地。取白者焙研服之，能解小兒痘疹毒。旭按：牛蝨與牛蜱係兩物。牛蝨似人蝨，多生水牛背上。牛蜱則大于牛蝨，生牛腹下，黄牛身上尤多，恒自墮落。

豬血蝨*Haematopinus suis*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豕蝨。《徐無鬼篇》云：濡需者，豕蝨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宫大牖，奎蹄曲隈，乳閒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己與豕俱焦也。

清・李元《蠕範》 濡需，豕蝨也，生豬鬣中。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豕蝨一名濡需。見《莊子》。

清・金蓉鏡纂《靖州鄉土志・物産志・動物・蟲之屬》 豬蝨生豬身上，形同牛蝨，色白。

水牛血蝨*Haematopinus tuberculatus*

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牛蝨。醫家取水牛蝨發豌豆瘡。

顎蝨科Linognathidae 分部

狗顎蝨*Linognathus setosus*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狗蝨。韓詩云：胡麻撮狗蝨。蓋以胡麻似狗蝨也。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狗蝨似胡麻，故韓愈詩云：胡麻撮狗蝨。

蝨科 Pediculidae 分部

元・郝經《續後漢書》卷六九　蝨處頭而黑。【略】原注，《抱朴子》：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　蝨，齧人蟲也。《養生論》曰：蝨處頭而黑。《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凡物皆有虱，故《淮南子》曰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而《莊子》號豕虱爲濡需。

白虱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　蝨，按：齧人蟲，俗呼白蝨，在髮中者色黑，曰頭蝨。擣銀杏或花椒湯入漿漿衣，可除蚤蝨。俗治頭蝨用砒霜、水銀，毒入皮膚，有致死者。宜用醋抹髮，篦去蝨子，或火酒浸百部抹之。

清・王映斗纂《定安縣志》　蝨，藏衣褶頭髮間，食人血。

頭蝨 *Pediculus capitis*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人蝨》　【釋名】蝨。時珍曰：蝨，从𠂤从蚰。𠂤，音迅。蚰，音昆。蝨行迅疾而昆繁故也。俗作虱。【略】時珍曰：人、物皆有蟲，但形各不同。始由氣化，而後乃遺卵出蟣也。《草木子》言其六足，行必向北。《抱朴子》云：頭蝨黑。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蝨。按：爲齧人蟲。

【略】生髮中者黑，用醋抹髮，篦去蝨子，可治。

清・金蓉鏡纂《靖州鄉土志・物産志・動物・蟲之屬》　頭蝨黑。

體蝨 *Pediculus corporis*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蝨：，所櫛切。衣襦中蟲也。蟣：，居衣切。蝨卵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人蝨》　【釋名】蝨。時珍曰：蝨，从𠂤从蚰。𠂤，音迅。蚰，音昆。蝨行迅疾而昆繁故也。俗作虱。【略】時珍曰：人、物皆有蟲，但形各不同。始由氣化，而後乃遺卵出蟣也。《草木子》言其六足，行必向北。《抱朴子》云：【略】著身而白，身蝨白。

清・金蓉鏡纂（光緒）《靖州鄉土志・物産志・動物・蟲之屬》　蝨。

【略】人蝨《說文》：蝨，齧人蟲。生人身上，形小而長。

又　身蝨白。

陰蝨科 Phthiridae 分部

陰蝨 *Phthirus pubis*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人蝨》　今人陰毛中多生陰蝨，痒不可當。

清・李元《蠕範》　陰蝨生人陰毛中，六足而扁，或紅或白，痒不可當，肉中挑出。

纓翅目 Thysanoptera 部

蚜

晉・郭璞《蚜讚》 蚜則災獸，跂踵厲深；會所經涉，竭水槁林。稟氣自然，體此殃淫。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蚜：《爾雅》曰：蚜，蠹蟘。郭云：蟘即負盤、臭蟲。按：此亦謂之負蠜，即草蟲也。《春秋》書蚜，以其能害稼。《本草》謂之蚜蝑，亦謂之蚜蠊。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七《釋蟲・蚜》 蚜者，負盤、臭蟲也。亦作蟘。似麈蟲而輕小，能飛，生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屋裏逃。《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有蚜』。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其父向則以爲蚜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爲蟲臭惡。莊公將取齊淫女爲夫人，故蚜至。天戒以爲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說者以爲蚜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蟲，未詳向所說。蚜誠臭蟲，今所在有之，草間之物，不必皆因男女同濫而生也。向之論似不若歆之篤，然歆言食穀爲災者亦爲未當。今負盤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蚤作掇拾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燻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今人謂之蚜盤蟲，亦曰香娘子。《本草》云蚜蝑。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好吸稻花》



蚜

羅氏曰：蚜蝑一名蟘，能飛，本生于草，八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中逃避。好以清旦入田中吸稻花，日出則散去。《爾雅注》云：蟘即負盤蟲也。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蚜麈》 蚜者，負盤、臭蟲也。亦作蟘。似麈而輕小，能飛，生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屋。負盤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蚤作掇拾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既食稻花，又其臭惡，能燻稻，使不蕃，故《春秋》書以爲災。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蚜，蠹蟘。

《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有蚜』。《穀梁傳》范注：《穀梁說》曰：蚜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佚，有臭惡之行。劉歆以蚜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劉向以爲蚜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師古曰：蚜者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蚜，未詳向所說。《爾雅翼》：今負盤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燻稻，使不蕃。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史通》：《春秋・莊公二十九年》『有蟘』。劉歆以爲『蟘，負蠜也』，劉向以爲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莊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蟘至。《山堂肆考》：蟘能飛，本生於草，八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中逃避。好以清旦入田中，吸稻花，日出則散去。

薊馬科 Thripidae 分部

稻薊馬 *Stenchaetothrips biformis*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蚜，害苗蟲也。【略】害稼始謂蚜。【略】食花曰蚜。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或曰：蚜，輕小似蚊，生草中，善飛，旦集稻上食稻花。又氣息惡，能暵稻，使不蕃。遇

西風雨輒死。

清・金念祖、黃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 蜚，體輕如蚊，羣集稻花上食之，令稻不實，爲害蟲。

清・方旭《蟲薈》卷三《蜚》 《正字通》：蜚，輕小似蚊，善飛，食稻花。旭按：稻花開日，若雨暘不時，則生小飛蟲，羣集稻花上食稻花，令稻不實，即此蟲，《春秋》所謂蜚是也。劉歆以爲負蠜，劉向以爲非中國所有，並誤。邢氏、邵氏引此説，以解《爾雅》之蜚，尤誤。

同翅目 Homoptera 部

題解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有吻類》 是類所屬，有介殼蟲、蚜蟲、浮塵子、蟬【略】等。口部緊束爲吻狀，内藏大腮、小腮，而常位於胸下，常吸收糜液，以插草木之軟部，或螫刺肉體。觸角有針狀、連鎖狀、鞭狀、棍棒狀。【略】兼於複眼間具單眼。翅之大例，四翅常完備，不然則全缺。其完備者皆膜質，或其前翅之前截特較厚，爲角質狀。而前翅又往往起鱗毛。静止時，闔翅略水平，亦有作屋斜者。【略】

有三以及二之跗節。此屬有益蟲，有害蟲。有不完全變態，有不變態。

雌雄之識别，默注意窺其狀態而察之。最顯著者，蟬之腹部，雄者有發音器。特如蚜蟲，方春夏不交尾而繁盛，及秋深始或見之。其始謂之單性生殖，其末謂之完性生殖。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蟬類四肢成膜狀，雄者於腹部兩側具有發音器一雙，能發大聲。口成細管狀，能吮植物液汁。幼蟲潛伏於地，出地則脱皮成蟬。

蟻虱蚜類。口似蟬而體小，繁殖至速，大害植物。浮塵子體雖甚小，若不驅除，能令禾稻枯死。殼蟲則棲樹皮，而不復動。臙脂蟲産於墨西哥，雌者可製洋紅原料。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九章《節足動物・昆蟲類・有吻類》 蟬翅兩對，雖均膜質。【略】此類有浮塵子十餘種，大害稻苗。【略】他如介殼蟲、蚜蟲，種類極多，最害植物。類中有夫意羅克意塞辣者，專害葡萄。歐洲製酒，葡萄大宗，常因此釀成經濟缺乏問題。雖然，此類寄生蟲供人用者亦不少。例如五倍子蟲寄生於白膠木，一名鹽膚子木，可用其癭以製染料；水蠟蟲寄生水蠟樹，可製白蠟；臙脂蟲寄生霸王樹，可製洋紅；以及舍來克蟲可造洋漆，均爲益蟲。

蟬科 Cicadidae 分部

鳴札、蚱、蜻蜻、蟪、寧懸、虎懸、蟅、蛻、寒蜩、寒蟬、寒蚱、蚷、蚗、蜓蚞、蟪蛄、蜧蟅、蚐蟧、蜩、蟬、蜋蜩、螗蜩、緬、蝘、馬蜩、蚐蟧、胡蟬、螗蜧、蠽、茅蜩、蟬母、蜮、蜞、蟧、蟧、蜘蟧、枯蟬、復育、金牛、蟬花、仙蟲、社樂、音樂、齊女、玉女、青林樂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蜩，蜋蜩。【注】《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

螗蜩。【注】《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蜧。

蚚，蜻蜻。【注】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蟟。《夏小正》曰：鳴蚚，寧縣。

蠽，茅蜩。【注】江東呼爲茅截，似蟬而小，青色。

蝒，馬蜩。【注】蜩中最大者爲馬蟬。

蜺，寒蜩。【注】寒蜋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

蜓蚞，蠚蟾。【注】即蝭螃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蠚蟾。【音義】蜩，直彫反。下同。蜋，音郎，又音良。螗，音唐。蟬，示延反。《字林》云：蟪蛄也。蜱，郭音黃，徒低反。蚜，側黠反。蜻，郭音情，又音精。懸，音玄。蠽，子列反，又徂節反。茅，本或作蓾，萌交反。蝒，音緜，《字林》云亡千反。蜺，五兮反。吕、郭牛結反。蚜，子羊反。蜓，謝徒頂反，沈音殄，施音亭。蚞，音木。或作沐，非。蠚，音奚。螗，音鹿。蝭，音提，又音帝。螃，力刀反，《字林》同。又力公反。蟪，音惠。蛄，音姑。【疏】此辨蟬之大小及方言不同之名也。云『蜩』者，目諸蜩也，『蜋蜩，五彩具』者也。螗蜩俗呼曰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也。蚜，一名蜻蜻，如蟬而小，有文者也。蠽，一名茅蜩，似蟬而小，青色者也。蝒，一名馬蜩，蟬之最大者也。蜺，一名寒蜩，又名寒蚜，似蟬而小，青赤色者也。關東謂蟪蛄爲蜓蚞，齊謂之蠚螗也。云『《夏小正》』者，在五月，記時也。云『螗蜩者蜮』者，亦在五月。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蜮。陸璣云：螗，一名蜮蚷。《字林》蚷或作蟟也。青徐人謂之蠚螗。然則螗、蜮亦皆蟬也。《大雅·蕩》篇云『如蜩如螗』是也。蚜，舍人曰：小蟬也，蜻蜻者。案《方言》云：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蜻。其小者謂之麥蚜，有文者謂之蠽，是也。《詩·碩人》云：蠽首蛾眉。鄭玄：蠽謂蜻蜻。此蟲額廣而且方，故以比婦人之首也。某氏解此云『鳴蚜蚜』者也。云『《夏小正》曰』者，在四月。彼云：鳴蚜蚜者，寧縣也。鳴而後知，故先鳴而後蚜，是也。《月令》曰『寒蟬鳴』者，在七月。鄭注云『寒蟬、寒蜩，謂蜺』，是也。《方言》云：蚷蚗，齊謂之蠚螗，楚謂之蟪蛄。《楚辭》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蚷蚗。自關而東謂之蚋蟧，或謂之蜓蚞。然則亦皆蟬之別名耳。蚷蚗，音折玦。蛉，音零。蚋，貂，料二音。蜓，音帝。

漢·戴德《大戴禮記》（北周·盧辯注）卷二《夏小正》 四月，【略】鳴札。案，《爾雅》作蚜。札者，寧縣也。案，《爾雅注》引作虎縣。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又 五月，【略】良蜩鳴。

良蜩也者，五采具。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又 唐蜩鳴。

唐蜩者，案，蜩下各本有鳴字，今從方本。匽也。

七月：【略】寒蟬鳴。寒蟬也者，蜱蟧也。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蚷蚗，蚷，音折。蚗，于列反，一音玦。齊謂之蠚螗，奚鹿二音。楚謂之蟪蛄，《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或謂之蛉蛄，音零，秦謂之蚷蚗，自關而東謂之蚋蟧貂，料二音，或謂之蜱蟧，蜱，音啼。或謂之蜓蚞，廷、木二音。西楚與秦通名也。江東人呼嘯蟧。

案，《夏小正》：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蜱蟧也。蟧即蟧。《爾雅》：蜓蚞，蠚螗。郭璞注云：即蜱蟧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蠚螗。疏全引《方言》此條，文並同，蟪亦通用惠。《莊子·逍遥遊》篇釋文：司馬云：惠蛄，寒蟬也。一名蜱蟧。崔云：蚗蟧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楚辭·招隱士》篇：蟪蛄鳴兮啾啾。洪興祖補注引《方言》：蚷蚗，齊謂之蠚螗，楚謂之蟪蛄。《廣雅》：蚷蚗，蚜也。蟪蛄、蛉蛄、蜻蟧，蚗蟟也。蜻即蜱，蟟即蟧。以蚷蚗爲蚜，與《方言》異。注內料字，曹毅之本作聊。

蟬，楚謂之蜩，音調。宋衛之間謂之螗蜩，今胡蟬也，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呼螗蜋。陳鄭之間謂之蜋蜩，蜋，音良。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蜻。齊人呼爲巨蜻，音技。其大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馬。按《爾雅》：蝒者，馬蜩。非別名蝒馬也，此《方言》誤耳。其小者謂之麥蚜，如蟬而小，青色。今關西呼麥蠽。音癰瘢之瘢。有文者謂之蜻蜻，即蚜也。《爾雅》云耳。其雌蜻謂之蚗，祖一反。大而黑者謂之蜣，音棧。黑而赤者謂之蜕。雲霓。

案，《夏小正》：四月鳴札。札者，寧縣也。五月良蜩鳴。良蜩也者，五彩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望也者，月之望也。五日也者，十五日也。唐蜩鳴。唐蜩者，匽也。郭璞注《爾雅》引《夏小正》札作蚜，寧縣作虎縣，良作蜋，匽作蜮，唐作螗。《詩·小雅》：鳴蜩嘒嘒。毛傳：蜩，蟬也。《豳風》：五月鳴蜩。毛傳：蜩，螗也。疏引《方言》：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大雅》：如蜩如螗。毛傳：蜩，蟬也。螗，蜮也。《衛風》：蠽首蛾眉。鄭箋云：蠽，謂蜻蜻也。《月令》：孟秋之月，寒蟬鳴。鄭注云：寒蟬，寒蜩，謂蜺也。《考工記》：以旁鳴者。鄭注云：旁鳴，蜩蜺類。《爾雅》：蜩，蜋蜩，螗蜩。蚜，蜻蜻。蝒，馬蜩。蜺，寒蜩。舍人注云：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蜮，楚地謂之蟪蛄。孫炎注引《方言》：有文者謂之蠽。郭璞注所引同。郭注馬蜩云：蜩中最大者爲馬蜩。注寒蜩云：寒蚜也，似蟬而小，青色。疏引《方言》此條，文並同。王褒《洞簫賦》：秋蜩不食。李善注

引《方言》：楚謂蟬爲蜩。《廣雅》：蜻，蟬也。蚗，各本訛作疋，曹毅之本訛作蚿。今訂正。注内雲霓當作音雲霓之霓。

蜩螗謂之蜜蜩。江東呼爲蜜蠽也。

案，《爾雅》：蠽，茅蜩。郭璞注云：江東呼爲茅截，似蟬而小，青色。茅截即蜜蠽。

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按，《爾雅》以蜺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蜩鳴，知寒蜩非瘖者也。此諸蜩名通出《爾雅》而多駁雜，未可詳據也。寒蜩，蜨也，似小蟬而色青。蟪，音應。

案，《廣雅》：閘蜩，蟪也。本此。閘、瘖通用。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𧊅：虫也。從虫，召聲。都僚切。

又 **蜩**：馬蜩也。從虫，面聲。武延切。

又 **蟬**：蟬也。從虫，周聲。詩曰：五月鳴蜩。徒聊切。

蛁：蜩或從舟。

蟬：以旁鳴者。從虫，單聲。市連切。

蜺：寒蜩也。從虫，兒聲。五雞切。

蠽：蠽鹿，蜩螗也。從虫，奚聲。胡雞切。

蜩：蚻蚗，蜩螗也。從虫，夬聲。於悦切。

蚗：蚻蚗，蟬屬。讀若周天子赧。從虫，丐聲。武延切。

又 **蛻**：蛇蟬所解皮也。從虫，税省。輸芮切。

又 **蟪**：蟪蛄，蟬也。從虫，惠聲。乎桂切。

又卷一三下 **𧋥**：小蟬蜩也。從虫，戔聲。子列切。

三國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清・丁晏校正）卷下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蝘，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御覽・蟬》引。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初學記・蟲部》引。陸雲《寒蟬賦》：蟬有五德：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士龍此賦本於陸疏。一名蝘蚖，一名蚖蟟。青徐謂之蜤蟧。《釋文》作蠪。楚人謂之蟧蛄，秦燕謂之蚹蚗。或名之蜓蚞。《詩釋文》引『一名蚖蟟』以下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蛁：丁幺切。蟧蛄也，即蛁蟟蟲也。蚖：同上。

又 蜓：大典切。蝘蜓。又音廷。蟧蛄别名也。

又 蛄：古胡切。亦蟧蛄也。

又 蝒：彌緣切。《爾雅》曰：蝒，馬蜩。蜩中最大者。蚟：同上。

又 蜺：午結、五兮二切。寒蟬。

蟬：市然切。蜩也。以旁鳴者，蟬連系續之言也。

蜩：入幺切。蟬也。蚻：同上。

又 蜻：疾性切。蚚也，蟬也。又子盈切。又蜻蛉，六足四翼。

又 蜤：胡雞切。蜤蟧，即蟧蛄。一名蛁蟟，亦蜓蚗也。

蟧：力木切。蜤蟧。

蚗：胡決、古穴二切。蚹蚗亦蟧蛄也。

蚹：工列切。蚹蚗。

又 蚚：巨恭切。巨虚也。又蟬蜕也。

又 螗：大當切。蜩螗也。

又 蜻：余六切。蝮蜻，蟬皮。

又 蜻：巨綺切。蟬也。

又 蝭：丁兮、大兮二切。蝭螂，蟬也。

螂：力幺切。蝭螂。蟟：同上。

又 蟧：胡桂切。蟧蛄。

又 蟧：於凝切。寒蜩也，似蟬而小。

又 蚗：莫卜切。蜤蟧子。

又 蜤：疾鄰切。蜤蜻蜻。

又 蜓：子栗切。蜻蜓也。

蚱：莊額切。蚱蟬，七月生。

又 蚚：子羊切。寒蟬屬。

又 蚚：側轄切。蜻蜻也。

又 蠑：昨仙切。《方言》云：鳴蟬也。

又 蚚：子列切。蜩，似蟬而小，俗謂茅蠑。都僚切。

南唐・徐鍇撰，朱翺反切《説文繫傳》卷二五 **𧊅**：蟲也。從虫，召聲。

又 ：馬蜩也。从虫，面聲。武延切。

又 ：蟬也。从虫，周聲。《詩》曰：五月鳴蜩。徒脚切。

：蜩或從舟。

：以旁鳴者。从虫，單聲。市連切。

：寒蜩也。从虫，兒聲。丑雞切。

：蠔鹿，蛁蟟也。从虫，奚聲。胡雞切。

：蚌蚗，蛁蟟也。从虫，失聲。于悅切。

：蚌蚗，蟬屬。讀若周天子赧。从虫，丙聲。武延反。

又 ：蛇、蟬所解皮也。从虫，稅省。輸芮切。

又 ：小蟬蜩也。从蚰，戔聲。子剡切。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蜝：【略】又巨綺切。蟬也。《方言》：海岱之間謂之蜝。

又 蝭：都黎切。蝭螂，蟬屬。又田黎切。蝭螂，螬蛄也。又常支切。芺母，或作蝭。又丁計切。

蜱：田黎切。蝭螂，蟲名，螬蛄也。或作蜱。

又 蠚：【略】又弦雞切。蟲名。《説文》：蠚鹿，蛁蟟也。

又 蜆：研奚切。蟲名。《説文》：寒蜩也。一曰似蟬而小，青赤。又研計切。虹也。又倪結切。

又 蟪：慈鄰切。蟲名，似蟬而小。

又 蜮：夷真切。蟲名，寒蜇也。又羊進切。

又 蜭蠻蟬：財仙切。蟲名。或從錢，亦作蟬。蟬又時連切。《説文》：以旁鳴者。《方言》：蜩，秦晉謂之蟬。

又 蝒蝒：彌延切。蟲名。《説文》：馬蜩也。或作蝒。

蝒：彌延切。《説文》：蚌蚗，蟬屬。

又 蛁蚓：丁聊切。《説文》：蟲也。一曰蛁蟟，小蟬。或省。

又 蜩蚷：田聊切。《説文》蟬也。引《詩》『五月鳴蜩』。或從舟。

又 蟟：郎刀切。蟲名，小蟬也。

又 蜚：資良切。蟬屬。

又 螗：徒郎切。蜩螗，蟲名，蟬也。

又 蜓：唐丁切。蜓蚞，蟲名，螬蛄也。

又 蟶：於陵切。蟲名，寒蜩也。

又 蝘：隱憚切。蟲名，蜩螗也。

又 蚑：乃版切。蟬屬。

又 蜱：丁計切。蜱蟟，蟲名，蛁蟟也。又田黎切。

又 螬：胡桂切。螬蛄，蟬屬。

又 蚞：莫卜切。蟲名。《爾雅》：蜓蚞，蠚螰也。

又 螰：盧谷切。蟲名。《爾雅》：蜓蚞，蠚螰。一名螬蛄。

又 蜻：余六切。伏蜻蟬蛻。

又 蚗：子悉切。蟲名。《方言》：蜻，其雌者謂之尐。或從虫。又子列切。

又 蚱：側八切。蟲名。《爾雅》：蚱，蜻蜻。如蟬而小。又昨結切。

又 蚗：古穴切。蛹蚗，蟲名，螬蛄也。一曰龍屬。又一決切。蟲名。《説文》：蚋蟟也。一曰螬蛄。秦謂之蚗蚗。又傾雪切。蜊蜎，雷師。或省。

又 蟹：子列切。蟲名。《説文》：小蟬蜩也。

又 蛹：之列切。蛹蚗，蟬類。又食列切。螬蛄也。

又 蠶：隱憚切。蟲名，蜩螗也。

又 蠽：側八切。蟲名。《爾雅》：蚱，蜻蜻。如蟬而小。或作蠽。又昨結切。又子列切。《説文》：小蟬蜩也。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 蜩。蜩所養也，蟬蛻而去之。所謂不蜩王蛟，蟬是歟？堯禪舜，蟬也；協和萬邦，蜩也。

蜋蜩。《夏小正》曰：蜋蜩五彩具。有文章而蛻，可謂良矣，中國之道也。

螗蜩。螗無五色，如是而蛻蕩矣。《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如蜩矣，如螗可也。如沸也，宜如羹焉。若所謂子之湯兮，有沸而已。《夏小正》曰：螗蜩者蝘。以偃則可，以作則不可。

蠽茅蜩。截而見道，以鷓故也。

蝒，馬蜩。勉而後化，非龍德矣。

蜺，寒蜩。寒以是爲倪。一名寒蜇，鳴將寒之侯也。蓋其後又有至者焉，玄冬是已。

蜓蚞，蠚螰。昔車走穢場，今鳴廷木，舍卑穢趨高潔。一名奚鹿。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名螬蛄。一名蜓螬，提勞者也。一名蜓蠽，提樂者也。若蛄蜣者定也，若螬蛄者慧也。花出淤泥而果成，學佛者好之；蜩出卑穢而形蛻，

學仙者好之。是以君子盡心焉。

蚱，蜻蜻。積精而後化，君子以爲蟬病也，若蠽者直矣。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 蜩，螗蜩，蜻蜩。

蚱，蜻蜻。蠽，茅蜩。蝒，馬蜩。蜺，寒蜩。蜓蚞，蜼蠖。蜩即蟬之異名，此辨蟬之類也。螗蜩，《夏小正》曰：五彩具。此即四五月間小蟬，有文彩，先諸蟬而鳴者。螗即螗螗也，亦能在草叢中鳴。蜻蜻，郭云：如蟬而小，引《方言》『有文者謂之蠖』及《夏小正》『鳴蚱虎懸』以爲證。按，此即一種蟬，似蜻蜓，其鳴無韻，但札札然。蚱，音札。蠽，音節，茅蜩，似蟬而小，有青、紅二種，只在茅管中，亦是五月時鳴。蝒，音緜，馬蜩，蟬類中最大者，其聲響震巖谷。寒蜩，即寒蚱也，一名螬蛄。《月令》『七月寒蟬鳴』，即此也。蜓蚞，音挺木。蜼蠖，郭云即蜓螃也。一名螬蛄，齊人呼爲蜼蠖。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蟲》 寒蚱。二月鳴者名蟑女音寧，似寒蚱而小。七月鳴者名蛁蟟音彫寮，色青。九月十月中鳴甚悽急者，乃寒蚱也。舊記：入秋鳴者名促織。曾師建云：有數種，通名蟋蟀。有尾者爲雌，無尾者爲雄，雄者能鳴。北地寒，惟秋始鳴，冬則蟄。南地暖，往往鳴聲不絶。

蜩：《詩》：五月鳴蜩。本生土中，至夏則登木而蜕。秋鳴者爲蟬。有象鼻蟬，紅翠相間，好登荔枝木，而不能鳴。又有碧玉蟬，翠色可愛，韻如軋筝。或曰：閏年蟬多。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七《釋蟲・蠖》 蠖，蟭螟之小而緑色者。《釋蟲》云：蚱，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蚱蚱者。孫炎曰：《方言》有文者謂之蠖。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其額廣而方，故《碩人》詩曰『蠖首蛾眉』，言碩人之美也。古之選女者，非特取其娥媚靡曼而已，蓋必合之法相焉。不邇窮困，不近寒陋，故曰『角犀豐盈』。蠖首者，即角犀豐盈之謂也。高唐賦曰：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蓋言其相貌之美，足以當國君，於是而不見答，此詩人所爲閔矣。《夏小正》曰：鳴蚱虎懸。今北人亦謂之蠖。又閩人謂大蠅爲胡蠖，亦蠖之類。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蜺：五泥反。蜺似蟬而小。

又 蜩：徒聊反。大蟬也。

又 蟬：音蟬。蜩也，不食之虫。仲夏月蟬始鳴也。

蜼：音兮。蜼蠖，虫名，似蟬也。

又 蝭：啼、帝二音。寒蟬鳴也。

又 蜱：音啼。螗蜱，小蟬也。

又 蛁：都聊反。蛁蟟，茅中小虫也。

又 蠖：音秦。蜻虫似蟬而小曰蠖。

又 蜞：巨豈反。蟬也。

又 蠖：音惠。蠖蛄也。

又 蠖：音鹿。蜼蠖虫名，蠖蛄也。

又 蠽：或作蠽，正姊列反。蠽似蟬而小也。

又 蟟：音舌。蟟蚗，蠖蛄名也。

又 蚗：古穴反。蚗蟟，蠖蛄，虫名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蟬、蠖、蜩、螗、蠽、蟟、雚、蚱：，市連切。別作蟬。，市臻切。，徒聊切。或作蜩。，徒郎切。，子列、作結二切。，落蕭切。，側良切。，側八切。蟬、蠖、蜩、螗、蠽、蟟、雚、蚱，皆蟬類也。《爾雅》曰：蜩，螗蜩。螗蜩。蚱，蜻蜻。蠽，茅蜩。蝒，馬蜩。蜺，寒蜩。蜓蚞，蜼蠖。《夏小正》曰：螗蜩者，五采具。螗蜩者，蝘。《説文》曰：蟬，以旁鳴者也。蜩，蟬也。蜼，鹿，蛁蟟也。蚗，蛁蟟也。蝒，馬蜩也。蜺，寒蜩也。蚞，蚌蚗，蟬屬。《方言》曰：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螗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通謂之蜻。其小者謂之麥蚱，有文者謂之蠖。鄭康成曰：蠖，蜻蜻，額廣且方。陸璣曰：螗，一名蝘蚗。《字林》：蚗，亦作蟟也。青徐謂之蜼蠖。郭氏曰：螗蜩俗呼胡蟬，江南謂之螗蜱。按，記曰：范則冠而蟬有緌。蟬頷下縣舌如緌也。蠖，蟬聲相隣，皆因其鳴聲以命之也。《詩》云：蠖首蛾眉。蟬之大者，其額廣而方，故《詩》稱蠖首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又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明蜩、螗二物。其聲嘒嘒，啾喿也。鷯蟟，小蟬，其聲嘵嘹，因其聲以名之。亦呼蚱蟟，又謂茅蜩也。蚱，寒蟬也，亦因其聲以命之。其大者爲馬蚱，馬母也，即《詩》所謂莎雞，後又謂絡緯也。《爾雅》曰：蚗天雞。李巡曰：即莎雞也。一名酸雞。疏曰：又名榰雞。其狀似雞，多在莎中食其羹。其聲絶類絡緯者，是以謂之也。近秋始鳴，常鳴於夜，故又謂寒蟬、夜蟬也。蚱，寒蟬之小者也。蜼、蜺、蚗、蚞、蚗、蛁之類皆廢名也。

又 蠖蛄：，羽桂切。，攻乎切。《楚辭》曰：歲莫兮不自聊，蠖蛄鳴兮啾啾。《莊周》曰：蠖蛄不知春秋。《説文》曰：蟬也。陶隱居曰：莊周所云是。四五月小紫青色者，《楚辭》所言乃寒蚱爾。司馬彪曰：寒蟬也。一名蝭

螃。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譔曰：蛁螃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按，春生夏死等説，皆傅會莊周之説，不足徵也。蟪蛄一名，而陶氏以爲二物，亦非也。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蟬：市連切。以旁亦鳴者。从虫，單聲。

：胡雞切。蜸鹿，蛁蟟也。从虫，奚聲。

：武延切。蜌蚑，蟬屬。从虫，丏聲。

：郎良切。蟬屬。从虫，將聲。

：乎桂切。蟪蛄，蟬也。从虫，惠聲。

：渠容切。蛩蛩，獸也。又秦謂之蟬蛻曰蛩。从虫，巩聲。

：都僚切。蟲也。从虫，召聲。

：徒聊切。蟬也，从虫，周聲。《詩》曰：五月鳴蜩。：或从良君。

：五雞切。寒蜩也。从虫，兒聲。

：於悦切。蜌蚗，蛁蟟也。从虫，決省聲。

：莫交切。蠭蟊也。《方言》：蜩螗謂之蟊蠭。从蚰，矛聲。

：子列切。小蟬蜩也。从蚰，截聲。

明・陶宗儀撰編《説郛》卷四上陸璣《毛詩疏・如蜩如螗》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蜋，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鳥獸卷六

蜩



蜩、蜋蜩、螗蜩皆蟬。《方言》：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螗一名蜋，其首方廣有冠，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謂之螗蜋。又名寧母，似寒蜇而小，五月鳴者。又寒蜩，似蟬而小，青赤，一名蜺，一名寒蜇，一名寒蟬，鳴則涼，故謂之寒蟬。其生坼裂母背。又曰蟪，又名蛁蟟。又《莊子》：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夏蟬也，是故不知春秋。《爾雅》云：蟪蛄，蜻蛉。《方言》：齊謂之蜓蚞，楚謂之蟪蛄。總之皆蟬也。蟬無口而鳴，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蜕。郭璞贊曰：蟲之精潔，可貴惟蟬。

又《蠓》 蠓，蟭螟之小而緑色者，如蚕而小，有文，其穎廣而方，故《碩人》詩曰『蠓首蛾眉』，言碩人之美也。今閩人謂大蠅爲胡蠓。

明・劉侗《促織志》 有螂蟟者蜩也，馬螂蟟者蟬也，名以聽者之所爲情，寂寥然也。鳴蓋呼其候焉。三伏鳴者，聲躁以急，如曰伏天伏天；入秋而涼，鳴則凄短，如曰秋涼秋涼。取者以膠首竿承焉，驚而飛也，鳴則攸然；其粘也，鳴切切，如曰吱吱；入乎手而握之，鳴悲有求，如曰施施。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蚵：同蛁。《字林》蚵亦作蟟，非。

又 蚵：同蝒。《説文》蝒、蚵各出，並武延切。蚵訓蜌蚑，蟬屬；蝒訓馬蜩，分爲二。蚵又讀若周天子赧王之赧，同切異讀，並非。蝒、蚵合可也。

又 蚗：居月切，音厥。蛂蚑，蟬屬。本作蚗。

又 蚗：莫卜切，音木。蜓蚗，蟬屬。《爾雅》：蜓蚗，蠽蠪。**【注】**即蝭螃。一名蟪蛄。齊人呼蠽蠪。

又 蚱：側八切，音札。似蟬而小，有文。《方言》：蟬小者謂之麥蚱。《六書故》：蚱，寒蟬也。其大者爲馬蚱。韓愈詩：始去杏飛蜂，及歸柳棲蚱。

又 蛁：丁幺切，音刁。蛁螃，蟪蛄別名。鳥部鳽鶄好剖葦皮，食其中蟲。舊注：蛁蟟，茆中小蟲。以鳽鶄爲蛁蟟，非。《説文》蛁汎訓蟲，亦非。

又 蛄：攻呼切，音姑。蟪蛄，蟬屬。《莊子》：蟪蛄不知春秋。注：春生者夏餐，夏生者秋餐，故曰不知春秋。《楚辭》：歲莫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家語》：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于百。言政事惡譁而善肅，以静應之而已。《莊子音義》：蟪蛄即寒蜇。

又 蜻：同蜩。《説文》蜩或從舟。《毛詩》本作蜩。

又 蛄：**【略】**《爾雅》：科斗名，活東。《方言》：蟪蛄名蛂蚑。舊注：活

譌作蛞，東改作蠽，訓蝦蟆子。蚗譌作蛞，訓螻蛄別名，並非。

又 蛦：舊注：蛦，音哲。蛦蛨，蟬屬。

又 蜩：同蜱。舊注：蜱，音題。蜩，音夷。分爲二。

又 蝨：蚤字之譌。舊注：小蟬即蚤，改音禮。譌從礼，分蚤、蝨爲二，誤。與《篇海》同。

又 蛻：吐内切，音退。《説文》：蛇蟬所解皮也。【略】蟬蛻一名金牛兒。

又 蜱：梯尼切，音題。螗蜩俗呼胡蟬，江南謂之螗蜱。蜱，一作蜩。詳後蟬注。

又 蜻：余六切，音育。蟬未蛻者，本作復育。王充《論衡》曰：蠐螬化復育，復育蠷背出而爲蟬。段成式曰：蟬未蛻時名復育，相傳蛣蜣所化。韋翾嘗冬中掘樹，見復育附朽棍，怪之。邨人言：蟬即朽木所化。翾因剖視，腹中猶實爛木。據此條與《論衡》蠐螬化復育之説不同，兩存俟考正。李時珍引《論衡》作腹蜻，謂育于腹，非也。舊注引《玉篇》蝮蜻蟬皮，不知蟬蛻今俗呼蟬皮，復育非蛻也。復改作蝮蛇之蝮，尤非。

又 蜻：【略】《方言》：海岱間謂蟬爲蜻，或呼巨蜻。雖各方呼蟬之名不同，未可專以蜻爲蟬。猶《方言》東齊蠅謂之芊，芊非蠅類，未可概謂蠅即芊。舊注云：蟬也。同文鐸蜻注：秦晉間謂之蟬，並非。又《紙韻》音錡，又《寘韻》音忌，義同。互見前蜻注。

又 蜩：田聊切，音迢。蟬屬。《爾雅》：蜩，蜋蜩，螗蜩。蜓，茅蜩。蛨，馬蜩。蜺，寒蜩。邢疏云：此辨蟬之大小及各方不同之名。云蜩者，目諸蜩也。又《方言》：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通謂之蜻。其大者謂之蟧，或謂之蛨馬。其小者謂之麥蚚，有文者謂之蜻蜻。大而黑者謂之蜣，黑而赤者謂之蜺，蜩蟧謂之蚤蜩，蠦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詳見後蟬注。

又 蜣：助諫切，音棧。蟬别名。《方言》：蟬謂之蜣。蟬有蜣名，非。蟬、蜣同一字。《六書故》謂蟬亦作蜣，以蜣爲蟬字，重文，誤也。舊注汎云馬蜣蟲，不詳。言馬蜣即馬蠲，亦誤。

又 蛨：彌延切，音眠。《爾雅》：蛨，馬蜩。【注】蜩中最大者名馬蟬。蛨省作蚓，讀若勉，義同。《説文》：蛨，馬蜩也。蚓，蚉蛨，蟬屬。分爲二。

又 蝭：梯尼切，音提。蝭蟧即螔蛄。見後蟬注。

又 蜏：虚欺切，音奚。蜏螔，蛁蟟也。一名螔蛄。

又 蠔：慈盈切，音秦。蟬屬，額廣而方。《詩・衛風》：蠔首蛾眉。

又 螗：台郎切，音唐。蜩螗，詳見蜩、蟬二注。合併五音云舊藏螗作蠐。按從嘗，非。

又 螔：力竹切，音鹿。蜏螔即螔蛄。

又 蚤：子方切，音將。寒蚤，蟬屬。附見前蜩注。

又 蟟：連喬切，音聊。蛁蟟，蝭蟟。蟬别名。

又 蟧：盧豪切，音勞。《爾雅》：贏小者。蟧又蛁蟧，蟬屬，即螔蛄。

又 螔：烏貴切，音位。螔蛄。見前蛄注。

又 蠐：乃定切，音甯。蠐母，蟬屬。見前蟬注。舊注又寧上聲，蟲似蛙，非。

又 蠷：同蠐。舊注蠐音甯，蠷音寧，又乃挺切，分二音，誤。

又 蚚：俗蜣字。

又 蜣：子列切，音節。《爾雅》：蜣，茅蜩。【注】似蟬而小，青色。江東呼茅蜣。

又 蠒：才延切，音錢。《方言》：鳴蟬謂之蠒。《集韻》蟬或作蠒、蜣，非是。蠒爲鳴蟬别名，非。即蟬字，重文也。

又 蟤：呼圓切，音玄。蟬屬。鳴蚚，一名虎懸。《夏小正》：四月鳴札。戴氏曰：鳴而後知之，故先鳴後札。札即蚚，蟤本作縣。互見前蚚注。舊注汎訓蟲鳴，非。

又 蠦：伊卿切，音英。《方言》：寒蜩謂之蠦。【注】音應，義同。

又 蠷：蠷、蠐並同。《六書故》删蠷不載，舊注重出。

又 蠽：俗蜣字。

又 蠽：蠽本字。《説文》蚰部篆作蠽。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螓、蜩、螗、蜓、蟟、蚚、蚚、螔蛄，蟬也，蜕曰復育。王充曰：蟬之生復育也，蠷背而出。段成式云：未蜕時名復育，相傳蛣蜣所化，冬附樹根朽處，蓋蟬朽木所化也，剖腹中有朽木。一名齊女。崔豹言：齊王后所化異矣。古今稱此類殊混，故别之。以《爾雅》言，則蜩爲總名。螓，蜩蟬之大者，顙廣而方，故《詩》稱『螓首』也。《小正》曰：鳴蚚虎縣。蚚即螓也。東壁謂螓小，非矣。夏鳴，大而黑者，蚱蟬也。又曰蜮，鄭玄音綿。曰馬蜩，《豳》詩『五月鳴蜩』是也。東壁曰：頭有花冠曰蜩螗，曰蝘，曰蜻蟬，《蕩》詩『如蜩如螗』是也。戴氏曰：《詩》兩稱之蜩、螗，明是二物，而其聲雜也，具五色者曰蜋蜩。《夏小正》曰：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注】匽，唐蜩也。東壁改作蜋耳。小而文曰麥蚚；小而青緑曰茅蜩，曰茅蠽；秋月鳴而青紫曰螔蛄，

曰蛁蟟，曰蜓蚞音挺木，曰蜮蠪，曰蛉蚗音舌決；小而青赤曰寒蟬，曰寒蜩，曰蜺，未得炊風則瘖不能鳴，曰瘖蟬；二三月鳴而小于寒蜩，曰蟭母。陶隱居以蟪蛄爲寒蟬，甚確。司馬彪曰即蜓蟧，崔譔曰即蛁蟟也。陶謂蟪蛄爲二物，則惑于螻蛄耳。蟬市連切別作蟬，蜩或作蜻。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蚓：《集韻》丁聊切，音貂，蛁字省文。

又 蚑：《唐韻》武延切，音棉，與蝒同。《說文》：蚑蚗，蟬屬。

蚗：《唐韻》、《韻會》並古穴切，音玦。蛉蚗、蟪蛄，蟲名。《博雅》：蛉蚗，蜇也。又《說文》於悅切。蚾蚗，蛁蟟也。

又 蚻：《集韻》、《韻會》、《正韻》並莫卜切，音木。《爾雅・釋蟲》：蜓蚻，蜮蠪。【注】即蜱蟧也，一名蟪蛄。揚子《方言》：蛉蚗謂之蜓蚻。

又 蝚：《唐韻》、《正韻》並側八切，音札。《爾雅・釋蟲》：蝚蜻蜻。【注】如蟬而小。揚子《方言》：蟬，其大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馬。其小者謂之麥蝚。孟郊《征蜀聯句》：始去杳飛蜂，及歸柳嘶蝚。

又 蛁：《唐韵》都僚切，《集韻》丁僚切，並音凋。《玉篇》：蟪蛄，即蛁蟧蟲也。互見蛁、蟧二字注。《集韵》或作蚪。

又 蚻：《駢韻》：蜓蛷，蟪蛄也。音切未詳。

又 蛸：《集韻》田聊切，音迢。《篇海》同蜩。

又 蛉：《唐韻》、《集韻》並食列切，音舌。《玉篇》：蛉蚗。《類篇》：蟬類。揚子《方言》：蛉蚗，齊謂之蜮蠪，楚謂之蟪蛄，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蛉蚗。又之列切，音浙。義同。又蚹蛉，詳蚹字注。

又 蜮：《唐韻》以脂切，《集韻》延音切，並音夷。螗蜮附見蜩蝘注。

又 蜕：《唐韻》舒芮切，《韻會》、《正韻》輸芮切，並音稅。《說文》：蛇蟬所解皮。《莊子・寓言》篇：子蜩甲也，蛇蜕也，似之而非也。《神仙傳》：王方平死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蜕耳。《史記・屈原列傳》：蟬蜕于濁穢。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蟬蜕龍變，棄俗登仙。又《廣韻》他外切，音娧，湯卧切，音唾。義並同。又《集韻》輸爇切，音說，復蜨也。又蟬蜕之蜕亦叶失爇切。郭璞《遊仙》詩：吐納致真和，一朝忽虛蜕。飄然凌太清，眇爾景長滅。又《類篇》欲雪切，音悅。

又 蜓：《唐韻》、《集韻》、《韻會》、《正韻》並，徒典切，音殄。《玉篇》：蝘蜓。詳蝘字注。【略】又待鼎切，音挺。蜓蚞。《爾雅・釋蟲》：蜓蚞，蜮蠪。見蚞字注。蝘蜓，《集韻》或作蜷。

又 蜕：《韻會》田黎切，《正韻》杜兮切，並音啼。螗蜕，蟬屬。《廣韻》：小蟬也。

又 蛵：《唐韻》苦紅切，《集韻》枯公切，並音空。《玉篇》：蟬蜕，蛵皮也。

又 蜻：《唐韻》余六切，音育。復蜻，蟬未蜕者。本作育，《論衡》作蜻。

又 蜝：《唐韻》渠綺切，《正韻》巨綺切，並音技。蟬也。互詳蟬、蜩二字注。

又 蜩：《唐韻》徒聊切，《集韻》、《韻會》、《正韻》田聊切，並音迢。《玉篇》：蟬也。《詩・豳風》：五月鳴蜩。《大雅》：如蜩如螗。《傳》：蜩，蟬也。螗，蝘也。《釋蟲》云：蜩蜋，蜩螗。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西謂蜩爲蝘，楚地謂之蟪蛄，《楚辭》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陸璣疏云：螗一名蝘蚹，《字林》蚹或作蟟也，青徐人謂之蜮蠪，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爾雅・釋蟲》：蜩，蜋蜩。【注】《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又螗蜩。【注】《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蜩，又蠽，茅蜩。【注】江東呼爲茅截，似蟬而小，青色。又蝒，馬蜩。【注】蜩中最大爲馬蟬。又蜺，寒蜩。【注】寒蜨也，似蟬而小，青色。《酉陽雜俎》：蜩屬旁鳴。又蜩甲，蟬蜕也。《莊子・寓言》篇：予蜩甲也。又徒弔切，音掉。蜩蟉，龍首動貌。《前漢・司馬相如傳》：蜩蟉偃蹇，怵惕以梁倚。又《韻補》陳留切，音儔。王褒九：懷林不容兮鳴蜩，余何留兮中州。陶嘉月以總轡，搴玉英兮自修。《玉篇》一作蜻。

又 蜭：【略】又《集韻》才仙切，音錢，蟲名。或作蟬蠽。

又 蜺：《唐韻》五稽切，《集韻》、《正韻》研奚切，並音倪。《爾雅・釋蟲》：蜺，寒蜩。【注】寒蜨也。揚子《方言》：蟬，黑而赤者謂之蜺。又《廣韻》：寒蜩之蜺亦音鼳。【略】

又 蝒：《唐韻》武緣切，《集韻》彌延切，並音綿。《說文》：馬蜩。或作蝒，《類篇》又作蝒。

又 蝘：《唐韻》、《集韻》並於殄切，音偃。《詩・大雅》：如蜩如螗。傳：螗，蝘也。《釋文》：蟬屬也。《草木疏》：一名蚹蟟，青徐謂之蜮蠪，楚人謂之蟪蛄，秦燕謂之蛉蚗，或名之蜓蚞。郭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蜩。互詳蜩、蟬二字注。

又 蝭：《唐韻》杜奚切，《集韻》田黎切，並音題。蝭螪，蟪蛄也。《大戴禮》：蟬也者，蝭蠐也。揚子《方言》：蛉蚗，自關而東謂之蚹螪，或謂之蝭螪。

又 蝒：《類篇》彌延切，同蝒。

又 蜮：《唐韻》胡雞切，《集韻》絃雞切，並音奚。《說文》：蜮蠪，蛁蟟也。

《鹽鐵論》：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蟋乎？音聲入耳，秋風而聲無。互見蛄、蟬二字注。

又 蠆：《集韻》河干切，音寒，與蟬同。

又 蟭：《唐韻》匠鄰切，《集韻》、《韻會》、《正韻》慈鄰切，並音秦，蟲名，似蟬而小，一名蜻蜻，蚜也，頭方有文。《詩・衛風》：蟭首蛾眉。傳：蟭首顙廣而方。《夢溪筆談》：蟭螟之小而緑色者，北人謂之蟭。

又 螗：《唐韻》、《集韻》、《韻會》、《正韻》並徒郎切，音唐。蜩，螗蟬也。《詩・大雅》：如蜩如螗。詳蜩字注。真音通作螳，非。

又 蜩：《唐韻》、《集韻》並盧谷切，音鹿。《爾雅・釋蟲》：蜓蚞，蟭蜩。【注】即蜓蜩也，一名蟪蛄。互詳蚗、蜩、蟬等字注。

又 蝨：《唐韻》即良切，《集韻》、《韻會》、《正韻》資良切，並音將。《玉篇》：寒蝨，蟬屬。《方言》郭注：寒蜩蝨也，似蟬而小，色青。《正韻》亦作蝨。

又 蟟：《唐韻》落蕭切，《集韻》憐蕭切，並音遼，蛁蟟。《博雅》：蜻蜩也。【略】《集韻》或作蜩。

又 蜩：【略】《類篇》：蟲名，小蟬也。《玉篇》：蜓蜩。揚子《方言》：蚗蚗，自關而東謂之蚓蜩，或謂之蜓蜩。郭注：江東人呼爲蠭蜩。又《集韻》憐蕭切，音遼，與蟟同。

又 蟪：《唐韻》胡桂切，音惠，蟪蛄。詳蛄字注。

又 蟬：《唐韻》市連切，《集韻》、《韻會》時連切，並音禪。揚子《方言》：蟬，楚謂之蜩。《古今注》：齊王后忿死，尸變爲蟬，登庭時嗜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大戴禮》：蟬飲而不食。《酉陽雜俎》：蟬未蜕時名復育。《蠡海集》：蟬近陽依于木，以陰而爲聲。又《後漢・輿服志》：侍中中常侍，黄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古今注》：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蟬取其清虚識變也。又蟬，嫣連也。《前漢・揚雄傳》：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于汾隅。又揚子《方言》：蟬毒也。又車名《鹽鐵論》：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注】許慎曰：蟬，攫車類也。又人名。《大戴禮》：顓頊産窮蟬。又與嬋通，成公《綏嘯賦》：蔭脩竹之蟬蜎。又《集韻》財仙切，音錢，同蠽，蟲名。又田黎切，音提，地名。《前漢・地理志》：樂浪郡黏蟬。又《正韻》上演切，音善。蜿蟬舞盤曲貌。王逸九思：乘六蛟兮蜿蟬。【注】羣蛟之形也。或作蟺。

又 蜩：《字彙補》迷連切，音棉，蟲名。《廣韻》：螃蜩，馬蜩也，同蝒。按即蜩字之譌。

又 蠽：《唐韻》昨仙切，音錢。揚子《方言》：鳴蟬謂之蠽。《集韻》亦作蟬，或作蝉。

又 蟪：《唐韻》、《集韻》，並於陵切，音膺。寒蟬也。詳蟬、蜩二字注。

又 蠽：《唐韻》姊列切，《集韻》子列切，並音鱉。《爾雅・釋蟲》：蠽，茅蜩。【注】江東呼爲茅蠽，似蟬而小，青色。附詳蜩字注。又《集韻》同蚚，蜻蜻也。詳蚚字注。亦作蠽。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蟲豸・蟭首蛾眉》 朱傳：蟭如蟬而小，具額廣而方正。毛傳：蟭首額廣而方。《爾雅》：蚚，蜻。【注】頭有文，如蟬而小。此《詩》領、膚、齒舉全物比之，故言『如』。蟭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似，不言『如』也。蟭亦蟬類，蟬之類非一。《爾雅》蜩爲蟬之總名。蟬，通語也。析言之，五采不具，先諸蟬鳴者曰蜋蜩，頭有花冠，鳴聲清者曰螗蜩，曰蝘，曰胡蟬，曰冠蟬，曰螗蜋。《夏小正》：蝘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注】蝘，螗蜩也。最大而黑色，夏鳴聲壯者曰蜩，曰馬蟬；大而有文，顙廣且方者曰蟭。《方言》所謂『蟭，蜻也』，《詩》以比婦人之首。《夏小正》：鳴蚚虎縣。蚚即蟭也。鄭注蚚音扎。蟬似蜻蜓，鳴無韻，但扎扎然。小者謂之麥蚚，小而色青者曰蠽，曰茅蜩。《埤雅》：一種似蟬而小，緑色，北人謂之蟭，即《詩》所謂『蟭首』也。

又《五月鳴蜩》 朱傳：蜩，蟬也。《爾雅》：蜩，蜋蜩，螗蜩。蚚，蜻蜻。蠽，茅蜩。蜹，馬蜩。蜺，寒蜩。蜓蚞，蜹蟟。疏云：此辨蟬之大小及五方不同之名。曰蜩者，目諸蜩也。蜋蜩，五采具者也。螗蜩，似蟬而小，鳴聲清亮。《夏小正》『螗蜩者蝘』，《蕩》篇『如蜩如螗』，是也。又曰：鳴蚚虎縣。蚚，即蟭也。蠽，似蟬而小，青色。蜹，蟬之最大者。蜺，又名寒蜩，似蟬而小，青赤色。關東謂蟪蛄爲蜓蚞，或謂之蟭蟟也。又云：翡醜罅。【疏】蟲類能飛翡者謂蟬屬，皆剖坼母背以爲孔罅而生。郭璞：蜩蟬，俗呼胡蟬，江南謂之螗蜋。是也。舍人曰：蜋蜩、螗蜩，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楚地謂之蟪蛄，《楚詞》『蟪蛄鳴兮啾啾』者也。《説苑》引孔子曰：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也，甚矣。《方言》：蟬，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蜩螗，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海岱謂之蜻。《周禮》：以旁鳴者。【注】蜩，蜺屬。《夏小正》：五月螗蜩鳴。螗蜩，匽也。七月寒蟬鳴。蟬，蜓蟟也。《本草》：蚱蟬生楊柳上，五月採，蒸乾之。陶隱居云：蚱即是蝉蟬，雌蟬也，不能鳴者。蟬類甚多。《莊子》：蟪蛄不知春秋。則是今四月五月小紫青色者。而《離騷》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此寒蜩耳，九月十月中鳴甚凄急。又二月鳴者名蟟母，似寒蜩而小。七月八月鳴者名蜻蟟，色青。今此云生楊柳樹上，是。《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傴僂丈人掇此，昔人嗤之。故《禮》『范則冠蟬有

綏』，亦謂此。此蜩五月便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災』。蘇恭云：蚱蟬即鳴蟬也。《易通卦驗》：姤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援神契》：蟬無力，故不食。《周書》：夏至又五日，蜩始鳴。不鳴，貴臣放逸。立秋之日，寒蜩鳴。不鳴，人臣不力爭。《淮南子》：蛇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自然者也。王褒《九懷》：林不容兮寒蜩，余尚留兮中州。《荀子》曰：耀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木而已。今南方人照蟬食之，名曰耀火。徐廣《車服禮注》：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陸雲《寒蟬賦》：頭上有綏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段柯古云：《論衡》言蟬未蛻時名復育，開背而出，相傳蛄蜣所化。韋翾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視，腹中猶實爛木。《埤雅》：寒蜩似蟬而小，青赤，一名蜺，一名寒蟬。蔡邕《月令》：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方言》：寒蜩，瘖蜩也。郭璞曰：《月令》『寒蟬鳴』，則寒蜩非瘖者，蓋寒蜩即今瘂蟬。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蒭蕘論》曰『秋風至而寒蟬吟』，正謂此也。今雌蟬則啞，正陶隱居所謂不能鳴者，然與初瘖之寒蟬則異矣。《風土記》：螗蛄鳴於朝，寒蜩鳴於夕，諸類總謂之蟬，亦以其舍卑穢趨高潔，其蟬足道也。按，《爾雅》蜩爲蟬之總名。蟬，通語也。先鳴者曰娘蜩，曰螗蜩，曰蝘，曰胡蟬，曰冠蟬，曰螗蛦，夏鳴者曰蝒，曰馬蟬，曰馬蜩，曰蟓，曰蜻，曰麥蚚，曰蟷，曰茅蜩；七月鳴者曰蜺，曰應，曰寒蟬，曰寒蜩；九十月鳴者曰蚱蟬，曰瘖蟬，曰啞蟬。其同類異名者曰螗蛄，曰蜓蚞，曰蜓蠅，曰蛁螋，曰蚹蠑，曰蜉蚔，曰蝭蠑。《古今注》：蟬一名王女。董仲舒云：齊王后怨王而死，化爲蟬。誕不足信。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　蜩，娘蜩，螗蜩。蚚，蜻蜻。蟷，茅蜩。蝒，馬蜩。蜺，寒蜩。蜓蚞，蜓蠅。蜩，音調。螗，音唐。蚚，音札。蟷，音節。蝒，音眠。蜓，音挺。蜓，音奚。蠅，音鹿。此類釋諸蟬也。注曰：《夏小正傳》云：娘蜩者，色五采具。螗蜩者，蝘也。螗蜩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蚚，一名蜻蜻。《方言》云：蟬小者謂之麥蚚，有文者謂之蜻。《夏小正傳》云：鳴蚚，蚚者虎懸也。蟷，一名茅蜩，江東呼爲茅截。蝒，一名馬蜩，俗所謂馬蟬。蜺，一名寒蜩，即寒蚚也。《月令》云：寒蟬鳴。蜓蚞即蜓蠑。一名螘蛄，齊人呼爲蜓蠅。疏曰：云蜩者，目諸蜩也。螗蜩、蚚、蟷皆似蟬而小，馬蜩最大，寒蜩亦似蟬而小，茅蜩色青，寒蜩青赤色。愚按，娘蜩與螗蜩二種皆止列其名，而無所釋者，或議其一名，或議其二名，是皆釋也。他如釋魚、釋鼠、釋牛之屬，亦多如之。《方言》乃云：蟬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娘蜩，是娘蜩、螗蜩亦一物而二名也。今以《夏小正》五月節先記娘蜩鳴，後記螗蜩鳴之文推之，《方言》爲非。


蝭


蜩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說》卷三　《毛傳》：蝭首顙廣而方。《爾雅》：蚚，蜻蜻。郭璞注：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蝭。《夏小正》云：鳴蚚虎懸。邢昺疏：蚚一名蜻蜻，如蟬而小，有文者也。《夏小正》云者在四月，彼云鳴蚚蚚者，虎懸也。《埤雅》：似蟬而小，緑色，北人謂之蝭，即《詩》所謂『蝭首』也。愚按，《夢溪筆談》云：蟭螟之小而緑色者謂蝭，蓋此蝭額廣而方，故以比莊姜之首。

又　《毛傳》：蜩，螗也。孔疏《釋蟲》云：蜩，娘蜩，螗蜩。舍人云：皆蟬。《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娘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釋蟲》又曰：蜺，寒蟬。郭璞曰：寒蚚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寒蟬鳴』，與此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王充《論衡》：蟬生于復育，開背而出。陶隱居曰：蟬類甚多，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五月便鳴。四五月鳴而小紫青色者，螗蛄也。九十月鳴聲淒急者，寒蚚也。七八月鳴而色青者，蜻蜻。二月中便鳴者，蠐母，似寒蚚而小。《名物解》：蜩有文或謂之蜻，螗無文或謂之夷。《詩》：如蜩如螗。蜩大而螗小，蜩言其譁而無理，螗言其夷而無文。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蜩，良蜩也，蟬之小者，身圓渾，緑質紫章。其鳴聲二字，與螗異呼之者，曰蜓蜩，曰蜓蠅，曰螘蛦，曰螗蛄，今或曰蠭柳，曰特螻，曰都蜳，皆以聲之近似而名之。與《夏小正》良蜩一例，蜩與蜩螗通音，亦以聲名，非謂其五采具也。今以蜩爲蟬之總名。《詩》『如蜩如螗』之句，爲不可通矣。

蝭，蚚也，蟬之尤小者，身微扁而色黯黑，方首廣顙，故《詩》曰『蝭首』。長鳴止後作一字聲，音近札，亦近榛，故名。蟬有似馬蝒而微扁者，鳴作二字，聲曰蚍螃，土人即以其鳴聲呼之。有小若蝨者，鳴草上，曰草蟬，深山之中，有三月鳴者，曰春蟬，形同蚚，意向陽之地，蚚之先出者也。

清・焦循《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卷下　五月鳴蜩。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謂蜋，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李黃集解》十六。案，陳鄭謂蜋，謂下疑缺去之字。

又　如蜩如螗。一名蝘蜓，一名蚵蟟。青徐謂之蜥蜴，楚人謂之蠦蛄，秦燕謂之蛉蚗，或名之蜓蚞。《詩正義》十八之一、《釋文》、《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爾雅疏》九、《證類本草》二十一。《正義》引陸璣疏云：螗一名蝘蜓。《字林》蚵或作蟟。青徐人謂之蜥蜴。案，璣爲三國時人。《字林》，晉呂忱所撰，璣不得引此，蓋《正義》引書閒爲音釋，此《字林》蚵或作蟟六字宜本旁注，久之汩於正文也。《爾雅翼》二十七俱引作陸疏文，非是。汲古閣本首有『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健慎』十六字。

又《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三　蜼：【傳】蜼首額廣而方。箋：蜼謂蜻蛉也。

釋文：蜼，音秦。蜻，郭、徐子盈反，沈又慈性反。方頭有文。王肅云：如蟬而小。

正義：《釋蟲》云：蚚，蜻蛉。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蚚蚚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蜼。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

循按：今《方言》卷十一云：有文者謂之蜻蛉，鴟蜻謂之尐。依孫所引，則蜻蛉本蜼字之誤，後人援箋而改之也。古人訓故之例于不定者，加一謂字，此箋不直曰蜻蛉而曰蜼，謂蜻蛉未定之辭也。蓋《爾雅》：蚚，蜻蛉。蠽，茅蜩。《方言》：其小者謂之麥蚚，有文者謂之蜼。郭氏《爾雅注》亦作謂之蜼。郭氏于《方言》『麥蚚』云：如蟬而小，青色，今關西呼麥蠽。于《爾雅》『蠽』云：江東呼爲茅戴，似蟬而小，青色，然則茅蜩即麥蚚也。《説文・虫部》云：蠽，小蟬，蜩也。蠽，蚚一音之轉，又轉而爲尐，祖一反。皆（小）蟬之（名）〔小者〕。而分其有文者爲蜼，鴟者爲尐，其實皆蠽耳。蜻蛉即蜼之緩聲，蜼之爲蚚無可疑者。鄭氏謙不敢斷，先儒之慎也。《夏小正》云：四月鳴札。札也者，寧縣也。郭氏引作虎縣，誤。《莊子・至樂》篇云：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司馬彪注云：蟲名。以蜻蛉寧縣衡之青寧，即蜼（矣）〔之〕緩聲矣。

又卷一〇　蜩：【傳】蜩，蟬也。

釋文：蜩，音條。蟬也。蟬，市延反。《字林》云：蠦蛄。

正義：《釋蟲》云：蜩，蜋蜩，螗。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蜋，楚地謂之蠦蛄。《楚辭》云『蠦蛄鳴兮啾啾』是也。陸璣疏云：螗一名蜋蚷。《字林》叨或作蟟也。青徐人謂之蜥蜴，然則螗蜋亦蟬之別名耳。

又　螗：【傳】螗，蜋也。

釋文：螗，音唐，蜋也。蜋，音偃，蟬屬也。《草木疏》云：一名蚷蟟。青徐謂之蜥蜴，楚人名之蠦蛄，秦燕謂之蛉蚗，或名之蜓蚞。郭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唐蜱。

清・黄中松《詩疑辯證》卷三《蜩》　《毛傳》曰：蜩，螗也。《朱傳》曰：蜩，蟬也，毛以蜩螗爲一。《大雅》曰：如蜩如螗。則雖一類，而實二蟲。攷《爾雅》曰：蜩，蜋蜩。郭注《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螗蜩。郭注《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蜋，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蜩。邢疏：螗蜩，俗呼曰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也。蚚，音札。蜻蜻。郭注：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蜼。《夏小正》曰：鳴蚚虎懸。蠽，音節。茅蜩。郭注：江東呼爲茅截，似蟬而小，青色。蜹，馬蜩。郭注：蜩中最大者爲馬蜩。蜺，寒蜩。郭注：寒蚚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孔云：《月令》寒蟬鳴，與此不同。《夏小正》曰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蜓，音挺。蚗，音木。蜼，音奚。蜹，音鹿。郭注：即蜋蟧也。一名蠦蛄，齊人呼蜼蜹。邢疏：《方言》曰：蛻木，齊謂之蜼蜹，楚謂之蠦蛄，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蚗蚷，關東謂之蚷蟧，或謂之蜋蟧，或謂之蜓蚗，皆蟬別名耳。邢氏疏以爲辨蟬之大小及方言不同之名，則蜩之爲蟬信矣。《方言》又云：蟬，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舍人注《爾雅》亦以螗蜩、蜋蜩爲一物。秦晉謂之蟬，海岱謂之蜺。又云：黑而赤者謂之蜺，蠦謂之寒蜩。寒蜩者，瘖蜩也。馮氏《名物疏》辨之尤詳，蓋蜩之類實繁，其名隨方土所稱最多，參錯而諸類，總謂之蟬。《古今注》：蟬，一名玉女。爲其變化，而禪亦以舍卑穢趍高潔，其禪足道也。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釋蟲・蜼》　《爾雅》：蚚，音札。蜻蜻。郭注：如蟬而小，有文者謂蜼。《衛風・碩人》云：蜼首蛾眉。《正字通》曰：額廣且方者曰蜼，曰蜻蜻。故《詩》以比婦人之首曰蜼首。

清・汪照《大戴禮注補》卷二　鳴札，《爾雅》：蚚，蜻。【疏】蚚，一名蜻蜻，如蟬而小。《方言》云：蟬小者謂之麥蚚。《廣雅》：蛉蚗，蚚也。札者，寧縣也。案，寧縣一作虎縣，寧又作鸋。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又　良蜩鳴。照案，《爾雅》作蜋蜩。《六書故》亦作蜋蜩。《月令》蟬始鳴。朱氏中曰：蟬陰類，感陰生而始鳴。高氏誘曰：蟬以翼鳴。《詩疏》引舍人注：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蜋，楚地謂之蠦蛄。《楚辭》『蠦蛄鳴兮啾啾』，是也。郭璞贊：蟲之精潔可貴惟蟬。孔氏穎達曰：《方言》云：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蜩螗，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盧氏翰曰：蟬兩翼，喙長在腹下，或以爲無口，以脅鳴。有數種，蜩、螗皆大，蚚、

蜚、蝗皆小。《格物論》：蜩、蝉，形大而黑，亦五月鳴。

良蜩也者，五采具。《初學記》引孫炎注：蜩，五采具。

厦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案，《爾雅注》：厦作蝘。《埤雅》：螗一名蝘。《釋文》：蝘，音偃。蟬屬也。《草木蟲魚疏》云：一名蚓蟟。青徐謂之蜓蠕，楚人名之蟪蛄，秦燕謂之蛉蚗，或名之蜓蚞。郭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唐蜩，又謂之螗蜋。照案，厦或謂之蝘蜓。考《爾雅》及揚雄《解嘲》、許慎《説文》、崔豹《古今注》，所謂厦者，皆與蟬之説不類。

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照案，燕避戊己，蝠伏庚申。此云翕以五日，伏以望厦，豈其類與！

又　唐蜩鳴。《爾雅》：蜩，蜰蜩。鄭注：此即四五月間小蟬，有文采，先諸蟬而鳴者。《埤雅》：其首方廣有冠，鳴聲清亮。《毛詩名物解》：蜩蟬五月鳴，蜕也。譁以無理，則用口而已。然其聲調而如緝，故謂之蜩。五月鳴謂之蜩，以其聲也。七月鳴謂之蟬，以其生之寡特，形之單微也。蟪蛄所化謂之蜩，螗蜩有文故謂之蜻，螗無文或謂之夷。唐蜩者，一本作唐蜩鳴者，厦也。照案，厦，俗呼爲胡蟬。

清・汪中《大戴禮記正誤》　鳴札。傳：札者，寧縣也。《爾雅注》引此作『鳴蚱虎縣』。

清・諸錦《夏小正詁》　鳴札。

以注鳴者麥札也。時則麥秋至。傳曰：寧縣。

又　唐蜩鳴。

聲濁厦化。張氏爾岐曰：蜘蟟，今齊人猶稱厦蟟，小而紫者爲蟪蛄。

又　良蜩鳴。

蟬也，聲清，以旁鳴者。

厦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亦蟬也。厦之爲言，偃也，猶腐草爲螢物化。

清・畢沅《夏小正考注》　。札者，蠶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沅曰：《爾雅注》引此作虎縣。《爾雅》曰：蚱，蜻蜻。舍人曰：小蟬也。某氏曰：鳴札札者。蚱，札之俗字。蠶，舊本作寧。

又　。蜋蜩也者，五采具。

沅曰：舊本蜋作良，采《爾雅注》作彩。《詩》曰：五月鳴蜩。

。其不言生，而稱興者，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沅曰：蝘舊本作厦，望作望，皆非。

又　。唐蜩鳴者，蝘也。

沅曰：舊本蝘亦爲厦。舍人曰：梁宋以東謂蜩爲蝘。

又　。寒蟬也者，蜓鹿也。

沅曰：蜓鹿，舊本作蜓蠑。攷《方言》：齊謂之蜓鹿，自關而東謂之蛁蟟，或謂之蜓蟧。古字鹿、蠑、蟧聲相同，蜓、蜓聲相近，知蜓蠑即蜓鹿矣。又《爾雅》謂之蜺。

清・任兆麟《夏小正補注》卷二　鳴蚱。

蚱者，虎懸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蚱。《爾雅》：蜻蜻。【注】似蟬而小。

又　蜋蜩鳴。蜩，音彫。

蜋蜩也者，五采具。

蝘之興五日翕，望乃伏。黄崑圃曰：五日上當有三字。

其不言生，而言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乃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云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任釣臺曰：蟬大者蝒，紫小者蟪蛄，大黑者范，楚名蜩，宋名蝘，陳鄭名螳蜋蜩。先伏土中，脱穢而出，不食而飲，其名以翼，見日則鳴，微陰之附盛陽也。《淮南子》曰：蟬三十日而死。

又　唐蜩者，蝘也。

唐蜩鳴。

又卷三　寒蟬鳴。

寒蟬也者，蜓蠑也。蜓，大兮切。蠑，當作螂。《方言》：蛁蟟，關東謂之蜓螂。寒蟬青者蛁蟟，黑者蚱，與夏蟬異種。前時瘖啞，至七月得風露乃鳴。九十月寒蚱鳴，陰類也。蔡伯喈曰：鳴則天凉，故謂之寒蟬。

清・洪震煊《夏小正疏義》卷二　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札，古文蚱省，蟬屬也。《爾雅・釋蟲》云：蚱，蜻蜻。樊光注云：鳴

蚱蜢者。《方言》云：蟬，其小者謂之麥蚱。郭璞《爾雅注》引《小正》寧縣作虎懸。按，《神農本草經》云：蚱蟬生楊柳上。《別録》云：蚱者，鳴蟬也。殼一名楛蟬。蚱與蚱、楛蟬與虎懸，皆聲相近。王充《論衡》説復育轉而爲蟬，蟬之去復育，與龜之解甲、蛇之脱皮、鹿之墮角同論。疑復育、楛蟬爲一物也。復育亦虎懸之轉聲，然則此寧縣當爲虎縣與？

又　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良，古文蜋省。《爾雅・釋蟲》云：蜩，蜋蜩。郭璞注引此傳作『蜋蜩者，五彩具』。采，亦古文彩字也。孫炎云：蜋五色具。色猶彩也。《方言》云：蟬，楚謂之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又蟬有五色，大而黑者蜻，黑而赤者蜕，小而青者蠽與蟪，有文者蜻蜻也，惟蜋蜩則五色具備。

唈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唈，古文蝘省，蟬屬也。下傳云『唐蜩鳴』者，唈也，是唈即唐蜩之未鳴者。

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興，起也。《論衡・無形》篇云：蟬蠕化而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是蟬以化轉而成形，化轉非生也，故曰不知其生之時。故言，猶古言也。之興五日翕，述經文也。之興，猶言其興也。古之與其字義通。孟子皆悦，而願爲之氓。《周禮注》引作而願爲其民。高誘注《吕覽》『之子』云：之，其也。皆與此傳義同。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月十五日而望，故望者亦十五日之名也。《淮南・説林訓》云：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蜕。按，此十五日而翕，十五日而伏，合兩十五日，適得三十日也。蜕者，非死也，故曰『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經云『乃伏』，傳云『而伏』者，而訓乃也，古乃、而字義通。《燕禮》：大夫不拜，乃飲。鄭君注云：乃猶而也。賈疏云：轉乃爲而者，乃是緩辭，義與此通也。翕合訓見《釋詁》。此合讀如合樂之合，謂燀聲，俱作翕如也。

又　唐蜩鳴。唐蜩鳴者，唈也。唐，古文螗省。唈，即前之興五日翕之蝘。《詩》：如蜩如螗。傳云：螗，蝘也。義與此同。《爾雅・釋蟲》：螗蜩。郭璞注云：《夏小正》曰：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按，唐、胡皆大名，唐蜩、胡蟬其義同也。《詩正義》引陸疏云：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是也。螗蜩即蝘，此既記蝘之興矣，又記螗蜩之鳴，何？明未鳴時爲蝘，既鳴而後爲螗蜩也。蝘之始爲興，中爲翕，終爲伏。鳴也者，其在興與翕之間。翕者，鳴之盛也。

又卷三　寒蟬鳴。蟬鳴也者，蜓蠑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凉，故謂之寒蟬。《方言》云：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蓋此蟬不鳴于夏，故謂之瘖蜩，得秋風露之氣乃始能鳴。既鳴爲寒蟬，未鳴爲蜓蠑，故曰蟬鳴也者蜓蠑也。《爾雅》云：蜺，寒蜩。此指其既鳴時言也。云：蜓蚞，蜧蟭。郭注云：即蜓蟧，一名蟭蛄。司馬彪《莊子注》云：蟭蛄，寒蟬也。一名蜓蟧。蟧，即蠑之異文。此指其未鳴時言也。傳意謂蜓蠑鳴，而後爲寒蟬也。孫觀察云：蟬與觶俱以單得聲，可讀爲蜓音蚔。蟬蜩即是蜓蟧字，今俗亦呼之。後世音蜓爲提，蟧爲入聲，始不知爲何物矣。

清・宋書升《夏小正釋義》　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爾雅・釋蟲》云：蚚，蜻蜻。郭氏注云：如蟬而小。《方言》曰：有文者謂之蠓。《夏小正》曰：鳴札虎。《毛詩傳》鄭君箋云：蠓謂蜻蜻也。《正義》引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蠓』，與郭氏《爾雅注》聽引《方言》同。今本《方言》蠓作蜻蜻。《正義》又引舍人云：小蟬色青青者則蜻，固以色而得名，蠓則同聲字也。又《廣韻》云：蛚蟲，蟬名，即此札。蠓、蜻、蠑皆聲相轉也。吾鄉此蟬猶呼爲蠑也。許瀚云：寧縣即今之蟑母。書升案：蟑母色紫，非青青者，不得與札混爲一物釋之也。《廣雅》云：蛉蚗，蛰也。曹憲云：蛉，音折。蚗，音穴。書升謂蚗音是，蛉音非。蛉蚗即《説文》之蚔蚗，當音移，不當音折也。《左傳春秋・僖公七年》『盟於寧母』，《公羊》、《穀梁》皆作『寧毋』。杜氏《左傳注》云：高平方與，東有泥母，亭音如寧。又《左傳》濘中即泥中。《毛詩・式微篇》泥中或以爲即寧邑之邑，是也。寧、泥二聲得相轉，此寧當讀若泥。《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旖旎從風』，《考工記》注引作『倚移從風』，知古者從尼從多之字，音又可以通讀，則寧者蛉之叚借。而□之入聲轉爲穴，是寧即蛉蚗也。又《廣雅》：鴠札，寧鳩也。鳩當讀爲穴，札爲截小之義。鴠鶹鳥中之小者，蜻蜻蟬中之小者，故皆得札名，而其别名亦從同，此猶天鷄與天鷄矣。孔廣森云：札名而麥熟。《方言》謂之麥蚱。

又　唐蜩鳴。唐蜩者，唈也。陸璣《詩疏》云：螗，蟬之大而黑色者。一名蝘。《前漢書・五行志》顔師古注：螗，蝘也，即蛁蟟也。書升案，陸以馬蜩爲蝘，顔以蟪蛄爲蝘，皆非也。書升謂唈一名螗蚚，唈、夷聲相轉，螗蚚即螗蝘之合呼也。蜧與蜺又同聲，則唐蜩者謂蜺也。《方言》云：黑而赤者謂之蜺蜩，蟧謂之茅蜩，蟪謂之寒蜩。寒蜩，暗蜩也。亦判蜺與蟪爲二，蟪爲寒蜩，則蜺必指夏生者矣。唈必以夕至次日而鳴，此亦夏至始交之候應也。

又　寒蟬鳴蟬也者，蜓蠑也。

《易通卦驗》：寒蟬鳴。鄭注云：寒蟬，秋蟬，是當秋而鳴者，稱寒蟬也。高誘《吕覽注》云：寒蟬得寒氣喜翼而鳴，時候應也。《爾雅・釋蟲》曰：蜓蚞，蜧

蜩。郭注：即蝭螗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蜓蜩。《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蟬，蟪蛄也。蟪蛄與蝭蠗一物，則蟬者本屬蝭蠗之專名，後乃爲通呼之總名，始與蜩字混施耳。傳中言蟬，不更言寒蟬，即此意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寒蟬，清蟬也，彼亦指蟪蛄也。《風土記》云：七月蟪蛄鳴於朝，寒蟬鳴於夕。寒蜩，蟬也，是當初寒而鳴者，蜩中有此二種，經取其一以記時，意非有所偏，主而傳自不容混釋也。郭、鄭注《月令》『寒蟬鳴』云：寒蟬，寒蜩。不謂蜺也，不如傳意之謹。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一九九 鳴札。傳：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金氏履祥曰：案《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蜓，蟬之小者謂之麥蜓。顧氏起經曰：仲夏蟬始鳴，孟秋寒蟬鳴，今四月而札先鳴，皆蟬之先也。蕙田案，《爾雅》：蜓，蜻蜻。郭氏注引《小正》云『鳴蜓，虎懸』，與今本異，未知孰是。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釋蟲》 螗蜩。【注】江南謂之螗蜋。蜋，《詩釋文》、《初學記》、《六書故》並引作蜱。玉案：古文雉字或隹旁作夷，或隹旁作弟，是夷、弟相通，故《爾雅》夷、弟並訓。

蠽，茅蜩。蠽，《釋文》作蠽。玉案：《周禮》：以荒禮哀凶札。【注】札讀如截，是截與札通，蠽蓋即蜓也。《方言》云：蜩螗謂之蠽蜩，又云其小者謂之麥蜓，茅蜩元有蜓名，則蠽即爲蜓之一証也。

又 不蜩王蛟。案：《詩》云及金石文字不皆作不大也。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釋蟲》 蜩，蜋蜩，螗蜩。蜓，蜻蜻。蠽，茅蜩。蝒，馬蜩。蜺，寒蜩。蜓蚗，蠑螗。按：《埤雅》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啖之，禮有雀鷃，蜩范是也。爲其變蛻而禪，故一名蟬。《列子・黄帝篇》：見疴瘻者承蜩。

《西京雜記・枚乘〈爲柳賦〉》曰：蜩螗厲響。

《韓昌黎集・征蜀聯句》：始去杏飛蜂，及歸柳嘶蜓。《埤雅》：一種似蟬而小，緑色，北人謂之蠑，即蜓也。

《考工記》：以旁鳴者。鄭注：蜩，蜺屬。【疏】即蟬也。蟬鳴在脅。《方言》：蟬大者謂之螇，或謂之蝒馬。其小者謂之麥蜓。有文者謂之蜻蜻，其雌蜻謂之疋，大而黑者謂之蜻蛚，黑而赤者謂之蜺，蜩螇謂之蠽蜩，蠦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彼注云：按：《爾雅》云蝒者馬蜩，非。別名蝒馬也，此《方言》誤耳。又按：《爾雅》以蜺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蟬鳴，知寒蜩非瘖者也。《廣雅》：螇蜩，馬蜩也。蛁蚗，蜓也。蜓蚗，據《方言》即蟪蛄。《家語》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按：《莊子・逍遥遊》『蟪蛄不知春秋』，桓寬《鹽鐵論》『獨不見季夏之蠑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是皆以爲夏蟬也。《離騷》『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則又爲秋蟬矣。一説春生者死于夏，夏生者死于秋，故曰不知春秋。

清・戴鎏《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 蜓，蜻蜻。蜻，音情。【注】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螇。《夏小正》曰：鳴蜓虎懸。【補正】《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蜻蜻。臣鎏按：虎懸，今《夏小正》作寧懸。【略】

蝒，馬蜩。蝒，音縣。【注】蜩中最大者爲馬蟬。【補正】《方言》云：蟬大者謂之螇，或謂之蝒馬。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釋蟲》 蜩，蜋蜩。【注】《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螗蜩。【注】《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蠽，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蜋。蜓，蜻蜻。【注】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螇。《夏小正》曰：鳴蜓虎懸。蠽，茅蜩。【注】江東呼爲茅截，似蟬而小，青色。蝒，馬蜩。【注】蜩中最大者爲馬蟬。蜺，寒蜩。【注】寒蜇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蜓蚗，蠑螗。【注】即蝭螗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蜓蜩。《正義》：此別蟬之類，兼廣其異名也。《詩疏》引舍人云：皆蟬也，方語不同。《初學記》引李巡云：自蜩螗以下，皆分別五方之語，而名不同也。《檀弓》云：蟬有緌。鄭注：緌爲蜩喙，長在腹下，故《考工記》謂之以旁鳴者。古者人君燕食所加庶羞有蜩。《荀子・大略》篇云：飲而不食者，蟬也。郭氏讚云：物之清潔可貴唯蟬，故《爾雅》釋之特詳。蜩，蜋蜩。蜩爲蟬之總名，其翼有彩色者爲蜋蜩。《小雅・菀柳》云：鳴蜩嘒嘒。《毛傳》：蜩，蟬也。《方言》云：蟬，楚謂之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螗蜩。螗爲蜩之類也。《大雅・蕩》云：如蜩如螗。《毛傳》：蜩，蟬也。螗蜩也。《豳風》云：五月鳴蜩。《毛傳》：蜩，螗也。《方言》云：蟬，宋衛之間謂之螗蜩，螗又名蜩。《詩疏》引舍人云：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蜩。陸璣疏云：螗一名蜩，蚼當由其狀相似，其聲相混，故得通其名矣。《詩》釋文以蜩爲蟬屬。蜓，蜻蜻。蜩之廣顙而有文者名蜓，一名蜻蜻。《衛風・碩人》云：螓首蛾眉。鄭箋：螓，蜻蜻也。疏引舍人云：小蟬也。青青者。某氏云：鳴蜓。蜓者，案《毛傳》謂螓，首顙廣而方。孔穎達亦謂此蟲顙廣而且方，指其體之所似也。蠽，茅蜩。《説文》云：蠽，小蟬，蜩也。《方言》云：蜩螗謂之蠽蜩。又云：蟬其小者謂之麥蜓，是茅蜩。一名蠽，爲蟬之小者也。蝒，馬蜩，夏蟬之大者名蝒，一名馬蜩。《方言》云：海岱之間謂之蜻，其大者謂之螗，或謂之蝒馬。郭氏彼注云：按：《爾雅》蝒者馬蜩，非。別名蝒馬

也，此《方言》誤耳。案：《説文》亦云：蝒，馬蜩也。蜺，寒蜩。寒蜩即寒蟬也。《夏小正》云：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蜩蠑也。寒蟬一名蜺。《方言》云：大而黑者謂之蛾，黑而赤者謂之蜺。《説文》云：蜺，寒蜩也。《方言》又云：蠵謂之寒蜩，今池歈間人呼秋蟬爲寒蠵子。蜓蚞，蜥蜴。蜓蚞，一名蜥蜴，蟬之屬也。《方言》云：蛹蚗，齊謂之蜥蜴，楚謂之蠽蚗或謂之蛉蚗，秦謂之蛹蚗，自關而東謂之蚓蟧，或謂之蜓蟧，或謂之蜓蚞，西楚與秦通名也。案：《方言》以蠽蚗與蟬分爲二類。《説文》云：蜥蜴，蜓蟧也。蚔、蚔蚗，蜓蟧也。蚔、蚔蚗，蟬屬。是皆蜥蜴之別名，其爲蟬屬則一也。《詩疏》引舍人云『楚地謂之蠽蚗』，楚詞云『蠽蚗鳴兮啾啾』，是也。是舍人以蠽蚗即蟬矣。《詩疏》又引陸璣疏云：青徐謂之蜥蜴。

【注】《夏小（至）〔正〕》彩具。《正義》：《夏小正》云：五月良蜩鳴。良蜩也者，五彩具。《初學記》引孫炎注亦云：蜋五色具也。案：《夏小正》舊不分。

【略】《夏小（至）〔正〕》：螗蜩。《正義》：《夏小正》云：五月唐蜩鳴。唐蜩者，匽也。又云：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案：《論衡・無形篇》：螝蠕化而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螝蠕，是蟬以化轉而生。故《小正》云：不知其生之時也，十五日而合，十五日而伏，即《淮南・説林訓》所云蟬三十日而蜕也。郭又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蜩者。《方言》注云：今胡蟬也，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呼螗蜩。義同。『如蟬至虎懸』《正義》：《詩釋文》引王肅云：蠽似蟬而小。《詩疏》引孫炎云：《方言》曰有文者謂之蠽，與郭注同。案：今本《方言》作有文者謂之蜻蜻，其雌蜻謂之尐。郭又引《夏小正》曰『鳴蚚虎懸』者，今本《夏小正》云：四月鳴札。札也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江東』至『青色』《正義》：郭氏《方言注云》：河東呼爲蠽蠽，又云如蟬而小，今關西呼麥蠽。『蜩中』至『馬蟬』《正義》：羅願云：今夏中鳴者，比衆蟬最大。『寒蜇』至『蟬鳴』《正義》：寒蜩一名寒蜇。《文子・上德篇》云：寒蜇得木依其所生也。案：《本草》謂蚱蟬生楊柳上，故以得木爲依所生矣。《月令》：孟秋之月寒蟬鳴。鄭注：寒蟬，寒蜩，謂蜕也。《文選注》引蔡邕《章句》云：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高誘《淮南注》云：寒蟬，青蟬也，蟲陰類感氣鳴也。《方言》又以寒蜩爲瘖蜩，蓋此蟲不鳴於夏，故謂之瘖蜩得秋露之潤乃鼓翼而鳴耳。《禮記》疏引郭注：青色作青赤。『即蜓』至『蠽蠽』《正義》：《莊子・逍遥遊》云：蠽蚗不知春秋。《釋文》引司馬彪云：惠姑，寒蜇也。一名蜓蟧，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譔云：蚔蟟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高誘注《淮南・道應訓》云：蠽蚗，貂蟟也。《廣雅》云：蠽蚗，蚔蟧也。郭注《方言》云：江東人呼槀蟧，皆聲之轉也。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 蜩，蜋蜩。《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螗蜩。《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蜋，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蜱音羌。蚚，蜻蜻。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蠽。《夏小正》曰：鳴蚚，虎懸。蠽，茅蜩。江東呼爲茅蠽，似蟬而小，青色。蝒，馬蜩。蜩中最大者爲馬蟬。蜺，寒蜩，寒蜇也。似蟬而小，青赤。《月令》曰：寒蟬鳴。蜓蚞，蠽蠽，即蜓蟧也。一名蠽蚗，齊人呼蠽蠽。

《詩・蕩》正義引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初學記》引李巡曰：自蜩螗以下，皆分別五方之語而名，不同也。《説文》：蟬以旁鳴者。梓人注云：旁鳴蜩蜺屬。《淮南・説林篇》云：蟬無口而鳴，三十日而餐。《方言》云：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蜻。郭注：齊人呼爲巨蜻音技。《廣雅》云：蜻蚗，蟬也。蚗，曹憲音去結反。今黄縣人謂之蚗蟟，棲霞謂之蠽蟟，順天謂之螂蟟，皆語聲之轉也。《類聚》引郭氏讚云：蟲之潔清可貴惟蟬，潛蜕棄穢飲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論衡・無形篇》云：螝蠕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螝蠕。《奇怪篇》云：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出。按復育所解皮，即蟬蜕。《説文》云：秦謂蟬蜕曰蛩，然則蛩即復育。《論衡》以爲螝蠕所化，或言朽木所爲。舊説蜣蜋所變，斯皆非也。今驗雌蟬不鳴，遺子入地而生也。《説文》蜩蟬也，或從舟作蜱。引《詩》：五月鳴蜩。《毛傳》蜩螗也。又鳴蜩嘒嘒，如蜩如螗。《傳》並云：蜩，蟬也。是蜩爲諸蟬之總名。蜋者，《方言》云：蟬，楚謂之蜩，陳鄭之閒謂之蜋蜩。《初學記》引孫炎曰：蜋五色具，蜩宫中小青蟬也，是孫郭俱本，《夏小正》蜋彼作良同。螗蜩者，《詩・蕩》傳云：螗蜩也，亦本《夏小正》彼蜩作匽，螗作唐，同。《方言》云：蟬，宋衛之閒謂之螗蜩，郭注今胡蟬也，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呼螗蜩，與此注同。《詩疏》引舍人曰：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蜩。按：今螗蜩小於馬蜩，背青，緑色，頭有花冠，喜鳴，其聲清圓，若言烏，友烏友，與胡蜩之聲相轉。蜩、蜩又聲相轉也。蜩黧如《爾雅釋文》作蜱，朱本作蜩，今從《釋文》。蚚者，《夏小正》作『札，寧縣』。郭引作虎懸、蜻蜻者。《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蜻蜻，其雌蜻謂之尐。《詩・碩人》傳：蜩首顙廣而方。箋云：蜩謂蜻蜻也。《正義》引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蠽，今《方言》作蜻者，蠽、蜻聲相轉也。《正義》又引舍人曰：小蟬色青青者。某氏曰：鳴蚚蚚者，然則蚚蚚象其聲，蜻蜻象其色，今驗此蟬，棲霞人呼桑蠶蟟，順天人呼咨

咨，其形短小、方頭、廣額，體兼彩文，鳴聲清婉若咨咨，然與蚱蜢之聲相轉矣。

蠽者，《說文》云：小蟬，蜩也。《方言》云：蜩螗謂之蠽蜩。郭注：江東呼爲蠽蠽也，是蠽、茅同。《方言》又云：蟬，其小者謂之麥蚜。郭注：今關西呼麥蠽，音癘癘之癘，然則麥蠽即蠽蠽，麥、蠽聲亦相轉。今此蟬形尤小，好鳴於草稍也。

蝒者，《說文》云馬蜩也，《方言》云其大者謂之螗，或謂之蝒馬，此言非矣。蝒乃馬蜩，非名蝒馬，故郭議其誤耳。《初學記》引孫炎曰：蝒，馬蜩，蟬最大者也。今此蟬呼爲馬蠽螾，其形龐大而色黑，鳴聲洪壯，都無回曲。《本草》云：蚱蟬生楊柳上。蚱，音笮，此蟬之聲似之。今馬蠽螾好登樹顛，尤喜楊柳林中噪，始此是矣。蜺者，《說文》云寒蜩也，《夏小正》云寒蟬鳴。寒蟬也者，蜓蠑也。《方言》云：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郭注：似小蟬而色青。高誘《淮南注》：寒蟬青色也。今此蟬青緑色，鳴聲幽抑，俗人呼之秋涼者也。郭云寒蚧。《本草》陶注：寒蚧，九月十月中鳴，甚悽急，然則寒蚧能鳴，《方言》以爲瘖蜩，《廣雅》以爲闇蜩，闇與瘖同。郭引《月令》以駁《方言》，謂寒蜩非瘖。竊詳古記，驗以今所見聞，寒蟬悽咽，抱樹苦吟，及至秋晏，默爾聲沈，故《後漢書·杜密傳》云：劉勝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李賢注云『寒蟬謂寂默也』，是。寒蟬閟響，當在深秋，涼風初至，方始有聲，故《月令》記其鳴，而《方言》謂之瘖，其義各有當也。陶注以蚱蟬爲痤蟬，雌不能鳴，亦非矣。《說文》：蠽，蠽鹿，蛁蟟也。又云：蚹蚗，蛁蟟也。《方言》云：蚼蚗，齊謂之蠽螰，楚謂之蟪蛄，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蚼蚗，自關而東謂之蚓螻，或謂之蜓螻，或謂之蜓蚗，西楚與秦通名也。郭注：江東人呼蠷螻。按《方言》作蚓螻，《夏小正》作蜓蠽，《廣雅》作蜻螻，《說文》作蛁蟟，《淮南·道應篇》注作貂蟟，今東齊人謂之德勞，或謂之都盧，揚州人謂之都蟟，皆蜓蚗、蠽螰之語聲相轉，其不同者，方音有輕重耳。陶注《本草》云：七月八月鳴者，名蛁蟟，色青。按今德勞正以七月鳴，其鳴自呼，其色青碧，形小修長，順天人謂之夫爹、夫娘者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蠽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無聲，今此蟬八月中即不鳴矣。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三《釋蟲》 蜓蚗，蠽螰。【疏】《方言》云：蚼蚗，齊謂之蠽螰。今本蚼誤作蛟，蚗誤作蚗，後音亦誤作蛟蚗。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三〇 蜩。宮中小青蟬也。孫注。《初學記》三十。蟲之精潔可貴惟蟬。郭璞贊。《爾雅翼》二十七。

娘蜩，螗蜩。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楚地謂之螗蛄。楚詞云『螗蛄鳴兮啾啾』，是也。舍人注。《詩疏》十八之一。自蜩螗以下皆分別五方之語，而名不同也。李注。娘五色具。孫注。並《初學記》三十。

又 蚱，蜻蜻。小蟬也，青青者。舍人注。鳴蚱蚱者。某注。《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蠽。孫注。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虫部》 蟪：隸篆作，盧谷切。蠽鹿，螗蛄也。《爾雅》：蜓蚗，蠽螰。

又 蚱：隸篆作，力輟切，商何蟲。《爾雅》：寒蜩。注云：寒蚱也。案《說文》、《爾雅》但有蜓蜻，而無蚱字，疑蜓亦可讀若將。

又 螻：俗篆作，即刀切。小蟬也。

又 蠽：俗篆作，章恕切，寒蜩也。《爾雅》：蠽醜鯙。郭璞云：剖母背而生。《埤雅》：蟬善飛翥，故謂之蠽醜，鳴則天涼。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蜩有二種：一曰蜋蜩，一曰螗蜩。見《爾雅》。《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螗蜩者蝘也，皆五月鳴。郭璞曰：螗蜩俗呼蟬，江南謂之螗蜋。蜋，《埤雅》作蜱。臣等謹按，《方言》曰：蟬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鄭志取之考《夏小正》及《爾雅》，則螗蜩、蜋蜩分明二物。又案，《毛傳》云：蜩蟬也，螗蝘也。據此則螗、蜩又爲二物矣，故別出之。

蚱一名虎懸，虎一作寧，四月鳴，見《夏小正》。一名蜻蜻，見《爾雅》。郭璞注曰：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蠽。

臣等謹案，《方言》云：蟬小者謂之麥札，有文者謂之蜻蜻，與郭注所引異。考《爾雅》札即蜻蜻，《方言》分爲二物，誤也。又鄭志云：五月以前鳴者則正謂之蜩，考五月以前鳴者，惟有蚱不名蜩，則鄭志亦非也，今並正之。

蠽一名茅蜩，見《爾雅》。郭璞注曰：江東呼爲茅截，似蟬而小，青色。《方言》曰：蜩螗謂之茅蜩。茅蜩分青紅二種，在茅管中，亦五月時鳴。蜺一名寒蜩，見《爾雅》。郭璞注曰：寒蚱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

蜓蚗一名蠽螰，見《爾雅》。郭璞注曰：即蜓螻，一名蟪蛄。《方言》曰：秦謂之蚼蚗，自關而東謂之蚓螻音貂勞。陶弘景曰：蟪蛄小，紫青色，四、五月鳴。

臣等謹按，《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而《離騷》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故陶弘景以《離騷》爲誤。而鄭志云：蟪蛄乃是寒蚱。則又與陶說異。考郭璞注：蟪蛄乃蜓蚗，異名寒蚱，乃寒蜩別號。《風土記》曰：蟪蛄鳴於朝，寒蚱鳴於夕，則寒蚱、蟪蛄爲兩物明矣。《鄭志》牽合爲一，殊誤，今正之。

清·和珅、梁國治等《熱河志》卷九六《物，産五·蟲之屬》 蟬：《爾雅》釋蜩有七種，皆蟬之屬。揚雄《方言》列諸蟬多至二十餘名，蓋是物本隨地而異。今關外之蟬不入關內，其出聲較內地稍遲，而音特清壯。蒙古謂蟬爲綽爾齊。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蛁：蟲也。謂蟲名也，按《玉篇》以蛁螃釋之，非也，蛁自蟲名。下文蚗下蛁蟟，別一蟲名。凡單字爲名者，不得與雙字爲名者相牽混，蛁螃即蛁蟟，不得以釋蛁也。从虫，召聲，都僚切。二部。

又 蝭：馬蜩也。與《釋蟲》同。凡言馬者謂大，馬蜩者，蜩之大者也。《方言》曰：蟬，其大者謂之螃，或謂之蝭馬。蝭、馬二字誤倒。此篆不與下文蜩、蟬、蜕、蚗諸篆爲伍，不得其故，恐是淺人亂之耳。从虫，面聲，武延切。十四部。

又 蜩：蟬也。《豳風》傳曰：蜩，螗也。《大雅》：如蜩如螗。《傳》曰：蜩，蟬也。螗，蝘也。《小雅》：鳴蜩嘒嘒。《傳》曰：蜩，蟬也。不同者，或渾言，或析言，蟬之類不同也。《夏小正傳》曰：唐蜩者厲。《爾雅》曰：蜩，蜋蜩，螗蜩。許書無螗字，螗蓋蟬之大者也。當依《小正》作唐。从虫，周聲。徒聊切。古音在三部。《詩》曰：五月鳴蜩。七月文。蛁：蜩或从舟。古周、舟通用。

蟬：以旁鳴者。《考工記・梓人》文。鄭云：旁鳴蜩蜺屬。《正義》云：蟬鳴在脅。从虫，單聲。市連切。十四部。

蜺：寒蜩也。《方言》：小而黑者謂之蜺。又曰：蟾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不言蜺與寒蜩爲一。許本《爾雅》爲説。《釋蟲》曰：蜺，寒蜩。《月令》，七月寒蟬鳴。鄭曰：寒蟬、寒蜩謂蜺也。郭璞云：寒蚱也。从虫，兒聲。五雞切。十六部。或叚爲虹霓字。

蠐：蜾蠃，逗。蛁蓼也。蓼舊作蟟，許書無此字，淺人增虫耳。今作蓼，音聊。《釋蟲》曰：蜓蚞，蜾蠃。《方言》曰：蟌蚗。齊謂之蜾蠃，楚謂之蠮蛄，或謂之蛉蛄，秦謂之蟌蚗，自關而東謂之蚓螻，或謂之蜓螻，或謂之蜓蚞，西楚與秦通名也。按，蟌蚗即許之蚑蚗，蟌當音伊。蚓螻音如貂料，即許之蛁蓼也。蜓蚞音如廷木，許無蚞字。蜓螻，《夏小正》作蜓蠟，字宜支遼二音，今江東俗語尚如此，辭章家作遮了二字，是也。《小正》：七月寒蟬鳴。傳曰：蜓蠟也。與上文五月良蜩、唐蜩爲各物。《方言》亦以蟌蚗與蟬爲各物。然則許之蜕、蜾蠃與蜩、蟬，蓋亦有別矣。从虫，奚聲。胡雞切。十六部。

蜤：蚑蚗。逗《方言》作蟌蚗。蟌，音折。蚗，音于列反。蟌多聲，不當音拆，疑《方言》有誤，當从許作蚑，音伊，蛁蓼也。按，蛁蓼與蜓螻、蜓蚞、蜾蠃，皆關雙聲疊韵。从虫，夬聲。於悦切。《廣韵》古穴切。十五部。

蛈：蚑蚗。逗。各本皆作蚑蚗，則與篆文不屬。今依《廣韵》二仙所引正。蟬屬。按，《爾雅》蝭者馬蜩，《方言》蟬大者謂之蝭馬。《玉篇》、《廣韵》皆曰蚑即蝭字，然則許之蚑蚗即《爾雅》之馬蜩也。前文蝭篆及解顯系淺人羼入，故失其次字之恉。讀若周天子赧，謂赧王。从虫，丐聲，武延切。十四部。

又 蛻：它蟬所解皮也。从虫，兑聲。兑聲，各本作税省聲，淺人改耳，今正。輸芮切。十五部。

又 蠽：小蟬蜩也。謂蟬之小者也。《釋蟲》曰。蠽，茅蜩。郭云：江東呼爲茅蠽，似蟬而小，青色。《方言》曰：蟬，其小者謂之麥蚜。郭云：如蟬而小，青色。今關西呼麥蠽。按，茅、麥雙聲，蠽、蚜同字。郭云：蠽，音癮瘧之瘧。从虫，戠聲。子列切。亦音札。十五部。按，其字从虫，故與虫部蟬、蜩等異處。

清・李元《蠕範》卷三《物聲第六》 蟬，蠽也，蜘蟟也，蠐母也，寧母也，仙蟲也，社樂也，音樂也，齊女也，玉女也，青林樂也。方首廣額，兩翼六足，無口善鳴。飲而不食，溺而不糞，乘昏夜出土，升高背坼而出，三十日而蜕，謂之枯蟬，又名復育、金牛。有不蜕者，頭上生角黄碧色，謂之蟬花。其種類曰范，娘蜩也，蛾蚗也，蚓螻也，蚓蟟也，蜻螻也，蛉蛄也，螃螻也，蜻蛄也，螃蟈也。小而色紫，或身具五采，四五月先諸蟬而鳴，曰蠽，螗蜩也，冠蟬也，胡蟬也，螗蜮也。首方廣，有一角如花冠，黄碧色，五月鳴聲清越，曰蝭，蚑蚗也，螃蟈也，馬蜩也，馬蟬也。大而色黑，五月鳴聲雄壯，始終一聲，曰蜚，蜕也，蠮也，寒蜚也，寒蜩也，寒蟬也，螗蛄也，蜻蚗也，蜮螗也，蜮螻也，闇蜩也。小而青赤，七八月鳴，曰蚱，蠽也，茅蠽也，啞蟬也。未得秋風，不鳴似瘖，至八月則鳴聲淒急，曰蜻，蜻蜻也，馬蜇也，虎懸也。大而有文，額廣且方，曰蜇，蚑蚗也，蛈蚗也，蛁蟟也，蛈蟧也。

論説

《莊子》（晉・郭象注）卷一《内篇・逍遥遊》 蜩與鸒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遥一也。蜩，音條。鸒鳩，鸒音預，鶻鵴也。《毛詩草木疏》云：鶻鳩，班鳩也。《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決，疾貌。搶，突也。榆枋，木名。控，投也，引也。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莽蒼，近郊之色也。果，

飽貌。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補：二蟲指蜩與鸒鳩也。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知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自此以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羈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遥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行也。知，音智。跂，丘跂反。後同。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美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之羣可以絶矣。夫悲生於羣，羣絶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朝菌，其隕反，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木槿也，晦冥也。朔，旦也。蛄，音姑。蟪蛄，寒蟬也，一名蜩螗。春生夏死，夏生秋死，蚑勞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廣雅》云：蟪蛄，蚑勞也。即楚詞所云『寒蟬』者也。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爲春，葉落爲秋。此木以二千歲爲一年。椿木一名櫬樧，木槿也。此木三萬二千歲爲一年。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一云即老子也。

漢・王充《論衡》卷二〇《論死篇》 蟬之未蜕也，爲復育；已蜕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釋蟲・螗》 螗一名蝘，其首方廣有冠。《夏小正》曰：螗蜩者，五采具。螗蜩者，蝘是也，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江南謂之螗蜋。《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天下讙譁沸騰，不安如此，此序所謂無綱紀文章者也。又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言蜩與柳異類。今蜩託蔭其上，鳴聲嘒嘒，則王之於己，不如菀柳之餘，亦芘其蜩也。鄒陽《柳賦》以爲蜩螗厲響，蜘蛛吐絲，蓋蟬得美蔭，則其鳴聲尤清厲。《方言》曰：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蝘蜩。按《詩》云『如蜩如螗』，則蜩與螗異，實非一物。蓋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啖之。《禮》有雀鷃，蜩范是也。一名蟬。爲其變蜕而禪，故曰蟬，亦其通名。蟬舍卑穢趨高絜，其禪足道也。《鹽鐵論》曰：以所不覩而不信，若蟬不知雪也，又況道常無所而不可覩者乎？是故聞而不笑者寡矣。故曰：道無問，無問問之是責空也。舊説朽木化爲蟬，壞裙化爲蝶，腐菌化爲蜂。又曰：蠶二十日而化，蟬三十日而化。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蜩》 蜩蟬五月鳴，蜕也。譁以無理，則用口而已，然其聲調而如緝，故謂之蜩。五月鳴謂之蜩，以其聲也。七月鳴謂之蟬，以其生之寡特，形之單微也。蟪蛄所化謂之蜩。螗蜩有文，故或謂之蜻螗，無文或謂之夷。《詩》曰：如蜩如螗。蜩大而螗小，蜩言其譁而無理，螗言其夷而無文。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蟬之類多，《爾雅》及他書多謬悠，惟陶弘景之注近之。《本草》『蚱蟬』注云：瘖蟬也。瘖蟬，雌蟬也，不能鳴者。蟬類甚多。《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則是今四月五月小紫青色者。而《離騷》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此乃寒蜩耳，九月十月中鳴甚悽急。又二月中便鳴者，名蟑母，似寒蜩而小。七月八月鳴者，名蛁蟟，色青。今此云生楊柳樹上，是。《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昔人噉之，故《禮》有雀鷃蜩范，范有冠而蟬有綏，亦謂此蜩。復五月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夭。今其療亦專主小兒也。按陶此説，今實考其物，寒蜩、蟑母，蜇類也；蛁蟟與蜩，蟬類也。蜇類在階除間及叢薄中，夜鳴，日不鳴。蟬類在木上，日鳴，夜或鳴。《字林》云：蟬，蟪蛄也。《莊子》所謂蟪蛄者，蟬類之別名爾，而正名蟪蛄，乃是寒蜩。又螻蟈條《本經》云：一名蟪蛄，寒蜩與螻蛄類也，故名號相亂。凡《本草》所載，名號有相亂者，皆是物類近似，故有互名，非若他傳釋有名號相亂者，非互名也，皆是訛謬，蜩蟬一物爾。《方言》云：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究而言之，實爲二物。《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義也。今就而驗之，有四五種，有大如雀，黑色，其鳴震巖谷者，是《爾雅》所謂『蜓馬，蟬』是也。五月以前鳴者，似大蠅而差大，青色，或有紅者，夜在草上，日在木上，聲小而清亮，此則正謂之蜩。七月以後鳴者，似蚩，色亦斑，此則正謂之蟬，亦名蛁蟟。而陶謂七八月鳴者，名蛁蟟，色青，此誤也。立秋已後青紅二色者，盡無之矣，獨斑蟬盛焉。有一種如大黃蜂，黑色，倦飛亦倦鳴，故謂之瘖蟬，即蟬之雌者爾。《本草》蚱蟬是也，夏秋俱有。蘇恭云：蚱者，鳴蟬也。諸蟲獸以雄者爲良，以陶説爲誤。後來注釋者又引《玉篇》云：蚱者，蟬聲也。明蘇説是。且陶謂之瘖

蟬，豈妄哉？蓋據當時所用之名物而言之，醫家多用蟬蛻，而希有用蟬者，故不親識其所用之名物，以意測度，又尋經引傳以釋證之爾。且萬物之理，若非的識其情狀，求之經傳，展轉生訛，況《爾雅》、《玉篇》，何可盡信？舊云蟬是蜣蜋所轉丸久而化成，至夏便登木而蛻，此說非也。蜣蜋轉丸，但成其子，而蟬正是蜣蜋化爾。又糞中螬蠐及蚘蟲之類，亦化爲蟬也。蟬脱曰枯蟬，曰伏蜻。

明・季本《詩說解頤・字義》卷四　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爾雅》有蜩、蜋蜩、螗。郭璞曰：蜋蜩者五色具，螗蜩者蜮，俗呼爲胡蟬，是蜋蜩、螗蜩二種蟬，其說是也。或謂蜋蜩與螗蜩本一物而異名，則《蕩》之詩曰『如蜩如螗』，豈可以爲一物哉？彼以蜩對螗，則此所謂蜩乃指蜋蜩矣。陸農師曰：蜋蜩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一名蟬，爲其變蛻而蟬也。臨川王氏曰：蜩感陰氣而先鳴。

明・楊慎《升庵集》卷八一《螘蛄寒蜇》　《風土記》：螘蛄鳴於朝，寒蜇鳴於夕。此蟬也，而分二，螘蛄朝蟬，寒蜇夜蟬也。

清・王夫之《詩經稗疏》卷三　蜩螗。《毛傳》曰：蜩，蟬也，螗蜮也。蜮者，即《夏小正》所謂匽也。《小正》，五月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又曰：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又曰：唐蜩鳴。唐蜩者，匽也。然則蜩之與螗類同而實爲二物矣。《爾雅》蜩句娘蜩、螗蜩，蓋娘蜩蜩也，螗蜩螗也。《埤雅》曰：蜩與螗異，實非一物。螗，江南謂之螗蜋。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色黑，昔人啖之。《禮》有蜩范是已。故《莊子》疴瘻承蜩，承之以食。然佃以爲色黑，則與《小正》五采具之文不合。今按色黑而鳴聲大者，馬蜩也，一謂之蝒，一謂之蚱蟬，具五色者娘蜩也，二者皆蜩也。則《小正》、《埤雅》之言不妨兩存。蟲魚禽獸形同色異，原無分別，亦猶丹白皆雞，騂玄皆牛耳，若螗則似蟬而小。郭璞曰：螗蜩者蜮，俗嘑爲胡蟬。《方言注》又云：似蟬而小，鳴聲亮，今山中有此一種，大如小指，鳴於澗薄草際，不登高樹。夏初雨後，鳴聲圓細，至盛夏即無。蓋《小正》所謂『五日翕，望乃伏』也。二者形狀略同，而大者乃蜣蜋丸中之子所生，既蛻而復爲蜣螂。小者螬蠐所化，所謂復育爲蟬也，其伏則不知所終，要之螗小於蜩。而陸璣乃以螗爲蜩之小者，誤矣。如蜩如螗，各有所喻，如蜩煩囂相和也，如螗隱見不恒也，如沸瀰亂不寧也，如羹蒙糊無別也，傳注俱所未悉。

清・焦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七　蜩：【傳】蜩螗也。

【釋文】蜩，徒彫反，螗也。螗，音唐。

【正義】《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云：皆蟬。《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尔。《釋蟲》又曰：蜺，寒蟬。郭璞曰：寒蜇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

循按：蜩爲諸蜩之大名，以《夏小正》五月所鳴者爲螗蜩，故《傳》以螗訓蜩也。《夏小正》五月又云：良蜩鳴。《傳》云：良蜩也者，五采具。《傳》專取螗者，螗顯于良，兼取嫌辭緜也。且舍人云：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蜮，見《大雅》疏。是關人所謂蜩，正梁宋所謂蜮，蜮即螗也。若《方言》以螗蜩、蜋蜩乃一物，而爲方土之異稱，而《尔雅》之螗蜩爲釋蜋蜩文矣。抑又考之孫炎云：蜋五色具也。李巡云：自蜩螗以下，皆分別五方之語，而名不同也。並《初學記》三十。《大雅》：如蜩如螗。《正義》引《尔雅》云：蜩、蜋蜩、螗。引舍人云：皆蟬也。方語不同，是漢魏以前讀《尔雅》者以蜋釋蜩，又以螗釋蜩，故孫炎解蜋不連蜩。李巡謂蜩螗以下，毛《傳》以螗解蜩，其讀《尔雅》，正與孫李同。郭氏據《夏小正》始讀蜋、蜩、螗蜩爲句也。蓋蜩有兩種，皆五月鳴，良鳴蜩在先，唐鳴在後，故《尔雅》並釋之，《小正》遞紀之。《小正》又云：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傳》云：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參之《淮南子・説林訓》云：蟬三十日而蛻。蓋五日既爲十五日望，亦爲十五日，合之爲三十日。所謂蛻者，伏之義也。《論衡・無形篇》云：螬蠐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論死篇》又云：蟬之未脱也爲復育，已脱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復育即伏之義，因其伏而呼爲復育，音之緩急然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以復育爲蟬未脱時之名。《説文・虫部》云：蜩，蟬也。從虫，周聲。重文。蝣，今俗呼諸留，遮留，尚爲蜩之緩聲。蟬之聲若周，故以聲名曰蜩爾。讀蜩爲苕之華之苕，非其義也。

清・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卷二八《禽蟲類》　蟬有多種，蟬與蜩其大者也。《爾雅》別其類有七，而總稱之曰蜩。一娘蜩。注：《夏小正傳》釋之，《夏小正》云：五月良蜩作娘蜩鳴。《傳》云良蜩者五采具是也。二唐蜩。《夏小正》：五月唐蜩鳴。《傳》：唐蜩者匽。郭亦引之。引唐作螗，匽作蜮。又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蜋音彝。是也。《本草注》言螗蜩上有華冠，一名蟬華，又名蟬冠矣。案此兩蟬皆以五月鳴。《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周書・時訓解》云：夏至又五日，蜩始鳴。其兼指兩蜩，與《方言》以蜋蜩爲一蜩而二名，《漢書》師古注以螗蜩爲蚣蝑音貂料，皆誤。三蝭，音札。蜻蜻。子盈切。注云：始蟬而小。《方言》曰：有文者謂之蝭。《夏小正》曰：鳴蝭，虎懸。案《夏小正》云：四月鳴札。《傳》云：札者，虎懸也。鳴而後知，故先鳴而後蝭，是也。又名麥蝭。四蠽

音節。茅蜩。注云：江東呼爲茅截，似蟬而小，青色，是也。五蟈武延切，音緜。馬蜩。注曰：蜩中最大者爲馬蟬，《本草》謂之蚱侧格切。蟬。入《本經》中品。《別録》云：蚱蟬生楊柳上，五月冠赤。隱居云：此云柳上，乃《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五月便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災，是也。六蜕五兮切。寒蜩。注云：寒蜇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鄭注云寒蟬、寒蜩謂蜕，是也。《方言》謂之瘖蟬。景純引《月令》規其失似矣。然陶隱居云瘖蟬自是雌者，陸農即謂瘖蟬初瘖，得寒風泠露乃鳴。兩言雖異，俱可證《方言》之不誤。七蜓蚞音梃木，蜧蠪音奚鹿。注云即蜓螻音帝料，又音提聊。也，一名蠽蚗，齊人呼蜧蠪，是也。案《小正》、《月令》、《詩訓解》皆以寒蟬鳴爲七月之候。郭注既引《月令》以證。蜕則三書所稱，當同爲一物。然《小正》傳云：蟬也者，蜓蠑也。蜓蠑應即蜓螻，是蜧蠪而非寒蟬。之二蟲者，其皆鳴於秋，與隱居謂蛁蟟同力弔螻，又音刀聊。色青，以七八月鳴，寒蜇聲凄急，於九十月鳴。李時珍注云：秋月鳴而青紫色者，曰蠽蚗，曰蚹螻，曰蜓蚞，曰蜧蚗音玦。折小而色青。赤曰寒蜇，曰寒蜩，曰寒蟬，曰蜕，是二蜩同一物，形色小異耳。至蠽蚗之名，《埤雅》引《莊》、《騷》之文，《莊》云：蠽蚗不知春秋。此夏蟬。見《逍遥游》。《騷》云：歲莫兮不自聊，蠽蚗鳴兮啾啾。此秋蟬。見《招隱士》。以爲兼夏秋之蟬，信矣。其郭注所云：蠽蚗則專目秋蟬矣。今合之於《詩·碩人》之螓首，《爾雅》之蝝也；《蕩》之如蝭，《爾雅》之蝭蜩也；《豳》之鳴蜩，《爾雅》之蜋、蝭、馬三蜩也；《小弁》之鳴蜩，則獨指馬蜩也；其《蕩》之如蜩，乃《爾雅》總名之蜩耳。又有蟷音寧。母，二三月鳴，小於寒蜇。見隱居《別録》，而詩雅俱弗載焉。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釋蟲》　《爾雅》：蜩，蜋蜩。郭注《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蝭蜩，郭注《夏小正傳》曰：蝭蜩者蜄，俗呼胡蟬。《詩緝》曰：據《爾雅》則蜋蜩與蝭蜩爲二物矣。故《爾雅疏》云：首言蜩者，目諸蟬也。據《詩疏》引《方言》及陸璣之説，則諸蟬皆一物，無區別矣。《大雅·蕩》之書明云如蜩如蝭，豈得以爲一物乎？毛氏於《蕩》之傳云：蜩，蟬也。蝭，蜄也。其説是矣。於《豳風》四月鳴蜩，傳乃云：蜩蝭者，蓋舉其類以相明，非。以蜩爲蝭，自爲異同也。

《正字通》曰：蟬類非一，統言之皆曰蟬，析言之則五采具。先諸蟬鳴者曰蜋蜩，頭有花冠。鳴聲清者曰蝭蜩，曰蜄。

清·宋書升《夏小正釋義·唐蜩鳴》　唐蜩者，匽也。陸璣《詩疏》云：蝭蟬之大而黑色者，一名蜄。《前漢書·五行志》顔師古注：蝭，蜄也，即蛁蟟也。書升案，陸以馬蜩爲蜄，顔以蠽蚗爲蜄，皆非也。書升謂：匽，一名蝭蚾，匽、夷聲相轉，蝭蚾即蝭蜄之合呼也。蜮與蜕又同聲，則唐蜩者謂蜕也。《方言》云：黑而赤者謂之蜕，蜩、螃謂之茅蜩，蠽謂之寒蜩。寒蜩，暗蜩也。亦判蜕與蠽爲二。蠽爲寒蜩，則蜕必指夏生者矣，匽必以夕至，次日而鳴，此亦夏至始交之候應也。

清·翟灝《爾雅補郭》卷下　不蜩，王蚊。不，《詩》、《書》及古金石文多通作丕。丕，大也。王蚊亦大之稱，此必蜩類中之大者。前文蜩凡五見。郭氏以馬蜩爲最大。按，《方言》曰：蟬大者謂之蝒馬，大而黑者謂之蛾。是馬蜩之外尚有名蛾一種，爲蜩之大者，此丕蜩乃其物矣。今呼黑大蜩爲老蠽，蠽即蛾音之轉。《玉篇》：蠽，昨先切。蟬類也。俗人或謂之王師太，猶王父之遺言也。諸蜩多青碧，兼灰黄色，相傳樹朽所化。此則蜣蜋所化，其色獨黑，而聲煩沸。《詩·大雅》：如蜩如螗。其蜩似專指此。

又　虹蜺，負勞。郭氏以此四字爲一科，本自《説文》。揚雄《方言》乃云螳螂謂之虹，則虹宜合上『蟷螂蜂』，而此以蜺負勞三字爲科矣。《釋文》本勞字作螻。《方言》又云：蠽蚗或謂之蛉蚗。自關而東謂之蜓螻，負螻、提螻一物也，即上云蜓蚞也。或以蜻蛉説之，以其有蛉蚗，蜓蚞別稱訛也。郭氏不信蜻蛉之説，亦未能別定何物，則雖《説文》有讀，但當存疑。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鄭云螂蜩即四五月間小蟬，有文彩，先諸蟬而鳴者。螗即螳螂也，亦能在草叢中鳴。此説大謬。螳螂焉能鳴？當以舍人方語不同之説爲是。蜇即一種蟬，似蜻蜓，其鳴無韻，但札札然。茅蜩似蟬而小，有青、紅二種，只在茅菅中，亦是五月時鳴。馬蜩，蟬類中最大者，其聲響震巖谷。寒蜩一名蠽蚗，此以蜕、寒蜩、蜓蚞、蜧蠪四名爲一物。按，蜩今俗呼老蠽。《方言》鳴蟬謂之蠽，是也。蟬今俗呼蜘蟟，見《吴下田家志》。又一種蜩之小者，而聲加厲，今俗呼茅蜇。寒蟬今俗呼蚰蛛，狀類蟋蟀，將立秋則鳴，聲甚清越。《爾雅》：種類甚多，今南方可考者，此四種而已。農師云：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昔人啾之，《禮》有蜩范。是也。按，蜩大蟬小，種類雖多，要不出此大小二者，夾漈知蜩、蟬實爲二物，而其説尚未確也。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第十五》　不蜩，王蚊。未詳。

蠪蝼，郭既云蝼蛄類，則不蜩亦必蜩類。翟氏補郭云：《詩》、《書》及古金石文不多通丕。丕，大也。王蚊亦大之稱，此必蜩中之大者。前文蜩凡五見。《方言》云：蟬大而黑者謂之蛾，是蝒馬、蜩之外尚有名蛾一種，爲蜩之大者。此丕蜩疑其物。今呼黑大蜩爲老蠽，蠽即蛾音之轉。《集韵》蛾亦才仙切，是也。俗人或謂之王師太，猶古王蚊之遺言也。

綜述

甲骨文（《甲骨文合集》三四四一〇）　蟬



【釋文】（《甲骨文合集釋文》三四四一〇）己巳……一庚……

叀癸用蟬。一

叀甲用蟬。　茲〔用〕

《詩經・小雅・小弁》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禮記・月令》　鹿角解，蟬始鳴。

又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

《呂氏春秋》（漢・高誘注）卷五《仲夏紀第五・五月紀》　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墮，蟬鼓翼始鳴。

又卷七《孟秋紀第七・七月紀》　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鷹鸇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於是時乃始行戮，刑罰順秋氣。

漢・王充《論衡》卷二《無形篇》　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

宋・吴淑《事類賦注》卷之三〇《蟲部・蟬》　伊齊女之微蟲兮，亦含氣而游嬉。《古今注》曰：牛享問董仲舒曰：蟬爲齊女何？答曰：昔齊王后怨王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嗜唉而鳴，故曰齊女。乘凉風以翻翥，應白露而鳴嘶。《淮南子》曰：孟秋凉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雖幺麽以無力。《援神契》曰：蟬無力，故不食，亦采章而有緌。《禮》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成人之兄死而子皐爲之衰美。王充之不捕，《論衡》曰：王充爲小兒，不安狎儕倫，不掩雀捕蟬，悟少孺之霑衣。見《露賦》『少孺假言於捕雀』注。咨商湯以見喻。《詩》曰：咨汝殷商，如蜩如螗。注：蜩，蟬也。螗，蝘也。搶榆枋而忽飛。《莊子》曰：鵬之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鸒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奚以九萬里而南爲？無知雪之遠識。《鹽鐵論》曰：以所不睹而不信，若蟬不知雪也。徒吸露而自資。曹大家《蟬賦》曰：吸清露於丹園，抗喬枝而理翮。崇皇朝之輝光，映豹貂而灼灼。朱异駭集冠之異。見《冠賦》『飛蟬欣於朱异』注。何戡矜畫扇之奇。見《扇賦》『何戡之玩蟬雀』注。既無口以能鳴，亦不食而弗飢。《淮南子》曰：蛇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不食，見上『無力』注。或掇之而有道。《莊子》曰：仲尼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枸；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天地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不得？或粘之而靡遺。傅咸《粘蟬賦》曰：櫻桃爲樹多蔭，爲果先熟，種之於廳所之前，時以盛暑逍遥其下。有蟬鳴，仰而見之，故命粘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也，不知粘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占妖言放逸之兆。《周書》曰：夏至五日，蜩始鳴，不鳴，貴臣放逸。立秋之日，寒蜩鳴，人臣不力爭。《易通卦驗》曰：姤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體清虚識變之姿。《古今注》曰：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内剛而勁也。蟬者，取其清虚而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虚自牧，識時而動。鳴不失時，得仲夏季秋之節。《禮》曰：仲夏之月，蜩始鳴；季秋之月，寒蟬鳴。耀而見獲，因明火振樹之機。《吕氏春秋》曰：耀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若火不明，雖振樹無益。人有明德，則天下歸之，若蟬歸明火也。



蚱蟬



蟬花

宋・蘇頌《圖經本草》上卷《蟲魚部・蚱蟬》　蚱蟬，《本經》不載所出州土，但云生楊柳上，今在處有之。陶隱居以爲啞蟬，蘇恭以爲鳴蟬，二説不同。按字書解蚱字云蟬聲也。《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言五月始有此蟬鳴也。而《本經》亦云五月采，正與《月令》所記始鳴者同時，如此蘇説得之矣。蟬類甚多，《爾雅》

云『蝒、馬蜩』，郭璞注云：蜩中最大者爲馬蟬，今夏中所鳴者比衆蟬最大。陶又引《詩》『鳴蜩嘒嘒』云：是形大而黑，昔人所啖者。又禮冠之飾附蟬者亦黑而大，皆此類也。然則《爾雅》所謂馬蜩，詩人所謂鳴蜩，《月令》禮家所謂蟬，《本草》所謂蚱蟬，其實一種。蟬類雖衆而爲時用者，獨此一種耳。又醫方多用蟬殼，亦此蟬所蜕殼也。又名枯蟬，本生於土中，云是蜣螂所轉丸久而化成此蟲，至夏便登木而蜕，采得當蒸熟，令勿蠹。今蜀中有一種蟬，其蜕殼頭上有一種如花冠狀，謂之蟬花。西人有齎至都下者，醫工云入藥最奇。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 蚱音笮，又音側蟬，味鹹、甘，寒，無毒。主小兒驚癇、夜啼、癲病，寒熱，驚悸，婦人乳難，胞衣不出，又墮胎。生楊柳上，五月採，蒸乾之，勿令蠹。陶隱居云：蚱字音作笮，即是痙鳥下切。蟬。痙，雌蟬也，不能鳴者。蟬類甚多。《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則是今四月五月小紫青色者。而《離騷》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此乃寒蜇爾，九月十月中鳴甚悽急。又十月中便鳴者名蠷音寧母，似寒蜇而小。七月八月鳴者名蛁音彫墝音逸，色青。今此云生楊柳樹上，是。《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傴僂丈夫止是掇此，昔人噉之。故《禮》有雀鷃音晏蜩范，范有冠，蟬有緌，亦謂此蜩。此蜩復五月便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灾。今其療亦專主小兒也。【略】《衍義》曰：蚱蟬，夏月身與聲皆大者，是。始終一般聲，仍皆乘昏夜方出土中，升高處，背殼坼蟬出。所以皆夜出者，一以畏人，二畏日炙，乾其殼，而不能蜕也。至時寒則墜地，小兒蓄之，雖數日亦不須食。古人以謂飲風露，信有之，蓋不糞而溺，亦可見矣。西川有蟬花，乃是蟬在殼中不出而化爲花，自頂中出。又殼治日昏翳。又水前殼汁，治小兒出瘡瘕不快，甚良。



蚱蟬





蟬花

又 蟬花味甘，寒，無毒。主小兒天吊、驚癇、瘈瘲、夜啼、心悸。所在皆有。七月採。生苦竹林者良。花出土上。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 翥醜蠽。翥，飛舉也。蠽，謂若蟬蜕者，蜕者有取節焉。螽醜奮，能自奮者，有取焉。强醜捋能自强者，有取焉。欲而已斯爲下，扇又其下也。郭氏謂蠽剖母背而生，愧於言。翥同是蠽也，字育而蠽，飛翥而蠽，其相懸如此。

又 不蜩，王蛟。

蜩其形也，不蜩使形者也。《莊子》曰：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又《埤雅》卷一一《釋蟲・寒蜩》 寒蜩似蟬而小，青赤，一名蜕，一名寒蟬。蔡邕《月令》云：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其生坼裂母背，故《釋蟲》云『翥醜蠽』，蓋蟬善飛翥，故謂之翥醜。《論衡》曰：蟬生於復育，開背而出。《方言》曰：黑而赤者謂之蜕。又曰：蠦謂之寒蜩。寒蜩，瘖蜩。郭氏云：按《爾雅》以蜕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蟬鳴，則知寒蜩非瘖者也。寒蜩即今啞蟬。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葛藟論》云『秋風至，而寒蟬吟』，正謂此也。然則《方言》原其始，故謂之瘖蟬。今雌蟬亦啞，陶隱居所謂啞蟬雌蟬也，不能鳴者，然與寒蜩初瘖又異矣。又一種似蟬而小，緑色，北人謂之蝭。額廣且深，即《詩》所謂『蝭首蛾眉』是也。

又《蟪蛄》 《廣雅》云：蟪蛄，螃蛁。《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夏蟬也，是故不知春秋。按《離騷》曰：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則蟪蛄亦秋蟬矣。一曰春生者死於夏，夏生者死於秋，故曰不知春秋也。《方言》曰：齊謂之蜓蠕，楚謂之蟪蛄。《釋蟲》云『蜓蚞，蜓蠕』，即此是也。《莊子音義》以爲此即《楚辭》所謂寒蜇者也。按《風土記》曰：蟪蛄鳴於朝，寒蜇鳴於夕，則寒蜇、蟪蛄又爲兩物。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言政事惡譁而善，肅以静應之而已。《稽聖賦》曰：螓蟬行以其背，蟪蛄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翼飛，則覆載之間，負類反倫，何所不有，可勝言哉！

宋・傅崧卿注《夏小正戴氏傳》卷三 寒蟬鳴，初昏。

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七《釋蟲・蜩》 蜩，蜋蜩，螗蜩。舍人云：皆蟬。《方言》：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蜕，寒蜩。郭璞曰：寒蜇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寒蟬鳴，與《詩》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二月鳴者，名寧母，似寒蜇而小。七月鳴者，名蛁蟟，色青。《考工記》：以旁鳴者蜩蜕屬，蟬鳴在脅。《淮南子》曰：蟬無口而鳴，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蜕。記曰：范則冠而蟬有緌。范，蜂也。爵鷃蜩范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乎其火，振其樹而已。説者謂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莊子》曰：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論衡》曰：復育轉而爲蟬。枯蟬一名伏蜪。董仲舒曰：齊王之后怨王而死，變爲蟬，故名齊女。禮冠飾附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也。《本草》：蚱蟬生楊柳上。《詩》曰：莞彼柳斯，鳴蜩嘒嘒。是形大而黑，所謂馬蜩。今夏中鳴者比衆蟬最大。蚱蟬聲也，又如蜩如螗，言讙譁也。毛氏曰：螗蜩也。舍人曰：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蜩，楚地謂之蟪蛄。《楚辭》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陸璣《疏》云：螗一名蜩蚷。《字林》：蚷或作蠲，青徐人謂之蜩蜋。然則螗蜩亦蟬之別名耳。《楚辭》：蟬寂寞而無聲。王逸注云：螗蜩斂翅而伏藏也。郭璞贊曰：蟲之精絜，可貴惟蟬。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蚱蟬。《本經》中品。【釋名】蜩，音調。齊女。時珍曰：按王充《論衡》云：蟌蠐化腹蜪，腹蜪折背出而爲蟬，則是腹蜪者育于腹也，蟬者變化相禪也。蚱，音窄，蟬聲也。蜩，其音調也。崔豹《古今注》言齊王后怨王而死，化爲蟬，故蟬名齊女，此謬說也。按詩人美莊姜爲齊侯之子，螓首蛾眉，螓亦蟬名，人隱其名呼爲齊女，義蓋取此，其品甚多，詳辨見下。

【集解】《別録》曰：蚱蟬生楊柳上，五月采，蒸乾之，勿令蠹。弘景曰：蚱蟬，啞蟬，雌蟬也，不能鳴。蟬類甚多，此云柳上，乃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五月便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災，故其治療亦專主小兒。昔人嗽之，故禮有雀鷃蜩蜨，而傴僂丈人掇之也。其四五月鳴而小紫青色者，蟪蛄也。《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是矣。《離騷》誤以蟪蛄爲寒蜨爾，寒蜨九月十月中鳴，聲甚淒急。七八月鳴而色青者，名蛁蟟。二月中便鳴者，名蠷母，似寒蜨而小。恭曰：蚱蟬，鳴蟬也，諸蟲皆以雄爲良。陶云：雌蟬非矣。頌曰：按《玉篇》云：蚱蟬聲也，正與《月令》仲夏蟬始鳴相合。恭説得之。《爾雅》云『蝒，馬蜩』，乃蟬之最大者，即此也。蟬類雖衆，獨此一種入藥。醫方多用蟬殼，亦此殼也。本生土中，云是蜣螂所轉丸，久而化成此蟲，至夏登木而蜕。宗奭曰：蚱蟬夏月身與聲俱大，始終一般聲。乘昏夜出土中，升高處，拆背殼而出。日出則畏人，且畏日炙，乾其殼不能蜕也。至時寒則墜地。小兒畜之，雖數日亦不飲食。古人言其飲風露，觀其不糞而溺，亦可見矣。時珍曰：蟬，諸蜩總名也，皆自蠐螬腹蜪變而爲蟬，亦有轉丸化成者，皆三十日而死。俱方首廣額兩翼六足，以脇而鳴，吸風飲露，溺而不糞。古人食之，夜以火取，謂之耀蟬。《爾雅》、《淮南子》、揚雄《方言》、陸璣《草木疏》、陳藏器《本草》諸書所載，往往混亂不一，今考定于左庶，不誤用也。夏月始鳴，大而色黑者，蚱蟬也。又曰：蝒音綿。曰馬蜩，《豳詩》『五月鳴蜩』者是也。頭上有花冠，曰螗蜩，曰蝘，曰胡蟬，《蕩詩》『如蜩如螗』者是也。具五色者曰蜋蜩，見《夏小正》。並可入藥用。小而有文者，曰蠽，曰麥蚜。小而色青緑者，曰茅蜩，曰茅蜩。秋月鳴而色青紫者，曰蟪蛄，曰蛁蟟，曰蜓蚞，曰蜣蜣，曰蛂蚞。音舌決小而色青赤者，曰寒蟬，曰寒蜩，曰寒蜨，曰蜕。未得秋風則瘖不能鳴，謂之啞蟬，亦曰瘖蟬。二三月鳴而小於寒蜨者，曰蠷母，並不入藥。

蚱蟬，【氣味】鹹、甘、寒，無毒。甄權曰酸。【主治】小兒驚癇，夜啼，癲病，寒熱。《本經》。驚悸，婦人乳難，胞衣不出，能墮胎。《別録》。小兒癇絶不能言。蘇恭。小兒驚哭不止，殺疳蟲，去壯熱，治腸中幽幽作聲。《藥性》。【發明】藏器曰：本功外其腦煮汁服之，主産後胞衣不下，自有正傳。時珍曰：蟬主産難，下胞衣，亦取其能退蜕之義。《聖惠》治小兒發癇，有蚱蟬湯、蚱蟬散、蚱蟬丸等方。今人只知用蜕，而不知用蟬也。

蟬蜕。【釋名】蟬殼、枯蟬、腹蜪、並《別録》。金牛兒。【修治】時珍曰：凡用蜕殼，沸湯洗去泥土，翅足漿水煮過，曬乾用。【氣味】鹹，甘，寒，無毒。【主治】小兒驚癇，婦人生子不下，燒灰水服。治久痢。《別録》。小兒壯熱，驚癇，止渴。《藥性》。研末一錢，井華水服，治啞病。藏器。除目昏，障翳。以水煎汁服，治小兒瘡疹出不快，甚良。宗奭。治頭風眩運，皮膚風熱，痘疹作癢，破傷風及丁腫毒瘡，大人失音，小兒噤風、天弔、驚哭、夜啼、陰腫。時珍。

【發明】好古曰：蟬蜕去翳膜，取其蜕義也。蟬性蜕而退翳，蛇性竄而祛風，因其性而爲用也。時珍曰：蟬乃土木餘氣所化，飲風吸露，其氣清虚，故主療皆一切風熱證。古人用身，後人用蜕。大抵治臟腑經絡當用蟬身，治皮膚瘡瘍風熱當用蟬蜕，各從其類也。又主啞病，夜啼者，取其晝鳴而夜息也。

又　蟬花：《類證》。【釋名】冠蟬、《禮注》。胡蟬、《毛詩》。螗蜩、同上。蝘。時珍曰：花，冠，以象名也。胡，其狀如胡也。唐，黑色也。古俗謂之胡蟬，江南謂之螗，蜀人謂之蟬花。

【集解】慎微曰：蟬花所在有之，生苦竹林者良。花出頭上，七月采。頌曰：出蜀中。其蟬頭上有一角，如花冠狀，謂之蟬花。彼人齎蜕至都下。醫工云：入藥最奇。宗奭曰：乃是蟬在殼中不出而化爲花，自頂中出也。時珍曰：蟬花即冠蟬也。《禮記》所謂『范則冠而蟬有緌』者是矣。緌音蕤，冠纓也。陸雲《寒蟬賦》云：蟬有五德，頭上有幘，文也；含氣吸露，清也；黍稷不享，廉也；處不巢居，儉也；應候有常，信也。陸佃《埤雅》云：螗首方廣有冠，似蟬而小，鳴聲清亮。宋祁《方物贊》云：蟬之不蜕者，至秋則花其頭，長一二寸，黄碧

色。並指此也。

【氣味】甘、寒，無毒。**【主治】**小兒天弔、驚癇、瘈瘲、夜啼，心悸。慎微。功同蟬蛻，又止瘧。時珍。

明・盧之頤《本草乘雅半偈》卷四　《本經》中品。蚱蟬，**【氣味】**鹹、甘、寒，無毒。主小兒驚癇、夜啼、癲病、寒熱。翾曰：夏月始生，自螬螬腹蜻，轉相變化，乘昏夜出土中，折裂殼背而出。亦有蜣蜋轉丸化生者，形大而黑，方首廣額，兩翼六足，其鳴以脇，吸風飲露，溺而不糞，三十日而死也。古人多食之，夜以火取，謂之耀蟬。古人用身，今人用蛻，大抵藏府經絡宜用身，皮膚瘡瘍宜用蛻物，各從其類也。

繆仲淳先生云：蚱蟬稟水土之精，風露之氣，化而成形。其鳴清響，能發音聲，其體輕浮，能出瘡瘕，其味甘寒，能除風熱，其性善蛻，能脫翳障，及女子生子不下也。

參曰：蚱蟬，即夏至始鳴之蜩也。《論衡》曰：螬螬背行，化爲蝮蜻。蝮蜻者育于蝮，蝮蜻皆拆，轉爲玄蟬，化以離應，舍卑穢而趨高潔者也。《淮南子》云：無口而鳴，其鳴以脇，飲而不食，以息飲也。三十日乃化，蓋自背而腹，自行而拆，此從督及任，循任會督之象也。三十日乃化者，如衛氣日下一節，二十一日而終督，上行九日而終任，則周月之化，如周月之蒸，蒸則變，變則化矣。無口不食者，此亦轉督與任之道歟！故主小兒不能從蒸及變，內逆而爲驚癇癲疾寒熱，與不鳴於晝，反啼於夜者，皆厥藏番陰之證也。亦有轉丸背拆，化爲玄蟬，運轉任督，以及蒸變，義更明顯。蛻主生子不下，亦取解甲變化之易耳。

以一微物，具此至理，若以大小貴賤起見者，是局于知聞之褊淺。觀釋氏詮蛣蜣爲六即佛，以其性與三世諸佛同體，無有分釐增減，則形中之類任督，與衛行督二十一度，任九度，彌月環周，積數餘而蒸變作，克肖乎人，便不怪異，即此可推蒸變已周，女二七、男二八精氣溢瀉，月事以時下之所繇然矣。故古人命名立言，雖極微一物，亦有至理存焉。如螬螬之背行，先循乎督，蝮蜻之育腹，專依乎任。蝮蜻背拆，化爲玄蟬，復循任會督，其如環無端之象。轉展化育，始全蒸變之全局耳。

明・徐燉《徐氏筆精》卷八《捕蟬》　今之稚子捕蟬，每用桃膠塗竹竿梢上，粘之即得。曹子建云：怪柔竿之冉冉兮，運微粘而我纏。欲翻飛而逾滯兮，知性命之長捐。蓋自古已然矣。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蟬：詩肸切，音禪。旁鳴蟲。《禮・月令》：仲夏蟬始鳴。又孟秋寒蟬鳴。《淮南子》：蟬無口而鳴，歛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荀子》曰：耀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木而已。人主明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駱賓王《在獄咏蟬》詩：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又陸雲《蟬賦》：頭有綏文也，飲露清也，應候信也，黍稷不享廉也，處不巢穴儉也。《本草》曰：不鳴者爲雌蟬。史後漢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薦賢糾惡，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告歸，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稱勝清。高密曰：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昱慚服。又《漢官儀》曰：侍中周官也，加金蟬冠，取其清高。又《晉書》：王僧綽、僧虔等爵位蟬聯，文武相繼。又左思《吳都賦》：布濩皋澤，蟬聯陵丘。注：不絕也。又銑韻，善上聲。蜿蟬舞盤曲，貌與蜿蟺通。又齊韻音題。《漢・地志》：黏蟬，縣名在樂浪。蟬類非一，《爾雅》蜩爲蟬之總名，蟬通語也。析言之五采具，先諸蟬鳴者曰蜋蜩，頭有花冠，鳴聲清者，曰螗蜩，曰蜺，曰胡蟬，曰冠蟬，曰螗蜋。《夏小正》云：蜮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注：蜮，螗蜩也。最大而色黑，夏鳴聲壯者，曰蜮，曰馬蟬，曰馬蜩。蜮，音縣。大而有文，顙廣且方者，曰蠔，曰蜻蜻。《詩》以比婦人之首，曰蠔首。《夏小正》：鳴蚚一名虎縣。蚚即蠔也。鄭注：蚚，音札。蟬似蜻蜓，鳴無韻，但蚚蚚。肰小者謂之麥蚚，小而色青者，曰蠽，曰茅蜩，曰茅蠽。鄭注作蠽，音節。茅蜩分青紅二種，在茅菅中，亦五月時鳴，小而色青赤，七八月鳴者，曰蜕，曰蠷，曰寒蜩，曰寒蟬，曰寒蚚。九十月中鳴聲淒急，未得秋風不能鳴，曰蚱蟬，曰瘖蟬，曰啞蟬。鄭樵曰：《月令》寒蟬鳴，知寒蜩不瘖矣。《方言》：寒蟬者，瘖蟬也。或以雞子雲，不知寒蟬其初瘖，得寒露冷風乃鳴。《方言》原其始，故云瘖。據鄭說，陶弘景謂蚱即啞蟬，雌蟬不能鳴，非與寒蚚同類，異名曰螓蛄，曰蜓蚗，曰蜾蠃，曰蛁蟟，曰蚓螃，曰蜍蚗，曰蝭螃。弘景以《離騷》『螓蛄鳴兮啾啾』，即寒蚚，與方言合。《詩疏廣要》以《楚辭》『鳴啾啾』者，即《爾雅》蜓蚗、蜾蠃，而以弘景謂螓蛄即寒蚚爲非，不知《月令》寒蟬鳴。鄭注：寒蜩即寒蚚，一名螓蛄。《爾雅》：蜓蚗，蜾蠃。郭注：即蝭螃。一名螓蛄。齊人呼蜾蠃則是蜓蚗，蜾蠃皆螓蛄、寒蚚別名。陶說未嘗誤，《廣要》誤駁陶百，陶說誤，在分《莊子》不知春秋之螓蛄與《離騷》鳴啾啾之螓蛄爲二，不在以螓蛄爲寒蚚也。又崔豹《古今注》『蟬一名王女』，董仲舒云『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化爲蟬』，皆誕不足信。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五七《蟬》　承蜩：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

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清・趙佑《草木疏校正》卷下《如蜩如螗》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蜋，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以上《詩》、《爾雅疏》闕，螗以下陶本另行，非。一名蝘蜓，一名蚹蟟，青徐謂之蜥蜴，楚人謂之蠮螉，秦燕謂之蛉蚗，或名之蜓蚞。一名蚹蟟。以下《詩》、《爾雅》疏闕引《釋文》有之。蚞，陶本誤爲木。

案，陸雲《寒蟬賦》云：頭上有綾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似本此疏而言。璣在雲先疏，語必別有本，當考。或疑其文不類，抑豈後人即因雲賦竄入者歟？螗，一名蝘蚹。據《詩》、《爾雅》疏所引，止此五字，其下接《字林》蚹或作蟟也，自是孔、邢之引《字林》，與本疏無涉。《字林》晉恆令呂忱作，元恪吳人不得引之，毛本猶以入夾注，故今去。而一名蚹蟟以下，明見釋文，或疑蠮螉句亦《字林》語，非陸語者，則不必也。

清・宋書升《夏小正釋義》 蜋蜩鳴。蜋蜩者五采。《爾雅・釋蟲》蟬有多類，以蜩字冠之，則蜩者諸蟬之統名也。《爾雅》云：蜋蜩。孫炎云：注云蜋五色具，色猶采，蓋本此傳爲說也。良蜩何蟬，諸家皆莫能完，殆拘讀傳語，因謂蟬之類不過習見青、黑二色，而五采相宣者，當是異種。故趙氏坦云：蟲魚形狀，今人有不能悉見者，亦有不能舉其名者，如蜋蜩五采，其人或未之見，而海濱則有之。書升案毛《詩・七月》篇：五月鳴蜩。傳云：蜩螗也，此蓋散文，則《合蕩》篇云：蜩，蟬也。蟬，蜩也。此蓋對文則兮，故陸璣《詩疏》云：鳴蜩，蟬也。謂之蜩。陳鄭云：蜋，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此爲蟬中之最良者，故名蜋，且得其大名矣。此蟬，《爾雅》、《方言》諸藉均載之，則恒見之物。趙氏以爲海濱乃有之，不思《方言》與《義疏》明言陳鄭弘之間謂蟬爲蜋，陳鄭非海濱之鄉，何嘗無蜋蜩也。竊謂蜋蜩即螔蛄之夏生者。陶弘景云『四五月鳴而紫小青色者，螔蛄也』，即是物也。此種以青爲質，以黑爲文，領間微黃，腹下微白，冠戴赤星，是所謂五采具也。《山海經》云：騶吾大若虎，五采畢具。而毛《詩傳》云：騶虞白虎黑文。司馬相如《對禪書》亦稱騶虞白質黑章，均不言五采，故知《山海經》所謂五來畢具，不過有黃、青、赤三色，微厠白黑之間耳，不必五采均稱，然後謂之具也，得此證而傳語可以釋然矣。

厎之興五日翕，然望乃伏。

其不言生，而言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按以醜爲僻，不若舊注以醜爲類，況同一醜字，何所見而兩訓乎？惟翥醜蠂，舊注以爲蟬屬，皆坼剖母背，以爲空蠂而生。鄭說較長，蓋蟬屬蛻殼必自背，不必定生子自背坼剖也。蠂，亦作墮。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第十五》 翥醜蠂。【注】剖母背而生。【補正】邢疏：翥飛也，醜類也，蟲類能飛。翥者謂蟬屬，皆剖折母背，以爲孔蠂而生。

清・徐大椿《神農本草經百種録》 蚱蟬：古人用蟬，今人用蛻，氣性亦相近。味鹹，寒。主小兒驚癇、夜啼、癲病、寒熱，皆小兒風熱之疾。

蚱蟬感涼風清露之氣以生，身輕而聲嘹亮，得金氣之發揚者也。又脱落皮殼，亦屬人身肺經之位，故其性能清火驅風，而散肺經之鬱氣。若其質輕虚，尤與小兒柔弱之體爲宜也。蚱蟬日出有聲，日入無聲，止夜啼，取其意也。

清・徐文靖《管城碩記》卷三〇 韓昌黎詩：瘖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陶隱居《本草》曰：瘖蟬不能鳴者，雌蟬也。

按揚雄《方言》：蟬，楚謂之蜩。寒蜩，瘖蜩也。郭璞注云：《月令》亦曰『寒蜩鳴』，知寒蜩非瘖者也。然揚子以寒蜩、瘖蜩二者，楚人通謂之蜩也，豈以寒蜩爲瘖哉？《周書・時訓》解寒蜩不鳴，人皆力争。《風土記》：寒蛩鳴於夕。王粲詩：寒蜩在樹鳴。曹子建詩：寒蟬鳴我側。寒蟬非瘖，人所知也。

清・王士禛《居易録》卷一七 蜀中石蟬花，其説不同。《益部方物記》云：蟬之不蜕者，至秋則花，其頭長一二寸，黃碧色，治小兒瘈瘲，又能已瘧，是昆蟲之屬化爲草木也。又一説石蟬花葉如菖蒲，紫萼五出，與蟬甚類，蜀人因以名之，白者號玉蟬花。宋景文贊曰：取其肖象，莫類於蟬，是花以似蟬而名，非真蟬花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六《蟬》 【總論】《禮記》：仲夏之月，蟬始鳴。《淮南子》：蟬無口而鳴，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蜕。《珍珠船》：余覩蟬兩脇下有孔，實能振迅作聲，謂以翼鳴，非也。《格物總論》：蟬皆乘昏夜方出土中，升高處皆殼拆。而所以夜出者，一似畏人，二畏日炙乾，其殼而不能蜕也。既登木而鳴，但飲風露，亦不糞溺，至時寒又復墜地。



蟬

清・陳淏子輯《花鏡》卷六《鳴蟬》 鳴蟬，一名寒漿，夏曰蟪蛄，秋曰蜩。又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螗，陳鄭謂之蜋蜩。又名腹育。雌者謂之疐，不善鳴。乃朽木及蠐螬、腹蛸所化，多折裂母背而生。無口而以脇鳴，聲甚清亮而聞遠，鳴則天寒。頭方有緌，兩翼六足。能含氣不食，應侯守常，多息於高柳桑枝之上。死惟存一殼，名曰蟬脫。生有五德：飢吸晨風，廉也；渴飲朝露，潔也；應時長鳴，信也；不爲雀啄，智也；首垂玄緌，禮也。取者以膠竿首承焉，則驚飛可得。小兒多稱馬蚿，取爲戲，以小籠盛之，挂於風簷，或樹杪，使之朗吟高噪，庶不寂寞園林也。

清・〔英〕傅蘭雅輯《格致彙編・説蟲》 蟬類初出土中，有足而無翅，抱樹根脱而能飛。其生子至出土前，因未目驗，不得而知也。

清・吴儀洛《本草從新・蟲魚鱗介部・化生類・蟬蜕》 土木餘氣所化，吸風飲露，其氣清虚而味甘寒，故除風熱。其體輕浮，故發痘疹。其性善蜕，故退目翳，催生下胞。其蜕爲殼，故治皮膚瘡瘍癮疹。與薄荷等分爲末，酒調服，其聲清亮，故治中風失音。又晝鳴夜息，故止小兒夜啼。蚱蟬治小兒驚癇，夜啼，殺疳去熱，出胎下胞。時珍曰：治皮膚瘡瘍風熱當用蟬蜕，治臟腑經絡當用蟬身，各從其類也。蟬類甚多，惟大而色黑者入藥，洗去泥土翅足，漿水煮，曬乾。痘、目翳，羊肝湯下，蜕末一錢。


蟬蜕

藝文

《詩經・大雅・蕩》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唐・姚合《姚少監詩集》卷一〇《聞新蟬寄李餘》 年年六月蟬應到，每到聞時骨欲驚。今日槐花還似發，却愁聽盡更無聲。

又《聞蟬寄賈島》 未秋吟便苦，半咽半隨風。禪客心應亂，愁人耳願聾。一作禪客聞心亂，愁人願耳聾。雨晴烟一作高樹裏，日晚古城中。遠思應難盡，誰當與我同。

宋・寇準《忠愍集》卷上 長郊兩餘，遠樹咸翠，新蟬忽鳴，激耳嘹唳。久客孤坐，情如何哉？形之於文，聊以自遣。

遥山夏雨歇，遠樹凉風至。憑欄偶開襟，新蟬動秋思。沙溪潔細流，庭木驚疏翠。節候又復然，幽憂斯所萃。芳歲若奔流，羲光不停轡。感物悼前期，誰知此時意。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三二《聽蟬八絶句》 披襟散髮晚風清，細細孤斟緩緩行。道是江東官事冗，緑楊陰裏聽蟬聲。

一隻飛來報早秋，又添一隻説新愁。兩蟬對語雙垂柳，如鬬先休鬬後休。

渠與斜陽有底讐，千冤萬恨訴新愁。更從誰子做頭抵，只放斜陽不落休。

一殼空空紙樣輕，風前却有許多聲。叫來叫去渾無事，叫到詩人白髮生。

説露談風有典章，詠秋吟夏入宫商。蟬聲無一些煩惱，自是愁人枉斷腸。

乍來乍去爲誰忙，短氣誰教强作長。道是渠儂聲不歇，一吟一續萬低昂。

望帝啼春夜更多，不知蟬意却如何。還來入夜便無語，明日將詩理會他。

罪過渠儂商略秋，從朝至暮不曾休。莫嫌入夜還休去，自有寒蛩替説愁。

雜録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七 吴孫皓世，淮南内史朱誕，字永長，爲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爲奸。後出行，密穿壁隙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遥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有一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幅頭。給使以爲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爲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怪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即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遇爲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試爲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爲掊刮，見有趾迹。誕因大驚，乃詳問之，具道本末。

《晉書》卷九二《顧愷之》 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温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絶：才絶、畫絶、癡絶。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蒙記》行於世。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下　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也？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嗜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蟲篇》　蟬未脱時名復育，相傳言蛄蜣所化。秀才韋翾一曰翻庄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宋・陶穀《清異録》卷上《青林樂音藥》　唐世京城游手，夏月採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樂。婦妾小兒争買，以籠懸窻户間。亦有驗其聲長短爲勝負者，謂之僭蟲社。

明・楊慎《譚菟醍醐》卷七《螻蛄蜩螗》　《説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于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斷交争之意，即孔子之所謂譁也。

清・牟應震《詩問》卷四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蜩鳴於柳，得所依也。葦茂於淵，適所生也。舟流於水，瓢泊無定矣。上四句反興，五六句正興。下章同。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蜩，蜋蜩



螗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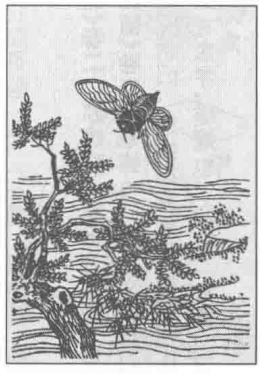


蠽，茅蜩



蜺，寒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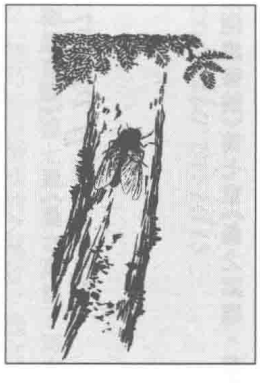
蝒，馬蜩



蜓蚞，蜈蠑



蝚，蜻蜻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蟲部》 五月鳴蜩，如蜩如螗。傳：蜩，螗也。《集傳》：蜩、螗，皆蟬也。

蚱蟬 *Cryptotympana atrata*

唐蜩、蝒馬、齊女

漢・戴德《大戴禮記》（北朝周・盧辯注）卷二 唐蜩鳴。唐蜩者，案，蜩下各本有鳴字，今從方本。螇也。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螗蜩。《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蜋音夷。蝒音緜。馬，蜩。蜩中最大者爲馬蟬。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螗，馬蝒也，蟬之大者，故名。色黑如漆，間有紫斑，方首寬額，四羽六足，脇下有竅，鼓之作聲，其喙如針，垂貼胸前，入木皮吸液而飽，非不食也。雌不能鳴，曰啞蟬。生于嫩枝，子長皮裂，墜地入土，下及黃泉。長隨陽氣而上，脫而爲蟬。非蜣螂化也。

清・汪中《大戴禮記正誤》 唐蜩鳴。《傳》：唐蜩者，螇也。螇，《爾雅注》引此作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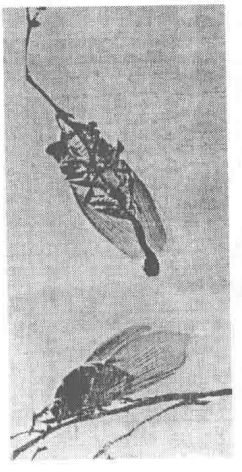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一九九 唐蜩鳴。《傳》：唐蜩鳴者，螇也。金氏履祥曰：良蜩者，蟬聲清長者也。唐蜩則今嘹也。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 蝒，馬蜩。蝒，音緜。**【注】** 蜩中最大者爲馬蟬。**【補正】**《方言》云：蟬大者謂之螃，或謂之蝒馬。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二《釋蟲》 螗蜩。**【注】** 江南謂之螗蜋。

今本蜩誤作蜱。《釋文》：蜩，郭音蕭，徒低反。《廣韻》亦作蜩，云：螗蜩，小蟬。今本蜩音蕭。亦誤作蜱。音夷。

清・袁耀《花卉圖》



紅蟬 *Huechys sanguinea*

紅娘子、樗雞

宋・韓琦《涼榭池上》 病襟思適繞東塘，水荇初花吐嫩黃。行到老樗陰下坐，兒童爭喜拾紅娘。

松寒蟬 *Meimuna opalifera*

寒蟬

漢・戴德《大戴禮記》卷二 寒蟬鳴。蟬也者，蜺蠥也。

清・汪照《大戴禮注補》卷二 寒蟬鳴。《月令章句》：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高氏誘曰：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蟬也者，案一本蟬上有寒字，蜺蠥也。照案：蜺蠥，一本作蜼鹿，蓋本諸《方言》也。

清・諸錦《夏小正詁》 寒蟬鳴。蜺也。一名寒蟬，得冷風寒露乃鳴。

清・畢沅《夏小正考注》 寒蟬鳴。寒蟬也者，蜼鹿也。沅曰：蜼鹿，舊本作蜺蠥。攷《方言》：齊謂之蜼鹿，自關而東謂之蛁蟟，或謂之蜺蟧。古字鹿、蠥、蟧聲相同，蜺、蜼聲相近，知蜺蠥即蜼鹿矣。又《爾雅》謂之蜺。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一九九 寒蟬鳴。《傳》：蟬也者，蜺蠥也。金氏履祥曰：案《爾雅疏》：寒蜩也，即蜺也。一名寒蜇，似蟬而小，青赤色者也。

蠷蛄 *Platypleura kaempferi*

良蜩

漢・戴德《大戴禮記》卷二 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

明・梅鼎祚編《古樂苑》卷首《蠷蛄歌》 違山十里，蠷蛄之聲猶尚在耳。

清・汪中《大戴禮記正誤》 良蜩鳴。《傳》：良蜩也者，五采具。良，《爾雅注》引傳作蜋。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一九九 良蜩鳴。《傳》：良蜩也者，五采具。金氏履祥曰：案《爾雅》當作蜋蜩。蔡氏德晉曰：《月令》仲夏蜩始鳴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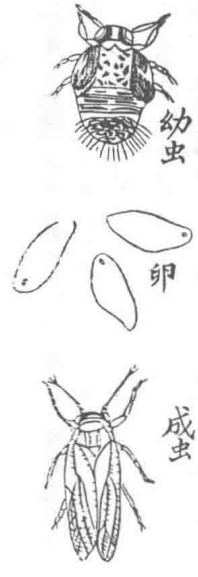
葉蟬科 Cicadellidae 分部

綠葉蟬 *Chlorita flavescens*

葉蟲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七章《桑之葉蟲・葉蟲》 【成蟲】體長一分餘，地色黃，或黃綠色。背上有濃色之黃紋，頭部短，與眼相並而闊於前胸。此蟲複眼外更有黃色透明之單眼三，爲三角形而排列。顏上多白毛，觸鬚爲絲狀，中分十節，末端則生有二刺。中胸背膨大而隆起。翅半透明而白，上生黑褐

小斑，內緣與外緣則有黑褐之部分，緣紋長，色黃褐，而與翅脈同樣。脚暗褐，上有白毛叢生。



【幼蟲】即葉蝨，充分成長達一分二三釐。形橢圓，兩側各生二個重疊之翅痕。頭部大，兩側具赤色複眼。觸鬚與成蟲無異，惟較成蟲爲短。其蟲初生，體上無暗褐斑紋，形如圓柱，但經一次脫皮之後，則現固有之形狀與暗褐斑紋，及白色之綿狀毛，而形色一變。

【經過習性】尚未查明，大概由成蟲越冬。

驅除法：於浮塵子中採用之。

黑尾大葉蟬*Cicadella ferruginea*

浮塵子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七章《桑之葉蟲・浮塵子》【成蟲】[乙]翅合時體長二分八釐內外，全體黃色，脚及胸片黃白色，顏及腹部濃黃色。頭成三角形而突出，有四個之黑紋。顏甚小，觸鬚之毛甚細。複眼色黑，單眼透明。其餘不甚明晰。前胸背闊與頭同，前胸背之後緣暗黃色，前翅鼈甲色，後翅灰黑色，腹部則帶有暗色。



【幼蟲】尚未詳查。

【經過習性】未明。惟害桑樹，則較前種爲旺。

大葉蟬*Cicadella viridis*

浮塵子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七章《桑之葉蟲・浮塵子》【成蟲】[甲]雄體長二分，色黃，頭頂有二個乃至四個橫列之黑紋。顏面生多數之橫溝，其局部呈多少暗色。單眼淡赤色而有光澤，位於頭頂複眼之中間。複眼色暗綠而前後端色黑，前胸背甚大，殆蓋過中胸背。接後緣處，有大三角形狀之緣紋。前翅之中央色綠，前緣後緣及翅脈均黑色，外緣灰白色，後翅暗黑而半透明，腹背則黑色。雌者體長三分內外，與雄無異，惟前翅之全體呈黃綠，後翅爲淡色，而有褐色之翅脈。

【幼蟲】形同全種，初色淡黃而無單眼，複眼桃黃色。前胸背生有四條之淡褐線，腹部色黃，與前胸背同樣。亦有四條之淡褐綫，然經脫皮三次後始見有單眼，其複眼則變黃色，而前後端黑色，兩側現六個淡褐綫之翅鞘。

【經過習性】每年三回發生，由卵越年。卵色淡黃，形長橢圓而少帶弓狀灣曲。一頭之產數十四粒，經十日內外而孵化。幼蟲二十五日而老熟。第一回之成蟲約五月初，第二回約六月中，第三回約八月初。春夏之時，卵常藏於稻莖及他禾本科植物，惟秋時則產於桑樹之皮層，至所產局部色灰白而呈新月樣之凸起，故較他種易於識別。



【被害情形】不論幼蟲成蟲，概在葉面吸收葉液，葉被其害，立即枯死。

驅除法：

一、以生石灰水和梫木汁，梫木汁即日本馬醉木，或和烟草汁，擇天晴時，用注射器注射害處。惟行此法，宜在日中。

二、成蟲易於振落，可用網於其集處而捕捉之。
三、秋時搜尋藏卵枝幹以潰殺之。
四、以誘蛾燈誘之亦可。
五、該蟲兼害麥、稻、穄、大豆、蔬菜等植物，搜尋時宜兼及。

大青葉蟬 *Tettigoniella viridis*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山西省太原府捕捉到幾隻標本，採自河邊。

一般稱爲鵯唾蟲，因爲其幼蟲用唾沫吐在自身周圍以保護自己。它栖居在樹葉莖干或草片底部的分叉中。在中國的菊花園中很常見。秋天大群出現，晚上在燈光周圍大量聚集。

樗雞科 Fulgoridae 分部

龍眼雞 *Fulgora candelaria*

清・陳志喆纂（光緒）《四會縣志》編一《物産・昆蟲之屬》 龍眼雞，龍眼花時生，形類蜣螂而甲綠，有紛圈圍朱點。甲内有翅，飛則見近甲紅色，漸淡黄，漸淡緑，皆錯以小粉點。鼻長等身，大如燈草，色紅彎上。穴樹椏皮縫間。兒童捕得，絲繫使飛以爲玩。亦蟲之有文采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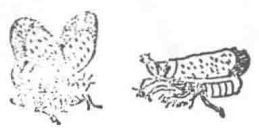
清光緒《揭陽縣續志》卷之四《物産・蟲豸類》 龍眼雞似蝴蝶，而無兩圓腿，雙翅下垂，鼻曲如鉤，翅緑色，有數圓暈，紅白相間，鼻亦紅色。生龍眼樹上，止而不飛，小兒喜捉之。

樗雞 *Lycorma delicatula*

樗鳩、紅娘子、灰花蛾

宋・蘇頌《圖經本草》上卷《蟲魚部第十四・樗雞》 樗雞，生河内川谷樗木上。今近都皆有之。形似寒蜇而小。七月采，暴乾。謹按，《爾雅》云：蝚，天雞。郭璞注云：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李巡曰：一名酸雞。《廣雅》謂之樗鳩。蘇恭云：五色具者爲雄，良；青黑質白斑者是雌，不入藥。然今所謂莎雞者，亦生樗木上，六月後出，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内紅，而身不黑、頭不赤，此殊不類，蓋别一種而同名也。今在樗木上者，人呼爲紅娘子，頭、翅皆赤，乃如舊説，然不名樗雞，疑即是此，蓋古今之稱不同耳。古今大麝香丸用之，近人少用，故亦鮮别。


樗雞


樗鷄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 樗丑如切。雞，味苦，平，有小毒。主心腹邪氣，陰痿，益精强志，生子好色，補中輕身。又療腰痛，下氣，强陰多精，不可近目。生河内川谷樗樹上。七月採，暴乾。陶隱居云：形似寒蜇而小，今出梁州。方用至稀，惟合大麝香丸用之。樗樹似漆而臭，今以此樹上爲好，亦如芫菁、亭長，必以芫、葛上爲良矣。唐本注云：此物有二種，以五色具者爲雄，良；青黑質白斑者是雌，不入藥用。今出岐州，河内無此物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樗雞。《本經》中品。【釋名】紅娘子、《綱目》。灰花蛩。時珍曰：其鳴以時，故得雞名。《廣雅》作樗鳩，《廣志》作雉雞，皆訛矣。其羽文綵，故俗呼紅娘子、灰花蛩云。

【集解】《别録》曰：生河内川谷樗樹上。七月采，暴乾。弘景曰：今出梁州，形似寒蜇而小，樗樹似漆而臭，亦猶芫青、亭長在芫葛上也。恭曰：河内無此，今出岐州。此有二種，以五色具者爲雄，入藥良；其青黑質白斑者是雌，不入藥。宗奭曰：汴洛諸畏尤多，形類蠶蛩，但腹大，頭足微黑，翅兩重，外一重灰色，内一重

深紅，五色皆具。頌曰：《爾雅》云：蝍，天雞。郭璞注云：小蟲也，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然今之莎雞生樗木上，六月中出，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人或蓄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內紅，而身不黑、頭不赤，此殊不類。郭說樗上一種，頭、翅皆赤者，乃如舊說，人呼爲紅娘子，然不名樗雞，疑即是此，蓋古今之稱不同爾。時珍曰：樗即臭椿也。此物初生，頭方而扁，尖喙向下，六足重翼黑色，及長則能飛。外翼灰黃有斑點，內翅五色相間。其居樹上，布置成行，秋深生子在樗皮上。蘇恭、寇宗奭之說得之。蘇頌引郭璞以爲莎雞者，誤矣。莎雞居莎草間，蟋蟀之類，似蝗而班，有翅數重，下翅正赤，六月飛而振羽有聲。詳見陸璣《毛詩疏義》。而羅願《爾雅翼》以莎雞爲絡緯，即俗名紡絲者。



【修治】時珍曰：凡使去翅足，以糯米或用麪炒，黃色，去米麪用。

【氣味】苦，平，有小毒，不可近目。《別録》。

【主治】心腹邪氣，陰痿，益精强志，生子好色，補中輕身。《本經》。腰痛下氣，强陰多精。《別録》。通血閉，行瘀血。宗奭。主瘰癧，散目中結翳，辟邪氣，療猘犬傷。時珍。

【發明】弘景曰：方藥稀用，爲大麝香丸用之。時珍曰：古方辟温殺鬼，方中用之，近世方中多用，蓋厥陰經藥，能行血活血也。《普濟方》治目翳，撥雲膏中與芫青、斑蝥同用，亦是活血散結之義也。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紅娘子，樗鷄也。青娘子，蚖青也。《爾雅》蝍蛆，翰省，天鷄。**【注】**黑身赤頭曰樗鷄，又引莎鷄則在莎草中者。此蟲在臭椿上，翅内盡紅。蚖青居芫花上者，色純青緑，本作元青。葛上亭長亦赤頭黑身，因其在葛，故曰亭長。三蟲實一類也。地膽爲蚖青所化，居地中。《太平御覽》引《爾雅》：地膽，地耍，青蠭也。今《爾雅》無此文。陸璣所云：似蝗而斑，幽州謂之蒲錯，乃莎鷄也。此皆《爾雅》注並引而誤。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樗雞，小蟲，黑身白首，身有小白斑，動之則六足拳屈若死。惟生樗上，故曰樗雞，非莎雞也。

清・李元《蠕範》卷一《物匹第二》　樗雞，樗鳩也，鼆雞也，紅娘子也，灰花鵝也。似蠶蛾，腹大頭方而扁，六足微黑，翅兩重，外灰内紅，雄者五色畢具，雌者青黑質白斑。

飛虱科 Delphacidae 分部

褐飛虱 *Nilaparvata lugens*

明崇禎《吴縣志》卷一一《祥異》　秋，生蠓虫，食稻苗，止存下半。

倍蚜科 Eriosomatidae 分部

五倍子、文蛤、百蟲倉、蟆子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五倍子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蟻，記作蛾子。蛾、蟻通音。凡五六種，皆以卵生。卵小者如米粒，大者如薏苡仁，古人取以爲醬者是也。然有時羣衍草木，往來攢聚，未審何施，則生醬蟲。其飛者螫柳葉，葉生癭如丸。螫榆葉，葉生癭如囊。破之皆有蟲，造物化生，不可意度如此。

清乾隆四四年《盛京通志・物産一》 蠓，一名蠛。郭璞曰：蠓飛蝗則天風，卷則天雨。凡草木葉有泡起，中生小蟲如蠓，泡處乾脆，蟲即飛出。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六章《綿蟲臘蟲及介殼蟲・綿蟲》 俗名綿蚜，爲半翅目中一種之蚜蟲。每年五月間發生，棲息葉之裏面，有綿絮狀物，以蔽其體，專吸葉液，以資生活。其稱綿蟲之故，是因該蟲腹部末端，嘗有二條白色之綿狀物分泄。六月上旬，其蟲老熟，形態少變。腹部末端則成四條之綿狀物，惟此綿狀物比初時爲短。斯時稱爲成蛹期，所謂不完全之變態也。六月下旬，變爲成蟲。性喜羣集，常附著於樹梢，吸取葉液，此梢若盡，遂移他枝。其蟲生殖，分有兩期，一有翅者爲卵生，一無翅者爲胎生。繁殖甚速，卵生三四日間即孵化，十餘日後而長成。長成之蟲，腹背生二小管，分儲甘液。不交尾而胎生無數子蟲，子蟲有不能吸葉液者，即令接其背上之管而吸之，此胎生之子蟲。十餘日後，又不交尾而復胎生。如此數回，至秋時，始爲卵生。惟胎生之蟲，概爲雌蟲。卵生則有雌雄兩性之蟲。雄蟲成長，左右伸出一對弱翅，於是交尾，而産卵於樹幹。其卵産生早者，年内仍能孵化。遲者則越冬而發生。



預防驅除法：

一、此蟲概生空氣不通之處，故欲免其弊，仕立時宜疏植。

二、濕地此蟲最易繁生，故桑田低窪，宜行排水法，以乾燥之。

三、以胡桃實之外皮煎汁，或石鹼水，和硫黄華，或和鯨魚油，以注射之。

四、以路傍之石蒜曬乾研末，溶解水中，另以石鹼水、煙草水等量和之，稍温，俟冷以注射之。

五、如瓢蟲之幼蟲，及馬尾蜂者，有驅除此蟲之性，宜保護此蟲，以剋制之。

六、以熟水二升二合，納石鹼四兩、六兩溶解，俟其冷後，更和石炭油四升四合，以毛刷浸此液，而拭其被害之處，即可免之，但在高刈之桑，僅塗以石炭油亦可，惟行此法，宜於落葉之後。

角癭綿蚜*Baizongia* sp.

清道光二一年《遵義府志・物産・貨類》 五倍子。《蜀語》：文蛤即五倍子，生於拂煙樹，中有小細蟲。飛而齧人，甚痒，名蟆子。又黄連樹葉上，似五倍小，而花亦有此蟲。

紅倍花蚜*Nurudea rosea*

清・李元《蠕范》卷四《物居第八》 文蛤，五倍子也。小蟲似蟻，春生膚木葉背上，食其汁，葉卷如窠，老則遺種，結小毬於葉間。殼堅脆而中空，久則竅穴出，化爲蟆子。

清・周學濬纂（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輿地略・物産下》 五倍子，按：一名文蛤，生鹽膚木上，結小球。入藥品，亦以染皁。

倍花蚜*Nurudea shirakii*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五倍子。《開寶》。**【釋名】** 文蛤、《開寶》。百蟲倉。《拾遺》。法釀過名百藥煎。時珍曰：五倍當作五棓，見《山海經》。其形似海中文蛤，故亦同名。百蟲倉會意也，百藥煎隱名也。

【集解】 志曰：五倍子在處有之。其子色青，大者如拳，而内多蟲。頌曰：以蜀中者爲勝，生於膚木葉上。七月結實，無花。其木青黄色。其實青，至熟而黄。九月采子，曝乾，染家用之。時珍曰：五倍子，宋《開寶本草》收入草部，《嘉祐本草》移入木部。雖知生於膚木之上，而不知其乃蟲所造也。膚木，即鹽膚子木也，詳見果部鹽麩子下。此木生叢林處者，五六月有小蟲如蟻，食其汁，老則遺種，結小毬於葉間，正如蛤蜊之作雀蜃，蠟虫之作蠟子也。初起甚小，漸漸長堅，其大如拳，或小如菱，形狀圓長不等。初時青緑，久則細黄，綴於枝葉，宛若結成。其殼堅脆，其中空虚，有細虫如蟻蠓。山人霜降前采取，蒸殺貨之。否則蟲必穿壞，而殼薄且腐矣。皮工造爲百藥煎，以染皂色，大爲時用。他樹亦有此蟲毬，不入藥用，木性殊也。

【氣味】 酸，平，無毒。

【主治】 齒宣疳蟲，肺臟風毒流溢，皮膚作風濕，癬疥癢膿水，五痔下血不

止，小兒面鼻疳瘡。《開寶》。腸虛泄痢，爲末，熟湯服之。藏器。生津液，消酒毒，治中蠱毒、毒藥。日華。口瘡，摻之便可飲食。宗奭。斂肺降火，化痰飲，止欬嗽，消渴，盜汗，嘔吐，失血，久痢，黃病，心腹痛，小兒夜啼，烏鬚髮，治眼赤濕爛，消腫毒，喉痺，斂潰瘡，金瘡，收脱肛，子腸墜下。時珍

【發明】震亨曰：五倍子屬金，與水噙之，善收頑痰，解熟毒，佐他藥尤良。黃昏欬嗽，乃火氣浮入肺中，不宜用涼藥，宜五倍五味斂而降之。時珍曰：鹽麩子及木葉，皆酸鹹寒涼，能除痰飲、咳嗽，生津止渴，解熱毒、酒毒，治喉痺、下血、血痢諸病。五倍子乃蟲食其津液結成者，故所主治與之同功。其味酸鹹，能斂肺、止血、化痰、止渴、收汗；其氣寒，能散熱毒瘡腫；其性收，能除泄痢濕爛。

圓角倍蚜 *Nurudea sinica*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四七九《昆蟲七・舍毒》 峽江至蜀有蟆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視其生處，即麩鹽樹葉背上。春間生之，葉卷成窠，大如桃李，名爲五倍子。治一切瘡毒。收者曬而殺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竅穴而出飛，爲蟆子矣。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蟆子一名烏蚊，形圓黑色，大如菜子。元稹《長慶集》云『蚋之小而黑者名蟆子』，即此。《録異記》以爲即五倍子所化也。

臣等謹按，《録異記》云：峽江至蜀有蟆子，視其生處，即麩鹽樹葉背上。春間生之。葉卷成窠，大如桃李，名爲五倍子。收者曬而乾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竅穴而出飛，爲蟆子矣。據此則五倍子亦係蟲類，鄭志編入木類誤，今附訂正。

角倍蚜 *Schlechtendalia chinensis*

清・吴儀洛《本草從新・蟲魚鱗介部・卵生類・五倍子》 五倍子，酸澀能斂肺，鹹寒能降火，生津化痰，止嗽止血，斂汗。鄭贊寰曰：焙研極細，以自己漱口水調敷臍上，治盜汗如神。解酒。療消渴泄痢，瘡癬五痔，下血脱肛，膿水濕爛，子腸墜下。散熱毒。消目腫，煎水洗之。斂瘡口。熱散，瘡口自斂。其色黑，能染鬚。丹溪曰：倍子屬金與水，噙之善收頑痰，解熱毒。黃昏咳嗽，乃火浮入肺，不宜用涼藥，宜五味、五倍斂而降之。《醫學綱目》云：王元珪虛而滑精，屢與加味四物湯，吞河間祕真丸及真珠粉丸不止，後用五倍子一兩、茯苓二兩，丸服遂愈。此則倍子斂濇之功，敏于龍骨、蛤粉也。訴菴曰：凡用祕濇藥，能通而後能祕。此方用茯苓倍于五倍，一瀉一收，是以能盡其妙也。嗽由外感，瀉非虛脱者禁用。生鹽膚木上，乃小蟲食汁，遺種結毬于葉間，故主治之證與鹽膚子葉同功。殼輕脆而中虛，可以染皂，或生或炒搗末用。糞後下血，五倍子末，艾湯調服一錢。婦人陰血，因交接傷動者，以末摻之。百藥煎，功與五倍子不異。但經造釀，其體輕虛，其性浮收，且味帶餘甘。治上焦心肺，咳嗽，痰飲，熱渴諸病，含噙尤爲相宜。用五倍子爲粗末，每一斤以真茶一兩，煎濃汁，入酵糟四兩，搗爛拌和，器盛置糠缸中罨之，待發起如發麵，狀即成矣。捏作餅丸，晒乾。風熱牙痛，百藥煎泡湯含漱。


五倍子

倍蛋蚜 *Schlechtendalia paitan*

清・道光二一年《遵義府志・物産・貨類》 五倍子。《蜀語》：文蛤即五倍子，生於拂煙樹，中有小細蟲。飛而齧人，甚痒，名蟆子。**【略】**

凡采五倍子，宜六月末蟲未飛出時取蒸，蟲死方澀而可用。如遲，蟲已出，無味，不中用矣。《田居蠶室録》：其樹土人名夫煙樹，葉大似牡丹者爲泡夫煙，細似椿葉而短者爲鐵夫煙。鐵夫煙葉大者爲雄，小者爲雌，雄者不結子。泡夫煙子結葉蒂上，鐵夫煙子結葉背，結蒂者形似佛手柑，結葉者似桃，色間紫緑。三月發葉，子即生。六月摘取，用沸水微煮，其中蟲盡死，以供染用。其未摘盡者，明年自破，蟲飛出，一蟲一子一枚，蓋數百蟲也。種蟲者摘其最老之子懸風處，俟葉發時挂之，樹一株歲可多得至二斤。其蟲不生他樹。此樹雖高二三尺，歲亦必結數子。樹開白花，成簇結穗如蜀黍，皮及葉亦可染黑。

蚜科Aphididae 分部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蚜，俗字，舊注音鰕。汎云蟲也，泥。

清・吳馨、江家嵋修《上海縣續志》卷八《物産・蟲之屬》 伏蟲，動物學名蚜蟲。夏秋時羣生草木嫩葉上，吸其液。成蟲生翅而飛。

桔蚜*Toxoptera citricidus*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卷上《燈檠去蟲》 桃樹生小蟲滿枝，黑如蟻，俗名矸蟲。雖用桐油洒之，亦不盡去。其法乃用多年竹燈檠掛壁間者，掛之樹間，則紛紛然墜下。此物理有不可曉者，戴祖禹得之老圃云。

綿蚧科Margarodidae 分部

桑蝨*Drosicha contrahens*

臘蟲

清・沈秉成《蠶桑輯要・蠶桑雜記》 桑蝨初生如白屑，漸成細粒，如半蘿蔔子狀，吸引皮漿，皮漸枯薾生苔，自此葉少而枯。所以用刮桑鈀刮之，不若有白點時，用巴豆研細和豆油，用檾帚蘸油掃之，白蝨自盡。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六章《綿蟲臘蟲及介殼蟲・臘蟲》 一、卵生。二、胎生。此亦一種之介殼蟲，寄生桑樹枝幹，形甚小而色赤，外有介殼蔽之。七八月間匐行葉面，其蝕害也，以喙刺入樹幹，吸取幹中液汁。樹受其害，遂爲枯死。其蟲初時背上能分泌蠟質，至二次脱皮，遂將脱皮膠着而作介殼，於是居身其中，漸次成長。迨成長至介殼難容，則以蠟質塗抹介殼四周而使之大。其蟲雌者産卵殼内，雄者體小，僅一次脱皮，即化爲蛹。蛹化青蟲，匐出介殼，脚長，併有二弱翅。

介殼



驅除法：

一、桑樹見有此蟲介殼，可將枝幹剪去，速行燒殺，怠則不免蔓延。

二、以沸湯二升半，加濃厚灰汁一百二十兩，沸至華氏一百二三十度，注射被害枝幹，或洗滌之。

三、以濃厚食鹽水七升半，和灰汁百二十兩，注射之亦可。

紫膠蟲科Lacciferidae 分部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紫鉚



紫膠蟲*Laccifer lacca*

紫鉚、赤膠、紫梗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八《廣動植之三・木篇》 紫緋樹出真臘國，真臘國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沾濡其樹枝條，即出紫緋。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説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施沙尼拔陁言：蟻運土於樹端作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緋。崑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

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卷一二上《西南遊日記二十一 雲南》 東一里，有一樹立岡頭，大合抱，其木挺直，其枝盤繞。有膠淋灘於木上，是爲紫梗樹，其膠即紫梗也。初出小孔中，亦桃膠之類，而蟲蟻附集於外，故多穢雜。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紫鉚。音鑌。《唐本草》。

【釋名】 赤膠、蘇恭。紫梗。時珍曰：鉚與礦同，此物色紫，狀如礦石，破開乃紅，故名。今南番連枝折取，謂之紫梗，是矣。

【集解】 恭曰：紫鉚，紫色如膠。作赤廩皮及寶鈿，用爲假色，亦以膠寶物。云蟻於海畔樹藤皮中爲之。紫鉚樹名渴凜，騏驎竭樹名渴留，正如蜂造蜜也。研取用之。《吴録》所謂赤膠是也。珣曰：《廣州記》云：紫鉚生南海山谷。其樹紫赤色，是木中津液結成，可作胡臙脂，餘滓則玉作家用之。騏驎竭乃紫鉚樹之脂也。志曰：按别本注言：紫鉚、騏驎竭二物同條，功效全别。紫鉚色赤而黑，其葉大如盤，鉚從葉上出。騏驎竭色黄而赤，從木中出，如松脂也。頌曰：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紫鉚樹出真蠟國，彼人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木高丈許，枝葉鬱茂，葉似橘柚，經冬不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有霧露及雨沾濡其枝條，即出紫鉚。波斯使者所説如此。而真臘使者言。是蟻運土上於樹端作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鉚。崑崙出者善，波斯次之。又《交州地志》亦云：本州歲貢紫鉚，出於蟻壤。乃知與血竭俱出於木，而非一物，明矣。今醫家亦罕用，惟染家須之。宗奭曰：紫鉚狀如糖霜，結於細枝上，纍纍然，紫黑色，研破則紅。今人用造綿胭脂，遞來亦難得。時珍曰：紫鉚出南番，乃細蟲如蟻虱緣樹枝造成，正如今之冬青樹上小虫造白臘一般，故人多插枝造之。今吴人用造胭脂。按，張勃《吴録》云：九真移風縣有土，赤色如膠，人視土知其有蟻，因墾發。以木枝插其上，則蟻緣而上，生漆凝結，如螳螂螵蛸子之狀。人折漆以染絮物，其色正赤，謂之蟻漆赤絮。此即紫鉚也。血竭乃其樹之脂膏，别見木部。

【氣味】 甘、鹹，平，有小毒。大明曰：無毒。

【主治】 五臟邪氣，金瘡帶下，破積血，生肌止痛，與騏驎竭大同小異。蘇恭。濕痒瘡疥，宜入膏用。李珣。益陽精，去陰滯氣。太清伏鍊法。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紫鉚蟲鉚音礦細如蟻，出南海。張勃《吴録》云：九真移風縣有土，赤色如膠，人視土知其有蟻，因墾發。以木枝插其上，則蟻緣而上，生漆。人折漆以染絮物，其色正赤，謂之蟻漆赤絮。蟻漆，即今紫鉚也。又名赤膠，又名紫梗。紫鉚樹名渴凜。

清・李元《蠕範》卷四《物居第八》 紫鉚，赤膠也，蟻漆也。蟲似蟻蝨，緣枯木而生，運土木端作窠，得雨露凝結而成。

透體蚧科Asterolecaniidae 分部

竹蝨、天厥子、竹佛子

竹透體蚧*Asterolecanium bambusae*

宋・蘇軾《仇池筆記》卷上《戒殺》 竹蝨，初如塗粉竹葉上，久乃能動。百千爲曹，無非佛子。梁武水陸畫像，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魚等形，罔罔然於空中，乃是佛子流浪陋劣之極。至於濕生如竹蝨者，猶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間耳。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竹蝨。《綱目》。**【釋名】** 竹佛子、《綱目》。天厥子。

【集解】 時珍曰：竹蝨生諸竹，及草木上皆有之。初生如粉點，久便能動，百十成簇。形大如蝨，蒼灰色。或云濕熱氣化，或云蟲卵所化。古方未有用者，

惟南宫從《岣嶁神書》云：江南巴邛、吴越、荆楚之間，春秋竹内有蟲似蝨而蒼，取之陰乾，可治中風。即此也。

【氣味】有毒。

【主治】中風、半身不遂，能透經絡，追涎。時珍。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竹蝨，一名竹佛子，一名天厭子。生諸竹及草木上，初如粉點，久便能動，百十成簇。形大如蝨，蒼灰色。《蟫史》云：其矢成團，如粟飯懸竹籬間，人取而洗烹食之，甚益人。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 桃絲竹蝨。此桃絲竹上所生竹蝨。《李氏草秘》云：罨疔瘡痘疔最妙。

蠟蟲科Coccidae分部

蟲白蠟、白蠟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蟲白蠟

白蠟蟲*Ericerus pe-la*

題解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蠟：【略】《本草》：蟲白蠟。李時珍曰：蠟樹，四時不凋，五月開白花，成叢結實。其蟲大如蟻蝨，延緣樹枝，食汁吐涎，剥取其渣，煉化成蠟。又蜜蠟，生於蜜中。又水蠟樹，葉微似榆及甜櫧樹，皆可放蟲産蠟。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白蠟蟲大如蟻虱，芒種後緣樹枝食汁，吐涎粘於嫩莖，化爲白脂，乃結成蠟。處暑後剥取，以和油澆燭，大勝蜜蠟也。蟲始白色，老則赤黑色，乃結苞於樹枝，俗呼蠟種，亦曰蠟子。

臣等謹案：蠟樹大似冬青，但蠟樹子生青熟紫，冬青樹子則紅色爲異耳。汪機《本草彙編》以爲蟲所食者即冬青樹，殊非，今正之。

清・阿桂、劉謹之等《盛京通志》卷一〇七《蟲豸類》 蠟蟲大如蟻，飛食花曲柳木，涎著枝莖，收煉成白蠟，較川産者微黄。

清・魯曾煜等編纂《廣東通志》卷五二《物産志》 白蠟蟲生菁紬樹上，樹如冬青，蟲食樹汁，吐沫成白脂，鎔爲蠟。至秋結苞，如白卵，是爲蠟種。黄蠟成於蜜蜂，白蠟成於此蟲。瓊人多有養畜者，故白蠟出焉。同上。又按，《韶州志》云：冬青放蟲，收取白蠟。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物産二》 白蠟蟲：今人不知女貞，但呼爲蠟樹者。立夏前後取蠟蟲之種子，裹置枝上，半月其蟲化，延緣枝上，造成白蠟。《本草綱目》。白蠟蟲商州有之。《商州志》。

清・李元《蠕範》卷四《物居第八》 蠟，寄蟲也，如蟻白色，老則赤黑，結繭於枝上。初若黍米，春則漸長如卵，紫赤色，每包數百子。立夏前後取子，裹女貞枝上，半月化出。芒種後延緣樹上，食汁，吐涎粘嫩莖，化爲白脂，狀如凝霜。處暑後剥取煎之，勝蜂蠟。若過白露，則粘入樹裏，不可刮下矣。

清・吴儀洛《本草從新・蟲魚鱗介部・卵生類・白臘》 蟲白蠟：生温，生肌止血，定痛補虚，續筋接骨。丹溪曰：白蠟屬金，受收斂堅强之氣，爲外科要藥，與合歡皮同入長肌肉膏中，用之神效。蟲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爲白脂，黏敷

樹枝。至秋刮取，以水煮溶，濾置冷水中，則凝聚成塊。人以和油燒燭，大勝蜜蠟。唐宋以前，燒燭入藥所用白蠟皆蜜白蠟也，此蟲白蠟則自元以來人知之，今則爲日用物矣。頭上禿瘡，白蠟頻塗，勿令日晒，久則自然生髮。

白　蠟



綜　述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白蠟》　江浙之地，舊無白蠟。十餘年間，有道人自淮間帶白蠟蟲子來求售，狀如小芡實，價以升計。其法以盆栽樹，柽字未詳。樹葉類茱萸葉，生水傍，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樹。每以芒種前以黃草布作小囊貯蟲子十餘枚，遍挂之樹間。至五月，則每一子中出蟲數百，細若蟻蠓，遺白糞於枝梗間，此即白蠟，則不復見矣。至八月中，始剥而取之，用沸湯煎之，即成蠟矣。其法如煎黃蠟同。又遺子於樹枝間，初甚細，至來春則漸大，二三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聞細葉冬青樹亦可用。其利甚博，與育蠶之利相上下，白蠟之價比黃蠟常高數倍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蟲白蠟。《會編》。

【集解】機曰：蟲白蠟與蜜蠟之白者不同，乃小蟲所作也。其蟲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爲白脂，粘敷樹枝。人謂蟲屎著樹而然，非也。至秋刮取，以水煮溶，濾置冷水中，則凝聚成塊矣。碎之，文理如白石膏而瑩徹。人以和油澆燭，大勝蜜蠟也。時珍曰：唐宋以前，澆燭入藥所用白蠟皆蜜蠟也，此蟲白蠟則自元以來人始知之，今則爲日用物矣。四川、湖廣、滇南、閩嶺、吳越東南諸郡皆有之，以川、滇、衡、永産者爲勝。蠟樹枝葉狀類冬青，四時不凋，五月開白花成叢，結實纍纍，大如蔓荆子，生青熟紫，冬青樹子則紅色也。其蟲大如蟻虱，芒種後則延緣樹枝，食汁吐涎，粘於嫩莖，化爲白脂，乃結成蠟狀如凝霜。處暑後則剥取，謂之蠟渣。若過白露，即粘住難刮矣。其渣煉化濾淨，或甑中蒸化瀝下器中，待凝成塊，即爲蠟也。其蟲嫩時白色，作蠟及老，則赤黑色。乃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大，入春漸長，大如鷄頭子，紫赤色，纍纍抱枝，宛若樹之結實也。蓋蟲將遺卵作房，正如雀甕、蠮螉之類爾，俗呼爲蠟種，亦曰蠟子。子內皆白卵，如細蟻，一包數百。次年立夏日摘下，以箬葉包之，分繫各樹。芒種後苞拆，卵化蟲乃延出葉底，復上樹作蠟也。樹下要潔淨，防蟻食其蟲。又有水蠟樹，葉微似榆，亦可放蟲生蠟。甜櫧樹亦可産蠟。

【氣味】甘，温，無毒。

【主治】生肌、止血、定痛、補虚、續筋、接骨。震亨。入丸散服，殺瘵蟲。時珍。

【發明】震亨曰：白蠟屬金，稟受收斂堅强之氣，爲外科要藥，與合歡皮同入長肌肉膏中，用之神效，但未試其可服否也。時珍曰：蠟樹葉亦治瘡腫，故白蠟爲外科要藥，正如桑螵蛸與桑木之氣相通。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蠟：**【略】**又蟲白蠟。蠟樹枝葉類冬青，其蟲如蟻蝨。芒種後，延緣枝上，食汁吐涎，黏嫩莖，化爲白脂，狀如凝霜。處暑後剥取，謂之蠟渣。渣煉化濾淨，甑中烝化，瀝下器內成塊，即爲蠟。蟲將遺卵作房，俗呼蠟種，亦曰蠟子。子內皆白，卵如細蟻，一包數百。次年立夏日摘下，用箬葉裹之，分繫各樹。芒種後苞拆，卵化蟲出葉底，復上樹作蠟也。又有水蠟樹，葉微似榆，及甜櫧樹，皆可放蟲産蠟。人以和油澆燭，較勝桕油也。唐宋以前，澆燭入藥所用白蠟皆蜜蠟。用蟲白蠟，則自元以來人始知之。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諸蟲類・白蠟蟲》　《蟫史》云：白蠟虫，冬青樹及水橘樹皆可蓄之，衢寧紹皆有之。土人有取苞而賣者，謂之賣蠟。其脂實非其糞，乃氣蒸而然也，絶類竹蟲糞。此蓋稟收斂堅凝之氣，外科之要藥也。

清・李調元輯《南越筆記》卷一二《白蠟蟲》　粵人以蟲大如蟻虱者，虱種後置之菁紬樹上，樹狀類冬青。蟲食樹汁，吐沫，粘嫩莖上，化爲白脂。至秋取之，以水煮鎔，濾成蠟，文理瑩徹，若石膏然，以之澆燭入藥，甚適用。蟲嫩時白色，作蠟及老，則赤黑。其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入春漸長，如雞頭子大，色紫赤，纍纍抱枝，宛如樹之作實，是稱蠟種，亦白蠟子。子內有白卵，一苞數百。次年立夏，以箬葉包之，繫於樹上。芒種後苞拆，白卵化蟲，乃復上樹作蠟也。黃蠟成於蜜蜂，白蠟成於此蟲，各有其能。若此白蠟，瓊州最多，以之爲炬，大者可五六觔，每夜讌用至數百石，其價頗賤。諺曰：東家白蠟蟲，西家黃蠟蜂。養蜂得

蜜食，養蟲得燭紅。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五〇《蠟》　白蠟者，蟲蠟也。其蟲作蘭樹枝上，每繭藏蟲百數，細如絲髮，此爲種子。秋冬剪取而藏之，及春將種子縛置樹上，蟲出繭，食樹津液。因而放蠟漫注於枝柯，及成，剥取而烹煉之，其白如雪，故曰白蠟。其樹即今冬青樹也，樹嫩放蠟尤宜。《本草》謂黄蠟煉成白蠟，此蓋未之識也，抑豈醫家所用者或然歟！《羣芳譜》：女貞收蠟有二種，有自生者，有寄子者。自生者，初時不知蟲何來，忽遍樹生白花，取用煉蠟。明年復生蟲子，向後恒自傳生。若不曉，寄放樹枯，則已若解放者，傳寄無窮。寄子者，取他樹之子，寄此樹之上也。其法或連年或停年或就樹或伐條，若樹盛者，連年就樹寄之。俟有衰頓，即斟酌停年，以休其力，培壅滋茂，仍復寄放，即宋氏雜部所謂養一年停一年者也。凡採蠟樹上如凝霜謂之蠟花，須看花老嫩，太嫩不成蠟，太老不可剥。大約處暑後剥取，謂之蠟滓，剥時或就樹或剪枝，俱先灑水潤之，則易落。次取蠟花，投沸湯中融化，傾入細囊漉別鍋中，別鍋亦注沸湯。漉盡絞去滓，乘熱投入繩套子，則凝聚成塊。碎之，文理如石膏而瑩徹。或以粗布蒙甑口，置蠟布上，甑内安一器甑，下加火蒸化入器中，待成塊，取之。其滓盛以絹囊，投熱油中，則蠟盡，油可爲燭蠟花。取時不宜盡留，待明年又生子。過白露則蠟花粘住難剥。蟲白蠟純用作燭，勝他燭十倍。若以和他油，不過百分之一，其燭亦不淋，爲用頗廣，多植無害。唐宋以前，澆燭入藥所用白蠟皆蜜蠟。此蟲白蠟自元以來人始知之，今則爲日用物矣。四川、湖廣、滇南、閩嶺、吴越東南諸郡皆有之，以川、滇、衡、永産者爲勝。

又卷一〇〇　《本草會編》：蠟蟲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爲白脂粉，敷樹枝，人謂蟲屎著樹而然。至秋刮取，以水煮溶，濾置冷水，則凝結成塊，炙文理如石膏而瑩徹，可和油作燭。《羣芳譜》：蠟蟲微時白色，大如雞虱，作蠟及老，則赤黑色。乃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大，入春漸長，大如雞頭子，紫赤色，纍纍抱枝，宛若樹之結實。蓋蟲將遺卵作房，正如雀甕、螵蛸之類，俗呼爲蠟種，亦曰蠟子。子内皆白卵，如細蟻，一包數百。凡寄子皆於夏前三日内，從樹上連枝剪下，去餘枝，獨留寸許，令抱木，或三四顆乃至十餘顆作一簇，或單顆亦連枝剪之，剪訖用稻穀浸水半日許，漉取水，剥下蟲顆，浸水中一刻許，取起，用竹箬虚包之。大者三四顆，小者六七顆，作一包，紉草束之，置潔淨甕中。若陰雨，頓甕中可數日。天熱，其子多併出，宜速寄之。寄法：取箬包剪去角，作孔如小豆大，仍用草繫之樹枝間。其子多少視枝小大斟酌之。枝大如指者，可寄；枝太細、幹太粗者，勿寄。寄後數日間，鳥來啄箬包攫取子，勤驅之。天漸暖，蟲漸出包，先緣樹上下行，若樹根有草，即附草不復上。又防蟻食蟲，故樹下須芟刈極淨。次行至葉底棲止，更數日，復下至枝條，齧皮入咂，食其脂液，因作花狀如凝霜。

清・鄭珍、莫友芝纂（道光）《遵義府志・物産・貨類》　白蠟。《元和郡縣志》：播州元和貢蠟二十斤，溱州元和貢蠟四十斤，珍州開元貢蠟。《蜀語》白蠟蟲生冬青樹枝上，殼大如圓眼半核。穀雨節摘下，殼内細蟲如蟻，至立夏節生足能行。用桐葉包，繫冬青樹枝上，其殼底蟲能作白蠟。走向葉背上，住其殼口，蟲仍爲蟲種。走向葉面上，住如入定狀。七月後，葉背上者脱皮，走聚住枝上，身生白衣，漸厚，即白蠟也。至處暑節採下，煎爲蠟。葉面上者蜕皮走散住枝上，漸漸長大，初如蟻如蝨，漸如粟如米，至冬如豌豆如大豆，至明年穀雨，所謂大如圓眼半核者。殼上有蜜一點，至穀雨蜜乾可摘，此即蟲種也。

清・王文韻修（光緒）《續雲南通志》卷五八《食貨志・土宜》　蠟。《本草綱目》：唐宋以前，所用白蠟皆蜜蠟也，此蟲白蠟則自元以來人始知之，今則爲日用物矣。四川、湖廣、滇南、閩嶺、吴越東南諸郡皆有之，以川、滇、衡、永産者爲勝。蠟樹枝葉狀類冬青，四時不凋，五月開白花成叢，結實纍纍，大如蔓荆子，生青熟紫，冬青樹子則紅色也。其蟲大如蟻蝨，芒種後則延緣樹枝，食汁吐涎，黏於嫩莖，化爲白脂，乃結成蠟狀如凝霜。處暑後則剥取，謂之蠟渣，若過白露即黏住難刮矣。其渣鍊化濾淨，或甑中蒸化瀝下器中，待凝成塊，即爲蠟也。其虫嫩時白色，作蠟及老，則赤黑色。乃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大，入春漸長，大如雞頭子，紫赤色，纍纍抱枝，宛如樹之結實也。蓋蟲將遺卵作房，正如雀甕、螵蛸之類，今俗呼爲蠟種，亦曰蠟子。子内皆白卵，如細蟻，一苞數百。次年立夏日摘下，以箬葉包之，分繫諸樹，芒種後苞拆，卵化蟲，乃延出葉底，復上樹作蠟也。樹下要潔淨，防蟻食其蟲。又有水蠟樹，葉微似榆，亦可放蟲生蠟。甜櫧樹亦可産蠟。《滇海虞衡志》：白蠟，川滇之重貨也，本出於越嶲，夷人傳此法，其後川滇及東南諸郡俱種之。白蠟徧行天下，而黄蠟之用遂微。其樹，汪機以爲即冬青樹，李時珍以爲樹似冬青，今江鄉謂之山蠟樹，以别於水蠟樹。水蠟樹批枝插之無不活，幾如插柳，繞池塘陂堰盡插之，總呼蠟樹。往行黔中山坳間，皆水蠟，以其旺故也。水蠟成拱，從七八尺上，斫其木柈生，競挺脩枝長條，皆蠟生之地也。生而刮之，而樹益茂，不似漆割易枯也。或曰櫧樹亦可放蠟。《廣西府志》：産本府邨北尤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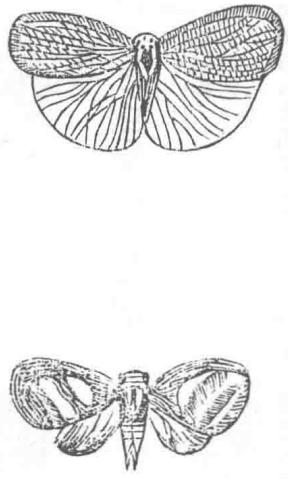
清・長順修（光緒）《吉林通志》卷三四《食貨志七・物産下・蟲屬》　白蠟蟲。唐宋以前，澆燭入藥所有白蠟即蜜蠟也，其蟲白蠟則自元以來人始知之。

其蟲大如蝨，芒種後則延緣樹枝，食汁吐涎，黏於嫩莖，化爲白脂，乃結成蠟，狀如凝霜。處暑後則剥取，謂之蠟渣。若過白露，即黏住難刮。其渣煉化濾淨，凝成塊，即爲蠟。其蟲嫩時白色，作蠟及老，則赤黑色。乃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大，入春漸長，大如鷄頭子，紫赤色，纍纍抱枝，宛若樹之結實。蟲遺卵則作房，俗呼爲蠟種，亦曰蠟子。子内皆白卵，如細蝨，一包數百。次年立夏日摘下，以箬葉包之，分繫各樹。芒種後苞拆，卵化蟲，乃延出葉底，復上樹作蠟。《本草綱目》三十九。熟女真土産黄蠟。《契丹志》二十二。甯古塔亦有蠟，遇喜慶事，漢人自爲蠟燭，滿洲人亦效之，然無賣者。《甯古塔紀略》。

龜臘蚧 *Ceroplastes floridensis*

褐色白蠟蟲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七章《桑之葉蟲・褐色白蠟蟲》



【成蟲】［乙］體長二分七八釐，初質暗褐色，翅如鼈甲色。前翅生二個白色之斜條，分表面爲三。前緣廣，併列多數之横脉。近外緣部有一個淡色之細横綫。後翅小，透明而少帶暗灰色。外緣色暗，頭甚短。額廣而爲腎臟形，口吻長，達後肢之基部。觸角短，前胸背有三個之縱隆起。腹短，而腹背隆起。産卵管頗大。體下部及脚爲黄色。後肢之脛節，亦有兩個之小刺。【略】

【被害情形】不論成蟲幼蟲，皆能吸收桑樹、茶樹及種種植物之葉液，然於害桑則比前種爲甚。

褐軟蚧 *Lecanium hesperidum*

黄色白蠟蟲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七章《桑之葉蟲・黄色白蠟蟲》 **【成蟲】**［甲］體長二分七釐。初質黄緑，腹部帶多少黄色。顔廣，有三條之縱隆起。口吻長，頭頂短，複眼灰色而少帶赤光。其後下部接灰白色之單眼，觸角色黄而甚短，第三節呈甚少之黑褐色，上生針狀毛，前胸背小，延長前方而掩蓋頭頂。中胸背色緑，而有三個之縱横綫，前翅淡緑稍帶長方形，外緣及後緣呈赤色，内緣角有顆粒狀之小突起。後翅色乳白而帶青光，腹部黄色，而有白蠟質物分泌，故名曰白蠟蟲。幼蟲性甚跳躍，體面有白色綿狀物分泌以蔽其體，故尚未詳考其形。

【經過習性】未詳。此蟲兼害梨、枳、茶、柿、栗、梅等。

【驅除法】同於浮塵子。

桑綿紐蠟蟲 *Takahashia japonica*

龜殼蟲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六章《棉蟲蠟蟲及介殼蟲・龜殼蟲》 亦爲介殼蟲之一種，寄生桑樹及他二三種之植物，形狀較前爲大，長二分五六釐，巾一分七八釐。雌蟲常棲於樹稍或葉上，甲殼有類於龜板，故有龜殼蟲之名。至其發生，每年祇有一回。産卵之期約五月中旬。産生之法，雌蟲腹面生有白色之綿狀物，此綿狀物即爲該蟲之卵袋，卵袋内包有多數橙黄色之子。卵袋之長二寸左右，由此端而環於彼端，故一見之猶如環狀。六月下旬，幼蟲孵化，破其卵袋而蟲出。幼蟲出後，母蟲即爲斃死，於是幼蟲蝕害桑樹，棲息樹梢，以越其冬。



驅除法：六月中見有白色卵袋附着樹枝，可連枝剪去，以燒殺之。餘如前法。

盾蚧科Diaspididae 分部

蚧殼蟲

清・吳馨、江家嵋修《上海縣續志》卷八《物産・蟲之屬》 介殼蟲羣集樹梗，足短，體外有介殼，以口吸收樹液，驟觀之疑爲貝類，梔子花枝上特多。

桑蚧*Pseudanlacaspis pentagona*

介殼蟲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六章《綿蟲臘蟲及介殼蟲・介殼蟲》 此亦有吻目介殼蟲，寄生桑樹外皮，背部有橢圓或圓形之介殼。此介殼係由其分泌物所成。其蟲甚小，大不過半分，形狀扁平。生有如絲狀之口吻。蝕害桑樹，即以其吻插入樹幹，以吸取之。凡桑樹被此等蟲寄生者，枝幹外面遂起凹凸之狀，樹勢亦漸次衰弱。該蟲雌雄形態大異，其營生殖也，每年分六月八月兩期。生殖之法，雌蟲腹面有一産卵門，由此産生多數淡黃色之子。此子數日即爲孵化。孵化後，幼蟲即離母所，母蟲不久斃死。幼蟲經脱皮一次，口器遂能插入樹幹，以吸液汁。稍長更經一次脱皮，雌蟲背面遂分泌一種介殼。雄蟲則作

白色小繭，蟄居於內，而化爲蛹。七月上旬，其蛹羽化，則變成橙黃色，左右出一對弱翅，尾端生有硬毛之成蟲。此成蟲之尾端插入雌蟲介殼之中而交尾。交尾後，雄蟲遂死。雌蟲至八月而産卵，其卵孵化，發生如前。至交尾後，雄即斃死，雌者越年。翌年六月，又再産卵而發生也。



【被害情形】 此蟲於空氣不通或陰濕之地，發生爲多。其發生也，先由根際，漸達樹梢，如不除滅，蔓延全枝，遂難收拾。

預防驅除法：

一、六月八月之頃，見有産生之卵，可用松脂合劑，或魚油乳液以塗抹之。其効立奏。

二、於桑苗購入之時，宜留心該蟲寄生，否則栽後恐受其害。

三、赤色蜘蛛爲此蟲之大敵，如有宜善護之。

【松脂合劑】 以松脂一百二十兩，苛性達曹九十兩，加水二合五勺煎之。待其溶解，更加入二升七合之熱湯，但用時又須另加四倍之水和之。

【魚油乳液】 以魚油七兩，曹達七兩，水五合調和之。

半翅目Hemiptera 部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有吻

類》 是類所屬，**【略】**有紅娘華、水黽、椿象等。口部緊束爲吻狀，內藏大腮小腮，而常位於胸下，常吸收糜液，以插草木之軟部，或螫刺肉體。觸角有針狀、連鎖狀、鞭狀、棍棒狀。特如松藻蟲隱頭部，幾不見眼，兼於複眼間具單眼。翅之大例，四翅常完備，不然則全缺。其完備者皆膜質，或其前翅之前截特較厚，爲角質狀。而前翅又往往起鱗毛。靜止時，闔翅略水平，亦有作屋斜者。肢能疾走，巧游泳，或其前者變捕獲肢，捕小魚及微類而食之。有三以及二之跗節。此屬有益蟲，有害蟲。有不完全變態，有不變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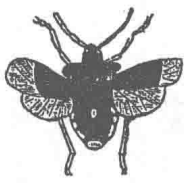
雌雄之識別，默注意，窺其狀態而察之。**【略】**

製作法：投毒壺，如椿象於器中積臭惡，故徑放氣門塗徧蘇里而殺之。水棲之昆蟲，如田鼈、紅娘華，欲得佳製，則殺以湯及酒精。針之法，其有菱狀部者，針貫於其部，不然，則度背之中處而貫之。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半翅類》 是類口部凸起成喙狀，能吮汁液。其前翅半成於革質，半成於膜質。是類變態不完全，而皆爲害蟲。**【注】**草蜢前肢之硬略似甲蟲，然檢其口部，即知爲半翅類。水蟲則棲水中。



第五十九圖　草蜢



第六十九圖　椿象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 六十九圖。椿象草龜。**【略】**前翅近基部處則半角質，口器諸部延長，適穿植物。下唇成管爲鞘，故適於吸。變態不完全。此中害蟲最多。

臭蟲科 Cimicidae 分部

臭蟲 *Cimex lectularius*

壁蟲

題解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附録】壁蟲，時珍曰：即臭蟲也。狀如酸棗仁，咂人血食，與蚤皆爲床榻之害。古人多于蓆下置麝香、雄黃，或菖蒲末，或蒴藿末，或楝花末，或蓼末，或燒木瓜烟、黃蘗烟、牛角烟、馬蹄烟以辟之也。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五 壁虱者，土蟲之類，化生壁間。暑月囓人，其瘡雖愈，每年及期必發，數年之後其毒方盡。其狀與牛虱無異。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壁蟲身扁而臭，狀如藥中酸棗仁，咂人甚於蚤蟲。一名木蟲，一名扁蟲，一名茭蟲，一名交蚤，一名薦蟲，一名壁駝，今謂之臭蟲，語稱寒叮木、夏叮肉，元楊維楨有《罵蟲賦》即指此。

清・周學濬纂（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輿地略・物産下》 壁蟲，按：俗名臭蟲，以新油紙及木瓜、黃檗燒煙熏之。或謂即蜚蟲，非也。

綜述

明・楊維禎《麗則遺音》卷四《罵蟲》 楊子自鐵崖山中客錢塘，初宿市舍，脅未暖席，有物嗪身若芒刺然。已而嗪，肉皆起癮瘕，十指爬搔不得停，搔訖即成瘡痏。亟命童秉燭，枕褥間了無一物，復睡則嗪如故。遂挈胡牀，露坐待旦，明日問舍長。舍長曰：此壁蟲也。當茲早氣熇然，城中舍皆是物。問何狀，命

童剔牀笫空出之，蝨非蝨，蚤非蚤。以爪掐之，其臭令人嘔惡。楊子歎曰：異哉，有是物也！昔玉溪生荆舒老人，先後爲嫉蝨之作，而未有指斥是物者，豈其潛於昔，而出於今！抑其幸見，漏於指斥也。余既楚其毒，迺作文罵之曰：維爾蝨之種類不一也：在狗類蠅，在牛豕類蟦。在人處緇而白，處白而緇者，其么若蟻，不知又有爾類！皤腹而輕身，纖足而勁觜；或青或紺，或黄或紫；白晝潛藏，昏黑坌起；脱走如珠，狙刺如矢。使人脅不得以貼席，肱不得以曲几。追蹤捕痕，若亡若存。遁景杇空，滅跡密紋。湯沐所不能攻，掌指所不得捫。但見肉斑燐其成瘭，膚窒栗其生龜音親。怒牀几而欲剖，避衾褥而欲焚。嗚呼爾蝨兮！蜂則有螫兮蜂可祛，蝎則有螫兮蝎可誅，嗟爾么類孰能屠！騰蛇神兮殆即且，即且狡兮制蟊蛛，嗟爾么類又誰呿！咨大化之好生，恐一物之弗紓；胡爾惡之兼毓，爲吾人之毒荼！飽膏血之毒觜，資肥腯之臭軀。吾將上告司造，殄爾類，非無辜也！辭畢，是夜夢有被玄衮裹絳幅而至者，若有辭曰：吾即見罵爾文者！辭義既嚴，敢不退避。然吾小毒小臭，爾亦知世有大毒大臭者乎？奸法竊防，妨化圮政，剥人及膚，殘人至命；闚若豺虎，鑒甚梟獍，此非大毒大臭者乎？爲國之病，而司臬不屏。其或分民曲直，任國是非，義無避位，仁不讓師，則丹書是絓，皂櫝見遺。彼大毒臭又何憚不爲乎？且吾起伏適節，消息乘機，白露洒空，勁風吹衣，蟬脱而退，莫知予之所歸。子試絜夫大毒者毒無已時，大臭者臭無窮期，孰爲可詈不詈乎？子不窮南山之竹以爲辭，而詈予瑣瑣不已，戲乎！於是楊子增憤加怖，涕泗不支。霍然而覺，不知蝨之所之。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之九《物部一》 壁虱有越街而齧人者，《夷堅志》載之詳矣。閩中有一獄中，壁虱最多，諸囚苦之，每晴明搜求，了不可得。一獄卒以昧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線，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壚下匿焉，餅家久且致富。卒乃白官，發壚得數斗，燔殺之，臭聞十數里。自此獄中得甦，而賣餅家遂敗落矣。壁虱，閩中謂之木虱，多杉木中所生，治者以麥藁燒灰水淋之。

江南壁虱多生木中，惟延綏生土中，遍地皆是也。入夜則緣床入幕，嚙人遍體成瘡。雖徙至廣庭，懸床空中，亦自空飛至。南人至其地，輒宛轉叫號不可耐，無計以除之也。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 壁蝨，俗呼臭蟲，以其氣腥穢觸鼻，故名。行必南向，爲南方穢濕所産。今江南北人家多有之，稍不潔即生此物。亦有遠行於旅店驛舍中帶入衣被，歸家即生。極易蕃育，一日夜生九十九子，與蠭斯同。其形儼如半粒豌豆，老則黑，次則棗皮紅，初生者色黄而細小。其子如蟻子，白色，卵生與蝨同。初生便嚙人，生一二日即能褪殼，愈褪愈大，漸漸而老，色轉紅而黑，老者嚙人愈毒。多藏藁薦中及壁内，或桌櫈牀縫間，其身扁而易入。至冬則入蟄，多藏泥沙山穴中，及古樹根下。交春皆啓蟄，而出入人家壁木内藏。性畏蟻，山中有一種紅蟻喜食之，故近山及山寺僧舍此物甚少；有帶入者，輒爲山蟻銜去。其嚙人尤狡黠，不與蚤、蝨同。昔人謂暑時有五大害，乃蠅、蚊、蝨、蚤、臭蟲也。然蠅、蚊迭爲晝夜，蠅可揮拂，蚊可設帳，蝨則暑時裸浴，生者絶少，蚤則因土濕而生，夏時土乾，亦不甚患。惟此最可憎，無分晝夜，潛身牀蓆及几闥間，善識人氣，伺人一徙倚，即嚙其膏血，腫塊纍纍，如貫珠然，愈爬搔則愈大，痛癢難禁。小兒肉嫩，尤遭其苦，輒虮虱號不已。或云：其物口有白氣一二寸，嚙人能隔蓆穿膚吮血，索之不可得；在牀褥輒夜聚曉散，率其醜類，待人倦睡而恣啜焉。古方辟除之法甚多，無一驗者，惟蓆下鋪零陵香草及樟腦，可稍殺其勢，然隔一二日，藥氣減則横虐愈甚。惟用真揚州安息香，塗上好銀硃爲衣，燃牀下，周圍以蓆護，令烟薰透，則壁蝨盡死，子亦不能復生。第香氣惡烈，觸鼻令頭痛，須熏後停一二日方可卧宿。貧家何能辦理？古云：南方淫氣生短狐，此亦淫濕腥穢之氣所感而生，凡勤潔之家鮮有之。閩人云：此蟲滾水泡死者能復生，惟以冷水浸死不能復生。《山堂肆考》：壁蝨身扁而臭，不能跳，善齧人，名曰茭蚤，又名扁蝨。《五雜俎》：壁蝨閩人謂之木蝨，多杉木所生。治者以蕎麥藁燒灰水淋之。江南壁蝨多生水中，惟延綏生土中，遍地皆是，入夜則緣牀入幕，嚙人遍體成瘡，雖徙至廣厦，懸牀空中，亦自空飛至。《事物紺珠》：壁蝨一名壁駝，扁小褐色，殗而嚙人。《六書故》：扁蝨着牛馬食其血，産薦蓐間差小，嚙人膚，俗謂薦蝨，又名茭蝨，今人訛爲壁矣。是古人雖有其名，從無入藥者，《綱目》并不列其品。近來治療有用此者，故録之，見天下無棄物也。

氣腥，味微鹹，性平，在土者有毒。凡用壁蝨，須置温水中令其臭氣洩盡入藥。

治咽腸，《集聽方》：用壁蝨十枚，滴花，燒酒浸服。

飯饐，《百草鏡》云：用臭蟲研塗。

臁瘡臭爛，《西亭藥鏡》：用臭蟲同水龍骨搗和，麻油調敷，出盡黄水立愈。

眼生偷鍼，臭蟲血點之，即散。

《海上方》：有用壁蝨治小兒驚風，用壁蝨於浄水中漂去臭氣，焙乾入藥。

拔疔，《楊氏經驗方》：臭蟲同米飯搗匀，搽疔上，能立拔疔根外出。

鮮魚刺戳，《醫宗黨編》：凹谷茴香葉，使鹽花燒酒搗糊瘡上。如口久爛，用臭蟲劖去頭傅之。

藝文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二《臭蟲》 破柱頹垣黑夜游，蘭襟臭味不相投。圓圓赤暈浮如粟，噬盡頑肌當石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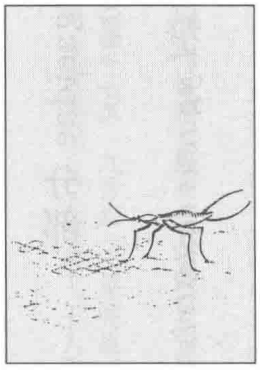
又卷六 引類潛身浪蕩遊，尋香逐臭雜相投。已教吸盡人膏血，不放餘情到白頭。

水黽科Gerridae分部

水黽、水馬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水黽



題解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卷第六《蟲魚部》 水黽，有毒，令人不渴，殺雞犬。長寸許，四脚。群游水上，水涸即飛。亦名水馬，非海中主産難之水馬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二 水黽。《拾遺》。**【釋名】** 水馬。《拾遺》。**【集解】** 藏器曰：水黽羣游水上，水涸即飛，長寸許，四脚，非海馬之水馬也。時珍曰：水蟲甚多，此類亦有數種，今有一種水爬蟲，扁身大腹，而背硬者，即此也。水爬，水馬之訛耳。一種水蠆，長身如蝎，能變蜻蜓。**【氣味】** 有毒。**【主治】** 令人不渴，殺雞犬。藏器。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之九《物部一》 水馬逆流水而躍，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兒童捕之，輒四散奔逃。惟嗜蠅，以髮繫蠅餌之，則擒抱不脱，釣至案几而不知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蠿：俗黽字。舊注同蜜，非蜜。《説文》本作蠿。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物産二》 水馬，一名水黽，羣遊水上，水涸即飛，長寸許，四脚。《本草拾遺》。延長有之。《延長縣志》。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 水馬，《綱目》名水黽，於『主治』下云：令人不渴，殺雞犬。不知有治痔之功，更爲補之。按，水馬四五月内出浮水面，身硬脚長，池沼中甚多，性喜食蠅。予在甌親見小兒捕之嬉戲，用釣竿繫繩，繩頭穿一蠅，擲水面誘之即來，以四足抱蠅不放，因而獲之。

治痔：《東醫寶鑑》有水馬散。夏月三伏内，於止水中採婆子，一名水馬兒，高脚，水面跳走是也。採取三十個，用三個紙包，每包十個，於背陰處懸掛陰乾。每包作一服，研爛，空心酒調下，良久乃吃飯，三日連三服，十日内效。久痔膿血者，二三十服絶根。

清・李元《蠕範》卷一《物匹第二》 黽，鼃也，水馬也，海馬也，水黿也，水蛆也，水爬蟲也，鰕扒蟲也。馬首鰕身，大腹硬背，背傴僂有竹節文。其尾刺人如蝎，雄者黄，雌者黑。長二三寸。蜻蜓交水上，附物散卵所化，復化蜻蜓。

清光緒《揭陽縣續志》卷之四《物産・蟲豸類》 水馬終日游行水面，多生池沼。一名水秀才。

藝文

晉・郭璞《水馬》 馬寔龍精，爰出水類。渥窪之駿，是靈是瑞。昔在夏后，

亦有何駘。

宋・蘇軾《二蟲》 君不見，水馬兒步步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里，此蟲趯趯長在此。又不見，鶺鴒堆決起。隨衝風，隨風一去宿何許，逆風還落蓬蒿中。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

長蝽科Lygaeidae 分部

横帶紅長蝽*Lygaeus equestris*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横帶紅長蝽Lygaeus equestris Linn：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一日，在位於鄂爾多斯邊緣的陝西省榆林府捕捉到一些標本。各處常見，分布廣泛，在新舊大陸都有記録。

緣蝽科Coreidae 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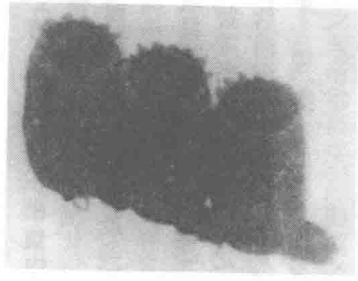
粟緣蝽*Liorhyssus hyalinus*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粟緣蝽Corizus hydlinus Fab：一九〇八年一〇月八日，在山西省太原府以西九〇英里的雲頂山捕捉到幾隻標本。該種分布廣泛。大英博物館中有來自墨西哥城、西印度群島和達爾馬提亞地區布德納和卡塔羅Budna and Cattaro in Dalmatia 的標本。

龜蝽科Plataspidae 分部

篩孔狹頭圓蝽*Coptosama cribraria*

公元前一三一〇年藁城臺西村商代中期文化遺址昆蟲 篩孔狹頭圓蝽卵 Coptosoma cribraria (Fabricius)。



標本保存於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動物標本館IOZ(E)一〇五〇五八

蝽科Pentatomidae 分部

九香蟲*Coridius chinensis*

黑兜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九香蟲。《綱目》。**【釋名】**黑兜蟲。

【集解】時珍曰：九香蟲産于貴州永寧衛赤水河中，大如小指頭，狀如水黽，身青黑色。至冬伏于水下，土人多取之，以充人事。至驚蟄後即飛出，不可用矣。

【氣味】鹹，温，無毒。

【主治】膈脘滯氣，脾腎虧損，壯元陽。時珍。

【發明】時珍曰：攝生方烏龍丸治上證，久服益人。四川何卿總兵常服有效，其方用九香蟲一兩半生焙，車前子微炒，陳橘皮，各四錢，白朮焙五錢，杜仲酥炙八錢。

右爲末煉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一錢五分，以鹽白湯或鹽酒服，早晚各一服。此方妙在此蟲。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九香蟲一名黑兜蟲，産貴州永寧衛赤水河中，大如小指頭，狀如水黽，身青黑色。至冬伏石下，土人取之以充人事，至驚蟄後即飛出，不可用矣。

大臭蝽*Metonymia glandulosa*

明・劉侗《促織志》 別有縈身象鼻而貝色，大如朱纓，曰椿象。生椿，其臭椿也，不可觸。

荔枝蝽*Tessaratoma papillosa*

石背蟲

題解

明・李調元輯《南越筆記》卷一二《石背蟲》 石背蟲生荔枝樹上，喜食荔枝花蕊，荔枝多虚花，花十子乃一。又以石背之爲賊，場師必務去之。石背閩中尤多。冬伏荔枝葉下，荔始花，蟲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數應一歲，閏則增其一。荔花時，石背輒溺，溺則全枝脱蒂，雨時尤盛。其背堅如石，故曰石背。廣中荔花所苦多雨耳，石背無甚害也。

清・李元《蠕範》卷七《物候》 石背，荔蟲也。冬伏荔枝葉下如核，及荔挺花則蟲生子，每生十二粒，歲有閏即增其一。當荔香時，輒溺枝上，全枝脱蒂矣。

清・戴肇辰等修（光緒）《廣州府志・輿地略・物産・蟲豸類》 金雞蟲，食龍眼花，立盡。大寒節場師必摇樹，使蟲落盡，乃埽除而溺之。非大寒節，雖摇樹不落也。

清・陳蘭彬等纂修（光緒）《高州府志・輿地志・物産・蟲之屬》 金雞蟲，俗呼痾屁蟲。食龍眼花，立盡。氣臭。又石背蟲，俗呼青虹，喜食荔枝花。

清光緒《揭陽縣續志》卷之四《物産・蟲豸類》 石背形似蜩而扁，色赤，甲分兩片，内有軟翅。如龍虱多生荔枝樹上，荔子成熟時爲所溺則易爛。

藝文

清・阮元《詠荔枝蝽》 火齊如山初下時，黄蟲石背早先知。尤憐山下鬼蝴蝶，不逐山花逐荔枝。

蠼蝽科Nepidae 分部

水螳螂、螳蝽

蠼蝽*Nepa chinensis*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有吻類》 是類所屬，【略】有紅娘華，口部緊束爲吻狀，內藏大腮小腮，而常位於胸下。【略】水棲之昆蟲，如紅娘華，欲得佳製，則殺以湯及酒精。針之法，其有菱狀部者，針貫於其部。不然，則度背之中處而貫之。

螳蝽*Ranatra chinensis*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三五《水螳蜋歌》 清晨洗面開篷門，巨螳螂在水上奔。前怒兩臂秋竹竿，後拖一腹春漁船。偶然拾得破蛛網，挈取四角沈重淵。柳上螳蜋工捕蟬，水上螳蜋工捕鱣。捕蟬頓頓得蟬食，捕鱣何曾得魚喫。

田鼈科Belostomatidae 分部

蜮、短狐、射影、射工、水弩、水狐、水鏡、溪毒、溪鬼蟲、抱槍、含沙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說文解字》卷一三上 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从虫，或聲。于逼切。

三國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丁晏校正）卷下《如鬼如蜮》 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入人肌，其創如疥。《詩・何人斯》疏。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孫强增補，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蜮：胡國切。似鼈，含沙射人，爲害如狐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蠾、蜮：古獲切。螻蠾，蟲名，蛙也。或作蜮。又並越逼切，蟲名。《說文》：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又並穫北切。蠾，又骨或切。蟲名，蝦蟇也。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蜮：音彧。蟲名，短狐也。生於南越，如鱉，三足。含沙射人，久則爲害也。又音掫。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蜮：蜮，于逼切。《詩》云：爲鬼爲域，則不可得。《春秋》書有蜮。劉向曰：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洪範・五行傳》曰：如鼈，三足。陸璣曰：一名射景，江淮水中皆有之。人行岸上，景在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埤雅》曰：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口前如弩，儋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鳧鴨能食之。一名射工。按《楚辭・大招》：鯛鰅短狐，蜮傷躬只。短狐與蜮，乃似二物。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蜮：于逼切。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

人。从虫，或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二 溪鬼蟲。《拾遺》。【釋名】射工、《拾遺》。射影、《詩疏》。水弩、同。抱槍、《雜俎》。含沙、《詩》注。短狐、《廣雅》。水狐、《玄記》。蜮、音或。時珍曰：此蟲足角如弩，以氣爲矢，因水勢含沙以射人影成病，故有射弩諸名。《酉陽雜俎》謂之抱槍，云：大如蛞蝓，腹下足刺似槍螫人，有毒也。《玄中記》云：視其形，蟲也。見其氣，鬼也。其頭喙如狐也。《五行傳》云：南方淫惑之氣所生，故謂之蜮。《詩》云『如鬼如蜮，則不可得』，即此物也。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蜮，射影也。又有魅蜮，如鼈三足而小。《廣雅》曰：蜮，短狐也。一名溪毒，一名射工，俗呼水弩，鳧鴨能食之。《大招》并稱鱦鱦、短狐、蜮傷躬則短狐與蜮，似非一物。《詩詁》引柳宗元說：水中以氣射人者，曰射工。居水旁、山林。含沙射人者，曰沙虱。《說文》所謂如三足鼈，能也，非蜮也。一曰蟚蝗，凡夫以爲蜮。又《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蜮。師古音或，魅也。公紹以詩爲蜮，即是魅蜮，音或。陸氏《釋文》因沈音而誤。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蝁：舊注音弩，水蝁蟲。按蜮一名射工，俗呼水弩。弩譌作蝁，因《篇海》而誤。

蜮：營逼切，音域。毒蟲，長角橫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射人，所著處發瘡。《詩・小雅》：爲鬼爲蜮，則不可得。亦作蝁。《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蝁。柳宗元曰：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本草》：射工、射影、水弩、抱槍、含沙、短狐、水狐、溪鬼蟲，皆蜮別名。又有水虎、鬼彈。葛洪所謂溪毒似射工而無物者，即蜮類也，鵝鴨能辟之。《禽經》云：鵝飛則蜮沈。又《山海經・大荒》：蜮山有蜮民之國，射蜮是食。有人方扞弓射黃蛇，名曰蜮人。注：扞，音紆，挽也。又《竹書紀年》：周惠王二年，王子頹亂，王出居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說文》：蜮，短狐。以氣射，害人不誤，謂似鱉，三足，非。不知《洪範・五行傳》：似鼈三足者，非蜮也。蜮，重文，从國作蟈，亦非。蟈即今蝦蟇別名，與蜮形狀各殊。《長箋》云：或古國字，故从國。傅會《說文》，尤非。蝁，同蜮。蟈，俗字，因蜮名射工，加虫作蟈，讀若射。舊注音夜，汎云蟲名，非。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纂《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蝁：《唐韻》奴古切，音弩，水弩，蟲名。俗从虫。

蜮：《唐韻》雨逼切，《正韻》越逼切，並音域。《說文》：短狐也。《詩・小雅》：爲鬼爲蜮。亦作蝁。《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蝁。注：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釋文》：《本草》謂之射工。疏《五行傳》曰：蝁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云：一名射影，在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偏身瀼瀼或或，故爲災。《公羊傳》：蝁之猶言惑也。

清・焦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九《蜮》 《傳》：蜮，短狐也。《釋文》：蜮，音或，沈又音域。短狐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正義》：《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于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

循按，《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男女同川，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蓋蜮取于惑弧，稱以射也。《說文・虫部》云：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重文蟈。《周禮》：蟈氏掌去鼃黽。注云：齊魯之間謂鼃爲蟈。《月令》：四月螻蟈鳴。注亦云鼃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及《淮南子》，皆云『蟈，蝦蟇』也。《夏小正》：四月鳴蜮。即此螻蟈，當以其聲名之。因又單稱蟈，與短弧殊也。短弧陰害人，亦通爲鬼魅之稱。《文選・東京賦》注引《漢書儀》云：蜮鬼也。《漢書・東方朔傳》云：人主之大蜮。顏師古注云：蜮，魅也。是也。陳藏器《本草拾遺》云：溪鬼蟲，取其角帶之，主溪毒。射工出有溪毒處山林間，大如雞子，似蛞蝓，頭有一角，長寸餘，角上有四岐，色黑，甲下有翅，能飛。與似鼈三足之說有異。《玄中記》言其背上有甲，或以此謂之似鼈，乃三足，則未有詳矣。

清・惠棟《九經古義》卷六 蟈氏，【注】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玄謂蟈即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蜮乃短狐與？案，《說文》：蜮，正字也，蟈或字也。許氏以爲短狐。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蜮：短弧也。弧，各本作狐，今正。毛公、班固、張揖、陸璣、杜預、范寧皆曰短弧。今惟《五行志》、《左傳》釋文作弧，不誤矣。《小雅》：爲鬼爲蜮。傳曰：蜮，短弧也。《左傳》釋文曰：短弧又作狐。按此因其以氣射害人，故謂之短弧，作狐，非也。其氣爲矢，則其體爲弧，似鼈三足。洪範傳、陸璣疏皆云爾。以氣射害人。陸疏云：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師古曰：短弧即射工也，亦呼水弩。陸氏佃羅氏願皆曰：口中有橫物如角弩。聞人聲以氣爲矢，用水勢以射人，隨所箸發創，中影亦病也。从虫，或聲。于逼切。一部。

清・李元《蠕範》卷四《物食第七》　蜮，水弩也，水虎也，水狐也，短狐也，射工也，射影也，抱槍也，鬼彈也，溪鬼也，溪毒也。似蟬，亦似蜣螂。長二三寸，廣寸許，形扁。前闊後狹，闊頭尖喙，喙有二骨，有六足，二足在喙，大而一爪，四足在腹，小而歧爪，腹軟背硬如鼈甲。六七月甲下有翅能飛，作鉍鉍聲。以尾爲弩，彎尾向頭爲上弩。或曰：頭有尖角如爪，長一二分，橫口前如弩擔，臨角端如上弩，或屈前抱拱，其喙如橫弩上矢。四月上弩，八月卸之，冬月則蟄。蟄處無雪，氣起如蒸。其以氣因水勢射人，遠三十步則射其影，中者令人生瘡。其腹下亦有針刺螫人。鴛鴦鸂鶒食之，鵝鴨辟之。周惠王時玉馬所化。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蟲部》　爲鬼爲蜮。《傳》：蜮，短狐也。《集傳》：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柳宗元公：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倭中未聞有此物。

論説

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五《辨蜮》　陸農師《埤雅》云：《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言無形。而蜮性陰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女惑亂之氣生蜮，蜮之猶言惑也。《字説》曰：蜮不可得也，故惑之。予以爲不然。《詩》之所謂『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者，以言雖欲爲鬼蜮，且不可得耳，所以甚其惡也。夫蜮雖以水弩射人之影，然畏鵝，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沈，鴨鳴則蛇結』，是已。以此言之，豈有不可得之理耶！按陸璣《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曰：偏身瀎瀎或或，故爲蜮。予以服虔爲當。《五行傳》以爲淫惑之氣所生，果爾，則中原豈無淫女，而其所以不生者。此物以下濕地所致耳，豈謂淫女惑亂之氣耶？

明・毛晉《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下《爲鬼爲蜮》　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一作鼈。三足。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入人肌，其瘡一作創如疥。

《廣雅》：射工、短狐，蜮也。《毛傳》：蜮，短狐也。陸氏云：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于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埤雅》：蜮含水射人，一曰含沙射人之影。《稽聖賦》所謂『蜮旋于影，蜮射于光』是也。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用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春秋》曰『秋有蜮』，即此是也。然畏鴛，鴛能食之，《禽經》所謂『鴛飛則蜮沈，鴨鳴則蛇結』。《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言鬼無形。而蜮性陰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惑之氣生蜮，蜮之言惑也。《字説》曰：蜮不可得也，故或之。今蜮螋溺人之影，亦是類。《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蜮螋遺溺，中影則疾人，氣數感之故也。《爾雅翼》：蜮，一名短弧，一名射工，一名溪毒。生江南山溪水中，甲蟲之類也。長一二寸，有翼能飛。口中有橫物如角弩，如聞人聲，以氣爲矢，激水以射人，隨所著處發瘡，中影者亦病而瘡，不即發病，如大傷寒，不治殺人。或曰：見人則以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所中什六七死。冬月蟄澗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氣起如蒸，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以況陰中人者。劉向以爲生南越，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説者又言，水弩狀如蜣螂，尾長四寸，即弩也，見人影則射。《南越志》云：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此云弩在口，彼云弩在尾，差不同。顔師古以爲短弧即射工，亦呼水弩，當是一物。而《説文》稱蜮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孫愐亦稱蜮短弧，狀似鼈，含沙射人。陸璣《詩疏》亦云：是三足鼈、鯀所化，爲能者，與甲蟲有異，姑兩存之。朱注：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注：狐，蜮之屬。《韓詩外傳》云：短狐，水神也。《抱朴子》云：蜮，水蟲也，狀如鳴蜩，有翼能飛。《玄中記》云：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角，去二三步則氣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鴛鴦、鸂鶒、蟾蜍悉食之。《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蜮。師古云：魅也。

按諸家之説不一，惟《玄中記》云『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二語盡之矣。較之蜣蜋、鳴蜩，恐太不倫。彼有翼能飛者，或又一種，非師曠所云鴛飛則沈者也。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蟲豸・爲鬼爲蜮》　朱傳：蜮，短狐也。江淮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陸疏：一名射影，如鼈，三足。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注：狐，蜮之屬。《漢・五行志》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男

女同川，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韓詩外傳》：短狐，水神也。《抱朴子》：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水蟲也。狀似鳴蜩，有翼能飛，口中有橫物，聞人聲以氣爲矢，激水射人，中身即發瘡病，似大傷寒，不治殺人。冬天蟄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雪不積留，氣起如灼烝，掘之入地一尺，則得也。《玄中記》：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頭有角。去二三步則氣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鴛鴦、鸕鷀、蟾蜍悉食之。《南越志》：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埤雅》：一名溪毒，俗呼水弩。《春秋》曰『秋有蜮』，是也。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沈，鴨鳴則蛇結』。《雅翼》云：說者言水弩狀如蜣蜋，有甲，尾長四寸，即弩也。《字說》：蜮不可得也，故或之。今蜮蝮溺人之影，亦是類耳。《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蜮蝮遺溺，中人則疾。《周官》曰：凡屋隙除其貍蟲，貍蟲蠆蜮蝮之屬也。《漢書·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蜮。師古云：魅也，說者以爲短狐。《大招》并稱鯛鰅短狐蜮傷躬，則短狐與蜮似非一物。《詩詁》引柳宗元說，水中以氣射人者曰射工，居水旁山林、含沙射人者曰沙虱。《說文》所謂『似鼈，三足』者，能也，非蜮也。公紹以《詩》『爲蜮』即是魅蜮，音或。《韻會》以鬼魅之蜮音惑，短狐之蜮音蜮。《竹書紀年》：周惠王二年，王子頹亂，王出居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人不能近。《正字通》：蜮重文從國。蟈即蝦蟆，形狀各別，其類絶殊。《長箋》從國，誤。

綜述

三國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爲鬼爲蜮》 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鱉，二足，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入人肌，其創如疥。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卷第六《蟲魚部》 溪鬼蟲，取其角帶之，主溪毒。射工出有溪毒處山林間，大如雞子，似蛞蝓。頭有一角，長寸餘，角上有四岐，黑甲下有翅，能飛。六月、七月取之。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釋蟲》 蜮，短狐也。似鼈，三足，含水射人，一曰含沙射人之影，其瘡如疥。《稽聖賦》所謂『蜮旋於影，蜮射於光』是也。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春秋》曰『秋有蜮』，即此是也。然畏鵝，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沉，鴨鳴則蛇結』。《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言鬼無形。而蜮性陰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惑之氣生蜮。蜮之猶言惑也。《字說》曰：蜮不可得也，故或之。今蜮蝮溺人之影，亦是類爾。《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蜮蝮遺溺，中影則疾人，氣數感之故也。《周官》曰：凡隙屋除其貍蟲，貍蟲蠆蜮蝮之屬，蜮蝮言搜而去之也，亦言求而去之也。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二 溪鬼蟲，取其角帶之，主溪毒。射工出有溪毒處山林間，大如鷄子，似蛞蝓。頭有一角，長寸餘，角上有四岐，黑甲下有翅，能飛，六月、七月取之。

《百一方》：射工蟲，口邊有角，人得帶之，暗溪毒。

《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歐之，以禁石投之。注云：投使驚去也。今人過山溪，先以石投，水蟲當先去，不著人也。

張司空云：江南有射工蟲，甲蟲類也，口邊有弩，以氣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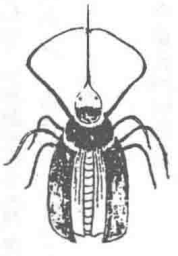
《玄中記》云：水狐，蟲也，長四寸，其色黑，背上有甲，其口有角，向前如弩，以氣射人。江淮間謂之短狐、射工，通爲溪病，此既其蟲，故能相壓伏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二 【集解】藏器曰：射工出南方有溪毒處山林間，大如雞子，形似蛞蝓。頭有一角，長寸餘，角上有四岐，黑甲下有翅，能飛。六七月取之，沙氣多，短狐則生，鸜鵒鸜鵊之屬治之。慎微曰：《玄中記》云：水狐蟲，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其口有角，向前如弩，以氣射人，去二三步即中人，十死六七也。《博物志》云：射工，江南山溪水中甲蟲也，長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氣射人影，令人發瘡，不治殺人。《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以抱土之鼓驅之，以禁石投之，即此物也。時珍曰：射工長二三寸，廣寸許，形扁，前闊後狹，頗似蟬狀。故《抱朴子》言其狀如鳴蜩也，腹軟背硬如鱉，負甲黑色，故陸璣言其形如鱉也。六七月甲下有翅，能飛，作鉍鉍聲。闊頭尖喙，有二骨眼，其頭目醜黑如狐如鬼，喙頭有尖角如爪，長一二分，有六足如蟹足，二足在喙下，大而一爪，四足在腹下，小而岐爪。或時雙屈前足，抱拱其喙，正如橫弩上矢之狀。冬則蟄於谷間，所居之處大雪不積，氣起如蒸，掘下一尺可得，陰乾留用。蟾蜍、鴛鴦能食之，鶖、鴨能辟之。故《禽經》云：鶖飛則蜮沉。又有水虎，亦水狐之類。有鬼彈，乃溪毒之類。葛洪所謂溪毒似射工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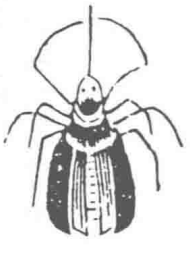
物者，皆此屬也，並附之。

又《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溪毒，射工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説》卷三 《公羊傳》：蜮何以書記異也。張揖《廣雅》：射工，短狐，蜮也。《博物志》：江南有射工，甲蟲類也。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即短蜮也。《酉陽雜俎》謂之抱槍。陸璣疏：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生于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埤雅》：俗呼水弩。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沈』。愚按：前闊後狹，頗如蟬狀，故《抱朴子》言狀如鳴蜩也。腹軟背硬，有如鼈，故陸璣言形如鼈也。喙頭有尖，角如爪，有六足，如蟹足。陸德明言三足，非也。《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以抱土之鼓驅之，以禁石投之，即此蜮也。



蜮　何人斯

清・趙佑《草木疏校正》卷下《爲鬼爲蜮》 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龜當作鼈，三足。四字《詩疏》闕。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略】入人肌，其創如疥。案：蜮，《説文》、《廣韻》、《釋文》皆言似鼈，三足。《爾雅翼》又引此疏云：是三足鼈，鯀所化，爲能者，與甲蟲有異。則三足文下尚當有闕遺。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釋蟲・蜮》 毛傳：蜮，短狐。孔疏：《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云：一名射影，江淮水中皆有之。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詩・小雅》『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言其潛伏，人不得而見也。

藝文

《詩經・小雅・何人斯》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清・張英、王士禎等編《淵鑑類函》卷四五〇《蟲豸部六・域三》 鮑照苦熱行，含沙射流影。黄庭堅詩：溪弩發潛，機稽聖賦。蜮旋於影，蜮射於光。柳宗元文：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

雜録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一一〇《蜮生》 《春秋漢含孳》曰：妃黨縱横，佞人譖世，則蜮生。《春秋・魯莊公十八年》：秋，有蜮。注云：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也。《漢書・五行志》曰：《莊公十八年》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之地，多婬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宣武名之蜮。蜮，由惑也，謂之短。是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五行傳》曰：《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蓋氣精也。《詩義禮》曰：一名射景，如鱉三足。紀年晉獻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蜮射人。

明・鄺露《赤雅》卷三《鳥獸蟲魚・短狐》 短狐，人所生也。《詩》曰蜮，《書》曰射工，《騷》曰短狐。斑衣山子插青銜弩，裸體獸交，遺精降于草木，嵐蒸嶂結，盎然化生狐，長三寸，狀若黄熊，口御毒弩，巧伺人影，胎性使然。予南海有水闕蟲，四月一日上弩，八月一日卸弩，亦然射人，與此不同。予遊六磨，影落澗水，爲短狐所射，毒中左手。適欲朴殺，有大蟾皷腹踴躍搤其喉而食之。未幾痛入骨髓，始如蟻卵，乍如蜂房，乍如盤渦，乍如蛇菌，一日一夜其變百出。其大二寸，聞過三寸則死，毒大如狐則死，對時則死。遍走羣醫，命在呼吸，蘧然省蟾能食之，必能制之。適有八字丹蟾，跳躍草際，取向毒處一吸，支體立運，毒口出涎，滴石石爛，魂魄潮復，如坐冰壺，其口兩月方合。聞鴛鴦、鷺皆能食之，腦可止痛，使我求之，恐爲枯魚所笑。

負子*Sphaerodema rustica*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蟲篇》 負子，水蟲也，有子多負之。

松藻蟲科[仰泳蝽科]Notonectidae 分部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有吻類》 松藻蟲隱頭部。

蛇蛉目Raphidioptera 部

蛇蛉科Raphidiidae 分部

駱駝蟲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脉翅類》 脉翅類多益蟲，爲完全變態，凡駱駝蟲等皆此屬。翅爲膜質，柔軟而有網形細密之脉。**【略】** 觸角長而爲連鎖狀。**【略】** 具複眼。**【略】** 有五跗節。腹部皆長細類蜻蛉。幼蟲棲陸上，皆具六脚。概爲食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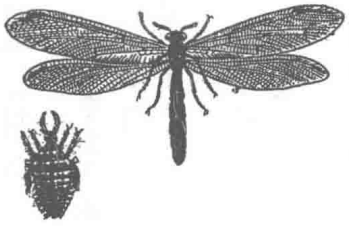
脉翅目Neuroptera 部

蛟蜻蜓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 脉翅目，此目亦具咀嚼口，前胸能運動，翅由膜質而成，翅脉則如網形。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脉翅類Neuroptera》 兩翅均膜質，翅脉如網，嘗供飛翔之用。口適嚙，腹部延長，變態有完全者。**【略】** 七十二圖。蛟蜻蜓存蟲曰沙挼，嘗伏土中，造二三寸直徑之摺鉢形窩穴，潛隱其中。待蟻陷入，捕而食之。白蟻生活亦成社會，酷似蟻。巢中亦有女王，腹部膨大，腹内藏卵甚多。職蟻亦無翅，寄居房内泥土或器具、書籍中，害最甚。温帶地産尤多。其嚙物也必剩表面薄層，嘗有食盡其内，人猶未覺者。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六目《脉翅類》 是類前後翅形相似，翅脉細密成網形。口適咀嚼，種族不繁，變態完全。



第七十二圖　白齒蜉蝣，蛟蜻蜓，大者成蟲，小者幼蟲，名曰沙挼，俗稱蟻獅。

草蛉科Chrysopidae分部

傅、蝧、蛃、蝧、蝧蛃、蝏蝧、蝧蝧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第十五》 傅，負版。【注】未詳。【略】【音義】傅，音付。版字亦作蝧，甫簡反。

又考證 傅，負版。【注】未詳。臣照按，唐柳宗元《蝧蝧傳》：蝧蝧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取，卬其首，雖困劇不止。似即此蟲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蝧：扶缶切。蝧蛃，蟲大如蜆，有毒。蛃，補故切。蝧蛃。蝧，百限切。蝏蝧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蝧：補綰切。螟蝦，蟲名。或書作蜑。

宋・鄭樵《爾雅注》 傅，負版。未詳。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蝧蝧，善負小蟲也。《爾雅・蟲部》：傅，負版。郭璞云：未詳。吳曾按，《柳子厚集》云：蝧蝧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不止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蛃：博故切，音布。《玉篇》：蝧蛃，蟲大如蜆，有毒。

蝧：補綰切，音板。蝧蝧，善負小蟲。唐柳宗元作《蝧蝧傳略》曰：行遇物輒持取，卬首負之。負之愈重，雖困劇不止。背甚澀，物積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好上高，極其力，至墜地死，蓋以譏世之貪進，不知止者。詳見《柳集》中。亦作負版。《爾雅》：傅，負版。郭注未詳。舊注汎云蟲名，非。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蛃：《唐韻》、《集韻》並博故切，音布。蝧蛃，蟲也。《類篇》似蜆。

蝧：《唐韻》布綰切，《韻會》、《正韻》補綰切，並音板。蝧蝧，蟲名。《玉篇》本作版。《爾雅・釋蟲》：傅，負版。注未詳。柳宗元有《蝧蝧傳》，詳蝧字注。

蝧：《集韻》扶缶切，音婦。蟛蝧，蟲名。又《玉篇》：蝧蛃，蟲大如蜆，有毒。又柳宗元《蝧蝧傳》：蝧蝧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取，卬其首負之，雖困劇不止。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 傅，負版。案《玉篇》云：蝧，蝏蝧也。又曰：蝧蛃，蟲大如蜆。蝧蛃蓋即蝏蝧聲之轉也。據此當云傅負一名版。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傅，負版。柳子厚作《蝧蝧傳》，本此。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傅，負版。注曰：傅，一名負版。未詳。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 蝧：俗篆作，房缶切。黍負。《玉篇》：蟲大如蜆，有毒。又負版，亦蟲名。

蝧：俗篆作，補綰切。負版，蟲名。《爾雅》：傅，負版。

綜述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傅，負版。傅物而負之，柳宗元所傳蝧蛃是也。王氏應麟《困學記聞》謂『傅，負版』，即柳子所爲作《蝧蝧傳》者，殆本諸此。

又 負版以爲輕而負之，勞矣。此蟲大略如螳螂怒臂以當車轍，忘其力之不足也，故敍言之螳螂似義螳利而已。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 傅，負版。【注】未詳。《正義》：傅，一名負版。柳宗元《蝧蝧傳》云：蝧蝧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昂其首負之。背逾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止，至墜地死。案，宗元所說，似寓言然。負重之蟲，所在有之，特未聞有負版之名耳。《玉篇》云：蛃，蝏蝧也。則當云傅負一名蛃。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 傅，負版。未詳。《釋文》版亦作蛃。《玉篇》云：蝧蛃蟲大如蜆，有毒。又云：蛃，蝏蝧也。按，蛃版聲轉蝏蝧，即版之合聲。柳子《蝧蝧傳》云：蝧蝧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首負之。負逾重，雖困劇不止。背甚澀，物積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負，苟

能行，又持取如故。好上高，極其力，至墜地死。今驗此蟲，黑身，爲性躁急，背有齟齬，故能負不能釋，但其名今未聞。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傅，負版。負版即蝻蝜。《柳子厚集》：蝻蝜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昂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清・翟灝《爾雅補注》卷四　傅，負版。《玉篇》曰：蝻蛚蟲大如蜆，有毒。又曰：蝜，蝻蝻也。皆即此蟲。蛚與傅音之轉，蝻與傅體之變也。《柳宗元文集》有《蝻蝜傳》曰：蝻蝜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傅，負版。傅，音付。版字亦作蝜。注未詳。【補正】臣鎣按：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即柳子所爲，作蝻蝜傳者也。柳宗元《蝻蝜傳》云：蝻蝜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取，卬其首負之，雖困極不止。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傅，一名負版。見《爾雅》。柳宗元《蝻蝜傳》云：蝻蝜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柳柳州集》：蝻蝜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脉翅類》　脉翅類多益蟲，爲完全變態。凡草蜻蛉等皆此屬。翅爲膜質，柔軟而有網形細密之脉。作屋斜者，觸角長而爲連鎖狀。眼兼具複眼及單眼。有五跗節。腹部皆長細類蜻蛉。幼蟲棲陸上。皆具六脚。爲食肉性。

藝文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宋・童宗説注）卷一七《蝻蝜傳》　蝻蝜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躓，知利切。仆，音赴，又音訃。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一本有曾字。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草蛉*Chrysopa* spp.

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五《傅負版》　《爾雅・虫部》：傅，負版。郭璞釋云：未詳。予按《柳子厚集・蝻蝜傳》云：蝻蝜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蝻蝜，善負小蟲也。《爾雅・蟲部》：傅，負版。郭璞云：未詳。吴曾按《柳子厚集》云：蝻蝜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不止也。

清・翟灝《爾雅補郭》卷下　傅，負版。《玉篇》曰：蝻蛚，蟲大如蜆，有毒。又曰：蝜，蝻蝻也。皆即此蟲。蛚與傅音之轉，蝻與傅體之變也。《柳宗元文集》有《蝻蝜傳》曰：蝻蝜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復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清・李元《蠕範》　傅好負而墜。傅，負版也。遇物輒取，仰首負之，雖重困不止。背甚澀，物積不散。或去其負，苟能行，持取如故。好上高，極其力，至墜地死。

清・方旭《蟲薈・蝻蛚》卷三　《駢雅》：蝻蛚，毒蜆也。《訓纂》：蝻蛚大如蜆，有毒。旭按柳宗元《蝻蝜傳》云：蝻蝜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必持取負之，雖困劇不止。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疑即此物。然《爾雅》：蝻，蝻蝜。《玉篇》又以蝻蝻爲句。

蟻蛉科 Myrmeleontidae 分部

沙挼、蟻獅

題解

三國魏・張揖《博雅》（隋・曹憲音解）卷一〇《釋蟲》 沙蝨，蝏俾蝏旋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蝏：毗連切。蝏蜜，蟲名，沙蝨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蝏：毗連切，旁連切。《博雅》曰：蝏旋，沙蝨也。沙中有蟲，旋沙爲穽以伺物，有墮其中，輒取食之。俗亦謂之蠪，作以其背若蠪佗也。旋亦作蟤、螾。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二 砂挼子。《拾遺》。【釋名】倒行狗子、《拾遺》。睡蟲。同上。【集解】藏器曰：是處有之。生砂石中，作旋孔，大如大豆，背有刺，能倒行，性好睡，亦呼爲睡蟲。【氣味】有毒。【主治】生取置枕中，令夫婦相好。合射罔用能殺飛禽走獸。藏器。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蝨：《唐韻》所櫛切，《集韻》、《韻會》、《正韻》色櫛切，並音瑟。【略】又沙蝨《博雅》：沙蝨，蝏蟤也。《本草》：所在皆有之，雨後人晨昏踐沙必著人，如毛髮刺人，便入皮裏。蝏：《唐韻》房連切，《集韻》毗連切，並音媲。《博雅》：沙蝨，蝏蟤也。《玉篇》：一作蜚。蜚：《玉篇》婢沿切，同蝏。

清・馮世瀛等纂《酉陽直隸州總志・物産志・蟲豸之屬》 沙俘，一名俘鬱，俗謂之地牯牛。

清・魯琪光纂《建昌府志・地理志・物産》 陷穽蟲，六足，似蠅虎。沙中作窩，陷蟻食之。

清・李大熹纂《靖州志》 退股牛。

清・潘守廉《南陽府南陽縣户口地土物産畜牧表圖説》 倒退蟲。

綜述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陳藏器《本草》：砂俘，一名砂挼子，有毒，能殺飛禽走獸。生砂石中，形如大豆，背有刺，能倒行，旋乾土爲孔，常睡不動，一名睡蟲。生取之置枕中，令夫妻相悦。《北夢瑣言》：砂俘，又名倒行狗子，蜀人號曰俘鬱。愚始游成都，與賣草藥李山人相熟，見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訪，李生仍以善價酬。因詰之，曰：媚藥。徵其所用，乃砂俘，與陳氏所説同。李生亦秘其所傳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出媚草，無賴者以銀換之，有因其術而男女發狂，罹禍非細也。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 沙雞母。《物理小識》：土鼈是象房屎中所生，或以旋土成窩者充之，不知旋土窩者乃沙雞母，非土鼈也。同金墨磨，塗口瘡。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砂俘，一名砂挼子，生砂石中，形如大豆，背有刺，能倒行，旋乾土爲孔，常睡不動，故名睡蟲，又名倒行狗子，蜀人號曰俘鬱。譚埽《雕蟲賦注》名和尚蟲。

清・李元《蠕範》 砂俘，砂挼也，俘鬱也，睡蟲也，倒行狗也。生砂石中，作旋孔，大如大豆，背有刺，好睡，能倒行。取致枕中，夫妻相悦。

清・方旭《蟲薈》卷三 砂挼子。《本草拾遺》：砂挼子生砂石中，作旋孔，其身如大豆，背有刺，能倒行，一名倒行狗子。其性好睡，又名睡蟲。生取之，置枕中，令夫婦相愛。旭按：砂挼子又名砂俘，人亦取爲媚藥。

穴蟻蛉 *Grocus* spp.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一 砂挼子有毒，殺飛禽走獸，合射罔用之。人亦生取置枕，令夫妻相好。生砂石中，作旋孔，有蟲子如大豆，背有刺，能倒行，一名倒行狗子。性好睡，亦呼爲睡蟲。是處有之。蚘蟲汁大寒，主日膚赤熱痛。取大者净洗斷之，令汁滴目中，三十年膚赤亦至。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蝏蟤，蓬活，地脾，沙蝨也。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性好睡》《本草》：砂挼子有毒，能殺飛禽走獸。生砂石中，背有刺，能倒行，一名倒行狗子。性好睡，一名睡蟲。生取之置枕中，令夫妻相好。

清・金蓉鏡輯《靖州鄉土志・蟲之屬》退股牛大如小黃豆，頭小，身圓，灰色。穴鬆土中，善作旋窩，其行退後。

鞘翅目Coleoptera 部

甲蟲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 ：木中蟲。从蚰，橐聲。當故切。：蠹或从木，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説。

又 ：蟲齧木中也。从蚰，彖聲。盧啟切。：古文。

又卷一三下 ：蚍蠹也。从蚰，橐聲。縛牟切。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蠹：，當故切。木中蟲也。亦作，會意。

又 蟦：蝤蠐。，徂遭切。，字猶切。，徂兮切。又作蝣。蠐螬、蝤蠐一物也。生糞中，食草木根，口剛而身耎，耎肥白雙腫，故俗以比肥白者。《詩》所謂領如蝤蠐也，化而羽爲蟬。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蝎：呼葛切，音曷。《爾雅》：蝎，蛣蜣。郭注：木中蠹。又蝎，桑蠹。注即蛣蜣。又蝤蠐，蝎。注：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柳宗元《天對》，胡木于母，以蝎厥聖！又屑韻音歇，義同。又磨蝎，忌犯也。蘇軾《志林》曰：退之詩：我生之辰，月直宿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又媒蝎。唐程元振惡李光弼，媒蝎以疑之。《唐書・宦官列傳》云：如媒而成，如蝎之蠹。又《晉語》：申生曰：雖蝎譖，將焉避之。注言譖繇中出也。本作蝎，俗作蠍，音義並通。《爾雅》蝎雖指桑蠹、蝤蠐言，肰螫人之蠍亦作蝎，故韓愈詩「照壁喜見蝎」，即蠍也。蝎有歇音。《説文》蝎專訓蠐螬泥，互見後蠍注。蝤：徐由切，音囚。《爾雅》：蝤蠐，蝎。注：在木中。**【略】**食草木根，口剛身耎白，故俗以比肥白者。《詩・衛風》：領如蝤蠐。《方言》：蠐螬、蝤蠐同一物。《爾雅》邢疏：在糞土者名蠐螬，在木中者爲蝤蠐，一物異名。獨陳藏器分爲二，謂蠐螬身短足長，背有毛，筋入秋化爲蟬；蝤蠐食木心，穿如錐刀，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至春羽化爲天牛。據此説，邢疏諸説以爲一物異名並非。又蝤、蝣音義各別，舊注蝤同上蝣，非。蠹：良徙切，音里。《説文》：蟲齧木中也。蛀：之樹切，音注。食木蟲。蠹：舊注同蠹。按：本作蠹，或作蝨，俗作蚩，蠹，並非。蝨：同蠹。正譌：从木中有蚰，會意。篆作，隸作蠹。蝨：同蛀。蠹：同蝨。《周禮》：翦氏主除蠹。陸龜蒙《蠹化篇》：橘之蠹，大如小指，一旦視之，不食不動。明日復往，則蜕爲蝴蝶。又蠹魚，蛀書蟲。又暴書亦曰蠹書。《穆天子傳》：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雀梁，蠹書于羽陵。注：謂暴書中蠹蟲，使不藏匿也。又陌韻音石。《太・玄・割首》：割其蠹，使我心疾。又藥韻音灼。《易林》：桑華腐蠹，衣敝如絡。女工不成，絲布爲玉。玉，音玨。《爾雅》作蠹，《説文》作蠹，《集韻》作蠹，俗沿《增韻》省作蠹，《長箋》以蠹爲譌，省必从蠹。舊本蠹與蝨分爲二，並非。蠹，蠹本字。《説文》作蠹，省作蝨。蟲藏木中，如囊橐，故从蠹。今通作蠹。

又 蛉：古伯切，音格。蠐螬別名。《方言》：梁益間謂之蛉，或謂之蛭蛉。**【略】**又蛭蛉，據《方言》即蠐螬。自關而東或呼蠐螬，爲喧蝘，或呼地蠶，非蠐螬外別一種。舊注又音嚴。蛭蛉，蟲名。又地蠶。則是同一蠐螬，分二種也，尤誤。蚩：涓願切，音眷。蠐螬別名。《方言》：自關而東謂之蚩蠾。《廣雅》：蚩蠾，蠐螬，與《方言》同，與蜘蛛別。《方言》：趙魏間謂蜘蛛爲蠾蝓，非蚩蠾之類。舊注蜘蛛別名誤。又先韻音涓，義同。蝘：呼淵切，音喧。蠐螬也。《方言》：自關而東呼蠐螬，爲蝘蜓。

又 螬：才毫切，音曹。《爾雅》：蠐，蠐螬。注：在糞土中。《本草》曰：蟲蠐，一曰乳齊，一曰應條，又名地蠶，狀似蠶而大，身短足長，有毛，以背滾行捷于足，皆濕熱氣熏烝所化。宋齊丘言：燥濕相育，不母而生，久則羽化去。又《白獺髓》云：廣中韶陽屬邑鄉中，有乳蟲，一名土蛹。其法：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入窖中，覆以草，壅以糞。候雨過，氣烝則發開，粉化成蛹，如蠐螬狀。取蛹作汁，和粳粉烝成乳食，味甚甘。此亦蠐螬之類，人力所爲者。《淮南畢萬術》所謂置黍溝中，即生蠐螬是也。方書蠐螬烝熟食，明目，擣生汁滴入目中，去醫障，

試果驗。本作蠽，亦作蠽。《長箋》：曹猶官曹，言多也，故从曹。按此説穿鑿，蟲族之多有倍蓰螬蠽者，非獨螬也。蟦：符維切，音肥。《爾雅》：蟦，蠐螬。又真韻音焚，義同蠭，一名古貴，與蟦別。舊注又音奔，蠭也，非。本作蟦，十三畫，省作蟦，亦非。蟦：齎蠐同。舊注蠐音齊，蟦音慈，分爲二。本作齎，俗作蟦。蠐：前題切，音齊。蠐螬，蝤蠐。見前蝤螬注。齎：蠐本字。《説文》从齎。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蚰：《唐韻》職悦切，音拙。蟲也。又《集韻》曲勿切，音屈。《説文》：蛄蚰也。《爾雅・釋蟲》：蝎，蛄蚰。注：木中蠹蟲。或作蝎。又五忽切，音兀。義同。蛞：《集韻》口到切，音鷇。《類篇》：蟲名，蝎也。蝎：《唐韻》區勿切，《集韻》曲勿切，並音屈。蛄蝎，詳蚰字注。蝎：《唐韻》胡葛切，《集韻》何葛切，並音褐。《説文》：蝤蠐也。《爾雅・釋蟲》：蝤蠐，蝎。又蝎，蛄蚰。注：木中蟲。又蝎，桑蠹。注：即蛄蚰。揚子《方言》：蝎，噬逮也。東齊曰蝎，北燕曰噬逮。嵇康《答難養生論》：蝎盛則木朽。曹植《藉田論》：封人有以輕鑿修鉤去樹之蝎者曰：不識天下亦有蝎乎？曰：三苗，共工非堯之蝎與？劉勰《新論》：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蝤：《唐韻》自秋切，《集韻》字秋切，《韻會》、《正韻》慈秋切，並音遒。《説文》：蝤蠐也。《爾雅・釋蟲》：蝤蠐，蝎。注：在木中。疏：《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其在木中者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詩・衛風》：領如蝤蠐。《埤雅》：蝤蠐之體有豐潔且白者。《七辨》曰：蝤蠐之領阿那宜顧。是也。蠭，古文斖斖。《唐韻》盧啓切，《集韻》里弟切，並音禮。《説文》：蟲齧木中也。重：《直音》同蛀。蛀：《唐韻》之戍切，《集韻》朱戍切，並音注。《本草》：木蠹蟲，亦名蛀蟲。蝨：《唐韻》：古文蠹字。《説文》：蠹或从木，象蟲在木中形。蠹，古文蝨。《唐韻》、《集韻》當故切，《韻會》、《正韻》都故切，並音妒。《説文》：木中蟲也。《莊子・人間世》：以爲門户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注：蟲在木中謂之蠹。又《前漢・南粵傳》：桂蠹一器。又《續博物志》：積穀則生蠹。又蠹書。《穆天子傳》：天子東遊，次雀梁，蠹書于羽陵。注：暴書中蠹蟲，使不藏匿也。徐陵《玉臺新詠序》：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又《爾雅・釋蟲》：蛤，毛蠹。注：即蚧也。《説文》作蠹，省作蝨，象蚰在木中形。《集韻》亦作蠆。《韻會》別作蠹，非。蠶：直音同蠹。

蚕：《唐韻》居倦切，音眷。【略】又《集韻》：螼螬，蟲。《方言》：自關而東謂之蚕蠋。蝖：《集韻》許元切，音萱。《玉篇》：螼螬也。揚子《方言》：螼螬，或謂之蝖蚗。郭注：亦呼當齊，或呼地蠶，或呼蟥蝖。《韓詩外傳》：蝖飛蠕動，各樂其性。螬：古文蠹。《唐韻》昨勞切，《韻會》、《正韻》財勞切，並音曹。《爾雅・釋蟲》：蟦，蠐螬。注：在糞土中者。《莊子・至樂篇》：烏足之根爲蠐螬。《本草》：一名乳齊，一名地鼈，一名應條。大者如足大指，以背滾行。《説文長箋》：曹，猶官曹，言多也，故从曹。螻：《唐韻》落侯切，《集韻》郎侯切，《正韻》盧侯切，並音樓。【略】揚子《方言》螼螬，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蠭：《玉篇》：音費。蟲名。蟦：《唐韻》、《集韻》並符非切，音肥。蟲名也。出北海水上，狀如凝脂。一曰水母也。又《爾雅・釋蟲》：蟦，蠐螬。又逋昆切，音奔。《類篇》：蠭也，南方人燔以爲羞。螼：《唐韻》取私切，《集韻》千咨切，並音趑。蟲名，蝎化也。又津私切，同蚩。又才資切，同齎。又節力切，同蚓。齎：《集韻》與螼、齎同。蠾：《唐韻》之欲切，《集韻》朱欲切，並音燭。【略】又蚕蠾，螼螬。詳蚕字注。蠶：《説文解字》蠐字本文。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蠹：木中蟲。在木中食木者也。今俗謂之蛀。音注。《左傳》曰：公聚朽蠹。从蚰，橐聲。當故切。五部。蠹：蠹或从木，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説。上形聲，此會意。蠹：蟲齧木中也。此非蟲名，乃謂蟲之食木曰蠹也。朱子注《孟子》曰：蠹者，齧木蟲。則誤矣。蠹之言勞也，如刀之勞物。蠹叚借之用極多，或借爲羸蚌字，或借爲瓢蠹字。《楚辭》：覽芷圃之蠹蠹。又借爲禾黍離離字。《孟子》曰：以追蠹。趙注曰：追，鐘鈕也。鈕壁齧處深矣。蠹蠹，欲絶之皃。此又以蠹同離，同劉。《方言》曰：劉，解也。又曰：蠹分也，皆其義也。不知叚借之恉，乃云鐘鈕如蟲齧而欲絶，是株守許書之辭，而未能通許書之意矣。从蚰，彖聲。彖見豕部。讀若弛，非通貫切之彖也。此久誤。今正篆文併説解。盧啟切。十六部。

又　蠹：齎蠹也。《釋蟲》：蝤蠐，蝎。郭云：在木中者。蟦，蠐螬。郭云：在糞土中者也。是二者似同而異。宋掌禹錫，蘇頌亦辯蠐螬與蝤蠐、蝎不同。許意謂蝤蠐、蝎爲一物。而蠐螬下不云蝎也，蓋亦不謂一物矣。从虫，齊聲。徂兮切。十五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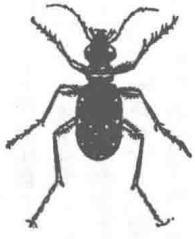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蝎，蛄蝎。蝎，户葛反。蝎，起勿反。【注】木中蠹蟲。【補正】臣鎣按：嵇康《養生論》云：蝎盛則木朽。曹植《藉田論》云：封人有以輕鑿修鉤去樹之蝎。蓋蝎爲木蠹之總名。下云：蝎，桑蠹。蝤蠐，蝎。蝤，徂秋反。【注】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補正】邢疏《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上文『蝎，蛄蝎』，郭云『木中蠹』。下文『蝎，桑蠹』，郭云『即蛄蝎』。然則憤蠐也，蠐螬也，蝤蠐也，蛄蝎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者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碩人》云『領如蝤蠐』，是也。蝎，桑蠹。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　鞘翅目。此目口能咀嚼，前翅厚，後翅薄，

而爲革質。如天牛、象鼻蟲、金龜子、褐甲蟲等是。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鞘翅類》 是類前翅較厚，成於角質。其斂縮時，左右接附於背，口善咀嚼，變態完全。自幼蟲以及成蟲，皆嗜食植物，故視爲害蟲。亦名甲蟲，其類甚繁。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九章《鞘翅類・甲蟲類Coleptera》 此類六十七圖。前翅全變角質，附着體脊外部。此兩翅左右縫合相接，中央成一直綫，以護後翅，故曰翅蓋。後翅膜質用爲飛翔，休息時橫疊而納翅蓋之下。口器適嚙，各部形狀與蝗大致相同。變態完全。甲蟲種類其數最多。日本數島産有二千餘種，中國更可想見。多寄生植物，爲農家害，然爲人益者亦不少。



第六十七圖　甲蟲

有叩頭蟲者，六十八圖。反而倒置之，立能跳躍而復原位。幼蟲多害菜。又象鼻蟲，頭之前部突出，酷似象鼻，故名。其種類與五穀桑柘森林及各種果樹，甚有大害。又天牛者，觸角如鞭而長大，每穿樹皮成孔而産卵之，於樹亦有大害。金花蟲、斑貓蟲、竹蠹蟲、鰹節蟲，皆害蟲也。若夫秋螢胴部腹面，第一、第二環節處有發光器，藉以雌雄相求，專食腐爛動物，能使世界清潔者，爲四手蟲，幼蟲專食油蟲者爲天道蟲。二者皆以利益人類名於世者。



第六十八圖
叩頭蟲

綜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蟼，螭蟘。【注】在糞土中。【注】蜣螭，蝎。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音義】蟼，音費。蜣，音囚。【疏】蟼，螭蟘，蜣螭，蝎。此辨蝎在土、在木之異名也。其在糞土中者，名蟼螭，又名螭蟘；其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蜣螭，梁益之間謂之蝎。上文「蝎，蛣蝔」，郭云木中蠹。下文「蝎，桑蠹」，郭云即蛣蝔。然則蟼螭也，螭蟘也，蜣螭也，蛣蝔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碩人》云「領如蜣螭」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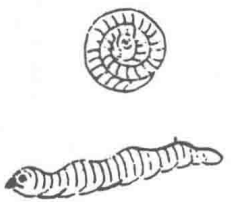
漢・揚雄《方言》卷一一 蟼蟘謂之蟼；自關而東謂之蜣蟼，或謂之蚕蠾，或謂之蝠蚗，梁益之間謂之蛉，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蛉；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四方異語而通者也。

宋・唐慎微《重修證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二《蟲魚部下品》 木蠹，味辛平，小毒，主血瘀，勞積，月閉不調，腰脊痛，有損血及心腹閒痰。桃木中有者，殺鬼去邪氣。桂中者，辛美可噉，去冷氣。一如螭蟘，節長足短，生腐木中，穿木如錐刀，至春羽化，一名蝎。《爾雅》云：蝎，蛣蝔。注云：木蠹也。蘇恭證云：螭蟘，深誤也。

又《證類本草》卷二一 螭蟘，味鹹，微温，微寒，有毒。主惡血瘀，痺氣，破折血在脅下，堅滿痛，月閉，目中淫膚，青堅白膜。療吐血在胃腹不去，及破骨踒折，血結，金瘡内塞，産後中寒，下乳汁。一名蟼扶文切螭，一名墾音肥齊，一名教齊。生河内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取無時，反行者良。蜚蠊爲之使，惡附子。陶隱居云：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駃於脚。雞猪蹄作羹，與乳母不能別之。《詩》云：領如蜣螭。今此別之，名以螭字在下，恐此云螭蟘倒爾。唐本注云：此蟲有在糞聚，或在腐本中。其在腐樹中者，内外潔白，土糞中者，皮黄内黑黯。形色既異，土木又殊，當以木中者爲勝。採雖無時，亦宜取冬月爲佳。按《爾雅》一名蝎音曷，一名蛣蝔，一名蜣螭。今按陳藏器《本草》云：螭蟘，主赤白遊瘾。以物發瘾破碎螭蟘取汁塗之。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今據《爾雅》：蟼，螭蟘。注云：在糞土中。《本經》亦云：一名蟼螭。又云：生積糞草中。則此外恐非也。今諸朽樹中蠹蟲，俗通謂之蝎，莫知其主療。惟桑樹中者，近方用之治眼得効。又《爾雅》：蝎，蛣蝔。又：蝎，桑蠹。注云：即蛣蝔也。又據有

名未用，存用，未識部蟲類中，有桑蠹一條云：味甘，無毒。主心暴痛，金瘡肉生不足，即此是也。蘇云：當以木中者爲勝，今獨謂其不然者，謂生出既殊，主療亦別。雖有毒，無毒易見，而相使惡難知。又蝎不共號蠐螬，蟦不兼名蛞蝓，凡以處療，當自審之也。《藥性論》云：蠐螬，臣。汁主滴目中，去翳障，主血止痛。日華子云：蠐螬蟲治胃下堅滿，障翳瘀腹，治風瘕。桑、柳樹内收者佳，餘處即不中。糞土中者，可傅惡瘡。

《圖經》曰：蠐螬，生河内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今處處有之。大者有如足大指，以背行，反馱於脚。採無時，反行者良。此《爾雅》所謂『蟦，蠐螬』。郭璞云：在糞土中者是也。而諸朽木中蠹蟲，形亦相似，但潔白於糞土中者，即《爾雅》所云『蜡蠐，蝎』。又云：蝎，蛞蝓。又云：蝎，桑蟲。郭云：在木中雖通名蝎，所在異者是此也。蘇恭以謂入藥當用木中者，乃與《本經》云生積糞草中相〔戾〕矣。有名未用中，自有桑蟲，即蛞蝓也，與此主療殊別。今醫家與蓐婦下乳藥用之，乃是掘糞土中者，其効殊速。乃知蘇説未可據也。張仲景治雜病方，大鱉蟲丸中用蠐螬，以其主脅下堅滿也。《續傳信方》治喉痺，取蟲汁點在喉中，下即喉開也。



蠐螬

陳藏器《本經》云：生糞土中。陶云：能背行者。蘇云：在腐本中、柳木中者皮白，糞中者爲勝。按蠐螬居糞土中，身短足長，背有毛筋。但從水入秋，蜕爲蟬，飛空飲露，能鳴高潔。蝎在朽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一名蠹，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慢。至春羽化爲天牛，兩角狀如水牛，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遥。二蟲出處既殊，形質又别，蘇乃混其狀，惣名蠐螬，異乎蔡謨彭蜞，幾爲所誤。蘇敬此注，乃千慮一失矣。《爾雅》云：蟦蠐，蜡蝎。郭注云：蠐螬在糞土中，蝎在木中，桑蠹是也。餘通名蝎，所在異也。又云：噛桑。注云：似蝎牛，長角，有白點，喜噛桑樹作孔也。雷公云：凡使，桑樹、柏樹中者妙。凡收後陰乾，乾後與糯同炒，待米燋黑爲度，然後去米，取之，去口畔并身上肉毛并黑塵了，作三四截，碾成粉用之。

《外臺秘要》：删繁丹走皮中浸淫，名入丹。方：取蠐螬末傳之。

《千金方》：治稻、麥芒入眼，取蠐螬，以新布覆目上，持蠐螬從布上摩之，其芒出着布上，良也。

《百一方》：諸竹木刺在肉中不出，蠐螬碎之，傅刺上立出。

《子母秘録》：治癰疽、痔漏、惡瘡及小兒丹，末蠐螬傅上。

治口瘡：截頭節，釅過拭瘡，效。

《衍義》曰：蠐螬，此蟲諸腐木根下有之。搆木津甘，故根下多有此蟲，其木身未有完者。亦有生於糞土中者，雖肥大，但腹中黑，不若木中者，雖瘦而稍白。生研，水絞汁，濾清飲，下孀。

宋・鄭樵《通志》卷七五 楊，木中蠹蟲也。《爾雅》曰：蝎，蛞蝓。

又卷七六《蟲魚類》 蜡蠐。《爾雅》云：蜡蠐，蝎。木中蠹蟲也。《方言》：關東謂之蜡蠐，梁益之間謂之蝎。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蠐螬。《本經》中品。【釋名】蟦蠐、音墳。《本經》。蜚蠐，音肥。《别録》。乳齊、弘景。地鱷、郭璞。應條。吴普。時珍曰：蠐螬。《方言》：其蟦螬象蠹物聲，或謂齊人曹氏子所化，謬也。蟦蜚言其肥，乳齊言其通乳。《别録》作敦齊，誤。

【集解】《别録》曰：蠐螬生河内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取無時。反行者良。弘景曰：大者如足大趾，以背滾行，乃馱於脚。雜猪蹄作糞，於乳母不能别之。時珍曰：其狀如蠶而大，身短節促，足長有毛。生樹根及糞土中者外黄内黑，生舊茅屋土者外白内黯，皆濕熱之氣熏蒸而化，宋齊丘所謂『燥濕相育，不母而生』，是矣。久則羽化而去。

【正誤】弘景曰：《詩》云『領如蜡蠐』，今以蠐字在下，恐倒爾。恭曰：此蟲一名蜡蠐，有在糞聚中，或在腐木中。其在腐柳中者内外潔白，糞土中者皮黄内黑黯。形色既異，土木又殊，當以木中者爲勝。宜冬月采之。宗奭曰：諸腐木根下多有之，構木津甘，故根下尤多。亦有生于糞土中者，雖肥大而腹中黑，不若木中者，雖瘦而稍白。研汁可用。敩曰：蠐螬須使桑樹、柏樹中者妙。韓保昇曰：按《爾雅注》云：蟦，蠐螬，在糞土中。蜡蠐，蝎。蝎，蛞蝓。又云：蝎，桑蠹。並木中蟲也，正與《本經》蟦蠐生積糞草中相合。蘇恭言當以木中者爲勝，則此外恐非也。切謂不然。今諸朽樹中蠹蟲通謂之蝎，莫知其主療。惟桑樹中者，近方用之，而有名未用，曾用，未識類中有桑蠹一條，即此也。蓋生産既殊，主療亦别。雖有毒，無毒易見，而相使相惡難主，且蝎不號蠐螬，蟦不名蛞蝓，自當審之。藏器曰：蠐螬居糞土中，身短足長，背有毛筋，但從夏入秋，蜕而爲蟬，飛空飲露，能鳴高潔。蜡蠐一名蝎，一名蠹，在朽木中食木心，穿木如錐。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慢。至春雨後化爲天牛，兩角如水牛，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遥。出處既殊，形質又别，陶、蘇乃混注之，蓋千慮一失也。惟郭璞注《爾雅》，謂『蠐螬在糞土中，蜡蠐桑蠹在木中，噛桑，似蝸牛長角，喜噛桑樹』者爲是也。頌曰：今醫家與蓐婦下乳藥用糞土中者，其效殊速，乃知蘇恭

之說不可據也。

【修治】敩曰：凡收得後陰乾，與糯米同炒，至米焦黑取出，去米及身上、口畔肉毛并黑塵子，作三四截，研粉用之。時珍曰：諸方有乾研及生取汁者，又不拘此例也。

【氣味】鹹，微温，有毒。《別録》曰：微寒。之才曰：蜚蠊爲之使，惡附子。

【主治】惡血血瘀，痺氣破折，血在脅下堅滿痛，月閉，目中淫膚，青翳、白膜。《本經》。療吐血在胸腹不去，破骨踒折血結，金瘡内塞，産後中寒，下乳汁。《別録》。取汁滴目，去翳障。主血止痛。《藥性》。傅惡瘡。《日華》。汁主赤白遊瘕，瘕擦破塗之。藏器。取汁點喉痺，得下即開。蘇頌。主唇緊口瘡，丹瘕，破傷風瘡，竹木入肉，芒物眯目。時珍。

【發明】弘景曰：同猪蹄作羹食，甚下乳汁。頌曰：張仲景治雜病，大蠊蟲丸方中用之，取其去脅下堅滿也。時珍曰：許學士《本事方》治筋急養血，地黄丸中用之，取其治血瘀痺也。按，陳氏《經驗方》云：《晉書》：吴中書郎盛沖母王氏失明。婢取蠐螬蒸熟與食，王以爲美。沖還知之，抱母慟哭，母目即開。與《本草》治目中青翳白膜、《藥性論》汁滴目中去翳障之説相合。予嘗以此治人得驗，因録以傳人。又按，魯伯嗣《嬰童百問》云：張太尹傳治破傷風神效方，用蠐螬，將駝脊背捏住，待口中吐水，就取抹瘡上。覺身麻汗出，無有不活者。子弟額上跌破，七日成風，依此治之，時間就愈。此又符療踒折，傳惡瘡、金瘡内塞，主血止痛之説也。蓋此藥能行血，分散結滯，故能治以上諸病。

【附方】舊五，新四。小兒臍瘡：蠐螬研末傅之，不過數次。《千金方》。小兒唇緊：蠐螬研末，豬脂和，傅之。《千金方》。赤白口瘡：蠐螬研汁，頻搽取效。《大觀》。丹毒浸淫：走串皮中，名火丹。以蠐螬擣爛塗之。《删繁方》。癰疽痔漏：蠐螬研末傅之，日一上。《子母秘録》。虎傷人瘡：蠐螬擣爛塗之，日上。唐瑶《經驗方》。竹木入肉：蠐螬擣塗之，立出。《肘后》。麥芒入眼：以新布覆目上，持蠐螬從布上摩之，芒着布上出也。《千金方》。斷酒不飲：蠐螬研末，酒服，永不飲。《千金方》。

又　天牛：《綱目》。【釋名】天水牛、《綱目》。八角兒。同上。一角者名獨角仙。時珍曰：此蟲有黑角如八字，似水牛角，故名。亦有一角者。

【集解】藏器注：蠐螬云蝎蠹，在朽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口黑，身長，足短，節慢，無毛。至春雨後化爲天牛，兩角狀如水牛。亦有一角者，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遠。時珍曰：天牛處處有之。大如蟬，黑甲光如漆，甲上有黄白點，甲下有翅能飛。目前有二黑角甚長，前向如水牛角，能動。其喙黑而扁，如鉗甚利，亦似蜈蚣喙。六足在腹，乃諸樹蠹蟲所化也。夏月有之，出則主雨。按，《爾雅》：蠪，噬桑也。郭璞注云：狀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善噬桑樹，作孔藏之，江東呼爲噬髮。此以天牛、噬桑爲二物也，而蘇東坡《天水牛》詩云：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爲牛竟何益，利吻穴枯桑。此則謂天牛即噬桑也。大抵在桑樹者即爲噬桑爾。一角者名獨角仙，入藥，並去甲翅角足用。

【氣味】有毒。

【主治】瘧疾寒熱，小兒急驚風，及丁腫，箭鏃入肉，去痣靨。時珍。【略】

【附録】飛生蟲《拾遺》。藏器曰：狀如嚙髮，頭上有角，其角無毒，主難産，燒末水服少許，亦可執之。時珍曰：此亦天牛别類也。與鼷鼠同功，故亦名飛生。

又　木蠹蟲。《拾遺》。【釋名】蝎、音曷。蝤蠐、音囚齊。蛄蝍、音乞屈。蛀蟲。時珍曰：蠹，古文作蝨，食木蟲也。會意。《爾雅》云：蝤蠐，蝎也。蝎，蛄蝍也。郭璞云：凡木中蝨蟲，通名爲蝎，但所居各異耳。

【集解】藏器曰：木蠹，一如蠐螬，節長足短，生腐木中，穿木如錐。至春雨化爲天牛。蘇恭以爲蠐螬，深誤矣。詳蠐螬下。時珍曰：似蠶而在木中食木者，爲蝎；似蠶而在樹上食葉者，爲蠋；似蠋而小，行則首尾相就，屈而後伸者，爲尺蠖；似尺蠖而青小者，爲螟蛉。三蟲皆不能穴木，至夏俱羽化爲蛾。惟穴木之蠹宜入藥用。

【氣味】辛，平，有小毒。【略】

【發明】時珍曰：各木性味、良毒不同。而蠹亦隨所居、所食而異，未可一概用也。古方用蠹，多取桑、柳、構木者，亦各有義焉。

又　乳蟲。《綱目》。【釋名】土蛹。

【集解】時珍曰：按《白獺髓》云：廣中韶陽屬邑鄉中，有乳田。其法：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入窖中，蓋之以草，壅之以糞。候雨過氣蒸則發開，而米粉皆化成蛹，如蠐螬狀。取蛹作汁，和粳粉蒸成乳食，味甚甘美也。此亦蠐螬之類，出自人爲者。《淮南萬畢術》所謂『置黍溝中，即生蠐螬』，《廣雅》所謂『土蛹，蠁蟲』者，皆此物也。服食用此代蠐螬，更覺有功無毒。

【氣味】甘，温，無毒。

【主治】補虚羸，益胃氣，温中明目。時珍。

明・穆希文《蠐史集》卷一〇《蟦蠐》　《爾雅》云：蟦，蠐螬。蝤蠐，蝎。蓋蟦蠐一名螬也。《蟫史》云：蠐螬化蟬，蝎化天牛，蠐螬生土中，蝎在木中，蠐螬俗呼肚癗蟲。《埤雅》云：蟦蠐在糞土中，草泥中，外黄内黑，亦謂之蠐螬，《列子》所謂『烏足之根爲蠐螬』是也，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反駃于足。《造化權

輿》曰：蛇豸腹竄，螣螬背行，今俗謂之蟦螬，蓋螣螬化復育，育化爲蟬，蓋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蛻皮，可爲尸解矣。《三教珠英》云：蒿成螣螬。

《方言》曰：蟦螬謂之蟦，或謂之蚕蠋，或謂之蝖斛。郭注云：或呼當齊，或呼地蚕，或呼蟦蝖。《蟫史》云：地蚕另是一種，乃蚘蝮虫也，身小而輕。若螣螬身大而肥，蚕蠋白色，與木蝎相類，俗呼土鼓蟲。《本草拾遺》云：螣螬身短，背有毛節，逢秋爲蟬，飛空飲露。《草木子》云：蟦螣，土族也，故土居而土食。

又《蝤螣》 《爾雅》云：蝤螣，蝎。郭注云：蝤螣在木中，桑蠹是也。又云：蝎，蛞蝓。注云：木中蠹也，諸木中皆有之。《方言》曰：関東謂之蝤蟦，梁益之間謂之蛣，又謂之蝎。《本草拾遺》曰：蝎狀如螣螬，在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一名蠹，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身正白色，至春羽化爲天牛。

《埤雅》曰：蝤螣，一名蛞蝓。佶屈，曲貌，以形舉也。《詩》曰：領如蝤螣。此虫内外潔白肥膩，故《詩》以況莊姜之領。《七辨》曰：蝤螣之領，阿那宜顧。《化書》曰：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蝤螣即木中蠹蟲。曹子建曰：昔三苗，共工、驩兜，非堯之蝎歟？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柳子厚曰：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列子》曰：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蝎盡則木朽，慾熾則身亡。

《蟫史》云：蝎者，木蠹也。梅李林檎枇杷樹極多。久則化天牛，天牛溲生子爲蠹，惟桑虫、桃蠹、桐蠹入藥，而桐蠹難得。桂蠹。陳藏器云：桂蠹味辛可食，桑蠹去氣，桃蠹辟鬼，皆隨所出而各有功。桑蠹又治小兒疳瀉。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蠹》 《周禮》：剪氏掌除蠹物，以攻禁攻之，以莽草薰之。

明・毛晉《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上《領如蝤螣》 蝤螣生糞中。《爾雅》曰：蟦，螣螬也。蝤螣，蝎也。《爾雅》：蟦，螣螬。又云：蝤螣，蝎。邢疏：此辨蝎在土、在木之異名也。其在糞土中者名蟦螣，又名螣螬。其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螣，梁益之間謂之蝎』。上文『蝎，蛞蝓』，郭云『木中蠹』。下文『蝎，桑蠹』，郭云『即蛞蝓』。然則蟦螣也，螣螬也，蝤螣也，蛞蝓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者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碩人》云『領如蝤螣』是也。《埤雅》舊説：蝤螣生于木中，内外潔白，《符子》所謂『石生金，木生蝎』是也。蟦螣在糞草中，外黄内黑，亦或謂之螣螬。《列子》所謂『烏足之根爲螣螬』是也。螣螬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于脚。《造化權輿》云：蛇豸腹竄，螣螬背行。今俗謂之蟦螬。《方言》曰：蟦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螣。舊云螣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蓋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脱皮，可謂尸解矣。《爾雅翼》：蝤螣，螬，糞土中蟲。又云：蝤螣，蝎。謂在木中者。二物大抵相似，以所處爲異。蝤螣在腐柳中者，内外潔白，故詩人以比碩人之領。《七辨》云『蝤螣之領，阿那宜顧』是也。其所謂蝎非蠆尾之蝎也。《淮南・萬畢術》曰『黍成螣螬』，言以秋冬穫黍置溝中，即生螣螬也。説者以爲齊人曹氏之子所化。揚雄《方言》乃云或謂之喧斛，或謂之蝎，或謂之蛭，或謂之天螻，此其爲物多矣，非止一螣螬也。《説文》作齌蠹，毛傳『蝤螣，蝎蟲』。陶隱居云：一名蟦螣，雜猪蹄作羹，與乳母不能别。陳藏器云：螣螬居糞土中，身短足長，背有毛筋，但從水入秋化爲蟬。蝎在朽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一名蠹，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慢，至春羽化爲天牛。兩角狀如水牛，色黑，形質又别，蘇恭乃混其狀，總名螣螬，乃千慮一失矣。此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故古者譜從中起，謂之蝎譜。《名物疏》：蟦螣、蝤螣二物也。蟦螣一名螬，亦名螣螬，一名蜚齊，一名蝖齊。《莊子》云：烏足根所化。《淮南》云：黍成。王充云：化復育轉爲蟬。《博物志》云：以背行駛便于用足者也。蝤螣一名蝎，一名蠹，一名桑蠹，一名蛞蝓，生于桑、柳、柏及構木中，諸腐木根下亦多有之。本是二種，陶隱居及蘇恭俱混爲一，誤也。蝎自蝤螣之異名，非蠆尾之蝎也。天螻，《爾雅》云：蝖，即螻蛄也。揚子雲言：螣螬或謂之天螻。然則亦異物同名，非《爾雅》之蝖矣。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佩文韻府》卷八之一 螣：徂奚切。螣螬蟲。韻藻 蝤螣。《詩》：領如蝤螣。傳：領，頸也。蝤螣，蝎蟲也。《爾雅》：蟦，螣螬。蝤螣，蝎。疏：此辨蝎在土、在木之異名也，其在糞土中者名墳螣。其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螣，以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化書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蝤螣，歐陽炯詞《蝤螣》：領上訶梨子，繡帶雙垂。蟦螣：見上蟦詩音肥分反，《爾雅》音費。【增】蜚螣，《本草》：蜚螣，一名乳螣，一名應條，一名地蚕。置黍生螣。《淮南萬畢術》：置黍溝中，即生螣螬。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十六 蟦，螣螬。【注】在糞土中。蝤螣，蝎【注】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正義】此别蝎之異名也。蟦，螣螬。蝎之在於土中者名蟦，一名螣螬。《莊子・至樂篇》云：烏足之根爲螣螬，共葉爲胡蝶。《釋文》引司馬彪云：烏足，草名，生水邊。螣螬，蝎也。胡蝶，蛺蝶也。草化爲蟲，蟲化爲草，未始有極。《太平御覽》引陸璣疏云：螣螬生糞土中。《博物志》云：螣螬以背行駛，於用足也。蝤螣，蝎。蝎之在木中者名蝤螣。《衛風・碩人》云：領如蝤螣。毛傳：蝤螣，蝎蟲也。孔疏云：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方言》云：蟦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蟦，或謂之卷蠋，或謂之蝖

蝁，梁益之間謂之蛉，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蛉，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螻。四方異語而通者也。《詩疏》引孫炎云：螣蟘謂之蟥螣，關東謂之蜻螣，梁益之間謂之蝎，本《方言》爲義也。此即上文所云『蛣蜣』，下文又云『蝎，桑蠹』也。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 蟥，螣蟘。蜻螣，蝎。《詩・碩人》釋文引注云：螣蟘在糞土中。蟥，音肥分反。又引注云：蝎在木中。蝎，桑蠹是也。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按疏云：蟥螣也，螣蟘也，蜻螣也，蛣蜣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此說誤。凡物之蠹皆可名蝎，亦名蛣蜣，此一物也。桑蠹亦名蝎，此又一物也。至螣蟘則又迥乎不同，乃濕穢中化生物，多足而臭，並不潔白，疏特因蝎之名偶同而誤合之。此是三物，何得云一物、六名耶！

清・趙佑《草木疏校正》卷下《領如蜻蜻》 蜻蜻生糞中。《爾雅》曰：蟥，螣蟘也。蜻，螣蝎也。案此條鶻突不如《詩》、《爾雅疏》之明。觀毛傳『蜻螣，蝎蟲也』，即出《爾雅》，文本不及螣蟘，陸既爲蜻螣疏，何得突起螣蟘生糞中爲主句？而下漫引《爾雅》，仍于毛義囫圇無別，是陶本既不足取矣。然螣蟘生糞土中，蜻螣生木中，即桑蠹，諸家既有明說，元恪諒當不殊，而謬易爲蜻螣生糞中，下引《爾雅》仍無當，則《廣要》亦非可憑也。《釋文》及二家之疏皆未一及陸語，殆元恪本無此條而妄綴者。抑有之，而脫舛已甚耶。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蟥，螣蟘。蜻螣，蝎。《列子・天瑞篇》：烏足之根爲螣蟘。《方言》：蠙蟘謂之蟥，自關而東謂之蜻蠙，或謂之蚕蠾，或謂之蝎蛣，梁益之間謂之蛣，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蛣，秦晉之間謂之蠹。《論衡・無形篇》：螣蟘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晉書・盛彥傳》：彥母失明，婢取螣蟘炙飴之。《博物志》：螣蟘以背行快于足。《埤雅》：蜻螣，即木中蠹蟲，故古者譖從中起，謂之蝎譖。蔡氏卞曰：蜻螣，桑蟲也，食桑之腴，故色白而體柔。

清・焦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三 蜻螣。《傳》：蜻螣，蝎蟲也。《釋文》：蜻，似脩反，徐音曹。蠭，本亦作螣，又作齊，同音。齊，沈又音茨。《爾雅》云：蟥，螣蟘。蜻，螣蝎。郭云：螣蟘在糞土中，蝎在木中。蝎，桑蠹是也。蟥，音肥分反。蠹，音妬。蝎，音曷，或音葛。《正義》：《釋蟲》云：蟥，螣蟘。蜻，螣蝎。孫炎曰：螣蟘謂之蟥螣。關東謂之蜻螣，梁益之間謂之蝎。又曰：蝎，蛣蜣。孫炎曰：蝎，木蟲也。又曰：蝎，桑蠹。孫炎曰：即蛣蜣也。然則蟥螣也，螣蟘也，蜻螣也，蛣蜣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今定本云：蜻螣，蝎也。無蟲字，與《爾雅》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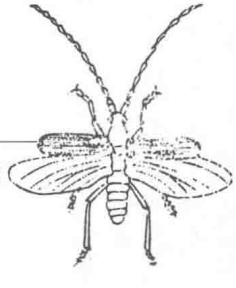
循按《說文・虫部》云：蛣，蛣蜣，蝎也。蜣，蝎蠭也。蝎，蜻螣也。與《爾雅》合，是蛣蜣、蜻蠭、蝎、桑蠹，一物四名，《爾雅》分釋者。蝎，一名蛣蜣，蜣爲蜣之省。其本釋也，而實爲桑中之蠹，故因螟蛉之爲桑蟲而類及之至。《詩》之蜻螣，即桑蠹，蛣蜣以其類于螣蟘，故次『蟥、螣蟘』之下以明之也。《論衡・商蟲篇》云：桂有蠹，桑有蝎，是蝎爲桑中之蟲。《列子・天瑞篇》云：烏足之根爲螣蟘。《論衡・無形篇》云：螣蟘化復育，復育轉而爲蟬，今蔬根所化在土者，尚稱螣蟘，蟲而化蟬之物，亦生糞土，與生桑木中者迥別。郭璞注螣蟘云在糞土中，注蜻螣云在木中，乃《方言》云：蠙蟘謂之蟥，自關而東謂之蜻螣，梁益之間謂之蛣，或謂之蝎。孫炎因以蟥螣蟘蜻螣蝎六字爲章，本方言也。《本草經》蟲魚中品列螣蟘云：味鹹，微温。一名蟥螣，生人家積糞草中。陳藏器所餘三十六種列木蠹云：味辛平，生腐木中，穿木如錐，至春羽化，一名蝎。是可以證郭氏說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蜻螣》 《埤雅》：蝎，一名蜻螣，一名蛣蜣。佶屈，曲貌，以形舉也。《爾雅疏》：蝎之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蜻螣，梁益之間謂之蝎。上文『蝎，蛣蜣』，郭云木中蠹。下文『蝎，桑蠹』，郭云即蛣蜣。然則蜻螣也，蛣蜣也，桑蠹也，蝎也，一也，以其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碩人》云『領如蜻螣』，是也。《埤雅》：蜻螣生於木中，内外潔白，符子所謂石生金、木生蝎是也。《本草》：蜻螣食木心，穿如錐刀，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至春羽化爲天牛。

又 《酉陽雜俎》：天牛，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壁間，必雨。

又 《爾雅》：蠰，齧桑。注：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齧髮。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一《動物分類綱領・環節動物》 有前翅，成硬殼而不透光者，其用特爲不飛時，將後二翅疊藏其下，披甲蟲即是。一百八十三圖。充殼翠之翅。



第一百八十三圖　披甲蟲

藝文

宋・薛士隆《金龜賦有序》 金龜，瓜蠹也，似龜而小，首足介尾咸具，色若中金焉。惟其冒乎外者，輕明若雲母。有翅，附甲而生，巨領雙髯，腹下多足，與龜爲異。弗察乎邇無見也，名無能得於古世，以形象目之，慨其似是而非。可爲兒童戲翫，實無所可用，其於靈壽何有。多翼，而飛不及遠，難矣乎哉！因感而賦。

春氣靄其融和兮，東風習習以生。庶卉資以茁萌兮，屯然而成厥形。寂書堂其蕭寥兮，聊縱步以杼情。行瓜田而徜徉兮，瞥玉靈之異常。蹇至微而賤軀兮，遵柔柯而微行。體渾金之萃美兮，色曜日而舒光。巨首顒顒兮，神屋翕然以隆。足孔舒兮甲隤如，以豐負上兮天穹，爪旁出兮四方，背負盤兮峻丘。山之昂藏昭以晰兮，列宿嗤其同明。吁嗟庶物百其形兮，同類殊情不可命兮，龜生千年巢夫蓮兮，萬歲木居緣而升兮，五色備具爲可稱兮，曠古不聞遊蔓藤兮，託質精鍊爲見情兮。款神物兮出倫類，去泥塗兮將自異。豈長年兮於此焉，極非仙靈兮茲焉嬉戲。情悅澣兮無主，立躊躇兮不語，龜蹣跚兮如顧，倏翻然兮飛去，驚予心兮駭目。歎瑰奇夫龜者，神悠揚兮未安，俄翩躚兮來下，睨而視之若是，而非觸而止之。屈信則微予始怪兮，載疑反復之而究兮，知豸之象之喙有髭兮，磔竪下紛如兮多足。雲母薄如翥之覆也，靈龜隱如文之著也，尾足成形彩之傳也。不可窺也，矧可度也。伊飛蠹之微麼，亶資氣而含靈。感瓜滋而賦性，腐草出而同螢。等蟋蛄之脆弱，知何秋之嘗更。瑣厥躬之譾薄兮，禀非常之妙形。神有愧於知來兮，壽奚極夫千齡。惜形似而蔑有兮，亦猥當其美名。觀夫德其茫若兮，甲疑乎可貞。曖八卦之無象兮，千里曷其如繩。氣靡服乎苞瓜葉之靈者，潛豈伏兮蠹以濟其調飢。蠢而蠕兮，何識何知。內匪明兮，莫決乎疑。曾可責兮，知彰知微。泯同形而非類兮，性天邈如羌僭。竊其虛名兮誰與，卜無庸兮藏廟堂。宜終年兮於野，何親人而詭以求全兮。德亦安取，嗟彼服之不稱兮。適以焚身，將兒曹之翫愛兮。斃焉無所，亂曰：僞亂真兮道之賊，若胡爲兮象之惑。內不靈兮死其文，受茲服兮其何獲。感微蟲兮作賦，庶永鑒兮夙夜。凡百君子，念茲無射。

雜録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 蠐螬，主赤白游疹，以物發疹，破碎蠐螬，取汁涂之。《本經》云：生糞土中，陶云能背行者，蘇云在腐木中。柳木中者皮白，糞中者皮黄，以木中者爲勝。按蠐螬居糞土中，身短，足長，背有毛筋，但從水入，秋蜕爲蟬，飛空飲露，能鳴高潔。蝎在朽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一名蠹，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慢。至春羽化爲天牛，兩角狀如水牛，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遥。二蟲出處既殊，形質又别，蘇乃混其狀，總名蠐螬，異乎蔡謨彭蚎，幾爲所誤。蘇敬此注，乃千慮一失矣。《爾雅》云：蟦，蠐螬；蝤蠐，蝎。郭注云：蠐螬在糞土中，蝎在木中，桑蠹是也。飾通名蝎，所在異也。又云噬桑，注云似蝎牛，長角，有白點，喜噬桑樹作孔也。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木蠹味辛平，小毒，主血瘀勞積，月閉不調，腰脊痛，有損血及心腹間痰。桃木中有者，殺鬼去邪氣；桂中者，辛美可噉，去冷氣。一如蠐螬，長足短，生腐木中，穿木如錐刀。至春羽化。一名蝎。《爾雅》云：蝎，結蜾。注云：木蠹也。蘇恭證云蠐螬，深誤也。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一五《餂蠹》 舊説啄木鳥取木蠹于深處，以舌餂之，舌長于味杪，有針刺。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五〇 蠐螬化爲復育，轉而爲蟬。《論衡》。

清・李元《蠕範》 蛂以翼鳴。蛂，蟈也，蟥蚚也，吉丁也，金龜子也，金花蟲也，緑金蟬也。五六月生蔓草上，大如虎豆，四足二角。其鳴以翼，背有緑翅在甲下。其甲硬如龜殼，色如貼金，行必成雙，死則金滅。

又 蛂死則金滅。

清・方旭《蟲薈》卷三 金龜子。《嶺表録異》：金龜子甲蟲也，春夏間生草木上，大如小指甲，能飛，狀如金色龜兒，行必成雙。里人採取陰乾，裝以金翠，爲百物之飾。旭按：此即《爾雅》所謂『蛂，蟥蚚』，《本草拾遺》所謂吉丁蟲也，狀似斑貓而小，文采如金，又名金蟲，又名金花蟲。産嶺南，可爲媚藥。一種相似而長至寸許，兩頭尖者亦此類。處處有之。亦有五色者或又呼紅娘。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



第百六十六圖 昆蟲之肢挾貝現象

物篇》第八章《動物之分布》 貝類，【略】遷徙之方法，必有出意外者。嘗於水中採集昆蟲。每見第一百六十六圖。昆蟲之肢，嘗有小貝附着。【略】此等事情，原出巧合。【略】昆蟲入水，其肢偶入貝殼，貝驚閉之殼，遂挾其肢而隨之飛。及其結果，經平原，越山巔，下而另集湖沼，貝類遂因之遷徙，竟闢一新居矣。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鞘翅目》 鞘翅類亦曰甲蟲，爲完全變態。凡金龜子、天牛、龍蝨皆此屬。口硬固，適咬嚼。頭及前胸部被角質之硬皮，能自在動。凡蟲類胸部多寬廣，而此屬獨湫隘，故常誤認爲頭部。觸角有系狀、鞭狀、鋸齒狀、櫛齒狀、棍棒狀、鰓葉狀，或屈折爲膝狀，且有末端扁大或中部膨大及不正形者。通例皆以十一節。眼極稀單眼。前翅變角質，不透明。現各種紋色變換無盡藏。後翅爲膜質，展則飛揚，靜止時摺疊而護以前翅，故又名前翅爲鞘蓋。或有缺後翅者，脚能疾走，或巧於游泳。有五或五以下之跗節，亦有前肢中肢五跗節而後肢四跗節者，如芫菁屬。凡此屬之蟲類，多害蟲，亦有益蟲。

鞘翅類其雌雄易鑒別，雌者稍稍大形，雄者常小。又如獨角仙之雄者，頭上及前胸部有如角之突起物；鍬形蟲之雄者，大腮極發達，以及棲息水中。雄之跗節膨大爲籾殼狀，如龍蝨類，皆判別顯著。

此屬之幼蟲多潛伏在土中水間，或植物組織內。有蝎、蠐螬、針金蟲及鐵砲蟲等，兼食肉性及食葉性。又其成蟲亦如之。

採集法：鞘翅類易徒手捕獲，獨斑螢科及步行蟲科遭危急，發一種之臭惡。常以鑷子箝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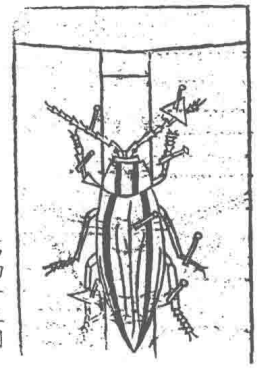
殺蟲法：通常用毒壺，然不如以熱湯混那普塔之細末投入殺之何者？此屬口銳利，投毒壺未絕，有繼入，既忿恨爭齧，故不如湯淹殺，暴且速。或在郊野，則易以醇或酒精滿注於玻璃壜中，又欲生持歸者，閉採集管，其捕得即殺者，投置攜帶箱，然以硬固，針刺頗難入。特不留刺箱底，致行走時易振搖，損落其翅部。以故，常包裹以綿或紙片，而併置鐵葉管。

此屬所在，常棲森林、山野、畦畔、園亭，囓葉片，步行地上採食物。或潛竹林，隱路傍之塵芥，或集道塗之糞穢，及動物屍骸，以及隱慝砂地石隙并樹皮下，逡巡萎菌朽木之邊，伏果實，盜花蜜，飽樹液。復或游泳沼水中，見有夜遊者，有飛旋日中者。

凡採集，見在樹柯之高處，則承以蟲網或蝙蝠傘，而取竹木類猛擊之，易振落其微小者。承白布，能瞥見，或捨置泥布動物肉片之棄板於豐林傍近之繁草間，及切剖瓜類而覆置之，數日後撿視，則誘集各種之蟲類。又以燈火誘致於夜中。

農家於耕鋤及收納之際，默留意，能得多種。又值嚴冬時，剥樹外皮，翻倒木塊石，更能得異景。其水棲者欲誘取之，則投置爛魚或禽鳥之骸於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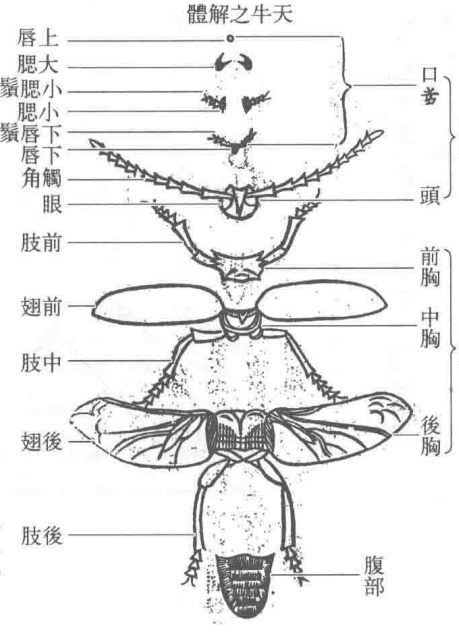
製作法：製鞘翅類多不展翅，亦或有展翅者不展法，針自背硬皮及鞘蓋之接處，直達胸片，出中肢後肢間針之法，或以別雌雄，雄者偏右方，雌者偏左方。然以施他蟲類，頗窒礙，故不獨用。其整理肢體，髣髴同膜翅類，多以留針紙或軟本片，支持其觸角及各跗節而細檢之，特如天牛，其觸角之修偉，冠絶常類。宜彎後經背向兩脇，有如角狀，末乃散布那普塔或安息香酸。



第四十三圖

展翅法：取大形種，以鑷子逼鞘蓋，舉左右張，傍立留針以支之。或并開四翅擬飛翔狀，餘如不展翅法。

鞘翅類微小者，貼附於雲母薄片，又是屬之幼蟲，有硬皮者製之法，浸砒酒，貫以昆蟲針，而靜置待乾固，皆一如成蟲狀。



第四十四圖

解體標本製作法：解剖昆蟲之軀體曰解體。今以鞘翅類舉一例。如天牛，取薄刃及鑷子分解之，而順序着紙片上。先上唇，繼及大腮及小腮；次下唇，次附觸角之頭眼；次胸前部，附前肢；次中部，附中肢，又附鞘蓋；次後部，附後

肢，并其翅之膜質狀者，末殘腹部，除内容物，以酒精洗滌，去餘滴而并粘著之。凡始分解，於其各部之空處，皆塗以那普塔，及其他之蟲害豫防劑，而以綿充塞，既歸燥，即取去。入其全部於貯藏箱，記各體之名稱，凡其有歧異者皆併記之。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鞘翅目由倫敦皇家昆蟲學會會員、碩士C. J. 加恩(C. J. Gahan) 鑒定

黑甲蟲科Fam. Tenenbrionidae

Anatolica sp. incert.

Anatolica augustata St.

Blaps rugosa Gebl'

Akis fumestra Fald'

芫菁科Fam. Meloida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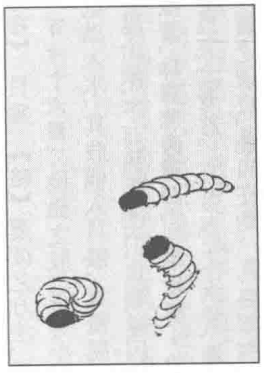
短翅芫菁*Meloe sp. Incert*

葉甲科Fam. Chrysomelidae

Chrysomela sp. incert.

此外，有幾種食肉甲蟲屬步甲科Carabidae，以弱小的動物爲食；還有隱翅甲科Staphylinidae，常被稱爲鷄尾酒甲蟲cocktail beetles，多見於垃圾堆中，或有腐爛動植物的地方。種屬無法鑒定。

圖表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 領如蝤蠐。傳：蝤蠐，蝎蟲也。集傳：木蟲之白而長者。蝤蠐，一名蝎，一名木蠹蟲，一名蛣蜣。生腐木中。《名物疏》云：蝎自蝤蠐之異名，非蠆尾之蠍。

又 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集傳：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二説不同。稻氏云：張華詩『涼風振落，熠燿宵流』，是熠燿之爲螢也。此説爲得，但燐非螢火。孔疏詳之。



虎甲科Cicindelidae 分部

蟥、蚌、蛂、蟜、蟥蚌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上 蚌：蟜蝗，以翼鳴者。从虫，并聲。薄經切。蟜：蟜蟥也。从虫，喬聲。余律切。蟥：蟜蟥也。从虫，黄聲。乎光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蚌：步丁切。甲蟲也。蟥：胡光切。蟥蚌也。蟜：市律切。蟜蟥也。蛂：步結切。蟥蚌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蟥：胡光切。蟲名。《説文》：蟜，蟥也。蚌：旁經切。蟲名。《説文》：蟜，蟥也。又北孟切。獸脊蟲也。蟜：食律切。蝗也。又允律切。蟲名。《説文》：蟜，蟥也。

又 蛂：方未切。甲蟲也。《爾雅》：蛂，蟥蚌。又大計切。又蒲結切。又分物切。又敷物切。又蚌迷切。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蟲部第二》 蛂：俗蛂，正蒲結反。蟥、蚌虫二。

又 蟥：音黃。蛂，蟥蚌。蛂：音蒲結反。

又 蚌：音餅。以翼鳴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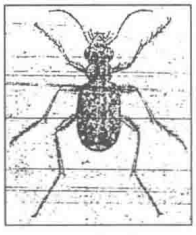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蛂：必列切，音別。《爾雅》：蛂，蟥蚌。郭注：甲蟲，大如虎豆，緑色，今江東呼蟥蚌。蚌：蒲明切，音缾。蠪蟥以翼鳴者蚌。《説文》篆作。又蟥蚌。見前蛂注。蟥：呼王切，音黃。蟥蚌一名蠪。見前蛂注。俗呼蝗，爲横蟲，不作蟥。《精薀》蟥同蝗，誤。

蠪：以律切，音聿。《説文》：蠪蟥以翼鳴。見前蛂注。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蛂：《唐韻》、《集韻》並蒲結切，音蹩。《玉篇》：蟥，蚌也。《爾雅・釋蟲》：蛂，蟥蚌。注：甲蟲也。大如虎豆，緑色。今江東呼黃蚌。又《類篇》：敷勿切，音拂。方未切，音沸。駢迷切，音鼙。義並同。蚌：《唐韻》薄經切，《集韻》旁經切，並音屏。《説文》：蠪蟥，以翼鳴者。《爾雅・釋蟲》：蛂，蟥蚌。注：甲蟲也。詳蛂字注，通作蚌。蟥：《唐韻》、《集韻》，並胡光切，音黃。《爾雅・釋蟲》：蛂，蟥蚌。注：甲蟲。又《説文》：蠪蟥也。又《篇海》：馬蟥，水蛭。互詳蛂字注。蠪：《唐韻》餘律切，《集韻》允律切，並音聿。蟲名。《説文》：蠪蟥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蠪蟥逗，以翼鳴者。蟥，各本作蝗。今正。《釋蟲》曰：蛂，蟥蚌。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緑色。今江東呼黃瓶。按蛂蟥即蠪蟥也。以翼鳴者。見《考工記・梓人》鄭注：翼鳴，發皇屬。發皇，即蛂蟥也。从虫，并聲。薄經切。十一部。：蠪蟥，蚌也。蚌字今補。此轉注之例也。从虫，喬聲。余律切。十五部。：蠪蟥也。从虫，黃聲。乎光切。十部。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沙蜣常走沙上，喜光熱，色美顎强，捕小蟲以爲食。



第五十二圖　沙蜣

綜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蛂，蟥蚌。【注】甲蟲也。大如虎豆，緑色。今江東呼黃蚌。【音義】蛂，謝音弗，沈符結反，《字林》大替反。蟥，音黃，郭音王。本或作黃。蚌，郭音瓶。【疏】蛂，一名蟥蚌。甲蟲也，形大如虎豆，緑色。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蛂，蟥蚌。黃正色，緑閒色，緑黃之所并，蛂有後而已。一名發皇，聲發於蝗。《詩》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蟥蚌，緑甲蟲也。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抱槍》 《爾雅》：蛂，蟥蚌。注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緑色，江東呼爲蟥蚌。抱槍，蓋腹下有棘如槍也。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蛂，蟥蚌。蛂，音別。蟥，音黃。蚌，音瓶。蛂，一名蟥蚌，甲蟲，大如虎豆，緑色。今江東呼蟥蚌。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十六 蛂，蟥蚌。【注】甲蟲也。大如虎豆，緑色。今江東呼黃蚌。【正義】蚌一名蛂蟥。《説文》作『蚌，蠪蟥』。《考工記》云：以翼鳴者。鄭注以爲發黃之屬也。蛂，通作蠪。又轉作發蟥，省作黃，其音義同也。【注】甲蟲至黃蚌。【正義】《御覽》引孫炎云：翼在甲裏。凡甲蟲之能飛者，皆甲下有翅也。衆經音義引《爾雅》注作江南呼爲黃瓦，疑傳寫之訛，郭引時諺以『蛂，一名黃蚌』，與鄭讀異。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蛂，蟥蚌。鄭云：即蜉蝣也，容有小異。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蛂，蟥蚌。甲蟲也。大如虎豆，緑色。今江東呼黃蚌。音瓶。蛂，《説文》作蠪，云蠪蟥也。又云：蚌，蠪蟥，以翼鳴者。鄭注《梓人》云：翼鳴，發皇屬。蓋發、蛂聲近，皇、蟥字通也。但詳許、鄭並以蛂蟥名蚌，郭以黃蚌名蛂。師讀不同。又以緑甲蟲爲黃蚌。今甲蟲緑色者，長二寸許，金碧熒然，江南有之。婦人用爲首飾。郭義或當指此。然未聞此蟲能翼鳴也。《御覽》引孫炎曰：翼在甲裏。今驗甲蟲能飛，皆甲下有翅，不獨此耳。《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注緑色下作『江南呼爲黃瓦』。蛂，音扶結反，與今注異。《釋文》：蛂，謝音弗，沈符結反。蟥，郭音王。本或作黃。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蛂，蟥蚌。蛂音弗，蟥音王，蚌音瓶。【注】甲蟲也，大如虎豆，緑色。今江東呼爲黄蚌。【補正】臣鎣按，《説文》云：蠙蟥也，以翼鳴者。《玉篇》云：蟥蚌也，蓋一物也。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 蛂，蟥蚌。案，《考工記》注：翼鳴，發皇屬。賈疏引蛂蟥以爲即此發皇。今邢疏云：蛂，一名蟥蚌。誤承郭訓也。《説文》云：蚌，蠙蟥，以翼鳴者，又云：蠙，蠙蟥也。余律切。《釋文》云：蛂，謝音弗。蛂即蠙也。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蛂，蟥蚌。《考工記》以翼鳴者。鄭注：發皇屬。賈疏：案『蛂，蟥蚌』即此，發皇也。張氏穆曰：黄蚌即發皇之説。臧玉林曰：案友、發杉同，古人多通用。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邢疏：蟥蚌又名蛂，甲蟲也，大如蠅虎豆，緑色。

清・宗源瀚等修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蚌，按俗呼金蛾蟲。婦女亦爲首飾。

清・何東銘纂《邛雋野録》 蟥蚌，按一作黄蚌，一名蛂，甲虫也，大如虎豆，緑色。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



蛂，蟥蚌

虎甲*Cicindela* spp.

題解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蟥蚌，緑甲蟲也。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 蛂。《爾雅》云：蛂，蟥蚌。郭云：甲虫也，大如虎頭，緑色。江東呼爲黄蚌。抱槍。《襍俎》云：抱槍，水虫也，形如蛣蜣，稍大，腹下有棘，似槍如棘針螫人，有毒。

步甲科Carabidae 分部

地蠶虎*Calosoma chinensis*

腰斬，旁不肯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八 予同院宇文獻云：吉州有異蟲，長三寸餘，六足。見蚓必齧爲兩段，纔斷各化爲異蟲，相似無別。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傍不肯。

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五 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麥豆未嘗有蟲。有蟲蓋異事也，既食其葉，則實自病，安有不爲害之理？元方因言子方蟲爲害甚於蝗，有小甲蟲見，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嘗聞也，故録之。

宋・江少虞編《事實類苑》卷六〇《子方蟲》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爲

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子方蟲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傍不肯。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旁不肯即蟞也。《東坡志林》曰：元祐八年，雍丘令米芾書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子方蟲爲害甚于蝗，有小甲蟲，見禾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嘗聞也。

行夜*Pheropsophus jessoensis*

氣蟙、放屁蟲、腲顆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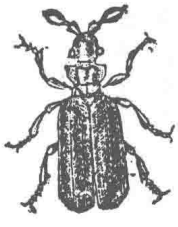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腲顆蟲。《拾遺》。藏器曰：出嶺南，狀似屬盤，褐色，身扁。帶之令人相愛也，彼人重之。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腲顆蟲出嶺南，狀如行夜，褐色身扁，帶之令人相愛。

清・方旭《蟲薈》卷三 氣蟙：《正字通》：氣蟙好夜行，其形似蜚蠊，人觸之即氣出。旭按：此物一名行夜，又名氣盤蟲，草中有之，黑甲，好夜飛。觸之則尾後射出臭氣，俗名撒屁蟲。一種褐色，小而兩頭尖者亦此類。

棒角甲科Paussidae 分部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動物分類綱領・圜節動物》 首爲一圜節所生成，生有目，有口，有鬚，並屬於口之諸他體。口間頂鬚一雙，亦屬多節連而成者，適在首前，狀似一對細角，隨在彎轉屈伸如意，而形狀多不同。雌雄中分別尤多，若者類雙鋸，或類雙鎚。見一百七十四圖。



第一百七十四圖
雙鬚似鎚式

沼梭甲科Haliplidae 分部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動物分類綱領・圜節動物》 浮游水面之圜節動物，足皆從常平列，宛同憑以行舟之櫂，左右勻分。一百七十八圖。



第一百七十八圖

豉甲科Gyrinidae 分部

豉蟲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正字通》：豉蟲大如豆，光黑，浮游水面。葛洪《肘後方》：治射工毒成瘡，口不能語，用豉母蟲一枚，口中含之即瘥。

又 《事物紺珠》：寫字蟲如大黑豆，施行水面。

清・李元《蠕範》 豉含氣射人。豉，豉母也，狀似水黽，大如豆，黑色，浮游水上，常含氣射影而使人病。然人被射工毒瘖者，用此蟲一枚含口中，即能言矣。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物産志・動物・蟲之屬》 算盤子蟲，按《本草拾遺》豉蟲，蓋即指此。生池塘及井中，黑如大豆，浮遊水面。亦有黃黑間色者。

清・方旭《蟲薈》卷三 豉蟲。《本草綱目》：豉蟲一名豉母蟲，大如豆而光黑，用白梅裹含一枚，能除射工毒。

大豉甲 *Dineulus orientalis*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豉蟲有毒，殺禽獸，蝕息肉，傅惡瘡。《百一方》：豉蟲圭射工取一枚，致口中便愈。已死者亦起蟲，有毒，應不可吞，云以白梅皮裹含之。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豉蟲。《拾遺》。**【釋名】** 豉母蟲。

【集解】 時珍曰：陳藏器《拾遺》有豉蟲，而不言出處、形狀。按葛洪《肘後方》云：江南有射工蟲，在溪澗中，射人影成病，或如傷寒，或似中惡，或口不能語，或惡寒熱四肢，拘急身體有瘡，取水上游走豉母蟲一枚，口中含之便瘥，已死亦活。此蟲正黑，如大豆，浮游水上也，今有水蟲大如豆，而光黑即此矣。名豉母者，亦象豆形也。

【氣味】 有毒。

【主治】 殺禽獸，蝕息肉，傅惡瘡。藏器。白梅裹含之，除射工毒，時珍。

清・何東銘纂《邛嶲野録・方輿類・物産・藥之屬》 豉母蟲。按，身正黑，如大豆，浮游水上，其行最速。俗叫寫字虫，一作畫字虫。會理州及迷易所俱産。

日本豉甲 *Gyrinus japonicus*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豉蟲能舞行水面，環走成輪形。

又 Gyrinus。

龍蝨科 Dytiscidae 分部

明・謝肇淛《五雜俎・物部》 閩有龍虱者，飛水田中，與灶蟲分毫無別。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 龍虱出閩海，似蝤蛑而小，黑色，兩翅，六足。秋月暴風起，從海上飛來，落水田或池塘。海濱人撈取，油鹽製藏珍之。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 龍蝨。《閩小記》云：龍蝨形如小蟑螂，又似金龜而黑色。每八月十三至十五日，飛墮漳州海口，餘日絶無。除面上黝黑赤氣，食之良，兼美男女顔色，活血。



龍蝨

《物理小識》：智少隨老父福甯曾見龍蝨，後在姚有僕署中食此，云自濠鏡來，則他處亦出此，何漳獨異也？蓋是甲蟲，大如指頂，甲下有翅，熏乾油潤，去甲翅啖，似火魚之變味。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龍蝨飛水田中，與竈蟲無別。

清・李元《蠕範》 龍蝨，似蝤蛑而小，黑色，兩翅，六足。劈殼食之，小有食味。秋月暴風自海上飛。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七《昆蟲類二》 《五雜俎》：閩有龍蝨者，飛水田中，與竈蟲分毫無別。《泉南雜志》：龍虱如生糞上蟲，似黑而薄，劈殼食之，小有風味。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龍蜣，泥豬子，棲池沼中，善游泳，爲小魚之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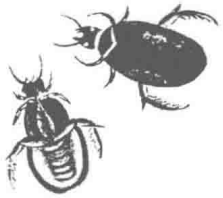
又 Dytiscidae (water-beetle)

黄邊大龍蝨 *Cybister japonicus*

清・聶璜編《清宫海錯圖・龍蝨》第二册 謝若愚曰：龍蝨，鴨食之則不卵，故能化痰。按，龍蝨狀如蜣螂，赭黑色，六足兩翅而有鬚，本海濱飛虫也。海人乾而貨之，美其名曰龍蝨。豈真龍骾之蝨哉？食者捻去其殼翼，啖其肉，味同炙鱉，不耐久藏。或曰此物遇風雷霖雨則墮於田間，故曰龍蝨。

龍蝨贊：霧鬱雲蒸，龍鱗生蝨。風伯雨師，空中探出。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鞘翅目》 棲息水中。雄之跗節膨大，爲籾殼狀，如龍蝨類。



黃邊厚龍虱*Cybister limbatus*

清・魯曾煜、施廷樞等纂《福州府志・物産・蟲之屬》 龍蝨似蝤蛑而小，黑色，兩翅，六足。秋月暴風起，從海上飛來，落水田，或池塘。海濱人撈取油鹽製藏珍之。按，龍蝨類水蟲，但來自海外，與出自水中者異耳。

清・方旭《蟲薈》卷三 龍蝨。《閩小記》：漳州每歲八月十三至十五，有龍蝨飛墮，餘日則無。人食之，除面上一切斑點。《五雜俎》：龍蝨與竈雞分毫無別。其蟲雖有甲而不能飛，用手搦投入小瓶中，燒酒浸，陰陽瓦上焙乾用。按，人死血肉腐爲蟲，或爲蛆，或爲蚜，形各不一。或云一物並生，或云一物先後互化，又有云貧窮者多蛆少蚜，富厚者多蚜少蛆。第勿深考，並存其説，以俟博雅君子折衷焉。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博物志》：蒼梧人卒，便有飛蟲，大如麥，有甲。或石餘或三五斗米食之，如風雨之至，斯須而盡。人以爲患不可除。唯畏梓木，自後以梓木爲棺，更不復來。

隱翅蟲科Staphylinidae 分部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青腰蟲有大毒，著皮肉腫起，殺癬蟲，食惡瘡瘕肉，剥人面皮除印字，印骨者亦盡。蟲如中蟻大，赤色，腰中青黑，似狗獦，一尾尖，有短翅，能飛。春夏時有。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青腰蟲》 《本草》：此蟲如蟻大，赤色，腰中青黑，尾尖，有短翅，能飛。春夏有之。性太毒，着皮肉腫起。

明・黃佐《廣東通志・民物志・土産》 青腰大如蟻，身赤，殺癬，剥死肌。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青腰蟲大如中蟻，赤色，一尾而尖，有短翅，能飛。

清・方旭《蟲薈》卷三《青腰蟲》 《本草拾遺》：青腰蟲大如中蝗，赤色，腰中青黑，似狗獦，尾尖，有短翅，能飛。春夏有之。着人皮肉腫起，剥人皮面，能除印字至骨者。

青腰隱翅蟲*Paederus fuscipes*

青腰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青腰蟲。《拾遺》。

埋葬甲科Silphidae 分部

人蚜

埋葬蟲*Nicrophorus* spp.

宋・徐照《芳蘭軒集・蝗飛高》 戰士屍上蟲，蟲老生翅翼。目怒體甲硬，豈非怨氣激。嶫嶫北方來，橫遮遍天黑。戍婦聞我言，色變氣咽逆。良人進戰死，屍骸委砂礫。昨夜魂夢歸，白騎曉無迹。因知天中蝗，乃是屍上物。仰面久迎視，低頭淚雙滴。呼兒勿殺害，解繫從所適。蝗乎若有知，飛入妾心臆。

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 人蚜。陳所安《今見録》：近有一種不肖奸徒，輒於攢殯左右，勾賄寄户。寄户者，以産賃人厝棺，杭人呼爲開寄場。每有七日内之出厝棺木，到場即被昏夜啓棺，竊取人蚜，貨與方術家及走醫，爲夾棍藥，并治跌打，絶邪瘧等用。予初不解人蚜爲何物，後詢唐博士與宜。博士家有老僕來升，曾見之，云凡人死七日外，遍身肌肉腐如漿，心氣散漫，蒸爲人蚜，形如九龍蟲而小，色赤如血，光滑異常，男女皆有，入藥男棺者佳。其取之法：用大鑽於棺和頭前鑽一大孔，以香糟塗孔外，内蟲聞糟氣，皆從孔出。

【集解】藏器曰：蟲大如中蟻，赤色，腰中青黑，似狗獦，一尾而尖，有短翅，能飛。春夏有之也。

【主治】有大毒，著人皮肉腫起，剥人面皮，除印字至骨者，亦盡食惡瘡瘕肉，殺癬蟲。藏器。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 青腰蟲。《本草》云：青腰蟲如蟻大，赤色，腰中青黑，尾尖，有短翅，能飛。春夏有之，有大毒，著皮肉腫起。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本草》：青腰蟲如蟻大，赤色，腰中青黑，尾尖，有短翅，能飛。春夏有之。性太毒，著皮肉腫起。

隱翅蟲*Staphylinus* sp.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蓑裳子前翅短小，僅蔽身之小半，能食害蟲，可稱爲益蟲。

又 Staphylinus。

水龜甲科Hydrophilidae 分部

清・陳夢林等纂《諸羅縣志》 水龜【略】出潭堀中。醃食佳。

清・謝金鑾、鄭兼才纂《臺灣縣志》 水龜【略】生潭澗中。醃食甚佳。

清・王瑛曾纂修《鳳山縣志》 水龜【略】生潭澗中。醃食甚佳。

又 水龜生水面，有翼能飛。醃食味佳。

清・林豪纂《澎湖廳志・蟲魚》 水龜【略】可醃食。紀略入淡水魚。然彼有龜名，宜從介類。

清・黄任、郭賡武纂《泉州府志・蟲之屬》 水龜【略】有翼，色黑，能於水面走。産晉江龍湖。遇陰雨時，千萬投湖中，不知其來處。

清・李維玨原本，吴聯薰增纂《漳州府志》 水龜。

鍬甲科Lucanidae 分部

蝤、蝎、蜻蠐、蠐螬、木蠹、蛄蝂、鍬甲、鍬形蟲

題解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蝤：夷周切。蝤蛑水蟲。又將由切。蝤蛑大蟹。一曰蟲名，木蝎也。又兹秋切。蟲名。《説文》：蝤齎也。又才勞切。

蛄：口到切。蟲名，蝎也。

蝎：何葛切。蟲名。《説文》：蝤蠐也。又居曷切，又胡公切。蠷螅也。

宋・鄭樵《爾雅注》 蝤蠐，蝎。木中蠹蟲也。《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

宋・任廣《書敘指南》卷一四《昆蟲》 蝎蟲曰蝤蠐。《詩》。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一》 蝤蠐，上音囚，下音齊。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蠹：木中蟲在木中食木者也。今俗謂之蛀。音注。《左傳》曰：公聚朽蠹。从蚰，彙聲。當故切。五部。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鞘翅目》 鍬形蟲之雄者，大腮極發達。

綜述

三國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領如蝤蠐》 蠐螬生糞中。《爾雅》曰：蟥，螬也。蝤蠐，蠍也。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釋蟲・蝤蠐》 《爾雅》曰：蝎，蛄蝂。又曰：蝤蠐，蝎。蓋蝎一名蝤蠐，一名蛄蝂。佶屈，曲貌，以形舉也。《方言》曰：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詩》曰：領如蝤蠐。蓋蝤蠐之體有豐絜且白者，故《詩》以況莊姜之領。《七辯》曰『蝤蠐之領，阿那宜顧』是也。化書曰『燥濕相

育，不母而生蜡螬』，此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故古者譖從中起，謂之蝎譖。曹植《籍田論》曰：昔三苗、共工、讙兜，非堯之蝎歟？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

宋・鄭樵《通志》卷七五　蜡螬。《爾雅》云：蜡螬，蝎。木中蠹蟲也。《方言》：關東謂之蜡螬，梁益之間謂之蝎。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一・蜡螬》　《爾雅》：蟨，螬蠐。糞土中蟲。又云：蜡螬，蝎。謂在木中者。二物大抵相似，以所處爲異。大者如足大指，而蜡螬在腐柳中者內外潔白，故詩人以比碩人之領。其所謂蝎，非蠆尾之蝎也。至於螬蠐，食李之半於陵子，嘗甸匐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仲子之廉，不忍受人一飡，而甘餔螬蠐之餘腐，以此而發皇視聽，則其節之苦甚矣。《淮南・萬畢術》曰『黍成螬蠐』，言以秋冬穫黍置溝中即生螬蠐也，說者以爲齊人曹氏之子所化。《論衡》曰『螬蠐化爲復育，復育化爲蟬』，言萬物變禪如此。揚雄《方言》乃云：或謂之喧毅，或謂之蝎，或謂之蛭，或謂之天螻。此其爲物多矣，非止一螬蠐也。《說文》：蝨蠹。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正誤】**弘景曰：《詩》云『領如蜡螬』，今以螬字在下恐倒爾。恭曰：此蟲一名蜡螬，有在糞聚中，或在腐木中。其在腐柳中者內外潔白，糞土中者皮黃內黑黯。形色既異，土木又殊，當以木中者爲勝。宜冬月采之。宗奭曰：諸腐木根下多有之，構木津甘，故根下尤多。亦有生于糞土中者，雖肥大而腹中黑，不若木中者，雖瘦而稍白，研汁可用。

又　蜡螬一名蝎，一名蠹，在朽木中食木心，穿木如錐。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慢。至春雨後化爲天牛，兩角如水牛，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遙。出處既殊，形質又別，陶、蘇乃混注之，蓋千慮一失也。惟郭璞注《爾雅》謂『螬蠐在糞土中，蜡螬、桑蠹在木中，嚙桑，似蝸牛，長角，喜嚙桑樹』者爲是也。

明・徐炬輯《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二九　螬蠐、蜡螬亦異。螬蠐，釋前。按，蜡螬亦木虫也，色白而長。一名蛄蝠。《詩》云：領如蜡螬。

清・張宗泰綴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一　蜡螬，蝎。**【疏】**《方言》云：按《詩》疏、《方言》，當爲孫炎之誤。《方言》作『自關而東謂之蜡蠐，或謂之蚕蠋，或謂之蝎，或謂之蝎毅，梁益之間謂之蛣，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蛣』，其文較詳而少異。

又　蜡螬，蝎。《釋文》：蜡，徂秋反。今本音囚，非。《廣韻》：蜡，自秋切。囚，似由切。雖同在十八尤，然不同音。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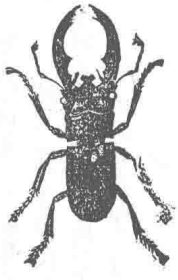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

蜡螬，蝎



福運鍬甲 *Lucanus fortunei*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動物分類綱領・圜節動物》　下頷，體狀非言之所能盡，要俱因其食何物，形式與其食物相宜，如鬚，能將其食物捧舉起至牙近處，便於牙切碎。時或有牙伸扁長甚利，宛同二角對向如剪者，鹿角蟲即是。亦名飛鹿蟲。



第一百九十圖　鹿角蟲

扁鍬甲*Serrognathus* sp.

清・蔣廷錫繪《清宮鳥譜》卷一《白喜鵲與鍬甲》



金龜子科Scarabaeidae 分部

蜣、螂、蛣、螓、蛄、蛣蜣、蜣螂、渠螂、天社、牛屎蟲、糞爬牛、推車客、牛屎烏、滾丸蟲、推屎扒、矢殼螓、應遊將軍

題解

三國魏・張揖《博雅》（隋・曹憲音解）卷一〇《釋蟲》　天杜，蜣螓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蜣，丘良切。蜣螓，啖糞蟲也。螂。同上。又其虐切。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蛣蜣，草中有蛣蜣樹。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螓：吕張切。蟲名。《爾雅》：蛣蜣，螓。又盧當切。《説文》：堂螓也。一名蚚父。

蜣螂：墟羊切。蜣螓，蟲名。或作螂。又並乞約切。蟲名，矢甲也。螂又極虐切。《説文》：渠螂螓。一曰天社。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蛣蜣》　蛣蜣一名蜣螓。《爾雅》所謂『蛣蜣』，蜣螓是也。《衝波傳》曰：蛣蜣無鼻而聞香，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久之輒羽化，如尸解仙去也。《莊子》曰：蛣蜣之知在於轉丸。夫以蜘蛛、蛣蜣之知而猶能布網、轉丸，則萬物付之自然，各有能矣。此列、莊之徒所以欲擺工倕之指也。《淮南子》曰：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正爲是爾。《抱朴子》曰：玄蟬絜飢，不羨蜣螓穢飽。故回之簞瓢，有以輕猗頓之富也。《古今注》曰：一名弄丸。

又《爾雅新義》卷一五　蛣蜣，蜣螓。處人所惡，狠而上人者也，化而五色良矣。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五　蜣螓夜飛，宜避之，撞入胸腹或臂股間，輒遺子而去。人或不悟，子漸隱入肉中爲患。生股臂間者，猶可傳療，若入心腹，則不可治也。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蟲部第二》　蛄：去吉反。蛣蜣，虫名。蜣螓：上音羌，下音良。食土異虫也。下又音郎，螳螓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蛣蜣：，去吉切。，區羊切。甲蟲之巨者，黑甲，甲下有翅，飛鳴洪洪然，好轉牛矢爲丸，俗亦謂之矢甲。向秀曰：蛣蜣之知在於轉丸。又名蜣螓。《爾雅》曰：蛣蜣，蜣螓。又漢鄴縣有蛣埼亭。顔師古曰：蚌也，長寸廣二分，有小蟹在其腹中。《南越志》曰：長寸餘，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亦作鮚，至今以此名其地。

元・脱因修（至順）《鎮江志》卷四　蜣螓，一名蛣蜣。《莊子》云：蛣蜣轉丸。《關尹子》曰：蜣螓轉丸，丸成精思之，而有蠙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輾奚白。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蛣螓、天柱、弄丸、蜣螓，黑甲蟲也。

明・劉胤昌《劉氏類山》卷四　蜣螓，黑甲。蜣螓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蠙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蜣螓》　蜣螓，黑甲蟲，能以土包糞轉而成丸。《莊子》曰：蛣蜣之智在於轉丸。其類似有雌雄，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一前挽之，一後推之，掘地爲坎，納丸其中。久之輒羽化。一名弄丸，俗名推丸，其鼻高目深者名爲胡蜣螓。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蛣：去逸切，音

乞。蛣蜣，一名蜣蜋，深目，高鼻，黑甲。甲下有翅，飛鳴洪洪肰。五六月中啗糞土作丸，雌雄相與還之，一前行以後兩足曳之，一自後推致，掘地爲坎，納丸覆之去。不數日，丸自動。又一二日，有蜣蜋自中出飛去。《古今注》謂之轉丸。《本草》名推車客、鐵甲將軍。一名黑牛兒，俗呼矢甲。《莊子》：蛣蜣之智在于轉丸。言物各有知能，各局于所知能也。方書蜣蜋治瘈瘲癲疾、狂陽驚癇。凡箭鏃入骨，用巴豆微炒，同蜣蜋搗塗，發癢，癢極拔鏃，愈。又《柳州救三死方》：疔瘡，用蜣蜋心傅之，半日，再易，血盡根出愈。心在蜣蜋腹下，肉稍白是也。

蜣：曲江切，音腔。蜣蜋。《莊子》曰：以蜘蛛、蛣蜣之陋而布網轉圜，不求之于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本作蜣，舊本作蜣，非。互見前蛣注。

蜋：蘇果切，音鎖。蜋蛣。一作蠗。詳前蛣注。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蛣：《唐韻》去吉切，《集韻》喫吉切，並音詰。《爾雅・釋蟲》：蝎，蛣蝠。詳蝎字注。又蛣蜣，蜣蜋。並詳蜣字注。又璅蛣。《述異記》：淮海之人呼璅蛣爲蟹奴。郭璞《江賦》：璅蛣腹蟹。注：《南越志》：璅蛣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蛣取食。《字彙補》：《漢律》：會稽郡獻蛣醬。又《類篇》：蛣螘，井中小蟲。又《集韻》：詰結切，音猰。吉詣切，音計。義並同。

蜋：《唐韻》魯當切，《韻會》盧當切，《正韻》魯堂切，並音郎。《玉篇》：蟷蜋。詳蟷字注。又《集韻》呂張切，音良。蜣蜋蟲，一名蛣蜣。詳蜣字注。

蜣：《唐韻》去羊切，《韻會》墟羊切，《正韻》驅羊切，並音羌。《玉篇》：蜣蜋，啖糞蟲也。《爾雅・釋蟲》：蛣蜣，蜣蜋。疏：蛣蜣，一名蜣蜋，黑甲，翅在甲下，啗糞土，喜取糞作丸而轉之。《莊子》『蛣蜣之智在于轉丸』，是也。《古今注》：蜣蜋能以土苞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一曰轉丸，一曰弄丸。關尹子《四符篇》：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蛹白者存丸中，俄去殼成蟬。《埤雅》：蛣蜣無鼻而聞香。

蜋：《唐韻》蘇果切，音鎖。《玉篇》：蜋蛣。詳蛣字注。

清・王子接《絳雪園得宜本草》卷一七 蜣螂，味鹹，寒，入足厥陰經，主治寒熱、驚癇。用其白心治疔瘡垂斃。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螂：渠螂逗。一曰天社。社，一作柱。《廣韻》譌作神。按，渠螂即蛣蜣雙聲之轉。《玉篇》謂蜣螂同字，是也。《釋蟲》曰：蛣蜣，蜣蜋。《莊子》云：蛣蜣之智在於轉丸。陶隱居云：喜入人糞中取屎丸而卻推之，俗名爲推丸。羅願云：一前行以後兩足曳之，一自後而推致焉，乃坎地納丸，不數日有蜣蜋自其中出。玉裁謂此物前卻推丸，故曰渠螂。一曰猶一名也。《廣雅》曰：天柱，蜣蜋也。从虫，卻聲。以形聲包會意。其虐切。五部。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 蜣，俗篆作，區羊切。蜣蜋，蟲名，能啖糞轉丸。

論說

宋・鄭樵《爾雅注》 蛣蜣，蜣蜋。今人亦謂蜣蜋，能取糞爲圜。《莊子》曰：蛣蜣之智在於轉丸。蛣，音詰。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二・蜣蜋》 蜣蜋，黑甲蟲，能以土包糞，轉而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子》曰：蛣蜣之智在於轉丸。陶弘景云：取糞丸而卻推之。今按，其類似有雌雄，以足撥取糞，頃之成丸。相與還之，其一前行，以後兩足曳之，其一自後而推致焉。乃掘地爲坎，納丸其中，覆之而去。不數日，而丸中若有動者。又一二日，則有蜣蜋自其中出而飛去，蓋是孚乳氣其中，以此覆裹之，藉之以生。《抱朴子》曰：玄蟬絮飢，不羨蜣蜋穢飽。然世或言蜣蜋能化爲蟬，所爲轉丸者，藉以變化也，未知孰是。崔豹《古今注》曰：一名弄丸，一名轉丸，俗名推丸。其鼻高目深者，名胡蜣蜋。

明・徐炬輯《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二九《蜣蜋》 蜣蜋光身黑腹，研末善能出鏃。【略】蜣蜋即蛣蜣也。蜣蜋與巴豆同研，塗傷處，可出箭鏃。

又《蛣蜣》 歌女行吟於土窟，蛣蜣轉丸於泥窩。【略】按：蛣蜣即蜣蜋，有大小二種。大者名胡蜣蜋，其身光黑，而腹翼小黃，其子附母，晝隱而夜飛，見燈光即來，俗呼撲火虫。小者身黑暗，晝飛出而夜不飛。《莊子》曰：蛣蜣之智在於轉丸。其性喜入糞土中取屎爲丸，而却推之。倍名又屎虫，無鼻。蛣蜣變撲火，蚯蚓變金燈花。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五《蜣蜋》 《格物論》：蜣蜋，蛣蜣也。黑甲蟲，啗糞。一種大者名胡蜣蜋，身黑而光，腹翼有小黃子，附母而飛行，晝不出而夜出，至人家庭户中，見燈光則飛來。一種小者身黑而暗，晝出而夜不出，生長沙池澤中，狐遇之必盡食之。醫家以鼻頭扁者爲良，或又以鼻高目深者爲良，即所謂胡蜣蜋也。

轉丸。《莊子》曰：蛣蜣之智在于轉丸。蓋蜣蜋能以土包糞轉成丸也。《衡波傳》：蛣蜋無鼻而聞香，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

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久之輒羽化，如尸解仙去也。

又　出鏃。《本草》：夏侯鄏初爲浪州録事參軍，有人額上有箭痕，問之，云：嘗隨馬侍中征田悦中射，侍中將微炒巴豆與蜣螂並研，均塗所傷，曰：斯須痛定必微痒，且忍之，待極痒不可忍，便撼動箭鏃拔之立出。後以生肌膏藥傅之，遂愈。

又卷二二六　復育化。王充《論衡》：蟌蟘化爲復育，復育轉爲蟬，生兩翼，不類蟌蟘。一名王蝎，其生坼母背而出。

又　蛄蜣化。《雜俎》：蟬未蜕時名復育，相傳言蛄蜣所化。秀才韋翾庄在杜曲，常冬月中掘樹根，見復育附于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有爛木。舊説朽木化爲蟬，壤裙化爲蝶，腐菌化爲蜂。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蛄蜣，蜣螂。黑甲蟲，啗糞土。《説文》：渠蜋。一曰天社。《廣雅》云：天社，蜣螂也。《集韻》、《類篇》引《説文》作渠蜣螂。《御覽》九百四十六引作蜋螂，無渠字。《玉篇》云：蜋與蜣同。又其虐切。《廣韻》：蜋，其虐切。又北良切。是蜣字正作蜋，故《説文》以蜋爲蜣。今本渠蜋下脱螂字，當據《集韻》、《類篇》增補。然則蜋螂即蜣螂，渠字似衍。故《御覽》引無渠字。然以聲義求之，渠蜋雙聲，蜣螂疊韻，蛄蜣亦雙聲也。準是而言，《説文》之渠蜋，即《爾雅》之蛄蜣。《御覽》蓋脱渠字耳。證以蜉蝣、渠略，《説文》作蝘蜓。蝘與渠同，並古字異文，是其例矣。蜣螂體圓而純黑，以土裹糞弄轉成丸，雄曳雌推，穴地納丸，覆之而去。不數日，閒有小蜣螂出而飛去，蓋孚乳其中也。《莊子・齊物論》篇云『蛄蜣之智在於轉丸』，是矣。此有二種，小者體黑而閒，晝飛夜伏，即轉丸者；一種大者甲黑而光，頂上一角如錐，腹下有小黄子，附母而飛，晝伏夜出，喜向燈光，其飛聲烘烘然，俗呼之鐵甲將軍。亦入藥用，處處有之。《御覽》引《廣志》云：交州無蜣螂。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蛄蜣，蜣螂。舊説蜣螂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蜕白者存丸中，俄去殼成蟬。《古今注》：一曰轉丸，一曰弄丸。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蛄蜣，蜣螂。蛄，起吉反。蜣，音羌。【注】黑甲蟲，啗糞土。【補正】邢疏：蜣螂，黑甲，翅在甲下，喜取糞作丸而轉之。《莊子》『蛄蜣之智在於轉丸』，是也。

清・李元《蠕範》　蜣螂，曳者雄，推者雌。

又　蜣螂附母身而遊，獲趺則母至。蜣螂轉丸，極乎人工矣。

又　蜣螂，蛄蜣也，矢甲也，天社也，弄丸也，轉丸也，推丸也，麻母也，推車客也，黑牛兒也，鐵甲將軍也。深目，高鼻，黑甲，甲下有翅，飛鳴洪洪然。小者身黑而暗，晝飛夜伏。大者身黑而光，晝伏夜飛。又大者爲胡蜣，子負母飛，見燈光則來，五六月中，啗糞作丸，圓正無邪角。雌雄相運，前行者後足倒曳，後行者前足順推，作坎納丸覆之，不數日丸自動。又二日，有小蜣螂自丸中飛去。

又　蜣螂，黑牛。

清・方旭《蟲薈》卷三《蜣蜋》　《古今注》：蜣蜋能以土包糞，推轉成丸，故又名轉丸，又名弄丸。

《駢雅訓纂》：《廣雅》云：天柱，蜣蜋也。原注作天杜，疏證作天社。

《本草綱目》：蜣蜋一名蛄蜣，一名推丸，一名推車客，一名黑牛兒，一名鐵甲將軍，一名夜遊將軍。寇宗奭曰：其類有兩種，大者曰胡蜣蜋，甲黑而光，腹下有小黄子，附母飛，晝伏夜出，見燈光則至；小者甲黑而暗，晝飛夜伏，並有聲洪洪然，狐喜食之。

《公餘雜志》：凡赤白痢、噤口痢及泄瀉等症，用蜣蜋燒研，燒酒下一錢或半錢，立效。小兒用黄酒下。

《灤陽續録》：蜣蜋曝乾爲末，以鹿血調之，仍曝乾，可以充火藥，但比硝磺力少弱耳。又一蒙古台吉云：鳥鎗貯火藥鉛丸後，再加一乾蜣蜋，比尋常可遠出一二十步。

綜述

三國魏・張揖《博雅》（隋・曹憲音解）卷一〇《釋蟲》　地蠶，雜含反。世人作蚕，字如蠶或蚕，如此並失之矣。蠶妬蟦，浮沸。又肥。蟦疾資蟘。曹。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　蜣螂，治蜂瘻，燒死蜣螂，末和醋傅之。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　蜣蜋能以土苞屎，轉而成丸，團正無邪角，莊周所謂『蛄蜣之智在於轉丸』者也。蜣蜋一名蛄蜣，一名丸，一名弄丸。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蛄蜣》　蛄蜣一名蜣蜋，《爾雅》所謂『蛄蜣，蜣蜋』是也。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久之輒羽化，而尸解仙去也。《莊子》：蛄蜣之智在於轉丸。夫以蜘蛛、蛄蜣之智也，猶知能布網、轉丸，則萬物付之自然，各有解矣。此莊、列之徒所以欲擺工倕之指也。《淮南子》曰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正謂是歟！故《抱朴》言『玄蟬潔飢，不如蜣蜋穢飽』，故回之簞瓢，有以輕猗頓之富。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蜣螂味鹹，寒，有毒，主小兒驚癎、瘈瘲、腹脹、寒熱，大人癲疾狂易音羊，手足端寒，肢滿貫豚。一名蛣音詰蜣音羌。火熬之良。生長沙池澤。五月五日取，蒸，藏之。臨用當炙，勿置水中，令人吐。畏羊角、石膏。陶隱居：《莊子》云『蛣蜣之智在於轉丸』，其喜入人糞中，取屎丸而却推之，俗名爲推〔丸〕。當取大者。其類有三四種，以鼻頭扁者爲真。唐本注云：《別録》云：擣爲丸，塞下部，引痔蟲出盡，永差。臣禹錫等謹按蜀本《圖經》云：此類多種，取鼻高目深者名胡蜣螂，今所在皆有之。《藥性論》云：蜣螂使主治小兒疳蟲蝕。日華子云：能墮胎，治疰忤，和乾薑傳惡瘡，出箭頭，其糞窒痔瘻出蟲。入藥去足炒用。

宋・鄭樵《通志》卷七五 蜣螂。《爾雅》曰：蛣，蜣螂。《莊子》曰：蜣螂之智在於轉丸。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蜣螂。《本經》下品。【釋名】蛣蜣、音詰羌。推丸、弘景。推車客、《綱目》。黑牛兒、同上。鐵甲將軍、同上。夜遊將軍。弘景曰：《莊子》云『蛣蜣之智在於轉丸』，喜入糞土中取屎丸而推却之，故俗名推丸。時珍曰：崔豹《古今注》謂之轉丸、弄丸，俗呼推車客，皆取此義也。其蟲深目高鼻，狀如羌胡，背負黑甲，狀如武士，故有蜣螂將軍之稱。

明・繆希雍《先醒齋筆記》卷四 蜣螂，五月五日取，蒸，藏之。臨用當炙，勿置水中，令人吐。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五七《蜣螂》 蜣螂，一名蛣蜣，一名弄丸，一名轉丸。《古今注》。俗名推丸。《本草》。一名天社，一作天柱。《廣雅》。

轉丸：蛣蜣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蛣蜣者，乃以蘇合爲貴。《莊・齊物》注。

無鼻：蛣蜣無鼻而聞香。《衝波傳》。玄蟬潔肌，不羨蜣螂穢飽。《抱朴》。

蜣白：蜣螂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蜣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蜣奚白。《關尹子》。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五穀腥味，腐于人者曰糞；草木灰土，腐于地者曰壤。是興百穀蔬草者，而況蟲物無藉乎？藉于糞者曰蛣蜣，曰蠅蜣，生子如菟實，粘母爪上，已而能動，如粟附母腹下，飛止不離。大如黍，始離母，匿糞下作小孔。大如指則穴地深入，曰蜣螂，羣搏糞丸，共轉之，穴漸蜕漸大。首有齟齬者曰胡蛣蜣，去甲而蜕爲蚱蟬。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蜣螂》 《埤雅》云：蜣螂一名蛣蜣，《爾雅》所謂『蛣蜣，蜣螂』是也。《衝波傳》曰：蛣蜣無鼻而聞香，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久之輒羽化，如尸，解仙去也。《莊子》曰：蛣蜣之智在于轉丸。夫以蜘蛛、蛣蜣之智猶能布網、轉丸，則萬物付之自然，各有能矣。此莊、列之徒所以欲擺工倕之指也。《抱朴子》曰：玄蟬潔飢，不羨蜣螂穢飽。故回之簞瓢，有以輕猗頓之富也。《蟫史》曰：其丸名土消，藏在土中，掘地得之，正貞，如人捻作，彌久者佳。《古今注》云：蜣螂能以土苞糞，推轉成丸，負正無邪角，一名丟丸，一名轉丸。《圖經》曰：蜣螂生長沙池澤，處處有之。又目高鼻深者，名胡蜣螂。寇氏曰：此物大小二種，大者名胡蜣螂，身黑光腹，翼下有小黃子，附母而飛行，晝不出，夜方飛出，至人家庭户中，見燈火則來。一種小者，身黑暗，晝出，夜不出，狐遇之必盡食之。

明・唐胄纂《瓊台志・物産・蛇蟲之屬》 蜣螂，俗名拱矢蟲，大而燈飛、小而晝出者俱有。又一種小者，二三倒裓馬糞如丸，即《莊子》所謂『蛣蜣』。其尤小者群聚牛糞中。

又 蜣螂，見蟲屬，腹下稍白，肉治疔毒。

清・吴楚材《彊識略》卷三二 蜣螂，《莊子》所謂『蛣蜣之智在於轉丸』，蓋黑甲蟲噉土包糞，轉而成丸。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 蛣蜣，蜣螂。【注】黑甲蟲，噉糞土。【正義】蛣蜣一名蜣螂。戴侗云：甲蟲之巨者黑甲，甲下有翅，飛鳴洪洪然。好轉牛矢爲丸，俗亦謂之矢丸。案《廣雅》云：天社，蜣螂也。《説文》則以『渠螂，一曰天社』，蓋以蛣蜣似蜉蝣而名同也。【注】黑甲，至糞土。【正義】《古今注》云：蜣螂能以土包糞，轉而成丸，莊周所謂『蛣蜣之智在於轉丸』。一名蛣蜣，一名蜣螂，一名弄丸，一名轉丸。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蜣螂》 《古今注》：蜣螂能以土苞屎轉而成丸，團正無邪角。一名蛣蜣，一名轉丸，一名弄丸。《莊子》：蛣蜣之智在於轉丸。《抱朴子》：玄蟬潔饑，不羨蜣螂穢飽。關尹子：蜣螂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蜣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蜣奚白。《埤雅》：《衝波傳》曰：蛣蜣無鼻而聞香，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久之輒羽化，如尸解仙去也。《格物論》：蜣螂，蛣蜣也。黑甲蟲，噉糞。一種大者名胡蜣螂，身黑而光，腹翼下有小黃子，附母而飛行，晝不出而夜出，至人家庭户中，見燈光則飛來。一種小者身黑而暗，晝出而夜不出，生長沙池澤中。狐遇之必盡食之。醫家以鼻頭扁者爲良，或又以鼻高目深者爲良，即所謂胡蜣螂也。《庶物異名疏》：天柱，蜣螂也。見《説文》。《本草》：蜣螂一名推車客、鐵甲將軍，一名黑牛兒，俗呼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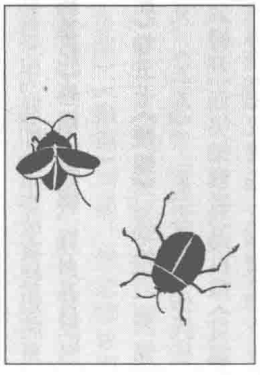
甲。方書：蜣螂治瘰癧、癲疾、狂陽、驚癇。凡箭鏃入骨，用巴豆微炒，同蜣螂搗塗，發癢，癢極拔鏃，愈。

清・張宗泰綴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一 蛄蜣，蜣螂。蜣下从儿，今本誤多丿。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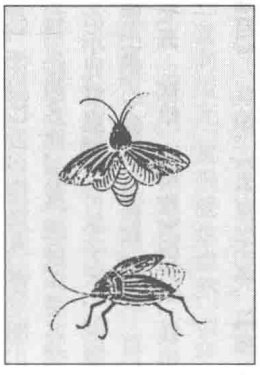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蜣螂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蜣螂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 蛄蜣，蜣螂。蛄，音乞。蛄蜣一名蜣螂，黑甲蟲，噉糞土者。疏曰：蛄蜣翅在甲下，喜取糞作丸而轉之。《莊子》云：蛄蜣智在轉丸。

蜣螂



神農潔蜣螂*Catharsius molossus*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蜣螂生長沙池澤，今處處有之。其類極多，取其大者。又鼻高目深者，名胡蜣螂。

清・常在等纂《永州府志》 蛄蜣一名蜣螂。深目，高鼻，黑甲，甲下有翅，飛鳴洪洪然音。

清・李元《蠕範》 蜣螂，蛄蜣也，矢甲也，天社也，弄丸也，轉丸也，推丸也，麻母也，推車客也，黑牛兒也，鐵甲將軍也。深目，高鼻，黑甲，甲下有翅，飛鳴洪洪然。小者身黑而暗，晝飛夜伏。大者身黑而光，晝伏夜飛。又大者爲胡蜣，子負母飛，見燈光則來。

清・陸綸纂《太平府志》 蜣螂，《莊子》作蛄蜣，陶隱居作推丸，崔豹作弄丸。深目，亢鼻，背負黑甲，喜鑽糞壤，轉而成丸。雄曳雌推，推丸入坎中，仍蓋之。數日，有子破丸而出。今俗呼爲推矢郭螂。取之，能愈膨病。

糞螂*Geotrupes laevistriatus*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 蛄蜣，蜣螂。

【注】 黑甲蟲，噉糞土。**【音義】** 蛄，起吉反。蜣，音羌。螂，音良。噉，大敢反。

糞，方問反。【疏】蜣蜋一名蜣蜋，黑甲，翅在甲下，噉糞土，喜取糞作丸而轉之。《莊子》『蜣蜋之智，在於轉丸』，是也。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　蜣蜋能以土苞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蜣蜋之智在於轉丸。一曰蜣蜋，一曰轉丸，一曰弄丸。

嗡蜣螂*Onthophagus* sp.

明・徐炬輯《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二九　蜣蜋有大小二種，小者身黑暗，晝飛出而夜不飛。

清・方旭《蟲薈》卷三　蜣蜋，其類有兩種，【略】小者甲黑而暗，晝飛夜伏，並有聲洪洪然。狐喜食之。

臺風蜣螂*Scarabaeus typhon*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　蜣蜋一名蜣蜣，一名轉丸，一名弄丸，能以土包屎轉而成丸，圓正無斜角。《古今注》有『莊周曰：蜣蜣之智，在于轉丸』三句。

明・徐炬輯《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二九《蜣蜋》　蜣蜋有大小二種，大者名胡蜣蜋，其身光黑，而腹翼小黃，其子附母，晝隱而夜飛，見燈光即來，俗呼撲火蟲。

清・方旭《蟲薈》卷三　蜣蜋，其類有兩種，大者曰胡蜣蜋，甲黑而光，腹下有小黃子，附母飛，晝伏夜出，見燈光則至。

犀金龜科Dynastidae 分部

鬼蟲、溪毒、阜牛、溪鬼蟲、獨角仙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溪鬼蟲，取其角帶之，主溪毒。射工出有溪毒處山林間，大如鷄子，似蜣蜣。頭有一角，長寸餘。角上有四岐，黑甲下有翅能飛，六月七月取之。

《百一方》：射工蟲口邊有角，人得帶之，暗溪毒。

《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歐之，以禁石投之。注云：投使驚去也。今人過山溪，先以石投，水蟲當先去，不著人也。

張司空云：江南有射工蟲，甲蟲類也。口邊有弩，以氣射人。

《玄中記》云：水狐蟲也。長四寸，其色黑，背上有甲。其口有角，向前如弩，以氣射人，江淮間謂之短狐射工。通爲溪病，此既其蟲，故能相壓伏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獨角仙。時珍曰：此蟲有黑角，如八字，似水牛角，故名。亦有一角者。一角者名獨角仙，入藥並去甲翅角足用。

又【附録】飛生蟲：《拾遺》。藏器曰：狀如囓髮，頭上有角，其角無毒。主難產，燒末，水服少許。亦可執之。時珍曰：此亦天牛別類也，與鼷鼠同功，故亦名飛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事物紺珠》：溪鬼蟲似蜣蜣，大如雞子，一角長寸餘，角四岐，黑甲下有翅能飛，佩其角辟水毒。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鞘翅目》　獨角仙之雄者，頭上及前胸部，有如角之突起物。

清・方旭《蟲薈》卷三《獨角仙》　《正字通》：獨角仙似天牛，一角。夏月有之，出則雨。

雙叉犀金龜*Allomyrina dichotoma dichotoma*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　《本草》云：射工虫出有溪毒處，故曰溪毒，大如雞子，似蛣蜣。頭有一角，長寸餘。角上有四岐，色黑。甲下有翅，能飛。

又　溪鬼虫。汪機曰：溪鬼虫，取其角帶之，主辟溪毒。射工虫有溪毒，處山林間，大如雞子，似蛣蜣。頭有一角，長寸餘。角上有四岐，黑。甲下有翅，能飛。六七月取之。

蒙瘤犀金龜*Trichogomphus mongol*

清・金念祖、黃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蟲之屬》　皁牛屬同天牛而大，生皁莢樹上，色黑。頭有一角如犀，胸部亦有一角，成叉形。齧食皁莢樹莖。

麗金龜科Rutelidae 分部

金牛兒

明・劉侗《促織志》　然嬉之，蟲又不直促織。**【略】**有金光，而緑色，甲堅而鬚勁以動，曰金牛兒。

鰓角金龜科Melolonthidae 分部

蟥、螣蟷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上　𧍐：齹蟲也。从虫，脊聲。徂兮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　蟷：徂刀切。齹蟲。

蟥：扶非切。齹蟷也。

蟥：在資切。蟥蟷也。

蛉：古額切。蟥蟷也。

蝠：許元切。蟥蟷也。

齹：才衣、在黎二切。齹蟷蟲。亦作蟥。

蟲：在刀切。齹蟲。今作蟷。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蟥齹：才資切。蟥蟷，蟲名，或作齹，亦書作蟥蟥。又千資切。又津夷切。又節力切。蛝或作蟥齹。又前四切。

蟷：財勞切。蟲名，齹蟲也。或省。又兹秋切。

蟥：父沸切。蟲名。《方言》：蟥蟷謂之蟥。

蚤：古倦切。蟲名，蟥蟷也。《方言》：自關而東謂之蚤蠾。

齹：才資切。蟥蟷，蟲名。或作齹。

蟲：則勞切。蟲名。《説文》：齹蟲也。

又　蟥：符非切。虫名。出北海水丘，狀如凝脂，一曰水母也，蟥蟷也。又父尾切。

蟥：逋昆切。蠅也。南方人燔以羞。又父費切。蟲名。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蟥，螣蟷。亦螣之曹也，其道雖齊憤矣，所謂忿兵如此。

宋・鄭樵《爾雅注》 蟦，蠐螬。糞土中大白蟲也。蟦，音賁。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一》 蟦。音費。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蟲部第二》 蠐螬：上音齊，下音曹。虫名也。

又 蝖：音喧。蟦螬也。

蟦：取私反。蟦螬，蝎化也。

綜述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蠐螬。《爾雅》云：蟦，蠐螬。糞土中大白蟲也。《本草》名墳蠐。一名蜚蠐，一名勃齊。

宋・施宿等《會稽志》卷一七《蟲部》 烏足之根爲蠐螬。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蟦螬、蚕蠋、蝤蟦、當齊、蝖蝁、蟦蝖、蛭蛉、【略】聖齊、蛄蝼、教蠐，地蠶也。

明・張萱《疑耀》卷五《蠐可療目》 《孟子》：陳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及食井上蠐食之李，然後耳目始有聞見。余嘗疑蠐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彦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婢恨，以灸蠐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彦，彦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則仲子之目既盲而復見者，以食蠐之李也。因閱《本草》亦云：蠐螬汁滴目中可去障翳。《孟子》之言不誣矣。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蟦，蠐螬。蟦，抉云反。【注】在糞土中。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 蟦，蠐螬。蟦，音費。蟦，一名蠐螬。在糞土中。蟦，名蠐螬。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二八 蟦，蠐螬，蝤蠐，蝎。蠐螬謂之蟦蠐，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孫注《詩疏》三之二。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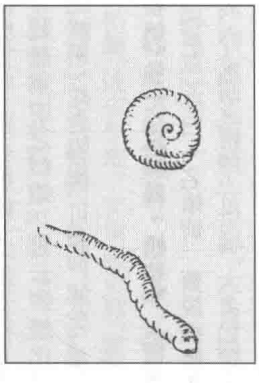
晉・郭璞《爾雅音圖》

蟦，蠐螬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諸蠹同。

蠐螬



黑絨金龜*Maladera orientalis*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金龜子食葉甲蟲類鞘翅目金龜子科》 成蟲體長二分半乃至三分，形如卵圓，體色黑而略帶紫色，觸鬚黃，頭及前胸有多數之小刻點及褐色毛，翅鞘至後方爲廣全，面有細點及數條之縱綫。脚生褐色

毛，跗節比脛節爲長。

幼蟲未詳。

經過習性尚未判明，大約以蛹越冬，每年四五月間成蟲。發見：初由葉緣蝕害桑葉，幼蟲發生，其害漸大。

驅除法：一、甲蟲受外界之感觸，脚即收縮，墜入於地，故見成蟲，可搖撼其枝而振落之。

二、以銅盆注石油乳劑，拂落其蟲以掩死之。

三、以生石灰二斗，石炭酸六合，水一石二斗五升，混和，用噴霧器注射之，其効立奏。

四、以漏斗狀器，或心臟形網，捕捉而撲殺之。

五、此蟲害桑以外，並害梨、櫻、亞麻、蘋果等樹，搜尋宜兼及。

清・沈秉成《蠶桑輯要》 又有一種時蟲，立夏時遇西南風，戌酉時從土中飛出食葉。至卯時復又入土，捉之不能盡。黄昏時灼以亮火，蟲盡投火而燒除之。宜遠燒於下風，葉忌煙熏。



成蟲

花金龜科Cetoniidae 分部

蟦、蟦、蛤、螬、蟦蠐、蠐螬、蛸螬

題解

明・劉胤昌《劉氏類山》卷四 蠐螬背行快于足。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蠐螬，土中蝎也，如蠶而粗，身短，節促，足長，有毛，以背行。陶弘景以蝤蠐爲蠐螬，疑詩文倒置，非也。

清・阿桂、劉謹之等總纂《盛京通志・物産・蟲豸之屬》 螬，一名蟦螬，生糞土中，大者以背行，駛於脚，久之化爲蟬，則吸風飲露，清濁係於變化，有如此者。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蠐螬。《昌平宋志》：如足大趾，以背滾行，乃駛於脚。按：生糞土中。

綜述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蟦蠐》 《爾雅》曰：蟦，蠐螬。蝤蠐，蝎。蓋蟦蠐一名螬，蝤蠐一名蝎。《本草》亦曰：一名蟦蠐。舊説蝤蠐生於木中，内外絜白。符子所謂『石生金，木生蝎』是也。蟦蠐在糞草中，外黄内黑，亦或謂之蠐螬。《列子》所謂『烏足之根爲蠐螬』是也。蠐螬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脚。《造化權輿》云：蛇豸腹竄，蠐螬背行。今俗謂之蟦螬。《方言》曰：蟦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螬。舊云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蓋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脱皮，可謂尸解矣。《三教珠英》曰：蒿成蠐螬。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蟦蠐》 《爾雅》曰：蟦，蠐螬。蝤蠐，蝎。蓋蟦蠐一名蝎。《本草》亦曰一名蟦蠐。舊説蝤蠐生於木中，内外潔白。蟦蠐生糞草中，外黄内黑，亦或謂之蠐螬，是也。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足。《造化權輿》曰：蛇豸腹竄，蠐螬背行。

明・徐炬輯《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二九《蠐螬》 蠐螬背行便於足，馬蜩脇鳴響於口。《爾雅》云：蠐螬生于諸朽木之根下，反積糞腐草之中。大者如足之大指，以背反駛於脚，身短足長，背有毛筋。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蟦，蠐螬。在糞土中。蝤蠐，蝎。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説文》：齌，齎盛也。《方言》作蟦螬，謂之蟦。《本草》一名蟦蠐，《别録》一名蜚齊，一名敦齊。此皆語聲相轉而爲名也。《莊子・至樂》篇云：烏足之根爲蠐螬。《論衡・無形》篇云：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御覽》引陸璣疏云：蠐螬生糞土中。《别録》云：生積糞草中。陶注：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脚。按，此物有足，而任背行，亦不駛也。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農師云：《爾雅》：蟦，蠐螬。【略】蓋蟦蠐一名螬。按，句則注當云『蟦，一名蠐螬』，《正義》及《本草》俱誤。【略】《列子》所謂『烏足之根爲蠐螬』。蠐螬，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于足。《三教珠英》曰：蒿成蠐螬。蠐螬，鄭云『糞土中大白蟲』也。

清・李元《蠕範》 蟦，蛤也，蠐螬也，肥蠐也，乳齊也，蚕蠋也，蟦螬也，蛭蛤也，喧螫也，應條也，地蠶也。身短足長，背有毛筋，居糞土中，肥白，以背滾

行，捷於足，燥濕相育，不母而生，久則羽化爲蟬。邵陽郡人種蠐螬法，掘地爲窖，以粳米粉鋪入其中，草蓋糞壅，候雨過氣蒸則發開，而米粉皆化蛹如蠐螬矣，謂之乳田。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蠐螬》《通志》：蠐螬，糞土中大白蟲也。《本草》：一名蟦蠐，一名蜚齊，一名敦齊。《埤雅》：蟦蠐在糞草中，外黃內黑，亦或謂之蠐螬也。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駃於脚。《造化權輿》云：蛇豸腹竄，蠐螬背行。今俗謂之蟦螬。《方言》曰：蟦螬謂之蟦。《本草》：蜚蠐一曰乳齊，一曰應條，又名地鱉，狀似鱉而大，身短足長，有毛，以背滾行，捷於足，皆濕熱氣薰烝所化。宋齊丘言：燥濕相育，不母而生，久則羽化去。《三教珠英》：蒿成蠐螬。《庶物異名疏》：蠐螬。《莊子》云：烏足根所化。《淮南》云：黍成。《論衡》云：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方書：蠐螬烝熟食明目，搗生汁滴入目中去翳障。《宣室志》：蠐螬嘗化一白衣美丈夫，自言齊人曹氏子。

清・方旭《蟲薈》卷三《蠐螬》《正字通》：蠐螬一名蟦蠐，一名乳齊，一名應條，一名地鱉，一名蚕蠋。其狀似鱉而大，身短足長，有微毛。以背滾行。乃濕熱之氣所化。旭按：此蟲大者長三四寸，小者一二寸，其肉白而肥，菜園泥土中有之，入秋化蟬。又蟦蠐之蟦音肥，通作蜚。

《冲虛經》：烏足之根爲蠐螬。

《格致鏡原》：蠐螬蒸熟食明目，搗生汁滴入耳中去翳障。

短跗星花金龜 *Potosia brevitarsis*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背行》 蟦蠐一名螬，或謂之蠐螬，生于糞土中，外黃內黑。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駃于脚。今俗謂之蟦螬。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集解】《別録》曰：蠐螬生河內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取無時，反行者良。弘景曰：大者如足大趾，以背滾行，乃駃於脚，雜猪蹄作羹，於乳母不能別之。時珍曰：其狀如蠶而大，身短節促，足長有毛。生樹根及糞土中者外黃內黑，生舊茅屋土者外白內黯，皆濕熱之氣熏蒸而化，宋齊丘所謂『燥濕相育，不母而生』是矣，久則羽化而去。

吉丁蟲科 Buprestidae 分部

蝎、蛣蜣、蟥蚚、吉丁蟲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上 𧑘：蛣蜣，蝎也。从虫，吉聲。去吉切。

𧑘：蛣蜣也。从虫，出聲。區勿切。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蝎，蛣蜣。所謂蝎螫，如此在所曷焉。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蟲部第二》 蝎：音曷。虫名也。又俗同上。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蟲部》 蚷：渠勿切，音屈。《爾雅》：蝎，蛣蜣。注：木中蠹蟲，亦作蜣。又屑韻音厥，義同。又蚷蟆，蜘蛛別名，音拙謀，亦作蝂蝫。

蛣：舊注音葦。蝎也。按，蟲屬蝎無蛣名。《爾雅》：蝎，蛣蜣。蛣即蛣之譌。

蜣：渠勿切，音屈。蛣蜣，或省作蚷。又屑韻音厥，義同。附見前蛣注。

蝎：呼葛切，音曷。《爾雅》：蝎，蛣蜣。郭注：木中蠹。

明・劉侃昌《劉氏類山》卷四 蛣蜣，木中蠹虫。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蝎，蛣蜣。蝎，音曷。蜣，音屈。蝎，一名蛣蜣，木中蠹蟲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𧑘：蛣蚷，逗。蝎也。《釋蟲》曰：蝎，蛣蜣也。郭云：水中蠹蟲。按下文『蝎，蝤蠐』也，不識何以不類記。从虫，吉聲。去吉切。十二部。

𧑘：蛣蜣也。从虫，出聲。區勿切。十五部。今《爾雅》作蜣。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蝎，蛣蜣。鄭云：蝎自是一種，而此即木中蠹蟲也，亦名蝎音歇，又音曷。

清・金鉷等監修《廣西通志・輿地略・物産》 金背蟲有尖圓二種，可爲釵飾。

綜述

南朝梁・顧野王《重修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 蛞：去吉切。《爾雅》曰：蝎，蛞蝓。木中蠹蟲。

蝓：丘勿切。蛞蝓。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一 吉丁蟲功用同前，人取帶之。甲蟲背正緑，有翅在甲下，出嶺南賓澄州也。

宋・鄭樵《爾雅注》 蝎，蛞蝓。蝎自是一種，而此即木中蠹蟲也。亦名蝎音歇，又音曷。

蝎，桑蠹。即蛞蝓。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緑金蟬即吉丁蟲也。吉丁蟲背正緑，有翅在甲下，出嶺南，人取帶之，令人相媚。漁仲云：《爾雅》『蛂，蟥蚌』也。甲蟲，緑色，似金者也。《北户録》云：金龜子，甲蟲也，背如金貼成。《竺法真羅浮疏》云：金花蟲文如金。宋祁《益部記》：利州金蟲皆謂其緑，甲有泥金之光彩，非謂如金黄色。今爲簪釵餙，曰緑金蟬。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 吉丁虫。《本草》云：吉丁虫，甲虫也。人取帶之，令人夫妻相愛。背緑色，有翅在甲下，出嶺南賓澄州。又有一種名腆顆虫，其功用與吉丁虫同，褐色身扁，人皆重之。

清・吴楚材《彊識略》卷三二 蠹，食木蟲。《爾雅》云：蝎，蛞蝓也。一如蠐螬，節長足短，生腐木中，穿木如刀。桃木中者殺鬼去邪氣，桂中者辛美可噉，去冷氣。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二八 蝎，蛞蝓。蝎，木蟲也。同。並《詩疏》三之二。

又 蝎，桑蠹。蝎，木中蟲也。李注。宋本《春秋疏》二十四。即蛞蝓也。孫注。《詩疏》三之二。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吉丁蟲，背正緑，有翅在甲下，出嶺南賓澄諸州。人取帶之，令人喜好相愛。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蝎，蛞蝓。木中蠹蟲。蝓，《説文》作蛞，云蛞蛞也。蛞，蛞蝎也。蝎，即蝤蠐。今亦通呼蝎蟲。《詩・碩人》正義引孫炎曰：蝎，木蟲也。下又云：蝎，桑蠹。

清・張宗泰綴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一 蝎，蛞蝓。【注】木中蠹蟲。今本蠹上誤从士。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蝎，蛞蝓。《説文》作蛞蛞。《劉子・防慾篇》：身之有慾，如樹之蝎。

清・何焯、陳鵬年《分類字錦》卷五九《雜蟲第十二》 翠體金光。宋祁《金蟲贊》：蟲質甚微，翠體金光。取而稿之，參飾釵梁。

清・金鉷等監修《廣西通志・輿地略・物産》 緑金蟬類螢火，而遍身金色，背負一片如玻瓈，産桂林。《粤西偶記》。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吉丁蟲，其色瑰麗。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



蝎，蛞蝓



蝎，桑蠹

金吉丁 *Buprestis aurulenta*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 蝎，蛣蝎。【注】木中蠹蟲。【音義】蝎，户葛反。蝎，起勿反。蠹，丁故反。《字林》云：木中蟲也。【疏】木中蠹蟲。

紅緑吉丁 *Chrysochroa chinensis*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吉丁蟲。《拾遺》。藏器曰：甲蟲也，背正緑，有翅在甲下，出嶺南賓澄諸州。人取帶之，令人喜好相愛。媚藥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宋祁《益部記》：利州金蟲，體如螽，緑色，光若泥金。

又 《正字通》：吉丁蟲背緑，翅在甲下，出嶺南。

清・何東銘纂《邛嶲野録・方輿類・物産・藥之屬》 吉丁。按：甲虫也，背正緑，有翅在甲下。

叩甲科 Elateridae 分部

叩頭蟲、打卦老

題解

明・劉胤昌《劉氏類山》卷四 叩頭蟲形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令吐血，皆如所教，傳咸賦之。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物産志・動物・蟲之屬》 叩頭蟲，色黑，形如大豆而略長，按其後則叩頭有聲。

清・喻長霖、柯驊威纂修（宣統）《台州府志・物産略・臨海・貨之屬》 叩頭蟲，俗名搗米闘。一名可憐蟲。

綜述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三 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令吐血，皆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爲叩頭蟲也。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叩頭在豆葉下，一牝潛伏，羣牡紛至。其氣之相感如此。古有『窻間畢剥叩頭蟲』之句，蓋爲蛛網所罥，則振奮作聲，求以脱難。俗云教之叩頭則叩頭，吐血則吐血，殊非。【略】第叩頭，俗謂解隨人威服，其遜以免禍者乎？【略】然叩頭多爲頑童所矜。

明・劉侗《促織志》 然嬉之蟲又不直促織。【略】有玄身而兩截，形剛而性媚，摇其後，首則前頓，聲曝曝然，仰置之，彈而上，還復其故處，不能遂覆而走也，曰叩頭蟲，一曰搗碓蟲焉。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叩頭蟲大如斑蝥而黑色，按其後則叩頭有聲。劉敬叔《異苑》云：叩頭蟲呪令叩頭，又令吐血，皆從所教。殺之不祥，佩之令人相愛。

清・姚培謙、張卿雲輯《類腋》卷一〇《物部》 叩頭蟲。傅咸賦：何兹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盧延遜詩：樹上譖諏批頰鳥，窗間壁剥叩頭蟲。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 叩頭蟲，【略】形黑如大豆，以手按其身，其頭能俯屈，剥剥有聲。出南方者小而力微，北土者大而力厚。小兒捕之爲戲。入藥用大者。試法：取蟲置桌，翻其背令仰，少頃便跳起三四寸，有跳起過五六寸及尺許者，力更大。《綱目》以之附蟲螽後，亦不言主治之功。此蟲北人謂之跳百丈。

治腰脚無力，與山螞蟻子並入壯藥用。《百草鏡》云：外用可絶瘧，叩頭蟲一個，安眉心，蟲頭向上，膏藥蓋住，過時自愈。

大九丸。《彙集》：此馮嘉寶方，蒺藜酒洗炒，去酒刺，白茯苓，白芍，蓯蓉酒洗，杜仲酥油炒，菟絲子酒煮，續斷，當歸，覆盆子，威靈仙，破故紙，薏苡仁，各一兩五錢，牛膝酒洗，無名異，自然銅醋煆七次，各一兩，乳香，没藥，硃砂飛過，血竭，青鹽，各五錢，天雄二兩，童便浸五日，象鼻一個，去頭足翅，如無，用土鱉代

之，跳百丈十個，去足，虎骨二兩，酥油炙。上藥俱爲細末，煉蜜丸二錢半重，早晚鹽湯或黃酒送下，少時用力行功，散於四肢。

清・李元《蠕範》 蝈，叩頭蟲也，打卦老也，大如螢，狀似大豆，黑色。按其後可使叩頭有聲。亦可教之吐血，佩之令人相愛，殺之不祥。能入人耳，灌以生油則出。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異苑》：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令吐血，皆從所教。如欲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爲叩頭蟲。

清・方旭《蟲薈》卷三《叩頭蟲》 《異苑》：叩頭蟲形色如大豆，咒令叩頭，或吐血，皆從所教。殺之不祥，佩之令人相愛。旭按：此亦黑甲小蟲，按其後則叩頭有聲，仰其腹能自跳起。俗説跳高則米貴，跳低則米賤，又名跳米蟲。

藝文

明・沈弘正《蟲天志》卷一〇《叩頭蟲》 唐盧延遜詩：樹上諮諏批頰鳥，牕間壁剥叩頭蟲。

屠隆曇花詞尾聲：叩頭蟲體疲，毒蝟蛇腹餒，跳蚤兒幾岩出得人裩襠内，蛆蟲兒怎當惡滋味。黑螟兒受用些土氣息，燈蛾兒戀火坑，蜣螂把糞丸兒當做了寶貝，水牯牛拖犁負重無休息，只有鸚哥兒毛羽美，杜鵑兒説曾爲蜀望帝，可也没箇憑據。勸世人及早回頭策厲，莫待失了人身呵，那里去還尋你。

非磊落氏贊曰：有形如豆，厥肉稽首。朝謁如來，暮參北斗。誰作之孽，爾任其咎。亦又何求，千扣萬扣。口血淋漓，煩惱生受。自苦自卑，循墻而走。

晉・傅咸《叩頭蟲賦有序》 叩頭蟲，蟲之微細者，然教之輒叩頭。人以其叩頭，傷〔之〕不祥，故莫之害也。

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强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讐。無咎生於惕厲，悔吝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爲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兹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爲仇？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指一日而三省，恒跼蹐以祇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圖表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九章《昆蟲類》 叩頭蟲者，六十八圖。反而倒置之，立能跳躍，而復原位。幼蟲多害菜。



第六十八圖　叩頭蟲

斑叩甲*Cryptalaus* sp.

清・陸綸纂《太平府志》蟲品《物産》 螢。《月令》：季夏，腐草化爲螢。一名挾火，一名據火。《夏小正》謂之丹鳥，毛詩作宵行。一説宵行乃夜行虫，項中有光者，非螢也。

清・方旭《蟲薈》卷三《宵行》 《毛詩集傳》：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旭按：此蟲生濕處，黄梅時節最多，狀似蠶而小，灰色，項下有光如螢，又名螢蛆，又名蠲。

梳爪叩甲*Melanotus* sp.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叩頭蟲，

仰仆其體，能鼓胸部環節，躍起復常勢，頗害植物。

又 Melanotus。

溝叩甲 *Pleonomus canaliculatus*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叩頭蟲。時珍曰：蟲大如斑蝥而黑色，按其後則叩頭有聲。能入人耳，灌以生油則出。劉敬叔《異苑》云：叩頭蟲形色如大豆，咒令叩頭，又令吐血，皆從所教。殺之不祥，佩之令人媚愛。晉傅咸有賦。

清・潘問奇等纂《昌平州志》 叩頭蟲形如大豆。呪令叩頭，又令吐血，皆從所教。殺之不祥，佩之令人相愛。

清・魯琪光纂《建昌府志》 叩頭蟲，俗呼硬壳虫。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叩頭蟲。《昌平宋志》：形似大豆，呪令叩頭，又令吐血，皆從所教。按：似米中黑甲蟲而差大，翼在甲內。人以手觸之，便叩頭。又名烏板蟲。

螢科 Lampyridae 分部

蠑、螢、炤、蚜、蟒、蟈、蜁、燐、蠼、蜦、螢火、耀麃、景天、熠耀、丹良、丹鳥、夜光、宵燭、宵行、宵蠋、秋螢、即炤、火蟲、救火、夜炤、據火、挾火、暉暉、夜照、明耀、蠼蟒蟲、秦渠暉夜

題解

三國魏・張揖《博雅》（隋・曹憲音解）卷一〇《釋蟲》 景天，螢火，蟒力刃〔切〕。也。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作燈。腐草爲之，食蚊蚋。

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蠑：古奚切，又甘田切。馬笄，螢火也，蛾也。

蟒：力刃切。螢火也。

螢：乎駉切。夜飛，腹下有光，腐草所化。蠼：同上。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蠑：堅奚切。蟲名。《博雅》：蛾也。一曰螢火。

蚜：輕煙切。蟲名，螢火也。

螢、蠼：玄扃切。火蟲，或从熒、螢。又于平切。

燐：良刃切。螢火。

蜦：弋灼切。蟈蜦，蟲名，螢也。

蟈：席入切。蟈蟈蟲兒。又弋入切。蟈蜦，蟲名，螢火也。

蠼：弋入切。蟈蜦，蟲名，螢火也。或从昱。

宋・孫奕《示兒編》卷一五 螢火又名丹鳥。並出《古今注》。

又 螢火一名耀夜，又曰夜光，宵燭。《古今注》。

宋・任廣《書敘指南》卷一四《昆蟲》 螢曰丹鳥。《古今注》。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二》 熠以敕反。耀。以照反。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螢：，沿洞切。甲蟲之小者，夜飛，有光熒熒，故因以名之。古單作熒。《爾雅》云：熒火，即炤。或又名蚜螢。産子於草中，謂腐草化螢，非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蚜：舊注音謙，螢火蟲。按，《禮・月令》：季夏月腐草爲螢。《淮南子・時則訓》云：腐草化爲蚜。注：蚜爲馬蚿。蚿，百足蟲，尾後戴火形如蠶蠋。故《淮南子》又云：善用人者，若蚜之足衆而不相害。注蚜讀若溪，幽州謂之秦渠，今人合螢蚜謂螢，或作蚜，非也。楊慎據唐李子卿《水螢賦》，分草螢、水螢爲二，又引《淮南子》蚜、《說文》馬蠶，皆水螢之名狀，則誤以蚜爲木螢，不知水螢與蚜非一物也。舊注誤。互見後螢注。

蟈：同蟈。

蠑：舊注同蚜，不知即蚜之譌。

螢：于營切，音榮。蟲腹下有火，一名夜光，一名宵燭。《爾雅》：螢火。一名即炤。《月令》：季夏腐草爲螢。西北螢大者如棗，秋陰雨夜飛有光。《詩・豳風》：熠燿宵行。《詩詁》曰：宵行，蟲名。熠燿，其光也。如後章『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亦是此義，不應指爲蟲名。據此説，《埤雅》、《本草》以熠燿爲螢，並非。

蠌：思集切，音習。蟲貌。舊注文、音亦蠌蠕，即螢火，誤。互見前螢注。

燐：力恨切，音吝。螢火，本作燐。

蛢：俗螢字。

蠕：弋灼切，音藥。蠌蠕。舊注螢别名，非。附見前螢、熠二注。

蠸：區員切，音權。【略】又《莊子・至樂》篇：瞀芮生乎腐蠸。注：蠸，音歡。瞀芮，爛草。腐蠸，螢也。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秦渠、暉夜、丹良、丹鳥、景天、宵蠋、熠燿，螢也。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蚙：《正字通》俗蚙字。

蠌：《唐韻》古奚切，《集韻》堅奚切，並音雞。蠌，螢火也。《博雅》：蠌，蛾也。又《玉篇》甘田切，義同。

螢：《唐韻》户扃切，《韻會》互扃切，並音熒。火蟲名。《禮・月令》：腐草爲螢。《爾雅・釋蟲》：螢火，即炤。注：夜飛腹下有火。《古今注》：螢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埤雅》：螢無胃而育。《晉書・車胤傳》：家貧不常得油，夏日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又《集韻》、《正韻》並于平切，音榮，義同。或作蠑。

燐：《唐韻》、《集韻》、《正韻》並良刃切，音吝。螢火也。

蠑：《玉篇》與螢同。

蠕：《集韻》弋灼切，音藥。《類篇》：蠌蠕，螢也。詳螢字注。

蠸：《唐韻》、《集韻》並即丁切，音靈。螢也。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　螢：俗篆作，于平切。夜光也。《爾雅》：熒火，即照。注：夜飛，腹下有火，史傳俱爲熒。《禮・月令》有腐草爲螢，後人遂易虫。

又　燐：俗篆作，良慎切。熒火蟲。《毛詩傳》：熠燿，燐也，熒也。《埤雅》又以老槐生火久血爲燐，兩者通謂之燐。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熒火即炤。炤，音照。**【注】**夜飛，腹下有火。**【補正】**邢疏《本草》一名熠燿。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九章《昆蟲類》　秋螢胴部腹面，第一、第二環節處有發光器，藉以雌雄相求。專食腐爛動物。

論説

《爾雅》（宋・邢昺疏）　熒火，即炤。釋曰：熒火，一名即炤，夜飛，腹下有火，蟲也。《本草》：又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月令》：季夏腐草爲熒。腐草此時得暑濕之氣，故爲熒。至秋，而天沈陰數雨，熒火夜飛之時也。《詩・東山》云『熠燿宵行』是也。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螢火味辛，微温，無毒，主明目，小兒火瘡、傷熱、氣蟲、毒鬼，疰通神精。一名夜光，一名放光，一名熠以入切。燿，以灼切。一名即炤音照，生階地池澤。七月七日取陰乾。陶隱云：此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猶未如蟲，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方術家捕取内酒中，令死乃乾之，俗藥用之亦稀。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爾雅》云：螢火，即炤。注曰：夜飛，復下有火。按此蟲是枋草所化也。《吕氏春秋》云『腐草化爲螢』，是也。《藥性論》云：螢火亦可單用，治青育。

《衍義》曰：螢常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故如此明照也，今人用者少。《月令》雖曰腐草所化，然非陰濕處終無。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螢火，即炤。無所不照，無所即也。繼英其英也，化而昏，螢火其臭腐也，化而爲光耀。所謂神奇、臭腐，其亦何常之有。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　螢，夜飛，腹下有火，故字從熒省。螢，小火也。《月令》季夏曰：腐草爲螢。不言化者，不復爲腐草也。傳曰：螢帶火而宵行，是故秋陰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熠燿。《詩》曰：熠燿宵行。今西北多螢火，大者如棗，其小者尚如蠶蠋，行輒有光，正曰宵行，以此故也。《詩傳》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先儒以爲老槐生火血久爲燐，燐非螢火誤矣，蓋燐者微火之名，故此兩者通謂之燐。《廣雅》曰：景天，螢火燐也。而《古今注》亦以爲螢食蚊蚋，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燐，然則燐亦螢火，明矣。《崇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育。

宋・施宿等《會稽志》卷一七《蟲部》　螢。《月令》季夏曰：腐草爲螢。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熠燿。一説螢非熠燿，熠燿行蟲爾。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載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越人謂此物多則有年，又謂入人室則有客至。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七《釋蟲・螢》　螢，夜飛之蟲，腹下有火，腐草及爛竹根所化。《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螢。又謂之丹鳥。《夏小正》曰：丹鳥羞

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螢也。白鳥也者，謂蚊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爲鳥。羞者進也，不盡食也，此言螢食蚊蚋。又今人言：赴燈之蛾，以螢爲雌，故誤赴火死。然螢小物耳，乃以蛾爲雄，以蚊爲糧，皆未可輕信。《月令》則云：羣鳥養羞而已。《豳》詩稱熠燿宵行。毛氏云：熠燿，燐也。又解燐云：燐，螢火也。蓋燐者，兵死之血發爲鬼火。故曹植以爲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說者徒以熠燿有可畏之語，故以鬼火解之。今曠野中螢乃甚大，夏夜亂飛，煌煌乃實有可畏之象，故與鬼火同名。後漢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王夜步逐螢火光行數里。隋煬帝幸景華宮，求螢火得數斛，夜出游山而放之，光遍巖谷。二者均於亂亡。而晉車武子好學，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古今注》：一名暉夜、景天、夜光、宵燭。今有一種蟲如蛆，尾亦帶火，但無翼不飛，名爲蛆螢。《說文》：《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馬蠲也。《淮南》曰：腐草化爲蚜，馬蚿也。《周書·時訓》：大暑之日，腐草爲螢。腐草不爲螢，穀實鮮落。《萬畢術》：螢火却馬。

又音釋 蚿：音賢。馬蚿蟲，百足。

蚜：音牽。螢火。又古奚切。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螢》 《古今注》云：螢一名暉夜，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鬼谷子》曰：螢名照夜青。《大戴禮》云：丹鳥羞。丹鳥，丹良也。其爲之羞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爲鳥羞也。羞者，進也。《汲冢周書》云：大暑節腐草爲螢。腐草不爲螢，穀實鮮落。《月令》曰：季夏温風始至，腐草爲螢。方氏注云：腐草幽之類也，螢明之類也。季夏腐草爲螢，蓋離之明極于此也。《本草衍義》曰：螢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火光之氣而化，故如此明照也。朱氏曰：温風温厚之極，凉風嚴凝之始，腐草爲螢離明之極，故幽類化爲明類也。陳澔曰：腐草得暑濕之氣，故化而爲螢。

《爾雅》曰：熒火，即炤。《埤雅》曰：螢夜飛，腹下有光，故字从熒。武林人呼螢爲流火，一名挾火，一名攫火。傳云：螢戴火而寒，一名熠燿。《詩》云：熠燿宵行。今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而有光。正曰：宵行以此故也。《毛詩傳》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先儒以爲老槐生火，久血爲燐燐，非螢火誤矣。蓋燐者，火之微名，故兩者通謂之燐。《爾雅》云『螢火，即炤』，燐也。《古今注》以爲螢食蚊蚋。《崇有論》云：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育。或云熠燿非螢，另是一種行虫。今卑濕處有虫如蚕蠋，尾後戴火，行而有光，謂之熠燿。《七脩[類]藁》云：腐草爲螢。《月令》、《古今注》皆然。而米中細虫，尾亦熒熒，久而生翼，《毛詩》所謂『熠燿宵行』是也。《格物論》云：螢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如小虫，腹下已有光，數日蜕殼能飛。

明·徐炬輯《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二九《霄燭》 霄燭冷燄微光，聚囊可以照書。【略】霄燭，螢也。季夏之月，腐草化爲螢。《格物論》：螢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時形未如虫，而腹下已有光，越數日變而能飛，然生於陰濕地，在大暑前後，得大火之氣而化，此明照也。曰蟒，曰夜光，曰熠燿，曰煇夜，曰丹鳥，曰丹良，曰放光，曰挾火，曰即照，皆螢之別名也。車徹家貧無油，以絹囊盛螢火，以照書。杜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明·陳洪謨纂修《常德府志·食貨志·物産》 螢。《月令》：腐草爲螢。夜飛，腹下或尾下有光。《古今注》云：螢食蚊蚋。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一九《蜀恙泥妍媸》 妍、媸，皆蟲名。妍，螢類，身有光采。蚩，形蠢蠢然也。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熒火，即照。熒、螢同。此釋火蟲也。注曰：熒火一名即照，夜飛，腹下有火。疏曰：熒火名即照。《本草》：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月令》：季夏腐草爲熒。腐草此時得暑濕之氣，故爲熒也。《詩·東山》云：熠燿宵行。愚按『密肌，繼英』，疑即熒一物而四名也。繼英猶言繼照，密肌語其形，繼英語其用也，與或曰亦熒火之類也。

清·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卷一八《熠燿》 《爾雅》：螢火，即炤。郭注：夜飛，腹下有火。邢疏：《詩·東山》云：熠燿宵行。《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月令》：季夏腐草爲螢。腐草此時得暑濕之氣，故爲螢。至秋而天沉陰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

清·李元《蠕範》 腐草爲螢。螢，燐也，蟲也，蚜也，熒火也，飛螢也，流螢也，秋螢也，焜耀也，熠耀也，熠燿也，景天也，耀天也，耀夜也，輝夜也，夜光也，夜火也，挾火也，救火也，攫火也，放光也，即炤也，宵行也，宵燭也，丹鳥也，丹良也，照夜清也，夜遊女子也。狀似瓜蠅，腹下有光，夜飛如火，常以大暑前後出，茅根所化。其入人家，青光吉，紅光凶，若裹羊皮置路側，馬則卻步不行矣。其別種曰水螢，居水中，水蟲所化，亦有光。曰蠲螢，蛆也，長如蛆蠋，尾後有光，無翼不能飛，竹根所化。曰蠸輿父也，守瓜也，瓜蠅也，似螢，晝飛，喜食瓜葉。

清·焦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七 熠燿。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

釋文：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又以灼反。熠燿，螢火也。燐，洛刃反。字又作蟒。螢，惠丁反。

正義：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螢火也。《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按諸文皆不以螢火爲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于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濕而光，亦有明驗。衆説並爲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

循按：古無螢字，皆作熒。《爾雅》螢火乃熒火之譌。《月令》釋文云：螢本又作熒，螢俗字也。《説文》火部云：熠，盛光也。燿，照也。引《詩》曰：熠燿宵行。炎部云：燐，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燐。燐，鬼火也。焱部云：熒，屋下鐙燭之光。然則不獨燐非螢之定名，即熒亦非螢之定名，以是蟲有光，若燐若熒，故得諸名爾。熠燿與即炤音亦相邇。李巡云：熒火夜飛，腹下有火光，故曰即炤。《禮記》疏：有火光曰即炤，與有火光曰熠燿同也。《廣雅》云：景天，熒火，燐也。崔豹《古今注》云：熒火一名熠燿，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丹鳥，一名夜光。腐草爲之，食蚊蚋也。二書以熒火即燐，深得毛義。曹植文人非通經者，正義引以駁毛，非也。《東山》詩有兩熠燿，傳于彼訓云：羽鮮明也。熠燿本火光之名，一取以名熒火，一取以狀倉庚之羽。凡蟲豸之稱，多取諸聲音情狀，蜘蛛爲行步之狀，嘯賦：蜘蛛步趾，蜘蛛即踟躕。蠷螋爲不能仰之狀，《説文》：蠷螋，詹諸也。《詩》曰：得此蠷螋。今《毛詩》作戚施，云：戚施不能仰者。熠燿爲火色鮮明之狀。物以狀稱，故非雙聲，即疊韻通于此説，庶無泥矣。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宵行。《詩》：熠燿宵行。舊以熠燿爲蟲名。下文云：熠燿其羽。知此説誤也，故又以宵行爲蟲名。《詩》上文云『町疃鹿場』，則所云宵行者即鹿也。鹿晝畏人，故於宵時見其熠燿而行也。蟲有若蚰蜒者，尾上有光如鶯□一見之，或云即宵行也，未知是否。

螢。《爾雅》：螢，即炤。赤首黑翅，尾下二節有光。雌者如蛆而扁，色微赤無羽，初夏時出土；雄者羣集，若蛾之赴雌也。曾見其交，知其生子也。古人見其自腐草中出，誤以腐草爲螢耳。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　熒火，即炤。【注】夜飛，腹下有火。【正義】熒火一名即炤。《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熒。《逸周書・時訓解》云：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月令》疏引蔡邕《章句》云：鳩化爲鷹，鷹還化爲鳩，故稱化。今腐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案《時訓解》，螢亦稱化。蔡氏之説非也。螢火感暑濕之氣而化，至秋天陰沈數雨，入夜螢火亂飛，故《豳風・東山》云：熠燿宵行。至八月則食蚊蚋，故《夏小正》云：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蚊蚋也。《禮記》疏引皇侃説謂丹良是熒火。《古今注》亦云：螢，腐草爲之食蚊蚋焉。《本草》云：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廣雅》云：景天，螢火，燐也。毛傳亦云：燐，螢火也。【注】夜飛至有火。【正義】《詩疏》引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火蟲也。《禮記》疏引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有火光，故曰即炤。是郭注所本也。郭氏讚云：熠燿宵行，物之微么。出自腐草，煙若散漂。物之相煦，孰知其陶？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熒火，即炤。夜飛，腹下有火。《詩・東山》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螢與熒同。燐，光明也。《劇秦美新》云：炳炳麟麟。即燐燐之假借，猶言熒熒也，是皆火光明貌，故《説文》『熒，屋下鐙燭之光』是也。然則，《淮南・氾論》篇云：久血爲燐。注：以燐爲鬼火，不必然也。且鬼火與螢火，其色俱青，無妨燐爲通名。曹植《螢火論》以『燐，鬼火』爲疑，非矣。《本草》：螢火，一名夜光。《類聚》引吴普《本草》：一名夜照，一名熠燿，一名景天，一名挾火。《詩疏》引舍人云：熒火，即炤。夜飛，有火蟲也。《月令》疏引李巡云：熒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炤。《本草》陶注：此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時猶如蛹蟲，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陶説非也。今驗螢火有二種：一種飛者，形小，頭赤；一種無翼，形似大蛆，灰黑色，而腹下火光大於飛者，乃《詩》所謂宵行。《爾雅》之即炤，亦當兼此二種。但説者止見飛螢耳。又説茅竹之根，夜皆有光，復感濕熱之氣，遂化成形。亦不必然。蓋螢本卵生，今年放螢火於屋内，明年夏，細螢點點生光矣。又名丹良。《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白鳥謂蚊蚋。《月令》疏引皇侃説，丹良是熒火也。即與樠，蓋古字通樠。燭，跋也。見《弟子職》。炤，《玉篇》同照。《顔氏家訓・風操》篇云：劉縚緩兄弟，其父名昭，一生不爲照字。唯依《爾雅》火旁作召，即此炤字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六《昆蟲類・螢》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螢。《格物總論》：螢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猶未如蟲，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生陰地池澤，常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故如此明照也。《埤雅》：螢夜飛，腹下有火。秋陰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今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而有光。《毛詩傳》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先儒以爲老槐生火，久血爲燐，燐非螢火誤矣。蓋燐者火之微名，故此兩者通謂之燐。《爾雅》：螢火一名即炤。吕氏《本草》：螢火一名夜照，一名救火，一名據火，一名挾火。《古今注》：螢火一名燿夜，一名輝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燐，一名丹鳥，

一名夜光，一名霄燭，一名丹良，腐草爲之，食蚊蚋。《錢氏詩話》：《詩》熠燿宵行。宵行，蟲名。熠燿，其光也。如後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亦是此義，不應指爲蟲名。《大戴禮》：丹鳥羞白鳥。注：丹鳥者，丹良也，凡有翼者爲鳥。《青箱雜記》：夜遊女子，螢火也。此伏尸之精，燒香辟之，若入人家，其色青者吉，紅者有禍殃。《崇有論》：螢無胃而育。《淮南萬畢術》：螢火却馬。注：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却不敢行。《北史》：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徧岩谷。《拾遺記》：玉梁有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成應元事統》：車胤好學，常聚螢光讀書，時值風雨，胤嘆曰：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窗，比常螢數倍，讀書訖即去，其來如風雨至。《七修類藁》：滁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於夜，隱隱見前途一物如金鏡，煒煒有光，殆迫馬首，由由然未去也。意以爲祟，舉鞭擊之，應手墜地。視之，乃一大螢耳。

又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詩·豳風》注：宵行，蟲名，似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熒火，即炤。《詩·國風》毛傳：熠燿，燐也。燐，熒火也。孔疏《釋蟲》、《本草》諸文皆不言熒火爲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熒火也。陳思王《熒火論》曰：《詩》：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于秋日，熒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濕而光，亦有明驗，衆説並爲熒火，近得寔矣。然則毛以熒火爲燐，非也。案《廣雅》：景天，熒火，蟒也。《古今注》：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爲之，食蚊蚋。則熒火亦有燐名，燐非專指鬼火也。《埤雅》：一名挾火，一名據火。《黄氏日抄》：腐草化螢，乃螢宿其子于草上，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故杜詩云：幸因腐草出。《詩傳》謂『宵行，夜行，喉下有光如螢』，則宵行，非即螢火也。

綜　述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焜耀，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丹良。腐草爲之，食蚊蚋。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螢》　夜飛，腹下有火，故字从熒省。熒，小火也。《月令》季夏曰：腐草爲螢。不言化者，不復爲腐草也，後世屠者饗於藂薄，而市扇者常苦暍。傳曰：螢戴火而寒，有是哉！秋陰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熠燿。《詩》曰：熠燿宵行。今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而有光，正曰宵行，以此故也。《毛詩傳》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先儒以爲老槐生火，久血爲燐，燐非螢火誤矣，蓋燐者火之微名，故此兩者通謂之燐。《爾雅》曰：螢火，即炤。燐也。《古今注》亦以爲螢食蚊蚋，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燐，然則燐亦螢火明矣。《崇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育。一説螢非熠燿，熠燿行蟲爾。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載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螢火。《爾雅》云：螢火，即炤。《本草》：一名夜光，一名放光，一名熠燿。《詩》云：熠燿宵行。《吕氏春秋》云：腐草化爲螢。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螢火。《本經》下品。【釋名】夜光、《本經》。熠燿，音煜躍。即炤，音照。夜炤、景天、救火、據火、挾火、並《吴普》。宵燭、《古今注》。丹鳥。宗奭曰：螢常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故明炤如此。時珍曰：螢，從熒省。熒，小火也，會意。《豳風》：熠燿宵行。宵行乃蟲名，熠燿其光也。《詩注》及《本草》皆誤以熠燿爲螢名矣。

【集解】《别録》曰：螢火生階地池澤。七月七日取，陰乾。弘景曰：此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時如蛹，腹下已有光，數日變而能飛。方術家捕置酒中令死，乃乾之。俗用亦稀。時珍曰：螢有三種：一種小而宵飛，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也，吕氏《月令》所謂『腐草化爲螢』者是也。一種長如蛆蠋，尾後有光，無翼不飛，乃竹根所化也。一名蠲，俗名螢蛆，《明堂月令》所謂『腐草化爲蠲』者是也。其名宵行。茅竹之根，夜視有光，復感濕熱之氣，遂變化成形爾。一種水螢，居水中，唐李子卿《水螢賦》所謂『彼何爲而化草，此何爲而居泉』是也。入藥用飛螢。

【氣味】辛，微温，無毒。

【主治】明目，《本經》。療青盲，甄權。小兒火瘡傷，熱氣蠱毒鬼疰，通神精。《别録》。

【發明】時珍曰：螢火能辟邪，明目，蓋取其炤幽夜明之義耳。《神仙感應篇》載務成螢火丸，事蹟甚詳。而龐安常《總病論》亦極言其效驗，云：曾試用之，一家五十餘口俱染疫病，惟四人帶此者不病也。許叔微《傷寒歌》亦稱之，予亦恒欲試之，因循未暇耳。龐翁爲禘、黄器重友，想不虚言。《神仙感應篇》云：務成子螢火丸，主辟疾病，惡氣百鬼，虎、狼、蛇、虺、蜂、蠆諸毒，五兵白刃，盜賊凶害。昔漢冠軍將軍、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尹公受得此方。永平十二年，於

北界與虜戰敗績，士卒略盡。子南被圍，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矢輒墮地。虜以爲神，乃解去。子南以方教子弟，爲將皆未嘗被傷也。漢末青牛道士得之，以傳安定皇甫隆，隆以傳魏武帝，乃稍有人得之。故一名冠將丸，又名武威丸。用螢火、鬼箭、削去皮羽。蒺藜各一兩，雄黃、雌黃各二兩，羖羊角燬存性。一兩半，礬石火燒。二兩，鐵錘柄入鐵處燒焦。一兩半，俱爲末，以雞子黃、丹雄雞冠一具，和搗千下，丸如杏仁，作三角絳囊盛五丸，帶於左臂上，從軍繫腰中，居家掛户上，甚辟盜賊也。

明・劉胤昌《劉氏類山》卷四 即炤，熒火也。暉暉，夜照，明燿，景天，丹良，丹鳥，夜光，宵燭。俱螢火別名。囊螢，車胤。螢火數斛。場帝夜出遊山，放螢火，光遍岩谷。

明・張士鎬、江汝璧纂修《廣信府志・食貨志・物産・蟲之屬》 螢夜飛，腹下有火，故字从螢。《月令》曰：腐草爲螢。不言化者不復也。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五七《螢》 異名螢火：一名即炤，《爾雅》。一名景天，一名丹良，一名夜光，一名宵燭，《古今注》。一名放光，一名夜照。《本草》。丹鳥：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大戴禮》。

逐螢光行：光熹元年秋，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王夜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宫。《後漢》。

囊螢：車胤，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用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續晉陽秋》。車胤好學，嘗囊螢光讀書。時值風雨。胤嘆曰：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窻，比常螢數倍，讀書訖即去，來如風雨至。《獨異志》成應元事統。

徵螢遊山：煬帝大業末，天下已盜起。帝於景華宫徵求螢火數斛，夜出游山，如放，光火徧巖谷。《隋書》。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螢火，《雅》即照。又蠑，蟒蟲。《詩》曰熠燿，《詩》云宵行。蜕而能飛曰蟒，有孕育。世説腐草化者，殊非。【略】螢火有照書之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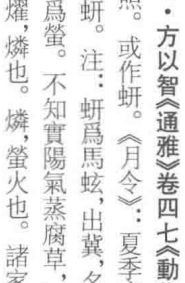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丹良，螢也。古單作螢。《爾雅》：螢火，即照。或作蚜。《月令》：夏季腐草爲螢。《吕覽》作化爲螢蚜。《淮南子》作腐草化爲蚜。注：蚜爲馬蚿，出冀，名曰秦渠，則失矣。合溪曰：親見螢産草中，不信腐草爲螢。不知實陽氣蒸腐草，濕熱所化也。或先氣化，而後相生有之。毛萇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諸家據《説文》燐爲鬼火，非之。毛指其光耳。今人即以熠燿、宵行，作螢之二名，亦非。《月令》注引《夏小正》注：丹鳥，丹良也。皇氏以爲螢火。王符曰：蓬中拾自照，謂螢火也。陸佃曰：蚜，音溪，非宵行也。如蠶尾後戴火，可見螢有二種，一飛一行。潛谷言：西北螢火大如棗。

清・吴楚材《彊識略》卷三一 螢。《月令》：腐草化爲螢。《爾雅》云：螢火，即炤也。《廣雅》云：火燐也。《夏小正》：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也。《古今注》：一名暉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得大火之氣而化，食蚊蚋也。丁謂家有聚螢囊，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以絳紗爲之。按隋煬已有此。

清・姚培謙、張卿雲輯《類腋》卷一〇《物部・螢》 宵行。《詩》：熠燿宵行。傳：宵行，蟲名，夜行，喉下有光如螢。季百藥《咏螢》詩：不辭逢露濕，祇爲重宵行。張耒詩：荒榛腐草無人跡，只有秋來熠燿飛。草螢。《禮》：季夏之月腐草爲螢。李商隱詩：空流腐草螢。丹鳥。崔豹《古今注》：螢火一名景天，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陳章《腐草爲螢賦》：幾度青袍之色，漸加丹鳥之名。照書。《車胤傳》：胤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韓愈詩：安居守窗螢。杜甫詩：案頭乾死讀書螢。陸龜蒙詩：一囊空負九秋螢。蘇軾詩：尚把遺編照露螢。疏螢。梁簡文帝詩：疏螢簟上飛。鮑溶詩：秋窗照疏螢。丹螢。梁元帝詩：白烏翻帷暗，丹螢入帳明。綵螢。江淹賦：綵螢繞梁。景華遊。《隋煬帝紀》：煬帝大業末，天下盜起。帝於景華宫徵求螢火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如火，光徧巖谷。金螢。駱賓王詩：金螢照晚凉。錦城使。季賀詩：螢星錦城使。凉螢。范成大詩：閃閃凉螢入稻花。絳囊盛。《雲笈七籤》：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受務成子螢火丸，方作三角絳囊盛丸帶左臂上。後子南卒，遇虜矢石，不能傷。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二八 熒火，即照，夜有火蟲也。舍人注。《詩疏》八之二。螢火夜飛，腹下如火，故曰即照。李注。朱校宋本《禮記疏》二十三。

清・陳淏子輯《花鏡》卷五《螢》 螢，一名景天，一名熠燿，又曰夜光。多腐草所化，初生如蛹，似蚊而脚短，翼厚。腹下有亮光，日暗夜明，群飛天半，猶若小星。生池塘邊者曰水螢，喜食蚊蟲。好事者每捉二十置之囊内，夜可代火，照籍讀書，名曰宵燭。小兒多以此爲戲。園中若有腐草，自能生之不絶，不煩主人之力也。昔車武子家貧，夜讀書無燈，以練囊盛螢炤讀。一種水螢，多居水中，故唐李卿有《水螢賦》。又隋煬帝夜遊，放螢火數



螢火

斛，光明似月，亦好嬉之過也。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說》卷三　毛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正義》曰：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朱子《集傳》：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愚按毛傳螢火爲燐，孔氏既辨其非，但據《本草》一名熠燿，似以熠燿爲虫矣。濮氏一之云：熠燿爲虫，與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此說長也。孔氏云：熠燿飛而有光之貌，並不以螢火爲熠燿。又《本草》：螢有三種：宵飛，腹下光者，《月令》所謂『腐草化爲螢』是也。長如蛆蠋，尾後有光，無翼不飛者，即宵行也，俗名螢蛆，《明堂月令》所謂『腐草化爲蠋』是也。又一種水螢，居水中，唐李子卿《火螢賦》『彼何爲而化草，此何爲而居泉』是也。則知宵行虫名，熠燿其光也。諸說紛紛，當以朱傳爲允。



清・王子接《絳雪園得宜本草》卷一七　螢火，味辛，主治温疫。務成子有螢火丸。

藝文

唐・駱賓王《螢火賦有序》　余猥以明時，久遭幽縶，見一葉之已落，知四運之將終。悽然客之爲心乎？悲哉！秋之爲氣也，光陰無幾，時事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務。嗟乎！綈袍匪舊，白首如新。誰明公冶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用中宵而作，達旦不瞑。覩流螢之自明，哀覆盆之難照。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而聲合者，魚形出而吴石鳴。苟有會於精靈，夫何患於異類？況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化之萬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智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沿情而動興，理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爾。

伊玄功之播氣，有丹烏之賦象。順陰陽以亭毒，資變化而涵養。每寒潛而暑出，若知來而藏往。既發暉而外融，亦含光而内朗。若夫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物迎秋。或凌虚而赴遠，乍排叢而出幽。均火齊之宵映，如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而燄發，若改燧而環周。繞堂皇而影遍，疑秉燭以嬉遊。點綴懸蛛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或散。居無定所，習無常翫。曳影周流，飄光凌亂。泛灩乎池沼，徘徊乎林岸。狀火井之沉熒，似明珠之出漢。值衝颸而不烈，逢霪雨而逾煥。炤灼兮若湛盧之夜飛，的皪兮象招摇之夕爛。照重陰於已昏，與夜燎而相炫。共爝火而齊息，避太陽於始旦。爾其光不周物，明以自資。偶仙鼠而伺夜，對飛蛾而赴嬉。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煙。不貪熱而苟進，每和光而曲全。豈知鎔金而自鑠，寧學膏火而相煎。陋蟬蜩之習蜕，怵螻蟻之慕羶。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鶤鶴之年。搶榆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遥之異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若乃有來斯通，無往不至。排朱門而獨遠，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鄰壁，寧假暉於陽燧。終徇已以效能，靡因人以成事。物有感而情動，迹或均而行異。響必應之於同聲，道固求之於同類。始未明其趨舍，終詎識其指意。子尚不知魚水之爲樂，吾又安知螢火之所利？高明兮有融，遷變兮無窮。牛哀倏而化鼮，羽泉忽兮生熊。血千年兮藏碧，氣一變兮成虹。知戰場之化燐，悟冤獄之爲蟲。彼翩翻之弱質，尚矯翼而凌空；何微生之多蹐，獨宛頸以觸籠？異壁光之照無，同劍影之埋豐。覬道迷而可復，庶鑒幽而或通。鑒年華以自照，顧形影而相弔。感秋夕之殷憂，慙宵行之熠燿。熠燿飛兮絶復連，殷憂積兮明且煎。見流光之不息，愴驚魂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奔電兮忽焉。儻餘輝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然。

雜録

《晉書》卷八三《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吴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温在荆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吴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熠燿》　熠燿謂之燐，幽陰之血化而爲燐者也，言吝而不能廣照也。荄本之腐草化而爲螢。螢者，火華之細者也，非燐也。萬物以情動，故物變於外，而情動於内。東山之民所以見燐而有懷也，其幽陰之血所化，故疑於可畏。然而有懷役之思，而忘其所畏。故曰：亦可畏也，

伊可懷也。

宋・鄭樵《通志》卷七五　螢火。《爾雅》云：螢火，即炤。《本草》：一名夜光，一名放光，一名熠燿。《詩》云：熠燿宵行。《吕氏春秋》云：腐草化爲螢。

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六《蟲之屬》　螢。《淮南萬畢術》：螢火却馬。注云：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却不敢行。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五〇　螢火一名耀光，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作燈。《古今注》。

螢火一名即炤。《爾雅》。

玉梁有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

又　《務成子・螢火丸方》云：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士尹公授其方，合而佩之。永平中，於武威北界遇虜戰敗，爲寇所圍，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矢輒墮地，終不能中傷。虜以爲神人，乃解圍去。《神仙感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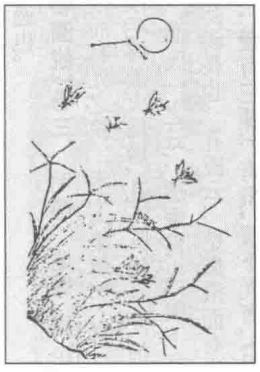
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王夜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宫。《後漢書》。

明・李汛纂《九江府志・食貨志・物産・食用之屬》　螢，夜飛，腹下有光而明。《月令》：季夏腐草爲螢。不言化者，不復爲腐草也。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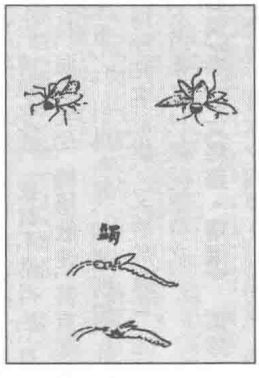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螢》　螢，夜飛之蟲，腹下有火，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夏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螢也。白鳥，蚊也。有一種如蛆，尾亦帶火，但無翼不飛，名爲蛆螢。又一種如蠶，喉下有光如螢，謂之宵行。見《詩・東山》之篇。

螢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螢　火



中華黄螢*Luciola chinensis*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熒火，即炤。【注】夜飛，腹下有火。【音義】炤，音照。【疏】熒火，一名即炤。夜飛，腹下有火，蟲也。《本草》又名夜光。一名熠燿。《月令》季夏『腐草爲熒』。腐草此時得暑濕之氣，故爲熒。至秋而天沈陰數雨，熒火夜飛之時也。《詩・東山》云『熠燿宵行』是也。

黄螢*Luciola terminata*

元・脱因修（至順）《鎮江志》卷四　螢，腐草所化，夜飛，腹下有光。《爾雅》：螢火，即炤。《詩》：熠燿宵行。《古今注》：一名燐，一名宵燭，一名丹鳥。《大戴禮》：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也。白鳥，蚊蚋也。有翼者爲鳥。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螢，蠲。按：有化生，初似蛹，名蠲，亦名螢蛆，俗呼火百脚，後乃生翼能飛爲螢。有卵生，今年放螢於屋内，明年夏必出細螢。

清・平恕、徐嵩纂《紹興府志・物産・蟲之屬》 螢。《嘉泰志・月令》季夏曰：腐草爲螢，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熠燿。一説螢非熠燿。熠燿，行蟲爾。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載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越人謂此物多則有年。又謂入人室則有客至。

高山鋸角螢*Pyrocoelia pretexta*

清・陳夢林等纂《諸羅縣志・物産志・藥之屬》 螢，腐草化生。《爾雅》謂之即炤。《萬畢術》曰：螢火却馬。注云：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却不敢行。内地生於夏秋之間，臺二月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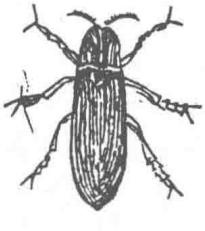
清・蔣師轍、薛紹元纂《臺灣通志・物産・蟲魚類》 螢，腐草化生。《爾雅》謂之即炤。《萬畢術》曰：螢火却馬。注云：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却不敢行。内地生於夏秋之間，臺二月即生。《諸羅縣志》。一名丹鳥，一名霄燭。夜飛，腹下有光。《彰化縣志》。

清・屠繼善纂《恒春縣志・物産・藥之屬》 螢。崔豹《古今注》：螢火，一名景天，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本草綱目》云：有三種：一種能飛，有光，乃茅根所化，吕氏《月令》『腐草爲螢』是也。一種長如蚕，尾後有光，無翼，乃竹根所化，亦作蠲，《明堂月令》『腐草爲蠲』是也。一種水螢，居水中。《湖雅》曰：有化生，初似蛹，名蠲，亦名螢膽，或呼火百脚。後乃生翼，能飛，爲螢。有卵生，今年放螢於屋内，明年夏必出細螢。土名火金姑。

雌光螢科Rhagophthalmidae 分部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第一卷《動物分類綱領・環節動物》

圜節動物，有生奇異光者，如螢火蟲，雄者有翅而不放光，雌者放光而無翅。夏令溽暑黄昏候，見點點翠光，散於花草等小植物枝頭，即藉其體内蘊藏之光藥而放光也。中國《晉書》云車武子囊盛數十螢照之夜讀，光之爲用不誠大哉？意國之流螢，與《月令》所謂腐草化者相若，亦雌雄俱生翅而俱放光。一百九十九、二百圖，乃英、法二國之螢也。美國名多磅之螢，光極明亮，婦女恒簪於首以爲飾，伊地土人夜行路，嘗以火光螢代夜燈。法國之螢火光，俱由其腹末之二三圜節生出。美國之多磅螢，火光由胸前發出。諸螢火光之明分，可隨意放大減小，其能發火光之原由，即光藥。將其置於不易呼吸處，或空而無風氣處，光能歷數時不滅，置於水中則立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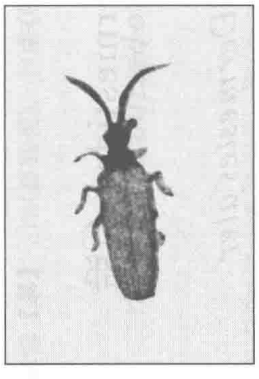
第一百九十九圖　雄螢火蟲



第二百圖　雌螢火蟲

紅螢科Lycidae 分部

五代・黄筌《寫生珍禽圖》



花螢科Cantharidae 分部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螢能發光，在腹部環節。

又 Cantharidae。

粉蠹科Lyctidae 分部

粉蠹*Lyctus* sp.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上 𤑔：毛蟲也。从虫，𦎫聲。乎感切。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𤑔：毛蟲也。《釋蟲》文：蟲者，木中蟲也。蛤居木中，其形外有毛，能食木，故曰毛蟲，是爲蛤。蛤之言陷也。从虫，𦎫聲。乎感切。八部。

皮蠹科Dermestidae 分部

鈎紋皮蠹*Dermestes ater*

公元前一五〇年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内昆蟲 鈎紋皮蠹Dermestes ater Degeer。

標本保存於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動物標本館IOZ(E)一〇六五六三〇。

鈎紋皮蠹Dermestes ater Degeer 幼蟲。

標本保存於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動物標本館IOZ(E)一〇六五六三一。

鈎紋皮蠹Dermestes ater Degeer 皮蜕。



標本保存於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動物標本館IOZ(E)一〇六五六三三。

白腹皮蠹*Dermestes vulpinus*

清・方旭《蟲薈》卷三《蛤》《爾雅》：蛤，毛蠹。注：蛀也。旭按：此蟲生脯鱐中，狀似蠶而小，毛灰赤色，老亦化黑甲小蟲。

花斑皮蠹*Trogoderma variabile*

公元前一五〇年馬王堆一號漢墓内昆蟲 花斑皮蠹*Trogoderma variabile Ballion* 殘體。



標本保存於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動物標本館IOZ(E)一四七二二八三。

長蠹科Bostrichidae 分部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七《昆蟲類二》《五雜俎》：嶺南屋柱多爲蟲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通昔攪人眠。

又卷一〇〇《昆蟲類五》《淮南萬畢術》：竹蟲飲人，自言其誠。高誘注：以竹蟲三枚，竹黄十枚，和匀。每用一大豆許，燒，入酒中，令人飲之，勿至大醉，叩問其事，必得其誠也。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竹蠹生竹中，狀如小蠶，老則化爲蛾。《淮南萬畢術》云：竹蟲飲人，自言其誠。高誘注云：以竹蟲三枚，竹黄十枚，和匀。每用一大豆許，燒，入酒中，令人飲之，勿至大醉，叩問其事，必得其誠。李時珍以爲即此竹蠹也。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〇 夏間有旋頭蟲，將桑條枝頭旋轉，生子在内，嫩條即死，久即成條裏蛀。見時即將旋轉處多剪去一分，便無條裏蛀之病。如桑條有蛀屑、蛀眼。已成條裏蛀也，蟲在條内。可將桑條剪斷寸許，自朔至望蟲在上半條，自望至晦蟲在下半條，以鐵絲刺其中，蟲自斃矣。如節邊有蛀屑，名堆沙蛀，刮去蛀屑，用菜油以筆塗之，暈入其中，蟲亦斃矣。

清・馮世瀛等纂《西陽直隸州總志・物産志・蟲豸之屬》 竹蠹，害竹之虫，似蜣螂而長大，紅質黑章，頭上有獨角，角分雙叉，倍名牽牛郎。

穀蠹*Rhizopertha dominica*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二 《寧國論》云：**【略】**積穀則生蠹。

清・蔣師轍、薛紹元纂《臺灣通志・物産・蟲魚類》 米穀蟲。《爾雅》：蛄蟟，强蚌。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建平人呼蚌子。

唼蠟蟲科Rhizophagidae 分部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蟲部》 蛚：作答切，簪入聲。蟲多貌。

明・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蛚：《集韻》作荅切，音匝。《類篇》：蟲多貌。

清・李元《蠕範》 唼臘食死人肉。唼臘，蒼梧蟲也，狀如麥，有甲，性嗜臭肉。人將死，則羣集舍中，食肉都盡，餘殘骨存乃去。其來紛紛，不可驅逐，唯避梓板及豹皮耳。

清・方旭《蟲薈》卷三 唼臘蟲。《本草綱目》：廣西南界有唼臘蟲，大如麥，有甲，羣飛。食死人，惟覆以豹皮則不來。或用梓板作器，亦可辟此物。

日本唼蠟蟲*Rhizophagus japonicus*

題解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唼臘蟲。時珍曰：按裴淵《廣州記》云：林任縣有甲蟲，嗜臭肉，人死食之，都盡紛紛滿屋不可驅。張華《博物志》云：廣州西南數郡，人將死，便有飛蟲，狀如麥，集入舍中，人死便食，不可斷遣，惟殘骨在乃去，惟以梓板作器則不來。《林邑國記》云：廣西南界有唼臘蟲食死人，惟豹皮覆尸則不來。此三説皆一物也。其蟲雖不入藥，而爲人害，不可不知。

瓢蟲科Coccinellidae 分部

蚵、瓢兒、圓甲蟲、公子蜣

明・劉侗《促織志・別》 然嬉之蟲，又不直促織。**【略】**有若半赤豆而革麻點者，曰瓢兒，生蔬畦，捉之，則溺腥黃，污不可脱，而童手之不已也。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圓甲蟲一名蚵，有紅甲黑白文者，五色不一。

紅點唇瓢蟲*Chilocorus kuwanae*

清・張雋、邢定綸纂《崖州志・輿地志・物産・昆蟲類》 五月虫，黑甲，翅薄，有雌雄。雄者，甲上有紅點，五月乃見。

瓢蟲*Coccinella* sp.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公子蜣亦能食害蟲，其所捕者爲蚜蟲。蚜蟲者，植物之蟊賊也。

又 Coccinella。

擬步甲科Tenebrionidae 分部

尖角東鰲甲*Anatolica augustata*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黑甲蟲科Fam. Tenenbrionidae。

Anatolica sp. incert. 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二—一六日，在鄂爾多斯沙地邊緣的陝西省榆林府獲得一些標本，目前無法確定其種屬，對大英博物館而言是新的藏品。

在鄂爾多斯沙丘中極其常見，共有以下四種，均爲鄂爾多斯刺猬刺猬陝西亞種*Erinaceus miodon*，的主要食物。

Anatolica augustata St.，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二—一六日，在鄂爾多斯沙地邊緣的陝西省榆林府獲得二隻標本。

該種比前述種類體形大，同樣常見。

皺紋琵琶甲*Blaps rugosa*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黑甲蟲科Fam. Tenenbrionidae。

Blaps rugosa Gebl，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二—一六日，在鄂爾多斯沙地邊緣的陝西省榆林府獲得一隻標本。

該種極其常見，主要出現於老舊房屋中，但也出現在開闊曠野中。

齒硯甲*Foegphogenia rugipennis*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黑甲蟲科Fam. Tenenbrionidae。

Akis fumestra Fald，無日期。在陝西省榆林府獲得一隻標本，在山西省太原府獲得一隻標本。

該種與*Blaps* 一樣普通，在開闊曠野里更爲多見。

洋蟲*Martianus dermestoides*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洋蟲。《南潯志》：形如螢火而無光，以竹筒畜之，可作藥餌，蓋温中活血之品。按：其子初生似膽，後乃如螢，亦與螢同，蓋卵生而兼化生者，相傳來自外洋，分種孳生漸廣。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 洋蟲糞，一名九龍蟲，出外洋，明末年始傳入中國。或云出大西洋，康熙初年始有此物。形如米蛀子，初生蟻如小蠶，久則變黑如豆瓣，有雌雄。今人用竹筒置穀花飼之，性極畏寒，天冷須藏之懷袖中，夜則置衾褥間，否則凍死。得人氣則生，極蕃衍。有飼以茯苓屑，紅花交桂末者，則色紅而光澤可愛。入藥尤良，性温，行血分，煖脾胃，和五臟，健筋骨，去濕痺風，壯陽道，治怯弱。附治各症兼引。老人不寐，茯苓引。小兒夜啼，硃砂引。女童夜溺，枸杞引。少婦陰寒，附子引。癰疽發背，沈香末引。舌燥作渴，麥冬引。眼目閉痛，甘草引。耳鳴耳聾，當歸引。感冒風寒，防風引。中濕瘟毒，蒼術引。跌打損傷，全蠍引。酒醉傷人，葛花引。怒氣傷人，沈香引。絞腸痧痛，青蒿引。以上十四症，俱用蟲十四個，好陳酒沖服。

清・金念祖、黃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 洋蟲屬鞘翅類，其種來自歐洲，故名。狀如螢，頭紅身白，老則化爲褐色。小兒飼之以爲玩，繁殖甚盛，每月能增數倍之多。吞食之，謂能補陰，則須待醫家之證實。

芫菁科Meloidae分部

蟹、螯、蜂、蠭、蟊、斑螯、虺要、青蠵、芫菁、晏青、蟹蛩、班貓、亭長、班蠓、班菌、龍蠓、龍苗、龍尾、地膽、盤螯蟲、葛上亭長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蟹螯，毒蟲也。从虫，般聲。布還切。

：蟹螯也。从虫，孜聲。臣鉉等曰：今俗作蟊，非是。蟊即蠭。蟊，蜘蛛之别名也。莫交切。

：古文。

又卷一三下 ：蟊或从孜。臣鉉等按：虫部已有。莫交切。作蟹螯蟲，此重出。

：古文蟊。从虫从牟。

三國魏・張揖《博雅》（隋・曹憲音解）卷一〇《釋蟲》 地虺。膽，虺蛇。要，青蠵，茅。青蠵揭也。

又 蟹螯班。蠵，茅。晏青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蟹：布姦切。蟹螯，毒蟲也。

螯：莫交切。蟹螯也。又莫侯切。食禾根蟲。又蜘蛛也。

蟊：《説文》云：古文螯。又音牟。蝤蛑也。

蟊：亡侯切。蠭蟊也，膞也。燕曰蝤蛑，齊曰松公。也作作蟊。

蠭：之悦切。蠭蟊。

蟊：莫侯反。

螯：音謀。又直誅反。

蠭：莫侯切。與蟊、蟊同。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蟹：蒲官切。負螯，臭蟲。又逋還切。《説文》：蟹螯，毒蟲也。又呼玩切。蟲名，大鼈也。

蠵、蠪：謨交切。蟲名。《説文》：蟹螯也。或作蠵、蠪、蠭。又迷浮切。

蠪：謨交切。蟲名。《説文》：蠭蠪也。《方言》：蜩螗，謂之蠪蠭。又迷浮切。蟲食草根者。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釋蟲》 蟊，謀。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二二《蟲魚部下品》 蟹螯蟲螯、牟二音，有小毒，主傳尸鬼疰，如夜行蟲而小，亦未可輕用也。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蟲部第二》 蟊、螯：音牟。食穀虫也。《爾疋》云：食根虫也。上又音貓。盤、螯，虫名。二同。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螯：，莫浮切。

蠹：，莫浮切。《爾雅》曰：食根蟊。《説文》：蠹，蟲食草根者。从蟲，象其形。或作螯。古文作蜂。孫氏莫浮切。蟊，蠭蟊也。从虫。莫交切。按《説文》蟊、螯、蜂名物賈亂，今以螯爲蟊賊之蟊，螯，蟹螯也。从虫。莫交切。螯爲蛛螯之螯。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螯：莫毫切，音茅。斑螯，甲蟲，大如巴豆，甲上有黄黑斑文，烏腹尖喙，俗譌爲斑貓，亦名蟹螯，《吴普本草》又名斑菌，曰卷髮，曰晏青。《本草經》云：春食芫花爲芫青，夏食葛花爲葛上亭長，秋食豆花爲斑螯，冬入地中爲地膽，黑頭赤尾，言四蟲一類，隨其所居所出之時命名也。通作蟊，螟屬。本作螯，舊本省作螯。

蠭：俗螯字。

蟹：補彎切，音班。蟹螯，赤身丹首最毒。

螯：俗蟊字。

蟊：同螯。《説文》螯、蟊、蠹分爲三，螯、蟹、螯也。徐鉉曰：今俗作蟊。非是。蟊，蠭蟊，蜘蛛别名。並莫交切。又蠹，蟲食草根者。从蟲，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徐鍇曰：唯此一字象蟲形，不从矛，書者多誤。莫浮切。按：蟊、蟊、螯、蠹音義通。雖蟹螯、蠭蟊音矛，蠹賊之蠹音謀，从虫與从蚰、从蟲，从弔與从矛一也。《正韻》：蟊亦作螯。蠹、螯、蜂古通，則蟊與螯通無疑。鉉獨以螯爲蟹螯，不當作蟊。鍇又以蠹爲食根蠹，不从矛，並迂曲不可從。戴侗曰：《説文》蟊、螯、蜂名物賈亂，今以蟊爲蟊賊之蟊，以螯爲蛛螯之螯。據此説分螯、蟊爲二，仍爲《説文》所蔽。六書有正文，有重文，字或形别而義通。萬物有本

名，有別名，蟲或字同而類別，豈容一一析異？蠶篆作，與从矛蟲，與蛑稍別。鍇必謂兜象蟲形，非。蠶篆作，亦作。《韻會》以蠭爲古文，亦非類編別出。蠶，音提，食苗蟲。不知蠶譌作蠶，改音提，尤非。舊注失考正。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蚔：《唐韻》七吏切。同蛓。韓愈城南聯句：瘁肌遭蚔刺。又《本草》：斑蝥，一名龍蚔。又人名。《綱目》：秦王苻堅養子蚔。

蝥：《唐韻》莫浮切，音謀。食穀蟲。《說文》本又作蟊。食草根者，吏冒取民財則生。《詩・小雅》及其蝥賊。傳：食根曰蝥，食節曰賊。《左傳・成十三年》：帥我蝥賊。又蝥弧，旗名。《左傳・隱十一年》：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又《集韻》、《韻會》並謨交切，音茅。蟊蝥，詳蟊字注。又《廣韻》亡遇切，音務。蠹名。亦作蠆。又武夫切，音無。《爾雅・釋蟲》：蠹蟊，蟊蝥。詳蛛字注。或作蝥。

蟊：《集韻》逋還切，音班。《說文》：蟊蝥，毒蟲也。《博雅》：蟊蝥，晏青也。《本草》：一名斑貓，所在有之，長五六分，黃足，斑文，烏腹，尖喙。《神農本草經》云：春食芫花爲芫青，夏食葛花爲亭長，秋食豆花，爲蟊蝥，冬入地中爲地膽。又蒲官切，音槃。負蟊，臭蟲，通作盤。

蟊：古文蠭。《唐韻》莫浮切。《集韻》、《韻會》，迷浮切，並音侔。與蝥同。《說文》：蠶蟊也。又謨篷切，音蒙。龜兆氣不澤也。《書・洪範》：圛曰蟊。按《說文》：蟊，莫浮切。蠶蟊也。蝥，莫交切。蟊蝥也。二字音各別，然攷唐宋字書，蟊、蝥、蛑音義相通，今以《唐韻》爲正。詳蝥字注。

蟊：《唐韻》昨則切，《集韻》、《韻會》疾則切，並音賊。食禾節蟲，亦作賊。詳蝥字注。

蠭：《集韻》：蟊古作蠭。注見本畫。

蝥：《集韻》謨交切，音茅，同蝥。《類篇》：蟊蝥亦作蝥。又迷浮切，音謀。義同。並詳蝥字注。

蠹：《集韻》謨交切，音茅。蟲名。《說文》：蠶蠹也。揚子《方言》：蜩螗謂之蠹蜩。郭注：江東呼爲蠹蠹也。又迷浮切，同蝥。

蠹：《集韻》迷浮切，音謀。蝥，蟊本字。《說文解字》，徐鍇曰：唯此一字象蟲形，不从矛。書者多誤。

蠭：《玉篇》莫侯切，同蝥。又《篇海》莫紅切，音蒙。龜兆氣不澤也。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蟊：蝥蝥。逗。雙聲。毒蟲也。《本草經》蟲部下品曰：斑猫，味辛寒，有毒。一名龍尾。諸家云：大豆葉上取之，長五六分，甲上黃黑斑文，烏腹尖喙。按：斑猫，俗字也。从虫，般聲。布還切。十四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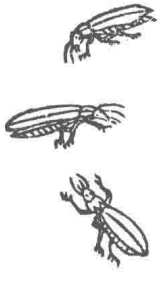
蟊：蝥蝥也。从虫，矛聲。莫交切。按：古音當如木，在三部。俗依《本草》讀耳。蟲部曰蠹。亦或从矛。

又 蠭：蠹或从矛，矛聲也。此則與虫部蝥蝥同字。

又 蟊：古文蠹。从虫，从牟，牟聲。竹邑相張君碑：蟊賊不起。凡漢人言侵牟，皆蟊之假借。

綜述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二二《蟲魚部下品》 芫青味辛，微温，有毒。主蠱毒、風疰、鬼疰、墮胎。三月取，暴乾。陶隱居云：芫花時取之，青黑色，亦療鼠瘻。臣禹錫等謹按蜀本《圖經》云：形大小如斑猫，純青緑色，今出寧州也。《圖經》曰：芫青，《本經》不載，所出州土，今處處有之。其形頗與斑猫相類，但純青緑色。背上一道黃文尖喙。三四月芫花發時乃生，多就花上採之，暴乾。凡用斑猫、芫青、亭長之類，當以糯米同炒，看米色黃黑即爲熟，便出之。去頭足及翅翼，更以亂髮裹之，挂屋東榮一宿，然後用之，則去毒矣。舊説斑猫、芫青、葛上亭長、地膽皆一類，而隨時變。古方皆用之。深師療淋用亭長，説之最詳，云：取葛上亭長折斷腹，腹中有白子如小米，二三分取，著白板子上陰乾燥，二三日藥成。若有人患十年淋，服三枚，八九年以還服二枚。服時以水著小杯中，水如棗許，内藥盞中。爪甲研，當扁扁見於水中。仰頭乃令人寫著咽喉中，勿令近牙齒間。藥雖微小，下喉自覺當至下焦淋所。有頃，藥大作，煩急不可堪者，飲乾麥飲汁，則藥勢止也。若無乾麥飯，但水亦可耳。老小服三分之一，當下淋疾。如膿血連連爾石去者，或如指頭，或青，或黃，男女服之皆愈。此蟲四月、五月、六月爲葛上亭長，七月爲斑猫，九月、十月爲地膽，隨時變耳。亭長時，頭當赤，身黑。若藥不快，淋不下，以意節度，更增服之。今醫家多只用斑猫、芫青，而亭長、地膽稀有使者，人亦少採捕。既不得其詳，故不備載。雷公云：


南京芫青

芫蜻、斑猫、亭長、赤頭等四件，其樣各不同，所居、所食、所効各不同。其芫蜻觜尖，背上有一畫黄。斑猫背上一畫黄，一畫黑，觜尖處一小點赤，在豆葉上居，食豆葉汁。亭長形黑黄，在蔓葉上居，食蔓膠汁，赤頭，額上有大紅一點，身黑，用各有處。凡修事，芫蜻、斑猫、亭長、赤頭，並用糯米、小麻子相拌同炒，待米黄黑，出，去麻子等，去兩翅足并頭，用血餘裹懸於東墻角上，一夜至明取用。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地膽、蚰要、青蠋，芫菁也。晏青、螫蛩，班蝥也。地膽、蚰要、青蠋，芫菁也。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班猫。《本草圖經》云：班猫生河東川谷。七八月大豆盛時，此虫多在葉上，長五六分。甲上黄黑班文，烏腹尖喙，如芭豆大。吴氏曰：班猫一名班蚊，一名龍蚊，一名班菌，一名胥髮，一名盤蝥，一名晏青，一名龍苗，一名龍尾。蓋此虫性味極烈，生塗人手則立腫。陶氏曰：班猫一虫五變，二三月在芫花上名芫青，四五月在王不留行上名王不留行虫，六七月在葛花上即名葛上亭長，八月在豆花上即名班猫，九十月欲還地蟄即名地膽。《本草注》云：地膽出幽州，芫青出寧州，亭長出雍州，班猫所在有之。其虫豈一歲周四處乎？且芫青、班猫形略相似，亭長、地膽大殊，陶言浪耳。

又卷一一 盤蝥虫。《本草》云：盤蝥虫似夜行虫而小，有小毒。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青娘子，蚖青也。【略】蚖青，居芫花上者，色純青緑，本作元青。葛上亭長，亦赤頭黑身，因其在葛，故曰亭長。【略】地膽，爲蚖青所化，居地中。《太平御覽》引《爾雅》：地膽，地要，青蠋也。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芫青，一蟲而五變：二三月在芫花上，即呼爲芫青。四五月在王不留行草上，即呼爲王不留行蟲。六七月在葛花上，即呼爲葛上亭長。八月在豆花上，即呼爲斑蝥。九月、十月復還地蟄，即呼爲地膽。芫青一名青娘子。斑蝥一名斑猫，一名蟹蝥，一名龍蚊，一名斑蚊。地膽一名蚰要，一名青蟲，一名青蠋，一名青虹，一名杜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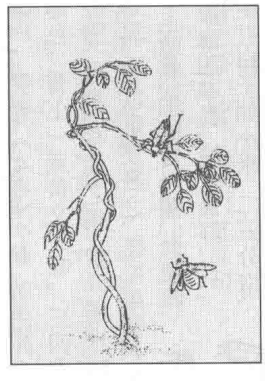
清・李元《蠕範》 蝥有四種：秋食豆花者曰斑蝥，斑猫也，斑蚊也，龍蚊也，蟹蟲也，斑菌也，卷髮也，晏青也，大如巴豆，背畫一黄一黑斑文，烏腹尖喙，赤身丹首，尾後惡氣射出，臭不可聞。春食芫花者曰芫青，青娘子也，觜尖，青緑色，背有一畫黄。夏食葛花者曰葛上亭長，身黄黑頭，額上大紅一點。冬入地中者曰地膽，地要也，青蟲也，青蠋也，杜龍也，春虹也，黑頭赤尾。蓋一物而四變，隨四時也。

清・方旭《蟲薈》卷三《斑貓》 《本草綱目》：斑猫即斑蝥也，又名斑蚊，又名龍蚊。《吴普本草》名斑菌，又名胥髮，又名晏青。旭按：此物處處有之，其狀頗類蟬而大，如巴豆，尖喙，六足，黑甲，有黄畫。人若捕之，則尾後射出惡氣，臭不可聞。或説牛誤食之亦脹死。

圖表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葛上亭長



鋸角豆芫菁 *Epicauta gorhami*

南朝宋・雷斅《雷公炮炙論》下卷《亭長》 雷公云：亭長，形黑黄，在蔓葉上居，食蔓膠汁。

凡修事亭長，用糯米、小麻子相拌同炒，待米黄黑，出，去麻子等，去兩翅、足并頭，用血余裹，懸於東墻角上一夜，至明取用。

毛角豆芫菁 *Epicauta hirticornis*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一二 葛上亭長，味辛，微

温，有毒。主蠱毒、鬼疰，破淋結、積聚，墮胎。七月取，暴乾。陶隱居云：葛花時取之，身黑而頭赤，喻如人著玄衣赤幘，故名亭長。此一蟲五變，爲療皆相似。二月、三月在芫花上，即呼芫青。四月、五月在王不留行上，即呼王不留行蟲。六月、七月在葛花上，即呼爲葛上亭長。八月在豆花上，即呼班猫。九月、十月欲還地蟄，即呼爲地膽，此是僞地膽爾，爲療猶同其類。亭長腹中有卵，白如米粒，主療諸淋結也。唐本注云：今僉《本草》及古今諸方，未見用王不留行蟲者，若爾，此四蟲專在一處。今地膽出豳音邠。州，芫青〔出〕寧州，亭長出雍州，班猫所在皆有。四蟲出四處，其蟲可一歲周遊四州乎？且芫青、班猫形段相似，亭長、地膽兒狀大殊。豳州地膽，三月至十月，草萊上採，非地中取。陶之所言，恐浪證之爾。臣禹錫等謹按蜀本《圖經》云：五月、六月葛葉上採取之，形似芫青而蒼黑色。凡用班猫、芫青、亭長之類，當以糯米同炒，看米色黄黑，即出，去頭、足及翅脚，以亂髮裹，懸屋棟上一宿，然後入藥用。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葛上亭長。《別録》下品。【釋名】弘景曰：此蟲黑身，赤頭，如亭長之著玄衣赤幘，故名也。

【集解】《別録》曰：七月取，暴乾。弘景曰：葛花開時取之，身黑頭赤，腹中有卵，白如米粒。恭曰：出雍州。保昇曰：處處有之，五六月葛葉上采之，形似芫青而蒼黑色。斅曰：亭長形黑黄，在葛上食蔓膠汁。又有赤頭，身黑色，額上有大紅一點，各有用處。時珍曰：陶言黑身赤頭，故名亭長，而雷氏別出赤頭，不言出處，似謬。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葛上亭長》 斑貓生河東川谷間。七八月大荳盛時，此蟲多在葉上，長五六分，背上一畫黄文，一畫黑文，嘴尖處有一黑點，食荳葉。陶氏曰：斑貓一蟲五變：二三月在芫花上，名芫青。四五月在王不留行上，名王不留行。六七月在葛花上，即名葛上亭長。八月在荳花上，即名斑貓。九十月欲還地蟄，即名地膽。《本草注》：地膽出幽州，芫青出寧州，亭長出雍州，斑貓所在有之，其蟲豈一歲周四處乎？陶氏又云：亭長身黑而頭赤，如人之玄衣赤幘，故云亭長。

明・穆希文《蠷史集》卷一〇 葛上亭長。陶氏曰：亭長葛花上虫，身黑而頭赤，如人之玄衣赤幘，故名亭長。《本草注》云：形似芫青而蒼黑色。

清・沈青崖編輯《陝西通志》 葛上亭長。弘景曰：此蟲六七月在葛花上，黑身，赤頭，如亭長之著玄衣赤幘，故名也。恭曰：出雍州。《本草綱目》。

清・方旭《蠷薈》卷三《葛上亭長》 《神農本草經》：葛上亭長生葛花上，黑身赤頭，如亭長之元衣赤幘。旭按：此物小於斑貓，黑甲，能飛。

紅頭芫菁*Epicauta tibialis*

南朝宋・雷斆《雷公炮炙論》下卷《赤頭》 雷公云：赤頭，額上有大紅一點，身黑。

凡修事赤頭，用糯米、小麻子相拌同炒，待米黄黑出，去麻子等，去兩翅、足并頭，用血餘裹，懸於東墻角上一夜，至明取用。

寬紋豆芫菁*Epicauta waterhousei*

清・蔣師轍、薛紹元纂《臺灣通志・物産・蟲魚類》 斑蝥。《本草》：生豆葉下，烏腹尖喙，甲上有烏黑斑文。謹案：《鳳山志》：斑蝥，誤作斑貓，今更正。

緑芫菁*Lytta caraga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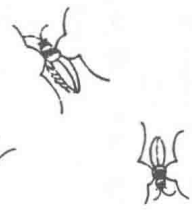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芫青味辛，微温，有毒，主蠱毒、風疰、鬼疰，墮胎。三月取暴乾。陶隱居云：芫花時取之，青黑色。亦療鼠瘻。臣禹錫等謹按蜀本《圖經》云：形大小如班猫，純清緑色，今出寧州也。

《圖經》曰：芫青，《本經》不載所出州土，今處處有之。其形頗與班猫相類，但純青緑色，背上一道黄文，尖啄。三四月芫花發時乃生，多就花上採之，暴乾。凡用斑猫、芫菁、亭長之類，須以糯米同炒，看米色黄黑，即爲熟，便出之，去頭、足及翅翼。更以亂髮裹之，挂屋東榮一宿，然後用之，則去毒矣。舊説斑猫、芫青、葛上亭長、地膽，皆一類，而隨時變。古方皆用之。深師療淋用亭長説之最詳，云：取葛上亭長，折斷腹，腹中有白子，如小米，二分分，取著白板子上，陰燥

二三日，藥成。若有人患十年淋，服三枚，八九年以還服二枚。服時以水著小杯中，水如棗許，內藥盞中，爪甲研，當扁扁見於水中，仰頭乃令人寫著咽喉中，勿令近牙齒間。藥雖微小，下喉自覺當至下焦淋所。頃藥大作，煩急不可堪者，飲乾麥飯汁，則藥勢止也。若無乾麥飯，但水亦可耳。老小服三分之一，當下淋疾。如膿血連連爾石去者，或如指頭，或青，或黃，男女服之皆愈。此蟲四月、五月、六月爲葛上亭長，七月爲斑猫，九月、十月爲地膽，隨時變耳。亭長時，頭當赤身黑。若藥不快，淋不下，以意節度，更增服之。今醫家多只用斑猫、芫青，而亭長、地膽稀有使者，人亦少採捕。既不得其詳，故不備載。

雷公云：芫蜻、斑猫、亭長、赤頭等四件，其樣各不同，所居、所食、所効各不同。其芫蜻觜尖，背上有一畫黃。斑猫背上一畫黃一畫黑，觜尖處一小點赤，在豆葉上居，食豆葉汁。亭長形黑黃，在蔓葉上居，食蔓膠汁，赤頭，額上有大紅一點，身黑，用各有處。凡修事，芫蜻、斑猫、亭長、赤頭並用，糯米、小麻子相拌同炒，待米黃黑，出，去麻子等，去兩翅、足并頭，用血餘裹，懸於東墻角上一夜，至明取用。

南京芫青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芫青。《別録》下品。

【釋名】 青娘子。時珍曰：芫花上而色青，故名芫青。世俗諱之，呼爲青娘子，以配紅娘子也。

明・穆希文《蟓史集》卷一〇 芫青。陶氏曰：羌青，芫花上虫也，青黑色。《圖經》云：形大小如班毛，純青緑色，背上一道黃文，尖喙。雷公曰：芫青、班猫、亭長，赤頭等四件，形各不同，所居、所食亦不同。芫青觜尖，背上有一道黃文。班猫背上一畫黃文，一畫黑文，觜尖處有一黑點，食其葉汁。亭長形黑黃，在蔓葉上食汁，赤頭，頭上有紅一點，身黑色。四虫出四處，芫青出寧州，亭長出雍州，班猫所在皆有。

清・方旭《蟲薈》卷三《青娘子》 《本草綱目》：青娘子即芫青也。旭按：此物似斑猫而小，甲上青翠色，中有黃文一道。

《神農本草經》：春食芫花爲芫青，夏食葛花爲葛上亭長，秋食豆花爲斑猫，冬入地中爲地膽。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鞘翅目》 前肢、中肢五跗節，而後肢四跗節者，如芫菁屬。凡此屬之蟲類多害蟲，亦有益蟲。

紋緣緑芫菁 *Lytta suturella*

南朝宋・雷斅《雷公炮炙論》下卷《芫蜻》 雷公云：芫蜻、斑猫、亭長、赤頭等四件，其樣各不同，所居、所食、所效各不同。其芫蜻觜尖，背上有一畫黃；斑猫背上一畫黃，一畫黑，觜尖處一小點赤，在豆葉上居，食豆葉汁；亭長形黑黃，在蔓葉上居，食蔓膠汁；赤頭額上有大紅一點，身黑。用各有處。

凡修事芫蜻，用糯米、小麻子相拌，同炒，待米黃黑，出，去麻子等，去兩翅、足并頭，用血餘裹，懸於東墻角上一夜，至明取用。

圓胸地膽 *Meloe corvinus*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 地膽味辛，寒，有毒。主鬼疰，寒熱，鼠瘻，惡瘡，死肌，破癥瘕，墮胎，蝕瘡中惡肉，鼻中息肉，散結氣石淋，去子，服一刀圭即下。一名蚖青，一名青蛙，烏蝸切。生汶山川谷，八月取。惡甘草。陶隱居云：真者出梁州，狀如大馬蟻，有翼。僞者即斑猫所化，狀如大豆，大都療體略同，必不能得真爾。此亦可用，故有蚖青之名。蚖字乃異，恐是相承誤矣。唐本注云：形如大馬蟻者，今見出邠州者是也。狀如大豆者，未見也。臣禹錫等謹按蜀本《圖經》云：二月、三月、八月、九月草菜上取之，形倍黑色，芫青所化也。《藥性論》云：地膽能宣出瘰癧根，從小便出，上亦吐之。治鼻齆。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地膽。《本經》下品。**【釋名】** 蚖青、《本經》。青蠵、攜。弘景曰：地膽是芫青所化，故亦名蚖青。用蚖字者，亦承誤爾。時珍曰：地膽者居地中，其色如膽也。按《太平御覽》引《爾雅》云：地膽，地要，青蠵也。又引吴普《本草》云：地膽一名杜龍，一名青虹。陶弘景以蠵字爲蛙字，音烏媧切者，誤矣。宋本因之，今俱釐正也。

【集解】 經曰：生汶上山谷，八月取之。弘景曰：真地膽出梁州，狀如大馬蟻，有翼。僞者是斑蝥所化，狀如大豆，大抵療體略同，亦難得真耳。恭曰：形如大馬蟻者，今出邠州，二月至十月草菜上采之，非地中也。狀如大豆者，未見

之，陶亦浪證爾。保昇曰：二月、三月、八月、九月草菜上采之，形倍黑色，芫青所化也。時珍曰：今處處有之，在地中或牆石內，蓋芫青、亭長之類。冬月入蟄者，狀如斑蝥，蘇恭未見，反非陶說，非也。《本經》別名芫青，尤爲可證。既曰地膽，不應復在草菜上矣。蓋芫青青緑色，斑蝥黄斑色，亭長黑身赤頭，地膽黑頭赤尾，色雖不同，功亦相近。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地膽。《本草》云：地膽一名青蛙，生汶山川各中。陶氏曰：地膽真者出梁州，狀如大馬蟻，有翼。《圖經》云：二月、三月、八九月草菜上有之，形倍黑色，芫青所化也。

清・王子接《絳雪園得宜本草》卷一七 地膽味辛，主治瘡瘍、癥痕。得硃砂滑石，治小腸氣痛；得細辛白芷，治鼻中瘜肉。

清・沈青崖編輯《陝西通志》 地膽，邠州土貢。《唐書・地理志》。真地膽出梁州。狀如大螞蟻，有翼。僞者是斑蝥所化，狀如大豆。《本草經》陶注。一名蚖青。恭曰：形如大螞蟻者，今出邠州。三月至十月草葉上采之。《本草綱目》。

清・方旭《蟲薈》卷三《地膽》 《本草綱目》：地膽一名蚖青，一名青蠵。吴普《本草》名青虹，又名杜龍。《廣雅》名蛇要，又名青蝥。處處有之，在地中。旭按：此物似斑貓，而黑頭赤尾。

短翅芫青*Meloe*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芫菁科Fam. Meloidae。

短翅芫菁*Meloe* sp. Incert.，一隻標注採自華北的標本損壞嚴重。該種在華北各處極其常見，經常出没於低矮的灌木叢中。有時會大量出現。

眼斑芫菁*Mylabris cichorii*

南朝宋・雷斅《雷公炮炙論》下卷《斑貓》 雷公云：斑貓，背上一畫黄、一畫黑，觜尖處一小點赤，在豆葉上居，食豆葉汁。

凡修事斑貓，用糯米、小麻子相拌同炒，待米黄黑，出，去麻子等，去兩翅、足并頭，用血餘裹，懸於東墻角上一夜，至明取用。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一二 斑貓味辛，寒，有毒。主寒熱、鬼疰、蠱毒、風瘦、疥癬、惡瘡、疽蝕、死肌、破石癰、血積，傷人肌，墮胎。一名龍尾。生河東川谷。八月取，陰乾。馬刀爲之使，畏巴豆、丹參、空青，惡膚青。陶隱居云：豆花時取之，甲上黄黑斑色如巴豆大者是也。臣禹錫等謹按蜀本《圖經》云：七月、八月，大豆葉上甲蟲，長五六分，黄斑文烏腹者，今所在有之。吴氏云：斑貓，一名斑蚿《音刺》，一名龍蚿，一名班菌，一名胥髮，一名盤蛩，一名晏青。神農：辛。岐伯：鹹。桐君：有毒。扁鵲：甘，有大毒。生河内川谷，或水石。《藥性論》云：班貓，使，一名龍苗，有大毒。能治瘰癧，通水道。日華子云：惡豆花。療淋疾，傅惡瘡，瘦爛。入藥除翼、足，熟炒用。生即吐瀉人。

斑貓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斑蝥。《本經》下品。**【校正】**陳藏器：蟹蝥蟲係重出，今併爲一。

【釋名】斑貓、《本經》。蟹蝥蟲、《拾遺》。龍蚿、音刺。斑蚿。時珍曰：斑言其色，蝥刺言其毒，如矛刺也。亦作蟹蝥，俗訛爲斑貓，又訛斑蚿爲斑尾也。《吴普本草》又名斑菌，曰胥髮，曰晏青。

大斑芫菁*Mylabris phalerata*

明・張介賓《景岳全書》卷六〇 大斑蝥。二十一個去頭、足、翅。右用糯米一撮，先將斑蝥七個入米内，慢火炒，勿令焦，去蝥。又入七個炒，令焦色變。又去之。再入七個炒，米出赤烟爲度。去蝥不用，只將米研爲末，分三分，冷水入香油少許，空心調下一服，須臾又進一服，以二便利下惡物爲度。若腹痛急，以青靛調凉水解之。或先用黄連甘草煎湯，待冷服之，不可食熱物。或用凉水調益元散解之，甚妙。甚者終身禁食犬肉，每見食犬肉而復作者不救，又見單服斑蝥而死者亦有之。蓋斑蝥毒之尤者，雖曰以毒攻毒，惟少用之。兹用糯米以

奪其氣，尤宜預備青靛、黃連以解其毒，而況單服斑螫者，豈有不死？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晏青、螫蛩，班螫也。

天牛科Cerambycidae分部

蜻、蠐、螬、蠰、蠢、蠋、蛖、桑蠹、蛣蝎、齧桑、蜻蠐、天牛、木蟲、牽牛郎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蜻：蜻齌也。从虫，酋聲。字秋切。

蝤：齌蠹也。从虫，齊聲。徂兮切。

蜻：蜻蠐也。从虫，曷聲。胡葛切。

蠐：蠹蠰也。从虫，襄聲。汝羊切。

又卷一三下 蠢：蟲齧木中也。从虫，豪聲。盧啟切。

蠢：古文。

晉・郭璞《爾雅注》卷下 蝎，桑蠹。即蛣蝎。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蠰：乃郎、思亮、詩尚三切。齧桑蟲。

蝪：尸尚切。俗蠰字。

蠰：乃郎反。又丁郎反。

又 蝎：胡葛切。桑中蠹蟲也。

蜻：疾尤切。蜻齌、蝎，木中蟲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蠢：盧戈切。蕃夷聚落謂之爛蠢。又里弟切。蟲齧木中也。

蠢、犇：里弟切。《説文》：蟲齧木中也。古作犇、蠢。又鄰知切。瓠勺也。一曰谷蠹，匈奴君長號。又憐題切。瓢也。又盧戈切。蚌屬。又魯果切。瘃蠢皮肥，一曰疥病。又力至切。蟲名。又郎計切。參蠢分也。

又 蠰：思將切。蟷蠰，蟲名，螗蜋也。又尸羊切。蟲名。《爾雅》：蠰，齧桑，似天牛。又如陽切。又師莊切。又奴當切。又汝兩切。蠰，谿蟲名，土蠹也。又息將切。又式亮切。

又 蜷：逵員切。蟲名，詰屈也。

宋・鄭樵《通志・蟲魚類》卷七六 楬，木中蠹蟲也。《爾雅》曰：蝎，蛣蝎。

又 蠰，俗呼山羊，有長角，斑黑色，喜齧桑葉及橘柚。《爾雅》曰：蠰，齧桑。

宋・任廣《書紋指南》卷一四《昆蟲》 桑中虫曰蠋。《詩》。蝎虫曰蜻蠐。《詩》。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蟲部第二》 蠰：音霜，齧桑蝎虫也。又傷、餉二音。

又 蜻：音由，木中虫也。又即由、疾由二反。蜻蛭似蟹而大，生海邊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蝪：俗蠰字。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嚙桑曰蠰，似天牛。【略】椿蠹曰蝎、蛣蝎。蜕曰天牛。【略】蠹生木壞，惟木之殃。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蚰：《唐韻》職悦切，音拙。蟲也。又《集韻》曲勿切，音屈。《説文》：蛣蚰也。《爾雅・釋蟲》：蝎，蛣蚰。注：木中蠹蟲。或作蝎。又五忽切，音兀。義同。

蠹：《直音》同蝎。

蠰：《集韻》同蠰。詳蠰字注。

蠰：《説文解字》蠰本字。

蟆：《集韻》迷浮切，音謀。蟆也。或作蛑。

又 蠰：《唐韻》、《集韻》、《正韻》並式亮切，音餉。《爾雅・釋蟲》：蠰，齧桑。注：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齧髮。又師莊切，音霜。義同。又《廣韻》如兩切，音壤。《爾雅・釋蟲》：土蠭，蠰谿。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蠏。又《集韻》奴當切，音囊。蟷蠰。詳蟷字注。又如陽切，音穰。義同。亦作蠰。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十六 蝎，蛣蝎。【注】木中蠹蟲。《正義》：蝎爲蜻蠐之在木中者。《説文》作蝎，蛣蚰也。詳見下。【注】木中蠹蟲。《正義》：《左傳》疏引李巡云：蝎，木蟲也。《詩》疏引孫炎云：蝎，木蟲也。郭氏本李、孫爲義，下文云『蝎，桑蠹』，是也。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蜻蠐，蝎。蜻蠐一名蝎。

又　李巡云：蝎，木蟲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蛣蚷，逗。蝎也。《釋蟲》曰：蝎，蛣蝨也。郭云：木中蠹蟲。按下文『蝎，蟨蠐也』，不識何以不類記。从虫，吉聲。去吉切。十二部。：蛣蚷也。从虫，出聲。區勿切。十五部。今《爾雅》作蝨。

：蟨螽也。《詩・衛風》：領如蟨蠐。傳曰：蟨蠐，蝎蟲也。《爾雅》同。按下文云：蝎，蟨螽也。然則二者爲轉注。从虫，酋聲。字秋切。三部。

：蟨螽也。《釋蟲》曰：蝎，桑蠹。桑中蟲也。按上文許云：蛣蚷，蝎也。不類廁於此者，許意蛣蚷別爲一物也。蓋一類而種別者多矣。从虫，曷聲。胡葛切。十五部。

又　：蟲齧木中也。此非蟲名，乃謂蝨之食木曰蠥也。朱子注《孟子》曰：蠥者，齧木蟲，則誤矣。蠥之言勞也，如刀之勞物。蠥叚借之用極多，或借爲羸蚌字，或借爲瓢欙字。《楚辭》：覽芷圃之蠥蠥。又借爲禾黍離離字。《孟子》曰：以追蠥。趙注曰：追，鐘鈕也。鈕壁齧處深矣。蠥蠥，欲絶之皃。此又以蠥同離，同劉。《方言》曰：劉，解也。又曰：蠥，分也。皆其義也。不知叚借之恉，乃云鐘鈕如蟲齧而欲絶，是株守許書之辭，而未能通許書之意矣。从虫，翏聲。翏見乙部。讀若弛。非通貫切之翏也。此久誤，今正篆文併説解。盧啟切。十六部。

：古文。按此古文與篆不別，疑古文从豕。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蠪，齧桑。《廣韻》：蠪。《爾雅》云：齧桑，蝎也。

又　蝎，桑蠹。

清・何東銘纂《邛蘅野録》　天牛。按：別名曰天水牛，曰八角兒。

綜　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蠪，齧桑。【注】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齧髮。【音義】蠪，郭音餉，又音霜，孫音傷。齧，五結反。喜，虚記反。下同。【疏】蠪，一名齧桑，江東呼齧髮，形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因名云。

又　蝎，桑蠹。【注】即蛣蚷。蝎，音曷。蛣，去一反。蝨，五勿反。

又考證　翥醜罅。陸本罅作虓。鄭樵曰：醜，僻也，猶人性之有僻，然翥即蛀字借用耳，此即蛀虫之有角甲者，蓋齧桑類也。罅，張拆也，此蟲之僻在於張角拆甲。臣照按：若如鄭説，以翥爲蛀，則罅字當作罅隙解，未有蛀類不鑽罅隙者，如下文螟蛉之類是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離壁間，必雨。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宋・鄭樵《爾雅注》　蠪，齧桑。有長角，斑黑色，帶甲，亦能飛，俗呼山羊，喜齧桑樹，或云即桑中蠹蟲化而爲此也。蠪，音餉。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桑蠹蟲。《別録》。【釋名】桑蝎。音曷。

【氣味】甘，温，無毒。

【主治】心暴痛，金瘡肉生不足，《別録》。胸下堅滿、障翳、瘀腫，治風癘，《日華》。治眼得效，蜀本。去氣補不足，治小兒乳霍，藏器。小兒驚風、口瘡、風疳，婦人崩中、漏下、赤白，墮胎下血，産後下痢。時珍。

【附方】新二。崩中、漏下、赤白：用桑蝎燒灰，温酒服方寸匕，日二。《千金》。墮胎下血不止：桑木中蝎蟲，燒末，酒服方寸匕，日二。蟲屎亦可。《普濟方》。

糞，【主治】腸風下血，婦人崩中産痢，小兒驚風胎癬，咽喉骨哽。時珍。

【附方】新四。腸風下血：枯桑樹下蟲矢，燒存性，酒服一錢。《聖惠》。産後下痢，日五十行：用桑木裏蠹蟲糞，炒黄，急以水沃之，稀稠得所，服之，以瘥爲度。此獨孤訥祭酒方也。《必效方》。小兒胎癬：小兒頭生瘡，手爬處即延生，謂之胎癬。先以葱塩湯洗浄，用桑木蛀屑，燒存性，入輕粉等分，油和敷之。《聖惠》。咽喉骨鯁：桑木上蟲糞，米醋煎呷。《永類鈐方》。

明・穆希文《蟬史集》卷一〇《蟬蠐》　《爾雅》云：蟟蠐，蝎。郭注云：蟟蠐在木中，桑蠹是也。又云：蝎，蛣蚷。注云：木中蠹也，諸木中皆有之。《方言》曰：関東謂之蟟蟘，梁益之間謂之蛉，又謂之蝎。《本草拾遺》曰：蝎狀如蠐螬，在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一名蠹。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身正白色，至春羽化爲天牛。

《埤雅》曰：蟟蠐一名蛣蚷。佶屈，曲貌，以形舉也。《詩》曰：領如蟟蠐。此虫内外潔白肥膩，故《詩》以況莊姜之領。《七辨》曰：蟟蠐之領，阿那宜顧。《化書》曰：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蟟蠐即木中蠹虫。曹子建曰：昔三苗、共工、

驩兜非堯之蝎歟？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柳子厚曰：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列子》曰：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蝎盛則木朽，慾熾則身亡。

《蟫史》云：蝎者，木蠹也，梅李林檎枇杷樹極多，久則化天牛，天牛復生子爲蠹，惟桑虫、桃蠹、桐蠹入藥，而桐蠹難得。

又卷一一　天牛。《蟫史》云：天牛俗呼牽牛郎，多木蠹所變，似蛣蜣，甲虫也。橘蠹化者名橘牛，桐化者名桐牛。緣木飛騰不遠，久則放子生虫，食百菓，林檎上尤多。《埤雅》：蝎化天牛，兩角狀如水牛，長二三寸，色黑而臭，背有白點，長鬚，有班節，甲下有翅，能飛，飛不甚遠。一名蟘。《襍俎》云：天牛虫，黑甲虫也。此虫一出，天必雨。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編《佩文韻府》卷一之二　天牛蟲：《酉陽雜俎》：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出籬壁間，必雨。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蝤蠐，蝎。蝤，音囚。蝎，音曷。蝤蠐，一名蝎。在木中蝤蠐名蝎。《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蠐，梁益間謂之蝎。上文『蝎，蛣蜣』，郭云木中蠹也；下文『蝎，桑蠹』，郭云即蛣蜣也。則蟘也，蠐螬也，蝤蠐也，蝎也，蛣蜣也，桑蠹也，一物而七名。在木中者白而長，故《詩》美碩人云『領如蝤蠐』，是也。

又　蝎，桑蠹。桑蠹一名蝎，即蛣蜣也。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螔醜罅。螔醜，蟲之有甲角者，齧桑類。罅，張拆也，其僻在乎張角拆甲。《玉篇》作墝。

清・沈秉成《蠶桑輯要》　桑味甘，易於生蟲。葉上毛蟲與步屈，用噴筒巴豆水噴之即除。最惡者，新條方長二尺，有水牛蟲口夾嫩條，遇風枝折，老皮處夾之，沿水不已。到深秋水止疤乾，內有蟲如蛆，速宜剥去，否則冬令入木內蛀，夏令成蛹飛出，又爲水牛蟲矣。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螔即蛀字借用耳，此即蛀蟲之有角甲者，蓋齧桑類也。罅，張拆也。此蟲之僻在于張角拆甲，草蟲之僻在于振股作聲。

又　蠪，齧桑。鄭云：有長角，斑黑色，帶甲亦能飛，俗呼山羊。今俗呼羊甲。兩鬚有節如鞭，喜齧桑，乃桑中蠹蟲，化而爲此。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蠪，齧桑。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齧髮。《玉篇》：蠪，齧桑蟲也。《淮南・道應篇》云：猶黃鵠與蠪蟲也。《釋文》：蠪，孫音傷，郭云似天牛者，陳藏器說蝤蠐。云：蝎，在朽木中，至春羽化爲天牛。【略】淺黃色，角差短，喜緣桑上。郭云『齧桑樹，作孔』，蓋指此矣。是。齧桑、天牛非一物，說者多不辨之。

清・李元《蠕範》　蠪，齧桑也，齧髮也，山羊也。大如蟬，甲光如漆，甲下有翅，能飛，喙黑如鉗，六足在腹，角有白點，喜齧桑，孔入其中，夏出則雨。有角如八字者，名八角兒。

又　非牛曰牛。【略】蠪，天牛。天螺，桑牛。

又　曰桑牛，天螺也，緣桑螺也，似蝸牛而小，黃色，雨後好緣桑。

又　曰飛生，天牛也，似蠪，不錐桑孔。

又　蟠爲蝎。蝎，蛣也，蛀也，蝤蠐也，蛣蜣也，噬逮也，桑蠹也，木蠹也。好嚙桑樹，食木心，穿如錐刀，似蝸牛而角長，身長足短，口黑無毛，慢節。至春羽化爲天牛。凡木皆有蠹，皆能化物。

清・方旭《蟲薈》卷三《蝤蠐》　《爾雅》：蝤蠐，蝎。注：在木中。旭按：蝤蠐，木蠹也。一名蛣蜣。其狀似蠐螬，而細足短，口黑，身白，無毛節，入秋化天牛。《方言》及《爾雅》邢疏與蠐螬混爲一物，誤。又諸木中蠹，狀雖相似，用各不同。桃蠹能辟鬼魅，桂蠹能愈痰疾，他如柳蠹、柘蠹、棗蠹皆各有所宜。並見《本草》。竹亦有蠹，草中如蘆蒿、皂莢、蒼耳子等皆有之，其狀並如蚜蚘。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九章《昆蟲類》　天牛者，觸角如鞭而長大。每穿樹皮成孔，而産卵之，於樹亦有大害。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天牛鑿孔樹中以育卵，其幼蟲則蛀食木質，爲山林之害。

藝文

宋・蘇軾《天水牛》　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爲牛竟何事，利吻穴枯桑。

雜録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蠪，齧桑。直犯我焉非復蛣蜣也。齊桓公攘夷狄以其如之。

又　蝎，桑蠹。非桑蟲也，在所曷焉，亦蠹妬也。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蝤蠐》 蝤蠐，桑蟲也。桑質柔腴白，蝤蠐食桑之腴，故色白而體柔。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蟘桑，蟘髮，蠼也。

又 天牛，長角甲蟲也。蟘桑，蟘髮，蠼也。

明・劉胤昌《劉氏類山》卷四 蟘桑形似天牛，喜食桑，作孔。

明・劉侗《促織志》 然嬉之蟲又不直促織，有【略】黑色，白點，曰春牛兒。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桑蠹》 《爾雅》蝤蠐注云：在木中桑蠹。是也。《本草》：食木心，穿如錐刀，身長足短，口黑無毛，正白色，至春羽化爲天牛。《詩》曰：領如蝤蠐。蓋此蟲之體豐潔且白，故《詩》以況莊姜之領。

又卷二三八《蟘桑》 蟲形似天牛，長角，喜蟘桑樹，作孔，入其中，以藏身。

清・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卷四《碩人》 蝤蠐非蠐螬也。蝤蠐，一名蝎。《爾雅》『蝤蠐，蝎』是也。一名蛣蜣，一名桑蠹。《爾雅》『蝎，蛣蜣』及『蝎，桑蠹』是也。身長足短，生腐木中，穿木如錐，至春雨後化爲天牛。蠐螬一名蝤蠐，《爾雅》『蝤，蠐螬』是也。生糞土中，以背行，身短足長，如足大指，從夏入秋又化爲蟬。郭氏注《爾雅》已分爲二物，陶貞白與蘇恭以爲一蟲，誤也。陳藏器《拾遺》辨之，當矣。

又卷一八《蝤蠐》 《爾雅》：蝤蠐，蝎。郭注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蝎，所在異。邢疏：蝤蠐也，蠐螬也，蝤蠐也，蛣蜣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者白而長，故詩人以比婦人之頸，《碩人》云『領如蝤蠐』是也。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 蠼，蟘桑。《藝文類聚》引注云：似天牛而小，有角。案此蓋與《方言》蜉蝣注相涉而誤。

清・吳儀洛《本草從新・蟲魚鱗介部・化生類・桑蟲》 桑蟲甘，温，有毒。時珍曰：蝎化天牛有毒，蠐螬化蟬無毒，又可見蠐螬與蝎之性味良惡也。祛風，治障翳、瘀腫、小兒驚風、口瘡、風疳，婦人崩中、漏下、赤白、墮胎下血、産後下痢。今人多用以發痘。景岳曰：桑蟲亦名桑蠶，不知創自何人，用以發痘，予嘗偏取《本草》及《痘症》諸書，俱所不載。及審其質性，不過爲陰寒濕毒之蟲爾。惟其有毒，所以亦能發痘。惟其温濕，所以最能敗脾。顧發痘不從氣血，而從毒藥，此與握苗者何異？況其淫毒侵脾，弱稚何堪？故每見多服桑蟲者，毒發則脣膚俱裂，脾敗則泄瀉不止。人但見痘症之死，而不知其敗在蟲毒也。前之既覆，後可鑒矣。其奈蒙蒙者，率猶長夜之不醒何？予欲呼之，用斯代柝，而并咎夫作俑者之可恨。洛按：桑蟲能祛風而走竄經絡，其性大約與穿山甲相近，故均能發痘，然起發不由根本，元氣爲毒所傷，令人治痘無不用之，其爲害不知若干人矣。吾鹽馮楚瞻，有錦囊祕録，其書龐雜淺鄙，全無足取。内有云：大桑蟲有人參之功。噫！此黄口小兒之言也。何物匪才，敢無知妄作耶！桑蟲即桑蠹蟲。《别録》、《日華》、蜀本、藏器、時珍俱所收載，何景岳以爲不載耶，但並未言其治痘。《痘症》諸書，從未有用之者也。蟲矢功用略同，俱燒存性，研末，酒調。按牛虱啖血，例比蝨虫，尤非痘家所宜，而世習用之，傷人多矣。


桑蟲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天牛，郭注渠略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生糞土中者，此乃地蝎所化，樊光謂之『糞中蝎』者是也。即天牛也，上兩翅作甲，色皂黄，厭人不足，以興采采，亦不聞其朝生暮死也。蓋渠略與天牛二物，而注誤以天牛之形注渠略耳。

又 蝤蠐，木中蝎也，似蠶而大，身粗足短，口黑，色白而膩，故《詩》取以喻項領也。按：蝎生桑中者色黄，生榆中者長三寸，色如□硃，惟生楊柳者□□。凡木□生蝎，形色各别，米能□者耳。

又 蠋，亦木中蝎也，長寸餘，尾有光如螢火。曾一見之，未知其生於何木，然不必定其爲桑上也。《明堂月令》『腐草爲蠋』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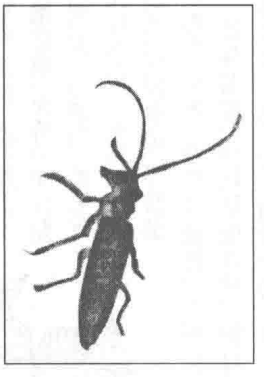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飛生蟲，狀如嚙髮，頭上有角。李時珍曰：此天牛别類，與鼷鼠同功，故亦名飛生。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爾雅卷下前《釋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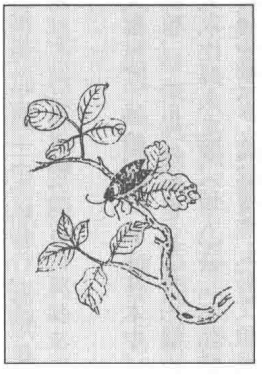

蜉蝣，渠略

五代・黃筌《寫生珍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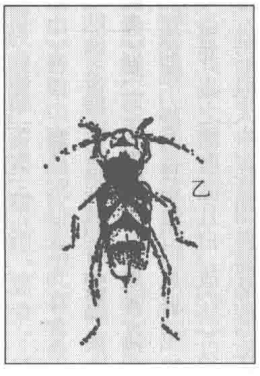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天　牛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

乙：甲蟲之一種



紅緣亞天牛*Anoplistes halodendri*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棗蠹蟲。《綱目》。

【集解】時珍曰：此即蝤蠐之在棗樹中者。

屎，**【主治】**聹耳出膿：水研末，同麝香少許吹之。時珍，《普濟》。

星天牛*Anoplophora chinensis*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蝎，蛞蝓。**【注】**木中蠹蟲。**【略】**。蠪，蟜桑。**【疏】**蠪一名蟜桑，江東呼蟜髮。形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蟜桑樹，作孔，入其中，因名云。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蠪，蟜桑。蠪，音餉。蠪一名蟜桑，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蟜桑樹，作孔。江東呼爲蟜髮。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十六　蠪，蟜桑。**【注】**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蟜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蟜髮。《正義》：蠪一名蟜桑，即桑蠹之類也。《玉篇》以蠪爲蟜桑蟲。《淮南・道應訓》云：猶黃鵠與蠪蟲也。蠪蟲能緣木上下，而飛騰不遠，視高飛之黃鵠，其大小固不可比量矣。**【注】**『似天』至『蟜髮』《正義》：戴侗云：俗謂天牛，亦謂桑羊盧黑而白駁，此蟲似之也。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蠪，蟜桑。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蟜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蟜髮。《玉篇》：蠪，蟜桑蟲也。《淮南・道應篇》云：猶黃鵠與蠪蟲也。《釋文》：蠪，孫音傷。郭云似天牛者，陳藏器說蝤蠐云：蝎在朽木中，至春羽化爲天牛，兩角，狀如水牛，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遥，是其形狀也。天牛夏月有之，俗言出則主雨。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星天牛鞘翅目天牛科》　成蟲一名嚙桑，體長九分至一寸，黑色而有光澤，翅之表面散布十數個之灰白紋，翅鞘基部生有顆粒狀之小突起，前胸之背有灰藍色之紋二條，兩側各有棘狀之突起，觸鬚則甚長。雌者比體長二分，雄者比體長二倍。各環節先端黑，後端灰藍色，腹部及脚

亦均呈有灰藍之色也。

幼蟲：比前種稍小，無甚區別。

經過習性：殆與前者略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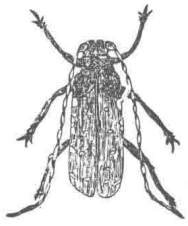
被害情形：同前。

預防驅除法雖同前，但此害蟲兼害柳樹，欲搜尋者，宜共搜捕。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蠰，齧桑。蠰，音餉。**【注】**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齧髮。

清・潘問奇等纂《昌平州志・物産志》 水牛。《帝京景物略》：金光緑色，甲堅而鬚勁動，曰金牛兒。黑色，白點，曰春牛兒。

清・方旭《蟲薈》卷三《蠰》 《爾雅》：蠰，齧桑。注：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齧髮。



星天牛

光肩星天牛 *Anoplophora glabripennis*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天牛。按：一類二種，在楊曰天牛，一名楊甲，一名楊牛，一名飛生蟲。

清・潘問奇等纂《昌平州志・物産志・藥品》 水牛，黑甲光如漆，上有黄白點。目前有二黑角，甚長，能動。

棟星天牛 *Anoplophora horsfieldi*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水牛。《昌平宋志》：黑甲光如漆，上有黄白點，目前有二黑角，甚長。亦有一角者。《帝京景物略》：金光緑色，甲堅而鬚勁，曰金牛兒。黑色白點者，曰青牛兒。按：緑色者疑即蟥蚌，長二寸許，金碧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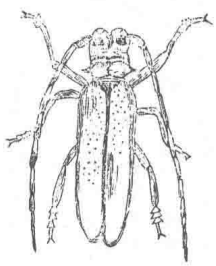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物産志・動物・蟲之屬》 小牛屎蟲，形同而身較狹長，角亦較長，翅上，甲面有黄白點。《本草綱目》天牛下云：大如蟬，黑甲光如漆，甲上有黄白點，甲下有翅能飛。前有二黑角，甚長，能動。喙黑而扁，如鉗甚利。六足在腹。夏月有之，出則主雨。陳藏器注《本草經》蠐螬下云：蝤蠐至春雨後化爲天牛。按：以小牛屎蟲形狀核之，蓋即天牛實爲蝤蠐所化也。

黑星天牛 *Anoplophora leechi*

清・方旭《蟲薈》卷三《天牛》 《正字通》：天牛即天水牛，有角如八字，又名八角兒。旭按：此物長寸許，甲光如漆，下有翅能飛，頭有二角，向前如水牛，喙黑而扁，六足。夏秋間有之，雨後則出，又名桑羊。

粒肩天牛[桑天牛] *Aprionа germari*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桑天牛・鞘翅目天牛科》 成蟲：爲一種之木蠹蟲，雌雄無大區別，而略有大小之分。雌者長一寸三四分，雄者長一寸一二分，全體暗緑色，頭部生黑色腎臟形，少帶赤色光澤之複眼。與十一環節長大之觸鬚。觸鬚之節，先端二節膨大而爲黑色，其餘則爲灰藍色。口器頗發達，主有堅强之上顎，前胸部之背起有多數横縐。兩側各生一棘狀突起，中胸背有翅鞘，其翅鞘近前胸者爲稍廣，至後方則漸次狹小，以覆蓋其腹部。翅鞘之基部，上生多數黑色顆粒狀之小突起，腹部黄褐而少帶緑色。脚如鈎而細長，又有灰色之短毛密生。其蟲被捉，能發一種微音，頗爲可聽。



桑天牛

幼蟲，即蝤蠐。俗名鐵砲蟲。充分老熟，長二寸餘，全體乳白，少帶黄色。頭略長方形而平，生有黑褐强靭之大顎。第一環節色黄褐，甚膨大而少平，其氣門亦殊大。第二三節稍小，四節以下漸次增長。全體無胸腹等脚，惟於各節之腹背兩面，簇生黄色顆粒狀之小突起，散列黄褐色之粗短毛。

經過習性：此蟲幼蟲之期甚長，嘗將樹幹嚙成墜道，以便棲止，經二三年而

始化蛹。産卵之期約七八月，産時先將樹幹穿孔，藏卵其内。一蛾之卵，百數十粒，但其産時每孔祇七八粒，産後以樹皮掩之，故不易於窺獲。性忌濕，凡樹液少者之老樹，最合該蟲産卵之所。卵色白，形橢圓而長，其卵孵化，初食害樹皮下之形成層，至次年即入樹之材質部。充分老熟，集孔内之木屑而化蛹，蛹色黄白。成蛹之時，已具有成蟲之觸角及脚。

被害情形：天牛無論成蟲幼蟲，均能傷害桑樹。幼蟲食其木髓，令樹漸爲枯死。成蟲嚙食嫩枝，使枝幹爲侵折。故桑樹害蟲雖有多種，而害之大者，莫如此蟲。又考該蟲發生，往往暖地比寒地爲多。若他根刈中刈受害又比高刈爲易，惟喬木則罹其害者少耳。

橙斑白條天牛*Batocera davidis*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 天牛。《蟫史》云：天牛俗呼牽牛郎，多木蠹所變，似蛄蜣，甲虫也。【略】桐化者名桐牛，緣木，飛騰不遠，久則放子生虫。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桐蛀》 《李氏草秘》：生桐油樹中，即木蠹也。最治惡腫毒，取七根焙末，沖酒服，即愈。

蔗根土天牛*Dorysthenes granulosus*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蔗蛄》 漳泉種蔗田中，出一種蟲，如蠶，食蔗根，名蔗蛄。土人食之，味甚甘美。發痘疔漿，托癰清毒，化痰醒酒，和中利小便。

桑象天牛*Mesosa perplexa*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一》 蝎，《爾雅》音曷。郭云即蛄蝪。疏云：蟨蠐也。蠐螬，蝤蠐也，蛄蝪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蝪，音屈。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蝎：[illegible]，許謁切。蠐螬類也。在木曰蝎，與蠐同，而色微黄，多蠹穴桑中，化而羽，有角如牛羊，故俗謂天牛，亦謂桑牛。盧黑而白駁，緣木上下，飛騰不遠，還齧木皮，卵其中。《爾雅》曰：蝎，蛄蝪。《説文》作蛨。又曰：蝎，桑蠹。蠭，齧桑。又曰蟨扶非切，蠐螬，蝤蠐。蝎，疏曰：在糞土中者名蟨蠐。又名蠐螬，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實一蟲也。齧桑，江東呼齧髮，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駁，好齧桑，正此物也。按：蝤蠐與蝎雖相類，而實二物，以蝎爲蝤蠐非也。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十六 蝎，桑蠹。【注】即蛄蝪。《正義》：《説文》云：蠹，木中蟲。文子云：木生蠹反自食。《淮南・説林訓》云：蠹衆則木折。上文云：蝎，蛄蝪。通言木中之蠹，此言桑木之蠹亦名爲蝎。《論衡・商蟲篇》云『桂有蠹，桑有蝎』，是也。【注】即蛄蝪。《正義》：《詩疏》引孫炎云：即蛄蝪也。郭注本孫炎。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蝎，桑蠹。即蛄蝪。《説文》：蠹，木中蟲。或作蝨，象蟲在木中形。《論衡・商蟲篇》云：桂有蠹，桑有蝎。《本草別録》有桑蠹蟲，即此是矣。《詩・碩人》疏引孫炎曰：即蛄蝪也。今按亦即蝤蠐。孫義見上。《御覽》九百四十九引《爾雅》云：蝎，桑蠹。還自食，疑引舊注之文。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蝎，音曷。按：木中蠹，一名蝤蠐，化爲天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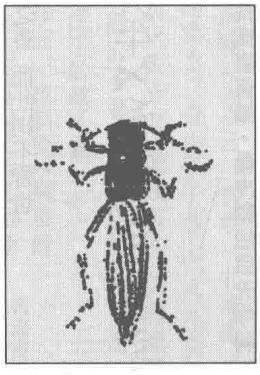
又 天牛，齧桑。按：一類二種，在楊曰天牛，一名楊甲，一名楊牛，一名飛生蟲；在桑曰齧桑，一名桑牛。

桔褐天牛*Nadezhdiella cantori*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 天牛。《蟫史》云：天牛俗呼牽牛郎，多木蠹所變，似蛄蜣，甲虫也。橘蠹化者名橘牛。【略】緣木，飛騰不遠，久則放子生虫。

膜花天牛*Necydalis* sp.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 丙：甲虫之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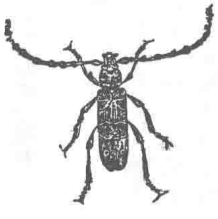


菊小筒天牛*Phytoecia rufiventris*

清・金念祖、黃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 菊牛，或稱菊虎，屬鞘翅類。體褐翅黑，長三四分，嘴有鬚鉗。菊苗生長時，嚙莖皮一周，産卵其中。苗經其囓，見日即萎。卵化幼蟲，嚙食菊本，由上而下，至根而全株皆枯矣。當於距離嚙處寸許，摘去之，則蟲不能化，而害絶。

麗天牛*Rosalia* sp.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第一卷《動物分類綱領・環節動物》 首爲一圜節所生成，生有目，有口，有鬚，並屬於口之諸他體。口間頂鬚一雙，亦屬多節連而成者，適在首前，狀似一對細角，隨在彎轉，屈伸如意。



第一百七十三圖
雙鬚如角式

青楊楔天牛*Saperda populnea*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蝎。今增。按：爲木中蠹，白色，身長，足短，口黑，無毛。至春羽化爲天牛。【略】在楊曰楊牛。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天牛，【略】按：【略】在楊曰天牛。一名楊甲，一名楊牛，一名飛生蟲。

清・金念祖、黃世祚纂《嘉定縣續志》 天牛屬鞘翅類，俗稱楊牛，灰褐色，觸角長於體，嘴銛如鋸。

麻豎毛天牛*Thyestilla gebleri*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黃麻梗蟲》 須秋時先收取，以葱管藏之。《百草鏡》：麻蟲生麻梗近根上一節中，二月化爲飛蟲，穿穴去。山左人每於刈麻時，將蟲連麻梗寸斷，布袋裝盛，帶至南方，貨與養禽鳥家，飼畫眉、百翎之用。云其蟲性暖，去風行血，鳥食之可以禦寒。蟲形如小蠶，細長明淨，入藥須連麻梗蒸焙用，如用生者，須以葱藏。

治疔：程林即得方，用黃麻梗内蟲，以葱葉包貯，挂風頭令乾。將疔瘡挑破，以麻蟲少許，入於所挑之處，瘡即化爲水而愈。陶節菴治疔蜣螂膏，用蜣螂三個，肚白者佳，黃麻蟲十個，二味搗匀，撥破患處貼之。如患在手足，有紅絲上臂，絲盡處，將鍼挑斷出血，仍用前藥。毒重者更服敗毒藥。葉氏方，用黃麻梗中蟲一條，焙乾爲末，酒調服下，疔化爲水。

刺角天牛*Trirachys orientalis*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柳蠹蟲。《綱目》。

【集解】時珍曰：柳蠹生柳木中甚多，內外潔白，至春夏化爲天牛。諸家注蠐螬多取之，亦誤矣。

【氣味】甘，辛，平，有小毒。【主治】瘀血，腰脊瀝血痛，心腹血痛，風瘕，風毒，目中膚翳，功同桑蠹。時珍。

糞，【主治】腸風下血，産後下痢，口瘡，耳腫，齒齦，風毒。時珍。

【附方】新三。口瘡風疳：小兒病此，用柳木蛀蟲，矢燒存性爲末，入麝香少許，搽之。雜木亦可。《幼幼新書》。齒齦風腫：用柳蠹末半合，赤小豆炒，黑豆炒，各一合，柳枝一握，地骨皮一兩，每用三錢，煎水熱漱。《御藥院方》。耳腫風毒，腫起出血：取柳蟲糞化水，取清汁，調白礬末少許，滴之。《肘後》。

桑小枝天牛 *Xenolea asiatica*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柘蠹蟲。《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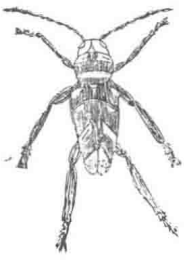
【集解】藏器曰：陶注詹糖云：僞者以柘蟲屎爲之，此即柘蠹，在木間食木之屎也。詹糖燒之香，而此屎不香，既不相似，亦難爲之。

屎，【主治】破血。藏器。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柘蠹。陶隱居云：柘蠹虫糞破血，詹糖僞者以柘虫屎爲之，詹糖燒之香，而此則不香也。

桑脊虎天牛 *Xylotrechus chinensis*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桑虎鞘翅目天牛科》 成蟲：體長七八分，全體黃褐色，前胸呈球形，兩側無棘狀突起，中央有黑色之輪，翅鞘之基部呈黑褐，其兩側則少帶紫褐，翅之表面有斜向後方兩條黑色粗大之斜紋，間有黃褐色之紋相雜，翅端則接以黑褐粗大之斜紋。觸鬚短，較前胸稍長。各節皆褐色，惟基節與末端節少帶多少之黃色。脚較長，腿節膨大如棍棒。胸片黑褐，後胸之兩側生有橙黃色之毛塊。



桑虎

幼蟲：同於前種，惟形略小。

經過習性：略與前種相同，但幼蟲期僅一年。每年自八九月間産卵，經二星期卵即孵化，侵入樹皮下之軟質部，嚙食其樹。翌年春，更侵入於材質部。至七八月間始羽化而出。

被害狀況：孵化之幼蟲，既入樹幹，即從下方迂曲蛀食，向上方而造成隧道。故受其害枝蟲皮膚，每見損傷，久之全樹即爲枯死。又成蟲於夏日静止枝葉之時，望之頗似黃蜂，致搜尋每被錯誤。

負泥蟲科 Criocerida e 分部

水葉甲 *Donacia* sp.

三國魏・張揖《博雅》（隋・曹憲音解）卷一〇《釋蟲》 蠙魚。蜆，牛俱。魚伯，青蚌付千。也。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二《蟲魚部下品》 青蚌味辛，温，無毒。主補中，益陽道，去冷氣，令人悦。澤生南海，狀如蟬。其子著木，取以塗錢，皆歸本處。一名蠙蝸。《廣雅》云：青蚌也。《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名蜩蠋，如蟬大，辛美可食。其子如蠶種，取其子歸，則母飛來，雖潛取必知處。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則自還。《淮南萬畢》云：青蚌一名魚伯，以母血塗八十一錢，以子血塗八十一錢，置子用母，置母用子，皆自還也。海藥：謹按《異志》云：生南海諸山，雄雌常處不相捨，主祕精縮小便，青金色相似。人採得以法末之，用塗錢以貨易，晝用夜歸，亦是人間難得之物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青蚌。《拾遺》。【釋名】蚌蟬、蠙蝸、音謀瓜。蠙蝸、音敦隅。蒲蠙、音萌。魚父，魚伯。

【集解】藏器曰：青蚌生南海，狀如蟬，其子著木，取以塗錢，皆歸本處。《搜神記》云：南方有蟲名蠙蝸，形大如蟬，辛美可食。子着草葉上如蠶種，

取其子則母飛來，雖潛取之，亦知其處。殺其母塗錢，以子塗貫用錢，去則自還。《淮南子・萬畢術》云：青蚨還錢。高誘注云：青蚨一名魚父、魚伯。以其子母各等置甕中，埋東行垣下，三日開之即相從。以母血塗八十一錢，子血塗八十一錢，留子用母，留母用子，皆自還也。李恂曰：按《異物志》言：蠔蝣生南海諸山，雄雌常處不相捨，青金色。人采得以法末之，用塗錢以貨易于人，晝用夜歸。又能秘精，縮小便，亦人間難得之物也。時珍曰：按《異物志》云：青蚨形如蟬而長，其子如蝦子，著草葉上。得其子，則母飛來。煎食甚辛而美。《岣嶁神書》云：青蚨一名蒲盧，似小蟬，大如蠭，青色有光，生于池澤，多集蒲葉上。春生子于蒲上，八八爲行，或九九爲行，如大蠶子而圓。取其母血及火炙子血，塗錢市物，仍自還歸，用之無窮，誠仙術也。其說俱彷彿，但藏器云子著木上，稍有不同。而許氏《說文》亦曰：青蚨，水蟲也。蓋水蟲而產子於草木爾。

【附錄】龐降。時珍曰：按劉恂《嶺表録異》云：龐降生子嶺南，多在橄欖樹上，形如蜩蟬，腹青而薄，其名自呼。但聞其聲而鮮能得之，人以善價求爲媚藥。按此形狀似蟬，可爲媚藥，與李珣『海藥青蚨，雌雄不捨，秘精』之說相符，恐亦青蚨之類，在木上者也。

【氣味】辛，温，無毒。

【主治】補中，益陽道，去冷氣，令人悦澤。藏器。秘精，縮小便。《藥普》。

南海青蚨



水稻負泥蟲*Oulema oryae*

宋・楊簡《慈湖詩傳》卷一四《小雅四》　食葉者，其蟲以所出之糞包身爲衣，時露首食苗。

鐵甲科Hispidae分部

金龜、金花、金花蟲、金龜子

題解

明・郭裴纂（嘉靖）《廣東通志・民物志・土産》　金花蟲大如班猫，形色文采如金龜子，得之養玩彌日。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竺法真《羅浮疏》：山有金花蟲，文采如金，形似龜。

清・蔣師轍、薛紹元纂《臺灣通志・蟲魚類》　金龜。《北户録》：甲蟲化也。五六月生草上，大如榆莢，俗呼紅娘。《噶瑪蘭廳志》。

綜述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金龜。時珍曰：此亦吉丁之類，媚藥也。大如刀豆，頭面似鬼，其甲黑硬如龜狀，四足二角，身首皆如泥金裝成，蓋亦蠹蟲所化者。段公路《北户録》云：金龜子，甲蟲也，出嶺南，五六月生草蔓上，大如榆莢，背如金貼，行則成雙，死則金色隨滅，故以養粉令人有媚也。竺法真《羅浮山疏》云：山有金花蟲，大如斑蝥，文采如金，形似龜，可養玩數日。宋祁《益部記》云：利州山中有金蟲，其體如蜂，緑色光若泥金，俚人取作婦女釵鐶之飾。鄭樵《通志》云：《爾雅》：蛖，蟥蝑也。甲蟲大如虎豆，緑色，似金。四書所載皆一物也。南土諸山中亦時有之。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金龜子大如小指甲，俗呼紅娘。南人採之，裝以金翠，爲首飾之物。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北户録》：金龜，甲蟲也。五六月生於草蔓上，大於榆莢，細視真帖金龜子，行則成雙。其蟲死，金色隨滅，

如螢光也。南人收以養粉，云：與養粉相宜。《鳥獸續考》：金龜子，俗呼紅娘。亦有具五色者，外方作下氣强陰之用。《嶺表録異》：金龜子大如小指甲，飛時即不類。南人採之陰乾，裝以金翠，爲首飾之物。亦類黔中所産青蟲子也。

清・金鉷等監修《廣西通志》 金龜，甲蟲也。五六月生于草蔓上，大於榆莢，細視真金帖龜子。行則成雙。其蟲死，金色隨滅，如螢光。

清・陳淑均纂，李祺生續纂《噶瑪蘭廳志》 金龜。《北户録》云：甲蟲也。五六月生草上，大如榆莢，細視真帖金龜子。行則成雙。其蟲死，金色隨滅，如螢光。南人收以養粉。《鳥獸續考》：金龜子俗呼紅娘。亦有具五色者，外方作下氣强陰之用。

甘薯梳龜甲*Aspidomorpha furcata*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蟬，詩肰切，音禪。【略】竺法真《羅浮疏》云：山有金花蟲，文采如金，形似龜。宋祁《益部記利州》：金蟲體如鑾，緑色，光若泥金。皆謂其緑甲有泥金，今爲簪釵飾，雖與蟬同名，非蟬類也。

星斑梳龜甲*Aspidomorpha miliaris*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 金虫。《蟫史》云：金虫似蜣螂而小，甲下有翅，能飛，皆負金點，其色燦然。

金梳龜甲*Aspidomorpha sanctaecrucis*

明・段公路《北户録》卷二《金龜子》 金龜子，甲虫也。五六月生於草蔓上，大於榆莢。細視之，真帖金龜子。行則成雙，類壁龜耳。事見《洞冥記》。其虫死，則金色隨滅，如螢光也。南人收以養粉，云與永粉相宜。按竺法真《登羅山疏》曰：金光蟲大如斑苗，形色文采全是龜。余偶得之，養玩彌日，疑此是也。又《南雍州記》曰：石橋水經南陽，結爲池，出靈龜，色如金縷也。《玉屑》亦具。《論衡》又云：龜三百歲，大如錢蒼，七十歲生一莖。此神物，故生遲也。

葉甲科Chrysomelidae 分部

蠸、蟻、蚊、輿父、守瓜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蠸：蟲也。一曰大螫也。讀若蜀都布名。从虫，雚聲。巨員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蠸：巨袁切。食瓜蟲。

蠸：音權。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蠸：呼官切。蟲名，守瓜也。又逵員切。《説文》：蟲也。一曰大螫也。

蚖：匪父切。蟲名，食瓜者。又奉甫切。

蚊：匪父切。去蚊蟲名，蟾諸也。又奉甫切。《爾雅》：不蜩，王父。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蠸：蠸，巨員切。瓜蠅狀，似熒火。《爾雅》曰：蠸，輿父，守瓜。釋曰：黄甲小蟲，喜食瓜葉。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纂《康熙字典》卷二六 蠸：《唐韻》巨員切，《集韻》逵員切，並音權。《爾雅・釋蟲》：蠸，輿父，守瓜。注：今瓜中黄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莊子・至樂篇》：瞀芮生乎腐蠸。又《本草》：馬陸一名馬蠸。又《説文》：一曰大螫也。又《類篇》呼官切，音歡。義同。又《集韻》呼玩切，音喚。大鼈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蠸：蟲也。謂蟲名，未詳何物。《釋蟲》有

『蠸，輿父，守瓜』。一曰大螫也。螫者，蟲行毒也。大螫者，大行毒也。讀若蜀都布名。糸部曰：繓，蜀細布也。此謂大螫之讀若繓。从虫，雚聲。巨員切。十四部。

綜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 蠸，輿父，守瓜。【注】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音義】蠸，音權。輿，音余。父，音甫。下同，字或作蚷。【疏】蠸，輿父，一名守瓜，黃甲小蟲，喜食瓜葉，因名守瓜。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蠸，輿父，守瓜。瓜性善腐，蠸則守之，似有道者。四蟲所生，自腐蠸始，亦或謂之蠸輿。生之者母也，始之者父也。蠸輿，父也；不蜩，王父也。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守瓜者，瓜瓠之葉上黃甲小蟲，能飛者。《爾雅》曰：蠸，輿父，守瓜。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輿父，守瓜，黃甲小蟲也。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 守瓜。《爾雅》云：蠸，輿父，守瓜。郭注云：瓜中黃甲小虫也，喜食瓜葉，故曰守瓜，形類螢而小。《列子》曰：瞀蝸生子腐蠸。蠸即守瓜也。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爾雅》：蠸，輿父，守瓜。俗名黃螢。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蠸，輿父，守瓜。蠸，音權。父，音甫。父一名守瓜。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 蠸，輿父，守瓜。【注】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名守瓜。【正義】蠸一名輿父，一名守瓜。《說文》云：蠸，蟲也。《玉篇》云：蠸，食瓜蟲。《莊子・至樂篇》：瞀芮生乎腐蠸。《釋文》引司馬彪云：蠸，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一名忿鼠。【注】今瓜至守瓜。《正義》：張湛《列子注》云：謂瓜中黃甲蟲也。與郭注同。戴侗云：瓜蠅狀，似螢火。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蠸，輿父，守瓜。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說文》：蠸，蟲也。《玉篇》：蠸，食瓜蟲。是。蠸一名輿父，一名守瓜也。《莊子・至樂篇》云：瞀芮生乎腐蠸。《釋文》引司馬彪云：蟲名也。《爾雅》云一名守瓜。《列子・天瑞篇》：《釋文》謂瓜中黃甲蟲也。今按，此蟲黃色，小於螫螢，常在瓜葉上食葉，而不食瓜，俗名看瓜老子者也。《齊民要術》引崔寔曰：十二月臘時，祀炙萐樹，瓜田四角，去蟲蟲胡濫反瓜蟲非此。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守瓜，鄭云：今瓜葉上黃甲小蟲，能飛，喜食瓜葉。匏上亦有之。按：輿父之父亦作蚷。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蠸，輿父，守瓜。《列子・天瑞篇》：瞀芮生乎腐蠸。

又 王蚁。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蠸，輿父，守瓜。蠸，音權。父，或作蚷。【注】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補正】臣鎣按《莊子・至樂篇》云：瞀芮生乎腐蠸瞀芮。即蠓蚓也，蓋又從此蟲之化然。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爾雅疏》：蠸，輿父。一名守瓜，黃甲小蟲，喜食瓜葉，因名守瓜。

清・何焯、陳鵬年《分類字錦》卷五九《雜蟲第十二》 守瓜。《爾雅》：蠸，輿父，守瓜。注：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

清・方旭《蟲薈》卷三《守瓜》 《爾雅》：蠸，輿父，守瓜。注：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旭按：即瓜蠅也，狀似螢，能飛。一名忿鼠。《爾雅平議》：蠸輿父三字連文，或說蠸名輿父，非也。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前《釋蟲》



蠸，輿父，守瓜

葉甲*Chrysomela*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葉甲科Fam. Chrysomelidae。

Chrysomela sp. incert. 一九〇八年一〇月八日，採自山西省太原府以西九〇英里的雲頂山。該種爲小型食草甲蟲。

印度黃守瓜*Aulacophora indica*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明德音義，宋・邢昺疏） 蠸，輿父，守瓜。今瓜中黃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音義】**蠸，音權。父，音甫。

【疏】蠸，輿父，一名守瓜，黃甲小蟲，喜食瓜葉，因名守瓜。

宋・鄭樵《爾雅注》 權，輿父，守瓜。今瓜葉上黃甲小蟲，能飛。喜食瓜葉，匏上亦有之。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輿父，守瓜，黃甲小蟲也。

藍翅瓢螢葉甲*Oides bowringii*

清・陳昌齊等纂《雷州府志》 金花蟲大如斑貓，形色文彩如金花子。喜藏諸橫中，多雙棲。亦名緑金蟬。又名吉丁蟲。

棕翅粗角跳甲*Phygasia fulvipennis*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地蚤・地蚤類鞘翅目金花蟲科》 成蟲：爲一種之金花蟲，體長一分乃至一分三釐，形頗類於褐甲蟲，但全體有光澤而黑，脚呈黑褐色，觸鬚之基部三節及跗脚爲赤褐。眼大，前胸背之中央有顆粒狀之小突起，併小刻點，翅鞘近前胸部爲稍廣，兩側則平行，上有散列之刻點。



成蟲

幼蟲：未詳。

經過習性：尚未判然，大約早春發見。食害桑芽，與前種同樣。

肖葉甲科Eumolpidae 分部

茶肖葉甲*Demotina* sp.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褐甲蟲・食葉甲蟲類鞘翅目金花蟲科》

成蟲：爲一種之金花蟲，體長一分二釐。地色黃褐。頭有光澤，眼色黑而突出，觸角長，末端之四節稍粗大，前胸爲圓柱形，背上有散列之小刻點，中央生隆條，翅鞘長方形，比前胸爲廣，肩部稍帶隆起，鞘翅有凹陷，并有刻點及縱線，全面被灰白色，短毛，脚長，呈黃色。爪則多帶赤褐色。

幼蟲：未明。

經過習性：雖未詳考，但四五月間成蟲發生，蝕害桑芽，即礙桑之發育。惟驚觸之，易於下墜，不異前種，故驅除之法亦與前同。

蘿摩肖葉甲*Chrysochus* sp.

題解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黑甲蟲・食葉甲蟲類鞘翅目金花蟲科》

成蟲：體長二分乃至二分六。較褐甲蟲爲大，體色黑而形細長，翅鞘黑緑而有光澤，觸角長，超過體之半倍，前胸背黑藍色而有光澤，中央有横溝與直溝，形如十字。翅鞘方長形，稜狀部色黑，肩部稍有瘤狀之部分，雌雄雖無分，然雌之腹部則比雄膨大，尾端露於翅鞘末端外。

幼蟲：未明。

經過習性：亦未詳明，但由蛹期於地中越冬，則有可信，每年四五月間發生，由葉緣而蝕害桑芽，性甚遲鈍，故受害較褐甲蟲爲小。

豆象科Lariidae 分部

緑豆象*Callosobruchus chinensis*

題解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豆蠹蜕曰蝡，狀如小蛞蝓而色暗。

象蟲科Curculionidae 分部

强、彊、蛩、蛘、姑蠪、强蛘、强蚚、諸慮、奚相、象鼻蟲

題解

漢・許慎撰，宋・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蚚也。从虫，弘聲。徐鍇曰：弘與强聲不相近，秦刻石文从口，疑从籀文省。巨良切。

：籀文强。从蚰，从彊。

：姑蠪，强蛘也。从虫，施聲。式支切。

：搔蛘也。从虫，羊聲。余兩切。

又 强醜捋。以脚自摩捋。

又 强蚚。即强醜捋。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强：巨羊切。米中蠹小蟲。

蚚：巨衣切。强蚚蟲。

蠪：式移、式豉二切。米中黑甲蟲。

蛩：古牙切。米中蟲。

蠪：弋豉反。又式移反。

彊、强：並巨良反。上弓有力，彊盛。字本合作此字。强者，蟲名爾，强蚚是也。今經典相承通用之。又其兩反。則皆用下字。

南唐・徐鍇《説文繫傳》卷二五 ：蠹或从木，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説。

：蟲齧木中也。从蚰，彖聲。盧啟切。：古文。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蠪：商支切。《説文》：姑蠪，强蛘也。謂米穀中蠹小黑蟲。又施智切。又羊至切。

强：渠良切。蟲名。《説文》：蚚也。又巨兩切，勉也。又舉兩切，負兒衣。

蛘：母卑切。蟲名。《爾雅》：蛄蠪，强蛘。今米穀中小黑蟲。一曰蛘蛘，

螗娘也。

蠶：渠良切。蟲名。《説文》：蚚也。

宋・鄭樵《爾雅注》 諸慮，奚相。未詳。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虫部第二》 蚉：羊掌反。痛蚉也。又蟻名。與癢、痒亦同。

又 蝨：米中虫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蚉：，與章切。《爾雅》曰：蛄螬，彊蚉。又曰彊蚚。《説文》曰：蚉，搔蚉也。蛄螬，彊羊也。《爾雅疏》曰：今米穀中小黑蟲也。江東謂之蝨，建平人謂之蚉子。按今穀中小黑蟲，小羽殼，陳浥則産此，俗謂穀蚉，讀若羊者，誤。搔蚉當作癢。

强：，巨良切。，籀文。《説文》：强，蚚也。蚚，巨衣切。强也。强，从虫，弘聲。徐鍇曰：弘非聲。秦刻石文，从口，疑从籀文者。

螨：，式支切。《説文》曰：蛄螬，强羊也。《本草》曰：蛄蜥，毛蟲也，背上五色，刺螫人甚毒。老者吐白汁，凝聚正如雀卵。一名雀瓮，此乃其卵。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蝨：居沙切，音加。强蚚别名。江東謂之蝨。

蚚：移長切，音羊。强蚚，米穀中蠹小黑蟲。一名蛄螬。今建平人呼蚚子。又養韻，音養。小蟻也。齊人謂之蚚。又與癢通。《説文》：蚚，搔蚉也。黄庭堅《伯時畫揩蚚虎》詩：猛虎欲醉初醒時，揩摩苛蚚風助威。注：蚚與癢同。蚚有平、上二音。《爾雅》：蛄螬，彊蚚。《六書故》曰：今穀中小黑蟲，小羽穀。陳浥則産此，俗謂穀蚚，與章切，讀若羊，誤。搔痒當作癢。按《六書故》説是。舊注蚚音養，訓搔痒。蚚音米，訓强蚚，分二音二字，尤非。

螬：申之切，音施。《爾雅》：蛄螬，强蚚。疏云：今米穀中小黑蟲。《齊民要術》：穀蟲曰蚜蚘，即蛄螬也。

蟻：俗蚚字。舊注音養，汎云蟲名，誤。

蠶：籀文强。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蚚：《唐韻》、《集韻》並渠希切，音祈。《爾雅・釋蟲》：强蚚。注：即强醜捋。疏：强，蟲名也。一名蚚。好自摩捋者，蓋蠅類。《正字通》：今廣東呼米牛，紹興呼米象。【略】又《集韻》胡隈切，音回。《廣韻》胡輩切，讀去聲。義並同。又《唐韻》古音音芹。《説文》：蚚，从虫，斤聲。

蝨：《唐韻》古牙切，《集韻》居牙切，並音加。米中蟲也。

蚉：《唐韻》與章切，《集韻》余章切，並音羊。蟲名。按《字彙》音養，非。蚉字讀羊，蚚字讀養。二字音義各别。詳蚚字注。

螬：《唐韻》式支切，《集韻》商支切，並音施。《爾雅・釋蟲》：蛄螬，强蚚。詳蚚字注。又《集韻》施智切，音翅：羊至切，音肆。義並同。

蟷：《唐韻》古盍切，《集韻》谷盍切，並音嗑。《類篇》：蟷蝲，蟲名。蚚也。又《集韻》黑盍切，音歃。義同。

蠪：《集韻》於容切，音邕。《類篇》：蟲名，蚚也。

蟻：《唐韻》余兩切，音養。《玉篇》：蟲名。《集韻》與蚚蝯同。

麈：《集韻》委勇切，音擁。蟲名。《廣雅》：蠶也。一曰蚚也。或作蠪。

蠶：《集韻》渠良切，音彊。《説文》：籀文强字。

又 蚚：《正字通》：蚉字之譌。

蚉：《唐韻》郎擊切，與螃同。按《類篇》、《篇海》俱作蚉。

螃：《唐韻》郎擊切，音歷。《爾雅・釋蟲》：蟿螽，蝗螃。亦作蚉。詳蚉字注。又《集韻》先的切，音錫。同蜥。見蜥字注。

蟿：《集韻》詰計切，音契。蟲名。《爾雅・釋蟲》：蟿螽，蝗蚉。詳蚉字注。又吉詣切，音計。蛙屬。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蚚也。下云『蚚，强也』，二字爲轉注。《釋蟲》曰：强醜捋。郭曰：以脚自摩捋。叚借爲彊弱之彊。从虫，弘聲。此聲在六部，而强在十部者，合韻也。巨良切。

：籀文强。从虫，从彊。據此則强者古文，秦刻石文用强，是用古文爲小篆也。然以强爲彊，是六書之叚借也。

：姑蟿逗，强羊也。羊，《釋文》所引及宋本如此，當音陽。蓋今江東人謂麥中小黑蟲爲羊子者是也。鉉本作蚉，李仁甫本作羋，皆非是。《釋蟲》曰：蛄蟿，强蚚。郭云：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蚚子。蚚，亡婢反。郭音恐未諦。《方言》：姑蟿謂之强羊。字亦正作羊。郭注廣之。以江東名蝨，音加。建平人呼蚚子，音羋，姓。不得改《方言》正文作蚚也。《爾雅》正文恐亦本作羊。从虫，施聲。式支切。古音在十七部。

：騷蚚也。騷，各本作搔，今正。疥字下曰騷也。今亦作搔。搔，刮也，非其意。唐人所引作瘙。瘙見號韻，乃俗字，許所無，依義當作騷。騷，擾

也。毛云：動也。騷痒者，擾動於肌膚間也。玄應引《禮記》蚱不敢搔，俗多用痒、癢、養字，蓋非也。蚱从虫者，往往有蟲潛於膜，故疥字亦或作螋、作蚘。从虫，羊聲。余兩切。十部。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 象鼻蟲頭之前部突出，酷似象鼻，故名。其種類與五穀桑柘森林，及各種果樹，甚有大害。

綜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 蛄螬，强蚱。【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蚱子。【音義】螬，字又作施，式移反。又式豉反。《字林》弋豉反。强，巨良反。蚱，郭音羊，亡婢反。本或作羊。《説文》作羊，《字林》作蚱，弋犬反，云搔蚱也。【疏】《方言》云：蛄螬謂之强蚱，今米穀中小黑蠹蟲也，江東謂之蚤，音加。建平人呼蚱子，音羊。楚姓羊。

又 蛄螬，强蚱。【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臣照按：揚子《方言》：螳螂或謂之蚱蚱，姑螬謂之强蚱。《説文》作羊音，是。郭音、注俱誤。螳螂有斧，故曰强。若从虫羊，則是米虫矣。

宋・郑樵《尔雅注》 蛄螬，强蚱。郭云：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蚱子。蚱，音美。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蛄螬，强蚱，米蠹也。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米穀蠹》 《爾雅》：蛄螬，强蚱。注云：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子，俗呼穀狗。江東人名曰蚤。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蚱。《爾雅》云：蛄螬，强羊。郭氏曰：今米穀中蠹小黑虫。建平人呼蚱子，俗呼穀狗。《方言》曰：蛄螬謂之强蚱。郭氏曰：米中小黑甲虫也。江東人名曰蚤。

清・宗源瀚等修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强。按：米中小黑甲蟲，俗呼蚱子，即《釋蟲》强蚘。

清・翟灝《爾雅補郭》卷下 諸慮，奚相。諸慮與山蠁同名，蓋蟲之宛曼似蠁者也。《文選・江賦》蜛蠙森衰以垂翹，注引《南越志》曰：蜛蠙一頭，尾有數條，長二三尺。左右有脚，緣登于樹，儼若藤蠁之附麗矣。《類篇》慮作蟅，讀凌如切。諸蟅蜛蠙四字，其音悉同傳呼者，因以小變。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諸慮，奚相。慮本或作蟅。相，舍人本作桑。【注】未詳。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蟲：蠹或从木，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説。上形聲，此會意。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蛄螬，强蚱。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蚱子。音羊，姓。《説文》：螬，蛄螬，强羊也。《釋文》引《説文》作羊字。林作蚱，云搔蚱，非也。《方言》云：姑螬謂之强蚱。郭注：米中小黑甲蟲也。江東謂之蚤，音加。建平人呼蚱子，音羊。羊即姓也。今按此蟲大如黍米，赤黑色，呼爲牛子，音如甌子，登萊人語也。廣東人呼米牛，紹興人呼米象，並因形以爲名。《廣雅》云：蚜蟹，蟅蝓，蚱也。未審即此蟲否。

又 强蚘：即强醜捋。强、蚘雙聲。《説文》强蚘互訓。《玉篇》：强，米中蠹小蟲。是强蚘即上蛄螬，强蚱也，郭以下文强醜捋爲釋，是矣。

又 强醜捋：以脚自摩捋。【略】强，即强蚘也。捋者，摩捋也。米中小黑甲蟲，好以脚自摩挲。《釋文》引李孫云以口捋其翅，非也。郭義爲長。

又 諸慮，奚相。未詳。《釋文》：慮本或作蟅。相，舍人本作桑，是此蟲名奚桑，與齧桑相次，疑是其類。翟氏《補郭》云：諸慮與山蠁同名。

清・鄭珍纂（道光）《遵義府志・物産・蟲類》 珍珠蟲。《田居蠶室録》：生林箐中，長寸餘，色白，人觸之即拳，若珠一顆，滾入草間，故名。

清・金念祖、黄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 象鼻蟲屬有吻類，種類甚多，如青象、桑象、桃象、豆象等。幼蟲爲圓柱形，無脚。成蟲吻長如象鼻，前翅角質，腹部分爲五節，爲果樹及穀類之大害。宜灑石灰硫黄液，或撒除蟲菊粉以除之。

雜録

三國魏・張揖《博雅》（隋・曹憲音解）卷一〇《釋蟲》 蚜乎音。蟹、羊悸。蟅古臈反。蝓、大臈。蚱羊掌。也。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蛄螬，强蚱。賊米少姑施焉。羊，楚姓也。君子不爲已甚，雖若强楚，苟爲害細，姑施之可也，即爲害大於是攘之。

又 强蚘。有界辨焉疆矣。《春秋》辭殺子糾，書浚洙以此。螳螂謂之蚘

父。蚚父，司馬也。

又　强醜捋。今俗謂螳螂搖櫓，是其一隅。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强蚌，黑米蟲也。毛蟲雀甕之蛄蚚非蛄螫也。《爾雅》曰：蛄螫，强蚌。又曰：彊蚚。音祁。疏曰：今米穀中小黑蟲也。江東謂之蛮，建平人謂之蚌子。智按：廣東謂之米牛，紹興呼爲米象，齊人又呼小蟻爲蚌。《説文》曰：蚌，搔蚌也。蛄螫，强蚌也。强，从虫，弘聲。錯曰：弘非聲，秦刻石文从口，疑籀文。戴氏曰：籀文彊即蚌。鄭曰彊省作强，而人通以强作彊矣。《爾雅》復有『螶，音墨。蛄蜇』，音近蛄螫，亦黑蟲也。貞白曰：蛄蚚，蚍蟲也，石榴樹作雀甕曰蛄蚚房，以黏音蛄，則毛蠹其名螶乎？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蛄螫，强蚌。螫，音施。蚌，音米。蛄螫一名强蚌。今米穀中蠹小黑蟲。建平人呼爲蚌子。蛄螫謂之强蚌。《方言》云：江東謂之蛮，建平人謂之蚌子。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十六　蛄螫，强蚌。**【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蚌子。《正義》：蛄螫一名强蚌。《説文》作『蛄螫，强蚌』也。今米中蟲多隨米色而變，黑甲者能齧人。或纏米作繭米，廩中有之。耗米，《玉篇》作蛄蜩，米中蠹也。**【注】**『今米』至『蚌子』。《正義》：《方言》云：姑螫謂之强蚌。郭氏彼注云：米中小黑甲蟲也。江東謂之蛮，音加。建平人呼蚌子，音羊，羊即姓也。案今俗呼米中黑蟲爲揚甲，亦呼楊子，疑羊誤爲羊，又音轉爲楊子也。

又　强蚚。**【注】**即强醜捋。《正義》：强，一名蚚。《玉篇》云：强，米中蠹小蟲也。是即上文所謂『蛄螫，强蚌』矣。郭又引下文『强醜捋』爲證也。

又　强醜捋。**【注】**以脚自摩捋。**【略】**《正義》：强醜捋，米中小蟲之類，常自摩挱。《釋文》引李巡、孫炎注云：以口捋其翅。

清・李元《蠕範》　蛄螫也，强蚌也，羊子也，米牛也，米象也，鐵牯牛也，穀中蠹，小而色黑，有角，善走。

又　蛮米牛。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蛄螫，强蚌。《石經》作姑螫。戴氏侗曰：籀文彊即蚚，彊省作强。廣東謂之米牛。洪氏頤煊曰：案，蛄當作蛄，下文『蠶，蛄斯』，蛄斯即蛄螫。因其色黑，故又名爲蠶。《説文》：蛄斯，墨也。从虫，占聲。即其證。或改蛄螫爲姑螫，非是。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沈》卷二八　强醜捋。以口捋其翅。李注、孫注。並《釋文》三十。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蛄螫，强蚌。螢，式移反。蚌，音羔。**【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蚌子。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蚌，疏讀如楚姓，今俗呼如羊。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洪武正韻》：强，米中蟲。《爾雅疏》：米穀中蠹小黑蟲。江東謂之蛮，建平人呼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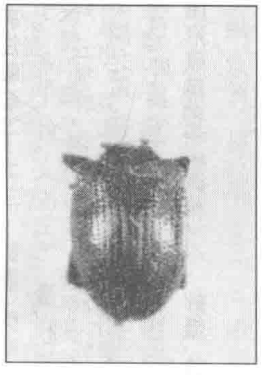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　强。按：米中小黑甲蟲。俗呼蚌子，即《釋蟲》强蚚。

清・季念詒等纂（光緒）《通州直隸州志・民賦志・物産・蟲之屬》　牛子，米中蟲。

清・屠繼善纂《恒春縣志・物産・藥之屬》　强。《湖雅》曰：《釋蟲》：强蚚，即米中小黑甲虫。米蟲。《湖雅》曰：身白，頭黑，似蛹。生米廩中，纏米以自固。米中多置蟹背壳，則不纏。

圖表

公元前一三一〇年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文化遺址昆蟲　象甲 sp. indeterminate 殘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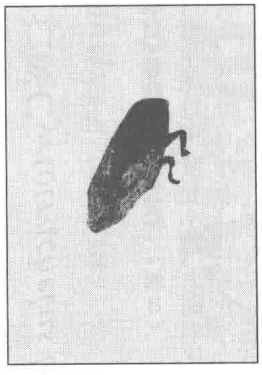
標本保存於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動物標本館IOZ(E)二〇五〇五七。

公元前一五〇年馬王堆一號漢墓內昆蟲　米象 Sitophilus oryzae (Linnaeus)。



標本保存於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動物標本館IOZ(E)一四七二二八八。

五代・黃筌《寫生珍禽圖》



桑鉛象 *Baris deplanata*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象鼻蟲・鞘翅目象鼻蟲科》　成蟲：體長一分半，形長橢圓，色少黑而光澤，觸角膝節跗節皆赤褐。觸角者，由口吻之中央部，向前方如臂而突出，末端呈球形，上生刺毛及黃色之微毛。口吻堅，形如弓狀而彎曲，長比前胸爲長，上多刻點。前胸之中央，闊與鞘翅略同，其前半生細淺之橫溝，全面密布刻點。翅鞘有縱列之溝，溝中亦具刻點。腿節起凹陷。脛節之端生一爪。體下部亦有刻點密布。

幼蟲：充分成長，達一分五六釐。體色黃白，頭部淡褐色，硬皮板黃色。形圓錐而如弓狀之彎曲。背有橫縐多數，疏生黃色之短毛。脚退化，祇認得赤褐色胸脚之痕跡。



經過習性：每年一回發生。成蟲或蛹，穴居樹內以越冬，翌年春，穿圓孔出而蝕害桑之新芽。交尾後，以吻穿枝之孔，産長橢圓白色之卵於內。卵經三星期孵化，即食木質，漸次長成。長成後，造土窩穴居而化蛹。蛹化早者，年內即爲成蟲。此成蟲於明年桑尚未發，即能將口吻插入芽內而爲蝕害，故桑家其害者，不枯死者不止。

被害情形：詳經過習性。

預防驅除法：

一、落葉後見有孔之枯枝，必有成蟲穴居於內，可剪去其枝以燒殺之。

二、成蟲日間潛伏根際或土中，日沒之時，出而蝕害桑芽，可於每晚布莚樹下。搖撼其樹，振落而掩殺之。

三、以油脂粘質之物，塗附撐上，纏於樹幹，可免其蟲上升。

四、於葉上布撒草木灰以避之。惟行此法，其葉不可飼蠶。

五、五六月間，細察有孔之枝，剪去焚之。

鑽石象 *Chrysolopus* sp.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穀牛頭端特銳，如象鼻然，蝕害穀物。

又　Chrysolepie。

麻櫟象*Curculio robustus*

晉・郭璞《爾雅注》卷下前　諸慮，奚相。未詳。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諸慮，奚相。即山蠶也。非重出爲『蜉蝣出』之蜉蝣。大略諸慮，擾擾萬緒起矣。謂之奚相，君子不顧也。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十六　諸慮，奚相。【注】未詳。《正義》：《釋文》云：慮，本或作蟅。相，舍人本作桑。案奚桑次於齧桑，蓋以類相從者矣。或以諸慮爲蚊，非也。

長足彎頸竹象*Cyrtotrachelus longimanus*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竹蠹蟲。《綱目》。

【集解】時珍曰：竹蠹生諸竹中，狀如小蠶，老則羽化爲硬翅之蛾。【略】

【主治】小兒蠟梨頭瘡，取慈竹內者擣，和牛溺塗之。時珍。

【發明】時珍曰：竹蠹蟲，古方未見用者，惟袖珍方治小兒蠟梨用之。按《淮南萬畢術》云：竹蟲飲人，自言其誠。高誘注云：以竹蟲三枚，竹黃十枚，和勻，每用一大豆許，燒入酒中，令人飲之，勿至大醉，叩問其事，必得其誠也。此法傳自古典，未試，其果驗否姑載之。

蛀末，【主治】聹耳出膿，水湯火傷瘡。時珍。

【附方】新六。聹耳出水：苦竹蛀屑，狼牙白斂等分，爲末，和勻，頻摻之。《聖惠》。耳出臭膿：用竹蛀虫末，臙脂坯子等分，麝香少許，爲末，吹之。《朱氏集驗》。耳膿作痛，因水入耳內者：如聖散用箭簳內蛀末一錢，膩粉一錢，麝香半錢，爲末，以綿杖繳盡，送藥入耳，以綿塞定，有惡物放令流出。甚者三度必愈。《普濟》。湯火傷瘡：竹蠹蛀末傅之。見《外臺秘要》。濕毒臁瘡：枯竹蛀屑、黃檗末等分，先以葱椒茶湯洗淨，搽之，日一上。牙齒疼痛：蛀竹屑、陳皮各一兩，爲末，烏梅肉同研如泥，傅之。出《救急方》。

一字竹象*Cyrtotrachelus thompsoni*

清・邱晉成等纂《敘州府志・物産・藥類》　筍子蟲。《隆昌志》：背有二甲，嘴硬如錐，飛則甲翅逢逢有聲，每於慈竹筍出時見之。

大豆高隆象*Ergania doriae*

清・金念祖、黃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　象鼻蟲屬有吻類，種類甚多，如豆象。幼蟲爲圓柱形，無脚。成蟲吻長，如象鼻，前翅角質，腹部分爲五節，爲果樹及穀類之大害。宜灑石灰、硫黃液或撒除蟲菊粉以除之。

大球胸象*Piazomias validus*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橐貓。《綱目》。

【集解】時珍曰：橐貓古方無考，近世方廣《丹溪心法附餘》治小兒方用之。注云：生橐樹上飛蟲也，大如橐子，青灰色，兩角。采得，陰乾用之。

清・李元《蠕範》　橐貓生橐樹上，大如橐仁，青灰色，兩角，有翅，能飛。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橐貓生橐樹上，飛蟲也，大如橐子，青灰色，兩角。

清・方旭《蟲薈》卷三《橐貓》　《本草綱目》：橐貓，橐樹上飛蟲也，大如橐子，青灰色，兩角。採取，陰乾。治小兒臍風。

圓窩斜脊象*Platymycteropsis walkeri*

清・金念祖、黄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 象鼻蟲屬有吻類。種類甚多，如【略】桃象【略】。幼蟲爲圓柱形，無脚。成蟲吻長，如象鼻，前翅角質，腹部分爲五節，爲果樹及穀類之大害。宜灑石灰、硫黄液或撒除蟲菊粉以除之。

棕櫚象*Rhynchophorus* sp.

明・唐胄《瓊台志》 飛魚蟲一名椰子蟲，比蜣螂頗長，而頭不扁。春末夏初飛魚時方出，晝藏草中，暮棲樹，飲露。兒童繩繫以戲，而炙食之。

穀象*Sitophilus granarius*

清・陳淑均纂，李祺生續纂《噶瑪蘭廳志》 米穀蟲。《爾雅》：蛄螬，强蚌。注：今米穀中蠹小黑蟲。建平人呼蚌子。疏云：俗呼穀狗。《齊民要術》：穀蟲曰虷蚘。

清・金念祖、黄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 蚌子屬鞘翅類，生於穀類中。幼蟲無後足，老則成蚌。背有甲，赤褐色，亦有黑色者。有大小數種，蛀蝕米、麥、菜子、赤緑豆等，有害種子。

米象*Sitophilus oryzae*

黑穀蟲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蛄螬謂之强蚌。

【注】 米中小黑甲蟲也。江東謂之蜤，音加。建平人呼蚌子，音半，半即姓也。案，《爾雅》：蛄螬，强蚌。郭注云：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爲蚌子。疏引《方言》此條及注『米中』作『今米』，『穀中甲』作『蠹羋』，『即姓也』作『楚姓羋』。餘並同。

晉・郭璞《爾雅音圖》爾雅卷下前《釋蟲》



蛄螬，强蚌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米蠹曰螬，曰强，曰蜤。

清・何東銘《邛嶲野録・方輿類・物産・藥之屬》 蛄螬。按：别名曰强蚌，曰蜤，曰蠹，米谷中小黑甲虫也。

小蠹科Scolytidae 分部

桑梢小蠹*Cryphalus exignus*

延皮蛀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〇 夏間有【略】蟲將桑條枝頭旋轉，生子在内，嫩條即死。【略】如延皮蛀。【略】不能用鐵絲刺之，唯多塗菜油，蟲亦自殺，所謂無骨之蟲逢油而死也。《桑譜》。或尋其穴，桐油抹之，或以蒲母草汁沃之。草之狀如竹葉。《烏青文獻》。

捻翅目Strepsiptera 部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 撚翅目。此目口部退化，不完全，前翅爲短桿狀，而尖端能撚動，後翅頗大，可以縱疊。若在雌蟲，大概無翅與脚，不異幼蟲。此類寄生蜂屬爲多。

長翅目Mecoptera 部

舉尾蟲

蠍蛉科Panorpidae 分部

蠍蛉*Panorpa* sp.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脉翅類》 脉翅類多益蟲，爲完全變態，凡舉尾蟲等皆此屬。翅爲膜質，柔軟而有網形細密之脉，作屋斜者。觸角長而爲連鎖狀，眼兼具複眼及單眼。有五跗節。腹部皆長細，類蜻蛉。幼蟲棲陸上，皆具六脚。【略】概爲食肉性。

雙翅目Diptera 部

蚊、蚋、蠅、蠓、蚋

題解

漢・揚雄《方言》卷一一 蠅，東齊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蠅。

三國魏・張揖《博雅》（隋・曹憲音解）卷一〇《釋蟲》 孑孑，蜎烏法。也。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蟲部第二》 蚕：俗蟲、蚊，二正蚊，今音文。蠓蟘之屬也。

又 蜎：於緣反，毒蟲也。又渠辨反。蠉蜎，井中小赤蟲子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蚕：同蚊。蚊，無焚切，音文。飛蟲，長喙如針，善螫人。冬蟄夏出，晝伏夜飛，淞言或問貨殖曰蚊血國三千，言取利小，而善撓人也，亦作蚕。《莊子・人間世》適有蚕虻，僕緣而拊之天下篇觀惠施之能，猶一蚕一虻之勞者也，亦作蟲。《淮南子》，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堲，而蟲虻適足以翱翔，漢中山靖王傳，聚蟲成雷。【略】名蜎蠉，一名孑孑。無足，細如縷。長二三分，穴細沙中如針孔，俗呼沙蟲。羣浮水際，遇人暫沈，其行一曲一直，以腰爲力。若人無臂。孑音結，子音厥，故又名蛣蟨。經日久蜕爲花蚊。颺去吻尤利，足有文采，曰豹脚蚊。又元稹《長慶集》云：蜀中小蚊，名蚋子，又小而黑者，名蠛子，微不可見。與塵相浮上下者，名浮塵子。皆伏巴蛇鱗中，能透衣入人膚，成瘡毒，搗楸葉汁傅之瘥。又《國史補・嶺南》有蚊樹似枇杷。樹皮裂蚊紛肰而出，又《本草》陳藏器曰：塞北有蚊母草，葉中有血蟲化爲蚊。又烏曰蟲母。郭璞云：似鶡而大黄白隸文，聲如人嘔，一名顛，每吐蚊一二升也。一名暑蟲，一名白鳥。杜甫《寄劉峽州伯華使君長篇》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略】蟲，蟲蚤本同省，作蚤蚊。《方言》謂秦晉曰蚋，楚謂之蚊，合蚋蚊爲一物非，

又陸佃云：蟲害民，故曰蟲；害甿，故曰虫。按：蟲之爲害，非一類蚊。《説文》从昏，作蟲，信如陸説，則是蟲害昏也。泥从亡从民立詁尤非。

蠉：呼淵切，音喧，蟲行貌，从罩。十五畫。舊本省作蠉，附見前蜎注。蠶，蟲本字。

黽：同閩。《説文·虫部》：閩，東南越，蛇種。从虫，門聲。虫部。黽，蟲也。从蟲，冂聲。並武巾切。分爲二。或曰閩之作黽，猶蚍之作蠶，蜚之作蠹，蝨之作蟣，結體雖別。《音義》自同。今《説文》閩黽同音異訓，讀切矛盾。當从籀文。閒作黽之例。以黽爲閩之重文，蝨人飛蟲。既有蟲、蠶、蚊三字，黽當與閩義同，不必別訓，蟲閩亦不必贅作黽也。舊注音民，蟲也。不知蟲即蚊也，誤。與《説文》蟲無分切。黽，武巾切，分二音，同。

又 蠓：母總切，蒙上聲。蟙蠓生酒醯中，似蚋而小。《列子》：蟙蠓朽壤上，因雨而生，見陽而死。郭璞曰：蠓飛磈則天風，春則天雨，言將風則旋飛如磈，一上一下，如春則雨。舊注磈譌作蝗，非本作蠓。《類編》別作蠛，音蠓。又音蒙，丛非。

蟙：彌列切，音滅。蟙蠓附見前蠓注。《六書統》古文作，今不從。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肙也。肙，各本作蜎。仍複篆文，不可通。攻肉部肙下云小蟲也，今據正。《韻會》引《説文》井中蟲也，恐是據《爾雅》注改，肙蜎蓋古今字。《釋蟲》：蜎蠉。蠉本訓蟲行，段作肙字耳。郭云：井中小蛣蠌赤蟲，一名孑孓。《廣雅》曰：孑孓，蜎也。《周禮》：刺兵欲無蜎。注云：蜎，掉也。謂若井中蟲蜎蜎。《詩》毛傳曰蜎蜎。蜀皃，蜀桑蟲也。其引申之義也，今水缸中多生此物。俗謂之水蛆，其變爲蠉，从蟲，肙聲。形聲中有會意，狂兗切。十四部。

：齧人飛蟲，齧人而又善飛者。从虫，民聲。無分切。十三部。此字民聲。則當十二部。疑古本祇有蠶。而蟲，乃後人所製也。

：蟲或从昏。昏，从氏省。氏者下也，俗沾。一曰民聲，而蠶篆上亦沾蟲篆矣，以昏時出也。説會意之旨，而形聲在其中。

：俗蟲。从虫，从文。虫部。曰：秦晉謂之蟓，楚謂之蚊。

：蟲也。蟲之一名。从蟲，冂聲。當依《篇韻》从二，武巾切。十三部。按：此蚊之一名耳，不當仍讀蚊，當依《篇韻》良刃切。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十六 蠅，醜扇，**【注】**好搖翅。

【正義】【略】蠅，醜扇。《齊風》云：蒼蠅之聲。《小雅》云：營營青蠅。暑月，蒼蠅際曉，羣飛作聲，青蠅則終日營營，如有所求，皆自搖其翅也。扇，《説文》作蟬，云搖翼也，凡蟲蚋之屬皆自搖其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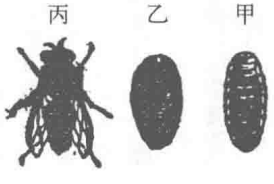
清·馮世瀛等纂《酉陽直隸州總志·物産志·蟲豸之屬》 蠅，有蒼蠅、青蠅、二種。又有狗蠅，生狗身上。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榮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雙翅類》 是類僅具前翅一雙。後翅化成小棍形。不適飛翔之用，口便螫刺，或舐嘗，是類變態完全。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九章《昆蟲類》 雙翅蟲 Diptera，蠅蚊是也。翅祇一對，爲膜質，爲前翅，後翅退化。該處尚留棒狀痕跡，口部變異，成吻而善吸。在蠅之吻稍大，蚊之吻細而延長，成五枚針刺，能入人類皮膚。下唇亦延長，成一種管鞘，變態均完全。蠅類幼蟲爲蛆，多寄生腐爛動植物中。蚊類幼蟲爲水中孑孓，大約無足。成蛹時形多卵圓，或橢圓。

蠅六十六圖。時羣集食物中，令人可憎。産卵肉上，或腐物中。孵化時其蛆〔甲〕色白，無足及首。蛆化爲蛹，其大如豆，而黑色。〔乙〕有蠶蛆者，亦蠅之一種幼蟲。嘗産卵桑葉裏面，既而蠶和桑葉食下，至其消化器孵化之。由是遊行其體各部，至一氣孔，占一位置，而寄焉。此氣孔漸呈黑色，認之甚易，故蠶類遇此，恒惹種種疫病。甚者斃蛹破繭而出，已化爲蛹，以成變態，爲養蠶家大害。又有寄生馬之腸胃，卒混馬糞出者，曰竹子蟲。係一種馬蠅幼蟲，夫蠅類固人畜所惡。蚊類尤吾輩勁敵。豈第吸飲血液。據近來研究，知一種蚊，實爲瘧疾間歇熱。媒介，嘗傳播各生物，云蚤雖無翅，亦爲是類。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 雙翅目，此目口如針狀，能吸收及刺戟，前翅膜質，而爲圓棍狀後翅。狀如鼓撥，胸部如球形，如蠅虻蚊蚋等是。



第六十六圖 蠅 甲：幼蟲 乙：蛹 丙：成蟲

綜述

五代·丘光庭《兼明書》卷二 〔莎雞〕以飛而有聲，爲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且豳風所言，非偶然也，**【略】**皆陽蟲也。陽氣出，則此

蟲鳴，陽氣入，則此蟲盡。

宋・邢昺《爾雅疏》 强蚚。釋曰：强蟲名也。一名蚚，好自摩捋者蓋蠅類。

又 强蚚之類，好以脚自摩捋。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釋蟲・蠓》 小蟲似蜻，亂飛者也。一名醯雞。《列子》曰：醯雞生乎酒，又曰：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黄軌，食醯頤輅即蠓是也。孔子曰：人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制字从蒙音謂之懵。以此《爾雅》曰：蠓，蟻蠓。孫炎注云：蟻蠓此蟲微細，羣飛。郭璞亦曰：蠓、飛蠛則天風春則天雨。此言蟻蠓將風則旋飛如蠛，一上一下如春，則雨矣。然其《圖贊》又曰：風春雨蠛，二説不同也。

又卷一一 蚊：《説文》云齧人飛蟲，从虫，民聲，亦或从昏，以昏時出也，俗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蟲成雷。謂其市之時也，蟲民蟲虽，甿蟲田牧者病焉，一曰虽盲，故謂之虽，揚子或問貨殖曰：蚊蓋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善撓，令人通夕不寐，故雄以此託況。《説文》曰：秦晉謂之蜻，楚謂之蚊，蓋蜻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蜻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瞀芮，《列子》曰：瞀芮生乎腐蠸，蠸即黄甲小蟲。一名輿父，一名守瓜，《爾雅》云蠸，輿父。守瓜，《鶡冠子》曰：一蜻嚼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言物苟爲害不必在大，蓋亦不在多也，蚊性惡煙，以艾熏之則潰。長喙如針善螫。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白鳥蚊蚋也。張邦基曰：子美寄劉伯華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鷺。按：《月令》仲秋羣鳥養羞。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説文》謂蚊蚋也。《金樓子》云：齊威公卧于柏寢，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廚，而進焉，知足者餧肉而退，不知足者飽而腹潰。蓋戒貪也。孑孓生蟲蚋蚋其細者，水中赤蟲曰：蜎蠉。一名孑孓，俗呼沙蟲。《説文》曰：孑無右臂，孓無左臂。游水際遇人則沉，以腰有力，通其音爲蛣蟨。《淮南子》曰：孑孓爲蟲。高誘曰：孑孓，倒跂蟲也，子才作蟲即蚊，亦作蠉，《説文》作蜎，而鋭切。秦晉曰蜎，楚謂之蚊，其實蚊蚋爲二物，蚋蟲之訥者，荀子曰：醯酸而蚋，聚蓋生醯中曰：醯雞亂飛曰：蟻蠓，音檬。占家以旋主風衝主雨，蠓亦甚細，然爲知聲蟲，今人以醯雞爲蠓非也，又有鳥曰蠉母，郭璞曰：似鷃而大，黄白雜文。聲如人嘔其吐納皆蚊。鄧氏曰：鶺也。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蠅》 《方言》曰：蠅東晉謂之羊。郭注云：此亦語轉耳。《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蠅之爲字从蠅，準生于隼，繩生于蠅，其義一也。其後足，摇翅自扇，故《爾雅》云：蠅，醜扇。《埤雅》又云：青蠅亂色，蒼蠅亂聲。傳云：以冰致蠅蓋蠅逐臭者懷。蛆縈利常喜悛而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所謂夏中蠅不可語冰者也，類從云蠅生于灰，蓋蠅值水溺死，置灰中即活，《淮南子》以爲爛灰生蠅，正謂此也。《詩》曰匪雞之鳴，蒼蠅之聲。又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又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又曰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搆我二人，蓋以青蠅比讒人也，語云：狗苟蠅營蠅之，終日營營，如小人之無休息也，又曰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青者能敗物，巨者頭如火，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青蠅一名景跡。《蟫史》云青蠅乃糞蛆所化，蒼蠅乃灰所化。

明・徐炬輯《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二九《醯雞》 醯雞發覆方知天之大也，坫蛙坐井豈識天之大焉。醯雞一名蚋。如蚊而小。亂飛性嗜酸，聚於醋甕，一名瞀蚋，《荀子》曰醯酸而蚋聚。《莊子》曰瞀蚋生乎腐罐夫醯雞之，在甕覆之未發則以甕裏爲天，及乎覆之已簇，方知天之大矣。按：蛙之坐井而觀天，則曰：天小之也。《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大，拘於隘也。今之學者不思天下之道無終窮，聖人之學無止法。則曰：我多聞矣，多見矣。自足自畫者，又何異於醯雞井蛙乎。

又 景迹金鏨玉膾景迹，汙則不食也。桃花琥珀醯雞。聚亦何害焉。景古影字。

隋煬帝云：江南之長腰粳米縮頸鯿魚，乃金鏨玉膾景迹，即屎蒼掩桃花琥珀，醋名醯雞，醋中蟲也。釋前。

明・李汛纂《九江府志・食貨志・物産食用之屬》 蠓，小蟲似蜻亂飛者，一名醯雞。《列子》曰醯雞生乎酒，又曰食醯。郭璞曰蠓飛蠛則天風，春則天雨。蠛謂旋飛。春，謂一上一下也。

清・吴楚材《彊識略》卷三一 蚊。蚊蚋呼黍民。見《古今注》。海上焦螟。見《列子》。長喙細身，晝卜夜存，見東方朔。覆射字作蟲，蚊本惡，水中蟲羽化而生。又南方池澤茹蕙中，有鳥大如鷄黑色。名鷷，從口中吐出嘗一二升。謂之蚊母，又蟆子黑而小不凝沙穀，夜伏晝飛，又浮塵子。微不可見。與塵相浮，透人肌膚與蚋子三者皆巢巴蛇鱗中。故噬人輒成瘡，蟭螟生蚊睫。晏子云極細蟲。

又 蠅。《爾雅》蠅醜扇。注好摇翅也。蒼蠅，青蠅。見《詩》種族不一，張復之罵青蠅。歐陽脩憎蒼蠅，皆祖述詩意，蠅虎似蜘蛛，色灰白，善捕蠅者。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强蚚，蚚音祈强，一名蚚。所謂强醜捋也。疏曰：强蟲名也，一名蚚，好自摩捋者，蓋蠅類也。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十六 蠓，蟻蠓。【注】小蟲似蚋，喜亂飛。《正義》蠓一名蟻蠓。《文選》注引孫炎云：蟻蠓蟲，小於蚊。《埤雅》引孫炎此蟲，微細羣飛，淮南所謂飛蟲滿野，高誘以飛蟲即蟻蠓也，飛蟲又轉作蜚鴻。《史記索隱》云：

蛩鴻蟥蠓也，其在甕中者名醯雞《莊子・田子方篇》云其猶醯雞與郭象注醯雞，甕中之蟥蠓。《釋文》引司馬彪云：灑上蟥蠓也。《列子・天瑞篇》醯雞生乎酒。《抱朴子》云蠓蛹之育於醯酢，今蟥蠓酒醯之甕皆有之。【注】小蟲至亂飛。正義：《衆經音義》引郭注云：小蟲似蚋，風春雨碓者也，與今本異疑係郭氏音義之文。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强蚚之屬，在于以脚自摩。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强蚚蚚胡輩反。【注】即强，醜捋。《補正》邢疏：强，蟲名也，一名蚚，好自摩捋者，蓋蠅類也。

强醜捋。【注】以脚自摩捋。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强，醜捋。

强，醜捋即上文强蚚，疏云：好自摩捋者。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六《昆蟲類一・蠅》　《淮南子》：爛灰生蠅。類從蠅生於灰，蠅值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即活。《方言》蠅東晉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埤雅》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亦好交其後足，摇翅自扇，故《爾雅》曰：蠅醜扇也。《酉陽雜俎》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青者能敗物，巨者頭如火，赤頭者號爲景跡。《埤雅》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酉陽雜俎》大麻蠅茅根所化，其色正蒼。《山堂肆考》蒼蠅多生于榆葉間。卷葉作房，久則小蟲蜕爲蠅。《雜俎》青蠅糞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孔六帖，段成式讀書，有蠅隱字，偶拂殺一取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山堂肆考》山峽中有一種小黄蠅，生毒蛇鱗甲中，出嚙人，初不覺，漸癢搔即爲瘡。事物紺珠狗蠅，赤色似蒼蠅而扁，冬藏狗耳。齊東野語，狗蠅能治痘瘡危症。白六帖，苻堅將赦屏人作赦文，有大蠅赤頭聲甚厲，入室驅之復來，俄而人皆知有赦書，於是詰其所得皆云：有青衣童子呼於街中，堅曰：是前青蠅也。青陽記術士相，郭代公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科訖歸坐家庭，有蠅作人行立，約數萬折躬者三良久乃去。玄怪録，毗陵滕庭俊之洛調選暮宿一道旁，在家有老父，自稱麻大一時不見，傍有大麻蠅而已。《酉陽雜俎》太和七年，忽有蠅蔽天如蝗止三日河陽界經句方散。孔六帖，唐鄭注：敗褚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

清・姚培謙、張卿雲輯《類腋》卷一〇《物部・蠅》　蒼蠅。《詩》：蒼蠅之聲。張敞書：蒼蠅之飛，不過十步，托於騏驥之髮則致千里。青蠅。又：營營青蠅。傳：青蠅汙穢，能變白黑。班固《難莊論》：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虞翻《別傳》：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曹蠅。《吴録》：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李商隱詩：曹蠅拂綺窗。黑衣。《苻堅載記》：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臺。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相告曰：官今大赦。堅驚，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寒蠅。韓愈詩：默坐念笑語，痴如遇寒蠅。歐陽修詩：自是少年豪横過，而今痴鈍若寒蠅。十月蠅。《朝野僉載》：蘇味道、王方慶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二子孰賢？對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陸游詩：昔如架上九秋鷹，今似窗間十月蠅。鑽紙古靈見窗上蠅詩：百年鑽故紙，未見出頭時。陸游詩：我鑽故紙似凝蠅。負暄蠅。楊萬里詩：隔窗偶見負暄蠅。

又　蚊負山。《莊子》：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梅堯臣詩：猶矜負山力，血食也霑腥。嚙膚。又：蚊虻嚙膚，則通宵不寐矣。王建詩：生紗帷疏薄如霧。隔衣嚙膚耳邊鳴。元稹詩：毫端生羽翼，針啄嚙肌膚。成靈《漢中山靖王傳》：聚蠶成靈。劉著詩：雷聲吼夜蚊。《埤雅》：俗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蠶成靈，謂其市之時也。白鳥。《夏小正疏》：白鳥，蚊蚋也。《金樓子》：齊桓公卧柏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悒悒。今白鳥營營，是必餓耳。因開翠紗幮進之。孟郊詩：飢蚊尚營營。惡烟。東方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爲掌指所捫，名之曰蠶。黎民。《古今注》：今人呼蚊蚋曰黎民。利觜。劉禹錫詩：利觜迎人著不得。繞鬢。杜牧詩：飛蚊繞鬢鳴。平望蚊。吴融《平望蚊子》詩：平望有蚊子，白晝來相屠。蚊吟。韋莊詩：蚊吟頻到耳，鼠鬬競緣臺。露筋。《西陽雜俎續集》：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咕嗉。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略】喓喝咬人。歐陽修詩序：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遠喓喝來咬人也。花脚。梅堯臣詩：花脚野蚊撩亂飛。楊基詩：野蚊花股大於蠅。豹脚。蘇軾詩：風定軒窗飛豹脚。《爾雅翼》：蚊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花文，吴興號豹脚蚊子。

又　蟥蠓，醯雞。《列子》：醯雞生乎酒。《莊子》：孔子曰：邱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注：醯雞，甕中之蟥蠓。劉師道詩：醯雞甕裏天。蛩鴻。《周本紀》：蛩鴻滿野。《索隱》曰：蛩鴻，蟥蠓也，言飛蟲蔽日滿野，故爲災。非是鴻雁也。飛風春雨。《埤雅》：郭璞曰：蠓飛蝗則天風，春則天雨。此言蟥蠓將風則旋飛如蝗，一上一下如春則雨矣。然其《圖贊》又曰風春雨，蝗，二説不同也。

清・楊賓《柳邊記略》卷一　自混同江至甯古塔，窩稽凡二，曰：那木窩稽，

一作諾木阿機。又作納本阿機，明初置納木河衛。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十一月，大清命額宜都取之。曰：色出窩稽，一作色赤阿機，《盛京志》作色齊窩集。那木窩稽四十里，色出窩稽六十里，各有嶺界其中，萬木參天，排比聯絡，閒不容尺，近有好事者，伐山通道，乃漏天一綫，而樹根盤錯，亂石坑呀。秋冬則冰雪凝結，不受馬蹄。春夏高處泥淖數尺，低處匯爲波濤。或數日，或數十日不得達。蚊蝗白戟之類，攢嚙人馬，馬畏之不前，有死者，乃焚青草，聚烟以驅之。夜據木石，燎火自衛，山魈野鬼嘯呼，墮人心膽。餱則咽乾糧，或射禽獸，燒而食之。糧盡又無所得，久之水不涸則死矣。凡入窩稽者，必掛一物於樹，言笑不敢苟，若齋然，否則多蹭蹬，或曰山神爲祟云。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含毒生江嶺間，蚊蚋之屬，中毒者，慎勿手搔，以鹽裹之即愈，祝穆《方輿勝覽》謂之黃蠅。

清・宗源瀚等修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蠅。按：俗呼蒼蠅。有麻蒼蠅。青蒼蠅、金蒼蠅。其子爲胆。又有狗蠅、或呼狗蜣。音轉如鼈，青蒼蠅，一名飯蒼蠅。束疔不走黃塗瘡疤生髮。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下《蟲部》 死人蛀蟲。人蚜。此檢尸場中棺内死蛆也。唐怡士云：凡人死後魂魄散盡，其生氣有未盡者，肉爛後悉腐而爲蛆，攢嚙筋骨，久之蛆亦隨死。故强死者，棺中無不有黑蛆，凡用須問仵作於尸場收之。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動物分類綱領・環節動物》 蒼蠅喙，時或甚軟彎向後，時或爲角質堅韌，多於其根柢間，生有具撫摸物力之鬚，其上面有長溝一，共扶立梗形喙，梗數少則有二，多不過六，亦牙床外牙小舌變相，與咀嚼蝕物之他圜節飛蟲等，式異而體同也，時或伸出極長鼻，亦有時幾不見踪跡。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雙翅目》 雙翅類，以後翅退化，然猶爲毛狀，末端着球形物，稱曰球桿，【略】爲平均棍。亦有以鱗狀辨掩之或至全退化其留者係前翅，爲稍透明之膜質或現斑紋，翅有脉静止時爲水平式，全展或半展，亦有作屋斜狀蠅、蚊、虻等皆屬之。爲完全變態，體之形狀極不一，或叢生密毛，口便舐食及吸收，亦有能螫刺者，頸細縮，頭能自由動，眼常具三單眼於複眼間。觸角凡短小者，則具長刺，或角片之附屬物，特如長髭蠅，爲觸角之著名者。蚊之雄者呈羽狀，雌爲長鎖狀。大蚊之屬呈系狀，其胸部之環節皆固着，脚凡五跗節，末有爪及吸盤，吸盤之用，以行步於滑面。多害蟲，亦間有益蟲。

幼蟲分胎生及卵生，依種類而大異。其形狀，有體裸然，有毛毿然，皆無脚。喜卑濕，嗜食腐敗生物質，多寄生動植物内。例如蟲蠅窟家畜毛生長。宿蠅類寄生烏蠋、蛄蜥、夜盜蟲之體。若牛蠅則繁殖於家畜鼻孔，或皮及胃中。是爲動物内之寄生。又如瘦蠅科，遺卵樹枝生蟲瘦。是爲植物内之寄生。以及蛆生通常之肥料。蚊之幼期棲水濱。青蠅之幼蟲。發育於樹皮及落葉下。類極不一。

蛹之形狀。有裹狀卵狀或長筒狀。其成蟲之習性。則吸人畜之血液。或飛食微類。故其分科有食蚜蠅科。及食蟲虻科。

採集法 此屬所在，常於室内園圃，以至牧場穢溷所。日出時即紛飛，方溽暑薰灼，填塞道路，互騰擊，有聲嚶然，捕之最易。然如大蚊，雖冗大，其肢部極孱弱，觸指易損，捫之勿過驟。

清・〔英〕傅蘭雅輯《格致彙編》 蠅，類生蛆，蛆即蛹也，故蛆大即蜕爲蠅。蚊亦蠅類，生蛆水中，即孑孓也。

清・金念祖、黃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蟲之屬》 蠅屬雙翅類。有三種：小者，曰蒼蠅。大者，曰金蒼蠅，曰麻栗蒼蠅。産卵著物，即生爲蛆，沾染穢物，傳布惡疾，爲害甚烈。宜於穢惡處，多灑石灰酸，或石灰水，以減殺其繁殖力。

清・方旭《蟲薈》卷三 《蜎》《爾雅》蜎蠉。【疏】井中小赤蟲也，名蜎，一名蠉，一名蛣螬，又名孑孓。旭按：此即莊子所謂蚿蟹，列子所謂厥昭也。其身細如縷，長二三分，灰黑色，亦有紅色者，生汙水中，其性喜浮水，見人則沉入水底，其行一曲一直，以腰爲力，若人無臂狀，水缸内亦有之，又名水蛆，老則化豹脚蚊，一種相似而頭大尾尖者，名缸虎。

紀事

元・馬端臨《文獻考》卷三一四 成帝建始元年六月，有青蠅無萬數，言其極多。雖欲以萬數之，而不可得。集未央宫殿中朝者坐。公卿以下朝會坐也。

又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虫，武庚反。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苻堅將爲赦，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赦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兒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

又　文宗太和元年，鄭注篋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

清・沈青崖編輯《陝西通志・物産一》　蠅。營營青蠅。《詩經・小雅》。建始元年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漢書・成帝本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蠅。《方言》。

清・嚴長明等纂《西安府志・食貨志・物産・藥屬》　蠅。《詩小雅》營營青蠅。《漢成帝紀》建始元年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蠅。

藝文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四《蟆子三首并序》　蟆，蚊類也，其實黑而小。不礙紗穀。夜伏而晝飛，聞柏煙與麝香輒去蚊蟆與浮塵皆巴蛇鱗中之細蟲耳，故嚙人成瘡，秋夏不愈，膏楸葉而傅之則差。

蟆子微於蚋，朝繁夜則無，毫端生羽翼。針喙嚙肌膚。暗毒應難勉，羸形日漸枯，將身遠相就，不敢恨非辜。

晦景權藏毒，明時敢噬人，不勞生詬怒，祇足助酸辛。隼眥看無物，虵軀庇有鱗，天方芻狗我。甘與爾相親。

有口深堪異，趨時詎可量，誰令通鼻息，何故辨馨香，沉水來滄海，崇蘭泛露光。那能枉焚爇，爾衆我微茫。

又《浮塵子三首并序》　浮塵，蟆類也，其實微不可見，與塵相浮而上下，人苦之，往往蒙絮衣自蔽，而浮塵輒能通透及人肌膚，亦巢巴虵鱗中。故攻之用前術。

可歎浮塵子，纖埃喻此微。寧論隔紗幌，并解透綿衣，有毒能成痾。無聲不見飛，病來雙眼暗，何計辨雰霏。

乍可巢蚊睫，胡爲附蟒鱗，已微於蠢蠢，仍害及人人，動植皆分命，毫芒亦是身。哀哉此幽物。生死敵浮塵。

但覺皮膚憯，安知瑣細來，因風吹薄霧，向日誤輕埃，暗嚙堪銷骨，潛飛有禍胎。然無防備處，留待雪霜摧。

又《蝨三首并序》　巴山谷間，春秋常雨，自五六月至八九月，雨則多蝨，道路羣飛，噬馬牛血及蹄角，旦暮尤極繁多，人常用日中時，趣程逮雪霜，而後盡其嚙人痛劇，浮蟆而不能毒留肌，故無療術。

陰深山有瘴，濕墊草多蝨，衆噬錐刀毒，羣飛風雨聲，汗粘瘡痏痛，日曝苦辛行，飽爾蛆殘腹，安知天地情。

千山溪沸石，六月火燒雲，自顧生無類。那堪毒有羣，搏牛皮若截，噬馬血成文，蹄角尚如此，肌膚安可云。

辛螫終非久，炎涼本遞興，秋風自天落，夏蘗與霜澄，一鏡開潭面，千鋒露石稜，氣平蟲豸音雉死，雲路好攀登。

雜録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蠅。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爲所擾。觸睫隱字，毆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也。

宋・孫奕《履齋示兒編》卷一五《雜記・人物通稱》　蚊蚋亦名白鳥。杜寄劉峽州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杜修可云：一謂鷗鷺之類，《詩》言『白鳥翛翛』是也。喻賢者之潔白，乃棄江湖之間。一謂蚊蚋也，以譬小人，云賢者處亂世，欲隱則爲蚊蚋所嚙，欲出則爲青蠅所污。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蛄詣，杜蒻也，焦冥，蟻也。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醢鷄。蟫史云：醢雞，一名蠛，生于醋甕間，故曰醢雞。似蠓而大，如蚊而小，不齧人，劉師道云：醢雞，甕裡天言其小也，《列子》曰：醢雞生于酒。《埤雅》曰：蠛蟲之知聲知味者也，故字从蠓，蓋其一聞酒醋之氣味則飛聚之，一聞人聲則飛散。《韓詩・外傳》云：齒如編蠛，蓋此物聚醢甕口，次第陳布如人齒。又其生子如蛹，密布甕内，亦如人齒，俗呼蠛子，或云蠛善，令人不迷，故字從蠛類，從云帶蠛醒迷遶祠解惑是也。《蟫史》云：醋無此蟲則不酸，《吕氏春秋》曰：蠛醢黄蚋聚之有酸。《爾雅》云：園貉蟲蠛。郭云：今呼蛹蟲爲蠛。《説文》云：司馬説蠛從向。柳宗元詩曰：肹蠛巫言報。潘氏注云：蠛蚊類蟲，羣飛而多者也。

清・常在等纂《永州府志・食貨志・物産》　蠛，俗作蚊。《道州志》別蠛蚊，誤。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禮記正義》云：《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也，白鳥謂蜮蚋也。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故云蜮蚋謂之鳥者，重其所養，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不知丹

良竟是何物，皇氏以丹良是螢火，今按《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螢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

清・李元《蠕範》 蜹巢蚊睫而生。蜹，焦蜹也，蟁蟲也，羣飛而集於蚊之睫。又蚊翼小蟲曰嬰娩，細蟻也。每生九卵，成九子，飛去。常生於春。以季夏藏鹿耳中。

清・稅撝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焦冥，冥一作蜹。一名細蟻，一名嬰蜺。蜺，一作蜺。見《晏子》、《列子》及《神異經》。所謂焦冥，巢蚊睫者也。

清・屠繼善纂《恒春縣志・物產・藥之屬》 蚊蚋。《夏小正》疏云：白鳥，蚊蚋也。《說文》『秦晉謂之蚋，楚謂之蚊』，是蚊蚋一也。後人乃分，大曰蚊，小曰蚋。《爾雅翼》：蚊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花文，吳興號豹脚蚊子。蘇軾詩『風定軒窗飛豹脚』，是也。按：蚊有爲水蟲所化者。《爾雅翼》：惡水中，子子所化。又有爲鳥所吐者。《爾雅》：鴟，蚊母。注云：此鳥常吐蚊，故因以名。《國史補》：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又按：蚊蚋，惟夏秋有之，而恒邑則冬春亦不絕，特不成市耳。

清・方旭《蟲薈》卷三《蠛》 《爾雅》：蠛，蠓蠛。《正字通》：蠓蠛即醯雞也，生酒醯中，狀如蚋而小。郭璞曰：噎則風春則雨，言此物將風則旋飛如噎，將雨則上下如舂也。旭按：郭璞《蠓蠛贊》又曰：風舂雨噎。《山堂肆考》：醯雞，一名蠛。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雙翅目。倫敦皇家昆蟲學會會員（F. E. S.）E. E. 奧斯汀E. E. Austen鑒定。

菌蚊科Fam. Mycetophilidae。

小菌蚊*Sciophila sp. incert.*。破碎。【略】

毛蚋科Fam. Bibionidae。

黑毛蚋*Bibio sp. incert.*，與*B. johannis* L. 相似。1♀。【略】

搖蚊科Fam. Chironomidae。

搖蚊*Chironomus sp. incert.*，1♀。【略】

蚊科Fam. Culicidae。

致乏庫蚊*Culex fatigans* Wied，1♀。【略】

豫魘蚊*Grabhamia sp. incert.*，1♂6♀♀。【略】

水虻科Fam. Stratiomyidae。

白邊水虻*Stratiomys sp. Incert.*，一只幼蟲。【略】

食蟲虻科Fam. Asilidae。

該屬、種與彎芒蟲虻屬*Cyrtopogon*，同屬一類，1♂。【略】

食蚜蠅科Fam. Syrphidae。

Catabomba pyrastri L.，1♀。【略】

食蚜蠅*Sphaerophoria* sp. incert.，2♂♂1♀。

長尾管蚜蠅*Eristalis tenax* L.，蜂蠅。1♀。【略】

寄蠅科Fam. Tachinidae。

Pycnosoma remuria Walk.，1♀。【略】

Lucilla sp. incert. 1♀【略】

麗蠅*Calliphora* sp. incert.，1♀。【略】

皮蠅*Hypoderma* sp. incert.。與*H. diana. Brauer* 同屬。【略】

蠅科Fam. Muscidae。

普通家蠅*Musca domestica* L.，1♂1♀。【略】

大家蠅*Muscina stabulans* Fln.，3♂♂。【略】

沼蠅科Fam. Scatomyzidae。

糞蠅*Scatophaga* sp. incert.，4♂♂5♂♂。【略】

目蠅科Fam. Helomyzidae。

Genuset sp. incert.，1♀。【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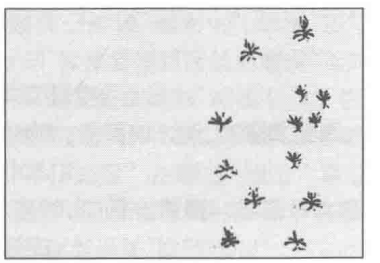
虱蠅科Fam. Hippoboscidae。

犬虱蠅*Hippobosca capensis* von Alfers，2♂♂3♀♀。【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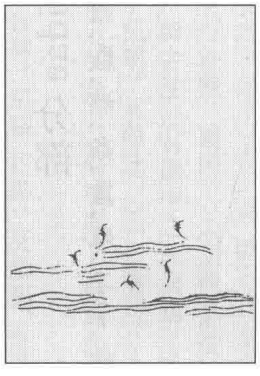
圖　表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 小蟲似蚋，亂飛者也，一名醯雞。《列子》曰：醯雞生乎酒。又曰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軌食醯頤輅，即蠛是也。

蠛



又　蜎蠉，井中小蛣蟟，赤蟲，一名孑孓，孑孓短也。夏秋間，積水惡濁則生之，其身既短，好聳腰而上，羣浮水際，遇人暫下，其行一曲一直，獨以腰爲力，若人無臂，又終朝不已，若甚徒者，故有孑孓之名，又名釘倒蟲，經日稍久，則蛻而爲蚊，今俗呼爲打拳蛆，段成式曰：求蛆，南方溪澗中多此蟲，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爲虫，螫人甚毒，此類長寸而爲虫，則又大，故別而論之。



大蚊科Tipulidae 分部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雙翅目》　大蚊，雖冗大，其肢部極孱弱，觸指易損。

稻切蛆*Tipula aino*

清・金志節原本，黃可潤增修《口北三廳志・風俗物産志・物産・蟲之屬》　蚊。《北征録》：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喔嚱，拂之不去。

蛾蠓科Psychodidae 分部

宋・任廣《書叙指南》卷一四《魚龍昆蟲》　蠛中蠛蠓曰醯雞。《莊子》。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虫部第二》　蠓：莫孔反，蚊蠓也。蠛：莫結反，蠛蠓，小蟲，風春雨蠠者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蠛蠓：蠛，芒結切。蠓，莫孔切。《説文》曰：細蟲也。《爾雅》：蠛蠓。**【疏】**曰小蟲。似蚋亂飛，一名醯雞。《列子》曰：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司馬氏曰：醯雞者，酒上之蛅蠓。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食醯爲頤輅。疑即醯雞。

明・劉胤昌《劉氏類山》卷四　蛅蠓，即食醯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七《昆蟲類二》　蛅蠓。《神異經》：南方有蚊，翼下有蚩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嘗有瘕。音段。復成九子，蚩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獸食者，此蟲既細小，因曰細蛅，陳章對齊桓公小蟲是也。此蟲長春生，以夏季藏於鹿耳中，名嬰媿，亦細小也。《列子》：蛅蠓生於朽木之上。《埤雅》：小蟲似蜻，亂飛者也，一名醯雞。《列子》曰：醯雞生乎酒，又曰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軌食醯頤輅即蠓是也。郭璞曰：蠓飛磈則天風，春則天雨，言蛅蠓將風則旋飛如磈，一上一下如春則雨矣，然其《圖贊》又曰風春雨磈，二説不同。《山堂肆考》：醯鷄一名蜮。

中華白蛉*Phlebotomus chinensis*

清・阿克達春、文秀等纂修《清水河廳志・物産・蟲之屬》　白翎。即蕨子也。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百蛉。按：土人相呼如此，今無從定其名矣。細小如水蟻，其色白，飛無聲。昏夜，潛齧人。人覺，已

飽腹而去。故其惡甚於蚊。

清・張繡彦《寧古塔山水記・雜記》 白蛉狀如飛塵，夏月，黎明則出，人逢之，面腫發癢，日出則隱伏不見，至晚復出。耕田及行人，甚苦之。畏烟火，故城中、屯中無之。

星毛蠓*Psychoda alternata*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蚋一作蜹。似蚊而小，性喜亂飛，望之如霧，故一名蚊蚋。《莊子》所謂蚊蚋，生於腐罐者是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與蚊實異。

清・李元《蠕範》 蚋居醬汁。蚋，蚊也。蓬也，趣也，蛩鴻也，頤輅也，蟻蠓也，蠓蜄也，醢雞也，似蚊而小，朽壤所化。望之如霧，好食醋，旋飛如磑。則天風，上下飛如舂。則天雨，因雨而生，得陽則死。其別種曰蟆子，黑色，似蚋而小。不礙紗穀，夜伏晝飛，聞柏葉與麝香則去。

蚊科Culicidae 分部

蟲、蚊、蠛、蜎、蝱、蠓、蟲、蠶、蠉、孑孓、蛄蛦、黍民、白鳥、蚊子、釘倒蟲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 ：齧人飛蟲。从虫，民聲。無分切。

：蟲或从昏，以昏時出也。

：俗蟲。从蟲从文。

又 ：蟲也。从蟲，門聲。武巾切。

：蜎也。从虫，肙聲。狂沇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蚊：亡云切，齧人飛蟲也。亦作蟲、蠉。

蜎音，大蟲名。

蟲：亡云切，齧人飛蟲也。今作蚊、蠉。同上。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蜎：眉貧切，蟲也。

蚊：無分切，《説文》齧人蟲。

蜎：圭玄切，蜎蠉巧蟲。又縈玄切，蜎蠉井中小蟲也。又棄緣切，蟲行皃。又縈緣切。又於泫切。又馨兗切。又下兗切。又以轉切。又巨卷切。又逵眷切。

蛄：詰結切，瑣蛄，蟲名，長寸餘，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爲蛄，一曰蚌之小者。又吉詣切。又吉屑切，蛄蛦，井中小蟲。又倪結切。又喫吉切。《説文》蛄蚰蝎也，又激質切。

蚵：竹洽切，蚊蟲名。

蠉：蠉蜎，無分切。《説文》：齧人飛蟲。或从昏，以昏時出也。亦作蜎。

宋・羅願《爾雅翼・釋蟲一》卷二四 蠉：音淵。

蜎：狂兗反。

蠉：香兗切。《爾雅注》。

又卷二五 孑孓：上音吉，下音厥，或作蛄蛦，字異而音義同。俗名釘倒蟲。

宋・任廣《書叙指南》卷一四《昆蟲》 水中到跂曰：孑孓上。

又 蚊蚋曰黍民。《古今注》。

蚊之母曰鶺母。《爾雅》。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蠉：，無分切。亦作。《淮南子》曰：孑孓爲蠉。高誘曰：孑孓結跂水上。倒蔓蟲也。亦作蠉。

又 蜎：，縈玄切，羸蟲之狀，肙肙然。詳見肙下。肙亦聲。《詩》云：蜎蜎者蠋。亦作蠕。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白鳥，蚊也。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蚤：《直音》同蚊。

蚊：古文蠉。《唐韻》、《正韻》並無分切，音文。《説文》：嚙人飛蟲也。《續博物志》：地濕，則生蚊。《大戴禮》：白鳥者謂蚊蚋也。《爾雅翼》：蚊者，惡水中孑孓所化。嚙人肌膚。其聲如雷。《莊子・天運篇》：蚊蝱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又

《唐國史補》：江東有蚊母鳥亦謂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子叢葦間。湖州尤甚。又蚊子樹實類枇杷。熟則自裂，蚊盡而空殼矣。《韻會》作蟲。《集韻》亦作蟲

蝨、蠶。

蚉：《玉篇》音文，蟲名。《正字通》同蟲。

蜎：《唐韻》於玄切，《集韻》《韻會》縈緣切，並音涓。《玉篇》蠉貌。《詩》：蜎蜎者蠋。詳蠉字注。又《爾雅·釋魚》：蜎，蠉蟲。詳蠉字注。又撓也。《周禮·冬官·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注：鄭司農云蜎亦掉也。又姓。《前漢·藝文志·蜎子》十三篇，師古注：名淵，楚人，老子弟子。蜎，姓也。又《廣韻》巨卷切，音圈。義同。又《集韻》於泫切，音餌。《前漢·揚雄傳》：蜎蜎蠖濩之中。師古注：言屋中之深廣也。又休緣切，人名。《史記·甘茂傳》：楚王問于范蜎。索隱注：蜎，休緣切。又與涓通。《楚辭·遠遊篇》：雌蜺便蜎以增撓兮。成公《綏嘯賦》：蔭脩竹之蟬蜎。又馨兗切，同蝝。

蠉：《集韻》縈玄切，音淵。蜎蠉，巧蟲。又蠉蜎，深廣貌，詳蜎字注。又一均切，入真韻。義同。

蝝：《正字通》同蚊。

蟁：《直音》同蚊。

蟲：《玉篇》：古文蚊字，注詳四畫。《前漢·中山靖王傳》：聚蟲成雷。

蠉：《唐韻》許緣切，《集韻》《韻會》縈緣切，並音儇，蟲行貌。又《爾雅·釋魚》：蜎蠉。疏：【略】一名蜎，一名蠉，一名蛣蟟，一名孑孓。又《集韻》馨兗切，《廣韻》香兗切，並音睊。義同。

蠶：《集韻》無分切，音文。同蟲。《說文》：蟲或从昏，以昏時出也。

蠶：《唐韻》同蚊。

蠶：《直音》同蚊。又《字彙補》香謁切，音妜，螫人蟲也。

蠶：《唐韻》良刃切，音輪，蟲也。又《類篇》眉貧切，音民，義同。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蟁：齧人飛蟲。齧人而又善飛者。从蚰，民聲。無分切。十三部。此字民聲，則當十二部。疑古本祇有蠶。而蟲乃後人所製也。

蟲：蟲或从昏。昏，从氏省。氐者下也。俗沾。一曰民聲。而蠶篆上亦沾蟲篆矣。以昏時出也。說會意之旨，而形聲在其中。

蚊：俗蟲。从虫，从文。虫部曰：秦晉謂之蝧，楚謂之蚊。

又 蠶：蟲也，蟲之一名。从蟲，門聲。當依《篇》、《韻》从二，武巾切。十三部。按：此蚊之一名耳，不當仍讀蚊，當依《篇》、《韻》良刃切。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 蚊：俗篆作蟁，無分切，齧人飛蟲。《漢·中山靖王傳》：聚蟲成雷。《管子》亦作蟲。

綜述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二 寧國論云。【略】地濕則生蚊。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釋蟲三·蚊》 蚊者，惡水中孑孓所化，嗜人肌膚，其聲如雷，東方朔《隱語》云：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爲掌指所捫，其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吳興號豹脚蚊子，所以從文，以有文也，亦或從昏，志其出時也。或從民，昏之省也。又用閩越之閩，蟲之在門中者，大抵秋後吻輒破不能螫，或云更慘於未破時，《說文》曰：秦謂之蚉，楚謂之蚊。《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丹鳥螢也。白鳥蚊也，謂螢以蚊爲羞，糧則未知其審也，金樓子云：齊桓公卧於柏，寢白鳥營營飢而求飽，因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噣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爲之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蚊爲小矣。而物又附之，江浦之間有麽蟲，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或曰巢於蚊睫，再乳而蚊不驚，或云在蚊翼下，每生九卵，伏成九子，俱去而蚊不知，惟黃帝容成神視氣聽形，若嵩山之阿，而聲若雷霆，此所以極小大之分也，古者謝章詔板用蚋脚書，亦一書之體。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蚊子。時珍曰：蚊處處有之，冬蟄夏出，晝伏夜飛，細身利喙，唼人膚血，大爲人害，一名白鳥，一名暑蟲，或作恭民謬矣，化生于木葉及爛灰中，産子于水中，爲孑孓蟲，仍變爲蚊也，龜鼈畏之，螢火蝙蝠食之，故煮鼈入數枚即易爛也，藏器曰：嶺南有蚊子，木葉如冬青，實如枇杷熟，則蚊出，塞北有蚊母草，葉中有血蟲化而爲蚊，江東有蚊母鳥。一名鷓，每吐蚊一二升也。

明·徐炬輯《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二九《豹脚》 風定軒窗飛豹脚。兩餘欄檻上蝸牛。按豹脚乃花蚊也。塞北有蚊母名曰蟁，草茂時而蚊，變。嶺南盧橘五月熟而蚊出，此草木所化也。江浙溝渠之中濁水內所生小蟲。形如蘿

菔之子。季夏漸生翼脚變蚊而飛。

又 蚊虫。蚊虫之利嘴，不獨嚙人之膏血，傷哉娘子重節而露筋。按：《一統志》在今高郵州南三十里，舊傳有女子夜過此。天陰蚊盛，有耕夫曰：舍在焉。其嫂止宿。女曰：吾寧處此死，不可失節，遂以蚊死其筋露焉。宋米芾碑記云：澤國之女嗟夫露筋，不就有幃之子氏不顯於一時，名可揭於萬世。歐陽修詩云：近聞高郵間，有蚊夜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劫讐不復。

明・夏良勝纂修《建昌府志・物産・蟲之屬》 蚊，長喙如針，善嚙，性惡煙，以艾薰之則潰。蟲，説文云：齧人飛蟲，從虫民聲，一或從昏，以昏時出也。

明・張士鎬、江汝璧纂修《廣信府志・貪貨志・物産・蟲之屬》 蚊，長喙善刺性惡烟，以艾薰之即潰。見《埤雅》。《説文》云：齧人飛蟲。从虫，民聲。一或從昏，以昏時出也。

明・李汛纂《九江府志・貪貨志・物産・食用之屬》 蚊，齧人飛蟲，長喙如針，善螫，性畏煙，以艾熏之，即潰。見《埤雅》。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 蚊蓋水蟲所化，故近水處皆多。自吴越至金陵、淮安一帶，無不受其毒者，而吴興、高郵、白門尤甚。蓋受百方之水，汊港無數故也。李肇《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湖州尤甚。余在湖州，蚊則多矣，不聞有鳥吐蚊也。南中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裂，而蚊出焉。塞北又有蚊母草，亦生蚊者。鳥之吐蚊，如蠅之糞蟲，不足異也，草木生蚊，斯足異矣！

清・汪中《大戴禮記正誤》卷八〇二 丹鳥羞白鳥，傳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蜀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案《爾雅翼・釋蟲四》引此文云：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螢也，白鳥也者謂蚊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爲鳥羞者，進也不盡食也。羅氏所據本乃是丹螢。喜孫案盧刻丹鳥者，無也字白鳥謂蜀蚋也，無也者字其謂之鳥何也，無者字有何也二字，此蓋據《月令注》校，與孔校同戴校聚珍本亦同。惟其謂之鳥者下，多何也二字，彼從傳本也。

清・洪震煊《夏小正疏義》卷一《異字記八》 丹鳥羞白鳥。《禮記・月令》注引在九月，歲華紀麗卷三引同。丹鳥者《月令注》引作丹鳥也者。《初學記》卷卅御覽卷九百四十九引並同。白鳥謂蜀蚋也。《大戴》各本作白鳥者謂蚊蚋也。《月令注》引作白鳥也者謂蜀蚋也。《初學記》、《御覽》作白鳥也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何也《大戴》各本無何字，《月令注》引作其謂之鳥者。《初學記》、《御覽》引同。重其養者也《月令注》引同。《初學記》、《御覽》引作重其養也。有翼者爲鳥《月令注》作有翼爲鳥，《初學記》、《御覽》作凡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不盡食也。《大戴》進下有也字，《月令注》作養也者不盡食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七《昆蟲類二・蚊附孑孓》 《説文》：齧人飛蟲，以昏時出也，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埤雅》：蚊有昏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蟲成雷，謂其市之時也。《爾雅》注：蟁蚊，母鳥也，黄白雜文，鳴如鵠聲，此鳥常吐蚊，因名。《本草》：塞北有蚊母草，葉中有血，蟲化爲蚊。嶺南《異物志》：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拆裂，蚊子羣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金樓子，白鳥蚊也，齊桓卧柏寢，謂仲父曰：白鳥營營是必饑耳，因開翠紗厨進之。梵書，蚊蚋小蟲之屬，名曰諸趣。《古今注》：河内人呼蚊蚋爲黎民。内典比丘，患草蟲佛聽作佛子注：草蟲昏蟲也，又曰門下蟲。東方朔傳，郭舍人曰：客從東方來，歌謡且行不從門入踰我牆垣游戲中庭上，人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攘攘格鬬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燈爲掌指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辭窮當復脱褌。《埤雅》：蚊性惡烟，以艾熏之則潰，長喙如針善螫。《禽經》：蚊，喙破於既秋。《燕山録》：煮羊以鼈，煮鼈以蚊。《録異記》：含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間有之，郴連界尤甚，爲客中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鹽於上，以物封裹，半日間，毒則解矣，若以手搔癢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彌甚，湘衡北間有之，其毒稍可。《彙苑》：詳注，湖州多蚊，其中有豹脚者尤毒。《事物紺珠》：豹脚，黑花蚊。金幼孜《北征録》：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孑孓，《爾雅注》：蜎蠉，井中小蛣蟧，赤蟲，一名孑孓。《淮南子》：孑孓爲蟲，注倒跂蟲也，蟲即蚊也。《爾雅翼》：孑孓，足如縷長一二分，生洿水中，好屈信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蜕爲蚊。《五雜俎》：孑孓，今雨水中小蟲也，其形短而屈，羣浮水面，見人則沉，其行一曲一直，若無臂然，故名之，孑無右臂也，一作孑孓，音吉厥。或作蛣蟧，稍久則浮水上，而爲蚊矣。

又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蟫史》：水蛆俗呼蚩蟲，生積水中，屈伸反覆于水，長二三分大如針，夏月浮水面化爲蚊。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蠙醜蝘剖母背而生。《説文》：蠙，飛舉也。凡飛鼯之類多剖母背而生。邢疏以爲蟬屬。今驗【略】蛣蟧爲蚊，皆是也，蝘坼裂也。

清・宗源瀚等修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蟲，一作蚊，《談志》苕溪漁隱曰：吴興澤國，春夏之交，地尤卑濕。乃多蚊蚋，豹脚即黑花蚊也，俗稱草蚊。日間

亦飛，嚙人膚能成疽。其尤多者灰色，蚊昏曉聚，檐間成聲。《統記》云：江子匯自昔多蛟蝡，馬自然泊舟後至今無之，蚋自一種極小而黑，亦日間飛出齧人，唯山間草多處有之，城市罕見。《齊東野語》：吳興多蚊，每暑夕浴罷解衣盤礴，則營營羣聚嚙嗌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嘗云：湖州多蚊蝡，豹脚尤毒，且見之詩云「飛蚊猛捷如花鷹」，又云「風定軒窗飛豹脚」。蓋湖之豹脚蚊著名久矣，舊傳崇王入侍壽皇聖語云：聞湖州多蚊果否。後侍宴因以小金合，貯豹脚數十枚。進呈蓋不特，著名亦且塵乙覽矣，《爾雅翼》：惡水中孑孓所化，其生草中者吻尤利。秋後吻輒破更慘於未破時。按：亦有爲蚊母鳥所吐者灰色蚊，生湖濱麻地，毒甚於花蚊，今呼高脚蚊。昔人謂豹脚尤毒，殊不然也。嚙人成瘡者，乃蛇虺身上之蚊，俗呼毒蚊。塗紫金錠可治。

又　蜎，按：一名孑孓，一名水胆。俗呼跟斗蟲，亦曰：打拳胆化蚊。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蠶，亦作蚊。一名白鳥，一名暑蠶，一名黍民，一名昏蟲，一名門下蟲。其大而斑者曰花蚊，更有長脚長喙頎然如鳶鸛者曰水蚊，即所謂豹脚也，《埤雅》云：蚊有昏市。諸慮一名奚相，見爾雅譚埽以爲即蚊也。

清・李元《蠕範》　地濕生蚊。

又　蚊蠶也。白鳥也，黍民也，草蟲也，昏蟲也，門下也，佛子也，長喙如針。善螫人，冬蟄夏出，晝伏夜飛，羣飛鬨鳴如市。秋後喙破如花，不能螫人，性畏烟，以艾熏之則潰，荆葉麻葉皆可辟除。而龜鼈畏之，螢火、蝙蝠食之。其花文者曰豹脚蚊，江南有打拳蟲化蚊。江東有蚊母鳥吐蚊。塞北有蚊母草。葉中血蟲化蚊。嶺南有蚊子木，葉如冬青，實如枇杷，熟則實綻出蚊。然陰濕之地化生者多也。粤中有驚蚊樹，葉文如篆，花有遠香，取枝逐蚊，蚊即驚散。

又　蚊走煙。

清・方旭《蟲薈》卷三《蚊》　《古今注》：蚊曰白鳥，又曰黍民。《格致鏡原》：蚊又曰門下蟲。《談薈》：鰻鱔骨燒烟辟蚊。《本草備要》：夜明砂同鼈甲燒烟辟蚊。《正字通》：嶺南有蚊樹，實似枇杷，内有蚊，塞北有蚊母草，葉中生蚊。又有蚊母鳥，能吐蚊。

又水蛆　《酉陽雜俎》：水蛆，南方溪澗中蟲長寸餘，色黑，夏變蚊，螫人甚毒。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雙翅目》　蚊之幼期，棲水濱。

清・〔日〕西師意譯，〔英〕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蚊産卵水中。其幼蟲爲孑孓，倒豉蟲。成蟲則口具針狀，吮人血。

又　Culex (gnat)。

藝文

晉・傅玄《蚤賦》　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爲蚤，嚘咮銳於秋毫，刺鋸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生，搏兩翼而能飛，肇孟夏以朋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羣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迺餐膚以療飢，妨農功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

唐・孟郊《孟東野詩集》卷九《蚊》　五月中夜息，飢蚊尚營營，但將膏血求，豈覺性命輕，顧已寧自愧，飲人以偷生，願爲天下蠲，一使夜景清。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一五《曰口阻風十日》　洪濤白浪塞江津，處處遛迴事事迍，世上方爲失途客，江頭又作阻風人，魚鰕遇雨腥盈鼻，蚊蚋和煙癢滿身，老大光陰能幾日，等閒臼口坐經旬。

唐・王棨《蟭螟巢蠓睫賦》　以天壤之間大小殊稟爲韻。萬物生焉，巨細相懸。蠓之睫兮，蟭螟在焉。雖受氣以具體，亦成形而自天。取以比方，事著茂先之賦。齊其大小，理符禦寇之篇。眇矣麼蟲，生乎積壤。名爲造化之内，質類希夷之象。離婁俯視，莫得見其形容。師曠俛聽，曾未聞乎聲響。既而遊元氣，入無間。就彼蠓而棲宛，止其睫以迴環。日往月來，顧我而因依自得。晨趨暮見，覺伊而瞬息長閒。由是拂眥謀安，沿眶可賴。喜榮乎嗜膚之際，懼覆於成雷之會。仰觀厥首，謂如山嶽之崇。旁睨其肩，意似叢林之大。逼螢火兮，豈慮焚其。逢肹蠁兮，何憚居之。每保勁同於枝榦，詎知細甚於毫釐。未能鵲起，安肯蟲疑。常笑鷦鷯，立彼葦苕之上。寧同玄燕，集於危幕之時。豈比夫蠕動微生，蜎飛異稟。蠅附尾以非類，蝨處頭而殊品。言乎蠓也，則是睫而可知。向彼巢焉，乃斯形而因審。想夫影與塵混，身將道俱。察其生而洪纖則別，論其分而物我何殊。似菌朝生，不羨千春之壽。如蜩秋起，無慙六月之圖。悲夫，謂無至道者多，信有茲蠢者少。蓋述齊物之域，未遂忘形之表。若能效三月以齊心，必見斯蟲而不小。

明・楊慎《蠓賦》　有物於此，孕於丹鷃，氏於白鳥。育於朱陵。殷於豐草。翾翾以作狀。薨薨以成象。昭昭以相避。冥冥以相向。閣閣椓椓以爲營。郁郁彬彬竊以爲名，霢霂眩雨。豐隆混聲。貞女棄骼。壯士挫精。公子不知。

筮諸靈著。靈著曰：計之嗛嚙膚之利。利在三宵。羣嬉羣囂。醉血不醒疾。斃於掌戟。著頌喻寡。徵諸玉瓦。玉瓦曰：仙鼠聚糧。萑葦之鄉，伏體攸戕，利距森張。何彼皇皇。不見肅霜。瓦辭難讀。訊諸射覆。射覆大夫曰：煙火其屯。鐙燭其喜，焦螟以爲巢。蟻蠓以爲使，芸瓜而來，零栗而逝。秋風夕起斯害也，已公子喻矣，是曰蝨理。

又《後蝨賦》 邃古史皇，創奎畫兮。曲脚旁低，垂物則兮。謚曰齧民，昭凶德兮。炎后品物，世匱資兮。蠆尾虺首，罔攸遺兮。唶爾蜎化，百靡宜兮。擾龍儀鳳，於帝庭兮。嗟爾有生，胡營營兮。禁毫去梟，著周經兮。胡爾利棄，獨無懲兮。玄圭紀正，炯弗昧兮。丹良爲羞，欣絶棠兮。鼇戴山扑，聖播跡兮。使爾負山，諒何力兮。謂爾有睫，奚誰攘兮。窗窬琅疏，競來往兮。謂爾有臂，奚誰悅兮。明灊宵征，侶罔兩兮。旅蚩成市，仙孺惕兮。聚響成雷，藩侯慄兮。障爾熛爾，徙宜疾兮，蝨不能辯，對以臆兮。肖翹蠕動，生以息兮。俶詭妍媸，寧有極兮。血國三千，彼貨殖兮。曷云不慘，嚙有國兮。赤口燒城，煩言嘖兮。積毀銷骨，瘡痏結兮。楚組齊帷，疇其隔兮。赤遂赬熛，罔有懾兮。命曰人蝨，理可說兮。惟蟲能蟲，各以類兮。厥以恒性，賤剖貴兮。人蝨不懲，蟲保罪兮。百爾君子，無庸喙兮。

明・傅占衡《蝨賦》 秋風清。秋蝨競，南郭先生枕書不瞑，頭足相救。勞於奔命。於是援羽扇而揮之，且揮且罵曰：叱毒哉，蹏螃春鳴而秋止，渠略朝生而暮死，天胡爲而滋此。自夏徂秋爲民生憂，使我夜不難燭。耿耿於幽室之中者，非而儔也邪。吾聞自淮以南謂之蝨，踰河以北謂之蝎。然則蝨蝎類也。如蝎而翼，如虎而翰。蝎猶可禦。汝莫能搏。虎有弗入。蝨無不鑽。利嘴刺骨。目察毫端，負山匪力。合黨亡難。乍鳴則耳爲之聒。忽瘖則肌爲之酸。舉妍媸而畢害。究賢愚而靡歡。且汝得氣於水草之交。連類於蟻蠓之小，肝腸幾何。啼飢不了。多於趁人之山蠭。噪於惡聲之梟鳥。露下氣清，天高月明。原田未燒。溪上草青。盍命儔而嘯侶，皆飲莖而漱英，何故擾我懈倦，敝吾精精。特矜憐其靡靡。姑右拂而左縈，試佯寐而掩捕，汝則無有餘刑。先生罵未卒而疲，似夢而浮，似覺而沉，恍惚聚訟，有若雷音曰：有是哉，先生之不廣也，子有籍於帝，輕舉若仙，宗黨蕃廡。宮室芊眠，藏光用晦。唯蟲能天。夫人合四。大以成形，伺陰陽而偶竊。氣霧騰而充膚，汗雨流而凝血，何異草木之膏，獨拒么麼之囓，若乃蚤輕而儇，蝨淫而貪，皆君身之食客，嘗自處於東南，徒此留而彼逐，詎寢夢之能甘。且物受性曰：命。交相養曰：德。惟其飛而食肉。斯蝨氏之稼穡，譬之士以攻閱，穿鑿爲雄。商以牟利。欺紿爲職。銓衡則豐屋於遷除。臺省則穴金於恐嚇。主計者乾沒縣官之錢，典廩者扈漏太倉之積。行伍乎牙纛之公田，郡邑乎監司之奉户。其餘更吞迭哺。相爲患苦，文武之吏，實爲赤黑之蟲，功曹之官，即是都城之虎。猾賊噉人爲糧。悍兵貫人而舞。所謂人與人相食者也。如蝨者又焉足數乎。先生必欲密其幬帷，濃其薰灼。絶千年之種屬。安四海之夢覺，曾不見乎露筋之祠。飼蝨之佛，有殺身以成仁。無便已而窮物。故且吸風飲露，晝伏宵飛，雜螢火之隊。餉蝙蝠之飢，噫嘻，是物也。奚足爲堯桀之是非，巧言未竟，於是紛紛紜紜，齊齊醜醜，或集四肢，或整元首，亦有應手而殺已亦遭撻，雖幸中於一二，每駭逸其七八，乃平怒而披衣，聽鷄聲於天末，含曙光於北牖，卧羲皇而却轡。

明・錢薇《蚊賦》 海石子鬱攸伏日之炎，偃息秦溪之傍，稺幼相娛。解袂需涼。聊適性於蓬茨。就披拂於修篁。晝苦羣蠅之營營，萃而穿予之襟裳，驅之不能，坐待宵光，暨夫羲和之馭西邁崦嵫。蟾蜍之魄映於上方。百慮退聽。神游混茫。豈料醜類如彼黍民。有翼而飛。長喙而銛。惟鶺母之毓孽。聚羣黨而鏘鏘。衆繁熾而莫數，勢旋空而飄颺。厥名曰蚊，入夜披猖。户牖莫翳，踰我垣牆，翅過春冰之薄，嘴、同夏麥之芒，往來中庭，伺隙翕張。咿嚶相逐，漸及匡牀，巧肆彼之毒螫，難脱我之搶攘。餐肉血以療饑，乘昏寐而莫當。針鋒所加，霍若荆卿之匕，烏屯所翕，詎止淮淝之銛。嗟乎，天地生物兮惟人最靈，百物聽命兮莫之敢攖，悍如虎豹兮柙之而馴，變如蛟龍兮豢之於庭。孰是磨牙致毒兮，敢恣肆而縱橫。怪茲小蠢兮，乃纖其喙。勢不如蝝之捷兮，尾不如蠆之螫，智不如蜘蛛之巧兮，巨不如九牛之搏。徒抱不仁之姿，潛張暗中之虐，予方襲夜氣之爽，少解旭日之酷，爰脱紿絺漸迎涼颸，集朋儔而談笑，或觥籌之互飛。啓北扉而倚，修竹瀹甌茗而啜，幽期吟哦，不足漫爾支頤，乃引其儕遽而猖，披投間捷於倏忽，隱刺工於斯須。羣團簇以成市，或散漫而雲敷，我何暇於爲防，彼若脱而逝斯。一或轉而他顧，已巧肆於銛錐。既昏暗而難睹，更微茫之莫窺，將蘇張之利口，眩人以不測，抑郭循之暗刃，驟發於不疑，雖有睿皆與捷力，奚能防爾之忽微，忿蝨毛之紛集，奈通夕之腋肌，惟饜足而不去，乃一擊而無餘。銳口方張夫叢戟，纖身應手而爲齏。嗟乎，吾惡汝之爲殃，又悲爾之見傷，始知造物忌過取。因悟利害其相將，彼讒邪兮寧不鑑爾之胎禍，恣殘酷兮乃或益甚其鴟張。既鼓吻而接噬，抑衝口而玄黄，恣饕餮於一時，昧遺患之莫殫，得不足以償失，宜先哲之所歎，鑒比蟻蠓之攘攘兮，何不顧害而忘貪，願早慎其長喙兮，詎令追悔之莫還。安得訴彼蒼穹兮，毋爲育此羣奸。庶化工之生生兮。盡仁厚而莫相戕。

雜録

唐・段公路《北户録》卷一《蚊母扇》 端新州，有鳥類青鷁，而觜大。常在池塘間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羣出其口。今謂之吐蚊鳥。按《爾雅注》鷁鳥似烏鸐而大，黄白雜文，鳴如鴿聲，廣志云：蚊母此鳥吐出蚊也，土人云：其翅堪爲扇。唯辟蚊子，與陳藏器説同。又云：塞北有蚤母草，嶺南有蚤母木，此三色異類而同功。《南越志》又云：古度樹一呼，郎子南人號曰：柁曰亞反。不華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櫻桃，黄即可食，過則實中化爲飛蛾，穿子飛出，愚驗之，亦有爲蚊子者。

宋・儲泳《祛疑説・祛蚊》 自幼愛接道友，有一人能呼鼠羣聚，久之遣去，亦能祛蚊。自謂以法追禁，始亦疑之。夕相與處，察其動静，悉非咒法，每欲呼鼠。必先期收市狼糞黑犬皮之類，惟祛蚊之術不可知，一夜醉寢。取其篋中香末試燒，蚊悉遠去，但不知其用藥，然正作荷花香來日，叩之微笑不答，想亦荷花之鬚耳。

明・劉胤昌《劉氏類山》卷四 焦螟巢于蚊睫，再乳再飛，而蚊不驚。盼蠁濕蚊。黎民豹脚蚊也。暑夜驅蚊吴猛爲兒時，在父邊卧。高齋昭明造文選處，盛夏之月無蚊。禁蚊趙炳有道術。開帳進蚊齊桓公。蚊鵰母此鳥常吐蚊，故名蚊母。東方客郭舍人問東方朔知是蚊。方蚊翼下有小蚩蟲，生九卵成九子，蚩去而蚊不知。

明・李蘇《見物・蟲物論》卷五 蚊生子曰孑分，形如小茴香，子初白，見日則黑，浮水上。踰日則散爲數百，孑分而沈，有拳者，有直者，掉動水中，旬餘則裂背而出。或爲豹脚，或爲蒼蚊。晚集屋檐作聲者，交也，夜中生子，《淮南子》云：孑分爲蚊，是也。秋後生者雙嘴，不復嚙人，猶露蜂秋後則雙刺然。

明・劉仲達輯《劉氏鴻書》卷九三《昆蟲部・蚊》 齊桓公卧于柏庭，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悒悒。白鳥營營，是必飢耳。因開碧紗之幬進之。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噣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爲之潰敗矣。《金樓子》。

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一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歌謡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遊戲中庭，上升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攘攘。格鬬而死，土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燈，爲掌指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辭窮復脱褌。東方朔。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五七《蚊》 白鳥營肌，齊桓公卧於柏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爲於邑，白鳥營肌而求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噣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爲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金樓子》。

蚊睫，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乳再飛而蚤不爲驚。名曰：焦螟。晏子。江浦之間生麽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觥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黄帝與容城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列子》。南方蚊翼下有小蚩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伏成九子，蚩而俱去，蚊遂不知。《神異經》。

射覆，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何處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牆游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拍死者，攘攘格鬬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爲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蟲。舍人辭窮當復脱褌。方朔傳。高齋無蚊，荆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餘極寢處於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吁可怪哉。《金樓子》。

蚊子樹，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折裂，蚊子羣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嶺南異物》。蚊母鳥，蚊母鳥形如青鷁，嘴大而長，於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爲扇，可辟蚊子，亦呼爲虻蚊鳥。《嶺表録異》。

煮鱉，煮鱉煮羊以鼈煮鱉以蚊。《燕山録》。螯鱉，鱉性畏蚊，蚊小螯之輒斃。《埤雅》。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蚊》 《説文》云：蚊，齧人飛蟲也，秦晉謂之蝱，楚謂之蚊。《埤雅》云：蚊一作蟁，以昏時出也。故从昏，俗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于朝。蚊成市于暮。傳云：聚蚊成雷。此蚊市之謂也。蚊性畏烟，以艾熏之，則潰。又曰：蚤民蟲，蚤毗蟲。田牧者病焉。

《蟫史》云：蚊似蝱而大，長喙如針。鑽膚取血。《莊子》曰：蚊蚤噆膚通宵不寐，一名白鳥。《大戴禮》云：丹鳥羞白鳥，注云：白鳥謂蚊蝱也。一名黎民。

《古今注》云：河内人見數十萬騎，皆大于黍，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蠓。故曰黍民。蟻曰玄駒也，一種名豹脚，志林云：湖州多蚊，其中有豹脚者尤毒，豹脚今班脚蚊也，蚊所出不同，有草中生者，俗呼青草蚊。生郊外有樹中生者，樹葉卷如丸，先生小白蛆，久則葉丸漸紅，内蛆化爲蚊飛出，唯榆葉尤多，有水中生者，溝溷中水嗤所化，水甕間皆有之。有圂中生者，厠溷中糞蛆所化，人拍之手作糞臭，有鳥吐者，蚊母鳥。如鳥鸐而夫，黄白雜文，鳴如鴿，名曰蝎，母鳥常吐一二升，蚊聲在翼。善伺床帳之隙，而潛入以齧人，故楊子曰：蚊之取利雖小而善撓人，令人通夕不寐。

又 鷦螟。列子曰：海上有蟲，巢蚊睫。名曰鷦螟，離志子羽望之不見其形。師曠聽之不聞其聲，晏子曰：東海有蟲巢于蚊睫，再飛而蚊不爲驚，東海有道者命之曰鷦螟。

又 《蟫史》云：水蛆俗呼蚩蟲，生積水中，屈伸反覆于水，長二三分，大如針，夏月浮水面，化爲蚊。今江浙間大如針者不能化蚩。《蟫史》云：水蛆俗呼蚩蟲，生積水中，屈伸反覆于水，長二三分，大如針，夏月浮水面化爲蚊。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 《淮南子》曰：孑孑爲蠉。孑孓，今雨水中小蟲也，其形短而屈，羣浮水面，見人則沉。其行一曲一直，若無臂然，故名之孑，無右臂也；孓，無左臂也。一作孑孓，音吉厥，或作蛣蟧。稍久則浮水上，而爲蚊矣。葛稚川曰：蠛蠓之育於醯醋，芝櫺之產於枯木，蛣蟧之滋於泥淤，翠蘿之秀於松枝：彼非四時所創匠也。言皆因物成形，自無而有耳。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白鳥蚊蚋也。張邦基曰子美寄劉伯華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鷺，按月令仲秋羣鳥養羞。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説文謂蚊蚋也。金樓子云齊威公卧于柏寢，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知足者傷肉而退，不知足者飽而腹潰，蓋戒貪也。弱侯終以子美，白鳥爲鷺者是不妨二物，一名五色線言南海蟲無骨曰泥。因以一日不齋醉如泥謂如此蟲，宋人拘泥可笑。

清・和欽《科學世界》第七號《蚊與馬病之關係》 蚊爲傳染買拉利亞熱病之媒介物。經多人攷驗。已爲不磨之事實。今南阿地方。有一種馬病。流行甚盛。亦頗與人間之買拉利亞熱病相似。惟在低濕沼澤地及任其夜秣之馬。傳染甚易。而在晝間行走疫病地方之馬。則絶無感染之患。此問題頗非易解。近有細菌學家。曾詳究此病。始知其媒介物。亦係一種之蚊。多爲 Anopheles 屬之一種。蓋博士嘗於疫病流行地方之馬厩。或張網。或燻煙。以保護之。俱得健全無恙。若除去其網或煙。則不問何馬。無不罹之也。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蚊科Fam. Culicidae。

採集到約九或一〇只其他種類的蚊子，包括一隻瘧蚊，狹義。但這些標本破損嚴重，無法進行鑒定。

圖表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 蚊，齧人飛蟲，長喙如針，性惡烟，以艾燻之則潰，其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吴興號豹脚蚊子，所以从文以有文也，亦或从昏志其出時也，或从民昏之省也，《説文》云：秦謂之蚉，楚謂之蚊。江浦之間有麼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再乳，而蚊不覺，每生九卵，伏成九子俱去，而蚊不知。

蚊



伊蚊*Aedes* sp.

清・方旭《蟲薈》卷三 豹脚蚊。《正字通》：水中孑孓化豹脚蚊。旭按：此蚊有黑白花喙尤利。

清・姚文田等纂《揚州府志》 孑孓一名蜎螾，污水中小蟲，其行一曲一直。蚊有豹脚者所化。

大劣按蚊*Anopheles dirus*

清・鄭文彩纂《瓊山縣志・蟲類》 蚊，長吻如針。生草中者，吻尤利，螫人甚毒。《潛確類書》云：涔水中有蟲，名孑孓，好屈伸。久則蛻爲蚊。孑孓，即俗所謂雨水蟲也。俱同上。

清・陳所能纂《澄邁縣志》 蚊，昔少，今多且大。

微少按蚊*Anopheles minimus*

清・李紱等纂《汀州府志・物産・蟲之屬》 蚊，長嘴如鍼，能螫人。性惡煙，以艾薰之則潰。夏秋間最多。

清・黄任、郭賡武纂《泉州府志・物産・蟲之屬》 蟲，孑孓所化，積水處最多。

中華按蚊*Anopheles sinensis*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灰色蚊，生湖濱麻地，毒甚於花蚊，今呼高脚蚊。

致乏庫蚊 *Culex fatigans*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蚊科Fam. Culicidae。

致乏庫蚊*Culex fatigans* Wied，1♀。

太原府：一九〇八年八月七日採自中式庭院中。

淡色庫蚊*Culex pipiens*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蟲，一作蚊。《甯河關志》：白烏也。水蟲化生，嚙人。近水更多。

又 蜎，今增。按：一名孑孓。人家庭院止水中亦生之，俗呼跟頭蟲，即化蚊者。

豫飋蚊*Grabhamia*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蚊科Fam. Culicidae。

豫飋蚊*Grabhamia* sp. incert.，1♂6♀♀。

太原府：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八、二九日，採自馬匹身上；一九〇八年八月三〇日，採自池塘附近的草地。

蚋科Simuliidae 分部

題　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 ：秦晉謂之蜗，楚謂之蚊。从虫，芮聲。而鋭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

部第四百一》蜎：汝鋭切，含毒蛇。又蚊蜎，又音藝。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蜎、蚇：儒税切，蟲名。《説文》：秦晉謂之蜎。楚謂之蚊。或省。又並儒劣切。蜎，俞芮切，毒蟲名。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釋蟲三》　蜎：而鋭反。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蟲部第二》　蚇、蜎：而税反，下又而悦反，蚊蜎也。

清・王琰曾纂修《鳳山縣志・雜志・物産・凡藥之屬》《赤嵌筆談》：海舟夜眠，潛伏艙内，尚喜無蚊。臺地四時皆受其害。更有不見不聞而爲所刺，愈抓搔則愈癢。

《閩小紀》云：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見，刺人較蚊蚇尤甚，密帷亦不能間之，名没子。

綜述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蚇：，而鋭切。《説文》作蜎，曰：秦晉謂之蜎，楚謂之蚊。或曰今飛蟲，細如粱粟，正晝嚙人膚者謂之蜎。《荀子》曰：醯酸而蚇聚。按：蚊蚇似不得爲一物，集醯者蠛細於蚊，亦謂之蚇，細者爲蚇是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蚇子。時珍曰：按元稹《長慶集》云：蜀中小蚊名蚇子，又小而黑者爲蟆子。微不可見，與塵相浮上下者爲浮塵子，皆巢于巴蛇鱗中，能透衣入人肌膚，嚙成瘡毒，人極苦之，惟搗楸葉傅之則瘥。又祝穆方輿勝覽云：雲南烏蒙峽中，多毒蛇鱗中，有蟲名黄蠅，有毒，嚙人成瘡，但勿搔，以冷水沃之，擦鹽少許即愈，此亦蚇蟆之類也。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魚》　腐蠸爲瞥芮。疑即蚊蚇。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蚇：儒税切，音芮，似蚊而小，望之如霧，因雨生。又醋蟲曰醯雞。《荀子》：醯酸而蚇聚。一名蟻蠓。梵書蚊蚇小蟲之屬名曰諸趣。《説文》作蜎。《六書故》曰：蚊蚇不得爲一物，集醯者細于蚊，亦謂之蚇，俗誤謂蚇爲蚊。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蚇：《集韻》蜎字省文。詳蜎字注。

蜎：《唐韻》而鋭切，《集韻》儒鋭切，《正韻》儒税切，並音芮。《説文》秦晉謂之蜎。楚謂之蚊。孟子蠅蜎姑嘬之。荀子《勸學篇》醯酸而蜎聚焉。《大戴禮》白鳥者謂蚊蜎也。又《集韻》如劣切，音爇，義同。又《廣韻》以芮切，音叡，毒蟲名。《玉篇》含毒蛇也，或作蚇。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　蠉：俗篆作，奚脚切，毒螫也。《説文》作呼約切。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秦晉謂之蜎，楚謂之蠉。蠉作蚊，俗。今正。蠉在虫部，故不類列於此也。此爲方俗殊語以舉例也。从虫，芮聲。而鋭切。十五部。

清・何東銘纂《邛嶲野録・方輿類・物産・藥之屬》　蚇。按《本草》：元稹《長慶集》云：蜀中小蚊，名曰蚇子。又小而黑者曰蟆子。按：蚇一作蜎，其别名曰瞥芮。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七《昆蟲類二》　蚇。《列子》：蜎因雨而生，見陽而死。《埤雅》蜎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蜎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瞥芮。元稹《長慶集》：蚇之小而黑者名蟆子，微不可見，與塵相浮上下者名浮塵子，皆伏巴蛇鱗中，能透衣入人膚成瘡毒，搗楸葉汁傅之瘥。《録異記》：峽江至蜀有蟆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視其生處，即麩鹽，樹葉背上舂問生之，葉卷成窠，大如桃李，名爲五倍子，治一切瘡毒。收者曬而殺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竅穴而出，飛爲蟆子矣。黔南界道，微塵色白，甚小視之不見，能晝夜害人，雖幃帳深密，亦不可斷。以蠹茶燒之烟，如焚香狀即可斷之，又如席鋪油帔，隔之稍可滅。《溪蠻叢笑》：蠻地有蟲極細，拭目難覩，黑點著身，抓搔不可耐，名鷄末子。

清・方旭《蟲薈》卷三　蚇。《四書經注集證》：蚇喜亂飛，其狀似蚊而小，望之如霧。旭按：此物齧人有毒，一名瞥芮，又名金剛鑽。

藝文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四《蟆子三首并序》　蟆，蚊類也，其實黑而小，不礙紗縠，夜伏而晝飛，聞柏煙與麝香輒去。蚊蟆與浮塵皆巴蛇鱗中之細蟲耳，故嚙人成瘡。秋夏不愈，膏楸葉而傅之，則差。

蟆子微於蚇，朝繁夜則無，毫端生羽翼，針喙嗜肌膚，暗毒應難免，羸形日漸枯，將身遠相就，不敢恨非辜。

晦景權藏毒。明時敢噬人，不勞生妬怒，祇足助酸辛，隼眥看無物，蛇軀庇有鱗，天方芻狗我，廿與爾相親。

有口深堪異，趨時詎可量，誰令通鼻息，何故辨馨香，沉水來滄海，崇蘭泛露光，那能枉焚爇，爾衆我微茫。

明・王周《蚋子賦》 蚋子之下有蟆子，蟆子之下有浮塵子。三者異乎？皆狀小而黑。世云：巴蛇鱗介中微蟲所變耳，三伏間晝飛夜息。咂啄人肌膚，動爲瘡痏。能飛不見其翼。能嚙不見其口。微眇之極，雖縝密衣服亦可通透。莊生焦螟之説近之也。至微之蟲豸，詩獨無蚋。故作賦以廣之。

蟲之至微，名之曰蚋。信乎蟻之别品，爲復蝨之餘裔。羣巢蝨之異類，結搏牛之深契，附諸鬱蒸。産彼蕪穢。張華之識。何以辨其兩翼。離婁之明，何以見其長喙，伺暑絺之漏露，萃豐肌而睥睨，默然而至，暗然而噬，人之至靈。何闕爾之所衛。人之至剛。何反爾之所制。狀斯咄咄。籲於造物，何不恣蛇虺之毒，必當與之爲避。何不張虎豹之口，不敢與之爲忽，豈其食人之膏血，資己之肥腯。念膚體之何毀。痛瘡痏之難没。吾將擷楸葉以爲焚。俾爾之銷骨者也。

馬蚋*Wilhelmia equina*

清・劉謹之等總纂《盛京通志》 蚊，齧人，長吻如針，一名蚋。近奉天省城處絶少，而黑龍江蚊不入室。

清・周璽纂《彰化縣志》 蚋，小蚊也。又小而黑者爲蟆子，微不可見，與蚊皆咂人膚血。

蠓科Ceratopogonidae 分部

蚋、蟆、蚋、蚋子、蠛蟆、蔑蠓、蟆子、没子、蟣蠓、小咬、浮塵子、雞未子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上 蠓：蟣蠓也。从虫，蒙聲。莫孔切。

蠛：蟣蠓，細蟲也。从虫，蔑聲。莫結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蠓：亡孔切，小飛蟲。

蠛：亡結切，蟣蠓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蠓：謨蓬切。《方言》：鼇燕趙之間謂之蠓蝛，又母總切。《説文》：蟣蠓也。

蠛：莫結切。《説文》：蟣蠓，細蟲也。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焦冥，蟣也。

明・樊深纂《河間府志》 蟣蠓，飛小蟲

明・張士鎬、江汝璧纂修《廣信府志・食貨志・物産・蟲之屬》 蠓，小蟲似蝨亂飛者也。郭璞云：蠓飛磑則天風，春則天雨。磑謂旋飛，春謂一上一下也。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蛖：《篇海》普丸切，音派。蠓蛖，小飛蟲。

蠓：《唐韻》莫孔切，《集韻》、《韻會》、《正韻》母總切，並濛上聲。《玉篇》：小飛蟲。《爾雅・釋蟲》：蠓，蟣蠓。注：小蟲似蚋，而喜亂飛。《列子・殷湯篇》：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揚雄《甘泉賦》：浮蟣蠓而撇天。

蠛：《唐韻》、《韻會》並莫結切，音蔑。蟣蠓，細蟲也。詳蠓字注。亦作蔑。《史記・司馬相如傳》：蔑蒙踴躍。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蠛：蔑蠓也。各本蔑作蟣，無此字，今王蔑之言末也，散也。《爾雅》作蟣，非古也。《釋蟲》曰：蠓蟣蠓。孫炎曰：此蟲小於蚊。郭《圖讚》曰：小蟲似蜻，風春雨磑，謂其飛上下如春則天風，回旋如礲則天雨。陸佃引郭語互易之，非也。《史記》：蜚鴻滿壑。索隱引高誘曰：飛鴻，蟣蠓也。按：古鴻蒙爲疊韻，故高君知鴻爲蠓也。揚雄賦：浮蟣蠓而撇天。蟣蠓猶鴻蒙也，細至於蠓，則其外皆鴻蒙矣。故其字从蒙，从虫，蒙聲。莫孔切。九部。

綜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 蠓，蟣

蠓。【注】小蟲似蚋，喜亂飛，【音義】蠓，莫孔反，下同。蟻，亡結反。蚋，人鋭反，《字林》人劣反。秦人謂蚊爲蚋。【疏】小蟲似蚋亂飛者也，名蠓，又名蟻蠓。《列子》云：生朽壤之上，因雨布生，得陽而死，一名醯雞。《莊子》云：孔子與老聃語，出告顔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郭象云：醯雞者，甕中蟻蠓是也。

又　蠓，蟻蠓。【注】小蟲似蚋。陸本蚋作蜹。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

蠛：莫格切，小蚊蟲。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蟲部第二》　蠛、蠓：音莫，小蚊也。二同。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書》下之三　蠓，蟻蠓。小蟲似蚋，喜亂飛。《説文》用《爾雅》釋文，蠓莫孔反，蟻蠓雙聲，今呼蠓蟲，猶古音也。《甘泉賦》云：浮蟻蠓而撇天。李善注引孫炎曰：蟻蠓蟲小於蚊。《埤雅》引孫注云：此蟲微細，羣飛，並郭所本蚋，即蚊也。又引郭曰：蠓飛磑，則天風，春則天雨。蓋郭音義之文。又引《圖讚》曰：風春雨磑。一説不同，蓋蠓飛而上下如春主風，回旋如磑主雨。今俗語猶然也。《史記・周本紀》云：蜚鴻滿野。《淮南・本經篇》作飛蟲滿野。索隱引高誘注：飛蟲蟻蠓也。今本蟲作蛩，注亦小異。《埤雅》又云：蠓一名醯雞。非也。醯雞今醯蟲，與蠓異。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蠓，蟻蠓。《荀子・勸學篇》：醯酸而蚋聚焉。《列子・天瑞篇》：醯雞生乎酒。《周本紀》：蜚鴻滿野。索隱按高誘曰：蜚鴻，蟻蠓也。郭璞曰：蠓飛磑則天風，春則天雨。言蟻蠓將風，則旋飛如磑，一上一下如春則雨矣。《揚雄傳》：浮蔑蠓而拋天。《通志》：似蚋而小，斜陽則羣聚鬬飛。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　蠓，蟻蠓。【注】小蟲似蚋，喜亂飛。玉案：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引郭注末云：所謂風春雨磑者也。《埤雅》引郭氏讚曰風春雨磑，是玄應所引爲郭注無疑。玉又案《埤雅》云：郭璞曰蠓飛磑則天風，春則天雨，此二語蓋爲音義之文。《埤雅》引郭氏蠓飛二語下又云：此言蟻蠓將風則旋飛如磑，一上一下，如春則雨矣。此爲陸氏釋郭之文。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二八　蠓，蟻蠓。此蟲微細，羣飛。孫注。《埤雅》十一。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浮塵子出蜀中，微不可見，與塵相浮上下，故名。見元稹《長慶集》。《録異記》曰：色白，晝夜害人。又《溪蠻叢笑》云：蠻地有蟲極細，拭目難覩，黑點著身，抓搔不可耐，名鷄末子。此亦浮塵子之類，但色黑耳。

清・方旭《蟲薈》卷三　浮塵子。《長慶集》：一種微不可見，與塵相浮上下者，名浮塵子。亦伏巴蛇鱗中，能透衣齧人，成瘡毒，惟取楸葉搗敷始瘥。旭按《談薈》云：黔南有微塵，其色白，視之不可見，能害人，惟燒粗茶烟如焚香狀則無，否則雖密幃亦不可斷。蓋即此物。又山東野草中有一種小蟲，微不可見，嚙人甚痛，俗名挲不住，亦此類。又蠻地有蟲，名雞末子，亦極細而齧人。

又　蟆子。《長慶集》：小於蚋而黑者名蟆子，伏巴蛇鱗中，齧人甚毒。

清・常在等纂《永州府志・食貨志・物産》　蟻蠓。《爾雅注》：小蟲似蚋，今俗呼蠓子，能咬人。

藝文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四《浮塵子三首并序》　浮塵蟆類也，其實微不可見，與塵相浮而上下，人苦之，往往蒙絮衣自蔽，而浮塵輒能通透及人肌膚，亦巢巴蛇鱗中，故攻之用前術。

可歎浮塵子，纖埃喻此微。寧論隔紗幌，并解透綿衣。有毒能成痏，無聲不見飛。病來雙眼暗，何計辨雰霏。

乍可巢蛟睫，胡爲附蟒鱗。已微於蠢蠢，仍害及仁人。動植皆分命，毫芒亦是身。哀哉此幽物，生死敵浮塵。

但覺皮膚憯，安知瑣細來。因風吹薄霧，向日誤輕埃。暗嚙堪銷骨，潛飛有禍胎。然無防備處，留待雪霜摧。

雜録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蠓，蟻蠓。翳蒙之所生。一名醯雞，風春雨碓，知風雨，是故謂之雞。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蠓之類多。《爾雅》云：蠓，蟻蠓。似蚋而小，斜陽則羣聚鬬飛。

又《爾雅注》　蠓，蟻蠓。似蚋而小，斜陽則羣聚鬬飛。蠓，莫孔反。

宋・朱輔《溪蠻叢笑》　雞末子。古有細蟲曰焦蜎，集於蚊睫。蠻地有蟲極

細，拭目難覩，黑點著身，抓搔不可耐，名雞末子。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蟣蠓。

《爾雅》云：蠓，蟣蠓。注云：小蟲似蚋，喜亂飛，或曰即蚋也。一名聲蜻，一名蠓烟，以其望之如烟然。《列子》曰：蟣蠓生于朽木之上。又曰聲蜻生于腐蠸。蠸即守瓜也。《爾雅》正蒙曰：此蟲微細羣飛。郭璞曰蠓飛碰則天風，磨則天雨，言蠓旋飛如磨，則天將風，一上一下直舂，則天必雨矣。然郭景純《圖贊》又云風舂雨碰，二說不同。今試之，當以《圖贊》爲是。《列子》曰：蜻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埤雅》曰：蠓，小蟲即蜻亂飛，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蜻聚也。《蟫史》云：蟣蠓俗呼蠓烟。又曰：蚊烟似蚊而絶小，又類醯鷄。《荀子》所謂醯酸蜻聚，蓋聚者，醯雞也，非蜻也。天陰則生，日出則死。有二種，一種黑而大，似蚊易死，一種似醯鷄而小，善齧人，蓋蟣滅也。蠓者濛也，言其小而難見也。鶡冠子曰『一蜻嚙膚，不寐至旦』，言物苟爲害，不必在大也。

清・戴鎏《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蠓，蟣蠓。【注】小蟲似蚋，喜亂飛。【補正】邢疏《列子》云：生朽壤之上，因雨布生，得陽而死，一名醯雞。《莊子》云其猶醯雞，與郭云醯雞者，甕中蟣蠓是也。

陳舊庫蠓*Culicoides obsoletus*

清・張鳳台纂修《長白彙徵録・物産・動物類・鱗介族》 蚊，一作蠶。从昏，从虫。以虫之昏時出現者。《説文》云：蚊長吻如針，囓人飛蟲也。本境蚊蟲較關内爲大，土人呼爲小咬，喙最毒，所囓之處肌膚高腫，數月不消，故人多燃樺油以防之。

臺灣蟣蠓*Forcipomyia taiwana*

清・王必昌纂《臺灣縣志・土産・藥之屬》 没子。《閩小紀》云：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見，刺人較蚊蚋尤甚，密帷亦不能閒之，名没子，臺地鄉間甚多。《赤嵌筆談》云：海舟夜眠，潛伏艙内，尚喜無蚊至。登岸則四時皆受其害。更有不見不聞而爲所刺，愈抓搔則愈癢者，此也。

清・陳淑均纂，李祺生續纂《噶瑪蘭廳志》（介之屬） 蟣蠓。《史記・周本紀》：蜚鴻滿野。【注】蟣蠓也。《埤雅》：小蟲似蚋亂飛者也，一云醯雞。

又 烏没子。詳附考。海舟夜眠，潛伏艙内，尚喜無蚊。臺地四時皆受其害，更有不見不聞而爲所刺，愈抓搔則愈癢。《閩小紀》云：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見，刺人較蚊蚋尤甚。密帷亦不能閒之，名没子。按：俗呼烏没子，多生於竹閒，狀若燕京之白翎。惟白翎囓人以早暮，帷帳猶能閒之。烏没則白晝飛來，雖帷帳亦鑽得入。【略】《長慶集》云：蚋蚋小黑者，名蟆子，微不可見。與塵相浮上下者，名浮塵。又《溪蠻叢笑》云：蠻地有蟲極細，拭目難覩黑點，着身搔抓不可耐，名雞末子，殆即此種。蓋蟆子，末子與没子，音正相近。而臺地言黑者，皆曰烏，是烏没子，或即如後二説所云歟！參《赤嵌筆談》。

蟣蠓*Lasiohelea* spp.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 碰風磨雨。《爾雅》：蠓，蟣蠓。注云：小蟲似蚋，喜亂飛，或曰即蚋也。一名蠓烟，以其望之如烟故云。一名聲蜻。《列子》云：蟣蠓生于朽木之上。郭璞曰蠓飛碰則天風，磨則天雨，言蠓旋飛如磨則天將風，一上一下如舂則天必雨矣。然郭氏《圖贊》又云風舂雨碰，不知二説何以不同。《列子》曰：蜻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細蠓*Leptoconops* sp.

清・林豪纂《澎湖廳志・物産・蟲魚》 蚊。《紀略》有一種名蟆子，黑色，小於蚊，不礙紗穀，夜伏晝飛，人尤苦之。按：又有白色者，形如蛾，甚小，能囓人。

搖蚊科Chironomidae分部

蠉、蜎、蚊、還虷、赤蟲、白鳥、黍民、厥昭、蛄蠍、孑孓、蜎蠉、小赤蟲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上 ：蟲行也。从虫，睘聲。香沇切。

：蜎也。从虫，肙聲。狂沇切。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蠉：縈緣切，蟲行皃。一曰井中小赤蟲。

蠉：馨兗切。《説文》：蟲行也。又下兗切，井中小蟲。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 蜎，狂兗。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一》 還虷，上音旋。司馬云：顧視也。下音寒。井中亦蟲也。又名蛄蠍，音吉厥。

元・脱因修《至順鎮江志》卷四 蚊，一名白鳥，見前螢注。又名黍民，見崔豹《古今注》。《辯疑志》云：潤州城南萬歲樓，俗傳樓上煙出不祥，開元前以潤州爲凶闕。董琬爲江東採訪使，嘗居此州，其時盡日煙出，刺史皆憂懼，乾元中復然。圓可一尺餘，直上數丈。吏密伺其煙，迺出于樓角隙中，迎而視之，即蚊蚋也。今郡城中，惟嘉定橋南上河街無之，理不可詰。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虷：《唐韻》胡安切，《集韻》河干切，並音寒。莊子《秋水篇》：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注：虷井中赤蟲也。蜎：【略】又馨兗切，音瞏。同蠉。井中小蟲。

綜述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厥昭、【略】孑孓、蜎蠉、蛄蠍，井中赤蟲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蚊，無焚切，音文。飛蟲，長喙如針。【略】又汙水中小赤蟲，名蜎蠉，一名孑孓，無足細如縷，長二三分，穴細沙中如針孔，俗呼沙蟲。

蜎，烏宣切，音淵。《爾雅》：蜎蠉。【注】井中小赤蟲。又蟲行。《詩・豳風》：蜎蜎者蠋。鄭注：特行貌。又銑韻，音泫撓也。《考工記》：廬人刺兵欲無蜎。注：掉也。言凡兵欲堅勁，不欲柔軟如蟲之蜎蜎肰也。又姓。《藝文志》老子弟子楚人蜎淵，著《蜎子十二篇》。正謁肙羸蟲之形肉肙肙。又小蟲。从肉，口聲。口古圈字涓睊等字从此，俗作肓，非。按：蜎必欲省虫，从肙泥。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孑孓生蟲蚋，蚋其細者。水中赤蟲，曰：蜎蠉，一名孑孓，俗呼沙蟲。《説文》曰：孑無右臂，孓無左臂，游水際遇人則沉，以腰有力，通其音爲蛄蠍。《淮南子》曰：孑孓倒跂蟲也，子才作ㄕㄕ，蜎即蚊，亦作蠉。《説文》作蜗，而銳切。秦晉曰蜗，楚謂之蚊，其實蚊蚋爲二物。蚋蟲之訹者，荀子曰：醯酸而蚋，聚蓋生醯中曰，醯雞亂飛曰蟻蠓音榛。占家以旋主風，衝主雨。嚮亦甚細，然爲知聲蟲。今人以醯雞爲甕，非也。又有鳥曰蠉母。郭璞曰：似鷸而大，黄白雜文。聲如人嘔，其吐納皆蚊，鄧氏曰鷷也。

又 水中赤蟲，曰蜎蠉，一名孑孓，俗呼沙蟲。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肙也。肙，各本作蜎。仍複篆文不可通。攷肉部肙下云：小蟲也。今據正。《韻會》引《説文》：井中蟲也。恐是據《爾雅》注改，肙蜎蓋古今字。《釋蟲》：蜎蠉。蠉本訓蟲行，叚作肙字耳。郭云：井中小蛄蠍赤蟲。一名孑孓。《廣雅》曰：孑孓，蜎也。《周禮》：刺兵欲無蜎。注云：蜎，掉也，謂若井中蟲蜎蜎。《詩毛傳》曰：蜎蜎，蜀皃，蜀桑蟲也，其引申之義也。今水缸中多生此物，俗謂之水蛆，其變爲蠉。从虫，肙聲。形聲中有會意，狂兗切。十四部。

清・李元《蠕範》 蜎爲蚊，蜎蠉也，虷也，孑孓也。蛄蠍也，沙蟲也。生汙水中。色赤無足，細如縷，長二三分。穴細沙中如鍼孔。羣浮水際，遇人則沈。其行一曲一直。以腰爲力。若人無臂，日久蜕爲花蚊。

清・張宗泰綴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一 蜎蠉。【注】一名孑孓，今本孓亦誤作孑。疏：同《釋文》。孑，紀列反。《字林》云：無右臂。古熱反。孑，九月反。《字林》云：無左臂也。

搖蚊*Chironomus*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搖蚊科Fam. Chironomidae。搖蚊*Chironomus* sp. incert，1♀。太原：採自池塘附近的草地上。

毛蚊科Bibionidae 分部

毛蚊*Bibio*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毛蚋科Fam. Bibionidae。黑毛蚋*Bibio* sp. incert，與*B. johannis* L. 相似，一雌蟲。雲頂山：一九〇八年十月五日採自村中，六仟九佰七十四英尺。

菌蚊科Mycetophilidae 分部

小菌蚊*Sciophila*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菌蚊科Fam. Mycetophilidae。小菌蚊*Sciophila* sp. incert。破碎。雲頂山：一九〇八年十月五日採自開闊曠野，六仟九佰七十四英尺。

癭蚊科Cecidomyiidae 分部

蟻蠓、醯雞、蠓蟲、牛膝蛀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 牛膝蛀。《李氏草秘》：蟲生牛膝草節中，香油浸製，治指頭毒瘡夜痛不可忍者，敷上即愈。

稻癭蚊*Orseolia oryzae*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蟻蠓。按：即醯雞，俗名蠓蠛子。又稻稈及花草上多有抱稈小蟲，俗名蠓蟲。又名嫻蟲。有有翼者，有無翼者。蠓蟲多則苗悴，以菜油灑苗上可除。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蠓。按：禾稈及花草莖上多有抱稈蟲，即蠓蟲，或有翼，或無翼。蠓多則枝悴。又名蟻蠓，微細，羣飛上下如春者主風，回旋如磴者主雨。此見《埤雅》。今俗語猶然，其生於醋者爲醯雞。

麥紅吸漿蟲*Sitodiplosis mosellana*

清道光《吳縣縣志》 道光十九年四月，天降紅砂，着麥變小紅蟲，垂成菽黍幾至顆粒無收。

麥黄吸漿蟲*Contarinia tritici*

《清高宗實録》卷一〇八三　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五月，【略】署陝甘總督陝西巡撫畢沅奏：甘省各屬，春夏之交雨水調匀，今忽被黄疸蟲傷，分别勘辦。得旨，是其民福薄，實屬可憫。兹又免其積欠，亦不過救弊而已。

又卷一〇八八　七月，【略】署陝甘總督陝西巡撫畢沅奏：甘省蘭州、西寧、涼州、寧夏等府屬，六七月間多雨，低窪被淹，高阜四成可望。惟皋蘭、狄道等州縣，夏禾受黄疸蟲傷，兼被冰雹，不能翻種，民情未免拮据，現委員確勘結報後，奏明辦理。得旨，妥爲之，俾受實惠。

虻科Tabanidae 分部

𧒽、𧒽、螫、蚾、蝱、虻、牛𧒽

題　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　：齧人飛蟲。从蚰，亡聲。武庚切。

三國魏・張揖《博雅》（隋・曹憲音解）卷一〇《釋蟲》　蠶女陟。螫，乃德。𧒽盲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𧒽：陌庚切。蟲名。

𧒽：莫庚切。蠶𧒽也，俗作𧒽。

螫：乃北、乃代二切。似𧒽而小，班色，齧人。

蚾：巨支切。土𧒽也。亦作螫。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螫：奴等切，蚌類。又匿德切，蟲名，兔缺也。一曰小𧒽。

宋・陳耆卿《赤城志》　𧒽，能啗牛馬血。

宋・鄭樵《通志》卷七五　牛𧒽，蠅類，噉牛馬血。《爾雅》云：强蚚。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二》　螫，乃多、奴來二反。兔齧。注：兔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爲螫。一説兔齧虫名。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虫部第二》　蠶、𧒽：今武庚反，𧒽虫也。

又　蚾：同上，𧒽也。

又　螫：奴勒反，虫名，似𧒽而小，青斑色，齧人也。去聲。螫，奴代反，小𧒽虫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𧒽：，陌庚切。𧒽類蠅而大，攻飲牛馬血。

螫：，陸氏由季切。楚語曰：𧒽螫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韋昭曰：大曰𧒽，小曰螫。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虻、𧒽、𧒽：並同。

𧒽：媒朋切，音萌。齧人飛蟲。𧒽有數種，木𧒽從木葉中出，緑色如小蟬，咂牛馬血至頓仆。蜚𧒽狀如蜜蜂，腹凹褊，黄黑色。一説木𧒽是葉内者，蜚𧒽是已飛者，如蠶蛹與蛾一物也。一種小者名鹿𧒽，大如蠅。秋間牛馬氣烝鬱，𧒽大小集牛馬尾，尾至重不能掉。亦名牛𧒽。《説苑》：蠭蝝仆柱，蚊𧒽走牛。言小能制大也。又元稹《長慶集》云：巴蜀春秋間常雨，五六月至八九月，道路多𧒽，羣飛齧人。【略】明金幼孜《北征録》云：北鹵長樂鎮草間有𧒽，大者如蜻蜓，拂人面嗷嚙，據諸説𧒽之變化，有木有水，非一端也。亦作𧒽，與蔏通。貝母草名别作蔏。又陽韻，音芒。《詩・鄘風》言采其𧒽叶行狂。行，音杭。《易林》：去如奔，𧒽行不能傷。

蝱：俗𧒽字，舊注見釋藏。汎云蟲名，非。

𧒽、𧒽、虻：同。又與蔏通。舊注重出。

螫：蠆何切，音那。《廣雅》：𧒽也。亦作螫。舊注螷屬，非。《爾雅》：螷三足。能非螫也。

螫：同螫。舊本螫，注與螫同，同字異切。一螷屬，一似𧒽，誤分爲二。

螫：烏貴切，音伪，𧒽屬。《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羹，申無宇曰：邊境者，國之尾也，譬如牛馬處暑之既，至𧒽螫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注】《爾雅翼》曰：大曰𧒽，小曰螫。舊注引《玉篇》虻也。汎云：蚌螫，蟲名。並非。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螫：《集韻》陳尼切，音遲。與虻同。《説文》：籀从蚰。

蝎：《正字通》俗蝨字。《圓覺經》：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蝎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

蝨：《唐韻》武庚切，《集韻》眉耕切，《正韻》眉庚切，並音盲。《說文》：齧人蟲。《爾雅翼》：大曰蝨，小曰蟘。《莊子·天下篇》：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蝨之勞也。《前漢·中山靖王傳》：明月曜夜，蚊蝨宵見。《淮南子·說山訓》：蝨散積血。又黃蝨。《管子·地員篇》：其山之旁，有彼黃蝨。又蒲蝨。《本草》：青蚗一名蒲蝨。又鹿蝨。秋間蝨大小集牛馬尾，尾至重不能掉。亦名牛蝨。又木蝨，從木葉中出，綠色，如小蟬。又飛蝨，箭名。揚子《方言》：箭之三鑲長尺六者謂之飛蝨。潘岳《閒居賦》：激矢蝨飛。又鳥名。《博物志》：崇邱山有鳥，一足一翼，相得而飛，名曰蝨。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又山名。《山海經》：大荒之中有蝨山。又與蔏通，貝母也。《詩·衛風》：陟彼阿丘，言采其蝨。【疏】其葉如括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又《唐韻古音》：武郎切，音邙。焦氏《易林》：去如奔蝨，害不能傷。或作虻、虻。

蟘：《唐韻》奴代切，《集韻》乃代切，並音耐，小蟲蝨也。《淮南子·說林訓》：兔齧爲蟘。【注】兔齧，蟲名。【略】又匿德切，同蟘。

蟘：《唐韻》、《集韻》並以醉切，音膸。蚌蟘，蟲名。《博雅》：蚌蟘蚌也。晉語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蝨蟘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注】大曰蝨，小曰蟘。

蟘：《唐韻》奴勒切，《集韻》匿德切，並音耐。蟲名。似蚤而小，青斑色，齧人。《博雅》：蠶蟘，蝨也。《類篇》：兔缺也。又奴等切，蚌屬。又《玉篇》乃代切，《篇海》同蟘。

蠶：《唐韻》、《集韻》並尼質切，音匿。小蟲。《博雅》：蠶蟘，蝨也。《類篇》：一曰蟲食病。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𧑐：齧人飛蟲。人當作牛。《楚語》：譬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蚤蟘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韋云：大曰蚤，小曰蟘。《說苑》曰：蠹蝝仆柱梁，蚊蝨走牛羊。《史記》：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蟣蝨。《淮南書》曰：蠶蚤不食駒犢。今人尚謂齧牛者爲牛蝨。《本草經》：有木蚤，蚤蚤。从虫，亡聲。武庚切。古音在十部，讀如茫。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輿地略·物產·蟲之屬》 蝨。按：俗呼牛蝨，齧牛亦齧人。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蝨，形如蠅，口能螫刺。

又 *Tabanus*（gad-fly）。

綜述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一 木蚤音萌。味苦，平，有毒。主目赤痛，眥傷淚出，瘀血，血閉，寒熱酸惙，音西。無子。一名魂常。生漢中川澤，五月取。陶隱居云：此蚤不啖血，狀似蚤而小，近道草中不見有，市人亦少有賣者。方家所用，惟是蚤蚤也。唐本注云：蚤有數種，並能噉血，商淅音昔。已南江嶺間大有。木蚤長大綠色，殆如次蟬，匝牛馬或至頓僕。蚤蚤狀如蜜蜂，黃黑色，今俗用多以此也。又一種小蚤，名鹿蚤，大如蠅，齧牛馬亦猛，市人採賣之。三種同體，以療血爲本，餘療雖小有異同，用之不爲嫌。何有木蚤而不噉血。木蚤倍大蚤蚤。陶云似蚤而小者，未識之矣。臣禹錫等謹按：陳藏器云木蚤，陶云此蚤不噉血，似蚤而小，鮮云江嶺已南有木蚤，長大綠一作艷。色者，何有蚤而不敢血？陶誤耳。按：木蚤從木葉中出，卷葉如子，形圓，著葉上。破之初出如白蛆，漸大羽化，拆破便飛，即能嚙物。塞北亦有，嶺南極多，如古度化成蟻耳。《本經》既出木蚤，又出蚤蚤，明知木蚤是葉內之蚤，飛蚤是已飛之蟲，飛是羽化，亦猶在蛹，如蠶之與蛾爾，既是一物，不合二出，應功用不同，後人異法爾。

《圖經》云：木蚤生漢中川澤，蚤蚤生江夏川谷，今並處處有之，而襄漢近地尤多。蝨有數種，皆能啗牛馬血。木蝨是大而綠色，幾若蜩蟬。蚤蝨狀如蜜蜂，黃色，醫方所用蝨蟲即此也。又有一種小蝨，名鹿蝨，大如蠅，匝牛馬亦猛。三種大抵同體，俱能治血。而方家相承只用蚤蝨，它不復用。並五月採，腹有血者良。人伺其噉嚼牛馬時腹紅者，掩取乾之用，入藥須去翅足也。《淮南子》曰：蝨散積血，斲木愈齲，邱主切。此以類推之者也。然今本草不著斲木之治病，亦漏脫耳。

《肘後方》葛氏云：虵螫人，九竅皆血出。方取蝨蟲初食牛馬血腹滿者二七枚，燒服之。

《楊氏產乳》：療母困篤恐不濟，去胎方：蝨蟲十枚，右擣爲末，酒服之，即耳。

《衍義》曰：木蝨大小有三種，蚤蝨今人多用之，大如蜜蜂，腹凹褊，微黃綠色，雄霸州順安軍泥塘濼界河甚多，以其惟食牛馬等血，故治瘀血、血閉。

蚤蚤，味苦，微寒，有毒。主逐瘀血，破下血積，堅痞，癥瘕，寒熱，通利血脉及九竅，女子月水不通，積聚，除賊血在胃腹五藏者，及喉痺結塞。生江夏川谷，五月

取。腹有血者良。陶隱居云：此即今噉牛馬血者，伺其腹滿，掩取乾之，方家皆呼爲蝨蟲矣。唐本注云：三蝨俱食牛馬，非獨此也，但得即堪用，何暇血充，然始掩取。如以義求，應如養鷹，饑則爲用。若俟其飽，何能除疾爾？臣禹錫等謹按：《藥性論》云：蚺蟲使一名蚺蚺。惡麻黃。《日華子》云：破症結，消積膿，墮胎。入丸散，除去翅足炒用。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釋蟲三》 蝨。蟲从民省聲，蝨从虻省聲。考：民則有害於人，若蝨傷牛馬，亦田虻之患也。蝨有數種，商浙以南江嶺間有大木蝨，長大緑色，殆如次蟬，咂牛馬，或至頓仆。蚺蝨狀如蜜蜂，黃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蚺，大如蠅，齧牛馬亦猛。三蚺所食同。故《説苑》曰：蠶喙仆柱，蚊蚺失牛，古語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蝨，言才有分能，大者不必能細也，好聚於牛馬之尾。楚語曰：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蚺蟘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蓋大曰蚺，小曰蟘。處暑七月節，牛馬之氣蒸鬱，故蚺之大小集馬尾，重而不掉也。牟子曰：昔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轉爲蝨蝨之聲，則翹尾而躡蹀。然蚺亦有不食之時。《淮南子》曰：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蟬始鳴，半夏生蝨蚺，不食駒犢，鶯鳥不搏黃口。許叔重以爲五月微陰在下，未成駒犢，黃口肌血脆弱，故蝨蚺，鶯鳥應陰不搏食之也。然則古者郊必用犢，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豈物所不傷純全至絜耶？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蟲》 蝨數種，皆能咱牛馬血，木蝨木大而緑色，幾若蜩蟬，蚺蝨狀如蜜蜂黃色，蒼蝨大如蠅，大抵能治血，五月採腹有血者。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蚺》 《説文》云：大者曰蚺，小者曰蟘，通作蚺。《蟫史》云：蚺目盲，故从蚺，乃青蟲所變者。有木蚺，乃榆葉中所産者，似蠅而大，俗呼舍命王。又名牛蜂。舍命王，蜂蠆之最大者也。《埤雅》云：蝨民蟲，蚺虻蟲，言爲田牧者病也。《史記》云：愛牛者搏其蚺，或云：木蚺無子，一名魂常。

《本草圖經》云：蚺有數種，皆能啖牛馬血，木蚺最大而緑色，幾若蜩蟬，今呼爲王蚺，蚺蚺狀如蜜蜂。黃蟲醫家所謂蚺虫是也。又一種小蚺名鹿蚺，大如蠅。咂牛馬血亦猛，陳藏器曰：木蚺多從榆葉上出。卷葉如子形員著葉上，破中而出，初如白蛆，漸大羽化，析破便飛。即能囓物，如古度花生蟻耳，又云蚺母草生塞北，葉卷如窟，中有血蟲，羽化爲蚺，便能咬人，草葉如葵，人馬山行，取其葉和桂杵爲末傅之，無復蚺來。

又卷一一 水蛆。《裨俎》云：南中溪澗中多生水蛆，蟲長寸許，色黑，夏深變爲蚺蟲，螫人甚毒，或云段氏所言者大水蛆也。

又 扁前虫。甚有毒，生山陵如牛蚺，翼赤，其味甘。出《本草》。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 蚺。蚺有數種，皆能啖牛馬血，木蚺最大而緑色，今呼爲王蚺，又呼爲舍命王。蚺蚺狀如蜜蜂。又一種小蚺，名鹿蚺，大如蠅。或云木蚺無子，一名魂常。

清・李元《蠕範》 蛆爲蚺。蚺，蚌也，强也，蚚也，蟘也，蚜也，蛑蚜也，蟷踏也，蟘螫也，兔齧也。大如蠅，好咂牛馬血。其種類曰木蚺，魂常也，如蟬，緑色，其身長大，自木葉中出。折葉便飛，而齧物有毒。咂牛馬或至顛仆，曰蚺蚺，蝓蜓也，蠅翁也，似蜂。腹凹而褊，微黃緑色，自呼蠅翁。曰鹿蚺，牛蚺也，如蠅而大，好集牛尾，囓牛馬血，亦猛毒。曰蚔，土蚺也，草蚺也，小蚺也。扁前也，生于草際。如蜻蜓，赤翼，善拂人面而噆嗡之。曰水蝨，水秀才也。寫字寒蟲也，似蚊而大，浮游水面，亦螫人。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蝨，一名蝨蠅，一名盲蠅，有數種：木蝨最大而緑色，如蜩蟬，一名魂常，一名王蝨。一種蚺蝨狀如蜜蜂，黑色。又一種小蝨名鹿蝨，大如蠅，皆能啖牛馬血。臣等謹案：《晉語》云蝨蟘之既多。韋昭注云：大曰蝨，小曰蟘，則鹿蝨當即蟘也。鄭志諸蝨未詳其類，今補入。

又 蠶蠪見《廣雅》。蠶蠪，音匿耕。《淮南子》曰：兔齧爲蠪。許慎注云：兔所齧沫著者爲蠪，如蝨而斑色，能齧人。

又 扁前生山中，狀如牛蝨，赤翼。

清・鄂爾泰、張廷玉《授時通考》卷二 黃蚺 【略】 在小滿以前生者主水，俗呼是魚口中食謂其纔，經風雨俱死于水故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七《昆蟲類二・蝨》 《山堂肆考》：蝨有數種，皆能啖牛馬血。木蝨最大而緑色，今呼爲王蝨，又呼爲舍命王。蚺蝨狀如蜜蜂，黑色。又一種小蝨，名鹿蝨，大如蠅。或云木蝨無子，一名魂常。《爾雅翼》：大曰蝨，小曰蟘。《集異志》：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蝨作聲，曰韓尸尸。《長慶集》：巴蜀春秋間常雨，五六月至八九月，道路多蝨，羣飛齧人。《北征録》：北鹵長樂鎮草間有蝨，大者如蜻蜓，拂人面嘬嚙。《西陽雜俎》：水蛆，南中水溪澗中多此蟲，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爲蝨，螫人甚毒。

又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物類相感志》：蠪。乃代反。《淮南子》曰：兔齧爲蠪。許慎云：兔所齧沫著者爲蠪，如蝨而斑色，能齧人。

清・李衛等《畿輔通志・土産》 蝨。《夢溪筆談》：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蝨。夏月，牛羊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爲蚊蝨所毒，則狂逸不可制。

清・西清纂，蕭穆等重輯《黑龍江外記》卷八 虻最毒，【略】俗呼瞎虻，集

齧牛馬。銳入肉，須臾白者變紅。故商旅，夏皆夜行，避其鋒也。

清・張文虎等纂《南匯縣志・風俗志物産・昆蟲之屬》 盲蠅大於蠅數倍，有目而盲，故名。色黄，專吸牛血，亦害蟲也。俗呼牛蝨，又名盲蟲。入藥，與水蛭同爲婦科抵當湯中要品。

清・何東銘纂《邛嶲野録・方輿類・物産・藥之屬》 木蝨。按《本草》一名魂常。

清・喻長霖、柯驊威登纂修《台州府志・物産略・臨海・貨之屬》 蝨能啖牛馬血。一種小而黄者，名黄喪命，啖牛馬肉，驅之不去，故□云：黄喪命，不要命。以喻人之貪得危身也。

又 蝨。《説文》：齧人蟲。亦名牛蝨。

清・方旭《蟲薈》卷三 鹿虱。《正字通》：鹿虱大如蠅，即牛虱。旭按：此物生牛身上，馬身上亦有之。

又 扁前。《名醫别録》：扁前生山陵中，似牛虱，赤翼。

藝文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四《蝨三首并序》 巴山谷間，春秋常雨，自五六月至八九月，雨則多蝨。道路羣飛，噬馬牛血及蹄角，旦暮尤極繁多，人常用日中時，趣程逮雪霜而後盡，其嚙人痛劇浮螫，而不能毒留肌，故無療術。陰深山有瘴，濕墊草多蝨，衆噬錐刀毒，羣飛風雨聲，汗粘瘡痏痛，日曝苦辛行，飽爾蛆殘腹，安知天地情。

千山溪沸石，六月火燒雲，自顧生無類，那堪毒有羣，搏牛皮若截，噬馬血成文，蹄角尚如此，肌膚安可云。

辛螫終非父，炎涼本遞興，秋風自天落，夏藥與霜澄，一鏡開潭面，千鋒露石稜，氣平蟲豸死，雲路好攀登。

唐・元稹《蝨》 千山谿沸石，六月火燒雲。自顧生無類，那堪毒有羣。搏牛皮若截，噬馬血成文。蹄角尚如此，肌膚安足云。

雜録

《晉書》卷二七《五行志上》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虱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虱：眉耕切，嚙人飛蟲。

蝨：眉耕切。《説文》：齧人飛蟲。

宋・鄭樵《爾雅注》 强蚚，音祈。牛虱也，蠅類，噉牛馬血。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木虱。音萌。《本經》中品。**【釋名】** 魂常。《本經》。時珍曰：虱以翼鳴，其聲虱虱，故名。陸佃云：蝨害民，故曰蝨，虱害甿，故曰虱，亦通。

【集解】《别録》曰：木虱生漢中川澤，五月取之。頌曰：今處處有之，而襄漢近地尤多。弘景曰：此虱狀似虱而小，不噉血，近道草中不見有之，市人亦少賣者，方家惟用蜚虱耳。恭曰：虱有數種，並能噉血。揚浙以南江嶺間大有木虱，長大緑色，始如蜩蟬，咂牛馬或至顛仆。蜚虱狀如蜜蜂，黄黑色，今俗多用之。又一種小者名鹿虱，亦名牛虱，大如蠅，嚙牛馬亦猛，市人採賣之。三種同體，以療血爲本。雖小有異，同用之不爲嫌。木虱倍大，而陶云似虱而小不噉血，蓋未之識耳。藏器曰：木虱從木葉中出，卷葉如子，形圓，著葉上，破之初出如白蛆，漸大子化，拆破便飛，即能嚙物。塞北亦有，嶺南極多，如古度化蟻耳。木虱是葉内者，蜚虱是已飛者，正如蠶蛹與蛾，總是一物，不合重出，應功用不同，後人異注耳。時珍曰：金幼孜《北征録》云：北虜長樂鎮草間有虱，大者如蜻蜓，拂人面嗟嚇。元稹《長慶集》云：巴蜀山谷間春秋常雨，五六月至八九月則多虱，道路羣飛，咂牛馬血流，嚙人毒劇，而毒不留肌，故無治術。據此則藏器之説似亦近是。又段成式云：南方溪澗中多水蛆，長寸餘色黑，夏末變爲虱，螫人甚毒。觀此則虱之變化有木有水，非一端也。

【氣味】 苦，平，有毒。

【主治】 目赤痛，眥傷淚出，瘀血血閉，寒熱酸慚，無子。《本經》。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五 變虱。海螄螺生海塗中，有人見其羣變爲虱飛去。或云：此螺能高跳丈許，蓋遷其處也。

明・唐胄《瓊台志・物産・蛇蟲之屬》 蝨，啗牛馬血。

清・高寶銓《元秘史李注補正》卷二 蠅蟲。《黑龍江外紀》曰：其蟲豸傷人畜者，馬蜂、土蜂外，蚊虻最毒。蚊絶大，飛如雨。虻俗呼瞎虻，齧牛馬，鋭入肉，須臾白者變紅。銓案：蠅蟲蓋即虻，今俗呼虻曰虻蠅。

清・吴儀洛《本草從新・蟲魚鱗介部・化生類・蝨蟲》 蝨蟲，苦，寒，有毒。攻血遍行經絡，墮胎只在須臾。青色入肝，喘嗽牛馬之血，仲景因以逐血，因其性而取用者也。非氣足之人，實有畜血者，勿輕與。去足翅炒。惡麻黄。

清・阿桂、劉謹之等總纂《盛京通志》 虻，俗呼瞎虻。亦草根所化。廣寧道夏月最多，酷齧牛馬，行人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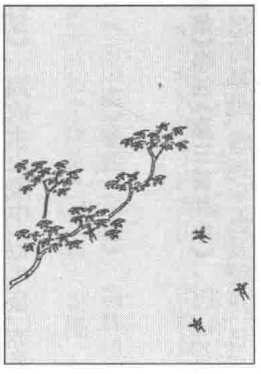
清・方旭《蟲薈》卷三 蜚虫。《本草衍義》：蜚虫似蜜蜂，腹凹褊，黄黑色，食牛馬血，捕取乾之治血閉。

又 木虫。《駢雅》：魂常，木虫也。《山堂肆考》：木虫最大，緑色，似蟬。今呼王虫，又呼舍命王，好食牛馬血致頓仆。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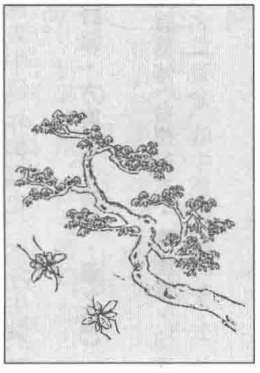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一

蔡州木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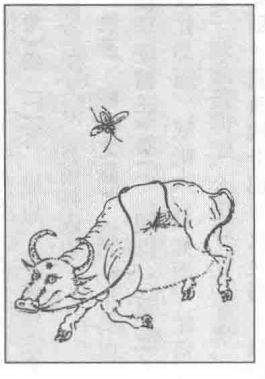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中

木虫





蚜 蚜蟲



蚜虫 鹿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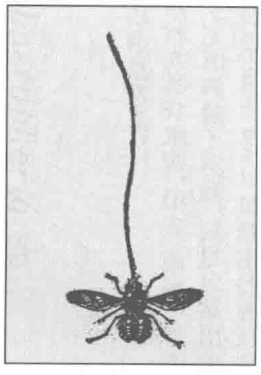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 蚜有數種。浙以南江嶺間有大木蚜，長大緑色，殆如次蟬，咂牛馬，或至頓仆。蚜蚜狀如蜜蜂，黄黑色。又一種小者名鹿蚜，大如蠅，齧牛馬亦猛。又大曰蚜，小曰蠛。見《楚語》。

蚜



長吻虻*Philoliche* sp.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動物分類綱領・環節動物》 喙時或伸出極長鼻。見一百九十五圖。



第一百九十五圖　蠅長鼻式

嶺以南有木虻，長大緑色，一作青色者，何有虻而不啖血？陶誤耳。按：木虻從木葉中出，卷葉如子，形圓，著葉上，破之初出如白蛆，漸大羽化，拆破便飛，即能嚙物。塞北亦有，嶺南極多，如古度化成蟻耳。《本經》：既出木虻，又出蜚虻，明知木虻是葉内之虻，飛虻是已飛之蟲，飛是羽化，亦猶在蛹，如蠶之與蛾爾。既是一物，不合二出，應功用不同，后人異注爾。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魂常，木虻也。

水虻科Stratiomyidae 分部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水蛆。南中水磎澗中多有蛆，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爲虻，螫人甚毒。

唐・穆希文《蟫史集》卷一一　水蛆。《雜俎》云：南中溪澗中多生水蛆蟲，長寸許，色黑，夏深變爲虻蟲，螫人甚毒。或云段氏所言者大水蛆也，今江浙間大如針者不能化虻。

清・李元《蠕範》　水蛆生溪澗中，長寸餘，色黑，夏深化虻，螫人有毒。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水虻科Fam. Stratiomyidae。白邊水虻*Stratiomys sp. Incert.*，二隻幼蟲。榆林府：一九〇八年六月一四日，水虻屬*Stratiomys*幼蟲爲水生。

日本水虻*Stratiomyia japonica*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虻：媒朋切，音萌。**【略】**飛蟲，虻有數種。**【略】**段成式云：南方溪澗多水蛆，長寸餘，色黑，夏末變爲虻。

牛虻*Tabanus spp.*

宋・陳耆卿《赤城志・蟲之屬》卷三六　蝱能啗牛馬血。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蜚虻。《本經》中品。**【釋名】**虻蟲。蜚與飛同。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强蚚。鄭云：牛蝱也，蠅類而大，噉牛馬血。按：即今俗呼蝱蠅者是也。蚚，《廣韻》胡軍切。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卷三三　蝱。按：俗呼牛蝱，齧牛，亦齧人。

清・阿桂、劉謹之等總纂《盛京通志・物産・蟲豸之屬》　虻，俗呼瞎虻，亦草根所化，廣寧道夏月最多，酷嚙牛馬，行人苦之。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牛蝱。《昌平宋志》作牛蠓。按：蠓、蝱聲近字異。一名牛蜆，齧牛，亦齧人。

木虻科Xylomyidae 分部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　木虻。陶云：此虻不啖血，似虻而小。蘇云：江

食蟲虻科Asilidae 分部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雙翅目》 飛食微類，故其分科有【略】食蟲虻科。

中華盜虻*Cophinopoda chinensis*

清・金念祖、黃世祚纂《嘉定縣續志・蟲之屬》 食蟲虻屬雙翅類虻科，長七八分，色黑，有硬毛。常止於樹葉上，捕食昆蟲。一種名花虻，無毛，好吸花木之汁液。食蟲虻宜保護，花虻宜搜除，鑑別在毛體。

彎芒食蟲虻*Cyrtopogon*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食蟲虻科Fam. Asilidae。該屬、種與彎芒蟲虻屬*Cyrtopogon* 同屬一類，1♂。乾草溝：一九〇八年五月二〇日，採自開闊地區，四仟二佰二十六英尺。

食蚜蠅科Syrphidae 分部

明・李蘇《見物・蟲物論》卷五 一種狀類蜂而無螫，好餐花蘂者曰蠅，由小漸長者也。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雙翅目》 飛食微類，故其分科有食蚜蠅科。

古北食蚜蠅*Catabomba pyrastri*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食蚜蠅科Fam. Syrphidae。*Catabomba pyrastri* L. 1♀。榆林府：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採自沙地，三千一百六十九英尺。常見且分佈非常廣泛的古北區食蚜蠅*palaearctic hover-fly*，也出現在北美。

尾蛆蠅*Eristalis tenax*

清・李元《蠕範》 曰：糞蛆，生溷廁及臭水中或屍肉上，色白，無足，首尖尾突，蠅孕而生蛆。蛆入灰中，亦蛻而爲蠅。蛆不蛻化，則老而尾生，謂之拖尾。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食蚜蠅科Fam. Syrphidae。長尾管蚜蠅*Eristalis tenax* L.，蜂蠅。1♀。榆林府：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五日，採自河畔沙地中，三仟一佰六十九英尺。各處常見且分佈廣泛，即古人『自牛而出』傳說(*Bugonia* myth) 中的種類。在古人的觀念中，蜜蜂產自於牛等動物腐爛了的

尸骸。【略】事實上，蜂蠅*Eristalis tenax* 與釀蜜的蜜蜂相似，其幼蟲以腐肉爲食，它們吃完尸體后，在毛皮和殘骸下化蛹，最后成羣出現，使人們誤以爲是蜜蜂。——原注。此外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印度、中國、日本、南非和北美都出現過，近年來在新西蘭也變得較爲常見。

食蚜蠅*Sphaerophoria*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食蚜蠅科Fam. Syrphidae。食蚜蠅*Sphaerophoria* sp. incert，2♂♂1♀。太原：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四日，採自池塘附近的草地。

蜂虻科Bombyliidae 分部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雄黃蟲狀如蠟蝓，主明目，解兵力，驅不祥。

糞蠅科Scatophagidae 分部

糞蠅*Scatophaga*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沼蠅科Fam. Scatomyzidae。糞蠅*Scatophaga* sp. incert，4♂♂5♀♀。一九〇八年一〇月五—八日，採自雲頂山一座村莊，六千九百七十四英尺。

蠅科Muscidae 分部

羊、蠅、蝇、蛆、蜇、蜉、蠛、蠬、蜥、醜扇、胡蝱、胡臣、蒼蠅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上 䗪：蠅胆也。《周禮》：蠛氏掌除骯。从虫，昔聲。鉏駕切。

䗫：蠅醜蝇，摇翼也。从虫，扇聲。式戰切。

漢・揚雄《方言》（郭璞注）卷一一 蠅，東齊謂之羊。此亦語轉耳，今江東人呼羊聲如蠅，凡此之類皆不宜別立名也。陳楚之閒謂之蠅，自關而西秦晉之閒謂之繩。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蛆：子魚切。蜘蛆也。又且絮、且余二切，蠅蛆也。亦作胆。

蝇：尸戰切，蠅醜蝇。

蜇：陟列切，蟲螫也。又作蛆。

蠅：弋陵反。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虫部第二》 蛆：七余反，蛆蟲也。

又 蜉：音浮，蛆蜉也。

又 蠅：余承反，蒼蠅虫也。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蛆，子胥切，音疽。蠅乳肉中所生。又水蛆，生南方溪澗，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爲蚤，螫人。又雪蛆。《草木子》曰：雪蠶，生陰山北及蛾眉山北，二山積雪不消，生蛆大如瓠，俗呼雪蛆，味甘美可食。又蜘蛆，爲蜈蚣别名。《莊子》、《淮南子》作即且。詳見《爾雅》。又馬蚿，一名百足。蜈蚣雖多足似蚿，實與蚿殊狀。舊注引陸佃魯連

說以百足蟲即蜈蚣，非也。

蜡：蜡架切，音乍。【略】肉腐臭蠅蟲所蜡也。

蠅：式戰切，音扇。《爾雅》：蠅醜扇。【注】蠅類好摇翅。《説文》作蠅，非。

蠽：同蛆。

蠅：余勤切，音淫。蠅類不一，腹大足喜交，好逐羶臭，聲在翼，喜暖畏寒，遇冰側翅遠去。青者生圂厠中，頭赤，背如負金。其糞能敗物，麻色者茅根所化。又一種小者集几案殽羞間，衆多爲擾人恚之。又狗蠅，黄色，皮堅喙鋭，嗽咂狗血。【略】又蠅溺水死，置乾灰中復活。《爾雅》曰：蠅醜扇，【注】摇翅自扇也。又《淮南子》曰：爛灰生蠅。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蛆：《唐韻》子魚切，《韻會》《正韻》子余切，並音苴。《類篇》：蜘蛆。《爾雅・釋蟲》：蒺藜，蜘蛆。【注】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莊子《齊物論》：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蜘蛆甘帶，鴟鴉耆鼠。《廣韻》：蜘蛆，食蛇蜈蚣也。關尹子《三極篇》：蜘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蜘蛆，互相食也。又《集韻》千余切，音疽。《説文》：蠅，乳肉中蟲也。《本草》：蛆，蠅之子也，凡物敗臭則生之。《北史・甄琛傳》：曾拜官，諸賓悉集，邢巒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又水蛆。《正字通》：生南方溪澗，長寸餘，黑色。又雪蛆。陰山、峨眉二山積雪不消，生蛆大如瓠，俗呼雪蛆。《集韻》或作蠽。

蜡：《集韻》《正韻》並七慮切，音覷。《説文》：蠅胆也。《周禮・秋官・蜡氏》注：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骴，此官之職也。又助駕切，音乍。年終祭名《禮・禮運》：仲尼與于蜡賓。注：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郊特牲》：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玉篇》子六切，音蹙，蟲名。蜡祭之蜡。《廣韻》或作祰。《六書正譌》从虫，昔聲。別作祰，从示，非。

蠅：《唐韻》《集韻》並余陵切，音懌。《説文》：蟲之大腹者。陸佃云：蠅交其前足，有絞繩之狀。《埤雅》：青蠅亂色，蒼蠅亂聲。《詩・小雅》：營營青蠅。箋：蠅之爲蟲，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後漢・隗囂傳》：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可以絶羣。揚子《方言》：蠅，東齊謂之羊。《十六國春秋》：苻堅議赦，有一大蠅入自窗間，集于筆端。俄有衣黑小人，大呼：官今大赦。即向蒼蠅也。又蠅虎。《古今注》：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一名蠅豹。又人名。《列子・殷湯篇》：甘蠅，古之善射者。《集韻》或作媚。

蠅：《唐韻》《集韻》並式戰切，音扇。《説文》蠅醜蠅，摇翼也。《爾雅》作扇。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　蠅醜扇。扇者，好摇翅也。又蠅類亦捋，但不能作聲耳，蜻蜓之類亦鼓翅。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蠅，醜扇。《方言》：蠅，東齊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自関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蠅。《説文》：蠅醜蠅，摇翼也。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　蛆：俗篆作，子余切，蠅乳肉中所生。《新唐書・五行志》：六月化爲胆。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蠅：蠅醜蠅。釋蟲文，字祇作扇，摇翼也。也字依宋本補。从虫，扇聲。式戰切。十四部。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蠅醜扇。好摇翅。【略】扇，《説文》作蠅，云：蠅醜蠅，摇翼也。蓋蠅蚊之類，好摇翅作聲。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蠅之僻在于摇翅自扇。

清・沈茂蔭纂修《苗栗縣志・藥屬》　蠅喜暖，惡寒。一名醜扇。

清・陳淑均纂，李祺生續纂《嘎瑪蘭廳志・物産志・介之屬》　蠅。崔豹《古今注》：閩人謂之胡蝝。

清・屠繼善纂《恒春縣志・藥之屬》　蠅，形色不一，大小亦不同。俗名胡臣。

清・高維岳纂《綏德州志・蟲屬》　蠅隨香而集，不召自來，處處有之。

清・張文虎等纂《南匯縣志・風俗志物産・昆蟲之屬》　蠅，三種：一曰飯蠅，一曰麻裂蠅，一曰污臀蒼蠅，皆蛹化。

綜　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　强蚚。【注】即强醜捋。【音義】强，其良反。《説文》云：籀文作蠽。蚚，《字林》巨希反，又下枚反，郭胡輩反。捋，力活反。【疏】强，蟲名也。一名蚚，好自摩捋者，蓋蠅類。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蠅。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爲所擾，觸睫隱字，殿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

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蚚：渠希切，蟲名。《説文》：强也，蓋蠅類。又胡隈切，又胡對切。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蠅醜扇。以有所營，故扇。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一《釋蟲・蠅》 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蠅之字从繩省。準生於隼，繩生於蠅，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曰蠅醜扇也。段氏曰：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聲皆在翼。又曰：青蠅尤能敗物，蓋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東方未明，曰匪鷄則鳴，蒼蠅之聲也。一章言耳聞疑而起也，二章曰月出之光，言目見似而起也。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傳曰以冰致蠅。蓋蠅逐臭者喜暖而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所謂夏蟲不可以語冰者也。類從曰：蠅生於灰，蓋蠅墮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以爲爛灰生蠅，正謂此也。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二 寧國論云。【略】腐肉則生蛆，蛆化爲蠅，蠅又自生蛆，蛆又生蠅，豈有窮乎？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蝍：𧑐，鉏駕切。《説文》曰：蠅胆也。《周官》蠟氏掌除骴。康成曰：骨肉臭腐，蠅蟲所蝍也。讀如狙伺之狙，清預切。按：昔非狙聲。又用爲蝍祭之蝍，天子八蝍。《記》曰：蝍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明・吴楚材《彊識略》卷三二 蠅。《爾雅》：蠅醜扇。注：好摇翅也。蒼蠅，青蠅，見《詩》。種族不一。張復之罵青蠅，歐陽脩憎蒼蠅，皆祖述《詩》意。蠅虎似蜘蛛，色灰白，善捕蠅者。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 京師多蠅，齊、晉多蠍，三吴多蚊，閩、廣多蛇。蛇蠍與蚊，害人者也。蠅最癡頑，無毒牙利嘴，而其攪人尤甚，至于無處可避，無物可辟。且變芳馨爲臭腐，涴净素爲緇穢。驅而復來，死而復生。比之讒人，不亦宜乎？

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蠅與鼠耳。蠅以癡，鼠以黠。其害物，則鼠過於蠅；其擾人，則蠅過於鼠。世間若無此二種，晝夜差得帖席矣。譬之於人，蠅則嗜利無恥，舐痔吮癰之輩也；鼠則舞文駔儈，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難於防虎，驅蠅難於驅蛇。何者？易之也。

蠅，雌者循行求食，雄者常立不移足。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强醜捋：捋者以脚自摩捋也。

清・李元《蠕範》 蠅嗜臭。

又 蠅死得灰復生。蠅，羊也，蜋也，醜扇也。大腹露眼，逐臭羣趨。好交前足，亦交後足，摇翅自扇，鳴聲在翼，喜暖畏寒，夏出冬蟄，遇水側翅而去，或溺水死，得灰復活。性畏臺蔥稻草，以草索數條懸壁間，則蠅盡去，冬凍則不能飛，謂之凍蠅。

清・周璽纂《彰化縣志・介之屬》 蠅有蒼異二種，在鼻二足喜交，蛆胎生，入灰化爲蠅。張敞曰：蒼蠅之聲，飛不過十里。有托騏驥之髮，乃騰千里之路。

蛆，蠅之子也，凡物敗臭則生之。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動物・蟲之屬》 蛆。《説文・虫部》：蝍，蠅胆也。段注云：蠅生子爲蛆。蛆者俗字，胆者正字，蝍者古字。已成爲蛆，乳生之曰胆，曰蝍。又《説文・肉部》曰：胆，蠅乳肉中也。生糞中或腐臭物中，形長而白。【略】蛆入灰中，蜕化爲蠅。有蒼、斑各色。大如蜜蜂，夏出冬蟄。聲在鼻，而足喜交。

藝　文

明・薛士隆《蛆賦》 有膚而腴，有滑其軀。不翅而飛，不足而趨。甘帶而安於汙穢，肉食兮肥螘膚。客爲余言，是曰蜫蛆。蜫蛆之形，蠢蠢冥冥，無鼻之馨，無目之明，孰沸於湯，孰爛爲羹。緊庖厨之靡清，斯微物之化生。或以爲醢酸而聚蚋，食露之來蠅也，是故蛆之所萃，爲脩爲膾，夥澄之味，八珍之類，食經之貴，皆夫人之嗜也。設有主賓，或食饌而變色，牲殽備薦，酒行拜百，有蛆蠕而見焉。則中筵之上，未有不汙茵而噦席者矣。若夫溷坑圊廬，青蠅每集，飫餐而蜕，蜕生下濕，彼爲何來之扇者，是亦見聞之氣習也，食器而生，嘻其何甚？蛆聞而躍，託言於噤，請以事陳。世蓋有矢嘗而疽飲者，曾何加於我哉？不招乃來，斯須已孳。事有急難，無施於事，甘蟲孰生，嬰童小子蠢心罔覺，或濱於死，我形我脱。蠶之繭耳，一杯之水則彼垂亡而倏起矣，天胡不仁，生此微麼，論功於我，猶不我可。彼龐然八尺之堂堂，方蜫蛆而爲瑣也。食食之餘，君子疾夫君庖已蠲蛆焉。所居乃藜園蓬室之士，猶欠飯之不飽，蛆安得而食諸，惟君子儒求諸鄙夫，蛆言感子。余是以書。

清・牟應震《詩問》國風卷下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蠅有蒼者，先旦而起，瑞玉問朝，別色始入，君日出而視雞鳴，豈即朝盈之時蠅聲。天將曙，雞鳴夜半後，安得誤蠅聲爲雞鳴。余曰：賢妃恐君晏起初告曰雞鳴矣，可以起。有頃曰：朝盈矣，當即起。又曰：匪但雞鳴，蠅已飛起作聲矣，三告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蟲飛薨薨，即謂蠅也，甘嗜也，蟲飛之時人尤甘寢，瑞玉問古注會朝之人，且罷歸，恐未安。余曰：會且猶行將也，賢妃告去曰：我行且歸矣，無以我故而多予子憎。

雜録

南朝・劉敬叔《異苑》卷三　晉明帝嘗欲肆眚閉而不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須臾亡去。帝竊異焉，令人尋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詔，喧然已遍矣。

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四　蠅漏赦。《異苑》：晉明帝欲賜眚祕，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又須臾出。帝竊異焉，令人尋蠅之所集，集所輒傳有赦，喧然已徧。《晉書》載記苻堅僭位五年，鳳凰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内。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符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從何泄？於是赦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乃知青蠅漏赦，明帝時已如此。然歐陽詹《暗室箴》云：昔有苻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所用正苻堅事。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七《釋蟲・蒼蠅》　蠅之緊者，雅有青蠅，風有蒼蠅，蒼蠅比於青蠅而大，其色蒼，好集几案食飲上者是也。齊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段成式以爲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而《埤雅》亦云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段氏則以青蠅與蒼蠅交互言之，陸氏言蒼蠅則非。今雖有麻蠅一種，然比此二種絶少。又蠅之小者，其色自蒼今人正謂之蒼蠅，不待别引，且《詩》以齊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宫寢之間，懷茝握蘭之所，豈大於青蠅者所宜集耶？

明・劉仲達輯《劉氏鴻書》卷九三《昆蟲部・蠅》　苻堅將赦，與王猛苻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大蒼蠅集於筆端，驅來復去。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何從泄？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等嘆曰：其向蒼蠅乎？代醉編。

明・唐胄纂《瓊台志・蛇蟲之屬》　蠅。東坡云：夏無蚊蠅可喜，今蠅頗多。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〇〇《昆蟲類五》　《蟫史》：蛆蠅所育也。《埤雅》曰：蠅懷蛆縈利，蓋蛆初生如粟禾，頃之長大，善腐内，多生糞溷中，及肉豉内皆有之。

清・李紱等纂《汀州府志・蟲之屬》　蠅好交其前足，有紋繩之象，故字從繩。蒼蠅聲雄壯，青繩聲清聒，其聲皆在翼間。值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即活。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蠅。按：俗呼飛蠅。本土少蚊多蠅，好齧人，甚惡。有毛蒼蠅、青蒼蠅、金蒼蠅。其子爲胆。取胆曝乾，研末，可治小兒食積。又有狗蠅，或呼狗蜋，專齧狗，生狗毛中。

清・陳所能纂《澄邁縣志》　蠅：蒼、褐、黄、緑、赤頭數種。

清・明誼修《瓊州府志》　蠅。東坡云：瓊海無蠅，今甚多。

圖表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　蠅好交其前足，有紋繩之象，故繩之爲字从蠅。亦好交其後足，摇翅自扇。有二種：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汙穢能變白。黑蒼蠅比於青蠅而小，其色正蒼，又一種不青不蒼，俗謂之麻蠅，夏天好集人體間，驅而復來，故俗謂人可憎者爲麻蠅，其聲皆在翼。類從曰蠅生於灰，蠅值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所謂爛灰生蠅，正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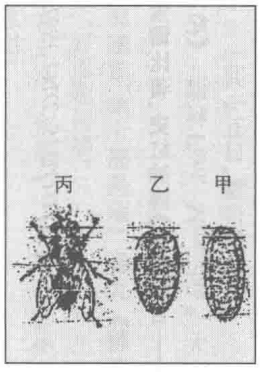
蠅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　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古義天將曙而蒼蠅始有聲。

蒼蠅之聲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蠅，口能舐液類，其幼蟲曰蛆。



第五十七圖　蠅

又　Muscidae (fly)。

家蠅*Musca domestica*

清《平定准噶爾勒銘伊犁之碑》　蟲中有【略】蠅。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蠅科Fam. Muscidae。普通家蠅*Musca domestica* L.，一雄一雌。一九〇八年一〇月八日採自雲頂山。該種無疑是由人帶往世界各地，現在幾乎在全球都有分佈。

舍蠅*Musca vicina*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蠅。《綱目》。【釋名】時珍曰：蠅飛營營，其聲自呼，故名。

【集解】時珍曰：蠅處處有之，夏出冬蟄，喜煖惡寒，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括，青者糞能敗物，巨者首如火，麻者茅根所化。蠅聲在鼻，而足喜交，其蛆胎生，蛆入灰中，蛻化爲蠅，如蠶蜾之化蛾也。蠅溺水死，得灰復活。故《淮南子》云爛灰生蠅。古人憎之，多有辟法。一種小蟢，蛛專捕食之，謂之蠅虎者是也。

【主治】拳毛倒睫，以臘月蟄蠅，乾研爲末，以鼻頻嗅之，即愈。時珍。

【發明】時珍曰：蠅，古方未見用者，近時《普濟方》載此法，云出海上名方也。

又　蛆。《綱目》。【釋名】時珍曰：蛆行趑趄，故謂之蛆。或云沮洳則生亦通。

【集解】時珍曰：蛆，蠅之子也，凡物敗臭則生之。古法治醬生蛆，以草烏切片投之。張子和治癰疽瘡瘍生蛆，以木香、檳榔散末傅之；李樓治爛痘生蛆，以嫩柳葉鋪卧引出之。高武用猪肉片引出，以黎盧、貫衆、白斂爲末，用真香油調傅之也。

【氣味】寒，無毒。

【主治】糞中蛆治小兒諸疳積、疳瘡、熱病、譫妄、毒瘡、作吐。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蒼蠅色蒼黑故名，六足兩翼，其聲在翼，天將暑則羣飛，聲薨薨也。其大者曰麻蠅，趨穢臭，多在厠間也。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蒼蠅二種，飛聲甚響，多居穢地。又有一種似麻蠅而小，色青黑者。麻蠅色青白，今俗呼飯蒼蠅，羣集几筵間，最爲可憎。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蛆，蠅之子也，凡物敗臭則生之。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　飯蒼蠅。謝天士云：蟲中各種俱入藥用，惟飯蠅無用，故《本草》不載其主治。予精思十年，求其主治不

可得。嘉慶庚申，偶在東江晤柴又升先生，云：昔在台州患面疔，初起即麻木，癢幾入骨，不可忍。山中倉卒無藥，有教以用飯蠅七個，冰片二錢，同研爛敷之，即不走黃。如言，果癢定，次日漸痊，旬日而愈。東疔根，不走黃，塗瘡疤，即生髮。

清・李元《蠕範》 飯蠅，景迹也，好集几案殽羞間，咂食飯汁，黑身赤首。

清・陶元藻纂《延平府志・物産・蟲之屬》 蒼蠅性喜煖畏寒，故閩中有之。然轉不如北方之多，此又物理之不可解者。

清・林豪纂《澎湖廳志・物産志・蟲魚・蟲豸之屬》 蠅。【略】多蠅。每食，則飛聚一席幾滿。極力揮之，旋開旋合，聲如潮湧，一室爲黑，如小人。然亂色，亂聲，易進難退，真無如之何也。

厩腐蠅*Muscina stabulans*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蠅科Fam. Muscidae。大家蠅*Muscina stabulans* Fln.，三雄。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五日，採自榆林府。常見的古北區種，在北美也有出現。在英國常見於屋内。

胃蠅科Gasterophilidae 分部

赤尾胃蠅*Gasterophilus haemorrhoidalis*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雙翅目》 幼蟲【略】若牛蠅，則繁殖於家畜鼻孔。

腸胃蠅*Gasterophilus intestinalis*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雙翅目》 幼蟲【略】若牛蠅，則繁殖於家畜胃中，是爲動物内之寄生。

皮蠅科Hypodermatidae 分部

牛蠅*Hypoderma bovis*

蝓蝂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蝓蝂，生牛馬皮中。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英續）申集中《虫部》 蝓，烏風切，音翁。《説文》：蝓蝂蟲。在牛馬皮者，又蟲言曰蠅蝓，自呼其名。《方言》：牛蝨聲之譌也。又蠔蝓。附見前蜾注。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蝓：《唐韻》、《正韻》烏紅切，《集韻》烏公切，並音翁。【略】又蝓蝂，牛馬皮中蟲也。梁簡文帝詩，控弦因鵲血，挽纊用牛蝓。

清・張宗泰綴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一 《字林》云：蟲在牛皮者，蝓蝂似蟒。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雙翅目》 幼蟲【略】若牛蠅，則繁殖於家畜【略】皮中，是爲動物内之寄生。

清・金志節原本，黃可潤增修《口北三廳志・風俗物産志・蟲之屬》 蠅聞之走。旗人云：蒙古地夏月蠅最毒，嗾人即遺卵膚内，人極畏之。

清・金念祖、黃世祚纂《嘉定縣續志・蟲之屬》 蚩蝨屬雙翅類蝨科，俗呼

蠅。長四五分，身黃褐色，以其產卵器刺入牛皮，產卵其中，孵化爲幼蟲，曰牛蟲。形橢圓，復寄生於牛之皮膚筋肉間，吸收血液。出而化蛹成蟲。宜時行清潔法，勿使化蛹。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寄蠅科Fam. Tachinidae。皮蠅*Hypoderma* sp. incert. 與*H. diana* Brauer，同屬。在一頭雄獐皮下捉到九隻幼蟲。一九〇八年一二月一九日採自延安府。

麗蠅科Calliphoridae 分部

羊蠅、青蠅、醜扇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蠅，醜扇。【注】好搖翅。【疏】青蠅之類，好搖翅自扇。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蛆蠩：千余切，蠅乳肉中也，亦作蠩蛆。又子余切，蚘蛆，蟲名。又七慮切。

蠅：余陵切。《説文》：營營青蠅，蟲之大腹者。

蠩：式戰切，蟲名。《説文》：蠅醜蠩，搖翼也。

宋・陳耆卿《赤城志》 蠅，色蒼，其首赤而差大者呼爲影跡。見歐陽公賦。

宋・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胡蝝，大蠅也。

宋・陳洪謨纂修《常德府志・食貨志》 蠅，其類有三，青蠅首赤，背若負金，有大者曰麻蠅，最小者曰蒼蠅。性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狀，故字从繩。糞尤能污物，故詩人以刺讒，歐公以比小人。

宋・夏良勝纂修《建昌府志・蟲之屬》 蠅。《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蠅之爲字从繩。段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蠅：，余陵切。蠅類不一，其最多者集人身及食間。青蠅生於圂，一名景跡。毛蠅好卵蠶身，食蠶蛹，攻繭而出，乃化爲蠅。

蛆：，七余切，蠅之類。卵臭腐糞穢中，爲蟲臾臾化爲蠅。《説文》：胆从肉，蠅乳肉中也。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蠅，醜扇。【注】好搖翅。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説》卷三 《齊雞鳴》《爾雅》：蠅，醜扇。邢昺疏：青蠅之類，好搖翅自扇。《方言》：蠅，東齊謂之羊。韓子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于騏驥之髮則致千里。《埤雅》：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繩之爲字以蠅省。準生于隼，繩生于蠅，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段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在翼。蒼蠅善亂聲，故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名物解》一章言耳聞疑而起也，二章月出之光，言目見似而起也。蒼蠅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傳曰：以冰致蠅。蓋蠅逐臭者，喜暖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所謂夏蟲不可以語冰者也。愚按：蒼蠅亂聲，是蠅之大者。類從曰：蠅生于灰，蠅墮水死，置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以爲爛灰生蠅是也。有説蒼蠅比青蠅爲小，而以陸農師指爲麻蠅爲非。是蓋蠅既小則聲必小，何以爲善亂聲耶？斷以麻蠅爲允。


蒼蠅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蠅，醜扇。注：搖翅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蠅胆也。肉部曰：胆，蠅乳肉中也。蠅、胆音義皆通。《周禮》：蜡氏掌除骴。蜡氏，秋官職也。鄭曰：蜡，骨肉臭腐，蠅蟲所蜡也。蜡讀如狙司之狙。按：狙司，即覷伺也。蠅蟲所蜡，即蠅乳肉中之説。乳者，生子也。蠅生子爲蛆。蛆者俗字，胆者正字，蜡者古字。已成爲蛆，乳生之曰胆，曰蜡。《齊民要術》：作浥魚法，勿令蠅胆。其意同也。《釋蟲》：螬醜蝽。螬，千據反，即蜡字之異者也。《廣韻》音誤而字不誤。今《爾雅》各本誤。郭云：蝽者，剖母背而生。今大蠅有如是者。蠶蛹變而爲蛾，亦是裂殼而出。蜡字，《禮記・郊特牲》借爲八蜡字。尋八蜡本當作昔。昔，老也。息老物也。故《字林》作腊。李仁甫《説文》作蜡，年終祭名。斯爲巨謬。《本草》以蜡爲水母之名。从虫，昔聲。此當依《廣韻》七慮切。五部。自大徐鉏駕切，遂有改其義曰年終祭名者矣。蓋《唐韻》祇有蜡祭音義，不可以釋此。猶繫古詣切，不可以釋繫纚也。

：蠅醜蠩，《釋蟲》文字祇作扇。搖翼也。也字依宋本補。从虫，扇聲。

式戰切。十四部。

清・焦循《毛詩》卷五《草木鳥獸蟲魚釋》 蒼蠅。《釋文》：蠅，餘仍反。循按：蒼蠅即青蠅也，古青、蒼通稱。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蠅，一名羊，見《方言》。有數種：蒼者名蒼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青者名青蠅，善敗物；巨者頭赤如火，號爲景跡；大而斑色者名大麻蠅，茅根所化。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一《動物分類綱領・環節動物》 蒼蠅、青蠅、麻蠅等，飛甚速時，即由其胸間諸細孔有氣發而成聲。

綜述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蠅》 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繩之爲字从蠅省。準生於隼，繩生於蠅，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曰蠅醜扇也。段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又曰：青蠅糞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蓋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雞鳴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一章曰蒼蠅之聲言耳聞疑而起也。二章曰月出之光，言目見似而起也。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傳曰：以冰致蠅。蠅逐臭者懷蛆縈利，常喜煖而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者也。類從曰：蠅生於灰，蓋蠅值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以爲爛灰生蠅，正此謂也。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於騏驥之髮，則致千里，此言附善之益有如此也。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七《釋蟲・青蠅》 青蠅，古以喻讒人，以其所趨甚汙，終日營營而不知止。又爲聲以亂人聽，故以比然必言止于樊棘者，鄭氏以爲欲其遠之常限之藩籬之，外此不然也。夫物之逐臭者投隙而進。豈能限絶蓋室之屋，必植榛棘爲藩以蔽之，正蠅所宜集止耳，説者又以青蠅點白爲黑，點黑爲白，自昔相傳如此，歐陽公獨以爲今之青蠅所汙甚微，以黑點白猶或有之，然其微細不能變物之色，詩人惡讒言變亂善惡，其爲害大必不引以爲喻。至於點白爲黑，則未嘗有之，據今青蠅之行好遺矢於物上，遇物之絮者則見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此所謂點白爲黑也，至於循繞研上，引取墨汁。斯須之頃，盈寸白駁矣，則所謂點黑爲白者也，二者爲害雖微，然傷物之全，亂物之正實自此始正當謹以爲戒也，故法言，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以蠅變白黑紅紫亂朱故也，君子之於讒也，初蓋易之，至於亂之，又生而後君子信讒，此詩亦然，故首章但云，毋信讒言，至其二章則已交亂在外之四國，至其三章則雖同心如我，二人者亦不能以相有其始輕之而不忌，皆如此蠅矣。漢昌邑王賀夢，青蠅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龔遂遂亦勸放遂左側讒人，而魏何晏夢青蠅數十來鼻端，驅之不去，管輅亦以爲鼻者天中，今蠅臭惡而來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詩人取喻豈虛乎哉。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蟲》 蒼蠅，蒼色，赤首者呼爲景迹，歐陽公賦云。

元・脱因修（至順）《鎮江志》卷四 蠅有數種。《酉陽雜俎》：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身青者能敗物，巨者頭如火。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五七《蠅》 醜扇，蠅。醜扇：青蠅之類，好搖翅自扇。《爾雅》。灰生：爛灰生蠅。《淮》。蠅生積灰，蜂出蜘蛛。《發蒙記》。蠅墮水死者，置於灰中須臾即活。《相感志》。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酉陽》。腐聚：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邦國。《易林》。

託驥：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騏驥，得使蒼蠅絶羣也。《張敞集》。光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託驥之尾得以絶羣。《東觀漢記》。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廣絶交論》。

青蠅爲弔客：虞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没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別恨》。

逐蠅：王思正始中爲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踏壞之。《苛吏傳》。

夢集鼻：魏何晏嘗夢見青蠅數十頭，來集鼻上，驅之不肯去。以問管輅，輅曰：鼻者艮此天中之山，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至明年晏及，鄧颺皆伏誅。《廣五行記》。

蠅赦：苻堅時鳳凰集於東閣，大赦天下，初將爲赦，與王猛、苻融議於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自爲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久而方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何從而泄也？赦外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青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前秦録》。

杖閣：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放入？《北史》。

號凍蠅：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辭魯鈍，爲鳳閣侍郎張元一謂之被凍。《僉載》。

鷹頭：袁楚客規魏元忠書云：閹宦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

豆擊蠅：張芬在韋皐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椀中緑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略無脱者。《酉陽》。

食苾蠅集：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内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食苾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舊唐》。

聲蠅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酉陽》。一名景跡。

營營：營營青蠅止于杖。《説文》。

明・張士鎬、江汝璧纂修《廣信府志・食貨志・蟲之屬》 蠅好交其前兩足，有紋繩之象，又善鼓翼作聲，青蠅糞尤能點物，故曰青蠅亂色，蒼蠅亂聲。

明・李汛纂《九江府志・食貨志・物産・食用之屬》 蠅好交前足，有絞繩之象，故字从繩，有青蒼二色，青者汙穢，能變黑白，蒼者聚聲如雷，故曰青蠅亂色，蒼蠅亂聲。《淮南子》曰：爛灰生蠅，蠅溺死取置灰中，須臾即活。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蠅》 《方言》曰：蠅，東晉謂之羊。郭注云：此亦語轉耳，《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蠅之爲字，从蠅準生于隼繩生于蠅，其義一也。其後足摇翅自扇。故《爾雅》云：蠅，醜扇。

《埤雅》又云：青蠅亂色，蒼蠅亂聲。傳云：以冰致蠅，蓋蠅逐臭者懷蛆縈利，常喜煖而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所謂夏中蠅不可語冰者也，類從云：蠅生于灰，蓋蠅值水溺死，置灰中即活，《淮南子》以爲爛灰生蠅正謂此也。《詩》曰：匪雞之鳴，蒼蠅之聲。又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又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又曰：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搆我二人。蓋以青蠅比讒人也，語云『狗苟蠅營』，蠅之終日營營，如小人之無休息也。又曰：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青者能敗物。巨者頭如火，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青蠅一名景跡。

《蟫史》云：青蠅乃糞蛆所化，蒼蠅乃灰所化，一種大蒼蠅名麻蠅，滿腹懷蛆，最能敗味。又蒼蠅多生于榆木葉間，卷葉作房，久則小虫蜕爲蠅。或云大麻蠅，茆根所化也。

又卷一一 《蟫史》云：蛆蟲蠅所育也。《埤雅》曰：蠅懷蛆縈利，蓋蛆初生如粟米。頃之長大。善腐肉，多生糞溷中，及肉豉内皆有之。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農師云：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按：青蠅今俗呼糞蒼蠅，蒼蠅，今俗呼茅。麻音之轉。

清・陳啓源《毛詩》卷一八稽古編《蠅》 《爾雅》：蠅，醜扇。郭注：好摇翅。邢疏：青蠅之類好摇翅，自扇也，小雅營營青蠅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

《詩緝》曰：蠅能汙白爲黑，如讒人之誣衊善類，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而難退，故以取喻。

清・牟應震《毛詩》卷四《物名考》 青蠅，形大如麻蠅，色如金，首赤如火，集魚肉則立斃。

清・陳夢林等纂《諸羅縣志・物産志・藥之屬》 蠅。張敞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托騏驥之髮，乃騰千里之路。《酉陽》云：蠅聲在翼，身青而大者，糞能敗物。

清・周碩勳纂修《潮州府志・物産・蟲》 《酉陽雜俎》：蠅聲在翼，身青者，糞能敗物。

清・王來遴纂《邛州直隸州志・食貨志・物産》 蠅，巨者首赤如火，號爲景迹。歐陽修《憎蠅賦》：尤忌赤頭號爲景迹，青蠅亂色，蒼蠅亂聲。《埤雅》：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蠅之爲字从繩。

清・喻長霖、柯驊威登纂修《台州府志・物産略・臨海・貨之屬》 蠅，《赤城志》色蒼，其首赤而差大者，呼爲影跡，見歐陽公賦。案：影跡，即青蠅，糞蛆所化，生卵，復爲蛆。

又 蠅，冬月匿竈上庭中，暖則飛出。有花而大者，善生蟲。青蠅則糞蛆所變。

藝文

晉・傅咸《青蠅賦》 幸從容以閒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爲黑，恒懷蛆以自盈，穢美玉之鮮潔。蠢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囂囂，孰閨宇之得情。

清・牟應震《詩問》卷四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樊

藩也，所以界內外，故曰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棘叢生而多歧，故曰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榛臻也，言其近也。故曰構我二人。

青蠅。《集傳》：此刺聽讒之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雜録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五〇 蠅醜扇，青蠅之類，好搖翅自扇。《爾雅》。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北史》。

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即爲沙彌。共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卧，多有飛蠅數來腦觸，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其兒，亦非惡意，今還相報。《賢愚經》。

明・劉胤昌《劉氏類山》卷四 爛灰生蠅。《淮南子》。蠅賀：郭元振揮蠅，元稹依附内官，得知制誥，武儒衡鄙之。會食苑閣下，蠅集于上，武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蠅醜扇，好搖翅也。蠅矢積階：昌邑王夢，龔遂占主讒人在君側。蒼蠅傳赦：晉明帝時，有青衣小兒，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即牖間大蒼蠅也。患蠅杖門者：庫狄伏連杖門者曰：何故放入？託騏驥之髮，騰千里之路。張敞謂蒼蠅。逐蠅擲筆。王思性急，青蠅爲吊客，虞翻放逐語。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寄蠅科Fam. Tachinidae。麗蠅*Calliphora* sp. incert.，一雌。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一五日採自榆林府。

紅頭麗蠅*Calliphora vicina*

清・李元《蠕範》 青蠅，緑蚊也，生糞及臭渠中，頭赤如火，背如負金。鳴聲清聒，腹能孕蛆，糞能敗玉。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説》卷三《青蠅》 鄭箋：蠅之爲蟲，青 蠅



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論衡》：青蠅所污常在練素。《埤雅》：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段成式曰：糞能敗物，玉亦不免，所謂蠅矢點玉。愚按：蒼蠅亂聲，青蠅亂色。許謙云：營營其聲，變黑白其性。形似麻蠅而小，背有一點若金，自蛆蟲所變，糞能敗物，糞又生蛆，視爛灰生蠅者，異矣。互詳蒼蠅説中。

金蠅*Chrysomyia remuria*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寄蠅科Fam. Tachinidae。*Pycnosoma remuria* Walk.，一雌。一九〇八年一〇月一四日採自雲頂山。

緑蠅*Lucilla*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　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寄蠅科Fam. Tachinidae。*Lucilla* sp. incert.，一雌。一九〇八年一〇月一四日採自雲頂山。

麻蠅科Sarcophagidae 分部

蠅、大蒼蠅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蒼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俗謂之麻蠅。

清・李元《蠕範》 麻蠅，蒼蠅也。麻，大也。生草際，色斑聲雄，茅根所化。

清・陸綸纂《太平府志・物産・物産・蟲品》 蠅有蒼蠅，有麻蠅。畏香，逐穢，能點黑爲白，點白爲黑，人以是惡之。

清・阿桂、劉謹之等總纂《盛京通志・物産一》 蠅，其聲在翼。壯者腹大生蛆，蛆復化爲蠅。

腐肉蠅 *Sarcophaga carnaria*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一種大蒼蠅名麻蠅，滿腹懷蛆，最能敗味。又蒼蠅多生于榆木葉間，卷葉作房，久則小虫蜕爲蠅。或云大麻蠅茆根所化也。

又卷一一 蛆。《蟫史》云：蛆蟲，蠅所育也。《埤雅》曰：蠅懷蛆縈利，蓋蛆初生如粟米，頃之長大，善腐肉，多生糞溷中，及肉豉内皆有之。

寄蠅科 Tachinidae 分部

蠁、蚼、蛆、國貉、蟲蠁、蠁蟲、乳蟲、蠁蛆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 國貉，蟲蠁。【注】今呼蛹蟲爲蠁。《廣雅》云：土蛹蠁蟲。【音義】蛭，郭豬秩反，施徒結反。蟙，如由反。貉，户各反。蠁，許兩反。《説文》云知聲蟲也，司馬相如作幽字。蛹音勇。【疏】此蛹蟲也，今俗呼爲蠁，一名國貉，一名蟲蠁。《説文》云知聲蟲也。《廣雅》云土蛹蠁蟲，是也。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上 𧑐：知聲虫也。从虫，鄉聲。許兩切。𧑐：司馬相如蠁从向。

三國魏・張揖《博雅》（隋・曹憲音解）卷一〇《釋蟲》 土蛹，勇。蠁許甬蟲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蠁，許兩切，禹蟲也。《説文》云知聲蟲也。蛹同上。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虫部第二》 蠁：許兩反，虫蠁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蠅：𧑐，余陵切。蠅類不一，【略】多者集人身及食間。青蠅生於圂，一名景跡。毛蠅好卵蠶身，食蠶蛹，攻繭而出，乃化爲蠅。

又 蠁：𧑐，許兩切。《説文》曰知聲蟲也。司馬相如作蚼。《爾雅》曰：國貉，蟲蠁。釋曰：蛹蟲也。今俗呼爲蠁。《廣雅》曰土蛹蠁蟲是也。按：今人以醱雞爲蠁。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蠁：虚講切，音響。《説文》：知聲蟲。《爾雅》：國貉，蟲蠁。《廣雅》：土蛹，蠁蟲也。又相如《上林賦》：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肹蠁布寫，穹穹馥馥。司馬彪曰：肹過也，芬芳之過若蠁之布寫也。師古曰：肹蠁盛作也，言聲繁會如蟲飛，肹肹響赴也。揚雄《羽獵賦》：昭光振耀，蠁留如神。【注】李善曰：蠁留疾也，蠁同響，留同忽。又漾韻，音向，義同。《説文》篆作𧑐，或从向作蚼。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蠁：《唐韻》、《韻會》止韻，並許兩切，音響。《説文》：知聲蟲也。《玉篇》：禹蟲也。又肹蠁。司馬相如《上林賦》：肹蠁布寫，晻薆咇茀。【注】芬芳之過，若蠁之布寫也。又蠁留。揚雄《羽獵賦》：昭光振耀，蠁留如神。【注】蠁留，疾也。又許亮切，音向。《廣韻》：蛹中蟲也。《爾雅・釋蟲》：國貉，蟲蠁。【注】今呼蛹蟲爲蠁。《博雅》：土蛹，蠁蟲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𧑐：知聲蟲也。十部曰：肹蠁，布也。《釋蟲》曰：國貉，蟲蠁。《廣雅》曰：土蛹蠁蟲。从虫，鄉聲。許兩切。十部。𧑐，司馬相如説：从向，鄉、向聲同也。按：春秋羊舌肹字叔向，説者向，讀上聲，蓋向者，蚼之省也，以肹蠁爲名字。

綜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國貉，蟲蠁。【注】今呼蛹蟲爲

蠁。《廣雅》云：土蛹，蠁蟲。【疏】此蛹蟲也，今俗呼爲蠁，一名國貉，一名蟲蠁。《説文》云知聲蟲也。《廣雅》云：土蛹，蠁蟲是也。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國貉，蟲蠁。螻蟈懷土見國而已，蛹蟲土蠶所化，見國而曉者也，一名蟲蠁，無交也，無見也。有聲觸之，僅能動爾，進蟲在上，能動而已，胖肉動也，蠁聞聲而肉動，所謂胖蠁如此。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蠁，蚼：許兩切。《説文》：知聲蟲也。司馬相如作蚼。一曰醫雞名。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蠁》 《爾雅》曰國貉、蟲蠁。郭璞云：今呼蛹蟲爲蠁。《廣雅》曰：土蛹，蠁蟲也。舊説蠶爲蟬身乳子，已繭化而成蛆，俗呼蠁子，入土爲蟬。《爾雅》曰强醜捋即此是也。羣飛草上好以手摩捋其鬚，其物稍强因名之蠁。蓋蟲之知聲者也。

宋・鄭樵《爾雅注》 國貉，蟲蠁。郭云：今呼蛹蟲爲蠁。《廣雅》云：土蛹，蠁蟲。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釋蟲》 國貉，土蛹也。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爾雅》云：國貉，蟲蠁。郭云：今呼蛹蟲爲蠁。《説文》云：司馬説蠁从向。柳宗元詩曰：胖蠁巫言報。潘氏注云：蠁蚊類蟲，羣飛而多者也。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十六 國貉，蟲蠁。【注】今呼蛹蟲爲蠁。《爾雅》云：土蛹，蠁蟲。《正義》：國貉一名蟲蠁。《説文》云：蠁，知聲蟲也。《玉篇》云：蠁，禹蟲也。【注】今呼至蠁蟲。《正義》：《廣雅》云土蛹蠁蟲也。郭氏又以時驗爲證也。蠁，《説文》亦作蚼。

清・戴瑩《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國貉，蟲蠁。蠁，許兩反。【注】今呼蛹蟲爲蠁。《廣雅》云：土蛹蠁蟲。《補正》邢疏，《説文》知聲蟲也。

清・〔日〕西師意譯，竇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蠶蛆爲大蠅之幼蟲，其卵緊附桑葉，爲蠶兒所食。遂孵化於蠶體中。蠶家最忌之。

清・方旭《蟲薈》卷三 嚮蟲。《物類相感志》：人行山，取嚮蟲一枚握手中，則不迷。

又 《爾雅》云：國貉，蟲蠁。《廣雅》云：土蛹，蠁蟲。《説文》云：蠁，知聲蟲也。《玉篇》云：蠁，禹蟲也，疑皆指此物。

雜録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蠁》 《爾雅》曰：國貉，蟲蠁。郭璞云：今呼蛹蟲爲蠁。《廣雅》曰：土蛹，蠁蟲也，蠁蓋蟲之知聲者也，字从響省或曰蠁善令人不迷，故从嚮也，《類從》云帶蠁醒迷遶祠解惑是也，《説文》亦云：司馬説，蠁从向，舊説，蠅於蠶身乳子，既繭化而成蛆，俗呼蠁子，入土爲蠅，韓詩外傳曰：齒如編蠁，非此所謂蠁蟲也。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土蛹。《爾雅》曰：國貉，蟲蠁。郭云：今呼蛹蟲爲蠁。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蠁，今俗名打羅蟲，類鼠負而微細。生紙糊竹木隙中，跳撞作聲，合衆成節。【略】世以蠁有聲無形，壁之鬼魅。人因謂見之者不祥。然爲蠁所祟者未聞，徒聒耳騷騷。【略】蠁不昭形，人指爲蜮。蠹不避芸，簡編之賊。蠹蝕蜮凶，潛伏莫測，胡崇胡仙，勿爲所惑。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農師云：舊説蠅于蠶身乳子，既繭而成蛆，俗呼蠁子，入土爲蠅。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三 國貉，蟲蠁。左思《蜀都賦》：景福胖蠁之，興作注如蟲羣起而多。或曰蠁，善令人不迷。

清・李元《蠕範》 蠁爲蠅，蠅爲蛆。蠁、土蛹也，地蠶也，乳蟲也，國貉也，生麥野中，似蠶無首。

清・黄湄西原編《蠶體病理論》第五章《蛆害》 蠶蛆之害，蔓延於亞細亞之東部，日本除北海道外，凡從事於蠶業者，莫不蒙其損害。至於歐洲伊法等國，則罹此病者，尚未之聞，故研究改良之方法，以日本爲最詳，此亦必然之勢也，據日本近年之調查，比之五年前，殆已減去其半，亦足證彼邦諸學者研究之力矣。今爲之詳述於後，以供我國養蠶家研究斯病者之一助焉。

第一節 蛆害之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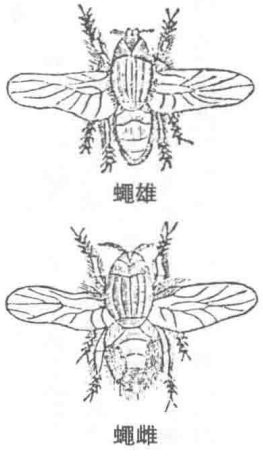
就蠶之蛆害而行研究者，頗不乏人，日本慶應四年，有亞大貌【略】氏者，曾載其説於日本蠶業報告第二號中，其後有隆大尼【略】Rondani 氏，著蠶蛆之説，猶靈【略】Gnerin 氏，著『蠶蛆之視察』，而哭洛拿利亞【略】Cornalia 氏，則有日本蠶兒之寄生物，即蠶蛆之一書。哈倍魯浪督【略】Haberlandt 之養蠶論中，及怕拉依啞【略】Preyer 等，亦均有所著説。然就調查最詳明，研究最精

密者，則以日本理學博士佐佐木長淳氏爲最精確。其成蹟多載於明治十年勸農局第二回年報，及十六年萬年會之蠶事通信，明治十年，更有舜來馮【略】Greeuen 氏者，謂蠶蛆産於蠶兒之胃中，而直至於氣門云。至於本書所記載者，則以大森順造氏之日本蠶病論爲主，而大森氏之學說，則又多取於佐佐木博士理科大學記要第一號，及明治二十八年出版之『蠶之蛆害』之二書，故所述綦詳，幸我國蠶家留意焉。

第二節　蠶蛆之蠅之形態及其本能

蠶蛆者，屬於雙翅類短角目之昆蟲也。蠅即成蟲，昆蟲一生，分爲三期，如蠶幼蟲期，成繭後爲蛹期，化蛾後爲成蟲期，如此變化，動物學上謂之變態。稱爲烏謝迷阿塞利卡利愛，【略】其形如圖所示，其體軀肥大，被以粗毛，體之長及翅之開張。雌雄各異。即十二頭之雌蠅。其平均之長。爲四分六釐。翅之開張。則爲八分。十二頭之雄蠅，其平均之長，爲五分，翅之開張，則有九分八釐也。

頭部略作三角形，左右具大複眼，而其中間，則存三個之單眼，觸鬚狀如圓頭棒，成由三環節，而以末端一節爲最大，其長有二倍於觸鬚之長。生黑色之粗毛，粗毛亦由二節成之，附着於觸鬚者小，而其次則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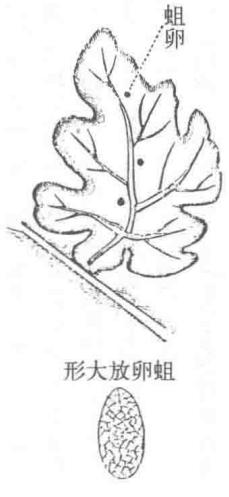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圖

胸部者，於其前緣呈稍方形而角立，其後緣乃呈圓形，有前胸部、中胸部、後胸部之別。前胸部與中胸部，其形狀皆大，色亦相同，有五條之黑色縱線，更於其縱條之中間，具黑色粗毛一條。中胸部之後部，作半球狀，而呈赤褐色，疏生粗毛。腹部成由六個環節，其中四環節判然，得以明白清數，而其餘之二環節，則變形而成管狀，腹部密被以粗毛，其環節接線，生有數多之長粗毛。又腹部者，不論雌雄。多呈稍橢圓形。然終不免有幾分之差異。即雄之腹部。作稍三角形。而其側面。則有半圓形濃赤褐色之斑點，若雌之腹部，殆爲橢圓形，且並無何等之斑點者也。口部通例如管狀之口吻，適於嘗物。

翅之長狹，至其基部，漸次廣大，其質透明，而帶鼠色，近於基底之處，則呈暗褐色，全面被以短小之毛，至其後翅。則變化爲棍棒狀，因之大異其形狀。

蠶蛆之蠅，有八對之氣門，第二對開於胸部之側面，其他則開於腹部之下面，存於胸部之氣門，則在前胸部與後胸部之體側，其形狀有如紡綞形，其緣成由扣慶【略】質。氣門之孔，生細分枝，被以一列之毛。腹部之氣門，共爲六對，而開口於各環節腹面中央線相近之處，腹部之氣門，比之胸部者，大異其形態，其扣慶質之穴，有如盃狀，底面爲膜質，而其中央有小間隙，由此間隙，空氣因得以自由出入者也，又氣門之壁，及底部，咸被以小毛，且甚密緻云。

蠶蛆之蠅，雖從其年之氣候，而有多少遲速之差，然大抵由三月下旬，至四月之時，即孵化而出者也。其舉動頗活潑，飛翔時振動其翅甚劇，因之發出一種之聲音，當桑葉尚未開展時，即飛翔於林中。從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常多數羣集，飛入桑園中，産卵於桑葉之裏面。其産卵之多少，對於桑園之位置，生育之模樣，及天時之氣候等，大有關係者也。括言之，蛆卵好産於陰濕之所，及桑樹植付繁茂，日光及空氣透射不良之處爲多。反之土地乾燥，又如河岸風日流通之所，及桑樹之植付得宜，他如桑樹之勢力旺盛，枝幹之伸暢得宜，而不陰鬱，如此桑園，則産卵必少。至關於天候者，即曇天與蒸熱之日，産卵必多是也。其産卵於桑葉之裏面也，亦有一定之順序，即蠅因産卵而飛來，先徘徊於葉之表面，然後回行於其裏面，因而産卵，及其産卵也，往往先沿葉脉而産一二粒，經時始産出數多之卵，更進而移産於他葉。每一頭之雌蠅，約有六千粒之卵可産，平均一葉産二粒，即能害及三千枚之桑葉，豈不怖哉，可勿戒哉。



第二十七圖　桑葉被産卵之狀

蛆卵散布於桑葉之裏面者，因蠅之本能上以侵入於蠶體，往往因蠶兒咽下桑葉之好機會，藉以繁殖其子孫而爲自己永續其種類之計，若産卵於表面，即不若裏面者之爲優，如直接受太陽之光熱，從而乾燥枯死，或降雨之來，蒙其打擊，粘膠質容易溶解，不免由葉面而難脱也。

卵爲橢圓形體，其一端鈍圓，而他端則少帶尖圓，其色黑褐，而有光澤，卵之兩面，則有六角形之斑紋，此斑紋於凸面特爲明瞭，其反對於桑葉之附着面，則平正而作灰褐色，且有帶光澤之膜質，從此面之內部，乃得透視其蛆之存在，蛆

卵之長者，約達一釐，故肉眼視之。僅認一黑點，此所以易與蟲糞及塵埃誤認者也。雖然卵者。觸之易於脱離，若以蟲眼鏡視之，則見有六角形之斑紋，故仍得以區別者也。

蠶蛆之蠅産卵之時，約在五六月，而就中尤以五月下旬之産卵者爲多。蠶當四五齡時，適當其産卵後經過三四十日。故摘採春蠶之桑葉者。大都不及化蠅，即爲烘繭而死去。然在夏蠶，即二化蠶所用者，遂不免罹蛆害者也。

蠶蛆之蠅，其舉動頗敏捷，飛行亦甚速，故欲捕獲之，殊非易易。且一度採葉，一聞人足之音，即爲飛去，潛伏他處。無由得見其形態，欲事捕捉，自不得不豫知其形狀性質，潛伏於桑園，以圖殺息，又或見其交尾産卵於桑葉上時，自得乘其不備而撲殺之也。

第三節　蠶蛆之卵發育之順序

蠶蛆之卵與桑葉共相嚥下，以侵入於蠶兒之消食管者。於三齡時之蠶兒，以口器尚小，尚不易與桑葉共同嚥下，若四五齡之蠶兒，則自得與桑葉共爲嚥下矣。嚥下之後，先達胃中，入胃後約經一時間，乃至九時間，卵子之扁平面破裂，蛆乃從消化管内而出。但此時尚被以一層薄而透明，帶淡黄色卵形之囊，此囊直從一端開口，於是全蛆由消化管而出，故以顯微鏡檢視，受蛆寄生之蠶糞，得認出其卵殼。及其卵囊也。

在消食管内孵化之蛆，無色透明，其長殆有一釐許，其細尖之一端，則有如角之曲顎，他端則有甚大之二個氣門，體之各環節，更生出横列之短粗毛。

蛆居於消食管内，僅一時間乃至八時間，於體之前端，存以顎，直破其壁而辭出管内，闖入位於消食管直下之神經球内，而消食管與神經球之中間，絹絲腺之部分，因之神經球受其寄生，每一頭蠶兒，或一二個受其寄生，多者往往至五六個，莫不受其寄生，又有時於一個之神經球内。見有一個以上之寄生，雖然一蠶兒若由一繭内出蛆者，通常祇有一個，蓋根於左之二理由者。

第一，蠶兒若受一頭以上蛆之寄生時，則蠶兒必不堪其痛苦而斃死，若因其皮肉内臟等之腐敗，寄生蛆從而得充分之餌食，不致與蠶兒共死者，則蠶兒出蛆，必爲一個。

第二，蠶兒若受數頭之蛆之寄生，因當時一蛆之發育甚速，他蛆皆告餌食之不足，因之而斃死，致存一個之蛆。

蠶兒神經球，既受蛆之寄生，神經系受非常之刺戟，致其體大變其態度，即論，又蛆之寄生，倘過久，則其病徵必現於外部。

剖視受蛆寄生之蠶兒，即檢其寄生於神經球様者，則可知體之前部，自第二環節至第五或第六環節，皆存於神經球，後部則在第九乃至第十二環節之神經球，而其位於中間之神經球絹絲腺與消食管，均莫不受其寄生。

蛆初寄生於神經球内之時，其形態甚小，以肉眼視之，雖亦能認出，然苟行蠶體之解剖，則直可別其色澤，即不受寄生之神經球爲灰黄色，受寄生者，乃爲白色也，此蛆之始寄生於神經球内，漸漸蝕入神經細胞，從而成長，而神經球之被膜，爲之膨大，終達於神經球，則蛆之形狀，呈卵圓形，因其中空虚故也，後薄膜破裂，蛆乃從體腔内而出。其時蛆之長約達五耗，統計蛆寄宿於神經球内之時間，大抵有一一前後也。

蛆辭出神經球，入於體腔内，直貫腔内脂肪組織充實之處，向氣門有空氣管方向之處而進行，至於氣門之直下，乃掉轉其體，入於後部有氣門之部分，接於蠶兒氣門之内側，以營呼吸，其蛆之一端，即尖端部，乃位向於蠶體之内部，而其近傍，則爲脂肪組織叢集之所，常藉爲唯一之餌食，且排泄其糞。故蛆者常與筋肉脂肪，及排泄物，構成一漏斗形之物，而存在其中者也。其漏斗形之物，則常呈暗褐色，故從外面而現氣門之周圍，常現黑褐之斑紋。而氣門上苟見有黑褐色之斑點者，即可决其蠶兒已受蛆寄生之特徵，又此斑點，不獨於蠶兒有之，蠶蛹亦有時現出也，又蛆成長大時，此漏斗形之物，亦從而增大。迨蛆已十分成長，則其生活，不關於繭内蠶兒之化蛹與否，蛆即從漏斗内而老熟者也。

蠶兒受蛆寄生，其甚者往往不結繭而斃。即能營繭，又大都不及化蛹而斃者爲多也。蠶結繭後，大約經二週間，其存於繭内之蛆，乃脱出於繭外，其脱出者，多在午前，而午後則甚少。又蛆之破繭而脱出也，先分泌唾液，潤其一極部，以使之柔軟，然後以叉狀之顎穿其孔，即從其孔漸次伸出其體之前部，其體之前部既少出，於是收縮其體，且膨漲之，因之其孔次第增大，繭乃從而脱出，然繭層非常堅固，故間亦有不及脱出全體，而中途即爲固結蛹化者，通例受蛆寄生之繭之穿孔者，名爲蛆鑽繭，或稱孔明繭，不能繅絲，致化成廢物，又凡罹蛆害之蠶兒，其所結之繭，往往厚薄不齊，絲之懸方，極爲紛雜，而解舒甚困難，類節更非常之多云。

老熟之蛆，其色黄白，而作圓筒形，其前端尖，後端大，其狀恰好横斷之圓筒，蛆之長爲六分六釐，幅爲二分。體由十二個環節成之，若環節之前半部，有黑粗毛横列，而脊腹兩面，則存有横皺數條，側面則存有縱皺，第一環節之前面，則具二對之腫起，其頂上有褐色之環，其前方有一對觸鬚，如與第二之下顎鬚相

當，第二環節之後緣，左右有褐色之長突起物，開有五個之小氣門，又第五節之後緣，左右有一個之肉質腫起，其中央除一小圓形部外，概密生以小粗毛，而此小圓形之部分，化蛹後，即於小孔之處，挺出空氣管之一端，藉營呼吸者也。

蛆之最末端之環節，先端有二個呈褐色之扣慶質橢圓盤，盤內具許多之波線，與數條之大曲線，更於其中央開口，各生一個之氣門。

蛆既由繭而脫出，乃專覓室內之暗所而行，由間隙而出，落下於地上，以其腭穿地中之孔，蟄居於地面下之二三寸處。蛆體縮小，帶淡黃色圓筒形之蛹殼，其前端比後端稍小。蛹殼者，實即蛆之皮膚之堅固者，其縱橫之皺襞，雖不能視出，而其存於蛆體之環節，固尚得明認者也。又蛹殼初爲淡黃色，次第變爲洋紅色，後乃漸漸變爲黑褐色而止。苟於此際破其蛹殼，而檢驗之，乃知其含多量之脂肪，係呈乳汁樣之液體也。其如何構造，則尚未顯明。經三日之後，則此內容固結，而爲白色之橢圓體，此橢圓體，包以內外二層之薄膜，其外膜比內膜少厚。呈淡黃色，於蛹殼之裏面，密着內膜，爲無色透明體，即被以白色橢圓形之物。二膜之間，則生有無色之液體，所以防禦蛹體之乾固，而藉以營其種種之作用也。

蛆蛹化後，經過一週間，乃得分畫其體爲前後之二部。其後部由前部而漸大，其前部即爲構成蠅之頭部及胸部，而後部則構成腹部者也。自化蛹後，經過九日，則蛹體之前部，得分爲頭胸之二部。經十二日，則蛹體變爲淡黃色，頭胸腹三部之區別，乃得稍稍分明，且頭部生不完全之複眼，而觸鬚口部之附屬器等，亦漸漸發達。至二十八日頃，則蛹色次第濃厚，帶暗褐色，至三十五日頃，則全體一律呈黑色。身體上之附屬器。盡備矣。皮膚上更密生以毛，迄於此時，蛹乃不顯變化，至翌春三月頃，皆爲蟄伏於土中之時。而當具在土中時，因一種之壁蝨。或外界有不適之狀態時，因以斃死者，亦不尠也。

三四月頃，蛹由土中而出，以化爲蠅。實甚奇妙，元來蠅之頭部複眼與複眼之間，有橢圓之場所，由此凸出一種之大囊，因此囊之膨脹，乃壓出蛹殼之內面，而蛹殼遂分裂爲二片，於此蠅得以脫出蛹殼，後再以頭部之囊，壓上部之土，而上進其體，如此連絡使囊膨脹收縮，因得次第昇於上部，未則遂達於地上者也。上後靜止三四十分間，則體之着色變爲濃厚，翅已充分開展。至此，乃鼓翼數回，然後飛於空中。如此經數週間，則已充分成全，已能交尾，常飛行於桑園，產卵於桑葉。

第四節　蠶蛆傳染之徑路

蠶蛆傳染之徑路，我國與日本不同，日本則產卵於桑葉，蠶食之，致繁殖於胃中。我國雖間有如是者，究不若日本之多，往往因桑蠅飛入蠶室，產卵於蠶之皮膚，從而侵入者。推原其故，因日本桑之仕立法，多爲根刈，與地相近，且桑枝繁茂，易於產卵。我國桑樹。概爲中刈，或高刈，故產卵於桑葉者較少。但日本蠶室清潔，而又有種種之相當處理，詳後。故由皮膚而侵入者自少。我國養蠶家，蠶室不清潔，穢沙往往堆積於室外，致蠅羣一入，遂釀蛆害，切宜戒也。

第五節　病原

由桑蠅之卵，寄生於蠶體，奪取體內之營養分，傷害其器官組織，致釀成疾病而斃。

第六節　病徵

蠶兒既受蛆之寄生，體內之器官，因之損壞，致現出種種特異之狀態，今分爲數端述之。

第一，受蠶蛆寄生之蠶兒，其體液漸次變爲乳汁液，蠶兒之舉動不活潑，減退食慾，於結繭之前斃死。間亦有結繭後斃死者，檢查此等病蠶，其神經球大抵受蛆之寄生。

第二，蠶體軟弱而呈黑褐色，如內臟溶化，則變黑褐色之液汁。稍以指觸之，皮膚即爲破裂，流出黑褐色之液汁。此等病蠶，常發生於結繭之前，若發生於結繭後者，往往斃於繭內，而成爲死籠。

第三，被蛆害之蠶兒於結繭前，雖吐出絹絲，往往不能營繭，僅如蜘蛛造成平扁之巢。或甫造一半，更而之他，再營此平扁之巢，迫至不能再造，遂坐於巢上，縮小其體，即日本俗稱之謝謝伊病蠶也。此病蠶終不能營良繭而斃，蓋即我國所稱之蛹裸，其受蛆卵之寄生，固十恒八九也。

第四，受蛆寄生之蠶兒，即能營繭，亦多爲薄繭。

第五，結繭前舉動不活潑之蠶兒，大概多受蛆之寄生者也。

第六，蠶於結繭前後，一二環節腫起時，其存於環節內之神經球，大約皆受蛆之寄生者。

第七，蟄居繭內之蠶兒，不拘其化蛹而死，或斃死，凡爲死籠者，要多受蛆之寄生。

第八，不問蠶兒與蛹，凡受蛆之寄生者，其氣門之周圍，必現黑褐色。

第七節　蠶蛆之豫防及驅除

本病傳入之徑路如上所述，我國及日本，既當區爲二途，則預防與驅除，自當分別言之，即對於日本，當防除於桑園，注意於給桑。對於我國，當注意於蠶

室之改良，以防蠅卵之産於蠶體，是也，雖然，日本育蠶家，於蛆之發育順序，被害狀況，傳染徑路等，已詳悉靡遺，且飼育之巧，遠超我國，驅除之方，已大明曉，故對於蠶蛆之害於蠶室也，似可無慮。觀大森順造氏之日本蠶病論。曾無一語道及蠶室內蠅蛆之害者，即其明證。若我國育蠶家，蠶室之不清潔，魏沙之堆積室外，蠶座之污濁而發惡臭等，既在在皆足以引蠅之飛入而逞其害。而桑園中雜草叢生，陰鬱污濁，甯無一蠅之飛入，産卵於葉。故本書於驅除預防之法，對於蠶室則一再言之，以供育蠶家之參攷，藉收改良之效。而於日本原書中所載桑園中預防驅除，亦約略言之，俾桑園不潔，有蛆害傳入者，得以先事防範焉。

斯病傳入之徑路，既如前述，有因雌蠅飛入蠶室，産卵蠶體，因而發生者，則吾人自當對其徑路，不令飛入，以預爲防遏。但蠶室窗户，密閉不開，則空氣因之不能流通，於飼育夏秋蠶炎熱之際，穢濁濕熱，徧滿室中，變壞瓦斯，妨礙呼吸，種種疾病，恐因之而促起，其害反有甚於蛆蠅者。故欲行相當之預防者，宜設二重之窗户，於内重則張掛洋沙。最好用有細孔之洋羅。常時關閉，以杜絶其來路。庶蛆蠅不能飛入，空氣仍得流通，不致顧此失彼也。

蟄居蠶繭内之蠶蛹，若有蛆寄生，則當用火氣或蒸氣以殺死之。蓋蛹既因火力而死，蛆亦同時斃命，自可免穴繭之患也。若用日光殺蛹，其熱度既不如火氣蒸氣等之高，且不能保持一定，則蠶蛹仍不致斃死，而蠶蛆亦必破繭而出也。

一度養蠶後，蠶箔蠶架及蠶室之地下，終不免有蛆之存在，見時務宜捕獲，或焚之，或溺之。務殺其命而滅其痕迹。而上簇室中，尤宜注意，苟見有蛆蠅者，亦當隨意撲殺之。

欲除蛆害，首宜除去蠶蛆之蠅。除蠅之方，實惟集蠶蛹而燒殺之。爲最便利，其方法即於絲繭上簇之後，於春蠶則七八日之内，於夏秋則四五日之中，悉爲殺蛹是也。又種繭置於蠶籠之上，同時於其籠下，可張以金巾。其中央穿一孔，而置壺於其下，蛆由繭而脱出。落於金巾内，更由其中央之孔，而集於壺内，乃可取而焚殺之。如此執行，其地方之蠅數，必能逐漸減少。又或配置蠶籠，敷筵於蠶架之上，而盛之以砂，則蛆由蠶籠而墮，皆潛伏於砂中，亦可集而殺之者也，又上簇後之十日中，於户外輸送生繭，宜嚴禁之，籍防室外蠶蠅之飛入。

如上所述，皆爲蠶室中防除蛆害，及蠅之飛入等之大略情形也。今更將桑園中應注意之最要條件，分述於左。

第一，欲防蛆之寄生於蠶兒，自當首注意於桑葉之給與，苟能將蠅卵附着之桑葉，盡除去之，而不給與，則受蛆寄生之蠶兒，自可少却，然如此方法，終難實行。故卒無完全之良法。惟於蠅産付卵子於桑葉之狀態，一一注意之，視爲今日最上之良法而已。

第二，大抵蠅之飛來産付卵子之所，多爲濕潤之地，日蔭之處，家宅之周圍，與樹林之蔭森處，以及風流通不良等之場所，桑樹植付過密之區域是也。反之考察蠅雖飛來，而不産付卵子之處所，則多爲乾燥之地，日光透射充分之地，其他四方快闊，桑樹之植付無密生樣之桑園，則罹害者自少，故觀察地形，宜預計風之流通適宜，而植付之桑樹適當，乃爲最要之點。

第三，凡桑樹暢茂佳良之地，每於一段步中，若密植八百本乃至一千本之桑樹，則必致減其各自所受光熱之量，而大害其生長，且因枝葉之互相接觸，致空氣日光，不能通透，而造成蠶蠅産卵最適好之場所。欲防其害，於新植付桑樹之時，宜留適當之距離。即一株之周圍，至少須設四五尺許之距離，或曰如斯植付桑樹，則因減其株數，致減少其收葉之量，殊不知株數雖小，而受光熱之作用則多。於桑樹之生長，既多佳良，則其收量仍不致大差，準此，則如遇前述過於密植之桑園，則當適宜拔取其間之桑樹，而使之疏植爲要。

第四，蛆害多之地方，當早其收蟻即掃立之時，使蠶兒早日上簇，以免其害。

第五，五六月頃，於桑園内見蠅之飛翔時，即當速爲捕殺。假令一頭之雌蠅，能産付數千之卵子，則捕殺一頭之雌蠅，即可預防多數蠶兒之寄生，當時時注意之。

第六，所植桑樹，其桑葉苟爲四五齡壯蠶之飼料者，其栽植之處，當遠人家，且蛆害少之處。

第七，寄生於蠶兒者，不僅蠶蛆之一種，尚有枯活哭，【略】枝尺蠖，霍他魯【略】屬於鞘翅類之螢等蟲類，亦常依蠶兒而寄生。故桑園中苟發見此等之昆蟲類者，即宜搜索而捕殺之爲是。但枯活哭蟲，通常多寄生於蠅與蠶蛆之蠅，其種類相異也。

第八，依自然之狀態，而大尼即壁蝨屬蜘蛛類。【略】及阿利謝個枯，即按子。【略】均能驅除蠶蛆之蛹。是有害於蠶蛆而有益於蠶兒者也。見此等昆蟲，時宜保護之。

除右述之蠶蛆外，尚有一種多化性之蠶蛆。其學名爲 Tachina rustica. L。有大小二種，共寄生於野蠶，有時亦能寄生於家蠶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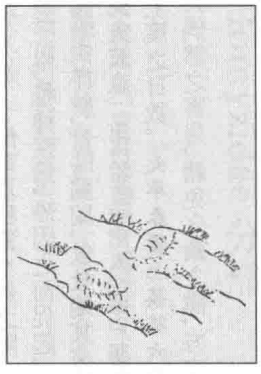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卷下前



國貉，蟲蠁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　郭璞曰：蛹，蟲也。蛹者蠶之所化，蠁蓋蟲之知聲者。或曰蠁善令人不迷，故从鄉。舊説蠅於蠶身乳子，既繭化而成蛆，俗呼蠁子入主爲蠅。《韓詩外傳》曰齒如編蠁，非此。



蠁

蠶飾腹寄蠅 *Blepharipa zebina*

清・姚志强、賴昌編輯《蠶病預防法》第七章《鄉蛆病豫防法》　蠶爲鄉蛆所寄生，因有不良之結果者，名鄉蛆病，亦曰蛆害，春蠶時期，受此病者，尚不多覯。而夏秋蠶時，受厥害者，異常激烈。一般蠶家，輒因之而歉收，徒耗資財，致罹困難者，時有所聞，殆一種猖獗之疾病也。歐西各養蠶國，意法等國。向無此病。而我國與日本，隨時皆有，其被害之情形，則由蛆蠅之種類而異。今將鄉蛆之自卵至蛾各期之狀態，及發生之順序，爲之略述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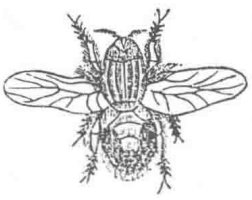
蛆卵：蛆卵爲橢圓形，色灰白，長一 mm 之十分之九，幅一 mm 之十分之五，殼面現六角形之斑紋，粘附於蠶之皮表，于環節相連之處爲最多。經數時間，則孵化爲蛆。

鄉蛆之狀態及其發生之順序：鄉蛆亦稱蠶蛆。發生以後，便即蝕入蠶體，寄生于皮下，爲圓筒形，色淡黄。凡經過十日内外，成長極度時，其長九 mm 幅四 mm。全體成于十二環節，均生黑色之毛。前小後大，似切斷之圓筒狀，頭部有一對黑色之觸鬚。而最後一環節之末端，有一對硬質之橢圓盤，盤之中央有一氣門，成熟以後，則破蠶體而出，或入地下，或藏暗所，遂化爲蛹。

蛆蠅：蠅體之大小，係由雌雄而異。雌者長約十 mm，幅約四 mm，雄者長約十二 mm，幅約五 mm，全體灰色，且有黑色帶狀，或綫狀之斑紋，頭部爲銀灰色。兩側有二複眼，爲褐色，其上三角形處，又有三單眼，成鼎足狀之配置，複眼之間，生有觸鬚，粗短而黑，其頸甚細，隱而難見，胸部成自三環節，背面有黑色縱綫四條，綫間縱列粗毛，腹部係六環節所成。雄者略爲三角形，兩側有帶赤褐色之半月形斑紋。雌者爲橢圓形，兩側無斑紋，其翅由薄膜所成，面上生白灰色之鱗毛。此種蛆蠅，成長極度時，始交尾産卵，以期繁殖者也，至核産卵之狀況，係由雌蠅飛入蠶室，止于蠶體。而産出，以次輪生，更番移易，藉使多數蠶兒，悉蒙其害也。通常一蠅能生卵六千粒，徘徊蠶箔，彼此輪殖，以平均每蠶附卵二粒計之，得害三千頭左右，誠來自野外之一種劇病也。是第就我國之蛆害而言，若日本則皆産卵于桑葉，蠶誤食之而發生於體内者也。



雄蠅



雌蠅

鄉蛆病之特徵：凡罹蛆害者，初亦照常食桑，舉止活潑，仍與一般健蠶無異。惟於體面生一二不正形之黑點，此黑點隨經過之時日，而漸次增大，中間有一卵殼，粘附于皮膚表面，不易脱落，爾後蛆體稍大，病勢增進，則食慾大減，舉動頗鈍，終至全體現紫色而斃。斯時蛆已成長，乃破蠶體而出。至核其經過之時日。約須一星期内外。特亦由蠶齡

之大小，及蠶蛆之多寡，而微有差異。受害在四齡以前。或寄生之蠶蛆多者。其致斃較速。反之爲害較晚，而寄生較少者，則其所經過之時期，亦因之而較緩焉。故壯蠶四齡以後之蠶。被害，有不結繭而斃于簇上者，有結繭而斃于繭内，與已化蛹而斃。一竢其蛆成長，穴繭而出，致成不能繅絲之屑繭者，亦吾人所恒遇也。

嚮蛆病之豫防法：斯病原因，既如前節所述，係由雌蠅飛入蠶室，産卵蠶體而發。今欲預爲防遏，自當對其徑路，不令桑蠅飛入，是爲惟一之方術。特蠶室窻户，密閉不開，致使空氣不通，于飼育夏秋蠶炎熱之際，穢濁濕熱，徧滿室中，變壞瓦斯，即氣體。妨礙呼吸，種種疾病，恐因之而促起，害將反甚于蛆蠅。故須設二重之窗户，於内重張掛洋紗，常時關閉，以杜絶其來路，庶蛆蠅不能飛入，空氣依然流通，不致顧此失彼也。第以平時出入，窗户屢啓，恐或有乘間侵入，不能悉免，惟計算老蠶上簇之日數。大率春蠶上簇後六七日，夏秋蠶四五日。再行一次殺蛹，以防維其偶然之害患，藉免穴繭之虞，方完全而無缺陷，可冀得穫良善之成蹟焉。

日本追寄蠅 *Exorista japonica*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雙翅目》 幼蟲【略】宿蠅類，寄生烏蝓、蛞蝓、夜盜蟲之體。

家蠶追寄蠅 *Exorista sorbillans*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下之三 國貉，蟲蠁。今呼蛹蟲爲蠁。《廣雅》：云土蛹蠁蟲。《説文》：蠁，知聲蟲也。司馬相如作蜎，又云禹蟲也，象形。《玉篇》：蠁禹蟲也，是禹蟲即蠁，今謂之地蛹，如蠶，而大出土中，故《廣雅》云土蛹、蠁蟲也，蠁蟲，即蟲蠁，蠁猶響也，言知聲響也，亦猶向也，言知所向也。《埤雅》引《類從》云：帶蠁醒迷遶祠解惑。《香祖筆記》一引《物類相感志》云：山行慮迷，握蠁蟲一枚於手中，則不迷，然則蟲有靈應故，有胙蠁之言矣。

虱蠅科 Hippoboscidae 分部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蠅：余勤切，音淫。蠅類不一，【略】一種小者狗蠅黄色，皮堅喙鋭，嗷咂狗血。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 狗蠅。《齊東野語》曰：狗蠅能治痘瘡危證。夏月狗極多蠅，冬月藏于狗耳中。

清・李元《蠕範》 狗蠅，金黄色，皮堅喙鋭，好嗷狗血，冬蟄犬耳中，春末出耳，飛宿犬項。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狗蠅赤色，似蒼蠅而扁，冬藏狗耳中。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雙翅目》 幼蟲【略】多寄生動植物内。例如蝨蠅，窟家畜毛生長。

清・何東銘纂《邛嶲野録・方輿類・物産・藥之屬》 狗蠅。按：本草狀如蠅，黄色，能飛，堅皮利喙，嗷咂狗血，冬則藏狗耳中。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物産志・動物・蟲之屬》 狗蠅似蠅而小，黄色堅皮，利喙，吸咂狗血。

清・金念祖、黄世祚纂《嘉定縣續志・物産・蟲之屬》 狗蠅類似蒼蠅而色黄，複眼，小口，吻剛鋭。寄生犬體，吸其血液，亦喜齧人。

清・方旭《蟲薈》卷三 狗蠅。《本草綱目》：狗蠅生狗身上，似蠅黄色，能飛堅皮利嘴，啖狗血，冬藏狗耳。凡痘瘡倒黶用七枚，擂碎和酒服最良。

狗虱蠅 *Hippobosca capensis*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狗蠅。《綱目》。【集解】時珍曰：狗蠅生狗身上，狀如蠅，黄色能飛。堅皮利喙。嗷咂狗血，冬月則藏狗耳中。氣味微毒。【主治】痰瘧不止，活取一枚，去翅足，麪裹爲丸，衣以黄丹發日早米飲吞

之，得吐即止，或以臘丸酒服亦可，又擂酒服治痘瘡倒黶。時珍。

【發明】時珍曰：狗蠅，古方未見用者，近世醫方大成載治瘧方，齊東埜語載托痘方，蓋亦鼠負牛蝨之類耳。周密云：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言其孫三歲時發熱，七日痘出而倒，黶色黑唇，口冰冷危證也，遍試諸藥不效，因求卜遇一士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甚奇，因爲經營少許持歸服之，移時即紅潤也，常懇求其方，乃用狗蠅七枚，擂細和醅酒少許調服爾，夫痘瘡固是危事，然不可擾，大要在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爾然或有變證，則不得不資于藥也。

【附録】壁蝨。時珍曰：即臭蟲也，狀如酸棗仁，咂人血食，與蚤皆爲床榻之害，古人多于蓆下置麝香，雄黃，或菖蒲末，或蒴藋末，或揀花末，或蓼末。或燒木瓜烟，黃蘗烟，牛角烟，馬蹄烟，以辟之也。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虱蠅科Fam. Hippoboscidae。犬虱蠅*Hippobosca capensis* von Alfers，二雄三雌。太原府：一九〇八年八月一一—一七日從狗身上採集。該種是從南歐傳到華北家狗身上的寄生蟲，也出現於非洲部分地區。

日蠅科Helomyzidae分部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日蠅科Fam. Helomyzidae。*Genuset* sp. incert.，一雌。一九〇八年一一月六日採自榆林府。

實蠅科Trypetidae分部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雙翅目》 幼蟲【略】又如瘿蠅科，遺卵樹枝生蟲瘿，是爲植物內之寄生。

蚤目Siphonaptera部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〇 ：齧人跳蟲。从虫，叉聲。叉，古爪字。子皓切。

：蚤或从虫。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蚤：子老切，齧人跳蟲也。又作蝨。

蝨：子老切，蝨蟲也。亦作蚤。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蚤、虱、蝨：子皓切。《説文》：齧人跳蟲。亦作虱、蝨。

蝨：子皓切。《説文》：齧人跳蟲。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蚤：，子皓切，嚙膚跳蟲也。早莫之蚤亦借用此，手爪之叉亦借用此。

明・趙撝謙《六書本義》卷七 ：子皓切，齧人跳蟲。从虫，叉聲。亦倫蝨，倫虱、蝨非借。同早。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蚤：則絞切，音早，齧人跳蟲。《抱朴子》：蚤蝨攻君，卧不獲安。又與爪同。又車輻入牙處爲蚤。《考工記》：眡其緩欲其蚤之正也。又與早同。孟子蚤起，本作蝨，省作蚤。

蝨：俗蝨字。《集韻》：蚤或作虱、蝨。舊注與蝨同，誤。又音皁，蟲名，亦非。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奊：《字彙補》與蚤同。見漢逢

童碑。詳蚤字注。

蚤：《唐韻》、《集韻》、《韻會》、《正韻》並子皓切，音早。《玉篇》：嚙人跳蟲也。《續博物志》：土乾則生蚤。《莊子・秋水篇》：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曹植《令禽惡鳥論》：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又與早通。《越語》：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孟子》：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又《正韻》與爪通。《禮・曲禮》：不蚤翦。注：蚤讀爲爪。疏謂除手足爪也。《周禮・冬官・考工記》：眡其緶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幅入牙中者也。本作蝨，省作蚤。或作虱、蝨。

虱：《韻會》同蚤。詳蚤字注。

蝨：《集韻》、《正韻》並子皓切，音早。與蚤同。《說文》从蚰、叉。

蝨：《集韻》子皓切，音早。與蚤同。詳蚤字注。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齧人跳蟲也。齧，噬也。跳，躍也。蝨但齧人。蝨則加之善躍，故著之，惡之甚也。从蚰，叉聲。子皓切。古音在三部。又，古爪字。按：此四字，妄人所沾，不言古文，而言古某字，許無此例。且又手足甲也，爪虱也。未嘗謂又爲爪之古文。直由俗謂爪爲手足甲。乃謂又爲其古字，徑注之於此，不可不刪去。

：蝨或从虫。《經傳》多段爲早字。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蚤，一作蚘，一作蝨，一名疙蚤，一名狗蚤，一名跳蚤，以其黑色，善跳也。齧人血狠於蝨。

清・謝鳴謙等纂《辰州府志・物産考・蟲之屬》 蚤。《玉篇》：嚙人跳虫也。俗呼跳蚤。

清・何東銘纂《邛嶲野録・方輿類・物産・藥之屬》 蚤。按：俗呼蛉蟧。

綜　述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釋蟲三・蚤》 蚤，齧人跳蟲也。緩輒失之，辨之在蚤，故爲早暮之早，其字從爪爪而得之。《説文》作蚤。韓子曰：韓昭侯搔而佯亡，一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其蚤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也。莊子曰：鴟鵂夜撮蚤，晝日瞋目而不見丘山考。以其微而善跳，鴟鵂獨能夜撮之，以喻其精明，如此非果有蚤撮之也，説者乃謂人翦爪在地，鴟鵂夜至人家撮拾視之，知有吉凶，輒更其家。故《五行書》埋爪必有處所，此自一説，未必莊書之本旨也，今沐猴亦好爲人撮蚤云。《淮南子》云：昌羊去蚤虱，而人弗集者爲其來蛉窮也，昌羊今之昌蒲，蛉窮入耳之蟲。則所去之害，小而所來之患大。趙壹《解擯賦》：丹鴻可殺蚤。

又 撮蚤。《淮南子》：鴟夜聚蚤，察分豪末。許慎云：鴟夜聚食蚤蝨不失也。司馬本作蚤，音文，云鴟鵂鶹夜取蚤食。崔本作爪，云鴟鴞夜聚人爪於巢中也。《莊子音義》。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二 寧國論云，【略】土乾則生蚤。

明・李蘇《見物》卷五《蟲物論》 蚤多匿壤中生子，善跳躍，能嚙人及貓犬鼠等。【略】蚤至細而嚙人，至難禁。覓之輒迸，逸無蹤，令人切齒，徒搔抑。靡得而捕焉。嗚呼，愚鈍無辜而遭羅，狡猾售姦而漏網。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蚤》 《蟫史》云：蚤，齧人細蟲也，黑色善跳，俗云蝨生汗垢，蚤生積灰。亦有雌雄，雄者小雌者大，俗呼爲疙蚤。或曰布谷鳥所吐，每吐二二斗，如蚊母之吐蚊也，故三月蚤多，至四五月差衰，一種身扁而臭。不能跳善齧人，名曰交蚤，又名扁蝨，京師呼壁佗蟲。《聞見録》云以芸香置書帙中即無蠹，置蓆下即去蚤，南人呼爲十里香。《草木子》曰：蚤蝨至微也，天地生之以食人。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蚤虱》 蚤，齧人跳蟲也，緩輒失之，辨之在蚤，故爲早暮之早，其字从爪，爪而得之。《説文》作蚤。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昆蟲類》 蚤。《山堂肆考》：蚤，齧人蟲也，黑色善跳，俗云蚤生積灰。亦有雌雄，雄小雌大，俗呼爲疙蚤。或曰布谷鳥所吐，如蚊母之吐蚊也，故三月蚤多，至四五月漸衰。《格物總論》：蚤出於塵土間，或以爲蟻化。《五雜俎》：治蚤者，以桃葉煎湯澆之，蚤盡死。《聞見録》：以芸香置蓆下，即去蚤。《草木子》：蚤虱至微也，天地生之以食人。

清・姚培謙、張卿雲輯《類腋》卷一〇《物部・蚤》 撮蚤。《莊子》：鴟鵂夜撮蚤察豪末。《玉篇》：蚤，嚙人跳蟲也。【略】懷蚤。《易林》：探懷得蚤。【略】糜齒。曹植論：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

清・何焯、陳鵬年《分類字錦》卷五九《蚤蝨》 跳蟲。《説文》：蚤齧人跳蟲。輕軀。顧大韶《又後蝨賦》：蝨恃矯翼，蚤憑輕軀。我欲捕之，轉眄而逋。

清・陳淑均纂，李祺生續纂《噶瑪蘭廳志・介之屬》 蚤。《山堂肆考》：蚤生積灰，雄小雌大，俗呼疙蚤。

清・鄭文彩纂《瓊山縣志・輿地志・蟲類》 蚤，嚙人跳蟲也。土乾則生，

春末夏初更盛。

清・王映斗纂《定安縣志・蟲屬》 跳蚤如虱而黑，能跳，春夏間盛。

清・萬青黎、周家楣、張之洞、繆荃孫纂《順天府志》 蚤。按：亦齧人，時將雨，則此蟲預多。

清・蔣師轍、薛紹元纂《臺灣通志・蟲魚類》 蚤。《山堂肆考》：蚤生積灰，雄小雌大，俗呼疙蚤。

清・方旭《蟲薈》卷三 蚤。《山堂肆考》：蚤生於積灰，雄小雌大，俗名虼蚤。或曰布穀鳥所吐，故三月最多。旭按：或說蝨化蚤。《見聞録》：蓆下置芸香去蚤。

雜録

明・謝肇淛《五雜俎・物部》卷九 菖蒲能去蚤、虱而來蛉窮。

又 治蚤者以桃葉煎湯澆之，蚤盡死。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七《制蚤》 陸氏曰：燒蝦蟆可以制蚤蝨。

又卷二二八《蚤》 蚤，齧人蟲也，黑色善跳，俗云蝨生汗垢，蚤生積灰。亦有雌雄，雄小雌大。或曰布谷鳥所吐，如蚊母之吐蚊也，故三月蚤多，至四五月漸衰。又一種身扁而臭，不能跳，善齧人，名曰交蚤。又名扁蝨，京師呼爲壁陀蟲。

又《殺蚤不誠》 韓子曰：韓昭搔而癢，亡一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己蚤蝨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不誠也。

又《賦蚤有指》 卞彬爲南康郡丞，仕既不遂及著蚤、蝨、蝎蟲，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

清・周學濬、陸心源纂《湖州府志・輿地略・蟲之屬》 蚤。按：齧人跳蟲，俗呼蚤蝨，以菜子殼祛之。

清・屠繼善纂《恒春縣志・藥之屬》 蚤。《山堂肆考》：蚤生積灰，或曰布殼鳥所吐，如蚊母之吐蚊也。故三月蚤多，至四五月漸少。《格物總論》云：蚤出塵土間，或以爲蟻化。《聞見録》云：以芸香置席，去蚤。《五雜俎》云：以桃葉煎湯澆之，盡死。

清・金蓉鏡纂輯《靖州鄉土志・動物・蟲之屬》 蚤。《説文》：蚤，齧人跳蟲也。【略】狀如雞蚊，色黑，善跳。

清・王本祥《科學世界・説蚤》 鳥啼花發，百卉吐芬，芳春乍去。炎夏方殷，淺草蒙茸之間，家屋奥幽之地，莫不有六足蟲棲息繁延於其間。就中有所謂蚤者，尤渺小活潑，刺人畜而吸收其血液，擾人清夢，妨人睡眠，爲患尤烈，是固人人所深惡痛絶。急欲消去之而殄滅之也。雖然，欲免其患，宜審其性，兹略述蚤之構造發生及性情，讀者諸君，或不嫌其瑣細而一覽之乎。

蚤之學名，爲Pulex irritans。體形似卵，而兩側稍扁平。表面被以赤褐色剛皮，試捕蚤而挾以指爪，即發啾啾之小聲，是即剛，皮因加壓而破裂也。取蚤一枚，窺以蟲目鏡，則趣味極豐富。體爲十三節，前一節爲頭，次三節爲胸，餘節爲腹。全體生刺，而刺之前端皆向後。又其被體之剛皮，在體節之後部，少突出於後端，頭部甚少。與全體不相稱，又有小觸角二，分爲四節，運動時頻振，動其觸角不絶，静止時即垂下於頭之前部，曾不少動。目圓而大，位於頭部之兩側。口之外面，具有節之鞘，鞘内有管，其兩側有刃如鋸，最適於切物之用，又有長針二，極犀利，彼蚤之得刺破人畜皮膚，而吸其血液以爲生活者，全恃此機能以爲之保護也。凡人畜類被刺傷於蚤，則其處即現暗赤色微少之點，而其周圍圍以淡紅色。

蚤之形體，乍觀之雖似無翅，然窺以顯微鏡，則其胸部有鱗片之翅四，足有六本，長而有强力，足端有節五，前端向内而爲鈎，其前部之四足，相近而附着於頭，後二足稍離而附於後部，且較前四足，體更大而力更强。彼蚤之能飛躍跳舞，樂此不疲者，此足爲之也。蚤在尋常安全時，恒匍匐而行，一旦身罹危境，即奮其全力以後足蹴於物，繼以大飛躍，轉瞬間而形迹杳然。

蚤之能飛躍，人人皆知矣，雖然，此小動物，不獨强於飛躍力已也。其一般之體力，亦有足驚者，欲試驗之，頗不易易，英人某氏，曾以重一厘七毫許之金，造成指長之鎖，而繫於蚤，則其蚤即曳之而行，毫不費力。又有英人某職工，以象牙造成馬車一輛，馬一匹，馬車之内又乘以象牙製之御者一人，乘客六人，犬一頭，各馬之上，又各乘以一人，取此全體而繫於一匹之蚤，彼蚤仍能曳之而行云。

抑蚤非獨能任重已也。馴養之又可教以演種種之藝技。法國巴黎城，曾有演蚤戲者，其舞臺之上，列蚤三十匹，有持木製小鎗而列隊運動者，有挽砲車作種種之擊刺狀者，又有附馬具於二蚤，使挽金製之馬車者，車上又乘以一蚤，使執鞭爲御者狀，馳驟離合，步伐井然，變幻雜沓，光怪陸離，幾令觀者發噱，其車馬鎗砲等器，又復鏤文錯采，雕製極工，機關器械，纖毫畢露，駕御之法，以鎖鎖

其腿，連而繫之於車，車可臨時脱卸，而鎖則終身繫之焉。有時蚤或狡黠，不肯挽馬車與砲車，則管理人以己燃之煤條近之，蚤即蹶然而起，願效馳驅，此等馴蚤，凡閱二年半之久，曾無一死者，是亦奇矣。雖然此微小離奇之幻戲，由何裝置而入於觀者之目乎，是又人人所欲解之問題也。其法置風景花木之畫於後面，而使蚤演藝於其前，令觀者立於幕外，置廓大鏡窺之，彷彿西班牙之鬬牛，幾忘其爲渺小之蚤焉，此等奇技，百年前猶盛行於巴黎里昂，及其他著名之都會，大博聲譽云。

雌蚤一次能産卵八個至十二個。卵形平滑而白，産卵之處，常在地上及床下，又如舊器物塵埃堆積之所，毛氈枕席之間，亦嘗爲彼等隱匿之地焉。蚤卵在夏期經四五日，冬期經十一日，始孵化而爲幼蟲。幼蟲之體，細長爲圓柱形，全體生毛，體分三部，最後一部，具小鉤二，頭部有二個小觸角，無足。行動之時，常舉其頭以捩轉其體，即進行而無阻。初爲白色，後帶赤色，繼遂與成蟲同色。

幼蟲所需之食物，世人尚未知其果屬何種。據某氏研究，謂寄生鳥類之蚤，時取其羽毛與皮内相連之部分以爲食。其寄生哺乳動物者，則吸取其血液以成長云。雖然，斯言也，尚不無幾分之疑義，蓋幼蟲雖得此物質，然以口器不完全，究不能藉此以營生活也，且幼蟲不至適當之時期，斷不能棲身於哺乳動物及鳥類之體内。由此觀之，彼肉也，血液也，知其不能爲彼等普通之食物，可斷然矣，又某博物家，謂蚤之母蟲當其産卵時，已有若干之血液混合於卵，乾而成黑色有光澤之塊粒，以爲幼蟲營養之資。雖然此區區者，果足支持幼蟲使達於成蟲之域，而保全其生命於不斃乎，是又不待智者而知其難矣。然則蚤之幼蟲，所恃以爲生者，果何物耶，據動物學之例，動物生長常有由母體吸收食物，轉納入於幼蟲之口者。彼蚤或亦以此而蕃衍其嗣續歟？

由卵而孵化爲幼蟲，經二週間，即停食静止，如死狀，繼又製成白色如絹之繭，變蛹而匿身於其中。更經二週日，蛹又變爲完全之成蟲。

蚤多生於塵埃堆積人家兵營等處，又多繁殖於破壁壞屋，生人出入之所。防蚤之法，須除去家内室内之塵芥，使浄盡，爲奪去其隱匿所及産卵所之計。席下又敷以舊新聞紙，且散布胡桃葉，以防其生殖，又置除蚤菊於枕席隙間。雖小量，其收效亦極大也。

蚤之種類頗多，上所述者，專屬吸人血之普通蚤而言，此外又有所謂犬蚤者，背上具櫛齒狀之毛，極能飛躍，常寄生於犬猫等體上。利斯蚤爲寄生於栗鼠貂類之蚤，形稍長而扁平。蝙蝠蚤寄生於蝙蝠類之蚤，色少淡背上列五個櫛齒。最大之蚤爲寄生於澳洲之山荒食蟻獸。者，其長且達一分五釐云。其他鳥類亦有寄生之蚤，世界上最可恐懼之蚤，産於南亞美利加之巴西，及附近之國，名斯納諾米Sorcpybla Penetrans者，兹詳述之如下。

斯納諾米之體形，較尋常之蚤稍小，色褐而脊背有小白點一，口吻甚長，略等於體長，且極堅强，具三個之刃針，雄者常住於砂中，雌者則蠹入人類及其他哺乳動物之足，而産卵於其内焉。其産卵之處，常爲足指爪與肉連合之間，或踵皮之下，如前所述之嘴，其鋭利堅長，雖屬非常，然侵入皮膚之時，曾不覺小癢，至數日後，始感微癢，初極輕，繼漸增加，終至不堪其苦，且彼斯納諾米，不僅吸取血液已也，又在宿主之足，據爲巢穴，由卵孵化而幼蟲，由幼蟲而成蟲，吸其膏血，蠹其皮肉，而足遂不免有潰瘍之虞矣。聞巴西土人，時爲此小昆蟲，腐蝕其足之全部，或失其足趾者不少，欲預防斯納諾米之襲擊，須着厚靴，並時時檢視其足，留意不少懈，巴西土人，普通之防禦法，常使小兒視察之，因小兒目力敏鋭，易見斯納諾米蠹入之處也，既得其處，即以針徐徐引出之，然引之不得法，或中傷蟲體之一部，取出其半，而仍留其半，則必有潰瘍之危險云。我東方各國，普通之蚤雖多，幸無此極可怖之蚤，繁殖於其間，不可不謂之幸福也。

圖表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蚤不具翅。



第五十八圖 蚤
甲：幼蟲 乙：蛹 丙：成蟲

蚤科Pulicidae 分部

人蚤*Pulex irritans*

清・李元《蠕範》 土乾生蚤。蚤，虮也，蝨也，蠋也，跳蟲也。生塵土中，黑色，小不及黍米，躍可尺餘，能入人衣袴中螫人。

犬櫛首蚤*Ctenocephalides canis*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虫部》 蝨：今蚤，古音早，狗蚤也。

細蚤科Leptopsyllidae 分部

曲鬃怪蚤*Paradoxopsyllus curvispinus*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附録四《蚤類三個新種的生物學描述》 由維多利亞十字勛章、優異服務勛章獲得者，皇家軍醫分隊道格拉斯上尉在克拉克華北考察隊行程途中採集，由納撒尼爾・查爾斯・羅斯柴爾德鑒定描述。

採集到的跳蚤有三種，全部證明爲新種。最重要的一種是在一頭狍子身上發現的，與土耳其斯坦的馬、牛等牲畜身上的跳蚤最爲接近，危害很大。這三種模式標本均收藏在大英博物館。

角葉蚤屬*Ceratophyllus subcaecatus* spec. nov.。動物圖1、圖2。

♂♀ 這種跳蚤的主要特徵是無色的眼睛，以及雄性第八腹甲較大，這些特徵使之與真正的角葉蚤*Ceratophyllus* 區別開來。但在這一屬中，另有一種與角葉蚤*subcaecatus* 非常接近的謝氏山蚤*C. silantiewi Wagner*，(1898)，雖然兩者的區別也較爲明顯。這種氏山蚤的眼睛中心部分無色，抱握器(clasper) 與角葉蚤*C. subcaecatus* 非常相似，第八腹甲較小。但這兩種跳蚤很容易區分，角葉蚤嘴更短，頰突尖銳，雄性和雌性的第二節觸角都有短鬃，雌性謝氏山蚤的鬃較長。腹鬃較少，還有其他一些不同特徵。

頭部——額從結節處向下垂直，結節更靠近中間感覺器官，白點。而不是口器角部。眼睛爲圓形，除前端和下端邊緣外，顏色虛微。眼前有三根較大鬃成一排，中間一根與最下部一根較爲接近，在這些鬃間有細毛。在這三根較大鬃前面另有三根鬃列爲一排，最上面一根靠近觸角凹槽的爲雄性，而雌性沒有這一特點。頰突有些尖銳。枕骨部有一根較大鬃位於中心部位前面的觸角凹槽之上，每側靠近頂部有六根鬃排成一列，其中衹有最靠近腹部那根較大。沿着觸角凹槽，雄性有一排約一二根短毛，而雌性約有六根。雌性從觸角凹槽到頭頂沒有連接的痕迹。雄性與雌性的觸角凹槽都在後端開口，雄性的向前胸側延伸。雄性與雌性觸角的第二節剛毛都很細；雌性觸角棒長度爲寬度的一半。下顎(maxillary) 須肢接近前基節頂點，嘴向轉節延伸，但未超過轉節，與謝氏山蚤*silantiewi* 的情況一樣。

胸板——前胸背板有一排一八個細刺，以及一〇—一二根長鬃。中胸背板後端有一排一〇—一二根鬃，其前兩側區有約八—一一根小鬃；內側頂端前有六—八根鬃狀刺。中胸側板有六或七根鬃，上部前端角處有幾簇小毛。後胸背板有二排鬃，前一排有九到一二根，後一排有一一或一二根。後胸前側片有二根鬃，腹板上一根，後側片上六到八根(一二至四、三、一)。兩側後胸背板上有二根深棕色刺，與第二或三節前腹部背甲上的刺相似。

腹部——氣孔位於後排第一根鬃上方，這不包括雌性第七腹節，因其上沒有該鬃。雌雄兩性的氣孔位置不同，雄性氣孔靠近鬃，雌性氣孔位於鬃前較遠處。我們面前這些標本背甲上兩側前後排鬃數爲：雄性：四至八、一〇；四至六、一一；三至五、一二；一至五、一一；一至四、一二；一至七、一二；雌性：六至七、八；四至九、一二；二至四、一二；二至四、一一或一二；一二；二、一二、一〇；四或五、八。腹甲上有一排剛毛，其前面沒有另外的鬃；兩側鬃總數，雄性：二、五、六、六、六；雌性：二、六、六、六、六、八至一一。基部腹

甲兩側各有一或二根橫鬃。雄性有二根臀板前鬃，靠上一根的長度爲另一根的一⁄二。雌性有三根鬃，最上面一根的長度爲中間一根的一⁄四左右，最下面一根的長度爲中間一根的四⁄五。

足——後基節外側約有七根鬃，內側有一排八至一〇根，邊緣有五至七根，不包括頂鬃在內。後腿節前外側有一至三根橫鬃，後部接近頂端處有一根。中腿節內表面上有一排四至五根鬃，後腿節上有五至七根。後脛節外側有一排七至一〇根鬃，包括靠近頂點的一根。內側有一排傾斜的或是斷斷續續的。四至六根剛毛，除頂上和接近頂點的濃密剛毛外，在前部邊緣還有一些小鬃。後脛節上最長的頂鬃向第一節後跗節的槽口延伸，或略微超出槽口。雌性第二節後跗節最長的頂鬃，延伸至第五節中部附近，而雄性有三根頂鬃，在第二節上有一根接近頂端的鬃，延伸至第五節中部附近，或超出，雌性的第三節上也有一根頂鬃。所有跗節的第五節均有五對橫鬃和二根粗短的頂腹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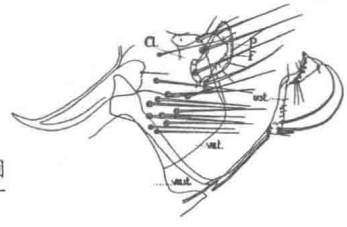
跗節各分節的長度如下：

前跗節…♂一一、一一、八、七、一七——♀一三、一三、一〇、八、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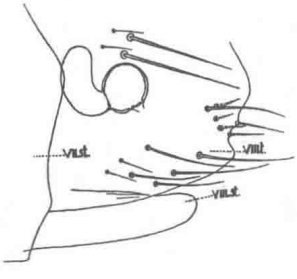
中跗節…♂一九、一七、一〇、八、一八——♀一三、一二〇、一三、九、一九。

後跗節…♂四三、三〇、一七、一〇、二〇——♀五〇、三六、一八、一一、二三。

變形節——♂第八節背甲（圖一，viii. t.）約有八根細毛，位於氣孔上方，並有一六至一八根粗鬃，其中八至一〇根集中在節側，如圖中所示。第八節腹甲並不比背甲小太多。它與前一節背甲相似，但如圖所示（圖一，viii, st），是腹部最長的，兩側僅各有一長鬃，伴以幾根細毛。從第九節背甲里端延伸出的接縫並未將抱握器（圖一，Cl）分開，第九節背甲裏端構成柄狀突起。抱握器的柄狀突起末端漸尖細。抱握器的後背部形成較寬突起（P），長與寬同。可移動的突起（F）從側面觀就像一個拇指，遠邊比近邊更圓。遠邊上從基部起一⁄三或一⁄四處有一根細長鬃，過中心點外或二⁄三處有一根更長的鬃，另有一些較短鬃，如圖所示。在第二只雄性標本中，『指狀物』的頂點處比圖中所示更圓。在位於指狀物着生點下方的抱握器的邊緣，祇有一根長鬃和幾根細毛。第九節腹甲（圖一，ix. st）極細弱，垂直臂與水平臂亦細弱，不包括垂直臂頂端。水平臂後半節寬度約是前半節的兩倍，形狀奇特，與翻轉的搖擺木馬略有相似。這部分腹甲超出中心點以外，頂部二⁄五向下彎曲，每側最接近腹角處各有二根長鬃，均勻彎曲，另伴有兩根較短似刺的鬃。腹甲頂點猶如被截去，頂端部分呈三角形，上部邊緣外側有一排毛，內側有二根毛，腹角內側有一根較短似刺的鬃。第一〇節與第九節背甲由一條接縫顯著分開，接縫位於離感覺板較遠處。第一〇節背甲每側各約有六根短毛，沿着頂端邊緣有一排短鬃。——雌性。第七節腹甲頂端向內彎曲兩次（圖二）。第八節背甲的氣孔上方有一或二根小毛。頂端邊緣爲圓形，略有波紋，較低處的角突出（圖二）。第八節背甲下半部外側祇有八或九根鬃，內側有四根。口針（stylet）尖端的鬃比第六節背甲上後排的鬃短得多，但比臀腹甲上最長的鬃更長更粗。臀腹甲中央有一叢又短又粗，像尖刺一樣的鬃，由一道小縫與頂端下的鬃分開。口針的長度約爲寬度的二倍，有二根鬃，頂端還有一根。受精囊（receptaculum）有一個較短球狀頭，以及一個寬尾巴，基端最細。



圖一



圖二

長度：測定的標本。♂二·二毫米；♀二·四毫米

一九〇八年一二月二二日，在陝西省延安府北社鼠 *Mus confucianus luticolor* 身上採集到二只雄性和九隻雌性標本。

『宿主是在巖石中栖居的老鼠，身上常有無數扁虱和跳蚤。有時可在存放人類尸骨的小洞穴中捕捉到這種老鼠，它們可能以死尸爲食。』

『延安府城是位於陝北中部的一座城市。』

蠕形蚤科 Vermipsyllidae 分部

麅長喙蚤 *Dorcadia dorcadia*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

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採集到的跳蚤有三種，全部證明爲新種。最重要的一種是在一頭狍子身上發現的，與土耳其斯坦的馬、牛等牲畜身上的跳蚤最爲接近，危害很大。這三種模式標本均收藏在大英博物館。

蠕形蚤屬長喙蚤*Vermipsylla dorcadia* spec. nov.（圖五）

♂♀ 由於我們準備對這個極其有趣的種進行較爲全面的闡述，所以在此特別指出這一新種與其近親花蠕形蚤*V. alakurt* 之間某些顯著不同的特性。胸板和腹部的背甲有兩列鬃，前面一列鬃斷斷續續，兩列鬃都較短，但位於氣孔下方每側各兩根長鬃除外。雌性背甲上的鬃比雄性更少，前面一列鬃幾乎完全缺失。腹甲上每側僅一根鬃。足與花蠕形蚤的明顯不同，特別是脛節和跗節，雌雄幾乎都有這種特性。中間脛節有四對，後脛節背部邊緣衹有三對長鬃，包括頂端鬃，其他鬃逐漸變得與外表面細鬃一樣細，而不再與腿節的側面鬃一樣長。稀疏的背部鬃與背部邊緣和脛節中心之間的側向鬃都向後延伸。前跗節第一節和中跗節比第二節短得多。第一節後跗節後部邊緣上的鬃稀疏、短小；這一節長度只有後脛節的一／三，基部色淺。第二節至第四節後跗節每節都有幾根極長頂鬃，向第五節延伸並超出，這些鬃比花蠕形蚤相應的長鬃更稀更短。



圖五

一九〇九年一月十九日，道格拉斯上尉在陝西省延安府的一頭狍子身上發現了這種蚤。體型頗大的雌蚤是『在狍子的鼻孔裏採集到的。**【略】**但除此種之外，在該地區打到的幾只狍子身上再未發現其他蚤類』。

雄蚤是『在發現雌蚤的那一頭狍子皮毛裏採集到的』。

由此採集到了包括雌雄兩性的一小系列標本。

櫛眼蚤科Ctenophthalmidae 分部

無規新蚤*Neopsylla anoma*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新蚤屬無規新蚤*Neopsylla anoma* spec. nov.（圖三，圖四）。♂♀ 與二齒新蚤*N. bidentatiformis* Wagner (1893) 相似，但後基節內表面有一短刺叢，很容易辨別。

頭部——額平坦，呈圓形，口部傾斜向後。沒有眼睛，衹有觸角溝邊緣突出的小節。額上有二列鬃，前一列有六至八根，後一列有四根較長鬃，這四根中有一根位於觸角溝邊緣。後頭部有三列鬃，每一列鬃數爲三、五或六、六。觸角的第二節有一列鬃，雄性的最長鬃爲棒節的一／三長，而雌性有四根鬃，與棒節等長或近似。頰角有二根刺，外側一根短而寬，呈三角形，內側一根長而窄，兩者相交。頰角突起部分**從側面看部分被尖刺覆蓋**。爲矛尖狀。額角比前基節約短一／四。下顎（maxilla）達到喙突的第三節頂部，下顎須（maxillary palpus）延伸至第五節基部。

胸部（Thorax）——前胸背板兩側共有一八根刺成一櫛狀排列和一列一二或一三根鬃，其前再沒有鬃。中胸背板有二列鬃，前一列有一七或一八根，後一列有一二根，這二列前還另有三或四根小鬃，基部有許多小毛，內側亞端部有一〇根鬃狀刺。中胸側板（mespopleura）有七根鬃。後胸背板（metanotum）也有二列鬃，數量爲二〇根和一二根。後胸前側板（metepisternum）有二根鬃，胸板（sternum）上一根，前胸板（episternum）上一一至一四根（♂五、二、五或六、二；♀五、四或五、二）。我們鑒定的二隻標本後胸背板（metanotum）上沒有頂端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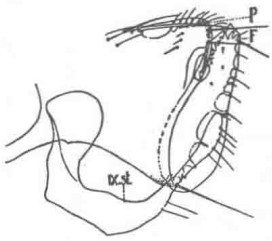
腹部——前三或四節背甲兩側共有二或三根頂端刺。所有背甲上均有二列鬃，通常其前還另有一些鬃，數量如下：雄性，二、一六、一五；二、一四、一八；一、七、一

七、〇、六、一七；一、四、一八；〇、四、一六；一、六、一五；雌性，五、一五、一二；二、二一、一六；二、一六、一七；〇、一五、一六；〇、一五、一五；〇、一五、一四；三、一二、一三。腹甲上有一列鬃，其前面有一些小毛，數據如下：雄性，二、四、六；二、七、六、六；六、七；雌性，二；五、七；六、八；五、八；一四、一二。雌性的第一腹甲每一側另有二或三根鬃。雌性有三根臀前鬃，上鬃和下鬃的長度是中間鬃的一／三。就雄性而言，二根鬃位於較長的一根之上，這二根長度與同側第四根相同，而另一側最接近長鬃的那根明顯尖端已折斷。與大鬃差不多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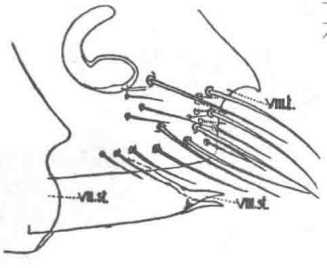
足——後基節亞端部有三根鬃，外側和內側區共有約四〇根鬃，不包括內側表面上像刺一樣的短鬃和頂端的鬃。後腿節外側有二根亞端部鬃，內側有一根亞端部鬃，內側基半部有一或二根側毛。雄性後脛節外側表面有一〇或一一根鬃，雌性七或八根。雌性衹有一列鬃，雄性在腹部或背部。有一些鬃與上述鬃列相接。後邊緣外側鬃的長度、粗度相差無幾，都十分粗壯；包括頂端鬃在內共有一一根。內側邊緣有四根長鬃，其中一根位於頂端，並伸向第一跗節頂端，並約略超出。

第一節中跗節比第二節長一／三；第一中跗節比邊緣的鬃與後跗節的鬃一樣短而粗，而前邊緣的鬃更細，不包括頂端的鬃。數量也更少。第二節後跗節最長的鬃向第三節頂端延伸。第五節跗節共有四對側面鬃和二根較短的頂端鬃。雄性和雌性的跗節長度如下：

前跗節……一〇、九、八、六、一四。
中跗節……二一、一六、一〇、七、一四。
後跗節……三〇、二二、一五、九、一六。



圖三



圖四

變形節——♂。該屬的第八節背甲非常小，氣孔上方約有六根短毛。腹甲較大，從側面看頂端微凹，呈圓形，腹部邊緣及附近約有一五或一六根鬃，其中五或六根腹鬃特別大，排成一列。抱握器（圖三）上部與下部等長。末梢上端呈圓形，下端爲尖角。邊緣上部有一些鬃，其中一根特別長。柄狀突起細長，寬度較爲均勻，略微向上彎曲。可移動的突起（F）略微高於抱握器上角，向下延伸，與數個近親種相同。

它與圓錐形糖塊的形狀幾乎如出一轍，底端爲圓形。所有的鬃都很小，最長鬃位於頂端附近，與突起一樣長。第九節腹甲（圖三，ix. st）的內臂彎曲，較寬，水平臂較窄，中心部位最窄，頂端半部漸寬，略呈圓形的腹部邊緣上有一列短鬃。一根長鬃位於水平臂中部，有幾根較小鬃距離中心點更近。——雌性。第七節腹甲的頂端邊緣上角先向內彎曲，然後向外彎曲（圖四）。第八節背甲氣孔上方約有六根短毛。氣孔下方沒有鬃。第八節背甲下部有六或七根長而粗的鬃，其中四或五根接近邊緣，大鬃旁邊另有三至八根小鬃。內側約有八至一〇根鬃。第八節腹甲尖銳地突出。與近親種不屬於中蚤屬*Mesopsylla*。一樣，感覺板隆起。受精囊長度大於寬度，而從我們的圖件分析，尾部約爲頭部長度的一半。

長度：依據製作的標本進行測量。二、五毫米。

一九〇八年一一月二四日，在陝西省榆林府的甘肅鼢鼠*Myospalax consus*身上採集到一對標本。

『榆林府城是位於鄂爾多斯邊緣的一座城市。周邊鄉野異常乾燥、多沙。』『甘肅鼢鼠是一種嚙齒動物，和鼹鼠一樣喜歡栖居在地下。這種動物身上很少有跳蚤。』

毛翅目Tricoptera部

石蠶、石蝨、石下新、石蠹蟲、石下新婦

題解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八《石蠹》　伊洛間水底石下有蟲如蠶，亦解

放絲，連綴小石如蟹，春夏羽化作小蛾，水上飛名石蠶蟲，一名石下新婦。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蠶：《唐韻》昨含切，《集韻》、《韻會》、《正韻》徂含切，並音蹔。絲蟲也。【略】又《本草》：石蠶。一名沙蝨，乃東澗水中細蟲。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 毛翅目。此目上顎退化，下顎與下唇相合而成一吸口。翅之形狀，前後異形，前小後大，而後翅又常爲重疊。

清・李元《蠕範》 石蠶之繭附石。石蠶，石蠶也，沙蝨也，石下新也，附水中石，作絲繭如釵股，長寸許，春夏化蛾飛水上，其別種曰石蠶。似草根，黑色，細小有角節。

清・沈青崖編輯《陝西通志・物産一》 石蠶，形似蠶，細小有角節。生江，漢側石穴中。青黑色。岐，隴間亦有之。《唐本草》。

綜　述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石蠶》 石蠶味鹹寒，有毒主五癃破石淋，墮胎。肉解結氣，利水道除熱，一名沙蠶，生江漢池澤。陶隱居云：李云，江左無識此者謂爲草根，其實類蟲。形如老蠶，生附石傖，助庾切，人，得而食之。珠鹹而微辛。李之所言有理。但江漢非傖地爾，大都應是生氣物，猶如海中蠣蛤輩附石生，不動亦皆活物也。今俗用草根，黑色多角節亦似蠶，恐未是實，方家不用沙蠶，自是東間水中細蟲。人入水浴菩人略不可見，痛如針刺，挑亦得之。今此名或同爾非其所稱也，唐本注云：石蠶形是蠶，細小有角節，青黑色，生江漢側石穴中。岐隴間亦有，北人不多用，採者遂絶爾，今隴州採送之，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李云，江左無識此者，謂是草根。生附石間，其實如老蠶，如此則合在草部矣，今既在蟲部，又一名沙蝨，則是沙石間所生者，一種蟲也。陶云，猶如蠣蛤，輩附石而生近之矣。蘇亦未識而云，似蠶有節青黑，生江漢石穴中，此則半似說蠶，半似草，更云不採遂絶妄亦甚也，按：此蟲所在水石間有之，取以爲鈎餌者是也，今馬湖石門出此最多。彼人好噉之，云鹹微辛，李蘇二說殆不足憑也。

《圖經》曰：石蠶生江漢池澤，舊注或以爲草根。生石上似蠶者，或以爲生氣物。猶如海中蠣蚜輩。又本經云：一名沙蝨，沙蝨自是水中細蟲，都無定論，蜀本草注云：此蟲所在水石間有之，人取以爲鈎餌，馬湖石門出取最多。彼人亦好噉之，云味鹹小辛，今此類川廣中多有之。草根之似蠶者，亦名石蠶。出福州及信州山石上，四時當有其苗青，亦有節，三月採根焙乾，主走注風散血止痛。其節亦堪單用，擣節取末酒温服之。

《衍義》曰：石蠶謂之爲草，則繆矣。經言肉解結氣，注中更辯不定，此物在處有附生水中石上，作絲蟹如釵，股長寸許，以蔽其身，色如泥蠶在其中。此所以謂之石蠶也，今方家用者絶稀，此亦水中蟲耳，山中可多。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石蠶。《本經》下品。

【校正】併入有名，未用石蠶蟲。【釋名】沙蝨、《本經》。石蠶蟲、《別録》。石下新。《拾遺》。弘景曰：沙蝨乃東間水中細蟲。人入水浴，着身略不可見，痛如鍼刺挑亦得之，今此或名同而物異耳。時珍曰：按吴普《本草》沙蝨作沙蜂。


常州石蠶

【集解】經曰：石蠶生江漢池澤，宗奭曰：石蠶在處山河中，多有之，附生水中石上，作絲蟹，如釵股。長寸許，以蔽其身，其色如泥，蠶在其中，故謂之石蠶，亦水中蟲耳，方家用者絶稀別録曰：石蠶蟲生石中。藏器曰：石蠶蟲一名石下新，今伊洛間水底石下有之。狀如蠶。解放絲連綴小石如蟹。春夏羽化作小蛩水上飛。時珍曰：本經石蠶，別録石蠶，今觀陳寇二説及主治功用蓋是一物無疑矣，又石類亦有石蠶蟲，與此不同。正誤：弘景曰：李當之云石蠶江左不識，謂爲草根，其實類蟲，形如老蠶，生附石上，傖人得而食之，味鹹微辛，所言有理，但江漢非傖地大都是生氣物，如海中蛤蠣，輩附石生不動，皆活物也，今俗用草根黑色多角節，亦似蠶恐未是實，方家不用恭曰：石蠶形似蠶，細小有角節，青黑色，生江漢側石穴中岐隴間亦有，北人多不用采者遂絶耳，韓保昇曰：李謂是草根，陶謂是生氣物，蘇恭之説：半似草，半似蟲，皆妄矣，此蟲所在水石間，有之取爲鈎餌，馬湖石門最多，彼人啖之云鹹微辛，頌曰：石蠶，陶蘇都無定論蜀本之説，爲是今川廣中多有之，其草根之似蠶者亦名石蠶，出福州今信州山石上，四時常有之，亦采入藥，詳見菜部草石蠶下。

【附録】雲師雨虎。時珍曰：按《遁甲開山圖》云：霍山有雲師雨虎。榮氏注云：雲師如蠶，長六寸，有毛似兔，雨虎如蠶，長七八寸似蛙，雲雨則出，在石内，可炙食之，此亦石蠶之類也。

【氣味】鹹，寒，有毒。保昇曰：鹹微辛。吴普曰：雷公鹹無毒。

【主治】 五癃破石淋墮胎，其肉解結氣，利水道除熱。《本經》。石蠶蟲，主石癃，小便不利。《別録》。

【發明】 宗奭曰：石蠶謂之草者謬也，經言肉解結氣，注中更不辨定何耶。時珍曰：石蠶連皮殼用也，肉則去皮殼也。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石蠶，一名石蠶蠶，一名石下新婦，今伊洛間，水底石下有之，狀如蠶，解放絲連綴小石如繭，春夏羽化，作小蛾，水上飛。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七《昆蟲類二》 《山堂肆考》：伊洛間水底石下有蟲如蠶，亦解放絲，連綴小石如繭，春夏羽化作小蛾，水上飛，名石蠶蟲，一名石下新婦。

清・陳玉堪纂《常州府志》 石蠶，府境出。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脉翅類》 學者常入石蠶，於此類石蠶之幼蟲，住水中，以草片或細石造圓筒狀，入其内，步行水底。凡六肢，食小蟲稚魚或其死體，既成蟲。腹部極柔弱，插竹片亦以綿充塞，或特設毛翅類。

圖表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石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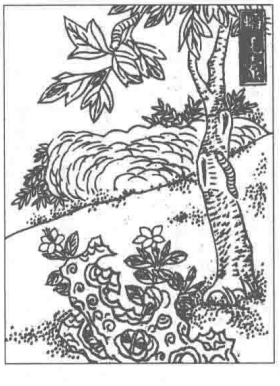


鱗翅目 Lepidoptera 部

蛾、蝶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蛤，毛蟲



題解

《詩經・小雅・小宛》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蠣：蠣蟲也。从虫，甬聲。余隴切。

蛹：蛹也。从虫，鬼聲。讀若潰。胡罪切。

又 蝡：蟲食穀心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从虫，冥聲。又螟蛉。莫經切。

又 蠢：毛蟲也。从虫，屯聲。乎感切。

：蟲也。从虫，喬聲。居天切。

：毛蟲也。从虫，戠聲。千志切。

又 ：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曰：蜎蜎者蜀。市玉切。

又 ：尺蠖屈申蟲也。从虫，蒦聲。烏郭切。

又 ：羅也。从虫，我聲。臣鉉等案《爾雅》蛾羅，蠶蛾也。蚰部已有蝥。或作蝥，此重出。五何切。

又 ：蛅斯墨也。从虫，占聲。職廉切。

：縊女也。从虫，見聲。胡典切。

又 ：螟蠕，桑蟲也。从虫，需聲。郎丁切。

：蛺蝶也。从虫，夾聲。兼叶切。

：蛺蝶也。从虫，聿聲。臣鉉等曰：今俗作蝶，非是。徒叶切。

又卷一三下 ：吐絲蟲。从蚰，朁聲。昨含切。

：蠶化飛蟲。从蚰，我聲。五何切。或从虫。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虫》

蛨，毛蠹。【注】即戠。【音義】蛨，户感反。戠，七志反。《説文》云毛蟲也，讀若笥。案：今俗呼爲毛戠，有毒螫人。《楚辭》云：戠緣兮我裳。【疏】蛨，一名毛蠹，即戠也。《説文》云：戠毛蟲，今俗呼爲毛戠，有毒螫人。《楚辭》云戠緣兮我裳，是也。

蟔，蛅蜇。【注】戠屬也，今青州人呼戠爲蛅蜇。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音義】蟔字又作蠽，亡北反。蛅字或作蚺，而占反。蜇，音斯。螫，式亦反。螫猶蓋也。蓋，火各反。《字林》云蟲行毒也。【疏】蟔一名蛅蜇，即戠類也，青州人呼蛅蜇。注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者，此即毛蟲，何止八角，故云失之螫猶蓋也。《字林》云蟲行毒也。

又 蜆，縊女。【注】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音義】蜆，下顯反。《字林》下研反，孫音倪。案：倪字下顯、苦見二反。縊，一賜反，一音翳是反。喜，許記反。經，古刑反。【疏】蜆，小黑蟲也，赤頭，喜自縊，故又名縊女。《説文》云蜺爲蝶是也，經即縊也。晉語申生，使猛足辭於狐突，乃雉經於新城廟，僖四年《左氏傳》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是謂縊爲經也。

又 蠖，蚚蠖。【注】今蜘蠖。【音義】蠖，枉略反，《字林》於郭反。蚚，音尺。《易》云：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亦作尺。蜘，子逸反，又音即。蠖，子六反，《字林》云蜘蠖蚚蠖。【疏】蠖，一名蚚蠖，郭云：今蜘蠖。《方言》云蟦蠖謂之蚚蠖。郭云又呼步屈。《説文》云蠖屈伸蟲也。《易・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者是也。

又 螟蛉，桑蟲。【注】俗謂之桑蠑。亦曰戎女。【音義】螟，音冥。蛉，音令。【疏】案《詩・小雅・小宛》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略】螟蛉，一名桑蟲，一名桑蠑，一名戎女。陸璣云：螟蛉，桑上小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

又 蚵，烏蠋。【注】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音義】蚵，烏革反。蠋，音蜀，《説文》云桑中蟲也。郭云：大蟲如指似蠶也。【疏】蚵，一名烏蠋，形似蠶而大如指。《詩・大雅・韓奕》云：鞹革金厄，毛亦云厄。烏蠋大如指似蠶。【注】見《韓子》。案：《韓子・内儲説上》：七術其三曰：信賞盡能，云蟺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蟺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爲孟賁是其事也。

又 蟓，桑繭。【注】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

雚由，椇繭。【注】食椇葉。棘繭。【注】食棘葉。

欒繭。【注】食欒葉。

蚖蕭繭。【注】食蕭葉。皆蠶類。【音義】蟓，音象。繭，古典反。雚，市由反。椇，恥余反。棘，居力反。欒，力九反。蚖，户剛反。蕭，先條反。【疏】此皆蠶類作繭者，因所食葉而異其名也。食桑葉作繭者，名蟓，即今蠶也。食椇葉、棘葉、欒葉者，名雚由。食蕭葉作繭者，名蚖也。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魚蟲第五》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晉・郭象《莊子注》卷一《齊物論第二》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自快得意，悦豫而行。胡蝶蛺蝶也，栩栩況羽，反喜貌。不知周也，方其夢爲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

定，非由無分也。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爲此則不知彼夢爲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爲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蜮：胡對切，蠶蛹也。

又　蛹：與種切，老蠶也。蝱同上，俗。

又　螟：亡丁切，食苗心蟲也。

又　蛤：胡感切，毛蟲也。蛤如占切。《爾雅》曰：蠽、蛤蜪，蛓屬也。蜪息移切，蛤蜪。螔同上。蛓七吏切，毛蟲也。蟁蚵蟊蚋並同上。

又　蜀：市燭切，桑蟲也，亦作蠋。

又　蠖：於縛切，屈伸蟲。

又　蛾：五何切，蠶蛾也。

又　蜆：户千户典二切，蜆蟁女，小黑蟲。

又　蠕：魯丁切，螟蠕桑蟲也。

又　蜨：山頰切，蛺蜨也。蛺古協切，蛺蝶也。

又　蚳：於革切，蝑蠋也。蝑於胡切，蝑蠋也。蠋之欲切，蝑蠋又音蜀。蠾同上。

又　蟜：居兆切，毒蟲也。

又　蚙：亡消切，蠶初生。蝘杳句切，蝘子幺蠶。蠙大丁切，蠶二眠。

又　蝝：似兩式亮二切，桑蠶也。

又　蚖：胡唐切，蠶類，食蒿葉。

又　蝶：徒頰切，胡蝶也。

又　蟋：子六切，蟋蟀尺蠖也，步屈也。

又　蘭：古典切，蠶蘭也。蟹同上，俗。

又　蟁：音縊，蟲名。

又　蚔：音尺，蚔蠖蟲。

又　蜨：自舍切，俗蠶字。蠶記良切，蠶蠶。

又　蠶：在含切，吐絲者。蝨五何切，蠶蝨也，亦作蛾。

又　蠶：牛袁切，晚蠶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蜨：相支切，郭璞曰：青州人呼蛓爲蛤蜨。

又　蝑：汪胡切，蝑蠋蟲名，似蠶。文一。

又　蜆：胡千切，蟲名。《爾雅》蜆，蟁女，謂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又呼典切，小蛤，又胡典切，又形甸切，又輕甸切。

又　蛾：牛何切，蠶化飛蟲，又語綺切，蚍蜉也。

又　蚡：分房切，蚜蚡蟲名，食苗者。

又　蚖：寒剛切，紫蚖海貝，一曰蟲名，食蒿者，又下朗切，又口浪切。

又　螟：忙經切，《説文》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

又　蠕：郎丁切，《説文》螟蠕桑蟲也，

又　蛤：之廉切，蟲名。《説文》蛤斯蠽也，又如占切。

又　蛹：尹竦切，《説文》繭蟲。

又　麐：委勇切，蟲名。《廣雅》蠶也，一曰蚌也。

又　蚜：祖似切，蚜蚡蟲名，害稼。

又　蜮：户賄切，蟲名。《説文》蛹也，又胡對切，又基位切，蠶蛹，又居逵切，文一，重音三。

又　蛤：户感切，蟲名。《説文》毛蟲也。

又　蟁：於賜切，蟲名，蟁女也。

又　蠽：虞貴切，再蠶也。

又　蠙：吁句切，蟲名，幺蠶也，或作蚼，又區遇切，又王遇切。

又　蠙：於候切，蠶眠也。

又　蛤：胡紺切，毒蟲名。

又　蟋：子六切，蟲名。《博雅》蚔蠖蟦蟋也，又所六切。

又　蝡：所六切，蟦蝡蟲名，蚔蠖也。

又　蜀、蠋、蠾：殊玉切，《説文》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者蜀。或作蠋，亦从屬。蜀亦地名。蠋，又厨玉切，蠑蠋蟲名。又樞玉切，蠋蠾。又並朱欲切。

又　蠖：王縛切，蠖略行步進止皃。又鬱縛切，屈伸蟲也。又屋郭切。《説文》：尺蠖屈伸蟲也。

又　蚷：乙革切，蟲名。《爾雅》：蚷，烏蠋。似蠶。

又　蚔：昌石切，蚔蠖蟲名，今蚇蟋。

又　蟔：蜜北切，蟲名。《爾雅》蟔蛄蜨，蛓屬，通作蠽。

又　蝶：託協切，蝶蝑蟲名，又達協切，蛺蜨也，或作蝶。

又　蠶、蠶：愚袁切，重蠶爲蠶，或作蠶。又吾官切，再蠶也。

又　蝨：牛何切，《説文》蠶化飛蟲。

又 蠶：徂含切，蟲名，《説文》任絲也。

又 蠶：楮儿切，移蠶也。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第十五》 蚕莫貊。案：蚕，他典切，與蠶字音義各別，不知何人借作蠶字，用自唐人已有之。案《廣韻》蠶字注云俗作蚕。今云老而後眠，則亦誤。作蠶字解，至毛刻注疏本、姜上均本竟改本文蚕字爲蠶字，庸妄至此可笑也。

蚕老而後眠，莫貊也。《莊子》曰：唯蟲能天，若蚕是矣。

又 蛸，毛蠹。毛物之蠹也。蛸之爲害，其不可知，若蚕。螟之爲害，其不可知，若黑。螟，蛅蜇。苟有所著，白亦蛅也，黑亦蛅也。

又 蝥羅。俄而死矣，羅之之時也，湯祝網是矣。《記》曰：蛾子時術之，俄而生俄而死矣，然猶如此。

又 蜮蛹。死人之事，勇矣。

又 蜆，縊女。縊而死，非勇也。女之見，如此其計畫，無復之爾。

又 蠖，蚇蠖。蚇尺也，蚓引也。蔓於尺，信於引。按蠖行，若今以指步尺，屈而後伸，一名步屈是也。《方言》曰：蜫蟥謂之尺蠖，蜫蟥蹴而後，即凡求伸者當如此。

又 螟蛉、桑蟲。螟蛉有冥有令，亦於其冥可令。

又 蚳，烏蠋。蠋獨者也，以半屬物既爲厄矣，所謂金厄以是爲厄，雖金爲之，豈若委蛇，就水草耶。老子曰：何謂寵，辱寵爲下，此龍也，然猶如此。

又 蟓，桑蠃。其半屬物不能包者也。《易》曰：見乃謂之象。

雌由，槔蠃。所謂顏讐由名，此父之讐，不與共戴天，雌所由也。若蠋是敵蚕戴天，亦以此。

棘蠃。

欒蠃。

蚖，蕭蠃。蕭非所託，知存而不知亡者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案《周易・釋文》云本又作包，此書尚存古義，往往如此。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蛾》 《博物志》曰：食桑者有蛹而蛾，蛾類皆先孕而後交，蓋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爲母，蛾以爲父是也。蛹一名蜮，蛾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謂蜮是雄，蛹是雌。羅雄，蛾雌，似黄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詩以譬莊姜。今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蛾，一名慕光，亦其類也。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 蛸毛蠹。蛸户感反，即蚘也，亦謂之螫蟲，其毛能毒人，似蜂蠆。

螟，蛅蜇。音黑，髯斯黑毛蟲也，亦謂之蚘，以其毛能黏著人，故謂之蛅蜇。

蜆，縊女，音寅。《説文》云：蜕爲蝶也，郭氏謂小黑蟲，赤頭，喜經死，故曰縊女。

又 蠖，蚇蠖。郭云今蜫蟥。《説文》云：蠖，屈伸蟲也。

又 蚳，烏蠋。郭云：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

又 蠃，桑蟲，雌由、槔蠃，棘蠃，欒蠃，蚖，蕭蠃。此皆蠶類吐絲成蠃者。食桑葉爲蠃者，曰蠃，音彖。蓋蠶也，或云野蠶。食槔葉、棘葉、欒葉、爲蠃者，曰雌，音讎。食蕭葉爲蠃者，曰蚖，音杭，蕭蒿也。

又《通志》卷七六《蟲魚類》 蠶之類多，《爾雅》曰蠃桑蠃，讐由槔蠃，棘蠃，欒蠃，蚖蕭蠃，此皆蠶類吐絲成蠃者。食桑葉爲蠃者，曰蠃，蓋蠶也，或云野蠶。食槔葉、棘葉、欒葉爲蠃者，曰讐由。食蕭葉爲蠃者曰蚖，蕭蒿也。原蠶者再熟之蠶也。《淮南子》原蠶一歲再熟，然王法禁之者爲殘桑也。《周禮》禁原蠶者，注云爲其傷馬，今以蠶爲末，塗馬齒，即不能食草，以桑葉拭去，乃還食，此明蠶馬類也，物莫兩盛。

又 蚘蟲曰蛸，其毛能螫人。故《爾雅》曰蛸，毛蠹。又曰螟，蛅蜇者，黑毛蟲也，其毛皆能射人。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一〇《鬼蛺蝶》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共徑六七寸，褐質間雜色，晃然下兩翅，各有翠點，尤光彩，好飛荔枝上。

又《黑蛺蝶》 黑蛺蝶，大如扇，橘蠹所化。翅墨黑而有翠純，一行特爲鮮明，北人或名元武蟬。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虫部》 蜚：通蠹，正昨含反，吐絲虫也。

又 蜫：正居追，胡對二反，蚕蛹也。

又 螟：莫經反，螟蛉桑虫也。《毛詩》云：食苗虫曰螟。

又 蛅：汝占反，黑蛅食檀木虫也。蝓，音烏。蚳蝓蠋，虫大如指，白色也。

又 蚡：彌遥反，蚕初生也。蠶，或作音蛾，蚕蠶也。

又 蛹：余隴反，蚕蛹也。

又 蠉：或作蜆，今音現，赤頭黑虫。一名縊女，善自縊也。又音顯，小虫也。

又 蚖：七志反，蚖毛虫，有毒也。

又 蝘：香句反，么蚕也。

又 蠃：失亮反，桑蠁虫也。

又 蛺、蛱：古叶反，蛺蝶也。二同。蜨正蛺今徒叶反，蛺蛺也。

又 蠋：直正反，蠋蠋虫名，又之欲市玉二反，皆虫名。

又 蚄：音厄，蚄蝓蠋，大如指，似蚕，虫也。

又 蠋：子六反，蚓蠋尺蠖也。蚚蠖，上昌石反，下烏郭反，蚚蠖屈伸虫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蜀：，市玉切。蜀似蠶，色多青，墳首睪目，似目而非目。葵藿胡麻，蹲鴟多産之。詩云：蜎蜎者蜀。毛公曰：桑蟲也，毛氏蓋因詩在桑野而爲此説。《説文》曰：葵中蠶也，上目象其頭，中象其身，蜎蜎。《爾雅》曰：蚄烏蠋。疏曰：《詩》慷革金戺。毛氏曰：戺烏蠋也。莊周曰：奔蜂不能化藿蜀。韓非曰：蠶似蜀。司馬彪曰：豆中大青蟲也，別作蠋。因之爲巴蜀之蜀，蜀之疑。

又 蚔：，千志切。毛蟲也，其毛多，善螫人。或作蛓蚔。

蛾：、，五何切，蛹化而羽曰蛾，凡羽蟲，皆先化而蛹，再化而羽。古亦用爲蟻字。

又 蛺、蝶：，兼狎切。，徒劦切。蛺蝶，胡蝶也。胡蝶粉翅長喙，卵草木上，爲蟲食草木，化而爲蛹，再蜕而爲蝶，其類不一。《説文》作蛈。

蜆：，胡千、呼典二切。《爾雅》曰：蜆，縣女。釋曰：小黑蟲也，赤頭，喜自縣，故又名縣女。《説文》蜀本曰蜕爲蝶是也。唐本曰：即蠊字。

又 蛅：，職廉切。《爾雅》曰：螶，蛅蜇。《説文》曰：蛅斯，黑也。陶隱居曰：蛅斯：蚔蟲也。《爾雅疏》曰：毛蟲，蚔類。

蛹：，乎感切。《爾雅》：毛蠢也。按：此乃蠢食脯鱡者，或以爲蚔，非。

又 蠖：，烏郭切。蟲屈申而行者，多生桑上，其長至尺。《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郭璞曰：即今蝍蟟。又名步屈。尺別作蚚，非。

螟：，莫經切。《爾雅》曰：食苗心螟。《説文》曰：食穀葉蟲。陸璣曰：螟似子方而頭不赤。子方亦作蚚蚄。

又 蟜：，居天切。天矯卷尾，彊曲也。鄭公孫蠆字子蟜。蠆尾，矯曲也。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郎丁切。螟蠕也。从虫，靈聲。

又 ：乎感切。毛蠢也。从虫，舀聲。

又 ：千志切。毛蟲也。从虫，戠聲。

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卷三九《螟蛉》 《爾雅》云：螟蛉，桑蟲。郭注俗謂之桑蠋，亦曰戎女。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蚚：祖此切，音子，蚚蚄。《齊民要術》云：穀虫，即食米强蚌。《唐書》載蚚蚄害稼。張有復古編：古作子方。義同。

又 蚄：敷荒切，音方，蚚蚄。互見前蚚注。蚄，烏革切，音厄。《爾雅》：蚄，烏蠋。【注】狀如蠶，亦有五色者，老則作繭化蛾孚子，諸草木上皆有之。

又 蚚：俗字，蚚蠖，本作尺。《六書故》別作蚚，非。見後蠖注。

又 蛻：羽敏切，音允。《本草》李時珍曰蠶曰蛻。舊注汎，訓蟲，非。

又 蚉：俗蛓字。《説文》蛓訓毛蟲，俗因加虫作蚉，从蛓爲正。

又 蚉：眉韶切，音苗，蠶初生。

又 蚢：呼郎切，音杭。《爾雅》：蚢，蕭繭。注：蠶類，食蕭葉作繭者。

又 蛅：職謙切，音詹。《爾雅》：黑，蛅蜇。郭注：蛓屬，今青州人呼蛓爲蛅蜇。孫炎云：八角螫虫，非是。《本草》：蛅蜥房名雀兒飯甕。雀好食其甕中子，蚉蟲作繭形如甕，俗呼雀癰，聲相近也。生石榴樹者名天漿子，天漿乃甜榴名也。生棘枝上者名棘剛子，一名躁舍。《方言》：蛅蜥房治寒熱，結氣蠱毒。蛅蜥，《別録》音髯斯。

又 蛓：七四切，音次，蛅蜥別名。無足有毛，身扁，緑色似蠶而短，能螫人，俗呼揚瘌子，瘌本作刺，讀如辛辣之辣。《楚辭》以喻讒王逸，九思蛓緣兮我裳。【注】伏花葉背，欲老則吐汁，自裹久漸堅，凝如巴豆大，就其中作蛹，謂之蛅蜥房。《説文》：蛓，毛蟲。从蛓。七畫。舊本省作蛓，或作蚉，蛓，蛐，並非。

又 蛹：尹疏切，音涌。《説文》：繭蟲也。蠶化爲蛹，蛹化爲蛾。韓愈詩：眇思抽獨蛹。別作蛹，非。

蛺：古協切，音劫。蛺蝶粉翅長喙，卵草木上爲蟲食草木。《古今注》：蛺蝶，江東人呼撻末。沈佺期賦云：二角六足，蠕腹狀蛾，脉紺縷以玄翅，點赬珠以緗窠。互見後蝶注。

又 蜀：神六切，音孰，蟲狀似蠶，墳首睪目，色多青。《莊子》：奔蜂不能化藿蜀。《淮南子》：蠶與蜀相類，而愛憎異也。《詩》作蠋。凡草木上皆有之，

各隨所食草木之性，故《廣志》云：葦蠋香，槐蠋臭。《詩・豳風》：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偶舉桑蠋言之。舊注蜀葵中蟲，蠋桑中蟲，分訓，誤。又山獨謂之蜀。

《爾雅・釋山》：獨者蜀。【注】蜀亦孤獨，今汶上有蜀山，維揚有蜀岡，皆獨立之義也。又巴蜀，今四川。又《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雞與雞德非有異也，才有大小，故也。按：此條雞之小大以地之越蜀魯而分，非概舉大者謂之蜀也，魯地之雞又大于蜀，則蜀雞亦不得專以大歸之，舊注雞大謂蜀，似是而非。又《詩・豳風》本作蜀，石經作蠋。蜀从虫，俗又加虫。《正譌》別作蠋，非。《長箋》燭从蜀，疑蜀即火蟲類，故蠲字从之。按：箋說誤，篆作。舉要蜀洗，古文作，別作，今不從。

又　蜆，許簡切，音顯，小蛤。白黃二種，大小厚薄不一，漁人多食之。《隋書》：劉臻好啖蜆，以父諱。顯音同蜆，呼蜆爲扁螺。又《爾雅》：蜆，蜧女。【注】小黑蟲，赤頭，喜自蜧死。《說文》蜀本曰蜧爲蠋。《唐本》曰即繭字，一說。古文繭作覭，唐本說，非。又蜆名蜧女者，非水蟲。《說文》蜆訓與《爾雅》同，《長箋》以爲蜃蛤屬而小，生淡水中，不分別。蜆一爲蜧女，一爲小蛤，溷爲一，尤非。

又　螅：蝶本字，《說文》作螅。徐鉉曰：俗作蝶，非。或言漳泉海蟹，橫尖者，土人謂之螅。

又　蛤：舊注音撼，毛蠹。按《爾雅》：蛤，毛蠹。【注】即載也。《六書故》曰此乃蠹食脯鱐者，或以爲載，非。據此說，蛤與載分爲二。

又　蝡：俗蛹字。

又　蝀：持紅切，音蟲，夏蠶。《廣韻》：蠶晚生者。《周禮》謂之原蠶。《類篇》又音鍾，蝗也。蝀與螽溷，非是。

又　蟌：俗載字。

又　蝴：洪吾切，音胡。今蝴蝶，本作胡，俗加虫作蝴。

又　蝶：他協切，音牒，蛺蝶即胡蝶，一名胥，大曰蝶，小曰蛾，四翅有粉；好嗅花，以須代鼻，其交皆以鼻，交則粉退，一名野蛾，江東人呼撻末，大而黑色或青斑者，名鳳車，亦名鳳子。楊慎《丹鉛錄》：南海蝶大如蒲帆，又有鬼蝴蝶，在紅蕉上者名紅蝙蝠。《列子》云：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干寶云：稻成蚋，桑成蝶。陸佃云嘗見園疏其葉三分二已成蝶，一尚葉，故字从葉省。段成式云百合花化蝶，又媚蝶。《北户錄》云：嶺表有鶴子草，蔓花當夏時，開形如飛鶴，翅羽嘴皆全，蔓上春生雙蟲食葉，收入粉奩以葉飼之，老則蛻爲蝶，赤黃色，女子收佩之，令人愛悅，號媚蝶。舊注引杜陽雜編說誕妄不足錄，今删。《說文》有蜨無蝶，篇海譌作蝶蛺。《六書故》作蝶，从蜨，爲正。宋謝逸有蝶詩三百首，人呼爲謝蝴蝶，與唐人呼鄭鷓鴣同。又《開元遺事》：明皇宮中，春宴令妃嬪各插豔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帝之。楊妃專寵，不復此戲。

又　蝜：所六切，音縮，蜘蝜，一名蜘蝫。本作蝫，俗作蝜。

又　蝑：舊注音烏，蝑蠋。《爾雅》本作烏，見前蚖注。

又　蜮：呼貴切，音惠。《爾雅》：蜮蛹。【注】蠶蛹也。《本草綱目》蜮音鬼，義同。顏氏家訓曰：吾初讀《莊子》蜮二首，《韓非子》蜮，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考《爾雅》蠶蛹名蜮，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蜮，古虺字，積年疑滯，豁然霧解。按：韓非《說林》虫，一身兩口曰蜮，爭食自齧死，人臣爭事而亡其國，皆蜮類也，據此說蜮非虺類。《毛詩》言虺蛇。《爾雅》言蝮虺。陸佃曰虺似蛇而小。古語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郭璞贊曰：蛇之殊狀，厥名爲虺，其尾似頭，其頭似尾，皆未言虺一身兩口。《字詁》以蜮爲古虺字，謬誤。與《爾雅翼》同顏爲《字詁》所蔽，自以爲解疑，不知疑卒未解也。舊注：汎引家訓，失考正。

又　螟：眉平切，音明，食苗心蟲，似蚜蚘頭不赤。《詩・小雅》：去其螟螣。鄭注：螟極纖細，在苗心，若木中有蠹肰。《禮・月令》：仲春行夏令，煖氣早來，蟲螟爲害。《詩詁》曰：禾始發有蟲，生苗心中，如蠶而細，仍吐絲，包其心，使不生穗。《說文》螟食葉，與蟘同訓，非是。

螣：舊注音益，小黑蟲，喜自蜧。按：蟹屬螣，似彭蜎，殼薄而小，可食。螣讀如隘，赤頭蟲。《爾雅》名蜮，非螣類也。音訓兩誤，詳前蜮注。

又　蠔：似亮切，音象，《爾雅》：蠔，桑繭。注：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螵莫白切，音墨，載屬。《爾雅》：螵，蛸蜇。注：今青州人呼載爲蛸蜇，別作蠹，非。

又　蜥：相咨切，音斯，見上螵注。

又　蟜：祁堯切，音喬，蟲尾卷曲，强矯也。

又　蟋：子六切，音蹙，蟋蟀一作蟋蟀，附見後蠖注。

又　蠷：居章切，音江。蠶白不朽，備考蟲直死，堅彊也，本作殭。《本草》自死者，名白殭蠶，蠶病風死，自白死而不朽曰殭。寇宗奭曰：蠶有兩三番，惟頭番殭蠶大而無蛆。

又　蠂：俗蝶字，《說文》本作蜨。舊注音攝，訓蝗，非。

又　蠋：與蜀同。舊注重出，詳七畫蜀注。

又　蠏：同蜆。《六書故》：蠏亦作蜆。蠏，音切，雖與蜆同，非專指蜧女蟲。舊本蜆兼小蛤、蜧女二種。是前蜧。【注】誤訓蜧女，今蠏引《爾雅》蜆蜧

女，以蜭溷蠷，亦誤。

又 蠖：呼郭切，荒入聲。《爾雅》：蠖，尺蠖。【注】今蝍蛆，或曰蟲屈伸而行者，形小多足，生桑上，其長至尺，行則屈腰，使首尾相就。陸佃云一名步屈，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繭，已化爲蝶，猶蛹變蛾也。郭璞贊：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伸。論配龍蛇，見歎聖人。《易・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今俗譌作蚗又蠖。濩退藏貌。揚雄《甘泉賦》：天子穆肹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蟺蜎蠖濩之中。舊注：刻鏤貌誤。又温蠖，憒憒也。《史・屈原傳》：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之温蠖。《楚辭》：漁父温蠖。一作塵埃，非是。

又 蠋：舊注音擲。蠋蠋，蟲名。一説蝍蛆，俗譌爲蠋蠋，因聲近而譌。

又 蠋：俗螔字。

又 蠗：郎敵切，音歷，野蠶。

蠶，舊注音元，二蠶。按：經史作原，義通。

又 蠕：同蛉，舊注訓螢，非。《長箋》以蠕爲螟蠕之蠕，不當。溷作蜻蛉之蛉，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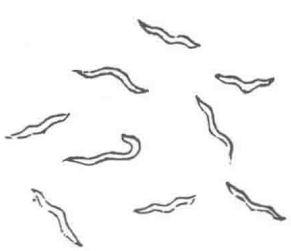
又 蠼：舊注音燮，蛺蠂別名。或曰蛺別作蠼，因蛺聲近而譌，从蛺爲正。

又 蠶：蚕蠶同。

蠶：才寒切，音殘，妊絲蟲，雄繭尖細緊小，雌者員曼厚大。《博物志》：蠶三化，先孕後交，不交者亦産子，子後者無眉目，收采亦薄。又黄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月令》：季春享先蠶，月值大火則浴其種。《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蠶，蠶喙呫呫，似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蚋，以毛拂而名，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老。禮祭義三宫夫人，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注】蠶畏濕惡水，不欲見露氣，風戾之使燥也，戾乾也。左思《吴都賦》：鄉貢八蠶之緜。李善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一歲八蠶，出日南。《吴録》曰：南鄉郡一歲蠶八績，俞益期曰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永嘉記》：八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曰珍，或疑八名，大同小異，皆夸詞非其實也。《通雅》曰：高誘注引《海陽異名記》云八蠶共爲一大繭，此言近理。又《續博物志》：東海員嶠山，冰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作繭長一尺，抽五色絲，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又《山海經》：歐絲之野，在跂踵國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郭注嗽桑吐絲蠶類也，或曰此即蠶神。《漢志》蠶神曰：宛窳後世馬頭娘，及馬明菩薩之名。見《古今注》、《搜神記》，皆誕不足信。又石蠶附生水中，石上作絲，繭如釵股，長寸許，以蔽其身形，似蠶細小，有角節，青黑色，一名石下新，一名石蠹蟲。又地蠶，一名土蛹，生麥野中，方徑狹葉有齒根，連珠狀，似老蠶，可葅可茹，味甘。故又名甘露子，名滴露。《救荒本草》名地爪兒，甘平無毒，浸酒服，和五藏止痛，多食生寸白蟲。又金蠶，南方人畜金蠶，飼以蜀錦，取其遺矢，雜飲食毒，人多以金銀置蠶其中，投路隅人或收之，蠶隨徙，俗謂之嫁金蠶。蔡曰：蠶欲温，爲密室養之。腐刑亦有中風之患，入密室乃得全，故名。从蚰朁聲，篆作，別作蠶，俗作蚕、蚩，並非。精溫以小篆作蠶爲非，當从古文作，象瞑起之形，或傳以爲形，皆失真。按：此説亦非。《篇海》作蝁。《同文舉要》：魏碑作蠶，尤非。

又 蠽：舊注音魏，再蠶也，按第二番蠶。《方言》：秦晉謂之魏蠶。郭注：魏細也，今轉爲二蠶。本作魏，舊本改作蠽，非。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螟蛉》 螟蛉，桑上小青蟲，似步屈，或在草葉上。蜾蠃取之置木空中，或書卷間，咒云：類我類我，七日而成其子。


小宛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蟲豸》 又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暮光，亦其類也。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文蛾去暗赴燈而死。與螷爲牝牡，螷一名過街，言逢申日則過街，殆與鵴忌庚申，燕避戊己，無異字通。蛾一入紙韻，蓋古用爲蟻字，經傳蟻作蛾，省文也。《禮・學記》蛾子術之，注小蟲學銜土以成大垤。莊子孔子舍於蛾丘，注蟻丘地名，《史記》淳化鳥獸蟲蛾注：蛾作蟻，今人多誤用。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蛤，毛蠹。螔，蛄蜇。蛤音撼，螔音墨，蛄音古，蜇音斯。此類釋毛蟲也。注曰：蛤，一名毛蠹，即蛓也。螔，一名蛄蜇，蛓屬，青州人呼蛓爲蛄蜇，孫叔然云八角蟲，失之矣。疏曰：《説文》云：蛓毛蟲，俗呼爲毛蛓，有毒，螫人。楚辭云：蛓緣兮我裳是也。蛄蜇亦毛蟲，不止八角，故云失之。

又 蟓桑繭，雒由槔繭、棘欒繭，蚖蕭繭，蟓音象，雒音讋。此類釋諸繭也。

【疏】曰此蠶類作繭，因所食葉而異名也。食桑葉作繭者名蟓，即今蠶也。食槔葉、棘葉、欒葉者，皆名雒由。食蕭葉者名蚖。皆蠶類。愚按：桑繭，今人家所養就之繭，餘皆野繭也。欒木似蘭，凡槔棘欒蕭，皆有蠶類食葉爲繭。此外亦多有作繭者，如食椒葉作繭最佳，而不登於經，蓋約詞與。

蚜：《唐韻》古協切，《集韻》吉協切，並音頰。《說文》：蛺蝶也。《長箋》：其形夾，故从夾，加虫。《本草》：蛺蝶輕薄，夾翅而飛。詳蝶字注。又《集韻》轄夾切，音洽，訖洽切，音夾。義並同。

又　蜀：《唐韻》市玉切，《集韻》殊玉切，並音屬。《說文》蔡中蠶也。《淮南子》《說林》訓蠶與蜀狀相類，而愛憎異也。《詩・豳風》蜎蜎者蠋。本作蜀，詳蠋字注。

又　蜆：《唐韻》胡典切，音峴，蟲名。《說文》蜌女也，詳蜌字注。

又　蝶：直音，同蝶。蛞直音同蝶。蛺《玉篇》與蜨同。

又　蜨：《唐韻》蘇協切，《集韻》悉協切，並音燮。《玉篇》蛺蜨蟲名。《博雅》蛺蜨螫蚗也，字或作爕。又達協切，音牒，蛺蜨也。《說文》徐鉉曰俗作蝶，詳蝶字注。

又　蛤：《唐韻》胡感切，《集韻》户感切，並音頷，蟲名。《爾雅・釋蟲》蛤毛蠹。【注】即蛓。又《廣韻》胡紺切，音憾，義同或作蛤。

又　蜑：《字彙補》蠶字省文：詳蠶字注。

又　蜑：《韻學集成》蠶亦作蜑。

又　蜨：《唐韻》直容切，《集韻》、《韻會》傳容切，並重平聲。《玉篇》蠶晚生者。《韻會》《周禮》謂之原蠶。又《集韻》諸容切，音鐘，蝀也，或作蟲。

又　蝴：《正字通》洪吾切，音胡，蝴蝶本作胡。詳蝶字注。

又　蝶：《唐韻》徒協切，《韻會》達協切，並音牒。《說文》本作蜨，蛺蜨也，俗作蝶。《玉篇》蝴蝶。《莊子・至樂篇》烏足之根爲螬蠹，其葉爲蝴蝶。又《齊物論》莊周夢爲蝴蝶。《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爲撻末。其大者名爲鳳子，亦名鳳車，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又紺蝶，遼東人呼爲紺幡，一曰童幡，一曰天雞。《爾雅翼》今菜中青蟲，當春時緣行屋壁或草木上，以絲自圍，一夕視之，有圭角，六七日其背罅裂蛻爲蝶，出矣。滕王圖畫蛺蝶，有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之目。《北史・魏收傳》收輕薄時，人號曰：驚蛺蝶。《詩話總龜》：謝逸有蝶詩三百首，人呼爲謝蝴蝶。又《廣韻》他協切，音帖，蝶蝨蟲名。

又　蜡：《唐韻》同蚱。

又　蜨：【略】又蜨蠶，《埤雅》：再蠶也，或曰蠶，不交而生者，往往爲蜨蠶。《淮南子・泰俗訓》蜨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本作原，或作蠽蠶蚤蠽。

又　蝠：《唐韻》、《集韻》並所六切，音縮，蜘蝠尺蠖也，亦作蠗蝠。詳蠖字

蚜：《唐韻》即里切，《集韻》相似切，並音子。虱蚘蟲名，害稼。《齊民要術・氾勝之術》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即以馬踐過爲種，無虱蚘蟲也。

又　蚘：《唐韻》府良切，《集韻》、《韻會》分房切，並音方。虱蚘蟲名，見虱字注。《韻會》通作方。《禮・樂記》方以類聚注：方，謂行蟲，有識性，故稱方。又《字彙補》、《論衡》云：月毀于天螺，蚘台缺疑，即蚌也。

蚷：《唐韻》於革切，音厄。《爾雅・釋蟲》蚷烏蠋，詳蠋字注。

又　蚏：《唐韻》、《集韻》並昌石切，音尺。蚏蠖，蟲名。詳蠖字注。《易》作尺。

又　蚑：《唐韻》七吏切，同蚔。韓愈城南聯句：瘁肌漕蚑刺。又《本草》斑蝥一名龍蚑。又人名，《綱目》秦王苻堅養子蚑。

又　蚗：《集韻》彌遥切，音篻。《玉篇》蠶初生也。

又　蚖：《唐韻》胡郎切，《集韻》寒剛切，並音航。《爾雅・釋蟲》：蚖，蕭蘭。【注】食蕭葉，蠶類。又《廣韻》苦浪切，音抗，義同。又《正韻》下黨切，音沆。郭璞《江賦》紫蚖如渠注：《爾雅》曰大貝曰蚖，今按《爾雅》本作魧，同蚖。又《韻會》居郎切，音岡，義同。

又　砧：《唐韻》汝鹽切，《集韻》如占切，並音髯。《爾雅・釋蟲》螔蛸蠊【注】蚔屬也，今青州人呼蚔爲蛸蠊，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本草》雀瓮一名蛸蠊房，一名蠮舍，一名紅姑娘。陶宏景曰：蛸蠊蚑蟲也，在石榴樹上，其背毛螫人。又《集韻》之廉切，音占，義同。

又　蛉：《唐韻》、《韻會》並郎丁切，音靈。《玉篇》：蜻蛉。詳蜻字注。又螟蛉，《詩・小雅》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螟蛉，桑蟲也。《疏》俗謂之桑蟘，亦呼爲戎女。陸璣云：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

又　蚔：《唐韻》、《集韻》並七賜切，音刺。《說文》毛蟲也。《爾雅・釋蟲》蛤毛蟲。【疏】蛤一名毛蠹，即蚔也，今俗呼爲毛蚔，有毒螫人。王逸《九思》蚔緣兮我裳。又《唐韻》七吏切，義同。《玉篇》或作蝤蛑蟅。《類篇》別作蝤。《集韻》又作蟅。

蜕：《直音》與蛻同，蠶蛹。

蛹：《唐韻》余隴切，《韻會》、《正韻》尹竦切，並音勇，蠶化爲蛹，蛹化爲蛾。《說文》：繭蟲也。《爾雅・釋蟲》蛾蛹注：蠶蛹。《疏》即蠶所變者，一名蛾，一名蛹。《荀子・賦論篇》蛹以爲母。蔡邕短人賦：繭中蛹兮蠶蠕。韓愈詩：眇若抽獨蛹。又土蛹，《博雅》土蛹蠽蟲也。

注。或作蟈。

又 蝸：《集韻》汪胡切，音烏，蝸蠋蟲名，通作烏。《爾雅・釋蟲》蚖烏蠋。詳蚖字注。

又 蜮：《唐韻》、《集韻》並胡對切，音潰。《説文》蠜蛹也。《爾雅・釋蟲》蜮蛹。【注】即蠜所變者，一名蜮，一名蛹。柳宗元：天對蜮齧已毒，不以外肆。又《集韻》基位切，音媿，義同。又《顔氏家訓》與虺通。詳虺字注。

又 螟：《唐韻》莫經切，《集韻》、《韻會》忙經切，並音冥。《玉篇》食苗心蟲也。《説文》吏冥冥犯法即生螟。《詩・小雅》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疏】李巡云：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陸璣云：螟似蚜蚡而頭不赤。春秋隱五年螟。《前漢・武帝紀》元光五年八月螟，互詳螣字注。又焦螟，《列子・（殷）湯〔問〕篇》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于蚊睫。又螟蛉，詳蛉字注。

蜚：《玉篇》俗蠜字。蝁：《唐韻》、《集韻》烏於賜切，音縊，縊女蟲名，俗从虫。《爾雅・釋蟲》蜆，縊女。【注】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

又 蟌：直音，同蠜。

又 蝁：《唐韻》香句切，《集韻》吁句切，並音煦。《玉篇》蝁子幺蠜。又王遇切，音芋，區遇切，驅去聲，義並同。

又 蟓：《唐韻》徐兩切，《韻會》《正韻》似兩切，丈音象。《爾雅・釋蟲》蟓桑蘭注：食桑葉作蘭者，即今蠜。又《集韻》式亮切，音餉。義同。螑《集韻》密北切，音墨。《爾雅・釋蟲》螑蛄嘶注：蛾屬也，通作蠈。

又 蜥：《唐韻》息移切，音斯。《爾雅》釋蟲，螑蛄嘶。詳螑字注。《集韻》作蜤。

又 蟋：《唐韻》、《韻會》並子六切，音蹙，蟋蟀尺蠖也。詳蠖字注。

又 螢：《韻學集成》蠜省作螢。

又 蛩：《字彙補》同蟨，按即蟨字譌文。

又 蠪：《唐韻》、《集韻》並居良切，音姜，蠜白。《類篇》蠜死貌。

又 蟋：《集韻》同蛾。

又 蠋：《唐韻》直録切，《集韻》厨玉切，並音躅，蠋蠋蟲名也。《爾雅・釋蟲》蚄烏蠋注：大蟲如指似蠜。《詩・豳風》蜎蜎者蠋。莊子庚桑楚奔蜂，不能化藿蠋注：蠋豆藿中，大青蟲也。又人名，《戰國策》顔斶，《春秋後語》作王蠋。又《集韻》尺玉切，音獨，《韻會》殊玉切，音屬，義並同。又《集韻》朱欲切，音燭，蜀蠋。又《詩》蜎蜎者蠋。《唐韻》古音讀汝，叶下野韻。通作蜀，《詩詁》蜀本从虫，又加虫，俗字也。或作蠾。

又 蠁：《六書故》同蜆。《正字通》蠁音切，雖與蜆同，非專指縊女蟲，當从字彙，兼小蛤，縊女二種。

又 蟹：《唐韻》俗蠜字，別詳糸部。

又 蠖：《唐韻》、《正韻》烏郭切，《韻會》屋郭切，並音臒。《説文》尺蠖屈伸蟲也。《爾雅・釋蟲》蠖尺蠖注，蝍蛆。揚子《方言》蝍蛆謂之尺蠖。《易・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埤雅》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放是乎。尺蠖似蠜食葉，老亦吐絲作室。又桑上蟲也。韓愈詩：桑蠖見虚指。又《集韻》王縛切，音籰，蠖略行步進止之貌。《前漢・司馬相如傳》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又蠖濩退藏貌。揚雄《甘泉賦》：蜎蜎蠖濩之中。又温蠖猶昏憒。《史記・屈原列傳》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又 蠗：《唐韻》特丁切，《集韻》唐丁切，並音霆。《玉篇》蠜二眠也。

又 蠚：《唐韻》直炙切，音擲，蠚蠋蟲名。

又 蠶：《唐韻》莫北切，《集韻》密北切，並音墨，蟙蠶蝙蝠也。詳蝙字注。又與螟通。詳螟字注。

又 蠪：《集韻》狼狄切，音歷。《類篇》野蠜。蠪，《唐韻》、《集韻》並愚袁切，音元，晚蠜也。《周禮》作原。詳見螈字注。

又 蠶：同螟，《管子・七臣七主》：山多蟲蠶。

又 蠢：《韻學集成》蠜一作蠢，俗省作蚕，非。

又 蠕：《唐韻》、《集韻》並郎丁切，音靈。與蛉通。《説文》螟蠕桑蟲也。

又 蠪：《集韻》虞貴切，音魏。《類篇》再蠜也，本作魏。詳蠜字注。蠶，古文蚕，【略】又《爾雅・釋蟲》蛹毛蠶【注】即蚕也。【略】

蠶：《集韻》與蘇同。《類篇》移蠜也。

清・徐鼎《毛詩物名圖説》卷三 《爾雅》：螟蛉，桑虫。郭璞注：俗謂之桑蟘，亦曰戎女。陸璣疏：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名物解》：螟蛉蟲之感氣而化者也，然所化必以類，故惟桑蟘爲能取之，以爲己子。

清・趙佑《草木疏校正》卷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者，犍爲文學曰五字詩，《爾雅疏》闕。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葉，《詩》、《爾雅疏》作萊。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四字詩，《爾雅疏》闕。似蠭而小腰，故許慎云細腰也。七字詩，《爾雅疏》闕。取桑蟲，負《爾雅疏》作附。之于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六字詩，

《爾雅疏》闕。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九字詩，《爾雅疏》有。《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二十五字，或即此條元文。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蠶，一名天蟲，初生黑，眠而褪皮則漸白，凡三四眠，絲滿則腹明亮如琉璃，吐繭自裹，變而爲蛹。有桑上自生者，長不及寸，首大於身，色黝白，繭如小棗，絲比家畜者尤韌，古人取爲琴瑟絃者，此也。食檓葉者，身有肉刺，形如海參，色碧緑繭色灰褐。《爾雅》曰雚由謂此，亦食椒葉繭有柞香。食柞葉者，尤大，身有金星，色青黄，繭大如雞子。

蛹凡食木葉、草葉、禾葉、狀類蠶者，皆化爲蛹，或繭中或木皮中或土中也。

蛾蛹所化也，形似蜂而長，身翅有毛如敷粉，眉修曲如鈎，詩曰蛾眉，謂蠶所化者，凡蛹皆化爲蛾，大小形狀不可盡悉。

又　蠋亦木中蝎也，長寸餘，尾有光如螢火，曾一見之，未知其生於何木，然不必定其爲桑上也。《明堂月令》：腐草爲蠋，謂此。

又　螟蛉食禾苗者曰螟蟲，似螟而小，故曰螟蛉，其色青。時珍曰：屈而後伸者爲尺蠖，似尺蠖而青小者曰螟蛉。

又　螟即蚜蚘也，天陰淫霧濕氣上蒸則生，其多不可意計，數日之内，禾葉全空，蟲之最爲害者。

清・焦循《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卷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要。故許慎云細要也，取桑負之於木空中，或書卷閒筆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詩正義》十二之二，《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五，《爾雅疏》九，《爾雅翼》二十六，取桑下當有蟲字。

又《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三　蛾釋文，蛾，我波反。

循按：《列子・周穆王篇》云施方澤正蛾眉。屈原賦《離騷篇》云衆女嫉余之蛾眉。揚雄反《離騷》云知衆嫮之嫉妒兮，何必揚蠁之蛾眉。顔師古注云蛾眉形若蠶蛾眉也，今蠶蛾之眉，色黑而曲，比眉之美，顔説是也。《爾雅・釋蟲》云蝨羅。郭氏注云蠶蝨，此以羅訓蝨，猶釋草以羅訓蒨，以叠韻字相訓也。《埤雅》引孫炎《爾雅正義》云蛾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蝨即是雌。漢末孫炎字叔然，有《爾雅注》三卷，音一卷。見《釋文》叙録。《顔氏家訓音辭篇》云：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是也。又郭氏注，後別有孫炎爲義疏，與高璉並稱。邢昺《爾雅疏》自叙以爲淺近，俗儒不經師匠。陸佃所引蓋即此人之書。荀子《蠶賦》稱蛹以爲母，蛾以爲父，蛾即蛹，聲之轉，羅即蛾，聲之轉。炎不識聲音訓，故之旨彊爲分析，真俗儒矣。《説文・虫部》云蛾羅也。《蚰部》云蝨，蠶化飛蟲也。重文蝨云或从虫。徐鉉以虫部之蛾爲重出，竊謂許氏訓蠶爲丁蠉，訓蠉爲蚍蜉，訓蚳爲蠉子，皆取諸《爾雅》。復取《爾雅》蝨羅之訓，次諸蠉字之上者，蓋以蛾爲蠉類也。《學記》蛾子時術之。鄭氏注云蛾，蚍蜉也。《方言》蚍蜉，燕謂之蛾蚜，皆借蛾爲蠉。許氏不以蛾爲借，而以爲蠉類，故並列而援。《爾雅》蛾羅之訓，以歸之遂判蛾與蝨爲二。《釋文》《爾雅音義》云蠉，魚綺反，本亦作蛾，俗作蟻字，音同。案：《説文》蟻羅也，蟻或作蛾，蛾蠶化飛蛾也，並非蠉字。然則《説文》舊本有作蟻字者，正許氏以蛾羅爲蠉之證。《廣雅・釋蟲》云蛾蚜螫蜉蠉也，螫蚜也，以蛾蚜爲螫蜉。本諸《方言》又緣蛾是蚜，乃以羅釋蚜，螫字即羅字也。《玉篇》云蛾，五何切，蠶蛾也。蚳，文飢切，蟻卵也。蠉，宜倚切，蚍蜉也，蟻同上。此本《説文》以蛾與蠉相次，而又用郭氏説，訓蛾爲蠶蛾，復以蟻爲蠉之。重文。《廣韻》並以蛾爲蠉之重文，失《説文》義矣，乃古蠉與蛾同聲，故以相借而蛾，究爲飛蛾，蠉自爲蚍蜉。《爾雅》明析可見，蟻爲蛾之俗字，從乎，蛾不從乎。蠉，《列子・黄帝篇》云末聚禽獸蟲蛾。張湛注引《爾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蛾。一本作虫蟻，今《爾雅》則云無足曰豸。《史記・五帝本紀》云淳化鳥獸蟲蛾。《索隱》云蛾，牛綺切，一作豸，是蛾又借爲豸，而本亦作蟻，蟻從乎，蛾可知也。晉語知伯國諫知襄子曰：蜎蛾蠭蠆，皆能害人。《楚辭・天問》云蠭蛾微命力，何固此與蠭蜎並舉，自非蠉借。宋庠國語音蛾，音蟻，通作蟻。王逸章句，本蛾或作蠭蟻。《漢書・元帝紀》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顔師古注云若今之蠶蛾類，蠉雖有飛者，無蔽日之理。《後漢書・皇甫嵩傳》云張角等皆著黄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黄巾，亦名爲蛾賊。此以巾之黄如蛾，故以蛾名。李賢注《後漢書》謂蛾即蟻字，喻賊衆多，故以爲名。洪適隸釋皆讀爲蠉，可謂知其借而不知其本矣。揚雄《長楊賦》云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李善、顔師古皆以蛾爲蟻，顔云伏如蟲蟻。李云如蟻之伏，竊謂匍匐之狀，如蛾羅之伏也。承言稽顙樹頷非言藏伏，蛾之不飛而伏，有如此狀矣。至或音五何反，或音牛綺反，爲羅爲蠉，不以此分。蓼莪之我，魯峻碑云：悲蓼義之不報，莪與義又何分乎。

又卷九　螟蛉，傳，螟蛉桑蟲也。《釋文》螟亡丁反，蛉音零，螟蛉桑蟲也，俗謂之桑蠉，一名戎女蠉，音萬。《正義》螟蛉桑蟲，《釋蟲》文。郭璞曰：桑蟲俗謂之桑蠉，亦呼爲戎女。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

循按：《説文》作螟蠕。《玉篇》云蠉螟蛉也，猶蓄之作苓，蔓菁稱莫菁矣。

步屈見郭氏注《方言》尺蠖。《爾雅翼》云尺蠖屈申蟲也，狀如蠶而絶小，行則促其腰，使首尾相就，乃能進步，故曰屈伸。又如人以手度物，移後指就前指之象，古所謂布指，知尺者故謂之尺蠖。《漢書・律曆志》曰尺者蘧也，則蘧亦自有尺之義矣，此説極精。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蚕音忝，俗同蠶，誤。

鄂州云：今石榴上復有一種，聚短梗半寸以下，周圍植之以自裹，行則負繭，相隨化蛹其中，俗呼避債蟲。按：今俗呼甕裏蛾者，即此。

蠁、蛄蠐鄭云：音黑、髯斯，黑毛蟲也，亦謂之蛾，以其毛能黏著人，故謂之蛄蠐。

按蛸毛蠹，今俗呼毛蟲，不能螫人。黑、蛄蠐今俗呼蛾，毛能螫人。毛蟲色黄，黑蛾蟲有紅緑間者，正孫叔然所云：八角螫蟲也。

又　農師云：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爲母，蛾以爲父，是也。蛹一名蛹，蛾一名羅。孫炎正義以爲蛹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蛾即是雌。此説疏不采，按草木之蟲，皆能以蛹化蛾，不必蠶也。孫氏炎所云：蛾是雌，羅是雄，恐亦未確。

孫炎云：天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郭注從之。

又　孫炎云：小黑蟲赤頭，三輔謂之縊女，此蟲多，民生多縊死，與郭自縊之説不同。

又　蚚蠖，《考工記》作斥蠖，注云屈蟲。《文選》注蚚作蚎。

農師云：《漢志》曰尺者蘧也，蠖之義蓋取諸尺，蚓之義蓋取諸引，引者伸也，蘧于尺伸于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放是乎。按今俗呼尺寸蟲，繫辭所謂屈以求伸。晏子春秋所謂食蒼則蒼，食黄則黄者也。

鄂州云：蠖亦作繭而小，段成式稱尺蠖之繭爲蝶，今蝶蓋青蟲所化，非行步屈伸者蠖，或爲蛾未可知也。

蜭爲文學舍人云：螟蛉桑上小蟲也，似步屈。按：《禮記注》：蒲盧，蜾蠃土蜂也，螟蛉桑蟲也，蜾蠃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故曰易生之物。

又　鄂州云：蜀葵中蠶也，从蟲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其體肥大，亦食于藿。《廣志》曰藿蜀有五色者，蠶致養于人，萬百爲簇，蜀則獨行，故以比敦，然獨宿者。

按蚳、烏蠋即橘蠹之類，生于他草者，爲烏蠋，其色純青或斑駁，大約色隨所食之葉。生于橘者爲橘蠹，見甫里集觸之出兩角，俗因呼爲橘牛，老而作繭，化五采蝴蝶。

又　鄂州云：蟓桑繭，野蠶不養于人，就桑食葉作繭者，比家蠶小而行疾。古者稱野蠶，成繭以爲瑞。今桑繭所包裹甚薄，不堪用。古人以野繭之絲爲琴弦，自當各有所在也。今人亦呼此爲桑蠶。郭氏云：即今蠶，非也。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　蛸，毛蠹。蛸，户感反。【注】即蛾。【補正】邢疏《説文》云蛾毛蟲，今俗呼爲毛，蛾有毒，螫人。《楚辭》云蛾緑兮，我裳是也。

又　螟蛉，桑蟲。【注】俗謂之桑蠉，亦曰戎女。【補正】邢疏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蠭。《説文》云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果蠃土蟲也，似蠭而小腰，取桑蟲附之於空中，七日而化爲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

又　棘繭。【注】食棘葉。

欒繭。【注】食欒葉。蚖，蕭繭。蚖，户剛反。

【注】食蕭葉。皆蠶類。【補正】《鄭樵注》云蕭蒿也。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釋蟲》　蛸，毛蠹。【注】即蛾。【正義】蛸，一名毛蠹。《説文》作蛨毛蠹也。戴侗云：此乃蠹，食脯鱐者。【注】即蛾。【正義】《説文》云蛾毛蟲也。《釋文》云今俗呼毛蛾，有毒螫人。《楚辭》云蛾緣兮我裳。案：《釋文》所引王逸九思之詞也。

蟓，桑繭。【注】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雒由，檓繭。【注】食檓葉。棘繭。【注】食棘葉。欒繭。【注】食欒葉。蚖蕭繭。【注】食蕭葉，皆蠶類。【正義】《説文》云繭蠶衣也，此別蠶類其名，因所食之葉而殊也。蟓，桑繭。食桑葉而作繭者，名蟓，今之蠶也。鄭注《夏官・馬質》引《蠶書》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淮南・説林訓》云：蠶食而不飲，二十一日而化。《齊民要術》引《春秋考異郵》云：蠶陽物火惡水，故食而不飲。陽立於三春，故蠶三變，而消死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十一日而繭。今南方養蠶者，三十六日而化，蠶蠶則二十一日而化。仲長統《昌言》云：寒而餓之，則用日多，温而飽之，則用日少。蓋天時有寒燠，人事有勤惰，蠶事之登，亦難預計以日也。《夏小正》云三月妾子始蠶，故豳風以倉庚鳴爲蠶生之候。荀子《蠶賦》云：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三俯今謂之三眠，亦有四眠者。《淮南・覽冥訓》云：蠶弭絲而商弦絶。高誘注：以蠶上下絲於口爲弭絲也。《春秋繁露・實性篇》繭待繅以綰湯，而後能爲絲。今繭有黄白二種，繅絲者別而擇之。古者桑土宜於兗，條桑詠於豳，桑繭之利，既溥又別其蠶類，不專取給於桑繭，故能衣被天下，老者皆得衣帛，後世桑繭之利專

重東南，原蠶無禁，且以八繭之蠶爲美談矣。雊由椇繭。食椇葉而成繭者名雊由，今人名椇者曰臭椿，後世所謂椿綢，其即椇繭所成與。棘繭。蠶類之食棘葉而成繭者或以爲柘蠶，與桑蠶並育，即棘蠶也。欒繭。欒者《本草》有欒華。蘇恭云：葉似木槿而薄，細蠶類有食其葉而成繭者，與椇蠶棘蠶同爲野蠶之屬。荀子《蠶賦》云：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謂野蠶也。蚖蕭蠶。《玉篇》云：蚖蠶類食蒿葉，蒿即蕭也，今嶺南蠶或食紫蘇葉。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一《釋蟲》 蛤，毛蟲。今本蛤，半誤，从舀蟲，上誤从土。

又卷五 螟蛉，桑蟲。《釋文》蛉力丁反，今本作音令，按：令有力，政力盈力，丁三切。僅云：音令未免易於混讀，不如用切音也。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第十五》 蛤，毛蟲。即蛓。《說文》蛤毛蟲也，又云：蛓毛蟲也。讀若笥，三字據《釋文》補，《釋文》云：今俗呼爲毛蛓，有毒，螫人。《楚辭・九思篇》云：蛓緣兮我裳。

又 蟓，桑繭。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雊由椇繭食椇葉。棘繭食棘葉。欒繭食欒葉。蚖蕭繭食蕭葉者，皆蠶類。

《說文》：繭蠶衣也，蠶任絲也。《夏官・馬質》禁原蠶者。鄭注：原再也，蠶與馬同氣，鄭以禁原蠶爲傷馬，《淮南》書則以爲殘桑也。原蠶今呼晚蠶，北人爲其收薄，不甚養之。南方蠶盛，有八繭之蠶也。《淮南・說林篇》云：蠶食而不飲，二十一日而化。荀子《蠶賦》云：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今南方養蠶者，三十六日而化，其原蠶則二十一日而化也。三俯今曰三眠，亦有四眠者。繭分黃白二色，俱名爲蟓，蟓者象也，言能象物賦形也。陶注《本草》、《別録》云：原蠶俗呼爲魏蠶。雊由者椇繭棘繭欒繭之總名也，椇即臭椿，其繭爲椿紬，今之小繭紬也。棘即柘類，其繭爲柘繭。欒者《說文繫傳》木蘭也，又本草有欒華，唐本注：葉似木槿而細薄，今按野蠶隨樹食葉皆能爲繭椇棘欒。《爾雅》特略舉三名耳，今驗椒繭出椒樹上其紬紫色光耀，貨之甚貴。又有柞繭，出柞樹上，其紬爲大繭紬又爲雙絲，今登萊人貨之以爲利。漢元帝永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野蠶繭收萬餘石，人以爲絲絮即此繭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然則繭紬爲世所重久矣。蚖者，《玉篇》云：蠶類食蒿葉，蒿即蕭也。今草上蟲吐絲作繭者甚衆，不獨蒿也。嶺南蠶或食紫蘇葉作繭矣。

清・周靖《篆隸考異》（文含校）卷三《虫部》 蝴：俗篆作，洪孤切，蜨也。《埤雅》云蛺蜨粉翅有須，一名胡蜨。

蝶：俗篆作，徒結切，蛺蝶飛蟲也。《廣雅》云蛺蜨螫蛈也。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飛蛾一名火蛾，一名撲燈蛾。《古今注》名火化。《事物紺珠》名霜蛾。陶弘景曰：蠹蠋。諸蟲至老各蛻，大爲蝶，小爲蛾，一名慕光。

清・和珅、梁國治等纂《熱河志》卷九六《物産五・蟲之屬》 蝶，崔豹《古今注》曰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有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今熱河所産有黑花蝶，大四五寸許。

清・阿桂、劉謹之等纂《盛京通志》卷一〇七《蟲豸類》 蛾，蠶蛾而外，凡草木蟲以蛹化爲蛾者，甚衆。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物産二》 蝴蝶，大曰蝶，小曰蛾，蝶美于鬚，蛾美于眉，故又名蝴蝶，俗謂鬚爲胡也。其種甚繁，皆四翅，有粉嗅花，以鬚代鼻，其交以鼻，交則粉退。《本草綱目》。蜨有數種。《山陽縣志》。

清・李元《蠕範》第一《物理》卷一 曰讋由，食椇葉。曰蚖，食艾葉。曰棘蠶，食棘葉。曰欒蠶，食欒葉。曰山蠶，食槲葉。曰楓蠶，食楓葉。曰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鱗，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織錦不濡不燎，出員嶠山。曰風蠶，出橫州。曰火蠶，出炎洲。曰水蠶，出軫國。曰海蠶，出南海。

又卷二《物貨第四》 蝶，蠻也，胥也，蝴蝶也，蜨蝶也，蛺蝶也，蛺蜨也，螫蛈也，風蝶也，鬼車也，春駒也，野蛾也，撻末也，玉腰奴也。二角六足，長喙，食草木，四翅有粉，好嗅花，以鬚代鼻，其交以鼻，交則粉退。大爲蝶，小爲蛾。以唾津抹其翅則高飛。其種類曰鳳子，青黑色。曰粉蝶，白色。曰彩蝶，五色。曰赤蝶，紅飛鼠也，紅蝙蝠也，身深紅，翼淺黑，常雙伏蕉花間，獲其一則一不去。曰黑蝶，玄武蟬也，橘蠹所化，橘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如蝤蠐，一日凝然弗動，明旦視之，化蝶矣。曰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曰仙蝶，五色，在樹葉中，作繭可織爲紬，人有懷繭而歸者，得卵化蝶，即有蝶來引去，雖千里不爽。曰媚蝶，紺蝶也，媚藥也，生於鶴子草，其草亦名媚草，蔓生，夏月開花如鶴羽距俱全，有雙蟲食其葉，老蛻爲蝶，赤黃色，女子佩之，令人媚悅。又滕王蛺蝶圖五種：曰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毛蠶也。《釋蟲》文。蠶者，木中蟲也。蛤居木中，其形外有毛，能食木。故曰毛蠶。是爲蛤，蛤之言陷也。从虫，合聲。乎感切。八部。

：蟲也。謂蟲名。按：上蛤下蛓同類也。則蟜當亦蛤蛓之類耳。从

虫，喬聲。居天切。二部。

蜎：毛蟲也。不曰毛蠉者。不居木中，但食葉也。《釋蟲》云蟘蛸蜎。郭云蛣屬也。今青州人呼蛣爲蛸蜎。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按：今俗云刺毛者是也。食木葉。體有棱角，有毛有采色，毛能螫人。叔然説不誤也。其老而成蛹，則外有殼如雀卵。然《本草經》謂之雀甕，或出成蛾，放子如蠶子，或即卵育於殼中。故《本草》云：雀甕，蛸蜥房也。蛸蜎，音髯斯，从虫。戠聲，讀若笥。三字依爾雅釋文補。千志切。一部。《本草》作蚳，音同。

又 **蜵**：蛺蝶也。疊韻爲名，今俗云胡蝶。見《莊子》。从虫，爽聲，兼叶切。八部。

蝶：蛺蝶也。从虫，枼聲。徒叶切。八部。俗作蝶。

又 **蠂**：螟蠂。逗。疊韻。桑蟲也。《小雅》毛傳文。《釋蟲》同。按：上文云蜀桑中蠶，謂蠹其中者也。此桑蟲似步屈，其色青細，或在草葉上。土蜂取之寘木空中，或書卷閒筆筒中。七日而成其子，里語曰呪。云象我象我。《詩義疏》云爾，从虫，需聲，郎丁切。十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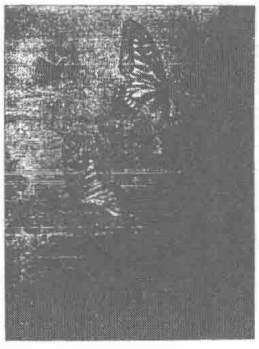
清乾隆三〇年《延平府志・物産・蟲之屬》 蝴蝶，粉翅，長喙。沈佺期《蝶賦》：二角六足，蠕腹狀蛾。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總論》 鱗翅目，此目口如管狀，能吸收而能刺戟。平時常爲捲旋，四翅同質。面生鱗毛，胸節癒合不能動。如螟蟲，蛅蠈等之成蟲，是。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昆蟲類・鱗翅類》 是類，四翅大小相等。蔽以細粉之小鱗。上顎左右相合，作長管形，不用則捲縮口際。是類變態完全，其幼蟲實爲蛅蠈毛蟲類芋蠋即大青蟲之類。皆專食植物，亦屬害蟲。

鱗翅類，復分二小目，曰蝶類，曰蛾類。

【注】蝶類白晝飛舞，其休止也，直立其翅。鳳蝶甚華美而大。蛺蝶或黄或白，羣飛菜圃。其幼蟲，大損萊菔，花螟之幼者，爲虱妨害禾稼。小灰蝶爲蝶之最小者，蛾類，多乘夜飛舞，其休止也。横放其翅，以蠶蛾爲最著。幼食桑，吐絲作繭，乃化爲蛹。方其幼時，體含長囊一對，中儲粘液。液出下脣小孔，觸空氣，忽凝而爲絲。尺蠖，亦蛾類之幼蟲，害植物。



第五十三圖 蝶

清光緒《吉林通志》卷三四《食貨志七・物産下・蟲屬》 山蠶，一名椇繭，放之椇柞等樹，春秋收繭練絲爲紬。又有緑繭多生山中杏條上，緑色堅韌，箭扣用之。同上。少昊九雇其一桑，雇竊脂爲蠶驅雀，可見唐虞以前大抵皆山蠶耳。《爾雅》云蝝桑繭、雚由椇繭、棘繭、欒繭、蚖蕭繭此五繭，惟食桑者成於蠶，食餘四種并山蠶棘蠶，李時珍謂蠶食柘與奴柘所成。今有一種野蠶成繭於蒿艾間，蕭繭或即類此，惟欒繭不可知，椇繭即齊之樗繭，亦即槲繭，亦可呼柞繭。《御覽》引《廣志》曰柞蠶食柞葉，可以作緜蓋，即椇繭也。鄭珍《椇繭譜》。

論説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螟蛉》 螟蛉者，蟲之感氣而化者也，然所化必以類，故惟桑蠋爲能取之，以爲已子。君子之於民，亦類也。苟有道，以得之，孰不爲化哉。《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則能以氣化其類者也。故譬則君冥者，無知令者，有以從無知，則有從，所以能化於物也。故譬則民，桑蠋之爲物，其氣腴白，螟蛉有以氣化，故其氣清。

明・季本《詩説解頤字義》卷六 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蜾蠃細腰土蜂也，俗呼螺蛸。舊説蜾蠃，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其説蓋本陸璣《蟲魚疏》，而范氏《解頤新語》乃曰：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毁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而以爲説者考之不精，此其爲説似嘗究物理者，然自莊列揚雄皆有純雄，自化類我速肖之説，則其來已久，而非起於漢儒矣。且與詩義相合，豈范氏所言，别是一蟲，而誤指爲果蠃，歟不然則蜾蠃之與螟蛉有互相育化之理邪，姑兩存之。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之九《物部一》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謂負它子作

第五十四圖 蠶

己子也，故人以過房子爲螟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蜾蠃實非取它物爲子也，迺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耳。陶隱居《爾雅注》云蠙蜬銜泥竹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俟其子爲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詩但言蜾蠃負之，未言其作己子也，則揚子雲類我之說，誤之也。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釋蟲》　《爾雅》螟蛉桑蟲。郭注俗謂之桑蟘。邢疏：陸璣云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子。蜾蠃呪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

《黃氏日抄》曰：螟蛉青蟲，蜾蠃蠙蜬。古說皆謂蜾蠃負，螟蛉之子爲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如揚子雲所謂類我類我者。嚴華谷載《解頤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畜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自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非蜾蠃以螟蛉之子爲子也。愚戊辰考試，省闈聞同官宮教台州董華翁云：蜾蠃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雞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蜾蠃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爲子。詩之說得之，揚子雲則失之耳。時有監簿，永嘉戴侗聞其說，亦云常親見蠙蜬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蠙蜬互飛而共營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爲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於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幸因腐草出，最精於物理。鄭樵曰凡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而陶隱居乃謂此生子如粟米大，在房內仍取他蟲，置其中以擬其子，大爲糧也。以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爲謬矣。後來人有壞其房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皆如陶所說。此蓋不究其義也。諸蟲在蟄，尚不食，況其形體未定，猶在窠中時，何得有饑飽也。壞其房而見卵，與死蟲者是變與未變耳。

臣謹案：《黃氏日抄》所云鄭夾漈已先闢去，只是黃氏未見耳。夾漈發明詩義極精，但云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此則未確，今蜂蟻何嘗不有子耶。

綜　述

宋・范處義《詩補傳》卷一九　中原有菽，叔庶民采之。螟亡丁蛉零有子，蜾果蠃力果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中原有藿，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蒲盧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爲似續之計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爲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言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說。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蛺蝶。《綱目》。**【釋名】**蜨蝶，蜨音葉。蝴蝶，時珍曰：蛺蝶輕薄，夾翅而飛，栖栖然也。蝶美於鬚，蝥美於眉，故又名蝴蝶，俗謂鬚爲胡也。

【集解】時珍曰：蝶蛾類也，大曰蝶，小曰蝥，其種甚繁，皆四翅，有粉。好嗅花香，以鬚代鼻，其交以鼻，交則粉退。《古今注》謂橘蠹花蝶，《爾雅翼》謂菜蟲化蝶，列子謂鳥足之葉化蝶，《埤雅》謂蔬菜化蝶，《酉陽雜俎》謂百合花化蝶。《北户録》謂樹葉化蝶如丹青，野史謂綵裙化蝶，皆各據其所見者而言爾，蓋不知蠹蠋諸蟲至老俱各蛻而爲蝶，爲蝥，如蠶之必羽化也。朽衣物亦必生蟲而化，草木花葉之化者，乃氣化風化也，其色亦各隨其蟲所食花葉及所化之物色而然。楊慎《丹鉛録》云：有草蝶、水蝶在水中，嶺南異物志載有，入浮南海見蛺蝶大如蒲帆，稱肉得八十斤，噉之極肥美。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六二上　宋・范大成・桂海蟲魚志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黑蛺蝶大如扇，橘蠹所化，北人云玄武蟬。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七《昆蟲・化蘭爲蝶》　舊説尺蠖之繭化而爲蝶，此猶蛹之變蛾爾。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鄂州云蜀葵中蠶也，从蟲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其體肥大，亦食于藿。《廣志》曰藿蜀有五色者，蠶致養于人，萬百爲簇。蜀則獨行，故以比敦，然獨宿者。

按：蚖烏蠋即橘蠹之類，生于他草者，爲烏蠋，其色純青或斑駮，大約色隨所食之葉。生于橘者爲橘蠹，見甫里集觸之出兩角，俗因呼爲橘牛，老而作繭，化五采蝴蝶。

清・阿桂、劉謹之等撰《盛京通志》卷一〇七《蟲豸類》　蝶，形色黃白，大小不一，皆蟲所化。山中蝶大如掌，采色斑爛，子即山蠶也。又花樹間蠹之，大者暑時置熱石上，輾轉久之即可化蝶。

清・陳淏子輯《花鏡・養昆蟲法・蛺蝶》（修訂本）　蛺蝶，一名蝴蝶，多從蠹蠋所化，形類蛾而翅大身長，四翅輕薄而有粉，鬚長而美，夾翅而飛。其色

有白、黑、黃，又有翠紺者，赤黃、黑黃者，五色相間者，最喜嗅花之香，以鬚代鼻。其交亦以鼻，交後則粉褪，不足觀矣。然其出沒於園林，翩躚於庭畔；暖烟則沉蕙徑，微雨則宿花房；兩兩三三，不招而自至；遶遶栩栩，不撲而自親，誠微物之得趣者也。昔唐穆宗禁中，牡丹盛開，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花間。網之，蓋得數百，乃金也。又南海有蛺蝶，大如蒲帆，稱肉得八十斤，噉之極肥美。

清・傅蘭雅輯《格致彙編・説蟲》 蛾類雌雄交後，生小卵數十，細于麻子，十餘日有蟲破卵而出。僅比秋毫，即能食草木之葉，漸大爲青虫，老則吐絲成繭，絲盡虫短縮不動，數日蛻爲蛹，又數日蛹蛻爲蛾，破繭而出。蝶亦蛾類所異者，但不作繭，附樹枝亦蛻爲蛹。蛾蛹狀若蛾，渾然無翅足，蝶蛹則前半有稜角，後半如蝶之腹。又蛾二翅，蝶四翅，栖時蛾翅分，蝶翅合，蛾不食，蝶有長喙，食花漿。又有毛虫，徧體生毛，老則縮短，即以毛爲繭，亦蛻爲蛾。凡蛾蝶之類不交，亦能生卵，而卵中不能生虫。



圖二一八　蛺蝶

又續卷九《格致略論・論動物學》 第二百十一。有翅之虫内有數門，生子之法最爲奇怪，即如蠶蛾生子，其子内生蠶，此蠶與燈蛾蝴蝶大不相同。食植物質退衣數次，久之則漸縮小，而其體變硬，則謂之蛹，觀之似乎死者，後來其外殼裂開，有蝴蝶或燈蛾飛出，與原物相同，如第十二圖。此各變化爲各國之人以爲希奇者，又以爲人死之後，其靈魂能大變化，與蛹之變爲蝴蝶相似。但蠶之一類如詳細查其體内，能見蝴蝶形之微迹。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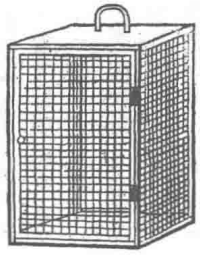
第二百十二，蝴蝶有數千種，熱地上最多，巴西國有寬一尺者。虫族之内，以蝴蝶爲最可觀，各種之翅其色不同，其料爲無數之鱗連於翅面，其連法略與瓦片鋪於屋面相同，每平方寸約有十萬鱗。如將蝴蝶之眼，用大顯微鏡看之，則分爲極多小眼，有人計之，左右各眼有小眼一萬七千個，俱能觀看。可見蝴蝶雖爲賤物，無甚大用，然造此物之工最巧最繁。一個蝴蝶之翅有一百萬鱗，其色最佳，其排列最巧，又有眼三四萬者，最爲巧妙而有趣，爲小鳥一啄即全吞下，幾全廢其巧妙之工矣。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鱗翅類》 鱗翅類，蝶蛾類皆屬焉，爲完全變態。翅修廣，被細鱗，觸手爲粉狀，斐然成文章。棲息時翹起掌合，或平布，或褶疊。或作屋斜狀。其飛揚之態，舞者漂者驚者紆回者矢注者，略關係於其翅及觸角。頭能自搖動。口之構造。延長小腮爲吸收管，然常卷縮，擬盤帶，其上唇下唇及大腮皆退化，獨張小腮鬚，常前向。眼兼具複眼及單眼。觸角則蝶與蛾有特異之徵。大約在蝶類者，挺舉，末端倏膨大，呈棍棒狀。蛾則兼有紡狀、絲狀、櫛齒狀、羽狀、鞭狀。狀或亦爲棍棒狀而長，折其末端，類細鈎。胸以下不緊縊，肢孱弱，儘能疾走。方幼蟲期，有裸者，有毛毵然叢生者，或秩然整列者，有色純一者，或塊麗者。其脚之對列數，自五遞八，鮮有至於九者，口皆邊咀嚼，或窟草木之幹枝，或飯葉，或侵蝕果實穀類，及夜間盜害農作物，稀有食肉性。棲兼有水陸。其蛹化也，常捲葉作繭，或綴合葉，或碎樹皮，附葉間爲外衣而處之。或體倒垂，懸牆壁樹枝，又或有近地上及作窩地中者，極不一。

採集法：攜蟲網捕蝶，得緣近，奮然直擊之，握網口，少俟，翅倏斂，自網外以指捏胸部之側片，勿脱落其鱗粉。啓網，入毒壺，既悶絶，鋏置攜帶箱。其覓獲仔蟲者，納仔蟲筒中，如前述。蝶之所在，常煙村溪橋，風日清麗。繁花撲路，芳樹流液，翩然競逐。渺無止期。凡蝶類日未高舉時，飛楊頗滯緩，既亭午，頓敏捷，不易襲獲，然得覘其吸收花密時而乘之，又值高温度候，即層隱緜雨，略不減其速率。雖居止，猶靈便。

凡鱗翅類，有晝性，及夜性。晝性者，蝶是已。若蛾類則懾伏濃陰深樹間，昏黑始出。是曰夜遊。故常穿叢薄，啟緑葉。多方蒐致之。或於黄昏左近，篝燈懸菁密，光閃爍，及遠近，蟲乃大至。

鱗翅類之大者，得其雌一。置葉上。針留其翅，或閉置三十八圖之箱懸樹間，雄則紛來，飛戀往復。又如天蠶蛾科，拘雌者置室内，開幕展窗户，雄徘徊入就之，試之屢得驗。



第三十八圖

又採集法之著者，以砂糖入鍋中，注水少許，於温火上徐溶解之，待冷，和灑拌攪，以毛刷塗枝上。即能誘集蟲類。然恐損樹招蟲害，故常塗器中。或擇廢板塗抹之，立置山野間，夜分可獲蛾類及甲蟲，日中則獲蝶蜂蟻蠅等。其適宜之候，常以微雨，或夜間露重，花收香氣時，又有以藁索挂支柱上，延數百尺，離地二尺許。每相不及丈。輒着紙塊及布片之經漬甜液者，其占地廣，故其所得亦獨絶。

凡鱗翅類，雄者觸角常發達，其翅面之着色。濃厚塊麗，不然者則爲雌。雌之腹部肥大，翅亦較廣。又同種之蝶，自春及夏常進化。樹鳳原文樹鳳蝶。之春生者，翅開張爲二寸二分，夏生者三寸五分。又如玄鳳。原文烏羽鳳蝶。其春生者二寸二分至三寸一分，夏生者四寸二分。故常兼集兩季，以察其形變之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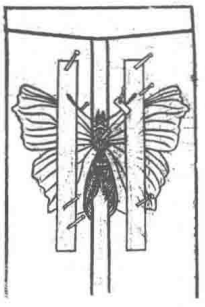
製作法：付展翅板時，以蟲針貫胸部之中央，達溝底，即容其體於溝，而自其面擴四翅。

從來蝶之製作見諸雜志者，類以三角形之紙塊，約留針，平壓翅面。然究難製佳者，最便之法。以紙狹長片或布片，任擇翅面之各部，平置而針約其兩端，故能左右平均，而審視無縐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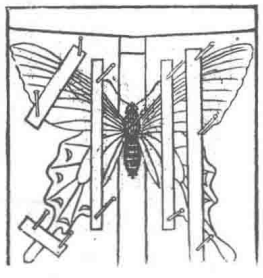
凡伸張翅，易剥落其翅粉，故勿以指直接，常易以鑷子及展翅針。例如檢取紙二枚，壓左右翅使平列，隨針刺其前後，既乃拔棄後者，抑以左指，右手執展翅針，刺前翅脉徐展動，已而其後緣左右成直線，旋整理其後翅，既畢復置針於前之拔棄者，必深固，卒乃以紙片整頓其觸角。

初以昆蟲針貫胸部時，撿方形紙之小片，二折，針貫其折線之中處。三十九圖。推紙貼胸部。緊約肢附側片。

整理既畢傍列名紙箋，如前述膜翅類者。後同不贅述。末散布那普塔於蟲體。閉箱內，旬日儘乾固。



第三十九圖



第四十圖

右述狹長紙片，如三十九圖、四十圖所示。應蟲體之長短，然有選極長片。垺整翅板，以兼製數蝶者，在同形之蝶類，尚稱不惡，而大小殊異者，在同展翅板上，頗極窒礙。且蝶類絶而往往復蘇者，同時製多數之蝶，間一二有蘇生者，全部騷動，鈎心鬬角之結撰，倏歸於無用。故長片法。易受諸患。



第四十一圖

以上專就蝶，述展翅法。至蛾類則静止時，翅常疊置，故有髣髴其天然静止之狀態。不展翅者，又屬天蛾科之大形種。肢稍强韌。故可參考膜翅類蜂之製作法，修理其肢部。

幼蟲保存法：保存幼蟲，有濕製及乾製之二法。濕製者没蟲體於滿酒精之玻璃管中，色料漸溶解，致酒精混濁，故不久，輒換清者，且初浸時數日間置暗所，亦避酒精之烈者，又日爾烏意鴻海美爾氏所發明浸藏幼蟲之液。茲述其混合物如左。

Kaliumnitrieum	硝　一二格蘭姆
Alumen	明礬　一〇〇格蘭姆
Kaliumcaustteum	含水鉀養　六一格蘭姆
Acidiumarsenicosum	白砒　一〇格蘭姆

於煮沸三千格蘭姆之水，順次投入右藥品，待溶解，急冷却濾之，得無色之液。此液十李得混入各里司里尼四李得，及酒精一李得，即能浸藏幼蟲保色澤。又鱗翅類之羽化者，塗抹其口部，或注射皮下。他昆蟲類，浸一日至三日間。以製標本，免蟲害及變色之患。

又霍魯末林，能浸貯撲滅微粒子。如藥劑篇之所述。

乾製有二法：一藥劑，於砒酒或烏意鳩海美爾氏之液，浸一週，日間取出，除液汁，貫昆蟲針，乾燥於溝狹之整翅板上，普通之幼蟲皆用之。一仔蟲吹脹器，爲鱗翅類之特設，種大者製之特精妙，又如蛞蝓頗棘手，故須預練習。今紹介東京動物標本社仔蟲吹脹器之解説，筆之如左。

吹脹仔蟲，以鑷子自排泄門，引出腸之小部，徐徐盡壓內臟，壓之法，以絨類柔布裹蟲體，置竹鋏中而手壓之，壓過强，破皮膜，又蛞蝓類易折其堅刺，宜注意，拔取內臟後，以酒精洗滌內部，去污垢，兼除水分，然鮮艷者值酒精，則消耗其天然之顏色，故不宜洗滌，纔乃將吹管插入腸口。設法避空氣之泄漏，徐吹漲，此時宜注意勿失其天然之形狀，至適宜之度，以巨指塞吹管之原口，昂管尖，推蟲入熱管，管豫準温度，勿過强，强則皮焦灼，既乾後，有殘腸黏留排門者，以刀切取之。

凡仔蟲吹脹，輒拳曲，乾之益萎悴，故必設法彌缺點，如右製既畢，取留針，以金屬線屈二折，數回纏繞之，然易旋動，故切小立方形之軟木塊，貫留針而纏繞於其上，其伸者二線相交糺，約數回，直其餘爲上下平行狀，如四十二圖。應蟲體之長短，併撚之，自其排泄門徐推入，能豁張於膣中，以支持蟲體，如特厭煩重，則椎金屬，略如簪狀，以一條插入於排泄門。塗阿剌伯樹膠，而着之於軟木

塊，免腹反之病，又有擇金屬條膠肉肢下，擬自然匍匐狀，然皆不如前法。

蟲卵及蛹保存法：得蟲卵，以熱湯及酒精浸少時，殺孵化力，凡蟲卵多黏合枝上及樹皮。收藏時并枝貯存。或剥皮成小片。然樹片當乾燥收縮，往往脱落卵塊，如斯者宜嚴固膠着，又或在葉片及地中者，頗行貼附法，其葉片欲貯存之，則夾置舊書廢紙中，散布那普塔或水揚酸舊譯薩里西里克。而緊壓之。

蛹之大形者，下面縱剖之，除内容物，塗抹白砒及那普塔，實以綿，俟乾固。

鱗翅類之小形者，行貼附法，又如各種繭，及蟲窩如簑蟲類者，皆謹備一格以資研究。

發生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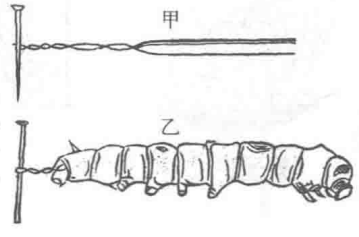
發生學者，研究昆蟲自卵發生以至羽化之順序，其標本爲教育上所必需。茲舉蠶之一例如左。

一、蠶卵　二、第一齡蠶兒　三、第二齡蠶兒
四、第三齡蠶兒　五、第四齡蠶兒　六、第五齡蠶兒初期
七、第五齡蠶兒終期　八、繭　九、蛹
十、雄蛾　雌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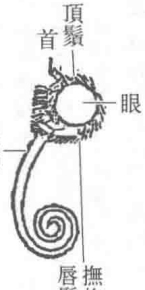
如右整肅排列，於發生之順序，視之瞭然。凡諸害蟲，皆以是法爲之，爲最能造益。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八《環節動物・蝶喙》 蝶所食者，花草中之流質蜜汁也。每伏於花朵萼瓣上求食，採食物無勞費多力，故不生端如鋸齒等形傷物之刺。徒呈其長鼻形，如圖，梗爲喙端，外展有一長鼻，卷分爲面帶深溝之絲線二，其線非他，即牙展長之變狀也。於長鼻前端下，有一薄膜片，即口唇。左右面各有一豆形物，即上所言他等飛蟲外牙之變狀也，已展至極長分位。於此並可見牙床上之撫物鬚，形不完全，乃止有其痕耳。其後更見一三角形唇，面帶有甚大之鬚二，率各爲三段連成，外覆者有鱗甲。見一百九十七圖

又 翅面滿細而有色之粉，顯微鏡映之，可見爲細鱗，如蝴蝶即是。



第四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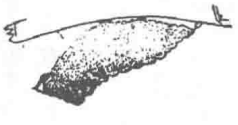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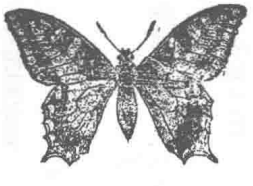
第一百九十六圖
蛾蝶喙式

又《卵生化生》 於稚幼皆屢脱殼，大似蛙類之變狀，脱殼之後，既不同爲其父母者之體式，兼不似己身後日成之狀，有極奇之變化三次，初脱卵殼成蛆，由蛆漸化爲蛹，更由蛹脱殼成蝶，如圖，而蝶復遺卵成蛆。然諸種圜節動物，不能均一式之變生也，間有化成之軀，遠異其前體，俾人辨認不清者，兼有止增予雙翼，他體無改者，可分爲全變化半變化二細類。


第一百九十七圖
希利挪蛾


第二百一圖　蛆


第二百二圖　蛹


第二百三圖　蝶

蛺蝶變化，全變之圜節物，殆即出卵殼成蛆形之蠐螬，體質軟者十居九，分爲多活動圜節，其節數率足十三也，或四肢之痕跡全無，或生數難限定之多足，足之體式不同，變而能飛時，足無大用。晴珠非多圓體合聚，僅爲一圓球，時亦有不生一眼者。口中幾皆有牙床骨，並唇外牙，細視其外牙，不惟可助以取食物，兼於行動有大用。

爲蛆之時日，多寡無定。屢次脱殼後，外皮下生翼而爲蛹。

成蛹時，既不飲食，兼不行動，居於質性乾之殼中，亦或外皮不成乾殼，僅有極薄層膜包裹，薄膜亦隨其諸體之高下而呈起伏凸凹痕，蛺蝶蛹即如是。

蠐螬未化爲蛹之先，率先備一庇身之房，其房，即以己口吐之絲結成也。詳考其絲，率於津核生成，以有高起之平片也。有別具一法：以己吐之絲，將己身懸繫於他物者。亦或有潛藏於一孔穴者。視彼圜節物化爲蛹之際，似無所作爲

乎，實乃大有操作也。將一身宜有之百體，由漸變爲完善，身內質硬不合體格之數處，化爲柔和極適當應有之式，諸善既畢，遂破殼而出。舒展雙翼，化成有文彩可觀之圓節動物蝶矣。

清・王元紹輯《野蠶録・外紀・紀種》 蠶爲蛾屬，譯語謂之旁卑司爹，化爲蛾，乃謂之利皮都特毋拉士，其初以爲屬於志，故尼特之類，嗣而改入懿皮意利打類中。曰：利皮都特毋拉士曰志，故尼特曰懿皮意利打，三者皆蛾屬，分類專名，在有絲無絲之別耳。近今蟲學，昌明格致之功，益精所得蠶屬。若干種如下：

旁卑司爹之初，亦野蠶也，法國謂之拉耍坑母。黑色，間有數點灰色，徧身有毛。生松樹上，甚夥，食松楸殆盡，即結繭於松樹間。絲不甚白，蛹亦較他種而黑，此係蠶種之發原也。旁卑克司摩毋利，乃尋常家蠶也。食桑，色白，其絲獨佳。産於中國、日本、印度，漸至於歐州之南。然此家蠶之種，又從沙湯尼打種類化出。

沙湯尼打種類甚繁，蛾較大，兩翼張開或至徑尺，拍拍然如葵扇。每翼之中各具一眼，有時亦有五色者，英人謂之蛾王。其繭大如鵝卵，然不常有也。

沙湯那皮毋利野蠶也，蛾王之屬。蠶身長六七寸，色緑，週身節，節有稜，稜藍色，或帶微紅，稜上發小瓣如花，花心有鬚甚長。食各種果樹，結繭於樹枝間，上圓下鋭，狀如甕，歐人呼其蛾曰，大孔雀蛾。翼張開徑六寸，翼暗灰色，沿淺而中暗。歐州以南嘗有之，惟巴黎法都名與維仁那奥國都城以北，不概見。

沙湯那加拼尼嘗産於英，亦蛾王屬。然其蛾較小，兩翼張開徑不過兩三寸。雌者灰白色，雄者翼前有紅沿，翼後微有黄點，眼紋之上又有白痕，一掠如初月眼旁之環，黑黄色，蠶亦緑色，徧身短毛。所食之樹曰懿司小叢樹名詳於後。結繭甚固，亮如珠，英人謂之珠繭。

沙湯那司庫路巴與沙湯那皮毋利相似蠶，身肉稜有花而不鬚，頭上三節之稜尤巨。繭大於拳，種子亦大於粟。

沙湯那詩連亦野蠶之大者。蛾白色，翼薄如蝙蝠，翼眼較小，股後雙翼拖長如雙尾，翩翩有致。繭橢圓，外結實如殼。

沙湯那皮毋利拖獵母，亦野蠶也，産於中國。

沙湯無樂潑士，乃那土塘逞司種類也，英國謂之潑斯，此亦尋常蟲類也，然有絲繭不得不以蠶視之。其蠶緑色，頭大而縮，交節處色紅，背上色較暗，灰棕色或紅色，一道直下自首至尾，界於背上，扁而闊，與腹交界處一綫白色，瘦削至尾。尾有雙歧，如燕翦食，樸皮拉與毋亦路其吻，有雙尖甚長，其絲即由此而出。化爲蛾，兩翼展開徑三寸，色白黑紋間之，有灰點，首及胸有黑點。潑斯在英者有三種，皆駝背而歧尾者也，實因大小之分，有時亦呼之爲檄登士。

夏巴亦潑斯類也，英語呼爲樂卑司底，樂卑司底乃龍蝦名，因此蠶有類於龍蝦，故也。蠶身栗棕色，近首處四足皆長，腿背則節，節起稜如峰肉焉。雙行並列，尾扁圓如人面，而無鼻口者，又分雙尖於外，行止之間常首尾並舉，但仗其腰下八足而已，此係最奇之種也。食各種大樹之葉化爲蛾，棕灰色間以黑紋，兩翼展開徑三寸有半，其繭與潑斯略同，云新詩亞，又名亞他恰士，又名亞毋林地，又名兒毋利亞，産於印度之尼亨老。北印度鷲嶺之巔，緯線赤道北二十六度二十五分至三十度十七分，經線由英京起算偏東八十度十五分至八十八度十五分。蔓延於五印度西及於歐洲之南，近時有人試飼於香港，亦能生育，爪哇以東益昌盛焉。所食之樹曰：矣連杜，故又名爲矣連杜，蠶雖野蠶，沙湯尼打之類。飼之甚易，足與家蠶旁卑克司益蓄而兼收，其繭亦佳，足爲大宗商貨，蓋所謂半家半野之蠶也。繭栗色，望之如紙，雖能牽綴堅固不至傾墜，然大風暴起必至歉收。聞此産於中國北境甚多，歐洲則放種於樹焉，其蠶黄色或緑色或灰藍色，因其長大之層遞而變，間有黑點。至半大時圓身中長出肉刺節，節皆然色白，狀如癩核，中存蠟粉。化爲蛾，大者兩冀横徑五六寸色。淡緑眼紋在大翼沿，亦有在中者，翼沿黄色，翼紋散闊如翦春羅花瓣，又有黑白相間而横畫之。

鶯爾毋利亞耶馬，馬乃食惡克之蠶也，惡克或譯爲橡樹，此蠶産於日本。繭緑色，大而精美，此亦半家半野之種。日本政府嘗欲獨專此蠶之利，封禁海口，有帶此蠶而出者，殺無赦，歐人則私挾其種，走漏之非彼所覺也。然而雖到歐洲，頗不易育，不久即行衰壞矣。豈天氣地利有所不足此蠶乎，抑其中別有收養之法，爲日本所秘耶。其蠶似亞他恰士而大，化爲蛾，兩翼展開徑長七寸，黄色而有圍點。

鶯爾毋利亞彭而産於中國北地，亦食橡樹，其絲頗佳，惜乎未知推廣收養之法。

拉沙坑怕魁恰士亦耶馬，馬種類也，又曰惡克依假，亦食橡樹之，凡蟲也。黑色白毛，邊有白紋，繭大如卵，故以依假名焉。依假譯之言卵也，化爲蛾，大同耶馬，馬其尾之沿如齒，雄者栗棕色，雌者灰黄色，其翼横出，有淡黄紋，中有白點，分別兩半翼沿白紋。雄者日間四飛而出，若能收育其雌，以綫牽而引之，則雄必因雌而至，雖遭擒亦不恤也。雌蠶雖與他種草木，亦能食。

鶯爾毋利亞邁利他，乃塔司許種類也，塔司許野蠶，而有毛，生於蕭葦間，似即《爾雅》所謂蕭繭也，本種甚少。而邁利他甚大，産於印度，尋常有之。其絲雖

麤劣而堅固，特甚梳篦，亦不傷損。往往其母織衣以遺其女，女又以遺其子，數世相承，尤未壞也。其母織之句以下，皆西國成語也。皮毋路特他，亦邁利他種類也，產於中國之北。

毋雷利產於茉遜毋利。在印度中一郡名，緯線赤道北三十度二十七分，經線由英京起算，偏東七十八度五分。

懿老非毋利產於打字林。在印度中一郡名，屬於邦哥老。

查那產於爪哇。

符利時亦打字林所產。

拉毋利沙產於爪哇，自邁利他至此，凡七種，皆塔司許之屬。

巴非亞乃塔司許正種也，產於印度疏林間，野蠶之類也。其繭存捲樹葉中，甚澆薄，覓其糞跡而得之。取出慎恐傷損，然所產甚繁，取之無禁，其蛾與蠶亦如尋常家蠶者。

厄克地士即沙湯那詩連之屬，亦產於打字林，其蛾翼後雙歧如燕翦，翼上亦具有眼或黃或綠色，甚美，兩翼展開三寸至六寸不等。東印度一帶甚夥，西班牙等處及墨洲之北亦有之，惟其翼展開無過三寸者。又有數種，其尾且長至六寸。

亞拉士乃亞他恰士之類，其蛾大者，展開其翼可徑尺，黑黃色，每翼有三角紋透光點。亞沙馬亦謂之莽加，產於亞沙毋，在東印度北部，緯線赤道北二十六度至二十八度，經線由英京起算，偏東九十度至九十七度。蓋以地而名焉。

毋利尋尼亦產於亞沙馬，然乃塔司許之類也。

亞他恰士厄特拉產於印度，其絲與塔司許同，然其蠶乃亞他恰士之類。

尋甯塞士產於中國，家蠶之屬也。

庫利時亦家蠶之屬，其絲精美無匹，產於茉遜毋利合倘尼。

宅士拖與合倘尼皆產茉遜毋利，家蠶別種也。

荷士非老地，亦家蠶類，產於爪哇。

奶毋林尼，乃亞老恰士類，產於東印度邦哥老。即東印度全部名。

麥曾姑毋利亞，乃鶯爾毋利亞種類，其蛾甚有名，即稱爲麥曾姑毋利亞絲蛾。

利怕加逞加。

庫利恰拉與利怕加逞加同產於爪哇。

姑樂持，乃沙湯那種也，產於打字林。

尼惡毋利士合拖母。

加利夾拉地卑他與尼惡毋利士合拖母，皆產於茉遜毋利。

沙拉沙樂拉產於鷲嶺東南。

尋毋拉。

此外尚有縊女之屬，似蠶而小，亦能化蛾，然其絲短澀而亂雜，無適於用，故不録。

各種之蠶，大抵雌大於雄，化爲蛾，雌者腹肥胖，雄者腹瘦長。

各種之繭，以家蠶旁卑克司摩毋利爲最，以其絲厚而純也。塔司許之繭雖過堅硬，亦佳絲也。莽加之繭兩邊堅厚，中有一線，甚鬆薄，取之易壞。其中之蛹兒，毋利亞之，繭色雖非白亦精純，可喜取之，不易傷壞。織爲繭紬，漆之，密不通風，以爲輕氣球之用最良。按吾國山東有繭紬，當即兒毋利亞之種。

藝文

漢・佚名《蜨蝶行》　蜨蝶之遨遊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燕，接我苜蓿間。持之我入紫深宮中，行纏之傳樽櫨間，雀來燕。燕子見銜哺來，搖頭鼓翼何軒奴軒。持，一作披。

唐・李白《李太白文集》卷一　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一作那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固一作苟如此，營營何所求。

又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躞蹀長嘶鳴。感物動我心，緬然含歸情。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嫋嫋桑枯一作結葉，萋萋柳垂榮。急節謝流水，羈心搖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八《秋蝶》　秋花紫蒙蒙，秋蝶黃茸茸。而中切花低蝶新小，飛戲叢西東。日暮涼風來，紛紛花落叢。夜深白露冷，蝶已死叢中。朝生夕已死，氣類各相從。不見千年鶴，多棲百丈松。

唐・釋齊己《白蓮集》卷一《蝴蜨》　何處背繁紅，迷芳到檻重。分飛還獨出，成隊偶相逢。遠害終防雀，爭先不避蜂。桃蹊牽往復，蘭徑引相從。翠裛丹心冷，香凝粉翅濃。可尋穿樹影，難覓宿花蹤。日晚來仍急，春殘舞未慵。西風舊池館，猶得採芙蓉。

元・王沂《伊濱集》卷六《喜蝶》　翳葉身如醉，迎風勢便狂。娟娟輕傅粉，栩栩暗偷香。橘囿忘前夢，蛛絲闕後防。殷勤收墜翼，羣蟻爲誰忙。

明・楊基《眉菴集》卷一〇《蛺蝶》　衣薰細細香，鬚染盈盈露。特地一雙飛，花間惹人妬。

明・徐貢《北郭集》卷四《蝶》 化從微蠹出，生與衆蜂忙。冒雨仍調舞，因風得恣狂。獨憐花下影，遥識酒邊香。失意驚羅扇，含情戀繡床。

明・袁凱《海叟集》卷四《新蝶》 怯露依芳蕙，驚風入繡幃。莫將羅扇撲，更待滿園飛。

宋・歐陽修《螟蠕賦》 《詩》曰：螟蠕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揚子法言又稱焉。嗟夫螟蠕一蟲耳，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類繼之爲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爲人父母，生之養育，劬勞非爲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儒家之子，卒爲商世家之子，卒爲皁隸。嗚呼，所謂螟蠕之，不若也。作《螟蠕賦》辭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蠕，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歿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雜録

唐・段公路《北户録》（唐・龜圖注）卷一《蛺蝶枝》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峽即富州界也。維舟飯，水手覩嵓側，有一木五綵，初謂丹青之樹。《武陵記》辰州嵩溪，有丹青樹，直上可籠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葉，圓如華蓋。玉屑云：按在辰陽縣也。因命童僕採之，頃獲一枝，尚綴嫩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縷者，金眼丁香眼者，紫斑眼黑花者，黄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沈佺期賦云：二角六足，蠕腹狀蛾，脉紺縷以立翅，點赬珠以紬窠也。愚因登岸視之，乃木葉化焉，是知蝶生江南甘橘樹中。《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江東人謂之撻末，其大黑色或青斑者名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是也。麥爲蛹蝶，烏足之葉爲蝴蝶，皆造化使然，豈虚語歟。公路嘗見盧員外肇説，捉得一粉蝶，如兩手大，上有散緑點，丁香眼，前翅頭兩畫燕支色，後翅爲燕尾分，亦蝶之異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蟲篇》 蝶，白蛺蝶，尺蠖蟹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栖中壞緑裙幅旋化爲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胡蝶。

唐・蘇鶚《杜陽雜編》（明・陶宗儀編《説郛》卷四六上）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黄白蛺蝶萬數，飛集于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宫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羅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内縱嬪御追捉，以爲娱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内人争用絳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開寶厨覩，金錢玉屑之内，有蠕蠕者，有爲蝶者，宫中方覺焉。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蝶》 蛺蝶粉翅有鬚，一名胡蝶。《列子》曰：烏足之根爲蟌蠈，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嘗見園蔬，其葉有爲蝶者，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葉也。干寶云：稻成蝨，麥成蛺蝶，豈虚語哉。《續古今注》曰：龜鼈之類無雄，蜂蝶之類無雌，一説蜂蝶醜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杜甫詩曰：花蕊上蜂鬚。以此，今絡緯、蟷蠰之類，亦以其鬚當鼻爾。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二《釋蟲・蝶》 蝶粉翅有須，一名蝴蝶，列子曰：蝴蝶胥也。烏足之根爲蟌蠈，其葉爲蝴蝶，嘗見園蔬其葉爲蝴蝶者，有三分二已蝶矣，其一尚葉也。干寶曰：稻成蝨，麥成蛺蝶，豈虚語哉。

宋・周密《癸辛雜識・前集・化蝶》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於江氏傍，竟日乃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未能割戀於少妻稚子，故化蝶以歸爾。李商嘗作詩記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栩栩蝴蝶飛。山川阻深網羅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宇，蔽暎無下足處，官府弔奠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踰月方散。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窓户間，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吹徹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青蒿蠹蟲。

【集解】 時珍曰：此青蒿節間蟲也，狀如小蠶，久亦成蛾。

氣味缺主治急慢驚風，用蟲擣和硃砂、汞粉各五分，丸粟粒大，一歲一丸，乳汁服。時珍。

【發明】 時珍曰：古方不見用者，保嬰集用治驚風，云十不失一。其詩云：一半硃砂一半雪，其功只在青蒿節。任教死去也還魂，服時須用生人血。

又 媚蝶。時珍曰：《北户録》云：嶺南有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形如飛鶴，翅羽觜距皆全，云是媚草，採曝以代面靨。蔓上春生雙蟲，食葉，收入粉奩，以葉飼之，老則蜕而爲蝶，赤黄色。女子收而佩之，如細鳥皮，令人媚悦，號爲媚蝶。《洞冥記》云：漢武時勒畢國獻細鳥，大如蠅，狀如鸚鵡，可候日晷後皆自死，宫人佩其皮者，輒蒙愛幸也。

又卷四二　金蠶。《綱目》。【釋名】食錦蟲。

【集解】時珍曰：按：陳藏器云故錦灰療食。錦蟲蠹毒。注云：蟲屈如指，環食，故緋帛錦，如蠶之食葉也。今攻之，此蟲即金蠶也。蔡絛叢話云：金蠶始於蜀中，近及湖、廣、閩、粵，浸多狀如蠶，金色，日食蜀錦四寸。南人畜之，取其糞置飲食中，以毒人，人即死也。蠶得所欲，日置他財，使人暴富，然遺之極難。水火兵刃所不能害，必倍其所致金銀錦物置蠶於中，投之路旁，人偶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不然能入人腹，殘嚙腸胃，完然而出，如尸蟲也。有人守福，清民訟金蠶毒，治求不得。或令取兩刺蝟入其家捕之必獲，蝟果於榻下牆隙擒出，夫金蠶甚毒。若有鬼神，而蝟能制之，何耶又幕府。《燕閑録》云池州進士鄒閏家貧，一日啓户護一小籠，内有銀器，持歸。覺股上有物蠕蠕如蠶，金色爛然，遂撥去之，仍復在舊處踐之，斫之，投之，水火，皆即如故。閏以問友人，友人曰：此金蠶也，備告其故。閏歸告妻云：吾事之，不可送之，家貧何以生爲。遂吞之，家人謂其必死，寂無所苦，竟以壽終。豈至誠之，盛妖不勝正耶。時珍竊謂金蠶之蠱，爲害甚大，故備書二事，一見此蠱畏蝟，一見至誠勝邪也。夷堅志言，中此蠱者，吮白礬，味甘，嚼黑豆，不腥，以石榴根皮煎汁，吐之。醫學正傳用樟木屑煎汁吐之，亦一法也。愚意不若以蝟皮治之，爲勝其天。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五《鳳子蝶》　崔豹《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爲達未，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班，名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然詩人罕用，惟韓偓詩有鶯兒唼喋雌黄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正指此也。《酉陽雜俎》滕王蛺蝶圖中，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又曰李衛公畫得峽中異蝶，翅闊四寸餘，褐色，每翅上有二金眼。段公路《北户録》曰盧肇説捉得一蝶，如兩手大，上有散緑點、丁香眼、前翅頭畫胭脂色，後翅爲燕尾分，亦蝶之異也。羅浮山有蝴蝶洞，上有古木叢生，四時出彩蝶。世傳葛仙翁遺衣所化，窮神祕苑。劉子卿居廬山，有五彩雙蝶來遊花上，其大如燕。楊用修曰：蝴蝶或黄或白或五色，惟黄者秋獨多，蓋感金氣也。李白詩：八月蝴蝶黄。白樂天詩：秋花紫濛濛，秋蝶黄茸茸。《酉陽雜俎》蛺蝶尺蠖所化，相傳取百合花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蝶。

明・陳耀文《天中記》卷五七《蝴蝶》　化陵。爲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蟅蟧，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莊至樂木蠹生蟲，羽化爲蝶。《搜神記》。麥之爲蛺蝶也，羽翼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知而化爲有知，而氣易也。夢蝶。夢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莊子》。

大如燕。劉子卿居廬山，有五綵雙蝶來遊花上，其大如燕。夜間有二女子曰：感君愛花間之物，故來相諧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願伸繾綣。二女曰：今宵讓姊。次夜姊曰：昨夜之歡，今留於汝，自是每旬一至者。數年廬山有廟，泥塑二神，女容貌如二婦人。六朝録稽神秘苑。

驚蛺蝶。魏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曰：魏收驚蛺蝶。文襄會遊東山，令給事黄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彦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北齊書》。

樹子化蝶。長安城禁苑内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落後，結實其子，光明燦然，如火之照焉，數日皆化爲紅蛺蝶飛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國入長安，此其前兆也。《瀟湘録》。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動物・蟲》　撻末蛺蝶也，一稱胡蝶，木蠹、菜蠹皆化之。陸德明曰：蝶一名胥，因莊子蝴蝶胥也。崔豹曰：撻末蝶也，江東所呼色白背青者是也。列子謂烏足之葉化蝶，或言百合花化蝶。《北户録》言樹葉化蝶，如丹青。野史謂綵裙化蝶，《丹鉛録》南海蝶大如滿帆，稱肉八十斤。海南有鬼蝴蝶，在紅蕉上者曰：紅蝙蝠。嶺南有樹蝶、樹蜂、樹蟻皆連于樹上。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螢　羅



蜮 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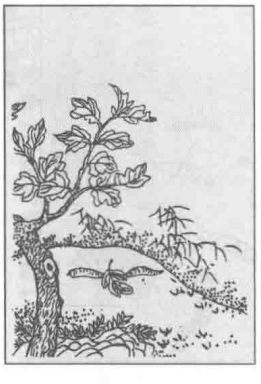
蜆，縊女



蚷，烏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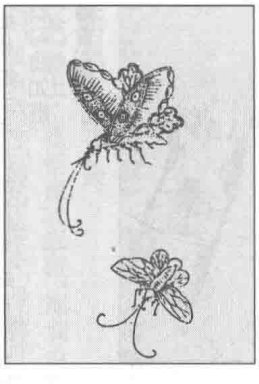


蟓，桑蠋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蛺 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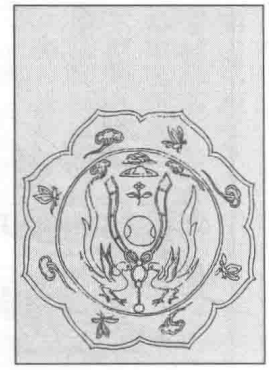
清・陳淏子輯《花鏡》

蝶



清・梁詩正、蔣溥等《西清古鑑》卷四〇

唐雙鸞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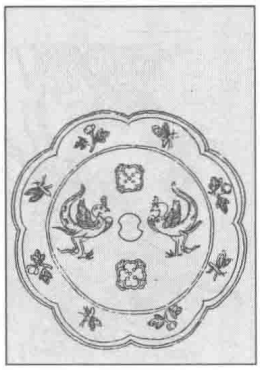
徑四寸六分，重一十九兩。有半菱花式，背作雙鸞銜珠之狀，間以流雲花枝，邊具芝草。蛺蝶，素鼻無銘。

唐雙鸞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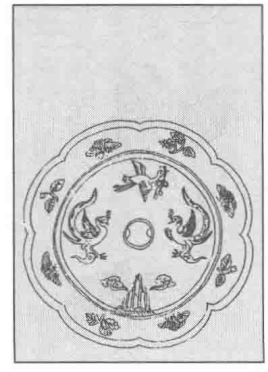
徑六寸五分，重二十八兩十六銖。葵花式，背作雙鸞從以四鳥，邊具雲、鳥、花、蝶之屬，素鼻無銘。

唐雙鸞鑑五



徑五寸八分，重二十四兩。葵花式，背作雙鸞，間以花朵花蝶邊，素鼻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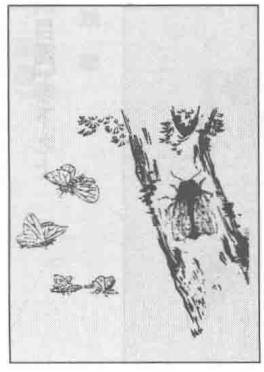
唐雙鸞鑑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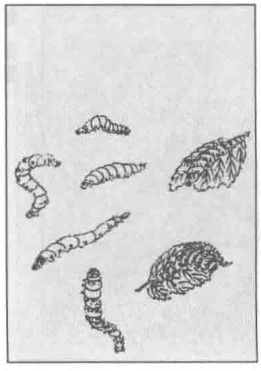
徑五寸八分，重二十二兩。葵花式，背作雙鸞，上一鳥銜綬帶，下爲山雲，花蝶邊，素鼻無銘。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蟲部》《傳》：螓首顙廣而方。《箋》：螓謂蜻蜻也。《集傳》：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螓此云遏幾設密。《爾雅翼》：螓蟭螟之小而緑色者，螓首即角犀豐盈之謂也。《韻會》：蛾似黄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

螓首，蛾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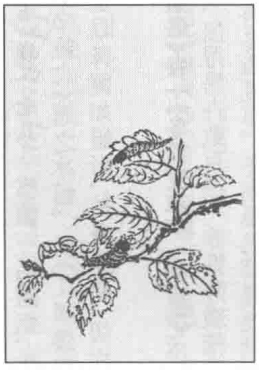


蠶月條桑



又《傳》：蠋桑蟲也。《集傳》：桑蟲如蠶者也。郭璞云：蟲大如指，似蠶。《韓非子》云：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人握鱣，故利之所有，皆爲貢育。

蜎蜎者蠋



蝙蝠蛾科 Hepialidae 分部

蟲草、冬蟲夏草、冰蛆、雪蛆、雪蠶、冰蠶

題解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〇《方物記第二・蟲》《嘉祐雜志》：峨眉雪蛆，治内熱。陸游云：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雪時得之，能蠕動，雪消蛆亦消。

清・王文韶纂（光緒）《續雲南通志》卷五九《食貨志・土宜》　冰蛆。郭祐之云賽尚書嘗官於雲南，曾帶得數條來，亦嘗見之，其大如指。

又　雪蛆《滇海虞衡志》出蒼山，産於積雪之中。不知幾何年，一説西藏積雪之中，尚産豬謂之雪豬，性極熱，滇黔紀遊。麗江小雪山亦出雪蛆，大者如兔，味如乳酥，多食口鼻出血。

雜録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〇　員嶠山【略】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

金・李杲編輯，明・李時珍參訂，姚可成補輯《食物本草》卷之一一《蟲類》　雪蠶，一名雪蛆。案：葉子奇《草木子》云雪蠶生陰山以北，及峨眉山北，人謂之雪蛆。二山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此。大如瓠，味極甘美。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員嶠之山有冰蠶，長六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則作繭，長一尺，抽五色絲。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堯時海人獻之。其質輕暖柔滑。按此，亦雪蠶之類也。

又《雪蠶》　味甘，寒，無毒。主内熱渴疾，退一切火邪狂走，□□□毒諸疾。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一《觀物篇》　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

明・何宇度《益部談資》卷上　雪蛆産於岷峨，深澗中積雪春夏不消。而成者其形如蝟，但無刺，肥白，長五六寸，腹中惟水，身能伸縮，取而食之，須在旦夕，否則化矣。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五《蛾眉雪蛆》《江隣幾雜志》：蛾眉雪蛆大，治内熱。曹方湖言，彼處官府遣軍士，四山高處懸望。雪中蠕蠕而動，則往取之。渾如小猪，無口足手眼，儼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之，不易得也。《癸辛雜志》云西域雪山中，有蟲如蠶，其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消積熱，此恐又是一種。又《拾遺記》圓嶠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雪蠶一名雪蛆，生陰山以北，及峨嵋山。大如瓠，味極甘美。《癸辛雜志》謂之冰蛆。又《江隣幾雜志》云：四川萬山深中出雪蛆，如小豬，無口足眼鼻，儼如蛆形，其身全脂，切片而食，此尤雪蛆之異者也。

清《同普縣志・鳥獸》　惟於冰山中發現一種雪蛆，其形灰白色，身長尺餘，全體絨毛掩入皮膚，無耳，鼻尖，咀偏。曰形象似蛆，故名雪蛆。專食冰雪中之餘物。每值五六月間，風雪震動，雪山崩裂，被水冲下，蠕蠕而浮，土人懼之。因

隨雷聲而降，皆誤以爲神。至宣統三年，經中醫補曉嵐君化驗，可以入藥。嗣後，補君得數十枚，於重慶設爐製爲補品，食之神效。此種雪蛆，凡高原雪山皆産之，一名神蛆。

又《藥材》 蟲草。

蟲草蝠蛾 *Hepialus armoricanus*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冰蛆》 西域雪山有萬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蟲如蠶，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郭祐之云冰蛆。今杭州路達嚕噶齊約燕穆爾嘗爲使臣，至其處親見之。又賽尚書嘗宦於雲南亦有，毛曾帶得數條來，亦嘗見之，其大如指。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雪蠶。《綱目》。**【釋名】** 雪蛆。

【集解】 時珍曰：按葉子奇《草木子》云：雪蠶生陰山以北，及峨嵋山北，人謂之雪蛆，二山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此，大如瓠，味極甘美。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員嶠之山有冰蠶，長六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則作繭，長一尺，抽五色絲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堯時海人獻之，其質輕暖柔滑，按此亦雪蠶之類也。

【氣味】 甘，寒，無毒。

【主治】 解内熱，渴疾。時珍。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雪蠶一名雪蛆，生陰山以北及峨嵋山。大如瓠，味極甘美。《癸辛雜志》謂之冰蛆。又《江隣幾雜志》云四川萬山深中出雪蛆，如小豬無口，足眼鼻儼如蛆形，其身全脂，切片而食，此尤雪蛆之異者也。

清・齊學裘《見聞續筆》卷一《冬蟲夏草》 瀹齋中丞著本草圖説，多於時珍綱目者數千種。撫滇時，復得異卉數百種。非惟陸璣稽古，所未知即其奇形異色，真有思議所不及者，有冬蟲夏草。冬則爲蟲蠕蠕而動，首足皆具，夏則爲草，作紫翠植色。山中人取其半蟲半草者鬻之，植物動物合爲一氣，又不特雀蛤雉蜃之化矣，何造物之奇也。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外集》 冬蟲夏草名符實，變化生成一氣通。一物竟能兼動植，世界物理信難窮。

清・吴儀洛《本草從新・草部・山草類・冬蟲夏草》 甘平保肺益腎，止血化痰，已勞嗽。四川嘉定府所産者爲最佳，雲南貴州所出者次之。冬在土中，身活如老蠶，有毛能動。至夏則毛出土上，連身俱化爲草。若不取，至冬則復化爲蟲。

清・七十一《異域瑣談》卷一《殊方風土》 夏草冬蟲生雪山上，夏則葉，岐出，類韭根，如朽木，凌冬葉乾，則根能蠕動如蟲矣。其性燥熱。



清乾隆四一二年《新疆輿圖風土考・物産》 雪蛆，皆生雪山之深雪中。夏草冬蟲，生雪山中。夏則葉歧出，類韭根，如朽木，冷冬葉乾，則根蠕動化爲蟲。入藥，極熱。

清光緒一三年《越雋廳志・物産志・草屬》 冬蟲夏草俗名蟲草，芽如鼠尾，雜生細草中。採者伏地尋擇，蟲形未變，頭觜倒置土中。《通志》。

清《新疆列傳》卷三《庫車列傳》 雪山冬奇寒，大雪，不可居處，山多野羊、獐鹿，多則柏、黄蓮、紫草、麻黄、甘草、雪蓮、夏草冬蟲之類。夏日草肥，回子皆來此牧放牲畜。

又《喀什噶爾列傳》 阿古爾回城，在喀什噶爾東北一百九十里，緊依雪山，多雪雞、雪蓮、雪蛆、雪蟾之類。

東隅蝠蛾 *Hepialus dongyuensis*

清・劉贊廷《察隅縣志・藥材》 蟲草。

麗江蝠蛾 *Hepialus lijiangensis*

清・王文韶纂（光緒）《續雲南通志》卷五九《食貨志・土宜》 麗江小雪

山，亦出雪蛆。

四川蝠蛾 *Hepialus sichuanus*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〇《方物記第二・蟲》《嘉祐雜志》峨眉雪蛆，治内熱。

異色蝠蛾 *Hepialus varians*

清《昌都縣志・藥材》 蟲草。

雲龍蝠蛾 *Hepialus yunlongensis*

清・王文韶纂（光緒）《續雲南通志》卷五九《食貨志・土宜》 雪蛆。《滇海虞衡志》：出蒼山，産於積雪之中。

察隅蝠蛾 *Hepialus zhayuensis*

清・劉贊廷《科麥縣志・藥材》 蟲草。

點蝙蛾 *Phassus sinensis*

桃蠹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桃蠹蟲。《日華》。《校正本經》原附：桃核仁下今分入此。

【集解】《別録》曰食桃樹蟲也。藏器曰桃蠹辟鬼皆隨出，而各有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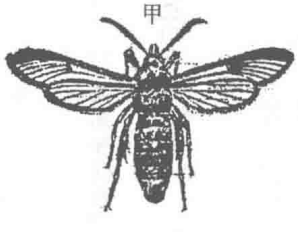
【氣味】辛温無毒，主治殺鬼邪惡不祥，本經食之肥人，悦顔色。日華。

【主治】辟温疫，令不相染，爲末水服方寸匕。《子母秘録》。

透翅蛾科 Aegeriidae 分部

楊大透翅蛾 *Aegeria apiformis*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最可異者，無刺無毒，而且有警戒色，儗爲有刺有毒類，以免食於鳥獸，是可稱曰儗態。如蛾類甲蟲之族，間有似蜂之例。



麥蛾科Gelechiidae 分部

麥蛾*Sitotroga cerealella*

麥衣蝶、麥捷、麥蛺

清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輿地略・物産下》 麥蜨。按：麥刈後生，此則徽變，俗呼麥蛾，亦曰麥蛾。

清・吴馨、江家嵋修《上海縣續志》卷八《物産・蟲之屬》 麥蛾，俗稱麥衣蝶，幼蟲害麥。

穀蛾科Tineidae 分部

毛顫蛾*Trichophaga tapetzella*

清・吴馨、江家嵋修《上海縣續志》卷八《物産・蟲之屬》 雀糞蝶。幼蟲蛀食羊毛、駝毛之織物。成蟲爲蛾，其翅半黑半白。静止合翅時，形如雀糞。

翼羽科Alucitidae 分部

千輻蝶

日本二十四羽蛾*Alucita japonica*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八《環節動物》 圜節動物，翅有不成層折式者，乃分爲數片薄膜，聯絡如扇對列，周邊微帶彎鈎形。一百八十二圖千輻蝶即是。



第一百八十二圖 千輻蝶

木蠹蛾科Cossidae 分部

柳木蠹*Holcocerus vicarius*

柳蠹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柳蠹蟲。《綱目》。

【集解】 時珍曰：柳蠹生柳木中，甚多，内外潔白，至春夏化爲天牛。諸家注蠐螬多取之，亦誤矣。

【氣味】 甘，辛，平。有小毒。**【主治】** 瘀血、腰脊、瀝血、痛心腹血、痛風、瘰風、毒目中膚翳，功同桑蠹。時珍。

糞，**【主治】** 腸風下血，産後下痢，口瘡耳腫，齒齦風毒。時珍。

蓑蛾科Psychidae分部

結草蟲、結蓁、避債蟲、水螺、蓑衣丈人、髭裹蛾、蓑衣蟲、皮蟲、避債蟲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下　結草蟲一名結蓁，好于草末折屈草葉爲巢窟，處處有之。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結草蟲一名結蓁，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見《古今注》。《採蘭雜志》云：結草蟲一名水螺，一名蓑衣丈人。蓑衣蟲身粘細稻芒，成殼，形如棗核。時粘立於壁間，或時負殼徐徐而行。整如毛羽殼，中有繭，甚細，中身細白如米蛀蟲。見《譚埽雕蟲賦注》。

清・陳志喆纂（光緒）《四會縣志・物産・昆蟲之屬》編一　簑衣蟲，生花樹間，食花及嫩葉，作繭大如指，繭外花葉鱗次如簑衣，因以爲名。久則化蝶飛出，五色斑斕，甚可愛。有一繭二蟲化雙蝶者，有蝶翼寬至八九寸者。

清・吴馨、江家嵋修《上海縣續志》卷八《物産・蟲之屬》　皮蟲種類甚多，生喬木、灌木上。幼蟲狀如蠶，前半體黑，後半體褐。嚙食木葉，即以葉與枝製怡容其體之窠，外粗内細，有絲質。食葉時半體在外，半體在内。帶窠而行，静止時懸窠樹枝，匿其體。鄉民捕集售之，供飼鳥之用。蛹羽化爲蝶，一名蓑衣蟲。

大蓑蛾*Cryptothelea formosicola*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　今石榴上復有一種，聚短梗半寸以下，周圍植之以自裹，行則負繭以自隨，亦化蛹其中，俗呼避債蟲。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鄂州云：今石榴上復有一種，聚短梗半寸以下，周圍植之以自裹，行則負繭相隨，化蛹其中，俗呼避債蟲。按：今俗呼髭裹蛾者即此。

刺蛾科Cochlidiidae分部

螟、蛞蝓、楊痢子、棘剛子、天漿子、蛞蝓房、躁舍、雀甕、雀兒飯甕、雀癰、蠔蟲窠、紅姑娘、林蛾、蛾毛、蛾爾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螟，蛞蝓。【注】蛾屬也。今青州人呼蛾爲蛞蝓。孫叔然云八角螯蟲，失之。【音義】螟字又作蠈，亡北反。蛞字或作蚹，而占反。蝓，音斯。螯，式亦反。螯猶蛾也。蛾，火各反。《字林》云蟲行毒也。【疏】螟，一名蛞蝓，即蛾類也，青州人呼蛞蝓。【注】孫叔然云八角螯蟲失之者，此即毛蟲，何止八角，故云失之。螯，猶蛾也。《字林》云蟲行毒也。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蛞斯墨也。从虫，占聲。職廉切。

三國魏・吴普等述，清・孫星衍、孫馮翼同輯《神農本草經》卷一　雀甕：味甘、平，主小兒驚癇、寒熱、結氣、蟲毒、鬼注。一名躁舍。

《名醫》曰：生漢中，采蒸之。生樹枝間，蛞蝓房也，八月取。

案：《説文》云：蛄，蛄斯黑也。《爾雅》云：螇，蛄蝭。郭璞云：蛓屬也。今青州人呼蛓爲蛄蝭。按：《本經》名爲雀甕者，甕與蛹音相近，以其如雀子，又如繭蟲之蛹，因呼之。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蟹：相支切。郭璞曰：青州人呼蛓爲蛄蟹。

又 蛄：之廉切。蟲名。《説文》：蛄斯蠭也。又如占切。

又 螇：蜜北切。蟲名。《爾雅》：螇，蛄蟹。蛓屬，通作蠭。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 螇蛄蟹。苟有所著，白亦鮎也，黑亦蛄也。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 螇蛄蟹，音黑。髯斯，黑毛蟲也。亦謂之蛓，以其毛能黏著人，故謂之蛄蟹。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蛄：汝占反。黑蛄，食檀木虫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蟹：，式支切。《説文》曰：蛄蟹，强羊也。《本草》曰：蛄蝭，毛蟲也，背上五色，刺螫人甚毒，老者吐白汁，凝聚正如雀卵，一名雀瓮，此乃其卵。

蛄：，職廉切。《爾雅》曰：螇，蛄蟹。《説文》曰：蛄斯黑也。陶隱居曰：蛄斯，蚖蟲也。《爾雅疏》曰：毛蟲，蚖類。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職廉切。蛄斯墨也。从虫，古聲。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螇：莫白切，音墨，蛓屬。《爾雅》螇蛄蟹。【注】今青州人呼蛓爲蛄蟹，别作蠭，非。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蛄：《唐韻》汝鹽切，《集韻》如占切，並音髯。《爾雅・釋蟲》：螇，蛄蝭。【注】蛓屬也。今青州人呼蛓爲蛄蝭。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本草》：雀瓮，一名蛄蝭房，一名蠾舍，一名紅姑娘。陶（宏）〔弘〕景曰：蛄蝭蚖蟲也，在石榴樹上，其背毛螫人。又《集韻》之廉切，音占，義同。

又 螇：《集韻》密北切，音墨。《爾雅・釋蟲》：螇，蛄蝭。【注】蛓屬也。通作蠭。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 螇，蛄蟹。螇字或作蠭，亡北反。蛄字或作蚺，而占反。蟹，音斯。【注】蛓屬也。今青州人呼蛓爲蛄蟹。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補正》：鄭樵注云黑毛蟲也，亦謂之蛓，以其毛能黏著人，故謂之蛄蟹。臣鎣按：《本草》謂之雀甕，是也。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釋蟲》 螇，蛄蟹。【注】蛓屬也。今青州人呼蛓爲蛄蟹。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正義》：螇，一名蛄蟹。《説文》作蛄斯，墨也。《本草别録》云：雀甕生樹枝間，蛄蟹房也。陶注云蛄蟹蚖蟲也，其背毛，螫人。陳藏器云蚖蟲，好在果樹上，大小如蠶，身面背上有五色斑文，毛有毒，能螫人，欲老者口吐白汁，凝聚如雀卵，其蟲以甕爲繭，在中成蛹，夏月羽化而蛾，生於葉間，如蠶子。【注】蛓屬至失之。《正義》：郭氏據時驗定爲蛓屬。孫叔然謂八角螫蟲，郭氏所不從也。《説文》云：螫蟲，虫行毒也。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五《釋蟲》 螇，蛄蟹。《釋文》蛄字或作蚺，而占反。今本占誤作古。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 螇，蛄蟹。蛓屬也。今青州人呼蛓爲蛄蟹。孫叔然云八角螫蟲，失之。《説文》云：蛄斯墨也。《本草》：雀甕，一名躁舍。《别録》：生樹枝間，蛄蟹房也。陶注：蛄蟹，蚖蟲也，其背毛螫人。陳藏器云：蚖蟲好在果樹上，大小如蠶，背有五色斕毛，刺人，有毒，欲老者口中吐白汁，凝聚如雀卵，以甕爲繭，在中作蛹，羽化而出作蛾，放子如蠶子於葉間。按今登萊人呼蛄蟹爲蝳蛓，蝳螇聲相轉也。其甕呼蝳蛓，甕紫白光潤如漆，其中汁黄味甘，兒童恒破其甕吸之。孫炎以蛄蟹爲八角螫蟲者，背毛攢族如起棱角，非真有八角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蛄斯逗。墨也。《釋蟲》云：蠭，蛄蟹。郭云蛓屬。按：許蛓下云毛蟲也。此乃食木葉之蟲，非木中之蠹。其卵育自藏之殼曰雀甕。宜與蛓篆類列。从虫，占聲。職廉切。古音在七部。

清・周靖《篆隸考異》（文含校）卷三《虫部》 蚺：俗篆作，于志切。毛蟲。《方言》謂之楊辣，亦曰蛓毛。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蚖蟲窠，一名蛄蝭房，又名躁舍，又名雀兒，飯甕，在石榴樹上者名天漿子，在棘枝上者名棘剛子。

清・吴景旭《歷代詩話》卷一二《蛓》 王逸《九思》云：蛓緣兮我裳。吴旦生曰：王叔師作此，以悲屈子言，獨處山野，與衆蟲爲伍，所謂蛓者，喻讒人也。稗談云：蛓螫人蟲也，常在林間花葉背。不知者輒爲所刺，故名林蛓。老則吐汁，自裹就其中作蛹，謂之砧嘶。《説文》：蛓毛蟲也。千志切。

清・李元《蠕範》卷八《物壽》 蚖，蠭也，蛄蝭也，紅姑娘也。大小如蠶，身面背上有五色斑，無足，有毛，身扁，緑色。伏花葉背，其毛有毒刺人。老則吐汁自裹，久漸堅凝如巴豆大。就中作繭如甕，謂之雀飯甕，亦謂之蛄蝭房。明年夏月，羽化而出，作蛾放子於葉間，如蠶子。生石榴樹者爲天漿子，生棘枝者爲棘剛子，又謂之躁舍，俗呼揚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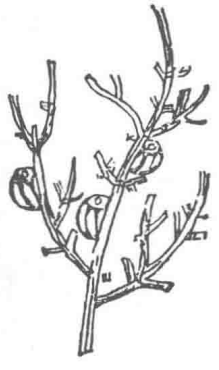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螇。《爾雅正義》：螇，一名蛄蟹，即蚖蟲也。

生果樹上，大如蠶，背有五色，毛甚毒，能螫人。老者口吐白汁，凝聚如雀卵，蟲處其中，夏月則羽化爲蛾。生子葉間，如蠶子。旭按：此即辣毛蟲也，一名林蛾。又名紅姑娘。又名楊辣子，生榴樹上者名天漿子，生棘枝上者名棘剛子。其房名雀兒飯甕。又名躁舍，能治小兒諸症，見《本草》。又夏間瓦縫中一種小毛蟲，人呼瓦蛆，又呼毛娘，螫人亦毒。或說四月八日，取秧針一握擲屋上，可辟此物，然多不驗。

綜述

宋・蘇頌《圖經本草》下卷《蟲魚部・雀甕》 雀甕，蛁蟟房也。生漢中木枝上。今處處有之。蛁蟟，蚍蟲也，亦曰蛾爾。毛蟲，好在石榴木上，似蠶而短，背上有五色斑，刺螫人有毒，欲老者口吐白汁，凝聚漸堅硬，正如雀卵，故名之。一名雀癵。癵、甕聲近耳。其子在甕中作蛹，如蠶之在繭也，久而作蛾出枝間葉上，放子如蠶子，複爲蟲。舊注以甕爲蟲卵，非也。一曰雀好食其甕中子，故俗間呼爲雀兒飯。甕又名棘剛，子，又名天漿子，八月采，蒸之。今醫家治小兒慢驚方，以天漿子有蟲者、白僵蠶、乾蠍三物微炒，各三枚，搗篩爲末，煎麻黃湯調服。一日三服，隨兒大小加減之，大有效。

雀甕



雀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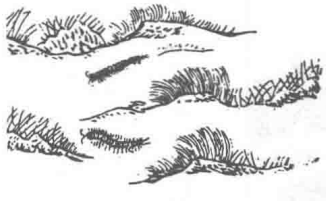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二 雀甕，味甘、平，無毒。主小兒驚癇，寒熱結氣，蠱毒鬼疰。一名躁舍，生漢中，採蒸之。生樹枝間，蛁音聲。蟟音斯。房也，八月取。陶隱居云：俗爲蚍蟲，其背毛亦螫人，生卵形如雞子，大如巴豆。今方家亦不用此蚍，一作載，王吏切爾，唐本注云：此物紫白間斑，狀似俾碟文可愛，大者如雀卵，在樹間似螵蛸蟲也。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雀好食之，俗謂之雀兒飯瓮。陳藏器云雀癵本功，外主小兒撮口病，先敷小兒口傍，令見血以癵碎取汁塗之，亦生擣鼠婦并雀癵汁塗。小兒多患此病，漸漸以撮，不得飲乳者，是凡産育時，開諸物口不令閉，相厭之也。打破絞取汁，與平常小兒飲之，令無疾。本經云蛁蟟房，蘇云蚍蟲卵也。甘蚍蟲身扁，背上有刺，大小如蠶，安有卵如雀卵哉，蘇爲深誤耳。雀癵一名雀甕，爲其形似甕而名之，癵甕聲近耳。其蟲好在果樹上，背有五色襴毛，刺人有毒，欲老者口中吐白汁，凝聚漸硬，正如雀卵子在其中作蛹，以甕爲繭，羽化而出，作蛾放子，如蠶子於葉間，豈有蚍蟲卵，如雀卵大也。《日華子》云：蛓毛蟲窠有毒。

《圖經》曰：雀甕，蛁蟟房也，生漢中木枝上，今處處有之。蛁蟟蚍七吏切，蟲也，亦曰蛓，與蚍同。毛蟲好在石榴木上，似蠶而短，背上有五色斑，刺螫人，有毒。欲老者口吐白汁，凝聚漸堅硬，正如雀卵，故名之。一名雀癵，癵聲近耳。其子在甕中作蛹，如蠶之在繭也。久而作蛾，出枝間葉上，放子如蠶子，復爲蟲。舊注：以甕爲蟲卵，非也。一曰：雀好食其甕中子，故俗間呼爲雀兒飯甕。又名刺剛子，人名天漿子，八月採蒸之。今醫家治小兒慢驚方，以天漿子有蟲者，白殭蠶，乾蠍，三物微炒，各三枚，擣篩爲末，煎麻黃湯調服。一字日三，隨兒大小加減之，大有效。

《衍義》曰：雀瓮多在棘枝上，故又名棘剛子，研其間虫出，囓小兒治驚癇。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蛁蟟》 蛁蟟，蛓蟲也。蛓，千志切。身扁綠色，似蠶而短，背有毒毛，能螫人，今俗呼楊痴虫。《説文》：楚人謂藥毒，曰痛痴。一曰傷也，音如辛辣之辣。《楚辭》以喻讒人九思，所謂蛓，緣兮我裳是也。今牡丹上尤多，常在葉背，不知者輒遇其毒。欲老則吐汁，自裹久漸堅凝，如巴菽大。紫白間理可愛，就其中作蛹，謂之蛁蟟房，一名躁舍，一名雀甕，俗謂之雀兒飯甕，言雀所喜食也。又謂之雀癵，既久出而爲蛾，復孚子於葉間，或者乃謂雀甕，爲蛁蟟之卵，非也。陶弘景云多在石榴木上。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蛁蟟》 蛓蟲也，身扁綠色，似蠶而短，背有毒毛，能螫人，今俗呼楊痴蟲，多在石榴木上。

明・穆希文《蟫史集》卷一〇《諸蟲類・蛄蜥》《爾雅》云：螔，蛄蜥。郭注云：蚖屬也。今青州呼蚖爲蛄蜥。孫注云：八角螫虫。《本草》云：蛄蜥，蚖蟲也。江東呼揚刺蟲。刺當讀作辣。陶隱居曰：此虫多在石榴樹上，俗呼蚖虫，其背毛螫人，作房如雀子大，又似巴豆，名曰雀甕，又名辣岡，一名躁舍，一名天漿子，即蛄蜥房也。唐本注云：蛄蜥紫白間班，狀似車渠文。羅氏曰：蚖虫身扁緑色，似蠶而短，背有毒毛，常在葉背，不知者輒遭其毒。老則吐沫自裹，久漸堅凝，如巴豆大，紫白間理，謂之蛄蜥房，又名雀兒飯甕，言雀所喜食也。《蟫史》云：蛄蜥逢小暑而生，大暑則成房，而蟄至次年四月，化爲飛蛾，黑班色，似蠶蛾而小，生卵木葉上，即化蛄蜥。蛄蜥食樹葉盡，方老而作房。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釋蟲》螔，蛄蜇。《本草》：雀甕，一名躁舍，生樹枝間，蛄蜥房也。陶隱居云：此蟲多在石榴樹上，其背毛螫人，生卵形如雀子，大如巴豆。唐本注此物紫白，間斑，狀似碑碟文，可愛。按《爾雅翼》：今俗呼楊痴蟲，老則吐汁，自裹久漸堅凝，就其中作蛹，謂之蛄蜇房，一名雀甕。既久出而爲蛾，復孚子于葉間，或者乃謂雀甕，爲蛄蜇之卵，非也。

雜録

清・徐文靖《管城碩記》卷二二　蚖，注云音次，蛄蜥別名。《説文》蚖毛虫，俗因加虫作蚖，从蚖爲正。

按：《爾雅》：蛨，毛蠹。注曰即蚖。疏曰《説文》：蚖毛蟲。《楚辭》：蚖緣兮我裳是也。又螔、蛄蜥。注曰蚖屬也。陶真白曰蛄蜥蚖蟲也，則蚖乃蛨之別名，與蛄蜥同爲毛蟲之屬，而非蛄蜥別名也。又按：《晉書・苻堅傳》：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蚖率蜀漢之衆，來赴難。又袁瑾在壽春爲桓温所圍，求救於堅，堅遣王鑒、張蚖率步騎二萬救之。又《周書・本紀》：太祖令夏州刺史拔也，惡蚖鎮南秦州，非必因許氏毛蟲之説，而乃加蟲作蚖也。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螔：蛄蜇



黄刺蛾 *Cnidocampa flavescens*

雀甕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雀甕。《本經》下品。**【釋名】**雀兒飯甕、《蜀本》。蛄蜥房、《别録》音髯斯。蚖蟲窠、音刺。躁舍、《本經》。天漿子、《圖經》。棘剛子、《衍義》。紅姑娘《綱目》。毛蟲。藏器曰：毛蟲作繭，形如甕，故名雀甕，俗呼雀癰，聲相近也。保昇曰：雀好食其甕中子，故俗呼雀兒飯甕。弘景曰：蛄蜥，背毛，螫人，故名蚖，音刺，與蚖同。時珍曰：俗呼毛蟲，又名楊痴子，因有螫毒也。此蟲多生石榴樹上，故名天漿，天漿乃甜榴之名也。宗奭曰：多在棘枝上，故曰棘剛子。

【集解】《别録》曰：雀甕出漢中，生樹枝間，蛄蜥房也，八月采蒸之。弘景曰：蛄蜥蚖蟲也，在石榴樹上，其背毛螫人，生卵形如雞子，大如巴豆。藏器曰：蚖蟲好在果樹上，大小如蠶，身面背上有五色斑毛，有毒，能刺螫人。欲老者口中吐白汁，凝聚漸硬，正如雀卵，其蟲以甕爲繭，在中成蛹，如蠶之在繭也。夏月羽化而出，作蛾放子於葉間，如蠶子。陶言其生卵如雞子，誤矣。恭曰：雀

甕在樹間，似螵蛸蟲，此物紫白襯斑，狀似碑碟文，可愛也。時珍曰：蛞蝓處處樹上有之，牡丹上尤多，入藥惟取榴棘上房內有蛹者，正如螵蛸取桑上者。

【氣味】甘，平，無毒。《日華》曰有毒。**【主治】**寒熱結氣，蠱毒，鬼疰，小兒驚癇。《本經》：頌曰：今醫家治小兒慢驚用天漿子有蟲者，曰殭蠶、乾蜘三物各三枚，微炒搗末，煎麻黃湯調服，一日三服，加減大有效也。藏器曰：雀甕打破取汁，與小兒飲，令無疾小兒病，撮口者漸漸口撮，不得飲乳，但先胯口傍見血，以甕研汁塗之，或同鼠婦生搗塗之。今人產子時，凡諸物皆令開口，不令閉者，蓋厭禳之也。

桑褐刺蛾*Setora sinensis*

刺毛蟲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四章《桑之蛞蝓・刺毛蟲》 成蟲：體長五分，翅之開張一寸五六分。體翅均黑色，前翅外緣，有白色斜紋。觸角短，其長不過四分。頭部赤。胸背密生長褐毛。



幼蟲



成蟲

幼蟲：六月間孵化，充分成長，約七八分。全體綠。背生短刺毛，腹部無毛，而有一種粘液。頭部尖小，行動甚慢，不離桑葉表裏。八月頃幼蟲成長，於枝上葉間，結堅牢之繭而化蛹。九月頃，羽化爲蛾，交尾後，產卵於枝上。成蟲斃死，卵子以越冬。

經過習性：略。詳幼蟲之中。

被害狀況：幼蟲專害夏季發生之芽，桑被其害，樹即枯死。

驅除法：

一、如不養夏蠶，見有幼蟲發生，葉上可塗抹煙煤木灰石灰等物殺之。

二、注射鯨油殺之亦可。

三、此蟲之繭，附着甚牢，不易分離，可連葉焚之。

四、以誘蛾燈誘其成蟲，或察枝上產生之卵滅之。

果蛀蛾科Carposinidae 分部

桃小食心蟲*Carposina niponensis*

清・吳謦、江家嵋修《上海縣續志》卷八《物產・蟲之屬》 桃蟲，體淡黃色，如小蠶，每節左右有黑點。桃將熟時，蛀食桃之近核處，未幾而出，造繭於地中，至明春而成蛹，五月而爲蛾，產卵於桃實，數日後孵化，蛀入桃中。

清・金念祖、黃世祚纂《嘉定縣續志》卷五《物產・蟲之屬》 食桃心蟲，蛾類幼蟲，褐色，長七分許。蛹長四分，居於褐色粗繭中。成蟲黃色，體長五分許，與翅有多數黑斑文。爲桃李柑橘之害，宜用網勤捕成蟲，並以油紙作囊，保護果實。

小卷蛾科Olethreutidae 分部

冷杉芽小卷蛾*Cymolomia hartigiana*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桑之葉捲蟲及芽蟲・褐色葉卷蟲》第五章

成蟲：體長二分半乃至三分，翅之開張五分乃至六分。前翅略長方形，前緣稍弓狀而灣曲，前緣角稍突出，斑紋頗複雜，混有灰色綠褐及灰褐之諸色。後翅表裏皆暗色。頭及胸背暗褐色。下唇鬚突出而粗。脚灰黃而有暗褐色之輪，後肢甚發達，常延長於尾端外。

幼蟲：充分成長，約達七分，形細長而兩端稍細，全體黃綠色。頭部小，呈有光澤之黑色，無硬皮板及瘤狀突起，各節出數本之細毛。

經過習性：每年一回發生，幼蟲經一二回脫皮而越冬。翌春新芽透發，即出而蝕害新芽，新芽被其害者，色黑褐而如遭霜災，若將此桑芽檢之，必有幼蟲一個潛伏。其蟲始終，卷伏葉內，更經二三回脫皮，於葉面造成白色薄繭，化蛹於內。蛹色赤褐而細長，腹背有齒狀二橫列，此橫列之在前方者爲較大。蛹化蛾時，約六七月間。產卵之法，每葉祇生一粒。卵色透明而稍黃，八九月間，其卵孵化，斯時葉已老硬，故被其害不大。惟幼蟲之形甚小，人每不及注意，至幼蟲長達一分，即覓枯死之芽，或吐暗黑之絲，被蓋其體，以越其冬。



被害情形：詳經過習性。

預防驅除法：

一、春期見暗黑之幼芽，其內必有幼蟲棲息，可用手捏殺之。

二、被害桑芽，可用砒石劑以注殺之，惟用如斯毒品，在人意中，必謂有礙於蠶。殊不知灌注幼芽，決無斯患，因幼芽之面積甚小，所沾毒劑，不致爲多，且幼芽以迄開展，其間頗需時日，即有殘留，亦必早被雨露洗去，故可毋庸介意。

三、成長之幼蟲，亦如葉卷蟲之捲伏葉內，可連葉採去以捏殺之。

四、以石油劑灌注芽中以潰殺之。

桑芽小卷蛾*Cymolomia morivo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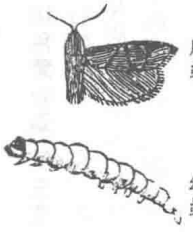
綠色葉卷蟲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五章《桑之葉捲蟲及芽蟲・綠色葉卷蟲》

成蟲：比前種爲小，體長二分，翅之開張五分，形狀酷似前種，地色黃。翅底黑褐而帶鉛色，翅之中央亦黑褐，混有黃色及鉛色，近外緣部有斜走鉛色之長紋，前緣角有一個之黑暗點，其內側之黃色部，則有橫列之黑紋，前緣又有黃色及黑色交互之列紋。後翅暗黑色，翅之裏面則暗色。頭及胸背黑褐管，而頭部更有黑色毛塊，下唇鬚灰黃，而帶有長毛。腹背暗黑，體之下部與脚，皆灰黃色。

幼蟲：即螟蛉，充分成長，達三分半，地色暗綠。頭第一節與尾節之硬皮板，及胸脚皆黑色，各節有八個乃至十個暗色之瘤狀突起，上生一本之短毛。

經過習性：酷似前種，但化蛹場合，必捲葉之一端。且當蛹化，尤能在芽內蝕害，是爲此種之異。



卷蛾科Tortricidae分部

棉褐帶卷葉蛾*Adoxophyes orana*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五章《桑之葉捲蟲及芽蟲・絲引葉卷蟲》

成蟲：體長二分餘，翅之開張，四分至五分。前翅略長方形，地色黃褐而有光澤，翅面具綾樣之紋，翅底呈褐色，翅之中央，有粗大褐色之斜橫綫，外緣角，有三角形之褐色紋。後翅暗色，緣毛黃褐色而有光澤。頭胸背及觸鬚皆濃黃色，腹背之色同後翅，尾端有黃褐色之毛塊。



幼蟲：充分成長，達七八分。地色淡黃綠，背上帶有淡黑色，頭部爲濃茶褐色。其蟲由枝下地，必吐絲懸垂其體，故有絲引葉卷蟲之名。

經過習性：每年一回發生，卵期越冬。卵色黑常産於樹枝分歧之近傍，每産數十粒爲一塊，故易辨認。三四月間，其卵孵化，即入芽内潛伏，於是蝕害嫩芽。五月終化蛹，蛹色黑褐。六月中旬化蛾，然後産卵枝杈，以越其冬。

被害狀況：同前。

預防驅除法：

一、見樹幹枝杈而有黑色卵塊，可用竹篦或小刀刮之。

二、桑園如見成蟲，可用誘蛾燈誘之。

螟蛾科Pyralidae 分部

《春秋穀梁傳注疏》（晉・范甯集解，唐・陸德明音義，唐・楊士勛疏）卷二 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注】甚則即盡，不及歷月。《禮・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爲害。【音義】螟，亡丁反。

《爾雅・釋蟲》 食苗心螟。

漢・許慎，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螣：蟲，食穀心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从虫冥聲。又螟蛉，莫經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螟，亡丁切，食苗心蟲也。

南唐・徐鍇撰，朱翺反切《説文繫傳》卷二五 螣：虫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主螟。从虫冥，冥亦聲。莫經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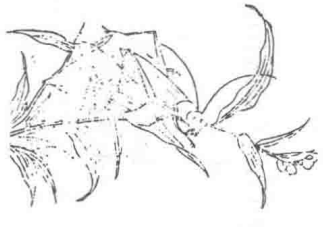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釋蟲・螟》 食心曰螟，食葉曰蟘，食節曰賊，食根曰蟊。《爾雅》所謂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許慎《説文》以爲吏冥，冥犯法即生螟，乞貸則生蟘，抵冒取民財則生蟊。然則靈芝朱草秬秠之鍾其美，與螟蟘之鍾其惡。雖不同，其繫王者之政一也。《淮南子》曰：枉法令，即多蟲螟，其以此乎。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七《釋蟲・螟》 古者言，螟螣蟊賊者，曰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耳。乃未始的言其狀，惟《五行傳》稱視之，不明時則有贏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聽之不明時，則有介蟲之孽，螽蝝喙之類，或曰蜂螟之。始生屬贏蟲之孽，然則但知螟螣之，爲贏螽蜂之，爲介而已。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螟：螣，莫經切。《爾雅》曰：食苗心螟。《説文》曰：食穀葉蟲。陸璣曰：螟似子方，而頭不赤，子方亦作虰蚨。

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卷四三《螟》 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贏則生之。《爾雅》云：食苗心螟。李巡曰：言其姦冥，冥難知也。疏曰：舊説螟螣蜂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許慎云：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陸璣曰：螟似虰蚨，而頭不赤。《月令》：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漢・五行志》云：視不明温奧生蟲，故有贏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不容。《京房易傳》云：蔽惡生孽蟲食心。《吕氏春秋》云：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爲其害稼也。蔽天狀如嚴雪，是歲天下失瓜瓠。又云：亂國有螟集其地，其音凶凶。春秋漢含孳云螟應苛克。《淮南子》云：枉法令，則多蟲螟。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螟》 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蟘，食節曰賊，食根曰蟊。《淮南子》曰：枉法令即多蟲螟，其於此乎？



明・毛晉《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下 螟似虰蚨而頭不赤。【略】邢疏：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奸冥，冥難知也。【略】

鄭注螟極纖細，在苗之心，若木中有蠹。然今農家忌大小暑日，降一種霏微者，云即此蟲降也。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螣：同螟。《管子・七臣七主》：山多蟲螣。

清・徐鼎《毛詩物名圖説》卷三 《爾雅》：食苗心螟。李巡注言其姦冥，冥

難知也。陸璣疏：螟，似蚜蚴，而頭不赤。《月令》：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淮南子》：枉法令則多蟲蝡。《京房易傳》：蔽惡生孽，蝡食心。《呂氏春秋》：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爲其害稼也。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釋蟲・螟》 《爾雅》：食苗心曰螟。邢疏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陸璣曰：螟似蚜蚴，而頭不赤。許慎曰：吏冥冥犯法，即生螟。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釋蟲》 食苗心螟節。《詩》釋文引注云：皆蝗類也。


螟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三〇《螟》 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李注。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螟：蟲食穀心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心，各本譌葉，今依《開元占經》正。《釋蟲》、《毛傳》皆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蟘，食根曰蟊，食節曰賊。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螟，正爲食心言之。惟食心故从虫冥會意。从虫冥。冥亦聲。此从宋本及小徐本，莫經切。十一部。按：鉉本於此下妄增又螟蛉三字，宋本所無，且螟蠕桑蟲也。見下文，字不作蛉。

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芝麻蟲》 生芝麻梗中，三更輒從下而上，至頂食露，五更輒下，取之以夜。性熱助陽，入幃箔用，去痔管，用芝麻蟲，如蠶綠色，取焙乾爲末，開水送下。每日一錢，服七日其管自出。

二化螟*Tryporyza incertulas*

清・吴馨等修《上海縣續志》卷八《物産・蟲之屬》 螟蟲蛀食稻莖，蛹化其中，成蛾。稻穗之白者，莖内即有螟。

二化螟*Chilo suppressalis*

清・周學濬纂（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物産下・蟲之屬》 螟。**【略】**

農事幼聞秋熱過甚或兼毒霧連朝，則生黄翼小蜨，遺子苗本上，即生蛀稈蟲，能食苗使殘。除之之法：用缸貯水置田塍，夜炷火其中，蜨望火光撲入即淹死，庶杜其生子之患。總之苗喜透風，蟲口較少。道光二十三年，我鄉曾遭此患，竟有通畝枯稈，無升斗收成者，唯沿塘透風處，得無恙。

蘆禾草螟*Chilo lutellus*

蘆蠹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蘆蠹蟲。《拾遺》。**【集解】**藏器曰：出蘆節中，狀如小蠶。**【氣味】**甘，寒，無毒。**【主治】**小兒飲乳後，吐逆不入腹。取蟲二枚，煮汁飲之。嘔逆與哯乳不同，乳飽後哯出者，爲哯乳也。藏器。

桑絹野螟*Diaphania pyloalis*

葉卷蟲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五章《桑之葉捲蟲及芽蟲・葉卷蟲》 成蟲：體長三分半，翅之開張八分。翅色白而透明，稍帶紫色之光澤，前緣後緣翅底翅之中央及外緣皆暗褐，外緣之内側，而有平行稍粗之横綫，翅之中央，有粗大之暗褐紋，其下方有一個之眼狀紋。後翅之外緣，暗褐紋甚大。頭及胸背淡褐色，胸背多長毛，腹部色灰白，眼黑褐，胸片帶有多少銀色之光澤。

幼蟲：充分成長，達七分五六釐，體色淡黄緑。頭及第一節之硬皮板，淡褐色，其後方之背上，有二個之黑紋。各節有四個乃至八個黑色之瘤狀突起，此突起上，各生一本之灰白毛，胸脚淡褐色，而腹面之色尤淡。

經過習性：一年四次發生，越冬之幼蟲，至翌春化蛹。蛹色赤褐，氣門黑褐，胸片稍帶青光，蛹期約一星期内外。第一回之蛹期長，約二星期而化蛾。一蛾之卵，五六十粒。然其産生，每葉裏面，祇産數粒。卵色透明而稍帶黄色，卵期甚短，四日乃至八日間即孵化。孵化之幼蟲，先以絲掩葉面，藏身於内，而食


成蟲


幼蟲

葉之葉緑層，殘留其表皮。幼蟲期亦短，約二星期而老熟，老熟之幼蟲，造薄繭，捲伏於内以化蛹。此蛹羽化，恰在六月中旬，爲二次之發生。第三回約在八月上旬。第四回之幼蟲，老熟後，入於樹之空隙，營造薄繭以越冬。

被害狀況：桑芽七八分時，幼蟲已生，即出而蝕害桑芽，且其食時，必吐絲於嫩芽，致桑芽易於枯萎，故見桑芽如遭霜災而黑褐者，即爲此蟲寄生之徵。此蟲害桑，不獨春期，即在夏時，適爲其蟲二回發生之時，又出而蝕食二葉之芽，故大爲養蠶家之害。

預防驅除法：

一、春期桑芽，如已被害，即有幼蟲棲止，可連葉採去而滅殺之。

二、夏日如見幼蟲，可於午前十時至午後三時，布席樹間，急撼其幹，振落而撲殺之。

三、以布幕樹梢，下用青酸瓦斯薰蒸而毒殺之。

四、桑園見有成蟲，可用誘蛾燈誘之。惟誘蛾燈，每十畝地宜設一盞。

五、秋時如見幼蟲，可連葉採取以捏殺之。

六、冬天搜尋幼蟲棲止之所，以三四十倍之石油劑灌注以除滅之。

茄白翅野螟*Leucinodes orbonalis*

茄稞蟲

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茄稞蟲》 此蟲生茄稞内梗上，有蛀眼，内即有蟲，其蟲帶緑色黑嘴者是。治男女童癆。劉羽儀《經驗方》云：男女童癆，其症不必如大人咳嗽吐血洩精，只是身體瘦弱，皮毛焦枯，肌膚微熱，急宜早治。用野茄稞内蟲，取數十條，私和在食物之内，與病者吃，數次即愈。

亞洲玉米螟*Ostrinia furnacalis*

蒼耳蠹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一 蒼耳蠹蟲。《綱目》。**【釋名】** 麻蟲。**【集解】** 時珍曰：蒼耳蠹蟲生蒼耳梗中，狀如小蠶取之，但看梗有大蛀眼者，以刀截去兩頭不蛀梗多取線縛掛簷下，其蟲在内經年不死，用時取出細者，以三條當一用之。**【氣味】** 缺。**【主治】** 疔腫惡毒，燒存性研末，油調塗之即效，或以麻油浸死收貯，每用一二枚擣傅即時毒散，大有神效。時珍。**【發明】** 時珍曰：蒼耳治疔腫腫毒，故蟲亦與之同功，古方不見用，近時方法每用之。**【附方】** 新三。一切疔腫，及無名腫毒，惡瘡，劉松石經驗方用蒼耳草梗中蟲一條，白梅肉三四分，同搗如泥貼之立愈。聖濟總録用麻蟲即蒼耳草内蟲炒黄色，白殭蠶，江茶，各等分爲末，蜜調塗之，蟲又用蒼耳節内蟲四十九條，搥碎入人言少頃許搥成塊，刺瘡令破傅之，少頃以手撮出根即愈。

棉卷葉野螟*Sylepta derogata*

卷葉蟲

清・金念祖、黄世祚纂《嘉定縣續志》卷五《物産・蟲之屬》 卷葉蟲屬鱗翅類螟蛾科，種類不一，卵生葉面，幼蟲有毛，吐絲卷葉爲巢，蛹褐色，成蟲細長，翅有斑文。爲害禾棉，宜用誘蛾燈殺成蟲，潔田地，焚枯枝碎葉，並施行輪種，俾蟲不能得其所喜食之物，則繁殖自減。

枯葉蛾科Lasiocampidae 分部

清・王元輯《野蠶録・外紀・紀種》 旁卑司爹之初，亦野蠶也，法國謂之拉耍坑母。黑色，間有數點灰色，偏身有毛。生松樹上，甚夥，食松楸殆盡，即結繭於松樹間。絲不甚白，蛹亦較他種而黑，此係蠶種之發原也。

油松毛蟲*Dendrolimus tabulaeformis*

清・夏燮《明通鑒》卷七三《神宗紀》 六月【略】丁酉，昌平大水，壞長、泰、康、昭四陵石渠及陵垣，又蟲食長陵松柏幾盡。

棕色幕枯葉蛾*Malacosoma dentata*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四章《桑之蛞蝓・毛蠶》 成蟲：體長八分，翅之開張一寸七，其色赤褐而稍帶灰色。前翅有二個暗黑之細條，一爲波狀而走翅之中央，一短而位於內方，此二綫之間，有灰白紋，其他從後緣斜走前緣之方向，則有灰白色廣帶，外緣稍呈灰色。後翅小，與前翅同色，中央有暗色帶，前後及外緣起凹凸，緣上生白毛。此蟲静止，常爲屋脊狀。前翅之裏面。色淡褐。中央有二條濃色之斜綫。後翅之裏面，黑褐色，中央有濃色之部分，然因種類之異，而尚有全呈黑褐者。胸片及腹面，其色亦黑褐。

幼蟲：充分成長，達二寸五分内外。着色雖有種種，最普通者，頭黄赤有黑紋，併生白色黄色之短毛，第二三節之背上，有黄赤紋，其兩側有黑紋，背上生八條黄赤之縱綫。第十一節之背上，生有圓錐形之突起，其上簇生長毛，第一節之兩側，亦有兩個突起，此突起上之長毛殊長。形體稍平，腹面黑褐而有黄紋，兩側則有黄色之軟毛叢生。



經過習性：卵子越年，卵形短橢圓而灰色，上有暗緑之紋。産附之處，樹幹爲多。翌春孵化，五月間老熟，造黄色繭，而蛹化於内。蛹色黑褐而帶赤，併有白色之粉，以蔽其體，三四星期，其蛹羽化，於是産卵以越冬。

驅除法：

一、冬間搜尋有紋之卵，二三相集於樹幹者，可刮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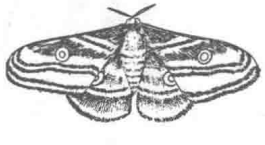
二、晝間枝上，尋其與枝平着之幼蟲而殺之。

大蠶蛾科Saturniidae 分部

柞蠶*Antheraea pernyi*

野蠶、山蠶、蠘

清・王元綖輯《野蠶録》卷四《圖説》



題解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蠘：狼狄切，野蠶。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 雌由，椓繭。所謂顔讐由名，此父之讐，不與共戴天，雌所由也。若蠋是歟？蚕戴天亦以此。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廣志》云：有柞蠶，食柞葉，可以作錦，今桑繭所包裹甚薄不堪用。古人稱以野繭之絲爲琴絃者，自當各有所在也。今人亦呼此爲桑蠶，郭氏乃云即今蠶，非也。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　雔由，樗繭。【注】食樗葉。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一六《釋蟲》　雔由，樗繭。【注】食樗葉。雔由，樗繭。食樗葉而成繭者，名雔由。今人名樗者曰臭椿，後世所謂椿綢，其即樗繭所成與！

清・阿桂、劉謹之等纂《盛京通志》卷一〇七《蟲豸類》　山蠶一名樗繭，海城監平寧海復州，人放之，樗柞等樹，春秋收繭，練絲爲細。

清・王元綖輯《野蠶録》卷二《野蠶名・柞蠶》　柞蠶生柞樹上，色緑，長三寸許，身有稜，上生細毛成簇，脊旁有金星二行，兩兩相比。繭，褐色，大徑寸。蛾，赭黄色，兩翼有眼，横四寸餘。春秋再熟，野蠶中之上品也，凡槲、櫟、青楓之類，皆食之。

論説

清・鄭珍纂《樗繭譜・定繭》（清・莫友芝注）《山海經》載歐絲之野，歐即嘔字。一女子據跪樹歐絲。又載民之國，蚕音至。不績不經而服。知天地既生斯人，憫其寒不知自爲計，有受自然之衣被者矣。自伏羲化蠶爲繭，卤陵氏身教之，絮帛之煖遍天下，於是蠶功盛焉。降及少昊，目鳥名官，而九雇爲九農正。雇音户。其一桑户竊脂，爲蠶驅雀，可見唐虞目前，大抵皆山蠶耳。《爾雅》云：蝝桑繭，蝝音象。雔由樗繭，棘繭，欒繭，蚖蕭繭。蚖音亢。此五繭，唯食桑者成於蠶室，餘四種並山蠶，食棘者，或即今椒繭之類。椒繭，蠶食椒葉所成，今山東有之。其種同槲繭，按李時珍説：柘曰其葉，食蠶取絲作琴瑟絃，清響異常。《爾雅》所謂棘繭，即此蠶也。又説：奴柘曰，似柘而小，有刺，葉亦如柞葉而小，可食蠶，棘繭當謂此兩種。今有種野蠶，成於蒿艾間，蕭繭或即類此。唯欒繭不可知，今之槲繭，正即古之樗繭，或曰樗山椿也。槲與之不類，不得强目樗繭合之，曰昔有言之者矣。《藥溪談記》：按《爾雅》雔由樗繭，即今萊陽之山繭綢。《暑窓臆説》則云：山繭即《禹貢》之檿絲，今之山綢。樗繭又别一種，乃今之椿綢。樗不材木，土人嫌其名，故借名椿。《爾雅》所云蝝桑繭，即今山桑檿絲。雔由樗繭，今樗絲借名椿繭者也。如仲威説，今遵之槲繭，種即齊之椿繭，其爲《爾雅》樗繭明矣。樗栩叠韻，樗桑雙聲，特平上之分，槲樗類，亦可名栩柔名樗一也。《詩》采荼薪樗，唯樗即是槲，乃中薪材，堅耐火，若必指爲臭椿，則腐臭特甚，今亦從未有以爲薪者，何詩必取之也。且《莊子》言樗必兼櫟，少有單言者，其爲一類甚明。合鄭君所引諸説，樗繭之名，確不可易。或曰：目槲爲樗，古無是説，究不若食槲稱槲，名實相副，曰草木之名，目時地變，其形狀要不可誣也。《爾雅》栲山樗，郭璞注，栲侣樗，色小白，亦類漆樹。《毛詩草木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侣差狭，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今所云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轅，或謂之栲櫟。如陸氏言，是後世所謂山樗者非栲，所謂栲者不名山栲，而古名山栲也。其稱栲之形狀，正即是今之槲。郭氏但據當時所謂山樗目當栲，不知名是而實非也。又孫炎《爾雅注》櫟侣樗之木，今櫟與山椿無一相侣，知所云侣樗，蓋主槲言。然則樗自是山椿，生山中與生下田，本非兩種。於古止名樗，後世增稱山樗，始與栲名相亂。栲山樗自是槲，省稱樗，即與山椿同名。雔由樗繭，蓋食山樗葉者，非食山椿也。樗繭即槲繭，亦可呼柞繭。《御覽》引《廣志》曰：有野蠶，有柞蠶，食柞葉，可以作綿即是此種蠶也。

清・王元綖輯《野蠶録》卷一《考證》　野蠶不知始於何時，《荀子・蠶賦》：人屬所利，飛鳥所食。似即今之野蠶，特古人不知飼養，聽其自生自育，故記載亦絶少。漢唐而後，以爲瑞應，至宋元而繅織之利始興，迄今飼養日多，幾與家蠶並重。因蒐輯舊史及古人詩文言野蠶者録之，以備考證。曰被於山阜，曰大如雉卵，大抵指柞蠶而言，蓋槲柞隨處有之，成繭最多，而繭又最大，故凡言野蠶者，柞蠶也。觀郭義恭《廣志》即有柞蠶之名，知柞蠶之由來久矣。

登萊舊有樗蠶、柞蠶二種，惟樗蠶利微，業之者少，今以柞蠶爲最盛，土人名之曰山蠶，繭曰山繭，曰山蠶，蓋猶言野蠶野繭也。

又卷二《野蠶名》　凡諸草木，皆有蛅蠋之屬。戴侗《六書故》曰：蜀似蠶，色多青，墳首悍目，葵、藿、胡麻、蹲鴟多産之。陸佃《稗雅》曰：尺蠖食黄則身黄，食蒼則身蒼，似蠶食葉者，亦吐絲作室。凡此皆野蠶之類也。吴震方《嶺南雜記》云：惠湖山中産繭，或作於竹葉，或作於樹葉，山中人採而貿之，抽絲撚線，製爲山綢，出程鄉者最佳。屈大均《廣東新語》云：程鄉繭綢，爲嶺南所貴，其蠶分畦而養，各以其葉飼之，飼某葉，則爲某繭綢，似即北方之樗蠶。其繭布則羅浮大蝴蝶繭所成，文昌繭，其蠶惟食山栗葉，似即北方之柞蠶，但栗葉平甘，爲蠶所不食，曰山栗，或亦柞之屬也。故吐絲堅韌，其綢可久服弗敝，新興亦然。吾甯崑崙山中，樹木叢雜，野蠶之滋生孵化於其間者，所在多有，樵牧覓而收之，不辨其爲何樹，爲何繭也，而文人學士，則又得諸耳食，語焉不詳，或臆斷而失其

真，其老於叢薄，終古不顯者多矣。登萊所謂野蠶，除柞蠶外，惟樗蠶一種，間有飼者，餘無聞焉，倘能隨處留心，辨其絲之有用與否而收養推廣之，其爲利豈有既哉。新語以楓蠶爲檮絲，而又云：入貢者，齊魯之山繭綢也。前後自相矛盾，至所云：羅浮山中大蝴蝶，其生似繭，繭中有一卵，小於鷄子，重胎沁紫，包以烏桕木葉，絡以彩絲。竟不知其爲蛹也，何怪其以爲麻姑遺衣所化，文人之好奇而不足徵信，類如此。

《爾雅・釋蟲》：蟓，桑繭。蟿由，樗繭。棘繭，欒繭。蚖，蕭繭。蓋皆野蠶之類，夫不曰蠶，而曰蟓，其非今之蠶可知也。《爾雅》於鳥獸草木蟲魚，其恒見者，不必盡釋。蟓爲野蠶，《本草綱目》已先言之。獨是桑繭曰蟓，蕭繭曰蚖，而樗繭、棘繭、欒繭則通名爲蟿由，何也，按今之樗蠶，身有肉刺，最易識別，所食之樹不一，若柘、若棘、若槐、若榆、若杏、若李、若椒、若棟、即楝，《爾雅》楩，赤棟，白者楝。若娑羅、若石榴、若紫薇、若辛夷，往往有之，不獨樗也。棘繭得之目覩，與樗蠶並無區別。欒不知爲何樹，徐鍇《説文繫傳》云：欒，木蘭也。裴駰《史記集解》引郭璞云：木蘭樹皮辛香可食。是其性與辛夷同，當爲樗蠶所嗜。又《救荒本草》有木欒子，即蘇恭《本草》之欒華，未見其樹，不知其宜蠶否。然以棘繭推之，則欒繭之與樗繭爲同類，毫無疑義。知古人格致之精，大抵得諸實驗，而非後儒鑿空之談也。又查樗蠶生他樹者，皆不如樗樹上之碩大，繭亦小，而色微赤或灰暗，煉繭必用樗樹燒灰沸水，乃得熟，知樗爲所自出，而他樹其寄生也。此《爾雅》蟿由所爲先之以樗繭與。樗蠶較柞蠶稍晚，立夏後始出蛾。蛾在一處出者，不相配合，須將蛾拴草把，懸庭中，招野蛾配之，此亦理之不可解者。

又《爾雅》：蚄，烏蠋。陸德明《釋文》引《説文》作桑中蟲也。今《説文》作葵中蠶。莊子：奔蜂不能化藿蠋，司馬彪注，豆藿中大青蟲也。或引作小青蟲，誤，今豆田中有青蟲，長三寸許，極似柞蠶，俗呼爲豆蟲。蠶之與蠋，形狀相類，故《韓子》云：鱓似蛇，蠶似蠋，然以爲桑中蟲，則似家蠶也，以爲豆藿中大青蟲，則似柞蠶矣。《周禮・夏官》禁原蠶者，鄭注曰：害馬。《淮南子》曰：殘桑。二説皆不近理，周時，秦地蠶桑最盛，而牧馬蕃庶，倘害於馬，一之爲甚，何待於再，至桑爲飼蠶而植，如已飼蠶，則桑無可再用，如未飼蠶，用之，亦不爲殘桑，且爾時南服荒遠未通，中夏、西北一帶，從無再蠶之説，何遽著爲禁令耶。蓋原蠶者，恐即今之野蠶，《漢書・叔孫通傳》願陛下爲原廟。顔師古注：原，重也。張舜民《畫墁録》云：漢陵皆作原，京城在渭涘，故謂之原廟。原蠶原字，當與原廟原字同義。況北方家蠶，歲祇一熟。而野蠶有春秋二季。則野蠶者，真再蠶也。即作重字解，亦合。古者，男子所重在耕，而蠶績屬之女子，入山飼蠶，非婦女所宜，若男子爲之，有妨農功，而女子轉無所事事，故先王禁之歟，後世生齒日益繁，即生計日益艱，凡有可以利民者，無不宜振而興之，此則古今情形之不同，而無庸過事其拘泥矣。野蠶歲祇再熟，孫沚亭山蠶説云：歲凡三熟，誤也。永嘉有八輩蠶，歲八熟，即《吴都賦》所謂：八蠶之綿。或疑爲理所必無。今則盛行於嶺南，不爲異已。

徐光啓《農政全書》云：東萊人飼山蠶者，於樹無所不用，獨楊樹否耳，諸樹中獨椒繭最上，桑柘次之，樗爲下。按椿與樗雖同類，而氣味迥殊，爲樗蠶所惡而不食，其食桑柘者又別爲一種。

費南輝《西吴蠶略》云：柘與桑同功，兖蠶頗食柘，其蠶養於樹，繭殊大，又有養於椒樹，食椒葉者，繭有香氣，二者皆不中繅，惟成線織綢而已。南音讀柞如槎，柘與槎，音相近，故誤以柞蠶爲柘蠶，近人雜著中，如此類者頗多，至有誤椒繭爲蕉繭者，則皆傳聞之訛也。

又《育蠶》　蠶初出，名曰蟻，亦曰黑孩，殆取《月令》無殺孩蟲之義，其撫之也，亦如孩，愛惜呵護，無所不至，然易致病，病則一繭不收。查蠶之病不一，以斑爲甚，説者謂由傳種而來，蓋即泰西所謂椒瘟也。今擇種者，於蠶頭眠起時，即留心查看，剔其碩大無病，通體明亮者，另樹飼養。或老樹，或未經翦伐之樹，病蠶食之多死，凡成繭者，皆無病之蠶。其背腹稍現斑點，及顔色晦暗者，去之，斑點先現於腹部胸足間，及腹之尾部，而後發於背，柞蠶顔色浄緑，尤易鑑別。西人謂野蠶養於露天，受病殊鮮，其説不確。嘗驗棗樹上自生之野蠶，亦有患椒瘟及黄軟病者。從此眠起一次，則剔一次；下繭後，乃剔其堅實者；或云繭種祇剔其無病，不論繭皮之厚薄。摇之、握之，或力擲之，聽其蛹在繭内翻動至若干秒，以辨其有力無力，即以定其有病無病；剖視之，頭有白點，亮如猪脂，病則昏，病甚則黑，或腰截之，其心正赤，汁作淡緑色者上也，以兩手湊合而復分之，其質微黏，若有絲相連屬者尤佳。然不過舉一二以例千百，不能一一剖視也。出蛾後，復剔其蛾，以右手大指、食指輕提蛾翼，以左手大指壓蛾腹之尾部，使之緊張，視其逐節連屬，無毛處，顔色明浄，方爲合用，剔蛾先剔雄蛾，蛾初出繭，通體濕軟，腹皮亦寬縱，以手按之，節屬畢見，少頃風乾，則縮而緊，不可見矣。雌蛾腹脹大，配蛾時再剔，亦不晚。此即法國巴斯德清其來源之意也。夫中國於野蠶一事，並未設有專門學堂，以廣爲教導，亦無精於化學之人，詳爲查驗，而蚩蚩者氓，竟能知其病之所由來而預防之，其防之之法，與泰西又不謀而合，安見吾華人智不彼若哉。惟利之所在，作僞者多，且育蠶者，鮮用顯微鏡，僅憑目力，亦恐有未逮，是宜仿泰西之法，設局查驗，庶乎來源清而蠶病絶，吾國之蠶業，其

有瘳乎。今售種者，皆議俟繭成，然後付貲，若起黑斑，一錢不取，其他病證則否。

主場者，曰山主，飼蠶者，曰蠶工，蠶種出於蠶工，伙食則山主計日資送，繭成均分，如佃田然，諺云：一畝蠶，十畝田，可知爲利甚大。遼東與登萊，隔海相對，登萊之民，渡海營生者，除淘金挖參而外，以放蠶爲最多，每歲秋冬之交，富商攜巨貲入山收繭，盛以篾簍，綑載而南，連檣接楫，由煙台進口，不下二十萬石，每簍重三百斤，約數三十千上下，每年進口約七八萬簍。且荒土日闢，風氣日開，逐漸推廣，大有方興未艾之勢，近年煙台商人，復於沙河設莊，比較煙台繅絲百斤，約省關稅運費銀二兩有奇。就其地繅之織之堋之鬻之，而關東繭綢之名，遂與山東並重矣。椿園氏《西域聞見録》：和闐土田平廣，户口繁多，原蠶、山蠶極盛，所織綢絹繭布，極縝密，光實可貴，則野蠶久已行於西域矣。

又卷三《春蠶》 春蠶收成較秋蠶爲有把握。春日天氣清明，少風少雨，蠶之生育易旺，惟須勤移，多則不勝其勞，以蛾計種，每人蓄蛾，不過五百，故春蠶之收成往往適中。秋蠶所蓄之蛾常四倍之，而暴風霪雨，最易成災，且秋多蟲豸，妨害尤甚，或有不獲一繭。惟春蠶烘種爲緊要關頭，習其事者，更番守之，數十日夜無少懈，使熱度之升降有過或不及，而胎先受病，蠶必不旺矣。室内宜備寒暑表，以爲測驗熱度，逐漸加增，約自五十五度至七十五度，則蛾可出。

蠶，卵生之物，初出名爲蟻，亦有胎生者，名曰駒。李時珍曰：蠶初生曰蚙，亦有胎生者，與母同老。蠶極旺時，眠起後，必有小蠶在旁，謂之生駒，再眠則已及其母，故言與母同老，今之野蠶，大眠起時，林中尚往往見黑孩，果何自來哉。或以謂山中有遺繭出蛾，新生子也，説亦近理，然亦未有見其蛾者。鄉俗以放蠶爲血財，其人運蹇則蠶或飛而去，其人運通，則蠶或飛而來，此俗説之可笑者也，蠶不旺則多病死，因之，防守不力，或致一繭不收，蠶旺則多生駒，愛惜而呵護之，即驟增至兩三倍不爲異，豈真有飛來飛去之事耶，至以豐歉爲其人之命運所致，理或然與。

又《秋蠶》 秋蠶往往歉收，而趨之者如鶩，以其工省而利倍也，但豐歉之數，亦不盡關於天時，場之美惡，工之勤惰，亦居其大半，土厚樹茂之區，旱澇皆不致成災，而愛惜呵護，人事復有以挽回之，其收成轉數倍於春蠶。聞之春蠶絲少，秋蠶絲多，春蠶值農忙之時飼蠶者少，兼且不能多飼，不過出蛾以備秋種。秋蠶豐收之年，盈千累萬，市廛之上，堆積如山，故繅絲者，實專資秋蠶云。蛾穿繭而出，俗以爲咬破，誤也。蠶作繭時，即預爲出頭地步，先吐沸絲自裹，俗謂之亂絲，荀況《蠶賦》所謂：先亂而後治也。然後在内徐徐運動，往復迴環，如螺之旋，錯綜相加，則成薄片，愈累愈厚，取蒸過乾繭，翦視之，或四五層或五六層不等。至繭頭處，絲皆逆折而回，上留小孔，口吐汁漿黏之，自然連合無迹，秋蠶天寒，間有不封口者。暨化爲蛾，復吐漿，將繭頭潤濕，乃穿繭而出，故繭雖破口，而絲仍完好。近有創爲新法，專繅破口繭及油繭者，若咬破，則絲皆寸斷，不可繅，足徵蛾亦甚珍重其繭，以留待人用，而初不料如象齒之焚也。昔秦觀哀蠶有功而不免，欲求于闐治絲法以貸蠶之死，由今觀之，又何待遠求哉。或謂家繭用水繅，破口繭入水即沉，故不可繅，曷弗以繅野繭法試之，況蠶書有誤以斃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系焉□之語，是在繅絲者之細心研究耳。

綜述

清・鄭珍纂《樗繭譜・蠶期》（清・莫友芝注） 春蠶二月始，五月畢。清明後十日上樹，夏至畢，遲者繭不能封口。秋蠶五月始，八月畢。夏至前後上樹，白露畢，遲者繭不封口。春蠶自上樹至畢繭，約七十五日。秋蠶自上樹至畢繭，約七十日。

又《蠶山》 山必謹其陰陽，蠶陽物。蠶之出卵，自子至午，未以後則否，盡十日而出畢，皆如之。惡濕喜燥，山陽耐日，其蠶美大，繭成亦如之，陰則否可移作繭。食蠶宜向陽，陰處但可作繭，此謂春蠶。唯秋蠶宜山之陰者，爲可避秋陽之烈。凡當西曬之山，秋蠶最忌。蠶最畏霧，著之甚者死，不甚亦病斑，不能作繭。山有空穴，雨欲晴，晴欲雨時霧最甚，相蠶山者謹避之。故有烟瘴之處，斷不可蠶。

又《蠶地》 相地之法，泥爲上，挾沙次之，紅沙火石地爲下。沙石者，所樹葉細且瘦，繭成如之。且葉盡時，蠶或四下，值日烈地熱，更善死也，秋蠶尤忌。蠶初上山，更宜向陽略平泥地。

又《蠶樹》 槲種二三年，及伐而蘖者，蘖伐後之芽也。曰火芽，亦曰頭芽，育子蠶宜。子蠶謂初出卵者，壯蠶不宜食，食則病瀉，不能退臞而死。經蠶者曰二芽，再蠶者曰三芽。凡伐後次年之蘖曰火芽，二年曰二芽，三年曰三芽。壯蠶食之，老而喬者，用作繭，凡相樹高毋過一丈。已高，則苦剪移與下繭。已，太也。葉吕厚大而青老者良，否則力薄，良則春生時薹葉皆小白色，葉帶赤者味辛，蠶不喜食，食亦不肥大。

又《蠶祥》 子蠶之林，蠶上樹五六日内之林，名衣子地，或謂衣子林。中有香如蘭者，謂之蠶花香，此上祥也，後必大熟。眠後有二二紅黑頭者，亦兆美收。

蠶率青黃色，間有色深、碧頭、崢雙角小於常蠶者，林中見一、二亦上祥也。凡蠶在此樹葉未盡，不必往食他樹。惟此蠶朝東見之，暮或西見之，但同林，雖間一、二里，亦能往來，而不見其來往之迹，土人謂之神蠶。稍驚之，倡有希聲。

又《蠶忌》 蠶酷忌油桐，酷，最也。李時珍曰：罌子桐，又名虎子桐，又名油桐，亦或謂之紫花桐。案油桐葉微似桐而小，幹率曲屈，無直上者，至三四尺，枝即四出，長頗遲，開花微紅，子大小如石榴，而嘴尖如桃嘴，拾之去其外軟皮，中爲平瓣如蒜，或二或四，瓣各有硬皮，乾之，去其硬皮，肉白色，昌柞油然燈，貴州是處有之。經其樹上其葉者死，烘室中然桐油者，及誤昌其，木烘者，後生之蠶死。李時珍曰：其子味甘而吐，又謂桐子油，氣味甘微辛寒，有大毒，故毒蠶尤甚。山有桐除之，家有桐謹之。又食白楊者死，亦食他雜木致病。食他木之味辛澀者皆致病，其餘雖不病，亦瘠繭。惟嫩楓葉，蠶食之無害，薅林時亦不去之。

又《蠶害》 害蠶，鳥一也，將曙及薄晚。時其來，驚之以蠶銃，鳥之中惟鴉最繁，又最無畏，銃所不能禁，獨畏神枝箭，射之，則去可半口。蟾蜍能吸其卑枝者。蟾蜍，俗謂癩蝦蟆，有則攫去之，其害猶小。唯蛇升木，野猪拔樹，茲二害特酷，善守者亦無預防術也。二者唯見則力驅之。若山蚱蜢，音乍猛形如蚱蜢而大，色微赤黑，俗名績麻婆。馬蜂，山蜂之大者，二物食繫樹秋蛾。枇杷蟲似蜣螂而微長，張翼則能飛，三者食蛾與蠶，皆咂破其皮，而吸其肉汁，蠶即死。之屬，唯秋蠶受其害。雞狗亦食蠶，皆宜防。

又《蠶病》 蠶之病二，繇與斑。繇者，自吐少絲挂樹上死。斑者，發黑點自墜地死。蠶繇原於寒，俗名黃瓜皮，初眠始有，各自受病，而不傳染。斑病原於火，俗名斑狗，壯膿後始有，其傳染一林俱爲之臭。病之原三，未蛾蛹受雜木烟氣一也。此種多病斑。一卵出時，烘之火已烈已微。已太也，烈則卵受熱，後必斑，微則受寒，後必繇。一剪移時率滿筐省一二往復，蠶爲所罷，致吐其沙，此種多病繇。即不病，繭成亦敗。繭亦薄不中繅。蠶當上樹後，或天氣寒熱不一，蠶值之，至三眠後，滿腹絲化爲滿身毛，毛皆躍躍自動，謂之飛絲，一二日即死。此感天時不正之氣，欲避之無由也，然必主廠者運厄即遇之。

又《蠶眠》 蠶四眠，上樹約七日則眠，蛻厥黑而起，是爲初眠，子蠶黑色，蛻黑而褐。又約七日二眠，蛻厥褐而起，蛻褐則色青黃。又約七日三眠，又約十日大眠。一名四眠，凡蠶眠時，必自吐絲，絆其後脚於葉，爲蛻時用力地也。若偶傷其絲，則不能蛻而死。其起也，食益力，唯勤移爲功。大眠後，蠶食愈增，至一日夜盡七葉蠶肥甚，澤澤有光，謂之壯膿。凡十日，膿既滿，不復食，倚葉似眠，大遺屎，漸小如二眠後時，謂之退膿。膿退盡，始吐絲，綳三四葉自裹如甕，謂之爬甕。然後於中周回往復，任絲作繭。每眠約一日，陰雨二日，眠食慎勿翦移。移則傷其絆。凡蠶出卵時，旋必食其殼之半。每眠起時，旋必食其蛻之半。不令食，則蠶弱繭薄。此事頗與馬子之食胞同，似蠶馬二物，嘗相關也。方悟《搜神記》載太古時，馬皮捲女化蠶，事未盡誣，且《周禮》原蠶之禁亦掌之馬官也。

又《蠶食》 蠶曉不食，爲露也。晞而食，日出露乾曰晞。午不食，爲熱也。昃而食，日西下曰昃。食必十日增半葉其極。食之極多時也。朝移之，午樹冬矣，冬盡也。時日五葉夜復二葉。

又《居守》 主廠者，蠶匠也。其傭曰蠶火，所居曰蠶廠，分駐曰蠶篷，器備曰蠶刷，曰蠶筲，曰蠶剪，曰蠶銃，充去聲，即鳥鎗空發以驚鳥，不置子。曰薅刀，即鐮刀。曰排套，曰機竿，曰響笥，曰沙撮，曰擊霹音料辟。餘如成家，飲食器用。或妻兒具也。

又《春蠶》 春蠶，秋繭出也。十月擇種，收秋繭時粗擇之，十月又再擇之。取大且厚，大兼尖與圓，非總謂大也，揀種者，當各擇均而取之。蛹雌者繭多大，雄者繭多小，若專取大者，來年蛾出無雄，皆棄蛾也。色黃而赤，指衡之重，搖之活，而耳之不悉索者，悉索，繭中蛹聲。擇種當取無聲者良，有聲者爲響繭，但可繅絲。昌爲種。雄者稍尖，雌者稍圓，略可別也。皆針其後，毋針其系。繭兩端有系者頭，無系者脚，蛾之出，必齧系間作孔，若串其系，來年烘種，蛾無由出，皆死繭中矣。串繭爲可挂，便出蛾也。亦有有收種後不即串，散布之竹簾上，寒天盛以篾，置密室，將烘始串之者，有初烘時未串，散布竹簾上烘之，至蛾將出，前半月始串之者，皆可。然先串便收拾，且環室昌簾挂之，亦便烘。室中先置平架，席竹簾，編簾用一寸之篾，以篾絲緯之，使疏通而透風，始不壞蛹。若置之平實不透風處，蛹必鬱壞。布繭其上，風之，或疏挂之，均無使受草木之烟，若冬臘兩月，值大寒，又當置之複室，或室中置微火，恐蛹凍死。若受，來年育蠶必病，定難成也。

又《烘種》 烘種爲蠶事利害關頭，蠶之熟否，皆係乎此。必諳練者，數十日夜，更守勿稍懈。

烘春種，必四十五日而蛾成。立春始事，春分蛾出。先設一密室，毋入風，倚四壁懸平竿，高五六尺，疏列繭串去地尺餘，中置盆火，火以槲，他木必病蠶。令其氣暖之昌變蛾，蛾昌次齧系出，始終烘毋失火。火力昌漸而增，四十餘日夜，無失絶火又必視天之寒煖節薪之多少毋已烈，烈則蛾速出，卵先槲葉生，無昌食，且必受病。蛾之出，率自未至亥，凡十日而畢，皆如之。有出者，即捉置

筐，入夜尤宜速，恐其撲燈自斃也。

又《蛾靚》 俗名配對。修眉腹垂垂者，雌也。淫淫者，雄也。雄者眉粗而短，雌者眉細而長，雌腹腴，雄腹瘠。縱之昏於筐，昏，配也。聽自合。司昏者，擇其合，寢之他筐。其靚也期對時，靚，交搆也，對時者，如今日子時始，明日子時畢，否則人爲拆。毋使過不及。過則雌脹死，不及則氣不化，卵多瞱。靚已，絶夫而閉其妻，夫去鰥死，妻畢産亦自枯。若歲生之雄少，則一夫可兩妻也。分兩日配之，今日配之此雌，對時又拆旦配他雌，然後配之，雌之卵終多瞱，其不瞱者，蠶亦瘠，父氣不足故也。昏時，有貪瞱而拍拍有聲者，瞱音擾。此爲狂夫，不去必亂羣合，合亦爲所解。不去此等蛾，他蛾之合者，皆爲之解，有則力除之。昏之前，必去雄之溺，去聲。否則難爲雌。不去則礙精路，雖靚如勿靚，然亦有無溺之雄，尾瘦不濕，不煩去也。靚之後必去雌之溺，否則難爲産。去溺旦兩指輕搦雄雌之後捋之。

又《蛾卵》 卵仍無失火，若天氣温和，可暫輟火。筐置蛾二百五十，皆已配之雌雄。越三日布卵已，出之，盡出其蛾。復置亦如之。一筐之蛾，極於五百。一蛾之卵，極於一百。卵約十五日而蠶出，筐約十日而出盡。除不生，及生而損壞受戕者，後獲繭三萬者上，二萬者中，一萬者下。若烘不盡法烘，兼烘繭烘卵而言。則一繭不收。

又《售種》 售蛾於烘户，蠶少者不自烘種，皆售於烘户，烘户者專烘種待售，凡村落皆有之，便人亦自便也。售卵於市，卵者已布卵之筐也。春秋皆售蛾春蛾亦在筐，但於未卵時即售之。春兼售筐，蛾價秋出者一當春之二。秋出者，秋繭出也，春種也。一歲之蠶春爲正收，秋季斑縩尤甚，有收者堪種亦少，且多勞數十日之烘，故蛾視春繭出者爲貴。售蛾待卵於烘室，此下專謂春蠶。售卵者旦歸，候二二蠶出，則肩之山。售蛾者，於烘室候蠶出。售卵者，如其已出，則肩之山，未出則旦歸候之。急若置郵也，於是時也，夜不閉關。

清・沈秉成《蠶桑輯要・養野蠶法》 野蠶生於青楢樹上，橡槲等葉皆食之。立春日攤繭筐中，閉門窗勿令通風，燒柴火令室常煖。至春分前五日，共四旬，晝夜不可間斷。天寒加火，天煖減火，四十日則蛾出。辰巳時令雌雄相配，申時摘去雄蛾，編成有蓋大筐，徑三尺，深一尺。將雌蛾百餘放筐内，以蓋合定，令其下子。三五日後去蛾，懸筐於無煙涼房。待陽坡青楢等樹葉長寸許，燒室令煖，懸筐室中，五六日蠶生。辰巳時揀寬平處，將筐安置水渠中，筐底支以石。插葉梢於筐之周圍，取其不乾。蠶聞葉氣出筐上葉，未出者取回仍懸煖室。次日又出，仍如上法。常換新葉，勿令蠶飢。搭一草庵，彈弓鳥鎗，日夜防守飛鳥蝙蝠各物傷害。待陰坡葉生，方可轉移樹上，使自食葉。轉移之時，先將蠶帶梢放提籃内，提至山中有葉樹下，即將蠶連梢放於樹上。食葉將盡，即用利翦連枝翦下，放於籃中，移置有葉樹上。此蠶亦三眠三起，眠時不可移動，能耐風寒，但怕久雨。夏至後結繭樹上，摘來攤於涼箔，數日蛾生。寅卯時令雌雄相配，午後摘去雄蛾，以線縛雌蛾一腿，拴於樹上，次日下子。伏後五日其蠶自出，看守轉移如上法。白露後結繭收貯，次年立春日，養如前法。此繭不能繅絲，須於蛾出後，製而紡之。

清・王元綖輯《野蠶録》卷一《雜録・孫廷銓〈山蠶説〉》 安邱石門村多生槲樹林，土人謂之野蠶廠。按：野蠶成繭，昔人謂之上瑞，乃今東齊山谷在在有之，與家蠶等。蠶月撫種出蟻，蠕蠕然，即散置槲樹上，槲樹初生猗猗，不異桑柔，聽其眠食，食盡，即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爲之，彌山徧谷，一望蠶叢，其蠶壯大，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日中、雨中不爲罷，然亦時傷旱潦，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廬林下，手把長竿，逐樹按行爲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稔也，與家蠶相後先，然其穰者，春夏及秋，歲凡三熟也。作繭大者，三寸來許，非黄非白，色近乎土，淺則黄壤，深則赤埴，墳如果蠃繁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雄鷄觳也。食槲名槲，食椿名椿，食椒名椒，繭如蠶名，縑如繭名。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纔如指上螺，在深谷叢條間，不關人力，樵牧遇之，載橐而歸，無所名之，曰山繭也。其縑備五善，色不加染，黯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韋衣處，不已華，與紈穀處，不已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

此文由周亮工《書影節記》録出，按徐夔《漁洋詩注》引《山蠶説》云：尺五之竿，削其端爲兩角，冒繭其上，重以數十，抽其緒而引之，若出一繭數語。《書影》不載，知非全文也。《居易録》稱《顔山雜記》載是文，今檢《顔山雜記》，無之。山蠶本非顔山出産，漁洋殆誤記耶。

附　王沛恂《紀山蠶》 吾鄉山中多不落樹，以其葉經霜雪不墮落得名，一名槲，葉大於掌，其長而尖者，名柞，總而言之，曰不落，皆山桑類，山蠶之所食也。蠶作繭，視家繭較大。《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檿絲。顔師古注：檿，山桑也，作牧，言可畜牧以爲生也。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以爲繒，堅韌異常，雖樸質無文，然穿著多歷歲時，故南北人通服之。人食其力習爲業，勤苦殆有倍於力田者，初春買蛾、下子、出蠶，蠶形如蟻，採柞枝之嫩葉初放，不及麥大者，置蠶其上，捆枝成把，植淺水中，不溢不涸，方不爲蠶患，看守不問昏曉，謂之養蛾，保護如法，蠶長指許，納筐筥中，肩負上山，計樹置蠶，場大者，安放三四十千，次則二

十餘千，或十餘千，不等，狐狸、狼、鼠、鷺、鴟、鳥、雀、蛙、蟆、蟲、蟻，無巨細，皆嗜蠶，防禦疏，則飽無厭之腹，以故，晝則持竿張網，夜則執火鳴金，號呼喊叫之聲，殷殷盈山谷，極其力以與異類爭，如此者兩閱月，鳥獸昆蟲之所餘者，十纔四五，顧又有人力不得而爭者，旱則蠶枯，澇則蠶濡，雖經歲勤動而妻啼兒號不免矣。嘻，四民莫苦於農，而蠶夫則又加甚，記之以志感焉。

又卷二《種樹・治蟲一》 樹無不生蟲者。《爾雅》蝎蛞蝓，郭注云：木中蠹蟲，即《詩》所云：蝤蠐也，凡樹皆有之，而生柞樹者獨大，色白，麤如指，長幾三寸，種出天水牛，背黑色，有白點，頭兩角如八字形，緣樹而飛，小滿後，嚙破樹皮，遺子其中，初生形如蛆，鑽穴而入，愈入愈深，及冬，麤如指，而樹空矣。治法，尋樹身及大枝，有流黃水處，用小刀剔出其子；如子已成蟲，穴外必有蛀屑，亦用小刀剔而出之；或所入太深用芫條塞其穴，則蟲立死；或用百部草水及桐油灌之。此蟲每月十五前頭向上，十五後頭向下，又此蟲於天將明時，必出户飲露，須於上半月清晨起而治之。

又《治蟲二》 夏秋之交，有蟲名蝤蛑，色緑，背有毛，能螫人，間有生紅毛者，俗名八角紅，或名蛸，亦名蛄蜥，秋吐白汁如漿，凝聚如雀卵，以甕爲繭，作蛹其中，及春，化爲蛾，生子如蠶子，復化爲蟲，其甕《本草》名曰：雀甕，俗名蝤蛑罐，黏著樹枝甚牢，須折而去之。

又《治蟲三》 螗蜋亦名蟷蠰，色緑，長身細項，臂有雙斧，或謂之巨斧，秋生卵，著樹枝上如繭，及春，化爲小螗蜋，俗名蝤蠐，《爾雅》所謂：其子蜱蛸是也。按蝤蠐及蝤蛑罐二物，柞樹上最多，黏著樹枝，即咂樹之水氣，及化爲蟲，於蠶尤不利，螗蜋食蠶，蛑蝕葉，蠶亦飢。故去之務淨。

大史公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管子曰：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是則樹木之利亦大矣。今之柞櫟，不擇地而生，無瘠壤，無腴土也，其生也，三年殺之，四五年後即可飼蠶，且歲刈而爲薪焉，至十年，伐以爲炭，次年新芽叢生，又可飼蠶，十年後，又伐之，一樹可十餘伐也，其葉可以代茗，斗可以染皂，實可以救荒，皮可以製膠，近有人化驗皖省柞樹，膠質甚多。木之大者，爲屋柱，爲船材，小則農器之麤笨者，無不用之，而飼蠶之收穫爲尤豐。夫樹木而期以十年，十年而成樹，一伐而已無餘矣，況此十年之内，又一無所利，若柞櫟之年刈年生，一樹而無煩於再樹，蚩蚩者以爲百世之利可也。乃或以檮櫟並稱，謂爲不材之木，抑何誤哉。

又《育蠶・蠶種》 育蠶莫要於擇種，種不佳，則蠶不旺，而收成亦歉，擇種之法，於育蠶時，即剔其碩大無病者，湊置一二樹，留心飼養，下繭後，先以兩指捏之，試其厚薄，次舉而摇之，其聲大而輕者，蛹已死，不復生，其無聲而重者，蛹或受病，亦不復生，惟摇之在似動、非動，不輕、不重之間，方爲合用。有摇之不能即定者，以手握之，蛹生則熱，死則涼。繭頭有系，正者雄，偏者雌，或云小而尖者雄，大而圓者雌，然手估之，雌必重於雄，大約雌者一百，雄者須一百二，以雄者不盡交也。

又《蠶山》 春蠶山宜向陽，向陽則暖，秋蠶宜山之陰，陰則可以避秋陽之烈，惟作繭時天氣漸寒，亦以向陽爲主，大抵春蠶上山時宜在山之陽，作繭時可移置山陰，秋蠶上山時宜在山之陰，作繭時可移置山陽，凡山高而多風多霧，及當西曬者，避之。

又《蠶場》 場有蟻場、蠶場之分，春蠶蟻場尤要。柔條叢生，俗名曰墩，最宜子蠶，其老樹則壯蠶食之。凡場要平坦，若升降不平，則照料有所不周；場要齊整，若參差不齊，則防護有所不及；場之地，泥爲上，挾沙次之，沙而多石者爲下。

又《蠶食》 日未出，葉上霧氣太重，蠶不食；日正午，葉上熱氣太重，蠶亦不食；凡樹必翦伐至二三次，乃食之，若未經翦伐之樹，性剛，蠶食之必病；春蠶所食之樹，不復食秋蠶，須間而食之，否則力薄而蠶亦瘠。

又《蠶眠》 蠶合春秋計之，凡九眠，大約春蠶四眠，秋蠶則五眠，春蠶五眠，秋蠶則四眠，眠時必先吐絲於葉上，俗名沸絲，亦名絆脚絲，眠起時，全賴此絲絆住脚跟，始能脱去外殼，若將此絲誤斷，則不能脱殼，而出蠶必死。

又《蠶喜》 蠶，純陽之物，喜燥而惡濕，傷濕則不食，或身生黑點；又最喜潔，凡場中有穢物，除之務淨，育蠶者，衣服亦要潔淨，鄉俗蠶工多於衣上、笠上拴一紅布角，以爲標志。

又《蠶忌》 蠶忌香、辛、酸、辣等物，故場有雜木則去之；最忌桐油，凡烘室中有燃桐油，及誤以其木烘者，所出之蠶多不旺；又忌蘿蔔，蠶筐有誤盛蘿蔔葉者，觸之則死，又食白楊葉者，亦致病。

又《防守》 鳥獸蟲豸之屬，害蠶者，不可數計，日間不時防邏；夜間亦必篝火看守，至下繭乃已。最爲害者，有野蝦蟆，蹲伏樹底，仰而吸之，蠶自落其口中，至蜂、蟻、螗蜋及土蚱蜢之屬，秋蠶之受害尤酷，或用白砒合米飯撒置草中，蟲食之立死。雨後有蟲，名琵琶崽，形似琵琶，黑色，雙角，有巨牙二，以嚙蠶，死即棄之，又嚙他蠶。又有鋼嘴子，形如負盤，而小嘴甚長，吸蠶，輒潰爛死。

又《巡視》 蠶進場後，每日必巡視二次，密者疏之，墮者升之，又秋蠶多懶，

天氣漸寒，墮地即不復升，故秋蠶巡視較春蠶爲勤，大風大雨中，尤宜多巡幾次。

又《蠶病》 蠶之病不一，有弱而不食者，曰軟；即黃軟。有硬而不蛻者，曰僵；即無眠。有身出黃水者，曰爛；俗名黃爛。有身生黑點者，曰斑；即椒瘟。軟與斑，多係種內受病，或云傷濕之病，至僵與爛，則移樹時在筐內壓積所致，又有大眠後，身上逐節忽現黑紋，多不成繭，即成繭亦薄甚。

又《蛾病》 最後出之蛾，多弱而無力，不可以作種，至於拳翅、禿眉、焦尾、光背及腹現斑點痕者，皆去之，又有沿筐游走而不交者，或交時拍拍作聲及亂交者，皆蛾之病也。

又《繭病》 繭之病，有軟而不堅實者爲薄繭；有堅實而不封口者爲穿頭繭；有未化蛹而僵者，有已化蛹而僵者，有蛹已敗而衣染黑汁者，三者，繭之病，亦蛹之病也。

又卷三《春蠶・收種》 春種出於秋繭，擇種者，於秋蠶即留心查看，另樹飼養，繭熟時，諸繭皆下，而此繭仍留於樹，並留人看守，俟冬冷雨雪時，乃連枝斫下，挂清涼室中，最忌煙火薰蒸，一經傷熱，則種必不育。或飼蠶時未及留種，則於下繭後擇其繭之堅實者收儲之。

又《出蛾》 春分後，將繭用細繩穿之成串，穿小頭，以針輕挑沸絲，毋傷繭。搭長竿上，移暖室中，微火烘之，審其節之早晚，量其地之寒暖，暖則撤火，寒則加火，總計柞樹生芽之候，以爲出蛾之候，春蛾約在清明前後，俗云：清明蛾子穀雨蠶。候至，則蛾悉索有聲，以次穿繭而出。其出每在申、酉、戌三時。

又《配蛾》 凡蛾眉蠢者雄，眉細者雌；腹小者雄，腹大者雌；先出者雄，後出者雌，分貯於兩筐，出齊，然後提置一筐，聽其自相配合，以六時爲準，過時則須人爲之解，蓋不及則子多瞞，過則雌或脹而死，其間有不合者，取出，以小盂覆之，則復合。

又《生子》 配蛾後，將雄蛾提出，雌蛾以兩指捏去其溺，仍置筐中，微火烘之，天暖即不用火。蛾自沿筐生子，筐用荊條爲之，而紙糊其外，蛾之良者，其子必散布筐中，若堆垛不勻，即爲病證，大約一筐之蛾，極於一百，一人之力，極於五百，每蛾上者，能生子二百，合計可得繭十萬。

又《出蟻》 生子後，仍不能斷火，或藉陽光煦育之，至數日，蟻出，其出每在寅、卯、辰三時。大如針，皮黑色，採柞枝嫩葉置筐中，蟻聞葉香，自緣附而上，約一小時，其不上者去之。用水生之，俟出齊，移置山上，分樹擱之，春多鳥害，蟻幼小，尤難於防護，或採柞枝插河套淺水中，名曰養蟻，俟頭眠起，然後移之山上。

又《移樹》 移無定時，以葉盡爲度，用鐵翦連枝翦下，盛於筐中，移而分擱於他樹，按樹之大小，分蠶之多寡，大約一樹祇供蠶二三日之食，蓋春蠶喜移，或間日一移，或一日一移，愈移而蠶愈旺，並有此山樹盡而移之他山者，惟眠時切不可移動。

又《頭眠》 春蠶自出蟻後，算至八九日或七八日，即頭次將眠之候，身肥皮緊，口吐沸絲於葉上，頭向上，僵而不食，縮嘴吐嘴，一晝夜始眠起，陰雨則眠兩晝夜。黑皮脫而身驟長，色變緑，是爲頭眠。

又《二眠》 自頭眠起後，算至六七日或五六日，即二次將眠之候，其狀與頭眠同，縮嘴吐嘴，一晝夜始眠起，皮脫而身又長，色不變，是爲二眠。

又《三眠》 自二眠起後，算至四五日或三四日，即三次將眠之候，其狀與頭二眠同，縮嘴吐嘴，一晝夜始眠起，皮脫而身又長，色不變，是爲三眠。

又《大眠》 自三眠起後，算至三四日或二三日，即大眠之候，亦有五眠者，則以五眠爲大眠，其狀與頭二三眠同，縮嘴吐嘴，一晝夜始眠起，皮脫而身又長，後不復眠，蓋春天日暖一日，故蠶眠日早一日也。

又《作繭》 大眠起後，蠶食葉日急，至六七日，天暖或至四五日，即將作繭之時，口吐沙淨，喉間色發亮，內外通明，以後足攀樹枝，以前足牽引兩葉相合，或以一大葉相合而吐絲其中，一日繭成，三日漿固，然後下繭。

又《下繭》 春繭成熟在五月，最早者，五月初即見繭，至五月杪，始收齊，連葉摘下，剔其上者、次者，分而貯之，其薄繭及油爛者，又分而貯之，攤於箔上，置清涼室中，以備繅絲之用。

又《秋蠶・收種》 秋種出於春繭，擇種者，於春蠶即留心查看，另樹飼養，下繭後，攤葦箔上，置清涼室中，攤繭之法，宜疏不宜密，並隨時檢閱，其有油爛及帶臭氣者，剔而去之，蓋時當夏令，天氣炎熱，繭與繭相蒸，稍一傳染，種全受病矣。箔上繭，不時以手拍之，使微驚，否則多不出，將出蛾時，則慎勿驚，若有大聲震動，所出蛾，全身皆血點，不可用。

又《出蛾》 小暑後，將繭用細繩穿之成串，搭長竿上，門窗俱要開敞，令其透風，惟不可見日，秋蛾到時即出，人不能爲之遲早，大約自下繭後，不過二十餘日即出矣，秋蛾約在大暑前後，俗云：『大暑蛾子立秋蠶。』室中繫長長繩一條，隨出隨提置繩上，蛾自抓住，屋有燈火須障之，以防其飛撲。

又《配蛾》 蛾既出齊，然後提置一筐，聽其自相配合，其合也，視春蠶，惟須量筐以置蛾，不可過於擁擠，凡雄蛾多不合，故留種時，必雄多於雌，又雄蛾不足，或留待第二日以配他雌，所生之子，每多瞞，其不瞞者，蠶亦瘠。

又《生子》 配蛾後，將雄蛾提出。雌蛾以兩指捏去其溺，斫柞枝，挂涼室

中，或簷下樹下，用五寸許細麻，拴蛾其上，其子即散著枝葉間，或攜至山上，徑拴於柞樹上亦可，雄蛾提出後，須翦其翼，否則飛入山中，翼雌不止，致不能產而脹死。

又《出蟻》 秋蠶自出蛾後，算至十一日則蟻出，出齊，然後攜至山上，分樹擱之，蟻自緣附而上，約一小時，其不上者，去之。若天氣亢旱，須用水澆灌其樹，或灑其葉以潤之。近有用噴霧器噴水於樹者，其法尤捷便。

又《移樹》 移樹與春蠶同，惟在筐中不可壓積，恐鬱蒸而爲病，又蠶在大枝上不能翦者，須出不意，從後手捉之，若驚之，黏綴樹枝，雖中，絶不下也，其移也，按樹之大小，分蠶之多寡，大約一樹足供蠶十五日之食，蓋秋蠶不喜移，屢移而蠶不復成繭。

又《頭眠》 秋蠶自出蟻後算至二三日，或三四日，即頭次將眠之候，身肥皮緊，口吐沸絲於葉上，頭向上，僵而不食，縮嘴吐嘴，一晝夜始眠起，陰雨則眠兩晝夜。黑皮脱而身驟長，色變緑，是爲頭眠。

又《二眠》 自頭眠起後算至三四日，或四五日，即二次將眠之候，其狀與頭眠同，縮嘴吐嘴，一晝夜始眠起，皮脱而身又長，色不變，是爲二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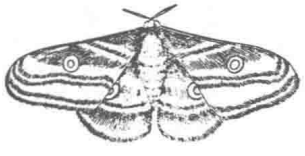
又《三眠》 自二眠起後算至五六日，或六七日，即三次將眠之候，其狀與頭二眠同，縮嘴吐嘴，一晝夜始眠起，皮脱而身又長，色不變，是爲三眠。

又《大眠》 自三眠起後算至七八日，或八九日，即大眠之候，亦有五眠者，則以五眠爲大眠，其狀與頭二三眠同，縮嘴吐嘴，一晝夜始眠起，皮脱而身又長，後不復眠，蓋秋天日寒一日，故蠶眠日晚一日也。

又《作繭》 大眠起後，蠶食葉日急，至八九日，天寒或至十餘日，即將作繭之時，口吐沙浄，喉間色發亮，内外通明，以後足攀樹枝，以前足牽引兩葉相合，或以一大葉相合，而吐絲其中，一日繭成，三日漿固，然後下繭。

又《下繭》 秋繭成熟在七月，最早者，七月中即見繭，至八月中始收齊，連葉摘下，剔其上者，次者，分而貯之，其薄繭及油爛者，又分而貯之，攤於箔上，置清涼室中，以備繅絲之用。

又卷四《圖説》 野蠶産於登萊，萊有檞絲之貢，蘇氏遂以東萊之山繭當之，而後儒多沿其誤，近人詩文集雜著中，則或誤以爲栲繭，或誤以爲柘繭，此皆不知其所出之樹也，其知者，則又柞與櫟莫辨，栩與槲不分，良以野蠶之推行未廣，在作者既未目覩，而流俗之傳聞，言人人殊，其膠葛固無足異焉。南皮張孝達《尚書書目答問》中，有劉祖震《橡繭圖説》二卷，今物色之不獲，因仿



柞蠶蛾

其意，繪爲圖，而係以説，共計蛾圖一，蠶圖一，樹圖九，雖形似麤具，而物類分明，不至混淆，或亦多識之一助也。至繅織之法，與家蠶大略相同，近人蠶書中多有繪圖者，兹不復贅。

蛾，蠶蛹所化也，而野蠶蛾爲最大，兩翼横徑四寸許，色赭黄，沿淺而中暗，每翼各具一眼，中明如鏡，外作黄圈，上有白痕，一掠如半月，小翼眼亦如之，身生細毛，觸之則簌簌落，雄者眉巃，雌者眉細，雌雄配合生子，復化爲蠶。

野蠶色緑，長三寸，共十二節，自項以上微赤，兩牙對列如翦，平動而不能起落，前六足爲硬殼，後八足則膜質所成，與體共爲漲縮，尾底有雙歧，甚似足，其運用亦與足同，脊上肉峯微起，雙行並列，上生細毛成簇，至近尾處，則孤峯獨立，如駝焉，脊兩旁有黄色一線，隔别上下，下有小孔九，爲氣管，氣管及肉峯上，或現金星，多寡不一，俗名金星子。



柞蠶

清・董元亮《柞蠶彙志・柞樹培植法・預備山場》 養育柞蠶，必先預備山場，或擇山之本。多柞樹者，平其地畝，删其草萊，使蛇虺無可匿藏，以去柞蠶之害。步履悉臻平坦，以便柞蠶之工。有此山場，復有此項柞樹，飼養野蠶成功，較易矣。

又《春蠶飼養法・配蛾》 清明節後，將繭種用繩穿底成串，多少隨人自便，掛置向陽當風處，五六日後即可出蛾。以翼之長短，辨蛾之雌雄，分置兩籠。俟蛾出竣，即以牝牡爲之配合，大約以六時爲準，過時則須人代爲分解。蓋不及時則子多，鰕過時則雌蛾或脹而死。分解後將雌蠶提出，以兩指搦去其溺，春季天寒可用微火烘之，並令産子紙上。大約公蛾一可配母蛾二，如公蛾翅翼完全者，可留爲次日配蛾之用。

又《出蟻》 蠶蛾産子後，將蠶子移入温室置筐中。數日其子由微黄漸變成淺黑色，三四日後即出小蠶，是名曰蟻。其不變淺黑色者，其子即鰕不能成蠶，俗所謂寡蛋者是也。蠶生之初，必先自食其殼，能食浄盡者爲佳。

又《飼葉》 蠶子既出，此時天氣向和，各種柞樹已漸發芽，不落樹葉發芽尤早，故於飼養春蠶最爲合宜。可取嫩葉置於筐内，其蠶自能上葉就食，即將葉蠶移置樹上，如法保護。如偶因天寒，柞未萌芽，而蠶已出，可將柞樹嫩枝折下泡水發芽，用雞翎將小蠶掃置芽上，亦能就食，旬日之後再放樹上。

又《眠起》 蠶上樹後，先食嫩葉，七八日後初眠，頭向上不食葉，經二三日始起脫去黑殼，色分青黃。食葉五六日，即二眠，亦經二三日始起，繼此三眠四眠狀，與一二眠同。惟春蠶天氣日暖一日，蠶眠亦日早一日。四眠後食葉，旬日噤口退膘吐絲成繭。自煖子以至成繭，所經時日與桑蠶略同，總計不及兩月也。

又《移蠶》 野蠶與家蠶同，除眠時不食不動外，其餘則晝夜食葉，不使蠶受飢餓，然後可望豐收。若一經失食，蠶身即現黃黑紋，經日而斃。故當此樹之葉食盡，必須將蠶移置他樹。春蠶喜移枝，愈移則愈易生長。其移枝之法，蠶幼時可連枝剪去，移置有葉之樹。惟每遇蠶眠時，不可剪移。俟眠起後葉盡，用剪刀連枝剪置他樹，方保無患。若但移蠶而不移枝，須知蠶尾部之足抱枝甚緊，用手促時，必由尾上倒提之，方易脫離，否則雖斷不脫也。而尤宜預備者，蠶將眠時，須留心察視，其附近柞葉之多寡，足敷蠶之食料與否。蓋蠶眠時雖不動不食，起眠之後食葉必多，設附近無葉，則無從得食，若去樹較遠，則就食多勞蠶身，受病皆由於此，不可不先事預籌也。

又《保護》 野蠶性質比家蠶爲强，尋常風雨頗能自衛，惟蠶幼時須加意保護，或遇烈風暴雨冰雹，宜先時設法遮掩，並巡視山場，見蠶之落地者，捉之上樹，死傷者埋之他處，此人工之不可缺者。而又宜防鳥類，蓋鳥類多喜食蠶，防護不周必受其害。防鳥之法，可於樹本繫長竹竿，緣以布旗，使隨風飄舞，則鳥類自不敢近。天將明時，鳥類出巢，尤宜格外留意，可搖鈴以驚散之。又鳥類嘴利，即蠶已成繭亦能啄而食之，故成繭後仍須看守。更有蛇類亦喜食蠶，近由勸業公所派員，前赴建德縣胡宅村試養柞蠶，山多雜草頗受其害。防蛇之法，惟有將山中雜草概行芟除，不獨蠶場潔淨使蛇無藏身之處，則保護較易爲力。若夫多蟻之山，不適養蠶，然可以人力殲除之。除蟻之法，可於蠶未上樹之前，置羊骨於樹下，蟻聞羶就食，乃以洋油火殲之，如此數次，蟻自可盡俟。油氣悉散，再行放蠶。至各種蟲類之足爲蠶害者，已於培柞篇詳言驅除之法，然日間固當隨時防護，夜間亦須篝火巡視，不可忽略。山中之麝尤爲野蠶所畏，一經熏襲，輒竟日不食，更宜加意驅逐。

又《宜忌》 野蠶之與家蠶同，宜燥而忌濕傷，濕則病。宜潔而忌穢，遇穢則痿。凡蠶場中潮濕之氣，不潔之物除之，宜淨，即蠶工之衣服亦須更換使潔。而蠶所最忌者，辛香酸辣之氣，故桐油白楊蘿蔔等物，皆不宜入蠶室。而其氣味之重者，更無論矣，如烘室中有燃桐油，或誤以桐木烘者，所出之蠶多不旺。蠶觸蘿蔔葉即死，食白楊葉亦致病，皆不可不慎。

又《上山》 春蠶始上山時，天氣尚寒多熱少，故放蠶宜在山之陽，以取煖氣。至成繭時，如天氣覺熱，又須移置山陰，使勿受不適宜之温度。此全在養育者之默體天時耳。

又《巡視》 春蠶進場後，每日至少須巡視二次。布蠶太密者疏之，有蠶墮地者升之。分配相宜，死亡自少，且無兩蠶共繭之弊，絲量減少之患。若山場離家過遠，往返爲勞，必當於場中略蓋篷廠，輪流住宿，則巡視較易。一切蠶害均可防之，免巡視不周，成功廢於半途也。

又《秋蠶飼養法・出蛾》 小暑節後，將繭用細繩穿底成串，挂透風處。惟此時天氣漸熱，勿使蠶繭見日，致受温度過高，反易成病。俟繭將出蛾，先備長繩橫繫室中，隨出隨時捉置繩上，蛾自抓住，惟不可使見燈火，以防飛撲。

又《育子》 配蛾之法一如春蠶，惟此時柞葉茂盛，不必如春寒時之育子於紙，可折柞枝挂清涼處，用細繩拴已配過之母蛾於上，令散子枝葉間。或徑拴蛾於山場柞樹濃陰之處，緣枝散子，十餘日後子自變蟻，即能緣附就食。

又《飼葉》 蟻蠶先食嫩葉，嫩葉漸盡，蠶亦漸大，必須於蠶幼時按樹之大小，葉之多寡，勻置其間，所放之蠶，足敷所食之葉，方無葉盡不繼之患。

又《眠起》 秋蠶眠起次數及眠起時之變態，與春蠶同。惟秋蠶自出蟻後，約三四日即頭眠，頭眠起後，約四五日或五六日始二眠，二眠起後，約六七日或七八日始三眠，三眠起後，約八九日或九十日始四眠。蓋秋蠶天氣日寒一日，蠶眠亦日晚一日，與春蠶正相反也。

又《移蠶》 葉盡移蠶之法與春蠶同。惟放蠶須比春蠶略疏，大約一樹須可供蠶十五日之食。以秋蠶不喜移樹，屢移則難於生長，又時值暑氣未退，設陽亢過甚，天久不雨，宜以水澆樹根，兼灑其葉，使樹得水而滋潤，葉得水而清涼也。

又《保護》 保護之法亦與春蠶同。惟蜂、蟻、螗螂、蚱蜢之屬，秋時尤多，蠶之受害亦較春時爲甚。可用鐮剷芟盡雜草，使之無所依附，自不至飛緣於樹。除蟻之法，已詳於春蠶篇中，茲不贅。

又《宜忌》 蠶之宜忌實由性成，無論春蠶、秋蠶無不相同，觀於春蠶之宜忌，即可以知秋蠶之宜忌矣。

又《上山》 秋蠶上山時陽光正烈，先時宜放蠶於山之陰，以避熱氣。至作繭時，暑氣若退，則宜更移於山陽，以受温氣。與春蠶之先向陽後向陰者相反，然其理則同也。

又《巡視》 秋蠶多懶，天氣漸寒，墮地即不能緣枝而上，必須人工捉置樹間。故秋蠶巡視，較春蠶宜勤，狂風暴雨之後，當急赴山場察看，以免過時蠶餓受病。

又《護繭法・購種》 蠶初變蛹，質極柔弱，一有微傷出水即死，故此時最宜留意。浙省向來習慣祇知飼養家蠶，不知柞蠶之利，現在試養之初，不得不借種於異地購買，繭種須用荊筐擔歸，不使搖動，方不至受病。

又《留種》 若欲自留種，當知春種出於秋繭，擇種者宜於秋蠶時留心察看蠶之佳者，另樹飼養，蠶熟時諸繭皆下，將此繭仍留於樹，並留人看守，俟冬令雨雪時，乃連枝折下，挂諸清涼室中，最忌煙火熏蒸，一經傷熱則種必不育。如養蠶時不及留種，則於下繭後擇繭之堅實者，收儲之。至若秋種則出於春繭，秋蠶留種之法與春蠶略異，春蠶下繭後，擇其繭之佳者，攤於葦箔，置清涼室中。攤繭之法，宜疏不宜密，尤宜隨時察看，其有油爛及臭氣者剔出之。蓋春蠶成繭，欲作秋種之際，已交夏令，暑氣正盛，繭與繭相蒸，一經傳染，種必受病，故與秋留春種大不同也。

又《藏種》 蠶已成蛹，如遇潮濕臭穢，必至受病，出子決不佳，故當置於乾燥清潔之處，不燠不寒之地。蓋過寒則蛹殭不能出蛾，過燠則蠶期未到蛾已先出，皆非所宜。若藏繭太多，勢不能不用簍裝，置而簍之中心與四圍，温度不同，必中煖而外寒，故於嚴寒之際，宜隨時變易位置，使受温皆同，則出子可期一律。

又《移種》 繭種宜二年一換，水土由此與彼互相移易，愈換愈盛，至近亦須四五十里。水土不同，蠶乃易旺，勿以爲歷年繁盛，恃而無恐，致有全年歉收之患。

著録

清・鄭珍《樗繭譜・自叙》 戴君者民也，養民者衣食也，出衣食者耕織也。不耕則饑矣，不織則寒矣，饑寒亂之本也，飽煖治之原也，故衣食自古聖人之所盡心也。堯命羲和，爲此謀天也。禹八年於外，爲此謀地也。舜咨九官十二牧，爲此盡利也。湯武誅放桀紂，爲此去害也。周公夜思繼日，求善此之法也。孔子、孟子老於栖皇，求善此之柄也。無衣食，古今無世道也。舍衣食，聖賢無事功也。自井田廢，而食之路隘矣。雖名至治，無干戈而已矣，無災異而已矣。豪富者無惡歲也，貧苦者無豐年也，爲食之路隘也。若衣之路，則倍於古矣。古麻絲葛而已，今則中土之克絲也，西北之毛也，絨也，其名不可勝數也。而惟富人得是也，天下率衣木棉也，而十五猶僅蔽前也。古之桑麻婦功也，皆自爲自衣也，餘始通易也，雖王后亦親蠶織，以供天子冕服也。今則男事也，非爲衣也，以謀食也，故古之民，上勸之而猶惜其力也。今之民，不惜力，而惜其無地可施也，故雖堯舜亦無法也。有可衣食，任自爲也。今貴州之地，十九山也，田不足食居人也，無吴楚齊秦利也。槲繭先郡守遺以食遵民者也，今食者十之八矣，有田者且食之也，皆槲也。但有山也，皆可槲也，槲則食矣，但知蠶也，山人之山而亦食矣，非一貴州也，此譜之所以作也。

又德亨《原敘》 丙申五月，亨自仁懷，移攝遵義。既受事，目其煙户總總，而田疇甚寥，私有不給之慮，徐察之。其號素封稱足穀翁者，隨在皆是也，即其最下者，徒手漫無憑藉，亦各有以奉其身，而不至凍餒。始而疑焉，繼而寤焉，則舊太守陳公省菴槲繭之遺惠也。夫自三代以還，井田制壞，而農各私其畝畝，其富者甯棄於地而不以予人，其貧者至求並日之一食而不可得，可勝歎哉。而遵義自有槲來，猶不至於是者。何也，槲之生也，不必膏腴，雖犖确之區皆可植，繭之成也。不必其自爲，雖行道之人皆以有功，以無用之地，植有用之材，即以無業之人，而納以不廢之業，傭之者受小貲主之者，享大利所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者也。蠶事畢，絲事起，煮繅遺織，需人愈多，雖有瘖聾跛躄斷者，亦各得盡所能，以糊其口，而貿遷子本之獲，要可不必言矣。夫以食爲衣者利一定，以衣爲食者利無方。貴州則皆山縣也，皆山縣，則皆可使自致，此無方之利者也。皆可致此無方之利，何以皆莫之致也。豈無師陳公之遺法，而爲之者耶，抑頗有行之而法，有未盡也耶。案牘之暇，嘗與紫香莫君，緒論及此。屬爲訪種槲食蠶繅絲織繭諸成法，草爲一書，鐫本分致寅好，冀各布之所土。以廣陳公之惠，而莫君謂其友鄭君子尹，舊著有《樗繭譜》，最詳悉，可無別起草，當爲索之。亨亦舊耳鄭君名，知其制行端潔，著作繁富，爲黔中不易覯人物。思一至吾室，而渺不可得，幸是時方延主啟秀書院講席，候其來，得領言論風采，諒哉卓然有道之士。渴願於此大副，因乞其繭譜稿，而鄭君再三以蠶疏辭，不肯見示，固乞。乃曰：某之爲此，特紀舊守名蹟，以示子弟，使不就墜失，非法施書也。且詞亦不便俗，倩莫君撫此別爲之，庶有裨乎。乃授而讀焉，文辭雅質，古色斑駁，欲施之民間，果難家喻户曉。乃商之莫君，屬加音釋，疏其不易明，而補所未備，既就緒，付之梓人，乃書數語，志其緣起，嗚呼，一槲繭也。得二君譜釋之，言之文，行則遠，發昔賢之潛德，而普美利於無窮，未必不兩得之矣。道光十七年

五月廿日，長白德亨。

又平翰《原敘》 遵義爲黔郡，皆古梁州之域。攷禹貢桑土既蠶，明載兗州，若豫、若青、若徐、若揚、若荆，皆有織文絲枲厥篚之貢，而梁與雍冀無聞，蓋非其地所自有也。遵義處邊徼，其民又烏知其地之宜蠶也。有前太守省菴陳公教吕蠶，而利斯溥矣。丙申冬，余出爲遵守，詢吕其地其民之利，興自陳公，百餘年來，居人猶頌其德勿衰，先是請崇祀而未許也。閒與雲衢邑宰言，欣然與余復爲遞請於上游，古者有功於民則祀之，是安可使湮没而弗彰乎。雲衢作吏，稱明達才，因吕爲蠶之教既可施於遵，則黔中他郡皆可施，思欲廣其法而傳之，而未得盡詳。得鄭君子尹所著《樗繭譜》，言陳公教遵民蠶事始末甚詳，其書良澤於古，又得莫君紫香爲之攷證疏通，皆不忘陳公之德教也，亦欲明其德教垂布於無窮也。雲衢慨焉爲付之梓也固宜，後有欲行其法者，知不必擇乎地，地無不可蠶，即民無不可利。曩見程春海少農，視學黔中時，撰有橡繭一序，適足爲兹譜弁首，中言當事曾頒令甲，勸民種橡，亦吕可蠶之地居多，是在守土者善教之耳。余蒞遵歷半載矣，念一無所利於民，竊有愧前人之所爲，而益望是譜之傳之果不脛而走也夫。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夏五月，山陰平翰。

清・茹朝政編《山蠶易簡序》 壬午秋，政委權安陸，見市間所售柴炭類皆樸質，多而價廉，詢所自出産於本縣，並應隨等處，後因公下鄉查看，果然憶。黔省多此樹，乾隆間，山東陳以玉磬守遵義，教民以之養蠶，至今民賴其利，所謂貴州綢是也。然每年須往河南買種，計往返八千里，安陸與河南接壤，購種聘匠甚近，天時地利亦符，較黔當事半而功倍。因往河南請蠶師至縣，查看得九里岡槲櫟成林，決其可蠶。據云勝河南者有三：山石少且平，葉肥厚，而便工作，一也。山下多水，蠶由火烘出近水，則不受病，二也。風少雨多，蠶不吹落，而葉嫩肯食，三也。有此三利，亟倡捐資本得千五百金，往購種六十萬，偕蠶師廿五人至，即在縣署烘養。凡出蛾，下子一切事宜，示民往學公暇，并躬親閱歷，一一而筆記之。以自信者取信於民，兹當蠶事告成。一如前云三勝，衆紳董請將餧養諸法發刊，以公諸世。因將親身歷練，明驗實效，彙成十條，附樹蠶遺利於後，題曰《山蠶易簡》。蓋取易知易從，以冀垂諸久遠，是亦因民之利而利之，一端也，於山居地方或不無小補。云權安陸縣事同知銜補用知縣，貴築茹朝政績芝甫識。

光緒十年閏端陽月吉日。

清・王詠霓《野蠶録序》 家蠶野蠶之利，權輿於今之山東，《禹貢》兗州桑土既蠶，青州厥篚檿絲，蓋桑以飼蠶，而檿亦桑之有點文者，具見於顔氏《漢書》注，但猶未及於野蠶之利也。《古今注》載：元帝永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有野蠶爲蟹，民以爲蠶絮，是爲野蠶發見山左之始。郭義恭《廣志》始有柞蠶之名。王禹偁詩云：野蠶自成繭，繅絡爲山綢。此物産何許，萊夷負海州。詩雖小道，亦足證物産之原矣。甯海王君文甫，生長山左，於樹、育、繅、織諸法，無不身親目覩，洞悉其奥窔，旁搜博採，都爲一書，足補《齊民要術》《農政全書》所未備，歲壬寅，在皖刊行，以資法儆，乙巳回籍，詳加釐訂，到皖後，重付擺印。方伯嘉興沈公，嘉賞其書，謂：有裨實業，商諸觀察四明童公，籌款仿行，於是有鳳陽柞蠶傳習所之設。觀察復摘其尤要，别爲一書，刊布淮南北，廣爲勸導，於是有《柞蠶簡法》之編。蓋皖省蠶業之盛，由此始矣。夷考康熙時，諸城人劉榮爲牧甯羌，乾隆時，歷城人陳玉璽出守遵義，濰人韓公復作宰來安，之三公者，皆就其鄉購取繭種，放養山蠶，爲斯民興利。公復蒞任未久，未竟其業。至甯羌、遵義之間，蠶業之盛，至今人猶利賴之。君子之於民也，務崇本富，而樹百年之利，文甫之於《野蠶録》，以庶幾有裨實業，其意豈有異歟。曩霓攝守鳳陽，見其壤地瘠薄，水潦頻仍，人惰於農，貨棄於地，霓固浙人，杭湖絲業，甲於天下，屢思仿辦，顧其種於鳳陽不宜，因記鳳郡野蠶成繭，史不絶書，又以其密邇齊豫，特頒文告，與民慮始，惜不獲久任，迄未收效，文甫之書而行於世，其足補余之不逮也夫。己酉秋日，黄巖王詠霓。

清・王元綖《野蠶録・自敘》 中國蠶桑之利，冠於五洲，以故，家有撰述，言蠶之書幾充棟，而言野蠶者獨鮮。登萊野蠶，自古有之，甯海張鍾峯，著有《山蠶譜》一書，惜兵燹後稿已散佚，惟州志僅存其序，每思考其種類，詳其飼養，以紀一方物産之盛，有志未逮也。戊戌秋，分發來皖，晤同鄉于茀航於來安，因詢以史稱滁州野蠶食槲葉，成繭大如杏，今滁屬果否宜蠶。茀航言：乾隆中，濰縣韓公復任來安，嘗募東省蠶工，教民野蠶，當時甚蒙其利。公復手訂《養蠶成法》，今尚載《來安縣志》中。乃索而讀之，惜其簡略，且其法與今多不合。因不揣固陋，謹就平日所見聞者彙而録之，並搜採雜書以附益之，編次既竟，名之曰《野蠶録》。時朝廷下維新之詔，力求變法，以圖自强。竊謂：富者强之基也，故泰西各國，莫不以商務爲重，中國出口之貨，以茶絲爲大宗。近年以來，茶業敗而絲亦因之，議者以爲各國皆産絲，且製作尤佳，不復仰給於中國，故出口之數日少。此論似是而實非。中國養蠶之地，莫盛於湖州，乃近年所出之絲，除出口外，即不足供本地之需，遂越太湖，往無錫購買黧絲攙雜之，以爲緯，每年多至數百萬斤，而綢緞之屬，價且日昂而未有極。足徵中國於養蠶一事，未能切實講求，實出絲之不旺，非有絲而不售也。野蠶之絲，雖不如家蠶，而其工省，其利倍，槲柞等樹，隨處有之，緣山彌谷，不比栽桑之煩難，我中國幅幀寥闊，誠使逐

漸推廣，飼養得法，將出口之數日多一日，未始不足以補家蠶之缺，而失之東隅者，或收之桑榆也，是則區區之意也夫。光緒壬寅六月，甯海王元綖。

清・張崧《山蠶譜序》　登萊山蠶，蓋自古有之，特前此未知飼養之法，任其自生自育於林谷之中，故多收輒以爲瑞，宋、元以來，其利漸興，積至於今，人事益修，利賴亦益廣，立場畜蛾之方，紡績織紝之具，踵事而增，功埒桑麻矣，顧不知者每以《禹貢》之檿絲當之。先儒説部，名賢歌詠，往往謬誤，目未親覩，董董以傳聞之辭臆而書之，論多歧出，無足怪也。每思考其族類，以備一方物産之略，苦於固陋，遲遲未能。偶閱王阮亭《居易録》，言：孫益都沚亭《顔山雜記》山蠶、琉璃、窑器、煤井、鐵冶等，文筆奇峭，曲盡物性。急披而讀之，則諸文咸在，獨無所謂山蠶説者，益用耿耿於懷。後見周櫟園《書影節記》載是文，信如阮亭所稱，然猶憾其略也，誦讀暇日，因其説而暢之，期於族譜分明，使覽者知有蝝、蚳之殊，檿、柞之别，不至混淆而已，若云箋注蟲魚，貴於典古，則未遑也。

清・莫友芝《〈樗繭譜〉書後》　貴州，府十二，直隸廳州四，屬州縣四十八，而遵義縣爲大縣，疆域廣袤三四百里，户口二十萬零，賦税幾敵全省半，歲科鄉會人士亦居十二，烏虖盛矣。而其先廣袤者如故也，户口租賦十無四五也，歲科鄉會如故也，人士十無二三也。何今之美，昔之陋歟，抑其致此者皆有所自來歟。夫遵義之地，岡巒峯阜相攢沓，無一里原，無五里陸，依山爲田，皆如梯枕，其土瘠，石瘦不可田，又不可勝計也，以二十萬户人袤然耕鑿其中，我知各餬口之不給，而何有以輸納租税，而何暇於陶冶詩書也，而後乃今知陳省菴舊守之遺澤遠矣。夫子之言曰：富之、教之，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盡縣而山，則難均，難均則多貧，多貧則難安，難安則民皆思去，而至於寡，此理勢之必然者。而遵義自有槲繭來，寡者日以衆，貧者日以富，數十萬户罔不含哺鼓腹，怡然於槲陰絲竈之間，而其秀者，亦得所憑藉，以優游乎文林義府，争閑雅都麗，以與吴越齊秦人士相軒輊。均無貧，和無寡，既富乃可加教，意在斯乎。陳公去遵，幾百年矣，仁聲惠政，猶幸嘖嘖人口，而志乘闕如，因陋就簡，再數十年，遺老向盡，一邑之衣而食之，社而稷之者，恐至不能道其姓字。摘果而忘柎，飲羹而忘水，君子有世道人心之患，鄭君《樗繭譜》之作，蓋大懼乎此也，故首之以志惠也，定樹以辨物也，定繭以正名也，别地時，析利病，詳其烘、覿、眠、食、居守、移下之方，著其炕、煮、繅、浄、導、牽之事，白綢品之良否，明易且要之器用形狀，然後以種槲終焉，蠶始即食槲也，終終始始之義也，凡皆陳公以庶富遵民之遺法也。且夫四十八州縣，其十九皆山，猶遵義也，山之宜槲，猶遵義也，而户口獨少於遵義，賦税獨少於遵義，歲科鄉會人士，獨少於遵義，論者以爲疆域之廣狹，土地之肥磽，習俗之文野，不可强而同，吾獨縣無有若以槲繭福民之陳公也。不爾則三四百里之州縣，貴州所常有，而遵義一縣，能幾膏腴，能幾材俊哉。守土者，盡能依其法而行之，則不必陳公而山國皆可遵義也夫。

清・增韞《柞蠶彙志序》　余曩官東省，導民以種柞育蠶之法，行之而效，暨遷直藩復廣，其法於順德正定等處，行之而亦效。一時各省講實業者，聞風興起，遠取成法，歸而試之，又各有效。前此數千餘年，蓁生翳薈於崎嶇山谷間，徒爲樵夫牧豎所摧折，曾無過而問者。今乃一省倡之，各省和之，愛護深至，利賴無窮，此豈物之有幸、有不幸歟。蓋大利之興，固必至其時，而後可也。戊申秋奉命撫浙，浙中桑蠶甲天下，歲入恒數千萬，其所爲書，種類極夥精且備矣。顧衣被其利，號稱富厚者，僅浙西三府及紹之數邑耳。近以墨守舊法，少少不如昔。而浙水以東山嶺綿亘不絶，林木茂美，其中多柞，土人摧之爲薪，無復知育蠶用者。大利所在，棄而弗顧，居其上者，又不爲倡導，而外人復乘間抵隙，百出其計，以吸我利源，民生至此，幾何不窮，且盜也。董君季友與余同官，東省者也，研求實業，勤卹民隱。爰請於朝檄之來浙界，以勸業之，任天子可其奏。季友到官，掎摭利病，庶政具舉，迺以余嚮所爲《柞蠶雜志》，設場試驗於嚴之，建德成效昭然，比又脅聚衆法，搜採羣説，輯《柞蠶彙志》一書，將刊示各屬，以爲先河之導，可謂能盡其職者矣。嗚呼，世變岌岌，不可終日，民生愁苦，益無聊賴，惟振興實業，或可回元氣於幾希。而大者非數年，或十數年不克奏效，又必待巨資而後舉，當此物力凋敝之時，其何能支若柞蠶者。固民間原有之利，隨地而可取，俯拾而即是，其程功也，速其收效也，巨又可家喻而户曉也。大利之興，其在兹乎。至培樹飼蠶諸法，具載志中，不復贅縷。惟歷舉往事以詔來者，俾浙之民人，可與慮始行，將由一邑以推諸全省，由一端以推諸無窮，此又余與。季友之責，所宜交相爲勉者也。宣統紀元嘉平月，撫浙使者增韞撰。

清・董元亮《柞蠶彙志序》　聞之《吕覽》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養之者冀其生也，成之者遂其生也，是天人之合也。天生之而無人以養成之，則物之爲物，不過一天産之，自然品亦無以神，其用而彰厥功。《禹貢》九州所産，既詳紀金石草木之屬，而復詳纁組絲枲之文，以見天之生物，必藉人以成之者，其大較也。粤稽浙省爲古揚州之域界，牛女之區，瀕海濱而處，温帶蠶桑之利，宜莫與京，而墨守舊法，近亦稍殺矣。

增大中丞於是重刊《柞蠶雜志》，以餉浙民，而浙民之喁喁，向風陳乞蠶種者，相屬於道。遂乃籌資遣員，遠赴安東選種，考工歸，試養於嚴之，建德而成效。大著民之相率聚觀者，罔不歆羨，鼓舞以爲天之生物，其成於人者，利固如是其溥也。

中丞喜民之，可以因利而利也。爰命裒集諸家之說，證以實地經驗之法，抉精祛複，縷析條分，名之曰《柞蠶彙志》。明不欲竊人之美，而以實驗爲自得也，或曰是書也。可以闢浙民無窮之利，當久而勿諼也。不知是書之，所以利浙民者，固浙民自有之利，但爲之盡物性，以成天之所生，而已書云乎哉。

宣統紀元歲次己酉冬十一月，試署浙江勸業道董元亮撰。

清・童祥熊《柞蠶簡法補遺序》 余既刊《柞蠶簡法》一書，復派劉毅山大令至河南魯山，詳爲調查。以其目所經驗，開具節略內，烘蛾、烘蟻諸法，有爲前編所未詳者，亦有稍異者，乃復屬徐澄園大令依條編次之，附之以圖，爲《柞蠶簡法補遺》。刊印傳佈，以資倡導。查近年柞蠶發達，以河南、山東爲最，兩省地氣不同，故其育法亦稍有異，皖省溫度與河南適等，試育者因地制宜，當以所得於魯山諸法，爲傳習之要素云。

二品銜安徽勸業道童祥熊序。

藝文

唐・于濆《野蠶》 野蠶食青桑，吐絲亦成繭。無功及生人，何異偷飽煖。我願均爾絲，化爲寒者衣。

清・王士禎《山蠶詞四首》 大司農益都孫公，作山蠶說，其詞最古雅，因廣其意，作山蠶詞。

清溪槲葉始濛濛，樹底春蠶葉葉通。曾說蠶叢蜀道險，誰知齊道亦蠶叢。

那問蠶奩更火箱，春山到處是蠶房。槲林正綠椒園碧，閒却猗猗陌上桑。

春繭秋絲各自諳，一年三熟勝江南。柘蠶成後寒蠶續，不道吳王八繭蠶。

尺五竿頭絡色絲，原注：削木爲竿，冒繭而績之，不用繅車。龍梭玉鼕動妍姿。紅閨小女生來慣，中婦流黃定未知。

清・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四〇《蟲豸門》 玉果金丸。解縉永樂歌詞：野蠶成繭彌山岡，金丸玉果若林粧。

清・王元綖輯《野蠶録》卷一《雜録・韓夢周〈山繭成示蠶者〉》 往昔供樵牧，於今作繭絲。衣成汝喜日，恩憶我歸時。食葉聲如掃，羅枝影自垂。辛勤學種植，物力恐難期。

又《記田夫語其二》 聞說北山槲，養蠶成好絲。暮年驚創事，他日任樵兒。種樹開山角，習書煩塾師。原注：余作養蠶書，教民蠶。光軀優我老，餘利佐蒸炊。

大尾大蠶蛾 *Actias maenas*

杻蠶

清・王元綖輯《野蠶録》卷二《野蠶名・杻蠶》 杻蠶生杻條上，色緑，長三寸許，與柞蠶相似，但每金星之上有毛，長二寸餘。蛾碧色，翼有眼，小翼拖長如帶，翩翩有致。繭大而堅，作繭必入地中，刨地者，往往得之。絲織爲綢，埋土中數年不腐。所食之木，科生類荊，葉似棣，四月開白花成穗。其條可爲筐筥，無論老幹新枝，皮皆棓敲，俗名肘條，即杻字之訛。按《爾雅》杻檍，檍，《説文》作樧，云梓屬，殆楸之類也。詩秦風：有條有梅。毛傳：條，槄也。《爾雅》槄，山榎。郭注：今之山楸，又小葉曰榎，大而敲楸，小而敲榎。郭注：楸葉細者爲榎，今所謂楸，無細葉者。凡木之屬，皆大而敲，惟肘條小而甲錯。或亦楸字之訛。又《禮・學記》夏、楚二物。鄭注：夏，槄也，夏楚並稱，猶之荆棘並稱，從其類也。

緑尾大蠶蛾 *Actias selene*

柳蠶

題解

清・王元綖輯《野蠶録》卷二《野蠶名・柳蠶》 柳蠶生平柳上，色緑，長三寸許，與柞蠶相似，稜上有毛成簇，首尾作絳紅色，中作淡黃色。繭大如卵，作繭

多在樹下石罅中。蛾，碧色，橫四寸餘。按此柳河套中最多，其葉對生，兩兩平列，故名平柳，即《爾雅》之桕柳，一名杞柳。趙岐孟子注：杞，桕柳也。亦作樲。或呼爲河柳，非也。

華尾大蠶蛾*Actias sinensis*

楓蠶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楓蠶一名絲蟲，出橫州，楓葉始生，有蟲食葉，如蠶，赤黑色，四月吐絲，光明如琴弦，海濱人取作釣綸。

清・王元紹輯《野蠶録》卷二《野蠶名・楓蠶》 楓蠶生楓樹上，黄一正《事物紺珠》云：楓葉始生，有蟲食葉如蠶，赤黑色，四月吐絲，光明如琴絃。《本草綱目》云：南海橫州有風繭絲，作釣綸，即楓蠶也。

清嘉慶《廣西通志・輿地略・物産・南寧府》 蟲絲。廣西楓葉初生，上多食葉之蟲，似蠶而赤色。四、五月蟲腹明如蠶之熟，橫州人取以釀醋浸，而擘取其絲，就醋中引之，一蟲可得絲長六七尺，光明。如煮成弓琴之絃，以之繫弓刀紈扇，固且佳。《嶺外代答》。爲琴絃其聲清越。《粤西偶記》。海濱蜑人鬻之作釣綸。《一統志》。蟲絲即野蠶絲，與程鄉文昌等繭相類，橫州出。《金志》。

清光緒《漳州府志》卷三九《物産・蟲之屬》 楓蟲如指大，長數寸，緑色。用醋洗之，去肉，其中有絲抽出許長，名曰蟲絲，用以繫釣。

半目大蠶*Antheraea yamam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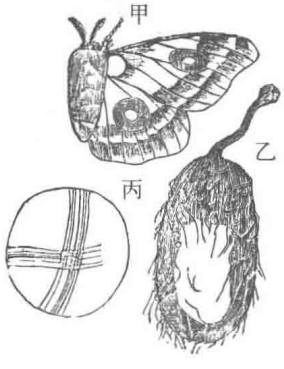
天蠶

清・李調元輯《南越筆記》卷一二《天蠶》 天蠶産陽江，嗜食樟楓葉，歲三月熟，醋浸之。抽絲長七八尺，色如金，堅韌異常，以作蒲葵扇緣，名天蠶絲。亦有成繭者，大於家蠶數倍，《禹貢》厥篚檿絲，或即此類，然不可繅爲絲。入貢者，齊魯之山繭也，有沙柳蟲，腹中絲，亦可作緣。

清・魯曾煜等編纂《廣東通志》卷五二《物産志》 天蠶出陽江，其食必樟楓葉，歲三月熟。醋浸之，抽絲長七八尺，色如金，堅韌異常，以作蒲葵扇緣，名曰天蠶絲。《廣州志》。

清・黄毅編譯《蠶體解剖論》第一章《總論・家蠶與野蠶》 抑猶有言者，野蠶種類中*Bombyx moor* 之外，又有所謂天蠶與柞蠶者，今就大要述之，以供參考。

天蠶之學名爲*Anikeria yamamoi*。【略】柞蠶之學名爲*Antheria pernyi*。其卵、幼蟲、成蟲、繭等，均與天蠶相似，繭呈褐色，擬似枯葉。我國及印度多産之。用途甚大，多爲織物之原料也。



甲：柞蠶雄蛾
乙：同上繭
丙：同上系續鏡檢圖

清・張粲奎纂《新寧州志》卷二《物産・蟲屬》 天蠶似蠶而赤黑相間。楓始生則食其葉，四月始熟。抽絲亦如蠶狀，色甚光明，人恒鬻之以作釣綸。

烏桕蠶*Attacus atlas*

清・毛昌善等纂（光緒）《吴川縣志》卷二《地輿志・物産・動物類》 又一種大蠶，又名黄蠶子，不食桑，飼以烏桕、洋桃葉作繭。絲細滑黄韌，塘墟人績絲爲布。《採訪册》。

清・吴綺《嶺南風物記》 羅浮神蝶，産於羅浮蝴蝶洞中。不知何時作繭於樹葉，山中人出以贈客，懸之窗户，林木之上。至三四月時，輒蠕動，動久之則出，出則伏繭上，數日而後翔舞飛集。翅如巨掌，金碧朱翠，爛然奪目。約十數日，則有他蝶引之而去。其出繭時，雖極力注視，方轉睫間，不知其何以出也。及其欲去，雖籠置密室中，倏而不見，亦不知其何以去，蓋神物也。相傳爲葛洪妻鮑氏遺衣所化，其信然歟？

樟蠶*Eriogyna pyretorum*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八《環節動物》 首鬚，**【略】**若者類雙羽。



夜飛之孔雀蝶，雙鬚如羽式。

樗蠶*Samia cynthia*

清・王元綰輯《野蠶録》卷二《野蠶名》 樗蠶生樗樹上，長三寸許，初出黑色，稍長作米黄色，身生肉刺，白粉蒙茸，再長作碧色，及大則變緑，而肉刺變爲淺藍色，粉亦盡脱，將成繭時，復變爲黄。繭褐色，細而長，不封口。蛾，黄緑色，有紫白紋，翼尖有眼，黑白相間，宛肖瞳曨，横四寸餘。春秋再熟。《爾雅》所謂：樗繭是也。按：樗繭俗名椿繭，其實生樗樹上，樗俗名臭椿，故以椿繭爲名。郝氏《爾雅義疏》云：樗即臭椿，其繭爲椿綢，今之小繭綢也。鄭珍《樗繭譜》以遵義之槲繭爲齊之椿繭，斷爲《爾雅》之樗繭，並以《樗繭譜》名編，失之矣。樗繭，俗亦名山繭，文翔鳳雲夢藥溪談云：《爾雅》譌由樗繭，即今萊陽之山繭綢，鄭氏以遵之槲繭當之，是不知登萊另有一種樗繭也。

椒蠶生椒樹上，與樗蠶同。繭色赤；絲織爲綢，紫耀光滑，有椒香，能辟蠹，貴而難得，羶椒、枸椒之屬，亦食之。

棘蠶生棘上，與樗蠶同，棗樹上尤多。即《爾雅》所謂棘繭。解經者或以柘蠶當之，誤矣！生棗樹上者，繭大而赤，生棘上者，繭小而微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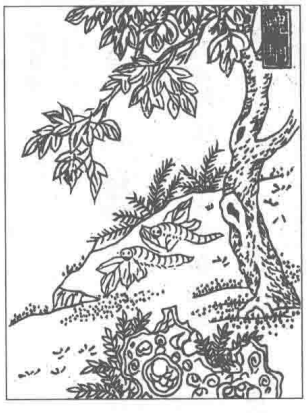
娑羅蠶生娑羅樹上，與樗蠶同。按娑羅樹即七葉樹，所謂一莖七葉是也。此樹北方不甚多，京西山中有之。

家蠶蛾科Bombycidae 分部

家蠶*Bombyx mori*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蜮　蛹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蝝

羅。【注】蠶蚤。【音義】蚤，本又作蛅，《説文》同，我河反。蠶，徂南反，下同。【疏】此即蠶蛹所變者也。《説文》云蚤羅是也。

又　蜮蛹。【注】蠶蛹。【音義】【略】蜮，郭音蝈，《字林》音潰。施，音愧。蛹，音勇。【疏】即蠶所變者，一名蜮，又名蛹。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蜮：胡對切。蠶蛹也。

又　蛹：與種切。老蠶也。蛹同上俗。

又　蛾：五何切。蠶蛾也。

又　蚴：亡消切。蠶初生。蟓，杏句切。蟓子幺蠶。蠥，大丁切。蠶二眠。

又　蜕：丈恭切。蠶晚生者。

又　繭：古典切。蠶繭也。

又　蚕：自舍切。俗蠶字。蟓，記良切。蟓蠶。

又　蠶：在含切，吐絲者。蝨，五何切。蠶蝨也，亦作蛾。

又　蠶：牛袁切，晚蠶也。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蜮：居逮切，蠶蛹也。文一。

又　蜮：户賄切，蟲名。《説文》蛹也。又胡對切，又基位切。蠶蛹。又居逮切。

又　蚼：恭千切，蟲名。《方言》：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又權俱切，一曰蠶蠶，其蛹蛭蚼。又居侯切。蚼犬如犬，食人。又吁句切，蟲名，幺蠶也。又許后切，又舉后切。《説文》：北方有蚼犬，食人。

又　蛭：傾畦切，蟲名，蠶蛹也。

又　蚤、蠆：愚袁切，重蠶爲蠆。或作蚤蠆。

又　蚴：彌遥切，蠶初生者。

又　蟓：吁句切。蟲名，幺蠶也。或作蚼，又區遇切，又王遇切。

又　蝨：牛何切。《説文》蠶化飛蟲。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　蚤，莫豹。案：蚤，他典切，與蠶字音義各别，不知何人借作蠶字用。自唐人已有之。案：《廣韻》蠶字注云：俗作蚕，今云老而後眠，則亦誤，作蠶字解，至毛刻注疏本。姜上均本，竟改本文蚤字爲蠶字，庸妄至此，可笑也。

蚤老而後眠，莫豹也。莊子曰：唯蟲能天，若蚤是矣。

又　蚤羅。

俄而死矣，羅之之時也，湯祝網是矣。記曰：蛾子時術之，俄而生，俄而死矣，然猶如此。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蚤蚕二俗。蝨古。蚤通。蠶：正昨含反，吐絲虫也。

又　蠆：俗蜴：正居追、胡對二反。蚕蛹也。

又　蚴：彌遥反，蚕初生也。

又　蝨：或作音蛾蚕，蝨也。

又　蛹：余隴反。蚕蛹也。

又　蟓：香句反，幺蚕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蠶：，昨含切。人所同識。《説文》曰：任絲也，俗作蚕。

蛹：，尹疏切。蠶成繭化而爲甬也，亦會意。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余隴切，繭蟲也，從虫，甬聲。

又　：五何切，羅也，從虫，我聲，與蝨同。

又　：胡罪切，蛹也，从虫，鬼聲。

又　：五何切，蠶似飛蟲也，从虫，我聲。省文。

又　：昭含切。妊絲蟲也，从虫，朁聲。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蠆：俗蠶字，因《漢志》蠶神之説，加虫作蠆。《六書》不載，宜删。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蛻：《唐韻》余準切，《韻會》庾準切，並音允。《玉篇》蟲名。又《字彙補》引《續博物志》蠶四月績者，名蛻。

又　蛭：《唐韻》苦圭切，《集韻》傾畦切，並音奎。蟲名，蠶蛹也。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説》卷三　《爾雅》：蛾羅。郭璞注：蠶蛾。邢昺疏：此即蠶蛹所變者也。張華《博物志》：食桑者有緒而蛾，蛾類者先孕而後交，蓋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埤雅》：繭生蛾，蛾生卵。《荀子》曰：蛹以爲母，蛾以爲父，是也。蛹一名蜮蛾，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以爲蜮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蛾即是雌。蛾似黄蝶而小，其眉句曲如畫，故詩以譬莊姜《碩人》曰：螓首蛾眉。


蛾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釋蟲・蛾》　《正字通》曰：蠶化者，似黄蝶而小，朝生暮死蟲。《碩人》詩曰：螓首蛾眉。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釋蟲》 蝚羅。注：蠶蝚。《御覽》卷八百二十五引注作蟹蛾，《古今韻會》引注云：蠶蛾也，蠶化飛蛾。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釋蟲》 蝚羅。《詩・國風》集傳：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家語：食桑者有緒而蛾。《古今注》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又 蜾蠃。蠶化爲蜾，蜾化爲蛾。《荀子賦》篇：蜾以爲母。蔡邕《短人賦》：蠃中蜾分蠶蠕。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第十五》 蝚羅。蝚本反作娥。【注】蚕蝚。【補正】邢疏此即蚕，蜾所變者也。

又 蜾蠃。蜾音龜，蜾音勇。【注】蚕蜾。【補正】臣鎣按《埤雅》引孫炎《正義》云：蜾即是雄，蜾即是雌。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釋蟲》 蝚羅。【注】蠶蝚。【正義】蝚一名羅。《説文》云：蝚蠶化飛蟲。《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云：食桑者有絲而蛾。《論衡・無形篇》蠶食桑，老績而爲繭，繭又化而爲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案蝚爲蠶之再變者也。【注】蠶蝚。【正義】《説文》云：蠶吐絲蟲。《埤雅》引孫炎云：蛾即是雄，羅即是雌，蓋孫炎《正義》之文也。案今人育蠶子者，亦取蠶蛾相匹，謂之對蛾。《荀子》蠶賦所云：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言爲蠶之時，未有牝牡也。至化爲蛾，則有雌雄矣。蛾即爲羅，以聲轉而有二名，猶釋草以莪爲蘿也。孫炎《正義》：迺欲以蝚羅分別雌雄，殊爲穿鑿。

又 蜾蠃。【注】蠶蜾。【正義】蜾，一名蜾。《説文》云：蜾繭蟲也。《玉篇》云：蜾老蠶也。案蠶老成繭，蜾在繭中。《荀子・蠶賦》云：蜾以爲母，蛾以爲父，此互舉言之，言蜾破繭而爲蛾，蛾生蠶子耳。《埤雅》引孫炎正義云：蜾即是雄，蜾即是雌，謂蜾有雌雄，非所間也。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第十五》 蝚羅。蠶蝚。《説文》：蝚蠶化飛蟲。或作蝚，又虫部蛾羅也。《大戴禮》云：食桑者有絲而蛾。《廣雅》云：蜱蛾也。《類聚》引《廣志》云：有蠶蛾有天蛾，凡草木蟲以蜾化爲蛾，甚衆，然則蛾羅通名，凡蛺蝶之類皆是。郭以蠶蛾爲釋，恐非。《埤雅》引孫炎《正義》云：蛾即是雄，羅即是雌。今按蟲類雖有雌雄，但蛾羅疊韵，古人多取聲近爲名，亦猶釋草之莪羅，非草有雌雄也。孫炎此義理未通矣，此別是一。

又 蜾蠃。蠶蜾。《説文》：蜾繭蟲也，蜾蜾也。讀若潰。《荀子・蠶賦》云：蜾以爲母，蛾以爲父。《埤雅》引孫炎《正義》：蜾即是雄，蜾即是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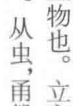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二《釋蟲》 蝚羅。【注】蠶蝚，今本蠶誤作蚕。【釋文】蠶，徂南反，下同。

蜾蠃。【注】蠶蜾，今本蠶誤作蚕。

蜾蠃。【注】蠶蜾。蠶毛本誤蚕，疏同。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三〇 蛾羅。羅即是雄，蛾即是雌。孫炎正義。《埤雅》十。

蜾蠃。蜾即是雄，蜾即是雌。孫炎正義。《埤雅》十。

清・周靖《篆隸考異》（文含校）卷三《虫部》 蠷：俗篆作，都良切。蠶白，不殀者。

清・張宗法《三農紀》卷之八《蠶》 蠶，吐絲虫也。字从朁，象其頭足形，並蚀者，取其繁也。形有大小，白、烏、蒼、斑之異。首四足，而身八足。蠶者，續也，聚而不散。俗書蚕字，取義天虫，謂人力不能强致也。《内經》云：燥其虫，性陽惡濕，畏雨好晴，能動而不能鳴，能食而不能飲。自卵出而云蚼，蚼長謂蠶。蠶老爲繭，繭蛆呼蜩，蜩化蝶號蛩，蛩生子名卵。卵出蟻曰蚖。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繭蟲也。按許於繭曰蠶衣也，於絲曰蠶所吐也，於蠶曰任絲蟲也，於蠶曰蠶化飛蠭也。蜩之爲物，在成繭之後，化蠭之前，非與蠶有二物也。立文不當曰繭蟲，當曰繭中蠶也，乃使先後如貫珠然。疑轉寫必有譌亂。从虫，甬聲。余隴切。九部。

：蜩也。見《釋蟲》。《顔氏家訓》曰：莊子蜚二首。蜚即古虺字，見《古今字詁》。按字詁原文，必曰古蜚今虺，以許書律之，古字叚借也。从虫，鬼聲。讀若潰。胡罪切。

又 ：任絲蟲也。任俗譌作吐。今正。任與蠶以疊韵爲訓也。言惟此物能任此事，美之也。絲下曰：蠶所吐也。从虫，朁聲。昨含切。古音在七部。讀如鐕。

：蠶匕飛蠭。匕，各本作化，今正。匕者，變也。蠶吐絲則成蜩於繭中。蜩復化而爲蠭。按此蠭與虫部之蛾羅主謂蝗者，截然不同。而郭氏釋《爾雅》蛾羅爲蠶蛾，非許意也。从虫，我聲。五何切。

：或从虫。

清・李元《蠕範》卷一《物理》 蠶：蟓也，蟻也，女兒也，龍精也。三月始生。有大小白鳥斑各色。食而不飲。喙咿咿似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蚳。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老，吐絲爲繭，自處其中，久則化爲蜩蛾，破繭而出，狀如

小蝶，眉曲如畫，先孕後交，不交亦産子，無眉目。收采亦薄。交州、永嘉、日南、南鄉諸處歲八蠶：三月蚖珍，四月柘蠶、蚖蠶，五月愛珍，六月愛蠶，七月寒珍，九月四出，十月寒蠶，凡蠶再養爲珍，珍子爲愛也。蠶性畏濕惡水。其蜕爲蠶皮，爲馬明，退爲佛退，爲金牛兒。其蛹爲蛾。其神爲宛窳，爲馬頭娘，爲馬明菩薩。其別種曰蟓。食桑葉。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 然昆蟲漸次變態者甚多，例如蠶之生於卵，柔軟無翅，口適咀嚼，食桑漸長，蜕皮四次，乃成繭，隱身其中，變而成蛹，蟄伏多日，復化爲蛾，破繭而出，是即蠶之成蟲也。凡螽類可謂變態不完全之昆蟲，蠶類可謂變態完全之昆蟲。

論説

《史記》〔南朝宋・裴駰集解〕卷一《五帝本紀》 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集解】孔安國曰：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五《種桑柘》 《周禮》曰：馬質，禁原蠶者。注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價直者，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者，爲傷馬與。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尚書大傳》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大昕之朝，夫人浴種于川。

《春秋考異郵》曰：蠶，陽物，惡水，故蠶食而不飲。陽立於三春，故蠶三變而後消，死於三七二十一日，故二十一日而繭。

《淮南子》曰：原蠶而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爲其殘桑也。【略】

俞益期牋曰：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堪採少多。

《永嘉記》曰：永嘉有八輩蠶，蚖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初績。蚖蠶，四月初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前輩皆謂之珍，養珍者，少養之。愛蠶者，故蚖蠶種也。蚖珍三月既績，出蛾取卵，七八日便剖卵蠶生，多養之，是爲蚖蠶。欲作愛者，取蚖珍之卵，藏內甕中，隨器大小，亦可拾紙，蓋覆器口，安硎若耕反泉冷水中，使冷氣折其出勢。得三七日，然後剖生，養之，謂爲愛珍，亦呼愛子。績成繭，出蛾卵，卵七日，又剖成蠶，多養之，此則愛蠶也。藏卵時，勿令見人。應用二七赤豆，安器底，臘月桑柴二七枝，以麻卵紙，當令水高下，與種相齊。若外水高，則卵死不復出。若外水下，卵則冷氣少，不能折其出勢。不能折其出勢，則不得三七日，不得三七日，雖出不成也。不成者，謂徒績成繭，出蛾，生卵，七日不復剖生，至明年方生耳。欲得陰樹下，亦有泥器，三七日亦有成者。

《雜五行書》曰：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蠶，吉。案今世有三卧一生蠶，四卧再生蠶。白頭蠶，頡石蠶，楚蠶，黑蠶，有一生、再生之異，灰兒蠶，秋母蠶，秋中蠶，老秋兒蠶，秋末老，獬兒蠶，錦兒蠶，同繭蠶，或二蠶三蠶，共爲一繭。凡三卧、四卧，皆有絲、綿之別。凡蠶從小與大者，乃至大入簇，得飼荆、魯二桑，小食，則桑中與魯桑，荆有裂腹之患也。

楊泉《物理論》曰：使人之養民，如蠶母之養蠶，其用豈徒絲而已哉。

《五行書》曰：欲知蠶善惡，常以三月三日，天陰如無日，不見雨，蠶大善。又法埋馬牙齒於槌下，令宜蠶。

《龍魚河圖》曰：埋蠶沙於宅亥地，大富，得蠶絲，吉利，以一斛二斗甲子日鎮宅，大吉，致財千萬。

養蠶法：收取種繭，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則絲薄，近下則子不生也。泥屋用福德利上土。屋欲四面開窻，紙糊，厚爲籬。屋內四角著火。火若在一處，則冷熱不均。初生以毛掃。用荻掃則傷蠶。調火令冷熱得所。熱則焦燥，冷則長遲。比至在眠，常須三箔，中箔上安蠶，上下空置。下箔障土氣，上箔防塵埃。小時採福德上桑，著懷中令煖，然後切之。蠶小不用見露氣，得人體，則衆惡除。每飼蠶，卷窗幃，飼訖還下。蠶見明則食，食多則生長。老時值雨者，則壞繭，宜於屋裏簇之，薄布薪於箔上，散蠶訖，又薄以薪覆之。一槌得安十箔。又法：以大蓬蒿爲薪，散蠶令遍，懸之於棟梁、椽柱，或垂繩鉤戈、鴉爪、龍牙，上下數重，所在皆得。懸訖，薪下微生炭以煖之，得煖則作速，傷寒則作遲，數入候看，熱則去火。蓬蒿疏涼，無鬱浥之憂，死蠶旋墜，無污繭之患，沙策不住，無瘢痕之疵。鬱浥則難練，繭污則絲散，瘢痕則無用。蓬蒿簇亦良，其外簇者，晚遇天寒，則全不作繭。用闕易練而絲肋。日曝死者，雖白而漕脆，縑練長衣著，幾將倍矣。甚者，虛實失歲功，堅、脆懸絶，資生要理，安可不知之哉。崔寔曰：三月，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塗隙穴，具槌，持箔，籠。

《龍魚河圖》曰：冬以臘月鼠斷尾。正月旦，日未出時，家長斬鼠，著屋中。祝云：付勑屋吏，制斷鼠蟲，三時言功，鼠不敢行。

《雜五行書》曰：取亭部地中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簟，鼠不食稻。以塞坎，百日鼠種絶。《淮南萬畢術》曰：狐目狸腦，鼠

去其穴。注曰：取狐兩目，狸腦大如狐目三枚，擣之三千杵，塗鼠穴，則鼠去矣。

宋・秦觀《蠶書・種變》 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于川，毋傷其籍。迺縣之始雷，卧之五日色青，六日白，七日蠶已，蠶尚卧而不傷。

又《時食》 蠶生明日，桑或柘葉，風戾以食之寸二十分，晝夜五食，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既食葉寸十分，晝夜六食，又七日，三眠如再，又七日，若五日，不食二日，謂之大眠。食半葉，晝夜八食。又三日健食，乃食全葉，晝夜十食。不三日遂繭。凡眠已初食，布葉勿擲，擲則蠶驚，毋食二葉。

又《制居》 種變方尺及乎，將繭乃方四丈，織萑葦範以蒼筤竹，長七尺廣五尺，以爲筐，建四木宫梁之，以爲槌，縣筐中間。九寸凡槌十縣，以居食蠶時分，其居糞，其葉餘以時去之，萑葉爲籬，勿密。屈橐之長二尺者，自後茨之爲簇，以居繭蠶，凡繭七日而採之。居蠶欲温，居繭欲涼，故以萑鋪繭，寒之以風，以緩蛾變。

宋・陳旉《農書》卷下《蠶桑叙》 古人種桑育蠶，莫不有法。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縱或得之，亦幸而已矣。蓋法可以爲常，而幸不可以爲常也。今一或幸焉，則曰是無法也。或未盡善而失之，則亦曰法不足恃也。故愚備論之，以次牛説之後。

元・王禎《農書》卷六《農桑通訣六・蠶繅篇》 淮南王《蠶經》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黄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其後禹平水土，《禹貢》所謂桑土既蠶，其利漸廣。《禮・月令》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季春之月，具曲植音值。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音向。躬桑。禁婦女毋觀去聲。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及考之歷代，皇后與諸侯夫人親蠶之事，昭然可見，況庶人之婦，可不務乎？夫育蠶之法，始於擇種，收種，繭種，取簇之中向陽明淨厚實者，蛾出，第一日者名苗蛾，末後出者名末蛾，皆不可用，次日以後出者，取之。鋪連於槌箔，蠶連蠶槌見《農器譜》。雄雌相配，至暮，拋去雄蛾，將母蛾於連上匀布。所生子，環堆者皆不用，生子數足，更就連上令覆養三五日。掛時，須蠶子向外，恐有風磨損其子。冬節及臘八日浴時，無令水極凍，浸二日，取出，復掛。年節後，瓮内豎連，須使玲瓏，每十數日，日高時一出。每陰雨止，節便曬暴，蠶子變色，要在遲速由已，勿致損傷自變。桑葉已生，自辰、巳間，將瓮取出，舒、捲、提掇，亦無度數。但要第一日變三分，第二日變七分，却用紙密糊封了，還瓮内收藏。至第三日午時，又出連舒、卷、須要變至十分。其蠶屋、火倉、蠶箔見《農器譜》。並須預備。蠶生宜高廣，牖户虚明，易辨眠起，仍上於行捧各置照牖。每臨早暮，以助高明下就，附地列置風竇，令可啓閉，以除濕鬱。若新泥濕壁，用熱火薰乾。窗上用淨白紙新糊，門窗各掛葦簾、藁薦。下蟻之時，勿用鷄翎等物掃拂。惟在詳欵稀匀，不至驚傷、稠疊、生齊，取葉着懷中令煖，用利刀切極細，篩於器内蓐紙上，匀薄。將連合於葉上，蟻聞葉香自下，或過時不下，連及緣上連背者，並葉棄之。養蠶蟻時，先辟東間一間，四角挫壘空龕，狀如三星，以均火候，謂屋小則易收火氣也。停眠前後則撤去。擇日安槌，上下各鋪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濕潤，鋪砌碎稈草於上，中箔以備分擡，用細切搗軟稈草匀鋪爲蓐，又揉淨紙，黏成一片，鋪蓐上安蠶。初生，色黑，漸漸加食，三日後漸變白，則向食，宜少加厚，變青則正食，宜益加厚，復變白則慢食，宜少減。變黄則短食，宜愈減。純黄則停食，謂之正眠。眠起，自黄而白，自白而青，自青復白，自白而黄，又一眠也。每眠例如此，候之以加減食。凡葉，不可帶雨露及風日所乾，或浥臭者食之，令生諸病。常收三日葉，以備霖雨，則蠶常不食濕葉，且不失饑。採葉歸，必疏爽於室中，待熱氣退，乃與食。蠶時，晝夜之間，大概亦分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夜深如冬。寒暄不一，雖有熟火，各合斟量多少，不宜一例。自初生至兩眠，正要温煖，蠶母須着單衣，以爲體測：自覺身寒，則蠶必寒，便添熟火，自身覺熱，蠶亦必熱，約量去火。一眠之後，但天氣晴明，巳、午之間，暫揭起窗間簾薦，以通風日，南風則捲北窗，北風則捲南窗，放入倒溜風氣，則不傷蠶。大眠起後，飼罷三頓，剪開窗紙透風日，必不頓驚生病。大眠之後，捲簾薦，去窗紙。天氣炎熱，門口置瓮，旋添新水，以生凉氣。如遇風雨夜凉，却當將簾薦放下。其間自小至老，蠶滋長，則分之。沙燠厚，則擡之，失分則稠疊，失擡則蒸濕。蠶，柔輭而宛切。之物，不禁揉觸，小而分擡，人知愛護。大而分擡，或懶倦而不知顧惜，久堆亂積，遠擲高拋，損傷生疾，多由於此。蠶自大眠後，十五六頓即老，得絲多少，全在此數。北蠶多是三眠，南蠶俱是四眠。日見有老者，量分數減飼，候十蠶九老，方可入簇。值雨則壞繭，南方例皆屋簇，北方例皆外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蠶少易辦，多則不任。北方蠶多露簇，率多損壓壅閼。音遏。南北簇法，俱未得中，今有善蠶者一説，南北之間，蠶少，疏開窗户，屋簇之則可。蠶多，選於院内搆長脊草屋，内制蠶簇，週以木架，平鋪蒿、梢，布蠶於上，用蓆箔圍護，自無蠶病，實良策也。【略】又有夏蠶、秋蠶。夏蠶，自蟻至老，俱宜凉，惟忌蠅蟲。秋蠶，初宜凉，漸漸宜煖，亦因天時漸凉故也。簇與繰絲，法同春蠶，南方夏蠶，不中繰絲，惟堪綫纊而已。《周禮》忌原蠶。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蠶最不宜多育。《務本新書》云：凡繭，宜併手忙擇，凉處薄攤，蛾自

遲出，免使抽繰相逼，恐有不及，則有瓮浥籠蒸之法。瓮浥籠蒸，並見《農器譜》。

明・孫毅《古微書》卷一〇 蠶，陽者火，火惡水，故食不飲。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葉，類會精合相食。陽立于三春，故蠶三變而後消，死于三七二十日，故二十一日而繭。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三一《蠶桑・總論》 《易》曰：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疏】黄帝已上，衣鳥獸之皮，其後人多獸少，事或窮乏，故以絲麻布帛而製衣裳，使民得宜也。

《禮記・月令》曰：季春，無伐桑柘。鄭玄注曰：愛養蠶食也。

《周禮》曰：馬質。禁原蠶者。【注】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價，直者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者，爲傷馬與。

《尚書大傳》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大昕之朝，夫人浴種于川。

《春秋考異郵》曰：陽物，大惡水，故蠶食而不飲。陽，立於三春，故蠶三變而後消，死於三七二十一日，故二十一日而繭。

《淮南子》曰：原蠶，而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爲其殘桑也。

俞益期牋曰：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椹採少多。

楊泉《物理論》曰：使人之養民，如蠶母之養蠶，其用豈徒絲而已哉。

《五行書》曰：欲知蠶善惡，常以三月三日，天陰，如無日，不見雨，蠶大善。又法，埋馬牙齒於槌下，令宜蠶。

王禎《蠶繅篇》曰：淮南王《蠶經》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黄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其後，禹平水土，《禹貢》所謂桑土既蠶，其利漸廣。《禮・月令》曰：季春之月，具曲植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毋觀，去容飾也。省婦使，以勸蠶事。婦使，謂縫綫紐串之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無有敢惰。及考之歷代，皇后與諸侯夫人親蠶之事，昭然可見，況庶人之婦，可不務乎。

王禎《繭館序》曰：繭館，皇后親蠶之所，古公桑、蠶室也。周制：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宫，仞有三尺，墻而外閉之。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后妃親蠶儀》曰：皇后躬桑，始捋一條：執筐受桑，捋三條。女尚書跪曰：可止。執筐者，以桑授蠶母，以桑適金室。《前漢・文帝紀》詔皇后親桑，以奉祀服。景帝詔：后親桑，爲天下先，元帝王皇后爲太后，幸繭館，率皇后及列夫人桑。明帝時，皇后諸后夫人蠶。魏文帝黄初中，皇后蠶于北郊，遵周典也。晋武帝太康中，立蠶宫，皇后躬桑，依漢魏故事。宋孝武立蠶觀，后親桑，循晋禮也。北齊，置蠶宫，皇后躬桑於所。後周制：皇后至蠶所，桑。隋制：皇后親桑於位。唐：太宗貞觀元年，皇后親蠶。顯慶元年，皇后武氏，先天二年，皇后王氏，乾元二年，皇后張氏，並見親蠶禮。玄宗開元中，命宫中食蠶，親自臨視。宋《開寶通禮・郊祀録》並有后親蠶祝辭，此歷代后妃親蠶之事，采之史編，昭然可見。兹特冠於篇首，庶有國家者，按圖考譜，知繭館之不徒名也。賦云：惟蠶有功，於世歸美。廣物産之貨貲，作生人之衣被。中春之月，天子詔后以躬桑：大昕之朝，内宰時期而命祀。於是翬靈壇，降寶殿，翠障夾乎道周，鳳輦翔于幾甸。順春氣於東方，朝先蠶於北面。具夫青縹之服，皇后蠶服：青上，縹下，深衣。侑以芳馨之薦，九宫傾動，藹然際以成陪班，三獻禮成，沛矣迎祥於回眷。當其疊承寵命，適對韶光，擇世婦於吉卜，受鞠衣於明堂。《月令》三月，薦鞠衣，祭先帝於明堂。所以崇開禁館，始入公桑：援條有三，聽女尚書之勸止，執筐不再，受宫大人之是將，體之以坤儀之柔順，視之以母道之慈良。破蟻以來，庶養至於千簿，獻繭之後，諒化被於多方。是以命繅治之成絲，就趨工而俟織。玄黄朱緑，染各精明。黼黻文章，古者獻繭。使繅：遂朱緑之，玄黄之，以爲黼黻文章。參同品色。

王禎《先蠶壇序》曰：先蠶，猶先酒、先飯，祀其始造者，壇，築土爲祭所也。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蠶，即先蠶也。按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儡祖，始勸蠶稼。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褘而躬桑，乃獻繭稱絲。織衽之功因之廣，織以供郊廟之服。《皇圖要覽》云：伏羲化繭，西陵氏養蠶。淮南王《蠶經》云：西陵氏勸蠶稼，親蠶始此。《禮・月令》季春，是月也，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周禮・天官・内宰》：仲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祭於北郊。蠶於北郊，以純陰也。《漢禮儀志》皇后祀先蠶，禮以中牢。魏黄初中，置壇於北郊，依周典也。晋置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皇后至西郊，親祭、躬桑。北齊先蠶壇，五尺，方二丈，四高陛，陛各五尺。外兆四十步。面開一門。皇后升壇，祭畢而桑。後周，皇后至先蠶壇，親饗。隋制：宫北三里，壇高四尺。皇后以太牢制幣而祭。唐置：壇在長安宫北苑中，高四尺，周圍二十步，皇后並有事於先蠶，其儀，備開元禮。宋用北齊之制，築壇如中祠禮。《通禮義纂》：后親享先蠶，貴妃亞獻，昭儀終獻，夫蠶祭有壇，稽之歷代，雖儀制少異，然皆遞相沿襲，餘羊不絶。知禮之不可獨廢。有天下國家者，尚鑒兹哉。

王禎《蠶神序》曰：蠶神，天駟也。天文，辰爲龍。蠶辰生，又與馬同氣。謂天駟，即蠶神也。淮南王《蠶經》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至漢，祀宛窳婦人，

寓氏公主。蜀有蠶女馬頭娘，此歷代所祭不同。然天駟爲蠶精，元妃西陵氏爲先蠶，實爲要典。若夫漢祭宛窳婦人、寓氏公主，蜀有蠶女馬頭娘。又有謂三娘爲蠶母者，此皆後世之濫典也。然古今所傳，立像而祭，不可遺闕，故附之，稽之古制，后妃祭先蠶，壇壝牲幣如中祠。此古后妃親蠶祭神禮也。《蠶書》云：卧種之日，詰旦，升香，割鷄，設醴，以禱先蠶。此庶人之祭也。自天子后妃，至於庶人之婦，事神之禮，雖有不同，而敬奉之心一是。諒爲知所本矣。乃作祈報之辭曰：〔祈〕惟蠶之神，伊馹有星，惟蠶之神，伊昔著名。氣鍾於此，孕卵而生，既桑而育，既眠而興。神之福汝，有箔皆盈，尚冀終惠，用彰厥靈，簇老獻瑞，繭盆效成。敬獲吉卜，願契心盟。神宜享之，祈祀惟馨。〔報〕龍精一氣，功被多方，繼當是歲，神降于桑。載生載育，來福來祥，錫我繭絲，製此衣裳，室家之慶，閭里之光。敬帥長幼，詰旦升香，設殺于俎，奠醴於觴。工祝致告，神德彌彰。有圖不載。

郭子章《蠶論》曰：木各有所宜土，惟桑亡不宜。桑亡不宜，故蠶無不可事。《豳風》之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則豳可蠶。《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車鄰》之詩曰：阪有桑，隰有楊，則秦可蠶。《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隕。《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則衛可蠶。《皇矣》之詩曰：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桑柔》之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則周可蠶。《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篚織文，則魯可蠶。青州厥篚檿絲，《管子》亦曰：五粟之土，其檿其桑，則齊可蠶。荆州：厥篚玄纁，則楚可蠶。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十畝》之詩曰：十畝之間，桑者閒閒，則梁可蠶。蠶叢都蜀，衣青衣，教民蠶桑，則蜀可蠶。猶之農夫之於五穀，非龍堆狐塞，極寒之區，猶可耕且獲也。今天下蠶事疏闊矣，東南之機，三吴越閩最夥，取給於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於閬繭。子道湖閬，女桑。姨桑，參差墻下，未嘗不羨二郡女紅之厖。而病四遠之惰也。夫一女不績，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而況乎半天下女不績也。豈第五十之老，帛無所出。不績則逸，逸則淫，淫則男子爲所蠹蝕，而風俗日以頹壞。今天下門内之德，不甚質貞，每歲奏牘，姦淫十五，毋亦蠶教不興使然與。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玄統，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内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彼大夫之家，而主猶績，奈何今天下女習於逸，以趨慆淫乎。國家蠶桑，載在令甲，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田多者，以是爲差，特廢不舉耳。故《月令》躬蠶之禮，魯母績愆之辟，與令甲桑麻之數，此三者，不可謂迂而不講也。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授時通考》卷七二《蠶事・彙考》《書經・禹貢》：桑土既蠶。【傳】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

《詩經・豳風》：蠶月條桑。【傳】蠶月，治蠶之月也。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注】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女外内子女也，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綴組紃之事。

《周禮・内宰》：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歲終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大小麤良。【注】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又《地官》：凡庶民不蠶者不帛。【疏】不蠶者不帛，蠶者則得帛。孟子云：五十者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

又《夏官》：馬質掌質馬禁原蠶者。【注】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

《史記・天官書》：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

《淮南子》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早，蠶不登。寅在甲曰閼逢單閼之歲，歲和蠶昌。卯在乙曰旃蒙執徐之歲，歲早早晚水，蠶閉。辰在丙曰柔兆大荒落之歲，歲蠶小登。巳在丁曰强圉敦牂之歲，歲大旱，蠶登。午在戊曰著雍協洽之歲，歲蠶登。未在巳曰屠維涒灘之歲，歲和蠶登。申在庚曰上章作鄂之歲，歲蠶不登。酉在辛曰重光掩茂之歲，歲蠶不登。戌在壬曰玄黓大淵獻之歲，歲蠶開困敦之歲，歲蠶昌。亥在癸曰昭陽赤奮若之歲，歲早水蠶不出。

又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

又原蠶而一歲可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爲其殘桑也。

又《蠶經》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黄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

東方朔占：正月旦，竟日不風，清明宜蠶。

《物類相感志》：蠶過小滿則無絲。

《蠶書》：卧種之日升香，以禱天馹，先蠶也。割鷄設禮，以禱婦人寓氏公主，蓋蠶神也。毋治堰，毋誅草，毋沃灰，毋室入外人，四者神實惡之。

《烏程縣志》：清明日晚，育蠶之家，設祭以禳白虎，門前用石灰畫彎弓之狀，蓋祛蠶祟也。

《東陽縣志》：三月廿五，赤豆棗栗之類和米煮之，謂之蠶花粥，云食之利養蠶。

《茅亭客話》：蜀有蠶市，每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一十五處，耆舊傳聞，

古蠶叢氏爲蜀主，民無定居，隨蠶叢所在致市居，此其遺風也。

宋蘇轍《詩序》：眉之二月望日，鬻蠶器於市，因作樂從觀，謂之蠶市。

《方輿勝覽》：成都古蠶叢之國，其民重蠶事，故一歲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蠶器號蠶市，在大慈寺前。

《順慶府志》：蜀有樂山，在渠縣北，每歲人日，邑人將鼓笛酒食登此娛樂，以祈蠶事。

《蠶經》：蠶有六德：衣被天下生靈，仁也。食其食死其死，以答主恩，義也。身不辭湯火之厄，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繭，色必黃素，智也。繭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蠶，蠶而復繭，神也。

《齊民要術》：五行書曰：欲知蠶善惡，常以三月三日，天陰如無日不見雨，蠶大善。

《田家五行》：清明午前晴，早蠶熱，午後晴，晚蠶熟。

《西吳枝乘》：吳興以四月爲蠶月，家家閉户，官府勾攝征收及里閈往來慶弔，皆罷不行，謂之蠶禁。

《農桑通訣》：繭館皇后親蠶之所，古公桑蠶室也。齋戒享先蠶，以勸蠶事。后躬桑始捋一條，執筐受桑捋三條。女尚書跪曰：可止。執筐者以桑授蠶，毋以桑適金室前。漢文帝紀詔皇后親桑，以奉祀服。景帝詔后親桑，爲天下先。元帝王皇后爲太后，幸繭館，率皇后及列夫人桑。明帝時，皇后諸侯夫人蠶。魏文帝黃初中，皇后蠶於北郊。遵周典也。晉武帝太康中，立蠶宮，皇后躬桑，依漢魏故事。宋孝武立蠶觀，后親桑，循晉禮也。北齊置蠶宮，皇后躬桑於所，後周制，皇后至蠶所桑隋制，皇后親桑於位。唐太宗貞觀元年，皇后親蠶。顯慶元年，皇后武氏先天二年，皇后王氏乾元二年，皇后張氏並見親蠶禮。玄宗開元中，命宮中食蠶，親自臨視。宋開寶通禮郊祀録，並有后親蠶祝詞。此歷代后妃親蠶之事，采之史編，昭然可見，茲特冠於篇首。

《蠶論》：木各有所宜，土惟桑無不宜，桑無不宜，故蠶無不可事。《豳風》之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則豳可蠶。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車鄰》之詩曰：阪有桑，隰有楊，則秦可蠶。《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則衛可蠶。《皇矣》之詩曰：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桑柔》之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則周可蠶。《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篚織文，則魯可蠶。青州厥篚檿絲。《管子》亦曰：五粟之土，其檿其桑，則齊可蠶。荆州厥篚玄纁，則楚可蠶。孟子告梁惠王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十畝之。《詩》曰：十畝之間，桑者閒閒，則梁可蠶。蠶叢都蜀衣青衣，教民蠶桑，則蜀可蠶。猶農夫之於五穀，非龍堆狐塞極寒之區，猶可耕且穫也。

清・黄毅編譯《蠶體解剖論》第一章《總論・緒言》 凡從事蠶業者，苟欲飼法適宜，收繭豐美，必須精通蠶體生理衛生病理各學。欲通此學，又須先行研究蠶體内外之構造，及各種器官之配置，必以明其作用，悉其機能而後已。因是知蠶體解剖一學，爲蠶業學術上所必先修者也。

然解剖爲實驗之學，不獨記述其精微，又須加之以試驗，務使實見其器官之位置及構造，始能盡信而不誣。至於從事之際，又須觀察精密，舉止沈着，以周到爲主義，彼輕浮鹵暴之輩，不可語此學也。

蠶體解剖一學，在西千六百六十八年，由意大利人馬爾畢克氏所創，當時已能研究各器官之構造與組織矣。後經闊而拿里亞氏、哈畢而蘭多氏、拍司託而氏、馬以尤氏等，詳加研究，始有今日發達現象。至於吾國研究此學之始，則在戊戌年，由日人於杭州蠶學教授，現講斯學者，雖不無其人，而能實驗解剖者，未之多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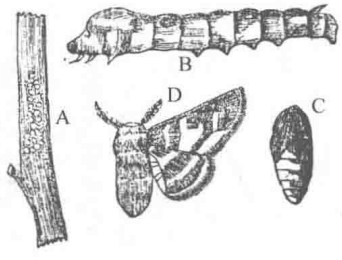
又《家蠶與野蠶》 家蠶之祖先，爲野蠶之一種，其學名爲*Bombyx moor*，今所稱爲桑樹之害蟲也。其形態習性及内部之器官，與家蠶酷相類似，因彼之所以護身者，專恃營小繭於樹間。人類欲利用之，遂於室内爲之飼養，使造美繭，是即人爲淘汰之結果也。我國及印度所産之野蠶，其學名爲*Theophyla mandarina*，與前言家蠶祖先之野蠶，頗爲相似。今將其野蠶與家蠶之關係述之。

Bombyx moor 與家蠶相同，喜食桑葉，其發生回數，每年或一回二回三回不等。其卵亦與家蠶相同，必在三月孵化。待至四五月之間，成長已達極度，遂於樹上結成淡黃色之繭。後一星期。發生成蟲，産卵於枝幹皮膚之外。再越二三星期之後，復能發生第二回幼蟲，吐絲結繭，出蛾産卵，一如前述，惟其卵至翌春方能發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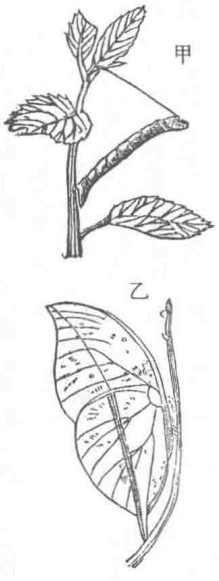
卵之形狀，與家蠶之卵，大抵相同，楕圓而扁平，長約一二米厘米突，寬一米厘米突，厚約三分之一米厘米突，一端少尖，亦有卵門生焉。初産之際呈黃色，過二三日，即變紫褐，其所異於家蠶之卵者，殼有斑紋，色稍濃厚耳。

幼蟲亦與蠶同，由頭及十二環節而成，胸足三對腹足五對生焉。體色黑褐，斑紋與蠶相同，第二環節之背面，有眼狀斑紋一對，第五及第八環節，有馬蹄形斑紋及點狀斑紋一對。初出之時，亦生毛叢，頭色黑而硬，第一環節色稍淡，二三環節體略闊，二四六七八各節，均有淡色之斑紋。幼蟲成長極度之時，長有五十一米厘米突，頭稍小，色帶緑黃。自第一次脱皮之後，其皮膚之斑紋，各齡皆

相似，其大體之形態，與家蠶之幼蟲，雖無大異，然體小胸大，尾部狹小，體色濃厚，少有異耳。其體色所以濃厚者，乃由自然淘汰而生成，所以防禦外界者也。吾人手能握刀劍，足能供奔走，與牛之角，犬之牙，猫之利銳尖爪，皆爲捕食上護身上，刻不容離之要具。惟下等動物昆蟲類，獨欠此等器官。其身體帶種種彩色，用以起外界之恐怖也。或使其體之形色，與草木相似，而外界不能識別。或擬似木葉枯枝，以防敵之來襲。如尺蠖蟲在冬期，即疑爲桑樹之枯枝，而越安全之冬季。又如蝶中一種名卡利馬者，形極類似木葉，此皆護衛身上必要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自己亦並不知覺，乃自然而然者也。野蠶亦相同，恃其胸部之膨大，有眼狀之斑紋，使他動物見之，有若膨頭而巨目者，不替怪物，因以生恐怖念也。又以皮色濃褐，紋形如波如環如點，或旋卷，或羅列，酷似桑樹皮膚之斑紋，因賴以隱匿其體，而防外敵之襲來。此其所以保護己體之具也。至於家蠶，則飼之室內，有人保衛，不須防禦外敵，故此具亦漸退却，或斑紋淡薄，或白色無紋。其現象也，今將其野蠶與家蠶斑紋之異點，重述明之。



A. 野蠶卵
B. 同上幼蟲
C. 同上蛹
D. 同上成蟲



甲：尺蠖幼蟲之枝狀　乙：卡利馬蝶成蟲之葉狀

家蠶第五第八兩環節之背面，各有褐色，卵形之斑紋一對，其在第五環節者，周圍有不完全黑色之輪，其中央有一黑點，內部有紫色之斑點數個，或非紫色而爲白色者，其第八環節斑紋之中央，并無紫色，惟有一點，如圖之丁a，點之四周，有短棒狀紫色之斑四個，如圖之丁b。

又調查家蠶之雄者，第五環節之斑紋，色褐而淡，周圍雖有黑綫，而不完全，其一端之斑紋，向中央而走，分爲二個，中有界焉，界之一方，有紫色之點，或四或五，一方則有褐色之點數個，其第八環節者，形如長卵，中央小縊，色褐而薄，周圍有黑綫，內部有紫色長形之點二個。



甲：家蠶第五節之斑紋
乙：第八節之斑紋
丙：野蠶第五節之斑紋
丁：第八節之斑紋

又調查黃繭種與日本赤熟種之蠶。其赤熟種之第五環節，斑紋爲半月之形，第八環節，斑紋尤呈異狀。黃繭種之斑紋，均呈圓形，惟第八環節，較第五環節略小。

以上所記，乃表明野蠶體色斑紋之濃厚，即家蠶之近於野蠶者，亦若是也。成蟲之形狀，較家蠶略小，其最大者，雄長十二乃至十三米釐米突，翅展開則有二十九乃至三十米釐米突，雌者體長十七乃至十八米釐米突，翅展開則有三十米厘米突。體及翅之全面。皆被暗褐色之鱗毛，較家蠶稍爲濃厚。



甲：赤熟蠶第五節之斑紋
乙：第八節之斑紋
丙：金黃蠶第五節之斑紋
丁：第八節之斑紋

甲：野蠶雄蛾　乙：家蠶雄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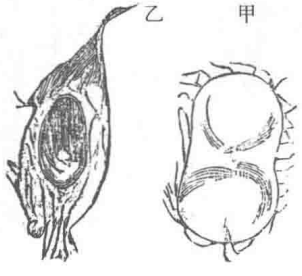
翅形與蠶蛾同，前翅細長，呈三角形，後翅爲圓三角形。其斑紋較蠶蛾亦稍濃厚，近翅後緣處及其基部，有黑褐色之綫二，有眼點狀之黑斑一個，適在其中，且在翅後緣之尖部，亦有濃色之斑紋，近後翅之後緣，亦有二條黑綫，內有一條黑斑，斑之中央，有白點二個，恰如家蠶者然。然家蠶黑綫之色已褪。不甚明瞭，故存於中央者，恰似一黑點，而野蠶則黑綫之中，有白點二，位於二方，墨色之部分褪色，僅留黑點於中央。

翅之裏面，斑紋與蠶蛾無異。斑紋以外之部分，家蠶爲白色或灰色，或白淡褐色，野蠶則爲褐色。其翅之脉，均與蠶蛾無異。今將野蠶與家蠶成蟲之異點舉之：則其體之小者，體色概爲濃厚，其他無別著點。故斑紋之濃淡，爲研究蠶蟲進化學之美材料也。如前翅有斑紋四條，或後翅之後緣，有一條之黑綫。綫之中央，有八字形之白點，以此數者，而以家蠶與野蠶比較之，其中性味頗深。若能推考之，則進化之關係在矣。

野蠶所結之繭，長橢圓形，恰如細長之鷄卵，兩端少尖，色淡黄而稍褐，長凡三十米厘米突，寬十二米厘米突。幼蟲結繭之後，經一次脱皮，即化爲蛹，其蛹長二十米厘米突，外形與家蠶之蛹無異，色呈赤褐。

野蠶繭之絲，色金黄，質富强伸力，故易繰解。然繭層薄而絲量少，每繭絲長，僅有檢尺器二百回内外。又以纖微細小，故造繭於桑葉之中，賴之以爲蔽護，而以絲緒緊附桑樹，使無墜落之憂。以甲乙比較之可得其異點矣。

以上所述，家蠶與野蠶外形上之異點，研究而比較之。就其生活之狀態言之，則野生較家飼者，謂之退化或進化也，固不可以定論。然以人爲淘汰與天然淘汰言之，則彼二者孰能適於吾人之嗜好，則其理自明矣。惟以詳細研之，家蠶與野蠶同一祖先，乃今日蠶學界確正之説也。



甲：家蠶，自然大
乙：野蠶，自然大

又《蠶體生理論・總論》第九章《生物體之變態》

夫吾人所養之蠶，其幼蟲則蠶，成蟲則蛾也，人見之，不知其蠶爲蛾之子也。其幼蟲通常雖有四眠，其間未有變態，必待脱皮五次，方吐絲造繭，而成爲蛹。人見此蛹，亦不知其爲蠶之後身，蛾之前世也。然則變態之現象，固足以增人之意趣者也，惟吾人睹之竊不能無所疑者。如寄生蠶體之蛆，産卵於桑葉，隨葉而入蠶腹，即就蠶體中，孵化而爲蛆，色白形如飯粒，漸次成長，成爲筍狀，皮膚遂變而爲褐色，終成爲小豆狀之蛹，此蛹大異於蛆，毫無運動之力，必待蛾化成蠅，方具活潑飛翔之力。其變化既如是奇妙，其理果何在耶，是必須於生理學一方面求之，請于後篇各論述其詳。

清・黄滭西原編《蠶體病理論・通論》第二章《病原》　家蠶之祖先，本生息於野外，其體質强健，其繭質粗劣。猶之原人時代之人類，知識極於淺陋，穴居野處，而無礙於身體也。迨人智日進，繭絲之需要日益擴張，於是因人爲淘汰之結果此家蠶者。繭質日進於精美，體質日流於退化，同時因飼育者處置失宜，與夫自體感受外界種種病原寄生物之雙方的侵害，於是所謂蠶之疾病，因之起焉。然則吾人從事育蠶，苟不能保其生育機關，使生存之狀態，日益發達，則蠶之生命，尚不可保，更何繭絲之可得哉。循是言之，當業者研究其致病之原因，而爲先時的豫防者，豈爲蠶之生命計乎，正爲吾人自計也。

今日家蠶體質之虚弱，既無可諱言，則外界稍有不順，皆足以引起諸種之疾病。而研究此諸種疾病之原因，則本章之主旨也，今爲之分述如下。

第一素因　素因一曰遠因，惟其中稍有畛域，不能統一言之。例如因蠶種之保護，未能完善，致使孵化以來，體質即形虚弱者，真正之素因也。如稚蠶時代，於眠起之際，感受外圍之異狀而害其健全者，一時之素因也。若夫催青期中不得其法，致傷其卵之生理，飼育期内處理失當，致礙蠶之衛生，因而成病者，亦一種之素因也。

第二主因　主因爲諸種疾病接直之原因，括言之，即他之寄生物寄生於蠶體，攝取其養分，破壞其組織，或由寄生物所分泌之物，使蠶兒中毒，卒致發生諸種之疾病，而至於斃死者，是也。所謂蠶體内之寄生物者，種類雖多，大别之不外如左列之四種。

甲、原生動物　屬原生動物門。胞子蟲類，微粒子目，爲一端稍尖橢圓形之小體，侵入蠶體，爲害甚巨。

乙、絲狀菌　屬黴菌類，黴菌分絲狀菌、醱酵菌、細菌。絲狀菌，核菌科。

丙、細菌　一稱分裂菌，分球狀菌、桿狀菌、螺旋狀菌、枝狀菌之四族。而屬於蠶病者，則有短連鎖狀球菌，連鎖狀球菌，桿狀菌，球狀菌，短小之桿菌，及大形之桿狀菌，若螺旋狀菌與枝狀菌，則不與焉。

丁、昆蟲　屬節足動物門，昆蟲類，雙翅類，短角目中之桑蠅，因産卵而寄生者。如上所述之四種寄生物，爲現今世界各養蠶國所最恐怖者。就中前之甲乙丙三種，皆有傳染性。而蔓延尤易，爲害更大。

第三誘因　誘因又曰近因，謂一切飼育方法，不合於蠶之生理，助寄生物之繁殖，致妨其健康，而誘起諸種之疾病者是也。如怠於換氣，則空氣污濁，除沙不勤，則蠶坐濕潤，以及温濕度之不得宜，蠶室之不清潔，光綫之不充分等，是也。

又《各論》　蠶既有種種之疾病，飼育者苟不幸而遭逢，勢必蒙甚大之損耗。是以從事育蠶，必先預知其疾病之由來，從而預防之。并宜施以熟練精巧之飼育方法，以適於蠶之衛生，庶可以達少費多獲之望也。考蠶病之種類，已經發明者，正復不少，因其遺傳或傳染之徑路而區别之，則得大别爲微粒子病，軟

化病，硬化病，膿病，及蛆害之五種。此五種之病蠶，就今日之日本言，則以軟化與蛆害二種爲尤甚。若就吾國言，則售種者無制定之法律，無顯微鏡之檢查，故微粒子病，無地蔑有。他如軟化、硬化、膿病等，在上者既無改良之方，飼育者又祇知謹守祖先傳來之陋習，爲一定不變之良法，故軟化硬化等病，日益猖獗，而邇年來浙江一帶，因蒙軟化病而破產失業者，且時有所聞也。推原其故，雖由在上者之不知振興提創，藐焉視之，而飼者不知生理病理爲何物，預防乏策，改良無望，實一大原因也。今將各種蠶病，詳述於後，以供業斯者之考究焉。

清・姚志强、賴昌編輯《蠶病預防法》第一章《緒論》　考求養蠶之方法，徒研究夫飼育之起原，與爾後之沿革，以及現今所行之種種飼育法之由來，以比較其得失者，猶不足以盡養蠶之能事也。蓋凡天地間之生物，各有生理，順之則生，逆之則病，病甚則死，是乃一定之理。而蠶兒之習性，與生長之理法，如何而助其成長，如何而妨其生活，隨時體察，處置咸宜，藉防患於未然，亦唯一之要務，誠不可闕焉不講也。否則疾病叢生，死亡相繼，非特不能達求利之目的，且又徒耗桑葉，徒費人工，反因之而受虧損矣。故必於一般之飼育方法外，尤注意於蠶病之預防，以避種種之危險，庶可獲圓滿之利益焉。

蠶病之侵害，爲養蠶家所最恐怖事，以其被害之多少，而收獲之凶豐，亦因之而歧異，實與經濟界上有重大之影響。故當注意於豫防，藉保蠶兒之健强發育，以避凶作減收之損害。雖然，蠶病之發源，原因甚多，即從其傳染之徑路言之，亦極爲複雜，使不爲完全之預防，僅奉行乎一二簡陋之方法，未能盡行適合，寗有濟於事乎。必也於其所傳染之徑路，預先調查清晰，先事預防，以杜絶各種病原體之侵入，庶有得也。不然僅施行一二之方法，置缺處於不顧，使蠶病蔓延，終不獲達預防之目的矣。今將傳染之徑路，與對於預防之方法，列表於左。

- 傳染之徑路
  - 由母蛾傳染者
  - 附着於卵面者
  - 附着於蠶室蠶具者
  - 蛆害者
  - 自野外來者
- 預防法
  - 蠶種之檢查
  - 蠶種之洗滌
  - 蠶室蠶具之消毒
  - 嚮蛆之驅除
  - 蠶種之選擇及保護
  - 並飼育上之注意

以上所述諸項，果能一一勉行，無稍懈怠，自能達完全預防之目的。例如微粒子病，自其母體傳染而來者，則當行蠶種之檢查，以除去其被傳染之卵。如蠶室蠶具，或有病原體之附着殘留者，則次期所育之蠶，勢必爲所傳染，則當行適當之消毒法，以預殺滅之。如有病原體之附着於卵面者，於孵化之際，勢必傳染，則當行蠶種之洗滌以除去之。他若嚮蛆病之預防，則施行嚮蛆病之驅除法。凡此各種特殊之方法，其所行之時間，所施之手段，雖互有歧異，各各不同，而核其旨趣，無非欲病原體之殺滅殆盡，弗使爲患而已。

雖然，於上述各法，尚有不能杜絶病體之侵入，而依然存在，足以爲患者，即自野外桑葉附着而傳來，與浮游於空氣中，以傳入於蠶室等是也。蓋病原體之寄生繁殖，不獨於蠶而然也，即野生之昆蟲類，因寄生而致斃者，亦非少數。故病原微生物之存於野外者，亦最恐怖之事也。而對於是等病原，以設施適當之特殊方法，則或行桑葉之消毒，或行蠶室內空氣之消毒等是。然專賴是等方法，要亦未盡圓滿者，故須于此一方面，對於病原體之侵入，以保蠶之固有康健，以防其侵害。於彼一方面，更宜究是等病原體之由來，講明繁殖侵害之理法，以期實行驅除。而其主要之一大因，要不外改良飼育之方法，及注意於預防而已。蓋飼育法之適宜與否，對於病蠶之發生，實有密切之關係在也。是以前所記之特殊預防法，與飼育法之改良，固相俟而不相離也，亦惟如是而后得以達完全之目的也。

綜述

甲骨文（《殷商甲骨文合集》一〇〇六二）





【釋文】辛酉卜，〔宂〕，〔貞〕……子酒𢍏〔年〕……牛，蠶……至……又（一〇〇六三）

【釋文】……[illegible]……蠶……二

又（一〇〇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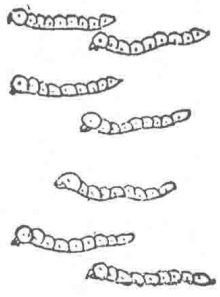


【釋文】……其……蠶……

《荀子・賦篇・蠶》 有物於此，儡儡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后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后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不識，請占之五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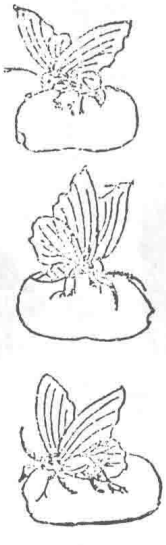
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后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宋・蘇頌《圖經本草》上卷《蟲魚部第十四・白僵蠶》 白僵蠶，生潁川平澤。今所在養蠶處皆有之。用白僵死，白色而條直者爲佳。四月取，勿令中濕，濕則有毒不可用。用時仍去棉絲及子，炒過。今醫家用治中風急喉痹欲死者，掏篩爲末，生薑自然汁調灌之，下喉立愈。又合衣魚、鷹屎白等分爲末，面膏和塗瘡瘢疵，便滅。



棟州白殭蠶

又《原蠶蛾》 原蠶蛾，《本經》不載所出州土。今東南州郡多養此蠶處皆有之。此是重養者，俗呼爲晚蠶。北人不甚複養，惡其捐桑。而《周禮》禁原蠶者，鄭康成注云爲其傷馬，傷馬亦是一事耳。《淮南子》曰：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是也。人既稀養，市中貨者亦多早蛾，不可用也。至於用蠶沙、蠶退，亦須用晚出者。惟白僵蠶不著早晚，但用白而條直者。凡用蠶，並須食桑蠶，不用食柘者。蠶蛾益陽，方中多用之。今方治小兒撮口及發噤者，取二枚炙黃研末，蜜和塗口唇內，便差。蠶沙、蠶退併入治風及婦人藥中用。蠶退醫家多用初出蠶殼在紙上者。一說蠶眠時所退皮，用之更效。



原蠶蛾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蛾》 蠭生蛾，蛾生卵。《博物志》曰：食桑者有緒而蛾，蛾類者先孕而後交，蓋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爲母，蛾以爲父是也。蛹一名蜮蛾，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以爲蜮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蛾即是雌。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句曲如畫，故《詩》以譬莊姜，碩人曰：螓首蛾眉。

又卷一一《蠶》 蠶陽物也，惡水，食而不飲。《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食不飲。再蠶謂之原蠶，一名魏蠶，今以晚葉養之，先王之法禁焉。《淮南子》曰：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爲其殘桑也。鄭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害馬歟，然則原蠶有禁，非特欲以護桑，又以害馬，故也。今蠶負馬迹，亦其驗歟。里俗謂之夏蠶，亦曰：熱蠶，亦曰晚蠶。自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行，而民間一歲至有三蠶者矣，是以桑弱而馬耗也。《蠶書》曰：飼蠶勿用雨露濕葉，蓋蠶性惡濕，故《禮》云：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也。今俗飼蠶以葉灑之，欲其勻厚，故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王后親蠶三灑而止。舊云：蠶之所吐爲忽，十忽爲絲，五絲爲繅，十絲爲升，二十絲爲緎，四十絲爲紀，八十絲爲總。《詩》曰：素絲五緎。又曰：五總其絲之數，蓋如此。《太玄》曰：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蓋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已老則紅，故謂之紅蠶。紅蠶以繭自衣，亦或謂之室。《易林》曰飢蠶作室，是也。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 蠶倉庚鳴則生，故《詩》曰：倉庚喈喈，采蘩祁祁。蘩白蒿也，所以生蠶。《夏小正》曰：三月妾子始蠶。蠶之狀喙呻呻，類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蚳，以毛掃之。蠶尚小不欲見，露氣，桑葉著懷中，令煖然後切之，得人氣則衆惡除也。古者三宮夫人，桑于公桑，風戾以食

之，謂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飼蠶，蠶生惡濕故也。比至再眠，常須三箔，虛上下二箔，以隔土氣障塵埃也。飼必卷窗褰幃，飼訖還下蓋。蠶，昆蟲之類，昆者明也，蠶見明則食，食多則生長，其旋生駒，皆與母同，老食而不飲，三十六日而化。《淮南》曰：二十二日而化。嵇康《養生論》曰：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餘日。仲長子昌言亦曰：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温飢飽之，爲脩短驗之於物者也。荀卿賦曰：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謂之眠，亦有四眠者，既老將績，其口含絲。《春秋文耀鈎》曰：商弦絶，蠶含絲，言弦將絶，蠶含絲以待用也。《淮南子》曰：蠶珥絲而商弦絶，謂新絲出，故絲脆。五音之中，商弦最急，故先絶。亦蠶午火也，商金音也，火壯金，因應之而絶。珥絲或爲餌絲，或曰：上下絲於口。故曰：咽絲其獨成繭者，謂之獨繭。自二以上謂之同功繭。獨繭絲細而有緒，詹何以之爲綸，引盈車之魚也。《顔氏家訓》曰：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木吐絲所成。養蠶之室欲明而温。漢法犯腐刑者，下未央蠶室取其温爾。古者后妃享先蠶，而後躬桑，先蠶天駟也。漢《舊儀》曰：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

又　蠶再蠶也，原即再之義，或曰蠶不交而生者，往往爲原蠶。原蠶一名魏蠶，莫知其説。按《方言》魏細也，自關而西，秦晋之間，凡細而有容謂之魏。又古者，魏地狹隘，其君民有儉嗇，趨利之譏。以葛屨而至於履霜，以女手而至於縫裳，豈原蠶亦魏之俗耶？今人又謂之二蠶，音之轉爾。《周禮》養馬禁原蠶者，説者以爲，天文辰爲馬，而《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傷馬也。今農家下種，以原蠶矢雜禾種之，以辟蝗。否則鬻馬骨汁和蠶矢漬之，又蠶殭者塗馬齒，則馬不食草，以桑葉拭去，乃還食，此則蠶爲馬類明矣。《淮南》曰：蝮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獲也。至於後世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吴人且以爲美談。《吴録》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績。《林邑記》曰：九真郡蠶年八熟，繭小輕薄，絲弱綿細。《荆楚歲時記》曰：八蠶繭出日南至秋猶，飼以柘荆，楚則早晚二蠶，則五月而已。《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輩蠶，蚖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初績，蚖蠶四月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其説云：凡蠶再養者，前輩皆謂之珍，少養之，而蚖蠶與愛珍二色。候蚖珍，三月既績出蛾，取卵，七八月便割，蠶生多養之是爲蚖蠶。若取藏甕中，亦可十紙百紙蓋覆器口，安冷水使冷氣析其出勢，僅得三七日，然後劄生養之，爲愛珍，然則蓋一類耳。《隋書》曰：江湖之南，一年蠶四五熟。唐天寶中，益州獻三熟蠶繭，緊厚白浄，與常蠶不殊。大曆中太原府，清源人唐景暉養冬蠶成繭，詔給復終身而海物。《異名記》乃云：八蠶綿者，八蠶共作一大繭，非也。

元司農司《農桑輯要》卷三《修蒔》　《農桑要旨》云：害桑蠶蟲不一，蠦蛛、步屈、麻蟲、桑狗爲害者，當生發時，必須於桑根周圍封土作堆，或用蘇子油於桑根周圍塗塌振打，既下，令不得復上，即蹉撲之，或張布幅下，承以篩之。野蠶爲害者，其蟲與家蠶同眠起，小時不爲害，欲大眠時，將應有五六日内，飼蠶桑葉併力收斫，連枝積貯，不令日氣曬炙，其野蠶當斫時自然振落，縱有留者，亦因積貯蒸死，一二日桑葉萎輭當旋，旋剗下切細以温鹽水拌飼之，不惟其葉生新抑，鹽性涼，於蠶有益，不然遲於收斫三日内，野蠶大眠起，桑葉必盡爲所食，家蠶又何望乎。又有蜣螂蟲性如蠦蛛，晝潛於上，夜出食葉，必須上用大棒振落，下用布幅承聚於上風，燒之。桑間蟲聞有氣，即自去。以上蟲蓋食葉者也。又有蠹根食皮而飛者，名曰天水牛，於盛夏時生，皆沿樹身匝地生子，其子形類蛆，吮樹膏脂，到秋冬漸大，蠹食樹心，大如蟾蜍，至三四月間，化成樹蜵，卻變天水牛。故其樹方秋先發黄葉，經冬及春必漸枯死。除之之法，當盛夏食樹皮時，沿樹身必有流出脂液，濕處離地都無三五寸，即以斧削去，打死其子，其害自絶。若已在樹心者，宜以鑿剔除之，凡諸害桑蟲蠹皆因桑隔荒蕪而生，以致累及熟桑，使盡修桑下爲熟地，必無此害桑蟲蠹也。又桑間可種田禾與桑有宜與不宜，如種穀必揭得地脉，亢乾至秋，桑葉先黄，到明年桑葉澀薄十減二三，又致天水牛生，蠹根吮皮，等蟲若種蔓黍其梢葉與桑等，如此叢雜桑亦不茂，如種菉豆黑豆芝麻瓜芋，其桑鬱茂，明年葉增二三分，種黍亦可。農家有云：桑發黍，黍發桑，此大概也。

又卷四《養蠶・論蠶性》　《齊民要術》：《春秋考異郵》曰：蠶，陽物，大惡水，故蠶食而不飲。《士農必用》：蠶之性，子在連則宜極寒，成蟻，則宜極暖，停眠起，宜温，大眠後，宜涼，臨老，宜漸暖，入簇，則宜極暖。

明・何景明《大復集》卷六《養蠶詞》　桑葉青，蠶始生，桑葉莫莫，蠶白滿箔。今年女兒道蠶早，晝夜照蠶恐蠶老。浮萍生葉麥落花，風簷繰絲鬬鳴車。君不見簇上蠶乾死，老蠶成蛾又生子。

明・楊慎《升菴集》卷八一《八蠶之綿》　《文選・吴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慎按漢《俞益期牋》云：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云：永嘉有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月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

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珠，此則八蠶之實也。李賀詩，將餧吳王八繭蠶，則直謂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恐誇者之過也。

明・盧之頤《本草乘雅半偈》卷四《本經中品》 白殭蠶，氣味鹹，辛平，無毒。主小兒驚癇，夜啼，去三蟲，滅黑黯，令人面好，男子陰癢病。

覈曰：白殭蠶，蠶病風死，其色自白，死且不朽也。今市肆多用中温死蠶，以石灰淹拌令白，服之爲害最深。若痘疹必燥裂黑陷，若瘡毒必黑爛内攻，不可不慎也。修治，用糯米泔浸一日，俟桑涎吐出，浮水上者，即掠去之，洗淨漉起，微火焙乾，淨布拭去黄肉、毛，并黑口甲，搗篩如粉。

參曰：蠶，昆蟲也。見明則食，食而不飲，三十日乃化。有引日多與少者，此寒温飢飽之爲修短耳。三眠三起，起，如衛氣之出行陽道，眠如衛氣之入行陰道。三十日大眠，則衛道已周。周則變而化，吐絲爲經矣。不化者，風白爲殭，故象形從治，内逆而爲驚癇夜啼。伏匿而爲三蟲鬼疰，外顯黑黯而不明，囊殼欲蛻而作癃者，此皆不能從蒸及變，順之使出以從化也。《淮南子》云：蟬飲不食，蠶食不飲，飲滋經氣，食益經隧，咸從任督，四布經絡，變化相同，功能亦一也。

明・徐大椿《神農本草經百種録》 白殭蠶，味鹹。主小兒驚癇夜啼，風痰之病。去三蟲，風氣所生之蟲。滅黑黯，令人面色好，能去皮膚之風斑，令潤澤。男子陰瘍病。下體風濕。蠶，食桑之蟲也。桑能治風養血，故其性亦相近。殭蠶感風而殭，凡風氣之疾，皆能治之，蓋借其氣以相感也。殭蠶因風以殭，而反能治風者，何也。蓋邪之中人也，有氣而無形，穿經透絡，愈久愈深，以氣類相反之藥投之，則拒而不入，必得與之同類者，和入諸藥，使爲鄉道，則藥力至于病所，而邪與藥相從，藥性漸發，邪或從毛空出，或從二便出，不能復留矣，此即從治之法也。風寒暑濕，莫不皆然，此神而明之之道，不專恃正治奏功也。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鳥獸卷六《蠶》 蠶，陽物也，惡水，食而不飲。蠶之狀喙呞呞，類馬，色斑斑，類虎。再蠶謂之原蠶，一名魏蠶。按《方言》魏，細也。《吳録》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績。《林邑記》曰：九真郡蠶，年八熟。《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輩蠶，蛻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初績，蛻蠶四月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其説云：凡蠶再養者，前輩皆謂之珍，又有野蠶，不養於人，就桑食葉作繭。


蠶

又《蛾》 蛾似黄蝶而小，其眉句曲如畫，故詩以譬頭人。《博物志》曰：食桑者有緒而蛾，蛾類者先孕而後交，蓋蠶化蛹，蛹化蛾。蛹一名蛾蛾，一名羅。爾雅正義以爲蛾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蛾即是雌。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慕光，亦其類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蠶。《本經》中品。【釋名】自死者名白殭蠶。時珍曰：蠶，從替象，其頭身之形從蚰，以其繁也。俗作蚕字者，非矣。蚕音腆，蚯蚓之名也。蠶病風死，其色自白，故曰白殭。死而不朽，曰殭，再養者曰原蠶，蠶之屎曰沙，皮曰蛻，甕曰繭，蛹曰蛾，音鼈，蛾曰羅，卵曰蜕，音兑，蠶初出曰蚁，音苗，蠶紙曰連。

【集解】時珍曰：蠶，孕絲蟲也，種類甚多，有大小、白烏、斑色之異。其蟲屬陽，喜燥惡濕。食而不飲，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自卵出而爲蚁，自蚁蜕而爲蠶，蠶而繭，繭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復蚁。亦有胎生者，與母同，老蓋神蟲也。南粤有三眠四眠，兩生七出八出者，其繭有黄白二色。《爾雅》云：蟓桑繭也，雒由檿繭也，蚖蕭繭也，棘繭蠒繭，皆各因所食之葉命名。而蟓即今桑上野蠶也，今之柘蠶與桑蠶並育，即棘繭是也。南海横州有風繭，絲作釣緡，凡諸草木皆有蚄蠋之類，食葉吐絲，不知蠶絲可以衣被天下，故莫得，並稱凡蠶類入藥，俱用食桑者。

白殭蠶，【修治】《别録》曰：生潁川平澤，四月取自死者，勿令中濕，有毒不可用。弘景曰：人家養蠶時有合箔，皆殭者，即暴燥都不壞。今見小白，似有鹽度者。恭曰：蠶自殭死，其色自白，云有鹽度，誤矣。頌曰：所在養蠶處有之，不拘早晚，但用白色而條直，食桑葉者佳。用時去絲綿及子，炒過。宗奭曰：蠶有兩三番，惟頭番殭蠶最佳，大而無蛆。敩曰：凡使先以糯米泔浸一日，待蠶桑涎出，如蝸涎浮水上，然後灑出，微火焙乾，以布拭淨黄肉、毛，并黑口甲了，搗篩如粉，入藥。

【氣味】鹹，辛，平，無毒。甄權曰：微温，有小毒。惡桑螵蛸、桔梗、茯苓、茯神、革薤。

【主治】小兒驚癇夜啼，去三蟲，滅黑黯，令人面色好，男子陰癢病。《本經》。女子崩中赤白，産後腹痛，滅諸瘡瘢痕，爲末封丁腫，拔根極效。《别録》。治口噤，發汗，同白魚鷹屎白等分，治瘡滅痕。《藥性》。以七枚爲末，酒服，治中


蛾

風失音，并一切風症小兒客忤，男子陰癢痛，女子帶下。《日華》焙研薑汁調灌，治中風，喉痺欲絶，下喉立愈。蘇頌。散風痰，結核瘰癧，頭風，風蟲齒痛，皮膚風瘡，丹毒作癢，痰瘧癥結，婦人乳汁不通，崩中下血，小兒疳蝕，鱗體，一切金瘡、疔腫風痔。時珍。

【發明】元素曰：殭蠶性微温，味微辛，氣味俱薄，輕浮而升，陽中之陽，故能去皮膚諸風如蟲行。震亨曰：殭蠶屬火，兼土與金、木。老得金氣，殭而不化。治喉痺者，取其清化之氣，從治相火，散濁逆結滯之痰也。王好古曰：凡咽喉腫痛及喉痺，用此下咽立愈，無不效也。大能救人。吴开《内翰》云：屢用得效。時珍曰：殭蠶，蠶之病風者也。治風化痰，散結行經，所謂因其氣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又人指甲軟薄者，用此燒烟熏之則厚，亦是此義。蓋厥陰、陽明之藥，故又治諸血病、瘧病、疳病也。

烏爛死蠶，《拾遺》。氣味有小毒。藏器曰：此在簇上烏臭者。【主治】蝕瘡有根者，及外野鷄病，並傳之。自死者主白遊瘰，赤死者主赤遊瘰。《藏器》。

蠶蛹瑞曰：繅絲後蛹子，今人食之，呼小蜂兒。思邈曰：猘犬嚙者，終身忘食，發則難免。【主治】炒食，治風及勞瘦。研傳瘡瘡惡瘡。大明爲末飲服，治小兒疳瘦，長肌，退熱，除蚘蟲，煎汁飲，止消渴。時珍

繭鹵汁，藏器曰：此是繭中蛹汁，非鹹鹵也。於繭甕下收之。【主治】百蟲入肉，蠶蝕瘡疥，及牛馬蟲瘡。爲湯浴小兒瘡疥，殺蟲。以竹筒盛之，浸山蜍、山蛭入肉，蚊子，諸蟲咬毒，亦可預帶一筒，取一蛭入中，并持乾海苔一片，亦辟諸蛭。《藏器》。

【發明】藏器曰：蘇恭注蛭云：山人自有療法，蓋此法也。時珍曰：山蛭見蛭條，山蜍音余，蜘蛛也，嚙人甚毒。

蠶繭，已出蛾者。氣味甘，温，無毒。【主治】燒灰酒服，治癰腫無頭，次日即破。又療諸疳瘡，及下血，血淋、血崩。煮汁飲，止消渴反胃，除蚘蟲。時珍曰。弘景曰：繭甕入術用。

【發明】時珍曰：蠶繭方書多用，而諸家本草並不言及，誠缺文也。近世用治癰疽代鍼，用一枚即出一頭，二枚即出二頭，神效無比。煮湯治消渴，古方甚稱之。丹溪朱氏言此物屬火，有陰之用，能瀉膀胱中相火，引清氣上朝於口，故能止渴也。繰絲湯及絲綿煮汁，功並相同。又黄絲絹能補脬，錦灰止血，並見服器部。

蠶蜕。【釋名】馬明退，《嘉祐》。佛退。

【氣味】甘，平，無毒。【主治】血病、益婦人。《嘉祐》。婦人血風。宗奭。治目中翳障，及疳瘡。時珍。

蠶連，【主治】吐血鼻洪，腸風瀉血，崩中帶下，赤白痢、傳疔腫瘡。《日華》。治婦人血露。《宗奭》。牙宣牙痛，牙癰牙疳，頭瘡喉痺，風癲狂祟，蟲毒藥毒，沙證腹痛，小便淋閟，婦人難産及吹乳疼痛。時珍。

【發明】禹錫曰：蠶蜕，今醫家多用初出蠶子，殼在紙上者。東方諸醫用老蠶眠起所蜕皮，功用相近，當以蜕皮爲正，入藥微炒用。宗奭曰：蠶蜕當用眠起時所蜕皮，蠶連燒灰亦可用。時珍曰：馬明退、蠶連紙，功用相同，亦如蟬蜕、蛇蜕之義。但古方多用蠶紙者，因其易得耳。

繰絲湯，【主治】止消渴，大驗。時珍。

原蠶：《別録》中品。

【釋名】晚蠶，《日華》。魏蠶，《方言》。夏蠶，《廣志》。熱蠶。弘景曰：原蠶是重養者，俗呼爲魏蠶。宗奭曰：原者有原復敏速之義，此是第二番蠶也。時珍曰：按鄭玄注《周禮》云：原，再也。謂再養者。郭璞注《方言》云：魏，細也。秦晋人所呼。今轉爲二蠶是矣。《永嘉記》云：郡蠶自三月至十月有八輩，謂蠶種爲蜕，再養爲珍，珍子爲愛子。

【集解】頌曰：原蠶東南州郡多養之。此是重養者，俗呼爲晚蠶。北人不甚養之。《周禮》禁原蠶。鄭康成注云：蠶生于火而藏于秋，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爲其害馬也。然害馬亦一事耳。淮南子云：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是也。人既稀養貨者，多是早蠶，不可用也。弘景曰：殭蠶爲末塗馬齒，即不能食草。以桑葉拭去，乃還食。此見蠶即馬類也。時珍曰：馬與龍同氣，故有龍馬。而蠶又與馬同氣，故蠶有龍頭、馬頭者，蜀人謂蠶之先爲馬頭娘者以此，好事者因附會其説，以爲馬皮卷女，入桑化蠶，謬矣。北人重馬，故禁之。南方無馬，則有一歲至再、至三，及七出、八出者矣。然先王仁愛及物，蓋不忍其一歲再致湯鑊，且妨農事，亦不獨專爲害馬，殘桑而已。

雄原蠶蛾，【氣味】鹹，温，有小毒。時珍曰：按徐之才《藥對》云：熱，無毒，入藥炒，去翅，足用。【主治】益精氣，强陰道，交接不倦，亦止精。《別録》。壯陽事，止泄精，尿血，暖水臟，治暴風、金瘡、凍瘡、湯火瘡，滅瘢痕。時珍。

【發明】宗奭曰：蠶蛾用第二番，取其敏於生育也。時珍曰：蠶蛾性淫，出繭即媾，至於枯槁乃已，故强陰益精用之。

【正誤】頌曰：今治小兒撮口及發噤者，用晚蠶蛹二枚，炙黄研末，蜜和塗唇内，便瘥。時珍曰：此方出《聖惠》，乃是白僵蠶。蘇氏引作蠶蛹，誤矣。蠶蛹原無治驚之文，今正之。

原蠶沙，頌曰：蠶沙、蠶蛹，皆用晚出者良。時珍曰：蠶沙用曬乾，淘净再

曬，可久收不壞。【氣味】甘，辛，温，無毒。時珍曰：伏硇砂、焰硝、粉霜。

【主治】腸鳴，熱中消渴，風痺癮疹。《別録》。炒黄，袋盛，浸酒，去風，緩諸節不隨，皮膚頑痺，腹内宿冷，冷血瘀血，腰脚冷疼。炒熱，袋盛，熨偏風筋骨癱緩，手足不隨，腰脚軟，皮膚頑痺。《藏器》。治消渴癥結，及婦人血崩，頭風，風赤眼，去風除濕。時珍。

【發明】弘景曰：蠶沙多入諸方，不但熨風而已。宗奭曰：蠶屎飼牛，可以代穀。用三升醇酒，拌蠶沙五斗，甑蒸，於暖室中，鋪油單上，令患風冷氣痺及近感癱風人，就以患處一邊卧沙上，厚蓋取汗。若虚人須防大熱昏悶，令露頭面。若未全愈，間日再作。時珍曰：蠶屬火，其性燥，燥能勝風去濕，故蠶沙主療風濕之病。有人病風痺，用此熨法得效。按《陳氏經驗方》：一抹膏，治爛弦風眼。以真麻油浸蠶沙二三宿，研細，以篦子塗患處，不問新舊，隔宿即愈。表兄盧少樊患此用之而愈，親筆于册也。時珍家一婢病此十餘年，試用之，二三次頓瘳，其功亦在去風收濕也。又同桑柴灰淋汁，煮鼈肉作丸，治腹中癥結，見鼈條。李九華云：蠶沙煮酒，色味清美，又能療疾。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三一《蠶桑・養蠶法》《永嘉記》曰：永嘉有八輩蠶：蚖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初績。蚖蠶，四月初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前輩皆謂之珍：養珍者，少養之。愛蠶者，故蚖蠶種也。蚖珍三月既績，出蛾，取卵，七八日便剖卵。蠶生，多養之，是爲蚖蠶。欲作愛者，取蚖珍之卵，藏内甑中。隨器大小，亦可拾紙，蓋覆器口，安硎泉冷水中，使冷氣折其出勢。得三七日，然後剖生。養之，謂之愛珍，亦呼愛子。績成繭，出蛾卵，卵七日又剖成蠶。多養之，此則愛蠶也。藏卵時，勿令見人。應用二七赤豆安器底，臘月桑柴二七枝，以麻卵紙。當令水高下，與種相齊。若外水高，則卵死不復出，若外水下卵，則冷氣少，不能折其出勢。不能折其出勢，則不得三七日。不得三七日，雖出，不成也。不成者，謂徒績成繭，出蛾、生卵，七日不復剖生。至明年方生耳。欲得陰樹下。亦有泥器三七日，亦有成者，《雜五行書》曰：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蠶，吉。案今世有三卧一生蠶，四卧再生蠶，白頭蠶、頡石蠶、楚蠶、黑蠶，有一生再生之異。灰兒蠶、秋母蠶、秋中蠶、老秋兒蠶、秋末老。獬兒蠶、錦兒蠶、同繭蠶，或二蠶，三蠶，共爲一繭。凡三卧、四卧，皆有絲綿之别。凡蠶，從小與大者，乃至大入簇，得飼荆魯二桑。小食則桑中與魯桑荆，有裂腹之患也。

《齊民要術》曰：收取種繭，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則絲薄，近下則子不生也。屋欲四面開牖，紙糊，厚爲雝。屋内四角著火。火若在一處，則冷熱不均。初生，以毛掃。用荻掃，則傷蠶。玄扈先生曰：毛掃亦傷蠶，用桑葉蓋覆，即自上矣。調火令冷熱得所。熱則焦燥，冷則長遲。比至在眠，常須三箔：中箔上安蠶，上下空置。下箔障土氣，上箔防塵埃。小時，採桑，著懷中令煖，然後切之。蠶小不用見露氣，得人體則衆惡除。每飼蠶，卷牖幃，飼訖還下。蠶見明則食，食多則生長。老時值雨者，則壞繭，宜於屋裏簇之，薄布薪於箔上，散蠶訖，又薄以薪覆之。一槌得安十箔。

又法：以大蓬蒿爲薪，散蠶令遍，懸之於棟梁椽柱，或垂繩、鈎戈、鴉爪、龍牙，上下數重，所在皆得。懸訖。薪下微生炭火，以煖之。得煖則作速，稍寒則作遲，令人候看，熱則去火。蒿蓬生涼，無鬱浥之憂。死蠶旋墜，無污繭之患，沙箔不住，無瘢痕之疵。鬱浥則難練，繭污則絲散，瘢痕則無用，蓬蒿簇亦良。玄扈先生曰：勝令簇遠甚，而人不用之何故。其外簇者，晚遇天寒，則全不作繭。用火易練而絲明，日曝死者，雖白而漕脆。賺練長衣著，幾將倍矣。甚者，虚實失歲功，堅脆懸絶，資生要理，安可不知哉。

崔寔曰：三月，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除隙穴，具槌持箔籠。

王禎曰：育蠶之法，始於擇種。收繭，取簇之中，向陽明淨厚實者。蛾出第一日者，名苗蛾，末後出者名末蛾，皆不可用。次日以後出者，取之。鋪連於槌箔，雄雌相配。至暮，拋去雄蛾，將母蛾於連上勻布，所生子，環堆者，皆不用。黄省曾曰：放子，必覆而暗之，見光則其子遊散，連必桑皮紙，出於南潯。生子數足，更就連上，令覆養三五日。黄省曾曰：覆三五日，則氣乃固。掛時，須蠶子向外，恐有風磨損其子。黄省曾曰：貫連，須用桑皮，忌苧麻之綫，懸子凉處，忌煙薰日炙之所。冬節及臘八日浴時，無令水極凍。浸二日，取出，復掛。年節後，瓮内竪連，須使玲瓏。每十數日日高時一出，每陰雨止，即便曬暴。黄省曾曰：臘月十二，浸之於鹽滷，至二十四而出，則利於繰絲。或曰：臘八日，以桑柴灰或草灰淋汁，以蠶連浸焉，一日而出，繼以雪水浸之，懸乾。或懸桑木之上，以冒雨雪，三宿而收之，則耐養。二月十二浴，清明之曉，則綿紙裹之，藏於厨内。俟桑芽如茶匙大，則綿絮裹之。暮也，覆以所服之煖衣。晨也，覆以所蓋之煖被。既出也，温以火。未出也，禁以火焙。其浸也，用桑條之灰濕，其連而後摻之，摺而浸之於滷中，即鹽化之水有分兩。恐其浮也，以磁器壓之。其至二十四出也。用河水滌去其灰，或置之扁中而沃，而後凉之掛之，則至春生。否者，陰不至於費葉。至二月十二，浴以菜花、野菜花、韭花、桃花、白豆花，揉之水中而浴之，蛾之放子也，一夜而止，否則生蟻不齊。蠶子變色，要以遲速由己，勿致損自變。桑葉已生，自辰巳間，將瓮内取出，舒卷提掇，亦無度數。但要第一日

變三分，第二日變七分，却用紙密糊封了，還瓮内收藏。至第三日午時，又出連舒卷，須要變至十分。其蠶屋火倉蠶箔，並須預備。蠶屋宜高廣，牖户虚明，易辨眠起。仍上於行捧，各置照牖，每臨早暮，以助高明下就，附地列置風窻，令可啓閉，以除濕鬱。若新泥濕壁，用熱火薰乾。牖上用淨白紙新糊，門牖各掛葦簾蔍薦。下蟻之時，勿用鷄翎等物掃拂。惟在詳款稀匀，不至驚傷稠疊。生齊取葉者懷中令煖，用利刀切極細，篩於器内薄紙上匀薄。將連合於葉上，蟻聞葉香自下。或過時不下連，及緣上連背者並棄。養蠶蟻時，先辟東間一間，四角挫壘空龕，狀如三暑，以均火候，謂屋小則易收火氣也。停眠前後則徹去。擇日安搥，每搥上下閑鋪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濕潤。鋪砌碎桿草於上中箔，以備分擡。用細切搗軟稈草，匀鋪爲蓐。又揉浄紙，粘成一片，鋪蓐上安蠶。初生色黑，漸漸加食，三日後，漸變白，則向食，宜少加厚。變青，則正食，宜益加厚。復變白，則慢食，宜少減，變黄，則短食，宜愈減，純黄，則停食，謂之正眠。眠起，自黄而白，自白而青，自青復白，自白而黄，又一眠也。每眠，例如此候之，以加減食。凡葉，不可帶雨露，及風日所乾。或浥臭者，食之令生諸病。常收三日葉，以備霖雨，則蠶常不食濕葉，且不失飢。採葉歸，必疏爽於室中，待熱氣退，乃與食。蠶時，晝夜之間，大概亦分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夜深如冬，寒暄不一。雖有熟火，各合斟量多少，不宜一例。自初生至兩眠，正要温煖，蠶母須著單衣，以爲體測，自覺身寒，則蠶必寒，便添熟火，自身覺熱，蠶亦必熱，約量去火。一眠之後，但天氣晴明，巳午之間，時暫揭起牖間簾薦，以通風日。南風則捲北牖，北風則捲南牖，放入倒溜風氣，則不傷蠶。大眠起後，飼罷三頓，翦開牖紙，透風日，必不頓驚生病。大眠之後，捲簾薦，去牖紙。天氣炎熱，門口置瓮，旋添新水，以生涼氣。如遇風雨夜涼，却當將簾薦放下。其間自小至老，蠶滋長則分之，沙燠厚則擡之，失分則稠疊，失擡則蒸濕。蠶柔軟之物，不禁揉觸。小而分擡，人知愛護。大而分擡，或懶倦而不知顧惜。久堆亂積，遠擲高抛，損傷生疾，多由於此。蠶自大眠後，十五六頓即老。得絲多少，全在此數。北蠶多是三眠，南蠶俱是四眠。日見有老者，量分數減飼，候十蠶九老，方可入簇。值雨則壞繭。南方例皆屋簇，北方例皆外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蠶少易辦，多則不任。北方蠶多露簇，率多損壓斃鬨。南北簇法，俱未得中。今有善蠶者一説，南北之間，蠶少，疏開牖户，屋簇之則可。蠶多，選於院内，搆長春草屋，内制蠶簇，週以木架，平鋪蒿梢，布蠶於上，用席泊圍護，自無簇病，實良策也。蠶簇見《圖譜》。又有夏蠶秋蠶，夏蠶自蟻至老，俱宜涼，惟忌蚊蠅蟲。秋蠶，初宜涼，漸漸宜煖，亦因天時漸涼故也。簇與繰絲，法同春蠶。南方夏蠶，不中繰絲，惟堪綫纊而已。凡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繰相逼。恐有不及，則有瓮浥籠蒸之法。《士農必用》云：繰絲之訣，惟在細圓匀緊，使無褊慢節核，麁惡不匀也。繰絲，有熱釜冷盆之異，然皆必有繰車絲軠，然後可用。熱釜要大，置於釜上，接一杯甑，添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用一板欄斷，可容二人對繰也。水須當熱，旋旋下繭，多下，則繰不及，煮損，此可繰麁絲單繳者。雙繳者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繰，潔浄光瑩也。冷盆要大，先泥其外，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温煖長匀，無令乍寒乍熱。可繰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繰雙繳。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也。南北蠶繰之事，摘其精妙，筆之於書，以爲必效之法。業蠶者，取其要訣，歲歲必得，庶上以廣府庫之貨資，下以備生民之纊帛。開利之源，莫此爲大。

元孟祺《農桑輯要・論蠶性》曰：蠶之性，在連，則宜極寒。成蟻，則宜極煖。停眠起，宜温，大眠後，宜涼。臨老，宜漸煖。入簇，則宜極煖。黄省曾曰：蠶之性，喜静而惡喧，故宜静室。喜煖而惡濕，故宜板室。室静，可以避人聲之喧鬧，室密，可以避南風之襲吹室板，可以辟地氣之蒸鬱。

《務本新書》曰：養蠶之法，繭種爲先。今時摘繭，一概併堆箔上，或因繰絲不及，有蛾出者，便就出種。罨壓熏蒸，因熱而生，決無完好，其母病則子病，誠由此也。今後繭種，開簇時，須擇近上向陽，或在苫草上者，此乃强良好繭。《農桑要旨》云：繭必雌雄相半，簇中，在上者多雄，下者多雌。陳志弘云：雄繭尖細緊小，雌者圓曼厚大。另摘出，於通風凉房内，浄箔上，一一單排。日數既足，其蛾自生，免熏罨鑽延之苦，此誠胎教之最先。若有拳翅、禿眉、焦脚、焦翅、焦尾、熏黄、赤肚、無毛、黑紋、黑身、黑頭、先出、末後生者，揀出不用。止留完全肥好者，匀稀布於連上。擇高明凉處，置箔鋪連。箔下地，須灑掃潔浄。蠶連，厚紙爲上，薄紙不禁浸浴。《野語》云：連用小灰紙更妙。候蛾生足，移蛾下連。屋内一角空處，豎立柴草，散蛾於上。至十八日後，西南浄地，掘阬貯蛾。上用柴草搭合，以土封之，庶免禽蟲傷食。蓋有功於人，理當如此。

《農桑旨要》云：將蛾作三阬，埋種田地内，能使地中數年不生刺芥。

《士農必用》曰：蠶事之本，惟在謹於謀始，使不爲後日之患。蠶眠起不齊，由於變生之不一，變生之不一，由於收種之不得其法。故曰：惟在謹於謀始。

又曰：取簇中腰，東南明浄厚實繭。蛾第一日出者，名苗蛾，不可用。屋中置柴草，上放不用蛾。次日以後出者，可用。每一日所出，爲一等輩。各於連上寫記，後來下蛾時，各爲一等輩。二日相次爲一輩猶可，次三日者則不可。爲將來成蠶眠起不能齊，極爲患害。另作一輩養則可。末後出者，名末蛾，亦不可

用。鋪連於搥箔上，雌雄相配，當日可提掇連三五次，去其尿也。至末時後，款摘去雄蛾。放在苗娥一處。

《務本新書》曰：深秋，桑葉未黃，多廣收拾，曝乾搗碎，於無煙火處收頓。春蠶眠後用。

《士農必用》曰：桑欲落時，捋葉。未欲落、捋傷來年桑眼，已落者，短津味。泥封收固。至臘月內，搗磨成麪。臘月內製者，能消蟲熱病，瓮器內，可多收飼蠶，餘剩做牛料，牛食甚美。

《務本新書》曰：臘八日，新水浸菉豆，每箔約半升。薄攤曬乾。又淨淘白米。每箔約半升。控乾，以上二物，背陰處收頓，以備大眠起，用拌葉飼蠶。

《務本新書》曰：冬月，宜收牛糞堆聚。春月旋拾，恐臨時闕少。春暖，踏成擊子，曬乾，苫起。燒時，香氣宜蠶。

《士農必用》曰：臘月曝牛糞，春碾搥碎。一半收起，一半用水拌勻，杵築爲擊。

《務本新書》曰：臘月刈茅草，作蠶蓐，則宜蠶。

《士農必用》曰：收黃蒿豆稭桑梢。其餘梢乾勁，不臭氣者亦可。

《士農必用》曰：修治苫薦，穀草黃野草皆可。但必令緊密，一頭截齊，一頭留梢者爲苫。兩頭齊截者，爲薦也。《野語》云：苫用茅草，上簇輕快，又不蒸熱。

《士農必用》曰：蠶具及繅絲器皿，務要寬廣。搥、箔、稼、切刀、鎌、斧、軠、釜等。熱絲則釜宜大，冷絲則釜宜小，盆欲大，其竈，臨時治之。春磨米麵。蠶忙時，不及也。

黃省曾曰：切桑之刀，宜闊而利。其方筐之制，縱八尺，廣六尺，其圓箔之造，在盤門張公橋。有火箱，蠶自蟻而三眠用之。

《齊民要術》曰：修屋，欲四面開牖，紙糊，爲籬。崔寔曰：二月清明，治蠶屋，塗隙穴。收拾火氣。蠶小時，將牛糞墼子，燒令無煙，移入龕內頓放。如無壁龕等，止於搥箔四向，約量頓火。近兩眠則止。若寒熱不均，後必眠起不齊。又今時蠶屋內，素無禦寒熟火，止是旋燒柴薪，煙氣籠熏太甚，蠶蘊，多成黑蔫。

《士農必用》曰：治火倉，屋當中，掘一阬，闊狹深淺，量屋大小。謂如一三間四椽屋，四方一面，可闊四尺，隨屋大小加減。阬周圍，塼坯接壘高二尺，長粘泥泥了，通計深四尺，細碎乾牛糞，阬底上鋪攤一層，厚三四指。臘月所收搥碎者。帶根節麤乾柴，於糞上鋪一層，五寸以上徑者，凡桑、榆、槐等，堅硬者，皆可。

柴上，又鋪糞一層。於柴空隙處，築得極實。慎不可虛，虛則火焰起，傷屋，又熟火不能長久。糞柴相間，椿阬滿，上復用糞厚蓋了。約蠶生前七八日，糞上煨熟火，黑黃煙五七日。於蠶蛾生前一日，少開門，出盡煙，即閉了。恐煖氣出。其柴糞陷下，已成熟火。蠶小喜煖，怕煙，不可用生火。又生火，或驟或歇，不能均勻。此火既熟，絶無煙氣，一兩月不減不動，便如無火。用柴枝剔撥，便煙氣熏騰也。上必壘高二尺者，欲使火氣上騰，至室中，散布均勻，又防寅夜人行，誤陷入也。其屋乾透，其壁皆煖。黑婆等諸蟲盡熏了，牛糞熏屋，大宜蠶也。蠶喜牛糞，牛喜蠶沙。糊牖。牖上故紙，却用淨白紙替換。外莫捲草薦，旋扯故紙糊新紙，不使熱氣出去。每一牖上，嵌四大捲牖。宜密。

《士農必用》曰：上下二箔，上，皆鋪切碎稈草。中一箔，用切碎搗軟稈草爲蓐，鋪案平勻，仍須四邊留箔楂五七寸。揉淨紙，粘成一段，可所鋪蓐大，鋪於中箔蓐上。揉紙極軟如綿。《要旨》云：底箔，須鋪二領。蠶蟻生後，每日日高，捲出一領，曬至日斜，復布於生蠶箔底，明日又將底箔徹出，曬曝如前。番覆鋪藉，使受自然陽和之氣，停眠起食，然後徹去。

《務本新書》曰：清明，將瓮中所頓蠶連遷於避風温室，酌中處懸掛。太高傷風，太下傷土。穀雨日，將連取出，通見風日，那表爲裏。左捲者，却右捲。右捲者，却左捲。每日交換捲那。捲罷，依前收頓，比及蠶生，均避風日，生發勻齊。《要旨》云：清明後種初變，經和肥滿，再變尖圓，其中如春柳色，再變，蟻周盤其中，如遠山色。此必收之種也。若頂平焦乾，及蒼黃赤色，便不可養，此不收之種也。

《士農必用》曰：蠶子變色，惟在遲速由已，不致損傷自變。視桑葉之生，以定變子之日。須治之三日，以色齊爲準。《農語》云：蠶欲三齊：子齊、蟻齊、蠶齊是也。其法：桑葉已生，自辰巳間，於風日中，將瓮內連取出，舒卷提掇。舒時，連背向日，曬至温，不可至熱。凡一舒一捲時，將元捲向外者，却捲向裏，元向裏者，却捲向外。橫者竪捲。竪者橫卷，以至兩頭捲來，中間相合。舒捲無度數，但要：第一日十分中變灰色者，變至三分收了，次二日，變至七分收了。此二日收了後，必須用紙密糊封了，如法還瓮內收藏。至第三日，於午時後，出連舒捲提掇，展連，手提之，凡宜日，日數遍。

須要變至十分。第三次，必須至午時後出連者，恐第一次先變者，先生蟻也。蟻生，在巳午時之前，過午時便不生。

《桑蠶直説》曰：欲疾生者，頻舒捲，捲之須虛謾。欲遲生者，少舒捲。捲之須緊實。

《士農必用》曰：生蟻，惟在凉暖知時，開揩得法，使之莫有先後也。生蟻不齊，則其蠶眠起至老，俱不能齊也。其法：變灰色已全，以兩連相合，鋪於一淨

箔上，緊捲了兩頭繩束，卓立於無煙淨涼房內。第三日晚，取出展箔，蟻不出爲上。若有先出者，鷄翎掃去不用。名行馬蟻，留則蠶不齊。每三連虛捲爲一卷，放在新煖蠶屋內。搥匝下，隔箔上。候東方白，將連於院內一箔上單鋪。如有露，於涼房中，或棚下。待半頓飯時，移連入蠶房，就地一箔上單鋪，少間，黑蟻齊生，並無一先一後者。和蟻秤連，記寫分兩。

《博聞録》曰：用地桑葉，細切如絲髮，摻淨紙上。却以蠶種覆於上，其子聞香自下，切不得以鵝翎掃撥。

《務本新書》曰：農家下蟻，多用桃杖番連敲打。蟻下之後，却掃聚，以紙包裹，秤見分量，布在箔上。已後，節節病生，多因此弊。今後，比及蟻生，當匀鋪蓐草，蓐宜揭輭。塘火內燒棗一二枚。先將蠶紙，秤見分兩，次將細細，摻在蓐上。蟻要匀稀，連必頻移。生盡之後，再秤空連，便知蠶蟻分兩。依此生蠶，百無一損。今時，謂如下蟻二兩，往往止布一蓆，重疊密壓，不無損傷。今後，下蟻三兩，決合匀布一箔。若分兩多少，驗此差分。又慎莫貪多，謂如己力，止合放蟻三兩，因爲貪多，便放四兩，以致桑葉房屋椽箔人力柴薪，俱各不給，因而兩失。

《士農必用》曰：下蟻惟在詳款稀匀，使不至驚傷而稠疊。是時蠶母沐浴，淨衣入蠶屋。蠶屋內焚香。又將院內鷄犬孳畜，逐向遠處，恐驚新蟻也。蟻生既齊，取新葉，用快利刀切極細，須下蟻時旋切，則葉查上有津。若用刀預切下，則查乾無津。用篩子，篩於中箔蓐紙上，務要匀薄。須用篩子能匀，不匀則食偏。篩用竹編，篩子亦可，秫黍藋亦可，如小椀大。篩底方眼，可穿過一小指也。將連合於葉上，蟻自緣葉上。或多時不下連，及緣上連背，翻過又不下者，並連棄了，此殘病蟻也。一箔蓐上下蟷三兩，蠶至老，可分二十箔。每蟷一錢，可老蠶一箔也。係長一丈闊二尺之箔，如箔小，可減蟷，下蟷多則蠶稠，爲後患也。養蠶過三十箔者，可更加下蟷箔。養蠶少者，用筐可也。蓐如前法。

《士農必用》曰：加減凉煖。蠶成蟷時，宜極煖，是時天氣尚寒。大眠後宜凉，是時天氣已暄。又風雨陰晴之不測，朝暮晝夜之不同，一或失宜，蠶病即生。惟蠶屋得法，則可以應。蠶屋之制，周置捲牖，中伏熟火。謂如蠶欲煖，而天氣寒，閉苫牖撥火，則外寒不入，和氣內生。若遇大寒，屢撥熟火，不能勝其寒，則外燒糞壑絶煙，置屋中四隅，和氣自然熏蒸。寒退，則去餘火。蠶欲凉，而天氣暄，閉火而捲苫牖，則火氣內息，而凉氣外入。若遇大熱，盡捲苫牖，不能解其熱，則去其牖紙，上捲照牖，下開風眼。牖外搥下，灑潑新水，凉氣自然透達。熱透，則糊補其牖，閉塞風眼。使其蠶自初及終，不知有寒熱之苦，病少繭成，一室之功也。然寒不可驟加煖熱，當漸漸益火。寒而驟熱，則生黃輭等疾。熱不可驟加風凉，當漸漸開牖。熱而驟風凉，則變殟。此又不可不知也。又正熱猛著寒，便禁口不食。即用鍬子盛無煙熟牛糞火用杈托火鍬，於槌箔下往來，辟去寒氣，蠶自食葉。

《務本新書》曰：蠶必晝夜飼。若頓數多者，蠶必疾老，少者遲老。二十五日老，一箔可得絲二十五兩，二十八日老，得絲二十兩，若月餘或四十日老，一箔止得絲十餘兩。飼蠶者，慎勿貪眠，以懶爲累。每飼蠶後，再宜遶箔看一遍，飼蠶葉要均匀。若值陰雨天寒，比及飼蠶，先用乾桑柴或去葉稈草一把，點火繞箔照過，煴出寒濕之氣，然後飼之，則蠶不生病。一眠，候十分眠，纔可住食，至十分起，方可投食。若八、九分起，便投葉飼之，直到老，決都不齊，又多損失。停眠至大眠，蠶欲回眠，時見黃光，便住食擡解。直候起齊慢。飼葉宜薄，摻厚則多傷慢食之病。蓋因生蠶得食力，須勤飼。最忌露水濕葉，并雨濕葉，飼之，則多生病。

《韓氏直説》曰：抽飼斷眠法：蠶向眠時，量黃白分數，抽減所飼之葉。漸次細切，薄摻，頻飼。如十分中，有三分黃光者，即十分中減葉三分，比尋常，稍宜細切薄摻，頓數亦宜稍頻。如十分中，有五分黃光，即減五分，比前次，又細切薄摻，其頓數亦宜加頻。如十分中，有八分黃光，即減去八分。比先次切令極細，摻令極薄，其頓，亦令極頻。候十分黃光，不問陰晴，早夜急須擡過。預備箔蓐，可無失悞。擡過時住食，起齊時投食，此爲抽飼斷眠之法，謂抽減眠蠶之葉，不致覆壓，專飼未眠之蠶，使之速眠。不惟眠起得齊，且無葉罨燠熱之病。前人謂『學取抽飼斷眠法，年年歲計得絲蠶』，不可不知也。

《務本新書》曰：擡蠶要衆手疾擡。若箕內堆聚多時，蠶身有汗，後必病損。漸漸隨擡減耗，縱有老者，簇內多作薄皮。蠶沙宜頻除，不除，則久而發熱，熱氣熏蒸，後多白殭。每擡之後，箔上蠶宜稀布。稠則强者得食，弱者不得食，必遶箔遊走。又風氣不通，忽遇倉卒開門，暗值賊風，後多紅殭。布蠶須要手輕，不得從高摻下。如或高摻，其蠶身遞相擊撞，因而蠶多不旺。已後簇內，懶老翁、赤蜎是也。《要旨》云：蠶有白殭，是小時陰氣蒸損。天晴，急用簸箕三四具，轉蠶中庭，使日氣煦照。擡一箔，則復布一箔。得日氣，則盡解矣。《野語》云：蠶燠乾鬆者，其蠶無病。蠶燠成片濕潤白積者，蠶爲有病，速宜擡解。如正可擡，却遇陰雨風冷，則不敢擡。用茅草細切如荳，每一箔可用一斗，或二斗，勻撒蠶上，上再摻葉，移時，蠶因食葉，沿上其茅草，能隔燠沙。天晴再擡。如無茅草，稈草次之。

《士農必用》曰：分擡之便，惟在頻款稀匀，使不致先濕損傷也。蠶滋多必

須分之，沙燠厚，必須擡之。失分則不勝稠疊，失擡，則不勝蒸濕。故宜頻。蠶者，柔輭之物，不禁觸弄。小而分之，猶能愛護。大而擡之，莫能顧惜也。未免久堆亂積，遠擲高拋。生病損傷，實由於此。故宜安款而稀匀也。或有不齊，頻飼以督其後者，使之相及而各取其齊也。蠶眠不齊，病原於初。今既然矣，當從此以治之。如于純黄之中，雜見其退白而向黄者，是與純黄不相懸遠，頻飼以督之，則猶得相及。飼頻則可速其眠故爾。如已見純黄，又多青白，此與純黄既遠，雖飼之之頻，則亦莫及。蓋蠶之變色，爲變之小，其眠，則絶食退膚，爲變之大也。爲蛹爲蛾，則變之尤大而至於化也。凡至純黄，則結嘴不食而眠。如人之大病，周身之氣血，一爲變換。一晝夜静安不擾，則眠爲得所。今以青白者尚多，飼而亂之，動而蹂之，則眠而失其所矣。比其青白者變黄而向眠，則此已過眠而動起。動起之初，欲得少食，亦如人之病起欲得少食，以接氣血也。以後者方眠，勒其食而不投，以困以餓。又必待後者動起而飼之。多病少絲，端爲可惜。故《蠶經》云『眠起不齊，絲減少』，良謂此也。

《務本新書》曰：初飼蟻法，宜旋切細葉，微篩。切刀宜快，快則粗細匀停。不住頻飼，一時辰約飼四頓，一晝夜通飼四十九頓，或三十六頓。懶者頗疑煩冗。予曰：新蟻，止食桑葉脂脉。若頓數不多，譬如寸乳嬰兒，小時失乳，後必羸弱病生。蟻初生，須隔夜採東南枝肥葉，瓮中另頓，旋取細切。

《士農必用》曰：飼蟻之法：當宿澆其桑，旋摘其葉。宿澆則多液，旋摘則不乾。利刃以細切之，疏篩以薄布之。非利刃則無液，非細切則蓋蝗，非篩則不匀，非匀則偏食。然葉楂之微液，不能久存，少頃之間，即成枯涸。故須旋切而頻篩也。第一日飼，一復時，可至四十九頓。第二日，飼至三十頓。葉微加厚。第三日，飼至二十餘頓。又稍加厚。宜極煖宜暗。大凡：初蝗宜暗，眠宜暗，將眠及眠起宜微明，向食宜明。後倣此。

《士農必用》曰：擘黑法：第三日，巳午時間，於别槌上，安三箔，如前初安槌法。微帶燠薄揭蟻，款手擘如小棊子大，布於中箔，可盈滿。不留植也。可漸漸加葉飼，早晴，可捲東牕苫，使受東照。及當日背風牕。自此後，常日宜如此。天陰早暮且不宜。至夜則閉，凡迎風牕苫及西照牕苫不可開，蠶畏風也。後皆倣此，雖大眠後喜凉，亦可以避其猛風也。漸漸變色，隨色加減食。至純黄，則不飼。是謂頭眠，不以早晚擡過。

《士農必用》曰：擡頭眠，蠶眠，結觜不食，皮膚退換，蠶之一大變也。别槌上布四箔，上下隔塵潤，中二箔安蠶。用薄如前。薄帶沙燠，揭蠶分如大棊子大，布滿中二箔。沙燠厚，則蒸蠶生病。一復時可六頓。次日可漸漸加葉，可開捲牕一半。初向黄時，宜極暖，眠定宜暖，起齊，宜微暖。擡頭眠飽食。正食時擡，名擡飽食。分如小錢大，布滿三箔。辨色加減食。

《士農必用》曰：擡停眠，分如小錢微大，布滿六箔，起齊頭食宜薄，一復時可四頓。次日可漸加葉。辨色加減。或全開捲牕。惟避當風牕。初向黄時宜暖，眠定宜微暖，起齊宜温。擡停眠飽食，如前法。蠶可撥可摻，不須分揭，可布滿十二箔。然不可高拋遠置，恐損蠶身。辨色加減食。

《務本新書》曰：大眠起，燠宜頻除，蠶宜頻飼。或西南風起，將門牕簾薦放下，此際不宜擡解。箔上布蠶，須相去一指，布蠶一箇。取臘月所藏菉豆，水浸微生芽，曬乾磨作細麵。臘月所藏白米，蒸熟作粉亦可。第四頓投食，拌葉匀飼，解蠶熱毒，絲多易繅，堅韌有色。如葉少，去秋所收桑葉，再搗爲末。水灑新葉，微濕，摻末拌匀，接關飼蠶，比食豆麵，係本食之物。又萵苣亦可接。蠶屋南簷外，先所架立搭棚檁柱，此時搭蓋。

《士農必用》曰：擡大眠，分如折二錢大，布滿二十五箔。起齊投食。一復時可三頓。第一頓，宜薄，但可覆白。第二頓，比前又薄，仍覆白。第三頓，如第一頓。覆白，此三頓食如不短，則其蠶至老食慢。次日可漸加葉。辨色加減頓數。可全開捲牕照牕。過熱，則更劖開牕紙，但不至熱，則不拘此例。初向黄時，宜微暖，眠定宜温，齊宜凉，可落蓐，大眠起，投食後，第六七頓，可落蓐，全去沙燠。蓐草息即是擡飽食。可分至三十箔。辨色加減食。正食時，每飼後，可挾葉筐，遶槌巡之，但見箔上有班黎處，即摻葉補合。蠶至大眠後，正食時，關一分葉，即減一分絲也。但見有班黎處，是蠶先食葉透也，即當補合，不如此，則後來多有薄收也。拌米粉。臘月内成造者。至第七八頓食後，於巳午時間，將切下葉攤在箔上，元扈先生曰：大眠後，尚切葉食，令人全不爾。不知北土何如，宜詳問之，亦不知今人不切無害否，宜兩試之。新水灑拌極匀。待少時，納羅白粉子，拌令極匀，每葉一筐，用新水一升，粉子四兩，如無止用新水。一筐可飼一箔。所有之蠶，皆可飼一頓。拌桑麵：令蠶體充實，爲繭堅厚，爲絲堅韌也。切葉灑拌新水極匀，羅桑麵拌匀。於大眠後間飼三五頓。假令每頓飼葉二筐，今止用一筐，減葉一半，如蠶盛葉關，大眠後間飼之，五頓亦無妨，蠶食不關，不可用。擡沙：于大眠飼食第十一二頓間可擡。擡如前法，全去沙燠。不如此，則不禁蒸鬱，臨老生病，難以抽繅。蠶欲老，飼之宜細薄，宜頻。養老如養小，亦如人老，多食則傷。若不如此，則食葉不净，其葉蒸濕。帶葉入簇，所結繭亦濕潤，如經鹽水，此名簇汁繭，難抽繅。宜微暖。如人老，不禁寒凉，然亦可相度當時天氣凉暖消息斟酌。大意比大眠後未老時，宜微暖也。依按其法，蠶自蝗至老，

不過二十四五日，過此，日數愈多，桑愈費，而絲愈少也。

《韓氏直説》曰：蠶自大眠後，十五六頓即老。得絲多少，全在此數日。葉足則絲多，不足則絲少。見有老者，依抽飼斷眠法飼之。候十蠶九老，方可就箔上撥蠶入簇。如是則無簇汁蒸熱之患，繭必早作，而多絲。養蠶無巧，食到便老。

《桑蠶直説》曰：四眠蠶，別是一種，與養春蠶同。但第三眠，止擡開十五箔，擡飽食，二十箔，大眠，擡三十箔。

黄省曾曰：蠶之自蟻而三眠也，俱用切葉。其替擡也，用糠籠之灰糝焉，則蠶體快而無疾，或布網而替擡。其飼火蠶也必勤，葉盡即飼，毋使饑吞火氣而病。其替蠶也，食半而替，則功省而蠶不勞。其三眠之起也，斤分於一筐。一筐之蠶，可以得繭八斤，爲絲一車而十六兩，其蟻之初出也，以薔薇之葉，焙燥揉碎之，糝之蟻上，聞香而集之於上，乃以鵝翎拂下。其唇火也，炭之團熱之，而灰以遏之，瓦以覆之，温温然而已。綿被以隔之，而後置之於被之上焉。若熾焉，或饑焉，則傷於火，其長也，焦黄不食而死。勿食水葉。食則放白水而死。雨中之所採也，必拭乾之，或風戾之。

簇以稻草爲之。殺疏之必潔，則不牽絲。乃握而束之，厚藉以所殺疏之草殼，可以禦地濕，可以承墜蠶。乃以握許登之，勿覆以紙。至次日，少以稻稈糝焉，以屬其作綴之未成者。勿用菜箕。善絆擾而薄繭。七日而摘，半月而蛾生。交五月節，梅風吹之則生。凡蠶色之青也，爲老之候。其在簇而有雷，則以退紙覆之，以護其畏。

繭長而瑩白者，細絲之繭，大而晦色青蔥者，粗絲之繭。皆撏去其蒙戎之衣。其内潰而漬濕者，謂之陰繭。及薄而雜者，綿之繭，可爲粗絲。不可以經日，經日則絲爛而難抽。不可以焚香，焚香則蛆穴而難抽。大者謂之麄工。繅之不可及也，淹而甕之泥之，每大缸，用鹽四兩，荷葉包之，於缸瓮之口，又塞實荷葉。至七日而蛾死。泥之也，仍數視之，有少罅，則蛾生。凡拈絲綿之綫，一分銀是拈一兩。其爲綿也，蛾口爲最，上岸次之，黄繭又次也，繭衣者爲最下。蛾口者，出蛾之繭也。上岸者，繅湯無緒，撈而出者也。繭衣，繭外之蒙茸，蠶初作繭而營者也。

蠶不可以受油篾之氣，不可以受煤氣，不可以焚香，亦不可以佩香零陵香亦在所忌。否則焦黄而死。不可以入生人，否則遊走而不安箔。蠶室，不可以食薑暨蠶豆。養之人，後高爲善，以筐計，凡二十筐，庸金一兩。看繅絲之人，南潯爲善，以日計，每日庸金四分，一車也六分。其上簇也而無火，則繅之也必不净。蠶婦之手，不可以擷苦蕒，手有苦蕒之氣，令蠶青爛。食之者，亦不可以入蠶之室。

《韓氏直説》曰：植蠶疾老，少病，省葉，多絲。不惟收却今年蠶，又成就來年桑稙。蠶生於穀雨，不過二十三四日老。方是時，桑葉發生，津液上行，其桑斫去，比及夏至，夏至後一陰生，津液不上行。可長月餘。其條葉長盛，過於往歲，至來年春，其葉生又早矣。積年既久，其桑愈盛，蠶自早生。

《韓氏直説》曰：晚蠶遲老，多病，費葉，少絲。不惟晚却今年蠶，又損却來年桑。世人惟知婪多爲利，不知趨早之爲大利，壓覆蠶連，以待桑葉之盛。其蠶既晚，明年之桑，其生也尤晚矣。

《務本新書》曰：蠶有十體：寒熱饑飽稀密眠起緊慢。謂飼時緊慢也。

《蠶經》曰：蠶有三光：白光向食，青光厚飼，皮皺爲饑，黄光以漸住食。

《韓氏直説》曰：蠶有八宜：方眠時宜暗，眠起以後宜明。蠶小并鋪紙時，宜暖宜暗。蠶大并起時，宜明宜凉。向食時，宜有風。避迎風牕，開下風牕，宜加葉緊飼，新起時怕風，宜薄葉慢飼，蠶之所宜，不可不知，反此者，爲其大逆，必不成矣。《蠶經》曰：蠶有三稀：下蟻，上箔，入簇。

《蠶經》曰：蠶有五賡：一人、二桑、三屋、四箔、五簇。謂苫蓆蒿稍等。

《務本新書·蠶忌》曰：忌食濕葉。忌食熱葉。蠶初生時，忌屋内掃塵。忌煎煠魚肉。不得將煙火紙撚於蠶房内吹滅。忌側近舂搗。忌敲擊門牕竈箔，及有聲之物。忌蠶房内哭泣叫喚。忌穢語淫辭。夜間無令燈火光忽射蠶屋牕孔。未滿月産婦，不宜作蠶母。蠶母不得頻換顔色衣服，洗手長要潔净。忌帶酒人將桑飼蠶，及擡解布蠶。蠶生至老，大忌煙燻。不得放刀於竈上箔上。竈前忌熱湯潑灰。忌産婦孝子入家。忌燒皮毛亂髮。忌酒醋五辛鱻魚，麝香等物。忌當日迎風牕。忌西照日。忌正熱着猛風暴寒。忌正寒陡令過熱。忌不净潔人入蠶屋。蠶屋忌近臭穢。

《務本新書》曰：簇蠶地宜高平，内宜通風，匀布柴草，布蠶宜稀。密則熱，熱則繭難成絲，亦難繅。東北位，并養六畜處，樹下阬上糞惡流水之地，不得簇。

《野語》：如天氣暄熱，不宜日午簇蠶，蠶光，不禁日氣曬暴，故也。

《士農必用》曰：治簇之方，惟在乾暖，使内無寒濕。簇中繭病有六：一簇污，二落簇，三遊走，四變赤蛹，五變殭，六黑色。簇污之病，蠶老食葉不净，其葉蒸濕，帶葉入簇，故繭亦濕潤，此爲簇污。其餘五病，皆地濕天寒所致○玄扈先生曰：亦不止爲地濕天寒，自擇種至上簇，無時不可得病也。蠶欲老，可簇地盤，燒令極乾，除掃灰净，於上置簇。玄扈先生曰：此是北法，南方正值梅天，萬難作此，所以皆須屋内簇，定須著火。

《韓氏直説》曰：安圓簇於阜高處，打成簇脚，一簇可六箔。蠶十分中，有九分老者，宜少摻葉。名上馬葉。就箔上用簸箕般去。宜款手摻於箔上。自東南起，頭不令落地。務令稀匀，上復覆梢蒿。或荳黠。復摻蠶如前。至三箔覆梢，倒根在上。如此，則簇圓又穩。自後蠶可近上。摻至六箔，覆蒿，令簇圓，上用箔圍苫繳。簇頂如亭子樣。防雨。至晚又用苫將簇從下繳至上苫相接。日出高時捲去，至晚復繳。三日外，繭成不用。馬頭簇，亦依上苫繳。柴薪要廣，簇又玲瓏。中間宜架起，蠶多者，宜馬頭簇，放脚宜南北。曬簇，上蠶後第三日，辰巳時間，開苫箔，日曬，至未時，復苫蓋如前。如當日過熱，上搶單箔遮日色。

翻簇，上蠶時，被雨霑濕，雨纔止纔晴，即選一簇地盤，如雨濕了，則取乾墻土，厚覆。治簇之法如前。不以成繭不成繭，翻騰遷移別簇，封苫如前。小雨則不須，但可曝曬。又有一法：臨簇有雨，只於蠶屋中本槌下地面上安簇開了門牖，使透風氣。早夜或陰雨變寒，則閉門牖，添牛糞火。比翻簇之法，又爲妙也。又一法：槌箔上，虚撒蒿，槌周圍，簇梢與蒿，箔苫圍之，蠶自作繭。猶勝於雨中簇也。

《務本新書》曰：繭宜併手忙擇，凉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繰相逼。

《士農必用》曰：繰絲之訣，惟在細圓匀緊，使無褊慢節核，接頭爲節，疙疸爲核。麤惡不匀也。生繭繰爲上，如人手不及，殺過繭慢慢繰。殺繭法有三：一日曬，二鹽浥，三蒸蒸。最好人多，不會日曬損繭，鹽浥者穩。熱釜，可繰粗絲，單繳者，雙繳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繰者，潔浄光瑩也。釜要大，置於竈上，如蒸竈法。釜上，大盆甑接口，添水至甑中八分滿。甑中用一板攔斷，可容二人對繰也。繭少者，止可用一小甑。水須熱，宜旋旋下繭。多下，則繰絲不及，煮損。冷盆，可繰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繰雙繳。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雖曰冷盆，亦是大温也。盆要大，先泥其外。口徑二尺五寸之上者，預先翻過，用長粘泥泥底，并四圍，至唇，厚四指，將至唇，漸薄。日曬乾，名爲串盆。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温煖常匀，無令乍寒乍熱。釜要小，口徑一尺以下者，小則下繭少，繭欲頻下，多下則煮過又不匀也。用突竈，半破塼坯，圓壘一遭，中空，直桶子樣。其高，比繰絲人身一半，其圓徑相盆之大小。當中壘一小臺，徑比盆底大。坐串盆於小臺上。其盆要比圓壘高一唇。靠元壘安打絲頭小釜竈，比圓壘低一半，撙火透圓壘。竈子後，火煙過處，名撙火。與撙火相對，圓壘匝近上，開煙突口。做一卧突，長七八尺以上。先於安突一面，壘一臺，比突口微低。又相去七八尺，外安一臺，高五尺。或就用墻，或用木爲架子。用長一丈椽二條，斜磴在二臺上。二椽相去，闊一塼坯許，用磚坯泥成一卧突。二椽上，平鋪塼坯一層，兩邊側立，上復平蓋泥了，便成一卧突也。須與竈口相背，謂如竈口向南，突口向北是也。繰盆居中，火衝盆底與盆下臺，煙焰遶盆過，煙出卧突中，故得盆水常温人匀也。又得煙火與繰盆相遠，其繰絲人不爲煙火所逼，故得安詳也。軠車床高與盆齊。軸長二尺，中徑四寸，兩頭三寸，用榆槐木。四角，或六角。臂通長一尺五寸。六角不如四角，軠角少，則絲易解。臂者，輻條也。或雙輻，或單輻，雙輻者穩。須脚踏。又繰車竹筒子宜細。細似織絹穗筒子。鐵條子串筒，兩椿子亦須鐵也。兩竪椿子上，横串鐵條，鐵條串筒子，既輕又科也。不如此，則不能成絶妙好絲。古人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餘如常法。打絲頭，用一人。小釜内，添水九分滿，竈下燃麤乾柴。柴細，旋添火，不匀，停。候水大熱，下繭於熱水内。下繭，宜少不宜多，多則煮過，繰絲少。用筋輕剔，撥令繭滾轉蕩匀。挑惹起蠒頭，粗絲頭名蠒頭。手捻住，於水面上，輕提掇數度，復提起。其蠒頭下，即是清絲。摘去蠒頭。如重手攪撥蠒頭，又於手拐子纏數遭，可長五七尺，將繭上好絲，十分中去了二三分，實爲可惜。如輕手剔撥起蠒頭，長不過五尺也。一手撮捻清絲，一手用漏杓窈繭，款送入温水盆内。杓底上，多鑽眼子，爲漏杓。漏瓢更好。將清絲掛在盆外邊絲老翁上。盆邊釘插一橛子，名絲老翁。玄扈先生曰：如此，分得極匀爲要詳，故即熱釜，亦宜如此。繰絲，用一人。將絲老翁上清絲，約十五絲之上，黄絲粗，減繭數。總爲一處，穿過錢眼，錢下，繭攢聚，名絲窩，又名絮盤。繳過簅頭，蛾眉杖子上，兩繳。杖子下，兩繳。掛於軠上，又取絲老翁上清絲，如前掛於軠子。兩箇絲窩，其頭齊行。右脚踏軠，右轉。長切照覷，撥掠兩絲窩於内有繭絲先盡，蛹子沉了者，繭絲斷了，繭浮出絲窩者，其絲窩減小。即取清絲，約量添加。務要兩絲窩大小長均。眼專覷，手頻撥頻添。添不過三四絲。失添則細了，多添則粗了。如或手添不迭，脚慢踏軠，其絲較争粗。如或手添得多了，脚緊踏軠，其絲較争細。手脚相應，亦可取匀也。玄扈先生曰：緊慢可爲粗細，却無此理。添絲，搭在絲窩上，便有接頭，將清絲用指面喂在絲窩内，自然帶上去，便無接頭也。此名全繳絲，圓緊無疙疸，上等也。中作紗羅，上等疋段。如蛾眉杖上只兩繳，名雙繳絲，不甚圓緊，有小疙疸，中等也。不中紗羅，中中等疋段，如蛾眉杖上只一繳，名單繳絲，又名歌口絲，褊慢，有大疙疸，不中疋段，只中絹帛，亦不堅壯。此單繳歌口絲，多只是熱釜中繰也。玄扈先生曰：今軠處繰絲，皆只雙繳，亦無蛾眉杖。而秦王諸家，亦并不言全繳、雙繳、單繳之異。蓋古法之廢已久，著書者，亦只抄寫節略舊文而已。未見今北繰車，不知有蛾眉杖否，宜索一具觀之。

玄扈先生曰：愚意，要作連冷盆。釜俱改用沙鍋或銅鍋，比鐵釜，絲必光亮。以一鍋專煮湯，供絲頭。釜二具，當在一具，

亮。以一鍋專煮湯，供絲頭。釜二具，串盆二具，繅車二乘。五人共作。一鍋二釜，共一竈門。火煙入於卧突，以熱串盆。一人執爨，以供二釜二盆之水。爲溝以瀉之，爲門以啓閉之。二人直釜，專打絲頭。二人直盆主繅。即五人一竈，可繅繭三十斤，勝於二人一車，一竈繅絲十斤也。是五人當六人之功。一竈當二繅之薪矣，并具圖於後。【略】

《韓氏直説》曰：蠶成繭硬。紋理粗者，必繅快。此等繭，可以蒸餾，繅冷盆絲。其繭薄，紋理細者，必繅不快，不宜蒸餾。此上宜繅熱盆絲也。其蒸餾之法：用籠三扇，用軟草札一圈，加於釜口，以籠兩扇坐於上。其籠不以大小。籠内匀鋪繭，厚三四指許。頻於繭上，以手背試之。如手不禁熱，可取去底扇，却續添一扇，在上亦不要蒸得過了，過了則軟了絲頭。亦不要蒸得不及，不及則蛾必鑽了。如手背不禁熱，恰得合宜。於蠶房槌箔上，從頭合籠内繭在上，用手微撥動。如箔上繭滿，打起，更攤一箔。候冷定，上用細柳梢微覆了。其繭，只於當日却要蒸盡，如蒸不盡，來日必定蛾出。如此繅絲，一月一般繅快。釜湯内，用鹽一兩，油半兩，所蒸繭，不致乾了絲頭。如餾繭多，油鹽旋入。《務本新書》曰：凡養夏蠶，止須些小，以度秋種。慮恐損壞萌條，有誤明年春蠶桑葉，今時養熱蠶，以紙糊牕因避飛蠅，遮盡往來風氣。天晴罨熱生病，陰則濕生白醭，陰晴俱不便。當以紗糊牕，陳稈草作蓐。紙條先貼紗邊，餘紙就糊牕上。中間以綫繫紗在牕櫺上，蠶罷，以水潤紙，揭下明年再用。或用荻簾。粗麻綫繫織。凡牕繫定，不崙泥之，遮蔽飛蠅，透脱風氣。另辟一房，不令雜人出入。決要南北牕。以剪剪葉，旦暮擡分，兼夜頻飼。秋蠶，初生時，去三伏猶近，暑氣仍存，蠶屋多生濕潤，正要四通八達，風氣往來，蓋初生却要凉快，以陳稈草作蓐，勿用麥稭。一日一擡，失擡多生白醭。一眠宜温，再眠如春。門牕俱掛薦簾，屋内須用無煙熟火。大眠全要暄暖，大忌北風寒氣，勿飼雨露冷葉。春秋蠶法，首尾顛倒，深宜體測。簇蠶時，相次秋高，恐值夜寒風冷，不能作繭。可於簇西北，埋柱繫椽箔，遮禦北風寒氣，三兩夜之間，便可作繭。玄扈先生曰：斟酌用火。

《士農必用》曰：夏蠶，此别是一等，俗謂三生蠶。春養出夏種，夏養出秋種，秋養出來春種，不可間闕，闕則絶其種。玄扈先生曰：今人呼二蠶，種甚細，然余家用春蠶種，夏月養之，仍得良繭也。自蟻至老俱宜凉。忌蠅蟲。先於蠶生前，用麥糠擁於蠶房壁脚下燒之。去濕氣及諸蟲子孵黑後，須一日早晨一擡。其餘並與養春蠶同。此蠶不可多養。止欲收秋蠶種，多則損葉，然只可科採桑中冗條，取葉也。秋蠶，一名原蠶，採葉不無傷桑。春蠶不幸遇天灾，不得已養之，以補歲計。然不宜植宜稘也。初宜凉，漸漸宜暖，與養春蠶正相反。其間體候，須欲得所。初可摘葉，蠶大則捋葉。初欲紗糊牕，漸漸天寒，上復用紙糊，留捲牕。簇與繅絲法如前。《要旨》：熱蠶：槌底，亦宜用麥糠麥藍燒之，又大路上踏踐，起乾塵土，墊三四寸。生蠶日，于槌底攤平，可辟暑濕。簇秋蠶，多於簇必用熟火，或致焚燒。不若止於映北風處爲簇，簇底用麥藍均鋪，簇則用乾桑柴爲梢，新乾麥藍爲草。得自然温暖之氣，不須用火矣。經雨則倒簇。玄扈先生曰：今人不養秋蠶，止以夏蠶作來春種，亦生。又云：『秋蠶以補歲計』，此言甚妙，秋時多晴，更比春蠶爲穩。今人先言二蠶不食頭葉，致昧秋蠶補歲計之理，不知二蠶何故不食頭葉，夏秋蠶俱要計算除蚊蠅。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蟲豸・蠶月條桑》 朱傳：蠶月，治蠶之月。【略】

桑土既蠶。《周禮》：内宰中春詔后，帥内外命婦浴蠶於北郊，以爲祭服。馬質禁原蠶者。注：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又典絲掌絲入，絲入收而税之也。又庶人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所以恥不勉。《禮記・月令》：季春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税，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爲之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宫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而食之，歲既單矣。世婦獻繭於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宫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春秋，文耀鉤商弦絶，蠶含絲。《考異郵》：蠶陽者火，火惡水，故食不飲。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葉，類會精合相食。《荀子》：身女好而頭馬首，屢化而不壽，善壯而拙老，有父母而無牝牡。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淮南子》：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蠶。仲長子云：蠶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温餓飽之，爲修短驗於物者也。《博物志》：蠶三化，先孕後交，不交者亦産子，子後者無眉目，收采亦薄。嵇叔夜云：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餘日。《吴録》南陽郡，一歲蠶八績，故《吴都賦》曰：鄉貢八蠶之綿，林邑記九真郡。蠶年八熟，繭小輕薄，絲弱綿細。《永嘉郡記》：永嘉有八輩蠶：蚖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初績，蚖蠶四月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寒珍七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績。《廣志》有原蠶，有冬蠶，有野蠶，有柞葉可以作綿。《埤雅》：王親耕三推而止，王后親

蠶三灑而止。舊云：蠶之所吐爲忽，十忽爲絲，五絲爲緎，十絲爲升，二十絲爲縠，四十絲爲紀，八十絲爲縰，其絲之數，蓋如此。太玄曰：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蓋二十七日蠶已老則紅。紅蠶以繭自衣，亦或謂之室。《易林》：飢蠶作室是也。《雅翼》：蠶之狀喙吻吻，類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蚋，以毛掃之。蠶尚小不欲見，露氣桑葉著懷中，令煖然後切之。比至再眠，常須三箔，虛上下二箔，以隔土障塵。飼必卷窓開幃，飼訖還下蓋。蠶，昆蟲之類，見明則食，其旋生駒，皆與馬同。老食而不飲，二十六日而化，淮南曰：二十二日而化。亦有四眠者，既老將績其口。含絲獨成繭者，謂之獨繭，自二以上謂之同功繭。獨繭絲細而有緒，養蠶之室，欲明而温。古者后妃享先蠶，先蠶天駟也。蠶溺曰沙，皮曰蛻，蠆曰繭，蛹曰蛹，一曰玉蛹，蛾曰羅，卵曰蚳，初出曰蚼。自殭色白。弘景云：鹽度非也，又蠶一名蛹蛾。荀子蠶賦：蛹蛾攘攘兮，其狀屢化。《漢舊儀》：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後世有馬頭娘，馬明菩薩之稱。《拾遺録》：東海圓嶠有冰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雪霜覆之則爲繭，織爲文錦，入水不濡。《山海經》：跂踵國一女子，據樹歐絲，郭注：噉桑葉吐絲，蠶類也，或曰即蠶神。又石蠶附生水中，石上作絲。又地蠶可茹名甘露子。又南方畜金蠶，取其矢置飲食，中毒。人多以金銀置蠶其中投路，隅謂之嫁金蠶。金蠶畏蝟，所至畜兩蝟能擒出之，或曰雷丸能殺之。

又《蝾首蛾眉》　蛾。朱傳：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爾雅》蝝羅注：蠶蛾。疏此即蠶蛹所變者也。《埤雅》：繭生蛾，蛾生卵。《博物志》：食桑者有緒而蛾，蛾類者先孕而後交，蓋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爲母，蛾以爲父是也。蛹一名蛹，蛾，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以爲蛹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蛾即是雌。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故詩以譬莊姜曰：蝾首蛾眉。

清・厲鶚《遼史拾遺》卷一八　《契丹國志》曰：高昌都交河，漢車師前王庭也。四面多大山，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地石磧，氣候温暖，厥土良沃，麥一歲，再熟宜蠶。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永嘉八蠆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末績。四月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末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曰珍，珍子爲愛。左思《吴都賦》：鄉貢八蠶之綿，即此。又蠶褪一名馬明，退一名佛退。凡蠶獨自成繭曰獨繭，二三以上曰同功繭，其内潰而漬濕者曰陰繭，繭外蒙戎之衣曰繭黃。蠶蛹一名蛹，蠶蛾一名羅。見《爾雅》。

蚳一名螭何，見《爾雅》。《譚埽雕蟲賦》注：以爲即蠶蛹之别名。

清・阿桂、劉謹之等《盛京通志》卷一〇七《蟲豸類》　蠶。《三國志・三魏傳》：知蠶桑，弁辰傳曉蠶桑。《舊唐書・高麗傳》：種田養蠶。按：順治元年，盛京地方留養蠶屯十處，而遼地多寒，畜之者猶少。

清・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卷一〇二　蠶。萬曆《秀水縣志》：三月蠶婦浴種，及桑齊養蠶，謂之蠶月。三眠作繭繅絲，次爲綿。諺云：江村四月間，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秧。海鹽縣圖經，蠶之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爲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濈濈而食。然後以鵝羽拂之，是爲攤烏，其既食也。乃熾炭於筐下，并其四周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矣。《編絰》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秸曰：葉墩用以承刀，惡其聲之著也，是爲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擿，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餧，是爲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爲務，益廣是爲出火，蓋自此蠶離於火，而葉不資於刀矣。又四五日爲大起，大起則薙，薙則分箔，薙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薙遲則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爲熟，巧爲登簇，巧以葉，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藁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則否。三日而闢户，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採繭，爲落山矣。每蠶忙時，有小鳥連叫曰：撒山看火，蠶室用火育者，倦極常患失火，鳥蓋警之也。山者用柴帚，以禾草爲之，長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蠶，其上有至二三重者。凡蠶之性，喜温和惡寒熱，太寒則悶，而加火太熱，則疏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温。蠶簇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於桑葉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晞之。能節其寒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故所收率倍常數，時謂得養蠶術焉。

又　蠶，吴興掌故，湖人養蠶，看火都聽命於天時。而古法則以人力勝之，古人立蠶室，甚密藁簾重蔽之。南風則閉南窗，北風則閉北窗，内設火阬，五處蠶姑，以單衣爲寒煖之節，單衣覺寒，則添火，覺熱則減火。一室之内，自地至屋，無不暖之處，故天時不能損其利也。又飼蠶備葉荒，有二法：葉少時，以白米粉摻於葉上，餌之，其絲更光白而紉。又秋葉未落時，採完好者，曬乾爲細末，常置暖處，蠶時遇雨，葉濕則以乾末摻葉上，均其水氣，兼乾葉易飽難饑。西吴枝乘吴興，以四月爲蠶月。是月也，有鳥飛，其聲曰：著山看火。湖民謂之蠶

烏，又有小蝦亦以蠶時出，市民謂之蠶花，蠶熟則絶無矣。

謹按蠶桑之法，莫勤於湖民，蠶月之際，合村閉户，婦女蓬垢曉夜不眠，良可憫也。惜湖民不善組織，絲成多貿別郡，是以資其利者薄焉。

清・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四〇《蟲豸門・蠶》 蠶有六德。《楊維楨集》：余嘗論蠶有六德：衣被天下仁也。食其食，死其死，義也。不辭湯火，忠也。三眠三起，信也。象物以成繭，智也。繭而蛹、蛹而蛾、蛾復卵而繭，神也。人爲保蟲之長，而有不如者，其不愧火龍乎。因賦火龍詞四章。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六《昆蟲類・蠶》 蠶繭。《事物原始》：蠶自成曰獨繭，二三以上曰同功。《蠶經》：長而瑩白者，細絲之繭，大而晦色青葱者，粗絲之繭，皆撏去其蒙戎之衣。其内潰而漬濕者，謂之陰繭，及薄而雜者，綿之繭，可爲粗絲。不可以經日，經日則絲爛而難抽。不可以焚香，焚香則蛆穴而難抽。大者謂之磨工，其在簇也。擇繭之尖細，堅而腰小者，雄也。圓慢厚而腰大者，雌也。相兼而收以簇中爲佳，近上則絲薄，近下則子不生。

清・張行孚《蠶事要略》一卷《浴蠶種》 凡浴蠶種，須於臘日，用長流水煎温，放在極净磁器内，水中灑石灰少許，將蠶種在水中浴半頓飯時，浴訖，在無煙之風涼房内，將蠶種挂在繩上，至清明節前，再如前浴水中，可加芳草花卉，若遇天氣炎熱，於午未間，將蠶種鋪在涼房净地上，申時仍挂起。

按《輯要》又謂元日，上元三伏，冬至俱宜浴，浴罷宜盛甕内，今湖俗不如此。

又《護蠶種》 清明節前，須將蠶種護在潔净緜絮内，或衣被亦可，其護之厚薄，視天氣之寒暖爲節，若天氣異常炎熱，不護可也。

又《蠶初生》 清明節後，桑葉已生，將變色蠶種取出，挂在温和房内，如色未變黑，須厚護令變。待烏兒齊出時，將鵝翎輕輕掃在蠶箔内。小蠶箔其式如篩而薄，其邊箔内須以白紙糊好，令其光潔，湖人謂之蠶大。掃訖，采桑葉用薄刀切細，灑在蠶上，務要匀薄。又法：蛾既齊出，古書蠶初生謂之蛾。采桑葉用薄刀切細，將葉灑在蠶箔上，令其匀薄，將蠶連古書蠶種紙謂之連。合於葉上，蛾自附葉上，或多時不下連及附上連背，反覆不下者，此殘病蠶，並連去之可也。此古法揆之，於理當通，但湖俗少如此者。大凡清明後，種初變時，肥綻而極黑，再變時烏兒齊出，此嘉種也。若初變時不甚綻黑，生出早晚不齊，此下種也。《輯要》云：蠶要三齊：子齊、蛾齊、眠齊是也。

又《飼蠶總括》 飼蠶之法：蠶初生時，須用薄刀將桑葉切極細，鋪蠶上面，用蠶箸撥得極薄極匀，俟蠶食盡，再如前飼之，雖夜間食盡亦宜起飼。至頭眠二眠後，眠説見後。切葉以次漸粗，鋪葉以次漸厚，其食盡再飼如前。至三眠後，桑葉但以手斯破，不必刀切，鋪葉更厚，其食盡再飼如前。至大眠後，但以葉鋪蠶上足已，但其始三頓，尚宜薄，至後不妨厚。凡蠶益大飼之，益宜勤，慎須不分晝夜，不辭勞瘁。又所飼之葉，忌汙穢、忌濕忌熱，飼後再宜繞箔巡視，若有厚薄，必再糝令匀。此不論蠶之大小，俱宜如此也。

又《替蠶總括》 《輯要》謂之擡蠶。凡蠶食桑葉至三四日，其所糞之沙菡及所遺之葉屑，漸積漸厚，若不換替，則熱氣薰蒸，蠶多白殭，故閱三四日，必另以一箔將上面蠶輕輕捲起，而將下面沙菡及葉屑等迅速除去。至蠶漸大，沙菡等益厚，替換益宜勤，至蠶眠時尤爲切要。若至大眠，用手一一捉起，而後換箔。大眠後食葉十二三頓，再換一回，以後不必替矣。

又《換箔總括》 凡蠶初生，箔小如篩，至蠶漸大，須以圓徑四尺之箔換之。此箔湖俗謂之團匾，以竹爲之。換時蠶宜匀布，若嫌稠密，須更以箔換之。蓋太稠則熱氣致患。團匾多須以蠶具架之，蠶具用木爲之。至大眠後，若蠶太多，團匾不能容，即地上樓上俱可鋪稻草以安蠶，湖俗謂之下地蠶。但房室極宜潔净，又須遮蔽，惟西南風起，將門窗簾薦放下，不宜替換。

又《蠶眠總括》 凡蠶初生，至四五日，乃頭眠，既眠不食葉，蠶嘴多向上。頭眠至大眠皆如此。蠶初眠時，量已眠之分數，減所飼之葉，須飼未眠之蠶，使之速眠，候十分眠，不必飼矣。此時箔中沙菡及葉屑等須除去，箔宜換則換之，蠶上面須以石灰少許灑之，至一日一夜，蠶乃起矣。凡蠶眠則伏而不動，既起則紛然動矣。然須待其十分起，方可飼葉，若八九分起即飼，直到蠶老不能齊也。頭眠既起，再食葉三四日，乃二眠。二眠之時，其替蠶換箔，灑石灰之法，皆如頭眠起，而飼葉亦如之，再食葉二三日，乃三眠。三眠之時，其替蠶換箔，灑石灰之法，皆如二眠，其起而飼葉亦如之，再食葉二三日，乃大眠。四眠謂之大眠。大眠之時，將蠶用手一一捉起，湖俗謂之捉眠蠶，多須多用人捉，而以洗净木盤盛之，又以稱秤之。凡大眠蠶五斤爲一筐，秤訖仍以蠶安箔中，此時可下地蠶。而以石灰灑之，待既起乃飼葉，飼葉至四日四夜，則蠶老矣。凡蠶漸老，則照其腹，漸空明，既老則其腹盡空明，而不食葉矣，此時可用木盤捉之，上山棚。

按古書皆言：蠶三眠三起。今湖俗則以四眠四起之蠶爲綱，其三眠三起者，止能拓緜，不宜繅絲，育者甚少也。

又《作帚頭》 凡老蠶作繭，須放在草帚上。其法將稻草支葉去浄，而又截去稻草之兩頭，湖俗謂之撒蠶莽草。再以浄草縛成帚，然蠶莽草須上年冬季作好，即帚頭亦可正二月預先作好。

又《搭山棚》 凡搭山棚，將竹縱横搭成一棚，與松棚相似，其高及肩，其大

視蠶之多少爲度，棚上面須平正，棚之上以蠶簾鋪之，蠶簾枯蘆所作，即書所謂曲薄也。蠶簾上以草帚植之，草帚上可以老蠶上之矣。湖俗謂之上山。凡捉老蠶，須多用人，其法用木盤盛之，再挈至山棚邊，上山蠶既上山，山棚外須密密遮蔽，切忌震驚，若有金鼓震驚，則蠶盡墜地矣。

又《著火》 凡蠶初上山，須用火盆盛烈火置在山棚之四角及中央，盆之多少，視山棚之大小，火中加以蠶初生時之沙鹵，薰之至一日一夜乃止。

又《摘繭》 凡蠶上山至四五日，則繭成而堅厚矣。此時須聚人摘繭，而以器盛之。摘訖，繭之可以繅絲者，須剥浄繭外浮絲，浮絲湖俗謂之繭黄。其不可繅絲者，揀出拓緜，拓緜者不必剥浄，凡繭小而堅者，宜繅絲，大而鬆者宜拓緜。

又《生蠶種》 凡出蠶種之法，將蠶如法育竣，待作繭後，將繭摘下，匀布箔中，置之蠶房，繭上須時加桑葉，數日後既出蠶。凡蠶翼飛動而色潔白者，良，可用。若蠶翼塌倒，而色不潔白者，不良，去之可也。將蠶別捉一箔中，待其雄雌交接，交接既已，於極暗無風之房内，案上鋪極厚桑皮紙，將雌蠶捉在紙上，雄蠶無用。凡一紙須十餘蠶，生種之時，須時刻照顧，如紙上已有種處，將蠶捉開，令其到無種處再生，免致蠶種堆積，一日後生訖，將雌雄一并埋之，毋爲鳥雀啄食。《輯要》謂種堆積者，不可用此，非蠶之不良，乃照料不周也。

又《論蠶種》 凡蠶種不一，據湖俗，盛行者有二種：一名四眠子，一名三眠子。四眠子者，四眠四起也。三眠子者，三眠者三起者也。四眠子繭小，宜作絲，三眠子繭大，宜作緜，故湖俗育蠶，大抵育四眠子者爲多，其育三眠子者甚寥寥也。又有一種食柘葉者，謂之柘蠶，柘蠶亦止宜作緜，不能作絲，故湖俗育者更少。其眠起與桑蠶之三眠子同也。

又《二蠶》 二蠶當年生種，其生育在頭蠶後，其育法與頭蠶大約相同，亦有作絲作緜二種。其所食之桑葉，頭葉未采過者爲頭葉。二葉俱可。若夫鄉邨有育三蠶四蠶五蠶者，其利甚薄，而損傷桑樹甚大，古人所以有原蠶之禁矣。按周禮禁原蠶。鄭注：謂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蠶與馬同祖，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夫蠶馬同祖，天駟天駟房星也，以馬病食殭蠶即愈，驗之蠶盛傷馬，容有此理。然愚謂禁原蠶之大，指尚不在此，蓋育蠶必采桑，桑樹一年數采則滋液竭而根本傷，來年桑葉必不茂，而頭蠶不能多育矣。則原蠶雖有薄利，而所以損蠶桑之利甚大，此古人所以禁原蠶也。《淮南子》曰：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爲其殘桑也，此説得之矣。

又《蠶房》 蠶性最怯，凡人聲諠攘，及生人衝撞，皆忌之。故育蠶之家，極宜清静，其門户須緊閉，湖俗謂之關蠶房門。門上須插桃枝爲標幟，至摘繭時，則不忌矣。

清・沈秉成《蠶桑輯要・諸家雜説・蠶牲總説》 蠶，陽物，屬火惡水，故食而不飲。蠶性喜静惡喧，喜温惡濕。在任種則宜極寒，成蟻則宜極暖，停眠起宜温，大眠後宜涼，臨老宜漸暖，入簇則宜極暖。

蠶欲三齊：子齊、蟻齊、則蠶齊。

蠶有五宜：方眠時宜暗宜燥，眠起以後宜明，向食時，宜加葉緊飼，新起時怕風宜薄，葉慢飼。

蠶有七忌：自生至老大忌煙熏，忌酒醋五辛，忌香麝油氣，忌飼霧葉，忌飼熱葉，忌側近舂搗，忌喪服與産婦。善育蠶者，蠶生於穀雨前後，不過二十八日即老，少病省葉多絲。

又《浴種生蟻法》 蠶種曰連，密密相連。蠶出曰蟻，清明節用浄水將蠶連潤濕取，起名曰浴蠶。攤於風處候乾，用紙包裹，再包以棉花放於浄密處，七日取出，一看俟顔色轉成翠緑，逐日看之。有三五先出者，用鷄翎掃去，不用，此名行馬蟻，留之致蠶不齊。至十分中蟻出五六分，仍包好，未食葉，餓一日無妨。來日取出温處攤開，即可齊出，蟻出總在巳午時居多。

又《下蟻法》 蟻出齊時，用去年乾桑葉，炒香揉粗末，用篾絲小眼篩篩於連上，候蟻附上，用鵝翎輕拂相聚，細切嫩桑葉，撒於蟻上，切不可硬掃，以致損傷。如蟻一次未能全出，仍包好，明日如前移下，另置一處，切不可與頭次移下者同置一處，致生不齊之害。移下稀匀得所，稀疊皆非所宜，蟻只移兩次，連上還有未出者，棄之，此殘病之蟻也，育之無益。

黑蟻齊生，和蟻秤連，再秤空連，便知蠶蟻分兩多寡，一兩約得絲一百五六十兩，食葉約二十石，量葉下蟻，慎勿貪多。

又《飼蠶法》 初飼蠶，桑葉宜旋摘，利刀細切，切葉宜先洗手一次，一日夜可飼葉五六次，候葉盡再飼葉，不宜過厚，要稀匀得宜。飼後將蟻置之帳内，以避風寒，用小蠶架將蠶扁架好，以沾暖氣，切不可蓋遏受濕，致生病患。養蠶務要冷暖得宜，冷則長遲，熱則焦躁。天寒時不可驟熱，當漸漸益火，寒而驟暖則生黄輭等疾。暖不可驟加風涼，當漸開窗，暖而驟涼，則變白殭。又正暖時猛著寒則蠶禁口不食，急用微火温之，辟去寒氣，蠶自食葉。若值陰雨天寒，先用微火辟去寒氣，然後飼葉，則蠶不生病。惟采桑宜在清晨及日入後。忌濕忌熱，蠶食濕葉多生瀉病，白殭，食熱葉則腹結、頭大、尾尖，食葉多而不老，亦不作繭。

又《斷飼眠法》 專使未眠之蠶，使之速眠。如十分中有三五分黄光者，可減葉，三五分，比尋常宜切細飼薄，頓數宜加。如十分中有七分黄者，即減去七

八分，糝葉宜極薄，頓數宜勤，以其齊眠。尚有青白未眠之蠶，不多，速宜揀去棄之，此是不齊之病蠶也。如此起鬆，置之靜處，方可住食。候十分醒起，方可投食，若八九分起，便投食到老蠶不齊。蠶起時稍餓不妨，一則口老而殺葉，二則蠶身易大。蠶初醒時，不宜亂動，因其皮嫩易於受傷，切忌見風不比眠時皮老，既食葉後，不可間斷，如此飼葉，守齊斷無不齊之理。

又《飼蠶起底法》 蠶初出時，一日起底一次。細切青葉糝上，蠶自上食用，蠶筋將浮上一層連，蠶葉拑起，餘在葉底者，再細加尋檢，餘下宿葉蠶砂一概棄之。二眠後，蠶日長大，起底一次，放開一次，可用手輕輕將浮上一層連蠶揭起，飼葉切不可太粗。三眠以後，天氣温和，可以出房，總宜避風。大眠後，起底用蠶網覆於蠶上，糝以整葉，其蠶上附，飼過兩次，二人擡過空扁內燠砂桑筋，撒去，以免濕熱氣蒸生病之患。蠶已大眠，用廣盤貯之，秤蠶三斤，飼葉百斤，成繭五斤，可得絲八九兩。蠶至眠後，正食時闕一分葉，即減一分絲。四眠天氣大暖，食葉五日即老，蠶砂亦爛，先捉其老蠶上簇，捉一次糝葉一次，當此時葉要鬧碎，以免架空作繭，謂之上馬，桑半日許盡，皆老矣。蠶有三眠四眠者，養法同四眠，即大眠也。

又《上簇法》 簇用糯晚稻草，梳去草殼，中間緊紮，長一尺六寸，兩頭用刀截齊。做簇之地宜乾燥透風，用竹木架蘆簾，簾上載草山列置於上，將老蠶盛於廣漆盤內，盥手布於簇上，要稀密得宜。倘遇雨冷，簾下用火極熱烘之，熱則繭易成絲易繅，過五日後，摘繭，撏去蒙戎之衣，即可繅絲，切不可受濕，受濕則難成絲矣。至蠶眠之日，以清香虔祀蠶神，大眠以香燭素菜供酒三杯，不拘米麥麪做繭式以祀蠶神。

又《原蠶法》 原蠶即夏蠶，又名頭二蠶。二蠶利本不取：一則時屆農忙，恐妨田務。二則蠶盛妨馬，故周禮有原蠶之禁。三則春蠶畢後，桑葉無多，再戕伐其葉，樹本受傷，來年之葉必不繁茂，惟春蠶失收，以補不足，桑葉尚多，養之可也。養二蠶法：起底飼葉格外要勤，二十二日即老，最忌大蒼蠅，亦忌大熱，春蠶宜暖，二蠶宜涼，是也。

又《收種法》 養蠶之法：繭種爲先，留種之蠶，極宜加功培養。揀好蠶蟻另養，養至老時，取一刻上山之，强梁好蠶繭，成過五日，揀簇頂上厚繭，取下，撏去戎衣，雌雄各半。其尖細緊小者，雄也，圓漫厚大者，雌也，用扁將雌雄之繭，各置一處，日數既足，其蛾自生，若有拳翅禿眉焦尾熏黃赤肚無毛及先出末後生者，皆去之，留完全好者，此誠胎教之最先也。其蛾生在寅卯時候，雌雄相配，自辰至未，厥氣可全至，未時後摘去雄蛾，將雌蛾驚拍去溲，要預先裱過厚皮紙懸於板上，將蛾勻擺於紙上，聽其散子。申酉戌三時，子足有力，以後之子力薄不用。將雌蛾取下，蠶連懸於風處，俟變色成胎，用净水洗之，候乾用熟石膏末糝上捲好，挂於高處，遇霉不致受濕，亦忌烟熏，交秋後將石膏拍去，仍捲好，至臘八日，用桑葉隔夜煎水冷定，浸一時以助元氣，候乾仍包懸於高處。其無用之雌雄蛾、越五日後自死，窖於東南方，以助生氣，以免禽蟲傷食。

又《養蠶法》 一總説：蠶本天駟之精，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卵生爲蟻，蟻脱爲蚼，音苗蚼脱爲蠶，蠶脱爲蛹，音勇蛹脱爲蛾，蛾脱繭復卵。蠶紙爲連，皮爲蜕，屎爲沙，蓐曰沙燠，卧曰眠脱殼曰起。南蠶多四眠，北蠶多三眠，總之一七而變，四變而老，七變而死，蓋氣化神物。蠶室高潔處，供奉先蠶神位，下蟻之日，用牲醴祭之。

摘要：量葉下蟻，每蟻一錢，至老約食葉一百六十斤。什物須量蠶預備。育蠶煖，頓數多，則老速。天氣寒，頓數少，則老遲。半夜要飼，慎勿貪睡。若二十五日老，蟻一錢可得絲二十五兩，二十八日老，只得絲二十兩，月餘老，只得絲十餘兩。蠶有十體：寒在連宜寒，熱下蟻宜熱，飢眠後宜飢，飽向食宜飽，稀布之宜稀，不可過稀，密下子宜密，不可過密，眠蠶小眠時宜暗，宜煖，起蠶大起時宜明宜涼，緊臨眠上，簇宜緊飼，慢方起宜慢飼。

收蠶食：秋深桑葉采來曝乾，杵成麪，又將緑豆白米淘極净曬乾，收貯，候三眠後用之。

收班糠：將粗米糠煨成白色，自初至三四眠，除沙燠一番，要糝一層，於筐內每眠一番，濃糝一層，於蠶身收潮。

收簇料：冬間將粳稻草截去頭尾，束成一把，上簇時用力一擰，兩頭撒開接連，直豎箔上，老蠶一斤，約用五把。地膚子作簇亦好。一名千頭子。

收蓐草：蠶初生編稻草簾，鋪於筐底，上加棉紙，紙上放蠶，取其温輭。

收火料：蠶火料也，宜用火養之，但畏烟熏，冬月多收牛糞作塊曬乾，蠶生時用，以然火，煖而宜蠶。

置以擡爐：盆架兩旁有柄，蠶忌煙熏，户外將柴燒過，煙盡以便擡入。

造蠶盤：古以木作筐，筐邊高二三寸，以疏簟爲底，底鋪蘆簾，育蠶器名曰箔，箔有大小，今人用筐簸，取其輕便。

編蠶網：以細麻綫照織網法織，平孔如鷄子大，量蠶器織成。每筐簸要二扇，以熟漆漆過，或以豬血和或以槲皮如制漁網法。三四眠後除沙以二網，輪流擡換，先將網蓋於蠶上，以葉撒之，蠶聞葉香，穿網而上，連蠶擡起，輕輕放下，除沙省工，且不傷蠶。

設蠶室：要閒架寬敞，兩頭各置大照窗，三眠爲出火窗，外掛草薦，室内隨製火倉，蠶生徐徐以牛糞煨火，合閉門窗，不令煖氣出外，不可有煙，墻壁掃盡，塞絶鼠穴，須留貓洞。

忌濕葉：遇雨晾乾。霧葉霧有毒。乾葉，黄沙葉，氣水葉，積久發熱即生氣，水須用新鮮。香氣，臭氣，不潔净人，燈油氣，酒醋氣，葱韭蒜阿魏硫磺等臭。

浴種：種生十八日後，清晨用井水浸去連上便溺。臘月八日或十二，蠶生日依法浴畢，用長竿掛院中一晝夜，受日精月華之氣。連宜極寒，霜雪壓之更好，來年蠶生必繁。清明用麥葉柳葉桃花蠶豆花揉井水内浸浴，移掛温室晾乾。

下蟻：各省節氣不同，只看桑葉如茶匙大，即是蠶生之候。以二連相合，紙包再包緜三四寸，置煖處，不可寒冷，每日翻轉開包，忌風或將緜包懷在身，夜放身旁，不可太熱，七日變青白色，次日必出，宜先煖蠶室，令極熱，蟻出鋪連，煖坑出齊，稱記分兩。共稱得幾兩，除連便知蟻數。先將稻草簾鋪筐底，再鋪緜紙一層，切葉篩匀紙上，以連覆葉，聞香自下，用隔年乾桑葉揉末，篩簾拂下亦可。

蠶蟻下連：以一日二日下齊爲好蟻，初出不飼無妨。初宜切葉如絲慢飼，但頭一日拂下之蟻，與第二日各置一處，如頭一日之蟻，多飼葉三四頓，即將蟻置之稍涼處，以減頓，第二日之蟻置之煖處，每日加一二頓，前後各飼葉三十五頓，即齊眠。於一日取齊，省功之法，去沙在巳午時，待蟻上葉，用蠶筋輕輕挑過小筐内，稀密得匀。古用蠶匙，今用蠶筋。

蟻拂下：室煖三日，即緊飼五日，即變黄白色，而眠有九分，結嘴不食，爲頭眠。涼則七日方眠，眠時將班糠糝一層於上，還有食蠶一分，復糝稀葉一層，食蠶上葉，此遲眠之病蠶，用蠶筋鉗而去之。眠蠶連糠起鬆放開，住食二日夜，蜕殼起齊，涼則三日。

頭眠起齊：切葉薄飼，極煖二日，後緊飼食盡，即飼一晝夜，飼六七頓，三日復眠，變黄白色，結嘴八九分，糝班糠去食蠶，起鬆如前，爲二眠。

二眠後起齊：切葉宜稍粗，即是三眠，出火去筐底草簾。若三眠種三眠後，不用切葉飼，以連枝葉，四眠種三眠還是切葉，三眠四眠如前。糝糠去食蠶，起鬆此時要住食三日，方能起齊。初飼切葉二頓，食盡復布純葉一層，辰巳時取臘緑豆磨麪，用清水少許潤葉上，每一大筐拌半升於葉上，飼一頓，此時方擡網。明日辰巳時復如上法，潤水拌白米麪半升，飼一頓，再擡網。飼純葉五頓，再拌臘製桑葉麪飼一頓，如葉缺開飼四五頓無妨。食盡三日後，又用新水噴葉，令微濕，再飼一頓，擡網。如天雨過多，不食水葉。每日擡網去沙，葉食盡即飼，不論頓數，若天氣暴熱，開窗。暴寒又宜關閉。至身肥嘴小喉絲漸亮，老之時也，飼之宜勤，宜温煖，不過二三時，便全上簇。

上簇：蠶只要半身明不食，游走急宜上簇，宜極煖。一二時内上完最好，先將草山擠開，竪於箔上，匀布草内，兩晝夜則繭成矣。

摘繭：四晝夜蠶盡成蛹，即摘繭。長而瑩白者，絲細大而同宫，晦色者絲粗，兩蠶結爲同宫。各放一器，攤於涼筐，厚二三寸，遲至十四日，則蛾生。古法育蠶拘以日期，如夏蠶天氣極熱，十八日或二十二日老，春蠶二十四日老，遲二十八日老。

蒸繭：扯去蒙茸，用蒸籠二扇，將繭鋪於籠内，厚四指，至氣透出，取攤涼箔，日滿，不然出蛾。蒸繭不如鹹繭之易繅。

清・沈練《廣蠶桑説輯補・飼蠶法六十六條》　一養蠶必先留種，留種先宜擇蠶，蓋必蠶無病，種方無病也。於大眠後，擇蠶之整齊强健者，日以蕨頭葉飼之。蕨，胡貢切，音闕，枝頂最茂處也。蕨頭力旺，蠶食之，其力自旺。老則另搭一山，以上之温，以微火使速成繭，拗繭時辨其雌雄。尖而腰小者雄，圓而腰大者雌。分作兩筐，單排之。不宜堆積，致傷鬱蒸。置之透風之静室，勿摇動，摇動則受驚，雖變蛾而不能生子，俗謂之癡蛾。勿靠墻靠柱。避鼠也。約半月而蛾出矣。若前此未能擇蠶，則須於簇俗謂之蠶山。之上半截在下半截者少子。擇繭之堅硬潔白者，留之。

蠶事收成之豐歉，雖由飼養所致，然亦須種好，方不易受病。譬之於人，先天之氣足，則風霜雨露猝不能傷。而鬻種之家，乃往往以繭之不可繅者留種，此最造孽，慎勿效尤。

蛾出時，揀去拳翅禿眉焦尾赤肚諸病蛾，而取其無病者，判雌雄，腹小者雄，腹大者雌。分儲之。所儲之器先以稻草心鋪其内，使蛾有立脚處，乃不致鼓翅盤旋，空耗氣力。候其出已多，將雌雄併在一處，須其數相當，設有多寡，留其餘，以待未出之蛾。聽其自相配合，俗謂之對，既對之後，一一提置空筐，關閉門户，勿令見風，見風則易拆散，滿筐擾亂矣。亦有不見風而拆散者，謂之走對，走對者，將兩蛾提置一處，用小盂覆之，則復對，對滿四箇時辰，即分之，謂之拆對。如子初對者，於卯末拆之，卯初對者，於午末拆之，不宜拆得太早，早則來年多不眠之蠶，亦不宜拆得太遲，遲則來年大眠後多高節而拖白水之蠶。

蛾之出於五更前後者多，四更時便須有人守候其旁，俗謂之看蛾。出即分儲之，否則蛾性極淫，雌雄相遇，即於繭上配合，俗謂之抱繭對。而所對之時刻不準矣。

拆對之後，鋪蠶布不拘新舊，以方爲貴。於筐中，於一筐鋪許多蠶布者，須

配搭得好，勿露筐底。而勻置雌蛾於布上，疏則子有空缺處，密則子有堆積處，須頻頻檢點，遇有疏密，即宜移密補疏。四面用木界尺攔住，恐其生子於布外也。更以他物架空蓋好，使透氣而不見日光，過半日而蠶子滿布矣。有空缺處，須即日補之，越宿再補則來年蠶出不齊矣。

生子後，取蛾之有氣力者，再配之則復生矣。是爲新定子，子少之年亦有取以爲種者，然究不如前所生者之佳。

蠶布既滿，擇室中潔淨通暢處，仍不可靠墻靠柱。以竿懸之，收其濕，過六七日，而其色變黑，初下之子色黃，次轉青後乃轉黑，至轉黑則子中已成蠶矣。則用陳石灰研細，以絹篩篩在蠶布之上，但要勻不要厚，以不露蠶子爲度。隨即摺好，以小帶縛之，懸靜室待隆冬時取下，醃之。

色已變黑而不以石灰制之，則梅風一起，即破殼而出，不能留及來春矣。

醃種法：於十二月十二日，取蠶布輕輕撲去石灰，以炒熟之鹽俟其冷，勻鋪其上，以不露蠶子爲度。隨即摺好，浸涼茶中，至是月之二十四日，將蠶布取出展開，承之以米篩，用清水頻頻輕沃之，重則恐漂去蠶子。去其鹽氣，試之以舌，絶無鹹味乃可。俟其自乾，照舊摺好，以棉衣護之，置箱中。不宜壓，不宜近香氣。待來年清明後取出，使受人身煖氣而出之。

種之所以必須醃者，借鹹氣以殺其子之無力者耳。無力者不得出，則所出皆有力者矣。不醃者謂之淡種，淡種易病，且蠶身較大，食葉較多，而其繭轉鬆懈而薄，不若鹹種之繭之堅厚。

蠶子得人身煖氣而生，清明後視桑已放葉如錢大，若猶未也，便須略遲。取蠶布摺好，以桑皮紙包之，其包不宜太厚，太厚則煖氣有達不到處矣。且須表裏互易，如今日以這一面着裏衣，明日便以那一面着裏衣，使所受之氣，無不勻，其出乃齊。晝則置不做粗活做粗活則恐其多出汗，而蒸壞蠶子。者胸背間，須在絮襖之內裏衣之外。夜則置之被絮絮宜新，舊則不復煖矣。間，不宜壓。若天氣和煖而又無不做粗活之人，則晝亦置之被絮間可也，如是者六七日，而蠶子出矣。

蠶子之先出者謂之破蚣，彌遥切。有破蚣即須以燈草心、長四五寸者，數十莖勻鋪布上而摺之，以防壓損。

蠶子之出，大勢已齊於巳午間，小蠶畏寒，前此恐尚有餘寒，日已西則煖氣又退矣。擇室中無風處，鋪紙於桌上，紙宜白宜光滑，宜比蠶布大些，其下宜襯以棉被。使兩人執蠶布之四角，以有子一面向桌，離紙三寸許，一人以尺餘小竹片，於布背輕輕細敲，俟所出之蠶俱已落紙，用鷄毛輕輕聚之，盛以竹器，柳條者亦可，忌用新油新漆者。器内先實以秈稻草灰半寸，更以紙平鋪灰上，而以鷄毛所聚之蠶，置其正中，四面皆留有餘，爲後此漸漸撥開地步。以蠶筋以竹爲之，長七寸，比日用之筋差小，上下俱圓尖，其末而磨之使極光。輕輕撥開，不可稍有疏密，有疏密則眠得不齊矣。其未出者仍用前法煖之，至明日再敲下，另置一處。

法：先勻鋪細切之葉於紙上，而以蠶布有子一面向下覆之，蠶聞葉香，自離布就葉。較用竹片敲下之法，更穩更簡便。

蠶既勻開，便須布葉，所布之葉，須切得極細，鋪得極勻。不必過厚。天氣晴和，每日可布葉五六次。黃昏一次，須略厚。如遇陰寒，布以葉而蠶不甚食，須用棉被將盛蠶之器四面包裹，使受煖氣，器上須以他物架空，否則恐棉被壓及蠶身，則食矣。

欲速者，一遇陰寒，即置火缽於其旁，非無速效，而後日往往生病，宜戒之。

蠶出之後，布葉數次，便覺其密，用蠶筋輕輕撥開，再數次，再撥開。

桑渣蠶砂不宜厚積，厚積則濕熱上侵，非蠶所能受。蠶出之後，至三四日，桑渣蠶砂之積已厚，即須以他器易之，俗謂之厮。楮几切，讀若體音。厮法：俟前次所布之葉已食盡，用絹篩篩薄，薄糠灰於蠶上，必用糠灰者，取其爽也，其灰以秈稻糠置瓦盆中燒之，盆上不宜用蓋。再布以葉，則蠶皆脱灰而上，以蠶筋輕輕捲之置之他器，有未上者，再布葉一次，再捲一次，則所遺必無幾矣，棄之可以，蠶筋輕輕取出亦可。

所易之器，紙下尚須襯灰，至二眠以後，則無須更襯矣。

易器後兩三日，有色微白，嘴上隱隱有尖角，而不復食葉者，此初眠也。眠未齊時，仍照常布葉，俟大勢已齊，照前法篩糠灰於其上，而布之以葉，則未眠之蠶皆脱灰而上，以蠶筋輕輕捲之，另置他器，此未眠者也。更布葉數次，則亦眠矣。再用前法捲其不眠者，而棄之。所棄者謂之青頭蠶，雖好亦不能，絶無青頭也，飼之無益。其眠者以蠶筋撥之，使鬆，更篩一次糠灰，置之静處，以俟其起。兩次眠者不宜合併，蓋眠有先後，則起有先後，固不可以强合也。

蠶之眠者，隔一日視之，而其色微黃，其嘴微闊，則起矣。然不宜急於布葉，必視其灰下無一眠者，起者必脱灰而上。方可布葉，布葉一兩次，便須以前法易器。

眠一次則嘴闊一次，衣皮也寬一次，蓋其嘴其衣皆於眠時潜換也。布葉太早，恐嘴已闊，而衣未盡脱者，亦食之，食之則腹大而未脱之衣脱不下矣。

此時食葉漸多，桑渣蠶砂亦較前易厚，隔一日便須易器。

初眠起後，越四五日，計布葉二十七八次，色又微白，嘴上又隱隱有尖角，而

不復食葉，則二眠矣。所用之法與初眠同。

二眠起後，桑渣蠶砂較前益易厚，須一日一易器。三眠起後同。

二眠起後，越四五日，計飼葉二十七八次，色益白，嘴上明明有尖角，而不復食葉，則三眠矣。照前法篩糠灰於其上，而再布以葉，俟未眠之蠶脱灰而上，輕輕捲之，捲之以手，不必更用蠶筯矣。蓋蠶筯專爲小蠶而設，蠶身既大，則用筯固不若用手之爲便也。另置他器。

此次所捲起之未眠其在葉下食葉者，不過遲眠數刻耳，須上葉以俟其眠，其色青，皮内若有油，不食葉，而在葉上掉頭不住，若有所苦者，此終不能眠，眠亦無用者也，宜急去之。

三眠起後，食葉較速，宜晝夜上葉，食盡即上，晝時約可六七次，天冷則食葉稍慢，約只上得四五次。黄昏時上葉一次，宜略厚，三更後再上葉一次，宜略厚，此兩次必加厚者，夜間上葉，斷不能如晝時之勤也。如是者四日，則大眠矣。

自三眠起後至大眠，有早至三日者，有遲至五日者，天氣有冷煖而食葉有疾徐也，以上葉之數計之，大約總在三十次外。

大眠狀與初二三眠同，而所用之法，則大不同。眠未齊時，仍照常上葉，大勢已齊，以正張大桑葉取其易捲。匀鋪其上。不用糠灰矣。其眠者伏葉下不動，未眠者必上葉就食，連鋪數次，葉上蠶多即鋪，不必俟其食盡。則未眠者與眠者已隔數層桑葉，將桑葉捲起，則未眠者盡在桑葉間，隨即匀鋪他器中。而其下皆眠者矣。然後拾其眠者，置平底盤不拘方圓竹木，但忌新油新漆者。中，盤滿則以秤稱之，爲此後桑葉計也，大眠五斤，除前所食不算外，尚須食葉百餘斤。稱准則堆之曬簟，字書無此，字從湖州府志，讀若匾音，蓋筐之邊淺而底密者也，大者可容大眠五六斤。中，每斤分作五六堆，堆旁須留餘地，以待其散。用粗絹篩篩，研細陳石灰於堆上，以收濕，再以秈稻草用鬧刀截作半寸許者，與餵牛馬之料草相似。覆之。以不見蠶身爲度，不必過厚。

大眠一晝夜後，其起者必脱灰脱草而散。天氣熱則一晝夜，即起寒則較遲，有遲至兩三日者，只宜静候，斷不可欲速而促之以火。尤不可急於上葉，必堆，已散盡，無一眠者，乃可上葉。

大眠起後，先飼以柘葉兩三次，其絲乃韌而有光。

大眠起後，食葉愈速，上葉宜愈勤，食盡即上，能一晝夜食葉十餘次，則五晝夜即老矣。

自大眠起後，至老約須食葉五十餘次，能多食數次更好，蓋此時多食一口葉，則上山後多吐一口絲，故飼蠶者，唯恐其所食之少。

大眠起後，占器日多，如今日十曬簟，至明日爨時，便須匀作十二三曬簟，再爨時，便須匀作十六七曬簟矣。此後如無器可爨，可於地上設蠶倉以代器，俗謂之放地蠶。

蠶倉制度，擇室之明亮者，打掃潔淨，倉之大小以蠶之多寡酌之。以堅厚土磚散置其中，磚方尺許，彼此相距三尺餘，須安置得穩。使布葉者有立脚處，倉邊用厚木板圍好，小土磚亦可。再以稻草不拘秈糯。截作寸許者，匀鋪地面，以不露地面爲度。而以蠶匀鋪其上，不宜過密，亦不宜過疏，過疏則費葉，過密則老得不齊。

蠶既下地居，高布葉最忌拋擲致損，須蹲踞土磚上，輕輕布之，務使均平。有手所不能到處，用細竹枝挑之使匀。

地蠶不宜放得太早，蓋既放地蠶，則桑渣蠶砂之積無法可以去之，俟開口兩三日，乃放庶所積，不至太厚，而無濕熱上侵之患。

蠶倉之所積既厚遇天時濕熱，氣即上騰，取乾茅草細切，匀撒蠶倉，再布以葉，則蠶皆就食上升，而下有茅草可隔濕熱氣矣，亦救急之一法也。

蠶倉須旁有餘地，可以展拓得開，蓋倉中之蠶有疏有密，則移密就疏，若有密無疏，便須於倉之邊際漸漸放開，添設立脚土磚，再以稻草截作寸許者匀鋪地面而以密處之蠶，移置之，俗謂之放倉。

大眠起後兩三日，有蠶身獨短，其節高聳不食葉，而常在葉上往來，脚下有白水者，宜急去之，勿使他蠶沾染。

蠶將老，便須於有窗静室中，初上山時，宜避風避日，既成窠，則又宜透亮，故以有窗之室爲便，如無有窗之室，則於上山畢後，用竹席或蘆席密密圍好，而於成窠後，撤去之。打掃潔浄，以亂草平鋪地面，如其地低濕，便須去地數寸，架作板房，而鋪草於板面，如無板可架，則於鋪草前以碎石灰收其濕。搭山六七層，以俟層猶排也，南向之室，則以自西至東爲一層，西向之室，則以自北至南爲一層，上山者自第一層上起，至第五六層便須添搭數層，以俟不宜上盡再添。有樓者，於樓上搭之最妙。

搭山不宜緊靠墻壁，蓋蠶性好高，必至無可高處乃止，緊靠墻壁，則近墻之山之蠶，將有成繭於瓦縫間者。

蠶山以穭稻草爲之，秔稻草亦可，麥稈亦可，秈稻草斷不合用。用四齒鐵耙仰縛他物上，持草梢於耙齒上，批去其葉之散亂者，散亂者必軟而毛，軟則載蠶不起毛，則多浮絲，故去之。以草紐鬆鬆縛之，而截齊其兩頭如洗，箒狀長尺五六寸，紐以上長尺許，紐以下則五六寸足矣。圍五寸許，以隻手握之，滿握則五

寸許矣。俗謂之山簞。搭山時，以左手持紐所縛處，以右手持其下之五六寸，以草紐之兩頭，分置左右手間，而扭之使轉，則隨扭隨緊，隨扭隨開，下如覆碗，而上若仰盂矣。

搭山須彼此交錯，其山乃穩。第二層者必須與第一層交錯，第三層者必須與第二層交錯，兩旁亦然。

蠶之老者，其色微黃，如用熟之牙筋。其軟如綿，而通體明亮。見有老蠶，即以正張桑葉薄薄鋪之。其未老者，食葉如常，其老者必起至葉上，昂頭若有所求，可即於葉上一一取之，俗謂之捉老蠶。葉盡再鋪，隨鋪隨捉，至老者多而捉之，不勝捉則以柳枝提之。

提之之法，以多葉之柳枝數十條，勻排葉上，其老者即上柳枝，以次提之，承之以布。被單可，衣包亦可，使兩人執其四角而微凹，其中一人以所提之條，向凹處略一搖擺，則其下如雨矣，隨即以擺淨之條，移鋪他處，以徧爲度。

所捉所提之蠶，均以盤盛至搭山處，依搭山之層數，次第上之，上滿第一層，再上第二層，有凌亂便恐有上不到處。每山一簞，約可上六七十蠶。

見老蠶後，已鋪葉五六次，則可以盡數上山矣。不宜太遲，遲則繭薄，亦不宜太早，早則停山。停山者，上山一兩日，始作繭也。

上山時，天氣晴和，蠶家之大幸也，其成繭必速，其絲必易繅。如遇陰寒，可於四旁置火爐，前後左右皆引火之物也，宜用有蓋者。以煖之，火炙之法，唯此時可用。否則停山。

上山一兩日後，有在山頂昂頭上向而未得着絲之處者，以竹枝柳條亦可。勻鋪山上，不必密密鋪之，隔七八寸而鋪一枝可也。即成繭，俗謂之青山。已至山頂者，必不肯復下，故不得不於山上加山。然必俟成窠者，已過十分之九，乃可用此法，用之太早，則未成窠者，無不擠上青山矣。

上山至第五日，則絲已吐盡，而繭可落矣。落繭之法：先上者先落，落下一簞，視其簞之中心無腐黑之蠶，即輕輕摘下，用力太猛，則圓者扁矣。使其有之，便須以簞向下，先去其腐黑者，而後摘，勿令汙及他繭。腐黑者觸手即破皮，破皮則必汙及他繭矣。

落繭後即須於涼室中，以曬簏薄薄攤之，自落繭至出蛾，不過十餘日耳。其變蛾約在十日內，蛾已變成，雖未出，絲已難抽。而落繭之後，尚須剝繭，斷不能即日便抽，則抽絲止可以七八日爲限，極其匆促，置之涼室，其變蛾可略遲一兩日，抽絲者較從容。而剝去繭綻。呼光切，音荒，俗讀若黃音，繭之外面浮絲也。以待繅已剝後仍復攤，好天氣炎熱，無論已剝未剝，皆宜貯井水於簏下，使受涼氣。

有防其出蛾，而以火焙之，使不能變者，實在繅不及時，則不得不用此法矣，然其絲究不若未經火焙者之光潤。

落繭後須過秤。知繭之斤兩，則知絲之斤兩，而繅絲之日數，可屈指計矣，繭百斤約可得絲十斤。善繅者以雙錢眼繅之，一日亦止繅得斤半，須七日乃畢。若不能用雙錢眼，而以單錢眼繅之，一日止繅得一斤，則必十日乃畢。故用雙錢眼繅者，繭過百斤，便須添設絲車。用單錢眼繅者，繭過八十斤，便須添設絲車。

落繭時遇有綿繭、蛆鑽繭、映頭繭、凹赤繭、穿頭繭、草凹繭、尿緒繭、同宮繭，蠶嘴受傷，縈絲寬慢，其繭軟而鬆者，曰綿繭。蠅集蠶身，蛆生腹內，成繭後穿穴而出者，曰蛆鑽繭。老不化蛹，斃爛繭中，穢汁潤映者，曰映頭繭。薄緒纏身，赤蛹外露者，曰凹赤繭。山火太旺，匆遽吐絲不及，周遍環繞其繭，一頭穿破者，曰穿頭繭。黏簾附帚，結成深印者，曰草凹繭。蠶溺沾染，漬成黃瘢者，曰尿緒繭。上山太密，兩三蠶共成一繭者，曰同宮繭。皆宜提出，另儲。其不可繅者，或爲綿或爲絮，其略可繅者，或另繅作醜絲，慎勿雜入好繭中繅之，致使好者亦醜。

所落之繭，有內潰而漬濕者，謂之陰繭。摘繭時便須提出，慎勿雜入好繭中繅之。雜人其中，則絲湯易濁，併好繭之絲，亦不能發亮矣。

所提出之陰繭，以清水浸之，日易水兩三次，俟繅絲既畢，繅絲時無暇及此，且本以多浸幾日爲妙。搗去其汙，以絞不出汙水爲度。用桑枝灰和煮，復以清水漂淨而曬之使乾，則極潔極鬆，如彈熟之棉花矣。以手抽之，但欲其勻，不必過細。可織綿綢。以手抽絲之法，一見便曉，然必見而後曉，非筆所能述也。

留種之繭蛾已盡出，俗謂之蛾口繭。即以清水浸一兩日，其汙較少，且在外而不在內，故無須久浸。濯去其汙，煮而曬之，餘與治陰繭之法略同，其用亦略同。

繅絲之竈上下俱圓，高二尺，寬其上而窄其下，使繅絲者，有容膝處也。上徑尺六寸，圍四尺八寸，下徑尺一寸，圍三尺三寸，置鍋其上，以泥護之，勿使漏烟。

繅絲之水，擇溪澗之極清者取之，自石罅流出者尤佳。勿用井水。用井水者絲不亮。

絲車制度不可差，以分毫差之，分毫則必有窒礙處矣。有木匠曾在嘉湖等處，年久者，其胸中必有成竹，可使製之。

絲車後須設火倉，與車上著絲處針對，雙錢眼設兩倉，單錢眼設一倉。蓋絲

從水中抽出，使從火倉上過，火與絲約離二寸許，遠則火力不及，近則恐有火傷。則隨繅隨乾，否則彼此膠粘，俗謂之水粘。掉絲時費手矣。

倉中所用之炭，須無煙且不爆者。煙則熏壞絲色，爆則燒斷絲條。一絲竈之左須，設一木盆，用物架高，使與竈齊，以盛蛹，即蠶所變也，成繭後，一變而蛹，再變而蛾。與繅不上絲之熟繭。歇車後，擇繭之尚厚者，併入陰繭，治之餘則盡置鍋中，以原湯煮之，煮透後以絲箒撥之，擺之，則蛹皆離絲，而絲亦牽連成片矣。於明晨取出貯以蒲包，用重物壓乾，提起牽連成片之絲，擺落其蛹而曬之，俗謂之絲搭頭俟。抽絲既畢後，以桑枝灰和煮，扯開勻鋪篩底，用軟竹枝於淺澗中疊疊敲去蠶嘴而曬之，使極乾。以手抽之，用與陰繭略同，於冬時披之肩背間，裏衣之外，絮襖之內。尤足以禦寒。

歇車時，鍋中所餘之繭，謂之湯頭繭，以大碗儲之，於明日動車後，雜入生繭未經湯者，曰生繭。抽之。

繅絲之法，難以言傳，必熟看，始能通曉，可於繅絲時，來寓觀之。

有親友貿易嘉湖等處者，可囑其在彼學習，學習既成，則旋里後可傳之，無數人矣。

飼蠶者須度量自家桑葉之多寡，初生之蠶謂之蠶花，蠶花落紙時，便須以戥秤稱之，蓋蠶花一錢，飼之得法，約可得大眠五六斤，統前後計之，須食葉百三四十斤，不可於收蠶花時，一味貪多。以下總論。

稱蠶花之法：先將蠶布稱准，至蠶花落紙後取蠶布再稱之，則蠶花之分兩曉然矣。竟以蠶花置戥秤盤中，恐其畏冷。

蠶有不食之葉，二金葉、有黃斑者。油葉、色黑若有油。儲之太堅，踰時則油矣。如買葉於數十里外而儲之，不得不堅，則須於中道放風，放風者擇有風無日之處，發而鬆之也，約行二十餘里，便須放風一次。是也。有不可使食之葉，二水葉、食水葉則絲爛。及桑樹在大麥田中者，食之壞蠶，種桑、買桑者均宜牢記。是也。

晝時所食之葉，宜於辰刻採之，早則尚濕，遲則易枯。夜間及明日清晨所食之葉，宜於申末酉初採之。亦恐其易枯，故也，日色正盛時所採，必易枯。

飼蠶者宜識天時，天將雨，便須採足一兩日之葉，以爲之備。少則以缸甕鬆鬆儲之，多則於無風日處，鋪竹席於地，而鬆鬆堆之。使食盡此葉，而雨如故，則不得不於雨中採葉，所採之葉，以布夾之，新者惟白布可用，舊則不拘顏色矣。少頃即乾，否則以淘過未淘者恐有灰。之乾麥拌之，亦少頃即乾，若大眠以後需葉甚多，則翦取長條，於有風而雨點不到處懸之，亦少頃即乾。

葉之所以必切者，切則易勻，且較省也。切葉之粗細，以蠶之大小酌之，蠶初生時，所上之葉，宜細如絲綫。初眠起後，則可寬至半分。二眠起後，則可寬至分許。三眠起後，則可寬至二三分。至大眠起後，但去其枝與莖，以鬧刀大致鬧之可矣。

食葉之疾徐，亦不盡關乎冷煖也。初起時必不甚疾，將眠將老時，亦不甚疾，其最疾者，中間之三兩日耳，此三兩日，上葉宜較勤。

飼蠶以屋多爲貴，如住屋不多，便須多設曬簟，以蠶架架之。

糠灰、山箒、絲柴，即燒絲鍋之硬柴也，以少煙者爲貴。及淘過之乾麥，蠶倉所用土磚，皆宜先時預備。

桑渣蠶砂皆非棄物，設土窖儲之，而浸之以水，俟其腐爛，取以糞田，極肥糞桑亦極肥。

蠶最爲鼠所喜食，飼蠶者不可無貓。

蠶喜靜而惡鬧，勿任人喧嚷其旁。

蠶忌香醋瓶酒甕藥罏及一切有香氣之物，勿使近，蠶婦勿佩香囊。

蠶忌油煙，吸煙者向蠶吐之，蠶口立流黃水。

蠶忌油漆，勿於飼蠶處油漆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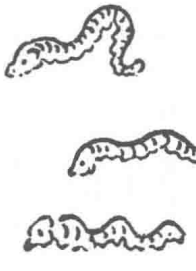
襯蠶慎勿以字紙。

栽桑原以飼蠶，然不飼蠶而栽桑，亦未始非計也。栽桑百株成陰後，可得葉二三十石，以平價計之，每石五六百文，其所獲已不薄矣。

蠶多而桑葉不足者，須約計其所缺之數，先時買定，併言明立夏幾日後翦採。早則立夏三日後，遲則立夏五日後，不先言明，恐買者欲早，賣者欲遲，易滋口舌。蓋桑之貴賤，最難逆料，先時買定必平價也。

飼蠶者不可專望其賤而不買，宜知有貴至二三千文一石時。栽桑者不可專望其貴而不賣，宜知有賤至百十文一石時。

清・吳儀洛《本草從新・蟲魚鱗介部・卵生類・殭蠶》 鹹，辛，平。殭而不腐。得清化之氣。故能治風化痰。散結行經。蠶病風則殭，故因以治風能散相火逆結之痰。其氣味俱薄。輕浮而升。入肺肝胃三經。治中風失音。頭風齒痛。喉痹咽腫。炒爲末，薑湯調下，一錢當吐出頑痰。丹毒瘙癢。皆風熱爲病。瘰癧結核。痰瘧血崩。崩中帶下。風熱乘肝。小兒驚疳，膚如鱗甲。由氣虛血虛名胎垢，煎湯浴之下乳



汁，滅瘢痕。諸證由于血虛而無風寒客邪者勿用。以頭蠶色白條直者良。糯米泔浸一日。待桑涎浮出，焙乾去絲及黑口。搗用。惡革蘚桔梗茯苓桑螵蛸。一切風痰，白直殭蠶七個，細研薑湯調灌之，酒後咳嗽，蜜調細末服一錢。

又《蠶蛹》 炒食治風及勞瘦。爲末，飲服，治小兒疳瘦。長肌肉，退熱除蚘蟲。煎汁飲，止消渴。研敷瘡瘡惡瘡。吳瑞曰：繰絲後蛹子，令人食之呼小兒兒。孫思邈曰：猘犬咬者，終身忌食，發則難免。蠶繭甘温，能瀉膀胱相火。引清氣上朝於口。止消渴。蠶與馬並屬午，爲離主心作繭退藏之際，故繰絲湯之能抑心火而治消渴。癰疽無頭者，燒灰酒服。服一枚出一頭，服二枚出二頭。



蠶蛹

又《原蠶砂》 蠶食而不飲，屬火性燥，燥能去風勝濕。《經》曰：燥勝風，燥屬，金風屬木也。其砂辛甘而温，炒黄浸酒，治風濕爲病。支節不隨。皮膚頑痹，腰脚冷痛，冷血瘀血，炒熱熨患處亦良。寇氏曰：醇酒三升，拌蠶砂五斗，蒸熱，鋪暖室席上。令患冷風氣痹人，以患處就卧，厚覆取汗，不愈明日再作，但須防昏悶。麻油調敷，治爛弦風眼。目上下胞屬脾，脾有風濕，則蟲生弦爛，又新瓦炙爲末，少加雄黄麻油調敷，治蛇串瘡，有人食烏稍蛇，渾身變黑，漸生鱗甲，見者驚縮。鄭奠一令日服晚蠶砂五錢，盡一二斗，久之乃退。二蠶矢也，淘净曬乾。原雄蠶蛾，氣熱性淫。主固精强陽。蛇虺咬傷用，主二蠶蛾研敷之。



原蠶砂

清·周學濬纂（同治）《湖州府志》卷三〇《輿地略·蠶桑上·護種》 清明後穀雨前，用舊絮包種六七日，《育蠶要旨》。或以帕裹之，置熏籠一宿，謂之打包。天暝則置之牀上，天寒則抱於胷前，宜老翁老婦任之取其温和，適中也。《西吳蠶略》。其子變緑，謂之戰色，俟全緑即可收蠶。倘桑葉萌芽，未曾暢茂，天忽驟熱，宜將種放涼處，使不戰色。《育蠶要旨》。蠶子先出者謂之破蚣，彌遥切。有破蚣須以燈草心數十莖，匀鋪布上而摺之，以防壓損。

又《收蠶》 蠶，出率以穀雨爲期，故諺云：穀雨不藏蟲。《胡志》。看布種戰色，其子飽綻，即有蠶數十箇，名爲横布，三朝當將種鋪開在向陽處，如陰雨或在牀上，或在竈上，以暝處爲佳，《育蠶要旨》。或以桃葉火炙之。《胡志》。待其脱殼，採花葉少許，即野薔薇葉，俗名做絲花。《育蠶要旨》。目爲花葉者別於桑也。董蠡舟《樂府小序》。去梗刺熁燥研末，其香無比，用麻布篩，篩在種上，蠶得此則脚鬆易刷。候一箇時辰，《育蠶要旨》。蠶得葉香，蟄者盡出，董蠡舟《樂府小序》。用食鍋抹乾，金漆大盤亦可。將鴈毛輕輕刷籠，收於鍋内，更用小圓竹器，《育蠶要旨》。柳條者亦可。忌用新油新漆者。《廣蠶桑説》。鋪薦稞灰一層，雜以石灰亦可，《育蠶要旨》。或用秈稻草灰，《廣蠶桑説》。上覆以紙，即放蠶之器中，《育蠶要旨》。謂之攤烏。《胡志》。上用切細嫩葉薄糝，蠶即能食，凡收下未曾食葉，即一二日不飼，不致餓壞，倘喫葉些些，以後稍飢即斷絲腸矣。《育蠶要旨》。葉稀即補之，烏密處以細竹箸撥匀，《烏青鎮志》。放在暝處，謂之冷看。須六七周，初眠倘用火，較速謂之三日三夜，趕頭眠，《育蠶要旨》。熾炭於筐之下，并其四周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患不齊之患矣。編經曰：蠶薦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是爲看火。《湧幢小品》。非無速效，而後日往往生病，《廣蠶桑説》。不若冷看之妥，唯遇春寒用火可免畔黿。亦作黿，黿或借用，蕃替雁字。蠶畏冷，藏葉底不肯向上食葉，謂之畔黿。燒炭擊一箇，用灰蓋好，置架下，不得過熱。《育蠶要旨》。蠶初脱殼曰烏，《爾雅翼》曰蚳，餘諸書曰蟻。細如髮，色黑，嫩桑葉切極細，飼之微有聲，遇雷聲則以故種連即種布。護之。奉馬頭孃於室，布桃荋於門，戴桃荋於首，以祓除不祥。《西吳蠶略》。烏兒每重一錢，十六兩戔子。可得出火一斤，大眠四斤，並廿四兩秤爲中平之率。《遣閒瑣記》。沈炳震《樂府》：下蠶蠶生戢戢，初如髮，隱約難窺，出復没歷，頭檢取最吉。方鋪筐疊架作蠶房，鴈毛細意刷更净，不教紙上猶留。藏小姑持稱較多少，今年定比去年好。阿翁護持寒暝，宜天公方便温和，早揮刀切葉，快如風，細作絲條，香氣濃，匀鋪簇面，青茸茸，老翁旁觀不復語，唯見眉間長栩栩，瓦盆有酒還可酳，既醉槃姍起獨舞。

又《飼蠶》 收下後葉宜切細，初眠後可麤，二眠後用葉片，《育蠶要旨》。三眠則連枝與之。出火前忌濕葉，大眠餉後又惡太燥，以潔水灑葉而飼。董蠡舟《樂府小序》。按：飼蠶曰餧，土音讀若豫。每日布葉五六次，須鋪得極匀，不必過厚，黄昏時一次須略厚。如遇陰寒，布葉而蠶不甚食，須用棉被將盛蠶之器四面包裹，使受暝氣則食矣。器上以他物架空，恐棉被壓及蠶身。《廣蠶桑説》。僧於蠶月入夜打鐘三次，以警蠶婦餉葉之候。蠶畢率酬以緜，施國祁《禮耕堂詩集》。大約每蠶一斤，廿四兩秤自收下至上山，喫葉一百八十斤，十五兩三錢秤。此上上蠶也，稍平者不到此數。《育蠶要旨》。沈炳震《樂府》：飼蠶初眠二眠蠶如毛，飼蠶切葉嗟勞勞，辛勤半月蠶出火，帶葉連枝亦已可。小時食葉葉須乾，露中采得當風懸，大眠餉後葉可濕，清泉細灑明珠圓。葉乾葉濕各有宜，第一難

防侵曉時，晚來黑雲忽四布，明朝定是漫天霧。擷蔬芼羹罷晚膳，結伴提燈連夜剪，我儂辛苦自不免，隨人更復勞黃犬。董蠡舟樂府飼蠶終朝剉斫費摒擋，藁砧束作明月樣，絲絲青葉如牛毛，細意聶切何辭勞。浹辰之間眠過二，眠起便將完葉飼，盼到幾時纔出火，連枝喂食無不可。只愁霧雨氣鬱蒸，簷前風戾懸長繩，小蠶惡濕大宜潤，手瀹寒泉細噴噀。調飢未怨朝食遲，生怕蠶飢甯我飢，蠶飢便恐絲腸斷，未敢片時少稽緩。一宵四起黎明興，阿母年邁猶能勝，回眸一笑呼小妹，鋪筐未了垂頭睡。

又《眠頭》　蠶將眠不勤食，曰紅懶思。又有青懶思。亦曰攬絲，言口中吐絲也。《胡志》。云蠶長已倍，乃發油光，名紅懶思。《西吴蠶略》。其曰食孃者，言他蠶盡眠，而此猶食葉。《胡志》。結觜停食曰眠，蛻膚向食曰起，時寒則遲，時温則早，此天爲之也。冷看則遲，熱看則早，食慢則遲，食緊則早，此人爲之也。初眠曰頭眠，次曰二眠，三曰輟火，四曰大眠。已眠者爲眠頭，已起者爲起孃。火蠶之眠，疾而且齊。如見紅攬絲，即宜驟除沙鼈。冷蠶之眠，略分先後，須審其眠十之二。方驟卻不可早，早則食葉者尚多，不能不多飼，飼多鼈厚，又難復驟，必受鬱蒸之病。亦不可遲，遲則眠於沙鼈者多，既不勝檢捉之煩，且致沙鼈罹抑之患。《吴興蠶書》。仍以竹箸細細分開，去其殘葉。《烏青鎮志》。初眠雖係學眠，究欲其齊，朝見眠頭，而夕定鼈。夕見眠頭，而朝定鼈，其蠶必佳。眠頭欲眠者，數十箇也。定鼈無不眠也，雖屬好蠶終不免有青條。將眠，葉不可多采。每眠並同。《育蠶要旨》。眠則擿置他器，曰捉眠頭。董蠡舟《樂府小序》。頭二眠，蠶小不能捉，但去沙屑謂之替。《西吴蠶略》。候眠頭，凡蠶之眠，皆先吐絲著鼈，以纏其足，謂之做鼈，須停火停葉，火不停則傷蠶，進葉則已做鼈者，復上聚葉面，面重做矣。移放帷帳之中，勿使風襲。風吹之則觜頻縮，而難吐，西北風尤忌。又不可撞動蠶筐，撞之則觜亦縮住。初但伸觜，向上挺身，不動謂之打眠，椿再候之，則吐珠矣。觜上忽伸出一紫色圓點，如綴珠，然謂之吐珠。《吴興蠶書》。俗謂頭眠頭頂沙，二眠蠶拖蠶，然猶不足憑。唯看其蠶身放白，蠶身長大旺葉，以後漸漸色黄，收身褪葉，觜尖有黑二殼，此眠之候也。《育蠶要旨》。引青不眠者，謂之青條，定鼈後用舊穅灰糝於面上，用葉片剪開，貼在鼈上，其青自來，謂之引青，捉之自盡。《育蠶要旨》。亦名相青，或以葉鼈引亦可。《吴興蠶書》。派老底蠶之，眠貴齊，眠齊起亦齊。若飼葉不勻，則食足者眠早，不足者眠遲，一筐之中，眠頭與食葉之蠶，糾紛雜沓。【略】眠頭不飼則缺食，而愈不能眠矣。須鼈開面上食葉者飼之，而以底中之眠頭另貯，謂之派老底。而上之蠶，雖非青蠶，收成終不及老底之豐。一種眠頭蠶，至吐珠爲眠成，取空筐勻糝班穅，即舊穅灰或兼拌散石灰。以眠頭帶鼈，鬆布其中，謂之派鼈。用手宜輕，不得觸傷蠶觜，鼈中沙矢必盡，敲去復厚糝班穅一層，安頓静暝處，謂之種眠。《吴興蠶書》。今蠶鼈乾燥，眠亦易起。《育蠶要旨》。候起孃，自眠而起，天寒約一周時，天暝較速，欲其速起，須用抄鼈法。廊簷外架竹木作棚，上覆蘆簾，外護草薦，太陽洞照，移蠶筐置棚下，頻頻翻動蠶鼈，謂之抄鼈蠶，乘暝氣半日即起矣。先起者名搶火孃，悉屬雄蠶起齊後，若絆滿楊花，鼈須用箸分開，使起孃在下者，皆得乘鬆而上。《吴興蠶書》。驗眠頭起孃，眠頭身體堅實，向明照之色，深緑者爲無病，疲輭紅黄則病矣。捉眠頭時，葉鼈乾燥沙矢堅結者爲無病，葉鼈潮潤沙矢汙手則病矣。俗用清水一盌，取眠頭十箇，除浄纏脚絲，投之皆沈者爲有十分收成，沈九爲九分，以次遞減。起孃初蜕，昂首張尾，色如羊脂者爲無病。頭垂尾斂，身黄如陳倉米色，俗謂之著黄，草布衫放葉後，即尾流清水矣。火蠶須用新白紙一方置筐中，眠頭起齊，紙上無一點汙穢水跡者良，若有跡爲傷火之徵，棄之可也。《吴興蠶書》。眠起食倍於前，衡之重亦逾倍者，里語謂之餉得起，反是曰餉不起。董蠡舟《樂府小序》。沈炳震《樂府》：捉眠朝來新見紅懶思，蠶眠應在下春時。埽除筐簿教潔浄，料理盤餐供晚炊。已看欲眠還復食，前後參差在一刻。就中一一勞揀擇，堆筐重疊密於鱗。此是儂家希世珍，分筐合計逾十分。今年蠶花勝比鄰，室中摒擋還未已。小兒索乳啼不止，小姑作勢一日忙。頻呼不應倒空牀，哺兒未畢鷄鳴廂。獨自攜燈照起孃。董恂《樂府》。捉眠三眠四眠種各異，欲眠不眠攬絲術。小姑纔向筐簿看，道是今番不須飼。紛紛多見紅懶思，只在黄昏眠可遲。縱有食孃也不多，緣枝求葉無三四。囑姑慎勿貪戲頑，晚餐端整炊疏食。大家飽飯腹不飢，捉眠好盡今宵事。已眠未眠一一分，曲植簷筐忙位置，手中碌碌猶不閒，早見朝曦小窗至。

又《餉食》　眠起初食曰餉。《胡志》。眠後，看鼈上有白絲如縣，謂之楊花鼈，然後可以餉食，或看其觜上始白漸黄終至稍黑，亦可餉食，總以眠頭盡起爲度。《育蠶要旨》。如起孃不甚齊，不妨稍遲，以俟其齊，俗謂之熬。《遣閒瑣記》。眠一次則觜闊一次，衣寬一次。布葉太早，恐觜已闊，而衣未盡脱者亦食之，則腹大而未脱之，衣脱不下矣。《廣蠶桑説》。食盡曰葉過，以語忌而更也。董蠡舟《樂府小序》。食葉之疾，徐不盡關乎冷暝，初起必不甚疾，將眠將老亦不甚疾，最疾者中間之兩三日耳。此兩三日，上葉宜較勤。《廣蠶桑説》。二眠餉食不比頭眠，及出火不可過熬，大眠餉食稍嫩亦不妨。《育蠶要旨》。沈炳震《樂府・餉蠶》：卷帷看蠶蠶盡起，求食紛紜曲薄裏。青青采得新葉歸，緣枝食葉疾

於飛。須臾連筐食更盡，從頭添葉甯令飢。餉蠶粗了到門前，偶值鄰姑采葉還。聞道市頭葉大貴，只論有葉不論錢。東家典衣還去買，西家新婦耳無環，歸來絮語問夫壻。細數儂家蠶葉計，不愁葉少便歡然，留得銀釵長壓髻。

又《二眠》 二眠疾於頭眠，其除沙停葉，諸法與頭眠同。《吳興蠶書》。二眠退皮長二分許，黑色，退而漸白，食葉聲亦稍大。《西吳蠶略》。

又《出火》 小蠶用火，至三眠去之，故名出火。亦作輟火。近多不用火，而出火之名，乃相沿不改。《遣閒瑣記》。蠶至輟火，與小蠶異，小蠶之眠皆派沙，輟火必除盡，沙沙淨檢，眠頭方可用秤較量。《吳興蠶書》。不事竹箸，用手一一取下，《烏青鎮志》。謂之捉眠頭。其臨眠屬換之法，亦異小蠶，眠十之二即可屬，輟火須俟有十之三四，方屬。蓋蠶大，筐增，又欲除沙，捉蠶雖衆，手疾檢較之派沙多費時刻。眠頭在沙久，最易蒸損，況輟火之起較速，諺云：輟火打箇滾，言起之速也。往往有捉未齊，而蠶已起者，唯俟其稍多，則屬畢，即眠飼亦不過一兩頓。沙沙既薄，檢捉亦易，可不患其蒸損矣。捉齊後秤準分兩，取石灰末和班穅糝於筐中，以眠頭稀布之，更用班穅糝於面上，則燥而暎。《吳興蠶書》。鄉人謂之拱。俟有起孃，即用穅子預先曬乾，折開放在面上，起孃不至沸騰。如天陰，用稻柴剪斷亦可。起齊後方可餉食。《育蠶要旨》。長約三分，映光照之頭，作碧色，乃出火之候。起齊布葉，有十字架以承筐，取便旋轉，始飼以整葉，聲如小雨。出火一斤半爲一筐，亦有以一斤作一筐者。《西吳蠶略》。按東鄉則論斤，不論筐。蠶多則論斤。黌之少則買之，俗曰掇出火蠶。《遣閒瑣記》。買出火須擇，其絲絡纏縣者爲上。《育蠶要旨》。

又《大眠》 大眠與輟火同，亦秤分兩，每輟火一兩，大眠四兩，爲正額過。爲蠶長不及爲蠶損，恒以此卜收成之豐歉。《吳興蠶書》。蠶至大眠好歹，已定一半，好者眠中齊集，稍有青條，蠶身均勻，並無大小，其色青白，若一周外尚不眠，青條無數，布漆甚多，其而必當棄之。凡出火一斤得大眠四斤，爲四斤捉得五斤，則爲五斤。捉看眠頭如前法。《育蠶要旨》。輟火眠頭每筐分布三斤，大眠每筐五斤，筐內勻撒菜莢或寸切稻草，仍以石灰和班穅覆之。《吳興蠶書》。餉食時候比出火可早，食葉可灑水。氣水葉終不可喫。《育蠶要旨》。眠起長可七八分，背有絲腸閃動，可覩食葉聲如驟雨。《西吳蠶略》。大眠起後食葉愈速，能一晝夜食葉十餘次，則五晝夜即老矣。能多食數次更好，蓋此時多食一口葉，則上山後多吐一口絲，故唯恐其食之少。《廣蠶桑說》。

又《分屬》 蠶長則稠，疊沙屬厚則發蒸，鮮有不致病者。分屬之法所以疏繁，除穢也。分無定期，視蠶之稀密爲之。屬亦無定時，或日中一屬，或早暮各一屬，視天之寒暖爲之。《吳興蠶書》。薙早則是傷，而絲不光，瑩薙遲則氣蒸，而蠶多濕疾。《湧幢小品》。蠶性喜温而又惡濕熱，故必穅括，穅則剥去底下一層，括則取其面上一層，而穅中猶有蠶在，必當搜剔淨盡。倘有殭爛白肚空頭等蠶，棄之無遺。每日宜穅括一回，而出火及大眠時爲尤要。更有救逆之法，如爛肚，傷熱。吐水白肚，二種氣水葉。空頭，小蠶時失葉飢傷。布漆，身有黑斑點生，種之故。必須勤穅，方不傳染。如殭蠶，傷冷。癟孃，不上葉生，種時對得不深。可噴燒酒或甘草水，又法以馬毛鋪蠶器內，可免諸病。《育蠶要旨》。《務本新書》云：擡蠶要衆手疾擡，若箕內堆聚多時，蠶身有汗後必病損，漸漸隨擡減耗，縱有老者，簇內多作薄皮繭。布蠶要手輕，不得從高糝下，遞相撞擊，因而蠶多不旺，已後簇內成懶老翁。赤蛹輕疾二字，最是分屬良法，顧輕易失之，遲緩而不疾，疾易失之，鹵莽而不輕，二者能兼，斯盡善矣。至將眠一屬尤爲緊要關鍵。《吳興蠶書》。葉過後枝莖雜，蠶矢謂之薙子，俗呼蠶沙垃圾。董蠡舟《樂府小序》。設土窖儲之，浸之以水，俟其腐爛，取以糞田，糞桑極肥。《廣蠶桑說》。留分地處蠶甯稀，毋密，密即分不得，任其擁擠。小蠶尤宜寬展，蓋蠶小力薄，若摩肩疊跡而處，則强者爭食，弱者必擠於屬下而受飢，故布蠶於筐，不得湊著筐邊，四圍當離二三寸以爲疏。蠶地步飼一次，即細看一次，就其密處用箸輕揭勻布，四邊或連屬鬆開，務使游行自在，不苦局促則食葉勻而無大小不齊之病。《吳興蠶書》。一開筐蠶已滿筐，另用空筐分貯，曰開筐，或帶屬分開，或隨屬派出，總不使筐內少有堆聚處，則不致蘊鬱。《吳興蠶書》。一剥屬筐內，屬厚須取班穅薄糝蠶上，飼葉兩三頓，俟葉既過，就班穅間開之處，將蠶逐漸剥起勻布，空筐剥須詳慎，不得匆遽損蠶，撤去原筐內沙屬，《吳興蠶書》曰出薙。董蠡舟《樂府小序》。一合屬蠶，初生至二眠，有用合屬者，蓋小蠶體弱不任翻剥，合屬較便捷，亦用班穅薄糝飼葉，俟過以新紙一幅，鋪於蠶面，紙須大於筐。上蓋空筐。亦須大於有蠶之筐。兩人對掇，共按緊上下兩筐，覆使翻身，卻揭起原筐，沙屬盡在蠶上，即依班穅間隔之處，捲去沙屬糝班穅一層，以原筐蓋之。兩人如前對掇，按緊翻轉，須趁勢旋運，不得鹵莽用力，撞破蠶屬。隨去空筐與紙，紙上惹蠶以鵝毛淨担之。火蠶亦合屬，卻不糝班穅，以綫隔之。綫用二三十條，一頭扭一總結，勻鋪蠶面，飼葉兩三頓。用空筐如法合轉，就綫之總結處，提起捲去沙屬，尤以速爲貴。《吳興蠶書》。網屬蠶，過二眠蠶身已大，用大筐安放。大筐重笨，殊難轉運，合屬則蠶長，筐增列槌層疊，若用手剥，亦緩而不能。一時周徧，唯以網屬之較省力，較敏疾。網之宜疏宜密，須酌量蠶之大小。屬時取網鋪於蠶上，須平正熨貼，使蠶得穿網眼而上升。飼葉三頓後，蠶已就食而齊集網面，網之眼

皆爲葉蔽不復漏蠶，隨以空筐置其旁，兩人提網四角，移放空筐中。網底或帶斃梗亦宜摘去網之四角須搭入筐內，若懸挂在外，恐槌上進出，或有牽絆也。下次蠶另以網鋪此網，隨沙斃撤出，故一筐需用二網。《吳興蠶書》。簾蠶禮具曲植，曲即箔也。今之蘆簾是也。古人盛蠶以箔，今則唯以筐盛，取其擡蠶便易。蠶過大眠，又鋪地上，無須筐箔，故簾止爲山棚上架蠶之用。然夏蠶大眠之後，時正炎熱，若鋪地上，沙斃中濕熱之氣，甚於春蠶，蠶受之斷無不損。若仍置於筐，每日據筐蠶換，又不勝擡運之苦。宜遵古法，以簾代筐，即於簾上蠶之。簾宜據室之中，架空平鋪，兩旁留數尺餘地，便人左右往返。先於簾之左一半，布蠶斃厚蠶，至右一半撤去，沙斃右厚復蠶，至左蘆簾廣闊，不窘邊幅，蠶皆舒展，葉層沙矢之屬俱從簾縫下漏，簾上止存枝梗，決不發蒸。《吳興蠶書》。捉離孃，長孃蠶訖斃中，尚有存留，俗謂之離孃，言其離散則上行，疾病則沈斃。處斃下，謂之沈斃。斃中之蠶，決非上品，然蠶時遺賸，或有强健者，正須子細抉擇，不得概棄。《吳興蠶書》。出火以後，間生小蠶，其細如烏，俗名長筐蠶，《西吳蠶略》。是爲長孃，係蠶之胎生者，有此爲滋長之徵，亦須檢留。《吳興蠶書》。隨母食葉，追母蠶登簇，小蠶亦隨成小繭，形如梅核，極可愛。《西吳蠶略》。按：長孃隨母同眠同老，不可離母，有愛而檢出，另育一器者，悉斃矣。董蠡舟《樂府》：出薙大起已後食倍加，須臾止賸枝槎枒。枝間遺矢更狼籍，積來箔底何紛拏。滓穢叢殘待捐棄，始可再將新葉飼。更欲移蠶置別筐，一一捃拾談何易。唯將罣罷筐上張，網中層疊敷柔桑。蠶從網下來就食，一網舉之誠善策。枯莖薙出芻狗陳，明日晨炊可代薪。豈徒爨下供所乏，更得草人土化法。亭亭如蓋桑陰遮，得氣全賴壅蠶沙。

又《鋪地》 蠶以居筐爲善，然大眠以後，蠶大筐多列槌分架，擡飼難擡斃尤難。《吳興蠶書》於是埽地藉蘆簟，而散蠶其上。《胡志》以土坯闌限如筐，《吳興掌故》謂之放地蠶，《廣蠶桑說》亦謂之下地。有大眠放葉周時後，下者有放葉三餐，即下者酌量蠶之多寡，室之寬狹，瓜分棊布幾無餘地，以容人自此不擡不斃，唯朝暮勤飼以俟，其老真簡便法也。蠶有忌下地者，一夏蠶時屆炎暑，沙斃熏蒸較頭蠶更甚，在地無從斃換，蠶受之即傷而無成，不可下也。一種蠶，蠶既爲種，尤宜燥潔，地上終嫌潮潤，且蠶少擡斃極易，不必下也。《吳興蠶書》。蠶既下地，居高布葉，須輕輕布之，務使均平。有手所不能到處，用細竹枝挑之，使勻。《廣蠶桑說》。除蟲豸：蠶下地易爲蟲豸所傷，室中先須淨埽塵埃，塗塞隙穴，四壁之下蟲豸得以藏匿者，悉取石灰末徧撒，以杜絶之。《吳興蠶書》。按：俗以是日祀馬頭孃云：能祛馬蝗。一排蠶凳：蠶徧一室，人無所駐足，飼葉極難，周

帀須直排狹長矮凳二條，凳離開約八尺，凳上橫鋪三板，以備飼蠶行之。《吳興蠶書》。鋪草蓐：蠶身不可著地，須用稻草葉厚鋪一層，謂之草蓐，以禦潮濕，然後布蠶。《吳興蠶書》。布蠶地：蠶以稀勻爲主，室中上下左右當離尺許，以爲鬆蠶地步，蠶身自大眠至老，須長一倍，故四圍留餘地，以俟其長。又蠶性喜上行，上半間尤宜稀布，自能走勻。《吳興蠶書》。隔潮濕：自下地至老約五六日，飼久斃厚，遇天時潮悶，即有濕熱之氣上騰，宜取乾茅草細切二三斗，勻撒蠶面上，飼以葉，下有茅草，可以隔其熏蒸也，無茅草以稻草代之。《吳興蠶書》。假蠶館：凡設塾於家者，蠶至大眠，房屋皆須鋪蠶，而蒙師亦家盡養蠶，須自助，勢是時村塾盡輟學，謂之假蠶館。《西吳蠶略》。沈炳震《樂府・鋪地》：大眠蠶身長似指，攢頭一簇壓不起。農家無箔更無筐，埽地鋪蠶勢難已。獨憐室中如席大，假饒著蠶無可坐。婦姑勃谿屋欲破，偪塞相看嗟無奈。前楹今歲作學堂，抱書來讀鄰家郎。先生據堂日高坐，環列弟子分兩行。若使堂空散學徒，那愁無地可平鋪。蠶多屋少無著處，傳語先生暫歸去。

又卷三一《蠶桑下・縛山棚》 蠶老作繭架棚以處之，謂之山棚。須因地制宜，牢固平穩，需用竹木簾帚繩索諸物，宜先時一一整頓。屋多棚與地，蠶各據一室。屋少者，即於地蠶上架之。一架棚用竹或木，依室之闊狹，裁爲橫楞，凡室六架者，楞用三根，八架者，楞用五根，各以麻繩從梁上懸下，縛住楞之兩頭，楞離地約五尺。按東鄉較低，不過四尺，欲其近火也。均須齊平緊穩，亦有於柱上各釘四五寸小木一段，託住橫楞者，較繩懸爲省。便更以竹四枝依室之淺深，裁爲直楞，勻架於橫楞之面，用繩緊繫上，覆蘆簾。湊滿一室。毋使少有空缺處，各楞及繩並宜堅固，庶免傾側，覆壓之虞。《吳興蠶書》。云搭山不宜緊靠墻壁，蠶性好高，必至無可高處乃止，緊靠墻壁，則近墻之蠶，將有成繭於瓦縫間者。《廣蠶桑說》。有力之家，度室之廣狹，削木如其長，廣一尺餘，厚五之一，四足如机子狀，謂之山棚凳，用省架木之勞。董蠡舟《樂府小序》。棚高低貴得中，不可太高，高則不能收火氣，亦不可過低，低則棚下局促，不便人行。《吳興蠶書》。棚忌悶，以疏爽爲主，疏爽則氣透，無悶繭之患，故樓下不可架棚，《吳興蠶書》。樓上搭之最妙。《廣蠶桑說》。棚宜寬，蠶多棚小，則同功繭必多。《遣閒瑣記》。棚宜暗，老蠶見亮光輒遊走無定，不即裹身，蠶上齊後，所有窗户悉宜遮掩。

又《架草》 蠶之成繭不能無所倚傍，故棚上須立草帚，《吳興蠶書》。名曰帚頭。董蠡舟《樂府・小序》散布登蠶其上，有至二三重者。《湧幢小品》。墩帚折帚各隨鄉之所習，總以密簇爲主，有就簾上立者，鋪一節蘆簾，即立一節，草帚

隨上一節，蠶四圍著邊處，用草一束橛私盍切中州集有咏橛子詩緊，謂之橛邊草，此隨立隨上法，有離簾面尺許，用細長竹縱橫搭成方格，按胡志云：方孔各尺許。以繩縛住，絡於梁間，謂之花格竹，卻簇帚於格內。按南潯左近不用花格竹故帚頭時患眠山棚上另設橫楞架板，登之取蠶，從高糝下，繭成後除去，下橫楞蘆簾，謂之除托。此先立後，上法習俗各異，然其用則一也。《吳興蠶書》。折帚，中折而盤旋之，如蓋如笠，《西吳蠶略》。兩頭向下，其形下大上小。《遣閒瑣記》。一墩帚，以草紐鬆鬆縛之，截齊其兩頭，如洗帚狀，長尺五六寸，紐以上長尺許，紐以下五六寸。圍五寸許，以隻手握之，滿握。左手持紐縛處，右手持其下之五六寸，扭之使轉，則隨扭隨緊，隨紐隨開，下如覆盌，上若仰盂，《廣蠶桑說》其形上大下小。《遣閒瑣記》。要灑得開，立得穩，不至眠山。《育蠶要旨》。殺蠶茅：草帚宜預備，置高燥處，庶臨用不致忙迫。《吳興蠶書》。暇日預取稻蕠，疏截整潔，《西吳蠶略》。用四齒鐵杷仰縛凳上，持草稍於杷齒上，批去其散亂者，《廣蠶桑說》俗名殺蠶茅。《務本新書》。臘月刈茅作蠶薄，即此古書皆言上簇。《西吳蠶略》。亦謂之斫蠶忙，柴有惰者，至以高價購，諸鄰人云。董蠡舟《樂府·小序》。沈炳震《樂府·架草》：去年田好多收稻，有米冬春尚餘蕠。平頭剪截一例齊，留待今年作蠶草。山棚堅牢已搭就，次第棚間謀結構。不疏不密整復斜，不縱不橫還交叉。短長錯綜如犬牙，離披拉雜何紛拏。自從蠶長不復閒，前村後村斷往還。鄰翁杖頭挂青錢，攜杖入門笑且言。君家稻堆如屋高，應有留餘待索綯。我家無田那得此，有買豈復論錢刀。阿翁相須徑相取，何必區區分爾汝。呼兒負送到翁家，蠶忙未暇留翁茶。

又《上山》 蠶將熟脰節瑩徹，董蠡舟《樂府小序》謂之通，忌言亮通則老矣。吐絲繚繞，謂之繚孃，《西吳蠶略》。亦名考孃，考即老之轉音。《吳興蠶書》。老或作巧，色黃，收身不食葉，與欲眠同，而沸騰不已，周身通明，與欲眠異。倘通明而無絲，腸又是空頭，由於小蠶時餓也，小蠶不可失葉，直至上山，始見悔之，已晚。或云蠶沙，入水浮亦欲上中也。《育蠶要旨》。若見考孃，須先撩上帚頭，謂之撩。考撩用楊條帶葉者，平鋪蠶面，蠶老性輒，昂首上升，遇楊條即緣而上，楊條蠶滿提起，敲於漆盤內，次第勻撒草帚上，其未老者，四圍檢捉集於中央，薄飼葉一層，謂之貼考，若十蠶九老，不必再撩，宜衆手疾捉上山，遲則有作繭於鄰者矣。凡蠶之老性與眠同，頭蠶早暮皆眠，亦早暮皆老，可以齊捉上山，二蠶三蠶等至晚即不眠，亦即不老，須隨老隨上，不能齊壹也。《吳興蠶書》。云見老蠶後，已鋪葉六七次，可以盡上山矣。不可太遲，遲則繭薄，亦不宜太早，早則停山。停山者，上山一兩日，始作繭也。每一帚約可上六七十蠶。《廣蠶桑說》。上號好蠶上山後，即作半周，即如白雪，謂之裹身，一周有聲，兩周無聲，在內細作，人不可動，四周做好，方可採取。如上山不作繭，必是爛死殭蠶及白肚見，兩周後尚不作者，即當輕輕拾去，不可使其壞在帚，有礙好繭也。《育蠶要旨》。蠶忌熟：凡老蠶色帶青者爲生，紅者爲熟，帶生而上，不過成繭略遲，若太熟則蠶急於成繭，每多同宮及遺溺汙繭之病。《吳興蠶書》。蠶忌稠：上蠶須疏密得中，與其失之密，甯失之稀，密之害與熟同，大約四尺架之室，一架屋止可容蠶一筐。《吳興蠶書》。蠶忌風雷：蠶口吐絲遇風即縮，棚上宜四面圍護，不使風入。又畏雷，上山聞雷即驚而不成繭，宜用蠶蜕紙覆於棚上，相傳以爲蠶蜕即蠶母，有母在足以護其子之畏也，故担烏之後，蜕紙不可擲棄。《吳興蠶書》。作繭紙法：蠶老不登簇，置之平案上，即不成繭，吐絲滿案，光明如砥。吳人效其法，以製團扇，勝於紈素，即古之繭紙也。宋史景祐四年，靈河縣民黃慶家，蠶自成被，見《五行志》。由今觀之，自成被之說，得非人力爲之耶！《西吳蠶略》。沈炳震《樂府·上山》。吐絲繚繞蠶已熟，羣呼兒女就地捉。兒男上山據巨木，蠶盛於盤運陸續。先周四角後中央，高低分布皆成行。山頭矗矗蠶草密，僕緑已見輸毫芒。今年蠶好十倍過，山棚逼仄可奈何。不愁今日相攢聚，但恐采繭同功多。上蠶未了日在山門前人語忽囂喧。敲鉦擊鼓聲闐闐，轟轟爆竹飛青煙。兒童詬誶齊爭先，出門四望新月懸，弁山白鱟還當天。

又《撩火》 山棚下著火一周，用炭火極旺。《育蠶要旨》。曰撩火。《廣韻》：撩，桑割、七曷二切。《烏青鎮志》亦曰炙山。《烏程劉志》：小蠶宜暖，老蠶亦宜暖，暖則易於成繭。況老蠶多溺著繭，即潮不得火焉，能使燥火，盆離棚約二尺，不可過高，亦不可過低，《吳興蠶書》。使熱上升，則乘此縈絲作繭不停口，而盡出腹中所有矣。《烏青鎮志》：城中必蓋以灰，不欲其過熱，南潯則必吹使極熾，蓋肥絲細絲各有所宜也。《遣閒瑣記》：先是有鳥鳴，如曰葉貴了，至是又有鳴者，曰灼山，看火意似相警者然。《胡志》：育者倦極，常有火患。《湧幢小品》：棚下宜貯水一桶，以爲不虞之備。凡蠶作繭，以灼山爲第一，要著少不得，宜繭雖豐收，決多病，繭做絲無分兩矣。《吳興蠶書》：又有冷種不必用火。《遣閒瑣記》：凡不用火者，絲縷終不如著火之光。《吳興掌故》。一打悶煙：蠶初上山皆聚簾面，未升於帚，驟進火即損蠶，須燒草以煙熏之，按即用曬燥之蠶糞。謂之打悶煙，蠶畏煙即上帚頭矣。《吳興蠶書》。按蠶得煙即遺溺，可免上帚後遺溺汙繭。火宜柴炭相兼，砂盆貯火，盆底先以灰護之，用四寸長堅硬乾柴填實，半盆再鋪灰一層，上加灰一層，發火煨之，樹柴煨旺，火力耐久，極能省炭。《吳興蠶書》。排火盆：火盆多寡須視屋之大小，亦當

酌量炭之大小，若用江炭屑或川炭屑火雖旺，卻不生燄，盆宜墊高，令稍近棚，又宜密布，室大者二十盆，小者十八盆，火稍微即撤開面上之灰，使火長旺，如用近地之大炭，其火生燄，盆宜稀排，室大者十六，小者十四，離棚須稍遠，晝夜在棚下照瞭，一看火力微旺，加減柴炭，一防火星飛爆，預爲撲滅。《吳興蠶書》。灼蠶不灼繭：用火宜乘蠶未裹身時，旺灼之，不宜灼繭。旺灼蠶身，則乘熱擺花，蠶溺皆燥，繭成即不颺緒。蠶絆統謂之擺花，繅絲時絲斷繭颺，不能并緒謂之颺緒。擺吕支切，太元經云，張也。若旺於成繭之時，則吐絲繚亂，不及盤旋縈繞，繭成厚薄不均，故蠶既裹身不得太旺，以簾上常熱爲度。《吳興蠶書》。關火氣：棚下不可使火，氣散漫四圍，用簾席遮蔽，務令熱氣上騰，簾帚皆暖，則蠶即擺花而裹身矣。《吳興蠶書》。均火力：用火第一要勻，若或驟或熄，則成繭繅絲必至躡頭颺緒，諸病百出矣。繅絲時其繭跳躍上撞，謂之躡頭躡，丑犯切，跂足也，俗以跳躍爲躡，讀平聲。旺火宜灼一日，夜周時後減炭，兩日後可熄火。《吳興蠶書》。察天時：天寒火宜旺，天熱火宜微，天燥火宜緩，天潮悶雖極熱，亦宜旺。《吳興蠶書》。沈炳震《樂府》：擦火山頭作繭聲唧唧，棚底瓦盆光烈烈。積薪投炭當風爇，掀騰暖氣，如炎熱。抽亳布繭絲不絶，羅列煇煇萬點星。隨風飛燄舞流螢，茅簷打頭絶低小。且爲汲水高建瓴，今年葉貴錢不足。絮被典盡更質褥，三春餘寒風破肉。趁暖還來棚下宿，欠伸睡思未全刪。看火春禽叫屋山，滿山如雪昨夜添，鬢鬆一望盡埋尖。

又《回山》 山棚上採繭曰回山，上山過五日蠶已化蝸，始可採繭。蝸音愚《搜神記》南方有蟲名蠾蝸，形如蟬子，著草葉上，如蠶種，湖人呼蠶蛹。如愚有音無字，今借用此字亦有作女者，見譚貞默著作堂集。夏蠶須早採一日，蓋夏蠶之時多蠅，蠅子寄生蠶身，入腹化蛆，能穴繭而出。早採早繅，庶蛆不及鑽穴，而繭無病矣。《吳興蠶書》：一云三日而闢户，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採繭，爲落山。《湧幢小品》：一云如用火三周，回山不用火，四周回山，不動不易出蛾，如少，人做絲可遲，一日回也。稱繭廿四兩秤或八斤，或七斤爲一弔，不可再少，恐做絲單薄，無神氣也。兩弔可做絲一車。必須安放匾内，令其涼爽，毛繭易蒸，恐其出蛾也。《育蠶要旨》：若繭多天暖，則以甕罨之，以免出蛾。《西吳蠶略》。一涼山：上山後三日，繭已做厚，須洞開窗户，一切攔護之物皆撤去，使風氣往來，謂之涼山，亦曰亮山。蓋火盆已熄，繭恐復潮，必藉風以扇之，俾之常燥。《吳興蠶書》：易於繰絲否，則類多難繰，而虧折寡斤兩矣。《烏青鎮志》。採繭：用花格竹者，先除去蘆簾，使死蠶沙矢悉墜於地，然後採繭。不用竹格者，即就簾上採之，採時不貴速，而貴净，蓋老蠶之中，難免無一病蠶，草帚上必自斃而烏殃，鹵莽採摘決，致觸破殃蠶汙及净繭，惟緩緩折去，有則摘出，庶免遺染。《吳興蠶書》。較銖兩：大眠後秤得六斤爲一筐，率收繭一斤爲一分，以十二分爲中平，過則得利，不及則失利。《胡志》：東鄉南潯左近，則以出火一斤得繭一斤，爲一分，遞增至六七分，爲中平，十二分爲上上矣。諺云：蠶花廿四分，乃頌禱之夸詞也。董蠡舟《樂府小序》云：舊規四眠蠶大眠一斤得繭二斤，三眠蠶大眠一斤得繭三斤，爲對花。湖人以秤上所劃斤兩數之，星爲秤花。言適如其額也，過則得利，不及則失利。嘗取四眠蠶之眠頭，與繭細較之，出火蠶一兩，約計二百五十五六箇大眠蠶，一兩約計六十三四箇是出火。長至大眠，實增四之三，好蠶每兩計二十二三箇，次者計二十六七箇，是一兩大眠箇，箇成繭好者，應得三兩，次者應得二兩六七錢，俗以蠶一斤得繭二斤爲對花者，猶屬八折算也。採齊秤準，庶知一歲蠶事之豐歉。《吳興蠶書》。安頓毛繭：新採之繭，有統纏裹謂之毛繭，最易蒸損，即難做絲，故以净筐貯之，安頓清涼處，庶不發蒸。《吳興蠶書》。沈炳震《樂府・採繭》：山棚白繭重布濩，高下紛紛綴無數。舉頭一望成雪山，下箔仰窺成玉樹。光明潔，净堅且圓，如珠纍纍相駢聯。漫誇園客繭同甕，但願蠶好還年年。婦姑兒女齊共采，一餉筐間色皚皚，大筐小簿無弗盈。堆牀疊架環如城，老翁抱孫閒相評。從頭一一計重輕，少焉采盡上權衡。與翁所揣銖兩争，拍手自詫老眼明。董蠡舟《樂府・回山》：西鄰傷冷蠶則殭，東鄰過熱蠶破囊。功敗垂成自古有，奇變難防上山後。山前百偏行徘徊，七宵魂夢常驚猜。凌晨一眺喜過望，滿山雪壓光皚皚。蹋壁大聲呼起起，吾家今日回山矣。繭多還恐器難盛，檢點瓶罍及筐篚。匀圓萬顆明珠垂，間以黄碧光陸離。堆來高與山棚齊，不須如甕誇神奇。持衡細把分數計，何敢癡心望廿四。卻嗤老媪太貪愚，還祝明年勝今歲。

又《擇繭》 諺云：蠶忙不如繭忙，言拗繭之功忙也。蓋回山之後，即繼繅絲毛繭堆屯，又易蒸損，須於兩三日中，治净繭統，抉擇精粗，以爲繅絲計，其時甚促，故其功較蠶爲更忙。常見村巷婦女，交相援助，往往不算工食，止取繭統，亦古之通工易事法也。《吳興蠶書》。拗繭：除統繭外，散緒曰繭衣，俗謂之繭黄，《董蠡舟樂府・小序》：亦作繭統，統不净則蒙茸，難繅，必逐繭翻剥，去此一層粗衣，蠶種不同統，亦分厚薄，丹杵種之統最厚，每繭一斤約有統一兩，拗時須用疏眼節盛繭，凡葉屑沙矢之夾雜統中者，可以隨拗隨漏，若潮輭難拗，不妨略於太陽中晾之。《吳興蠶書》。選擇：有誤食熱葉及觜傷縈絲寬慢，其繭輭而鬆者，是爲緜繭。有蛆生蠶腹，繭成穿穴而出者，是爲蛆鑽繭，《吳興蠶書》：亦曰香眼繭。大眠後爲麻蒼蠅所齕，作繭後蠅子自出而有此眼也。蠶時蒼蠅必須常

拂，點綫香亦避。《育蠶要旨》：有老不化蛹，斃殊繭内，穢汁浸潤者，是爲映頭繭，《吴興蠶書》亦曰烏頭繭《胡志》又曰爛死繭。《育蠶要旨》：有薄緒纏身，赤蛹外露者，是爲凹赤繭，《吴興蠶書》：亦曰薄繭。《育蠶要旨》：四者皆屬蠶病，有山火太旺，匆遽吐絲不及，周偏環繞其繭，一頭穿破者，是爲穿頭繭。有黏簾附帚結成深印者，是爲草凹繭，《吴興蠶書》：亦曰棱角繭。限於地而不能舒展，故不圓。《育蠶要旨》有蠶溺霑染漬成黄瘢者，是爲尿緒繭，《吴興蠶書》：亦曰推出繭，《胡志》：又曰尿暈繭，爲他蠶所汙。《育蠶要旨》：有上山太稠，或二蠶三蠶共成一繭者，是爲同宫繭，《吴興蠶書》亦作同功繭，《胡志》：又作唐公繭，聲之譌也。《董蠡舟樂府小序》：四者止屬繭病。《吴興蠶書》：又有黄繭，碧繭，黄者緒粗，碧者質厚，董蠡舟《樂府小序》碧繭又名緑松繭，當一一選出。擇其圓白者，然後其絲光而且白。鄉人往往貪重，選之不净，以致其絲黑色，其實多而不精，無益也。《育蠶要旨》：大率蠶豐收，則繭皆整齊，歉收則繭多參錯，拗時逐一從手上經過，並須逐一簡擇，若遲至拗後清釐，又多費一番忙工夫矣。《吴興蠶書》。分繭：繭有中爲絲者，有不可絲而爲緜者，有絲緜均不可而成絮者，其質各殊，其用亦迥别。繅絲之繭，不計大小，圓長唯以緊厚瑩净爲上，緊厚則絲多，瑩净則絲潔。每净繭八斤，可得絲一斤，其中不爲絲者，一同宫衆口共縈抽一緒，即各緒纏繞有粗頼不匀之病。按亦可作肥絲，俗所稱唐公絲也。尿緒：蠶溺鹹著繭，即徹不任抽擇。按亦可作肥絲。草凹：象物成印有印處，其緒無論或凹或平，俱不能條分縷析。穿頭：亦作躅頭結緒茸雜，引其端輟連繭躍起，足以撞斷他繭之系。蛆鑽：攻刺成穴，灌水即沈，無從牽掣其緒。按此二種並以有孔則緒斷，故不可繅。斯皆不中爲絲，而成緜者也。其不可爲緜者：凹赤：疲輭飄薄，不堪挪輾。映頭：臭腐穢濁，汙絲損繭，貽累滋多。緜繭：蓬鬆梦亂，入水翻撈，唯紐結成片，斯皆不中絲緜，而止成絮材者也。繅絲繭中雜一二緜絮繭，即足增净絲之疵，緜絮繭中雜一二可繅之繭，又當爲良繭。惜唯拗擇之時，一一剖析分儲，不使薰蕕同器，斯繅絲無雜糅之患矣。《吴興蠶書》：黄繭、緑松繭可做經絲，亦可作緯絲，黄絲染紅色最鮮。《育蠶要旨》：云黄繭别繅以爲絲縛。《胡志》。按雖志有此語，今人未見有用之者。沈炳震《樂府·擇繭》：堂前作竈排絲車，室中擇繭煩鄰家。同功推出各裁别，緜繭烏頭喜盡絶。更留黄繭作絲縛，餘外一色真如雪。飼蠶哺兒日夜忙，一覺安眠甯可望。今朝擇繭方静坐，懵騰睡思正初長。不是鄰姑言語妙，那得消閒同一笑。回頭更憶少年時，倏忽風光去若馳。垂髫已有嬌癡女，偷眼還將白繭取，剪虎鏤花過端午。

又《生蛾》 蠶之種不一，所出之地亦不一，丹杵種出南潯、太湖諸處，白皮種、三眠種，泥種出干金新市諸處，餘杭亦出白皮及石小罐種。有以賣種爲業者，其利浮於賣絲，當出蛾之後，鄉人向各處預購，謂之定種。每幅紙小者值錢千文，大者千四五百文。亦有購取諸種，向各村鎮鬻賣者，謂之闌路種，其價頗賤，但鬻種之家唯利是圖，恒以不中爲絲之繭，生之未有别留種蠶者。夫蠶之得失，雖由飼養所致，然亦必須種好，方不易受病，故育蠶者，當自留種蠶生子，不可苟且買種也。《吴興蠶書》。擇種蠶：留種之要，在先擇蠶種，蠶無病，子方無病。大眠後當揀取整齊强健之蠶，日以蕻頭葉飼之，蕻胡貢切，枝頂最茂處也。蕻頭力旺，蠶食之其力始旺。《吴興蠶書》：必頻頻飼之，勿令稍餓。《育蠶要旨》：切緊換諸務，更宜勤慎，老則另棚，上之温以微火，俾速成繭。《吴興蠶書》：云不可用火。《育蠶要旨》：凡繭之尖細緊小者，雄，圓慢厚大者，雌。採時對半兼收，拗盡繭統，置於通風涼房内浄筐中，一一單排，不宜重疊堆積，致傷鬱蒸。《吴興蠶書》勿摇動，摇動則受驚，蛾不能生子，俗謂之癡蛾。勿靠墻靠柱，防鼠也。若前此未及擇蠶，則於簇之上半截，在下半截者少子。擇繭之堅硬潔白者，留之。《廣蠶桑説》每繭二斤半，生子可滿一幅紙，紙大者需繭三斤。《吴興蠶書》大約留種繭十斤，可得三眠之蠶四十斤。《烏青文獻》。提蛾：俗云十八日蛾，頭轉言蠶蝎化蛾之期也。《吴興蠶書》：天暝旬餘即出然，極遲亦無過十八日者，故俗有蛾頭長蛾頭短之語。董恂樂《府小序》：蛾銛出繭口，金門黄色爲上，銀門白色次之。《育蠶要旨》：多在子丑寅三時，其性淫，出繭即交，須時時照瞭，《吴興蠶書》否則即於繭上配合，俗謂之抱繭對，而對之時刻不準矣。《廣蠶桑説》：出一蛾即提一蛾，分雌雄各貯一器。《吴興蠶書》：腹小者雄，腹大者雌，《廣蠶桑説》：器内密豎草帚，使蛾羣集帚上，不致鼓翅盤旋，游走無定，不可任其自相配偶。任蛾自偶，則蛾出有先後，即交有遲早，不能齊壹矣。《吴興蠶書》。放對：蛾之出繭，天明即止，日初升即提，集雌雄各蛾，使之同時配偶，謂之放對。蛾須一一揀擇，凡拳翅禿眉焦尾赤肚等，概棄不用。《吴興蠶書》：如未對，即將雌雄捉成對。《育蠶要旨》須其數相當，設有多寡，留其餘以待未出之蛾，既對之後，一一提置空筐，關閉門户，勿令見風，見風則易折散，滿筐擾亂矣。亦有不見風而折散者，謂之走對，將兩蛾提置一處，以小盂覆之，則復對。《廣蠶桑説》。解對：蛾交須氣足，以六時爲期，自辰至酉其氣方足，其交亦鬆，即解去雄蛾，取雌蛾匀綴連紙上，每幅約三百五六十蛾，看疏密增減連紙，須緊厚。按亦有用布者，蠶種紙出嵊縣者最佳。乃知沈氏樂府用剡藤字，非泛辭也。先以滾水泡過曬乾，生子方不脱落。《吴興蠶書》。按《烏青文獻》云：沃

以繅絲之湯。淺交不可，過交亦不可，如雌多雄少，雄蛾可復對，解開時須深黃昏方可。《育蠶要旨》。沈炳震《樂府・生蛾》大眠已過蠶鋪地，揀取種蠶貯筐笥。儘教食葉不復斬，珍重特與他蠶異。果然作繭大且厚，白雪作團淨無垢。蠕蠕已知蛹欲化，栩栩又見蛾出口。雌雄對對自成雙，長身窈窕疏眉龐。霏霏翅粉點明釭，孕含但見軀胖肛。細觀物理三歎息，同是春蠶何抉擇。可憐薄命鼎鑊烹，爛額焦頭更誰惜。

又《布子》 用桑皮紙，每方廣尺許爲一幅，引蛾布種其上，鄉人謂之蠶種紙。《胡志》。按用布者即曰種布，亦曰種連。子以勻爲貴，疏不留白，密不成堆，須人爲提攜左右之，連紙宜挂起，不宜平鋪，俾無力之蛾，盡墜於地，其踞於紙者，各精力充足，所生之子，方純而不雜。《吳興蠶書》有空缺處須即日補之，越宿再補，則來年蠶出不齊矣。《廣蠶桑説》：晝則避光，夜卻留燈，《西吳蠶略》庶使檢點蛾之遊行紙外，及生子不勻處。俗謂不用燈火暗中生者，蠶即病，暗脰頸若依此説，則病。亮頭者，又當歸咎於用燈矣，殊屬荒謬。《吳興蠶書》。種宜一朝生蛾之，出繭約三朝始齊，第一日謂之破臕，所出不多，第二日爲旺朝，第三日爲末朝。提蛾生子，每紙一幅，必於旺朝一日生足，則次年之出蟻亦齊，若兩日三日陸續布滿者，蟻即不能一朝齊出，故初生之苗蛾及後出之末蛾，皆不可用。《吳興蠶書》。種有變換，當生子之時，天暖子即多，天寒子即少，有不因炎涼而一歲獨多，一歲獨少者，至若同此種子，育之數年，或繭形變小，或絲之分兩變輕，須仍向原出之地易種。育之老農云：欲知種之變否，即於做絲時驗蠶蜩，凡蜩色白者，爲未變，有黑翅者，爲已變，宜換種。《吳興蠶書》。淡子：不交而生者，爲淡子蛾，若雌多於雄，無與爲偶，至晚即生淡子矣。淡子色不變，久之自癟，不能成蠶。《吳興蠶書》。新定子：生子後，取蛾之有氣力者，再配之，則復生矣。是爲新定子，子少之年，亦有取以爲種者，究不如前所生者之佳。《廣蠶桑説》。喜紅子，原蠶生子，皆圜轉如錢，不與諸蠶同，中有一種帶紅色者，俗以爲吉祥之徵，名曰喜紅子，至夏蠶之子，則又散布而不成圈矣。《吳興蠶書》。梅蠶：黃梅時出者，爲梅蠶，凡蛾交未久或自解散不復配合所生之子，即於黃梅中成蠶而出，化育之氣不充，雖生不長，隨飼隨斃，間有老者，亦唯作薄繭而已。《吳興蠶書》。送蛾：俟子滿，將蛾祝而送之。《西吳蠶略》小兒引置水盆旋轉而游，祝曰：阿蛾轉團團，今年去了來明年。《胡志》。沈炳震《樂府・布子》：刻藤一幅潔且光，農家亦復勤收藏。引蛾著紙密生子，紛紜瑣碎何可量。眼看粒粒細於粟咫尺應知千萬屬。莫言此貨稱易得，即使豐年勝珠玉。蛾兒生子旋棄捐，翾飛更引羣兒顛。盆中盛水語喧闐，繞盆共祝轉團團。阿蛾去了來明年，拍手一哄水盆翻。

又《藏種》 貫以桑皮，忌麻苧之綫，懸於涼處，忌煙熏日炙。《烏青文獻》：其色必戰紫，戰色後可用石灰篩在上面，《育蠶要旨》但要勻不要厚，以不露蠶子爲度，不以石灰制之，則梅風一起，即破殼而出，不能留至來春矣。隨即摺好以小帶縛之懸静室。《廣蠶桑説》：交夏時必須用緜薄包外面，用紙裹好，恐有蠹魚傷子，待浴種時，再打開，浴後仍必包裹，來歲方得無礙。《育蠶要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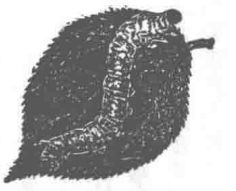
又《二蠶》 二蠶於芒種時始生按亦曰夏蠶十八日即成繭。《西吳蠶略》夏蠶性與春蠶迥別，春蠶之眠無分早暮，夏蠶晚刻不眠，故日中見眠，傍晚自能眠齊，若在申刻眠起，不過眠成一半，餘則直須至次日午刻方眠，不可不分開另貯，使眠，眠如此，即不勝其分矣，故諺曰：二蠶十八派也。三蠶四蠶性亦同。《吳興蠶書》：二蠶時方農忙，故養者十纔二三。養法雖同，然天氣漸暑，隄防蠅蚋之類，尤，勞心力，且沙矢蠶蛹臭穢熏人，最易致病，蠶家作苦殊，可矜也。《西吳蠶略》。按二蠶之後，有三蠶四蠶，并有五蠶。其絲宜作琴絃，及彈棉絮之弓絃。當別有取種之法，近地育者殊少，無從訪求。《西吳蠶略》：謂三蠶乃頭蠶種紙，收藏不慎，夏月輒生小蠶，担取養之，再出。而曰：三者所以別二蠶也，其説疑誤，蓋此乃梅蠶，非三蠶也。果如費説，則四蠶五蠶又何從得種乎？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八《環節動物・蠶蟲變化》 圜節蟲之屢次變化，可藉論夫蠶以闡明之。蠶之爲用極大，法國南境，並意國地中，不惟益於農務，且增多生財之道。蠶亦來自中國者也，當梁陳之際，在中國傳景教之教士，將蠶卵帶往根斯丹典城，如斯低年爲東羅馬帝時也。及中國北宋，歐洲人多有至耶路撒冷護救主墓者，地中海往返人多，遂將蠶卵挾歸矣。自是，西西利與意大利，興講蠶桑。迨法王顯利第四，即位於中國萬曆年中，養蠶事盛行於法地南省，至今日猶爲極要財源之一也。

蠶卵色灰，多加意妥收，能歷久不壞。應出卵時，煖至百分度寒暑表十五六度，連八九日後，灰色殼皮變白，蠶蟲乃破殼而出。身形長，多圜節連成，皮色灰無毛。於一端有鱗質竅二，即首上黑點二，即二目也。一口居前，有二力大之牙床護口。首後一二三三節，各生小足一雙，即蠶之胸也。再後爲腹，腹一二節，無何充足用之支體，餘腹五節，有肉質無指爪之柔足五對。蠶初脱殼，養蠶人應移置於專備之箔面，使其食嫩桑葉。法即於紙中刺多孔，覆於將出殼之蠶卵上，蠶蟲脱卵殼，即由紙孔穿過而行於紙面，移紙於箔，蠶即食箔上桑葉。見蠶升於桑葉枝莖，飼者即速移於蠶恒居之箔上，更易新桑葉。桑葉愈美，蠶食之愈嘉，

推結白桑甚者之葉爲最。若等桑樹，高足四五丈者，能採得葉四五百英斤。亦南朝梁陳時，希臘二位教士，由中國帶白甚桑樹，並蠶卵，往歐洲，自根斯丹典，衍及比羅奔尼蘇地，其土股近名爲摩利，亦因其西語呼桑樹曰摩利也。由摩利延及西西利，並南意大利耶穌降生後一千四百九十四年，法國加羅第八，曾有兵事於彼，前明宏治七年也。知養蠶可於民有大益，遂使人由拿波利海灣，乘船，將能成美蠶絲之嘉桑樹帶回法國，興蠶桑於南法國亞郎地，至道光時猶存活，曩昔首先種之一株桑樹，今茲則數足千萬株，其利不誠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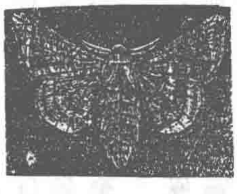
蠶在世爲蚓，約三十四日，須脫外衣四次，每有脫衣之先，乃形出眠意不食，衣脫既起，食桑葉較前多加一倍。脫衣事可分爲四限，一限多食於一限，至末復有一大限。一兩重之蠶卵，脫殼出成蠶後，一限乃五日，共食桑葉七英斤，第二限四日，食葉二十一英斤，第三限七日，食葉七十英斤，第四限七日，食葉二百一十英斤，至第五限，乃大嚼期也，共六日中，食千有二百斤或千三百斤桑葉，一日即食二百斤至三百斤之多矣。此際食葉，蕭蕭聲響，至不食之日，乃預備其第一變化之期至也。養蠶人見蠶旋繞行箔上，頻頻舉首望高處位置之桑條，若不俗復居箔上然，蠶體已變柔，口即吐出一絲，身旋轉行而絲掛於後，移時，即止而不行，惟舉首縱橫繞織，已身居中，顛倒迴旋反轉，即有多細絲圍裹身外，順紋理層層而成繭，形橢圓與津核同。初尚柔軟性粘，未幾而成堅韌物，繭似卵形，色有白黃。殆蠶種不同，絲色亦有黃有白也。一繭之絲，可長及千有八百餘尺，然亦有多有寡，繭之分兩，亦有輕重，一兩重蠶卵出之蠶，多言之能吐百有三十斤重之繭，平常止得七十斤至八十斤耳。蠶作繭之工，三日半，或四日即足。吐絲事畢，開繭視其蠶，與前式大不同，而化爲蛹矣。如圖，皮色焦黃，似業經法製熟之舊羊皮，形式橢圓，尾端微尖，既不見有首，兼不見有牙，背後有數活動圈節，於其前可見，橫列之一片，即後可生於前身之翅也。蠶蟲居殼內爲蛹之時日，以寒暑爲準的，設百度寒暑表熱在十五度至十八度，歷十八日，或二十日，即可脫蛹殼。殼質韌脆，務有物潤軟方可破，蠶蟲在殼內，屆時，口吐汁水濕殼皮頭觸殼破，而全身出矣。見其已變爲遍體色白之蛾，前用以取食物之牙口外不見，僅有依螺紋卷上之長鼻式，略與象鼻相似，六足細長，體式與前式迥不侔。化爲蛾後，歷時無多，即雌雄相交，雌者遺卵五百餘粒，活十日至二十日，乃死。



蠶蚓式



蠶蛹式



蠶蛾式

清・〔英〕傅蘭雅輯《格致彙編・格致略論・論動物學》 有翅之蟲，內有數門生子之法，最爲奇怪即如蠶蛾生子。其子內生蠶，此蠶與燈蛾蝴蝶大不相同，食植物質，退衣數次，久之則漸縮小，而其體變硬，則謂之蛹。觀之似乎死者，後來其外殼裂開，有蝴蝶或燈蛾飛出，與原物相同，如圖。此各變化爲各國之人以爲希奇者，又以爲人死之後，其靈魂能大變化，與蛹之變爲蝴蝶相似。但蠶之一類，如詳細查其體內，能見蝴蝶形之微迹。



蠶卵



清・黃毅編譯《蠶體解剖論》第一章《總論・變態》 蠶卵形狀：橢圓而扁平，一端少尖，表面惟中央少凹，產出之初，雖無此凹，經十日內外，即漸生出，稱爲水引。卵形之大小，由蠶兒種類而異，亦由所食之桑不同。普通之長，約一米釐米突，寬約〇．八米釐米突，厚約〇．五米釐米突。其色大抵紫褐，亦有緑褐或淡黃色者，然產出三四日內，概爲黃白色。【略】

蠶之幼蟲。蠶蟲之初，由卵孵化而出者，稱爲毛蠶，又稱曰蟻。色暗褐，長約二米釐米突，或至三米厘米突，重千頭約〇．四瓦。以擴大鏡視之，其前端黑而有光之部，即爲頭部。其次連於頭部者，爲體部，由十二環節所成者也，腹面生脚，脊面有疣狀之突起物，多數小毛，叢生其上，稱爲毛叢，每環節各有二焉。當第一次脫皮之後，毛叢盡行脫落，暗褐體色，亦漸失去，另有短毛，生於其上。蠶當幼蟲時代，共行四次脫皮，老熟結繭之後，行第五次脫皮，即蛹化也。然以種類不同，有脫皮三次，即行結繭者，稱爲三眠蠶。



蠶之幼蟲



蠶之脫皮

凡蠶兒孵化後，與生長極度之時，其體重之比較，約增大九千倍乃至一萬倍，體長約增十二倍，寬約增六倍。生長極度之時，長有六十乃至八十米厘米突，寬乃有七至十米厘米突也。然體形與第一次脱皮後較之，仍無大異。蠶兒生長極度，須經華氏七十度之温三十五日，此時全體透明，正欲結繭，稱爲老蠶，又稱爲熟蠶。此後吐絲結繭，經七十四五度之温約二晝夜，其體終爲縮小，胸脚腹脚，亦次第失去，於繭内行第五次脱皮，而蛹化焉。

蠶當第五次脱皮後蛹化之時，其背面皮膚正中綫上，由第一環節至第四環節之中，裂成直形，接於頭部之顱頂板，其體即由裂孔而出。既脱之後，頭胸横裂之界限全失。舊皮亦棄而不顧矣。

蠶蛹。形狀多爲長橢圓，成蛾時之器官，斯時已漸具備，惟外面蒙有蛹形之硬皮耳。當蛹化之時，其皮膚呈淡黄褐色，質初軟弱，經日既久，質漸强硬，色亦漸爲濃厚，雖受外界刺戟，亦無損傷之慮矣。蛹體完全者，全體呈濃褐色，經過十四五日，内面即生鱗毛，可以透視，待至十七八日，方行蛾化也。


蠶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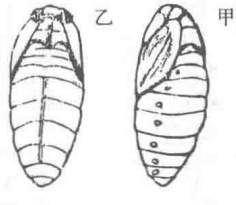
蠶兒化蛹，體量必失去二分之一。由蛹化蛾，只減百分之三，每日平均減量，約千分之八。羽化之際，其量約減百分之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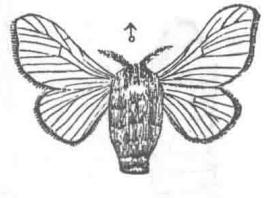
蛹體有頭、胸、腹三部之區别，雌雄形雖略同，然雄者概小，雌者概大，腹亦略較膨大。頭概位於前端，眼在兩側，至化蛾以前，其眼成如印之黑點，可以透視。由此向腹部彎曲，沿體而走，有紐狀之器官，即觸角也，雌雄無大異。胸部有前後中之别，後胸部之背面，向腹面少覆，如二大片，即成蛾時之前後兩翅也。胸部腹面，有脚三對，排列規正，與翅相密着。腹部環節，雖已縮短，然由九節而成，第七環節之兩側，生有氣門，恰如小黑點，第八環節之氣門，已閉鎖無痕跡矣。

蛹體内部，比幼蟲時代變化甚大，絲腺已全消失，消食管之變化亦大。哈畢而蘭多氏有言曰：蠶兒變蛾，其初所具各器官，悉行溶解，以其固有之物質，搆成蛾體各組織。

蛹化十四五日，羽化之準備已將完全。胸部背面。生工字狀之裂孔，如圖之乙，即胸部正中綫上，有直綫一，而上下有二條之横裂也，前横裂界於頭部與胸部之間，沿觸肢之緣，由腹部而下，至胸部方止，後横裂沿翅之後緣，至於腹面。如圖之甲。蛾體出時，即先由裂孔出其頭，漸出胸翅及腹，然後脱盡。【略】

蠶之成蟲。通常稱爲蠶蛾，體之全面，覆以白色鱗毛，以手少觸，即有粉末狀之物分散，即蠶蛾之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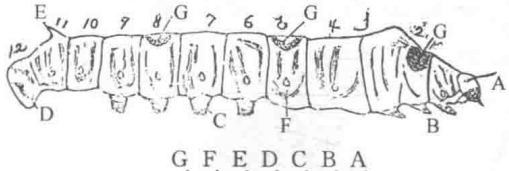

甲　乙


家蠶雄蛾

蛾當羽化之時，其脱却蛹皮，先由口中吐阿爾加利性之液，以濕其繭層，賴其作用，以使强韌之絲層溶解，得由此開孔而出。其時刻雖不能一定，然在午前六七時最盛。先出者爲雄蛾，後出者爲雌蛾。初出之時，體軀尚濕，兩翅卷縮，不能十分開展，脚亦不能自由，故其舉動，甚不活潑。愈時少許，翅方振動，漸能活潑。交尾之際，雄先求雌，每雌蛾所有之卵數，大約五六百粒。産卵之後，不日即死，雌蛾生存之期，比雄蛾尤覺加長。

又第二章《蠶蟲解剖論・外部》 蠶蟲體軀，呈圓筒形，全體由十二環節而成。居前端者爲頭部。次爲第一第二第三之環節，當成蟲之時，適爲胸部，腹面每節生脚一對，故稱胸脚。第四環節以下，至第十二環節，適爲腹部，故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及第十二環節，每節所生一對之脚，稱爲腹脚也，惟存於第十二環節一對之脚，特又稱爲尾脚。第十一環節之背面。生有突起物一個，稱爲尾角，又曰肉角。其第一第二第三之環節，雖長而小，而二三兩節，則甚膨大，且向於前面者，生有眼點狀之斑紋，故見之恰如頭部。並其尾部之肉角，呈短劍狀，概爲恐駭外界防護己體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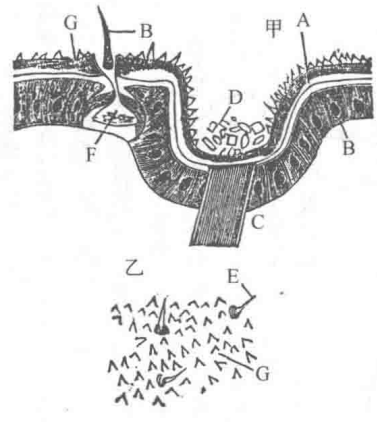
附於頭部前端黑褐色之小固體，兩側突出小突起，稱之爲觸肢，主司感觸之作用。居其基部，有小黑點，即爲眼球。再下生有口器。體之左右兩側，生有黑色之小點，即呼吸器之門户，所謂氣門者是也，其數有九對，即十八個，除第二第三第十二環節以外，每環節各有一對，又第二第三兩環節之間，生有一對退化氣門。



G. 斑紋　F. 氣門　E. 尾角　D. 尾脚　C. 腹脚　B. 胸脚　A. 頭部

蠶之體軀，總爲細小，生有數多之毛，蟻蠶之時，生有毛叢，數多强毛，叢生其上。蠶之各部，皆有斑紋，其斑紋之形，由蠶之種類而異，且由飼育及他種事情上，又生變化，其最普通者，第二環節之背面，生有眼點狀之斑紋，第五第八兩環節之背面，生有黑色，馬蹄形之斑紋，惟白蠶則概無斑紋，其他有斑紋者，亦皆千差萬別，概由種類不同，而無一定之規律也。

蠶之皮膚，全體皆由克親質而成，而以角質包覆之，惟第一環節之前半部，其質柔而薄，備其頭可伸縮自由，無障礙也。



甲：皮膚橫斷面
乙：表面
A. 表皮
B. 體皮細胞
C. 附於表皮之筋肉
D. 蓚酸石灰結晶
E. 毛
F. 毛線
G. 表皮上小突起

皮膚　皮膚之構造。蠶之體軀，不問爲蠶爲蛹爲蛾，凡由薄皮膜以圍繞者，皆稱曰皮膚。高等動物之皮膚，由數層之細胞層而成。蠶之皮膚，則爲一列之細胞而成，稱之爲體皮組織，其表面堅硬者，稱爲克親質，乃由此組織所分泌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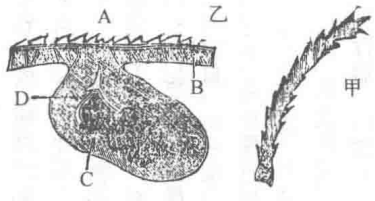
表皮被覆全體之面，不獨能保護其體，且使筋肉附着，與高等動物骨格之作用相同，對於外界之刺戟，尚有感觸作用，亦有排泄體內不潔物之用。

皮膚之凹凸。表皮一見雖似平滑，其實有無數突起，由正面望之，恰如顆粒狀之斑紋。又於表皮各處，存有黑褐色之色素，體面顯出種種之斑紋，皆因體皮細胞中含有色素也。至其固有之色澤，則由克親質而成，其外皮不獨體之表面有之，即消食管之前後，食道與腸之內面，并呼吸器空氣管之內面，唾腺之導管，絹絲腺之吐絲管，排泄管，其他粘液腺之導管，畢而馬克氏管之出口及內面等，莫不有克親質之薄膜被之。惟各種形狀由各部分而異，如氣管之內面，爲螺旋狀，此等現象，實爲蠶兒發生學研究上少見之材料也。由此可見蠶卵發育之時，此等導管及開口處，先各器管而生成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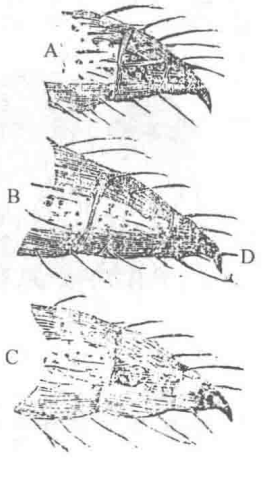
表皮陷入之處，生有孔，孔生毛，毛之基部膨大，毛插於孔而固定，此處細胞，形已變大，與毛之根部相連絡者，即爲毛腺，由其內部分泌液質，以使脫皮容易及發汗之作用。在體皮組織之中，除毛腺之外，尚有種種之腺細胞，皆有一種分泌作用。至於毛蠶之表皮，生有毛叢，多數小毛，叢生其上，成疣狀之突起。毛之內部，空虛如管狀，且有多數短小之枝生焉，如圖之甲所示。

脫皮。如前所述，蠶體之表面，既覆有固形之克親質，以爲外皮。而體內器官內面，又多由克親質構造，俾其體之成長，伸縮可以自由。然蠶兒增大其體，其克親皮延長已達極點之時，不復再能成長，必須脫却表皮，再生新皮，以爲增大其體之計，即稱爲脫皮。

脫皮之方法。蠶當絶食靜座，即爲脫皮。時則舊克親質脫下，更生擴大克親皮，乃由表皮細胞所分泌者也。又當新皮將生之時，於新舊兩皮之間，有一種液體，分泌而出，脫皮之時，有圓滑之作用，其液體之中，混有尿酸及蓚酸石灰之結晶體。脫皮之後，皮膚一乾，即成爲白色，其後漸次脫落。至於脫皮之先，見其第一環節之前部，顯有淡褐色之三角形者，即爲眠熟之徵，當此之時，新皮已完全生成。第三環節以下之皮，即漸集送於後方，而其頭部與第一環節之界綫分離，一二兩節之舊皮，并舊頭皆有縱裂，體搖搖而出矣。新頭既出，舊頭即脫落於前方，體即漸次前進，舊皮與空氣管，皆次第於後方脫去。故脫淨之後，見蠶體兩側，恰有一條黑綫，此即氣管內層黑克親層螺旋管之各氣門脫出故也。



甲：蟻之强毛　乙：背皮腺
A. 表皮　B. 體皮細胞
C. 腺室　D. 導管



胸部圖
A. 第一環節　B. 第二
C. 第三　D. 爪

二三兩節間之氣管，亦由退化氣門脫却，又不獨皮膚及氣管行脫皮也，即消食管之前部及吐絲管，并前所述體內各導管，凡屬由克親質構成者，莫不有脫皮之作用。脫皮所延時期，由始至終，約三分或至七分。

皮膚之腺。蠶之皮膚，存於小毛之基部者，毛腺而外，尚有一種背皮腺，位於背脉管之兩側，每環節各有一對，左右而生，其形如圖之乙，由一列細胞層而成，爲橢圓形之囊狀物，其內部有不規則之小房，由導管開口於皮膚。此腺之作用雖未詳，想亦爲排泄之用。其他存於胸肢之基部，有肢腺氣門之下部，有浮孫氏氣門下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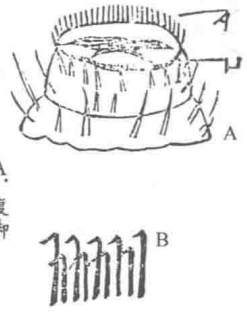
胸脚 胸脚居於腹面，第一第二第三環節，各有一對。每脚皆由三環節而成，末端有一鉤爪，如圓錐形，向體之內方稍屈，存於第三環節之脚最大，第二節者次之，第一節者最小，脚之外面，生有多數粗毛，其在基部一節及次節各皆有二列環生，末節則向外面者生一毛，向內面者有二毛，均較脚長而突出。

胸脚之用，不主步行，專以抱葉入口，及吐絲時，纏絲於他物，構成繭層之用，恰與人手之動作相同。

腹脚 腹脚亦在腹面，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及第十二環節，各節均生一對，特第十二環節者，稱爲尾脚。腹脚呈短圓狀，外面有皺，恰如二環節，實則由一節而成，不過皮膚一部伸張，成爲囊狀耳。化蛾以後，全行消失，惟胸尚存，故胸脚稱真脚，腹脚稱僞脚也。腹脚外面，亦生多數粗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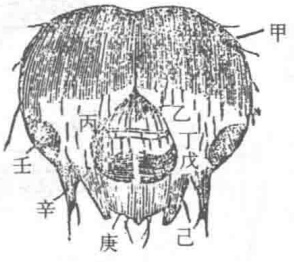
腹脚先端，爲圓盤狀，其外面半周，爲褐色克親質之半圈，其他內面半周，亦由克親質而成，生無數小爪，并成二列。左右兩脚之爪相對，附着於物。圓盤狀之內部，膜質而凸凹甚多，由筋肉作用，稍膨脹者，其爪悉向體之內方，繫着於物，稍收縮者，其爪向反對方向，解其緊擊。故蠶當運動之時，即收縮其爪，收容於圓盤之內，當靜止之時，即膨脹其爪，而緊着於物也。然在眠中繫着蠶座，或逢勁敵之時，則甚易離開。

尾脚與腹脚無異，因與肛門之周邊接着，故其基部甚爲廣闊，又其先端之周緣，無克親質之半圈。



A. 腹脚
イ. 爪
ロ. 克親半圈
B. 爪之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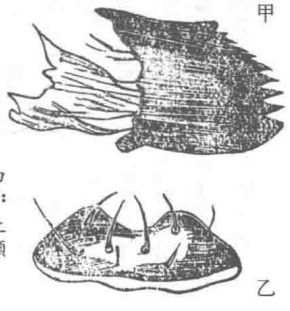
又《頭部》 蠶頭由扁平彎曲克親質之板包於外，呈暗褐色，與蠶之發育，同增其大，然必在每齡脫皮之時，平時決不能增大。故欲知蠶齡，須觀頭之大小，一齡直徑之大，約半米釐米突，二齡一米釐米突，三齡一・五米釐米突。四齡二米釐米突，五齡二・五米釐米突。頭上最大之部分，左右有二個大板，由克親質而成，稱爲顱頂板。居其中央前面者，又有三角形之克親板，稱爲額板。頭部所有之克親板，較之體中所有者，堅而且厚。顱頂板之先端，左右有突起二個，即爲觸肢。其基部有六個單眼，左右排列。頭部之前，額板之下，有種種附屬器，總稱之爲口器，計由上唇、上顎、下唇、下顎，各部而成，順次排列，如圖所示。



頭部全形
甲：顱頂板
乙：額板
丙：膜質部
丁：上唇
戊：上顎
己：下顎
庚：下唇
辛：觸肢
壬：單眼

口器 口器有咬碎桑葉送入食道之用，又當就眠結繭之時，或安全己體，或吐出絹絲，莫不賴口器補食與護身之用。其各部之構造與作用。如左所述。

上唇。上唇爲鈍凹形之克親板，色呈淡褐，皆粗生小毛，蔽於口腔之上部，恰如人類之上唇，惟自由運動不若人耳。其上端由薄膜質部而連於額板，亦稍能運動，天蠶與柞蠶之上唇，凹處較深，故咬葉之際，不致外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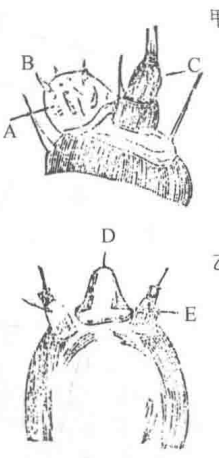


甲：上顎
乙：上唇

上顎。上顎在顱頂板之基部，生於口之左右，彎曲而突出，呈黑褐色，亦極堅克親質之板也。五齡之時，徑約〇・六米釐米突，橫徑約〇・八米釐米突。左右運動相咬之處，有鋸齒狀之齒，左右各有十枚，下五齒大，上五齒小，每齒之上，又有小鋸齒狀之突起。蠶在食葉多量之期，其齒即甚發達，極堅且銳，凡葉肉葉柄及柔莖等，均可咬碎。上顎之基部甚强大，有肉筋附着，賴其運動，可使左右兩顎，合成一部，口腔之內，與食道連通。

下顎。當上顎之下方，由兩側突出疣狀，由其側面之部分，又生有圓筒形之突起，此種器官，即稱爲下顎。長凡五米釐米突，其基部由二環節而成，向內方者，生出圓形之突起，其質軟而生五個小毛，此即下顎之本部，主有觸感之作用，或謂有臭感之用。下顎本部之側面，生有圓筒狀之突起，其長約〇・三米釐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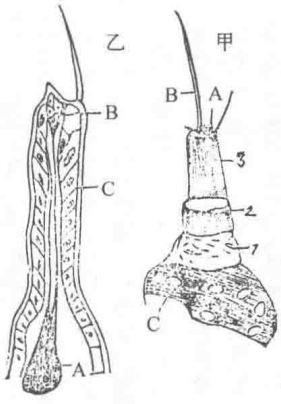
突，周圍由克親之環節而成，上部之環節短而小，下部者長而大，先端生有四個或八個之感觸突起，并不生毛，有下顎鬚，爲下顎神經系之多數，侵入達於小突起之下部，突起與鬚，皆供感觸之作用也。



甲：A. 下顎本部　B. 仝上感觸突起　C. 下顎鬚
乙：D. 吐絲口　E. 下唇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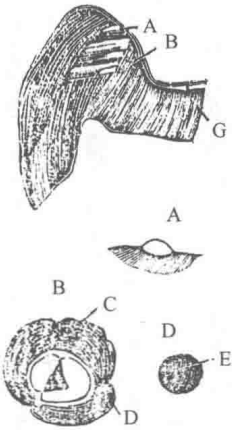
下唇。下唇在口孔之下部，下顎下方之中央，與上顎相對而突出，有圓錐形之器官，生於中央，即吐絲口。周圍有克親質圍繞，開孔於中央，結繭之時，即由此孔吐絲。孔之直徑，約〇.〇五或至〇.〇六米釐米突，其基部之腹面，圍有黑色克親之輪。下唇內部，有下唇神經，專營味感及觸感之作用。吐絲口之兩側，生有下唇鬚，由二環節而成，基部一節粗而長，上部一節細而短，兩節總長，約〇.一米釐米突，每環節生有八本粗毛，下唇鬚當結繭之時，專主感觸作用。形如圖所示。

觸肢　觸肢在頭部前端之內側，由左右顱頂板之兩端，生出一對之突起也。由三環節而成，長約〇.七米釐米突，第一節最大，由柔軟膜質而成，故可自由伸縮，二、三兩節，呈褐色，外圍由堅硬之克親質而成，內面由一列之細胞而成。第三環節之頂上，甚爲平坦，一隅生長短二毛，一隅生小突起，小突起上，又生多數細小突起。觸肢之外圍，由克親質及一列之細胞而成，生毛之處，細胞變形，稍覺膨大。而當頂上突起之下部，則有一羣之細胞，此內貫通觸肢神經，連於觸肢基部之神經球，復與腦相連絡，故此一羣之細胞，稱爲感觸細胞。而觸肢之作用，遂以感觸爲主也。然其構造，與他種昆蟲之臭官相似，或謂觸肢亦有臭官之作用。



甲：觸肢外形　A. 感觸突起　B. 毛　C. 眼球
乙：觸肢縱斷　A. 神經球　B. 感觸細胞　C. 皮膜細胞

眼　蠶眼謂之單眼，左右各有六個，總數十二，在頭部顱頂之前端，觸肢之基部，排列之法，如圖，四個一列，稍有彎曲，其他二個，散在於上下兩方。單眼形圓，以鏡檢之，周圍暗色爲環狀，直徑約〇.一米厘米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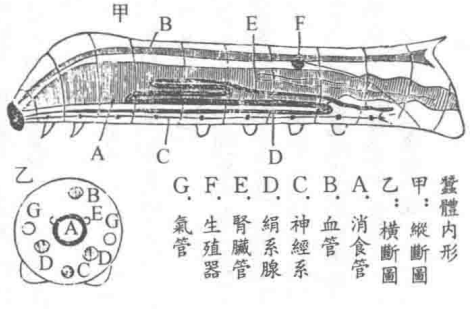


A. 角膜零視　B. 硝子體　C. 色素細胞　D. 網膜細胞　E. 結晶球　F. 表皮　G. 體皮細胞

單眼者，爲體皮細胞突出之圓形物也，表面有硬角質圍繞，內部充滿種種之細胞。單眼之表皮，稱爲角膜靈視，其突出者，爲體皮克親質，乃由體皮細胞所分泌者也。其內部之構造。如圖所示。角膜靈視之下，有體皮細胞，非常變質，爲長圓錐形，多有色素呈暗色，由三個細胞相集而成，故稱爲色素細胞。此細胞之內面，更有小圓錐形之細胞三個，內含多量黑色之色素，稱爲網膜細胞。其下方伸長，與神經相連絡，其上方之中央，有圓形之球三個，稱爲結晶球，單眼主要之部分也。上面蔽有無色透明之玻璃體，與角膜靈視相接，如圖之乙號中之B。

單眼之視感作用，一單眼不能見物體之全影，或云各單眼亦能見物，惟以六個相集方通於腦，而見一物體之全形。凡由物體所來之光綫，集合於角膜，屈折而入玻璃體，通結晶球，印物影於網膜細胞之上。再下而入神經系，故網膜細胞者，將物體射來光綫之刺戟作用，傳於神經，而達於腦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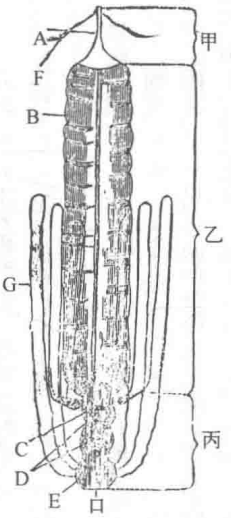
《內部》　蠶體之內部，如圖。居中央者，有一大長管，名消食管，消化食物之所也，始自頭部前端之口，終於體後之肛門。消食管後部所出六條之細腺，即爲腎臟管。消食管兩側之腹面，有透明而屈折之二大管，即爲絹絲腺，其先端開口於頭部之吐絲口。又由頭至尾，縱走於背面之正中綫者，有透明之長管，稱爲血管，專



蠶體內形　甲：縱斷圖　乙：橫斷圖　A. 消食管　B. 血管　C. 神經系　D. 絹系腺　E. 腎臟管　F. 生殖器　G. 氣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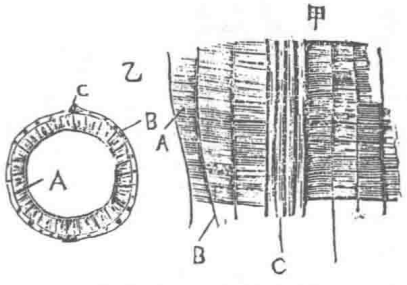
主血液之循環。由頭至尾，縱走於腹面之正中綫者，有連鎖狀之器官，即爲神經系，恰與吾人之背髓相當，專司感覺之作用。體之兩側，沿體壁而縱走者，有黑色强大之長管，開口於各環節之氣門，內面分有多數小枝，恰如房狀者，即爲空氣管，專主呼吸作用。附着於頭內及體壁，縱橫並列如竹簀，呈灰白色者，即爲筋肉，專主全體運動之作用。第八環節背面之下，有淡黃色心臟形之小球二個，乃未成立之生殖器也，必至化蛾以後，方能發達，雌者爲卵巢，雄者爲睾丸。除以上所列各器官外，尚有乳白色小片形之物體，填充各器官之間者，稱爲脂肪組織，專爲貯臟體內餘剩之養分，以供絶食時之用。

消食管　消食管由口至肛門長大之管也，因甚發達，故其壯大，在蠶體之中，占最大之部分，蓋爲食桑容大，短時間而消化，生存中既取多量之營養分，以造護身之絹絲，而蛹蛾期營養分之準備，又不可缺，故甚大也。消食管分三大部，即前胃、中胃、後胃是也。今將其形狀及名稱述之。



A. 食道　B. 胃　C. 小腸　D. 盲腸　E. 直腸　F. 唾腺　G. 腎臟管
甲：前胃　乙：中胃　丙：後胃　イ：口　口：肛門

前胃。由食道而至胃之上部，總稱爲前界，爲甚狹隘之部分，其構成由筋肉及粘膜二層而成。向粘膜之內方，生有數個突起，有克親質之薄膜生於其上，組成食道之縱筋肉及橫筋肉，先端均繫着於皮膜組織。食道前部，附有唾腺二個，左右分出，適在第一環節之內，頗甚强固，固定食道之位置。



甲：胃之筋肉　A. 圍繞筋肉　B. 縱筋肉　C. 胃中央之筋肉束
乙：胃之橫斷　A. 細胞層　B. 圍繞筋　C. 縱筋肉

中胃。中胃爲最大部分，通稱曰胃。內部常充滿桑葉，形如圓筒之管，由皮膜層及筋肉層構成，內面蔽有粘膜，其筋肉層之外面，由縱筋肉及橫筋肉而成，爲最堅牢之部分。因容食之多寡，與消化吸收之作用等，可以伸縮自動。胃之背面及腹面之正中綫，各有一條縱綫，此部稍作凹形，蓋縱筋肉粗大部分，與筋肉相連結者也。

胃之橫斷面，內面有細長之細胞一列，欠克親質之皮膜，外面有筋肉以圍繞。胃壁之細胞，爲分泌胃液之所，胃液在細胞之內，呈點滴狀，相集既多，方滲出胃內，其細胞之上面，視之如孔，胃液因之而出，其形如圖之乙。

又此細胞，當蠶一齡二齡之際，食桑之量甚少，并列成排，而現平面。若至五齡之時，食桑正多，其細胞之數亦增，則不能并列成平面，而有多數之襞褶生焉，蓋爲吸收食物消化之營養分，面積較大故也。胃液有亞爾加里性，使桑葉中成分消化之量，以蛋白質爲最，而纖維則全無消化之力，故成殘滓，排出於體外。當胃之腹面，有十字形之筋肉附着，由二條遊離之筋而成，起源之處，適當二三兩節之界限，由胃之兩側，各生一遊離之筋，各以先端交於蠶之腹面，成十字形，而末端延長，附着於胃之下面。



甲：胃之粘膜細胞膨大狀　乙：仝上細胞胃液分泌之狀
A. 細胞核　B. 細胞內點滴狀之胃液　C. 仝上孔狀

後胃。後胃乃小腸盲腸直腸之總稱，由胃之下部，直至於肛門。小腸左右兩側，有附屬腺二，即左右各出一管，每管分枝，各有三本，沿胃壁而上昇，再下而附屬於直腸之壁膜，即稱爲馬而畢克氏管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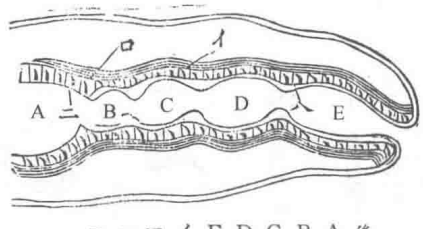
小腸。由胃腑之下而至盲腸之部分，如圖之B，其壁膜由筋肉及皮膜組織而成，內面排列，凹凸不一。小腸之作用，由胃送來之殘滓，同時再送於盲腸，即由馬而畢克氏管開口處所來之排泄物，稱之爲尿者，亦混糞而送於盲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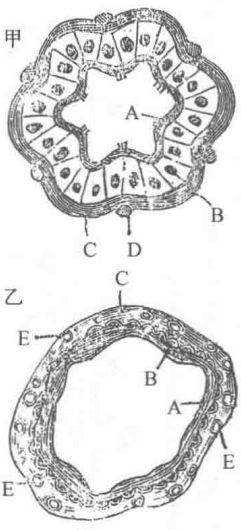
盲腸。盲腸由外面見之，恰如蜜柑狀，由筋肉及皮膜組織二層而成，內面蔽有克親質之薄膜。腸之內面，有六大突起，由外面縱筋肉壓迫而成者也。腸之外面，亦有六個縱筋肉束，適在凹部，圍繞而壓迫之，使糞於此部固結。內面形狀，既如六角，則似梅花之形，而其突起之上，又各生有多數克親質之小刺。當

小腸下來之糞，由其伸縮，而轉送於直腸，是以糞形亦成六角，即此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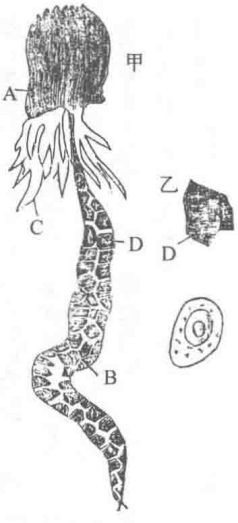
直腸。直腸亦由筋肉層及皮膜細胞而成，皮膜細胞，排列於內層，其上更有克親質之薄膜蔽之，外面則爲筋肉組織，故甚堅硬。而筋肉層與皮膜細胞之間，又有細小之間隙，馬而畢克氏管之末端，適存於內，成六本并列走入，且迴轉數回。由盲腸下來之糞，賴筋肉之作用，排出於肛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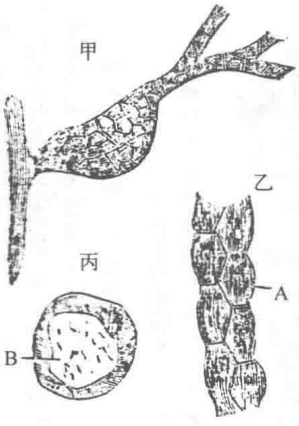
消食管附屬器：唾腺。唾腺分左右二個，開口於口腔內面之左右，而存於上顎一基部，沿薄克親質而出導管，遊離於食道之左右，通過於頭肉之內，經一二彎回，其末端適在第一環節之中央部。全體爲細長之管，呈淡黃色，長凡六米厘米突，周圍由一列細胞圍繞而成，中央開溝，通於口腔。其細胞排列之法，甚不規則，概由五六個圍繞，先端及基部則細，故細胞之數亦少，中央膨大，其數亦多，而其最細連於口腔之部，稱爲導管，其粗大部分，稱爲分泌管，導管內面蔽有厚克親質之膜。唾腺細胞，有分泌唾液之作用，其唾液點滴，滲出溝內，由導管而出口腔，混所食之桑，同入於胃，因唾液中有亞爾加里性，故可助桑葉之消化也。





腎臟管 此管即所稱爲馬而畢克氏管也，因自馬而畢克氏研究所發明者也，又稱爲尿管，爲細長之管，而有小彎曲者也，形如圓紐狀之腺，附屬於消食管，開口於小腸之內面。由小腸而出之部分。膨大而呈囊狀，由其先端，出第一分枝，再上有第二分枝，故連左右，共成三層，並行於胃之上面。第一分枝，上行至第七環節，第二分枝，上行至第六環節，第三分枝，上行至第六環節之上部，由此屈曲，再沿胃而向下行。第一分枝，沿胃之上面而走，二三兩枝，沿胃之側面而走，左右各三管來至盲腸之兩側，迴轉十數次，均附着於直腸之壁膜，而入於筋肉層內，終於盲腸。此管所以連結消食管者，固定其位置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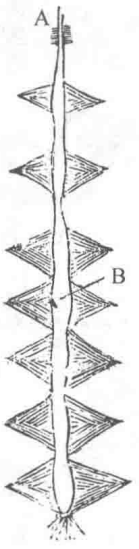
馬而畢克氏管膨起之部分，長有一二米釐米突，寬有〇·六米釐米突，管之長，第一走背面者，一九·五米釐米突，第二走側面者，二二·五米釐米突，第三走腹側者，二五·五米釐米突。

馬而畢克氏管之細胞，排列甚爲規正，乃由二細胞相合，交互而成之管也。其細胞形狀，在不彎曲之處，稍作圓形，外面不平，或彎曲之所，則有大小寬狹之不同。其細胞之核，如圖之乙A，有多數分枝，管之中央有溝，常集體中廢物，共糞而出於小腸，排於體外。而溝中含有蓚酸石灰之結晶體，細胞分泌液中，含有尿酸鹽類，均混糞而出者也。

消食管消化食物之情形，已如上所述。今重言之，則桑葉入於蠶口，由上顎咬碎，及與唾腺所分泌之唾液相和，而下於食道，至胃又與胃細胞所分泌之胃液相混而消化，其營養分同時吸收，所餘者經過小腸，與尿管流出之尿，共入盲腸，

此殘滓物至直腸而固結，暫時留滯，即由肛門排泄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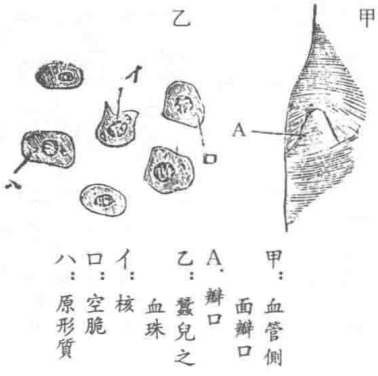
血管　位置。蠶體血系，營於血管，又稱背脉管，由薄膜而成，縱走於背面細長之管也。起自頭部，終於尾角，當第三環節背面正中皮膚之下，見有透明之管，作鼓動狀，即此管也。因入第二環節，即稍向腹部，至第一環節，則沿食道之上部，入於頭內，故在頭胸之部，不能外見也。



血管模型圖
A. 大動脉管
B. 各房室
C. 扇骨狀筋肉

構造。血管在蠶體第三環節以上者，爲圓形之管狀，其下則有扇骨狀之筋肉以支之，形少扁平，與各環節相對，成爲各房室。此部側面，有一種之瓣，構造稍形複雜，其狀如圖甲A所示。而血房之側面，則有扇骨狀之筋肉附着，此筋肉之一端，又附着於皮膚之內面，因其縮脹，同時使瓣口開閉，即起血管之鼓動，且有固定血管位置之作用。血管之上部細小部分，稱爲大動脉，此部直徑〇．一三厘米突。其下方扁平之處，寬有〇．七五厘米突也。

據日本石渡農學士所研究者，謂血管側面之瓣口，各房均甚膨大，其上部直橫，同背面稍偏，又其瓣由下向上而開，恰如唧筒，使血液可以上行，得以自由侵入也。血管前端，已如前所述，開口於頭部，血液不得流出。其後端盲管爲紡錘狀，入第十二環節而終，又於第十一環節背面肉角之中而伸入，故以刀斷蠶尾之肉，有多量血液流出也。



甲：血管側面瓣口
A. 瓣口
乙：蠶兒之血珠
イ：核
口：空脆
ハ：原形質

血液之循環：血管受血液而上行，主有循環之作用，血液皆存於各環節之內，由瓣口而浸入，因血管之鼓動，流出於前端，即於體肉自由循環。如高等動物，別存於毛細管，然後分布於體內組織，此則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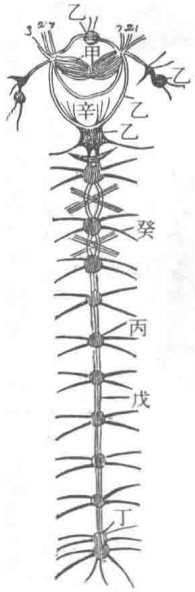
血液。蠶之血液，由血球與血漿而成，通常帶酸性，兼有弱亞爾加里性。在白繭種，爲無色透明，黃繭種則帶黃色。脊椎動物血球有赤白二種。蠶居下等冷血動物，故其血球，皆爲白血球。每一細胞，皆有核一個，由分裂之法而繁殖。又其血球之間，有多數之脂肪球，故核與球，甚難分辨。然以染色劑試之，尚可分別。蠶之血球常活動，又能變其形狀。

血液曝於空氣中，俄即漸次酸化，呈暗褐色。血球之表面，有數多之突起生焉，血球直徑約〇．〇〇三厘米突。

據生物學家之說，謂體內白血球運行甚旺之時，有捕獲細菌消化病毒之力。日本佐佐木博士謂蠶兒血球勢力旺盛之時，能攝取微粒子之胞子而包圍之，使失其生活及繁殖之力。可見蠶兒强壯血液旺盛之時，雖有些細病毒侵入，亦可因之消滅。養蠶家每有已呈病狀之蠶，尚能由衛生之注意，終使結繭者，即前言之證也。

神經系　動物體中固有之特性，爲意識之本源者，即神經系是也。蠶之神經爲五感之本源，傳達自己之意識於體之各部，又由感應之作用，傳達外界之刺戟，乃唯一重要之器官也。

位置構造及各部之名稱。蠶神經之位置，與高等動物適相反，乃由頭部至尾部，縱走於腹面正中綫連鎖狀之器官也。全部由神經球及神經系而成，皆由神經細胞與神經纖維組織而成者也。



甲：腦　乙：食道下神經全球　丙：腹部神經球　丁：最後二個神經球
戊：食道環神經　己：前腦　庚：交感神經　辛：食道圍繞神經
壬：連絡於神經球之神經系　癸：體內分布神經系
1. 至口器者　2. 至觸肢　3. 至單眼者

第一神經球，居食道之上，又稱爲蠶腦。其神經系全部之主管，則沿腹部而下，各神經球之間，皆連有二本神經系，外見恰如一本，又其腦神經亦出有二本神經系，連續於食道下之神經球，如圖所示，即稱爲神經系。

神經系由頭部連於第十環節而終，各節皆有神經球一個，相集成連鎖狀。其神經球之總數爲十三，惟第十一環節，由十二、十三兩個神經球相接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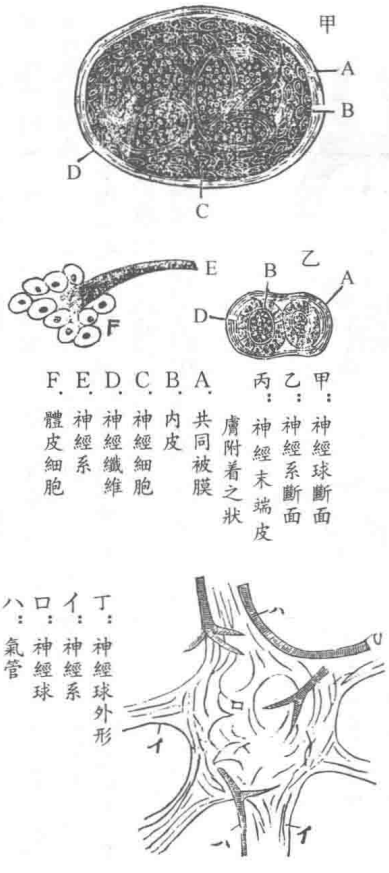
神經球及神經系之構造。神經球由二個半球形體構造而成，其周圍即外皮組織，而由共同皮膜以包被者也。半球體之中心，充以神經纖維，橫斷之如點狀

物，其外部充滿神經細胞，其形如圖之甲。

神經細胞之形，比他種細胞稍大，亦略圓。纖維部之外圍，有一種之小細胞組織，爲保護內部之用，故稱爲內組織。

神經系之構造，如圖之乙，周圍有纖維狀之組織，有共同皮膜以圍繞之，內部更分爲二區，各排成一列規正之細胞，圍繞其一區，其各區之中心，亦與神經球相同，有纖維充滿，處處均有氣管侵入蠶神經系之構造，與高等動物有體神經系相類似。

各種神經。腦神經球，其形尤大，橢圓稍似圓錐，由二個球塊相結合而成，故其中央稍呈凹陷，而解剖之時，亦易見其接合之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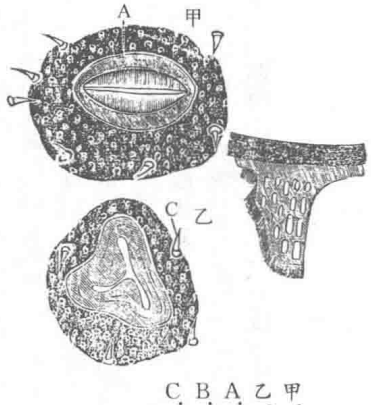
當腦神經球左右兩側之下面，有星芒狀與球狀相合之塊，左右各有一對。其一方由神經系而連絡於腦，一方出數多之神經系，更有多數分枝，分布於消食管唾腺及上顎筋肉之中。其神經球與高等動物之交感神經相類，故亦稱爲交感神經。腦神經球之前部，有小球狀一，由二本神經系，連絡於腦神經之左右，其前方稍細，出有神經系，分布於食道之上，此小球即稱爲前神經球，一名前腦，又稱小腦，其大約〇·〇九米厘米突。

神經系之分布。由腦神經球左右圓錐形之尖端又各出有八本之神經系，分部於各處，如前圖所示。第一分歧，至前神經球。第二分歧，圖中附號1。分布於頭部口器之內，爲上唇、上顎、下唇、下顎等。第三分歧，圖中附號2。至觸肢，專司感觸作用。第四分歧，圖中附號3。先端分有六個，達於單眼，專司視覺作用。第五分歧，爲極細之神經系，直接食道，左右連結而圍繞之。第六分歧，尤大於食道環神經，即腹部神經，成連鎖狀，乃神經本部之要所也。第七分歧，連絡於交感神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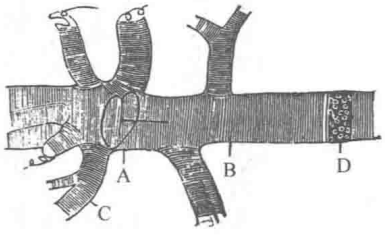
第二神經球，即食道下之神經球也，形呈三角，由其前端之兩側，各出四本神經系。其中一本甚大，即爲食道環神經。餘三本至口部而達於上顎、下顎、吐絲口等。此外左右側出有一本宛神經，稍向後行，分布於第一環節之內。第三神經球以下之各神經球，前後均相連續，各有神經系二本。此外由左右兩側，又出四本神經系，至皮膚筋肉及體內各部，分布於各器官，以營種種感覺作用。

十二、十三兩神經球，相合而形大，共出有十本神經系。內有四本，由前部神經球而出，六本由後部神經球而出。後部適居末位，故與次節之神經球相連絡，其中二本，遊離分布於體中，由各部神經，分布數多神經系，末端均入於體皮組織之中，如圖丙所示。

呼吸管 蠶之呼吸，由其體兩側之氣門及通於體內之空氣管而營成者也。氣門爲呼吸器之門户，連通氣管。在高等動物由肺臟以呼吸者，其氣管支非蔓延於體內，故血液極細，由毛細管而分布，分有動脈靜脈，合乎規則，循環無已。若言乎蠶，則恰與反對，其血管由簡單一管而成，以營血行作用，故其氣管支均分布於體內。管液中既須排出炭酸，即須供給炭氣，因是氣門由前端達後部，開口於兩側，而以極細之氣管支成毛細管者，分布於體中，以繫着各種器官，而營其呼吸作用，兼有固定器官位置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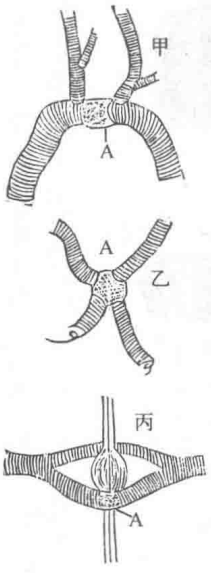
氣門。蠶之氣門，除其體之第二第三第十二環節以外，各環節左右兩側，均開一對，共有十八個。雖用肉眼，亦能見之，形如小黑點，呈橢圓形，各節之形狀，均相似惟十一環節者，其形稍大。



氣門以外，尚有退化氣門，居於二、三兩節之間，形細長，呈三叉狀，中有肉閉塞，惟肉眼不能見。氣門之周圍，有黑色克親質之輪，由其內緣向中央而出之二個網狀板，中間相合之處，開有一條之縱綫，黑輪內生有粗毛，專主保護呼吸器之用，使空氣侵入之時，塵芥污物，不能同時隨入。

氣室及扉。網狀板之內部，直連通於氣管者，有多數分枝，形稍廣闊者，稱爲氣室。接於網狀板之內部，其周圍有黑褐色克親質之綫，中央亦有一克親質之綫，由此綫出有一固形克親質之棒狀物，連結於皮膚，即稱爲氣門之扉。有棒狀之柄，由筋肉向皮膚之內面附着，賴其伸縮，可使扉自由開閉。其扉係由膜狀之物質而成，故空氣侵入之時，可以調節，又由波動作用，使新空氣可由氣管之末端侵入，呼吸作用，因以完全。

氣管之排列。氣管分布氣室多數，解剖之時，此部恰呈黑房狀，而連絡於第一第二第三各氣門，其形最大，爲圓筒管。由頭部至尾部，縱走於體之兩側者，稱爲本管。其他排列之氣管最著者，則爲連絡於腹面左右氣門之管，與分布於第一第二兩氣門間之管，甚爲複雜。又有連絡於左右氣門，由中央本管分歧，交互結合而成者。又第一氣門之左右，各分一管，至食道之背面，而與頭部連。又由此部分有支管多數，配置於頭間，其狀如圖之甲。又第九氣門之血管，連通於背面，分布於腹面，且向前行，達於第八氣門左右連絡綫之中央。而其腹面連絡於左右氣門之支管，亦向中央部環繞其神經球，以固定其位置，其形如圖之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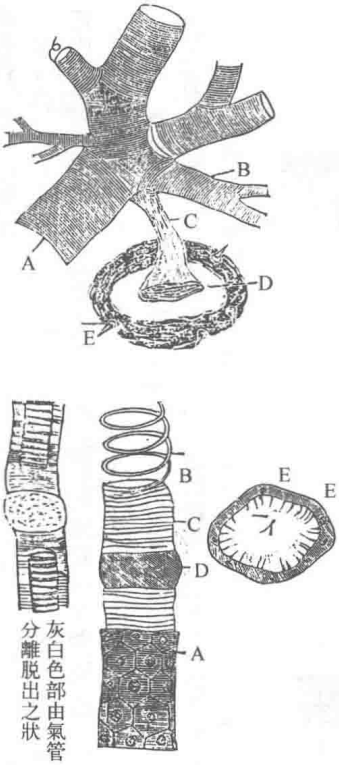
甲：頭部會合點
乙：腹部交叉點
丙：左右氣門連絡神經球回繞之狀
A. 灰白色部

退化氣管。第一第二兩氣門之間，第二環節之後部，色淡而扁平，由氣管本管分出之管，即退化氣管也。如前所述，退化氣門開口之狀，恰如皮膚之陷入，而連於氣管之本管，即此管也。其長有〇.五八米厘米突，寬有〇.一〇米厘米突。

通常氣管支管，均由克親質之螺旋層而成。惟退化氣門，則由單一克親質之皮膜構造而成，接於氣管本管之部，螺旋層均相連續。乃由通常氣管退化而成，不主呼吸作用。而在脫皮之時，二三兩環節氣管之螺旋層，亦須脫出。因其氣門與氣本管之氣門中間連絡之處，成灰白色，於第一氣門之下部，第二氣門之上部，各存一個，故其中間氣管支之螺旋層，並無脫出之通路，遂並二三兩環節，而成爲退化氣門。

氣管之構造。氣管全體，任何部分，均由內外二層物質構成，其外層由一列細胞層圍繞而成圓形，細胞均爲六角形，其中藏有大核，內層由克親質而成，富有彈力，以黑色之細腺，旋卷而成螺旋管，因有彈力，故雖壓迫，亦不易破壞，且可使空氣流通。此內層之黑腺，由外皮細胞分泌而成，與他腺交雜之所，有一種粘着作用，可使不易分離。

氣管本管之氣門與他氣門之間，及左右氣門連絡之氣管，其他左右上下相合連通之氣管，均有灰白色之膨起，其內部並無克親質之螺旋層，向於內部，生有小毛，如圖所示，當脫皮之時，此皮亦隨之脫去。



第一第二氣門間氣管分岐部
A. 氣管本管
B. 分岐氣管
C. 退化氣管
D. 退化氣門內面
E. 皮膚內面之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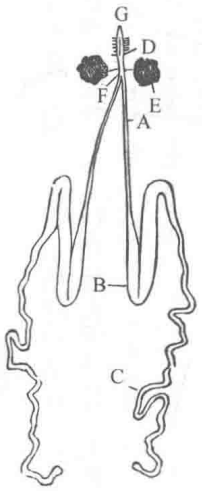
灰白色部由氣管分離脫出之狀

氣管之構造
A. 外膜
B. 內膜　螺旋狀
C. 螺旋狀
D. 灰白色部
E. 橫斷面
イ. 小毛

呼吸作用。呼吸作用由呼吸器營成，實由體內酸化作用而生者也。凡不潔之物，由氣液運至氣管之外膜，觸新空氣，而行新陳代謝，其血中之炭酸氣放出，而收入新鮮之養氣，由氣門收入之新空氣，達於氣管支之末端，其中不潔之物，亦可再行呼出。呼吸作用之狀態，雖未有精確之調查，要以氣體之擴散性，以營

其體之運動，而出入賴有氣門。若以濃厚之油，塗抹於氣門，則見同一環節。有不舒之態，此尚以氣門互相連通之故，若全閉塞之，且致斃死云。

絹絲腺　位置及形態。絹絲腺乃造成絹絲之器官也，位於消食管側面之下方。蠶兒發生之時，其形尚小，俟後漸次發育，至五齡生長已足，約佔全體重五分之二。絹絲腺全體，由左右二腺而成，如圖所示，互於腹部之側面，蔓延彎曲數回，遂成細導管，於頭胸之界，左右相合爲一，走食道之下方，形成吐絲管，開口於吐絲口，位於口之最下部。



絹系腺
A. 排系部
B. 貯系部
C. 分泌部
D. 吐系部
E. 粘液部
F. 會合點
G. 吐系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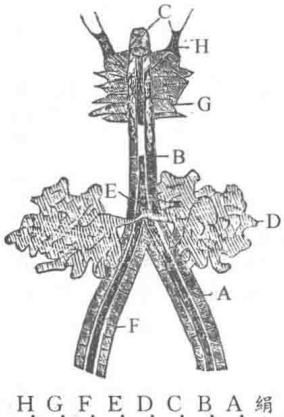
絹絲腺色半透明，造白繭者無色，造黃繭者黃色。全體可分三部：二管會合點以下粗大之直管，稱爲排絲管，以下彎曲之部分稱爲貯絲管，再下末端細小數多回旋部分，稱爲分泌管。今將所調查三部之長與粗，列表於左。

	長	直徑
排絲管	三六米厘米突	〇·五米厘米突
貯絲管	七〇	二·五
分泌管	一八一	一·〇

絲腺之長，因蠶體而異，蠶體小者亦小，長者亦長，夏蠶之絲腺尤小。絲腺在初齡之時，形態甚爲簡單，不甚彎曲，僅爲一條之腺，其長不過七乃至八米厘米突。而至五齡之時，則全部之長，達二百七十米厘米突，吐出之絲，達八百米厘米突。

絲腺之分泌物。絲腺之細胞，由內部分泌管分泌一種絲質，由貯絲部分泌一種膠質，成爲半固半液體，由吐絲口而出，一觸空氣，即凝固而成細緻之絹絲。在老熟之時，結繭吐絲最多。成繭就眠，安坐其內。其他逢敵之時，亦每吐絲，故絹絲爲蠶體護身之用。

粘液腺。左右絲管會合而成一管之部，左右又各出導管一本，當其末端，有葡萄狀之器官，即粘液是腺也，一名胡里皮氏腺，係胡里皮氏所發見者也。此腺之導管，內面蔽有克親質之薄膜，由葡萄狀之腺，分泌一種粘液，而注於管中。此中粘液，附着於絹絲之周圍，以助繭之構成，而在吐絲之時，又能滑其通路也。



絹系腺之前端
A. 排系部
B. 吐系管
C. 吐系口
D. 粘液腺
E. 會合點
F. 絹系
G. 吐系管上面克親綫
H. 下唇鬚

吐絲管。由粘液腺開口之部，以至於吐絲口，其間即爲吐絲管，長凡一米厘米突，中央稍膨大，周圍附着筋肉甚多，恰固定於頭部之內。同時可加減其管內孔之大小，以正其體之輕重。又於其筋肉附着之部，即吐絲管背面之中央部，生有強大褐色短劍狀克親質之縱綫，長凡十分之三米厘米突，亦附有數多之筋肉。此部管內生凹，故管孔亦稍作凹形，絹絲由此通過，故其形不圓而爲扁平之紐狀也，因外面生有縱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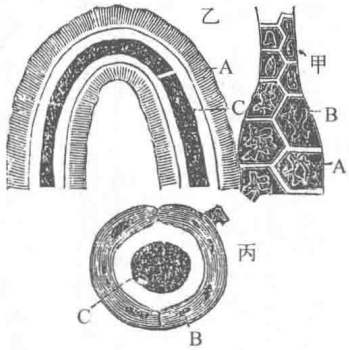
絲腺之構造。絹絲腺不問排絲部與貯絲部，皆由一列細胞層而成，通常皆尚規正，由左右二細胞交互包合，成爲管形，如圖所示，即全管由二列細胞而成，中央開成一溝，其中常有絹絲質充滿。又其貯絲部之細胞中，亦有多數氣支侵入。絲腺之細胞，其中皆有核，形成橢圓，或爲球形，當絹絲生成之時，其核甚不規則，生出數多之枝，用染色劑可以見之。

今以絹絲腺之橫斷面，用鏡視之，圖丙所示，係由薄膜而成，細胞兩方圍繞，其內有核甚大，皆不規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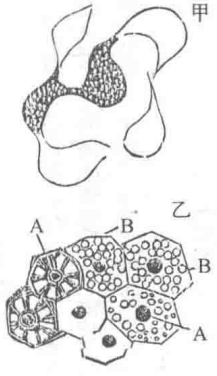
絹絲之生成。絲之生成，由分泌管之細胞分泌一種絲質，成爲粒狀，滴滴相集，滲出於管內，集合於貯絲部，由貯絲管之細胞，又分泌一種膠質，圍繞於絲質之周圍，通過排絲管，左右兩管之絲，相合爲一，又由粘液腺分泌一種粘液，包其周圍，以滑其通路，經吐絲管以出吐絲口，一觸空氣，遂凝固而成絹絲。又賴口器與胸脚種種纏結之法，造成繭形。然其纏結之方法，通常亦有一定，皆如圖之丙，以次吐出，重積而成繭層。若在上簇之時，雨天或濕潤之所，所吐之絲，不能乾燥，重積部分，必致粘集。製絲之時，遂生輪節，其狀如圖所示，二條絹絲合而爲一，形如圖之甲。外面有縱綫，其橫斷面爲二個三角形包合而成，初吐之絲較細，中央漸粗，末後復細，其闊爲百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三米厘米突，而一齡蠶所

吐之絲，僅爲千分之二米厘米突云。

脂肪組織　位置及形態　脂肪組織由脂肪細胞集合而成，或白或黃，柔軟如綿，形狀雖無一定，大約爲木葉狀、小片狀之小塊，體腔之內，除各器官而外，殆全充滿。此組織爲管狀薄膜，互相連結，以附着於各器官之間，而固定其位置。脂肪細胞，概爲多角形，周圍蔽有薄膜，中有一大核，核之周圍，有原形質，且有多數脂肪球，大小不能一定，若逢苛性加里液或以脱耳，則忽溶解。



甲：系腺細胞之排列
乙：絲腺縱斷面
A. 細胞
B. 全上核
C. 絹糸
丙：全橫斷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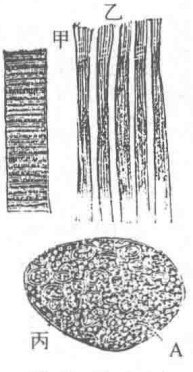


甲：脂肪組織
乙：脂肪細胞
A. 細胞核
B. 脂肪球

脂肪存在之時期。脂肪在毛蠶之時，即存於體內，不過其量甚少，至蠶壯之時，然後增加，又由各齡之時期，稍有增減，即在脱皮之後，其量甚少，而眠前及熟蠶蛹蛾之時，其量甚多，就中尤以熟蠶及蛹，其量更多，至於成蛾，其量已減耗。性含有多量蛋白質及脂肪耳，故浸入酒精，以爲標本者，以壯蠶爲最宜，而在四眠之時，尤爲適當。

脂肪組織之應用。脂肪組織，貯蓄養分之所也。當蠶兒食桑之時，所有餘剩之養分，悉收藏於此，以供眠中及蛹蛾絶食時延其生命之用。不過生活之中，體中常行酸化作用，脂肪始終因以消耗，而在幼蟲之時，若不給桑葉，頃間不至於死者，亦脂肪存在之效也。

筋肉　蠶體運動，專賴筋肉動作爲之，故此種器官，體中各部均有蔓延，而特於動作強盛之部，存在者尤多。筋肉一端，皆附着於各種器官，一端則固定於骨格，或表皮之上，或克親質之部分。由其伸縮，可使其體運動自由。蠶體之內，筋肉非常之多，雖未細加調查，據某氏所説，謂其筋肉束，有五百四十個之多，蔓延體內亦無一定排列之方法。筋肉大別有二種，一爲附着於皮膚，以主體之運動者，一爲附着於內部之器官，以主其運動者，前者稱爲體皮筋肉，後者稱爲器官筋肉。又由體內分部之狀態，分爲縱筋肉、橫筋肉、及斜筋肉之三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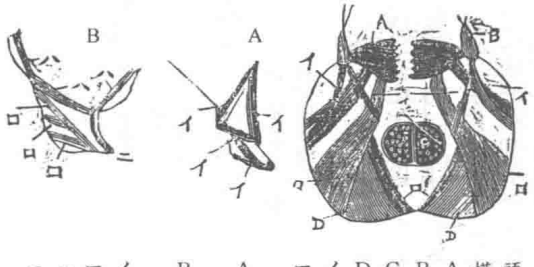
甲：筋肉束外面
乙：筋肉束併列成筋肉組織狀
丙：筋肉束橫斷面
A. 筋肉細胞核
B. 撒闊靈馬

形態及構造。筋肉之構造，與他動物相同，伸縮可以自在，由細長細胞，成一纖維，多數相集，然後成一小束，周圍被以薄膜。其橫斷面，橢圓而扁平。所謂筋肉組織，乃多數筋肉束相集而成者也。筋肉纖維，由細胞而成，故檢其橫斷面，則有核散在。高等動物之筋肉，橫紋或有或無。蠶之筋肉，則不問如何，皆有橫紋也。蓋以蠶之筋肉，總由橫紋筋而成者也，如圖甲之所示，即可見矣。

筋肉之配置。蠶之筋肉，於體皮之內面及頭部脚部尤多。其配置方法，有種種，今述其二三主要，列之於後。

頭部。如圖所示，存於頭部者，主口器之運動，而在上顎基部之筋肉，尤大而强，當蠶大之際，咬碎桑葉所必要者也。此筋肉一部附着於上顎之基部，一端分出多數，均甚强大，附於顱頂板之內面。其他頭部之筋肉，則有觸肢運動之二筋肉，并下顎運動以及食道吐絲管，均附着焉。

脚部。胸脚與腹脚之筋肉，殆全相似，均附着於表皮之內面。其動作之方法，則分二種，一主脚之伸長，故爲伸長筋肉，一主向內方屈曲，故爲收縮筋肉。而存於胸脚者，專爲取食營繭之用。存於腹脚者，專爲運動及静



頭部筋肉排列模型圖
A. 上顎
B. 觸肢
C. 腦
D. 克親質
イ：觸肢筋肉
ロ：上顎筋肉

A. 胸脚肉排列模型圖
B. 腹脚筋肉模型圖
イ：運動筋肉
ロ：伸長筋肉
ハ：收縮肉茄
ニ：先端之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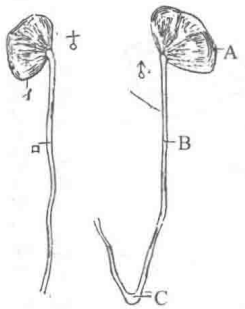
止時之用也。然無時如何，凡欲達其目的，必賴先端之鉤爪，方顯其作用也。

體內之排列。體段筋肉，有二種可別：一爲背部體皮筋，形如帶狀，縱走於背面血管之兩側者也。一爲腹部體皮筋，亦如帶狀，縱走於腹面神經系之兩側者也。其他尚有縱橫斜種種筋肉，不能一一名之，今從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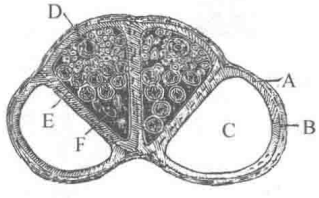
生殖器　位置及形態　凡生物蕃殖，皆爲繼續統系之用，而其必要事件，須賴生殖器爲之。蠶爲兩性生殖，由卵子傳其統系。其生殖器當毛蠶時代，已存其形，至五齡之初，方行發育，老熟之期，始能構造大成，然亦甚爲簡單，僅雌雄之區別耳。

生殖器之位置，雌雄皆同，均在第八環節第二馬蹄形班紋之下，消食管之背面，即存於血管兩側，左右各有一個，形如心臟，處於脂肪組織之間，由第六氣門分岐，而固定於背面體壁之內面，一端出導管，通過消食管之兩側，而達於腹面。雄在十二環節，雌在十一環節，均附於腹面正中綫皮膚之內，惟雄者末端合一，雌者個個分別，開口於盲管，則雌雄皆同。當蠶孵化之時，其生殖器形狀甚小，直徑僅十分之一米厘米突，至五齡則增大至二米厘米突，而雄者又常比雌者爲大。

雄生殖器。形如心臟，稍作三角，直徑二·五米厘米突，稱爲睾丸。由此而出之導管，稱爲輸精管。睾丸內部，由圓錐形之四室而成，均有薄皮膜分隔，外面則由數層細胞，成一共同皮膜而包被之，其每室之中，皆有多數精蟲細胞，稱爲原精細胞。此細胞發育之始，作精蟲之形，在五齡之初，即次第伸長且細，其核於一端成爲小塊，至蛹化之後，全部變成細系，其核之部分，變生甚粗，形遂如頭，稱爲精核，其細胞變細如尾，稱爲鞭毛，統稱爲精蟲。故精蟲者，由原精細胞變化而成者也，皆由多數集合成束，留於精囊。其精蟲之形狀及其發育之順序，如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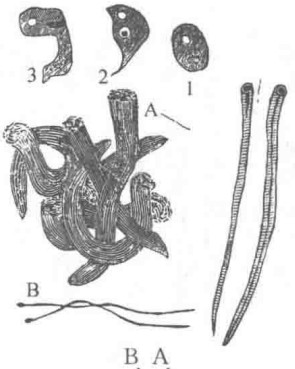


蠶兒生殖器
A. 睾丸
B. 輸精管
C. 會合點
イ. 卵巢
ロ. 輸卵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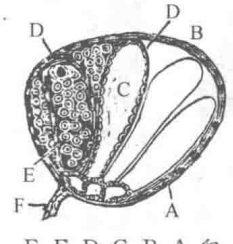


睾丸切斷圖
A. 共同被膜
B. 內被膜
C. 精囊
D. 細胞核
E. 原精細胞
F. 精子羣

雌生殖器。雌生殖器稍似圓形，實如心臟，比雄者小，直徑凡一米厘米突，稱爲卵巢。由其一端，而出導管，即稱爲輸卵管。卵巢內部，亦如睾丸，由四室而成，稱爲卵囊，由一列之細胞層構成，每室之周圍，亦有共同皮膜包被。內部卵子，包有多數細胞，即稱爲原卵細胞。其卵子生成之情形，則由原卵細胞，漸次發育而大，由數個相集，存於下方。此多數細胞羣，雖不同形，必有一個特大，其他細胞，皆集於周圍，爲其補給而營養之，故皆漸小。而其大者，成爲直正之卵，故稱爲卵細胞。其小者，則稱爲營養細胞。卵細胞必待營養細胞漸次消失，然後長成，又由卵囊之皮膜細胞，分泌一種克親質，包於其外，遂成爲完全之卵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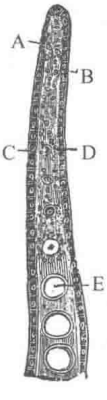
A. 精蟲羣
B. 精蟲



卵巢斷面圖
A. 共同被膜
B. 內膜
C. 卵囊
D. 細胞核
E. 原卵細胞
F. 導管

又第三章《蠶蛾解剖論・外部》

蠶蛾之體軀，與蝶蛾類相同，由頭胸腹三部而成，頭部甚小，位於體之前端，胸部由三環節而成，可分爲前胸中胸後胸之三部，腹部由八環節而成，故總有十一環節，比幼蟲時期，減少一節。雌蛾腹部末端之二節，連絡於生殖器之附屬器，視之如七環節構成者也。蛾體之長，雖由種類而異，然一般之白繭種，雄者長十八米厘米突，雌者長二十二米厘米突。闊以翅之開展爲準，雄者四十五米厘米突，雌者四十七米厘米突。蛾體全面，密生無數鱗毛，呈淡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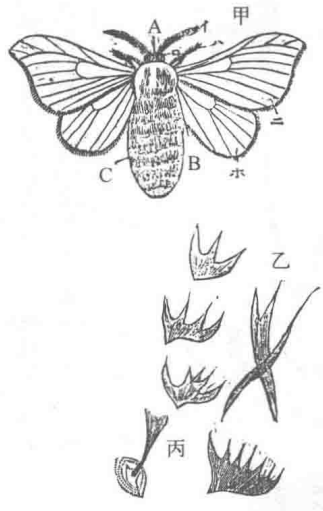


卵子生成之模型
A. 卵囊之皮膜
B. 原卵細胞
C. 卵細胞
D. 營養細胞
E. 完成卵子

口器位於頭部前端之下方。複眼一對，生於其上。兩隅有櫛齒狀之觸肢一對突出。頭部甚細，由頸部而連於胸。其胸部各節之腹面，均生脚一對。中胸後胸兩節之背面，各生翅一對。腹部略呈圓筒形，氣門開於兩側，末端稍細，交

尾器生焉。

體面及翅面所蔽之鱗毛，由克親質而成，表皮細胞所分泌者也。形有種種，或細長如絲，或如竹葉，或先端三分、四分以至八分，皆形如掌葉狀。鱗毛乃毛之變生物也，下端附於皮膚及翅膜之上，多數排列，恰如覆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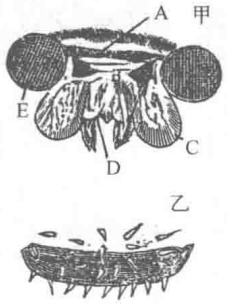


甲：蠶蛾外形
乙：鱗毛
丙：翅膜上鱗毛

A. 頭部
B. 胸部
C. 腹部
イ：觸肢
ロ：複眼
ハ：脚
ニ：前翅
ホ：後翅

口器　口器在頭部先端之下方，因蛾不採食物，故口器大爲退化，僅留其痕跡而已。然當自繭發蛾之時，則能吐出亞爾加里性之液，以破壞其繭之一端，而爲其出路云。

蠶蛾口器。如圖所示，由上唇上顎下唇下顎而成，與蠶兒有異。上顎退化爲三角形之小突起。上唇爲克親質板，呈梯形。下顎在上顎之下部，變形甚大，如囊狀物，乃柔軟之膜質，生有多數小毛，如乙圖所示，此物正與蝶類之吸管相當，大有一米厘米突。下唇位於最下部，亦由克親質板而成，由此部生有多數棍棒狀之毛，且生一對下唇鬚。下顎及下唇，皆主感觸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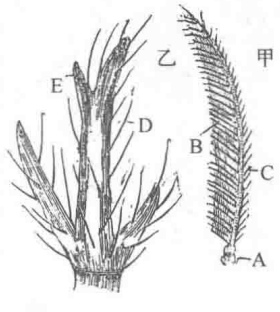


甲：蠶蛾口器
乙：下顎變形物

A. 上唇
B. 上顎
C. 下顎變形物
D. 下唇
E. 眼

觸肢　觸肢突出於頭部之前端，由複眼之基部，左右各出一本，全體由三十五個小環節而成，先端甚細，形似眉毛，所謂蛾眉者是也，基部二環節甚大，第三節以上，各節側面生二小枝，其向外側者，較向內者長，周圍皆有小毛，叢生其上，如圖乙之所示。

觸肢之長，雄大而雌小，雄者八米厘米突，雌者六米厘米突。其內部亦與蠶同，通氣管支及觸肢神經，神經系侵入，入於小肢之中，達於先端小毛之基部。觸肢先端之突起，周圍有數多小毛，專主感觸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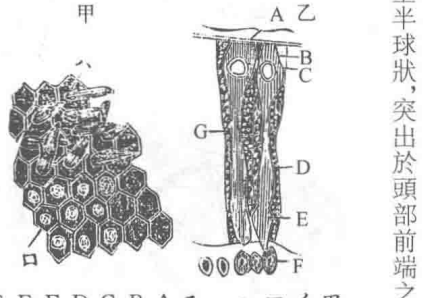


甲：觸肢
乙：觸肢之先端

A. 基部之關節
B. 長小枝
C. 短小枝
D. 小毛
E. 小突起

眼　蠶蛾眼球，稱爲複眼，呈半球狀，突出於頭部前端之兩側，色黑而有光澤，惟純白種則帶淡黃色。

複眼由六角鏡集合而成，仔細視之，頗具美觀，直徑約百分之二米厘米突。內部構造，與單眼相同。表面體皮克親質甚厚，稱爲角膜靈視。靈視之下，有大核細長之細胞，互相抱合，排列成環狀，稱爲結晶球細胞。其中央空處，成透明體，即結晶球也，蓋由結晶球細胞所分泌者也。其細胞下部伸長甚細，集合而成細胞羣，此細胞由六個以上集合而成，與單眼之網膜細胞相類，稱爲雷其尼由拉。其下部界於薄膜，連絡於神經細胞，更由神經系而連通於腦，即視神經是也。



甲：複眼表面圖
乙：複眼縱斷圖
合體之側面

イ：角膜
ロ：結晶球細胞
ハ：結晶球細胞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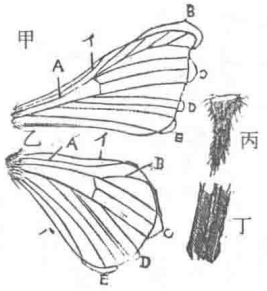
A. 角膜
B. 結晶球細胞
C. 結晶球
D. 雷其尼由拉
E. 神經
F. 神經細胞
G. 色素細胞

複眼之視覺作用，與單眼相同。光綫通過角膜，由結晶球集合屈折，其物影即印於雷其尼由拉，傳入神經，而感之於腦也。凡昆蟲之視覺作用，原有二說：一即複眼有多數六角鏡，每鏡僅能見物體之一部分，彼此集合，方能見完全之物

體也。一即六角鏡各鏡均能見物體之全部，恰如吾人之由兩眼見一物也，感於腦者，僅一物影耳。

翅　翅分左右二對，出於中胸者爲前翅，出於後胸者爲後翅，前翅大，呈三角形，後翅小，略作圓形，均由薄膜狀物質而成者也，表裏全面，均被以鱗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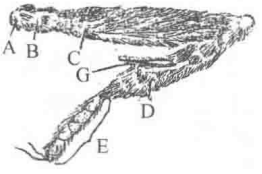
翅前方之緣，稱爲前緣，沿體一方，稱爲內緣，附着部分，稱爲翅底，遊離之端，稱爲後緣。翅有多數翅脈分布，其分布之法，必有一定，且其翅脈，有種種名稱：如亞前緣翅脈，半經翅脈，中央翅脈，後翅脈，臂翅脈等，皆如上圖所示。



甲：前翅　乙：後翅　丙：前翅基部之突起物　丁：翅脈內之氣管支
イ：前緣　ロ：後緣　ハ：內緣
A. 亞前緣翅脈　B. 半經翅脈　C. 中央翅脈　D. キコピタス翅脈　E. 臂翅脈

前翅。附着於胸部，翅底部分，生有一刺，由克親質而成，硬且强大，長凡二·四米厘米突。可以自動，被有鱗毛，當靜止之時，常向後方，以保護翅之附着部。後翅前緣之基部，生有小突起，突起之上，發生黑褐色粗毛一束，形如針狀。翅脈爲流通血液及空氣之路，內部有氣管侵入，二本或至三本，而其氣管與氣管之間，即血液流通之道。翅脈之外面，被有褐色克親質，成爲綫狀，稍爲凸出。將鱗毛剥去，可以鏡窺其內部氣管侵入之形，即如圖乙所示。

脚　胸部之腹面，各節均生脚一對，其在前胸者，形狀稍小，中胸及後胸者，皆同大。脚皆由五環而成，一二兩節，稱爲腰節及回轉節，皆同小，第三第四兩節甚長，與吾人股脛相似，重要之部分也，第三節稱爲股節，又稱大腿節，第四節稱爲脛節，第五節稱爲蹠節，此節更由五小環節合成，屈折甚便利，其第一小節最長，五節次之，中間三節，均甚短也。五節之末端，生有鉤爪二個，常向體之內方。由脛節生刺一本，稱之爲距，如圖之所示。



蠶蛾四脚
A. 腰節　B. 回轉節　C. 大腿節　D. 脛節　E. 蹠節　F. 鉤爪　G. 距

又《內部》　蠶蛾內部各器官，排列殆與蠶同，頭部惟腦及眼球充滿，胸部內面，因有翅可動，故有數多强健之筋肉，縱橫排列，殆無餘地，惟中央部僅能通食道神經及血管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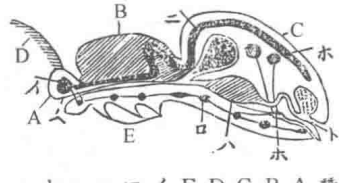
腹部內面，甚爲廣闊，血管縱走於背面之正中綫，神經排列於腹面之正中，氣管本管縱走於體之兩側，開口於各氣門，由本管分出數多氣管支，分布於體內，而當其中央，始於口終於肛門之器官，即消食管也，亘於此管之上部及側面，容積甚大之器官，殆佔體腔之全部者，即爲生殖器，其口開於肛門之下部，雄者如塊，雌者如紐。

消食管　蠶蛾不採食物，故消食管退化，變形甚不完全。惟發蛾之時，分泌唾液，乃排泄體內老廢物耳，其變化之點，則胃縮小，成爲球狀。當其上部，食道伸長且大，生囊狀物，由薄膜而成者也，其內有空氣充滿，即稱爲吸胃，蝶蛾之類皆如是也，蠶蛾踏之發音，即此物也。腎臟管游離簡單，與小腸盲腸，無大區別，惟直腸膨大，內尚含多量之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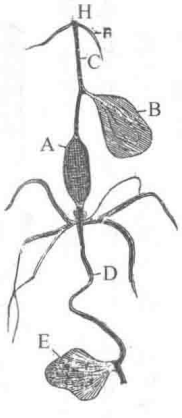
唾腺稍發達，蓋因蠶蟲化蛾之時，必須破其堅牢之繭層，方能透出，則賴唾腺分泌一種唾液，因其具有强亞爾加里性，故容易溶解繭層也。

蝶蛾類之吸胃，吸入花密，殆如吸筒，吸上即貯藏於內，同時減輕其體之比重，蠶蛾則全無此現象。

直腸爲一層皮膜，其內充滿多量之尿，尿色灰白，稍帶赤色，或橙黃色，或赤褐色，出繭之時，直行排泄。其繭口着色者，稱爲金門，否則稱爲銀門，金門常多雄蛾，銀門常多雌蛾，早出者多金門，晚出者多銀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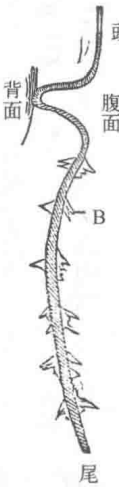


蠶蛾內部
A. 頭部　B. 胸部　C. 腹部　D. 觸肢　E. 脚
イ：腦　ロ：神經　ハ：消食管　ニ：血管　ホ：生殖器　ヘ：口　ト：肛門



蠶蛾消食管
A. 胃　B. 吸胃　C. 食道　D. 腸小管　E. 直腸　F. 唾腺　G. 腎臟管　H. 口　I. 肛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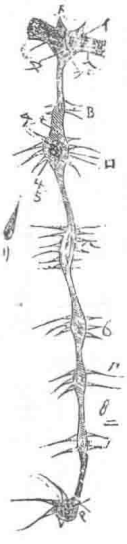
血管　蠶蛾血管，構造與蠶兒相同，縱走於背面正中綫皮膚之下，細長之管，由薄膜而成，前端開口，後端爲盲管，且於腹部，形成各房室，左右皆有瓣口，房室兩側，附有扇骨狀之筋肉，與蠶兒無所異也，惟至腹部之背面，大作彎曲，有數多之筋肉層通過，於胸背之部，附着於皮膚內面之筋肉，更屈折向下，與食道并行，走入頭部筋肉層中，如圖所示。



蠶蛾血管
A. 胸背部
B. 扇骨狀筋肉

神經系 蠶蛾神經之構造，極與蠶兒相同，由神經球及神經系而成者也，惟其腦及食道下之神經球，大爲發達，腹部之神經球，其數減少，蠶爲十三個，蛾則只有九個，因五六兩球，合成一球，第七球，由神經系膨大，包其全部，故亦消失，十二十三兩球，同向前方，與十一球合一，然後成蛾也。

胸腹之間，即五六兩神經球交界之處，神經系一部擴張，成爲長橢圓形，由其側面，出有數多神經系，如圖之八，又三四兩神經球之間，有二本神經系相連，其間生克親質之棘狀物，由腹部突出，以固定其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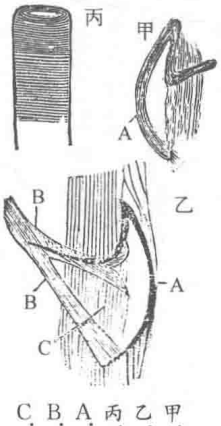


蠶蛾神經系
イ：腦
ロ：胸部二個合成
ハ：神經系膨大
ニ：腹部神經球
ホ：二個合成
ヘ：現神經
ト：觸肢神經
チ：孔
リ：刺突入之處
ヌ：食道通過之孔

腦神經球左右，出有壯大之神經系，達於複眼，其前方亦出二本神經系，達於觸肢及口器等，又腦神經球之下，第二圖經球之上，見有一孔，即食道通過之所也。

呼吸器 氣門。蛾之氣門，與蠶相似，必在環節之兩側，其數有八對，胸部第一環節，生有一對，腹部第一至第七環節，共開七對。究其構造，比蠶頗爲簡單，其形半圓，周圍包以褐色克親質之輪，如圖甲之所示，由弦之半途屈折，而向體之後方，形爲棒狀，由筋肉突出，固着於皮膚之內面。因其動作，而氣門可以開閉，其形如乙圖。又氣門之中央有蓋板，內部爲足袋形，無扉。而生於第一氣門克親質之棒狀物，與生於腹部之氣門者無異，但其構造相同耳，狀態則全反對矣。

氣管。蠶蛾氣管，與蠶相同，外面由細軟胞層圍繞，內面由克親質之螺旋層而成，外見氣管之色，呈銀灰色，不似蠶時爲黑色也。氣管之排列，左右本管，縱走於體側，連通各氣門，於氣門之內面，有數之分歧，恰如房狀，分布體中，以連着於各器官。其排列之狀態，并營呼吸之作用，皆與蠶兒無異也。



甲：蛾氣門
乙：皮之內面
丙：氣管
A. 克親質
B. 筋肉
C. 膜質

筋肉 蠶蛾之頭部，充滿神經球及眼球等，故筋肉分布者少。而在胸部，則筋肉發達，異常壯大，全部縱橫，實佔多數，凡脚翅之運動，莫不依賴於此，故又稱爲蠶蛾運動器官也。至其腹部，則較蠶兒之筋肉略簡單，但末端生殖器之部分，其筋肉亦頗發達云。



甲：蠶蛾中胸部橫斷筋肉之配合
乙：腹部筋肉配列之狀
イ：翅動筋肉
ロ：脚動筋肉
ハ：縱筋肉斷面
ニ：骨格

A. 翅
B. 脚
C. 食道
D. 血管

頭部筋肉。頭部筋肉，僅口器運動，有縱走筋肉，又其兩側觸肢，生有橫筋肉。

胸部筋肉。胸部有翅二對，肢三對，皆須之運動，故所在筋肉，既多且堅，其排列之狀，如圖之甲，當其中央，如Y字形，乃克親質之骨格也。背面〔ハ〕部，充滿數多縱筋肉，當其內部，有由背面向腹面而走之筋肉，至脚之基部而終，〔ロ〕司脚之運動者也。又其近脚之基部，有由側面向背面而走之筋肉，至翅之基部而終，〔イ〕司翅之運動者也。與脚動之筋肉，雖爲並行，而其方向，則反對也。

脚之筋肉。存於脚之基部，其筋肉雖能運動，而腰部回轉節及股部之脛節，亦附着數多之筋肉，賴其收縮，以爲運動也。

腹部筋肉。腹部筋肉之排列，腹面與背面不同：其在腹面者，縱走於神經系之兩側，有左右二大筋肉，又於空氣本管之部，有一縱走筋肉，而四環節中，又有斜筋肉向大筋肉而出，其狀如圖之乙。其背部之筋肉，有左右二帶縱走之筋肉，其側面亦有稍斜之筋肉。腹部末端，有交尾器，即陰器也，亦有筋肉生焉，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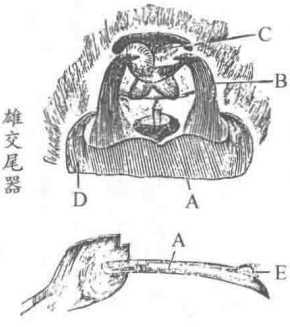
蛾於背面複雜，雄蛾於腹面複雜。

生殖器　蠶蛾之生殖器，較之幼蟲時代，非常發達，其構造甚爲複雜，殆佔腹部全部。蓋蠶蛾生存之要務，以交尾產卵繼續子孫爲主，故他種器官，皆比幼蟲退化，而生殖器，則特別發達焉。生殖器分有二種：一爲生殖本部，乃腹部內面長大之器官也，雌雄異形。一爲交尾器，突出於腹部末端外面之器官也，雌雄亦異形。今俱述之。

雄交尾器。位於尾節之末端，於圓形之內，有種種器官。其外周向腹面者，有門字形之彎曲物，圍以克親質之板，呈黑褐色，其背面半周，緣腹部末端之環節突出，此部生數多之毛，以被覆之，其交尾器主要之部分，稱爲陰莖。

在門字形克親質之內部，呈褐色細針狀，且突出，陰莖之基部，圍有馬蹄形之克親板，以使出入便利，又由陰莖兩側，左右各出鉤狀之突起一個，色黑褐而且强大，由克親質而成，其鉤皆向背面彎曲。當交尾之時，用此鉤狀突起，附着於雌蛾之交尾器，懸架於半月形之克親板，以使其不易分離。陰莖之背面，有一突起，圍有方形之克親板，其內部由薄膜而成，中央開孔，即肛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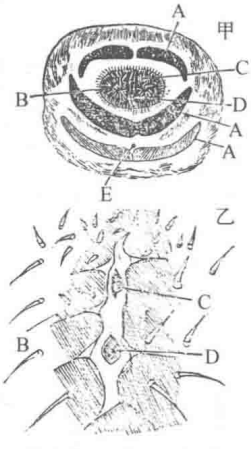
陰莖由克親質而成，細長且固之管狀物也，前端爲三角形，甚尖銳，裏面有疣狀之突起，覆以二枚之瓣狀物，其突起之上，生有細毛，上部內面開有小孔，稱爲精孔，精液流出之所也。疣狀突起，司感觸作用，又有强大之筋肉，附着於陰莖之基部，俾其出入可以自由。



雄交尾器
A. 陰莖
B. 克親質之鉤
C. 蔽肛門之克親板
D. 克親板
E. 精孔

雌交尾器。位於腹部之末端，圍有圓形硬克親之輪，當其下方，有二個克親質彎曲之板，雖呈褐色，而外方略淡，二板之內緣，均有鋸齒狀之突起，交尾之時，懸着於雄交尾器之鉤狀克親板者也。此二板之間，又開有一孔，稱交尾門，雄蛾陰莖，即由此插入。又其上方背面近處，有二個半月形之克親板，與下方鋸齒狀之克親板相對，其中央突出軟膜質之腫起物，數多細毛，生於其上，當其頂點中心，開有縱綫裂口，內有二孔，在上爲肛門，在下者爲產卵門。此腫起物受體內血液之壓力，與筋肉之作用，收縮膨脹，皆可自由。臨產之時，求適宜地位而後產，皆賴其脹縮之力也。突起左右，又突出膜質之翼狀物，能分泌一種芳香體，專以誘引雄蛾，以便交尾之初，不致困於尋見也。雌交尾器之全形，如圖所示。

雄蛾生殖本部。蠶在結繭化蛹之間，其雄者之睾丸，大爲發達。睾丸增大，輸精管亦增長，當其末端，成爲膨大之囊狀物，形如心臟，與睾丸略似，外面見之，係由二房而成，即稱爲貯精囊也。所有精液，悉貯於此。囊上兩端，有輸精管連絡，當其上面，出有一腺，望之恰如二腺合成者，其表而有縱綫，至於末端，則分離成爲二個，即稱爲副腺，乃分泌粘液之所也。貯精囊之下端，有數多屈曲細長之管，末端連於陰莖，即射精管也，其接陰莖之部，稍膨大，用以助射精之用。其授精作用，造成於睾丸，其精子由睾丸而下，過輸精管，而達於貯精囊，此處有由副腺分泌之粘液，混合於精液之內，由射精管射出於陰莖。



雌交尾器
甲：全形
乙：B之一部
A. 克親板
B. 腫起物
C. 肛門
D. 產卵門
E. 交尾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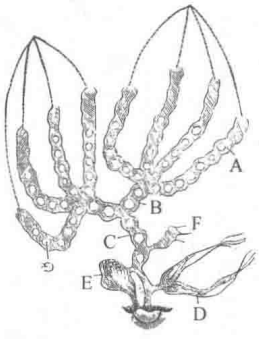
雌生殖本部
A. 睾丸
B. 副腺
C. 貯精囊
D. 射精管
E. 陰莖

雌生殖本部。於幼蟲時代，略作三角之形，如粟粒大。至蛹蛾之間，脫出共同被膜，由內生出卵囊四個，其間頗長大，發育而爲管狀，充滿於蛾體腹部，即稱爲卵管。其上端左右各有四本管形，下皆合成一管，即稱爲輸卵管。

左右兩輸卵管，又相合而爲一管，成爲陰道。故生殖器之本部，共有卵管八本，輸卵管二本，陰道一個，彼此連絡構成者也。其他則爲附屬器，如由陰道所出半透明之粗腺二個，其先端有數多細腺分出，基部方合爲一，而開口於陰道，是即粘液分泌之所，故稱爲粘液腺。又有交尾囊，當陰道之側面，開口於交尾門，其形如囊，一端由細管而連陰道，交尾之時，受精子之所也。尚有受精囊，生於此囊反對之部，由陰道之側面，出有細管，一端稍不正，故形成細囊，由交尾囊而來之精子，皆貯於此部，而後徐徐送出，使卵子受精也。其產卵情形，由卵管先端狹小之原卵管造成卵子，順卵管而下降，通過輸卵管，由左右卵管而出，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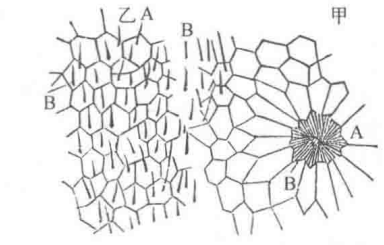
互移入陰道，下降至受精囊，與精子相會，完其受精作用。再下至粘液腺，又與分泌之粘液混合，成爲外面包被之卵殼，方由産卵門而出。

第四章《蠶卵解剖論・形態》 蠶卵如粟粒大，橢圓而扁平，外面包以角膜，克親質。甚有光澤，一端稍尖，一端稍鈍，表面之中央，稍形凹陷，其大小與形狀，因種類及飼法而異，大抵長經一米厘米突，短經〇・八米厘米突，厚〇・五米厘米突，其重量在初産之時最重，經日愈久，量愈減輕，蓋因卵中水分發散，故其表面凹陷亦日大也。一卵之重，雖由大小不定，大約不過二絲，一温司重，大者三萬六千粒，小者四萬九千粒。卵之色澤，亦各不同，通常白繭種，呈紫藤色，黄繭種帶緑色，鈍白種一名黄雪種，呈淡黄色，然無論何種，當初産之時，皆呈淡黄色，二三日之後，方漸次着色也，六七日之後，方全帶色。表面見之，如白粉散布者然，若二化蠶在一化之時，當時淡黄，隨即變色，因急須預備發生，胚子發達至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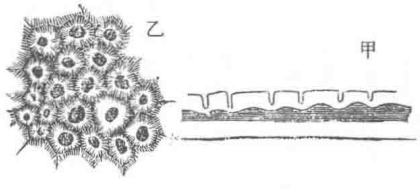


雌生殖本部
A. 卵管　B. 輸卵管　C. 陰道　D. 粘液腺　E. 交尾囊　F. 受精囊　G. 卵

構造 卵之外圍，由二層被膜包被而成，外面透明，爲堅固之克親質，專爲抵抗外界刺戟保護内容物之用。其表面爲六角形網狀之斑紋，處處散佈，以顯微鏡視之，頗具美觀，即稱爲卵殼，乃由卵管之皮膜細胞所分泌者也。



甲：卵殼之一部
A. 菊花狀斑紋
B. 卵門
乙：同上
A. 斑紋
B. 氣孔



甲：卵殼横斷模型圖
乙：漿液膜之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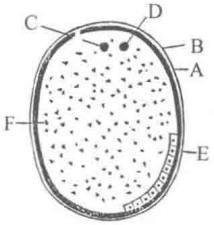
蠶卵稍尖一端，其頂點部，稍作凹陷，肉眼見之，僅呈淡黄色。而其中央，實有一小孔，當其周圍卵殼之斑紋，排列均規正，恰似菊花形，故頗呈美觀，如圖甲之所示，即卵門是也。精蟲之入卵子。必由於此門，惟卵門甚微小，精子雖能侵入，而病毒細菌，則不能入也。且當産卵之時，一旦受精，即行鎖閉，使精蟲不能再入。又於卵殼表面六角形斑紋之内，斜開一種微細尖孔，通卵殼而達於内部，稱爲氣孔，輸入空氣於膜内，且能輸出卵内排泄物及炭養氣，故卵内胚子呼吸作用，皆由此而行。

卵殼之内面，有極薄之柔膜，稱卵黄膜，由内容物變生而成，與普通之細胞膜相同，專爲包被卵内液質之用。卵黄膜之下，又生一層漿液膜，由扁平大多角形之細胞集合而成，其中皆有橢圓形之核。當産卵之後，與内部胚子同生，由胚球一部分裂而成者也。初生之時，其細胞無色，數日之後，生有一種色素，通過卵殼，映於人目，蠶卵所以呈色澤者，皆此細胞層爲之。卵内常充滿液質，其中含有原形質及多量之卵黄球脂肪球等，所在不能一定，互相交混。卵内有一細胞核，卵子成熟之時，核即近卵門之側，即稱爲胚球，蠶兒發生之根源，係由胚子之發達而成。胚子及原形質，形成數多之細胞，細胞集合，然後構成各種器官。此其發育之中，皆賴卵黄球及脂肪，爲其補給之營養分也。

受精之現象 凡生物皆由生物而生，莫能獨化，其理已述於前。如最下等單細胞動物，亦皆由分體作用，以蕃殖其子孫，稍進化之多細胞動物，亦由發芽法而遺傳，如此二者，皆稱爲無性生殖。其他如高等多細胞動物，概生雌雄之別，各由精子雄性。卵子雌性。接合，以延其統系，此則謂之兩性生殖，其二者接合之情形，即名爲受精之現象也。

一八七四年某氏研究寄生於蛙肺之蛔蟲，得其受精之現象，由精卵二粒合一而成。此説一興，群起信之，遂成爲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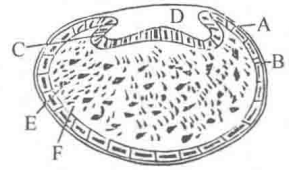
蠶卵受精，於雌蛾生殖陰道之部分行之。卵内之胚球，當受精以前，漸移其位置於卵之前端，卵門之近側，其胚球先分爲二，一半在卵膜之下，放出於卵之表面。此時精蟲由卵門侵入，位於胚球之近傍，其形亦如胚球，更分裂爲二，殆卵細胞成熟精子直行侵入，與胚球接合，由一核分裂，次第分裂多數，此即受精之現象也。



蠶卵縱斷想像圖
A. 卵殼　B. 卵黄膜　C. 胚球　D. 受精核　E. 漿液膜之一部　F. 卵黄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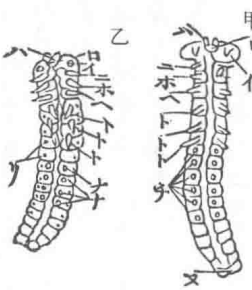
胚子之發達　受精既畢，核已分裂，則胚子次第增多，遂造成卵中無數細胞核。核又由原形質及細胞膜包被，然後成爲完全細胞。其一部相集，卵之周圍相併列，成爲一列細胞層，以圍繞卵之內容物，此即稱爲胚盤。其他殘留於卵內者，尚有數多分裂之核，稱爲卵黃核。卵黃球脂肪球液化，以供胚子之營養。既成之後，胚盤接卵之右側一部，其細胞特別發達，一部增厚，呈橢圓形，此爲胚子之根源，稱爲胚基，又名腹板。由其周緣胚盤之薄部分，生有褶狀之突起，次第伸長，覆胚基於內，與胚盤分離，突起之上，又生一膜，稱爲羊膜。

胚子漸次發育，其腹板初分上下二層之細胞。上層爲上胚葉，又稱外胚葉，覆於胚子表面之全體，後成蠶之皮膚。其下層爲下胚葉，又稱內胚葉，由前端連於後端，成紐狀之組織，存於胚子之內部，後成蠶胃及內臟各器官。如是發育伸長，同時外形亦大變化，成爲長方形，前後兩端，稍見膨大，前端兩側，突出有頭狀之物，稱爲頭褶，後端膨大，稱爲尾褶。凡胚子變成如此形態，在一化蠶須七日內外，多化蠶須二日內外也。此外胚子漸次發達，遂成蠶形。惟一化蠶先皆休止，至春二月方再發達，體忽增二倍，頭褶增大，體軀則背面稍彎曲，生有數多橫綫，分成環節。至三月初，前後兩節中央，稍作凹陷，各成一孔，即口與肛門。同時各節腹面，又生一對突起，而由第一至第四各節，所生四對突起，一爲觸肢，他三對皆爲口器。上顎下顎下唇。以下胸部三環節，亦生三對突起。腹部四對突起，成爲腹脚。



胚子發達初期模型圖

A. 卵黃膜　B. 胚盤　C. 羊膜　D. 胚基　E. 卵黃核　F. 內容營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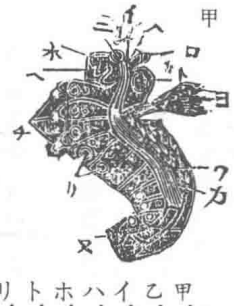


甲：三月十五日之胚子
乙：四月一日胚子
イ：觸肢　ロ：口
ハ：上唇　ニ：上顎
ホ：下顎　ヘ：下唇
ト：胸脚　チ：腹脚
リ：氣門　ヌ：肛門脛

動物發生學上，均稱三胚葉。蠶之皮膚、口、肛門、食道、腸、氣管、絲腺與唾腺之導管等，皆由外胚葉而成者也。胃、絲腺與唾腺之全部，皆由內胚葉而成者也，背脉管、筋肉、脂肪組織、生殖器等，皆由中胚葉而成者也。

三月之初，絲腺、氣管、神經等，均已形成，頭部合成，位於卵門之側。至三月中旬，內形大具，消食管尿管，均已完成。至三月下旬，生克親質之表皮，并生細毛，體色漸呈褐色，然後成爲完全之蟻。凡呈此狀態，胚子必包有四重之膜：一爲羊膜，次爲漿液膜，卵黃膜，最外爲卵殼。卵殼有無數氣孔，專爲胚子發達中，供其呼吸作用者也。胚子發育已全，必將孵化，毛蠶於其內部，嚙破三重皮膜，即能由卵殼外見，呈一種青色，再一二日，於卵門之近傍，嚙破卵殼，方孵化而出，即稱爲蟻也。

單性生殖　蠶既營兩性生殖，故必經受精之現象，卵子方能成熟。然亦有不受雄精，其雌蛾產卵亦能發生者，是雖偶然而出，亦係單性生殖。某氏實驗五萬八千粒未受精之卵。僅二十九粒發達完全。又日本外山農學士實驗，一蛾不受精之卵，僅一二粒發育，其他產後不變色，表面凹陷愈深，呈三角形，內容乾涸，終至變成黃褐。其胚子發達，與受精者無異，惟漿液膜不生色素，而胚子遂收縮乾涸耳。



甲：四月四日胚子
乙：四月十八日胚子
イ：口　ロ：觸肢
ハ：上唇　ニ：上顎
ホ：顎下　ヘ：下唇
ト：腦　チ：胸脚
リ：神經球　ヌ：腸
ル：前胃　オ：吐糸口
ワ：內胃胚葉之
カ：胃中卵黃球
ヨ：胃與體外卵黃球連絡之所

又《蠶體生理論・各論》第一章《生殖機論・卵及精子之生成》　欲論卵之生成，須先知生殖內器之大概，今試次第述明之。

第一項　雌蠶之生殖內器及卵之生成

幼蟲之生殖器，本部稍作三角形，位於第八環節之背部，心臟之兩邊。另於三角形之頂，向外分出導管一條，合第六氣門分來之氣管及脂肪組織，均橫於體壁之內面，同向後走，至第十二環節之腹面，各相併列，成爲育管，於體壁附著。其本部作三角形者，稱爲卵巢，其導管，稱爲輸卵管。卵巢之內部，由四個卵囊

而成，周圍由共同被膜爲之被繞。至其卵囊，則由一列之細胞，成爲膜狀之囊。末端有一大細胞核，附有數多小細胞，此小細胞即稱爲原卵細胞，日後成卵者也。此種卵囊，隨蠶體而次第伸長。至壯蠶之期，於卵巢內屈折數回。原卵細胞亦次第增大，成爲數群，降於下方。每群之中，必有一細胞增大，至蠶蛾之期，即成爲卵，故稱爲卵細胞。其餘各小細胞，乃供給卵細胞之吸收者，故稱爲營養細胞。其卵囊既已伸長，被膜亦厚，至蠶蛹之時，已不能容于卵巢之內，遂破裂共同被膜，成爲四卵囊管，瀰漫於體腔之中，尚漸次增長。至成蛾之期，遂成完全之卵管。惟以前之導管，反短縮減其長度。另於輸卵管之下部，造成受精囊，然後生貯精囊及粘液膜，以成完全之生殖器也。

第二項　雄蠶之生殖內器及精子之生成

雄蠶之生殖器，亦如雌蠶，橫於第八環節之背面，惟形狀各異，雄者爲蠶豆形，凹部兩兩相對。由中央內部出導管，至第十二環節之腹面，左右相合爲一盲管，附着於體壁，其本部稱爲睾丸，管部稱爲輸精管。睾丸亦隨蠶體漸漸增大，亦由四個盲管而成，周圍亦甚厚之共同被膜爲之包繞，內部各管，稱爲精囊，係由扁平之細胞而成，並有薄膜。囊中多精子，即所藏之細胞也。精囊之末端，亦如卵巢有一大核，每核周圍，均有數多之小細胞群集，此小細胞即後來之精子，故稱爲原精細胞。經數回分裂之後，其數增多，相集而成小群體，周圍搆成薄膜，次第增大，各分裂而爲四個細胞。核之一端，其原形質向一方伸長，成爲細絲狀物，附于被囊細胞，即稱爲精子，又稱爲精蟲。此種變化，乃在蠶兒四齡之末五齡之初行之。其精子由核所成之大部分，稱爲頭部，由原形質伸長之細部分，稱爲尾部。至成蛾之後，變態多端，即爲生理學上分類之必要。而有特別之變形也，先於輸精管相合部分膨大，由貯精囊之上部，出一副腺，以至下部陰莖之間，更有一條細長之射精管。精子可以由此射出，先由被囊細胞離開，通於輸精管，集於貯精囊，再由副腺合其精液，乃一種之粘液。射出於射精管。射精管連於陰莖之所。稍爲膨大，附有特別之筋肉，專司伸縮作用，以爲射精之補助云。

第三項　成蟲之生殖外器

蛾之生殖外器，無論雌雄，皆在腹部之末端。雌者有生殖孔二個，中央概有圓形之膨起物，即產卵孔及交尾孔是也，其上部尚有一肛門存在，此腫起物，可以伸縮自由。表面有粗毛生長，其毛有感觸之作用，當產卵之時，可以採適當之位置，必需之物也。此外腫起物之兩側，尚有瘤狀突起二個，此物之作用雖未詳，必在產卵之時，爲流入血液之作用，產畢則爲保護產卵孔之作用。又生殖之周圍，有馬蹄形之克親質板二個，向腹面者二，向背面者，當交尾之時，接掛雄蛾之生殖外器者也。

雄蛾之生殖外器，爲克親質之板，彎曲於腹面，其上部中央，形如褐色之針者，爲陰莖。莖之基部，圍以小形克親質之板，兩側有鉤狀之克親板，由背面向腹面彎曲。交尾之時，專爲引掛雌蛾生殖外器之作用。陰莖係由堅硬之克親質而成，尖端頗銳，向腹面者，由膜質而成，亦有疣狀突起，表面生有細毛，專司感觸之作用，交尾之時，所必要者也。疣狀突起之中間，亦有射精孔存焉。

又《發情及交尾》

卵球于卵巢之內，發育已完全，始營生殖之作用，此稱爲成熟期，乃發情之時也。一至此期，春情驟至，淫慾頓生，雌雄精卵，俱已成熟，內外生殖器及其附屬器，亦皆膨大，充滿血液。故蛾化之後，雄者振翅以尋，雌者垂腹而待，皆以春情所激，爛熳天真，無能自已者也。蠶之生命甚短，故其發情最速。若生命甚長之動物，如犬猫在第二年。牛馬在第三年，人類則十三年乃至十五年，在暖地者，亦有八年即發情者。凡生物一至發情之期，舉動一變，常於對性生眷戀之心，特於生殖器內充滿血液，以助其筋肉運動之作用。而高等動物，又於外陰部特別肥大，呈赤紅色，且能於生殖口中分泌粘液，如蠶蛾雄者之副腺，雌者之粘液腺，皆能分泌粘液也。

蠶蛾交尾之初，雄蛾必行射精之作用，其精子先入貯精囊，經輸卵管而侵入卵管之內。其交尾之時間，不似高等動物之短少，任其自然放棄者，必經過七八時後，方能分離。有多少實業家謂不宜任其自然。須在一時以後，以人力爲之割愛者。然時間過短，分泌粘液頗少，受精作用未完，總以四五時後爲宜。

精子侵入卵管之內，並不直入卵內，尚須稍作生存，是以割愛之後，尚須行受胎作用。然後精子由卵膜上微細之精孔即爲卵門。穿入，方成受精作用。動物之中，有行適當之交尾而不能受胎者。在人類之中，即如石女是也。蠶類亦有交尾而不產卵者，或因精子發育不甚完全，或以運動不足，即或精子完全，卵子又恐有變，故有此也。

當雄蛾欠少之時，有行二次交尾者，須擇活潑强壯之雄蛾，將第一次交尾時間縮短，勿使疲勞，雖爲强勉而行之，覺其不注意者，亦略好也。異種兩性之物，雖不能相交受胎，若以相近相似之種屬配合之，亦有能成孕者。蠶雖種類各別，要皆同一蠶蛾屬，不過爲變種或亞變種耳，無論如何配合，皆能受胎。惟遺傳之性，雌性最重，故謂普通生物，皆有最古血統遺傳之性，而形質多

似之。

又凡生物胚胎之卵數，概因種類而異，高等者數概少，下等者數概多，例如人類及牛馬，通常僅一個，貓則有三乃至六，豚則六乃至十二，如蠶則爲下等，有五百粒乃至八百粒內外也。

又《産卵》 交尾以後，經過一定之時間，始行産卵，大約温高則速，低則慢耳。産卵之時，亦如高等動物之分娩，卵巢之被膜細胞，與腹部之筋肉俱發收縮性，因此卵方得入輸卵管，同其粘液排泄於外。若高等動物，則當收縮之時，即爲疼痛矣。蛾體受精之卵數，雖如前述，而通常未能産下，殘留於卵巢之中者，約七分之一，尚存於卵管之末端。惟夏秋多化蠶，多具此殘留之性，具有間斷幾時，仍後再産者。形不正質不完全，或不受精，或有病毒。或爲虚弱，較先産者，大不相同。採種家若遇此蛾，必須注意，勿令其再産爲宜。

又《胚子之發達》 受精之卵，變化頗多。試取成熟之蠶卵一枚，檢其外面，則有硬固之被殼，即稱爲卵殼。卵膜之内，又有透明薄膜，稱爲卵黄膜，專爲包被卵内原形質、卵黄球、脂肪等物之作用，此等含有各物，常充滿於卵中。其亦有一核，名爲胚球，産卵後經過一定時間，胚球始行分裂。初於分裂之部，生一種三膜，此膜係由扁平大形一層之細胞而成，其中含有橢圓形之核及多量之色素，此膜即爲漿液膜，乃與卵黄膜共爲保護蠶卵内部之含有物者也。俗稱蠶卵之變色，生於漿液膜，係由色素堆積而成，然黄繭種卵呈緑色，若在二化第一期，則無色，是亦因色素種類之有無者也。今以蠶卵變色之現象觀之，越年卵與不越年卵，大有别異。如越年卵春冬皆須吸收温熱，因其漿液膜中，含有色素，春冬氣寒，均受外界之影響，故須吸熱，以爲發生之調和，至於不越年者，既無色素，若吸收温熱，反害生理，所以變色不變色，由此而分也。

今以胚子發達之現象究之，受精以前，卵内之胚球，即卵核。漸次移其位置，進於卵門之傍，於此處平分爲二。一個放出卵黄膜之下，稱爲第一極體。一個放出，稱爲第二極體。第一極體放出之時，精子即由卵門侵入，位於胚球之近傍，與胚球同形，再分裂爲二。第二極體放出之後，即與胚球結合，成爲一個分裂之核，然後次第分裂，造成卵中無數之細胞核，又於卵黄膜之下面，相集而成一列之細胞層，即名爲胚盤。其分裂核爲桑椹狀，中央含有液體，不爲胚子發育之營養物，僅增其量，以至壓排分裂核之四周，配列卵黄膜之内面，形成單一之細胞層。其右胚盤一部之漿液膜，與胚子並不形成胚盤，而混於他分裂核之卵黄質中，變爲液體，方爲供給胚子營養之用。如上所言，細胞層中之胚盤，於卵内右側之部分，特别發達，厚大而爲楕圓形，即爲胚子之根源，名之爲胚基。由胚基之周圍，更出一細胞層之突起，名爲羊膜突起，呈褶狀，由前後左右，次第伸長，遂相合爲一，與卵内胚盤分離而已。

越年蠶卵變色之期，必在胚基陷没於卵黄之後，漿液膜生成二十時乃至三十時之後，漸次增生色素，至七十時乃至八十時，始呈卵體固之色，即爲變色完全之期也。

羊膜突起相合之初，於胚基之中央，直生一溝狀之陷入部，其周緣亦如羊膜，互相癒合，分爲上下二層之細胞，其上層者爲上胚葉，下層者爲下胚葉。胚子發轉機發動以後，方生中胚葉。當溝狀陷入部既生之後，胚子即漸次伸長，兩端稍膨大，生成頭褶與尾褶。其上胚葉形成之器官，以皮膚、食道、腸氣管、神經、及各種之腺爲主。下胚葉形成之器官，以胃之全部爲主。中胚葉形成之器官，以背脉管、筋肉、脂肪、生殖内器爲主。故上胚葉一稱皮葉，又稱動物性胚葉，亦稱腦葉。其下胚葉又稱植物性胚葉。中胚葉又稱運動生殖葉。

越年卵之胚子，如上所述。發達之程度，至三星期以後，忽爲静止之狀態，休眠至翌春正二月，方再發達。先於胚子之體，生長極度，由前端次第生一横隔，全體分爲十八節。其後胚子側面，漸次發達，長度反爲縮短。至二月下旬，前端及後端兩環節之中央，陷入上胚葉，成爲口及肛門。除後部而外，其餘各節，亦由上胚葉生一對突起，即爲頭部口器及脚。前端第四環節，成爲頭之部分。其一節突起，成爲觸肢，上脣係由第一觸肢上部一對小突起而成。第二節突起成上顎，第三節之突起成下顎，第四節之突起成下脣，第五、六、七、各節之突起成胸脚，其次二對之突起已消失，再次四對之突起成腹脚。

如是發達，胚子之體，已由長而短，由曲而直。於是先搆成吐絲口及氣門，内部各器官，亦同時搆成，造成腹面。上胚葉由體之側面，次第向背面伸長。前端四節，相合而爲頭部，胸脚及腹脚亦成。至三月上旬，胚子始回轉位置，由右而移於左，先以背面彎曲，今復反轉，以腹面彎曲，其頭部即常存在於卵門，而爲産出之預備也。

高等動物之胚子，於母體之中，即行發育，其營養物直仰給於母體。若昆蟲類及鳥類，則卵内有營養之卵基，並能於卵殼之孔隙，吸收大氣，以爲資養。若蠶卵則其胚子之完成，須以卵内之營養物，輸送於胚子之體内，最後集合於第二環節背面之中央，恰如人類胎兒之臍管連於母體者。然至發生之期，得適宜之温度，始與羊膜相分，而爲獨立之孵子，皮膚方漸生毛，成爲完全蟻體。此時卵中胚子，四重包被，内面直接包被胚子者爲羊膜，再上爲漿液膜，再上爲卵黄膜，最外爲卵殼是也。

以上所述，乃越年之卵。若不越年之卵，産後十日，乃至十二三日，即爲發達。兩者各有不同也。

又《孵化》 如前所言，胚子發達已經完全，即將辭出卵殼而出人世。先將内部之羊膜及漿液膜嚙破，此時透出卵殼，可以視爲蠶體。蓋以漿液膜之色素，變爲青色，故俗稱爲青。青後一晝夜，其胚子即由卵門之一方，嚙破卵殼，而出於卵外，此即謂之孵化，亦可謂之發生。

高等動物由母體而直接胎生者，名爲分娩，其作用頗複雜，皆基於反射的神經作用。若蠶之卵生者，作用極其簡單，由發生方法上言之，有二三關係，述之如後。

蠶之發生，由地方氣候及風土。卵質固有之形質，及其他種種外界之影響而異，而於生理上關係最大者，首推蠶之種類。如大形卵種與小形卵種，同一保護之時，其大形卵種，發生即遲，因卵形之大者，胚子及卵殼之形狀均大，在同一温度之下，所受熱量自有多寡之别也。其次與發生有關係者，則爲産卵之遲早，凡晚産之卵，發生概早，早産之卵，發生反遲。其事雖如此，而理則未詳。或者先産之卵，在卵管中生成最早，其殼厚而形大，方得如此，是待發明者。

蠶兒之孵化，未有一日之中盡皆發生者，大抵三日發生完畢，已稱爲速，尚有五六日方完者。此間延長，爲成蹟不良之證，則曾由實驗上證明之。蓋先生及後生者，胚子必皆虚弱，或有病毒之遺傳，此其理由，雖未發見，大約在卵巢内部及卵管之關係，决無疑矣。

温度之高低，與孵化大有關係，即温高者發生概速，温度者發生概遲，此皆人所共知，不俟重言者也。

乾濕之度數，亦與孵化大有關係，而與蟻體生理上影響尤大。因將近發生之時，卵中胚子之發達極盛，水分蒸發及呼吸作用最繁，以此原理，故其時須注意乾濕之度數。若過於乾燥，則水分之蒸發必盛，胚子之體質，因以衰弱。若過於濕潤，則氣中養氣欠乏，有妨呼吸作用。無有害也。究而言之，與其過乾，不如稍濕。又以實驗言之，凡乾者發生遲，濕者發生早。同一保護之中，僅分乾濕之别，有三四日之早遲。且濕者發生亦較齊一，故寧失於濕潤，不可失於乾燥也。

又第二章《卵體生理論》 蠶卵之生理，既不能包括於他種機能中論之，必當特立一論，以述其詳。凡關於蠶卵生成之理及生殖機能，已於前章言之，而卵態中普通生理之關係，尚待一言以論之。夫高等胎生生物，既由受胎而至分娩，胎兒在母體之中發育，一切皆歸於妊娠體之攝生，並無生理之可述。若卵生之蠶，受精之後，其卵即辭出母體，各爲獨立，即不可不行生理作用。以母體傳來一線之生機，勉爲生發之希望，以抵於化生。若言其父母，則已魂落天空，尸亡土野，獨留此粒物於世間。撫育恃之何人，言之良可慨已，佛言普救衆生，墨言兼愛天下，然則見此固有生機之蠶卵，必當爲之保護，以使之適於生存，固爲吾人之責任也。吾人能盡此責任與否，但視蠶兒報我與否，果結繭豐美，即爲良證也。

又《卵之呼吸》 蠶卵内容，全恃胚子之變化，然後得發生。胚子之變化，則全恃吸收空中之養氣，排出體中炭養氣，此則稱爲蠶卵呼吸之作用。胚子發達最盛之時，此作用亦隨之强大。

又《卵質之消耗》 所謂呼吸作用者，乃一種之酸化作用。卵質之中，自應有所消耗，故呼吸愈繁者，其消耗愈大。然其周圍愈乾燥者，卵質之消耗亦愈大，因周圍之氣候乾燥，則卵内之水分，發散必多，甚者遂至胚子涸死。若周圍水分過多之時，則卵内之水分，發散必少，甚者遂至不能發散卵内不用之水分，以致養氣缺乏，有妨呼吸作用，胚子之生理機能受害，竟至死亡，故不獨乾燥有害也。今將日本農商務省舊蠶業試驗場實驗，由産卵以至於發生呼吸及周圍之關係所得之成蹟如後。

又《蠶卵之忌物》 蠶卵之殼，生有數多之孔隙，以營呼吸作用。若以有害卵子生理上之物質，接觸於其上，則必害其生活機能，以至於死亡。若當呼吸最盛之時，不問氣體液體，均有損害，尤以油類、烟草酸類、鹽基性等爲最。今以實驗之成蹟證明之。

又《卵之水浴》 浸卵於水中，自古即行此法。我國不獨浸於清水之中，並以石灰水及石灰鹽水藍溜水等浸之。浸後於河流之中或清水之内洗滌，并有於洗滌之後，曝凍於冬夜屋頂者。浸水之期，雖不一定，大抵在冬至以後乃至臘月。今將我國蠶書之《蠶桑實濟》中所載浴蠶種之法，述之於後。

蠶種於産後十八日，用清水洗去便毒蛾尿，陰乾掛起，至十二月初八日，仍用清水浸一二時，或用鹽水浸三晝夜，再於院中掛三晝夜，或不用鹽水而竟於院中掛一晝夜。此法要旨，不過在洗去便毒蛾尿，如《西吴蠶略》所載，亦謂浴種乃因洗去蛾尿毒氣。可見此乃除去不潔之物，而爲一種衛生得清潔法也。又我國有所謂醃種法者，其要旨在使卵子齊一，淘汰其虚弱無力者，如《蠶桑實濟》所載醃種一節。今録其要如後，以供參考。

其種生於厚綿紙或白布亦可。者，於年前十二月十二日蠶生日之時，稱準種紙之量，譬若種紙一兩，其石灰種，則用熱生石灰三錢、濃石灰汁一茶鍾，相合冷化以後，再用温水半盆，將種紙平舖水面，用石灰汁勻舖種紙之上，然後以水

洗之。其鹽殺種，則用食鹽二錢，和水一酒盃，再用温水半盆，將種紙平舖水面，用鹽水勻舖種紙之上，然後以水洗之。均在水內浸半時許，然後取出，平舖篩內，安放屋簷之上，露三晝夜，方可挂於高燥之處。用灰醃者，年年須用灰，用鹽醃者，年年須用鹽。

日本古時所行浴種之法，其時期亦概在寒中，故稱蠶種之寒水浴。據《養蠶秘録》所載，浸寒水者，第一爲拔取毒氣，第二在淘汰弱性之卵，不使發生。由此以言，則日本古法與我國浴法，亦甚相同，不過其浸水日數，多少不同，有浸三十日者，有一晝夜者，至於通行之日數，則爲四日。若乾燥之法，則或用日乾，或用陰乾，各有不同。

今且將浴種之方法置之，而將蠶卵浸水時期，與卵體生理之關係述之，蓋此亦本節之主眼也。夫蠶卵者，乃一生活體，形成將來之蠶體者也。營呼吸作用，故浴水時期過長，則有妨呼吸之作用，即障害卵子之生理，必至陷於虛弱，甚至死亡。且乾燥之時，用日乾法，又爲急激粗暴之法，固知爲大害也。

要而言之，蠶卵水浴之目的，不過以滌除卵面附著之污物，及諸多病毒鱗毛蛾尿塵埃等物爲主，以清潔爲要，務使合乎蠶卵之衛生。故其時期，不必定在冬寒，只以十一月冬至前後之際，水温與氣温相同，且卵子亦正在休眠期中，氣候乾冷，無激變之患，故以此時爲最宜也。至其浸水時間，以四五時爲宜，例如早八時浸入，十二時或一時，即可取出滌洗，洗後陰乾，方可入貯藏器收藏。

如前所述，凡寒水浴種，其卵之弱者，遇寒即死。吾人即利用之，以爲淘汰之法。據此言之，竊不能無所疑者，其弱卵遇寒受凍而死，安知强壯之卵，不因此而陷於虛弱乎，此則不敢斷言者也。不過無害於其呼吸者，尚不致受害，而且强壯之卵，有一種外界抵抗之强力，果無大害於呼吸，亦即無害於生理也。此乃意揣之辭，若欲斷言，須待真確之實驗方可。

又《不時之感温》 由植物界言之，凡生於温帶地方者，以一生之間，經冬寒之後，方遂其生育之次序者爲多。例如梅櫻桃李，得春暖之氣，始生葉開花，夏結實，秋落葉，冬季休止其生育，至翌春又如前。然當晚夏初秋偶遇暴風烈雨，温低之時，每致不能成果。又或於十月小陽春之際，開少數返花者，均以不時之温度，刺戟其不時生理之機能所致。若熱帶及半熱帶地方之植物，則發育終始不異，開花結實均有一定時間，亦因其地生物有遺傳之性，氣候無激變之時，故得如是之結果也。

依前理由，凡一化性之家蠶，當春暖發生之時，經三級完全變態，其卵當盛夏酷熱之際，無論遇何等高温，決無發生之理，然一經秋寒，以至冬日胚子休眠期中，雖遇極低温度，亦不致死。不過既遭一度寒冷之後，再遇稍高暖氣，則必發生。由此知夏季遇高温時，雖無大害，若一經華氏六十度以下之低温時，其害則不淺矣。甚者若至四十度以下之低温，經三十日以上者，再漸次升高温度，則蠶卵必發生矣，即外觀不見，其内胚子必先發達。以後再遇低温，其發達又復抑止。一張一弛，其生理之機能，因即受害矣。由知卵期之中，凡有不時之低温，及不時之高温者，均有大害。

人工孵化 用人爲之法，使蠶卵隨時可以孵化，稱爲人工孵化法。此法亦有數種，即摩擦法、通電法、浸酸法、浸湯法等是也。

一、摩擦法　產卵之後，經若干時日，以毛刷刷卵，一分間須在百回以上之速度。受五分乃至十五分之摩擦者，若在水中，則須揉十日乃至十五日，方得發生。凡產卵後經時不多者，其摩擦之日數必少，發生必速，蓋因漿液膜尚未形成，外部刺戟之感觸力甚鋭敏，故奏效甚大。然用摩擦之法，於卵體生理究竟相宜與否，其理由尚須研究。大約此法以非常之勢力，奪去卵子之潛熱，使卵之内容冷却，同一卵子經過寒冬，突然受此激烈之刺戟，必然有害於生理。雖以理由料知，亦由普通結繭上比較而見出者也。

二、通電法　產卵後時日愈短，通電發生愈早，產卵後經三四日者，通電十日乃至十四五日方得發生，產後二十日以外，則雖用電通，亦不能發生矣。據基由雜尼氏之言曰：電氣不必入於其卵，即通入卵處之空氣，亦能發生也。又據就苦洛氏之實驗，謂凡通電氣以促蠶卵之孵化，乃積極電氣與消極電氣相親合者也，故須以多數之電光，直接注射於蠶卵。若其卵已老，或通電時間過短過長，其卵必致死斃。今將此法與蠶兒發生生理之作用考之，與摩擦之法，無以異也。如就苦洛氏之言曰：蠶卵孵化，原因結果，皆相符合。電氣人工越冬摩擦法等，皆基於生理作用之原則者也。米勒氣氏謂蠶兒由電氣及摩擦作用發生之原因，其内容受刺戟，必吸收多量之養氣，此言則所難信。

三、浸酸法　蠶卵浸漬於酸類之中，亦能發生。初發明此法公之於世者，爲墺人薄爾勒氏伊人烏野兒孫氏及卡加氏之三人，時在西千八百七十七年。用產後十二時乃至二十四時之卵，取而浸於鹽酸之中，五分時後，取出俟後十一日即可發生，九日之内，可以發生完畢，全卵必可發生百分之九十。硝酸亦多發生，惟不及鹽酸耳，其他硫酸亦能發生。凡用酸類浸卵發生者，日本多實驗之，確有効果，產後稍遲時日，亦尚能行。

四、浸湯法　浸湯之法，我國古代行之，又稱滷種，以微温之湯，浸時少許，

以使發生齊一。近日廣東之六化蠶，多者有八回乃至十回之發生，亦皆行用此法。其湯之温，總在華氏百三十度内外，浸時一分乃至二分。日本行此法，多用於多化蠶中，其法相宜，得好結果。

以上四法，前三者歐洲多用，以鑒定蠶卵之强弱，實地應用頗少，不獨有害於生理，抑且方法不易也。

人工越冬　凡蠶卵一感低温之後，再達一定時期，即爲發生，已如前述。應用此理，以人工使蠶卵受低温，約在華氏四十度以下者，經一定之日期，再用高温，以使發生，即爲人工越冬法。

雖然，蠶卵因觸華氏四十度以下之低温，方得孵化，否則雖遇高温，亦並不能孵化。則感寒氣少者，發生亦少，而且發生不齊，若不感寒氣者，殆全不發生。例如以未遇冬寒之蠶種，當冬前帶至熱帶之地，至翌春普通發生之期，亦決不能發生。然熱帶本地之蠶種，雖無冬寒，至期亦能發生，此則遺傳之性使然也。

【略】

今又將人工越冬法之秘訣，摘録於後。

一、須待蠶卵變其固有之色，然後方可入於冷所。蠶卵變色，須在八十時以上。

二、冷室之中，温度不可常變動，須在華氏四十五度以下方可。

三、感觸寒氣時日，在五十五日以上即可。

四、由冷室取出，須漸次升温，約在二星期後發生即可。

以上四項，若不注意，即有害於蠶卵生理之機能，必不能達人工越冬之目的，蠶業家所當注意者也。

又有一事，爲此業所當考究者。凡一化性蠶卵，産出後即用人工越冬法施之，至秋期發生，再飼育採種，用尋常保護法。至翌春與普通蠶種比較飼育，則不若普通蠶種之美，蓋以越冬種飼育之時期已遲，葉質硬化，滋養物稀，蠶體之營養不足，以致卵質虚弱，因而及此。再以生理上考之，其卵本爲一化性質，今以人力强之二化，亦有悖其天然之性質，縱能發蛾結繭，亦不能似普通之春蠶也。况生物者，依其時期，異其形質，具其本能。若以越冬之種，重其年數，至春季飼育者，亦有害於遺傳性之應化力，亦必如前之結果也。然在温暖地方飼育越冬之蠶，秋季雖不葉硬，壯蠶多生病毒，由製造蠶種上見之，又知其種微粒子毒甚大，蓋在温熱末期，生物蕃殖正在極度，故無美果也。

發生之抑制　以人爲之力，抑制蠶兒發生之期，而使之延遲者，爲發生之抑制。日本常以秋蠶種行之，其行此方法之種類，概如下表。

秋蠶卵
- 生種
  - 二化性
    - 二化性第二化
    - 二化性人工第三化
  - 多化性
    - 一化性人工第二化
- 黑種
  - 一化性
    - 普通一化性
    - 掛合
  - 二化性
    - 掛合第一化
    - 二化性第一化

生種者由二化性越年蠶卵貯入風穴，抑其發生，飼育而得者也。或以二化性第二回發生蠶蛾之卵，施以人工越冬之法，使成三化者。或即多化性之第三化四化以上發生者。此種多化性卵，由原種之貯藏法及飼育法之如何，而有三分乃至七分發生者，其殘餘者即日本俗稱之「カヘリ」種是也。墨種者原以春蠶卵貯藏風雪，抑其發生者。或以春蠶雌蛾夏蠶雄蛾相配合，抑其卵之發生者。或以人工越冬法施於春期春蠶，使成二化性者。或春蠶雄蛾夏蠶雌蛾配合得卵，抑其二化性二回之發生者。行之最多者，爲生種中之二化性第二化，及黑種中之二化第一化並掛合第一化之卵。

生種黑種之區別，由漿液膜色素之有無而定。生種於年内産下，並不越年。黑種除一化性人工第二化之外，皆爲越年卵。今「カヘリ」及發生抑制之利害言之。

生種所以生「カヘリ」種之原因，久爲秋蠶採種家所苦心研究，所得之理由，均由生物之生理上觀察之，今以實事証明。例如人類由食物之性質，即影響於精神，勞力勞心，精神之作用有異。如農人蔬食布衣，身體康健，是勞力之得宜也，然精神作用，則甚滯鈍。否則如官吏學人，豐衣美食，雖無手足之勞，實富神經作用，不過體質虚弱，正與農家相反耳。由是言之，勞力者發達體力，勞心者發達精神。今有豪富之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不用力，則力也心也均無由發達，謂之爲非人類可也。育蠶之法，正可以此爲美喻。其野農之家，以野生之桑飼蠶，仍天然之温，毫不爲之經理，恰如人類之農人。食中刈之桑，用温暖育者。恰如官吏學人。食根刈水分最多之桑，恰如徒手逸居之輩。後二者今且勿論，請以前者言之。夫農人性質，雅不異於太古蠻民時代之性質，食自然之物，服自然之衣，窮居山野之僻壤，並無用於腦力，僅跋涉山野，從事於畋漁，其體格之强壯，固已達極點矣。然以人類繁殖之統計調查之，下等社會則多，上等

社會則少，可知勞心者，必有妨於生殖機之發達。以天演生存之理言之，或恐精神不靈，將無以保全，故繁其子孫，以傳統系，故諺有貧之者子多，貧乏者子寶之謂。於事理上，亦適相宜。蠶卵之生［カヘリ］種，其理亦不外是。凡食以豐軟之桑，加以温暖之育，即多生此種。故禦防此種之法，須食以粗硬之桑葉，用自然之冷涼，此皆應注意者也。凡生物發生之時期，概能變其性質。例如二化性種，頭期發生與二期發生，不僅異其形質，且一期之卵能自然發生，二期之卵，則不發生。今於飼育二化性二化秋蠶之時，抑其發生，使與夏期普通第二期發生者相近，抑其一期之卵，不抑二期之卵，則必多生［カヘリ］種，是乃全由氣候感化之關係也。再以抑制卵發生之現象研究之，于春期發生之時，以冷涼法飼育，則與自然之時期相似，因此而得防禦變質之理矣。現今究理之法，即用此理。由風穴取出，初置華氏四十五度之室，漸升以五十度五十二度五十五度五十八度之温，然後移入蠶室，使之發生。其催青室稱究理室。

又第三章《血液及血液循環論・血液》　血液具有粘性，爲不透明之液體，動物生活上必要之物也。其中所含物質，常於血管内運行，昔人謂血液皆由同種物質而成。自一千六百六十一年，馬爾畢克氏發明，始知血液乃異種物質之混合液，爲血球血漿而成，反應亞爾加里性。蠶兒血液微有亞爾加里性。

高等動物之血液，有赤血球與白血球浮游於血漿之中，兩種血球數目，以赤者爲多，故高等動物之血液，色赤而不透明者，皆赤血球爲之也。今血漿及赤白血球記述之。

血漿爲無色或淺黄色之液體，具有亞爾加里性，乃血液之基礎，血球即浮游於此者也。其中成分，由水、纖維、蛋白質、脂質物、不定物、鹽酸鈉、鹽酸鉀、燐酸鈉、燐酸鉀、硫酸鈉、硫酸鉀、燐酸石灰、麻屈涅失亞等物而成。其中水居百分之九十，蛋白質居百分之七八，乃其中最要之主成分。水與燐酸石灰，在血漿中爲流體。纖維素不存於運行血液之中，漏出於血管之外，形成原質以後，復能分解。凡血液之凝固，皆由鹽類爲之，亦以血漿有亞爾加里性爲之原因。肉食動物之血中，多燐酸鹽類，草食動物之血中，多炭酸鹽類。牛血之中，含有百分之一六三分炭酸鈉，蠶兒血中亦多含鹽類。

赤血球全體皆同一物質，具有被膜及核，由本質與血色素構成，本質爲蒼白柔軟透明之［ラロトラテズマ］。血色素，稱［ヘモグロゼソ］，吸收於本質之中而存在者也。赤血球之形狀，因動物之種類而異。哺乳動物爲扁圓形，中央兩面均作凹形，故有屈折二樣光線之性。蛙之赤血球，兩面中央均隆起作凸形。又有核種類之赤血球，概呈卵圓形。赤血球有可屈性與彈力性，並有半流動性，若受壓迫，可以屈曲，去其壓迫，又復原態。赤血球且有自行運動之性質，由顯微鏡見之，其中頻相往來，數分之後，忽相集而成堆，往往成緡錢狀，血液所以凝固，或即由肇始。然某氏曾以鷄胎子之赤血球證明之，謂其能自行收縮運動，則運動之説，已得明據矣。

赤血球之化學成分，爲水血球礎質、血球素、脂質物、鹽酸鈉、鹽酸鉀、燐酸鈉、燐酸鉀、燐酸石灰、及麻屈涅失亞等，就中以血球素爲最要之成分，爲流動體，由有機物而成，與水相並爲赤血球之大部分。

白血球一稱無色血球，或稱淋巴細胞，其形圓，有核如顆粒狀，無被膜，具有自動機能，能屈折强光線。白血球之核，雖不易見，然注加水或醋酸，則能現出一個乃至四個之核，且核中又見數個之仁。

白血球比赤血球之數目極少，對於赤血球之數目，不過三百五十分之一，乃至五百分之一，然其容積比赤血球則大。蠶體血液之中，僅有白血球與血液，並無赤血球存在。黄繭種血液呈黄色，緑繭種血液呈緑色者，均因血漿着色，非赤血球也。白血球之大，不能一定，大約爲〇・〇〇三米釐米突乃至〇・〇一二米釐米突。亦有活動之力，恰與阿茂巴相似，並能隨意變其形狀。此説初時並未發明，後由某氏由實驗發明，稱此運動力爲阿茂巴樣之運動。因其表面亦如阿茂巴，能出突起，類似僞足，一受刺戟，即行收縮。亦可便於匐行，得以轉其位置。又能吸取脂肪色素及其他之小異物，其始由白血球之表面附着，次即吸入内部，不能消化，或且能排出。故蠶兒血球，能吸收微粒子及他種寄生微生物，以失其生活力者，亦因有此作用也。

白血球之組織，亦能分裂，因其分裂，得以增殖，與阿茂巴繁殖之法無異。又有謂赤血球須由白血球變成者，在哺乳動物之脾臟骨髓中則然，其血液中，則恐不能化成。

新鮮白血球之化學成分，爲諸種蛋白質、凝固醱酵素、多量之核素、草酸及其他各物。

蠶體或他種物體中之血液，所以取出而凝固者，均以受空氣之作用，變質而凝結者也。必由其血球表生有突起，依成形原質之複分解，生纖維素，然後化成纖維成形原質及生纖維原質，並生一種醱酵素，賴其醱酵作用，又使纖維成形原質及生纖維原質互相抱合，血液因之凝固。若在生活體中，康健部分運行不斷之時，決不凝固。運行之速，能使血管内平滑，藉其生活機能，可以阻礙成形原質之分解。故當動物體軀一部受結束或壓迫之時，彼一部之血液，即爲阻滯，久必至於凝固云。

血液之作用，雖詳於後節。所以運行於生活體中，川流不息者。一則構成其體質，一則和廢棄之物，排泄於體外，故毒液之運行，恰如街市上水道之排水，兼能使生活體中有毒物質，變化而減其毒性，或失其毒性。若欲實驗此種效用，當考吾人與蠶兒或他動物，均常有害其生活者之病菌微生物，由呼吸而入，存在於胃中或肺臟之內，蠶體之中，則在氣管。然有此病菌微生物而不罹病毒者，皆血液去毒之力也。故曰血健則體强，否則虛弱，强則足以自保，弱則外患侵入，全體爲之危險矣。常有血液活潑體質强壯之人，處於病菌流傳空氣不潔之地，而猶豐隆如故，康健仍然者，即爲强者足以自保之實証也。蠶業家飼育蠶兒，其當以强其血液爲要務乎。

又《血液循環》 血液者營養組織必要之物也，所含成分，多爲液體，既能供給身體各部之養分，又能取老廢之物，輸送於排泄之部。由中央部分或在心臟張弛之力，得一定之方向，運行於體內，今名此運行，爲血液循環。發明此理者，爲某氏於千六百二十八年得之。其循環之原因，實基於血管系中之壓力，即由高壓部流行於低壓部，其壓力之差愈大，則血液流動愈盛，一朝壓力平均，失去此差，即將停止而凝固矣。

高等動物血液循環中心之部，爲心臟，位於胸腔之腹面。蠶兒循環系之位置，恰與之反對，位於背面之正中。高等動物之心臟，由筋肉而組成，爲一洞狀之器。恰在兩肺陷凹面之中間，周圍有心囊膜覆繞，得以側動回轉。凡由一孔容受血液，必他一孔射出。而哺乳類之心臟，中隔爲左右二部，此二部又各有辨膜，分爲上下二部，在上者爲心房，在下者爲心室，且以左右別其名。此心臟專以動脉毛細血管靜脉而使血液循環，通常循環亦有二種。一爲大循環，又曰普通循環，其血液由左心房及左心室而發，入大動脉，再分配其分歧之小枝，經毛細管而入靜脉，通大靜脉，以抵於右心房。一爲小循環，又曰肺循環，其血液由右心房及右心室而發。入肺動脉，周流於毛細血管，依肺靜脉而入左心室。今將其運行之順序記之。靜脉血在右心室，由肺動脉孔之辨膜開時，方通過而主於肺臟，於肺臟之毛細血管，又與炭酸氣及養氣交換，方變成動脉血，通肺靜脉，入左心房，因左心房之收縮，而入左心室，因左心室之收縮，注流於大動脉，分布於全體，由動脉之毛細血管，營養體中各部，靜脉血集於靜脉之毛細血管，出大靜脉，入右心房，因收縮又入右心室，再受收縮之力，由肺動脉以抵於肺臟。此其循環次序之大略也。至於下等動物如蠶者，則不類此。蠶無心臟，有背脉管，乃單小之小管也，因其張弛之力，以使血液循環。凡動脉靜脉毛細血管等，均不存在，僅一背脉管已耳。其構造作用已詳拙譯蠶體解剖論，茲不重載。

又《背脉管之鼓動》 賴循環系中部筋肉伸縮之力，以使血液循環，其伸縮之力，即稱爲鼓動。凡動物之有心臟者，可稱爲心臟之鼓動。若蠶則稱爲背脉管之鼓動，考其原因，係由血液運動之間歇性而生，又得其壓力，以及於全管，但其壓力必須平均。

背脉管鼓動數之多寡，由温度高低、蠶齡老幼、體質强弱等而異。凡温高蠶壯食葉運動均得宜者，其鼓動數必多，反之則少。又蠶蛾雌雄之鼓動數，又有分別，據日本考驗雌蛾一分間鼓動五十八，雄蛾則四十二，又查出蠶兒食桑盛時鼓動數多，蛹期鼓動數減。

又《體温》 世人所稱冷血動物及温血動物者，不過爲比較之語，未必能真確也。大地生物，大者若松杉，小者若苔蘚。再如人之大，蟲之小，未有一物無體温者，惟其温有高低之別耳。温高則曰温血，低則爲冷血。若蠶兒者，亦有幾分温度，存於體內，考其温度，係由血液運行酸化作用而生，故即因血液之運行，及外界之狀況，使其體温生差異。在高等動物，尚知配合外界之温，以適己體。蠶兒冥頑無知，詎能自保，然亦生有數多之細毛，以保其體，此亦天然之能力也。日本曾以五齡青熟種盛於玻器之中，入寒暑表試之，知蠶體之温常比氣温高三度乃至四度，夏蠶亦常高一度，則蠶體温與氣温相比，必較高無疑也。

又第四章《呼吸機論》 高等動物由動脉系使血液循環，呼出肺臟中之炭酸氣，受酸化作用，以成營養液，然經毛細管而達靜脉之時，則欠乏營養物而富有廢棄物，血液固有之作用至此盡已失去，毫不能養其體軀，必俟由心臟經過，以至肺臟，受炭酸氣與養氣交換之作用，方再變化而爲營養物，司此作用者，即稱爲呼吸機。而其營養液則稱爲動脉血，失血液之作用者，稱爲靜脉血。蠶兒之血，流自背管之前端，當分之血液，先於動脉血循環，然後變爲靜脉血，雖不能爲滋養物，然一至氣管膜之周圍，即行炭酸氣及養氣交換之作用，再由動脉血以至背管，如前循環，行此交換之作用者，即爲蠶體之呼吸機也。

呼吸之目的，重在起體內酸化之作用，輸分出之養氣入於體內，生成新陳代謝之機能，排泄炭酸氣體於體外。蠶之氣管，賦此機能最速，呼吸機之要，不過使血液多，而空氣得以密接，故其主部由濕潤之薄膜而成，空氣通其內部，血液流其外部，隔中間之薄膜，即可交換氣體矣。

呼吸裝置及呼吸作用 所謂呼吸作用者，不過由呼氣與吸氣二者而組成者也。由呼吸器固有之彈力，以使筋肉運動，將氣呼出，即爲呼氣。體內氣壓低下，與體外空氣之壓力有差，外氣得以吸入，即爲吸氣。由是交互代謝，即成體內各器官活動之本源矣。高等動物，皆由鼻與口呼吸。蠶兒之口，專以食桑，呼

吸之機，尚在九對之氣門。今將蠶兒呼吸之裝置略說之。

蠶體內兩側有圓筒狀縱走之氣管一條，稱爲空氣管。通體外者，有九對之氣孔，存於第一、四、五、六、七、八、十、十一各節，此氣孔即稱爲氣門。氣門之基部，各分數本之氣管枝，更由此氣管枝上，生出無數小氣管枝，縱橫不盡，以通於體內各器官。以全體言之，殆無氣管不達之所。凡此大小氣管，內面均由克親質而成，富有彈力。周圍由螺旋線而成者，稱爲氣管膜，恰以此膜被包其管。考其氣管之用，實與高等動物之肺臟相等。

氣門之構造，頗爲複雜，由外面見之，周圍繞有黑色輪狀克親質之圈，呈橢圓形，由其兩緣，出有二個毛板，中間僅有一條間隙，此二個毛板相併列，小毛之橫枝，互相接合，成爲網狀之板。考此板之作用，當呼吸之際，所以隔濾空氣中之塵埃及污物，而不使之侵入氣管者也。以上不過略記氣管之外形。若檢其內面，則前緣與後緣，均附有一膜，後緣膜之中央，出有克親質之棒，並百數多筋肉附之，賴其進退之力，以使氣門內膜因之開閉，空氣即因之吸入，炭酸氣亦因之排出也。氣管內部，爲循環之用，空氣中之養氣入於管內，即起酸化作用，其分量之等差，關於呼吸力之強弱，呼吸之強弱，又關於蠶兒之強弱及發育之時期也。

蠶兒呼吸之時，有一種自然之機能，即在呼吸之時，可以預測空氣之溫和，以防刺戟氣管枝內之膜，又能減少吸入空氣中之水蒸氣，以防刺戟氣管之內面，亦自然之能力也。

呼吸機中空氣及血液之變易　空氣乃淡養之混合物，而各遊離者也。百分空氣之中，養及炭養氣之分量，如後所記。此外尚有少量水蒸氣及阿母尼亞。【略】

且呼出之氣，不僅炭酸氣一物，其他尚有妨害動物之氣體，並有水蒸氣與之包合。此水蒸氣由血液中排出，故空氣不通，呼出之氣不散。而蠶座濕潤，空中養氣亦欠乏也。

呼吸機中，以變化空氣爲主，變化之中，則在收其養氣混出炭養。凡草食動物體內養氣之量，大約爲百分之十，然吸取養氣及呼出炭養之量，則不明白。由呼吸機之變化空氣，而血液亦循環於氣管膜之周圍，因亦變其性質，當呼氣通過氣管中時，即起此作用，不過與前者作用盡相反耳。前者乃止其養氣，而誘出炭養氣及水蒸氣，後者則吸收養氣，而排出炭養氣及水蒸氣，故不同也。蠶體之氣管膜，除吸收排出而外，尚有一種作用，稱爲氣體交換之機能。蓋血液來於氣管周圍之際，必含有炭酸氣體，而血液觸接氣管膜之後，其氣體即起擴散之作用，所含多量之氣，即互相交易。此時血中炭養氣多，氣管中養氣亦多，故血中之炭養氣，由血液而擴散於氣管空氣之中，氣管中之空氣，亦即擴散而入血液。血液吸收養氣，一部溶解於血漿之中，一部抱含於血球素內，其抱合之力甚微，故至各組織時，極易溶解，因及賴此以爲供給也。又靜脉血中含有之炭酸氣，一部溶解於血漿之中，一部抱合於血漿中炭酸鹽之內，其抱合之力，亦甚微弱，一受壓力，即易由血中放出於氣管也。

異常氣體之吸入　尋常新鮮空氣，恰適於生物體之呼吸，而淡、輕、沼氣等，雖爲無害氣體，若純粹含多量於空氣中時，必使養氣欠乏，因以爲害。此外若有刺戟性或有毒性之氣體雜含於空氣之中，則必不適於呼吸也矣。如亞硫酸氣，如綠氣，如烟草之烟，均有特別之大害，爲呼吸上所最忌者也。又普通烟氣及酒氣，亦均有害於蠶兒之呼吸。查養氣之供給，有四種呼吸之態。

一、窒息　即養氣之供給全然絶斷之時。

二、呼吸困難　即欠乏養氣呼吸速迫之時。

三、呼吸不利　即養氣過多呼吸緩慢之時。

四、呼吸通利　即養氣之量均勻，呼吸安靜之時。

炭養氣即化學中之炭養二，並非有毒之氣體，**若化學中之炭養則有毒**。只以空氣中若含多量，必使養氣欠乏，且有妨於血中炭養之排除，因即稱之爲有毒矣。蠶兒對空氣含有炭養氣之界限量，雖未可知，然對於人類，則爲千分之一。

呼吸與水蒸氣　氣候漸加温暖，則空中包含水蒸氣亦漸增加，蓋空氣中之水蒸氣，一經高温，即增其量。育蠶之時期，恰在一年温氣最多之時，不獨使蠶兒呼吸之氣，水氣飽和，即蠶體皮膚及蠶糞，已有多量水氣矣，兼之桑葉及麩沙之內。又皆發散水氣，因此蠶室之內，即生多量之濕氣，若外氣乾燥，温度增高之時，其濕氣更大，必爲害也。今摘録呼吸及生理與水蒸氣之關係於後。

一、室內濕氣過多，養氣欠乏，呼吸必困難。

二、室內濕氣過多，有妨蠶體內水分之排泄，必停滯於皮膚及呼吸器內。

三、室內濕氣過多，即奪去體温，使發育遲延。

四、室內濕氣過多，温度昇高，必加蒸熱，則更有害於生理之機能。

蠶室內空氣所含濕氣最多，須由桑葉蒸發水分，而其蒸發量則關於温度之高低。室內之乾濕、桑葉之軟硬、及給桑量之多寡，日本曾有調查表，能指明濕氣之害，蠶業家必當慎防者也。

皮膚之呼吸　動物之皮膚，具有一種呼吸之機能。蠶爲乾燥皮膚，其作用微弱。蛙爲濕潤皮膚，則作用活潑，其炭養氣亦能由皮膚排泄總量三分之二

乃至四分之三。至於人類之皮膚，於二十四小時失去體量六十七分之一，此中有百分之八乃至百分之十爲炭養氣，其他皆屬水分。若温高氣燥，則其量愈多。不過皮膚吸入養氣之量，較排泄炭養氣之量稍少，多亦不過同量耳。又皮膚亦排泄少量之淡質。總而言之，皮膚呼吸之機，甚爲微弱，究竟不如肺臟及氣管之能力也。

試將蠶兒全體之氣門閉塞，尚可維持數時之生活，即爲皮膚營呼吸作用之實驗。再以蠶兒之氣門全體塗塞，置於器中，密而閉之，數時之後，器中且有少量之炭養氣，即爲皮膚所排出者也。西人某氏以蠶入於水中或酒精中，則其體面生有多數之氣泡，既可證明孔隙，亦能知皮膚能排出氣體也。

又第五章《消化機論》 動物以體外之食物，吞於口腔，咀嚼而嚥下，賴唾液及胃液，變化其質，以成新物，即爲血液循環，營養於各部，同時又生成廢棄之物，如炭養氣及糞尿等物，復排泄於體外，此種消耗之作用，稱爲生理的頹廢，乃與生活機能相併行者也，苟不失營養物之供給，則終需消耗廢物也。考食物中營養物之主成分，爲水鹽類、脂肪炭化輕物、及蛋白質等。若蠶食之桑葉，不獨含有營養物，且有不營養之物，混合其中。此不營養物，與營養物之消化，均賴消化裝置，以成器械的及化學的作用，使食物分離，其機能稱爲消化，其器管稱爲消化裝置，亦可稱爲消化器。

消化器係由消化管及數種之腺並隨意筋而成。消化管者，始於口腔，終於肛門，一長大之管也，由口腔食道及胃腸而成。其附屬數種之腺，**蠶兒僅有唾腺而已**。專能灌溉津液於消化管內，以消化食物者也。蠶兒消化管中最能發育之部分，爲胃與口腔接續之所，以至於第一環節之半，並第二環節之前部，以至九環節之半。腸管有三個縊目，由胃至第二縊目爲小腸，三縊之內爲盲腸，以下至於肛門，統爲直腸。

消化器及消化關係 消化器之構造，已詳拙譯蠶體解剖論，茲將其重要者摘譯之，並將消化機關，述其大概。

第一項，咀嚼及唾液。桑葉一入口腔之內，即起咀嚼筋伸縮之運動，由上顎左右運動，鋸齒之間，可使桑葉粉碎，上脣並能攫取，又有下顎可以防其葉之漏落，及凹所內之動搖。咀嚼之作用，所以嚼碎食塊，混和消化液以使易於吞嚥者也，咀嚼之精粗，與消化大有關係。蠶兒迫於飢餓之時，見葉即行大嚼，則有害於消化機也，故給桑之時，務須注意。唾腺係由一列細胞而成，有細溝在其中央，開口於口腔上顎之口，常能分泌一種消化液，即唾液是也。唾液爲淡黄色水樣之液體，呈亞爾加里之反應性，百分中有九十九分之上爲水，有〇・八分爲固形物。凡草食動物，其固形物中，一半爲有機物，一半爲無機物。有機物中，以粘液素及唾液素爲主成分，無機物中，則以鹽化鉀、鹽化鈉炭酸及燐酸石灰爲主成分。又唾液之中，並含有少量之炭養氣，蠶兒食葉質硬之時，須多量之唾液，方易消化，反之則當少量亦可。今將唾液之作用述之。

一、與食物混淆，使之濕潤，便於溶解，且使容易吞嚥。

二、依唾液素化學的作用，可使食物中之澱粉質及葡萄糖質變化，且有麥芽中酸母之作用。**蠶兒唾液之中，有無此種作用則未詳。**

桑葉由口腔而嚥下，由食道輸送，以入於胃。然其咽頭生有六個突起，突起之上，又生無數之刺，依其蠕動，順次而進於胃。此突起至後部，只有四個，食道之終，亦竟消失無蹤。食道前部，由縱筋及横筋而成，有筋肉層圍繞，可使食道運動自由。然食道乃由上胚葉之陷入而成，故其內面被有克親質之皮，爲吸收食物及消化食物上最要者也。

第二項，胃之消化機。食物既已嚥下，即於胃中受消化液之作用，營養分吸收於胃壁，而後成爲血液，循環體內各部。

高等動物之胃壁，無單複之區別，概以漿膜、筋膜、及粘膜之三層構成。粘膜被于胃壁之內面，爲無數管狀之腺，即爲胃腺，胃液即由此分泌。若蠶兒之胃壁，係由皮膜細胞層與筋肉層之二者而成，雖如食道，却無克親質之皮。其筋肉層甚薄而强靱，可以起胃之運動。皮膜細胞圍繞於筋肉層，包被胃之全體，其外更有縱走筋肉，排列成一定之距離，又背面及腹面之中央，均有稍粗之筋肉，配列而成十字形網狀之筋肉。皮膜細胞爲圓柱形，能分泌胃液，以消化食物，又有吸收養料之作用。在幼蠶之時，僅爲一層平面，蠶體漸長，其數亦漸多，內面方漸隆起，至四五齡時，蠶胃內面，斷面竟成波浪之形。蓋以所需胃液正多，故須多爲分泌也，不過其細胞之增加，亦由胃液堆積而成。

高等動物之胃液，皆有酸性。蠶兒之胃液，呈亞爾加里之反應性，當食物進內之時，或神經受感觸之時，即行分泌也。

胃液爲透明之液體，次第分泌，其量漸增，且可糜爛食物，混合其質，成爲溷濁濃厚之物，消化一畢，分泌即停止矣。

胃之周圍，繞有筋肉，亦如前述。考此筋肉之作用，乃專營胃之運動者也，必待胃內食物質化，遷入小腸，然後停其運動之力。

第三項，腸之消化機。高等動物之腸管，亦有消化之機能，由胃中而來食物消化之質，尚有未消化者，如脂肪、炭輕化物、蛋白質等，均可於腸中再爲消化。然蠶兒之腸管，係由上胚葉陷入而成，表面**即向內之面**。被有克親質之皮，毫無

消化吸收之作用，故蠶兒之腸管，僅有一種作用，述之如下。

小腸在消化管中，爲最薄之部分，食桑充滿之時，外面視之透明，其筋肉係由縱筋及圍繞筋肉而成。盲腸較小腸之筋肉層稍厚，其縱筋肉均爲束狀，互相集合，依其筋肉之絞榨力，以使盲腸開自然之縱溝，呈六角形之梅花狀，其皮膜細胞之內面，成爲突起，並有克親質之刺，叢生其上，由胃中消化之殘滓，來於盲腸，即可强以絞榨，出其水分，還之於胃，然後通過直腸，由肛門而排泄，所以蠶糞欠水分而呈六角形者，皆此溝之故也。病蠶之糞，多爲柔軟，亦因筋肉之伸縮力減少，失其絞榨力耳。又直腸之皮膜細膜，亦有六個隆起，恰如盲腸，且筋肉層薄，因其無甚作用，僅爲蠶糞通過之路而已。

消化作用　食物於胃中消化者，爲炭輕化物、脂肪、及蛋白質等。其脂肪係由胃液溶解，炭輕化物先變膠狀物，然後漸次溶解。蛋白類先變白布頓溶解於水，然後吸收於血液，胃液消化蛋白質之力，全賴胃液素之作用。今桑葉各成分，百分中蠶兒消化之量，列之如左。

又第六章《吸收及類化機論》　食物消化於胃中，攝取於血液中，稱其吸收之機能曰吸收。物質化成血液固有之成分，稱其機能曰類化。凡吸收氣體，已如呼吸機論所述。由氣管之供給，賴氣管瓣而行養氣與炭養交換之作用，其養氣直接吸收入於血液，爲體內各部之營養物，其液體營養物，專由胃之粘膜面吸收。考其吸收之原始，因其組織間有空隙在焉。

高等動物吸收之主，一爲粘膜之毛細血管，一爲粘膜之乳糜管。依前者之吸收，幾乎盡通過肝之門脉內，後者漸漸會合，而至淋巴管，其吸收乳糜液，由胸管而注入於上大静脉系統中。然蠶兒並無毛細血管及乳糜管，其吸收養液，直混血液中流行於體內，且直類化而爲血液。又高等動物，胃之吸收量，不若小腸之盛。蓋小腸之粘膜，具有多數之皺襞及絨毛，可以增大吸收面積。而蠶之腸管，乃由上胚葉之陷入而成，其表面有硬克親質之皮，故毫無吸收之機能。其吸收之主，在於胃，胃之粘膜細胞層，有多數皺襞，正如高等動物之小腸，其吸收面積甚大也。

凡物吸收於血液之中，其質必先透過動物膜及結組織層。例如由蠶兒胃中吸收消化之物，先透過內面之上皮細胞層，而後來至諸組織層，達於血液。其吸收之難易及遲速，由動物膜之性質及吸收物質之性質，而有差異。消化營養物，以通過動物膜爲主，有基於交流機、瀰散機、及濾過機等理學之作用。交流機者，因液質物中，能親密互相混合，二液由隔膜互相滲透，交換以後，兩液混合平均，即所謂液質交換之作用也。瀰散機者，不以隔膜分隔，二液互相混合，其分子亦相混合，成爲平均之混液，亦即所謂液質交換之作用也。故濾過作用，吸收前之原液，與吸收後之液質，變化爲同性質。然吸收機具此作用頗稀，惟交流機最有力焉。夫液體所以交流者，無他，因各欲平均其密度故也。又動物組織中有吸收液體之性，故蠶兒胃中充滿濃厚之營養液，而體腔及組織間所存液質，甚爲稀薄，且其量亦少。固胃中之營養液透過胃壁，流向組織中時，毫無液體滲透之性，故交流不止。蓋各液濃淡之差愈大，則交流愈速，而組織之滲透性亦愈盛也。消化液中如膠與蛋白質，欠交流性。又如鹽類中之尿素及食鹽砂糖等結晶液，溶液甚大，易於交流。然膠與蛋白質一經消化作用，其性即能交流，故於胃壁吸收甚速。胃壁滲透之營養物，向後經化成作用，即成血液固有之成分，故消食管必有多量之蛋白質及糖分。因蛋白質化成還元，成爲普通蛋白質，脂肪還元，即沉澱於脂肪組織中，糖分化成一種澱粉質，貯蓄於組織之實質中。此乃於血液中檢察而得，至其詳細，則尚未發明。又皮膚亦有一種吸收機，其作用在蠶兒乾燥動物之皮膚，甚爲微弱，然皮膚自有天然之孔隙，不過其孔極小，且表面又有克親質之皮膜。液體不受毛細管之引力，故蠶體之皮膚，難能吸收液體。惟氣候多濕，或蠶座濕潤之時，其皮膚亦能吸收液體。致染軟化之由，當脱皮之時，具此機能尤大，且其氣管吸收液體之力，此時亦甚大也。

又第七章《營養論》　夫有機體退行變性之末，必排除排泄物于體外，爲身體保衛及構造上所必要者也。其物質由食物消化，攝取而類化，此兩作用，並無過與不及，皆爲平均一致，稱爲新陳代謝之平均。而其體軀成長，雖排泄爲退却作用，亦不能勝過成形之機能。若在衰老之時，則退却作用偏勝耳。凡動物常營呼吸作用，其體質消耗不止，須賴體外之物質爲之補給，新陳代謝，方得平均。若退却作偏勝之時，不能維持體形，是必不免于死亡也。今名此消耗及補償作用爲營養作用，而名其補償物質爲營養物。

營養物　凡足以保全生物之生育及性命者，皆名爲食物，無論何物，皆由有機無機二種物質而成。蠶兒所賴以爲營養者，爲桑葉，其他可以保其生命者，惟柘可以代用。考柘之來由，原産于我國四川成都附近，每見桑園與柘園各半。蠶兒由孵化以至三齡，皆以柘葉飼育，以後方飼以桑。蓋蠶兒當飢餓之時，不得已而食，非愛之也。且考桑柘之質，柘亦稍遜，故知非盡善之法也。又某氏考得，凡楮、蒲公英、婆蘿門參、芹、棘羊、菠薐等植物之葉，蠶亦能食，此不過能食而已，未必能發達如桑葉者也，故稱蠶兒惟一之食物爲桑葉。

如上所言，桑葉爲蠶兒生育及生命保全上不可欠少之物。至其中所含營養物，則由時期而異，凡葉之幼者，富有蛋白質，而纖維質少，老硬則反之。今將各

齡分析之結果列之。【略】

由此觀之，無機成分中，最多者爲鉀與石灰，苦土燐酸次之，緑最少也。然以蠶體之成分觀之，最多者爲水分，有機物中最多者，爲蛋白質，脂肪次之。無機物中最多者爲鉀，燐酸次之，緑最少也。兩者相較，所有成分，均無大差異，可知甚相宜也。惟是有二三種必要之成分，爲蠶兒所不可少者，今詳論之。水分者占蠶體之大部分者也，混於糞及腎臟管之排泄物中，由呼吸及皮膚之蒸發氣而排出于體外。考排出之量，比攝取之量反多，蓋由輕氣燃燒，而生成新水質也。其水于體中，成血液主量之成分，以轉移養液于各部，作用甚大。

蛋白質者，專能補給含淡質組織筋之消耗，凡運動及成長，均須一層多量之蛋白質。

無機物者，乃構造各組織之成分，若欠乏時，生物體即不能生活。如鉀與燐酸，乃構造筋肉及他組織之主要成分，鐵乃構造血液最要之物，石灰及苦土，亦爲構造皮膚外皮，不可缺少之成分。

脂肪者，能補給身體無淡質之成分。脂肪之百分，爲葡萄糖之二百五十分，乳糖二百四十三分，蔗糖二百四十三分，乾燥澱粉二百二十一分之效用。以此等滋養物比之，爲含淡質一分與無淡質三分與二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二之比，以之混合爲食物，適爲動物最適之營養物也。脂肪之効用，又爲全體養分貯藏之所，如食桑所餘之養分，即貯于脂肪組織内。至脱皮期蛹期及成蟲期，則賴以採食，以供其生活之消費。欲證此語，須以未脱皮之蠶與已脱皮之蠶，比較體内脂肪之多少。則脱皮之後，脂肪量少也，又五齡之終，以至蛹期之始，亦有多量之脂肪，至成蟲之期，則漸爲減少，産卵之後，更幾希矣。今將蠶兒各齡桑葉中脂肪之量，及體内消化留存敗損之量，列之。【略】

據近年學者研究，謂富養質含水炭素，即變化貧養脂肪質，即含水炭素分解，即爲脂肪炭酸及水也。又謂食物中之糖分，形成動物脂肪之時，一分酸化，一分還化，一方生炭酸，一方 CHOH 之分子，還元變爲 CH，即爲脂肪形成之原子屬也，此乃含水炭素變化脂肪之證。若蛋白質者，果能變爲脂肪乎，則未有一定之確説。不過由蛋白質分解而爲無淡質物與含淡質物，其含淡質物，酸化由尿素退于體外而無淡質物，則可形成脂肪。

桑葉之營養分，雖關於葉之老幼，其他尚有各種之關係如後：一、桑樹種類之關係。二、栽培土地氣候之關係。三、採摘時刻之關係。四、葉肉厚薄之關係。五、桑葉肥瘠之關係。六、剪枝法之關係。七、貯桑長短之關係。

食桑量成形分及生産物　夫蠶兒所以賴以發育生命者，既須一定之食物，而其分量，則須由各種實驗而得。如今普通蠶業家飼育之標準，大約每蛾量一錢，須二百八十斤上下之桑葉，夏蠶止二百二三十斤已足。然亦由蠶之種類、氣候之乾濕、飼育各種之方法而定。在生理上所應考究者，須知對於食桑量，有幾分成形於體内，幾分成糞，幾分消耗，幾分成絲作繭，幾分蛹量。又對於給桑量，有幾分實際之食桑量，此皆所當調查者也。今將所得實驗之成蹟列之。【略】

由此而知生絲量對於食桑量，爲一：二二六，由給桑量觀之，不過百分之〇・六九三而已。

飢餓　動物不與以食物，則體中所存之物質，即由器械的動作，以使之分解消耗。延時愈久，則體量愈減少，終不與食，必致死亡。其耐餓時期之長短，由動物之種類而異，蠶兒可延四日乃至九日。亦因其年之長幼、温之高低、及他種之境遇而異，大約其關係如後所述。

幼齡者比壯齡者，易於速死。

温度高時比低時，易於速死。

幼時温高比壯時温低者，易於速死。

蜕皮後給食比未給食者，易於餓死。

以實驗證之，蟻蠶在華氏七十度内外之温所，若掃下不與以桑葉，則只有二三日生活。凡蠶兒受餓之時，身體消瘦，口腔及食道乾燥，消化管壁亦甚菲薄，消化液不能分泌，背脉管之鼓動及呼吸均甚徐緩，腎臟管中生多量之尿酸及蓚酸石灰之結晶，血液之中水分減少，血漿之中蛋白質減少，血球亦陸續死亡。且其筋肉，亦甚消瘦，變爲脆弱，其力大爲衰弱，終至於斃。

身長及體量之增進　凡生物發生，達於一定之時期，其身長及體量，即能增進。因其營養物不絶供給，故成形之機能，亦不能休止，故即發育成長云。人類至成長極度，則變爲衰老，蠶至成長極度，則老熟而減其體量，且成體形之變態。至其發育之度，則依温度之高低而分遲速，温高則速，低則反之。又光線亦大有關係，普通白色光線，發育最良，赤色黄色次之，紫色及暗色最不良。又據西洋天文學者某氏研究，白色光線，蠶可生絲多量，青色則生絲少量。又青色光線，可使雄卵增加，温暖光線，可使雌卵增加。

今將蠶兒由孵化以至老熟，每日增加之體量，列之於後。【略】

觀以上所調查者，蠶兒發育漸次成長，重量殆增一萬倍，其長則爲十二倍，幅爲六倍，此蓋一齡成長極度，與五齡成長極度之比也。

又《附：蠶體之忌物　蠶體生理上有害之物。雖多不勝數。而要以煙草、除蟲菊、白粉、食鹽等爲最禁忌。煙草之害最大。若桑葉附有煙草液汁，蠶兒食

之，必呈苦悶之狀，口中吐出一種液汁，終至斃命。若煙草之粉末，散於桑葉而食之，亦然。故栽培烟草之地，不可以樹桑也。除蟲菊大有害於昆蟲，蠶兒食之，其害尤甚於烟草。若以其花之粉末食蠶，經十五六分，即行斃死，故亦不可以其地種桑。白粉之害，若以桑量百分之一，入於葉上食之，亦從此不能發育，故蠶婦不可施用。食鹽之害，若一日混一次，約桑量百分之一，亦即不能發育也。

此外又有石灰及石炭煤，亦爲蠶兒之大害。混而食之，有害於蠶胃，以致發育不齊。若蠶體附煤，必污其繭，又麥粉混於桑葉，有妨蠶胃之消化力。昆蟲之羽毛鱗翅，亦有害於蠶胃。病蠶之出，多本於此等忌物，蠶家所當慎防者也。

又第八章《皮膚之機能・皮膚之構造及効用》 高等動物之皮膚，構造頗爲複雜，全體由真皮及表皮而成。真皮之表面，含有血管綰及觸角小體，呈乳嘴體，混於纖維狀結締織，係由彈力纖維而成，其深層有網狀腔，其內充滿脂肪組織，其下更有皮下結締組織。表皮之深層，由粘液層及有核無核棘狀之細胞而成，其細胞間，有逍遥細胞散在，且有淋巴道，而其淺層，則變爲角質，係由扁平無核之細胞而成。其表面若起摩擦，即爲剥脫，可由粘液細胞層分裂以補之，其深淺兩層之間，由透明細胞而成者，稱爲透明層。

蠶之皮膚，與前大不相同，形如煉瓦之排列，由扁平多角形之細胞而成，稱爲體皮組織者也。此細胞能分泌一種淡質，覆於體皮組織之表面，稱爲克親質皮，表面有數多之突起。克親皮者，被於體之外部，凡由外胚葉之陷落而生者，皆具此皮。

蠶之皮膚，又生有斑紋，吾人所常目見，蓋由體皮細胞中色素之沈澱而生者也，其先一部自血液運來，色素堆積，然後即爲沉澱。又孔皮之中，生有粗毛，乃由毛腺內所生，有鋸齒狀之小枝，第一次脫皮之後，皆爲短小圓錐形。蠶蛾所生之鱗毛，同於幼蟲，幹部爲扁平團扇狀，且其邊緣如手，生有裂刻。毛之効用，乃調和體温及外來之寒暖乾濕者也，其他且能防禦外界之刺戟。

次爲蠶體之爪，係由表皮細胞分泌而成，爲角質透明性，雖不能步行，而脫皮及成繭之時，則有大用。

皮膚之効用，乃護衛蠶體，防禦外界之刺戟者也。又能營排泄、吸收、呼吸等作用。刺戟有形無形二者。有形之刺戟，人皆知之。無形之刺戟，則人不覺。如光線空氣温度之三者，皆無形刺戟也。又皮膚有發汗之作用，且能通透空氣，以調和體温，此外修飾體形，附着筋肉以代骨格，皆皮之特別効用也。

又《蛻皮》 如前所述，蠶兒得適宜之營養物，漸次發育。其發育之因，則由體內細胞分裂而增殖。其皮膚亦因之伸長，待其伸長達極度時，則構成新大皮，其舊有之皮，即行脫去，今稱此脫却作用爲脫皮。蠶兒將眠之時，皮膚漸爲緊張，呈一種之水色光澤，即是體內細胞分裂增殖之外皮也。蠶之脫皮回數，在幼蟲之期，爲四時，蛹化之際一回，蛾化之際又一回，共計六回。其他三眠，蠶則有變動，否則蠶兒脫皮回數，終久一定而不變者也。

當蠶兒脫皮之先，止桑吐絲，將絲纏繞第六環節以後之部分，腹脚及尾脚，均緊着於蠶座，第五節以上之前體，均懸空向上靜止，稱此現象爲眠。此時雖不食桑，而消費體內貯藏之脂肪，以維持其體力，脫皮之時，蠶受疲勞，亦即賴此爲之補助。

今述其脫皮之方法，體皮細胞分泌新克親質時，又分泌一種含有尿酸及蓚酸鹽類之液質，以使外皮與體皮細胞層相分離，其體皮細胞分裂增殖愈勝，則成層波狀，新皮漸次完成，新體皮組織即伸長矣。其脫皮之次序，先由第四乃至第七環節之氣門，將舊氣管脫出，然後第一至第三環節新皮伸長，頭部稍搖動，即於顱頂板縫合線之後部，與第一環節之接點，開生裂目，先由第一環節之背面分離，出其頭部，次出胸脚，體軀波動而前進，舊皮仍附於蠶座之舊所，必過二分乃至五分，全體方能脫出。

脫皮之時，新頭比舊頭增大，當其未脫以前，新頭縮皺，既脫之後，方漸開張。又脫皮之時，氣管內面之克親質膜，由各灰白部分離，由各氣門脫出，存於食道唾腺導及絹絲腺內面之克親皮，由前方脫出，小腸以下之克親皮，則由肛門脫出也。

蠶兒就眠之時間，由蠶種及温濕高低而異。據日本調查普通春蠶在華氏七十二度時，各齡之眠期如左。

一眠	二十七時	二眠	三十時
三眠	二十九時	四眠	三十八時

繭中蛹化脫皮之時，體軀亦前進，背面正中線，由第一至第七環節縱裂，其蛹體搖動而出，舊皮即脫却於後矣。又化蛾之時，亦先於蛹皮內動其頭胸，然後於胸部之正中線縱裂，前端又復橫裂，恰如工字形，其前橫裂爲頭部與胸部之界，至脚而止，後橫裂爲胸部與腹部之界，沿翅之後緣，至腹面而止，而蛾體即由此裂孔中脫出也。

蛻皮之時，舊皮及分泌物，齊行脫失，即有消耗，試以竣脫之蠶，與未脫之蠶相比，則其體量當有減損。

又第九章《運動機論》 生物體中，發現運動約分數種，如分子運動、胞體運動、顫毛運動、及筋肉運動等是也。吾人所見之運動，皆爲筋肉運動。蠶體不借

外力，而能動其全體或一部分，此種機能，稱爲運動之機能。運動機能，可分二種，一稱隨意運動，一稱不隨意運動。凡進退往還，尋桑食葉，皆隨意運動也。消化管之運動及背脉管之鼓動，皆不隨意之運動也。

筋肉組織學上，類別有有紋筋及平滑筋之二種，前者司隨意運動，爲隨意筋，後者司不隨意運動，爲不隨意筋。蠶體之隨意運動，起自有紋筋，有多數之横紋理，當筋肉收縮，其横紋伸長，而距離即遠矣。蠶體之隨意筋，附於皮膚之内面，起各部之運動者也。其筋肉之構造，與他動物相同，伸縮可以自由。由筋肉纖維而成者，爲結締織，彼此相連著爲一束，團圍包被薄膜，其筋束横斷内部，有數多之筋肉膜。以顯微撿之，係由多數之筋纖維而成，其内部有暗色之横行線及縱行線，稱爲原纖維。

筋肉之成分，由動物之種類而異其分量，大約百分中有水分七四乃至八〇，蛋白質二〇乃至二一，鹽類一乃至一·五，炭輕化物及脂肪等一，而已。

筋，肉又分休態與動態二種，動態者筋肉之收縮也，其收縮於動物生活之期，及死後頃刻之内爲之。筋肉又甚柔軟具彈力性，可以伸長增大。縮其長度，則爲收縮。如受生理的刺戟，即隨康健體之意思而收縮。受器械之刺戟，即依外物之接觸而收縮。受化學的刺戟，即加化學的物質之濃液而收縮。受電氣之刺戟，則感流電氣而收縮。此等收縮之力，即爲筋力，若欲發起一部之運動，亦須數多筋肉之作用。

蠶當幼蟲時代，可自由步行運動，以轉其位置。然因運動遲緩，倘在温度有差之所，不免發育不齊之弊，必施人爲的交換，如除沙分簏，則可轉其位置矣。然蠶兒運動之時間，亦不一定。據日本蠶業講習所之試驗，謂蠶之運動，必在食前食後，運動之後，又復休止。先運動而後就食，固自然之理，所以取食者也，食後運動，又爲促助消化，且可使消化液吸收入於血液，此皆蠶兒之本能也。至其運動時間之長短，則齡愈長，運動時間愈短，幼則愈長，食桑及休止時間，反之。以實驗言之，一二齡時，須運動一時五十四分之久，五齡則僅三十一分。食桑時間，一二齡時四十二分乃至四十四分，至五齡則有一時四十分之多，此皆在三時内見之。至其休止時間，則除上二者，皆休止也。又食桑運動休止之長短，因温度之高低，而有差異，温高則食桑時長，静止時亦長，温低則食桑時短，運動時長也。又結繭之中，因掛絲成繭，故運動甚繁。化蛹以後，則不運動矣。化蛾以後，在蠶之三態中爲最盛之運動，特於雄蛾交尾時尤甚。

又第一〇章《成繭機論》　凡蠶蛾屬之動物，均有成繭之機能，如蠶兒已可概之。當發育至極，老熟之時，食慾頓止，糞塊軟柔，體量比五齡盛食之期，將減少三分之一，而絲線之量，將增三分之一，然體軀則漸次縮小，胸部透明，俗稱爲亮喉，又稱爲老亮者是也。

如是絲腺之發育達極度時，體中之糞塊出盡，以後排泄黄緑色之液汁，終而下清澄胃之二三滴，此即結繭之前徵也。蠶兒一呈此現象，即徘徊於成繭之所，以尋適宜之位置，爲成繭之準備，然後營造繭形。其結繭之方法，大抵先掛粗絲於周邊之物體，作繭於其中央。當其吐絲之時，頭部左右摇擺，成洋字∞形或S形，互相連絡，體軀成馬蹄形向腹面灣屈，又復伸其體軀，仰頭左右摇動，且動且屈其體，後向背面灣屈，由是上下往還，腹背共屈，可使四面八方得同量之絲，其厚薄即平等矣。

生絲又有生類節者，其原因在於生理之强弱，雖然自然之類節少，多半由結繭中受他種之關係而生者也。

蠶兒成繭之時，受外界之影響頗多。今摘記其要領如後。

一、温度之高低。温高則吐絲速，温低則緩。寒煖不一，則繭層分離。又温高則吐絲大，温低則小。

二、繭室之乾濕。室乾則絲易乾燥，濕則護謨質不乾，即生多數之類節，亦損繭絲之光澤。

三、光線之明暗。繭層向明者厚，向暗者薄，室盡明，則繭全厚，暗則全薄也。

四、成繭之位置。簇良則廢絲少而繭形正，否則反之。然簇之材料，亦大有關於蠶之衛生，能吸收濕氣者，即有害於繭質。

五、氣流之良否。空氣不通，則養氣供給不足，過於流動，則或失于乾燥，或竟風摇其簇，致生類節。

六、上簇之稀密。上簇蠶數少，則適於衛生，成繭必美，然於經濟上有損。密則空氣不潔，簇中多濕，繭色有傷，且多生同功繭。

七、室中之静亂。凡吐絲時若受突然暴動之聲響，則吐絲休止，即成疣狀之類節。

八、蠶兒之老幼。未熟而上簇，雖能成繭，須費多時，且其絲甚粗。過熟則吐贅絲，減去繭量。須視尾末僅有二三糞塊時，上簇便佳。

蠶兒吐出之絹絲，由二條合而爲一。内部之絲質，稱爲絲素，外部包於絲素之周圍者，爲絲膠，或稱護謨質。絲質乃由分管泌所分泌，絲膠乃由受囊所分泌，兩者性質不同，前者有溶解於亞爾加里性液之性質，後者則不能溶解。又其成分之中，絲膠比絲質含養氣稍多，想由受囊構成，其被膜細胞中有多數之氣管

侵入也。

又第一一章《五神論》 神經之末端，分布於體之各部，尚連絡種種知覺之器官，稱爲五官，或稱五神。五神者乃視神、聽神、嗅神、味神及觸神是也，各司特別感覺之作用，均由體中之意想所支使。視神能感光線之刺戟，聽神能感空氣振動之音響，嗅神能感氣體之刺戟，味神能感食物之粗美，觸神能感外部之刺戟，各司其事，無可靡亂，故稱五神。蓋皆通達於神經，由電報而能速達也。

一、視神。視神即爲眼球，乃視神經之末器也。蠶有六對單眼，蛾有二個複眼。其眼球呈球形，由角膜、瞳膜、脉絡膜及網膜而構成，中央爲水晶體，又稱結晶體，含有透明質。光線射入眼球，先由外部之角膜而入，方屈折集合於結晶體，由結晶體通過，而印於網膜細胞，然後達於神經。惟單眼視力範圍甚狹，複眼則甚廣，且能遠視也。

二、聽神。人耳能感音響，昆蟲類之聽神則未判明，故蠶亦未詳。或曰，存於觸肢之基部者，其環節中神經分布甚多，即有聽神經，不知然否。

三、味神。人之味神，在舌之後背部及外緣及軟口蓋，存於粘膜之中。蠶之口腔，則未知存於何處。昆蟲類中之他物，存於口腔之上側，蠶或存于上脣，亦未可知。

四、嗅神。人之嗅神在鼻，乃鼻中隔之上後部、上甲介骨之上部及筋骨，亦爲粘膜所掌。蠶之嗅神，亦未詳也。然其觸肢末端之環節及其基部，神經連走之形，恰似他種昆蟲之嗅神，或即蠶之嗅神乎。

五、觸神。皮膚固能掌感觸，然亦由體之部分，而別銳鈍，若在柔軟之處，其感觸最銳且速。其皮上生毛，亦能感觸。最銳者爲觸肢，次則下顎鬚及下脣鬚也。觸神之所司，一爲器械的刺戟，一爲温熱的刺戟，前者生觸覺，後者生熱覺。

清・黄湄西原編《蠶體病理論・通論》第三章《病徵》 蠶兒受病原之寄生而發病，當時體軀之外形，及發育之狀態，現出一種之異狀，通例名此異狀曰病徵，亦曰徵候。養蠶家一見病徵，而知其病原之所在，始可以言預防也。今準前章所述之病原，而區別其病徵之種類於下。

一、由於原生動物之寄生而發病者。甲、微粒子病，蠶之蒙微粒子寄生者，其經過緩慢，發育不齊，皮膚呈黑褐色之斑點。乙、膿病。本病之原因，雖議論不一，然今日一般學者所通稱，則爲多角小體之胞子蟲，其感受本病而發之病狀，則爲體軀膨大，環節接合處腫起，皮膚帶光澤而脆弱，食慾斷絶，且皮破裂後，常流出乳白色之濃汁，斃後屍體發黑褐色，漸至腐爛。

二、由於菌類之寄生而發病者。由菌類寄生所發之病，即通例所稱之硬化病，種類甚多，如白殭病，緑殭病，黄殭病，黑殭病，赤殭病，褐殭病，赤色黄殭病，赤色棘黄殭病，是也。凡罹本病之蠶兒，舉動呆笨，食桑遲緩，至近死期，口吐液汁，肛門排軟糞，皮膚生黑褐色小點。斃後三日，全失去其水分而硬化，其後氣門各環節，生白色棉狀菌絲，經過二三日，屍體全部，悉爲菌絲包圍，菌絲上生白粉，呈純白色，凡此云云，皆指白殭病言之也。其他緑殭，黄殭等，初病之時，亦與白殭相同，惟屍體上所生之菌絲，當形成胞子時，所呈之色不同耳。

三、由於細菌之寄生而發病者。通常名之曰軟化病，以其死後屍體軟化而腐爛也，種類亦甚多，今分述之。甲、空頭病，因感受之輕重，分緩性、急性之二種，其病徵在初時即減退食慾，近頭之二三環節極腫脹，體漸衰弱，肢脚乏力，尾角後傾，吐黄褐色之液，并洩軟糞而斃死。乙、瀉病，屬於本病者，亦可分爲三種：一曰真性瀉病，初係食慾減退，後乃軟弱其體，卒至肛門排軟糞，且水泄而斃。二曰細尻病，體軀軟柔，後部瘦細，且現皺襞。三曰黑喉病，與普通之軟化病蠶相似，惟第四五兩環節，漸次澎大，現帶緑色之暗褐色而已。丙、縮小病，體節異常縮小，前部皺襞，後部瘦削，經時變黑褐色而斃，眠中罹此病者，往往不及脱皮而死。丁、卒倒病，頭部胸部擡高，且時向左右或上下運動，胸足亦稍振動，病進時，尾角向後傾倒，體軀軟柔，背脉管凹陷，吐瀉交作，現紫褐色而斃。

四、由於昆蟲之寄生而發病者。即蠅蛆病是也，蠅之幼蟲，寄生於蠶體内。初時尚能行動食桑，惟於體面生不正形之二三黑點，其後全體變紫褐色，乃即斃死。其病勢稍輕者，雖仍能結繭，但多數爲死籠。否則結繭後，蠅蛆囓破繭層而出，致成廢物。其害多見於亞東蠶國，而於西洋則無之也。

又第四章《傳染及預防》 多數蠶兒，共處於小裝置之蠶座中，一旦不幸而有數頭病蠶之發現，則不久而全座蠶兒，相繼發生同樣之病，卒至蔓延於全室，而不可收拾。養蠶家苟遭此境遇，其恐怖惱恨爲何如哉。推原其故，蓋侵入蠶體内之病原寄生物，既同屬於某科，則由甲而傳染於乙，由乙而傳染於丙，其病原同，其病徵亦自同耳。雖然，傳染之徑路，果奚由乎。吾人苟能於其所傳染之徑路而爲之預先調查清晰，先事預防，則自能杜絶各種病原寄生物之侵犯，而病自寡矣。是研究傳染之徑路者，實爲杜絶蠶病之第一着手也。今從其徑路之不同，區別傳染之狀態爲三種：一、食物傳染，例如食桑，及嚥下卵殼片等是。二、皮膚傳染，即由皮膚侵入病原寄生物，因而傳染者。三、母體傳染，係由母蛾傳染於卵子者。除此三者之外，尚有由野外傳來者，及因病原體之附着殘留於蠶室蠶具，因而傳染者。前之三者，近於蠶自體之傳染，因直接而顯害更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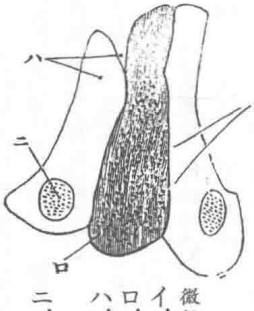
後之二者，似爲間接，被害稍緩。雖然，考其究竟，終不能免凶作減收之損害，而同爲養蠶家之大患，則一也。

徑路既明，於是乃可從事於預防。例如食物傳染，對於食桑，則宜注意於採桑、摘桑、貯桑、給桑。對於卵殼片之嚥下，則當於嚴冬之季，行蠶種之洗滌，以除去附着於卵面之病原體及污物、蛾毛、塵埃，庶孵化之際，即嚥下而無由逞其害也。其由皮膚侵入者，則惟有於飼育期中，不怠除沙，且嚴密除棄虛弱之蠶，及形似患病之蠶，此固非老於育蠶者，靡得而辨之也。其由母體傳染於卵子者，則微粒子病，其最著矣，計宜力行蠶種之檢查，除去其被病毒傳染之卵子，以絶其害。其他自野外傳來者，於選擇保護蠶種之外，並宜注意於飼育，使蠶體康健。苟一村蠶家，能研究病原體之由來，講明繁殖侵害之理法，羣起而實行公共的驅除，則效尤著，而獲益深矣。若夫病原體之殘留附着於蠶室蠶具者，則利用各種藥品，以施行消毒之手段，不容緩焉。綜而論之，蠶之生命，僅三十日內外，設病已發現，斷無施救之方，當業者苟懼乎病之足以擾害乎收成，而有傷於經濟也。亦惟有悉心研究其致病之理由，爲先事預防之一法而已。

又《各論》第一章《微粒子病・病原》 微粒子病之病原，即微粒子寄生於蠶體，奪取蠶體內之營養分，以傷害其器官組織，致釀成種種之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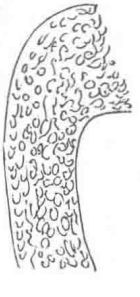
又《病徵》 此病之來也，無論其爲蠶爲蛹爲蛾，咸易罹之。而其所以不加人注意者，則以罹本病之蠶，與健全之蠶，雖分軒輊，而同是結繭，同是化蛾，同是産卵，其不良之結果，既無直接之現象，而又非深悉其病者，不能言其利害，故人盡等閒視之，而卒之不可救。在今日中國之蠶，吾得以決其全罹此症也。

凡微粒子初入蠶兒之胃，遂漸次侵犯各種器官組織，如消食管之粘膜細胞，絹絲腺與諸種筋肉，及腎臟管、生殖器、脂肪組織、氣管膜與表皮細胞等，均被微粒子寄生，而血液中之寄生爲尤多，有時且侵入於神經細胞，惟不多見。考其全部，所不寄生者，惟扣廔キナン［Chitin］。或譯爲扣幾痕或譯爲硬質輪。質之部分而已。其既有微粒子寄生之部分，莫不漸次膨大而腫起。如在絹絲腺，則其部暴腫，變成不透明之乳白色。在筋肉，則中央腫起，不能隨意伸縮。在消食管，則其膜質，變成脆弱而腫起。在腎臟管，則其腫起，同於絹絲腺。在脂肪組織，亦爲膨大，殆如球狀。凡此腫起部分，必變其色，故被害之處，易於識別。又凡微粒子之寄生於器管，非無規則，而漫然散布者，其初必先侵一細胞，從而漸次增殖，及於他之細胞，其後遂致各細胞全充滿以微粒子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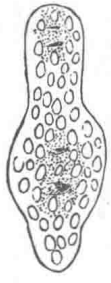
皮膜細胞被微粒子寄生之狀
イ：阿迷罷狀之核
ロ：皮膜細胞
ハ：阿迷罷狀微粒子
ニ：皮膜細胞之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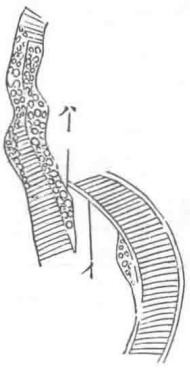

筋肉纖維束間被微粒子寄生之狀


絹絲腺受囊之橫斷面


微粒子寄生於絹絲腺之狀

蠶兒體內，既有微粒子寄生，則其外狀，亦因之大變，如食慾減退，舉動不活潑。當爲病徵之輕者，他如因消食管之粘膜細胞，被微粒子之侵害，失去消化力，而得養分少，致蠶體發育，大爲緩慢，成爲遲眠。又或因體軀瘠小，而變爲細蠶。各環節腫起，而變爲高節蠶。或屆眠期而不能就眠，成爲不眠蠶。或眠中病劇，不能脫皮而死，其筋肉纖維，苟經微粒子之寄生，則失伸張力，而成縮蠶。此外將老熟之時，其體忽爲縮小，僅從平面形吐絲，而於其上化蛹，致成裸蛹。甚者於上簇之際，徘徊簇中，竟不吐絲而斃。


脂肪組織被微粒子寄生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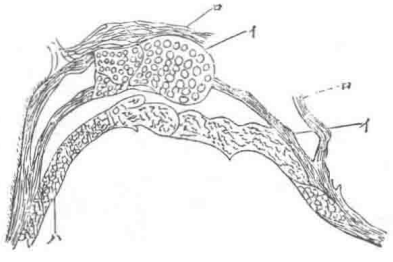
氣管支被微粒子寄生之狀
イ：氣管被膜
ハ：扣廔質螺旋輪

蠶罹微粒子病者，外形更有一種特異之點，即其皮膚上，顯出黑褐色之斑點或斑紋，狀如散布胡椒粉，且點點有如黑痣，故本病又有稱爲椒末瘟或黑痣病者。凡腹部等柔軟之部分，此黑點或斑紋，最易現出。而究此所以現出黑斑點

之故，則因繁殖於體內之微粒子，侵犯表皮細胞而營繁殖，致漸爲腫起，終致破裂，同時外被之扣慶質皮與血液，共相迸出，因觸空氣，微粒子被酸化，遂失生活力，變呈黑褐色也。如此所斃之蠶，不似犯他病者之易於腐敗，往往收縮乾固，若其死體朽腐，以兼發他病而然者也。

蛹罹本病，重者立斃，輕者全體色澤，因之晦暗，而不鮮麗，且腹部膨脹軟柔，體之各部現黑褐色之小斑點，而翅部與腹部，所現爲尤多，試以手指觸之，恒不見其舉動。此等病蛹，大半仍能化蛾產卵，製種家見之，總宜除去不用爲妙。

蛾之罹本病者，不論體之何部，皆現黑褐色斑點，翅之基部，及腹部之末端，多呈灰色或黑褐色。他若翅不舒展，鱗毛脫落，以及難於交尾，不能產卵，或雖產卵而數極少，且產附不整齊或重積。又腹部之各環節，甚肥大伸長，運動極不活潑，腹部及翅之表裏，呈黑褐不正形之斑點。至其受病之輕者，雖仍能產卵，與普通之蛾，無大差異，然壽命甚短。而發蛾日期必較遲，或同日發蛾，而發蛾之時刻，又必較他健蛾爲遲，可斷言也。



本病蛾所產之卵，即通常所稱之有毒蠶種也。其病徵雖不甚明晰，然多有不受精卵及死卵，或產附不正，點點紛亂，有如團塊累積，或產卵數極少，附着力弱，易於剝落。此等病卵，往往不能發生，即發生而經過之發育不完全，且多爲細蠶而斃死。故同一蟻量，無病者可穫豐收，而受病之蠶，終減成蹟，收繭量不多，甚者竟至不收一繭，亦所常見。

又《微粒子病豫防法》 本病爲害，既如此其烈，今欲除滅此毒，似非從種種方面注意不可。其詳多載於蠶病豫防法中，今特舉其大概，述之於左。

一、蠶卵之選擇。欲除滅有毒蠶卵，非行框製蠶種不可，其法選擇强健之蛾，分別產卵。復以顯微鏡考其母體，見有毒之卵，急爲棄去，無毒者方可留養。故普通蠶家，苟無力購置顯微鏡者，宜不惜重資。向確實可靠之製種專門家購求良種，是爲第一要着。

二、蠶種之洗滌。蠶卵外面，多有微粒子附着，若不洗去，則當孵化之際，必致與卵殼片同被嚥下，致發疾病，是洗滌亦爲豫防本病之一要點。

三、蠶室蠶具之消毒。撲滅微粒子，此法甚爲實效，如蒸氣消毒，日光消毒，蟻酸亞爾台西特消毒等是也。其法詳於附録中。

四、病蠶之處置。養蠶家若將病蠶健蠶，聽其混雜，最易傳染蔓延。因本病蠶所排泄之糞，及吐出之汚液，其中多含無數之微粒子病毒，苟附着於桑葉，蠶兒食之，即與病毒共同嚥入於胃腑，以致傳染。豫防之法，惟有隨時拾棄，或投之熱湯中，與消毒藥液中，或竟焚燒與埋棄。若隨意拋棄，仍易蔓延，宜切戒也。此外當飼育期中，如見有發育遲鈍，眠起俱遲者，宜棄而勿育，而發生過遲過早之蟻蠶，尤當棄而勿留。

五、飼育之方法。蠶病傳染之多少，由於蠶之體質而差異，因蠶體之對於病原物，本具一種之抵抗力，抵抗力强，即病原物一旦侵入蠶體，亦能殺滅而除其害。而欲使其抵抗力增强者，則飼育方法，自宜處處合乎蠶之生理衛生，如温度濕氣之調停，空氣之流通，以及給桑之良否，與桑量之多寡等是也。

如上所述，不過豫防病毒傳染之最緊要者，他如催青之適否，蠶種之貯藏，亦咸有關係。而就中至要者，除選擇良種之外，尤以注意飼育，以使蠶體强健爲最要。日本佐佐木忠次郎氏之言曰：苟使飼育合法，則蠶體强健，血液之循環旺盛，即偶染微粒子毒，而血液自能同化而消滅之，或能止其繁殖使其害不致十分猖獗，至哉言乎。願我國蠶家，三復斯言，急起而改良飼育方法也。

又第二章《軟化病》 軟化病者，乃病蠶斃後屍體軟化之總稱也，其中種類甚多，蔓延甚廣。幾多育蠶家，所以破産者，皆此軟化病階之厲也。我國蠶業之進步遲緩，亦以此病猖獗特甚，因蒙其大害，致沮喪其志氣者不少。今日之現象，殆如往時法蘭西育蠶家之恐怖微粒子病，苟不銳意研究，以期病勢之日益減退，則其害真有不堪設想者。今爲之詳述於後，以供育蠶家之考求焉。

軟化病之名稱 軟化病，歐洲稱曰夫來芝衰利［Flaccerie 日名フラツセリー］病，日本俗稱爲他來哭［タレコ］病，即我國向稱之烏爛蠶也。蓋其死體軟化，爲黑褐色，終至腐爛，放出惡臭。由其病徵及寄生細菌之不同，分爲空頭病、瀉病、縮小病之三種。

軟化病之研究 初從事於本病之研究者，爲法人派斯託爾氏，該氏曾於西歷千八百七十年，公其成蹟於世，謂凡罹夫來芝衰利病即軟化病之意。之蠶兒。其胃中含有四種之有機體：其一稱曰烏依捕利翁，體中含有光輝之核，亦有不含核者，皆能蠢動。第二稱曰毛拿獨，運動活潑。第三曰罷枯鐵利愛母鐵利毛，與烏依捕利翁，極相類似，而較爲細小。第四乃小念珠狀之釀母。凡此四種之有機體，考之健全之蠶兒，殆無有寄生者。然該氏僅知此四種有機體之寄生，而不能由人工培養法，移植於蠶體，以確定其病原也。其後從事於本病之研究者

益衆，然或謂其病原爲米枯絡哭芝枯斯，或謂爲烏依捕利翁，又或謂由於此二者之共同作用，迄未見有確定之學説，以決其病原果何屬也。至西歷千八百九十三年，伊國學士麻扣阿幾［マキアーチー］氏，始知培養病原菌而移植於蠶體，其後遂確知本病原菌爲球狀菌，而命以斯芝來舖督麻芝枯斯，彭被幾斯，夫利艾蓋［スツレプトマックス、ボンビチス、フリユグ］之名。該病蠶既死之後，其體中具有無數之罷幾魯斯［バチルス］。然此非本病之病原菌也，不過於病之終期及死後，漸漸繁殖，促其腐敗而已。

日本於細菌學知識淺薄之時，以爲本病之所由起，端由於蠶座之過濕，温度之激變，空氣不流通，蠶室不潔淨，以及蠶食雨葉露葉，及蒸熱之葉，與夫施行高温飼育，怠於除沙等之所致也，洎乎明治年代，始知此等原因，不過爲本病之誘因而已，非主因也。至明治二十九年，大森順造氏、及河原次郎，均就本病研究，而有所著述。其他研究者，亦頗有其人。大森氏於三十二年，更著蠶病論，其巡行各地，採集病蠶，專攻究本病者凡三年，卒發見屬於本病者有三種，而因其病徵之各異，析其名凡六，固各異其病原者也。此外於明治三十四年，石渡繁胤氏，更發見一種之卒倒病，亦本病中之最烈者。

軟化病各論　空頭病。該病有非常之傳染性，無論春蠶、夏蠶、秋蠶，莫不發生。其病原菌遇高温過濕之氣候，則非常繁殖，故尤以夏秋蠶之罹本病者爲多。至蠶室蠶具，苟附着此病原菌，而不施以消毒法者，能使連年所養之蠶，悉染該病而死，誠軟化病中之至劇烈者也。


空頭病蠶

病徵：蠶罹空頭病，則食慾減退，殘桑堆積，蠶座上呈不安之狀態，或匍匐於蠶座之周圍，體伸頭垂，而近接頭部之二三環節，極爲腫脹，試於日光中照之，呈淡黄或黄緑之透明色。凡已現此病徵者，其體漸衰弱，肢脚失緊張力，脊部凹陷，脉膊頻繁，尾角向後傾倒，吐黄褐色之液汁，排洩軟糞，遂至於斃，其屍體更漸變黑褐色而腐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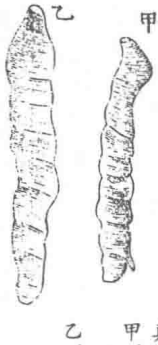
試取此等病蠶解剖之，檢視其消食管，已現變狀，而胃腸之粘膜，生潰瘍，食桑呈暗緑色，管中充以粘液。苟取此粘液以顯微鏡驗之，往往認有連鎖狀球菌之存在也。

本病又因病勢之緩急，分爲緩性急性二類：緩性病勢稍緩，縱令近接頭部之二三環節已腫起，呈淡黄色而透明，然尚能生存五六日之久。若急性者，病勢猛烈，一受病原菌之寄生，往往二三日即斃，而其腫起部則大概多呈黄緑色，或稍帶赤色。此緩性空頭與急性空頭差異之點也。

病原菌：緩性空頭病菌，乃連鎖狀球菌，於固體培養基上，多爲二個或四個相連，於蠶體内、及肉汁培養基中，則每見其六個或八個相連，其直徑約一粍千分之八，無運動力，於寄魯斯［チイルス］氏液中可染色，在通常室内之温度，亦能發育，自攝氏二十五度至三十五度，其發育最良好。至於急性空頭病菌，亦係球菌，通常二個或四個相連，間亦有六個相連者，故成爲短連鎖狀球菌，其直徑約〇・〇〇一四乃至〇・〇〇〇九粍，無運動力，凡染色料，均可染色。通常室内之温度，得以發育，但於攝氏三十二三度時，發育爲最盛，惟超至五十六度，則僅能發育於一小時之間，若在六十度，則經三十分時，其發育即爲停止。又緩性空頭病原菌，爲斯篤來捕篤哭芝枯斯［ストレプトコックス］，阿扣由篤枯篤惡沙斯［アキユトクウトオサス］Streptococcus acutokutosus 急性空頭病原菌，爲斯篤來捕篤哭芝枯斯，枯洛尼哭苦篤惡沙斯［クロニコクウトオサス］Streptococcus chronicokutosus。

瀉病。瀉病者，即日本所通稱之哈拉枯他希［ハラクダシ］病也，因其病徵及病原菌之差異，得區爲真性瀉病、細尻病、黑喉病之三種。

甲、真性瀉病。病徵：罹本病者，食慾減退，體漸軟弱，肢脚失緊張力，伸長其體而静止不動，背脉管之脉膊頻繁，肛門排出軟糞，終至水瀉而斃，斃後屍體漸變黑褐色而腐敗。此病多發生於四眠起後，而尤以濕氣重時，發生爲最多。



真性瀉病
甲：已現病徵之狀
乙：屍體腐敗之狀

病原菌：試取病蠶之糞，或消食管中之粘液，以顯微鏡驗視，見其中有無數之桿菌，此桿亦本病之病原菌也，其長徑約有〇・〇〇一八乃至〇・〇〇五四粍。兩端稍鈍圓。通例每二個相連結，能運動而不甚活潑，迨至老熟之時，則概不運動也。真性瀉病之學名，則爲罷幾魯斯、謝阿洛依枯斯［ジアロイクス］Bacillus giarrhoic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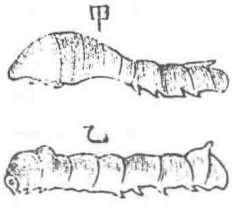
乙、細尻病。病徵：罹此病者，體軀軟弱，排泄軟糞，與他軟化無所異。然其特異之點，在體後部瘦弱而漸細，背脉管之振動甚微弱，體後部現皺襞，間有體之前部，近接頭部之四五環節處，亦爲之縮小而現皺襞者，或有病勢稍緩，久不食桑者，致全體透明，與空頭蠶相似，故從來有淡赤色空頭病之稱。雖然審察其病徵與病原菌，則較之真空頭病，固大異也。

病原菌：係球狀菌，通常二個相連結，故稱曰雙球菌，其大平均有〇・〇〇〇九粍。無運動力，凡染色料，均可染色。通常室内能發育，攝氏三十

度内外之温，發育最爲良好，五十六度之温，經一時間後，入于培養液，置于三十三度之孵卵器内，猶得發育，然用六十度之温，則經過三十分時，即爲停止矣。至細尻病之學名，則爲謝捕洛哭芝枯斯、鐵奴依歌特［ジプロコツクス、テヌイカウダ］Diplococcus tenuicauda。

丙、黑喉病。病徵：罹本病者，食慾減退，體軀軟弱，肢脚失緊張力，肛門洩軟糞，均與他軟化病相同。惟自第一環節至第四五環節，漸次膨脹，現略帶緑色之暗褐色，是爲本病特異之點，亦本病名稱之所由起也。當病勢激進時，倏焉即斃，斃後于暗褐色之部分，必先見其腐爛焉。

病原菌：本病原菌，乃一種短小之桿菌，其桿端稍圓，通常多散列，連結者甚少，其大平均有〇．〇〇一八粍之長徑，無運動力，以阿尼林［アニリン］色素染之，則桿之兩端，均被染以色，而中部則不見其染着，故每易誤認爲雙球菌，且間有連結者，故又易于誤認爲連鎖球菌也。本病日本稱爲諾獨枯洛病，［ノドクロ］而學名則曰罷幾魯斯、尼古洛謝由古剌母［ニグロジユグラム］Baccilus nigroyuglum。



黑喉病蠶
甲：病之初期
乙：病之末期

縮小病。病徵：本病蠶除食慾減退，體軀軟柔，舉動呆滯，肛門洩軟糞之軟化病蠶通有病徵之外，其特異之病徵，即病勢增進，體節縮小，且前部皺縮，後部瘦削，經時而變爲黑褐色以斃，旋即腐爛。若蠶兒當就眠之前，罹本病者，則于眠中病勢益進，往往不能脱皮，即使勉强脱出，而食慾必爲之減退。又凡同座之蠶，如他健蠶之體，已露青色而有光澤之時，而此病蠶依然呈赤褐色，且漸次縮小，遂成所謂起縮蠶而死。此外如蠶兒罹微粒子病者，亦每易發生此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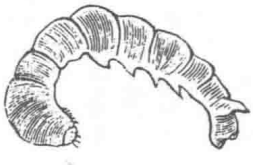

縮小病蠶

病原菌：從來研究軟化病者，謂縮小病之病原，非起于寄生物，乃因飼育中給桑過燥，當盛食時，給桑不足，以及眠前止桑過早，眠後給桑太遲，與夫空氣不潔等所致。括言之，蓋因爲害于蠶體之生理，因而引起此疾病者也。然經近年來研究之結果，始悟前説之非，蓋此等生理上之關係，實屬誘因。而本病之所由起，仍由一種病原菌之寄生耳。考此種之病原菌，乃爲連鎖狀球菌，通常爲二個或四個相連結，間亦有六個相連結者，其大平均約〇．〇〇〇九粍，無運動力，而其發育與抵抗高温度之力，則與細尻病菌相似者也。學名爲斯篤烏芝枯篤幾幾迷枯斯 Struptococcus chüimicus。

卒倒病。病徵：蠶兒之罹此病者，食慾減退，舉動不活潑，呈一種衰弱之狀。或抬起頭胸部而静止，或將頭胸部上下振動，呈苦悶不堪之狀。迨病勢益進，則背脈管鼓動頻繁，從尾角之基部，成一條縱溝狀之凹陷，且泄出多量軟糞，而嘔吐其液汁。瀕死之際，體軀益形軟弱，胸脚時時微動，遂至斃死。死後屍體至爲軟弱，第四五兩環節，較爲伸長。而當將死之時之體色，則無異于健蠶，故爲健蠶，抑爲斃蠶，乍視之，殊不易區别，然以手指觸之，自當了然也。其屍體于死後之一來復間，第四第五第六之三環節，始則變成黑褐色，更進則及于全體焉。此際屍體腐爛，放出强烈之惡臭，體内悉爲液化，及其皮膚破裂，而朽汁乃即爲之流出，致污染于周圍焉。凡蠶兒自受本病原菌寄生，至瀕死時，據上所言，實不過三十分乃至一小時之時間耳。考其致死之因，非病原菌之破壞組織器官，乃病原菌分泌毒素所致，所謂中毒卒倒者是也。

病原菌：本病原菌，爲大形之桿菌，通常多散列，間亦有連接者，其直徑爲〇．〇〇二五乃至〇．〇〇五五粍，有運動力。生内成芽胞，芽胞爲橢圓形，其直徑有〇．〇〇一六六粍，頗與小形之微粒子相似。

總上所述，軟化病之種類病狀，及其致病之由，概可見矣。雖然，更有不能不研究者，即此軟化病菌之由來，及其促進本病傳染之細菌是也。考軟化病菌之存在，多在空氣中，或附着於蠶室與蠶具，或繁殖於蠶坐。當移入桑葉，給與蠶食，即與病菌共相嚥下，及入胃中，乃攝取胃液爲養料，因以繁殖。漸進而入胃細胞，蔓延於胃筋肉，以妨其消化作用，並失却胃部筋肉之收縮力。或發生瓦斯，致前部之環節腫起，甚者乃至傷害其消食管，不能吸收桑葉中水分，致蠶糞多含水分，呈柔軟狀而排出于體外。其所排出之軟糞，不獨多含水分，且多含病原菌，他蠶若含此附着軟糞之桑葉，遂亦不免罹軟化病者也。


卒倒病蠶

凡因軟化病菌之繁殖而斃死之蠶兒，用顯微鏡檢其胃液，可見一種桿狀菌之存在，較之真正病原菌，其形稍大，無數蠶動，此即所謂罷幾魯斯、沙捕幾魯斯［サラチルス］是也。因其初自枯草中發見，故近來多稱爲枯草桿菌。若將蠶之胃液，置於空氣中，則其中所存之枯草桿菌，必自其體内生小橢圓體之芽胞，此芽胞有耐久性，能常保其生活力。枯草桿菌之芽胞，常共塵埃而存於空氣中，爲數甚多，常寄生於枯草落葉等，以攝取適當之養料而發芽，成爲細菌本體，繁殖甚盛。準此，則凡摘採桑葉，不問其貯桑法如何，總不免稍有此細菌之寄生。惟其貯法得宜，則繁殖少，其法不得宜，於狹小桑器中積之多且久，

則繁殖盛。如此不獨消耗桑葉中所含之滋養分，又使桑葉發熱，甚則變成黑褐色。苟蠶兒所食之桑葉，有枯草桿菌之寄生，即入胃中而爲害，故不僅病蠶有此等之細菌，即他未呈病狀之蠶，苟一經食下，其胃中亦不免有此等之枯草桿菌也。

枯草桿菌，本非軟化病之病原菌，但此等細菌繁殖之桑葉，苟給之過多，或怠於除沙，致細菌繁殖於蠶座。則既侵入於蠶胃者，必大害其蠶之消化作用，致易罹軟化病也。總之枯草桿菌，即入蠶胃，則能助病原菌之作用，而促其繁殖，令其病勢益激烈，且變病蠶爲黑褐色，而催其腐敗者也。

軟化病豫防法　軟化病之豫防，最要者莫如撲滅病原菌，然欲撲滅其病原菌，不得不從事於種種消毒，此消毒法之所以爲養蠶家不可姑緩之要項也。雖然，本病之來也，固由於病原菌之寄生，而病原菌之所以得繁殖者，其誘因固不僅一端已也。今特分爲消毒、飼育、製種三項，述其梗概於後。

一、消毒。養蠶家不幸遭軟化病之發生，則凡蠶室蠶具，必有無數病原菌附着，至下次養蠶期，蠶兒傳染病毒，致仍發軟化病而斃，其害更爲激烈，故宜行消毒法。其法甚多，就中最有効力，而養蠶家又可執行者，以蒸汽消毒、與亞爾台西特 Aldehrde 消毒爲最宜。惟其施行方法，另章詳述，茲不贅及。

二、飼育。强健之蠶，率有抵抗病原菌之力，其染病也自較少，若虛弱之蠶則反之。而究此所以虛弱與强健之原因，雖不一端，然飼育實一大關鍵也。今將飼育中應注意之事述之：〔一〕精選蠶種。〔二〕收蟻適宜。〔三〕流通空氣。〔四〕調停温度及濕度。〔五〕講究貯桑。〔六〕酌量給桑。〔七〕除沙宜勤。〔八〕蠶坐宜寬。〔九〕餉食宜用柔桑。〔十〕飼育告終，上簇後仍宜交換空氣，并須調停温度。

三、製種。蠶罹軟化病，病勢輕者，一如微粒子病蠶之能結繭，并能化蛾産卵。但既能産卵，則不免遺傳其病原菌於卵内，既入之後，遂不易檢查，欲豫防之。宜選擇健全無病之蠶兒，并繭質精美之繭，與無病之蛾，各蛾分別産卵之後，尤宜鑑定其産附形狀色澤，必求其合於留養之資格者，而留之明春飼養，以免遺傳之害。若本年所養之蠶，一有軟化病之發生，則决不可再行製種，務須向他處購入佳良蠶種，切勿吝購種之費，致將來釀無窮之大害。

又第三章《硬化病》　本病係由絲狀菌之寄生而發生，計有數種，而總其名曰硬化病者，因罹本病而斃之蠶，於瀕死之時，失去水分，收縮堅硬，不易腐爛，故有此名。若就其病原菌之異同而差別之，則現今已考得而詳知之者，共有八種：即白殭病，黄殭病，緑殭病，黑殭病，褐殭病，赤殭病，及赤色黄殭病，赤色棘黄殭病是也。就中以白殭病之傳染範圍爲最廣，而病勢爲最慘，故首述之。

硬化病各論　白殭病　白殭病之研究：西歷千八百三十五年，有伊大利人罷芝西〔バツシー〕氏，發明白殭病，係由一種菌類寄生於蠶體。千八百六十七年，黴菌學家獨罷利〔ドバリ〕氏，從黴菌學上，研究病原菌發生之狀態，實爲後來研究之基礎。而其後研究白殭蠶病者，諸書所述，悉宗獨氏之説。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出版之買王〔マイヨ〕氏之養蠶全書，更揭其圖解而説明之。若在日本，研究最精密者，爲沙原次郎，其成蹟載於蠶業講習所蠶事報告。

一、白殭病之名稱。歐洲養蠶國，名此病曰石灰病，日本則如我國之稱白殭病，曰賽利〔セリ〕病者，俗名也。其病菌之學名，則曰 Bolr lis Bassiana Bals。

二、病原菌。本病之病原菌，爲一種絲狀菌之白殭菌，寄生於蠶體内，以奪取其營養分，破壞其諸器官，蠶兒因之發病，漸至斃死。其病菌在菌類學上，爲不完全之菌族，菌體分菌絲與胞子。而其菌絲，成於一列之細胞，内含脂肪球，及能溶於水之糖類，且分泌蓚酸石灰，呈菱形八面體之結晶。菌絲之直徑，自〇．〇〇一至〇．〇〇二不等。其胞子之直徑有〇．〇〇二乃至〇．〇〇三粍。爲球圓形之小體也。

三、病原菌傳染於蠶體之狀態。本病原菌之胞子，極爲微細，常浮游於空氣中，或附着桑葉。而入蠶室内，若前期養蠶已發生白殭病，則其胞子往往遺留於蠶室蠶具者，遂因之而傳染於次期之蠶兒。至於此病原菌之侵入蠶體，向來以爲因食桑中之菌絲，入於胃中而發生。殊不知胞子於空氣缺乏之處，不能發芽，即使與桑葉共入蠶體，而胃中不能發芽，則亦必致和糞以排出體外爾。然此病原之所以得逞其侵害者，究自何部侵入耶，因研究之結果，而始知其由皮膚侵入也。其侵入也，多自體皮柔軟之部分，或皺襞之部分，他如下顎之凸起部，腹脚之内面。胞子一經附着，遂不易脱落。若自脊部入者，則甚少也，誠以胞子附着，不俟發芽而即爲脱落也。

四、病原菌寄生於蠶體内繁殖之狀態。本病原菌之胞子，既附着於蠶體之外面，則自吸收水分，經過數時間，至十數時間，乃澎大發芽，伸出菌絲。由菌絲更分泌一種之有機性醱酵素，穿穴於蠶體皮膚表面，由此侵入蠶體，漸次分枝，於菌絲側面，結成圓筒狀之假胞子。假胞子之長徑，有〇．〇〇七乃至〇．〇一五粍，其闊爲〇．〇〇二粍，成熟後，即自菌絲脱落，游離於血液中。故苟於此時取病蠶之血液檢驗，必爲不透明體，而變成白色，此非血液之變性，祇

因假胞子之混存於其間故耳。有時假胞子伸長，至二三倍，分裂其體，致生出多數之假胞子。而此假胞子又發芽，伸出菌絲，分枝蔓延於體內之諸器官，其末端直貫皮膚，有結實線，伸出於體外。而此結實線，再爲分枝，於枝端或側面，生出擔之體。自各擔子體，更生小角枝，其末端所結胞子，自一個至六個不等。胞子色白，故蠶體全面，有如散布白粉之觀。然使空氣極乾燥，則屍體往往現褐色，遂硬化而不結胞子。故結胞子，必須有適當之濕氣也。

菌絲在蠶體內，其分枝蔓延，先在近接皮膚之部分，即如筋肉組織，脂肪組織等，最先侵入，若消食管，則侵入者甚少。此所以菌絲蔓延於全體，體軀已稍帶赤色之時，而尚能食桑也。惟此等之蠶，體內菌絲，已繁殖甚盛，遲早仍歸死亡耳。至於本病蠶屍體所以硬化之故，則因菌絲吸收水分，而分泌蓚酸石灰故也。

五、病原菌對於蠶兒之傳染力。本病原菌之發育，隨温度之高低，濕氣之多寡，而有差異。其自移植胞子於培養基，至結實線結成胞子之時間，在華氏七十五度至八十度時，凡五日，然在八十度至八十五度時，祇須三日，而在六十五度以下時，胞子遂不發育。是以蠶兒受病原菌寄生後，其斃死之遲早，與温度之高低爲正比也，且病原菌之發育與繁殖，亦常相因，即温度高者，發育速而繁殖盛，反之則發育遲而繁殖緩。準此理由，故本病特多於夏秋蠶而少見於春蠶也。至於濕氣，亦因其度數之高下，而遲速其病原菌之發育繁殖，例如濕氣少，蠶座乾燥，則縱使胞子接觸蠶體，亦終以不能吸收水分，致不起作用，而逞害無由。然或空氣多濕，或蠶座濕潤，則忽爲發芽，侵入蠶體，而其害遂顯。準此理由，所以本病多見於天然飼育，而卑地或山間多濕之地，發見爲尤甚也。又本病原菌之傳染力，對於蠶兒之老稚，亦有關係，其在幼稚之蠶，則病原菌之發生必速，至老熟之境，則發生反遲。此蠶由於稚蠶體內之各器官，既尚未發育完全，則抵抗外來之刺戟，其能力自不若壯蠶。雖然，證之實驗，本病特繁盛於四五齡之壯蠶，而少見於一二齡之稚蠶，抑又何耶。誠以稚蠶體軀甚小，當其發生本病之時，飼者往往未之見及，非無本病原菌之侵犯，特吾人未之經意耳。雖然，此一説也，特爲幼稚蠶兒器官尚未完全，易於罹本病者作解而已。苟反其説，而對於氣候上言之，則仍有不能相通者，何也，春蠶之期，當蠶兒一二齡時，氣候寒冷，外温概在六十度之間，有時或降至五十度以下，於斯低温之時，本病原菌無繁殖力，則此一二齡之蠶兒，又安所得而罹本病也。然則其究竟果如何耶，曰：春蠶之際，大概温度不高，本病原菌，既靡得而繁殖，則稚蠶之罹本病也，自可倖免。若夫壯盛之時，温高濕重，本病原菌繁殖甚盛，蠶兒之器官，雖已完全，終不能與此生生不已之病菌相戰，卒至氣息奄奄而斃死，無足怪者。雖然，一旦氣候有變，設於一二齡稚蠶之時，温度遽高，則稚蠶之斃死者，要亦不少。總而言之，由前之説，主蠶體，由後之説，主氣候，各有其理，可兩存而不可偏廢者也。今將本病原菌對於春夏秋蠶之傳染力，及各齡病徵之經過，爲之詳述於後。

統觀上述各節，則病原菌對於蠶兒之傳染力，當可燎然矣。至春夏秋各蠶兒，於各齡中經過之病徵，亦一再言之矣。雖然，其中所述之病徵，多由試驗上所得之成蹟言之耳，且分述於各齡，學者每易於遺忘。今更將本病蠶發病之次第，及其所顯之狀況，爲之略述於下。

六、病徵。罹本病之蠶兒，當其初期，別無顯著之徵候可言。及至病勢漸爲沈重，於是舉動呆笨，食桑遲緩。至將死之期，乃呈一種苦悶不堪之狀，或口中吐出液汁，或肛門排泄軟糞，奄奄一息，漸至斃死。而當斃死之前，體色稍帶錆色，皮膚上現有無數黑褐色之小斑點。病勢愈甚，斑點亦愈大，此外更有氣門生斑點，或胸脚及腹脚生出黑焦者。然以上病徵係本病原菌傳染後，漸次發現者，間亦有初見之時，蠶之體形體色，一與健蠶相同。而卒然斃死者，此等斃蠶之屍體，大概與他之病蠶相異。在將死之際，亦不甚柔軟，以指頭觸之，有如軟餅，而稍帶彈力。經若干日，乃漸硬固，體色變呈淡赤色。斃後之第三日，乃全失水分而硬化，其氣門及各環節，更生出白色綿狀之菌絲。再經二三日，於是屍體之全部，悉以菌絲包被，而菌絲上所生純白色之粉，苟以手觸之，即爲飛散。如此病蠶之屍體，我國向用爲藥料，雖經數月之久，亦不致腐爛也。

緑殭病。一、病原菌。本病原菌，屬絲狀菌類，與白殭病菌相似，學名爲 Nomuraea Lraeina. moulb，胞子呈卵圓形，長徑爲〇.〇〇三至〇.〇〇四粍，短徑爲〇.〇〇二五乃至〇.〇〇三粍，帶淡緑色，擔子柄輪生於擔子梗，即結實線。當繁殖之際，不分泌色素。

二、病原菌發育之狀態。本病原菌之傳染於蠶體，及在蠶體內發育之情形，全與白殭病菌相同。惟當結實線貫皮膚而出體外，不似白殭病之分枝。不過於結實線生數條或十數條之擔子體，自擔子體生一個或二個之胞子。間亦有生三個者。胞子既生，乃現緑色。準此，則本病菌自出結實線於體外，以至結成胞子，其間所需之時日，較白殭病菌爲稍長。而於其胞子生成之前，自得以明認也。

三、本病原菌對於蠶兒之傳染力。本病原菌，於高温多濕之時，繁殖最盛，故夏秋之蠶，多被傳染，而在晚秋爲尤甚。惟本病原菌之胞子，不似白殭病菌之多數連結，而不易飛散，故其病毒之遺害於次期之蠶兒也，不若白殭病之猖獗。

四、病徵。蠶罹本病者，其食慾減退，舉動不活潑等，均與白殭病蠶相同。惟體面所現之黑色斑點，較白殭病蠶爲大，屍體不帶赤色，屍體上所生之菌絲較短，其所被之白色結實線，仍同於白殭。但至形成胞子之時，則呈鮮麗之緑色。

黄殭病。一、病原菌。本病原菌，亦屬絲狀菌，其學名曰 Issaria farinosa, Fries，胞子爲長橢圓形，長徑爲〇·〇〇三粍。短徑爲〇·〇〇二五粍内外。間亦有球圓形者，比白殭病菌稍小。今苟於肉汁寒天培養中，就胞子菌絲假胞子等，相互比較，則得其大小之差數。

二、病原菌發育之狀態。結實線呈束狀突起，其上生有細小之枝，枝上形成胞子，着生之狀爲對生，有寄生土中昆蟲之性，發育之狀，與白殭病菌相似。唯白殭病菌之擔子體，比結實線爲大，區別甚易。而本病菌，則擔子體比結實線所大無幾，區別甚難耳。

三、病徵。蠶罹本病，則食慾減退，舉動呆笨，體面現出黑褐色之斑點。當病勢激進時，自口或肛門流出黄色之液汁，漸次衰弱，以致於斃。初時屍體尚軟，經時乃變硬固，始現淡褐色，漸增濃度，卒變爲暗赤色。其自始斃至硬化，約經過十二三時，或至十七八時，惟在此時，尚未大硬，以手指觸之，僅覺微硬而已，再經一晝夜前後，始真堅硬無匹。爾後次第生結實線，現白色小束狀之菌絲，經時又次第生出胞子，現淡黄色，凡經過二晝夜，乃始變成一種淡硫黄色。又本病蠶之斑點，其數常比白殭病蠶爲少，而以大小言，則比白殭病大甚，與赤殭病蠶所現者殆相似。且白殭病蠶，脚部所現之斑點甚少，而本病蠶，則勿論胸脚腹脚，其基部及末端或内方，固莫不現出大形之斑點者也。是以本病蠶病勢增進時，腹面殆全現黑褐色。

黑殭病。一、病原菌。本病原菌之學名曰 Oosdora destruetor, Delarcotsc，胞子爲長橢圓形，長徑〇·〇〇七粍，短徑爲〇·〇〇三五粍，帶暗緑色，無分泌色素之性，胞子多數密生時，乃呈黑緑色。

二、本病菌發育之狀態。本病菌傳染於蠶體，及蔓延於體内之情形，與白殭病無異。惟本病菌當菌絲伸長時，次第生横隔膜，頻頻切斷，分爲無數之短菌絲，由隔膜部分，伸出菌絲，後更於成長之菌絲體上生結實線，貫皮膚而出於體外。其結實線末端，着生無數之長橢形體者，即本病菌之胞子也。

三、病徵。屍體不呈赤色，結實線甚短，當形成胞子時，初呈緑色，其後色度增濃，乃變成暗緑色也。

赤殭病。一、病原菌。其學名爲 Issaria fumososea, Casimin Wize，胞子作橢圓形，與緑殭病菌之胞子相似，直徑爲〇·〇〇三五粍至〇·〇〇三八粍，短徑則爲〇·〇〇一五粍，或〇·〇〇一八粍，帶暗桃色。無分泌色素性。

二、病原菌發育之狀態。本病原菌傳染於蠶體，及在蠶體内發育之情形，殆與白殭病菌相同。惟生結實線，集成束狀，貫皮膚而出體外之後，於結實線之末端，生擔子體，擔子體之末端，更形成許多連結之胞子而作鎖狀。

三、病徵。罹本病者，類似於白殭病蠶之點甚多。惟當病勢激烈時，常於口或肛門吐泄黄色之液汁，且體面之斑點，較白殭病蠶爲稍大，屍體現暗褐色，而非赤色。自斃死後，至硬化之時間，約爲十至十二小時。而其硬度，不若白殭蠶之堅固，因體内之蓚酸石灰，不如白殭病蠶之多故也。其伸出體外之結實線，則比白殭病爲多，且較長。當濕重之時，結實線集成，高而突起。其後又次第伸出胞子，稍帶紅色，迨至胞子遍布全體，遂變成淡桃紅色。

褐殭病。一、病原菌。本病原菌之學名，今尚未大定，或曰 Shergillus fulyas，又曰 Steigmatocysles falvasseace。菌絲之大，平均有〇·〇〇三二粍。而結實線末端之膨大部分，則爲〇·〇〇五乃至〇·〇〇七粍。擔子體之大，與胞子略同。胞子係球形，其大有〇·〇〇三五二乃至〇·〇〇四五粍也。

二、病原菌發育之狀態。本病菌之胞子，附着於蠶體發芽，而生長橢圓形之分生子於菌絲之頂端。其菌絲侵入蠶體内，乃漸次發育，待菌絲蔓延成長時，乃生結實線，伸出體外。後結實腺之末端，漸膨大而生出擔子體。擔子體之末端，又生胞子。胞子係多數連結，先生者形小，後生者乃稍大。

三、病徵。發病之初，吐瀉或小痢，未幾即死。皮膚生大形之黑褐色斑點，硬度不及他硬化病蠶之堅强，且不帶赤色。硬化後，菌絲自體之一方或數處抽出，而現白色，經時形成胞子，乃現濃黄色，終變爲黄褐色，故曰褐殭病也。若考其斃死時間，則有一試驗。先取健全之蠶兒，行皮下接種，其時温度爲八十二度内外，濕度八十五度内外，凡經一日乃至三日而斃。斃後八時乃至十二三時而硬化，自此經十時乃至十四五時，結實腺出於體外。又經二十時乃至二十四五時，生胞子，而現淡黄色，其後經過二十四時内外，變爲鮮麗之黄色，後更增其濃度，則又變爲茶褐色。

赤色黄殭病。一、病原菌。本病原菌之學名，亦未有確定，或云 Bolrytis

tenella, Scaee, 又曰 Isisaria densa Link。胞子係廣橢圓形，間亦有球形者，大小不同，大約長徑爲〇．〇〇二三耗。短徑爲〇．〇〇一八耗者，實居多數。當胞子聚集時，概呈淡黃色。

二、病徵。罹病之際，皮膚上所現之斑點，大小不同。將死之際，於環節之境界中，略帶赤色。若斃死之時，則顯出濃紅色，經時乃稍帶黃色，終則變成濃黃色也。

赤色棘黃殭病。一、病原菌。本病原菌，尚無學名。胞子之形小而着色淡，分泌色素之性甚强。胞子之大，平均長徑爲〇．〇〇二六耗，短徑爲〇．〇〇二四耗內外。當多數集積時，則呈淡黃色。其他之形狀，則與黑殭病及赤色黃殭病相類似。

二、病徵。本病蠶發病之特徵，係於發病之初，皮膚上生黑褐色之斑點，且周緣不正，其後數個斑點，漸次連續，成爲一個大黑斑點，并於氣門之周圍，及脚上，現黑焦狀屍體。經時硬化，初時略帶赤色，其後乃變成鮮麗之赤色焉。

硬化病豫防法：欲豫防本病之發生，苟宜注意於飼育方法，務使空氣流通，温濕得宜，蠶座清潔，蠶室乾燥，是爲至要。緣病菌之發生，必須得一定之温度濕度，與適當之養料。例如每一年中，以霉雨之時，病原菌之繁殖爲最盛，誠以此時空氣中富含水分，而氣候温暖故也。吾人飼育之際，苟怠於除沙，致使蠶座中蘘沙等不潔之物堆積，則何異以相當之養料，供給病原菌之取求耶。況蠶室之內，温度較外間爲高，而蘘沙堆積，濕量亦因而增進。推其結果，不僅因病菌之繁殖，虛弱之蠶，蒙其毒害，即他體質强健之蠶兒，亦必致漸漸被病菌之寄生，發硬化病而斃。是以注意飼育，即所以强蠶兒之體質，俾得有幾分抵抗病菌之力，誠爲預防本病至要之點也。雖然，飼育中間，不幸而有硬化病之發現，則病原菌之繁殖，固已甚盛，而傳染他蠶，既在所不免，全棄勿育。又勢所不忍，則將何以處置耶。彼預防云者，防病於未然耳。養蠶家既不幸而遭逢本病之發生，雖有種種處置之方，而將來成蹟，斷難望其圓滿，此譯者躬逢其境，而深自信也。所謂處置之方者，亦不過於初發本病之際，病蠶頭數甚少之時，即於本病蠶未生胞子之前，苟能速爲檢出，或投於沸湯，或埋諸地下，或貯於藥液瓶中，并取蘘沙於遠處焚化之，則自可以防其傳染。若夫病勢已深，體已現出白色或他色。而後檢去，則病菌之胞子，早經飛散，欲免傳染之害，不可得也。又凡養蠶家倘本年已有本病之發生者，則彼蠶室蠶具中，所遺留之胞子，待至下期或來春飼育之時，仍不能免其傳染之害。蓋其胞子於一二年內，離其濕氣養料等物，亦仍能保續其生命，不失其發芽力也。準此，則養蠶家對於本病，舍預防之外，無他良法矣。欲預防者，惟有於蠶事告成之後，將蠶室蠶具，全行消毒，借猛烈之藥力，以撲滅其胞子之一法而已。又硬化病，發生盛時，其蘘沙必有胞子混和，倘不行消毒，遽以此蘘沙施用於桑田，亦甚危險。因胞子與土沙相混和，飛颺空際，粘附桑葉，給與蠶食，未有不罹本病者也。又蠶至第五齡，始傳染硬化病者，雖仍能結繭，然繭方營成，而菌絲已蔓延全體，每致不能化蛹而斃。是以化蛹之後，再發此病者，殊不多見。若化蛾後而發生本病者，可决其必無，此本病之所以祇有傳染而無遺傳者也。

又第四章《膿病》 膿蠶病不問洋之東西，苟爲育蠶地，莫不有本病蠶之發生。又無關於時期，故春蠶、夏蠶、秋蠶，均莫不有本病蠶之發現。其致害之度，雖不若彼軟化病之酷烈，然終不能完全發育。又蟄居繭內之蛹，亦常被本病之侵害，雖間亦有仍能結繭者，然究不能得佳良之繭，往往造成薄皮繭、與片掛繭，或竟有不結繭而成裸蛹者。

膿病之研究 古今各國就膿蠶病而研究者不少，然迄無確定之學說，當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時，澳國哈倍魯浪督［ハーベルラント］氏，始從事膿蠶病之研究。以爲蠶罹此病，體軀甚爲腫脹，在白繭種體軀呈乳白色，在黃繭種呈暗黃色，失透明之觀。此暗黃色者，初現於氣門之側，因之而波及於全身。至其膿液之所以污濁者，因有無數之脂肪小球，浮游於血液中。而此小球，即由脂肪組織分解時，自細胞內排出者也。至其致病之原菌，則由於蠶室內濕度之過度，或氣温下降之所致云。

千八百七十四年，有阿哭辦［アーコバン］氏，著蠶業論公於世。謂膿蠶病多起於五齡之終，且於桑葉有關，即給以柔嫩或多含水分之桑，必於當時發生本病云。明年又有玉亨薄魯來［ヨハンボルレー］氏者，著蠶病論。言此蠶病之原因，雖尚未判然大明，然空氣之停滯，温度之下降，空氣中含過度之濕度等，當爲發生膿病之媒介無疑。其預防之法，亦祇須使空氣得以流通，防温度之驟降，及濕氣之過度，并保持蠶室內空氣適宜乾燥等而已，而在五齡之蠶兒，更宜特別注意其衛生云。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有熊利哭，烏由魯戎［エンリコウエルリン］氏者，謂由於温度之不得其宜，與夫濕氣之過度，及置蠶太密，分箔不得其法所致。及至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有愛幾尼麻玉［ヱーヂニマイヨ］氏出，於所著之養蠶論內，記述膿病之原因曰：膿液中所存之小球體，其初存於脂肪組織，及空氣管膜。而究此小球體之所以生產者，或由於呼吸作用之如何耳。又曰多濕之空氣，冷濕之空氣，及其他污濁之空氣，要皆爲發生本病之媒介云。

明治二十六年，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日本佐佐本忠次郎博士，曾與玉亨薄魯來氏，共同從事研究，歸國後，猶孜孜勿怠，遂於明治二十七年十月，發表其試驗之成蹟，明年二月，所著之〔膿蠶〕一書出世。書中稱述本病之原因，謂由閉塞蠶兒之呼吸作用所致，以故血液中因之變狀，生有多角形之假結晶體。至於預防之法，書中記述頗詳，此實爲關係濃蠶病試驗的研究之第一次成蹟也。本病之理論，如下所述，亦採取該氏者爲多也。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即明治二十九年，法國巴黎大學紀要中，曾載有枯拉西魯斯芝枯〔クラシルスツク〕氏之膿蠶之研究。謂濃蠶病，係由迷枯洛哭芝枯斯、拉魯他利愛斯〔ミクロコツクス、ラルダリエス〕細菌之寄生而起。其細菌之性質，亦有所記述，但未經確實之試驗，則其說似尚未可遽信。

晚近玉亨薄魯來氏，經多次之試驗，謂此病原，係屬原生動物中之胞子蟲綱，捕熟洛斯派魯凍目，〔ブリロスベルトン〕迷枯洛撲利大榮〔ミクロポリダエン〕屬，其學名則爲 Micros porideum Polgedricum。

病原：本病之病原，從往昔歐洲學者之說觀之，雖千差萬別，然尋其主點，歸其要着，則不外蠶室內空氣鬱滯之一要項，他如濕氣過重，桑葉中濕氣大多，置蠶太密，溫度劇降等之狀態，要皆爲膿蠶病之誘因而已。雖然，據佐佐木博士之研究，就膿蠶論中所載言之，則基於呼吸作用之妨礙。法以豚脂塗塞蠶之氣門，以防害其呼吸作用，則必發生濃蠶，非明証乎。

病徵：罹本病之蠶兒，體軀漸膨大，環節之接合處腫起，皮膚生光澤，在白繭種帶青白色，在黃繭種則帶黃白色。病勢益進，皮膚變爲脆弱，食慾斷絕，匍匐於蠶座之周邊，以指頭觸之，皮膚即爲破裂，在白繭種，流出乳白色之濃液，在黃繭種，則流出濁黃色濃液，不久乃即斃死，其屍體漸變爲黑褐色，終乃至於腐爛。本病不論何齡，皆有發生。惟四齡以前，蠶體小而難認，大概不眠之蠶，屬此病者尤多。屆第五齡，環節腫起時，即俗所稱之高節蠶，其病勢輕者，仍能結繭。然化蛹之後，仍須斃死，往往腐爛於繭中，而爲死籠。

如上所述，爲罹本病蠶外部之徵候也。今苟取其體內之濃液一滴，以顯微鏡考之，則認有一種有光輝結晶狀之小球，無數存在。其大小不一，其形狀有五角六角或多角等，種種不一，最大者直徑有一糎之二百分之一。其質脆柔，少加壓迫，即爲破碎，而作菊花狀。苟以此物於顯微鏡下，用種種化學的試藥以試驗之，則可知爲蛋白質之變性。若以祭洛（チイロ）氏液染色，則自可着色，惟用他種色素，則不易着也。此小體之比重，較水略重，故有沈澱之性。此小體之名稱，則曰濃蠶之假晶體。

濃液中除假晶體外，尚有無數浮游之脂肪球。苟於其中混入一滴之以脫液，則脂肪球即爲溶解。

假晶體之所在，以空氣管膜，及脂肪組織內所生爲最多，若病勢進時，則他器官之細胞內，亦莫不生存。至其生存之次序，則最初生於細胞核之周圍，後乃漸次增加，遂充滿於全細胞內，細胞遂因之破裂，而流出此假晶體，與血液相混，致呈浮汁之觀也。

罹此病之蠶兒，其空氣管膜與脂肪組織，雖經如此之變態，破壞即失其原形。而消食管則不顯其變狀，可知其病原固不在消食管也。惟罹此病蠶之腎臟管，亦如軟化病蠶，含有多數修酸石灰之結晶耳。



濃病豫防法：濃蠶病之起源，既如上述。今欲從事防範，自不得不由其受病之處，一一預防之。今將最要之條項，分述於下。

一、如前期養蠶，有本病發生者，則蠶室及蠶具等，宜行消毒法。

二、蠶室中，宜設通氣窗以通空氣，當五齡時，尤須注意於換氣。燃木材極薄之片，可以驅出室中之污濁氣，惟燃時須用火爐，燃畢毋使室中揚煙，是爲至要。

三、室中溫度宜調停，劇變或下降，均非所宜。

四、蠶室內切勿堆積穢沙，致生濕氣，及一切穢氣。

五、蠶架每段距離，不可太近，并勿宜靠近墻壁，致礙空氣之流通。

六、蠶座中置蠶宜稍疏，毋得太密。

七、不宜多給富含水分之嫩桑葉。

八、除沙宜勤，切勿使穢沙堆積於座內。

九、給桑之量宜薄，而回數則不妨加多，若遇劇熱或多濕之時，尤當注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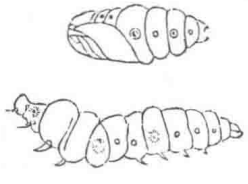
一〇、眠前及起後，宜給乾燥之桑葉。

一一、眠期不宜過長，眠中務宜靜肅，使之一律就眠，而溫濕之度，尤須調停。

一二、此病亦有傳染性，苟有濃汁粘附葉上，使健蠶食之，亦必發生同樣之病，故見有本病蠶，宜急檢出，以免傳染之害。

又第五章《蛆害・病徵》 蠶兒既受蛆之寄生，體內之器官，因之損壞，致現出種種特異之狀態。今分爲數端述之。

第一，受蠶蛆寄生之蠶兒，其體液漸次變爲乳汁液，蠶兒之舉動不活潑，減退食慾，於結繭之前斃死，間亦有結繭後斃死者。檢查此等病蠶，其神經球大抵受蛆之寄生。



蠶與蛹受蛆寄生氣門現有黑斑點之狀

第二，蠶體軟弱而呈黑褐色，如內臟溶化，則變黑褐色之液汁，稍以指觸之，皮膚即爲破裂，流出黑褐色之液汁。此等病蠶，常發生於結繭之前，若發生於結繭後者，往往斃於繭內，而成爲死籠。

第三，被蛆害之蠶兒於結繭前，雖吐出絹絲，往往不能營繭，僅如蜘蛛造成平扁之巢，或甫造一半，更而之他，再營此平扁之巢，迨至不能再造，遂坐於巢上，縮小其體，即日本俗稱之謝謝伊［ヂヂイ］病蠶也。此病蠶終不能營良繭而斃，蓋即我國所稱之蛹裸。其受蛆卵之寄生，固十恒八九也。

第四，受蛆寄生之蠶兒，即能營繭，亦多爲薄繭。

第五，結繭前舉動不活潑之蠶兒，大概多受蛆之寄生者也。

第六，蠶於結繭前後，一二環節腫起時，其存於環節內之神經球，大約皆受蛆之寄生者。

第七，蟄居繭內之蠶兒，不拘其化蛹而死，或斃死，凡爲死籠者，要多受蛆之寄生。

第八，不問蠶兒與蛹，凡受蛆之寄生者，其氣門之周圍，必現黑褐色。

又第六章《其他動物及於蠶兒之害》 蠅之爲害，於蠶兒甚烈，已如前章所述。雖然，其他普通食害蠶兒者，尚有甚可恐怖之鼠害與蟻害也。鼠蟻之外，更有所謂哈沙迷蟲［ハサミムシ］之昆蟲，亦常爲害於蠶兒，惟該蟲之害，較之鼠蟻稍淺，故本章主述家鼠與蟻之害及如何驅除之一端。

鼠害 家鼠者，人所熟知，如噬食蠶兒，因之斃死，嚙破蠶繭，致成廢物，於蠶絲業上，常蒙莫大之損害。且家鼠之繁殖力，其迅速繁盛，實堪驚駭，故勢不得不銳意以計其撲滅。然彼普通所行之方法，往往不能奏驅除之効，奏矣，亦常有不能盡淨之勢。是以近來歐美諸邦，盛使用一種之驅鼠劑，名空蒙生絲愛克斯他迷耐託阿，［コンモンセンスエツキスタミ子ートア］Commonsense Exterminatar 以圖撲滅。其法頗爲完善，即取新鮮麵包，切成薄片，塗抹此驅鼠藥劑於其面，而撒布砂糖於其上，更包以小麥粉，切成數多之小片，置於鼠時常出入之所，當初一夜，宜多置其片，以後漸次減其數，如是執行勿斷，至一週間，乃至十日，自得以驅除全家之鼠。此日本大森氏屢屢實行，而其効力甚顯著者也。

蟻害 有等地方，於一度養蠶中，蠶棚被蟻之來襲，因而蒙損害者，不少。甚者往往舉室蠶兒，均爲蟻所噬食，因之斃死。故養蠶家對於有蟻害之處，其如何驅除之法，固亦不得不爲之研究者也。

蟻之嗅覺，至爲銳敏，藥品中臭氣高強者，決不能近寄。吾人欲從事驅除，法宜考明其來襲之地，蟻來襲之地，既已考明，乃於其通路散布以石炭酸水，或拿夫沙林［ナフサリン］粉劑，是爲良好之一法。又凡蠶架之四脚，可撒布以濃厚之石炭酸水，如以皿容水，浸蠶脚於其中，則更爲佳良。又撒布除蟲菊之粉末，則可偶一行之，因除蟲菊粉之性質，爲一時的，而無永久持續之効能也。又如來襲之蟻過遽，則凡前二法，均有未逮，其効尚少，乃可用二個之海綿，先用一個，入以含砂糖之水，輕輕搾之，令蟻得往來於孔道中，俟蟻以羣集，乃可投之熱湯中。而以第二個之海綿，行同一之方法，如第一回之交代。如此幾度往返執行，則大蟻羣自得減少。因蟻已大起恐怖之心，遂致相率舍其故家而逃至他處者也。凡此皆可以實地施行，而其効力甚顯著者也。

清・姚志强、賴昌編輯《蠶病預防法》第二章《蠶病之原因及種類》 蠶病原因，有直接者，有間接者，約分爲素因、誘因、主因、副因之四種。素因者，起於蠶未發生之前，蠶種之保護，未能完善，藉致體質虛弱是也。誘因者，起於飼育之際，如怠於除沙，則蠶座濕潤，疏於換氣，則空氣污濁，藉以誘起種種之疾病是也。主因者，謂病原體之發育，如微粒子及糞菌等是也。副因者，謂助彼主因，使病益加劇，如桿狀菌等是也。桿狀菌爲拔克台里亞中之一種，其類甚夥，形狀亦不一。有名拔克台里阿謨者，爲短棒狀拔氣路爾斯，與披布利亞等，爲稍長棒狀。於蠶之病原，有爲主因，有爲副因者。

蠶兒之病，全體或一部之組織，致失常規，於呼吸機能突起障害，新陳代謝因亦失其常度者。揭其原因，要不出乎上述之諸種也。種類雖甚繁夥，然大別之爲五種：即微粒子病、膿病、軟化病、硬化病、嚮蛆病等是也。今先將各病之特徵，與其發育及性質等項，揭表如左，而后分章詳說。俾一般蠶家依法豫防，以爲挽回利權之一助云。

第一表　微粒子病

項目 / 種類	微粒子病
病原	係原動物門、胞子蟲類、微粒子目中，一端稍尖之楕圓形體，侵入體内之所致。
病徵	經過緩慢發育不齊，皮膚上呈黑褐色之斑點。
發育	吸蠶體内之養分，漸次增大，分體繁殖。
傳染	于傳染性外，能由母體遺傳于卵子。

第二表　膿病

項目 / 種類	膿病
病原	係原生動物中之胞子蟲綱，捕索洛司配布通目，米苦洛僕太痕屬之一種微蟲，爲多角形之假品體者。
病徵	體軀膨大，環節合處腫起，皮膚帶光澤而脆弱，絶食皮破後，流出乳白色之濃汁，斃後屍體發黑褐色。
發育	不論何齡皆有發生，且營分裂生裂而繁殖。
傳染	粘附桑葉，蠶一食入胃中，經四五日即現病徵。

第三表　軟化病

項目 / 種類	病瀉	
	空頭病	真性瀉病
病原	急性者係短連鎖狀球菌二個或四個相連者，緩性者連鎖狀球菌六個或八個相連者。	係桿狀菌，兩端稍鈍，圓者通常二個相連結，但亦有多數相連結者，能運動惟不甚活潑。
病徵	食減葉積，近頭部之二三環節極腫脹，體漸衰弱，肢脚乏力，脊凹脉數，尾角傾後，吐黄褐色液，洩軟糞，乃致斃。	食慾減退，體漸軟弱，肛門排出軟糞，終至水泄。
發育	緩性者自攝氏二十五至三十五度發育最盛，急性者三十二三度時爲最盛。	多在四眠之後，而濕氣重時發生尤夥。
傳染	有非常之傳染性。	同上

第四表　硬化病

項目 / 種類	白殭病
病原	由于菌絲之繁殖，其菌屬絲狀菌核菌科。
病徵	食慾減退，舉止呆滯，體漸生黑褐色小點，末則因失却水分而硬化，經一日全體呈白色之病菌。
發育	自移植胞子發芽，至結實綫結成胞子，在華氏七十五度至八十五度時，凡五日而繁殖。
傳染	菌絲常浮游於空氣中，如附着於桑葉及蚕室蚕具，則傳染甚烈。

續表

項目 / 種類	病瀉			
	病尻細	病喉黑	病小縮	病倒卒
病原	球狀菌通常二個相連，故亦稱雙球菌，無運動力。	短小之桿菌，桿端稍圓，通常散列連結者甚少，無運動力。	連鎖球狀菌通常爲二個或四個相連結，間亦有六個相連結者，無運動力。	大形桿狀菌，通常多散居，間亦有連結者，有運動力，生成楕圓形之内成芽胞，頗似微粒子之小形。
病徵	體軀軟弱，後部瘦細，且現皺襞，餘與空頭相似。	與一般軟化蠶相同，惟第四五環節漸次膨脹，現帶緑色之暗褐色。	與一般軟化病相似，惟體節異常縮小，且前部皺縮，後部瘦削，經時變黑褐色而斃，旋即腐爛，若眠中罹此不及脱皮。	頭部胸部均抬高，且向左右或上下運動，胸足亦稍振動，呈悶苦狀，病劇則體軀軟弱，尾角傾後，背脉管陷吐瀉，並作現紫褐色而斃。
發育	仝上	仝于真性瀉病。	與細尻病相似。	仝上
傳染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上

續表

項目 / 種類	病原	病徵	發育	傳染
綠殭病	亦屬絲狀菌胞子，帶綠色，作卵圜形。	仝于白殭蚕，惟既生胞子後，則漸變爲綠色。	于結寔綫生數條或十數條之膽子體，自膽子體生一個或二三個之胞子，胞子既生，乃現綠色。	較白殭稍弱。
黑殭病	屬絲狀菌胞子，作元筒形，兩端稍尖，本係綠色，密時現黑綠色。	仝于白殭，惟屍體之第一環節向前伸出，且初現白色而繼呈綠色，終變爲黑綠色。	于結實綫之末端，生多數之元筒形體，餘與白殭同。	仝上
赤殭病	屬絲狀菌胞子，作楕圓形。	仝于白殭，惟病烈時口與肛門流黃色液體，而斑點較白殭稍大，而硬度較弱。	與白殭仝惟所生胞子多爲連鎖狀。	仝上
黃殭病	屬絲狀菌胞子，恒帶黃色，有卵元形、楕元形二種。	所生胞子初現淡黃，經二晝夜乃現硫色，胸腹脚諸部其基部或末端及內方均現大斑點，而爲數甚少，餘與白殭病同。	與白殭仝。	仝上
褐殭病	屬絲狀菌。	口與肛門亦吐泄液汁，硬度較弱，胞子先變白色，繼爲淡黃，終成黃褐色。	胞子附于蠶體發芽，生菌絲後侵入體內，漸次蔓延。	仝上

第五表　嚮蛆病

項目 / 種類	病原	病徵	發育	傳染
嚮蛆病	屬昆蟲雙翅類短角目中之一，學名桑蠅。	初時無異健蠶，惟于體面生不正形之二三黑點，後全體變紫褐色，乃斃。	春蠶時頗少，夏秋蠶時異常猖獗，歐洲向無此病，我國及日本隨地有之。	日本多由桑蠅產卵于葉，藉入蠶體內，孵化所致。我國則多由桑蠅產卵于蠶體外面，因以致病。

又第八章《蠶病與外界之關係》　蠶病之種類及現狀，與夫特殊之豫防法術，前數章已詳言之矣，惟各種致病之繇，雖于第二章內亦曾道及，究僅區分其項目，而未陳說其崖略。一般蠶家，從事豫防，關係未明，模糊影響，漫無頭緒，徒知二五，不知一十，理未悟徹，易致舛誤，要亦不無遺憾也。茲將養蠶上種種之業務，有關係于蠶病者，分說于次，以爲業斯者之研究焉。

氣候與蠶病　氣候之適否，對于病蠶發生之多寡，有至密切之關係，即氣候之適順者，蠶病之發生少，反之則發生必多，且因之而被多少之慘害，証之實事，無庸疑也。例如蠶種貯藏期中，遭不適順之氣候，暖氣頻頻輸入，則因貯藏不完全，而蠶種因之被害，概結不良之果焉。又海岸地方，因其潮流及他種之關係，於早春之際，時有暖氣吹來，蠶種貯藏，稍不注意，亦每以蠶病續出，而招失敗者。凡此皆因蠶種蒙氣候上之影響，以致寒暖不得其序，而致妨礙其生理者也。其他蠶兒之體素强健者，亦常因此種之原因，致減却其固有之抵抗力，以漸至於虛弱。故凡貯藏不完全者，所孵化之蠶，其體質亦多不甚强健，倘飼育中之氣候極適順，保護得宜，則尚能循普通之發育，不致有不能老熟結繭之虞，雖然，此亦僥倖之結果也。蓋年年氣候適順，已屬不可必得之事，又况虛弱之蠶，一旦病原體侵入體內，則必呈極大之慘狀，而不可救遏，故不欲求安全之豐作則已。苟欲求之，宜使蠶種之貯藏完全，與氣候之如何，務使所經過之温度，達於一定之目的爲要則。

至若飼育期中，於氣候之適否，亦有極大之影響。據通常所云，降雨少而空氣乾燥，與氣温之變化少者，則收穫往往豐滿，反之則多有病蠶發生，而收穫不善，是由于歷年所察知之事，實以爲據者，非臆說也。準此以談，則蠶性好乾燥，厭濕潤，且因氣温變化之多少，而定收作之凶豐，是又非漫不足信之說也已。

如上所述，氣候之適否，對於蠶體之健否，其影響所及，殊非淺鮮，故一般蠶

家于貯藏蠶種一事，固宜注意。而蠶室之構造安排，亦當經心從事，此外如飼育期中，倘有不順之氣候襲來，則亦不免蒙其害，尤宜完全設備焉。

蠶室與蠶病　氣候與蠶病之關係，前節已述其崖略。然氣候之不順，欲調節而使緩和，以適于蠶之生育者，則端在蠶室也。概言之，則凡構造宏壯，房間寬廠，一似大家屋，空氣十分流通，用火力不甚適宜，而室内常有過于冷濕之患者，往往不適於春蠶之飼育。因是等房屋，在於春蠶時期，易生不眠之蠶，或不免有各種硬化病之發生也。雖然，是等蠶室，縱不適於春蠶，而以之飼育夏秋蠶，則甚宜。何則，以夏秋期之温度較高，凡適於春蠶飼育之蠶室，其有礙於夏秋蠶之衛生，而易招失敗故也。由是言之，則適於飼育春蠶之蠶室，其必不適於夏秋蠶之飼育，誠憾事也。

大凡蠶室之位置，構造均不適當，而所處之方法，亦不得其宜者，則其關係，無異氣候之不適順，蓋同一妨礙乎蠶之生理衛生，而虚弱其體質耳。古來當業者，對於蠶室與蠶病之關係，立一種碻定之理論。例如某蠶室年年生空頭病蠶，某蠶室年年生白殭病蠶，俗稱之爲室癖者，［日本人稱シツクセ者。］是皆睹諸已事而立説焉，非虚語也。蓋一旦既發生蠶病，而蠶室蠶具，設不爲之消毒，則所有之病原體，必多附着殘留，致年年發生同一之蠶病。是以欲適於蠶體之生理衛生，以免病原體之繁殖蔓延，除用消毒法外，猶以蠶室之構造爲基因。

雖然，蠶室之構造，欲臻於至完全之點，一至難之問題也。蓋民間住屋，卑狹而陰濕者，固不適用，即宏壯華麗者，亦往往有不合於蠶之衛生。至欲新設，不僅於該地之風土氣候，均有關係，即於斯業經濟，寧無影響。無已，則唯就舊屋而改之，藉使各各適宜，不致誘起一般之蠶病，以免種種之危險焉。今將其應修之點，述其大略於下，至欲明詳細之構置，須參觀拙著實驗養蠶法，與新譯土屋泰養蠶法二書。

一、蠶室之位置，宜取向東南方者爲佳，西方或西北方等，均不適于蠶之衛生。勿宜取用。

二、蠶室之内，必須上有漫板，下有地板，倘舊屋無之，則於飼蠶之先，必須如法添置，以防陰冷之患。

三、蠶室之内，必須多設窻户，於天氣晴朗，無風與日光直射之際，開啟之以通空氣，若遇天雨之時，宜即關閉，以防濕氣之侵入。

四、屋頂上宜裝以煙囱形之瓦管，或洋鐵管，使蠶及飼蠶者所呼出之炭養二氣，得藉此以排出。

五、蠶室前後，如有森林池沼等之障害物，則均不適用，宜避之。

六、蠶室之内，必須裝置火爐，以便調停温度，及排除濕氣之用。

蠶種與蠶病　蠶種之健否，與蠶病有最密切之關係。蓋蠶種既虚弱，則彼所孵化之蠶，當飼育之際，雖十分懇切，終不免蠶病續出，結不良之果。反是蠶種甚强健，其孵化之蠶，雖於飼育期中，遭多少氣候上之障害，彼亦能抵抗之而完全經過。是以蠶種之選擇及貯藏，最宜慎重，總以保護其本來之健康爲主要。

推究蠶種所以虚弱之原因，甚爲複雜。常有體質素虚弱，而絲量極豐富之種，不得謂爲劣等也。又有本體甚强壯之原蠶，因飼育之不得其當，每致流於虚弱者。或有蠶種之貯藏保護，不得其當，而漸致於虚弱者。要之是等虚弱之病，其原因姑勿深究，而其所受之害同一，不免病原體之侵入，以呈不良之結果。故當業者先宜辨別蠶之種類，次宜選擇種之優劣，以保護其固有之强健，爲至要之元則。雖然有難言者，凡素質健强之種類，其成繭品質，往往惡劣，殊不合於經濟。若繭之品質最良者，而體質又往往虚弱，艱於飼育。如欲其成蹟佳良，並體質强健者，則恒不易得。故當業者須於此一方面，選定其有相當程度之品種。於彼一方面，更進而研究各種飼育法之得失。申言之，凡優等種之體質虚弱，乏抵抗力者，則必飼育完美，務使之强健，致獲美繭豐收之望。而其素體質强健之原蠶，則亦保其固有之健康，淘汰其劣等之繭，以冀其日益進化。惟是中更宜注意者，即選擇、運搬、洗滌、保護之四端。兹略述其原理及方法如下，以備當業者取資焉。

一、選擇。就蠶蛾所産之卵粒，檢查其優劣，以定取去者是也。惟當檢查之先，於製種之際，注意於選擇蠶蛾與繭，以及交尾各法，而既産以後，保護至九十月頃。實行選擇之方法，其法分肉眼的與器械的二種。肉眼的選擇，雖非十分完善，實足以補器械之不逮，例如虚弱蠶蛾所産之卵粒，鏡中驗之，不若肉眼視之之爲愈。且可節省經濟，爲一般蠶家之簡而易行者也，其選擇之方術，分有五端如左。

［一］形狀。楕圓而平正，中央稍凹，一端稍尖者爲上乘。

［二］附着力。以附着連紙即蠶種紙之力甚爲强固，而擦之不易脱落者爲佳。

［三］産附。以平舖密接，排列整齊者爲佳。

［四］水引。蠶卵經日，其表面之中央生一凹陷，是爲水引。檢視此水引，總以所凹之程度，滿框一致者爲良種。若其凹狀深淺不一，而表面呈皺狀者，則皆

爲不良之徵狀，即須棄之爲是。

［五］色澤。在白繭種中，以藤色與鼠色相配和者爲佳。

右所分之五端，係依東京蠶業講習所技師，土屋泰先生所編述。若拙著養蠶法，黃毅君養蠶新論，及吾國蠶業學校所講授者，均分爲形狀、色澤、産附之三項，而水引與附着力，即歸納於形狀、産附二者之中也。此第就肉眼檢查言之，至若器械檢查之方法，雖分有考蛾考卵之兩種，要不外檢視蛾與卵之有否微粒子病毒，以定取去之方耳。

二、運搬。越年蠶種，欲運搬於遠方者，宜於蠶之呼吸較少，且温度無甚變劇之際爲合格。於陽曆十月十一月兩個月間，爲最適之時期，至十二月則呼吸雖愈少，而途中恐遭不時暖氣，因有被害之虞焉。至不越年之蠶種。二化蠶種或多化蠶種欲運輸於遠方者，其所藏之箱，宜作立方形，藉使蠶種得以直立其内，而其種紙之捲法，亦宜仿照上圖，以免有害其呼吸力。



不越年蠶種之卷法

三、洗條。目的所在，即以之除去其卵面之微粒子，與軟化病菌，以及蛾尿塵埃鱗毛等是。蓋此等物，既易傳染，且次年孵化之際，蟻蠶常自食其卵壳，若其壳面附有此等物質，一經嚥下，常送入胃中，致發生各種之疾病。惟洗滌時期，須於入貯藏器前之數十日，在胚子之休眠期内，即陰歷十一月中旬或下旬，氣温與水温平均，天時晴朗之日爲最適。當洗滌之先，須以清潔之水，蒸水或砂濾水。盛以清潔之器，其器以木板爲之，厚約四五分，深約二尺，長約四尺，其木以桑樹爲最適，惟不宜塗以油漆，且用時亦須預先洗淨。静置片時，藉令水中雜質，悉數沉澱，而後將種連浸入。當未浸之先，須將種連先行秤準，繫綫於兩端，於離綫三四寸處之連，與所穿連紙相若之竹竿，俾上可懸掛，下可墜重爲要則。至浸水之時刻，約在三四點鐘。卵面之污物，盡行溶解後，即可輕輕取出，以柔軟毛刷，刷洗卵面，復移向清潔水中，漂洗一過，平放於蠶簞，置之於空氣流通之室内，令其陰乾。約經旬日，即納入貯藏器中，慎勿因循遲緩，致遭温度激變之患。

四、保護。一化蠶春蠶俗名頭蠶自收蟻以迄收種，不過六十日許，其餘所經過之時間，約有三百日，此三百日中，或歷炎夏，或度嚴冬，其間不免遇不時之氣候，遭劇變之冷熱，設一不慎，即致罹病，是以欲得圓滿之結果者，端在保護蠶種，以冀不違其生理而已。若以至簡之言括之，無非使蠶卵得順序的氣候，相當的乾濕，並空氣新陳之代謝耳。至核保護期中之經過，有分爲五期者，自産卵至變色爲第一期，自變色至九月下旬爲第二期，自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下旬爲第三期，自十一月下旬至翌年二月下旬爲第四期，自二月下旬至催青爲第五期。而拙著之實驗養蠶法，與吴著之蠶桑新論等書，皆依此而分之者。有分爲三期者，以産卵至十一月間爲第一期，自十一月間至翌年三月間爲第二期，自催青至發生時爲第三期。現今浙江蠶業學堂，或他省蠶業學堂與黄著之養蠶新論，依此而分之者。今依土屋泰先生之配置，分之爲四期。因分爲五期者，以一休眠期中，而剖分爲二期三期者，則以成胚期與休眠期之二者相混雜，不若分爲四期之適當故也。茲將分期及保護之方法，略述如下。

第一期保護。此即自産卵以後，漸漸變色，迄呈固有之色澤，所經一星期之時間是也。蠶中自卵細胞分裂組織胚子，其内容之變化，按之生理，極爲複雜，故又稱爲胚盤形成期。至其中之保護，即移動宜輕，温度宜常在七十度左右，毋遽高與遽低，而蠶簞與屋宇，皆宜清潔乾燥，且屋内空氣亦宜流通也。

第二期保護。本期即自第一期終，産卵後之八日。迄十一月下旬爲止，是期中易遭酷烈與寒冷的氣候。保護之法：宜將種連用蔴綫穿結，以竹竿掛于清浄乾燥及空氣流通之室内。遇雨則宜閉窗户，以防濕氣之侵害。遇晴則啓窗户，藉使空氣之流轉。如是經過約二十日，乃用柔軟毛刷，輕輕刷去其表面所染之鱗毛及塵埃，與再出之蟻蠶，仍爲懸掛。至九月行檢查法，指普通種紙而言，若框製者，則僅檢察其蛾，可不必移動其種紙也。至十一月下旬，乃行洗滌法。

第三期。本期自十二月至翌年桑芽破綻止，所經過之時間。其保護之法，不外使温度低降，以免外温之激變。惟其貯藏之器，有完全的，貯藏于貯藏室中者。與不完全的用箱以貯藏者。之判别，詳見于養蠶法，與生理學等書，茲不贅言。僅將意法及日本各蠶家所定貯藏期中之制限温度，揭示于左。

貯藏中
- 十一月　四十度以下
- 十二月　三十五度以下
- 正月　四十度以下
- 二月　四十五度以下
- 三月　五十度以下

第四期保護。本期之保護，即蠶種自貯藏器取出，以至蠶之發生，即所謂催青期者是。中國舊法，向以老嫗體温，或置諸竈間，以促其孵化。其妨礙卵體的生理也甚矣，故須將其種紙平鋪于清潔簞内，置諸蠶架之上，並須時時上下轉換，使感受平均之温度，孵化齊一。其室亦不宜過大，致難調停温度，每日下午三四點鐘時，設天氣晴朗，可開窗户以通空氣，俾室内瓦斯，得新陳之代謝，勿使

有炭酸瓦斯炭養二氣，俗名爲濁氣者。之殘留，是爲至要之務。而意日各國，近年以來，多以火力催青。且用握卡斯篤氏即黃毅養蠶論稱俄格斯者是，今以與原文オカースト音韻不符，僭定爲握卡斯篤四字，然譯音成文，以彼例此，必有出入。矧乃中國方言，亦復非常複雜，孰是孰非，寧能斷定耶。之乾濕計，以測室內之乾濕，及法倫氏寒暑表，以測室內之溫度，氣溫感受，悉得其當，誠完全之保護也。今將其所應用之標準溫度，揭示如左，俾我國蠶家，藉使取法焉。

日順	平均溫度	日順	平均溫度
一日	五五度	八日	六三度
二日	五六	九日	六五
三日	五七	十日	六七
四日	五八	十一日	六九
五日	五九	十二日	七一
六日	六〇	十三日	七三
七日	六一	十四日	七三

稚蠶飼育與蠶病　強健蠶種所孵化之蟻蠶，率多爲健蠶，爾後發育，亦必佳良。至究其健蠶或不甚健康之蠶，對于病原體之侵入，則輒因本體所有抵抗力之強弱爲標準。若蟻蠶甚強健者，當飼育之先，蠶室蠶具，皆施行完全之消毒。而飼育之方法，亦甚適當，則必發育完善，得獲圓滿之效果。然徵之事實，其結果亦往往有難於預期者在，蓋蠶種健強矣，蠶室蠶具之消毒完全矣，仍有不免蠶病之續出，而屢招失敗者。揆厥原因，抑亦由于飼育中之寒煖燥濕等之調和，及換氣之加減等，或有不得其當，以致減却蠶體之健康，損失其固有之抵抗力，有以致之也。以飼育之際，凡空氣、日光、溫度、濕度等，稍一不慎，即致病原體，得適當的寄生繁殖之機會，養分被奪，日即疲乏，雖以人爲之力，殫心保護，亦終難免其害患。而此等關係，在稚蠶時，尤爲密切，稍不經心，其害即隨之而起，誠以稚蠶體質，甚爲虛弱，抵抗力薄，易蒙諸種之障害。是以稚蠶期中，若一發育不良，則爾後保護雖甚懇切，終不能恢復其固有之健康力。由是而言，則稚蠶期中諸般之保護及處置，是固最宜注意者矣。雖然，所謂應注意者，果安在乎。就其最要最簡者言之，則曰給桑之良否，與乾濕之適否是。稚蠶期之桑葉，葉質軟硬，恒不均勻，常從水分與滋養分之多寡，而有多少之差異。即幼弱嫩葉，富有水分，而滋養分殊少，若以此等桑葉，給與蠶食，則於蠶之生理上，甚不妥善。而以老硬之桑葉充飼料者，則不論其不適於稚蠶之食慾，且摘採以後，貯藏之法，稍一不得其宜，則即乾枯凋萎。以之飼育蠶兒，必將因營養不良，致害其發育，以漸至於虛弱，因屢誘起軟化病或膿病之蔓延者。若夏秋蠶之稚蠶期中，以食桑之粗硬，及過於乾枯者，亦往往有害於發育。以故摘桑之際，於葉質之選擇，必當十分注意者也。抑施完全貯桑時，於桑葉之乾枯一事，亦宜時時預防。而室內指蠶室。濕度之調和，與給桑後防過度水分之發散，以及食桑時中保有適度之水分等事，要亦不可不用意調停也。即如遇室內乾燥之時，欲防過乾之虞，則剉桑亦宜稍爲加大，是亦豫防之一法。自餘於稚蠶期中分箔均一，蠶座中勿使有不平均之狀態。給桑時亦宜一致，勿誤其時間與重量爲要則。以稚蠶之運動，甚爲遲緩，其遠處之桑葉，率勿能就食，而其體質亦極懦弱，踰時勿給，易受飢餓也。

以上云云，祇就過於乾燥之情形，說其利害耳。蓋凡使用火力之蠶室，於稚蠶期中，往往有過燥之弊，務須時爲注意者也。然於宏大陰冷之蠶室，設使用火力之設備，甚不完全。適足使蠶座過於濕潤，以致麴沙之中，往往有黴菌之發生者，誠亦一大可恐怖之事也。蓋蠶座既招冷濕之害，則蠶之體質，日漸虛弱，就眠之際，生多數之不眠蠶。而當五齡之期，則見有高節膿蠶等之發生，且同時被軟化病之侵害，簇上生多數之斃蠶與死籠等繭。推究此現象及主因，何莫非蠶室陰冷之所致耶。

如前所述，倘稚蠶期之乾濕過度者，則於蠶之衛生，有重大之關係，且將來收穫上之影響亦甚大，當業者務宜懇切調和，以防遏其變，不亦彰明較著乎。雖然，亦有不能概論者矣，誠以春夏秋蠶之化性既異，而所遭之氣溫，適各歧而不一致。約言之，即對於春蠶的稚蠶之飼育方法，未能行之於夏秋蠶者是矣。例如夏秋蠶之稚蠶期，遇高溫時，往往因過於乾燥室內，常宜撒布冷水，或張掛濡蓆，以促氣溫之冷却，以補給濕氣之不足，而防過乾之弊。更屢屢給與新鮮桑葉，以防其營養不足之虞。於春蠶的稚蠶期中，倘遇夜間寒冷，且過於乾燥之時，若單避溫度之下降，入以多量之炭火，則徒增進其過於乾燥之弊，故於此時除補給以適當之濕氣外，又宜與以佳良之桑葉，藉以防其營養之不足，至彼以全葉或全芽飼育蠶兒者。至過於乾燥之地位，則稚蠶期之發育，固甚齊一，且無遲眠之弊，而體軀之發育亦殊良，然終不免有過於乾燥之弊。否則過於濕潤，與以全葉全芽者，則稚蠶之發育，既不甚美滿，而壯蠶之經過，亦殊不良，是即被蠶座冷濕之害之所致也。總而言之，凡稚蠶期之蠶室，規模宜小，溫溼及火力之調和，均宜隨意調停，是爲至要之務，當業者慎勿忽略，致貽將來無窮之患也可。

壯蠶飼育與蠶病　壯蠶期者，自四齡以迄上簇之期節是也。此時氣候漸次温暖，濕氣亦漸充溢，室內所飼育之蠶，其體量與所給之桑葉，亦均逐次加多，從

茲桑葉與蠶沙所發散之水分，因之甚盛，而室內濕潤，亦自增進，故若於此期中，欲避室內之濕潤，以圖室內之乾燥，則於彼宜圖空氣之流通，於此更宜避蠶沙之堆積，勿傾倒於近處，誘彼桑蠅襲來，致釀蛆害之病。以三齡以後，蠅已孵化出土，故宜常閉沙窗，勿使蒼蠅偶爾侵入。與於室內隨見隨除外，須將所有蠶沙，遠倒他處，勿使蠶室左近，積有穢物，俾彼蠅類逐臭而來。多數相集，致易侵入蠶室，是爲唯一之要務也。並使用適當之火力，行適當的驅濕之方法，是爲至要。今就調查之實績言之，則凡稚蠶期中，所得平均之濕度，室外較高于室內。而於三齡時，則內外平均。至四五齡間，則室外乾燥，而室內濕潤，適與稚蠶時期，立於反對的地位。究其所以致濕之由，亦以室內增加多量之含水物耳。指蠶沙與桑葉脫於此時，不速行換氣之法，使之鬱澁積滯，則室內濕氣，必致達於飽和點。乾濕兩球，度數平均，是謂保和點。如此，壯蠶期中之蠶室內，既時遭飽和之濕度，則平均之下，濕量必日益增加，各種病菌，亦即乘此機會，大逞其繁殖侵害之力，以致蔓延其病毒也。凡軟化病及硬化病之所以多見於此期者，亦以此故。準此而言，則注意於室內排濕之一事，要未可以片刻疏忽，致貽無窮之禍患者明矣。然排濕之手段，端在換氣之敏捷，以期其安全，亦每有因用少量之炭火，致釀蒸熱之媒助，故於陰雨多濕之時間，宜稍行燃火之法。以圖乾燥外，尤宜避過高之溫度，蓋室內溫高者，於一般蠶之生活機能，固能劇進，而對於抵抗病原體之侵害，以漸至於虛弱之事，終勿獲免。且病原微生物，於高溫多濕之時間，繁殖亦極爲迅速，故一遇七十五度以上之高溫，不論其爲天然的氣候，與火力所至之度數，均當避却之爲要也。

眠起與蠶病　凡各齡中，自催眠至竣脫，以迄餉食至給桑三四回之時間，其管理保護之適否，關係於蠶體之衛生，實甚重大。蓋蠶之脫皮，不僅脫去其外皮，即其內部諸器管中之丁幾成分質之部分，當此脫皮之際，亦必新陳代謝，對於生理上言之，殊爲重要之變動期也。假令健康之蠶，值此變動期內，抵抗之力，尚不免因之而銳減，是以於此期間，最宜懇切周到。注意而防溫濕之激變，並須適宜換氣，凡一般障害於蠶之衛生事項，亦皆宜嚴密豫防，以保蠶之健康經過，否則抵抗力既減少，而一切病原體，即乘此機會，以逞其侵害之力。從來蠶體內，凡有潛伏病原體時，均於此時繁殖蔓延，藉爲蠶之害敵者也。綜之蠶當眠起之際，對於病原體之抵抗力，終必減少，實亦自然之勢也。故飼育者，於此種種處置，宜注意於左記諸項，以保護蠶體之衛生，而免其種種之侵害焉。

〔一〕當眠之前，宜特給以富於滋養分之桑葉，俾其體內之營養分，貯蓄充分爲要。而一般蠶家，往往於眠除後之給葉，多不十分注意，甚有給以濕潤或不良之桑葉者，是大誤也。

〔二〕眠中之蠶座，務使其乾濕適宜，斷不可使蠶沙堆積，致有眠蠶埋沒於其間者爲要。若浪給桑葉，以致蠶沙積厚，多數眠蠶，埋入其中，一至五齡末期，必常生多數之膿蠶，遂有不良之結果，是不可以不慎也。

〔三〕於停食之際，須防溫度之劇變，不可使之過高，宜常以七十度內外調和之。

〔四〕起蠶絶食太久，則體力大衰，對於病原體之抵抗力，恐亦因之而減少，故七十度內外之溫時，於蛻脫後十二時，或至十八時間，開葉爲最適當。若開葉過早，則新皮尚嫩，易因咀嚼而受傷，恐亦有所妨害也。

紀事

《隋書》卷七　《周禮》王后蠶於北郊，而漢法皇后蠶於東郊。魏遵《周禮》蠶于北郊。吳韋昭制《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矣。晉太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于西郊，依漢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西蠶，設兆域。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自是有其禮。

後齊爲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之外，方千步。蠶宮，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被以棘。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口，別殿一區。置蠶宮，令丞佐史，皆宦者爲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出，階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之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階廣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開一門。有綠襜襦、褠衣、黃履，以供蠶母。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桑壇。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壇東陛，即御座。女尚書執筐，女主衣執鉤，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陛，執筐者處右，執鉤者居左，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即御座。內命婦以次就桑，鞠衣五條，展衣七條，褖衣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初授世婦，灑一簿。領預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壇，還便殿，改服，設勞酒，班賚而還。

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姼、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昭化嬪亞獻，淑嬪終獻，因以公桑焉。

宋・秦觀《蠶書・戎治》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匄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置

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言蠶爲衣，則治繭可爲絲矣。世傳繭之未，蛾而窾者，不可爲絲，頃見鄰家誤以窾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系焉，疑蛾蜕之繭也。欲以爲絲，而其中空，不復可治。嗚乎，世有知于聞治絲法者，肯以教人，則貸蠶之死可勝計哉。予作《蠶書》，哀蠶有功而不免，故録《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五〇《蟲魚下》 伏羲化蠶，西陵氏始養蠶。《皇圖要覽》。

《明史》卷一七 明世宗嘉靖九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丙午，作先蠶壇於北郊。丁巳，振山西饑。二月戊辰，耕耤田。乙亥，振京師饑。丁丑，禁官民服舍器用踰制。三月丁巳，皇后親蠶於北郊。

又 十年四月丁巳，皇后親蠶於西苑。

又卷四九 歷代帝王及百神之祀，西苑所出。藏恒裕倉，以供方澤，朝日夕月。太廟世廟，太社稷帝，社稷禘祫，先蠶及先師，孔子之祀。

又 先蠶，明初未列祀典。嘉靖時，都給事中夏言請改各官莊田爲親蠶廠公案園。令有司種桑柘，以備宫中蠶事。九年，復疏言，耕蠶之禮，不宜偏廢。帝乃敕禮部：古者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勸天下。自今歲始，朕親祀先農，皇后親蠶，其考古制，具儀以聞。大學士張璁等請於安定門外建先蠶壇。詹事霍韜以道遠争之。户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水源不通，無浴蠶所。皇城内西苑中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在苑中，宋亦在宫中，宜倣行之。帝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於是禮部尚書李時等言：大明門至安定門，道路遥遠，請鳳輦由東華、玄武二門。因條上四事：一治繭之禮，二壇壝之向，三採桑之器，四掌壇之官。帝從其言，命自元武門出。内使陳儀衛，軍一萬人，五千圍壇所，五千護於道，餘如議。三月，工部上先蠶壇圖式，帝親定其制。壇方二丈六尺，疊二級，高二尺六寸，四出陛。東西北俱樹桑柘，内設蠶宫令署。採桑臺高一尺四寸，方十倍，三出陛。蠶駕庫五間。後蓋織堂。壇圍方八十丈。禮部上皇后親蠶儀：蠶將生，欽天監擇吉已日以聞。順天府具蠶母名數送北郊，工部以鈎箔筐架諸器物給蠶母。順天府以蠶種及鈎筐一進呈，内官捧出，還授之。出元武右門，置綵輿中，鼓樂送至蠶室。蠶母受蠶種，浴飼以待。命婦文四品、武三品以上俱陪祀，攜一侍女執鈎筐。皇后齋三日，内執事並司贊、六尚等女官及應入壇者齋一日。先一日，太常寺具祝版，祭物，羊、豕、籩豆各六，黑帛，送蠶宫令。是日，分授執事女官。日未明，宿衛陳兵備，女樂司設監備儀仗及重翟車，俱候元武門外。將明，内侍詣坤寧宫奏請。皇后服常服，導引女官導出宫門，乘肩輿，至元武門。内侍奏請降輿，升重翟車。兵衛儀仗及女樂前導，出北安門，障以行帷，至壇内壝東門，内侍奏請降車，乘肩輿，兵衛、儀仗停東門外。皇后入具服殿，易禮服，出，至壇。司贊奏就位。公主、内外命婦各就拜位。祭先蠶，行三獻禮，女官執事如儀，迎神四拜，賜福胙二拜，送神四拜。凡拜跪興，公主、内外命婦皆同。禮畢，皇后還具服殿，更常服。司賓引外命婦先詣採桑壇東陛下，南北向，尚儀奏請，皇后詣採桑位，東向。公主以下位皇后位東，亦南北向，以西爲上。執鈎者跪進鈎。執筐者跪奉筐受桑。皇后採桑三條，還至壇南儀門坐，觀命婦採桑。三公命婦採五條，列侯、九卿命婦採九條。訖，各授女侍。司賓引内命婦一人，詣桑室，尚功率執鈎筐者從。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縷切之，以授内命婦，内命婦食蠶，灑一箔訖，還。尚儀奏禮畢，皇后還坐具服殿。司賓率蠶母等叩頭訖司贊唱班齊。外命婦序立定，尚儀致詞云：親蠶既成，禮當慶賀。四拜畢，賜宴命婦，並賜蠶母酒食。公主及内命婦於殿内，外命婦文武二品以上於臺上，三品以下於丹墀，尚食進膳，教坊司女樂奏樂。宴畢，公主以下各就班四拜。禮畢，皇后還宫。導從如前，詔如擬。四月，蠶事告成，行治繭禮。選蠶婦善繅絲及織者各一人。卜日，皇后出宫，導從如常儀，至織堂，内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布於織婦，以始其事。蠶宫令送尚衣織染監局造祭服，其祀先蠶，止用樂，不用舞，樂女生冠服俱用黑。十年二月，禮臣言：去歲皇后躬行採桑，已足風勵天下。今先蠶壇殿工未畢，宜且遣官行禮。帝初不可，令如舊行。已而以皇后出入不便，命改築先蠶壇於西苑。壇之東爲採桑臺，臺東爲具服殿，北爲蠶室，左右爲厢房，其後爲從室，以居蠶婦。設蠶官署於宫左，令一員，丞二員，擇内臣謹恪者爲之。四月，皇后行親蠶禮於内苑，帝謂親耕無賀，此安得賀，第行叩頭禮，女樂第供宴，勿前導。三十八年罷，親蠶禮，四十一年，並罷所司奏請。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一二《先蠶》 先蠶之禮久廢。宋真宗景德三年，從王欽若請詔，有司檢討故事，以聞禮院言。按開寶通禮，季春吉已享先蠶於公桑前。享五日諸與享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享日未明。五刻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尚宫初獻，尚儀亞獻，尚食終獻，女相引三獻之禮女，祝讀文。飲福受胙如常，儀又按《唐會要》，皇帝遣有司享先蠶，如先農禮。乃詔自今依先農例，遣官攝祭。禮院又言：周禮蠶於北郊，以純陰也。漢蠶于東郊，以春桑生也。請築壇東郊，從桑生之義。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一壝二十五步。祀禮如中祀，慶歷用羊豕各一。攝事官太尉太常光禄卿，不用樂。神宗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季春享先蠶。唐《月令》注以爲天駟。案先蠶當是始蠶

之人，故開元禮享先蠶，爲瘞埳於壇之壬地，明非天駟星也。今請就北郊爲壇，不設燎壇，但瘞埋以祭，餘如故事。政和禮局言禮，天子必有公桑蠶室，今請倣古制於先蠶壇側，築蠶室。度地爲宮，四面爲墻，高仞有三尺，上被棘。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構殿一區，爲親蠶之所。倣漢制，置繭館立織室，養蠶于薄度。所用之數爲桑林築，採桑壇於先蠶壇南，相距二十步，方三丈，高五尺，四陛，置蠶宮。令丞以供郊廟之祭服，又周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鄭氏謂婦人以純陰爲尊，則蠶爲陰事可知。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蓋以陰祀之，禮祀之也。請用黑幣以合至陰之義，詔從其議，命親蠶殿以無數爲名。徽宗宣和元年，皇后親蠶，即延福宮行禮，命有司享先蠶氏於本壇。六年皇后復行親蠶之禮。高宗紹興七年，始以季春吉巳享先蠶。孝宗乾道中，定先蠶爲中祀。

元蠶壇與農壇同建，而祀事不舉。

明初先蠶未列祀典。世宗嘉靖九年，從夏言，言命考古制行之。建壇於安定門外，帝親定其制。壇方二丈六尺，疊二級，高二尺六寸四，出陛，東西北俱樹桑柘，內設蠶宮令署。採桑臺高一尺四寸，方十倍三，出陛。蠶駕庫五間，後蓋織室。三月，皇后親蠶於北郊，祭先蠶氏，四月，蠶事告成，行治繭禮。選蠶婦善繅絲及織者各一人，卜日皇后出宮，導從如常儀。至織堂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布於織婦，以終其事。蠶宮令送尚衣，織染監局造服。其祀先蠶，止用樂不用舞，樂女生冠服用黑。後以皇后出入不便，改築蠶壇於西苑。十年、十一年皇后皆親蠶。其後因事輒不舉，十六年詔，罷之，仍命進蠶具如常歲，遣女官祭先蠶。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物産二》 蠶。蠶月條桑。《詩經・豳風》。中春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周禮・天官》。民不多育。《咸寧縣志》。民飼蠶作絲。《咸陽縣志》。山人多事蠶。《山陽縣志》。四境多桑蝓。《華州志》。

清・王樹相等纂《新疆圖志》卷二八《實業一・蠶》 西域蠶桑之利，始自和闐，唐書言于闐。國王乞蠶，鄰邦拒，勿許。而許和親，將迎王使人告女將蠶來，女聞，密置蠶種帽絮中，關守不敢檢女。乃教國人治蠶，約毋殺蛾蛹，刻石如律繇，是蠶織始徧國中。北史西域傳云：于闐宜桑麻。明史亦言：于闐桑麻禾黍宛然中土，自是西域言蠶桑者，多歸和闐。光緒初元，全疆底平，督師大臣左宗棠以爲山南城郭之國也。其民被服完好，尚勤儉，與山北窶幕氈裘不同俗，又土沃泉甘，環廬樹桑有邠原之風，宜興蠶事，乃精選員吏設蠶桑局，於疏勒城招致吳越蠶工、織工四十餘人，授民以浴種、飼養、分薄、入簇、煮繭、繅絲、軋花、染采諸藝，凡筐箔竹木之器，杼軸絡緯之機，靡不取足。舊日桑田本大葉瘦不中飼蠶，蠶多僵死，更輦運東南桑秧數十萬株，給民領種，而勤導以壓條接本壅肥採葉之法，經始之費數逾鉅萬。疏勒土性鳥滷，桑不莞而枯。和闐蠶絲脆澁，理之多緒結，抽之礙手，製爲紈繒闇淡無色澤。有司以爲糜財殫力，勞而少功，行之期年，上下交怠，於是委蛇者奉行故事，貪黠者因而利之，歸於中飽，而局事乃益廢，蓋率作興事之難。如此然自是以來蠶事漸興，纏民習其業者日衆，而英俄商人頗有運我繭絲出口者，則成效亦稍稍著矣。三十三年，布政使王樹枏始考察南疆蠶桑，謀所以興復其利者。而戍員趙貴華浙江紹興人。奉檄往，徧歷南八城，既至則以墟集期會之日，陳列蠶具，縱民聚觀，爲之講解方法，論說利獘，舉器以知物，即物以明理，口述而指畫，纏民傾聽，感動翕然嚮風，貴華乃度陂，原墜驗其土宜。南疆地高風勁，夏令多黑風，蠶遭之多斃。多沙鹹，桑拱抱如榆柳類。東南野柘，然細察其業，滋液濃厚，非不可培護者。乃教民插秧試種，並接構修剪，捕蟲焙葉，一如江浙成法。纏民工事，既拙器復楛窳，其餘飼蠶多不審燥濕温凉之性，精麤疏密之宜，以故蠶多僵病，繭薄如蟬翼。時值夏令山水挾泥滓，衝激溪澗，其流渾濁，汲以煮繭，則黝黯無色。又不知自製蠶連，纏紙曰連連紙，皆購諸西人，西人寓居喀什者，就地取蛾蛹下卵，浸以藥水，棄其浮留其沈者，用顯微鏡察視有無疾病，乃製爲連紙，分上中下三等，上等連重八錢，售值一金。歲耗二萬餘金。繭成皆白色，堅實光潔。土種黃白二色，形長而尖其理鬆，種一兩得繭五六十觔。大遜西種貴華，既周察其利病，以爲藝，非良工無以廣其傳工，非良器，無以善其事。乃訪求昔年吳越工匠，流落未歸者，纏民學藝，精能者各得四人。舊日工人散居南路者，工頭韓庭秀，提花匠毛金芳，蠶工徐永高三人。寄居省城者，織甯綢匠蔣光賢一人。舊在蠶桑局習藝纏民曰夏木西，曰司奈木，曰阿和毛拉，曰巴海，皆精蠶織其技，皆與吳越工匠相埒。又購求蠶桑局庋藏器具，大半散佚，不完貴華。因規範成式製，繅絲器試行民間，咸以爲便，競相倣傚，於是益精剔蠶種，善飼養之法，繭成果濡白，厚密勝常產。繭薄而絲不光澤者，皆由蠶種不盡精純，桑葉老嫩揉雜，又或積葉過多，輕重不勻，温度失調，熏蒸致病，如是之蠶殆人工未施，非盡關天時，水土之不宜也。今勤擇佳種依法飼之，繅成之絲光澤自爾不同，蓋剔擇之功多居。濯以清泉繅爲絲，柔韌光潔，售值倍稱。常絲每兩售銀一錢四五分不等，此絲每兩能售銀二錢五分。曩蠶桑局事之窳敗也。董其役者，苟求速效，亟亟以多織綢帛，爲能緣飾上官耳目。民間蠶業實無所施設，本末倒置，而民不被其益，復制爲章程，禁民間繭絲不得自相買賣，必悉數歸局收買，而繩以官價，纏民患苦，其流極至，相戒不敢育蠶，蠶事愈廢。貴華鑒於往事，思矯其失，務奔走操作，與民相親狎，信惠漸孚，

成效可致。乃條陳八事，曰設局、曰度地、謂南疆蠶事，東四城不如西四城，而西四城以莎車爲適中之地，便於設局董勸。曰考工、謂羅致舊時吳越工匠及纏民精蠶學者，以資任使。曰栽桑、曰擇種、謂南疆蠶種皆購自西人，既無佳種，復多漏卮，擬遣人赴杭州西湖蠶學館購取蠶紙，自俄國鐵路馳回喀什，約三月可達。曰製器、謂舊日蠶桑局器具殘缺過半，擬添購東南蠶具，各備模形以資仿製。曰選絲、謂纏民蠶繭不分精粗厚薄，故絲不勻淨，宜教民選剔，使歸一律其精者，售諸西人可得善價。曰程功，謂程功有木有末，蠶桑本也，紡織末也。宜先改良繭絲，求合外洋銷路。並聽民自立牌號，設莊銷售，以廣利源。次則改良織綢，使寬狹合度，花樣翻新。除甯綢貢緞須染，練，熟絲未易紡織外，其餘湖縐紡綢羅絹諸品皆易織造，擬次第仿製以竟全功。所言頗親，切中事理。宣統元年，檄南疆官吏。一切張施皆如貴華法，自是蠶業駸駸日有進益。據近年調查册報，和闐境内植桑近二百萬株，歲銷英俄兩國繭二十七萬觔，約值銀七萬餘兩。絲八萬觔。約值銀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兩。闔屬織户共一千二百餘家，合和闐洛浦于闐及莎車府屬之皮山縣四邑統計。所織曰夏夷綢，歲製三萬餘疋，供本地纏民服御，無行銷域外，其民之殷富，從可識矣。莎車歲産繭絲三萬觔，葉城産繭十萬餘觔，每觔約值銀二三錢不等。絲一萬三千七百餘觔。絲值一兩計，每兩約值銀一錢四五分。所屬皮山一邑産額尤盛，有村曰木吉，曰桑株，曰桂雅，泊爾比户業蠶桑蔭遍埜。光緒三十二年，歲産繭額不足七萬觔，其明年增至三倍，又明年復增至五倍以上。三十四年皮山土繭出口銷數共三十二萬三千觔，英俄商人争相購買，繭價每觔由一錢五分漲至二錢二三分，是年皮山一邑共售銀六萬一千三百兩有奇。蓋利之所在，如水之赴壑，不待董勸督課而民争趨之，況鼓舞作興之者有其漸耶！至其他邑若温宿，有桑一萬九千株，歲産繭額無多。庫車産繭五十觔。沙雅産粗絲。輪臺、産繭額無多。焉耆庫爾勒村宜桑近萬株，歲産繭四五百觔。或宜蠶或否，大都産額微細，無足比數。然民競於利，流風所扇，雖吐魯番近種桑約四千株。鄯善新出繭五六十觔。哈密近試種桑二三百株。偏處山北不習蠶事之區，亦聞而興起栽秧購種，轉相傳習。統計南疆繭絲舊額三十餘萬觔，近今乃增爲七十萬觔云。

著録

宋・孫詧《蠶書跋》　穀粟繭絲之利，一也。高沙之俗，耕而不蠶。雖當有年，穀賤而帛貴，民甚病之。訪諸父老，云：土薄水淺，不可以藝桑，予竊以爲然。一日，郡太守汪公，取秦淮海《蠶書》示予曰：『子謂高沙不可以蠶，此書何爲而作乎。豈昔可爲而今不可爲耶。豈秦氏之婦獨能之，而他人不能耶。』乃命鋟木，俾與《農書》並傳焉。且公以天子命出守邊障，方將脩城郭，備器械，訓兵積穀，以從事於功名。其志可謂大矣，豈區區繭絲之足言哉。而是書之傳，所以拳拳爲爾民計者，乃復切至如此。然則爲高沙之民者，盍亦仰體公之善意，而毋愧于淮海之書云。嘉定甲戌臘月下旬三日，寓郡齋雙溪孫詧謹書。

宋・秦觀《蠶書》　予閒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

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兖篚織文，徐篚玄纖縞，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青篚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于兖。然則九州蠶事兖爲最乎。予游濟河之閒，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兖人可爲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之兖人也。

宋・陳旉《〈農書〉序》　古者四民，農處其一。洪範八政，食貨居其二。食謂嘉穀可食，貨謂布帛可衣，蓋以生民之本，衣食爲先，而王化之源，飽煖爲務也。上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民始知有農之事。堯命羲和，以欽授民時，東作，西成，使民知耕之勿失其時。舜命后稷，黎民阻飢，播時百穀，使民知種之各得其宜。及禹平洪水，制土田，定貢賦，使民知田有高下之不同，土有肥磽之不一，而又有宜桑宜麻之地，使民知蠶績，亦各因其利。殷周之盛，書詩所稱，井田之制詳矣。周衰，魯宣稅畝，《春秋》譏之。洎李悝盡地力，商君開阡陌，而井田之法失之，至於秦始而蕩然矣。漢唐之盛，損益三代之制，而孝弟力田之舉，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此載之史册，可攷而知也。宋興，承五代之弊，循唐漢之舊，追虞周之盛，列聖相繼，惟在務農桑，足衣食，此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然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爲細民之業，孔門所不學，多忽焉而不復知，或知焉而不復論，或論焉而不復實。甚躬耕西山，心知其故，撰爲《農書》三卷，區分篇目，條陳件別而論次之。是書也，非苟知之，蓋嘗允蹈之，確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説以示人。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以言聞見雖多，必擇其善者乃從，而識其不善者也。若徒知之，雖多曾何足用。文中子曰：蓋有慕名掠美，攘善矜能，盜譽而作者，其取譏後世，寧有已乎？若葛抱樸之論神仙，陶隱居之疏本草，其謬悠之説，荒唐之論，取誚後世，不可勝紀矣。僕之所述，深以孔子不知而作爲可戒，文中子慕名而作爲可恥，與夫葛抱樸陶隱居之述作，皆在所不取也。此蓋敘述先聖王撙節愛物之志，固非騰口空言，誇張盜

名，如《齊民要術》《四時纂要》，迂疏不適用之比也。實有補於來世云爾。自念人微言輕，雖能爲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於人者，以利天下之心爲心，庶能推而廣之，以行於此時而利後世，少裨吾聖君賢相財成之道，輔相之宜，以左右斯民，則勇飲天和，食地德，亦少効物職之宜，不虛爲太平之幸老爾。西山隱居全真子陳旉序。

宋・洪真州《〈農書〉序》 致治之要，在夫民由常道，欲民由常道，必先使之有常心，欲使民有常心，必先制之有常産，有常産，則家給人足，養備動時，斯乃能有常心矣。有常心，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上下輯睦，斯乃能行常道矣。苟無常産，則衣食不給，飢寒交迫，父母兄弟妻子離散，而禮義不率，其能守常心耶。因無常心，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爲，尚何常道之能行耶。是故聖王以服田力穡、勤勞農桑爲急先務。其所以著爲法式，布在方策，教之委曲纖悉，施用于始中，終無所不用其至而誠盡者，誠以崇本之術，莫大乎是也，傳不云乎，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厚庞純固于是乎成，則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道，廣至治之要，其有不在茲乎。雖然，農事備載方册，聖人或因時以設教，因事而爲辭，其文散在六籍子史，廣大浩博，未易倫類而究覽也。賢士大夫固常熟復之矣，宜不待申明然後知，乃若農夫野叟，不能盡皆周知，則臨事不能無錯失。故余纂述其源流，敘論其法式，詮次其先後，首尾貫穿，俾覽者有條而易見，用者有序而易循，朝夕從事，有條不紊，積日累月，功有章程。不致因循苟簡，倒置先後緩急之敘，雖甚慵惰疲怠者，且將曉然心喻志適，欲罷不能。知夫聖王務農重穀，勤勤在此，于是見善明而用心剛，即志好之，行安之，父教子習，知世守而愈勵，不爲異端紛更其心，亦管子分四民，羣萃而州處之意也。洪真州題後。

宋・洪興祖《〈農書〉後序》 西山陳居士，於六經諸子百家之書，釋老氏黄帝神農氏之學，貫穿出入，往往成誦，如見其人，如指諸掌。下至術數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平生讀書，不求仕進，所至即種藥治圃以自給。紹興己巳，自西山來訪予于儀真，時年七十四，出所著《農書》三卷。曰，此吾閒中事業，不足拈出，然使沮溺耦耕之，徒見之必有忻然相契處。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先聖之言，吾志也。樊遲之學，吾事也。是或一道也。僕喜其言，取其書讀之三復。曰，如居士者，可謂士矣。因以儀真勸農文附其後，俾屬邑刻而傳之。丹陽洪興祖序。

宋・全真子《農書序》 此書成于紹興十九年。真州雖曾刊行，而當時傳者失真，首尾顛錯，意義不貫者甚多。又爲或人不曉旨趣，妄自删改，徒事絺章繪句，而理致乖越。是書也，將以曉農事之大，使人人心喻志解。今乃反惑其説，使老于農圃而視效于斯文者，方且嗤鄙不暇，其肯轉相讀説，勸勉而依倣之耶。僕誠憂之，故取家藏副本，繕寫成帙，以待當世君子，採取以獻于上，然後鋟版流布，必使天下之民，咸究其利，則區區之志願畢矣。後五年甲戌元日，如是菴全真子題。

宋・汪綱《農書序》 高沙素號沃壤，中更兵火，土曠人稀，東作西成，既不盡力，而蠶桑之務，亦不加意。雖廣種薄收，然每遇豐歲，長淮所賴以儲蓄者，猶糴于此以取足焉。如使種藝有其方，耕穫得其便，地利既已無遺，而又知所謂育蠶之事，則衣食充足，公私兼裕，寧有盡藏耶。余曩得《農書》一帙，凡耕桑種植之法，纖悉無遺。揭來守此，視事之初，急鋭諸木，以爲邦人勸爾。父兄子弟，其相與勉之。是郡守拳拳之意也。甲戌冬至日，新安汪綱書。

宋・樓鑰《耕織圖後序》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於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其君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九月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至於條桑載績，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農桑爲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於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之田，牆下之桑言之至於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蠶，遂爲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閒勤勞，百爲櫛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爲心。未遑他務，首下務農之詔，躬耕藉田之勤。伯父時爲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翦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閒有不同，其大略不外於此。見者固已，躋之未幾。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玉音，嘉奬宣示。後宫書姓名，屏閒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舶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長沙帥維揚持麾節，十有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於此。晚而退閒，斥俸餘以爲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等慮其久而湮没，欲以詩刊諸石鏤爲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況萬乘之主乎。累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必盡知。幽隱此圖此詩，誠爲有補於世。夫沾體塗足，農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蠶繅織紝女之勞至矣。而衣不蔽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又必無兵革力役，以奪其時，無汙吏暴胥，以肆其毒，則足以坐享農桑之利，而無衣食之艱矣。然人事既盡，而天時

不可必旱潦，螟螣既有以害吾之農，若夫桑遭雨而葉不可食，蠶有變而壞於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以不知此。又圖之所不能述也。伯父諱璹字壽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嘉定三年八月朔，從子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户，食實封六百户，鑰謹書。

宋・樓洪《耕織圖詩序》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于民，太王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條桑載績，又兼女紅而言之，是知農桑爲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于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之田，牆下之桑，言之至于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蠶，遂爲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閒勤勞，百爲櫛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爲心。未皇它務，下務農之詔，行親蠶之典。于時先大父爲臨安於潛縣令，勤于民事，咨訪田夫蠶婦，著爲耕織二圖詩。凡耕之圖廿有一，織之圖廿有四。詩亦如之圖，繪以盡其狀，詩歌以盡其情。一時朝野傳誦幾徧，尋因薦入，召對進呈御覽，大加嘉奬。即以宣示後宮，則是圖是詩，宜與周書無逸之篇，豳風七月之章，並垂不朽者矣。亦何藉于金石而後久永。第洪等每懷祖德，不忘國恩，用鐫諸石，自有所不能已者耳。嘉定庚午十月望孫洪謹識。

宋・樓杓《耕織圖後序》 男耕女桑勤苦至矣，聲詩以達其情，繪事以圖其狀，刻真左右，以便觀省。庶幾飽食煖衣者，知所自云。嘉熙改元正月中澣，從曾孫朝散郎權知南康軍事杓謹題。

元・王磐《農桑輯要原序》 聖天子臨御天下，欲使斯民生業富樂而永無饑寒之憂。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而專以勸課農桑爲務，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閒墾闢種藝之業，增前數倍。農司諸公又慮，夫田里之人，雖能勤身從事，而播殖之宜蠶繰之節，或未得其術，則力勞而功寡，獲約而不豐矣。於是徧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披閱參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書目，曰《農桑輯要》，凡七卷，鏤爲版本。進呈畢，將以頒布天下。屬予題其卷首，予嘗讀豳詩，知周家所以成八百年興王之業者，皆由稼穡艱難積累以致之。讀孟子書，見其論説王道，丁寧反覆，皆不出乎夫耕婦蠶五雞二彘。無失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數十字而已。大哉農桑之業，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國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興教化，厚風俗，敦孝悌崇禮讓，致太平躋斯民於仁壽，未有不權輿於此者矣。然則是書之出其利益，天下豈可一二言之哉。施於家，則陶朱猗頓之寶術也。用於國，則周成康漢文景之令軌也。又何待夫序引贊揚而後知，其可重哉。至元癸酉歲季秋中旬日，翰林學士王磐題。

清・愛新覺羅・弘曆《〈授時通考〉序》 孟子言：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蓋民之大事在農，農之所重惟時。敬授人時，載於堯典，周公七月一篇，於日星霜露之候，昆蟲草木之化，詳哉其言之。故先王之民，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以修其事者，懼失時也。我聖祖仁皇帝，勤咨民隱，首重農桑，率育蒸黎，涵濡德澤六十餘載，户慶盈寧。

皇考世宗憲皇帝，歲舉耕耤之儀，率先天下，興水利，廣儲蓄，爲萬世規。凡兹薄海蒼生，得荷鋤饁餉，優游隴畝之間，樂生遂性，衣食滋豐者，何莫非我祖宗宵旰勤勞，以貽樂，利於無疆耶。朕纘豕基，緒鑒前代，生深宫之中，長阿保之手，誠知稼穡艱難。日與中外臣工爲斯民籌食用至計。胼胝機杼之作，苦日厪於哀回。檢前人農桑通訣，《農政全書》諸編，嘉其用意勤，而於民事切也。命内廷詞臣廣加蒐輯，舉物候早晚之宜，南北土壤之異，耕耘之節，儲待之方，蠶織畜牧之利。自經史子集，以及農家者流，凡言之關於農者，彙萃成編，命之曰《授時通考》。夫天道廣運於上而四時行萬彙生，地道業育於下而庶品蕃百昌遂，人事參贊其中而六府修三農殖，輔相裁成，固國家之大政也。趨事赴功，亦閭閻之本業也。貴穀劭農，服田力穡，上下文勉弗懈於時，以副朕阜成海宇之至，願覽斯編者，尚有取焉。

乾隆七年，歲在壬戌，春正月下澣八日，御筆。

又《題〈農桑輯要〉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内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覯，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既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曆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輭俱不及鍰木之工緻。兹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鐫，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爲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鶡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鶡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疏，毁銅昔悔彼。康熙年閒，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版，排印藏工貯之武英殿，曆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毁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爲非計。

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爲惜之。刊木此慥予，既復羨黎棗，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乾隆甲午仲夏。

清・作霖《農蠶書跋》 聖祖仁皇帝南巡時，江南人士出其藏書進獻者甚多，內有陳旉《農書》、秦觀《蠶書》、於潛公《耕織二圖詩》三書，皆宋版也。奉敕合爲一編，付內廷收貯。按三書積書家，罕有著録者，樓公《耕織二圖詩説》郭亦止載其目，其文闕焉。今上御極之二年特詔儒臣纂輯農書，欽定書名曰：《授時通攷》，以明我朝敦本務農之至治。昭示來兹，司寇涇南先生董其成，因請出是編，俾與事者采輯，余時適寓先生，齋得與觀焉。夫農蠶之事，古來著述紛繁，瀏覽難，竟是編卷帙無多提綱挈領，已得什之六七，而樓公《耕織二詩》閭閻疾苦情狀畢具若聚，億萬農夫紅女于寸楮中，三復吟咏，令人太息不置。遂捉筆鈔録，閱日告竣。昔先祖懷蓼公曾令於潛，民風號稱淳樸。豈樓公之遺澤，猶未泯耶。今讀其詩，惻然循吏之言真，可云洞悉民隱矣。凡爲民牧者，宜各置一編於座右。

乾隆三年戊午秋七月，望日，荆溪萬作霖甘來氏書，并識。樓公孫洪跋語，未載公名，按樓大防鑰《耕織圖後序》云：高宗皇帝紹開中興，備知民瘼，伯父璹時爲於潛令。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翦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之圖，繫以五言詩，賜對之日，遂以進呈，玉音嘉奬宣示。後宮又按宋濂題織圖卷，後云宋高宗時，四明樓璹作耕織圖，上進今觀，此卷蓋所謂織圖也。逐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吴，配高宗，其書絶相類。豈璹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重摹，高后題之耶。向以此書世所罕覯，或有疑爲大防，作者同寓張子崑喬攷訂，確據之，故并識之。作霖再筆。

清・張行孚《蠶事要略・凡例》 《蠶書》傳於世者，無慮十數種。其育蠶之法，皆於今湖俗不盡相同。而近今蠶桑之利，以湖州爲最盛，其法當有善於古者。故此編所録，不盡遵古法，大半取諸湖俗。蓋蠶桑止求利益，不在徵古也。

蠶桑爲小民之事，手口相傳，無藉於書，即初興蠶桑，亦須召募熟手，非文字所能教導。然育蠶之法，古今不同，若無書以證之，則不知蠶桑之人，或反據古法，以掣肘熟手。故此編之意，一使知蠶桑者，有所參攷，一使不知蠶桑者無所藉口也。

古書育蠶之法，惟《蠶桑輯要》爲最備，故此編所引古法，及諸辨證者，皆以輯要爲本。

此編止取適用，若文詞古奥及注明古書來歷，反滋扞格，故詞意皆明白淺近，並不注明來歷，鄙俚之譏知所不免。

孚雖生長育蠶之鄉，究未嘗身親其事。此編所著諸法，皆平日所聞，見於鄉里者，略有誤謬，亦未可知，惟明於蠶事者匡其不逮。

清・沈秉成《蠶桑輯要原序》 世人泥禹貢桑土既蠶之説，謂種桑之地，必擇土性所宜，以致天下大利，輒爲方隅所限，不知五畝之宅可樹桑，匹婦之家可飼蠶，天下有土之地，皆可種桑之地，皆可養蠶之地也。文王善養老於西岐，孟子策王政於齊魏，俱以樹桑爲首務，未嘗慮土性不宜其明證矣。彼斤斤然，謂遷地弗良者，皆游惰之民，不善治生，遂使先王良法美意不能徧及於天下，豈不重可惜哉。浙之湖州，蠶桑與農事並重，男耕女織，寖爲風俗。秉成生長，是邦親見，每年所出之絲，四方來購者，相望於道。竊謂此利，若推之他省，更可衣被無窮，私願所存，有志未逮。同治己巳夏，奉命備兵常鎮，冬初履任後，周歷各鄉，野多曠土，詢諸父老，知重農而不重桑。迺捐廉爲倡郡之紳富，亦復樂成，是舉踴躍輸將，遂設課桑局於南郊，擇郡人之公正者，司其事，集資倩人至吾鄉采買桑秧，得二十餘萬株，分給各鄉領種，並頒示章程，導以培植灌溉諸法，年餘以來，十活八九，高原下隰，蔚然成林，此後養蠶繅絲如法教之，亦在不憚勤勞耳。局董吴六符州同來，請將示諭規條，彙成一編，付剞劂氏，以廣其傳，余謂勸課農桑乃分内事，苟民得其利，於願足矣。然不欲重違其意，乃博采諸家之説，彙爲一編，名曰《蠶桑輯要》。又於書篋中，檢得先高祖所撰《蠶桑樂府二十首》，因並付之，非欲藉以傳先人手澤也。其言簡意明，人人可解，或亦利用厚生之一助歟！江南北壤地沃衍果推而行之，其美利有不可勝言者，慎毋謂土性不宜，讓苕霅閒人獨專其利也。同治辛未孟夏，歸安沈秉成。

清・吴學堦《蠶桑輯要・後序》 鎮郡鄉民，祇知耕稼，不知蠶桑，是以地多曠土，家無蓋藏，兵燹後尤荒寇不治。同治己巳冬，觀察吴興沈公奉命來鎮，是邦軫念民瘼，周歷原野，遂出俸錢興蠶桑之利。學堦蒙憲諭董正其事，因商諸同志，學博張君，太生貳尹張君，開淇司馬沙君，石安尚以鎮地彫敝一時，籌款維艱，爲慮其時別駕沈君增司馬魏君，昌壽力爲慫恿，設法貸資，又得少尉包君，履正郎，張君維楨理問汪君，淦貳尹蔡君，慶坊廣文沈君，鳳藻皆觀察同里，素樂善贊成其事，遂設局於城西之南郊，購桑分給鄉民，并遴雇湖屬善種之人，教以樹藝之法，一時分司其責，如少府汪君，玉振少尉楊君，懋徵太學王君銘勳茂才眭君，世隆太學胡君，裕倫皆黽勉從公，不辭勞瘁，舉行一二年，已有成效噫。鎮郡數百年來，户不知織，今觀察興此萬世之利，其功豈不大哉。觀察著有《蠶桑輯要》，一編並出其先大夫東甫鴻博所著《蠶桑樂府二十首》，言簡意賅，亟請付刊，以廣流傳。俾讀是書者，知樹桑育蠶之方，詳盡於此，於以見觀察之爲

國爲民，如此其周且至也。行見美利，普於江南子子孫孫，衣被無窮，非皆觀察之賜乎。謹附數語以見飲水思源，不忘所自爾。同治辛未仲秋之月，丹徒吴學堉謹識。

清・夏燮《廣蠶桑説序》 農桑之書，莫古於賈思勰之《齊民要術》，而其間名物訓詁，通儒或不盡解，何論耕夫織婦，故便民之事，必取通俗之文以曉之。至於蠶桑，則婦人女子之專職，古者后夫人親繅，世婦獻繭，及其成也。元紈紘綖以供祭服，命士以上皆衣其夫。故漢詔以錦繡纂組，爲害女紅，女紅者女工也。然則四德之一，其無與於百工之事，明矣。今則不然，自康熙二十一年，平臺灣開海禁，於是番舶歲至中國，貿易於舟山四明之間，率取頭蠶湖絲，滿載回國，以爲常至。乾隆三十四年，始嚴絲觔出洋之禁，復經兩廣督臣奏請，照東洋銅商搭配之例，每船準買土絲五千觔，二蠶湖絲三千觔，著爲額。又不數年，而頭蠶湖絲之禁亦弛矣。燮昔撰《中西紀事》一書，參核西人月報，計湖絲近年出口之數，歲不下二千餘萬幾，幾乎與茶利相埒，然則竭東南婦人女子之力，其足以給中外恒河無量之求乎。蓋自女紅失其職，而牟利者干之，乾嘉以後，承平既久，晏安成習蘇湖之閒，婦人靡不麗服靚裝，粉白黛緑，以相夸耀。詢以蠶桑，如扣槃捫燭，莫識誰何。而至於奇技淫巧踵事增華，則一衣一裙一純緣之費，其足以耗蠶事之。杼柚者，方且百人，并力幾度拋梭，於是利之所在。蟻附蠅營，反使工得之以居，奇貨商操之以利轉輸，而婦人女子逸居思淫，其與乃逸乃諺之。男子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何異哉。吾友沈君清渠憂之，自其爲秀才時，與德配陳，孺人積苦，自勵塾中誦讀之。聲與閨中機杼之聲，交相和答，無間寒暑洎。道光辛巳恩科，與燮同出蕭山文端公門下，是年榜首不禄。君遂以第二人領解赴南宫，一時同譜之，彦僉奉君爲一日之長，而燮過從獨久。其後弢甫伯兄司訓婺源，與君同舟。又近十年，人但知君以文名譟海内，揣摩家奉爲金科，而不知君務爲有用之學，生平撰著酌古準。今以卓然可見之，施行者爲貴，其初至績也。琴書在前，繅車在後，人鮮不以迂闊，誚君迨數年間，見緜蕝之旁，桑柘成陰，簍筐盈載，乃稍稍從君，講求蠶事不得，則遣其家人入署，由陳孺人口講指畫，并刊蠶桑説，以示之大吏書之上，考君顧幡，然引退就近卜居海陽。海陽宜桑之土多於梁安。君益督家人植桑飼蠶，又增輯前説所未詳，以期行遠而傳後君之，卓然見諸施行者，多此類也。頃君之季子季美，謀刻君廣蠶桑説，屬爲校正，嗚呼晨星落落，予髮種種，追憶四十年來滄桑變易，讀君之書，不禁感慨係之矣，爰序而歸之。

同治二年歲次癸亥立秋后一日，當塗同歲生啸甫夏燮。

清・姚志强、賴昌編輯《蠶病預防法・序》 有生有病，有病有死，是輪迴之定則，生物界之公例也。今吾人所飼育之蠶，係關節動物中之昆蟲類，昆蟲類中之鱗翅類，鱗翅類中之蠶蛾族，蠶蛾族中之家蠶，亦生物界之一種，其能長生不死，以超出於輪迴外哉。雖然等一死也，而尚有老死病死之歧異者，則曷故曰：以一切理處保護，未甚妥善，致有礙於衛生者，與夫一切理處保護之，悉順於生理者，有所歧異，故蓋既屬生物，具有生理順之則生，逆之則病，病甚則死，是一定之理也。矧復有 Glugea bonbgcis thelohan Bacteria 等之至小極微，目不能見之各種之寄生物，瀰漫於空間，繁殖於生物内，而亦爲蠶之生存上之一大害敵耶。日本養蠶家有言曰：蠶者神也，吾人所宜崇拜之也，不然何慎重以育之則利多，懈怠以育之則利少也。是雖爲一種之迷信，要亦爲近理之言也。我國近年蠶病蔓延彌多彌廣，被害於硬化病，被害於軟化病，被害於微粒子病，或膿病等等。十恒八九歉收，聲聲時填充於耳，官致雄冠全球之絲業，日益墮落，非特將此四千六百餘年之舊業，我國蠶業自西陵氏創始，距今已四千六百餘年。歲進數千萬元之銀幣，蠶絲出口戊戌己亥之交，曾多至八億二兆有奇。漸次損失。一般社會悉被影響，即蠶業最後發明之日本國，我國蠶業於北魏時代，始由盛京渡朝鮮而達於日本。將超我而上之者，初時日本絲產不過居我十分之三，近數年來已達十分之七八，以已過例，未來不數年後，恐後來居上，青勝於藍矣，深爲我蠶業界憂之。要皆以理處保護未甚妥善，任彼細微渺茫之 Glugea bonbgcis the lohan Bcteria 等之寄生於蠶體，爲之厲也。惟微故能爲害，惟微故被其害而不易覺其害，惟微故雖覺其害而亦難盡弭其害。區區微蟲細菌，其爲害於蠶之能力，竟若是之猛且烈於戲怖。已春日艷陽天，而一般蠶家，惟周旋於蠶室，奔走於微行，對於柳暗花明，可眺可賞之無上勝景，悉置焉而不顧。寧獨別具情性，故嗜勞而惡逸歟，抑以衣食之所從出，不得不爾謂爲經濟，故不其然歟。雖然既抑情以謀利，盍殫力以研求，尋諸病之徑路，爲相當之豫防，俾良果之是穫，必如顧兮相償。斯目的之克達，勿晝夜而徒勞，非然者一般病理，悉數未知，既人事之靡周漫天命之是諉，任菌類之滋生，將蠶體兮侵蝕，吮脂吸膏。取求無厭等貪官之善剥，似污吏之苛征。區區昆蟲，安足爲彼所吸奪，漸漸加劇，勢必隨之而天殤，誠以病症已現，既不能施問切諸法，復不能進滋補之方，縱令懇切調停，已成噬臍之勢矣。況乎廿紀時局，正爲實業競争之旋渦，而蠶絲貿易尤爲我國歲入之巨欵，甯可冒昧從事，惟土法之是遵，勿察病因致豫防之未得，坐視此宗利益，日即淪胥爰不自揣漫成是帙。願我同胞精研病理，争挽利權，勿故步自封，保國粹兮久有僕，既禱祝而求且，爲引延而候，倘蒙俯採芻言，願進此編

爲壽。

己酉燈節前三日，烏程姚志强序於河南中等蠶桑學校事務所。

又　比年以來，蠶業學堂日益衆，從事於蠶業之人士亦日益多，吾國蠶業似漸入隆盛之域。設循是以往五年而基礎立，十年而人材輩出，二十年而中國最大最古最有名譽之蠶業，將揚其毒燄，以凌駕乎各國，而爲廿世紀中最有名譽之蠶絲國不難焉。詎意一調查，近年出口之蠶絲，以及鄉間養蠶家之成蹟，與夫號爲研究新法之一般蠶業家，則與予近年之所聞者，誠不能相符合言乎。出口則年減一年，而日本已漸有超越吾國之傾向，言乎鄉間之養蠶家，則古法自守，負欵累累，其辛苦一春而得六、七分之收穫者，猶自以爲上乘也。至若一般攷究新法，以改革土法爲任者，又往往徒拾一二吐餘，以爲足其果能實地興辦，以爲鄉人倡者，百不獲一焉，吁可慨也。予嘗攷日本蠶業，在吾國世年以前，其程度之劣稗，恒較吾國爲尤甚。而今則何如，然試究其今日，之所以有若是之效果之原因，何莫非由二三留學伊法蠶業家之力，行新法，以圖滅却各種病菌之効乎。蓋一般養蠶家學力既劣稗，而欲滅却各種病菌，又非有一定之資本不可，是其責不得不委諸自號攷究新法之一般志士，以爲之倡惜吾國風氣不開，在一般蠶家既土法自守，而日益因循在攷究新法者，亦仍坐視其因循，而不悉心提倡，以致新自新，舊自舊，而終無獲效之一日。他省吾不知，即以吾浙言，則自戊戌歲林迪臣太守創辦蠶學館於杭州西湖以來，迄今已十有餘稔，而百里外之鄉民，猶未食重福他可知矣。嗚呼，予自就學蠶學館以來，已易六寒暑，其間飼育春夏秋蠶凡十餘次，以土法飼育者凡五六次，嘗謂欲改良土法，以期蠶業之興盛者，必自有一定之調查，及比較始非，合今日攷究新法之，一般蠶業家合力經營，不爲功徒以無力實行，因而中止。今退而與姚君勇忱從事編譯，以期補救於萬一，擁爐對坐一燈，熒然事固甚微，而心亦苦矣。今所編之蠶病豫防法，僅蠶業中之一分耳，一般蠶家與研究蠶業之諸先生，倘採而行之，以補我二人能説不能行之疚，而免彼蠶病之猖獗焉，是區區之意也。

己酉燈節，泉唐賴昌識於河南中等蠶桑學校事務所。

藝文

《詩經・豳風・七月》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荀子》卷一八《蠶賦》　有物於此，儷儷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焉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者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温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唐・陸龜蒙《笠澤藂書》卷一《蠶賦並序》　荀卿子有《蚕賦》，楊泉亦爲之，皆言蚕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藝麻緝纑，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蚕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鸞葩卉。官誕益嚣，盡取後已。嗚呼，既豢而烹，蚕實病此。伐桑滅蚕，民不凍死。

唐・王建《簇蠶詞》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瞰篙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來爲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

宋・樓璹《耕織圖詩・織圖二十四首・浴蠶》　農桑將有事，時節過禁烟。輕風歸燕日，小雨浴蠶天。春衫卷縞袂，盆池弄清泉。深宫想齋戒，躬桑率民先。

又《下蠶》　穀雨無幾日，谿山暖風高。華蠶初破殼，落紙細于毛。柔桑摘蟬翼，簌簌才容刀。茅檐紙窗明，未覺眠力勞。

又《餵蠶》　蠶兒初飯時，桑葉如錢許。扳條摘鵝黃，藉紙觀蟻聚。屋頭草木長，窗下兒女語。日長人頗閒，鍼線隨緝補。

又《眠》　蠶眠白日静，鳥語青春長。抱膝聊假寐，孰能事梳妝。水邊多麗人，羅衣蹋春陽。春陽無限思，豈知問農桑。

又《二眠》　吴蠶一再眠，竹屋下簾幕。拍手弄嬰兒，一笑姑不惡。風來麥秀寒，雨過桑沃若。日高蠶未起，谷鳥鳴百箔。

又《三眠》　屋裏蠶三眠，門前春過半。桑麻緑陰合，風雨長檠暗。葉底蟲絲繁，卧作字畫短。偷閒一枕肱，夢與楊花亂。

又《分箔》　三眠三起餘，飽葉蠶局促。衆多旋分箔，蚤晚碓滿屋。郊原過新雨，桑柘添濃緑。竹間快活吟，慚媿麥飽熟。

又《採桑》　吴兒歌採桑，桑下青春深。鄰里講歡好，遜畔無欺侵。筠籃各

自攜，筠梯高倍尋。黃鸝飽紫葚，啞咤鳴緑陰。

又《大起》 盈箱大起時，食桑聲似雨。春風老不知，蠶婦忙如許。呼兒刈青麥，朝飯已過午。妖歌得綾羅，不易青幕女。

又《捉績》 麥黃雨初足，蠶老人愈忙。辛勤減眠食，顛倒著衣裳。絲腸映緑葉，練練金色光。松明照夜屋，杜宇啼東岡。

又《上簇》 采采緑葉空，翦翦白茅短。撒簇輕放手，蠶老絲腸媠。山市浮晴嵐，風日作妍煖。會看繭如甕，纍纍光眩眼。

又《炙箔》 戔戔爇薪炭，重重下簾幕。初出蟲結網，遽若雪滿箔。老翁不勝勤，候火珠汗落。得閒兒女子，困卧呼不覺。

又《下簇》 晴明開雪屋，門巷排銀山。一年蠶事辦，下簇春向闌。鄰里兩相賀，翁媪一笑歡。后妃應獻繭，喜色開天顔。

又《擇繭》 大繭至八蠶，小繭止獨蛹。繭衣繞指柔，收拾擬何用。冬來作縹紬，與兒禦寒凍。衣帛非不能，債多租稅重。

又《窖繭》 盤中水晶鹹，井上梧桐葉。陶器固封泥，窖繭過旬浹。門前春水生，布穀催畚鍤。明朝躡繅車，車輪纏白氈。

又《繅絲》 連村煮繭香，解事誰家娘。盈盈意媚竈，拍拍手探湯。上盆顔色好，轉軸頭緒長。晚來得少休，女伴語隔牆。

又《蠶蛾》 蛾初脱纏縛，如蝶栩栩然。得偶粉翅光，散子金粟圓。歲月判悠悠，種嗣期綿綿。送蛾臨遠水，蚤歸屬明年。

又《祝謝》 春前作蠶市，盛事傳西蜀。此邦享先蠶，再拜絲滿目。馬革裹玉肌，能神不爲辱。雖云事渺茫，解與民爲福。

又《絡絲》 兒夫督機絲，輸官趁時節。向來催租瘢，正爲坐踰越。朝來掉籰勤，寧復辭腕脱。辛勤夜未眠，敗屋燈明滅。

又《經》 素絲頭緒多，羨君好安排。青鞲不動塵，緩步交去來。脈脈意欲亂，眷眷首重回。王言正如絲，亦付經綸才。

又《緯》 浸緯供織作，寒女兩髻了。繾綣一縷絲，成就百種花。弄水春筍寒，卷輪蟾影斜。人間小阿香，晴空轉雷車。

又《織》 青鐙映幃幕，絡緯鳴井欄。軋軋揮素手，風露淒已寒。辛勤度幾梭，始復成一端。寄言羅綺伴，當念麻苧單。

又《攀花》 時態尚新巧，女工慕精勤。心手暗相應，照眼花紛紜。殷勤挑錦字，曲折讀回文。更將無限思，織作鴈背雲。

又《翦帛》 低眉事機杼，細意把刀尺。盈盈彼美人，翦翦其束帛。輸官給邊用，辛苦何足惜。大勝漢繚綾，粉涴不再著。

清・愛新覺羅・弘曆製，于敏中等編《詩三集》卷七八　浴蠶　浴蠶同浸種，温水炊輕煙。農桑事齊興，衣食均民天。紙種收隔歲，潤灑百花泉。比户恐失時，力作各争先。

下蠶　吴天氣漸暖，鋪紙種漸高。破殼成蟻形，緑色細似毛。輕刮下諸紙，鶖羽揮如刀。女伴絶往來，併載蠶婦勞。

餵蠶　猗猗陌上桑，吐葉剛少許。摘來飼烏兔，筠筐食共聚。氣候物盡知，林外倉庚語。設無蠶績功，衮職其誰補。

一眠　蠶飽初欲眠，蠶忙事正長。少婦獨偷閒，深閨理新粧。中婦抱幼子，趁暇哺向陽。大婦縫裳衣，明朝著採桑。

二眠　初眠蛾蜕皮，村屋低垂幕。七日變如故，首喙壯不惡。於侯當二眠，上架依前若。弗食復弗動，圓筐貼細箔。

三眠　再起蠶漸長，上聲桑葉可食半。是時葉亦繁，陌頭陰欲暗。簁鐙視女郎，晝長夜晷短。三眠擬三耘，農桑功不亂。

分箔　眠起有定程，不緩亦不促。逮三蠶大長，上聲兮箔陳盈屋。薙疏要及時，蜕蜕色澤緑。移東復置西，吴孃工作熟。

採桑　柔桑採春初，遠揚採春深。飼之别早遲，時序毋相侵。蠶老需葉多，升樹勞搜尋。雨則風諸陽，燥又潤諸陰。

大起　木架庋筠箔，室中避風雨。蟫首食全葉，須臾盡寸許。喜温不耐熱，引涼向日午。酌劑適物性，嗟哉彼貧女。

捉績　家家閑外户，知是爲去聲蠶忙。夙夜視箔間，弊衣復短裳。緑形將變白，絲腸漸含光。揀擇戒遲疾，齊棟堆如岡。

上簇　束草置箔間，不長亦不短。蠶足緣之上，肖翹力猶軟。喉明欲繭侯，清和律已暖。誰謂村舍中，蒼山忽滿眼。

炙箔　蠶性究畏寒，終朝不捲幕。仍期成繭速，火攻用炙箔。絲蟲將結網，銀光鋪錯落。獸炭揀良材，率欲無煙覺。

下簇　紅蠶既作蔟，堆簇如雪山。取下卬盛筐，秤視倚屋闌。蠶一繭獲十，豐熟婦女歡。迴憶昔蹙眉，幸博今開顔。

擇蠶　宜綿誇八蠶，宜絲貴獨蛹。一家聚擇之，分品各殊用。絲待人之買，綿禦已之凍。勞而弗享報，女紅可勿重。

窖繭　蛾若破繭出，絲斷如敗葉。斯有甕窖法，封泥固周浹。深埋取寒氣，掘地揮鋤鍾。何必詡高昌，草實稱白氈。

繅絲 繭終絲之始，猶未開女嬃。竈下颺輕煙，釜中沸熱湯。度戒過不及，乃得絲美長。轉軸仔細看，梧月已上墻。

蠶蛾 視繭圓與尖，雌雄別較然。擇美待化蛾，薦繭出其圜。成偶經晝夜，布子密且綿。紙種敬以妝，默祝富來年。

祀謝 絲成合報謝，東吳復西蜀。人以神虔心，神以人寓目。盈几銀鏤陳，蠶功佑蒙辱。雖酬已往恩，仍禱方來福。

絡絲 繅絲甫報畢，絡絲應及節。工作有次序，此風盛吳越。麤細卒未分，要使無斷脫。轉篌對篝燈，明河影欲滅。

經 既絡絲納筐，置軸兩端排。引以爲直縷，理繁徐往來。條貫期畢就，比弦無曲回。設擬悖如綍，敢曰經有才。

緯 浸緯非細工，付之小女丫。誰知素絲中，乃具種種華。精經次緯於是別，轉輪引緒斜。由分漸成合，小大殊軸車。

織 闢室置機架，有軸亦有欄。往還拋玉梭，那辭素手寒。錯綜乃成功，萬絲得一端。織女若是勞，布衣已原單。

攀華 椎輪生大輅，踵事何太勤。素帛增攀華，絲縷益糾紜。既成黼黻章，亦煥河洛文。爲者自不知，如山出五雲。

剪帛 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尺。王制弗鬻市，要義寓翦帛。辛苦豈易成，欲裁心自惜。耕勞蠶亦勞，視此吟篇著。

雜録

漢・東方朔《神異經》 東方有桑樹焉，高八十丈，敷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其上自有蠶作繭，長三尺。繰一繭得絲一斤。有椹焉，長三尺五寸，圍如長。此桑是闕桑，但樹長大。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 園客者，濟陰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嘗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神蛾止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神女夜至，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蠶。得繭百二十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乃盡。繅訖，女與客俱仙去，莫知所如。

又卷四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南角。舉手招成曰：此是君家之蠶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十五，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後年年大得蠶。今之作膏糜像此。

又卷一四 舊説：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絶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於庭。父行，女與隣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隣女忙迫，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蠶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隣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夏官馬質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菟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菟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南齊書》卷一八《志第十・祥瑞》 永明二年，護軍府門外桑樹一株，並有蠶絲綿被枝莖。史臣案：漢光武時有野蠶成繭，百姓得以成衣服。今則浮波幕樹，其亦此之類乎。

宋・黄休復《茅亭客話》卷九《蠶饅頭》 新繁縣李氏，失其名，家養蠶甚多，將成值，桑大貴，遂不終飼而埋之，鬻其桑葉，大獲其利。將買肉麪歸家造饅頭，食之擘開，每顆中有一蠶。自此災癘俱興，人口淪喪。夫蠶者靈蟲，衣被天下。愚氓坑蠶獲利，有此徵報爾。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三《克謹篇》 至正九年間，河内民家養蠶。及熟而上箔，共結成一幅，宛如旗狀。又一家蠶數千萬，共結成一繭，大如數石甕。蓋亦倮蟲之孽，爲兵之兆也。

鄜州路宜君縣孟皇村，呼景賢母舅石氏，養蠶三十箔。其蠶忽變，萬蠶合併爲千，千化爲百，百化爲十，十化爲一巨蠶，大如瓜瓠，及老而簇吐絛，計重一十五斤。當時以爲瑞，及元末，小總兵王保保與慶陽李思齊治兵相攻，屠剪其村，石氏遂滅，蓋倮蟲之孽也。

又呼家，其母養蠶將老，蠶忽唧唧有聲，次年母卒。

清・允禄、梅穀成、何國宗《協紀辨方書》卷三 《堪輿經》曰：蠶室者，歲之

凶神也，主絲繭綿帛之事，所理之方，不可修動，犯之，蠶絲不收。《廣聖歷》曰：蠶室者常與力士對衝。

按太歲之四維：一奏書、二博士、三力士、四蠶室。奏書在太歲之後，維天子古與稽，今與居左圖，右史所鑑之，以出治者也，故於太歲爲最親。而近爲神之貴，而吉者也。博士文臣也，出納王命，行政施惠，故與奏書衝，而在太歲之前，亦吉神也。力士武臣也，在太歲之前，隅若羽林千牛旗，纛旄麾之屬，專掌殺伐，故其方之軍旅，可命以討有罪也。與力士對衝，而在太歲之後，隅者後宮之地，后妃之屬也。後宮之事，莫大於親蠶，以供郊廟祭祀之服，故以蠶室名之，而亦不可抵向也。



蠶室



蠶官

《曆例》曰：蠶官者，歲中掌絲之神也，所理之地，忌營構宮室，犯之蠶母多病，絲繭不收。黎幹曰：歲在東方，居戌在南，方居，丑在西方，居辰在北方，居未。《考原》曰：蠶官者，蠶室之官，使蠶得養也。如歲在東方，屬木，木養於戌，故在戌歲。在南方屬火，火養於丑，故在丑歲。在西方屬金，金養於辰，故在辰歲。在北方屬水，水養於未，故在未也。

《曆例》曰：蠶命者，掌蠶之命神也，所理之地，不可舉動，百事犯之者，主傷蠶絲繭不收。黎幹曰：歲在北方，居申歲。在東方居亥歲。在南方居寅歲。在西方居巳。《考原》曰：蠶命者，蠶之所係，以生也。如歲在北方，屬水，水生於申，故在申歲。在東方屬木，木生於亥，故在亥歲。在南方屬火，火生於寅，故在寅歲。在西方屬金，金生於巳，故在巳。今之蠶命，子年未、丑年午、寅年亥、卯年戌、辰年巳、巳年丑、午年寅、未年申、申年卯、酉年辰、戌年子、亥年酉，此恐有悞。又按《萬全廣濟》云：亥子丑年、未坤申寅卯辰年、戌乾亥巳午未年、丑艮寅申酉戌年、辰巽巳假如亥子丑年，蠶官在未，蠶室在坤，蠶命在申是也，余倣此。



蠶命

蠶官蠶命總論　人之生也，食穀而衣絲。殖穀者在野，無一方而不宜也。養蠶者在室，則營構必有宜忌焉。太歲爲本年之主，則是年之蠶，即太歲之所生也。所生之庫地，即蠶之官府也。故有蠶官方位。歲在東方，東方木，木生火，火庫戌，故戌蠶官也。蠶以是年生，則是年方位之所，受生即蠶所受命也，故有蠶命方位。歲在東方，東方木，木長生，在亥，故亥蠶命也。餘倣此。

清・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四〇《蟲豸門蠶》　蠶子成字　麈餘嘉靖時，昆陽州訓導任鉞家養蠶，生子布箔上，成不仁水火拜告天地八字，次日又成一州之大可不慎之八字。至秋滇池汎濫，蕩析民居千餘所。

蠶神報冤　沈周客座新聞：宏治時，皂林獲盜三人，伍氏家丁也。伍氏畜蠶，蠶多桑薄，棄而瘞之。三人駕船市葉，有大鯉躍舟中，載歸，忽巡司至，見其頭，艙有人腿，三人自相驚駭，縛解所司，不得已誣服。押至家妄指瘞蠶，地發之見屍，乃少一腿，家主俱抵罪。

慬母慬　吳寬集，慬母者蜀之魚鳧人也。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慬慬然也，號曰慬母。

清・周學濬纂（同治）《湖州府志》卷三〇《輿地略・蠶桑上・浴重溜種》　俗以臘月十二日爲蠶生日，取清水一盂，向蠶室方采枯桑葉數片，浸以浴種，去其蛾溺毒氣也。或加石灰，或加鹽滷，浴後於無煙通風房內晾乾，忌挂於苧麻索上，孕婦産婦皆不得浴。《西吳蠶略》一云：種有二，一曰，鹽種繭細而堅。中有細頸，名曰腰箍。一曰灰種，繭大而鬆。臘月十二日浴之，鹽用食鹽，將種布按用紙者曰種紙，又通名種連。置扁內，鹽糝布上没子爲度，用濃茶一盌候冷噴之，令涇透，放屋上及庭中，經霜露七宿始收下。如遇雨雪當早收。刷去其鹽灰，用石灰每方尺許用糰子大一塊，盛於瓷盆，滾水泡化，待温浸入。《育蠶要旨》。曰殺種。董蠡舟《南潯蠶桑樂府・小序》。點綫香一枝，香盡瀝乾，放扁內令經嚴霜凝凍至醉，司命日用蒸糰子湯待温，將種浸入，亦以綫香爲度，輕輕瀝乾，曬燥收藏，鹽灰三種並同，《有蠶要旨》。是名滷種。亦有用寒食日者。《南潯鎮志》。一云醃種法，十二月十二日，取蠶布輕輕撲去石灰，以炒熟之鹽，俟其冷勻，鋪其上，摺好浸涼茶中，至是月二十四日取出展開，承以米篩，用清水頻頻輕沃之，去其鹽氣，試之以舌絶無鹹味，乃可。俟其自乾，摺好以棉衣護之，置箱中。不宜壓，不宜近香氣。所以必須醃者，借鹹氣以殺其子之無力者。耳不醃

者，謂之淡種，易病，且不若鹹種之繭堅厚。《廣蠶桑說》。種承嚴霜者，名寒露種。他處有於二十四日浴於川，或上元日及二月十二日用菜花韭花浴者，有浴至三次者，各處不同。《西吳蠶略》。俗於臘月十二日、二月十二日禮拜經懺，謂之蠶花懺，僧人亦以五色紙花施送，謂之送蠶花。《吳興蠶書》。寒食節具牲醴禳白虎，以祛蠶祟，以米粉肖白虎神像，祭畢棄之。《西吳蠶略》。設酒餌以禱棟柱，謂可祛鼠耗。《吳興蠶書》。是日市門神貼之，以石灰畫地爲弓弩形，以祛祟。董蠡舟《樂府小序》。清明食螺，謂之挑青，以殼撒屋上，謂之趕白虎。《湖錄》。招村巫禳蠶室。《西吳蠶略》。董蠡舟《南潯蠶桑樂府・浴蠶》：隔歲招搖，指星紀農事，告登蠶事始盡。攜布種置中庭一宵，露置冰霜裏，取潤還須茗汁淹灑，以蜃灰糝。以鹽田家一例，鋤非種先事，全將醜類殲。轉眼已過百五月老婦瓶盆羅滿室，粉餈祀竈，爲祈蠶，蒸來翠釜湯，餘熱油蔓豆莢花叢，摘取一握，投湯中，挹湯滃種，令霑浥更借茅簷，薄日烘摒擋。忽忽日過午，何暇挑青，禳白虎，呼兒換卻舊門神，還待布灰畫作弩。董恂《南潯蠶桑樂府・滃種》嘉平二七良日逢，以水浴種，當去冬今年，又到清明夜，浴蠶例與殘年同。門神競向白板貼，以灰畫地如彎弓，祈禳白虎，辟蠶祟，欲趨其吉，先祛凶。婦姑忙忙不得暇，磨米作團，虔且恭蒸團，水香滃布上，采摘花片攙其中。一年蠶計，此初事能慎厥，始斯有終，深閨努力，促鍼黹拮據，忙月無餘功。

又《蠶禁》蠶時多禁忌，雖比户不相往來。宋范成大詩云：采桑時節暫相逢。蓋其風俗由來久矣。官府至爲罷徵，收禁勾攝。《胡志》。按：學政試士提督閱兵按臨湖州並避蠶時謂之關蠶房門。收蠶之日，即以紅紙書育蠶二字，或書蠶月知禮四字，貼於門猙。遇客至，即懼爲蠶祟，晚必以酒食禱於蠶房之內，謂之掇冷飯，又謂之送客人。《吳興蠶書》雖屬附會，然旁人知其忌蠶，必須謹避，庶不致歸咎也。有實係當忌者，曰雨，曰霧，曰黃沙，葉有霧甚毒，雨亦不宜，黃沙必洗。曰氣水葉。葉久貯，氣熱蒸濕者。《育蠶要旨》。蠶初生時，忌屋內埽塵，忌炙煿魚肉，忌油火紙於蠶屋內吹滅，忌側近舂擣，忌敲擊門窗槌箔，忌蠶屋內哭泣，忌穢語淫辭，忌未滿月產婦作蠶母，忌帶酒人切葉飼蠶，忌一切烟熏，忌竈前熱湯潑灰，忌產婦孝子入家，忌燒皮毛亂髮，忌酒醋五辛羶腥麝香等物，忌當日迎風窗，忌西照日，忌正熱著猛風驟寒，忌正寒陡令過熱，忌不潔淨人入蠶室，忌蠶屋近臭穢。《西吳蠶略》。蠶喜靜而惡鬧，勿任人喧嚷其旁。忌醋瓶酒甕藥鑪，及一切有香氣之物勿使近，蠶婦勿佩香囊。忌煙，吸煙者向蠶吐之，蠶口立流黃水。忌油漆，勿於飼蠶處油漆器具。《廣蠶桑說》。

又《蠶桑下・相種》蠶蛾布子參錯不齊，村嫗以相種爲業者，就種之斜整疏密，擬其形似，撰爲致語，以占吉凶相欺誑，曾無中也。《胡志》。沈炳霞《樂府・相種》：蛾生蠶子鋪重重，縱橫紛錯尋無蹤。誰能於此辨疏密，何況從之定吉凶。前村老嫗口懸河，家家相種工揣摩。强尋形似相髣髴，約略推求多荒忽。斜行如葉復如花，圓轉成錢更成月。就中一幅勢如龍，蜿蜒天矯下碧空。誠哉天造非人工，此圖最吉餘難同。無端蠶紙成卦繇，世俗荒唐那可究。不聞相馬與相士，猶或失之肥與瘦。

又《賽神》俗呼蠶神曰蠶姑，其占爲一姑把蠶則葉賤，二姑把蠶則葉貴，三姑把蠶則倏賤，倏貴而吳興。掌故集引《蜀郡圖經》曰：九宮仙嬪者，蓋本之列仙，通記所稱馬頭孃，今佛寺中亦有塑像，婦飾而乘馬，稱馬鳴。周密《癸辛雜識》作名。王菩薩鄉人多祀之。《胡志》。下蠶後，室中即奉馬頭孃，遇眠以粉繭香花供奉，蠶畢送之出火後，始祭神。大眠上山回山繅絲皆祭之，神稱蠶花五聖，《西吳蠶略》謂之拜蠶花利市。董蠡舟《樂府小序》。考通典周制，享先蠶，先蠶天駟，蓋蠶與馬同氣也。按：今俗稱蠶王天子。漢制祭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北齊乃祠黃帝軒轅氏。湖州向奉先蠶，黃帝元妃西陵氏，嫘祖神位於照磨，故署，乃折衷後周法。耳不知始於何時。嘉慶四年，撫浙中丞以浙西杭嘉湖三府，民重蠶桑，請建祠以答神貺。奏奉

俞允乃建廟於東嶽宮，左曰：蠶神廟有司祭祀，鄉氓雖瞻敬惟虔，而蠶時猶不敢褻祀先蠶。是小民知禮，第五聖之名，鄙俗不典，民間報賽祀菀窳婦人、寓民公主亦無不可。或祀蜀君蠶叢氏，亦得馬頭孃授爲九宮仙嬪語，本搜神不免荒誕，按身女好而馬，頭首固五帝所占，蠶理也。語出荀卿，足爲典要，他說可廢。《西吳蠶略》。湖俗佞神不指神之所屬，但事祈禱，不知享祀之道藉，以報本非，所以祈福免禍也。或曰：蠶月人力辛勤，正須勞以酒食，屢借祠神，以享餕餘，是亦一道也。《吳興蠶書》。沈炳震《樂府・賽神》：今年把蠶值三姑，葉價貴賤相懸殊。儂家幸未食貴葉，唯姑所貶誠難誣。猪頭爛熟粉餌香，新篘茅柴炊黃粱。高燒榫燭光輝煌，大小男女拜滿堂。酹酒燒錢神喜悅，傴僂送神脯酒撤。團欒共坐享神餘，大肉硬餅堆盤列。老翁醉飽坐舂風，小兒快活舞庭中。酒餅已罄盤已空，堂前摒擋還匆匆。貍奴不眠勤捕鼠，賸有魚頭卻賚汝。董蠡舟《樂府・賽神》迓寒驟瞑蠶無痾，燥濕有患煩護呵。蛇鼠不耗葉不貴，蠶姑降福亦已多。貧家何以酬神惠，牲醴蠲潔恭報賽。挈籃市物向街頭，拚把新絲一車賣。花冠雄雞大冣首，佳果肥魚舊醳酒。兩行紅燭三炷香，阿翁前拜童孫後。孫言昨返自前村，聞村夫子談蠶神。神爲天駟配嫘祖，或祀菀窳寓氏主。九宮仙嬪馬鳴王，衆說紛綸難悉數。翁云何用知許事，但願神歡乞神庇。年年收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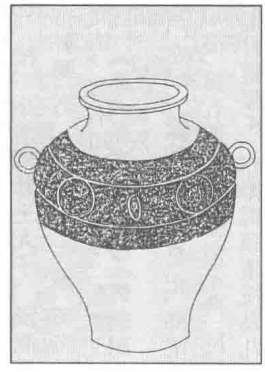
十二分，神福散來謀一醉。開圩明日到處同，插秧農父多匆匆，又將疊鼓祈先農。

又《占驗》 占候古法也。蠶與田並重，故農家推測田之外，唯蠶術士之説與謠諺所陳或驗或否，正不必盡斥之爲無稽也。《吴興蠶書》。占蠶湖以春初，迎盧姑卜蠶，即古紫姑遺意。《西吴蠶略》。正月中旬，延陰陽家擲錢布卦，以卜蠶事。又以寅申巳亥年爲大姑把蠶，子午卯酉年爲二姑把蠶，辰戌丑未年爲三姑把蠶，大姑多損傷，二姑最吉，三姑則吉凶無定。村夫村婦共相推論，而於古人占候之書，罕有明其術者。按《淮南子》云：攝提格之歲，寅蠶不登單閼之歲，卯蠶昌執徐之歲，辰蠶閉大荒落之歲，巳蠶小登敦牂之歲，午蠶登協洽之歲，未蠶登涒灘之歲，申蠶登作噩之歲，酉蠶不登閹茂之歲，戌蠶不登大淵獻之歲，亥蠶閉困敦之歲，子蠶稻麥昌赤奮若之歲，丑蠶不出此，以歲陰論也。《史記・天官書》云：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周益公日記》云：正月内有三子，葉少蠶多，無三子，葉多蠶少。《田家五行》云：穀雨日辰值，甲辰蠶麥相登，大喜忻。穀雨日辰值，甲午每箔絲觔得三斤。《羣芳譜》云：元日值巳蠶傷，此以日辰論也。《便民書》云：元日霞氣主蠶少。《陶朱公書》云：二月虹見在西，主蠶貴，此以雲物論也。《田家五行》云：清明午前晴，早蠶熟，午後晴，晚蠶熟。《齊民要術》云：要知蠶善惡，常以三月三以是日，天陰無雨不見日，大善。《臞仙神隱》云：立春天陰無風，蠶麥十倍，此以節候陰晴論也。至俗所傳流郎歌：地母經，多隱語，鄙詞不足盡信。《吴興蠶書》。正月九日爲蠶晴則吉。按俗云：七人八穀，九蠶十麥。十二月十二日爲蠶生日，宜晴。諺云：三月三落雨落到繭頭白。又云：有春好看蠶，無春好種田。謂立春節。《南潯鎮志》。《玉曆通政經》：舍北種榆九株，蠶大得。《西吴蠶略》。占桑：正月一日，納音屬木，爲蠶，食一葉。至九日，納音屬木，爲蠶，食九葉。少主貴，多主賤。《南潯鎮志》。歲支在丑屬牛，在卯屬兔，在午屬馬，在未屬羊，並主貴，以其皆食芻也。或以枯葉貴，則次年之葉亦貴，賤則亦賤，所謂桑條無二價也。《便民書》云：元日有霧主葉貴。《田家五行》云：諺曰：三月初三晴，桑上挂銀瓶，三月初三雨，桑葉成苔脯。又云：雨打石頭斑，桑葉賤價難，言蠶損葉無用也。《吴興蠶書》。一云：三月三日有雨則貴，四日雨尤貴。諺曰：三日猶可，四日殺我。《西吴蠶略》。清明日插柳，卜桑葉貴賤，柳葉早瘁則桑葉貴。《王道隆蒼城文獻》。今俗專以三月十六日爲主，謂是日天做葉，市終日，晴或終日雨，則葉價貴賤有常，若午陰午晴，則貴賤無定，朝更暮改也。《吴興蠶書》。占絲緜：絲緜之貴賤，由於蠶之荒熟，亦由於商估之聚散。古人有測候法，《陶朱公書》云：元日日出時有紅霞，主絲貴。《羣芳譜》云：元日值丁，絲緜貴。《農政全書》云：重五日雨，主絲緜貴。今農家官租私債，憑絲以償，絲脱車即公私交迫，豈能推測以待價哉，然亦不可不知。《吴興蠶書》。按：俗又以迎春時，芒神手執絲鞭，主絲貴，執苧鞭，主絲賤。一擇吉日：五行各書，有浴蠶吉日，爲甲子丁卯庚午壬午戊午五日。有出蠶吉日，爲甲子甲寅甲午乙巳乙未乙酉丙午丁未戊午戊申庚午壬午癸卯癸酉十四日。有繅絲吉日，爲子寅午申酉亥日，及成收開日。又庚午爲蠶父生日尤，吉庚戌爲蠶姑死日忌，鋪蠶房又陳藏器《本草拾遺》云：二月上壬日，取土泥屋之四角，宜蠶。《吴興蠶書》。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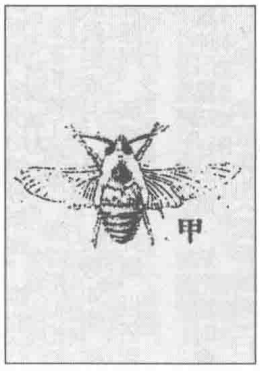
清・梁詩正、蔣溥等《西清古鑑》卷三四

周蠶紋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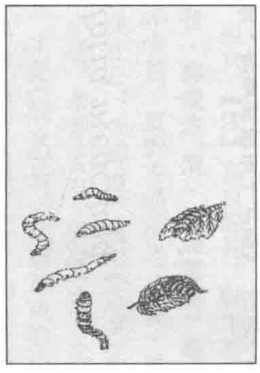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一分，深一尺，口徑五寸五分，腹圍三尺一寸二分，重一百九十一兩。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 擬體之例三種：甲，蛾之一種。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蟲部》

蠶月條桑



野蠶*Bombyx mandarina*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蟓，桑蘭



又　蟓，音象。桑繭。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

蟓：似兩、式亮二切，桑蠶也。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　蟓，桑繭。其半屬物，不能包者也。《易》曰：見乃謂之象。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蟓》　蟓，桑繭。野蠶不養於人，就桑食葉作繭者，比家蠶小而行疾。其作繭長半寸以來，亦橢而長，其一面平。多則歲宜蠶，野人嘗以卜蠶之熟否。楚俗於上春，以麪裹肉或糖蒸之，亦平其一面，謂之繭子食之，蓋取象。此古者，稱野蠶成繭以爲瑞。若蟓者歲未嘗無，但成繭者，言其成熟如家繭。漢自王莽以來，田疇蕪廢，杼柚其空。至光武之初，野穀旅生，野蠶成繭，人獲其利，蓋地力久曠而有餘，故穀易生樹，力久蘇而有餘，故繭易成。唐武德中，梁州亦言野蠶成繭，百姓採而用之，亦其類耳。又《古今注》：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牟山，有野蠶爲繭，收得萬餘石，民人以爲絲絮，此最有數者野繭。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釋蟲》　蟓，桑繭。《爾雅翼》：蟓，野蠶不養于人，就桑食葉作繭者，比家蠶小，而行疾。古者稱野蠶成繭以爲瑞。若蟓者，歲未嘗無，但成繭者，言其成熟如家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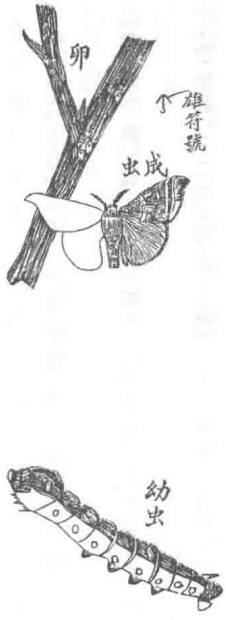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　蟓，桑繭。蟓，音象。【注】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蚕。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二《釋蟲》　蟓，桑繭。【注】即今蠶，今本蠶，語作蚕。

清・王元綍輯《野蠶録》卷二《野蠶名》　桑蠶生桑樹上，色類桑皮，頭微昂，長寸許。繭白而暗，小而堅。蛾，灰黃色，有黑紋，與家蠶蛾相似。春秋再熟。《爾雅》蟓，桑繭。《本草綱目》云：蟓即今桑上野蠶也。張籍詩：宅邊青桑垂宛宛，野蠶食葉還成繭。許渾詩：野蠶成繭桑柘盡。辛棄疾詞：桑嫩野蠶生。見於古人吟詠者甚多，其生於山桑上者，絲尤堅韌，即《禹貢》之檿絲也。

柘蠶生柘樹上，與桑蠶同。《玉海》：祥符五年五月，藤州鐔津縣，野蠶成繭，是州素不産蠶，此蠶食山柘而成，州緘絲以奏。是柘蠶自古有之，按柘亦可飼家蠶，《蠶書》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絃，清響勝凡絲，今養蠶家於桑葉未發時，多有用之者。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四章《桑之蛞蝓・野蠶》　成蟲。體長五分至六分，翅之開張一寸二至一寸半。雄者其色暗褐而稍帶緑色，併有黑褐之紋條。前翅近翅底之部分，有二個弓狀之横綫，近前緣翅之中央，則生一個之弦月紋，其外側有斜走之直綫，近外緣部，又有灣曲綫，前緣角呈黑褐，内側爲灰褐。後翅色黑褐，内緣有弓狀形之白紋。觸角羽狀而色褐。胸背與前翅同色，腹背色同後翅。雌蛾之斑紋，與雄同，惟不甚明晰。



幼蟲。充分成長，達二寸内外，色暗褐或黑褐，形與家蠶無異。頭較小，第二三節則膨大，又第二節之兩側，各生一個黑紋，其周圍呈赤色，背上更有兩個濃色之圓形紋，第五節與第八節之背上，則有馬蹄形之紋，第十一節之背上，生黄褐色之尾角，其他兩側，則有散布之赤褐紋。

經過習性。每年一回發生，卵子越冬，翌年春，如家蠶卵變色而孵化，經四次脱皮，結灰白或灰黄之薄繭，亦與家蠶無異。惟棲止野外，成長之日數無定，大約六七日後，始化爲蛾，性活潑，而能飛翔，此外習性無異家蠶。

驅除法：

一、冬時搜尋其卵，以撲滅之，惟卵色如樹皮，尋時務宜仔細。

二、四五月間，搜尋幼蟲，以滅殺之。

三、以誘蛾燈誘引成蟲，或未化蛾以前，搜尋其繭以焚殺之。

清・周學濬纂（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一《輿地略・蠶桑下・桑蠶》 生於桑間，形與蠶同，色黑而差小，《爾雅》蟓，桑繭即此。其繭一面著樹而平，色亦不白。《西吴蠶略》。每年五六月採一次，八月又採一次。《南潯鎮志》。雙林人繅絲用織皂綾，諸史載野蠶成繭，表獻爲瑞，亦有司緣飾之詞。蓋多則害，桑湖人每於桑上刮去其子，何瑞之有。《西吴蠶略》。

桑蟥*Rondotia menciana*

白蠶

清・沈練《廣蠶桑説・培養桑樹法十九條》 所栽之桑歷年未久，人功地力俱足，而其葉黄瘦多枯枝者，蟲傷故也。蟲有二種：一生皮内，一生皮外。**【略】** 皮外生者，常在五六月間，狀與蠶同而差小，俗謂之白蠶，專食桑葉，桑葉雖肥大，一經此蟲，便如麻布。

尺蠖科Geometridae 分部

屈伸蟲、蚇蠖、蜪、縊女、蟤、蟥蠖、步曲、步屈、蚚蠖、弔頸媳婦、尺蟥、蠽蝮、蠽蠋、度蟲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蜪，縊女



題解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釋蟲》

蜪，縊女。**【注】** 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音義】** 蜪下顯反，《字林》下研反，孫音倪，案倪字下顯苦見二反。縊一賜反，一音翳，是反。喜許記反。經古刑反。**【疏】** 蜪小黑蟲也，赤頭，喜自縊，故又名縊女。《説文》云：蜕爲蝶是也，經即縊也。《晉語》：申生使猛足辭於狐突，乃雉經於新城廟。僖四年左氏傳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是謂縊爲經也。

又 蠖，蚚蠖。**【注】** 今蠽蠖。**【音義】** 蠖，枉略反，《字林》於郭反。蚚，音尺。《易》云：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亦作尺蠽，子逸反。又音即蟤，子六反。

《字林》云：蚓蟥蚹蠖。【疏】蠖一名蚹蠖。郭云：今蚓蟥。《方言》云：蟥蟥謂之蚹蠖，郭云又呼步屈。《説文》云：蠖，屈伸蟲也。《易·係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者，是也。蟥音即，蟥音叔。

又卷九《考證》 蜆，縊女。【注】喜自經死。陸本喜作憙。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蟥蟥謂之蚹蠖。即踧二音，蠖烏郭反，又呼步屈。案蚹古通用尺。《易·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信也。《爾雅》蠖尺蠖。郭璞注云：今蚓蟥。疏引《方言》此條文並同。潘尼贈侍御史王元貺詩：蠖屈固小往。李善注云：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爲步屈也。《廣雅》尺蠖蟥蟥也。本此《説文》云：尺蠖屈申蟲也。《考工記》慶筋庾蠖潛。鄭注云：庾蠖屈蟲也，庾蠖即尺蠖。《太平御覽》引郭注云：尺蠖有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木葉上，今蜾蠃所負爲子者。有即又之訛，今《方言》各本無其色，以下二十字或屬脱文。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蠖：尺蠖，屈申蟲也。从虫，蒦聲。烏郭切。

蜆：縊女也。从虫，見聲。故典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蟥：於縛切，屈伸蟲。

又 蠖：於縛切，屈伸蟲。

又 蜆：户千、户典二切，蜆縊女，小黑蟲。

又 蟥：子六切。蚓蟥，尺蠖也，步屈也。

又 蟥：音縊，蟲名。

又 蚹：音尺，蚹蠖蟲。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蠖：王縛切，蠖略行步進止兒。又鬱縛切，屈伸蟲也。又屋郭切。《説文》尺蠖，屈申蟲也。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 蜆，縊女。縊而死非勇也，女之見如此，其計畫無復之爾。

又 蠖，蚹蠖。蚹，尺也。蚓，引也。蒦於尺，信於引。按：蠖行若今以指步尺，屈而後伸，一名步屈是也。《方言》曰：蚓蟥謂之尺蠖，蚓蟥蟥而後即，凡求伸者當如此。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 蜆，縊女。音寅。《説文》云：蜕爲蝶也。郭氏謂小黑蟲，赤頭喜經死，故曰縊女。

又 蠖，蚹蠖。郭云：今蚓蟥。《説文》云：蠖，屈伸蟲也。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蠖：或作蜆，今音現。赤頭黑虫，一名縊女，善自縊也。又音顯，小虫也。

又 蟥：子六反。蚓蟥，尺蠖也。蚹蠖，上昌石反。下烏郭反，蚹蠖，屈伸虫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蜆：，胡千、呼典二切。《爾雅》曰：蜆，縊女。釋曰：小黑蟲也，赤頭，喜自縊，故又名縊女。《説文》蜀本曰蜕爲蝶，是也，唐本曰：即繭字。

又 蠖：，烏郭切。蟲屈申而行者，多生桑上，其長至尺。《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郭璞曰：即今蚓蟥，又名步屈。尺别作蚹，非。

元·梁益《詩傳旁通》卷八 步屈，一名蠖。許慎《説文》以爲屈伸蟲。《易繫》云：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爾雅》尺字作蚹，从蟲。郭璞注：以爲蚓蟥。揚雄《方言》以爲蟥蟥，其狀如蠶，而絶小，行則促其腰，使首尾相就，乃能進步，屈中有伸，故名屈伸。鄭康成謂之屈蟲。郭景純又謂之步屈，今北方亦呼步屈。老則吐絲作繭，然不可用。蚓音即，蹴音促，子六切，蟥在資切。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胡典切。縊女也。从虫，見聲。

又 ：烏鄰切。尺蠖，屈申蟲也。从虫，蒦聲。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蚓：子力切，音即。蚓蛆蜈蚣别名，又蚓蟥尺蠖也。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五〇《蟲魚下》 縊女，蟲也，一名蜆。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昔齊東鄙，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縊，俗傳此婦骸化爲蟲，故以縊女名蟲也。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蚓：蚓蟥。《玉篇》：蚓蟥，尺蠖也。

又 蝹：《唐韻》、《集韻》並所六切，音縮。蚓蝹，尺蠖也，亦作蟥蝹。詳蠖字注。

又 蟥：《唐韻》、《集韻》並於賜切，音縊，縊女蟲名，俗从虫。《爾雅·釋蟲》蜆縊女注：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第十五》 蜆，縊女。蜆，音演。

【注】曰：蜆，一名縊女，小黑蟲，赤頭，喜自縊死，故名。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蚹蠖。《考工記》作斥蠖。主云：屈蟲。《文選

注》蚸作蚨。農師云：《漢志》曰：尺者，蠖也，蠖之義蓋取諸尺，蚓之義蓋取諸引，引者伸也，蠖于尺伸於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放是乎。按今俗呼尺寸蟲，《繫辭》所謂屈以求伸。《晏子春秋》所謂食蒼則蒼，食黃則黃者也。鄂州云：蠖亦作繭而小。段成式稱尺蠖之繭爲蝶。今蝶蓋青蟲所化，非行步屈伸者，蠖或爲蛾，未可知也。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釋蟲》 蜎，蠉女。**【釋名】** 蠉阨也，阨其頸也。

又 蠖，蚸蠖。《易・繫辭》孔疏：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後之信也。《考工記》麋筋斥蠖濕，鄭**注**：斥蠖屈蟲也。賈**疏**：弓背若用麋，其濕文，如斥蠖文。《亢倉子・政道篇》：猶蠖屈之于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廣雅》：尺蠲蠖蟈也。《晉書》張協《七命》：尺蠖動而成響。文選王袁《洞簫賦》：蟋蟀蚸蠖，蚊行喘息。《爾雅翼》尺蠖屈伸蟲也，如人以指度物，移後指就前指之狀，古所謂布指。知尺者，故謂之尺蠖。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 蜎，蠉女。蜎下顯文，蠉音翳。**【注】** 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蠉女。**【補正】** 邢疏：《說文》云：蜎爲蝶是也。

又 蠖，尺蠖。**【注】** 今蚸蟈。**【補正】** 邢疏《方言》云：蟥蟈謂之蚸蠖。郭云：又呼步屈。《說文》云：蠖屈伸蟲也。《易・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是也。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釋蟲第十五》 蜎，蠉女。**【注】** 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蠉女。《正義》：蜎一名蠉女。《太平御覽》引孫炎云：小黑蟲，赤頭，三輔謂之蠉女。此蟲多，民多蠉死。又引《異苑》云：蠉女，蟲也。一名蜎，長寸許，頭赤身赤，恒吐絲自懸。《六書故》引《說文》蜀本云：化爲蝡是也。

又 蠖，蚸蠖。**【注】** 今蚸蟈。《正義》：蠖一名蚸蠖。《考工記》謂之斥蠖。鄭注：屈蟲也。《繫辭傳》云：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說文》云：尺蠖屈伸蟲也。郭氏讚云：貴有可賤，賤有不珍。嗟茲尺蠖，體此屈伸。論配龍蛇，見歎聖人。**【注】** 今蚸蟈。**【正義】**《方言》云：蟥蟈謂之，蚸蠖。郭氏彼注云：又呼步屈。《廣雅》云：尺蠖蟥蟈也。《衆經音義》引舍人云：宋地曰：尋桑也，又引《纂文》云：吳人以步屈名桑蠹一名蚸蟈。《太平御覽》引郭氏云：尺蠖有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木葉上。今蜾蠃所負以爲子者，蓋郭氏《音義》之文也。今屈伸蟲多在桑樹上，色青而小，其在他草木上者，隨所食而變，故晏子春秋謂尺蠖，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也。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三《釋蟲》 蠖，蚸蠖。**【疏】** 蟥蟈謂之蚸蠖，今本蟥誤从脊，蟈音踧，今本踧誤脱足傍。

又卷五 蜎，蠉女。《釋文》：蜎，下顯反，字林下研反，孫音倪。今本音演，非。《廣韻》蜎在二十七銑，演在二十八獮。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三〇 蜎，蠉女。小黑蟲，赤頭，三輔謂之蠉女，此蟲多自蠉死。同《御覽》九百四十八。

清・周靖《篆隸考異》（文含校）卷三《虫部》 蟻：俗篆作蟻，于戲切。小蟲，赤頭，喜自蠉，故名。《爾雅》：蜎，蠉女。

清・阿桂、劉謹之等《盛京通志》卷一〇七《蟲豸類》 尺蠖，似蠶而絶小，促其腰使首尾相就，乃能進步。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蠖：尺蠖。逗。疊韻字。詘申蟲也。詘，各本作屈，非。今正。詘者，詰詘也，曲也。《易・繫辭》曰：尺蠖之詘，以求信也。信，古伸字。《釋蟲》曰：蠖，尺蠖，注：今蚸蹴。《方言》曰：蟥蟈謂之蚸蠖。注：又呼步屈。从虫，蒦聲。烏郭切。

蠉：蠉女也。與《釋蟲》同。郭云：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蠉女。从虫，見聲。胡典切。

清・李元《蠕範》卷二《物化第四》 蜎，蠉女也，弔頸媳婦也。黑身赤首，喜自蠉死，頸有小絲係之，或蜕爲蝶。

又卷三《物體第五》 尺蠖，步屈也，蚸蟈也，蚸蝓也，蠾蠋也，尺蠲也，度蟲也。形小色青，多足，行則屈腰使首尾相就，食桑葉。繭絲不任用。食黃則黃，食蒼則蒼。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尺蠖》 《埤雅》：尺蠖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旭按：此蟲似蠶而細長，寸許，青色，其行必屈而後伸，故又名步屈，又名蚸蟈，又名桑蠹。今二三月，桑樹上有之，草中尤多，入夏能羽化。又有一種黃色者，蓋色隨所食之葉而變也。

又《蜎》 《爾雅》：蜎，蠉女。**【注】** 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旭：按此物好吐絲自懸，故名蠉女，其背有黑甲。

綜述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釋蟲・蚸蠖》 蚸蠖，屈伸蟲也，一名蚸蟈，又呼步

屈。《方言》曰：蝍蟟謂之蚸蠖。賦曰：龍伸蠖屈，蠖屈蓋將以求伸也。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言以屈道致伸。《漢志》曰：尺者蠖也，蠖之義蓋取諸尺，蚓之義蓋取諸引，引者伸也，蠖於尺，伸於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蠖，豈放是乎。《亢桑子》曰：夫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蚸蠖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蚸蠖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舊說蚸蠖之繭，化而爲蝶，此猶蛹之變蛾爾。賦曰：蟭螟飛而生風，蚸蠖動而成響。言屋之空曠，深靜易以生風，荅響如此。詩曰：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是也。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八《尺蠖》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方言》曰：蟦資蝍子六反謂之尺蠖。郭璞釋之曰：步屈也。步屈云者一步一屈也，多在桑上，其體質似蠶，色灰褐而身瘦長，其腹下兩頭有足，足亦如蠶。每欲進步，先聚屈其體，前後幾相連著而脊背橋起，直如笄釵，兩頭環曲之處也，此其所以爲屈也。已屈而聚，聚已而舒，則遂寸寸前進，是其所以爲伸也。吾鄉俗呼度音鐸蟲，度者蠖音之訛也。《爾雅》曰：尺蠖。《說文》則曰：曲信蟲。韓集城南聯句曰：桑蠖虛指，皆可互相發明也。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尺蠖》 尺蠖，屈申蟲也，狀如蠶而絶小，行則促其腰，使首尾相就，乃能進步，屈中有伸，故曰：屈申。鄭康成謂之屈蟲，郭景純謂之步屈，皆此義。又如人以手度物，移後指就前指之狀，古所謂布指，知尺者，故謂之尺蠖。《漢書》律曆志曰：寸者忖也，尺者蠖也，則蠖亦自有尺之義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聖人於物稱名小而取義大，不以龍蠖巨細，而有所遺。《晏子春秋》曰：尺蠖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然郭璞注《方言》以爲尺蠖步屈，色青而細小，爲蜾蠃所負爲子者。按蜾蠃所負乃螟蛉。《毛詩義疏》云：螟蛉似步屈，此說是矣，正以爲步屈則非也。蠖亦作繭而小。《甘泉賦》曰：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蜎蜎蠖濩之中。解者以蜎蜎蠖濩，爲刻鏤之形。予按《釋魚》，有蜎蠉，水中小赤蟲。《莊子》所謂還虷者藏沙中，穴如箴孔而蠖，亦吐絲作繭，有所布濩。以此況帝居者，蓋白藏於密精，義入神之至也。張協《七命》曰：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此以微蟲表帝居之淵默，亦此義耳。尺又作斥。《考工記》弓人之職，合濡若手背，文角環濡牛筋，黃濡麋筋斥蠖濡。此說弓表裏濡漆，相合之處若人手背文理相應。隈裏濡文如環，弓背用牛筋者，文如麻子，用麋筋者。文如斥蠖云：段成式稱尺蠖之繭爲蝶，今蝶蓋青蟲所化，非行步屈伸者，蠖或爲蛾未可知也。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鳥獸卷六 蚸蠖屈申蟲也，一名蝍蟟，又呼步屈。似蠶而絶小，行則促其腰，使首尾相就，乃能進步。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舊說蚸蠖之繭，化而爲蝶，亦猶蛹之變蛾也。



蚸蠖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第十五》 蜆，縊女。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

《說文》：蜆，縊女也。《六書故》引說文蜀本曰：蜕爲蝶也。《御覽》九百四十八引孫炎曰：小黑蟲，赤頭，三輔謂之縊女，此蟲多民多縊死。又引《異苑》云：蜆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按今此蟲吐絲自裹，望如披蓑，形似自懸，而非真死，舊說，殊未了也。《爾雅翼》云：有蟲半寸以來，周圍植以自裹，行則負以自隨，亦化蛹其中，俗呼避債蟲。羅願說此於蛄蜇下，不知此乃蜆縊女也。蜆之言猶磬也，磬於匈人與自經於溝瀆之經義同。而音亦近釋文蜆。孫音倪，倪若見反、倪天之妹，《毛詩》作倪。《韓詩》作磬，磬倪聲相轉也。孫炎讀蜆爲倪，得其音矣。《釋文》蜆下顯反，《字林》下研反，俱失之。

又 蠖，蚸蠖。今蝍蟟。《說文》蠖尺蠖，屈申蟲也。《易・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尺通作庳。《考工記》弓人云：麋筋庳蠖濡。鄭【注】庳蠖屈蟲也。郭云：今蝍蟟者。《方言》云：蟦蟟謂之蚸蠖。郭注即踧二音，是蟦蟟即蝍蟟，《一切經音義》九引舍人曰：一名步屈，宋地曰尋桑也，吳人名桑蠶，今驗步屈小青蟲也。在草木葉上懸絲自縊，亦作小繭，化爲飛蝶。或在桑上，故有尋桑、桑蠶諸名。其在它樹上者，亦隨所染，故《晏子春秋・外篇》云：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矣。其行先屈後申，如人布手知尺之狀，故名尺蠖。今作蚸非類聚引。《爾雅》正作尺，又引郭氏讚云：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申，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清・黃毅編譯《蠶體解剖論・總論・變態》



尺蠖蛹

藝文

南朝宋・鮑照《尺蠖賦》 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屈非向薄。當靜泉渟，遇躁風驚，起軒軀以曠跨，伏累氣而併形。冰炭弗觸，鋒刃靡迕。逢險蹙脊，值夷舒步。忌好退之見猜，哀必進而爲蠹。每驤首以瞰塗，常佇景而翻路。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必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是以軍算慕，其權國容擬，其變高賢圖之。以隱淪智士，以之而藏見。笑靈蛇之久蟄，羞龍德之方戰。理害道而爲尤，事傷生而感賤。苟見義而守勇，豈專取於弦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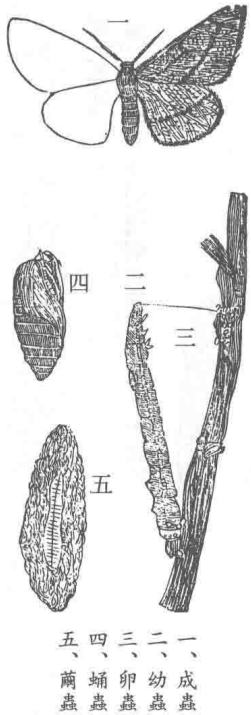
晉・郭璞《尺蠖》 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伸。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唐・東方虬《尺蠖賦》 六氣氤氳，四時平分，天道恍忽，是生萬物。化而爲鳥兮，有鳴鳳之來儀。化而爲蟲兮，有尺蠖之能屈。原夫蠖之爲生也，不飲不食，非榮非利，無欲近道，處身似智。幸稟天地之生，亦承雲雨之施。哂搏擊而爭疾，輕爪牙而自致。其勇也，不怯雷霆之聲。其慎也，寧勞鷹隼之鷙。浩然無悶之境，獨處不爭之地，多其順時而出，就暖而長。吐微絲以逍遥，蹙緩步而來往。當靜泉澄，遇躁風興，屈伸進退，翼翼繩繩。同吹萬而生養，體抱一以含弘。聖人書之，以作誡君子，行之而足徵。況不才之下士，敢求伸以自矜。

桑尺蠖 *Phathonandria atrilineata*

枝尺蠖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二章《桑之尺蠖・枝尺蠖》 成蟲。一名雲形蝶。雌雄略同形，體長七分，翅之開張一寸六至一寸九。前翅灰黑色，生有兩條黑色波狀綫，一綫從內緣之中央，向前緣角之方向斜走，出前緣角處，呈犬牙狀，其一略與前者平行，從翅底之內緣向前緣中央而出，于其出處，形成銳角。後翅形同前翅，中央有黑色橫綫一條，全翅表面，散列黑褐之短橫紋，外緣爲波狀，緣毛灰褐，後翅之內緣，混有白色之長毛。



幼蟲。即尺蠖蟲，充分成長，約達二寸。體色酷類樹皮，背部灰色而帶黃赤，腹部灰黑，散列多數之黑紋。頭扁平似桑芽，體軀成十二環節。氣門黃赤，氣門環黑色。脚五對，胸脚三，其中第三對者最發達。腹脚一，生于末兩節之環節間，尾脚一，稍小于腹脚。其附于桑樹之情形，嘗以腹脚緊貼于樹幹，以體軀作角度，而向外延長，口有吐絲，以支其身，胸脚隱伏胸間，望之如枯死之小枝。但此情形，每在四五齡時，若初孵化，不過一分餘長之小蟲，即稍成長在五六分長之時，亦不能作角度，惟與枝幹緊貼，靜止不動而已。

經過習性。此蟲每年兩回或一回發生。其發生一回者，每年于九十月間產卵，孵化之幼蟲，經二回脫皮後，必覓桑樹空隙，伏居於內以越冬，此時形甚扁平。至翌春更經二回之脫皮，於是始成老熟，纏繞枯葉，造成褐色之粗繭，蟄居其中，化而爲蛹。蛹黑褐而有光澤，至七月上旬，成蛾交尾而產卵。卵初時青藍色，至孵化時，則變紫褐色。一蛾之卵，多者八十粒，少者七十粒，此卵經三星期後，又復孵化而爲幼蟲。至每年發生兩回者，其第一回孵化爲八月，九月老熟，第二回孵化爲十一月，至次年五月老熟，此則經過之習性也。

被害狀況。此蟲晝間不食，常靜止在桑樹下部，至晚响始匍匐上枝，嚙食嫩葉，天一時明，仍復下枝。其行動也，先屈其體，進腹脚於前胸位置，而伸胸足，全體成爲凸字之形，次復由此直綫，再進腹脚而成凸字如前，於是漸屈漸進，彷彿如計尺寸，故俗又名此蟲爲尺取蟲。其蟲發生，原無定期，害桑之大，莫如春季。此蟲喜食桑之新芽，使葉之收獲減少，若其繁殖盛時，能將全園桑芽，悉行食盡，致不能供養蠶之應用。

預防驅除法：

一、桑芽未發以前，宜巡視桑園，細察枝幹中潛伏之幼蟲，以鐵鉗鉗殺，或備竹筒一個，如見幼蟲，即取投入，俟巡畢攜歸，以火焚燒。惟秋季之幼蟲，大概均在枝梢，可於枝梢捕之。

二、五六月或九十月間，桑園有褐色之蛾飛行，可用篝火誘殺法誘之，或用捕蟲網捕之。

三、六七月間，宜搜尋枝幹上所產之卵以潰殺之。惟搜尋羣枝，必須仔細，否則頗不易見。

四、搜尋枝幹而無幼蟲，此則已經成蛹，可尋覓附著枝葉及蟄伏在根際之繭，以燒殺之。

五、此蟲發生盛時，捉不勝捉，可連葉採回，埋入土中，以作肥料，但行此法，宜於十一月間行之。

六、冬時或以藁纏莚紮桑幹，尺蠖畏寒，即入藁中，俟其入後，取而焚之。

七、秋時如見幼蟲多時，可將左列藥品，任取一種，灌注桑樹，以除滅之。

甲：食鹽水即鹽滷。二升，以水一斗八升和之而成。

乙：天竹桂枝水水二升，和天竹桂枝汁一升成之。

丙：苦參水將苦參葉或根細刮，投入水中，浸之經二三日後，再加石灰或草木灰調之。

八、此蟲本有一種之害蟲，係蜂屬，每年能斃死尺蠖蟲不少，故稱自行驅除法。凡被寄生蜂斃死之尺蠖，色黑褐，能以尾脚倒懸於桑枝，如桑枝中見有如斯狀斃死之尺蠖，可不必除去，至明年自有多數之小蜂發生，可以制尺蠖於死命。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寄生蜂之小者最難得，然能以便法得之。桑之尺蠖變黑色時，懸木枝，掇取入瓶，覆寒冷紗。數日後出小蜂似蚊，爲寄生蜂之一。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



桑之害蟲蛾之一種幼蟲

槐尺蠖 *Semiothisa cinerer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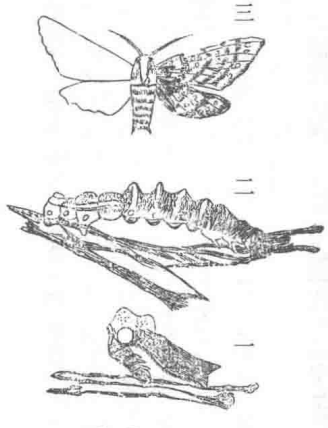
吊死鬼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三 縊女蟲也，一名蜮，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懸。昔齊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經。俗傳此婦骸化爲蟲，故以縊女名蟲。

桑褶翅尺蠖 *Zamacra excavata*

刺尺蠖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二章《桑之尺蠖・刺尺蠖》 成蟲。雌蛾體長六七分，翅之開張一寸七至二寸三。雄蛾體長三四分，翅之開張一寸五。頭部大而有茶褐色之長毛簇生，胸部廣而有灰白與淡褐色之毛，腹部短小而黑褐。翅爲三角形，色灰白而有暗黑之橫綫，與散布之赤褐紋，橫綫粗細不等，前翅四而後翅二，翅緣多凹凸。觸鬚爲羽狀，羽齒則雌蛾短而雄蛾長。



一、幼蟲屈曲形
二、幼蟲
三、成蟲

幼蟲。充分成長，約達一寸五分內外，體肥大而色綠。第四五六七及第十一環節之背面，生有棘狀之突起，尾節亦有兩個突起，此突起在四五六七節者少帶白，而在十一節者則全白，又自七節至十節之兩側，生有兩條淡黃色之縱走

綫。頭部黑褐。脚則黑褐之中而少帶赤褐。

經過習性。此蟲每年一回發生，越年之蛹，至三四月間化蛾産卵。卵色赤褐，形橢圓而扁平。一蛾之卵，約有數百。産卵之法，每數十粒而集一塊，附於桑樹枝幹。其卵經十數日孵化，初爲黑色小蟲，迨成長則變化爲緑色，五六月間，幼蟲老熟，即下枝幹，入土一二寸處，而結五寸長三分闊橢圓形之小繭。結繭之法，通例係數個相連，表面必附著泥土，故其狀如泥塊，頗難搜尋。其蛹形亦橢圓，長約六分，色黑褐而帶緑，頭部尖而尾端有刺，蟄居繭内，以越其冬。

被害狀況。此蟲夜中出而食葉，日間静止之時。恐被鳥啄，常將第五六節之環節捲曲，置其頭部於第九環節之腹下，其狀彷佛如鳥類，故日本又稱其蟲爲カホカク也。即鳥類之意。

驅除預防法：

一、桑田見有幼蟲，可即捕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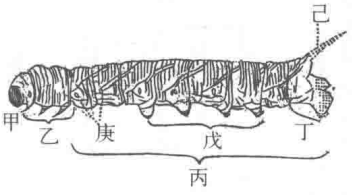
二、搜尋土中之繭，而掩埋之。

三、成蟲多時，可用誘蛾燈誘之。

其餘與枝尺蠖同。

天蛾科Sphingidae分部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



幼蟲
甲：頭部
乙：胸部
丙：腹部
丁：尾節
戊：虚肢
己：尾角
庚：氣門

題解

《爾雅注疏》卷九《釋蟲》（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

蚅，烏蠋。【注】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音義】蚅，烏革反。蠋，音蜀。《説文》云：桑中蟲也。郭云：大蟲如指，似蠶也。【疏】蚅一名烏蠋，形似蠶而大，如指。《詩・大雅・韓奕》云：脩革金厄。毛亦云：厄烏蠋，大如指，似蠶。注見《韓子》。案《韓子・内儲説上七術》，其三曰：信賞盡能。云：蟺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蟺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爲孟賁，是其事也。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蠋：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曰：蜎蜎者蜀。市玉切。

晉・郭璞《爾雅音圖・釋蟲》



蚅，烏蠋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蜀：市燭切。桑蟲也，亦作蠋。

又 蚅：於革切。蝹蠋也。蝹：於胡切。蝹蠋也。蠋：之欲切。鳴蠋、又音蜀。蠾。同上。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蝹：汪胡切。蝹蠋，蟲名，似蠶。

又 蚅：乙革切，蟲名。《爾雅》：蚅，鳴蠋，似蠶。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釋蟲第十五》 蚅，烏蠋。

蠋獨者也，以半屬物，既爲厄矣。所謂金厄，以是爲厄，雖金爲之，豈若委

蛇，就水草耶。《老子》曰：何謂寵，辱寵爲下，此龍也，然猶如此。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釋蟲》 蚄，烏蠋。郭云：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蠋：直正反，螺蠋，虫名。又之欲、市玉二反，皆虫名。

又 蚄，音厄。蚄，蝸蠋，大如指，似蚕，虫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蜀：，市玉切。蜀似蠶，色多青，墳首睍目。似目而非目。葵藿，胡麻，蹲鴟多産之。詩云：蜎蜎者蜀。毛公曰：桑蟲也，毛氏蓋因詩在桑野，而爲此説。《説文》曰：葵中蠶也。上目象其頭，中象其身蜎蜎。《爾雅》曰：蚄，烏蠋。疏曰：《詩》脩革金虎。毛氏曰：虎，烏蠋也。莊周曰：奔蜂不能化藿蜀。韓非曰：蠶似蜀。司馬彪曰：豆中大青蟲也，別作蠋。因之爲巴蜀之蜀。

明・趙撝謙《六書本義》卷八 ：殊玉切。桑中蠶蟲也。一名蚄，指身及頭有文，形伦蠋，非。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蚄：烏革切，音厄。《爾雅》蚄烏蠋注：狀如蠶，亦有五色者，老則作繭，化蛾，孚子，諸草木上皆有之。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六〇《方物記第二・蟲》 《爾雅》：獨者蜀也。蜀，蟲名。此虫大如指，似蠶而無羣，故云蜀。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蚄：《唐韻》於革切，音厄。《爾雅・釋蟲》：蚄，烏蠋。詳蠋字注。

清・焦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七 蠋：**【傳】**蜎蜎者，蠋貌，桑蟲也。**【釋文】**蠋，音蜀，桑蟲也。**【正義】**《釋蟲》云：蚄，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蟲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

循按《説文・虫部》云：蜀，葵中蠶也。引《詩》曰：蜎蜎者蜀。今加虫作蠋者，俗字也。《正義》引《韓子》在《内儲説》云：蟺似蛇，蠶似蜀，人見蛇則驚駭，見蜀則毛起。《淮南子・説林訓》云：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蜀狀相類，而愛憎異其形之，是憎信然。《莊子・雜篇・庚桑楚》云：奔蠭不能化藿蜀。《釋文》引司馬云：豆藿中大青蟲也。《廣志》云：藿蜀有五色者，《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今俗呼爲豆蜀，或呼若鐸，或呼若達，皆一音之轉也。

又卷一〇 厄：**【傳】**厄，烏蠋也。**【釋文】**厄，於革反。毛云：烏噣也。噣，音蜀。《爾雅》作蠋。蠋，桑蟲也。《韓子》云：大如指似蠶，沈音晝。**【正義】**厄，烏蠋。《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引郭注末云《韓子》曰：蠶似蠋。

清・劉玉麐《爾雅校議》卷下《釋蟲》 蚄，烏蠋。《詩・東山》及《韓奕》疏並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釋蟲第十五》 蚄，烏蠋。蠋本作蜀。《爾雅翼》：蠋雖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蠶致養于人，萬百爲族。蠋則獨行，故以比敦然獨宿者。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釋蟲》 蚄，蝸蠋。蚄，烏革反，蝸本又作烏。蠋，音蜀。**【注】**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補正】**邢疏：《韓子・内儲説》云：蟺似蛇，蚕似蠋。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 蚄，烏蠋。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釋文》引《説文》云『蜀，桑中蟲也』，與《詩・東山》傳合。今《説文》作葵中蠶，非也。引《詩》蜎蜎者蜀，今《詩》作蠋，亦非。箋云：蠋蜎蜎然特行。按：蜀之言獨也。《方言》云：一蜀也，南楚謂之蜀，郭注蜀猶獨耳。然則此蟲性好獨行。箋説是矣。《御覽》九百五十引孫炎曰：蚄一名烏蠋，《詩・韓奕》傳：厄，烏蠋也。《韓非・内儲説》云：蟺似蛇，蠶似蠋。《淮南・説林篇》云：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皆其義也。蠋今謂之豆蟲，司馬彪注：《莊子・庚桑楚篇》云：藿蠋豆藿中大青蟲也。

清・錢坫《爾雅古義》卷二《釋蟲》 蚄，烏蠋。《詩・韓奕》蚄作厄，《説文解字》蠋作蜀，並是。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三《釋蟲》 蚄，烏蠋。疏中蠶字，今本皆誤作蚕。

清・周靖《篆隸考異》（文含校）卷三《虫部》 蠋：俗篆作，神六切。桑蟲如蠶者，詩蜎蜎者蜀。《埤雅》云：蜀以絲自裹，又久在桑野，惟獨而已。俗从虫誤，齊有王蠋。《水經注》作歜，亦作觸。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蚄一名烏蠋，見《爾雅》。郭璞注曰：大蟲如指，似蠶。《詩》：蜎蜎者蠋。毛傳云：桑蟲也。李時珍曰：烏蠋亦有五色者，老則作繭化蛾，孚子諸草木上皆有之。在枸杞上者，名枸杞蟲，入藥。《廣志》云：藿蠋香，槐蠋臭。

清・李元《蠕範》卷二《物化第四》 蠋：蚄也，烏蠋也。食木葉，狀如蠶，有五色者。老則作繭化蛾，乳子諸草木上。在藿者香，在槐者臭。然蝎蠖螟蛉皆化蛾。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𧑐：葵中蠶也。葵，《爾雅》釋文引作桑。《詩》曰：蜎蜎者蠋，蒸在桑野。似作桑爲長。毛傳曰：蜎蜎，蠋皃。蠋，桑蟲也。傳言蟲，許言蠶者，蜀似蠶也。《淮南子》曰：蠶與蜀相類，而愛憎異也。桑中蠹即蝤蠐。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謂勹象其身蜎蜎。市玉切。三部。《詩》曰：蜎蜎者蜀。《豳風》文。今左旁又加虫，非也。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蚳》 《正字通》：蚳狀如蠶，青色，亦有五色者，老則作繭，化蛾孚子，諸草木上皆有之。旭按：此即《爾雅》之烏蠋也，春夏間有之。生藿上者名藿蠋，其氣香。生槐上者名槐蠋，其氣臭。生枸杞上者名枸杞蟲，能治腎家風虛。

論説

《韓非子》卷八《説林下》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貴諸。

綜述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一《釋蟲》 蠋：蟲如指，似蠶，一名厄。《詩》曰：倏革金厄。金取其堅，厄取其完也。又謂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言蠋以絲自裹，又久在桑野，雖蠋而已，然其自營也，完矣。《詩》以此托況而敘曰。一章曰：其完也。《韓非子》曰：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故人利之，所在皆爲貴育。《莊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以言材之有大小。管子曰：夫龍欲小，則化如蠶蠋。此言龍化如蠋而已。然《抱朴子》以爲，有蛇蠋化成之龍意者，天下有自然之龍，有蛇蠋化成之龍乎。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釋蟲・蠋》 大蟲如指，似蠶，一名厄。《詩》曰：倏革金厄。金取其堅，厄取其完也。又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言蠋以絲自裹，又久在桑野，雖獨而已，然其自營也，完矣。故詩以此託況序曰。一章言其完也。《韓非子》曰：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故利之，所在皆爲貴育。《莊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蠋以言材之有大小。故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管子》曰：夫龍欲小則化爲蠶蠋，此言龍化爲蠋，而已然。《抱朴子》以爲有蛇蠋化成之。龍意者，天下有自然之龍，有蛇蠋化成之龍乎。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 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葵者，菜之甘者也。古人有言，蓼蟲不知徙乎，葵菜今蜀食，葵之甘，故其體肥大，亦食於藿。《廣志》曰：藿蠋有五色者，槐香蠋五采，有角甚臭。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言大小不同，量也。蠋雖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蠶致養於人，萬百爲族。蜀則獨行，故以比敦然獨宿者。箋云：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又蜀亦或作鳥名。師曠禽經曰：蜀不獨宿，不知何物也。蜀不獨宿，故以歎獨宿者，於文獨字从蜀，則蜀當獨處爾。《韓子》曰：鱓似蛇，而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鱓，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貴育。《淮南》曰：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蠋一名蚳，狀雖可畏，然古人以金作此，而綴之車上，以爲飾，故曰倏革金厄。

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卷三一《蠋》 《爾雅》云：蚳，烏蠋。郭云：大蟲如指似蠶。【疏】《韓奕》云：倏革金厄。毛亦云：厄烏蠋也。又云：獨者蜀。邢云：言山中之孤獨者，名蜀，此蟲更無羣匹。《韓非子》云：蠶似蠋，人見蠋則毛起。《廣志》云：藿蠋有五色者，槐香蠋五采，有角，甚臭。《埤雅》云：蠋以絲自裹。《雅翼》云：蜀，葵中蟲也，亦食於藿，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蠶致養于人，萬百爲族，蜀則獨行，故以比郭然獨宿者，或作鳥名。《禽經》曰：蜀不獨宿，不知何物。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蟲豸・蜎蜎者蠋》 朱傳：蠋，桑蟲，如蠶者也。《爾雅》：蚳，烏蠋。郭云：大蟲如指，似蠶。疏《韓奕》云：倏革金厄。毛亦云：厄，烏蠋也。又云：獨者蜀。邢云：言山中之孤獨者名蜀，此蟲更無羣匹。《韓非子》：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埤雅》：蠋以絲自裹。《莊子》奔蜂不能化藿蠋，言材之有大小也。《管子》曰：龍欲小，則化爲蠶蠋。《抱朴子》以爲有蛇蠋化成之龍。《雅翼》：蜀，葵中蟲也，亦食於藿，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蠶致養於人，萬百爲族，蜀則獨行，故以比敦然獨宿者。或作鳥名。《禽經》曰：蜀不獨行，不知何物。蠋《豳風》本作蜀，《石經》作蠋，蜀从虫又加虫，正譌之誤也。蜀似蠶，墳首睍目，色多青。《淮南子》蠶與蜀相似，而愛憎異也。凡草木皆有之，各隨所食草木之性。《廣志》云：藿蠋五采者香，槐蠋五采有角者臭。《詩》偶舉桑蠋言

之，又山獨謂之蜀。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釋蟲・蠋》 毛傳：蠋，桑蟲。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正字通》云：凡草木上皆有之，各隨所食草木之性。故《廣志》云：藿蠋香，槐蠋臭。《詩》：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偶舉桑蠋言之。《爾雅翼》云：蠋雖蠶類，然蠶萬百爲族，而蠋則獨行，故以興獨宿者。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鄂州云：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其體肥大，亦食于藿。《廣志》曰：藿蜀有五色者，蠶致養于人，萬百爲簇，蜀則獨行，故以比敦然獨宿者。

按：蚄烏蠋即橘蠹之類，生于他草者爲烏蠋，其色純青或斑駁。大約色隨所食之葉，生于橘者爲橘蠹。見《甫里集》。觸之出兩角，俗因呼爲橘牛，老而作繭，化五采蝴蝶。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釋蟲》 蚄，烏蠋。**【注】** 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正義】** 蚄，一名烏蠋，《說文》作蜀，云葵中蠶也。《豳風・東山》云蜎蜎者蠋，《詩疏》謂樊光注引此詩。鄭箋云：蠋蜎蜎然特行。《莊子・庚桑楚》云：奔蜂不能化藿蠋。《釋文》引司馬彪云：藿蠋豆藿中小青蟲也。《太平御覽》引《廣志》云藿蠋有五色者。案：蠋亦作繭化蛾孚子，諸草木皆有之。故《說文》以爲蠶也。《韓奕》毛傳作厄烏蠋。**【注】** 見《韓子》。《正義》：《韓非・內儲說》云：蟺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爲孟賁。《淮南・說林訓》亦云：蟬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高誘注：愛蟬與蠶，畏蛇與蠋，是蠋爲似蠶之蟲也。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說》卷三 毛傳：蜎蜎蠋貌，桑蟲也。《正義》曰：《釋蟲》云蚄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蟲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邢昺疏：形如蠶，大如指。《大雅・韓奕》云：脩革金厄。毛亦云：厄烏蠋大如指，似蠶。《韓非子》：蟺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漁者，握蟺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賁育。《埤雅》：蠋以絲自蠋裹，又久在桑野，惟獨而已，然其自營也，完矣。故《詩》以此託況。序曰：一章言其完也。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蟲部》 蜎蜎者蠋傳蠋桑蟲也。集傳桑蟲，如蠶者也。郭璞云：蟲大如指，似蠶。《韓非子》云：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人握鱣，故利之所有，皆爲賁育。

藝文

《詩經・豳風・東山》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小豆長喙天蛾 *Macroglossum stellatarum*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 蜜虎似蜂而大，首尖身圓，狀如橄欖形，有兩翼，亦如蜂翅，遍身生毛花斑色，尾有短毫，鋪張如鵝尾，鼻上有鬚二根。喜入花心中，以鬚鉤取花蕊而出，其鬚能伸縮屈曲，如象鼻然，以捲物。登州人呼古路哥子，安徽人呼爲蜜虎，養蜜者最忌之。《臺灣府志》蜂虎蟲屬，狀似燈蛾而大，頭有斑點，入蜜蜂窠則盡食其蜂。汪杭葦言：蜜虎多喜入鳳仙花叢中，散子於葉背。日久生小灰色蟲，如青蠖，體上有黑白斑暈。食其花葉長大，及老則下根底，變爲蛹，頭粗尾尖，如海螵狀，作老黃色。久則蛹出爲蛾，即成蜜虎。如此循環，生生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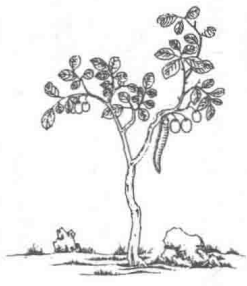
治咽喉腫痛生蛾。陳良翰云：蜜虎登州最多，人捕得裝入布袋，懸掛簷下，陰乾。遇有咽喉腫痛，或生單蛾雙蛾，取一枚，瓦上火焙去其週身絨毛，剪去頭足尾翅，再用火焙爲末，加冰片少許，吹入喉中即愈。此神方也。又入壯藥用。

治心痛。鞠子靜方：用嘓嚕哥，即蜜虎，五六月飛行牆壁，山東甚多，取置竹筒中。此物難死，必待二十日，方乾死在筒中。自能撲打，體上絨毛盡落。有患心痛者，及腹痛者，瓦焙研末，酒服一二枚即止。諸城王遜亭云：古路哥有雌雄，雄者身瘦小，雌者腹大。入藥用雄者，以線穿陰乾，可合房術藥用。其老僕王三云：此蟲山東極多，能食蜂，養蜂家最忌之。其蟲口中有黑絲，常捲，若入蜂窩，即吐直其絲以刺蜂，蜂即斃，然後食之。蓋蜂鍼在尾，而此蟲之鍼在首，想亦有毒。鍼在尾者陰，在首者陽，以陽尅陰，故蜂爲所刺，無不立斃。其蟲於初秋散子，在豆莢中，則爲豆蟲，如青蠖狀，食豆。在黍穰上，則爲朝天猴，如刺蛮狀，後黍葉自下食而上，最爲莊田之患。然可食，莊人候日未出時，此蟲着露體重，翅輕不能飛，易於撲取。人捕得，去其翅，羣置瓦罐内，令其自相撲擲，其體上細毛自落，然後以油鹽椒薑炒食之，味勝蠶蛹。但其體上毛不可着人眼，着眼即損目。

芋雙線天蛾*Theretra oldenlandiae*

枸杞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枸杞蟲

又《本草綱目》卷三九 枸杞蟲。《拾遺》。**【釋名】**蠋。《爾雅》。**【集解】**藏器曰：此蟲生枸杞上，食枸杞葉，狀如蠶，作繭，爲蛹時取之，曝乾收用。時珍曰：此《爾雅》所謂蜎烏蠋也。其狀如蠶，亦有五色者，老則作繭化蛾。孚子諸草木皆有之，亦各隨所食草木之性，故《廣志》云：藿蠋，香槐蠋臭。

氣味鹹、温、無毒。主治益陽道，令人悦澤有子，炙黄和地黄末爲丸，服之，大起陽益精。藏器。治腎家風虚。時珍。《普濟方》。

舟蛾科[天社蛾科]Notodontidae (Ceruridae)分部

蟜

題解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上 蟜：蟲也。从虫，喬聲。居天切。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蟜：居兆切。毒蟲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蟜：居天切。天矯卷尾，彊曲也。鄭公孫蠆字，子蟜蠆尾，矯曲也。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蟜：肩天切。蟲也，从虫，董聲。

燈蛾科Arctiidae 分部

豹燈蛾*Arctia caj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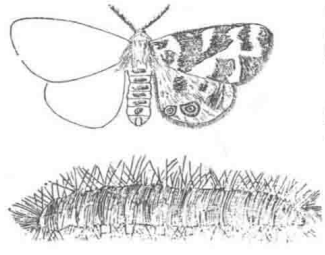
大蛸蜥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四章《桑之蛸蜥・大蛸蜥》 成蟲。體長一寸一分，翅之開張二寸六。前翅黑，而有白紋及相連之大白條。後翅赤，而有黑色之大

紋，但此條紋，係由種類而異。觸鬚灰白，爲櫛齒狀。頭及胸背，色與前翅同，惟頸有赤血色之部分。腹部與後胸各節，概具有黑紋，腹面黑。脚黑而腿節則赤色。

幼蟲。充分成長，二寸內外。體色黑，而有十二至十六個之瘤狀突起，因之簇生多數之長毛，兩側之毛赤褐色，其餘爲黑色，毛端灰白色，背上之瘤毛，較兩側之毛則甚長。氣門白，頭黑而帶有光澤，兩側則爲黃褐色。

經過習性。每年一回發生，越冬之幼蟲，至次年四五月間老熟，形頗肥大，造薄繭而化蛹，繭外常以幼蟲之毛蔽之。蛹黑色而有光澤，經四五星期，始化爲蛾。蛾善撲燈，燈火被其觸者，往往爲之撲滅。卵形如球狀而綠色。產卵於葉之裏面，一蛾之卵，能產二百以上。孵化早者，幼蟲經三回脫皮而越冬，遲者一回脫皮即越冬也。【略】



預防驅除法：

一、六七月間，其蛾發生，可以燈火誘之。

二、幼蟲夏日，常喜行走路上，且形甚大，易於識別，見之即可撲殺。

三、冬期早春，搜覓樹根幼蟲之巢以撲滅之。

四、見葉中有卵產生，當將其葉採歸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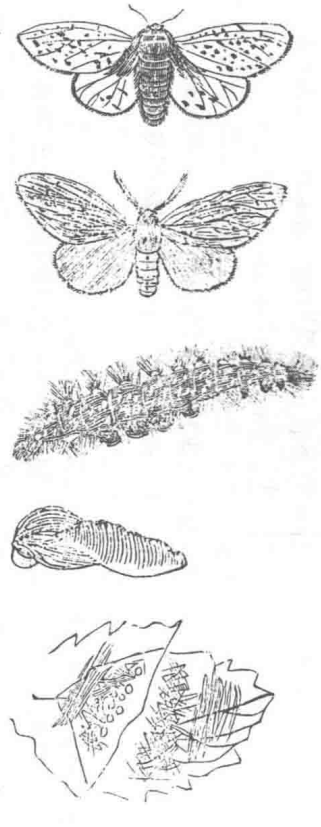
奇特望燈蛾 *Lemyra imparilis*

赤蛀蜥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四章《桑之蛀蠹・赤蛀蠹》 成蟲。爲一種之燈蛾，雌雄彩色形體均不同。雌體長六分，翅之開張一寸八。頭及胸部密生黃白毛，前胸背之毛黃色，腹部黃，腹部背面有五個之黑紋，毛節簇生黃色之毛塊。翅爲黃白色，前翅有三十餘個之暗黑紋，而外緣殊多，後翅之後緣角，接生四個暗黑紋。雄體長六分餘，翅之開張一寸四，體翅皆暗黑，腹及前胸橙黃色，腹背生五個之黑紋。前翅同於雌，亦有三十餘個之黑紋。觸鬚黑而爲櫛齒狀。

幼蟲。俗名金毛蟲，充分成長，達一寸七分餘。色黑褐而稍帶紫，間混有黃色條紋，背綫黃而粗。各節有十二個內外瘤狀之突起，簇生灰白色之長毛，突起多黃色。然胸脚之上部，與第八九兩節之四突起，以及第一節與尾節之硬皮板，胸脚之全部，腹尾兩脚之外側，概爲紫藍色。

經過習性。此蟲一年一回發生，幼蟲二次脫皮之後，嚙食桑樹皮隙，或巧綴落葉，穴居於內以越其冬。翌春暖和，復出食葉，再行二次脫皮，作成暗黑色之粗繭。捲葉於外以化蛹。蛹色黑褐，氣門異常隆起，尾端常附着幼蟲之脫皮，六七月間，化蛾產卵。一蛾之卵，七八百粒，集生葉之上下，外更以黃色之體毛蔽之。



被害狀況。幼蟲之耗害桑葉，必先吐絲作巢，羣棲於內，以剥食葉之葉綠層。所以凡被此蟲傷害之桑樹，遠視葉形，仍不少缺，不過成爲灰白之色也。

預防驅除法：

一、六七月間，爲該蟲化蛾之期，可以誘蛾燈誘之。

二、八月上旬，可搜尋有卵之葉，採而焚之。

三、此蛾之性，日中必爲靜止，可於午前午後，從葉上捕之。

四、幼蟲性喜羣居，如見葉面有絲作巢者，可取其葉焚之。惟行此法，宜於天明之時，則恐四出而覓食也。

五、此蟲兼害榆柳蘋果通草等植物，故搜捕之時，宜兼察他樹。

黃星雪燈蛾 *Spilosoma lubricipedum*

白蛀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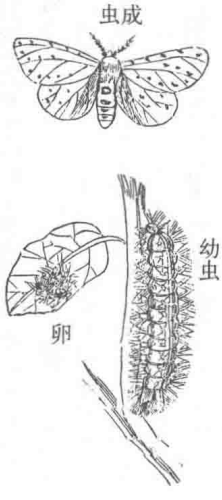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四章《桑之蛀蠹・白蛀蠹》 成蟲。體長

五分，翅之開張一寸三四分。翅色白，前翅散列二三十個大小之黑紋，後翅亦同樣，惟黑紋祇數個。頭部與胸部色亦白，腹部背面黃赤色，而有五列之黑紋，腹面與尾端色白。觸鬚黑。腿節則紅色。

幼蟲。充分成長，約一寸餘。體色暗褐，各節有藍色之瘤狀突起，簇生灰色及黑色之毛塊，瘤狀突起，有時黃褐或暗灰。氣門白，頭部與背綫黃褐色，有時或呈褐色。

經過習性。每年二回發生，第一回六月下旬，第二回八月下旬。越冬之蛹，作灰色之粗繭，至次年六月下旬發蛾。産卵於葉下，上以自體之毛塊掩之。卵形圓而呈黃白色，孵化之後，約八月中旬，化蛾産卵。此卵孵化，成蛹以越冬。【略】

預防驅除法：法與前同，然以燈火誘之，尤爲此種之便。



夜蛾科Noctuidae 分部

棉鈴蟲*Heliothis armigera*

棉仔蟲

清・金念祖、黃世祚纂《嘉定縣續志》卷五《物産・蟲之屬》 棉仔蟲蛾類幼蟲，卵生花鈴上。幼蟲淡紅色，初時由鈴根咬入，鈴内吸食其中。生長完全後，再破鈴而出。蛹生木隙，成蟲是蛾。爲棉花之害，宜於未下種前將子用硫酸微熏之，冬日須將田地深耕，防其繁殖。

黏蟲*Pseudaletis separata*

蚜蚡、蟘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等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蚜：即李切。蟲名。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蚡：分房切。蚜蚡，蟲名，食苗者。

又 蚜：祖似切。蚜蚡，蟲名，害稼。

又 蟘：蜩：疾則切。蝗食禾節者，或从則。

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五 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麥豆未嘗有蟲，有蟲蓋異事也。既食其葉，則實自病，安有不爲害之理。元方因言：子方蟲爲害甚於蝗，有小甲蟲見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嘗聞也，故録之。

宋・江少虞編《事實類苑》卷六〇《子方蟲》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子方蟲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傍不肯。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魯有之，土人謂之傍不肯。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蟘：層則反。食禾虫也。《爾疋》云：食節曰蟘。

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卷四三《賊》 《爾雅》云：食節賊。李巡曰：言貪狼，故曰賊也。陸璣曰：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京房易傳》曰：與東作争，兹謂不時蟲，食節。

明・楊慎《譚菟醍醐》卷二《蚜蚡》 張有《復古編》以蟲名蚜蚡，書作子方。按《氾勝之書》云：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穀爲種，無蚜蚡蟲也。蚜蚡二字見于《氾勝之書》，氾勝漢人，亦云古矣。張有生其後一千餘年，何據而云：俗作蚜蚡，必欲去虫而作子方，省則省矣。觀者只以爲人之子，安知其爲蟲乎，此其隘而不通，東坡所謂强作解事者也。偶閲復古編，拈此一條，其餘多類是博雅，君子慎擇之。皮日休《隱書》亦用蚜蚡字，《樂記》方以類聚。注：方蟲名，即蚡也。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虫部》 蚡：《唐韻》府良切，《集

韻》、《韻會》分房切，並音方。蚌蚹，蟲名。見蚌字注。《韻會》通作方。《禮樂記》方以類聚。注：方謂行蟲，有識性，故稱方。

又 蟛：《唐韻》昨則切，《集韻》、《韻會》疾則切，並音賊。食禾節蟲，亦作賊。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螟即蚌蚹也，天涂淫霧濕熱上蒸則生，其多不可意計，數日之內禾葉全空，蟲之最爲害者。

又 蟊賊禾莖內蟲也，人不及見，故曰蟊賊，蟲之爲禾害者。螟蝗爲甚，二者均食禾葉而遂，及於粟莖內丰者，似螟而小，其爲害也淺，故曰及其蟊賊，及者言去，其大害而亦不遺其小也。《爾雅》分四名未確蟊賊自是一物，《瞻卬》曰蟊賊內訌。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蟲豸・蟊賊》 賊。朱傳：食節曰賊。《爾雅》食節賊。李巡曰：言貪狼，故曰賊也。鄭注：蟘即草蟲類，雖亦食葉，好食節。陸疏：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京房易傳》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詩》世本古義曰賊，似非蟲名。經傳中從未有單名賊爲蟲者，意即指蟊。《桑柔》之詩曰：降此蟊賊，以食葉食心，苗本猶存，至食根則無苗矣，命之爲賊，深惡之也。《廣要》四蟲。《爾雅注疏》甚詳明，但《說文》謂食穀葉曰螟，食苗葉曰螣，差不同耳。陸氏謂蟊螻蛄。按《本草》螻蛄一名蟪蛄，一名天螻。《爾雅》云：蟘，天螻。《月令》孟夏螻蟈鳴是也。豈在槁壤則爲螻蛄，在平疇則食苗根耶？《志林》載有小甲蟲，見禾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按此即食節者，方語不同耳。《說文》訓黨字云：壞不過，則漢時已有此等名矣。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釋蟲》 《爾雅》：食苗節曰賊。邢疏：食禾節者，言貪狼，故曰賊也。陸璣曰：賊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小雅・大田》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四種蟲皆蝗屬，其害禾處不同，故分釋之。

清・張宗泰《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二《釋蟲》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疏言：貪很，今本很誤作狼。似蚌蚹今本蚌，誤从予。故犍爲文學曰：今本犍誤从木。

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卷三〇 賊，食禾節者，言其貪狼，故曰賊也。李注。

清・周靖《篆隸考異》（文含校）卷三《虫部》 蚹：俗篆作，府良切。蚌方，蟲名。食苗者。《禮・樂記》『方以類聚』注：行蟲有識性，故稱方。

又 蟛：俗篆作，疾則切。食苗節蟲。詩及其蟊賊。《爾雅》：食節賊。

清・張英等《淵鑑類函》卷四五〇 蚌蚹蟲。二。**【增】**《詩》：宋羅處約。梁縣界蚌蚹蟲生。《詩》曰：方喜雲苗布，俄聞葉螣生。田神何縱虐，稼政自非明。潁鳳那充食，吳牛已絕耕。黃堂厭粱肉，惕爾自心驚。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



二、蛾之一種

毒蛾科 Lymantriidae 分部

旋古毒蛾 *Orgyia thyell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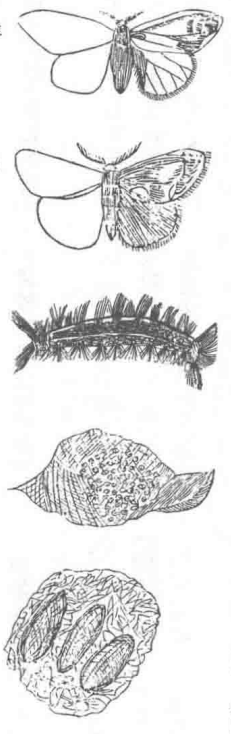
毒蛞蝓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四章《桑之蛞蝓・毒蛞蝓》 成蟲。亦毒蛾之一種。雌體長四分乃至四分半。此種之翅有退化者，有不退化者，其不退化之翅，開張達一寸五分。體翅灰黃色，前翅之前緣，有長橢圓之黑褐紋，翅底及後緣角色稍藍，混有褐色集合之小斑紋，又近外緣之中央，爲暗黃色。胸背生暗黑毛甚多。雄體長三分半乃至四分。翅色暗褐，後緣及翅底呈黃褐，近前緣角，則有黑褐紋，後緣角則有眼狀紋，此眼狀紋中央黑褐，周圍白色，外緣有黑褐紋之波狀綫，其內側及緣毛黃褐色。該蟲飛時，或遇光綫工合，則呈多少藍色。

幼蟲。充分成長，九分至一寸三分。其色暗黑，二條之背綫爲赤黃色。氣門綫灰黃而不明瞭。第一節與兩個尾脚上，出有一簇長黑毛。第四五六七節之背上，有黃褐色之毛塊，第五節之兩側，各有一個黑色長毛之毛塊。此外各節瘤狀突起，則有白毛或黑色之毛叢生。

經過習性。每年發生二回，產卵越年，第一回之蛾爲六七月，第二回之蛾爲八

九月。卵生繭上，外以母蟲之體毛蔽之。繭爲暗灰色，蛹色黑而有光澤。【略】



預防驅除法：

一、冬間細察枝上枯葉，見有灰白色之卵塊附著繭面，可速將葉採回焚之。但卵之着色，彷佛爲已孵化之殼，切宜注意。

二、此蟲兼害梨櫟蘋果等樹，宜併察之。

盜毒蛾*Porthesia similis*

金條蛀蜥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四章《桑之蛀蜥・金條蛀蜥》 成蟲。爲一種毒蛾。體長五分乃至七分，翅之開張一寸一。乃至一寸六。體翅共白色，前翅與後翅相接之所，有二個隔離之暗色紋，前緣亦同樣，惟後翅之後緣僅一個。尾端有黃色毛，其毛雌蛾爲多。

幼蟲。充分成長，約一寸四分餘。其色黑褐，背綫與氣門綫呈黃赤，第四五節之背上，生有光澤之毛塊，背綫兩側之毛塊，則混有白色毛。體之兩側有瘤狀突起，此突起在氣門綫上者紅色，其上簇生灰黑相混多數之粗毛。頭部黑而有光澤。胸脚之端爲黃色。

經過習性。每年一回發生，幼蟲經二回脫皮後，入樹皮下之空隙，作灰白色之小繭，潛伏於內以越冬。至翌春和暖，破繭出而蝕害新芽，或桃梅櫻梨蘋樹等嫩葉及稚果。又經二回脫皮，求適當隱所，造暗灰色之粗繭而化蛹。繭大約八分，外混幼蟲之黑毛，經二三星期化蛾交尾。產卵葉下，一蛾之卵，約二三百粒，卵外以尾端之黃毛掩之，卵經一星期後孵化。時已七八月間，故年內之被害頗少。至九月頃覓樹皮下空隙，作小繭以越冬。



一：幼蟲
二：成蟲
三：繭
四：卵

被害情形。已詳經過習性。

預防驅除法：

一、冬時宜搜尋樹皮下之剥離處，見有小繭所蔽之幼蟲，即可取而焚之。

二、六七月間宜細察葉中，見有黃毛粘連者，即爲其卵產生之所，可採取其葉而焚殺之。

弄蝶科Hesperiidae 分部

星點弄蝶*Muschampia tessellum*

清・〔意大利〕郎世寧《荷花蝴蝶》



幺紋稻弄蝶*Parnara bada*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七《釋蟲》 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集衆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蟥蟲，音若橫逆之橫，言其橫生又能爲橫災也。然按蝗字，通有橫音，以爲物雖不同，皆害稼之屬也。漢孔臧《蓼蟲賦》曰：爰有蠕蟲，厥狀似螟。是螟爲無足蟲也。《淮南子》曰：杜法令，則多蟲螟。

曲紋稻弄蝶*Parnara colaca*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四《蝗》 江南無蝗，其有蝗者，皆是北地飛來也。吾鄉徽州，稻初成窠，常苦蟲害。其形如蠶，而其色縹青，既飡苗葉，又能吐絲牽漫稻頂，如蠶在簇然。稻之花穗皆不得伸，最爲農害，俗呼橫蟲。橫音。户孟反。記得紹興庚申，汪彦章典鄉郡有投牒，訴此蟲名爲橫。彦章謂曰：日有旨令恤蟲災，第言徽州蝻蟲爲害，不呼爲橫也。案：《唐韻》蝗一音橫，去聲。則俗呼爲橫，不爲無本也。

清・徐鼎《毛詩名物圖説》卷三 《爾雅翼》：螟，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裹衆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蟥蟲。孔臧《蓼蟲賦》曰：爰有蠕蟲，厥蟲如螟，是螟爲無足蟲。愚按：今吴中呼爲網蟲，以其絲纏禾穗，不得長達，形如草上小青蟲。

直紋稻弄蝶*Parnara gutt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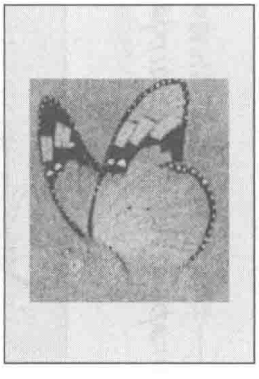
蟥蟲、旋心蟲、螟

清・李元《蠕範》卷四《物食第七》 螟，橫蟲也，旋心蟲也。似蚜蚨而頭白，似蠶而身小。食禾心盡，復吐絲包之，則穗苞不復出。

斑蝶科Danaidae 分部

金斑蝶*Danaus chrysippus*

宋・李安忠《晴春蝶戲圖》



藍點紫斑蝶*Euploea midamus*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二・蝴蝶》 唐滕王圖畫蛺蝶有江夏班【略】之目。

眼蝶科Satyridae 分部

大艷眼蝶*Callerebia suroia*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二・蝴蝶》　唐滕王圖畫蛺蝶有【略】大海眼【略】之目。

門毛眼蝶*Lasiommata deidamia*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斗毛眼蝶*Pararge deidamia* 在各地極其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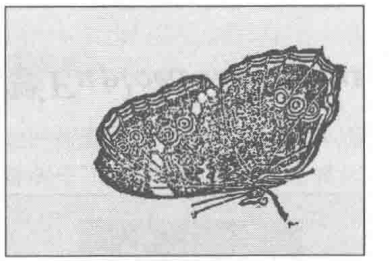
波紋黛眼蝶*Lethe rohria*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波紋黛眼蝶*Lethe rohria* 有幾隻標本，常見。

黃環鏈眼蝶*Lopinga achine*

希利那域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八《環節動物・蝶喙》



白眼蝶*Melanargia halimede*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白眼蝶*Melanargia halimede* var. *montana* 罕見。

稻紋眼蝶*Mycalesis gotama*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稻眉眼蝶*Mycalesis gotama* 有幾隻標本，極其常見，特別在黃土丘陵山頂上。

矍眼蝶*Ypthima balda*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二・蝴蝶》 唐滕王圖畫蛺蝶有【略】村裏來【略】之目。

蛺蝶科Nymphalidae 分部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 出幼蟲期時，其幼蟲老熟。止食厭動，或營土窩，或綴合葉，或作繭爲外衣，而處之。以遂其物化。而其體驟縮小，撥之奄然若死。大約其形式類不同。而多種觸空氣者，其外皮特硬固。

第二圖　蛺蝶之蛹：垂蛹

蕁麻蛺蝶*Aglais urticae*

清・陳淏子輯《花鏡・養昆蟲法・蛺蝶》（修訂本）

柳紫閃蛺蝶華中亞種*Apatura ilia here*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柳紫閃蛺蝶華中亞種*Apatura ilia here* 僅在陝西省延安府附近的河谷底部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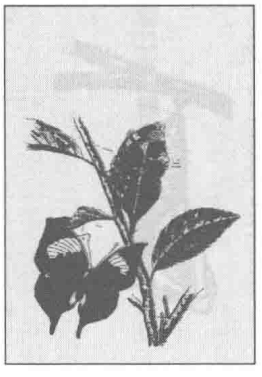
斐豹蛺蝶*Argyreus hyperbius*

宋・趙昌《寫生蛺蝶圖》

枯葉蝶*Kallima inach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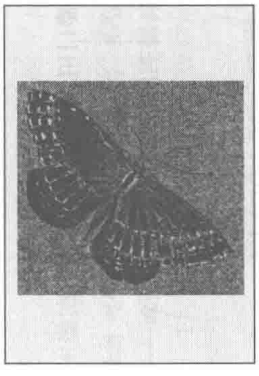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

葉　蝶



藍線蛺蝶*Limenitis dubernardi*

宋・佚名《海棠蛺蝶圖》



殘鍔線蛺蝶*Limenitis sulpitia*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斑紋蛺蝶*Athyma sulpitia* 有兩隻標本。十分罕見。只有在灌木叢和山坡上出現。

二尾蛺蝶*Polyura narcaea*

宋・李安忠《晴春蝶戲圖》



大黑蛺蝶*Sasakia funebris*

黑蛺蝶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一〇《黑蛺蝶》 黑蛺蝶大如扇，橘蠹所化。翅墨黑，而有翠純一行，特爲鮮明。北人或名元武蟬。

銀斑豹蛱蝶*Speyeria aglaja*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Argynnis aglaja* 不大常見。

灰蝶科Lycaenidae 分部

藍色小灰蝶*Lycaena* sp.

宋・李安忠《晴春蝶戲圖》



橙灰蝶*Lycaena dispar*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橙灰蝶*Chrysophanus dispar*，♀和♂極其常見。由波塔寧(Potanine) 基於在甘肅採集到的標本加以記録。

豆灰蝶*Plebejus argus*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Lycaena argus*，♀和♂各處常見。

白帶灰蝶*Rapala caerulea*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第一《蛺蝶枝》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峽即富州界也。維舟飲水，因覩嵓側有一木五彩，初謂丹青之樹。《武陵記》：辰州高溪有丹青樹，直上籠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葉圓如華蓋。王屑云：案在辰陽縣。因命童僕採之，頃獲一枝，尚綴蛺蝶凡二十餘箇，有【略】小如榆莢者。

粉蝶科Pieridae 分部

遷粉蝶*Catopsilia pomona*

清・居廉《扶桑》



豆粉蝶*Colias hy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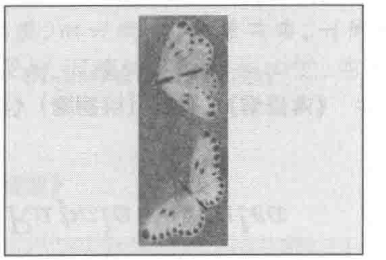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豆粉蝶*Colias hyale* 各地極其常見。

鉤粉蝶*Gonepteryx rhamni*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尖鉤粉蝶*Gonepteryx rhamni*，黃葉般的蝴蝶，在河谷中相當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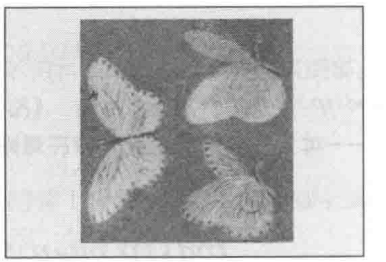
東方菜粉蝶*Pieris canidia*

宋・李安忠《晴春蝶戲圖》



黑紋菜粉蝶*Pieris melete*

宋・李安忠《晴春蝶戲圖》



菜粉蝶 *Pieris rapae*

宋・李安忠《晴春蝶戲圖》



鳳蝶科 Papilionidae 分部

唐・陸龜蒙《甫里集》卷一九《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嚙，饑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日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黑韝蒼，分朱間黃，腹瑱而橢，墮。綴織且長，久醉方悟，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蟏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拳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默其聲，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蟏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遇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蟏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之。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胡蝶》 胡蝶以芳時飛集花間，翩翩相逐，物之適意者。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明人之精神，開闔不能自知。故有夢爲鳥而麗乎天，夢爲魚而麗乎淵。考。以極其升沉至於此，則又不抑不亢，徜徉兩間，有俯仰自足之意。以極物之化，蓋必有所寤矣。蝶物之善化者，今菜中青蟲，當春時行緣屋壁，或草木上，以絲自固。一夕視之有圭角，六七日其背鰒裂蛻爲蝶出矣。其大蝶散卵於甘橘上，爲蟲青緑，既久則去爲大蝶。崔豹《古今注》曰：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人謂之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黑或青斑，名曰鳳子，一曰鳳車，亦曰鬼車，生江南甘橘園中。而唐滕王圖畫蛺蝶，有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之目。北齊魏收輕薄，時人號云：魏收驚蛺蝶。《説文》作蛺蜨。徐鉉曰：俗作蝶。非是《列子》爲足之葉爲胡蝶。

明・徐燉《徐氏筆精》卷五《橘蟲化蝶》 蝶之翅文者牝也，翅純者牡也，多橘蟲所化。范成大詩云：橘蠹如蠶入化機，枝間垂繭似蕉衣。忽然脱作尋花蝶，翅粉纔乾便學飛。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卷六 蛺蝶粉翅有鬚，一名胡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黑或青斑，名曰鳳子蝶。物之善化者，今菜中青蟲，當春時，緣行屋壁或草木上，以絲自固。一夕視之有圭角，六七日其背鰒裂蛻爲蝶出矣。其大蝶散卵於甘橘上，爲蟲青緑，既久則去爲大蝶。《列子》曰：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未必虛語。《續古今注》曰：蜂蝶之類無雌，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制作法》 出幼蟲期時，其幼蟲老熟，止食厭動，或營土窩，或綴合葉，或作繭爲外衣，而處之，以遂其物化。而其體縣縮小，撥之奄然若死，大約其形式類不同，而多種觸空氣者，其外皮特硬固。



鳳蝶之蛹［帶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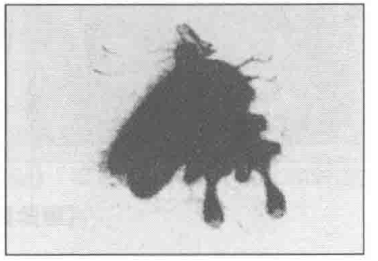
麝鳳蝶 *Byasa alcinous*

清・郎世寧《荷花蝴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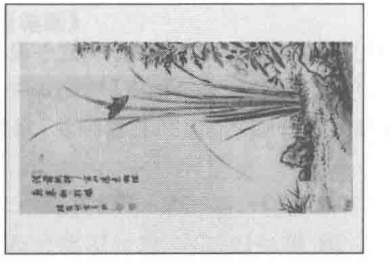
多姿麝鳳蝶 *Byasa polyeuctes*

宋・趙昌《寫生蛺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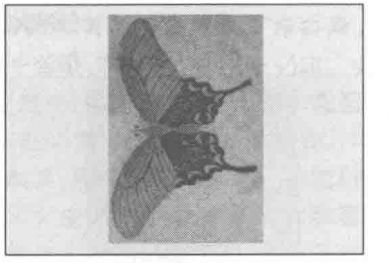
紅珠鳳蝶 *Pachliopta aristolochiae*

明・項聖謨《蒲蝶圖》



碧鳳蝶 *Papilio bianor*

宋・李安忠《晴春蝶戲圖》



短尾金鳳蝶 *Papilio machaon*

茴香蟲、蘹香蟲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蘹香蟲。《綱目》。**【集解】** 時珍曰：生蘹香枝葉中，狀如尺蠖，青色。**【主治】** 小腸疝氣。時珍。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蘹香蟲生蘹香枝葉中，狀如尺蠖，青色。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八《環節動物》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金鳳蝶 *Papilio machaon* 較爲常見，有幾隻標本，是在水量豐富的河谷中捉到的。

美鳳蝶 *Papilio memn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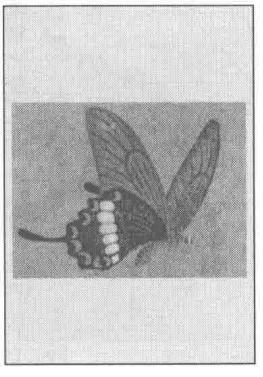
清・馬荃《花蝶圖》

巴黎鳳蝶 *Papilio paris*

清・樊圻《花蝶圖》

玉帶鳳蝶*Papilio polytes*

宋・李安忠《晴春蝶戲圖》



柑橘鳳蝶*Papilio xuthus*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魚蟲第五》 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爲鳳子，一名鳳車，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 蝶蛾類是，六十四圖。體軀及兩翅，必覆六十五圖。細鱗如粉，此類嘗呈美麗彩色，因細鱗曾帶諸色故也。翅兩對，多三角形，供飛翔用。口部比蝗尤爲變相，小顎發達，成細長管，適吸花蜜，不用則卷而如渦，藏之頭部下。肢無力，僅能支體。運動全恃翅。變態完全。

此類，凡晝間飛翔者爲蝶類，感觸肢爲棒狀，休息時翅則直立。夜間始出者爲蛾類，感觸肢多羽狀，休息時翅多水平，或傾斜。兩類極夥，多爲害蟲。然爲益蟲之最者爲蠶，亦屬此類。幼蟲腹面之體內，有一對腺，分泌粘液，通管于口，漸漸引出，遇空氣，即乾成絲，爲造繭材料。凡植物中種種如蠶形青蟲、黃蟲，或各色毛蟲，無非此類幼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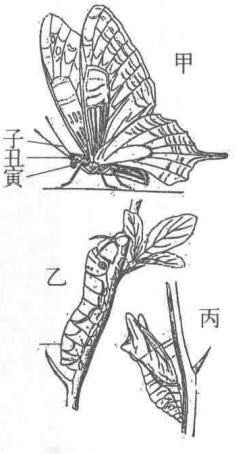
絲帶鳳蝶*Sericinus telamon*

宋・李安忠《晴春蝶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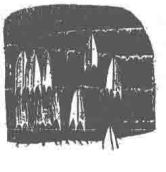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Sericinus telamon* var. *telamon* 在甘肅省東部某些河谷中極其常見。

Sericinus telamon var. *greyi* 不大常見，栖居地與第一三類相同。



第六十四圖　鳳蝶
甲：蝶　乙：幼蟲
丙：蛹　子：觸鬚
丑：複眼　寅：吸蜜管



第六十五圖
鱗翅類之鱗數片

膜翅目Hymenoptera 部

題解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蠭，燕趙之閒謂之蠓蜰，蒙翁二音。其小者謂之蠽蜰，小細腰蟲也。音鯁噎。或謂之蚴蜕，幽悅二音。其大而蜜謂之壺蠭。今黑蟲，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師。案《詩・小雅》：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毛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鄭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鄭注云：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蜂、蠭同。《爾雅》：果蠃，蒲盧。郭璞注云：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蠽蜰。果、蜾同。疏引《方言》此條文並同。《廣雅》：蚴蜕，土蜂，蠽蜰也。本此。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 蠭：飛蟲螫人者。从虫，逢聲。敷容切。，古文省。

三國魏・張揖《廣雅》卷一〇 蜰：翁。蜂也。

又 土蜂：蠽烏結。蜰翁。也。

又 蜉：浮。蝣五綺。也。

晉・郭璞《爾雅注》卷下 土蠭。今江東呼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今荆、巴閒呼爲蟫，音憚。木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

又 果蠃，蒲盧。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蠽蜰。

又 蠭醜蜜。垂其腴。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蠭：音范。蜂也。

又 蠭：孚容切。螫人飛蟲也，亦作蜂。蠭，古文。

又 蟚：於力切。小蜂也。

宋・佚名《原本廣韻》卷一 蜂：蟲名。又音峯。

蠭：螫人飛蟲也。蜂，上同。

宋・毛晃增注，毛居正重增《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蠭：《説文》螫人飛蟲。《左傳》蠭蠆有毒。亦作蜂、蠭。又與鋒同。《趙廣漢傳》：彊壯蠭氣。蜂，《詩》：莫予荓蜂。【略】蠭，《漢・中山靖王傳》：讒言之徒蠭生。師古曰：蠭猶圍。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蜂、蠭：補蒙切。《蒼頡篇》：螽蜂，蟲名。或从逢蜂，又敷容切。《説文》：牾也。《爾雅》：卑爭，掣曳也。或作蜂。

又 螫、蜱：敷容切。飛蟲螫人者。蠭或作螫蜱。

又 蟚：洪孤切。蜂屬。

又 蠽蛤：牽奚切。蟲名，土蠭也。

又 蜰：火羽切，蜂房也。大玄蜰其蜰，一曰蟲飛。

又 螫：奴等切，蜂類。又乃代切。蟲名。又匿德切。蟲名。兔缺也。

宋・毛居正《六經正誤》卷三 注：螫，螫蟲也。作螫誤。《小毖》辛螫同。

宋・楊甲《六經圖》（毛邦翰補）卷三 蜂，螫人飛蟲。果蠃，土蜂。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土蠭。以信用鋒，宋襄公之戰。一名蟫，信也。木蠭。以仁用鋒，文王之戰。

又 蠭醜蜜。以是爲欲，是須臾之適爾，凡所謂欲，如此。

又 果蠃，蒲盧。蒲盧，細腰壺之有盧者也。《楚辭》曰：玄蜂若壺，謂是焉。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 土蠭，木蠭。在土中作窠者曰土蠭，在木上作房者曰木蠭。

又 果蠃，蒲盧。螟蛉，桑蟲。蒲盧，俗謂之蠽蜰，蓋蠭類。螟蛉，桑上青蟲也，蠽蜰取以爲子者。

又 蠭，燕趙之閒謂之蠓蜰，蒙翁二音。其小者謂之蠽蜰，小細腰蠭也。音鯁噎。或謂之蚴蜕。幽悅二音。其大而蜜，謂之壺蠭。今黑蟲，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師。

又 案《詩・小雅》：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毛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鄭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鄭注云：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蜂、蠭同。《爾雅》：果蠃，蒲盧。郭璞注云：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蠽蜰。果、蜾同。疏引《方言》此條文並同。《廣雅》：蚴蜕，土蜂，蠽蜰也。本此。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蠭：或作蜂，今蟲，正。芳容反。飛蠆之惣

名也。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蠭：、、古文，專容切。細要，族居之蟲也。有蜜蜂、有土蜂、有木蠭，其類不一，其尾有毒，所謂丁也，故古从丁。

又 蝳、蠭：，烏結切。，烏紅切。蠭蝳，蜂類，細要縣腹，壘土爲房。於屋壁空罅中，取蛛蝥或青蟲實之，而卵其中。雌雄倡和，其聲若祝己，乃封其端而去，卵化爲蟲，食蛛蝥而長，則化爲甬，再化而羽，爲蠭蝳。習俗不察，但見其負他蟲，若祝之，然謂細要無雄，祝他類爲子。毛氏遂以此釋螟蛉，果蠃，誤矣。《説文》曰：蝳蠭蟲在牛馬皮者。

又 蟪：音憶，小蜂也。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敷容切。飛螫人者。从虫，逢聲。古文。或从夆聲。

又 ：於力切。小蜂也。从虫，意聲。

明・馮復京《六家詩物名疏》卷五三《小毖篇・蜂》 《爾雅》云：土蠭，木蠭。疏云：此辨蠭在土木之異也。《説文》云：蠭，飛蟲螫人者，其形大，在地中作房，而啖其子者名土蠭，又名馬蠭。今荆、巴間呼爲蟺，其形差小，在樹上作房者，名木蠭，亦食其子。又云：蠭醜蠆。疏云：蠭類好垂其腴，以伏息。《説文》云：蠆，垂腴也，腴即腹下也。《援神契》云：蜂蠆垂芒。《内則》云：爵鴳蜩范。注云：范，蜂也。《方言》云：蜂，燕、趙間謂之蠓蠭，其大而蜜，謂之壺蜂。《化書》曰：蜂有君禮。《本草圖經》云：蜜蜂在蜜脾中如蛹，白色。大黄蜂即人家屋上作房，及大木間。觕甒蜂子也，嶺南人作饌食之，黄色，比蜜蜂更大。土蜂即穴土居者，最大，螫人或至死。《埤雅》云：蜂有兩衙，應朝其主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衛，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方言》曰：大而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黄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于屋，銜漆以固其葉，陰陽在尾，喜合，末端有岐者牝，鋭者牡也。《雅翼》云：細腰蜂作房在小樹及簷下，房綴著處必以漆，其在大木上者，蜂與房皆大，謂之露蜂房。蜜蜂似蜂而小。《山海經》云：穀城之山足，蜜蜂之廬。今土木之蜂，亦皆有蜜，人家畜者，質小而微黄，腰腹相稱如蠅蟬。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甲集中《虫部》 蜂：同蠭，正。譌俗作蜂，非，泥。

又 螫：與范通，蜂也。《檀弓》作范，俗作螫。

又 蠔：俗蠣字。

又 蠭：敷雍切，音風。螫人飛蟲。《陰陽變化録》：蠭有將蠭、相蠭、蠭王，王大如小指，王之所在蠭不敢螫，無王則羣死。遇有二王即分，分之時，老王遜位而出。所分之蠭，均挈其半從王，而出者飛止必環衛王，皆有隊伍行列。每日兩衙，應朝上下。《化書》言：蠭有君臣之禮是也。蜜蠭似蠭而小，一名蠟蠭，一名蜜。蜜蠭，小微黄，相交則黄退。春秋分，人以木桶容數斛者，塗蜜其中，先飛者聞蜜香來停，則舉羣悉來。王所居，壘積如臺，曰蠭臺。羣蠭出采百花，鬚上粉置兩跨歸，釀蜜其房如脾，曰蜜脾。冬寒則人割其蜜，蜜脾底爲蠟。蠟生于蜜，蜜甘蠟淡，以物無兩美也。其黄色細腰，腰僅相屬，不能爲蜜，曰稚蠭。《淮南子》以爲貞蟲，詳見王元之《蠭記》。又陸佃曰：蠭陰陽在尾，喜合，尾端有岐者牝，鋭者牡。細腰蠭作房在樹及屋簷，房皆倒懸，綴處必以漆。房中各有子如粟，稍長，如蛹能動，逐時飼之，久則封之，生翼而出，復孚卵，則增房，房數百層，子多至石許。其螫人復引其芒去，蜜蠭螫人，芒入人肉不復出，蠭亦尋斃。又，胡蠭黑色，一名壺蠭，一名觕甒蠭，一名玄瓠蠭，皆因形命名。《楚辭》：玄蠭若壺。大黄蠭色黄，觕甒蠭色黑，乃一類二種。蘇頌以爲一種，非也。又，土蠭穴居，作房，赤黑色，最大即馬蠭，一名蚩零，荆、巴間呼爲蟺蠭。人中土蠭螫至死。又，木蠭似土蠭而小，山林中木上作房，江東人取其子啖之。又，獨蠭俗名七里蠭，毒最猛，人馬被其螫立亡。又，赤翅蠭，出嶺南，狀似土蠭，頭黑，穿土爲窠。又一種蛤蠭，出巴中，在褰鼻蛇穴内，其毒倍常，非方藥可療。元稹詩：巴蛇蟠窟穴，穴下有巢蠭。近樹禽垂翅，依原獸絶蹤。蓋甚言其毒也。又，獨脚蠭出嶺南，似小蠭，黑色，一足連樹根不能動，五月采之。方書治癰疽，燒此蠭研末和油塗之良。又，菌蠭。《酉陽雜俎》云：嶺南毒菌，夜有光，經雨化爲巨蠭，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齧人，物類之變如此。又，凡物羣聚僄鋭者曰蠭。《史・趙廣漢傳》：專厲强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迴避。《中山王傳》：讒言之徒蠭生。師古曰：蠭生言衆多也。又蠭王曰萬。別見草部萬注。《精蕴》：蠭，省文也，音義同，尚不害理。至云蠭爲蜜蟲，別出薺爲螫蟲，謂善惡相遠。從竹象其尾有毒，後人謂竹即蚰，故表出之旌善而别慝。按：此説鑿甚，均是蠭也，螫人與不螫人異，猶之均是人也，君子與小人異，非必以形别也。今謂蠭蜜蟲、薺螫蟲，判然異類，非也。《備考》與《精蕴》同。《續文獻通考》：嘉靖初年，楊邃菴一清以宰輔，致政歸，一日遊鎮江北固山，見羣蠭擁蠭王出遊，遇鷙鳥攫蠭王殺之，羣蠭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邃菴令家俘瘞焉，表其封曰：義蠭塚，爲文祭之。

又 蠭：蠭、蜂、蠭同。

又 蠍：於歇切。音謁。蠍蝓，土蜂別名。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上六 蜂：《唐韻》敷容切，音丰。與蠭同。《集韻》蠭通作蜂。又薄紅切。音蓬。《蒼頡篇》：螽蜂，蟲名字。或作蠭。

又 蜾：《唐韻》、《韻會》、《正韻》並古火切，音果。《詩・小雅》：蜾蠃有子，蜾蠃負之。傳：蜾蠃，蒲盧也。陸璣疏：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揚子《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又《集韻》古禾切，音戈。義同。又《類篇》魯果切，音裸。蟲名，蜾蠃也。與蠃通。《說文》作蠃。或从果。

又 蝁：《唐韻》防錢切，《韻會》父錢切，並音范。《博雅》：蜂也，本作范。《禮・檀弓》：范則冠而蟬有緌。詳范字注。

又 蟆：《集韻》於驚切，音英。《類篇》：蜂屬。

又 螫：《唐韻》、《韻會》、《正韻》並施隻切。音釋。《說文》：蟲行毒也。《詩・周頌》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史記・淮陰侯傳》：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班固《西都賦》：盪亡秦之毒螫。又《周禮・山師》注：螫噬之蟲獸。劉音呼落切。《史記・田儋傳》：蝮螫手則斬手。《索隱》注：螫，音牆。又《史記・魏其傳》：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讀郝，火各切。又《集韻》式夜切。《唐韻古音》：音赦。《韓詩》：自求辛螫作赦。《廣韻》：亦作蠆。

又 蟺：又徒案切。音憚。土蠭名。《本草》：土蜂，巴、楚間呼爲蟺蜂。

又 蠭：《直音》同蠍。蠃：《唐韻》郎果切，《集韻》、《韻會》、《正韻》魯果切，並音裸。《說文》蜾，蠃也。詳蜾字注。

蠭：《集韻》、《玉篇》並古文蠭字。注詳十七畫。

蠆：《唐韻》丑犗切，《集韻》、《韻會》丑邁切，並音瘵。《玉篇》：螫蟲。《詩・小雅》：彼君子女，卷髮如蠆。箋：蠆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孝經緯》：蜂蠆垂芒，爲其毒在後。《左傳・僖二十二年》：蠭蠆有毒。

蠣：《集韻》蜾本字。《說文》作蠃。

蠭：《集韻》蒲蒙切，音蓬。《篇海》：蟲名。《蒼頡篇》：螽蜂，或作螽蠭。詳蜂字注。

厲：《集韻》落蓋切，音賴。毒蟲也。《莊子・天運篇》：其知憯于厲蠆之尾。又力制切。同厲。《說文》：厲，或从虫，旱石也。

又 蠤：《韻會》語綺切。《類篇》同蟓，詳蟓字注。蠤。《玉篇》同蚍。《韻學集成》作蠤。

又 蠭：古文蠭。《唐韻》、《集韻》、《韻會》並敷容切，音丰。《說文》：飛蟲螫人者。《詩・商頌》莫予荓蠭。《左傳・僖二十二年》：蠭蠆有毒。《爾雅・釋蟲》：蠭醜螬，又土蠭。注：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又木蠭。注：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爾雅翼》：蜂種類至多，其黃色細腎者，謂之稱蜂。又蜜蜂，人收而養之，一日兩出而聚鳴，號爲兩衙。其出採花者，取花鬚上粉置兩髀。或採而無所得，經宿不敢歸房中。又旗名。《左傳・哀二年》：穫其蠭旗。又舟名。《拾遺記》：武王伐紂，有蠭狀如丹鳥，飛集王舟，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蠭舟。又星名。《前漢・天文志》：杓端有二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蠭。又地名。《拾遺記》：燃丘國獻比翼鳥，使者經蠭岑。又與鋒通。《前漢・韓王信傳》：及其蠭東向，可以爭天下。師古注：蠭、鋒同。《長箋》：逢二蟲會，遭遇毒蟲，意寓戒心也。隸書傳省作蜂。《埤雅》：蜂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也。《集韻》本作蠭。或作螽、蚌。《韻會》又作蠭。

蠍：《唐韻》烏結切，《集韻》一結切，並音噎。《類篇》：蠍蝓，蟲名。土蠭也。《爾雅・釋蟲》果蠃，蒲盧。注：即細腎蜂也。俗呼爲蠍蝓。又蠍蝓，塞名。

又 蠽：《唐韻》於胃切，《集韻》紆胃切，並音尉。《爾雅・釋蟲》：蠽，飛蝗。疏：蝗有翅而飛者，名蠽，即飛蝗也。亦作蠷。蠽：《集韻》牽奚切，音溪。蟲名。土蜂也。本作蜎，亦省作蛤。

又 蠃：《玉篇》、《集韻》並與蠆同。又《類篇》他達切，音撻。義同。蠭。《韻會》同蝗。

又 蠶：《集韻》蚍本字。《說文》从蟲，毗聲。《玉篇》作蠶。《唐韻》作蠶。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 土蠭，木蠭。蠭、蜂同。此釋諸蠭躋也。注曰：土蠭，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即馬蠭也。荊、巴間呼爲蟺。木蠭似土蠭而小，房在樹上，好啖其子。疏曰：《說文》云：蠭，飛蟲螫人者。

又 果蠃，蒲盧。蜾蠃，桑蟲。蝎，桑蠹。蠃音裸，蜾音冥，蠃音令。注曰：果蠃一名蒲盧，細腰蟲也，俗呼爲蠠蝓。桑蟲名蜾蠃，俗謂之桑蠈，亦曰戎女。桑蠹一名蝎，即蛞蝓也。疏曰：《詩・小宛》云：蜾蠃有子，果蠃負之。果蠃一名蒲盧。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蠭。《說文》云：細腰土蠭也，陸璣云：蜾蠃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果蠃負於宮中，七日而化爲子。《法言》云：蜾蠃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犍爲文學舍人云：蜾蠃，桑土小蟲也，似步屈。按：《禮記注》：蒲盧，蜾蠃，土蜂也。蜾蠃，桑蟲也。蜾蠃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故曰易生之物。

《墨客揮犀》云：蜾蠃之類有二，銜泥巢于室壁者曰蜾蠃，穴地爲巢者曰蠙蜮，巢于書卷筆管中者爲蒲盧。名既不同，質狀大小亦異。

又　鄂州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純雄謂蜂，純雌龜鼈之屬也。《列子》亦曰：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稚蜂，言無雌雄而自化。《淮南子》以蜂之類爲貞蟲，言其無欲也。按：細腰無雌，惟蜾蠃爲然，若餘蜂則作房育子，未必純雄耳。

清・劉玉麐《爾雅校義》卷下　木蠭。【注】又食其子。案《證類本草》云：人食其子。今本作又字，誤。

又　果蠃，蒲盧。《廣韻》蠃注引郭云：負蜾蠃之子於空中，七日而成其子。《法言》曰：蜾蠃之子殪，而逢蜾蠃。祝曰：類我類我。則肖之矣。

清・邵晉涵輯《爾雅正義》卷一六　土蠭。【注】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今荆、巴間呼爲蟫。木蠭。【注】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正義》此別蠭之類也。《説文》云：蠭，飛蟲螫人者。《左氏・僖二十二年傳》云：蠭蠆有毒。蠭類甚多，而皆能螫人，又皆可釀蜜。故《説文》以蜜爲蠭甘飴也。在地中者名土蠭。《莊子・庚桑楚》云：奔蜂不能化蜮蠋。《釋文》引司馬彪注：奔蜂一曰土蜂也，其在樹上者名木蠭。【注】今江至爲蟫。《正義》：陳藏器《本草注》云：土蜂穴居作房，赤黑色，最大，螫人至死，亦能釀蜜，其子亦大而白。案：蠭子可食，故《内則》謂蜂爲范也。《檀弓》云：范則冠。孔疏謂蜂頭上有物，似冠也。土蠭即馬蠭，荆、巴間呼爲蟫，廣異名也。似土至其子。《正義》：羅願云：今土木之蠭，亦各有蜜，北方地燥，多在土中，故多土蜜。南方地濕，多在木中，故多木蜜，木蠭子亦可食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卷一三下　蠭：飛蟲螫人者。《左傳》：蠭蠆有毒。按《釋蟲》言土蠭、木蠭，無單言蠭者。許書則蝮蠆下云：細腰土蠭也，即《爾雅》之土蠭。然則此單言蠭，即《爾雅》之木蠭也。《本草經》露蜂房，亦謂木上大黄蠭窠也，其房大者如罌，小者如桶。云露蠭，正對土蠭在地中言之。許謂土蠭爲細要純雄，其飛蟲螫人者，則謂大黄蠭，並非細要純雄無子者。《内則》、《檀弓》謂之范，俗作蜂，其子可食。故《内則》：庶羞雀鶉蜩范。从蚰，逢聲。敷容切。九部。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　土蠭。今江東呼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今荆、巴間呼爲蟫，音憚。木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

《説文》：蠭，飛蟲螫人者。蠶，蠭甘飴也，或作蜜。《方言》云：蠭，燕、趙之間謂之蠓蜮。按：蠓蜮之合聲爲蜂，蜂古讀如蓬，見《廣韻》云出《蒼頡篇》。又音峰是蜂，與蠭同也。土蠭者，《本草》云：一名蜚零。陳藏器云：赤黑色，穴居，最大，螫人至死。按：土蠭今呼戀蜂，大者斃牛，其房層累，大於十斗甕器。木蠭者，陶注《本草》：石蜜云木蜜，懸樹枝作之，色青白，樹空及人家養作之者亦白，而濃厚味美。又有土蜜於土中作之，色青白味醎。今按：木蠭有數種。《方言》云：其大而蜜謂之壺蠭。郭注：今黑蠭，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師。然則壺蠭亦木蠭，今呼之瓠瓢蜂。陶注：所謂瓠瓢蜂也。郭云：啖其子，食其子者，蜂子肥白，古人珍之。故《内則》云：爵鶉蜩范。鄭注：范，蜂也。《嶺表録異》云：宣歙人脱蜂子鹽炒曝乾，寄京洛爲方物。

清・周靖《篆隸攷異》卷三　蜂：俗篆作，方逢切。飛蟲，能螫人。《埤雅》：垂穎如蜂，故名。《左傳》：蠭目而豺聲。《爾雅》：蠭醜螫。皆从蚰。

又　蝱：俗篆作，防汜切。蠭也。《禮・檀弓》：范則冠而蟬有緌。

又　蠭：俗篆作，于莖切。蠭屬。《爾雅》：密肌，繼英。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一《圜節動物分品》　圜節動物中，有等飛蟲，以諸氣管代肺通氣，乃遍滿周身，如十四圖。蜻蜓、蜂等，身形不同他動物，全體分成三段，首一，胷一，腹一，股恒爲三對，外復有翅，所謂圜節類之一也。

第十四圖　蜂



第一百八十四圖　非努蟲

又　復有仿如一百八十四圖所繪非努蟲者數種，體式與蜂差無幾。若等物率生有長針，針有鋸齒式，將生卵時，以其針刺動植物成孔，遺卵於其孔中。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　膜翅目。此目口能咀嚼外，更有吮舐之作用。四翅均膜質，而罕有翅脉。如蜜蜂、黄蜂、馬尾蜂等是。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此類所屬，有蜂及蟻。翅爲膜狀，往往暗色不透明，有四翅。其前翅視後翅常發達，前翅之後緣，與後翅之前緣相鈎連。飛時能便捷。

口部適咀嚼或舐食。頭能自搖動。眼兼具複眼及單眼。觸角短直而細。有系狀鞭狀棍棒狀，或屈折爲膝狀，常以多節而成。自三節乃至三十六節，胸部各環節皆固着。其與腹相接處常緊縊。雌之尾端，有有產卵管及毒針者。依習性兼食動植物。大約食植物者，有鋸狀或錐狀之產卵管。食生物者，產卵管爲針狀，柄殘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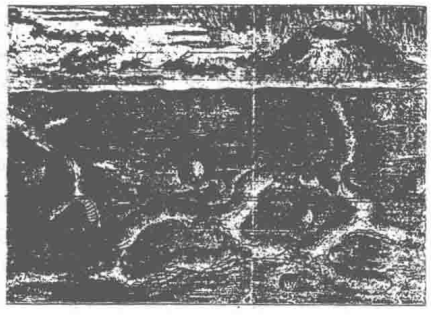
產本邦最大蜂爲大胡蜂，小者微渺至不可識別。其幼蟲爲無脚蛆狀，呈乳白色。寄生於動物之體，或長寓中。亦或爲有脚螟蛉狀。有九乃至十一之對列脚。觸日光，漸黑色，或綠色。閱時老熟，遽蛹化。是爲完全變態。其有益於農業者頗鉅，亦有爲害者。

蜂之種類繁盛，其習性皆殊異，茲述其一二。樹蜂之幼期，入松質部。没食子類。卵子胎植物之各體，其現象著蟲癭及腫瘤。赤條蜂鼈甲蜂，穴砂中造寓。其遺卵常擇蜘蛛蛞蝓及朽木之蟲類相近處，以備發生時易得食。又如赤長蜂，巢檐下及樹枝，常下垂，螺贏泥樹壁上。起球形。泥蜂營泥寓於土壁及石垣。葉切蜂切種種植物之葉而成寓。蟻類則營巢於朽木内，或乾壤磐石下。

膜翅類常團聚，隱然結社會，有王及工役及兵，不錯亂，形亦各殊。

清・〔日〕西師意譯，〔英〕賓樂安、許家惺審定《動物學教科書》第九章《昆蟲類》 四肢成於膜質，而脉紋不多。口部能嚙能舐。胸腹相交處，有縛束之狀。變態完全。幼蟲率無脚肢。性喜羣聚營生。

注：蜜蜂不僅有雌雄，且有役衆。一雌數雄，統御數千蜂羣，成一大團體，協力以生養。口善舐，適於咂採花蜜。脚肢可蒐花粉，蜂蜜蜂蠟，皆其所釀成者也。黄蜂，弔支蟲。亦羣聚，而族繁不逮蜜蜂。採植物之皮，以粘構其巢。蟻有數種，皆不具翅，亦羣聚如蜜蜂。羣蟻數千，統以雌雄之長，穿隧道於土中，以營巢穴。其養育幼蟲也。日必搬移，使得適宜温度。或捕他種幼蟲，育以充役隸，或畜蚜蟲，由其背管孔搾取液汁，或飼甲蟲數種於巢，其智巧可驚。五十六圖。



第五十六圖　蟻穴

膜翅類之最小者，多寄生於害蟲之體，而使之斃，是頗有益於人類。

清・〔日〕箕作佳吉著，柯璜譯編《博物學講義動物篇》第九章《昆蟲類》 膜翅類Hymeuoptera　蜂蟻均是，頭胸腹三部，界限最顯。口器適嚙，或適舐。翅具二對，均爲膜質，而乏脉綫。變態完全。

此類大抵共同生活，嘗成社會。例如蜜蜂，其巢秩序整然。一巢祇一女王，六十三圖乙。産卵爲職。若干雄蜂，六十三圖丙。惟有某期可居巢内。凡在巢雌者，皆爲職蜂。六十三圖甲。蓋羣雌不能産卵，使在内則營巢或養育仔蟲。出外則採集花粉花蜜等事，及負擔一切社會勞役。蟻類社會，尤其複雜。一羣總數，有五十萬者。凡雌雄有翅者曰羽蟻，夏秋夜間嘗見羣集。有多數職蟻，即平常所見無翅之蟻，能經營社會一切事宜，秩序不紊。職蟻二種。通常職蟻外，凡頭大上顎甚發達者，爲當兵職蟻。嘗見蟻亦時派軍襲入他巢，奮鬬勇戰，不敢逃退。若既破敵巢，必捕虜其幼蟲，待其成長而奴隸之。巢中諸事，無不一一相委。可奇者，使用奴隸之蟻，久之其種類成此習慣，凡保全生命本能漸漸退化。設爲奪去奴隸，縱食物環繞其旁，嘗不知取，卒以餓死。夫在蟻下等動物，一涉過奢，結果猶至於此。吾輩見之，可不戒歟。且蟻亦能豢養家畜。試看寄生植物各種油蟲，嘗見羣蟻徘徊其間，時刺其體，使滴甘液，源源收取。如吾人之取牛乳。且蟻亦能保護油蟲。試用鉛筆尖端，入油蟲羣中，則蟻忽自四方叢集，因發怒而來襲也。冬期嘗保護其卵。暖候至，又爲遷樹上云。馬尾蜂，有三枚産卵針甚長，能穿樹幹，而産卵於幹中之他種仔蟲體上。迨卵孵化，遂寄生之。他若姬蜂嘗寄生害蟲仔蟲中，使其仔蟲不能生活。故人目爲益。每有借此等膜翅類之力，以除害蟲，爲絶妙之方法者。



甲：職蜂　乙：女王　丙：雄蜂

第六十三圖　蜜蜂

綜述

宋・鄭樵《通志・昆蟲草木略二》 蜂之類多。《本草》：蜂，即蜜蜂也，大黄蜂，即土蜂也，一名蜚零，穴土以居。今宣城所生蜂兒者，土蜂也。木蜂即甕蜂也，結窠如甑在木上者。

蠟蜴曰土蜂，曰蜾蠃，曰蒲盧，俗謂之蠟蜴。棲泥入於屋壁間及器物旁作房，或雙或隻，亦入竹管中，以泥封其口，其類不一也。凡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而陶隱居乃謂此生子如粟米大，在房内，仍取他蟲置其中，以擬其

子，大爲糧也。以《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爲謬矣。後來人有壞其房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皆如陶所説。此蓋不究其義也，諸蟲在蟄尚不食，況其形體未定，猶在窠中時，何得有飢飽也。壞其房而見卵與死蟲者，是變與未變耳。將其故房看之，其蟲殼皆如蜕形，則非爲物所食明爾。且蚱蟬生於蜣螂，衣魚生於瓜子，龜生於蛇，蛤生於雀，白鴿之相食，負螽之相應，其類不一，然則螟蛉蜾蠃不爲異矣。

宋・陳耆卿《赤城志》卷三六 蟻。有黄、白二種。蜂有蜜蜂、沙蜂、山蜂數種。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蠭》 蠭，種類至多，其黄色細腰者謂之穉蜂。腰間極細僅相聯，屬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純雄謂蜂，純雌龜鼈之屬也。《列子》亦曰：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言無雌雄而自化。故《淮南子》以蜂之類爲貞蟲，言其無欲也。《博物志》以爲蜂無雌，取桑蟲或阜螽子抱而成己子。今細腰蜂作房在小樹上，及人家簷下，房皆倒懸，其綴著處必以漆。房中各有子如粟，稍長，如蛹能動，逐時飼之，久則封之，生翼而出。其穉者復孚卵，則增房益多。其在大木上者，蜂與房皆大，謂之露蜂房，又謂之百穿。其房大者如甕，小者如桶，至大者如巨鍾，房數百層，子至石許。又土蠭，黑色，似木蠭而大，地中作房。蠭之最大者螫人至死，能食蜘蛛。《楚辭》云：赤蟻若象，玄蠭若壺。壺形圓大，故蠭似之。《方言》：蠭大而蜜，謂之壺蠭，今人亦呼爲胡蠭。

明・謝肇淛《五雜俎》上卷九《物部》 江南有花地遍，狀如小虵，螫立殺人。嶺南有夜虎，此其類也。

江南山谷中有黑蜂，大如蜣螂，能螫殺人。俗云：七枚能殺一水牛。《楚詞》云：赤蟻若象，玄蜂若壺，是也。

山蜂螫人，皆復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後妻取蜂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即此也。余在楚長沙，見蜜蜂皆無刺，玩之掌上，不能螫人，與蠅無異，又可怪也。

物之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兼弱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爽似信，有君臣之義焉，兄弟之愛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如蟻者多矣。故淳于棼縱酒遺世，而甘爲之壻，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堞門巷，井然有條。《唐・五行志》：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蜂亦有之。

蟻有黄色者，小而健，與黑者鬬，黑必敗，僵屍蔽野，死者輒舁歸穴中。喪亂之世，戰骨如麻，人不及蟻多矣。又有黑者長寸許，最强，螫人痛不可忍，亦有翼而飛者。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莫予荓蜂》 朱傳：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爾雅》：土蠭，木蠭。疏：此辨蠭，在土木之異也。《説文》：蠭，飛蟲螫人者，其形大，在地中作房，而啖其子者，名土蠭，又名馬蠭。今荆、巴間呼爲蟺，其形差小，在樹上作房者，名木蠭，亦食其子，又云蠭醜蜜。疏：蠭類，好垂其腴以伏息。《説文》：蜜，垂腴也，腴即腹下也。《援神契》：蜂蠆垂芒。《内則》：爵鴽蜩范。注：范，蜂也。《禮記》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方言》：蜂，燕、趙間謂之蠭蠽，其大而蜜謂之壺蜂。《韓詩外傳》：稷蜂不蓁，社鼠不燻，所託者然也。《淮南子》：蜂房不容鵠卵，言小不可藏大也。《本草圖經》：蜜蜂在蜜脾中，如蛹，白色。大黄蜂即人家屋上作房及大木間。雌雄蜂子也，嶺南人作饌食之，黄色，比蜜蜂更大。荆、巴間一種土蜂，俗呼蟺蜂，最大，螫人或至死。《埤雅》：蜂有兩衙，應朝其主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衛，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方言》：壺蜂即今黑蜂。《楚辭》所謂赤蟻若象，玄蜂若壺也。黄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於屋，銜漆以固其蒂。陰陽在尾，喜合，合則粉退，末端有岐者牝，鋭者牡也。采取百芳釀蜜，其房如脾，謂之蜜脾。其王之所居，委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言蜂居如臺，蟻居如樓也。西方之書曰：味如嚼蠟。天下之味，莫甘於蜜，莫淡於蠟。蠟者，蜜之蹠也。厚於此者，必薄於彼，理之固然也。凡蜂作蜜必須人溺，以釀諸花，乃得成熟。《陰陽變化録》：蠭有將蠭、相蠭、蠭王，王之所在，蠭不敢螫，無王則羣死。有二王則分，分則均挈其半。飛必環衛，皆有隊伍行列，故曰：蜂有君臣之禮。《説林》云：豺祭獸，獺祭魚，蜂蟻必宗其君，雎鳩不亂其匹，羔飲乳，必跪其母，雉鳴雊，必推其雄，此亦物之有禮者也。又一種獨蜂，俗名七里蠭，毒最猛，人馬被螫立亡。又蛤蠭，出巴中，在褰鼻蛇穴内，其毒非方藥可療。又獨脚蠭，出嶺南，一足連樹跟不能動，五月采之燒末和油治癰疽良。又嶺南菌毒，夜有光，化爲巨蜂，齧人若鋸，蓋物類之變若此。束晳《發蒙記》曰：蠅生積灰，蜂出蜘蛛。《抱朴子》：雞有專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投御亦是耳。《山海經》：穀城之山足，蜜蜂之廬。今土木之蜂亦皆有蜜，人家畜者，質小而微黄，腰腹相稱如蠅蟬。《博物志》：人家養蜂以木爲器，開小孔，以蜜塗器，捕三兩蜂内器中，宿昔蜂飛出，將伴來作蜜。北方地燥，蜂多在土中，故多土蜜。南方地濕，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又蜀有竹蜜。《方言》注云：黑蜂穿竹作蜜，或呼笛師，一名留師。又有石蜜，即崖蜜蜂，黑似蚕，今房縣

人以長竿刺崖，令蜜出，用器盛取之是也。江淮亦有崖蜜，取者夜持烈炬臨之，蜂空羣赴燄盡殪，然後連房刳取。《史・趙廣漢傳》：專厲蠭氣。《中山王傳》：讒言之徒蠭生。師古曰：蠭氣言盛也，蠭生，衆多也。又，蠭王曰萬。《詩緝》云：人近蜂則被其螫，信小人則受其惑。又曰：莫予荓蜂，猶云莫予毒也。已，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提予我，以便文耳。王元之記曰：蜂王無毒，似以德王者。王之子盡復爲王，似一姓一君，上下分定也。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取蜜得中，似什一而稅也。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 土蠭，木蠭。【略】蠭、蜂同。【略】此釋諸蠭蠐也。注曰：土蠭，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即馬蠭也，荆、巴間呼爲蟫。木蠭似土蠭而小，房在樹上，好啖其子。蟦，一名蠐螬，在糞土中。蝤蠐，一名蝎，在木中。疏曰：《説文》云：蠭，飛蟲螫人者。

又 果蠃，蒲盧。螟蛉，桑蟲。蝎，桑蟘。蠃音裸，螟音冥，蛉音令。注曰：果蠃一名蒲盧，細腰蟲也。俗呼爲蠨蛸。桑蟲名螟蛉，俗謂之桑蠋，亦曰戎女。桑蟘，一名蝎，即蛞蝓也。疏曰：《詩・小宛》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果蠃，一名蒲盧。《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蠭。《説文》云：細腰土蠭也。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果蠃負於宫中，七日而化爲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蜂。形似蛾而短，平首細腰，色黄，其體外剛。雌者尾如針，螫人辛痛，故曰辛螫。其王身長大倍於蜂。其雄黑色，專職釀蜜，曰蜜博士，無尾針，不螫人也。取草木木皮爲窩，曰房，連綴成片，上寬下殺，曰癖。癖之尖曰甕，王生子處也。子出則分蜂，分必平，再出則再分，世爲老讓小者，誤也。其雄者至冬盡死，次年務蜂雄復生也。蜂類甚繁，所見凡二十餘種，有王者惟蜜蜂也。

又 馬蜂。細腰長身，長足，俗名長脚蜂。多在簷下及木上作房。初止一蜂，至秋則蕃衍近百。其初蜂及夏至前生者，至秋後則而色白，針變雙叉，盡死。似馬蜂而小者，曰草蜂，於荆棘根上，近地處作房。似馬蜂而大者，曰蠔蜂，色赤黑，於枯木中作房。其尤大者，土人名曰地雷，色皂黑，於地中作房，螫牛馬往往有死者。右皆銜生蟲哺其子，故《爾雅注》曰：食其子也。蜂育子有三：採花者，以蜜，蜜蜂之類是也。借生者，以蟲，蜾蠃之類是也。作房生子如小蛆，銜蟲哺之子，長滿户封其口，子自變爲蜂，馬蜂之類是也。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 蠭醜螫。螫，羊朱反。【注】垂其腴。【補正】邢疏：蠭類好垂其腴，以伏息。《説文》云：螫，垂腴也。腴，即腹下也。

清・郝懿行《爾雅義疏》卷下三《釋蟲》 土蠭。今江東呼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今荆、巴間呼爲蟫，音憚。木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

《説文》：蠭，飛蟲螫人者。蠶，蠭甘飴也，或作蜜。《方言》云：蠭，燕、趙之間謂之蠓蛸。按：蠓蛸之合聲爲蜂，蜂古讀如蓬。見《廣韻》云出《蒼頡篇》。又音蜂，是蜂與蠭同也。土蠭者，《本草》云：一名蚩零。陳藏器云：赤黑色，穴居，最大，螫人至死。按：土蠭今呼懿蜂，大者斃牛，其房層累，大於十斗甕器。木蠭者，《陶注本草》：石蜜云木蜜，懸樹枝作之，色青白，樹空及人家養作之者，亦白而濃厚，味美。又有土蜜於土中作之，色青白，味酸。今按：木蠭有數種。《方言》云：其大而蜜謂之壺蠭。郭注：今黑蠭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師，然則壺蠭亦木蠭，今呼之瓠瓢蜂也。陶注所謂瓠瓢蜂也。郭云：啖其子，食其子者，蜂子肥白，古人珍之。故《内則》云：爵鷃蜩范。鄭注：范，蜂也。《嶺表録異》云：宣歙人脱蜂子，鹽炒曝乾，寄京洛爲方物。

又 果蠃，蒲盧。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蠨蛸。螟蛉，桑蟲。俗謂之桑蠋，亦曰戎女。

《説文》云：蠃，蒲盧，細要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引《詩》：螟蠕有子，蠃負之。蠃或作蜾。又云：螟蠕，桑蟲也。《詩・小宛》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疏》引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御覽》引舍人同。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筆筒中三字《御覽》引有。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祝云象我象我也，三語亦《御覽》引。《法言・學行篇》作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陸璣所本也。《莊子・天運篇》云：細腰者化。《庚桑楚篇》云：奔蜂不能化藿蠋。《釋文》引司馬彪注：奔蜂，小蜂也。一云土蜂是舊説相承，皆以細腰土蜂取它蟲爲己子也。唯《陶注本草》蠨蛸，云：今一種蜂，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壁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己子，斯爲謬矣。牟應震爲余言，嘗破蜂房視之，一如陶説，乃知古人察物未精，妄有測量。又言其中亦有小蜘蛛，則不必盡取桑蟲。詩人偶爾興物，説者自不察耳。《方言》云：蠭其小者謂之蠨蛸，或謂之蜘蜘，幽悦二音。蠨蛸、蜘蜘一聲之轉。郭云：桑蠋者。《玉篇》云：蠋，螟蛉，蟲也，亦曰戎女者，廣異名。

清・田易等《畿輔通志》卷五七《蠭》 《爾雅翼》：北方地燥，多在土中，故

多土蜜。《方言》：燕、趙之間謂之蠓蛵，其小者謂之蠛蛵。舊志有土蜂，蜜蜂，馬蜂各名。

清・鄭文彩纂《瓊山縣志》 蜂有八種，惟蜜蜂有君臣之義，作蜜益人。外此有排蜂、黑蜂、黃蜂、衮蜂、道壁蜂、火筒蜂、青盲蜂。舊志。

又 蟻有飛蟻、木蟻、黑赤蟻、白蟻數種，其脚長而善走者名長脚蟻。

又 蜾蠃形類蜂，赤黑色，大小數種，即螟蛉。

清・李欽文、陳夢林纂《諸羅縣志》卷一〇《物産》 蜂。《檀弓》：范則冠而蟬有綏。范，蜂也。種類甚多，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傳曰：蜂蠆垂芒是也。蜜蜂無毒，採百花釀蜜謂之蜜脾，其王所居爲蜂臺，羣蜂採花佳者，以首戴之貢于王。故曰：蜂蟻識君臣。

蟻。《爾雅》名蚍蜉。小者螘，有赤黑白諸類，赤而小似絲者，俗呼黃絲蟻。《埤雅》：蟻行逶遲有序，需而不速是也。黑而大者俗呼走馬蟻，以其走之疾故也。白蟻濕熱相蒸而生，凡器物衣服之類，置近濕處，一爲所侵皆成蛀粉。《寧化志》：蟻畏茶，委棄茶渣，乾而爲末，佈于其中，蟻不敢犯。

蜾蠃。《爾雅》名蒲蘆。郭注名蜾蠃。陸璣曰：似蠭而小腰，取桑蟲負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子。《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陶隱居曰：黑色腰小，銜泥於壁間及器物邊作房。俗云：蜾蠃作房於高，是年雨多，作房於低，是年雨少，亦一驗也。

清・阿桂、劉謹之等纂《盛京通志》卷一〇七 蜂。俗以在地作房者曰土蜂。大黃蜂曰馬蜂，釀蜜者曰蜜蜂。內務府及禮部皆有蜜丁，取蜜交官，蜜中煉出者爲黃蠟。

蜾蠃。亦名土蜂，純雄無雌，負桑蟲而爲子，即螟蛉也。

蟻。種類不一，大者曰蚍蜉，小者曰螘，俗呼麻蟻，惟黑龍江獨無。

清・李元《蠕範》卷一 蜂，蝳也，蟦也，蠆也，蜾蠃也，蜘蛛也，蜜蜂也。長尾爲蝳，短尾爲蠭。陰陽在尾，雄尾銳，雌尾岐，性喜合，交則黃退。居林木土穴者爲野蜂，居人家者爲家蜂，皆小而微黃，有王，有將，有相。王大如小指，青蒼色。王居疊積如臺，謂之蜂臺。誅罰徵令，嚴如君臣，無王則羣蜂死。王生子復爲王，有二王則老王退位，分其蜂半族從之。擁王於中，或團如罌，或鋪如扇，飛止環衛，有隊伍行列。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人。每日兩衙，應朝上下。朝衙畢則出而采花，暮衙畢則入房而宿。其尾垂穎如鋒有毒，螫人則芒入肉不出，蜂亦死。嗅花以鬚代鼻，采花則翅挾股抱，獨采蘭則拱於首而獻王。其將蜂色黑，不采花而能釀蜜。八月將蜂盡不死，則蜜被食盡，羣蜂餓死。其穉蜂黃色細腰不能採蜜者，謂之蜂奴，亦名貞蟲，不能採花釀蜜，而能守户，察羣蜂之勤惰。每一半守房，一半分次撥發，花少者受罰。其採釀百花精者蜜，蜜味甘，粗者蠟，蠟味淡，蠟者蜜之蹟也。化蜜必取屋瀋之水，注之蠟房而後蜜成。其房如脾，謂之蜜脾。北方地燥，多在土。南方地濕，多在木。其別種曰石蜂，窠大如拳，色蒼黑。曰草蜂，在草中。曰蝴，笛師也，竹蜂也，黑色，大如小指頭，結窠竹上，窠大如卵而有蒂，長尺許。釀蜜紺色，出蜀中，曰蚍，石蜜也。蜂黑色，似牛蜚，亦有君臣。結窠石崖之間，采蜜青色或緑。崖上有鳥，正月來羣飛千數，食蜜都盡，崖石如洗。鳥去采蜜如初，其鳥名靈雀，一名蜜母。曰蟺，蜚零也，土蜂也，馬蜂也，赤翎黑首，穴土最大，有毒，好食蜘蛛，能預知蜘蛛藏處，尋覓無遺。曰白蜂，色白，土窠大如卵。曰菌蜂，黑色，喙若鉅，長二三分，夜入人耳鼻，凡菌夜有光者，經雨化蜂，出嶺南。曰獨蜂，七里蜂也，窠大如鵝卵，蒼黃色，内僅一蜂，大如石燕，一足連樹，不能飛而能螫人，中其毒者死，蓋樹小兒樹蛺樹蟻之類也。曰胡蜂，壺蜂也，草蜂也，元瓠也，瓿甒蜂也，大如壺，黃黑色長尺許，能螫馬牛及人，或至欲死。在屋上及木中作房，有淡黃者，窠長尺，闊三寸，謂之牛舌蜂。有赤黃者，窠如瓠，圍圓三四斗，謂之葫蘆蜂，大者如巨鐘，其房數百層，每房可得蜂兒五六斗至一石。曰木蜂，椽桷蜂也，似蟺而小，黑色，穴木，每在人家房簷間，穿如刀鑽，能螫人。曰蛣蜂，出巴中，在褰鼻蛇穴，其毒倍常，中人手足則斷，心胸則裂，不可藥療，唯禁術制之。曰異蜂，似蜜蜂而大，飛勁疾，好裁圓葉入木竅作窠。曰火蜂，狀如蠭。曰鸞蜂，大者重十餘斤，聲如鸞鳳，身被五采，毒可殺象，釀蜜碧色，服之成仙。曰橄欖蜂，生橄欖樹上，形如木葉，有手足抱枝自附，與葉無別，仆樹彫葉而後辨。曰折腰蜂，窠在沙中，岸崩則出，土人燒之爲琥珀，出寧州。又欽原似蜂，出崑崙山，則鳥也。文文似蜂，出放皋山，則獸也。

清・陳元龍編纂《格致鏡原》卷九六《蜂》 總論。《化書》：蜂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方言》：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蛵，或謂之蜘蛛。《檀弓》：范則冠而蟬有綏。注：范，蜂也。《石藥爾雅》：蜂一名羅又。《清異録》：温庭筠句云：蜜官金翼使，謂蠭也。

又 《格物總論》：蜜蜂三種，一種在林木上作房。一種在人家作窠，其蜂甚小，微黃，蜜皆濃美。一種黑色似蚓，作房巖崖高峻之處，非人跡可到，其蜜名石蜜，又名崖蜜，人以長竿刺出，多者至三四石，味醎色緑，比他蜜尤勝。蜂穴居者最大，一名蛣蜣，尾能螫人。《蟑史》：蜜蜂即人所養之蜂也，山間亦有之，其子未化，頭足如蛹，服之令人好顔色。《埤雅》：《方言》曰：其大而有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蓋亦釀蜜。《楚辭》所謂赤蟻若象，玄蜂若壺者也。黃蜂亦其一

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於屋，銜漆以固其蒂。陰陽其尾，喜合，末端有岐者牝，銳者牡也。《正字通》：胡蠭，黑色，一名壺蠭，一名俳甒蠭，一名玄瓠蠭，皆因形命名。大黃蠭色黃，俳甒蠭色黑。《五雜俎》：山蜂螫人，皆復引甚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後妻，取蜂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即此也。余在楚長沙，見蜜蜂皆無刺，玩之掌上，不能螫人，與蠅無異，又可怪也。《爾雅》：土蠭。注：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正字通》：土蠭穴居作房，赤黑色，最大，一名蜚零，荊、巴間呼爲蟺蠭，人中土蠭螫至死。《蟫史》：沙蜂似土蜂而小，黃蜂而大。冬在人家屋上作房，大者如甕，小者如斗，如壺。毒亞于土蜂。《爾雅》：木蠭。注：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山堂肆考》郭璞云：穿木蜂，黑色，在人家簷椽間穿穴，如刀錐所鑽，能螫人。又一種黑蜂，穿竹作孔者，名笛師，一作留師。俗呼鑽竹蜂，蜂如小指，有黃甲，甲下有翅，穴竹爲巢，不螫人，不穿木，有蜜如稠糖。又有牛舌蜂。《西陽雜俎》：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大如雞卵，有帶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又有蜂，狀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段成式嘗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爲蜜。《物類相感志》：赤翅蜂出嶺南，形如土蜂，翅赤頸黑，穿土爲窠，食蜘蛛。《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冶以爲琥珀。《本草》：獨脚蜂，黑色，一足連樹根，不得去出。嶺南五月採之，治癰疽，燒此蜂研末，和油塗之良。又革蠭，山中大黃蠭也。《五侯鯖》：火蜂，其狀如蠡。

又 《正字通》：獨蠭，俗名七里蠭，毒最猛，人馬被其螫立亡。《格物論》：蛤蜂，巢在蟹鼻蛇穴下，故毒螫倍諸蜂，螫中手足輒斷落，中心胸則圯裂，方不能療，須持禁制之。《五雜俎》：江南山谷中有黑蜂，大如蜣螂，能螫殺人。俗云：七枚能殺一水牛。《庶物異名疏》：土宿大蜂，駱各小蜂。見周處《風土記》：嚙斷其翅，使塘土以廣其室，觀其穴口聚土，多知其處，貧人掘其子，煮而食之。《莊子·庚桑楚篇》：奔蜂不能化蠆蝎。注：奔蜂，小蜂也。《列子·天瑞篇》：純雌其名稚蜂。

清·嚴長明等纂《西安府志》 蜜蜂。《本草綱目》：蜂三種，蜜蜂小而微黃。《咸寧志》：蜂類多，釀蜜者貴。《咸陽志》：蜂釀蜜者，民亦養之。

又 蠐螬。《詩·小雅》：果蠃負之。陸疏：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故許泉有之。

蟻。《周禮·天官》：祭祀共蠯蠃蜄，以授醢人。《方言》：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蚼。《西京賦注》：韋昭曰：蜄，蟻子也。可以爲醢。《西陽雜俎》：秦中多巨黑蟻，好鬬，俗呼爲馬蟻。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蜂》 《爾雅》：土蠭。郭注：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名土蠭。木蠭。郭注：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邢疏：飛蟲螫人者。羅願曰：蠭種類至多，土蠭黑色，最大者螫人至死。《周頌·小毖》云：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使也。言管蔡之事，無人使蠭螫我，乃我自求辛螫之苦耳。自怨自艾之。

清·張雋、邢定綸纂《崖州志》輿地四 蜂有八種，惟蜜蜂有君臣之義，作蜜益人。外有排蜂、黑蜂、黃蜂、衮蜂、道壁蜂、火筒蜂、青盲蜂。《府志》。按：蜜蜂俗稱蠅蜂，不螫人。蜜醉，則螫。每逢吉日，群飛而過。土人握塵撒之，隨塵下聚。擇其大者名蜂王，用髮繫之，貯以葫蘆，群蜂隨入。置之吉貝園中，或僻處，數月而蜜成矣。排蜂，俗稱馬卵蜂，亦能釀蜜，螫人最猛，持火可免。有葫蘆蜂、土蜂，不能爲蜜。取其巢脾蒸之，可得黃蠟。

又 蜾蠃形類蜂，赤黑色。大小數種，酷似蜾蠃。

又 蟻類甚多，不外紅、黑、白三色。紅者，稍大。黑、白者次之。白蟻穴土中，含土附墻壁而上。書籍、衣服、木器等件，多爲其所蝕。雨後化生兩翼，黎明出飛，不復入穴。

清·和珅等修《熱河志》卷九六《物產五》 依稀果蠃負蜾蠃，塞草霏黃尚作青。可惜徐黃曾未覩，爲傳蠕動補蟲經。

又 蜂。《爾雅》有土蠭、木蠭之別。疏謂土蠭，又名馬蠭，今塞外馬蜂視常蜂較大，亦有蜜蜂。《元史》：興州有採蜜提舉司。《元一統志》曰：大寧路龍山縣惠州，土產蜜及蠟。

清·陸綸纂《太平府志》 蜜似蜂而小，黃色，人家養之。每歲割取爲糖，其滓爲黃蠟。養者貯以竹木桶，每筒一王。君臣之分甚嚴，採花戴之首者乃獻王，餘則挾股間，若失其王，衆潰而死。蜂有數種，黃蜂爲多，作窠常掛人簷間或樹上，善螫人。蟻亦作蟺，俗名馬蟻子。約十餘種，有赤、黃、黑、白之分，俱能候陰晴，天將雨，輒還穴避之。

清·劉炯原本，何裒等纂《資州直隸州志》卷八 蜂。資人多畜於房宇間，設桶以飼其釀蜜。外如土蜂、竹蜂、馬蜂、細腰蜂等類，皆野生，不具載。

清·周宗洛等纂《順寧府志》卷一三 蜂。採訪有巖蜂、土蜂、草蜂。

清·黃槃之、平翰纂《遵義府志》卷一七 蜂，蠐螬。《本草經》：一名土蜂，生熊耳山谷及牂牁，或入物間。

清・姚文枏等編纂《上海縣續志》 胡蜂。前志作荷蜂，今依乾李志注作胡蜂。形似蜜蜂而稍大。腹部黃，螫最利。吸花蜜而食，不能釀蜜成媒介花粉之功。作房於屋宇或竹木上，狀若倒垂蓮房。一名黃蜂。蜜蜂。屬動物學昆蟲綱膜翅目。體密生細毛，頭部有複眼二，單眼三。口作管狀，適於吸蜜。胸部與腹部間甚細，尾端生毒刺。性好羣居，有秩序，能組織團體。一巢數百，而雌蜂爲蜂王，其下有雄蜂、職蜂。凡採蜜、營巢、哺育幼蟲等事，皆職蜂任之。蜂王至春產卵，孵出幼蟲，白色無足，職蜂哺之。既而成蛹羽化爲成蟲，其雌者爲新蜂王。雌而發育未完全者爲職蜂，餘爲雄蜂。當羽化之前，舊蜂王率職蜂捨巢而去，別營新巢，是謂分封。新雄蜂與新蜂王配偶後，即被職蜂嚙斃。以後蜂王每歲產卵，無須再配。蜂蜜用途甚廣，鄉人有畜之者，至冬割取蜜房以採蜜。

又 蟻有黃、黑二種。每穴有雄蟻、雌蟻、中性蟻之別。春煖時從蛹羽化之，新雄蟻與新雌蟻飛空中相交，交畢雌蟻斷翅落地，由中性蟻舁歸穴中，奉之爲王。雄蟻旋被中性蟻嚙斃。中性蟻任覓食、穿穴、護王、保卵蛹、鬬敵之職，本係雌性，因發育未完全，故無生殖性而不交合。雌蟻司傳種及管轄羣蟻。又有白蟻，生濕地，居蠹木，大爲宮室、棺槨之害。蜜虎。害蟲，俗名蜜狗。首銳體圓，狀如橄欖。六足，有兩翼，如蜂翅。遍體生毛，色斑斕。尾角短頭，有觸角二，伸縮屈曲似象鼻。吸食花蜜及蜂蝶之蜜，豢蜂者忌之。寄生蜂。一名小糠蜂。大於蚊，其卵在螟蟲體上孵化，後嚙食螟蟲。喜燈光，腹部黃色。鐵蜂。大如金龜子，腹黑色。不能作房，嚙籬之竹竿或椽木成洞，穴居其中，以孵卵，或入他蜂房食其子。一稱王蜂，又稱穿木蜂。細腰蜂。大於蜜蜂，胸腹部之間甚細，腹部長。營房於樹枝或檐下，有毒刺，又名蠮螉。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蜂記》：蜂王無毒，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大如桃李，王居其上，生子於中。王之子盡爲王，歲分其族而去，其分也，或鋪如扇，或圓如罌，擁其王而行。王之所在，蜂不敢螫。若失其王，則衆潰而死。其釀蜜如脾，謂之蜜脾。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則蜂飢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惰而不作。嗚呼，蜂王無毒，似君德也。營巢如臺，似建國也。子復爲王，似分定也。擁王而行，似衛主也。王所不螫，似遵法也。王失則潰，似不貳也。取惟得中，似什一而稅也。今山人貪其利，恐其分而刺其子，亦不仁甚矣。

《近蜂聞略》：蜂採百花俱置于股，惟蘭花則拱首入房，以獻于王。

《格致鏡原》：蜂螫人，授芋梗敷之則愈，或蚯蚓屎亦可。

又 竹蜂。《太平廣記》：蜀地有竹蜂，好於野竹上結窠，其窠似雞卵，有蒂長寸許，與蜜並紺色，其蜜味甘。旭按：此即《方言》所謂留師也，郭璞作笛師，狀似蜂而小，色黑，居竹中，又名鑽竹蜂。

又 木蜂。《正字通》：木蜂似土蜂而小，山林中木上作房，江東人亦啖其子。

又 菌蜂。《正字通》：菌蜂，嶺南毒菌所化，其菌夜有光，經雨則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螫人立死。旭按：《酉陽雜俎》云：此蜂夜能入人耳，斷人心繫。

又 鸞蜂。《杜陽雜編》：貞元八年，吳明國貢鸞蜂蜜。其蜂鳴聲如鸞，身被五采，重十餘斤，作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只二三合，多則有風雷之異。其蜜碧色，食之長生，顏如童子。凡沉疴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又 蛉蜂。《正字通》：蛉蜂出巴中，在褰鼻蛇穴內，毒尤猛，螫人非方藥可療。

又 折腰蜂。《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

藝文

唐・杜甫撰，宋・郭知達集注《九家集注杜詩》卷二二《獨酌》 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趙云：《宋書》：袁粲爲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仰蜂粘落蘂，行音杭。蟻上枯梨。趙云：蜂粘花蘂是也，一作落絮，非行蟻成行之蟻。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趙云：薄劣，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道，喟馬傷薄劣。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薛云：《莊子》曰：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又《遣憤》 開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趙云：花門，回紇也。壬寅寶應元年，回紇請助國討賊。次歲癸卯廣德元年，史朝義自縊死。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趙云：言既復帝里，誰人總兵柄乎，恐回紇恃功難制而作逆也。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左傳》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趙云：蜂蠆言回紇也，公於此疑回紇其比之爲蜂蠆，詩人眇之之辭也。雷霆以言人君之威。《貫山傳》云：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震之以威，豈有不摧折者哉。言欲制回訖，必須以威震之。莫令鞭血地，師云：任昉書鞭血四海，流離無所。再濕漢臣衣。

宋・李綱《梁峪集》總目卷二〇《蜂》 杪忽腰如壺，聯綿窠若屋。毋輕懷袖間，防此蠆尾毒。

又《戰蟻》 欲雨山雲四面垂，空庭蟻戰久相持。只應薄伐檀蘿國，正是槐安獻捷時。

雜録

明・張九韶《理學類篇》卷六 朱子曰：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爲聖爲賢，此如寶珠在清泠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不肖，此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至污處，然其所禀，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

又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睢鳩之有別。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土蜂。《別録》。**【釋名】**蜇零、《本經》。蟺蜂，音蟬，同上。馬蜂。頌曰：郭璞注《爾雅》云：今江東呼大蜂，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蜂，即馬蜂也，荆、巴間呼爲蟺蜂。

【集解】《別録》曰：土蜂生武都山谷。藏器曰：土蜂穴居作房，赤黑色，最大，螫人至死，亦能釀蜜，其子亦大而白。頌曰：土蜂子。江東人亦啖之。又有木蜂似土蜂，人亦食其子。然則蜜蜂、土蜂、木蜂、黄蜂子俱可食，大抵蜂類同科，其性效不相遠矣。

蜂，**【主治】**燒末油和傅蜘蛛咬瘡。藏器曰：此物能食，蜘蛛取其相伏也。

蜂子，**【氣味】**甘平，有毒。大明曰：同蜜蜂畏亦同也。**【主治】**癰腫，《本經》。噎痛，《別録》。利大小便，治婦人帶下，《日華》。功同蜜蜂子。藏器。酒浸傅面，令人悦白。時珍。

又 大黄蜂。《別録》。**【釋名】**黑色者名胡蜂、《廣雅》。壺蜂、《方言》。馰蜂、音鈞婁。玄瓠蜂。時珍曰：凡物黑色者謂之胡，其壺瓠、馰甒皆象形命名也。馰甒，苦瓠之名。《楚辭》云：玄蜂若壺，是矣。大黄蜂色黄，馰甒蜂色黑，乃一類二種也。陶説爲是，蘇頌以爲一種，非矣。然蜂蛹、蜂房功用則一，故不必分條。

【集解】弘景曰：大黄蜂子乃人家屋上者，及馰甒蜂也。頌曰：大黄蜂子在人家屋上作房及大木間，即馰甒蜂之子也。嶺南人取其子作饌食之，其蜂黄色，比蜜蜂更大。按：《嶺表録異》云：宣歙人好食蜂兒，山林間大蜂結房，大者如巨鐘，其房數百層。土人采時着草衣蔽身，以捍其毒螫，復以烟火熏去蜂母，乃敢攀緣崖木斷其蒂。一房蜂兒五六斗至一石，揀狀如蠶蛹瑩白者，以鹽炒，暴乾，寄入京洛以爲方物。然房中蜂兒三分之一翅足已成，則不堪用。據此，則木上作房蓋馰甒之類。然今宣城蜂子乃握地取之，似土蜂也。郭璞注《爾雅》云：土蜂乃大蜂，在地中作房，木蜂似土蜂而小，江東人並食其子。然則二蜂皆可食久矣，大抵性味亦不相遠也。

又 露蜂房。《本經》中品。**【釋名】**蜂腸、《本經》。蜂勘、妝與窠同。百穿，並《別録》。紫金沙。

【集解】《別録》曰：露蜂房生狢狗山谷，七月七日采，陰乾。弘景曰：此蜂房多在樹木中及地中，今曰露蜂貝母四錢，盧會三錢爲末，蜜和丸雷，凡大，每用一丸，水一小盞，煎至五分，温服。吐血，温酒調服。《雲臺方》。

又 竹蜂。《拾遺》。

【釋名】留師。郭璞作笛師。**【集解】**藏器曰：《方言》云：竹蜂，留師也，蜂如小指大，正黑色，嚙竹而窠，蜜如稠糖，酸甜好食。時珍曰：六占云竹蜜蜂出蜀中，于野竹上結窠，紺色，大如鷄子，長寸許，有蒂窠，有蜜，甘倍常蜜，即此也。按：今人家一種黑蜂，大如指頭，能穴竹木而居，腹中有蜜，小兒撲殺取食，亦此類也。又《杜陽編》言外國鸞蜂，大十餘斤，其蜜碧色，服之成仙。此亦不經之言，未足深信。又有刺蜜、木蜜生草木上。俱見果部本條。木蜜即枳椇。

留師蜜氣味甘酸寒，無毒。**【主治】**牙齒蠹痛及口瘡，並含之良。藏器。

又 赤翅蜂。**【集解】**藏器曰：出嶺南，狀如土蜂，翅赤頭黑，大如螃蟹，穿土爲窠，食蜘蛛。蜘蛛遥知蜂來，皆狼狽藏隱，蜂以預知其處，食之無遺。時珍曰：此毒蜂穿土作窠者。一種獨蜂作窠於木，亦此類也，其窠大如鵝卵，皮厚蒼黄色，只有一箇蜂，大如小石，燕子入馬被螫立亡也。又一種蛤蜂出巴中，在褰鼻蛇穴内，其毒倍常，中人手足輒斷，中心胸即圯裂，非方藥可療，惟禁術可制。故元稹詩云：巴蛇蟠窟穴，穴下有巢蜂。近樹禽垂翅，依原獸絶蹤。微遭斷手足，厚毒破心胸。昔甚招魂句，那知眼自逢。此蜂之毒如此，附見於此，養生遠害者，不可不知。主治有毒療蜘蛛咬及疔腫疽病。燒黑和油塗之，或取蜂窠土以酢和塗之，蜘蛛咬處當得絲出。藏器。

又 獨脚蜂。《拾遺》。**【集解】**藏器曰：出嶺南，似小蜂，黑色，一足連樹根不得去，不能動摇，五月采之。又有獨脚蟻，亦連樹根不能動摇，功用與蜂同。時珍曰：嶺南有樹小兒樹，蛺蝶及此蜂蟻皆生於樹，是亦氣化，乃無情而生有情

也。《酉陽雜俎》云：嶺南毒菌夜有光，經雨則腐化爲巨蜂，黑色，其喙若鋸，長三分，嚙人甚毒，物類之變化不一有如此。

【主治】疔腫癰疽，燒研和油塗之。藏器。

又　蠮螉。音噎翁。《本經》下品。【釋名】土蜂、《別録》。細腰蜂、《莊子》。蜾蠃、《詩經》。蒲蘆。《爾雅》。弘景曰：此類甚多，雖名土蜂，不就土中作窟，謂捷土作房爾。時珍曰：蠮螉，象其聲也。

【集解】《別録》曰：蠮螉生熊耳川谷及牂牁，或人屋間。弘景曰：今一種蜂，黑色，腰甚細，啣泥於人屋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待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言細腰之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使變成己子，斯爲謬矣。造詩者未審，而夫子何爲因其僻耶。豈聖人有缺，多皆類此。韓保昇曰：按《詩疏》云：螟蛉、桑蟲也。果蠃，蒲蘆也。言蒲蘆負桑蟲以成其子也，亦負他蟲，封之數日，則成蜂飛去。今有人候其封穴，壞而看之，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果如陶説。蓋詩人知其大，而不知其細也。此蜂所在有之，隨處作窠，或隻或隻不拘土石竹木間也。

【正誤】李含光曰：視變成子，近有數見者，非虚言也。頌曰：《詩》言：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揚雄《方言》亦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之變爲蜂。陶氏《蜀本》皆以爲生子如粟，捕諸蟲爲糧。段成式亦云：書齋多蠮螉窠，祝聲可聽，開而視之，悉是小蜘蛛，以沈隔之，乃知不獨負桑蟲也。數説不同，然物類變化，固不可度。蚱蟬生於轉丸，衣魚生於爪子之類，非一桑蟲蜘蛛之變爲蜂，不爲異也。如陶所説，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蟲而成之也。宋齊丘所謂蠮螉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斯言得之矣。蟲，宗奭曰：諸家之説終不敢捨《詩》之義，嘗拆窠視之，果有子如粟米大，色白而微黄，所負青菜蟲却在子下，不與蟲相著。陶説近之。時珍曰：蠮螉之説各異，今通攷諸説，并視驗其卵及蜂之，雙雙往來必是雌雄，當以陶氏、寇氏之説爲正，李氏、蘇氏之説爲誤。按：《解頤新語》云：果蠃自有卵如粟，寄在蟲身，其蟲不死不生，久則漸枯，子大食之而出。正如蠅卵寄附於蠶身，久則卵化，穴繭而出也。《列子》言：純雄無雌，其名稚蜂。《莊子》言：細腰者化則自古已失之矣。羅願《爾雅翼》云：陶説實當物理，但以此疑聖人，則不知《詩》之本旨矣。《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蓋言國君之民，爲他人所取爾。説者不知，似字乃似續之，似誤以爲如似之，似遂附會其説爾。猶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亦可謂鴞以衆鳥爲子乎。今屢破其房，見子與他蟲同處，或子已去，而蟲存空殼，或蟲成蜾，而子尚小，蓋蟲終不壞，至其成蜾，子乃食之而出也。近時王浚川著《雅述》亦云：年年驗之，皆如陶氏之説焉。

【氣味】辛，平，無毒。大明曰：有毒入藥，妙用。

【主治】久聾，欬逆，毒氣出刺出汗，《本經》。療鼻窒，《別録》。治嘔逆，生研能署竹木刺。大明《岣嶁書》云：五月五日取蠮螉陰乾爲末，用兵死人血丸置衣領中，云令人畏伏。

【附録】雄黄蟲。《別録》。有名未用，明目，辟兵不祥，益氣力，狀如蠮螉。

明・李蘇《見物》卷五　論曰：蜂，蟲類也，而食蟲自滋，如人食羣動，固無足怪。其尾之毒，猶人力之足以縛羊豕也，但生子不貴徒豢養，惟急教之耳。諸蜂狂物命以膏腴所育，殆服食温飽其子者。蜾蠃生子雖備飼而不自哺，惟作聲聒之。若教之使自食其力，而養以正道者，以故風人取焉。諸蜂皆毒人，而蜾蠃不聞其螫，其義方有舊訓耶。觀蜂之説，可以知養子矣。

贊曰：蜂儔育子，徒以飽之。蜾蠃小物，能父能師。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一　從姪虞惇，從兄懋園之子也。壬子三月，隨余勘文源閣書，同住海淀槐西老屋，余堉袁煦之別業，余葺治之，爲轀對上直憩息之地。言懋園有朱漆藤枕，崔莊社會之所買，有年矣。一年夏日，每枕之，輒嗡嗡有聲，以爲作勞耳鳴也。旬餘後，其聲漸厲，似飛蟲之振羽。又月餘，聲達於外，不待就枕始聞矣。疑而剖視，則一細腰蜂鼓翼出焉。枕四圍無針芥隙，蜂何能遺種於内？如未漆時先遺種，何以越數歲乃生？或曰：化生也。然蜂生以蛹，不以化。即果化生，何以他處不化而化於枕？他枕不化而化於此枕？枕中不飲不食，何以兩月餘猶活？設不剖出，將不死乎？此理殊不可曉也。

清・李光地等《性理精義》卷九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又曰：人物之性，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又曰：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形體所拘，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獮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問虎狼蜂蟻等，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如物之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一處通却專，人事事理會，得却泛泛，所以易昏。

清・李光地《榕村語録》卷二五　禽獸中如雞犬之鳴吠，牛馬之致遠，其尤

靈者，如蜂蟻鴻雁之類，草木不及也。至於人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實能修齊治平，則財成輔相，上下咸若，直至參贊位。

清・王文韶修《續雲南通志稿》卷五七《食貨志》 折腰蜂。樊綽《南蠻記》：甯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常見琥珀中有物，如蜂形。蜂窩。《滇海虞衡志》趙楩菴言：夷人炙帶蛹小蜂窩以爲珍品，恐傳之中國，將來貴必如燕窩。然此亦古禮上公二十四豆，范與蜩並列，豈以爲蟲而輕之。燕窩與海參見重於中國甫百餘年，前此無所著聞。若使滇南蜂窩菜得行，亦可以競勝於山右天花菜，俗呼毛辣子。案：《爾雅翼》云：蛓蟲背。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採集法：

膜翅類多嗜甜味。蜂自春和迄深秋，連翩振翼，獵芳草珍叢，汲花密，成嚼樹流液。故欲得此類，宜注目田舍山村，幽徑芳蹊。奮然襲擊，塞網口，握網外，注意避螫刺。徐以鑷子鋏出之，投毒壺，或淹酒精，亦得以湯殺之。

蟻類爲膜翅類之小者，然如小繭蜂。繭酷似米粒，累積蛞蝓之體，易誤蟲卵，最不可忽。又如各種樹癭以及各式窩，皆悉心求致，以織成完全之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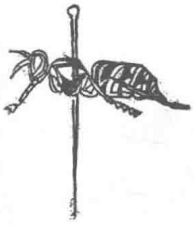
寄生蜂之小者最難得，然能以便法得之。桑之尺蠖變黑色時，懸木枝，掇取入瓶，覆寒冷紗。數日後出小蜂似蚊，爲寄生蜂之一。昉此法易得其他種及寄生蠅。

凡採集時，具手記，載時日、方向、嗜好、態度，以供研究之資料。此爲採集之通例。

製作法：

出毒壺，針自背貫之，入展翅板之溝，直立無少欹。其淹殺者，紙收除其涇，針貫亦如之。

針之法，或直下，稱垂線。或斜指，斜向後。唯斜指，以故直立時，蟲體傾斜而腹稍下垂。如第三十三、三十四圖。凡柔體乾後易萎者，多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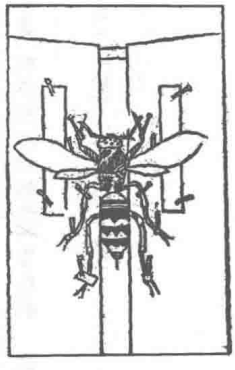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圖



第三十四圖

製法或張翅，或不張翅。不張翅者，擬靜止狀。以鑷子及展翅針開觸角左右，次及肢部。其肢之前後向，皆髣髴其天然之位置。約之以紙片及留針。如三十五圖。張翅者，擬飛翔狀。於前翅之前緣脉，貫細針，緩伸張，已乃刺板上。凡膜翅類，其前翅與後翅相鈎綴。因此俱伸展，即於其底針插紙片之兩端以支持之。末乃以筆掃那普塔之細末，振散於各體。入箱架閉置之。傍附紙載採集地，及年月。閉架內自一週日至二週，儘乾固，取出去紙片留針，刺置貯藏箱。另以厚名片，其表面書漢名和名學名，而詳載產地及採集年月或雌雄之記號於背面，雌號＋雄號♂。并附刺於昆蟲針之底。是爲標本之始成時。



第三十五圖

凡精心製作者，其細小部分有缺落，或整理無効，及乾燥後而不充分者，皆棄之。其乾燥法，多陰乾，不使見日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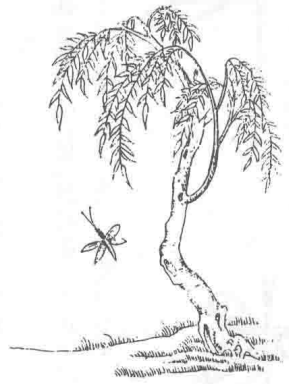
扁葉蜂科 Pamphilidae 分部

柳癭葉蜂 *Pontania* spp.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嶺南有獨脚蟻，脚連樹根不能動。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蟻。【略】然有時羣衍草木，往來攢聚，未

審何施，則生蠶蟲。其飛者，螫柳葉，葉生癭如丸。螫榆葉，葉生癭如囊。破之，皆有蟲。造物化生，不可意度如此。



葉蜂科Tenthredinidae分部

麥葉蜂*Dolerus tritici*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　《洪範五行傳》：秦昭王時，上郡大飢，草木盡死，蜂食田苗。關尹子聖人，師蜂立君臣。

樹蜂科Siricidae分部

雲杉樹蜂*Sirex gigas*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輯釋》卷六　獨脚蜂。所用同前。似小蜂，黑色，一足，連樹根不得去，不能動摇，五月采取，出嶺南。又有獨脚蟻，功用同蜂，亦連樹根下，能動摇，出嶺南。

清・李元《蠕範》卷一　獨蜂之足連樹。

清・嵇璜等《續通志》卷一七八　獨脚蟻，出嶺南，一足連樹根下，止能動摇，不能脱去。青腰蟲，大如中蟻，赤色，一尾而尖，有短翅能飛。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樹蜂之幼期，入松質部。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獨脚蜂。《正字通》：嶺南有獨脚蜂，似蜂而小，黑色，一脚，脚連樹根不能動。

蜜蜂科Apidae分部

蜜蜂、蜂、貞蟲、蠭、蠭、木蜂、留師、蜚零、蜂、羅叉、蠆、壺蠭、蠆、異蜂、穉蜂、家蜂、蜂蜂

題解

《詩經・周頌・小苑》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宋・朱勝非《紺珠集》卷一〇　鸞蜂。生吳明國，蜜蜂之類，身被五彩，聲若鸞鳳。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　土蠭，木蠭。在土中作窠者，曰土蠭。在木上作房者，曰木蠭。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四《紀蜂》　商於元和寺多蜂。寺僧爲予言之，事甚具。予因問：蜂之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青蒼，差大於常蜂耳。問：何以服其衆？曰：王無毒，不識其它。問：王之所處？曰：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其大如栗，俗謂之王臺。王居其上且生子於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數，王之子盡復爲王矣。歲分其族而去。山甿患蜂之分也，以棘刺關於王臺，則王之子盡死而蜂不折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團如罌，或鋪如扇，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則潰亂不可嚮邇。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則蜂饑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惰而不作。予愛其王之無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爲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至於刺王之臺，使絶其息，不仁之甚矣，故總而紀云。

明・陶宗儀《説郛》卷一一上　笛師。【注】穿竹木作孔，有蜜者謂之笛師。

明・朱謀瑋《駢雅》卷七　螽斯，蜂房也。壺蠭，蜜蜂也。

又　蜇零，木蜂也。留師，竹蜂也。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蜂。形似蛾，而短平首，細腰，色黃，其體外剛，雌者尾如針，螫人辛痛，故曰辛螫。其王身長大倍於蜂，其雄黑色，專職釀蜜，曰蜜博士，無尾針，不螫人也。取草木木皮爲窩曰房，連綴成片，上寬下殺曰癖。癖之尖曰甕，王生子處也。子出則分蜂，分必平，再出則再分。世爲老讓小者，誤也。其雄者至冬盡死，次年務蜂雄復生也。蜂類甚繁，所見凡二十餘種，有王者，惟蜜蜂也。

清・邵晉涵輯《爾雅正義》卷一六　《説文》云：蠭，飛蟲螫人者。《左氏・僖二十二年傳》云：蠭蠆有毒。蠭類甚多，而皆能螫人，又皆可釀蜜。故《説文》以蜜爲蠭甘飴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卷一三下　：蠭甘飴也。飴者，米糱煎也。蠭作食甘如之，凡蠭皆有蠆。《方言》：蠭大而蜜者，謂之壺蠭。郭云：今黑蠭穿竹木作孔，亦有有蜜者，是則蠭飴名蠆不，主謂今之蜜蠭也，叚借爲蠆没字。《釋詁》曰：蠆没，勉也。亦作蠆没。《韓詩》作蜜勿。《毛詩》作黽勉。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蜂》　《正字通》：蜂，一名范，其王名萬，長尾者名厲，短尾者名蠆。能釀蜜，俗呼蜜蜂。其蜜底爲蠟，蜜味甘，蠟味淡。其尾後有芒，螫人入肉不出，蜂亦尋斃。

《石藥爾雅》：蜂一名羅叉。

《本草綱目》：釀蜜之蜂有三。一在林木及土穴中作房者，爲野蜂。一人家以器收養者，爲家蜂，並小而微黃，蜜皆濃美。一在山巖高峻處作房者，名石蜜蜂，其色黑，似牛蚕。三者皆羣居，有王，王大於衆蜂，而色青蒼。一日兩衙，應潮上下。凡蜂之雄者尾銳，雌者尾歧，相交則黃退，嗅花則以鬚代鼻，採花則以股抱之，其房名百穿。

綜述

晉・皇甫謐《高士傳》卷下《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争之，玄怒益撾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棲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爲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于家。

晉・張華《博物志》卷一　遠方諸山，出蜜臘處，其處人家有養蜂者。其法以木爲器，或十斛五斛，開小孔，令纔容蜂出入，以蜜臘塗器，内外令遍，安著簷前或庭下。春月，此蜂將作窠生育時，來過人家園垣者，捕取兩三頭，便内著器中。數宿出，蜂飛去，尋將伴來還，或多或少。經日漸益，不可復數，遂停器中，所滋長甚衆。至夏開器取蜜臘，所得多少，隨歲豐儉。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子，有蒂，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木蠭。以仁用鋒，文王之戰。

又《埤雅》卷一〇《蜂》　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衛。誅罰徵令絶嚴，有君臣之義。《化書》曰：蜂有君禮也。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傳曰：蜂蠆垂芒，此之謂也。《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使

也，并蜂使人爲辛螫之譬也，言蜂善辛螫，藏精育毒，雖小，不可不慎。採取百芳釀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其王之所居壘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言蜂居如臺，蟻居如樓也。一名蠟蜂，蠟生於蜜，而天下之味莫甘於蜜，莫淡於蠟。蓋厚於此者，必薄於彼理之，固然也。西方之書曰：味如噣蠟。舊説蜂之化蜜，必取匡猪之水注之蠟房，而後蜜成。故謂之蠟者，蜜之躔也。《方言》曰：其大而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蓋亦釀蜜。《楚辭》所謂赤蟻若象，玄蜂若壺者也。黄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於屋，銜漆以固其蒂。陰陽在尾，喜合，末端有岐者牝，銳者壯也。《爾雅》曰：蠭醜螫。螫，垂腴也。一名萬，其字象形。蓋蜂類衆多，動以萬計，故借爲萬億之萬。舊説數人以千，數物以萬。《莊子》所謂號物之數謂之萬也。《抱朴子》曰：雞有專棲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援理觀之，人之强弱相制，衆寡相役，何以異此，是故齊與魏鬨，而莊周以爲戰於蝸角也。束晳《發蒙記》曰：蠅生積灰，蜂出蜘蛛。《自然論》曰：蜂無王而盡死。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一《釋蟲》　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爲之旋遶如衛。誅罰徵令絶嚴，有君臣之義。《化書》曰：蜂有君臣，其毒在尾，垂尾如鋒，故字從鋒。省傳曰：蜂蠆垂芒，此之謂也。《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蜂使人爲辛螫之譬也，言蜂善辛螫，藏精育毒，雖小，不可不慎。《爾雅》曰：蜂醜螫。螫，垂腴也。一名蠆，其字象形。蓋蜂類衆多，動以萬計，故借爲萬億之萬。舊説數人以千，數物以萬。《莊子》曰：號物之數謂之萬。《抱朴子》曰：雞有專棲之雄，雉有擅澤之矯，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援理觀之，人之强弱相制，衆寡相攻，何以異此。是故齊與魏鬨，而莊周以爲戰於蝸角也。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　蜂之類多。《本草》：蜂，即蜜蜂也，大黄蜂即土蜂也，一名蜾蠃，穴土以居。今宣城所生蜂兒者，土蜂也。木蜂即俗呼蠭也，結窠如甑，在木上者。

宋・梁龍家（淳熙）《三山志》卷四二　蜜蜂。在巖石間作房，色黑，在人家窠檻中作房，甚小而微黄，内必有大者，身稍長，呼爲蜂王。外有黄蜂、土蜂之類，其種不一，皆有螫毒。

宋・周紫芝《太倉梯米集》卷四一《蜂衙賦》　蜜蜂以釀蜜爲能，乃羽蟲之細方，其樹花方馨，而衆羽所萃，載以其股，擷以其喙，蓋近乎智。群飛薨薨，其羽泄泄，有一弗勤，衆殺而棄，蓋近乎義。至於百和薰蒸如醞，酒醴瓊膏溢流，既甘且美，剖其腹脾，可口悦臭，則蜂之爲技至矣。長廊人寂，雨霽日斜，閒然有聲，隱於簷下。童子曰：嘻，此蜂之衙也。夫蜂以衆集，其尊在王，日以朝事，蓋理之常。有不安宅，王於易方，視王所至，衆翼而翔，奔逸以趨，顧虞禍傷。王之所止，不飛以揚，聚都成國，復坐明堂，曰君曰臣，禮儀蹌蹌。平居無事，臣禮則臧，忠不棄主，猶在搶攘。嗟乎，朱輪華轂，貂冠繡裳。劍佩戛擊，以朝明光。朝趨秦庭，暮綰漢章。官崇禄豐，主聖臣良。時危勢傾，胡越相忘。孰知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與夫唯主所在，與爲存亡者乎。故曰：死生以之，巍巍堂堂。背主棄國，是謂不祥。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蜜蠭》　蜜蠭似蠭而小，工作蜜。《説文》蜜字作蠶。云：蠭甘飴也。蓋若與器焉，而冪之。《山海經》曰：穀城之上足，蜂蜜之盧。今土木之蠭，亦各有蜜。北方地燥，多在土中，故多土蜜。南方地濕，多在木中，故多木蜜。今人家畜者，質小而微黄，大率腰腹相稱如蠅蟬也。喜事者以窾木容數斛，實蜂其中養之。開小孔，纔容出入。《永嘉地記》曰：七八月中，常有蜜蜂羣過。有一蜂先飛覓止泊處。人知輒内木桶中，以蜜塗桶中，飛者聞蜜氣，或停不過三四來，便舉羣悉至。今人家所養蜂，或羣逸以千百數。中有大者爲王，羣蜂舁之，從其所往，人收而養之。一日兩出而聚鳴，號爲兩衙。其出採花者，取花鬚上粉實兩髀，或採無所得，經宿花中，不敢歸房中。蜂多則復分爲隊，雀及蜻蛉好捕食之。冬寒則割蜜。今宛陵有黄連蜜，則色黄而味小苦。雍洛間有棃花蜜，色如凝脂。亳州太清宫有檜花蜜，色小赤。南京柘城縣有何首烏蜜，色更赤。各隨所採花色而性之，温涼亦相近。蜜脾底爲蠟，有蜜香氣，然蜜極甘，而蠟至淡，獨爲一異。《孝經援神契》曰：蜂蠆垂芒。《釋蟲》曰：蠭醜螫。謂垂其腴，腴即腹下螫毒也。今細腰螫人，皆復引其芒去。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妻取蜂去毒，繫衣上，以譖伯奇，即此也。古稱蜂蠆有毒。今蜂近其房，輒羣起攻人。故古稱蠭起之將戰。國有蠭旗，軍行用之。又軍行卒，逢羣蜂及，飛虫多者，必驚於藏伏之賊。王莽時，九江連率賈萌守郡不降，有飛蜂附萌車，爲漢兵所誅。晉陶侃表袁謙爲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下，謙船已而皆不利。

元司農司《農桑輯要》卷七《蜜蜂》　新添人家，多於山野古窑中收取，蓋小房，或編荆囤，兩頭泥封。開一二小竅，使通出入。另開一小門，泥封，時時開郤，掃除常淨，不令他物所侵。秋花彫盡，留冬月蜂所食蜜，餘蜜脾割取作蜜蠟。至春三月，掃除如前。常於蜂窠前置水一器，不致渴損。春月蜂成，有數箇蜂王，當審多少，壯與不壯。若可分爲兩窠，止留蜂王兩箇，其餘摘去。如不分，除舊蜂王外，其餘蜂王盡行摘去。窠，烏禾反。穴居也。

明・劉基《誠意伯文集》卷一七《靈丘丈人第四》 靈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期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熇熇，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鄰之叟對曰：以蠭。請問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蠭也，園有廬，廬有守。刳木以爲蠭之宮，不鏬不唇。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五五爲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鞏其構架。時其墐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裒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蜈蚣、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户，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不葺，汙穢不治，燥濕不調，啓閉無節，居處毚鼅，出入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蛄蟖同其房而不知，螻螘鑽其室而不禁，鷇鳥掠之於白日，狐狸竊之於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爲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明・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卷五三 《本草圖經》云：蜜蜂在蜜脾中如蠅，白色。

又 《埤雅》云：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衛，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方言》曰：大而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

又 蜜蜂似蜂而小。《山海經》云：穀城之山足，蜜蜂之廬。今土木之蜂，亦皆有蜜。人家畜者，質小而微黃，腰腹相稱如蠅蟬。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九 蜜蜂。《本經》上品。

【釋名】 蠭蜂《綱目》。蜜。時珍曰：蜂尾垂鋒，故謂之蜂，蜂有禮範，故謂之蜜。《禮記》云：范則冠而蟬有緌。《化書》云：蜂有君臣之禮，是矣。

【集解】 《別録》曰：蜂子生武都山谷。頌曰：今處處有之，即蜜蜂子也，在蜜脾中，如蠶蛹而白色，嶺南人取頭足未成者，油炒食之。時珍曰：蜂子即蜜蜂子未成時，白蛹也。《禮記》有雀鷇蜩范，皆以供食，則自古食之矣。其蜂有三種，一種在林木或土穴中作房，爲野蜂。一種人家以器收養者，爲家蜂，並小而微黃，蜜皆濃美。一種在山巖高峻處作房，即不蜜也。其蜂黑色，似牛蜜。三者皆羣居，有王，王大於衆蜂，而色青蒼，皆一日兩衙，應潮上下。凡蜂之雄者尾銳，雌者尾岐，相交則黃退，嗅花則以鬚代鼻，采花則以股抱之。按：王元之《蜂記》云：蜂王無毒，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大如桃李，王居臺上，生子於中。王之子盡復爲王，歲分其族而去，其分也或鋪如扇，或圓如罌，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若失其王，則衆潰而死。其釀蜜如脾，謂之蜜脾。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則蜂饑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惰而不作。嗚呼，王之無毒，似君德也。營巢如臺，似建國也。子復爲王，似分定也。擁王而行，似衛主也。王所不螫，似遵法也。王失則潰，守義節也。取惟得中，似什一而稅也。山人貪其利，恐其分而刺其子，不仁甚矣。

明・李蘇《見物》卷五《蘂之生・蜜蜂木蜂土蜂》 諸花蘂多香膩，蜂醜好食之。其採取先以口濡之，後以兩股摩粘之而往。蜂有石木二種，其蜜色赤白，云亦隨所採花色。其房曰脾，作蠟用。蜜蜂窠中一大者曰王，王生二子其一必飛去，蜂子亦半隨之往，蓋兩雄不並栖之理。故畜蜂者視其生子，止留其一，恐分蜂勢弱也。其王類大黃蜂，大抵蜂蜜氣芳烈，諸蜂襲之，多有強入其室食之者。非有此王，則羣蜂力小莫禦，故王死則蜂散。蓋無主不能捍强敵，其勢難全故也。王出，即羣蜂粘之如升斗，纍纍不能舍。世言蜂有君臣，以此。其穴木者曰木蜂，採花蘂木膠作蜜。其穴牆者曰土蜂，色青緑，好卷木葉作房，採花及穢物作蜜。二種大小不一，然皆獨蜂無儔焉。一種穴地而衆數斗，亦解採花云。一種狀類蜂而無螫，好餐花蘂者曰蠅，由小漸長者也。

論曰：蜂之從王，密若膠漆，堅若金石，勤勤懇懇，依依而不能暫舍。何哉？其命相依也。命相依則勢相附，若維繫而莫之脱者，天也。人之君臣，如首與四肢，豈得相離，亦天也。世乃有視主之夷險以爲去就者，固已二心之賊，況乘國難而即蓄異謀者乎，其每遭沮醢，宜矣。然蜂子或螫人，即尾斷而去，及歸，則守者不之納。蓋每人即俾之自隕，意者一室一主，故其法令肅飭如此耶。語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言一統之盛也，惟蜂子亦有焉。

贊曰：一君萬民，一統之盛。之死從王，人臣之正。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 山蜂螫人，皆復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後妻取蜂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即此也。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 蜂蠭，在褰鼻蛇穴内，最毒。元稹有詩，此蠭蠆也。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四二 蜜蜂。王楨曰：人家多於山野古窯中收取蜜蜂，蓋小房或編荆囤，兩頭泥封，開一二小竅，使通出入，另開一小門泥封，時時開却，掃除常淨，不令他物所侵。及于家院掃除蛛網，及關防山蜂、土蜂，不使相傷。秋花彫盡留，冬月可食蜜脾，餘者割取作蜜蠟。至春三月，掃除如前，常于蜂窠前置水一器，不致渴損。月蜂盛，一窠止留一王，其餘摘之。其有

蜂王分窠，羣蜂飛去，用碎土撒而收之，別置一窠，其蜂即止。春夏合蜜及蠟，每窠可得大絹一疋。有收養生分息數百窠者，不必他求，而可致富也。《經世民事》曰：十月割蜜，天氣漸寒，百花已盡，宜開蜂婁後門，用艾燒烟微薰，其蜂自然飛向前去。若怕蜂螫，用薄荷葉嚼細，塗在手面，其蜂自然不螫。或用紗帛蒙頭及身上截，或皮套五指尤妙。約量冬至春，其蜂食之餘者，揀大蜜脾用利刀割下，却封其婁，將蜜絞淨。不見火者爲白沙蜜，見火者爲紫蜜。入婁盛頓，將絞下蜜相入鍋内，慢火煎熬候融化，拘出絞相再熬。預先安排錫鏇或瓦盆，各盛冷水，次傾蠟水在内，凝定自成黄蠟，以相内蠟盡爲度。要知其年收蜜多寡，則看當年雨水何如。若雨水調匀，花木茂盛，其蜜必多。若雨水少，花木稀，其蜜必少，或蜜不敷蜜蜂食用。宜以草雞或一隻或二隻遶毛，不用肚腸，懸掛婁内，其蜂自然食之，又力倍常。至春來二月，門開其封，止存雞骨而已。

玄扈先生曰：冬月割蜜過多，則蜂飢。飢時，可將嫩雞白煮置房側，令食之。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　《本草圖經》：蜜蜂在蜜脾中如蛹，白色。大黄蜂即人家屋上作房及大木間。馬蠭蜂子也，嶺南人作饌食之。黄色，比蜜蜂更大。荆、巴間一種土蜂，俗呼蟷蜂，最大，螫人或至死。《埤雅》：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衛，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方言》：壺蜂即今黑蜂。《楚辭》所謂赤蟻若象，玄蜂若壺也。黄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於屋，銜漆以固其蒂。陰陽在尾，喜合，合則粉退，末端有岐者牝，銳者牡也。采取百芳釀蜜，其房如脾，謂之蜜脾。其王之所居，委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言蜂居如臺，蟻居如樓也。西方之書曰：味如嚼蠟。天下之味，莫甘於蜜，莫淡於蠟，蠟者蜜之蹠也。厚於此者，必薄於彼，理之固然也。凡蜂作蜜，必須人溺，以釀諸花，乃得成熟。《陰陽變化録》：蠭有將蠭、相蠭、蠭王，王之所在，蠭不敢螫，無王則羣死。有二王則分，分則均挈其半，飛必環衛，皆有隊伍行列。故曰：蜂有君臣之禮。《説林》云：豺祭獸，獺祭魚。蜂蟻必宗其君，雎鳩不亂其匹。羔飲乳必跪其母，雉鳴雊必推其雄。此亦物之有禮者也。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編《佩文韻府》卷二之三　獻蘭蜂。《近峰聞略》：蜂采蘭，則拱首入房，獻之於王。

清・程瑶田《釋蟲小記・蜜蜂紀略》　田家畜蜜蜂，爲桶以居之，冬日蜂藏桶中，立春後，乃出而飛鳴。諺以六九五十四，驗蜂之始出，蓋自冬至數至立春爲第六九也。出則採流水泡沫以爲房，一桶中爲房數壁，壁厚寸許，兩面爲之，内北向，則外南向，中隔之，房深半寸也，一壁直上，鱗次相亞，如帛織文，如水生淪，如簾垂堂，以待來王。千房如一，六觚秩秩，社稷於斯，竊比鷽鴳。一壁成，再造一壁，壁間容蜂出入，自三以往，莫不皆然。壁無定數，量桶爲之，謂之蜂列。列具房成，房産一子，俄成稚蜂，蜂出房空。然後採花實之，採花者，採其花鬚所著之粉，蓋香之濃厚在是也。實房令滿，乃封其口。盛夏之夜，則羣蜂飛扇於房外，房中之香，乃釀而成蜜矣。桶無當，一桶房滿，畜蜂者，又以無當桶接其上。蜂之勤者，歲可造三桶。春夏爲採釀正時，然秋花甚蕃，即不知名，苟其芬馥，則羣往掇拾以供釀。惟嚴冬無花，羣蜂乃藏桶中，食蜜以禦冬。性畏冷，往往有凍而殪者。畜蜂者，欲取其蜜，乃於冬日，潛以物解斷其重絫之桶。蓋蜂藏桶中，悉居於下，故能取之不令知也。然取去蜂亦便知之，而無可奈何，乃飽食其下桶之蜜。蓋恨爲人所盜，不如盡食之，於是腹張而斃者又不少也。陸農師《埤雅》云：蜂有兩衙，應潮主之所在，衆蜂旋繞如衛。誅罰徵令絶嚴，有君臣之義。又聞之畜蜂者曰：蜂螫人則脱垂芒，歸爲主蜂所察識，殺之無赦。主蜂出，則衆蜂隨其後，入亦如之。冬日不常出，或晴霽當午，陣出。從其主蜂，俄頃盡入，謂之朝午。夫尾有垂芒可禦侮，勇也。不聽螫人，仁也。犯之罪不容於死，義也。朝參衙列，以别尊卑，禮也。造房釀蜜，智也。作息應時，信也。微蟲薄質，能分六德之善，終歲習勤，不惰無荒，其天性然也。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五二　蜂有八種，惟蜜蜂有君臣之義，作蜜益人，外此則有排蜂，黑蜂，黄蜂，道壁蜂，火筒蜂，青育蜂。《瓊州志》。

清・郝懿行《爾雅義疏》卷下三《釋蟲》　《説文》：蠭，飛蟲螫人者。蠶、蠭甘飴也，或作蜜。

又《蜂衙小記》卷一　昔人遇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心。余蕭齋岑寂，閒涉物情，偶然會意，率爾操觚，不堪持贈，聊以自娱，作蜂衙小記十五則。

識君臣　蜂蟻皆識君臣，其長俱謂之王，但蟻王比衆蟻魁大，蜂王獨幺小，入羣不見，而羣中畏之。王居中，羣衛其外，王元之曰：王所居一臺大如棗，俗曰王臺。人欲薄而觀之，不可得。其王蒼黑色，形與常蜂差異，無毒不螫，如麟角，然不觸爲德也。

坐衙　蜂所居曰衙，色如凝脂，密過蓮房，千門萬户，纍纍如貫，亦號蜂房。蜂居常甚肅，及王坐衙，則羣響應，如官府鹵簿呵殿聲，經時寂然矣。有朝暮兩衙，視官府獨較勤，嘗見昧旦，羣蜂皆起，飛翔户外。昔人詞云：暮衙蜂鬧。大抵暮衙在日入時也。

分族　凡蜂盛極必分，分必以産其房之下鋭處，先刖垂一房，形如蠶繭而

小，淺黃色，中有小蜂王，若親子弟，然迫其生不過十日，必分族而去矣。王元之曰：蜂居王臺生子，其中或三或五，歲分其族而去。山甿患其分也，以棘刺闌於王臺，其子盡死。然數分則勢弱，故畜蜂之家察其有若蠶繭形者，摘去之，則勢強而蜜多。

課蜜 蜂所釀曰蜜，亦名百花餳。昔崔處士立護花幡，而陶家姊妹各攜花朵以報，謂服之延年。余謂此特花之糟粕耳，若蜜乃其精液也。凡釀蜜之法，必須鹹水和之，嘗見海邊有蜂往來，及人家陽溝中多有之。然蜂之采花者不釀蜜，釀蜜者別一蜂，視常蜂差，肥大而黑，俗曰蜜婦。《列子》曰：純雌，其名稚蜂。按：此蜂無毒也。《陰陽變化録》曰：此蜂名將蜂，又名相蜂。語婦者或以能釀得名耳，如婦以酒食事人之義。詩曰：稚蜂趨衙供蜜課。

試花 蜂之戀花，尤甚於蝶。凡花初開，其中有一點甘露芳馥之氣，蜂雖遠，無不聞，聞則麇至。蘂未吐，乃穴而入，藉露濡體，還裹其花，復穴而出，則體盡黃，著人衣，雖拂拭之不去也，風過竟體皆香。其尤勤者，貪裹不出，至體累垂不能舉，足股皆滿。然采花而於花無損，故人亦不憎之。每春和景霽，簾影斜垂，鑪煙徐裊，聽蜂聲滿院，與禽聲互答，洵足樂也。詩曰：枝頭蜂抱花鬚墜。又曰：花蘂上蜂鬚。閒中逸趣，頗嘗親領。

割蜜 蜂善偷花，人善盜蜜。偷花以晝，蜂無廉節也。盜蜜以夜，人有禮義也。盜之之法，先用艾火熏之，蜂則皆辟聚一處守其蜜，而不知人已盜之矣。割蜜須擇善割者，蜜盡而蜂不傷。然割之之法，亦無令其盡者，必留數停，使足禦冬，名曰蜂糧。待來年二月再割之，謂之歲察。割蜜時多在初冬，晚者乃至仲冬，割後必剉藁秸實其中，否則凍死矣。詩曰：天寒割蜜房，不言盜諱之耶。

相陰陽 蟻冬居山陽，夏居山陰。蜂即不然，無冬夏皆向陽迎煖，或易其户，使北向多不育。鴈以隨陽名陽鳥，然則蜂宜名陽蟲。

知天時 燕辟戊己不以銜泥，人皆知之。乃畜蜂之家，謂分蜂之日，必是吉日，余驗之良然。又謂蜂忌老人，如有老人之家，蜂乃不蕃，此説余未之審。按：王漁洋《池北偶談》二十三載謝皋羽《晞髮集》有粵山蜂分日記云：甌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歷，惟户養蜂四時旦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云云。

擇地利 蜂所居必吉地，每分蜂時或其自擇，或人家收養。既定居，蜂王必出户周巡，羣蜂隨之，得樂土然後居停。畜蜂之家有吉祥善事者，其蜂大蕃息，大約性潔淨，喜燠煖。凡蜂所居，每十餘日必爲埽除，不則生蟲蠹。夏月須防守宫食之，其性大較如此，然亦隨緣，隨分有時，頗不揀擇。如寒鄉僻壤，屋宇湫隘，嘗見畜蜂者於竈陘旁，及鑿壁爲穴居之，類雞塒然。

惡螫人 《爾雅》：蜂醜螫。《孝經援神契》曰：蜂蠆垂芒。蓋蜂之屬，嘗垂其腹，以自休息，非欲螫也。猛虎在深山，不履其尾，則不咥人。惟蜂亦然，自求辛螫其將焉。咎蜂既螫，即自拔出其毒，其蜂亦死。若虎失去牙爪，不能存活也。

祝子 蜂祝而生者也，每祝子時，或破其房視之，中有子，僅如米粒，數日即成蜂矣。然其子非胎非卵，亦非蜾蠃螟蛉之。比竊疑蜂是化生，化乃以聲其祝之之辭，亦當云：似我似我。但其兄弟，初不相見。莊生云：細腰者化，母有弟而兄啼。解之者曰：母孕弟則兄病也。然則蜂有君臣無兄弟。

逐婦 畜蜂之家爲余言，蜜婦於春夏釀蜜，秋冬即死，否則諸蜂亦必齧殺之，或逐出之。嗟乎，以我禦窮，蜂乃不免。故余嘗謂蜂備數德，獨此節頗無足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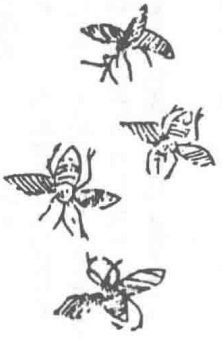
野蜂 蜂有野處者，或居古木及石壁中。亦作蜜，與常蜂等，而性野喜螫，不及居人家者馴良也。余謂此種無官衙，止是山寨大王耳。

草蜂 又有一種蜂，形細長，黃赤色。作房異常蜂，而蜜色純白尤甘美，山中人有得而啖之者，然亦不多也。

雜蜂 鄭康成注《中庸》：蒲盧也。用《爾雅》文謂蒲盧爲蜂，即《詩》之蜾蠃也。形纖長，色赤，銜泥作房，上開一孔出入。余嘗見其齧青蟲閉置房中，蓋螟蛉也。因歎詩人體物之工。又一種俗名土蜂，穴木以居作房，類蜾蠃壺蜂者，《楚辭》：元蜂若壺。形肥短，黍黑色，獨背上一點黃，俗名葫蘆蜂。又有所謂陽溝蜂者，小於常蜂而黑，極調馴。白臉蜂者，類草蜂，而面白。此二蜂皆無毒不螫。又一種長脚蜂，其跱獨長，其餘亦類白臉，而喜螫，則德不及也。戇蜂者，蜂之最大者也，其房中藥材大如車蓋，此蜂最毒，俗云有能斃牛者。

清・陳淏子輯《花鏡》卷六《蜜蜂》 蜂有三種：蜜蜂、土蜂、木蜂。土蜂作房地穴中，形大而黑。木蜂作房樹上，身長腰細而黃。皆繫野蜂，無所取用。惟蜜蜂身短而脚長，尾有蜂螫。衆蜂内有一蜂王，形獨大，且不螫人。每日羣蜂兩朝，名曰蜂衙。頗有君臣之義，無王則衆蜂皆死。若有二王，其一必分。分出時，老蜂王反遜位而出。衆蜂均挈其半，略無多寡。從王出者，不復回舊房。出則羣擁護其王，不令人見。當採花時，一半守房，一半挨次出採。如掠花少者受罰，但採各花鬚俱用雙足挾二花珠。惟採蘭花，則必背負一珠，以此頂獻於王。

又有蜂將，不善往外採花，但能釀蜜。至七八月間，蜂將盡死。若不死，則蜜皆被蜂將食去，衆蜂必飢。故俗諺云：將蜂活過冬，蜂族必皆空。亦一異也。養蜂之家，一年割蜜二次。冬三月天氣閉藏，百花已盡。量留蜜少許，以爲蜂之糧。春三月百卉齊芳，則不必多留矣。若養久蜂繁，必有王分出。每見羣蜂飛擁而去，速隨以行，非歇於高屋簷牙，便停於喬木茂林。收取之法：或用木桶與木匣，兩頭板蓋泥封，下留二三小坎，使通出入。另置一小門，以使開視。如蜂初分無房，即以一開口木桶緊照蜂旁。如蜂不進桶，用碎砂土撒上自收。或用阡張紙焚烟薰之，即入桶收歸。再接桶在下，同放養蜂處。其房宜在廊下，並忌火日。小滿前後割蜜則蜂盛。割法：先將照藏蜂樣桶二箇，輕擡起蜂桶，將空桶接上，安置端正。仍令蜂做蜜脾子於空桶內。少停數日，乘夜蜂不動時，用刀割取上桶。或用細繩攛斷，仍封蓋其上桶，然後將蜜脾子用新布一塊濾絞淨，其蜜有白有黃，白者鮮而貴，以磁器貯之。再將蜜渣入鍋內慢火熬煎，候其融化。復絞出渣，用錫鏇或瓦盆。先貯冷水次傾蠟在內，渣以蠟盡爲度。人家多有畜至一二十房者。北方地燥，且無善養者。蜂多結房於土穴中，故皆土蜜。人近其房，則羣必起而螫之。又不善取，故蜜少，然其功用甚大，老人服此得以長年。調和藥石非此不可，浸製果蔬，其用亦廣。又西方有黑蜂，其大如壺器，亦一異也。



蜜蜂

清・宗績辰纂（道光）《永州府志》卷七上《食貨志・物産》 府境土藥出原蠶沙、原蠭蛾、蜂蜜、蜂房、巖蜜、斑蝥。【略】祁陽多蜜蜂、《縣志》。黃蜂、土蜂、山蜂，隨處有之。各志。南方諸山幽僻處出蜜蠟皆著，絶巖石壁非攀緣所及，惟於山頂以籃舉懸下，遂得采取，蜂去，餘蠟在石，有鳥如雀，來啄之殆盡，曰靈雀。《博物志》、《爾雅》：土蜂，荆、巴間呼爲蟅蜂，今謂爲椽蜂。

清・李元《蠕範》卷一 蜂，蜜也，蟦也，蠮也，蠭也，蠓蝓也，蚋蜕也，蜜蜂也。長尾爲蠭，短尾爲蠘。陰陽在尾，雄尾銳，雌尾岐。性喜合，交則黃退。居林木土穴者爲野蜂，居人家者爲家蜂，皆小而微黃。有王，有將，有相，王大如小指，青蒼色。王居疊積如臺，謂之蜂臺。誅罰徵令，嚴如君臣，無王則羣蜂死。王生子復爲王，有二王則老王退位，分其蜂半族從之。擁王於中，或團如罌，或鋪如扇，飛止環衛，有隊伍行列。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人。每日兩衙，應潮上下。朝衙畢則出而采花，暮衙畢則入房而宿。其尾垂穎如鋒，有毒，螫人則芒入肉不出，蜂亦死。嗅花以鬚代鼻，采花則翅挾股抱，獨采蘭則拱於首而獻王。其將蜂色黑，不采花而能釀蜜。八月將蜂盡不死，則蜜被食盡，羣蜂餓死。其穉蜂黃色細腰不能採蜜者，謂之蜂奴，亦名貞蟲。不能採花釀蜜，而能守户，察羣蜂之勤惰。每一半守房，一半分次撥發，花少者受罰。其採釀百花精者蜜，蜜味甘。粗者蠟，蠟味淡，蠟者蜜之蹠也。化蜜必取厦瀦之水，注之蠟房，而後蜜成。其房如脾，謂之蜜脾。北方地燥，多在土。南方地濕，多在木。其別種曰石蜂，窠大如拳，色蒼黑。曰草蜂，在草中。曰蝴，笛師也，竹蜂也，黑色，大如小指頭，結窠竹上，窠大如卵而有蒂，長尺許。釀蜜紺色，出蜀中，曰蚍，石蜜也。蜂黑色，似牛蜋，亦有君臣，結窠石崖之間，采蜜青色或緑。崖上有鳥，正月來羣飛千數，食蜜都盡，崖石如洗，鳥去采蜜如初。其鳥名靈雀，一名蜜母。

又 曰火蜂，狀如蠭。曰鸞蜂，大者重十餘斤，聲如鸞鳳，身被五采，毒可殺象，釀蜜碧色，服之成仙。

又 曰折腰蜂，窠在沙中，岸崩則出土人燒之爲琥珀，出寧州。又欽原似蜂，出崑崙山，則鳥也。文文似蜂，出放皋山，則獸也。

清・張宗法《三農紀》卷八《蜜蜂》 蜂曰虫也。《内經》云：火生日。《説文》云：尾垂鋒，故謂之蜂。《論衡》云：蜂，毒蟲也，秉陽火而生。《周禮》云：有毒者，螫。蜂者，豐也，喜營聚廣。蜂有禮範，謂之蠆。《禮記》云：蠆則冠，而有禮。《爾雅翼》云：北方土燥多居土，南方土濕多居木，近其房輒羣起。是以《國策》云：蜂起也。《爾雅》云：醜螫。《方言》：燕、趙謂之蠓蝓，又名蚋蜕，有蜜者謂之壺蜂，蜜可餬食，房煉爲蠟，入油爲燭。蜂之爲物，有食其食，無食其飢，苦樂同一，是其仁也。往不述路，嚷能治毒，化藥成漿，是其智也。不辭風雨，不憚日露，始終無貳，是其勇也。《化書》云：蜂始生五都山，有君臣之禮。雄者尾銳，雌者尾岐，相交則退黃。嗅花以鬚代鼻，採花以股作抱相，蜂釀蜜三日而成。《南國史》云：蜜蜂採他花，俱用雙足抹二珠，惟採蘭花則背負一珠，以獻王。物應章云：人家蜂盛，則家昌。《抱朴子》云：軍出遇蜂，備伏藏之賊，亦徵兆物也。窠之始營，先造一臺，如桃，王居臺上，生子于中。子復爲王，歲分其族而出，或鋪若扇，或圓若箕，擁王而去，王之所在，不敢混飛。如偃若夫其主，亂螫潰逅而死。益王之無毒，猶君德也。造窠若臺，猶建國也。子復爲王，猶分定也。擁王出入，猶衛主也。王所在不螫，猶遵法知信也。王死則潰而衆死，猶守節操義也。取與得中，猶什一而税也。造房層叠，猶非田疆界也。蜂王無螫，大異羣蜂。無王則衆死，二王即分封，有老王遜出者，有少王辭出者，出則均挈

其半，未嘗多寡。從王出者不復回，若飛止必環衛其主，悉隊伍行列整嚴得其處。冬執其事，分半採花，留半守營，俟次差發。少者有罰，多者受償，每日三朝，採蘭花以貢主。嗚呼，蜂乃一化物小蟲，猶能知事君盡禮，特已忠誠，而人不若者，惜哉。

召收。春暖花開，蜂將分時，先必喧飛，候天氣和明。合憲書吉自方分，若高飛則近，飛低必遠。人以竿高懸蜂笠召之，三面澈水揚塵，阻其去路，蜂自避入笠中收之。漸時歇定將笠裝布袋懸空處，至晚移停桶內，桶有荊竹織者，有木造者，有塊成者，隨方任製，另戶居所，不得子母對面並肩，不然又憤羽而遠迸。

留蜂。元旦辰或竹篾，或蔓藤，量等蜂桶橫直長短徑，入大門內展開，拖而出外，箍繫臨近樹身，至春蜂分出，則宿此不致遠迸。

鎮蜂。春深蜂勢要分之際，一人恐難收留，至外拾一石或磚瓦片置桶上，勿令人知，即止又俟來日。

驗蜂飢。《造化論》云：蜂歲春生黑蜂名相蜂，又名將蜂，王乃相蜂所成也。相蜂但能釀蜜，不能採花，若無相蜂，不能成蜜。至秋，則相蜂斃，若不死，羣蜂衆死。諺云：相蜂過冬，羣蜂盡空。

防護。春分時，將新舊桶洗曬，以蒿火烟薰去其浥氣，用蠟塗抹，仍合以生糞糊封，安置向陽處。蜂自至安蜂處。所須徐塵網于秋夏間須常開視，恐遭蠹蛀。置處當如席箔蔽其日雨，寒月以草薦圍護其桶。冬時常開看桶內，有蜜則已，若無，宜將飯豆者、粥和蜜，或赤藷、南瓜煮，亦可飼，免受寒饑。當掃蜘絲，以土灰布地止蟻螘，須防山蜂、土蜹、木蝶、草蠨。

留蜜。留種者不割，宜割者至四五月，百花正開時割之。若近秋割，則天氣漸寒，自花少開，蜂所攘者難。需三冬宜慎之，割宜乘夜間蜂伏時，割後須淨洗桶內，勿令遺蜜粘蜂足翅，仍合封固。

藏蜜。割下蠟脾，用生布綾濾淨去渣入新器中，禁入生水，停故器日久則潰，取少熬甚妙。

煉蠟。出蜂者爲蠟片，合去蜜渣入沸湯內熬，用布幅或棕皮包定，乘熱扯絞淨爲度，或笮抑下置水盆，滴蠟汁于內，乘熱投繩入套，待冷，蠟、水各別收停。

本性。氣陽味甘，補中潤燥，忌與葱同食。蠟性固，蜜收治人。油製燭，則夜炤得光。

方治。螞蝗傷膚，蜜塗即效。《博物志》：白鬚攝去，炰臘治者再出則黑。

清・嵇曾筠等監修《浙江通志》卷一〇六 野蜂。《名勝志》：淳安縣仙居洞石隙中多野蜂，往往出蜜。弘治《嚴州府志》：壽昌縣蜜山，怪石崔巍，中有石窟，蜜蜂居之。

又 野蜂。劉基《苦齋記》：匡山之巔，四面峭壁，風從北來，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性之苦者，莫不布族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

清・劉於義監修《陝西通志》卷四四 蜜蜂。蜂子生武都山谷。《名醫別録》。蜂三種，蜜蜂小而微黃，《本草綱目》。蜂類多，釀蜜者貴。《咸寧縣志》。蜂釀蜜者，民亦養之。《咸陽縣志》。鳳縣蜜蜂溝多蜜蜂。《漢中府志》。

又 崖蜂。在山巖高峻處作房，即石蜜也。其蜂黑色似牛蜜。《本草綱目》。好于高山石巖下作脾，似家蜂脾，長丈許，蠟佳蜜不甜，土人火攻取之。《山陽縣志》。有崖蜂釀蜜于崖石間。《華州志》。

清・黃任、郭賡武纂《泉州府志》卷一九《物産》 蠭。種類甚多，能作蜜者，色黃，名蜜蠭，人家養之。作蜜於崖石間者，名黑蠭。又有虎頭蠭、雞矢蠭、蛹蠭，皆毒，能螫人。又有一種甚小，傍人家捷上作房，曰蠟蜴。

清・張鳳台纂修《長白彙徵録・物産・動物類・鱗介族》 蜜蜂。蜂尾垂鋒，故謂之蜂。蜜蜂之鋒不甚毒，長股，短翅，飛聲作響。冬居穴中，春出採花蕊，甜質以釀蜜，作用甚宏。遼東産蜜，盛行內省。長境山巖林木間，往往有之。土人如能加意收養，當更繁衍，而獲厚資焉。

清・張雋、邢定綸纂《崖州志》卷四《物産・昆蟲》 蜂，有八種。惟蜜蜂有君臣之義，作蜜益人。外有排蜂、黑蜂、黃蜂、袁蜂、道壁蜂、火筒蜂、青盲蜂。《府志》。按：蜜蜂俗稱蠅蜂，不螫人。蜜醉，則螫。每逢吉日，群飛而過。土人握塵撒之，隨塵下聚。擇其大者名蜂王，用髮繫之，貯以葫蘆，群蜂隨入。置之吉貝園中，或僻處，數月而蜜成矣。排蜂，俗稱馬卵蜂，亦能釀蜜，螫人最猛，持火可免。有葫蘆蜂、土蜂，不能爲蜜。取其巢脾蒸之，可得黃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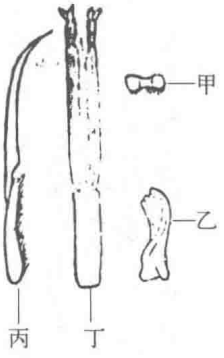
清・單興詩纂《韶州府志・輿地略・物産・蟲屬》 蜂。山人以房養之釀糖。一窠中，有蜂王。以子午時，魚貫而朝。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一《圓節動物分品・蜂蝶口式》

蜂蝶等以汁漿爲食之蟲，口唇與牙俱展長，合成爲中空長鼻，內生多細絲，利如尖刃，憑之以割截食物，原爲牙與牙床變成者。蜜蜂等圓節物，即喜食蜜汁者，試將其口式繪出。

野蜂安多佛蜂之口唇等體，各微有異式。如一百九十一、一百九十二圖，甲爲喙之上唇，乙爲外牙，丙爲牙床，丁爲小舌，其上唇與外牙、同於咀嚼食物之圓節物體式，惟牙床與小舌則展長，牙床成中空長管，護大小舌之左右，而爲長鼻

式，憑之以吸飲蜜汁達入食管。此長鼻由根至末端，大可活動屈伸，第不似蝶喙掩捲起之式。外牙之用，即將造窩之質料裁割斷，或欲用何動物之汁漿時，亦賴以將彼致死。是種類圜節蟲中，所生之喙中體式，有爲諸他咀嚼食物蟲之口所無者，其用，即於不吞物時，藉以堵食管頭。



第一百九十一圖　蜜蜂口式



第一百九十二圖　安多佛蜂唇牙舌式

又　圜節動物，體中熱少，然亦有數種由體內洩出熱，加高寒暑表中熱度者。如蜜蜂適於窩中殷勤工作時，呼吸極迅速，熱即增於窩內。

清・〔英〕傅蘭雅輯《格致彙編・西國養蜂法》第二章《論蜂窠內各工》　養小蜂之事，起於西歷二月內，雖在冬月多蜂已死。待夏至之時，其蜂數已多。但春末時，窠內非惟有已變成之蜂，尚有多卵並未成之蜂，故因相擠太密，必有法能除此弊。其蜂王帶一羣蜂出窠往他處，此事在下特有一節論之。此一羣蜂去後，養蜂之人必引之入新而空之窠內。

如所入之新窠，尚未收拾潔淨，預備整密，則蜂先收拾其內面，將所有裂開之處補密，凹處墊平，凸處去之，便於以後所作之工。其收拾窠內所用之料，不但用蠟，另有一種松香類之物，其氣香，其色灰棕，其粘力較蠟更大。虎伯初查蜂得此料之法，往柳樹、楊樹、樺樹等，但大半從扶梭等樹而得之。前有人名羅馬爾言：蜂從松樹得此料。虎伯疑此說，故將野扶梭等樹之枝，置於蜂窠相近之處，則蜂立刻成羣來收樹中之松香料。此樹之香料在晴天遇太陽時則融化，而蜂能取之帶入窠中。其取法：先將少許以口內之顎合成一團，則用前足置於後足之袋內，打數下令其不出。照此法連取若干團，至兩袋已滿，則飛回。常有他蜂偷其所得之料，連偷盡數次，蜂亦不惱怒。將至窠內之時，則料粘於袋內最緊，自不能取出，另有工蜂代爲取出。乘其融化，立即用之爲補窠內裂開之處，所有不能補平之凹處，以此料補一層於其面，令爲光滑，則窠內黑暗之處行動時不受損傷。此料又有一用處，因常有他蟲入其窠內，或爲偷蜜等事，如爲蒼蠅則易去之，如爲蝸牛等蟲進窠之門其去之之法，衆蜂立刺死之，但其力不足以擲於窠外，如存窠內則發臭腐爛，故用此松香類之料鋪一層於其外，凝結成一層硬質，不但不臭，反能有香。又如恐大蹬蛾要偷蜜，則窠門加此料，收小蜂能進，而蛾不能進。取此料之蜂，不過爲衆蜂之一分，其餘者做蜂房，即用此松香料，連其房於窠之內面，其房以蠟爲之。工蜂原分爲二班，各有專司。初入新窠之時，分爲三班，第一班取蠟成房之粗樣。第二班絶不出窠外，將房配準六角，去其餘蠟，令內外平滑，而成其房。第三班常往外尋食，大半爲花心之粉，供第二班之用。第一班每若干時出外覓食，並成蠟之甜料。腹內成蠟，在安靜之時最多。故在外食飽則回窠內，挂於窠頂成羣，其下各蜂用前足抱持前蜂之後足。如此蜂成數層，數小時不動。以後蠟即變成，則動手作窠之粗樣。第二班連做工不停，若至餓時，則有第三班蜂帶蜜或花心之粉與之食之。

蜂房。第二班之工夫最爲辛苦，所成之房最爲巧妙。尋常從窠頂做起，而掛其房於頂，所成之房合成板，其板爲平行，置者相距約半寸，或立置或橫置不定，每板厚約一寸。如前所言，掛起成蠟之蜂內有一蜂知蠟已成，則往成房之處，造新房之根基。再來一箇蜂加料若干，至一房之基已足。在其傍再依同法作根基，至窠之上面有房之根基補滿爲度，此根基爲房之粗樣。第二班蜂將粗樣令變成房，此房依幾何學之理論之最爲巧妙。因有蠟若干，求造等式，等重，等容積之房，其式必爲此材料所能造之最大者，而其排列之法，必以占窠之地位爲最少者。此幾何題蜂竟能解之，而作之，如造方形者或等邊三角形者則能補滿，而其中無空處，又各房能爲等式、等尺寸，但此二種形用材料過多，或所成之房更軟，又容積過大，而其形不合於蜂之身。總之，其六面形者，能省儉材料與容積，已至極盡處。房之底亦最巧妙，其形爲三箇斜方，成三面錐形之體，其尖爲對面之三個房底之角，令其三房各有成底之三個斜方形，但成一房之底之三個斜方，其兩個鈍角各爲一百零十度，所以兩個銳角各爲七十度。羅馬爾考究蜂房之時，請算學家哥尼割推算其房底之斜方，用何角度能最省材料，所算得之數爲一百零九度二十六分，即近於蜂所用角度之數。又有別算學家推算此事，知房底斜方應有此角度。但蜂如何能知何角度爲準，即使知其角度，又無規矩，何能得同數之角度而不差。推算而得此角度，必精於算學者方能之。豈蜂爲造萬物之主所教者，而造化之算學最爲奇妙歟。或駁曰：房之形狀依蜂頭之形

狀，並作房所用之物而定，其式不得已，必照此形爲之。此所駁之語有大不合理之處，不可信之。

蜂房之邊最薄而細，將兩三片疊之不過一紙之厚，但因各房相連，故能堅固。蜂有一種料略如水沫與蠟和勻，其房初成之時爲白色，數日之後變爲黃色。此因蜂將蠟與前言之香料和勻成漆，房之內面鋪此漆一層。各房之口有紅色材料封連之，此亦爲香料所成。又用此香料成線，圍其房之邊鋪之，令能堅固。但所造之房非但爲一種，其房有四個用處，各用處之房不同。第一種，裝出工蜂之卵，或出工蜂之蛆。第二種，裝出雄蜂之卵或蛆。第三種，裝出蜂王之卵或蛆。第四種，裝蜜糖與花心之粉。第一種房深十二分寸之五，徑五分寸之一。第二種房其數少，深十二分寸之六至七，徑六十分寸之十七至十八。而因第一與第二兩種房常有相連者，則其房漸變大或漸變小，如此不渾其根基之排列。尋常之蜂所有蜂王之房，不過十個至十二個，深約一寸，徑約三分寸之一，房邊厚約八分寸之一。養小蜂之事已畢，用工蜂與雄蜂之房以裝蜜，但專爲裝蜜之房非爲平排列，向上斜之便於受蜜糖。天氣最熱之時，更令房口向上斜。房內之蜜漸多，用蠟成圈加於其口；至房已滿時則封密之，待冬時與春時則用其蜜。所存花心粉之房頗大。

生卵之事。一羣蜂入新窠之後不久，成房極多。有人數一羣蜂一日內所做房數，得四千有餘。初有數房。則蜂王初起生卵。昔有論蜂者言蜂王有卵恃何法能生，各人之說不同。有詳看窠內之事者，據言：蜂王與雄蜂總不相交。有一人言：雄蜂身體發臭，則此臭通到蜂王，則蜂王之卵能生。又有人言：卵已生之後，雄蜂噴流質於其面，令其能生，與田雞及魚之生法同。又有人言：蜂王自能生卵，而不須與雄蜂相交。以上之說俱爲虛者，惟虎伯設法得一定之憑據。因將雄蜂與蜂王分居而試之，知蜂王總不能有生蜂之卵，若有生蜂之卵，必先出至窠外，方能之。又想蜂於飛時相交，令能生卵，與飛蟻之法同。但有人云：何以雄蜂如是之多。而虎伯能明其故，因蜂王出窠外，雄蜂不多，恐其總不能相交。又雄蜂出窠之時，蜂王同時出去，或隨後出去。虎伯又言：從試得之事內知，蜂王與雄蜂相交一次，則兩年內能生有蜂之卵。如在秋末之時相交來年春時能生卵，因冷時不能生卵，故也。

虎伯查蜂王飛出窠外遇雄蜂相交，回窠之後四十六小時初起生卵，約十一個月內連生卵不止。尋常時初生之卵能出工蜂，後生之卵能出雄蜂。此時工蜂即做起蜂王之房，則蜂王再生卵，能出蜂王。一個蜂王所生之卵其數極多，一日生卵一百至二百爲常數，一年能生卵十萬。如一年之春時，窠內之蜂有二千至三千之數，六月放出一羣蜂約有四萬至五萬。所放出之蜂入新窠內，另能生小蜂。能放一羣有一萬至一萬二千之數，窠內所存之蜂有一萬八千至二萬間。有第一次所放出之蜂歸入新窠，而一年內從新窠能放兩羣者。工蜂變化。蜂王在新窠內欲生卵甚急，所造之房不過數寸，則初起生卵。生卵之先，細察其房，如房內合式則生一卵於內，其卵爲橢圓形，得藍白色，有膠類之質，令卵粘於房之角。生四日之後，卵之外殼破開，而有小蛆透出，有工蜂之一種養之，而管理之。此種蜂與別種工蜂有不同之處，其腹更爲橢圓形，不做蠟成房，祇能成蜜。養蛆之法：用花心之粉與蜜糖與水和勻，令小蛆多食之。蛆漸長大則脫其衣，與他蟲同出。卵五日之後，在房內成圈以後不食物，工蜂用臘封其房之口，則蛆吐絲圍其體，以成繭，共閱三十六小時，其繭已成。再過三日，則變爲蛹，其色漸深，外皮略能透明。觀其內，能見蜂體漸漸變成。卵生二十日以後，小蜂用口上之顎咬通蜂房口之蠟，半小時內出房外。古人言：小蜂出房之後，老蜂羣來安慰之，且與之食。近時人言：並無此事，惟老蜂封其房口之後，不再理會小蜂。已出之後，老蜂立即收拾其房，預備裝蜜，或再爲養小蜂之用，其繭則留於房內，不再取出。

雄蜂與蜂王之變化。雄蜂之卵先變爲蛆，後變爲蛹，與工蜂同，但其變化之時更長，共計二十四日。一年內有十一個月僅生工蜂之卵，而後來生雄蜂之卵。其故爲虎伯所查出，以爲雄蜂之卵在腹中需十一個月方能成功。又說精珠囊內其卵排列之法，必有工蜂先生，其卵已盡，則雄蜂之卵能生。其卵已盡，則蜂王之卵能生。此理合於窠內所見之事，但有數事與此理相反者。虎伯查小蜂王生出以後，二十日內尚未有孕，然後來有孕，所生之卵俱爲雄蜂卵。又所生之雄蜂爲有孕之後四十六小時，即應生工蜂之時內。故如在四十六小時內能生雄蜂，何以尋常之時，其雄蜂之卵在腹中十一個月而不生？虎伯自不能明其故，雖至今無人知之，可見蜜蜂之事最爲精妙。但蜂王本不願有祇生雄蜂之事，如將小蜂王關住至已生二十餘日後，則其性急而不安，似亦知有失時之悔，而反天然之理者。

工蜂與雄蜂出卵之後其養之之法，較養小蜂王之法更爲簡便而容易。雄蜂之卵生盡之後，所生之蜂王卵初看之，與尋常之卵無異。三日後出殼，則養小蜂之一半蜂格外謹慎養之，日夜看守。而有一種膠質，少有酸性者多與食之，而其房因此多膠質，常濕而不乾。出殼五日之後，能吐絲成繭，看守之蜂以蠟封其房。成繭之功有二十四小時，後二日半靜而不動，則變爲蛹。再過四五日，其身已成。共閱十六日。

小蜂王。小蜂王變成之後，則不照雄蜂、工蜂之法出房，必居於房內，待老

蜂王或帶出一羣蜂，或因別故而無蜂王則必出房。其工蜂封住小蜂王之房口，祇有小孔能取食物。又因知老蜂王妬忌小蜂王而欲害之，如放出一羣蜂必帶蜂王，故老蜂王欲害小蜂王，則阻止之。間有老蜂王妬忌心甚重，最難阻止，如偶至小蜂王。

又　失蜂王。如一窠之蜂其王或死，或失去，則窠內必大亂。虎伯之書言：失蜂王之後，其蜂非傾刻俱知，仍做工養小蜂，而作尋常之事。待數小時後，則窠內大熱鬧，有最奇之譽譽聲，其大蜂離開小蜂，在房面行動頗亂，如發狂之狀。此因知窠內無蜂王，然蜂如何能知蜂王已失去，在房外之蜂又如何能知房內已無蜂王。想其傳信之法，將鬚相交，而傳之。因失蜂王之後，察各蜂有如此情形，以後見各蜂來往尋覓，又出至窠外尋覓。俟五小時之後，尚未尋得，則其熱鬧更大。由是衆蜂用法得一新蜂王，假如有蜂王之蛆，則專心料理之，且謹慎看守之。如無蜂王之蛆，則擇工蜂之蛆兩三個，將周圍蜂房毀壞之而不顧，所有毀壞之房，其蛆必死，則於所擇出之蛆內頃刻作蜂王之房。如失去蜂王之時，尚未得蛆，亦作數個蜂王房，顯出欲補蜂王之意。如失蜂王後十二小時內，將他窠之蜂王置於窠內，則衆蜂以爲是闖入者，圍之甚密，令其不得空氣而死。如十八小時內令新蜂王入窠，則衆蜂亦圍之。惟離之略早，如將舊蜂王換入窠內，則衆蜂顯出歡欣之狀。惟蜂之記心不甚長，因失蜂王後二十四小時外，將新蜂王置於窠內，衆蜂亦厚待之。虎伯言有一窠失去蜂王已有二十四小時，此時已動手作十二個蜂王房，後將新蜂王生卵已有十一個月者入窠內，則工蜂以鬚摩之，並以鼻摩其全身，又將蜜與之食。而後退下，讓他工蜂同作此事。於是衆蜂撲翅圍其蜂王成圈排列，如此有多工蜂照前法爲之，似有願服之意。衆蜂連撲翅而發嚶嚶之響，有大喜悅形狀。約一刻之後，王欲行動，圍住之蜂讓其前行，則周圍隨行之。當時蜂王欲生卵，行動時落卵數個於窠內，約四小時，則初起生雄蜂之卵，在所遇之空房內。

以上之事祇爲窠內一面之房有之，其對面者安靜無事。工蜂若不知有新來之蜂王，仍竭力作蜂王房。如知有蜂王，則知蜂王不用，而可停歇，但仍養蜂王之蛆。又將膠質與食待以後蜂王，行至對面，則所有之工蜂照前面工蜂之法，獻悅服之忱，即以鬚摩之，又以蜜食之。立刻停止作蜂王房之工，去其蛆而食所預備之料，以後蜂王在此新窠內所作之事，與本窠相同。

成蜂王法。如一窠失一蜂王，而窠內又無蜂王之蛆，則有一奇事爲蜂各事內之最奇者。前言失去蜂王後，則在工蜂之蛆外作一蜂王房，或作多蜂王之房，將養蜂王之料養之，則工蜂之蛆漸變爲蜂王。從此，可知工蜂原爲雌蜂，而其身總不全。此事爲西人司克拉克所查得。其法：噴多煙於窠之內外，蜂王最惡煙氣，則飛去，窠內無蜂王之蛆，故工蜂在工蜂蛆外作蜂王之房。虎伯特議此事，其法將蜂王從窠內取出，又將含工蜂卵之房數塊置於窠內，則工蜂同時將數房放大變爲蜂王房。又將多膠質食之後，從所作五個蜂王房內取出其蛆，而以工蜂之蛆代之，則工蜂照樣養其所代之蛆，幾似不知有更換之事。七日之後，開其房看工蜂之蛆，曾變爲蜂王與否，竟有極大蜂王兩個從房內而出。看其餘之房，則有變成之蜂王已死，其餘兩房已空，蛆雖吐絲成繭，早已物化，祇有其乾殼。從此可知，工蜂之蛆能變爲蜂王。因所變之蜂王，即爲虎伯親自檢之工蜂蛆，此事最奇爲天然之妙法。如偶然失去蜂王，可以此法令成蜂王而代之。又想工蜂蛆能變爲蜂王，必因所食之物能感動工蜂蛆身內之子囊，令其全身改變。

能生之工蜂。有格致家里墨查得蜂內更有一奇事，即爲尋常之工蜂能生卵。但此事亦爲虎伯查明而得其故。先將一窠內蜂王去之，待若干時，則見有新生之雄蜂卵。前有人言，有一種蜂王爲小蜂王，與工蜂無大異。但此說不足盡信，故將全窠之蜂一一詳細查之，俱有工蜂之形，後腿有小袋，而其刺爲直者，此即工蜂之憑據，如此所生之卵從何而來？虎伯細查數工蜂，實有生卵之事，見其蜂之子囊已數分成，就推測其故，必因工蜂蛆偶食養蜂王之膠料。以後再細查所能生卵之工蜂，爲失去蜂王，已有工蜂蛆而改作蜂王之房內所生者。又查能生卵之工蜂，俱在養蜂王相近之房而生者，必有工蜂偶將養蜂王之料與食。但不知偶然爲之，抑有意爲之。因食此膠，則其子囊略長大，足爲生卵之用，所生之卵不過爲雄蜂卵。近有格致家以顯微鏡細查工蜂之身，知各工蜂有子囊之痕迹，但因不食養蜂王之膠，故不變成。

割去蜂鬚。虎伯將蜂王割去一鬚，如若無事。後割去第二個鬚，則蜂王忽顯出瘋狂之狀，在房上來往甚速，工蜂讓路不及，生卵甚亂，不顧落於何房內。此窠內蜂數少，而有一處尚未有房，則蜂王最喜往此處，不肯與工蜂相遇，幾停止不動，且有數工蜂隨之而去，以最善之法待之。亦不多受工蜂之蜜，受蜜之時，伸其鼻若無一定之意，間有以鼻撞工蜂之身或足，不多遇其口。即受蜜之時，數次將鼻伸至工蜂之口，亦爲偶然之事。有時歸至房面，又行於窠之玻璃面。凡行動之時，亂生其卵，間顯出欲離開窠房之意，一直至窠房之門，但因其孔太小，不能出去而復退還。但蜂王雖有狂狀，其工蜂仍以最善之法待之，蜂王似不理會。虎伯又將一個蜂王割去其鬚，置於此窠內，則兩蜂王不相爭，不多時本窠之蜂王强出窠門，飛去不還。從此知蜂之鬚爲最要之體，而以此法試之，得其一定憑據。但此試法略嫌殘忍，而求格致之理者，原不可作此殘忍之事也。

殺雄蜂。窠內又有一奇事，每年至期，則殺盡所有之雄蜂。前人言，工蜂不用刺刺死雄蜂，祇逐至窠外，任其自死。但前人之意，因見殺雄蜂之事，俱在窠底而作，因七月初與八月初，其雄蜂在窠底聚會，若預知將殺之意。虎伯細考此事，得其實在憑據。將蜂窠六箇置於玻璃片上，而各片下派一人細看窠內之事。至七月初旬間刺之，其刺已入，則雄蜂張翅而死。工蜂似恐其未死，故將刺入之更深，以後欲收出刺最難。第二日看窠內仍有殺雄蜂之事，因本窠雄蜂殺盡，而有他窠雄蜂避於本窠內，亦以同法殺之。又見有工蜂往蜂王之房，將小蜂王從房內取出，以腹中流質吸出食之，帶至窠外棄之，此後窠內無雄蜂。

凡窠內無蜂王，則不殺雄蜂，而他窠之雄蜂可逃避於此窠內，工蜂將蜜與食，而一冬許其居於窠內。又如無真蜂王，有祇能生雄蜂卵之蜂王，亦不殺其雄蜂。如蜂王能生工蜂、雄蜂、蜂王各種卵，則有殺雄蜂之事，而此事必在放各羣蜂時之後，有之。

放蜂之事。尋常不冷不熱之處，一窠蜂放一羣而入他窠，在西歷五月或六月間。如放第二羣，則稍遲。又第一羣往新窠內再放一羣，則更遲。前言一羣蜂從窠內放出，則其第一羣老蜂王帶領之。老蜂王似恐多生小蜂王，因常有十二個至二十個。小蜂王漸長大，而工蜂不許蜂王至其養之之處，尚有別故。即如蜂數多，擠之太密，窠內之熱難受，又空氣太濁，而蜂必得新空氣。然養蜂者言，將寒暑表入窠內，蜂數雖多，而其熱不外八十度，空氣亦不甚濁。此因蜂有通風之妙法，常有蜂至窠門，以翅撲動，扇風入窠內甚速，一窠之蜂輪流作此事。但如蜂數過多，則此法不足以通風，其熱大於一百度，蜂即成羣往窠外乘涼。此時窠內熱而有濕氣，又老蜂王知有多小蜂王將出房，欲往小蜂王房殺之，工蜂不許，咬之，擊之，强令其出。如用工蜂之蛆養之，令成蜂王，則初出蜂房，往各房殺其餘蜂王，工蜂不阻當之。凡一窠之蜂將欲放數羣時，工蜂似知須有數個蜂王，故不許老蜂王殺之。又不許初出房之蜂王殺其餘者。虎伯論此事曰：假如有老蜂王帶一羣蜂出窠之後，而餘蜂甚多，則其餘工蜂再開一蜂王房，放出一個王，亦不許其殺其餘蜂王。然新蜂王亦不安靜，故亦帶一羣蜂出窠。如蜂數多，則一春內可放三四羣，蜂數因此減少，於是不必看守蜂王之房，數個小蜂王能同時出房，彼此相遇相爭，而强者爲一窠之蜂王。

每放兩羣蜂之間，最多爲七日至九日。尋常老蜂王帶出第一羣，至小蜂王帶出第二羣約七日至九日，第二羣與第三之間其日數更少，第三羣與第四羣之間或祇有一日者。如養蜂之人不理會之，則四羣蜂在十五日至十八日內能放盡。但此日數爲天氣晴朗之日，凡有蜂放羣之時，必爲天晴無風，而有日光。有人見一窠蜂顯出將放羣之兆，忽有雲遮掩太陽，則窠內立即安靜無事，一小時內太陽再出，窠內又有大熱鬧，不多時一羣蜂已出窠矣。

蜂常畏陰晦風雨，如蜂在窠外尋蜜，偶有雲遮掩太陽，則蜂速即還窠，其故必因忽減太陽之光。設如天久陰而無忽晦忽明之時，則蜂依然尋蜜，雖稍下雨，亦不還窠。

窠內放一羣蜂，必需晴天。小蜂王必久閉於房內，令其不出。如在長大之時而出房外，則老蜂王定與之相爭，而必有一死者。如久爲陰天，各蜂王出房祇能存其强者。因此，應放數羣之窠，祇能放一羣。如此，則傳種之時恃天氣或陰或晴而定，但依前所言之法，其小蜂王不許出房，則能連放數羣，雖有數日陰天，其事亦不誤。又有人言，小蜂王久閉於房內不許外出，待放羣時出房，其力更强，故更易帶一羣蜂出窠。

放蜂危險。凡有放一羣蜂之事，養蜂之人必預備新窠，捉其蜂王，並工蜂兩三個置於窠內，則其餘之蜂不久亦隨入。此時，養蜂者應有手套，則易於捉蜂，而不爲蜂所刺。但放羣之時，蜂性温和，不多刺人。間有一羣蜂落於相近處，人身者最爲危險，因其人必安靜不動，否則難免受大害，或至於死亦未可知。西人士爾里書中論此事曰：有一羣蜂落於蘋菓樹密枝內，難於引出。園中有婢女呼來相助，令其手持窠，余則用法令蜂離樹入窠。因婢女懼蜂，故以麻布蒙頭與肩。有數個蜂落於窠內，有數個蜂落於地面，但大半落於麻布上，余接其手中所持之窠。婢女言蜂在麻布內爬於胸與面，甚爲可懼。因此麻布無用，去之，見其頭與胸處蜂聚甚密，如以手或以別法去之，不免爲多蜂所刺死，故禁之不動。而查此一羣蜂內不久則得其蜂王，置於窠內，再將工蜂數個亦置於窠內，觀其久不出，則想羣蜂應早入窠中，何以不但不散，又在婢女頭與胸聚之更密，疑有第二個蜂王在內。又詳細查得之，亦置於窠內，則一羣蜂速即隨之而入，約二三分時內，婢女身上一蜂俱無，亦無傷害。

又　夏時養蜂之事。四時養蜂之事，不同養蜂家必分別之。如夏時，蜂所食之物往外尋覓，故養蜂相近處應有合用之花草。如養蜂處周圍種田，無空閒處或樹林不甚相宜，夏時應另於窠之相近處，種蜂所喜之花草。間有夏初，連日大風雨，蜂不能出外尋食。又如一羣蜂新入窠內，尚未存蜜，如久不能出窠，恐致餓死。故養蜂家將蜜或糖漿加入窠內，如相近處無流水，亦應預備之。又夏時，蜂做工最多，窠門比往時必更放大，如新式之窠多預備通風法，又有寒暑表能指出窠內熱度。此各法雖有益處，然非不可少者，因蜂自能設法免過熱之弊。如前所言，在窠門撲翅扇風入內是也。如能用法配準窠內熱度，必以六十五度

至八十度爲限。夜間如燈蛾頗多，窠門可加小柵，阻住燈蛾入内偷蜜。又凡見黄蜂或蛛蜘等蟲近於窠，則必滅之。

秋時養蜂之事。秋時養蜂家易致誤事，蜂因此有弊。見其雄蜂殺盡，拋之窠外，則知採蜜之事已完，故可取蜜，而造蜜蠟。如用前所言之法，或頂套或副窠，則能早得其蜜，不害其蜂。此所得之蜜，謂之浄蜜。如尋常之窠，亦有法能取其蜜，而不害蜂。惠特孟書中言：可將窠帶入暗房，上置一空窠於本窠外，敲之，令蜂上至空窠内，則用薄刀割去蜂房後，令仍歸於舊窠。但此法不常用，因危險而有害於蜂卵與蛆。取蜜之前約十日至二十日之前，可移窠至他處，令蜂得别種食料，如移至空地多生數種野草處，則二十日内能加蜜十餘磅。如蘇格蘭京都相近養蜂家，常置蜂窠於山麓，便於蜂取花草之蜜，託牧羊者看守。有一牧羊家每年收數十養蜂家之窠，約二十日後則送還，各家每窠收錢若干文。

收蜜　秋時添蜜之事已畢，而蜂俱帶回本處，則必設法取其蜜。其法有三：一爲各窠内取若干蜜，而存若干爲養蜂之用。二爲將一半之窠悶死蜂取盡，其蜜存其餘窠，爲來年之用。三爲將窠之一半蜂添入其餘窠内，而收盡一半之蜜。然在各窠内取若干蜜，爲最便當之法，而可以早收之。如用數層窠之法，則放蜂之後將空窠置於本窠之下，上層窠之各房養小蜂之事已畢，速即裝滿蜜。約西歷八月初，可去此窠，再將窠之蓋置於第二層上，已收一層窠之蜜，以後蜂能在外另得蜜與料，足備冬時與春時之用。但因上層窠常有蠟粘連於下窠之柵，必用薄刀或鐵絲割斷，然後可開上層窠之頂板，噴煙少許入窠内，則蜂立即落至下層窠内，始可去其上層窠而無危險。但此層窠所得之蜜非全爲本年者，故不甚浄，常含粉質在内。如要得最浄之蜜，則所加之空窠必置於各層之上，所得之蜜爲最浄者。空窠加於上者，惟舊窠最合用。空窠加於下者，惟新成之窠合用也。

取每窠内若干蜜之法，尚未有多人用之，因常有誤事之處。雖新式之窠亦有誤事，其故因法未全明。但其誤事非在手工不合法，而在取蜜之時不合法。尋常用此法之人，待西歷九月初或九月中，各窠内取若干蜜以爲取蜜若干分，留蜜若干分，爲冬春兩時之用，又未殺其蜂，自喜得計。至西歷三月，則知已誤。雖未用硫黄等法害其蜂，而蜂俱因無蜜而餓死。如放羣之後早取若干蜜，所得之利比悶死蜂之法更多。悶死蜂之法以其所取蜜之窠數論之，所得者雖多，但每窠取若干蜜，則所能取蜜之窠數更多。假如有甲、乙兩養蜂家，在西歷七月終各有本窠五個，另有所放之羣得新窠五個。甲用每窠取若干蜜之法，則本窠五個各取蜜十磅，共得五十磅，爲一年之利。乙在九月終將本窠五個，用噴煙之法悶死蜂，收盡其蜜，每窠得蜜二十五磅，共得蜜一百二十五磅，較甲多七十五磅。至第二年，甲所有之本窠共有十個，能産蜜一百磅，另放羣得新窠十個。乙仍有本窠五個，得蜜一百二十五磅，較甲多二十五磅。至第三年，甲本窠有二十個，産蜜二百磅。乙仍有本窠五個，産蜜一百二十五磅。照此數年類推，可知甲所用之法大得其利。但此以爲甲與乙兩人之蜂，祇各放一羣，又從無失去之羣，此兩事爲兩人所俱有者。

每窠取若干蜜之法，能免殺多蜂之罪，祇多費工夫少許，能活無數蜂命。每窠祇需一刻之時，已成其事。至晚時，用能接倒置窠之架，將窠倒立於其上，再將空窠置於本窠上。用布圍住相接處，令蜂不能逃出。再兩手持木棍或石塊，左右輕敲於窠外，不可過用力，恐蜂房離開窠邊約五分時，蜂大懼，發嘗嘗大聲，升至空窠内。俟升盡之後，將上窠去之，置於托窠之架上，將含蜜之窠移去，再將已有蜂之窠一個倒置架上。用噴筒噴煖和糖漿或糖，與苦酒和勻之漿，將所驅出之蜂一窠以同法爲之。後將驅出之蜂一窠置於架上之窠上，在上窠頂猝擊一下，則蜂落下，與下窠之蜂相合。再將下窠正立於架上，兩窠之蜂因俱有糖漿在身，彼此不分臭味之不同，不久彼此舐身上之糖，從未有不和睦之事。無論何種窠，俱可用此法。所有兩窠之蜂王，不久必相争，强者刺死弱者，如能揀出一蜂王更妙。

有喜用噴硫黄或烟等料悶死蜂之法者云：如不致死蜂，而取其蜜，將蜂添入别窠内，因一窠之蜂數過多，蜜不敷用。但特希里阿書中言：添多蜂入一窠，則一冬内所用之蜜數，略同如尋常之窠一冬内須用蜜十五磅至二十磅。試此事之法，將一窠細稱其輕重，再將一窠添兩窠之蜂，共得三窠之蜂在一窠内，亦詳細稱之。過冬之後再稱其兩窠，則一冬所用之蜜祇多一磅。又試一次，尋常蜂窠内再添四窠之蜂，則一窠得五窠之蜂。過冬則稱之，知五窠蜂在一窠内所食之蜜，較一窠所食者祇多三磅。如此各蜂不合在一窠内，所食之蜜甚多，養之不能得利。此事之故尚未查明，但養蜂家用此法大得其益。

窠中取出蜂房，必乘其未冷時取其蜜。有人設數種器，能流蜜而不多遇空氣，所有自行流出之蜜，以紗布濾之，爲最浄之蜜。後將蜂房割碎，少加熱，令所出之蜜行過小孔，濾之爲二等蜜。再將蜂房置於鍋内，少加熱，所得之蜜以布濾之，爲三等之蜜，可爲養蜂之用。將蜂房所分出之蠟入羊毛布袋，縛緊其口，置於沸水内，則浄蠟能出至袋外，浮於水面，可用器具收出，令其漸冷。

西國用蜜或作藥材，或合於他食物爲點心之類，或合於饅頭食之。西國之價，上等蜜每磅約洋半元，如英國每年購他國之蜜值銀五十萬兩。英國所産之

蜜甚多，但不敷一國之用。又每年從他國購來蜜蠟一萬擔，其價每擔二十兩至四五十兩，依其等次而定之。可見所購來之蠟與蜜，所值之銀略同。如美國每年所出之蜜，共有一千五百萬磅，值銀三百八十餘萬。可見蜂之有益於人，非淺也。

冬時與春時養蜂之事。冬初與春初，蜂必謹慎而養之。如蜜全收出之，必以食物添入窠內。但尋常養蜂家不肯收盡所有之蜜，必留下足敷一冬之用。有人於臨冬時，將窠移到房屋內，但此法有多弊，而蜂總不能出窠外。如最冷之時，窠門應關閉，因冷時出外之蜂必致凍死。但凡遇天晴而暖和之日，蜂應放出。然此事養蜂家尚未有同意，因有人言，蜂於一冬喜睡，不可見日光，故可用屏風等法遮住蜂窠，或作棚蓋之。但各事內有兩事爲最要者，一窠內必得煖和，此煖和之熱度不可有多改變。二窠內必最乾，因少有濕，則蜂必多有死者，濕較冷更可懼，故如用稻草，或用麻楷，或用同類之物以灰鋪在其上，不致有濕氣入窠內。

有養蜂家以爲，蜂一冬必睡，故臨冬時將窠埋於地內。其法先擇一乾而遮陰之處，用乾樹葉約深一尺蓋在其上，於西曆十一月爲之。始用此法之人名波里。爲士書中言：有友人在十一月初，將一窠蜂詳細稱之，埋於地內，以乾葉等料，約深一尺，蓋在其上。至二月終取出，再稱之，減重二磅，蜂毫無毛病。又有一人，於十一月終，將蜂一窠埋於地內，深四尺，在正月終取出稱之，減重三兩。此事與養蜂家大有相關，想如作一棚向北，令棚內乾，則合於再試。此事祇有數事必謹慎，一爲濕，一爲不通風，一爲有蟲害之。免濕之法，將窠置於長木架上，以極細之鐵絲網蓋之，離地數寸架之，兩端應通至棚外，每若干時開之進風。又用長管從每窠頂之孔通至棚外，可用玻璃罩蓋於管上，令所有之濕氣在罩內凝水，引之外出。每窠所用之料爲乾葉，可壓之甚緊，厚數尺，或用木炭屑，或枯煤屑，或煤燼亦可。蜂不過冷過熱，一冬能睡，而以乾、暗、靜三事爲要。至春時，漸去所蓋之料，將窠置於夏時相宜之處。每若干時與之食物少許，至有花開爲止。

如必欲養蜂，則有數便法，爲冬時與春初之用。即天晴而煖和之外不可與之食，又食一次不可過多，一月內所食之物不可過於二磅，如天甚冷更少與之食。亦可春時養蜂，必俟日落，蜂俱還窠內，方可與食，否則他窠之蜂，可入本窠搶其食物。清晨養蜂，必在日出之先，置食物後，必立刻關窠門，因天明時蜂已出外，故天明後關其窠門，已出之蜂還轉，不能入窠。

養蜂所需之料，各人之意見不同。尋常所用之料，將上等苦酒約四磅、蔗糖一磅，在礶內加熱，令沸至糖全消化爲止。去浮於面上之渣滓，得冷時稀與蜜略同。可預備木盆，與窠同徑，高一尺餘。日落後，將窠輕抬起，將盆置於托窠之架上。以料傾入淺瓷盆，再將窠置於木盆上，瓷盆面必排列稻草數條，上鋪帋一張，紙必有多孔，或可劃成裂紋，其裂紋不可與稻草平行，則草與紙浮於糖料之面。不用此法，蜂在糖內易淹死。第二日清晨取起蜂窠，盆內之料各食盡，或運至窠之房內。有人在窠房下預備抽屜，窠底有平列之門，將食料置於抽屜內，開其門，蜂能下至抽屜食之，再用薄木板內鑽多孔，浮於糖料內。又有法在窠頂用玻璃罩，將食物置於罩內，令蜂從下升上食之。

又 蜂之病並有害於蜂之物。特希理阿書中言：六十四年內養蜂，尚未知蜂有生病之事。蜂如能出外，不過熱不過冷，食物足用，則必爲謹慎等語。但春初常有瀉痢病，托窠之板常有黑色糞，又有大臭，即有多蜂死此病之故，因久閉於窠內，空氣濕而不淨。如將窠舉起，托窠板刮淨、洗淨、曬乾，去其死蜂，雖有病重，可用此法治之。又冬日內窠，斷不可遇日光。尋常養蜂人因冬時恐窠內濕，故在太陽內曬乾之，從此令蜂受害。又有數國近來用一法能治蜂瀉痢病，將蒲萄酒一分、糖一分和成漿，每窠內置若干，或傾入蜂房內，或盛於小碗等淺器，置於窠內。

春晚又有一病，如人之羊頭瘋，大約此病因所食之物有毒而成。有此病之蜂，有亂飛、忽飛、忽停、忽落等事，以後略無精神，此病無法能治之。再有一病爲翼端瘡大發炎，變黃色，以後其頭亦變黃色，無精神，漸弱至死。如法國、西班牙國之治法，令飲蒲萄酒。再有一病爲瘟疫病，亦用西班牙國蒲萄酒法治之。凡蜂王生卵落於房內不合法，則所生之蛆死於房內，或因冷，或因別故而死，則死蛆之病傳至別房內。治之之法，必去其有病之房，用香花草類在窠內薰其臭，又令飲蒲萄酒，蜂漸能愈。

有數養蜂家書中言：最有害於蜂者，爲不明養蜂法之人。特希理阿言：螞蟻無大害於蜂，因蜂雖不能刺死之，祇能以嘴齧死之，或帶至遠處。如無此法，則螞蟻必大有害於蜂。但樹林內野蜂在多螞蟻處能茂盛，雖致死無數蟻，但其意亦非因蟻有害而然也。

燈蛾亦爲大有害之物。在山上與山谷，燈蛾不多見，但大平原地或蒲萄園內，所見者甚多。有一種大燈蛾，見窠內之蜂數少，則直入，居其蜂房吐絲，周圍成網，生卵甚多，卵內所出之蛆食蜜與蠟，周圍毀壞蜂房。祇有一法能救之，即割去有此病之處，將蜜添入窠內，足敷養蜂之用，至來年能往外尋蜜爲止。

蛛蜘亦爲有害之物，因遇大蛛蜘網難於脫身，故養蜂家必將窠周圍所有蛛

蜘網除去。

有數種鳥，如麻雀，百鸝、燕子等多食蜂，春間開花時食之最多。又蜂飲水之處，如有家禽，則多食飲水之蜂，養蜂家不可在相近處養雞等物。

有一種小鼠，冬時入窠内，或因門太寬或齧破門而進，不但食蜜，且食其蜂。因蜂在窠邊，聚之甚密，不能自保。免此病之法：令托窠板靠在柱上，則鼠不能在板下面倒行，故不能至窠門。

黄蜂亦大有害於蜂，其性較蜂更强刺，亦更大，身之外殼更堅固。不甚敢入多蜂之窠内，如爲蜂攻擊，不久則逃去。因蜂保護本窠，不懼死而力争之。故各果將熟之時，黄蜂最多，如見一窠内蜂數少，或窠格外大，内有空處則進窠内。免此病有三法：一凡遇一窠之蜂數少，則將兩三窠之蜂併入。二放羣後，雄蜂已殺盡，收小窠門，祇有蜂能來往，黄蜂不能進。三將養蜂處周圍之黄蜂巢除去。

蜂身常生一種小虱，名曰蜂虱。如一窠放羣之後，或蜜甚少之時，常有此小虱。每過七日，必將窠内各虱去之。又每日清晨，必洗浄托窠之板。最穩之法，將蜂換入新窠内，出本窠之後，灑鹽粉在蜂之身，聽窠必洗之最浄。虱細而長，如極之絲紋小點，其色如鐵。

蜂常有彼此相争之事，一窠内蜂多而强，則搶食他窠蜂少而弱者之蜜。如一蜂能入他窠偷蜜帶還本窠，一次無蜂阻住，一日内可來一百次，又帶同羣蜂來，至偷盡一窠之蜜而止。常有一窠之蜜，一日内偷盡。其偷之之故非因餓，但要帶回本窠藏之。春時、秋時有此事最多，故應將窠門收小，其寬狹與蜂數有比例。

又第三章《論養蜂法》　前所論者爲蜂天然之事，而爲養蜂者不可不知之理，但另有養蜂之法，依此各法即能得利，如違之則必有誤。第一要事，爲擇好方位，能置若干窠，故首以此事論起。

養蜂地位。置蜂窠之處必周圍遮之，令大風不能吹拂。如祇有牆或籬，則不足爲護蜂窠之用，必有高房屋或高樹方可。其故因蜂從遠處回窠，俱自高飛下至窠上時，遇大風則不能依法落下。因其力已盡，不能與風力相敵。故爲風飄至地面，或吹傷，或墜死。最合式之處，爲低處周圍有樹林。又因蜂多飲水，近窠處必有流水。如有大而深之池，則蜂常在水内淹死。相近處如無淺溪，可預備水槽，内裝清炭或小木塊，則木塊浮於槽内之水，蜂落於木上便於飲水。有西人名德格留，最善於養蜂，言尋常人以爲蜂窠必置於太陽能曬之處，此事有誤。因蜂在暗處，不冷不熱最能蕃育，故野蜂常在樹林内做窠。又周年見日光，則蜜糖過熱鎔化流出窠外，或因别故而壞。總之，如窠應置有日光之處，其遇日光不可過久，略清晨十點鐘至十二點鐘爲限。不可置於樓上，因風力更大而危險。如有多蜂窠，可特設棚蓋之，而其傍應有通風處，但不可有多風。如房屋有廊，則最合式，能遮太陽與雨。如窠在露天處，可用柱托之窠，應離地約十六寸，每窠應相距三四尺。養蜂者俱言蜂窠不可移動。又周圍必安静，如鐵匠、木匠等，有大聲之房屋或汽機等處，蜂俱不能滋生。其故半因所有之聲，半因所有之臭。

擇置蜂窠之處，必有多花草與樹木在相近處。如曠野之地，所生之野草有數種，最合於養蜂之用，即如楓樹、楊柳之類，並數種香草與荆棘等，能多得蜜糖與别種料。有數種花，最可觀而香，蜂不採之。又有最小而不悦目之花，蜂最喜之。又蜂所喜之花草最多處，則蜂便於多取蜜與粉，能省遠飛之力。又如一處有數種花草，則蜂先取其最喜之花草之蜜，取盡之後，再往其次之花草取之。

養蜂者雖大半恃周圍所生之花草樹木，亦有數種可種在蜂窠相近處。但因各國之植物大不相同，有一國各處花草樹木亦不同。不能有公説合於各處之用，祇能常考究本處所有蜂最喜之花草樹木，而多種之如蘿蔔之類，秋時種之，至春時早能開花，菜類亦然。又有芥等草，早能開花而蜂喜採之。

蜂窠窠之尺寸與形狀、材料俱爲要事。無論用何形狀，蜂俱能依窠之形而作其房。

草窠最合於鄉人之用，因易於造，而價便宜。内高約十二寸，口徑九寸。如用堅實之稻草爲之，不多遇日光與風雨等，可以連用數年。有人在窠内横置木條，以爲能托住蜂房，令其不易落下。但有西人名脱拉者，著養蜂法之書内，論所常用之木條，不但無用，而蜂最厭之。又言，蜂房總不落下，如恐有落下之事，則窠口可收小少許。如用木窠連於口内，則窠更爲堅固，不易毁壞，且易於移動。又應有平木板連於窠之頂上，而板之中有一寸半徑之孔，可用木塊或馬口鐵塊蓋之，所有添養蜂之料可從此孔添入。每若干時，可開此孔通風，而放窠内之惡氣。但開孔之時，應用鑽多孔之馬口鐵塊蓋之。如蜂在内面遮蔽其各小孔，則可另換一塊。尋常用草窠，以泥礶套在其頂上，則下雨之時不漏。此礶應較窠略大，則下雨時，其礶邊所落之水，不到窠之外邊。窠無論以木或以草爲之，其新者外面應擦油，後每若干時上油一層。

木窠較草窠更佳，方形者較圓形者更合於作蜂房。脱拉書中言，作窠無論用何木均可，但木不可有蛀爛處，且必用舊木相連之法，亦必堅固。其尺寸難定，大約依蜂數之多寡，與周圍花草樹木之數，又必依所用養蜂之法。如不許蜂放羣，可用更大之窠。約方十二寸、深九寸爲尋常之數，木料必厚一寸，其頂應

四面罩出略一寸，非惟美觀，且便於移動。窠頂上應作二寸徑之孔，便於置玻璃罩，並加蜂所食之料。背面亦可作小孔，近於後窗，爲通風之用。前後各可作玻璃窗，高約五寸，寬約六寸至七寸，用白鉛皮作一能起落之外蓋。

無論作草窠、木窠，俱必置於乾淨木板上。如有數窠聚在一處，則各窠必另備地板。其窠不可用灰等質連於板上，因蜂自能用灰連之。但窠與地板相切處周圍，用宿泥等料封之。窠之口不可過大，其徑約四分寸之三爲佳，如孔之橫徑比縱徑更大亦可。口必開於窠之下面露出之處。有人設多法將窠放大，令多聚蜜，而免蜂放羣之事。最簡便之法，用頂套套其木窠頂上作一孔，此孔有塞蓋之，至期去其塞，將頂套置於其上，則蜂於此套內做房，而藏蜜。又有人設法作多層之窠，俟下層蜂房已滿，則開窠頂之門，令蜂通至第二層，此層又滿，則頂上再開門，通至第三層。又有人將數窠平排列，以同理爲之，待本窠已滿，則開門，令蜂通至第二窠，窠內之容積已大，則蜂不必放羣出外。

窠頂套最便於用，而講究養蜂者俱用此法，可免蜂成羣而散，又可免用硫黃氣致死蜂。以取蜜養數窠蜂之人，多用草窠，則以頂套之法爲最便而取蜜之法，亦最易而穩。即去其套倒置之，以手巾蓋之，手巾內留一小孔，便於蜂出。可在套外敲數次，蜂即出套而歸本窠，套內之蜜易於收盡。後將套仍蓋於窠上，一年內能取套內之蜜數次。如德格留書內言，有一草窠上蓋以頂套，一年內得最好之蜂房與蜜共七十二磅，每套做滿之時，則去之換新套。

英國於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博物院內有一蜂窠，合於鄉間之用，其價最便宜，其形最佳，故博物院之董事以金牌賞造此窠之人。此窠爲尋常之草窠，下邊有木窠套之，其門在窠之底，爲板內做成，門外有木槽向下斜之，便於蜂落在其上而進窠。窠頂連平板，其孔徑比窠底孔徑更小，半中有二寸徑之孔，窠頂與板間之空處用灰填滿。其套與窠略同形，套內可用玻璃套或不用之，亦可窠頂之孔以塞塞之。俟蜂數已多，將要放羣，則去其塞，令蜂向上，在玻璃套或套內做蜂房。見套內已做滿，則將刀割於套與窠之間，去其套而以空套換之。如本法之玻璃套頂上有白鉛管，爲通風之用。

合羣之法。有養蜂家常將數羣蜂合成一羣。如蜂五千個重約一磅，一羣蜂重約四磅，常有放小羣之事，每羣不過一二磅，則可將兩羣或三羣合成一大羣。則所成之蜜必多，養蜂家能獲利。如各小羣分開養之，則難得利。又如養蜂家本錢少，而窠數不多，最合於用此法。德格留之書中言，如一日內放兩小羣，則分開收之，留在所落之樹脚。約日落時，地面鋪白布單，將收蜂之一窠，置近於布面，兩手猝一搖動，則蜂俱落於布面成一堆。再將已收第二羣蜂之窠，置於一堆蜂之上，則布面之蜂立即飛入此窠，與窠內所有之蜂相合成一大羣。間日清晨，將此窠置於所定準之處，則兩羣蜂在內窠合意作事。而一年所成之蜜，較勝於尋常。如有兩小羣蜂非同日而出窠，亦可以同法合爲一羣。但必令第二羣入第一羣之窠，不可令第一羣入第二羣之窠。如第一窠之蜂已成房做蜜，其第二羣立即相助做各工，而不分入窠之先後。但合羣之後，間日清晨必將窠移至遠處。常有一大羣出窠之時，有兩蜂王同出，故一羣分爲二羣。凡遇此事，必收一蜂王，則兩羣仍能合而爲一。不但能將放羣之小蜂照前法相合，設所放之羣過小，可還入原窠，或有兩窠之蜂少而弱，可將兩窠合爲一窠。又如有一窠之蜂甚弱，有一大窠之蜂甚強，可將大窠之一分添入弱窠內。此各事之理，意欲令一窠之蜂多而強。令兩窠之蜂相合，有三法：一爲噴煙，二爲醮在水內，三將苦酒合於糖或蜜，灑於蜂身上。另有一法能令蜂畏懼，其法暫封住窠門後，在窠外敲之，則窠內之蜂最懼。有西人名惠特孟多，養蜂能令蜂聽其指使，其法令蜂畏懼，則性情和睦而馴良，可任意捉之。如不害之，則斷不生怒而刺人。

令數窠之蜂相合，其最巧之法爲惠立特所設者，此人約五十年內以養蜂爲取樂之事。其書中言：凡蜂身體有奇臭，大約每窠蜂之臭各不同。蜂之目本不甚靈，但其鼻爲最靈，故一窠之蜂易於分別他窠之蜂。設有他窠之蜂入，本窠內衆蜂知之，立即逐去。如將兩羣相合，必令兩羣之臭亦合，彼此不能分別。因此，合兩羣蜂或兩窠蜂之事不甚難，令兩臭相合之法最爲靈巧。用馬口鐵一塊，多鑽小孔，置於兩窠之間，或將一窠倒置之，以馬口鐵蓋其口，將第二窠置在其上，則兩窠之蜂立即預備相爭。一窠之蜂在馬口鐵塊下面，一窠在其上面，但因所鑽之孔太小，不能相遇。略二十四小時以後，則彼此之臭已和勻，可去其馬口鐵塊，而兩窠之蜂合成一窠。所有相爭之事，不過兩蜂王相遇，其強者刺死弱者而已。有西人名爲司言，合羣之事應在夏時爲之，否則難於成也。

以上之法甚巧，可爲憑據，知蜂恃臭分別他窠之蜂，故恐別法不甚靈，即如噴煙之法最爲便當，所用之料爲草地所生之菌類，秋時可收其未熟者，在爐內烘乾而存於乾處。又將馬口鐵造圓盒子，徑約二寸，深一寸半，蓋亦爲圓形鑽多孔，盒底亦鑽三孔，將空窠倒置於水桶，或別種便當之器。將木條刺於空窠之頂，令直立於窠內，再將盒子套於木條上，以菌料一塊燃火置於盒內，而以蓋蓋之。再將要去蜂之窠置於空窠之上，用濕布圍住相切處。不久則聞蜂一一落於空窠內，再俟若干時，敲其窠外，則餘蜂俱落下。後去其上窠，見下窠內之蜂如醉之形。易揀出蜂王，以玻璃杯蓋之，將蜜少許與之食。再將苦酒合於糖，加熱製成濃漿灑於醉蜂之身上，則將所要添蜂之窠置於其上。再以布圍住兩窠相切

之處，令蜂不散，則上窠之蜂聞下窠之糖漿香則往取之。即舐下窠蜂之全身而得漿，而下窠蜂亦漸醒。由是兩窠蜂相合，彼此不能分其臭，共升至上窠內成一窠，而上窠必移至遠處。去蜂王之意要免相爭之獘，此蜂王應分開養之，俟有無蜂王之窠，可以補入。

又《説蟲》　二曰蜂類。【略】蜂將生子必營房，每房生一子，亦細于麻子。子漸大成蛹，即能食。其母爲置食于房中，而密封房之口。數日後，蛹蜕爲蜂，破房口而出，其空房可更生他子。《詩》所謂螟蛉，亦蜂類也。其所負小青蟲置穴中，乃爲子之糧，其子青，食盡蟲，即蜕爲蜂，非青蟲能化爲其子也。

又第四章《論養野蜂法》　有數種野蜂能成窠做蜜，向未爲人養熟。即如英國有一種大蜂，較尋常之蜂大一倍，頭與身黑，腹上有黄圈，但此各種野蜂不能養熟，大半因冬時凍死。如有雌蜂不死，至夏初出外自做窠，内成一小膛産卵，不做蠟，不做房。卵内所出之蛆，吐絲成繭，出繭之後，以繭爲藏食物之器。大蜂養其初生之小蜂，至小蜂能出外飛時，則助雌蜂成膛，養其餘小蜂。至西歷九月中或九月抄，漸不做工，少取蜜。天冷多下雨，蜂衹能爬於花草之上，不飛至遠處。所有不死之蜂，漸離開窠，揀一乾而高之處，鑽成一尺半至二尺深之孔，土面不留痕迹。常有農家挖泥，遇此蜂在泥内，想不到如何入泥若干深。但習見之人，易能辨有此蜂埋在地内之處。

已有人將野蜂能養熟之。夜間將野蜂窠移至園内，置於安静處，則野蜂做工不停，一夏内所做之工，與他蜂略同。至九月抄，漸有不謹慎之狀，進出窠門之蜂日少一日。養蜂人以爲野蜂躲在窠内預備過冬，以後疑之，故開其窠，則無蜂無蜜，衹一空窠，大約蜂已埋在地内矣。可見英國之野蜂做蜜，衹爲一己之用，不能於人有益，即與他蟲無異。但别國野蜂，較英國者略好。如亞美利加大樹林中，常見蜂窠在老樹孔内，如捉一蜂即放之去，則徑回至窠，人隨之而去，能得其窠，取其蜜。有人以此法，每年多得蜜，爲謀生之計。

紀事

宋・曾公亮等纂《武經總要後集》卷一六　軍在野蜂衆集營壘，軍散敗。蜂蝶衝軍，賊有衝突。若軍行逢蜂蝶赤色，必有戰并伏兵。軍營中卒見蜂鳴，多有聚者急移營，主士卒逃散。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蜜蠭》　蜂蠆有毒，今蜂近其房，輒羣起攻人。故古稱蠭起之將戰。國有蠭旗，軍行用之。又軍行卒，逢羣蜂及飛虫多者，必驚於藏伏之賊。王莽時，九江連率賈萌守郡不降，有飛蜂附萌車，爲漢兵所誅。晉陶侃表袁謙爲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下，謙船已而皆不利。

明・劉仲達輯《劉氏鴻書》卷九三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舡爲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此類也。《拾遺記》。

東都龍門有一處天竇，中北宗雅禪師於此建蘭若，庭多古栢，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咏。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網取一焉，置紗籠中，意嗜桐華，採花置其傍，終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之聲。忽有數人翔集籠外，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于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憚人，有僧密聽之。一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琅玕紙數十幅，君出可爲扎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云。禪師舉籠放之。次日有人長三尺，黄羅衣，步虚止禪師屠蘇前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失所在。《酉陽雜俎》。

清・吴仰賢等纂《嘉興府志》卷三五《祥異》　正德二年十月十一日，小雪節，疾雷震大，電火迅發。二十八日有虹見，雷大發聲。是冬，桃李花蜂蝶集。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九八　《酉陽雜俎》：龍門寺庭多古桐，有異蜂大如鵲，吟花間。僧異之，網一枚置籠中。翼日，又一大蜂尋至籠邊。曰：孔昇翁爲筮不祥，頗記否。又曰：君已除死籍，何懼。又曰：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君出爲我寫星子詞。僧密聽之，乃放之。《杜陽雜編》：鸞蜂蜜，貞元中，吴明國所貢。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三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五侯鯖》：大蜂出崑崙，一丈長，其毒殺象。

藝文

晉・郭璞《蜜蜂賦》　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明族。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於羽屬。近浮遊於園薈，遠翱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颸迴，紛紜雪亂，混沌雲頹，景翳燿靈，響迅風雷。爾乃眩猨之雀，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蘿繡嶺，

無花不纏，無陳不省。吮瓊液於懸峰，吸赮津乎晨景。於是迴騖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疊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爲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醽滑蘭香。百藥須之以諧和，扁鵲得之而術良。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恒據中而虞難，營翠微而結落。徽號明於羽族，閽衛固乎管鑰。誅戮峻於鐵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四《蜾蠃三首并序》 蜾蠃類而大，巢在蜃鼻蛇穴下，故毒螫諸蜂蠆，中手足輒斷落，及心胷則圯裂。用它蜂中人之方療之，不能愈。巴人往往持禁以制之，則差。

巴蛇蟠窟穴，穴下有巢蜂。近樹禽垂翅，依原獸絶蹤。微遭斷手足，厚毒破心胸。昔甚招魂句，那知眼自逢。

梨笑清都月，京開元觀多梨花蜂。蜂遊紫殿春。構脾分部伍，嚼蘂奉君親。翅羽頗同類，心神固異倫。安知人世裏，不有噬人人。

蘭蕙本同畹，蜂蛇亦雜居。害心俱毒螫，妖焰兩吹噓。雷蟄吞噬止，枯焚巢穴除。可憐相濟惡，勿謂禍無餘。

唐・羅隱《羅昭諫集》卷四《蜂》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

唐・王建《王司馬集》卷八 蜂鬚蟬翅薄鬆鬆，浮動搔頭似有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

宋・梅堯臣《宛陵集》卷一一《蜂》 春風無主撩亂時，分羣養子各守脾。争掇花腴爲臘蜜，年年共割不我稽。俄逢主人若過慮，畏爾有螫成噬臍。密將惡物毒爾族，爾曾不得同醯雞。王雖爾名爾何補，造甘爲利乃自取。

又卷二七《蜜》 燕銜芹根泥，蜂掇花上蕊。帶雨兩股飛，所取日能幾。調和露與英，凝甘滑於髓。天寒百蟲蟄，割房霜在已。燕已成雛歸，蜂憂凍餒死。乃見萬物心，多爲造化使。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三三《城東寺菊》 黄花漠漠弄秋暉，無數蜜蜂花上飛。不忍獨醒辜爾去，慇懃爲折一枝歸。

宋・蘇軾《東坡全集》（明・王十朋注）卷一二《四時詞》 垂柳陰陰日初永，蔗漿酪粉金盤泠。子仁宋玉《招魂》云：臑鼈炮羔有蔗漿。簾額低垂紫鷰忙，蜜脾已滿黄蜂静。次公李商隱詩：花房與蜜脾，雄蜂峽蝶雌。高樓睡起翠眉顰，枕破斜紅未肯匀。饒白樂天詩：斜紅不暈赭面女。玉腕半揎雲碧袖，樓前知有斷腸人。子仁小説載詩：揎薪玉腕斜。

宋・蘇轍《欒城後集》卷四《收蜜蜂》 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房減口未有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延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鬧如市，坌入竹屋新且完。小窗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侶，共入新宅長子孫。今年活計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主人。明年少割助和藥，慙愧野老知利源。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 亳州太清宫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真奇物也。歐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採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已。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八《義蜂行》 山翁愛蜂如愛花，山蜂營蜜如營家。蜂營蜜成蜂自食，翁亦藉蜜裨生涯。每當山蜂採花出，翁爲守關司微遮。朝朝莫莫與蜂狎，頗識蜂羣分等差。一蜂最大正中處，千百以次分來衙。叢屯雜聚本無算，勢若有制不敢譁。東園春晴草木媚，漫天蔽野飛横斜。須臾駢翼致雋永，戢戢不啻輸牛車。似聞蜜成有所獻，儔類不得先磨牙。重防覆衛自嚴密，雖有毒螫何由加。一朝大蜂出不戒，春容靚飾修且姱。蜻蜓忽來伺其隙，搏擊少墜遭蝦蟆。羣蜂倉皇迷所適，竭走欲絶聲呀呀。求之不得久乃定，復結一聚猶如麻。我求訪翁親目睹，拊髀不覺長咨嗟。翁言蜂種幸蕃盛，衆以義聚尤堪嘉。烏衣槐安傳自古，蠻觸分據兩角蝸。雖云仿佛存國族，徒以紀異其詞夸。博勞舅婦恨翼短，鼈靈異姓争荒遐。豈如兹蜂互推舉，一體同氣無疵瑕。我憐翁言私誚責，扶傷早媿隋侯蛇。況伊二毒俱下類，瑣細不足勞鞭撾。前尤往悔俱勿論，事會倚伏來尚賒。新房才成蜂未壯，舊房委棄隨泥沙。

元・劉詵《蜂賦有序》 蜂有君臣之義，朝參其一耳，若徇忠死節，繫名教尤大，則不可不之録也，作蜂賦。

翳顥穹之陶形兮，人與物而同鈞。宗一本而有支兮，首萬國而爲君。惟偏全之異禀兮，乃人物之由分。超羽屬而獨出兮，異哉蜂之如人，或以微而不致索，或以毒而不敢親。孰知肖翹之蜚翼，而能有尊卑之天倫。若乃春妍景輝，玄鳥來歸，幽巖縟繡，窮林錦蜚。於是薨薨窺竅，翁翁入洞，斜縈偃月，大取懸甕，將卜食以告遷，亦相時而後動，是則胥宇之水滸，相宅之洛上也。至若日吉辰良，晴風燠陽，其聲也，如鉦鼓之合節，其陣也，如甲兵之成行。出則漸密，飛則載揚，如嬰如扇，衛小于王，是則就邸之支庶，分藩之令主也。而乃金房初建，玉宇未成，駢肩構度，聚首經營，卷然似栗，是爲靈臺。千門萬户，環向四開，是則經始之勿亟，庶民之子來也。周廬既列，課法爰作，股負香兮成丸，翼汲水兮如灼。於是凝芳敵蘭，積潤儔酪，府庫充溢，矗不知其幾千萬落。專一意以上供，亮竭力以誠樂。命黑衣之虎賁，守重門而司會。惰者必殺，不以小大。是則交

征之庶士，底慎之財賦也。藹藹華華，一日兩衙，歌聲雷震，朝罷無譁。方其旅進旅退，如向如對，儼降升而後揖，甚趨庭而列拜，此常參而宴見，無更直與輪代。閒日移陰，王乃時巡，陟高丘，循下壘，咸戢戢而欣欣。騁非八駿，扈無三軍，何曾蹙頞以疾首，乃能省方而觀民。而或宮車駕暮，不遊不豫，羣聚於穴，誓無背去。別瑤林兮玉樹，謝金谷兮琪圃，無面目以偷生，絶紛華而不顧。於是閉口却粒，垂頭喪氣。納一命於所天，卒百萬而同死。蓋商餘孤竹之二子，齊橫五百之壯士也。嗚呼，辛螫之求，周詩是憂，有毒維蠆，春秋所戒。豈知物微性至，五常俱備，未容僅比於螻蟻，而不識其事也。可以証鬼神，而質天地。是故應期而朝，信且禮也。多思而營，巧且智也。效死不二，志於義也。割脾而施，仁之惠也。嗟一氣之忠烈，亘萬古而不折。事莫小於餓死，尤莫大於失節。胡委質而爲臣兮，顧背主而改轍。彼瀛王事十姓兮，可以人而不如物。吾託蜂異，以勸來世，蓋不特演周公之雅，而廣張華之志也。

雜録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 蠭：蠭甘飴也。一曰螟子。从蚰。鼏聲。彌必切。

三國魏・吴普等《神農本草經》（清・孫星衍等輯）卷一 石蜜。味甘，平。主心腹邪氣，諸驚癇痙，安五藏，諸不足。益氣補中，止痛解毒，除衆病，和百藥。久服强志輕身不飢不老。一名石飴，生山谷。

吴普曰：石蜜，神農雷公甘氣平，生河源或河梁。《御覽》又一引云：生武都山谷。

《名醫》曰：生武都河源及諸山石中，色白如膏者良。

案：《説文》云：蠭，蠭甘飴也。一曰螟子，或作蜜。《中山經》云：平逢之山，多沙石，實惟蜂蜜之廬。郭璞云：蜜，赤蜂名。《西京雜記》云：南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玉篇》云：蠭，蠭甘飴也。蘇恭云：當去石字。

蜂子。味甘，平。主風頭，除蠱毒，補虚羸傷中，久服令人光澤好顔色不老。大黄蜂子主心腹，復滿痛，輕身益氣。土蜂子，主癰腫。一名蜚零，生山谷。

《名醫》曰：生武都。

又 《名醫》曰：生武都蜜房木石間。

案：《西京雜記》云：南越王獻高帝蜜蠟二百枚。《玉篇》云：蠟，蜜滓。陶宏景云：白蠟生於蜜中，故謂蜜蠟。

晉・張華《博物志》逸文 諸遠方山郡僻處山蜜蠟，蜜蠟所著，皆絶巖石壁，非攀緣所及。唯于山頂以檻舉自懸推下，遂乃得取。採蜂遂去不還，餘窠乃蠟著石不盡者，有鳥，形小於雀，羣飛千數，來啄之，至春都盡，其處皆如磨洗。至春，蜂皆還，洗處結窠如故，年年如此，物無錯亂者。人亦皆各占其平處，謂之蠟蜜。鳥謂之靈雀，捕搏終不可得也。

又《博物志校正》卷一〇 諸遠方山郡幽僻處出蜜臈，人往往以桶聚蜂，每年一取。

遠方諸山蜜臈處，以木爲器，中開小孔，以蜜臘塗器，内外令遍。春月蜂將生育時，捕取三兩頭著器中，蜂飛去，尋將伴來，經日漸益，遂持器歸。

唐・蘇鶚《杜陽雜編》卷上 八年吴明國《洞冥記》有吴明之瓏。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挹婁、沃沮皆出《漢・東夷傳》。其土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僊術，而一歲之内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黄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爲少，百疾不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三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顔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及沉疴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 《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

又卷一七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中，斷人心繫。

宋・蘇頌《圖經本草》（輯復本） 蜜蠟附。蜜，生武都山谷及諸山中。今川蜀江南嶺南皆有之。蠟，白蠟，生於武都山谷，出於蜜房木石間，今處處有之，而宣、歙、唐、鄧、伊、洛陽尤多。石蜜即崖蜜也，其蜂黑色，似虻，作房於岩崖高峻處或石窟中，人不可到，但以長竿刺令蜜出，以物承之，多者至三四石，味酸色緑，入藥勝於他蜜。張司空云：遠方山郡幽僻處出蜜，所著絶岩石壁，非攀緣所及，惟於山頂籃舉，自垂掛下遂得採取。蜂去餘蠟著石，有鳥如雀群飛來啄之殆盡，至春蜂歸如舊，人亦占護其處，謂之蜜塞。其鳥謂之靈雀，其蜜即今之石蜜也。食蜜有兩種，一種在山林木上作房，一種人家作窠檻收養之。其蜂甚小而

微黃，蜜皆濃厚而味美。又近世宣州有黃連蜜，色黃味小苦。雍、洛間有梨花蜜，如凝脂。亳州太清宮有檜花蜜，色小赤。南京柘城有何首烏蜜，色更赤，并以蜂採其花作之，各隨其花色。而性之温凉亦相近也。蠟，蜜脾底也，初時香嫩，重煮治乃成，藥家應用白蠟，更須煎煉水中烊十數過即白。古人荒歲多食蠟以度饑，欲啖當合大棗咀嚼即易爛也。劉禹錫《傳信方》云：甘少府治脚轉筋兼暴風，通身水冷如攤緩者，取蠟半斤，以舊帛絁絹并得，約闊五六寸，看所患大小加減闊狹，先銷蠟涂於帛上，看冷熱但不過燒人，便承熱纏脚，仍須當脚心便著襪裹脚，待冷即便易之，亦治心躁驚悸，如覺是風毒，兼裹兩手心。

蜀州蜜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罥於蛛網，蛛搏之，爲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烈，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授芋梗傅之，則愈。

宋・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五　或曰蜂臘，無美味，人以爲珍果。予曰：飲食固取美味，然亦有取其治療者。《本草》：土蜂子去風毒，久服令人悦白，功用甚多。或云：蜂蠆有毒。余曰：蜈蚣、蛇、蝎皆愈風良劑，何獨於蜂，疑之。

又　仲殊長老崇寧中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自縊死。鄒忠公詩云：送行天莫測，難作瀆中經。殊少爲儒雅，工樂府，游蕩不已。妻投毒羹中，幾死，啖蜜而鮮，故嗜蜜。東坡爲作老人食蜜歌。

宋・江少虞編《事實類苑》卷六〇《芋梗治蜂螫》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罥於蛛網，蛛搏之，爲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腹欲裂，徐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授芋梗傅之，即愈。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蜜：，鄙畢切。蜂飴也。又作。

蠟：，力盍切。蜂房煮之爲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　蜜蠟：惡芫花、齊蛤。蜂子。畏黃芩、芍藥、白前、牡蠣、紫蘇、生薑、冬瓜、苦瓠。

露蜂房。惡乾薑、丹參、黃芩、芍藥、牡蠣。

又卷三九　蜂蜜。《本經》上品。**【釋名】**蜂糖。俗名。生巖石者名石蜜、《本經》。石飴、同上。巖蜜。時珍曰：蜜以密成，故謂之蜜。《本經》原作石蜜，蓋以生巖石者爲良耳，而諸家反致疑辯，今直題曰蜂蜜，正名也。

【正誤】恭曰：土蜜出氐羌最勝，今關中白蜜甘美耐久，全勝江南者。陶未見，故以南土爲勝耳。今以水牛乳沙糖作者亦名石蜜，此蜜既蜜作，宜去石字。宗奭曰：嘉祐《本草》石蜜有二，一見蟲魚，一見果部，乳糖既曰石蜜，則蟲部，石蜜不當言石矣。石字乃白字誤耳，故今人尚言白沙蜜，蓋新蜜稀而黃，陳蜜白而沙也。藏器曰：巖蜜出南方巖嶺間，入藥最勝。石蜜宜改爲巖字。蕃恭是荆襄間人，地無崖險，不知石蜜之勝，故也。時珍曰：按《本經》石蜜生諸山石中，色白如膏者良，是蜜取山石者爲勝矣。蕃恭不攷山石字，因乳糖同名，而欲去石字。寇氏不知真蜜有白沙，而僞蜜稀黃，但以新久立説，並誤矣。凡試蜜以燒紅火筯插入，提出起氣是真，起烟是僞，無疑。

【集解】《別録》曰：石蜜生武都山谷，河源山谷及諸山石間，色白如膏者良。弘景曰：石蜜即崖蜜也，在高山巖石間作之，色青，味小酸，食之心煩，其蜂黑色，似蚤，其木蜜懸樹枝作之，色青白。土蜜在土中作之，色亦青白，味醎。人家及樹空作者亦白而濃厚，味美。今出晉安檀崖者，多土蜜。云最勝出東陽臨海諸處，及江南向西者，多木蜜。出於潛懷安諸縣者，多崖蜜。亦有樹木及人家養者，諸蜜例多添雜及煎煮，不可入藥，必須親自看取，乃無雜耳。凡蜂作蜜，皆須人小便以釀諸花，乃得。和熟，狀似作飴須蘗也。藏器曰：尋常蜜亦有石上作者，土中作者。北方地燥，多在土中。南方地濕，多在木中。各隨土地所宜，其蜜一也。崖蜜別是一蜂，如陶所説：出南方崖嶺間，房懸崖上或土窟中，人不可到，但以長竿刺令蜜出以物承取，多者至三四石，味醎，色緑，入藥勝於凡蜜。張華《博物志》云：南方諸山幽僻處出蜜蠟，蜜蠟所著皆絶巖石壁，非攀緣所及，惟於山頂以籃罼懸下，遂得采取。蜂去，餘蠟在石，有鳥如雀，羣來啄之殆盡，名曰靈雀。至春，蜂歸如舊，人亦占護其處，謂之蜜塞，此即石蜜也。《頌》曰：食蜜亦有兩種：一在山林木上作房，一在人家作窠檻收養之。蜜皆濃厚味美。近世宣州有黃連蜜，色黃，味小苦，主目熱。雍洛間有梨花蜜，白如凝脂。亳州太清宮有檜花蜜，色小赤。柘城縣有何首烏蜜，色更赤，並蜂采其花作之，各隨花性之温凉也。宗奭曰：山蜜多在石中木上，有經一二年者，氣味醇厚。人家者，一歲二取，氣味不足，故不及，且久收易酸也。時珍曰：陳藏器所謂靈雀者，小鳥也。一名蜜母，黑色。正月則至巖石間尋求安處，羣蜂隨之也。南方有之。

【修治】敦曰：凡煉蜜一觔，只得十二兩半，是數若火少太過並用不得。時

珍曰：凡煉沙蜜，每觔入水四兩銀石器内，以桑柴火慢煉，掠去浮沫，至滴水成珠不散乃用，謂之水火煉法。又法，以器盛置重湯中，煮一日，候滴水不散，取用亦佳，且不傷火也。

【氣味】甘，平，無毒。《別録》曰：微温。穎曰：諸蜜氣味當以花爲主，冬夏爲上，秋次之，春則易變而酸。閩廣蜜極熱，以南方少霜雪，諸花多熱也。川蜜温，西蜜則涼矣。劉完素曰：蜜成於蜂，蜂寒而蜜温，同質異姓也。時珍曰：蜂蜜生涼熟温，不冷不燥得中和之氣。故十二臟腑之病，罔不宜之，但多食亦生濕熱蟲蠹，小兒尤當戒之。王充《論衡》云：蜂蠆稟太陽火氣而生，故毒在尾。蜜爲蜂液，食多則令人毒，不可不知。煉過則無毒矣。宗奭曰：蜜雖無毒，多食亦生諸風也。朱震亨曰：蜜喜入脾，西北高燥，故人食之有益，東南卑濕，多食則害生於脾也。思邈曰：七月勿食生蜜，令人暴下霍亂。青赤酸者，食之心煩。不可與生葱、萵苣同食，令人利下。食蜜飽後不可食鮓，令人暴亡。

【主治】心腹邪氣，諸驚癇痙，安五臟，諸不足。益氣補中，止痛解毒，除衆病和百藥。久服强志輕身，不饑不老，延年神仙。《本經》。養脾氣，除心煩，飲食不下，止腸澼、肌中疼痛，口瘡，明耳目。《別録》。牙齒疳蟲，唇口瘡，目膚赤障，殺蟲。藏器。治卒心痛及赤白痢水，作蜜漿頓服一椀止。或以薑汁同蜜各一合，水和頓服，常服面如花紅。甄權。治心腹血刺痛及赤白痢，同生地黄汁各一匙服即下。孟詵。同薤白搗塗湯火傷，即時痛止。宗奭曰：肘后用白蜜塗上，竹膜貼之日三。和營衛，潤臟腑，通三焦，調脾胃。時珍。

明・盧之頤《本草乘雅半偈》卷一 先人云：蜜，本萬卉之黄，采集醞化于蜂，巖石土木出處之端，槀連烏檜生成之自。

衆曰：垂穎如鋒，故名蜂。《傳》云：蜂蠆垂芒。主之所在，衆蜂旋繞飛舞如衛，政令甚嚴，蜂有臣禮者是也。集采百芳，退藏於密，吹鼓醞釀而蜜成矣，故謂之蜜。其房如脾，謂之蜜脾，儼如胃形，受盛水穀醞釀，以成精血也。甘平色黄，當判入脾，故補中而益中氣。蓋萬物莫不資始於脾，故主諸不足耳。設土大頑頹，則木無所倚，遂成驚駭癇痙。蜂蜜敦土化用，厚德載物，則上逆下陷之氣，旋歸於本位矣。安五藏者，安五藏之形，有形歸土脾所司耳。心腹居中，爲邪所薄，則中宫不安，安中所以逐邪，未有中不安，而能剪除外侮者。和百藥解毒者，以甘性能緩，則無燥暴漂浮之峻。脾藏志，故久服强志輕身，不饑不老，總屬脾土事耳。

明・周祈《名義考》卷九《崖蜜、石蜜、木蜜、竹蜜、波羅蜜》 杜詩：崖蜜亦易求，注以爲櫻桃。《南中八郡志》：窄甘蔗汁曝成飲，謂之石蜜。詩注：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如指，長數寸，啖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孔氏《六帖》：蜀中有竹，蜜蜂好于野竹上結窠，窠與蜜并紺色，甘倍于常蜜。《一統志》：安南有波羅蜜，大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最甜香，食能飽人。

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卷一三《畜蜜蜂法》 松江之蜂，人家善畜之者，其蜜甘美，不下於閩廣之産。先造方木箱三四層，爲其房，每層内縱横以小竹板二條，上層爲之以蓋，下層爲之以底。立一架承其底層，而其底爲一筍，可移出者，置之室中，向南壁間。壁外通一小隙，以篾編一簞，作數目者掩之。每目僅容一蜂出入，喜順惡逆，以左置右則盛，以右置左則衰也。凡置箱立架，人必順而稍下，皆不得過敵祖房。

三四月間，蜂生息蕃衍，必自分處，俟其作衙成聚時，用箱之上層有蓋者，少塗以蜜，覆置蜂上。又聚紙焚煙，從蜂下漸漸熏之，又束艾從蜂後推之，其蜂皆鱗次以進。上層箱中則取置於底層之上，以漳泥蜜墐諸隙，止通其數目出入。常移其底視蜂，有凡蟲來盜蜜侵害者，悉爲滅除之。目外出入所有蜘蛛網當之者，欲網蜂常纏，去之。俟其釀滿蜜脾一層，直候昏夜蜂息時不出蠆，丑介切。則輕舉上層接入第二層，下續其底，上續其蓋，視前蜜墐既又釀蜜脾已滿，三層、四層皆若此接入也。《埤雅》云：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居，衆蜂爲之旋繞如衙，誅罰徵令絶嚴，有君臣之義。丁文果對唐太宗曰：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埤雅》又云：採取百芳釀蜜，其房如脾，故曰蜜脾。歐陽公詩云：花蕊新成滿蜜脾。蘇子由詩云：前人傳蜜延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

夏初或秋初，視蜜脾已滿數層，計其三冬有蓄，亦於甲夜，用薄大刀當房上層接縫中，蜜多則二層接縫中切下，不使蜂知，則以布絹沛潔，蜜藏應所，須用則煎，去其沫，其滓則以水滌，蜜去易水煎，浮水上者取而壓乾，復入乾釜内煎，水竭入滑器脱下，即黄蠟也。其所滌水濾潔，置日中曬，亦能成醋。《墨娥小録》云：用地丁花、皂角花、百合花等分，窖乾爲末，鍊黄蠟爲丸如彈子大，每蜜一斤入砂銚内煎沸，下藥一丸搥碎，竹篦不住攪勻成蠟，傾出得十兩。羅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太州羊刺草上生蜜曰刺蜜，味甚佳。

臨冬，則用泥墐其房罅，至蜜衣以綿著。甚煖外日，仍留其出入。視其蜜少，不及至春採花，割雞退毛去内臟，懸於房中食之。

造一王臺當蜜脾中。至春，覷其王臺上，惟王蜂居之，而衆子亦居之，多則分房不盛。以長針刺其衆子，止留一子與分，而祖房則常殷富有蜜也。《埤雅》云：其王之所居，疊積如臺。王元之云：山甿患其分也，以棘刺關於王臺，則子盡死。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二　《月令》曰：孟夏之月，**【略】**是月收蜜蜂。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四下《蠭蜜》　陽春多蠭蜜以爲貨。蠭爲房於巖石林木間者，其釀白蜜脾，謂之山蜜，亦曰蠭糖。霜後割之。白如脂，味勝家蜜。家蜜取以夏冬爲上，秋次之，春易發酸。冬曰梅花糖，最甘香。唐詩云：天寒割蜜房。然其性熱，多食發濕熱病，生蟲蠹。新興有薑蜜，尤忌。不若川蜜温。西南蜜涼，爲可嗜。

凡海濱巖穴，野蠭窠焉，其蜜曰石蜜。多泛溢於草間石罅，露積日久，必宿蛇虺之毒，舶人入山者。雖草木魚蟹之屬，糝以胡椒，熟而食之無害也。設遇石蜜以爲甘而過食，必大霍亂以死。故食蜜必以家養者爲貴。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卷二六　蜜：古文蜜。《唐韻》彌畢切，《集韻》、《韻會》覓畢切，《正韻》覓筆切，並音謐。《説文》：蠭甘飴也。《楚辭・招魂》：瑶漿蜜勺。魏文詔：蜀人作食，喜著飴蜜。又《爾雅翼》：土蜜。北方地燥，多在土中，故曰土蜜。又木蜜。南方地濕，多在木中，故曰木蜜。又石蜜。《西京雜記》：南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又波羅蜜，果名。《本草》：波羅蜜，梵語也。因此果味甘，故借用之。又崖蜜，櫻桃别名。陸士衡賦：朱藍崖蜜。

蠭：《字彙補》：與蜜同。

蠶：《唐韻》彌畢切，《集韻》覓畢切，並同蜜。《説文》本作蠶，或从虫。必，詳蜜字注。

清・周靖《篆隸考異》卷三　蠭：俗篆作，洛合切。蠭液凝者曰臘。又蜜臘，似琥珀者。

又　蜜：俗篆作，彌必切。蠭甘飴也。

清・田易等纂《畿輔通志》卷五七《蠭》　《爾雅翼》：北方地燥，多在土中，故多土蜜。《方言》：燕、趙之間謂之蠓蝳，其小者謂之蠽蝳。舊志有土蜂、蜜蜂、馬蜂各名。

清・郝玉麟等監修《廣東通志》卷五二　石蜜。凡海山巖穴，野蜂巢焉，釀蜜無收。採者草間石罅，在處泛溢，拋露日久，必蓄蛇虺之毒，倘以爲甘，而過食，必大霍亂而死。海語。

清・吴景旭《歷代詩話》卷五八《崖蜜》　《野客叢書》曰東坡《橄欖詩》：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叟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間蠭蜜爲証。僕謂坡詩爲橄欖而作，宜以櫻桃對言。世謂棗與橄欖争曰：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蠭蜜則非其類也。嘗考石蜜有數種，《本草》謂崖石間蠭蜜爲石蜜，又有所謂乳餳爲石蜜者。《廣志》謂蔗汁爲石蜜。其不一如此，安知古人不以櫻桃爲石蜜乎？觀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園蒲萄、石蜜。以龍眼、荔枝相對而言，此正櫻桃耳，豈餳蜜之謂耶，坡詩當以此證。

清・何秋濤《朔方備乘》卷二九《蜂蜜》　臣秋濤謹案：《志略》曰：波蘭部出蜂蜜。《總記》曰：西俄羅斯産蜜。《備考》曰：亞巴西亞高加索皆産蜜。《坤輿圖説》曰：莫哥斯未亞有蜜林，其樹悉爲蜂房，國人各界其樹爲恒産。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虫部・蜜蜂》　《綱目》止用子，云：入足陽明太陰，而無用蜂者。赤水元珠有治瘰癧方用之，爲補於後。赤水元珠云：蜜蜂同杏仁葉、蝙蝠、蛇蜕，治瘰癧神效。

又《苦蜜》　出處州。劉基《苦齋記》：匡山之巔，四面峭壁，風從北來，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性之苦者，莫不布族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黄杜，初食頗難，久則彌覺其甘。按：《綱目》言蜜有黄連蜜，味苦。不知更有天成自然之苦蜜，故補之。

除積熱，已煩渴，解熱痢暑積，驅風丸藥中用之，更佳。老人腸燥，以一盞和酒食，尤宜。

清・吴儀洛《本草從新・蟲魚鱗介部・化生類・蜂蜜》　蜂蜜，採百花之精英，合露氣以釀成。生性涼能清熱，熟性温能補中。甘而和，故能解毒。柔而滑，故能潤燥。甘緩可以去急，故止心腹肌肉瘡瘍諸痛。甘緩可以和中，故能調營衛。通三焦，安五臟，和百藥，而與甘草同功。止嗽治痢，解毒潤腸，最治痢疾，用薑汁和服甚佳。明目悦顔。同薤白搗塗湯火傷。煎煉成膠，通大便祕。乘熱納穀道中，名蜜煎導。大腸虚滑者，雖熟蜜亦在禁例。酸者食之，令人心煩。同葱食害人。食蜜飽後不可食鮓，令人暴亡。白如膏者良。汪穎曰：蜜以花爲主，閩廣蜜熱，川蜜温，西蜜涼。安宣州有黄連蜜，味小苦，點目熱良。西京有梨花蜜，色白如脂。用銀石器，每蜜一斤，入水四兩，桑火慢熬。掠去浮沫，至滴水成珠用。黄蠟，甘淡而澀微温，止痛生肌，療下痢。蜜質柔性潤，故滑腸胃。蠟質堅性澀，故止瀉痢。續絶傷。蜜與蠟皆蜂所釀成，而蜜味至甘，蠟味至淡。故令人言無味者，謂之嚼蠟。


蜜蜂

清・齊學裘《見聞續筆》卷六《蜜蜂》　黔省萬山山民，養蜜蜂爲生，能識其性情製造之法。蜂取蟾酥，先從口外飛擾，俟其張口，鑽入取酥，然後在項下軟

肉刺破飛出。其取牛黃也，亦從牛口入從鼻孔出。蜜將釀熟，別有一種蜂，大於蜜蜂者，來在蜜上用骹足踐蹋，然後蜜成，其蜂與蜜蜂王交媾而後去。

清・長順修《吉林通志・食貨志・物産・蟲屬》 蜂蜜出吉林諸山中。《盛京通志》。甯古塔不知養蜜蜂。有採松子者或樵者，於枯樹中得蜂窩，其蜜無數。漢人教以煎熬之法，始有蜜。《甯古塔紀略》。有蜂蜜貴家購之以佐食，下此不數數得。《絶域紀略》。吉林有白蜂蜜、蜜脾、蜜尖、生蜂蜜。《竹葉亭雜記》一。

清・嵇曾筠等監修《浙江通志・物産・嚴州府》 野蜂。《名勝志》：淳安縣仙居洞石隙中多野蜂，往往出蜜。弘治《嚴州府志》：壽昌縣蜜山，怪石崔巍，中有石窟，蜜蜂居之。

又《台州府》 《名醫別録》：石蜜，即崖蜜也。在高山巖石間作之，其蜂黑色似蚕，其木蜜懸樹枝作之，色青白。在人家及樹空作者，亦白而濃厚，味美。今出東陽，臨海諸處者，多木蜜。出於潛，懷安諸縣者，多崖蜜。亦有樹木及人家養者，諸蜜例多添雜及煎煮，不可入藥。必須親自看取，方無雜耳。凡蜂作蜜，皆須人小便以釀諸花，乃得。和熟，狀似作飴須藥也。

清・周碩勳纂修《潮州府志》卷三九《物産》 海語：凡海山巖穴，野蜂巢焉，釀蜜無收。採者草間石罅，在處泛溢，抛露日久，必聚蛇虺之毒。倘以爲甘，而過食之，必大霍亂而死。攷蜂有八種，曰排蜂、黑蜂、黄蜂、道壁蜂、火筒蜂、青育蜂，惟蜜蜂知君臣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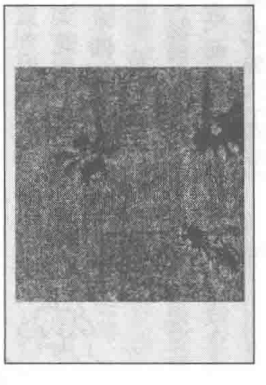
圖表

五代・黄荃繪《珍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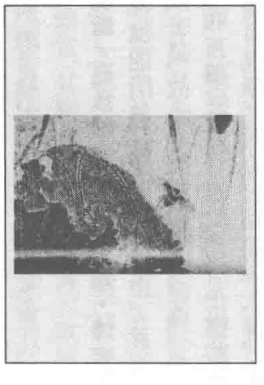


分舌蜂*Colletes* sp.

蜾蠃*Eumenus* 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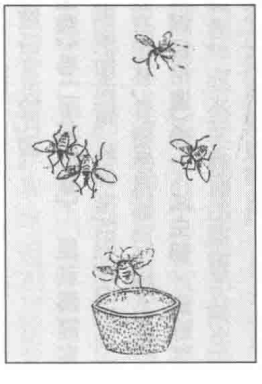


宋・錢選繪《草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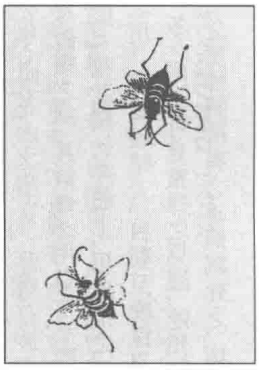


熊蜂*Bombus* sp.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蜜　蜂



土蜂



留師，竹蜂

石，味醎色緑，比他蜜尤勝，蜂穴居者最大，一名蛄蠹，尾能螫人。《嶺史》：蜜蜂即人所養之蜂也，山間亦有之，其子未化，頭足如蛹，服之令人好顔色。《埤雅》：《方言》曰：其大而有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蓋亦釀蜜。

《五雜俎》：山蜂螫人，皆復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後妻，取蜂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即此也。

清・劉于義監修《陝西通志》卷四四　蜾蠃。在山巖高峻處作房，即石蜜也。其蜂黑色似牛虻。《本草綱目》。好于高山石巖下作脾，似家蜂脾，長丈許，蠟佳，蜜不甜，土人火攻取之。《山陽縣志》。有崖蜂釀蜜于崖石間。《華州志》。

清・吴其濬《植物名實圖考》　阿魏。《唐本草》始著録。《酉陽雜俎》作阿虞，波斯樹汁凝成。《瓠牘》云：滇中蜂形甚巨，結窩多在絶壁，垂如雨蓋。人於其下掘一深坎，置肥羊於内。令善射者飛騎發矢，落其窩，急覆其坎，二物合化，是名阿魏。按：巖蜂在九龍外，螫人至斃，則此物亦非内地所産。

黑大蜜蜂*Apis binghami*



阿魏

清・李元《蠕範》卷一　蜂黑色，似牛虻，亦有君臣。結窠石崖之間，采蜜青色或緑。崖上有鳥，正月來羣飛千數，食蜜都盡，崖石如洗。鳥去采蜜如初，其鳥名靈雀，一名蜜母。

中華蜜蜂*Apis cerana*

清・李元《蠕範》卷一　蜂，蜜也，蠽也，蠮也，蜾蠃也，蠙蝓也，蚋蜕也，蜜蜂也。長尾爲蠭，短尾爲蠪。陰陽在尾，雄尾鋭，雌尾岐，性喜合，交則黄退。居林木土穴者爲野蜂，居人家者爲家蜂，皆小而微黄，有王，有將，有相。王大如小指，青蒼色，王居疊積如臺，謂之蜂臺。誅罰徵令，嚴如君臣，無王則羣蜂死。王

宋・施宿等《會稽志》卷一七《蟲部》　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衛，誅罰徵令絶嚴，有君臣之義。一名蠽蜂，蠽生於蜜，而天下之味莫甘於蜜，莫淡於蠽。崖蜜生崖石空中，山陰法雲寺僧云：毗村民家墓木空中有蜂集焉，歲得蜜甚多。或嫉之，投燎焚之，蜂衛其主不去，盡死，亦可異也。

清・陳元龍編纂《格致鏡原》卷九六　《格物總論》：蜜蜂三種：一種在林木上作房。一種在人家作窠，其蜂甚小，微黄，蜜皆濃美。一種黑色似虻，作房巖崖高峻之處，非人跡可到，其蜜名石蜜，又名崖蜜，人以長竿刺出，多者至三四

大蜜蜂*Apis dorsata*

生子復爲王，有二王則老王退位，分其蜂半族從之，擁王於中，或團如罌，或鋪如扇，飛止環衛，有隊伍行列。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人。每日兩衙，應潮上下。朝衙畢則出而采花，暮衙畢則入房而宿。其尾垂穎如鋒，有毒，螫人則芒入肉不出，蜂亦死。嗅花以鬚代鼻，采花則翅挾股抱，獨采蘭則拱於首而獻王。其將蜂色黑，不采花而能釀蜜。八月將蜂盡不死，則蜜被食盡，羣蜂餓死。其雘蜂黄色細腰不能採蜜者，謂之蜂奴，亦名貞蟲，不能採花釀蜜，而能守户，察羣蜂之勤惰。每一半守房，一半分次撥發，花少者受罰。其採釀百花精者蜜，蜜味甘，粗者蠟，蠟味淡，蠟者蜜之蹟也。化蜜必取匽瀦之水，注之蠟房，而後蜜成。其房如脾，謂之蜜脾。北方地燥，多在土。南方地濕，多在木。

清・劉於義監修《陝西通志》卷四四　蜜蜂。蜂子生武都山谷。《名醫别録》。蜂三種，蜜蜂小而微黄。《本草綱目》。蜂類多，釀蜜者貴。《咸寧縣志》。蜂釀蜜者，民亦養之。《咸陽縣志》。鳳縣蜜蜂溝多蜜蜂。《漢中府志》。

意大利蜂*Apis mellifera*

清・〔英〕傅蘭雅輯《格致彙編・西國養蜂法》卷一期一〇　蜜蜂與螞蟻，其性情與其所作之工，大有趣味。令格致家知之，此兩種物不能獨存，必聚居，與人之聚居同。意如蜜蜂一房，尋常有二萬個，内有一千至二千爲雄者，其性懶不肯作工，其餘爲雌者，而房内之工俱爲其所成，但雖爲雌者，不能生子。每房内有一大蜜蜂，爲蜂王，能生子，能管束一房内之蜜蜂。所生之子能變蜂王，或雄蜂，或作工之雌蜂。如將未成工蜂之蛆，以最好之食物養之，能漸變爲蜂王。但一房蜂内，祇有蜂王爲生子之雌蜂，其餘雌蜂，不過侍養蜂王養成小蜂而已。

蜜蜂有長鼻，能伸入花心吸花内之甜蜜。此料存於腹内之小袋，帶入房内則吐出。蜜蜂腹内亦有專做蠟之處，其做蠟之用爲作小膛内盛所得之蜜。做工之蜂，其身多毛，其爪如刷。花蕊粘於其體上，用爪拭之，聚成小團，帶入房内，合於蜜成膏，爲養小蜂之用。蜜蜂趁晴天，自朝至晚採尋蜜糖，至秋時已過爲止。所聚之蜜糖，足爲一冬之用。可見蜜蜂之見識，能預知冬時之難，而備物以禦之。當秋末時，其做工之蜜蜂將所有之雄蜂刺死之，則蜜足用。其刺在其體之末，偶然刺人，則大痛。

隧蜂科Halictidae分部

紅腹蜂*Sphecodes*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紅腹蜂*Sphecodes* sp. incert. 1♂。

切葉蜂科Megachilidae分部

切葉蜂*Megachile* spp.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異蜂。有蜂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常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爲蜜也。

清・李元《蠕範》卷一　曰異蜂，似蜜蜂而大，飛勁疾，好裁圓葉，入木竅作窠。

清・陳元龍編纂《格致鏡原》卷九六　又有蜂狀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段成式嘗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爲蜜。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葉切蜂，切種種植物之葉，而成窩。

石蜂*Chalicodoma* spp.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白蜂窠。成式脩竹里私第菓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爲窠於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而壞之，其冬果聾鍾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惡言白，問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幃幕變白，以爲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

黄斑蜂*Anthidium* spp.

清・郝懿行《蜂衙小記・草蜂》　又有一種蜂，形細長，黄赤色，作房異常蜂，而蜜色純白尤甘美，山中人有得而啖之者，然亦不多也。

胡蜂科Vespidae 分部

蜂、范、蠆、蠭、蠚、夆、蠭、蜂、蠆、螽、蚤、蜂螽、蜂蠭、蓬蜂、蟹、蟺蜂、蠆蜱、蜾蠃、果蠃、果蠃、果蠃、果蜾、蜾蠃、蜾蠃、蝸蠃、蝝、土蜂、土蠭、蠮、蠓蝑、蠽蝑、蝑蠽、蠽蝑、蒲蘆、蠬、壺蜂、壺蠭、蠮、蚴蜕、奔蜂、蟢、蠆

題解

漢・揚雄《方言》卷一一　蠭。**【略】**其大而蜜，謂之壺蠭。今黑蠭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師。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　蠮：蝝蠃，蒲盧，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曰：螟蠕有子，蝝蠃負之。从虫。蝝聲。古火切。蜾：蝝或从果。蜾：蜾蠃也，从虫。蠃聲。一曰虎蝓。郎果切。

三國魏・張揖《廣雅》卷一〇　蝑，翁。蜂也。土蜂，蠽烏結。蝑翁。也。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蠮：古火切。蝝蠃，細腰蜂，即蠽蝑也。蜾同上。蠃：力果切。蜾蠃也。又力戈切。蜂屬。

南唐・徐鍇《説文繫傳》卷二五　蠮：蝝蠃，蒲盧，細要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从虫。厲聲。古火切。蜾：蝝或从果。蜾：蜾蠃也，从虫。蠃聲。从曰虎蝓。郎果切。

宋・丁度等《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卷三　蜾：蜾蠃。釋云：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按《詩》：螟蠕有子，蜾蠃負之。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蜾：古禾切。蜾蠃，桑蟲。又魯果切。蟲名，虎蝓也。又古火切。

又　蝝：古火切。蟲名。《説文》：蝝蠃，蒲盧，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引《詩》：螟蠕有子，蝝蠃負之。

又　蠽蝑：牽奚切。蟲名，土蠭也。亦省。

又　蠽，蠖，蠆：一結切。蠽蝑，蟲名，土蜂也。或作蠖，亦从虘。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果蠃，蒲盧。蒲盧細腰，壺之有盧者也。《楚辭》曰：玄蜂若壺，謂是焉。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　果蠃，蒲盧。螟蛉，桑蟲。蒲盧俗謂之蠽蝑，蓋蠭類。螟蛉，桑上青蟲也，蠽蝑取以爲子者。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蜾：音果。蜾蠃，虫名。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蜾：古火切。蝝蠃，蒲盧，細要土蜂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曰：螟蛉有子，蝝蠃負之。从虫，厲聲。説詩者或言蝝蠃，取它蟲祝而變之，似肖己，遂得成己子，殆無是理。蓋嘗精察其實，此蟲類皆雄無雌，乃藉它蟲之肌體，置精氣於中，就彼血氣化養，以成其子，子成則蟲斃矣。人但見蜾蠃負螟蛉而入於穴，未幾則皆成蜾蠃而出，故有是説。蜾或从果聲。蠃：郎果切。蝝，蠃也。从虫，蠃聲。又虎蝓也。

明・李蘇《見物》卷五　土蜂之醜甚多，蠽螉即蜾蠃、蒲盧也。作窠如雙竹管，亦有如蓮實者。生子囊底如粟，捕蜘蛛蟲物，盈囊而封其口。日作聲其上，如教之然，所謂聲抱也。子漸長，食蟲訖則翼而出。

明・朱謀㙔《駢雅》卷七　果蠃、蚋蜮、蒲盧、蠽螉，土蜂也。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馬蜂。細腰，長身長足，俗名長脚蜂。多在簷下及木上作房，初止一蜂，至秋則蕃衍近百。其初蜂及夏至前生者，至秋後則而色白，針變雙叉盡死。似馬蜂而小者，曰草蜂，於荆棘根上近地處作房。似馬蜂而大者，曰蠔蜂，色赤黑，於枯木中作房。其尤大者，土人名曰地雷，色皂黑，於地中作房，螫牛馬往往有死者。右皆銜生蟲哺其子。故《爾雅注》曰：食其子也。蜂育子有三：採花者以蜜，蜜蜂之類是也。借生者以蟲，蜾蠃之類是也。作房生子如小蛆，銜蟲哺之，子長滿户，封其口，子自變爲蜂，馬蜂之類是也。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　蜾蠃。《爾雅》：果蠃，蒲盧。郭注：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蠽螉。邢疏《詩・小宛》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蜾蠃一名蒲盧，即細腰蠭也。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蠭。《説文》云：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

清・張宗恭《爾雅注疏本正誤》卷二　土蠭。【注】今荆、巴間呼爲蟺，音蛩蕈。今本無音蛩蕈二字。【疏】蟺讀爲蛩蕈之蕈，故音之。

木蠭。【注】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依疏亦衍字，又當作亦。

清・戴鎣《爾雅郭注補正》卷八　果蠃，蒲盧。蠃，魯果反。【注】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蠽螉。螟蛉，桑蟲。【注】俗謂之桑蟃，亦曰戎女。【補正】邢疏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蠭。《説文》云：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果蠃，土蟲也，似蠭而小腰，取桑蟲附之於空中，七日而化爲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

又　木蠭。【注】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卷一三下　：飛蟲螫人者。《左傳》：蠭蠆有毒。【按】《釋蟲》言土蠭、木蠭，無單言蠭者。《許書》則蠣蠃下云：細腰，土蠭也，即《爾雅》之土蠭。然則此單言蠭，即《爾雅》之木蠭也。《本草經》露蜂房，亦謂木上大黄蠭窠也，其房大者如甕，小者如桶。云露蠭，正對土蠭在地中言之。許謂土蠭爲細要純雄，其飛蟲螫人者，則謂大黄蠭，並非細要純雄無子者。《内則》《檀弓》謂之范，俗作蜂，其子可食，故《内則》：庶羞雀鷃蜩范。从虫，逢聲。敷容切。九部。，古文省。

清・周靖《篆隸攷異》卷三　螺：俗篆作，郎何切。蚌屬。《儀禮・冠禮》有嬴醢。《漢・五行志》：時則有嬴蟲之孽。同嬴。又蜾嬴，蠭類。

又　蠉：俗篆作，于歇切。翳蝓，蠭。詳蠽注。

又　蠉：俗篆作，烏結切。翳蝓，土蠭也。詳蠽注。

又　蠉：俗篆作，烏結切。蝓翳，土蠭也。詳蠽注。

又　蠽：俗篆作，于計切。翳蝓，果蠃也。《爾雅》：果蠃，蒲盧。郭璞注云：即細腰蠭也，俗呼爲翳蝓。或音謁。

清・徐文靖《管城瑣記》卷二八　《玉篇》：蠣與蜾同，而解爲蠽螉，細腰蜂又不可曉名，物之難辨如此。

又　《説文》引《詩》曰：蠣嬴負之。《玉篇》：蠣與蜾同。《埤雅》曰：蜾蠃，即今細腰蜂也，一名蒲盧，一名蠽螉。《化書》曰：蜂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一種似蜜蜂而略大，聲甚雄壯，好在人家屋下鑽木作孔，生子其中者，乃蠽螉也。其孔外亦用泥封固，内亦有青蜘蛛實其中。陶氏以下所謂自能生子者，此也，惟以兩物混爲一物。【略】

《廣雅疏證》：蠽螉銜土作房，故又名土蜂，然與地中土蜂不同。

綜　述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　土蠭。【注】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今荆、巴間呼爲蟺。木蠭。【注】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音義】蠭，本又作蠦。匹凶反。字又作蜂。《説文》云：古蠦字。《字林》云：飛蟲螫人者。蟺音墠。又示延反。蓋方言也。郭音憚。徒旦反。【疏】此辨蠭在土木之異也。《説文》云：蠭，飛蟲螫人者，其形大，在地中作房，而啖其子者名土蠭，又名馬蠭，今荆、巴間呼爲蟺。其形差小，在樹上作房者名木蠭，亦食其子。蟺，讀爲蛩蕈之蕈，故音之。

果蠃，蒲盧。【注】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蠽螉。

螟蛉，桑蟲。【注】俗謂之桑蟃，亦曰戎女。【音義】果，本又作蜾，又作蝸。同工火反。蠃，魯果反。腰，一遥反。蠽，於結反。又於計反。蝓，烏紅反。《廣雅》云：蠽螉，土蜂也。案：今俗呼細腰小蜂爲蠽螉，在物中作房，用土爲隔，非

土蜂也。螟，亡丁反。蛉，力丁反。蟃音萬。【疏】案《詩・小雅・小宛》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果蠃一名蒲盧，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蠨蛸。《方言》云：蠙，燕、趙之間謂之蠓蛸，其小者謂之蠨蛸。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蠙。《説文》云：細腰土蠙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螟蛉一名桑蟲，一名戎女。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果蠃，土蟲也，似蠙而小腰，取桑蟲附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殖，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

又　果蠃，蒲盧。【注】即細腰蟲也。石經蠃作贏。陸本腰作要。

三國吴・陸璣撰，明・毛晉廣要《陸氏詩疏廣要》卷下之下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者，《犍爲文學》曰：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一作菜。上。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故許慎云：細腰也。取桑蟲負一作附。之于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爾雅》：果蠃，蒲盧。郭注：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蠨蛸。又云：螟蛉，桑蟲。郭注：俗謂之桑蟃，亦曰戎女。邢疏：按《詩・小雅・小宛》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果蠃一名蒲盧，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蠨蛸。《方言》云：蠙，燕、趙之間謂之蠓蛸，其小者謂之蠨蛸，又云或謂之蚴蜕。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蠙。《説文》云：細腰土蠙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螟蛉一名桑蟲，一名桑蟃，一名戎女。《法言》曰：螟蛉之子殖，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鄭注：蒲盧，俗謂之蠨蛸，蓋蠙類。螟蛉，桑上青蟲也，蠨蛸取以爲子者。《鄭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廣雅》云：蚴蜕，土蜂蠨蛸也。《本草》：蠨蛸，一名土蜂，生熊耳川谷及牂牁，或人屋間。陶隱居云：此類甚多，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爲穴，謂摶土作房耳。今一種黑色腰甚細，銜泥于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果蠃。詩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己子，斯爲謬矣。《唐本》注云：土蜂土中爲窠，大如烏蜂，不傷人，非蠨蛸，蠨蛸不入土中爲窠，雖一名土蠙，非蠨蛸也。今按李含光音義云：咒變成子，近亦數有見者，非虚言也。劉禹錫謹按《蜀本》注云：按《爾雅》果蠃，蒲盧。注云：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蠨蛸。《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注云：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言蒲盧負持桑蟲以成其子，乃知蠨蛸即蒲盧也。蒲盧即細腰蜂也。據此不獨負持桑蟲以他蟲入穴，摶泥封之數日，則成蜂飛去。陶云是先生子如粟在穴，然捕他蟲以爲之食。今人有候其封穴了，壞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則如陶説矣。而詩人以爲喻者，蓋知其大，而不知其細也。陶又説此蜂黑色，腰甚細，能摶泥在屋壁間作房，如並竹管者是也。亦有入竹管器物間作穴者，但以泥封其穴口而已。《圖經》云：摶泥作窠，或雙，或隻，得處便作，不拘土石竹木間，今所在皆有之。段成式云：書齋中多蠨蛸，好作窠于書卷，或在筆管中，咒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乃知不獨負桑蟲也。數説不同，人或疑之，然物類變化，固不可度。蚱蟬生于轉丸，衣魚生于瓜子，龜生于蛇，蛤生于雀，白鴿之相視，負蠙之相應，其類非一。若桑蟲、蜘蛛之變爲蜂，不爲異矣。如陶所説，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蟲而成之也。宋齊丘所謂蠨蛸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斯言得之矣。詩疏《説文》：螟蠕有子，果蠃負之。《埤雅》：果蠃，即今細腰土蠙，好禁蜘蛛。今呼大蠙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蠙，非此細腰土蠙也。果蠃一名蠙蛸，一名蒲盧。《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博物志》曰：蜂無雌，取桑蟲或阜螽子，抱而成己子。《詩緝・解頤新語》曰：説者攷之不精，乃謂果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説。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毁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于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于蠶之身，久之其卵化爲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云：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稚蠙。《莊子》云：細腰者化。《説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説詩者之言也。古人名物，多取形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蠙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鶡，青黑之莢、青黑之鳩皆名以雟也。

按：《爾雅》另釋土蠙注云：今江東大蠙在地中作房者，啖其子，即馬蠙。今荆、巴間呼爲蟺，與果蠃差別，農師已辨之矣。若細腰土蜂借他蟲咒爲己子，古今無異。陶隱居異其説，范處義附之，不知破窠見有卵如粟，及死蟲蓋變與未變耳。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八　又有赤腰蜂，養子於蜘蛛腹下。

又　蜾蠃，今謂之蠨蛸也，其爲物純雄無雌，不交不産，取桑蟲之子祝之，則皆化爲己子，蜂亦如此耳。

又卷一七　蠨蛸，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宋・丁度等《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卷三　蜾：蜾蠃，細腰蜂，一名蒲盧，俗呼蠙蝓。《莊子》：細腰者化，謂蒲盧也。《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注：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背而去，噓嫗養之，以成其子。

宋・蘇頌《圖經本草》卷第一四　蜂。《本經》有蜂子、黃蜂、土蜂，而土蜂下云生武都山谷。今處處皆有之。蜂子即蜜蜂子也，在蜜脾中如蛹而白色。大黃蜂子即人家屋上作房及大小木間，飜甕蜂子也，嶺南人亦作饌食之。蜂并黃色，比蜜蜂更大。土蜂子即穴土居者，其蜂最大，螫人或至死。凡用蜂子，并取頭足未成者佳。謹按：《嶺表録異》載宣歙人取蜂子法：大蜂結房於山林間，大如巨鐘，其中數百層，土人採時須以草衣蔽體以捍其毒螫，復以烟火熏散蜂母，乃敢攀緣崖木斷其蒂。一房蜂子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暴干，寄入京洛以爲方物。然房中蜂子三分之一翅足已成，則不堪用，詳此木上作房蓋飜甕類也。而今宣城蜂子乃掘地取之，似土蜂也。故郭璞注《爾雅》土蜂云：今江東呼大蜂，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蜂，啖其子即馬蜂，荆、巴間呼爲蟷。又注木蜂云：似土蜂而小，在木上作房，江東人亦呼木蜂，又食其子。然則二蜂子皆可食矣。大抵蜂類皆同科，其性效不相遠矣。

宋・陸佃《埤雅》卷一一　果蠃，即今細腰土蠭，好禁蜘蛛。《説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列子》曰：純雄其名稚蜂，蓋其類也。摶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爲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莊子》曰：細要者化。今呼大蠭，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蠭，非此細腰土蠭也。果蠃一名蠽螋，一名蒲盧。《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化書》曰：嬰兒似乳母，斯不遠矣。

宋・程顥、程頤撰，朱熹編《二程遺書》卷一八　政也者，蒲蘆也，言化之易也。螟與果蠃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宜甚於蒲蘆矣，然蒲蘆二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五　《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陶隱居以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爲子也。余童稚時屢驗之陶説誠不妄，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爲巢者，名蠙蝓。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名既不同，其質狀小大亦異。蜾蠃，蒲盧即捕桑蠖及小蜘蛛之類，蠙蝓唯捕蟷蜋與蟋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盡實穴中，生子其上，旋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飛，而諸蟲盡矣。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宋・寇宗奭衍義）卷二二《蟲魚部》　陶隱居云此類甚多。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爲窟，謂摶，力展切。土作房爾。今一種，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蜾蠃。詩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音呪。便變成己子，斯爲謬矣。造詩者乃可不詳，未審夫子何爲因其僻耶？聖人有闕，多皆類此。

宋・范處義《詩補傳》卷一九　中原有菽，叔。庶民采之，螟亡丁。蛉零。有子，蜾果。蠃力果。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中原有藿，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蒲盧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爲似續之計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爲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言，而棄逐之，何哉。説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説。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毁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爲無子殆未可信，況詩人之意本不謂，然訓之者不審爾。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綏草、綏鳥皆名以鶖，青黑之荼、青黑之鳩，皆名以雕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即蜾蠃也，謂當以善養人而成之，如蒲盧然，乃與《詩》之意合矣。

宋・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卷二一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亡丁反。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孔氏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半用藿，是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陸璣《草木疏》曰：螟蛉，桑上青蟲，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蜾蠃，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負，持也。孔氏曰：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鄭氏曰：式用穀，善也。李氏曰：上章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天命無常之意。鄭氏曰：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毛氏曰：力采者，則得之。鄭氏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蕪氏曰：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爲己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爲王有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宋・黃震《黃氏日記》卷四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青蟲，蜾蠃蠙蜮。古說皆謂蜾蠃負螟蛉之子爲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如揚子雲所謂類我類我者。嚴華谷載《解頤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育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自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非蜾蠃以螟蛉之子爲子也。愚戊辰考試省闈，聞同官宮教台州董華翁云：蜾蠃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雞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蜾蠃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爲子。《詩》之說得之，揚子雲則失之耳。時有監薄永嘉戴侗，聞其說亦云：嘗親見蠙蜮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蠙蜮互飛而共營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爲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於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幸因腐草出，最精於物理。

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卷六　舊見一相識云：揚子言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揚子之言未然也。《爾雅》曰：果蠃，蒲蘆。郭璞注曰：即細腰蜂也，俗呼蠙蜮，今此蜂或取桑蟲，或取蜘蛛之子，負而入房，遺子其身，數日子出，因食其蟲而漸長，非是化他蟲爲己子也。愚方疑其說，續見人言多與此同，乃知揚子之言未盡物理，或曰：《詩》不云乎，螟蛉有子，果蠃負之。《鄭箋》云：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養之，以成其子。《中庸》蒲盧注亦云：取桑蟲之子化之，以成己子。釋《爾雅》者亦云：取桑蟲負之于木空原注音孔。中，七日而化爲子。《搜神記》曰：土蜂純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取桑蟲之子育之，以成己子。今謂揚子之言未盡，然則彼皆非歟，蓋類我之祝，始見于《法言》。釋《爾雅》者既援《法言》而爲說，而鄭氏注《詩》禮亦本于子雲者也。雖然大慶亦未能輕信人言，妄疑前哲。續見《本草》蠙蜮一名土蜂。陶隱居士注：雖名土蜂，不就土中作窠，謂摙原注力展切。土作房爾。今一種黑色細腰，銜泥于壁及器物邊作房，生子如粟，置其中，乃捕草上青蜘蛛十餘，置其中仍塞口，以俟其子大而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亦取草上青蟲，一名果蠃。《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或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己子，斯爲謬矣。我朝嘉祐中掌禹錫等按《蜀本》注云：蠙蜮即蒲蘆，蒲蘆即細腰蜂，不特負持桑蟲，亦以他蟲入穴，用泥封之，數日成蜂飛去。陶云：生子如粟在穴，乃捕他蟲爲之食。今人有候其封穴，壞而看之，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則如陶說矣。而詩人以爲喻，蓋知其大，不知其細也。大慶見此，益知揚子于物理爲未盡，昔人固已察之，而指蟹爲六跪二螯，不獨《荀子》之誤也。今《本草圖經》既舉段成式祝聲可聽之言，復援宋齊丘曰蠙蜮孕螟蛉之子，遂謂如隱居之說，有子如粟，未必非祝蟲而成之。大慶謂段宋之說，要皆本于《法言》，而《圖經》又欲合陶說，以附會子雲非的論也。大慶嘗見養桑蠶者，有一種班蠅，每入蠶室必遺子于蠶身，故其身遂成黑點，他日作繭，則蟲先穴繭而出，其後復生翅爲蠅。益知果蠃遺子蟲身之說爲可信，而掌禹錫按《蜀本》注以信陶說，必不誣矣。近見藝苑雌黃，亦論及此，且謂比觀董彥辰《聞辯新録》云：土蜂取桑蟲乃產子蟲背，以泥封之，子生食蟲，因而成蜂。此說亦與陶合，益知前人議論，蓋有所覩，不徒影響于見聞也。因觀文昌漁隱蟄燕之說，聊附於此。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果蠃》　果蠃即細腰黑蜂也。《說文》作蠃蠃，俗呼爲蠙蜮。《詩》言：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螟蛉，桑蟲也。果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子。《詩義疏》云：螟蛉似步屈，其色青，細小，或在草葉上。土蜂取之，寘木空中，或書卷間，筆筒中，七日而成其子。里語曰：呪云象我。而揚子雲亦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唯陶隱居云：今一種黑色，腰甚小，銜泥於人壁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一名果蠃，亦取草上青蟲。《詩》之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言細腰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己子，斯爲謬矣。造詩者乃可不察，未審夫子何爲因其僻耶。按陶氏之說，實當物理然，以是疑聖人，則有所不可。《詩》第言果蠃負之，如國君不能有其民，則爲他人所取，不言負去爲子也。猶鴟鴞，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亦可謂鴞取衆鳥爲子乎？但說者見其負之以往，遂因爲是說。然《詩》之本旨，自不如此，而箋疏及揚子雲之語疏矣。

元・梁益《詩傳旁通》卷八《螟蛉、蜾蠃》　蜾字亦作蠃。陸農師《埤雅》曰：果蠃即今細腰土蠭，好禁蜘蛛。《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列子》曰：純雄其名稚蜂，蓋其類也，摙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爲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莊子》曰：細腰者化。今呼大蜂，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蜂，非此細腰土蠭也。果蠃一名蝠蠙，蝠亦作蠙，並音噎，蠙音翁，一名蒲盧。《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化書》曰：嬰兒似乳母，斯不遠也。南唐宋齊丘字子嵩《化書》曰：摙泥，摙音輦，搬運也。

嚴坦叔《詩緝》曰：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蠶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

黄東發《日抄》曰：震戊辰考試省闈，聞同官宫教天台董華翁朴云：蜾蠃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鷄抱子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蜾蠃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爲子也。《詩》之説得之，揚子雲之説則失之耳。時有永嘉戴監簿侗，聞其説亦云：嘗親見蠨蛸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蠨蛸互飛而共營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爲子也。今按陸氏蒲盧之名，戴氏筆管之説，則唐人有詩云：窻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其蠨蛸營子之謂耶？獨陽無子。《穀梁・莊三年》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七上　蠨蛸。夫蠨蛸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小人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魚可使之馳，土木偶可使之有知。嬰兒似乳母，斯道不遠矣。

明・胡廣等《詩傳大全・朱子詩序辨説》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興也原中有豆，則庶民采之矣。螟蛉之蟲有子，則蜾蠃負之，以化爲己之子矣。託興於二物，而言教子當以善也。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蜾蠃者，細腰蜂也，取桑蟲負之於木孔中，七日而化爲其子。穀者，善也。似者，如也。蜂之於子，必煦嫗養之，在穴有聲，類於教誨。故凡人之生子，當教以善道，是亦可以似已之善矣。按：《詩詁》云：細腰蜂者，每破其房，或見其卵與它蟲同處，或見其子已去，而它蟲存空殼，或見它蟲成蜾子。蓋翳蛸生子如小粟米，寄著它蟲之身，而它蟲不壞，至變成蜾，其子出而食之，踊盡而子去蜾。《解頤新寄》云：蜾蠃自有細卵，寄螟蛉之身，其螟蛉不生不死，久則盡蜾，蜂子長大乃竅而出，其取小蜘蛛置穴中亦然。又如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蜾而出。

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而以爲説者考之不精。此其爲説，似嘗究物理者。然自莊、列、揚雄，皆有純雄自化，類我速肖之説，則其來已久，而非起於漢儒矣，且與《詩》義相合。豈范氏所言，別是一蟲，而誤指爲果蠃歟，不然則蜾蠃之與螟蛉有互相育化之。理邪姑兩存之。

明・季本《詩説解頤字義》卷六　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蜾蠃，細腰土蜂也，俗呼蠨蛸。舊説蜾蠃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其説蓋本陸璣《蟲魚疏》，而范氏《解頤新語》乃曰：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毁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而以爲説者考之不精。此其爲説，似嘗究物理者。然自莊、列、揚雄皆有純雄自化，類我速肖之説，則其來已久，而非起於漢儒矣，且與《詩》義相合。豈范氏所言，別是一蟲，而誤指爲果蠃歟，不然則蜾蠃之與螟蛉有互相育化之。理邪姑兩存之。

明・陳耀文《經典稽疑》卷上《人道敏政》　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家語》。

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注疏。

螟蛉蜾蠃説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説。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毁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脇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之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云：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稱蠭。《莊子》云：細腰者化。《説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説詩者之言也。古人名物多取形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蠭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鶃，青黑之莢、青黑之鳩，皆名以雔也。《解頤新語》。陶隱居説同《通志略》，以變與未變駁之誤。

詩人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己子。斯而子去，要是説詩者誤以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爲如似之似，不知似爲似續之似，遂至附會成此曲説也。《詩詁》。宫教台州董華翁云：蜾蠃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鷄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蜾蠃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爲子。《詩》之説得之，揚子雲則失之耳。監簿永嘉戴侗云：嘗親見蠨蛸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蠨蛸互飛而共營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爲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於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黄氏日抄》。

俗説果蠃負螟蛉入筆管中，如呼曰：似我似我，營之七日，而遂化爲其子也。夫似我似我，人言也，果蠃蟲耳安知所謂似，亦安知所謂我，豈亦能人言耶。而世人乃爲之説如此，亦可笑也。《問辨録》。

明・馮復京《六家詩物名疏》卷三九《蜾蠃》　《爾雅》云：蜾蠃，蒲盧。郭注：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蠨蛸。《説文》云：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陸璣云：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爲

其子。《列子》云：純雄，其名稚蜂。《方言》曰：蠭，趙、燕之間謂之蠓蜩，其小者謂之蠓蜩，或謂之蚴蜕。《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博物志》云：蜂無雌，取桑蟲或阜螽子抱而成己子。《本草》：蠓蜩，一名土蜂。陶隱居云：此類甚多，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爲窟，謂揸土作房爾。今一種黑色，腰甚細，銜泥于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蜾蠃。詩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取青蟲教祝變爲己子，斯爲謬矣。唐本注云：土蜂，土中爲窠，大如烏蜂，不傷人，非蠓蜩。蠓蜩不入土中爲窠。段成式云：書齋中多蠓蜩，好作窠于書卷，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以泥隔之，乃知不獨負桑蟲也。宋齊丘云：蠓蜩之蟲，負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皆得其真，蠢動無定精，萬物無定形。范處義云：說者攷之不精，乃謂蜾蠃負桑蟲爲子。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

按：蜾蠃煦嫗螟蛉，以成其子。揚雄、鄭玄皆有是說。《列子》云：純雄其名稚蜂。《莊子》云：細腰者化，是也。惟陶隱居以爲不然，有擬子大爲糧之論。而鄭樵駁之，以爲後人壞蜾蠃房，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上者，是變與未變耳。將故房看之，其蟲殼皆如蛻形，則非爲物所食，明矣。范處義之說，更益可疑。彼所謂詩人者，業已剖視其房，見有不生不死之螟蛉，後日何待穴竅而出，且巢破子應毀，何得日益長大。蓋欲創新說，因貞白之論，而影響測度，非實事也。楊用修引之于《丹鉛録》，不思甚矣。

明・高拱《問辨録》卷二　問蒲蘆，沈括以爲蒲葦。伊川云：蒲蘆，果蠃也，言化之易也。螟蛉、果蠃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宜甚於蒲蘆矣。二說孰是，曰：皆非也。世稱果蠃爲蒲蘆，考之他書云：蒲蘆，葫蘆之細腰者也。果蠃土蜂，腰細有似於蒲蘆，故人以爲蒲蘆即此而言，則是果蠃之取象於蒲蘆，非蒲蘆之爲果蠃也。且果蠃自有子，乃負虫以飼之，非以其所負之虫祝之，七日而遂化爲其子也。且似我似我，人言也，果蠃虫耳，安知所謂似，亦安知所謂我，豈亦能人言耶。而世人乃爲之說如此，亦可笑也。此無關義理，爲明之者，欲學者事必求其實耳。

明・謝肇淛《五雜俎》上卷九《物部》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謂負它子作己子也，故人以過房子爲螟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蜾蠃實非取它物爲子也，迺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耳。陶隱居《爾雅注》云：蠓蜩銜泥竹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俟其子爲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詩》但言：蜾蠃負之，未言其作己子也，則揚子雲類我之說，誤之也。

明・周祈《名義考》卷九《物部・蒲盧》　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或問以爲果蠃。《爾雅》：果蠃之實栝樓。夫蒲，似莞。葦，大葭也。果蠃，蜂也。栝樓，天瓜也，不應相遠如此。《埤雅》曰：似匏而圓曰壺，小而細腰曰蒲盧，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蓋蒲以浮爲義，盧猶壺盧，今人以盛藥物者是浮蔓，與敏樹意正合。果蠃腰細，有似於蒲盧，借蒲盧以名果蠃。所謂玄蜂若壺也，非謂果蠃爲蒲盧。栝樓實兩兩相值，有似於果蠃，又借果蠃以名栝樓。所謂果蠃之實栝樓也，非謂栝樓爲果蠃。《朱子》訓蒲盧時，意亦未安，故託之沈括也。

明・李蘇《見物》卷五　蟲之生：俗甒蜂、大黃蜂、露蜂、蠓蜩、土蜂。【略】蜂醜甚多，《爾雅》著土蜂木蜂，然亦可概之矣。俗甒，俗名胡蘆蜂。在高木顛，窠如數斗甕，嘗强入蜜蜂窠，食其蜜及子，毒病牛馬。大黃蜂俗名馬蜂，有大小二種，大者强悍如甒甒，小者巢人屋下空宇甚多，東人謂之閑堂。巢林木者爲露蜂，醫家用其房，爲其得風露之氣云，解取漆如草汁以固巢蒂，銜水點人窗紙，揭之以爲房，捕槐蟲等，吮汁以飼其子。又一種小而青黃色，則巢草間，七月以後刺者不復育子出。皆曰白頭而雙肉刺不螫，亦不喻其何說也。土蜂之醜甚多，蠓蜩即蜾蠃蒲盧也。作窠如雙竹管，亦有如蓮實者。生子囊底如粟，捕蜘蛛蟲物，盈囊而封其口。日作聲其上，如教之然，所謂聲抱也。子漸長，食蟲訖則翼而出。《詩》云有子，又云爾子，其義本明，而解詩者遂謂蜾蠃以螟蛉之子爲子，何太謬也。其黑者曰蚍，穴地直下，掘土如塹垤。小者曰蟻，穴牆閒皆食蟲蛛等。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　蜾蠃、蠭蜩、蒲盧，皆螫蜂也。陶貞白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以飼其子。韓保昇、寇宗奭皆云。然《列子》：純雄無雌，名曰稚蜂。《莊子》：細腰者化。亦道聽也。詩人據所見聖人，取其教子似續之大意耳，注詩者泥解。彭乘曰：陶說不妄。泥巢屋壁者，曰蜾蠃。穴地巢者，曰蠭蜩。窠于書卷或筆管者，曰蒲盧，即捕桑蠖及小蜘蛛。蠭蜩捕蠨蛸與蟋蟀，捕得皆螫殺，置穴中生子其上，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飛，而蟲盡矣。王少夫曰：余驗其螫殺，而後呼活之。王浚川曰：必附蟲而子乃生，借氣也。《説文》引《詩》『蜾蠃』。《易林》曰：蟢蜾生子，深目黑醜，三卦同爻，一作蝸螺，知即果蠃。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蜾蠃負之》　朱傳：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爾雅》：蜾蠃，蒲盧。郭注：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蠙蝓。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蠭。《説文》：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易林》：蠃蜾生子，深目黑醜，三卦同爻，一作蝸蜾即果蠃也。陸璣疏：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列子》：純雄，其名稚蜂。《方言》曰：蠭，趙、燕之間謂之蠓蜰，其小者謂之蠙蜰或謂之蚴蜕。《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博物志》：蜂無雌，取桑蟲或阜螽子抱而成己子。《説林》：螳螂隱葉而捕蟬，蜘蛛布網而籠蟲，蜚且禁蛇，蛣羌轉丸，鸜鵒勅邪，蜾蠃祝子，狐聽冰鷸知雨，此亦物之有智者也。《本草》：蠙蜰一名土蜂。陶隱居云：此類甚多，雖名土蜂，不就土中爲窟，謂捷土作房耳。今一種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蜾蠃。詩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取青蟲教祝變爲己子，斯爲謬矣。唐本注：土蜂，土中爲窠，大如烏蜂，不傷人，非蠙蜰，蠙蜰不入土中爲窠。《圖經》：捷泥作窠，或雙或隻，得處便作，不拘土石竹木間，今所在皆有之。李含光《音義》云：咒變成子，近亦有數見者，非虛言也。段成式云：書齋中多蠙蜰，好作窠於書卷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以泥隔之，乃知不獨負桑蟲也。物類變化固不可度，蚱蟬生於轉丸，衣魚生於瓜子，龜生於蛇，蛤生於雀，白鴿之相視，負蠭之相應，其類非一。若桑蟲蜘蛛之變爲蜂，不異矣。宋齊丘云：蠙蜰之蟲負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皆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范處義云：説者攷之不精，乃謂蜾蠃負桑蟲爲子，近人取蜾蠃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列子》：純雄，其名稚蜂。《埤雅》：《莊子》曰：細腰者化。今呼大蠭，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蠭，非此細腰土蠭也。《化書》曰：嬰兒似乳母，斯不遠矣。或曰：古人名物，皆取形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細腰者亦名蒲盧，如綬草名以鶉，青黑之莢、青黑之鳩名以雖，非謂蜂即蒲盧也。

清・王夫之《詩經稗疏》卷二　螟蛉有子，果蠃負之。先儒及諸傳記皆云：果蠃負桑蟲之子，鼓羽作聲曰：似我似我，其蟲因化爲果蠃。流俗因呼爲人後者爲螟男。至陶弘景始云：果蠃一名蠙蜰，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屋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蟲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待其子大爲糧也。《詩注》言：細腰之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使變成己子，斯爲謬矣。段成式亦云：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不獨負桑蟲。又陶輔《桑榆漫志》云：於紙卷中見此等蠭，因取展視，其中以泥隔斷，如竹節狀，爲窠。有一青蟲，乃蠭含來他蟲，背上負一白子如粒米，後漸大，其青蟲尚活。其後，子漸次成形，青蟲亦漸次昏死。更後看其子皆果蠃，亦漸次老嫗不一，其蟲亦漸次死腐，就爲果蠃所食，食盡則穿孔飛去。又韓保昇《本草注》云：有人候其封穴，壞而看之，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果如陶説。蓋詩人知其大，而不知其細也。近世王浚川《雅述》，陳明卿《類書》皆與二陶段氏之説合。夫之在南嶽，有山僧如滿言其如此，因導夫之自於紙卷中，展看一一，悉符陶段之説。蓋果蠃之負螟蛉，與蜜蠭采花釀蜜以食子同。物之初生，必待飤於母，胎生者乳，卵生者哺。細腰之屬，則儲物以使其自食，計日食盡而能飛，一造化之巧也。乃《詩》以興父母之教子，則自有説。而羅願《爾雅翼》云：言國君之民，爲他人所取。爾不知似字乃似續之似，遂附會其説。猶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亦可謂鴟鴞以衆鳥爲子乎。願知果蠃之非以螟蛉爲子，而遠附序説，近背下文，於取興之義無當。《詩》之取興，蓋言果蠃卒勤攫他子，以飤其子，興人之取善於他，以教其子。亦如中原之菽，采之者不吝勞而得有獲也。釋詩者因下有似之之文，遂依附蟲聲以取義。蟲非能知文言六義者，人之聽之，髣髴相似耳。彼果蠃者，何嘗知何以謂之似，何者謂之我乎。物理不審，而穿鑿立説，釋詩者之過，非《詩》之過也。

清・吴中、徐寶夫輯《毛詩名物圖説》卷三　《爾雅》：蜾蠃，蒲蘆。郭璞注：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蠙蝓。《説文》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楊雄《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陸璣疏：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陶隱居曰：一種蜂黑色，腰細，銜泥于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生子如粟米大，捕取草上青蜘蛛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蜾蠃，若言教祝變爲己子，斯爲謬矣。愚按：諸説不同，或謂捕蟲爲糧，或云祝爲己子，蓋物類變化不可度，蚱蟬生于轉丸衣，魚生于瓜子，則桑蟲之化爲蜂不足異也。宋齊邱謂蠙蝓之蟲負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皆得其真，蠢物無定形，斯言得之矣。


蜂


蜾蠃

又《爾雅》：土蠭，木蠭。郭璞注：今江東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埤雅》：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巢蜂爲之旋繞如衛，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方言》曰：大而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黃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于屋，銜漆以固其蒂。《雅翼》：細腰蜂作房在小樹及簷下，房綴着處，必以漆其在大木上者，蜂與房皆大，謂之露蜂房。蜜蜂似蜂而小，人取而養之，一日兩出聚鳴，號爲兩衙。採花鬚上粉，置兩髀，或採無所得，經宿不歸房中。《名物解化書》曰：蜂有君臣，其毒在尾。《傳》曰蜂蠆垂芒，是也。范處義《詩補傳》：蜂螫人必辛，故曰辛螫。愚按：《秘林伐》山云：莫予荓蜂。荓音烹，舊音貴。《毛傳》以爲摩曳，摩音翅。孫炎作掣曳，謂相掣曳之于惡。《說文》：俾，使也。則俾讀作曳，疑亦可也。蜂類甚多，一種黃蜂最易螫人，則舉其一可以例凡。

清・焦循《陸氏草木鳥獸魚疏》疏二卷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要，故許慎云：細要也。取桑負之於木空中，或書卷閒筆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詩正義》十二之二，《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五，《爾雅疏》九，《爾雅翼》二十六，取桑下當有蟲字。

清・陳啓源《毛詩稽古編》卷一三　蜾蠃雖名土蜂，然《爾雅》云：蜾蠃，蒲盧。又云土蠭，則二蟲也。蜾蠃又名細腰蠭，又名蠙蝮，入《神農經・下品》。土蠭則見《陶氏別録》。郭景純曰：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此也其細腰蠭。則陶隱居言其雖號土蠭，不就土中作窟，但連捷土作房者也。《爾雅》：蜾蠃，蒲盧。注云：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蠙蝮。《詩》《毛傳》及《釋文》之說亦同，是一蟲而四名也。宋彭乘著《墨客揮犀》謂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屋間者，爲蜾蠃。穴地爲巢者，爲蠙蝮。巢於書卷及筆管者，名蒲盧。蜾蠃、蒲盧能捕尺蠖及小蜘蛛之類，蠙蝮惟捕蠨蛸與蟋蟀。彭蓋誤以地中之土蠭爲蠙蝮也，至巢於書卷筆管及屋壁者，乃是一蟲耳。蜾蠃、蒲盧。《爾雅》《毛傳》《說文》皆以爲一物，必無誤也。

清・朱鶴齡《詩經通義》卷一　中原有菽，庶民采讀如泚。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蜾音果。蠃音裸。負讀蒲美反，音婢。之。《傳》：蜾蠃，蒲盧也。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蠙蝮。黃震曰：古說皆謂蜾蠃負螟蛉之子爲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揚子雲所云類我類我者。《解頤新語》云：有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育之。其螟蛉不生不死，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自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非蜾蠃以螟蛉之子爲子也。如《月令》腐草化爲螢，亦螢宿其子于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幸因腐草出，最精于物理。《大全》引《本草注》云：細腰無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己子。嘗折窠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此說與《解頤新語》又不同，以本章興義言之，從舊說是。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按：鄭箋以中原采菽，喻王位無常家。蜾蠃負子，喻幽王不能治萬民，能治者得而子之。華谷又謂：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刺王不能教太子宜白，申侯負之而去，曲說至此極矣。斷應從《集傳》：無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言用善道，以教子，使之似續。詩中似字多訓續，非如似之似也。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蜾蠃。細腰蜂也，蜂皆細腰，此尤甚也。曳蟲入穴生子，蟲身出封穴口，子食蟲膏而爲蜂，非螟蛉化也。其類凡數種，有捕蠅虎者，有捕小蜘蛛者，其大者曰馬蜾，身有赤斑，捕螽蝗之屬，其穴或土中，或牆罅，或筆管中。《中庸》：蒲蘆也，謂此。

清・顧棟高《毛詩類釋》卷一八《螟蛉》　《爾雅》：螟蛉，桑蟲。郭注：俗謂之桑蟘。邢疏：陸璣云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子。蜾蠃呪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也。

《黃氏日抄》曰：螟蛉，青蟲。蜾蠃，蠙蝮。古說皆謂蜾蠃負螟蛉之子爲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如揚子雲所謂類我類我者。嚴華谷載《解頤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畜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自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非蜾蠃以螟蛉之子爲子也。愚戊辰考試省闈，聞同官宮教台州董華翁云：蜾蠃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雞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蜾蠃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爲子。《詩》之說得之，揚子雲則失之耳。時有監簿永嘉戴侗，聞其說亦云：常親見蠙蝮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蠙蝮互飛而共營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爲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於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幸因腐草出，最精於物理。鄭樵曰：凡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而陶隱居乃謂此生子如粟米大，在房內，仍取他蟲置其中，以擬其子大爲糧也。以《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爲謬矣。後來人有壞其房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皆如陶所說。此蓋不究其義也，諸蟲在蟄尚不食，況其形體未定，猶在窠中時，何得有饑飽也。壞其房而見卵與死蟲者，是變與未變耳。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墨客揮犀》云：蜾蠃之類有三：銜泥巢于室壁者，曰蜾蠃。穴地爲巢者，曰蠙蝮。巢于書卷筆管中者，爲蒲盧。名既不同，

質狀大小亦異。

又 犍爲文學舍人云：螟蛉，桑上小蟲也，似步屈。按：《禮記注》：蒲盧，蜾蠃，土蜂也。螟蛉，桑蟲也，螟蛉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故曰：易生之物。

又 鄂州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純雄謂蜂，純雌龜鼈之屬也。《列子》亦曰：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稚蜂，言無雌雄而自化。《淮南子》以蜂之類爲貞蟲，言其無欲也。按：細腰無雌，惟螟蛉爲然，若餘蜂則作房育子，未必純雄耳。

清・劉玉麐《爾雅校義》卷下 果蠃，蒲盧。《廣韻》蠃注引郭云：負螟蛉之子，於空中七日而成其子。《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曰：類我類我。則肖之矣。

清・任基振《爾雅注疏箋補》卷下 果蠃，蒲盧。螟蛉，桑蟲。《山海經》：青要之山，多僕纍、蒲盧。郭注：僕纍，蝸牛也。《爾雅》曰：蒲盧者，螟蛉也。《鄭注中庸》蒲盧云：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于百姓，若蒲盧之于桑蟲然。孔疏：善爲政者，化他民以爲己民，若蒲盧然也。《黃氏日抄》云：《解頤新語》謂取蜾蠃之巢視之，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育之，久則螟蛉枯，而卵自爲蜾蠃之形，非以螟蛉之子爲子也。戴侗云：嘗親見蠮螉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蠮螉互飛而共營之，非獨陽無子也。

又 土蠭，木蠭。《孝經援神契》：蠭蠆垂芒，爲其毒在後。《博物志》：細腰無雌，蜂類也。陸氏佃曰：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爾雅翼》：黃色細腰者，謂之稚蜂。又蜜蜂，一日兩出而聚鳴，號爲兩衙。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卷一六 果蠃，蒲盧。【注】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蠮螉。螟蛉，桑蟲。【注】俗謂之桑蠾，亦曰戎女。正義：《小雅・小宛》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此釋之也。《鄭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鄭注《中庸》亦云：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也。《詩疏》引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案說果蠃者，舊無異說。陶弘景注《本草》迺云：今一種蜂，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屋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待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以舊說變成己子爲謬。蘇頌云：物類變化固不可度，如陶所說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蟲而成之者也。案《法言・學行篇》云：螟蠕之子殪，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揚雄所說，即《詩》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之義。合諸《莊子》、《淮南》，則知化生之說，不可易矣。【注】即細至蠮螉。正義：即細腰蠭者。《說文》云：蠮蠃，蒲盧，細要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莊子・天運篇》云：細要者化。《釋文》引司馬彪云：取青蟲子祝使似之也。《淮南・說山訓》云：貞蟲之動以毒螫。高誘注云：貞蟲細要蜂，蜾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有毒，故能螫，是皆果蠃無牝牡之證，既無牝牡，則其子爲他蟲化成，無可疑矣。郭又云：俗呼爲蠮螉者。《方言》云：蠭、燕、趙之間謂之蠓蠮，其小者謂之蠮螉。郭氏彼注云：小，細腰蠭也，俗謂至戎女。正義：郭注《山海經》云：蒲盧，螟蛉也。蓋以螟蛉能化蒲盧，故得蒙其名矣，俗謂之桑蠾者。《玉篇》云：蠾、螟蛉，蟲也，亦曰戎女者，廣異名。

清・郝懿行《爾雅義疏》卷二下 果蠃，蒲盧。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蠮螉。螟蛉，桑蟲。俗謂之桑蠾，亦曰戎女。《說文》云：蠮蠃，蒲盧，細要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引《詩》：螟蠕有子，蠮蠃負之。蠮或作蜾，又云螟蠕，桑蟲也。《詩・小宛》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疏引陸璣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御覽》引《舍人》同。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筆筒中。三字《御覽》引有。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祝云：象我象我也。三語亦《御覽》引。《法言・學行篇》作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是陸璣所本也。《莊子・天運篇》云：細腰者化。《庚桑楚篇》云：奔蜂不能化蜜蠋。《釋文》引司馬彪注：奔蜂，小蜂也，一云土蜂。是舊說相承，皆以細腰土蜂取它蟲爲己子也。唯陶注《本草》蠮螉云：今一種蜂，黑色，腰甚細，銜泥於人壁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便變成己子，斯爲謬矣。牟應震爲余言：嘗破蜂房視之，一如陶說。乃知古人察物未精，妄有測量。又言其中亦有小蜘蛛，則不必盡取桑蟲。詩人偶爾興物，說者自不察耳。《方言》云：蠭其小者謂之蠮螉，或謂之蜘蜎。幽悅二音。蠮螉、蜘蜎，一聲之轉。郭云：桑蠾者。《玉篇》云：蠾、螟蛉，蟲也，亦曰戎女者，廣異名。

又卷下三 土蠭。今江東呼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今荊、巴間呼爲蟺，音憚。木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

《說文》：蠭，飛蟲，螫人者。蠶，蠭甘飴也，或作蜜。《方言》云：蠭，燕、趙

之間謂之蠓蜸。按：蠓蜸之合聲爲蜂，蜂古讀如蓬。見《廣韵》云：出《蒼頡篇》。又音峰，是蜂與蠭同也。土蠭者，《本草》云：一名蚩零。陳藏器云：赤黑色，穴居，最大，螫人至死。按：土蠭今呼蠽蜂，大者斃牛，其房層累，大於十斗甕器。木蠭者，陶注《本草》石蜜云：木蜜懸樹枝作之，色青白，樹空及人家養作之者，亦白而濃厚，味美。又有土蜜於土中作之，色青白，味醎。今按：木蠭有數種。《方言》云：其大而蜜謂之壺蠭。郭注：今黑蠭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師，然則壺蠭亦木蠭，今呼之瓠瓢蜂。陶注：所謂瓠瓢蜂也。郭云：啖其子，食其子者，蜂子肥白，古人珍之。故《内則》云：爵鶉蜩范。鄭注：范，蜂也。《嶺表録異》云：宣歙人脱蜂子，鹽炒曝乾，寄京洛爲方物。

清・鄭方坤《經稗》卷六《螟蛉有子》《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陶隱居以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爲子也。余童稚時屢驗之，陶説誠不妄。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爲巢者，名蠨蛸。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名既不同，其質狀大小亦異。蜾蠃、蒲盧即捕桑蠖及小蜘蛛之類，蠨蛸唯捕蟘蛸與蟋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盡寘穴中，生子其上，旋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飛，而諸蟲盡矣。《墨客揮犀》。

清・程瑶田《釋蟲小記・螟蛉蜾蠃異聞記》《小宛》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毛傳》據《爾雅》以桑蟲釋螟蛉，以蒲盧釋蜾蠃，負則以持釋之。《鄭箋》增成其説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而其注《中庸》也，則曰蒲盧蜾蠃，謂土蜂也。犍爲文學在漢武帝時注《爾雅》，亦謂蜾蠃土蜂，似蜂而小腰者也。郭璞因之，而云細腰蟲，俗呼爲蠨蛸。許氏《説文》之言：螟蛉有子，蠙蠃負之也，蝛與蜾同。以爲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蓋即《列子》：純雄稡蜂。《莊子》：細要者化之謂。《古今注》曰：龜鼈之類無雄，蜂蝶之類無雌。是以《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然則兩漢魏晉之間，雖説詩者言人人殊，而釋螟蛉蜾蠃之物，初無異義。至陶隱居注《本草經》，於蠨蛸條下，則云細腰土蜂之作房者，自生子如粟米大，捕草上青蜘蛛，束暫《發蒙記》曰：蠅生積灰，蜂出蜘蛛。滿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其入蘆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因斥説詩人言細腰無雌教祝青蟲變成己子爲謬。於是唐宋以降，説者紛然。如掌禹錫所引《本草蜀本注》及寇宗奭《本草衍義》，皆言今人壞其封穴，拆窠而驗之，實有卵如粟米大，及有青蟲在其中。若陶氏之所説者。故羅鄂州《爾雅翼》云：陶説實當物理，《箋》疏及子雲之語疏矣。而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嚴坦叔《詩緝》，沈仲容《詩經類考》，並載范處義《解頤新語》，則又言之最詳。其略云近人毁巢視之，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此物亦取小蜘蛛，寄卵於腹脇之間，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枯，而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所謂祝之曰類我，乃聽其聲意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乃其禁術，正謂其能禁螟蛉、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純雄。《説文》以爲無子，殆未可信，況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耳。元人戴侗《六書故》云：蠨蛸細要縣腹，壘土爲房，取蛛蝀或青蟲實之，而卵其中，雌雄倡和，其聲若祝己，乃封其端而去，卵化爲蟲，食蛛蝀而長，則化爲甬，再化而羽，乃爲蠨蛸。習俗不察，謂細要無雌。祝他類爲子，毛氏遂以釋詩誤矣。明王廷相《雅述篇》云：子田居年年驗之，每作完一窠，先生一子在底，如蜂蜜一點，却將桑上青蟲，及草上花蜘蛛銜入窠内，填滿，數日後，其子即成形而生，以次食青蟲蜘蛛盡，則成一蛹，數日成蜂，囓孔而出。揚氏所謂類我，乃始銜泥作窠之聲，亦非銜青蟲之時，安得謂之祝。夫陳言相因，不如目驗。物類感化，誠亦有然。然既已見其生子，則固不得謂之純雄無雌矣。雖然，蜾蠃而有雌也，則是蜾蠃有子而螟蛉負之矣。而《詩》言反是，謂之何哉。吾嘗肄業及之，求其説而不得，則闕疑焉而已矣。庚子七月既望，余居京師，見小蜘蛛首腹相等而細其腰腹大如菽豆，八足足長而弱口下有二短綏，負圓繭上。繭色白，其大倍蓰於其腹。行則惟二綏鉤繭，足不抱之繭若黏其腹者然。余問奴子曰：蟲何名？則對曰：螟蛉。余異之而疑焉。疑夫吾向者初不謂其爲螟蛉，而心中自有所謂螟蛉者，則《爾雅》及毛、鄭諸人之説也。再問，則又對曰螟蛉。又問，則對曰：吾鄉之人，皆相呼螟蛉也。於是件繫前所録諸書而紬繹之。其謂蜾蠃所負者爲桑蟲，螟蛉也。其亦謂蜾蠃所負者爲小蜘蛛，小蜘蛛獨非螟蛉乎。夫螟蛉、果蠃、蒲盧，皆字之雙聲叠韻者也。擬諸形容，大率無專物。如果蠃之實栝樓，則謂瓜爲果蠃。元雉入淮爲蜃，則謂蜃爲蒲盧。鳥亦有果蠃之名，禾穗亦謂之果蠃。夫螟蛉也而豈有專名乎，則余奴子口中之螟蛉。夫固有所受之，而文人學士不知者，以其所習聞者，簡策之陳言而已。夫簡策之陳言，固有存人口中之所亡者也。而其在人口中者，雖經數千百年，有非兵燹所能劫，易姓改物所能變，則其能存簡策中之所亡者，亦固不少。矧夫蜘蛛之爲螟蛉，亦或若滅若没若存若亡於陶氏以下諸人之簡策中，則簡策中亦非正亡之矣。夫然而《小宛》之詩之云，可得而紬繹之矣。蜾蠃無定形也，螟蛉無定名也。蜾蠃負螟蛉之子教誨之，久之亦成其爲蜾蠃，則螟蛉亦蜾蠃也。今吾奴子所呼之螟蛉，乃小蜘蛛之抱繭者也。其謂小蜘蛛爲螟蛉乎其亦謂所抱之繭爲

螟蛉乎。余謂螟之爲言瞑與眠同。也。眠其子於繭中若鈴然，不謂之螟蛉之子乎。小蜘蛛首腹相等而細其腰，果蠃然以抱其子。不可謂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乎。《毛傳》釋負曰持也，則不必任在背者乃謂之負。余所見小蜘蛛抱繭而異之，乃納諸小匱中。可十日，子盡去蛻，咬破其繭而出，數之得絶小蜘蛛七十有五。不謂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乎。教誨云者，抱其繭，即鄭氏所謂煦嫗養之之義也。豈必作聲如類我之云者，然後謂之教誨乎，是皆余之臆説也。然不有余奴子之言，則蜾蠃螟蛉一事，已姑置之闕疑之例矣。何也，揚雄有類我之説，陶景破純雄之論，余烏知陶之必是，而揚之必非與。雖然，世俗相傳所謂螟蛉窠者，則細腰蜂所爲之土房者也，是安可不有以察之乎。歲在壬寅五月夏至後，有如蠅大之小蜂，摶土納筆帽中以問之，然後實小蜘蛛數枚。又摶土間之，又實小蜘蛛數枚，然後以土封其端而去。中兩間，共長寸許。未十日，其端土破。余疑爲童子鑽壞之，乃復以土塗其端。越廿餘日，不見復破。及劈開視之，下層有遺蛻一，上層有遺蛻二，赤黑色，如菉豆大而皺瘦，其小蜘蛛盡枯矣。可知是物有子，其必以蜘蛛實之者，豈取其生氣。若鳥之伏卵，以其母之氣。養蠶者納蠶子於當胸之衣間，取暖氣乃出也。陶氏所謂之擬其子爲糧者，亦意逆之辭耳。此蜂小而瘦，其摶土作之，及封其端，約四日耳。初作時，有蠅蝓之聲。後二日，時藏身其中，則無聲。豈產子其中。至以土封之而去，即不復來矣。又有一種在壁柱及牕櫺諸處，摶土作突起圓房，即俗呼爲螟蛉窠者。其蜂首腹分兩段，如小胡盧，中分處幾有欲斷之勢。蓋所謂細腰是也。頭腦及喙亦如小胡盧，通長太半寸。余於壬寅六月十六日，見其摶土如黍子大。其足六，以前二足及口融其土而作之。須臾之間，蓋往返十餘巡以成其房。最後於其頂爲口如菉豆大，起緣如小瓶口，哆而張之。既成，以尾納口中而小動之。疑產子也。然後往抱青蟲大者一，長寸許。又往連抱小者二，並納房中，乃毀其口之哆者，又摶土而封之。復以白灰塗其封處而去，亦不復來矣。其成也不半日。作時無聲，飛來有聲。亦不審其爲飛聲或鳴聲也，然止即無聲。銜蟲飛來亦無聲。封後七八日，窠旁破一口而去。時未破其窠觀之。又見成一窠，廿餘日不破口。壞其窠視之，則已成細腰蜂，僵死其中。此皆余所目驗。則《法言》所謂祝之曰類我，久則肖之者，乃想當然之詞，實未得其審也。是年又見一種大蜂，甚肥，摶土爲窠於壁拆縫中。又見一種連作數窠如竹節於衣摺中，甚黏。諦視之，乃銜松香爲之者。二種皆未深考不具論。論其摶土爲房及爲於筆帽中者，其爲蜾蠃螟蛉已非一種。若吾所見抱繭之蜘蛛有螟蛉之名於世俗人之口中，夫固有所受之。正不得謂其非蜾蠃也，然則蜾蠃信無定形，而螟蛉信無定名也。細腰者小蜂，而蜘蛛余所見者，亦不得謂其非細腰也。抑此小蜘蛛而長脚，余疑其即蠨蛸也。《爾雅》：蠨蛸，長踦。郭氏注云：小蛵蟏長脚者。又云：俗呼爲喜子。《東山詩疏》引陸璣疏，亦云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玉篇》亦云蠨蛸喜子。余校宋大觀中撰《證類本草》載陶氏於蜘蛛條下云《詩》：蠨蛸在户，正謂此也。不明指謂喜子。載蘇頌《圖經》則引郭氏注《爾雅》以爲喜子。然吾歙人呼壁錢爲喜子，而掌禹錫則謂壁錢蟲，是壁上作繭蜘蛛。陳藏器唐開元中人，撰《本草拾遺》亦謂壁錢蟲似蜘蛛，作白幕如錢，北人呼爲壁繭。亦皆不明指謂喜子也。余察壁繭外，一層周覆於壁中，尚有二層靠壁，一層小於外層，中一層又小於内層。明李時珍撰《本草綱目》亦於蜘蛛外出壁錢一條，云壁錢釋名壁鏡。其形扁，斑色，八足而長。亦時蜕殼，其膜色光白如繭，亦不及喜子之名。而喜子之名，則專屬之蠨蛸。亦止附見蜘蛛條下。據二《本草》，蠨蛸依郭氏爲喜子，在蜘蛛條。而壁錢别出一條，即難以喜子名之。然吾歙呼壁錢爲喜子。余官嘉定，彼土人亦呼壁喜，是又疑爲江南人之通稱。若據《東山》詩蠨蛸在户之云，宜爲當户而結網者，謂之喜子，恐非壁錢之類也。然吾歙呼壁錢之大者始曰壁鏡。連足約徑二寸。辛丑家居，見壁鏡腹下黏白繭，大如象棋子。與余京師所見小蜘蛛之抱繭者，遥相應證。特未伺其繭破時所出之子何如，疑亦當爲小壁鏡，其數亦必不少也。然則余所見之抱繭小蜘蛛，或亦爲壁錢之類。而所謂蠨蛸在户，亦不必定爲結網於户，或者即壁錢之爲白幕於户扇上者乎。然與二《本草》之云不無齟齬矣。抑又思之，陳藏器、掌禹錫並呼壁錢爲蜘蛛，而蠨蛸乃小蜘蛛。是蜘蛛有喜子之目，而壁錢亦有蜘蛛之名。則江南人之呼壁錢爲喜子，烏知其無所受而云然乎。若夫螟蛉、蜾蠃，古説同然一辭。今人之異聞，又皆得之目驗。而鄉民口中流傳相受，其所從來亦遠矣。之數者，夫固不可以相低昂者也。多聞闕疑，聖人之言，弗可改也夫，抑余嘗論之。細要者化，莊生之言也。已爲揚雄開其先矣。然莊生之言化也。白鵑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列子》：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故風化。烏鵲孺，言交尾而化也。魚傳沫，言吐氣而化也。又曰奔蜂不能化蠆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此言才有巨小，小不可以化大也。然則雞可以化鵠，猶蜂可以化桑蟲。雖然，雞化之得鵠，非得雞也。鵑蟲烏魚之化也，依然得鵑蟲烏魚也。而蜂之化桑蟲，則得蜂，非得桑蟲，此爲異耳。《説文》云：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太傅禮曰：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日而化也。盧辯注曰：蟲多生非類也。由是言之，非類之化，當不獨蜂之於桑蟲也，且《小正》不云乎？正月鷹則爲鳩。五月鳩爲鷹。三

月田鼠化爲鴽。八月鴽爲鼠。九月雀入于海爲蛤。十月元雉入于淮爲蜃。《月令》季夏腐草爲螢。干寶云：稻成蓨，麥成蛺蝶。《列子》曰：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蝴蝶。三教珠英曰：蒿成蠐螬。茲其化也，固有類於不類者存。初不聞鷹之化爲鴽，而雀之化爲蜃也。是故蜾蠃蜮蛉，揚雄諸人謂取他子爲己子。陶景以下，謂自有其子。今余見細腰蜂之爲窠，抱青蟲以納而封之也，實不聞有所謂類我之祝矣。而又有蜘蛛壁錢抱繭之異聞，余豈敢謂今之所知，必勝於前人。亦不敢謂今人口中古老相受之言之必爲傳譌也。夫百姓日用而不知，余更不敢謂余能知之也。相與觀乎天地之化而已矣。

山左孫禹橋《繸答潘仿泉論蜮蛉蜾蠃書》，其略云：童時讀詩，聞類我之說而奇之。既於筆管書篋中，見小蜂出入於桑樹間，攫青蟲入管中。就而視之，其蜂小於諸蜂，腰細而翅旁展，黃質黑章，尾坐芒能螫人。以泥結房如小杏核，留孔如户，攫青蟲納房中，復以泥封其户而去。剖房視之，房後壁上有白子一顆，似稷米而長，其勢下坐。有數蟲僵卧於下，青潤如生，而不能轉動。卧處與子相嚮而不相著。於是知蜾蠃有子，而未悉其儲蟲之用也。自是每遇土蜂房，輒剖視之。前所見者，其子之始生也。又見子色稍黃而膚皺者。又見子化爲蟲如糞蛆者。尾不脱壁而能伸縮，黑首有口，稍伸即與蟲相著。蟲有槁死者矣。又見蟲盡槁而蛆亦僵於上不能伸縮者。又有蛆不見而蜂在者，尾脱於壁而色嫗白，僅蠕動不能飛走。又有宛然蜾蠃，剖之則出而能飛矣。綜而論之，可知其成房即生卵，粘著壁上，乃取蟲以儲其糧而封户以去，蜾蠃之事畢矣。自後卵自黃皺而化爲蛆蟲，仍粘壁上而體能伸縮。有口能食，蟲值其下，遂取而齧之。吮其膏血而棄其皮膚，故槁蟲猶在也。食既足而將化，則僵如蠶老，必由蛹而化蛾。當其爲蛹，食息俱廢也。及期而蜕，則翅足畢具，而宛然蜾蠃。於是由嫗而老，破壁以去。繸之所見土蜂取桑蟲者若此。又有蜂與房皆稍大於斯而相似者。又有蜂長而細，停飛則並翅貼身，鱗次作數土房，相比附而成者。一種皆取蜘蛛。又有土蜂如核桃、荔枝殼者，其蜂大腰，長而色黃，好攫槐間步屈。又有作土房在帷幕桁衣上如寸管者，破之，内有隔壁，如竹内節，每節有物，黃濡似蜜，蜜上著子，不見有蟲。以上皆名土蜂。又有蜂大寸許，尾芒常過其身，常伸不縮者，好攫蚱蜢、螽斯，殪之而瘞土中，蓋即以蟲爲房，而納子其中，借以爲養者也。又如常見之宇下黃蜂，取牘紙作房，以樹膠結蒂而倒懸之。其中亦生子粘尾倒懸，由卵而蛆，其母咀物以飤之。蛆老則槭户而化，啟户而蜂出。其生化可與蜾蠃參觀，因所見而類推之。細腰之有子，是卵非化，了無疑義也。人見蟲入蜂出，遂疑爲化生，又因其鳴聲之似而撰爲祝辭。以繸所見，其爲是聲者，乃結房如管不取蟲之蜂。又鱗次結房取蟢子，與攫取螽斯埋地之蜂，其聲相近而較低。古人倚其聲以命名，若蜾蠃，若蠨蛸，若蒲盧，皆類我之轉也。攫取桑蟲之蜂，不聞有鳴聲。說者比類傅會，且以概天下之細腰，盡有雄無雌。雖原本於莊列，庸可信乎。蜂之取蟲也，蜮蛉蟢子，純一不雜。蟲體亦大小相埒，是其性各有宜，而取其力所能制耳。孫又云：子爲桑蟲，蜮蛉非桑蟲育。是蟲者，灰黑小蜾，翅底粉質黑斑，翔集卉木，到處育子，不專在桑間，蜾蠃求其子，常與並集。仿泉與禹橋同官順德府，仿泉令廣宗，禹橋令鉅鹿，有鳴琴風。仿泉寄余書言禹橋碩學，曾以兩書與論蜾蠃。原書見閒殫洽，茲不及載。録其答書見示。又以瑶田昔嘗論蜾蠃而有説焉，書來索取，余説漏略，以視禹橋格物之精，用心之細，觀者能辨之。採掇至要，寫之於篇，以告世之治經者。

清・吴景旭《歷代詩話》卷四《蜾蠃》 楊升菴曰：説者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説。近人取蜾蠃之巢毁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蜮蛉之身以養之。其蜮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蜮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又曰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鶃，青黑之葵、青黑之鳩皆名以雖也。《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即蜾蠃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乃與《詩》義合。

吴旦生曰蜾蠃。《説文》作蠣蠃，一曰虩蜮。陶隱居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蜮蛉以飼其子，非以蜮蛉爲子也。彭乘亦謂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爲巢者名蠨蛸，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名既不同，其質狀小大亦異。蜾蠃、蒲盧即捕桑蠖及小蜘蛛之類，蠨蛸惟捕蠨蛸與蟋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置穴中，生子其上，以泥隔之，旬日子大能飛，而諸蟲盡矣。此升菴之説所自出，而車若水亦有蜾蠃大，蜮蛉枯，非變化之語，然而子非己出，呼爲蜮蛉，其來尚矣。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即引蜮蛉有子，蜾蠃負之之義。《南史》：宋明帝負蜮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蜮蛉。按《中庸》蒲蘆即蒲葦耳。若以爲蜾蠃，如何説地道敏樹，升菴以爲即蜾蠃，誤矣。然余觀《埤雅》云：《中庸》蒲盧亦或謂之蜾蠃，今蒲其根著在上，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蜾蠃也。據此特借其名稱之，而非即蜾蠃之謂。唐敬括《蒲盧賦》云：究政化之，所歸於蒲盧，而可見全篇以爲蟲屬，恐非《大戴禮》雉入淮爲蜃。曰蜃，蒲盧也，謂蚌也，亦借稱耳。

清・陳元龍編纂《格致鏡原》卷九八 陶隱居《爾雅注》云：蠨蛸銜泥竹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俟其子爲糧。此語鑿

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詩》但言蜾蠃負之，未言其作己子也，則揚子雲類我之説，誤之也。

又 《捫蝨新語》：《適齋閑覽》以蜾蠃、蠨蛸、蒲盧爲三種，銜泥營窠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爲窠者名蠨蛸，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

清・李元《蠕範》卷一 曰白蜂，色白，土窠大如卵。曰菌蜂，黑色，喙若鉅，長二三分，夜入人耳鼻，凡菌夜有光者，經雨化蜂，出嶺南。曰獨蜂，七里蜂也，窠大如鵝卵，蒼黄色，内僅一蜂，大如石燕，一足連樹，不能飛而能螫人，中其毒者死，蓋樹小兒樹蛺樹蟻之類也。曰胡蜂，壺蜂也，革蜂也，元瓠也，甒甒蜂也，大如壺，黄黑色長尺許，能螫馬牛及人，或至欲死。在屋上及木中作房，有淡黄者，窠長尺，闊二三寸，謂之牛舌蜂。有赤黄者，窠如瓠，圍圓三四斗，謂之葫蘆蜂。大者如巨鐘，其房數百層，每房可得蜂兒五六斗至一石。曰木蜂，椽桷蜂也，似蟺而小，黑色，穴木，每在人家房簷間，穿如刀鑽，能螫人。曰蛣蜂，出巴中，在褰鼻蛇穴，其毒倍常，中人手足則斷，心胸則裂，不可藥療，唯禁術制之。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土蜂。《正字通》：土蜂穴居作房，赤黑色，最大即馬蜂也。《本經》名蜚零，荆、巴間名蟺。蜂螫人至死，其子亦可啖。旭按：《駢雅》以蜚零爲木蜂，誤。

又 沙蜂。《格致鏡原》：沙蜂似土蜂而小，冬在人家屋上作房，大者如甕，小者如斗。

又 石蜂。《炮炙論》：石蜂在人家屋上作窠，大如拳，蒼黑色，内有蜂二十一箇或十四箇，皆青色。

又 胡蜂。《正字通》：胡蜂色黑，一名壺蜂，一名元瓠蜂，一名甒甒蜂。旭按：《楚詞》云：元蜂若壺，即此其狀，似蜜蜂而腹較大，今人呼草蜂，又呼人蜂，螫人甚毒。《駢雅》以爲蜜蜂，誤。

又 革蜂。《本草綱目》：革蜂，山中大黄蜂也。雷敩曰：此蜂窠圍一二丈，内隔六百二十六箇，純大者至一千二百四十箇，其窠入藥最良。旭按：此即《本草衍義》所謂牛舌蜂也，大者長二寸許，正黄色，螫人及牛馬，無不立斃，人誤觸之，追至十數里外乃止。其子如蠶蛹，可充饌。

《正字通》：大黄蜂，或説即胡蜂，誤。

又 獨蜂。《本草綱目》：獨蜂窠大如鴈卵，皮厚蒼黄色，内只一蜂，大如小石燕子，螫人馬立死。旭按：此即俗所謂九里蜂也，大者長寸許，毒尤猛，螫人不治，人誤觸之追至九里外乃止，故名。

又 細腰蜂。《爾雅》：果蠃，蒲盧。【注】細腰蜂也，俗呼蠮螉。旭按：果蠃之説不一，有言其不能育子，取螟蛉之子爲子者。如鄭氏《詩箋》，陸氏《詩疏》，揚氏《法言》，段氏《酉陽雜俎》之説果蠃是也。有言其自有子者，如陶氏《别録》，羅氏《爾雅翼》，寇氏《本草衍義》，李氏《本草綱目》，程氏《釋蟲小記》之説果蠃是也。旭集《蟲薈》，寒暑十數易，此事歲歲驗之。其蟲實有兩種，一種大如牛蠅，微黑色，腰甚細，僅相屬者乃細腰蜂也，又名稚蜂，其窠多在竹管中，管口用泥封固，蜂常於窠外作稚稚聲。旭曾破其管視之，内有子，與桑樹上青蟲子無異，更有小青蜘蛛數枚實其中，其蜘蛛有僅存空殼者，又有空其一半，而一半尚存者。此即《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是也。一種似蜜蜂而略大，聲甚雄壯，好在人家屋下鑽木作孔，生子其中者乃蠨蛸也。其孔外亦用泥封固，内亦有青蜘蛛實其中。陶氏以下所謂自能生子者，此也，惟以兩物混爲一物，故與《詩》所云不合。又《捫蝨新語》分果蠃、蒲盧、蠨蛸爲三物，亦誤。

《廣雅疏證》：蠨蛸銜土作房，故又名土蜂，然與地中土蜂不同。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産本邦最大蜂爲大胡蜂，小者微渺至不可識别，其幼蟲爲無脚蛆狀，呈乳白色。寄生於動物之體，或長窩中，亦或爲有脚螟蛉狀，有九乃至十一之對列脚。觸日光，漸黑色，或緑色。閱時老熟，遽蛹化，是爲完全變態。其有益於農業者頗鉅，亦有爲害者。

又 又如赤長蜂，巢檐下及樹枝，常下垂。

又 螺蠃泥樹壁上，起球形。

藝文

唐・敬括《蒲盧賦》 以教彼他蟲變成時類爲韻。究政化之，所歸於蒲盧，而可見負么麽之異族，能教誨而知變。大鈞所播各異，禀而殊方，二氣相生，遂改形而革面。初其穿土，取彼桑蟲，負以蛸飛之勢，實諸蝸舍之中，以氣相感，以類相通。笑鄧攸之輩無兒，絶其天性。若何晏之爲假子，養在公宫。薨薨鼓翅，咽咽傳意。本乃與吾同物，孰云所畜非類。如能肖貌，便若假寐。因蠕動而稍分，與胎教而齊致。蠆尾潛出，蜂腰未備。將革故而就新，諒末同而本異。嗟乎，俱爲化育，别感生成，已改其狀，復移其情。躡糞土而股戰，弄清風而翅輕。漸能羽化，永别跂行。具體皆遷，雖似通於應變。無心而守，曾不知其改更。連拳未已，奮迅復止。謂我自然，莫知所以。舉螳蜋之臂而動，振莎雞之羽乃起。

化形如蝶，既以忘於神遷。委蛻若蟬，信難窮於天理。雖離本質，亦匪殊姿。遇穴入易，逢花去遲。見其類而却爲非類，遇其支而翻訝何支。衆蒙皆同，昔不非今今不是。含生無別，彼一時兮此一時。然則聖人舉以立言，指而垂教，謂微蟲兮猶知適變，矧伊人兮不能胥效。於戲，其形稍別，其類靡他，煦然而方，隨氣母蠢，爾而共禀，天和吾徵。夫蜾蠃之與螟蛉也，見品物而居多。

元・吴萊《淵穎集》卷三《蜂分》 白日照我牖，羣蜂亂飛颺。胡然立國邑，意各擅侯王。細腰峙窟宅，修股負糇糧。搜尋百花叢，吸飲靈露漿。長雄據要劇，孫子孕蕃昌。班茅寧建社，促隊欲殊疆。秦年賤親戚，强壯遽分張。唐朝富丁口，寬狹或徙鄉。嗟兹大寰内，壹是争鬬場。物生豈不微，翾據迺其常。龍伯數千丈，巨軀果何藏。鵠人僅三尺，么麽具冠裳。肖翅本殊異，性命可比方。中心苦見役，外患復難防。當時一割裂，在處幾披猖。梏棬實酖毒，突奥發刀槍。龍號聲殷雷，虎鬬齒嚙霜。紛紜彼楚漢，彷彿此燕涼。螻蟻尚有知，槐檀互相攘。蜾蠃祝它蟲，銜泥穴枯桑。天機久已洩，世網孰爲綱。委形混衆萬，觀物詎能詳。歲寒野草死，寒菊弄餘芳。羣蜂我爾恤，矯首慨以慷。

清・毛奇齡《西河集》卷一三一《嬾卸頭》 糺糺珠臂繩，宛轉轆轤上。那知雙穗條，夜夜空垂帳。楚雀緣釵橋，胡蜂咂衣桁。製得嬾卸頭，殷勤與誰唱。

雜録

三國魏・吴普等《神農本草經》（清・孫星衍等輯）卷一 案《説文》云：蠭，飛蟲螫人者。古文省作螽。《廣雅》云：蠓蛵，蜂也。又上蜂，蠟蛵也。《爾雅》云：土蠭。郭璞云：今江南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今荆、巴間呼爲蟫。又木蠭，郭璞云：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禮記・檀弓》云：范則冠。鄭云：范，蠭也。《方言》云：蠭，燕、趙之間謂之蠓蛵，其小者謂之蠛蛵，或謂之蚴蜕，其大而蜜，謂之壺蠭。郭璞云：今黑蠭，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師。按：蠭名爲范者聲相近。若司馬相如賦：以氾爲楓。《左傳》：溓溓即汎汎也。

蜜蠟。味甘微温，主下利膿血，補中續絶傷金創，益氣不飢耐老，生山谷。

又 蠛蛵。味辛平，主久聾，欬逆，毒氣，出刺出汗，生川谷。

《名醫》曰：一名土蜂，生熊耳及牂柯，或人屋間。

案《説文》云：蟨、蠙蠃，蒲盧，細要土蜂也，或作蜾蠃。蜾蠃也，《廣雅》云：土蜂，蠛蛵也。《爾雅》：土蜂。《毛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云：蜾蠃，蒲盧也。《禮記》云：夫政也者蒲盧也。鄭云：蒲盧，果蠃，謂土蜂也。《方言》云：蠭，其小者謂之蠛蛵，或謂之蚴蜕。《説文》無蠛字，或當爲醫。

晉・王嘉《拾遺記》卷二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事出太公六韜。武王使畫其像於幡旗，以爲吉兆，今人幡信皆爲鳥畫，則遺像也。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下 宣歙人脱蜂子法。大蜂結房于山林間，大如巨鐘，其中數百層。土人採時須以草覆蔽體，以捍其毒螫，復以煙火熏散蜂母，乃敢攀緣崖木，斷其蒂。一房中，蜂子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暴乾，寄入京洛，以爲方物。然房中蜂子三分之一翅足已成，則不堪用。

唐・譚峭《化書》卷二《蠭蛵》 夫蠭蛵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小人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魚可使之馳，蛙黽而可使之有，知嬰兒似乳母，斯道不遠矣。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石班魚。僧行儒言建州有石班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隔蜂窠大如壺，常羣螫人。土人取石班魚，就蜂樹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鶩，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又 蠭蛵。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又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中，斷人心繫。

又 蜂窠大如壺，常羣螫人。土人取石班魚，就蜂樹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鶩，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四七九《蜂餘》 廬陵有人應舉，行遇夜，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見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餘間，但窄小甚。久之告飢，翁曰：居家貧，所食唯野菜耳。即以設客食之，甚甘美，與常菜殊。及就寢，唯聞訌訌之聲。既曙而寤身卧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嘗患風，因爾遂愈，蓋食蜂之餘爾。出《稽神録》。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胃于蛛網，蛛搏之，爲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授芋梗傅之，則愈。

宋・楊簡《慈湖詩傳》卷一三 《毛傳》曰：中原，原中也。菽藿蜮蛉，桑蟲

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爾雅》釋化爲其子。揚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孔《疏》曰：菽，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此經傳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蓋以菽實有主，庶民不得而采，惟其葉則非所愛，故庶民皆得采之。此喻天命無常，有德者皆可得之。王作民父母，故民有子喻。王肅亦云：螟蛉有子，蜾蠃得以負而去。鄭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天命之去就，率因民心之去就。故又取螟蛉蜾蠃之喻，明我雖有民，若不能自撫，則彼有德能撫之者，民心從彼戴彼矣。《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故古語多以民爲子。

宋・朱勝非《紺珠集》卷八　蜂旗。武王伐紂，有蜂如丹鳥集王舟，因以繪旗，其舟曰蜂舟。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後集・俗啖蜂兒》　唐劉恂魯遊宣歙間，見彼衆人好食蜂兒，狀如蠶蛹而潔瑩白。大蜂結房於山林間，其大如巨鍾，其中不知幾百層。村人採時，須以草衣蔽身，以捍毒螫，復以煙火逼散蜂母，然後攀援崖樹，斷其根。一房有蜂兒五斗或一石，三分之一趯足具矣。即入鹽酪炒之曝乾，以小紙囊貯之，寄入京洛，以爲方物。《嶺表録異》。

明・陳耀文《經典稽疑》卷上　今細腰蜂在處有之，每破其房，或見其卵與他蟲同處其中，或見其子已去，而他蟲只存空殼者，或見他蟲之成蛹者。蓋蠨蛸生子如小粟米，寄着他蟲之身，而他蟲不壞，至變成蛹，其子出而食之，蛹盡而子去。要是説詩者，誤以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爲如似之似，不知似爲似續之似，遂至附會成此曲説也。《詩詁》。宫教台州董華翁云：蜾蠃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鷄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蜾蠃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爲子。《詩》之説得之，揚子雲則失之耳。監簿永嘉戴侗云：嘗親見蠨蛸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蠨蛸互飛而共營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爲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於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黄氏日抄》。

俗説果蠃負螟蛉入筆管中，如呼曰：似我似我，營之七日，而遂化爲其子也。夫似我似我，人言也。果蠃蟲耳，安知所謂似，亦安知所謂我，豈亦能人言耶。而世人乃爲之説如此，亦可笑也。《問辨録》。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三　松江斡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籪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跪皆脱，不能行，二蟹昇以過籪。因歎曰：人爲萬物之靈，兄弟朋友有相争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拆籪，終身不復食蟹。太倉張用良，吾妻兄也，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蟲胥於蛛網，蛛束縛之甚急，一蜂來螫蛛，蛛避去，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脱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清・吴任臣《山海經全像比較》卷一二　大蠭即大蜂。《楚辭・招魂》：玄蠭一作蜂。若壺。王逸注説：壺，乾瓠也。言曠野之中，有飛蠭腹大如壺，有蓟毒，能殺人也。郭璞《圖贊》説：大蜂朱蛾，群帝之臺。清代畫家蕭雲從《離騷圖・招魂》中有大蜂圖，取意於《招魂》若壺之意，其筆下的蜂神，不僅身軀碩大，而且氣勢淩厲。今見蔣繪本之大蜂，似蜂而大。由於此蜂腹大如壺，又是殺人蜂，亦屬奇異之類。

清・李元《蠕範》卷五　草木而蟲名者，蓖麻蠖，萎蕤螢，知母蜋母，檽木蛾，寄生桑蛾，胡麻狗蝨，亞麻壁蝨，菘寶鶴蝨，薧蜜蜂，括樓果蠃，地菘蚵蛾，淡竹碧蟬，防風百蚩，地錦馬蝗，牡丹鼠姑，惡實鼠粘，地瓜土蝻。

蝟朝菌，竹雞山菌，蝦蟆肉芝，蜾蠃蒲盧，蠁地瓜，蟠委黍，鮒箬菜，蛙淡菜，鮑白萍，犬槃瓠，胡蜂元瓠，蝰竹根，蠭桑根，蜻蜓桑根，鱉石桂，蟠盤桂，命以草木也。

清・吴儀洛《本草從新・蟲魚鱗介部・化生類・露蜂房》　露蜂房。甘平有毒，治驚癇瘛瘲，附骨癰疽，根在臟腑。和蛇蜕亂髮燒灰酒服。按：附骨疽不破附骨成膿，故名。不知者誤作賊風治。附骨疽痛處發熱，四體乍熱乍寒，小便赤，大便祕，面無汗，瀉熱發散，則消賊風，痛處不熱亦不發寒，熱覺身冷，欲得熱熨，則少寬宜風藥治之。塗瘰癧成痿，炙研猪脂和塗。止風蟲牙痛，煎水含漱。時珍曰：陽明藥也，取其以毒攻毒，兼殺蟲之功耳。敷小兒重舌。燒灰，酒和，敷舌下，日數次。其用以毒攻毒，癰疽潰後禁之。取露天樹上者。洗瘡煎用，治癰腫醋調塗。


露蜂房

圖表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　木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

土蠭，今江東呼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今荆、巴間呼爲蟫，音憚。啖其子，即馬蠭。

土蠭



果蠃，蒲盧



宋・蘇頌《圖經本草》（輯復本）上卷第一四《蟲魚部》 露蜂房，生牂柯山谷。今處處山林中皆有之，此木上大黃蜂窠也。大者如甕，小者如桶，其蜂黑色，長寸許，螫牛馬及人乃至欲死者，用此尤效。人家屋間亦往往有之，但小而力慢，不堪用，不若山林中得風露氣者佳。古今方書治牙齒湯中多用之，七月七日采。又云十一月十二月采者佳，亦解蠱毒，又主乳石發動，頭痛煩熱，口乾，便旋赤少者，取十二分炙，以水二升煮取八合，分温再服，當利小便，諸惡毒隨便出。又療熱病後毒氣沖目，用半大兩，水二升同煮一升重，濾洗目三四過。又療瘰癧成瘻作孔者，取二枚炙末，臘月豬脂和塗孔上，差。

蜂，《本經》有蜂子、黃蜂、土蜂。而土蜂下云生武都山谷。今處處皆有之。蜂子即蜜蜂子也，在蜜脾中如蛹而白色。大黃蜂子即人家屋上作房及大小木間，飈甒蜂子也。嶺南人亦作饌食之。蜂並黃色，比蜜蜂更大。土蜂子即穴土居者，其蜂最大，螫人或至死。凡用蜂子，並取頭足未成者佳。謹按：《嶺表録異》載宣、歙人取蜂子法：大蜂結房于山林間，大如巨鐘，其中數百層，土人采時須以草衣蔽體，以捍其毒螫，復以煙火熏散蜂母，乃敢攀緣崖木斷其蒂。一房蜂子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暴乾，寄入京洛，以爲方物。然房中蜂子三分之一翅足已成，則不堪用，詳此木上作房蓋飈甒類也。而今宣城蜂子乃掘地取之，似土蜂也。故郭璞注《爾雅》土蜂云：今江東呼大蜂，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蜂，啖其子即馬蜂，荆、巴間呼爲蟦。又注木蜂云：似土蜂而小，在木上作房，江東人亦呼木蜂，又食其子。然則二蜂子皆可食矣。大抵蜂類皆同科，其性效不相遠矣。

峽州蜂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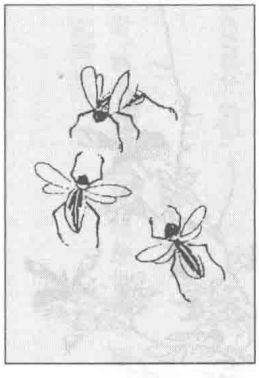


蜂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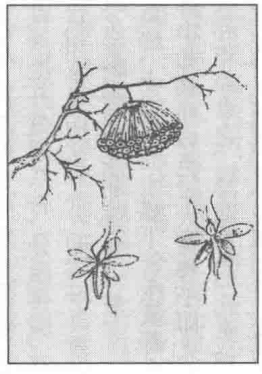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二二 蠭音壹。蝓。烏紅切。

蠭 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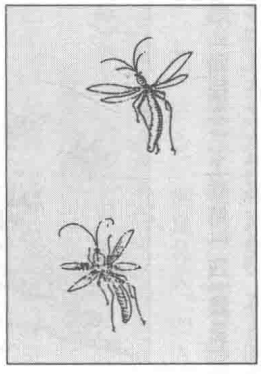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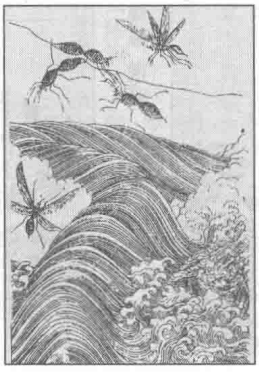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圖》卷下之上

黃蜂蜂房



蠮螉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 莫予荓蜂。《集傳》：蜂小物而有毒。蜂本作蠭。

金環胡蜂*Vespa mandarinia*

遠東大胡蜂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革蜂。《本草綱目》：革蜂，山中大黃蜂也。雷敩曰：此蜂窠圍一二丈，內隔六百二十六箇，絶大者至一千二百四十箇，其窠入藥最良。旭按：此即《本草衍義》所謂牛舌蜂也，大者長二寸許，正黃色，螫人及牛馬無不立斃，人誤觸之，追至十數里外乃止，其子如蠶蛹可充饌。《正字通》：大黃蜂或説即胡蜂，誤。

黃胡蜂*Vespula* sp.

土胡蜂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正字通》：土蜂，穴居作房，赤黑色，最大即馬蜂也。《本經》名蜚零，荆、巴間名蟺蜂，螫人至死，其子亦可啖。旭按：《駢雅》以蜚零爲木蜂，誤。

土胡蜂*Vespula lewisii*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本草綱目》：革蜂，山中大黄蜂也。雷敩曰：此蜂窠圍一二丈，内隔六百二十六箇，絶大者至一千二百四十箇，其窠入藥最良。旭按：此即《本草衍義》所謂牛舌蜂也，大者長二寸許，正黄色，螫人及牛馬無不立斃，人誤觸之，追至十數里外乃止，其子如蠶蛹可充饌。

鈴腹胡蜂科Ropalidiidae 分部

明・李蘇《見物》卷五　俗呼胡盧，俗名胡蘆蜂。在高木顛，窠如數斗甕，嘗强入蜜蜂窠，食其蜜及子，毒病牛馬。

又　大黄蜂俗名馬蜂，有大小二種，大者强悍如俗呼胡盧，小者巢人屋下空宇甚多，東人謂之閑堂。

清・程瑶田《釋蟲小記》　又有一種在壁柱及牖檻諸阿處，揵土作突起圓房，即俗呼爲螟蛉窠者。其蜂首腹分兩段，如小胡盧，中分處幾有欲斷之勢，蓋所謂細腰是也，頭腦及喙亦如小胡盧，通長大半寸。余於壬寅六月十六日，見其揵土如黍子大，其足六，以前二足及口融其土而作之。須臾之間，蓋往返十餘巡以成其房。最後於其頂爲口如菉豆大，起緣如小瓶口，哆而張之。既成，以尾納口中而小動之。疑產子也。然後往抱青蟲大者一，長寸許。又往連抱小者二，並納房中。乃毁其口之哆者，又揵土而封之，復以白灰塗其封處而去，亦不復來矣。其成也不半日。作時無聲，飛來有聲，亦不審其爲飛聲或鳴聲也。然止即無聲，銜蟲飛來亦無聲。封後七八日，窠旁破一口而去。時未破其窠覩之。又見成一窠，廿餘日不破口。壞其窠視之，則已成細腰蜂，僵死其中。此皆余所目驗。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　木蠭者，陶注《本草》石蜜云：木蜜懸樹枝作之，色青白，樹空及人家養作之者亦白，而濃厚味美。又有土蜜，於土中作之，色青白，味酸。今按：木蠭有數種。《方言》云：其大而蜜，謂之壺蠭。郭注：今黑蠭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或呼笛師。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胡蜂。《正字通》：胡蜂，色黑，一名壺蜂，一名元瓠蜂，一名俗呼胡盧蜂。旭按：《楚詞》云：元蜂若壺，即此其狀，似蜜蜂而腹較大，今人呼草蜂，又呼人蜂，螫人甚毒。《駢雅》以爲蜜蜂，誤。

蜾蠃科Eumenidae 分部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五　銜泥營巢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略】蜾蠃，蒲盧，即捕桑蟘及小蜘蛛之類。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　唯陶隱居云：今一種黑色，腰甚小，銜泥於人壁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也。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　陶説不妄，泥巢屋壁者，曰蜾蠃。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蜾蠃。細腰蜂也，蜂皆細腰，此尤甚也。曳蟲入穴，生子蟲身，出封穴口，子食蟲膏而爲蜂。非螟蛉化也。其類凡數種，有捕蠅虎者，有捕小蜘蛛者，其大者曰馬蜾，身有赤斑，捕螽蝗之屬，其穴或土中，或牆罅，或筆管中。《中庸》：蒲蘆也，謂此。

蜾蠃*Eumenus* 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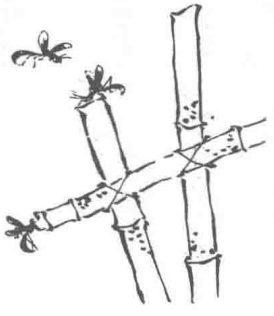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蜾蠃，泥樹壁上，起球形。

竹筒蜾蠃 *Pareumenes quadrispinosus*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　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一名果蠃，亦取草上青蟲。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一種大如牛蠅，微黑色，腰甚細，僅相屬者，乃細腰蜂也。又名稚蜂。其窠多在竹管中，管口用泥封固，蜂常於窠外作稚稚聲。旭曾破其管視之，内有子，與桑樹上青蟲子無異。更有小青蜘蛛數枚實其中，其蜘蛛有僅存空殼者，又有空其一半，而一半尚存者。此即《詩》所謂「蜾蠃有子，果蠃負之」是也。

清・〔日〕岡元鳳纂輯《毛詩品物圖考》卷六　蜾蠃有子，蜾蠃負之。傳：蜾蠃，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集傳：蜾蠃，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爾雅》果蠃，注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蠨蛸。陶弘景云：雖名土蜂，不就土中作窟，謂捷土作房爾。



馬蜂科 Polistidae 分部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馬蜂。細腰，長身長足，俗名長脚蜂。多在簷下及木上作房，初止一蜂，至秋則蕃衍近百，其初蜂及夏至前生者，至秋後則而色白，針變雙叉，盡死。

清・李蘇《見物》卷五　大黄蜂俗名馬蜂，有大小二種，大者强悍如氐瓐，小者巢人屋下空宇甚多，東人謂之閑堂。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土蜂。《正字通》：土蜂，穴居作房，赤黑色，最大即馬蜂也，本經名蜚零，荆、巴間名蟫。蜂螫人至死，其子亦可啖。旭按：《駢雅》以蜚零爲木蜂，誤。

又　沙蜂。《格致鏡原》：沙蜂，似土蜂而小，冬在人家屋上作房，大者如甕，小者如斗。

又　石蜂。《炮炙論》：石蜂，在人家屋上作窠，大如拳，蒼黑色，内有蜂二十一箇或十四箇，皆青色。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又如赤長蜂，巢檐下及樹枝，常下垂。

家馬蜂 *Polistes jadwigae*

宋・蘇頌《圖經本草》輯複本　露蜂房，生牂牁山谷。今處處山林中皆有之，此木上大黄蜂窠也。大者如瓮，小者如桶，其蜂黑色，長寸許，螫牛馬及人乃至欲死者，用此尤效。人家屋間亦往往有之，但小而力慢，不堪用，不若山林中得風露氣者佳。古今方書治牙齒湯中多用之，七月七日採。又云十一月十二月採者佳，亦解蠱毒，又主乳石發動，頭痛煩熱，口乾，便旋赤少者，取十二分炙，以水二升煮取八合，分温再服，當利小便，諸惡毒隨便出。又療熱病後毒氣冲目，用半大兩，水二升同煮一升重，濾洗目三四過。又療瘰癧成瘻作孔者，取二枚炙末，臘月猪脂和塗孔上，差。



蜀州露蜂房

明・李蘇《見物》卷五　巢林木者爲露蜂，醫家用其房，爲其得風露之氣云。解取漆如草汁以固巢蒂，銜水點入窗紙，揭之以爲房，捕槐蟲等，吮汁以飼其子。

又一種小而青黃色，則巢草間，七月以後，刺者不復育子出。皆曰白頭而雙肉刺不螫，亦不喻其何說也。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一三下　《本草經》：露蜂房亦謂木上大黃蠭窠也，其房大者如甕，小者如桶。

清・程瑤田《釋蟲小記》　又如常見之宇下黃蜂，取牕紙作房，以樹膠結蒂而倒懸之。其中亦生子粘尾倒懸，由卵而蛆，其母咀物以飤之。蛆老則槭户而化，啟户而蜂出。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本草綱目》：獨蜂窠大如鵝卵，皮厚蒼黃色，內只一蜂，大如小石燕子，螫人馬立死。旭按：此即俗所謂九里蜂也，大者長寸許，毒尤猛，螫人不治，人誤觸之，追至九里外乃止，故名。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家馬蜂*Polistes jadwigae* D. T.，從山西省太原府獲得一隻標本。

該種起先被命名爲*Japonicus*，但後來由達拉·托爾（Dalla Torre）改爲*Jadwigae*。該種非常罕見，在當前這只標本之前，不列顛博物館僅擁有一隻標本。可能是P. hebraeus F. 的亞種，但顏色更深。

亞非馬蜂*Polistes habraeus*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Polistes. hebraeus* F.，二隻標本採自於鄂爾多斯沙地邊緣的陝西省榆林府。

該種比家馬蜂*P. jadwigae* 更爲常見，分布更廣泛，在華北各地均可見到。栖息於城鎮和鄉村，從房屋的紙糊窗户上收集築巢所需的原料。

日本家馬蜂*Polistes japonicus*

清・程瑤田《釋蟲小記》　又有土蜂如核桃、荔枝殼者，其蜂大腰，長而色黃，好攫槐間步屈。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格致鏡原》：沙蜂似土蜂而小，冬在人家屋上作房，大者如甕，小者如斗。

胡馬蜂*Polistes mandarinus*

黃星長脚蜂

短翅泥蜂科Trypoxylonidae分部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七　蠟蝓，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明・李蘇《見物》卷五　其黑者曰蚍，穴地直下，掘土如蟹垤，小者曰蟻，穴牆間皆食蟲蛛等。

泥蜂科Sphecidae分部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泥蜂營泥窩於土壁及石垣。

清・陳夢雷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卷一七六《蝗部彙考》　《莘縣志》：明嘉靖九年夏，五月，蝗蝻自兗郡來，羣隊如雲，所過無遺稼。比至莘，知

縣陳棟齋沐，率邑人禱於八蠟神。倏黑蜂滿野嚙蝗盡死，既而雷雨交作，蝗盡化爲泥，田禾不至損傷。咸以爲陳侯精誠所感云。

清・程瑶田《釋蟲小記》 此蜂小而瘦，其揸土作之，及封其端，約四日耳。初作時，有蠟蝓之聲。後二日，時藏身其中，則無聲。蓋産子其中。至以土封之而去，即不復來矣。

又 是年又見一種大蜂，甚肥，揸土爲窠於壁拆縫中。又見一種連作數窠如竹節於衣摺中，甚黏，諦視之，乃銜松香爲之者。二種皆未深考不具論。論其揸土爲房及爲於筆帽中者，其爲蜾蠃蜾蜾已非一種。

蛛長足泥蜂*Ammophila tydei*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Ammophila tydei Guill*，從位於鄂爾多斯沙地邊緣的陝西省榆林府捕捉到一只標本。

喜歡栖息於沙地中。在大英博物館藏品中，有從突尼斯斯法克斯（Sfax）、西班牙、馬德拉（Madeira）、塞浦路斯、特内里費（Teneriffe）、印度西北部地區卡拉奇以及波斯西南部地區獲得的標本。

二齒鋸泥蜂*Prionyx subfuscatus*

飛蝗泥蜂

《遼史》卷二三《道宗本紀》 九年春正月丁未如雙澗。夏四月壬辰如旺國崖。秋七月甲辰獵大熊山。戊申烏爾古德呼勒統軍，言八錫林德呼勒人殺節度使以叛，詔威烏爾古部軍分擊之。丙寅南京奏：歸義、涿水兩縣，蝗飛入宋境，餘爲蜂所食。

泥蜂*Sphex* spp.

清順治《衛輝府志》卷一九《災祥》 汲縣。蝗食麥苗，有黑頭〔蜂〕蔽空而下，食蝗，蝗隨滅。

清康熙《新鄉縣續志》卷二《災異》 新鄉縣。蝗復生，食麥，忽有群蜂飛遂之，齧其背，穴土掩之。逾日而蜂自蝗腹出，轉轉生化。旬余，滿郊原蝗遂絶。

清康熙《開州志》卷四《災祥》 濮陽縣。秋，蝗生蝻，有黑蟲狀如蜂，食蝻殆盡。

清康熙《博平縣志》卷一《几祥》 茌平縣。飛蝗遍野，蜂齧蝗死。

清・凌壽柏修（光緒）《菏澤縣志》卷一九《災祥》 夏四月，【略】蝗蝻復生，雖有黑蜂群起，最其腦而斃之，弗爲害。

又 菏澤縣。寶鎮都夏月飛蝗滿地，蜂螫蝗死，禾不受害。

清光緒《曹縣志》卷一八《災祥》 曹縣。春，大旱。夏，飛蝗遍野，蜂螫蝗死，禾不受害。

清・張維祺等修《大名縣志》卷二六《祥異》 大名縣。秋蝻生，旋有黑蟲狀如蜂，食蝻殆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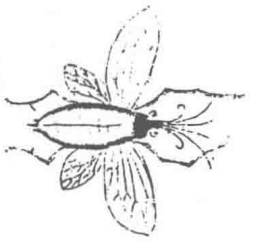
蛛蜂科Pompilidae 分部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八 又有赤腰蜂，養子於蜘蛛腹下。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二六《食蜘蛛》 陳藏器曰：諸飛蟲着蜘蛛之網，皆不能脱，惟蜂不畏蜘蛛，反擒而食之。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赤翅蜂



黃邊玳瑁*Batozonus unifasiatus*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卷六 赤翅蜂，有小毒，主蜘蛛咬及疔腫，疽病瘡，燒令黑，和油塗之。亦取蜂窠土，酢和爲泥，傅蜘蛛咬處，當得絲。出嶺南，如土蜂，翅赤，頭黑，穿土爲窠，食蜘蛛。大如螃蟹，遥知蜂來，皆狼狽藏隱。蜂以預知其處，相食如此者無遺也。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 赤翅蜂，窠土或木，食蜘蛛。

清・李元《蠕範》卷一 赤翎黑首，穴土最大，有毒，好食蜘蛛，能預知蜘蛛藏處，尋覓無遺。

清・陳元龍編纂《格致鏡原》卷九六 《物類相感志》：赤翅蜂出嶺南，形如土蜂，翅赤頭黑，穿土爲窠，食蜘蛛。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赤條蜂體甲蜂，穴砂中造窩，其遺卵常擇蜘蛛蛄蜥及朽木之蟲類相近處，以備發生時易得食。

蛛蜂*Pompilus*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Pompilus sp. incert.

青蜂科Chrysididae 分部

六齒青蜂*Chrysis principal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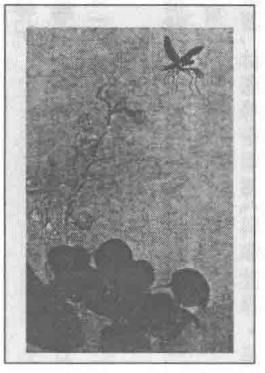
公元前一三一〇年高城台西村商代中期文化遺址昆蟲 六齒青蜂*Chrysis Principalis Smith*，殘體。



標本保存於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動物標本館IOZ（E），二〇五〇五九

姬蜂科Ichneumonidae 分部

明・髡殘繪《秋蟲豆莢圖》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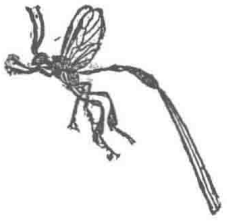
姬蜂*Ichneumon*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Coelichneumon* sp. incert.

長尾姬蜂*Megarhyssa* spp.

清・程瑤田《釋蟲小記》 又有蜂大寸許，尾芒常過其身，常伸不縮者，好攫蚱蜢、螽斯，殪之而瘞土中。蓋即以蟲爲房，而納子其中，借以爲養者也。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一《圜節動物分品》 復有仿如一百八十四圖所繪非努蟲者數種，體式與蜂差無幾。若等物率生有長針，針有鋸齒式，將生卵時，以其針刺動植物成孔，遺卵於其孔中。



第一百八十四圖　非努蟲

瘦姬蜂*Ophion* sp.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瘦姬蜂*Ophion* sp. incert. 這兩種都分布廣泛，但無法確定種屬，與在英國和歐洲其他地方發現的類似。

繭蜂科Braconidae 分部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小繭蜂。繭酷似米粒，累積蛞蝓之體，易誤蟲卵，最不可忽。

桑尺蠖脊繭蜂*Rogas japonicus*

清・余宗農編輯《桑樹蟲害論》第二章《桑之尺蠖・枝尺蠖》 此蟲本有一種之害蟲，係蜂屬，每年能斃死尺蠖蟲不少，故稱自行驅除法。凡被寄生蜂斃死之尺蠖，色黑褐，能以尾脚倒懸於桑枝，如桑枝中見有如斯狀斃死之尺蠖，可不必除去，至明年自有多數之小蜂發生，可以制尺蠖於死命。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寄生蜂之小者最難得，然能以便法得之。桑之尺蠖變黑色時，懸木枝，掇取入瓶，覆寒冷紗。數日後出小蜂似蚊，爲寄生蜂之一。昉此法易得其他種。

癭蜂科［没食子蜂科］Cynipidae 分部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没食子類。卵子胎植物之各體，其現象著蟲癭及腫瘤。

小蜂科Chalcididae 分部

清・〔英〕艾約瑟譯編《動物學啓蒙》卷一《環節動物分品》 圜節動物中，有等飛蟲，以諸氣管代肺通氣，乃遍滿周身。如十三十四二圖，蜻蜓蜂等，身形不同他動物，全體分成三段，首一、胷一、腹一、股恒爲三對，外復有翅，所謂圜節類之一也。



第十四圖　蜂

榕小蜂科Agaonidae 分部

無花果小蜂*Blastophaga* spp.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一〇 《交州記》曰：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如有蒲棗者，取之數日不煮，皆化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正黑。

顧微《廣州記》曰：古度樹葉如栗，而大於枇杷，無花，枝柯皮中生子。子似杏而味酢，取煮以爲粽。取之數日不煮，化作飛蟻。

唐・段公路《北户録》（龜圖注）卷一 《南越志》又云：古度樹一呼郎子，南人號曰椌。【略】不華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櫻桃。黄即可食，過則實中化爲飛蛾，穿子飛出。愚驗之，亦有爲蚊子者。

明・徐燉《徐氏筆精》卷五《蚊樹》 《嶺南異物志》曰：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如枇杷，每熟即坼裂，蚊子羣飛，惟皮殼而已，名蚊子樹。今永福山中有之，鄉人爲余言。

黑卵蜂科Scelionidae 分部

飛蝗黑卵蜂*Scelio uvarovi*

清光緒《贛榆縣志》卷一七《祥異》 贛榆縣。四月，風雹殺人畜，蝗子化爲黑蜂，與蝝並出，食蝝盡，鄉民取蝝覆釜中，次日啟視，化蜂飛去。

蟻科 Formicidae 分部

蟻、蚍蜉、蚍、蛾、蛾蚜、蟻蚜、蚼、蚼蝝、玄蚼、馬蚍蜉、蠭、蠭、蠭蟻、螫蜉、馬蠭蚜、蚜、蚜蠭謝、蚔、蝨、蜱、蝝、朾蠭、飛蠭、元蚼、馬蟻、獨角蟻、蠭飛蟻、白蠭、蚯、蝝、蠶、蠶、蠭、塵塵、螫、蝨、蜱、蠹

題解

漢・戴德《大戴禮記》（盧辯注）卷二 玄駒賁。玄駒也者，蟻也，賁者何

也，走於地中也。

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注，清・錢繹箋疏）卷一一 蚍蜉，齕浮二音，亦呼螘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駒羲二音。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法言》云：玄駒之步是。燕謂之蛾蚔。蟻羲二音。建平人呼蚁，音侈。其場謂之坻。直尸反。或謂之垤。亦言冢也。案：《夏小正》：十有二月玄駒賁。玄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禮記・檀弓篇》：蟻結於四隅。鄭注云：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學記》：蛾子時術之。注云：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釋文》云：蛾，魚起反，本或作蟻。《爾雅》：蚍蜉，大蟻，小者蝘，其子蚁。郭璞注云：齊人呼蝘爲蚔。蚁，蝘卵也。《釋文》云：蝘，魚綺反。本亦作蛾，俗作蟻。字音同。又引《字林》云：北燕人謂蚍蜉曰蟻蚔。疏全引《方言》此條，蟓訛作蠓。餘並同。《廣雅》：蛾蚔、玄蚼、蚼蟓、螫蜉，蝘也。曹憲音釋：螫，匹結反。《夏小正》：二月抵蚁。抵，猶推也。蚁，蝘卵也。爲祭醢也。《魯語》：蟲舍蚁蟓。韋昭注云：蚁，蝘子，可以爲醢。坻，已見前卷六內。垤，已見前卷十內。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增釋《説文解字》卷一三 蠪：丁螘也。从虫，龍聲。盧紅切。

又 蚔：蚍蜉也。从虫，豈聲。魚綺切。

蚔：螘子也。从虫，氐聲。《周禮》有蚁醢，讀若祁，直尼切。，籀文蚁，从蚰。，古文蚁，从辰土。

又 蠪：蠪蜉，大螘也。从蟲，毗聲。房脂切。，蠪或从虫，比聲。

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唐・孫强增補，宋・陳彭年重修）卷二五《虫部第四百一》 蚁：丈飢切。蟻卵也。螘：宜倚切。蚍蜉也。蟻同上。

又 蚼：呼口、巨俱二切。蚍蜉。

又 蚍：音毗。蚍蜉，大螘。

又 蠪：婢脂切。蠪蜉，大螘也。或作蚍、蟊。同上。

唐・韓愈《別本韓文考異》卷五 蚍蜉上音毗，下音浮，大蟻也。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南唐・徐鍇《説文繫傳》卷二五 ：蚍蜉，大螘也。从蟲，毗聲。房脂切。

又 蚔：蚍蜉也。从虫，豈聲。魚綺切。

蚔：螘子也。从虫，氐聲。《周禮》有蚁醢，讀若祁，直尼切。，籀文蚁，从蚰。，古文蚁，从辰土。

宋・丁度等《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卷三 螘：魚倚切。亦作蟻、蛾。釋云：蚍蜉小者。又語豈切。見尾字韻。

又 螘：蚍蜉，亦作蟻。又魚倚切。見紙字韻。

宋・司馬光《類篇》卷三八 螘、蟻：語綺切，蟲名。《説文》：蚍蜉也。或作蟻。蟻，又舉豈切。蝨之子。螘、蟻，又語豈切。蚍蜉也。又虛宜切。

又 蠪：頻脂切，蟲名。《説文》：蠪蜉，大螘也。

宋・陸佃《爾雅新義》卷一五 蚍蜉，大螘，小者螘。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若象而小，駒象也。《楚辭》曰：赤螘如象。蜂有君臣，犯而能螫，疑於能用鋒。螘有君臣，戰而能還，疑於能用凱。比於獻俘大者也，小者能還而已。蠪，杅螘。蠪，螘中之龍，其螫丁又有仁焉，故能爲龍，所謂克君如此。蠪，飛螘。蠪，螘中之尉，有翅之者也。其子蚁。蠪氏蠪焉，蜃氏蜃焉。

宋・夏竦《文莊集》 蟻：。古。《爾雅》。

又 ，古。《禮記》。本音俄，亦作蟻。

宋・鄭樵《爾雅注》卷下 蚍蜉，大螘，小者螘。蠪，杅螘。蜃，飛螘，其子蚁。此辨蟻之類也。蟻亦作螘，大螘即馬蟻也，大而黑。郭云：俗呼馬蚍蜉。小螘謂小黃蟻也，以其種多，故呼其名。杅螘是一種大蟻，赤色斑駁者。飛螘，凡蟻老，則皆生翅，能飛，遂化爲他類矣。蚁，蟻卵也，似飲粒，亦可爲醬。《周禮・醢人》：蝘蚁醢。蠪、杅、蜃、蚁，音龔、丁、尉、池。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卷二 蚁：或作蚔。正。直尼反。蟻卵也。

又 螓：音緣。蝗子也。一曰蟻子。

元・楊桓《六書統》卷一八 ：房脂切。蠪蜉，大螘也。从蟲，毗聲。，或从蟲省，比聲。，或从蚰，从比，卑聲。言其性相比也。

元・胡三省《通鑑釋文辯誤》 史炤《釋文》曰：蟻，蚍蜉也。附者，謂其能屯聚也。余謂蟻能附著木石墻壁而行緣，而登高。史言陳慶之將士。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廖文英續）申集中《虫部》 蟻：牛起切。音擬。蚍蜉也。有大小黃赤白黑數種，穴居卵生。居有等，行有隊。能知雨候，春

出冬蟄。壅土成封，曰蟻封。《書・顧命》：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注】蟻玄色。《莊子》：君子之居世，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注】蟻行逶迤有序，鵲起凌風即飛，言難進易退，進禮退義也。又姓。漢蟻逢。梵言臂卑履，此云蟻子。又酒色。張衡《南都賦》：醪敷徑寸，浮蟻若萍。【注】醪汁，滓酒也，言酒膏之厚，浮蟻如水萍也。【略】亦作蚍，通作蛾，从蚍、蟻爲正。

又 蠆：楚邁切，叡去聲，毒蟲。《孝經援神契》：蜂蠆含芒爲其毒在後。稽含謂諺曰過滿百爲蠆所螫。唐制三月上巳日賜侍臣柜柳棬，云帶之免蠆毒。《左傳》：郤人出師，隱公不設備，臧文仲曰：君無謂郤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又《詩・小雅》：卷髮如蠆。《毛傳》云：尾末似婦人髮，末曲上卷肤。又《博古圖》：商有蠆鼎，銘字作形。釋曰：蠆善毒人，寓思患豫防意。一說蠆爲人名，若周恭王十三年，鄭獻公蠆立，及公孫蠆之類，鼎之所識，疑亦商人名也。蠆，《說文》作蠽，或作蠹，毒蟲。又有蠽蚌屬，似蠙微大，出海中，讀若賴。按蠽與蠹蠽並从蟲，當即一字，虫在下者爲毒蟲，虫在旁者爲蚌屬，雖分音訓，而字之形體則未嘗有別也。此《說文》譌誤，不可信者也。蚌屬，即今方書所謂牡蠣，字从厲，《廣韻》、《集韻》皆作蠣，《說文》蠽溷蠣，非。又蠆與蠆能螫人，實分二類，陸璣《詩疏》蠆一名杜伯，幽州謂之蠆，葛洪云蠆。前謂之螫，後謂之蠆，後人因通稱蠆爲蠆，今方書謂蠆，陸地小蟲，治諸風瘡、疝氣全用者謂之全蠆，用尾者謂之蠆梢，與蠆尾異。《詩疏廣要》言醫家蠆尾爲蠆梢，合蠆蠆爲一，亦非。

又 蟻：舊注音希。汎云蟲名。一曰蟻字之譌。

明・鄺露《赤雅》卷三《赤蟻》 赤蟻大若象，渾身帶火，力負萬鈞，雜食虎豹蛇蟲。遺卵如斗，山人取爲醬，是名蚳醢。見於《周官》。

明・方以智《通雅》卷四七 蠙即蟻。《爾雅》曰：蚍蜉，大蠙，小曰蠙。蠪，杅蠙。蠪，飛蠙。《方言》曰：齊、魯之間謂蚍蜉，曰蚼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灼，燕謂之蛾蚳，大而赤色者名蠪。要論之白蟻居土中，有城郭、君王、蠹屋，化而羽，夏月陰雨坌飛殆。蚍蜉乎，蚍或作蜱者，誤。蜱乃扁蟲，著牛馬食其血者也。白蟻亦曰螻，亦曰土蟻。玄蟻尤蕃，遇羶負曳，大頭不負曳，若糾率者，故世以惰群者爲大頭蟻。小而微黃曰黃蟻。稍大好啖羣蟻曰虎蟻。有蛆蟻，狀如墨蟻，化而羽，能螫人。《爾雅》所謂丁蟻也。有臭蟻，好緣木爲窠，此其略也。蟻與蛾通用，《記》曰：蛾子時術之。音蟻。蟻子，蚳。籀作蝨。按：《醫人》：共互物內有蚳醢。注：蚳，蟻卵。

清・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 蠙：《玉篇》同蠪。蠪。《唐韻》於胃切，《集韻》紆胃切，並音尉。飛蟻也。或作蠪。

又 蠪：《唐韻》於胃切，《集韻》紆胃切，並音尉。《爾雅・釋蟲》：蠪，飛蠙。疏：蠙有翅而飛者名蠪，即飛蠙也。亦作蠪。

清・牟應震《毛詩物名考》卷四 蟻。《記》作蛾子。蛾、蟻通音。凡五六種，皆以卵生，卵小者如米粒，大者如薏苡仁。古人取以爲醬者是也。然有時羣衍草木，往來攢聚，未審何施則生蠶蟲。其飛者，螫柳葉，葉生癭如丸，螫榆葉，葉生癭如囊，破之，皆有蟲。造物化生，不可意度如此。

清・洪震煊《夏小正疏義》卷四《玄駒賁》 玄駒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蟻即蠙字也。《檀弓》：蟻結於四隅。鄭君注云：蟻，蚍蜉也。《爾雅》：蚍蜉大者蠙。《釋文》云：蠙亦作蟻，是蠙、蟻字同也。《廣志》云：木蟻曰元駒。《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蚼蟓，梁、益之間謂之元蚼，駒與蚼古字通也。賁讀曰奔。《爾雅・釋言》云：奔走也。《法言・先知篇》云：吾見元駒之步，步亦走也。齊隰朋云：蠙夏居山之陰，冬居山之陽，蓋得和煖之氣多，故雖嚴寒之時，陽氣稍動，而即走於地中也。黃氏模云：《經》之記此，以驗陽氣之升，而爲啟蟄之兆矣，是也。

清・諸錦《夏小正詁》 昆小蟲，抵蚔。小蟲，蠙也。蚔，蠙子。爲祭醢。黝駒賁。本黝字，後改爲玄。蠙也，其行甚捷，他物多蟄，而蠙獨奔行地中，感陽動也。

清・劉玉麐《爾雅校義》卷下 蠪，杅蠙。《六書故》曰：有蛆蟻，狀如黑蟻，已而羽，能螫人。《爾雅》所謂丁蟻也。

清・周靖《篆隸攷異》卷三 蚳：俗篆作，縛牟切。蠶蟲，大蟻也。

又 蟻：俗篆作，語綺切。蚍蜉之小者。《爾雅》：小曰蠙。史、傳俱作螻。蠙，《禮記》、《史記》、《長楊賦》作蛾，是蠙與蛾古人通用。惟蟻裳，見《周書》。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一三下 ：蠶蟲也。蟲部。蠶蟲，大蠙也。此不言大蠙者，義見於上一字，全書之例如是也。蚍蜉，大蠙。《釋蟲》文。郭云：俗呼爲馬蚍蜉。按馬之言大也。

又 ：飛蠙。从蚰，叕聲。《爾雅》：蠪，飛蠙。《釋文》曰：《說文》、《字林》从蚰。今據補。於貴切。十五部。

又 ：蠶蟲，逗雙聲。蠶見蚰部。大蠙也。《爾雅》文。从蟲，毗聲。房脂切。十五部。：蠶或从虫。比聲。《方言》作蚾蜉。

綜述

《韓非子》卷七《説林上》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卷九 蚍蜉，大蟻。【注】俗呼爲馬蚍蜉。小者蟻。【注】齊人呼蟻爲蛘。

又 蠪，朾蟻。【注】赤駁蚍蜉。蠪，飛蟻。【注】有翅。其子蚳。【注】蚳，蟻卵。《周禮》曰：醢蚳醬。【音義】蚍，音毗。蜉，音浮。蟻，魚綺反。本亦作蛾，俗作蟻字。音同。案《説文》：蟻，羅也。蟻或作義。蛾，蠶化飛蛾也，並非蟻字。蛘，以丈反。郭云：齊人呼蟻也。《字林》云：北燕人謂蚍蜉曰蟻蛘。蠪，謝音聾，郭音龍。朾，本又作虰，郭唐耕反，孫丈耕反。《字林》音丁。駁，布角反。斾，於貴反。《説文》、《字林》从旬。翅，矢豉反。又吉豉反。蚳，直其反。醢，市軫反。醬，子亮反。【疏】此辨衆蟻及其子名也。蟻，通名也。其大者別名蚍蜉，俗呼馬蚍蜉。小者即名蟻，齊人呼蛘蛘。《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蛘。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是也。其大而赤色斑駁者，名蠪，一名朾蟻。有翅而飛者名斾，即飛蟻也。其子在卵者名蚳，可以作醢。案：《周禮》醢人職曰饋食之豆，醢蚳醢。醢則醬之有肉者，故此云醬也。蚼音駒，蠓音蒙，蛾音蟻，蛘音養。

晉・崔豹《古今注》卷下 牛亨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答曰：河内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麥，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玄駒也。

唐・譚峭《化書》卷四《螻蟻》 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宫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咁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宋・陸佃《埤雅》卷一〇《蟻》 《莊子》曰：道在螻蟻。蟻有君臣之義，故其字从豈，亦或从義。善鬬，力舉等身鐵，鬬輒酣戰不解，有行列隊伍。《化書》曰：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宫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書》曰：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黼裳明王於此斷恩，而蟻裳則言以申君臣之義也。《詩》曰：鶴鳴於垤。垤，蟻冢也。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垤從至，以蟻之微而能爲垤，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亦以窒雨。《易》占所謂蟻封其穴，大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傳》曰：蟻封盤馬。《孟子》曰：泰山之於丘垤。趙岐曰：垤，蟻封也。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蓋出於此。《莊子》曰：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言慕人與使人慕之，皆不可爲也。故至人之計，在於物我兼忘，其藏也，不厭深眇而已矣。又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故曰：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蟻行逶遲有序，需而不速。故君子之得時，其廉於進如此。《夏小正》曰：玄蚼賁，玄蚼也者，蟻也。《方言》曰：梁、益之間謂之玄蚼。《莊子》曰：鼃之冠山，蟻之戴粒，其於逍遥一也。此即南華鵬鳩之義，言大小雖殊，而理各至足，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〇《蟻》 《莊子》曰：道在螻蟻。蟻有君臣之義，故其字从義。《繁露》曰：人者仁也，我者義也。故其義字亦从我。《記》曰：蛾子時述之。其字从我是也。《書》曰：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明王於此斷恩，而蟻裳又言申君臣之義也。《詩》曰：鶴鳴於垤。垤，蟻塚也。蓋蟻將雨則出而壅穴，鸛見之長鳴而喜。《易林》所謂蟻封穴户，大雨將集是也。一名蟻封。《傳》曰：蟻封盤馬。《孟子》曰：泰山之於丘垤。趙岐曰：垤，蟻封也。《莊子》曰：於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言慕人之與使人慕之，皆不可爲也。故至人之計，在於物我兼忘，其藏也，不厭深眇而已矣。又曰：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蟻行逶遲有序，需而不速。君子得時，其廉於進如此。《夏小正》曰：玄駒，駒者蟻也。《方言》曰：梁、益之間謂之玄駒。《莊子》曰：鼃之冠山，蟻之戴粒，其於逍遥一也。此即南華鵬鷃之義，言小大雖殊，而理各至足，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 蟻之類多。《爾雅》曰：蚍蜉，大蟻，小者蟻。蠪，朾蟻。蠪，飛蟻，其子蚳。按：蟻亦作蟻，大蟻即馬蟻也，大而黑。郭云：俗呼馬蚍蜉。小蟻謂小黄蟻也，以其種極多，故專其名。朾蟻是一種大蟻，赤色斑駁者。飛蟻有翅而飛者。凡蟻老則皆生翅能飛，遂化爲他類矣。蚳，蟻卵也，似飯粒，亦可爲醬。《周禮・醢人》：醢蚳醢。

宋・羅願《爾雅翼》卷一六《蟻》 蟻大者，俗呼馬蚍蜉。《夏小正》：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蟻也。《書》：蟻裳色玄。蟻知將雨，《易林》：震之蹇，蟻封穴

户，大雨將集。齊桓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下有水。《抱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關尹子》曰：師戰螳置兵。蟻通作蛾。《記》曰：蛾子時術之。《晉語》曰：蜎蛾蠭蠆，皆能害人。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蟻：，魚綺切。又作。蟻之類不一，白蟻居土中，其巢大如瓮盎，有城郭、君王，以土爲甬道，高下縷屬，蠹食朽腐，梁棟亦被其害。化而羽，夏月陰雨時坌飛滿屋殆。所謂蚍蜉也，亦謂之螻，亦謂之土蟻。玄蟻之族尤蕃，亦有城郭、君王，性慕羶，遇遺羶僵腐，則率其徒負曳而去。有大頭蟻，往來其間，而不負曳，若糾率之者，故俗以惰羣者爲大頭蟻。又有同類而小者，其色微黄，爲黄蟻。有虎蟻，稍大，好啖羣蟻，故謂虎蟻。有蛆蟻，狀如黑蟻，化而羽，能螫人。《爾雅》所謂丁蟻也。有臭蟻，好緣木爲窠，其臭惡，故謂臭蟻，此其大略也。《爾雅》曰：蚍蜉，大螘，小曰螘。蠪，朾螘。蟹，飛螘。《方言》曰：齊、魯之間謂蚍蜉曰蚼蝝，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蚳。大而赤色者，名蠪，一名朾螘。

元・胡三省《通鑑釋文辯誤》卷七 史炤《釋文》曰：蟻，蚍蜉也。附者，謂其能屯聚也。余謂蟻能附著木石墻壁而行緣，而登高。史言：陳慶之將士緣榮陽城而登，若蟻之附木石墻壁而登高。然非以蟻能屯聚爲諭也。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蟻。【釋名】玄駒、亦作蚼。蚍蜉。時珍曰：蟻，有君臣之義，故字從義，亦作螘。大者爲蚍蜉，亦曰馬蟻，赤者名蠪。飛者名蠪。揚雄《方言》云：齊、魯之間謂之蚼蟻，梁、益之間謂之玄蚼，幽燕謂之蟻蚳。《夏小正》云：十二月玄蚼奔，謂蟻入蟄也。大蟻喜酣戰，故有馬駒之稱。而崔豹《古今注》遂以蟻妖附會其説，謬矣，今不取。

【集解】時珍曰：蟻處處有之，有大小黑白黄赤數種。穴居卵生，其居有等，其行有隊，能知雨候，春出冬蟄，壅土成封，曰蟻封。又曰蟻垤、蟻塿、蟻冢，壯其如封。垤塿，冢也。其卵名蚳，音遲。山人掘之有至斗石者，古人食之。故《内則》：《周官》：饋食之豆者，蚔醢也，今惟南夷食之。劉恂《嶺表録異》云：交廣溪峒間，酋長多取蟻卵淘净爲醬，云味似肉醬，非尊貴不可得也。又云：嶺南多蟻，其窠如薄絮囊，連帶枝葉，彼人以布袋貯之，賣與養柑子者，以辟蠹蟲。《五行記》云：後魏時，兖州有赤蟻與黑蟻鬬，長六七步，廣四寸，赤蟻斷頭死。則《離騷》所謂南方赤蟻若象，玄蜂若壺者，非寓言也。又按陳藏器言：嶺南有獨脚蟻，一足連樹根下，止能動摇，不能脱去，亦一異者也。

又 獨脚蟻，【主治】丁腫疽毒，搗塗之。藏器。

明・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一五《蟻説》 予平時見羣蟻奔營，如有急難無停晷，以爲鬬也。偶暇覩數小蟻，擁半死蟬負移咫步，蟬仰而躍，羣蟻顛頓困不勝。中一小蟻返穴，次似鳩侶者未至，值穴蟻出，聚首若相語，於是穴蟻復歸。頃一蜉蚳巨若豆者，領千百小蟻族出，共負疾趨，倒曳入穴户。其豆蟻却弗入，四顧彷徨，復領羣小蟻魚貫出，或挽蟲臂，或推饌滓，紛紜旋轉不能了。予乃知蟻非爲鬬，口實怊耳。予以天下至微唯蟻，雖餐若蟻肝，宜無弗充，然奔營不已若此者，是不可已乎？又見雀鼠鵝豕，終日奔營亦然，未嘗不發哂。一日，予登高山俯觀山足，若駕者、騎者、負者、擔者、趨者、憩者、呼而招者、跂而望者，隊而來又復往者，其奔營亦何異羣蟻之無停。顧而思曰：彼高人逸士，卧雲霞漱泉石，泊然而沈冥者，又不哂吾黨之爲羣蟻乎？或曰：使人皆爲雲霞之卧，泉石之漱，則天下莫爲理矣。彼高人逸士曷以休哉。禹八年不入，膚焦不毛，脛疾無胝。孔子席不待温，接淅而行，皇皇乎捐其身家，以援天下。然則彼皆非歟？予曰：不然，禹、孔子所以能捐身家援天下者，以不爲口實奔營故也。向使禹、孔子咸奔營若斯蟻，則又烏能捐所切，以援斯人乎？是故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囂然，樂於畎畝。夫然後能徵庸陟方，上下五就，援天下若斯之急也，不然吾無哂於是蟻也。

明・李蘇《見物》卷五 陰之生。【略】怪蟻。《爾雅》。【略】又秋雨累日，則有蟻最赤色。想黑蟻卵感陰而變，亦不爲種。

又 土之生：蟻、螘溲塗同。赤螘、蠪朾、紅蟻、蛇螘、螘蚳、【略】白螘、蠪蚔。又一種如次黑螘，而稍狹長，常二螘俯仰相抱，俯者行，仰者抱，遇敵則抱者下，協力禦侮，曰合螘。其嚙木曰白蟻，不與螘同類。凡螘穴中有翅者曰蠪，蠪大於螘。乃其雌也，生卵曰蚔，初白如蛆，已而形具，嫩者淺色，穴壤能徙，不過數步。世言冬居山陽，夏居山陰，未必然。大較赤者多負肉，黑者多負穀，能擾田害木。每天將雨，則蠪出飛空，爲燕子食。人言螘鬬蠪飛爲雨徵者，土蒸之故也。《詩》：鸛鳴於垤，以此。蟲穴土固多，然所因各異，惟蟻及雙尾顛當，穴土即寓，無所擇耳。蟻種太繁，大概赤黑之二色，大中小之三等而已。《楚・招魂》：赤螘若象，似涉荒唐。今赤之大者曰蠪朾。緣壁翻屋，拖蟲物駛行，俗名馬螘，一云玄駒。其次者曰紅螘，最靈奇。凡有已斃蟲物，小者廉得，疾返穴若馳報者，一入即羣衆突出。中有數大者如將領，隨之爲其徒，挽重捍敵，大者或他適，則小者急拽之歸，其得名爲蟻者以此。物有君臣之義云耳，在他螘無此也。黑之大者，腹若稻穀，性甚狡，見小蟻羣行，常匿道傍，見負物至，衝突奪去，因其貫行若蛇，故曰蛇螘。其次者腹若黑稷，世謂能負等身鐵，頗遲鈍顓愚，常至穴傍而迷。其小者腹若莧實，性好鬬，常以土蒸，即鄰穴出鬬，數萬相嚙，二物

羣行如羊，故曰螘蛘。又一種穴木而生，與小黑蟻同，但尾尖能螫，曰尖尾。

【略】蟻知事使，獲此令名。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九《物部》　物之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兼弱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爽似信，有君臣之義焉，兄弟之愛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如蟻者多矣。故淳於棼縱酒遺世，而甘爲之壻，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堞門巷，井然有條。《唐・五行志》：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蜂亦有之。

蟻有黄色者，小而健，與黑者鬬，黑必敗，僵屍蔽野，死者輒舁歸穴中。喪亂之世，戰骨如麻，人不及蟻多矣。又有黑者長寸許，最强，螫人痛不可忍，亦有翼而飛者。

清・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卷五《鸛鳴於垤》　朱傳：垤，蟻塚也。《孔疏》：蟻羣土爲冢，以避濕也。螘穴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穴處者先知之，避濕而上塚。《釋蟲》：蚍蜉，大螘，小者螘。蠪，飛螘，其子蚳。《記》：蛾子時術之。《周禮》：饋食之豆實蚳。注：實，蛤也。蚳，蟻子。《莊子》：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爲螻蟻所制。《韓子》：千金之堤以蟻穴而壞。東郭子問莊子曰：道安在？曰：在螻蟻。又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六書故》：垤，垒土積屋也。垒與隆同。《紺珠集》引《穆天子傳》垒與臺同，同文備考。埳室西南隅，尊者所居，象尊者在上，二人旁侍，从土，穴居之意。埳，古奥字。《埤雅》：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鸛知天將雨有見於上，蟻知天將雨有見於下。鸛鳴於垤，將雨之候也。《方言》曰：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垤，中齊語也。齊人呼小蟻爲蛘，大者爲蚍蜉，其場謂之坻，亦謂之垤。垤从至，以螘之微而能爲垤，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亦以窒雨。一名蟻封朔地，蟻封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蓋出於此。河内人有見人馬數萬騎，大如黍栗，往來遊戲，舉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故今俗呼蚊爲黍民，蟻曰玄駒。齊桓公伐孤竹，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蛭寸而有水。掘之，果得水。《京房占》曰：蟻無故當道，若門户城郭聚土，水且傷人。《易林》震之蹇曰：蟻封户穴，大雨將集。蟻，蚍蜉也。《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有大小黄赤白黑數種。穴屋卵生，居有等，行有隊，能知雨候，春出冬蟄。《楚詞》：宋玉曰：赤蟻若象，玄蜂若壺。《書・顧命》：邦君麻冕蟻裳。注：蟻玄色也。《莊子》：君子之居世，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注：蟻行逶迤有序，鵲起凌風即飛，言難進易退也。張爾公云：蛘本作蚱，音養。見《説文》：蟻名至夥，蛾、蚱其一也。專指二者爲蟻，亦非。

清・姜兆錫《爾雅注疏參議》卷六《釋蟲》　蚍蜉，大螘，小者螘。蠪，打螘。蠪，飛螘，其子蚳。螘，蟻同。蠪音龔，蠪音尉，蚳音池。此類釋諸螘也，注曰：大螘名蚍蜉，俗呼爲馬蚍蜉。小螘名螘，齊人呼爲蛘。打螘名蠪，赤駁蚍蜉也。飛螘名蠪，有翅。蚳，蟻卵也。疏曰：《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蛘，其場謂之蚳，或謂之垤也。赤色斑駁者名蠪。有翅而飛者名蠪。卵名蚳。《周禮・醢人職》云饋食之豆，實蚳醢，是也。

清・宋書升《夏小正釋義・玄駒賁》　玄駒者，螘也。賁者何？走於地中也。《爾雅・釋蟲》云：蜉，大螘，小者螘。《方言》云：蜉，梁、益之間謂之元駒。《廣雅》云：蛾蛘。螫蜉，螘也。蚼即駒之變體。稱元駒者，大抵駒象其機，元象其色也。《古今注》託董子之言，謂河内人嘗見人馬數千，遊動往來，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螘。螘因名。蚊曰黍民，螘曰元駒，蓋子虚烏有之辭也。《藝文類聚》引《廣志》有飛螘，有大螘，古曰元駒者也。案：木螘穴木，飛螘亦穴木，茲言走於地中，是穴土之螘。《廣志》專以元駒屬飛螘、木螘而以爲古之稱質以《小正》，則其説誣也。《詩》：鶉之奔奔。《小戴記・表記》、《吕覽》高誘注引作『鶉之賁賁』。《禮》射義賁軍之將，《詩・行葦》傳作奔軍之將。《後漢書・續百官志》云：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則賁，奔，古通用字也。洪震煊云《爾雅・釋言》云：奔走也。《法言・先知篇》：吾見元駒之安步，亦走也。齊隰朋云：螘夏居山之陰，冬居山之陽，蓋得和暖之氣，雖嚴寒之時，陽氣稍動而即走於地中也。書什案：十一月，陽氣動於黄泉之下，蟻之穴得陽之氣爲最先，而繁育之機亦最早，故十二月賁於地中。二月他小蟲如動，而螘卵已成，即《經》而記以抵蚳也。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鄭云：大螘即馬蟻也。此種乃今人家常有之，蟻黄黑色，種類中自分大小，所謂知君臣之分者也。小螘謂小黄蟻也。今元有一種黄色極細者。打螘是一種大蟻，赤色斑駁者。今大蟻有三種：一種較常蟻略大，一種倍於常蟻，一種極大。種類如一，不分大小，其色黄赤黑相雜。馬蟻及小蟻居人家堦户間及屋中，大蟻三種，多居庭中樹石及田野空曠之處。凡蟻老則生翅，能飛化爲異類矣。按：蟻老固能生翅，然未嘗化爲異類，仍居穴中。今元有一種大蟻，黑色，有翅能飛。又蟻穴，必有一最大而生翅者，即其君也。鄂州以生翅者爲白蟻，即蠹，非白蟻。生木中，乃蠹類。

清・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卷下三《釋蟲》　蚍蜉，大螘，俗呼爲馬蚍蜉。小者螘。齊人呼蟻爲蛘。蠪，打螘。赤駁蚍蜉。蠪，飛螘。有翅。其子蚳。蚳，

蟻卵。《周禮》曰：醢蚔醬。《說文》：蠽蠽或爲蚍蜉，大螘也。螘，蚍蜉也。《方言》云：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蟧，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蚳，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廣雅》云：螫蜉，螘也。餘同《方言》是螫蜉，即蚍蜉聲相轉。蛾與蟻，蚳與蟧，蚼與駒並字異音同。螘蟻古今字也，今棲霞人呼螘蚳，音如幾養，蓋蚼蟧之聲相轉耳。《夏小正》云：玄駒賁。玄駒也者，螘也。《學記》云：蛾子時術之。鄭注：蛾，蚍蜉也。《易林》云：蟻封户穴，大雨將集。又云：蚍蜉戴粒，留不上山，是皆以螘爲蚍蜉之通名。《爾雅》則以蚍蜉爲大螘之名，故《詩·東山》正義引舍人曰：蚍蜉即大螘也，小者即名螘也。《楚辭·招魂》注亦云：小者爲蟻，大者爲蚍蜉，本於《爾雅》也。蚍蜉今順天人呼馬螘，棲霞人呼馬螘蚳。《說文》：蠽，丁螘也，丁與朾音同。《釋文》：朾，孫丈耕反。然則朾之爲言赬也，赬、朾音近。此螘赤駮，故以爲名。《海内北經》云：朱蛾其狀如蛾。郭注引《楚辭》曰：赤蛾如象，今螘亦有赤黄色者。《釋文》：蠽，於貴反。《說文》、《字林》從蚰。按：今《說文》無蚰字，蚰又非聲。唯蟧字引劉歆說蚍蜉子，其義疑也。《類聚》引《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爾雅翼》云：螘有翅者，柱中白螘之所化也，以泥爲房，詰曲而上，往往變化生羽。遇天晏温，羣隊而出，飛不能高，尋則脱翼，藉藉在地而死。今按劉歆以蟧爲蚍蜉之有翼者，蓋謂此也。今黑色螘亦有生翼者，但不解飛耳。《說文》：蚳，螘子也。《周禮》有蚳醢，讀若祁。鄭注：《醢人》云：蚳，蛾子。《夏小正》：二月抵蚳。蚳，螘卵也，爲祭醢也。《魯語》云：蟲舍蚳蟧。

清·李元《蠕範》卷一 蟻，螻蟻也，蚼蠓也，蚼蠓也，蝎螫也，蜉螘也，蠽蟜也，石宫也。穴居卵生，性畏焊炭、桐油、竹雞。居有等，行有隊。能知雨候，雨則穴户，春出冬蟄。壅土成封，謂之坻，亦謂之垤。其種類曰蚳，蚍蜉也。大而黑，行遲鈍而有羣，狀似飛蟻，力能舉等身之鐵，曰元蚼，黝駒也，馬蟻也。似蚍蜉而小，黑色好鬬，得食則呼羣舁之，魚貫而來，力大善負，曰螘。大如元駒，相負而行，出求得食，則釋負者於彼而歸，再負以來，食飽負去，不知爲雌負雄，僕負主也，曰蠽，赤蟻也，虹螘也。淺赤色，靈於諸蟻，形狀最小，中有粗短者爲之主，色正黑。腰節微赤，俗名赤腰蟻。首鋭足高，走最輕迅，每六七則有主間之，呼羣負物，聽主指使，主不用力，往來或翼或殿，每致生物入穴，輒壞其垤，防逸也。《爾雅》謂大而赤色斑駁者爲蠽。曰蛾蚳，絲蟻也，淺黄色，長不踰分，小於赤蟻，力不能負，呼羣聚食。曰蝮蜪，飛蟻也，穴地而居，蠱水而食，初生爲蟻，色白，至夏生翼變黑，遇天熱濕，羣隊而出，飛不能高，脱翼則墮地而死，好食禾苗。曰蠽，白蟻也，似蚍蜉而白，腹肥有光澤，好食松柳木，穴其中，空可丈餘，初緣地生，一蟻當先，衆蟻踵至，首尾不絕如線，若有部伍行列。其穴木，一線直達，仍取水飲之，木底壅土爲隧，以便往來。性畏竹雞，聞其聲則化也。生粤中者能食銀，取其蛀末鎔之，仍爲銀，但少秤耳。曰獨脚蟻，一足連樹根而生，蠕動不行。曰青腰蟻，赤色，能飛，一尾而尖，腰中青黑似狗猲。曰膠蟻，九真移風縣土赤如膠，墾之以木樹其中，蟻緣而生漆，堅凝如蜱蛸，折漆以染絮，其色正赤，謂之赤絮。曰朱蟻，出崑崙之墟。

清·焦循《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卷三 徐鉉以虫部之蛾爲重出，竊謂許氏訓蠽爲丁螘，訓螘爲蚍蜉，訓蚳爲螘子，皆取諸《爾雅》，復取《爾雅》蚚羅之訓，次諸螘字之上者，蓋以蛾爲螘類也。《學記》：蛾子時術之。鄭氏注云：蛾，蚍蜉也。《方言》：蚍蜉，燕謂之蛾蚳，皆借蛾爲螘。許氏不以蛾爲借，而以爲螘類，故並列，而援《爾雅》蛾羅之訓以歸之，遂判蛾與蚚爲二釋文。《爾雅音義》云：螘，魚綺反，本亦作蛾，俗作蟻字，音同。案《説文》：蟻，羅也。蟻或作蛾。蛾，蠶化飛蛾也，並非螘字。然則《説文》舊本有作蟻字者，正許氏以蛾羅爲螘之證。《廣雅·釋蟲》云：蛾蚳，螫蜉，螘也，蠭蚳也，以蛾蚳爲螫蜉本諸《方言》。又緣蛾是蚳，乃以羅釋蚳蠭字，即羅字也。《玉篇》云：蛾，五何切，蠶蛾也。蚳，丈飢切，蟻卵也。螘，宜倚切，蚍蜉也。蟻同上。此本《説文》以蛾與螘相次，而又用郭氏説，訓蛾爲蠶蛾，復以蟻爲螘之重文。《廣韻》並以蛾爲螘之重文，失説文義矣。乃古螘與蛾同聲，故以相借，而蛾究爲飛蛾，螘自爲蚍蜉。《爾雅》明析可見，蟻爲蛾之俗字，從乎蛾，不從乎螘。《列子·黄帝篇》云：未聚禽獸蟲蛾。張湛注引《爾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蛾，一本作虫蟻。今《爾雅》則云：無足曰豸。《史記·五帝本紀》云：淳化鳥獸蟲蛾。索隱云：蛾，牛綺切。一作豸，是蛾，又借爲豸，而本亦作蟻。蟻從乎蛾，可知也。《晉語》知伯國諫知襄子曰：螭蛾蠭蠆皆能害人。《楚辭·天問》云：蠭蛾微命力何固。此與蠭螭並舉，自非螘借。宋庠國《語音》蛾，音蟻，通作蟻。王逸章句本蛾或作蠭蟻。《漢書·元帝紀》：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顔師古注云：若今之蠶蛾類，螘雖有飛者，無蔽日之理。《後漢書·皇甫嵩傳》云：張角等皆著黄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黄巾，亦名爲蛾賊。此以巾之黄如蛾，故以蛾名。李賢注《後漢書》謂蛾即蟻字，喻賊衆多，故以爲名。洪适《隸釋》皆讀爲螘，可謂知其借而不知其本矣。揚雄《長楊賦》云：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李善、顔師古皆以蛾爲蟻。顔云：伏如蟲蟻。李云：如蟻之伏。竊謂匍匐之狀，如蛾羅之伏也。承言稽顙樹頷，非言藏伏，蛾之不飛而伏，有如此狀矣。至或音五何反，或音牛綺反，爲羅爲螘，不以此分。蓼莪之莪，魯峻碑云：悲蓼義之不報。莪與義又何分乎。

清·沈鴻正《沈氏蠭天志行》卷三《鬬蟻》 原始 《大戴禮》曰：十二月玄

駒賁，玄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下也。

《抱朴子》曰：蟻有兼弱之知。

《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又有黑黃大小數種。

《埤雅》：曰：蟻有君臣之義，故字从義。喜群鬬，鬬輒酣戰不解，有行五隊列。元徽之曰：巴蟻，衆而善敵。

齊丘子曰：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宫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内與衆師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

《酉陽雜俎》曰：秦中多巨黑蟻，好鬬，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黄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兒戲，嘗以棘刺標蠅，實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纔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大如次竊赤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銳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蠖及小魚一曰蟲。入穴，輒壞埋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居數處，更不復見此。山人程宗乂一曰文。云：程執黍在易定野中，蟻樓高三尺餘。

《夷堅志》曰：淳熙元年，浙江石岸頹圮數百丈，壞居民甚多。詔殿前鞫轉運司臨安府修築，工役迫急，奋面不停朝暮。殿司偏校湯公輔取土於檑馬嶺，正搬運之際，土忽陷，其下正空，有蟻穴焉。廣幾半畝，衆蟻數斛，皆赤腰，與常異，一最大者可數寸。中間宫室樓閣，花木池臺，行列可愛，又有小橋長二三尺，兩旁細草蔚然。公輔取數亭，獻於轉運司判官吕搢。細視之，皆疊土搏成，其椽瓦牕牖如斷削然。即命掩覆之，而徙工徒於他處，亭至今藏吕家。乃知唐人記南柯太守事，雖爲寓言，亦固有之也。

叙事　孟元老《夢華録》曰：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擊丸蹴踘，踏索上竿。趙野人倒喫冷淘，張九哥吞鐵劍。李外寧藥法傀儡，小健兒吐五色水。旋澆泥丸子，大特落灰藥。楋栗兒雜劇温大頭，小曹嵇琴，党千簫管。孫四燒煉藥方，王十二作劇術，鄒遇田地廣。雜扮蘇十，孟宣築毬。尹常賣五代史，劉百禽蟲蟻，楊文秀鼓笛。更有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螻蟻。

袁達德《禽蟲述》曰：蟻可使戰食教之也。田汝成《西湖志餘》曰：余近見杭州禽戲，有曰螞蟻角武者，其法練細蟻，黄、黑二種，各有大者爲之將領，插旗爲號，一鼓對壘，再鼓交戰，分兵四鼓，偃旗歸穴矣。

袁宏道《瓶花齋集》曰：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間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鬬咬至死不休。問之，則曰：蟻以鬚爲眼，凡行動之時，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抉，其鬚即不能行，既憤不見，因以死鬬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山螞蟻窠子》　朱樂只云：山草中有之，係草樹之葉結成，大者如斗，冬月取之。蟻在土而不在窠矣。《救生苦海》：山蟻窠深山内大樹根中有之，十一月或正月草枯時尋取，有二種，一種大如升斗，色黄柔軟，形如乾黄爛葉，又若柔皮紙，窠皮上層層有刷紋成暈，若虎頭，俗呼虎頭螞蟻窠，不知何物所造，惟内中多筋，其筋係松毛草莖之類也，抽去内中筋及泥土用之。一種色白，係是泥土所爲，其形有類松皮，研用入藥，久不收口爛瘡，貼之即收口。

治刀傷出血。《救生苦海》：用山蟻窠，抽去内中筋及泥土，包裹傷處，再用布縛，即血止收口。《沈氏傳》云：冬月用之，有驗如神。

禿瘡。《周氏傳方》：山螞蟻窠中土，鹽滷調敷，數日即愈。

生皮結靨。凡瘡膿腐已盡，新肉已生，不肯收口，用山蟻窠搓去草泥等物，扯開貼之，即結靨生肉。張聖來云：山蟻生深山窮谷中，頭如虎，有牙鉗甚銛利，有翼能飛。凡虎食人過飽則醉，醉後即吐，蟻食其唾餘，則形變虎頭而生翼。即以其所吐涎嚙樹汁草漿，和山土釀如泥，緣樹枝成窠，其窠重叠如蜂窩，内有臺，外則黄白紋，大如斗，挂樹枝上。山人見其窠，以烟熏去蟻，採之入藥。

窠敷金刃傷，止血定痛，生肌收口。

窠中臺，治發背百鳥朝王毒。

窠上緣枝，治蛀脊。

又《子》　白如栖米，俗呼狀元子，大力丸用之。然微有毒，食之作脹。《綱目》蟻下僅存其名。無主治，近行伍中營醫以此合壯藥，頗效。

益氣力，澤顔色。敏按：蟻有各種，入藥用窠，則取山蟻窠。蓋山蟻形大，在草中或樹根内作窠，其子粗如粒米，入藥力太猛，用子以黄色細蟻所生子爲佳。蓋此蟻力最大，能舉等身鐵，故人食其子，亦力大也。《宦遊筆記》：廣人美味有蟻子醬，於山間收蟻卵，淘净滓垢，鹵以爲醬，詫爲珍品，則其子亦無毒矣。

又　救生苦海。山蟻窠深山内大樹根中有之，十一月或正月草枯時尋取。有二種，一種大如升斗，色黄柔軟，形如乾黄爛葉，又若柔皮紙，窠皮上層層有刷紋成暈，若虎頭，俗呼虎頭螞蟻。窠不知何物所造，惟内中多筋，其筋係松毛草莖之類也，抽去内中筋及泥土用之。一種色白，係是泥土所爲，其形有類松皮，研用入藥。

又　張聖來云：山蟻生深山窮谷中，頭如虎，有牙鉗甚銛利，有翼能飛。凡虎食人過飽則醉，醉後即吐，蟻食其唾餘，則形變虎頭而生翼。即以其所吐涎嚙樹汁草漿，和山土釀如泥，緣樹枝成窠，其窠重叠如蜂窩，內有臺，外則黃白紋，大如斗，挂樹枝上。山人見其窠，以烟熏去蟻，採之入藥。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　蟻。鸛鳴於垤。《詩經・豳風》。垤，蟻塚也。《朱子集傳》。祭祀共蠯贏蚔，以授醢人。《周禮・天官》。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蚼。《方言》。韋昭曰蚔，蟻子也，可以爲醢。《西京賦注》。秦中多巨黑蟻，好鬬，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兒戲時常以棘刺摽蠅直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酉陽雜俎》。

清・張雋、邢定倫纂《崖州志》卷四《物產・昆蟲》　蚼，蟻類，黃色。俗名黃馬蚼。善走，喜咬人。王荊公詩『黃狗卧花心』，即指此。海棠花及密果樹上最多。織樹葉爲房，生卵白軟，多化爲蜂。房衣，可醫皮膚患。

又　蟻，類甚多，不外紅、黑、白三色。紅者，稍大。黑、白者次之。白蟻穴土中，含土附墻壁而上。書籍、衣服、木器等件，多爲其所蝕。雨後化生兩翼，黎明出飛，不復入穴。

清・〔日〕鳥羽源藏著，林森滌庵甫譯《科學世界・昆蟲標本製作法・膜翅目》　蟻類則營巢於朽木內，或乾壤磐石下。

清・〔英〕傅蘭雅輯《格致彙編・西國養蜂法・螞蟻性情》　英國有格致家名羅薄格，已考究各種動物之性情，而知尋常人論各動物之說有差。近時查螞蟻之三事，一彼此能傳事否，二其五官如何用法，三彼此有相愛之性與否。將各事報於倫敦之博物會，其大略如下：試其傳事之法，用玻璃片作一箱，將蟻窠裝於箱中，便於觀箱內之事。箱置於桿子上，桿之對面置一板，令螞蟻可在上行動。又用玻璃片三條以紙與漿粘於板之邊，其一片玻璃條之底掛食物，其餘兩條不掛食物。將箱中之二個蟻身設顏色，易於分辨。引其至食物處，再引回窠內，引數次之後，則自能來往而不走差。細觀其二個蟻有法能通知別蟻，食物在何處，與否來往四十次之後，祇有十九個蟻至玻璃條內，有二個竟至食物處，八個至別玻璃條無有食物之處，其餘行過，連玻璃條之紙而不下行。從此以爲前人之意必有差，而定螞蟻無法能傳事。又作各種聲音察其螞蟻理會與否，則毫不理會。故以爲，螞蟻如能聞聲，則其聲爲人耳所不覺者，又用各種香試，蟻往往俱避其香，故知蟻能嗅物之香味。再試其有愛性與否，將數蟻置水中數小時，幾將淹死，取出弄乾，置衆蟻之間，則他蟻毫不理會，故定其無愛性。

又　螞蟻不但能認真做工及聚居，與蜜蜂相同。又另有造窠之本領，較蜜蜂更大。冷地之蟻大不及熱地者，如阿非利加與南亞美利加之大蟻，所做之窠爲高泥堆，內有多小膛，並通路。其造法最靈巧，有數膛專爲藏食物之用，有專爲養小蟻之用，又有護衛窠之城墻，令他動物不能進。一窠之蟻分爲數種，一爲做工尋食，一爲保護其窠。如兵丁，有管理其窠者爲蟻王，各蟻能知本分而認真爲之，最爲奇怪。西國以蟻之認真勤作爲法，勸人學之。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蟻》　《爾雅正義》：大曰蚍蜉，小曰蟻。旭按：蟻與蟻通，即馬蟻也。其卵曰蚔，大於蝨蟣而色白。又一種尾後尖能螫人者，俗名尖馬蟻，多生樑間。又有一種小於尖馬蟻，而色正紅者，春夏間糞土中最多，或說是濕熱蒸化而成。

《詞林海錯》：蟻一名蠪蟜，一名石官。

《方言》：蟻，齊、魯曰蚼蟓，梁、益曰元蚼，幽燕曰蟻蚍。其場曰坻，或曰垤。

《博物志》：蟻能知雨。

《嶺表錄異》：交廣溪洞中，酋長多取蟻卵爲醬。云味如肉醬，非尊貴不可得。

又《朾蟻》　《爾雅》：蠪，朾蟻。【疏】蟻之大而赤色斑駁者，名蠪，一名朾蟻。旭按：此即《山海經》所謂朱蟻也，老者有兩翼能飛，螫人，今山野間有之。冬則啣泥結窠於草上，大如碗。

又《赤蟻》　《赤雅》：赤蟻大若象，通身帶赤，力負萬鈞，能食虎豹蛇蟲。其卵大如斗，獠人取爲醬。旭按：《遺珠貫索》載潮州之蟻有長尺許者，然與此相較，則又渺乎小矣。

又《獨脚蟻》　《本草綱目》：嶺南有獨脚蟻，脚連樹根不能動。

紀事

《魏書》卷一一二上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鬬，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南。十一月，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使內屬詔鎮南，大將軍尉元納之，大破賊將周凱等。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四　周静帝大象元年八月，所在螘羣鬬，各四五尺，死十七八。

又　開成二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五行記》云：後魏時，兗州有赤蟻與黑蟻鬬，長六七步，廣四寸，赤蟻斷頭死。則《離騷》所謂南方赤蟻若象。玄蜂若壺者，非寓言也。

明・包大爚纂《兗州府志》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大鬬，長六十步，廣七寸，赤蟻斷頭而死。

清・馬驌《繹史》卷四四　《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清・沈名蓀等輯《北史識小錄》卷一　每先有黃黑蟻陣鬬。自東西魏搆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蟻陣鬬。占者謂：黃者東魏衣色，黑者西魏衣色，人間以此定勝負。是時黃蟻盡死。

清・田易等纂《畿輔通志》卷五七　蝝。《扈從日録》：螞蟻墳在海子東南。清明日，蟻數萬聚此。

藝文

晉・郭璞《蚍蜉賦》　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麗。物生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跡，駕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比而不懾，龍劍揮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真，流赬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野而交結。濟齊國之窮師，由東山之高垤。感萌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哲。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四《蟻子三首》之一　蟻子生無處，偏因濕處生。陰霪煩擾攘，拾粒苦嚣諄。牀上主人病，耳中虚藏鳴。雷霆飜不省，聞汝作牛聲。

唐・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卷一《蚍蜉賦并序》　此郡多蚍蜉，所居臨流，寔繁其類，或聚於社席，或入於盤盂。終日厭苦而不知可禦之術，因戲爲此賦，令稚子和之。

惟江潭之下國，況幽居於澤畔。何螻蟻之微物，亦有徒而凌亂，或泮散於經笥，或夤緣於食案。余乃戲而問之曰：爾能居厚地，而漏山阿，無乃處吾身而爲大患。蟻不能言辭，以意宣其旨曰：我稟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濟齊師之乏，亦聞媿德之羶。覩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巨鰲之冠神岳。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若乃依垤緣壁，淫淫奕奕，其聚無聲，其行無迹。值晏温而出遊，當祁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駭，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群羊之聚，進如旅鴈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而可制。無其勢也，雖蛭蟥而不傷。今願悔禍，戢於垣墻，豈同青蠅之點白，汙君子之衣裳。

五代・釋齊己《白蓮集》卷六《贈詢公上人》　威儀何貴重，一室貯冰清。終日松杉徑，自多蟲蟻行。像前孤立影，鐘外數珠聲。知悟修來事，今爲第幾生。

宋・黃庭堅《山谷集》卷一二《次韻王荆公題西太一宮壁二首》之一　風急啼烏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

宋・邵雍《擊壤集》卷一〇《觀隋朝吟》　始謀當日已非臧，又更相承或自戕。蟻螻人民貪土地，泥沙金帛悦姬姜。征遼意思縻荒服，泛汴情懷厭未央。三十六年都掃地，不然天下未歸唐。

又《問春吟》　自古言花須説鶯，鶯花本合一時行。因何花謝鶯纔至，浪得鶯花相與名。輒欲問春春不應，私於蜂蝶有何情。流鶯不伏春辜負，啼了千聲又萬聲。

宋・李石《方舟集》卷一《蜂蟻》　乳蜂十蟻圍，小蜂兩翼弱。三蟻製蜂首，四蟻曳蜂脚。三蟻相後前，捍圉行且却。蜂母正凭怒，有螫無敢作。相視母子心，如被蛇豕虐。蟻行蜂母隨，衆力豈易撥。彼嫌大樹小，且幸神龍涸。自謂無誰何，利吻得所嚼。蠅虎伺其便，儇然才一躍。中道取蜂去，意外可遥度。蟻羣不自量，出力互相搏。蠅虎跳擲高，細碎紛迸落。餘黨尚未解，尺寸歸路邈。三師本伐戴，反爲鄭所掠。孟明意取鄭，二殽遭晉薄。世路蜂蟻羣，巇險逞攘攫。向來騶虞仁，未似蟻虎惡。吾詩儻可佩，捧腹聊一噱。

宋・蒲壽峴《心泉學詩稿》卷二《蟻》　玄駒不可縶，若象寧無端。南柯二十載，夢覺指一彈。誰云丘垤微，轉覺天地寬。

宋・俞琰《席上腐談》卷上　北地馬羣，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而不入他羣焉。《易》之坤卦云：利牝馬之貞，蓋謂此也。今人稱婦人爲媽媽，亦是此意。蟻亦不入他羣，故呼爲馬蟻，一名玄駒。

明・孫瑴編《古微書》卷一二　穴藏之蟻先知雨，陰噎未集，魚已唼喁。巢

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未搖，禽已羽翰。

明・呂坤《呻吟語摘》卷下　火不自知其熱，冰不自知其寒，鵬不自知其大，蟻不自知其小，相忘於所生也。

又　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鼷飲一勺，各充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其效之同，各盡所長而已。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四二　春暮暴煖屋，木中出飛蟻。主風雨平地，蟻陣作亦然。

明・淩雲翰《拓軒集》卷一　閒看行蟻上苔錢，日永依稀似小年。麥飯正香葵菜熟，秖將耕鑿報堯天。

明・孫傳庭《白谷集》卷五《七言律・又合斥蠅蚊二首》其二　貪殘相濟逐炎來，奮擊何當假迅雷。綺席聞香先客至，紗幮抵隙伺人開。青衣集似蟻爲陣，素羽飛疑絮作堆。獨有遊仙堪去汝，知難高逐向蓬萊。

雜録

《韓非子》卷一二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去蠅，蠅愈至。

晉・干寶《搜神記》卷二〇　吴富陽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廻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踏殺之。昭意甚憐此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不慎墮江，慙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横録爲劫主，繫獄餘杭。昭之忽思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兩三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嚙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

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南朝梁・劉孝標注）卷下之下　殷仲堪父病虚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五《井泉篇》　經曰：沙磧鹵莽之中有水，野馬黄羊之蹤尋之有水，烏鳥集處有水，地生葭葦菰蒲之處有伏泉，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

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八　夕出於東，而朝没於西，晝夜以此而分，寒暑以此而平，四時以此而成。人見其然也，以爲日月之時，而不知天地之順動也。日月之行於天，如蟻之行於磨，蟻行遲，而磨行速。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差其度矣，日月不差其度，則四時不失其序矣。聖人之爲天下，建邦設都，樹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兵寢刑措，至於不用。人見其然也，以爲公侯卿大夫之行，而不知聖人之順動也。國家閒暇及是時也，明其政刑，張其綱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順者爵之，逆者誅之，建侯行師，以政天下，則刑罰清而民服，不亦宜乎。

宋・魏了翁《尚書要義》卷一八《四五卿士邦君變裳太保太史純吉》　《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　蚳，蟻卵也，似飯粒，亦可爲醬。《周禮・醢人》：醢蚳醢。

元・王天與《尚書纂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漢孔氏曰：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唐孔氏曰：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禮》無蟻裳，今云蟻裳。蟻者，蚍蜉，蟲也，色黑，蟻裳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一一七下　大鄰大師説，彭和尚性殺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紀。及篤病，蟻緣卧床，上身圍匝，舁於净室中，將石灰周遭遶之，又自空而飛至，及卒，口眼耳鼻中皆是。

明・徐炬輯《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二九　按《小説摭遺》云：孔子適陳，子貢、子路從，路逢採桑婦。孔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婦曰：夫子行陳必絶糧。孔子不答而徐行。婦復曰：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採桑娘。及至陳，陳王以九曲珠求夫子穿之，未能也。思悟婦言，使子貢、子路反而詢之，至採桑所婦無覓矣。但見桑間聚泥一踰尺許，又聚泥三。子貢曰：桑者木也，泥者土也，木旁有土。其杜姓乎。旁復有三，意者前村有杜三娘乎。適樵者過，子貢

曰：前村可有杜三娘乎。樵者曰：蘆塘荻渚遶華屋，瑶草竦花傍粉墻。行過小橋流水北，其問即是杜家莊。二子如其言，獲見三娘焉。二子述前事，三娘筵爾而笑曰：此無難，塗絲以脂，繫蟻以腰，使徐徐度之，如不肯過，以煙薰之。二子得其術，以告夫子，如所言以穿九曲之珠焉。孔子絶糧處，按《大明一統志》在今河南陳州界，地名桑落。宋劉敞詩云：四海栖栖一旅人，絶糧桑落死生隣。自是天心勞木鐸，不妨陳國有愚臣。

明・林希元《易經存疑》卷九　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生，太極隨陰陽而爲動静，陰陽則於動静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静，可以見磨之動静。

又　天地有卑高，人物亦有之。在人則有君臣上下，在物雖蜂蟻，亦有君臣，鴻雁亦有次序，山川之流峙，草木之天喬，莫不有卑高者焉，此類不能盡書。

明・張次仲《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一　吕伯恭曰：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肉羶則蟻聚，醯酸則蚋聚。若胸中有容著善處，善自然積。無容著惡處，惡自然不積。

明・馮復京《六家詩物名疏》卷三一《垤》　疏云：螘穴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穴處者先知之，避濕而上塚。《釋蟲》云：蚍蜉，大螘，小者螘。蠪，朾螘。蟻，飛螘，其子蚳。《記》：蛾子時術之。《方言》：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垤，中齊語也。《埤雅》云：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垤。《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垤從至，以螘之微而能爲垤，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輒壞垤室穴，蓋防其逸，亦以窒雨。一名蟻封，朔地蟻封大有如冢。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其卵名蚳，音遲。山人掘之有至斗石者，古人食之。故《内則》、《周官》饋食之豆者，蚳醢也。今惟南夷食之。劉恂《嶺表録異》云：交廣溪峒間，酋長多取蟻卵淘净爲醬，云味似肉醬，非尊貴不可得也。

明・周英《翠渠摘稿》卷四《題跋・饒戒》　蟻亦性饞，凡物有大於己者，皆負致以行，務入其穴乃止。有蚓出穴，蟻羣噪之，蚓負痛宛轉泥沙中，卒莫能制蚓，鴨出欄并食之。夫虎貪食羊，不知羊死而身斃。蠍虎貪食燕雛，不知燕雛得全，而己不免。蟻貪食蚓，不知與蚓并爲鴨所食。嗟夫，利者害之所伏也，得者喪之所倚也，爲饒不已者可以戒矣。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四二　辟蟻。凡器物用肥皁湯洗，抹布抹之，則蟻不敢上。

清・姚之駰《元明事類鈔》卷四〇《蟻》　清明蟻集。《帝京景物略》：南海子西北隅，歲清明日，蟻億萬集叠而成丘，中一丘高丈，旁三四丘高各數尺，竟日而散。傳是遼將伐金，全軍没此，魂無主者，故化爲蟲，沙感於節，序其有焉。土人名曰螞蟻墳。

緣土作字。《閩小記》：董槐，萬曆間人，能文强記，年十七而歿。父母傷之，遂形見能爲母護湯藥。殯於里之龍山，墓樹往往蟲嚙成字，或蟻緣土爲字，皆成詩句，末必云：行仙董郎。後二年，蟻於墳上作董郎升化字，自後絶無詩矣。

又　蟻墳。吴偉業詩：野火風吹螞蟻墳，枯楊月落蝦蟇水。取藜無蟻。饒介之《藜科詩序》：藜科旅生庭中，白露日割而爲帚，是日取藜無蟻諺云。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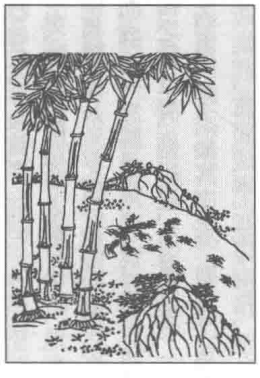
晉・郭璞《爾雅音圖》卷下　蚍蜉，大螘。俗呼爲馬蚍蜉，螘音蟻。

蚍蜉，大螘



小者螘。齊人呼蟻蛾蚜。

小者螘



蠷，音聲。朾音丁。蝏。赤駮蚍蜉。

蠷，朾蝏

蠽，音尉。飛蝏，有翅。其子蚳。蚳，蟻卵。

蠽，飛蝏

其子蚳

雙節行軍蟻*Aenictus* spp.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玄蟻之族尤蕃，亦有城郭、君王。性慕羶，遇遺羶僵腐，則率其徒負曳而去。有大頭蟻，往來其間，而不負曳，若糾率之者，故俗以惰羣者爲大頭蟻。又有同類而小者，其色微黃，爲黃蟻。

又 有虎蟻，稍大，好啖羣蟻，故謂虎蟻。

明・鄺露《赤雅》卷三 赤蟻大若象，渾身帶火，力負萬鈞，襍食虎豹蛇虫。遺卵如斗，山人取爲醬，是名蚳醢，見於《周官》。

季氏盤腹蟻*Aphaenogaster geei*

公元前一三一〇年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文化遺址昆蟲 蟻翅

Aphaenogaster (*Attomyrma*) *geei* Wheeler.

標本保存於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動物標本館 IOZ (E) 二〇五〇六〇

廣布弓背蟻*Camponotus herculeanus*

清・沈鴻正《沈氏蟲天志行》卷三 《酉陽雜俎》曰：秦中多巨黑蟻，好鬬，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略】**

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

清・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四四　秦中多巨黑蟻，好鬬，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兒戲時常以棘刺摽蠅，直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酉陽雜俎》。

清・〔美〕克拉克、索爾比著，史紅帥譯《穿越陝甘——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克拉克考察隊華北行紀》　弓背蟻屬 *Camponotus sp. incert.*

舉腹蟻 *Crematogaster* spp.

清・李元《蠕範》卷一　曰青腰蟻，赤色，能飛，一尾而尖，腰中青黑似狗獦。

螫蟻 *Dacetini* spp.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有蛆蟻，狀如黑蟻，化而羽，能螫人。

明・李蘇《見物》卷五　又一種穴木而生，與小黑蟻同，但尾尖能螫，曰尖尾。

酸臭蟻 *Tapinoma* spp.

元・戴侗《六書故》卷二〇　有臭蟻，好緣木爲窠，其臭惡，故謂臭蟻，此其大略也。

赤山蟻 *Formica sanguinea*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爾雅》：蟨，朾蟻。【疏】蟻之大而赤色斑駁者，名蟨，一名朾蟻。旭按：此即《山海經》所謂朱蟻也，老者有兩翼能飛，螫人，今山野間有之。冬則啣泥結窠於草上，大如碗。

小黃家蟻 *Monomorium pharaonis*

宋・鄭樵《通志》卷七六　小螳謂小黃蟻也，以其種極多，故專其名。

清・李元《蠕範》卷一　淺赤色，靈於諸蟻，形狀最小，中有粗短者爲之主，色正黑，腰節微赤，俗名赤腰蟻。

清・周春《爾雅補注》卷四　小螳謂小黃蟻也。今元有一種黃色極細者。

黃猄蟻 *Oecophylla smaragdina*

黃柑蟻、紅樹蟻

唐・劉恂《嶺表錄異》卷下　嶺南螳類極多，有席袋貯螳子窠，鬻於市者。蟻窠如薄絮囊，皆連帶枝葉，螳在其中，和窠而賣也。有黃色，大於常蟻而脚長者。云：南中柑子樹無蟻者，實多蛀，故人競買之，以養柑子也。交廣溪洞間，酋長多收螳卵，淘澤令净，滷以爲醬，或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四　長洲在州西七里，潯江心對戎城縣，週圍六十里，闊五里，有居人百餘户，多以糠酒爲業。又土諺云：郡中柑橘多被黑蟻所食，人家買黃蟻投於樹上，因相鬬，黑蟻死，柑橘遂成。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〇　又云：嶺南多蟻，其窠如薄絮囊，連帶枝葉，彼人以布袋貯之，賣與養柑子者，以辟蠹蟲。

明・陶宗儀編《説郛》卷二七下　廣州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患小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螳，則蟲不能生。故園户之家買螳於人，遂有收螳而販者，用猪羊脬膏泡。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傍，俟螳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螳。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四下《大蟻》　廣中蟻冬夏不絶，有黃赤大蟻，生山木中，其巢如土盞窠，大容數升。土人取大蟻飼之，種植家連窠買置樹頭，

以藤竹引度，使之樹樹相通，斯花果不爲蟲蝕。柑橘林檬之樹尤宜之，蓋柑橘易蠹。其蠹化蜎，蜎胎子，還育於樹爲孩蟲，必務探去之，樹乃不病。然人力嘗不如大蟻，故場師有養花先養蟻之説。向稱嶺南有樹蟻、樹蠭、樹胡蜎，皆連於樹上，樹蟻即此。樹蠭者蠨蠭也。樹胡蜎者木葉所化，狀如丹青，與木葉相纏綿不去者也，其爲胡蜎也。猶其爲葉也，葉已非葉，而胡蜎猶然葉也。

清・戴肇辰、蘇佩訓修，史澄、李光廷纂《廣州府志・輿地略・物產・蟲豸類》 養柑蟻。廣州人多種柑橘以圖利，嘗患小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户之家，買蟻於人。遂有收蟻而販者，用豬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旁。俟蟻入中，則持而去，謂之養柑蟻。《雞肋編》。

長角狂蟻 *Paratrechia longicornis*

清・李元《蠕範》卷一 首鋭足高，走最輕迅。每六七則有主間之，呼羣負物，聽主指使。主不用力，往來或翼或殿。每致生物入穴，輒壞其垤，防逸也。

狂蟻 *Paratrechia* spp.

清・沈鴻正《沈氏蟲天志行》卷三 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大如次竊赤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鋭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蠖及小魚，一曰蟲。入穴，輒壞埋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居數處，更不復見此。

巨首蟻 *Pheidologeston* spp.

明・李蘇《見物》卷五 其次者曰紅蟻，最靈奇。凡有已斃蟲物，小者廉得，疾返穴若馳報者，一入即羣衆突出，中有數大者如將領，隨之爲其徒，挽重捍敵，大者或他適，則小者急拽之歸。其得名爲蟻者以此，物有君臣之義云耳，在他蟻無此也。

多刺蟻 *Polyrhahis* spp.

清・趙學敏輯《本草綱目拾遺》卷一〇《蟲部》 朱樂只云：山草中有之，係草樹之葉結成，大者如斗，冬月取之，蟻在土而不在窠矣。

火蟻 *Solenopsis* spp.

清・方旭《蟲薈》卷三《昆蟲》 又一種尾後尖，能螫人者，俗名尖馬蟻，多生樑間。

地理分佈部

華北分部

明嘉靖一九年《河間府志・土產》 介（雜蟲附）：蟬，蟻蠓，水牛，蟋蟀，螳螂，蜻蜓，白魚，蠶蛾，馬蟥，土蜂，蠐螬，果蠃，蒲盧，蜈蚣，桑蟲，螢火，桑繭，蜈，斑毛，蚊蟲，碎草蟲，蛾，蝴蝶，蠆，蚤，蟭螟，蜜蜂。

明嘉靖二九年《廣平府志・版籍志》 蟲類：蟲類數種。曰蜂，曰蝶，曰蟋蟀，曰蟬，曰螽斯，曰螳蜋，曰蜻蜓，等。而其濟用者曰蠶。

清康熙一二年《昌平州志・物產志》 昆蟲：蠶，蟬，蠭，蝴蝶，蟋蟀，蜻蜓，蟻，燈蛾，螢，螳螂，蜾蠃，蜈蚣，蟬，紅娘子，水牛，錦雞，蠐螬，斑蝥，牛蠓，蠭，蟲蟲，

蜣螂，竈馬，叩頭蟲。

清康熙二三年《宛平縣志・物產》 蟲類：蝥，蜂，蝶，蚊，蝎，蚊，蠅，螢，蟬，蟋蟀，螳螂，蜻蜓，螟蛉，螻蟻，蠐螬，螻蛄，蠓，斑猫，金鐘，聒聒。

清康熙四八年《隰州志・物產》 蟲屬：蜂，螢，蠶，蟬，蚊，蝴蝶，蜻蜓，螳螂，土蜂，蟋蟀，螻蛄。

清雍正一二年《山西通志・物產》 蜂，蟬，蟋蟀，螽斯，蝶，螢，螳螂，螻蟈。

清雍正一三年《朔州志・物產》 蟲屬：螽斯，促織，蟬，蝴蝶，蜻蜓，蜂，蠅，蚊，螢，螻蟻，蜣螂，蚱蟬。

又《畿輔通志・土產》 蟲屬：蠶。蠭，蝶，蟬，蜻蜓，絡緯，莎雞，蟋蟀，蠁，蛄，螢，螽斯，蟷，螳螂，蟑，螟蛉，竈馬，蠐螬，水牛，斑蝥，牛蠓，蝨，螻蛄，蠅，蚊，蜉蝣。

清乾隆一三年《承德府志・物產》 蟲類：蟬，蟋蟀，絡緯，榛蟈，蝶，蜂，螢。

清乾隆二一年《祁州志・物產》 蟲屬：蠶，蜂，蟬，蛾，蠅，蠓，蟻，蝴蝶，青蜓，蟋蟀，蜣螂，蟑，尺蠖，螽，蚤，蚱蜢，桑蟲，斑蝥，土鱉，撲燈蛾，蠹魚。

清乾隆二二年《宣化府志・風俗物產志・物產》 蟲屬：蠭，蝶，莎雞，麥蚜，【略】蛾，地蠶，蟻，【略】斑蝥，牛蠓，蝮蛄，蜣螂，蟑，蛇，螟蛉，蠅，蚊，蚤，好妨。

清乾隆二三年《口北三廳志・風俗物產志・物產》 蟲之屬：螻蛄，螢，蚜蚨，蛄蜣，天牛，蚤，蟻，蠅蚊，蠓蟻，蜂，蝶。

清咸豐二年《和林格爾廳志・物產》 蜂，蚊，蛾。

清光緒七年《武清縣志・物產》 昆蟲之屬：蠶，蜂，蟬，蝶，蟋蟀，莎雞，蠅，蚊，螢，蛾。

又 蟻，蜻蜓，蜣螂，螳螂。

又 螻蛄，螟蛉。

清光緒九年《清水河廳志・物產》 蟲之屬：蜂，有蜜蜂，土蜂，黃蜂數種。蜣螂，螻蟻，有大小，紅黑數種。蝴蝶，蚊，白翎，土鱉，蠅，有大小，青蒼數種。蜻蜓，蠐螬，蛾，促織，撲燈蛾，螽斯，蟋蟀，叩頭蟲，蟬，蚤，螞蚱，臭蟲，蝨，梼雞。

清光緒一二年《順天府志・風土》 蟲屬：蠶，蠭，蠅，蜨，太常仙蜨，蠡，蟫，斑蝥，蠓，蛤，蠋，蝎，蠭，蟲，蠡，草蠭，蠽，蠭，蜻蜓，螳螂，蜣螂，螢，悉蟄，竈馬，莎雞，螢，叩頭蟲，蜈，蝎，壁蝨，臧螂，牛蝨，螳，螠螬，百蛉，螟蛉，蜾蠃，水牛，金鐘，蠽，蝨，蚤，蛾。

又《昌平州志・物產志》 蟲之類：蠶，蠭，蜻蜓，絡緯，莎雞，蟋蟀，螳螂，水牛，蜨，螵蛄，蟲蠭，蛾，螢，螽斯，螳，蟫，螟蛉，竈馬，螠螬，斑蝥，蜣螂。

又 蝨，螻蛄，蚰蜒，蠅，蚊，蜉蝣，紅娘子，錦雞，牛蠓，叩頭蟲。

清光緒二一年《天津府志・物產》 蟲屬：蠶，蛾，螯，科牛，螻蛄，蚱蜢，螽斯，草蟲，莎雞，蟋蟀，蟬，螵蛄，蜨，蛉，螳螂，蛄蟖，蠋，蟫，盤蝥，螠螬，蝤螠，蜣螂，金蟲，蜉蝣，尺蠖，果蠃，螟蛉，螢，水馬，竈馬，花牛，蠛蠓，蟷，螻蛄，蠅，蜢，蝨，蚤，蝨。

清光緒三三年《蒙古志・物產・動物類》 蟲：蟲多毒螫，以蠅，蚊，擺翎，臭蟲爲最。蝨，蚤，蚜蚨，蛄蜣，蜂，蝶，蟻類，所在有之。

東北分部

清乾隆元年《盛京通志・物產》 蟲豸之屬：蠶，山蠶，蜂，蜾蠃，蟻，綠蠬，蠟蟲，蟋蟀，螵蛄，阜螽，螳螂，蜣螂，蛾，蝶，螢，蟬，螬，蜻蜓，尺蠖，蟑，蠓，木牛，螻蛄，斑蝥，蜉蝣，蠅，蚊，虹。

清光緒一一年《奉化縣志・志物產》 蟲豸類：蠶，蜂，蟻，螢，木牛，蜣螂，蟋蟀，蜻蜓，蟫，蝶，蛾，螳螂，螻蛄，阜螽，螬，蠓，蠅，蚊，虹。

清光緒一七年《吉林通志・食貨志・物產》 蟲屬：蠶，山蠶，白蠟蟲，蜂蜜，蜾蠃，蟋蟀，螵蛄，蜣螂，蜣蜋，蛾，蝶，螢，螬，蜻蜓，蜉蝣，蟻，虹，蚊，蝨，蟙蠓，蠅。

清光緒二〇年《黑龍江外記》卷八 馬蜂，土蜂，蚊，虹，蟋蟀，絡緯，螳螂，螢，蜣蜋，蜻蜓，阜螽，粉蝶，蟻。

清宣統二年《長白匯徵錄・物產・動物類》 鱗介族：蜜蜂，蚊，蛺蝶。

華東分部

明天順五年《明一統志・常州府・土產》 石蠶，府境出。

明正德六年《饒州府志・土產》 蟲類：蠶，蜜蜂。

明正德一一年《建昌府志・物產》 蟲之屬：蟻，蜩，蟬，蜂，蝶，蜻蜓，螢，蚊，蠅，蛾，果蠃，螳螂，蠶。

明嘉靖四年《延平府志・物產（府六縣同）》 蟲之屬：螽斯，蜩蟬，蜜蜂，蜻蜓，蝴蝶，螢，蚰蚊，螳螂，蟋蟀，蜾蠃，蜚蠊，蜉蝣，蒼蠅。

明嘉靖五年《廣信府志・食貨志・物產》 蟲之屬：蟻，蜻蜓，蜂，蚊，螢，螳螂，蠶，蟋蟀，蚱蜢，蛾，蝶，蠓，蟬，蜾蠃，蚓螻，蠅，蛷螋。

明嘉靖六年《九江府志・食貨志・物產》 蟲屬：蠶，蜂，蟻，蠅，蝶，蛾，螢，蜻蜓，蜉蝣，蟬，蜾蠃，蠓，螳螂，蟋蟀，蚱蜢。

明嘉靖一七年《福寧州志・土產》 蟲類：蜻蜓，蟋蟀，蜜蜂。

明嘉靖二〇年《建寧府志・物產》 蟲：蜂，蜻蜓，蝴蝶，蟬，螟蛉，螢，蟻，促織，螳螂，壁虱，蚊，蠅。已上八縣俱。

明嘉靖二十四年《池州府志・風土篇・土產》 蟲：蚓螻，螳螂，蚱蜢，蟋蟀，蟬，蜻蜓，蜂，蝶，螢，蚊。

明嘉靖四四年《青州府志・物產》 蟲之品：有蠶，蜂，蒿蟲，茴香蟲，蟬，蜣螂，螳螂，螻蛄，蜻蜓，蝴蝶，螢火，蟋蟀。

明隆慶六年《臨江府志・土產》 蟲：蠶，螳螂，螽斯，莎鷄，蟋蟀，蜻蜓，蝴蝶，蟬，螢。

清康熙一二年《太平府志・物產》 蟲品：蜂，蟻，蝶，蛾，螢，蟬，蚱蜢，絡緯，蜻蜓，蠅，蚊，蜣螂，蟋蟀，蜇蠊，螳螂，螻蛄，蠶魚。

清康熙二二年《金華府志・物產》 蟲之屬：蚕，蜂，蟬，螢，蝶，蟻，蝎，風蛤，蜻蜓，班猫，蠟蝓，蜣螂，螟蛉，蚱蜢，蟋蟀，蜉蝣，螳螂，絡緯。

清康熙二三年《江南通志・食貨志・六安州》 蠶：州邑皆有。

又《食貨志・淮安府》 蠶：淮地亦多畜之。

又《蟲之屬》 蟬，蜂，蝶，蟻，螢，蟋蟀（即促織），蜻蜓，螳螂，絡緯，蠅，蚱蜢。

清康熙三二年《建寧府志・物產》 蟲之屬：蜂，蜻蜓，蝴蝶，蟬，螟蛉，螢，蟻，促織，螳螂，壁虱，蚊，蠅，蠶。

清康熙三四年《常州府志・物產》 蟲之屬：如蠶，蜜蜂，麅，螟蛉，菜花蟲，螢，蟬，【略】螳螂，蠅，螬蠐，蚱蜢，飛蛾，黃蜂，鐵嘴蜂，虱，蚤，蚊。

清康熙五〇年《衢州府志・物產》 蟲類：蠶，蜂，蠅，蛟，莎鷄，螻蛄，蝶，蟬，螳螂，羌螂，螢，果蠃，蟋蟀，班猫，蟻蝓。

清康熙五六年《諸羅縣志・物產志》 介之屬：水龜。蟲之屬：蜂，蟻，蟬，蝴蝶，蟋蟀，蜻蜓，螢，螽斯，螳螂，螟蛉，蜾蠃，蝤螂，蜂虎，蠅，蚊，蠶，蛾，竈雞，蜣螂，毛蟲。

清康熙六〇年《安慶府志・物產》 蟲類：蟫，蟬，蝶，蛾，蠶，蠭，螢，蝨，蟋蟀，蜾蠃，蜻蜓，蜣螂，螳螂，蚱蜢，螻蟈，蟾蜍，蟻。

清雍正一一年《揚州府志・物產》 介之屬：蜮。

又 蜂，尺蠖，蠶，蟬，螳螂，蜣螂，螻蟈，紅姑娘，蜻蛉，蠐螬，絡緯，蚱蜢，孑孓，螢，蟫，蟋蟀，竈馬，蚊，蠅，蟻，叩頭蟲。

又《寧波府志・鹽政・物產》 蟲之屬：蠶，蛾，蜂。蜩，蟋蟀，莎鷄，螟，蜉蝣，蒼蠅。螗螂。螻蟻，螢。【略】蝴蝶，蚊，蜻蜓。【略】蟬，蜣螂，蝤蠐。

清雍正一三年《浙江通志・物產・嚴州府》 山蠶：野蜂。

又《嘉興府》 蠶，促織。

又《物產・處州府》 野蜂。

清乾隆元年《山東通志・物產志》 昆蟲屬：蠶，蜂，蛺蝶，蜻蜓，螢，促織，蟋蟀，螳螂，阜螽，蜣螂，螻蟈，蟬。

清乾隆二年《福建通志・物產・龍巖州》 蟲之屬：虺，螽斯，螢，蜩，蜂，蚊，蠅，蝶，蟋蟀，蜻蜓。

又《臺灣府》 蟲之屬：螽斯。

又《泉州府》 蟲之屬：蜜，斑猫，螽斯。

又《永春州》 蟲之屬：蜂，蟻，蝶，螢，蠅，蚊，螳螂，虺，蜣螂，蟋蟀，螻蛄。

清乾隆七年《威海衛志・物產》 蟲屬：蠶，蜂，琴蟬，蝴蝶，蜻蜓，蟋蟀。

清乾隆一五年《鎮江府志・物產》 疝蟲，蟬退，班猫，螻蛄。

清乾隆一六年《福州府志・物產》 蟲之屬：蠶，寒蜇，蚣螋，蜂，蟬，蝶，蜃，蠅，螢，螳螂，螽斯，螻蛄，蛄蜣，斑猫，龍蝨。

清乾隆一七年《潁州府志・食貨志・物產》 蟲類：蠶，蜂，蝶，蜻蜓，螳螂，蠟蝓，蟬，秋娘，螢，蠅，絡緯，蟋蟀，蚱蜢，蜉蝣，蜣娘，天水牛，文魚，螻蟻，蚊，蛾。

又《臺灣縣志・土產》 介之屬：水龜。

又 蟲之屬：蜂，蟻，蟬，螢，蝴蝶，蛩，蜻蜓，蟋蟀，螽斯，螳螂，蜂虎，螟蛉，蜾蠃，蛾，蠶魚，蝤螂，蠅，蚋，蚊，沒子，蜣螂，毛蟲，竈雞，斑貓。

又《汀州府志・物產》 蟲之屬：蜂，蠶，蝴蝶，蟬，螢，蝤蠐，蟋蟀，蚱蜢，蜻蜓，蚊，蛾，蠅，螳螂，蟻，蠐螬，螟蛉，螻蛄，蜣娘，白魚，斑猫，果蠃，蝙蝠。

清乾隆二一年《温州府志・物產》 貨物類：蠶。

清乾隆二二年《太平府志・物產志》 蟲類：蜜蜂，胡蜂，蟬，蜻蜓，蝶，螳螂，蟋蟀，絡緯，螻蛄，螢火，蛾，蚱蜢，蜇蠊，蜣螂，蟻。

清乾隆二四年《福寧府志・食貨志・物產》介屬：龍風。

又　蟲屬：蜂，蠶，蟋蟀，蜻蜓，蝶，螳螂，蟬，蜩，蠅，螢，蟻，咿嚶，蛄蜣。

清乾隆二八年《泉州府志・物產》蟲之屬：蠶，蟻，水龜，螢，蝶，蠶斯，蟋蟀，蟬，螳螂，蜻蜓，螞蚱，蟻，蛄蜣，竈雞，螟蛉，蛾，羅蛾，蜣螂，蜉蝣，楓蝨，柏虫，龍眼雞，螻蛄，蠹魚，斑猫，蟣，蟻，蝨，臭虫，蠱。

清乾隆二九年《鳳山縣志・雜志・物產》凡介之屬：水龜。

又　凡蟲之屬：蜂，蟻，蟬，螢，蝴蝶，蛩，蜻蜓，蟋蟀，蠶斯，螳螂，螟蛉，蜾蠃，蜂虎，蛾，蠹魚，蟾螂，蠅，蚊，蚋，沒子，蜣螂，毛蟲，竈雞，斑貓，水龜。

清乾隆三〇年《延平府志・物產》蟲之屬：蜜蜂，蟋蟀，蠶斯，蜩，蜻蜓，蝴蝶，螳螂，蚱蜢，蒼蠅，螢。

清乾隆五二年《永春州志・物產》蟲之屬：蠶，寒蟬，蝶，蜂，蠅，螢，蟻，螳螂，蚊，蜻蛉，斑猫，蛄蜣，蛾，蟾螂，蟋蟀，蠶斯，螟蛉。

清乾隆五三年《婁縣志・食貨志》蟲之屬：二十有一。蠶，蜜蜂，稱蜂，胡蝶，蟬，螢，蜻蜓，螳螂，絡緯，蟋蟀，蚊，蠅，蚖，蟻。

清乾隆五七年《紹興府志・物產》蟲之屬：蠶，蜂，螢，蝶。

清嘉慶元年《莒州志・物產》昆蟲屬：蠶，蜂，蛺蝶，蜻蜓，螢，促織，蟋蟀，螳螂，阜螽，蜣螂，螻蟈，蟬。

清嘉慶一二年《臺灣縣志・地志・物產》水龜。

又　蟲：蚪多而蜩蟬少。

清嘉慶一五年《揚州府志物產》介之屬：諸蜮。

又　倮蟲有：蜂，尺蠖，蠐螬，蟫，螳螂，螻蟈，蚋，蝨，蚊，孑孓，蠅，蜣蜋，蜉蝣，螗蜩，絡緯，蚱蜢，蜻蜓，蟋蟀，蛺蝶，螢，蟻，蚖，叩頭蟲，螟螣，蝨賊，泥，蟬，紅姑娘，竈馬，蠶。

清嘉慶一六年《海州直隸州志・輿地考・物產》海州・贏屬：果贏，螳螂，蜩，蟬，蜂，蝶，蛾，蠶，螢，蚊，蠅，蟻，蜻蜓，虮蠛，蟋蟀。

清嘉慶二〇年《甯國府志・食貨志・物產》蟲之屬：蠶，蜂，蟬，蝶，蟋蟀，促織，螳螂，螢，蜻蜓。

清嘉慶二三年《松江府志・物產》蟲之屬：蠶，蜜蜂，稱蜂，胡蝶，蟬，螢，蜻蜓，螳螂，絡緯，蟋蟀，螬蛄，蚊，蠅，蟻。

清道光四年《寧都直隸州志・土產志》蟲類：蜻蜓，蜉蝣，蚱蜢，蟬，螢，蜂，蠶，蝴蝶。

清道光一四年《彰化縣志・物產志》介之屬：水龜。

又　蟲之屬：蜂，蠶，蟬，蜻蜓，蝴蝶，螢，蠅，蚊，蚋，蠛蠓，蠓，蟋蟀，衣魚，蟻，竈雞，蜣螂，蚓螻，毛蟲，蛆，蠶斯，螳螂，蝶，贏，蝠螂，蛾。

清道光一六年《雲台新志》贏屬：果贏，螳螂，蜩，蟬，蜂，蝶，蛾，蠶，螢，蚊，蠅，蟻，蜻蜓，虮蚱，蟋蟀。

清道光二五年《膠州志・物產》昆蟲：蠶，白蠟蟲，蜂，蝶，蟬，蟋蟀，螳螂，螢，蜻蜓，蠅，蚊。

清咸豐二年《噶瑪蘭廳志・物產志》介之屬：水龜，金龜。

又　蟲之屬：蠶，蜂，蝴蝶，蟬，螢，蠅，蚊，蛾，蟋蟀，螽斯，螟蛉，蜾蠃，螳螂，蜣螂，蜂虎，衣魚，蚌蠹，蟻，蛀蠹，蚌虎，米穀蟲，結草蟲，蚤，尺蠖，蠛蠓，鳥没子，竈雞，蝤蛑，毛蟲，蜻蜓，水蛆，没子，竹蝨，階砌蚤。

清咸豐一〇年《濱州志・風俗志・物產》蟲之屬：爲蠶，蜂，蟬，螻蛄，蚊，蚋，蠅，蟋蟀，螳螂，蜣螂，蝴蝶，蜻蜓，蠐螬，蝮蟲。

又《袁州府志・物產》介之屬：蜮。

又　蟲之屬：蠶，蟬，蟻蜂，蜜蜂，蝴蝶，蜻蜓，蚱蜢，螳螂，蟋蟀，螟蛉，蜉蝣。

清同治九年《湖州府志・輿地略・物產》蟲之屬：蠶，野蠶，密蜂，黑蜂，黃蜂，蠟蜴，蚖，螳螂，五倍子，螶，麥螶，强，蜻蜓，蠛蠓，斑蝥，螟，螽，蜇螽，蟲蟲，土螽，草螽，蟿螽，蠶，蚤，蝨，蠅，壁蝨，蟿，臧娘，飛蛾，蚜，螳，白螳，水蠆，蠐螬，蝎，蠋，蟬，蜣娘，蜉蝣，天牛，齧桑，螻蛄，蠼螋，螢，蠲，蠹魚，麃，蟋蟀，叩頭蟲，蜎，洋蟲。

清同治一〇年《淡水廳志・物產志》介屬：水龜。

又　蟲屬：蜂，蟻，蟬，蛾，螢，蠅，蚊，蠶，蝴蝶，蜻蜓，螳螂，蟋蟀，竈雞，蝤蟲，蜾蠃，蠹，蜂虎，蜜蜂。

清同治一一年《饒州府志・地輿志・物產》昆蟲：蠶，蜂，蟋蟀，蜻蜓，蟬，螳螂，蝴蝶，蠅，阜螽，螟蛉，蜉蝣，蛾，蟻。

又《上海縣志・物產》昆蟲之屬：蠶，荷蜂，蜜蜂，蝴蝶，蟬，蜻蜓，螢，螳螂，蟋蟀，紡織娘，螻蛄。

又《南康府志・地理志・物產》蟲之屬：蠶，都昌出。蜜蜂，土蜂，螢，蝶，蜻蜓，蟋蟀，螻蛄，蟬，斑猫。

又《建昌府志・地理志・物產》蟲之屬：蠶，蛺蝶，蜂，蜻蜓，蟬，蟋蟀，絡緯，蚱蜢，螟蛉，螳螂，螢，蜣蜋，蝤蟲，飛蛾，叩頭蟲，陷穿蟲，菊虎，蠅，蚊，醯鷄，孑孓，蟫，蟻。

清同治一二年《贛州府志・地輿志・物產》蟲：蠶蛾，蜜蜂，促織。

又《南昌府志・地理志・土產》 蟲之屬：蠶，霞，蟬，夜光蟲。

又《瑞州府志・地理志・物產》 蟲之屬：有元螳，有蜂，有螽斯，有莎鷄，有蜩螗，有蜣蜋，多蚊蠅，多促織，有蝶，有蜻蜓。

清同治一三年《徐州府志・輿地攷》 禽魚介蟲之屬：蜈蜣，蛘蚗。

又《蘇州府志・物產》 蟲之屬：蠶。

清光緒元年《通州直隸州志・民賦志・物產》 蟲之屬：蠶，蜂，蒲盧，蠟，蝶，蜻蜓，豆姑孃，蠅蜃，蝨，螢，蟬，蜣蜋，螳螂，螻蛄，天牛，蚷，負盤，絡緯，倀鼠，蟋蟀，雀甕，蚱蜢，水蜢，蠼螋，叩頭蟲，錢駝，鉗尾，地馬，水馬，孑孑，蠐螬，蛄蜰，金蟲，菊虎，蠋，螻蟻，蟫，牛子，古度，求雨婆，拙婆子，蛾，角鍼蟲，打燈蟲，白蝠蟲。

又《南安府志・物產》 蟲類：蠶，螳螂，蜂，蟬，斑貓，蝴蝶，蟋蟀，蜻蜓，螢，瓦蠹，蟻，蚊，蠅，螟蛉，飛蛾，緑衣使者，絡緯，蜉蝣，叩頭蟲，蜣螂，蠓子。

清光緒二年《撫州府志・地理志・物產》 蟲之屬：蠶，蛾，蟫，螽，螟蠃，螯，蜾蠃，螢，蜣螂，斯螯，莎鷄，蟋蟀，蝶，蟬，斑貓，尺蠖，蟻蠓。

清光緒三年《漳州府志・物產》 介之屬：水龜。

又 蟲之屬：蠶，蜂，蟬，蜻蜓，寒螿，蝴蝶，螢，蠅，暗蟲，蚊，螳螂，螵蛸，龍眼雞，螯斯，蟋蟀，螻蛄，蜡蟲，蜣蜋，蟻，蛩，白魚，楓蟲，斑貓，果蠃，螟蛉，蚜蠖，瓜蟲，毛蟲，蜚。

清光緒五年《青浦縣志・土產》 蟲之屬：蠶，蜜蜂，穉蜂，蟬，螳螂，絡緯，蟋蟀，蝴蝶，螢，蜻蜓，蚊，蠅，蛓，蚱蜢，蟻。

又《嘉興府志・物產》 蟲類：蠶，蠋，蟋蟀，莎雞，蚱蜢。

清光緒八年《寶山縣志・物產》 蟲之屬：蠶，蛾，絡緯，螢，蠅，螳螂，蟋蟀，蟬，蝴蝶，螟蛉，蜂，蜻蜓，蚱蜢，蠹魚，蜡蟌，蜣螂，螳蛄。

清光緒一一年《盧州府志・風土志・物產》 蟲豸屬：多螢，多蟈，多蚊，有蠶，有蛺蟟，有蚱蜢，有蜻蜓，有莎雞，有螟蛤，有螳螂，有虫，有婁國，有蟋蟀。

清光緒一七年《苗栗縣志・土產考》 蟲魚類，蟲屬：螢，蚊，蠅，蝶，蛾，蠶，地蠶，螳螂，蜻蜓，黿鷄，蜡蟲，蟋蟀，蜾蠃，蟻，蜂，蜂虎，蜜蜂，螟蛉，蠹。

清光緒二〇年《臺灣通志・物產》 蟲魚類：蟻，螢，蜂，蟬，蜻蜓，蝤螋，蠶，蜂虎，毛蟲，黿雞，斑蝥，金龜，蛀蠹，米穀蟲，結草蟲，蚤，尺蠖，蟙蠓，水蛆，蝴蝶，蟋蟀，螽斯，螳螂，螟蛉，蜾蠃，蠅，蚊，磅蛾，蜣螂，蠟蝓，蛆，廛蟲，見《諸羅》、《鳳山》、《彰化》、《噶瑪蘭》各志，有注。以蜜產與他處無異，且習見，故不録。蛩，蜡蟲。見《淡水志》。蚋，没子。見《鳳山志》。俱無注。

又 附考：水龜。

又《澎湖廳志・物產志・蟲魚》 蟲豸之屬：蚊，蠅，蝶，蜂，螳螂，蟋蟀，蜻蜓，蜾蠃，螽斯，油蟲，蛾，螢，蟬，灶雞，蛩，蟬，蠹，蟻，白蟻，尺蠖。

又 介之屬：水龜。

清光緒二一年《恒春縣志・物產》 蟲之屬：蚱蜢，蠟蝓，蜻蜓，螅，蝗，蠅，蜑，蚤，螢，蚊蚋，螳，蠼螋，蝓，蟫，蠹，蟋蟀，蜾蠃，蜎，强，米蟲，黄蜂，螳螂，臧螂。

清光緒二四年《邵武府志・物產》 蟲之屬：蟋蟀，螗蜋，蜻蜓，蜂，蛺蝶，蛄，蟋，螳螂，螢，蟬，蟻，蠅，蚊，螽，蠶，蠹，蛾，莎雞，蠟蝓，即就。

清光緒二八年《德州鄉土志・物產》 昆蟲類：蠶，蜂，蟬，蜾，蟋蟀。

清光緒三二年《高唐州鄉土志・物產》 蟲類：蠶，蜂，蝶，蛾，蟋蟀，螟蛉，蜉蝣，螳螂，蟬，蜻蜓，蚱蜢，莎鷄，螢，蚊，螬，蟻，蠅，蛆，虻，螽斯，叩頭，蟋蜋。

中南分部

明弘治元年《岳州府志・巴陵縣・物產志》 昆蟲：蠟蟲螂，蜻蜓。

明弘治一三年《黄州府志・土產》 毒蟲：蚊，蚩，蠅，蚤，螟，蝗，蜂，白蟻，蚍蟲。

明正德一六年《瓊臺志・物產》 蛇蟲之屬：蠶，蚊，蠅，蠹，蜂，蜾蠃，蜣蜋，飛魚蟲，螳螂，蟬，蟋蟀，蚱蜢，蝴蝶，螢，蜻蜓，獐曰蟲，蟻。

明嘉靖一七年《常德府志・食貨志・物產》 蟲之屬：蜂，蝶，蜻，螢，蟻，蟬，蠅，螽斯，螟蛉，螳螂。

明嘉靖二一年《南雄府志・物產》 蟲部：蠹，蜋，蜂，蝶，蜉蝣。

明嘉靖二三年《歸德志》 蟲：蜂，蝶。天水牛，蛩。

明嘉靖二五年《漢陽府志・食貨志・土產》 蚊。

明嘉靖三九年《廣東通志・民物志・土產》 蟲品：有桂蠹，有天蚕，有金花，有青蚨，有蜛蟧，有蠟蝓，有麗降，有水弩，有沙虱，有螻蛄，有青腰，有蛄蟥，多蜜蜂，多蛺蝶。

明隆慶《岳州府志・貢貨考》 《巴陵縣・方物》：天蛾。

明萬曆四年《郴州志・物產》 蚱蜢，蜻蜓。

明萬曆四六年《儋州志・土產》 蚊，蠅，蚱蜢。

清康熙八年《安陸府志・物產》 蟲品：蠶，蚓螻，蚱蜢，蜻，蜕，螢，土蜂，螻蛄，蠹魚，蟋蟀，蝶，蟬，蠅，蚊蟻，沙鷄，螗螂，桑白。

清康熙二四年《郴州總志》 蚱蜢，蜻蜓。

清康熙二六年《羅定直隸州志・物產》 蟲：有蠶，蜜蜂，蟋蟀，螳螂，蜻蜓，柳沙虫。

又 蟲：有蜜蜂，蝴蝶，螳螂，天蚕，蟋蟀，螻蟻。

清康熙四七年《瓊山縣志・土產》 蟲屬：蜂，蠶，蜣螂，螳螂，蟬，蟋蟀，蚱蜢，蝴蝶，蜻蜓，螢，水弩，蟻。

清雍正八年《連平州志・物產》 介類：龍虱，木蠹，笋蟲，金蟲，妨棉蟲。

又 蟲類：蠶，蟬，螢，蜂，蝶，蟋蟀，蜻蜓，螳螂，蚱蜢，蚊，蠹魚，竈鷄，蟻，水馬。

清雍正九年《廣東通志・物產志・鱗》 海豐水族甚夥，有：龍蝨。桂蠹，蛺蝶，紺蝶，金花蟲，有飛蟻，有木蟻，養柑螳，白蟻，巨蟻，天蠶，白蠟蟲，石蜜，蜂，水弩。

又《河南通志・物產》 蟲類：蠶，蜂，蟬，蠅，蚊，蛾，螢，蟻，蜣螂，螳螂，蜻蜓，蝴蝶，蟋蟀，螻蟈，蠐螬，蚱蜢。

清雍正一一年《廣西通志・物產・桂林府》 蟋蟀，毒蜂。

又《平樂府》 蠶：修仁出。

又《潯州府》 桂蠹，蠶。

又《太平府》 蟹螯。

又《慶遠府》 地蠶，斑猫：各州縣出。

清乾隆一〇年《梧州府志・輿地志・物產》 蟲之屬：野蠶，螽斯。蟋蟀，蜂，蟻，螢，蝗，蟬，螟蛉，蜻蜓，螳螂，蚱蜢，蚓，蚊，蚋，蛾，蠅。

清乾隆一二年《長沙府志・物產志》 蟲之屬：蠶，螻蛄，俗名土狗。蜂，蜨，蟬，尺蠖，蜻蜓，螳螂，螽斯，蟋蟀，螢，螟蛉，斑猫，蝗螂，蛾，蜉蝣，蜃，蠅，蝨，蟻，螟，蚤。

清乾隆一九年《荆門州志・物產》 蟲之屬：蠶，蜂，蝶，促織，螻蟈，螳螂，蟬，蚋，螢，蠅，蚊，蜻蜓，蟻。

清乾隆二八年《衡州府志・物產》 蟲之類：蠶，蟬，螢，蚊，蝨，蜂，蟻，蜻蜓，螳螂，蝴蝶，螻蛄，蟋蟀。

清乾隆三〇年《辰州府志・物產考》 蟲之屬：蠶，蠟蟲，蜂，蛺蝶，蜻蜓，蟬，蝨，壁蝨，蚤，蚊，蟆，菊虎，蠅，蛆，蟬，蠖，蟻，螢，蟣蠓，蠹蟲，飛蛾，蝨，蟋蟀，絡緯，竈馬，螳螂，蜣蜋，蜾蠃，摘葉蠨，瘡疾蟲。

清乾隆四〇年《潮州府志・物產》 蟲：野蜂，百蠟蟲，蟬，蜻蜓，蛺蝶，蛾，螟蛉，斑猫，尺蠖，蠅，蠹魚，白蟻。

清乾隆五七年《陵水縣志・物產》 蟲屬：蠶，蜂，蚊，蟻。

清嘉慶六年《廣西通志・輿地略・物產》 桂林府：緑金蟬，蟋蟀，毒蜂，地蠶，金龜，斑猫，稻蟲。

又 蜮。

又 太平府：蟹螯。

又 鎮安府：蝴蝶：博白，北流出。

清嘉慶一六年《雷州府志・地里・土產》 蠕動之屬：蟬，蜂，蝶，金花蟲。

清嘉慶一八年《常德府志・物產考》 蟲：蜜蜂，蝶，蜻蜓，螢，蟻，蟬，蠅，螽斯，螟蛉，螳螂。

清嘉慶二四年《會同縣志・土產》 蟲屬：蠶，蜂，螢，蝴蝶，青蜓，蟬，蟋蟀，螳螂，蟻。

清嘉慶二五年《瓊東縣志・土產》 蟲屬：蠶，蜂，螢，蝴蝶，青蜓，蟬，蟋蟀，螳螂，蟻。

又《郴州總志》 蟲之屬：蟬，螢，蚊，蠅，蚋，蜻蜓，螽斯，蝴蝶，蟋蟀，斑蝥，竈鷄，蠶，促織，土狗，蜂。

清道光四年《直隸南雄州志・物產》 蟲部：蜈，蜂，蝶，蜻蜓，蜉蝣。

清道光八年《萬州志・土產》 蟲類：蠶，蜻蜓，蝴蝶，蚱蜢，螳螂，蟋蟀，螢，蟬，蜾蠃，蜂，蠅，蚊，蝨，水弩。

又《永州府志・食貨志・物產》 射沙蝨，蠶，原蠶，沙原蠶，蛾，斑蝥，蟬，螢，蠅，蜃，螟蛉，螳螂，姑蜣，螻蛄，黑曰蟻，蜻蛉，蝴蝶，螽斯，蟋蟀，竈馬，負盤，蠐螬，蟻蠓，蜉蝣。寅，螟，蝨，蚜，蝗，蚱蜢，蟻。

清道光一一年《瓊州府志・輿地志・物產》 昆蟲類：蠶，白蠟蟲，蜂，蟻，蛺蝶，蜾蠃，蚱蜢，獐目蟲，蜣螂，桑螵蛸，螻蟈，蟋蟀，螳螂，蠅，蚊，蟬。

清道光二九年《寶慶府志》 斑蝥，土鼈，黄蠟，白蠟，五倍子。

又 蟲：則有彀，蜚，蜚蠊，蜩，蛄蜣，齧桑，蜉蝣，蛂，守瓜，蛄螫，螳螂，螻，螽，草蟲，螽，蟿螽，土螽，莎雞，蜻蜊，蟋蟀，蝝，蟷，蠽，蜆，蟬，蚓螻，烏蠋，熒火，蠶，蝥，蟲，蜨蝶，蟻，飛蝗，蠭，蠓，醢雞，蚋，蠅，青蠅，寅，木寅，蜻蛉，孑孑，便

旋，水黽，水馬，水蠆，螟，螣，賊。

清咸豐七年《瓊山縣志・輿地志・物产》 蟲类：蜂，蠶，蜣螂，螳螂，蟬，蟋蟀，蝴蝶，蜻蜓，螢，水弩，蟻，蜾蠃，蠅，蚤，蚊。

清同治五年《宜昌府志・物產》 蟄蟲類附：蠶，蜂，蟋蟀，蠅，蝨。

清同治七年《荆門直隸州志・物產》 蟲之屬：蠶，蜂，蝶，促織，螻蟈，螳螂，蟈蟈，螢，蠅，蚊，蜻蜓，蟻。

清同治八年《直隸澧州志・貨物志物產》 動類：蠶，蜂，蟻，蟬，莎雞，蟋蟀，螳螂，螢，蠛蠓，蜻蜓，黑穀蟲，油鹽蟲，竈馬，角蟬，蠅，蚊，縊女，尺蠖，蝤蠐，蠋，蜣螂，蝴蝶，子。

清同治九年《連州志・物產》 蟲屬：曰蠶，曰蜂，曰蟻。【略】皆巧蟲。

又 曰蟬，曰蜩，曰螢，曰螳螂，曰蟋蟀，曰蚊，曰蚋，曰蜻蜓，曰蚱蜢。【略】皆毒蟲。

清同治一二年《沅州府志・物產》 蟲之屬：蠶，蜨，蟬，螢，蟋蟀，蝨，蠅，蛄，蜣螂，蜜蠭，蠟蟲。

清同治一三年《韶州府志・輿地略・物產》 蟲屬：蝶，蟬，蜂，天蠶，蟋蟀，螢。

清光緒三年《惠州府志・雜識・物產》 蟲之屬：蠶，蜂，蟬，蟋蟀，蠅，蝶，螢，螳螂，斑貓，桂蠹。

又 蟲之屬：蠶，天蠶，蠭，蝶，蠅，蚊，螢，螻蟈，蜣螂，蟬，蜂，蚱蜢，螳螂，衣魚，竈馬，蚱蜢，金龜子，黃蟲，蟋蟀，天牛。

清光緒四年《定安縣志・物產》 蟲屬：蠶，蛺蝶，蜻蜓，蟬，蜂，蚱蜢，螳螂，螢，蜾蠃，獐眼蟲，蠅，蝨，斑貓，螻蛄，蜣螂，飛蟻，蟋蟀，蟻，蠐螬，蝨，蠭蝨，跳蚤，蚊。

又《新寧州志・物產》 蟲屬：毒蜂，天蠶，蚳蝮，龐降，蜻蛉，螳螂，蟋蟀，螟蛉，蜾蠃，蚱蜢，蜉蝣，蠶，蛾，蟬，蛷螻，蠓，蟻，騷甲，斑貓，蜂，蠅，螢，蝴蝶。

清光緒五年《廣州府志・輿地略・物產》 蟲豸類：大胡蜨，蛺蝶，蠶，蟬，蟋蟀，石背蟲，金雞蟲，白蟻，蚊，養柑蟻。

又《靖州直隸州志・貢賦・物產》 蟲之屬十四：五色蝶，蟬，蜻蜓，蚱蜢，斑貓，蟋蟀，螳螂，紡績娘，金鳳蟲，蜣螂。

清光緒六年《荆州府志・地理志・物產》 蟲之屬：蠶，蜂，蝶，蟬，蟻，螢，蠅，螳螂，土蠶，蜣螂，螻蛄，蟋蟀，蜜蜂，廣。

清光緒七年《開州志・物產》 蟲屬：蠶，蜂，蝶，蟬。

清光緒一〇年《黃州府志・物產》 蟲之屬：蠶，蚊，蝨，蜂，蜨，蟬，促織，蟋蟀，螢，蚱蜢，紅娘子，斑蝥，蟻，飛蟻，蜻蜓，蠅。

清光緒一三年《光州志・土產志》 蟲之屬：蠶，蜂，蝶，青蛉，蟬，螳螂，蟋蟀，莎雞，螢，蠶，蠅，蝨，楞雞，蟻，蚩，蠟蛉，螻蛄，蟲螽，竈馬。

清光緒一四年《德安府志・物產》 蟲屬：蜜蜂，蟋蟀，蝶，蟻，蚊，蠅，蜻蜓，蟬，蜣螂。

清光緒一五年《高州府志・輿地志・物產》 蟲之屬：蛺蝶，蟬，蟋蟀，螳螂，蜾蠃，蛄蜣，蠶，蜻蜓，蜂，櫓舌蟲，金龜子，斑蝥，金雞蟲，蚱蜢，蟻，龍蝨。

清光緒一七年《百色廳志・物產》 蟲品：蟋蟀。

清光緒一八年《鎮安府志・物產》 鱗蟲：蟋蟀。

清光緒二〇年《鬱林州志・物產》 白蟻，蠶，桑蠶，蟻。

清光緒二四年《嘉應州志・物產》 蟲之屬：蠶，蟬，蝶，螢，蟋蟀，螳螂，蜻蜓。

清光緒三四年《崖州志・輿地志・物產》 昆蟲類：蚕，蜂，蚼，紅公馬，山馬，蛺蝶，斑蝥，蜾蠃，蚱蜢，蟋蟀，螳螂，蟬，蜻蜓，螢，蟻。

又《澄邁縣志・物產》 蟲屬：蠶，蚊，蠅，蜂，蜾蠃，蜣蜋，螳螂，蟬，蟋蟀，螢，蚱蜢，蝴蝶，蟻，獐目蟲。

又《靖州鄉土志・物產志・動物》 蟲之屬：蠶，蜂，蠟蟲，五倍子蟲，蜻蜓，蟬，蚱蜢，螳螂，斑蝥，蟋蟀，竈雞，紡車娘，屈節蟲，尺蠖，蜣蜋，蟻，螢，木蠹蟲，蠹魚，搜夾子，金鳳蟲，毛蟲，叩頭蟲，退股牛，蛆，蠅，蝨，臭蟲，蚤，蚊，蠓，水爬蟲，算盤子蟲，水蛆。

清宣統三年《樂會縣志・物產》 蟲類：蠶，蜂，蟬，蚊，蠅，蟻，蝎，蝗，蛺蝶，蜾蠃，蚱蜢，蜣螂，螵蛸，蟋蟀，螳螂，白蟻，公馬，獐蟲，蠟蟲，噰吭。

西南分部

明嘉靖二七年《普安州志・土產》 蟲類：蚕，蜂，螢，蟬，蝶，蛾，蠅，蚊，蟋蟀，螳螂，蜻蜓，蜣螂。

明嘉靖三四年《貴州通志・土產》 蟲之屬：蚊，蟻蟻，蠅，蟬，螳螂，蝴蝶，

蜻蜓，螟蛉，蜉蝣，牽牛郎，蟋蟀，促織。

又《馬湖府志・食貨・物產》 蟲：石蠶。

清乾隆元年《雲南通志》 蟲屬：蠶，蠭，蝶，蟬，螢，蟋蟀，蠅，螽斯，蚊，蝨，蚱蜢，蜉蝣，蜻蜓，螳螂，蠐螬，蟻。

清乾隆四年《廣西府志・物產》 本府・螫之屬：蜂，蟋蟀，蟬，螢，蛾，蜢，青蜓，斑毛。

清乾隆六年《貴州通志・食貨・物產・大定府》 九香蟲：出畢節，赤水河。

清乾隆一二年《直隸達州志・物產》 蟲類：螳螂，蜉蝣，蝴蝶，蟋蟀，螟蛉，青蜓，促織，蚊，蟻，蟬，蠅，蚕，螢，蜂。

清乾隆一七年《陸涼州志・風俗・物產》 蟲：蜂，蟬，蝶，蟻，螢，蠅，蚊，螳螂，蟋蟀，螽斯，蜻蜓。

清嘉慶一三年《滇系・賦產》 常產・蟲之屬：蠶，蠭，蝶，蟬，螢，蟋蟀，蠅，螽斯，蚊，蝨，蚱蜢，蜉蝣，蜻蜓，螳螂，蠐螬，蟻，蟲草。

清嘉慶二三年《邛州直隸州志・食貨志・物產》 蟲之屬：蜂，螺贏，蟻，蟬，尺蠖，螢，螳螂，蟋蟀，蜻蜓，蝴蝶，蛾，蠅，蜢，蠹。

清道光一八年《騰越州志・物產》 蟲屬：蠶，蠭，蝶，蟬，螢，蟋蟀，蠅，蚊，蝨，蚱蜢，蜉蝣，蜻蜓，螳螂，蠐螬。

又《趙州志・物產》 蟲屬：蠶，蟬，鳳子，蜂，蟻，螳螂，螢，蛩，蟋蟀，蠅，蜢，蜉蝣，螽斯，蜻蜓。

清道光二一年《龍安府志・食貨志・物產》 蟲屬：蠶，蜂，螢，蝶，蟬，蜻蜓，蟋蟀，螳螂，絡緯，蠅，蚊，蟻。各縣俱產。

又《遵義府志・物產》 蟲類：蜂，蝶，蜻蜓，螳螂，蠐螬，蠟蝓，珍珠蟲，土鼈，筆袋，偷油婆，蛇皮蜂。

清道光二五年《拉薩廳志・物產》 蟲類：蜂。

清咸丰一〇年《邛崍野录・方輿類・物產》 介之屬：土龜。

又 虫之屬：蚕，土蚕，蜂，土蜂，大黃蜂，木蜂，竹蜂，細腰蜂，蟻，蠅，狗蠅，蛆，鴝掇，蝠蜾，蚊，蚋，蟆，白蟻，蛄螬，蚤，臭蟲，蛺蝶，蛾，撲灯蛾，蜻蜓，豆娘，蚱蜢，蟬，蟬，蜣蜋，螢，宵行，蟲螽，絡緯，蠍蚱，趣織，牽牛，吉丁，螻蛄，螳螂，斑蝥，木蠹蟲，衣魚，天牛，木蝨，蜚蝨，毛蚘，螟蛉，螽斯，老木虫，地牯牛，白蠟虫，沙虫，水黽，水蠆，豉母虫，龍蝨，貝錦，蟅虫，蜚蠊，行夜，蟥蚌，莎雞，蟙蠓虫，蜆。

清同治三年《酉陽直隸州總志・物產志》 蟲豸之屬：螳螂，蟬，蝶，蜻蜓，促織，莎雞，蟙蠓，蟆，蠅，蚊，夜飛蟬，蜣螂，竹蠹，蚱蜢，賊蜂，蝠蟥，土狗，土鼈，蠶，沙俘，蠹，蟻。

又《嘉定府志・方輿志・物產》 蟲之屬：蟲白蠟，蠶，蟋蟀，蟬，蚱蜢，蜂，竹蜂，雪蛆。

清同治一二年《直隸綿州志・物產》 綿州・蟲之屬：蠶，蜜蜂。

清光緒二年《資州直隸州志・食貨志・物產》 蟲之屬：蜂，蠶，螽斯，蟋蟀，蠭，蝶，蛄。

清光緒三年《正安州志・物產》 家蠶，山蠶。

清光緒一一年《霑益州志・物產》 蟲之屬：蜂，蝶，蟬，蟋蟀，蜻蜓，蟻，螢，蚊，蝨，蠅，螳螂。

清光緒一三年《騰越廳志・地輿志・土產》 蟲屬：蠶，蜂，蝶，蟬，螢，蟋蟀，蠅，蚊，蝨，蚱蜢，蜉蝣，蜻蜓，螳螂，蠐螬。

又《越雋廳志・物產志》 蟲屬：蠶，蟻，蜂，蟬，螢，蚊，蛾，蝶，蠅，蚋，蟋蟀，螳螂，毛蟲，蜻蜓，促織，艾虎，九頭蟲，瓜兒蟲。

清光緒一八年《鎮南州志・食貨略・物產》 昆蟲之屬：蚱蜢，蟋蟀，蜂，蝶。

清光緒二一年《敘州府志・物產》 蟲類：蜂，蜾蠃，螢，蟬，蝨，蠅，螳螂，蜻蜓，蟋蟀，蝼蛄，山蠶，蠟蟲，鴝掇，偷油婆。

清光緒三〇年《順甯府志・食貨志・物產》 鱗蟲之屬：金蛾，舊志：出雲州。蟻，舊志：雲州極多。桂馥，札樸，耿馬有大蟻。蠶，毛辣子，蜻蛉，芫青，蟲，蜂。

又 謹案：順甯尚有蝶，蟬，螢，蟋蟀，蠅，螽斯，蚊，蚱蜢，蜉蝣，蜻蜓，螳螂，蟻，蚋，蜣螂，螟蛉，尖棕蚤，蛾，蠅。

清光緒三一年《廣南府志・物產》 蟲屬：蠶，蜂，螢，蚊，蟋蟀，螳螂，蝴蝶，蜻蜓，斑蚤，蟬，蟫。

清宣統《鹽井鄉土志》 蟲草歲出無多。

西北分部

清康熙二年《隆德縣志・物產》 蟲：蜂，蝶，蟬，螢，螳螂。

清雍正一三年《陝西通志》 多屬：蠶，石蠶，蜜蜂，白蠟蟲，蝝，木蛆，蚩蠅，桑蟲，螟蛉，蠽螋，土蜂，馬蜂，蜾蠃，壺盧蜂，七里遊，蟋蟀，負蠜，螽，莎雞，螳螂，蟬，蜣螂，蜉蝣，葛上亭長，斑蝥，蟪蛄，蜻蜓，蝴蝶，蠅，螢，蚊，蟣蠓，壁魚，土鼈，蝤蠐，蟻，碎車蟲，天牛蟲，水馬。

清乾隆元年《甘肅通志・物産》 蠶，出秦州，兩當。

又《肅州》 雪蟲。

又《鞏昌府》 蠶。鞏昌出。

又《階州》 蠶。出階州。

清乾隆四年《伊江匯覽・土產》 蟲中有：蟋蟀，蟑螂，蝴蝶，蚱蜢，蚊，蠅，蛾，蝗，蜂，土蜂，牛蜂，螻蛄，虮蚱。

清乾隆一一年《靜寧州志・物產》 蟲屬：蜂，蝶，蟬，蛾，蠅，蚊，螢，蟻，螳螂，【略】潛龍，斑蝥，螻蛄，蠐螬，蜻蜓，螞蜡，促織，底板。

清乾隆一四年《五涼全志・物產》 蟲類：蜜蜂，馬蜂，土蜂，蟋蟀，促織，蜻蜓，螳螂，土鱉，蠶。

清乾隆一八年《涇州志・物產》 蟲類：蠶，蜜蜂，黃蜂，蛾，蟬，螢，螳螂，蜻蜓，蝶，螟蛉，蚊，蚋，蠅，蟋蟀，蠐螬，鼠婦，衣魚，蚤虫，螽斯，蚱蜢，蜉蝣，黽，蠼螋，虈雞，蟻，蚜蚨。

清乾隆二五年《中衛縣志・物產》 蟲類：蚊，白翎，牛蜢，蝎，蠅，蟻，蜂，蝶，羌郎，蟋蟀。

清乾隆二七年《西寧府志・物產》 蟲之類：蝶白者多，蜂，螢，蛾，蜣螂，蝗。

清乾隆二八年《狄道州志・物產》 蟲豸：蜜蜂，白蠟蟲，桑蟲，蜣螂，馬蜂，壺盧蜂，蝴蝶，蠅，螢，蜉蝣，蛾，壁魚，蟻，蜻蜓。

清乾隆二九年《直隸秦州志・物產》 蟲：有蠶，螺，蝶，蟫，蚿，螻，蜩，蛾，蝨，蚊，蝗，蟋蟀，蜻蜓，蜣螂，蜾蠃，蝤蠐。其多者：爲蜂與螢與蠅。

清乾隆三一年《鳳翔府志・風土》 昆蟲：蠶，蛾，蟬，蝶，螢，蜂，蟋蟀，蠐螬，蜣螂，螳螂，蠅。

清乾隆四二年《新疆輿圖風土考・物產》 雪蛆，夏草冬蟲。

又《西域總志》 夏草冬蟲，雪蛆。

又 《伊犁列傳》：挞拉已哈台且多白蠅。

又 《庫車列傳》：多夏草冬蟲之類。沙雅尔城近城皆葦湖，以故夏多蚊。

又 《葉爾羌列傳》：原蠶，山蠶皆盛。

又 阿古爾回城在喀什噶爾東北一百九十里，緊依雪山。多雪蛆之類。

清乾隆四四年《西安府志・食貨志・物產》 多屬：蠶，蜜蜂，螟蛉，蠽螋，蟋蟀，負蠜，螽，蟬，蜣螂，蜉蝣，斑蝥，蟪蛄，蜻蜓，蝴蝶，蠅，螢，蚊，壁魚，土鼈，蝤蠐，蟻，碎車蟲，天牛蟲。

又《甘州府志・物產》 蟲之屬：蛄蜣，蜻蜓，蜂，蝶，蚊，蚋，寅，蚤，壁蝨。

清嘉慶七年《延安府志・物產・延綏鎮》 蟲屬：促織，蚱蜢蟲。

又《延安府》 蟲屬：蜂，蟋蟀。

又《甘泉縣》 蟲屬：莎雞，螢，蠅，蚊。

又《宜川縣》 蟲屬：蛾，蠅，螢，蟻，蜣螂，蠶。

又《延長縣》 蟲屬：斑貓，蜾蠃，蠶，蛩，螢。

清嘉慶九年《回疆通志・物產》 螻蟻：葉爾羌最多。

又 蠅，蚊：吐魯番，喀喇沙爾最多。

清嘉慶一〇年《三州輯略・物產門》 蟲類：婁蟻，蚊，蠅，蜂，蝶。

清嘉慶二四年《崆峒山志・物產》 蟲：野蠶，土蜂，元蜂，蠹，蛆，黑蝶，蠽，螢。

清道光二六年《哈密志・食貨志・物產》 蟲屬：家蠶，螳螂，野蠶。

清光緒三一年《綏德州志・物產》 蟲屬：水馬，蛺蝶，蜻蜓，阜螽，螻蛄，螳螂，蜣螂，蜉蝣，蜂，促織，蠶，蛾，壁魚，蟻，蚊，蠅，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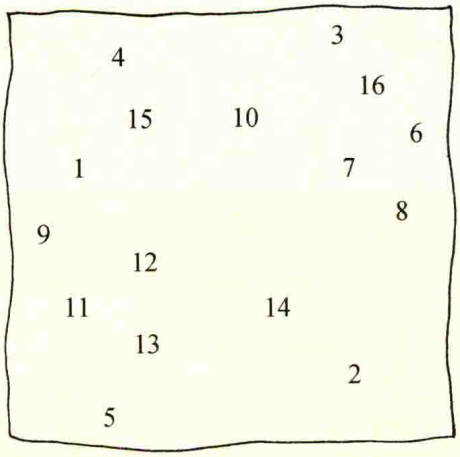
清光緒三四年《莎車府鄉土志・物產》 動物類：蠶。

又《和闐直隸州土志・物產》 動物：蠶。

清宣統元年《固原州志・物產》 蟲類：蜜蜂，胡蝗，蟋蟀，促織，流螢，蛾，蠅，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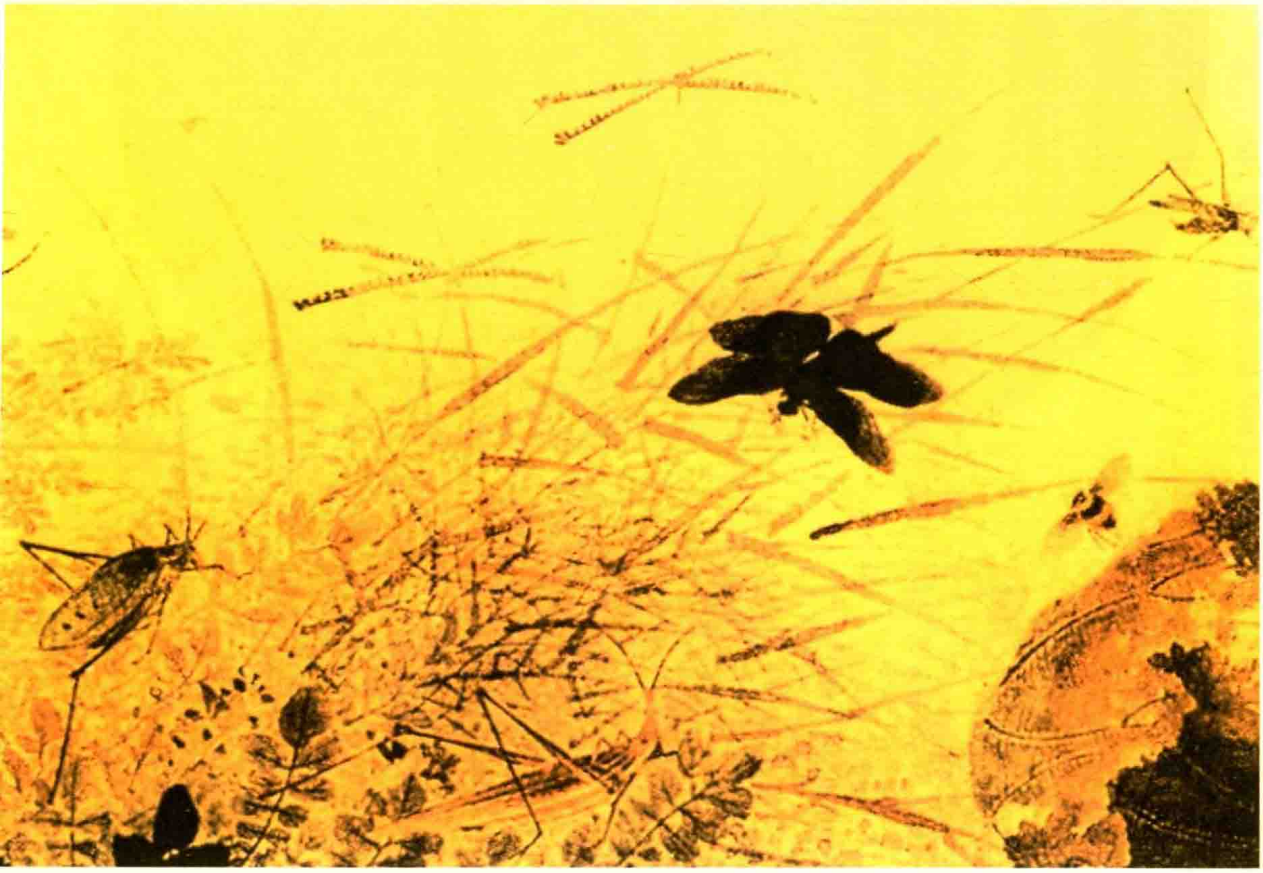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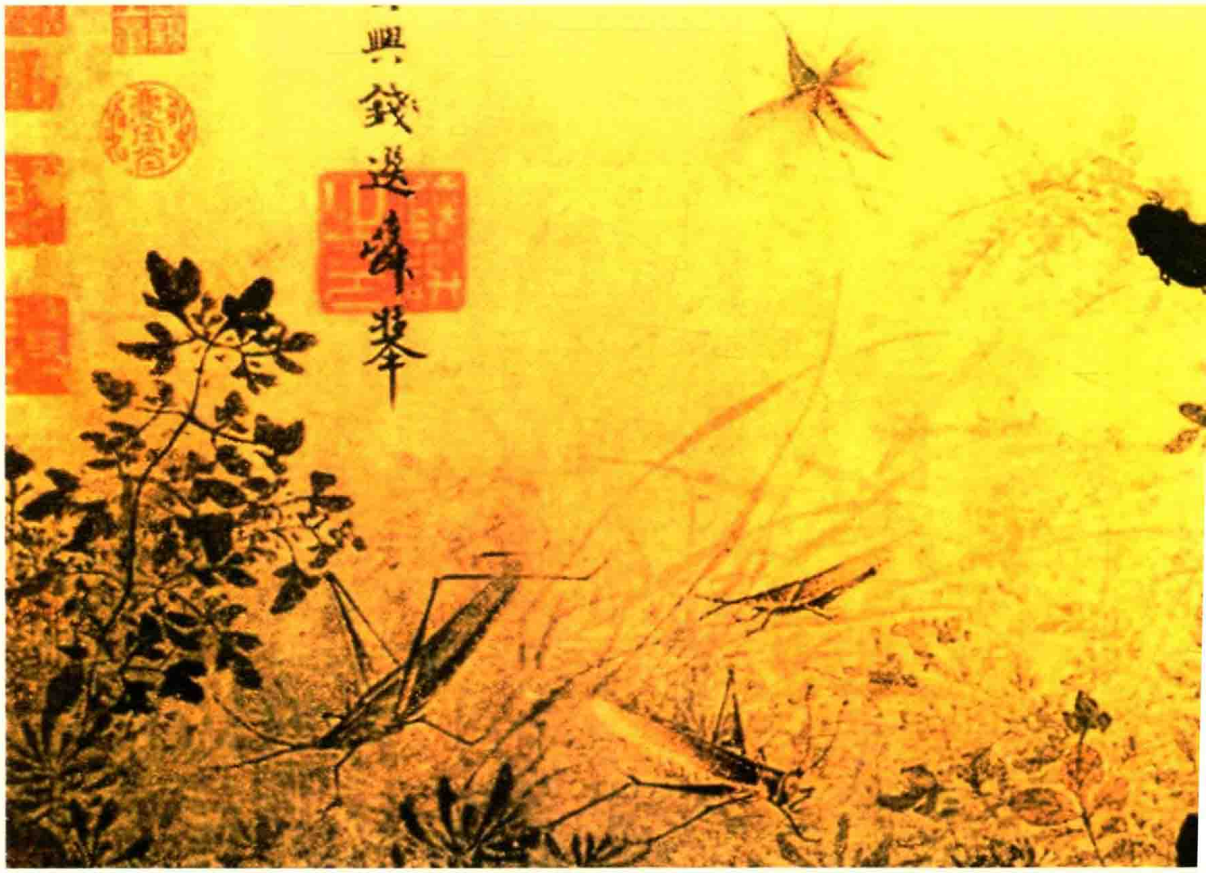
圖一　宋·李安忠《晴春蝶戲圖》



一、凤蝶科 Papilionidae：1. 玉帶黑凤蝶 *Papilio polytes*。2. 藍鱗烏凤蝶 *Papilio Achilides bianor* ♀。二、絹蝶科 Parnassiidae：3. 軟尾亞凤蝶 *Sericinus montela* ♀。三、粉蝶科 Pieridae：4. 菜粉蝶 *Pieris rapae*。5. 菜粉蝶，正面觀。6. 反面觀。7. 正反各半。8. 褐脉菜粉蝶 *Pieris melete*，正面觀。9. ½爲反面觀，可見的⅓爲前翅正面。10. 着色稍淡。11、12. 多點菜粉蝶 *Pieris canidia*，正面。四、斑蝶科 Danaidae：13. 金斑蝶 *Panlymnas chrysippus* ♀，反面。五、蛺蝶科 Nymphalidae：14. 粉綠雙尾蛺蝶 *Polyura narcaea*。六、灰蝶科 Lycaenidae：15. 藍色小灰蝶 *Lycaena* sp.。七、膜翅目，姬蜂科 Ichneumonidae：16. 姬蜂。

（据李傳隆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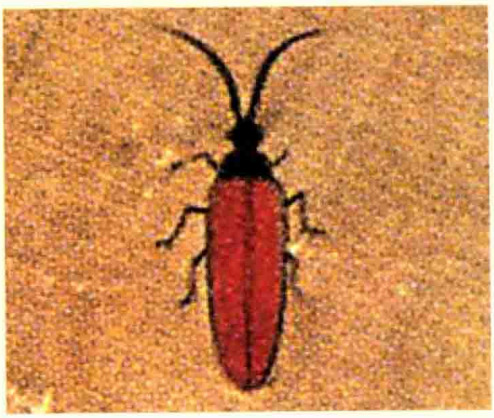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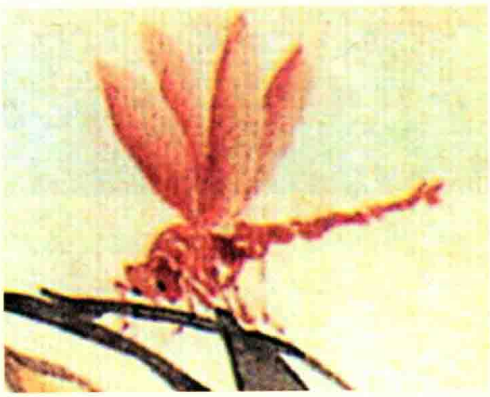
圖二　元・錢選《草蟲圖》（局部）



圖三　箭蜓



圖四　紅螢



圖五　紅蜻



圖七　黑麗翅蜻



圖六　甲蟲